二〇七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卷目錄

神異總部彙考一

上古（太昊伏羲氏一則　黃帝有熊氏一則　少昊金天氏一則　顓頊高陽氏一則　帝嚳高辛氏一則）

陶唐氏（帝堯一則）

有虞氏（帝舜一則）

夏后氏（禹一則　孔甲一則）

商（湯一則　武乙一則　紂一則）

周　總一則　武王一則　靈王一則

秦　總一則　始皇二則

漢　高祖二則　文帝一則　武帝元光一則　元狩二則　元鼎一則　元封二則　太初一則　太始一則　宣帝神爵一則　成帝建始一則　永始一則　綏和一則　哀帝一則　平帝元始二則

後漢　世祖建武二則　中元一則　章帝元和一則

魏　文帝黃初一則

吳　吳主晧一則

神異典第一卷

神異總部彙考一

上古

太昊伏羲氏興神鼎以致羣祠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不載　按路史後紀太昊伏羲氏爰興神鼎制郊禪卽命臣芒庖犧登龍使鬼物以致群祠而升薦之

黃帝有熊氏受河圖接萬神始立官以司鬼神祠祀

按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時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

與爲多焉

按竹書紀年黃帝軒轅氏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於洛水

注 帝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之驅應龍攻蚩尤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群瑞畢臻五十年大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于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于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名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燋霧既降游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于明庭今塞門谷口是也（塞或作寒）

按路史後紀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之戴己乃養正命娛耳目昏然五情爽惑于是放萬機舍宮寢而肆志于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謵朋前馬

昆閬滑稽後車風后柏常從負書劒發軔紫宮之中涉洹沙而屆陰浦陟王屋而受丹經登空同而問廣成封東山而奉中華君策大面而禮甯生入金谷而咨涓子心訪大恢于具茨即神牧于相成陞鴻隄受神芝于黃蓋遂盍羣神大明之虛而投玉策于鍾陰歲己酉朔旦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爰輿封禪于是始有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俾不相亂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乃作合宮建鑾殿以祀上帝接萬靈于是采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荊山之陽以象太乙

按通鑑前編黃帝立六相暨史官

注 外紀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少昊金天氏興郊禪崇五祀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

按路史後紀云云

顓頊高陽氏命重黎司天地以屬神人

按國語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

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爲絕地

天通

按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敎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按路史後紀帝顓頊設蕭鬱陳祼鬯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道物馭百氣詔雷電采羽山葛嶧之銅鑄鼎以藏天下之神主諸著洞臺之山陰宮之丘悉寘之移安德之石塡焉

帝嚳高辛氏明鬼神而敬事之

按史記五帝本紀云云

陶唐氏

帝堯命舜攝位祀上帝及羣神

按書經虞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按路史後紀帝堯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祭以其氣迎牲殺于廷毛血詔于室以降土神然後樂作

所以交神明也

有虞氏

帝舜命伯夷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又命重黎掌天地神祇

按書經虞書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疏）秩宗掌序鬼神尊卑即周禮天神人鬼地祇

周書呂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傳）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蔡傳）皇帝舜也（按孔傳以帝爲堯與蔡傳互異今從蔡傳）

夏后氏

禹致孝于鬼神

按史記夏本紀云云

帝孔甲好鬼神事

按史記夏本紀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

商

湯承上下神祇罔不祇肅

按書經商書太甲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傳　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

帝武乙爲偶人謂之天神而僇辱之暴雷震死

按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帝紂慢於鬼神

按史記殷本紀云云　按周本紀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

周

周立官掌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

按書經周書周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傳　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

按周禮地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

注　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

以靈鼓鼓社祭

注　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

以路鼓鼓鬼享

注　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疏　釋曰上文神祀社祭鬼享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訂義）鄭鍔曰或謂祭祀用舞固不止於兵帗彼其神之小者有用兵舞帗舞之時雖止於二舞鼓人亦當鳴鼓以作之也神之小者或能爲人捍患故用兵舞或能爲人除去不祥故用帗舞

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注　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司中三能三

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元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五岳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山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物以報嗇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

注　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示物鬽動物羽臝之屬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

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注　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　疏　原隰及平地以其生九穀故知此土祇中非直有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彼不言原隰而乃云土祇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君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土祇者五土之總神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注　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訂義）王昭禹曰言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之屬莫不以類而畢降言地示則大示社稷五祀五岳四瀆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屬莫不以類而畢出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疏　以事鬼神示者此六祝皆所以事人鬼及天神

地祇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訂義）鄭鍔曰鬼神依人而行好惡未嘗不與人同然亦有時不同人惡疾厲疾厲或至人惡災害災害或生師欲有功或不功年欲順成或不順成未必其心皆同故以六祈祈其同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注）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祇

武王懷柔百神

按詩經周頌時邁章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按史記周本紀祭公謀父曰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

靈王使萇弘明鬼神事設射狸首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

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按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榦爲桁棟小枝爲栭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謠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卽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羆褥是西域所獻也施于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卽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萇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

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弘媚謟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屍矣

秦

秦并天下常奉祠四帝及山川諸鬼神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晩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注）蘇林曰質如石也索隱曰云語辭也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

聞三里或言是玉雞括地志云陳倉山在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注　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雊在長安正

西五百里韋昭曰在陳倉縣寶而祠之故曰陳寶索隱曰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爲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葉縣名在南陽葉君卽雄雉之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也

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

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鄜時作伏祠

注　索隱曰服虔云周時無伏秦始作之漢舊儀云伏者萬鬼行故閉晝日不干求也東觀漢記和帝初令伏閉晝日是也又曆忌釋曰伏者何金氣伏藏之名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而春木代水水生木也夏火代木木生火也冬水代金金生水也秋則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凡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幷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幷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太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

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嶓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

注 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玉女凡二十六小神不說索隱曰九臣十四臣並不見其名數所出故昔賢皆不論也爾雅祭星曰布或云諸布是祭星之處逑亦未詳漢書作遂

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灃

滈有昭明

注 索隱曰按樂彥引河圖云熒惑星散爲昭明

天子辟池

注 索隱曰樂彥云辟池未聞顧氏以爲璧池卽滈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滈池君故曰璧池

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

注 索隱曰社亳二邑有三社主之祠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

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惟陳寶

注 索隱曰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杜主祠四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于圃見杜伯執弓矢射宣王伏弢而死故祠之也雍有五時而言四者顧氏以爲兼下文上帝爲五非也按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爲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鄜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

上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爲四幷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鄜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上帝青黃赤白最尊貴之也

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于下

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祠名山大川及八神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

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乃臨于海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按封禪書始皇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于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竝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

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始皇三十二年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漢

漢王二年更立社稷及黑帝祠令祠官禮祠諸神

按史記高祖本紀二年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

按封禪書漢王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名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

宰如其故禮儀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高祖六年立諸神祠令祠官女巫領祠之

按史記漢書高祖本紀俱不載　按史記封禪書漢王二年立黑帝祠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

注　索隱曰廣雅云東君日也王逸註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中亦見歸藏易也周禮以槱燎祠司命鄭衆云司命文昌四星也正義曰先炊古炊母之神也

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

注　索隱曰社主卽上文三社之主巫保族纍二神名

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

注　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蓋巫咸之類也施糜鄭元謂主施糜粥之神

九天巫祠九天

注　索隱曰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爲九天也正義曰太元經云一中天二羨天三徒天四罰更天五睟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

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

注　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强死者魂魄能依人爲厲

文帝十三年詔增諸神祠車馬珪幣俎豆之屬

按史記漢書文帝本紀俱不載　按史記封禪書文帝十三年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

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武帝元光二年郊見五時又立祠祀泰一諸神

按史記武帝本紀上初至雍郊見五時亳人薄誘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于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靑牡馬泰一皐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馬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

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於天地（按漢書武帝本紀郊雍五畤係元光二年）

元狩二年以齊人少翁言作甘泉宮置祭具以致天神

按史記武帝本紀獲麟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爲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按漢書獲麟係元狩元年明年當爲二年）

元狩　年置壽宮設供具以禮神君

按史記武帝本紀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强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元鼎四年使欒大公孫卿等候神人又立壇祀泰一及羣神

按史記武帝本紀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母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

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悅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爲臣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爾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爾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主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鬭旗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皐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於般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

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衞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夜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

鼎宛侯問於鬼臾區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筴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筴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太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頷下

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頿龍頿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頿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于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餟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日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

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粵告祀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泰一鋒名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按封欒大爲樂通侯漢書本紀係元鼎四年申功功字封禪書作公）

元封元年東巡禮登中岳祠八神封泰山令齊人入海求蓬萊神人

按史記武帝本紀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

兵須如既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若聞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遂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

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天子既已封禪泰山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元封二年祠五帝及泰一遂至東萊觀神人又令越巫祠天神上帝百鬼始用雞卜

按史記武帝本紀天子既封禪有司言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云　按封禪書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

禪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初二年命祀五時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

按史記武帝本紀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

太始四年祠神人於交門宮

按漢書武帝本紀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宣帝神爵元年以方士言大立諸神祠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其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爲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常山於上曲陽河於臨晉江於江都淮於平氏濟於臨邑界中皆使者持節侍祠唯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

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大夫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後尚方待詔皆罷

成帝建始二年始祀南郊詔罷諸神祠遣候神方士等歸家

按漢書成帝本紀建始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　按郊祀志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師古曰衡匡衡譚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

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八人以爲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大陰之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於是衡譚奏議曰陛下聖德聰明

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其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

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皐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

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

永始三年詔復諸神祠

按漢書成帝本紀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陳寶祠

按郊祀志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爲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

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

綏和　年谷永上言諸盛稱奇怪鬼神者槩請距絕帝善之

按漢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成帝末年頗好

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盈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

紊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甞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哀帝　　年盡復諸神祠

按漢書哀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

平帝元始元年禁淫祀以義陵神衣自出柙用太牢祀

按漢書平帝本紀元始元年二月禁淫祀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用太牢祠

元始五年王莽奏復南北郊定羣神祠廟兆時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

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二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大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靁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於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靁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

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時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靁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皥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

後漢

世祖建武元年祭告天地及羣神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禋於六宗望於羣神　按祭祀志光武卽位於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建武二年初制天地及諸神兆位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二年春正月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　按祭祀志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壝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黃帝各用

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於壇南巳地

注 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鄭元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向皆有明法焉

中元元年封禪泰山祭天地及羣神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中元元年二月己卯幸魯進幸太山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禪於梁父 按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感此文乃詔松（松梁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二月上至奉

高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晡時卽位於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於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於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春二月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增修羣祀以祈豐年

丙辰東巡狩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於宮屋翺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夏四月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於祖禰告祠高廟

按祭祀志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

魏

文帝黃初五年詔禁淫祠

按三國志魏文帝本紀黃初五年冬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典

吳

吳主皓　年詔毀神祠

按三國志吳主孫皓傳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吳主

晧嘗詔毀神祠及佛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卷目錄

神異總部彙考二

晉　世祖泰始二則　東晉一則

宋　高祖永初一則　世祖孝建一則　太宗一則

梁　高祖中大通一則

北魏　太祖一則　世祖太延二則　高宗和平一則　高祖延興一則　太和二則　肅宗神龜一則　出帝永興一則

隋　高祖開皇二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〇七九

皓嘗詔毀神祠及佛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卷目錄

神異總部彙考二

晉　世祖泰始二則　東晉一則

宋　高祖永初一則　世祖孝建一則　太宗一則

梁　高祖中大通一則

北魏　太祖一則　世祖太延二則　高宗和平一則　高祖延興一則　太和三則　肅宗神龜一則　出帝永典一則

隋　高祖開皇二則

唐高祖武德一則　元宗天寶二則　肅宗上
元一則　代宗廣德一則　德宗貞元一則
穆宗長慶一則
後唐莊宗同光二則　明宗天成一則　長興
一則
後周世宗顯德一則
遼穆宗應曆一則
宋太祖建隆一則　太宗雍熙二則　淳化一
則　眞宗大中祥符四則　天禧一則　神
宗熙寧一則　元豐一則　徽宗大觀一則
政和二則　欽宗靖康一則　高宗紹興四則
金世宗大定一則
元成宗大德一則　英宗一則　泰定帝致和
一則　文宗至順一則
明總一則　太祖洪武三則　成祖永樂四則
憲宗成化一則　世宗嘉靖三則　穆宗
隆慶一則　神宗萬曆一則
皇清共六則

神異總部彙考三

禮記月令　祭法
周禮地官

神異典第二卷

神異總部彙考二

晉

世祖泰始元年詔禁淫祠

按晉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史薦而無媿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祠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亂瀆神

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

泰始二年春正月丙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

按晉書世祖本紀云云　按禮志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東晉後廢諸神祀

按晉書禮志禮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太厲戸竈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詩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戸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祀竈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漢儀云國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於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遂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祀靈星則配饗南郊

不復特置焉

宋

高祖永初二年禁淫祀

按宋書高祖本紀永初二年夏四月己卯朔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按禮志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

世祖孝建　年周朗奏請除鬼道妖巫諸神怪事不聽

按宋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言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于鬼遂棄于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太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

此故當愈于媚神之愚徹正勝理之微矣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太宗　年立九州廟于雞籠山大聚羣神

按宋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帝立九州廟于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如舊矣

梁

高祖中大通五年祀南郊致諸靈異

按梁書高祖本紀中大通五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祀南郊先是一日東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空中有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方滅

北魏

太祖　年立諸神祠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通典後魏道武帝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之占曰祈之則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祠又立歲神十二歲一祭以十月用牛一

雞三又立土神四歲二祭常八月十月用羊又立獻明以上天神四十所歲祭其神尊小馬次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

世祖太延元年詔禮報百神

按魏書世祖本紀太延元年六月甲午詔曰比者已來禎瑞仍臻天降嘉貺將何德以酬之其令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內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求福祿

太延二年以司徒崔浩議罷不經神祀

按魏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延二年六月司徒崔浩奏議神祀多不經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餘重復及小神請皆罷之奏可

按文獻通考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明神甚衆太武時崔浩請存合于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重復及小神悉罷之

高宗和平二年以旱詔祭百神

按魏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和平二年四月旱下詔州郡於其界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薦以酒脯年

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至是羣祀先廢者皆復之

高祖延興二年詔祀諸神悉用酒脯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延興二年有司奏天地五郊社稷以下及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顯祖深愍生命乃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咸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聰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苟誠感有著雖行潦菜羹可以致大嘏何必多殺然後獲祉福哉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無用牲於是羣祀悉用酒脯

太和四年勅祀羣神

按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四年二月癸巳詔曰朕承乾緒君臨海內夙興昧旦如履薄氷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品物資生膏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饑乏朕甚懼焉其敕天下祀山川羣神及能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

太和十五年有司以不雨奏祈百神不許又詔減省

羣祀罷水火之神四十餘名

按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五年不雨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竝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　按禮志十五年秋八月戊午詔曰國家自先朝以來饗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昔漢高之初所祀衆神及寢廟不少今日至于元成之際匡衡執論乃得減省後至光武之世禮儀始備饗祀有序凡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神聰明正直不待煩祀也又詔曰明堂太廟竝祀祖宗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崞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馮宣王誕生先后復因在官長安立廟宜異常等可勑雍州以時供祭又詔曰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辰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太和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咸秩羣神

按魏書高祖本紀云云

肅宗神龜二年十有二月庚申詔除淫祀焚諸雜神

按魏書肅宗本紀云云

出帝永興四年置天地日月諸神于宮內復置天神等二十三於道武廟左右

按魏書出帝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永興四年加置天地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宿於宮內歲二祭各用羊一又別置天神等二十三於道武廟左右其神大者以馬小者以羊

隋

高祖開皇十三年以鬼火彌漫令灑酒宣勅以呪遣之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開皇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

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二十年詔盜毀岳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

按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二十年十二月詔曰五嶽四鎮節宣雲雨江河淮海浸潤區域並生養萬物利益兆人故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偷盜岳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

唐

高祖武德九年詔禁淫祠

按唐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九月壬子詔私家不得輒立妖神妄設淫祠非禮祀禱一切禁絕

元宗天寶元年作集靈臺以祀天神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元年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臺以祀天神

天寶　載王璵請築壇祀青帝始以紙寓錢爲鬼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王璵傳元宗在位廣修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

肅宗上元元年王璵奏置太一壇又遣女巫分禱天下山川諸神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王璵傳肅宗立璵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它才不爲士議諧可旣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托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憸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鐍不啓震怒破鐍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

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旣以聞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按乾元三年改元爲上元）

代宗廣德　年詔作天華上宮露臺及婆父諸祠尋停之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王璵傳璵托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百戸掃除又卽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飢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者龍所托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彝饗此復營造是謂瀆神夫

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卽劾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輿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天聽負抱衆猾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

德宗貞元二十年使巫祝禳厭鬼兵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紀聞貞元二十年夏六月帝在東京百姓相驚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衝擊破傷其鬼兵初過於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漸至水北聞其過時空中如數千萬騎甲兵人馬嘈嘈有聲俄而過盡每夜過至於再至於三帝惡之使巫祝禳厭每夜於洛水濱設飲食嘗讀北齊書亦有此事天統中晉陽云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畏之皆不久喪也

穆宗長慶三年十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去管內淫祠一千一十五所

按唐書穆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穆宗本紀云云

後唐

莊宗同光元年詔祀百神

按五代史唐莊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同光元年四月莊宗卽位制曰山林川澤祀典神祇各隨處差官崇修祭饗十月德音應有百神祠宇不得有虧時祭十一月辛丑勅天下州縣所有神祠本處差官告祭

同光二年秋七月己酉如雷山賽天神

按五代史唐莊宗本紀云云

明宗天成四年呂朋龜請修諸神祀典

按五代史唐明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成四年九月戊辰祠部員外郎呂朋龜奏五龍祠九宮壇天地三官置醮之禮久廢請依典故修之

長興二年勅諸神名見史傳者封之其餘任自于境內祭享又勅修諸神祠

按五代史唐明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長興二年七月福建王延均上言當道神廟七所乞封王號勅無諸史傳有名宜封爲閩越富義王其餘任自於境內祭享是月勅天下州府應有神祠破損者仰取

公使錢添修

後周

世宗顯德元年祭羣祠又有拜胡天之制

按五代史周世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世宗以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卽位八月丁未以風雨時若遣官分祭羣祠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

遼

穆宗應曆十四年十二月丙午以黑兎祭神

按遼史穆宗本紀云云

宋

太祖建隆四年以修太廟祭告土神詔郊祀前一日奏告東嶽等廟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建隆四年修葺太廟遣官奏告四室及祭本廟土神凡修葺同如遷神主修畢奉安是歲十一月詔以郊祀前一日遣官奏告東嶽城隍浚溝廟五龍廟及子張子夏廟他如儀

太宗雍熙二年閏九月乙未禁邕管殺人祭鬼

按宋史太宗本紀云云

雍熙四年詔祭諸神廟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雍熙四年詔以親耕藉田遣官奏告外又祭九龍黃溝扁鵲吳起信陵張耳單雄信七廟後又增祭德安公嶽臺諸神廟爲定式

淳化元年禁殺人祀鬼

按宋史太宗本紀淳化元年八月己巳禁川峽嶺南湖南殺人祀鬼州縣察捕募告者賞之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得天書遂封禪泰山祀羣神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守門卒塗榮告有司以聞上召羣臣拜迎於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丁卯紫雲見如龍鳳覆宮殿戊辰大赦改元己卯詔以天書之應中儆在位三月壬午文武官將校蠻夷耆壽僧道二萬四千三百七十餘人詣闕請封禪不允自是表凡五上夏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於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五月癸未置天書儀衛使副扶

侍使都監夾侍凡有大禮卽命之詣離京至封禪以前不舉樂所經州縣勿以聲伎來迓六月乙未天書再降於泰山醴泉北壬寅迎泰山天書於含芳園雲五色見俄黃氣如鳳駐殿上九月甲子奉天書告太廟悉陳諸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於仗內冬十月辛卯車駕發京師扶侍使奉天書先道辛丑駐蹕鄆州神光起昊天玉冊上己酉五色雲起岳頂庚戌法駕臨山門黃雲覆輦道經險峻降輦步進先夕大風至是頓息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袞冕奠獻慶雲繞壇月有黃光命羣臣享五方帝諸神於山下封祀壇上下傳呼萬歲振動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黃氣紛郁壬子禪社首如封祀儀紫氣下覆黃光如星繞天書匣縱四方所獻珍禽奇獸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作會眞宮十一月壬戌次東都縣幸廣相寺癸亥次鄆州幸開元寺辛未幸河瀆廟加封丁丑至自泰山奉天書還宮

按禮志先是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帝謂輔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

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三日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將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命筆識之自十二月朔卽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道封處有字隱隱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親奉安輿導至道場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密抉以利刀方啓帝跪受復授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蘊以所緘帛盛以金匱旦等稱賀於殿之北廡丙寅羣臣入賀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丁卯有司設大次朝元殿之西廊黃麾仗宮縣登歌文武官陪列帝服鞾袍升殿酌獻三清天書禮畢步導入內戊辰大赦

改元百官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爲左承天祥符四月辛卯朔天書再降內十功德閣六月八日封祀制置使王欽若言泰山西南垂刀山上有紅紫雲氣漸成華蓋至地而散其日木工董祚於靈液亭北見黃素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覩有御名馳告欽若遂迎至官舍授中使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輔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鄉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宜齋戒祗受朕雖荷降告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朕今得其奏果與夢協上天眷佑惟懼不稱王旦等曰陛下至德動天感應昭著臣等不勝大慶再拜稱賀己亥迎導天書安於含芳園之正殿辛丑帝致齋翌日備法駕詣殿再拜受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九月甲子告太廟奉安天書朝元殿建道場扶侍使上香庭中奏法曲將行禮詣幄殿酌獻訖奉以玉輅中設几褥夾侍立旁周以黃麾仗前後部鼓吹道門

威儀扶侍使以下前導封禪日皆奉以升壇置正位之東自是凡舉大禮皆如此制於是制行殿供物定儀仗千六百人每歲元日名宰臣宗室至禁中朝拜前一日却去葷茹帝自製誓文刻石寘玉清昭應宮寶符閣下摹刻天書奉安昭應宮刻玉殿行酌獻禮令刻玉使日赴殿行香副使已下日莅事焉　按王旦傳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眞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爲之柰何欽若度帝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猶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祕閣驟問

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大中祥符初爲天書儀仗使從封泰山爲大禮使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受詔撰封祀壇頌加兵部尚書尋遷司空旦爲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悒悒不樂

大中祥符四年奉天書詣汾陰祀后土加上五岳帝號作奉神述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紫氣翼仗二月癸丑次河中府丁巳黃雲隨天書輦己未潘泉湧有光如燭辛酉祀后土地祇是夜月重輪還奉祇宮紫氣四塞幸開元寺作大寧宮乙巳次華州幸雲臺觀庚午宴宣澤亭紫雲如龍起岳上夏四月甲辰上至自汾陰五月乙未加上五岳帝號作奉神述

大中祥符五年上九天司命天尊尊號祀玉皇於朝元殿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戊午延恩殿道場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閏月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辛巳建安軍鑄聖像龍見雲中戊子御製配享樂章幷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降眞觀德十一月丙申親祀玉皇於朝元殿　按禮志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元皇帝翌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卽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蔽燈燭覩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

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卽名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幷布告天下命叅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與禮官修崇奉儀注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

大中祥符六年鑄玉皇聖祖諸像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六年三月乙卯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以丁謂爲迎奉使五月甲辰聖像至丙午詔聖像所經郡邑減繫囚死罪流以下釋之升建安軍爲眞州乙卯謁聖像奉安於玉淸宮

天禧元年上玉皇聖祖聖母寶冊袞服仙衣行宣讀天書之禮

按宋史眞宗本紀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淸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太廟謚冊庚戌享六室辛亥謝天

地於南郊御天安殿受册號乙卯宰相讀天書於天安殿遂幸玉清昭應宮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按禮志祥符九年詔以來年正月朔詣玉清昭應宮上玉皇聖號寶册二日詣景靈宮上聖祖天尊大帝徽號十二月己亥奉寶册仙衣安於文德殿乃齋於天安殿後室四鼓帝詣天安殿酌獻天書畢大駕赴玉清昭應宮袞冕升太初殿奉册訖奠玉幣薦饌三獻飲福登歌二舞望燎如祀昊天上帝儀畢詣二聖殿奉上絳紗袍奉幣進酒分遣攝殿中監上紫微大帝絳紗袍七元輔弼眞君紅綃衣翊聖保德眞君皂袍帝改服鞾袍詣紫微殿寶符閣焚香羣臣詣集禧殿門表賀是日天書赴景靈宮大駕次至齋於明福殿二日帝服袞冕詣天興殿奉上聖祖天尊大帝册寶仙衣薦獻如上儀乃改服詣保寧閣焚香還宮羣臣入賀於崇德殿命諸州設羅天大醮先建道場二十七日命王旦爲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册使趙安仁副之遣官攝中書侍郎殿中監押當册寶仙衣二月丁亥帝齋於長春殿翌日有司設聖母板位文德殿行

酌獻禮拜授冊寶於王旦仙衣於安仁以升金輅具鹵簿儀衛所過禁屠宰三月乙巳旦等詣觀奉冊上懿號曰聖祖母元天大聖后其日帝不視朝禮畢羣臣入賀賜飲崇德殿

天禧元年正月詔以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前二日齋於長春殿以王欽若爲宣讀天書禮儀使有司設次天安殿中位玉皇像置錄本天書於東聖祖板位於西建金籙道場三晝夜其日三鼓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詣道場焚香再拜西向立百官朝服升殿攝中書令任中正跪奏嗣天子臣某謹與宰臣等宣讀天書講求聖意虔思睿訓撫育生民儀衛使王旦跪取左承天門天書置案上攝殿中監張景宗張繼能捧案攝司徒王曾攝司空張知白跪展天書攝太尉向敏中宣讀每句已卽詳繹其旨言上天訓諭之意攝中書令王欽若錄之宣讀畢攝侍中張旻跪奏嗣天子臣某敢不虔遵天命儀衛使受天書跪納匣中又取功德閣天書泰山天書宣讀如上儀王欽若跪進所錄天書帝跪受之登歌酌獻禮畢奉天書還內帝自作欽承寶訓述以示中

外是月之朔又奉天書升太初殿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寶冊袞服焉

神宗熙寧　年詔加諸神封爵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神宗熙寧中詔應祠廟祈禱靈驗而未有爵號並以名聞於是太常博士王右請自今諸神祠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封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

元豐三年秋七月丁亥罷羣神從祀明堂

按宋史神宗本紀云云

徽宗大觀四年勅禮官修祀典定諸神廟號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大觀四年詳定九域圖志所言郡邑祠廟多出流俗一時建置初非有功烈於民者請申勅禮官纂修祀典頒之天下以倣先王之命祀與圖志實相表裏從之尋令禮部太常寺修祀典已賜爵及曾封爵爲一等功德顯著無封額者爲一等若民俗所建祠無功德爲一等各

縣上尚書省參詳一否若兩處廟號不同者取一高爵爲定從之

政和元年詔毀神祠一千三十八區祕書監何志同請改正諸州祠廟封號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元年春正月壬寅毀京師淫祠　按禮志大觀中尚書省言神祠加封爵等未有定制迺並給告賜額降勑已而詔開封府毀神祠一千三十八區遷其像入寺觀及本廟仍禁軍民擅立大小祠祕書監何志同言諸州祠廟多有封爵未正處如屈原廟在歸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潔侯永康軍李氷廟已封廣濟王近乃封靈應公如此之類皆未有祀典致前後差誤宜加稽考取一高爵爲定悉改正之他皆倣此故凡祠廟賜額封號多在熙寧元祐崇寧宣和之時其新立廟若何承矩李允則守雄州曹瑋帥秦州李繼和節度鎮戎軍則以有功一方者也韓琦在中山范仲淹在慶州孫冕在海州則以政有威惠者也王承偉築祁州河隄張夏築錢塘江岸則以爲人除患者也封州曹覲德慶府趙

師旦邕州蘇緘恩州通判董元亨指揮使馬遂則死於亂賊者也若王韶於熙河李憲於蘭州劉滬於水洛城廓成於懷慶軍折御卿於嵐州王吉於麟州神堂砦各以功業建廟寇準死雷州人憐其忠而趙普祠中山韓琦祠相州則以鄉里皆載祀典焉其他州縣嶽瀆城隍仙佛山神龍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諸小祠皆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多不能盡錄云

政和三年詔以天神降播告天下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十一月乙酉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眞降臨示現記　按禮志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恭上神宗哲宗徽號於太廟翌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太師蔡京奏天神降格實爲大慶乞付史館帝出手詔播告天下羣臣詣東上閤門拜表稱賀御製天眞示現記尋以天神降日爲天應節卽其地建迎眞宮明年夏至躬祀方丘又制神應記略云羽衛多士奉輦武夫與陪祝官顧瞻中天有形有像若人若鬼持矛執戟列於空際見者駭愕仍遣使奏告陵廟詔天下

按淸波雜志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詳定九域圖志編類玉筆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臣伏奉聖恩差冬祀大禮陞輅執綏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輅自太廟出南熏門至玉津園伏蒙宣諭臣曰玉津園東樓殿重復是何處臣奏以城外無樓殿恐是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尚遠可回顧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卽知非齋宮俄頃陛下又謂臣曰見人物否臣卽見有道流童子持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人漸衆約千餘人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靑色駕者不類馬狀若龍虎及輦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間日色穿透所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靑紫黃綠紅或淡黃杏黃淺碧之衣上或有繪繡或秉簡或持羽扇前後儀衛甚衆約數千許人廻望於東方稍南人物異常旌旗飛飜飄轉所持幢節高數丈非人世所覩移刻或見或隱又頃乃隱不見此蓋陛下恪祗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禮器上體天道秉執

元圭齋服盛明嚴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現如此伏望宣付史館播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寮稱慶明廷奉御筆依奏繼降詔曰朕自承丕基夙夜祗若惟道是憲惟上帝是承涓選休辰恭修祀事備物盡志咸秩無文荷帝博臨如在其上旌旗輦輅冠服儀仗見於雲際萬衆咸覩惟天人之感通有形聲之相接靈承對越敢不祗欽可以其日爲天應節用端命於上帝以昭答於神休咨爾萬邦其體至意時政和三年也煇自省事即見丈人行談此事頗略茲得其詳因書以示欲知者先人云所書亦有潤色在當時已多有議之者豈亦出神道設教乎

欽宗靖康元年詔加諸神封號

按宋史欽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靖康元年詔佑聖眞武靈應眞君加號佑聖助順眞武靈應眞君三聖廟靈威公進封威成王靈佑公追封威烈王靈顯公追封威惠王

高宗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桷等請封神祠依舊給告降勅從之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桷等言自來神祠加賜廟額及封王公侯爵等給降勅告自有定式昨自渡江後來神祠加封合給告者止命詞給勅切恐未稱褒崇之意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神祠封王侯眞人眞君婦人封妃夫人者並給告賜額降勅欲乞自今後每遇神祠封王公侯眞人眞君婦人之神封妃夫人者並乞命詞給告其道釋封大師塔額神祠賜廟額及封將軍並乞依舊降勅從之

紹興十六年二月壬寅毀諸路淫祠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紹興十九年禁殺人祭鬼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九年二月丁丑禁湖北溪峒用人祭鬼者保甲同坐

紹興二十三年主簿孫祖壽請嚴殺人祀鬼之禁毀撤巫鬼淫祠從之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聖王之制

祭祀非忠勞於國功德及民者不與祀典間者禁止淫祠不爲不至而愚民無知至於殺人以祭巫鬼篤信不疑湖廣川峽自昔爲甚近歲此風又寖行於他路往往陰遣其徒越境千里營致生人以販奴婢爲名每至歲閏屠害益繁雖異姓至親亦不遑恤今浙東又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鹽井者守令不嚴禁之生人實被其害今歲閏在季冬艮民罹其非横者必多若不早爲之所則弗及矣欲望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勿縱明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誥戒禁止期於革心毀撤巫鬼淫祠從之

金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甲戌除迎賽神佛禁令

按金史世宗本紀云云

元

成宗大德三年加諸神封號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三年二月壬申加解州鹽池神惠康王曰廣濟資寶王曰永澤泉州海神曰護國

庇民明著天妃浙西鹽官州海神曰靈感弘祐公吳大夫伍員曰忠孝惠顯聖王

英宗至治三年八月泰定帝卽位十一月祭遁甲五福神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泰定帝致和元年改封諸神號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致和元年夏四月甲寅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應王鹽池神曰靈富公洞庭廟神曰忠惠順利靈濟昭佑王唐柳州刺史柳宗元曰文惠昭靈公

文宗至順三年博士王瓚奏請非祀典之神不許加封從之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三年五月壬辰太常博士王瓚言各處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今後不許加封制可

明

明定私家告天拜斗褻瀆神明僧道師巫假降邪神

及一切迎神賽會禁制

按明會典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七燈褻瀆神明者杖八十婦女有犯罪坐家長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奏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若有官及軍民之家縱令妻女於寺觀神廟燒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無夫男者罪坐本婦其寺觀神廟住持及守門之人不爲禁止者與同罪　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師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軍民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罪坐爲首之人里長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間春秋義社不在禁限

太祖洪武二年命議諸神祭禮又命建諸神殿屋

按明大政紀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命中書省議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壇壝祭禮癸丑命祀馬祖諸神築壇於後湖八月甲申命圜丘方丘

壇南皆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爲望祭之所遇風雨則於此望祭從禮部尚書崔亮所議於是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諸神皆爲殿屋

洪武三年正嶽鎭海瀆城隍諸神號又遣官祭諸神

按明會典洪武三年正嶽鎭海瀆城隍諸神號合祀太歲月將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又令每歲用驚蟄秋分各後三日遣官祭山川壇諸神是日上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坐殿上獻官復命解嚴還宮

按明大政紀三年二月甲子上以各壇專祀時日與品物各不同遂合祀凡設壇十有九太歲四季月將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岳次五鎭次四海次四瀆次京都鍾山其各省及左江右江安南占城高麗諸國山川幷京都城隍旗纛諸神各以次列六月癸亥詔岳鎭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皆以山水本名稱某神五岳東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華山之神北岳恆山之神五鎭東鎭沂山之神南鎭會稽山之神中鎭霍山之神西鎭吳山之神

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定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

洪武十七年七月盱眙人獻天書伏誅

按明大政紀云云

成祖永樂八年祭太歲諸神

按明大政紀永樂八年二月以親征祓於承天門遣官祭太歲旗纛等神八月丁未皇太子代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等神遣官祭旗纛

永樂十四年九月丁未於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旗纛諸神

按明大政紀云云

永樂十九年奉安諸神主

按明大政紀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大社大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

永樂二十二年四月戊申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

按明大政紀云云

憲宗成化十三年禮部乞遣官致祭山川鬼神從之

按明大政紀成化十三年四月禮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川鬼神有所不寧以致乞遣官致祭從之

世宗嘉靖九年分天地神祇每歲行報祭禮

按明會典嘉靖九年更風雲雷雨之序曰雲雨風雷又分雲師雨師風伯雷師以爲天神嶽鎮海瀆鍾山天壽山京畿并天下名山大川之神以爲地祇每歲仲秋中旬擇吉行報祭禮同日異時而祭城隍神於其廟

嘉靖十年建天神地祇壇

按明會典嘉靖十年建天神地祇壇於先農壇之南天神在左南向地祇在右北向附祖陵基運山皇陵翔聖山顯陵純德山於地祇壇

嘉靖十一年令神祇壇以丑辰未戌三年一親祭

按明會典云云

穆宗隆慶元年罷祀神祇壇

按明會典云云

神宗萬曆七年周王在廷奏立祠祀熒惑火德眞君及觀音神請頒禮科給事中張養蒙論其非禮上命停給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皇清

崇德　年

大清會典凡邪教禁例崇德間定滿洲蒙古漢軍巫師道士跳神驅鬼逐邪以惑民心者處死其延請跳神逐邪者亦治罪

順治　年

大清會典順治初定

天神

地祇壇在正陽門南以

雲雨風雷之神爲天神

嶽鎮海瀆陵山京畿天下名山大川之神爲地祇

歲有常祭

康熙元年

大清會典康熙元年令奉天府州縣設立

山川

社稷等壇

文廟

城隍土地神廟及厲壇照例致祭

康熙四年

大清會典康熙四年令錦州府州縣設立

山川

社稷等壇

文廟

城隍土地神廟及厲壇如奉天府例

康熙十二年

大清會典康熙十二年議准無爲白蓮焚香聞香混元龍元洪陽圓通大乘等邪教惑衆聚會念經

執旗鳴鑼聚衆拈香者通行八旗直省嚴行禁
飭違者照例鞭責枷號
康熙二十二年
大淸會典凡
雞公山神康熙二十二年覆准以兵駐来興雞公
山神顯應焚香素饍供奉讀文致祭寺門縣掛
勅建牌匾內有
眞武之神現在祀典封爲
北極佑聖眞君亦供獻香帛讀文致祭其香帛由
太常寺備辦遣禮部司官一員前往致祭仍令
該地方官每年春秋二次致祭

神異總部彙考三

禮記

月令

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注 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也諸侯以下雩

上公（疏）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也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國語鯀爲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是身爲百辟又爲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今直云若勾龍后稷不云勾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大全）嚴陵方氏曰百辟卽諸侯也卿士卽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

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季秋之月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注）嘗者謂嘗羣神也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

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注）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疏）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

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陳注 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又祭及門閭之神也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注 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勾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疏 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祭法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

注 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 疏 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

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注天子諸侯爲壇墠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旣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適士皇考無廟注疏作顯考今從大全改正）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注　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元冥水官也

周禮

地官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

注　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訂義）鄭鍔曰一黨之中必有禜祭左氏所謂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

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于是乎禜之賈氏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禜神

三〇八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卷目錄

神異總部總論一

易經 謙卦 繫辭上傳 說卦傳
書經 盤庚
禮記 郊特牲 祭義
道德經 居位篇
墨子 明鬼
論衡 論死篇 訂鬼篇

風俗通（怪神）
抱朴子內篇（道意篇）
鹿門隱書（論怪力亂神）
袪疑說（鬼神之理）
正蒙（太和篇　神化篇）
朱子大全集（答王子合）

神異典第三卷

神異總部總論一

易經

謙卦

鬼神害盈而福謙

（傳）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佑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

繫辭上傳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本義）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大全）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程子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問鬼神之事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无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爲魄氣魂也口鼻之噓吸爲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游而无不之矣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子荅宰我問正說此理甚詳

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

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註氣爲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曰此是兩个合一个離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无所歸故爲變又曰變是魂魄相離雖獨說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又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爲物神也散而爲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横看之則精爲陰氣爲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了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游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殂落殂升也便是魂之游落卽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横渠說精氣自无而有游魂自有而无其說亦分曉又曰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土神氣上升鬼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

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无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流於冥漠之中曰死便是都散无了問游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尩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得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

總言神游魂爲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張子曰精氣者自无而有游魂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无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誠齋楊氏曰鬼神无聲无臭何爲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爲而有情曰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記

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大全）程子曰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朱子曰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爲陽或爲陰南軒張氏曰神則陰陽不測故无方龜山楊氏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天高地下必有方矣神則无方无在而无乎不在无爲而无所不爲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大全）朱子曰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

說卦傳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大全）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橫渠曰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龜山楊氏曰離帝而爲神則其運无方其居无迹非妙萬物者能如是乎

書經

盤庚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蔡傳）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

善而導之者也（大全）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祖父若眞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間者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眞有一物耶朱子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眞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

禮記

郊特牲

鬼神陰陽也

（陳注）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

祭義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

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見間二字合爲覸）

（陳注）陳氏曰如尸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大全）延平周氏曰氣者所以歸乎天魄者所以降於地爲神者蓋有魄也然魄非神之盛也爲鬼者蓋有氣也然氣非鬼之盛也神譬則天道而鬼譬則人道而已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鬼神之爲德能使人齊明盛服而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其左右則人之所以有愧於屋漏而爲之愼獨者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鬼神之爲教同於禮樂而禮樂之教有所不至則鬼神又有以助之也精魄爲物故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者此百物之精也神魂爲變故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

者此神之著也昭明言其燭於物者焄蒿言其達於上者悽愴言其感於情者言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而獨言因物之精制爲之極者莫非物也雖神之著亦可謂之物鬼者盡人道者也神者盡天道者也天人之道黔首之則故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唯鬼神有以爲之則故百衆畏其威萬民服其德也嚴陵方氏曰臭爲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衆反始也味爲陰故曰以報魄也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民相愛也

道德經

居位篇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注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

墨子

明鬼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强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竝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柰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

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用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愼之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之憯遬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

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言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選失時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株子舉揖而槀之殪之壇上當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

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愼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搖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

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誅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以爲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

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愼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亦何書之亦何書有之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聞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止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于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現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

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富貴衆強勇力强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湯以車九兩鳥陣鴈行湯乘大贊犯遂下衆人之螭遂王乎禽推哆大戲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之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

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力勇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潔爲酒醴粢盛以敬愼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請無有

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按帝享女明德之上原本疑有遺字）

論衡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

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艸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申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

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

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塡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

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著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

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

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妬夫娼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鬭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旣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

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竝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

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觔骨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觔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呴呼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隳落不能復囓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雞卵之未字也澒溶於轂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嶋傴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澒溶之

時澒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己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己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己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

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胷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凉凉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鏁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

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

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項顓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烟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

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山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

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

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現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洪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爲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

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形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卽爲腓病者不卽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

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爲骨肉陽氣生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風俗通

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蔿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苟營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羵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

抱朴子內篇

道意篇

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眞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眞無杜遏之檢括爲嗜好之搖筴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神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腯沃酹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靖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衞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蕞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

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皂隸之巷不能紆金根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爲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大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愆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佑未之有也夫懃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須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文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以王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豐醲信之非不款敬之非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旣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

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將來之鑒也明德爲馨無憂者壽嗇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痾緣隙而結榮衞竭而不悟大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率皆妖僞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旣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祀祭之謬祈禱無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饑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刧剽或穿窬斯濫喪身於鋒鏑之端陷己于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旣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重輕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

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托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群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奸黨稱合逆亂不久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嘆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末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經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傾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

疫癘常得藥物之力頗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爲也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罥捕麞其主未往取也有商車經過因持去猶念取之不可持一鮑魚置罥中有頃本主來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復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田有一李栽在耕次助甚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卽將去因以濕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遂以爲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豘其目偶愈便殺豘祭之以此傳者過差便言此樹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塡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

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肭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聞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人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遺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令禁止遂塡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躃

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積山矣又勅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法皆爲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

鹿門隱書

論怪力亂神

或曰仲尼作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適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銕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愛拔拒而過

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虵豕民爲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然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悉祠禮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禨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祛疑說

鬼神之理

世之論鬼神者有二一持福善禍淫之說者泥於有持萬法惟心之說者著於無不究端倪皆非至當夫鬼神者本無形迹之可見聲臭之可求謂之有則不可至於寒暑之代謝日星之運行雷電風雨之倏變倏化非鬼神之顯著者乎此謂之無則又不可蓋天地

之間惟陰陽耳天地者陰陽之祖也神者天之陽精鬼者地之陰氣陰陽者天地之妙用鬼神者陰陽之變化自天統開於子輕清之炁一萬八千年升而爲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爲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炁一萬八千年凝而爲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爲山川河嶽成形既定肹蠁攸名天之一氣列而爲淸明之神主造化運四時地之一氣鍾而爲福德之鬼鎭土宇司五嶽如天一生水於北水之精化爲元武位鎭朔方此天地自然之道豈驅而爲之哉鬼神者陰陽顯著之名耳二氣運行本無形迹之可見固不可謂之有名其機微之積錯揉之變則風霆流形妖祥示衆此天地之鬼神也故聖人謂鬼神之德易謂鬼神之情狀又可謂之無乎鬼神者陰陽之粹精也依氣而聚散氣者形之始也氣聚則顯然成象氣散則泯然無跡本於無而出則有出則有而入於無古人謂鬼隱龍匿莫知其蹤是也夫幽深寥闃淪寂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推本則無也或見光景或聞音聲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者氣

感而有也惟人稟陽於天受陰於地生神於陽成形於陰鬼神造化皆備於我特其體有小大故鬼神之功用與天地有等殊耳知此理則知鬼神之情狀

正蒙

太和篇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大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注）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爾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集解）寒也屈也鬼也暑也伸也神也鬼神之所以爲鬼神不越此寒暑與屈伸二者而已非謂別有一鬼神如佛老之所云也

神化篇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注）朱子曰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集釋）朱子曰以二氣對待言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以一氣流行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萬世論鬼神之道無踰此也（補注）按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吳氏注云詩書所言二帝三王天地宗廟之事多矣未聞天神人鬼地示之說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言鬼神如此而已未嘗分也劉歆遂裂爲天神地示人鬼之異鄭氏又謂聖人之精氣爲神賢知之精氣爲鬼怪之甚矣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

（集釋）鬼神之道無物不在今日如是萬古亦如是使誠祭之洋洋如在此其所以常不死也惟其誠有是氣誠有是理有不可掩蔽者焉

朱子大全集

答王子合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爲神便是致生之以爲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卽是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之說矣

又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概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卽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卽是人以爲神致死之者卽是人以爲不神之意耳天

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爲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唯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恠事皆爲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又

二氣之分卽一氣之運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言之則精爲陰而氣爲陽故魄爲鬼而魂爲神以運言之則消爲陰而息爲陽故伸爲神而歸爲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魄也而必以魂爲主魄性靜故方其歸時非無魂也而必以魄爲主則亦初無二理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卷目錄

神異總部總論二

朱子全書（鬼神　答程允夫　答吳公濟　答廖子晦　答黃商伯　答鄭子上　答李敬子　論在人鬼神　答梁文叔　答呂子約　答陳安卿　答王子合　答董叔重　答楊子順　答程允夫　答連嵩卿　答廖子晦　答徐彥章　蘇氏易解辨　跋鄭景元簡　論祭祀祖考神祇　答吳伯豐　雜論祭祀鬼神　答李堯卿）

神異典第四卷

神異總部總論二

朱子全書

鬼神

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底理會得將間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管去理會沒緊要底將間都沒理會了

義剛將鬼神問目呈畢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著今且須去理會眼前事那箇鬼神事無形影莫要枉費心力理會得那箇來時將久我著實處皆不曉得所謂詩書執禮這箇皆是面前事做得一件便是一件如易便自難理會了而今只據我恁地推測不知是與不是亦須逐一去看然到極處不過只是這箇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伱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爲神夜爲鬼生爲神死爲鬼豈不是界分

叔器問先生前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胷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

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隄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謂冊子說幷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冊子上幷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祟邵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爲有之又南劒鄧德喻嘗爲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嘗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烟出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破

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生死復爲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

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然却又有眞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

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神事便以爲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爲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

問在天地爲鬼神在人爲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一氣卽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爲魄魄卽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爲

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游魂爲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

陽魂爲神陰魄爲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爲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爲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爲鬼陽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爲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伸是神屈是鬼否先生以手圈卓上而直指其中曰這道理圓只就中分別恁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

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烟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強記事不足某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戲不定疊亦是魄不足

或問顏子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事曰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爲無古人因甚如此說若以爲有又恐賢問某尋其說甚當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粗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

此皆不可測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

銖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反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

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謂之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矣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

閭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著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甘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爲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

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

唐傑問近思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談鬼神者假使實有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書却言不信神怪不可被猛撞出來後如何處置先生曰神怪之說若猶未能自明鮮有不惑者學者惟當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久久當自見得讀書講明義理到此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他日未晚也

横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爾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便看此意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問神之伸也其情狀可得而知者鬼之歸也如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鬼神卽一樣如何恁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人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無形狀之可求故有此問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伸也這般處橫渠有數說說得好又說得極密某所以教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通貫又舉橫渠語曰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稽窮天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卽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

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爲神歸而爲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爲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爲仁否曰然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粗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伱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

答程允夫

問鬼神之理某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爲神往者爲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

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爲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汎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爲物嚮亦嘗與季通講此渠云精氣爲物者氣聚而爲人也游魂爲變者氣散而爲鬼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曰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爲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爲鬼神者非是

問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

注 凡氣之往來聚散無非天地之用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見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

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是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爲德雖不可以耳目見聞接然萬物

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棄之者也

注 向按此二說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乃汎言萬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鬼神者亦物之一爾但其德在物之中爲尤盛故爲物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物之一也其斂散終始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凡天地之間禽獸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於氣者有隱顯偏正厚薄之不同茲其所以有鬼神人物之異與

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是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

注 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以氣感氣故能相爲有無呂氏曰鬼神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卽此意也

曰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爲一物是殆見廟中泥塑鬼神耳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更詳

細推之

答吳公濟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爲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某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爲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今乃反謂祕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又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爲不可誣則輪廻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某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反爲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迹乃二

氣之良能也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爲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爲何物所以溺於輪廻因果之說也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爲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眞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又

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

答廖子晦

來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說此無可說只緣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

答黃商伯

問張子神與性乃氣所固有之語似主氣而言却恐學者疑性出於氣而不悟理先於氣語似未瑩未審然否上蔡之說或問以爲善竊疑石氏所集其言有及於理之變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又似以心起滅不問有無之正理上蔡之意必不如是某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訓思之恐宗廟祭祀不致死之也葬埋壇墠不致生之也理之有者聖人制禮使人誠意以感通其間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盡若理所無者聖人不道也至於理之變者竊謂皆氣之所爲而皆因於人雖復多端似可以次第而曉所謂天地之妙用豈非造化陰陽之理人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之所自與曰此論甚善但張子語不記子細然論鬼神則氣爲近未至遽有先於理之嫌也上蔡論語爲政卒篇論鬼神甚詳大槩亦如來諭恐可

參攷也

答鄭子上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溫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幷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

答李敬子

問鬼神之所以幽顯上蔡云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燔謂鬼雖爲屈久而必散似無滯畱於迹之理曰神顯而鬼幽上蔡滯而有迹之語誠如所論其他大槩亦是如此然夫子所以答季路之問者又所當思也

論在人鬼神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曰精氣凝則爲人散則爲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

者爲氣濁者爲質（明作錄云淸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注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盡散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

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曰然則羊叔子識環之事非耶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

僩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問游魂爲變聖愚皆一否曰然

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

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

注 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

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爲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問其氣發揚於上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

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面薪盡則烟只管騰上去淳云終久必消了曰然

問鬼神便是精氣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内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在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爲主已死之後則鬼爲主縱横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爲神去者爲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爲神而精爲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

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也只說得大槩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

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爲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或問氣之出入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

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爲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爲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何如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問黃寺丞云氣散而非無泳切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

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光祖問先生所答嵩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

問游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

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

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說金山事如何曰乃此婢子想出問今人家多有怪者曰此乃魑魅魍魎之爲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某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供事一兵胷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禀得猪氣

前夜因漢卿說箇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君蒿之意親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肅然今鄉村有衆戶還賽祭享時或有肅然如陣風俗呼爲旋風者卽此意也因及修養且言萇弘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爲碧此亦是漢卿所說虎威之類賀孫云應人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但或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所謂伯有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也曰亦是此物稟得魄最盛又如今醫者定魄藥多用虎睛助魂藥多用龍骨魄屬金金西方主肺與魄虎是陰屬之最强者故其魄最盛魂屬木木東方主肝與魂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魂最強龍能駕雲飛騰便是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魄合雖是物之最强盛然皆墮於一偏惟人獨得其全便無這般磊磈因言古時所傳安期生之徒皆是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內肉骨皆已融化爲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之說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漸漸盡了渡江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

血人戰鬬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橫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髣髴如廟社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不足畏宰我問鬼神一章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錄得好

因又說老子載營魄昨日見溫公解得揚子載魄沒理會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載營魄闕只有此四字而已潁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外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據他只於此間如此強解得若以解揚子則解不得矣又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爲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一爲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溫公全不理會修養之學所以不曉潁濱一生去理會修養之術以今觀之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胡說如王弼也全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居也更是胡說據潁濱解老子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

强外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這裏便是他無狀處據此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楚詞也用載營魄字其實與潁濱解老子同若楚詞恐或可如此說以此說老子便都差了

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聵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之熱而生凉魄之冷而生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

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魄載魂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只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一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騖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老子以其不能發用否曰老子只是要收藏不放散

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

横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旣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旣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旣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

原裏面發出來

答梁文叔

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璨竊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璨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爲陰伸者爲陽往者爲陰來者爲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爲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爲主及氣之屈魄氣雖存然鬼爲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爲無別矣

答呂子約

問魂者其氣也氣散魂游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耶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爲游魂玩游之一字謂其卽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成質而言謂耳目之聰明爲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不離魄失其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爲魄也曰程子曰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游魂亦是此意蓋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卽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魂魄之分更當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卽所謂精氣爲物蓋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

又

魂陽而魄陰故魂之盡曰散魄之盡曰降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今以聚而不散者爲魄恐未然體魄是二物精氣爲物猶言魂魄爲體爾

答陳安卿

問先生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晦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間公共之氣體言之淳恐只是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卽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子合以爲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曰上蔡說是

答王子合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爲厲之事則可矣然亦須兼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則便只是陰陽原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爲說矣

答董叔重

旣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受胞胎時已俱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然後爲魂也

答楊子順

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卽所謂魂耳

答程允夫

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答連嵩卿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元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

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

答廖子晦

問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凝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

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憒不知其所存也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當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

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怳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

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死生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攷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卽且置之姑卽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功則拙者雖復多言亦終無所補耳

答徐彥章

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復死無復生之理今在一例推說恐墮於釋氏輪迴之論

蘇氏易解辨

蘇氏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

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葢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爲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蘇氏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强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人爲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愚謂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爲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

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攷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跋鄭景元簡

六經紀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爲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爲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爲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

論祭祀祖考神祇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

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周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旣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

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

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眞箇在上帝左右眞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

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是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衛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爲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旣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

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爲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焫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魄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封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己連續

問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亦只是此往來屈伸之氣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來如天地山川先祖皆不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其氣亦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才致精誠以求之便來格便有來底道理古人於祭祀處極重直是要求得之商人求諸

陽便先作樂發散在此之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靜去求之

答吳伯豐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答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爲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眞有此理也然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脈之較然可睹者也

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敎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於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謂以類而爲感應益滉漾而不可識矣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釋所蔽曰所論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權書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眞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正淳所論誠爲疎略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

雜論祭祀鬼神

南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末梢無疑始得不然民倚神爲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

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頸上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

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爲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爲所汚後因爲人放爆杖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神祇却被小鬼汚却以此見設醮無此理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眞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眞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脈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

是這些氣過了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遇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閧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

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繫勑額者未可輕去

因說路當可向年十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知之取而焚之後來又自有漢卿云後來也疎脫先生曰人只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私累鬼神如何不服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

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先生每見人說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

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去祭廟必有些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湊處這些便熱

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今日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

問如淫祠自有靈應如何便會無曰昔一僧要破地獄人教他念破地獄呪偏無討這呪處一僧與云遍觀法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然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緜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昔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弊屋狼籍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因有人來而帷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

答李堯卿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〇八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卷目錄

神異總部總論三

路史（泰逢氏紀後論）

性理大全（鬼神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論祭祀祖考神祇論祭祀神祇）

神異總部藝文一

禮魂　楚屈平

神怪論　漢荀悅

山海經序　晉郭璞

搜神記序　干寶
釋何衡陽書　宋顏延之
遂古篇　梁江淹
連珠　北周庾信
請宮中眼花浪見不得輒奏表　唐褚遂良
冥數有報論　李德裕
戴氏廣異記序　顧況
原鬼　韓愈
諾皋記序　段成式
論天書　宋孫奭
洪州請斷祆巫　夏竦
樂神曲序　元沈貞
太常寺箴　明宣宗

神異典第五卷

神異總部總論三

路史

泰逢氏紀後論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旣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爲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

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爲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尒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爲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竇而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於神物欲行則歸於鬼歸於神者與天爲徒歸於鬼者與物爲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爲神而憸險則爲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可不悲又悲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三五之時人聰明而淵

懿純天而不人是以黃帝大少神農顓頊專享乎其上句龍芒蓐祝融元冥作配乎其下其事然也帝嚳而來不能紀遠然而禺強闕伯元枵諸稽實沈駘臺咎陶伯益豕韋夔稷之流秩猶不遷之祀橫窮卓偏剛毅一眞烏往而不神哉叔末之人佔佪傖倈綦溪利跂正眞之道削而儉險之行多是以不能神明而歸於物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本賢愚也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逢吉凶也三塗六道其僭有自來矣期期區畛亦于之爇爇肺也

性理大全

鬼神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

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眞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

北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來者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爲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是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爲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者也鬼之爲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自天地言之天屬陽神也地屬陰鬼也就四時言之春夏氣之伸屬神秋冬氣之屈屬鬼又自晝夜分之晝屬神夜屬鬼就日月言之日屬神月屬鬼又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氣之伸屬神及至收斂後帖然無蹤跡是氣之歸屬鬼以一日言之則早起日方升屬神午以後漸退屬鬼以一月言之則月初三生來屬神到十五以後屬鬼如草木生枝生葉時屬

神衰落時屬鬼如潮之來屬神潮之退屬鬼凡氣之伸者皆爲陽屬神凡氣之屈者皆爲陰屬鬼古人論鬼神大概如此更在人自體究

問先儒謂鬼神造化之迹又曰二氣之良能潛室陳氏曰鬼神只是陰陽屈伸之氣所以爲寒爲暑爲晝爲夜爲榮爲枯有迹可見此處便是鬼神葢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良能流轉活動處故曰良能　天地造化萬物露生於天地之間者皆造化之迹也是孰爲之邪鬼神也造化之迹猶言造化之可見者非粗迹之迹於今一禽一獸一花一木鍾英孕秀有雕斵繪畫所不能就者倏忽見於人間是孰爲之耶卽造化之迹鬼神也

西山眞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示人之神曰鬼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生死之大分也然自其

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此氣之屈也及子孫饗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卽所謂鬼神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伊川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又云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云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卽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卽天地之氣也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民罔恆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奇怪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亙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

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噓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　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魄聚魂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游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知天下事有卽有無卽無無古今前後至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旣觸則須是身其質旣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歎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邪非邪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

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邪此言極善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　世間有鬼神憑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　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魂謂精魂其死也魂歸於天消散之意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

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　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問來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爲鬼生者爲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朱子曰此二句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問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　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

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强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旣生矣神發知矣是也　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得重聽多忘是魄先衰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旣生魄煖者爲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爲主爲幹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也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　問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强所以記得多　問魂氣升於

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煙上只是便散蓋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裏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說話氣都出上去　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說虎死則眼光入地便是如此　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

南軒張氏曰向在淮上宿一小寺中夜聞小鷄聲以數萬計起視之見彌望燈明滿地問之寺僧云此舊戰塲也遇天氣陰晦則有此夫氣不散則因陰陽蒸薄而有聲氣自爲聲於人何預又曰鬼神之說須自窮究眞是無疑方得不然他人說得分明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爲毛骨肉血者精也爲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爲萬物之靈非木石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魄氣之神謂

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爲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爲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受而言若但言氣大易何以謂精氣爲神但言理也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爲心卽此意玩味當自知之若以語人徒起紛紛也　因論虛靈知覺曰人只有箇魂與魄人記事自然記得底是魄如會恁地搜索思量底這是魂魂日長一日魄是稟得來合下恁地如月之光彩是魂無光處是魄魄亦有光但是藏在裏面又曰氣之呼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耳目精明是光藏在裏面如今人聽得事何嘗是去聽他乃是他自入耳裏面來因透諸心便記得此是魄魄主受納魂主經營故魄屬陰魂屬陽陰凝靜陽發散易云精氣爲物精是精血氣是暖氣有這兩件方始

成得箇好物出來如人在胞胎中即是這兩箇物骨肉肌體是精血一路做出會呼吸活動是煖氣一路做出然而精血煖氣則自有箇虛靈知覺在裏面精血之虛靈知覺便是魄煖氣之虛靈知覺便是魂這虛靈知覺又不是一箇虛浮底物裏面却又具許多道理故木神曰仁是虛靈知覺人受木之氣其虛靈知覺則具仁之理木便是氣血神便即是魂魄仁便是箇道理如此看方是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眞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　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眞得聖賢之遺旨所謂始化是胎中略成形時人初間纔受得氣便結成箇胚

胎模樣是魄既成魄便漸漸會動屬陽曰魂及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爲魂陰爲魄魂者陽之靈而氣之英魄者陰之靈而體之精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　就人身上細論大槩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人自孩提至於壯是氣之伸屬神中年以後漸漸衰老是氣之屈屬鬼以生死論則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就死上論則魂之升者爲神魄之降者爲鬼魂氣本乎天故騰上體魄本乎地故降下書言帝乃殂落正是此意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者也　易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游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概不過如此

西山眞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

二者合而爲人精卽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卽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擧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卽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旣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旣死則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旣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敎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者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致敬乎鬼神者理也暱鬼神而求焉斯不智矣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旣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旣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合旣以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

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問死生之說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云待向伱道無來伱怎生信得及待向伱道有來伱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

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朱子曰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　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爲神歸而爲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爲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爲仁否

曰然問禮謂致生爲不知此謂致生爲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伱心不嚮他便無了又問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卽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爲尸　問性旣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亙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理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旣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　問死者精神旣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予饗事如伊川所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

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知　問人祭祖先是以己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爲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因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爲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母就這母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動若有主後者祭時又也不感通問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爲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　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伱聚精神以感祖考是伱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　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卽是此心之理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

他一氣之流轉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要聚他魂魄不教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得他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忽其聚到得禱祀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　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宗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宗之精神雖亡而吾

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以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故或求諸陽或求諸陰如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謹諸此又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所以求鬼神之義大概亦不過如此　人與天地萬物皆是兩間公共一箇氣子孫與祖宗又是就公共一氣中有箇脈絡相關繫尤親切謝上蔡曰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子孫能極盡其誠敬則己之精神便聚而祖宗之精神亦聚便自來格今人於祭自己祖宗正合著實處却都鹵莽只管外面祀他

鬼神必極其誠敬不知他鬼神於己何相干涉假如極其誠敬備其牲牢若是正神不歆非類必無相交接之禮若是淫邪苟簡竊食而已亦必無降福之理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此說得最好誠只是眞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以副其實心方有此神苟無實理雖有實心亦不歆享且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極盡其誠敬之心與神亦不相干涉泰山之神決不吾享大槪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旣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鶴山魏氏曰或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享之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

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揜也

論祭祀神祇

程子曰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邪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豈知適然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霤之神與郊社（一作祀）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或問鬼神事伊川以爲造化之迹但如敬與遠字却似有跡不知遠箇甚底和靖尹氏正色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如今人將鬼神來徼福便是不敬不遠又曰鬼神事無他却只是箇誠呂堅中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曰然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戸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問子之祭先祖固是以氣而求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

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爲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氣用尸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　天子是天地之主天地大氣關繫於一身極盡其誠敬則天地之氣關聚有感應處諸侯是一國之主只祭境內之名山大川極盡其誠敬則山川之氣便聚於此而有感應皆是各隨其分限小大如此　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

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爲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爲鬼猶生而爲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朱子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

神異總部藝文一

禮魂

楚屈平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神怪論

漢荀悅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爲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

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爲瑞惡則爲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況其能爲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竝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山海經序

晉郭璞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

瀆薄游魂靈怪觸像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翫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于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來辭義可觀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跡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造父爲御奔戎爲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

山大川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爲通識瓌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叙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絕代懸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存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元致標其

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翳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遁難與言山海之義矣嗚呼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搜神記序　　干寶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此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途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

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釋何衡陽書

宋顏延之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耶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辨乎釋曰非惟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爲通說若以襃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遂古篇

梁江淹

僕嘗爲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無涯邊兮女媧煉石補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共鬬涿鹿川兮女妓九子爲氏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兮十日竝出堯之間兮羿迺斃日事豈然兮嫦娥奔月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爲靈仙兮夏開乘龍何因緣兮傳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建木千里烏易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此間兮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北極禺強爲常存兮帝之二女游湘沅兮宵明燭光向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國殤爲游魂兮迎維羅衞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原兮恆星不見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內心常渾兮

幽明詭性令智惛兮河圖洛書爲信然兮孔甲豢龍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何邊兮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于前兮東海之波爲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未央鐘虡生華鮮兮銅爲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綵六國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泰山兮人鬼之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愼東北邊兮長臂兩面赤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其外黑齒次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爲鄰兮西北丁零又烏孫兮車師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西南烏弋及罽賓兮天竺于闐皆彝人兮條支安息西海濱兮人迹所極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琉璃瑪瑙來雜陳兮硨磲水精莫非眞兮雄黃雌石出山垠兮青白蓮華被水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及三身兮結胷反舌一臂人兮跂踵交脛與羽民兮

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難循兮聖者不測況庸倫兮筆墨之暇爲此文兮薄暮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兮

連珠　北周庾信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冤魂廣莫郡之陰寒偏多夜哭

請宮中眼花浪見不得輒奏表　唐褚遂良

臣遂良言昔者聖人之於鬼神也聞之而不獨信知之而不專恃是以顓頊依於鬼神制之以正不懼驚異增修仁德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伏惟陛下氣蓋區中威移海外擁百萬之陣頓九夷之顙自書史所載未之前聞夫人歡樂則意氣高悲哀則膽力少自不可信茲訛惑轉移常操而宮中嬪列謂之婦人恇弱周章眼花浪見更相恐懼動一驚百雖有孟賁壯志孔翟精誠終不免聽之心疑聞之色動變異之來具諸前志自須制之以貞正厲之以安靜指之爲吉則

變謂之爲祥則嘉如臣愚見宜勅宮中眼花浪見不得報告傍人更相恐動亦不得專輒奏聞如此而不安然臣受死謹集前載所見皆爲吉慶具別狀以聞

冥數有報論

李德裕

宣父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信富貴在於天命祿福由於冥數昔衞卜協於沙丘爲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烏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皆兆發於前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敎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有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其胷懷榮枯生其口吻沛然而安嗑然而笑會不知黃雀遊於茂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居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三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

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矣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余曰君明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名入禁苑及爲中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日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祕莫得預聞乎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皆達生知命如顏氏

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强悍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而散則無能爲矣其達於道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終始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魂强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戴氏廣異記序　　　顧況

予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測其有干元氣汩五行聖人所以示怪力亂神禮樂刑政著明聖道以糾之故許氏之說天文垂象蓋以示人也古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有不本其意云子不語此大破格言非觀象設教之本也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檮杌爲黃熊彭生爲大豕萇弘爲碧舒女爲泉牛哀爲虎黃母爲黿君子爲猿鵠小人爲蟲沙武都婦人化爲男成都男子化爲女周娥殉墓十載却活嬴諜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

之女曰精衛洪荒窈窕莫可紀極古者青烏之相冢墓白澤之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華以語怪音聞魯壁形鏤夏鼎玉牒石記五圖九篇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潢之洞冥顏黃門之稽聖侯君素之精異其中神奧顧君眞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紀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辭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朝燕國公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愼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庾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譙郡戴君孚幽賾最深安道之裔若思之後邈爲晉僕射遠爲吳隱士世濟文雅不隕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亂況始與同登一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錄事參軍時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書二十卷用紙一千幅蓋十餘萬言雖景命不融而鏗鏘之韻固可輔於神明矣二子鉞雍陳

其先志泣請父友況得而敘之

原鬼

韓愈

有嘯于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諾皋記序

段成式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游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皋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辯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爲鼓吹已耳

論天書

宋孫奭

臣竊見朱能者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之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

明皇得靈寶符上淸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寶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祐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于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正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洪州請斷祆巫　　夏竦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

多方切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禨祥愚弄黎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魅魑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畱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祆法驅爲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絕往來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飧率令疫人死於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祟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淫既久習熟爲常民被非辜了不爲怪奉之愈謹信之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奇神異像圖繪歲增邪籙祆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胙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鬬爭行須作水蠱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頒峻典以革祆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

歸農及攻習鍼灸之脈所有首納祆妄神像符籙神衫神杖魂巾魂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宥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樂神曲序

元沈貞

樂神曲者擬楚詞九歌而作也吳人上鬼祀必以巫覡迎送舞歌登獻其詞褻慢禳災邀福不知其分滋黷甚矣故爲此詞以明鬼神之理禱祀之意祛其荒淫之志焉

太常寺箴

明宣宗

爲國之要事神理民太常典祀式交百神昔予祖考致嚴祀享厥有純誠敬恭協相朕承丕緒思用允迪爾祗爾肅以輔以翼儀度必飭粢盛必潔無黷無慢凜乎對越事神之本惟心之虔豈直臨事平居有嚴神之鑒矣來歆來止神之歆矣民之福矣無曰冥寞洋洋有臨汝惟懋哉其愼其欽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卷目錄

神異總部藝文二（詩）

效阮公詩　梁江淹

迎神曲　唐司空曙

送神曲　前人

夜入簡子古城　劉言史

神弦曲　李賀

神弦　前人

明神　李商隱
祠神歌　王叡
華之巫　元稹
廟之神　前人
水旱禱　蘇拯
題景煥畫應天寺壁天王歌　歐陽炯
迎神　李建勳
贈別離　陳陶
上清詞　宋蘇軾
臘月邨田樂府十首（錄一首）　范成大
冬賽行　周弼
賽神曲　陸游
賽神　前人
二鬼　明劉基
神弦曲　徐賁
交門歌　僧宗泐
遊仙詩　張泰
感懷詩　桑悅

治家　徐渭

神異總部選句

神異總部紀事一

神異典第六卷

神異總部藝文二（詩）

效阮公詩　梁江淹

陰陽不可知鬼神惟杳冥暫試武帝貌一見李后靈
同情淪異物有體入無形賢聖共草昧仁智焉足明
變化未有極恍惚誰能精

迎神曲　唐司空曙

吉日兮臨水沐靑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託靈
均兮邀帝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未已鸞旌圓

蓋望欲來山雨霏霏江浪起神旣降兮我獨知因成再拜爲陳辭

送神曲

前人

神之去回風嫋嫋雲容與桂樽瑤席不復陳蒼山綠水暮愁人

夜入簡子古城

劉言史

遠火熒熒聚寒鬼綠髮欲銷還復起夜深風雪古城空行客衣襟汗如水

神弦曲

李賀

西山日沒東山昏旋風吹馬馬踏雲畫弦素管聲淺繁花裙綷縩步秋塵桂葉刷風桂墜子青狸哭血寒狐死古壁彩虬金帖尾雨工騎入秋（一作夜騎入）潭水百年老鴞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

神弦

前人

女巫澆酒雲滿空玉爐炭火香鼕鼕海神（一作寒雲）山鬼來座中紙錢窸窣鳴颸風相思木帖金舞鸞攢蛾一嗟重一彈呼星招鬼歆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終南日色低平灣神兮長在有無間神嗔神喜師更顏送

神萬騎還青山

明神　李商隱

明神司過豈令冤暗室由來有禍門莫爲無人欺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

祠神歌　王叡

迎神

蓮草頭花椰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引領望江遙滴酒白蘋風起水生文

送神

棖棖山響答琵琶酒濕青莎肉飼鴉樹葉無聲神去後紙錢灰出木綿花

華之巫　元稹

有一人兮神之側廟森森兮神默默神默默兮可奈何願一見神兮何可得女巫索我何所有神之開閉予之手我能進若神之前神不自言寄予口爾欲見神安爾身買我神錢沽我酒我家又有神之盤爾進此盤神爾安此盤不進行路難陸有摧車舟有瀾我聞此語長太息豈有神明欺正直爾居大道誰南北

忞矯神言假神力假神力兮神未悟行道之人不得度我欲見神誅爾巫豈是因巫假神祜爾巫爾巫爾獨不聞乎與其媚於奧不若媚於竈使我傾心事爾巫吾寧驅車守吾道爾巫爾巫且相保吾心自有丘之禱

廟之神　前人

我馬煩兮釋我車神之廟兮山之阿予一拜而一祝祝予心之無涯涕汍瀾而零落神寂默而無譁神兮神兮奈神之寂默而不言何復再拜而再祝鼓吾腹兮歌吾歌歌曰今耶古耶有耶無耶福不自神耶神不福人耶巫爾惑耶稔而誅耶謁不得耶終不可謁耶返吾駕而遵吾道廟之木兮山之花

水旱禱　蘇拯

禱祈勿告天酒漿勿澆地陰陽和也無妖氣陰陽僁期乃人致病生心腹不自醫古屋澄潭何（一作有）神祟

題景煥畫應天寺壁天王歌　歐陽烱

錦城東北黃金地故跡何人興此寺白眉長老重名公曾識會稽山處士寺門左壁圖天王威儀部從來

何方鬼神怪異滿壁走當簷颯颯生秋光我聞天王分理四天下水晶宮殿琉璃瓦綵仗時驅狒狖裝金鞭頻策騏驎馬毗沙大像何光輝手擎巨塔凌雲飛地神對出寶缾子天女倒披金縷衣唐朝說著名公畫周昉毫端善圖寫張僧繇是有神人吳道子稱無敵者奇哉妙手傳孫公能如此地留神蹤斜窺小鬼怒雙目直倚越狠高半胷寶冠動總生威容趨蹌左右來傾恭臂橫鷹爪尖纖利腰纏虎皮斑剝紅飄飄但恐入雲中步驟還疑歸海東蟒蛇拖得渾身墮精魅搊來雙眼空當時此藝實難有鎮在寶坊稱不朽東邊畫了空西邊留與後人教敵手後人見者皆心驚盡爲名公不敢爭誰知未滿三十載或有異人來間生匡山處士名稱樸頭骨高奇連五嶽曾持象簡累爲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長老遇奇蹤今日門師識景公興來便請泥高壁亂搶筆頭如疾風逡巡隊仗何顛逸散漫奇形皆湧出交加器械滿虛空兩面劃然如鬭敵聖王怒色覽東西劍刃一揮皆整齊腕頭獅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擊絡韅馬頭壯健多筋

節烏觜彎環如屈鐵遍身虵虺亂縱横遶頷髑髏乾子裂肎麤眼豎髮如錐怪異令人不可知科頭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兒況聞此寺初興置地脈沈沈當正氣如何請得二山人下筆咸成千古事君不見明皇天寶年畫龍致雨非偶然包含萬象藏心裏變現百般生眼前後來畫品列名賢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間是物皆求得此樣欲於何處傳嘗憂壁底生雲霧揭起寺門天上去

迎神　李建勳

攂蠻鼉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且來滿奠椒漿齊獻揖陰風窣窣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與君降福爲豐年莫教賽祀虧常筵

贈別離　陳陶

碧玉飛天星墜地玉劍分風交合水楊柳聽歌莫向隅雞鳴一石留髡醉蹄輪送客溝水東月娥揮手崦嵫峰蠻天列嶂儼相待風官掃道迎遊龍天姥剪霞鋪曉空漴漴大帝開明宮文鯨掉尾四海通分明瀑布收靈桐山妖水魅騎旋風魘夢翳魂黃瘴中借君

朗鑒入崆峒靈光草照開花紅

上清詞

宋蘇軾

君胡爲乎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隸辰星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軫兮帝庭夕弭節兮山宮懭有妖兮虐下土精爲星兮氣爲虹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瘧癘與螟蟲嘯盲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爞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修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歘掃滅而無蹤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嶽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旗纛晻靄而冥濛漸俯傴以旅進兮鏘劍珮之相礱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澹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款閶闔兮朝玉臺羣仙迎兮塞雲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廐頹闃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峩兮役萬靈之喧豗默清靜以無爲兮時節狩於

斗魁詣通明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霍兮光下燭於九陔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嶽爲豆四溟爲杯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爲樂兮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旣返兮曾顏咫尺之不違陞祕殿以內悸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耶非耶臣不可得而知也

臘月邨田樂府十首（錄一首）　范成大

余歸石湖往來田家得歲暮十事採其語各賦一詩以識風土號邨田樂府其五爆竹行此他郡所同而吳中特盛惡鬼蓋畏其聲古以歲朝而吳以二十五夜云

爆竹行

歲朝爆竹傳自昔吳儂政用前五日食殘豆粥埽罷塵截筒五尺煨以薪節間汗流火力透健僕取將仍疾走兒童却立避其鋒當階擊地雷霆吼一聲兩聲百鬼驚三聲四聲鬼巢傾十聲百聲神道寧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頭疊牀底猶有餘威可驅癘屏除藥裹添酒杯晝日嬉遊夜濃睡

冬賽行　周弼

大巫舞袍奉酒尊小巫湔裙進盤飱野風吹樹龍馬
歸瓦爐柏根香滿地白衣老鬢撚向前叉手大膽不
敢言去年田家五分熟更饒三分百事足大繭千棚
絲滿簞栗犢兩握角出肉十臺澆酒再拜辭紙錢灰
撲遶木枝神語順從杯珓吉鼓笛甏甏打三日

賽神曲　陸游

擊鼓坎坎吹笙嗚嗚綠袍槐簡立老巫紅衫繡裙舞
小姑烏柏燭明蠟不如鯉魚糝美出神廚老巫前致
詞小姑抱酒壺願神來享常歡娛使我嘉穀收連車
牛羊暮歸塞門閭雞鶩一母生百雛歲歲賜粟年年
蠲租蒲鞭不施圜土空虛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爲
吏無文書淳風復還羲皇初繩亦不結況其餘神歸
人散醉相扶夜深歌舞官道隅

賽神　前人

歲熟鄉鄰樂辰良祭賽多荒園拋鬼飯高几置神鵞
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酡飢鴉更堪笑嗚噪下庭柯

二鬼　明劉基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爲肉石爲骨水爲血脈天爲皮崑崙爲頭顱江海爲胃腸嵩岳爲背膂其外四岳爲四肢四肢百體咸定位乃以日月爲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憫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捉三足老鴉脚脚踏火輪蟠九螭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暘谷暮金樞淸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龜燀煌焜燿啓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蘂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嚥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兔所擣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描光弄影蕩雲漢閃奎爍壁葩花摛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爲珠璣或落岩谷間化作玽玗琪人拾得喫者胷臆生明翬內外星官各職職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兩鬼隨即揮刀鈹禁制蝦蟆與老鴉低頭屏氣服役使不敢起意爲姦欺天帝憐兩鬼暫放兩鬼人間娭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姑磯搥河鼓褰兩旗跳下皇初平牧羊羣烹

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岩鑿石取金卵西岩掘土求瓊蕤岩窨洞君石梁折鶩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刺衝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兔赤鼠兒便從閤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騎青田鶴去採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騎鸞驂鳳來陪隨神魃清唱毛女和長烟裊裊飄熊旂蜚廉吹笙虎擊筑罔象出舞奔馮夷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寒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各借問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見敘情辭情辭不得敘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冰天逵黿鼉上山作窟穴蛇頭生角角有岐鰐魚掉尾斫折巨鼇脚蓬萊宮倒水沒楣攙搶枉矢爭出逞妖怪或大如甕盎或長如蜲虵光爍爍形夔夔叫鹿豕呼熊羆煸吳回翔魑魅天帝左右無扶持蚑蝱蚤蝨蠅蚋基噆膚咂血圖飽肥擾擾不可揮筋節解折兩眼瞎不辨妍與媸兩鬼大惕傷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黄紅白黑便

下天潢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肺脾却取女媧所摶黃土塊改換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後請軒轅邀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告泰山稽命魯班名工倕使豐隆役黔羸礪斧鑿具鑪鎚取金蓐收伐材尾箕修理南極北極樞榦運太陰太陽機檄名皇地示部署岳瀆神受約天皇墀生鳥必鳳皇勿生梟與鴟生獸必麒麟勿生豺與狸生鱗必龍鯉勿生虵與蟦生甲必龜貝勿生蝓與蜝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薺葵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覃利傷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絕其蝝蚳虎狼妨畜牧必遏其孕孳啓迪天下蠢蠢蚩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奉事周文公魯仲尼曾子輿孔子思敬習書易禮樂春秋詩履正直屏邪欹引頑嚚入規矩雍雍熙熙不凍不飢避刑遠罪趨祥祺謀之不能行不意天帝錯怪恚謂此是我所當爲眇眇末兩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呶呶向瘖盲洩漏造化微急名飛天神王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奇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鐵網尋蹤逐跡莫放兩鬼走逸入嶮巇五

百夜叉箇箇口吐火搜天括地走不疲吹風放火烈山谷不問杉柏楞櫟蘭艾蒿芷蘅茅茨燔焱熨灼無餘遺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仞幽徑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養在銀絲鐵柵內衣以文采食以糜莫教突出籠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相顧笑但得不寒不餒長樂無憂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

神絃曲

徐賁

靈風颭旗日光黑燈影半明斜照壁湘筠颯颯泣慘悽翠裾香帶蘭葉齊跳梁絳鼠舞碧雞神鴉飛出寒烟啼紙錢嘯火高懸樹千輪萬馬登天去

交門歌

僧宗泐

不其山頭月將午交門沉沉夜擊鼓博山火爇凝絳烟霓旌導騎來容與玉顏綽約含春花向坐分明君自覲君心有欲神不違側耳傾心聽好語雲收雨散意不傳起望星河獨延佇明朝更入芝房齋神其相之復來下茂陵新樹起哀風五柞宮中淚如雨

遊仙詩

張泰

紫泥壇上火流紅夜半天神降竹宮玉器七千陳湛露翠蛾三百舞靈風

感懷詩　　桑悅

漢武夢舟碣溺志尤荒淫幻術致妖魄悲歌痛鐫心輪臺轉深悔茂陵樹成陰聖君育萬民殁祭爲明神

治冢　　徐渭

馬血爲轉燐人血爲野火何爲松柏間赤輪陟如跛人言鬼炬徵神者赤而大騶導向空馳塡雲盛旗馬枯冢僻且荒來遊則云那我欲往詢之恐卽無可話隔河聞於菟黃犢夜在野一夫呼以馳炬滅松露瀉

其二

明器夜爲人幽宮盡婚壻此事容有之要非是常紀嘗聞掘冢徒自言習見鬼齒骨滿百年比次作泥委水銀築長河魚膏燈玉几苦作沙丘儀未免劫時毀客有明月珠一夕失所在黃金飾櫝箱洶美亦何濟

神異總部選句

楚屈平離騷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又）遠遊篇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皥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爲鈴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旹曖曃其曭莽兮召元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竝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

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元冥而右黔靁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 又 汜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名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 又 封禪文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

劉向遊逝篇馳六龍於三危兮朝四靈於九濱 又 徵九神於回極兮建虹采以招指

後漢班固答賓戲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神其舍諸 又 東都賦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 又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 又 幽通賦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寤 又 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

張衡西京賦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

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又）思元賦百神森其備

從兮屯騎羅而星布

魏曹植誥咎文禮敬川嶽祈肅百神享茲元吉釐福

日新（又）五靈振悚皇祇赫怒招搖驚怯攙搶奮斧河

伯典澤屏翳司風迴呵飛廉顧叱豐隆

梁武帝埋枯骨詔若委骸不葬或蔭衣莫改即就收

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霑霜之骨有歸

陸倕新刻漏銘儵往忽來鬼出神入

陳沈炯歸魂賦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

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

唐李白天長節度常公碑今主上聖明懷柔百神淫

昏之鬼不載祀典若煩國禮是荒巫風

宋范祖禹合祭天地詔每以三歲對越二儀咸秩百

神大賚四海

古詩奄忽就鬼錄

晉釋惠遠詩幽岫棲神跡

唐王昌齡詩搖筆飛霜如奪鉤鬼神不得知其由

岑參詩崢嶸如鬼工

高適詩鬼門無歸客又誅呂鬼神動安劉天地開

李白詩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神鬼驚又衆神衛我形又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鑠

杜甫詩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又路幽必爲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又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又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又新鬼煩冤舊鬼哭又詩成泣鬼神又陰房鬼火青又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又舊俗存祠廟空山立鬼神

李益詩寒孤嘯青塚鬼火燒白楊

柳宗元詩鬼神來助夢嘉祥又天之誠神宜鑒於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

劉禹錫詩颯若鬼神趨又僁窣鬼兵役又神鬼含變態又陰風鬼神過又神使陰兵來助戰又百神受職爭奔馳又岳神望幸河宗舞又古來名將盡爲神又積慶是神扶又生公說法鬼神聽又淫祀多青鬼

韓愈詩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又鬼物守護煩撝訶又險語破鬼膽又鬼物圖畫填青紅又陰官想駿奔又事嚴跡祕鬼莫窺

盧仝詩論語老莊易搜索通神鬼

孟郊詩幽竹嘯鬼神 又 正直被放者鬼魅無所侵

張籍詩賢人佐聖人德與神明通 又 德義動鬼神

鮑溶詩青銅化爲鬼

姚合詩詞直百神聽

李賀詩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又 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又 此中多俠鬼 又 欲使十千歲帝道如飛神

殷堯藩詩投簡鬼神驚

白居易詩鬼伯驅人葬北邙 又 數被鬼揶揄

元稹詩借使漏刑憲得不虞鬼神 又 神撼引鈴條

李商隱詩莫驗昭華琯（一作管） 虛傳甲帳神 又 白楊別屋鬼迷人

韋渠牟詩風雨百神來

張九齡詩望幸百神迎

聯句蒼蒼鬼怪層壁寬（鄭符） 覩之忽忽毛髮寒（段成式）

張喬詩靜恐鬼神出

杜牧詩古鬼哭幽塚

曹唐詩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擎鬼魅愁

李咸用詩當庭卓立凝頑神

李山甫詩只將端拙泥神祇又盡驅神鬼隨鞭策又

金波寒注鬼神驚

鄭谷詩奏歌三酒備表敬百神柔

吳融詩揶揄空覩鬼又豈是勞人力寧因役鬼工又

月落空城鬼嘯長

韓偓詩才魄妖魂誰與招又神依正道終潛衛

李洞詩藥煎金鼎鬼神聽

僧貫休詩鬼火熒熒白楊裏

無名氏詩神鬼若剜刻乾坤眞混茫

宋邵雍詩幽暗巖崖生鬼魅

蘇軾詩神人控玉虯又爆竹驚鄰鬼又鬼神欺吾窮

戲我畱一噫又舌有風雷筆有神又未暇燃犀照奇

鬼又龜精鳳髓塡谽谺天地駭有鬼神嗟又天高鬼

神惡又仙鬼互馳騁又長爲鬼神守德薄安敢偷又

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輿靈怪聚雲散鬼神還

又百年終鬼錄又歸路猶欣過鬼門

黃庭堅詩故人過半在鬼錄

劉攽詩衆神知受偈象物競來依

范成大詩百神森壁壘

眞德秀詩鬼神爲悲吟

金元好問詩鬼鑿神劖未奇古

元張世昌詩神剜鬼鑿妙鐫削瑤臺清氷出萬壑

楊維楨詩神焦鬼爛愁鏌鋣精魂夜語吳鉤血

周霆震詩女媧廢煉深縮手河伯失據俄驚逐元冥振轡祝融遁怒勢欲遣昆岡摧

杜本詩嶽示扶地軸鬼神動天球

吳萊詩仙鬼驚變滅

明劉基詩元問老鬼二十四俯首受命同輿儓又世間萬類皆可覩茫昧獨有鬼與龍又貝葉曇花詫鬼神又倉頡制文字鬼母夜哭聲哀哀

宋濂詩白日未落絕行塵瓜洲渡頭鬼喚人又昏濛舞魑魅又神鬼錯飛旞又天輪膠戾神鬼戰又幽入陰宮作鬼語祕怪詼佹難爲聽又暗陵走魑魅又至今空山陬似聞鬼夜哭又鬼工雷斧琢削古又元霜

和鬼白
高啓詩鬼結愁雲屯　又　昔年服事茅長君能役鬼神
呼風雲
王禕詩語出神鬼驚
張以寧詩異人高居役衆鬼
貝瓊詩石壇晝晦羣神降　又　神人夜割蓬萊股蒼然
尚作青獅舞
王彝詩奄忽爲魍魎鬼箭脫神絃
王履詩工搜鬼神僻　又　祕作深深鬼神奧

謝應芳詩神鑱鬼削秋無痕　又　神焦鬼爛猿猱哭　又
古木垂蘿鬼神護
桑悅詩九奏鬼神格　又　游魂寂魄無所歸時傍寒蛩
泣秋雨
李夢陽詩暝則鬼神悲
王廷陳詩神至各風雲
薛蕙詩地底龍眠鬼猶泣
陳昂詩峰陰分鬼火
唐順之詩珊絬含沙鬼戲人　又　巨靈劈山鬼鞭石

王叔承詩名呼千年鬼應聲如咄咄又喚來野鬼都生人又勅使鬼神來訶守又鬼火靑靑髑髏語

沈明臣詩一釜劈破神鬼愁又丹砂夜照鬼燈紅又鬼工輸大巧神力逞奇才又高明鬼自闞

張時徹詩前有榛莽後有鬼蜮

徐渭詩半日深山說鬼神

韓上桂詩日暮天黃哭鬼神

梅鼎祚詩陰雲出鬼如蟠石

陳价夫詩殘燈隱壁秋魂苦

唐時升詩百神各就役

神異總部紀事一

淮南子蒼頡作書鬼夜哭

左傳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敎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國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大而後民歸之民志和而後神降之福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惠不感民勿歸也獨恭不優神勿福也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

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

昭公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

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

定公元年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

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

吳越春秋吳王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漢書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傅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

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

事原漢武帝以琉璃珠夜光珠雜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者居神乙者自居

酉陽雜俎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養牛五歲重三千斤

漢書郊祀志王莽簒位二年興神仙事曰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又種五粱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毒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也曰樂爲黃門郎令主之莽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已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詳）

後漢書班超傳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

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大惶恐即降超

陳寵傳寵爲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嘆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音審）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日即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

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睽車志左慈明六甲能役鬼坐致行廚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八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卷目錄

神異總部紀事二

神異典第七卷

神異總部紀事二

搜神記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鎭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眞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原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靑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

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謝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卽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荊揚二州耳時荊揚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惡輒用烏雞薄之者弘之由也

世說吳興徐長夙與鮑靚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祕術先請徐宜有約誓以不仕於是授籙後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州鄉翕然美談欲用爲州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云君違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畱衞籙耳徐乃還籙遂退

搜神後記晉永嘉五年張（一作高）榮爲高平戍邏主時

曹嶷賊寇離亂人民皆塢壘自保因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焰十餘丈樹顛火燄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惶恐竝戒嚴出將欲擊之乃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灑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然火處惟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晉書桓修傳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

佛圖澄傳佛圖澄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

阮瞻傳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

張祚傳祚既僭號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于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元武殿自稱元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後玲等爲瓘兵所破祚被殺

晉陽秋苻堅未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前趙錄麟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災自此鬼哭二宫夜夜不絶

晉書王坦之傳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乞伏國仁載記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

老父無子者養爲子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

搜神記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鬬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卽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六道集晉干寶死而復蘇見天地間鬼神事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名曰搜神記

睽車志干寶爲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

董狐

裴啓語林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祠著神鬼論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曰君能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佛國記師子國本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值商人則依價值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樂土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

搜神後記晉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伺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二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茂回於是信佛精誠奉事

夏侯綜爲安西參軍常見鬼騎馬滿道與人無異常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此兒正須大病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之詰綜綜云無他此兒向

于道中擲塗誤中一鬼脚鬼怒故病汝兒爾得以酒飯遺鬼即差母如言而愈

高悝家有鬼怪言語呵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幸靈乃要之至門見符索甚多並取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

石虎鄴中有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估客于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窅然無底忽有惡鬼偷牽道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故

梁高僧傳晉慧嵬禪師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神色自若乃謂鬼曰汝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嵬曰汝旣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嵬皆隨言遣之後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慰喻欲動其意嵬執志貞確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

宋書王懿傳懿字仲德父苗事苻堅苻氏之敗仲德

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

南齊書裴昭明傳昭明河東聞喜人宋明中爲始安內史郡民龔元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

睽車志梁武帝正月賜羣臣却鬼丸

梁傳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自是郡遂無患

梁書王神念傳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

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毀徹風俗遂改

陳書徐孝克傳孝克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一卽都官之省西抵閤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

魏書刁雍傳雍子肅字奉誠中書博士景明中除相州魏郡太守還爲太尉諮議參軍年七十志力不衰嘗經篤疾幾死見神明救免言是福門之子當享長年

北齊書高祖本紀神武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囘澤澤中有茆屋將奔入有狗

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神武破爾朱兆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勅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爾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

竇泰傳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

顯祖本紀帝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

李歸心錄周王彥偉爲性凶惡好遊獵父母每諫不

許共惡人交遊及射獵偉不從父母罰杖五十偉恨父母伺夜眠後竊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意令其死忽見鬼來入堂震動家內大小竝覺翻偉牀前偉便仰臥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撿見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鄰人併力挽之竟不能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合掌而卒

六帖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屯金鏞勁兵良馬多死王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衞張永通言夢人謂己曰我周公也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部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

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爲設條敎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爲變

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方風俗信鬼正貫毀淫祠敎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者任其咎無逮

下民俄而水去

續博物志二廣深溪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畫船人行以爲其祖考祭之不敢慢

冥報錄唐睦（一作眭）仁蒨者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神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言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蒨卽拜之問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爲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爲臨湖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卽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至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惟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贍之遣隨蒨行有事則令先報之卽爾所不知當來告我如是便別掌事恆隨遂如侍從者

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敎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即爲具饌備設珍饈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席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至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惟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金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因困篤而不起月餘問吉凶於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爲

問消息而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名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蒨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名耳當爲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泰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蒨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蒨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太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蒨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居往自當見之仁蒨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又告仁蒨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蒨性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蒨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爲鬼耶景

曰君縣內幾戸仁蒨曰萬餘戸又曰獄囚幾人仁蒨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戸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蒨曰無又曰九品以上官幾人仁蒨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惟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戸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蒨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蒨問曰道家章醮爲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蒨又問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

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仁蒨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蒨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謟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慇懃比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元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

唐書明崇儼傳崇儼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名鬼神者盡傳其術高宗名見甚悅累遷正諫大夫帝令入閤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爲言至爲武后作厭勝事儀鳳四年爲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爲言崇儼役鬼勞苦爲鬼所殺

紀聞唐正諫大夫明崇儼少時父爲縣令縣之門卒有道術儼求教教以見鬼方兼役使之法遺書兩卷儼閱之書人名也儼於野外獨處按而呼之皆應曰唯見數百人於是每須役使則呼其名無不立至者儼嘗行見名流將合祔二親者輀車已出郊儼隨而行名其家人謂曰汝主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

靈柩得無誤發他人冢乎曰無儼曰吾前見紫車後有夫人年五十餘長大名家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寡髮弊衣距躍大喜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諫有言如此祔親者聞之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昨遷葬決老豎取之不知乃誤如此祟儼乃與至發墓所命開近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儼在內言事及人間厭勝至多備述人口故不繁述

廣異記狄仁傑爲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燒略盡至端州有蠻神仁傑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仁傑募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傑問往復何用人云願得敕牒仁傑以牒與之其人持往至廟便云有敕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動遂焚毀之其後仁傑還至汴州遇見鬼者曰侍御後有一蠻神云被焚舍常欲報復仁傑問事竟如何見鬼云侍御方須台輔還有鬼神二十餘人隨從彼亦何所能爲久之其神還嶺南矣

御史臺記陸餘慶吳郡人進士擢第累授長城尉拜員外監察久視中遷鳳閣舍人歷陝州刺史洛州長史大理卿少府監主睿宗輼車不精出授沂州刺史餘慶少時嘗冬日於徐亳間夜行左右以囊橐前行餘慶緩轡躡之寒甚會羣鬼環火而坐慶以爲人馳而遽下就火訝火燄熾而不煖慶謂之曰火何冷爲我脫靴羣鬼但俯而笑不應慶顧視之羣鬼悉有面衣慶驚策馬避之竟無患其傍居人謂慶曰此處有鬼爲祟遭之者多斃郎君竟無所驚懼必福助也當富貴矣

酉陽雜俎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眞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廚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紀聞勝州都督薛直丞相納之子也好殺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長命直曰公

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來禍於君命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趨下再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當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殞越於此矣直大恐與友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見直去從者百餘人皆左右從人驛吏入戸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與別曰吾已死身在北驛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

唐書張果傳有帥夜光者善視鬼帝名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

元怪錄開元時有崔尚者著無鬼論詞甚有理旣成將進之忽有道士詣門求見其論讀竟謂尚曰詞理甚工然天地之間若云無鬼此謬矣尚謂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則鬼也豈可謂無君若進本當爲諸鬼神所殺不如焚之因爾不見竟失其本

宣室志唐李林甫爲相既久自以陰禍且多天下頗怨望有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久矣積怨者亦多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名募之得焉自云嘗廁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爲他病無所知林甫卽賚其衣食月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聽之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伺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墮而下又一人踰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囀其喉吃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墮下之物卽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於是以名呼一一而應遂飲宴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以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累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期十年也

靈異集兗州王鑑性剛鷙無所憚畏常陵侮鬼神開元中乘醉往莊去郭三十里鑑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來會日暮長林下見一婦人問鑑所往請寄一襆而忽不見乃開襆視之皆紙錢枯骨之類鑑笑曰愚鬼弄爾公策馬前去忽遇十餘人聚向火時天寒日已昏鑑下馬詣之話適所見皆無應者鑑視之向火之人半無頭有頭者皆有面衣鑑驚懼上馬馳去夜艾方至莊莊門已閉頻打無人出遂大叫罵俄有一奴開門鑑問曰奴婢輩今竝在何處令取燈而火色青暗鑑怒欲撻奴奴云十日來一莊七人疾病相次死鑑問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向者聞郎君呼叫起尸來耳因忽顛仆卽無氣矣鑑大懼走投別村而宿周歲發疾而卒

孔帖于頔爲湖州刺史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惟吳太伯伍員等廟存焉

肅宗時乘國用耎屈宰相王璵以祈禬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諫昭應令梁鎭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暇及也

羅珦擢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凡禱淫祀珦下令止之

通幽錄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於錢塘妻弘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寺頊宅於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頊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堰去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牀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煙熏我何也舉足踏火火即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於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歲在傍大駭馳報於家家人至已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殭臥如束命巫人祀之釋然如是具陳其事居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觜捲尾尾類犬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猫兒小金曰素無爲之奈何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然又祝之隨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

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竚立而觀之卽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二人舁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冷他筵饌小金問傍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於堦上復驚異載歸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粢盛之具其婦人鬼倐閃於牖戶之間以其鬧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繫小金左右臂

夜久家人怠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聰外郎言還你遂擲聰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卽瞑然共女巫甚懼方食遂夾一枚餺飥置戶限上祝之於時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吃餺飥以兩手拒地合面於餺飥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縣若得一頓餺飥及僱船錢則不復來盧生如言遂訣別

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婦人背上負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居間者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於廚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摳衣闊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即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好在楊郎盧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來盧生具傳懇辭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復命曰楊郎見傳語切令不用也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又問楊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鄰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即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八問鑊八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有禍否答

曰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黠爾作客云以取錢應黠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戸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卽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則如黑漆染指上便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卽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焉有聖賢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厄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喚我作鬼魅耶吾亦不計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戸然至三月末

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有逃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所在汝投古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諾聖賢前度灸背當時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復於崑崙奴手掌中研黑點腰間一處而去悟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差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

紀聞瑯琊太守許誡言嘗言幼時與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處有鬼言未終前簷頭鬼忽垂下二脛脛甚壯大黑毛且長足履於地言者走匿內弟蕭正人沉靜少言獨不懼直抱鬼脛以解衣束之甚急鬼舉脛至簷正人束之不

得昇復下如此數四既無救者正人放之鬼遂滅而正人無他

酉陽雜俎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皁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宿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異聞總錄葉誠者中牟縣梁城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晦之目常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者歌舞者之中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則不識也其家有牛騂而角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圈視牛曰引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者吾州無如此牛若地界者曰何遠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適南海君次子從車五百

輛一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當州唯一只此牛耳盍報此乎遂去其婦視牛則惴惴然氣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人也遽取藍花塗之纔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笑而入視牛則異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責曰貴主遠嫁一州擇牛既此牛中奈何虛妄對曰適與衙官對定所以馳報及回失牛乃本主隱匿也請收牛主問之牛不遠矣乃令捉主人來遂數人登堦捽其翁以出其家只見中惡呼不應矣長幼繞而哭之婦獨不哭乃汲水洗牛藍色令地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堦乃乘呼而起曰吾爲軍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賴新婦自洗遂得放歸使人視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宰中牟聞此說乃名而問之一一無謬矣

龍城錄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牕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去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

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酉陽雜俎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爲小將軍頭頗易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中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困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宗

異聞錄平陰北把關南禦竝山濱濟空闊百里無人居地勢險阨用兵者先據此爲勝天陰日暮鬼怪往往而出長慶三年春平盧節度使薛苹遣衙門將劉惟清使於東平途出於此時日已落忽於野次遙見幕幄營伍旌旗人馬甚衆煙火極遠惟清少在戎旅計其部分可五六萬人也惟清不知甚駭之俄有輜重鼓角部隊紛紜或歌或語諠然競進惟清乃緩轡出於其中忽有衣綠者徒行叩惟清將奪馬惟清與之力爭因躍馬絕道而綠者執之愈急惟清有膂力以所執鐵鞭連箠其背綠者不甚拒良久捨去惟清

復路則向之軍旅已過矣夜闌方及前驛會同列將渾釗自滑使還亦館於此聞惟清至迎之則惟清冥然無所知衆扶持還視久之乃寤遂話此事不二三日至東平既就館亦不爲他人道先是東平有術士皇甫喈者落魄不仕衣屩藍縷衆甚鄙之一日惟清出遊喈於途中遙指曰劉押衙惟清素未識因與相疑喈曰本恐他人取馬故率公避道奈何却以鐵鞭相苦賴我金鎧在身不爾巨力堅策豈易當哉笑而覔去惟清從人辭謝將問其故喈躍入稠人中不可復見後四年李同捷反於滄景時天下兵皆由平陰以入賊境豈陰兵先致討歟

宣室志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忽顧一婦人衣青衣擁豎兒步於岸生指語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生魂耳楊曰然則何

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卽厲聲呼曰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懾遂疾廻去步未十數遽亡見矣楊生且歎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旁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楊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眞婦人所擁者諸客驚歎之謝任生曰先生眞有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三水小牘陳璠者沛中之走卒也與故徐帥時浦少結軍中兄弟之好及浦爲支辟所任璠亦屢遷右職其後浦受朝命乃表璠爲宿州太守璠性慘酷喜殺復厚斂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貲賄山積浦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處別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人圍友遲明友自領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人騎走出數十里從騎皆亡璠棄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送友縶之馳白浦浦命斬之於郡璠本麤悍質朴不知書臨刑忽索筆賦詩曰積玉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空

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爲鬼代作也

洽聞記辰州漵浦縣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黃閔沅川記云其中巖有棺木遙望可長十餘丈謂鬼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晝昏唯聞斧鑿聲人家不覺失器物刀斧七日霽所失之物悉還其主鐺釜皆有肥膩腥臊見此棺儼然橫據岸畔

唐人輦下歲工記俗說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曛晦皆聞其喧聚之聲秋冬夜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秋夜聞鬼吟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

劇談錄咸通中中牟尉李潯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爲意每見人銜杯酹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日暴得風眩方臥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鄰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尫劣服飾或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堦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覩潯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

問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牀第衾稠皆是餘瀝將出謂溥曰何似當時惜酒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酲寢瘵惙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爲鄭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曀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閽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從纔過煙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轂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閽者之言

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蘇塗卽塔也

纂異記浮梁縣令張某卽張君也令見召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誰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於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貺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謫在蓮花峰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捨此則無計矣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峰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於是齋牲牢馳詣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峰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峰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魂亡神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於朽骨致肌肉於枯骸旣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爲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峰爾何德於子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

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則金天王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爲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啓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竊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復因苟得今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爲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宥過者元門是宗徇爾一吐俄全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書罪仙官覽畢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皆可致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汩沒心源愛惡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揚己之能掩彼之長顚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汩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導歸途無墮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腳力亡於華陰遂爲陰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免執事

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曰請置予爲闇人則吾飽神盤子矣天符已違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栢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歸計酬金天王願所費數逾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於上帝而私謁於土偶人乎明日遂東至偃師止於縣館見黃衫舊吏齎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果俾吾答一飯之恩無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蟄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稽神錄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漂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耶頃之舟至岸因登之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皆如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應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室人物殷富遂至其王宮正值大宴羣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如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座以窺之俄而王疾左右扶還亟名巫者示之巫云有陽地使

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爲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設坐於別室王及其羣臣來祀祝客據案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復遇便風遂得歸

錄異記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唯一僕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節使行李生映槐樹自匿既過乃行不三二里前之隊仗復回又避之然後徐行隨之有一步健押茶擔其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岳神迎天官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遽引相見欣喜異常即留於下處逡巡岳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妓樂極盛頃之張樂飲酒崔臨赴宴約敕侍者祗待於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顏色憔悴衣

服藍縷泣而相問生因曰丈人恰似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過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迫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願爲述姓氏若得南山莆神即粗免飢窮此後轉遷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年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項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莆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淸資敷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爲試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道之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托嶽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門相賀莆神沾灑相感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壞上下鄰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緡相酬須臾莆神騶殿而去

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欻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却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匹生益信不虛復明年果擢第矣正宗王大卿部說

五代史王鎔傳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

稽神錄劉建封寇豫章僧十朋與其徒奔分寧宿澄心僧院初夜見窻外有光視之見團火高廣數尺中有金車子與火俱行嘔軋有聲十朋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每夜必出于西堂西北隅地中遶堂數周復沒于此以其不爲禍福故無掘視之者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大峰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間大風雨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舒州都虞候孫德遵者其家寢室中鐵燈檠忽自搖動如人撼之至明日有婢偶至燈檠所忽爾仆地遂卒

錄異記蜀朝庚午年夏大雨岷江泛漲將壞京江灌口堰上夜聞呼譟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導江令黃璟及鎭靜軍同奏其事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

茅亭客話孫處士名知微字太古眉州彭山人也因師益部攻水墨僧令宗俗姓丘氏知微形貌山野爲性介潔凡欲圖畫道釋尊像則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不茹葷飲酒多在山觀村院終冬夏方能周就嘗寓青城白侯垻趙村愛其水竹重深闃塵不入冀絕外慮得專藝學知微畫思遲澀無羈束有位者或求之不動卽絕食託疾而遁導江縣有一女巫人皆肅敬能逆知人事知微素尚奇異嘗問其鬼神形狀欲資其畫女巫曰鬼有數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而自與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氣劣神悴假某傳言皆在乎一

時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與求一鬼請處士親問之知微曰鬼何所求女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知微曰嘗聞人死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有生天者有生爲人者有生爲畜者有受罪苦經劫者今聞世間人鬼各半得非謬乎女巫曰不然冥途與人世無異苟或平生不爲不道事行無過矩有桎梏及身者乎今見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之事處士有疑請自問之知微曰敢問三郎鬼神形狀欲資所畫俄有應者曰今之所問形狀醜惡怪異者皆是魍魎輩神者一如陽間尊貴大臣體貌魁梧氣岸高邁蓋魂魄強盛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非同淫厲之鬼爾知微曰鬼神形狀已得知矣敢問鬼神何以侵害於生人應者曰鬼神之事人皆不知凡鬼神必不能無故侵害生人或有侵害者恐是土木之精千歲異物血食之妖鬼也此物猶人間之盜賊若無故侵害生人偶聞於明神必加侵害亦不異盜賊之抵於憲法爾若人爲鬼所害者不聞乎爲惡於隱者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者人得而誅之乎知微曰明神

禱之而求福有之乎應者曰鬼神非人實親於德是依皇天無親亦唯德而是輔凡有德者不假禱祈神自福之若素無德行雖勤禱之得福鮮矣知微曰今冥中所重者罪是在何等應者曰殺生與負心耳所景奉者浮圖教也知微曰某之後事可得聞乎應者曰禍福之事不可前告神道幽祕弗許預知也知微曰今欲酬君君欲希我何物應者曰望君濟我資鏹數百千貫知微辭之應者曰所求者非世間銅鐵爲者乃楮貨爾知微乃許之應者曰燒時愼勿使著地可以薪艸薦藉之向一處以火爇不得攪剔其錢則不破碎一一可達也遂依教燔紙錢數百千貫噫昔漢世以前未知幽冥以何爲賂遺之物爾

日下舊聞遼俗戊夜各於帳內窗中擲丸於外數偶動樂飲宴數奇令巫十有二人鳴鈴執箭繞帳歌呼帳內爆鹽爐中燒地拍鼠謂之驚鬼

東軒筆錄歐陽文忠公嘗言昔日夷陵從乾德泊舟於漢江野岸中夕後聞語言歌笑男女老幼甚衆亦有交易評議及叫賣果餌之聲若市井然迨曉方止

翌日舟人問之云聞聲但不見人而四瞻皆曠野無復蹤路文忠乃步於岸遠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詢之即曰古隋地也

宋史王韶傳韶子寀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覩遂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託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爲乃驗外間讙傳浸淫徹禁庭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拒弗許戶部尚書劉昞寀外兄也久以爭進絕還往神降寀家使因昞以達寀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昞驚駭汗浹不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名寀風儀既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寀當立敗即白帝曰寀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寀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閽卒獨聽寀入帝齋待敬潔越三夕無所聞

乃下案大理獄成棄市眪竄瓊州

異聞總錄紹興庚午歲十一月建昌新城縣永安村風雪大作半夜村中聞數百千人行聲或語或笑或歌或哭雜擾匆遽不甚明了莫不駭怪而凝寒陰翳咫尺莫辨有膽者開門諦視略無所覩明旦雪深尺餘雪中迹如兵馬所經人畜鳥獸之蹤相半或流血汚染如此幾十許里入深山乃絕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叢柩相望風雪陰雨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陸夜未半闔寺聞山下戲笑往來交相問勞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二人同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名而往汝何爲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毆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寺出者乃得脫

昨夢錄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卽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

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閑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之屬旣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壻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鬼國記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遭害楊偶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脚行俄入一洞其中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大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辯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爲鬼國母侍衞頗衆駭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鬟出探則見楊遽走報母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卽分付鬟爲治一室而使爲夫婦

約僅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無異嘗有駛卒持書至曰眞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即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躡烟雲至一館宇優樂盤餚極爲豐潔主者占位而坐鬼母導楊伏於卓幃戒以屏息勿動移時宴罷乃焚燒楮鏹漸次聞人哭聲審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物交唾罵唯妻泣曰汝沒於大海杳無消息當時發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做道場追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强魂附託耶楊曰我眞是人元不曾死具道所值遇曲折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繼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補幾歲顏狀復始

鬼國續記福州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三人同溺于大洋共附一木遂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軀枯悴生理窮窶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

分餉三楊賴以充饑或數日不值枵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薰蒸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從天而下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他姓名將奈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瞑目勿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平地見僧振鈴呪食衆合掌盡入引楊生蔽身大樹之上時持食物出餽忽振鈴羣誦大悲呪楊少年時能之自墮異域已廢亡一聽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誦鬼不復相親會散掃跡楊彷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爲猿猱乃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得夜來法席正其家也楊氏一門且疑且畏妻亦不敢深相認識經日驗其無他方悲泣存問積久漸復人色

齊東野語端平襄州之禍至慘也先是郡廳相對有雅歌樓雄麗特甚一日趙武仲方坐衙忽覩樓中妓女人物雜遝宴飲武仲怒以爲僚屬置宴略不避忌亟遣人覘之則樓門扃鐍甚嚴凝塵滿室識者已疑其不祥章叔恭特爲倅一夕坐中堂閱案牘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後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

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亂作益知禍患有定數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叔恭得之目擊云

番禺雜記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括異志嘉興府周大郎每賣香時纔與人評直或疑其不中周曰此香若不好願出門當逢惡神撲死常以此誓爲詞淳祐年間忽一日過府後橋如逢一物絆倒衆卽扶持氣已絕矣

睽車志葛森先初在長山乘虎使鬼無處不至

南蠻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又置小鬼主一姓

武進縣志宋華僑者晉陵冠族事俗禱頗通鬼神常夢與共饗醊臥覺則醉吐狠籍神每有遺使前後十數稍稽違便受譴僑忿患遂入道于鬼事漸息仙眞來遊始亦止是夢積年乃夜中形見裴清靈周紫陽至皆使通傳旨意于長史而僑性輕疎多漏說冥旨被責仍以楊君代之僑後遷江城縣令家因居焉今江城諸華皆其苗裔也

金史楊伯雄傳海陵篡立數月伯雄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名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

輟畊錄暨陽之南門橋軍人張旺者人咸稱之曰張牌素凶狠無賴嘗夜盜城西田父菜被執濡其首溺池而釋之以故恨入骨髓每思有以爲報而未能一夕宿火瓦罌往燒其家道由觀溝時月色微明畫師吳碧山尚未寢偶聞步履聲穴窻窺之見張前行而殤鬼百數踵其後飯頃又聞步履聲復窺之則張回而青衣童子二人前導焉吳甚驚怪蓋張乃吳常所厚善者詰旦往叩張張初不承及語之審因以前事告且曰我實欲爇其室以快所憤因念冤冤相報無有了時遂棄火歸他無見也吳乃告以其詳張大感

悟曰一念之頃可不謹哉卽捨族出家人又咸稱之曰張道人後竟得道云此在至正五年事也

瑯嬛記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箕仙者乎此亦鬼也甫焚符誦呪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懈惰於闇室不矯飾於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恆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

龍興寺記聖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煑食之犢尾插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眞以爲陷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埽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

之聖祖日戲耳令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聖祖立於仆碑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十數步

皇明錄太祖時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倏然而滅聞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於風雨間日悲號於星月有時似人白晝有應人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寂然杳然或祟人以禍或佑人以福斯數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奏時傍人乃曰是妄誕耳帝謂之曰爾何知其然哉對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生於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當死之際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夫魂者氣也既達高穹逐清風而四散且魄骨肉毫髮者也既仆于地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爲此也帝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爲是乃知膚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于顯寂之道必有爲而爲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卿云無鬼神將無畏於天地不祭祀於祖宗是

何人哉今鬼忽顯忽寂所在其人見之非福即禍其千態萬狀呻吟悲號可不信有之哉

庚己編陸容居吳之婁門下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皆花繒繳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兵討之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玉芝堂說薈萬曆甲辰厚載門外皇城一帶牆下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城上皆豎旗幟與畫圖無異移時乃滅

六道集博山能仁寺崇禎間無異和尚已往時有檀越至山請僧施食令一沙彌事香燭被鬼執縛于臺下口鼻涎沫俱出空中有一人云此沙彌不清潔衆鬼欲縛至桅竿上我乃勸止然汝等向來施食皆不至誠諸鬼俱不得食空回又汝等每在彌勒閣學燄口經呪或赤體或尸臥念誦真言不如法折福獲罪

云云僧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某長老今住在西禪堂後爲守護此叢林故也次晚一僧自發誠心施食空中復曰今晚鬼衆略得小食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卷目錄

神異總部雜錄
神異總部外編

神異典第八卷

神異總部雜錄

易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程傳）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合于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本義）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梏于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大全）程子曰鬼神

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睽卦載鬼一車（傳）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爲有妄之極也

萃卦王假有廟（傳）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

豐卦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傳）鬼神謂造化之迹于萬物之盛衰可見其消息也

繫辭上傳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本義）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大全）南軒張氏曰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息往來不停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元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大全）南軒張氏曰變者不能自變有神以變之化者不能自化有神

以化之故知變化之道者疑若窺測其妙也

繫辭下傳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全）雲峯胡氏曰聖人作爲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諸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

書經虞書大禹謨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商書伊訓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太甲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周書武成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詩經小雅伐木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天保篇神之弔矣詒爾多福

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

小明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楚茨篇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神嗜飲食卜爾百福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大雅旱麓篇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思齊篇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卷阿篇百神爾主矣

抑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雲漢篇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瞻卬篇天何以刺何神不富

禮記曲禮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齊戒以告鬼神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檀弓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注）鬼神處幽暗北乃幽陰之方故求諸鬼神之幽者必向北也（大全）嚴陵方氏曰莊子曰鬼神守其幽則幽者鬼神之道也

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

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禮運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

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

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禮器鬼神饗德

順於鬼神

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不饗也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鬼神之祭單席（注）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爲溫暖也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尸神象也

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

者（注）齊而元冠元衣順鬼神幽黯之意

少儀毋瀆神

樂記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孔子閒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表記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左傳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

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君

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

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

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

國語王孫圉曰楚之所寶者有左史倚相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于楚國

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

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五祀士庶人不過其祖

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家語不食者不死而神

關尹子五鑑篇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

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戰國策蘇秦曰楚謁者難見如鬼

漢書東方朔傳柏者鬼廷也（注）師古曰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爲廷府

韓詩外傳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則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

申鑒或問神何以格曰一誠所感自然神應故精神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之禱祈告訴以通之

獨斷六號別名神號尊其名更爲美稱若曰皇天上帝也鬼號若曰皇祖伯某祇號若曰后土地祇也凡祭號牲物異於人者所以尊鬼神也

牟子理惑篇或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

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惡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抱朴子按九鼎記乃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
內篇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迸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

師言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服金丹大藥百邪不近若但服草木及小餌八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貞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

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幷書己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又寫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名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

龍城錄張復灃州人飽書帙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

續酉陽雜俎無患木燒之極香辟惡氣一名噤婁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瑤眊能劾百鬼擒魑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取此木爲器用却鬼故曰無患木（眊字典無）

渚宮故事晉羅友家貧乞祿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世才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序别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荅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見汝送人上郡何

不見人送汝上郡溫笑其滑稽而顧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

迂書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迂叟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怪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東坡志林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己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妻忽聞空中有聲眞其夫也曰我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昭德新編夫心者靈之府也神棲於其間苟心謀之則神知之神知之則天地神明知之未有善惡不謀於心者既謀於心則神道知察無遺於分毫則福善

禍淫不差矣

後山詩話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貴耳集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祭蓋俟鬼宿渡河之後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之後祭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俟之葉少蘊云公異博學多聞援證有據必不妄發惟洪文敏不然其說但載牛女渡河之說用少陵詩或者又曰鬼渡蕭關則祭二者當與知禮質之

老學菴筆記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人血爲燐者信不妄也今則絕不復見見者輒以爲怪矣

晁氏客語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齊東野語古者鍼砭之妙眞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脞說載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爲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恠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

睽車志天下無處非鬼充塞無間獨互人國白玉城自女牆至城下但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惡白耳

陶貞白曰寧爲才鬼無爲頑仙

鬼仙出太眞科經

昔人謂碁爲鬼陣

粵西夫死謂之鬼妻人無娶者

嶺表占卜甚多鼠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鷄卵卜篾竹卜俗鬼故也

鬼方俗爲玀鬼

漢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

俗有人能爲變鬼法

鬼衣無縫

雷煥謂張華曰門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人以子時祀鬼言子者鬼也

鬼書有業煞刁斗出於古器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羲之鬼李賀詩曰願持漢戟招書鬼

史曰此如鬼蜮百方害人

鮑照曰昨行春竹叢中鬼火狐鳴殊爲哀切

若於墓祭都無益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呼鬼名字必得饗也

世說曰冷如鬼手馨

史曰敬之敝小人以鬼

丹青志曰畫鬼易畫人難

記曰如奇鬼森然影攫人

或問鬼所惡答云最惡金姑聲閩人謂破竹聲爲金姑聲

瑪瑙鬼血所化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甚怪異多依巖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鬼曰木究曰木下三郎一足者曰獨脚五通

鼠璞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荼與鬱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板於戶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擊煞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

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揷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傳曰楚人使公視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周禮戎右贊牛弭桃茢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祓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演繁露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世言神道者始此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湖州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撾之晝夜不停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驚去鬼祟也世說彌衡作漁陽蹀躞而前正是正月十五按時而言此說近之矣然其撾擊不待正月又似不相應也

蠡海集或謂神明果有降誕乎以義起者也推擴可通玉帝生於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於一而極於九原始要終也元帝生於三月三日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東嶽生於三月二十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含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位也九天生於六月二十四日者六爲陰數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於雷神焉其餘可觸類義或有未盡者多以妝塑之始爲生誕也其忠烈孝義之神皆以在生之眞年月也

同話錄世言泰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沓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意甚高也

田間書事神不如事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神神有不神者矣

天以氣運人以識運鬼神其氣識之變乎

辨惑論荀子曰相命已定鬼神不移

北溪陳先生曰鬼神一節說話甚長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旨哉斯言苟不先述古人

所謂鬼神祭祀之說則其理不明不述後世淫祀妖怪之說則又何以寤世俗之疑邪

釋氏道家之論鬼神可笑之尤者也

癸辛雜識桐州祠山新安雲嵐皆有埋藏會或以爲異康植守廣德不以爲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翌日發視無有焉或以見異恐未必然余按周禮以貍沉祭山林川澤注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沉然則尚矣

元文類禮典總序祕科內典悉其禱祠之方而鬼神之情見矣

虞集孝思亭記主之始立也三祭以虞之歸必奉諸其廟歲時祀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

韓昌黎集原鬼注昔李石嘗謂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無鬼論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猲人是爲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遊戲亦皆自叛其說又謂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蕝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爲鬼所乘平生强聒至此無用嗟乎此李石蓋本好鬼者故因相傳之說以誣退之爾不然天帝之兵欲行陰

誅吏藉人力乎況退之屬纊時語見志狀者甚悉又命喪葬無不如禮可見公平生謹守禮法排斥異端自信之篤至死不變乃謂公議亂爲鬼所乘已不辨而自明矣至若羅池之碑此弔子厚之文非紀羅池神之文也送窮之作特滑稽於詞安足爲實証乎但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而退之此文則多所揣摹影響之說云

經濟類編李谿敬鬼神議古人言敬鬼神之禮有禱祠祭祀皆所以立不刊之典而教人孝弟非謂能爲禍福而求益利何以言祈福歟

丹鉛總錄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明乎明之故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廋哉神焉廋哉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補衍大道茫茫包羅靡外目不及覩悉疑怪迂蕭丘寒焰溫谷湯泉浮石之山沉水之木弦膠火布曷信之宇宙大矣遠矣豈可泥爲盡無邪故曰變卽常也不覩疑之也聊述此篇以發例云

貪物罪畢遇物成怪鬼貪邑罪畢遇風成魃鬼貪惑

罪畢遇畜成魅鬼貪恨罪畢遇蟲成蠱毒鬼貪憶罪畢遇衰成厲鬼貪傲罪畢遇氣成餓鬼貪罔罪畢遇幽成魘鬼貪明罪畢遇精成魍魎鬼貪成罪畢遇明成役使鬼貪黨罪畢遇人成傳送鬼

怪鬼報盡生爲梟類魃鬼報盡生爲咎徵類魅鬼報盡生爲狐類蠱鬼報盡生爲毒類厲鬼報盡生爲蛔類餓鬼報盡生爲食類魘鬼報盡生爲服類魍魎報盡生爲應類役使鬼報盡生爲休徵類傳送鬼報盡生爲循類

梟倫生人中頑類咎徵生人中異類狐倫生人中庸類毒倫生人中狠類蛔倫生人中微類食倫生人中柔類服倫生人中勞類應倫生人中文類休徵生人中明類循倫生人中達類

古言近世言鬼神事即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爲物游

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吳季札葬子嬴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

日知錄史記封禪書言秦雍旁有百數十祠而陳寶尤著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雊又云雍菅廟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自西京以下而秦時所奉之神絕無影響後漢劉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琅邪王京傳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祀神數下言官中多不便利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

民不得祠祀然考之於史晉時猶有其祠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負二小蛇入漢城陽景王祠中慕容德載紀德如齊城登營丘至漢城陽景王廟而今并無其廟宋書元凶劭傳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啓（即稽字）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禮志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鍾山王蘇侯至驃騎大將軍南史齊東昏侯紀迎蔣侯神入宮晝夜祈禱自誅始安王遙光遂加位相國末又號爲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曹景宗傳梁武帝時旱甚詔祈蔣帝神十旬不雨帝怒命載荻欲焚其廟將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陳書武帝紀十月乙亥即皇帝位丙子幸鍾山祀蔣帝廟宋書孔季恭傳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廳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南齊書李安民傳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

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牛著屐上廳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世以神爲祟今南京十廟雖有蔣侯湖州亦有卞山王而亦不聞靈響而梓潼二郎三官純陽之類以後出而反受世人之崇奉關壯繆之祠至徧於天下封爲帝君豈鬼神之道亦與時爲代謝者乎應劭言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而水經注引吳猛語廬山神之言謂神道之事亦有換轉昔夫子答宰我黃帝之問謂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數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烈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以帝王神聖且然則其他人鬼之屬可知矣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爲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爲雪水

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爲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雒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爲伏羲氏之女嵞山啓母天問之雜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爲啓母之妹而武后至封之爲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爲蔣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并州妬女爲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諲之詩小孤山之訛爲小姑也杜拾遺之訛爲十姨也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爲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爲婦道而漢書有媼神之文於是山川之主必爲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六道集問云何名鬼道答曰由彼造作增上慳貪身語意惡行往彼生彼故感饑渴業報經百千萬歲不聞水漿之名況復得見得食故名鬼趣又希望故名爲鬼謂六道中彼恆時從人希望飲食又鬼者畏也謂虛怯多畏故也問依何所居住耶答曰地獄山海曠野廟中人間街巷里閭園厠樹木華果根莖藥

草徧處皆有惟人不見縱鬼行入宮室室不崩倒過人牆壁壁無穿壞神者能也大力者能移山塡海小力者能隱顯變化又有福威而靈曰神無福賤而魅曰鬼復有貧富貴賤種種差別非一也

鬼中有威德者甚樂問曰既有此樂便勝於人何故經說人鬼異趣答曰經說鬼神不如人道略述二意一受報分顯不及於人爲彼鬼神晝伏夜遊故不及於人二虛怯多畏不及於人雖有威德以報卑劣常畏於人縱晝夜值人恆避路私隱問曰既劣於人何得威德答曰由前身大行施故得受威報由前身諂曲不實故受斯鬼道也

神異總部外編

天地本起經劫初成時有異梵天王子是摩醯首羅等諸鬼神父修其梵志苦行滿天上十二歲於此六日每割血肉以著火中過十二歲已天王來下語天子言汝求何願答言我求有子天王言供養仙人法以燒香甘果等汝云何以肉血著火中如罪惡法汝破善法樂爲惡事令汝生惡子噉肉飲血當說是時火中有八大鬼出身黑如墨髮黃眼赤有大光明摩醯首羅神等從此八鬼生以是故摩醯首羅等神於

此六日有大勢力惱害衆生諸鬼之中摩醯首羅最大第一一月之中皆有日分摩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謂八日十四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餘神一月二日分謂月一日十六日其月二日十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屬一切神摩醯首羅爲諸神王又得日多故數四日爲齋餘日是一切神日亦數爲齋是故諸惡鬼神於此六日輒有勢力也但佛法之中日無好惡隨世日因緣故佛敎衆生齋戒以除其患也

述異記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盤古氏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亙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

六道集順正理論云鬼有三種謂無財少財多財無財復有三炬口鍼口臭口炬口鬼者此鬼口中常吐猛燄熾然無絕身如被燎多羅樹形此爲極慳所招

苦果鍼口鬼者此鬼腹大如山口如鍼孔雖見上妙飲食不能受用饑渴難忍臭口鬼者此鬼口中恆出極惡腐爛臭氣過於糞穢沸溢厠門惡氣自熏恆空嘔逆設遇飲食亦不能受饑渴所惱狂叫亂奔少財亦有三鍼毛臭毛大癭鍼毛鬼者此鬼身毛堅剛銛利不可附近內鑽自體外射多身如鹿中毒箭驚怖狂走若逢不淨少濟饑渴臭毛鬼者此鬼身毛臭甚常穢熏爛肌骨蒸坌腸腹衝喉變嘔荼毒難忍摎體拔毛傷裂皮膚轉加劇苦時逢不淨少濟饑渴大癭鬼者謂此鬼咽惡業力故生於大癭如大臃腫熱怖酸疼更相劇齧臭膿湧出爭共取食少得充饑多財亦有三謂希祠希棄大勢希祠鬼者此鬼恆時往祠祀中餐受他祭生處法爾時歷異方如鳥凌空往還無礙由先勝解作是希望我若命終諸子孫等必當祠我資具飲食由勝解力生此鬼中乘宿善因感此祠祀或有先世性愛親知爲欲皆令豐足資具以不如法積集珍財慳悋居心不能布施乘斯惡業生此鬼中住本舍邊便穢等處親知追念爲請沙門梵志

孤窮供施崇福彼鬼見已於自親知及財物中生已有想又自明見慳果現前於所施田心生淨信相續生長捨相應心由此便成順現法受乘斯力故得資具豐饒希棄鬼者此鬼欲恆收他所棄吐殘糞等用充所食亦得豐饒謂彼宿生慳過失故有飲食處見穢或空樂穢見空樂淨見穢亦由現福如其所應各得豐饒飲食資具生處法爾所受不同不可推委詞到所以如地獄趣異熟生已斷已復續餘趣則無於人趣中有勝念智修梵行等餘趣中無如天趣中隨欲衆具皆現如斯等事生處法然不可於中求其定量大勢鬼者如婆沙論云鬼中好者如有威德鬼形容端正諸天無異又一切五岳四瀆山海諸神悉多端正名爲好也鬼中醜者謂無威德鬼形容鄙惡不可具說頡如餓狗之腔頭若飛蓬之亂咽同細小之鍼脚如朽槀之木口常垂涎鼻恆流涕耳內生膿眼中出血諸如是等名爲大醜又鬼中苦者卽彼無威德鬼恆常饑渴累年不聞漿水之名豈得逢斯甘饍設値大河欲飲卽變爲炬火縱得入口卽腹爛焦然

鬼中樂者卽彼有威德中富足豐美衣食自然身服天衣口餐天供形容優縱策乘輕馳任情遊戲共天何殊復有貴賤如有威德者卽名爲貴無威德者卽名爲賤又爲鬼王者卽名爲貴受驅使者卽名爲賤有威德者多饒衣食僕使自在卽名爲富身常區區恆被敦役粗食不聞弊服難値如斯之類卽名爲貧又有威德者或住山谷或住空中或住海邊皆有宮殿七寶莊嚴首冠華鬘身著天衣食甘露食猶如天子乘象馬車各各遊戲果報過人一切山河諸神悉有舍宅依之而住無威德者如浮遊浪鬼饑渴之徒悉無舍宅或依塚墓或止叢林草木巖穴或依不淨糞穢而住或依屏側故墟而居皆無舍宅頭髮鬔亂裸形無衣顏色枯悴以髮自覆執持瓦器而行乞丐果報劣人其形多分如人亦有面似猪或似種種諸惡禽獸如今壁上彩畫者正法念經云佛言餓鬼大數有三十六種行因不等受報各別一鑊身鬼二鍼口臭鬼三食吐鬼四食糞鬼五食食鬼六食氣鬼七食法鬼八食水鬼九希望鬼十食唾鬼十一食鬘鬼

十二食血鬼十三食肉鬼十四食香鬼十五疾行鬼十六伺便鬼十七黑闇鬼十八大力鬼十九熾然鬼二十伺嬰兒便鬼二十一欲色鬼二十二海渚鬼二十三閻羅王執仗鬼二十四食小兒鬼二十五食精氣鬼二十六羅剎鬼二十七燒食鬼二十八不淨巷陌鬼二十九食風鬼三十食炭鬼三十一食毒鬼三十二曠野鬼三十三塚間食灰土鬼三十四樹下住鬼三十五交道鬼三十六魔羅鬼若起貪嫉邪佞諂曲欺誑於他或復慳貪積財不施皆生鬼道從鬼命終多生畜生道中受遮吒迦鳥身恆常饑渴受大苦惱惟飲天雨仰口而承不得更飲餘水是故常困饑渴業報差別經云具造十業生餓鬼中一身行輕惡二口行輕惡三意行輕惡四慳澀多貪五起非分惡六諂曲嫉妬七起邪見八愛著資生即便命終九因饑而亡十枯渴而死以是業故生餓鬼中大智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粗言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餓鬼中法句經云佛言雖爲沙門不攝身口粗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

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途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聖賢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愼口業亦墮惡道故大論云時有一鬼頭似猪頭臭蟲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言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作惡言故臭蟲從口出優婆塞經云極長壽者一萬五千歲如人間五千年爲餓鬼中一日一夜如是日夜卽彼鬼壽一萬五千歲正法念經云有鬼壽命五百歲如人間千年爲餓鬼一日一夜如是日夜壽五百歲

三〇八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卷目錄

皇天上帝部彙考一

上古　黃帝有熊氏一則　顓頊高陽氏一則
帝嚳高辛氏一則

陶唐氏　帝堯一則

商　湯一則

周　武王一則　成王一則

秦　始皇一則

漢　高祖二則　文帝二則　景帝一則　武帝
元光一則　元狩一則　元封二則　宣帝

五鳳一則　平帝元始一則
後漢世祖建武一則　中元一則　獻帝建安一則　昭烈帝章武一則
魏總一則　明帝太和一則
晉武帝泰始二則　太康一則　元帝大興一則
宋武帝永初二則
齊高祖建元二則
梁高祖天監一則
陳高祖永定一則
隋高祖開皇一則

唐高祖武德一則　太宗貞觀一則　高宗顯慶一則　乾封二則　中宗嗣聖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代宗大曆一則
後周總一則
遼太祖一則
宋眞宗景德一則　大中祥符五則　天禧一則　英宗治平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元成宗大德一則　武宗至大一則
明成祖永樂二則　世宗嘉靖一則
皇清崇德一則　順治五則　康熙一則

神異典第九卷

皇天上帝部彙考一

上古

黃帝有熊氏作合宮以祀上帝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通鑑前編黃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以祀上帝

顓頊高陽氏作樂以享上帝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路史後紀顓頊高陽氏作五基六經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承雲

帝嚳高辛氏以日至設兆於南郊以事上帝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路史後紀帝嚳高辛氏以日至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偕食絜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黑繒右社稷而左宗廟制以谿陵明鬼神而敬祭爲之數薦所以重本也命咸黑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罄享上帝以中罄

陶唐氏

帝堯制咸池之舞以享上帝及命舜攝位遂類於上帝

按書經舜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

（傳）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疏）正義曰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元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

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

按路史後紀帝堯制咸池之舞經首之詩以享上帝

商

湯伐桀昭告上天神后

按書經湯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

夏

疏 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於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元牡即此事是也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周

武王伐商告于皇天上帝

按書經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

成王　年周公定祀上帝禮俾六官各率其屬以共祀事

按周禮天官太宰之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訂義）王氏曰五帝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注）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疏）下經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卽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

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注）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注　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　疏　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叶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大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旁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卽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夏季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訂義）王昭禹曰昊天之有上帝猶國之有君五精之君則猶四方之諸侯諸侯有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道故皆謂之帝天者帝之體帝者天之用體嫌於不能降用嫌於不能辨故言其降而與物接則以昊言天言其升而與物辨則以上言帝鄭鍔曰周禮有言天有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言天則百神皆預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之類是也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司服所謂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之類是也言上帝則無預乎五帝掌次所謂旅上帝張氈案祀五帝則張大次之類是也言天言帝神各不同至於昊天上帝則兼舉其統天言之以其氣之浩浩故曰昊天以主位

乎上故曰上帝位爲最尊物無以稱其德惟致其精意可以享之故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而國語所謂精意以享謂之禋是也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勾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元冥食焉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注）上帝五帝也（疏）案禮器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風雨寒暑非一帝之所能爲此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陳及之曰鄭氏惑于六經緯書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於是以昊天上帝爲皇天大帝北

辰耀魄寶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近世學者亦知其誕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掌次曰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司服曰祀五帝亦如之大宗伯亦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小宗伯亦云兆五帝於四郊則是爲迎氣設於四郊之中立五兆所謂五帝者五行之精氣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鄭氏所謂五人帝從祀之說則於義未害蓋本月令之言夫人臣如重黎五行之官尚從祀則以五德之帝配食於五行精氣或者是歟案鄭氏注大宗伯青圭禮東方等謂蒼精之帝然則此所謂五帝者卽鄭氏所註大宗伯之文謂五帝精氣之帝者鄭氏於彼注已是於此五帝之下又別爲五帝名則爲誕矣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注 上帝元天元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訂義）劉氏曰天以

一氣爲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出於一氣五帝而本自於一天也

秦

始皇二十八年東游海上行禮祠天主是時雍有四畤祠上帝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其後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始皇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

及八神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唯雍四時上帝爲尊（按本紀始皇東行海上在二十八年）

注　索隱曰四時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爲諸侯而作西時文公卜居汧渭之間而作鄜時皆非雍也至秦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時祠青帝靈公作上時祠黃帝下時祠炎帝獻公作畦時祠白帝是爲四幷高祖增黑帝而五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鄜時吳陽上下時是言秦用四時祠上帝青黃赤白最尊貴之也

漢

高祖二年立黑帝祠令祠官以時祀上帝

按漢書高祖本紀二年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　按郊祀志高祖立爲漢王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

名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

高祖六年置祠官祠九天

按史記漢書高祖本紀皆不載　按漢書郊祀志高祖立爲漢王二年後四歲天下已定長安置祠祀官女巫九天巫祠九天以歲時祠宮中

注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

文帝十五年幸雍郊見五帝

按史記文帝本紀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名魯公孫臣以爲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

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

文帝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

按史記文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于是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景帝中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祀五時

按漢書景帝本紀云云

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祀五時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元狩元年祀五時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祀五時

按郊祀志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曰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後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

（注）師古曰五帝謂靑帝靈威仰赤帝赤標怒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元矩黃帝名神斗

元封二年郊雍五帝命粤巫祠天帝

按漢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天子下詔改元

爲元封其來年冬郊雍五帝是時旣滅兩粵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鷄卜

注 師古曰天帝之神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宣帝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按漢書宣帝本紀云云

平帝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按漢書平帝本紀云云

後漢

世祖建武元年卽位燔燎告天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元年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

中元元年帝東巡祭天于泰山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建武三十二

年二月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
南郊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中元元年
獻帝建安元年春正月郊祀上帝秋七月復郊祀上
帝
按後漢書獻帝本紀建安元年春正月郊祀上帝於
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秋七月車駕至洛陽郊祀
上帝大赦天下
昭烈帝章武元年卽位昭告皇天上帝
按三國志蜀先主傳先主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
南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
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
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
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
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
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
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
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
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

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按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先主改元章武）

魏

魏號圜丘曰皇皇帝天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

按晉書禮志云云

明帝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三國志魏明帝本紀云云

晉

武帝泰始元年以卽位告類於上帝

按晉書武帝本紀泰始元年十二月設壇於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於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元牡告於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於漢粤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顚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於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於魏也

誕惟四方罔不祗順廓清梁岷包懷楊越八紘同軌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於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隷暨於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寅畏天威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永答衆望禮畢大赦改元泰始二年以宣帝文帝配祀上帝除五帝殊號皆稱昊天上帝

按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二年春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禮志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卽天也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帝從之

太康十年詔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康十年十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旣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元帝大興元年春三月卽位告類上帝

按晉書元帝本紀大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丙辰百寮上尊號是日卽皇帝位詔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夏爰曁世祖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薦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羣后三司六事之人疇諮庶尹至於華戎致輯大命於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違遂登壇南嶽受終文祖焚柴頒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纘我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思與萬國共同休慶於是大赦改元

宋

武帝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設壇于南郊卽皇帝位柴燎告天

按宋書武帝本紀云云

永初二年春正月辛酉車駕祠南郊大赦天下

按宋書武帝本紀云云

齊

太祖建元元年柴燎告天

按南齊書太祖本紀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卽皇帝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梁

高祖天監元年卽位告類於天

按梁書高祖本紀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類于天

陳

高祖永定元年卽位告天

按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卽皇帝位於南郊柴燎告天

隋

高祖開皇元年卽位遣使告天

按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元年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卽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使柴燎告天大赦改元

唐

高祖武德元年卽位告天

按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卽皇帝位於太極殿命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大赦改元

太宗貞觀　年定以冬至祀上帝以春夏秋祀五帝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於南郊季秋大饗於明堂皆祀五天帝

高宗顯慶二年定南郊祈穀及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高宗時禮官以謂太史圓丘祭昊天上帝在壇上而耀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而祠令及顯慶禮

猶著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元以爲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元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感帝

乾封二年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

按以上唐書高宗本紀俱不載　按禮樂志云云

中宗嗣聖六年（即武后永昌元年）勅郊祀惟昊天上帝稱天五帝皆稱帝

按唐書武后本紀不載　按杜佑通典永昌元年勅天無二稱帝是通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爲天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禮惟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

元宗開元　年王仲丘議祈穀及大雩大享宜祭昊天兼祭五帝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議曰按貞觀禮祈穀祀感帝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於上帝而鄭元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穀然則祈穀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爲配爾此非祈穀之本義也夫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又曰月令大雩大享帝皆盛祭也而孟夏雩季秋大享貞觀禮皆祭五方帝而顯慶禮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義旣而蕭嵩等撰定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

代宗大曆五年冬十一月庚寅日長至命有司祀昊天上帝於南郊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云云

後周

後周欲招來西城有拜胡天之制皇帝親焉

按冊府元龜云云

遼

太祖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設壇于如迂王集會堝燔柴告天卽皇帝位

按遼史太祖本紀云云

宋

眞宗景德三年定五帝天皇大帝帝座龕次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景德三年鹵簿使王欽若言漢以五帝爲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嶽瀆之類接席帝座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座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座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令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卽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

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錄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間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勅並合升第一等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諮復從開元禮仍爲定制郊祀錄又云壇第三等有中宮天市垣帝座等十七座並在前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座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卽帝座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卽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爲太子第二主日爲帝王第三爲庶子第四爲嫡子第五爲天子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常座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

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爲定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鄭元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禮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按晉天文志帝座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座則爲天子所占列於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前代闕文便爲得禮實恐聖朝茂典猶未適中詔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設孫星於子星位次帝座如故欽若又言帝座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惟天市一座在第三等按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座寔與帝座不類詔特升第二龕

大中祥符元年車駕臨泰山享昊天上帝于圜臺命羣臣享五方帝于山下加青帝號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守門卒塗榮告有司以聞上召羣臣拜迎于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夏四月甲

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六月乙未天書再降于泰山醴泉北壬寅迎泰山天書于含芳園雲五色見俄黃氣如鳳駐殿上九月甲子奉天書告太廟悉陳諸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于仗內冬十月辛卯車駕發京師扶侍使奉天書先道辛丑駐蹕鄆州神光起昊天玉冊上庚戌法駕臨山門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臺陳天書于左慶雲繞壇月有黃光命羣臣享五方帝諸神于山下封祀壇上下傳呼萬歲振動山谷十一月丁丑至自泰山奉天書還宮　按禮志大中祥符元年青帝加號廣生帝君

大中祥符五年始親祀玉皇於朝元殿加九天司命尊號設昊天及四位告之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五年冬十一月丙申親祀玉皇于朝元殿　按禮志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元皇帝翌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卽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

光滿殿蔽燈燭覩靈仙儀衛天尊至朕再拜殿下俄黃霧起須臾霧散由西陛升見侍從在東陛天尊就坐有六人揖天尊而後坐朕欲拜六人天尊止令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後唐時奉玉帝命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坐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卽名旦等至延恩殿歷觀臨降之所幷布告天下命參知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與禮官修崇奉儀注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

大中祥符六年鑄玉皇尊像奉安于玉清宮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六年三月乙卯建安軍鑄玉皇尊像成以丁謂爲迎奉使五月甲辰聖像至丙午詔聖像所經郡邑減繫囚死罪流以下釋之升建安軍爲眞州乙卯謁聖像奉安于玉清宮

大中祥符七年上玉皇大帝尊號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七年九月辛卯尊上玉皇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眞體道玉皇大天帝　按禮志大中祥符七年改奉元宮爲明道宮奉安玉皇大帝像（又）七年九月卽滋福殿設玉皇像奉聖號匣安於朝元殿後天書刻玉幄次詔以來年正月上玉帝聖號帝親撰文及天書下亦以此日奏告仍定儀式班之

大中祥符八年尊上玉皇大帝聖號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八年春正月壬午謁玉清昭應宮奉表告尊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　按禮志大中祥符八年正月朔駕詣玉清昭應宮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眞體道玉皇大天帝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帝御容侍立於側升閣酌獻

天禧元年上玉皇大帝寶冊袞服

按宋史眞宗本紀天禧元年春正月朔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袞服乙卯宰相讀天書

于天安殿遂幸玉清昭應宮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按祀典之稱玉皇始此而本末未詳今錄近世所奉玉皇本行集經於後恐是經或始於此時也）

按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爾時元始天尊在清微天中玉京金闕七寶元苑玉皇宮殿陞光明座與無鞅數衆宣說靈寶清淨眞一不二法門是時玉皇尊帝與諸天眞飛天大聖無極神王靈童玉女九千萬人清齋建節侍在側焉於是玉帝知時欲至即於會前舉六通力放大光明遍照諸天無極梵刹一切境界皆大震動十方無極一切世界俱同琉璃玻瓈無有隔礙十方聖衆並乘五色瓊輪琅輿碧輦九色元龍十絕羽蓋麟舞鳳唱嘯歌嗢嗢靈妃散花金童揚煙讚詠洞章浮空而來是時梵天一切金仙大乘菩薩四衆八部承斯光照皆乘金碧飛雲玉輿九霞流景慶霄四會三辰吐芳飛香八湊旋繞道前雨衆妙花如雲而下徧覆會前是時帝光徧照諸天下燭十方無極世界同元都境凡彼人間上近九天通接交連至親至邇凡彼下方無極世界山陵坡坂溝澗溪谷緬平如掌六合至邇三境非遼天寶臺殿星羅人間瓊

瑰羅列明耀雲衢七寶欄楯以界道路玉樹仙花蒨燦珠寶景秀丹田芝草綿覆時彼下方皆見諸天鈞天妙樂隨光旋轉自然振響又復皆見鸞嘯鳳唱飛鳴應節龍戲麟盤翔舞天端諸天寶花零亂散落徧滿道路是時凡聖駭異幽闇開光天人悅慶踴躍懽忻凡夫學士盡得飛昇仰觀刼仞寶臺俯眄紫雲彌羅是諸世界一切人民咸臻道炁白首面皺皆得化度紺髮朱顏少壯幼稚轉增形容光澤美好苦惱痊平普蒙解脫安樂快然天下歌謠欣國太平當爾之時神風遐著萬炁揚津天震地裂枯骨更生沉尸飛魄皆得復形酆都鐵圍長夜九幽即時破壞地獄苦魂化生諸天王惡道苦一時解脫時諸罪衆以斯光力得生十方諸大天宮爾時玉帝即分身徧於十方諸大天宮令諸天宮自然化現白玉爲京黃金爲闕七寶元苑大光明殿具光明座幢節旛蓋異寶奇花徧布是處爾時玉帝即以所分之身徧於是處白玉京中黃金闕內七寶元苑大光明殿光明座上普爲十方演說清淨解脫之道時化玉帝各以無量天眞

大聖妙行眞人靈妃玉女侍列左右是諸玉女顏容姝妙端麗奇特天珍異寶莊嚴身相言音清徹衆所樂聞是諸玉女其身復出微妙解脫自然之香是香芬馥周徧諸天極妙樂土及諸大地一切福處六道一切衆生聞是香者普蒙開度所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若諸天道一切天人或有能聞是此香者五衰四相永得消除轉增天福若諸人道王臣兆庶或有能聞是此香者卽得人天長壽之樂身或滅度乃得脫殼尸解之道若諸魔道一切諸魔或有能聞是此香者安處天宮鬬戰之苦各得休息若諸地獄道一切罪魂或有能聞是此香者離地獄苦得淨土樂若諸餓鬼道一切餓鬼若有能聞是此香者卽得飽滿無饑渴惱若諸畜生道一切畜生或有能聞是此香者脫畜生苦得智慧樂爾時諸生天罪衆既得生是勝天宮已緣承慈光攝受之故便悉得覺悟各各明了罪福因緣與諸眷屬作天伎樂來詣帝前是諸衆等各各含悲俱發聲言臣等前後經千刼萬刼不見三光常處黑暗三惡道中多受苦

惱伏蒙上帝方便放光愍救我等皆生天上是諸惡業悉皆滅盡無諸繫滯皆得往生仰朝上帝各到道前是諸生天一切罪衆說是語已稽首復位爾時玉帝出大妙音普告十方諸天聖衆汝等諦聽此諸罪衆曠劫以來縱無明性造十惡業六塵徧染三業縈纏肆意任心會無覺悟陰罪陽過日積月深背道違眞順邪棄正舉心運念動結愆尤遂使命過之後身落三途不得解脫若非今日遇是法筵何由出離爾時諸天化身玉帝即以神通不動其所移接天人皆令得至清微天宮玉清聖境元始會下是諸衆等不覺不知是時天尊及會衆等見是十方玉帝化身普皆來集天尊會前如無邊明鏡照諸形像互相容入時諸大衆稽首瞻仰玉帝化身聖中最尊增長清信益加志樂心無退轉起大堅固時諸天人遍得生天忽觀天尊勝會道場清淨第一無爲功德之所莊嚴踴躍歡喜一時作禮歎未曾有爾時十方諸化玉帝俱復一體坐法座中法筵清衆俱願欲聞玉帝本行修證未敢議問於是天尊普告四衆言往昔有國名

號光嚴妙樂其國王者名曰淨德時王有后名寶月光其王無嗣嘗因一日作是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崩歿社稷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卽便敕下詔諸道衆於諸宮殿依諸科敎懸諸幡蓋淸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徧禱眞聖已經半載不退初心忽從一夜寶月光皇后夢太上道君與諸至眞金姿玉質淸淨之儔駕五色龍輿擁耀星旌蔭明霞蓋是時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嬰兒身諸毛孔放百億光照諸宮殿作百寶色幢節前導浮空而來是時皇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禮長跪道前白道君言今王無嗣願乞此子爲社稷主伏願慈悲哀憫聽許爾時道君答皇后言願特賜汝是時皇后禮謝道君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從夢覺而有娠懷胎一年於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於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燄充滿王國色相妙好觀者無厭幼而敏慧長而慈仁於其國中所有庫藏一切財寶盡將散施窮乏困苦鰥寡孤獨無所依怙饑饉癃殘一切衆生仁愛和遜歌謠有道化及遐方天下仰從歸仁太子父王加慶

當爾之後王忽告崩太子治政俯念浮生告敕大臣嗣位有道遂捨其國於普明香巖山中修道功成超度過是劫已歷八百劫常捨其國爲羣生故割愛學道於此後又經八百劫行藥治病拯救衆生令其安樂此劫盡已又經八百劫廣行方便啓諸道藏演說靈章恢弘正化敷揚神功助國救人自幽及顯過此已後再歷八百劫亡身殞命行忍辱故捨己血肉如是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教諸菩薩頓悟大乘正宗漸入虛無妙道如是修行又經億劫始證玉帝說是語已法筵清衆異口同聲歎未曾有爾時衆中有一玉女名曰夜光從座而起嚴整衣冠從容雅步長跪道前白天尊言臣宿昔何幸仰侍御前親奉供養已經億劫三清境界金闕玉京寂淡逍遙快樂自在嬉遊聖域餐聽法音未會見此希有之事不審向來光內所現十方諸天變現聖境皆有玉帝應化法身天眞大聖妙行眞人靈妃玉女以爲侍衞是諸玉女相貌端嚴形體姝妙出衆妙香無與等者復蒙玉帝神通移接今皆普集在

清微天未審今此玉女以何因緣得證如是無上色身恩惟聖慈示以未悟爾時天尊謂夜光玉女言汝固初入聖流雖有智慧未能明了此諸玉女乃自往昔無量劫中修諸妙行具解脫門同清淨信同清淨解同清淨念同清淨行同清淨身同清淨心同清淨意同清淨果同清淨報同大慈心同大悲心覆護衆生如母撫念愛於赤子奉戒專一冥心大道清齋弘誓千萬劫中尊奉玉帝此諸玉女非實是女皆天至眞爲度羣生現玉女身是故身色神通智慧隱顯變化與帝同焉爾時夜光聞是說已心得開悟稽首歡喜默然復位爾時高虛清明天主與諸天眷屬馭八景鸞輿九光寶蓋奏元歌妙樂詠無量洞章散天寶花噴天眞香飛步遊空來詣道前承天尊玉帝威神之力是諸寶花卽於空中化一寶蓋蔭覆大衆無不周遍是時高虛清明天主見此希有稽首長跪白天尊玉帝言賤臣懈怠後會法筵今日吉慶直遇法橋幽顯聖凡普霑聖澤放大光明現希有相上照諸天四梵六慾一切樂土諸眞聖衆覩此光明悉皆雲集

下照下方無極世界同元都境近接九天靈風奏樂宮商相和激朗雲庭皆成洞章一切衆生咸臻道化酆都鐵圍長夜九幽一切地獄受苦衆生盡承光力皆生諸天得受快樂今日所散天寶奇花旋結成蓋徧覆法筵大會諸衆盡承斯光威神之力臣等千劫良因九天運會皇道蕩蕩正法興隆今日大吉咸仰元功是時高虛清明天主以偈讚玉帝曰金闕元穹祖高上玉皇尊妙相冠諸天慈光燭三界眞聖妙道師天人依仗師大乘垂法語眞一指迷途功德若虛空讚揚無窮盡是穹蒼主浩劫之尊妙見妙知無等無倫湛寂眞淨杳亡杳存上聖上靈大神通光明藏大丈夫開化人天教導無窮大慈大悲流煥法輪爲度羣生是號玉皇穹蒼眞老妙源清淨智慧辨才至道至尊開度衆生故放是光爾時高虛清明天主說偈讚已靜默而坐於是天尊復告四象云是帝身卽道身也非常體也是無量功德之身是清淨自然之身是神明堅固不壞眞空無上法身威靈恢廓名聲周徧無幽不燭神妙巍巍難可稱焉是帝非有爲功

德之所熏修而帝昔雖下生人間多刼行化示大神通而身清淨未嘗不在金闕分身變化應現隨方利濟羣生超昇道岸普垂敎化開悟後人依敎奉行登眞成道以斯功德之所莊嚴是故光明常充諸天神智妙達莫可度量是身光明皆具妙號所謂大神通光大慈悲光大喜捨光大忍辱光大平等光大柔和光大自在光大利益光大如意光大智慧光大吉祥光大解脫光大歸依光大功德光大圓滿光大無礙光無能勝光是故汝等欲見是帝而不可得者緣以汝等尚於身口不捨結習煩惱行業由是障故不能得覩是帝慈顏吾今爲汝法會衆等宣示斷障之法汝等大衆宜各奉行時諸大衆不勝喜躍各於至尊几前稽首作禮俱欲願聞天尊言曰斷障之法當生大慧無起疑惑無起貪嗔無起淫慾無起嫉妬無起殺害無起凡情無起凡思無起昏垢無起聲色無起是非無起憎愛無起分別無起高慢無起執著凝神澄慮萬神調伏心若太虛內外貞白無所不容無所不納無令外邪亂其至道牽失眞宗敗其靈根盜其

至寶致爾萬劫永墮凡流透入俗網萬魔來攻百千萬劫不聞妙法鬼神執誅從生入死是故汝等應當志心善護眞宗無令喪失如前所說如是諸障汝等各各當除斷之身得清淨超度諸難是名道寶持法棟梁史當修奉是此經典如近是帝生尊重心注想尊容稱揚尊號然後汝等得覩慈顏咸蒙護度普聞妙法親奉供養永無輪轉是時四衆聞是說已歡喜踊躍歎未曾有

英宗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詔以英宗配祀上帝

按宋史神宗本紀治平四年正月帝即位　按禮志治平四年詔曰歷代以來合宮所配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詳定所言按周禮有稱昊天上帝有稱上帝有稱五帝者一帝而已將來祀英宗於明堂合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修入儀注幷據知太常禮院趙君錫等狀按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

與五帝異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爲非遂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然請如詔祀英宗於明堂惟配上帝以稱嚴父之義從之監察御史裏行王祖道言前詔以六天之說爲非古今復欲兼祀五帝是亦六天也望復舉前詔以正萬世之失

徽宗政和六年九月上玉皇上帝徽號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六年九月辛卯朔詣玉清和陽宮上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徽號寶冊十一月己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赦天下　按禮志徽宗政和六年九月朔復奉玉冊玉寶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蓋以論者析玉皇大天帝昊天上帝言之不能致一故也

元

成宗大德九年定郊禮專祀昊天上帝又以立皇太

子遣使告昊天上帝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九年夏四月壬辰中書省臣言前代郊祀以祖宗配享臣等議今始行郊禮專祀昊天爲宜詔依所議行之六月丙子朔以立皇太子遣中書右丞相荅剌罕哈剌哈孫告昊天上帝　按祭祀志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曰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旣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九年中書圓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

武宗至大三年以上皇太后尊號告祀南郊又定以
太祖配享昊天上帝仍依前代通祭五帝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三年二月甲子以上皇太后尊號告祀南郊冬十月丙午三寶奴及司徒田忠良等言曩奉旨舉行南郊配位從祀典禮臣等議欲今歲冬至祀圜丘尊太祖皇帝配享有旨所用儀物其令有司速備之十一月丙申有事於南郊尊太祖皇帝配享昊天上帝　按祭祀志至大三年中書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

明

成祖永樂十七年十一月更上昊天上帝泰號曰皇天上帝改泰神殿曰皇穹宇

按明會典云云

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皇天上帝神主

按大政紀云云

世宗嘉靖十七年更上皇天上帝泰號

按明會典嘉靖十七年更上皇天上帝泰號儀前期

六日以酒果脯醢告諸神於圜丘壇下用帛上具常服分獻陪祀官吉服嚴辦上至壇所內贊奏就位迎神上香分獻官各上香行兩拜奠獻如常儀典儀唱宣告文分獻陪祀官跪宣文官立宣告文曰大明嗣天子御名謹文移告於大明之神夜明之神五星列宿周天星辰之神雲雨風雷之神周天列職之神五嶽五山之神五鎭五山之神基運翔聖神烈天壽純德五山之神四海之神四瀆之神際地列職祇靈天下諸神天下諸祇戊戌太歲之神十月神將直日功曹之神郊壇司土之神曰朕祇於來月朔旦躬率臣民上尊皇天上帝泰號仰高元九重預告於諸神衆祇煩爲朕運爾神化昭爾靈顯通朕微衷於上帝祈賜允鑒之慈享朕欽薦之號爲此文告神宜悉知謹告宣訖百官俯伏興亞獻終獻如常儀送神行兩拜宣文官捧文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內贊奏禮畢

皇清

崇德元年

大清會典崇德元年四月肇祀

天於南郊

順治元年

大清會典順治元年定每歲冬至大祀

天於

圜丘以

大明

夜明

星辰

雲雨風雷爲四從壇配享又定每年正月上辛日祭上帝於大享殿行祈穀禮

順治四年

大淸會典順治四年冬至大祀天於圜丘上親詣行禮

順治五年

大淸會典順治五年冬至大祀天於圜丘奉太祖武皇帝配享上親詣行禮

順治十四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四年

諭南郊祀

天禮宜嚴重祀前五日朕親詣視牲祀前一日朕親宿

齋宮如遣官恭代亦著詣壇齋宿視牲永著爲令

是年正月上辛日復行祈穀禮奉

太祖武皇帝配享

皇上親詣行禮三月奉

太宗文皇帝配享

圓丘行奉安

神位禮

順治十七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七年四月合祀

天地於

大享殿

康熙六年

大清會典康熙六年冬至大祀

天於

圓丘奉

世祖章皇帝配享是年題准每歲冬至大祀
天於
圜丘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配享以
日
月
星辰
雲雨風雷分四從壇
上親詣行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卷目錄

皇天上帝部彙考二

易經　豫卦　渙卦　說卦　說卦傳
書經　虞書　益稷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
誥　伊訓　太甲　盤庚　說命　周書
泰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
誥　召誥　多士　君奭　多方　立政　康
王之誥　呂刑　文侯之命
詩經　小雅　正月　大雅　文王　大明　皇矣
生民　板　蕩　雲漢　周頌　執競　思
文　臣工　魯頌　閟宮　商頌　元鳥　長發

禮記（曲禮　王制　月令　文王世子　禮器　郊特牲　明堂位　祭法　祭義　表記）
史記（天官書）
晉書（天文志）
隋書（禮儀志）
唐書（禮樂志）

皇天上帝部總論

晉書（禮志）
宋書（禮志）
朱子全書（論祭祀神祇）

皇天上帝部藝文一

誥咎文　魏曹植
諫祀玉皇疏　明商輅

皇天上帝部藝文二（詩）

郊祀迎送神歌　晉傅元
饗神歌　前人
天郊饗神歌　前人
宋明堂歌九首（錄七首）　宋謝莊

宋南郊迎送神歌　顏延之
雩祭迎神歌八首（錄四首）　齊謝朓
青帝　前人
赤帝　前人
黃帝　前人
白帝　前人
黑帝　前人
送神五首（錄三首）　前人
梁南郊登歌詩二首　梁沈約
梁明堂登歌五首　前人
周祀圜丘歌十二首（錄三首）　北周庾信
周祀五帝歌十二首（錄六首）　前人
圜丘降神歌　隋牛弘
送神　前人
五郊歌五首　前人
感帝歌誠夏　前人
雩祭誠歌　前人
五郊樂章　唐魏徵

五郊樂章　舊唐書
祈穀樂章　褚亮
明堂樂章　前人
雩祀樂章　前人
唐享昊天樂十二首（錄四首）　則天皇后
明堂樂章十一首（錄五首）　同前
中宗祀昊天樂章十首（錄三首）　舊唐書
雩祀樂章　同前
明皇祀圜丘樂章十一首（錄四首）　同前

封泰山樂章十四首（錄四首）　張說
鈞天　李商隱
上清辭四首　李九齡
梁南郊降神　後梁趙光逢
送神　張袞
周郊祀樂章　五代史
紀夢　宋高似孫
鈞天樂　明劉基
遊仙詩　張泰

天壇三首（錄一首）

袁宏道

神異典第十卷

皇天上帝部彙考二

易經

豫卦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渙卦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大全）漢上朱氏曰享于上帝使人知天無二主所以

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雲峰胡氏曰享帝而與天神接乃聚己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說卦傳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本義）帝者天之主宰（大全）朱子曰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節齋蔡氏曰帝者以主宰乎物爲言也雲峰胡氏曰自出震以至成言乎艮萬物生成之序也然孰生孰成之必有爲之主宰者故謂之帝

書經

虞書益稷

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商書湯誓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仲虺之誥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傳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

湯誥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傳皇大上帝天也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疏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於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元牡卽此事是也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蔡傳簡閱也簡閱一聽於天

伊訓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太甲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盤庚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說命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傳）夢天與我輔弼良佐（蔡傳）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大全）朱子曰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眞有個天帝與高宗對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容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又曰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賚之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

周書泰誓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

（疏）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家土以

爾有衆底天之罰

疏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洪範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蔡傳）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帝卽天也天者理而已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爲三壇同墠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大全）朱子曰此一段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爾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

大誥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蔡傳）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

微子之命

上帝時歆

（大全）王氏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西山眞氏曰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

康誥

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

戎殷誕受厥命

（蔡傳）文王德著于民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

召誥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蔡傳）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

（大全）朱子曰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愼祀上下神祇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

多士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蔡傳）引導逸安也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蔡傳）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爲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蔡傳）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帝也

君奭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蔡傳 呂氏曰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蔡傳 在昔上帝降割於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多方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蔡傳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

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稍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蔡傳）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于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

立政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大全）陳氏大猷曰事事物物之理莫非天命之流行湯升天位大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物昭然各當於理卽丕釐上帝之耿命也

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蔡傳）言紂德强暴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

（疏）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也（蔡傳）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

康王之誥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呂刑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蔡傳）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蔡傳）上帝不蠲貨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文侯之命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詩經

小雅正月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注 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大雅文王

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注 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妄說實理然也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大明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注 衆心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故勉之

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注 莫定也耆致也憎當作增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于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于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爲居宅也

帝遷明德

注 岐周之地大王居之漸次開闢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也（大全）廬陵彭氏曰太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爲也必有主宰之者故詩人託詞以爲帝遷之帝遷之則天命之蓋帝所以主宰乎天者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

王季

注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于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大全）廬陵彭氏曰周之建國既得其地而爲君者又得其人皆非人力所能爲故詩人又託詞以爲帝省帝作蓋有主宰之者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注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注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註 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大全）朱子曰詩人稱伐密伐崇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

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箋 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是爲后稷（大全）朱子曰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元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朱注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何使我無人道而居然生是子也

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注鬼神食氣曰歆言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享之言應之疾也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注板板反也卒盡癉病也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世亂乃人所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注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

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注 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

雲漢

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朱注）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大全）曹氏曰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

疏 昊天上帝如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其意將欲盡殺我民也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注 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箋 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

周頌執競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注　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思文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注　言后稷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

臣工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注　於皇嘆美之辭明上帝之明賜也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

魯頌閟宮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注　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箋皇皇后帝謂天也

商頌元鳥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箋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爲政於天下也注古猶昔也帝上帝也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箋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注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格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

禮記

曲禮

天子祭天地

疏 祭天謂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

王制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

（大全）李氏曰類其禮有類於正祭也天神遠人而尊故言禮以致其敬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月令

孟春之月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

注 上帝太微之帝也 疏 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爲大帝太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是卽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叶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特指一帝也

仲夏之月 大雩帝用盛樂

注 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

也天子雩上帝（疏）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之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太皡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皡配白招拒顓頊配叶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陳注）帝者天之主宰

季夏之月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注）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

微五帝（疏）云上帝太微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爲皇天上帝祇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祇是耀魄寶之上帝爲太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亦惟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別五帝之文故分爲二

仲秋之月　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季秋之月　大饗帝

注　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

文王世子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注　帝天也（大全）長樂劉氏曰聖人自誠而明罔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以瘖聾所萌與天地合與鬼神契則其修短得以自知

禮器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

注　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

因吉土以饗帝於郊　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注　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　疏此謂祭五方之帝

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注）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疏）正義曰知大旅五帝者案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祭地旅四望與上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其文相對祀地云旅四望則知上云旅上帝是旅五帝也云饗帝祭天者經旣云大旅又云饗帝是饗帝與大旅不同故知此饗帝是常祭祀天也（大全）嚴陵方氏曰饗帝謂昊天上帝也

郊特牲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陳注）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卽是天天卽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大全）嚴陵方氏曰周官以冬日至致天神蓋謂是矣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大全）嚴陵方氏曰帝爲天神稷爲人鬼延平周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于明堂者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合而言則帝卽天也天卽帝也

明堂位

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注　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疏）知非昊天上帝者以其配后稷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也

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注　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

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疏）有虞氏禘黃帝者謂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黃帝配之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夏后氏以下其義亦然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元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

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元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顚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主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而鄭必爲此釋者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嫄履大人之迹生后稷太姒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此是馬昭申義也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者以月令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勾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

祭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也

祭義

唯聖人爲能饗帝

注 帝天也

表記

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

史記

天官書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

注 正義曰蒼帝東方靈威仰之帝也春萬物開發東作起則天發其德化天門爲之開也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

注 正義曰赤帝南方赤熛怒之帝也夏萬物茂盛功作大興則天施德惠天牢爲之空虛也

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

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注正義曰黃帝中央含樞紐之帝季夏萬物盛大則當大赦含養羣品也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日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日以辰圍不出其旬

注正義曰白帝西方白招拒之帝也秋萬物咸成則暈圍畢昴三暮帝德乃成也

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

注正義曰黑帝北方叶光紀之帝也冬萬物閉藏爲之動爲之開閉也

晉書

天文志

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華蓋下五星曰五帝

內座設序順帝所居也

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鬬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在之國也

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四帝星夾黃帝座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拒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

隋書

禮儀志

一云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一圓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圓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所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別天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

禮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各於方之近郊爲兆

迎其帝而祭之春迎靈威仰者三春之始萬物稟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而畏之也夏迎赤熛怒者火色熛怒其靈炎至明盛也秋迎白招拒者招集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紀者叶拾光華紀法也言冬時收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有法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樞機有闔闢之義紐者結也言土德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其德而名焉

唐書

禮樂志

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

皇天上帝部總論

晉書

禮志

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卽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

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

宋書

禮志

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爲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帝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

朱子全書

論祭祀神祇

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眞箇在上帝之左右眞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

皇天上帝部藝文一

誥咎文（有序）

魏曹植

五行致灾先史咸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潤時陰陽協和氣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遇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去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嶽祈肅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

新至若炎旱赫羲颷風扇發嘉卉以委良木以拔何谷宜塡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于是五靈振悚皇祇赫怒招搖驚怯攙搶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迴呵飛廉嚬叱豐隆息颷遏暴元敕華嵩慶雲是興效厥豐年遂乃沈陰坱圠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曁于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饑

諫祀玉皇疏

明商輅

竊惟聖上嗣守祖宗大業十有二年夙夜憂勤圖維治理天下之人無不感仰聖德視前代嗣統之君遠過萬萬是以天道協和雨暘時若休徵畢應而妖孽不作也夫何近年以來災變日多去歲宮門火灾秋大雨水一冬無雪今春嚴寒河冰重結郊祀之祭大風怒號二月朔望日月連蝕南京地震陝西天鳴卽日又有妖物害人之異此皆陰盛陽微非常之變也夫天道不遠感召在人觀此則今日人事不修德政之有虧軍民之怨困莫伸國家之事變叵測不言可知此誠皇上側身修行之時所宜深省遠慮以安宗

社爲念增修德政講求闕失疎遠嬖昵節省冗費以回天意可也臣等又惟人君應天以實不以文事神以誠不以物祖宗創爲郊祀之禮每年一次舉行極爲愼重邇者傳聞皇上推廣敬天之心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祭服祭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幷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竊詳皇上爲此非有它故無非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錫福用圖保安宗社於萬萬年之久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傳說之告高宗曰瀆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釋之者曰祭數則瀆瀆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神明之道也況天者至尊無對尤非其他神明可比事之之禮宜簡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瀆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幷用南郊之禮樂則是相去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且郊祀所用執事幷樂舞生皆神樂觀道士爲之爲其離俗出塵清心寡欲刑喪疾病之人一切不預祖宗制禮蓋有深意存焉皇上爲天之子其于祀天之

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而致有纖毫之不謹乎臣等伏望聖明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器樂舞之具交太常寺收貯凡一應齋醮之事悉且停止今後聖節等項修齋悉照舊例施行勿爲褻瀆庶幾天心照鑒可以變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於此

皇天上帝部藝文二　詩

郊祀迎送神歌　晉傅元

宣文烝哉日靖四方永言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
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降假享福無疆

饗神歌　前人

天祚有晉其命惟新受終于魏奄有兆民燕及皇天
懷柔百神不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元牡式用肇禋
神祇來格福祿是臻

天郊饗神歌　前人

整泰壇祀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薪紫烟
遊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
景照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
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八音
諧神是聽咸潔齊並芬芳烹牷牲享玉觴神悅饗歆
禋祀祐大晉降繁祉祚京邑行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宋明堂歌九首（錄七首）　宋謝莊

迎神歌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
龍乘絪緼曄帝京輝天邑聖祖降五靈集構瑤戺聳
珠簾漢拂幌月棲檐舞綴暢鍾石融駐飛景鬱行風
懋粢盛潔牲牷百禮肅羣司虔皇德遠大孝昌貫九
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萬寓歡

歌青帝

參映夕駟照晨靈乘震司青春鴈將回桐始蘂柔風
舞暄光遲萌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無垠

歌赤帝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在離寔司

衡水雨方降木槿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覃四冥被九有

歌黃帝

履建（宋書作艮）宅中寓司繩御（宋作總）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周炎涼景麗條可結霜明冰可折凱風扇朱辰白雲流素節分至乘結（宋作涯）晷啓閉集恆度帝運緝萬有皇靈澄國步

歌白帝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沖氣舉德盛在素精木葉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浹地奉渥罄宇承秋（宋作帝）靈

歌黑帝

歲月既晏方馳靈乘坎德司規元雲合晦鳥（一作歸）路白雲（一作雪）繁亙天涯雷在地時未光飾國典閉關梁四節遍萬物殿福九域祚八鄉晨晷促夕漏延太陰極微陽宣鵲將巢冰已解氣濡木風動泉

送神歌

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

差龍已沫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
清都璇庭寂玉殿虛濬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

宋南郊迎送神歌　顏延之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
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
奔精照夜高燎煬晨陰明浮爍沈禜深淪告成大報
受釐元神月御按節星馳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

雩祭迎神歌八首（錄四首）　齊謝朓

張盛樂奏雲儛集五精延帝祖
靈之來帝閽開車煜燿吹徘徊
停龍轙徧觀此凍雨飛祥雲靡
壇可臨奠可歆對甿社鑒皇心

青帝（三章）　前人

營翼日鳥殷宵凝冰泮元蟄昭
景陽陽風習習女夷歌東皇集
奠春酒秉青珪命田祖渥羣黎

赤帝（三章）　前人

惟此夏德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

火景方中南訛秩靡草云黃含桃實
族雲蓊鬱溫風扇興雨祁祁黍苗遍

黃帝（三章）　前人

稟火自高明毓金挺剛克凉燠資成化羣芳載厚德
陽季勾萌達炎徂溽暑融商暮白工止歲極凌陰冲
泉流疏已清原隰甸已平咸言祚惟億敦民保齊京

白帝（三章）　前人

帝說于兌執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金方
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如霜金風方嫋嫋
商陰肅殺萬寶咸已遒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黑帝（三章）　前人

白日短元夜深招搖轉移太陰霜鐘鳴冥陵起星迴
天月窮紀
聽嚴風來不息望元雲黝無色層冰烈積羽幽飛雪
至天山側
關梁閉方不巡合國吹饗蜡賓統微陽究終始百禮
洽萬祚臻

送神五首（錄三首）　前人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
躍龍鑣轉金蓋紛上馳雲之外
警七曜詔八神排閶闔渡天津

梁南郊登歌詩二首　梁沈約

暾既明禮告成惟聖祖主上靈爵已獻罍又盈息羽籥展歌聲僾如在結皇情

禮容盛尊俎列元酒陳陶匏設獻清酒致虔潔王既升樂已闋降蒼昊垂芳烈

梁明堂登歌五首　前人

青帝

帝居在震龍德司春開元布澤含和尚仁羣居既散歲云陽止飭農分地民粒惟始雕梁繡栱丹楹玉墀靈威以降百福來綏

赤帝

炎光在離火爲威德執禮昭訓持衡受則靡草既凋溫風以至嘉薦惟旅時羞孔備齊緹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始

黃帝

欝彼中壇含靈闡化廻環氣象輪無輟駕布德焉在四序將收音宮數五飯稷驂騂宅屏居中旁臨外宇升爲帝尊降爲神主

白帝

神在秋方帝居西皓允茲金德裁成萬寶鴻來雀化參見火斜幕無元烏菊有黃華載列笙磬式陳彝俎靈罔常懷惟德是與

黑帝

德盛乎水元冥紀節陰降陽騰氣凝象閟（隋書作閉）司智莅坎駕鐵衣元祈寒坼地晷度廻天悠悠四海駿奔奉職祚我無疆永隆民極

周祀圜丘歌十二首（錄三首）　北周庾信

昭夏（降神）

重陽禋祀大報天丙午封壇肅且圜孤竹之管雲和弦神光未（樂府作來）下風肅然王城七里通天臺紫微斜照影徘徊連珠合璧重光來天策蹔轉鉤陳開

皇夏（皇帝升壇）

七里（一作星）是仰八陛有憑就陽之位如日之升思虔

肅肅致敬繩繩祝史陳信元象斯格惟類之典唯靈之澤幽靈對揚人神咫尺

雍夏（撤奠）

禮將畢樂將闌迴日轡動天關翠鳳搖和鸞響五雲飛三步上風爲馭雷爲車無轍迹有煙霞暢皇情休靈命雨留甘雲餘慶

周祀五帝歌十二首（錄六首）　前人

皇夏（初獻）

惟令之月惟嘉之辰司壇宿設掌史誠陳敢用明禮言功上神鉤陳旦開閶闔朝分旒垂象冕樂奏山雲將迴霆策蹔轉天文五運周環四時代序鱗次玉帛循迴樽俎神其降之介福斯許

青帝雲門舞（以下並初獻奏）

甲在日鳥中星禮東后奠蒼靈樹春旗命青史候鴈還東風起歌木德舞震宮泗濱石龍門桐孟之月陽之天億斯慶兆斯年

赤帝雲門舞

招搖指午對南宮日月相會實沈中離光布政動溫

風純陽之月樂炎精赤雀丹書飛送迎朱紘絳鼓磬
虔誠萬物含養各長生

黃帝雲門舞

三光儀表正四氣風雲同戊己行初曆黃鍾始變宮
平琮禮內鎭陰管奏司中齋壇芝曄曄淸野桂馮馮
夕牢芬六鼎安歌韻八風神光乃超忽嘉氣恆葱葱

白帝雲門舞

肅靈兌景承配秋壇雲高火落霞露蟬寒帝律登年
金精行令瑞獸霜耀祥禽雪映司藏肅殺萬寶咸宜
厥田上上收功在斯

黑帝雲門舞

北辰爲政元壇北陸之祀員官宿設元璜浴蘭坎德
陰風御寒次律將廻窮紀微陽欲動細泉管猶調于
陰竹聲未入于春絃待歸餘于送曆方履慶于斯年

圜丘降神歌

隋牛弘

肅祭典協良臣具嘉薦俟皇臻禮方成樂已變感靈
心廻天睠闢華闕下乾宮乘精氣御祥風望爟火通
田燭膺介圭受瑄玉神之臨慶陰陰煙衢洞宸路深

善旣福德斯輔流鴻祚徧區宇

送神　　前人

享序洽祀禮施神之駕儼將馳奔精驅長離耀牲烟
達潔誠照騰日馭鼓電鞭辭下土升上元瞻寥廓杳
無際憺羣心留餘惠

五郊歌五首　　前人

青帝歌角音

震宮初動木德惟仁龍精戒旦鳥曆司春陽光煦物
溫風先導岩處載驚膏田已冒犧牲豐潔金石和聲
懷柔備禮明德惟馨

赤帝歌徵音

長嬴開序炎上爲德執禮司萌持衡御國重離得位
芒種在時含櫻薦實木槿垂蕤慶賞旣行高明可處
順時立祭事昭福舉

黃帝歌宮音

爰稼作土順位稱坤孕金成德履艮爲尊黃本內色
宮實聲始萬物資生四時咸紀靈壇汎掃盛樂高張
威儀孔備福履無疆

白帝歌商音

西城肇節盛德在秋三農稍已九穀行收金氣肅殺

商威飂戾嚴風鼓莖蘩霜隕蔕厲兵詰暴敕法慎刑

明神降嘏國步維寧

黑帝歌羽音

元英啓候冥陵初起虹藏于天雉化于水嚴關重閉

星廻日窮黃鐘動律廣莫生風元尊示本天產惟質

恩覃外區福流京室

感帝歌誠夏　前人

禘祖垂典郊天有章以孟之春于國之陽繭栗惟誠

陶匏斯尚人神接禮明幽交暢火靈降祚火歷載隆

蒸哉帝道赫矣皇風

雩祭誠歌　前人

朱明啓候時載陽肅若舊典延五方嘉薦以陳盛樂

奏氣序和平資靈祐公田既雨私亦濡民殷俗富政

化敷

五郊樂章　唐魏徵

黃帝宮音

黃中正位含章居貞旣長六律兼和五聲畢陳萬舞

乃薦斯牲神其下降永祚休平

肅和

眇眇方輿蒼蒼圜蓋至哉樞紐宅中圖大氣調四序

風和萬籟祚我明德時雍道泰

雍和

金懸夕肆玉俎朝陳饗薦黃道芬流紫宸迺誠迺敬

載享載禋崇薦斯在惟皇是賓

舒和

御徵乘宮出郊甸安歌率舞遞將迎自有雲門符帝

賞猶持雷鼓答天成

青帝角音

鶴雲旦起烏星昏集律候新風陽開初蟄至德可饗

行潦斯挹錫以無疆烝人乃粒

肅和

元鳥司春蒼龍登歲節物變柳光風轉蕙瑤席降神

朱弦饗帝誠備祝嘏禮殫珪幣

雍和

大樂稀音至誠簡禮文物棣棣聲名濟濟六變有成
三登無體迺昚豐潔恩覃愷悌

舒和

笙歌籥舞屬年韶鷺鼓鳧鐘展時豫調露初迎綺春
節承雲遽踐蒼霄馭

赤帝徵音

靑陽告謝朱明戒序咸長是祈敬陳椒醑博碩斯薦
笙鏞備舉庶盡肅恭非馨稷黍

肅和

離位克明火中宵見峯雲暮起景風晨扇木槿初榮
含桃可薦芬馥百品鏗鏘三變

雍和

昭昭丹陸帟帟炎方禮陳牲幣樂備篪簧瓊羞溢俎
玉醑浮觴恭惟正直歆此馨香

白帝商音

白藏應節天高氣淸歲功既阜庶類收成萬方靜謐
九土和平馨香是薦受祚聰明

肅和

金行在節素靈居正氣肅霜嚴林凋草勁豺祭隼擊
潦收川鏡九穀已登萬箱流詠

雍和

律應西成氣躔南呂珪幣咸列笙竽備舉苾苾蘭羞
芬芬桂醑式資宴貺用調霜序

黑帝羽音

嚴冬季月星迴風厲享祀報功方祚來歲

雍和

陽月斯紀應鍾在候載絜牲牷爰登俎豆旣高旣遠
無聲無臭靜言格思惟神保祐

舒和

執籥持羽初終曲朱干玉鏚始分行七德九功咸已
暢明堂降福具穰穰

五郊樂章　舊唐書

唐書樂志曰大樂舊有五郊迎送神辭十章不詳
所起

黃郊迎神

朱明季序黃郊王辰厚以載物甘以養人毓金爲體

稟火成身宮音式奏奏以迎神

送神

春末冬暮徂夏杪秋土王四月（一作季）時季一周黍稷已享籩豆宜收送神有樂神其賜休

青郊迎神

緹幕移候青郊啓蟄淑景遲遲和風習習璧玉宵備旌旄曙立張樂以迎帝神其入

送神

文物流彩聲明動邑人竭其恭靈昭其飭歆荐不已垂禎無極送禮有章惟神還軾

赤郊迎神

青陽節謝朱明候改靡草彫華（一作花）含桃流彩虡列鐘磬筵陳脯醢樂以迎神神其如在

送神

炎精式降蒼生攸仰羞列豆籩酒陳犧象昭祀有應冥期（一作令儀）不爽送樂張音惟靈之往

白郊迎神

序移玉律節應金商天嚴殺氣吹警秋方槱燎既積

稷奠並芳樂以迎奏庶降神光

送神

祀遵五禮時屬三秋人懷肅敬靈降禎休奠歆旨酒

荐享珍羞載張送樂神其上遊

黑郊迎神

元英戒序黑郊臨候掌禮陳彝司筵執豆寒氛斂色

沍泉凝漏樂以迎神八音斯奏

送神

北郊時冽南陸輝處奠本虔誠獻彌恭慮上延祉福

下承歡豫廣樂送神神其整馭

祈穀樂章　褚亮

唐書樂志曰貞觀中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

肅和

履艮斯繩居中體正龍運垂祉昭符啓聖式事嚴禋

聿懷嘉慶惟帝永錫時皇休命

雍和

殷薦乘春太壇臨曙八簋盈和六瑚登御嘉稷匪歆

德馨斯飫祝嘏無易靈心有豫

明堂樂章　　前人

唐書樂志曰秋季享上帝於明堂

雍和

八牖晨披五精朝奠霧凝璇篚風清金縣神滌備全明粢豐衍載潔彝俎陳誠以薦

舒和

御扆合宮承寶曆席圖重館奉明靈偃武修文九圍泰沈烽靜柝八荒寧

雩祀樂章　　前人

唐書樂志曰孟夏雩祀上帝于南郊

肅和

朱鳥開辰蒼龍啓暵大帝昭饗羣生展敬禮備懷柔功宣舞詠旬液應序年祥叶慶

舒和

鳳曲登歌調令序龍雩集舞泛祥風綵旌雲迴昭睿德朱干電發表神功

唐享昊天樂十二首（錄四首）　則天皇后

瞻紫極望元穹翹至懇罄深衷聽雖遠誠必通垂厚

澤降雲宮

乾儀混成冲邃天道下濟高明闓陽晨披紫闕太一曉降黃庭圓壇敢由昭報方璧冀展虔情丹襟式敷哀懇元鑒庶察微誠

昭昭上帝穆穆下臨禮崇備物樂奏鏘金蘭羞委薦桂醑盈斟敢希明德幸馨莊心

式乾路闢天扉迴日馭動雲衣登金闕入紫微望仙駕仰恩徽

明堂樂章十一首（錄五首）同前

宮音

履艮包羣望居中冠百靈萬方資廣運庶品荷財成神功諒匪測盛德寔難名藻奠申誠敬恭祀表惟馨

角音

出震位開平秩扇條風乘甲乙龍德盛鳥星出薦珪篚陳誠實

徵音

赫赫離精御炎陸滔滔熾景開隆暑冀延神鑒俯蘭罇式表虔襟陳桂俎

商音

律中夷則序應收成功宣建武義表惟明爰申禮奠
庶展翹誠九秋是式百穀斯盈

羽音

葭律肇啓隆冬蘋（一作蘊）藻攸陳饗祭黃鍾既陳玉燭
紅粒方殷稔歲

中宗祀昊天樂章十首（錄三首）　舊唐書

唐書樂志曰景龍三年親祀昊天上帝

豫和（降神）

天之曆數歸睿唐顧惟菲德欽昊蒼撰吉日兮表殷
薦冀神鑒兮降閶陽

肅和（登歌）

悠哉廣覆大矣曲成九元著象七曜貞（一作甄）明珪璧
是奠醞酎斯盈作樂崇德爰暢咸英

雍和（迎俎）

郊壇展敬嚴配因心孤竹簫管空桑琴瑟肅穆大禮
鏗鏘八音恭惟上帝希降靈歆

雩祀樂章　同前

唐書樂志曰大樂舊有雩祀降送神辭二章不詳所起或云開元中造

豫和

烏緯遷序龍星見辰純陽在律明德崇禋五方降帝
萬宇安人恭以致享肅以迎神
祀遵經設享緣誠舉獻畢于樽徹臨于俎舞止干戚
樂停柷敔歌以送神神還其所

明皇祀圜丘樂章十一首（錄四首）　同前

唐書樂志曰開元十一年祀昊天於圜丘

太和（皇帝行）

郊壇齋帝禮樂祀天丹青寰宇宮徵山川神祇畢降
行止重旋融融穆穆納祉洪延

雍和（迎俎）

爛雲普洽律風無外千品其凝九賓斯會禋尊晉燭
純犧滌汰元覆攸廣鴻休汪濊

壽和（皇帝酌獻天神）

崇崇泰畤肅肅嚴禋粢盛既潔金石畢陳上帝來享
介福爰臻受釐合祉寶祚維新

豫和（降神）

大號成命思文配天神光肸蠁龍駕言旋眇眇閶闔昭昭上元俾昌而大於萬斯年

封泰山樂章十四首（錄四首）　張說

唐書樂志曰開元十三年明皇封泰山祀天樂

豫和（降神）

款泰壇柴泰清受天命報天成竦皇心荐樂聲志上達歌下迎

億上帝臨下庭騎日月陪列星嘉祝信大糦馨澹神心醉皇靈

饗帝饗親維孝維聖緝熙懿德敷揚成命華夷志同笙鏞禮盛明靈降止感此誠敬

肅和（奠玉帛）

奠祖配天承天享帝百靈咸秩四海來祭植我蒼璧布我元製華日裴回神煙容裔

鈞天　李商隱

上帝鈞天會衆靈昔人因夢到青冥伶倫吹裂孤生竹却爲知音不得聽

上清辭四首

李九齡

入海浮生汗漫秋紫皇高宴五雲樓霓裳曲罷天風
起吹散仙香滿十洲

樓鑠形霞地絕塵碧桃花發九天春東皇近日慵遊
宴閑煞瑤池五色麟

本來方朔是眞仙偶別丹臺未得還何事玉皇消息
晚忍教顦顇向人間

新拜天官上玉都紫皇親授五靈符羣仙箇箇來相
問人世風光似此無

梁南郊降神

後梁趙光逢

就陽位升圓丘佩雙玉御大裘膺天命擁神休萬靈
感百祿遒

開九門懷百神通肸蠁接氤氳明粢薦廣樂陳奠嘉
璧燎芳薪

膺寶圖執左契德應天聖饗帝薦表束荷靈惠壽萬
年祚百世

送神

張袞

煙燎升禮容徹誠感達人神悅靈貺彰聖情結玉座

寂金爐歇

周郊祀樂章　五代史

五代史樂志曰太祖廣順元年邊蔚議改漢十二成爲十二順之樂祭天神奏昭順之樂祭地祇奏寧順之樂祭宗廟奏肅順之樂

昭順樂

五兵勿用萬國咸安告功圓蓋受命雲壇樂鳴鳳律禮備鷄竿神光欲降衆目遐觀

治順樂

羽衛離丹闕金軒赴泰壇珠旗明月色玉佩曉霜寒黼黻龍衣備琮璜寶器完百神將受職宗社保長安

福順樂

昊天成命邦國盛儀多士齊列六龍載馳壇升泰一樂奏咸池高明祚德永致昌期

紀夢　宋高似孫

翠峰嵯峨三十六寒泉落空響哀玉凳花石路勢縈紆玉闌干護修筠綠雪髯老人負紫瓢金絲麈尾遙相招紅螺酌酒湛湛碧坐倚蒼石吹洞簫孤鶴來傳

天上詔老人挽予偕一到飄飄高舉凌青旻直過罡風履黃道祥光樓閣倚崢嶸神虎守關森衛兵雙闕朱扉忽微啓中有靈官來遠迎絳衣持斧立丹陛玉皇手中玉如意雲璈風瑟自宮商天聲清越非人世帝旁青童傳帝宣文華宮中呼謫仙謫仙顧予笑且言予宜亟返來他年探懷贈我五色筆予當寶之愼勿失濃香氤氳迷帝所長揖老人下西廡身從日月上頭行俯視斗杓分子午雲氣相隨步武生過耳但覺松風鳴覺來握筆紀佳夢月明樓鼓撾三更

鈞天樂

明劉基

君不見天穆之山二千仞天帝所以觴百靈三嬪不下兩龍去九歌九辯歸杳冥我忽乘雲夢輕舉身騎二虹臂六羽指揮開明闕帝關環佩泠泠曳風雨明月照我足倒影搖雲端參差紫鸞笙響震瑤臺寒我欲聽之未敢前空中接引皆神仙煙揮霧霍不可測翠葩金葉光相射鯨鐘虎簴鏗鴻濛撼崑崙兮殷崆峒揚天桴兮伐河鼓咸池波兮析木風遂升泰階朝玉帝側身俯伏當瓊陛訊曰太極拆裂爲乾坤紛紛

枝葉皆同根胡爲妄生水火金木土自使擊搏相熬煎臣聞三皇前羣物咸熙熙衆子戴一父皥皥無偏私忽然元氣自蕩潏變換白黑分賢癡蚩尤與黃帝從此興戈矛流毒萬萬古爭奪無時休骨肉自殘賊帝心至仁能不憂帝不答臣心迷風師咆哮虎豹怒銀漢洶湧天雞啼飇輪撇捩三島過海水盡是青玻璃神奔鬼怪惕驚起遺音渢渢猶在耳夢耶遊耶不可知但見愁雲漠漠橫九疑

遊仙詩　張泰

白雀主人乘白龍老劉翻領太山封天翁亦自讓捷足莫怪凡夫爭長雄

天壇三首（錄一首）　袁宏道

碧翁難道是無情分合千年議不成不得寧居天亦苦古來多事是書生（李後主呼天爲碧翁）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〇八[illegible]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一卷目錄

皇天上帝部選句

皇天上帝部紀事

皇天上帝部雜錄

皇天上帝部外編

神異典第十一卷

皇天上帝部選句

後漢張衡東京賦宗上帝于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推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

梁簡文帝南郊頌龍官弱言之后合揆于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于上帝

魏曹植詩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閶闔自嵯峨雙闕萬丈餘又閶闔啓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

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佩漱我沆瀣漿

齊謝朓詩秉玉朝羣帝樽桂迎東皇

唐李白詩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塲（又）誰使爾爲魚徒勞訴天帝

韋應物詩逍遙仙家子日夕朝玉皇

劉復詩天上見玉皇壽與天地休

韓愈詩玉皇頷首許歸去乘龍駕鶴來青冥

柳宗元詩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

鮑溶詩帝命河嶽神降靈翼軒轅天王委管籥開閉秦北門

李賀詩炎炎紅鏡東方開暈如車輪上徘徊啾啾赤帝騎龍來

王初詩青帝遊春隔歲還

白居易詩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仰謁玉皇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却後十五年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驚祕之不敢泄誓志居巖扃

李商隱詩叫帝青天闊

李咸用詩三清宮殿浮晴烟玉皇據案方凝然

韋渠牟詩上帝求仙使眞符取玉郎（又）眞帝玉爲名

（又）方朝太素帝更向玉淸天

僧齊己詩離宮劃開赤帝怒喝起六龍奔日馭

張爲詩皎然夢中路直到瀛洲東初平把我臂相與騎白龍三留對上帝玉樓十二重上帝賜我酒送我敲金鐘寶閣香斂苒琪樹寒玲瓏動葉如笙篁音律相怡融

鄭谷詩至誠聞上帝明德祀圓丘

南唐陳陶詩鴻臚九闕相玉皇鈞天樂引金華郎（又）濛濛大帝開明宮

徐鉉詩天帝黃金闕

宋蘇軾詩泰壇朝掃地魄寶夜垂精（又）民言知可酌帝謂本無聲（又）上帝降瑤姬來處荆巫間（又）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艮苦兮馬虺頹閔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

曹勛詩於昭上帝靈命有赫其命維何卿雲五色（又）

皇皇上帝俾予字民民協平康帝命式臧

明劉基詩雲中有金闕謂是天帝宮明星列兩藩琪樹光玲瓏又上帝宸居儼肅森九關虎豹立崟崟

桑悅詩我思白黑帝鄙吝似無匹收藏寶府庫掃蕩空山澤青帝喜爲主外逞又喪質稽首訴晴昊反責當用白又笑約玉皇香案吏禹餘宮裏借花看

薛蕙詩白帝金精氣縈薄

皇天上帝部紀事

史記封禪書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穆公上天

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

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

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幷二國于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漢高祖本紀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

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搜神記周擥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困臥夢天公過而哀之敕有以給與司命按錄籍云此人相貧限不過此有張車子應賜錢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於是夫婦治生貲至千萬先是有張嫗者嘗往周家傭賃野合有身駐車屋下產得兒主人往視問當名兒作何嫗曰今在車屋下生夢天告之名爲車子周乃悟曰吾昔夢天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自是居日衰減車子後富於周家

舊唐書肅宗本紀楚州刺史崔侁獻定國寶玉十三枚一曰元黃天符如笏長八寸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二曰玉鷄毛文悉備白玉也三曰穀璧白玉也徑可五六寸其文粟粒無雕鐫之迹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白玉也徑六七寸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六曰如意寶珠形圓如鷄卵光如月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如櫻桃八曰琅玕珠二枚長一寸二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斜長理如鹿形陷入印中以印印物則鹿形著焉

十一曰皇后採桑鉤長五六寸細如筯屈其末似眞金叉似銀十二曰雷公石斧長四寸闊二寸無孔細緻如靑玉十三寶置於日中皆白氣連天侁表云楚州寺尼眞如者恍惚上昇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曰中國有災宜以第二寶鎭之上詔皇太子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因以體元叶乎五紀其元年宜改爲寶應（如靑玉下原本疑有脫誤）

唐書蕭遘傳遘字得聖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嶄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摭遘罪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遘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覩異之

張師正括異記初樂史留守西京夢天帝召謂曰世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遂唯而去旁侍者曰此南嶽赤脚李仙也明年仁宗生

行營雜錄崇觀間京卞用事拘以黨籍禁東坡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或侍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上大驚遂弛其禁

遂昌雜錄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緜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中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謫軍令狀使無洩后謂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爲我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鄧往南高峰頂爲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吏而入宋亡

幽怪錄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素以精虔著名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擊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有辭卽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若此有天丁傳祖師張眞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所奏始

得膽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勅命不許受宋國章表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眞君引致一神人衣妝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付汝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某言宋國曆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桯史金國正隆丁丑春二月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

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輿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南牧之議矣

皇天上帝部雜錄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

本相經昔赤明元年高上大聖玉帝於此土中鍊其眞文以火瑩發字形爾時眞文火漏餘處氣生化爲七寶林是以枝葉成紫書

大洞眞經上皇玉帝君曰玉帝有元上之幡一名反華之幡皆玉帝之旌旗招仙之號令也以制命九天之階級徵名四海五嶽之神王也

太微天帝君曰金房在明霞之上九戶在瓊闕之內此皆太微之所館天帝之玉宇也

雲笈七籤道門大論云三洞者洞言通也通元達妙其統有三第一洞眞第二洞元第三洞神洞眞以不雜爲義洞元以不滯爲名洞神以不測爲用三洞所起皆有本跡洞眞之教以教主天寶君爲跡以混洞太無元高上玉皇之氣爲本洞元之教以教主靈寶君爲跡以赤混太無元無上玉虛之氣爲本洞神之教以教主神寶君爲跡以冥寂元通元無上玉虛之氣爲本也通名寶君者寶是可尊君是羣義明爲羣生之所尊仰也又洞眞法天寶君住玉清境洞元法靈寶君住上清境洞神法神寶君住太清境此爲三清妙境乃三洞之根源三寶之所立也

玉緯云洞眞經是天寶君所出又云以元始高上玉帝出上清洞眞之經三百卷玉訣九千篇符圖七千章祕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宮後傳玉文付上相青童君封於玉華宮元景元年又封一通於西城山中

太上之道有三曰玉清隱書神虎大符金虎眞符行

此眞道得爲太上之眞位爲上眞玉皇君也

靑要紫書金根衆經蓋玉帝命高上侍眞總仙君科集寶目採日根之法合爲衆經以紫筆繕文金簡爲篇也

鼠璞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州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鎭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然月令於孟春言無傷胎卵毋聚大衆不可稱兵於仲夏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慾靜事毋刑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蠡海集神明降誕以義起者也玉帝生於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於一而極於九原始要終也

韓昌黎集原鬼注昔李石嘗謂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名之曰骨葩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之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爲鬼所乘平生强聒至此無用嗟乎此李石蓋本好鬼者故因相傳之說以誣退

之耳不然天帝之兵欲行陰誅更藉人力乎

月令廣義正月初一日天神地祇朝三清玉帝初九日玉皇大帝聖誕十二月十三日天帝遊東井

行唐縣志上房舊傳爲玉皇修眞之地宋時敕修廟宇白石刻像後廟毀像存古爲上方今訛爲上房

皇天上帝部外編

老子中經太清鄉虛無里姓朱愚名光字帝卿乃在太微勾陳之內一星是也號曰天皇大帝耀魄寶

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元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裔不產於

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太子瑞應本起經佛爲白淨王太子年十四啓王出遊王令左右百官導從始出東城門天帝化作病人身瘦腹大依門壁而喘息太子問曰此爲何人其僕曰病人也何謂爲病對曰凡病者皆由風寒或熱或冷此人必以飲食不節臥起無常故得此病太子曰一何苦哉吾處富貴飲食快口亦有不節當復有病與此何異即迴車還悲念人生俱有此患豈以豪強獨得免耶遂憂不食自念不能嬰此病也數年復出遊王預敕國中太子當出無令疾病諸不潔淨在道側也太子駕乘出南城門天帝復化作老人頭白背僂拄杖羸步太子問曰此爲何人其僕曰老人也何如爲老曰年耆根熟形變色衰飲食不化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之老太子曰有何樂哉日月流邁時變歲移物生於春秋冬枯悴老至如電身安足恃迴車而還悲念人生丁壯不久有病有老其痛難忍吾不能久居天下嬰此苦也又憂不食數年

復欲出遊王曰汝每出觀還輒不樂又出何爲太子曰念彼苦耳年大當差王敕國中太子常出莫使老病諸不潔淨在道側也太子駕乘出西城門天帝復化作死人室家男女持旛隨車啼哭送之太子又問此爲何人其僕曰死人也何如爲死曰死者盡也壽有長短福盡命終氣絶神逝形骸銷索故謂之死人物一統無生不終太子曰夫死痛矣精神劇矣生當有此老病死苦莫不熱中迫而就之不亦苦乎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富貴無常身爲僞成吾不能復以死受生往來五道勞我精神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憂不能食

修行本起經太子年十九誓欲出家離恩愛遠諸苦惱根思欲剃頭髮倉卒無有具帝釋持刀來天神受髮去

菩薩坐娑羅樹下日食一麻一米以續精氣端坐六年形體羸瘦天帝釋念言菩薩坐樹下六年已滿形體羸瘦當使世間人奉轉輪王食補六年之饑虛便感斯那二女使於夢中見天下盡成爲水中有一華

七寶光色須臾便萎失其本色見有一人以水灑上更生如故水中衆華始生萌芽覆水如出二女夢寤怪未曾有卽啓語父其父不解盡問耆年皆不能說天帝復下化作梵志爲女解夢言汝見天下水中生一華者是白淨王太子初生時今在樹下六年身羸形瘦是華萎時見一人水灑更生者是能獻食者小華萌芽欲出者是五道生死人也時天帝釋卽說偈言六年不傾倚亦不念饑寒精進無所著形瘦皮骨連汝等修敬意奉獻於菩薩現世獲大福後世獲果報女言獻食者其法云何梵志答言當取五百牛乳展轉相飲至于一牛𤛓一牛種持用作糜乳糜涌沸出高七仞左上右下右上左下斟糜入鉢釜杓不汙二女恭肅奉獻菩薩菩薩食畢洗手漱口澡鉢已還擲水中逆水至七里天化作金翅鳥飛來捧鉢去

佛國記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鴿割肉貿鴿處佛卽成道

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語阿難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罽膩伽于此處起塔後膩伽王出世

出行遊觀時天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于是王即于小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王作塔成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許

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妬心及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衆會中謗佛以非法于是天帝釋即化作白鼠齧其腰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即劈裂生入地獄

摩竭提國東南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二十四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

墉城集仙錄王法進精專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柏絶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歉斛斗翔貴死者十有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上帝之所命以玉杯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

人稟五行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爲人形復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于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織紡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大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岳瀆日有奏言人厭賤米麥不貴衣食之本我已敕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敕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生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起因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耳汝當爲無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於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己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瑱笈珠韞出靈寶清齋告謝天地法一卷付之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幽山高靜之處置齋

悔謝一年之內春秋兩爲春春則祈於年農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置豐衍也龍虎之年復當名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個月也所受之書卽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

王欽若翊聖保德眞君傳眞君玉帝輔臣受命衞時乘龍御世張守眞常朝禮至玉皇大殿覩其題曰通明殿不曉其旨因焚香告曰通明之理竊所未諭敢祈眞教眞君曰上帝在無上三天爲諸天之尊萬象羣仙無不臣者常陞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爲通明殿諸天帝君萬靈侍衞仙衆梵佛悉來朝謁仰覩其殿惟見大光明中上帝儼然仙班既退光明徧徹諸天焉

守眞一日從容焚香虔誠問曰守眞覩釋氏之教言天上天下無如佛者未知三清之上品位何若願賜眞語以觸蒙滯眞君降言曰佛卽西方得道之聖人也在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上帝如世之九卿奉天子也守眞曰其教流演頗盛於世又何理也眞君曰教流中夏帝之念也隨時盛衰亦帝之念也

雲笈七籤皇天上帝中極北辰中央星是也乃在九天之上萬丈之巔太淵紫房宮中衣五色之衣冠九德之冠上有太淸元氣雲曜五色華蓋九重之下老子太和侍之左右姓制皇氏名上皇德字漢昌太微星君字卿元太微內有三皇一曰皇君二曰天皇三曰皇老此卽三元之氣混沌之眞在太微總領符命也

高上九元三十六天內音第一無上元景無色鬱單無量天英勃天王姓混諱霘霘羅第二無形淸微天化昇天王姓馮諱提河沙第三無精波羅禘天元黑天天王姓雲諱奎零第四入色水無量億羅天飛宗天王姓王諱阿衞第五無極洞淸上上禪善無量壽天雲羅天王姓禑諱靋霘霸第六元微自然上虛禹餘天梵咽天王姓羅諱彼犂荼第七元淸上無那首約諍天元那天王姓梵諱摩首波第八梵行上淸氣稽那邊淨天云攜天王姓鶱諱首苛第九無窮洞虛極上須延天廻摩大王姓澤諱霳靈羅第十元梵玉虛無精氣羅迦淨月天雲阿天王姓周諱阿迦須第十

一氣元元達上靈赤天重慕天王姓丹諱淸淨坱第十二大梵元無氣離恝行如天世畢天王姓周諱分若第十三無極上靈玉虛元洞寂然天家王天王姓津諱霨霳第十四寶梵無邑上眞氣潘羅元妙天雲持天王姓隨諱黎沐音第十五飛梵行眞上上元荅謾福德天部利天王姓王諱惟鉢離第十六雲梵流精中元近慈際淳天世艮天王姓朱諱黎藹第十七元上洞極無崖不驕樂天流芬天王姓凝諱霱霍霟第十八大梵元青元精荅恝近際天元深天王姓阿諱明秀第十九行梵紫虛上元首帶快見天洞干天王姓劉諱且房第二十虛梵上淸化靈須陁結愛天飛衣天王姓彭諱移那第二十一上極無景洞微化應聲天玉攜天王姓輝諱䨚䨱第二十二大梵九元中元氣阿那給道德天葵大天王姓揵諱尼姤第二十三行梵元淸下靈氣須達天總茂天王姓周諱難首第二十四極梵洞微九靈氣須帶阿那天九曲天王姓竺諱明和第二十五無名至極洞微梵寶天天王姓精諱霧雲霹第二十六微梵元天氣帶扇給道德天

天王姓洛諱須阿摩第二十七虛梵天氣蟬然識慧天天王姓云諱元陁第二十八空梵中天績元伊檀天天王姓朱諱仲生第二十九太極無崖紫虛洞幽梵迦摩夷天世羅天王姓云諱⿱雨疑霐第三十緑梵自然識慧入天雲九天王姓迦諱釋文羅第三十一元梵大行無景無所念慧天宗提天王姓伊諱擅阿第三十二天雲梵上行維先阿檀天正羣大王姓仲諱雲動勃第三十三無色元清洞微波梨答惒天天王姓王諱靈⿱雨淵第三十四洞微元上梵氣阿竭舍那大天王姓桓諱墮世宗第三十五元上緑梵滅然天天王姓朱諱陁雲彌第三十六極色上行梵泥維先若那天天王姓袁諱員珠三十六天內名生於空洞元氣之先文華表見題於崑崙之山高上音其玉文上相集其妙篇禀受太空自然之章上標元圖中統六國三十六音下總九地三十六土皇靈篇洞暢玉慧虛鮮皆天王之遊歌空元之寶章六六韻合四四齊眞九帝分號三十六天萬氣總隸普領羣仙上極無崖無色下極洞源洞淵諸爲上眞飛仙不禀玉音則

不得遊觀無崖之天有得其文天王書名刺字紫扎結籙玉晨三十六年尅得上登無色之天下洞九地之源上妙之道不傳下仙輕泄寶音七祖充責身負刀山三徒五苦萬刼不原

梓潼化書上天開化十九年下世大宋中元甲子紹熙六年正月初一日三清至尊在玉清聖境九霄梵炁之上大會九天十極考校功過無上至尊金闕昊天玉皇上帝總領三界群眞諸天列曜地水衆聖上朝三清爾時元始天尊登命金闕侍中九天司馬儲福定命眞君開璧玉寶笈流露丹匣出萬天素威功過玉曆考校諸天諸地水界陽曹昇眞得道以來功過大小

甲申雜記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

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即愈荊南守孫頎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歲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嵩高志古碑云唐蜀僧法藏來遊嵩山路逢一梵僧托附一書與竹林寺上座且曰是寺隨機應緣隱現不常但到嵩嶽寺入三石門登逍遙臺望之山腹是也法藏至嵩寺登臺逢一老人問之老人曰隨吾手看但見梵刹崢嶸天花散墜有二童子來迎入寺參禮上座投書忽見天使持書帝釋請五百尊者齋須臾鐘磬齊鳴觀諸尊者皆去上座呼法藏乘雲同到天門帝釋出迎樂作昇殿布齋嚫三銖絹法藏執絹心生愛著忽覺身墜巖前天宮聖寺都失絹猶在袖尋徑復到嶽寺衆僧問故法藏曰我入竹林隨諸尊者赴帝釋齋因得嚫三銖絹心生貪羨不覺身墜巖前僧曰汝得同諸尊者受天王供養何未除流俗愛物生心乎今此天絹非汝川物當獻至尊法藏具表進於朝明皇倍加宣賜後巖洞聖跡屢常應現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二卷目錄

后土皇地祇部彙考一

商　湯一則

周　總一則　武王一則

秦　始皇一則

漢　總一則　武帝元鼎一則　元封二則　太初一則　天漢一則　宣帝神爵一則　五鳳一則　元帝初元一則　成帝建始二則　永始二則　平帝元始一則

後漢　世祖建武一則　中元二則

魏（總一則）
晉（元帝太興一則）
隋（高祖開皇一則）
唐（高宗永徽一則　乾封一則　元宗開元三則）
宋（總一則　眞宗景德一則　大中祥符二則　徽宗政和一則）
金（總一則）
元（武宗至大一則）
明（太祖洪武二則　成祖永樂一則　世宗嘉靖一則　穆宗隆慶一則）
皇清（順治三則　康熙一則）

后土皇地祇部彙考二
禮記（曲禮　祭法）
后土皇地祇部藝文一
河東賦　漢揚雄
諫幸汾陰疏　宋孫奭
后土皇地祇部藝文二（詩）
地郊饗神歌　晉傅元
梁北郊登歌二首　梁沈約
周祀方澤歌四首　北周庾信

方丘歌四首　隋牛弘里
神州歌　前人
祭方丘樂章四首　唐褚亮
祭神州樂章三首　前人
祭方丘樂章三首　舊唐書
祭汾陰樂章
順和　韓思復
太蔟角　盧從愿
姑洗徵　劉晃
南呂羽　韓休
太和　王晙
雍和　賈曾
壽和　蘇頲
舒和　何鸞
凱安　蔣挺
禪社首祭地祇樂三首　賀知章
靈具醉（禪社首祭地祇送神）　源乾曜
祭神州樂章二首　舊唐書

后土廟　羅隱

后土瓊花圖　明瞿佑

后土皇地祇部紀事

后土皇地祇部雜錄

后土皇地祇部外編

神異典第十二卷

后土皇地祇部彙考一

商

湯以伐夏祭告后土

按書經湯誥王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蔡傳）神后后土也

周

周制以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大封建國則

先告后土

按周禮地官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注　社祭祭地祇也

春官大宗伯之職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訂義）黃氏曰注疏說后土非也古人常以后土對皇天春秋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五行之神后土黎所食者稱號同耳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孔傳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周禮大封告后土謂將裂土而封之不曰社而曰后土社生物后土主土祈告因其事類而稱之五行之神后土四時分王與黃帝祭於南方建國非其事類故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孔傳曰告於天社是也大封宗伯告后土建邦國大祝告后土易氏曰以大封之意告大示也

大司樂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注　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疏　以其下文若樂八變者是崑崙大地即知此地祇非大地也是神州之神可知按河圖括地象云崑崙東

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知神州之神也（訂義）劉迎曰地示即樂八變而出者鄭旣謂地示則主崐崙又謂祭神州之神及社稷不知神州崐崙何所據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注　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　疏　原隰及平地以其生九穀故知此土祇中非直有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彼不言原隰而乃云土祇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君駮異云五變而致土祇土祇者五土之總神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注　地祇則主崐崙（訂義）王氏曰函鍾西南方之律萬物於是致養乎地求地示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物致養之方故以函鍾鄭鍔曰天神而地靈故

以靈名其鼓與鼗又曰樂用林鍾言地爲萬物之君終於南呂象其作成萬物之效鼓鼗言其德之靈管象其生之衆空桑言其道無所不容咸池言其澤無所不徧而丘之體又象地之方祭之日用夏至一陰始生之日以類求類安有神之不出乎

王昭禹曰言地示則大示社稷五祀五嶽四瀆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屬莫不以類而畢出

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注）示號若云后土地祇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訂義）劉氏曰祭示祭地方澤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訂義）鄭康成曰后土土社神也（按大宗伯注易氏引大祝告后土謂以大封之意告大示似指地言與鄭注異故並載備考）

武王以伐商祭告后土

按書經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

（傳）后土社也（疏）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故云后土社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

秦

始皇二十八年東遊海上祠地主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按本紀始皇東行在二十

八年）

漢

漢制三歲一祭后土於汾陰以夏至日祭地

按漢舊儀漢法三歲一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日祭地地祇出

武帝元鼎四年冬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

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元封四年祠后土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四年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於靈壇一夜三燭幸中都宮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元封六年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六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太初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武帝本紀太初二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

死以下

天漢元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

宣帝神爵元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宣帝本紀云云

五鳳三年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宣帝本紀五鳳三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於谷燭耀齋宮十有餘刻

元帝初元四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漢書元帝本紀云云

成帝建始元年作北郊罷汾陰后土祠

按漢書成帝本紀建始元年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建始二年春三月辛丑上始祀后土於北郊

按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汾陰后土祠

永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按以上俱漢書成帝本紀云云

平帝元始五年尊稱地祇爲皇地后祇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奏可

後漢

世祖建武十八年幸蒲坂祠后土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十八年春三月壬午幸蒲坂祠后土

注　蒲坂縣屬河東郡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陰縣西北

中元元年尊薄太后爲高皇后配食地祇始立北郊兆域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中元元年冬十月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

后母德仁慈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

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云云　按祭祀志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建武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建武三十三年即中元二年）

魏

魏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

按三國志魏明帝本紀注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

晉

元帝太興二年祀地祇於天郊

按晉書元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興二年始議立南郊於巳地三月辛卯帝親郊祀是時尚未立北壇

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隋

高祖開皇　年定以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之神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高祖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爲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唐

高宗永徽　年廢神州地祇之祀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通典神州地祇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永徽中廢神州之祀

（注）禮部尚書許敬宗奏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地分爲二既無典據又不通請合爲一祀

乾封　年詔依舊祀神州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通典云云

元宗開元十一年二月壬子如汾陰祠后土

按唐書元宗本紀云云

按舊唐書禮儀志開元十年下制曰王者承事天地以爲主郊享泰尊以通神蓋燔柴泰壇定天位也瘞理泰圻就陰位也將以昭報靈祇克崇嚴配爰逮秦漢稽諸祀典立甘泉於雍畤定后土於汾陰遺廟巋然靈光可燭朕觀風唐晉望秩山川肅恭明神因致禋敬將欲爲人求福以輔昇平今此神符應於嘉德行幸至汾陰宜以來年二月祠后土所司準式先是脽上有后土祠嘗爲婦人塑像則天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至是有司送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內出錦繡衣服以上后土之神乃更加裝飾焉又於祠堂院外設壇如皇地祇之制及所司起作獲寶鼎三枚以獻十一年二月上親祠壇上如方丘儀

開元十二年祀后土於汾陰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通典開元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祀后土於汾陰脽上太史奏榮光出河休

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

開元二十年如汾陰祀后土是年新禮成定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於北郊

按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年冬十一月庚申如汾陰祀后土

按舊唐書禮儀志二十年蕭嵩爲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祀地有二

按通典開元禮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壇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

宋

宋以夏至祭皇地祇以孟冬祭神州地祇

按宋史禮志宋初方丘在宮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爲壇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來迭奉四祖崇配二壇太平興國以後但以宣祖太祖更配眞宗乃以太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

眞宗景德四年遣官祭汾陰后土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景德四年正

月以朝陵遣工部尚書王化基詣汾陰致祭其後又詔自今凡告天地仍詣祠告祭命禮官考定衣冠制度令有司修製遣使奉上

大中祥符三年詔以明年祀汾陰后土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六月庚戌河中父老千餘人請祀后土不許七月辛丑文武官將校等三上表請祀汾陰后土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州府長吏勿以修貢助祭煩民

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后土地祇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執事汾陰懈怠者罪勿原乙酉習祀后土儀二月辛酉祀后土地祇是夜月重輪還奉祇宮紫氣四塞

徽宗政和七年上后土皇地祇徽號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七年五月己丑如玉清和陽宮上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徽號寶冊辛丑祭地於方澤　按禮志徽宗政和六年詔以王者父天母地乃者祇率萬邦黎庶強爲之名以玉冊玉寶昭告上帝而地祇未有稱謂謹上徽號曰承天效

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明年五月詣玉清和陽宮奉上寶冊所用之禮以瘗坎易燎柴設望瘗位玉以黃琮及兩珪有邸幣以黃舞以八成其餘並如奉上玉皇尊號之儀

金

金祭皇地祇并神州地祇於方丘

按金史禮志方丘儀祭前一日司天監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面席以藁秸又設神州地祇神座於壇之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

元

武宗至大二年議行北郊禮定皇地祇位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十一月乙酉尚書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皇帝配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皇帝配制可　按祭祀志至大二年十二月甲辰朔尚書太尉右丞相太保左丞相田司徒郝參政等復奏曰南

郊祭天於圜丘大禮已畢其北郊祭皇地祇於方澤并神州地祇五嶽四瀆山林川澤及朝日夕月此有國家所當崇禮者也當聖明御極而弗舉行恐遂廢弛制若曰卿議甚是其即行焉　又按志南郊神位昊天上帝位天壇之中少北皇地祇位次東少却皆南向神席皆緣以繒綾褥素座昊天上帝邑皆用青皇地祇邑皆用黃席皆以藁秸

明

太祖洪武元年定以夏至日祀后土於方丘

按春明夢餘錄洪武元年李善長等進方丘說曰按三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祀之於澤中之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天於郊祀地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祀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於皇天后土

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名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體而釋經之正說自鄭元惑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祭自漢武用祀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禮如祇祀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祀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久未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上是之

洪武十年合祀后土於圓丘

按春明夢餘錄洪武十年始定合祀禮卽圓丘舊壝作大祀殿壇而屋之罷方丘而是歲卽奉天殿行焉

成祖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命皇太子詣天地壇

奉安后土皇地祇神主

按大政紀云云

世祖嘉靖九年建方澤壇以夏至祭皇地祇

按春明夢餘錄云云

穆宗隆慶二年五月丙寅親祭地於方澤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皇清

順治元年

大清會典順治元年定每歲夏至大祀
地於
方澤以
五嶽
五鎮
四海
四瀆爲四從壇配享

順治十四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四年奉
太祖
太宗配享
方澤行奉安
神位禮

順治十七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七年四月合祀
天
地於
大享殿

康熙六年

大清會典康熙六年奉
世祖章皇帝配享
方澤
上親詣行禮是年題准每歲夏至大祀
地於
方澤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配享以
五嶽
五鎮
四海
四瀆
四陵山分四從壇
上親詣行禮

后土皇地祇部彙考二

禮記

曲禮

天子祭天地

疏　按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神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

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

祭法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注）折炤晳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

后土皇地祇部藝文一

河東賦　　漢揚雄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勤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元旂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旂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嶭簸丘跳巒涌渭躍涇

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踼瓜華蹈衰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絪縕元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遙望兮聊遊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畊瞰帝唐之嵩高兮眽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垓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是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龍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諫幸汾陰疏

宋孫奭

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

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旣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有人君之象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

下而返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工累年未息水旱洊臻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誇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竊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賜清問以畢臣說

后土皇地祇部藝文二　詩

地郊饗神歌

晉傅元

整泰圻埃皇祇衆神感羣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薆若有靈無遠天下母祇之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冥冥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之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亨祇是娛齊既潔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豢歆德馨祚有晉暨羣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埃字疑誤）

梁北郊登歌二首　梁沈約

方壇既坮地祇已出盛典弗諐羣望咸秩乃升乃獻敬成禮卒靈降無兆神饗載謐允矣嘉祚其升如日至哉坤元實惟厚載躬茲奠饗誠交顯晦或升或降搖珠動珮德表成物慶流皇代純嘏不諐祺福是賚

周祀方澤歌四首　北周庾信

昭夏（降神）

報功陰澤展禮元郊平琮鎮瑞方鼎升庖調歌絲竹縮酒江茅聲舒鐘鼓器質陶匏列燿秀華凝芳都荔川澤茂祉丘陵容裔雲飾山罍蘭浮汎齊日至之禮歆茲大祭

昭夏（奠玉帛）

曰若厚載欽明方澤敢以恭敬陳之玉帛德包含養功藏靈迹斯箱既千子孫則百

登歌（初獻）

質明孝敬求陰順陽壇有四陛琮分八方牲牷蕩滌蕭合馨香和鑾戾止振鷺來翔威儀簡簡鐘鼓喤喤聲和孤竹韻入空桑封中雲氣坎上神光下元之主

功深蓋藏

皇夏（望坎位）

司簉撤席掌禮移次廻顧封壇恭臨坎位瘞玉埋俎藏芬斂氣是曰就幽成斯地意

方丘歌四首　隋牛弘

昭夏

柔功暢陰德昭陳瘞典盛元郊筐冪清膋鬯馥皇情虔具寮肅笙頌合鼓鼙會出桂旗屯虬蓋敬如在肅有承神胥樂慶福膺

登歌（奠玉帛）

道惟生育器乃包藏報功稱範殷薦有常六瑚已饋五齊流香貴誠尚質敬洽義章神祚惟永帝業增昌

誠夏（初獻）

厚載垂德崑丘主神陰壇吉禮北至良辰鑒水呈潔牲栗表純樽壺夕啓幣玉朝陳羣望咸秩精靈畢臻祚流於國祉被於人

昭夏

奠既徹獻已周竦靈駕逝遠遊洞四極匝九縣慶方

流祉恆遍埋玉氣掩牲芳斷神理顯國文

神州歌　　前人

四海之內一和之壤地曰神州物賴生長咸池旣降泰圻斯饗牲牷尚黑珪玉實兩九寓載寧神功克廣

祭方丘樂章　　唐褚亮

唐書樂志曰貞觀中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

順和

萬物資以化交泰屬昇平易從業惟簡得一道斯寧具儀光玉帛送舞變咸英黍稷良非貴明德信惟馨

肅和

至矣坤德皇哉地祇開元統紐合大承規九宮肅列六典相儀永言配命長保無虧

雍和

柔而能方直而能敬厚載以德大亨以正有滌斯牷（一作牲）有馨斯盛介茲景福祚我休慶

順和

陰祇協贊厚載方貞牲幣具舉簫管備成其禮惟肅其德惟明神之聽矣式鑒虔誠

祭神州樂章　　前人

唐書樂志曰貞觀中祭神州於北郊

肅和

大矣坤儀至哉神縣包含日域牢籠月竁露潔三清風調六變皇祇介祉式歆恭薦

雍和

泰折嚴享陰郊展敬禮以導神樂以和性黝牲在列黃琮俯暎九土既平萬邦貽慶

舒和

坤道降祥和庶品靈心載德厚羣生水土既調三極泰文武畢備九區平

祭方丘樂章　　舊唐書

唐書樂志曰睿宗太極元年祭皇地祇於方丘

順和

坤厚載物德柔垂祉九域咸雍四溟爲紀敬因艮節虔修陰祀廣樂式張靈其降止

金奏

坤元至德品物資生神凝博厚道協高明列鎮五嶽

環流四瀛於何不載萬寶斯成

順和

樂備金石禮光尊俎大享爰終洪休是舉雨零感節
雲飛應序纓紱載辭皇靈具舉

祭汾陰樂章

唐書樂志曰明皇開元十一年祭皇地祇於汾陰

順和　韓思復

大樂和暢殷薦明神一降通感八變必臻有求斯應
無德不親降靈醉止休徵萬人

太蔟角　盧從愿

坤元載物陽樂發生播殖資始品彙咸亨列俎棋布
方壇砥平神歆禋祀后德惟明

姑洗徵　劉晃

大君出震有事郊禋齋戒既肅馨香畢陳樂和禮備
候暖風春恭惟降福實賴明神

南呂羽　韓休

於穆濬哲維清緝熙肅事昭配永言孝思滌濯靜嘉
馨香在茲神之聽之用受福釐

太和　王晙

於穆聖皇六葉重光太原刻頌后土疏場寶鼎呈符
歆雲孕祥禮樂備矣降福穰穰

雍和　賈曾

蠲我餴饎絜我膋薌有豆孔碩爲羞既臧至誠無昧
精意惟芳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壽和　蘇頲

禮物斯具（一作備）樂章乃陳誰其作主皇考聖眞對越
在天聖明佐神窅然汾上厚澤如春

舒和　何鸞

樂奏云闋禮章載虔禋宗於地昭假於天惟馨薦矣
既醉歆焉神之降福永永萬年

凱安　蔣挺

維歲之吉維辰之良聖君紱冕肅事壇場大禮已備
大樂斯張神其醉止降福無疆

禪社首祭地祇樂　賀知章

順和

至哉含柔德萬物資以生常順稱厚載流謙通變盈

聖心事能察增廣陳厥誠黃祇優如在泰折俟咸亨

太和

肅我成命於昭黃祇裘冕而祀陟降在斯五音克備八變聿施緝熙肆靖厥心匪離

肅和

黃祇是祇我其夙夜寅畏誠絜匪遑寧舍禮以琮玉薦厥茅藉念玆降康胡寧克暇

靈具醉（禪社首祭地祇送神）　源乾曜

靈具醉杳熙熙靈將往眇禗禗顧明德吐正辭爛遺光流禎祺

祭神州樂章　舊唐書

唐書樂志曰太樂舊有祭神州迎送神詞二章不詳所起

迎神

黃輿厚載赤寰歸德含育九區保安萬國誠敬無怠禋祀有則樂以迎神其儀不忒

送神

神州陰祀洪恩廣濟草樹霑和飛沈沐惠禮修鼎俎

奠歆瑤幣送樂有章靈軒其逝

后土廟　羅隱

四海兵（一作干）戈尚未寧始於雲外學（一作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元女猶無聖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層（一作行）危岫拂眉青韋郎年少知何在（一作眈閑事）端坐思量（一作案上休看）太白經

后土瓊花圖　明瞿佑

阿武臨朝若鬼神春風屢動壁衣塵唐臣不敢揚君醜移謗瓊花觀裏人

后土皇地祇部紀事

遼史太祖淳欽皇后傳后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未幾童謠曰青牛嫗曾避路蓋諺謂地祇爲青牛嫗云

女里傳女里字涅烈袞逸其氏族補積慶宮人應曆初爲習馬小底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也葬爾母於斯當速詣闕必貴女里從之累遷馬羣侍中時景宗在藩邸以女里出自本宮待遇殊厚女里亦傾心結納及

穆宗遇弑女里奔赴景宗是夜集禁兵五百以衛旣卽位以翼戴功加政事令契丹行宮都部署賞賚甚渥尋加守太尉

稽神錄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嘗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於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玉爲之謂萬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荳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飮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大熱疾平卽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家妻小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求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又不可父乃曰去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爲何訟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鄰里皆漂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之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卽老父訟

女文也

春渚紀聞李右轄公素初爲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鄰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以動吾民民因爲大建福宇日饗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爲抑鄰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旣覺聞報新祠火起神座一爇而盡

后土皇地祇部雜錄

魏曹植誥咎文五靈振悚皇祇赫怒

後山詩話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明劉基詩檄名皇地示部署岳瀆神受約天皇墀

后土皇地祇部外編

尚書旋璣鈐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駕六龍出地軸號皇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

華嚴經佛所遊處無不遍至復與佛世界微塵數諸地神俱其名曰淨華光神善思光明神雜華莊嚴神散寶炎神隨時樂觀神金眼勝神毛孔散香神應時和音神如是一切皆於過去佛所普修願行

異聞錄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眞之子舉進士久不

第唐大足年中于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衢兵仗如帝者之衞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宦者持大杖衣畫袴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主人飾美麗光豔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其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牆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者出應門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宦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敘語於庭延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鞾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曰

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道從者數人宮監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重樂羅列罇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衞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佩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間西向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

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郎曰告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翠瑤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儐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見安道乘馬從車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才官宦者之輩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候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才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既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爲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即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幃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坐遂自外門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

金瑤羅紈蓋數十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閹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眞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以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眥鼻口流血眞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呪祝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一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眞曰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俟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眞

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祟儀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拏攫噴毒如羣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呦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鋋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爲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眞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祟儀曰前所爲法是太乙符法也但可攝制狐魅耳今既無効請更責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八紘厚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祟儀異之翼日又徵入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祟儀曰神祇所爲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試請自見而責之因命於婦新院設饌請祟儀祟儀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答將拜祟儀祟儀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仆倒稱罪請命目眥鼻口流血於地眞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眞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奈何聞昔安道初與偶

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眞卽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因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卽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眞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人之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劒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岳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而已又以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於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

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后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某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此恐不勝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邑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名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訣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玉珠瑤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且述前夢與安道所敘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

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祕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卒於官

雲笈七籤諸天內銘九地三十六音以元始同存空靈建號結自然之名表於九元演流外國三十六音如是天地各有三十六分天則有三十六天王以應三十六國地則有三十六土皇以應三十六天天王典眞土皇主仙第一壘色潤地正音土皇姓秦諱孝景椿第一壘色潤地行音土皇姓黃諱昌上文第一壘色潤地遊音土皇姓靑諱元文基第一壘色潤地梵音土皇姓蜚諱忠陣星第二壘剛色地正音土皇姓戊諱坤文光第二壘剛色地行音土皇姓鬱諱黃母生第二壘剛色地遊音土皇姓元諱乾德維第二壘剛色地梵音土皇姓長諱皇萌第三壘石脂色澤地正音土皇姓張諱維神保第三壘石脂色澤地行音土皇姓周諱伯上仁第三壘石脂色澤地遊音土皇姓朱諱明車子第三壘石脂色澤地梵音土皇姓庚諱文敬士第四壘潤澤地正音土皇姓賈諱雲子高第四壘潤澤地行音土皇姓謝諱伯无元第四壘

潤澤地遊音土皇姓巳諱文泰陣第四壘潤澤地梵音土皇姓行諱機正方第五壘金粟澤地正音土皇姓華諱延期明第五壘金粟澤地行音土皇姓黃諱齡我容第五壘金粟澤地遊音土皇姓雲諱探无淵第五壘金粟澤地梵音土皇姓蔣諱通八光第六壘金剛鐵澤地正音土皇姓李諱上少君第六壘金剛鐵澤地行音土皇姓范諱來力安第六壘金剛鐵澤地遊音土皇姓長諱李季元第六壘金剛鐵澤地梵音土皇姓王諱駟女容第七壘水制澤地正音土皇姓唐諱初生映第七壘水制澤地行音土皇姓吳諱正法圖第七壘水制澤地遊音土皇姓漢諱高文徹第七壘水制澤地梵音土皇姓京諱仲龍首第八壘大風澤地正音土皇姓葛諱元昇先第八壘大風澤地行音土皇姓華諱茂雲長第八壘大風澤地遊音土皇姓羊諱眞洞元第八壘大風澤地梵音土皇姓周諱尚敬原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氣正音土皇姓極諱无上元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氣行音土皇姓昇諱虛元浩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氣遊音

土皇姓趙諱上伯元第九壘洞淵無色剛維地氣梵音土皇姓農諱勤元伯右九壘之地極下洞淵洞源綱維天地制使不落上則去第一壘五百二十億萬里下則無窮無境無邊無際皆綱維之氣如是第九壘土皇以三月一日六月二日九月三日十二月四日一年四過乘五色雲輿九色飛龍執中元命神之章從倉老仙官耀天羽騎萬二千人上詣波梨答惒天奏九地學道得仙人名言於四天之主

華嚴綱要有佛世界微塵數主地神所謂普德淨華主地神堅福莊嚴主地神妙華嚴樹主地神普散衆寶主地神淨目觀時主地神妙色勝眼主地神香毛發光主地神悅意音聲主地神妙華旋髻主地神金剛嚴體主地神如是等而爲上首有佛世界微塵數皆於往昔發深重願願常親近諸佛如來同修福業

三〇八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三卷目錄

大明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炎帝神農氏一則　帝嚳高辛氏一則

陶唐氏 帝堯一則

周 總一則

秦 始皇一則

漢 高祖一則　武帝元鼎一則　太始一則　宣帝一則　成帝建始一則　平帝元始一則

後漢　世祖建武一則
魏　文帝黃初一則　明帝太和一則
晉　成帝咸和一則
梁　總一則
北魏　太祖天興二則　太宗永興一則　高祖太和一則
北齊　總一則
北周　總一則　孝閔帝一則　武帝保定一則
隋　高祖開皇一則
唐　總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天寶一則
遼　總一則　太祖天贊一則　穆宗應曆一則　聖宗統和二則　開泰三則
宋　眞宗天禧一則　仁宗皇祐一則　嘉祐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金　太宗天會一則　熙宗天眷一則　世宗大定三則　章宗明昌一則　宣宗貞祐一則
元　總一則　世祖至元三則　武宗至大一則
明　太祖洪武三則　世宗嘉靖一則
皇清　順治一則

大明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月令　郊特牲　祭法　祭義　玉藻
左傳　昭公元年

孝經緯（援神契）
國語（周語　魯語）
廣雅（異祥）

大明之神部總論
南齊書（禮志）
朱子全書（鬼神）

大明之神部藝文一
周迎日辭　尚書大傳
東君　楚屈平

東郊朝日賦　唐陸贄
朝日祝文　圖書編

大明之神部藝文二（詩）
日昇歌　晉傅元
朝日誠夏　隋牛弘
朝日樂章　唐書
朝日樂章　同前
日出行　李白
朝日樂章七首　圖書編

大明之神部選句
大明之神部紀事
大明之神部雜錄
大明之神部外編
夜明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炎帝神農氏一則　帝嚳高辛氏一則
周　總一則
秦　始皇一則
漢　武帝元鼎一則　宣帝一則　成帝建始一
則　平帝元始一則

後漢　世祖建武一則
魏　明帝太和一則
晉　成帝咸和一則
梁　總一則
北魏　太祖天興二則　太宗永興一則　高祖
太和一則
北齊　總一則
北周　總一則
隋　高祖開皇一則
唐　總一則

遼聖宗統和二則

宋眞宗天禧一則　仁宗皇祐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金總一則　章宗明昌一則

元總一則　武宗至大一則

明太祖洪武三則　世宗嘉靖一則

皇清順治一則

夜明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月令　祭法　祭義

左傳昭公元年

春秋緯孔演圖

國語周語　魯語

廣雅異祥

月令廣義月神

神異典第十三卷

大明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炎帝神農氏始祀朝日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不載　按拾遺記炎帝神農築圓丘以祀朝日

帝嚳高辛氏設丘兆以祀日

按史記五帝本紀帝嚳高辛氏歷日月而迎送之

按路史帝嚳以日至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日月

星辰

陶唐氏

帝堯命官以春分朝日秋分餞日

按書經虞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

（蔡傳）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

（蔡傳）餞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暮夕方納之日也

周

周制祭日俾六官各供其事又帥諸侯朝日於郊

按周禮天官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訂義）鄭康成曰次謂幄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强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典瑞王晉大圭執鎭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疏）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訂義）楊氏曰日爲衆陽之宗上有以參天地之神故用大圭鎭圭繅藉以朝日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先儒以四類爲日月星辰攷之書云類于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日出於東月始乎西其類宜於東西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注）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

冬官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訂義）鄭鍔曰五天地之中數所以象三光運行乎天地之中

按儀禮覲禮天子乘龍路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注）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

注　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

秦

始皇二十八年東游海上祠日主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并天下雍有日月廟始皇東遊海上祠八神八神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按本紀始皇東行在二十八年）

漢

高祖六年長安置晉巫祠東君

按史記漢書高祖本紀俱不載　按漢書郊祀志高祖六年長安置祠祀官女巫晉巫祠東君以歲時祠宮中

注　師古曰東君日也

武帝元鼎五年親郊泰畤朝日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於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

注　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也郊泰時

而揖日月此又別儀

按郊祀志武帝祭日以牛祭月以羊豕特

太始三年禮日成山

按漢書武帝本紀太始三年二月幸琅邪禮日成山

注　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

宣帝　　年祠日於不夜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祠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京師近縣鄠則有日月祠　按地理志東萊郡不夜有成山日祠

注　師古曰齊地記云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爲名

成帝建始二年罷成山日祠

按漢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張譚奏罷雍舊祠二百三所成山萊山皆罷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立日廟於長安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日月靁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宜令日廟於長安城之未墜兆

月廟於北郊兆奏可

後漢

世祖建武二年初立日位於圓壇中營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爲圓壇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別位不在羣神列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日月北斗無陛

魏

文帝黃初二年朝日於東郊

按三國志魏文帝本紀黃初二年春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郊

明帝太和元年春二月丁亥祀朝日於東郊

按三國志魏明帝本紀云云

晉

成帝咸和八年立日神於天郊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咸和八年正月立北郊天郊則日月諸神也

梁

梁南郊大明從祀

按隋書禮儀志梁南郊日月從祀座平地器以陶匏席用藁秸

北魏

太祖天興二年立日神於郊壇中壝內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興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於南郊爲壇日月在中壝內

天興三年二月丁亥詔有司祀日於東郊

按魏書太祖本紀云云　按禮志天興三年春祀日於東郊用騂牛一

太宗永興四年置日神於宮內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永興四年置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所於宮內歲二祭各用羊一

高祖太和十六年二月甲午初朝日於東郊遂以爲常

按魏書高祖本紀云云

北齊

北齊位日於圓壇下丘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圓丘日月於下丘用蒼牲司空獻

北周

北周以日從祀圓丘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

按隋書禮儀志後周圓丘日月從祀用牲各以其方色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爲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

孝閔帝元年二月癸酉朝日於東郊

按周書孝閔帝本紀云云

武帝保定元年春二月甲午朝日於東郊

按周書武帝本紀云云

隋

高祖開皇　年以日從祀圓丘又於國東門外爲壇以春分朝日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高祖受命爲圓丘於國之南日月在丘之第二等牲用方色犢一開

皇初於國東春明門外爲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

唐

唐祀上帝及蜡百神皆祭大明又以春分朝日於東郊

按唐書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大明夜明在壇之第一等（又）蜡祭百神大明夜明在壇上（又）朝日夕月無配（又）日月皆有坫（又）明堂日月以太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皆二以山罍實酒一（後）祀於圓丘以太尊二實汎齊（又）冬至祀圓丘大明夜明籩八豆八簋一簠一甑一俎一（又）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天子親祠不能則有司攝事

元宗開元二十年定以日月爲中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以日月爲中祀

天寶三載詔升日月爲大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寶三載三月戊寅詔曰祭之爲典以陳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

倫日月照臨下土式瞻既超言象之外宜極尊嚴之禮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庶昭報之誠格於上下欽崇之稱合於典則

遼

遼制十二月辰日皇帝皇后拜日

按遼史禮志十二月辰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

太祖天贊三年九月庚子拜日於蹛林

按遼史太祖本紀云云

穆宗應曆二年冬十一月己卯日南至始用舊制行拜日禮

按遼史穆宗本紀云云

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戊申千齡節祭日月禮畢百僚稱賀

統和四年十一月癸未祭日月爲駙馬都尉勤德祈福

開泰二年夏四月甲子拜日

開泰四年六月庚戌上拜日如禮秋七月上又拜日

開泰七年夏四月拜日

按以上俱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宋

眞宗天禧　年定以春分朝日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天禧初定

仁宗皇祐二年詔以日神從祀明堂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皇祐二年詔今祀明堂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之數日月大尊各二在殿上神座左籩豆數用中祠

嘉祐　年加日月壇羊豕各五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高宗紹興三年四月己亥復舉日月之祀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按文獻通考紹興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典未舉望詔禮官講求從之其後於城外惠照院望祭位版日書曰大明月書曰夜明玉用圭璧大明幣用赤夜明幣用白禮如祀感生帝

金

太宗天會四年春正月丁卯朔始拜日

按金史太宗本紀云云　按禮志朝日金初用本國禮天會四年始朝日於乾元殿而後受賀

熙宗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儀

按金史熙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世宗大定二年罷朔望朝日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朔望朝日大定二年以無典故罷

大定十五年定拜日之禮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十五年言事者謂今正旦並萬壽節宜令有司定拜日之禮有司援據漢書春分朝日升煙奠玉如圜丘之儀又按唐開元禮南向設大明神位天子北向皆無南向拜日之制今已奉勅以月朔拜日宜遵古制殿前東向拜詔姑從南向

大定十八年上拜日於仁政殿始行東向之禮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章宗明昌五年三月庚辰初定日月常祀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宣宗貞祐元年閏九月戊辰朔拜日於仁政殿自是每月吉爲常

按金史宣宗本紀云云

元

元制大明從祀圜壇第一等

按元史祭祀志從祀圜壇第一等大明位卯神位版丹質黃書神席綾褥藉以藁秸

世祖至元十六年十二月甲申祀太陽

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祭日於司天臺

按以上俱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卽位五月祭太陽於司天臺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武宗至大三年定以春分朝日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三年冬十月丙午三寶奴及司徒田忠良等言春秋朝日夕月實合祀典有旨所用儀物其令有司速備之

明

太祖洪武三年定以春分朝日

按大政紀洪武三年正月禮部定朝日夕月禮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

洪武四年詔定親祀朝日

按大政紀洪武四年正月詔定親祀朝日夕月服袞冕陪祭官各服本品梁冠祭服九月乙亥詔親祀日月齋三日降香齋一日著爲令

洪武二十一年以大明從祀南郊罷朝日之祭

按大政紀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壘石爲壇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從祀其朝日夕月熒星之祭悉罷之

世宗嘉靖九年復建朝日壇以春分祭大明之神

按續文獻通考嘉靖九年用夏言議改建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每歲春分行朝日禮秋分行夕月禮

按圖書編嘉靖九年建壇朝陽門外二里許歲春分祭大明之神於朝日壇西向甲丙戊庚壬年上祭服

親祀餘年遣文大臣攝之

皇清

順治八年

大清會典順治八年題准

大明之神從祀

天壇外更立

朝日壇在朝陽門外東郊其制一成每年於春分

日卯時致祭凡遇甲丙戊庚壬歲

皇上親詣行禮其餘各年遣大臣致祭

大明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月令

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注 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疏 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

郊特牲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注　天之神日爲尊日太陽之精也疏　正義曰雖特尊於出之帝而又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爲尊故此祭者日爲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不用所出之帝爲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爲賓主也

祭法

王宮祭日也

注　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疏　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祭義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注　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疏　主日配以月者爲天無形體懸象著明莫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注 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 疏 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別幽明定上下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爲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爲內別外內以正其位也

玉藻

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注 按宗伯實柴日月星辰爲中祀而用元冕者以天神尚質

左傳

昭公元年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孝經緯

援神契

日神五色明照四方

國語

周語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

魯語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

（注）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也

廣雅

異祥

朱明燿靈東君日也日御謂之羲和

甲乙爲幹幹者日之神也

大明之神部總論

南齊書

禮志

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禮記保傅云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元之言得其義矣

朱子全書

鬼神

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

大明之神部藝文一

周迎日辭　尚書大傳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欲拜迎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

東君　楚屈平

暾將出兮東方照我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晈晈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絙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鷈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東郊朝日賦（以國家行仲春之令爲韻）

唐陸贄

日爲炎精君實陽德明至乃照臨下土德盛則光被四國天垂象聖作則候春分之節時則罔愆順周官之儀事乃不忒於是載青旂儼翠華蓋畱殘月旗拂朝霞咸濟濟以皇皇備禮容于邦家天子躬整服以待曙心既誠而望睽倏而罷嚴更闢禁城五輅齊駕八鸞啓行風出郊而草偃澤先路而塵清卷餘靄于林薄動神光于旆旌初破鏡而半掩忽成輪而上征杲耀榮光分輝于千品萬類烟煴瑞色均燭于四夷八紘一人端冕以仰拜百辟奉璋而竭誠故曰天爲父日爲兄和氣旁通帝德與日德俱遠清光相對帝心與日心齊明時也春事既用夾鍾律中登觀臺而瑞集覩芳甸而農衆東爲陽位故出拜于國東仲居

時中乃展禮于春仲既而盛禮畢陳錫鸞迴輪家有罄室巷無居人備禮服之燦燦殷游車之轔轔人望如草我澤如春惟天德與聖壽配朝日而長新伊茲禮之可持歷前代而修之漢拜庭中成煩褻之細事魏朝歲首失禮經于舊時國家欽若天命率由時令矯前王之失德修古典而施敬俾伯夷之掌禮俾軒后以作聖恭承命于春卿遂觀光而典詠

朝日祝文　　圖書編

嗣天子御名謹昭告于大明之神惟神陽精之宗列神之首神光下照四極無遺功垂今昔率土仰賴茲當仲春式遵古典以玉帛牲醴之儀恭祀於神伏惟鑒歆錫福黎庶尚饗

大明之神部藝文二（詩）

日昇歌　晉傅元

東光昇朝陽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逸景何晃晃
旭日照萬方皇德配天地神明鑒幽荒

朝日誠夏　隋牛弘

扶木上朝暾嵫山沈暮景寒來遊晷促暑至馳輝永
時和合璧耀俗泰重輪明執圭盡昭事服冕罄虔誠

朝日樂章　唐書

唐書樂志曰貞觀中朝日樂

肅和

惟聖格天惟明饗日帝郊肆類王宮戒吉珪奠春舒鐘歌曉溢禮云克備斯文有秩

雍和

晨儀式薦明祀惟光神物爰止靈暉載揚元端肅事紫幄興祥福履攸假於昭允王

朝日樂章　同前

唐書樂志曰太樂舊有朝日迎神送神辭二章不詳所起

迎神

太陽朝序王宮有儀蟠桃彩駕細柳光馳軒祥表合漢曆彰奇禮和樂備神其降斯

送神

五齊兼酌百羞具陳樂終廣奏禮畢崇禋明鑑萬寓照臨兆人永流洪慶式動曦輪

日出行　李白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一作其行終古不休息）人非元氣安得

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朝日樂章七首（錄六首）　圖書編

迎神（熙和）

仰瞻兮大明位尊兮王宮時當仲春兮氣融爰遵祀禮兮報功微誠兮祈神昭鑒願來享兮迓神聽

奠玉帛（凝和）

神靈壇兮肅其恭有帛在篚兮赤琮奉神兮祈享以納予恭奠兮忻以顒

初獻（壽和）

玉帛方獻兮神歆酒行初獻兮武成齋芳馨兮犧色騂神容悅兮鑒予情

亞獻（時和）

二齊升兮氣氛芳神顏怡和兮喜將予令樂舞兮具張願垂普照兮民康

終獻（保和）

殷勤三獻兮告成羣職在列兮週盈神錫休兮福民生萬世永賴兮神功明

送神（昭明）

祀禮既週兮樂舞揚神享已納兮還淸鄉于當拜首兮奉送願恩光兮普萬方永耀熹明兮攸賴烝民咸仰兮恩光覩六龍兮御駕神變化兮鳳翥束帛餚饈兮詣燎方佑我皇明兮基諸隆長

大明之神部選句

唐白居易詩羲和趂日沈西海

李商隱詩羲和辛苦送朝陽

明劉基詩鬱儀手捉三足老鴉脚脚踏火輪蟠九螭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暘谷暮金樞淸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龜煇煌焜燿啓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蕤

大明之神部紀事

唐書新羅傳新羅元日相慶是日拜日月神

癸辛雜識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往援李璮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畱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

大明之神部雜錄

尚書大傳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

晉書禮志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卽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於東郊之分又違禮二分之義

大明之神部外編

山海經東南海之水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曰羲和爲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故曰爲羲和之子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

大洞眞經上皇玉帝君曰九天眞人呼日爲濯耀羅三天眞人呼日爲圓光蔚

高上太素君曰太素天中呼日爲眇景也

玉晨太上大道君曰道君反日中之神玉併月中之高靈

太清大道君曰太清天中有山名浮絕三天神王之所治也彼天人呼曰爲太明太極大道元景君曰太極眞人呼曰爲圓明

太陽九氣玉賢元君曰太陽九氣者變化三晨之上策駕紫軿於微元之下微元者日中之神名曰玉賢天中或呼曰爲微元也

太一上元禁君曰赤氣王者日中之上神其名曰將車梁能知赤氣王名者不死

上清八皇老君曰上清眞人呼日月爲太寶九華

太上欝儀結璘章日中青帝諱圓常無字昭龍韜衣青玉錦帔蒼華飛羽帬建翠芙蓉晨冠日中赤帝諱丹虛峙字綠虹映衣絳玉錦帔丹華飛羽帬建丹符靈明冠日中白帝諱皓欝將字迴金霞衣素玉錦帔白羽飛華帬建皓靈芙蓉冠日中黑帝諱澄增停字元綠炎衣元玉錦帔黑羽飛華帬建元山芙蓉冠日中黃帝諱壽逸阜字飆暉像衣黃玉錦帔黃羽飛華帬建芙靈紫冠（按氏族博攷丹虛峙作丹靈峙澄增停作澄澮渟餘同）

日中五帝魂精內神名珠景赤童

老子歷藏中經日月者天地之司徒司空也日姓張名表字長史

洞冥記武帝好仙術與東方朔狎暱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耶朔曰東北有地日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數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馭以手掩烏目不聽下地長食此草蓋烏獸食此草則美悶不能動矣

華嚴經佛所遊處無不遍至復與無量日天子俱其名曰日天子眼炎光天子須彌光勝天子淨寶眼天子勇猛不退天子妙華鬘光天子寶覺天子明眼天子勝地童天子普勝光天子如是一切皆悉成就清淨善根常欲饒益一切衆生

拾遺記欝華日精又名欝儀奔日之仙故曰欝儀與日同居

眞誥方朱山眞人皆呼日爲圓羅耀

雲笈七籤日中赤氣上皇眞君諱將車梁字高騫爽日中司命君名接生

老子明照法敘事或見童子長五六尺立而笑其左

上有自然蓋者日中童子也

華嚴綱要有無量日天子所謂日天子光燄眼天子須彌光可畏敬幢天子離垢寶莊嚴天子勇猛不退轉天子妙華纓光明天子最勝幢光明天子寶髻普光明天子光明眼天子持勝德天子普光明天子如是等而爲上首其數無量皆勤修習利益衆生增其善根

夜明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炎帝神農氏始揖夜光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不載　按拾遺記炎帝神農築圓丘以祀朝日飾瑤堦以揖夜光

帝嚳高辛氏設丘兆以祀月

按史記五帝本紀帝嚳高辛氏歷日月而迎送之

按路史高辛氏以日至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

周

周制祀月俾大宗伯等官各供其事又率諸侯禮月于北郊

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訂義 項氏曰日司晝月司夜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訂義 鄭鍔曰先儒以四類爲日月星辰攷之書云類于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

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注 天神謂日月星辰

按儀禮覲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

注 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爲地神也

秦

始皇二十八年東游海上祠月主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并天下雍有日月廟始皇東游海上祠八神八神六曰月主祠之萊山在齊北（按本紀始皇東行在二十八年）

漢

武帝元鼎五年親郊泰畤祭月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注）師古曰朝日夕月蓋常禮也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別儀

按郊祀志武帝祭月以羊豕特

宣帝　年祠月于黃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祠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京師近縣鄠則有日月祠

成帝建始二年罷萊山月祠

按漢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張譚奏罷雍舊祠二百三所成山萊山皆罷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立月廟于長安北郊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日月靁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宜令日廟於長安城之東墜兆月廟於

北郊兆奏可

後漢

世祖建武二年初立月位于圓壇中營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爲圓壇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別位不在羣神列

魏

明帝太和元年八月己丑祀夕月於西郊　按三國志魏明帝本紀云云

晉

成帝咸和八年立月神于天郊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咸和八年正月立北郊天郊則日月諸神也

梁

梁南郊夜明從祀　按隋書禮儀志梁南郊日月從祀

北魏

太祖天興二年立月神于郊壇中壝內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興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於南郊爲壇日月在中壝內

天興三年秋分祭月于西郊用白羊一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太宗永興四年置月神于宮內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永興四年置日月之神及諸小神二十八所於宮內歲二祭各用羊一

高祖太和十六年八月車駕初夕月於西郊遂以爲常

按魏書高祖本紀云云

北齊

北齊置月位于圓壇下丘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圓丘日月於下丘用蒼牲司空獻

北周

北周以月從祀圓丘以秋分夕月于國西門外

按隋書禮儀志後周圓丘日月從祀用牲各以其方

色以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爲壇於埳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

隋

高祖開皇　年以月從祀圓丘又于國西門外爲壇以秋分夕月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高祖受命爲圓丘於國之南日月在丘之第二等牲用方色犢一開皇初於國西開遠門外爲坎深三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

唐

唐祀上帝及蜡百神皆祭夜明又以秋分夕月于西郊

按唐書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大明夜明在壇之第一等（又）蜡祭百神大明夜明在壇上（又）朝日夕月無配（又）明堂日月以太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皆二以山罍實酒一（又）秋分夕月於西郊天子親祀不能則有司攝事

遼

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千齡節祭日月

統和四年十一月癸未祭日月爲駙馬都尉勒德祈福

按以上俱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宋

眞宗天禧　年定以秋分夕月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天禧初定

仁宗皇祐二年詔以月神從祀明堂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皇祐二年詔令祀明堂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圓丘從祀之數日月大尊各二在殿上神座左籩豆數用中祀

高宗紹興三年四月己亥復舉日月之祀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金

金置月神座于郊壇第一等

按金史禮志郊壇日月神座于壇上第一等席皆藁秸

章宗明昌五年三月庚辰初定日月常祀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按禮志大定明昌其禮寢備夕月壇曰夜明在彰義門外之西北當闕西地掘地汙之爲壇其中

元

元制夜明從祀圜壇第一等

按元史祭祀志從祀圜壇第一等夜明位西神位版丹質黃書神席綾褥座藉以藁秸

武宗至大三年定以秋分夕月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三年冬十月丙午三寶奴及司徒田忠良等言春秋朝日夕月實合祀典有旨所用儀物其令有司速備之

明

太祖洪武三年定以秋分夕月

按大政紀洪武三年正月禮部定朝日夕月禮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

洪武四年詔定親祀夕月之儀

按大政紀洪武四年正月詔定親祀朝日夕月服袞

冕陪祭官各服本品梁冠祭服九月乙亥詔親祀日月齋三日降香齋一日著爲令

洪武二十一年以夜明從祀南郊罷夕月之祭

按大政紀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壘石爲壇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從祀其朝日夕月熒星之祭悉罷之

世宗嘉靖九年復建夕月壇以秋分祭夜明之神

按圖書編嘉靖九年罷從祀建壇阜城門外之南二里許歲秋分祭夜明之神於夕月壇東向丑辰未戌年上皮弁服親祀餘年遣武大臣攝之

皇清

順治八年

大清會典順治八年題准

夜明之神從祀

天壇外更立

夕月壇在阜成門外西郊其制一成每年于秋分

日酉時致祭以

星辰配凡遇丑辰未戌年

皇上親詣行禮其餘各年遣大臣致祭

夜明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月令

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注 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疏 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

祭法

夜明祭月也

注 夜明月壇也 疏 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爲夜明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祭義

疏 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懸象著明莫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注 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

左傳

昭公元年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春秋緯

孔演圖

蟾蜍月精也

國語

周語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

魯語

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絜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

注　夕月以秋分糾共也虔敬也或云少采黻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也載天文也此因夕月而共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

廣雅

異祥

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

甲乙爲幹幹者日之神也寅卯爲枝枝者月之靈也

月令廣義

月神

素娥月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四卷目錄

夜明之神部總論

南齊書（禮志）

朱子全書（鬼神）

夜明之神部藝文一

夕月祝文　圖書編

夜明之神部藝文二（詩）

夕月誠夏　隋牛弘

夕月樂章　唐書
古朗月行　李白
嫦娥　李商隱
霜月　前人
房君珊瑚散　前人
艷歌　無名氏
瑤娥曲　宋趙汝鐩
修月匠歌（井序）　元楊維楨
待月壇　陳樵
夕月樂章　圖書編
題姮娥奔月圖　明蘭廷瑞
姮娥奔月圖　瞿佑
月宮仙子圖三首　徐渭
夜明之神部選句
夜明之神部紀事
夜明之神部雜錄
夜明之神部外編
北斗之神部彙考一（南斗附）

秦（始皇一則）
漢（武帝元鼎一則　宣帝神爵一則）
後漢（世祖建武一則）
晉（成帝咸和一則）
梁（總一則）
陳（總一則）
北魏（太祖天興一則）
北齊（總一則）
隋（高祖開皇一則）
唐（總一則）
宋（總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元（總一則　世祖至元二則）
北斗之神部彙考二（中斗東斗西斗南斗附）
史記（天官書）
淮南子（天文訓）
晉書（天文志）
酉陽雜俎（北斗）
月令廣義（南斗北斗西斗）

老子中經（中斗北斗）

金闕帝君五斗三元眞一經口訣（北斗）

諸天靈書經（北斗）

北帝七元延生經（北帝）

雲笈七籤（北斗東斗西斗中斗）

北斗之神部紀事

北斗之神部雜錄

北斗之神部外編

神異典第十四卷

夜明之神部總論

南齊書

禮志

步兵校尉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元之言得

其義矣魏祕書監薛循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元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修之按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元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元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耶

朱子全書

鬼神

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

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也耶日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

處乃其魂之發也

夜明之神部藝文一

夕月祝文　圖書編

嗣天子御名敢昭告於夜明之神惟神鍾陰之精配陽之德繼明於夕有生共賴暨惟五星列宿咸司下土各有攸分眇予之資仰承帝命君此生民玆者時惟秋分爰遵典禮以玉帛牲醴之儀用修常祭於神惟神歆鑒福我邦民尚享

夜明之神部藝文二（詩）

夕月誠夏　隋牛弘

澄輝燭地域流耀鏡天儀曆草隨弦長珠胎逐望虧成形表蟾兎竊藥資王母西郊禮旣成幽壇福惟厚

夕月樂章　唐書

唐書樂志曰貞觀中夕月樂

肅和

測妙爲神通微曰聖坎祀貽則郊禋展敬璧薦登光金歌動映以載嘉德以流會慶

朏晨爭舉天宗禮闢夜典凉秋陰明湛夕有醻斯旨

雍和

有牲斯碩穆穆其疇穰穰是積

舒和

合吹八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驚詞昭茂典光前

列夕曜乘功表盛明

古朗月行　李白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白（一作青）

雲端仙人垂兩足桂樹作（一作何）團團白兎擣藥成問

言與誰（一作誰與）餐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羿昔落九

烏天人清且安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憂來其如

何悽（一作惻）愴摧心肝

嫦娥　李商隱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

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霜月　前人

初聞征鴈已無蟬百尺樓高（一作南）水接天青女素娥

俱耐冷月中霜裏鬭嬋娟

房君珊瑚散　　前人

不見姮（一作嫦）娥影清秋守月輪月中閑杵臼桂子擣
成塵

豔歌　　無名氏

月裏嫦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
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瑤娥曲　　宋趙汝鐩

一二三四月如眉積累如梳截半規玉斧晝夜修不
徹修伐團鏡當空垂十眉有樣列象几梳裁春冰鏡
涵水瑤娥睡起拂菱花埽黛插鬢雲繞指斂袂亭亭
天上妝環珮隱體璆琳鏘驂鸞跨鶴舞仙譜子登彈
璈飛瓊簧天風颼飂冷到骨銀河澎浪濺羅襪一輪
千古廣寒深折盡桂花應白髮

修月匠歌（并序）　元楊維楨

按酉陽雜俎太和初有王秀才遊嵩山迷道見一
人枕襆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
其影則日爍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
卽一數因作修月匠歌

天公弄九七寶鈿脆如琉璃拆如線月中斤人八萬戶敕賜仙廚瓊屑飯什什伍伍入杳冥妙手持天輕欲旋千斤寶斧運化鈞混沌皮開精魄見羿家奔娥太輕脫須臾踏破蓮花瓣十二山河影碎中輪郭重完冰一片縹緲長懸玉臼飛堅牢永結妖蟇患封辭何用蟣蝨臣功成萬古蒙大眷一歸蘭路不知年兔子花開三萬徧

待月壇　陳樵

憶昔待月錢唐秋眼寒桂樹枝相樛桂枝半蠹花不實折之不得令人愁帝鄉幽燕邈吳越還向山中弄明月聞道君家待月壇壇空風露何漫漫便欲因之遡寥廓倒騎玉蟾飛廣寒廣寒宮殿殊清絕素娥嬋娟皎如雪笑指桂樹對我言留取高枝待君折待君折須幾時明年八月會相見付與天香第一枝

夕月樂章　圖書編

迎神（凝和）

陰曰配合兮承陽式循古典兮齋以恭覲太陰來格兮星辰羅從予拜首兮迓神容

初獻（壽和）

神其來止有嚴其誠玉帛在篚清酤方盈奉而奠之
願鑒微情夫祀兮云何祈佑兮羣民

亞獻（豫和）

二觴載斟樂舞雍雍神歆百職惟供願順軌兮五行
祈民福兮神必從

終獻（康和）

一誠已伸三舉金觥鐘鼓鍧鍧環珮琤琤鑒予之情
願永保我生民

徹饌（安和）

禮樂肅具精意用伸位坎居歆納茲藻蘋徹之弗遲
儀典肅陳神其鑒之祐我生民

送神（保和）

禮備告終兮神喜穹碧澄輝兮素華鮮星辰從兮返
神鄉露氣清兮霓裳蹁躚餚饈兮束帛薦之於瘞兮
罔敢愆予拜首兮奉送願永貺兮民樂豐年

題姮娥奔月圖　明蘭廷瑞

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

在何事無能近月中

姮娥奔月圖　瞿佑

一丸靈藥少人知竊去應無再得期后羿空能殘九日那知月裏却容私

月宮仙子圖三首　徐渭

纏頭雲錦墜金釵短袖長裙雪片裁不是上頭寒不禁夜深何事却飛來

捧來玉兎夜生光一捻氷肌縞帶香試問當年明月裏果然親得見明皇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桂花添得幾枝春

夜明之神部選句

宋謝莊月賦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元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

唐李華詩素娥嘗藥去烏鵲遶枝驚

杜甫詩斟酌姮娥寡天寒耐九秋

劉禹錫詩嫦娥破鏡斜

陸暢詩姮娥須逐彩雲降不可逥霄在月中

王初詩月娥孀獨夜漫漫

施肩吾詩有時頻夜看明月心在嫦娥几案邊

李賀詩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濕寒兎

李商隱詩月娥孀獨好同遊（又）星娥一去後月姊更來無（又）姮娥擣藥無時已（又）浪乘畫舸憶蟾蜍月娥未必嬋娟子

李咸用詩嫦娥倚桂開朱顏

陳陶詩孀居應寒冷擣藥青冥愁（又）月娥揮手崦嵫峰

和凝詩不是昔年攀桂樹豈能月裏索姮娥

宋薛映詩姮娥不惜宮中桂乞與天香分外香

楊萬里詩素娥西征未歸去簸弄銀盤浣風露一丸玉彈東飛來打落桂枝雪毛兎

元錢惟善詩嫦娥偷藥長少年桂子薌霏羽衣濕

明劉基詩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嚥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兎所擣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描光弄影蕩雲漢閃奎爍璧葩花摛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爲珠璣或落岩谷間化作珣玗琪人拾得喫者胃膽生明暈

王廷相詩七襄機冷停織女九重簾捲顰嫦娥

夜明之神部紀事

鄧雲子淸靈眞人裴君傳太素眞人敎裴君奔月之法裴君止於空山之上修行精思一年之中髣髴姿容二年之中五夫人遂俱乘月形見在君左右三年之中並共笑樂言語五年之中五帝月夫人遂與君共乘飛龍之車西到六嶺之門八絡之丘協晨之宮八景之城登七靈之臺坐太和之殿授裴君流星夜光之章十明之符食黃琬紫精之粭飲月華雲膏於是與五夫人夕夕共遊矣

唐書新羅傳新羅元日相慶是日拜日月神

龍城錄開元六年八月望夜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作術臥遊月宮見一宮榜曰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王城嵯峨若萬頃琉璃之田有素娥十餘人皆乘白鸞舞於廣庭桂樹之下音樂清麗歸按其調作霓裳羽衣之曲

開元傳信記明皇嘗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高力士曰豈聖體小不安耶上曰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子娛以上清之樂其曲凄楚動人吾回以玉笛尋得之慮忽遺忘故尋之耳力士拜賀請奏并求其名上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於樂章刻石太常焉

酉陽雜俎翟乾祐與弟子玩月江岸或問此中何有翟曰可隨吾指觀之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

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戸修之予卽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向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夜明之神部雜錄

晉虞喜安天論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生焉

日知錄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爲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嫦娥

夜明之神部外編

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有女子方浴月帝俊之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老子歷藏中經日月者天地之司徒司空也月姓文名申字子光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注）姮娥羿妻羿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

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注）纖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

月歷數度躍入其中遂爲月御

張衡靈憲姮娥奔月是爲蟾蜍

華嚴經佛所遊處無不遍至復與無量月天子俱其名曰月天子曜華天子勝流莊嚴天子樂世樂天子眼光天子淨光天子普遊靜光天子星宿王天子淨覺天子端嚴善光天子如是一切勤以智慧普發衆生無上寶心

酉陽雜俎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其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道有過謫令伐樹

雲笈七籤月中黃氣上皇神母諱曜道支字玉薈條月中青帝夫人諱隱娥珠字芬豔嬰衣青華瓊錦帔翠龍鳳文飛羽帬月中赤帝夫人諱逸寥無字婉延靈衣丹蘂玉錦帔朱華鳳落飛羽帬月中白帝夫人諱靈素蘭字鬱連華衣白珠四出龍錦帔素羽鸞章飛華帬月中黑帝夫人諱結連翹字淳厲金衣元琅九道雲錦帔黑羽龍文飛華裙月中黃帝夫人諱清營襟字炅定容衣黃雲山文錦帔綠羽鳳華繡帬

（按氏族博攷逸寥無作翳逸寥婉延靈作婉延虛靈素蘭作弄素蘭淳厲金作停屬金餘同）

月中夫人魂精內神名曖蕭臺標

月中桃君名方盈

老子明照法敘事或見童子長五六尺立而笑其右上有自然蓋者月中童子也

華嚴綱要有無量月天子所謂月天子華王髻光明天子衆妙淨光明天子安樂世間心天子樹王眼光明天子示現淸淨光天子普遊不動光天子星宿王自在天子淨覺月天子大威德光明天子如是等而爲上首其數無量皆勤顯發衆生心寶

北斗之神部彙考一（南斗附）

秦

始皇二十六年立南北斗廟于雍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幷天下雍有南北斗廟

漢

武帝元鼎五年以北斗從祀泰一壇下

按漢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上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其下四方地爲腏食羣神從

者及北斗云（按本紀立泰一祠壇在元鼎五年）

宣帝神爵元年立南斗祠於長安城旁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云云

後漢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定北斗神位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建武二年春正月壬子立郊兆于城南　按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爲圓壇有四通道以爲門北斗在北道之西別位不在羣神列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日月北斗無陛

晉

成帝咸和八年立北斗神于天郊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成帝咸和八年正月立北郊天郊則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老人神也

梁

梁南郊北斗從祀

按隋書禮儀志云云

陳

陳制令太中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祠北斗

按隋書禮儀志云云

北魏

太祖天興二年定北斗從祀郊壇之位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興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于南郊爲壇天位在其上北斗在中壝內

北齊

北齊以北斗從祀圓丘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圓丘五星北斗二十八宿於下丘爲衆星之位遷於內壝之中

隋

高祖開皇　年立北斗位於圓丘第二等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高祖受命爲圓丘於國之南北斗在丘第三等

唐

唐以北斗從祀圓丘

按唐書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北斗差在行位前

宋

宋以北斗從祀郊壇第二等

按宋史禮志郊祀錄郊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差在行位前

徽宗政和三年定北斗神位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二年班五禮新儀　按禮志政和二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內坐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神位五十有四於第一龕

元

元以北斗從祀圜壇第二等

按元史祭祀志從祀圜壇第二等北斗天牢三公鶉火文昌內階位於午北斗居前行

世祖至元十八年春正月丁巳制以六祖李全佑嗣五祖李居壽祭斗

至元二十二年八月辛酉命有司祭斗二日十二月

辛卯勅有司祭北斗

按以上俱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北斗之神部彙考二（中斗東斗西斗南斗附）

史記

天官書

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

（注）索隱曰整長曆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

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衡斗之中央杓斗之尾魁斗之首也姚氏按宋均云是六帝乘車巡狩故無所不紀也

淮南子

天文訓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

晉書

天文志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中天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

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母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傅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輔星明則臣彊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酉陽雜俎

北斗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陰第二星曰叶詣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作第六星曰開寶

第七星曰招搖

月令廣義

南斗北斗西斗

正月初九日南斗星君降現九月十九日日月宮會合諸天列宿上朝無始北斗大帝下降十二月初三日北斗北極降十三日西斗星君降

老子中經

中斗北斗

中極黃老者眞人之府中斗君也天之侯王主皇后素女宮也璇璣者北斗君也天之侯王也主制萬二千神持人命籍

金闕帝君五斗三元眞一經口訣

北斗

陽明星者北斗之東神也丹元星者北斗之南神也陰精星者北斗之西神也北極星者北斗之北神也天關星者北斗之中神也

諸天靈書經

北斗

北清天者北斗是也今依度人經說東斗主筭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監衆靈此名一天五斗魁主卽明中斗已北而有北斗也

北帝七元延生經

北帝

晦朔之日北帝七元眞人下降人間檢察罪福凡人每醮求解災厄卽得吉無不利

雲笈七籤

北斗東斗西斗中斗

北斗星者太極之紫蓋元眞之靈牀九皇之神席天尊之偃房斗有魂魄之星迴旋在斗外裏纏於斗斗在內也陽明陰精二星之間星斗魂魄魁首也名曰天樞魂神斗次第二星名曰天璇魂神斗次行第三星名曰天機魄精斗次行第四星名曰天權魄精斗次行第五星名曰玉衡魄靈斗次行第六星名曰闓陽魄靈斗次行第七星名曰搖光大明七星去地四十萬里圍七百二十里皆金精琉璃爲其郭七曜紫暉開其光號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調陰陽

四時五行皆稟之焉

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內輔一星在北斗第三星不可得見見之長生成神聖也外輔一星在北斗第六星下相去一寸許若驚恐厭魅起視之吉

東斗主擊君西斗主伐君中斗伏逆君

北斗之神部紀事（附南斗）

雲笈七籤北斗九星七見二隱漢相國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

搜神記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主夭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淸酒鹿脯一觔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棊次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棊顏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

飲酒食脯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唯拜之南面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拜而回管與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聞奇錄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罷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顏色甚美麗夏中俱納凉於庭忽仰視天裂有長人於裂處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與君爲女婿耽不敢阻請俟排比卅二乃許約期後月乃騰空而去耽與其妻雖甚憂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園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馬而突入太無禮也園人曰竊見使君有憂色故請言其事耽曰爾何要知之園人固請耽因告之園人曰使君不足憂小事耳言訖而去佩金者及期而至園人復突入佩金者見之趨下再拜園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怒爾罰汝在人間奈何又復擾人如是對曰死罪復

拜閽人輒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酒閽人於大沙鑼取飲數器器可三斗餘飲訖又取一鐵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鑼飲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懼色乃飲之惟言死罪更無他詞閽人曰送天獄禁百日乃騰空而去閽人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晝夜焚修今乃報之適無禮者即賊星也今已禁之請無他慮言訖而去

逸史裴度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從之奉事甚謹及爲相機務縈冗乃致遺忘心恆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京師有道者來謁留之與語曰公昔年曾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度笑而已後爲太原節度家人病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裴相公廉貞將軍遣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耶將軍甚怒相公何不謝之度甚驚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淨院焚香具酒果廉貞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於階下東向奠酒再拜見一人金甲持戈長三丈餘北向而立裴公汗

洽俯伏不敢動少頃卽不見問左右皆云無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

錄異記嘉州夾江令檢校工部尚書朱播嘗居官得疾四支不能運用舉體沉重毎轉側皆須數人扶舁以爲風廢藥餌攻之未效忽眼痛且瘇晝夜煩楚又數日俄而渴作嗜水及飲湯不知石斗之量又數日心狂憒憒若有所覩賴其沉頓不能轉動若不然亦將披髮倮走無所畏憚矣旬日之中四疾相屬風露之危期在旦夕矣既晝夜不寐疲倦之極忽如睡不睡見七仙人列坐在前纔長五六寸衣帔冠服眉目髭髮歷歷分明五人相倚而坐二人兩畔横坐播心自思之正坐卽有横坐如何忽聞側畔空中有人應曰既爲仙人何所不可何怪横坐聞訖亦不見所語之人七仙人亦復不見自此常覺有人爲握搦手足捫拍背膊所疾漸損其日所嗜冷水湯飲頓減一半如是三五日便能主持公事祗對賓客所疾漸愈因畫北斗七星眞人供養焉

墉城集仙錄邊洞元性好服餌一旦有老叟負布囊

入觀賣藥衆因問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衆笑謂之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眞人高眞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爲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暇服丹而得道也又問曰旣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一南宮眞人耳須臾叟不知所之

東坡志林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眞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眞君將奠雨作已而淸風肅然雲氣鮮駁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故

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七月故丞相鐵迭木兒子將作使鎖住與其弟觀音奴姊夫太醫使野里牙坐怨望造符籙祭北斗呪咀事覺詔中書鞫之事連前刑部尚書烏馬兒前御史大夫孛羅上都留守馬兒及野里牙姊阿納昔木思等俱伏誅

北斗之神部雜錄

北斗居亥以亥爲正天門三合臨卯未故以陀羅擎羊當之卯爲春木旺鄉故陀羅托桃花未爲羊故擎羊托羊首也又斗位於北所理在於天南故使者有擎羊陀羅之像蓋陀羅托桃花者桃之爲物花實俱赤文明離午之義也擎羊托羊首者未肖也斯以所寓意在焉又陀羅花名故在手托之猶擎羊之托羊首也

北斗之神部外編（南斗西斗附）

北斗本命經元始上帝在玉清黃極宮中演道之際有一眞人名曰寶上諸天子中最爲第一出班請問中天七星巍巍赫奕統御羣曜斡旋炁運斟酌死生威靈至重以何因緣而殊深第一起自何劫始終之化願詳聞之上帝曰大哉汝之問也在昔龍漢有一國王其名周御聖德無邊將人稟壽八萬四千大劫王有玉妃明哲慈慧號曰紫光夫人於塵劫中已發至願願生聖子輔佐乾坤以禆造化却被三千劫於

此王世因上春之日百花榮茂之時遊戲後苑至金蓮花溫玉池脫服澡盥忽有所感生蓮花九苞應時開發化生九子其二長子是爲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其七幼子是爲七星或善或惡化道羣情於玉池中經於七日七夜結爲光明飛居中極去地九千萬里化爲九大寶宮二長帝君居紫微垣太虛中勾陳之位掌握浮圖紀綱元化爲衆星之主領也聖母紫光夫人尊號北斗九眞聖德天后也如是眞君名號自非寶上啓陳玉清開演天皇親降授與天師世間無由知見矣所以見聞而能持誦頂禮者皆道心深重夙有善緣更能依科修奉功德不可思議經云其有生身果薄雖在人中貧窮下賤縱知本命無力修崇能酌水獻花冥心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眞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期皆得延生注福繫係人身災厄蠲除獲福無量矣

太上飛行九神玉經夫九星者實九天之靈根日月之明梁萬品之淵宗也上有九辰華君中有九皇夫人魂精魄靈皆九斗之威神吐煥七曜之光流映九

天之門洞朗幽虛無毫不彰也

第一天樞星則陽明星之魂神也天樞星威而不曜光而不照潛洞太虛圍九百二十里對陽明星之西北門其星則號元斗宮魁精元上眞皇夫人姓明通諱甖元眞名上精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至腰衣紫黃青三色之襹帶九鈴之綬口恆吐青氣之光以注於陽明星上以明星之煥也

第二天璇星則陰精星之魂神也天璇星景而遠映照而不煥潛洞太虛圍五百五十里對陰精星之西門其星則號元斗宮虛精上元皇夫人姓元鏡諱鬱勃光眞名金歸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錦羅帬鳳文錦帔帶靈飛紫綬口恆吐黑氣之光以注於陰精星上以明星之暉曜也

第三天璣星則眞人星之魄精也天璣星猛而不顯暉而不曜潛洞太虛圍七百七十里對眞人星之東南門也其星則號上精宮靈妃元皇夫人姓常明諱化雲眞名流爛頭建晨嬰寶冠衣飛雲明光錦襹帶六山飛晨之綬口恆吐黃氣之精以注眞人星上以

明星之曜也

第四天權星則元冥星之魄精也天權星微而隱隱而同映潛煥太虛圍八百里對元冥星之東門也其星則號綱極宮上虛神妃華皇夫人姓開生諱運明眞名嬰闢頭建七稱之冠衣緋羅鳳文之襹帶金眞玉光口恆吐赤氣之精以注元冥星上以明星之煥曜也

第五玉衡星則丹元星之魂靈也玉衡星大而嘿踊而不煥潛洞太虛圍七百二十里對丹元星東北門也其星則號紀明宮北上金蓋中皇夫人姓元方諱神武眞名勃頭建紫辰飛華之冠衣九色之襹帶神虎玉文口恆吐白氣之光以注丹元星上以明星之暉也

第六闓陽星則北極星之魄靈也闓陽星明而潛照暉而不煥洞微太虛圍七百七十里對北極之下開北洞之門也其星則號紫極宮安上晨華元皇夫人姓王元諱根華眞名冥會頭建玉晨進賢之冠衣飛青羽襹帶流金火鈴口恆吐綠氣之精以注北極星

上以明星之曜暉也

第七搖光星則天關星之魂太明也搖光星則光轉空洞迴旋天關潛煥太虛圍九百里上對天關星之南門下對北極星也其星則號運天宮玉華靈皇夫人姓度元諱終會眞各啓光頭建飛華頹雲之髻餘髮散至腰衣七色夜光雲錦之帬九色錦帔帶九天威靈玉策口恆吐赤氣之精注天關星上以明星之大光也

第八洞明星則輔星之魂精陽明也洞明星則光迴諸天總輪上宿流暢太虛圍九百九十里上對輔星西南門也在天關之上梁北極之陽芒也其星則號空眞宮太明常皇夫人姓幽昇諱無韻眞各空變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羅文襹帶九光之綬口恆吐靑氣之精注於輔星之上以常陽大光也

第九隱元星則弼星之魂明堂靈也隱元星則隱息華蓋之下潛光曜於空洞之中圍九百九十里上對弼星之東南門也其星則號元寶宮空元變靈上皇

夫人姓冥通諱萬先眞名常陽頭建飛雲七稱玉冠衣青文錦襹帶九光夜燭口恆吐黑氣之精注於彌星之上以明煥隱洞之光也

陽明星天之太尉司政主非上總九天上眞中監五岳飛仙下領後學眞人天地神靈功過輕重莫不隸焉星圍九百二十里皆琉璃水精中有玉樹青實金翅之鳥棲宿其上自生青精玉芝食之一口壽九萬年星有九門門有四光芒皆爛照九億萬里中上有青城玉樓據斗眞人號曰太上宮青城玉樓九晨君姓上雲諱法嬰容字董洞陽搖天槌頭建九晨玉冠衣青羽飛裳手執斗中元圖坐玉樓之中有元名玉錄當得知九晨君內諱知者玉晨下映明星元降修其道飛行太空升入九門之內也

陰精星天之上宰主祿位上總天宿下領萬靈及學仙之人諸學道及兆民宿命祿位莫不隸焉星圍五百五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玉樹黑實金翅之所棲自生元芝玉飴食之一口得壽五萬年星有五門門有四光芒爛照九億萬里中上有五色玉樓攀魁

眞人號曰中元宮五色玉樓北上晨君姓育嬰諱元上瓫字昌陽文激明光頭建元精玉冠衣元羽飛裳手執五色羽節坐玉樓之中若有元名朱臺當得知上晨君內諱知者則北上下映陰精元降修行其道則飛行太虛昇入五門之內也

眞人星天之司空主神仙上總九天高眞中監五岳靈仙下領學道之人眞仙之流莫不隸焉星圍七百七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玉樹黃實金翅之所棲自生黃精玉芝食之一口得壽三千萬歲星有十二門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億萬里中上有黃臺玉樓眞人號曰眞元宮中黃臺玉樓主仙華晨君姓歸研諱妙陰光字通度元度凝脂頭建飛晨寶冠衣青羽飛裳手執斗中青籙坐玉樓之中若有元名方諸當得知華晨君內諱知者則華晨下映眞人元降修行其道則飛行太空昇入十二門之內也

元冥星天之遊擊主伐逆上總九天鬼神中領北帝三官下監萬兆伐逆不臣諸種凶悖莫不隸焉星圍八百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玉樹赤實金翅之所棲

自生丹芝流瑛食之一口得壽八千萬年星有三門門有四光芒爓照九億萬里中上有朱臺玉樓出斗眞人號曰紐幽宮中朱臺玉樓元上飛蓋晨君姓冥樞諱定宣覺字法明度搖天柱頭建三華寶晨冠衣丹錦飛裳手執命靈之節坐玉樓之中若有元名玉格當得知飛蓋晨君內諱知者則飛蓋下映元冥元降修行其道則飛行太空上昇入三門之內也

丹元星天之斗君主命錄籍上總九天譜籙中統鬼神部目下領學眞兆民命籍諸天諸地莫不總統星圍七百二十里亦皆琉璃木精中有赤樹白實金翅之所棲自生金精冶錬之膏食之一口得壽七萬年星有七門門有四光芒爓照九億萬里中上有素臺金樓躡紀眞人號曰綱神宮中素臺金樓躡紀眞人金魁七晨君姓上開諱冥逼光字朱煥元變五道頭建七寶飛天冠衣白錦飛帬手執青元籙籍坐金樓之中若有元名崐臺當得知七晨君內諱知者則七晨下映丹元元降修行其道則飛行太空上昇入七門之內也

北極星天之太常主昇進上總九天眞中統五岳飛仙下領學者之身凡功勤得道轉輪階級悉總之焉星圍七百七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黑樹白子金翅之所棲自生元芝之水瑛食之一卩壽五萬年星有八門門有四光芒爛照九億萬里中有上元臺玉樓步綱眞人號曰紀明宮中元臺玉樓北晨飛華君姓明靈諱長明化字淵洞源昌上元頭建飛精華冠衣紫錦飛裳手執九斗玉策坐玉樓之中若有元名金臺當得知飛華君內諱知者則飛華下映北極元降修行其道則飛行太空上昇八門之內也

天關星天之上帝主天地機運如四時長養天地否泰刦會莫不隷焉星圍九百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三華之樹五色之實金翅之所棲生自然九味芝膏服之一卩身生九色之光得壽九萬年星有一門門有九光芒總運九天之氣爛照九億萬里中上有九層玉樓乘龍眞人號曰關會宮九層玉樓總雲九元北蓋晨君姓元樞諱轉光字會元終明天徒頭建九元寶冠衣九色錦裳手執暉神之章坐玉樓之中若

有元名九天帝圖玉籙當得知北蓋晨君內諱知者則北蓋君下映天關元降修行其道飛行太虛昇入一門之內也

輔星天尊玉帝之星也曰常常者常陽主飛仙上總九天領九地五嶽四瀆神仙之官悉由之焉星圍九百九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青華之樹自有九音之字上有青鳥三足鳥生自然琉璃芝瑛食之一口得與玉帝同眞星有八門交通八氣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天之上中有紫氣玉樓遊行三命眞人號曰常席宮中紫氣玉樓帝尊九晨君姓精常諱常無瓫字元解子空正上開延頭建飛精玉冠衣九色衣手執火鈴坐玉樓之中若有元名上淸得知帝尊內諱知者則帝尊下映輔星元降修行其道飛行太空昇入八門之內也

弼星太常眞星也曰空空者恆空隱也主變化無方星圍九百九十里亦琉璃水精中有三華之樹自生九天玉章上有金口之鳳口銜火鈴中生自然七曜之暉得食暉一口與太帝同眞星有九門交關九天

門有四光芒燭照八極之外無央之中也中有玉臺紫館徘徊三陽眞人號曰上尊宮中玉樓紫館帝眞元晨君姓幽空諱空無先字隱元覺冥陽暉幽寥元頭建飛天玉冠衣九天龍衣手執帝章坐紫館之中若有元名九天得知帝眞內諱知者則能隱形藏身修行其道則飛升九門之內也

九眞帝君九陰經北斗第一星中名太上宮宮中有帝君變隱逃元內妃名太一法恒字幸正扶著黃錦帔丹青飛帬頽雲髻

第二星中名中元宮宮中有帝君保胎化形內嬪名太一三兗字羅朱嬰著赤錦帔絲羽飛帬頽雲髻

第三星中名眞元宮宮中有帝君六遁七隱上元丹母名太一虛夷字仲雙兆著青錦帔繡羽華飛帬頽雲髻

第四星中名紐幽宮宮中有帝君匿景藏光中元內妃名太一七烈字橫單槃著紫錦帔黃華羽帬頽雲髻

第五星中名綱神宮宮中有帝君變體易景斗中太

女名太一欝書字嚋丘蘭著朱錦帔紫青飛帬頹雲髻

第六星中名紀明宮宮中有帝君隱迹散衆斗中中女名太一氣精字抱定陵著朱錦帔青繡飛帬頹雲髻

第七星中名闗會宮宮中有帝君分景萬形斗中少女名太一都墨字天凡著朱錦帔青華明羽帬頹雲髻

第八星中名帝席宮宮中有帝君化日月水火斗中高皇左夫人名太一石啓珠字落茂華著紫錦帔繡羽飛丹帬頹雲髻

第九星中名上尊宮宮中有帝君化金石山河斗中高皇右夫人名太一條字雲育元著絲錦帔翠羽華帬頹雲髻

雲笈七籤北斗君字君時一字充北斗神君本江夏人姓伯名大萬挾萬二千石左右神人姓雷名機字太陰主天下諸仙人又招搖與玉衡爲輪北斗之星精曜九道光映十天

北斗君姓陳名奉字百萬江夏人

璇璣星君字處行鉤陳水星主之常陳天之虎賁也

北斗魁中九精三大神上元大神名奇細字靈剛著紫晨冠鳳羽紫帔虎錦丹裳左帶玉珮右腰金璫兩手握流金火鈴中元大神名旋度字素康項負圓光著扶晨冠絳羽華帔龍帶虎裳下元大神名抗萌字流欝著扶華綠冠黃鳳羽帔龍衣虎帶珮流金火鈴手把日芒斗中九精陰靈玉清上妃名密華字鄰倩

南斗神君字流時南斗字元君南斗君是河東人姓趙名赦先字君遷南斗君坐左右神人姓戴名道字叔生大道君子也

老君曰南斗君姓唐名粗字宣道太原人西斗君姓劉名起字石嬰長安人

辛從官陰神也南斗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陽名多衣青單衣持矛南斗星神主之

斗誥寶號西天竺國大智光中眞空妙相法王師無上元元天母主金光爍處日月潛輝寶杵旋時鬼神失色顯靈蹤於塵世衞聖駕於閻浮衆生有難若稱

名大士尋聲來救苦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聖德巨光天后摩利支天大聖圓明道母天尊

天上脩羅交戰日人間刼火洞然時四頭應化顯神通八臂垂雄施道力常遊日月二天前獨立刀兵三界內威光赫奕妙相圓融接引衆生超離諸苦太虛有盡本願無窮大悲大願大聖大慈九天雷祖大帝日宮太陽帝君月府太陰皇君聖慧先天斗母紫光金尊聖法奎光天后摩利支天正法王無上元元大行梵炁天母天父天皇天帝

一炁梵天三光聖母駕遊日月二天前勑賜雷霆大法主威光赫奕妙相圓明接引衆生超離諸苦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聖德巨光天后圓明道母天尊

北斗陽諱貪巨祿文廉武破

陰諱魁𩲃魓䰢魌𩳁魒

南斗諱魑𩲸䰫魅𩴟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五卷目錄

五星五行之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帝堯一則

周總一則

秦始皇一則

漢宣帝神爵一則　平帝元始一則

後漢世祖建武一則

晉成帝咸和一則

梁　總一則

陳　總一則

北魏　太祖二則　高祖太和二則

北齊　總一則

北周　總一則

隋　高祖開皇一則

唐　總一則　高祖武德一則　元宗天寶二則

後唐　莊宗一則

宋　仁宗康定一則　嘉祐一則　徽宗建中靖國一則　崇寧二則　政和一則　高宗紹興四則　孝宗乾道一則

金　總一則

元　總一則　世祖至元二則　武宗至大一則

明　神宗萬曆一則

五星五行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月令

左傳　昭公二十九年

易經緯　龍魚河圖

山海經　西山經　海外南經　海外西經　海外北經　海外東經

淮南子（天文訓）
博雅（神名）
晉書（天文志）
路史（後紀）
江南通志（火神）
湖廣通志（火神）

五星五行之神部總論

朱子全書（論祭祀神祇）
祛疑說（鬼神之理）

五星五行之神部藝文一

庖犧贊　魏曹植
神農贊　前人
黃帝贊　前人
少昊贊　前人
顓頊贊　前人
山海經諸神贊　晉郭璞

五星五行之神部藝文二（詩）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唐韓愈

贈勾芒神　李商隱

五星五行之神部選句

五星五行之神部紀事

五星五行之神部雜錄

五星五行之神部外編

神異典第十五卷

五星五行之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始祀大辰及土神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路史帝堯陶唐氏命遏伯長火居商丘祀大辰而火紀時焉是食於心故因其出入而望之以修其官而戒民事

（注）是爲火祖

迎牲殺於廷毛血詔於室以降土神

周

周制以實柴祀五星

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注星謂五緯　疏五緯卽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鎭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左旋爲緯

秦

始皇二十六年立五星廟於雍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秦初幷天下　按封禪書秦幷天下雍有熒惑太白歲星塡星廟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

注樂彥引河圖云熒惑星散爲昭明

漢

宣帝神爵元年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祠於長安城旁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云云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兆五帝於四郊分五星五行神以類從祀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元始五年王莽奏兆五帝於四郊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塡星中宿中宮於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畤及歲星東宿東宮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畤及辰星北宿北斗於北郊兆

後漢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圓壇定五星五行神位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爲圓壇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皆背營內鄉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之屬也

晉

成帝咸和八年立五星神於天郊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咸和八年正月立北郊天郊則五星神也

梁

梁南郊五星從祀

按隋書禮儀志云云

陳

陳制於太中署祠五星

按隋書禮儀志陳制令太中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祠五星

北魏

太祖天興二年定五星從祀郊壇之位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興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於南郊爲壇天位在其上五星在中壝內

年立土神四歲二祭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通典後魏道武帝初立土神四歲二祭常八月十月用羊

高祖太和二年帝親祈五星於苑中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高祖太和二年旱帝親祈五星於苑中祭之夕大雨遂赦京師

太和十五年詔罷水火之神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和十五年詔曰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北齊

北齊五星從祀於圓壇下丘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圓丘五星於下丘遷於內壝之中

北周

北周五星五行神俱從祀圓丘

按隋書禮儀志後周圓丘內官中官外官衆星並從祀其用牲之制五星五官各以其方色

隋

高祖開皇元年定五星從祀圓丘之位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高祖受命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爲圓丘於國之南五星在丘第三等

唐

唐制圓丘方丘蜡祭並以五星從祀又以四時祀五星五行之神

按唐書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五星在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又立春祀青帝歲星三辰在壇下之東北七宿在西北句芒在東南立夏祀赤帝熒惑三辰七宿祝融氏之位如青帝季夏土王之日祀黃帝鎮星后土氏之位如赤帝立秋祀白帝太白三辰七宿蓐收之位如赤帝立冬祀黑帝辰星三辰七宿元冥氏之位如白帝又蜡祭百神五星各在其方之壇又方丘五官五星三辰以象尊實醍齊皆二

高祖武德　年定五星從祀圓丘之位

按唐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內官中官外官並皆從祀五星以下內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

元宗天寶三載詔升五星爲大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寶三載三月戊寅詔自今以後五星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天寶十四載遣官祭五星壇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天寶十四載三月時雨未降二十五日令給事中王維等分祭五星壇

後唐

莊宗同光二年禳熒惑

按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九月壬子置水於城門以禳熒惑

宋

仁宗康定元年詔祀大火以閼伯配

按宋史仁宗本紀康定元年十二月癸未詔南京祀大火　按禮志康定初南京鴻慶宮災集賢校理胡宿請修其祀而以閼伯配焉禮官議閼伯爲高辛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後世因之祀爲貴神配火侑食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祖宗以來郊祀上帝大辰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致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丘之舊爲壇兆祀大火以閼伯配建辰建戌出內之月內降祝版畱司長吏奉祭行事位牌以黑漆朱書曰

大火位配位曰閼伯位

嘉祐元年定祀五帝以五星五行神從祀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嘉祐元年祀儀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昊氏配勾芒氏歲星從祀

注　勾芒位壇下卯堦之南歲星位於堦之東西上

立夏祀赤帝以神農氏配祝融氏熒惑從祀

注　祝融位壇下卯階之南熒惑位於階之東西上

季夏祀黃帝以黃帝氏配后土鎮星從祀

注　后土位壇下卯堦之南鎮星位壇下子堦之東

立秋祀白帝以帝少昊氏配蓐收太白從祀

注　蓐收位壇下卯階之南太白位壇下子階之東西上

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陽氏配元冥辰星從祀

注　元冥位壇下卯階之南辰星位子階之東西上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祀熒惑以閼伯配五方火精神從祀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建中靖國元年建陽德觀以祀熒惑因翰林學士張康國言天下崇寧

觀並建火德眞君殿仍詔正殿以離明爲名有司請以閼伯從祀離明殿又請增閼伯位按春秋傳曰五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祝融高辛氏之火正也閼伯陶唐氏之火正也祝融既爲上公則閼伯亦當服上公袞冕九章之服既又建熒惑壇於南郊赤帝壇壝外令有司以時致祭火德熒惑以閼伯配五方火精神等爲從祀

崇寧元年秋七月甲申朔建長生宮以祀熒惑

按宋史徽宗本紀云云

崇寧四年秋七月辛丑置熒惑壇

按宋史徽宗本紀云云

政和三年定五星從祀之位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五星神位於第二龕

高宗紹興三年詔祀大火以閼伯配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三年春正月癸酉復祭大火

按禮志三年復大火祀配以閼伯

紹興七年命舉熒惑大火之祀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七年五月壬申命禮官舉熒惑壽星之祀六月壬辰令歲辰戌月祀大火配以閼伯

按文獻通考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言立夏日祀熒惑從之

紹興十年三月甲申封閼伯爲商丘宣明王

按宋史高祖本紀云云

紹興十八年議祀火神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紹興十八年禮部侍郎沈該言國家乘火德之運以王天下先朝建陽德觀專奉火德配以閼伯而祀以夏至舊典可舉望詔有司於宮觀內別建一殿專奉火德配以閼伯以時修祀益固炎圖詔禮部太常寺討論太常寺討論得應天府祀大火繫以季春秋擇日差官於本廟致祭今道路未通從宜於行在春秋設位臣僚言多事以來大火之祀弗舉比年多災雖緣有司不戒然預防之計宜無所不用其至望命有司參酌舊典卽行在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豈特昭炎德

昌熾之福亦彌災之道尋太常寺請以季春出火日於東郊季秋納火日於西郊各建壇壝以大祠之禮禮火神

孝宗乾道五年定祀大火配位祝版稱宣明王而不名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本寺已擇九月十四日設位望祭應天府大火以商丘宣明王配二十一日內火祀大辰以閼伯配大辰卽大火閼伯卽商丘宣明王也緣國朝以宋建號以火紀德推原發祥之所自崇建商丘之祠府曰應天廟曰光德加封王爵錫諡宣明所以追嚴者備矣今有司旬日之間舉行二祭一稱其號一斥其名義所未安乞自今祀熒惑大辰其配位稱閼伯祝文位版並依應天府大火禮例改稱宣明王以稱國家崇奉火正之意

金

金制方丘設五行神於壇之第二等

按金史禮志方丘設水神元冥木神勾芒火神祝融

土神后土金神蓐收於壇之第一等

元

元定五星從祀圓壇之位

按元史祭祀志從祀圓壇第二等歲星位於寅熒惑位於巳塡星位於未太白位於申辰星位於亥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十二月丁亥命回回司天臺祭熒惑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卽位祭火土等星於司天臺

按元史成宗本紀至元三十一年卽位五月壬子祭火土等星於司天臺

武宗至大四年仁宗卽位禜五星於司天臺

按元史仁宗本紀至大四年卽位秋七月甲辰禜五星於司天臺

明

神宗萬曆七年周王在廷奏立祠祀熒惑火德眞君請額不許

按續文獻通考萬曆七年周王在廷奏立祠祀熒惑

火德眞君請額禮科給事中張養蒙論其非禮上命停給

五星五行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月令

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注 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 疏 此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大皞亦神也大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相通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

遠非是一時大皞木王句芒有生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

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注 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

陳注 炎帝大庭氏卽神農也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注 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 疏 正義曰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黎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黎則兼之故鄭註大宗伯云黎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黎兼也

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注 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 疏

正義曰案此秋云其帝少皞在西方金位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昊則金天氏也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昊氏之子該又云該爲蓐收是爲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擢蓐而收斂

冬其帝顓頊其神元冥

註 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元冥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爲

水官

左傳

昭公二十九年

蔡墨曰木正曰句芒少皞氏有子曰重重爲句芒火正曰祝融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土正曰后土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金正曰蓐收少皞氏有子曰該爲蓐收水正曰元冥少皞氏有子曰修曰熙修及熙爲元冥

注 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

神

易經緯

龍魚河圖

太白之精下而爲風伯之神主司刑辰星之精下而爲靈星主得土

山海經

西山經

長畱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注　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曰西入則反景東照主司察之

泑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注　蓐收亦金神也人面虎爪白尾（廣注）蓐收執鉞見外傳云

海外南經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

注　火神也

海外西經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海外北經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

（廣注）郭曰字元冥水神也莊周曰禺彊立於北極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任臣按越絕云元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五嶽眞形圖云北海神名帳餘里又名禺彊

海外東經

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注）木神也方面素服

淮南子

天文訓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勾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爲鎭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元

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

博雅

神名

土神謂之羵羊水神謂之罔象木神謂之畢方火神謂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

晉書

天文志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謡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路史

後紀

小昊在位八十有四載落葬於雲陽其神降於長流之山主祀於秋是司反景故傳又稱西皇

江南通志

火神

蘇州府炳靈公廟在常熟縣治西北相傳爲火神

胡廣通志

火神

東漢宋無忌爲火精唐立廟祀之以禳火災

五星五行之神部總論

朱子全書

論祭祀神祇

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

祛疑說

鬼神之理

天一生水於北水之精化爲元武位鎭朔方此天地自然之道豈驅而爲之哉

五星五行之神部藝文一

庖犧贊

魏曹植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網罟魚畋琴瑟以像時神德通元

神農贊

前人

少典之裔火德承木造爲耒耜導民播穀正爲雅琴以暢風俗

黃帝贊

前人

少典之孫神明聖哲土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

衣裳是制以雲名官功冠五帝

少昊贊　　前人

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殊職別系農正扈氏各有品制

顓頊贊　　前人

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祇虔

山海經諸神贊　　晉郭璞

白帝少昊

少昊之帝號曰金天魄氏之宮亦在此山是司日入其景則圓

南方祝融

祝融火神雲駕龍驂氣御朱明正陽是含作配炎帝列位於南

西方蓐收

蓐收金神白毛虎爪珥蛇執鉞專司無道立號西阿恭行天討

北方禺彊

禺彊水神面色黧黑乘龍踐蛇淩雲附翼靈一元冥
立於北極

東方勾芒

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銜帝之命錫齡素穆皇天無親
行善有福

五星五行之神部藝文二（詩）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唐韓愈

皇甫補官古賁（音陸字本公羊傳）渾時當元冬澤乾源山狂
谷狠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擺磨出火以自燔有
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崖垠
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
暾虎熊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黿鴉鴟鵰鷹雉
鵠鵾燖炰煨爊孰飛奔祝融告休酌卑尊錯陳齊玫
闢（一作闐）華園芙蓉披猖塞鮮繁千鐘萬鼓咽耳喧攢

雜啾嘍沸虒塤形幢絳旃紫纛旛炎官熱屬朱冠褌髹其肉皮通脞臀頹胷垤腹車掀轅緹顏靺股豹兩鞬霞車虹靷日轂轓丹蕤縓蓋緋繙帑紅帷赤幕羅脤膰衁池波風肉陵屯谽（一作谾）呀鉅壑頗黎盆豆登五山瀛四尊熙熙釂酬笑語言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齶反電光䃗磹赬目暖頊冥收威避元根斥棄輿馬背厥孫縮身潛喘拳肩跟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螭偵焚其元天闕（一作關）悠悠不可援夢通上帝血面論側身欲進叱於閽帝賜九河湔涕痕又詔巫陽反其魂徐命之前問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飧女丁婦壬傳世婚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視桃著花可小騫月及申酉利復怨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崐崘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

贈句芒神　李商隱

佳期不定春期賒春物夭閼興咨嗟願得句芒索青女不教容易損年華

五星五行之神部選句

楚屈平遠遊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勾芒歷太皞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又）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左元冥而右黔雷兮前陸離而後潏湟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余車其萬乘兮綷靈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

劉向遊逝篇絕都廣以直指兮歷祝融于朱冥（又）就

顓頊而敶詞兮考元冥於空桑

揚雄河東賦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融

唐楊巨源詩元冥怒含風羣物戒嚴節

五星五行之神部紀事

竹書紀年注洪水既平堯歸功于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齊修壇場于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于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囘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緣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闕）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闓色授帝舜言

虞夏當受天命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於洛禮畢退俟至於下昃赤光起元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拾遺記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

國語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于己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

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墨子明鬼篇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奔神曰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曰予爲勾芒也

郭憲東方朔傳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年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卽名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

搜神記糜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旁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娛遊者日有十數孫休永安三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忽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恐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歸於司馬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而躍卽已化矣仰而視之若曳一疋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是歸於司馬也

晉書張祚傳祚既僭號有神降於元武殿自稱元冥

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

鄧雲子清靈眞人裴君傳君登太華山入西洞元石室裏積二十二年奄見五老人皆巾來詣君再拜頓首乞請神訣乃出神芝見賜一老人巾青巾著青衣拄青杖帶通光陽霞之符乃東方歲星之大神也以青華之芝見賜出青書一卷是紫微始青道經也又一老人巾赤巾著赤衣拄赤杖帶四明朱碧之符乃南方熒惑星之大神也以丹華之芝見賜出龍胎太和丹經二卷見授又一老人巾黃巾著黃衣拄黃杖帶中元八維玉門之符乃中央鎮星之大神也以黃華之芝見賜出四氣上樞太元黃書八卷見授又一老人巾白巾著白衣拄白杖帶皓靈扶希之符乃西方太白星之大神也以白華之芝見賜出太素玉籙寶元眞經三卷見授又一老人巾蒼巾著蒼衣拄蒼杖帶鬱眞籥鳳之符乃北方辰星之大神也以蒼華之芝見賜出蒼元上籙北斗眞經中命四旋經四卷見授

集異記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爲業龍朔中乃

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舟泝流而來亦宿於此導乃移舟近之見一人龐眉大鼻如吏在舟檢勘文書從者三五人導以同旅相値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龐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龐眉亦隨之導備酒饌飲經數巡導乃問以姓氏龐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導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愼勿以楚爲意願適他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報耳然君須以錢物計會方免斯難導懇苦求之弁曰但俟吾從楚回君可備緡錢一二萬相貺當免君家導許諾告謝而別是歲果荆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導自別弁後以憂慮繫懷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導以慳鄙爲性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者怒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內欻然火起凡所蓄財物悉盡是夕無損他室惟燒導家弁亦不見蓋以導慳嗇負前約而致之也

博異記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光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甚于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啗之苟或不足寧遵言輟味不令捷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似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會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遂乘遵言馬而行遵

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劒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跪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遙見四郎戢毒懍立惕伏戰悚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獰毒爲戚施之顏跗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嗚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旣去

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于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烏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于路請且于南館小休郎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眞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廻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讌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

餘人皆神仙間容貌妝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于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不爲奉上元夫人處分焉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于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歟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懵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老僧竟不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卽命遵言歸明晨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稽神錄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稱癸卯歲二月既望夜店人將閉戶外忽有朱衣數人僕甚盛奄至戶前叱曰開門吾將暫憩於此店人奔告其主其主出迎則已入座矣主人因設酒食甚備又犒諸從者客甚謝焉頃之有僕夫執細繩百千丈又一人執橛杙數百枚前白請布圍朱衣可之即出以杙釘地繫繩其上圍坊曲人家使徧良久曰事訖朱衣起至戶外從者白此店亦在圍中矣朱衣相謂曰主人相待甚厚空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耳何爲不可即命移杙出店於圍外顧主人曰以此相報遂去倏忽不見顧視繩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歐陽進邏夜至店前使問何故深夜開門又不滅燈燭何也主人具告所見進不信執之下獄將以妖言罪之居二日江寧大火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居人焚之殆盡此店四鄰皆爲煨燼而王氏獨免

異聞總錄莆田葉元瀞子昂丞相之姪趙州士壻也僉書惠州判官乳媼嘗出外門與兒戲見一朱衣人持杖量地適至其側引手畫之曰到此住遂去媼訝

郡內常日無此人歸告葉葉呼吏卒尋訪無所見明日城中火延燒屋廬甚多及僉判廳前而止

涉異志羅源紫霄巖有二神女號石眞妃靈顯頗著末樂初出海軍張元誨等戴星過嶺遇簥二乘侍女數輩執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爲于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見知爲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戇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月華吟曰世亂年荒起盜兵紛紛螻蟻尚逃生妾身不幸遭俘虜雨涕何時積恨平百尺潺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皇天不泯堅貞女名拜雲階浪得名雪英吟曰昔日繁華若轉蓬千璣萬琲總成空肉芝之勝比蓮花鮓甘露何如竹葉醲物外烟霞隨處得世間風雨任牢籠知君已有曾參行暫與尋常一徑通吟畢謂戇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閔吾貞烈勅吾爲火部耀靈眞妃吾妹爲水部風毒眞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

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戇孫囘望無復人宇矣

名山藏典謨記吳元年正月有一老人告省局匠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匠驚問之曰我太白神也去不見

五星五行之神部雜錄

風俗通漢書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故也

蠡海集神之生誕皆假數而言也少陽生物之數起於七四營而爲二十八三乃東方木之生九乃西方金之成九金爲氣母之位故稱三月二十八日爲東

嶽之生辰九月二十八日爲五顯之生辰蓋五顯者五行五氣之化也

遵生八牋道藏經曰欲滅尸蟲春正上甲乙日視歲星所在焚香朝朝禮拜誠心祝曰臣願東方明星君扶我魂接我魄使我壽命緜長如松柏願臣身中三尸九蟲盡消滅頻頻行之吉

日知錄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媊女媊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

五星五行之神部外編

遁甲開山圖五龍受爰皇後君也兄弟四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子同得仙治在五方今五行之神也

華嚴經佛所遊處無不遍至復與無量阿僧祇諸火神俱其名曰熾然光藏神熾然光輪神廣明曜神無盡神雜寶勝神照除諸冥神炎雲光明神如是一切悉爲衆生照除闇冥

雲笈七籤歲星員鏡木精元朗東陽之陔星中有九

門門中出九鋒芒鋒芒光垂九百萬丈一門輙有一靑帝備門奉衞於中央靑皇眞君星中央有始陽上眞靑皇道君諱澄瀾字淸凝夫人諱寶容字飛雲治在木星之內鎭守九門運靑光流鋒以照上下之眞靑皇者東方之上眞始精之尊神也出入玉淸與高上爲友也其門內靑帝或號靑靈之公或號靑眞或號靑精或號靑帝君並受事於中央靑皇也

火星員鏡丹精映觀南軒星有三門門中出三鋒芒鋒芒光垂三百萬丈一門內輙有一赤帝備門奉衞於南眞上皇眞君星中央有丹火朱陽赤皇上眞道君諱維淳字散融夫人諱華瓶字元羅治在火星內鎭守三門運赤光飛雲以覆天下之眞人也赤皇者南方之上眞丹宮之貴神出入玉淸與三元上皇爲友也其星中赤帝君者或號赤靈之公或號赤神或號赤精或號赤帝並受事於中央赤皇上眞大君也

鎭星員鏡土精鎭蔭黃道鎭星中有四門門中出四鋒芒鋒芒光垂四百萬丈一門各有一黃帝凡四黃帝備門奉衞於鎭元黃眞君也星中央有中黃眞皇

道君諱藏睦字躭延夫人諱空瑤字非賢治在鎭星之內鎭鑒四門運黃裳流烝朗映中元中央黃眞上皇者中極之高尊出入太微與皇初道君爲友也其備門黃帝或號曰黃靈之公或號黃神或號黃精或號黃帝君並受事於中黃上眞之君也

太白星員鏡金精煥耀西辰太白星中有七門門中出七鋒芒鋒芒光垂七百萬丈一門內各有一白帝凡有七白帝備門奉衞於西眞上皇道君星中央有太素少陽白皇上眞道君諱寥凌字振尋夫人諱颷英字靈思治在金星之內鎭守七門運白光飛精以映上元眞人白皇者西方之上眞太素之尊皇出入元淸與皇初道君爲友也其門內白帝君號白靈之公或號白神或號白精或號白帝之君並受事於中央白皇上眞大君也

辰星員鏡水精洞映北冥辰星中有五門門中出五鋒芒鋒芒光垂五百萬丈一門各有一黑帝凡五黑帝並備一門奉衞於北眞上皇星中央有大元陰元黑皇道君諱啓恆字精源夫人諱元華字龍娥治在

水星之內鎮守五門之中運元光流明之炁以朗耀北元之庭太元上皇眞君奏聞高上宮刻琳房玉札定玉清紫文位爲上清眞公元皇者北方之上眞太元之尊君出入上虛與紫精道君爲友也其備門黑帝或號爲黑靈之公或號黑神或號爲黑精或號爲黑帝君並受事於中央太元黑眞上皇君也

氏族博攷歲星姓碧空夫人姓涵常熒惑星姓渙空名維渟字散融夫人姓陽常名華瓶字元羅鎮星姓藏睦名眈延夫人姓康常名空瑤字非賢太白姓寥靈名振尋夫人姓明常名飈英字靈思辰星姓筆咺名精源夫人姓淵常名元華字龍娥

華嚴綱要有無數主火神所謂普光燄藏主火神普集光幢主火神大光普照主火神衆妙宮殿主火神無盡光髻主火神種種燄眼主火神十方宮殿如須彌山主火神威光自在主火神光明破暗主火神雷音電光主火神如是等而爲上首不可稱數皆能示現種種光明令諸衆生熱惱除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六卷目錄

太一之神部彙考一

漢　武帝元鼎一則　元封一則　成帝建始一則
晉　成帝咸和一則
梁　總一則
陳　總一則
北魏　太祖天興一則
唐　總一則　元宗天寶一則　肅宗乾元三則
文宗太和一則　武宗會昌二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六卷目錄

太一之神部彙考一

漢武帝元鼎一則　元封一則　成帝建始一則

晉成帝咸和一則

梁總一則

陳總一則

北魏太祖天興一則

唐總一則　元宗天寶一則　肅宗乾元三則　文宗太和一則　武宗會昌二則

遼（太祖一則）
宋（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眞宗咸平一則　大中祥符一則　仁宗天聖三則　景祐一則　慶曆二則　皇祐一則　神宗熙寧二則　元豐二則　哲宗元祐一則　紹聖二則　徽宗崇寧一則　政和一則　高宗紹興三則　理宗淳祐一則　寶祐一則　恭帝德祐一則）
金（宣宗興定一則）
元（世祖至元三則　成宗大德一則　泰定帝泰定一則　文宗至順二則）
太一之神部彙考二
晉書（天文志）
老子中經（太一）
雲笈七籤（九宮太一）
太一之神部藝文一
東皇太一　楚屈平
太一之神部藝文二（詩）
饗神歌　宋顏延之
祀九宮貴神樂章　唐書
三年冬大禮　曹唐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　宋蘇軾
冬祠太一　范成大

題王內翰家李伯時畫太一圖　韓駒
太一眞人歌題蓮舟圖　元李孝光
包與直題太一眞人圖　明劉基
太一之神部選句
太一之神部紀事
太一之神部雜錄
太一之神部外編
文昌之神部彙考一
周　總一則

漢　高祖一則
晉　成帝咸和一則
梁　總一則
北魏　太祖天興一則　太宗泰常一則
北齊　總一則
隋　總一則
唐　總一則　太宗貞觀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德宗貞元一則
宋　總一則　眞宗大中祥符二則　神宗元豐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元　總一則

明（太祖洪武一則）
文昌之神部彙考二
風俗通（司中司命）
晉書（天文志）
抱朴子（對俗篇）
文昌之神部藝文
文昌誕日祭文　明胡濙
公祭文昌舉行功過格文　前人
文昌開光疏　莊京生
文昌之神部紀事
文昌之神部雜錄

神異典第十六卷

太一之神部彙考一

漢

武帝元鼎五年始立太一祠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鼎五年冬十一月辛巳朔冬至立泰畤於甘泉天子親郊見夏四月南越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會番禺遂定越地

（註）郊見祠太一也

按郊祀志亳人繆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

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瘉强與我會甘泉於是上病瘉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

注 李奇曰神所欲言上輒爲下之也晉灼曰神君所言行下於巫師古曰晉說是也

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共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晝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憙其事祕世莫知也上雍且郊或

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祠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三歲天子壹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星爲泰一鋒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元封二年祀泰一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　按漢書郊祀志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改元爲元封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是歲修封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

成帝建始元年罷薄忌泰一三一祠

按漢書成帝本紀建始元年兆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按郊祀志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罷孝武薄忌泰一三一等祠

晉

成帝咸和八年祀太一於天郊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成帝咸和八年正月立北郊天郊則太一神也

梁

梁南郊太一從祀

按隋書禮儀志云云

陳

陳制於太中署祀太一

按隋書禮儀志陳制令太中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祠太一

北魏

太祖天興二年定太一從祀南郊之位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興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於南郊爲壇天位在其上太一在中壝內

唐

唐制圓丘太一從祀

按唐書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太一差在行位前

元宗天寶三載親祀九宮貴神於東郊

按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冬十二月癸丑祀九宮貴神於東郊大赦

按舊唐書禮儀志天寶三載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東京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面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四孟月祭尊爲九宮貴神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清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神祇元宗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卽宰相爲之

肅宗乾元元年夏六月己酉初置太一神壇於圓丘東命宰相王璵攝行祠事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肅宗本紀云云

乾元二年正月祀九宮貴神

按唐書肅宗本紀云云

按舊唐書肅宗本紀乾元二年正月親祀九宮貴神

宿齋於壇所

乾元三年祀九宮貴神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乾元三年正月親祀九宮貴神初九宮貴神四時改位呼爲飛位乾元之後不易位

文宗太和二年降九宮貴神爲中祀祝版不署御名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太和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舒元輿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察職當檢察禮物伏見祝版九片臣伏讀既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比以九宮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觀其名號及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耶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於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愚瞽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鷄初鳴時成命

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禮官詳議冀明萬乘之尊無所虧降悠久悞典因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之議乃降爲中祠祝版稱皇帝不署

武宗會昌元年勅以來年春祀九宮貴神

按唐書武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天寶三載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人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準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淸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於天地天寶三載十二月元宗親祀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祀伏自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尚書太宰卿等官所冀少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於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儀注進來者今欲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於嚴潔勅旨依奏

按冊府元龜會昌元年十二月勅取來年春依天寶

三載祀九宮貴神

會昌二年勅祀九宮貴神用大祠之禮惟祝文不署

御名

按唐書武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二年春正月中書奏百官議九宮壇本大祠請降爲中祠　按禮儀志會昌二年正月四日太常禮院奏準監察御史關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勅宰相崔珙攝太尉行事合受誓誡及有司徒司空否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準太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敕降爲中祠昨據勅文祇稱崇飾舊壇務于嚴潔不令別進儀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却用大祠禮科伏候裁旨中書門下奏曰臣準天寶三載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臣等伏覩既經兩朝親祠必是祈請有徵况自太和已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烝黎臣等合副聖心以修墜典伏見太和三年禮官狀云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官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而在天辰象自有

尊卑謹按後魏王鈞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元星露寢太帝常居始由道奧而爲變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曜魄寶蓋萬神之祕圖河海之命紀皆稟焉據元說即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昇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槩以列宿論之實爲淺近按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于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祀則太一無宜降祀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舊典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舊典夫以劉向之博通尚難于改作況臣等學不究于天人識尤懵于祀典欲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學官同詳定庶獲明據從之檢校左僕射太常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等獻議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往因致福詔立祠壇降至尊以稱臣

就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云過禮庶羣生豈患無文恩福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己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亦怠禮官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寤寐軫懷爰命台臣緝典墜典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卽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者也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嵩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衡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觀其統八卦運五行土飛于中數轉于極雖敬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亭育有助昌時以此兩朝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

貴而居者則必統八氣總萬神幹權化于混茫賦品彙于陰騭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槩賴于敷祐而屈降于等夷又據太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誡尚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牲用犢祝版御署稱嗣天子臣圭幣樂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又開元禮蜡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爲非泰壇配祀之時得主日報天之義卑緣厭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常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義也又據太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寶三載二月十四日勅改爲大祀自後因循復用前禮長慶三年正月禮官獻議始準前勅稱爲大祠唯御署祝文稱天子謹遣某官某昭告文義以爲殖物粒人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伸爲大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參之日月既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謂功鉅者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敢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既司水旱降福禳災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爲得禮然以立祠非古

宅位有方分職旣異其司存致祝必參乎等列求之折中宜有變通稍重之儀有以爲比伏請自今以後却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唯御署祝文以社稷爲本伏緣已稱臣於天帝無二尊故也勅旨依之付所司

遼

太祖九年君基太一神見詔圖其像

按遼史太祖本紀云云

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丁卯詔作太一宮於都城南十一月己未太一宮成

按宋史太宗本紀云云

眞宗咸平四年改太一九宮爲大祀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一九宮神位在國門之東郊初用中祀咸平中改爲大祀又大祀東西太一二仲九宮貴神

按文獻通考咸平四年駕部員外郎直祕閣杜鎬上言按封禪書天神貴者太乙太乙之佐曰五帝今禮

以五帝爲大祠太乙爲中祠兄九宮所主風雨霜雹疾疫之事唐朝元肅二宗並嘗親祀會昌中陞昊天上帝欲望復爲大祀從之

大中祥符二年遣使祠太一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乙巳幸上清宮祈雨戊申遣使祠太一

仁宗天聖二年九月辛卯祠太一宮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天聖六年三月壬戌作西太一宮九月癸卯祠西太一宮十二月癸亥祠西太一宮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天聖九年九月癸亥祠西太一宮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景祐二年改祀九宮太一用逐年飛位之法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景祐二年學士章得象等定司天監生于淵役人單訓所請改祀九宮太一依逐年飛移位次之法案郄良遇九宮法有飛棋立成圖每歲一移推九州所主災福事又唐術士

蘇加慶始置九宮神壇一成高三尺四陛上依位次置九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于遁甲此則九宮定位設祭以四孟隨歲改位行棋謂之飛位自乾元以後止依本位祭之遂不飛易仍減冬夏二祭國朝因之今于淵等所請合天寶初祭之禮又合良遇飛棋之圖然其法本術家時祭之文經理不載議者或謂不必飛宮若日月星辰躔次周流而祭有常所此則定位之祀所當從也若其推數於囘後候神於恍忽因方弭沴隨氣考神則飛位之文固可遵用請依唐禮遇祭九宮之時遣司天監一員詣祠所隨每年貴神飛棋之方旋定祭位仍自天聖己巳入曆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棋巡行周而復始詔可

慶曆四年定水旱遣官祭告九宮貴神

按宋史仁宗本紀慶曆四年正月太常禮院上慶曆祀儀　按禮志慶曆儀禮官言歲雩祀外水旱稍久

皆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諸寺觀宮廟九宮貴神今列大祀亦宜准此

慶曆七年三月辛丑祈雨於西太一宮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皇祐二年詔移九宮壇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皇祐二年禮院言知石州王簡瑩近九宮壇今其家舉葬乞移祀壇詔可

神宗熙寧四年詔建中太一宮於集禧觀

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四年十一月丁亥作中太一宮　按禮志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太一經推算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初終今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歲爲災厄之會然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異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時修東太一宮天聖七年己巳歲五福太一入西南坤位修西太一宮請稽詳故事崇建祠宇迎之京師詔建中太一

宮於集禧觀十太一神並用通天冠絳紗袍

熙寧六年親祀太一宮

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六年十一月癸丑中太一宮成減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乙卯親祀太一宮

元豐六年增定九宮貴神祀儀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豐中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寧祀儀九宮貴神祝文稱嗣天子臣某以禮秩論之當與社稷爲比請依祀儀爲大祀其祝版即依會昌故事及開寶通禮書御名不稱臣又近制諸祠祭牲數正配以全體解割各用一牢貴神九位悉是正坐異壇別祝尊爲大祠而共用二少牢於腥熟之俎骨體不備謂宜每位一牢凡九少牢詔下太常修入祀儀（按文獻通考作元豐六年）

按文獻通考禮部言本朝儀注祀儀於上帝五帝日月並稱臣檢會九宮貴神祝版進書已不稱臣五福十太一當依熙寧六年以前故事其被遣之官自宜稱臣如此則不失輕重之體從之

元豐　年更定太一之祀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神宗詔改定大祀太一東以春西以秋中以夏冬

哲宗元祐七年詔禮官詳定十神九宮太一祭儀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祐七年監察御史安鼎言按漢武帝始祠太一一位唐天寶初兼祀八宮謂之九宮貴神漢祀太一日用一犢凡七日而止唐祀類於天地今春秋祀九宮太一用羊豕共四立祭太一宮十神皆無牲以素饌加酒焉載詳星經太一一星在紫宮門右天一之南號曰天之貴神其佐曰五帝飛行諸方躡三能以上下以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常居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疫疾災害之事唐書曰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太一掌十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國朝會要亦云天之尊神及十神十六神並主風雨由是觀之十神太一九宮太一與漢所祀太一共是一神今十神皆用素饌而九宮並薦羊豕似非禮意詔禮官詳定十神九宮太一各有所主即非一神故自唐迄今皆用牲牢別無祠壇用素食禮遂依舊制

紹聖四年九月癸酉謁中太一宮爲民祈福

按宋史哲宗本紀云云

徽宗崇寧三年博士羅畸請改祀九宮太一以圭璧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崇寧三年太常博士羅畸言九宮諸神位無禮神玉惟有燔玉竊謂宜用禮神玉少倣其幣之色薦於神坐議禮局言先王制禮用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所謂圭璧者圭其邸爲璧以取殺於上帝也今九宮神皆星名而其玉用兩圭有邸夫兩圭有邸祀地之玉以祀星辰非周禮也乞改用圭璧以應古制

政和三年定祀太一新儀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庚戌頒五禮新儀

按禮志政和新儀立春日祀東太一宮立夏季夏土王日祀中太一宮立秋日祀西太一宮立冬日禮中太一宮宮之眞室殿五福太一在中君基太一在東太游太一在西俱南向延休殿四神太一承釐殿臣基太一在東西向北上凝祐殿直符太一臻福殿民基太一在西東向北上膺慶殿小游太一在中天

一太一在東地一太一在西靈貺殿太歲在中太陰在西俱南向三皇五方帝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天地水三官五行九宮八卦五岳四海四瀆十二山神等並爲從祀東西太一宮准此

高宗紹興十一年詔於臨安府城東建九宮壇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紹興十一年太常丞朱輅言九宮貴神所主風雨霜雪雹疫所係甚重請舉行祀典太常寺主簿林大鼐亦言十神太一九宮太一皆天之貴神國朝分爲二並爲大祀北一新太一宮而九宮貴神尚寓屋而不壇乃詔臨安府於國城之東建築九宮壇壝其儀如祀上帝其太一宮初議者請卽行宮之北隅建祠後命禮官考典故擇地建宮

紹興十七年冬十月癸卯建太一宮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紹興十八年太一宮成帝親謁之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八年六月甲辰築九宮貴神壇於東郊　按禮志紹興十一年詔臨安府於國

城之東建築九宮壇壝十八年宮成御書其榜十太一位於殿上南面西上從祀東廡九十有八西廡九十有七皆北上

按文獻通考先是詔建太一宮命禮官考典故十月癸卯上之曰太平興國初司天楚芝蘭建言太一有十曰五福君基大遊小遊天一臣基直符民基四神地一天之尊神也五福所在無兵疫人民豐樂自雍熙元年入巽宮吳分蘇州請建宮都城南蘇村以應蘇臺之名乃建東太一宮八年宮成合千一百區凡十殿四廊圖三皇五帝九曜七元天地水三官南斗三台二十八宿天曹四司十精太一五嶽儲副佐命十二山神八卦六丁五行四瀆本命等神及四直靈官三十六神將五百二十四軀天聖六年司曆者言太一入蜀之坤宮又建西宮之八角鎮前後東西凡四殿又建齋殿塑像自內出始鑄印給之熈寧四年十月司天言甲寅五福當入中都又建中宮於集禧觀政和間改龍德宮爲北太一宮今四立日皆望祀太一於惠照設位宜擇地建宮詔兩浙漕臣營之癸

丑詔製像於新宮十一月甲戌禮官請太一冠服不載於傳記略記東西宮像服通天冠仙衣侍臣二人服道衣童子二人靑衣執紅絲拂中太一宮道流朱忠煥亦謂十神太一皆服通天冠絳服執圭從臣梁冠絳服執笏童子執紅絲拂請如其飾及名諸殿十八年正月癸未又請上書其榜太一殿曰靈休殿門曰崇眞挾殿曰瓊章寶室三淸殿曰金闕寥陽火德殿曰明離本命殿曰介福齋殿曰齊明三月宮成凡百七十有四區十太一位於殿上南面西上從祀東廡九十有八西廡九十有七皆北上乙亥設官榜丙子奉安神像宰臣爲奉安使上親謁太一宮

理宗淳祐十二年詔建西太一宮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淳祐十二年詔建西太一宮於延祥觀左以十月三日親行款謁恭謝之禮

寶祐二年秋九月辛酉詔詣西太一宮爲國祈祥

按宋史理宗本紀云云

恭帝德祐二年春正月辛巳祀太一宮

按宋史瀛國公本紀云云

金

宣宗興定元年七月以久旱祀九宮貴神於東郊

按金史宣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元

世祖至元十八年十月乙亥名法師劉道眞問祠太一法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年三月壬午祀太一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乙丑祀太一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成宗大德元年春正月建五福太一神壇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按續文獻通考五福太一壇時以道流主之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戊申命道士祭五福太乙神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文宗至順元年九月乙未以立冬祀五福十神太一眞君

按元史文宗本紀云云

至順二年正月甲辰勅每歲四祭五福太一星二月庚午建五福太一宮於京城乾隅

按元史文宗本紀云云

按續文獻通考乾隅西北方也張美和曰五福太一之貴神以二百二十五年以五宮自乾而艮艮而巽巽而坤坤而中宮又至乾每宮住四十五年所至之宮澤福是年在乾宮

太一之神部彙考二

晉書

天文志

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在之國也

老子中經

太一

上上太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乃在九天之上太清之中八冥之外細微之內吾不知其名也元氣

是耳其神人頭鳥身狀如雄雞鳳凰五色珠衣元黃正在兆頭上去兆身九尺常在紫雲之中華蓋之下住

太一君有八使者八卦神也太一在中央主總閱諸神案比定錄不得逋亡八使者以八節之日上對太一

雲笈七籤

九宮太一

九天九宮中有九神是謂天皇九魂變成九氣化爲九神各治一宮故曰九宮

太一之神部藝文一

東皇太一　楚屈平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太一之神部藝文二　詩

饗神歌　　宋顏延之

營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謀筮從建表蕝設郊宮田燭置爟火通曆元旬律首吉飾紫壇坎列室中星兆六宗秩乾宇晏地區謐大孝昭祭禮供牲日展盛自躬具陳器備禮容形僾綴被歌鐘望帝闇聳神蹕靈之來辰光溢潔粢酌娛太一明煇夜華晢日祼旣始獻又終烟薌鬯報清穹饗宋德祚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祀九宮貴神樂章　　唐書

唐天寶中祀九宮貴神樂

豫和（降神）

於昭上穹臨下有光羽翼五佐周流八荒誰其饗之
時文對敭虞經夏典茲禮未遑
黑帝旋馭青驪導日金籙上元玉堂初吉鈎陳夕次
鑾和先蹕藹藹羣靈昭昭咸秩
帝臨中壇受釐元神皇靈萃止羽旄肅陳攝提運衡
招搖移輪光光宇宙電耀雷震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天清容衞露結壇場樹羽幢幢
佩玉鏘鏘凝精駐目瞻望神光
九位既肅萬靈畢會天門啓扃日馭飛葢煥兮棽離
儐兮晻靄如山之福惟聖時對
崇崇泰壇靈具臨兮鏗鍠大樂振動心兮神之降矣
卿雲郁兮神之至止清風肅兮

福和

祀既云畢明靈告旋禮洽和應神歆福延（一作福至神虞）動
植咸若陰陽不忒錫茲純嘏天子萬年

舒和

羽籥既闋干戚陳八音克諧六變新愉貴神兮般以
樂保皇祚兮萬斯春

凱安

盛德陳萬舞威稜暢九垓風雲交律候日月麗昭回
行慶休祥發乘和春氣來百神肅臨享蕩蕩天門開

豫和

享申百禮慶洽百靈上排閶闔洞入杳冥奠玉高壇
燔柴廣庭神之降福萬國咸寧

三年冬大禮　曹唐

太一天壇降紫（一作大）君屬車龍鶴夜成羣春浮玉藻
寒初落露拂金莖曙欲分三代樂迴風入律四溟歌
駐水成文千官不動旌旗下日照南山萬樹雲

奉勅祭西太一和韓川韻　宋蘇軾

聖主新除祕祝侍臣來乞豐年壽宮神君欲至半夜
靈風肅然
玉璽親題御筆金童來侍天香禮罷祝融驂乘前驅
已過衡湘

冬祠太一　范成大

月色朧明碧瓦蠟烟浮動黃簾罡騎飈輪欲下一天飛霰纖纖

題王內翰家李伯時畫太乙圖　韓駒

太乙眞人蓮葉舟脫巾露髮寒颼飀輕風爲帆浪爲檝臥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蕩漾翠綃舞穩如龍驤萬斛舉不是峰頭十丈花世間那得蓮如許龍眠畫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眞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煙萬頃波粼粼玉堂學士今劉向禁直岧嶢九天上不須對此融心神會植青藜夜相訪

太一眞人歌題蓮舟圖　元李孝光

銀河跨西海秋至天爲白一片玉芙蓉洗出明月魄太一眞人挾兩龍脫巾大笑眠其中鳳麟洲西與天通扶桑乃在碧海東手把白雲有兩童掣鵬二鳥開金龍

包與直題太一眞人圖　明劉基

太一眞人龐眉須不知所持何代書旣不學昂星降精下輔隆準公又不學傅說請帝通夢寐左右商王陳範謨眇然一葉蓮花萼清秋風吹落泥塗紅凋粉

燎不可扶君何爲乎以爲桴蕩漾九河凌五湖夸耀水伯驚天吳坐令文成五利之輩假借神聖欺庸愚靈旗風翻壯荆符麞鹿無鬼夫何辜漢宮天祿連石渠金缸銜壁麗綺疏青藜有燄如芙蕖何不分餉依光夜績之徐吾高堂耽耽縣畫圖作歌一笑駭里閭

太一之神部選句

後漢張衡東京賦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烟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

晉郭璞釋天地圖讚氣升太一精淪九泉

唐劉禹錫詩俗尚東皇祀

韋渠牟詩參差從太一壽等混元初

元郭鈺詩太一青藜夜相語

張天英詩太一明星夜相訪

明劉基詩太一坐端門白髮映青瞳授我玉篆文赤

蛇蟠九虹

太一之神部紀事

春秋合誠圖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

雲笈七籤黃帝奉事太一元君受要記修道養生之法采首山之銅將鑄九鼎於荊山之下以象太一於雍州

拾遺記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

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唐書王璵傳肅宗立璵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它才不爲士議諧可旣驟得政中分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專意他議不能奪

廣異記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人謂嘉福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岳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鞫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俱入都嘉福

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幕雲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敎呼岳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關中諸神點名閱視末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小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抉幕見己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名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敎名岳神神至問何以取簿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名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己自白帝顧謂岳神可卽放還因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於淨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旣出門神僕策馬亦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懽慶村里長老壺酒相賀數日不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

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岳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爲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焚香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歡叙畢問其故此是岳神所爲誠可留也爲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入店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簿書云天配爲己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徒衆駭散獨王立樹下乞宥其命神遂引己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累思必至爲嘉福廻換五六政官大獲其力也

景雲中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稱三輔李朝趨府未歸王妝梳始畢焚香閑坐忽見黃門數

人御犢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答曰華山府君使來奉迎辭不獲於倉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李少府別揮淚而行死于堦側俄而綵雲捧車浮空冉冉遂滅李自府還既不見妻撫屍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少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李磬折拜謁求見衞護其人坐牀上覓朱書符朱未至因書墨符飛之須臾未至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尋當得活有頃而王氏蘇李拜謝數十竭力贈遺人大笑曰救災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門不見王氏既悟云初至華山見王王甚悅列供帳於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樂畢方申繾綣適爾杯酌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俟畢會尋又一人乘赤雲大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輙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

唐書崔元式傳崔龜從太和初還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定九宮皆列星不容爲大祠詔可其議九宮遂爲中祠

石林燕語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

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眞符君基臣基民基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神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寅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卽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蘇村可應姑蘇之兆乃改築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

宋史太宗本紀雍熙元年三月甘露降太一宮庭

徽宗本紀崇寧二年六月壬戌中太一宮火

太一之神部雜錄

鄰幾雜志洛陽北有山泉卽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卽太一之祠俗號爲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爲淸淵侯失於檢詳地志乃致此謬

月令廣義十二月十三日天元太一朝元

中山玉櫃服氣經大黃帝君謹心神觀想元氣乃感太一眞君持元元內景氣訣妙經一篇授之帝君夫太一眞君是北極太和元炁之神神通變化自北極紫微宮經過於天地間滋育萬物在天則五象明焉

在地則艸木生焉居人則神識靈焉在槩則五行察在化則四運變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搏之不得無狀而與萬物作狀故謂之元謂之象所患無不應所眞無不証所專無不用所精無不動是知道以眞正爲元關專精爲要路倚於此者則無無所不通也

太一之神部外編

酉陽雜俎太一君諱臘天秩萬二千石

雲笈七籤太一守尸而號務猶收字歸會昌一名解萌一名寄頻蓋專主性命也

太一主生太一者胞胎之精變化之主魂魄生於胎神命氣出於胞府變合帝君混化爲人故太一之神生之神生之母帝君之尊生之父太一名務猶收字歸會昌又一名解明一名寄類此三元洞元內寶經之眞名字外訣雜抄云云之名皆非實非眞也

太一常以甲午丙午戊午日日出時下遊絳宮合形眞人及兆身絳宮眞人者處心中之丹田中元眞人居其心中也

文昌之神部彙考一

周

周制以司中司命爲小祀爲兆於南郊以槱燎祀之又祀司祿以獻穀數

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

（注）鄭司農云司命文昌宮星鄭元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訂義）賈氏曰先鄭以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今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故後鄭不從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次

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又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先儒以四類爲日月星辰攷之書云類于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於南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訂義）鄭司農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以下鄭康成曰小祀又有司中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訂義）鄭鍔曰攷小司寇之職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祭司民獻民數小司寇之職春官司祿之職缺其祭司祿之神或同司民之祭歟司民軒轅之角星司祿文昌宮之星又云下台爲司祿祿之爲言穀也故穀數則司祿之官

掌之小司寇獻之王受之而登於天府天府受而藏之守寶鎭之所賴者在此故也然民數天所付穀數天所生以養人王者奉天牧民民穀之數藏於天府宜矣必祭司民司祿然後獻葢司民者致司命死生之神司祿者主年穀登凶之神每歲孟冬民數登下穀數多寡皆已可知於是祭其所司之神然後獻其數天府之官藏之易氏曰攷之天文志司民爲軒轅角其十七之兩角有大民小民司祿文昌三能之第六星天有是星先王以是而命官又使之以民數穀數而登之於天府葢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此民數穀數之登所以必待乎祭天之司民司祿也

漢

高祖六年祀司命於宮中

按史記漢書高祖本紀皆不載　按漢書郊祀志高祖六年天下已定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荆巫祀司命以歲時祀宮中

晉

成帝咸和八年祀文昌神於天郊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咸和八年正月立北郊天郊則有文昌三台司命神

梁

梁以文昌從祀南郊

按隋書禮儀志梁南郊文昌三台皆從祀

北魏

太祖天興二年定司中司命司祿從祀之位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興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於南郊爲壇天位在其上司中司命司祿在中壝內

太宗泰常三年建司祿壇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泰常三年爲五精帝兆於南郊又司民司祿之壇皆有別兆

北齊

北齊以司中司命司祿從祀圓丘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圓丘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下丘爲位遷於內壝之中

隋

隋定司中司命爲小祀爲壇於亥地以祀之

按隋書禮儀志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司中司命及諸星等爲小祀

按通典隋於國城西北十里亥地爲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壝祠以立冬後亥

唐

唐有司中司命司祿之祀

按唐書禮樂志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籩八豆八簋一簠一俎一羊一

太宗貞觀　年定司中司命司祿之祀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之制立冬後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

元宗開元二十年開元禮成以司中司命爲小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以司中司命爲小祀

按開元禮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有司行事每座象罇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坫以西爲上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爲上初獻司中次獻司命次獻司人次獻司祿

德宗貞元六年祀司中司命司祿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貞元六年春二月復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宋

宋以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祿

按宋史禮志云云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加司命號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中祥符元年九天司命上卿加號保生天尊

大中祥符五年加上司命尊號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延恩寺道場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　按禮志五年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

尊大帝聖祖母號曰元天大聖后遣官就南郊設昊天及四位告之

神宗元豐　年議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豐詳定局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氏曰兆爲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亦從其類故也熙寧祀儀兆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祀以立冬後亥日其壇兆則從其氣類其祭辰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儀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

徽宗政和三年定司中司命司祿之祀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政和之制司中司民司命司祿爲四壇各廣二十五步同壝詳定局又請有司祀司中司命用樂祭以少牢止薦熟從之

元

元制以司命司祿從祀圓壇

按元史祭祀志從祀圓壇第三等中官百五十八位

司命司祿位於子

明

太祖洪武元年定祀司中司命司祿之制

按大政紀洪武元年十二月乙酉太常寺奏擬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如唐制立壇於城南從之

文昌之神部彙考二

風俗通

司中司命

周禮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臘率以春秋之月

晉書

天文志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

抱朴子

對俗篇

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

文昌之神部藝文

文昌誕日祭文

明胡濙

林杏方華時屆仲春之候瓣香凝篆誠通九曲之靈恭惟帝君爲忠孝神人司祿職貢舉救人間之災刼顯化多方扶士類之科名流恩有應某等瞻依碧漢念帝眷之殷遙企仰崇樓接文光於咫尺恆懷纘煖莫展芹私適逢降誕之辰爰布積中之素幸垂享鑒俯格明馨佑文運以光榮入黌宮而騰天路俾仕途而利達顯當世而紀雲臺克成濟世之材允賴作人

至意凡諸未就悉賴甄陶

公祭文昌舉行功過格文

前人

至道無名可因言而見道天心有在總體物以爲心知道器之不相離一畫精微可識觀人我之無所別衆生煩惱非他恭惟帝君九天開化三教總持現宰官之報身純全忠孝證金仙之大覺超越天人妙矣哲匠經綸神武聰明而不殺大哉乾元分量圓通湛寂以常存雖煥彩乎星躔已忘驕於帝境仰觀俯察莫非自然之文章魚躍鳶飛自有無窮之活潑某等前塵久昧現染彌深幼既溺於綺辭長而耽於曲學或者粗談名相而易失之拘牽若也孤任胷襟而恐流於狂蕩夢有時而迷醒身與世而浮沈非上聖垂賜之矜憐俾下材曷措其手足幸片柬之警悔企大道而皈依竊念賢聖之遺言多留載籍絪縕之變態各稟形骸人雖最靈實則氣均胎卵濕化易有太極由來理通禮樂詩書是以智慧多聞上界亦有藏書之府慈悲普度屠兒豈無頓悟之門古今聚字以成文一一英華所發泄洪纖隨想而凝質滔滔識浪之

漂流惜此斷簡殘編焉忍棄同糞土而不顧嗟彼翾飛蠕動誰將投之水火而如呼斯理昭然達者自懼至於飢餐渴飲日用而不知惡死欲生人情所難免豈知嘉禾嘉麥蒼天所以養民人敝蓋敝帷昔人用之瘞狗馬況當水旱凶荒之後子粒維艱於今掩埋胔骼之時春風乍起蓋儒者之仁民愛物要在知皆擴充即禪宗之絕待離緣豈是撥無因果迷之則毫釐千里悟之則萬善同歸譚子所云散塊成空見空而忘塊永明以喻融冰爲水即水而非冰敬因帝君陰騭之文敢結下里同心之友虔遵格訓草創良規凡屬有知當不疑於禍福之說先行數事祇以開其惻隱之端伏神明而默啓童蒙偕品彙而均沾化育伏願紫微懸映不妨螢火羣飛素月流輝偷照井蛙仄影探蒼胡顚寶眞爲曠刦奇逢聽檀熾鈞音旋令百祥駢集焚香共告酌酒頻登神共鑒之永矢無斁

文昌開光疏

莊京生

大身遍滿乎乾坤法相無非法性空體弗離乎聲色聖德必有聖容開不二門七寶莊嚴畫出一眞現量

結無漏果六時供養都來千劫根因化本難名詎能傳諸筆墨箇原無像特借意於丹青恭惟帝君道高無上德盛難量大士行高不外慈悲立本虛皇果證斯爲忠孝成丹居不動地而徧塵沙天上人間總是戲游雲水號自在王而勤救拔延康龍漢罔非慈濟因緣輔上帝以布天工仁澤覃敷乎八極佐斗姥以宣大德文光照耀乎九星名煥瑤穹善盈玉曆應運而現身分教何妨天帝身山神身士夫身度世而破相歸眞頓空儒者相釋者相道者相著行藏九十餘化垂行節萬二千端元圭偕赤舄爭光現浮靄太空之上絳闕與紫垣並列在大暉華炁之中羽葆蜺旌威儀弘備金墉玉樹宮殿巍峩允矣神功休哉帝力某芽核微萌蟣蝨小兆宿因會侍丹臺儼聖相之如在弱歲已歌泮水冀桂籍之早登當年得寶像而焚修利物濟人直遡源於元始今日寫金容而敬奉寧親報本用皈命於更生得意繪形滿幅中點出好生意揮毫落紙寸管上全露法王身伏願聖日增輝法輪常轉布浩炁而徧周塵剎結成十二樓臺燃慧燈

而放大光明高照三千金界恍恍忽忽御六龍寶幢以來臨簡簡穰穰駕九鳳瑤輿而戾止

文昌之神部紀事

侯鯖錄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始疑侍吏及回視之一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爲之三歎

異聞總錄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二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蔭至承務郎某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熙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坐言語應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帝君曰

啞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下拜曰帝君掌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所到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當秉鈞軸而旣以富貴率皆驕淫貪暴故不復顯今爾亦止可一任而已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長子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母正相念君幸急歸毋貽母憂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秉燭遍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爲州字也次子溺曹水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桯史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已但其弟晛力慫慂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玠璘以來事有禱必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十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旣寤大喜謂事必遂

時安以隨軍漕在魚關駟名以歸命以援立安顧逆謀堅決觸之且俱靡唯徐圖可以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獲嘉之績梓潼在蜀著應特異紹熙壬子瀘人殺帥張孝芳蓋嘗正晝見於閱武堂逆黨恇潰以迄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瀘之變在京魏公鎧帥蜀時慶元己未余在中都親聞之其他蓋不可縷數云

文昌之神部雜錄（魁星附）

鱻海集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日知錄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爲北方元武七宿之一魁爲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之乃不於奎而於魁宜

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歟又今人以榜前五名爲五魁漢書酷吏傳所置皆其魁宿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說文魁美斗也趙宧光曰斗首曰魁因借凡首皆謂之魁其見於經者書引征之殲厥渠魁記曲禮之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然則五魁之名豈佳語哉或曰里有里魁市有市魁皆長帥之意要非雅俊之目近時人好以魁命名亦取五魁之義古人以魁命名者絕少左傳有鄭魁壘盧蒲就魁呂氏春秋齊王殺燕將張魁

三八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七卷目錄

文昌之神部外編一

神異典第十七卷

文昌之神部外編一

雲笈七籤文昌星神君字先常天子司命之符也中央司命者或曰制命丈人主生年之本命攝壽夭之簡札太一變魂而符列司命混合而對魂帝君司命之神主典年壽魁柄長短之期是以混合太一以符籍而由之故稱丈人焉名理明初字元度卿一名神宗一名靈華

老君曰左司命一人也姓韓名思字元信長樂人也

司錄司伐等屬焉左司命有三十六大員官右司命姓張名獲邑字子艮廣陽人也司錄司非等屬焉右司命亦有三十六大員官天師曰韓張二司命皆漢高帝之臣也

梓潼化書清河內傳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代爲士大夫未嘗酷民虐吏性烈而行察同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末降生於越之西嶲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塞戶黃雲迷野居處地俯近海里人謂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晝誦羣書夜避衆孑自笑且樂身體光射居民祈禱則余嗤而訕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謗之而有禍我爲人而焉無靈乎自後夜夢或爲龍或爲王者天符或爲水府漕白怪而不甚信爲吉兆後三農偲旱嘉禾無望舞雩祝神恬然無驗余思曰寢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官銜牒河伯而驚魂猶恐怛怩不能忽爾之間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

徙居余曰非我也我乃張戸老之子名亞（緣水府得達故字霶夫）吏曰奉命促子余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余惶懼未決吏揖上一白驢而去俯首里閈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山連劒嶺而撐參宮若鳳凰之偃下有古湫引余入一巨穴門有數石笥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爲人七十三代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曰君在天譜得神仙之品於人世鮮有知者晉不曰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顯化余曰謝天使嚮報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沾若騰身虛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都其間改日作儒士往咸陽講姚萇之故事

第一元命化予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迄今七十三化前降內傳化字世人誤傳作代字今正之

第二流行化予方遊人間忽至會稽山陰見一隱者年五十許具香燈仰天而祈時仲春丙夜天文煥爛張翼二宿昭然在上俯而聽之隱者姓張適符列宿予於是生焉

第三生民化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矢張羅網世掌其職子孫因以張爲姓顯於吳

第四易俗化予之鄉剪髮而文身蓋便於入水而習成夷俗也予旣成童矣心所不樂乃尋冠履自習禮文內外莫不以予爲異及其久也從予化者十有七八焉

第五稽古化予鄉距京周甚遠文物無稱焉一日有耆舊謁吾父者曰口誦唐虞大訓數篇曰有中國使人傳此予好之就彼習焉隨口記授無遺於是邑人願學者從予習之皆以予爲師

第六奉眞化予之居事畝澮忽於鉏下得一金像頂冠如崇山疊翠被服如霞綺舒麗紺眉月面儼然慈祥憑几巍坐荷花爲臺高尺許重鈞餘初未知爲何神詢之故老或曰元始天尊像也昔夏禹理水治金以爲神物用鎭方嶽豈此像之類乎吾家素貧雖迫於衣食不敢起鉟鎔之心一日海風翻浪遠至奔駭非人力可支予謂衆曰家有金像得之儻來今爲衆捨之以祈海若冀其安息乃率衆乘高以像投狂瀾

中俄而風止潮回一境獲免邑人以是爲德也皆以糗糧布帛見謝拒之不能自是溫溫然家道苟合矣異時記憶投像之所蹤跡之砂磧有光掘之舊像仍在歸築宮室以安奉邦人敬事之

第七寧親化予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紝飲食失時常致疾疹逮至衰暮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疽瘡舉發於臂始以巫覡祈禱中更醫工砭劑月餘皆不效予不離臥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爲吮疽出大膿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視之有膜如綿纊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久食少復成羸瘵醫曰此痼疾以人補人眞補其眞庶可平復予因夜中自刲股肉烹而供之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二紀之壽翌日勿藥果符神告

第八幽婚化吾少也賤性靜而寡合年逾冠矣未有室家非特良媒之不至抑亦予無好逑之心也向因母氏嬰疾以未見孫息爲恨予亦有不孝之憂一夕夢至一林麓孤塚巍然傍有一門一女靚妝而坐其

中顧余而語曰君非張善勳乎予訝其以名見斥也請問其由女曰妾與雞犬相聞乃仲氏也曩者妾之叔父與君會談君之美以爲好學尚禮古君子也議以妾歸於君吾父以君貌異寢而難之然妾之慕君心已一矣後許於鍾安孺鍾富家子而清議無聞妾心恥焉由此得疾而終今三年矣妾之來此以君之故君曷爲我圖之予悸而寤月餘再夢如初暇日因與友人儀堅成縱步尋幽忽至一所宛然夢中境也方告吾友共訝之塚中人出呼予爲郎蓋夢中所見者也儀實仲之舅家因是告仲之父母迎女以歸卒爲婚姻云

第九淵石化仲氏婚三月鄉人士女已嫁而未孕者相與臨神潭摸石得石者宜男得瓦者宜女蓋舊俗也仲與遊人中吾母謂仲曰潭水靜深黝然莫測宜從上流淺處求之仲方徘徊潭中忽起花沫如吹仲以手捫之得一石大如雞卵六出如龜狀青而白紋隱隱如淵字意因而有孕既生名之曰淵石方齠齔仲忽告予曰吾兒眞似君者宜善視之妾與君世緣

盡矣語畢而逝予乃不復再娶

第十馴雉化予年三十有六歲在作噩疫毒流行人無免者鄉邑蕭條路無人跡予父八十有五母七十有三盛暑中皆得疾同日而逝於是自持畚鍤以經營大事乃於墓傍倚廬枕塊以終三年常有白雉一雙棲於林上每遇祭奠飛鳴而下俯仰伊啞如欲言者及終制而去

第十一囘流化予考妣墳岡去居之南纔百餘步蓋一時怱遽卜之云吉自以爲便於省視初不遑他恤也葬之五年墳西三十里洪水瀑發平陸成溪以墳爲岸水源不竭勢頗浚急吾心懼焉欲改卜之無及矣乃齋戒守墳日夜誦大洞經不輟併取家藏金像而嚴事之期於無虞次年秋雨霖霪傍溪湧漲數流爲一吾益恐及水落視之則墳前溪谷變成堅埇廣一里餘自是松楸無害矣

第十二降瘟化予之二老皆死於瘟時盛暑嬰毒荼苦滋甚每念瘟疫之酷恨之切骨而幽冥路殊力不能報心常怏怏比因墳岸囘流實自大洞眞經金像

之力於是益勤持誦而敬事之洎獲陰祐以治瘟鬼又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予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籙爾未見也今當授汝以治邪魔非惟可以契汝初心亦可佐天行化助國救民也袖中出書二予拜而受之既覺書在枕前其一曰大洞籙又一曰大洞法因開籙讀之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之旬忽風雷晝瞑金甲朱綬者無數列於余前俯而請命三人持紅旌立於衆先白予曰願聽使令予方恍惚不覺厲聲謂之曰吾要汝等治瘟鬼某鄉某家闔門病瘟爲吾驅來語畢一持旌者領百餘人入其家俄頃執鬼使五人出有蒙虎皮者冠雄雞者貌若犬者若烏鴉者若驢馬者所執有水火羽翣斧鑿之具予怒而叱之將滅其形彼乃有辭曰弟子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遊有方所病有人陰譴至者受其災天命絕者至於死亦非弟子等敢私若蒙眞官賜以寬貸此後願聽約束遇行瘟見眞官符籙所在卽不敢至矣予因依法授以敎勑而去閭里有病瘟者予與之符法皆得全活

第十三好生化予以法籙救人疾疢衆矣遠近之人踵門求治者不可數計其有染病者著邪祟者受瘧厲者逢殃魂者遭鬼擊者犯兕神者遇惡氣者一一全活然有臟腑寒熱虛實之不齊飲食起居勞佚之各異或因喜怒哀樂而感於其內或因風寒暑濕而受之於外此皆岐伯神農氏之學非道家法籙之事也人有懇於予而不能全其生者予實赧然不足於是講究脈理翫味藥性討論五行之勝復習熟五鍼之迎隨勤苦六年始造其妙自是天命未盡者無橫夭矣

第十四天官化予活人衆矣或聞於君上方以砭劑爲事而又爲京周所知驛召至都旣以國君所薦又歷試之以予爲醫師掌萬民之疾苦隷於天官予甘心焉於是教戒徒屬使勤其業蓋成王之世也時上畿豐稔六氣和平民少札瘥之疾良由上德之所致使予得以稱職焉

第十五薦賢化予之屬有瘍醫公孫智叔賦性慈慧而記問詳博深明百藥之性味創造丹砂雄黃礬石

磁石石膽爲五毒之劑其說蓋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堥熟之以火候藥成傅瘍無不神効乃以其法著於典則予自以爲不如彼而位居於下因舉智叔自代以兼予職未幾上躬不豫贅有疽生一夕決潰厥勢危殆以前藥傅之應手而瘥於是智叔始有醫師之命王以爲直情無隱所薦得人宜膺上賞遷爲司諫

第十六格非化王若曰咨爾善動直情無隱朕念良醫活人大醫活國今寘爾言路以旌汝賢汝其以救疾之心救正吾失嗚呼惟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汝往欽哉毋易所守予三辭而後受之旣與七人之列日近清光雖君相聖明無大過失而予愛君憂國之心一步趨一食息未嘗少懈也成王幼冲之時聽政於周公及親政事久矣嘗有不平之語予恐左右得以乘間也每以君臣始終禍福幾微爲戒而諫章屢焚人無見者故公之東征雖有四國流

言名公不悅之隙而終能保全者蓋予亦少有力焉

第十七榮歸化予在京周十年久違桑梓倦翼思還每念怙恃無恙時身在草莽及怙恃既失乃受榮祿雖食稻衣錦何樂之有一日見周公鴟鴞之什惻然有感於是起歸與之嘆告老乞骸之請數上始從其欲公卿大夫設席東門之外既歸里人迎候予乃自近郊舍車而徒鄉曲以予爲榮

第十八敦宗化張有數族居多貧窶予歸之後徧求訪之幼者已壯壯者已老死生榮悴惻然可驚其貧不能自振者猶故也於是興起義莊以淵石主之貧困者周給之疾病者醫藥之男女長成者婚嫁之子弟俊秀者教養之他族聞風翕然相倣義莊滋廣習俗漸美矣

第十九歸寂化予之在朝聞方外之言曰西方之國有聖人古皇先生者不言而自化無爲而自理以慈悲爲主以方便爲門以齋戒爲常以寂滅爲樂視死生如朝暮等恩讎如夢覺無憂悲喜憤之情蓋知浮生不久求於無生者也予嘗慕之及辭榮而歸道逢

隱者行且歌曰朝陽之霞觸石生雲初焉髣髴已而繽紛隨風而出蕩漾無垠俄變化以歸盡杳不知其所存伊仕者之利祿忘其勞而駿奔忽暮景之見迫向大限兮逡巡將投足於幽趣爲異類兮芒芒予聞之始也駐車而留聽少焉憑軾以敬禮終乃下車而泣謝謂之曰適聆妙理深契愚衷願惠格言以度殘喘乃於通衢百拜而力懇之行歌子仰天而嘆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聖人古皇先生歸寂法也子念而習之可度生死死而不忘證無量壽若果終於彼岸則可成正覺如止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可爲神僊予受教焉於是塵緣既畢百慮頓灰時丁未秋會集親友留頌而逝頌曰秋風瑟瑟秋月白白得吾之眞知身是客

第二十君山化予既遷化將往西方適至洞庭君山之上愛其勝境因少留焉於時上無君相臨制之威下無血屬繫累之念超然物外獨往獨來水光山色四時可愛吟風弄月此樂何窮追思前事殆一夢爾方且僊遊勝侶朝夕往還不聞塵境之勞生但見洞

天之眞逸久之有二青童自天而下敬宣帝旨以予爲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

第二十一感生化予在君山久矣一日春水初生湖口有大舟艤岸刲羊釃酒呼號而祭者其聲哀婉淸切予聞之不覺情感迫而聽之一婦人年三十餘體有塗光三俯而祝曰良人不幸得罪於君遠竄南荒死於瘴癘家鄉萬里旅櫬言歸日月不居行將卒矣重念家無兼侍堂有二親有子在腹未形朕兆若山川神靈察我夫君以忠獲罪憐我姑嫜暮景無依令臨蓐有期爲垂陰祐使得一男子以續張氏則妾之性命雖不保猶無憾焉予在雲路中不勝其悲涕泗從出忽身墮婦懷懵然無覺久之聞人語曰是男是男予開目視之身在浴盆中蓋已生矣

第二十二奉先化皇考諱無忌歸葬河朔母黃氏慈祥明辯篤於教訓凡乳哺偃息寤歌之次必以詩書語言誘習鄰兒與予嬉戲則以泥土繒帛結束設像以爲古人稱揚故事或爲君臣朝會或爲父子告戒或爲師徒訓勵或爲朋友接陪每事指陳俾予曉習

故十歲使就外學名予曰忠嗣追先志也旣長而冠王父平子字予曰仲母氏嚴三加之禮西序答拜因泣謂予曰爾父曩事厲王爲保氏掌諫王惡而王性多忌恥聞其過諫者必誅久之至於監謗罪死者衆道路相語以目人不堪命百姓離怨乃以疏告王願王改行除誹謗之令以通下情王不聽於是流於番禺旣而不祿天下寃之今王行仁政詔先朝臣子死以非辜者咸錄其後汝其往哉予乃詣京師登肺石以自明有詔追復皇考官諡之曰獻法曰忠必告上曰獻仍以予爲保氏奉先臣之職宣王之時也

第二十三孝友化予兄允思不幸早世弗及見之予年旣壯有二子長曰然明次曰楙陽楙陽早慧見憐於曾大父長至之前夕家廟祭奠予母哭之哀因言亡兄終無子請以楙陽繼之俾承其後以慰母心王母趙氏八十而終王父以哀廢食尋亦不起予以孫承子服斬衰三年哀毀盡禮聞於中外時以孝友稱予字而不名

第二十四沔水化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縉紳

所慕國家中更板蕩四夷交侵及王即位北伐西征以復文武之境吉甫嘗任專鉞之命惟予與王居吉甫居多大略而忽細故王之左右多不悅者於是讒譖迭興王亦未免於疑方其在鎬有飛語聞於上予爲多方解釋意猶未明予爲沔水之什王聽之洎吉甫歸功烈既成君宰膠固中興之績視少康高宗爲優焉

第二十五白駒化王以大業克濟普覃異恩陞予爲大夫於時四方無虞王心少怠一日師氏韋仲將諫章方上天威肅震寘韋於理於是道德之士老成之人有翻然而去者予心憂焉乃作白駒之詩以爲譏刺勸王留意賢才寬容受諫使有位者無去志已去者冀其來歸隱迹者期於願仕詩聞於上上意感焉於是詔告在廷責躬悔過復韋之職束帛弓旌日遺無虛未幾淸議歸美士風藹盛天下復見成康之化矣

第二十六舉雝化先人之死葢出於南風成之譖朝士之所悉知終天之痛予未之忘風成死久矣有子

名溫叔有才而賢嘗以國子肄業於韋師氏予以問韋韋謂予曰風成之子好學無厭語言可法容止可則當今貴遊子弟中未有也天道難知不意風成青蠅之行有子如此蓋瞽鯀生舜禹之比他日必爲大器予雖有不共戴天之隙而聞其善行心嘗悅之予旣陞大夫保氏闕人詔許舉所知以自代予薦溫叔王聽之卒善其職

第二十七恤孤化師氏韋仲將與予爲聯事相知且久一日宮車夙駕出於虎門仲將欲有所陳旣前而却忽偃於地衛士掖而起之蓋已奄奄矣歸而告殂韋氏無子唯女五人長者以寡而歸宗次者及笄而未聘幼者已十五韋以忤於王暴卒禁中旣無恤典五女何依予爲備禮而嫁三人其二幼者寄養於司諫高之量家俟其長也納爲然明林陽之婦

第二十八慈訓化母氏早年守寡享壽百歲而視聽不衰蓋由平日常持內觀經紬繹意義晚有所得一日予方朝退趨而過庭呼予而坐兩孫侍喟然嘆息曰吾與汝因緣相際得爲母子汝且華顛吾老可知

矣我矜人之在世生滅無定暫來還去如虧盈月如開謝花今世之生乃前之死前若無死今何以生今日之死不明後日之生豈保若解知身是妄直須謹守眞常但能性定命堅所謂曠刼不壞有功行者超升上境無惡業者不失人身忍於夢幻之中更結寃讎之果吾將永逝勿用深悲臨別之言切須專聽語畢儼然隱几而逝後再以童女得道乃生天上是爲妙惠眞人

第二十九盡忠化予有齊衰之憂上有旨奪情辭者再三不得已而從事禮之變也上卽位之久倦於政事一時勳舊如尹吉甫名穆公南仲方叔或以病廢或以物故惟予爲老臣上初以宮涅爲太子予力諫之不能移其愛卒立之及王棄社稷嗣王親政淫酗暴虐予又諫之王以予恃先朝之舊且銜前疏怒形於色予乞骸家居一日有使賜酒予拜受之飲畢有後命予惟盡忠於國初不以一死亂吾之眞然尚憂周道不振有失文武之基緒爾

第三十棲眞化予生於斯世而堅守古道既有言而

不用又獲罪焉魂無所歸情猶不已哭於宮闈者三日王聞之以予爲妖乃命庭氏率其屬以弓矢望聲而射之予無身矣射予何爲於是望故家而覗甚辭王國以遠遊一意西方歷岷峨背井絡蜀之西陲有山名飛越予以先世生於吳會與越爲鄰俯而察之名同俗異又望西極一山高廣殆百餘里盛暑之時積雪凝寒非塵境也山神白輝曰此名雪山往昔多寶如來修行於此八年得道又西極眞人久住於此因而證果大夫仙風凜然盍留於此予聽而止焉無幾帝有旨以予爲雪山太僊

第三十一 山王化

予方留雪山而被太僊之命旋有旨以蜀門行化乃返鶴馭而來東北見萬峰青翠絕境可愛久之山神公元長等五人來謁予曰某等職隸於斯近見眞官神丰峻嚴目有光芒謦欬之音震響巖谷豈非天人乎此間自武王伐紂微盧彭濮諸國之長佐蜀君主大軍北向實經於此逮今三百餘年路僻人稀未有貴顯者來眞官勢焰如此幸示其來予告之實山神曰某等亦厭人間遊於斯者也此

山隸蜀帝所治名之曰劒嶺其勢北距終南西接岷峨南逼邛徠東挹巴庸廣袤周匝殆千餘里此山爲要地也自山王白峰主託孕爲蜀王太子且百年矣居未有王眞官既聖人之裔淸明在躬積德累行忠孝全節神遊於此行藏有數宜少休焉兼劒嶺之下近有白額大獸千餘歲矣負北山嵎以人爲食眞官既嘗爲天子大臣則山川之神皆嘗所治者又玉音來此自可號名羣靈呼吸變化役遣幽陰驅除此虎亦助天好生之事也予傳之乃矯宣帝旨名集千里之內山川鬼神咸來聽命謂之曰帝有玉旨以白虎害人命吾爲此山王董爾衆靈誅滅之用命者世享血食否則天行威刑衆曰唯謹聽命予乃仰觀周覽現相變化自見身與山等拔一孤竹叱化長劒屏翳號風雨師淸道揮劒一呼響震山谷虎亦怒氣成雲目光出電跳梁反覆吾身當之衆力併前斃於刃下又於血汁中獲一圓石狀如墜星公元長識之曰此虎威也予佩之百神懾畏功成因奏帝先陳矯詔之愆次及集功之語帝因以予爲蜀北門山王

第三十二刑賞化予旣即眞爲諸山之王凡所部山川水旱豐凶妖祥功過皆得與聞而平治之青黎山神高魚生部民孫滌女方婚之夕魚生悅慕拘其魂而亂之爲鄰封白池龍神化察予覘之與女俱訊旣伏其辜歸其魂女乃蘇鞭魚生背三百黜其職山下有故孝子吳宜肩嘗爲父疾刺血寫楞伽經四卷壽終三年未有所受予爲保奏以代魚生帝報曰可自是大小之神咸知敬畏焉

第三十三存褒化幽王始娶申侯之女爲后后賢有子宜臼嫡且長仁孝之風見於岐嶷及褒侯以姒進遂寵姒而疎后尋以姒有子乃廢申后以姒代之姒生子王名之曰伯服意謂伯者上無長也服者天下咸服也於是逐宜臼立伯服爲太子大臣諫者九人悉族之穢聞於上帝俾西嶽爲孽以警於王山川鬼神從而不寧三川皆震山摧水壅勢皆逆流嶽神者蓋白帝招矩之降靈也從而遷怒移檄漢沔褒斜山神欲湮褒邑褒與蜀接境予訶其太甚即上奏言治褒侯固不足卹國人何辜請赦之有旨言金天之神

擅檄所治薄責之褒邑之民冤於湮厭厥後犬戎伐周棄漢沔褒邑之地於蜀皆帝意也

第三十四回風化劍嶺之南民李轅孝於母薄暮有客投之轅方烹雞具食客以爲相館喜形色言少頃客至乃脫粟飯也客不舉匕轅曰家有老母病起思肉適之司晨不及供客矣客赧然揚袂而起曰汝以吾爲未嘗食肉邪不揖而出夜闌因風縱火以盡其居時方歲寒草木黃落烟焰蓬勃勢不可當轅負母而出仰天呼號而適遊其上大不平之因吹氣成風使虐焰自反客執燧猶在手燎其鬚眉欲走而迷顚仆火中僅脫其命訊之則曰某俠士蒲光度也今夏緣都人士女浣花嬉遊有友因醉而觸艮家爲人所辱瀕死某以解紛之故投入水中幾欲不救訴於有司於是亡命周流半載昨實餒甚心怨於子方爇草時如有人比之火及子家而爲風所吹今卽死矣不作無名鬼故告之語畢而殂

第三十五明寃化踰劍之北三百里龜山之下民何志清有男無方娶魚山侯釜之女逾年釜得疾勢急

女告於姑請以歸寧許之與其夫偕往至中途記憶奩篋中有黃金耳璫二垂欲持以隨備父急難行速而忘之欲歸而復取則日西矣俄無方之弟艮能踵後而呼攜耳璫至曰婆有不豫遣我呼兄且令附嫂無方曰弟與嫂行吾將歸以省母無方既別移時侯氏悔曰妾家不十里可到無勞叔相從也艮能信之遽與嫂別既還而夜深翌日侯訝其女已約歸而來遲遣人迎於路乃見女死而無首釜疾革而亡其家告於所治何氏以幼子而鞫之日餘獄成艮能自誣別兄之後逼嫂以非禮不從而殺之其首不存殆爲虎豹食之矣將就戮艮能怨泣龜山之神艾敏來告于察之得實蓋有强賊牛資與妻毛氏有所忤資路逢侯刼而逼之取侯之衣與毛相易毛與侯年相若也梟毛之首攜侯與俱于爲追毛之魂附資之體藉資之口吐毛之辭自陳而得實資赴於理女歸於侯艮能免焉

第三十六苴邑化劍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苴饒地瘠人貧編戶有子甲則蓄之乙則或否

至於丙丁則不舉矣蓋嗇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日不容留率以爲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癈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癇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於予請救之予從焉詢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爲祟焉予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雖言之千十不悔予乃遣功曹荀明傳予之語使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四十餘命迫於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艾叩頭出血請命於予予爲戒之使改其行千十從之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第三十七拯溺化白馬之邑有民八百餘所都當三江之口秋雨霖霪三月不止東西二谷與江俱漲咽於靈巖峽口卒不能泄波濤弘浸居民昏墊有魚腹之憂邑神柏堅來告曰白馬小邑舊爲民屬今附庸於蜀邑侯黃高仁而愛人乃者天作霖雨害其粢盛

三江環合邑人之命不保予以封疆所治與堅俱行既至則水勢壅溢比常十倍民人攬擾若蟻移穴城雉所存十有五六幼者擕持而不息老者棄置而待斃予心閔焉於是以柏堅傳帝旨勅水潤下俾安故流今所謂喝河神者是也自是一邑之人數千之命免於沈溺之患矣

第三十八雨穀化巴西大邑富者百有一二貧者力作度日蜀帝初立歲大荒歉帝雖奉養菲薄勤心爲民而德馨未著餘殃未衰巴西之民至於阻饑者九

甚邑有富農羅密閉糴而義士許容竭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天請祐邑靈和來孫以告予奏上帝有旨取羅所蓄之穀凡五千斛雨之予乃勅喻風師發羅之屋穀隨風旋自空而雨各以色聚遍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飫羅之蓄藏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惠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蜀帝以容爲邑佐密聞之自經

第三十九曲雨化苴邑之北巴江之西有龍山焉龍山之下居民三百戸許秦帝之初全蜀亢旱邑神蘇

公長不忍遺黎死於凶歲引咎自責曰臣所部民少壯力作老者休息非不孝也徭不寬未嘗敢怨非不忠也春耕夏種必祭天地視田之美盡以方隅許爲粢盛非不敬也既有所收不敢先嘗非不順也有民忠孝敬順如此而旱暵爲災曾不我遺是臣之罪也吾爲達天聽有命許地祇自理予乃併苴邑之工借巴江之水曲施雨澤二日而止一方有秋邑人名鄉曰嘉澤他居有遷來者漸衆矣

第四十殞賊化漢水之源孝婦曰楊靚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逝靚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媒妁日至靚中曰人之所慕邑與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逑之人不已意者以妾年齒未衰氣血尚盛身無惡疾唯此爲逑爾妾豈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巧素所不廢爲人縫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喪面不御鉛華以婦功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盜乘其出踰牆

啓鑰盡攜所藏靚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王欲治之適會予來褒中就以報予遣兵三十人執盜於市舉揚所竊告於人曰此節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舉手口自齧十指盡而死

第四十一北郭化蜀都北郭民王尚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所出又取本宗之子以爲繼絡然資性險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轉易之養子有違敎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爲計愈疎歲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大設供具延請羣望覡祝巫詞月餘不已予因化一居士語之曰栽植桃李旣培壅之又灌漑之日月未久剔其枝葉以糞速長復移其處加以糞壤時令未至撥其根荄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茂潤又復取之棄其舊土又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智乎曰不可予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寧汝身心改汝前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婢妾可畜者畜之不可畜者嫁之宗人之子旣捨所生呼汝爲父堅汝初志略其細故汝室有子無萌棄心脫人之死濟人之急周人之窮憫

人之孤一志行此聽命於天若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尚忠信之以爲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爲娶婦指授別業使爲久計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男女八十餘婚三年之內果獲貴嗣名曰神保長而克家焉

第四十二返火化蜀主魚鳬有弟葭萌封之於苴是爲苴侯久之苴遣使求賄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熾予聞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之無道須臾苴之行人皆死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竟不勝蜀

第四十三平苴化苴蜀旣交惡干戈相爭者久矣蜀主厭之遣使莊蘇議平苴侯不聽莊蘇因言蜀之兵衆手指西隰予因現神兵而儆之苴侯疑其襲己遂乞盟焉使者言之於王王爲予立廟於都之北

第四十四費丁化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色美而艷蜀之所無有聞於王開明尚王見而悅之納以爲妃未幾物故王念之不已築墓使高以示不忘武都長人費氏五丁從而媚王以大力負武都山土增壘之不

日墓與山齊王名之曰武擔山謂妃死而懷土也既而王親信之寵用之日侍左右曾不暫捨王亦多力恃勇既得五丁自謂空拳可以格戈戟奔走可以敵車騎於是不修邊備至撤亭障罷烽燧乎既爲之神享其血食且彊秦接境慮有不測乃化爲文士自稱北郭張生叩閽上書其略曰臣聞專德者昌專力者亡昔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在庭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力爲專者且匹夫之勇不可以爲恃絕人之技不足以威敵惡來飛廉無救於商辛羿射奡舟竟死於非命近世三狄長人多力卒加誅勦今邊隅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以力爲任王以其身材長大而賢之乃不脩武備臣以爲費氏之力一可當十以至百人爲敵力無施矣若以置諸臺阜列爲僕御俾其裸股肱執射御奔走從事則可若以爲折衝鄰國則不可要其所比不過赤白長狄三者之如也臣願謹先王之慶基嚴彊秦之邊備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王不悅曰汝諫吾謹武備而誚吾養材士是欲獵而廢鷹警盜而廢犬也乎力辯之時五丁在前侍

王之寵欲來見辱予乃隱而不現五丁以予爲妖又曰此殆北郭張仲子也於是毀予廟予亦不較焉

第四十五石牛化周室寖微諸侯互相侵伐巴蜀交隙秦與蜀鄰惠王用司馬錯計啓謀吞蜀而蜀道險甚行兵無路乃於秦蜀之境鐫石爲牛形製既大置於草中又鎔黃金爲餅置之尾下如此者五所陰使人伺之月餘金餅爲人取去旋復置之所取既頻蜀王知之使人臨蒞之數月得千餘斤乃命五丁開鑿險路與兵五千牽挽石牛以歸方發兵曰予復化形爲儒者以仲弓子長爲名詣闕請見王許之予乃上疏言開路非便獲金非利王笑謂予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吾以社稷之靈石牛糞金自入吾境黃金至寶也可以富國可以强兵可以寬民先生疑鄰國之詐誠過計焉豈有捐金數千而設詐乎先生少遲之石牛行且至矣予仰天而吁潸然出涕王以予爲不祥左右掖予出予從而隱焉

第四十六五婦化石牛既歸秦王曰此用之開路則可矣若牛歸而無金則吾計敗矣乃復遣人與蜀約

婚曰秦與蜀鄰親仁而善鄰禮之常也吾有宗女五人請嫁蜀王王其納之蜀王大悅予聞之嘆曰彼强國也此物奚宜至哉王乃遣五丁迎女於境上王方日備千乘候於北郊以伺音容予乃於衞士中現儒生像自陳七疏諫之王怒曰汝非北郭張仲子乎讒言見侮者三矣敕左右兵之予乃現忿怒之像衞士驚潰予獲免焉

第四十七顯靈化五丁旣迎秦女以歸蜀人萬衆小大歡悅蓋昧於禍機以非爲是以禍爲慶衆人之常見也予乃於劒嶺之陽化大身像橫截於路意謂秦女畏駭可以迴轅秦蜀之人觀者駭異忽於譊譊中聽有玉音若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興蜀王是也天之所興不可以廢秦王是也子誠忠矣如天命何予乃收縮會五丁識之曰此必北郭神張仲子也我將縛而食之萬衆呼聲震動山川五丁逐予予乃經山腹行路成七曲將入洞穴爲丁所及持予甚急予不得已化身百倍任其搖曳尋以首穿山頂回光返顧以震蕩之山隨身動五丁與秦女俱至岩下山推勢逼

於是五丁五婦皆墮沉焉爾後蜀併於秦吾亦無憾

第四十八大丹化予以蜀亡社稷變置百靈廢祀血食無歸神遊崆峒聊以休息忽雲衢中旌幢車騎過者三日山靈相謂曰景象如此殆有聖賢經過已而老氏將左右二眞人自東而西予列拜於西嶽所部諸地祇中西嶽有令諸地祇皆拜送十程予在翼護數一日請於老氏具陳往昔在蜀功過老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爾旣公於心三諫於蜀爾之功也五丁五婦雖死於汝以公存心亦非過也旣有功於蜀今國號雖秦而幷邑仍蜀也爾宜永享蜀祀以慰斯民乃命徐甲取囊中藥一粒授予曰此大丹也汝宜餌之大者與道合眞丹者與心爲一爾後五通具足非汝夙昔之比中原擾擾吾甚厭之今將入西域行化三百年後西方之教法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之予敬受焉

第四十九巴都化秦旣幷蜀使張儀虜巴王而取其地因以巴都爲郡久之巴郡守相伊庭儀以太守侯攝事郡民張威家奴萬貞投井而死獄威月餘不勝

箠楚誣服曰實威殺而投之蓋萬貞先有所犯威嘗撻之不數日貞竊其貲欲逃他所爲威所覺貞臆度不免乃自盡其命實非威殺之也獄成威之子聞之以大珠百枚遺人獻於庭儀庭儀謂用事者曰汝醫者别日但以小篋作風藥來雖在客前無忸怩也其家甚喜至日候門獻之庭儀適會客十餘方具酒殽醫者至且延之坐未酒三行醫起以獻藥爲言伊受之方入中霤旋悔之曰事有不明恐招謗議命出之封題如故伊復命醫者開篋取藥猶恐事泄分獻衆客翌日以威之款伏辜卒陷大辟威之子行哭於市仰天呼寃曰還有靈神察此寃抑否予見之夜入庭儀及威之父子醫者魂爽訊之得情庭儀曰珠寶某取之篋中之藥乃素所備者珠方入而易之既受其珠復畏太守知之故不敢易其款予命鞭庭儀背二百明日所訊之人寢言皆同方共訐之俄聞庭儀疽發於背號呼月餘乃死威之家爲予立廟一郡之人從而見敬

第五十婆娑化巴蜀二郡之境有山曰婆娑山神轅

安行來至巴郡渝水之上見予曰某之所治居民勤而信孝於祖禰敬於鬼神事無大小占之於龜筮云吉乃敢行焉山王嘗總蜀神今巴蜀黔漢列爲四郡秦人視之一槩爲蜀某之所治王盍臨之予以非公事不欲輕往一日安行又至曰某之所治有民周符本袁氏子某之族也去車從袁俗省之也符之生日時皆惡乃祖忌之命勿舉其父平叔不忍棄之乳養於外三歲正旦拜諸孫中翁乃大怒詬其子曰汝欲以此凶命之子殺我耶平叔提攜而出適友人周寧之相遇於途且告之故寧之曰我未有後人今鞠養之他日吾室有所出則還君之姓平叔與之自後周日益富袁以家禍連綿貧甚及周有子而前約不復講矣寧之既亡平叔時往訪符或告之急則亦相濟至於數四平叔私計以爲符實己子且嘗念我乘間爲符言其始末會符之弟筮適聞平叔之語叱平叔出明日投牒於官以平叔之言不直答之平叔炷香於頂以告安行且言予敢答父安行知其詳念非符本心未有所裁王爲決之予乃與安行偕往夜夢於

符見己之初生乃祖命勿舉之語及乃親乳養之事蔓未畢哭而起欲自決又以形於公牘牽制於弟隱忍間于復蔓中責其不卽聽從笞之百下符既覺達旦不寐明日拜於袁氏之門謂平叔曰符不早悟爲大人遺體今神來見責於我幾死今悔矣且周氏自有子可承祭祀符已不願預其家產惟恐父之不從鄉人知之以符爲賢周之子箎乃分家貲與符

第五十一　戒龍

化青衣之水自西而東與岷江相會秦既并周九鼎西遷諸山之祇會於嶽靈諸川之龍朝於海若所以聽革命而效靈祉也二龍俱東相值於江合之中流爭先以行氣不相下鬪於江淵一水俱壅波濤橫湧民居其滸者千有餘家一日浸潰奔避無及怨苦之聲達於四境于適見之先遣陰兵萬衆障其狂波于造水中解紛謂之曰維新之命易我舊德餘忿不忘百靈皆然何獨二君今以爭道而鬪禍及居人向非吾兵障流則此邑之民靡有孑遺矣且上帝好生後悔何及二龍曰敬受敎令既遣俱行且約歸而戒之及朝宗回日于與之尸事仰天設誓

指東西二大石叱之使起須臾兩石峙而立乎復戒之曰二江之龍言歸於好天地爲質斯言不渝若二石合而爲一則今日之盟可塞訣别而退

第五十二鳳山化果山之隅富人王基五旬無子一日醉飽形言覗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爲哉妻安氏亦巨室也生平不字性嚴而妬聞而自愧乃出妝奩買柳氏女以奉艮人逾年有娠安喜甚早夜焚香祝於天地每以王氏嗣續爲請知柳有娠即以己之衣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請女醫爲備旣分娩果得男子大喜兒之乳哺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己生也夫君賢之子百晬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别名乳母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蓋以吾兒之故爾兒將周晬矣吾將擇媒嫁與爲艮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處死而後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爲代耶尋撻之卽易其衣妝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作辛

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饑寒辛苦無所恨也邇來月餘不見兒憶母否宜壽亦哭哭之聲聞於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梃箠之甚苦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屏之外及旦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爲妾則我且出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儻移時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俾攜而爲資安乃奪之柳以久於饑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取焉乃行於城郭捃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川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詰責又被逐焉既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糊口於人厥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已亦有子十歲名知微忽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所生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卽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北行凡遇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途俄爾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曰惟一飯菜米而已誠動幽明所至靈祇

爲之感格巴渠二江相合之地有鳳凰山予徜徉焉見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號曰宜壽宜壽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予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外其家促歸已返中途予爲夢之宜壽目見所生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有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行三日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八卷目錄

文昌之神部外編二

神異典第十八卷

文昌之神部外編二

梓潼化書第五十三魚腹化蜀之生民二男四女其俗以女爲卑涪水之湧富民任盈年老無嗣唯一女愛之名寶珠年十五隨鄰伴遨遊蠶市燈下稠人中迷路爲惡少昝元誘之父母重賞尋訪月餘已爲昝元所賣於夔子矣父哭之失明母艾氏心氣成健忘如此十年百計求之了無音耗盈聞七曲之靈乃肘行膝步號泣見投願一見珠而死予閔之乃敕八功

曹將三百陰兵方圓千里四外求之或見珠於夔之魚腹負汲而哀詢之瀼龍乃得其實予乃夜夢於盈自七曲而南沿流下之直抵夔門見女與語女亦夢見其父旣明盈謝而去使人相之蓋如夢中所行乃見焉珠初爲人婢主母惡之而箠撻過甚又轉他家前主倍取其傭又三年復爲鄰子詐欺曰爾父求汝令我與汝來又轉之他家前後四主矣珠今在張白家主母忌女有孕而珠實懷之恐得罪欲赴於江而如有人難之父聞珠音聲曰乃有見俱詣其主贖身以歸母亦疾愈昝元者老矣予乃遺功曹監治之日撻三百凡月餘抉其兩目乞丐於市自陳曰寶珠之失身元之罪也今爲七曲張王治我良苦且死矣於是逾年而殂

第五十四口業化龜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眞者議笑之姸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有門地才具出己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

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也其妻家駔儈也或曰厥弟不良厥子不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貶刺之中此猶細故也人小有過惡則旣傳揚之又增飾之以無爲有以一爲十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故犯以不得已爲優爲以錯誤爲情實至於面折之重辱之又從而告訐之非徒待他人如此也雖己之族黨亦不免焉目其父母爲頑嚚目其兄弟爲管蔡非止於身爲之也或教人與訟己則解釋之或教人詛罵己則辯證之所習旣久不知其非中年得舌簧之疾使人砭刺出血勢少間不數日又作尋復治之大約二歲之間疾五七作每作不下出血一二升率以爲常一日因與其徒話鬼神幽明之故自天之雨暘之不時地之豐歉之不一鬼神之受人享祀祖禰之邀人奠酹皆訶罵之予適與江瀆會語聞其多口予方竊笑之里域眞官虞奇叔曰此特萬分之一爾因備舉而詳言之予乃遣功曹繆眞持之使自以手探舌出以爪掣之涎血淋漓如屠狗彘流溢於地觀者千百使自宣其過曰人之口業不可作也如此月餘舌枯遂

不能食而死

第五十五東郭化蜀郡土薄水淺民生其間率多慧黠有智數多機變巧於求利闤闠之徒雖一錢物皆有贗僞東郭人黎永正本工輪輿厭其作重而貨遲乃改業治斗斛尋又治權衡逾年人有以深斗重秤而爲囑者倍取其直而與之其欲減勺爲升減合爲斗省銖爲兩省兩爲斤者亦如之永正又能作空中接絲之秤折底隆梁之斗小民不顧報應者以爲便於日用往往求之一日司察神糾奏有旨以爲用之者固非而作之者尤甚俾所在神祇陽譴而陰理之于乃遣里域神投彥夢撻永正雖悟未悔旣以聲名漸彰求者逾衆貪其工直夜以繼日使其目力昏暗以致矇瞽年方四十妻棄而他之二子生而亦盲又以久業於此不欲頓廢旣已失明別無生理乃至以手爲目揣摩廣狹臆度長短鋸斧釘鎖冒險施用左手五指朝傷暮殘膿血甫乾肌膚未平尋復被苦指節零落不能執持行哭於市人旣識之皆無恤者餓寒切體如此三年使自暴白其過而死二子相繼以

殍由是所用之者因小罪焉

第五十六牛山化蜀郡涪鄭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衍邑之吏苟信蘇珍所居比鄰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珍以深刻信以廉節珍以貪墨信以倜儻珍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珍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珍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珍侍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來而儉用珍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珍以己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珍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爲賢以珍爲邪且以珍之敢爲而不能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間鄉老周同舉手示衆曰秦有二水曰渭與涇一清一濁皆赴於河發源既殊波蕩不反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珍乃面顏俱赤投袂而起曰苟君是渭珍是涇矣珍與苟信聯事而切鄰珍之所爲惟信熟知今信播揚珍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珍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爾珍每見信必眦睚之雖

禮文相接而中實讎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伺苟信子儀眞之便且將殺之次年春祈蠶行樂明能與儀眞並行江際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眞未悟也乃恃力推墮儀眞水中儀眞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浪花間予與諸龍君皆預供神之席因敕二江龍往拯之郪涪貳君雅知二子之詳乃擕儀眞近岸而轉明能於淵會珍見之褰裳而往復取儀眞擠焉旋爲儀眞牽挽而入觀者如堵呼笑騰沸予不平之乃使郪龍曳珍之足沈焉儀眞得無恙珍之父子皆溺萬人兩兩相謂曰孰謂龍天八部有私乎信與珍禍福不在於他日也蓋信之善果已熟而珍之惡業方盈焉

第五十七天威化郪邑民支祖宜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而喻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忤觸人誤墮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貲入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爲比鄰牟谷之妻年三十病殗殜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煢麼

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詈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於天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俟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喩驚而寤中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家貲謂終身不可償耶喩曰無之侵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夫婦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爾乞少延三月分娩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爲予言之予知其心乃爲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

制其夫如奴隷亍卽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睮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第五十八尚義化灤木之瀕邑吏雍滌有弟源亦事於官每爲滌所窘源以長事之恬如也滌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茫必較久之滌源爲仇讎妯娌爲寃對雍之父母不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畱源之房滌不許俾源夫婦出一物不與妻以歲月供奉無幾路逢源窘以不拜揖箠之旣傷復訟於鄉大夫計其辭理滌乃不直滌之妻造源之門曳召妹出亦箠之曰法有長幼終不主幼而笞長也鄉議不與之儒家李華父晩景有嬖婢出一子臨終囑華曰汝以爲子華泣對曰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華敎養之使之成材昭穆有序天可質也厥後名之曰蔚尤鍾愛之旣長爲名士爲之娶妻華有子彌明先生於蔚十歲自蔚甫能言使彌明拜之及長禮待次其父一等華與子及蔚均爲鄉人所舉達之太守上之春官論定以彌明官之彌明失言於蔚華乃撻之彌明伏義華尋以家貲盡付於蔚曰吾弟主之彌明自有祿養矣鄉

人以爲賢秋社集于在祭焉鄉人以雍李相况爲薰蕕滌聞之罵坐復曳源擊之于不平焉乃使直事紾其臂而折之滌妻尋亦疽發於手如此三年公私俱廢生事寥落父母相繼而亡滌與婦乞丐而死鄉人以爲不義之報郡守旌華之閭曰尚義

第五十九旌隱化蜀自秦幷之後中國文物之盛先王大道之化漸有習之者矣而淳厚之風未振囂浮之徒競起于恐傷風教有意欲化之一日巴郡岩渠士人牟麟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大故不出戶庭歲時起居有受謁而無出謁貧甚而未嘗怨乞郡守溫瑀辟請爲從事旣不起丞于辰往邀之相語移時所談皆安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辰欲從守之意而辭不得達卒罷之辰以告瑀瑀嘉其節蘇尚功者嘗學於麟未終其業開門受徒以師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求請省問奴顏婢膝爲麟薄之或以麟意達之者尚功踵門而辯之麟亦自以爲嘗教誨之猶執先覺之義而語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言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孟子之言也子之所爲吾實恥之尚功自恃年少拳勇擊麟予適見之乃化一儒士爲之解紛顧衆而語之曰人之壽夭窮達有命在焉非人爲也奔競無恥不知命者也命之所無求之何益不當求之偶有所獲以爲求則得之求益於得是不知道者也苟不知命且不知道則所守既喪放辟邪侈至於不義不忠不孝皆由此也二子所爲冰炭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觀者駢闐或問予曰爾爲誰答曰予所謂張仲子者也衆驚愕相視問予隱形不見自是遠邇聞之若尚功之徒改行有醇厚之風焉渠人爲予立廟

第六十祐正化北郭富室智全禮中春修祀一室盡醉暴客王才者約其徒三人謀刼之是夜未央推戶直入縛全禮家男女良賤九人婢妾七人唯全禮之妻與二女未繫之既取其貲將亂之全禮之妻惶懼乞憐幼女舜華年十五與其姐舜英抱母而泣才欲逼之華罵曰餓賊犯吾家張神君未汝知也語畢其家司命崔瑄與智之祖禰告急於予予乃遣功曹輔與領陰兵百人治之所縛全禮以下繩皆自解盡執

其賊翌日告於里正聞於郡悉誅之

第六十一殺生化卭有杜章望帝之友也生於富貴父祖好宴會習以爲常凡烹割之事章躬親之及長身任門戶廚饌無虛日膾炙方離口刀杖已在手矣後以災禍相繼家道零替無以爲生爲人屠劊以就口食所取人財各過命錢又以飲啖兼人饕餮成疾纔方飽滿尋復中虛而性嗜肉味日常不足及以罟取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無指口累所迫過命之貲不足度日悽惶無聊尋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潰見者掩鼻矣自以肌火所燒復受疾苦投井自盡爲人執之極口辱罵於是仰天呼寃予見之訝而問里域主者孫洪叔言其詳且言此人祿盡而命長尚餘五年予既知其造業之由又閔其受苦之酷且歲月方遙惡其日夕怨怒天帝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之以手揭瘡皮以自食之又以指染膿血吮咀求味宣言於人曰毋作殺生業以我爲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之數念斷而死諸子皆殍焉

第六十二酷虐化牛鞞邑令公孫武仲治邑以廉而待人不恕左右之人小有過失笞一二百涖邑逾年而胥吏無全膚吏怨之資水邑令賴恩性貪吝以苞苴爲常日用飲食歲時衣裝取給於胥吏以民事造庭者無問曲直悉付之狴犴恣吏誅求意足乃已吏意未厭則遷延歲月置而不問民怨之予以二邑之吏民被苦乃化身爲蜀郡丞長孫義行諸邑觀風俗劾武仲之虐吏賴恩之酷民二令叩頭乞免予戒勵之尋隱而不現後知郡丞初無行邑之事二邑咸以爲神而敬信之武仲改而忠恕恩亦變而廉潔焉

第六十三憫世化予常仕於周以忠盡命血食於蜀未幾蜀入於秦已而周衰天下皆嬴氏矣秦任刑法視民如草芥秦衰而干戈又起中原塗炭于斯久矣予以久處靜境思以拯斯民之苦乃飛章上聞帝從之若曰白帝子遊人間久矣而暴於殺伐今已遣赤帝子代之矣汝以本司火德今當應世以爲赤帝子之後予受命焉

第六十四咸陽化予之懇于上天將以化身援天下

於塗炭之中躋斯民於和樂之地奈何帝命以予爲赤帝子之後玉音可畏予不敢抗靜言思之非所望也俄有九天監生大神逼予受生於雲霄間下視咸陽火秦之後宮闕鼎新漢帝方與戚姬晤語監生謂予曰此所謂赤帝子者也今爲漢帝矣予縱目間爲監生大神所擠墮於帝側戚姬之懷恍然而覺帝以予生骨相相肖舉止可喜名予曰如意予雖孩提中而本志尚堅語言顧盼尤愜帝意帝尤鍾愛每以予兄爲不類薄之晚年欲以爲太子既不果帝萬歲後卒爲呂氏所殺予母之死尤被酷毒予深怨之方冥冥間見母受苦時思得復爲率然之相盡吞諸呂而後已也

第六十五卭池化予罹呂禍之後神遊冥漠又無職守常畜宿憤思欲報之已往修積不復問焉雖諸呂死拘幽冥造業深重歷年甚多逮再生已久遂訪西海之濱有邑名卭池邑令呂牟呂后之後身也邑多呂氏蓋宿業相尋諸呂造業之黨也卒於窮荒予母夫人亦生於彼復爲戚氏以前生享福太過至此而

貧悴所嫁張子年老無嗣夫婦以芟刈爲業一日野外相顧而語曰生身窮甚辛苦自養暮年力衰將不免於溝壑今六十而無子是天將殺之耶乃相與割臂出血瀝於石凹中以石覆之拜天而祝曰人皆有子惟我獨無今氣血薄少不能施化願此石下儻使動物生焉亦遺體也予識母氏心惓惓焉一念感之從而寓止明日二老復來揭石視之血化爲蛇金色寸長予所爲也母牧養之逾年頂上出角腹下生足能變化每天欲雨予爲助之身既長大腹量寬邁見羊豕犬馬輒食之邑令有馬色潔而駿牧於水際蹄傷吾末因拘而噬之焉蓋呂產之報身也邑人皆知予詳訪於予家而不獲逮予父母入於囹圄責以三日求予無狀將見殺焉次日予化儒生謁令解之令曰張老夫婦家養妖蛇食人六畜久矣今又食吾馬吾將殺之爲民去害張不見聽是彼自爲妖也今必戮之予曰物命相償宿業所致遇彼吞噬亦非偶然今君爲畜而殺人豈令尹之事乎令叱予使退予復語之曰君有死氣浮於面顏宜善自愛他日無悔語

畢予隱形不見令之左右皆以予爲妖予乃奏天稱寃陳以前世母子無辜死於諸呂今適逢之願與之較辭上而未報因變化風雷呼吸雲霧白晝而暝一邑之人相視而語曰汝頭那得爲魚以手相捫頭面而泣一夕揚海水以爲雨灌注城邑圍四十里皆陷予以身載父母而出焉時孝宣之世今所謂陷河者是也

第六十六解脫化予前以呂后寃對奏帝未報而擅行之雖一時快意宿憤頓消及心定氣平良用深悔翌日玉音存降以海神晁閑劾予擅用海水陷溺平民五百餘戸以口計之二千餘命除里域所具予前身讎對八十餘人半在城隍半居附郭外其餘生齒皆係大枉帝命陽譴以予爲邛池龍而奪其神職且使天吏監臨不得干預雨澤羈囚於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爲泥身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八萬四千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咂嚙不已宛轉困苦不記春秋一日晨凉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現諸勝妙希有

光明山靈河伯萬衆稽首讚嘆歡喜聲動天地復有天香繚繞四合天花紛垂隨處生春予乃耳目聰明鼻觀通徹心清口潤聲音發揚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導衛先後咸謂予云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敎化身將往中國爾既遭逢宿業可改予遂起改悔心生悲愍念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荅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作大饒益又復閔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讎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與殘忍遷怒於物業債當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前生冤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磬然如虛空住無人無我諸念頓息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爲男子聽佛宣說得灌頂智得大辯才得神通力得圓滿相龍天八部皆大欣悅予歸依焉

第六十七仁政化予既離惡趣即得善生受形於趙國爲張禹之子名動既長爲中正所推爲清河令寛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

謬者定正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貪饕者廉察之詭詐者詰難之不用詰詔者免去之惟曲法我民以白爲黑事干人命者使自理之辭窮心盡然後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宥之失出之罰予所自當不敢辭焉民有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喻之爲賊者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瘁其敵姦及殺人者付之於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容惡之謗亦不敢辭焉以是一方之內雨暘以時蝗蟲不作偷賊相戒而出境姦邪革心而改行爲政五年怨懟不聞四民爲之歌曰吾有師師嚴而不慈教我恕我張公能之吾有友友信而不戒親我正我張君是賴我有親母恩掩於義張君似之柔而不制我有親兄實敬於情張君似之和而不爭後爲太守責以趨進予解組焉時乃章帝元和之末也

第六十八幽明化予以先世善政有成根葉滋茂天年甫盡卽遂受形於順帝永和間載生斯世所謂張孝仲者猶不忘於故稱也復爲郭有道之所品題雖不登顯仕浮沉閭里而上帝有旨俾予日應世務夜

治幽冥凡人之屈抑寃枉陰德隱謀予皆知而籍之以至鬼靈邪祟無不預焉如此三紀幽明兼濟人鬼皆利予有功焉

第六十九籌帷化予以善功世修漸復神職而命債未償者猶不吾置復生於河朔少負氣節眼見世變嘗以功名自期乃爲大將軍鄧艾見知辟請爲從事凡所舉揚予必與焉及伐蜀之年予爲行軍司馬勸艾以間道出奇以省鋒鏑之禍入蜀深境遇諸葛瞻許以封王琅邪瞻不之聽至於交鋒瞻之中堅予所當也或有流矢星飛集於予體瞻方就擒予欲營救之而創甚矣蓋向者卭池未償之報者也可不戒哉

第七十如意化予旣滿前緣詔詣玉京洗除業籍鼎新神位俾予永福坤維帝又以所執之杖賜予帝旨若曰咨爾孝仲萬靈之雄忠孝全節世賚爾功賚汝斯杖無所不通又曰此如意也予以杖契宿名欣然受之

第七十一丁未化予以寶杖自隨無適不可因念前身西海之隅復經從焉越裳之西越嶲之南兩越之

問有金馬山勝景清絕張老夫婦予累生之父母也於是生焉時晉武帝太康八年歲值丁未二月三日夜子刻以甲子考之則其時已屬辛亥日矣帝命以予爲丁未陽官本命元辰焉

第七十二水漕化予以成長妻男具而孝敬不衰見鄉人以旱祈雨於土木予笑之蓋予嘗以夢報矣一日水陵自書官銜移文海神乃見使者告予以有形以來自周爲人迄此顯化七十二矣乃呼予爲運判促上白驢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入大穴中官庭明敞父母以享血屬皆在一夕雨澤大作徧全蜀之境洗前旨以予總護全蜀幽明之事焉

第七十三桂籍化帝以予累世爲儒刻意墳典命予掌天曹桂籍凡士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奏予乃至二府進退皆隸焉

第七十四孝廉化予慕釋氏韜光禪寂建興中閔戎狄窺伺朝綱非命世英雄弗能乃正會元帝建策南渡綏撫江左而白麟玉璽見於江寧臨安日有重輪皆中興之象予改日作儒士跨一白驢往河西應孝

廉謁張軌焉

第七十五感時化予建興末作儒士稱謝艾跨驢入西涼張軌以予爲主簿張重華嗣位時石季龍使將麻秋侵寇不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皆推夙舊且韓信穰苴皆非舊將蓋明公之舉惟材可任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委以專征伐之事庶幾可也重華召艾問以計策曰耿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數千人爲殿下吞之重華大悅以步騎三萬人令艾討之麻秋率大衆以禦之艾乘軺車冠白冠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馳擊左右大擾勸艾去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秋軍乃過艾乘而擊之俘斬甚衆秋乃匹馬宵遁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走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以重華眞所謂彼有人焉繼而往關中與姚萇爲友欲激頹波以正風化奈何縱暴之君競起廢弒然萇雖少而多謀略又兒宿有契好故作密友久之予厭處凡世思歸蜀峰約萇曰苟

富貴無相忘後萇以龍驤將軍使蜀至鳳山訪予予禮待之假以鐵如意祝之曰麾下可致兵萇疑予予爲之一麾旗幟蔽天戈盾戎馬萬餘列之平坡今試兵壩是也後萇以苻堅死即帝位國號秦焉

第七十六神扶化予父淸河府君念晉氏皆黃帝之裔其後陵遲欲降生於世而匡救之稟玉音而生於謝氏於建興中即艾也故府君攜予二子曰淵石曰懋陽遞生於諸謝予父高臥東山爲蒼生而起二子乃元石也苻堅拒權翼等諫率兵九十七萬東西萬里水陸齊進寇邊孝武皇帝方將謀帥予父曰惟兄之子元可當此任即遣元石及子琰等都督水軍七萬拒堅於壽春堅登城而望晉軍部陣甚嚴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苻融曰此亦勍敵也後淝水却陣大破之北軍皆懼桓冲在荊州遣援予父怡然不變止冲之師冲笑料其必敗及元破賊書還無喜色人服其度量而勝負之數已素定於胷中嘻哉予之家世顯忠勤誠無愧於信史焉

第七十七誅暴化予仕晉之後兼治幽明時蜀之導

江王仔者永和中任帥幕吏被檄督榷課鹽於潼川而王躬詣井所名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取五千斤者輒取萬斤又約來年所輸不滿額者籍其家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煎既復命帥以鹽數倍增喜之于聞其苦民故陰治之是夕帥馮遷夢王仔來謁而公裳下有一尾方驚寤有婢亦魘及甦言適王仔者來公裳下有一牛尾出再四言幕榷利貪汙之故今生蜀之屬邑田遷家翌日遣人訪之果如所夢又益昌馬諤者同爲帥屬每出部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問額重輕虛實盈縮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苦其虐號曰馬刷或以王君牛尾警之者馬曰正使見世尾生亦何必問于聞其暴虐如此聞之上帝纔而病卒七日之中其家作薦福聞棺中有聲意其再生亟開棺視之則已變爲一猪矣急掩而葬之時天氣晴爽喪車纔起大雨如注送者皆不可行及墓次水已溢矣此可爲汙吏之戒

第七十八明經化于久處穹昊帝以中國道衰欲王化之復行故命于生銅川家知隋運將終吾道未濟

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制禮以節情作樂以和俗恢刑政以防其非崇祭祀以介其福祖述周孔取則軻雄九年而成經也其於五常之敎於小子何述焉復以禮樂之學付之董常惜其不一用於太宗之朝悲夫

第七十九護聖化予自汾陽傳道厭於生死再奉帝命輔唐室故命長子淵石生於清河氏之家即九齡也明皇時李林甫之譖毀肅宗而帝賴之以不易至於議論風生首登七寶山坐有文場戰師之雄應制走丸之辯後漁陽之亂明皇幸蜀鑿劍嶺而觀中原歎曰吾聽九齡之言不至於此也予因至萬里橋以儒生謁帝帝曰卿非北郭張生乎予曰然臣聞元載孔昇天虛位久之以待陛下也帝默然後肅宗收復京都韋見素迎帝歸闕封予爲左丞相而予辭衞鑾輿至咸陽帝移大內安頤遂辟穀張皇后進櫻桃蔗漿悉不食常玩一紫玉笛自吹數聲有雙鶴下徘徊於庭帝謂宮妾曰吾奉上帝命居元載孔昇天也令具湯沐復就寢而升化矣

第八十明威化唐李登者年十八爲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曰登自十八歲叨冒鄉薦凡經四舉不登一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爲登勘當此生如何法師諾之曰蜀之梓潼有神曰北郭生掌文昌職貢舉司祿之官必能知之吾當爲汝叩之一日上章道過治所謁于法師曰士人李登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凡四舉不第此人果何如于命一吏示籍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三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繫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郡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居王驥家室女慶娘爲惡不悛已削去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恨而死後之士夫可不戒哉

第八十一濟順化唐乾符中歲荒河南爲盜者甚衆

尚居長伏誅尚讓等推黃巢爲主反長驅江爲患入淮北攻河南數十郡次陷洛陽破潼關僖宗播遷入蜀巢犯關遣朱溫等攻鳳翔至潼關追僖宗乘輿夜遁出鳳翔予以儒服見帝帝夜行馬駭予以所乘騎奉帝帝乘之予捧足攏馬密布彩雲衞帝騰空彌明露雲微開令帝下視見鳳翔軍與巢軍戰于龍虎坂若蟻陣也帝曰此何所也予曰此乃空際也帝驚嘆曰卿非北郭生張孝友乎我非卿豈得此生耶予奉帝至劍南復道帝疲甚欲少憩命予股以枕之熟眠林葉風聲帝忽躍起曰巢兵至矣鼙鉦近也予曰非也乃林葉風聲久之從駕宿衞始乃訝帝行之速也帝至桔柏津約曰我有一女乃與唐公主最神慧奉卿箕箒可乎予曰臣幽也何敢奉承帝曰勿固辭也遂封吾濟順王親至廟奠獻解劍爲賜仗予勦賊後宋文逼等斬巢首送成都帝還闕則與唐公主病而殂矣予命陰兵迎公主歸七曲焉

第八十二濟迷化五季中進士孫樵者性尚剛介不與羣居詆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祠下侮辱

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進欲投邸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涘如何予令佐神舉火一二示之樵尚笑曰廟奴誑我再呼曰神旣在何不爲我止風雨使我能抵於平陸如何予笑曰子所過神廟必狎侮指以爲妖笑以爲誣今悔之何及也予示以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容行李須臾風雨頓止翌日留記於廟焉

第八十三證果化予從釋地頓超不二法門居清凉寶山仍司民疾苦時蜀人苦於湍流自遂城至涪江水溢抵於城隍人多漂蕩又苦疫癘痼瘵癱疽之疾予化里人爲作篙者拯合溺者凡數千人又化太醫生親爲診候全活者衆會鷲峰古佛紀功錄行爲予授記作是言汝於當世作師號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釋迦梵證如來今證斯果焉

第八十四明艮化予方居不動地精修妙行而八紘雲擾世變輪迴適奉玉音五星聚奎有興宋之語徧敕諸靈出於應運故翊聖降於終南張守眞之廬及

晉祠有崇德之聘于遣長子曰懋陽生於清河曰齊賢布衣十策歷相兩朝佐神獨孤生於寇氏曰平仲力輔章聖策功澶淵基二百載太平之治焉事在國史可驗不誣

第八十五忠顯化于方以海宇清寧爲喜而淳化年間均順僭叛王師討之主帥王繼恩雷有終祝吾丐靈于命崔瑄李懋以陰兵助雷有終擒械至利州賊因壘不下一卒於軍中呼曰梓潼帝君遣二將助陰兵百千今奉天勅勦汝可速降而賊以勁弩一箭中呼者腹其卒去箭無恙復厲聲自若預言賊陷之期及叛平有恩榮以英顯之號上帝嘉于彌變能免殺戮俾專輪廻救苦之司開便宜都督之府總三界大天之陰兵

第八十六聖治化皇朝一祖四宗垂拱太平于奉玉音以次子文明生於司馬氏家名光盡誠於館著古今歷代史以鑑於世輔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當時庶政聿修咸謂德合天地道遍神明而積仁累德凜凜乎庶幾周名之烈焉

第八十七武烈化予以朝廷承光大之休命尊峻極之崇階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忽女眞有燕山之圍方賊起江湖之釁三辰錯亂師旅並與女眞無厭竊我神器二聖北狩百姓流離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攻城剽邑流血成川炊者不及淅飲食者不遑易子億兆空懷主之念九牧大勤王之師猺猾狠貪未已邇與西北之師逼於秦梁幾陷王師乞靈於祠然予已應化於淸河氏之家久矣予之五子長曰淵石郎竟也次曰懋陽郎贊也三曰賓曰貫曰質統佐神崔瑄李懋等奉上帝命閔其一方勅令助國郎以神兵現滿山川金賊驚駭而遁木馬有汗流之珠隴西獲宴安之福以迄於今焉

第八十八與國化予以僊釋交修不欲出生死地而靖康有陽九之厄帝有恩言命予靖難乃於紹聖丁丑託化張浚立一世之英表平江復辟聖天子垂統四十餘載至富平之敗非浚之失乃天也隆興甲申浚死葬於衡陽其子栻欲更葬於蜀既啓棺視之威容儼然如存合郡士夫觀者如堵以手加額者衆隨

而掩之儻非予神化安有此也予生領天子之權於蜀兼掌文昌之命於天其功績不忝矣

第八十九上足化予隆興之歲奉玉音加秩若曰文昌者敎化之本源實傳列聖之業儒士者道德之淵藪宜惟一德之忠播告諸天亶孚有衆惟文昌司祿主者職貢舉眞君衞民少傳靈應帝君張某德被萬物威形四方粤自有主顯從浩刼順考古道鑒觀人文照臨並日月之明發生贊乾坤之化是以敎耕稼而民人育每裁制而自優修禮樂而政事康果猷爲之不謬干戈戢戢陰陽常和水土既平休祥時格託之庶務試以諸難皆濟濟以可觀每多多而益辨昔自水漕今位台衡尚持拔苦之心誓拯倒懸之念厥有成績巍乎難名察乎九十餘化之行藏命編諸冊著以萬二千端之行節豈曰空文顛則持而危則扶惡以懲而善以勸下民允賴惟乃之休況復恢龍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欲分身而顯化率諸聖以混融萬梵開張三界均利宜加峻位俯叶輿情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於戲躋三階而下太乙允彰

應物之符斂五福而錫庶民式賴師言之佐誰其能
者汝往欽哉可特加金闕昊天大師糾察三界禍福
事予辭表略曰滿盈之懼上瀆瑩聰溫厚之辭時紆
訓誥意取懷於不敏欲徼冀於必從中謝伏念臣德
薄位尊言輕行寡徒以效誠之決未懷引退之私茲
遇盛時重叨異數豈不侈高上之賜其亦畏至窮之
災恭惟天尊上帝道歷刼以亶成明容光而必照護
以小疵之失察其由中之言方將曲致於施仁夫亦
何嫌於遷令予再三辭遜而受之兼司四方禍福所
以分身應化焉
第九十眞元化予自興國之後遊神附鸞弘顯籙法
幸遇聖朝仁化神眞降靈故三神所受大洞經籙法
三宗復傳於世昔賀達授姚偉而仕至大夫朱道元
授朱渙而官至清近劉若拙授問良輔而高中甲科
黃若水授蘇軾而為兩制文臣劉浩然授虞允文爲
中興宰相是皆範文儒昌道命可不侈其傳乎乃演
是籙於寶屏之鸞而降清河內傳併委劉安勝與其
子當程允洽及其兄兼善計府何敦信衞丹李茂等

設壇於誠應樓發揚七十三化之本始以待知者而涪之樂溫龍門韓申之者乃宿契也其孫坤臣病篤叩予甚力即授以符藥復遣治病功曹應感吏生仍界法籙人涪夔之間靈應昭昭眞元驗也

第九十一誅逆化予被命遷師相之職專生殺之柄司禍福之事採訪善惡乾道中蜀之中江王千者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以備身後千易以彩木已而貨之再易以株板及母亡則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葬予察知之將王千以雷擊死倒植其屍其子哭而扶屍仆地日正中雷震挈其子於五里外洎復回見父屍依前倒植凡兩瘞皆然遂於棺上斵一竅以竹摽之方免震出同時新都丞徐謙者被檄充勘官宿犍爲境上徐氏家主人前一夕夢神人謂曰明日有徐侍郎宿汝家宜善待之神人乃吾所遣佐神也至晚果有徐從政踵門遂具盛禮及回復夢曰徐子此回受五百金枉七十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此矣徐氏乃不禮之丞訝問其故語以夢中所報丞愧形於色回任改秩未及拜命卒於郎中年三十四聞

者莫不惜之又梓潼縣羅璧者入上庠過祠下默禱於予夢告之曰子已獲罪天曹宜急還鄉前程事勿復問也璧懇曰平生操履俱無過失願聞罪由予曰子無他惟父母久不葬爾璧曰家有兄弟何獨歸罪於璧乎予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咎其餘碌碌不足責也璧既悟悔恨治裝還鄉同舍驚問璧以夢告未及家而卒焉

第九十二拔苦化古史曰枯骨不知年數尚感文王之葬童子結伍以衛魯國猶存孔子之墓今天下多遺骸暴露甚至有父母而不知葬略無惻隱之心況於他人乎予遊神察訪深爲惕然適奉玉勅俾司焉予力爲開誘凡暴露而得埋葬者甚衆切聞於上時上天開化十九年下世大宋中元甲子紹熙六年正月初一日三清至尊在玉清聖境九霄梵炁之上大會九天十極考校功過無上至尊金闕昊天玉皇上帝總領三界羣眞諸天列曜地水衆聖上朝三清爾時元始天尊登命金闕侍中九天司馬儲福定命眞君開碧玉寶笈流露丹匣出萬天素威功過玉曆考

校諸天諸地水界陽曹昇眞得道以來功過大小以予自龍漢初却化九光之始育元黃之秀神一挺生已三千餘化迄於周武王之乙巳歲乃符大德降生於淸河氏九十餘世之盡孝盡忠百千萬化之積功累行當次天地之位於是諸天行舉三界推尊頂降玉曆宣示金闕乃命玉宸左侍瑤華內院翰林瓊章學士諸天眞君撰製玉冊以是月十五日進封帝號曰無上大羅天開化十九年正月十五日金闕玉宸瑤華內院三天門下都省一炁分形化生四靈元元

天道無形無名始自肇判挺生聖眞乾坤並德日月並明天上天下莫不孝欽惟昊天金闕大師糾察三界三教禍福事九天都督大使判桂祿嗣籍上僊元皇眞人張某元黃孕質炳靈張翼之精梵炁通靈妙證虛皇之果植立古今之名教彌綸天地之旋綱全十華十德之大元朗八景八眞之妙善分身應化不外乎忠孝之兩端救刦度人必本乎慈仁之一念九十生之功成行滿三千刦之道備德高坤維弘福惠之恩乾造賴贊襄之力善盈玉曆名煥瑤穹當位帝

眞式隆寵號謹遣金闕侍中玉宸左侍清元學士無上上德眞君甯洪齋捧金書玉冊特上尊號進拜南極長生眞君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闡化主宰波羅泥蜜不驕樂育大帝拔劫大慈悲更生永命天尊上極先天地道蘊元黃生一炁以化三才混合空洞證十通而成萬行離相消塵扶教定元下制延康之浩劫保生開化俾超暉景之大霞位峻九天職隆三界丕闡慈悲之行大恢生化之原持檀熾香領蒼胡寶功高莫議德盛難踰合示嘉尊幸毋謙遜仍冀同符大道劫劫長存溥福生民巍巍其大龍章昭錫永祕元都謹言於是乎以是日受徽號於玉宸金闕七寶瓊臺之上昊天至尊御殿典儀賜羽葆霓旌九龍玉輦九鳳瓊輿冠通天十二旒之冠服元袞日月山龍華蟲之服元圭朱履所居之宮一曰紫微垣文昌宮在赤明和陽虛明堂耀天之間一曰玉霄絳宮在波羅蜜不驕樂育天之上宮闕巍峩皆大暉華炁明陽龍光赤城丹臺金墉玉樹靈風自鳴紫雲常覆乎欽奉冊命峻遷天眞愈懷恐懼乃作慈憫而自誓曰下土

衆生不知因果不識罪福多迷正道多入邪崇展轉沈淪無由出離又值延康末劫魔鬼流行人民受禍剝爛生根誠可哀念乃以孔孟伊周之學道德仁義之教綜以仙釋之靈通顯以桂錄之功用設爲四科立爲九等表吉凶悔吝之圖彰善惡禍福之報或兆於夢或著於籤分身應化救刼保生嗣是之後文武醫卜士農工商凡一人一物之榮枯貴賤皆隸予之造化焉

第九十三福瀘化紹熙中瀘帥張孝芳者爲卒伍張信等所謀而致叛信爲同伍張昌殺之瀘遂平定此乃紹聖中秭歸一僧俗姓廖名慧覺居山院畜貲甚厚醵衆進斷瘟水陸繼而草寇李萬兒者率衆欲刼之初不知其僧設穽於四垣遂盡陷之惟李萬兒數人僧與其徒劊而食之後李萬兒等圖報其寃岳靈曰汝報之未可此人有爲衆作福之緣未艾更一生可也惟汝尚有所殺王吉必報汝也自是僧慧覺生清河家卽芳也萬兒卽張信也吉卽張昌也其報昭然予遂與英烈統理神衞瀘而平焉

第九十四昭明化予以天命薦隆位登金蓮逍遙紫虛遊神察訪而世變愈降偷薄鄙詐之風在在皆然况刼難將興未易消弭乃寓鸞顯化少變汙風小回大刼如昌之龍因普之萬松雅之百丈遂寧之蓬萊勅皆予分遣仙曹爲應化之壇故在蓬谿則解厗玉經在萬松則書降寵號又巴陵運騰里人楊思作文昌星席呂朱章感諸眞共集予位崇應道神降福因覽雙峯眞神仙窟宅遂請於帝立昭明應化鸞臺以示四民休證仍爲予父元初大帝化建寓室而韓震巽亦樂施田焉飛鸞開化於斯爲盛凡有聞有見者莫不知也

第九十五亨屯化延康末刼蜀有三卯之屯開禧丁卯逆曦僭尿予不忍生靈荼毒預稟天勅遣晶然山神降生爲安丙同崇應帝削平此亂故予垂鸞示以安丙二字是以楊李諸人得以成事而禍不及民紹定辛卯蜀變甚慘皆人心不古有以名之予屢請玉陛天怒震動不允奏聞乃遣鳳凰土地生於余氏曰玠尹止西陲以甦蜀困時號小康皆予救刼之功廹

至乙卯世事日非奈數不可挽主宰無功雷杼不可以復居矣遂有三潮之命悲夫

第九十六安南化于緜周迄今炳靈劍嶺邇自三卯雷杼不靈生周一紀月寓十江雖無地可居幸有天可依親奉玉旨暫宅鰲山而六庚五未之數難逭蜀之諸郡俱有變遷是以巴蓬利閬莫不比首于與崇應聡惠奏移整於瀘以全蜀本渝嘉以下苟活生根皆于三神之力也

第九十七復古化于三潮宅眞之地數罹刦變再奉天勅移鑾於黔遂以雲龍山摩圍之後洞爲寧親之宅以駐神蹕分遣仙官隨地炳靈爲國宣勞不一而足趙定應以功業著夏貴以如意顯如開州之復鵝灘之捷皆于陰相也又命曹光顏奕李白蘇軾黃廷堅諸仙假金蓮石葛傍嵒鑽火鎔雪烹茶著經述儀開復古大化出一十七書以壽衣冠之脉以植綱常之教以昌文儒之命以衍上帝一十七光之休而永億萬世之眞傳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十九卷目錄

列星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高辛氏一則

周　總一則

秦　始皇一則

漢　高祖一則　成帝建始一則

後漢　總一則　世祖建武一則

晉　總一則　成帝咸和一則

梁（總一則　武帝天監二則）

陳（總一則　武帝永定一則）

北魏（太祖天興一則　又一則　高祖太和二則）

北齊（總一則　顯祖天保一則）

北周（總一則）

隋（高祖開皇一則）

唐（總一則　高祖武德一則　太宗貞觀一則　元宗開元二則　天寶一則　德宗貞元一則）

宋（眞宗景德一則　大中祥符一則　天禧一則　仁宗皇祐三則　嘉祐一則　神宗元豐三則　哲宗元符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寧宗嘉泰一則）

金（總一則　章宗承安一則）

元（總一則　世祖至元二則　成宗元貞一則　大德一則　仁宗皇慶一則　延祐三則　英宗至治三則　泰定帝泰定四則　文宗天曆二則　至順一則）

明（太祖洪武三則）

列星之神部彙考二

書經（虞書堯典）

禮記（禮運　祭法）

淮南子（天文訓）

晉書（天文志）
列星之神部總論
圖書編（歷代祭星辰風師雨師總論）
列星之神部藝文一
南郊亨壽星賦　唐周鈴
祠靈星賦　闕名
列星之神部藝文二（詩）
織女贈牽牛　梁沈約
代牽牛答織女　王筠
詠織女　劉潛
七夕賦詠成篇　唐許敬宗
三星行　韓愈
海客　李商隱
織女懷牽牛　曹唐
明河篇　宋謝翱
七夕織女歌　方夔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像圖　元吳萊

七夕詞　方積

陪何用中議祠星于天寶宮　馬祖常

織女　明王彝

河仙謠　張泰

遊仙詩　前人

駕幸朝天宮祭星之作　李禎

列星之神部選句

列星之神部紀事

列星之神部外編

神異典第十九卷

列星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高辛氏始有星辰之祀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路史帝嚳高辛氏以日至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

周

周制以實柴圭璧祀星辰孟冬則有司民之祀

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訂義）星辰司次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訂義）鄭鍔曰日月星辰麗乎天其用各主乎一故用一圭其體則託乎天故以一圭而邸璧

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注）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

秋官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

（訂義）鄭鍔曰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主民先王以爲民之登耗必有神主之故每歲孟冬物成之時使司寇祀之亦以刑者所以馭民而民之多寡皆本於刑之繁省故也

冬官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秦

始皇二十六年立星辰廟

按史記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幷天下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按始皇本紀秦幷天下在二十六年）

注 索隱曰漢書舊儀云祭參辰於池陽谷口夾道左右爲壇也爾雅祭星曰布或曰諸布是祭星之處樂彥引河圖云熒惑星散爲昭明

社亳有壽星祠

注 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正義曰角亢在辰爲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始生建於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羅災夭故壽

漢

高祖六年始祠靈星

按史記漢書高祖本紀俱不載　按史記封禪書漢王二年立黑帝祠後四歲立蚩尤祠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

注 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

正義曰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

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也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成帝建始元年罷舊祠存諸星辰祠

按漢書成帝本紀建始元年罷甘泉汾陰祠　按郊祀志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罷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

後漢

後漢以仲秋祀老人星季秋祀心星

按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祠心星於城南壇心星廟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圓壇定諸星神位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爲圓壇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分營四門門百八神皆背營內鄉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也

晉

晉祀老人星及心星仍漢舊制

按通典晉以仲秋月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星廟季秋祀心星於南郊壇心星廟

成帝咸和八年祀五星二十八宿及諸星於南郊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成帝咸和八年正月立北郊天郊則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老人神也

梁

梁制以五星二十八宿及諸星俱從祀南郊

按隋書禮儀志梁南郊太一天一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星皆從祀其二十八宿等座有坎餘皆平地器以陶匏席用藁秸

武帝天監十一年敕祀諸星悉停爲坎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天監十一年帝曰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得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與月異禮不爲坎八座奏請二十八宿等座悉停爲坎

天監十七年以十二辰從祀南郊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天監十七年帝以郊祀有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而爲壇

陳

陳制祠老人星天皇大帝諸星於太中署

按隋書禮儀志陳制令太中署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祠天皇大帝太一日月五星鉤陳北極三台二十八宿大人星子孫星都四十六座其儀本之齊制

武帝永定二年除十二辰座

按陳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禮儀志云云

北魏

太祖天興二年定郊壇星辰從祀之位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興二年正月帝親祀上帝於南郊爲壇天位在其上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民在中壝內各因

其方

太祖　年立星神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祖立星神一歲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馬薦各一牛豕各二雞一太祖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則當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祀又立（闕二字）神十二歲一祭常以十一月各用牛一雞三

高祖太和三年禱星於北苑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和三年上祈於北苑又禱星於苑中

太和十五年詔罷城北星神祠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和十五年詔曰先恆有水火之神及城北星神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北齊

後齊以星辰從祀圓丘五郊各以其方配之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圓丘五星北斗十二十八宿司

中司命司人司祿於下丘爲衆星之位遷於內壝之中用蒼牲司空獻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已下薦衆星又後齊五郊壇星辰七宿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爲壇崇五尺方二丈其禮頗同南郊冢宰亞獻宗伯終獻禮畢

顯祖天保八年詔嚴祀星之儀

按北齊書顯祖本紀天保八年八月庚辰詔雩禖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

北周

後周內官中官外官諸星並從祀圓丘

按隋書禮儀志後周圓丘內官中官外官衆星並從祀其用牲之制五星十二辰四望五官各以其方色

隋

高祖開皇元年定星辰從祀圓丘之位其迎氣之祭亦以星辰從祀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爲圓丘於國

之南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其牲五帝日月用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用羊豕各九又星辰四望等爲中祀司中司命及諸星等爲小祀又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各於其方迎其帝而祭之梁陳後齊及隋制度相循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其方從祀焉

唐

唐制圓丘及蜡祭並以星辰從祀

按唐書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在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

中官一百四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陛之間外官一百五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在內壝之外又蜡祭百神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各在其方之壇又以著尊二實醴齊以祀內官以犧尊二實盎齊以祀中官以象尊二實醍齊以祀外官以壺尊二實青酒以祀衆星

高祖武德　年定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從祀之位

按唐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內官中官外官並皆從祀五星以下內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一十二座在壇下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內官以下羊豕各九

太宗貞觀　年定靈星及司中司命司人司祿之祀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之制立秋後辰祀靈星於國城東南立冬後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

元宗開元二十年開元禮成以星辰爲中祀司中司命諸星爲小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以星辰爲中祀司中司命諸星之屬爲小祀

開元二十四年初置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等七宿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有上封事者言月令云八月日月會於壽星居列宿之長五者土之數以生爲大臣竊以壽者聖人之長也土者皇家之德也陛下首出壽星之次旅於土德之數示五運開元之期萬壽無疆之應伏請兩京各改一殿以萬壽爲名至千秋節會百僚於此殿如受元之禮每至八月社日配壽祠至於大社壇享之詔曰德莫大於生成福莫先於壽考苟有所主得無犯之今有上事者言仲秋日月會於壽星以爲朕生於是月欲以配社而祭於義不倫且壽星角亢也既爲列宿之長復有福壽之名豈惟朕躬獨

亨其應天下萬姓寧不是懷蓋秦時已有壽星祠亦云舊矣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當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申勑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

天寶三載詔升諸星爲中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寶三載三月戊寅詔曰祭之爲典以陳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奪倫況社稷孚佑百代蒙其福日月照臨五星叶其紀兆庶允殖下土式瞻既超言象之外須極尊嚴之禮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已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諸星升爲中祀庶昭報之誠格於上下欽崇之稱合於典則

德宗貞元六年春二月甲申復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及靈星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云云

宋

眞宗景德三年更定郊祀星辰之位又定壽星之祀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景德三年鹵簿使

王欽若言漢以五帝爲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岳瀆之類接席帝座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坐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座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令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卽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冥爲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錄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間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敕並合升第一等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詔復從開元禮仍爲定制郊祀錄又云

壇第三等有中宮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卽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卽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爲太子第二主日爲帝王第三爲庶子第四爲嫡子第五爲天子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常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爲定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鄭元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禮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按晉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則爲天子所占列於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

前代闕文便爲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尤未適中詔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設孫星於子星位次帝坐如故欽若又言帝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一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按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實與帝坐不類詔特升第二龕舊郊丘神位板皆有司題署命欽若改造之又是年詔定壽星之祀太常禮院言按月令八月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註云秋分日祭壽星於南郊壽星南極老人星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註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唐開元中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請用祀靈星小祠禮其壇亦如靈星壇制築於南郊以秋分日祭之

按文獻通考知樞密事王欽若言壽星之祀肇自開元伏以陛下光闡鴻猷並秩羣祀而蕭薌之祭獨略此祠縉紳之談皆謂缺典加以周伯星出實居角亢之間天監垂休禮罔不荅伏望特詔禮官俾崇祀事庶百祥之允集介萬福以無疆詔有司詳定請以秋分日饗壽星及角亢七宿爲壇南郊高三尺周八步

四尺四陛下壝其祭器祀禮咸以靈星爲准奏可

大中祥符二年祀周伯星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天文邢中和言景德中周伯星出亢宿下按天文志角亢爲太山之根果符上封之應望於親郊日特置周伯星位於亢宿間詔禮官與司天監定議且言周伯星出氐三度然氐亢相去不遠並鄭分兗州壽星之次宜如中和奏設位氐宿之間以爲永式

天禧四年增祀天河內諸星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禧四年從靈臺郎皇甫融請凡修河致祭增龍神及尾宿天江天記天社等諸星在天河內者凡五十位

仁宗皇祐二年定明堂從祀星辰之數如圓丘制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皇祐二年詔今祀明堂諸神悉如圓丘從祀之數天皇大帝北極大尊各二在殿上神坐左籩豆數用中祠五官數用小祠內官象尊各二在堂左右中官壺尊各二在丹墀龍墀上外官概尊各二衆星散尊各二在東西廂神坐

左右北極以上藁秸加褥五官五星以下筦不加褥五官白幣內官以下幣從方色禮生引分獻官奉幣祝史齋郎助奠乃進熟北極饌升自東階天皇大帝饌升自西階內中官五官外官五星諸饌隨便升設亞獻將升禮官分引獻官俱詣罍洗各由其堦酌獻天皇北極下及左右夾廡丹墀龍墀庭中五官東西廂外官衆星坐禮畢

皇祐四年詔祭河兼祠天河內十七星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皇祐四年以靈臺郎王大明言汴口祭河兼祠箕斗奎與東井天津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良羅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內者

按文獻通考靈臺郎王大明言　按占書主河江淮濟溝渠溉灌之事十九星汴口祭河瀆七位而不及星司天監定亢池主渡水往來送迎之事北河爲胡門北戒南河爲越門南戒主西河掌水土功事皆不主江淮濟箕斗奎三星顧主津瀆大明所遺請與東井天津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

天船王良羅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內者當祠二月詔汴口祭河兼祠十七星

皇祐　年定靈星壽星及七宿壇位俎豆之制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慶曆以立秋後辰日祀靈星其壇東西丈三尺南北丈二尺壽星壇方丈八尺皇祐定如唐制二壇皆周八步四尺其享禮籩八豆八在神位前左右重三行俎二在籩豆外簠簋一在二俎間象尊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七宿位各設籩一豆一在神位前左右俎一在籩豆外中設簠簋一在俎豆左右爵一在神位正前壺尊二在神位右光祿實以法酒

嘉祐元年定以星辰從祀五帝之制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嘉祐元年以集賢校理丁諷言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昊氏配勾芒氏歲星三辰七宿從祀

註勾芒位壇下卯階之南歲星析木大火壽星位壇下子階之東西上角亢氐房心尾箕宿位於壇下子階之西東上

立夏祀赤帝以帝神農氏配祝融氏熒惑三辰七宿從祀

註 祝融位壇下卯階之南熒惑鶉首鶉火鶉尾位子階之東西上井鬼柳星張翼軫宿位於壇下子階之西東上

季夏祀黃帝以黃帝氏配后土鎭星從祀

註 后土位壇下卯階之南鎭星位壇下子階之東

立秋祀白帝以帝少昊氏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

註 蓐收位壇下卯階之南太白大梁降婁實沈位壇下子階之東西上奎婁胃昴畢觜參宿位於子階之西東上

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陽氏配元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

註 元冥位壇下卯階之南辰星娵訾元枵星紀位子階之東西上斗牛女虛危室壁宿位子階之西東上

神宗元豐元年詔定郊壇從祀諸星位制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豐元年二月詔內壝之外衆星位周環每二步植一杙繚以青繩以爲限域既而詳定奉祀禮文所言周官外祀皆有兆域後世因之稍增其制國朝郊壇卒循唐舊雖儀注具載圜丘三壝每壝二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壝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爲三壝之制從之

元豐四年祀壽星罷東方七宿祀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豐中禮文所言時令秋冬享壽星於南郊熈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又於壇下卯陛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按爾雅所謂壽星角亢非此所謂秋分所享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爲無名又按晉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矣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其壇下七宿

位不宜復設（按文獻通考作元豐四年）

元豐　年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祀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豐詳定向請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仍依熙寧儀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

哲宗元符元年諸星始皆用香幣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於是每陛各設香又言先儒以爲實柴所祀者無玉槱燎所祀者無幣今太常令式衆星皆不用幣蓋出於此然考典瑞玉人之官皆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實柴所祀非無玉矣槱燎無幣恐或未然至是遂命衆星隨其方色用幣

徽宗政和三年定星辰從祀之儀及壽星司民之祀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庚戌班五禮新儀

按禮志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九位於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坐五帝內坐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神位五十有四於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於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有六於內壝之內衆星三百有六十於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藳秸餘以莞席皆內向又壽星壇改定壇高三尺東西袤丈三尺南北袤丈二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初乾興祀靈星值屠牲有禁乃屠於城外至是勅有司凡祭祀牲牢無避禁日著爲令又政和之制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爲四壇各廣三十五步同壝

高宗紹興七年命祀壽星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七年五月壬申命禮官舉熒惑壽星之祀

按文獻通考紹興七年太常博士黃積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雷神秋分日饗壽星立夏日祀熒惑從之壽星禮料用籩一鹿脯豆一鹿臡著尊一實以法酒

寧宗嘉泰二年九月己丑詔南郊加太子庶子星宋星

按宋史寧宗本紀云云

金

金制以天皇大帝北極從祀郊壇第一等內官第二等中官第三等外官及衆星在內壝之內外

按金史禮志郊壇天皇大帝北極神座於壇上第一等席皆藁秸內官五十四座於壇第二等中官一百五十有八座於壇上第三等外官一百六座於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席皆以莞神座版各設於座首天皇大帝北極皆左八籩右八豆登在籩豆間簠一簋一在神座前爵坫一在神座前內官五十四座每座籩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坫一中官一百五十八座及內壝內外官一百六十座內壝外衆星三百六十座每位籩二豆二簠一簋一俎一爵一第一等每位太尊二著尊二皆有坫第二等每陛山尊二第一等每位蜃尊二內壝內外每辰概尊二皆加勺自第二等以下皆用匏爵先洗拭訖置於

尊所其尊所皆在神位之左天皇大帝以元珪璧進熟天皇大帝北極皆羊豕之體

章宗承安元年始命天皇大帝北極用玉幷用牘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承安元年將郊禮官言近代郊自第二等升天皇大帝北極於第一等前八位舊各有禮玉燔玉而此二位尚無之按周禮典瑞云以圭璧祀日月星辰近代禮九宮貴神大火星位猶用周禮之說其天皇大帝北極二位固宜用禮神之玉及燔玉也上命俱用眞玉省臣又奏前時郊天地配位各用一牘天皇大帝北極皆大祀亦當用牘從之

元

元制以星辰從祀圓壇各從其位

按元史祭祀志從祀圓壇第一等北極位丑天皇大帝位戌用神位版丹質黃書神席綾褥座各隨其方色籍皆以藁秸第二等內官位五十有四鉤星天柱元枵天廚柱史位於子其數五女史星紀御女位於丑其數三自子至丑神位皆西上帝座歲星大理河

漢析木尚書位於寅帝座居前行其數六南上陰德大火天槍元戈天牀位於卯其數五北上太陽守相星壽星輔星三師位於辰其數五南上天一太一內廚熒惑鶉尾勢星天理位於巳天一太一居前行其數七西上北斗天牢三公鶉火文昌內階位於午北斗居前行其數六塡星鶉首四輔位於未其數三自午至未皆東上太白實沈位於申其數二北上八穀大梁杠星華蓋位於酉其數四五帝內座降婁六甲傳舍位於戌五帝內座居前行其數四自酉至戌皆南上紫微垣辰星娵訾鉤陳位於亥其數四東上神席藉以莞席內壝外諸神位皆同第三等中官百五十八位虛宿牛宿織女人星司命司非司危司祿天津離珠羅堰天桴奚仲左旗河鼓右旗位於子虛宿女宿牛宿織女居前行其數十有七月星建星斗宿箕宿天鷄輦道漸臺敗瓜扶筐匏瓜天弁天棓帛度屠肆宗星宗人宗正位於丑月星建星斗宿箕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七自子至丑皆西上日星心宿天紀尾宿罰星東咸列肆天市垣斛星斗星車肆天江宦

星市樓候星女牀天籥位於寅日星心宿天紀尾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七南上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貫索鍵閉鉤鈐西咸天乳招搖梗河亢池周鼎位於卯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五北上太子星太微垣軫宿角宿攝提常陳幸臣謁者三公九卿五內諸侯郎位郎將進賢平道天田位於辰太子星太微垣軫宿角宿攝提居前行其數十有六南上張宿翼宿明堂四帝座黃帝座長垣少微靈臺虎賁從官內屏位於巳張宿翼宿明堂居前行其數十有一西上軒轅七星三台柳宿內平太尊積薪積水北河位於午軒轅七星三台柳宿居前行其數九鬼宿井宿參宿天尊五諸侯鉞星座旗司怪天關位於未鬼宿井宿參宿居前行其數九自午至未皆東上畢宿五車諸王觜宿天船天街礪石大高三柱天潢咸池位於申畢宿五車諸王觜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一北上月宿昴宿胃宿積水天讒卷舌天河積尸太陵左更天大將軍軍南門位於酉月宿昴宿胃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二婁宿奎宿壁宿右更

附路閣道王良策星天廐土公雲雨霹靂位於戌婁宿壁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二自西至戌皆南上危宿室宿車府墳墓虛梁蓋屋臼星杵星土公吏造父離宮雷電騰蛇位於亥危宿室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三東上內壝內外官一百六位天壘城離瑜代星齊星周星晉星韓星秦星魏星燕星楚星鄭星位於子其數十有二鉞星趙星九坎天田狗國天淵狗星鼈星農丈人杵星糠星位於丑其數十有一自子至丑皆西上車騎將軍天輻從官積卒神宮傅說龜星魚星位於寅其數八南上陣車車騎騎官頡頏折威陽門五柱天門衡星庫樓位於卯其數十北上土司空長沙青丘南門平星位於辰其數五南上酒旗天廟東甌器府軍門左右轄位於巳其數六西上天相天稷爟星天記外廚天狗南河位於午其數七天社矢星水位闕丘狼星弧星老人星四瀆野雞軍市水府孫星子星位於未其數十有三自午至未皆東上天節九州殊口附耳參旗九斿玉井軍井屏星伐星天厠天矢丈人位於申其數十有二北上天園天陰天廩

天苑天囷芻藁天庾天倉鈇鑕天溷位於酉其數十外屏土司空八魁羽林位於戌其數四自酉至戌皆南上哭星泣星天錢天綱北落師門敗臼斧鉞壘壁陣位於亥其數八東上內壝外衆星三百六十位每辰神位三十自第二等以下神位版皆丹質黃書內官中官外官則各題其星名內壝外三百六十位惟題曰衆星位凡從祀位皆內向十二次微左旋子居子陛東午居午陛西卯居卯陛南酉居酉陛北

世祖至元五年十二月勅二分二至及聖誕節日祭星於司天臺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五月庚申祭紫微星於雲仙臺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成宗元貞元年祭星於司天臺

按元史成宗本紀元貞元年十二月庚子朔遣集賢院使阿里渾撒里等祭星於司天臺

大德九年八月祭星於司天臺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九年八月己卯命太常卿丑閭昭文館大學士靳德進祭星於司天臺

仁宗皇慶二年夏四月甲子禜星於司天臺

按元史仁宗本紀云云

延祐五年禜星於司天臺

按元史仁宗本紀延祐五年五月戊辰遣平章政事王毅禜星於司天臺三晝夜

延祐六年春正月戊寅禜星於司天臺二月丁亥改禜星於回回司天臺九月壬辰禜星於回回司天臺

按元史仁宗本紀云云

按續文獻通考元祀儀皆禮官所擬而定於中書曰星始祭於司天臺而回回司天臺遂以禜星爲職事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卽位八月戊申禜星於司天監十二月乙丑禜星於回回司天監四十晝夜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英宗至治元年六月丁卯禜星於司天臺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至治二年五月戊子禜星於五臺山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至治三年九月泰定帝卽位十一月己卯禜星於司天監十二月壬申禜星於司天監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泰定帝泰定元年五月癸丑命司天監禜星七月丙午禜星於上都司天監十一月甲午禜星於囘囘司天監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泰定二年二月丁酉禜星於囘囘司天監七月甲寅禜星於上都司天監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泰定三年三月壬子禜星於司天監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泰定四年夏四月乙未禜星於囘囘司天臺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文宗天曆元年九月丁丑命司天監禜星辛巳命司天監禜星

按元史文宗本紀云云

天曆二年五月己未命司天監禜星八月甲辰命司天監及回回司天監禜星

按元史文宗本紀云云

至順元年秋七月壬子命西僧禜星

按元史文宗本紀云云

明

太祖洪武元年定司中司命司人司祿之祀

按大政紀洪武元年十二月乙酉太常寺奏擬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如唐制立壇於城南從之

洪武三年以星辰附祭於月壇

按大政紀云云

洪武四年定親祀星辰之儀

按大政紀洪武四年正月詔親祭星辰用皮弁服陪祭官各服本品梁冠祭服九月乙亥詔親祀星辰齋三日降香齋一日著爲令

列星之神部彙考二

書經

虞書堯典

日中星鳥

（蔡注）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大全）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宿也

日永星火

（蔡注）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

宵中星虛

（蔡注）星虛北方元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

日短星昴

（蔡注）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

禮記

禮運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注 百神列宿也 疏 百神天之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

祭法

幽宗祭星也

注 宗當爲禜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時乎禜之（陳注）幽以言其隱而小也揚子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則謂之幽宗

焉宗之爲言尊也書曰禋於六宗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

淮南子

天文訓

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

晉書

天文志

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鬬知人吉凶者也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黃帝坐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四帝星夾黃帝坐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軒轅十七星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土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

雷雨之神

列星之神部總論

圖書編

歷代祭星辰風師雨師總論

按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小司寇孟冬祀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周制仲秋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月令立秋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於西南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又祭法曰幽宗祭星也此皆見於

經傳者如此然史遷蓋難乎其言之也若經傳所言風師雨師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彼固謂各有神主之而祭焉已非夏商簡略忠質之事矣而彼時註家顧各以星當之何耶蓋星宿之名多出於緯書而先後鄭之說又自相牴牾固未可據以爲信也此楊氏所以一歸於天與氣數謂四司之神如司春司夏之類不無見矣彼信謬忌之奏而奉神君以受畫法信嘉慶之言而置九壇以祭貴神至有請隨貴神飛棊之方以定祭位者吾不知何說也雖然爲民請福無文咸秩寧有過立非執一隅推數於回復候神於恍惚因方弭沴隨氣考祥則亦國家所不廢也由斯以言則非以民故而以徼福若所謂天子心獨喜其事祕者誠矯誣也哉

列星之神部藝文一

南郊享壽星賦　　唐周鈐

玉露初降金風正秋有壽星之發彩出離方而若浮太史於是奏時令贊天休謂三光之丕顯蓋萬衆之勤修天子乃命有司灌鬱鬯登靈壇以蕆事敬南極而延望當其氛霧寢煙霞曠徇大象之昭回見孤光之寥亮月來歲往常居赤帝之前目擊心祈空仰碧霄之上所欲精誠斯感肸蠁潛交矚神靈兮心馳箕斗奠椒漿兮酌滿陶匏事異乞言殊養老於東序祭

惟合禮同祀月於西郊時也陰陽正位晝夜平兮思薦祉於人壽遂大享乎天文則知秩天宗用郊祀斯祭也象在角亢壇當戊己月皎皎而清漢波流夜蕭蕭而白楡風起齋心常潔蘋蘩之薦已申壽域光開龜蒙之年可俟祀事既道之南恍惚兮光臨俎豆依稀兮氣動煙嵐由是見星躔之不爽知君德之相參彼牛女迢遞以增思參商隱見而差失處圓靈兮徒炳煥於敬授兮未爲貞吉曷若我冠衆星而稱老當二秋而迴出既有補於乾坤詎廢書於時日是宜執犧象展雞彝名焉相而司曆命祝史以陳辭如此則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祠靈星賦（以工奏雲漢祈彼嘉穀爲韻）

闕名

祀有典兮惟敬天垂象兮在崇奉靈星之德祈穀是豐乃命宗伯詔樂工徵舊典於祝史答嘉貺於元穹以夫靈者降休祐星者燭宇宙況出應天田見彰農候足使野夫致享祠官敬授禮而有異豈雩禜之同登樂則必倫乃絲簧之並奏於是驗星紀稽帝文覩農祥之晨正彰土膏之脈兮奠玉杯於青帝用潔

牲於白雲乃啓雲壇爰登玉瓚拜天貺之昭彰見星光之照爛列黍稷而馨感明靈奏和樂而聲聞霄漢瞻彼太極載乎紫微神之至兮雲映曖靈之降兮日揚飛列綴兆於峻舞徵歌頌於絲衣禮成文兮樂終變神胥樂兮儼將歸雕豆玉觴自殊器於宗祀青圭紺席乃叶禮於禳祈懿夫高祖建始福祿奚委禮用太牢名存漢氏皇家復位樂器是備異晉皇之配饗因南郊而道弛禮容盛兮在今時祀豐兮邁彼且夫與衆祈禱曷不稱嗟溥天之惠罔不休嘉豈比夫賈生弔屈空祀三閭之水漢皇幸蜀虛禱萬里之沙者哉是知我禮有肅苾祀不黷告農可以勸躬耕祀聖可以勵浮俗固宜不害三時方成九穀然後覩觀澤之禮承屆天之福庶憑之而多祐覩秋成於西陸

列星之神部藝文二（詩）

織女贈牽牛　梁沈約

紅籹與明鏡二物本相親用持施點畫不照離居人往秋雖一照一照復還塵塵生不復拂蓬首對河津冬夜寒如此寧遽道陽春初商忽云至暫得奉衣巾施衿已成故每聚忽如新

代牽牛答織女　王筠

新知與生別繇來儻相値如何（一作豈如）寸心中一宵懷兩事歡娛未繾綣倏忽成離異終日遙相望秪益生

愁思猶想今春悲尚有故年淚忽遇長河轉獨喜涼飈至奔精翊鳳軫纖阿警龍轡

詠織女　　劉潛

金鈿已照耀白日未蹉跎欲待黃昏後含嬌渡淺河

七夕賦詠成篇　　唐許敬宗

一年抱怨嗟長別七夕含態始言歸飄飄羅襪光天步灼灼新妝鑒月輝情催巧笑開星靨不惜呈露解雲衣所歎却隨更漏盡掩泣還弄昨宵機

三星行　　韓愈

三星斗牛箕也愈自憫其生多訾毀如此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讙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

海客　　李商隱

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聞只應不憚牽牛妬聊用支機石贈君

織女懷牽牛　　曹唐

北斗佳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爲牽牛封題錦字凝新恨（一作思）抛擲金梭織（一作結）舊愁桂樹三春煙（一作天雲）漠漠銀河一水夜（一作帶冰）悠悠欲將心向（一作就）仙郎說借問榆花早晚秋

明河篇　宋謝翺

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婺女城頭翫明月星君冢上無啼烏天寒露淨沾衣巾明河倏化爲白雲雲飛蜿蜿秋在水石壓槎頭海煙起

七夕織女歌　方夔

牛郎咫尺隔天河鵲橋散後離恨多今夕不知復何夕遙看新月橫金波抛梭擲紝愁零亂彩鳳飄飄度霄漢重來指點昔遊處香奩寶篋蟲絲滿一年一度承君顏相別相逢比夢間舊愁未了新愁起已見紅日銜靑山當初謾道仙家別日遠月長不相接不似人間夫與妻白歲光陰長會合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像圖　元吳萊

大圜杳何極巃嵸屹不傾日月光最耀衆星奔縱橫

周天二十八錯粲各有名荒哉審厥象晃朗奪目睛東垣青龍崛西圉白虎獰翾飛鳥隼狀偃伏龜蛇精紫宮自然拱銀漢無復聲五行所經緯甘石知性情上界足官府神人居穆清韡曄逞幻怪顤顡振鏗轟跳踉鬼脚捷舑狧獸面赬裳衣牙躶襲角鬣紛披鬇豈其太白變嬉戲類亞嬰或者熒惑動威怒流欃槍照臨多芒角躔次在縮贏揣摩過人料綵繪匪世程伊誰駕一氣得以導九坑想像陵倒景觀遊撫層城虛空何宮宇蒼莽孰節旌毋寧秉筆際溘此埃風征凡夫本狹見四顧惟寰瀛夜叉氷滋呀羅刹炎微瞠鮫女買綃出狗夫銜筋爭祇疑列宿質却混殊方氓山神對我博刻石華山陘海神勒我畫浪卷滄海鯨天神詎可識萬古欺聾盲星占世有職畫史吾奚評

七夕詞　方積

織女女有夫牛郎郎有妻可惜不相守夜夜河東望河西一歲纔一會會合一何稀吾聞河西有田郎可犂雲中織錦女有機胡不一耕一織長相隨長相隨無別離

陪何用中議祠星於天寶宮　馬祖常

敎命司諸席元辰集醮筵星君符介壽歲紀輯安躔烜燄大無夜熏焚樹有烟音如緱嶺上拜似竹宮前蕊笈祥延世飈輪儼御仙日餘青煒接宿耀罽壇連象緯輅重潤齋明祝大年步虛垂佩響奠幣織文鮮誠感將馨祀神娛樂鼓淵蓄鼇歸帝胄孚祐播農田

織女　明王彛

紅蓮小朶金塘秋水上弓鞋新月鉤碧日無光靈鵲死文星墜地銀雲起陰殷森寒閒唾壺神衣綷縩機聲裏曲曲湖波豔神眼十八虛鬟神自綰寶奩掩月梟蛛絲天促神歸神不歸

河仙謠　張泰

銀河迢迢界秋昊碧沙兩岸生瑤草冰輪半浸練影寒兔杵聲乾桂花老錦鷄宮對烏鵲橋鸞車轙雲天女嬌河西郎君雙髻小牽牛耕煙種蘭茗翠帔仙裙笑相遇星羅斗帳穠香護羸女吹簫慶合歡羿姬獨宿啼清露天上恩情惟此夕求巧女兒邪刺促踆烏不管經年思須臾入上扶桑枝

遊仙詩　前人

碧沙瑤草帶銀潢天女停梭夜采香也覺九霄風霧冷不裁雲錦寄牛郎

駕幸朝天宮祭星之作　李禎

上帝蕭臺肅百靈儲皇拂曙醮羣星清都祕籙開雲篆白晝神雷擲火鈴曉露未乾珠樹濕天風微動寶花零叨恩久在南宮裏長從鑾輿幸冶亭

列星之神部選句

唐王初詩幾見星妃度襪塵

徐夤詩祭星秋卜日

南唐李中詩羨師向此朝星斗一炷清香午夜焚

元張世昌詩星宮何年遊太清飛來化作高崖青

明袁宏道詩織女弄機絲餘緯爛霄闕下土蟣虱民誤喚作雌霓

列星之神部紀事

淮南子七月七日織女赴牽牛烏鵲填河成橋而渡

搜神記蜀郡張寬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世說天河之水與海相通張騫奉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內見一婦浣紗河側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水騫問婦人曰此何處答

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後問嚴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

博物志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蓋暫詣牽牛世人謂織女嫁牽牛也

搜神記漢董永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

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北史劉芳傳芳轉太常卿以靈星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恆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縣令邑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祀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驗也今移太常恐乖其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象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

五色線郭子儀初從軍沙塞間至銀州數里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駢車繡幄有一美女坐牀垂足自天而下俯視子儀拜祝云今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

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曆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公請御醫及幕賓等曰吾此疾自是未便衰損因語所遇之事衆稱賀忻悅其後邁尚父年九十餘薨

神仙感遇傳唐開元中元宗皇帝晝景晏居昏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羅底間二年矣與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衆仙每易形混迹遊處耳既寤勅天下山川郡縣有羅底字處訪之竟不能得他夕又夢云有音樂處是也詔訪焉於寧州東南五里有地名羅川川上有縣縣以川名有羅州山相傳有洞穴而翳薈不通樵牧者聞音樂之聲詔使尋之久而不見忽有白兎出於林中遥入崖下尋所入而得嵌竇焉石室寛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眞得之以進乃於內殿設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謁命夾紵工作二十七像送於本洞於其處置通聖觀改縣爲眞寧以旌之賜寶香及爐爐今猶在鄉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來龎眉皓髮異於他叟或出或處鄉族咸敬之於山

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或藥童樵父來往其家一旦衆異人謂底老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如其言加釀以待釀熟羣仙果至飲酣居下者一人與坐云我請刻衆仙之形以畱於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頃之間備得衆仙眞容置於洞中依飲時列坐誌衆仙之名氏於其背安訖散去底老亦不復知所之時人咸謂仙舉也底老者疑其氐宿耳後著作郎東門誥爲贊序以紀之

靈應錄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元武神也

長編宋太祖南郊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

宋史王欽若傳仁宗即位欽若請置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所著書有列宿萬靈朝眞圖

見聞錄嘉祐八年冬十一月京師有道人遊卜於市貌體古怪飲酒無筭都人士異之好事者潛圖其狀後近侍達帝引見賜酒一石飲及七斗次日司天臺

奏壽星臨帝座忽失道人所在仁宗嘉歎久之

元史英宗本紀延祐七年八月宮人官奴坐用日者請太皇太后禜星杖之籍其貲

列星之神部外編

西王母傳王母亦號曰金母又云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眞形也昔黃帝都涿鹿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

酉陽雜俎二十八宿昴（一曰角）爲首一夜行三十（一有六字）時形如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屬火畢形如笠又屬木祭用鹿肉姓頗羅墮觜屬日（一無日字）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果參屬日天姓婆斯絺形如

婦人黶祭用醍醐井屬日姓同參形如足蹟祭用粳米和蜜鬼屬木姓炮波羅毗形如佛胷祭同井柳屬日姓祭與參同形如蚍星屬火形如河岸姓賓伽耶尼祭用烏麻張屬福德天姓瞿曇彌形祭如井翌屬林天姓憍陳如祭用黑豆形同井軫屬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莠稗角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形如人手祭用花亢姓迦旃延祭用菉豆氐姓多羅尼以花祭房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心屬忉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尾屬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菓根箕屬淸淨天姓持叉迦形如牛角斗姓莫迦邏形如人拓石祭如井牛屬梵天姓梵嵐摩形如牛頭祭如參女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祭以鳥肉虛姓同翌形如鳥祭以烏豆汁危姓單羅尼形如參（一曰心）祭以粳米室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閣浮都迦祭用血壁姓陁難閣奎姓阿瑟吒祭用酪婁屬乾闥羅天姓阿含婆形如馬頭祭用大麥胃姓馱伽毗形如鼎足亢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軫宿生人七步無蚍角宿生人好

嘲戲女宿生人亢參危三宿日作事不成虛角（一有事字）

勝

靈怪集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當盛暑乘月臥庭中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豔絕代光彩溢目衣元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佳期阻曠幽思盈懷上帝命遊人間仰慕清風願托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勅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縠之幃施水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升堂解衣共臥其襯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豔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爲試拭之乃本質也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

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羣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變必形於上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翰指列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他故也君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廚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俱無縫翰問之謂翰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泗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枕一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侍女持書函至遂開封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

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甚悽切幷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神仙感遇傳唐御史姚生罷官家於蒲之左邑有子一人甥二人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得專藝學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檟楚及汝汝其勉焉及至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塈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攻書甚勤忽一夕子夜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豚藉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於堂中牖

戸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扣門搢笏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褓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視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稜所擊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欲潛避之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軿至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

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肴珍備果實豐衍非當世所有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名孔宣父須臾孔子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元女符玉璜祕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才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明開爽悉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幃帳之盛人物豔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名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愼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占對閑雅姚曰三子

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其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名而與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星無光姚乃釋三子遣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當於此訣因以湯飲三子三子既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者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爲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其家將相三代矣

雲笈七籤甲從官陽神也角星神主之陽神九人姓賓名遠生衣緑元單衣角星神主之乙從官陰神也亢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扶名司馬馬頭赤身衣赤緹單衣帶劍亢星神主之丙從官陽神也氐星神主之陽神十三人姓王名師子衣青紗單衣氐星神主之丁從官陰神也房星神主之陰神八人姓洪名寄

生衣絳緋單衣房星神主之戊從官陽神也心星神主之心星火也爲工故在東方陽神五人姓女名涂祖牛頭人身衣黃單衣帶劍心星神主之己從官陰神也尾星神主之陰神十一人姓涂名徐澤兔頭人身衣青單衣尾星神主之庚從官陽神也箕星神主之桑木者箕星之精也陽神十一人姓（闕）名仲衣飄飄玉紗單衣箕星神主之辛從官陰神也南斗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楊名多衣青單衣持矛南斗星神主之壬從官陽神也牛星神主之陽神十二人姓柳名將生衣絳元單衣牛星神主之癸從官陰神也女星神主之陰神姓刁名徐字鬱子犬頭人身女星神主之子從官仲神也參星神主之仲神八人姓銅名徐舒衣黃緋單衣帶劍參星神主之丑從官季神也井星神主之季神九人名搏陽衣黃水單衣帶劍能致鳳凰元武東井星神主之寅從官孟神也虛星神主之槐者虛星之精也孟神四人姓木名徐他鼠頭人身衣銀黑單衣帶劍虛星神主之卯從官仲神也危星神主之仲神十一人姓劉名歸生衣瓊紋單衣

帶劍危星神主之辰從官季神也營室星神主之營室之內五邑雜神營室天子受命之司冰官星神主之季神八人姓呂名昇衣黃錦單衣營室星神主之巳從官孟神也東壁星神主之孟神七人姓石名蘇和豕頭人身衣黑單衣帶劍東壁星神主之午從官仲神也奎星神主之仲神六人姓黑名石勝衣丹紗單衣帶劍奎星神主之未從官季神也婁星神主之季神十三人姓竺名遠來衣流螢單衣婁星神主之申從官孟神也胃星神主之孟神八人姓馮名謝君衣流黃單衣帶劍胃星神主之酉從官仲神也昴星神主之仲神四人姓張名弩小衣綠青單衣昴星神主之戌從官季神也畢星神主之季神姓桑名公孫帶劍衣白毛單衣畢星神主之亥從官孟神也觜星神主之孟神十一人姓王名平衣龍青單衣觜星神主之坎乾之中子也柳星神主之中男神四人姓角名石襄羊頭人身衣黃韋單衣柳星神主之艮乾之少子也七星神主之少子神五人名勝子衣飛霞單衣七星神主之震乾之長男也鬼星神主之長男神

五人姓作名涂于蛇頭黑身帶劍衣赤野單衣鬼星神主之巽坤之長女也張星神主之長女神五人姓李名神子衣赤血單衣張星神主之离坤之中女也翌星神主之中女神十人姓張名奴子衣赭黑單衣帶劍翌星神主之兌坤之少女也軫星神主之少女神五人姓（闕）名蘇子衣流黃單衣軫星神主之

三台星天之陛官旦爲龍晝爲蛇暮爲魚三神者三台之靈也上台神君字顯眞上台名虛精主金玉中台神君字章明中台名六淳主祿位中台兩星小闊晉張華爲司空死其星開下台神君字際生下台名曲生主土田

紫微宮內神姓柳字君明紫微君字露光夫人姓王諱叔華

軒轅星天之后妃土官也其神旦爲羊晝爲蟹暮爲黿

土官星所主能致山內菓實旦爲猿晝爲猴暮爲死石

傳舍水官星主天符南戒星同北戒水官星旦爲馬

晝爲鹿暮爲麞

天市星天之倉曹神能致明月珠旦爲木晝爲兎暮爲貉

平門土官星能致神女倡樂旦爲生木晝爲豕暮爲蛦蝓

元冥星姓冥樞諱定宣覺字法開度眞名執天之遊擊也主伐逆上總九天鬼神中領北帝三官下監萬兆

穀土星能致飛鳥來朱雀旦爲鷄晝爲烏暮爲鳶

積水星能致四方萬物恣其所欲坐在立亡

狼星能致天帝君百二十神

二十四星星大一寸如連結之狀一星之中輙有一人合二十四人人皆如小兒始生之狀無衣服也

織女水官星能致神芝食之壽與天地無極

月令廣義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紝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度相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十卷目錄

風雲雷雨諸神部彙考一（電神附）

周　總一則

秦　始皇一則

漢　高祖一則　平帝元始一則

後漢　總一則　世祖建武一則

晉　元帝建武一則　成帝咸和一則

梁　總一則　武帝天監一則

陳　文帝天嘉一則
北魏　太宗泰常一則
北齊　總一則　顯祖天保一則
隋　總一則　高祖開皇一則
唐　總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天寶二則　肅宗乾元一則　代宗永泰一則　德宗貞元二則　憲宗元和一則
遼　聖宗統和二則　開泰二則　道宗清寧一則
宋　總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眞宗咸平一則　大中祥符一則　仁宗皇祐一則　神宗元豐一則　哲宗元符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金　章宗明昌二則　宣宗興定一則
元　世祖至元一則　仁宗延祐一則
明　太祖洪武四則　成祖永樂一則　世宗嘉靖一則

風雲雷雨諸神部彙考二

書經　周書洪範
詩經　小雅漸漸之石
易經緯　龍魚河圖
春秋緯　合誠圖
山海經　海內北經

史記（天官書）

風俗通（風伯　雨師）

蔡邕獨斷（風伯雨師）

廣雅（異祥）

晉書（天文志）

搜神記（雨師）

宋史（天文志）

風雲雷雨諸神部總論

朱子全書（鬼神）

大學衍義補（國家常祀之禮）

圖書編（祭風伯雨師論）

風雲雷雨諸神部藝文一

雲中君　楚屈平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二首）　晉束晳

訟風伯　唐韓愈

祈晴風伯祝文　宋蘇軾

祈晴雨師祝文　前人

詆風穴　劉攽

風伯　元沈貞

雨師　前人

風雲雷雨諸神部藝文二（詩）

祭風伯壇應張太祝作　唐儲光羲

祀風師樂章五首　包佶

祀雨師樂章五首　前人

惡神行雨　姚合

雷公　韓偓

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　宋范仲淹

雲中君圖　金劉迎

風雲雷雨諸神部選句

神異典第二十卷

風雲雷雨諸神部彙考一（電神附）

周

周制以槱燎祀風師雨師

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注 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疏 春秋緯云月離乎箕風必揚沙是風師箕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訂義）崔氏曰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

皆謂隨其類祭之兆風師於西方不從箕星者箕星天位爾兆雨師於北郊者水位在北也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先儒以四類爲日月星辰攷之書云類於上帝惟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雨師水也其類宜於北先儒以風師亦在西郊恐不然也五星箕星好風箕東方之宿也西則違其方位豈理哉

秦

始皇二十六年立風伯雨師廟

按史記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始皇幷天下雍有風伯雨師廟以歲時奉祠（按始皇本紀秦幷天下在二十六年）

漢

高祖六年祠雲中君

按史記漢書高祖本紀俱不載　按漢書郊祀志高祖六年天下已定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晉巫祠雲中君以歲時祠宮中

（注）雲中君謂雲神也

平帝元始五年分雷公風伯廟於東郊兆雨師廟於北郊兆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云云

後漢

後漢縣邑以丙戌日祀風伯以己丑日祀雨師

按後漢書祭祀志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用羊豕

世祖建武二年始以風伯雨師從祀於郊兆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爲圓壇外營四門門百八神背營內鄉背外營神風伯雨師之屬也

晉

元帝建武元年令縣祠風伯雨師

按晉書元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禮儀志元帝建武元年令以仲春仲秋縣祠風伯雨師

成帝咸和八年立北郊祀雨師雷電風伯諸神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咸和八年正月立北郊天郊則雨師雷電司空風伯神也

梁

梁制以風伯雷電雨師從祀南郊令縣祀風伯雨師

按隋書禮儀志梁南郊風伯司空雷電雨師皆從祀皆有坎又梁每以仲春仲秋幷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縣又兼祀靈星風伯雨師之屬

武帝天監七年定風伯雨師及箕畢二星之祀如舊制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禮儀志天監七年太常丞王僧崇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兩祭非嫌

陳

文帝天嘉　年正風伯雨師及箕畢二星之祀

按陳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禮儀志文帝天嘉中大中太夫領大著作兼太常卿許亨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大宗

伯之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注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卽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卽除之

北魏

太宗泰常三年定風伯雨師之祀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泰常三年爲五精帝兆於四郊又風伯雨師之壇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

北齊

後齊以風師雨師從祀於圓壇下丘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圓丘風師雨師於下丘用蒼牲

顯祖天保八年詔祀風雨務盡誠敬

按北齊書顯祖本紀天保八年八月庚辰詔風雨雜祀果餅酒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

隋

隋制爲風師壇於國城東北雨師壇於國城西南

按隋書禮儀志舊禮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兆風師於西方者就秋風之勁而不從箕星之位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以天神是陽故兆於南郊也兆雨師於北郊者就水位在北也隋制國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爲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丑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爲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以一少牢

高祖開皇　年定風師雨師爲小祀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彦之議定祀典風師雨師爲小祀

唐

唐制立春後丑日祀風伯立夏後申日祀雨師

按唐書禮樂志有司歲所常祀者立春後丑日祀風伯立夏後申日祀雨師皆一獻

按舊唐書禮儀志武德貞觀之制立春後丑祀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祀雨師於國城西南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

元宗開元二十年開元禮成定風伯雨師之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小祀風伯雨師

又風師雨師籩八豆八簋一簠一俎一羊一

按舊唐書禮儀志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以風伯雨師爲小祀

天寶四載升風伯雨師爲中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天寶四載勅風伯雨師濟時育物謂之小祀頗紊彝倫前載衆星已爲中祀永言此義固合同升自今已後幷宜入中祀仍令諸郡各置一壇以春秋立社之日同申享祠九月十六日勅諸郡風伯壇置在社壇之東雨師壇在社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其祀風伯用立春後丑祀雨師用立夏後申所祭各用羊一籩豆各十簠簋俎一酒三斗應緣祭須一物已上並以當郡公廨社利充如無即以當處官物充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以下充

天寶五載詔以雷師與風伯雨師並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天寶五載詔

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陳象威物効靈氣實本乎陰陽功先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祭共牲別置祭器

肅宗乾元二年四月以久旱祭風伯雨師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唐肅宗實錄云云

代宗永泰二年祠風伯雨師於舊壇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永泰二年禮儀使右常侍于休烈請依舊祠風伯雨師於國門舊壇復爲中祠從之

德宗貞元二年復定祀風伯雨師之儀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貞元二年四月壬午太常寺奏祭風伯雨師祝版准開元禮凡有司攝事祝版應御署者進署訖皆北面再拜其風伯雨師本是小祀並有司行事天寶三載始升諸星爲中祀亦無親祀風伯雨師之命有司自是常典不同攝祭其祝版准中祠例合進署其再拜按禮無文詔曰風雨等師升爲中祀有烈祖成命況在風雨事切

蒼生今雖無文朕當屈己再拜以申子育萬姓之意

貞元三年徙風師壇於滻水東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云云

憲宗元和十五年太常禮院請以風師陪祀於南郊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元和十五年太常禮院奏來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於南郊立春後丑祀風師按周禮大宗伯官以槱燎祀風師鄭元云風箕星也故今禮立春後丑於城東北就箕星之位爲壇祭之祀禮昊天上帝於圓丘百神咸秩箕星從祀之位在壇之第三等伏以皇帝有事南郊徧祭之儀百神咸在其五方帝并日月神已下緣對昊天上帝皇地祇尊不得申並爲從祀悉無上公行事并御署祝版之儀風師既是星神厭降之儀便當陪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儀

遼

聖宗統和二年四月辛卯祭風伯

按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統和七年五月辛巳祭風伯於儒州白馬村

按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開泰元年四月己酉祀風伯

按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開泰八年二月丙辰祭風伯

按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道宗清寧元年拜風師壇

按遼史道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清寧元年皇帝射柳訖詣風師壇再拜

宋

宋制風師雨師爲中祀其諸州以風雨爲小祀

按宋史禮志中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其諸州祀風雨並如小祀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北征遣官祭風師雨師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車駕北征前一日遣官磔風於風壇祀雨師於本壇並用少牢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眞宗咸平二年旱詔有司祠雷師雨師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大中祥符　年頒諸州郡祀風伯雨師儀式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風伯雨師諸州亦致祭大中祥符初詔惟邊地要劇者令通判致祭餘皆長吏親享未幾澤州請立風伯雨師廟乃令禮官考儀式頒之有司言唐制諸郡置風伯壇於社壇之東雨師壇於西各稍北數十步卑下於社壇祀用羊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

仁宗皇祐　年改定風伯雨師壇制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舊制風師壇高四尺東西四步三尺南北減一尺皇祐定高三尺周三十三步雨師壇雷師壇高三尺方一丈九尺皇祐定周六步

神宗元豐　年改定風伯雨師祀典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豐詳定局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鄭氏曰兆爲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各以氣類祭之謂之四類漢

儀縣邑常以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亦從其類故也熙寧祀儀兆日東郊兆月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西北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於西郊祀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祀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祀以立冬後亥日其壇兆則從其氣類其祭辰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儀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

哲宗元符　年定風師雨師雷師祀儀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元符定祀風師雨師雷師儀注

徽宗政和三年頒五禮新儀更定風伯雨師雷神祀典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頒五禮新儀　按禮志政和中定五禮新儀以雷神爲中祀州縣祀風伯雨師雷神爲小祀

高宗紹興七年五月壬申命禮官舉風雷雨師之祀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按文獻通考七年太常博士黃積言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雷師望下有司舉行從之

金

章宗明昌二年五月戊辰詔諸郡風雨師神壇隳廢者復之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明昌五年三月庚辰初定風雨雷師常祀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按禮志明昌五年禮官言國之大事莫重於祭王者奉神靈祈福祐皆爲民也我國家自祖廟禘祫五享外惟社稷嶽鎮海瀆定爲常祀而天地日月風雨雷師其禮尚闕宜詔有司講定儀注以聞尚書省奏天地日月或親祀或令有司攝事若風雨雷師乃中祀合令有司攝之且又州縣之所通祀者也合先舉行制可乃爲壇於景風門外東南闕之巽地歲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牲幣進熟如中祀儀又爲壇於端禮門外西南闕之坤地以立夏後申日祀雨師其儀如中祀羊豕各一是日祭雷

師於位下禮同小祀一獻羊一無豕

宣宗興定五年三月丙午以旱築壇祀雷雨師

按金史宣宗本紀云云

元

世祖至元七年十二月敕歲祀風師雨師雷師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按祭祀志至元七年十二月大司農請於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雷雨師於西南郊

仁宗延祐五年立風雨雷師壇壝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風雨雷師仁宗延祐五年乃即二郊定立壇壝之制其儀注闕

明

太祖洪武元年定風師雨師雷師之祀

按圖書編洪武元年詔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雨師雷師於西南郊祭風師雨師給米三石

洪武二年始合祀風雲雷雨諸神於一壇

按春明夢餘錄洪武二年以風雲雷雨諸神止合祀

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壝等祀非隆敬神祇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風雨師之祀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雲雷雨爲中祀宋元因之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風雲雷雨與太歲嶽瀆城隍皆祀於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室而不壇非理所宜考之唐制以立春後申日祭雨雷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之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祀本意今宜以風雲雷雨與太歲嶽瀆城隍合爲一壇春秋祀之詔可

洪武　年令有司各立壇廟祭風雲雷雨

按明會典云云

洪武二十六年定各省風雲雷雨之祀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凡各布政司府州縣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同壇祭設三神位風雲雷雨居中山川居左城隍居右

成祖永樂六年北巡預期勅皇太子祭風雲雷雨之神

按明會典永樂六年駕幸北京東宮監國凡風雲雷雨之神預期勅皇太子攝祭

世宗嘉靖九年更風雲雷雨之序曰雲雨風雷

按明會典嘉靖九年更風雲雷雨之序曰雲雨風雷又分雲師雨師風伯雷師以爲天神嶽鎮海瀆鍾山天壽山京畿并天下名山大川之神以爲地祇（按圖書編改敘雲雨風雷在嘉靖十一年與此互異）

風雲雷雨諸神部彙考二

書經

周書洪範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傳）箕星好風畢星好雨（疏）以爲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

詩經

小雅漸漸之石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易經緯

龍魚河圖

太白之精下而爲風伯之神主司刑風者天之使也

春秋緯

合誠圖

軒轅星主雷雨之神

山海經

海內北經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

史記

天官書

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

注 正義曰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也陰陽交感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立爲虹

蜺離爲背璚分爲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

風俗通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戌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元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元冥雨師也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泰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蔡邕獨斷

風伯雨師

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祠此神以報其功也

廣雅

異祥

震霣霆雷也風師謂之飛廉雨師謂之荓翳雲師謂之豐隆

晉書

天文志

軒轅十七星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

搜神記

雨師

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一曰元冥

宋史

天文志

辰星其神風伯歲星其神雨師熒惑其神豐隆填星其神雷公

風雲雷雨諸神部總論

朱子全書

鬼神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胷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

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曰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

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風雷山澤亦有神江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

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

大學衍義補

國家常祀之禮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陳象威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先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久列於常祀惟此震雷未祭於羣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

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嘗合而爲一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爲一壇以從獻於郊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嶽鎭海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夫雲興而雨霈既祀夫雨而獨遺於雲可乎峙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夫至治之澤而凡冥漠之中有薰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焉嗚呼至哉

圖書編

祭風伯雨師論

按周禮以槱燎祀風師雨師月令立秋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其見於經傳者如此然史遷蓋難乎其言之也若經傳所言風師雨師司中司命司祿彼固謂各有神主之

而祭焉已非夏商以前簡略忠質之事矣而彼時註家顧各以星當之何耶蓋星宿之名多出於緯書而先後鄭之說又自相牴牾固未可據以爲信也此楊氏所以一歸於天與氣數謂四司之神如司命司夏之類不無見矣

風雲雷雨諸神部藝文一

雲中君　楚屈平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風伯雨師不得避諱議　晉束晳

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

爲詁訓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廻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又議

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

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而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繇避諱宜如舊稱

訟風伯

唐韓愈

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時爲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鬬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氣將變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祈晴風伯祝文　宋蘇軾

維神開闔陰陽鼓舞萬類行巽之權直箕之次陰淫爲霖神能散之下土墊滂神能暵之發軫西北弭節東南風反雨霽神亦不憖尚饗

祈晴雨師祝文　前人

天以風雨寒暑付於神亦如人君之設官置吏以治刑政也人君未嘗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嘗不欲歲之豐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時民亦不

能無望於神也今淫雨彌月農工告窮歲之豐凶決於朝夕而並走羣望莫肯顧答維天之所以畀於神神之所以食於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職俾克有秋尚饗

詆風穴　劉攽

背崧右洛兮維汝泱泱左界韓鄭兮前關魯陽陵丘曼延兮土膏脉亘生植遂茂兮厥天且長吝飄風兮胡狠而狂乘冬肆威兮怒號以常通晝且夕兮日月奪光宇宙昏惑兮顛倒元黃折枝排根兮松桂毀傷衝空動楗兮披戸登堂獸亡其曹兮鴻鵠失翔問誰尸之兮底此不祥曰茲穴之詭異兮竊神之機幽嶮窮奇兮狹中不夷鼓舞蜚廉兮招搖南箕平居無事兮淫樂而爾爲歷九州而遐觀兮孰樂土其若此獨蠻夷之僻陋兮乃自古記之矣邈炎洲之荒忽兮汨大海其千里上霧下潦兮蟄隘瘴癘魑魅羣遊兮樂人之死蓄爲颶風兮瘖毒疵癘扶濤駕山兮舟航糜毀歷日旋時兮然後得已西極曠蕩兮陰磧無垠流沙不波兮瀚海無泉五穀不生兮蓬棘蓁蓁熱風之

來兮天地翳昏觸肥爲瘠兮四肢若燔亦幸有老駞之先知兮嗚呼而告言歸命野獸兮壓焉得存彼鬼方之幽昧兮固宜以然慨中土之與鄰兮不避不偏胡穴神之忍兮固蔽以頑用夏變夷兮至於髦蠻外百里而不同兮茲邑獨爲匪民帝之高居兮臨照在下虎豹服仁兮九閽莫阻巫咸上愬兮帝命斯許巨靈夸娥兮幹其絕膂拔山投石兮北海之渚大野夷爽兮八風攸敘號令專一兮莫予或侮蒙常聖時兮維民所取穴神雖悔兮夫孰閔汝

風伯

元沈貞

嗟靈伯兮御清泠洗袢歊兮滌炎蒸駘蕩兮春初颸颸兮夏徂颼飀下兮木葉枯號空桑兮吹雪載塗靈之來兮憑女巫女巫兮屢舞箬簫兮伐鼓靈醉飽兮無怒蕭蕭來兮颯颯去

雨師

前人

佩芳蘭兮擘芬椒潔新服兮綴珠珞駕靈螭兮翔重霄要靈輅兮下迢迢我禾兮成役我田兮龜坼烈日兮驕陽利行水兮熱湯靈之來兮天外下土乾兮霑

一溉維靈布澤兮惠我無私嗟我民兮其敢斁思靈皇皇兮萃只舞僛僛以醉止福穰穰兮

風雲雷雨諸神部藝文二（詩）

祭風伯壇應張太祝作　唐儲光羲

聖主御青春綸言命使臣將修風伯祀更福太平人帟幕宵聯事壇場曉降神帝心勤動物非爲屬車塵

祀風師樂章　包佶

迎神（此首一作李中作）

太皞御氣句芒肇功蒼龍青旗爰候祥風律以和應神以感通鼎俎修蠁時惟禮崇

奠幣登歌

旨酒告潔青蘋應候禮陳瑤幣樂獻金奏彈弦自昔
解凍惟舊仰瞻肹蠁羣祥來湊

迎俎酌獻

德盛昭臨迎拜巽方爰候發生式薦馨香酌醴具舉
工歌再揚神歆入律恩降百祥

亞獻終獻

膋薌備玉帛陳風動物樂感神三獻終百神臻草木
榮天下春

送神

微穆敷華能應節飄揚發彩宜行慶送迎（一作迎送）靈駕
神心饗跪拜靈壇禮容盛氣和草木發萌芽德暢禽
魚遂翔泳永望翠蓋逐流雲自茲率土調春令

祀雨師樂章　　前人

迎神

陟降左右誠達幽圓作解之功樂惟有年雲軿戾止
灑霧飄煙惟馨展禮爰列豆籩

奠幣登歌

歲正朱明禮布元制惟樂能感與神合契陰霧離披

靈馭搖裔膏澤之慶期於稔歲

迎俎酌獻

陽開幽蟄躬奉鬱鬯禮備節應震來靈降動植求聲飛沈允望時康氣茂惟神之貺

亞獻終獻

奠既備獻將終神行令瑞飛空迎乾德祈歲功乘煙燎儼從風

送神

整駕升車望寥廓垂陰薦祉蕩昏氛饗時靈貺僾如在樂罷餘聲遙可聞飲福陳誠禮容備撤俎終獻曙光分跪拜臨壇結空想年年應節候油雲

惡神行雨　姚合

凶神扇簸惡神行汹湧挨排白霧生風擊水凹波撲凸雨濛山卩地嵌坑龍噴黑氣翻騰滾鬼掣紅光劈劃揁哮吼忽雷聲揭石滿天啾唧鬧轟轟

雷公　韓偓

閑人倚柱笑雷公又向深山霹怪松必若有蘇天下意何如驚起武侯龍

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　宋范仲淹

先王制禮經祠爲國大事孟春祭風師刺史敢有二齋戒升於壇拜手首至地所祈動以時生物得咸遂勿鼓江海濤害我舟楫利旱天六七月會有雷雨至慎無吹散去坐使百穀悴高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際乃可驅雲烟以喜萬人意願君入薰絃上副我皇志阜財復解慍卽爲天下賜八使重古禮作詩歌祭義誠欲通神明非徒奬州吏賢哉推此心良以警有位

雲中君圖　金劉迎

衣若新沐蘭湯薰靈巫拜舞方迎神恍然相見帝者服九歌昔詠雲中君畫史亦可人妙入造化域羽衣玉麈美且閒此意不知何處得空明倏忽分溟濛胡爲眷眷臨壽宮飄然來下復遠舉想像决去隨飛龍祠空人散秋蕭瑟落日猿聲喚秋色湘天極目靑茫茫憑高一望無南北

風雲雷雨諸神部選句

楚屈平遠遊篇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解而清涼　又左雨師使經縛兮右雷公而爲緯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

劉向遊逝篇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元於虞淵

揚雄河東賦鬱蕭條其幽藹兮滿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

後漢班固東都賦雨師汎灑風伯清塵

魏曹植誥咎文何伯典澤屏翳司風迴呵飛廉顧叱豐隆

應休璉與從弟書風伯掃途雨師灑道

晉郭璞山海經諸神贊雷澤之神鼓腹優遊

唐張九齡詩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

李白詩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

韓愈詩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齶反雷光磯磾頳目暖項冥收威避元根

白居易詩夙興祭風伯天氣曉冥冥

李咸用詩雲根劈裂雷斧痕

南唐陳陶詩風官掃道迎遊龍

宋蘇軾詩江鼉吹浪江水急雷師鞭鼓旌旗濕黑雲駕雨霹靂鳴怒龍拏空半天立

劉克莊詩雷嗔斧山開

嚴羽詩雲中之君兮驂白鹿

金陳賡詩雷公電母踏烟霧天吳海石驅鼉黿何時供取霹靂手倒挽銀漢清乾坤

元貢師泰詩又如豐隆起行雨鞭笞鐵騎驅奔雷

柳貫詩乘雲執鏡麾電母

吳萊詩雷公一聲忽下擊鳥跡不到猶重突

陳孚詩一帆東南來乃爲風伯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〇八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十一卷目錄

風雲雷雨諸神部紀事

風雲雷雨諸神部雜錄

風雲雷雨諸神部外編

東嶽泰山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太昊伏羲氏一則　無懷氏一則　炎帝神農氏一則　黃帝有熊氏一則　顓頊高陽氏一則　帝嚳高辛氏一則

陶唐氏　帝堯一則

有虞氏 帝舜一則

夏后氏 帝禹一則

商 成湯一則

周 成王一則

秦 始皇一則 二世一則

漢 武帝元封二則 太始一則 征和一則 宣帝神爵一則

後漢 世祖中元一則 章帝元和一則 安帝延光一則

北魏 顯祖皇興一則 高祖太和一則

唐 總一則 太宗貞觀一則 高宗乾封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後唐 明宗長興一則

宋 太祖乾德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眞宗大中祥符二則

元 世祖至元一則 成宗大德一則

明 太祖洪武五則 成祖永樂一則 宣宗宣德一則 英宗正統二則 代宗景泰二則 憲宗成化三則 孝宗弘治二則 武宗正德二則 世宗嘉靖四則 穆宗隆慶一則 神宗萬曆一則

東嶽泰山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王制

唐書 天文志

宋史（天文志）
洞淵集（青帝）
東嶽泰山之神部總論
日知錄（論東嶽）
東嶽泰山之神部藝文一
加青帝懿號詔　宋真宗
廣生帝君讚　同前
天齊仁聖帝碑銘　晁迥
玉女傳　明王之綱
再謁元君存議　沈應奎
東嶽泰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泰山吟　晉陸機
遊泰山　唐李白
岱嶽行　元熊載
玉女池　明王遴
登岱　彭宗孟
登岱　李化龍

神異典第二十一卷

風雲雷雨諸神部紀事

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搜神後記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出門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望見周謂曰日已向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

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梁高僧傳釋曇超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塼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禾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爲龍呪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

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卽請僧浮船石首轉經纔竟隨卽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

山西通志風雨神廟在翌城縣四望村其神唐衞公李靖按逸史云靖微時常山行民家寄宿夜將半一婦人持水瓶授之曰天命行雨煩子代之蒼頭牽青驄至戒之曰予以水從馬鬉下三滴卽止愼無多也靖乘馬咆哮從空而躍靖連滴數十滴明日一境大水卽其地

續酉陽雜俎天寶中處士崔元微洛東有宅躭道餌术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囘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輙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耶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元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

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元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元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畱不住莫怨東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情頗輕佻翻酒汚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卽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元微亦不甚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元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

作一朱旛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可免也元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元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是日立旛是日東風震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護衞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投荒雜錄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屋頻爲天火所災雷民圖雷以祀者皆豕首鱗身也

元怪記楊道和夏於田中有雷神至桑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其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神仙感遇傳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樵採避雨於大樹下忽見雷公爲樹枝所夾奮飛不得樹枝雷霹後却合遷韶爲取石楔開枝間然後得去仍愧謝之曰約來日却至此可也如其言明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兄弟五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卽相應然雷五性剛暴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効嘗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陵辱遷韶於堦下大呼雷五一聲時方旱日光猛熾便震霹一聲人皆顚沛

稽神錄江西村中雷震一老嫗爲雹火所燒一臂盡傷旣而空中有呼曰誤矣卽墜一瓶瓶有葉如膏曰以此傅之卽瘥嫗如其言隨傅而愈家人共議此神丹也將取藏之數人共舉其瓶不能動頃之復有雷雨擁之而去又有一村人亦震死空中人呼曰誤矣可急取蚯蚓擣爛傅臍中當瘥如言傅之乃蘇

竹坡詩話承議郎任隨成字師心劉景文甥也嘗謂余言景文昔爲忻州守間數日率一謁晉文公祠旣

至祠下必與神偶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時來謁景文景文閉閤若與客語者則神之至也一日於廣坐中謂一掾曰天帝當來名君吾亦當繼往坐客皆相視失色已而掾果無疾而逝劉亦相繼而亡去後一日死而復甦起作三詩乃復就瞑其一云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木華揮手謝世人聳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世人諱其二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高低霞霧匀左右龍蛇偏雲車山嶽聳風翼天地顫從茲得舊渥萬物毫端變其三云從來英傑自消磨好笑人間事更多民上巽宮爲進發千車安穩渡銀河詩成謂其家人曰吾今掌事雷部中不復爲世間人矣

異聞總錄宋寧宗時新淦縣有雷擊物爲產婦所觸不能上升時鄒巫能誦解呪有神請曰爲誦解穢呪千遍當有以報鄒誦千遍神授鞭印各一曰祈晴順用印祈雨倒用印用鞭畫空雨止晝處神忽不見雷升天矣鄒平生喜食鴨嘗過其女留殺鴨爲黍時女曬菱於庭天有雨勢女欲收而後饌曰雨當無損於

菱須臾大雨鄒望空四向而畫獨庭無雨由是遠近之人招之祈禱如法用印無不立應年九十餘卒鞭印亦亡今鄉人祀之於玉笥山承天宮前廟中但號鄒公而已

翦勝野聞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帝親見火炎自空中下乃再拜曰上帝赦臣臣赦天下（或云雷火遶身追帝）蓋帝時刑戮過厲故云

安慶府志吳公宋初人住天堂山應家冲母應氏生公時多瑞徵其貌不揚惟兄嫂珍之牧於山遇異人授以道遂能致雷電風雨沒後土人建祠祀之明高帝因旱祈雨公感夢而雨注遂勅封吳公道勝龍王後遇旱禱輒應公蓋得道爲雨部龍神云又儲公德勝者生而身有龍文幼學道平頭山永樂二年沒顯應亦如吳公

岱史風伯雨師廟在州治東先是廟廢止遺一石碣成化丙午旱雩不雨或油然雨狀輒爲風散知府蔡晟詣其所祭之風頓息大雨如注因復立廟廟圯知州鄭豸易以壇

松江府志唐大行卒後九年忽憑其女言舊事陸文定公往問隔帷而語曰我之帝所帝以我讀書登第不一日服官於忠未盡又惡我平生不戒食犬令待罪散班凡三年稍遷一職又三年滿擢風雨司官任滿後賜休沐數日我以是乘隙得歸恐兒輩不曉天道冥行取禍特來教之又謂女曰汝昨以病祭神所宰豕即某婢也婢以罵主得譴罰爲豕彼固自取汝宰之反增一罪矣又與董子元言吳興城貸金事諸親黨問者皆告以天道感應不爽諄諄以殺生害人爲戒曰我生前往謁裴仙齋三月而往此事亦爲帝所錄大凡齋食皆有益取其不作惡也居數日忽告親黨曰我往矣力行善遂寂然

風雲雷雨諸神部雜錄

蠡海集神明降誕以義起者也九天生於六月二十四日者六爲陰數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於雷神焉

風雷在天有聲而無形故假乾位戌亥肖屬以配之是以風伯首像犬雷公首像豕雨爲坎坎中男也雨師像士子電雷光也對乾配震者巽巽長女也電母像婦人古之鹵簿四神旗皆繪畫也

月令廣義六月二十四日雷祖九天應元雷聲普化

天尊誕

風雲雷雨諸神部外編

老子中經風伯神名吒君號曰長育雨師神名馮修號曰樹德

華嚴經佛所遊處無不遍至復與無量諸風神俱其名曰無礙照明虛空神遍超勝神散須彌神炎淨味神淨除味神發行大音神樹峰華林神持世界神如是一切皆能和合衆生令不分散

華嚴綱要有無量主風神所謂無礙光明主風神普現勇業主風神飄擊雲幢主風神淨光莊嚴主風神

力能竭水主風神大聲徧吼主風神樹杪垂髫主風神所行無礙主風神種種宮殿主風神大光普照主風神如是等而爲上首其數無量皆勤散滅我慢之心

氏族博攷風伯方道彰雨師陳華夫雷公江赫冲電母秀文英

東嶽泰山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太昊伏犧氏封泰山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虙犧氏都陳東封泰山

無懷氏封泰山

按管子封禪篇昔無懷封泰山禪云云

炎帝神農氏封泰山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不載　按管子封禪篇神農封泰山禪云云

黃帝有熊氏封泰山

按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

按管子封禪篇黃帝封泰山禪云云

顓頊高陽氏封泰山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管子封禪篇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帝嚳高辛氏封泰山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管子封禪篇帝嚳封泰山禪云云

陶唐氏

帝堯命舜攝位以歲二月祀岱宗

按書經虞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

注　岱宗泰山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

按管子封禪篇堯封泰山禪云云

有虞氏

帝舜封泰山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管子封禪篇舜封泰山禪云云

夏后氏

帝禹封泰山

按史記夏本紀不載　按管子封禪篇禹封泰山禪會稽

商

成湯封泰山

按史記殷本紀不載　按管子封禪篇湯封泰山禪云云

周

成王封泰山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按管子封禪篇成王封泰山禪社首

秦

始皇二十八年封泰山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與魯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

二世元年禮祠泰山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東巡郡縣並海南至會稽而盡　按封禪書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

漢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元年冬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人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　按郊祀志武帝東封泰山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

元封二年祠泰山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

太始四年行幸泰山修封

按漢書武帝本紀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

征和四年幸泰山修封

按漢書武帝本紀征和四年春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癸巳禪石閭

宣帝神爵元年定祠東嶽於博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十三年改元爲神爵令祠官以禮爲歲事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泰山於博使者持節侍祠歲五祠云

後漢

世祖中元元年柴望岱宗登封泰山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中元元年春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柴望岱宗登封泰山甲午禪於梁父

按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二月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

食於柴祭令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按建武三十二年改元中元）

章帝元和二年春二月辛未幸泰山柴告岱宗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云云

安帝延光三年春二月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云云

北魏

顯祖皇興二年遣官祀東嶽

按魏書顯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幣祀於東嶽

高祖太和十九年四月己未行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嶽

按魏書高祖本紀云云

唐

唐制歲祭東嶽於兗州

按唐書禮樂志五嶽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於兗州

太宗貞觀十一年議封泰山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太宗實錄貞觀十一年帝將有事於泰山國子博士劉伯莊等皆上封禪事言新禮簡略勅名儒及顏師古朱子奢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不決於是房元齡魏徵楊師道采衆議以爲永式

高宗乾封元年有事於泰山

按唐書高宗本紀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於泰山庚午禪於社首

元宗開元十三年有事於泰山封其神爲天齊王

按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庚寅封於泰山辛卯禪於社首

按唐會典開元十三年上備法駕登泰山祀享初畢至嶽西大風裂幕折柱張說曰青海神來迎至升壇休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風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及禪社首五色雲見日重輪

按通典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

後唐

明宗長興二年詔封泰山神爲威雄將軍

按五代史唐明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云云

按五代會要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按會要與通考年數互異今姑從通考）

宋

太祖乾德元年命製東嶽神衣冠劒履遣使易之

按宋史太祖本紀乾德元年五月遣使禱雨嶽瀆

按禮志太祖平湖南命有司製諸嶽神衣冠劒履遣使易之又詔嶽瀆廟各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管祀事（按太祖本紀湖南平在乾德元年）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春日祀東嶽於兗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鎭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其所隸之州其後立春日祀東嶽岱山於兗州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有事於泰山青帝加號廣生帝君天齊王加號仁聖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於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冬十

月辛卯車駕發京師丁未法駕入乾符縣奉高宮己酉五色雲起嶽頂庚戌法駕臨山門黃雲覆輦道經險峻降輦步進先夕大風至是頓息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慶雲繞壇月有黃光命羣臣享五方帝諸神於山下封祀壇降谷口日有冠戴黃氣紛郁壬子禪首丘紫氣下覆黃光如星繞天書匣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　按禮志法駕還奉高宮青帝加號廣生帝君天齊王加號仁聖各遣使祭告　又眞宗封禪畢加號泰山爲仁聖天齊王遣職方郎中沈維宗致告又封威雄將軍爲炳靈公遣官致告詔泰山四面七里禁樵採給近山二十戶以奉神祠

按文獻通考大中祥符元年封禪畢親幸泰山三郎廟加封炳靈公

大中祥符四年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又加上帝后號曰淑明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夏五月乙未加上五嶽帝號作奉神述　按禮志五月乙未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命翰林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

崇飾神像之禮其玉冊制如宗廟謚冊帝自作奉神迹備紀崇奉意遣官致祭畢奉玉冊衮冕置殿內又加上五嶽帝后號東曰淑明遣官祭告

元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春加上東嶽爲天齊大生仁聖帝歲一遣官祭嶽祠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云云

成宗大德四年遣使祀東嶽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明

太祖洪武三年定泰山神號

按明會典洪武三年正嶽鎭海瀆諸神號東嶽則稱東嶽泰山之神　又有司祀典五嶽祝文東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山東泰安州祭又京都祀典南京東嶽泰山廟在雞鳴山之陽洪武三年春秋合祀於山川壇三十一年後春附祭於郊秋祭仍舊後罷惟每歲聖日及三月二十八日用牛一羊一豕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寺堂上官祭於其廟

按岱史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制曰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觀滄海察地利以安民生祝曰泰山於敬則致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余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與穹同始靈鎮一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與焉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之神名其主依時祭神惟神鑒之定歲春秋二仲月泰安州祭禮先丁祭一日

洪武十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洪武十年八月丁未遣曹國公李文忠道士吳永輿鄧子方致祭東嶽

洪武十一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洪武十一年遣道士吳永輿官行甫致祭

洪武二十八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洪武二十八年遣神樂觀道士樂本然國子監監生王濟致祭

洪武三十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洪武三十年遣神樂觀道士朱鐸如監生高翥致祭

成祖永樂五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永樂五年遣道士復生監生張禮致祭

宣宗宣德十年遣官祭東嶽

按岱史宣德十年五月壬申遣泰安州知州胡宗敏祭告東嶽

英宗正統元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正統元年五月丁卯遣吏科給事中車遜致祭東嶽

正統九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正統九年遣翰林院侍讀習嘉言祭告東嶽

代宗景泰三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景泰三年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王文致祭東嶽

景泰六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景泰六年遣刑部尚書薛希璉致祭

憲宗成化六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成化六年遣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李希安祭告

成化十三年遣官祭東嶽

按岱史成化十三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儼祭告

成化二十一年遣官祭東嶽

按岱史成化二十一年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顒祭告

孝宗弘治四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弘治四年遣通政司左通政元守直祭告

弘治七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弘治七年遣內官監太監李興太子太保平江伯陳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右僉都御史熊翀祭告

武宗正德五年遣使祭東嶽

按岱史正德五年遣戶部左侍郎喬宇祭告

正德六年遣官祭東嶽

按岱史正德六年遣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徐求祭告

世宗嘉靖十一年遣官祭東嶽

按岱史嘉靖十一年遣泰安州知州李畋致祭

嘉靖十七年遣官祭東嶽

按岱史嘉靖十七年遣泰安州知州丁方致祭

嘉靖三十二年遣官祭東嶽

按岱史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丁未遣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致祭

嘉靖三十三年兩遣官祭東嶽

按岱史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壬申遣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致祭四月辛未遣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沈應龍致祭

穆宗隆慶三年遣官祭東嶽

按岱史隆慶三年遣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姜廷頤

祭告

神宗萬曆元年遣官祭東嶽

按岱史云云

東嶽泰山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王制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唐書

天文志

降婁元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

宋史

天文志

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神爲青帝司春

司木司泰山

洞淵集

青帝

泰山名蓬元太空之天卽太昊爲青帝治東嶽主萬物發生考拔死生鬼神之所歷代帝王報功封禪之嶽上應奎婁之精下鎭魯地之分野

東嶽泰山之神部總論

日知錄

論東嶽

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於周末鬼論起於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說是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魚菽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則出門進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自哀平之世而讖緯之書出然後有如遁甲開山圖

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所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者其見於史者則後漢書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古辭怨詩行云齊度游四方各繫泰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陳思王驅車篇云魂神所繫屬逝者感斯征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應璩百一詩云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然鬼論之興其在東京之世乎

東嶽泰山之神部藝文一

加青帝懿號詔　　宋眞宗

勅中書門下名嶽配天乃衆山之雄長盛德在木實萬物之資生惟眞宰之司存蓋靈篇之攸紀青帝眞君職司煦育道叶冲虛贊元化於高明庇羣生於溥率眞祠夙建方志可徵屬嚴駕以時巡爰祕封之成禮式瞻神館冀沐冥休祇舉典章載揚懿美奉蕭薌而昭薦旌至德於無方用表欽崇永綏福祚宜尊懿號曰青帝廣生帝君觀宇特加修飾故茲詔示懇宜

知悉

廣生帝君讚　　同前

若夫典治喬嶽表正靈祇司生發於東方佐聰明於上帝宜乎名冠仙籍德被蒸民饗祀典於蕭薌鏤徽稱於金石者也屬以虔修封禮恭答神休薦顯號以致誠述斯文而頌美讚曰節彼岱宗奠茲東土生育之地靈仙之府爰有高真允司明命至神不測虔誠斯應茂實克昭儲祥是繫式奉嘉名用申精意

天齊仁聖帝碑銘　　晁迥

臣聞結萃爲山麗無疆之厚載升名曰嶽表奠服之崇丘至若根一氣以混成媲四時而首出作鎭東夏實惟岱宗辨乎五方設位冠配天之大畫爲八封建標當出震之區邃深連空洞之宮翕習號神靈之府夫其魁甲艮象握制坤軸巉嶙碕礒穹崇岧嶢天門路界於鬱蒼日觀勢臨於杲曜列仙遯迹存棲眞之石閭永命儲休閟與齡之金篋滋殖百卉函育庶類畜泄雷雨吐納風雲封之所以合元符登之所以小天下近綴梁社遠矚泰吳控壓海沂襟帶洙泗鄒人

所仰魯邦是詹肇生物之化權蓋頤貞之壽域也古先哲后誕膺駿命披皇圖稽帝文告成功申大報昭姓考瑞刻石紀號自無懷氏迄唐明皇登封展采布在方冊者罔不於茲矣開元十三年始封神曰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綿歷五代寂寥無聞爰曁皇朝勃興嘉運叶百姓與能之望應眞人革命之秋太祖皇帝總攬英雄鞭撻宇宙勤勞四征削平多壘方混一於寰中太宗皇帝纂隆洪緒懋建皇極斟酌道德統和天人乃綏懷於海外然而艱難創業縕畜貽謀勒崇奮炎將底績而未暇開先遺大知奕世而有歸粤惟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欽明上聖仁孝皇帝陛下承鼎定之基格盂安之世顯仁以育物廣孝以奉先宣洽重熙財成庶政弭息戎旅撫柔要荒乘國步之密清宅天衷於醇粹因之以豐懋加之以阜康席慶宗廟之重游心帝王之術長轡遠御大道坦夷天衢於是乎亨嘉德教於是乎漸被戴日戴斗聿遵朝聘之期太平太蒙盡入車書之域垂衣在上擊壤在下得以疇咨俊茂博訪幽隱講求典禮包舉

藝文接千歲之統可炳儀於封祀當萬物之盛宜昭告於神明然猶務謙尊而益光體健行而不息冲晦藏用淵默思道俄而天休震動上帝顧懷眞籙洊臻靈心有懌總集峻命覺悟烝黎踰金簡玉字之文等河圖洛書之寶承是祕檢發爲繁釐霈澤開榮普天受賜新建元之號易逼邑之名茂昭降祥聳動羣聽是時東土耆老湊闕廷以上書南司宰輔率官師以抗表願循考古之道煥發升中之儀弗獲固辭乃徇勤請且以增覆載之高厚揚祖宗之純懿也儲峙供億悉出於縣官經啓營繕不煩於民力大中祥符元年冬十月具儀制嚴仗衞陳屬御隮介丘齋心服形奉符行事羣司奔走百禮修明集巉巖之巔凌顥英之氣壇壝清肅牲器純備玉幣式叙樽彝在列贊獻克謹皦繹用張晏娭交三神之歡陟配崇二聖之位舉權火升高烟示瑤牘以環觀建雲臺而特起社首之禮抑又次焉咸秩無文奉行故事朝會赦宥涵濡蕩滌采輿誦求民瘼旌前列衍徽章參用王制著明皇績大猷克集神實幽贊故自始及末見象日昭史

氏之筆殆不停綴則有非烟紛郁太陽晏溫仙芝無根菌蠢以含秀醴泉無源毖涌而善利靈輝休氣嘉穀奇木鱗介之宗長翔游之品類表異駢出曠代絕倫豈非受職修貢發祥介福之徵乎人謂是山崇冠羣嶽功侔造化斯不誣矣國家稽虞書四巡之首原漢氏五祠之重述宣邦典申嚴祭法奉正直聰明之德馨精虔嘉粟之誠爲民祈福與國均慶封巒之後復增懿號曰仁聖天齊王蓋以形容靈造舉褒崇之禮也名稱之義大矣哉化工生物之謂仁至神妙用之謂聖登隆顯赫亦云至矣復思嚴飭廟貌彰灼威靈責大匠之職議維新之制於是命使屬役協辰僝功庀卒徒給材用興雲鍤運風斤程土物以致期分國工而騁藝規畫盡妙樂勸忘勞踰年而成不愆於素棟宇加宏麗之狀像設貴端莊之容凡所對越肅恭逾至四年春舉汾陰后土之祀成天地合答之禮憲章明備上下交感純嘏既錫大賚施及圜首方足式歌且舞猗歟間歲順動焜煌景爍而皆擬聖明之述作從英茂以飛騰灼叙慶靈奉揚殊貺紀諸盛節

悉以命篇布日星之華配雲雨之潤並刊鳳藻散時龜趺播洋溢之頌聲垂極蟠之能事而志求象罔順拜崆峒闢衆妙之門廣列眞之宇非止卜永年於郟鄏是將納雅俗於華胥者也又以太乙五佐本乎天太寧五鎭本乎地其位參兩鴻名可齊特尊列嶽咸加帝號由是奉升泰山之神曰天齊仁聖帝乃命案馳道之東偏直宸居之巽位辟地經始別建五嶽帝宮以申崇尚之禮焉御製奉神述詔中書召侍從之臣諭以制作之本意觀夫聖文之梗槩以爲岱鎭之大輔於柔祇動植之所蕃息原源之所滋液至靈允宅陰騭攸司鍾戩穀而有徵緊黎元之是賴舊史具載前王式瞻著冊封之典嚴祀祠之禮增奉邑之數申樵蘇之禁皆以仰不測之明威顯無方之妙迹也方今兵革偃戢華夷會同歲獲順成物無疵癘率由不應冥助永圖固當稽彼前聞進其尊稱蓋自唐虞曰帝商周曰王夫商周之王爵人臣而有素唐虞之帝奉神道而何疑況其容衞等威冠裳制度極徽數以宿備宜明艷以相符因而成之禮無違者願延景

祐普及含生至乎哉聲動睿辭無私廣大坦然明白之理沛然利澤之德曲成司牧俾臻富壽有以見聖人之情矣遂誌勒石徧立於五嶽廟庭從近臣之議也是歲冬並命使介分詣諸嶽定吉日飭有司皇帝被法服御朝元殿禮行樂作而臨遣之持節受冊袞冕相繼次敘而出觀者如堵且嘆文物聲明之盛未嘗有也使者奉詔訖事率叶素期於穆宏觀敻超千古矣越明年詔五臣撰詞各建碑於嶽廟而臣浸漬皇澤涵泳清徽偶集鳧鴈之行遂塵龍鳳之署預承綸旨强叩蕪音曷勝眷獎上以慶幸宣明盛禮叨奉冊於秦城潤色貞珉玷靡文於魯嶽荷輝榮之稠疊愧才學之空虛燥吻濡毫謹爲銘曰節彼泰山蟠亙大東一氣凝神五嶽推雄勢幷鳧繹秀出龜蒙崛起海表目爲天中高摩霄極俯瞰暘谷神策斯祕昌圖可卜物性鍾仁民居獲福魯邦是當盛德在木百靈淵府三宮洞天稷丘眞隱芝童列仙白鹿方駕飛龍命篇宅其勝境幾乎大年嶽長曰宗歲交曰岱仰止巉巖奠茲持載壽域既優神聰有賚禱祀誕隆寅威

如在千載興雲八紘開基武功盪定文教緝熙封禪縟典祖宗制宜逮夫聖嗣方畢宏規惟帝奉符惟神佑德茂績其凝皇猷允塞嘉應沓臻鴻禎靡測芃芃豐衍元元滋息於赫靈廟控帶名區有詔改作俾受全模協心董役豐貲庀徒技殫功倍雷動星敷大廈咸新羣黎改觀穽窱靚深崢嶸輪奐肅穆威容潔清几案欽修允宜肸蠁攸贊功懋天作澤從雲游式諧民望昭報神休殊號斯薦前古匪儔庶安億兆豈止懷柔天帝之孫復升以帝出乎震宮臨乎日際事固莫京理亦潛契樹此崒碑騰芳百世

玉女傳

明王之綱

泰山玉女者天仙神女也黃帝時始見漢明帝時再見焉按玉女考李諤瑤池記云黃帝嘗建岱嶽觀遣女七雲冠羽衣焚修以迓西崑眞人玉女蓋七女中之一其修而得道者玉女卷曰漢明帝時西牛國孫寧府奉符縣善士石守道妻金氏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女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人倫七歲輒聞法嘗禮西王母十四歲忽感母教欲入

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修焉天空蓋泰山洞卽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泰山焉泰山以此有玉女神山頂故有池名玉女池旁爲玉女石像宋眞宗東封先營至泉水忽瀑淸泚可鑑味甘美王欽若請濬之像偶折詔易以玉復龕石爲龕搆昭眞祠祀焉尹龍謂世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始此國朝成化間拓建改爲宮弘治間更名靈應嘉靖間再更碧霞碧霞宮之名始此累朝增葺宮制滋閎而神之靈益顯四方之瞻禮者益爭奔走焉內史氏綱曰天地一氣而已其在天爲星辰地爲河嶽明而爲人一氣也玉女之化爲人而復爲神也何異哉故觀於考與卷可稽也若謂玉女爲東嶽金虹太乙定父所生而化身爲觀音之在世豈理也哉至其神靈顯於泰則又其所嘗住修之處而精神往來譬諸雲霧之在太虛有依依而不能去者矧泰山位東土秉土德而玉女坤質有水象池固其所自來耳其依神於此以揚靈異之休而助生成之德於不窮殆若天命之者世乃謂玉女親受帝冊爲女靑眞

人永鎭泰山以主其祀豈不謬哉

再謁元君存議　沈應奎

泰山有碧霞元君祠或曰玉女池石像在側池故滓濁眞宗東封傳蹕泉忽上湧淸泚可鑑味更甘王欽若請濬其源元君像偶折詔易以玉搆眞祠祠泰山巓坊此本朝成化間拓建爲宮弘治間宮號靈應嘉靖間更號碧霞元君元君蓋治世大福神也按普陀大士轉輪救世之說佛藏經班班可考第未詳所轉輪者何代何方何姓氏漢明帝朝善士石守道妻金氏於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女名玉葉生而慧頴三歲解人倫七歲通諸法夙夜虔禮西王母十四歲依曹仙長入天空山習修煉道成上昇憑靈泰岱世震靈響似與佛藏轉輪之說相証合蓋大士修無爲度元君修有爲度大士如春元君其夏秋之交乎史氏王君之綱以爲轉輪茫渺當無是理漣漪居士曰天地間之理至不變亦至變矣惟不變也而種種之民可信之以爲常惟至變也而聖人神人眞人至人摶挽日月呼吸雲雷或乘龍而御空或

上昇而遺宅奇奇怪怪儒者不道而不謂無是理也

東嶽泰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泰山吟　晉陸機

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已遠層雲鬱冥冥
梁甫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岑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長吟泰山側慷慨激楚聲

遊泰山　唐李白

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開六龍過萬壑澗谷隨縈廻
馬跡繞碧峰於今滿青苔飛流灑絕巘水急松聲哀
北眺崿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石扇地底興雲雷

登高望蓬瀛想像金銀臺天門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

岱嶽行

元熊載

岱宗蒼蒼肇開闢元氣块圠露鼇脊懸崖峻嶺接穹窿走澗飛巒堆怪石山形變態苦不常映月雙巖透雪白雷車飛馬時往來祕府幽都鬼神宅我來已是二月中滿眼黃塵暗阡陌瓣香再拜懇神祇愧我乏材躬自責願祈國祚億萬年歲稔時和春拍拍貪婪蠹政掃無蹤獎掖賢能放邪僻油然膚寸合陰雲甘澍連宵甦地脉羣峰亂削翠芙蓉列岫樹陳玉圭璧東郊南畝事耕耘紅是杏桃青是麥九重雨露浥清塵稽首神功手加額士民歌舞頌昇平盡說宜時好膏澤肩輿今日始登山路入天門咫尺崎嶇石磴十八盤玉女神池沁元液磨崖尚有秦漢碑古體昏訛半摧折唐與晉與封禪壇雨暗苔侵幾朝夕臥龍蟄起不敢寒元鶴睡足林烟碧洞天深處何人居紫府神君蓬島客凉風颼颼吹我衣兩腋頓然生羽翮

嗟予不有清淨緣杖履何由脫塵跡神遊八表醉騎鯨長嘯一聲天地窄君不見日觀峰峰頭便見東海東曉鷄未唱日已出海波燦爛山玲瓏悠然登覽渺無際齊州九點氤氳中又不見五株松嶙峋老榦蟠蒼龍異哉斯遊更奇絕野鶴笑我何從容攬衣掉臂山下去夕陽澹澹烟光濃

玉女池　明王遴

生托黃帝室道匹昊天妹靈泉瀉方池恍惚鳴玉珮

登岱　彭宗孟

名宗璧立聳岧嶢神異居然徹上霄日照樓臺千蜃至夜深風雨百靈朝秦封尚憶松陰古漢駕空憐輦路遙獨有三漿堪解渴便呼玉女乞寒杓

登岱　李化龍

崔嵬岱嶽倚蒼穹百轉丹梯一線通吐納風雲天上下周廻日月地西東青童駕鶴歸靈府玉女鞭龍起帝宮萬里壯遊誰復羨直從太始問鴻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十二卷目錄

東嶽泰山之神部紀事
東嶽泰山之神部雜錄
東嶽泰山之神部外編

神異典第二十二卷

東嶽泰山之神部紀事

博物志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

稽神錄漢宗正卿劉皡忽夢一人手執文簿殆似冥

吏意其知人命祿乃詰之仍希閱己將來窮達吏曰作齊王判官後爲司徒宗正卿皡自以朝籍已高不樂却爲王府官職夢覺歷歷記之亦言於親友後銜命使吳越路由鄆州忽於公館染疾恍惚意其曾夢爲齊王判官恐是泰山神天齊王也乃令親侍就廟陳所夢炷香擲爻以質之一擲果應宗卿以家事未了吏將明懇神祈侯過海廻得以從命頻擲不允俄卒於鄆亭

搜神記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名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虛耳不足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强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

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幽明記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泰山俗常謂巫師爲道人初過冥司福舍前土地神問門吏云此何所門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禮卽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千百間屋皆懸簾置榻男女異處有念誦者唄唱者自然飲食快樂不可言禮名已送泰山而身不至忽見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禮禮怖走出神已在門外遂執禮送泰山泰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殺生其罪應

重付吏牽去禮見一物牛頭人身持鐵叉捉禮投鐵牀上身體焦爛求死不得經累宿備經寃楚府君問主者知禮壽未盡命放歸仍誡曰勿復殺生淫祀禮既活不復作巫師

述異記義熙五年宋武帝北討鮮卑大勝進圍廣固軍中將佐乃遣使奉牲薦幣謁岱岳廟有女巫秦氏奉高人能降靈宣教言無虛唱使使者設禱因訪克捷之期秦氏乃稱教曰天授英輔神魔所擬有征無戰來年二月五日當克如期而三齊定焉

廣古今五行記丹陽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著平巾幘烏布袴褶擎一板及門授之曰聞巧倕班倕刻抏尤妙泰山府君故使相名秀之自陳止能造車刻抏不及高平劉儒忽持板而沒劉儒時爲朝請除歷陽郡丞數旬而歿

魏書叚承根傳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

君子奉勅游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

五行記隋文帝開皇初安定李文府仕兗州須昌縣丞至開皇八年見州故錄事孔瓚卽須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廳前再拜文府驚問何爲云泰山府君選好人瓚以公明幹輒相薦舉文府憂惶叩頭瓚良久云今更爲方便愼勿漏言十年自說之說訖便覺不快須臾而死

龍城錄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霧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尸骨在此因少憩於此亦自傷感兼欲先知於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倉皇辭去言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

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佐佑焉

報應記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夕常東向拜泰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是泰山府君之子府君媿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泰山二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殿宏麗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至謂嘉會曰人之爲惡若不爲人誅死後必有鬼得而治無有徼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編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兼設酒肴嘉會起於小廳東見姑臧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云府君帖追至此已六十日未蒙處分嘉會坐啓府君便令名仁軌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來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泰山二

十八日家人但覺其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話仁軌於衆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金剛經遇赦得歸

續仙傳司馬承禎有服餌之術明皇登封泰山廻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鎭能出雲雨潛諸神仙國之望者爲之然山林神也亦有仙官主之於是詔五嶽於山頂别置仙官廟自承禎始也

集異記劉元廻者狡妄人也自言能鍊水銀作黃金李師古鎭平盧元廻遂以此術干師古師古曰子且爲我化十斤將備吾所急之器也元廻本衒此術規師古錢帛逡巡則謀遯去爲師古縻之專令燒金其數極廣元廻無從而致因以鬼道說師古曰公絡續一方三十餘載雖戎馬倉廩天下莫與之儔然欲遣四方仰歸威德所圖必遂者須假神祇之力師古甚悅因而詢之元廻則曰泰嶽天齊王元宗東封因以沈香刻製其像所以元宗享國永年公能以他寶易其像則受福與開元等矣師古狂悖甚然之元廻乃曰全軀而致或恐卒不能辦且以黃金十五斤鑄換

其首固當獲祐矣師古曰君便先爲燒之速成其事元迴大笑曰天齊雖曰貴神乃鬼類耳若以吾金爲其首豈冥鬼敢依至靈之物哉是則斥逐天齊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澤純金易之則可矣師古尤異之則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迴所爲仍命元迴就嶽廟而易焉元迴乃以鉛錫雜類鎔其外而置之懷其眞金以歸爲師古作飲食器皿靡不辦集矣師古尤加禮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資奉甚厚明年師古方宴僚屬將吏忽有庖人自廚徑詣師古於衆會之中因舉身丈餘蹈空而立大詬曰我五嶽之神是何賊盜殘我儀質我上訴於帝涉歲方歸及歸我之甲兵軍馬帑藏財物皆爲黃石公所掠去則又極罵復聳身數丈良久履地師古令曳去庖人無復知覺但若沈醉者數日師古則令畫作戎車戰士戈甲旌旗及紙錢綾帛數十車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迴之姦方將理之而師古暴瘍不數日腦潰而卒其弟師道領事即令判官李文會虞早等按之元迴辭窮戮之於市

河東記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諭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視之若有人投刺者郎急命衫帶泊舟而下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當須到桂州然後議行君宜前路相候會嚴見澥之所爲不覺懍然亦皆肸蠁如有所覩澥卽却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車乘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爲陽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鎚驅百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書纔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

靈應錄永嘉縣有一人患瘇衣裳襤褸顏邑寒餧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筊隨後摵其瘇處亦不爲怒有薜主簿愍之來卽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

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泰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門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聞聲云領入追者却出引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廳宇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之吏云爲前生寃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卽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瘇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瘇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來此王曰有寃債追瘇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顧盻可爲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吏曰試看命如何吏趨出將到二卷簿書檢出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卽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尊勝幢子以解寃讎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寃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欣然稽首曰大哉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準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

念其瘇者卽不至矣乃圖像供養焉

前定錄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十八就禮部試不利太和元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沈醉俄而精魄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一人出拜之卽敏求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今在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盡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是亦不難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太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

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褾袟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其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將鬻別第名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貺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爲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戸曹善因請之省所用資伊亦貺焉累爲二十四萬明年以廕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靈異錄韋安之者河陽人時至陽翟擬往少室尋師至登封逢一人問欲何往曰吾姓張名道家金鄉欲往少室山讀書安之亦通姓字所往一志乃約爲兄弟安之年長爲兄同入少室師李潛經一年張道博學精通爲學流之首一日語安之曰兄事業全未從今去五載方成名官亦不過縣佐安之驚異曰弟何以知之道曰余非人乃冥司主典也泰嶽主者欲重用以爲才識尚寡給一年假於人間學今年限已滿功業稍成將辭君去慎勿洩於人言訖辭其師安之送道下山涕泣而別道曰君成名之後有急當呼道

必可救矣安之五年乃赴舉其年擢第授杭州於潛縣尉被州遣部將抵河陰至淇澤浦爲淮盜來刼安之遂虔啓於道俄而雷雨暴至羣盜皆溺安之爲龍興縣丞卒

湘山野錄崔公誼者鄧州學生也累舉不第後竟因舅氏賈魏公蔭補莫州任丘簿熙寧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誼秩滿挈家已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雹陰黑夜半急叩門呼曰崔主簿在否速還僕曰在又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方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岱嶽到家速來追開門寂無覩其妻乃陳少卿宗儒之女陳卿時知壽州崔度必死遂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

野人閒話羅江縣道士譙乂俊壯年忽夢泰山府君追之賜以黃勅補爲杖直晝歸陽間夜赴冥府如此二十餘年常說人間有命未終爲惡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陽間之病或貧乞是也往見親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日往視之皆驗然恆願得免忽於冥間遇道

士不言姓名謂曰爾何不于陽間上告南辰北極必得免乂俊依此處告忽爾泰山府君却追黃勅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餘

北夢瑣言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見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名之者踰月而卒

稽神錄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矣因遊泰山祈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所重者生君何爲求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處埋死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撿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生至薄名與祿仕俱無分今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給足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折者

異聞總錄贛州東嶽行宮在城內只一小殿兩廡一門樓郡人每以窄爲嫌紹興十六年路人過廟爲物憑附言當爲崇建廟宇期限甚峻觀者堵牆而立無不敬信明日一州百里間凡山麓巨木悉有本廟題誌遠近協力致助未幾大廟成基址元枕山因高增築巍然爲一路冠凡以誠來禱無不立應其以冤陳狀者才一二日詞首及被訴人與左證皆死唯理直者色不變經宿即蘇說入冥所見全如世間特有牛頭獄典與猛獸吐息氣熏炙罪囚之異門外人每昏夜往往聞決撻聲二十一年郡守鄱陽左守道到任惡其太甚揭牓禁人投狀扃鐍殿門自是遂絕向來之訟報

宋時袁州瀘蕭市之東有銀匠姓郭年三十餘隻身獨處市西有把賣嫗常詣郭買賣釵鐶之屬嫗女年十五六一夕奔郭曰願爲君妻郭駭之女曰妾慕君久矣適得一計脫身君無疑也問故曰適陽死母殮我于棺中妾啓棺而出復掩之母將空棺瘞之矣不復我索也郭置之密室不令出入月餘母偶闞郭亡

窺其室見女所殮紅履在焉推戶取之呼告鄰里曰郭某盜開女墳郭歸鄰告之故大駭女曰母卒至亟避之忘收履焉我姑避之君勿慮也女去郭遂逃往潭州早行十數里女亦追至同至潭州久之囊竭女曰妾善歌宮調當有賞音遂開場於平里坊下歌聲遏雲觀者如堵日數百券豪門爭延致之日擲與金釵等年餘所積累萬一日有髽角道人身長九尺撫郭背曰千萬人觀此鬼傀儡郭悟挽之僻處拜求濟度道人令視之東嶽廟郭詣廟拜至二更見急走枷鎖女至東嶽廟後宮忽仆地則一死屍乃知鬼投女屍也遂傾貲修廟以贖女罪厚禮焚殯之夜夢女感謝泣別而去

潁昌韓元英字勤甫晚仕金國爲汴洛輦運使素奉事嶽帝甚謹至降其家將至時盛張一室焚香敬立以候少頃肅然而來或與人語音接後一歲神不肯臨或告都廂官辛君曰韓運使且死問其故曰神棄之矣不死何爲韓故與辛善以告而憂之急遣一親信僕持香往岱嶽祈謝謂曰聖帝唯享頭爐香每將

且啓廟時廟令謁奠者是也能隨其後神必歆答若遲緩頃刻則飈馭登山雖復控請已不聞汝當以先一日昏時賂廟吏入宿伺曉而禱不然必悮我事僕受戒而去既入廟憩於通天鼓架下久行倦困不覺睡熟及覺正門已開但見羽儀騎從赫奕甚盛初疑以爲廟令歸騶耳而念常日不如此既乃聖帝乘輿出徑詣東廂采訪殿韓君乃荷械行於後回首顧僕而東僕知不及事猶焚香既畢歸復命妄云如所敎韓責之曰汝臥於鼓下我實見汝安得妄言欺我耶自是才月餘而卒辛幼安說

輟耕錄太師丞相脫脫之死蓋副區哈馬與其弟雪雪幷詹事頹哥失里等所以擠陷之也哈兄弟得侍上帷幄而頹在東宮爲近侍故哈黨頹而私相誓曰若太師去位後我能作右相則左相必詹事矣既而入中書又虞頹來其權不顓奏除宣政使而以弟雪爲御史大夫頹殊失所望未幾哈得罪杖死雪亦仰藥死初頹有侍從人亦曰桑哥失里止桑頹一字之異耳服勞執事得頹意頹舉充院宣使一日奄然長

逝經日乃醒云方坐臥室榻上見二卒自外躍入導之往都城隍廟轉發嶽祠祠吏曰來矣可亟解去旋又行入祠西北隅大林內有殿宇若王者居入拜殿下已仰視之則太師也太師曰我所攝者院使也於汝無預因俾左右引之觀幽囹見哈兒弟括髮闘械顧桑泣下及出太師謂曰汝可卽歸此非人間世也退而覺恍若一夢然明日同寅有來約往院使家桑辭疾且曰君幸毋泄吾恐院使不久生矣衆問其故告以詳皆相顧驚愕曰昨日院使將上馬以體少不安而入豈遽至此乎語未終有報院使已暴卒近見浙西憲司經歷何伯大所說甚悉此特其略耳

應之紹才錢塘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於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爲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曰一再詣問九月四日又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一夕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瑀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訃其母若弟於海

寧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嶽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於祠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爲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嶽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答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也爲其妻妒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爲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記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爲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卽詣紫虛拜懇太無於牀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訴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

釋仍躬禱嶽祠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城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兄同所見如太無夢今雖小甦猶憒憒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卽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訃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語怪昔年兗州有人家贅壻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於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爲謾衆而已神固何知行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林則皆死矣而其陰根交接粘著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東嶽泰山之神部雜錄

北夢瑣言鄧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入泰山廟謂神曰與仙作第三兒得否歸家踰月而殂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蠡海集神明降誕以義起者也東嶽生於三月廿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含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位也

東嶽泰山之神部外編

龍魚河圖泰山姓圓名常龍泰山將軍唐巨

孝經援神契泰山天帝孫也主名人魂

五嶽眞形圖東嶽歲崇

神仙傳太眞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羅字勃遂事元都太眞有子名三天太上府司直總糺天曹之違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以不親局職降主事東嶽退眞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覘之

勵其後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過臨淄縣小吏和君賢爲賊所傷殆死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即令服之登時而愈君賢乃易姓名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石室中有金牀玉几珍物奇偉人跡所不能至後授明生長生之方而去

搜神記後漢胡毋班嘗至泰山之側忽於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毋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毋班乃入閤拜謁主爲設食語毋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毋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毋班曰輒當奉書不知何緣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毋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慇懃臨別謂毋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

毋班毋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毋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遣報毋班語訖如厠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毋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讁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毋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死生異路不可相近幸無所惜毋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毋班惶懼復詣泰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輙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卽勅外名毋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名而食之耳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毋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元怪錄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

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顏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俟刑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泰山君呼君爲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愼牒曰董愼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平疑獄須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印甚分明後署曰倨愼謂使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謂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囊內愼其中負之出兗州郭因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愼兩目愼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愼追董愼到使者曰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祕恐或漏洩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愼追董愼取左曹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愼也便令寫出抉去目泥賜青縑衫魚須笏豹皮靴文甚斑駮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藉君公正故有是請今有閩州司馬令狐實等六人寘無間獄承天曹符以實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遞減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爲罰疑惟輕亦令量減一等餘

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愼曰夫水照姸蚩而人不怨者以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慝然愼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當州府秀才張審通辭彩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名之俄頃至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爲我辭卽補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愼各給一元狐每出卽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奸行令狐實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翥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儻開遞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錄獄仍錄狀申天曹卽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又元化匱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懲罰府君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爲判辭使我受譴卽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無所聞審通訴曰乞更爲判申不允卽甘當再罰府君曰君爲我去罪卽更與君一耳審

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無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僞喪眞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以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閱實用得平均令狐實等並請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曰再省所申甚爲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實程翥等並正法置處府君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擘之爲耳安于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愼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二十一年矣即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欻如寫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愼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覺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鶏冠秀才者愼初思府君稱鄰後方知倨乃鄰字也

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元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故白雀之嗣不產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泰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廣異記高祖將封東嶽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問華山道士李播爲奏玉京天帝播淳風之父也因遣僕射劉仁軌至華山問播封禪事播云待問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謁庭下禮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禪如何府君對曰合封後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時仁軌在播側立見府君屢顧之播又呼廻曰此是唐宰相不識府君無宜見怪既出謂仁軌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錄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廻處分耳仁軌惶汗久之播曰處分了當無苦也其後帝遂封禪

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于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崇儼驚曰此端午日款關而厲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氏再拜具問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爲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眞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入別室侍妝梳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雙陸候妝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速妝已緣眷戀故人尚且悲淚有頃聞人款門云是上利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即遣還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復其辭甚惡須臾又聞款門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乙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懼色

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惟盧氏獲存三使送還至堂上見身臥牀上意甚悽恨被推入形遂活

傳奇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于林藪書堂之畔泉石清雅時夜將午忽飄異香俄有輜軿自空而降直湊簷楹見一仙姝侍從華麗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伏見郎君神儀濬潔襟量端明特謁光容願持箕帚陟正色曰某家本貞廉性惟孤介不敢當神仙降顧後姝又至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頹花木不停薤露非久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托必遣君壽例三松瞳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陟怒目而言曰我處書齋不欺暗室是何妖精苦相凌逼無更多言倘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況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曰我所以懇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況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嗚呼此子大是忍人留詩而去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泰山所追束

以大鎖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泰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狀曰不能于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往雖執迷操性堅潔實由朴戇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

大唐奇事廉廣者魯人也因採藥於泰山遇風雨止於大樹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隱士問廣曰君何深夜在此乃林下共坐語移時忽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廣唯唯乃曰我與君一筆但密藏焉卽隨意而畫當通靈因懷中取一五色筆以授之廣拜謝訖此人忽不見爾後頗有驗但祕其事不敢輕畫後因至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又知其事致廣至欲酒從容問之廣祕而不言李苦告之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知之亦堅命之廣又於趙廨中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

戰其夕兩處所畫之鬼兵俱出戰李及趙既見此異不敢留遂皆毀所畫鬼兵廣亦懼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請廣畫廣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靈傳得畫法每不敢下筆下筆往往爲妖幸恕之其宰不聽謂廣曰畫鬼兵即戰畫物必不戰也因命畫一龍廣勉而畫之筆纔絕雲蒸霧起飄風倏至畫龍忽乘雲而上致滂沱之雨連日不止令憂漂壞邑居復疑廣有妖術乃收廣下獄窮詰之廣稱無妖術以雨猶未止令怒甚廣於獄內號泣追告山神其夜夢神人言曰君當畫一大鳥叱而乘之飛即免矣廣及曙乃密畫一大鳥試叱之果展翅廣乘之飛遁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尋復見神謂廣曰君言泄於人間固有難厄也本與君一小筆欲爲君致福君反自致禍君當見還廣乃懷中探筆還之神尋不見廣因不復能畫下邳畫龍竟爲泥壁

集異記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

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樹從者爭掩捉王祐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却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曰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于殿西南以彈弓斲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名之前曰何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君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于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脚噬其膚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猶在殿堦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似欠嚏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柏悄然嚴靜乃薦奠而廻見納納呼入臥內問王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樗蒲投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噬吾足於是舉足乃祐所噬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名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

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爲臣之辜也蓋不得已如何今日復奚言也

耳目記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嘗患背疽衆醫莫能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現形留連顧問瑤祖因叩頭泣血願垂矜憫嶽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廣爲不道淫刑濫罰致寃魂上訴所患背瘡蓋鞭笞之驗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無能宥之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洎歸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瑤祖具以泰山所覩之事白于主公夫人問何以爲驗瑤祖曰某當在冥府之中亦慮歸之不信請謁主公備窺縲紲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以示吾家其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所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

冥報錄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泰山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幷諸子等皆現形像張遍拜訖至第四子旁見

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賦詩舉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宦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曰向見兄垂顧故來仰謁又曰兄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在途有災不須復去也張不從執別而去行百餘里張又同伴夜行被賊刦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決杖數十其賊髀膊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曰兄還之日于此相呼也

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迴凌空侍衛嚴峻有同王者張既入四郎云須參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經十餘重門趨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見府君絕偉張戰懼不敢仰視判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與吾兒交游深爲善道宜停一二日讌聚隨便好去郎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奏樂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三宿張至明日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

妻于衆官人前荷枷而立張還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卽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去下陛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名錄事錄事諾云乃須夾此案于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常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卽死遂放令歸家張與四郎涕泣而別仍云惟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怪懼走至家中卽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殯張卽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妻忽起卽坐囅然笑曰爲憶男女勿怪先行于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兗州人說之云爾

法苑珠林唐坊州人王懷智顯慶初卒其母孫氏及弟懷善懷表並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經七日背上已爛而蘇云在地下見懷智見任泰山錄事遣此人執筆口授爲書謂之曰汝雖合死今方便放汝歸家宜爲我持此書至坊州訪我

家白我母曰懷智今爲泰山錄事幸蒙安泰但家中曾貸寺家木作門此既功德物早償之懷善將死不合久住速作經像救助不然恐無濟理此人既蘇卽齋書特送其舍所謂家事無不暗合至三日懷善暴死合州道俗聞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勳衞侯智純說之

眞靈位業圖玉淸三元宮第二左位司命東嶽上眞卿太元眞人茅君諱盈字叔申

第六左位岱宗神侯領羅酆右禁司鮑元節

地仙散位賈元道李叔勝言成生傳道流四人並隷司命主察試學道者在泰山

泰山君泰顗字景倩爲四鎭領鬼兵萬人有長吏司馬復有小鎭數百各領鬼兵數千人

洞天福地記十洞天第二委羽洞周廻一萬里名大有虛明之天在兗州東嶽光明景耀妙異不可備陳太上列上眞之封掌之

雲笈七籤東嶽泰山君領羣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也血食廟祀所宗者也世俗所奉鬼

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歸泰山受罪考焉

東嶽泰山君羅浮括蒼佐命

泰山君服青袍戴蒼碧七稱之冠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從羣官

睽車志太山府君家撒帳錢大如盞四十鬼不能舉

一

玉堂閑話兗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神祠者巫云天齊王之愛子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儼若侯王即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天齊朱梁時葛周鎮兗部署舉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躃地悶絕久之舉族大悸即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夢寐恍惚常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欠伸呵嚏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逡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

同宿久之婦卒

氏族博攷東嶽姓元丘名目陸

岱史道經曰五嶽之神分掌世界人物各有攸屬岱泰山乃天帝之孫羣靈之府主世界人民官職生死貴賤等事

五嶽記曰東嶽泰山嶽神天齊王領仙官仙女九萬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十三卷目錄

南嶽衡山之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一則

漢 武帝元封一則　宣帝神爵一則

魏 文帝黃初二則

晉 成帝咸和一則

宋 孝武帝大明一則

梁 武帝天監一則

北周　武帝建德一則
唐　太宗貞觀一則　元宗開元二則　天寶三則
宋　太祖乾德二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眞宗大中祥符二則　神宗熙寧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金　世宗大定一則
元　世祖中統一則　至元二則
明　太祖洪武四則　成祖永樂一則　英宗正統一則　憲宗成化一則　世宗嘉靖一則　穆宗隆慶一則　神宗萬曆一則　熹宗天啓一則　愍帝崇禎一則
皇清　順治一則　康熙一則
南嶽衡山之神部彙考二
唐書（天文志）
老子中經（熒惑星治霍山）
南嶽衡山之神部藝文一
祀衡嶽祈雨文　明韓重
祀衡嶽文　陳省
衡嶽文　羅洪先
南嶽衡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唐韓愈

謁南嶽

望南嶽

宋范成大

明楊基

南嶽衡山之神部紀事

南嶽衡山之神部雜錄

南嶽衡山之神部外編

西嶽華山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黃帝一則）

陶唐氏（帝堯一則）

秦（始皇一則）

漢（武帝元封一則　宣帝神爵一則）

魏（元帝咸熙一則）

北魏（明元帝泰常一則　文成帝興安一則　孝文帝太和一則）

隋（煬帝大業一則）

唐（高祖武德二則　元宗先天一則　開元六則　天寶二則　肅宗上元一則　僖宗乾符一則）

宋（太祖乾德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眞宗大中祥符三則　哲宗元祐一則）

金（世宗大定二則）

元（世祖至元二則　仁宗延祐一則）

明（太祖洪武三則　惠宗建文一則　成祖永樂三則　仁宗洪熙一則　宣宗宣德一則　英宗正統六則　代宗景泰二則　英宗天順二則　憲宗成化六則　孝宗弘治五則　武宗正德一則　世宗嘉靖三則　穆宗隆慶二則　神宗萬曆一則）

皇清（順治二則）

西嶽華山之神部彙考二

唐書（天文志）

雲笈七籤（白帝）

華嶽全集（西方七宿）

西嶽華山之神部藝文一

太華山讚　晉郭璞

華嶽銘序　傅元

上西嶽書　唐李靖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鄴

拜嶽言　陳黯

謁華山嶽廟賦　姚幹

修西嶽廟碑銘　宋楊昭儉

祭西嶽文　明朱誠泳

地震祭文　章元應

西嶽華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送楊尚書祭西嶽　唐姚合

華山廟　張籍

雨後過華嶽廟　李山甫

賦得明星玉女壇送廉察尉華陰　王翰

西嶽宮　明王履

西嶽華山之神部選句

神異典第二十三卷

南嶽衡山之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命舜攝位以歲五月祭南嶽

按書經虞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岱禮

（傳）南嶽衡山（疏）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

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註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

漢

武帝元封五年祭南嶽

按史記武帝本紀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注　徐廣曰元封五年

按衡岳志時帝將封五嶽以衡山遠故以天柱代之耳

宣帝神爵元年詔歲祠南嶽灊山於灊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改元神爵令祠官以禮爲歲事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南嶽灊山於灊使者持節侍祠一禱而三祠云

魏

文帝黃初二年祀南嶽

按三國志魏文帝本紀黃初二年初祀五岳

黃初三年禮南嶽

按衡岳志黃初三年禮南嶽沈瘞珪璋

晉

成帝咸和八年祭南嶽

按晉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衡岳志咸和八年祀南嶽遣百戶吏卒以奉其事時神州傾覆惟南嶽獨在封內舊臺遷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以後又復隳替

宋

孝武帝大明七年詔祭南嶽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七年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丙辰詔曰江漢楚望咸秩周禋禮九疑於盛唐祀蓬萊於渤海皆前載流訓列聖遺式霍山是曰南嶽實維國鎮韞靈呈瑞肇光宋道朕駐蹕於野有事岐陽瞻睇風雲徘徊以想可遣使奠祭

梁

武帝天監　年定以孟春仲冬祠南嶽

按梁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衡岳志梁武帝天監中令衡陽郡置南岳宰祀三人以孟春仲冬祠之

北周

武帝建德元年以慈利爲北衡州祀天門山爲南嶽

按周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衡岳志云云

唐

太宗貞觀　年定祀南嶽衡山於衡州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衡岳志唐太宗制以五郊迎氣之日祭五岳貞觀中定祀南岳衡山於衡州

元宗開元十三年封南嶽爲王立眞君祠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衡岳志開元十三年封南嶽爲司天王秩加三公一等是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有上清眞人降住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元宗奇其說勅五岳皆置眞君祠

開元二十五年祭南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五年十月戊申勅令國子監祭酒張說祭南嶽

天寶三載遣使祭南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寶三載四月丙辰詔令少府監李知柔祭南嶽

天寶五載春正月封南嶽爲司天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云云

天寶十載遣使祭南嶽司天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寶十載二月己亥遣嗣魯王宇祭南嶽司天王取三月十七日庚子致祭

宋

太祖乾德元年遣使祭南嶽

按宋史太祖本紀乾德元年夏四月乙酉遣使祭南嶽　按禮志太祖平湖南命給事中李昉祭南嶽繼命有司製諸嶽神衣冠劒履遣使易之

按衡嶽志建隆四年平湖南命李昉祭南嶽（按是年改元乾）

德

乾德六年七月復南嶽祠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玉海云云

按衡嶽志乾德六年始定南嶽常祀時有司言祀官所奉止四嶽今按祭典請祭南嶽於衡州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祀南嶽於衡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隷之州其後立夏日祀南嶽衡山於衡州

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定祀南嶽於衡山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祕書丞董溫其言漢以霍山爲南嶽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禮官言雖前漢嘗以霍山爲南嶽緣今嶽廟已在衡山難於改制其霍山如遇水旱祈求及非時準別勅致祭卽委州縣奉行

按衡嶽志大中祥符二年秋八月祕書丞董溫其議南嶽祀衡山從之

大中祥符四年詔加南嶽帝及后尊號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夏五月乙未加上五嶽帝號作奉神述　按禮志五月乙未加上南嶽曰司天昭聖帝命翰林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崇飾神像之禮其玉冊制如宗廟謚冊帝自作奉神述備紀崇奉意遣官致祭畢奉玉冊袞冕置殿內又加上五嶽帝后號南曰景明遣官祭告

神宗熙寧九年遣使祭南嶽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熙寧九年十二月以安南行營將士疾病者衆遣同知太常禮儀院王存詣南嶽虔潔致禱仍建祈福道場一月

徽宗政和三年詔以祭五帝日祭南嶽衡山於潭州界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衡嶽志云云

金

世宗大定四年定以立夏望祭南嶽

按金史世宗本紀大定四年六月庚午初定祭五嶽四瀆禮　按祭祀志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

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立夏望祭南嶽衡山

元

世祖中統二年遣使祭南嶽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二年秋七月乙丑遣使持香幣祀嶽瀆　按禮志自中統二年始以南嶽爲南道遣使二人漢官蒙古官出璽書給驛以行

至元三年定南嶽祭日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三年秋七月丙午遣使祭五嶽四瀆　按祭祀志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三月南嶽立夏日遙祭衡山

至元二十八年加上南嶽封號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丁酉詔加嶽瀆四海封號各遣官詣祠致告　按祭祀志二十八年春二月加上南嶽司天大化昭聖帝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南嶽神號

按明會典洪武三年正嶽鎮諸神號南嶽則稱南嶽衡山之神

按衡嶽志洪武三年革昭聖帝號稱南嶽衡山之神七月遣尚寶館大使胡鉉致祭

按南嶽記餘高皇帝祝文曰神有歷代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槩不敢加號

洪武七年定祭南嶽衡山於湖廣衡州府

按明會典云云

洪武十年遣使祭衡嶽

按衡嶽志洪武十年遣晉國公李文忠禱祭衡嶽

洪武二十八年遣使祭南嶽

按衡嶽志洪武二十八年遣神樂觀道士樂本然監生王濟祭南嶽

成祖永樂五年遣使祭南嶽

按衡嶽志永樂五年以征安南黎賊遣監生張禮祭衡嶽

英宗正統九年以久旱遣侍讀周敘禱南嶽

按衡嶽志云云

憲宗成化六年以地震遣祀南嶽

按衡嶽志云云

世宗嘉靖十一年以儲宮未立禱南嶽

按衡嶽志云云

穆宗隆慶三年以水災遣巡撫姜廷頤祭南嶽

按衡嶽志云云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以登極遣祀南嶽

按衡嶽志云云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以登極遣給事曾某祭告南嶽

按衡嶽志云云

愍帝崇禎二年己巳遣顧侯祀南嶽

按衡嶽志云云

皇清

順治八年

按衡嶽志順治八年辛卯遣內翰林弘文院侍讀學士白引謙祭告南嶽

康熙元年

按衡嶽志康熙元年壬寅遣太常寺少卿王引祚祭告南嶽

南嶽衡山之神部彙考二

唐書

天文志

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星位焉

老子中經

熒惑星治霍山

南極者一也仙人之首出也上上太一也天之侯王太尉公也主諸災變國祚吉凶之期上爲熒惑星下治霍山

南嶽衡山之神部藝文一

祀衡嶽祈雨文　明韓重

惟神毓秀鍾靈聳峙南土奠安之功民物允賴今春以來天時亢暘雨澤少降五穀未能播種黎庶實切憂惶重等夙夜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致禱祈惟神矜憫下民斡旋大造早霈甘澤以滋禾稼以濟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

祀衡嶽文　陳省

於維五岳秩祀百王屹此衡山實鎮炎方祝融摩漢

紫蓋熒煌七十二岫斗牛之傍望盡荊楚呑吐瀟湘爲雲爲雨爲燠爲暘有虞巡狩祀事實將茫茫禹跡玉簡中藏我奉帝命特巡其疆陟彼絕巘白雲飛揚豈曰游衍亦曰祈禳惟嶽有神峻極彼蒼永奠南祀徼福炎荒神其鑒我來格馨香

衡嶽文

羅洪先

洪先自有知聞世有五嶽地之鉅者也及知有所嚮則聞觀五嶽者人之達者也已而仕于朝始聞五嶽之事甚嚴而南嶽獨爲最遠非有天子之命雖王公大人不可以往非有禱謁之事雖牲帛不可以獻惟不仕于朝則又拘于地限于力或有幸而得至必其時之偶者也洪先今爲田野之民於分無所嚴鄰南嶽封壤越八百有餘里載跋涉歷旬朔而後至又不可謂偶蓋於達人之觀竊有志焉未能也夫天垂象地示形至教莫加焉嘗聞人譚南嶽祝融峰之上獨立無伍人之仰日月者至此則見其出入海竅如彈丸跳躍於肘袂其雲霧涌坌風力剛烈扃戶不密卽几席皆漭瀁之區而又千巖萬壑突見前出斬絕深

伏臨之使人心眩而膽悸夫積不厚則所出不奇蔽障不盡撤則所見不極遠自古聖云亡至教日墜不可易者惟象與形耳今將徜徉七十二峰之間求所謂積厚者睎培塿爲何若而極其所止窮其所變以及吾身之所有者果同耶異耶聞之與見果盡耶未盡耶抑未盡者將陰啓而默授之必有待乎其人則洪先豈所棄乎是故雖非牲幣亦可以獻矣

南嶽衡山之神部藝文二　詩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唐韓愈

五嶽祭秩皆（一作比）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一作晴）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淨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一作晴）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趨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傴僂薦脯酒欲

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暎雲朣朧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謁南嶽　宋范成大

湘中固多山夾岸萬馬屯坡陀無敢高似遜喬嶽尊曉投望雲亭衆丘拱牆藩濃嵐忽飄蕩積翠浮雲端天柱已峻極祝融更高寒紫蓋鬱當中岡勢洶崩奔峙爲赤帝峰下直宮壖垣角樓捧雙闕圓方模九閽炎符撫中興南正實司天草木薰協氣山林奠神姦妥靈有備物龍卷鸞旗軒走黍桂林伯與神俱南轅上謁禮亦宜爲國憂元元心空禍福相古井寒無瀾杯珓不用擲但願歸田園相傳壁畫好拂拭塵埃昏弓刀立壯士劍珮班靈官後宮行樂處窈窕千雲鬟錦地舞月晝珠櫳侍春閒武氏筆已絕梗槩猶清妍旋車闖廟去頗厭山市喧勝果招客遊徑排集賢關梵皮絢雜組錫杖鏘古鐶避雨勝業閣晚晴留凭欄

石廩映岣嶁望眼增孱顏上封眇孤絕南臺半雲煙碧岫有靈藥朱陵巢洞仙病倦懶幽討山僧鐫我頑松樛唐季枝柏踞隋初根奇事不勝紀重遊當細論

望南嶽

明楊基

我從匡廬來但覺諸山低嵯峨望衡嶽雲霄與之齊下有赤蛇蟄上有朱雀棲仰瞻祝融拔俯揖紫蓋迷五嶺皆培塿三江爲涔蹄巍然南服尊嵩霍相提攜封秩崇君稱諸神咸朝隮丹書篆寶冊萬古封金泥百王重祀典亦繰藉玉珪自非精靈通牲帛勞焚齋余方向遠道無由陟層梯蒼蒼烟霞中喔喔聞天鷄緬思昌黎伯恭默開雲霓靈貺自昭格誠敬良可稽斯人久云沒感念徒含悽

南嶽衡山之神部紀事

北夢瑣言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毗沙門天王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爲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斗起倒檣絕纜沈溺在卽遽起悔過令撤詩版然後已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諠譟連名希振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範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廻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祕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時而卒

談苑華山下有南嶽行宮祈禱甚盛雲臺觀常以道士一人主之有一道士以施利市酒食畜婦人巡檢姓馬者知而持之共享其利一夕道士夢爲官司所錄送五道將軍殿中幷追馬勘鞫獄具各決杖七十既寤覺脊間微痛潰而爲瘡自知不祥亟往詣馬馬亦在告矣問其夢中所見皆同馬亦疽發於背二人俱卒

衡嶽志明太祖夜夢一人偉貌修髯俯伏階下曰臣來輔陛下上問卿何人對曰臣衡嶽神也詰旦上幸國學命諸生開講時茹瑺應講偉貌修髯與夢中所見無異上詢其籍亦對曰小臣衡山人也上奇其與

夢相符遂擢用之後立永樂朝官至兵部尚書封忠誠伯於本縣祠祭三百年不絕

嶽帝之靈有求必應明季癸未歲有當陽徐子龍者寓衡爲獻賊掠於園中默許玉皇尊經一藏久未酬還因謁嶽叩禱於聖帝是夜夢中神人告語曰有李姓者爲汝了心愿逮丁亥歲二月初盧黃兩鎮搆釁衡郡鼎沸道人李常庚爲之排解士民咸曰李道人爲兩營講和子龍因而訪謁言及往事遂於九仙觀設壇諷誦訖至壬辰歲亂兵橫馳子龍攜妻女蕭氏等潛身草莽中窘甚復許玉皇經一藏保全無恙亦在九仙觀諷誦完先年衡郡火災左右前後皆燬而子龍獨無患闔郡稱異叩其故曰此人諷過玉皇經兩藏也嶽帝顯報如此今郡南關天成館是

南嶽衡山之神部雜錄

韓愈送廖道士序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

客座新聞衡神祠其經緜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株眞神幻佳境宜其靈妥神安永久無虞

南嶽衡山之神部外編

龍魚河圖衡山姓丹名靈峙霍山將軍朱丹

五嶽眞形圖南嶽崇壘

聞奇錄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卽必應之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彩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名

妾妾願事箕帚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入顏室眞眞乃泣曰妾南嶽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却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彩灰酒覩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

墉城集仙錄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眞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乃一大石方可丈餘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震是夕羣僧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僧既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

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明有遠村至者云十僧中九僧爲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往

太平廣記元和初有元徹柳實者居於衡山二子俱從父爲官浙右李庶人連累各竄於驩愛州二子共結行李而往省焉至於濂州合浦縣登舟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子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颶風欻起斷纜漂舟入於大海莫知所適擺簸數四幾欲輕沈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子愁悶而陟焉周覽之次忽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盒持金爐而來二子見之前告以實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於島上二子並拜而泣告尊師憫之曰子可隨此女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眞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笄衣

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流膩絶二子告以姓氏夫人哂之曰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拜遂還坐命飛觴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尊師會畢告去囘顧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乃不難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夫人贈以玉壺一枚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遞相交遶爲橋之柱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吾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强爲之行遂襟帶間解一琥珀盒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爲子其來久矣聞南嶽回鴈峰使者有事於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望二君子持此盒至回鴈峰下訪使者廟投之當有異變倘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自當有報効耳愼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

師師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耳當自遇之遂與告別橋之盡即昔日合浦維舟處回視已無橋矣二子詢之時已一十二年驩愛二州親屬已殞謝矣二子達家妻各謝世已三晝家人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亾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厭人世覩妻子喪不甚悲慼遂相與直抵回鴈峰訪使者廟以盒子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送南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盒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藥曰還魂膏而報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能塗頂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悶却歸因大雪見老叟負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覩樵擔有太極字遂禮之爲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峰自此得道不重見云

雲笈七籤昔黃帝遊觀六合後造神靈見東中西北四嶽並有佐命之山惟衡山峙立無輔乃與昌宇力

牧方明等章詞三天太上使霍山潛山爲南嶽儲君拜青城山爲丈人署廬山爲使者令總衡嶽以鼎鎭舉德眞而爲主儲君者衡山之副君也吳越人或謂霍山爲嶽其實非正也

南嶽衡山君領仙七萬七百人南嶽君服朱光之袍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眞之印乘赤龍從羣官

霍山南嶽儲君黃帝所命衡嶽之副主也領靈官三萬人上調和氣下拯黎民閱校衆仙制命水神是峻險之府而諸靈之所順也儲君服青錦之袍戴啓明之冠佩道君之玉策或乘科車或駕龍虎

潛仙儲君黃帝所命爲衡嶽儲貳時參政事今職似輔佐者也潛山君服紫光繡衣戴參靈之冠佩朱宮之印乘赤龍之車

青城丈人主地仙人是五嶽之上司以總羣官也丈人領仙官萬人服朱光之袍戴蓋天之冠佩三庭之印乘科車從衆靈

廬山使者秩比御史主總仙官之位蓋五嶽之監司使者服朱緋之袍戴平華之冠佩三天眞形之印亦

乘科車

氏族博攷南嶽姓爛名洋光

恆嶽志南嶽神姓崇諱嵩主世界星象分野兼水族魚龍之事

衡嶽志魏夫人碑云南嶽魏夫人華存學道久之感龜臺金母三元夫人馮雙禮朱紫陽來降教以神訣王母擊節而歌馮雙禮朱紫陽激雲璈而答歌南嶽夫人還王屋山王子喬等並降時夫人與四眞人爲賓主設三元紫柰

西嶽華山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黃帝封華山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

陶唐氏

帝堯命舜攝位以歲八月祭西嶽

按書經虞書舜典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

（傳）西嶽華山初謂岱宗

秦

始皇二十六年定西嶽之祀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自華以西名山曰華山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按本紀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

漢

武帝元封元年有事於華山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

宣帝神爵元年詔歲祀西嶽華山於華陰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改元神爵令祠官以禮爲歲事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西嶽華山於華陰使者持節侍祠一禱而三祠云

魏

元帝咸熙元年正月使使者以璧幣祠華山

按三國志魏元帝本紀云云

北魏

明元帝泰常八年遣使祠華山

按魏書明元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泰常八年正月幸洛陽遣使以太牢祠華山

文成帝興安三年遣有司修華嶽廟立碑

按魏書文成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文成皇帝即位三年正月遣有司詣華嶽修廟立碑數十人在山上聞虛中若有聲聲中稱萬歲云

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五月癸卯遣使祭華嶽

按魏書孝文帝本紀云云

隋

煬帝大業十年十二月幸東都過祀華嶽築場於廟側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云云

唐

高祖武德二年十月甲子祠華山

按唐書高祖本紀云云

武德三年四月丙申祠華山

按唐書高祖本紀云云

按舊唐書禮儀志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鎮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祭西嶽華山於華州

元宗先天二年封西嶽華山神爲金天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元宗乙酉歲生以華嶽當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華山神爲金天王

按華嶽全集唐封金天王懿號冊曰華山之神旣能興雲致雨而西方爲最貴矣軒轅皇帝遊焉以會神靈虞舜望焉以覲羣后爰因夏氏以迄隋室朝更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歲或缺所以報生植事神靈未嘗有怠其神祉休明災咎淫慝亦未嘗爽神祠在黃神谷口漢興光初遷於官道北建立宮庭祀事牲品視三公之禮

開元八年三月敕太常長官分祭華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云云

開元十年勒石華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開元十年因幸東都於華嶽祠前立碑高五十餘尺又於嶽上置道士觀修功德

開元十二年帝製嶽廟文使勒石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二年冬十一月庚申幸東都至華陰上製嶽廟文勒之於石立於祠南

開元十三年五月戊戌以親製西嶽碑示百僚有五色雲見於前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云云

開元二十三年羣臣請封華嶽不從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九月丁卯文武百官尚書左丞相蕭嵩等累表請封嵩華二嶽帝不從

開元二十八年羣臣請封華山不許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八年九月己丑邠王守禮率宗子左丞相裴耀卿率百

官僧道父老皆於朝堂抗表以時和年豐請封嵩華二山帝抑而不許

天寶三載四月丙辰遣宗正卿濮陽郡王祭西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云云

天寶九載詔封華嶽會災而止

按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九載正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封華嶽三月辛亥華嶽廟災關內旱乃停封

肅宗上元二年改封華山爲太山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云云

僖宗乾符五年敕封少華山爲佑順侯

按唐書僖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云云

宋

太祖乾德元年命製西嶽神衣冠劍履遣使易之

按宋史太祖本紀乾德元年五月甲寅遣使禱雨嶽瀆　按禮志太祖平湖南命有司製諸嶽神衣冠劍履遣使易之（按太祖本紀湖南平在乾德元年）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秋日祀西嶽華山於華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鎭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其後立秋日祀西嶽華山於華州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號西嶽神爲順聖金天王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眞宗封禪畢車駕至潼關遣官祠西嶽用太牢備三獻禮庚午親謁華陰西嶽廟羣臣陪位廟垣內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內諸神加號嶽神爲順聖金天王（按本紀眞宗封禪在大中祥符元年）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庚辰陝西旱遣使禱西嶽

按宋史眞宗本紀云云

大中祥符四年加上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又加上帝后號曰肅明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壬子出潼關渡渭河遣官祀西嶽乙丑加號西嶽夏五月乙未加上五嶽帝號作奉神述　按禮志五月乙未加上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命翰林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

度崇飾神像之禮其玉冊制如宗廟諡冊帝自作奉神述備紀崇奉意遣官致祭畢奉玉冊袞冕置殿內又加上五嶽帝后號西曰肅明遣官祭告

哲宗元祐元年遣官祭西嶽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祐元年十二月以華州鄭縣山摧命太常博士顏復往祭西嶽

金

世宗大定四年詔立秋日祭西嶽於華州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立秋日祭西嶽華山於華州

大定七年議改華嶽以范拱議仍舊制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大定七年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時太常寺官或取嵩高疏周都豐鎬以吳嶽爲西嶽范拱以爲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恆山之西舜居蒲阪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嶽祀也後遂不改

元

世祖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每歲祀嶽鎮之制七月土王日祀華山於華州界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加上西嶽金天大利順聖帝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仁宗延祐四年遣使祭西嶽

按元史仁宗本紀延祐四年十月壬寅遣御史大夫伯忽參知政事王貴祭陝西嶽鎮名山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西嶽神號遣使致祭

按明會典洪武三年正嶽鎮諸神號西嶽則稱西嶽華山之神

按華嶽全集三年遣尚書吏部員外郎李矩致祭西嶽

洪武十年八月戊申遣宋國公馮勝道士何公溥致祭西嶽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乙卯遣禮部主事廖亮等致祭

西嶽

按以上俱華嶽全集云云

惠宗建文四年七月丙申遣道士曾惟新致祭西嶽

按華嶽全集云云

成祖永樂四年七月甲子遣道士鄧全禮致祭西嶽

永樂五年五月戊辰遣監生劉純致祭西嶽

永樂九年遣戶部侍郎王彰致祭西嶽

按以上俱華嶽全集云云

仁宗洪熙元年遣鴻臚寺少卿趙泉致祭西嶽

按華嶽全集云云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乙亥遣應城伯孫傑致祭西嶽

按華嶽全集云云

英宗正統元年正月辛巳遣安遠侯柳溥致祭西嶽

正統二年遣華陰縣知縣王貫致祭西嶽

正統六年正月乙卯遣禮部右侍郎王士嘉致祭西嶽

正統九年四月癸卯遣翰林院編修呂原祭告西嶽

正統十年六月丁巳遣通政使司右參議湯鼎祭告

西嶽

正統十一年遣通政使司右通政王錫祭告西嶽

按以上俱華嶽全集云云

代宗景泰元年正月庚申遣工科給事中霍榮致祭西嶽

景泰五年遣左春坊兼翰林院侍講楊鼎致祭西嶽

按以上俱華嶽全集云云

英宗天順元年遣禮科給事中張璿致祭西嶽

天順五年遣大理寺寺丞丘晟致祭西嶽

按以上俱華嶽全集云云

憲宗成化元年二月丁卯遣吏科給事中李和致祭西嶽

成化四年五月丁丑遣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价祭告西嶽

成化九年四月甲子遣禮科給事中霍貴致祭西嶽

成化十三年六月乙巳遣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子俊祭告西嶽

成化二十年遣巡撫陝西都御史鄭時致祭西嶽十

月甲子又遣吏部左侍郎耿裕致祭

成化二十三年遣詹事府少詹劉健致祭西嶽

按以上俱華嶽全集云云

孝宗弘治元年遣成山伯王鏞致祭西嶽

弘治六年五月朔遣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宗彝致祭西嶽

弘治十年四月遣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進致祭西嶽

弘治十四年四月甲午遣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麟致祭西嶽

弘治十八年十月乙卯命巡撫陝西兼督理馬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一清致祭西嶽

按以上俱華嶽全集云云

武宗正德元年遣大理寺左少卿張鸞致祭西嶽

按華嶽全集云云

世宗嘉靖十七年七月遣華陰縣知縣唐寅祭謝西嶽

嘉靖四十年八月丁卯遣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裴紳致祭西嶽

嘉靖四十三年遣巡撫陝西都御史陳其學致祭西嶽

按以上俱華嶽全集云云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丙申遣寧晉伯劉斌致祭西嶽

隆慶二年八月丁酉命巡撫陝西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祉致祭西嶽

按以上俱華嶽全集云云

神宗萬曆十五年遣巡撫陝西都御史王琁致祭西嶽

按華嶽全集云云

皇清

順治十四年

按華嶽全集順治十四年二月己丑

皇帝遣整飭潼關等處兵備兼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司副使湯斌致祭於西嶽華山

順治十八年

按華嶽全集順治十八年閏七月二十五日

皇帝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時薦致祭於西嶽華山

西嶽華山之神部彙考二一

唐書　天文志

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

雲笈七籤　白帝

少昊爲白帝治西嶽上應井鬼之精下鎭秦之分野

華嶽全集　西方七宿

西方七宿按石氏星經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爲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司秋司金司西嶽

西嶽華山之神部藝文一

太華山讚　晉郭璞

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

華嶽銘序　傅元

易稱法象莫大乎天地天以高明崇顯而嶽配焉地以廣厚爲基而嶽體焉若夫太華之爲鎭也五嶽列位而存其首三條分方而處其中故能參兩儀以比德協和氣之絪縕故雲行與雨施興靁風以動物是

以古先歷代聖帝明王莫不燔柴加牲尊而祀焉於虞書則西巡狩至於西嶽而親祭焉於禮則大司馬掌其分域而大宗伯典其禮祀也

上西嶽書

唐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閤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神人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峩擅德肅爽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名位雄四嶽是以立像清廟作鎭金方遐觀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耳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已社稷陵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嶽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卽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妄據欲仗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傾濟世之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願告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

何神之有靈然後卽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橫之略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於華嶽明年同華連帥太傅許公罷藩邸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乂安中外咸若又明年宮闕復就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崇祀也始者內兵橫起右輔騷然警蹕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關輔徒爲扃鐍抗表奉迎莫迴天聽公卽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上言曰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順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異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乏名君之慮華當關右不遠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負出君之恥可以爲百辟會朝之地諸侯輸貢之府地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時也讜論確然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於再三嘉謨不聽忠言不納大事將去羣心洶然關內諸侯惟公獨任非神啓聖不能釋明主之疑非神祐忠不能壯純臣之節旣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言不

可復也由是天廻日轉龍起雲從乃睠是邦因駐清蹕上復交泰之道下無疑間之憂內難旣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殆於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百稔今則因公以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之豈筆舌所能論哉咸以公仗順討逆神寔佑之佑順之封非神莫尸璽書爰來牲幣以告是命下客書石誌之鄴耳目奇功縑緗具美授簡執筆略無愧辭姑錄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明報神以勸事君至於極天鎭地之崇固國經邦之力降神生賢之運仙峰靈掌之奇嶽有舊封國有常祀今茲紀述故不復云頌曰惟華之始因山以紀蓮峰東秀終南西峙少華居中不封不祀歲在丙辰暴兵中起天子震驚蒙塵旅次豈無近藩諸侯莫至惟我許公聞風奮臂一騎迎鑾六龍廻轡行朝有亭行廟有位宗戚以歸兵戎以弭爰立母后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家國大倫禮無違事祉旣啓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乃刻貞珉永證惇史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闕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乃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頫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耶官耶胡爲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肸蠁而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干霄拄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爲妄言者之箴

謁華山嶽廟賦

姚幹

沐蘭湯兮同之子采白蘋於南澗修府君之明祀祠肅肅兮山之下神萃萃兮凜千古辛夷楣兮葯殿房載雲旗兮駕虬虎澹閟宮之瀏佪紛進拜於軒宇靈連蜷兮既畱予蹁躚而屢舞願馨香而嘉薦豈神祇之或吐精享既周歷勝飛蹕東拓巨靈之掌北控長河之流殷其雷也寧示口於贔屭成其物也配祀典

於清秋豈徒三峯峻秀四面若削扇萬壑以雲騰飛長天而雨落將有開之必先實明神之攸作則神也無私正直自持禍淫福善幽鑒無遺余總角之年每專精於書圃泊乎既冠之日亦切磋於文詞謂一飛之摩昊胡十五之遊悲聞至誠之必應何功名之太遲豈媚竈而先獲寧守道之後時神乎神乎莫使心疑我后之文思望賢如調饑礪乃鋒刃以俟鹿鳴之時收片玉於宗伯冀神兮無我欺

修西嶽廟碑銘

宋楊昭儉

明星之下太華之疆聳躍萬仞神明一方兌曰麗澤秋爲白藏奠我西夏實流耿光爰有神明宅於喬嶽惟正直兮斯在故蒸黎兮所託我后所以搜墜典秩無文撤卑陋之舊制兮繚垣匝野構顯敞之新規兮高楹窣雲神兮神兮所當揚厥職而顯吾君禦災捍患兮福吾生民

祭西嶽文

明朱誠泳

維弘治七年歲次甲寅三月庚寅朔越二日壬辰嗣秦王誠泳敢昭告於西嶽華山之神曰天地間五嶽

並峙爲五方之宗巖巖華嶽實奠西土禮諸侯祭境內山川余小子欽承帝命嗣守秦藩華嶽之祀予實主之歲時玉帛將事望秩肸蠁潛孚灝靈如在乃今奉詔賜泳又得便道展拜廟於靈嶽之下尺寸之誠其敢隱於神哉予聞古之修祀事者有報有祈惟神作鎭能興雲雷名風雨斡運陰陽爲一方民物祛除旱澇疾苦夭閼不齊之患使宵旰無西顧之憂而予宗臣亦享太平之福者秋毫皆神賜也敢不一報獨念予德無似不能奉答休祉又不善攝養嬰於足疾藥連歲弗奏功且以踰壯及强之年而嗣裔未建簋簋之托疚然在懷嘗稽古傳記以英賢之產歸之嶽降夫金主生生生爲無窮兌澤物物沾其利予固無以媚於神然自神而言則爲祭主自廷命而言則均爲國主博濟之惠奚獨後予馨香如聞顧神默相使予氣血循軌精神內固勿藥有喜夢熊協吉此予夙夜而不能忘者也敢不以祈夫以民物所賴報神之賜而以予所願祈神之休是雖各舉其重者言之而實未始不相關也神其鑒之

地震祭文

章元應

維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正月庚戌朔越日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關內道右參政章元應謹率華陰縣縣丞等官張鑑等敢昭告於西嶽華山之神曰弘治辛酉月正元日二日環關輔屬境郡邑同時地震者三有聲如雷動搖官民屋廬朝邑一縣震動尤甚城垣樓堞公廨民居傾摧略半被壓死傷甚夥二日四日以至旬日仍震不已陵谷坼裂水泉湧出人民驚惶四散逃避露坐野宿無所依栖扶老攜幼啼聲載路訛言沸騰羣心惑亂城市鄉村爲之一空切維天道人事相爲感通災異之來必有所自蓋由元應等守土文武官僚平昔立心不端操持不謹職業不修軍民不恤財力不省公道不行刑法不中良善困窮無所控訴豪猾得志罔知懲戒民窮財盡而征斂不休假公營私而科罰不止嗟怨聲聞感傷和氣以致天道不順地道不寧當三陽開泰之時一歲春元之日而撼動如此一震不已而至於連震連震不已而至於泉湧變不虛生誠爲驚懼雖各洗濯瑕

疵痛自警省慰安人心撫恤災患然而誠微德薄未遂潛孚俯仰無措寢食不遑仰惟神明峻極爲靈廟食西土寶上帝之所付託下民之所仰望豈可坐視土宇搖撼室家摧壞人民顚沛而不加之意哉如或人事乖違民心愁怨和氣感傷凡有殃咎宜加於元應等守土官僚元元何辜橫罹患害所冀以皇天后土爲心以宗社生民爲念掌握機衡斡旋造化反禍爲福轉災爲祥奠撮土於杌隉之餘拯遺黎於傾覆之際務俾隤然而方者靜位乎下羣然而生者安處乎中息訛言定衆志紓宵旰西顧之憂解溝瀆倒懸之急斯神之貺也亦神之職也夫宮居而粒食者既獲所安則廟焉而血食者宜有所享神人相依萬世永賴者也嗚呼明有禮樂幽有鬼神陰陽表裏不可誣也惟神其鑒之謹告

送楊尚書祭西嶽　唐姚合

報功嚴祀典寵詔下明廷酒氣飄林嶺香烟入杳冥樂清三奏備詞直百神聽衣拂雲霞濕詩通水石靈何因逐騶騎暫得到岩扃

華山廟　張籍

金天廟下西京道巫女紛紛走似煙手把紙錢迎過客遣求恩福到神前

雨後過華嶽廟　李山甫

華山黑影霄崔嵬金天（缺二字）門未開雨淋鬼火滅不滅風送神香來不來牆外素錢飄似雪殿前陰柏吼如雷知君暗宰人間事休把蒼生夢裏裁

賦得明星玉女壇送廉察尉華陰　王翰

洪河之南曰秦鎭發地削成五千仞三峯離地皆倚天唯獨中峰特修峻上有明星玉女祠祠壇高眇路逶迤三十六梯入河漢樵人往往見蛾眉蛾眉嬋娟又宜笑一見樵人下靈廟仙車欲駕五雲飛香扇斜開九華照含情遲佇惜韶年願侍君邊復中旋江妃玉佩留爲念嬴女銀簫空自憐仙俗途殊兩情遠感君無盡辭君去遙見明星是妾家風飄雪散不知處故人家在西長安賣藥往來投此山綵雲蕩漾不可見綠蘿蒙茸鳥緡蠻欲求玉女長生法日夜燒香應自還

西嶽宮　明王履

西嶽行宮每每分金方元氣祇孤尊千秋像設嚴誰瀆萬劫兵殘歸自存肅肅陰風秋倍早沈沈雲樹日長昏杜陵老子何多累空憶眞源只漫論

西嶽華山之神部選句

唐杜甫封西嶽賦將陟西嶽覽八荒御白帝之都見金天之王旣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

閶闔隨侯西嶽望幸賦帝則少皞居神位則蓐收在祀

杜甫詩稍待秋風凉冷後高尋白帝問眞源

李白詩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又）明星玉女備灑掃

劉長卿詩金天有封廟松柏隱蒼然

韓愈詩日駕此迴轄金部取司刑

元張翔詩白帝眞源深固地金精灝氣遠浮天

明李攀龍詩蓮花直撲靑天色玉女常含白雪愁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十四卷目錄

西嶽華山之神部紀事

西嶽華山之神部雜錄

西嶽華山之神部外編

北嶽恆山之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帝堯一則）

周（總一則）

秦（始皇一則）

漢　武帝天漢一則　宣帝神爵一則

後漢　章帝元和一則

北魏　太宗泰常二則　世祖太延一則　太平眞君一則　高宗和平二則　高祖太和一則

隋　煬帝大業二則

唐　總一則　太宗貞觀一則　元宗開元二則　天寶三則

宋　太祖建隆一則　乾德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眞宗大中祥符二則　高宗紹興一則

金　世宗大定一則

元　世祖至元二則

明　太祖洪武四則　成祖永樂一則　仁宗洪熙一則　宣宗宣德一則　英宗正統二則　代宗景泰四則　英宗天順一則　憲宗成化六則　孝宗弘治六則　武宗正德三則　世宗嘉靖六則　穆宗隆慶一則　神宗萬曆二則　熹宗天啓一則　愍帝崇禎一則

皇清　順治三則

北嶽恆山之神部彙考二

唐書　天文志

恆嶽志　黑帝

北嶽恆山之神部藝文一

祀恆嶽文　北魏孝文帝
北嶽府君之碑　唐婁虛心
增號祭文　宋陳彭年
代祀北嶽記　元揭傒斯
錫告恆嶽文　明太祖
祈請恆嶽文　代宗
望祭恆嶽文　憲宗
祈請恆嶽文　同前
閱視告謁文　姚學敏

神異典第二十四卷

西嶽華山之神部紀事

周書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勅武祀華嶽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旣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靈奧嶽旣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晩

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彌偕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峰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於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隋書庶人秀傳秀高祖第四子也徙封於蜀漸奢侈違犯制度晉王廣爲太子秀甚不平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因以奏聞於是廢爲庶人幽內侍省下詔數其罪曰漢王於汝則弟也乃畫其形象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嶽神

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滅天理逆人倫欲免禍患其可得乎煬帝卽位禁錮如初

國史補衞公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出廟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

太平廣記張克勤者應明經舉置一妾頗愛之而無子其家世祝華嶽神禱請頗有驗克勤母乃禱神求子果生一男名最憐甚慧黠後五年克勤登第娶妻經年妻亦無子母亦祈禱之婦產一子而最憐羸弱更禱神求祐是夕母見一人紫綬金章謂母曰郎君分少子前子乃我所致耳今婦復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救也但謝其祭享而去後最憐果卒

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思悼不已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道傑又頗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云元方

於石州李仁師家爲男但爲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祈子乃改石家爲男又再受生日逼匆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

傳信記上車駕次華陰山見嶽神數里迎謁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鬒紫衣迎候陛下上顧笑之上至廟見神櫜鞬俯伏庭東南大柏樹下又名問阿馬婆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仍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尺天下碑莫比也

舊唐書裴寂傳寂家貧無以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嶽廟祭而祝之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以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耳

集異記賊臣張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壯年爲潼關卒屢被主將鞭笞因奉役至華州盛暑驅馳心不平過嶽祠遂脫衣買酒致奠金天王頭

言曰張光晟身負才器未遇知己富貴貧賤不能自料惟神聰鑒當賜誠告祀訖因極飲大醉晝寢於碑堂忽夢傳聲云喚張光晟迫蹙甚急即入一府署嚴邃異常導者云張光晟到拜跪訖遙見當廳貴人有如王者謂之曰欲知官祿但光晟拜相則天下太平言訖驚寤洽汗獨怪之後頻立戰功積勞官至司農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從已至開遠門忽謂同行朝官曰今日亂兵乃涇卒廻戈耳無所統正應大掠而過如今有主禍未可知朱泚久在涇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倘收涇卒扶持則難制矣計其倉皇未暇此謀諸公能相逐徑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諸公持疑光晟即奔馬詣泚曰人主出京公爲大臣豈是宴居之日泚曰願從公去命駕將行而涇卒已集其門矣光晟自將逃去因爲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戰常在其間及神慶之陣泚拜光晟僕射平章事統兵出戰大敗而還方寤神告爲徵矣

雲溪友議樂坤舊名冲累舉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罷舉東歸至華陰夜禱嶽廟以卜進退之計中夜忽夢

一青綬人檢簿書來報云來年有樂坤名已到冥簿不見樂冲也冲遂改爲坤來年如其說春闈後經嶽祈謝又祝官位主簿夢中稱官歷郡守而已乃終於郢州

續博物志劉少翁會數入太華山禮拜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兩嶽丈人授其仙道

稽神錄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復辛酉歲赴選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期意甚憂悶會豫章邸吏姓楊係鄉里舊知同宿於是因教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金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旣曙店嫗方逆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復失其所著鞋詰責童僕甚喧旣卽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嬉此卽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國將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倍歷然無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

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寇圍城三年彥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邑僞吳平江西復見還用登朝至戸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雲溪友議盧著作肇爲華州紇於公泉防禦判官遊仙掌諸峰歇馬於巨靈府忽寐夢在數間空舍中見一老嫗於大釜中燃火盧君詢其所由曰老人是華嶽神姥也又問釜中煑者何物母曰橡子也用此何爲母愀然曰食之也盧曰且兒爲五嶽神主厭於禱祀母食樹子豈無奉養之志乎母曰以鬼神之道雖有君臣父子禍福本不相及矣祈祭之所不呼字名者不得饗焉盧夢覺名廟祝令別置神母位常饌出省一分公宴則闕在家忽遺忘之噦咽而體中不快也雲溪子親聞范陽所述故書之

隨手雜錄越人朱彥弼至華陰震死其父朝夕泣告於天某此一子平昔無過今乃至此久之恍惚中聞

有言曰朱彥弼作醮西嶽廟乃用脂燭及便溺於殿角罪當死非枉也

華嶽全集嘉靖壬子少宰潼關盛公訥從同州馬文莊公讀書青柯坪時友人王別駕來賓授徒數人一日早餔後兩弟子以挺相戲忽踣其一地上往掖之死矣王昇入室內灌之湯液日將夕更不能活大懼妨試事馬文莊公偕盛公爲之禱嶽神於寥陽洞衆還復入室時盛公獨立室外見山項有月大丈許或起或下扶搖而來至道院中聲如乍雷光遂四散照耀牕壁皆白室中競出問狀盛公方述所見甦者忽大呼羣趨視之乃曰衆且退有白衣道人持藥藥我因大開其口如食藥狀復寂然無聲少頃能呻吟遂甦王猶驚疑因詰以所嘗誦讀者歷歷能道乃知月光白帝神也感異之靈如此

西嶽華山之神部雜錄

華嶽全集東峰左襟下爲玉女峰昔有人見玉女乘白馬入峰間故爲廟祀以禱祠則輒應固知金主肅殺未嘗不生生也卽制而不過謂非所以生之歟

雲臺觀址舊有三今之存者一焉且分爲兩區所祀神惟嶽神爲正餘皆非然華嶽山高谷空風甚緊非爲屏其戶則縣城當之矣故古人建置非無以也

古本云山之頂乃天眞降臨之地神仙聚會之鄉降現之事極多略序其一二曾先聞異香次觀瑞靄或

見千乘萬騎或見玉女金童或丫髻童子數百或羽服道士蹁千或見瑤幢而金傘或見絳節而霓旌或見騎龍騎虎人或見乘鳳乘鸞客或見金光滿地或見火欲連天或見紫霧騰空或見祥雲覆頂或聞金鐘鳴其降見不一或在最高峰上或於仙掌峰頭或集三公山或聚西元洞昔清虛眞人裴公隱於頂之西北峰上會降五靈元老中方大羅峰王母數現或衣黃裳戴金冠乘寶輦駕五色斑龍九頭上有羽蓋左右金童玉女仙官將吏莫窮其數後於現處建祠貞觀中山下建王母觀華山之西有一山名曰羅敷山大曆五年有天地水府三官降現又感代宗皇帝夢勑修斗官院至咸平中更爲承天觀

白羊峰每至三元八節及諸齋日卽有神燈或三二或五見於巖壁

西嶽華山之神部外編

龍魚河圖華山姓浩名鬱狩（又）華山君浩元倉華山將軍鄒尚

五嶽眞形圖西嶽善壘

老子中經日月者天之司徒司空公也使太白辰星下治華陰恆山

水經注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柏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容安之答曰之咸陽過鄗池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

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护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容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又見頃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

搜神記昔德化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數秩滿歸京僕馬壯健囊槖敦厚常先一程致頓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罇俎既竟有黃衫者一人據盤而坐僕連叱神色不撓張令至動問姓名曰某非人也蓋冥司送關中死籍之吏耳曰可得一觀乎曰窺亦何患於是解華囊出一軸其首云泰山主者牒金天府第三行書云貪財好殺前德化縣令張某即張君名也令見名泣告使者曰某年始強壯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且有何術得延其期使者曰今有仙官劉綱者謫居蓮花峰下唯足下匍匐徑往祈求奏章除此無計也吾聞昨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以利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峰下於是徑

往覩荆蓁蒙密川谷阻絶杳無能往令於是齋牲牢馳獻嶽廟又以千萬許之直往蓮花峰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一道士隱几而坐問張令曰腐骨殘肉魂亡神耗者安得至此令曰竊聞仙官能復精魂於枯骨致肌肉於朽屍既有好生之心豈無章奏之力哀請懇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緘而至則金天王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爲不應乃啓玉函書一通召使者焚香再拜以遣之經時天符乃降書曰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偷官榮今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爲奏章延求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緩刑宥過者元門是宗徇爾一吐全我弘化若其悛惡恕乃自新仙官覽訖謂令曰勉道歸塗無墜吾教令感拜辭舉足已失所在復尋舊道稍覺平易步十里餘見黃衣使者前賀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名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脚力夜卒於華陰乃爲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方以免報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請置予爲閽人則吾飽神盤飱矣便乃揮別入廟南柏樹三五步而沒

是夕張令駐車華陰計酬金天王愿所費二千乃語其僕曰二千可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有受祉於上帝而私於土偶人乎明旦乃乘而東去至於縣館見黃衫吏齎牒排闥而進叱令曰何虛妄若是今則禍無所逃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乃留遺書於妻子未盈半幅而終

宣室志陳少游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誡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計日不至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忽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大王王命名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旣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人據案而坐侍衞甚嚴徐謂趙曰吾有子壻在蜀數年欲馳使省視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命西使長安且有日期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也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辭不奉教惟大王察之

王曰徑爲我去當不至是自蜀還由長安未晚也卽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食飲憂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鬧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曲躬如朝謁禮頃有訴訟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旣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去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郡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輩甚多但以事機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以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置懷中耳趙卽以錢貯懷中輒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紙錢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數千錢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席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昔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遂爲金天王所迫爲親今我妻在與生人不殊向者力

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卽留趙一日贈縑數段以還書遣焉過長安遂達少游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禆將無懼卽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縑帛可用之趙拜謝而竟歸淮南而少游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游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游夢一人介金甲仗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游悸寤奇嘆之且久明日晨起話於賓僚卽命釋趙署爲禆將元和中猶在

逸史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過華嶽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次氣絶而倒惟心上微暖過歸店走馬詣華陰縣求醫卜之人縣宰曰華仙師善符術奉詔投龍迴去此半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馬奔馳五十餘里遇之李生下馬拜伏流涕具言其事仙師曰是何魅怪敢如此遂與先行謂從者曰鞁馱速馳來待朱鉢及筆至店家已聞哭聲仙師入見事急矣且筆墨及紙未來遂畫符焚香以水噀之符化北飛去聲

如旋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鞍馱到取朱筆等令遣左右爇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道符噴水叱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問之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忽聞敲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逡巡門外鬧甚門者數人細語於王耳王曰且發遣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正扼王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乃第三符也李生罄囊以謝葉師一無所取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

紀聞桃林令韓光祚攜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入廟門而愛妾暴死令巫請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請且免至縣當取光祚至縣乃名金工爲妾鑄金爲觀世音菩薩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適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騎不敢過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錢一千圖菩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

之光祚又以千錢名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遇人執猪將烹之工愍焉盡其錢贖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卽蘇曰已免矣適又見迎車騎轉盛二僧守其門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馬衝其騎所向顚仆車騎却走神傳言曰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益信內教

聞奇錄進士張偃者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前遇大雨於廟門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詣店遂入廟中門宿至四更聞金天視事之聲嗢喝甚厲須臾聞喚張偃來日午時行至某村爲赤狸虎所食偃聞之甚懼候庭下靜遂於門下匍匐而入自逼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來遂具以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名虎來須臾虎至金天曰與二大獸食而代偃虎曰寃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檢虎何日死有一吏來曰未時爲某村王存射死金天曰命張偃過所食時卽行及行至前路果見人喧鬧問之乃曰某村王存射殺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親往廟謝之

廣異記景雲中河南縣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稱三輔李朝趨府未歸王妝梳畢焚香閒坐忽見王門數人御犢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答曰華山府君使來奉迎辭不獲倉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李少府別揮淚而行死於階側俄而綵雲捧車浮空冉冉遂滅李自州還既不見妻撫屍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少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李磬折拜謁求見衛護其人坐牀上覓朱書符朱未至因書墨符飛之須臾未至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尋當得活有頃而王氏蘇李拜謝數十竭力贈遺人大笑曰救災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門不見王氏既寤云初至華山見王王甚悅列供帳於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樂畢方申繾綣適爾杯酌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俟畢會尋又一人乘赤雲大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嶽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結

歡言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嶽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耳自爾七年每至其日奄奄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寤說云靈帳瑇筵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環清泠香風斐亹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敘離別則涕零論新歡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湜既寤形貌流浹輒病十來日而後可有術者見湜云君有邪氣爲書一符後相見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罵云酷無行何以帶符爲小夫人姓蕭恩義特深涕泣相顧誡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湜問以官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

開元初有三衞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衣服故惡來白云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曰己非人華嶽第三新婦夫壻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爲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厚報遂

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于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女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教名左右虞候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說心怨二疋之少也將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慎無賤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既暮遥見東方黑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電掣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直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賣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嗤駭以爲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其錢先已鏁在西市三衛因問買所用丈夫曰公以渭川神嫁女

用此贈遺天下惟北海絹最佳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故來耳三衛得錢數月貨易畢東還青土行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故來謝恩便見青蓋犢車自山而下左右從者十數輩既至下車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眄迨不可識三衛拜乃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鬬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可仰報耳然三郎以君達書故移怒于君今將五百兵于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爲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鬼神懼鼓車君若坐于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卽時還京後數十日會元宗幸洛乃以錢與鼓者隨鼓車出關因得無憂

劉可大以天寶中舉進士入京出東都途遇少年狀如貴公子服色華侈持彈弓而行賓從甚偉初與可大相狎數日同行至華陰云有莊在縣東相邀往隨至莊所室宇宏壯下客於廳入室良久可大竊於中門窺覷見一貴人在內廳理事庭中囚徒甚衆多受拷掠其聲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懼欲去初少年將入謂可大愼無私視恐有相累及出曰適已咨白何

爾負約然以此不能復諱家君是華山神相與故人終令有益可無懼也須臾下食顧從者別取人間食與劉秀才食至相對各飽兼致酒敘歡無所不至可大求檢己簿當何進達今年身事復何如廻視黃衫吏爲檢有頃吏云劉君明年當進士及第歷官七政可大苦求當年吏云當年只得一政縣尉相爲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爲改吏去屢回怏怏惜其減祿可大恐鬼神不信固再求之後竟以此失職明年辭去至京及第數年拜滎陽縣尉而終

華州進士王勳嘗與其徒趙望舒等入華嶽廟入第三女座悅其倩巧而蠱之卽時便死望舒惶懼呼神巫持酒饌於神前鼓舞久之方蘇王怒望舒曰我自在彼無苦何令神巫彈琵琶呼我爲衆人笑而問之云女初藏己於車中適繾綣被望舒彈琵琶告王令一黃門搜諸婢車中諸女既不得已被推落地因爾遂活矣

博陵崔敏殼性耿直不懼鬼神爲華州刺史華嶽祠傍有人初夜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

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無所見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狀若王者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適嘉福云應舉之都其人云吾亦東行嘉福問其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數日至華嶽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須入廟鞫問君能入廟否嘉福隨入廟門便見翠幕雲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尋有敎呼嶽神神至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名關中諸神點名閱視末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少遠無預此議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扶幕見己婦懸頭在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名還見嘉福色惡問其故具以實對貴人驚云君婦若我婦也寧得不料理之遂傳敎名嶽神神至問何以取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判官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名今見書狀送貴人令持案來令左右封印之至天帝

所當持出己自白帝顧謂嶽神可卽放還亦謂嘉福宜速還還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可於靜室焚香我當必至言訖辭去旣出門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衣候氣頃之遂活後歲餘嘉福又應舉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惻然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爲料理嘉福焚香靜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問其故此是嶽神所爲誠可留也爲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須臾遂活崔問其妻初入廟時忽見雲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王使相迎倉卒隨去王見喜方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簿書云天配爲己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徒衆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命王遂引己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爲太乙神也（按此外編所錄多荒謬民）

（人奪人妻女法所不有嶽神爲此其誣已甚假有之亦山精木魅之冒竊者耳昔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則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是編存此禹鼎之意抑闢妖冶而好登山入廟者知所戒哉）

近代有士人應舉之京途次關西宿於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貴人奴僕數人云公主來宿以幕圍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遑遽未得移徙須臾公主車聲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戶寢不敢出公主於戶前澡浴令索房內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見某羣婢大罵公主令呼出熟視之曰此書生頗開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畢名之言甚會意使侍婢洗濯舒以麗服乃施絳帳鋪錦茵及他寢翫之具極世奢侈爲禮之好明日相與還京公主宅在懷遠里內外奴婢數百人榮華盛貴當時莫比家人呼某爲駙馬出入器服車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詣宅起居送錢億貫他物稱是某家因資鬱爲榮貴如是七歲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爲之娶婦某甚愕怪有此語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爲君婦君亦當別有婚媾某知非恩愛之替也其後亦更別婚而往來不絕婚家以其一往輒數日不還使人候之見某恆入廢宅

恐爲鬼神所魅他日飲之致醉乃命術士施符衣服中及其形體皆徧某後復適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門惆悵公主尋出門下大相責讓云君素貧士我相擡舉今爲貴人此亦于君不薄何故使婦家書符相間以我爲不能殺君耶某視其身方知有符求謝甚至公主云吾亦諒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勢不得住悉呼兒女令與父訣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即日出城某問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華嶽第三女也言畢訣去出門不見

錄異記進士崔生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擔一驢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幟戈甲二百許人若方鎭者生映樹自匿既過行不三二里前之導從復迴乃徐行隨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遲生因問爲誰曰嶽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應舉何不一謁以卜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健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健步約生伺之於門側入良久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見甚喜遂巡嶽神至立語便邀崔侍御入廟中陳設帳幄筵席

鼓樂極盛頊之張樂飲酒翟臨赴宴約敕侍者祇待于生供以湯茶所須情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握手話舊顏色憔悴衣服藍縷生曰丈人久辭人間何得至此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迫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投誠若得南山觜神祇即粗免饑寒此後遷轉得居天秩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爲道之侍御尋亦罷宴而歸謂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可余少頊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觜神似人間選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爲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迎奉生潛近伺之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命出牒補署俄爾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整生因出賀觜神泣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後一轉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姪莊當飄壞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爲姪護之五六月

必免此禍更有五百縑相酬須臾犇神驅殿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欻如夢覺出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迴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惟崔生莊獨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後船有絹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

王僩者少應通事舍人舉開元末入京至闕西息槐樹下聞傳詔聲忽見數騎狀如中使謂僩曰爲所宣傳眞通事舍人矣因以後騎載僩僩亦不知何人倉卒隨去久之至華嶽神廟中使置僩別院誡云愼無私視便爾入內僩獨坐聞棒杖楚痛之聲因前行竊窺見其婦爲所由繫頸於樹以棒栲擊僩悲愁佇立中使出見慘怛而問其故僩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遲延待歸之後即不能救君宜速還開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驛馬送王舍人俄見一狐來僩不得已騎狐而騁其疾如風兩日至舍騎狐乃其魂也僩本身自魂出之後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僩命開棺其妻已活謂僩曰何以至耶舉家歡悅後旬日本身方至外傳云

王郎歸失音已十餘日魂云王郎到矣出門迎往遂與其魂相合焉

神仙拾遺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勅之下佐於國而沈湎於酒汩沒風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所向拘礙幾爲磕仆聞袁天綱自蜀入秦善於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耶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於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沈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凋淪旦夕將死而不修省耶周亦懵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名汝即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

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鑪火鼎器牀榻茵薦宛如近所棲止沈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於身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并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局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已有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也如是貞觀中勑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裏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羣仙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

異聞總錄韋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酣遊三女院見其姝麗曰我擢第回當娶三娘子爲妻其春登第歸次渭北見一黃衣人曰大王遣命子卿愕然俄見車馬幢幢美麗夫人金章紫綬酬對旣畢擇日就禮後二十日韋曰可返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匹君

到宋州刺史必嫁女與君但娶之勿洩我事事露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議親遂娶之神女嘗訪子卿曰君新獲佳儷不可得新忘故後刺史女抱疾治療不效有道士妙解符禁曰韋郎身有妖氣此女所患自韋而得以符攝子卿鞫之具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曰罪雖非汝緣爲神鬼敢通生路因懲責之乃杖五下後逾月刺史女卒子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果如言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手更待何時從者拽子卿捶扑之其夜遂卒

雲笈七籤西嶽華山君領仙官玉女四千一百八華山君服白素之袍戴太初九流之冠佩開天通眞之印乘白龍

西嶽華山君地胏女几佐命

恆嶽志西嶽華山在華州華陰縣終南太白二山爲副嶽神姓姜諱出一主世界金銀銅鐵兼羽翼飛禽

北嶽恆山之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命舜攝位以歲十一月祀北嶽

按書經虞書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

按史記封禪書十有一月巡守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

周

周制以血祭祭北嶽

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注五嶽北曰恆山

秦

始皇二十六年令祠官奉祀恆山

按史記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十二曰太室恆山太山會稽浙山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嶽鴻蒙瀆山（按始皇本紀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

漢

武帝天漢三年祀恆山

按漢書武帝本紀天漢三年春三月行幸泰山修封還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按漢書地理志常山卽恆山）

宣帝神爵元年遣使祀北嶽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十三年改元神爵令祠官以禮爲歲事自是五嶽皆有常禮北嶽恆山於上曲陽使者持節往祠一禱而三祠云

後漢

章帝元和三年遣使祠北嶽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進幸中

山遣使者祠北嶽

按恆嶽志時帝遣使祀北嶽於上曲陽見黃白氣有神魚躍出十數

北魏

太宗泰常三年遣使祀恆山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北史魏明元帝本紀泰常三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祠恆山

泰常八年祀恆嶽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泰常八年正月南巡恆嶽祀以太牢

世祖太延元年立廟於恆嶽遣使致祭

按魏書世祖本紀太延元年十有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　按禮志太延元年立廟於恆嶽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幣

太平眞君十一年祀恆山

按魏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眞君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逕恆山祀以太牢

高宗和平元年祭恆嶽

按魏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恆嶽志和平元年春正月如中山過恆嶽致祭

和平二年遣使禮恆嶽

按魏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恆嶽志和平二年如中山遣使者用蒼璧牲牢禮恆嶽

高祖太和十八年親爲文遣使祭恆嶽薦牲玉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恆嶽志云云

隋

煬帝大業三年有事於恆嶽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　按恆嶽志云云

大業四年八月辛酉親祠恆嶽

按隋書煬帝本紀云云

唐

唐制歲祭北嶽恆山於定州

按唐書禮樂志五嶽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祭北嶽恆山於定州

太宗貞觀十九年親爲文祭北嶽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恆嶽志貞觀十九年親爲文以太牢祭北嶽於上曲陽一說唐貞觀間有石飛墮於曲陽因建祠自是祭嶽於祠

元宗開元元年封北嶽爲安天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恆嶽志云云

開元二十五年十月戊申命太子賓客王丘祭北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册府元龜云云

天寶元年十二月乙亥詔太常卿韋縚祭北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册府元龜云云

天寶五載春正月封北嶽爲安天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云云

天寶八載九月命太子詹事李旭祭北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册府元龜云云

宋

太祖建隆　年定祭北嶽於定州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圖書編宋初緣舊制祭北嶽恆山於定州

乾德元年製北嶽神衣冠劍履遣使易之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祖平湖南命有司製諸嶽神衣冠劍履遣使易之（按本紀湖南平在乾德元年）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冬祀北嶽於定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其後立冬祀北嶽恆山於定州

眞宗大中祥符四年加上北嶽帝號又加帝后號曰靖明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夏五月乙未加上五嶽帝號作奉神述　按禮志五月乙未加上北嶽曰安天元聖帝命翰林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崇飾神像之禮其玉冊制如宗廟謚冊帝自作奉神述備紀崇奉意遣官致祭畢奉玉冊袞冕置殿內又加上五嶽帝后號北曰靖明遣官祭告

大中祥符八年三月製北嶽醮壇文刊石於廟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云云

高宗紹興七年詔以立冬日祭北嶽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七年五月壬申命禮官舉嶽鎮海瀆之祀

按恆嶽志紹興七年詔以立冬日祭北嶽太常博士黃積厚言嶽鎮海瀆請以每歲四立日祭東西南北中如祭五方帝禮詔從之時岱華嵩恆皆陷於金蓋望祀云

金

世宗大定四年定以立冬日祭北嶽於定州

按金史世宗本紀大定四年六月庚午初定祭五嶽四瀆禮　按禮志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詔依典禮以立冬日祀北嶽恆山於定州

元

世祖至元三年定以十月祀恆山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三年秋七月丙午遣使祀五嶽　按祭祀志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十月土王日祀恆山於曲陽縣界

至元二十八年加上北嶽封號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丁酉詔加

嶽瀆四海封號各遣官詣祠致祭　按祭祀志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加上北嶽安天大貞元聖帝

明

太祖洪武二年春正月遣內藏庫副使魏士舉代祀北嶽於上曲陽

按恆嶽志云云

洪武三年詔正北嶽神號遣使致祭

按明會典洪武三年正嶽鎮諸神號北嶽則稱北嶽恆山之神

按恆嶽志三年夏六月詔更北嶽封號秋七月遣祠祭署令王儼齋祝文祭北嶽於上曲陽

洪武七年定北嶽恆山直隸眞定府祭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

按明會典云云

洪武二十六年定祭北嶽祝文稱北嶽恆山之神

按明會典云云

成祖永樂七年春三月車駕駐蹕景州望祭恆山

仁宗洪熙元年遣順天府尹甄儀告祀北嶽於上曲

陽

宣宗宣德元年遣興安伯徐亨告祀北嶽於廟

英宗正統元年春正月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魯穆相告祀北嶽於廟

正統九年夏四月大旱遣翰林院編修倪謙齎祝文禱雨北嶽

代宗景泰元年春正月遣翰林院修撰周旋告祀北嶽

按以上俱恆嶽志云云

景泰四年兩祀北嶽

按恆嶽志景泰四年春二月恆陰積雪遣太常寺寺丞丘晟祈祀北嶽秋七月大水遣翰林院修撰曹恩祈祀恆嶽

景泰五年夏四月大旱遣翰林院典籍吳恆禱祀北嶽

景泰六年夏六月大旱遣中書舍人劉福禱祀恆嶽

英宗復位天順元年春三月遣中書舍人王成告祀北嶽於廟

憲宗成化元年春三月遣禮科右給事中王詔告祀北嶽於廟

成化四年夏四月大旱遣眞定府知府邢簡禱祀北嶽

成化七年春正月大雪遣禮部左侍郎邢讓祈祀北嶽

成化十三年夏四月雨雪遣眞定府知府田濟祈祀北嶽

成化二十年冬十二月不雪遣眞定府知府余瓚祈祀北嶽

成化二十三年夏五月大旱遣吏部左侍郎劉宣禱祀北嶽

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遣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告祀北嶽於廟

弘治四年春三月大旱遣吏部左侍郎彭韶禱祀北嶽

弘治六年夏四月大旱遣巡撫都御史張琳禱祀北嶽

弘治十年夏四月大旱遣巡撫都御史高銓禱祀北嶽

按以上俱恆嶽志云云

弘治十四年遣官祀恆山之神

按恆嶽志弘治十四年宣大延綏馬災春三月遣宣大巡撫都御史劉宇禱祀北嶽於恆山災止

弘治十七年夏五月大旱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沂禱祀北嶽於上曲陽

武宗正德元年春三月遣通政司右參議熊偉告祀北嶽於廟

正德六年秋八月寧夏逆黨平遣眞定府通判孫邦直謝祀北嶽

正德七年冬十一月流寇復起遣眞定府知府李璞祈祀北嶽

世宗嘉靖元年夏四月遣鴻臚寺左寺丞翟宗仁告祀北嶽於廟

嘉靖九年夏五月大旱蝗爲災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錢如京祈祀北嶽

嘉靖十一年夏六月大澇遣眞定府知府胡效才祈祀北嶽

按以上俱恆嶽志云云

嘉靖十八年帝南巡祭北嶽恆山之神

按明會典嘉靖十八年春二月南巡過眞定望祭北嶽恆山之神用牛犢羊豕上具常服行禮如常儀五府九卿吉服陪拜命翰林院撰祭文

嘉靖三十三年大旱遣巡撫都御史艾希淳祈祀北嶽

嘉靖四十年蝗爲災遣巡撫都御史毛愷祈祀北嶽

穆宗隆慶元年秋八月遣通政司右參議夏範告祀北嶽於廟

神宗萬曆元年春三月遣吏科給事中李日强告祀北嶽於廟

萬曆十五年秋八月朔雨雹傷禾遣巡撫都御史賈三近祈祀北嶽

熹宗天啓元年夏四月遣太僕寺少卿杜士全告祀北嶽於廟

愍帝崇禎元年夏四月遣禮部儀制司主事張志定
告祀北嶽於廟
按以上俱恆嶽志云云

皇清
順治八年
按恆嶽志順治八年遣鑾儀衛都督同知喬可
用告祀北嶽於上曲陽
順治十七年
按恆嶽志順治十七年奉
旨改北嶽祭於恆山
順治十八年
按恆嶽志順治十八年遣工部右侍郎李呈祥

祭恆嶽

北嶽恆山之神部彙考二

唐書

天文志

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恆山辰星位焉

恆嶽志

黑帝

顓頊氏爲黑帝治太恆山

北嶽恆山之神部藝文一

祀恆嶽文　　北魏孝文帝

維大魏太和十八年敬昭告於恆嶽之靈天極搆高人暉肇啓幽明合歡百神同悅龍旆鳴鸞載還伊室邇歷恆巒路鄰陰嶽唯神作鎮出納炎冰帝道資功坤儀憑德故遣兼官以牲玉薦於恆嶽之靈

北嶽府君之碑　　唐婁虛心

嘗試論之曰融爲瀆結爲阜則詞人之體物詳之矣智樂水仁樂山則聖人之微言列之矣或乃參里愚

谷因居以制號紫蓋白雉象形而定極分石帆而爲破石對射的而云射堂武關之啓地門下都之建天杜莫不萬彙斯毓五精是應必踐魑魅之塗式作隱淪之宅傳諸簡牒備乎聞見竊北嶽宗自均魁父北嶽恆山者北方之巨鎮也爾其岡巒紛糺根柢磅礴或壁立或砥平傍匿千嶺下括衆壑珍禽奇獸岔虎之目駭不能名芳草甘木桑弘之心計莫之數瓊宵石髓慶忌林嶽時時間出往往迭見紆丹氣籠翠微薈蔚朝躋披重壤以雲畜騷屑暮起吸萬籟以風怒漢宗聽宋昌之策以諱遷常趙主從姑布之談以賢臨代林麓之富何有何無但觀夫寥容峭峙地勢坱圠迤太行而綿碣石負寒谷而面冰川限華夷之表裏壯宇宙之隘害培塿九折脈胎四擁一佇望州載磔瞻魯崇巘似畫匪阽危以增虩清廟如在不加敬而自祗夫其重扃固護交軒密勿三間四表神莫莫以扶傾東序西廂心鰓鰓而發悸朱鳥拂棟玉女窺牕藻績丹青侔赤城之霞起圖寫精異疑絳河之仙集恍恍忽忽若陰若陽吁可畏乎其駭也以則天二

年有嬴州清苑縣人魏名確爰因行李至嶽廟之前乃見二人一者白衣一者紫服侍從甚肅進止不凡自云我是五嶽大使發兵馬六十萬衆爲國討賊五嶽大神九月三日俱來此山大爲歡會名確遷延未去諸神遂乃作怒牽至廟中用申責罰祝史楊仙童親見其事乃馳告官司州將駭之隨以聞奏勅遣上官及內謁者齎神衣禮物以赴會期凡厥僚采共陪享祭後賊果平

增號祭文　宋陳彭年

臣聞天有成命所以啓貞期國有崇名所以伸大報是知接丕統擁元符蓋明靈之幽贊考畫典興闕文乃邦家之欽奉而況地有命嶽以奠于坤維嶽有至神以毗于乾化含澤布氣罔不蕃滋正位辨方實分疆域若乃俯當坎位仰應辰星日以茂丘奠茲朔易宜乎禮秩之有盛感應之無垠者也崇文廣武感天遵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膺元曆於上穹衍僊源于邃古紹祖武宗文之烈承天清地寧之基五營八校之兵罔興爕伐三德九事之政靡不誕敷

咸池濛汜之鄉由其底定梏矢沒羽之貢亦既來臻至道非子雲之可談盛德豈吉甫之能頌故宜舉列辟未行之典祈生民無疆之休粤以靈文申錫之四年鄭丘飲至之十月上下之祀於是交修小大之神以之咸序瞻言巨址茂顯明威由是考曠絕之鴻規成欽崇之縟典以爲奉徽稱于王爵未答炳靈增偉號于帝圖允昭輔德爾乃盤根千里設險兩河驪次宜於虛危是爲神域形勢鄰於遼碣信曰名峰神卉甘泉靈虵瑞璧禮述幷州之鎮史傳簡子之符爲皇朝受姓之區邇先帝觀兵之地肇隆基命首冠羣方疇德聰明克膺丕律乃詔曰北嶽安天王可增號北嶽安天元聖帝既而治曆之士涓吉日于惟良掌故之臣練鴻儀於有秩奉常布令未央會朝百執交趨八音在御采章之色照耀于明庭雲日之祥焜煌于昧旦上被華袞鎮圭步自青滿臨于黼坐出板詔命輶軒以尚書工部侍郎馮起攝太尉太僕少卿裴莊攝司徒秦王册袞服于曲陽之祠上誠明內積乾鞏外增緬想威靈有同覲止恭册將陞于文陛卽爲之

典瑞節已出於端闈然後乃罷于是列藻衛引清笳交戟夾于華軿列纛抗于坦路六驂之駟鳴翊吹而蕭蕭九斿之旗映朝霞而淠淠自神皐而肅駕屆靈趾而駐麾者童聚觀袂成帷而汗成雨次舍所歷車不殆而馬不煩載協元辰順揚大禮先之以嘉薦是饗而是宜繼之以祝辭克誠而克信奉琢玉之筴上升龍之衣殿邦之臣率官聯而侍祝授命之使達朝旨而報釐於是神鑒至勤天垂元吉紛紛而降六出以滋良田莓莓而收千箱終成稔歲致茲上瑞屬在乃神復以配磅礴之靈挺婉嫕之德中饋之治協象於犧經作合之功齊聲於周雅增號曰靖明后思河洲之茂德匹褕狄之美名所以昭祕祉于咸宜展徽章于盡善既而公輸殫藝仲將効工增梅梁之規以成其大壯題銀牓之字用示于方來常景鑠之絡伸必丕徵之疊見或發乎地方爲英爲甘或麗于增穹爲慶爲矞布之輿誦積於禎圖足以見天地之心聳華夷之聽載念翕闢斯辨融結云分麗霄極而著明是名列緯峙方隅而定位乃曰靈山昭回之輝既輔

于臨鑒峻極之勢亦助乎資生雖高下而殊形葢生民而咸仰雖古今而異制抑明祀而常修而況藏疾以昭仁設險以爲固出油雲而布澤稼穡是滋育珍木而中材斧斤斯取龍蛇所宅瑤琨實蘩植物之依故無算也羣生之利艮則多焉所以有邦聿崇薦享虞書之典既曰望于周詩之篇亦曰祈爾秦之創統圭璧有加漢之承平壇壝載闢豈獨傳云乎厖禮謂之薶者哉矧復膺期運於千齡爲共主於萬國欽承乎上帝丕冒乎蒸民天下歸仁壽之封海外同車文之迹丹書綠圖之瑞繼乎溫洛滎河五玉兩圭之祠盛乎泰壇方澤人之多幸千倉億庾之餘資史不絕書景風甘露之嘉瑞蓋兩儀之所祐百靈之所扶故當濬發宸襟述宣丕祉疇咨令典順考禎猷遵必報之言協至公之舉尊名嘉號升帝籙之會昌備物多儀顯國容之風治然則神明之識默定於羣倫元后之心大庇於區宇靈命攸執蓋黔黎之所依精意以伸乃盻蠁之來鑒德之歆也于以薦神神其聽之由夫享德今皇上以熙盛之德祗達于克誠名山以正

直之神茂膺於徵典人祇胳合福祿來成與夫歲奉三祠聞于往日邑封百戶著于舊章此其盛哉彼奚取也夫報貺受職允膺高嶽之鴻靈祈福庇民秉心昌朝之純懿期億載之傳信捨斯文而曷觀金刻所憑筆精攸屬臣顧慚憎學獲侍凝嚴雖罄諛才何伸歎頌備副車之問莫對于德音刊金石之銘徒膺于恩詔既拜手而聞命乃洗心而屬辭銘曰茫茫后土實載羣倫奕奕峻嶽必有名神彰厥丕績佑此黎民咸秩之祀舊史相因來同之應多福常臻猗歟常山奠茲朔土其高累千厥名兼五嘉卉實生靈泉攸吐顯靈儲瑞聞于往古饗德依人輔于明主巍巍常運赫赫大君王猷誕布帝德升聞乃成至治乃受祕文鴻儀爲奕嘉應繽紛浹洽區宇輝映典墳順考舊章肇揚邦禮言奉帝名仰疇靈祉刻字溫壁遣使文陛載以齊車翼之緹騎合吉元日達誠潔祭流輝銀榜揄號椒庭棟櫟曲密黍稷芬馨顯茲景貺冠于祥經人神交感命曆嘉亨縑緗協美琬琰刻銘

代祀北嶽記

元揭傒斯

五嶽秩祀制自唐虞有國家者遵爲令典今上皇帝臨御之七載是爲後至元五年以正月十有七日丙子御搜玉殿名翰林侍講學士愛牙赤集賢直學士揭傒斯至殿上敬受香幣曰汝其代祀北嶽若北海濟瀆南鎮其往欽哉臣愛牙赤等既受命以十月丁亥至于北嶽與保定路達魯花赤黑斯曲陽縣尹閻袞咸齋沐就次己丑以羊一豕一敬祭祠下薦灌陟降儀物備周天地穆清神人洽和禮旣成重告於神曰天子爲天下神民之主然國非民不立民非天地山川出雲雨産財用無以資其生是故天子祭天地祭山川祭社稷皆以爲民也惟神主茲北嶽我國家受命又肇自龍朔則國家之運惟神是賛北境之民惟神是依今天子親遣重使修其恆祀旣誠且謹神之報效當何如哉神其聽之毋作神羞遂書以爲記

錫告恆嶽文

明太祖

磅礴中國之北參窮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祭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恆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

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淸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葢神與穹壤同始靈鎭北方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于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北嶽恆山名其神依時祀神惟神鑒知

祈請恆嶽文　代宗

神奠鎭茲土以庇利爲職比聞連歲伏除雨雪過多農事艱舉人民乏食困斃不勝朕心惻惻此固朕之不德所致然念朕與神受育民之責於天其任惟均而神則又獨司陰陽闔闢之機物理變化之運忍令此沴爲民病乎咎固當歸于朕神亦焉得而辭故敢以告尙冀神休大布陽和之惠溥成發育之功專俟感通以慰輿望

望祭恆嶽文　憲宗

唯神毓秀鍾靈來表北土奠安民物萬世允賴茲予

嗣承大統謹用祭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

祈請恆嶽文

同前

朕在位二十餘載禮神恤民夙夜在念何去秋至冬雨雪全無方今春首地震京師年麥無收成之望士民懷艱窘之憂朕心惻然惓切曷已惟神奠位朔方鎭幷臨冀久享民祀寧不究心玆特遣人敬齋香帛用告于神尚冀弘闡明靈參贊造化默奪潛消俾雨暘時若物阜民康宗社奠安而神亦血食永永矣

閱視告謁文

姚學敏

緊圜方之奠位兮孕喬嶽之眞形厥封肇自虞庭兮爰寵錫以嘉名銜帝命於閶闔兮乃瞰臨於北土配元冥而澤萬物兮儼風雷之官府令雲師主吐納兮沃蒼生以霖雨據朔方之天險兮限華夷之門戸惜慚德於前代兮割疆宇于窮邊寄血食于異域兮業已逾乎四三百里皇祖乘龍而握鏡兮每神道以設教修望秩于恆宗兮羌獨聳此徽號穆皇奮其神武兮用不殺以爲威單于叩關而結駟兮簇雲錦以羣歸今上纘圖七載兮階再陳乎干羽天馬來自元海

兮貢九成而將覲猶注意於北顧兮搜大閱之舊章剖龍符于天庫兮肅虎旅于邊疆愧余濫竽於推轂兮竊有志於補袞迺陳詞於尺牘兮望神祠而攄悃何以振武人于荒壘兮俾干城之有倚何以嗌反側之背抗兮使來王之無已辭曰瞻彼嶽兮元宮邈翠蓋兮雲中戒王程兮孔亟託蕪辭兮以通神之來兮虯駕服之絢兮山龍揚天威兮助順襄獵狁兮爾功邊庭清兮瀚海廟貌敞兮恆峯藉俎豆兮蘭芷貢筐篚兮璁瓏神之格兮栩栩我心悅兮融融邀靈威兮千祀來萬國兮攸同尚饗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〇九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十五卷目錄

北嶽恆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秋祭恆嶽晨望有懷　唐鄭放
宿恆山下二首（錄一首）　明楊瑞雲
登恆嶽　喬宇
北嶽篇　王世貞
又
謁嶽廟　李夢龍

北嶽恆山之神部紀事

北嶽恆山之神部外編

中嶽嵩山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黃帝有熊氏一則
漢　武帝元封一則　宣帝神爵一則
後漢　順帝陽嘉一則
魏　明帝太和一則
北魏　太宗泰常一則　世祖太延一則　孝明帝正光三則
北齊　顯祖天保一則
隋　高祖開皇一則
唐　總一則　高宗調露一則　弘道一則　中宗嗣聖三則　元宗開元一則　天寶四則
宋　太祖乾德二則　開寶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眞宗景德一則　大中祥符三則　仁宗慶曆一則　神宗熙寧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金　世宗大定二則
元　世祖至元三則　武宗至大一則　仁宗延祐一則　順帝至正三則
明　太祖洪武五則　惠宗建文一則　成祖永樂二則　仁宗洪熙一則　宣宗宣德二則　英宗正統三則　代宗景泰四則　英宗天順一則　憲宗成化五則　孝宗弘治四則　武宗正德三則　世宗嘉靖八則　穆宗隆慶一則　神宗萬曆二則　熹宗天啓一則

皇清（順治一則）
中嶽嵩山之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休與山至大騩山之神圖　中山經）
唐書（天文志）
中嶽嵩山之神部藝文一
加贈太室祠詔　漢武帝
爲宋公祭嵩山文　宋范泰
新修嵩嶽中天王廟記　唐韋行儉
中嶽嵩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玉女牕　宋范仲淹
玉女峰　樓异
中嶽廟投龍簡　元吳全節
恭謁中嶽廟禮成賦十六韻　明傅梅
中嶽廟　趙諫之
中嶽嵩山之神部紀事
中嶽嵩山之神部外編

神異典第二十五卷

北嶽恆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秋祭恆嶽晨望有懷　唐鄭放

二儀均四序五嶽分九州靈造良難測神功匪易酬
恆山北臨代秀萼東跨幽頑洞鎮河朔嵯峨冠嵩丘
禋祀彰舊典壇廟列平疇古樹侵雲密飛泉界道流
從官叨佐理銜命奉珍羞薦玉申誠効鏘金諒有由
郊原照初日林薄委徂秋塞近風聲厲川長霧氣收
他鄉饒感激歸望切祈求景福如克願私門當復謳

宿恆山下二首（錄一首）　明楊瑞雲

莫說前朝事當尊思愴然山河看直北星斗正中天飛石神會駐移宮宋尚縣乾坤憑一掃禋祀與雲連

登恆嶽　喬宇

嶽勢巉巉俯北陲曲陽飛石事應奇百王封禮班羣后萬古神功配兩儀壇下樹林森虎豹巖前芝老雜蛟螭邊州兵歉無寧歲願乞甘霖列郡施

北嶽篇　王世貞

祠壇縹緲過雲孤肸蠁英靈颯有無象應星辰天北極氣蟠龍虎帝神都羞從禪代論金檢喜向侯邦乞寶符混闢將何酬聖德祈連不遺祭休屠

又

鬱盤河朔古今雄柴望千年禮數崇黑展靈旗開水德白飛穹石見神功薦同四嶽非眞拜秩此三臺是寓公閒道率然元爾陣可無風雨塞塵空

謁嶽廟　李夢龍

渾源南去是恆山路阻千巖萬壑間一自重華移望後便傳飛石落人間綵雲縹緲龍旌遠紫蓋蘢蔥鶴

馭還時雨時暘惟帝念顧分和氣散塵寰

北嶽恆山之神部紀事

崔鴻前燕錄慕容儁光壽二年常山寺大樹根下得璧七十圭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以太牢祀之

恆嶽志唐元宗開元二十二年冬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有南陽人田登封于嶽廟祈福神降形謂之曰吾方助順取彼殘孽殄殲元惡懸諸藁街至是可突干屢爲守珪擊破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謀殺悔悔知之說

牙官季過折夜勒兵擒屈烈及可突干率衆來降

太平廣記戚元符者冀州民妻也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方甚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爲神仙適是氣蹶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謝道士曰我北嶽眞君也此女可名元符後得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爲名及爲民妻而舅姑嚴酷侍奉益謹常謂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國尚爲女子此亦所闕也父母早喪惟舅姑爲尊耳雖被箠楚亦無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昇天

恆嶽志恆嶽仙人不知其名道家符水呪禁藥性無所不通齊由吾道榮求爲之傭力乃悉授之一日謂道榮曰我本恆嶽仙人少有罪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宜送我至汾水及至値水暴長乃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頃水積將至天仙人徐自沙石渡之惟道榮見其如此他人惟見其浮過人共異之

宋太宗淳化元年遼欲入掠禱於嶽廟不可

眞定府志安喜合衡規刻韓忠獻治績碑云北嶽祠

歲久不葺守臣奉祀與執事者升降於頹簷壞屋間公以爲慢神莫斯爲甚乃完廟宇煥然一新每雪雨不時降公即走僚屬禱於祠下而神必應之時北道薦饑定獨屢豐故公嘗有詩曰靈嶽祀官尚未回六花隨禱下瓊瑰其後公改帥并州又嘗於廟云每時有水旱必致禱祠下無不應答故枉道即靈居以謝之

恆嶽志成化六年大同總兵官楊信出征禱恆嶽大捷時寇困威遠信詣山祭禱乞神祐至胡柴溝大破之

十四年大旱大同巡撫李敏禱雨恆嶽果大雨

弘治十四年宣府大同延綏馬生蟲死者數萬匹禱馬神弗應以聞上遣大同撫臣劉宇詣恆山祭北嶽災頓息敕建廟於山上

嘉靖三年大旱巡撫都御史王官禱雨恆嶽大雨

三十三年十二月兵備副使楊順討礦賊禱於恆嶽大捷賊黨悉平

名公像記倪文信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頦微髭鬚文毅尤爲肥碩聞其曾孫翰儒言服帶

圍可容中人四軀也公無子里中傳文僖禱北嶽其夫人姚夢嶽神指捧香盒童子曰以爲爾子孕而生公故名嶽

北嶽恆山之神部外編

龍魚河圖恆山姓澄名澮渟恆山將軍莫惠

五嶽眞形圖北嶽晨𡪢

雲笈七籤北嶽恆山君領仙人玉女七千人北嶽君服元流之袍戴太眞冥靈之冠佩長津悟眞之印乘黑龍

北嶽恆山君河逢抱犢佐命

氏族博考北嶽姓伏名通萌

恆嶽志北嶽恆山在大同府渾源州天涯崆峒二山

爲副嶽神姓晨諱㝱主世界江河淮海兼四足負荷之類

中嶽嵩山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黃帝有熊氏登封太室

按史記五帝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嘗遊與神會

漢

武帝元封元年親祀中嶽

按史記漢武帝本紀三月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戸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五月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宣帝神爵元年定祠中嶽太室於嵩高又祠於卽墨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十三年改元爲神爵令祠官以禮爲歲事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中嶽太室於嵩高使者持節侍祠又祠太室山於卽墨

後漢

順帝陽嘉元年遣大夫謁者禱雨嵩山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陽嘉元年二月京師旱敕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

魏

明帝太和四年秋八月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按三國志魏明帝本紀云云

北魏

太宗泰常八年幸洛陽遣使以太牢祀嵩高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世祖太延元年立廟於嵩嶽遣使致祭

按魏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延元年立廟於嵩嶽上置侍祠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幣

孝明帝正光三年禱雨中嶽

按魏書孝明帝本紀正光三年六月己巳詔曰炎旱頻歲嘉雨弗洽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嶽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盡其虔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

北齊

顯祖天保元年遣使致祭於嵩嶽

按北齊書顯祖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云云

隋

高祖開皇十五年望祭中嶽

按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十五年三月至自東巡狩望祭五嶽四瀆

按嵩高志開皇十五年帝東巡狩望祭中嶽嵩山

唐

唐制歲祭中嶽嵩高於河南

按唐書禮樂志五嶽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祭中嶽嵩高於河南

高宗調露元年詔封嵩嶽尋以突厥叛而止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調露元年秋七月己卯詔以今年冬至有事嵩嶽禮官學士詳定儀注冬十月突厥阿史德溫傳及奉職二部相率反叛遣單于大都護長史蕭嗣業等討之爲賊所敗庚申詔封嵩山宜停

弘道元年遣使祭嵩嶽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宮遣使祭嵩嶽少室四月還都十一月癸亥幸奉天宮時天后自封岱之後勸上封中嶽每下詔草儀注值歲饑邊事警急而止至是復行封中嶽禮上疾而止十二月詔改永淳二年爲弘道元年

中宗嗣聖三年（卽武后垂拱四年）封嵩嶽神爲天中王

按唐書武后本紀垂拱四年改嵩山爲神嶽封其神爲天中王

嗣聖十三年（卽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尊嶽神天中王爲天中黃帝天靈妃爲天中黃后

按唐書武后本紀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戌如神嶽甲申封於神嶽改元曰萬歲登封丁亥禪於少室山癸巳復於神都二月辛巳尊神嶽天中王爲神嶽天中黃帝天靈妃爲天中黃后

按舊唐書禮儀志則天證聖元年將有事於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號嵩山爲神嶽尊嵩山神爲天中王夫人爲靈妃嵩山舊有夏啓及啓母少室阿姨神廟或令預期祭至天册萬歲二年臘月甲申親行登封之禮禮畢大赦改元萬歲登封丁亥禪於少室山則天以封禪日爲嵩嶽神祇所祐遂尊神嶽天中王爲神嶽天中皇帝靈妃爲天中皇后夏后啓爲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爲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爲金闕夫人王子晉號爲昇仙太子仍別爲制碑樹於

壇之丙地

嗣聖十八年（即武后長安元年）遣官禱於少室山

按唐書武后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長安元年武后寢疾令給事中閻朝隱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牲請代武后疾愈大見褒賜

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十月戊申令尚書左丞相裴耀卿祭中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册府元龜云云

天寶元年十二月乙亥詔以太子詹事嗣許王瓘祭中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册府元龜云云

天寶三載四月丙辰詔光祿卿王希言祭中嶽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册府元龜云云

天寶五載仍封中嶽神爲中天王終唐無改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五載春正月封中嶽爲中天王

按嵩高志開元十八年仍封嶽神爲中天王杜氏通典及通志皆爲天寶間遣何南守至嶽下恭祀終唐

無改

天寶十載正月令祕書監崔秀祭中嶽中天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云云

宋

太祖乾德元年命製嶽神衣冠劍履遣使易之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祖平湖南命有司製諸嶽神衣冠劍履遣使易之（按本紀湖南平在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遣使祈雨於嵩嶽

按宋史太祖本紀乾德二年遣使祈雨於五嶽

開寶六年勅修嵩嶽祠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開寶六年敕修嵩嶽祠詔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主祠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土王日祀中嶽於河南府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鎭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隷之州其後土王日祀中嶽嵩山於河南府

眞宗景德四年遣使祠中嶽

按宋史眞宗本紀景德四年二月辛卯車駕發京師甲午次鄭州遣使祠中嶽

大中祥符四年加上中嶽曰中天崇聖帝又加帝后號曰正明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夏五月乙未加上五嶽帝號作奉神述　按禮志五月乙未加上中嶽曰中天崇聖帝命翰林禮官詳定儀注及冕服制度崇飾神像之禮其玉冊制如宗廟謚冊帝自作奉神述備紀崇奉意遣官致祭畢奉玉冊袞冕置殿內又加上五嶽帝后號中曰正明遣官祭告

大中祥符七年命詞臣撰冊禮中嶽碑銘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大中祥符七年九月命翰林學士王曾撰碑銘紀冊禮中嶽之事

大中祥符八年醮告嵩山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帝自製五嶽醮告文遣使醮告卽建壇之地構亭立石柱刻文其上

仁宗慶曆三年遣使禱雨嵩嶽

按宋史仁宗本紀慶曆三年夏四月丙辰以春夏不

雨遣使祠禱於嶽瀆

神宗熙寧元年望祭中嶽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云云

高宗紹興十四年望祀中嶽令有司製嶽神衣冠劍履遣使易之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云云

金

世宗大定四年祭中嶽於河南府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云云

大定十四年勅修嵩嶽廟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云云

元

世祖至元三年遣使祀嵩山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三年秋七月丙午遣使祀五嶽四瀆

至元五年遣使祀嵩嶽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五年夏四月壬寅遣使祀嶽瀆

按嵩高志五年六月遣使王沂祀中嶽

至元二十八年加上中嶽封號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己卯遣官持香詣中嶽致禱丁酉詔加嶽瀆四海封號遣官詣祠致告

按嵩高志二十八年加上中嶽爲中天大寧崇聖帝

武宗至大元年遣使祀嵩山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元年三月丁卯遣使祀五嶽

仁宗延祐六年春皇太后遣侍臣齋楮幣詣中嶽設醮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云云

順帝至正九年遣內臣祀中嶽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至正九年春遣內臣資善大夫宣政院使伯顏忽都馳驛奉錦幡白金銀盒祀中嶽

至正十四年春正月遣使奉香幣祀中嶽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云云

至正二十五年遣官祭中嶽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嵩高志至正二十五年遣翰林應奉李國奉代抵汴路卽城中望祭中嶽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中嶽神號

按明會典洪武三年正嶽鎮諸神號中嶽則稱中嶽嵩山之神

洪武十年八月遣中山侯湯和致祭中嶽

洪武十二年八月遣使鄭允存致祭中嶽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以征廣西蠻遣國子監生祭告中嶽

洪武三十年九月以征西南苗夷遣使祭告中嶽

按以上俱嵩高志云云

惠宗建文四年成祖卽位遣使祭告中嶽

按嵩高志成祖卽位遣姜士暄祭告中嶽

成祖永樂四年七月以征安南遣監生李庸祭告中嶽

永樂五年五月以平安南遣監生屈伸祭告中嶽

按以上俱嵩高志云云

仁宗洪熙元年二月以即位遣大理寺右寺丞楊復祭告中嶽

按嵩高志云云

宣宗宣德元年三月以即位遣右都御史王彰祭告中嶽

宣德十年五月以祈年遣登封縣知縣粱成致祭中嶽

按以上俱嵩高志云云

英宗正統元年正月以即位遣使祭告中嶽

正統二年五月以祈年遣登封縣知縣孫謙祭中嶽

正統九年四月以大旱禱雨遣翰林院編修薩琦致祭中嶽

按以上俱嵩高志云云

代宗景泰元年閏正月以即位遣給事中奚倫祭告中嶽

景泰四年三月以多雨雪遣右副都御史王暹祭禱中嶽七月以旱及河決遣翰林院編修吳匯祭禱中嶽

景泰五年四月以祈年遣給事中何陞致祭中嶽

景泰六年閏六月以旱災遣左副都御史馬謹致祭中嶽

按以上俱嵩高志云云

英宗天順元年以復辟遣通政司參議兼翰林院侍講劉定之祭告中嶽

按嵩高志云云

憲宗成化元年三月以即位遣給事中袁愷祭告中嶽

成化四年五月以祈年遣河南左布政使孫遇致祭中嶽

成化十三年五月以災異遣右副都御史張瑄祭禱中嶽

成化二十年三月以大旱及地震遣右副都御史趙文博祭禱中嶽

成化二十三年六月以旱遣兵部右侍郎呂雯致祭中嶽

按以上俱嵩高志云云

孝宗弘治元年四月以卽位遣武安侯鄭英祭告中嶽

弘治四年四月以旱遣太常寺少卿李璋致祭中嶽

弘治六年四月以旱遣右副都御史徐恪致祭中嶽

弘治十年四月以旱遣右副都御史陳道致祭中嶽

按以上俱嵩高志云云

武宗正德元年五月以卽位遣鴻臚寺卿楊瑄祭告中嶽

正德四年二月以旱遣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詹璽致祭中嶽

正德六年十月以寧夏平水旱盜賊交作遣河南布政司右參議董銳祭禱中嶽

按以上俱嵩高志云云

世宗嘉靖元年四月以卽位遣太常寺少卿張衍瑞祭告中嶽

嘉靖八年五月以災異遣河南按察司僉事李順孫祭禱中嶽

嘉靖九年六月以災異遣右副都御史徐讃祭禱中

嶽

嘉靖十一年六月以祈嗣遣河南府知府范總致祭中嶽

嘉靖十七年七月以誕生元子遣河南府知府張承恩祭禱中嶽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以凶荒災異遣右副都御史鄒守愚祭禱中嶽

嘉靖四十年八月以萬壽聖節遣右副都御史蔡汝楠祭禱中嶽

嘉靖四十三年八月以萬壽聖節遣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遲鳳翔祭禱中嶽

按以上俱嵩高志云云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以即位遣都督周于德祭告中嶽

按嵩高志云云

神宗萬曆元年四月以即位遣光祿寺寺丞嶽相祭告中嶽

萬曆十五年二月以旱災遣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

衷貞吉祭禱中嶽

按以上俱嵩高志云云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以即位遣尚寶司卿柯祖祭告

中嶽

按嵩高志云云

皇清

順治八年

按嵩高志順治八年四月

皇帝遣太常寺卿投國璋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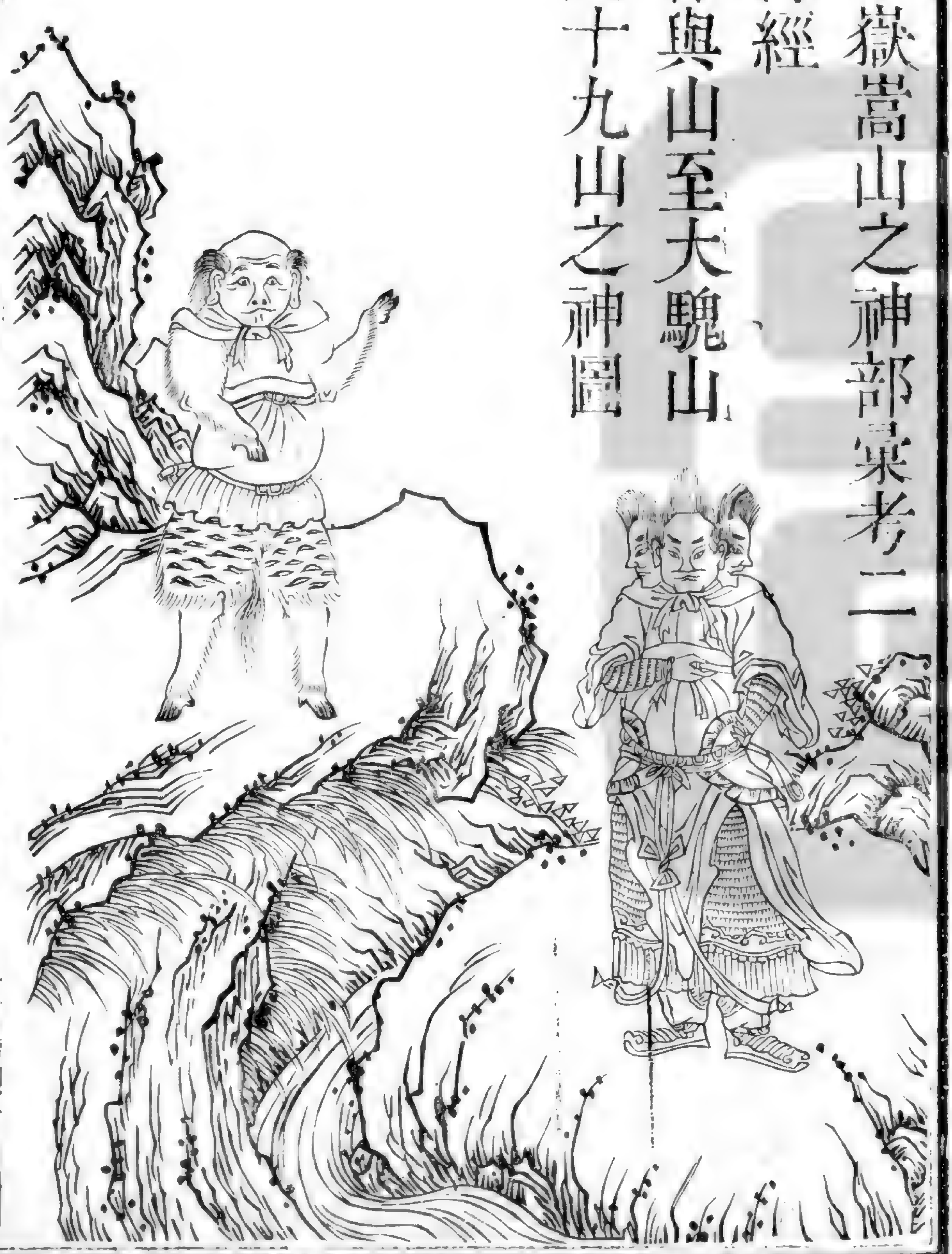
中嶽

中嶽嵩山之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

休與山至大騩山

共十九山之神圖



中山經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於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而人面也

唐書

天文志

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

中嶽嵩山之神部藝文一

加贈太室祠詔　漢武帝

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嶽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贈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戸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嵩高獨給祠復亡所與

爲宋公祭嵩山文　宋范泰

劉裕敬薦中嶽之靈惟嶽作鎮中畿擬天比峻降祉

發輝宣和陰陽道達幽微既曰附順亦伐厥違霜露所均萬人是依某以虛薄志掃不庭仰紓國恥俯拯黎甿望嶺懷仁踐境延情金璧之贈愧懼交盈思樂時雍終憑威靈舊都既清三秦期廓豈惟人謀亦仰冥略逝將言旋自雍徂洛何以寄懷一卮清酌珪璧云乎深誠攸託

新修嵩嶽中天王廟記

唐韋行儉

太室爲九州之險五嶽之冠孕靈生賢作鎭地中自漢武聞萬歲之呼令祠官加增其祠厥後元魏徙廟於嶽之東南開元十八年元宗徵元封故事再飾祠宇天寶初又命秩視王禮封爲中天王編在祀典每歲六月天子遣河南尹至嶽下潔齋具牲牷珪幣以行事祝史執籩豆樽俎以陳辭望秩之祭以崇配天之敬歲無違者而年祀寖久其土偶木偶及東序西序南嚮北嚮圖形象者皆風落之日晅之雨濡之塵敗之或墉垣缺陊彩繢漫滅不怒之威蓋闕如也漢南元戎滎陽鄭公由滎陽守而尹洛邑用端密溫文宣明敎化爲導人之道聆其積弊俾革其故自中天

王洎夫人纓綏冕服首飾步搖間以金翠彰用五色旁羅四嶽四瀆施於啓母少姨之倫其餘交乎戶室立於階闥操大屈注僕姑執殳秉鉞環列廡下由四墉周於壖垣過祠及門瞻其容衞者首如鎮目如瞋臂如戟吻如相稽顙跪屏息若交門之有鄉坐拜者焉夫古之牧人事神必交修之人仰神之正直神依人之明德以享豐福以荷百祿眞爲政之本也前代五嶽視三公皇家之制寵踰五等今徵鄭公崇飾肅祇之旨蓋所以奉國典尊君命也庚申歲行儉作吏承命蒞事宮庭因款識於石播美厥後云

中嶽嵩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玉女牕　宋范仲淹

窈窕玉女牕想像玉女妝皎皎月爲鑑飄飄霓作裳
莫學陽臺夢無端感楚王

玉女峯　樓异

玉仙曾此駐雲車日落牕紗映雪膚七字天書人不
辨定知元女手中符

中嶽廟投龍簡　元吳全節

陽城天地中坤靈奠神嶽積翠千層霄元氣遠盤礴

降神生申甫形勢控伊洛谽谺虎豹蹲偃蹇蛟龍躍
猛士横戈矛奇陣出幃幄簇簇羅旌旗巍巍聳臺閣
玉鏡爲誰開金櫃爲誰鑰遠近列畫圖周遭峙郛郭
萬狀不可名起伏互連絡皇皇聖帝居歷代重封爵
老柏浮蒼烟古殿蝕丹雘天朝混華夏秩禮特優渥
皇慶二載春宵旰軫民瘼有旨醮長春玉簡命新琢
詔臣走登封香幣致虔恪邃洞藏寶符瓊音降笙鶴
三呼今復聞祥風度天樂小臣奉明祀三使陟雲崿
箕山勝可家潁水淸可濯遐想飲牛人高風動寥廓
賜玦知何時分我雲半壑歌詩勒嵩珉用贊聖人作

恭謁中嶽廟禮成賦十六韻　明傅梅

縹緲神人宅穹窿帝者宮靈蹤千禩在美利萬方同
分野從周啓明禋自漢崇金泥朱闕表玉輦翠華叢
指顧天門近呼吸帝座通土圭均日景玉像鎭天中
傑閣翔威鳳修梁駕彩虹青牛曾化樹白鶴每盤空
瑤草當階碧瓊霞映壁紅含生歸浩渺列象毓洪濛
宸獻通幽遠神功翊運隆坤維賁奠麗元氣鬱蕭葱
故檢疑終祕遺碑自昔豐皇恩睎湛露民恤解熏風

肅肅虔將祀明明恪在公登封稱奉邑柴望永無窮

中嶽廟　趙諫之

嵩高鎮諸夏四嶽仰岧嶢靈異傳周雅明禋本漢朝烟雲覆萬里峰巒上層霄我欲求丹訣羣仙故寂寥

中嶽嵩山之神部紀事

廣古今五行記魏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瘧於太室廟夢見太武來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許移都洛陽當得四百年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性奇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言四百明年孝文遷都洛陽後果得四十年

紀聞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見山穴開中有錢焉不知其數田父入穴負十千而歸到家又往取之迷不知道逢一人謂曰汝所

失牛其直幾耶田父曰十千人曰汝牛爲山神所將已付汝牛價何爲妄尋言畢不知所在田父乃悟遂歸

通典開元九年十二月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也非正眞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因勅五嶽各置眞君祠一所

嵩高志體道通鑑云白龜年至嵩山遙望東巖古木簾幙窣地步至其傍尊俎羅列有一人前曰李翰林相名龜年趨進其人裒衣博帶邑澤秀發曰吾李白也子之祖乃白樂天也雖不同朝以其道同今相往復吾自水解後放遁山水之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峰山嶽帝飛章上奏見辟於此掌牋奏已百年矣贈龜年書一卷讀之後遂能辨禽獸語言

泊宅編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

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甚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從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覘之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嵩高記中頂南下二百步有嶽廟畫爲神像有玉人高五寸玉色甚光潤制作亦佳莫知早晚所造蓋嶽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人悉云屢常失之經旬乃見

中嶽嵩山之神部外編

龍魚河圖嵩山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嵩山將軍石元

五嶽眞形圖中嶽惲㚟

廣異記杭州別駕朱敖舊隱河南之少室山天寶初陽翟縣尉李舒在嶽寺使騎招敖乘馬便騁從者在後稍行至少姨廟下時盛暑見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臧獲亦訝其暑月挾纊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敖亦下馬不見有人

遂壁上觀畫見綠袍女子乃途中覿者也歎息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歎異爾夕既寐夢女子至抱被欣悅精氣越泆累夕如此嵩嶽道士吳筠爲書一符辟之不可又與以道術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于法清淨神乃不至後敖於河南府應舉與渭南縣令陳察微往詣道士程谷神爲設藷藥不托蓮花鮮胡麻饌留笑語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高黑雲騰踊中掣火電須臾晦昧驟雨如瀉敖與察微從者一人伏櫪牀下旁抵巨壑久之有異光與日月殊狀忽於光中遍是松林見女數人持一舞筵周竟數里施於松林上有天女數十人狀如天仙對舞筵上兼有諸異若觀世音終其兩舞如半日許曲終有數人狀如俳優巻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復不見人敖等夤緣夜半方至舍耳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晳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嘗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一五色綵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

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粗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緣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灑掃別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蓆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女入室女郎年十六七豔麗無雙著青袿襹珠翠璀錯下階答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殽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蕖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罍貯車師葡萄酒芬香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炫意甚悅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爲中嶽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

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淸媚非所聞見又援箏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淸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盼而笑曰既爲詩人感悅之譏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徹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徧名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衞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亙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姸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幷資僕馬家送贍給仍爲起宅於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元素養

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

雲笈七籤中嶽嵩高君領仙官玉女三萬人中嶽君服黃素之袍戴黃玉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黃龍從羣官中嶽五土之主太上常用三天眞人有德望者以居之

中嶽嵩高山君少室武當佐命

太上老君開天經混沌流行成其山川五嶽四瀆高下尊卑乃其始起也混沌以來始有識名混沌生二子大者胡臣小者胡靈胡臣死爲山嶽神胡靈死爲水神因卽名爲五嶽四瀆山川高下

靑牛先生言人間有五嶽眞形一嶽各遣五神來衞護圖書所居山川近者山澤神又常遣侍官防身凶逆欲見傷害皆反受其殃

宋高僧傳閑居寺元珪禪師卜廬於嵩嶽中龐塢時有峩冠袴褶部曲繁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珪覩其

貌偉精爽不倫謂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如師有廣大之智辨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願爲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爲張座焚香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婬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得有妄曰非謂此也謂先後

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盜也雖柄非權也雖醉非惽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惽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拜跪頗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珪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爲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廓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

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也嶽神曰我識淺未聞空義師今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効我所能珪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了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岩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陳曰我必昏夜風雷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鄭重作禮辭去珪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衞逶迤如王者之行狀又復碧靄紅霞紫嵐皓氣間錯四散幢蓋環珮戈戟森森凌高霱空杳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霆電隆棟壯宇岌礫將圯定僧瞻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物不安所珪謂衆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柏盡移東嶺森然行

植焉而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尸實人將妖我也

嵩高志無上祕要云中嶽嵩山君姓角諱普生頭建中元黃農玉冠衣黃錦飛裙披光黃文裘帶黃神中皇之章常以四季月干支俱土日乘黃霞飛輪奏眞仙名錄上言於帝

玉淸隱書云中嶽嵩山仙官二千四百人黃素玉女十二人侍文右衞佩符著身

五嶽名號云中嶽黃元大光合德眞君又云中嶽嵩山是寇眞人得道之處女几少室二山爲副嶽神姓惲諱奐主世界土地山川陵谷兼牛羊食稻之種綜監寶諱云中嶽君諱闕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十六卷目錄

東鎮沂山之神部彙考

上古 黃帝有熊氏一則

周 總一則

漢 武帝泰初一則

梁 總一則

北齊 總一則

隋 高祖開皇一則

唐總一則　元宗天寶一則
宋太祖乾德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金世宗大定一則　章宗明昌一則
元世祖至元一則　成宗大德一則
明太祖洪武三則　穆宗隆慶一則
皇清順治二則　康熙一則

東鎮沂山之神部藝文（詩）

沂山　明喬宇

南鎮會稽山之神部彙考

夏后氏禹一則
周總一則
秦始皇一則
北齊總一則
隋高祖開皇一則
唐總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天寶一則
宋太祖乾德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金世宗大定一則　章宗明昌一則
元世祖至元一則　成宗大德一則

明（太祖洪武二則　穆宗隆慶一則）

南鎮會稽山之神部藝文

遊南鎮記　明沈純中

南鎮會稽山之神部外編

西鎮吳山之神部彙考

周（總一則）

秦（始皇一則）

隋（高祖開皇二則）

唐（總一則　元宗天寶一則　肅宗至德一則）

後唐（廢帝清泰一則）

宋（太祖乾德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神宗元豐一則）

金（世宗大定一則　章宗明昌一則）

元（世祖至元一則　成宗大德一則）

明（太祖洪武二則）

西鎮吳山之神部藝文（詩）

吳山　明田立家

吳山　邢雲路

吳山　姚孟昱

西鎮吳山之神部紀事
北鎮醫無閭山之神部彙考
周　總一則
梁　總一則
北齊　總一則
隋　高祖開皇二則
唐　總一則　元宗天寶一則
宋　太祖乾德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金　世宗大定一則　章宗明昌一則
元　世祖至元一則　成宗大德一則
明　太祖洪武二則　英宗正統一則　天順一則　憲宗成化一則　孝宗弘治一則　武宗正德二則　世宗嘉靖四則
皇清　順治一則　康熙一則
北鎮醫無閭山之神部藝文一
建北鎮廟敕　明成祖
重修北鎮廟記　胡景榮
北鎮醫無閭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謁北鎮祠　明許宗魯

中鎮霍山之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堯一則）
宋（世祖大明一則）
梁（總一則）
北齊（總一則）
隋（高祖開皇一則）
唐（元宗天寶一則）
宋（太祖乾德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寧宗嘉定一則　理宗淳祐一則）
金（世宗大定一則　章宗明昌一則）
元（世祖至元一則）
明（太祖洪武三則　成祖永樂一則　代宗景泰二則　武宗正德一則　世宗嘉靖四則）
皇清（康熙一則）
中鎮霍山之神部彙考二
水經注（汾水）
山西通志（山川）
趙城縣志（山川）
中鎮霍山之神部藝文一

祭告中鎮文　明太祖
祭霍山文　代宗
又
祭霍山文　武宗
祭霍山文　世宗
又
又
敕賜中鎮記　楊瑩然
中鎮霍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中鎮廟留題　宋王惟正
題中鎮廟　明劉玨
前題　胡謐
祭中鎮有感　徐珵
謁霍山中鎮　褚相
中鎮霍山之神部紀事
東瀆淮水之神部彙考一
周（總一則）
秦（始皇一則）

漢宣帝神爵一則
梁總一則
唐總一則　元宗天寶一則
宋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眞宗大中祥符一則
　仁宗康定一則
金世宗大定一則　章宗明昌一則
元世祖至元二則
明太祖洪武二則　穆宗隆慶一則
東瀆淮水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王制
晉書天文志
東瀆淮水之神部藝文一
祭淮文　隋薛道衡
封淮瀆文　唐元宗
重修淮瀆長源公廟記　宋路振
淮瀆廟碑記　明唐龍
東瀆淮水之神部藝文二詩
淮瀆廟和柳地官韻　明雲厓
東瀆淮水之神部紀事

東瀆淮水之神部雜錄

神異典第二十六卷

東鎮沂山之神部彙考

上古

黃帝有熊氏封東泰山

按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東至於海登丸山

注　丸一作凡地理志曰丸山在瑯邪朱虛縣

按漢書郊祀志黃帝封東泰山

注　東泰山在瑯邪朱虛界中有小泰山是

按路史後紀黃帝有熊氏東薄海禪凡山

（注）十道志沂山縣之沂山也郡國志云黃帝封泰山禪凡山即此

周

周制望祭東鎮於東郊

按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爲之兆也嶽鎮神之最尊者也故爲兆域

漢

武帝泰初二年祀東泰山

按漢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泰初二年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

梁

梁北郊沂山從祀

按隋書禮儀志云云

北齊

北齊以沂鎭從祀方澤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方澤夏至之日禘崑崙皇地祇於其上沂鎭從祀

隋

高祖開皇十四年詔立東鎭神祠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開皇十四年閏七月詔東鎭沂山就山立祠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洒掃

唐

唐制歲祀東鎭於沂州

按唐書禮樂志五嶽四鎭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鎭沂山於沂州

元宗天寶十載封東鎭爲東安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十載正月癸丑加海鎭封號分遣人祭

按文獻通考天寶十載封沂山爲東安公

宋

太祖乾德六年詔祭東鎭沂山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玉海乾德六年詔祭四鎭准唐開元禮

按圖書編宋初緣舊制乾德六年有司定祠官所奉止四嶽今案祭典請祭東鎭沂山於沂州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春日祀東鎭於沂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鎭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其後立春日祀東鎭沂山於沂州

徽宗政和三年封沂山爲王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沂山舊封東安公政和三年封王

金

世宗大定四年詔以立春祀東鎭於益都府其封爵仍唐宋之舊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章宗明昌　年封沂山爲東安王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沂山爲東安王每歲遣使奉祀

元

世祖至元三年夏四月定祀沂山於益都府界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鎭海瀆之制正月土王日祀沂山於益都府界

成宗大德二年三月壬子詔加封東鎭沂山爲元德東安王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令式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東鎭神號

按春明夢餘錄洪武三年夏六月始正嶽鎭海瀆稱號東鎭稱東鎭沂山之神

洪武七年令東鎭沂山山東青州府祭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省春祭

按明會典云云

洪武二十六年定東鎭祀典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著令凡五鎭致祭去處所在官司以春秋仲月上旬擇日致祭祭東鎭則稱東鎭沂山之神

穆宗隆慶三年八月以洪水爲患命巡撫山東都御史姜廷頤祭東嶽山東鎭沂山之神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皇清

順治八年

按臨朐縣志順治八年四月七日遣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管工部左侍郎事劉昌致祭於東鎭沂山

順治十八年

按臨朐縣志順治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遣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左敬祖致祭於東鎭沂山

康熙六年

按臨朐縣志康熙六年八月十七日遣內祕書院學士劉芳躅致祭於東鎮沂山

東鎮沂山之神部藝文（詩）

沂山

明　喬宇

岱嶽西來海向東屹然方鎮一何雄山川自與封疆
限雲雨能收造化功翠巘入空高落鴈玉泉垂闊下
成虹明廷憂旱來香幣六事都歸一念中

南鎮會稽山之神部彙考

夏后氏

禹禪會稽

按史記夏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禹封泰山禪會稽

周

周制望祭南鎮於南郊

按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亦如五帝因其

方而爲之兆也嶽鎮神之最尊者也故爲兆域

秦

始皇二十六年令祠官祀東鎮會稽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幷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曰太室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按本紀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

北齊

北齊以會稽鎮從祀方澤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方澤夏至之日禘崐崘皇地祇於其上會稽鎮從祀

隋

高祖開皇十四年詔就會稽山立南鎮祠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紹興府志開皇十四年詔會稽等山並就山立祠

唐

唐制歲祭南鎮會稽於越州

按唐書禮樂志五嶽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南鎮會稽於越州

元宗開元十四年封南鎮爲永興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浙江通志開元十四年封四鎮山爲公會稽曰永興公有南鎮永興公祠

天寶十載加南鎮封號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十載正月癸丑加海鎮封號分遣人祭

宋

太祖乾德六年詔祭南鎮會稽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玉海乾德六年詔祭四鎮准唐開元禮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夏日祀南鎮會稽於越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其後立夏日祀南鎮會稽山於越州

徽宗政和　年封永興公爲永濟王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會稽舊封永興公政和封永濟王

金

世宗大定四年詔以立夏祭南鎮會稽於河南府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立夏望祭南鎮會稽山於河南府其封爵仍唐宋之舊

章宗明昌　年封會稽山爲永興王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會稽山爲永興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薌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

元

世祖至元三年定歲祀會稽山於河南府界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三月南嶽鎮海瀆土王日遙祭會稽山於河南府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爲之

成宗大德二年加封會稽爲昭德順應王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二年二月壬子詔加封南鎭會稽山爲昭德順應王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令式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南鎭神號

按大政記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嶽鎭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皆以山水本名稱某神南鎭稱南鎭會稽山之神

洪武七年令南鎭會稽山浙江紹興府祭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

按明會典云云

穆宗隆慶二年八月以洪水爲患命巡撫都御史谷中虛祭東海南鎭會稽之神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南鎮會稽山之神部藝文

遊南鎮記　明沈純中

職方氏東南之州曰揚州其藪曰具區其山曰會稽謂之南鎮以其能興雲雨施潤澤鎮一方之民禮望秩於山川小宗伯四望於四郊鄭元謂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也蓋天子方望之祀無所不通爲嶽鎮海瀆之在諸侯祭其封內名山大川也秦罷封建嶽瀆之祭皆領於祠官自殽以東名山五而會稽與焉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春泮凍秋涸凍各賽

禱祠宣帝時始有使者持節以祠之禮由魏及隋嶽鎮海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命本界刺史縣令祠之元遣使分祀國初稽古以夏至日祀方澤五嶽五鎮從祀五嶽在東五鎮在西用純犢一帛五籩豆八簠簋各二三年罷神之封號而止曰南鎮會稽山之神依古定制也乃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分祭五嶽五鎮海瀆之神九年分遣國子生周渭等往修祠宇命江陰侯吳良祠南鎮夫會稽素沃饒鉅麗甲於東南且人材特盛咸以爲山嶽之靈所鍾也然神爲南鎮將盡南方之民而庇之則江淮閩浙皆其所佑也功大者其典隆是以歷代禋祀加虔罔敢失禮而豈其獨厚此一郡之民戊戌歲余讀書越之戢山暇時遂與同人遊會稽神甚靈爽占夢者競祈焉其應如響山有夏后禹之陵聖王之墓也亦領於祠官山之草木俱翳蔚蒙蘢葱翠如幕雖盛夏不見旭日也遊者堪憩息焉祠有古松數十株頂皆詰屈輪囷如偃蓋數百歲矣茲山也遙望之則凡越之巖嶂峰巒皆趨向焉洵靈之所棲也同遊

者爲游子士林亦稽古好文之士也旣歸而爲之記

南鎮會稽山之神部外編

遁甲開山圖禹治水至會稽宿於衡嶺宛委之神奏玉匱之書十二卷以授禹禹未及持之四卷飛入泉四卷上天禹得四卷開而視之乃遁甲開山圖因用以治水訖乃緘書於洞穴

西鎭吳山之神部彙考

周

周制望祭西鎭於西郊

按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四望爲五嶽四鎭四瀆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爲之兆也嶽鎭神之最尊者也故爲兆域

秦

始皇二十六年令祠官春秋祀吳嶽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自華以西名山曰吳嶽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按本紀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

隋

高祖開皇十四年詔立西鎮神祠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開皇十四年閏七月詔西鎮吳山就山立祠取側近巫一人主知洒掃

開皇十六年正月准西鎮吳山造神廟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云云

唐

唐制歲祭西鎮吳山於隴州

按唐書禮樂志五嶽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西鎮吳山於隴州

元宗天寶十載封西鎮吳山爲成德公遣使致祭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寶十載二月己亥遣大理少卿李貞祭吳嶽山成德公取三月

十七日庚子祭

按文獻通考天寶十載封吳山爲成德公

肅宗至德　年封西鎮爲天嶽王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隴州志至德乾元間封吳山爲天嶽王

後唐

廢帝清泰二年封西鎮爲應靈王

按五代史廢帝本紀不載　按隴州志云云

宋

太祖乾德六年遣使奉衣冠劒履送西鎮吳嶽廟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秋日祀西鎮於隴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其後立秋日祀西鎮吳山於隴州

神宗元豐八年封吳山爲王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吳山舊封成德公

元豐八年封王

金

世宗大定四年詔以立秋祭西鎭吳山於隴州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鎭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立秋祭西鎭吳山於隴州其封爵仍唐宋之舊

章宗明昌　年封吳山爲成德王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吳山爲成德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薌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

元

世祖至元三年定歲祀吳山於隴縣界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鎭海瀆之制七月西嶽鎭海瀆土王日祀吳山於隴縣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爲之

成宗大德二年詔加封西鎭爲成德永靖王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二年三月壬子詔加封西鎭吳山爲成德永靖王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令式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西鎮神號

按大政紀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皆以山水本名稱某神西鎮稱西鎮吳山之神

洪武七年令西鎮吳山陝西隴州祭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省春祭

按明會典云云

西鎮吳山之神部藝文（詩）

吳山　明田立家

巍峨神嶽鎮西都漢時秦封此奧區鰲戴五峯連地軸龍湫百道落天吳村翁報事春秋肅聖代明禋禮數殊我亦升中乞昭貺四維千載鞏皇圖

吳山　邢雲路

午夜心齋持瓣香清晨上殿肅趨蹌天門伐鼓開閶闔王子吹簫引鳳凰呼吸有誠通帝座晶熒無語下金皇五風十雨昭靈貺願乞神功福下方

吳山　　姚孟昱

大地由來神所司灝靈吳嶽獨雄茲每向空中旋造化還從冥裏運希夷雨澤渥霑青野足煙霞深鎖碧巒奇隴西勝槪名千古別是乾坤一奧基

西鎮吳山之神部紀事

隴州志吳山靈應峰下有湫池值歲暵旱鄉民禱之靈雨輒應

北鎭醫無閭山之神部彙考

周

周制望祭北鎭於北郊

按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四望爲五嶽四鎭四瀆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爲之位也嶽鎭神之最尊者也故爲兆域

梁

梁北郊醫無閭山從祀

按隋書禮儀志云云

北齊

北齊以醫無閭山從祀方澤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方澤夏至之日禘崑崙皇地祇於其上醫無閭山從祀

隋

高祖開皇十四年詔立北鎭神祠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開皇十四年閏七月詔北鎭醫無閭山就山立祠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

開皇十六年正月又詔北鎭於營州就山立祠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云云

唐

唐制歲祭北鎭醫無閭於營州

按唐書禮樂志五嶽四鎭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祭北鎭醫無閭於營州

元宗天寶十載封北鎭爲廣寧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寶十載正

月制曰五嶽四瀆及諸鎮山宜令專使分往致祭二月乙亥分遣范陽郡司馬畢悅祭醫無閭山廣寧公取三月十七日庚子祭

按文獻通考天寶十載封醫無閭山爲廣寧公

宋

太祖乾德六年定祭北鎮於北嶽祠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圖書編乾德六年有司請祭北鎮從之此後望祭北鎮於定州北嶽祠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冬祀北鎮於定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隸之州其後立冬祀北嶽恆山北鎮醫巫閭山並於定州北鎮就北嶽廟望祭

徽宗政和三年封醫巫閭爲王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醫巫閭舊封廣寧公政和三年封王

金

世宗大定四年詔以立冬祭北鎮醫巫閭山於廣寧府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立冬祭北鎮醫巫閭山於廣寧府其封爵仍唐宋之舊

章宗明昌　年封醫巫閭山爲廣寧王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醫巫閭山爲廣寧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薌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

元

世祖至元三年定歲祀醫巫閭於廣寧路界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元三年四月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十月北嶽鎮海瀆土王日祀醫巫閭於遼陽廣寧路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爲之

成宗大德二年加封北鎮爲貞德廣寧王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二年三月壬子詔加封北鎮醫巫閭山爲貞德廣寧王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令式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北鎮神號

按春明夢餘錄洪武三年夏六月始正嶽鎮海瀆稱號稱北鎮醫巫閭山之神去前代所封名號

洪武七年定北鎮祀典

按明會典洪武七年定嶽鎮海瀆祀典北鎮醫巫閭山遼東祭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省春祭

英宗正統九年以旱遣吏科給事中姚夔祭告北鎮

天順元年以復辟遣翰林院編修李本致祭北鎮

按以上俱全遼志云云

憲宗成化十三年以災疹遣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致祭北鎮

按全遼志云云

孝宗弘治六年以少雨遣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張岫致祭北鎮

按全遼志云云

武宗正德元年以卽位遣中書舍人尹梅致祭北鎮

正德六年以平寧濠遣山東布政司經歷張敏德祭告北鎭

按以上俱全遼志云云

世宗嘉靖元年以嗣統遣彭城伯張欽致祭北鎭

嘉靖十七年以立儲遣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劉漳祭謝北鎭

嘉靖四十年以生辰遣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吉澄祭北鎭

嘉靖四十三年以生辰遣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王

之誥祭北鎭

按以上俱全遼志云云

皇清

順治八年

大清會典順治八年以親政遣官祭

嶽

鎮

海

瀆一差遼東祭

北鎮

康熙十六年

大清會典康熙六年

皇上親政七月遣官祭告

嶽

鎮

海

瀆等八處廣寧鎮一陵一遣官一員

北鎮醫無閭山之神部藝文一

建北鎮廟敕　明成祖

北鎮醫無閭山之神自昔靈應彰顯而爲國佑民厥績尤著獨其廟宇至今弗克修治朕心惓切夙夜弗怠敕至爾等擇日興工建立祠宇飭嚴祀事以稱朕崇仰之意故敕

重修北鎮廟記　胡景榮

春秋傳曰國主山川山川何靈乎爾而國主之也太乙分而爲天地高也明也博也厚也其如此而已固

堪輿之淑氣也其矗焉而奕大搆焉而孕秀彌焉而莫可紀極焉者孰主張是耶苟不固天地之氣不凝焉說山川者莫辨乎詩其曰惟嶽降神言甫侯申伯之所自也其曰奕奕梁山言韓侯受命之始也其曰天作高山言太王遷岐之終也而記亦謂山川能降時雨於乎莫秀乎人而能呈其祥莫尊乎天而能發其祕謂國主之也固宜古之聖王相視原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制名修禮以鎭天下是故均五方則有五嶽之名鎭諸州則有諸山之名不然爲山川者不少矣而奚取於今之著耶此舜禹之所經承而古今之所不變也廣寧軍之西故有醫無閭山舜封之以鎭幽州歷代因之第其號也或王之或公之其祭也或侯伯之或子男之禮隆而義未安故我太祖詔釐正之止稱北鎭醫無閭山之神是故欲報其功也尊其稱而不過欲妥其神也崇其寢而不褻欲節其祀也時其享而不瀆其文簡而核其制隆而辨其禮協諸義而當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達天地仁鬼神之大端也故曰惟聖人爲能制禮歲

丁未春會大中丞胡公宗明大將軍戴公廉大柱史李君廷松胥膺簡命蒞茲東土夏大旱相與齋祓率屬雩於北廟中丞公及門曰賁矣弗墉何以守及庭曰圯矣弗精何以承及堂曰穹矣弗塗何以妥僉曰俞越三日雨民大悅及秋詹時日度有司計徒庸有衆丕作適景榮使於遼因眺望焉乃摭其大較若此若夫封號之異堂寢之詳祀禮之節崒嵂之奇靈爽之神則先正諸記盡矣庸何言

北鎮醫無閭山之神部藝文二　詩

謁北鎮祠　明許宗魯

名山秩望古三韓戒曉齋心展璧壇觀闕海光搖遠
霽塞垣風力殿餘寒功齊五嶽威靈久品視三公禮
數寛一統華夷歸鎮靜明禋千載奉祠官

中鎭霍山之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命舜攝位封霍爲鎭

按書經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蔡傳）封表也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鎭也

按路史後紀帝舜有虞氏以四仲巡四守至於方嶽燔望告至秩山川中祀大霍山貢夏伯羲伯之樂

按霍州志虞舜肇十二州冀爲諸州首封霍爲鎭後始州焉

宋

世祖大明七年定祭霍山之儀

按宋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詔奠祭霍山未審應奉使何官用何牲饌進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議修祀川嶽道光列代差秩珪璋義昭聯冊但業曠中葉儀漏典文尋姬典事繼宗伯漢載持節侍祠血祭霾沈經垂明範酒脯牢具悉有詳例又名山著珪幣之異大冢有嘗禾之嘉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至此準酌記傳其可言者也今皇風緬暢輝祀通嶽愚謂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又鬯人之職凡山川四方用脤則盛酒當以蠡桮其餘器用無所取說按郊望山瀆以質表誠器尚陶匏藉以茅席近可依准山川以兆宜爲壇域參議以景先議爲允令兼太常持節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幣器用陶匏時不復用脤宜用郊祀以爵獻凡殺饌種數一依社祭爲允詔可

梁

梁北郊霍山從祀

按隋書禮儀志云云

北齊

北齊以太嶽鎮從祀方澤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制方澤夏至之日禘崑崙皇地祇於其上太嶽鎮從祀（按霍州志太嶽即霍山）

隋

高祖開皇十四年詔立中鎮霍山祠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開皇十四年閏七月詔冀州鎮霍山就山立祠竝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竝命多蒔松柏其雩祀日遣使就焉

唐

元宗天寶十載加霍山封號遣官致祭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寶十載二月己亥分遣潁王府長史甘守默祭霍山應靈公

按文獻通考天寶十載封霍山爲應聖公

宋

太祖乾德六年有司請祭中鎮霍山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圖書編乾德六年有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今案祀典請祭中鎮霍山於晉州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祀中鎮霍山於晉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祭五方嶽鎮海瀆自兵亂後有不在封域者遂闕其祭國家克復四方間雖奉詔特祭未著常祀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隷之州長吏以次爲獻官其後土王日祀中鎮霍山於晉州

徽宗政和三年加封霍山爲王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霍山舊封應聖公政和三年封應靈王

寧宗嘉定八年八月蝗禱於霍山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理宗淳祐七年六月大旱命侍從禱於霍山祠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金

世宗大定四年詔以土王日祭霍山於平陽府其封爵仍舊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日祭之詔依典禮季夏土王日祭中鎮霍山於平陽府其封爵並仍唐宋之舊

章宗明昌　年封霍山爲應靈王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霍山爲應靈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薌乘驛詣所在郡邑長貳官行事

元

世祖至元三年定歲以土王日祀中鎮之神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六月土王日祀霍山於平陽府界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中鎮神號

按春明夢餘錄洪武三年夏六月始正嶽鎮海瀆稱號稱霍山爲中鎮霍山之神

洪武七年定中鎮霍山山西平陽府祭

按明會典云云

洪武二十八年征廣西告祭霍山

按霍州志云云

成祖永樂　年以兵行告祭霍山之神

按霍州志永樂祭中鎮霍山文云今年七月十六日兵行特遣人致香幣牲醴先詣神所祭告

代宗景泰元年遣使祭中鎮霍山

按霍州志景泰元年歲次庚午閏正月丙午朔越十五日庚申遣吏科給事中喬毅致祭中鎮霍山

景泰六年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蕭啓禱祀霍山

武宗正德六年遣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夏景和祭告於中鎮霍山

世宗嘉靖十一年遣平陽府霍州知州王子謹致祭於中鎮霍山

嘉靖三十三年遣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崇祭告於中鎮霍山

嘉靖三十五年遣戶部左侍郎鄒守愚致祭於中鎮

霍山

嘉靖四十年遣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宗氣致祭於中鎮霍山

按以上俱霍州志云云

皇清

康熙六年

按霍州志康熙六年九月

欽差兵部左侍郎曹國柄致祭於霍山中鎮之神

中鎮霍山之神部彙考二

水經注　汾水

汾水出霍山山有嶽廟廟甚靈鳥雀不栖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

山西通志　山川

中鎮有中鎮廟靈應甚速凡遇災異遣官奉祀仍命

有司例祭

趙城縣志

山川

霍山有中鎮廟唐開元八年封霍山中鎮爲應聖公宋政和二年封應靈王元封崇德應靈王至明改稱中鎮霍山之神靈應甚速凡遇災異遣官奉祀仍命有司例祭至者未嘗不題咏云

中鎮霍山之神部藝文一

祭告中鎮文　明太祖

屹立霍山作鎮中興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先帝王察地利以安民生故祝之曰霍山於敬則誠於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神

與穹壤同始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於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中鎮霍山名其神依時祀神惟神鑒知

祭霍山文

代宗

惟神奠茲中土民物育成有賴神庇今嗣承大統祗嚴祀冊惟神歆格來祐羣生尚饗

又

恭承大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恆內省政每外乖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利穀麥不登憂切民心妨及國計究惟所自良有在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避而轉殃爲福寔神職當專夫有咎無功功將惟一而轉殃爲福功孰與均特致懇乞幸副懸望

祭霍山文

武宗

去歲以來寧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內變肅清中外底定匪承洪佐曷克臻茲因循至今未伸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饑殍載塗人民困苦盜賊

嘯聚勦捕未平循省咎由實深兢惕伏望神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叶應祐我國家永庇生民謹告

祭霍山文

世宗

惟神鍾靈孕秀鎮奠一方陰翼國家其來尚矣朕以寡昧恭承天命十有一年於茲敬事神祇罔敢少懈顧茲儲宮未立恆切於懷茲者特具牲帛醴齊遣官虔禱伏望懋著神功錫予元嗣則我國家綿慶禩於無窮而神亦享福於無窮矣尚饗

又

朕奉天命子育萬民所冀歲稔時和災害不作邇者各處地方水旱兵荒人民遭阨危亡載道災變異常朕心憂惕惟神上奉帝命奠濟一方諒垂矜憫爰命潔士齎捧香帛特遣撫臣備儀竭虔詣祠致祭所冀明神大彰靈驗潛斡化機俾氣序順調雨暘時若弭解災刼溥賚豐泰庶同朕奉天子民之意而神亦享祀於無窮矣謹告

又

惟神受命上帝鎮奠一方茲者山西蒲解霍澤臨汾臨晉翼城聞喜襄陵靈石安邑滎河平陸高平芮城夏等州縣及河東運司各因地震接連千里響聲如雷震倒房舍壓死人民不計其數惟茲災變異常予深用惶惻特遣大臣敬齎香帛往詣祭告伏冀神明贊天敷佑斡旋潛消刼難錫福生民地方其永賴焉謹告

勅賜中鎮記

楊瑩然

維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羣臣來朝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衆渡江宅於金陵每獲城池必祭其境內山川於今十有五年罔敢或怠邇者中原底平嶽瀆海鎮悉在封域朕每託天地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默識相予況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禮秩尊崇朕何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愫以竢遂以正月十五日授祝幣而遣然臣瑩然承詔將事爲謹三月初六日祭於此下威靈顯格四時孔明龜石鐫文用垂悠久惟神典隆磅礴靜止中央典禮旣成綱維斯世尚期

奠安境土福澤生民是我聖天子之所望於神明者而亦神明助我邦家之靈驗也是年三月初六日臣楊瑩然記

中鎮霍山之神部藝文二（詩）

中鎮廟留題　　宋王惟正

聳峻疊寒翠森森廟木秋崇封應聖跡褒德鎮中州輔宋來宸署興唐占上遊義旗初有力未足答神庥

題中鎮廟　　明劉玨

鰲頭矗矗倚青蒼爲雨常滋古冀方饗祭已看逢盛世贈封曾說自前唐衡陽鴈轉遙分影華嶽蓮開近送香此日仰參頻北望三呼萬歲祝君王

前題　　胡謐

遙從雲朔起嶙峋西嶽東行近接鄰形勢中原開偉觀英靈歷代饗明禋泉流不獨涵千頃雲出時能雨八根此日躋攀凌絕頂平觀咫尺是星辰

祭中鎭有感　　徐珵

天開地闢分鴻濛茲山作鎭居土中巍然自是羣嶽宗崐崘北來勢杳窮太行西下趨關東龍翔鳳翥千里重維霍崚峙何其雄紛紛培塿俱相從有若父祖臨兒童北爲并冀南華嵩扶輿磅礴疏堯封我皇御宇熙天工民安物阜躋時雍奈何旱曠爲鞠凶宸衷軫念恆冲冲爰命臣珵奉黃琮函香不遠祠靈宮州侯縣邑致虔恭奔走執事無惰容神聖昭明天聽聰精誠肸蠁潛相通禮成燕享情融融振衣獨上最高峰長見雲表招玉龍斡旋造化須神功願得十雨而五風載歌天保慶言豐

謁霍山中鎭　　褚相

一年兩度謁山神喜覩中鎭廟貌新千古精英囘草木四時俎豆重儒紳唐虞遺跡今猶在漢宋殘碑字益眞惟願神施匡帝力地天無日不平均

中鎮霍山之神部紀事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爲襄子智伯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智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

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頓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晉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名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

創業起居注帝入自雀鼠谷次於靈石縣去霍邑五十餘里此縣西北抗汾水東拒霍太山守險之衝是爲襟帶於時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沈叔安崔善爲等遣兵往太原運一月糧以待開霽甲子有白

衣野老自云霍太山遣來詣帝請謁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此老乃伺帝行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得見卿非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祠山中聞語遣語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東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當爲帝破之可爲吾立祠也帝試遣案行傍山向霍邑道路雖峻兵往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去縣十里城上人卽遙見兵來帝曰行逢滯雨人多疲濕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難爲之巧山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蹤雨霽有徵吾從神也然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顧左右笑以爲樂丙寅突厥始畢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已遣兵馬上道計日當至帝曰地名賈胡知胡將至天其假吾此胡以成王業也

霍州志千里徑在州東三十里山下卽霍山神引唐太宗攻霍邑之路也中有土橋太宗至此橋斷不能渡乃拜而禱之橋遂湧出舊痕皆向上今迹微存

太平廣記上黨有程逸人者有符術劉悟爲澤潞節

度臨汾縣民蕭季平家甚富忽一日無疾暴卒逸人嘗受季平厚惠聞其死即馳往視之語其子曰父未當死蓋爲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於是朱書一符向空擲之僅食頃季平果蘇其子問父向安適乎季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見一綠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與使者俱行約五十餘里適遇丈夫朱衣仗劍怒目從空而至謂我曰程斬邪召汝汝可即去於是綠衣者馳去若有懼朱衣人牽我偕來有頃忽覺醒然其家驚異因質問逸人曰所謂程斬邪者誰耶逸人曰吾學於師得歸氏龍虎斬邪符籙因解所佩籙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誣逸人後遊閩越竟不知所在

東瀆淮水之神部彙考一

周

周制望祭東瀆於東郊

按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四望爲五嶽四鎭四瀆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爲之兆也五嶽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故爲兆域

秦

始皇二十六年令祠官祀淮瀆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自殽以東大川祠二曰濟曰淮（按本紀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

注　淮廟在平氏

漢

宣帝神爵元年詔歲祀淮於平氏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改元神爵令祠官以禮爲歲事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淮於平氏使者持節侍祠一禱而三祠云

梁

梁北郊四瀆從祀

按隋書禮儀志云云

唐

唐制歲祭淮於唐州

按唐書禮樂志云云

元宗天寶六載封淮瀆爲長源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通典云云

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春日祀淮瀆於唐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隷之州其後立春日祀淮瀆於唐州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改桐柏廟爲淮瀆長源公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眞宗封禪畢還改唐州上源桐柏廟爲淮瀆長源公加守護者（按本紀眞宗封禪在大中祥符元年）

仁宗康定元年詔封淮瀆爲長源王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金

世宗大定四年詔以立春祭淮瀆於唐州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立春祭東瀆大淮於唐州其封爵仍唐宋之舊

章宗明昌　年封淮爲長源王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淮爲長源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薌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

元

世祖至元三年定歲祀淮瀆於唐州界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正月東嶽鎮海瀆立春日祀大淮於唐州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爲之

至元二十八年詔加東瀆封號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詔加嶽瀆封號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東瀆神號

按大政紀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皆以山水本名稱某神淮瀆稱東瀆大淮之神

洪武七年令淮瀆河南南陽府祭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未幾以神從祀南郊省春祭

按明會典云云

穆宗隆慶三年八月以洪水爲患命巡撫鳳陽等處侍郎趙孔昭祭大淮之神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東瀆淮水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王制

四瀆視諸侯

晉書

天文志

東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東井南垣之東四星曰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

東瀆淮水之神部藝文一

祭淮文　　隋薛道衡

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太牢之奠敬祭於東瀆大淮之靈蓋聖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彝倫攸斁天隔內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爲逋逃之藪皇帝肇開鼎業光有神器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呼韓歲時拜誦僞陳蕞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流江

左寃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撫寧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摽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材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敬申薦醴惟神尚饗

封淮瀆文　唐元宗

惟神源流深祕潛潤博洽阜成百穀疏滌山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

重修淮瀆長源公廟記　宋路振

臣聞山川之氣絪縕而交感故風雨時而煦育彰焉陰陽之化磅礴而無迹故肸蠁應而神明生焉若夫積厚成功利物而不宰靈長毓粹曠世而流光祀典以興其來尚矣昔者鯀湮洪水績用弗成下民由其昏墊明禋以之匱乏帝嬀行巡狩之禮始秩羣望夏禹除懷襄之害首奠大川安流載融善利斯積潤下之德既冠於九疇視侯之爵乃崇於四瀆周禮著浮沈之祭秦官修泮涸之儀壇坎既嚴方幣亦異兩漢而下舊章彌縟茲蓋王者崇稼穡之本防災沴之典

將以庇民於太熙儲祉於豐歲未有不重山川之祀貢神靈之宇以延乎藩錫者也若乃觀泛濫之迹稽神化之方東瀆比於長淮大淮稱爲奧府始經營於赤位終漾漫於炎野晦明不爽自通朝夕之潮化產兼包靡容汾澮之惡故其潏淪浩蕩湍流廻直蘊蠙珠而不耀指鯷海而迅征靈氣所憑廟貌斯顯幽贊之道古今如一者其惟長源公乎若夫崇封奠獻之禮冠冕服章之度禦災捍患之力發祥震怪之符是皆紀在策書不煩述也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受元符之七載既覲東后而登岱巘飭秋駕而巡冀壤上封展寀躬接乎萬靈頌祇育穀虔修乎明祀人神訢合符瑞並至庶徵時若寒燠由是不愆厥壤可游雲露以之流潤禮節興而風俗茂刑辟措而生齒繁家有絃誦之聲人知洙泗之教昆虫咸遂忠厚之化行疵癘不作生成之德著以至靈官降於末夕諄誨通乎吉夢祇見眞祖親接緒言識寶系之綿長飲瓊液之甘潤於是却拱璧而進道嚴禖衞以朝眞躬款鬱華之庭虔展厰壇之禮

鴻儀有赫丕應還臻瑞景藹於三辰祥輝發於九井囘蹕雎陽之奧壤觀風藝祖之舊邦浚發德音懋建京邑格大宮而祼鬯陟泰壇而升燎湛恩普洽丕冒於八荒星軺四出徧告於羣祀而嶽鎮海瀆之望愈嚴飭矣先是廟在桐柏之西南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臨徙其地歲月滋久棟欀斯撓守臣上聞中旨隨降畫工圖宮室之狀大匠定營繕之制官不嚴而治工不戒而備夫制作之盛邦家之壯觀報降無爽神靈之善應宜其享豐懋之福協藩昌之兆降祉於萬禩保民於無疆者也下臣受詔茂揚成績辭燥吻怔直書梗槩云爾

淮瀆廟碑記

明唐龍

洪濛既分震澤底定天下之水播爲四瀆所以平準五行綱紀八維滲漉九野潤澤萬物胥於是乎在夫淮其一而與江與河與濟析流合源並形區域者也淮出於胎簪由桐柏而導之挾渦水而中注於泗距泗之盱眙東北三十里龜山隆而起延首曳尾豐背而踞跗東其瀾以輸之東海不激不悍不軼不溢民

享其利而無其害是山又淮之鎮也山有淮瀆廟不知祀者何神經云禹治水三過桐柏獲水神巫支祈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命庚辰扼而制之鎖於龜山之足淮水始安夫神豈庚辰歟抑公羊子曰山川有能潤澤百里者則秩而祭之淮潤不啻百里可知矣無亦委諸淮水之靈哉或有曰支祈之宮在是爾夫山妖水怪直惟驅之而已豈可宮耶其誕明矣歲月滋久廟日以圮水且失其故道汎焉蕩焉灌於河陟五十二河湖害未已也嘉靖己丑春鳳陽府知府曹子嘉率知州袁子淮登山之巔以省厥流憮然嘆曰惟廟不稱神居水之用溢無乃神弗相歟民溺己溺則何忍乎方撫蒞茲土侍御徐子錦亦以刑部至亟以工告而咸是之知州與盱眙縣知縣朱鸞各捐金以經始其役庶民于于而集越四十日用告厥成乎已還朝攝臺事知府知州輕數千里而以文請乎惟神以庇民國以祀神庇民弗至神之羞也祀神弗虔有司之責也況茲水患閭殫爲河民其魚矣乃恬然不之省憂乎今日之役爲民之故以邀惠乎神庶幾神

之居歆禦災捍患罔怠厥職矣譬若嬰兒有疾其母徧索鬼神而禱之情之至也即嫌於媢奚恤上之不忍吾民猶父母之不忍吾子也是故憂河決者乃沈其玉憫天旱者靡愛斯牲率用此道爾矣其書之也則宜知府廉直慈惠知州絜己愛民其所布善政咸渢渢然以興夫工特取節云

東瀆淮水之神部藝文二（詩）

淮瀆廟和柳地官韻　明雲崖

青山遙路不知遙俯瞰河流仰碧霄雲出洞來時作
雨泉從地起暗通潮古碑剝落前朝字老檜支撑晚
歲標千載靈祠隆祀典一方民物賴豐饒

東瀆淮水之神部紀事

古嶽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嶽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章氏兜氏盧氏黎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間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力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

靈山妖石怪奔號藂繞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免淮濤風水之難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于吳過淮津欲飲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于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

五代史吳世家楊溥乾貞二年正月封濟瀆爲長源王

東瀆淮水之神部雜錄

輟耕錄泗州塔下相傳泗州大聖鎖水母處謬也按地志云水神在臨淮縣龜山之下形若獮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禹獲之鎖其頸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邇來漁者知鎖所在古嶽瀆經云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曰無支祈乃命庚辰制之鎖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山下其鉤爲物所掣沈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

醉涎沫腥穢不可近又東坡濠州塗山詩川鎖支祈水尚渾注程演曰異聞集載歌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祈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時有漁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獮猴者葢此物也國史補曰楚州漁人于淮中釣得古鐵鎖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獮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水獸好爲雲雨禹鎖于軍山之下其名無支祈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十七卷目錄

南瀆江水之神部彙考一

周　總一則

秦　始皇一則

漢　宣帝神爵一則

唐　總一則　元宗天寶一則

宋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淳化一則　眞宗一則　仁宗康定一則

金　世宗大定一則　章宗明昌一則

元（世祖至元一則　成宗大德一則　泰定帝泰定一則）
明　太祖洪武二則　穆宗隆慶一則

南瀆江水之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　江妃二女圖　九江神圖　中山經
博雅　江神

南瀆江水之神部藝文一
湘君　楚屈平
湘夫人　前人
神二女　晉郭璞

江妃賦　二首　宋謝靈運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文　梁吳均
祭馬當上水府文　宋呂誨

南瀆江水之神部藝文二　詩
湘夫人　梁王僧孺
湘夫人　沈約
登二妃廟　吳均
湘夫人祠　唐杜甫
祠南夕望　前人

湘妃　劉長卿
湘妃廟　前人
瀟湘神二曲　劉禹錫
湘妃怨　陳羽
湘夫人　鄒紹先
湘夫人二首　郎士元
湘妃怨　孟郊
湘妃　李賀
帝子歌　前人

悲湘靈　鮑溶
題伍員廟　徐凝
湘妃廟　羅隱
舜妃　周曇
再吟　前人
謁江瀆廟　宋喻汝礪
黃牛峽祠　歐陽修
小姑山謠　元歐陽應丙
湘弦曲　郭翼

謁小姑廟　明楊基
小孤山圖　前人
題湘君圖　高啓
送祠江瀆使者　前人
賽小姑廟　周瑱
伍公祠　徐渭
伍相廢祠　程嘉燧
南瀆江水之神部選句
南瀆江水之神部紀事
南瀆江水之神部雜錄
南瀆江水之神部外編
西瀆河水之神部彙考一
周（總一則）
秦（始皇一則）
漢（總一則　宣帝神爵一則）
唐（總一則　元宗天寶一則）
宋（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眞宗景德一則　大中祥符一則　天禧一則　仁宗康定二則
皇祐一則）

金 世宗大定二則　章宗明昌一則　宣宗貞祐一則
元 世祖至元一則　順帝至正一則
明 太祖洪武二則　穆宗隆慶一則
皇清 順治一則
西瀆河水之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 冰夷圖　海內北經
老子中經 河伯
神異經 河伯使者
博物志 河伯
博雅 河伯
酉陽雜俎 河伯
西瀆河水之神部藝文
河伯　楚屈平
冰夷　晉郭璞
澶州靈津廟碑　宋孫洙
西瀆河水之神部選句
西瀆河水之神部紀事
西瀆河水之神部雜錄

西瀆河水之神部外編

北瀆濟水之神部彙考

周　總一則

秦　始皇一則

漢　宣帝神爵一則

唐　總一則　元宗天寶一則

宋　太祖乾德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仁宗康定一則

金　世宗大定一則　章宗明昌一則

元　世祖至元一則　武宗至大一則

明　太祖洪武二則　穆宗隆慶一則

北瀆濟水之神部藝文一

祭濟文　魏文帝

封濟瀆祝文　唐元宗

濟瀆廟碑記　宋盧多遜

濟瀆廟告文　明代宗

北瀆濟水之神部藝文二（詩）

遊濟瀆　宋李志全

濟瀆　明吳國倫

北瀆濟水之神部紀事
北瀆濟水之神部雜錄
北瀆濟水之神部外編

神異典第二十七卷

南瀆江水之神部彙考一

周

周制望祭南瀆於南郊

按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四望爲五嶽四鎭四瀆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爲之位也五嶽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故爲兆域

秦

始皇二十六年令祠官祀江瀆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自華以西江水祠蜀（按本紀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

注　索隱曰風俗通云江出嶓山廟在江都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蓋漢初祠之於源後祠之於委也廣雅云江神謂之奇湘江記云帝女也卒爲江神華陽國志云蜀守李冰於彭門闕立江神祠正義曰括地志云江瀆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

漢

宣帝神爵元年詔歲祀江于江都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祠后土改元爲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江于江都使者持節侍祠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

禱而三祠云

唐

唐制歲祭江于益州

按唐書禮樂志云云

元宗天寶六載江瀆封爲廣源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通典云云

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詔祀江瀆于成都府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鎮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于所隷之州其後立夏日祀江瀆于成都府

淳化二年禮官請祭江瀆于益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淳化二年八月禮官言顯德中祭江瀆于揚請如故事祭於益

眞宗　年詔封江神爲王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眞宗詔封江州馬當山水府福善安江王太平州采石中水府順聖平

江王潤州金山下水府昭信泰江王

仁宗康定元年詔封江瀆爲廣源王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金

世宗大定四年以立夏祭江瀆于萊州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鎭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立夏望祭南瀆大江于萊州其封爵仍唐宋之舊

章宗明昌　年封江爲會源王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江爲會源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薌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

元

世祖至元三年歲祀江瀆于萊州界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鎭海瀆之制三月南嶽鎭海瀆立夏日遙祭大江於萊州界祀官以所守土官爲之

成宗大德三年二月壬申加吳大夫伍員曰忠孝惠

顯聖王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泰定帝泰定三年十一月加封廬陵江神曰顯應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南瀆神號

按明會典洪武三年正海瀆諸神號南瀆則稱南瀆大江之神

洪武七年令江瀆四川成都府祭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省春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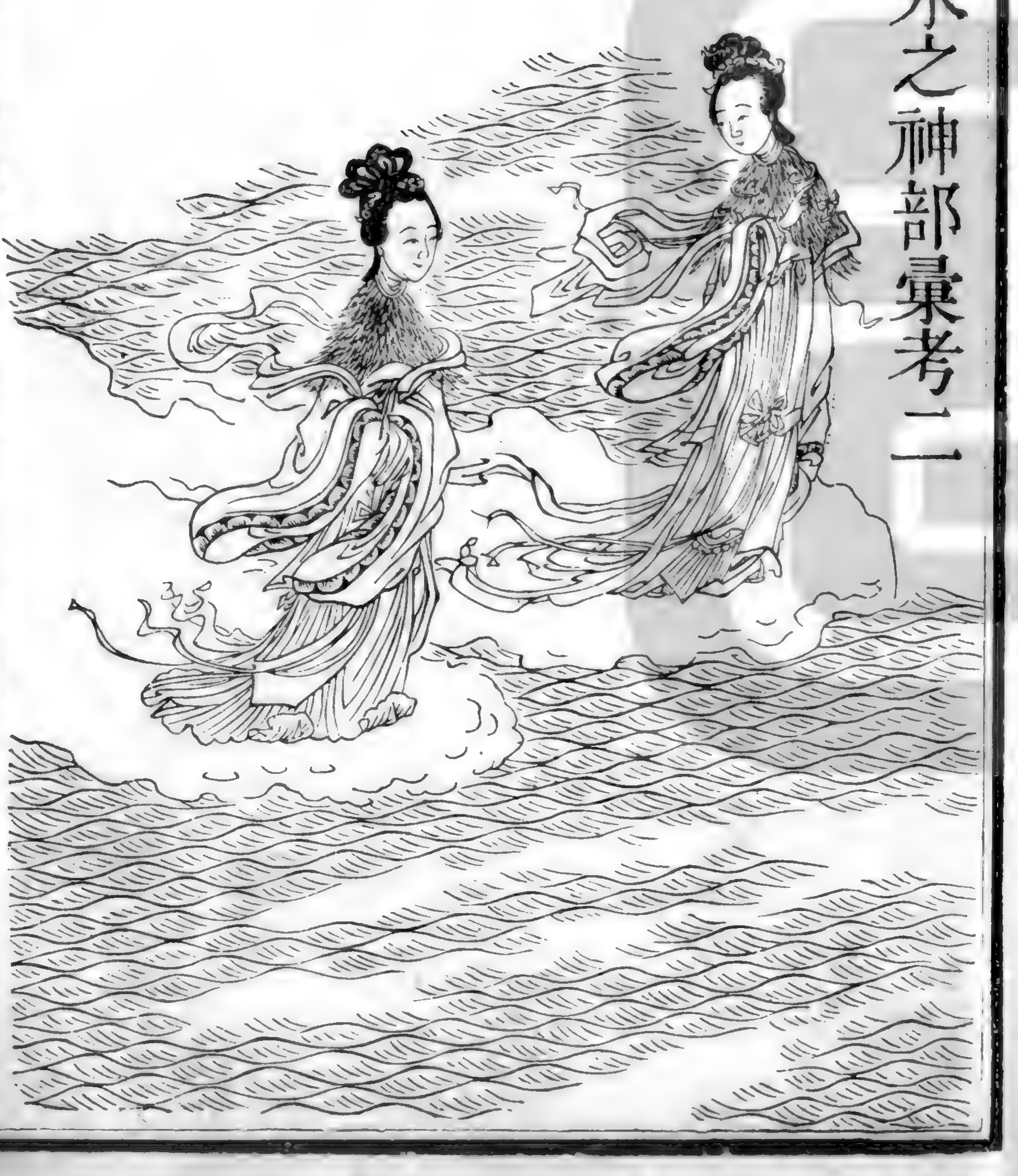
按明會典云云

穆宗隆慶三年八月以洪水爲患命巡撫鳳陽等處侍郎趙孔昭祭大江之神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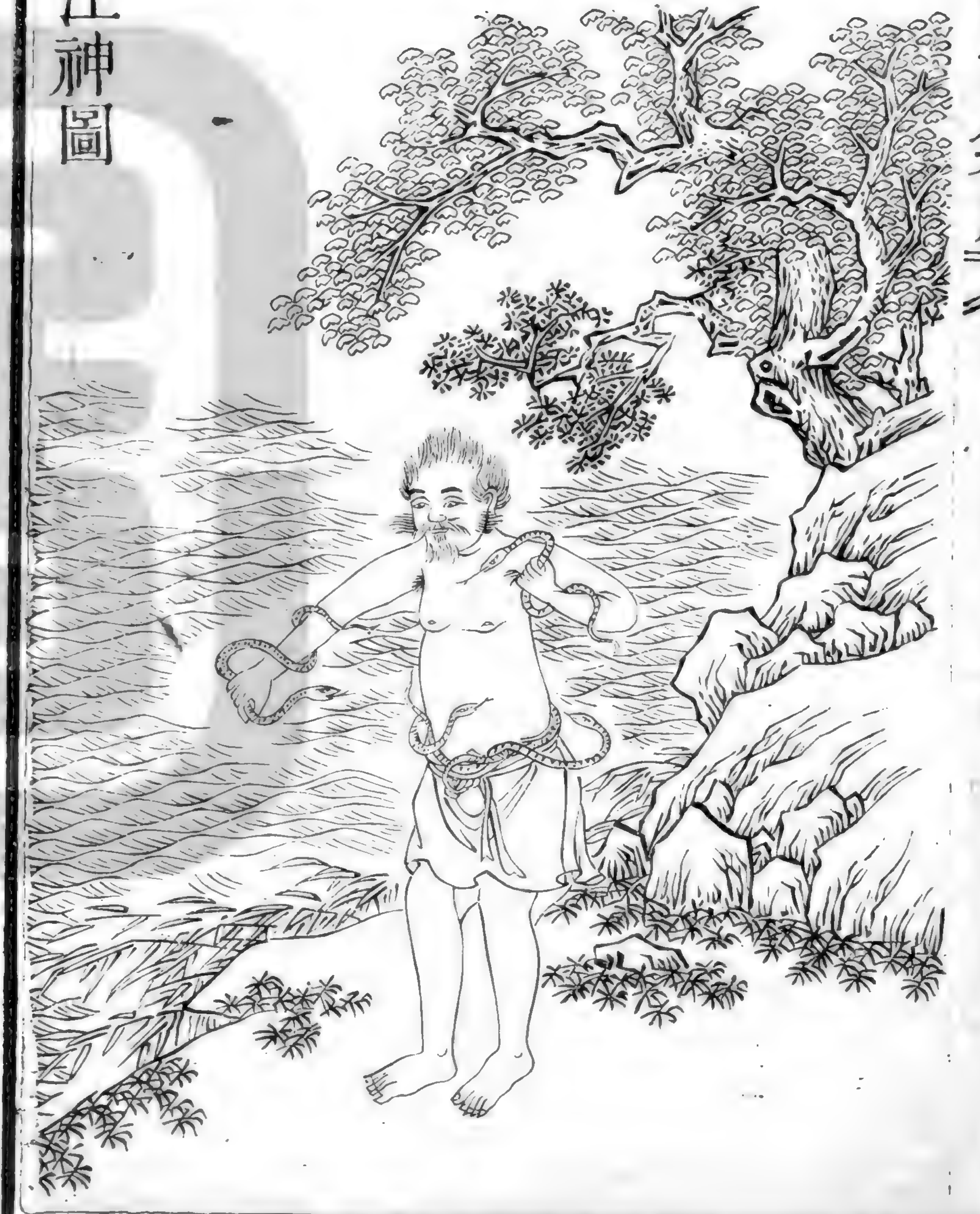
南瀆江水之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



江妃二女神圖

九江神圖



中山經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

注　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三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之意也地理志九江今在潯陽南江自潯陽而分爲九皆東會於大江

博雅

江神

江神謂之奇相

南瀆江水之神部藝文一

湘君

楚屈平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斵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

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前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鎭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予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神二女　晉郭璞

神之二女爰宅洞庭遊化五江惚恍杳冥號曰夫人
是惟湘靈

江妃賦　宋謝靈運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
矧今日之逢迎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
兩宜歡嚬俱適華素於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
斂色迴飆拂渚每馳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
珠以申贈覬色授而魂與沈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
川之表裏判天地之浮沉承嘉約於往昔寧更貳於
在今儻借訪於交甫知斯言之可諶蘭音未吐紅顏
若暉留眄光溢動袂芳菲散雲轡之絡繹按靈輜而
徘徊建羽旌而逶迤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
眇天末而永違

又

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視騰采靡容膩理嗟佳人之
眇邁睡霄際而皓語懽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暫佇
天台二娥宮亭雙媛青袿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

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事雖假於雲物心常得於無待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文　梁吳均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薦歷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濱江漢勗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釁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目佽飛舞劍而東臨菑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鉤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燋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掃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搦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縈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

祭馬當上水府文　宋呂誨

惟神道靈水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載在祀典然風波重阻帆檣交會物貨貿遷者商人之利也又如冒

官販墨侵漁下民重裝以還者貪吏之利也是皆行險僥倖日進千里而不知其徑者利汩於中豈計於險易一有傾覆固其宜矣至若艫尾相銜率鍾致石遠奉公上固有期會豈得已者又況忠臣義士忘軀報國一言忤時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厭仇人之欲與夫徇福誠異趣爾意天地設險阻舟檝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受國封爵濟物利人福善禍淫乃其職爾今狂蛟肆怒乘風鼓浪恐其覆沒阽危若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濟者皆其幸耶誨六年中再得罪沿泝上下者四移麾晉陽舟次於是適値風濤幾爲淪溺三日未霽故具牢醴禱訴所誠神其監焉

南瀆江水之神部藝文二（詩）

湘夫人　　梁王僧孺

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
日暮思公子御意嘿無辭

湘夫人　　沈約

瀟湘風已息沅澧復安流揚蛾一含睇㛹娟好且修
捐玦至澧浦解珮寄中洲

登二妃廟　　吳均

朝雲亂人目帝女湘川宿折菌巫山下采荇洞庭腹

故以輕薄好千里命艫舳何事非相思江上葳蕤竹

湘夫人祠

唐杜甫

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
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盡染淚在叢筠

祠南夕望

前人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湘妃

劉長卿

帝子不可見秋風來暮思嬋娟湘江月千載空蛾眉

湘妃廟

前人

荒祠古木暗寂寂此江濆未作湘（一作湖）南雨知爲何處雲苔痕斷珠履草色帶羅裙莫唱迎仙曲空山不可聞

瀟湘神二曲

劉禹錫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湘妃怨　　陳羽

二妃怨處雲沈沈二妃哭處湘水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颯（集作索）風生斑竹林

湘夫人　　鄒紹先

楓葉下秋渚二妃愁渡湘疑山空杳藹何處望君王日落水雲裏油油（集作悠悠）心自傷

湘夫人　　郎士元

蛾眉對湘水遙笑蒼梧山萬乘既已沒孤舟誰忍還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

其二

南望涔陽路渺渺多新愁桂酒神降時回風江上秋綵雲忽無處碧水空安流

湘妃怨　　孟郊

南巡竟不返二妃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魄喬木深青春清光滿瑤席搴芳徒自薦靈意殊脈脈玉佩不可親徘徊烟波夕

湘妃　　李賀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一作神）娥蓋湘水蠻娘吟弄

滿寒空九山靜絲淚花紅離鸞別鳳煙梧中巫雲蜀
雨遙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凉夜波間吟古龍

帝子歌　　前人

洞庭明月（一作帝子）一千里凉風鴈啼天在水九節菖蒲
石上死湘神彈瑟迎帝子山頭老桂吹古香雌龍怨
吟寒水光沙浦走魚白石郎閒取眞珠擲龍堂

悲湘靈　　鮑溶

山上凉雲收日斜川風止娥皇五十弦秋深漢江水
初因無象外牽感百憂裏霜露結瑤華煙波勞玉指
將隨落葉去又繞疎蘋起哀響雲合來淸餘桐半死
女顏萬歲後豈復嬋娟子不道神無悲那能久如此
魂魄無不之九山徒相似沒沒竟不從唯傷遠人耳
斑斑淚篁下恐有學瑟鬼

題伍員廟　　徐凝

千載空祠雲海頭夫差亡國已千秋浙波只有靈濤
在拜奠青山人不休

湘妃廟　　羅隱

劉表荒碑斷水濱廟前幽草閉殘春已將怨淚流斑

竹又感悲風入白蘋八族未來誰北拱四兇猶在莫
南巡九峰相似堪疑處望見蒼梧不見人

舜妃　　周曇

蒼梧一望隔重雲帝子悲尋不記春何事淚痕偏在
竹貞姿應念節高人

再吟　　前人

瀟湘何代泣幽魂骨化重泉志尚存若道地中休下
淚不應新竹有啼痕

謁江瀆廟　　宋喻汝礪

坤軸東南傾大江日夜注前驅下洛洙餘濤略吳楚
任勢不期勞得意緣所遇水也初無營神哉亮誰主
芳蘭沈清華碧藻舒翠縷晨鵠戲野岸春鳬集深渚
均是得所安伊神豈私汝古來幾清魂捨此迷所處
浮游不知還沙邨失煙樹而我後千載悠然在江滸
抱嗇貴無競矜名忌多取冥冥罨岸風淫淫打船雨
舞雩窺洪濤開蘋渡前浦再拜謝神貺聊復隨所住

黃牛峽祠　　歐陽修

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

潭潭郫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
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
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
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
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

小姑山謠　元歐陽應丙

小姑近在水中央薜荔爲衣蘭佩香翡翠奮翼青霞
光宛其螓首蛾眉長紫金芙蓉出綠波白玉臺鏡開
青螺涉江浩蕩興無極臨風窈窕揚清歌大姑阿姨
寄傳語相望烟波奈何許日暖江南滿白蘋金釵落
地湍風起

湘弦曲　郭翼

竹啼非染露山眩乃疑雲靈瑟傳神語休令帝子聞

謁小姑廟　明楊基

月帔星冠敞翠屏白腮紅頰兩眉青魚鱗小殿波紋
滑龍尾長旗雨氣腥巫女沈牛歌宛轉彭郎回馬拜
娉婷蘭舟願祝東風便一夜夷猶過洞庭

小孤山圖　前人

江流西來如箭急小孤橫截江心立桃花水漲勢相爭峽口瞿塘猶不及山神堂堂心膽麤當時人間偉丈夫江頭廟裏青綾帳翠靨金釵塑小姑

題湘君圖　高啓

悵望南巡竟不還淚和湘雨暮斑斑須知打死愁方盡莫恨秦人鞭赭山

送祠江瀆使者　前人

源發岷峩萬里通幽香迢遞問齋宮神馳白馬靈光近祝奉元牲禮秩崇驛下換船潮湧日廟前沈璧水迴風重煩使者徼多福南國無疵黍稌豐

賽小孤廟　周湞

育秀凌華嵩標奇奠淮楚陽闢啓神關陰沈開水府渾渾聚南舳淵淵聞戍鼓陳瑟會安歌傳芭紛代舞椒漿既芬潔桂櫂方容與日暮懷歸情含睇望修渚

伍公祠　徐渭

吳山東畔伍公祠野史評多無定時舉族何辜同刈草後人却苦論鞭尸退耕始覺投吳早雪恨終嫌入郢遲事到此公眞不幸屬鏤依舊遇夫差

伍相廢祠　程嘉燧

吳宮舊事滿陳荄伍相殘碑剔蘚苔碧血未隨荒艸沒素車空駕怒潮來但聞楚水猶驚瀨莫問秦廷已炬灰落日寒鴉倍惆悵百花原上一僧回

南瀆江水之神部選句

魏曹植仙人篇湘娥撫琴瑟

唐李賀詩看雨逢瑤姬乘船值江君

白居易詩牙檣迎海舶銅鼓賽江神

明梅鼎祚詩子胥廟屬鏤鼓氣揚鴻川

南瀆江水之神部紀事

拾遺記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娛辯口麗詞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祠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沈於水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沈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旁號曰招

祇之祠

吳越春秋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子胥遂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卽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髓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

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于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卽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殭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首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于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及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

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水經注昔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于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

異苑永嘉中吳相伍員廟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洛値京都傾覆歸途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卽日得渡

魏書慕容暐傳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既僭立年號建熙暐政無綱紀時人知其將滅有神降於鄴自稱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

雲溪友議李校書男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澧陽經湘中乘舟題二妃廟二首詩曰小孤州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

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兒女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君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君乃悉其所陳俄而影滅遂掣其神塑而去重涉湖嶺至於潯陽太守段成式郎中素與李爲詩酒之交具述此事段公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井段爲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時明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

北夢瑣言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遊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崕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豔麗

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鏕頭於此行鏕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致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怪乃曰前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乞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鏕姻懿常言此事甚詳

廬山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犬嘷灘損船上岸寢于江廟爲廟神所責生以素業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爲其分理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劉山甫與廖鷺校書親見璟說其事甚詳

錄異記鄭君雄爲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旗隊若數千人在水東壩內屯駐旗幟帟幕人物喧闐與軍行無異不敢探報莫知其由但是州內警備突來

而已未曉差人密探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探者問之答曰江瀆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陝內今遠近安矣却歸川中差人視之有下營及大幕蹤跡一一可驗

旌異記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被祟致疾叩諸巫皆云其父爲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惟一子吾恃以爲生何故數數禍之若有所須當以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今爲江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備至須草履幷衫板甚急宜夕焚以濟用年滿當求代始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病遂愈

稽神錄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某旣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有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板木如丘陵復有諸人運溺者財物入庫中甚多入門堂上有官人徧名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卽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怳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沙岸上矣舉船

儼然亦無霑溼

彥周詩話有客泊湘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輿衞入廟中置酒鼓琴心悸不敢窺迨明方散隱隱踏水浮空去因入廟中見詩四句墨色未乾云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弄新涼峰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神怪不足言但詩甚佳故錄之

南瀆江水之神部雜錄

日知錄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爲水神湘夫人爲二妃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天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

女傳曰二女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江湘之有夫人猶河雒之有虙妃也此之謂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二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攷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爲二卽屈子之作可証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

南瀆江水之神部外編

水經注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恆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異苑秦時中宿縣十里外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

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晉中朝有質子將歸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云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卽是也君至但叩藤自有應者及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沒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亦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洽聞記隆安中丹徒縣民陳悝于江邊作魚簄潮去于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悝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矣

西瀆河水之神部彙考一

周

周制望祭西瀆於西郊

按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四望爲五嶽四瀆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爲之兆也五嶽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故爲兆域

秦

始皇二十六年令祠官祀河瀆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自華以西水曰河祠臨晉（按本紀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

注　索隱曰臨晉有河水祠正義曰山海經云冰夷人面乘兩龍太公金匱云馮脩也魚龍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爲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水仙也

漢

漢制祠河于臨晉

按史記封禪書漢天下已定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河巫祠河于臨晉

宣帝神爵元年詔歲祀河于臨晉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改元神爵令祠官以禮爲歲事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祀河于臨晉使者持節侍祠歲五祠云

唐

唐制歲祭河于同州

按唐書禮樂志云云

元宗天寶六載河瀆封爲靈源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通典云云

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祀河瀆于河中府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詣白馬津以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決溢修塞皆致祭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鎭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于所隸之州其後立秋日祀河瀆于河中府

眞宗景德三年祭河瀆之神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景德三年七月以汴口復通祭河瀆十二月己卯詔澶州于河南置河瀆廟初帝幸澶州大河不冰虜若見陰兵助戰故立祠

大中祥符元年詔進號河瀆爲顯聖靈源公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眞宗封禪畢車駕次澶州祭河瀆廟詔進號顯聖靈源公遣右諫議大

夫薛映詣河中府比部員外郎丁顧言詣潭州祭告車駕至潼關遣官祠河瀆還至河中親謁奠河瀆廟（按本紀眞宗封禪在大中祥符元年）

天禧四年勅祭河增龍神及尾宿諸星在天河內者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禧四年從靈臺郎皇甫融請凡修河致祭增龍神及尾宿天江天記天社等諸星在天河內者凡五十位

仁宗康定元年詔封河瀆爲顯聖靈源王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康定二年遣使祭河瀆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康定二年以黃河水勢甚淺致分流入汴未能通濟遣使祭河瀆及靈津廟又澶州曹村埽方開減水直河而水自流通遣使祭謝後修塞禮同

皇祐四年汴口祭河兼祠箕斗諸星之在天河內者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皇祐四年以靈臺郎王大明言汴口祭河兼祠箕斗奎與東井天津天江咸池積水天淵天潢水位水府四瀆九坎天船王

艮羅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內者

金

世宗大定四年詔以立秋祭河瀆于河中府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立秋望祭西瀆于河中府其封爵仍唐宋之舊

大定十七年都水監請以仲春祠黃河神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十七年都水監言陽武上埽黃河神聖后廟宜依唐仲春祭五龍祠故事

章宗明昌　年封河爲顯聖靈源王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河爲顯聖靈源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薌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

宣宗貞祐三年十一月壬申遣參知政事侯摯祭河神于宜村

按金史宣宗本紀云云

元

世祖至元三年定歲祀河瀆于河中府界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七月西嶽鎮海瀆立秋日遙祭大河于河中府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爲之

順帝至正二十一年黃河清命程徐祀之

按元史順帝本紀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命祕書少監程徐祀之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河瀆神號

按明會典洪武三年正海瀆諸神號西瀆則稱西瀆大河之神

洪武七年令河瀆山西蒲州祭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省春祭

按明會典云云

穆宗隆慶三年八月以洪水爲患命總督河道都御史翁大立祭大河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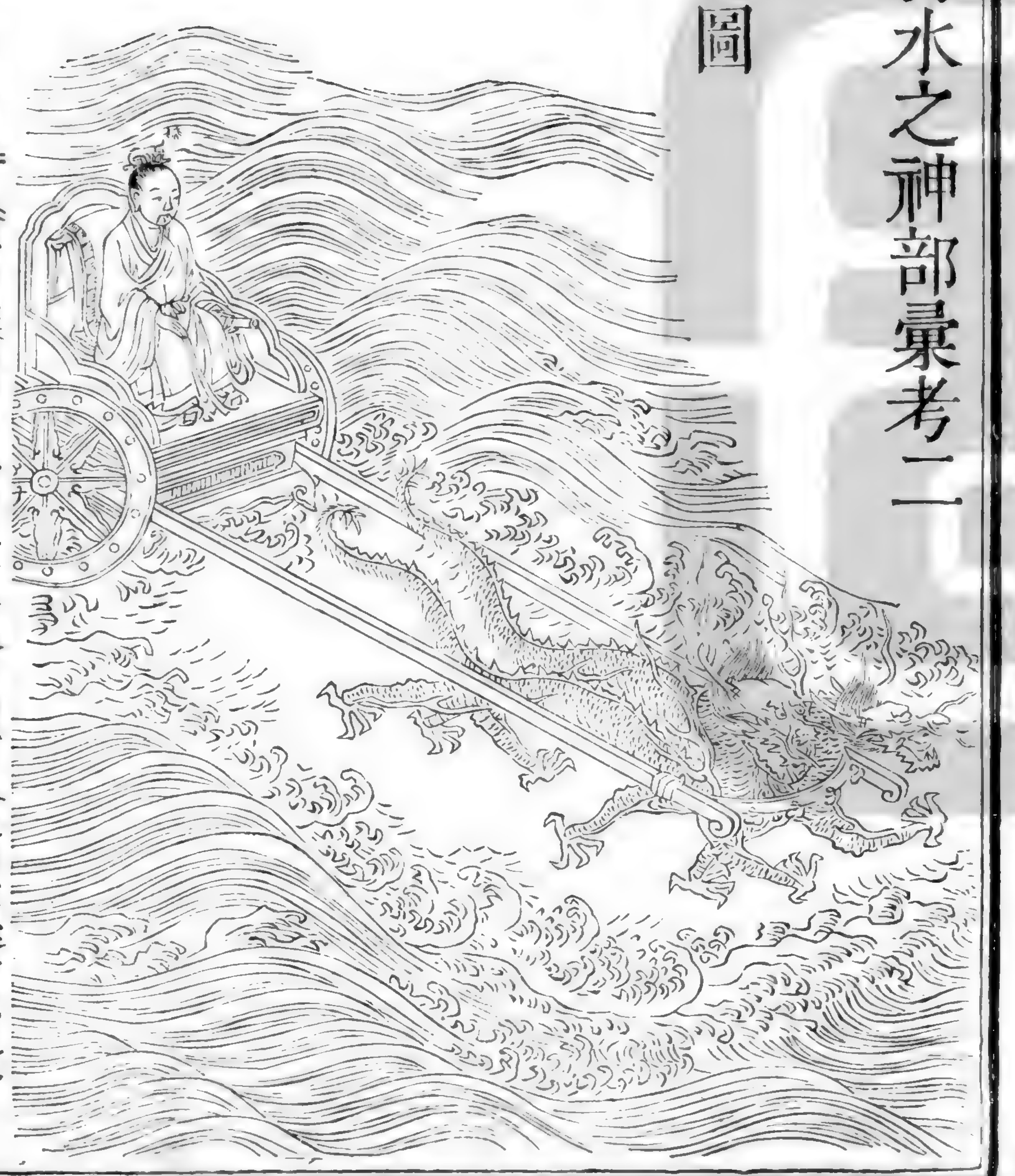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皇清
順治三年
大清會典凡
河神順治三年題准特封
黃河神爲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
運河神爲延休顯應分水龍王之神令河道總督
致祭祭文內院撰給祭品地方官備辦

西瀆河水之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

冰夷神圖



海內北經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

注　冰夷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卽河伯也

老子中經

河伯

河伯之神名曰馮夷號粱使者

神異經

河伯使者

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元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

博物志

河伯

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爲河伯豈道同哉仙夷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空

博雅

河伯

河伯謂之馮夷

酉陽雜俎

河伯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金匱言名馮循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西瀆河水之神部藝文

河伯　楚屈平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冰夷　晉郭璞

稟華之精煉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謂水仙號曰河伯

澶州靈津廟碑　宋孫洙

熙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懷孟津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泛胙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郡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月乙丑遂大決於曹村下埽先是積年稍背去吏惰不虞楗積不厚主者又多以護埽卒給它役在者十纔一二事失備豫不復可補塞隄南之地陡絕三丈水如覆盎破缶從空而下壬申澶淵以河絕流聞河既盡徙而南廣深莫測坼岸東匯于梁山張澤濼然後派别爲二一合南淸河以入于淮一合北淸河以入于海大川既盈小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爲一凡灌郡縣九十五而濮齊鄆徐四州爲尤甚壞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爲田三十萬頃天子哀憫元元爲之旰食初遣公府掾往俾之循視又遣御史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開府庫以振救之徙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遇不使失職假官地予民使之耕而民不至于太轉徙質私牛於

官貸之牛而牛不至于盡殺食其蠲除約省勞來安集凡以除民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亡矣天子乃與公卿大議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潰順水所趨築爲隄河輸入淮海天子按圖書準地形覽山川視水勢以謂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利與害可不熟計今乃欲捐背舊道創立新防棄已成而就難冀憚暫費而甘長勞夾大險絕地利使東土之民爲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有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意聖與神謀詔以明年春作始修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功用計徒庸程畚築峙餱糧伐薪石異時治河皆戶調健民多賤鬻貨産巧爲逃匿上慮人習舊常而胥動以浮言也先期戒轉運使明諭所部告之以材出于公秋毫不以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物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須徙運皆官給僦費唯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九路而以道里爲之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自行而聽使輸錢以雇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病役雖勞可不至於甚疲材既告備矣工既告聚矣明年

立號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於河而以閏正月首事方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旣更冬春益侈于兩涘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簽爲隄以障水又於旁側闕爲河以脫水流渠爲鷄距以釃水橫水爲鋸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奏功矣旣左右隄彊而下方益傷矣初仞河深得一丈八尺白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悍甚薪且不屬土吏失色主者多病置聞請調急夫盡徹諸埽之儲以佐其乏天子不得已爲調於旁郡俾蠲來歲春夫以紓民又以廣固壯城卒數千人奔命悉發近埽積貯而又所蓄薦食槀數十萬以赴之詔初責塞河吏於是人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囘淵重緪九埽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下湫流尚駛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爲先是運使創立新意制爲橫埽之法以遏絕南流至是天子猶以爲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略加精致誠潛爲公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甲戌朔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羣臣入賀告類郊廟勞饗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帥而下至于勤事小吏頒器幣

各有差第功爲三品各以次增秩焉濮齊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隄救水城得不沒皆賜璽加獎吏卒自下揵至踐事而歸凡特支庫錢者四初天子閔徒之遘疾者連遣太醫十數輩往救治之以車載藥而行春尚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臺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厚以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戶乘急出夫者蠲春徭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于隄合爲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材以數計之爲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隄百一十有四里詔名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歸功于神也方天子憂埽於合未固來道內訌上下惴恐俄有赤蛇游於埽上吏置蛇於盆祝而放之蛇亡而河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而領于祠官也加禮焉有詔臣洙作爲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漢唐而下河決常在於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澶淵爲尤數雖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窮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洪流橫潰經費移徙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

者也何則孝武瓠子甚可患也考今所決適直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宣房之塞遠逾三十年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從官咸使負薪作爲歌詩深自鬱悼其爲艱久亦已甚矣視往揆今則知聖功博大閎遠古未有也嗚呼河之爲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誠能揆明詔規永圖不苟務裁費徑役以日爲功而使官無曠職卒無乏事繕治廢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安無決溢之患矣臣洙既奉詔爲廟金石刻因得述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心而成是殊尤絕迹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夫小大戮力內外協心概見其功使後世有考焉臣洙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渾渾河源導自積石逆折而東久輒羨溢維古神禹行水地中順則所適不爲防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爭地釃之爲渠利用灌溉水無所由因數爲敗由漢迄今千三百歲出地而行患又滋大明明天子纘堯禹服恩均蠻貊澤潤草木丁巳孟秋淫雨漏河河徙而南千里濤波天子曰咨水寔儆予勤民之

力其得已乎申命郡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庶言則同人樂輸費吏罔遺力聖誠感通河卽順塞鉅野既瀦淮泗既道川無狂瀾民得烝畀東土其乂徐方復寧茫茫原隰既夷且平水所漸地更爲沃野人恣田牧施及牛馬三寧士女相與歌呼微我聖功人其爲魚四郡守臣舞蹈上章微我聖功城其爲隍帝釐山川魚獸咸若萬方歸之如水赴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謹護視烝徒孔勤維是湯河作固京室在廷靡思聖獨前識九類攸敘六府允修丕冒日出覃被海陬歸惠爾神落此新廟春秋承祀以祈靈保臣洙作頌本原休功刻是樂石攄之無窮

西瀆河水之神部選句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汜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魏曹植仙人篇河伯獻神魚又誥咎文河伯典澤

唐劉禹錫詩馮夷蹁躚舞淥波

西瀆河水之神部紀事

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

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

滑縣志河侯祠在縣南一里漢東郡河決太守王尊以身塡之水乃却及卒民爲立河侯祠祀之

異苑晉太元中桓軌爲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道生隨軌之郡墜瀨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蹔還母哀至輒有一黑烏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從此便不得復哭

酉陽雜俎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末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我通問于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敎敬伯但于杜林中取杜葉投之于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恍惚見人引出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衞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如夢覺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

忽大水舉村皆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履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黿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魏書爾朱兆傳爾朱榮死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灃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幽于永寧佛寺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衞送莊帝于晉陽兆後于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于五級寺

續博物志一人數日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

河東記韋浦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閿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歸元昶常力鞭轡之任願備門下廝養卒浦視之衣甚垢而神彩爽邁因謂曰爾何從而至對曰某早蒙馮六郎職任河中歲月頗多

給事亦勤甚見親任昨六郎與絳州軒轅四郎同至此求卞判官買腰帶某於其下丐茶酒遂有言語相及六郎謂某有所欺斥留於此某傭賤復少資用非有符牒不能越關禁伏知二十二郎將西去儻因而獲歸爲願足矣或不棄頑下終賜鞭驅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許之食畢乃行十數里承順指顧無不先意浦極謂得人俄而憩於茶肆有稱乘數十適至方解轅縱牛齕草路左歸趨過牛牽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鳴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見遽將求醫歸謂曰吾嘗爲獸醫爲爾療此牛即于牆下捻碎土少許傅牛腳上因疾驅數十步牛遂如故衆皆與歎其主乃買茶二斤即進於浦曰庸奴幸蒙見諾思以薄技所獲傚獻芹者浦益憐之次於潼關主人有稚兒戲於門下乃見歸以手捏其背稚兒即驚悶絕食頃不寤主人曰是狀爲中惡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則以琵琶迎神欠噫良久曰三郎至矣傳語主人此客鬼爲祟吾且錄之矣言其狀與服色眞歸也又曰若以蘭湯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兒立愈浦見歸所

爲已惡之及巫者有說呼則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旁忽見元衵破弊紫衫有若負責而顧步甚重曰某不敢以爲羞恥便不見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復言已見責於華嶽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卽金天也某爲此界不果閑行受笞至重方見二十二郎到京當得本處縣令無足憂也他日亦此佇還車耳浦云爾前所說馮六郎等豈皆人也歸曰馮六郎名夷卽河伯軒轅天子之愛子也卞判官名和卽昔刖足者也善別寶地府以爲判山玉使判官

軒轅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馮六郎意今日迍躓實此之由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故黃帝四子軒轅四郎卽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選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雖無所覩肦蠁如有物焉

雲仙雜記顧希徵開成二年遇河神屈莫多曰更二千年大江所在隄岸當崩沙九里

杭州府志謝緒達之孫也元人外嚙謝太后中制于權奸緒以戚畹故恚九切建望雲亭于金龍山巓讀

書其中甲戌秋霖雨天目山崩水溢臨安溺死者無筭緒乃散家資溥濟之會衆泣曰天目乃臨安之主山宋其亡矣亡何太后北轅歎曰生不能圖報朝廷死當奮勇以滅賊作詩自悼書訖赴水死水勢洶湧高丈許若龍鬬狀尸爲不流顏色如生人咸異之元末預夢于鄉人曰吾飲恨九泉百餘年今幸有主越數日黃河北徙其驗也汝輩當歸新主明年春呂梁之戰吾其助之丙午春黃河北徙九月明太祖取杭州丁未二月傳有德與賊大戰呂梁見金甲神人空中躍馬橫槊擒賊衆大潰成祖議海道不便復修漕運凡河流淤壅力能開之舟將覆溺力能拯之神之顯著于黃河特甚嘉靖中奉勅建廟魚臺縣隆慶中遣兵部侍郎萬恭致祭封金龍四大王

西瀆河水之神部雜錄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辰日自稱河伯者魚也

秀水閒居錄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祠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佛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

日知錄甚矣人之好言色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或曰易以坤爲婦道而漢書有媼神之文于是山川之主必爲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春秋之世猶知淫祀之非故衞侯夢夏相而甯子弗祀晉侯卜桑林而荀瑩弗禱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至屈原之世而沅湘之間並祀河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禨亦皆起于戰國之際乎夫以昭王之所弗祭者而屈子歌之可以知風俗之所從變矣

西瀆河水之神部外編

搜神記吳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已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因問女郎何姓那得忽相聞忽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廻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

廳視上有信幡題曰河伯信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笑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勅備辦就郎君婚承白已辦遂以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壻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布功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

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迹于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脚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跡以流河曲是也

法苑珠林雍州鄠縣南繫頭山者本舟人繫船其頂故以名焉昔太乙未分山海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

于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神患海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乙爲之裂河逼地出山遂高顯

酉陽雜俎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嚴經佛所遊處無不遍至復與無量諸河神俱其名曰普流神勝洄澓神洪流聲神養水性神淨海光神普愛神妙幢神勝水神海具光神如是一切常能精勤利益衆生

華嚴綱要有無量主河神所謂普發迅流主河神普潔泉澗主河神離塵淨眼主河神十方徧吼主河神救護衆生主河神無熱淨光主河神普生歡喜主河神廣德勝幢主河神光照普世主河神海德光明主河神如是等而爲上首有無量數皆勤作意利益衆生

北瀆濟水之神部彙考

周

周制望祭北瀆於北郊

按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訂義）鄭鍔曰四望爲五嶽四鎭四瀆亦如五帝因其方而爲之位也五嶽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故爲兆域

秦

始皇二十六年令祠官祀濟瀆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幷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自殽以東大川祠二曰濟曰淮（按本紀秦幷天下在二十六年）

注　濟廟在臨邑

漢

宣帝神爵元年詔歲祀濟于臨邑界中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改元神爵令祠官以禮爲歲事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祀濟于臨邑界中使者持節侍祠一禱而三祠云

唐

唐制歲祭濟于河南

按唐書禮樂志云云

元宗天寶六載封濟瀆爲清泉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通典云云

按懷慶府志唐封濟瀆爲清源公

宋

太祖乾德六年有司請祭濟瀆于孟州從之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圖書編云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立冬祀濟瀆于孟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嶽鎮海瀆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于所隸之州其後立冬祀濟瀆于孟州

仁宗康定元年詔封濟瀆爲清源王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金

世宗大定四年詔以立冬祭濟瀆于孟州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立冬望祭北瀆大濟于孟州其封爵仍唐宋之舊

章宗明昌　年封濟爲清源王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濟爲清源王每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奩薌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行事

元

世祖至元三年定歲祀濟瀆于濟源縣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十月北嶽鎮海瀆立冬日遙祭濟瀆于濟源縣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爲之

武宗至大二年以旱遣官禱于濟瀆

按元史武宗本紀不載　按懷慶府志云云

明

太祖洪武三年正北瀆神號

按明會典洪武三年正海瀆諸神號北瀆則稱北瀆大濟之神

洪武七年令濟瀆河南懷慶府祭又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省春祭

按明會典云云

穆宗隆慶三年八月以洪水爲患命總督都御史翁大立祭大濟之神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北瀆濟水之神部藝文一

祭濟文　魏文帝

維太和十九年皇帝遣太常寺守散騎常侍景昭告于濟瀆之靈乾光賁曜坤載播液惟瀆暢靈協輝陰辟庶象憑和升降芳瀝蘊神包化比土宣績溫方涌瑞流源導濟引流通滄實侔四體兆潤岱宗含雲吐醴潤彼湛湛川風瀰瀰瞻洪津而懷德乘長波而欽智汎龍儀之郁穆棨玉軒而浮被沈璋璧之明物冀牲潔以歸寄

封濟瀆祝文　唐元宗

惟神泉源淸潔浸彼遐遠播通四氣兆紀一方嚴冬肇節聿修典制

濟瀆廟碑記　宋盧多遜

地官分四瀆其一曰濟洪範辨八政其三曰祀水以潤下百川獨紀乎淸源國之大事莫先于祭法是知神主川瀆炳靈以濟蒼生君臨寰宇設祠以答元佑非太平致理之代其何交感之如是乎若乃大川會通異源同注始也殊其泒或淸濁之可分洎乎合其源卽混撓之無別未有淸能獨守濁不可雜德冠百谷名光四海命之曰瀆不其宜乎禹貢稱導沇東流紀其源也劉熙謂濟河南出釋其名也溢爲滎所以驗伏流之異會于汶所以濟朝宗之路至柔成性所謂和而不同者孰可預焉至淸立德所謂撓之不濁者我無愧也所以明神宅之爲靈府前聖著之爲祀典虞書有之曰秩于山川所以明次序而視諸侯也周制有之曰沈以珪玉所以重薦奠而預四望也歷代展祭具有聞焉隋文帝開皇二年始立廟貌

而致饗唐元宗天寶六載爰以公爵而建封歷數會昌天啓大宋恆序不忒甘澤以時歲賀豐穰民無疾苦應天廣運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睿聖之德貫于神明所禱無不通所請無不應惟神昭感謂若此也于是降神旨流德音以爲所感在人心所饗惟邦敎有道之君視民如赤子神則應之不道之君謂己有天命神則違之所以癸壇夏緒辛毀傷祀山川鬼神其何交感恆風若而恆雨若不知饗應之源美輪焉而美奐焉空務勝遊之樂祠廟傾圮置而不修禮義廢墜弛而不舉將以感威靈而得冥祐者未之有也我今克己以濟物潔誠以祀神宜壯祠宇以光典禮俄而下有司以肅事降王人而護役建規立制蓋取諸大壯肯堂施構仰占于中星發慮宸衷感而遂通揆程有秩成之不日繚垣峻宇崇階邃戸肅然瞻望赫奕神府牲牢既設酒齊斯列簠簋鉶登薦奠蠲潔我皇至誠惟神昭悅何謂至誠陳其德也何謂昭悅言其應也我皇勤政無怠惟民是恤動必思理道言必于教化天下所以混一遠民所以懷柔端

慤齋莊以務薦饗故終日優然每如受其福惟神上應天命陰助皇化膏澤調順神之職也禾稼豐登神之力也感我德政歆我祠祀故生民忻然恆如受其賜信所謂非太平致理之代其何至于交感哉神非明朝無以昭靈應明朝非祠廟無以崇祀事使千載而下赫然垂範者非貞珉不能久故命樹豐碑勒斯文而紀述焉昔者汧渭立祠空傳陳寶之異汾晉列祀但聞秋風之歌未若因聖君崇大典山川廟宇之重建則垂文不朽冠絕前古奉詔寶錄臣得無愧銘曰萬派作流孰得其淸惟濟水兮不濁孰齊其名通神理兮惟神是主垂福蒼生崇祀事兮風雨調順稼穡順成瑞豐歲兮我皇祭饗齋禱是精垂典禮兮惟神昭感饗茲克誠助治世兮美矣哉保生民也斯瀆之靈大矣哉崇廟貌也我皇之明永永不朽爲來者而作程垂萬祀兮

濟瀆廟告文　明代宗

天降膏雨在風雲率其職地湧甘泉由嶽瀆效其靈天地之澤施必風雨嶽瀆不得辭其責也今歲雨暘

時序所以澤萬物者至矣而瀆流不決所以灌百川者歉焉河不由道而水決于海泰山泗濟之源復祕南北漕運之渠日涸此雖軍民之患實關天地之仁固朕不德所召而神之責何如天地均有矜惠生民之心神可獨無奉若天地之意務使河循古道分派朔南而復誕布泉源廣慰輿望神既有以塞其責朕亦有以賴于神神其鑒格專候感孚

北瀆濟水之神部藝文二（詩）

遊濟瀆

宋李志全

水底微茫見貝宮靈源直與海相通雪晴人立氷壺外春暖魚游玉鑑中鶴返松林巢夜月神歸蓬島駕天風裴公亭上行吟處他日重來興未窮

濟瀆

明吳國倫

淪濟從王屋重源百里通由來浮磬出只與濫觴同玉漱西山脉珠騰北海宮古今嚴瀆祀一勺是神功

北瀆濟水之神部紀事

唐書許敬宗傳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拜太子少師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爲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耀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細微獨而尊也帝曰善

五色線郤敬伯家長白山有一人寄一函書言吾江

使也令吾逼問于濟伯果見人引入水中一翁坐殿踞水晶牀侍衞皆圓眼甲冑臨別贈一刀曰持此當無水厄敬伯還至杜林中衣裳果無沾濕

北瀆濟水之神部雜錄

說苑四瀆江河淮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焉爲德甚美故視諸侯

北瀆濟水之神部外編

語怪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槩一二祠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于神以珓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浮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子盛之投入俄頃盒浮起視之兒活于中無恙葢神鑒其誠閔而

貨其債也盒外濕而內中故乾其他類此故多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十八卷目錄

海神部彙考一

漢宣帝神爵一則
唐總一則　元宗天寶一則
宋太祖開寶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仁宗康定一則　皇祐一則　徽宗大觀一則　宣和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孝宗乾道一則　淳熙一則　光宗紹熙一則　寧宗慶元一則　開禧一則　理宗嘉熙一則　淳祐一則　景定一則
金世宗大定一則

元（世祖中統一則　至元三則　成宗大德一則　仁宗皇慶一則　英宗至治二則　泰定帝泰定三則　致和一則　文宗天曆一則　順帝至正一則）
明（太祖洪武二則　成祖永樂二則　世宗嘉靖一則　愍帝崇禎一則）
皇清（康熙二則）
海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禹彊圖　海外北經　禹䝞圖　大荒東經　不廷胡余圖　大荒南經　弇茲圖　大荒西經）
太公金匱（海神）
海神部藝文（詩）
禹彊　晉郭璞
貝宮夫人　唐李賀
送宋誠夫太監祠海上諸神　元馬祖常
達奚司空立南海王廟門外　明湯顯祖
海神部選句
海神部紀事
海神部雜錄
海神部外編
山川諸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一則
夏后氏　大禹一則
周　總一則
秦　始皇二則
漢　高祖一則　文帝一則　武帝元封一則
後漢　章帝元和一則
晉　明帝太寧一則
北魏　太祖天興一則　乾化一則　太宗永興二則　泰常二則　高祖太和一則　肅宗正光一則
隋　總一則　高祖開皇一則
唐　高祖武德一則　中宗嗣聖一則　元宗開元三則　天寶二則　肅宗上元一則　代宗大曆一則　德宗貞元一則　文宗太和一則　開成一則　昭宗天祐一則
後唐　愍帝應順一則
遼　太祖一則
宋　太祖建隆一則　眞宗景德二則　大中祥符一則　乾興一則　高宗建炎一則
金　世宗大定六則　章宗明昌二則　泰和一則　哀宗天興一則
元　世祖至元四則　成宗大德一則　泰定帝泰定二則　致和一則　順帝至元一則
明　太祖洪武五則　成祖永樂五則　世宗嘉靖三則

皇清（康熙三則）

神異典第二十八卷

海神部彙考一

漢

宣帝神爵元年詔以四時祠海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宣帝改元神爵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

唐

唐制歲祭四海

按唐書禮樂志五嶽四鎭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於同州北海於河南

元宗天寶十載封海神爲王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通典天寶十載正月以東海爲廣德王以南海爲廣利王以西海爲廣潤王以北海爲廣澤王

宋

太祖開寶四年以廣南平遣使祀海神

按宋史太祖本紀開寶四年二月廣南平六月遣使祀南海　按禮志廣南平遣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除去劉鋹所封僞號及宮名易以一品服又詔嶽瀆幷東海廟各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管祀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定以四立日祭四海神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八年祕書監李至言按五郊迎氣之日皆祭逐方嶽鎭海瀆

望遵舊禮就迎氣日各祭於所隷之州其後立春日祀東海於萊州立夏日祀南海於廣州立秋日祀西海河瀆並於河中府西海就河瀆廟望祭立冬祀北海濟瀆並於孟州北海就濟瀆廟望祭

仁宗康定元年加東海爲淵聖廣德王南海爲洪聖廣利王西海爲通聖廣潤王北海爲沖聖廣澤王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皇祐五年以儂智高遁益封南海爲洪聖廣利昭順王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徽宗大觀四年加東海封號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東海大觀四年加號助順廣德王

宣和五年特賜南海神女廟號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莆田縣志天后林姓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愿之第六女也母王氏宋太平興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妃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通悟祕法預知休咎事鄉民

以病告輒愈長能乘席渡海乘雲游島嶼間人呼曰神女又曰龍女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昇化一云景德三年十月初十日也是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雨暘禱應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七溺獨路所乘神降於檣安流以濟使還奏聞特賜順濟廟號

按杭州府志順濟聖妃本莆田林都巡檢女自幼不室數著靈異死後祠於莆之聖堆江口白湖宋宣和五年賜順濟廟額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封南海神女爲夫人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使琉球雜錄天妃宋高宗朝封崇福靈惠昭應夫人

按莆田縣志紹興己卯江口海寇猖獗神駕風一掃而去其年疫神降於白湖去潮尺許掘坎湧泉飲者輒愈洊封昭應崇福（按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

孝宗乾道五年加封東海神號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內

自渡江以後惟南海王廟歲時降御書祝文加封至八字王爵如東海之祠但以萊州隔絕未嘗致祭殊不知通泰明越溫台泉福皆東海分界也紹興中金人入寇李寶以舟師大捷於膠西神之助順爲有功矣且元豐間常建廟於明州定海縣請依南海特封八字上爵遣官詣明州行禮詔可

按使琉球雜錄天妃宋孝宗朝以助勦溫台寇封靈慈昭應崇善福利夫人

按莆田縣志乾道己丑都巡檢使姜特立上神默相捕盜功加封善利

淳熙　年加封南海神號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天妃廟在莆田縣新安里湄洲嶼上其神卽弘仁普濟天妃淳熙間歲屢災旱隨禱隨應加封靈惠

光宗紹熙三年封南海神女爲妃

按宋史光宗本紀不載　按使琉球雜錄天妃宋光宗朝以救旱封靈惠妃

按杭州府志紹興二十六年封靈衞夫人紹熙三年

改封顯惠妃

寧宗慶元四年加封靈惠妃曰助順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使琉球雜錄天妃宋寧宗朝以救潦加封助順

按莆田縣志慶元戊午朝廷調舟師平大奚寇神障以霧此明彼暗寇悉掃除

按杭州府志順濟聖妃慶元四年加助順勅曰古以神女列祀典者若湘水之二妃北阪之陳寶西宮之女南少嶽之夫人以至丁婦勝姑亦皆廟食夫生不出閨門死乃祀於百世此其義烈有過人者矣靈惠妃宅於白湖福此閩粵雨暘不愆靡所不應朕惟望舒耀魄其名月妃川祇靜波其名江妃爾之封爵旣曰妃矣增錫美號祓之輪奐崇大襃顯凡以爲民尚體恩以永厥祀

開禧二年加南海神女封號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使琉球雜錄天妃宋寧宗朝以淮甸退敵屢加顯衛護國助順嘉應英烈妃

按莆田縣志開禧丙寅寇迫淮甸神擁旗幟一戰解

圍莆民艱食朔風彌旬南舟不至神反風不日輻輳海寇入境神爲膠舟悉就擒（按開禧二年歲次丙寅）

理宗嘉熙三年加南海神女封號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杭州府志順濟聖妃嘉熙三年累封爲靈惠助順嘉應英烈

淳祐十二年詔海神爲大祀

按宋史理宗本紀淳祐十二年十二月癸亥詔海神爲大祀春秋遣從臣奉命往祠奉常其條具典禮來上

景定二年累加南海神女封號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使琉球雜錄天妃宋理宗朝以濟興泉饑加封協正又封靈惠助順嘉應慈濟妃尋以錢塘隄成加封善慶既又以顯靈焚寇進顯濟妃

按莆田縣志景定辛酉巨寇泊祠下禱神不允羣肆暴慢醉臥廊廡間神縱火焚之賊駭遁風沙晝晦各跨淺而敗有司以聞累封助順顯惠英烈協正善慶等號

金

世宗大定四年定以四立日祭四海之神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鎭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以立春祭東海於萊州立夏望祭南海於廣州立秋望祭西海於河中府立冬望祭北海於孟州其封爵並仍唐宋之舊

元

世祖中統二年冬十月遣道士訾春代祀東海廣德王廟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三年定歲祀海神之制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元三年夏四月定歲祀嶽鎭海瀆之制正月東嶽鎭海瀆立春日祀東海於萊州界三月南嶽鎭海瀆立夏日遙祭南海於萊州界七月西嶽鎭海瀆立秋日遙祭西海於河中府界十月北嶽鎭海瀆立冬日遙祭北海於登州界祀官以所在守土官爲之

至元十五年加封南海神女爲天妃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五年封泉州神女號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　按祭祀志凡名山大川忠臣義士在祀典者所在有司主之惟南海女神靈惠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神號積至十字廟曰靈慈直沽平江周涇泉福興化等處皆有廟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詔加四海封號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成宗大德三年加海神封號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三年二月壬申加泉州海神曰護國庇民明著天妃浙西鹽官州海神曰靈盛弘祐公

仁宗皇慶　年始歲遣使祭海神天妃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南海女神靈惠夫人皇慶以來歲遣使齎香徧祭金幡一合銀一鋌付平江官漕司及本府官用柔毛酒醴便服行事祝文云維年日月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於護國庇民

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按使琉球雜錄天妃仁宗加封廣濟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辛卯海漕糧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

至治三年二月海漕糧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

按以上俱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泰定帝泰定元年以鹽官州海水溢遣使祀海神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泰定三年秋七月遣使祀海神天妃八月作天妃宮於海津鎮鹽官州大風海溢遣使祭海神

泰定四年秋七月遣使祀海神天妃

按以上俱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致和元年遣使祀海神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致和元年春正月甲申遣使祀海神天妃三月甲申遣戶部尚書李家奴往鹽官祀海神仍集議修海岸

文宗天曆二年加海神天妃封號遣使致祭

按元史文宗本紀天曆二年冬十月己亥加封天妃

爲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賜廟額曰靈慈遣使致祭十一月戊午遣使代祀天妃

按使琉球雜錄天妃文宗加封靈感助順福惠徽烈賜額靈慈皆以漕運危險立見顯應故也

順帝至正十四年冬十月甲辰詔加號海神爲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明

太祖洪武五年加海神天妃封號

按閩書洪武初天妃有護海運舟之功五年封孝順純正孚濟感應聖妃

洪武七年令祭四海之神

按明會典洪武七年令東海山東萊州府祭西海山西蒲州祭南海廣東廣州府祭北海河南懷慶府祭是年令春秋仲月上旬擇日祭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省春祭

成祖永樂五年建天妃宮於龍江關遣使致祭

按明會典天妃宮在龍江關永樂五年建每歲以正

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遣南京太常寺官祭

按大政紀五年九月戊午建龍江天妃廟成命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告時太監鄭和使古里敕加諸番國還言神多感應故有是命

永樂七年加海神天妃封號

按使琉球雜錄天妃明成祖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按莆田縣志永樂間內官甘泉鄭和有暹羅西洋之役各上靈蹟命修祠宇己丑加封弘仁普濟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自是遣官致祭歲以爲常（按永樂七年歲次己丑）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命祭海神

按名山藏典謨記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正月有寇犯蘇東岸石黃土嶺參將白文智總兵胡鎮遊擊黃一元等拒却之賊轉攻山海關亦不克而遁歸值海水暴漲有陷沒者上歸祐皇穹命祭海神

愍帝崇禎　年封天妃爲碧霞元君

按使琉球雜錄天妃明莊烈帝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已又加靜賢普化慈應碧霞元君

皇清

康熙十九年

大清會典凡

天妃康熙十九年議准封爲護國庇民妙靈昭應

弘仁普濟天妃遣官獻香帛讀文致祭祭文由

翰林院撰擬香帛由太常寺備辦遣禮部司官

前往致祭一應禮儀俱照黃河神例行

康熙二十年

按莆田縣志康熙二十年舟師南征大捷提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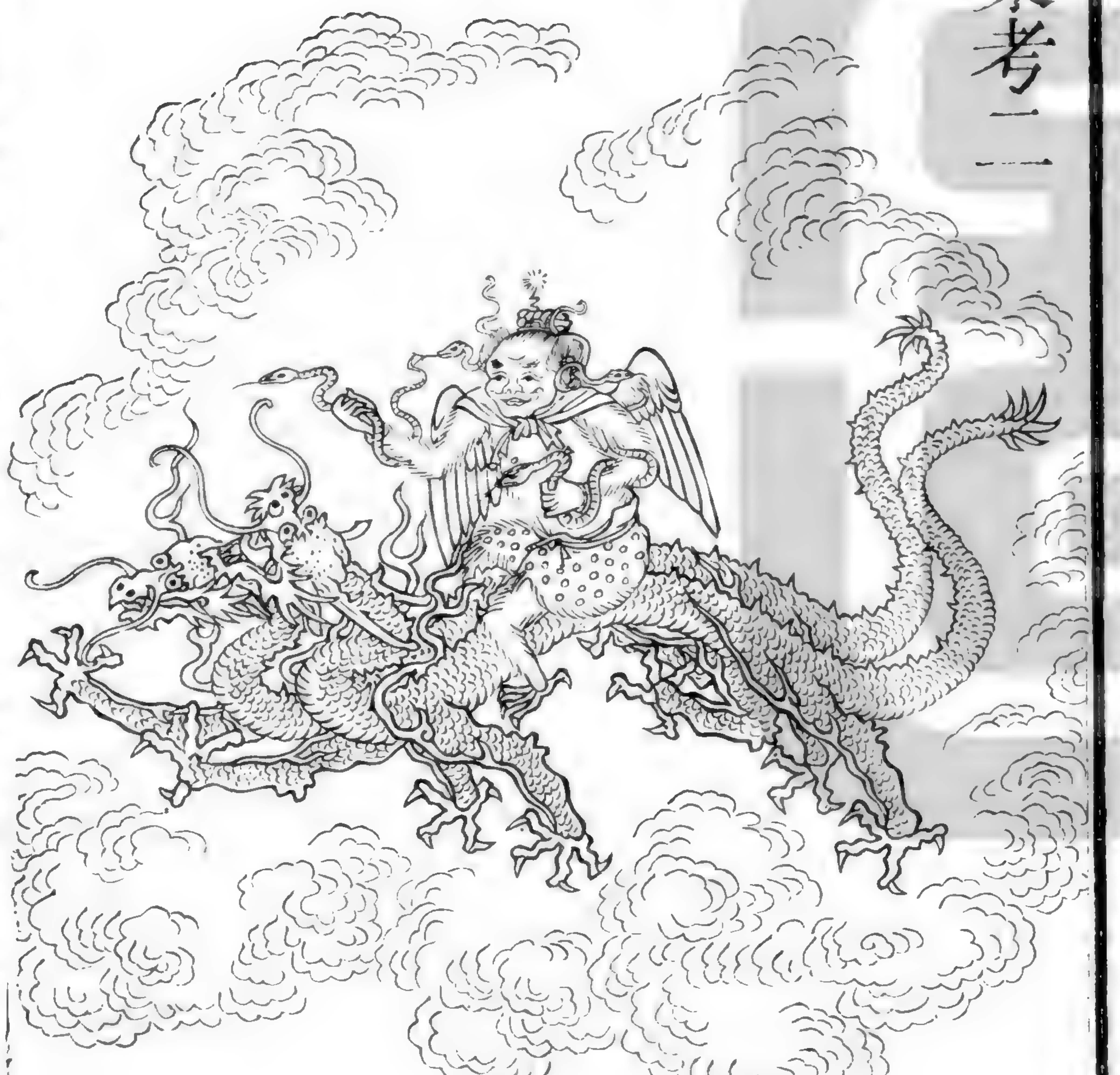
萬正色以妃靈有反風之功聞於
朝
詔封昭靈顯應仁慈天后遣官致祭

海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

禺彊

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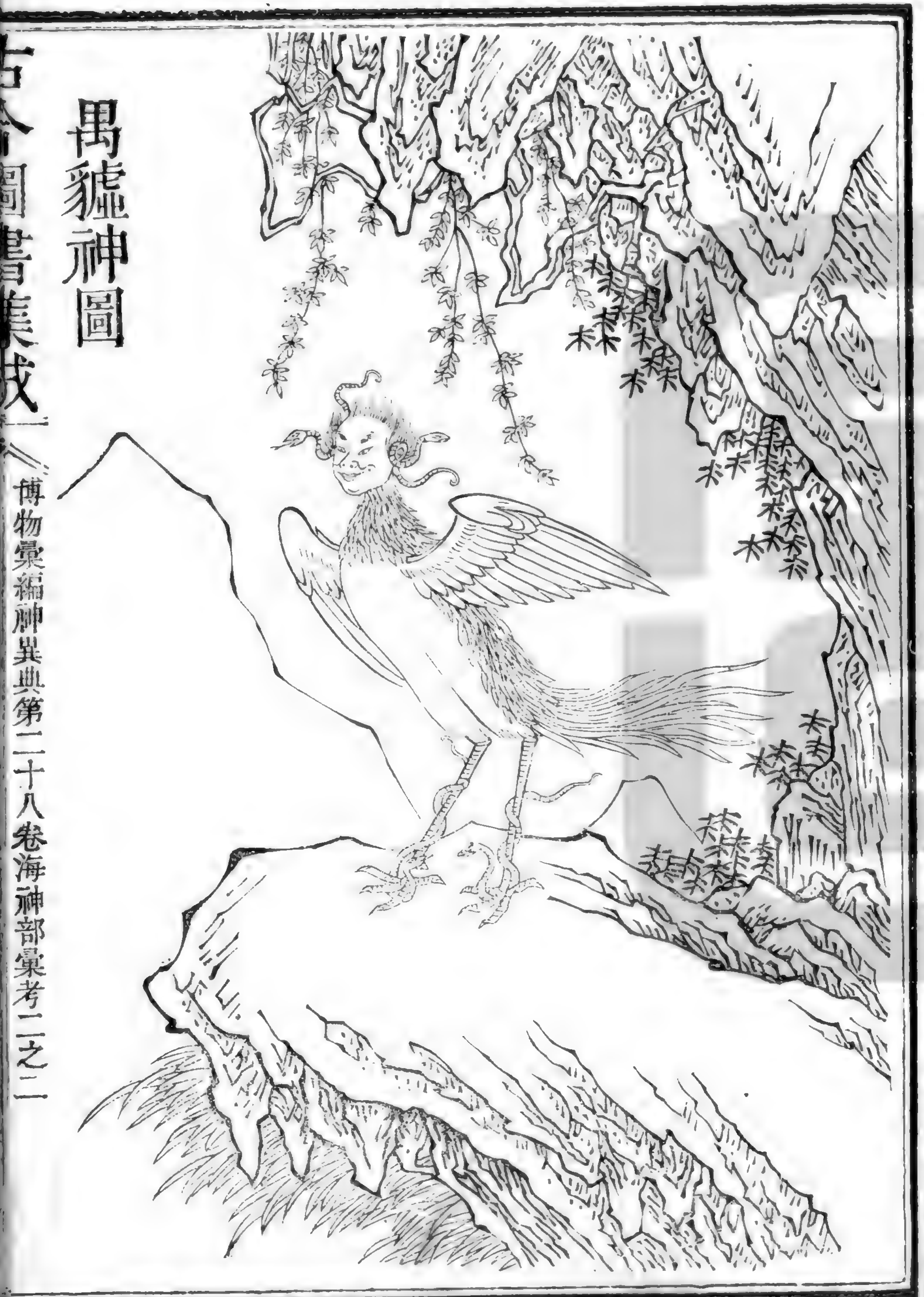


海外北經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

（廣注）郭曰字元冥水神也莊周曰禺彊立於北極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任臣案太公金匱北海神名元冥越絕云元冥治北方白辨佐之五嶽眞形圖云北海神名帳餘里又名禺彊

禺虢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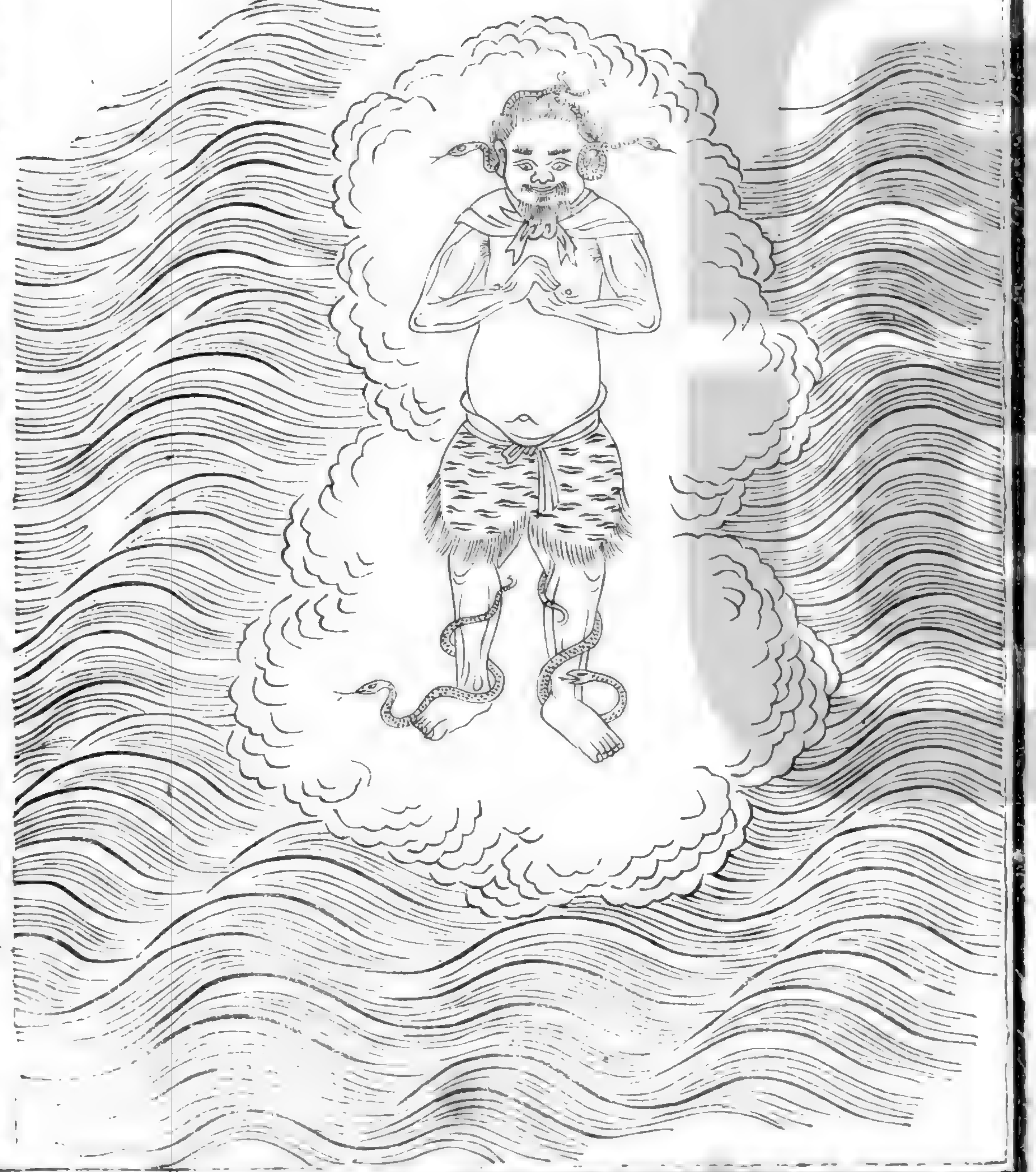
大荒東經

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䝞黃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䝞處東海是惟海神（䝞一本作猇）

注

珥以蛇貫耳禺京即禺彊也

不廷胡余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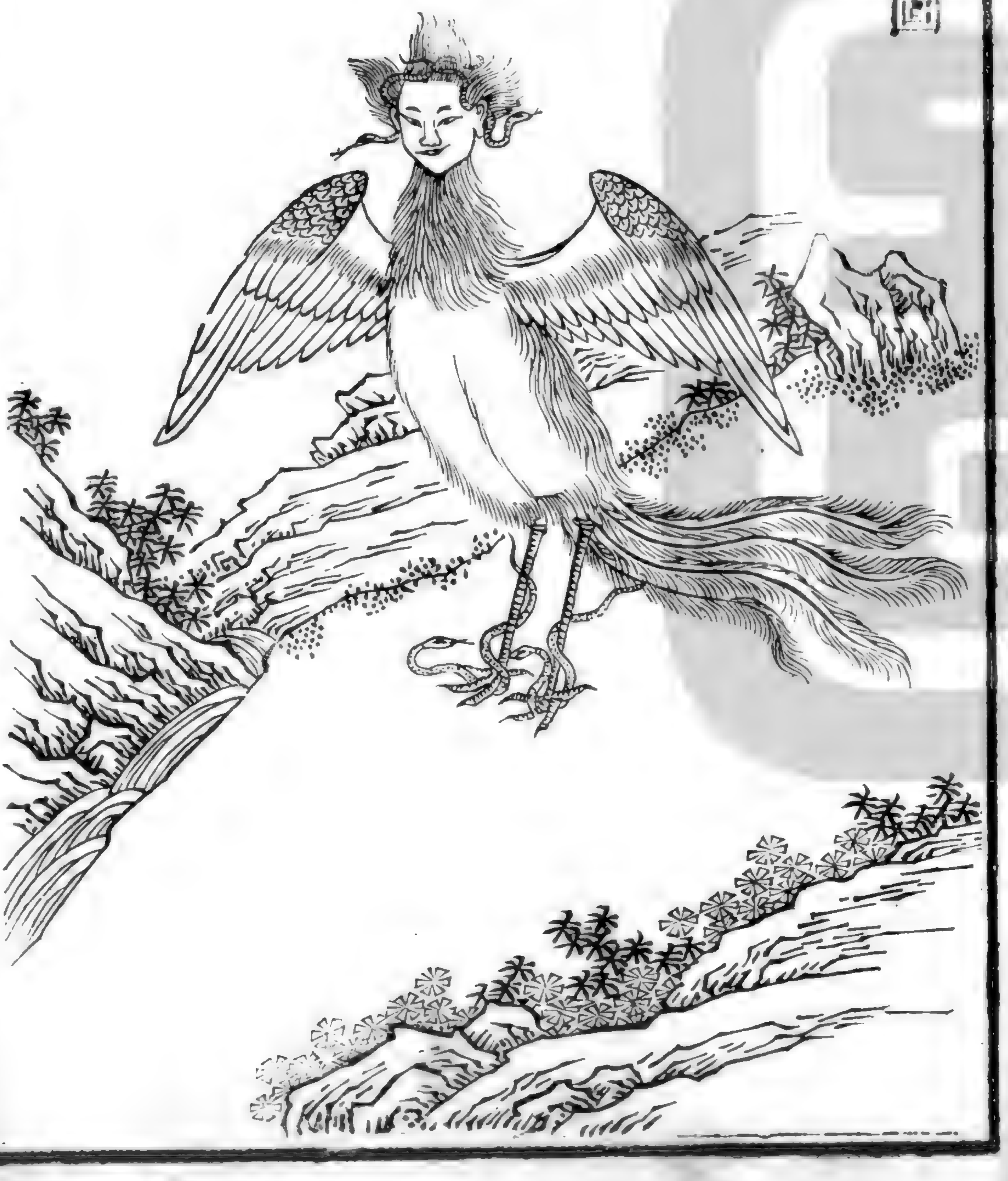


大荒南經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處南極以出入風

注 不廷胡余神名因乎乎民亦有二名

弇茲神圖



大荒西經

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茲

太公金匱

海神

東海之神曰勾芒南海之神曰祝融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元冥

海神部藝文（詩）

禺彊　晉郭璞

禺彊水神面色黧黑乘龍踐蛇凌雲附翼靈一元冥
立于北極

貝宮夫人　唐李賀

丁丁海女弄金環（一作錢）雀釵翹揭雙翅關六宮不語
一生閑高懸銀牓照青山長眉凝綠幾千年清涼堪
老鏡中鸞秋肌稍覺玉衣寒空光帖妥水如天

送宋誠夫太監祠海上諸神　元馬祖常

上聖崇明祀元臣屬有文內香開寶灶制幣出元纁
授節臨前殿傳臚聽後軍酒清黃水廟魚祭武夷君
颶母應回雨天妃却下雲不勞風有隧猶願楚無氛
漕粟瑯琊見還珠合浦聞穹蒼天坱漭溟渤氣氤氳
龍戶編魚賦鮫人識霧紋時祠光炯炯宣室語欣欣
鵬運連番舶軺歸願冀羣觀書曾拜洛歌賦不橫汾
越水琉璃靜閩花茉利熏伏波封莫請胥盱念華勛

達奚司空立南海王廟門外　明湯顯祖

司空暹羅人面手黑如漆華風一來覲登觀稍遊逸
戲向扶胥口樹雨波羅密欲表身後奇願此得成實
樹畢顧歸舟冥然忽相失虎門亦不遠決撇去何疾
身家隔胡漢孤生長此畢猶復盼舟影左手翳西日
嗔匈帶中裂喖嚨氣噴溢立死不肯僵目如望家室
塑手一何似光景時時出墟人遮香火陰風吹崒嵂
上有南海王長此波臣秩幽情自相附游魂知幾馹
至今波羅樹依依雨蒙密波聲林影外簷廊瞑蕭瑟

海神部選句

楚屈平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唐李白詩憑高登遠覽直下見溟渤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風潮爭洶湧神怪何翕忽

李商隱詩吟弄東海若笑倚扶桑春

宋陸師道詩又如天吳鬭海若四目九首紛猙獰

明胡侍詩應有海神來候駕南端非霧碧冥濛

海神部紀事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述異記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

八朝窮怪錄齊明帝建武中有書生蕭嶽自毘陵至延陵季子廟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從三四侍女貌皆絕世以橘擲嶽懷中嶽心異之乃問其姓名云葛氏嶽因請舟中命酒與歌宴及曉請去嶽甚悵然登舟望之見廟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時入廟嶽異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廟中見東壁上畫第三座之女細觀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從也畫壁題云東海姑之神

魏書裴叔業傳叔業兄子粲出帝初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牀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

會要開元十三年上備法駕登泰山祀享初畢至嶽西大風裂幕折柱張說言海神來迎至升壇休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雲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

稽神錄江南内臣朱廷禹言其所親泛海遇風舟將覆者數矣海師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載棄之水中物將盡有一黃衣婦人容色絕世乘舟而來四靑衣卒刺船皆朱髮豕牙貌甚可畏婦人徑上船問有好髮髢可以見與其人忙怖不復記但云物已盡矣婦人云在船後挂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婦人取以食四卒視其手鳥爪也持髢而去舟乃達□

魯應龍括异志資聖寺在海鹽縣西本普明院舊記晉將軍戴威捨宅爲寺司徒王珣建爲光興寺天禧二年賜今名寺有寶塔極高峻層層用四方燈點照東海行舟者皆望此爲標的焉功爲甚弘有海濱業戶某與兄弟泛舟入洋□接鮮風濤甚惡舟楫悉壞俱溺於海而死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未出海時先夢神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我不信遂死於此初墜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神欲收我不可及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佛事祭享皆爲諸鬼奪去我不可

得獨有賚聖塔燈光明功德浩大耳其妻因醫家貧入寺設燈願次夕又夢夫來謝云今得升一等矣

文獻通考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浙東有殺人而祭海神者欲望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勿縱加之鄉保連坐詔誠禁止從之

八閩通志慶元四年閩列郡苦雨莆田邑禱於天妃卽獲開霽

松江府志順濟廟卽天妃宮神莆田林氏女生於宋有神異沒而顯靈廟後有丹鳳樓觀潮者登焉潮洶湧北來至廟門而伏過則復起人以爲神

蘇州府志順治三年陝西朝邑縣人馬昱因天妃托夢顯化捐貲重建天妃宮

海神部雜錄

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爲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覩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

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金臺紀聞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唯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示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于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葢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女子此理也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

海神部外編

龍魚河圖東海神姓馮名修青又名阿明夫人姓朱名隱娥又一名阿明南海姓（闕）名亦夫人姓翳名逸寥又一名祝融西海姓勾大名丘伯夫人姓靈名素蘭又一名巨乘北海姓是名禹帳里夫人姓結名蓮翹又一名禺彊

中華古今注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袜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袜額蓋武士

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衞從乃是海神來朝也

三齊略記秦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

述異記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

列異傳費長房能使鬼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長房敕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人請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卽大雨也

酉陽雜俎齊郡接歷山上有鐵鎖大如臂繞其峰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

迸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卽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嚙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卽取呵嚙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嚙部落用之射摩卽斬呵嚙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

雲笈七籤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等降蓋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徹柳實二人同志訪道于衡山結廬棲遁歲餘相與適南至廣州合浦縣登舟將越海而濟南抵交趾維舟岸側適村人享神簫鼓喧奏舟人水工至于僕使皆往觀焉惟二子在舟中俄爾颶風斷纜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幾覆沒者二三矣忽泊一孤島風浪亦定二子登岸極目于島上見白玉天尊像瑩然在石室之內前有金爐香燼而竟無人二子周覽悵望見一巨獸出于波中若有所察

良久而沒俄而紫雲擁于海面瀰漫三四里中有大蓮花高百餘尺葉葉旋舒內有帳幄綺繡錯雜虹橋闊數十尺直抵島上有侍女捧香于天尊像前炷香未已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拔願示歸路侍女訝曰何遽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頃南溟夫人與玉虛尊師約子可求而請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雲白鹿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隨此女謁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隨侍女登橋至帳前再拜稽首以漂泛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師亦至環坐奏樂頃之進饌尊師曰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饌畢尊師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訖尊師告去謂二子曰有道氣無憂歸路也合有靈藥相贈子分未合當自有師吾不當爲子之師也他日相見矣二子拜辭尊師乘鹿而去頃有武夫長十餘丈金甲執劒進曰奉使天吳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卽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從百花橋去贈以玉壺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壺也遂辭夫人登橋而去橋長且廣欄干上皆有異花二子花間窺見千虬

萬龍互相繳結而爲橋矣見向之巨獸已身首異處浮於波間二子問所送使者斬獸之由答曰爲不知二客故也使者謂二客曰吾不當爲使送子蓋有深意欲奉托也衣帶間解琥珀合子與之中有物隱隱然若蜘蛛形謂二子曰我輩水仙也頃與番禺少年情好之至有一子三歲合棄之夫人令與南嶽郎君爲子矣中間廻鴈峰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與子所弄玉環與之而爲使者隱却頗以爲悵望二客持此合子于廻鴈峰廟中投之若得玉環爲送嶽廟吾子亦當有答愼勿開啓二子受而懷之又問玉虛尊師云子自有師誰也曰南嶽太極先生耳自當遇之須臾橋盡與使者相別已達合浦之岸問其時代已十二年矣于是將還衡山中途餒甚試叩玉壺則珍味至二子一食不復饑渴及還妻已謝世家中曰郎君溺海十餘年矣自此二子益有厭俗之志無復名宦之心乃登衡嶽投合子于廻鴈峰廟瞬息間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木撥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戰慄之際空中有人以玉環授之二子得環送于嶽廟

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盒以酬二子曰南嶽郎君持此還魂膏以報君也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旣受之而失其使二子遂以膏塗活其妻

華嚴經佛所遊處無不徧至復與不可思議諸海神俱其名曰寶勝光明神金剛慧神普涌浪神雜華龍勝神寶華光明神須彌莊嚴神海音聲神如是一切以佛無量功德之海而自充滿

華嚴綱要有無量主海神所謂出現寶光主海神成金剛幢主海神遠離塵垢主海神普水宮殿主海神吉祥寶月主海神妙華龍髻主海神普持光味主海神寶燄華光主海神金剛妙髻主海神海潮雷音主海神如是等而爲上首其數無量悉以如來功德大海充滿其身復有無量主水神所謂普興雲幢主水神海潮雲音主水神妙色輪髻主水神善巧漩澓主水神離垢香積主水神橋福光音主水神知足自在主水神淨喜善音主水神普現威光主水神吼音徧海主水神如是等而爲上首其數無量常勤救護一切衆生而爲利益

氏族博攷東海姓閔名內靈又姓何名歸君南海姓劉名嚚君西海姓導名洞清又姓劉名潄君北海姓喻名淵元又姓吳名禽強君

山川諸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命舜攝位望于山川

按書經舜典望于山川

（傳）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夏后氏

夏后氏奠山川秩其祀旅于蔡蒙荊岐

按書經禹貢奠高山大川

（注）曾氏曰定其山之高岐川之源大者爲其州之

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梁州蔡蒙旅平

（注）蔡蒙二山名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雍州荊岐既旅

周

周制有山川之祀

按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

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

（訂義）鄭康成曰爲主主辨護之修除治道路場壇王氏曰蹕止人犯其祭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訂義）鄭鍔曰山林有功於貍藏川澤有功于涵容祭山林之牲則埋之祭川澤之牲則沈之各象其德

小宗伯之職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訂義）鄭鍔曰五嶽四瀆神之最尊者也此言山川則祭法所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之山川耳不爲兆域惟因其所在之方爲其卑也

肆師之職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訂義）賈氏曰山川衆多不可並祭故祭軍旅所依險阻者

大司樂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訂義）易氏曰大夏之樂起于蕤賓之午應以函鍾之未以禹之奠高山大川而懷襄昬墊之患始息以祀山川亦其類也

秦

始皇二十六年令祠官定名山大川之祀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太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嶽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按本紀秦并天下在始皇二十六年）

（注）索隱曰水經注云東南注漢所謂漢水故祠之

漢中樂彦云漢女者漢神是也

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

注 服虔曰陳寶神應節來也

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嵴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

同

始皇二十八年議封禪望祭山川之祀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云

漢

高祖二年令祠官以時祀山川

按漢書高祖本紀二年夏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　按郊祀志二年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

文帝十五年夏四月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

按漢書文帝本紀云云

武帝元封六年禮首山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六年作首山宮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爲黃金

注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故神爲出珍物化爲黃金

後漢

章帝元和二年詔議增山川羣祀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春二月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增修羣祀以祈豐年

晉

明帝太寧三年詔舉山川之祀

按晉書明帝本紀太寧三年七月詔曰自中興以來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

北魏

太祖天興三年遣官祭告名山大川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興三年正月乙酉詔曰初宅雒都將行郊祀應嶽瀆名山大川及諸州靈迹封崇神祠各宜遣官吏精虔祭告三月甲戌車駕發西都庚辰至河中府分命羣臣告祭山川靈迹

乾化元年遣使告祭孟津之望祠

按魏書太祖本紀乾化元年北巡回次于孟州命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光祿卿李翼各齋香合祝版告祭於孟津之望祠

太宗永興三年帝禱於武周車輪二山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永興三年三月帝禱於武周車輪二山初清河王紹有寵於太祖性兇悍帝每以義責之弗從帝懼其變乃於山上祈福於天地神祇及即位壇兆後因以爲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皆親之無常日

永興四年以白登山神配祀上帝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永興四年立

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其牲太牢帝親祀之無常月兼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旱則禱之多有效

泰常三年定山川之祀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泰常三年立嶽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餘山川及海若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禮官詣州鎮遍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祈禱其祭皆用牲王畿內諸山川皆列祀次祭若有水旱則禱之

泰常八年正月南巡五月至自洛陽諸所過山川羣祀之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高祖太和四年詔祀山川羣神

按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四年二月癸巳詔曰朕承乾緒君臨海內夙興昧旦如履薄氷今東作方興庶類萌動品物資生膏雨不降歲一不登百姓饑乏朕甚懼焉其敕天下祀山川羣神及能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

肅宗正光三年遣有司禱雨諸山川百神

按魏書肅宗本紀正光三年六月己巳詔曰炎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燋萎晚種未下將成災年秋稔莫覬在予之責憂懼震懷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嶽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盡其虔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

隋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嶽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

按隋書禮儀志云云

高祖開皇十四年六月辛丑詔名山大川未在祀典者悉祀之

按隋書高祖本紀云云

唐

高祖武德七年六月幸仁智宮以少牢祭宮所山川

按唐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册府元龜云云

中宗嗣聖五年（即武后垂拱四年）七月改洛水爲永昌洛水封其神爲顯聖侯

按唐書武后本紀云云

元宗開元四年遣使祭驪山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四年二月以關中旱遣使祈雨于驪山應時澍雨以少牢致祭仍禁樵採

開元十六年詔諸州長官祭名山大川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開元十六年六月丁亥詔曰爰自首春有愆時雨朕憂勤黎獻精禱靈祇遂蒙九元垂福百神效祉膏澤頻降嘉年繁育睠彼山川能興雲雨報功享德祀典存焉諸州所管名山大川宜令當處長官設祭務盡誠敬以昭典禮

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以地震命尚書左丞相蕭嵩往祭山川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云云

天寶七載封昭應山神爲元德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七載十二月改會昌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元德公

仍立祠宇

天寶八載詔九州鎮山並封爲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寶八載六月詔曰九州之鎮寔著禮經三代之典必崇望秩事旣屬於報功義有符於錫命其九州鎮除入諸嶽外宜並封公仍各置祠守者量更增修儲慶發祥當申昭報宜令所在長官各陳祭禮名山大川亦量事致祭

肅宗上元元年詔長吏擇日祭名山大川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上元元年閏四月己卯御明鳳門大赦改元詔曰自古明王聖帝名山大川並委州縣長吏擇日致祭

代宗大曆五年詔中書門下分使祭名山大川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大曆五年六月詔曰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神明所居風雨是主宜委中書門下分使致祭以達精誠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丁酉制天下名山大川委長吏致祭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云云

文宗太和九年封鷄翁山爲侯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太和九年六月封鷄翁山爲侯先是翁造爲興元節度使初往漢中遇大雨平地水尺餘若不可進禱鷄翁山疾風驅雲卽時淸霽及是帝憶聞其事會造爲御史大夫入見得詳言當時靈貺明日下詔封之

開成二年詔祀終南山冊其神爲廣惠公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開成二年四月辛酉詔曰每聞京師舊說以爲終南山興雲卽必有雨若當晴霽雖密雲他至竟不霑霈況茲山北面闕廷日當恩顧修其望祀寵數宜及宜令中書門下差官設奠宣告恩禮八月己酉冊終南山爲廣惠公

昭宗天祐二年賜諸水神祠名額

按唐書昭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天祐二年六月湖南馬殷奏嶽州洞庭青草二湖之側有古祠四所先已荒圮臣復修廟宇畢乞賜名額者勅旨黃陵二妃祠曰懿節洞庭君祠曰利涉侯青草祠曰安流

侯三閭大夫祠先以澧朗觀察使雷滿奏已封昭靈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勅處分

後唐

愍帝應順元年詔三京諸道州府以時祀名山大川祠廟

按五代史唐愍帝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應順元年閏正月詔曰朕猥以冲人獲膺大寶賴神祇之贊助顯天地之休禎夷夏駿奔式符于睠命聲敎綿遠虔荷于炳靈德薄承祧憂深馭朽克奉治平之道諒由冥助之功集是殊祥敢不寅畏賴陰陽之行運至時雨以應期稼穡順成得歲功而叶望咸臻上瑞普泰兆民宜令三京諸道州府界內名山大川祠廟有益於民者以時精虔祭祀稱朕意焉

遼

太祖七年十一月祠木葉山

按遼史太祖本紀云云　按禮志太祖建廟木葉山尊爲家神

宋

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所過府州河橋及名山大川各令本州祭告從之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云云

眞宗景德元年閏九月壬申江南旱遣使祀境內山川

按宋史眞宗本紀云云

景德　年封泉神爲昭應公廟曰昭聖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先是陵城附山而高常苦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濆湧濟用無闕詔封泉神爲昭應公廟曰昭聖在河南永安縣界

大中祥符元年加封山水神號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眞宗封禪畢封亭山神廟爲廣禪侯嶧山神廟爲靈巖侯封通泉廟爲靈泒侯各遣官致告（按本紀眞宗封禪在大中祥符元年）

乾興元年二月帝不豫禱於山川神祇

按宋史眞宗本紀云云

高宗建炎元年詔望祭山川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建炎元年九月常少滕康請如虞望秩周時邁巡幸祭所過名山大川詔望祭

金

世宗大定十二年封長白山爲興國靈應王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十二年有司言長白山在興王之地禮合尊崇議封爵建廟宇十二月禮部太常學士院奏奉敕旨封興國靈應王卽其山北地建廟宇

大定十五年定長白山神封冊儀物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冊儀物冠九旒服九章玉圭玉冊函香幣冊祝遣使副各一員詣會寧府行禮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所司於廟中陳設如儀廟門外設玉冊衮冕幄次牙仗旗鼓從物等視一品儀禮用三獻祭如嶽鎭自是每歲降香命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

大定十九年封瀘溝河神爲安平侯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十九年有司

言瀘溝河水勢泛決嚙民田乞官爲封冊神號禮官以祀典所不載難之已而特封安平侯建廟　按徒單克寧傳初瀘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即獲感應如此克寧奏曰神之所祐者正也人事乖則勿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上曰卿言是也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寧及之

大定二十一年勑封大房山神爲保陵公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二十一年敕封山陵地大房山神爲保陵公冕八旒服七章圭冊香幣使副持節行禮並如長白山之儀

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爲興國應聖公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二十五年有司言昔太祖征遼策馬徑渡混同江神助順靈應昭著宜修祠宇加賜封爵迺封神爲興國應聖公致祭如長白山之儀冊禮如保陵公故事

大定二十七年封河陰縣聖后爲昭應順濟聖后又令祠瀘溝河神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定二十七年春正月尚書省言鄭州河陰縣聖后廟前代河水爲患屢禱有應嘗加封號廟額今因禱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贈上從其請特加號曰昭應順濟聖后廟曰靈德善利之廟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如令又瀘溝河神大定二十七年奉旨每歲委本縣長官春秋致祭如令

章宗明昌四年十二月甲寅冊長白山之神爲開天弘聖帝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明昌六年九月甲申冊靜寧山神爲鎭安公胡土白山神爲瑞聖公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按禮志明昌六年八月以冕服玉冊冊靜寧山神爲鎭安公又瑞聖公即麻達葛山也章宗生於此世宗愛此山勢衍氣清故命章宗名之後更名胡土白山建廟明昌六年八月以冕服玉冊封山神爲瑞聖公建廟命撫州有司春秋二仲擇日致祭爲常

泰和二年十二月丁卯以太子晬日遣使報謝於長白山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哀宗天興二年正月冊柴潭神爲護國靈應王

按金史哀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元

世祖至元四年加武定山神及泉神封號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四年正月癸丑封昔木土山爲武定山其神曰武定公泉爲靈淵其神曰靈淵侯

至元十六年五月丙子進封桑乾河洪濟公爲顯應洪濟公

至元二十一年五月辛巳加封衞輝路小清河神曰洪濟威惠王

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加封桑乾河神洪濟公爲顯應洪濟公

按以上俱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成宗大德三年二月壬申加鮮州鹽池神惠康王曰廣濟資寶王池曰永澤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泰定帝泰定元年二月加封廣德路祠山神張眞君曰普濟寧國路廣惠王曰福祐

泰定四年冬十月甲辰改封建德路烏龍山神曰忠顯靈澤普佑孚惠王

致和元年夏四月甲寅改封蒙山神曰嘉惠昭應王鹽池神曰靈富公洞庭廟神曰忠惠順利靈濟昭佑王

按以上俱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順帝至元元年冬十一月加封眞定路滹沱河神爲昭佑靈源侯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明

太祖洪武元年始建山川壇

按明會典國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正殿祭五嶽五鎭四海四瀆鍾山之神東西廡分祭京畿山川

洪武二年始定山川諸祀

按大政紀洪武二年正月戊申命中書省議嶽鎭海

瀆山川諸神壇壝祭禮

按春明夢餘錄以山川諸神止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壝專祀非隆敬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天下山川之祀虞書望於山川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小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內者諸侯自祭之秦罷封建則皆領於祠官焉由漢唐及宋元嶽鎮海瀆之外又有其餘山川之祀今國家以天下山川祀於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室而不壇非禮所宜今宜以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與太歲風雲雷雨城隍合爲一壇春秋祀之詔可

洪武七年令祭山川諸神

按圖書編洪武七年令祭山川諸神於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後又以孟春郊祀時諸神既預祭壇內一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

洪武十四年令祭山川諸神以文職長官行禮

按明會典洪武十四年令在外祭山川等神以文職

長官一員行禮武官不預如軍民指揮使司則從本司行之

洪武二十一年以仲秋祭山川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一年各設壇于大祀殿以孟春從祀遂于山川壇惟仲秋一祭

按圖書編二十一年令歲秋中旬擇日祭山川壇

成祖永樂五年遣使祭神木山

按大政紀永樂五年三月甲子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立碑命侍讀胡廣撰碑文

永樂六年敕皇太子攝祭山川之神

按明會典永樂六年駕幸北京東宮監國凡山川之神預期敕皇太子攝祭

永樂八年祭居庸山

按大政紀永樂八年二月己酉車駕次龍虎臺遣行在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居庸山

永樂十九年遣使奉安山川諸神主

按大政紀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命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

永樂　年建山川壇

按明會典永樂中建山川壇位置陳設悉如南京舊制惟正殿鍾山之右增祀天壽山神

世宗嘉靖八年定親祀山川服皮弁

按明會典嘉靖八年令凡親祀山川等神皆用皮弁服行禮以別於郊廟先是改山川爲中祀嘉靖中凡山川皆天子親祀國有大事則遣官祭告

嘉靖十五年建金海神祠祀諸水神

按明會典西海子源出西山遶甕山東入都城南出玉河入大通漕渠嘉靖十五年建金海神祠於大內西苑湧泉亭祀宣靈弘濟之神水府之神司舟之神

按春明夢餘錄西海神祠在西苑嘉靖十四年八月建夏言疏臣言於本月二十日伏蒙名見無逸殿欽奉聖諭茲西海子每歲端午奉兩宮遊賞止有望祭以祀其神今宜特建祠宇庶有瞻依欽此臣竊惟禁內西海子者卽古燕京積水潭也其源出西山神山

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里濼東入都城瀦爲積水潭南入玉河入于大通前人謂積水爲海且在西內故至今沿稱西海都城之水悉于此匯玉河城壕大通漕河皆食其利比之五祀之神其功較大但一向未立祠宇以便於行禮皇上事神之義可謂周矣但祠必有名舊曰西海之名恐嫌於西海正號未協專稱今祠宇既建所有神位祠額伏乞皇上特賜嘉名以答神貺庶稱祀典今將相度過北門口湧泉亭後隙地一區堪以定建其規制丈尺謹畫圖貼說二本隨本進呈伏乞聖裁候命下之日行移內外各該衙門遵奉施行（按春明夢餘錄與會典年數互異今依會典編次）

嘉靖二十二年改金海神祠爲弘濟神祠

按明會典嘉靖二十二年改金海神祠名爲弘濟神祠每歲仲春秋上壬日用羊一豕一鉶二簠簋二籩豆各六帛七遣太常寺卿行禮

皇清

康熙十六年

大清會典康熙十六年以長白山係

祖宗發祥重地照嶽鎮例封爲長白山之神每歲春秋二祭令寧古塔將軍遣官在吳喇地方設幄望祭如遇吉禮遣官祭告

康熙十七年

盛京通志康熙十七年奉

旨遣大臣覺羅吳木訥等登山相視見山麓一所四

周密林叢翳其中圜平草木不生出林里許香樹行列黃花紛郁山半雲垂霧羃不可仰睇諸大臣跪宣旨畢雲霧忽廓山形瞭然有徑可登

康熙十八年

大清會典凡洞庭湖神康熙十八年議准封爲洞庭湖之神遣官齎香燭前往讀文致祭祭文由翰林院撰擬香帛由太常寺備辦遣禮部司官前往致祭一應禮儀俱照黃河神例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二十九卷目錄

山川諸神部彙考二

禮記　王制　月令　學記

山海經　招搖山至箕尾山之神圖　柜山至漆吳山之神圖　天虞山至南禺山之神圖以上出南山經　錢來山至騩山之神無圖　飛獸神圖　鼓神圖　英招神圖　槐鬼離侖無圖　有窮鬼無圖　淫水天神圖　陸吾神圖　長乘神圖　西王母圖　白帝神無圖　江疑神無圖　者童神無圖　帝江神圖　崇吾山至翼望山之神圖　神媿圖　陰山至崦嵫山之神無圖以上出西山經　單狐山至隄山之神圖　管涔山至敦題山之神圖　太

行山至無逢山之神圖以上出北山經　樕螽
山至竹山之神圖　空桑山至硜山之神圖
尸胡山至無睪山之神圖以上出東山經　歷
兒神無圖　輝諸山至蔓渠山之神圖　熏池
神無圖　武羅神圖　太逢神圖　鹿蹄山至
元扈山之神圖　苟林山至陽虛山之神無圖
驕蟲神圖　平逢山至陽華山之神無圖
帝臺神無圖　天愚神無圖　休與山至大騩
山之神圖　蟲圍神圖　計蒙神圖　涉蟲神
圖　景山至琴鼓山之神圖　熊山神無圖
女几山至賈超山之神圖　首山至丙山之神
圖　耕父神圖　翼望山至几山之神圖　于
兒神圖　篇遇山至榮余山之神圖以上出中
山經　羽民國神無圖出海外南經　形天神
圖出海外西經　燭陰神圖　相柳神圖　夸
父神圖以上出海外北經　奢比尸神圖　天
吳神圖以上出海外東經　孟涂神無圖出海
內南經　危神圖　窫窳神圖以上出海內西
經　貳負神圖　宵明燭光神無圖以上出海
內北經　犂䰠尸神圖　折丹神無圖以上出
大荒東經　女媧神圖　噓神圖　崑崙山神
圖　夏耕尸神圖　夏后開神圖以上出大荒
西經　九鳳神圖　彊良神圖　天女魃無圖
赤水神女無圖　犬戎神圖以上出大荒北
經　延維神圖出海內經
神異經西荒經
博雅山神
酉陽雜俎諾皐記
路史後紀
武昌府志晏公

神異典第二十九卷

山川諸神部彙考二

禮記

王制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月令

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

仲冬之月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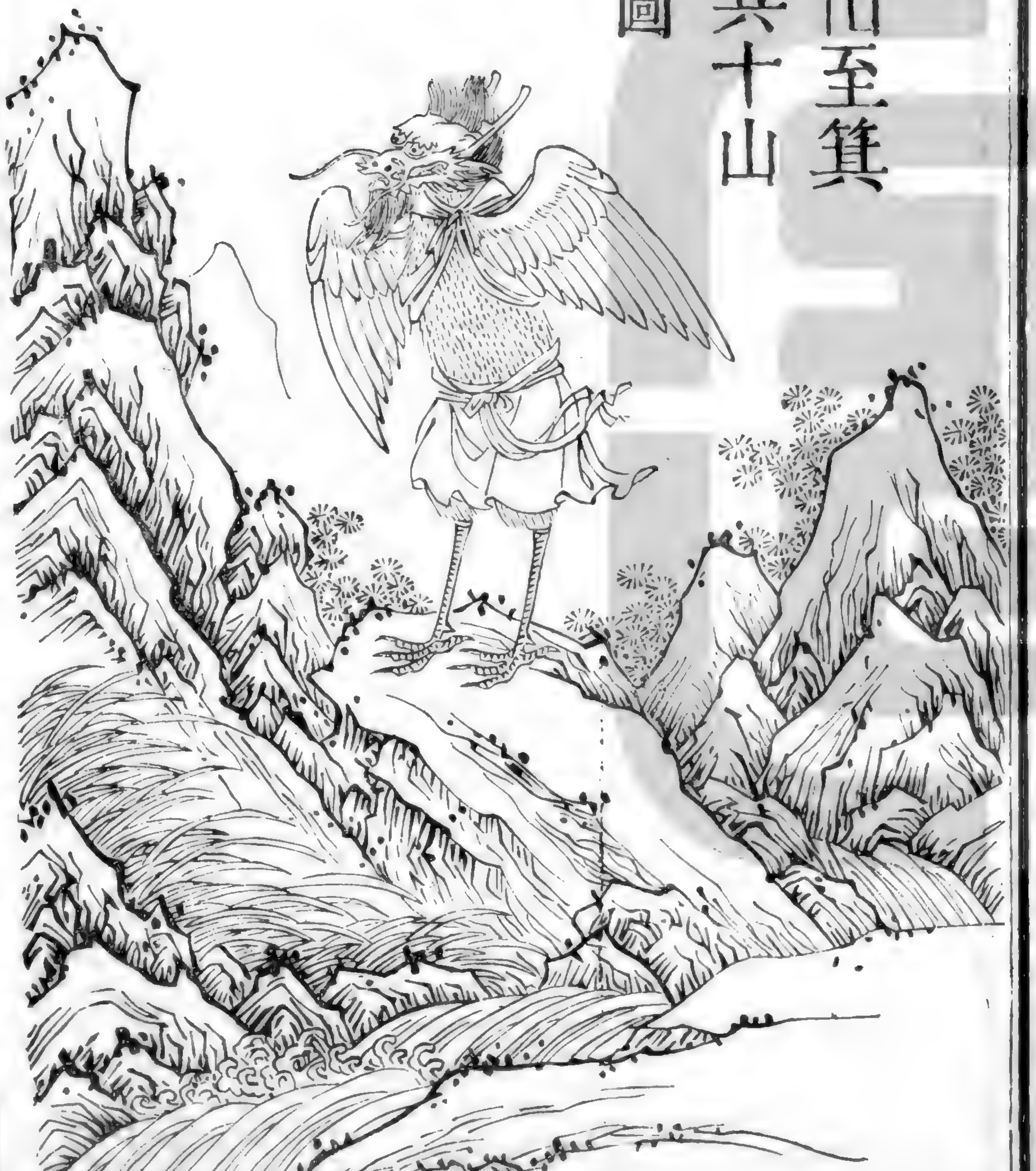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學記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山海經

招搖山至箕尾山共十山之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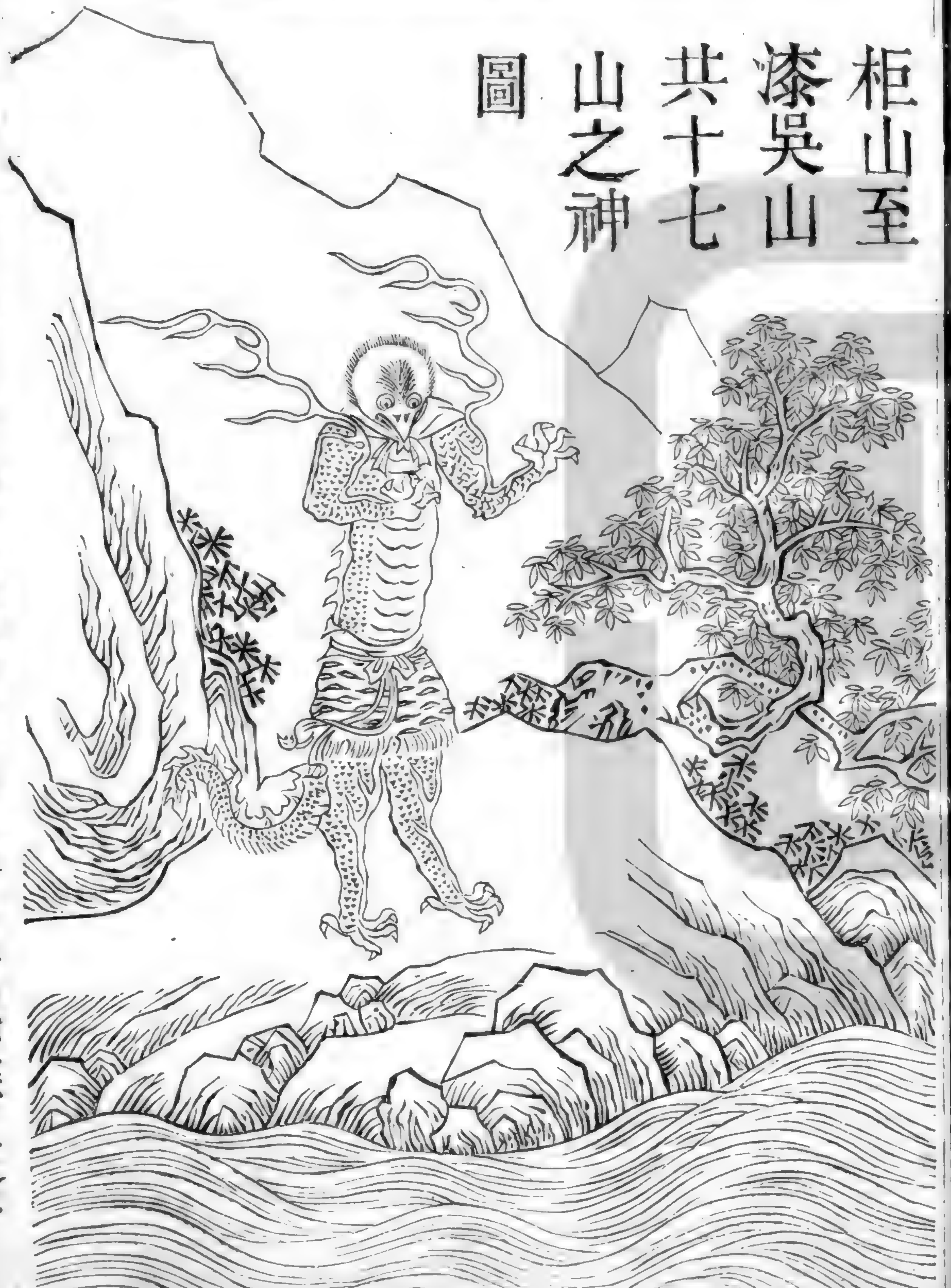


南山經

凡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糈用稌米一壁稻米白菅爲席

（注）毛擇牲取其毛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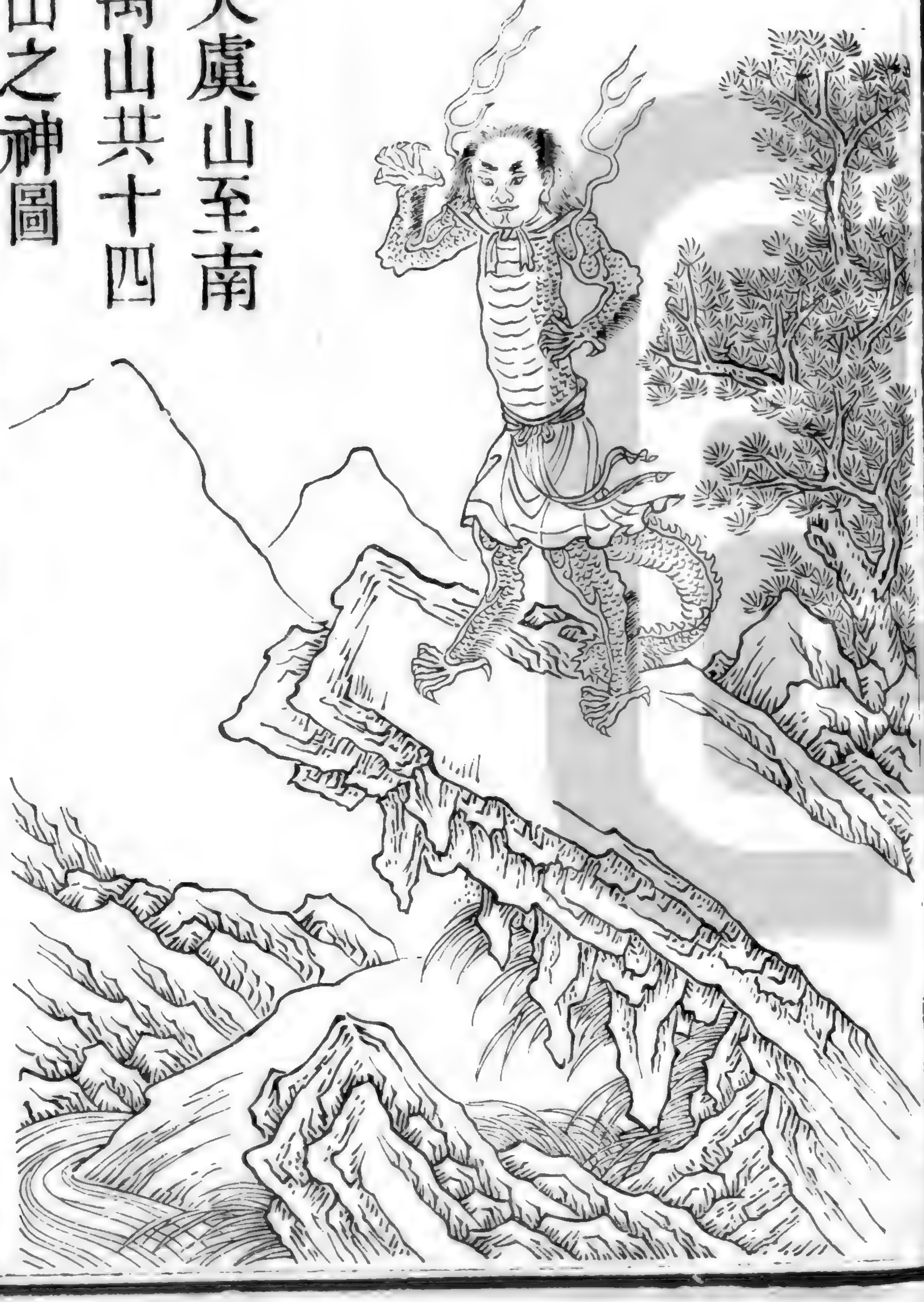
柜山至漆吳山共十七山之神圖



南山經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於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

天虞山至南禺山共十四山之神圖



南山經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

錢來山至騩山之神（無圖）

西山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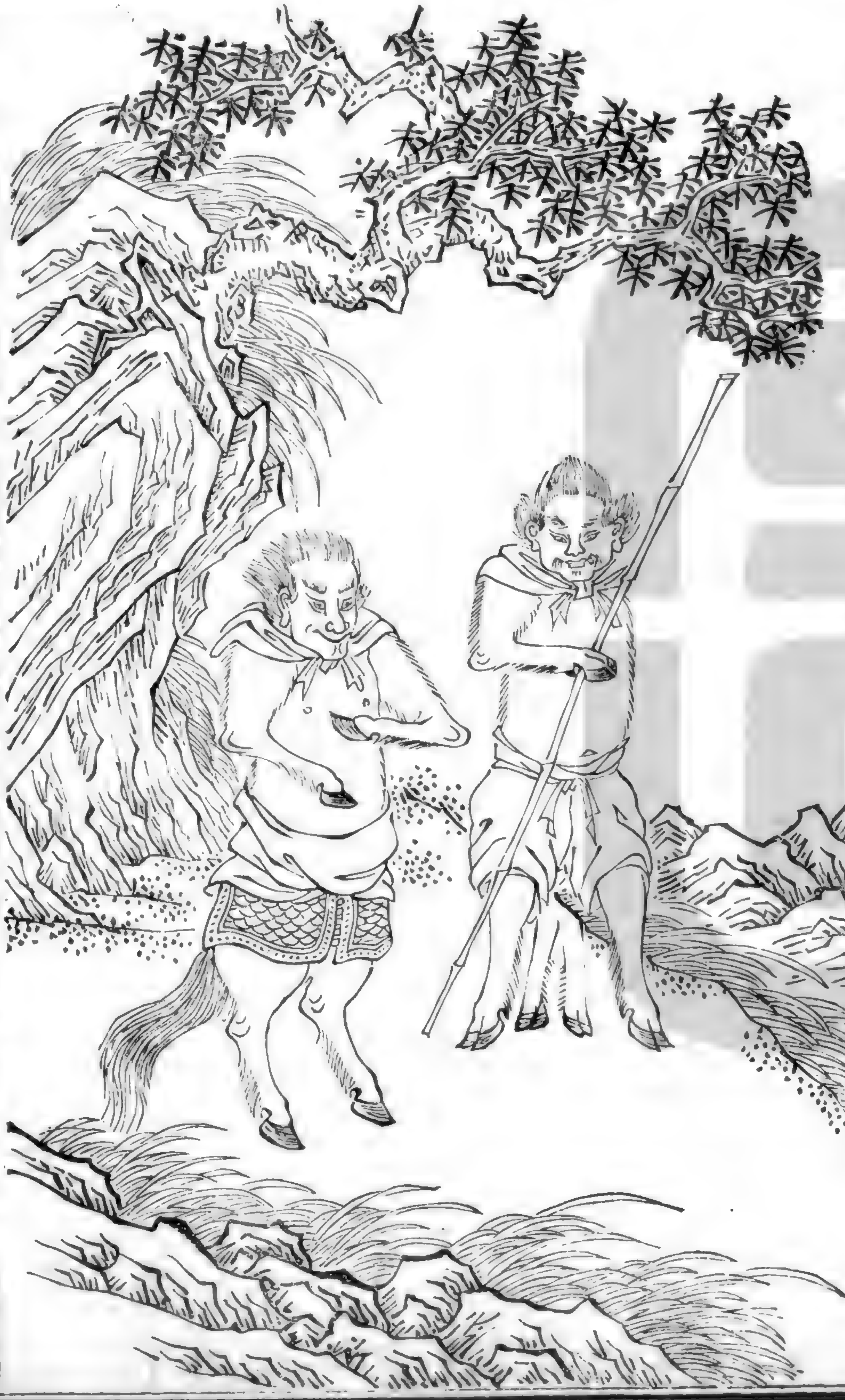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於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其祠之禮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

注 冢者神鬼之所舍也牛羊豕爲太牢燭或作煬牲純色者爲犧瑜美玉名湯或作溫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古罌字謂盂也

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純之

注　牷謂牲體全具也純緣也五色純之等差其文綵也

飛獸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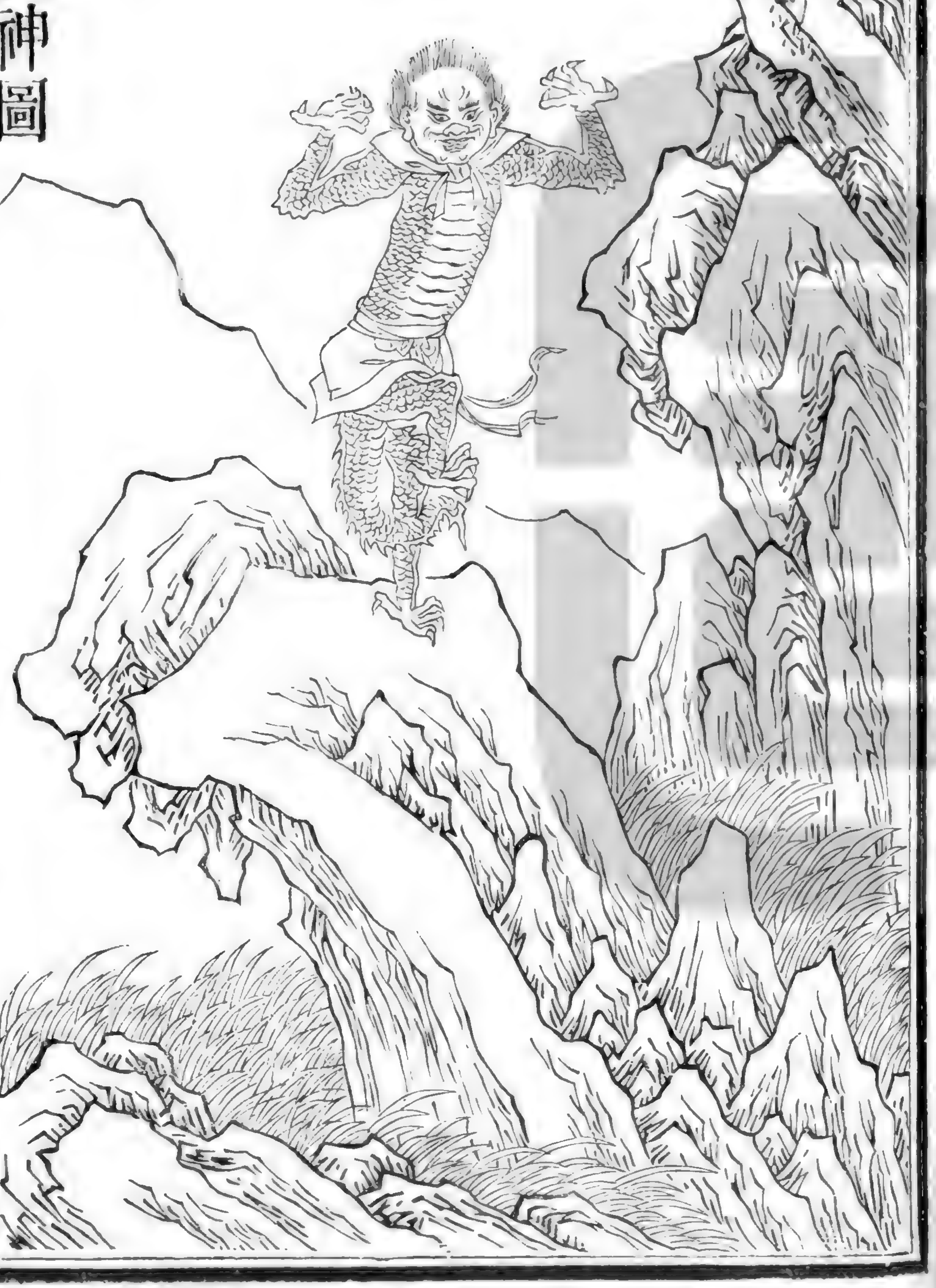


西山經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爲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鈐而不糈毛采

注 羊猪爲少牢鈐所用祭器名也或作思訓祈不糈祠不以米毛采言用雄色雞也

鼓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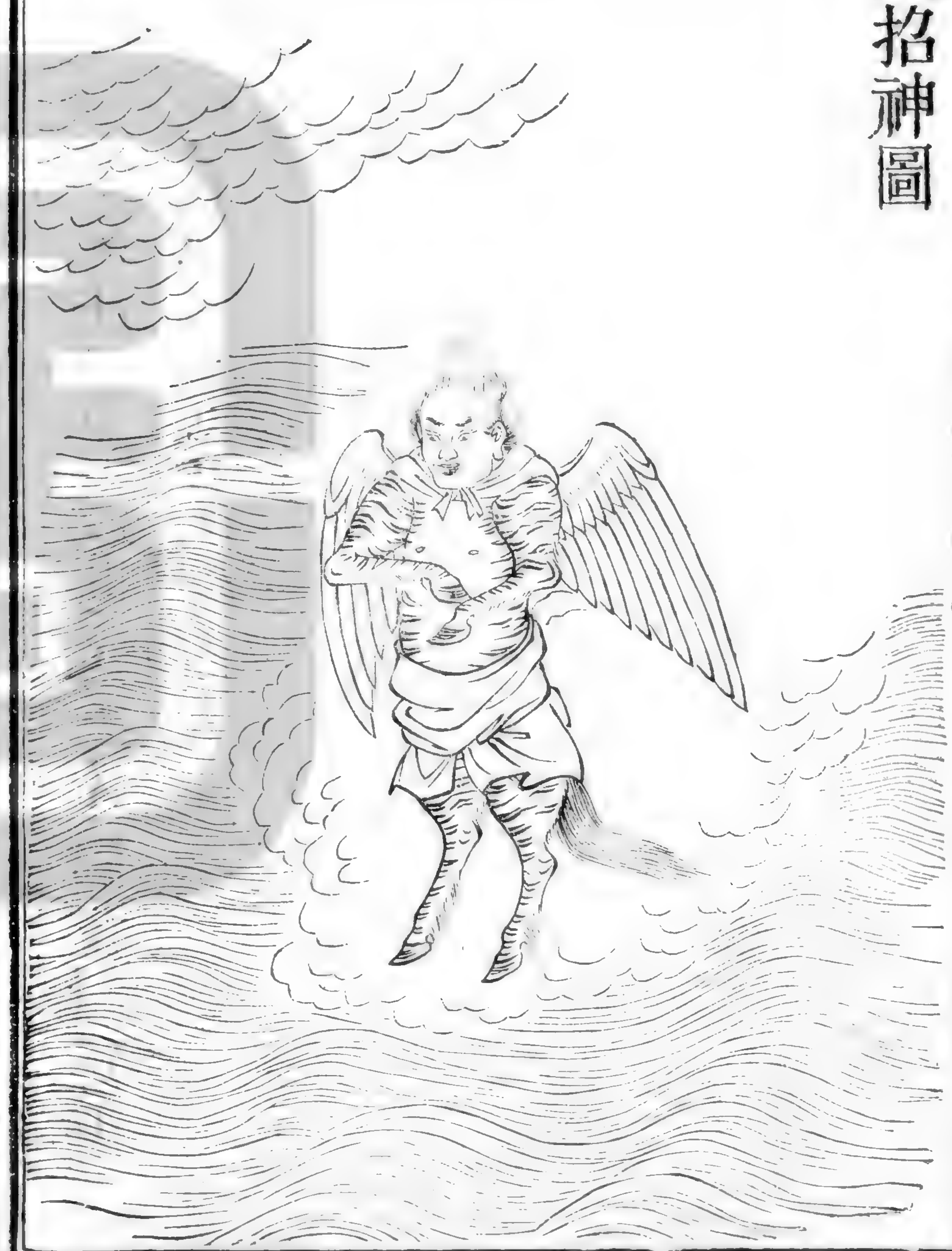


西山經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葆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䍃崖欽䲹化爲大鶚其狀如鵰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鵔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卽其邑大旱

（注）此亦神名名之爲鍾山之子耳（廣注）其類皆見歸藏啓筮啓筮有曰麗山之子靑羽人面鳥身亦似此狀也任臣案事物紺珠作古續離騷經鍾䰠又附耳而舉佩注云謂鼓也又三才圖會曰鍾山之子有神名曰鼓其狀龍身而人面

英招神圖



西山經

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於四海其音如榴

注 平圃卽元圃也徇謂周行也榴未詳

槐鬼離侖（無圖）

西山經

槐江之山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鸇之所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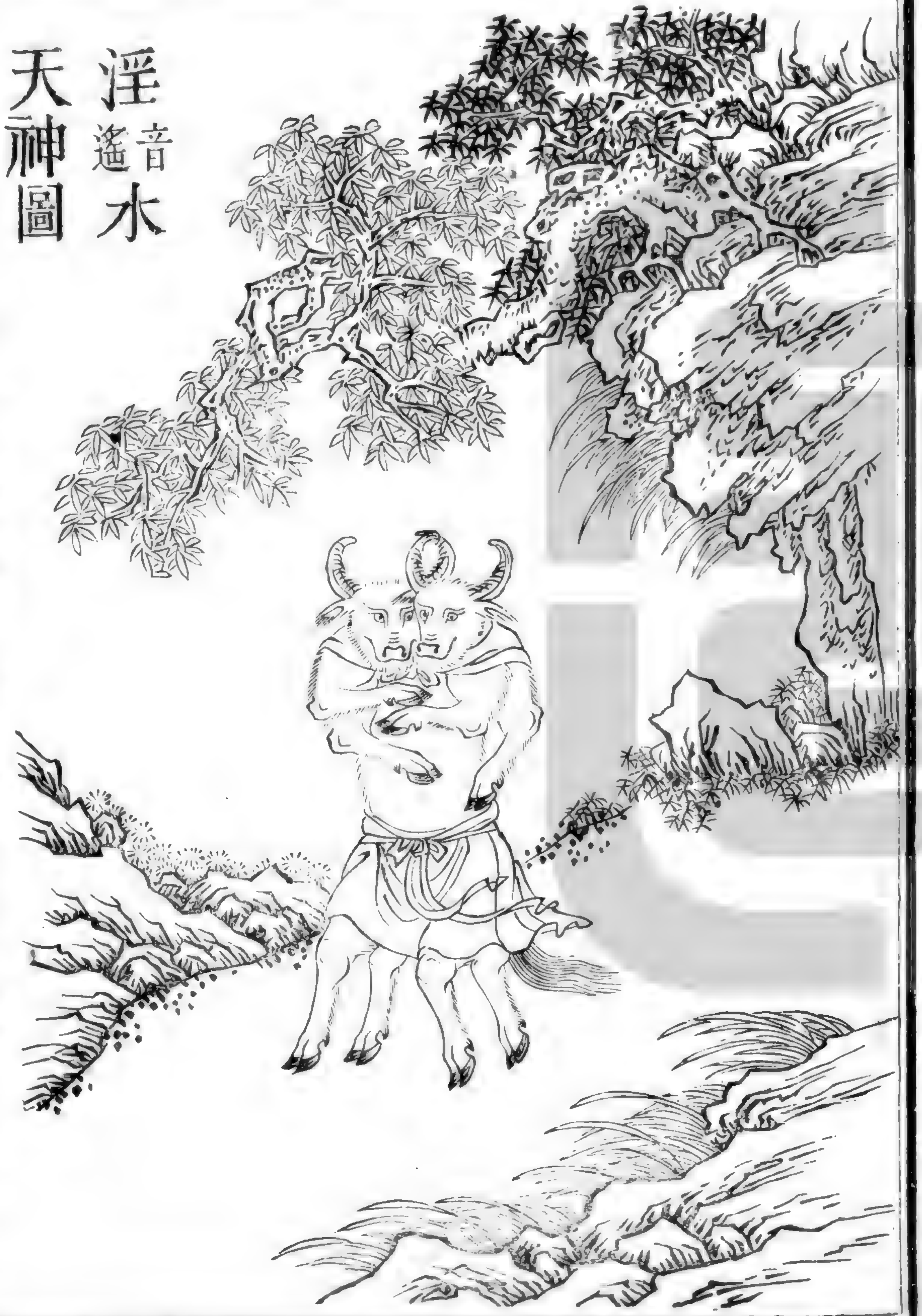
有窮鬼（無圖）

西山經

槐江之山東望恆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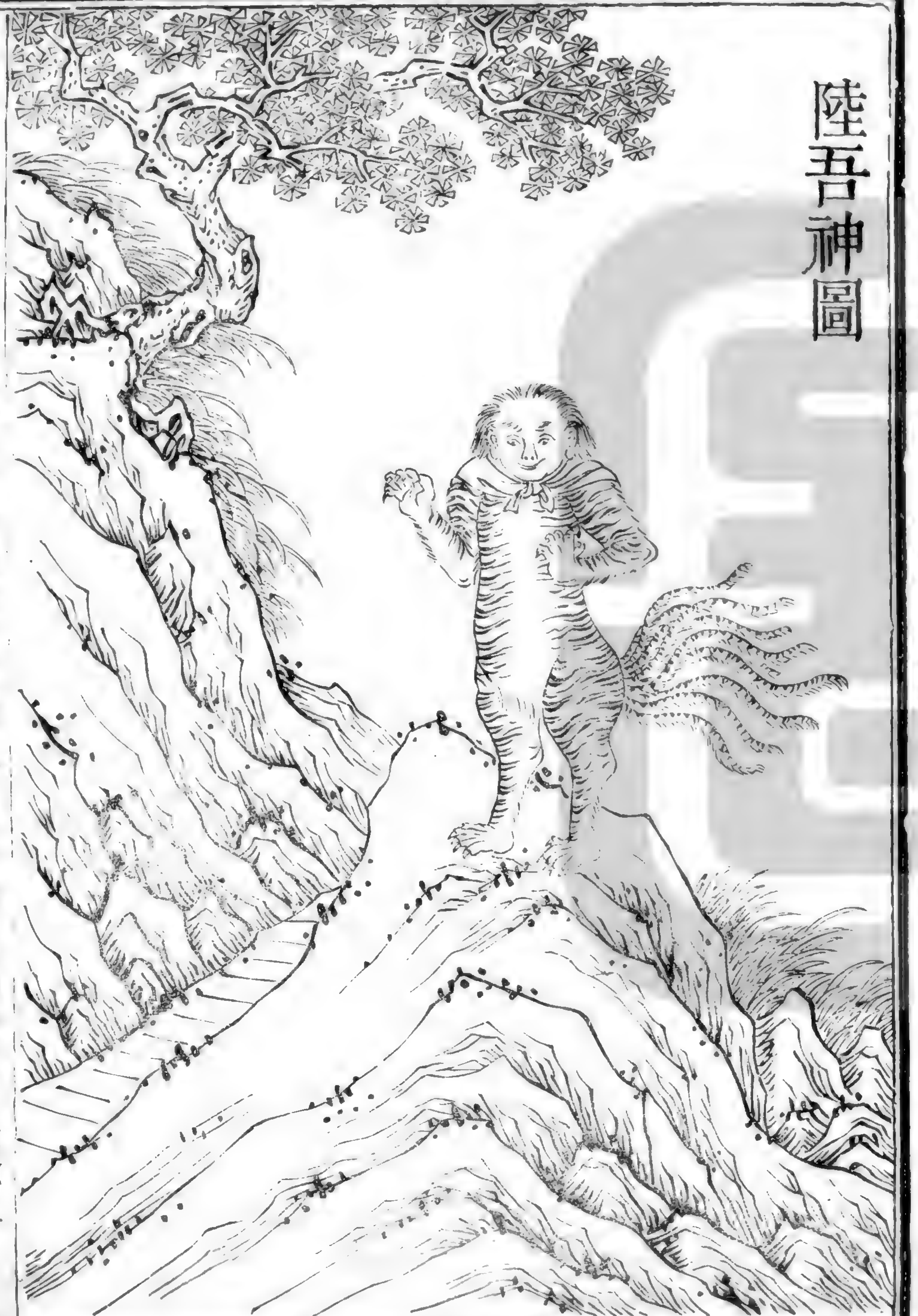
注搏猶脇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脇有窮其總號耳

淫（音遙）水天神圖



西山經

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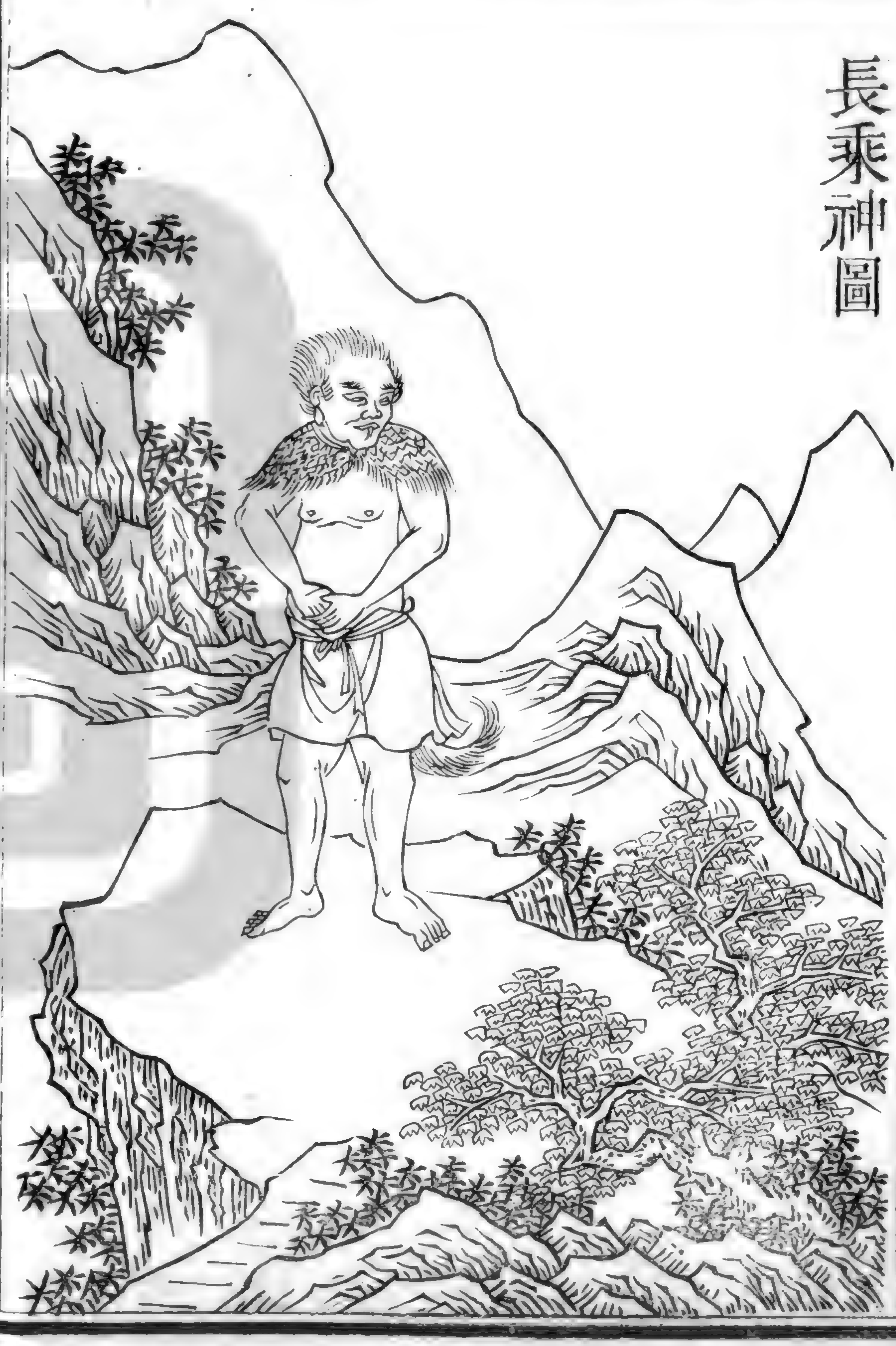
陸吾神圖

西山經

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

（注）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也陸吾即肩吾也九部主九城之部界囿時天帝苑囿之時節也服器服也或作藏（廣注）莊周曰肩吾得之以處大山也任臣案王世貞騷云彼荃亦何爲兮辱陸吾使不得主盧柟泰宇賦挫陸吾而陁驕蟲徐氏謇修賦令陸吾啓鑰而列圖謂此也事物紺珠作堅吾虎身人面九首司九域事開山圖注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道里既殊或與此神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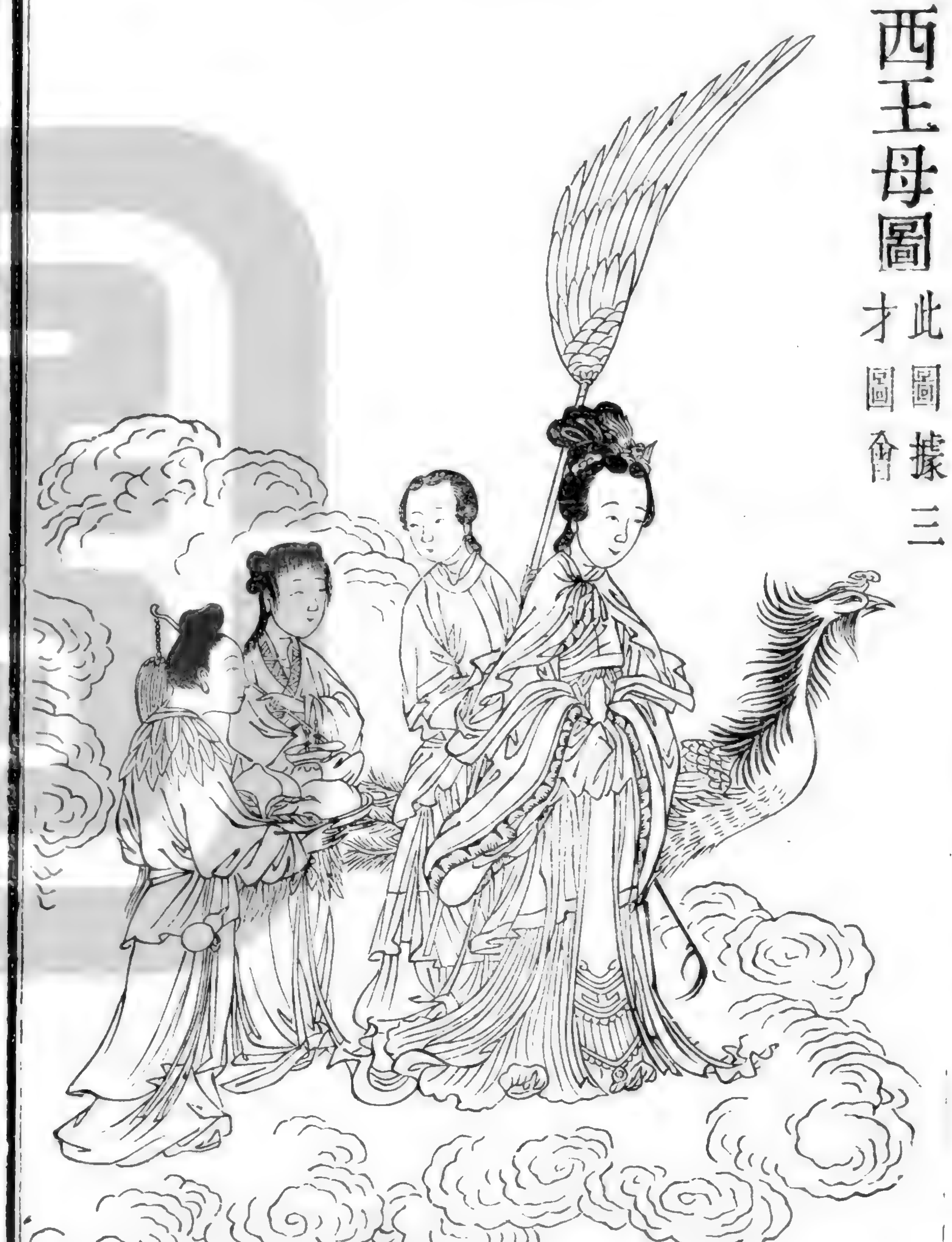
長乘神圖



西山經

嬴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狀如人而犳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

西王母圖（此圖據三才圖會）



西山經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

（注）蓬頭亂髮勝玉勝也司厲及五殘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

白帝神（無圖）

西山經

長畱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注　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日西入則景反東照主司察之

江疑神（無圖）

西山經

符惕之山其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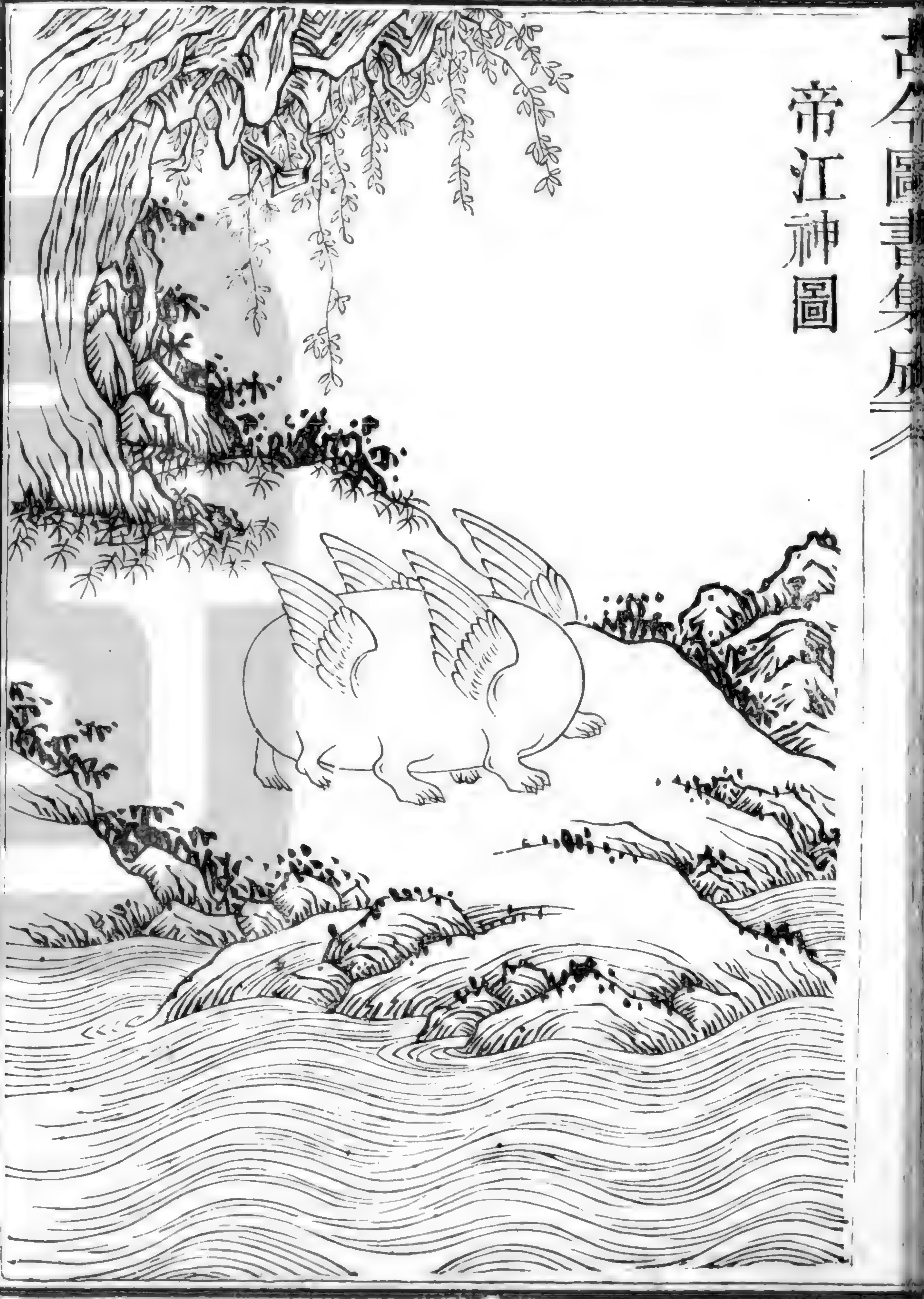
耆童神（無圖）

西山經

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

注　耆童老童顓頊之子

帝江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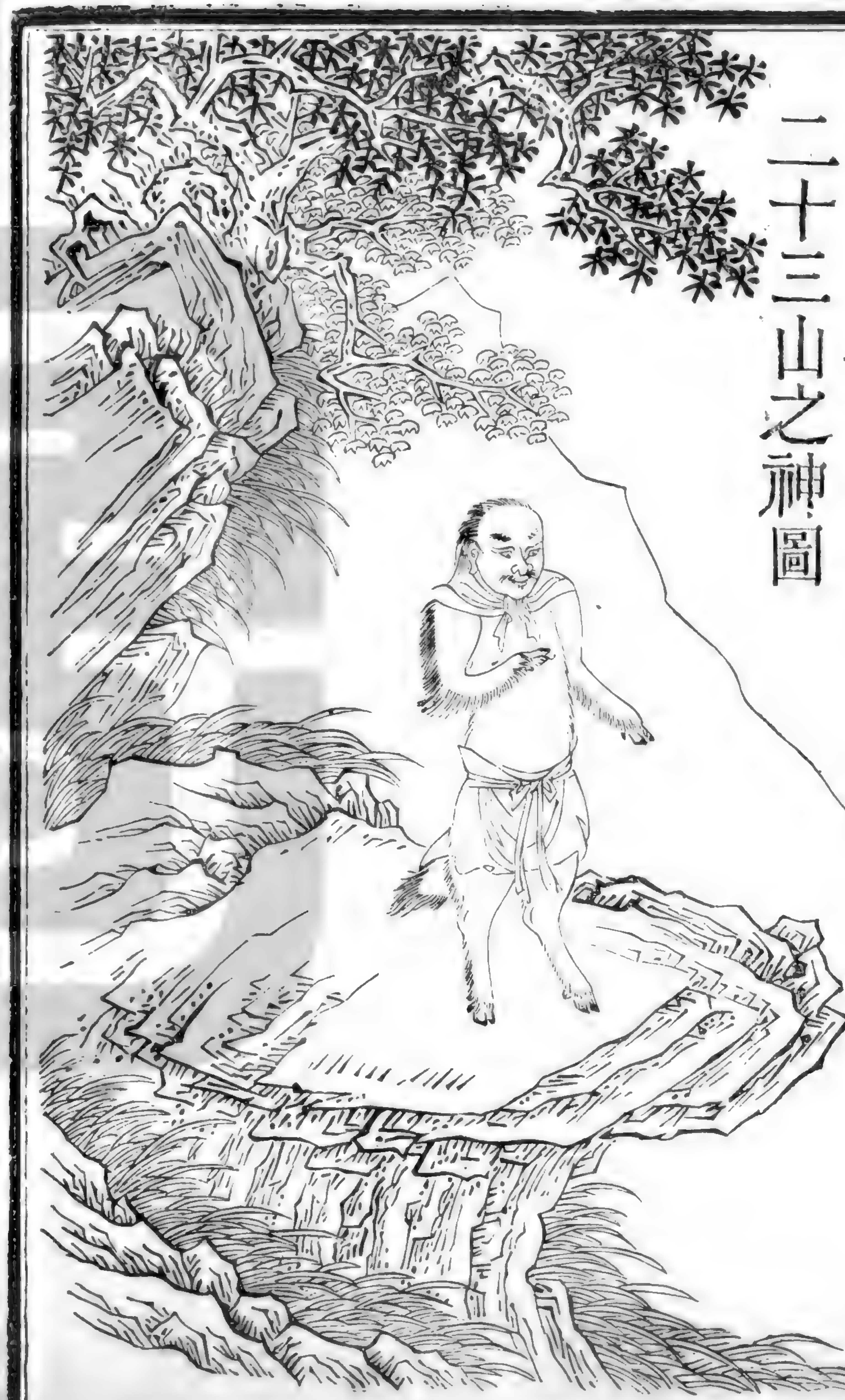
西山經

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注）體色黃而精光赤也夫形無全者則神自然靈照精無見者則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廣注）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混沌爲儵忽所鑿七竅而死者蓋假此以寓言也任臣案河西舊事曰天山高冬夏長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白人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蒲東一百里卽漢貳師擊右賢王

處也九州要記云涼州古武城都有天山黃帝受金液神丹於此程大昌北邊備對云一名時漫羅山杜詩注天山卽祁連山在伊州顧氏說略曰天山雪山祁連山白山四名其實一也案渾敦古音叢目音衮沌與混沌同中天佚典云渾沌蔑刳太希其谷太微經曰有物齒於渾敦莫之敢作又神異經言崑崙西有獸兩目不見兩耳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名曰渾敦段氏諾皐記天山有神是爲渾敦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無面目嗜音歌舞實爲帝江事物紺珠云帝江出天山知歌舞之妙楊愼均藻云帝江鳥名知歌舞之音王氏彙苑云天山之神鳥名曰帝江故能識鼓歌舞之妙無如帝江一曰鼓神也王融曲水詩序傳妙靡於帝江盧柟滄溟賦云帝江蹙左而歙翼謂此也又路史帝不降是爲帝江注云山海經帝江也此羅氏之誤

崇吾山至翼望山共二十三山之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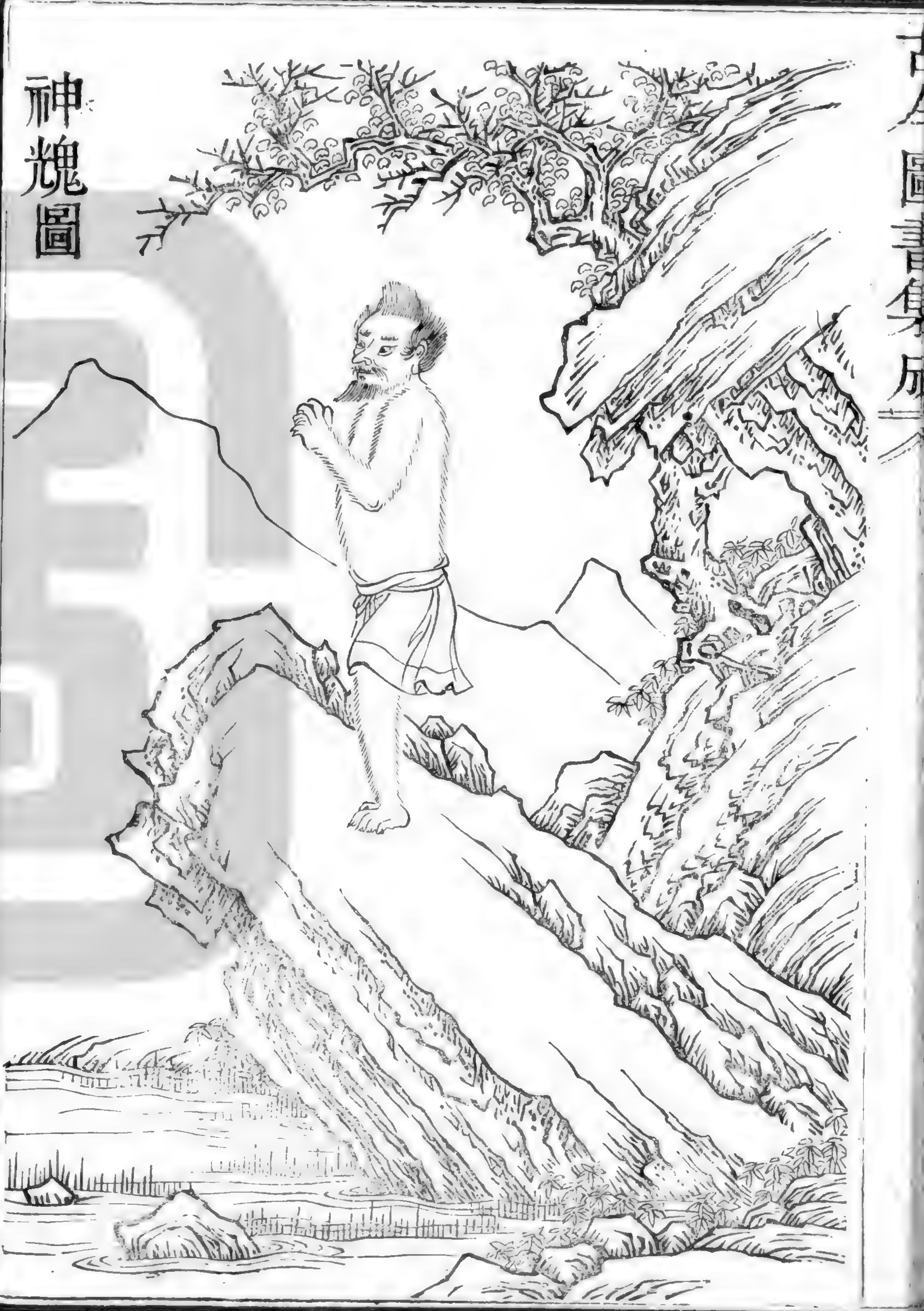


西山經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

注　玉加采色者也尸子曰吉玉大龜

神䰠圖



西山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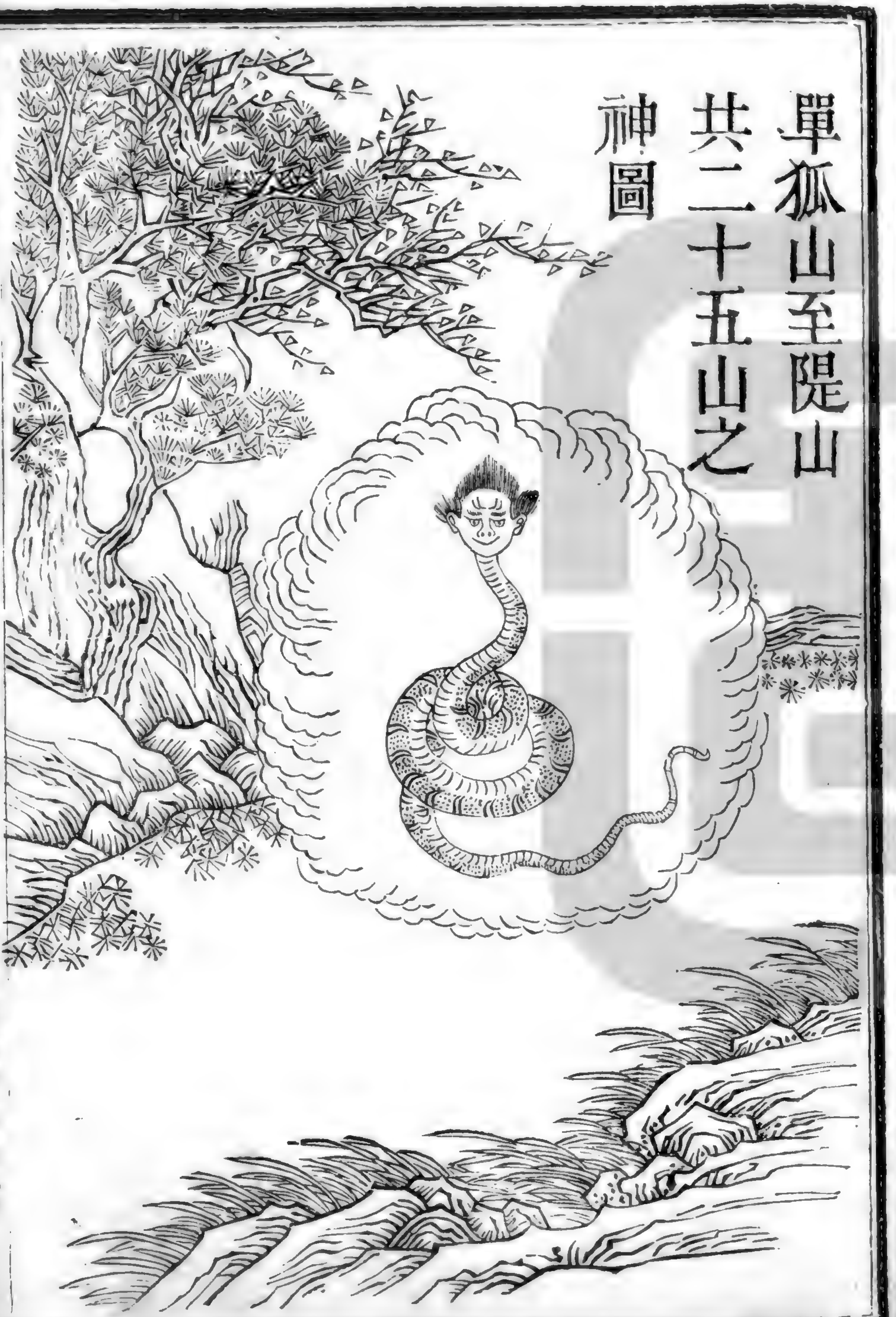
剛山是多神䰠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廣注）郭曰䰠亦魑魅之類也音恥囘反或作媿欽亦吟字假音任臣案圖經作神魃集韻引此作神魅音熾劉會孟曰深山魑魅多一足故詩曰山鬼獨一足圖讃曰其音如吟一脚人面

陰山至崦嵫山之神（無圖）

西山經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祠祀禮皆用一白雞祈糈以稻米白菅爲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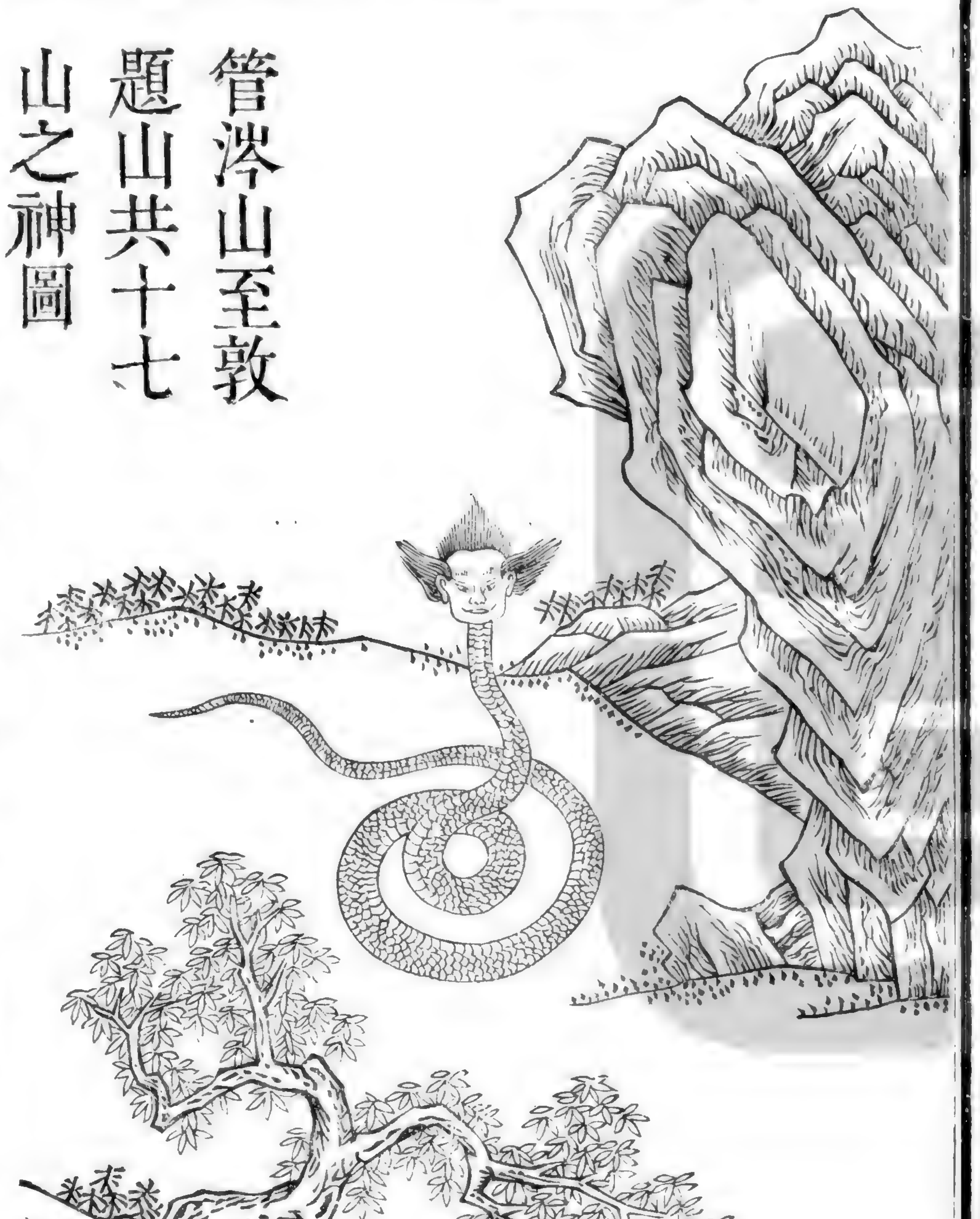
單狐山至隄山共二十五山之神圖



北山經

凡北山之首自單狐之山至於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

管涔山至敦題山共十七山之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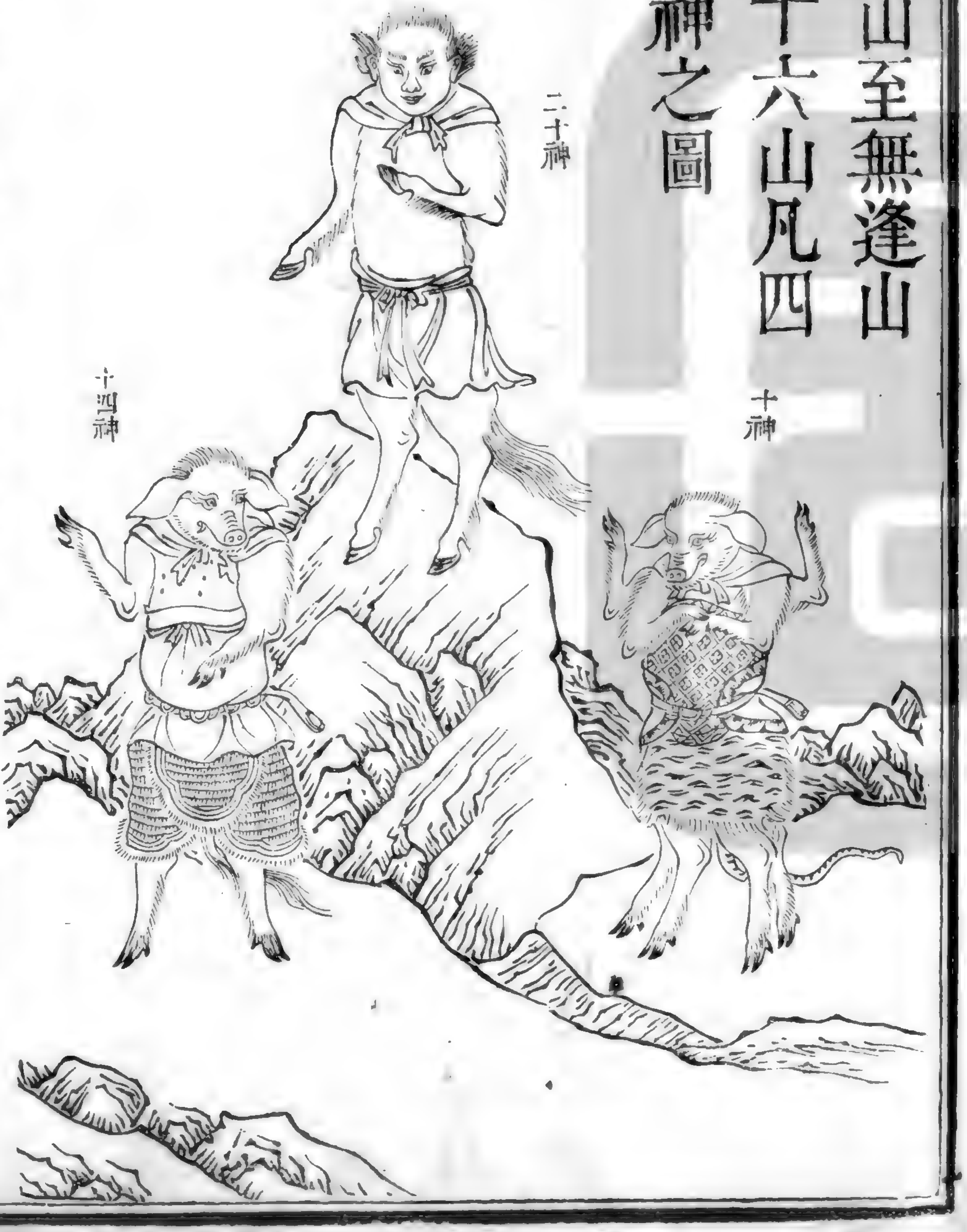


北山經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

注 擿玉于山中以禮神不埋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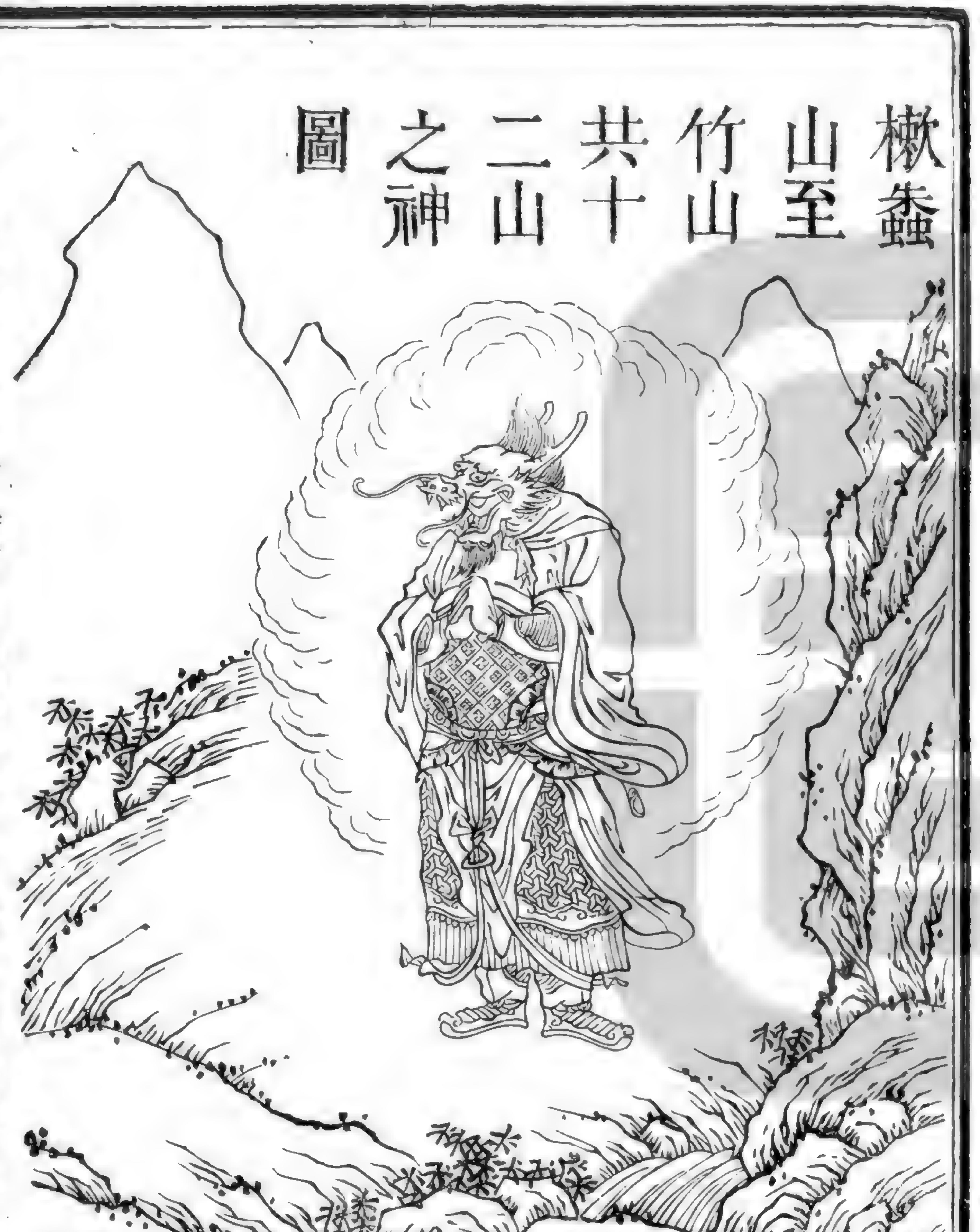
太行山至無逢山共四十六山凡四十四神之圖



北山經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二十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樕螽山至竹山共十二山之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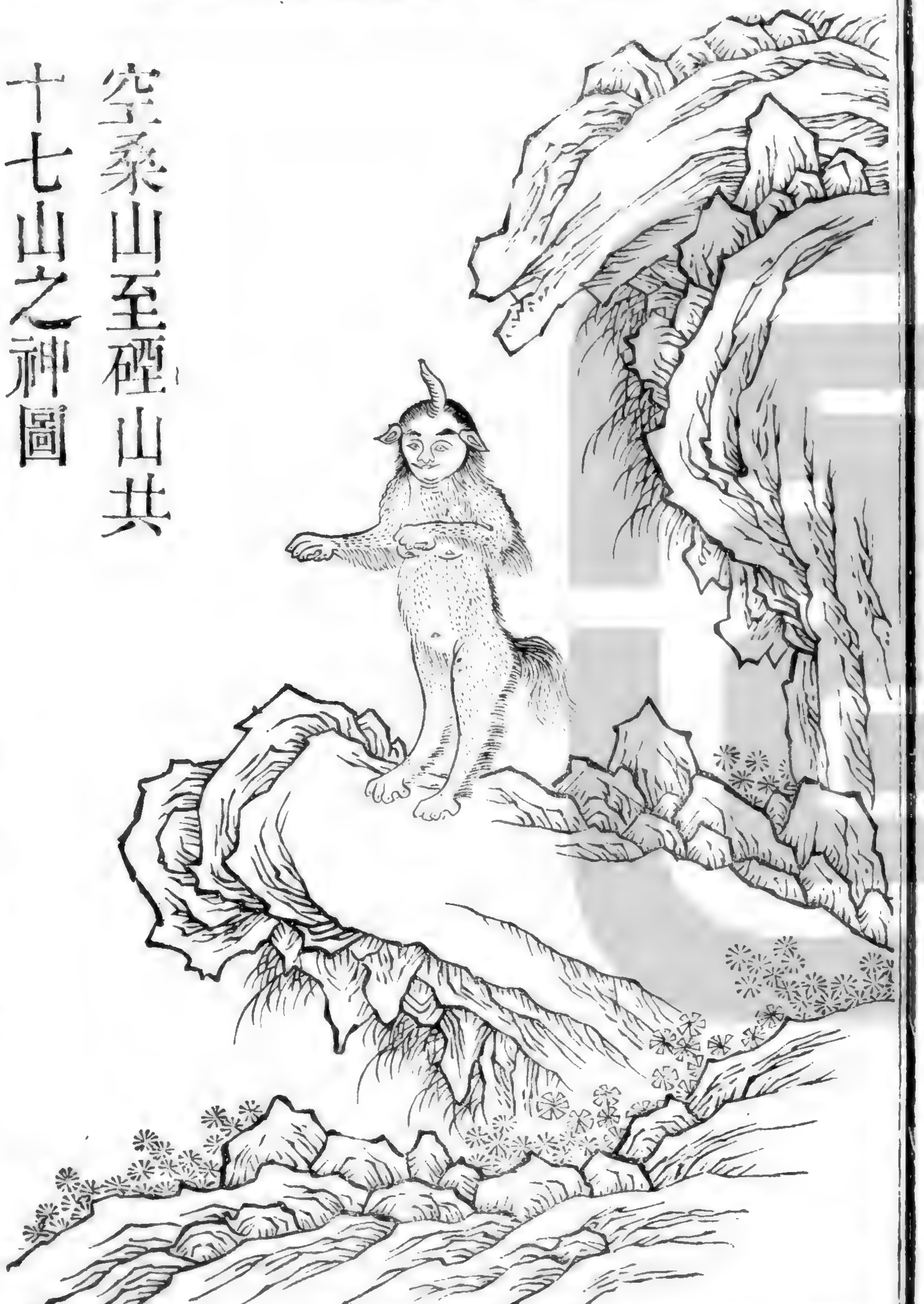


東山經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螽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聃用魚

注　以血塗祭爲聃又以牲告神神欲聽之曰聃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聃社

空桑山至硜山共十七山之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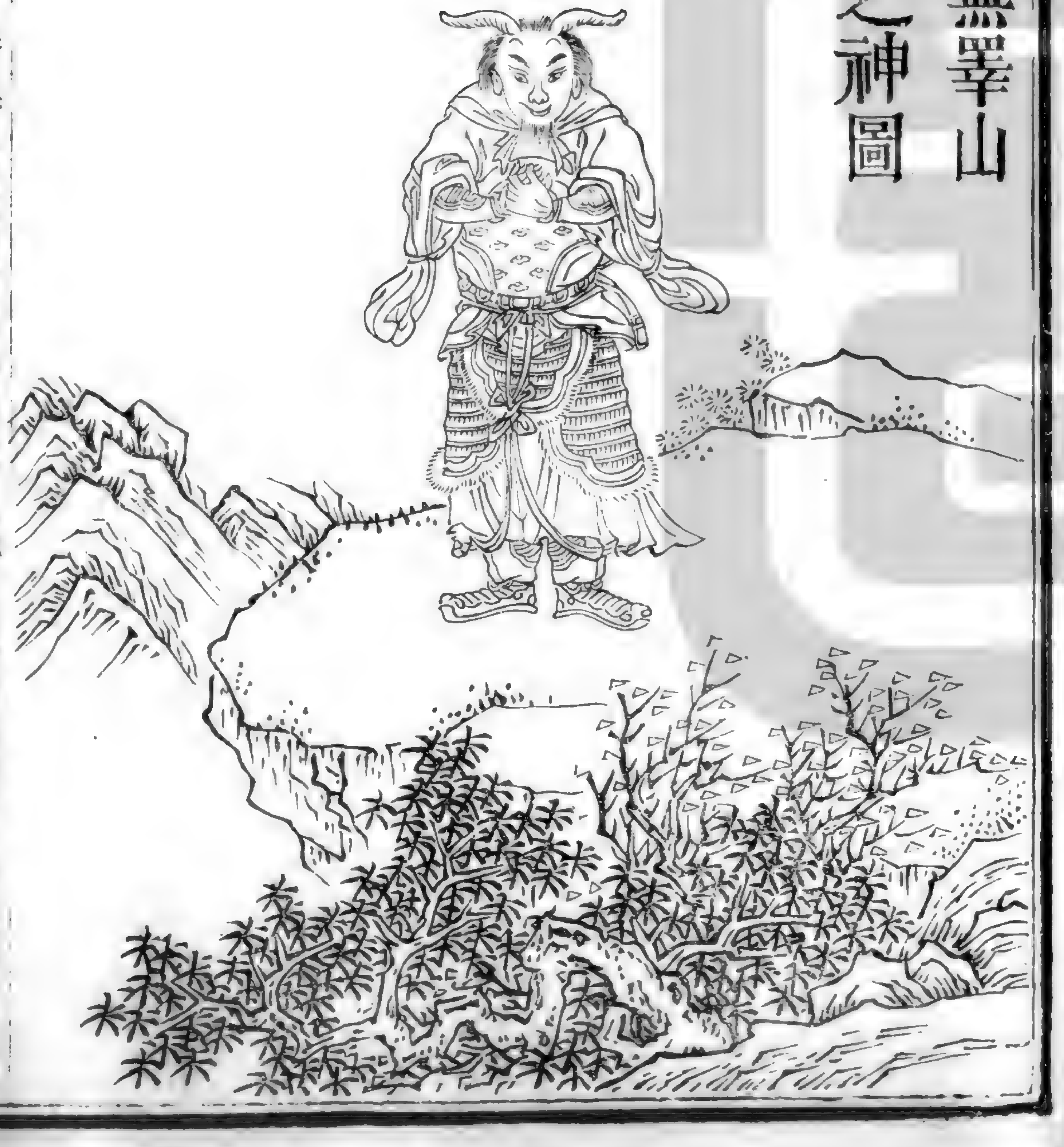


東山經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注 麋鹿屬角爲觡

尸胡山至無睪山共十九山之神圖



東山經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於無睪之山凡十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爲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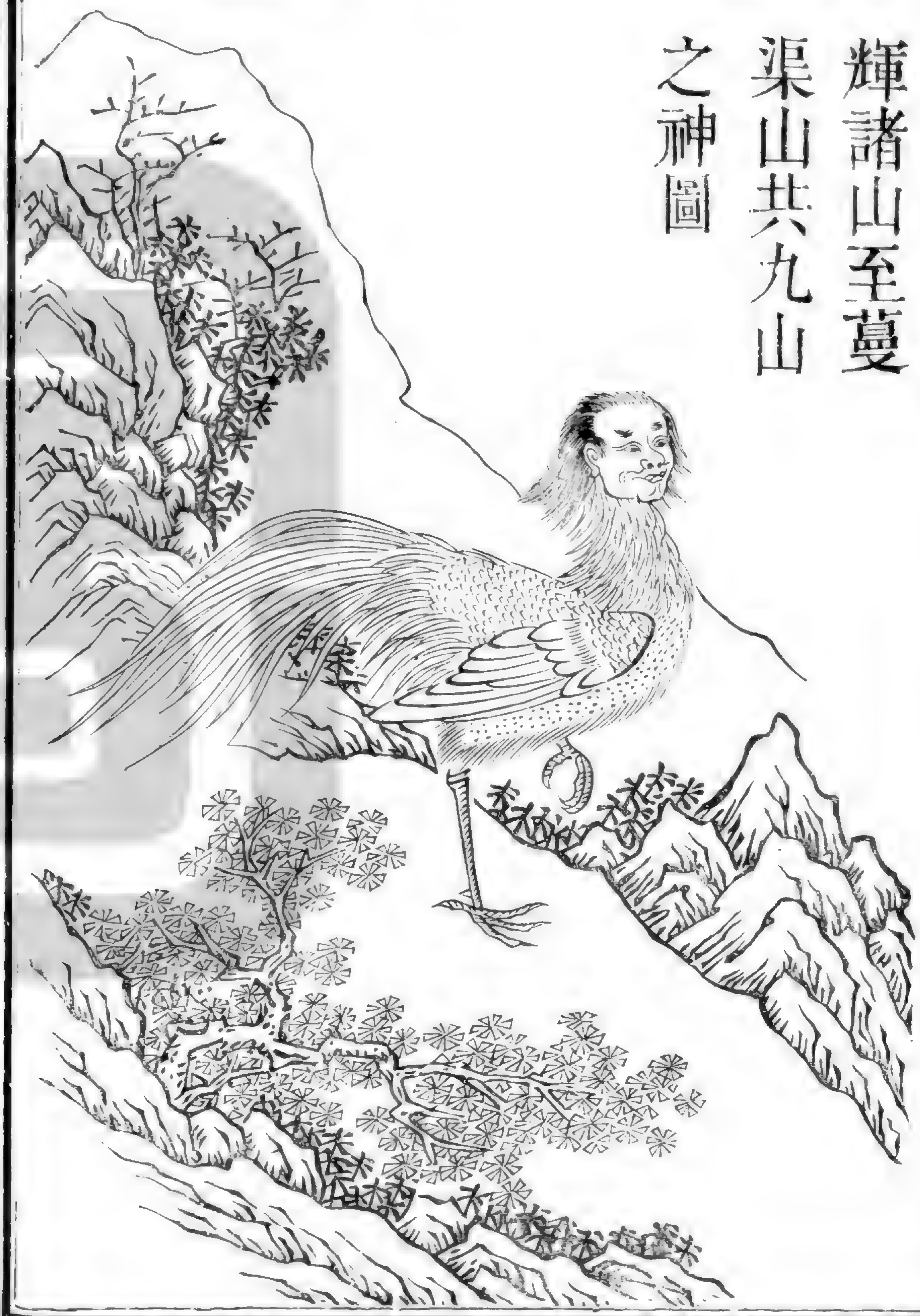
歷兒神（無圖）

中山經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於鼓鐙之山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

注 縣祭山之名也桑主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主或作玉

輝諸山至蔓渠山共九山之神圖



中山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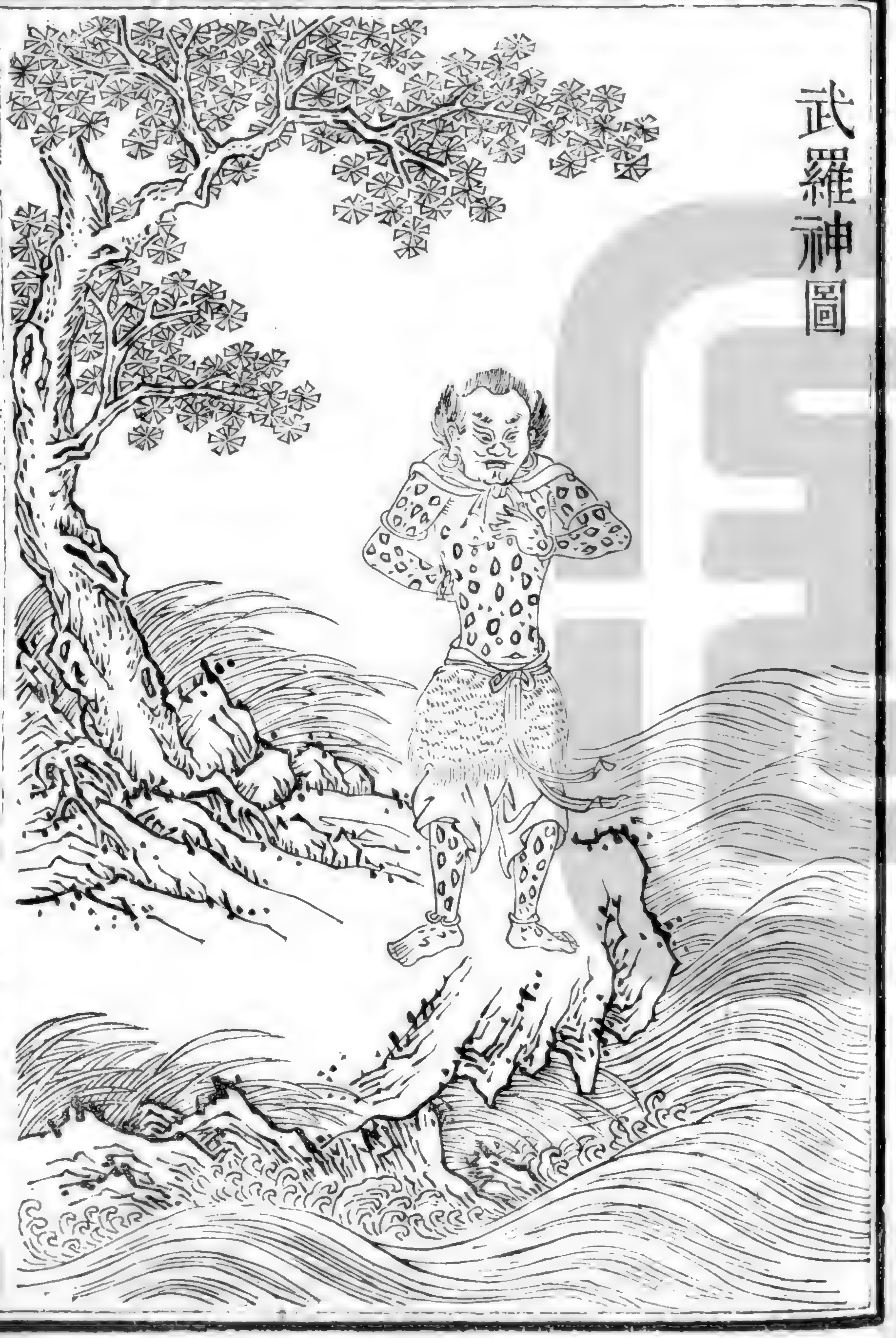
凡濟山經之首自輝諸之山至於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熏池神（無圖）

中山經

中次三經萯山之首曰敖岸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

武羅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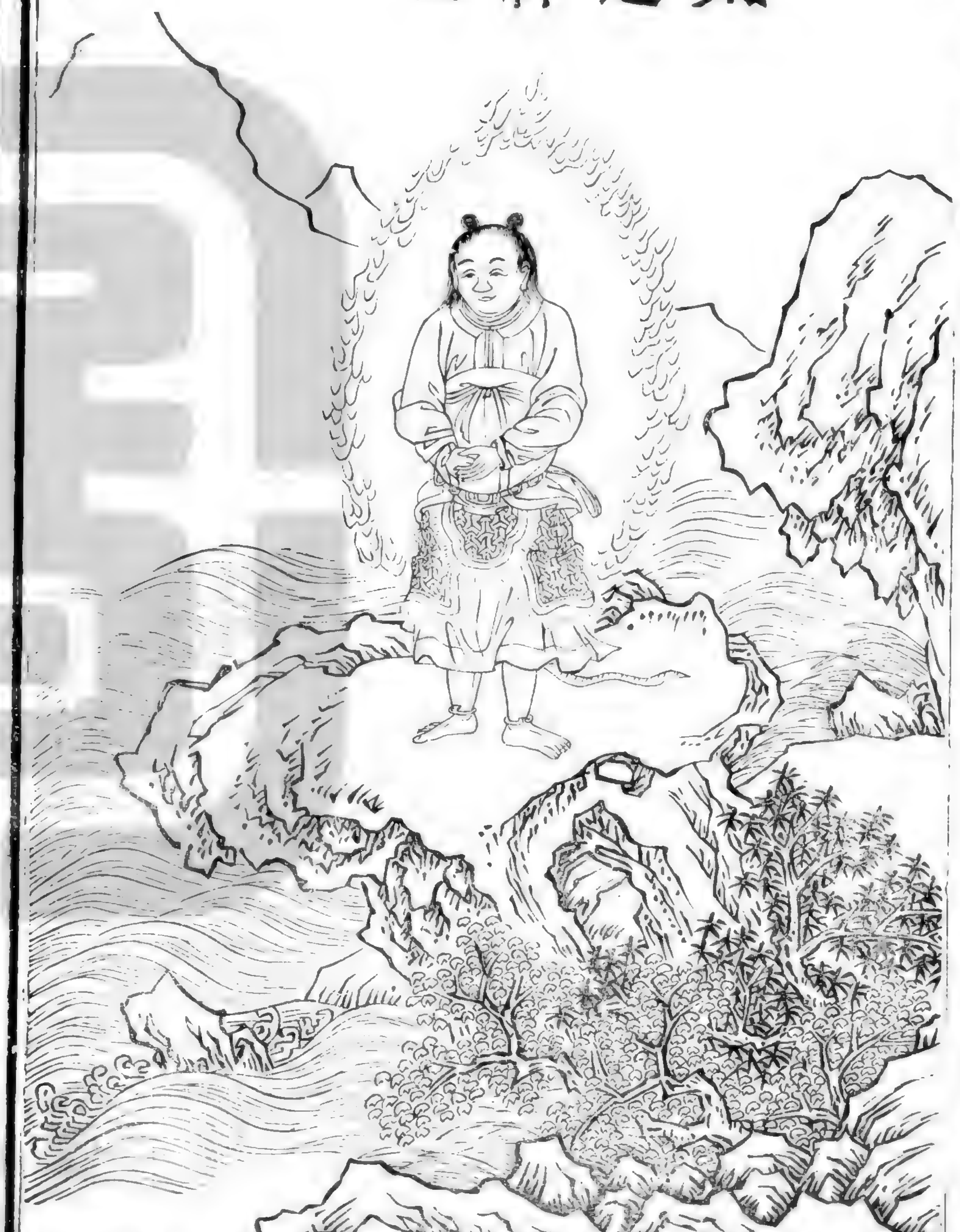


中山經

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䰠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而穿耳以鐻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女子

（注）武羅神名䰠即神字鐻金銀器之名未詳音渠鳴玉如人鳴玉佩聲（廣注）任臣案世本夏時有武羅國琴志有夏臣武羅與神同名盧柟滄溟賦云武羅屏首以蝠身帝江蹷足而斂翼五音集韻云鐻耳環與瑱同左思魏都賦髽首之豪鐻耳之傑

太逢神圖



中山經

和山實惟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而虎尾是好居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神動天地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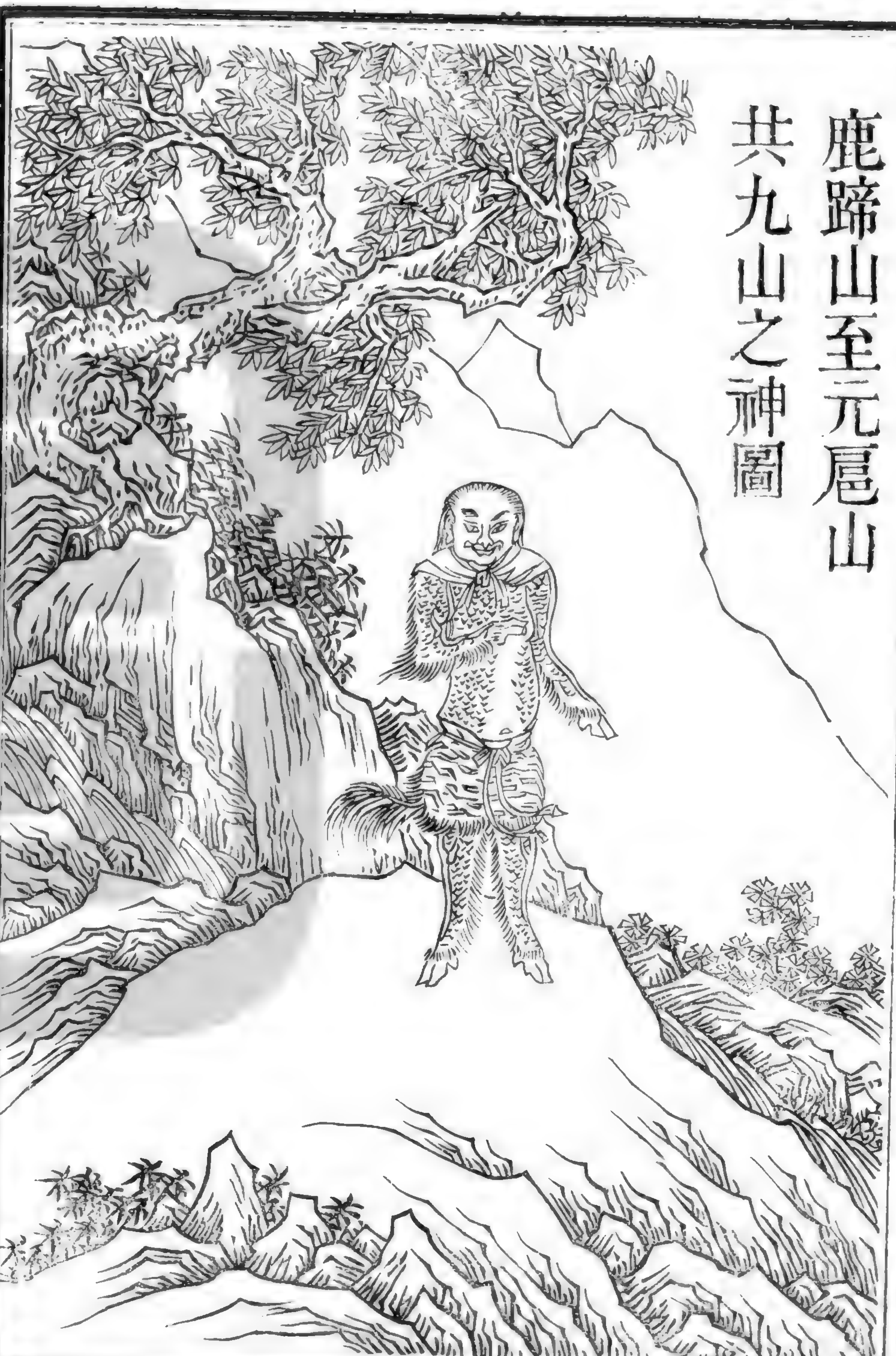
（廣注）郭曰虎尾或作雀尾動天地氣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夏后孔甲田於萯山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入於民室見呂氏春秋任臣按三才圖會作泰逢事物紺珠云泰逢司吉善之神緯書云逢黃萯山之神能動天地冠編二十二姓紀有泰

逢氏注云和山爲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寄精之所馮氏雜錄曰泰逢吉神也居和山五曲王文祿補衍云泰逢出萯山郁離子曰泰逢起風薄號行雨指此也學海曰今東陽有萯山一云倍尾山世紀云即東首陽山案通鑑循蜚紀泰逢氏沒爲河神司之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路史夏后氏游畋黃萯之顏天風晦冥遇神襳而迷文心雕龍云夏甲嘆於東陽東音以發謂此事耳釋義曰今深山有燐火夜中望之明滅倏忽出入有光無乃類是

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於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太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嬰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

注 副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

鹿蹄山至元扈山共九山之神圖



中山經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於元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以彩衣之

注　以彩飾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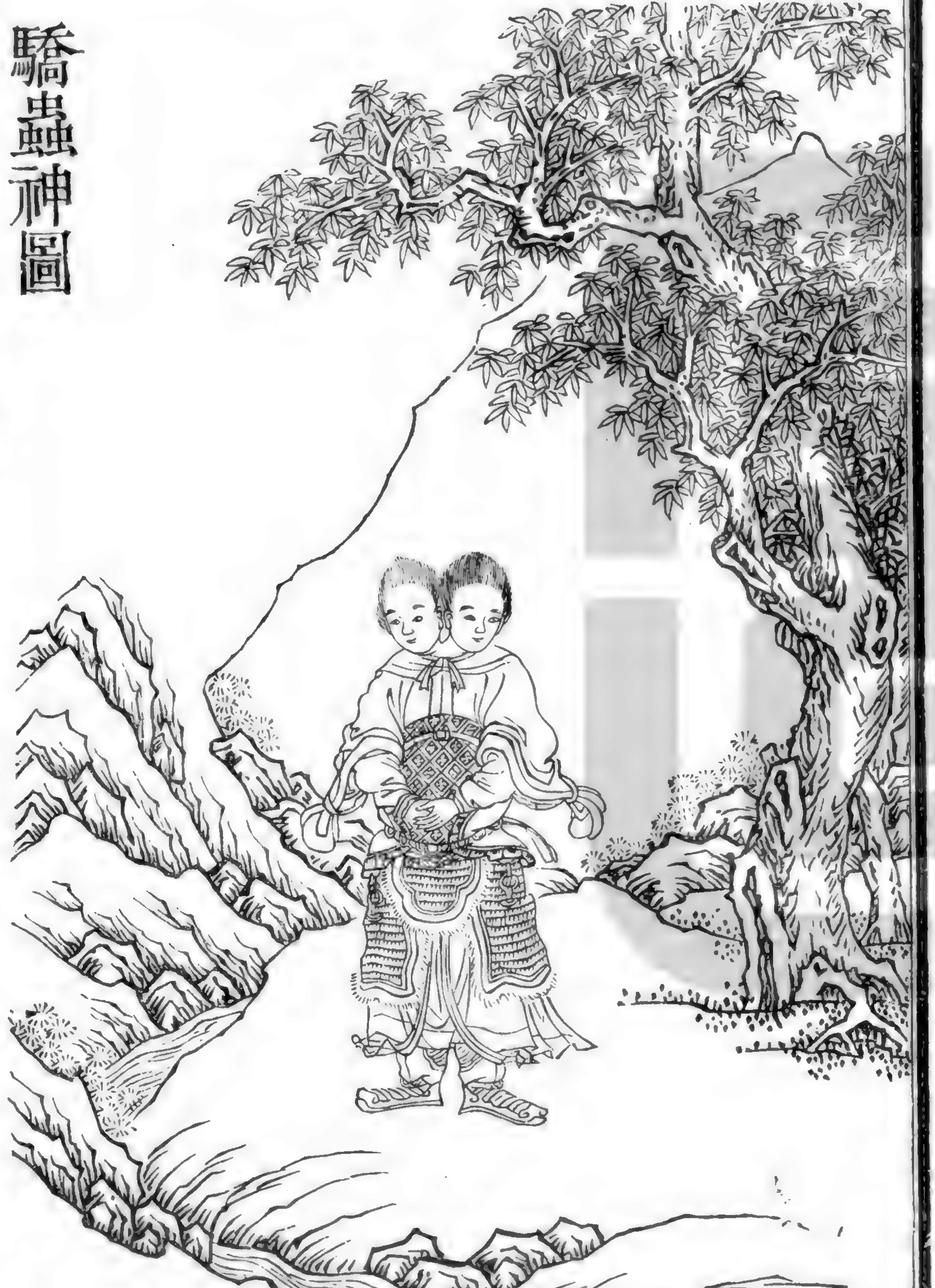
苟林山至陽虛山之神（無圖）

中山經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於陽虛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䰠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糵釀干儛置鼓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肥牲祀之用一黑犬於上用一雌雞於下刉一牝羊獻血嬰用吉玉彩之饗之

注尸水合天天神之所馮也彩之加以繒綵之飾也饗之勸强之也

驕蟲神圖



中山經

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爲螫蟲實惟蜂蜜之廬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注）爲螫蟲之長也廬言羣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禳祭名也謂禳却惡氣也（廣注）任臣案臆見彙考作蟜蟲事類賦注引經云嬌蟲是長螫蟲盧柟泰宇賦挫陸吾而陁驕蟲謂此也

平逢山至陽華山之神（無圖）

中山經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於陽華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岳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如諸岳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帝臺神（無圖）

中山經

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

注帝臺神人名棋謂博棋也

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

注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爲鼓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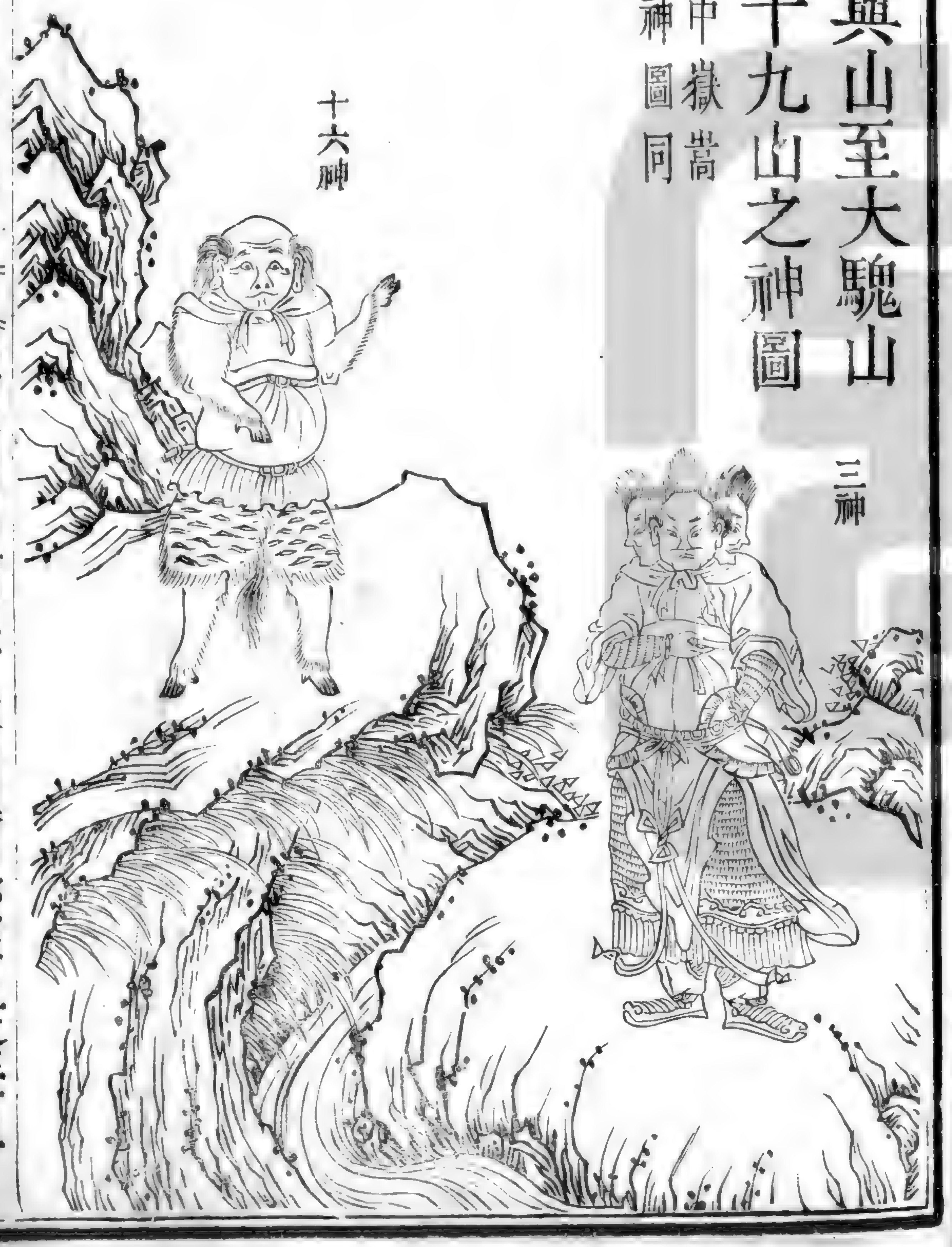
天愚神（無圖）

中山經

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

休與山至大騩山共十九山之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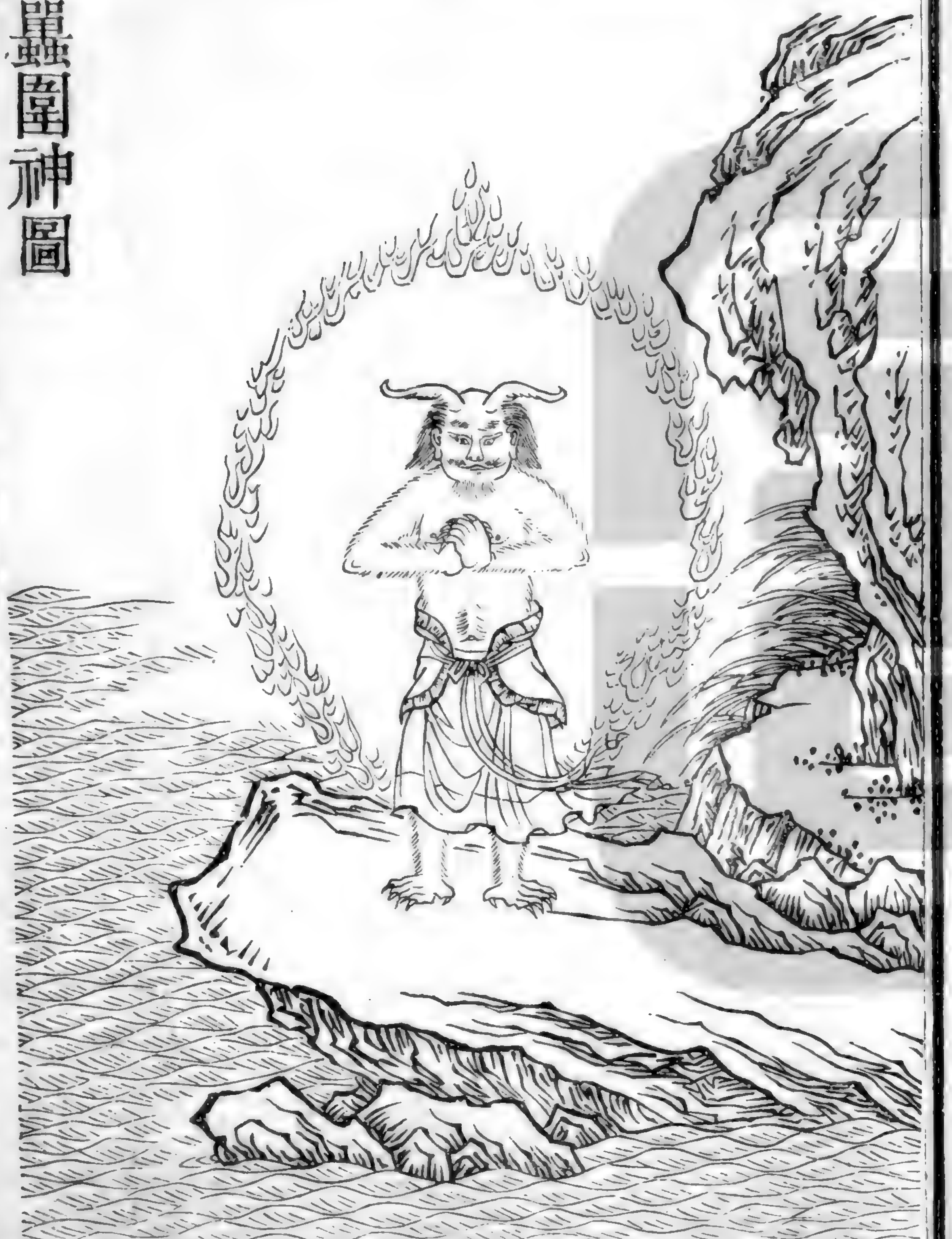
（與中嶽嵩山神圖同）



中山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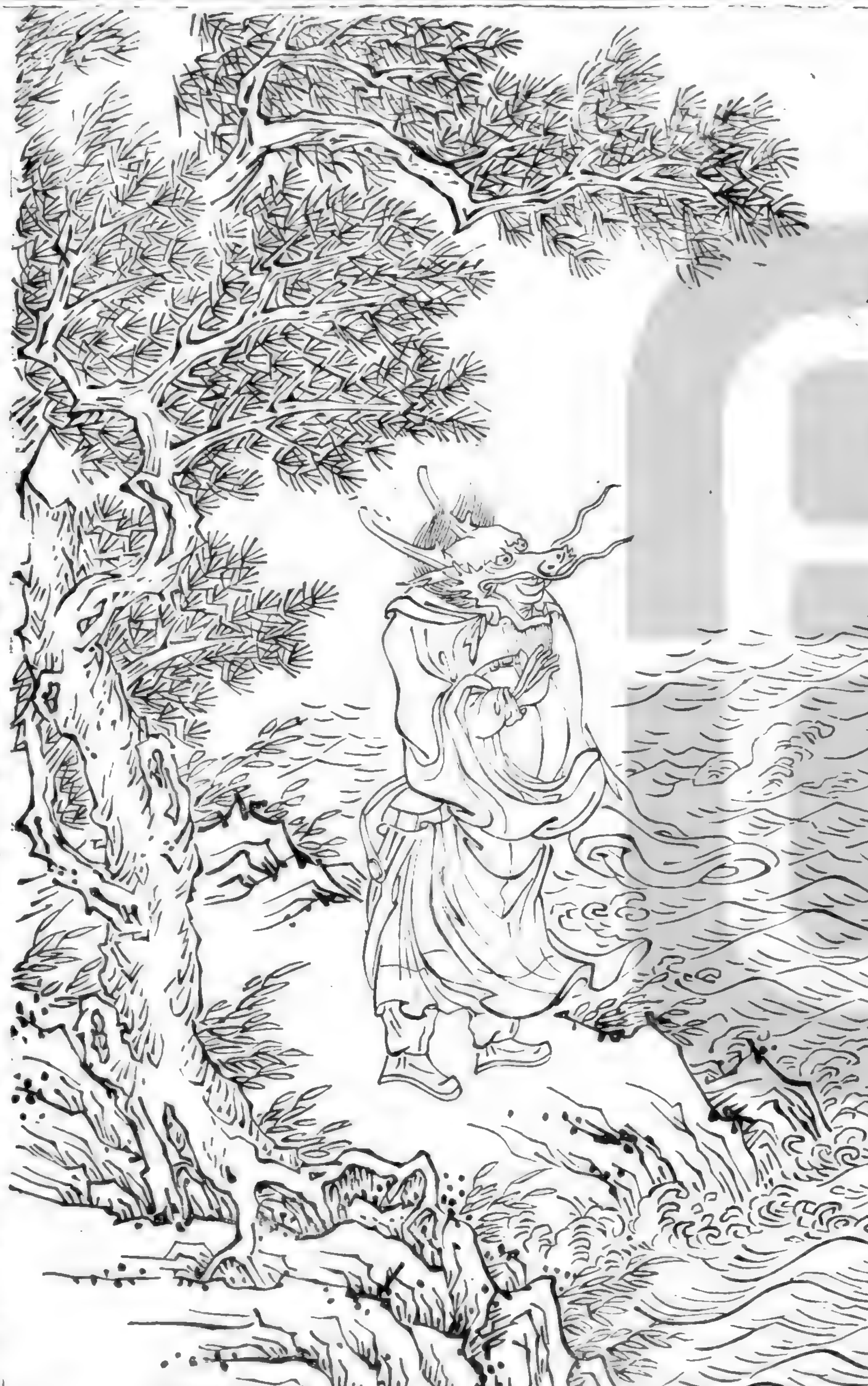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於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嬰用一藻玉瘞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蟲圍神圖



中山經

驕山神蟲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於睢漳之淵出入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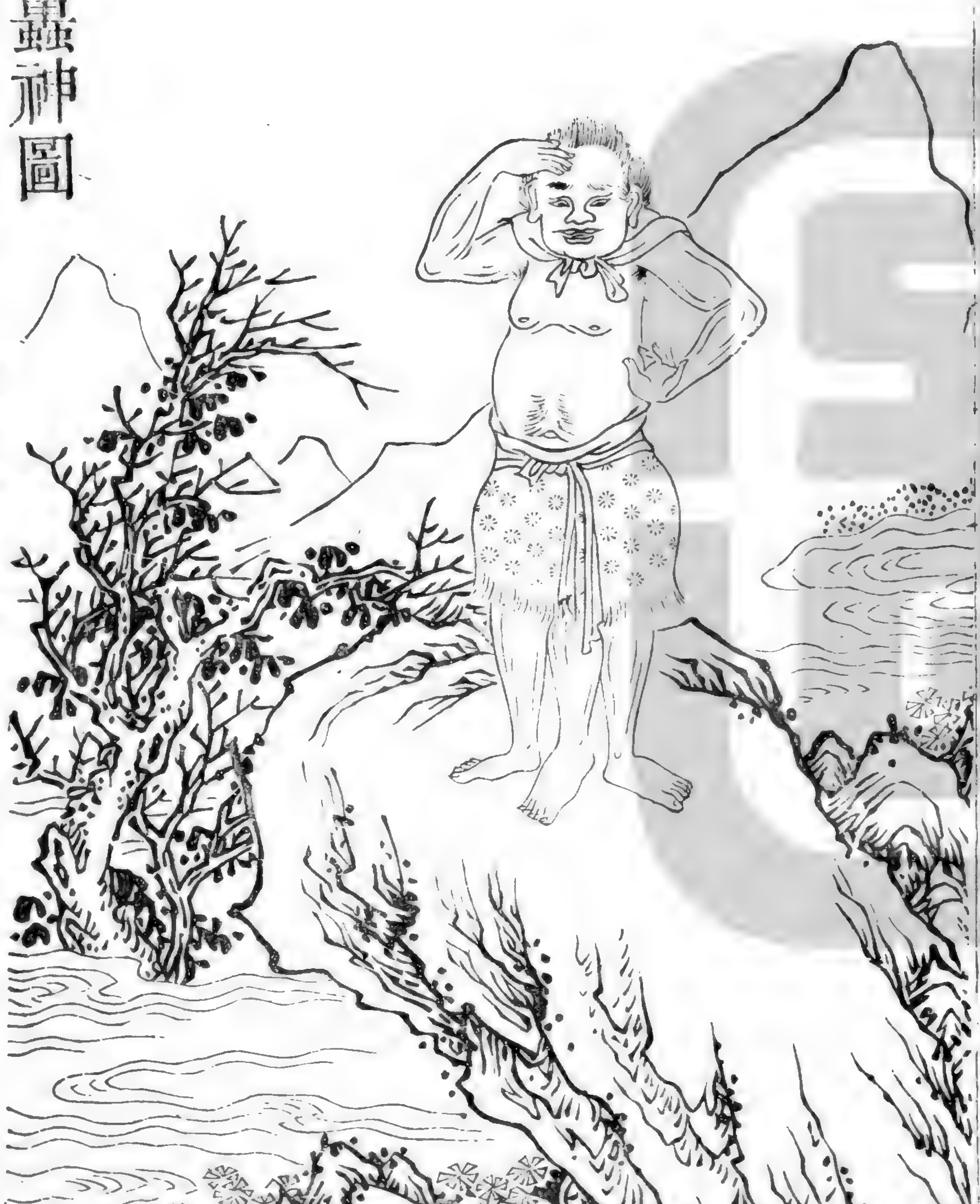


計蒙神圖

中山經

光山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恆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涉𧕿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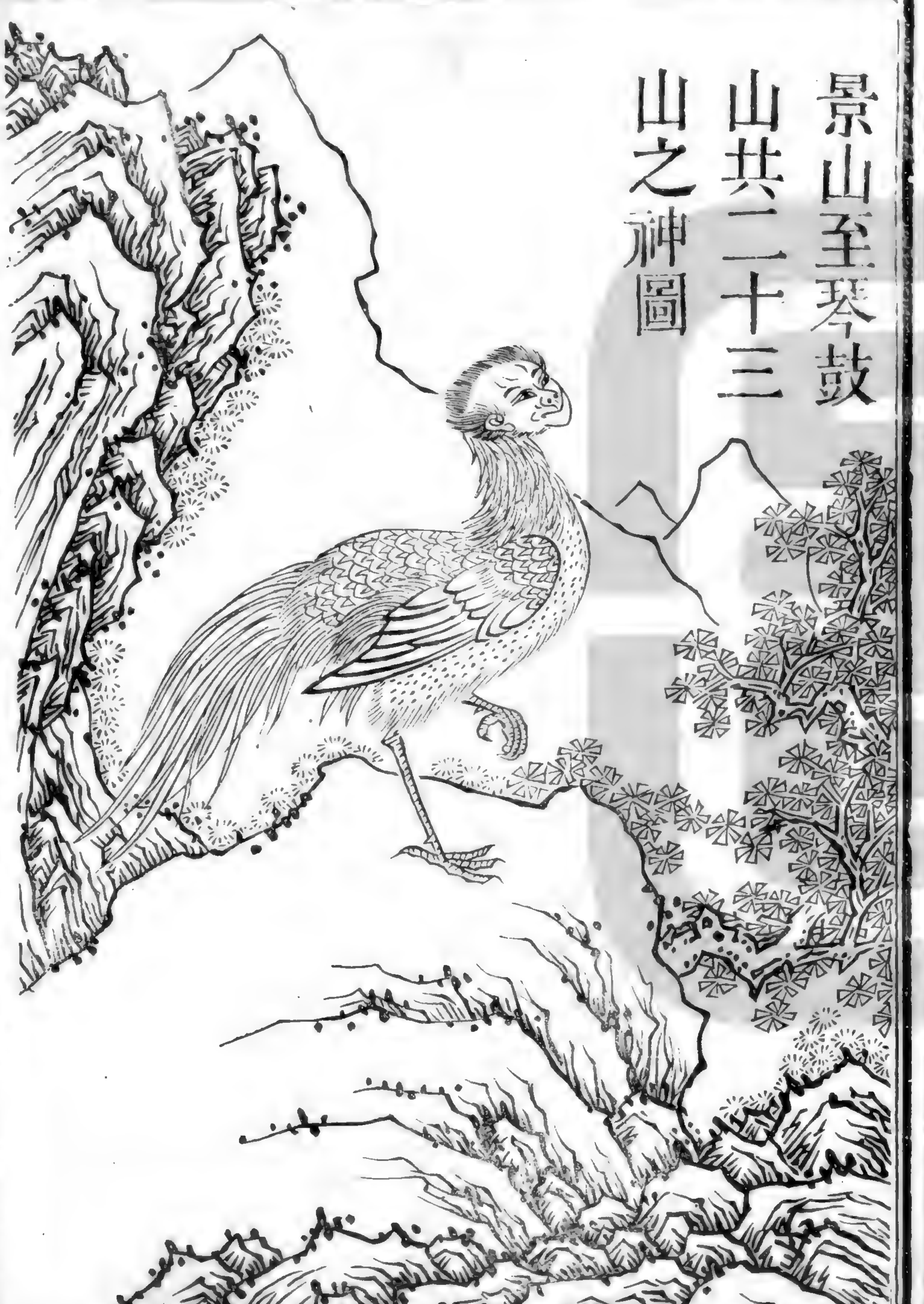


中山經

岐山神涉蟲處之其狀人身而方面三足

（廣注）郭曰蟲徒何切一作蟲笑遊切任臣案宛委餘編作涉鼉蟲古鼉字談薈曰驕山神名蟲圖岐山神名涉蟲

景山至琴鼓山共二十三山之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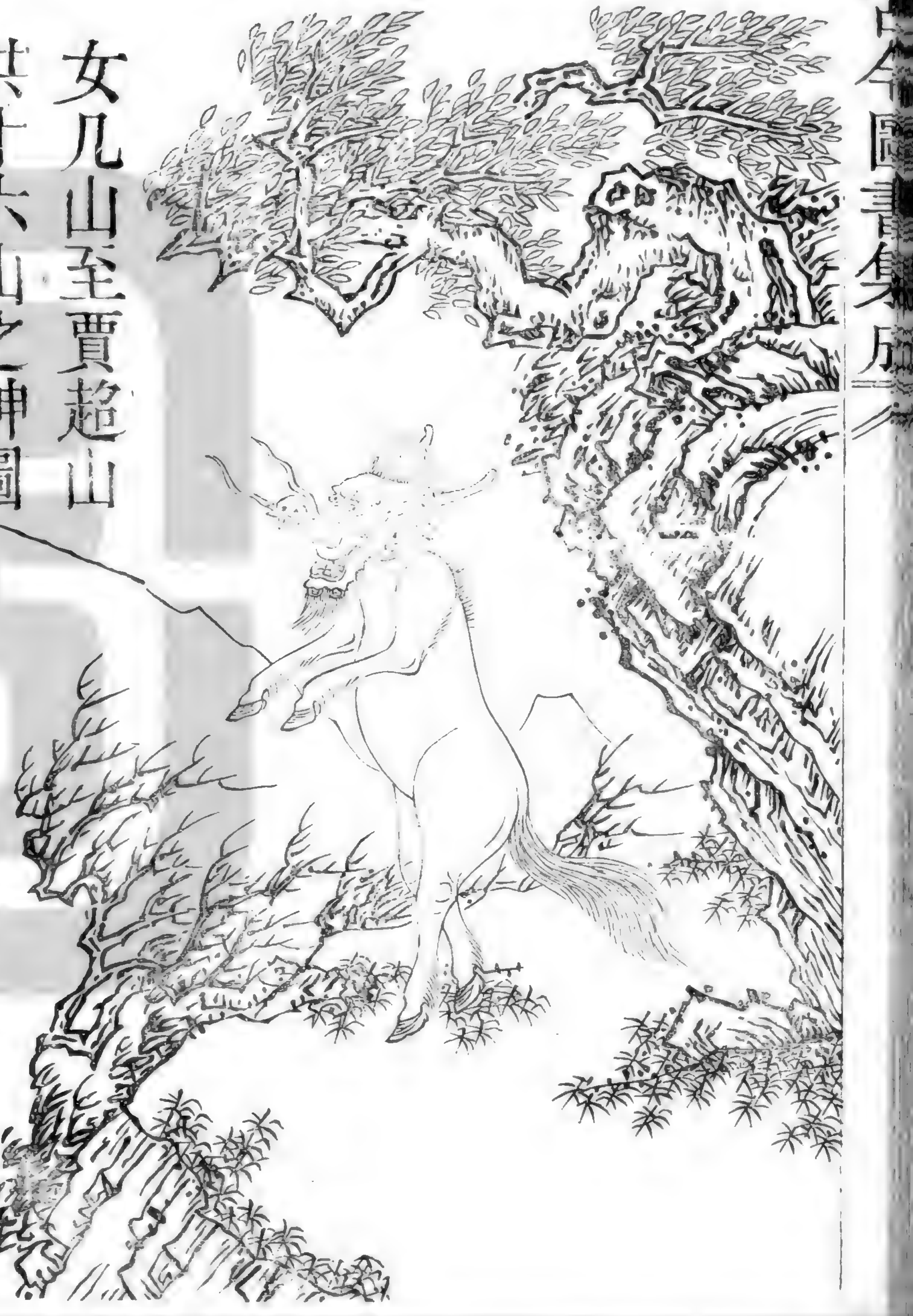
中山經

凡荊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

熊山神（無圖）

中山經

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恆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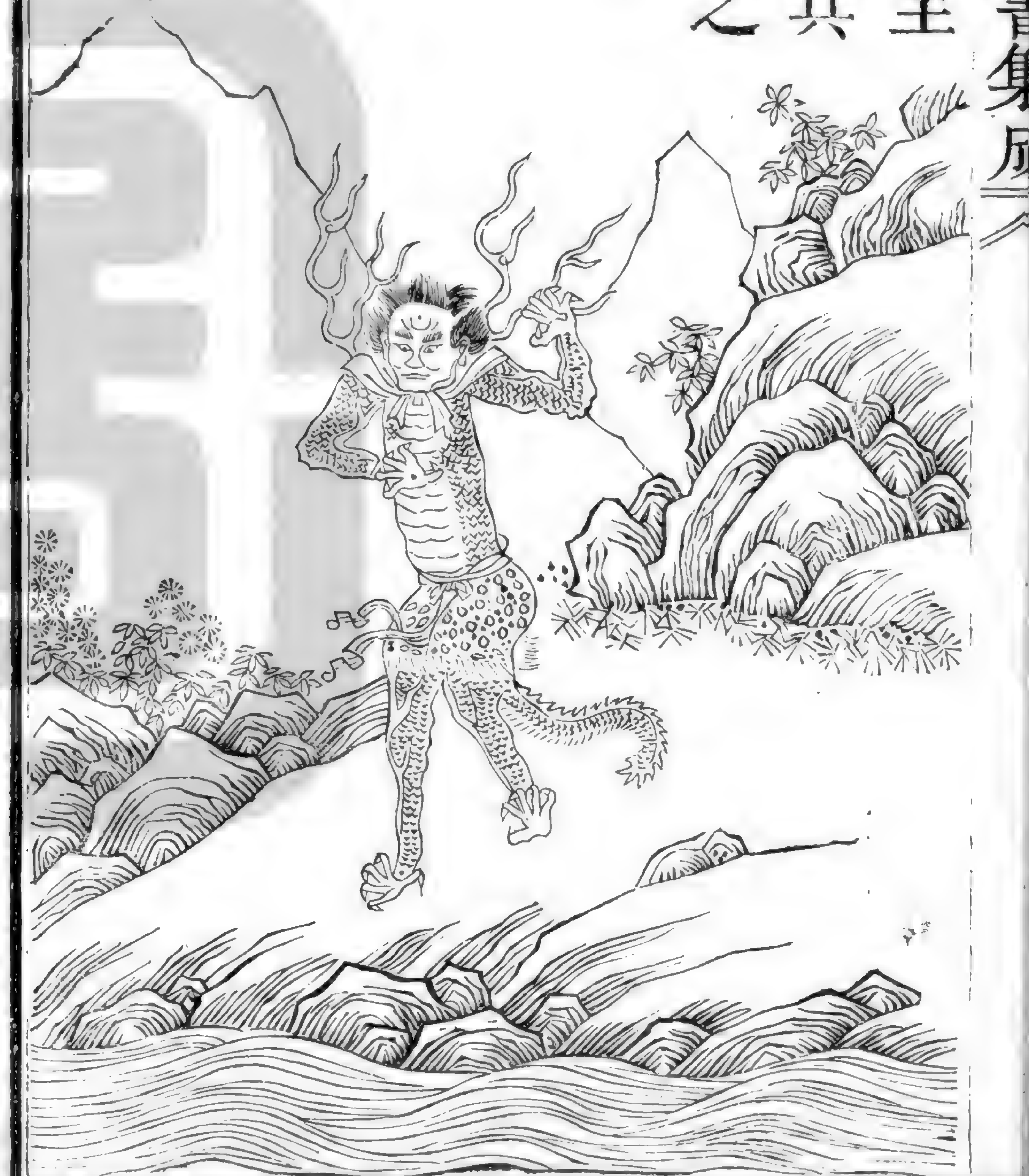
女几山至賈超山共十六山之神圖

中山經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文山勾檷風雨騩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儛用兵以禳祈璆冕舞

注 羞酒先進酒以酹神席者神之所憑止也禳祓除之祭名儛者持盾武儛也祈璆冕舞祈求福祥也祭用玉儛者冕服也美玉曰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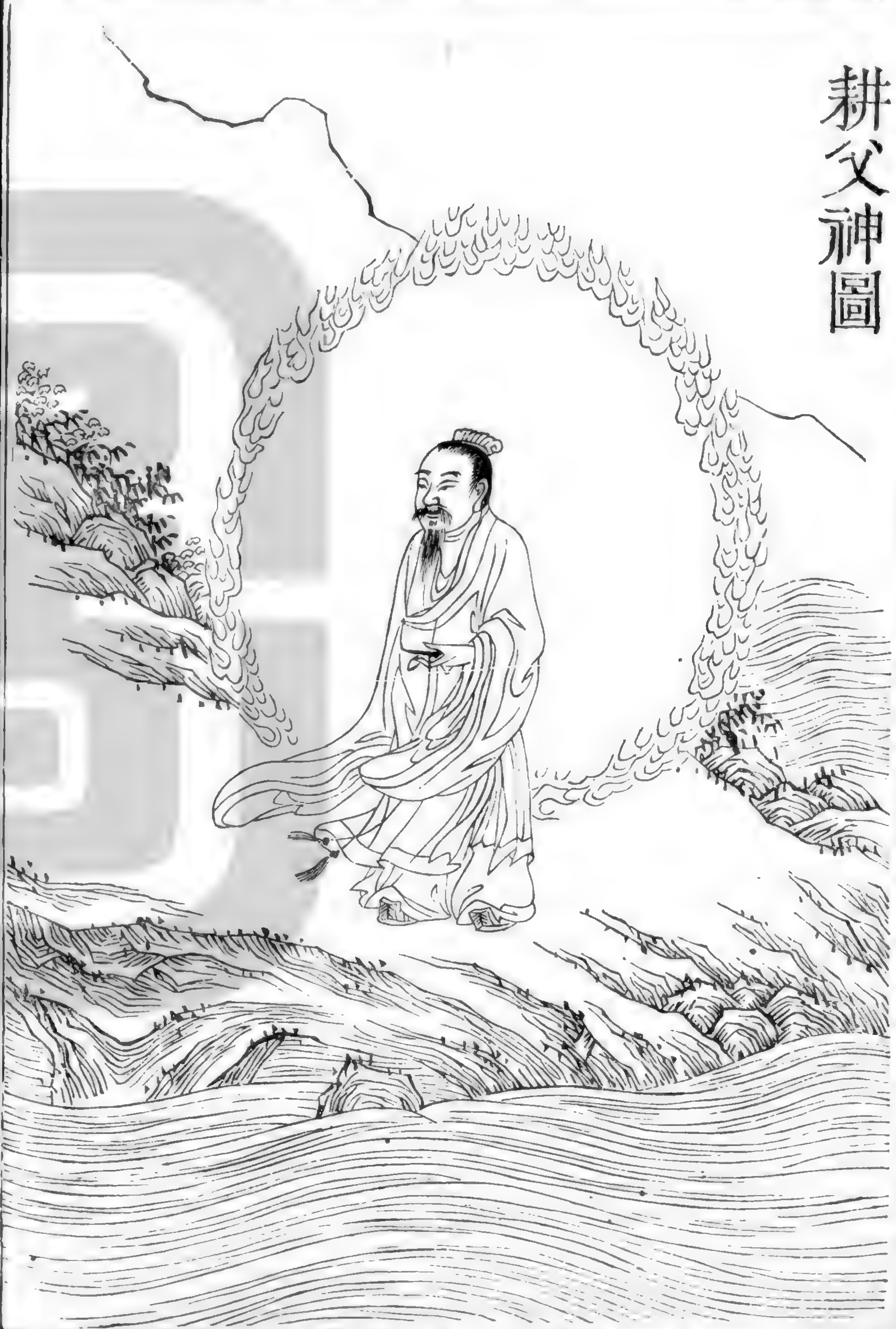
首山至丙山共九山之神圖



中山經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糈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

耕父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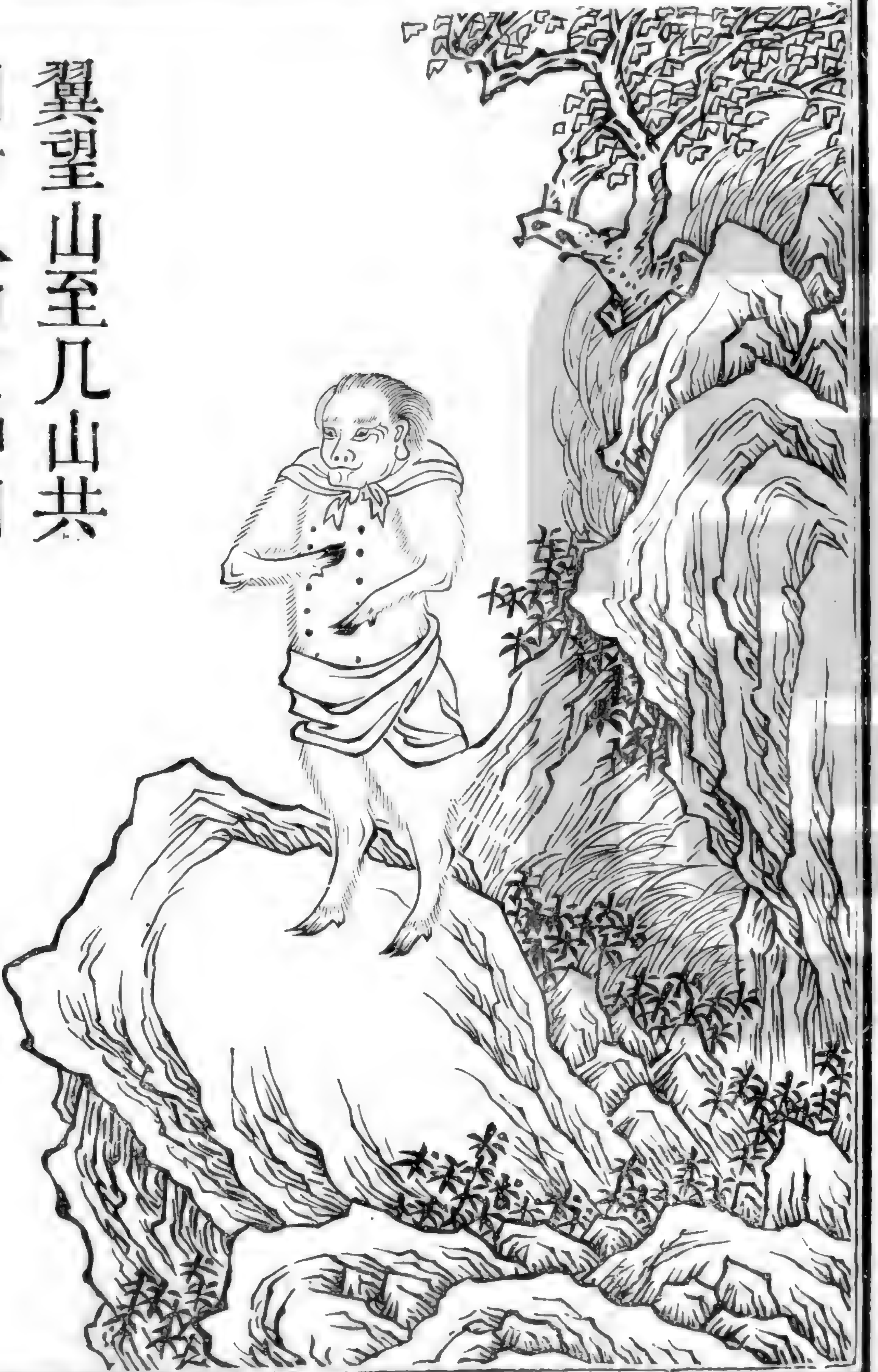
中山經

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爲敗

（注）清泠水在西號郊縣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祀之（廣注）任臣案張衡東京賦因耕父于清泠溺女魃于神潢南都賦耕父揚光于清泠之淵黃省曾讀山海經詩耕父爾何神常遊清泠淵馮氏雜錄曰耕父居清泠之淵見則其國敗事物紺珠云南陽府東北豐山下有清泠泉神耕父處之

神來則水赤說苑云白龍下淸泠之淵眞誥云務光入淸泠之淵淮南子北人無擇非舜自投淸泠之淵夏竦賦湛淸泠之素液即斯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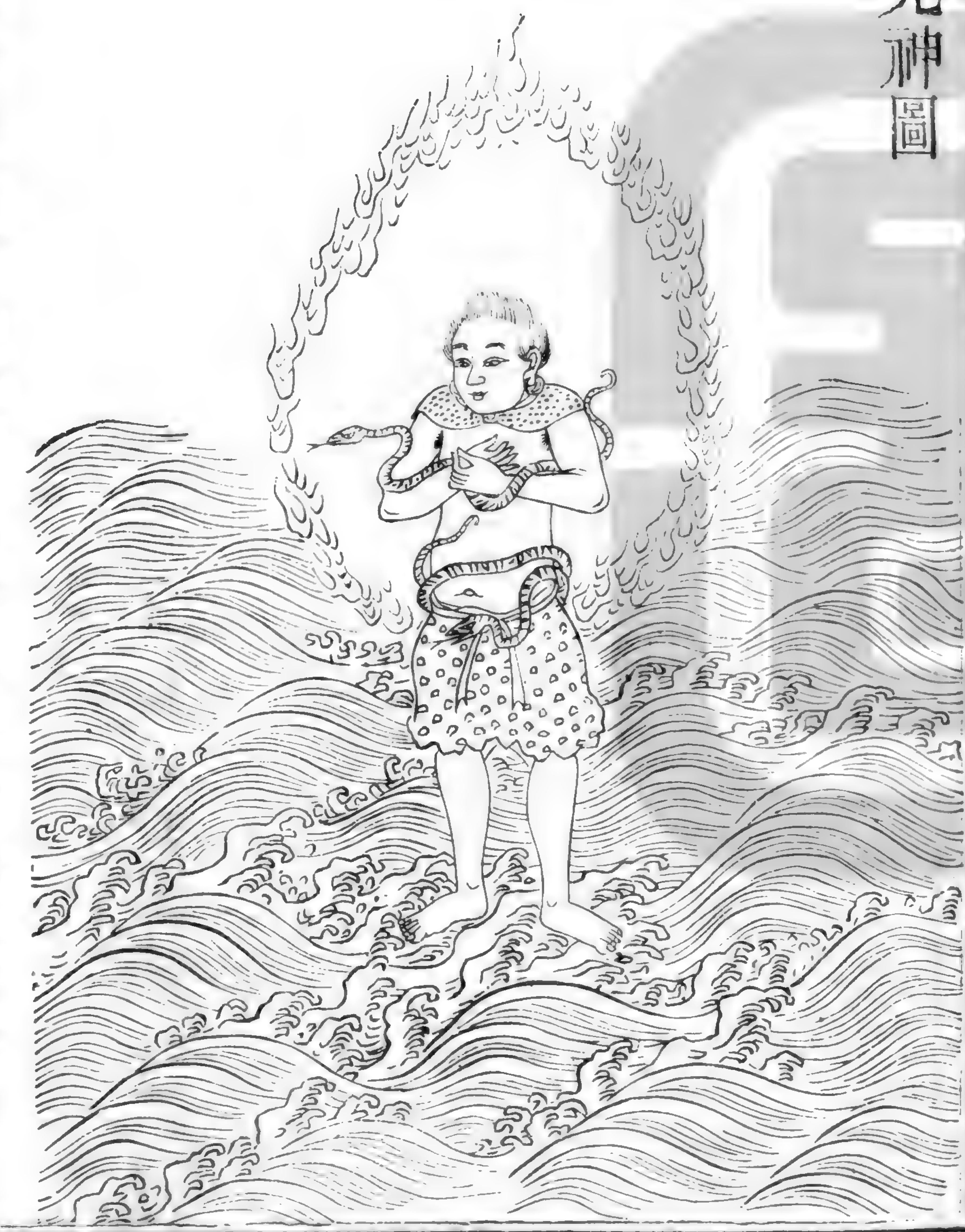
翼望山至几山共四十八山之神圖



中山經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瘗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禾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用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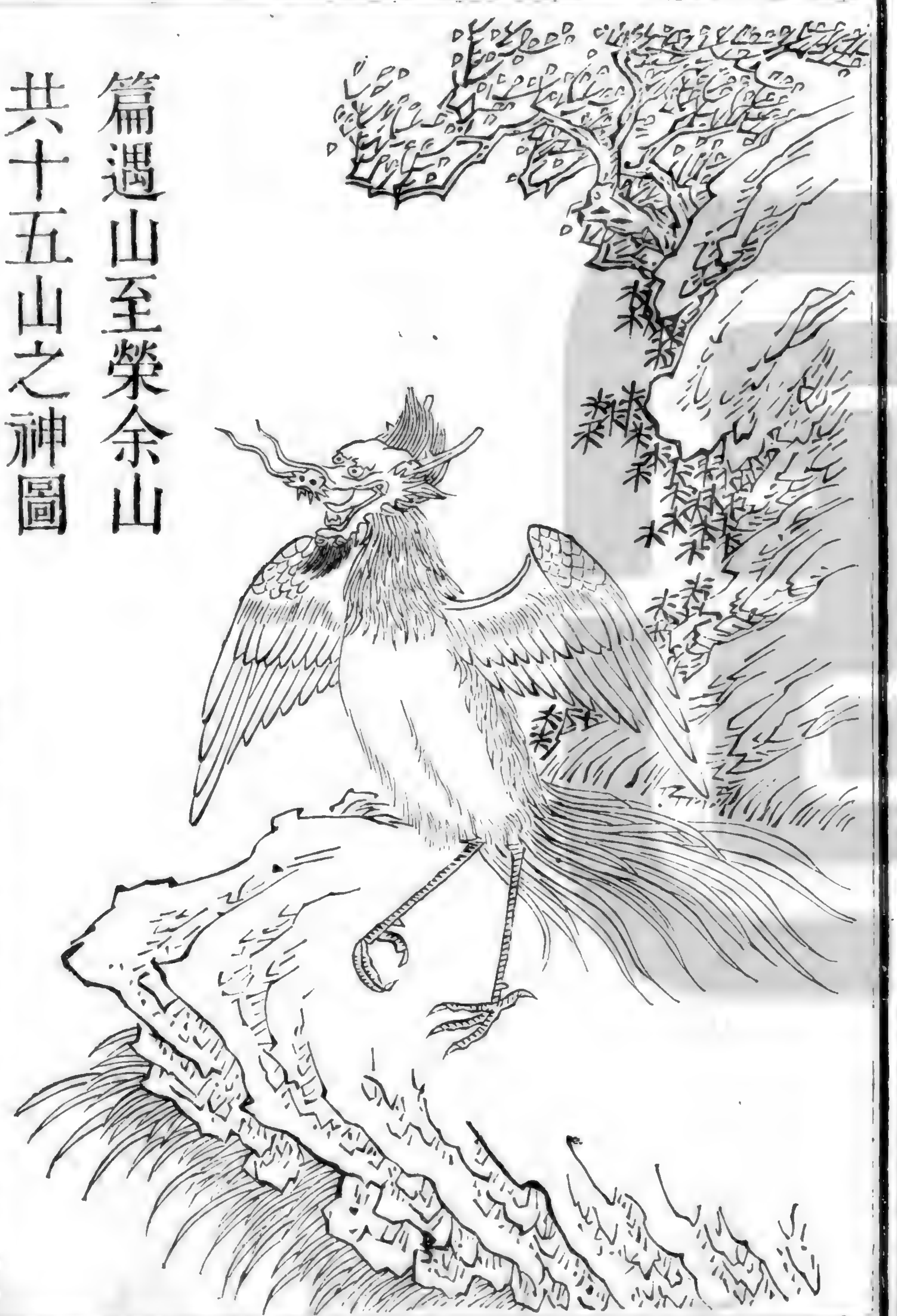
于兒神圖



中山經

夫夫之山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

篇遇山至榮余山共十五山之神圖



中山經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刏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卽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

注 刏亦割刺之名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惠猶飾也方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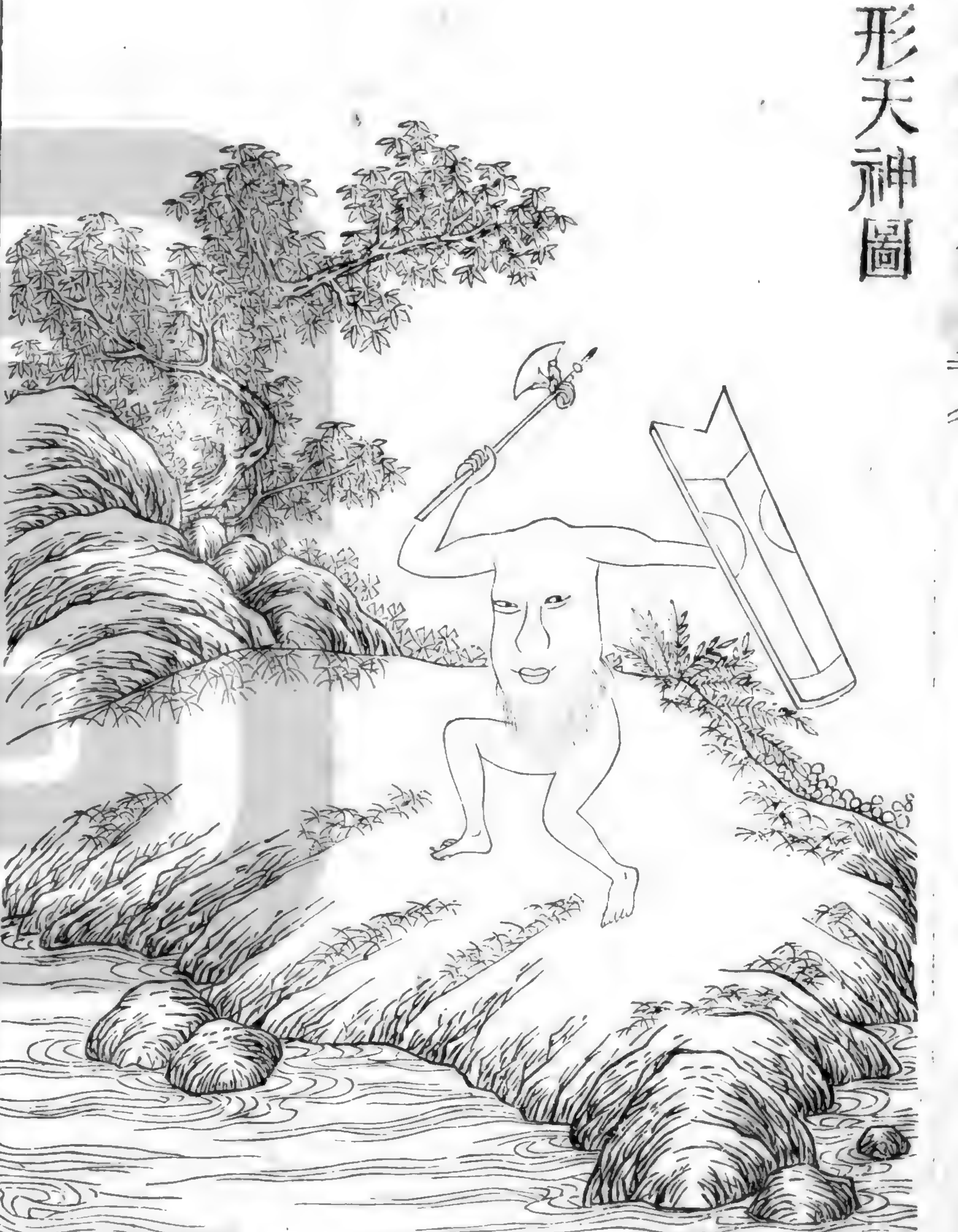
羽民國神（無圖）

海外南經

羽民國有神人二八連臂爲帝司夜於此野在羽民東其爲人小頰赤肩盡十六人

注 司夜晝隱夜見

形天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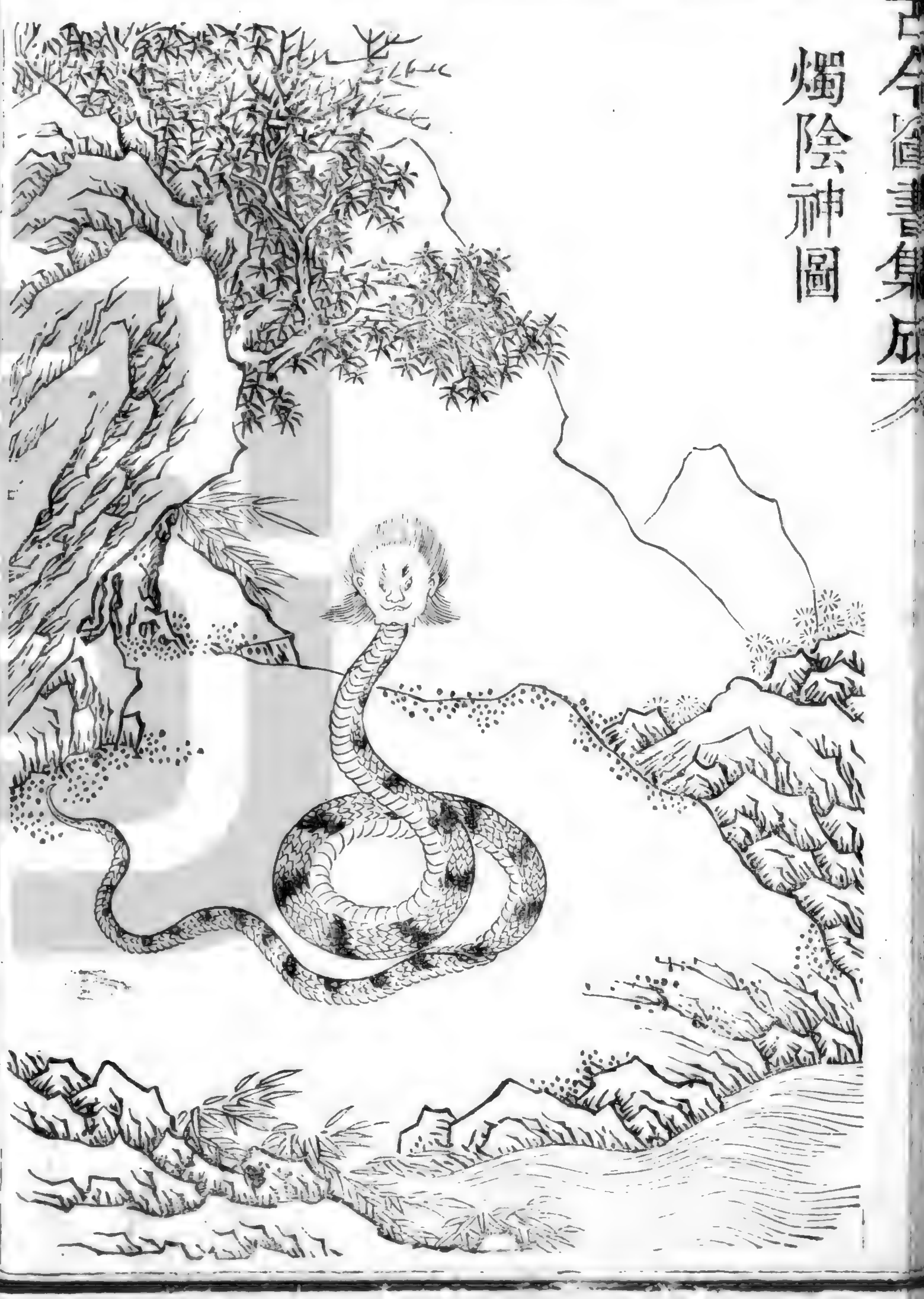


海外西經

奇肱之國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注）干盾戚斧也是爲無首之民（廣注）任臣按抱朴子謂無首之體即此也陶詩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形天無千歲猛志故常在形夭作形天段成式諸皐記云形夭與帝爭海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焉劉會孟曰律陀有天眼形天有天口洪容齋曰舊本淵明

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疑上下文義不貫遂取經文參校形天獸名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形天舞干戚五字皆譌此與臨漢曾紘之說同也而二老堂詩話復云靖節茲題十三篇大槪篇指一事此恐專說精衞塡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幷指形天似不相續其辭甚辨而要以曾紘之解爲得之邢凱坦齋通編云天山有神名形天操干戚而舞不止張氏代醉編曰山海經形天與帝爭神形刑天天四字當再考善本又吳淑事類賦駭操干之刑大以形天爲刑大更誤矣來斯行策云晉史莫窺空詫渡河之三豕山經未諳終迷舞戚之形天謂此又靑藤山人路史曰刑天即渾敦

燭陰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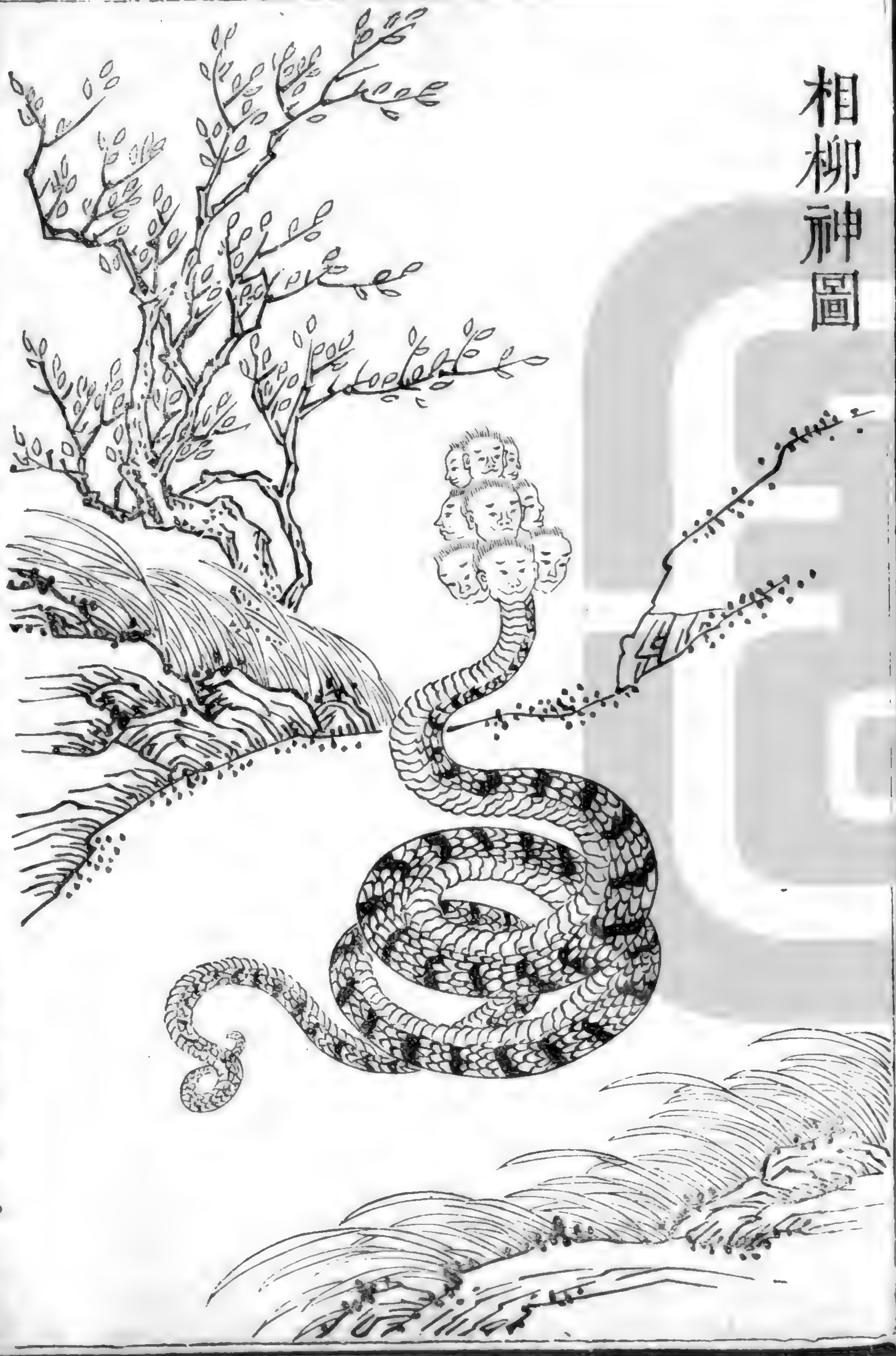
海外北經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在無䏿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

（廣注）郭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息氣息也淮南子曰龍身一足任臣案括地圖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息爲風楚辭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柳宗元天對曰修龍

旦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楊萬里解云旦燎謂銜燭也張憲燭龍行云蛇身人面髮如赭銜珠光吐照天下謂此也

相柳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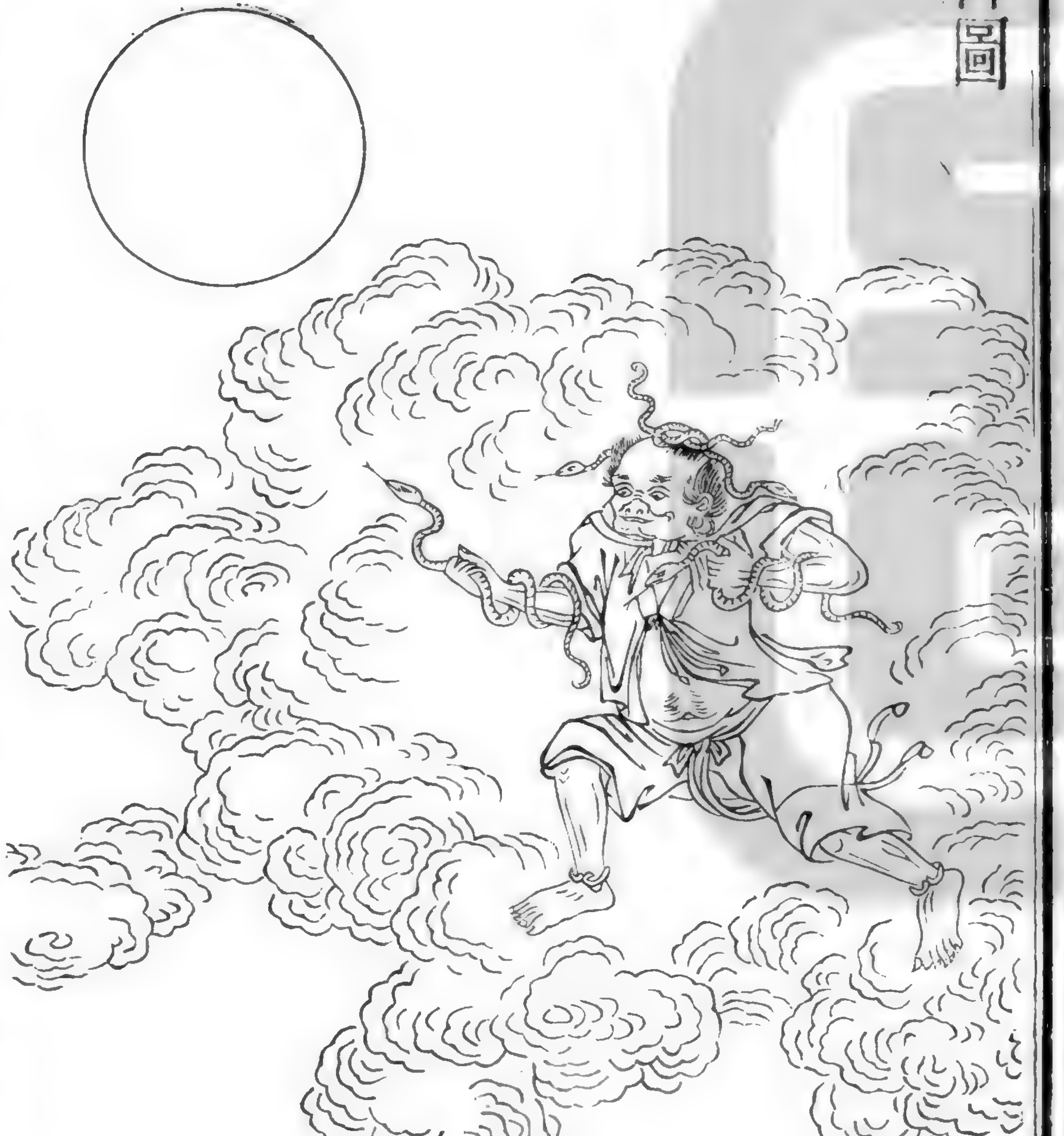
海外北經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臺在崑崙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廣注）郭曰頭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貪暴難饜抵觸厥掘也掘塞之而土三沮坎言其血膏浸潤壞地地潤濕唯可積土以爲臺觀崑崙山在海外者衝猶向也任臣按相柳蛙螢子三才圖會俱作相抑先是共工姜之異爲太昊黑龍氏主水職共工薨子康回襲黑龍氏亦曰共工太昊崩女媧立以上相不下女主伯九有而朝同列僭黑帝輔以相柳竊保冀方亦作相繇見張揖廣雅及大荒經又案神九首者相柳之外九鳳九首木夫九首騶實王露布云雄虺九頭蓋謂此也案陳一中曰共工夾輔太昊太昊在位則相柳爲陪臣太昊既陟則相柳於共工君臣之分既定義不可絕嗣主縱無道當

死事以報先君人臣之義也彼各爲其主精靈未泯死化九首之虺所抵爲淵澤水孽憤戾之氣理不盡無故禹不得不殺一曰禹戮之虺非眞相柳氏杜宇彭蠛是也王世貞詩相柳食九州膏血彌川坻即此楊愼補注云首銜南方者紀鼎上所鑄之象虎色者蛇斑如虎蓋鼎上之象又以彩色點染別之

夸父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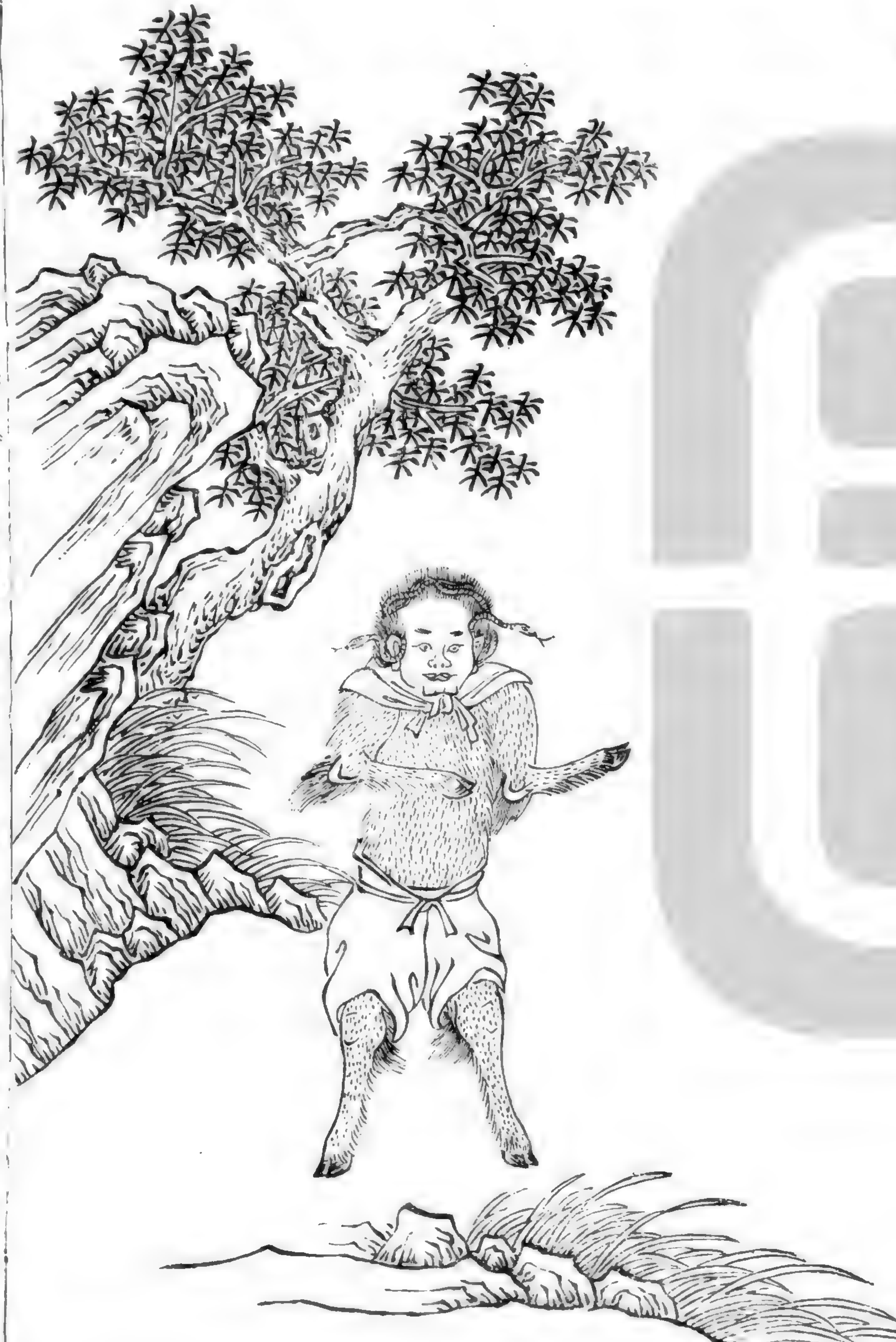


海外北經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注 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入日言及日于將入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寄用于走飲耳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爲萬殊存亡代謝寄鄧林而遯形惡得尋其靈化哉

奢比尸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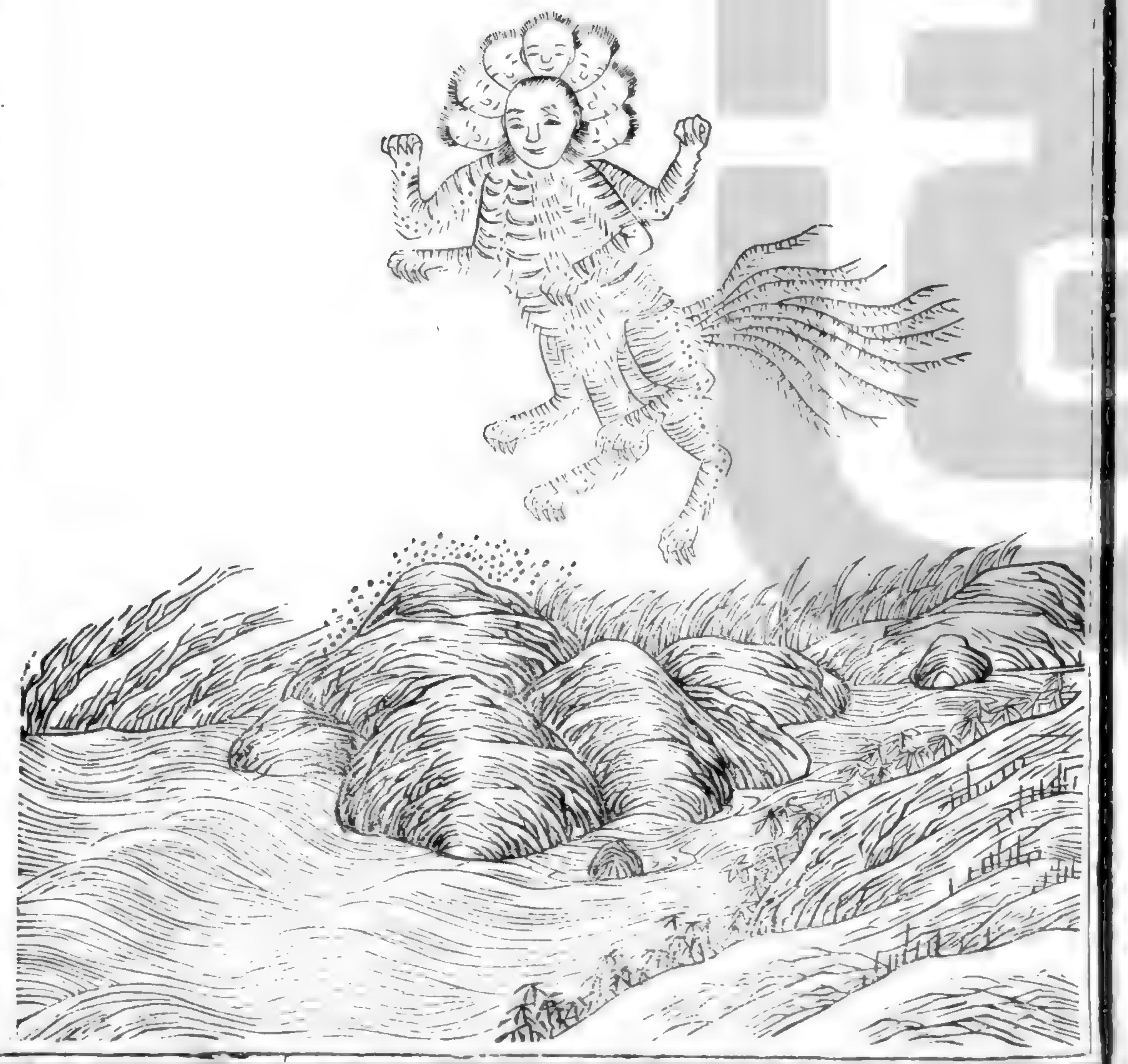
海外東經

大人國奢比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

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注　奢比尸亦神名也珥以蛇貫耳也（廣注）任臣案三才圖會作奢北案奢比黃帝七輔之一冠編云黃帝友奢比友地典路史奢比辨乎東以爲士師是也國名記有奢比國盧柟滄溟賦云獻奢比游無垠釋義曰青蛇以象木也類也

天吳神圖



海外東經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𧈢𧈢北兩水間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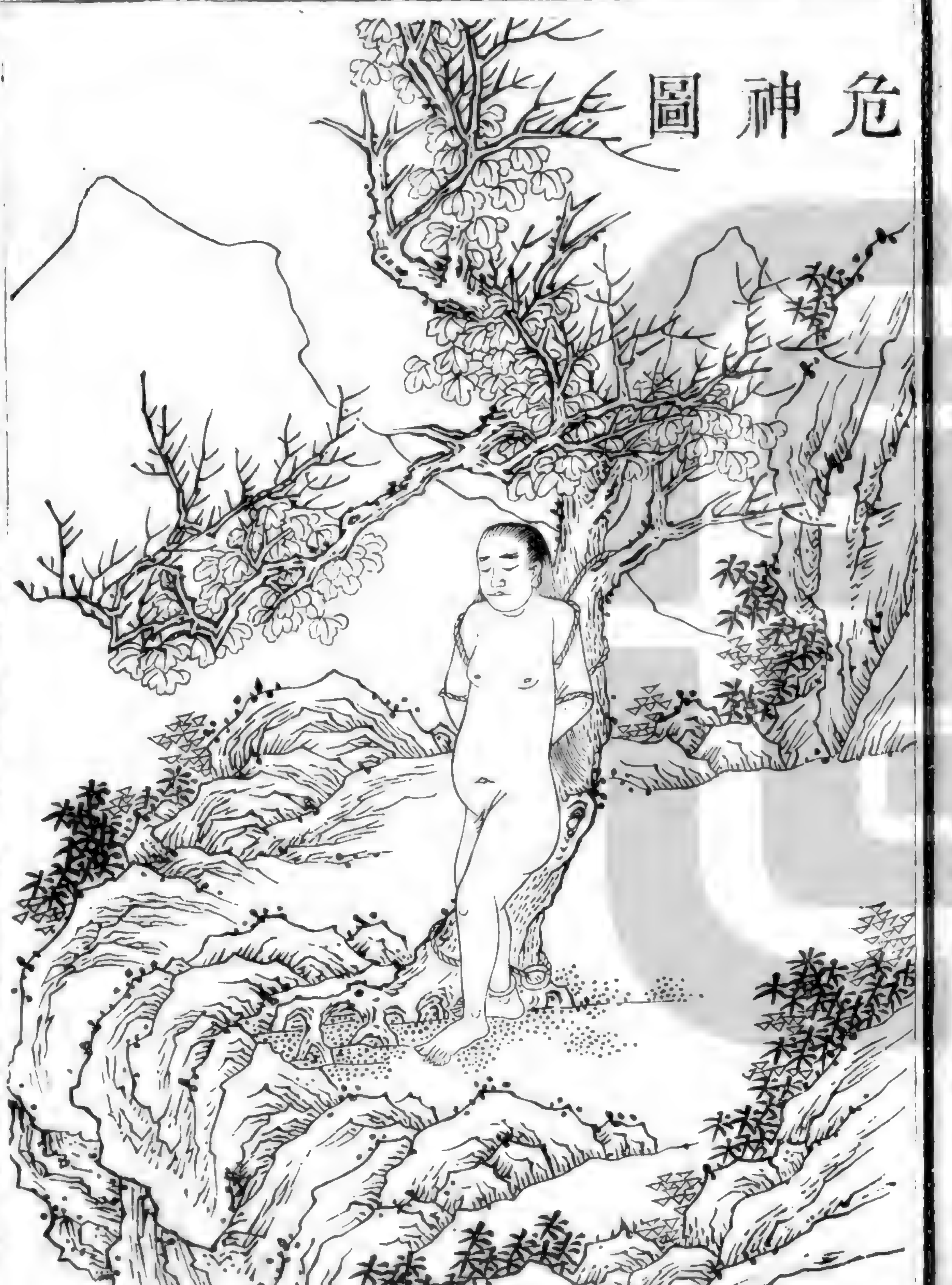
（廣注）郭曰大荒東經云十尾任臣案天吳水伯名談藪曰李大異常誦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客云吳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見何書王仲行對云後漢書戴就被收獄吏燒鋘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鋘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吳不揚亦皆音華據此則天吳從華音矣郁離子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九頭實佐之蓋指此也

孟涂神（無圖）

海內南經

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巴人請訟於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

注　司神聽其獄訟爲之神主不直者則血見於衣請生言好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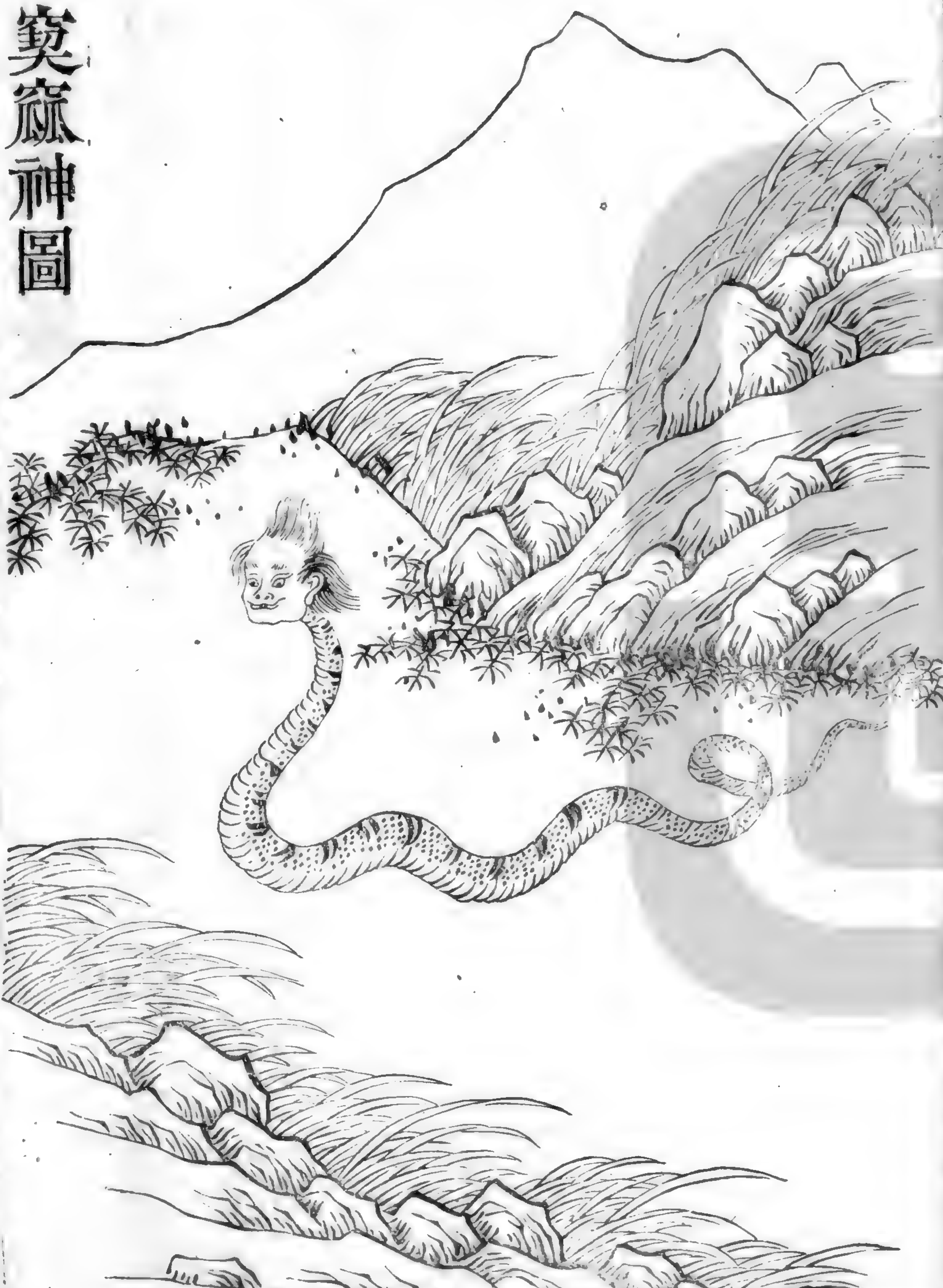
危神圖

海內西經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

（廣注）郭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爲是其尸象非眞體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測物稟異氣出於不然不可以常運推不可以近數揆矣魏時有人發故周王冢者得殉女子不死不生數日時有氣數月而能語狀如廿許人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恆在左右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即此類也任臣案王充論衡云董仲舒覩重常之鳥劉子曉貳負之尸指此也又獨異志載劉歆須疏屬之尸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即變爲人帝如其言遂能應對故博物策云取女乳而疏屬之尸可語辭亦誕矣宛委餘編云劉向識貳負桎梏之尸蓋僵尸數

千年不朽者也今潯溪水側有重人穴穴中有僵尸不知年載又記云人以五月五日生者尸不腐皆此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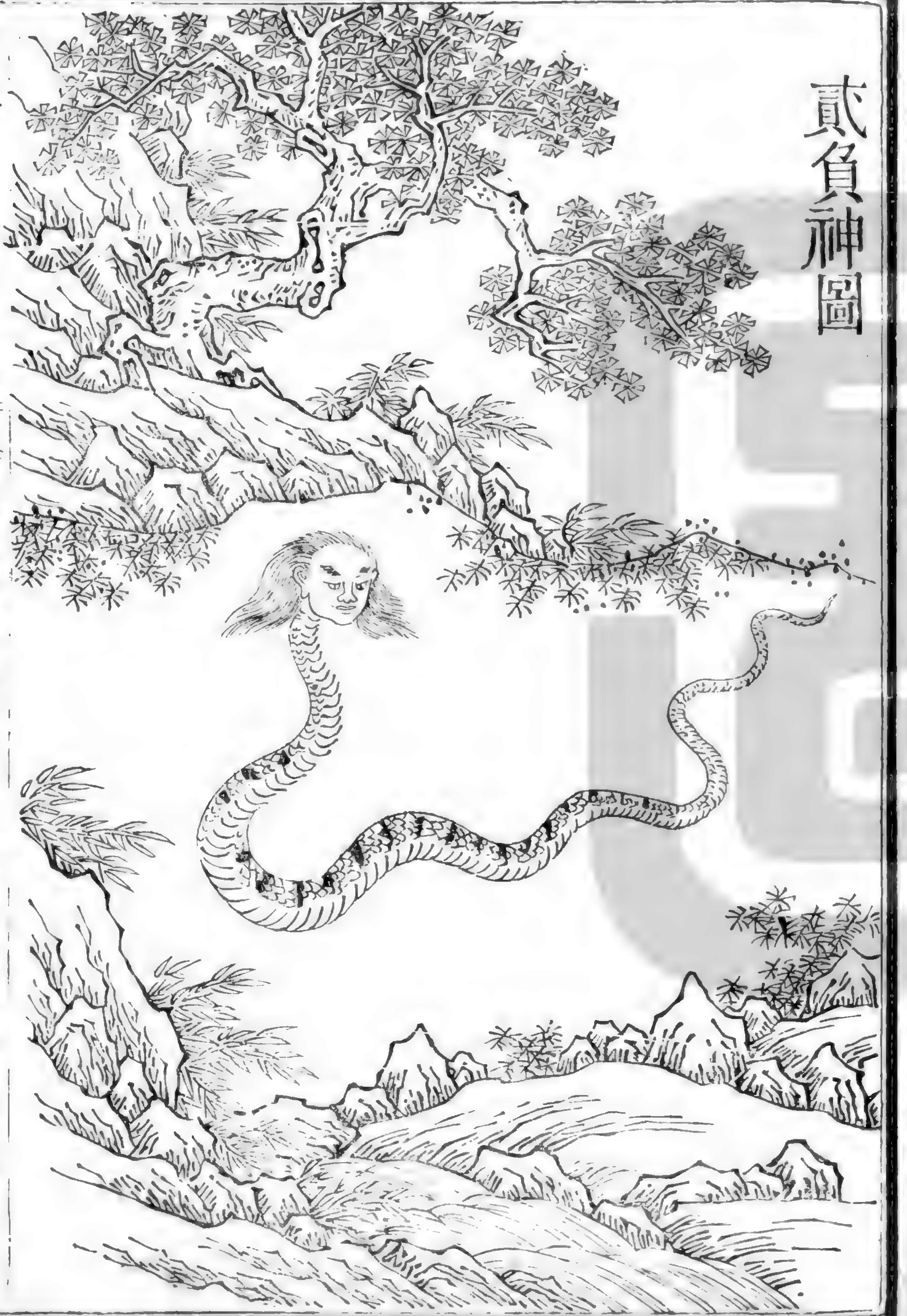
窫窳神圖

海內西經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

注 巫彭等皆神醫也距爲距却死氣求更生也

貳負神圖



海內北經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爲物人面蛇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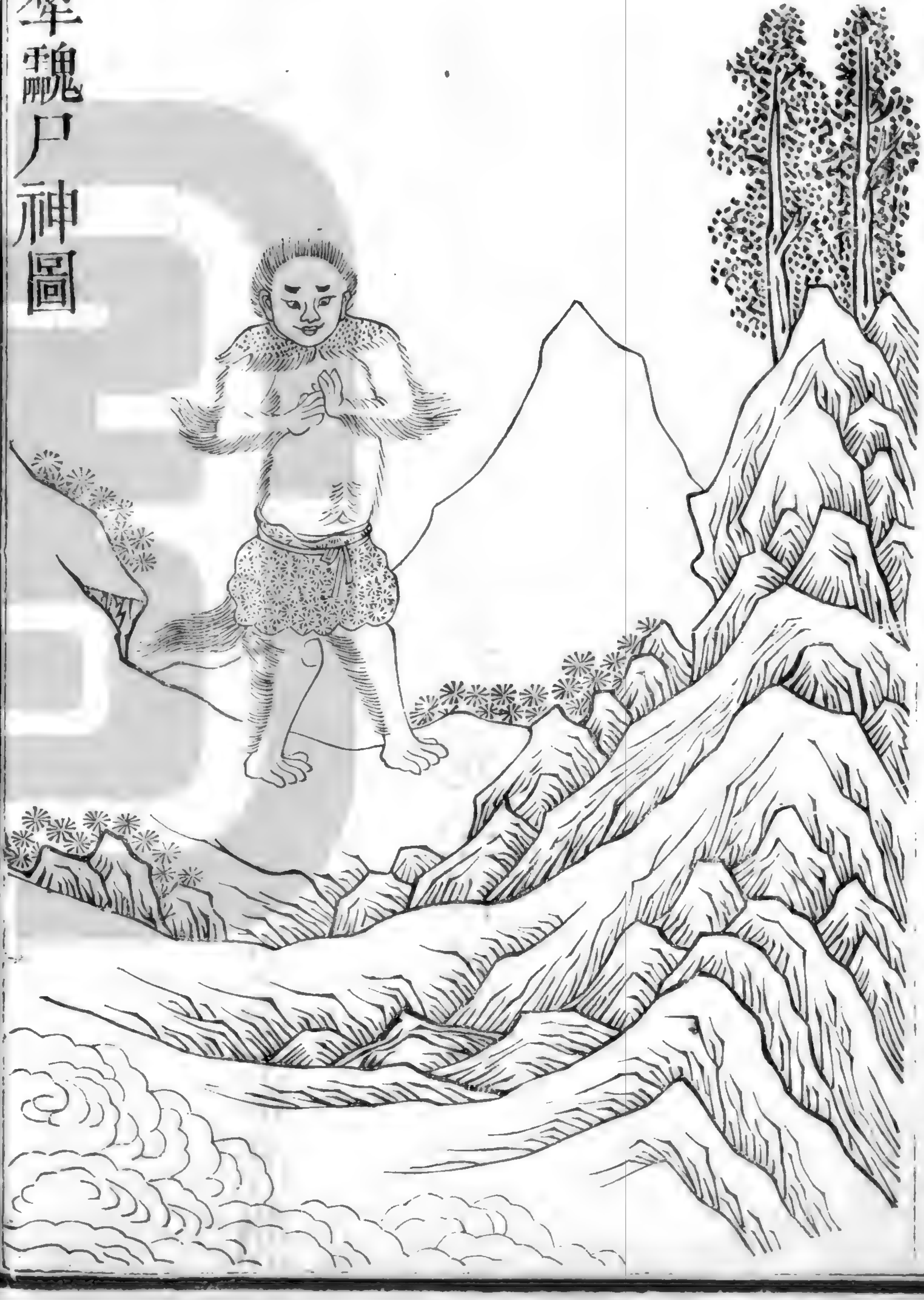
宵明燭光神（無圖）

海內北經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注 宵明燭光二女字也以能光照因名云

犂䰠尸神圖



大荒東經

小人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犂䰠之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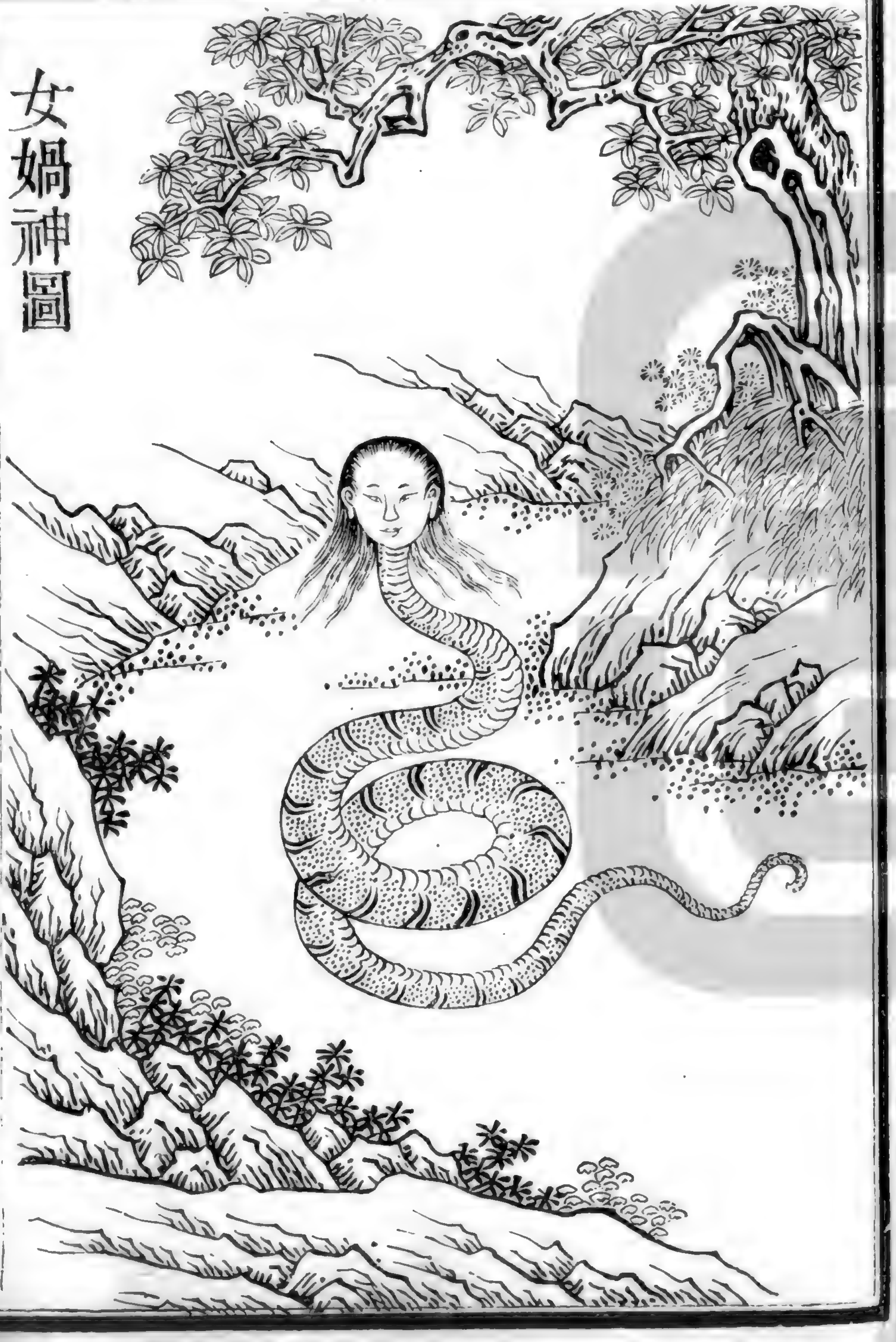
折丹神（無圖）

大荒東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於天東極離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東方曰折來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

注 折丹神人言此人能節宣風氣時其出入

女媧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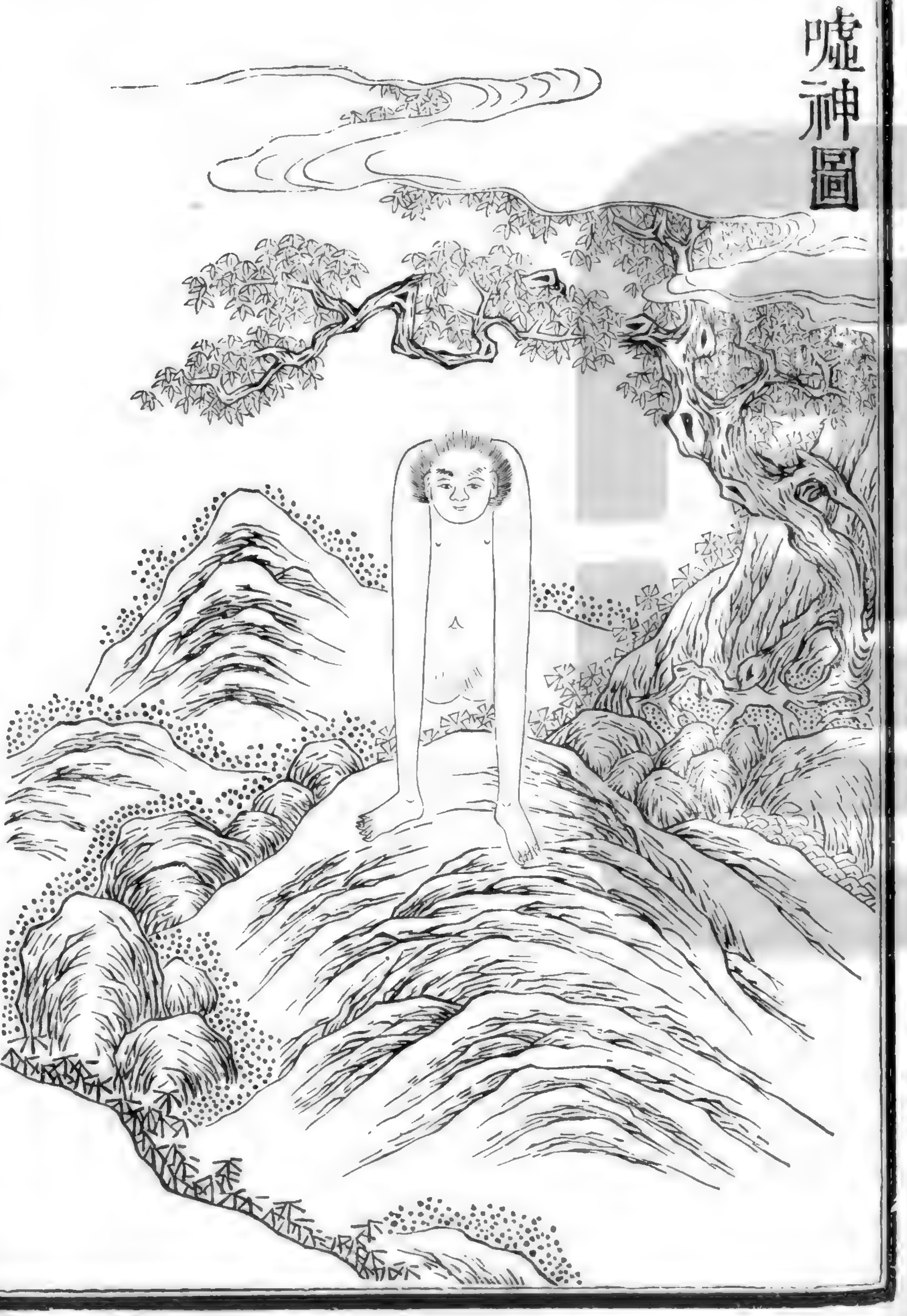


大荒西經

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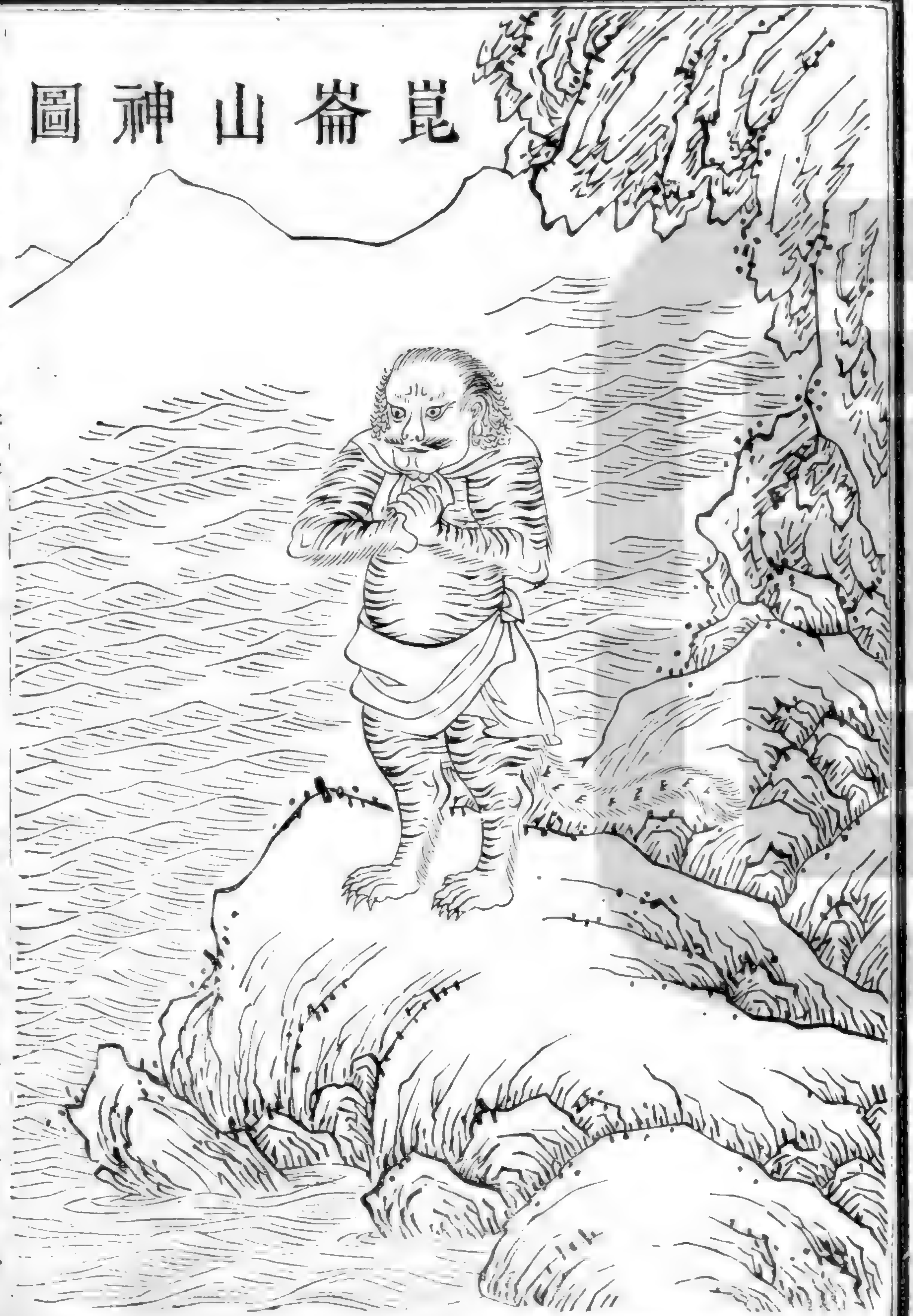
注 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栗廣野名

噓神圖



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吳姖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於頭上名曰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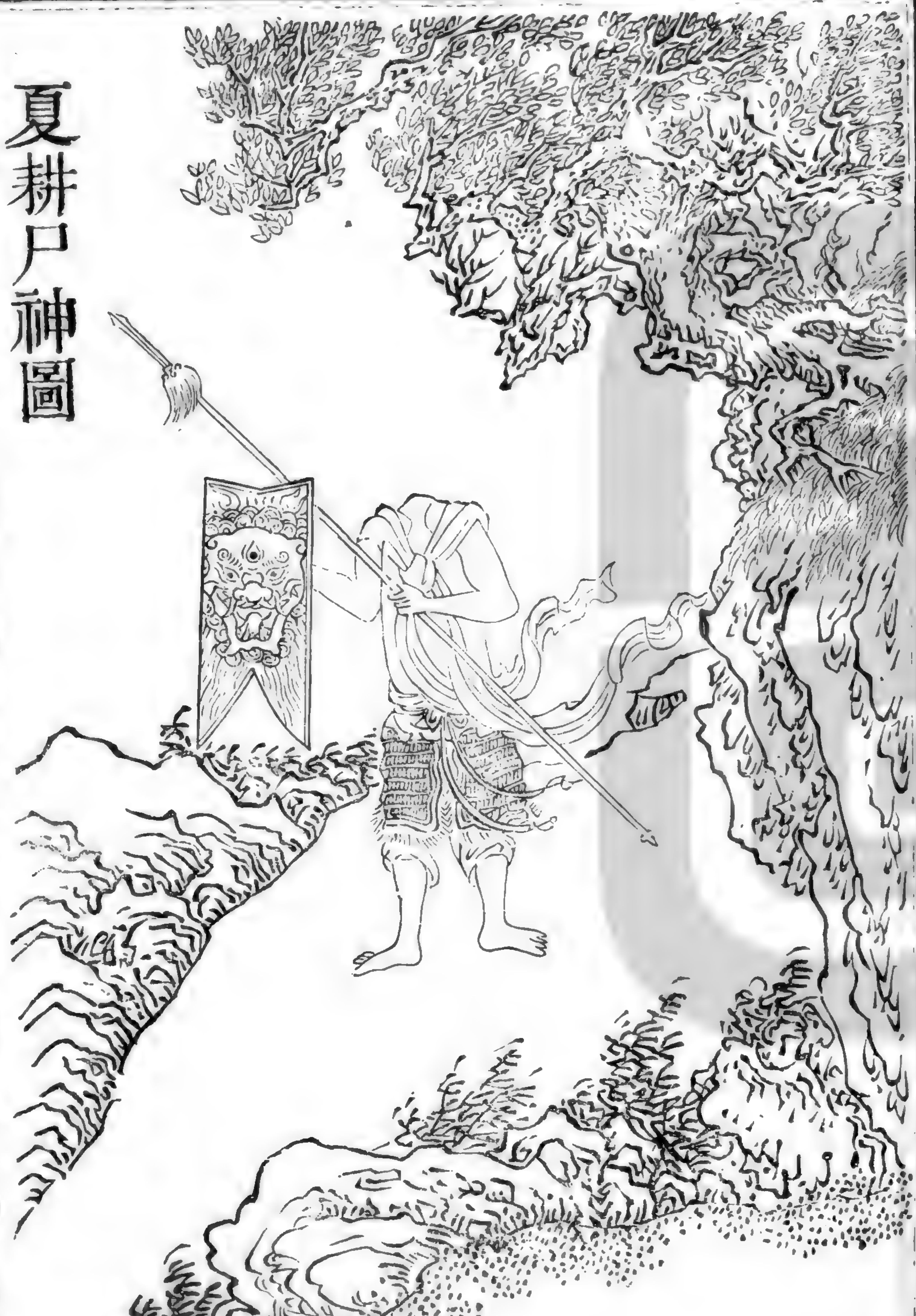


崑崙山神圖

大荒西經

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

夏耕尸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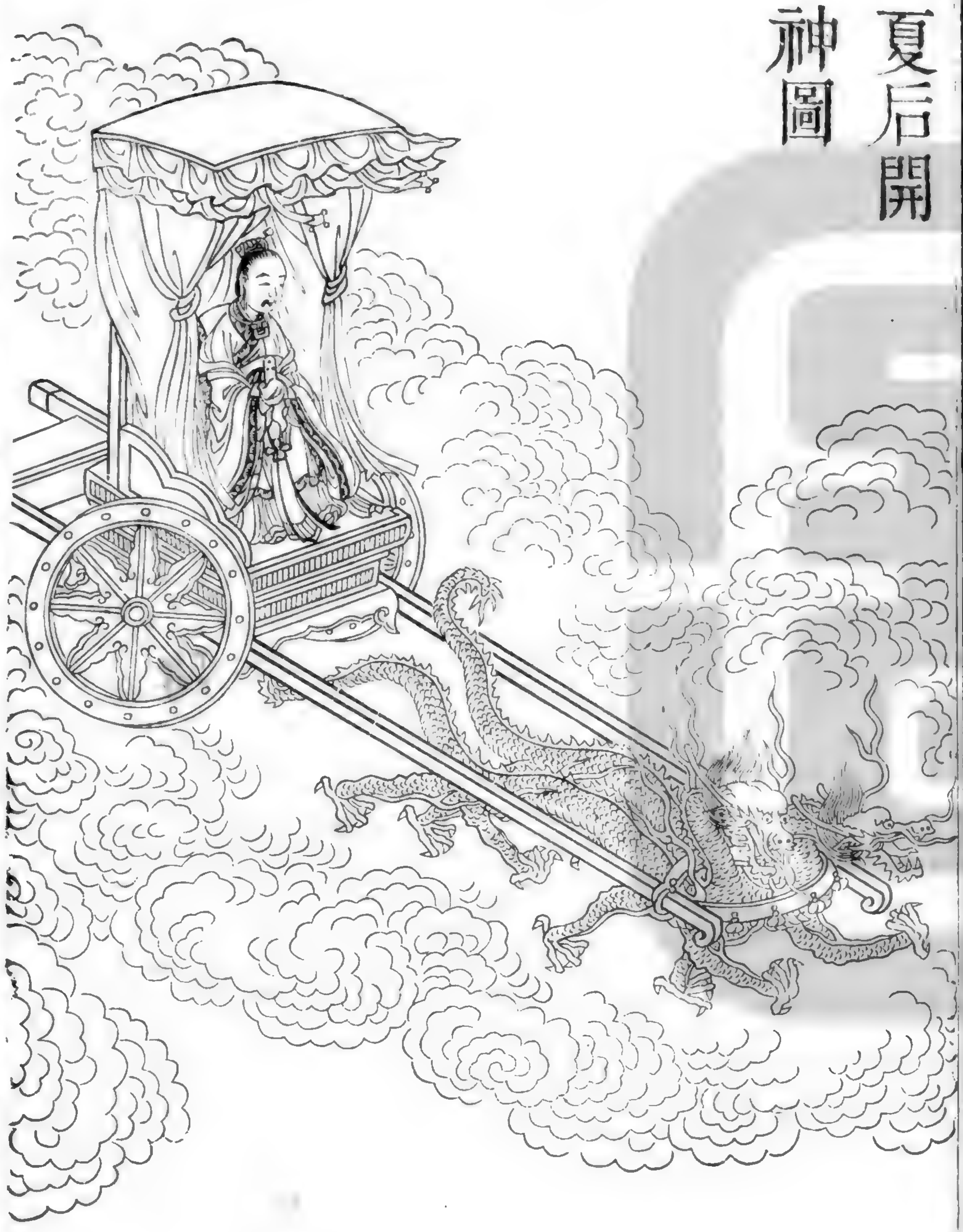


大荒西經

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注 疾呼無響言其稟形氣有異於人也夏耕之尸亦形天尸之類于章山名斬耕厥前頭亦在前者走厥咎逃避罪也

夏后開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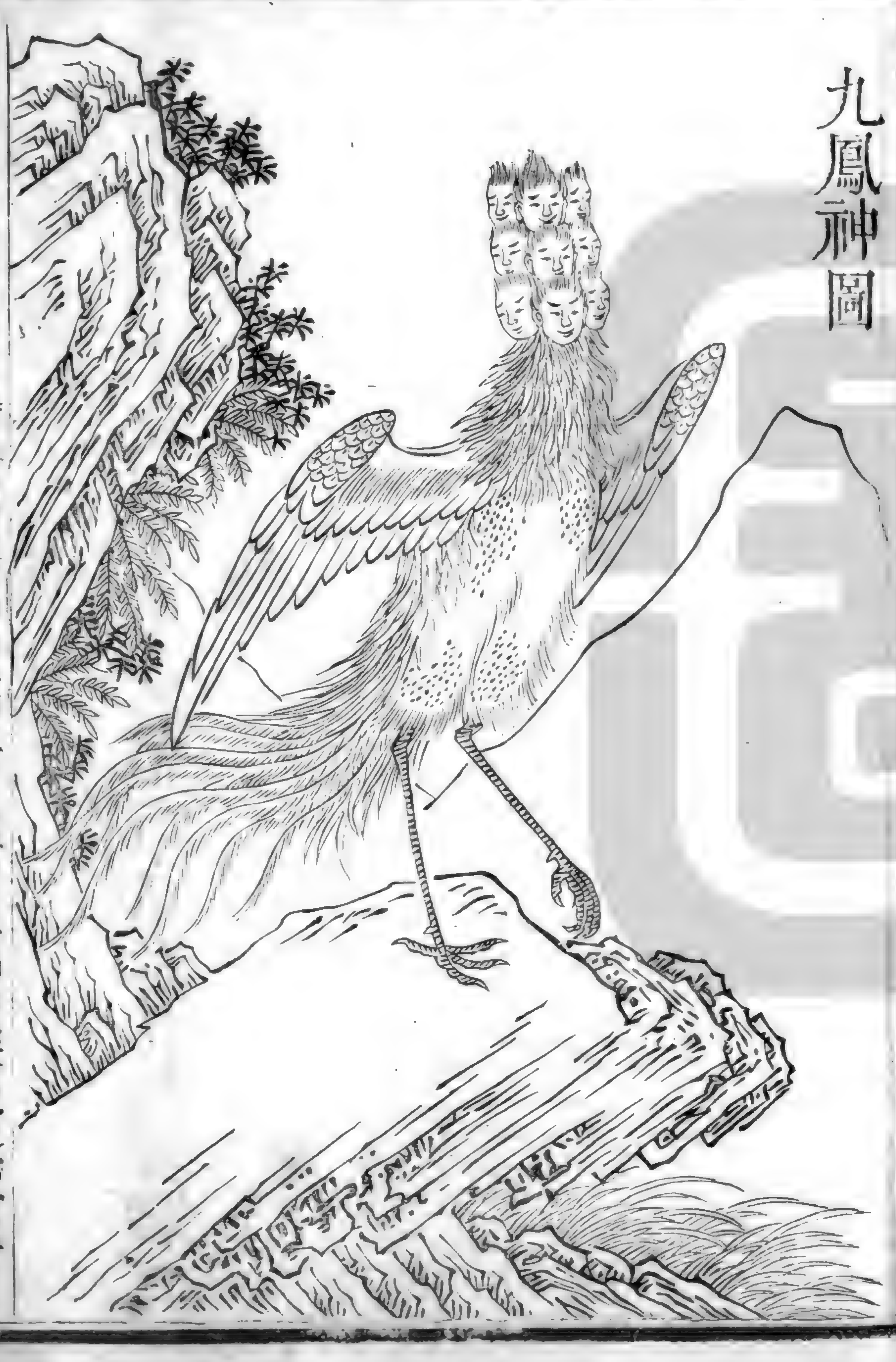


大荒西經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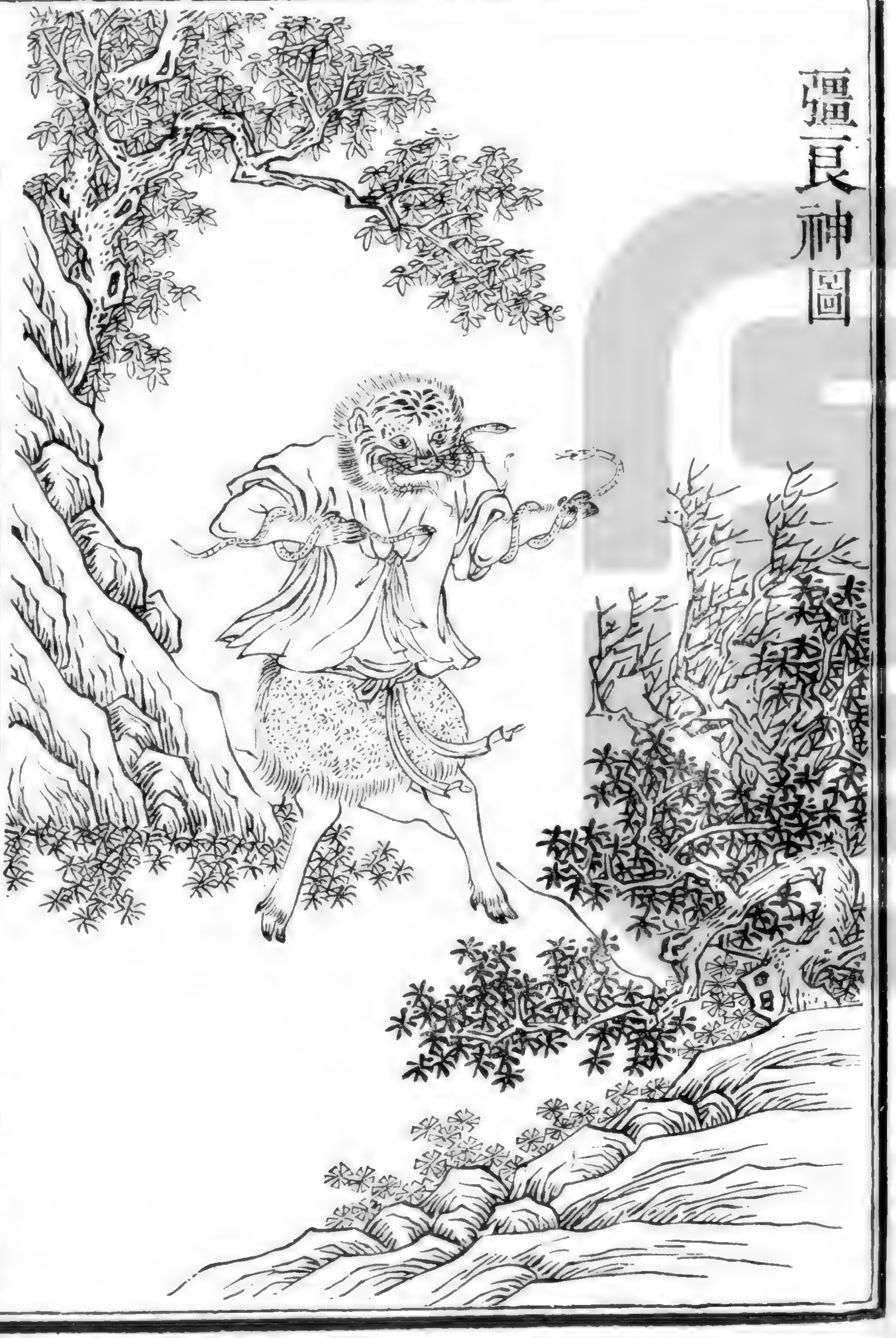
注　夏后開卽夏后啓也

九鳳神圖



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



彊良神圖

大荒北經

北極有神銜蛇操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彊良

天女魃（無圖）

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爲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

注 田祖主田之官魃時亡之畏見逐也令神北行向水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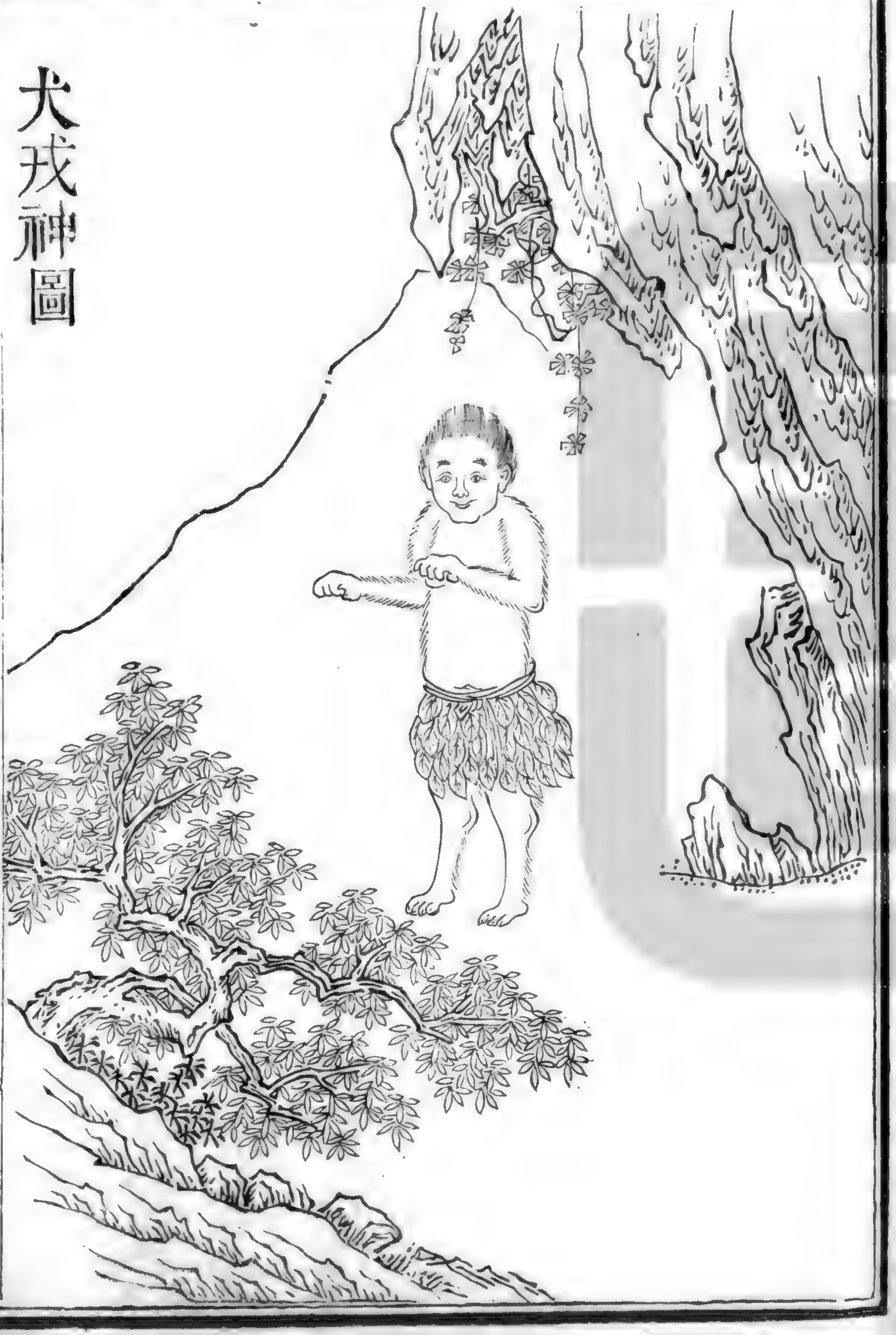
赤水神女（無圖）

大荒北經

有鍾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

注 神女也

犬戎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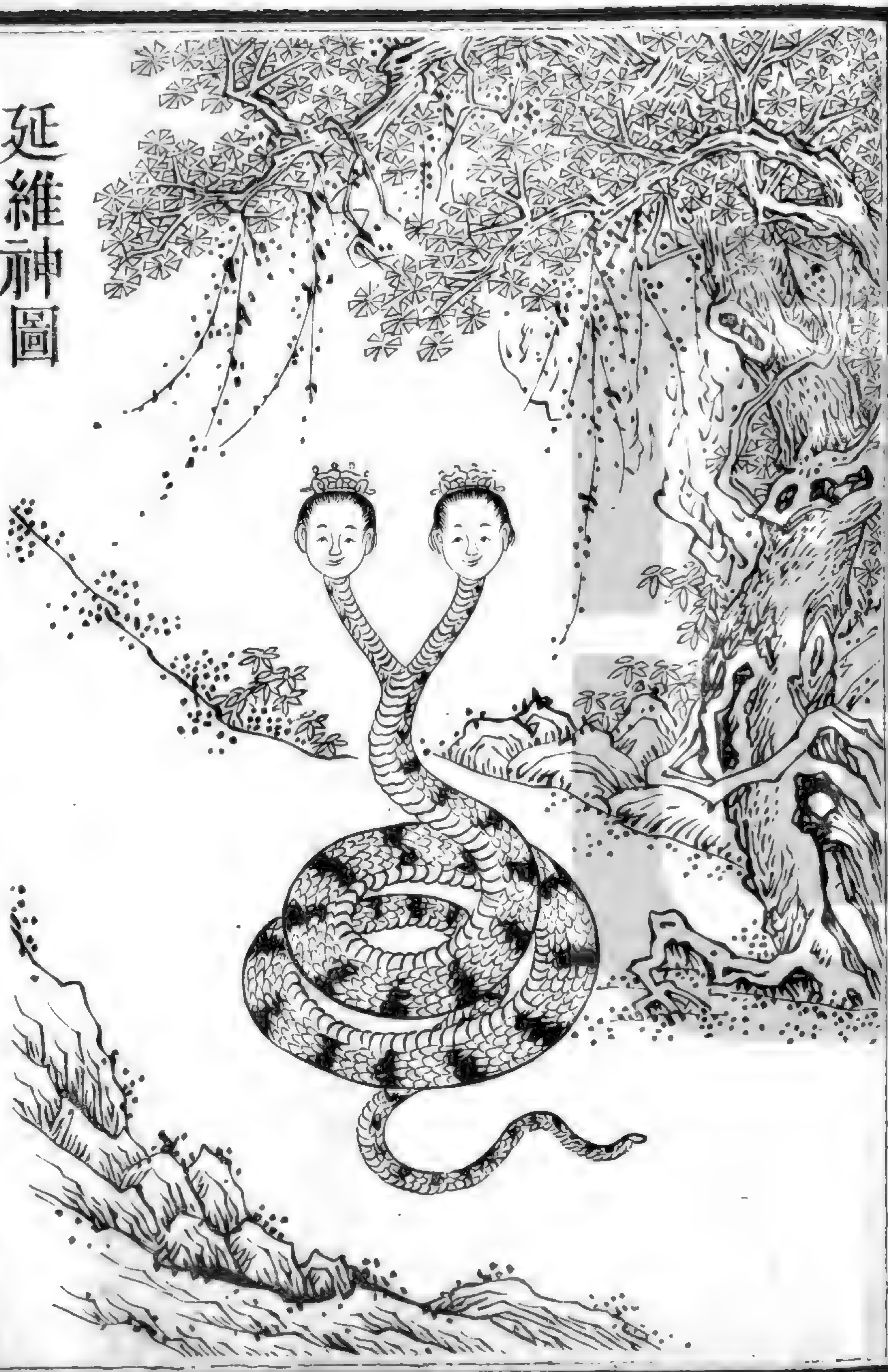
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

注　犬戎之神名也

犬戎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犬戎

延維神圖



海內經

有神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霸天下

注澤神也齊桓公出田于大澤見之遂霸諸侯

神異經

西荒經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中爆烞而出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

博雅

山神

山神謂之离

酉陽雜俎

諾臯記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㺑（一曰操）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曰蚑）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魈

路史

後紀

太昊伏羲氏在治百六十有四載落厥妃殞洛是爲洛神代所謂伏妃者

（注）卽虙妃漢書音義如淳以爲伏羲之女溺洛而死爲洛水之神非也明曰虙妃豈女哉

黃帝滅蚩尤徽猷多本于后九北復以其輕勦其餘于輞谷人賴其利遂世祀之是爲金山之神

武昌府志

晏公

晏公諱戌仔宋末淸江鎭人入元爲文錦局勅封平浪侯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十卷目錄

山川諸神部總論

春秋公羊傳（僖公三十有一年）

論衡（死僞篇）

性理大全（論祭祀神祇）

大學衍義補（國家常祀之禮　內外羣祀之禮）

圖書編（祭山川統論）

山川諸神部藝文一

山鬼　楚屈平
神女賦　宋玉
洛神賦（有序）　魏曹植
神女賦　陳琳
山海經諸神贊　晉郭璞
水上神女賦　梁江淹
賽蔣山廟文　沈約
水仙賦　陶弘景
湘中怨解（幷序）　唐沈亞之
賽北源神文　李商隱
冊封長白山文　金世宗
冊封大房山神文　同前
冊封混同江神文　同前
巢湖中廟迎神歌　元于欽
送神歌　前人
太湖神　沈貞

山川諸神部藝文二（詩）

晉神弦歌　古今樂錄

巫山高　唐沈佺期
巫山高　張循之
巫山高　張九齡
感興　李白
巫山神女廟　劉禹錫
巫山高　于濆
巫山高二首　孟郊
巫山高　李賀
神弦別曲　前人
洛姝眞珠　前人
巫山高　僧齊己
黿頭山神女歌　韋應物
洛神　唐彥謙
巫山廟　崔塗
太白辭（井引）　宋蘇軾
神女廟　前人
水仙廟鼓吹曲　周文璞
水仙　徐積

送趙虛一道士降香南海諸名山　元袁桷
題水仙圖　韓性
送王在中代祀秦蜀山川　王士熙
水仙圖　王冕
題凌波飛蓋圖　張天英
戴山迎送神曲　明張羽
聖姑廟　高啓
感懷詩　桑悅
讀山海經　黃省曾
山川諸神部選句
山川諸神部紀事

神異典第三十卷

山川諸神部總論

春秋公羊傳

僖公三十有一年

春秋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天子祭天諸侯祭王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

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望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論衡

死僞篇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爲黃熊入於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爲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爲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爲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

况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性理大全

論祭祀神祇

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程子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乃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

大學衍義補

國家常祀之禮

舜典望於山川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

臣按所謂四望者蓋以五嶽四鎭四瀆乃天下山川之大者天子兼有天下之大不能親臨其地故遙望而祭之也若夫所謂山川者隨所在而有則隨其地而祭之焉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爲壇以分

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以專祀之初春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蒞其所在祀焉

劉向曰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臣按自古所以祀山川者以其能出雲雨也出雲雨則使不至於旱暵無非欲其生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則君位安矣

內外羣祀之禮

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臣按祭法謂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曰神則是合山川雲風雨而爲一也可見山川者雲風雨之

體而雲風雨者山川之用也本朝合風雲雷雨與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同一壇總名之曰山川壇殆有合於祭法所謂神歟

圖書編

祭山川統論

按舜歲周方嶽所至柴望秩於山川而傳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山川視子男秩之謂也蓋望之以祀而秩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其禮亦不苟矣曷故哉劉向說苑嘗言之五嶽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焉爲恩雖多而品以百數故視子男也然則四望之祭其可已乎自秦滅學禮典廢墜所祠祭山川皆因其遊觀所至與封禪求仙則及之而其領之祠官以歲時致祭且雜以淫祠者大率多秦中山川也至漢則名山大川之在侯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必

侯齊淮南常山之國廢及濟北王獻地而後舉五嶽之祭非古義也

山川諸神部藝文一

山鬼

楚屈平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畱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

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又一作狖）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神女賦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怳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嫷被服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

陽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閒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深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兮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嘆頩薄

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看目略微盼精彩相授致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洛神賦（有序）

魏曹植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城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皐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盼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於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

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于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于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以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于神滸兮采湍瀨之元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于是洛靈感焉徙倚傍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

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乃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遊女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兮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韈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飡于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踴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衞于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揚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于太陰長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遡浮長川而忘反思綿綿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

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神女賦

陳琳

漢三七之建安荊野蠢而作仇贊皐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滉瀁覩元麗之軼靈文絳蚪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荅玉質於苕華擬豔姿於蕣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鳲鳩之噰噰申握椒以貽予請同宴乎奧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昌既歎爾以豔采又悅我之長期賴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辭

山海經諸神贊

晉郭璞

欽䲹及鼓是殺祖江帝乃戮之崑崙之東二子皆化矯翼亦同（鍾山之子鼓欽䲹）

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雲舞實惟帝囿有謂元圃（神英招）

肩吾得一以處崑崙開明是對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熊魂魂（神陸吾）

九德之氣是生長乘人狀豹尾其神則凝妙物自潛

世無得稱（神長乘）

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西王母）

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三青鳥）

顓頊之子嗣作火正鏗鏘其鳴聲如鐘磬處於騩山惟靈之盛（神耆童）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爲之名曰惟帝江（帝江）

泰逢虎尾武羅人面熏池之神厥狀不見爰有美玉河林如蒨（神熏池）

有神武羅細腰白齒聲如鳴佩以鐻貫耳司帝密都是宜女子（神武羅）

神號泰逢好遊山陽濯足九州出入流光天氣是動孔甲迷惶（神泰逢）

涉蟲三脚蟲圍虎爪計蒙龍首獨稟異表升降風雨茫茫渺渺（神蟲圍計蒙涉蟲）

清泠之水在乎山頂耕父是遊流光灑景黔首祀禜

以弭災眚（神耕父）

于兒如人蛇頭有兩常遊江淵見于洞廣乍潛乍出神光惚恍（神于兒）

羽民之東有神司夜二八連臂自相羈駕晝隱宵出詭時淪化（神人二八）

筮御飛龍果儛九代雲融是揮玉璜是珮對揚帝德稟天靈誨（夏后啓）

爭神不勝爲帝所戮遂厥形夭臍口乳目仍揮干戚雖化不服（形天一作形夭）

彼姝者子誰氏二女曷爲水間操魚持俎厥儷安在離羣逸處（女祭女戚）

十日並熯女丑以斃暴于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女丑尸）

羣有十巫巫咸所統經技是搜術藝是綜採藥靈山隨時升降（巫咸）

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稟此奇表蛇身九首恃力桀暴終禽夏后（共工臣相柳）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涉逐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

應無常心（夸父）

躭躭水伯號曰谷神八頭十尾人面虎身龍據兩川

威無不震（天吳）

禹命竪亥青丘之北東盡太行西窮邠國步履宇宙

以明靈德（竪亥）

孟涂司巴聽訟是非厥理有曲血乃見衣所請靈斷

嗚呼神微（夏后啓臣孟涂）

炎帝之苗實生氐人死則復蘇厥身爲鱗雲雨是託

浮游天津（氐人）

漢擊磐石其中則危劉生是識羣臣莫知可謂博物

山海乃奇（貳負臣危）

開明天獸稟茲食精虎身人面表此桀形瞪視崑山

威懾百靈（開明）

窫窳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羣巫操藥夾守遂淪溺淵

變爲龍首（窫窳）

蛇巫之山有人操杯鬼神蜪大主爲妖災大峰朱蛾

羣帝之臺（蜪大朱蛾）

人面獸身是謂闟非披髮折頸據比之尸 戎三其角

袜豎其眉（關非據比尸袜戎）

子夜之尸體分成七離不爲疏合不爲密苟以神御形歸於一（王子夜尸）

水有佳人宵明燭光流耀河湄禀此奇祥維舜二女別處一方（宵明燭光）

水上神女賦

梁江淹

江上丈人遊宦荊吳首衛國望燕途歷秦關出宋都遍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姝未有粉白黛黑鬼神之所無也迺造南中渡炎洲經玉礀越金流路逶迤而無軌野忽济而尠儔山反覆而參錯水遶灌而縈薄石五采而橫峰雲千色而承蕚日炯炯而舒光雨屑屑而稍落紫莖遶逕始參差紅荷緣水纔灼爍忽而精飛視亂意徙心移綺靡菱蓋悵望蕙枝一麗女兮碧渚之涯曖曖也非雲非霧如烟如霞諸光諸色雜卉雜華的的也象珪象璧若虛若實綾錦共文瑤貝合質遂乃脣紅寫朱眞眉學月美目豔起秀色爛發窈窕暫見偃蹇還沒冶異絕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豔素女慙光笑李后於漢主恥西施於越王神飜覆

而愉悅志離合而感傷女遂俯整玉軑仰肅金鑣或采丹葉或拾翠條守明璣而爲誓解琅玕而相要情乍合而還散色半親而復嬌聳軿車於水際亭雲霓於山椒奄神祇之彷像共光氣而寂寥於時也綵霞繞繞卿雲縵縵石瓊文而翕絕山龍鱗而焰爛苔綠根而攢集草紅葩而舒散日炫晃以朧光樹葳蕤而葱粲無西海之浩蕩見若木之千尋非丹山之赫曦聞琴瑟之空音理洞徹於俗聽物驚惟於世心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晷之難惜閱有無於俄頃驗變化於咫尺視空同而失貌察倏忽而亡迹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迺唱桂櫂凌衝波背橘浦向椒阿硉矶木石洪漭蛟鼉顧御僕而情饒巡左右而怨多弔石渚而一欷悵沙洲而少歌苟懸天兮有命永離決兮若何妙聲無形奇色非質麗於嬪嬙精於琴瑟尋漢女而空佩覿清角而無匹嬪楊不足聞知夔牙焉能委悉何如明月之忌元雲秋露之慙白日愁知形有之畱滯非英靈之所要術也

賽蔣山廟文

沈約

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會備樂變乎笙鏞鬱禮華於俎豆邇無不懷遠無不肅烏革元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衞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嶷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水仙賦

陶弘景

淼漫八海汯汩九河中天起浪分地瀉波東卷長桑日窟西斡龍築月阿乃者潼關不壅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障渠水府包山洞臺娥英之所遊往琴馮是焉去來或窮髮送鵬咸池浴日隨雲濯金漿之汧追霞採建木之實弄珠於淵客之庭卷綃乎鮫人之室此真隻矣至於碧岩無霧綠水不風飛軒引鳳游耕駕鴻上朝紫殿還覲青宮進麾八老顧拂四童拊洞陰之磬張元圃之璈酌丹穴之醑薦麟州之餚安期奉棗王母送桃錦旌耀日羽衣拂霄又其英矣及秋水方至層濤架山各巡封隩來賔王言選奇於河侯之府出寶於驪龍之川夜光燭月洪貝充轅

亦其壞矣若夫層城瑤館縉雲瓊閣黃帝所以觴百神也塗山石帳天后翠幙夏禹所以集羣臣也岷嶓交錯上貫井絡窮漢磵檜橫帶玉繩浸湯泉於桂渚涌沸谿於金陵崩沙轉石驚湍走沫絕壁飛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之間馳騖壺口之外逮乎璇綱運極九六數翻用謀西漢受事龍門小周姒後初僉嫣前平陰鉅鹿再化爲淵清河渤海三成桑田撫二儀以惆愴眺萬兆以流連僉自安於蜉晷徧無羡於鵠年皆松下之一物又奚足以語仙嗟乎循有生之造物固莫靈於在人寧不踵武於象帝入妙門而自賓苟淪形而無曉與螻蟻而爲塵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穀求呂梁於石城從務光於砥柱索龍威於洞庭迎九元於金闕謁三素於玉淸更天地之彌固終逍遙以長生

湘中怨解（幷序）

唐沈亞之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不當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悟今欲槪其所論以著誡而已從生常敎善謳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渡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艷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於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居號曰汜人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嘗擬其調爲怨詞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譔風光詞曰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里荑與處萼兮潛重房以飾姿見雅能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里兮涵湮媚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姚娜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酡容顏兮倡蔓卉穀流蒨電兮石髮隨施生居貧汜人嘗解篋中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爲訣耳相持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兮蕩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施幃帳欄櫳

盡飾帷裳有彈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煙霞裾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嚬淒怨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泝清風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情未舒匪同歸兮將焉如舞畢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臨檻須臾風濤奔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朝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之志爲偶唱也

賽北源神文　李商隱

年月日賽於北源之神惟神雖臨南服實號北源湘浦降神近驚於騷客淲池浸稻遠叶於詩人果能稟籥風頭索綯雨脚不資畎澮將致倉箱聊申信於潤毛庶通靈於水府神其抑揚蘭佩麾掉桂旗拍川后之肩攬波神之袂共來於此饗報覃恩

冊封長白山文　金世宗

自兩儀剖判山嶽神秀各鍾於其分野國將興者天實兆之對越神休必以祀事故肇基王迹有若岐陽望秩山川於稽虞典厥惟長白載我金德仰止其高實惟我舊邦之鎮混同流光源所從出秩秩幽幽有

相之道列聖蕃衍熾昌迄於太祖神武徵應無敵於天下爰作神主肆予冲人紹休聖緒四海之內名山大川靡不咸秩矧王業所因瞻彼旱麓可儉其禮服章爵號非位於公侯之上不足以稱焉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茲山之神爲典國靈應王仍勅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廟食之享亙萬億年維金之禎與山無極豈不偉歟

冊封大房山神文

同前

古之建邦設都必有名山大川以爲形勝我國既定鼎於燕西顧郊圻巍然大房秀拔混厚雲雨之所出萬民之所瞻祖宗陵寢于是乎依仰惟嶽鎮古有秩序皆載祀典矧茲大房禮可闕歟其爵號服章俾列於侯伯之上庶足以稱今遣某官某備物冊命神爲保陵公申勅有司歲時奉祀其封域之內禁無得樵採弋獵著爲令

冊封混同江神文

同前

昔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掃遼季荒弗成師以出至於大江浩浩洪流不舟而濟雖穆滿渡江而黿

梁光武濟河而水冰自今觀之無足言矣執徐之歲四月孟夏朕時邁舊邦臨江永歎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効靈至止上都議所以尊崇之典蓋古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至有唐以來遂享帝王之尊稱非直後世彌文而崇德報功禮亦有當然者矧玆江源出於長白經營帝鄉實相興運非錫以上公之號則無以昭答神休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爲典國應聖公中命有司歲時奉祀嗚呼嚴廟貌正封爵禮亦至矣惟神其衍靈長之德用輔我國家彌億年神亦享廟食於無窮豈不休哉

巢湖中廟迎神歌

元于欽

廣開兮龍宮御仙姥兮下雞籠神靈雨兮先以風雲溶溶兮漸來東揚朱幢兮建翠旗驂青虬兮從文螭鏘鸞音兮以下若有人兮開羅幃羅幃淡兮春風儼仙靈兮在其中集千艘兮鳴鼓疏節歌兮緩舞奠桂酒兮藉蘭肴折芳馨兮遺遠渚神忻忻兮旣安畱澤斯民兮受其嘏

送神歌

前人

駕兩龍兮倚衡捲珠簾兮暮雲平西江兮極浦數峰兮青青青兮未極君不少畱兮起予太息吹參差兮木湄送仙姥兮西歸峩眉颯兮秋霜淡白雲兮莫知所之自今兮世世俾來者兮願無違

太湖神　沈貞

波震蕩兮具區既底定兮奠神之居芙蓋兮菱車導翠黿兮文魚神之來兮孰俱後子皮兮前靈胥與神游兮湖之滸衝風息兮極浦有倡兮妙舞有冽兮清酤神保聿歸兮或返而顧灌我田兮受神之祜

山川諸神部藝文二　詩

晉神弦歌　古今樂錄

白石郎曲

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

青溪小姑曲

按異苑蔣侯第三妹也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湖就姑曲

赤山湖就頭孟陽二三月綠蔽貢荇數
湖就赤山磯大姑太湖東仲姑居河西

巫山高　唐沈佺期

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裴回作行雨婉孌逐荊王
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

巫山高　張循之

巫山高不極沓沓狀奇新暗谷疑風雨幽岩若鬼神
月明三峽曙潮滿二江春爲問陽臺夕應知入夢人

巫山高　張九齡

巫山與天近煙景長青熒此中楚王夢夢得神女靈
神女去已久雲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

感興　李白

洛浦有宓妃飄颻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
解珮欲西去含情詎相違香塵動羅襪綠水不霑衣
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爲世所譏

巫山神女廟　劉禹錫

巫山十二鬱蒼蒼片石亭亭號女郎曉霧乍開疑卷
幔山花欲謝似殘妝星河好夜聞清佩雲雨歸時帶

異香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間來就楚襄王

巫山高　　于濆

何山無朝雲彼雲亦悠揚何山無暮雨彼雨亦蒼茫
宋玉恃才者憑雲構高唐自重文賦名荒淫歸楚襄
峨峨十二峰永作妖鬼鄉

巫山高二首　　孟郊

巫山上峽重復重陽臺碧峭十二峰荆王獵時逢暮
雨夜臥高丘夢神女輕紅流煙溼豔姿行雲飛去明
星稀目極魂斷望不見猨啼三聲淚霑衣

見盡數萬里不聞三聲猨但飛蕭蕭雨中有亭亭魂
千載楚襄恨遺文宋玉言至今靑冥裏雲結深閨門

巫山高　　李賀

碧叢叢高插天大江飜瀾神曳煙楚魂尋夢風颸然
曉風飛雨生苔錢瑤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
猨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墜紅溼雲間

神弦別曲　　前人

巫山小女隔雲別松花春風山上發綠蓋獨穿香逕
歸白馬花竿前孑孑蜀江風澹水如羅墮蘭誰泛相

徑過南山桂樹爲君死雲衫殘汙紅脂花

洛姝眞珠　　前人

眞珠小娘下清廓洛苑香風飛綽綽寒鬢斜釵玉燕光高樓唱月敲懸璫蘭風桂露灑幽翠紅弦裊雲咽深思花袍白馬不歸來濃蛾疊柳香脣醉金鵝屏風蜀山夢鸞裾鳳帶行煙重八驄籠晃臉差移日絲繁散黰羅洞市南曲陌無秋涼楚腰衞鬢四時芳玉喉窱窱排空光牽雲曳雪畱陸郎

巫山高　　僧齊己

巫山高巫女妖雨爲暮兮雲爲朝楚王顦顇魂欲銷秋猨嘷嘷日將夕紅霞紫煙凝老壁千岩萬壑花皆坼但恐芳菲無正色不知古今幾人行幾人經此無秋情雲深廟遠不可覓十二峰頭插天碧

黿頭山神女歌　　韋應物

黿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煙樹閉古廟中有蛾眉成水仙水府沈沈行路絕蛟龍出沒無時節魂同魍魎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顏猶盼睞陰深靈氣靜凝美的皪龍綃雜瓊

珮山精水魅不敢親昏明想像如有人蕙蘭瓊芳積烟露碧䐋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奠椒醑巫女南音歌激楚碧水冥空唯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蕖綠蘋芳意多玉靈蕩漾凌清波孤峰絕島儼相向鬼嘯猿鳴垂女蘿皓雪瓊林殊異色北方絕代徒傾國雲沒烟銷不可期明堂翡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遊龍宛轉驚鴻翔湘妃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知吳宮空白首

洛神　唐彥謙

人世仙家本自殊何須相見向中途驚鴻瞥過遊龍去漫惱陳王一事無

巫山廟　崔塗

雙黛儼如嚬應傷故國春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夢覺傳詞客靈猶福楚人不知千載後何處又爲神

太白辭（并引）　宋蘇軾

岐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辭一篇五章

雷闐闐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載雲罕從玉虬旱既

甚蹶往救道阻修兮
旌旗翻疑有無日慘變神在塗飛赤篆訴閶闔走陰
符行羽檄萬靈集兮
風爲幄雲爲蓋滿堂爛神既至紛醉飽錫以雨百川
溢施溝渠歌且舞兮
騎裔裔車班班鼓簫悲神欲還轟振凱隱林谷執妖
厲歸獻馘千里肅兮
神之來悵何晚山重複路幽遠神之去飄莫追德未
報民之思未萬祀兮

神女廟　前人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
深淵黿鼉橫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
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鐶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
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閑
飄蕭駕風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
古妝具法服邃殿羅烟寰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
雲輿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淨皎皎秋月彎
還應搖玉佩來聽水潺潺

水仙廟鼓吹曲　周文璞

倚碧櫨款銅鋪德星在南烏尾逋兩峰隱天花深草蕭錢唐十餘萬戶皆看使君歡娛雖涉流沙歷炎都入醫無閭不如東吳

雲冥冥雷闐闐橫玉轉流珠乾靈黿入我夢謂君當旋旣窮海壖之炎天當飲山中之流泉

水仙　徐積

昨夜曾遊洛女家自知此處勝烟霞迴鸞更按湘妃曲醉踏煙波弄月華

送趙虛一道士降香南海諸名山　元袁桷

振策峨眉巓身輕瞥飛鳥懸崖飲湍流側石穿暗篠高騫蕩心目每恨所歷少俸香南溟使絕足騰驤褭龍淵明玕秀恍惚百靈曒乘飈訊八公挂席招五老岩光候陰晴水氣變昏曉神君層巒倚商祭逼杳眇念昔結空寂厓广絕登眺希彼巢居子寢作止林杪鐘鳴驛吏動危坐萬籟悄餘齡水赴壑歷塊跡電掃韜精習澄觀俯矚八紘小

題水仙圖　韓性

洛水風流人人言影亦好況乃蛟宮仙迥立清漢表
翠裙濕凉蟾晴光白如掃坐對氷雪容不受東風老
澄江渺余懷相期拾瑤草

送王在中代祀秦蜀山川　王士熙

太華雲連蜀棧低柳花三月紫騮嘶香浮曉露金奩
溼旛拂春煙絳節齊策牘當年登桂苑詞林復夜趣
芝泥長安游客應無數誰共王裒頌碧雞

水仙圖　王冕

寒風蕭蕭月入戸渺渺雲飛水仙府仙人一去不知
所池館荒凉似無主江城歲晚路途阻邂逅相看顏
色古環珮無聲翠裳舞欲語不語情悽楚十二樓前
問鸚鵡滄海桑田眯塵土王孫不歸望湘浦芳艸連
天愁夜雨

題凌波飛蓋圖　張天英

蕊珠宮人駕雲駢山中翠蓋何亭亭老龍飛蓋作風
雨八仙池上爭娉婷金環瓊珮裊薇露雙成躡墮青
鸞翎酒星入水化爲石寒玉夜語天泠泠白瑤城闕

三萬里月照影娥行洞庭

戴山迎送神曲

明張羽

山蒼蒼兮多木橫絕四野兮下無麓瞥遠望兮登高神不來兮勞予目煦煦兮雅雅靈修儼兮紛來御胡不來兮夷猶將誰須兮遠者芳莫芳兮澗有苹潔莫潔兮卣之淸雲爲蓋兮霓爲旌神之來兮山冥冥絳闕兮朱堂冠余山兮神所宮神之愉兮旣降翩龍駕兮雲中屢舞兮僊僊紛進拜兮庭前靈夭姣兮好服神弗言兮意已傳牲不實兮酒不旨將淹神兮神安止神弗止兮福遺我事夫君兮長無已

聖姑廟

高啓

湖心涌出龍頭山白波翠島非人寰淸虛宜作水仙府鱗堂荷屋居其間淵都羣靈孰爲主烟鬟倚然一神女柔姿誰敢狎相親笑叱鼉龍起雷雨玉骨蟬輕脫幾秋世緣已斷靜無愁采蘭每約湘濱會拾翠時陪漢上遊水禽翔鳴衞芝蓋長在蒼茫杳冥外鮫人獻綃裁作衣螺女供珠綴爲佩花落閒祠謝古春蓮幃瑤席掩香塵空山夜夜星河遠芳渚年年蘅杜新

霞舒霧捲凝光彩笑語無聞復誰待冷風幾度引舟迴宛似蓬萊隔烟海猿叫楓林魚躍波桂旗翻翠暮寒多女巫佇望飛帬度獨奏箜篌引曼歌椒觴奠罷沉元璧鳥沒遙天湛空碧遺情不結楚臺雲世人何處尋蹤跡

感懷詩　桑悅

神女隱巫山重幃罩烟霧咳唾墮珠玉雲雨隨矩步渚宮積妖冶恩幸怨遲暮襄王無正夢宋玉虛成賦

讀山海經　黃省曾

耕父爾何神常游清冷淵窮宙亦如此豐山無歲年九鍾知霜鳴感應出自然茲理詎可測何有于聖賢

山川諸神部選句

唐盧照鄰詩城狐尾獨束山鬼面參覃

張九齡詩山祇亦望幸雲雨見靈心

杜甫詩山精白日藏（又）魑魅喜人過（又）山鬼啼春竹

李德裕詩山精避直神

柳宗元詩孤山乃北峙森爽棲靈神

劉禹錫詩山神妖氣沮野魅眞形出（又）薜服祠山鬼（又）邀福禱波神（又）馮夷蹁躚舞淥波

李商隱詩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又）女

蘿山鬼語相邀 又 女蘿閉山鬼

李賀詩山魅食時人森寒

張祜詩野店避山魈

元稹詩獨脚山魈不奈何

白居易詩山鬼解藏形

王貞白詩風呼山鬼服役

陳陶詩山妖水魅騎旋風壓夣齧魂黃瘴中

宋謝翶詩山鬼寂四壁

嚴羽詩山靈續兮下空谷

金元好問詩喚起山靈撾石鼓

明太祖詩土鼓枹時山鬼聽

劉基詩鴟嘯魍魎憑

高啓詩鼓聲只到水神祠

楊基詩山神堂堂心膽麤尚是人間偉丈夫

傅汝舟詩地靜頻聞山鬼過

傅汝楫詩山鬼縫衣傍荔牆

張時徹詩深林魑魅巧弄人

沈明臣詩月黑山精嘯林深木客哀

吳孺子詩夜深魍魎啼

徐學謨詩夜半山精引羣魅

盧柟詩天帝一震怒貳負縛冥間石室梏兩足仰無日月攀

山川諸神部紀事

吳越春秋舜殛鯀于羽山鯀投于水化爲黃熊因爲羽淵之神舜與四岳舉鯀之子高密四岳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勳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嶺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

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治水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廻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名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

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

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者也

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

古文瑣語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于霍太山而歸其逢君于澮乎君其有喜焉

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而楚人哀之至

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恆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幷帶楝葉及五色絲皆汨羅水之遺風

水經注石柱橋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獰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于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修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異苑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屍于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神下巫人當令殯殮不須墳瘞卽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朔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沒溺之患

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述異記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峰特高可三百餘丈晉泰元中有外國人白道猷居于此山山神屢遣狼怪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詣之云法師威德嚴重今推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荅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將來欲還會稽山廟臨去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悵然鳴鞞響角凌空而逝

陶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神鬼傳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述職聞宮亭廟神靈枉帆過之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枝限既滿作杖揷竹爲幹以銀度之尋徵爲散騎常侍還到江口往宮亭送杖訖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度銀杖見與使投水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從流而

北其疾如飛逕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懼取之遣小吏到廟遜謝小吏既發驚風卒至湧浪滔天敏舟傾惟小吏四人獨在

酉陽雜俎妬婦津相傳言晉泰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光明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托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妝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妝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十道記須江縣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于此故有三石峯之異有湛滿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亂不得歸滿乃使祝宗言于三石之靈能致其子靡愛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邊見三少年使閉目伏車欄中間去如疾風俄頃從空中

墮恍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覺是家園中

搜神記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叅軍時有一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怪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名曰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深尺餘郡紀綱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此是䢼亭驢山君使至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遂去不復見

晉書溫嶠傳嶠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傳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鎭未旬而卒

搜神後記廬江箏笛浦浦有大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聞箏笛絃節之聲香氣氤氳又夢人驅遣云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卽移船去相傳云曹公載數妓船覆于此今猶存焉

幽明錄晉孝武帝殿北窻下見一人著白帢黃疎單衣自稱華林園水池中神名曰淋涔君帝取所佩刀

擲之空過無礙神忿曰當令君知之少時而暴崩

異苑青谿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鳥嘗産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繳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

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商旅經過若有禱請則一時能使湖中分風沿泝皆舉帆利涉無虞

蓮社高賢傳曇邕楊氏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盧山依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于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澄思禪門一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之邕忽見一人著袷衣風神端雅從者二十八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受五戒畢神以外國二鋤爲襯禮謝而去師後往荆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八朝窮怪錄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爲東宮侍講宅在淸溪橋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牆南北嘗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旨閑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小娘子

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答曰小娘子聞君謌咏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薦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悞恍惚盡忘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室命酒陳筵遞相謌送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纓留別文昭答琉璃盞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青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畫侍女並是同宿者

蕭總字彥先南齊太祖族兄瓌之子總少爲太祖以文學見重時太祖已爲宋丞相謂總曰汝聰明智敏爲官不必資待我功成必薦汝爲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總曰若讖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愼鈐其口吾專疚于心未忘汝也總率性本異不與下于己者交自建業歸江陵宋後廢帝元徽後四方多亂因游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于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色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

曰蕭郎寓此未曾見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僊之質其寢臥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愼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錄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下山數步迴顧宿處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鄴因話于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常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

是世世異人矣總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名未行帝崩世祖卽位累爲中書舍人初總爲治書御史江陵舟中遇雨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

博異志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云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旣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嘆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紀聞豫章諸縣盡出良材求利者採之將至廣陵利則數倍天寶五載有楊溥者與數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飛山深寄宿無處有大木橫臥其中空焉可容數人乃入中同宿未眠時向山林再拜祝曰今夜寄眠願見助護如是三請而後寢夜深雪甚近南樹下忽有人呼曰張禮樹頭有人應曰諾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與去來樹頭人曰有客在此須守至明若去黑狗子無知恐傷不宥樹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飲食理須同去樹上又曰雪寒雖甚已受其請理不可行須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裝畢撤所臥氈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長三尺而蟄不動方驚駭焉

汝州志商餘女即女靈觀之神祠後平地怪石圍數畝上列三峰森然肖太華俗傳大中初暴風驟雨襄丘陵震屋瓦一夕遂有此山其神見形于樵蘇者曰吾商餘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可爲吾立祠山名女靈吾所攜來者無曠春秋祭

甘澤謠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輒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於風塵哉

游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駷舟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卽我之過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緍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我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集異記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意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

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郎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晨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騖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郎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郎又不聞珙郎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恐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是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郎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櫜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鬼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既至而櫜鞬者招珙復

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橐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祭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續湘山野錄太平興國五年祕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于髣山神祠方炷香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峨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爲懼遂訴愆亢之災答曰某堆阜之神也竊鄉人之薦愧無酬答恨力小地卑不能興致雲雨雖云龍司厥職動息由天某當爲公至主者之所密候雨信必先期奉報言訖而隱安是夕夢神白雨候甚邇只在來早及期大澍千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謝之

北夢瑣言閩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使湖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唯外郎于倉惶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痁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遂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鬼神輔德也

稽神錄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修廬山使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衣帶投地畫工以吏爲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去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衣青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納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見之

徐三誨爲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俚人年少頗白晳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日歸月餘不去三誨遣吏至其家名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屣履挾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同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名募伏於草間以伺三數日果禽之而諸少年皆走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爲壻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

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神也

魯應龍括異志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鼈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吳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於當湖賜名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侯尤爲靈著王以四月十八日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鼎沸間有設祭於松柏間祀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嶽廟廟中鐵鑄四聖由海而來至今見存

李公擇之子夷曠宣和中爲發運司屬薄暮抵江上亭亭吏云先有白水太保者在焉夷曠遣吏謝之屏內云太保當避去已而老少婦人數輩傳呼太保來太保者一十餘歲丱角童子耳各乘馬以去人馬皆異狀夷曠疑之遣數健步躡其後各驚懼而返云約

十數里外望大潭人馬皆下投其中昔江子我爲予言後與夷曠同官成都問之信然

有趙小子納凉水濱見行賈掬水灌漱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頂上三進三止趙叫呼鬼卽隨沒賈曰頭髻中有少雄黃辟邪之效也

餘姚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五百許前車輜馬鞭夾道鹵簿如二千石遙見縱父子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是鬬山王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祐助後入山得一玉枕從此如意

異聞總錄南城縣東百餘里龍門山山巔有寺幽僻孤寂人跡罕至獨一僧居焉客僧過之留宿他室與主僧房相去差遠旣寢聞戶外人呼聲驚怪不敢起須臾門軋然自開客悸甚不敢喘息急下牀欲走門已爲巨石所塞矣大呼移時主僧始應甫問答間石忽不見而開如初客不能復寐往卽主僧宿焉且詢其怪曰山鬼所爲也前後見此甚衆但不能相犯云

貴耳集盧陵王排岸之女孫眉目秀麗能琴棊弄翰

墨失身富家常鬱鬱不樂慕名勝而終焉郡有朱淵未第其室寢廢家事不治經營一妾頗難其人鄰嫗云王排岸女孫歸久試與官人謀之朱笑曰恐無此理行成以八百劵爲質一至其家內外之事若素定七月十二日夜夢入一宮有二黃袍中坐二姬左右云汝去久何未來耶見殿下有判官抱一簿寫端平幾年吉州解試榜王欲看判官云汝手濁未可看行三四里過小池塘碧色掬水濯手二小金龍繞指不下始得見簿前三名某人某人第三朱某且云過省及第二姬堅欲留黃袍云更展三年一姬捧玻璃碗酒一勺棗二枚一姬就首上取金鳳釵插其首黃袍以一詩絳囊置之胷間寤已五鼓歷歷與朱言之相對驚訝朱云試已同往仰山炷香纔至廟與夢中所見更無少異玻璃碗見在後殿二姬如生但一姬首無金鳳釵祝者云七月十二三間失去還舍越一夕揭曉朱某第三名次年過省登第後三年王一疾而卒正符黃袍所展之數其後夢王來云今爲仰山第三姬也朱爲南雄法曹自作一傳以紀其本末

輟耕錄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卽盤塘鎭行數步見一水仙祠牆垣皆黃土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志怪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開閤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卽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

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辨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答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讎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悤悤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閤悉閉如故如期邵果篤疾恆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

異林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于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文太守宗儒分符溫州未期遣人祈問壽算夢者見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答云有孔老人還自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丹旐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著綵衣蹁躚輦前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人曰吾鄉王太守死今當

臨穴是以相送耳蒙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答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卽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鋸卽名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曰卽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

都庫部元敬少貧病不得志嘗識一黃生閩中人也會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神靈驗子今坎坷吾當代卜卽見復也元敬喜諾卽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諭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元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元敬文深蒙獎歎往往薦揚自

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卽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爲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元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並有山高本貫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亦甚明白今何公爲南大司馬元敬爲庫部其言益驗矣

周某閩人也爲常山縣學官仕既不達又復無子以是怏怏求禱於九仙山神卽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既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卽是舟子始大暢說後果爲太倉州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三〇九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十一卷目錄

山川諸神部雜錄

山川諸神部外編

社稷之神部彙考一

夏　總一則

商　成湯一則

周　總一則　武王一則　成王一則

漢　高祖三則　平帝元始一則

後漢 世祖建武一則
魏 明帝景初一則
晉 武帝太康二則 懷帝永嘉一則 元帝建武一則
宋 總一則
梁 高祖大同一則
北魏 太祖天興二則
北齊 總一則
北周 孝閔帝一則 明帝一則 武帝保定一則
隋 高祖開皇一則 煬帝大業一則
唐 總一則 高祖武德一則 元宗開元二則 天寶二則 肅宗至德一則
宋 總一則 太宗淳化一則 至道一則 眞宗乾興一則 仁宗至和一則 嘉祐三則 英宗治平三則 神宗熙寧一則 元豐二則 哲宗元祐一則 元符一則 徽宗崇寧一則 高宗紹興四則 孝宗淳熙二則 光宗紹熙一則 寧宗慶元二則 嘉泰三則 開禧二則 嘉定四則 度宗咸淳一則 恭帝德祐一則
金 章宗明昌二則 承安三則 泰和二則 衛紹王大安一則 宣宗貞祐一則 興定一則
元 世祖至元三則 成宗大德一則 仁宗皇慶一則 延祐二則 英宗至治一則 文宗天曆二則 至順一則

明（總一則　太祖洪武二則　成祖永樂三則　世宗嘉靖一則）

皇清（順治二則）

社稷之神部彙考二

詩經（小雅甫田　大雅緜　雲漢）

禮記（曲禮　王制　月令　禮運　郊特牲　祭法　祭義）

晉書（禮志）

宋史（天文志）

神異典第三十一卷

山川諸神部雜錄

莊子逍遙遊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

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抱朴子金丹篇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炁不念爲人作福但能作禍也

極言篇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思守眞一則止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梗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

登涉篇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卽小也

酉陽雜俎南郡有方山相傳有奐生得仙于此山南

有明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遂似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集靈記宮亭湖神能分風擘流曹毘詩云分風爲二擘流成兩

蠡海集神明降誕以義起者也元帝生於三月三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

山川諸神部外編

搜神記廬陵歐陽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見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列吏卒甚嚴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輙得數年大富

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遽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還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堂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渡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後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形意不安屢屢求請退婉潸然垂涕賦詩序別并贈織成褌衫

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躍入船內破魚腹得書刀焉

搜神後記晉太康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俗沙門常行經清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清溪廟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清溪廟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聲音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聲思一聞之其伴慧覩便爲作唄訖其神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

道人等皆爲流涕

幽明錄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標姓字則是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濟脫不沙門卽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眞形神云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

述異記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經宮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貲裝旣薄遂不過廟行至都界與同侶並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屆夜三更苗至宮亭始醒悟見船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收縛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白披錦袍梁下懸一珠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猪酒遯回家敎錄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鏁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鏁

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値與娣妹從後門出詣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爲此女難得涉五年人數乃充吏送至廟神敎放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鬚髮悉出爪牙墮生新者經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慮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後所取人遍問其家並符合焉髀爲戟所傷創瘢尚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

伽藍記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鄕卽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公來問從何而來傍徨于此元寶具向道之老公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寛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具飲訖辭還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

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綠波漣漪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侍兒小名錄開元中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容服鮮麗泣謂曰己非人昆明池神之女嫁劍閣神之子夫婦不和無由得白父母故欲送書一封耳士人問其處女曰池西有斜柳樹君可叩之若呼阿青當有人從水中出士人入京便送書池上果有此樹叩之頻喚阿青俄見幼婢從水中出得書甚喜曰久不得小娘子消息延士人入謂曰君後日可蹔至此如期果有女子從水中出手持真珠一笥笑以授士人云

稽神錄鮑回者嘗入深山捕獵見一少年裸臥大樹下毛髮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殺我富貴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殺之無何回卒

珍珠船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有人

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視人良久乃入水

社稷之神部彙考一

夏

夏祀勾龍爲社祀柱爲稷

按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

商

成湯作夏社始遷柱以棄代爲稷

按書經商書湯誓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傳 湯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

勾龍者故不可而止（疏）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漢世儒者說社稷有

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勾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勾龍也

按漢書郊祀志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

（注）應邵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勾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

周

周制建社稷之神位以時致祭

按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注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疏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者鄭義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勾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雙言之耳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訂義賈氏曰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之鄭鍔曰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矣小司徒又立之蓋地官掌貳權重位尊諸侯受土以置社或爲之設壝或爲之立祠則權在朝廷而諸侯不敢以自擅矣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注 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 疏 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訂義 劉執中曰按大司樂靈鼓禮地亦是鼓社祭也鄭鍔曰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祭土而主地蓋社者地神之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

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訂義 王昭禹曰社稷土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欲其無災害之厲民而有帗除之功故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注 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訂義 王昭禹曰右陰也而地道尊右社稷地類也故右社稷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訂義）王昭禹曰大烖若日月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則合聚社稷宗廟之神而禱祠焉故曰類

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注）后土社神也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訂義）劉執中曰周勝於商取其社以祭之故曰勝焉賈氏曰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存之重神也

秋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訂義）劉執中曰勝國之社稷其祭五土之神與先稷與夫興王之社稷無以異矣必屋其壇用士師爲之尸祭其社稷而威其亡國之妖邪耳

武王十三年大會孟津宜告社神

按書經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蔡傳）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

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傳）冢土社也（疏）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

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傳 后土社也 疏 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

蔡傳 句龍爲后土

成王七年立社于新邑

按書經召誥戊午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 周公攝政七年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 疏 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

按通鑑前編成王七年始立太社

漢

高祖二年立漢社稷

按漢書高祖本紀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　按郊祀志高祖初起禱枌楡社二年令縣爲公社

注 鄭氏曰枌楡鄉名師古曰以此樹爲神因立名

蓋爲高祖里社也

高祖六年令治枌榆社

按漢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六年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

高祖十年令縣以春及臘祠稷民里社自裁以祠

按漢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自裁以祠制曰可

平帝元始三年夏立官稷

按漢書平帝本紀云云　按郊祀志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

（注）師古曰田祖稷神也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

漢社稷禮所爲太社也時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

後漢

世祖建武二年正月壬子建社稷于洛陽

按後漢書世祖本紀云云　按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牆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長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疏自夏以上祀以爲稷至殷以柱久遠而堯時棄爲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爲稷大司農鄭元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于社棄配食于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

注　自漢諸儒論勾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荅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彧令統

荅焉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勾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荅曰今記之言社輙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也參于天地並于鬼神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勾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于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勾龍當爲地哉荅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爲但勾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勾龍則傳雖言祀勾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

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眞土獨據記者則疑勾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勾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于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勾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荅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于天爲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幷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于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勾龍載冒其名耦文于天

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爲當平于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于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于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勾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魏

明帝景初元年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

按三國志魏明帝本紀不載　按通典明帝景初中立帝社博士孔晁議漢氏及魏初皆立一社一稷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特立帝社云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言爲羣姓下及士庶皆使立社非自立今並立二社一神二位同時俱祭于事爲重于禮爲黷宜省一社以從舊典劉喜難曰祭法爲羣姓立社若如晁議當言王使不得言爲下云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自立爲五祀若是使羣姓私立何得踰于諸侯而祭七祀乎却爲羣姓立七祀乃王之祀也夫人取法于天取財于地普天率土無不奉祀而何言乎一神二位以爲煩黷（按本紀景初二年正月帝崩則此事當是景初元年）

晉

武帝太康九年春二月壬辰初并二社爲一

按晉書武帝本紀云云　按禮志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晉初仍魏無所損益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下

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

太康十年夏六月庚子復置二社

按晉書武帝本紀云云

懷帝永嘉六年秦王爲太子建社稷

按晉書懷帝本紀不載　按孝愍帝本紀帝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密縣南趨許潁豫州刺史閻鼎奉帝歸于長安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衞六年九月辛巳奉爲皇太子登壇類告建宗廟社稷大赦

元帝建武元年立二社一稷于建康

按晉書元帝本紀建武元年春三月立宗廟社稷于建康　按禮志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

宋

宋制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祀社稷

按宋書禮志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

梁

高祖大同　年設官社官稷

按梁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隋書禮儀志梁社稷壇在太廟西其初蓋晉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并前爲五壇焉

北魏

太祖天興元年始立社稷

按魏書太祖本紀天興元年七月遷都平城始建宗廟立社稷

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以勾龍周棄配祀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興二年冬十月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廟之右爲方壇四陛祀以二月八月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祀

北齊

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以仲春仲秋祭之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于國方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北周

孝閔帝元年春正月甲辰祠太社二月戊寅祠太社八月戊辰祠太社

按周書孝閔帝本紀云云

明帝元年冬十月甲午祠太社

按周書明帝本紀云云

武帝保定元年春正月乙卯祠太社

按周書武帝本紀云云

隋

高祖開皇三年秋八月戊子上有事于太社

按隋書高祖本紀云云

煬帝大業七年築社稷二壇于薊城南行宜社禮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大業七年征遼東煬帝遣諸將于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壝行宜社禮

唐

唐制仲春仲秋祭社稷以句龍后稷配祀

按舊唐書禮儀志武德貞觀之制仲春仲秋二時戊

日祭大社大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色並黑籩豆簠簋各二鉶俎各三季冬蜡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

高祖武德九年二月戊寅親祠社稷

按唐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祖本紀云云

元宗開元十九年停帝稷祀神農于壇上以后稷配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云云

開元二十年以社稷帝社爲中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以社稷帝社爲中祀

天寶元年詔祭官祀社稷宜加精潔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會要天寶元年十月戊寅九日詔社爲九土之尊稷乃五穀之長祭官宜加精潔其社壇側禁樵牧

天寶三載二月戊寅詔社稷升爲大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會要云云

肅宗至德二載九月復京師遣尚書左僕射裴冕告

社稷

按唐書肅宗本紀云云

宋

宋制京師州縣皆祀社稷京師以春秋及臘日爲大祀州縣則春秋二祭如小祀

按宋史禮志社稷自京師至州縣皆有其祀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太社太稷州縣則春秋二祭又大祀春秋二仲兩臘日祭太社太稷州縣祭社稷如小祀

太宗淳化三年十二月將郊常奏告外又告太社太稷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至道二年三月戊辰命宰臣祀社稷禱雨

按宋史太宗本紀云云

眞宗乾興元年仁宗卽位九月壬申告大行皇帝謚於天地宗廟社稷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仁宗至和元年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用牲於社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嘉祐元年正月帝不豫辛未命輔臣禱於社稷二月帝豫壬申遣官謝社稷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嘉祐四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於社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嘉祐八年英宗卽位五月戊辰以疾未平命宰臣祈福於天地宗廟社稷

按宋史英宗本紀云云

英宗治平元年五月壬戌以疾愈命宰臣謝天地宗廟社稷

按宋史英宗本紀云云

治平三年十一月戊午帝不豫十二月乙未宰相祈于天地宗廟社稷

按宋史英宗本紀云云

治平四年神宗卽位七月告英宗謚于社稷十二月命王珪以來歲正旦祭社

按宋史神宗本紀治平四年卽位秋七月辛卯告英

宗皇帝諡于天地宗廟社稷　按禮志治平四年十二月詔以來歲正旦日食命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祭社

神宗熙寧元年十二月癸丑禱雪于郊廟社稷

按宋史神宗本紀云云

元豐二年冬十月太皇太后疾庚戌命輔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按宋史神宗本紀云云

元豐八年正月帝不豫三月甲午立皇太子戊戌太子卽位九月上神宗諡並遣官禱告於社稷

按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八年正月戊戌帝不豫乙卯分遣羣臣禱於天地宗廟社稷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乙未遣官告於天地宗廟社稷三月戊戌神宗崩太子卽位九月戊戌以神宗之諡告天地宗廟社稷

哲宗元祐　年令祭太社太稷設登歌樂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祐中從博士孫諤言祭太社太稷皆設登歌樂

元符三年徽宗卽位以太陽虧告太社又以哲宗謚告社稷

按宋史徽宗本紀元符三年正月卽位七月丁卯以哲宗謚號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按禮志元符三年四月朔太陽虧遣官告太社

徽宗崇寧二年秋九月甲辰詔郡縣謹祀社稷

按宋史徽宗本紀云云

高宗紹興元年二月壬申初定歲祀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紹興七年以旱禱于社稷詔權正其位于建康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七年秋七月癸酉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乙酉詔卽建康權正社稷之位

紹興十一年議進金國誓表遣使祭告社稷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乙卯以何鑄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丙子孝宗卽位己卯告于天地

宗廟社稷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孝宗淳熙十年秋七月甲戌分命羣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淳熙十四年冬十月太上皇不豫癸酉分遣羣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光宗紹熙五年五月以壽皇疾棘七月以寧宗即位並禱告于社稷

按宋史光宗本紀紹熙五年五月丁卯以壽皇疾棘命丞相以下分禱天地宗廟社稷　按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即位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寧宗慶元二年五月辛巳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慶元三年三月壬子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嘉泰元年五月戊午七月丁巳並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嘉泰二年秋七月庚午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嘉泰四年秋七月戊辰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開禧二年五月癸巳以伐金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開禧三年二月辛未五月己丑並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嘉定元年閏四月辛卯以旱六月乙酉以蝗並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嘉定二年五月庚申六月乙酉並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嘉定八年夏四月壬寅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

按以上俱宋史寧宗本紀云云

嘉定十四年以立皇子告社稷

按宋史寧宗本紀嘉定十四年六月丙寅詔以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爲皇子更名竑進封祁國公丁卯以立皇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度宗咸淳二年十二月甲申以請先帝謚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按宋史度宗本紀云云

恭帝德祐元年詔四道出兵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

按宋史恭帝本紀云云

金

章宗明昌三年祈雨于社稷

按金史章宗本紀明昌三年五月甲戌祈雨于社稷是日雨乙酉以雨足致祭于社稷

明昌五年正月戊戌祭社稷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承安二年祈雨謝雨于社稷

按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二年夏四月甲子祈雨于社稷五月丁丑以雨足報祭于社稷

承安四年謝雨于社稷

按金史章宗本紀承安四年五月戊戌命有司禱雨六月己卯以雨足報祭社稷

承安五年謝雨于社稷

按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五年三月壬戌命有司禱雨癸亥雨五月乙卯以雨足遣使報祭社稷

泰和四年祈雨謝雨于社稷

按金史章宗本紀泰和四年夏四月癸丑祈雨于社

稷五月甲戌雨丁亥報祀社稷

泰和六年五月丙戌以宋畔盟出師告于天地太廟社稷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衞紹王大安二年以河清告社稷

按金史衞紹王本紀大安二年四月徐邳州河清五百餘里以告宗廟社稷

宣宗貞祐四年有事于社稷

按金史宣宗本紀貞祐四年二月甲辰命禮部尚書張行信提控修奉社稷三月己巳以將修社稷遣張行信預告冬十月丁卯以奉安社稷遣官預告戊辰命張行信攝太尉奉安社稷禮樂咸殺其數

興定二年秋七月己卯遣官祭太社太稷

按金史宣宗本紀云云

元

世祖至元七年十二月詔歲祀太社太稷

至元二十年二月戊子定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社稷

按以上俱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卽位八月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成宗大德十一年武宗卽位遣官告社稷

按元史武宗本紀大德十一年卽位于上都七月壬午命御史大夫鐵古迭兒知樞密院事塔魯忽帶中書平章政事牀兀兒以卽位告社稷

仁宗皇慶元年十二月丁亥遣官祈雪于社稷

延祐六年春二月丁亥改祀社稷于中戊

按以上俱元史仁宗本紀云云

延祐七年二月戊午祭社稷三月英宗卽位夏四月戊午祀社稷告卽位秋八月戊申祭社稷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英宗至治三年八月泰定帝卽位十月甲子遣使至大都告社稷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文宗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遣官告祭社稷

按元史文宗本紀云云

天曆二年正月明宗卽位四月以卽位告社稷八月文宗復位十月遣官祀社稷

按元史明宗本紀天曆二年四月癸卯遣使如京師命中書左丞相鐵木兒補化攝告卽位于郊廟社稷六月丁亥鐵木兒補化等以帝卽位攝告于宗廟社稷　按文宗本紀二年正月丙戌皇兄明宗卽皇帝位于和寧之北八月庚寅明宗崩己亥帝復位于上都十月甲午以登極恭謝遣官代祀于南郊社稷

至順三年十月寧宗卽位庚申告祭社稷

按元史寧宗本紀云云

明

明定社稷稱號

按明會典各布政司寓治之所雖係布政司官致祭亦合稱府社府稷府稱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稱州社之神州稷之神縣稱縣社之神縣稷之神

太祖洪武元年親祀社稷頒社稷壇制

按大政紀洪武元年正月恭詣社稷壇行禮十二月

己丑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壇設城內左社右稷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

洪武十年奉仁祖神牌配祀社稷罷勾龍后稷配

按明會典國初祭太社太稷異壇同壝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洪武十年改建社稷壇于午門外之右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而罷勾龍后稷配

成祖永樂十九年奉安社稷神主

按大政紀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命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大社大稷神主

永樂二十年三月丁丑以親征北虜告天地宗廟社稷

按大政紀云云

永樂二十二年四月以親征告社稷八月皇太子嗣位遣使告社稷

按大政紀永樂二十二年四月戊申上以親征告天地宗廟社稷八月丁巳皇太子嗣位遣英國公張輔

等告天地宗廟社稷

世宗嘉靖九年復以句龍后稷配祀社稷

按明會典嘉靖九年遵初制太社仍以后土句龍氏配太稷仍以后稷氏配

皇清

順治元年

大清會典順治元年定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祭

太社

太稷異壇同壝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

順治二年

大清會典順治二年二月致祭社稷壇

上親詣行禮

社稷之神部彙考二

詩經

小雅甫田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傳）社后土也（疏）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荅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

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元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

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勾龍故云定爲后土之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

大雅緜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注）冢土大社也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

雲漢

方社不莫

（注）方祭四方社祭土神也

禮記

曲禮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

注 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也

王制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注 類宜造皆祭名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注 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大全 馬氏曰社稷者土穀之神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大全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別也

月令

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注 社后土也

孟冬之月大割祠於公社

注 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

禮運

命降於社之謂殽地

注 社土地之主也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郊特牲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注 國中之神莫貴于社大社王爲羣姓所立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 疏 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也社是國

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于地之道故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神之由也國主社者謂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于社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財以養官之與民故皆主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爲此說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卽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証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

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絺冕又惟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于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于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土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勾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惟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

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勾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勾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

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按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爲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

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按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祀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勾龍社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亓土亓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大全）朱子曰社是土神或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馬氏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

祭法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

（疏）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大全）馬氏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祿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疏）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名農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祀以爲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

祭義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陳注）方氏曰神無方也無方則無位所謂神位者亦人位之耳故以建言之建之斯有矣王氏謂右陰

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鄉故左宗廟

晉書

禮志

救日蝕伐鼓于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爲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宋史

天文志

天社六星在弧矢南昔共工氏之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之以配社其精上爲星明則社稷安不明動搖則下謀上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十二卷目錄

社稷之神部總論

風俗通（社神　稷神）

蔡邕獨斷（社稷）

兼明書（社神　社名　社始　稷神　稷名　稷始）

社稷之神部藝文一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　後漢蔡邕

社頌　魏曹植

社頌　宋何承天
祭社文　唐王仲丘
祭稷文　前人
謁社稷文　宋朱熹
社公　元沈貞

社稷之神部藝文二（詩）

春祈社誠夏　隋牛弘
春祈稷誠夏　前人
祭大社樂章　舊唐書
祭大社樂章　同前
社日　杜甫
賽神　韓愈
禱雨社稷四首　宋蘇軾
樂神曲　范成大
踏盤曲　沈遼
八月九日祀社稷述事　明楊基
春社謠　吳寬

社稷之神部選句

社稷之神部紀事
社稷之神部雜錄
社稷之神部外編
寒暑之神部彙考一
周（總一則）
宋（世祖大明一則）
隋（總一則）
唐（總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後周（太祖顯德一則）
宋（太祖建隆一則　仁宗天聖一則　神宗一則　徽宗大觀一則）
寒暑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月令　祭法）
寒暑之神部總論
大學衍義補（國家常祀之禮）
圖書編（祭寒暑）
寒暑之神部藝文
祭司寒文　唐王仲丘
太歲之神部彙考一（月將日值丁甲諸神附）

周（總一則）

秦（始皇一則）

北魏（太祖一則）

元（總一則　世祖至元一則）

明（太祖洪武三則　成祖永樂一則　世宗嘉靖二則　穆宗隆慶一則）

太歲之神部彙考二（月將丁甲附）

廣雅（異祥）

宋史（天文志）

月令廣義（月將）

三才圖會（六丁六甲圖）

太歲之神部總論（丁甲附）

論衡（訂鬼篇）

太歲之神部藝文

景靈宮修蓋神御殿上梁祭告太歲以下諸神

祝文　宋王安石

太歲之神部選句（丁甲附）

太歲之神部紀事（丁甲附）

太歲之神部外編（丁甲附）

城隍之神部彙考一（土地附）

後唐（廢帝清泰一則）

後漢（隱帝乾祐一則）

宋（太祖建隆二則　徽宗建中靖國一則）

元（文宗天曆一則）

明（太祖洪武三則　世宗嘉靖一則）

城隍之神部彙考二

春明夢餘錄（城隍）

城隍之神部總論

大學衍義補（城隍）

城隍之神部藝文一

爲安平公袞州祭城隍神文　唐李商隱

祭城隍神文　宋歐陽修

城隍　元沈貞

城隍之神部藝文二（詩）

城隍廟賽雨二首　唐羊士諤

城隍之神部紀事（土地附）

城隍之神部外編

神異典第三十二卷

社稷之神部總論

風俗通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蔬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于次雎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蔡邕獨斷

社稷

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爲土正天下賴其功堯祠以爲社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位在未地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植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爲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

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别壇俱在未位也

兼明書

社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惟祭斯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爲五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答曰按周禮地官惟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也又問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乃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名

或問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言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也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合其字從示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社始

或問社之始答曰始於上古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爲中霤在國爲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尚矣

稷神

先儒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侔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眞僞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

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答曰稷屬土而爲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者種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徧舉故舉其長而言之以尊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爲人所褻慢矣

稷始

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

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社稷之神部藝文一

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　後漢蔡邕

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爲后土及其歿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脤土膏恆動於是祈農又頒之於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於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戸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

永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空封公至嘉平延弟曾孫放字子卿爲尚書令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績封名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措其功往烈有常於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爲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相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云唯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於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

社頌

魏曹植

於惟太社官名后土是曰勾龍功著上古德配帝王實爲靈主克明播植農政日舉尊以作稷豐年是與義與社同方神北宇建國成家莫不攸叙

社頌

宋何承天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爲此文社爲陰祇稷爲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

才子實曰勾龍稱物平賦百姓熈雍唐堯救災決河流江棄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勳庸勳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旣實禮節斯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峩峩二社剖榦比殖歲云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旣潔嘉薦惟馨乃家乃國是奉是尊

祭社文

唐王仲丘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土氏爰茲仲（春秋）揆日惟吉恭修常祀薦於太社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惟通典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於表位作主侑神尚享

祭稷文

前人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昭告於太稷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甿黎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薌合嘉薦醴齊式陳瘞祭備修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享

謁社稷文

宋朱熹

社稷之神實司民命故先王之法以民爲貴社稷次之而牧民者其重不得班焉肆我國家稽古立制使凡爲守令者始至則親謁其祠所其所以愛民敬神之意厚矣熹恭承聖詔來守此邦式舉舊章尚祈昭鑒謹告

社公

元沈貞

月維仲兮日維剛肅齊宮兮神所藏靈輝輝兮垂佩儼飛馭兮高蓋降靈雨兮來斯左有翁兮右有妃悵嘉期兮難又羌永歎兮陳詞靈修修兮不語逝翩翩兮歸去

社稷之神部藝文二（詩）

春祈社誠夏　　隋牛弘

厚地開靈方壇崇祀達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旣申芟柞伊始恭祈粢盛載膺作祉

春祈稷誠夏　　前人

粒食興教播厥有先尊神致潔報本惟虔瞻榆束耒望杏開田方憑戩福佇詠豐年

祭大社樂章　　舊唐書

樂志曰貞觀中祭大社樂褚亮等作

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協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
陰墉展幣靈車少留俯歆樽桂

雍和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疎壇承風啓地潔粢登俎
醇犧入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舒和

神道發生敷九稼陰陽乘仁暢八埏緯武經文隆景
化登祥薦祉啓豐年

祭大社樂章　同前

樂志曰大樂舊有太社迎送神詞二章不詳所起

迎神

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播種百穀濟育兆人春官緝禮
宗伯司禋戊爲吉日迎享茲辰

送神

吉祥式就酬功載畢親地尊天禮文經術貺徵令序
福流初日神馭爰歸祠官其出

社日　杜甫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効神如在馨香舊不違
南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

賽神　韓愈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穟桑生
葚共向田頭樂社神

禱雨社稷四首　宋蘇軾

社神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於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反
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
錫之雨雪民敢無報

后土

神食於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
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
去我不遠宜軫我民

稷神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穟其間有麥
如暍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忽此雨雪
敢求其他尚憫此麥

后稷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癉身爲神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名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

樂神曲

范成大

豚蹄滿盤酒滿杯清風蕭蕭神欲來願神好來復好去男兒拜迎女兒舞老翁翻然笑且言今年田家勝去年去年解衣折租價今年有衣著祭社

踏盤曲

沈遼

湘水東西踏盤去青煙白霧將軍樹社中飲酒不要錢樂神打起長腰鼓女兒帶環著縵布歡笑捉郎神作主明年二月近社時載酒牽牛看父母

八月九日祀社稷述事

明楊基

祝史祝王冊儒臣奉誓詞衣冠陳盛典秬鬯降洪釐用報金穰瑞仍祈雨露私勾龍嚴配位神棄肅明祠幣玉趨宗伯笙鏞奏瞽師精靈潛格爾肹蠁儼來思

赤壤新封國元牲舊制儀豈惟宜土穀還得奠邦畿師出常依主君行每告期禮終受多祜民物正熙熙

春社謠　吳寬

我家社公畊鑿主求晴得晴雨得雨今春作社神更歡値我一年新病愈牆下小桃紅滿枝塘東弱柳垂金絲社飯吹香出茅屋臘酒一傾連數巵土鼓逢逢過林際醉插山花共神戲隔鄰鷄犬喜欲狂接席兒童相笑詈滿爇爐香焚紙錢大家再拜祈豐年放巵敢道金馬客明日扶犂同下田

社稷之神部選句

後漢張衡週天大象賦惟天社之赫若實勾龍之神焉（又）天稷播五稼之勤

南唐李建勳詩木槃擎社酒瓦鼓送神錢

明陳憲章詩君家里社西我家里社東平分社公雨不隔馬牛風

社稷之神部紀事

墨子明鬼篇昔者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猶嫌殺之恐不辜猶嫌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揌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之事而槀之殪之盟所

晉書桓修傳修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

述異記庾邈與女子郭凝通詣社約不二心俱不婚聘經二年凝忽暴亡邈出見凝云前北村還遇強梁抽刀見逼懼死從之不能守節爲社神所數責心痛而絕人鬼異路因下泣沾襟也

唐書張文琮傳文琮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於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於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

墨莊漫錄蔡君謨作福守日有一書生投詩來謁云遠入青青疊疊峰前眞宰讀書宮半嵓冷落高宗雨一枕凄凉吉甫風煙鎖豹眠閒霧露井凋鳳宿舊梧桐九龍山下英雄氣盡屬君家世胄中君謨異之尋令人伺其所歸至一山下忽不見四顧無人唯一社屋耳意其社神也

社稷之神部雜錄

四民月令二月祀太社之神薦韭卵于祖禰

遵生八牋二月令幼小兒女早起避社神免至面黃

社稷之神部外編

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異聞總錄宣和七年春相州士人來京師調官歸出封丘門見婦人著紅背子戴紫冪首行於馬前相去十餘步無僕從隨後甚異之策馬追逐婦人行跡不加速終不可及到陳橋鎭忽小立回顧曰汝何爲見躡切無起妄想且得大禍吾乃太社之神奉上帝命部押汴都諸神五百輩赴東嶽收管不謂汝得見之

俄風吹羃墮士人喜而就視乃大面如盤無口與鼻但縱橫數十眼光閃閃然其人絕叫墮地移時始甦密與識者言疑神祇捨去非國之福明年果受兵城遂陷此事聞之於徐端立居察問云其叔曾祖文靖公未達時嘗夜步月下逢婦人以紅羃首立於側公了不顧婦人言官人覷我一覷亦不答至於再三漫揭其羃則滿面皆眼也叱之曰恁嘴頷却要人看婦無語而立不動少頃公復過前乃謝曰官人眞有宰相器量遂沒不見蓋亦此類出而試人云

寒暑之神部彙考一

周

周制中春逆暑中秋迎寒

按周禮春官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訂義）易氏曰民事始終實關天時之消長故必先之以迎寒逆暑逆如逆女之義自外而入於內以我爲主謂陽常居大夏而主歲功迎如迎賓之義自內而出於外以彼爲客謂陰常居大冬時出而佐

陽中春爲歲陽之中晝爲日陽之中如是而逆暑與堯典所謂日中星鳥寅賓出日同意中秋爲歲陰之中夜爲宵陰之中如是而迎寒與堯典所謂宵中星虛寅餞納日同意賈氏曰旣告神當有祀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耳

宋

世祖大明六年祭司寒於凌室之北

按宋書世祖本紀大明六年五月丙戌置凌室修藏冰之禮　按禮志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隷取冰於深山窮谷涸陰互寒之處以納於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牡秬黍祭司寒啓冰室

隋

隋制祭司寒神於冰室

按隋書禮儀志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於冰室祭司寒神開冰加以桃弧棘矢

唐

唐制藏冰啓冰俱祭司寒之神

按唐書百官志上林署季冬藏冰千段先立春三日納之冰井以黑牡秬黍祭司寒仲春啓冰亦如之　按舊唐書禮儀志武德貞觀之制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其開冰加以桃弧棘矢設於神座

元宗開元二十年孟冬祭司寒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云云

後周

太祖顯德元年詔以孟冬祭司寒

按五代史周太祖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顯德元年詔築壇北郊以孟冬祭司寒其藏冰開冰之祭俟冰室成即行之

宋

太祖建隆二年修司寒之祀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司寒之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元冥之神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焉　又

小祀孟冬祭司寒

仁宗天聖　年以春分季冬祭司寒之神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聖新令春分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務卜日薦冰於太廟季冬藏冰設祭亦如之

神宗　　年詔改定小祀以藏冰出冰祭司寒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徽宗大觀四年禮官請以埋幣祭司寒之神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大觀禮局言春秋左氏傳以少昊有四叔其二爲元冥杜預鄭元皆以元冥爲水官故歷代祀爲司寒則元冥非天神矣今儀注禮畢有司取祝幣瘞坎贊者賛幣燔燎是以祀天神之禮享人鬼也請罷燔燎而埋祝幣詔從其請（按文獻通考作大觀四年）

寒暑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月令

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

注　鮮音獻獻羔謂祭司寒也

祭法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注　相近當爲禳祈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壇暑於坎　疏　祭寒暑者或寒

暑太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

寒暑之神部總論

大學衍義補

國家常祀之禮

祭法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

臣按一歲之間而有春夏秋冬之時四時之候而有寒暑溫涼之氣冥冥之間必各有神以司之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

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圖書編

祭寒暑

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歌邠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其禮逆暑以晝本諸陽也迎寒以夜本諸陰也此何以祭疏謂寒暑太甚祭以禳之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理或然也然則茲祭也亦王者輔相調燮之一事歟

寒暑之神部藝文

祭司寒文　唐王仲丘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開元神武皇帝謹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元冥之神順茲時令增冰堅厚式遵常典將納凌陰謹以元牡秬黍嘉薦清酌明祀於神尚饗

太歲之神部彙考一（月將日值丁甲諸神附）

周

周制馮相氏掌序歲月日辰之位

按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

注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則今曆太歲非此也（訂義）愚案疏注歲星太歲之說乃古今成說然猶有未明者蓋歲星逆行於每月日月所會

在天之十二次自丑而子自子而亥戌者也太歲則順行於每月斗柄所建在地之十二辰自子而丑自丑而寅卯者也凡斗柄所建卽是太歲但斗柄每月移而太歲則一年始移耳

秦

始皇二十八年東游海上行禮祠四時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始皇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按本紀始皇東游海上在二十八年）

北魏

太祖　年立歲神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通典後魏道武帝初立歲神十二歲一祭以十月用牛一鷄三

元

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値於太史院

按文獻通考云云

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卽位五月祭太歲於司天臺

按元史成宗本紀至元三十一年夏四月卽皇帝位五月壬子祭太陽太歲火土等星於司天臺

明

太祖洪武二年詔太歲合祀於風雲雷雨等壇

按春明夢餘錄洪武二年以太歲風雲雷雨及嶽鎭海瀆山川城隍諸神止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壝等祀非隆敬神祇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山從戊木星一星行一次歷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十二辰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時所值之神若天乙天罡太乙功曹太冲之類雖不經見歷代用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值於太史院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及天下山川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享祀之所旣非專祀又室而不壇非理所宜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及天下山川城隍祇合爲一壇春秋祀之從之

洪武三年設壇祀諸神以太歲月將爲第一

按大政紀洪武三年二月甲子上以各壇專祀時日與品物各不同遂合祀凡設壇十有九太歲四季月將第一

洪武七年令仲春秋上旬擇日祭太歲

按春明夢餘錄洪武七年甲寅令仲春秋上旬擇日祭太歲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遂省春祭

成祖永樂八年遣官祭太歲

按大政紀永樂八年二月以親征祓於承天門遣官祭太歲旗纛等神

世宗嘉靖八年令以每歲孟春及歲暮特祀太歲月將之神

按明會典云云

嘉靖十一年始建太歲月將壇

按春明夢餘錄嘉靖十一年別建太歲壇專祀太歲東廡爲春秋月將西廡爲夏冬月將各二壇

穆宗隆慶元年罷神祇壇惟祀太歲月將

按明會典隆慶元年議罷神祇壇惟太歲月將特祭

於山川壇如故

太歲之神部彙考二（月將丁甲附）

廣雅

異祥

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

宋史

天文志

六甲六星在華蓋杠旁主分陰陽配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授農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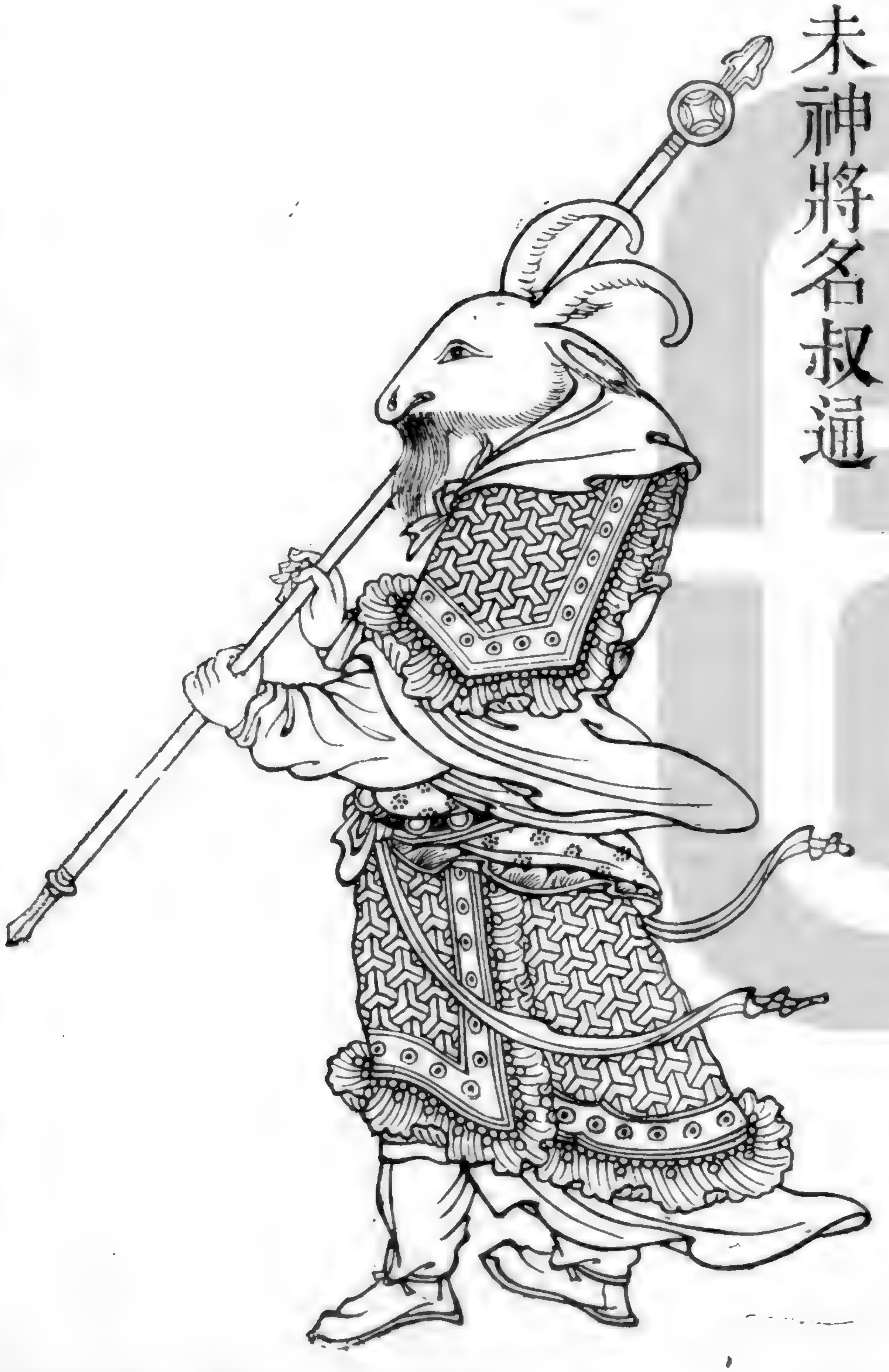
月令廣義

月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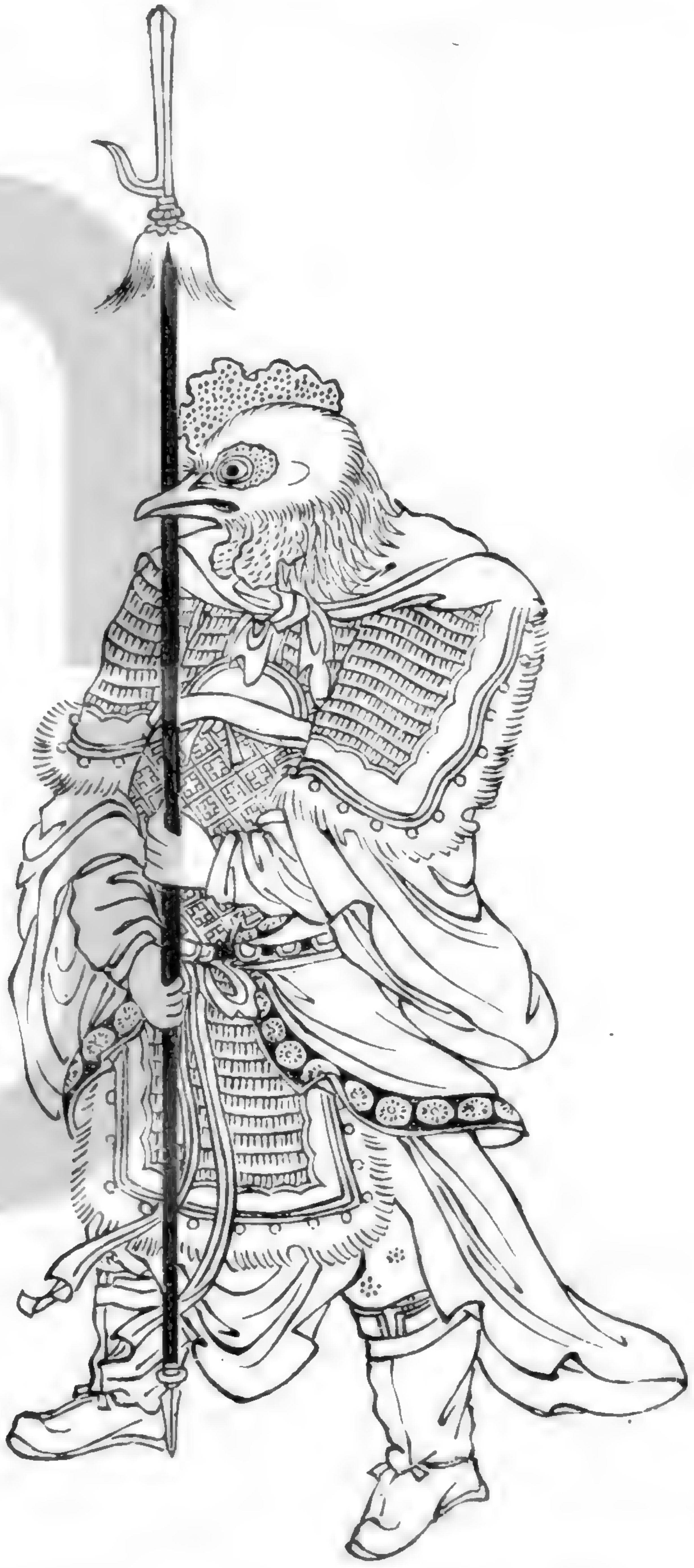
亥爲登明正月將戌爲河魁二月將酉爲從魁三月將申爲傳送四月將未爲小吉五月將午爲勝光六月將巳爲太乙七月將辰爲天罡八月將卯爲太衝九月將寅爲功曹十月將丑爲大吉十一月將子爲神后十二月將

三才圖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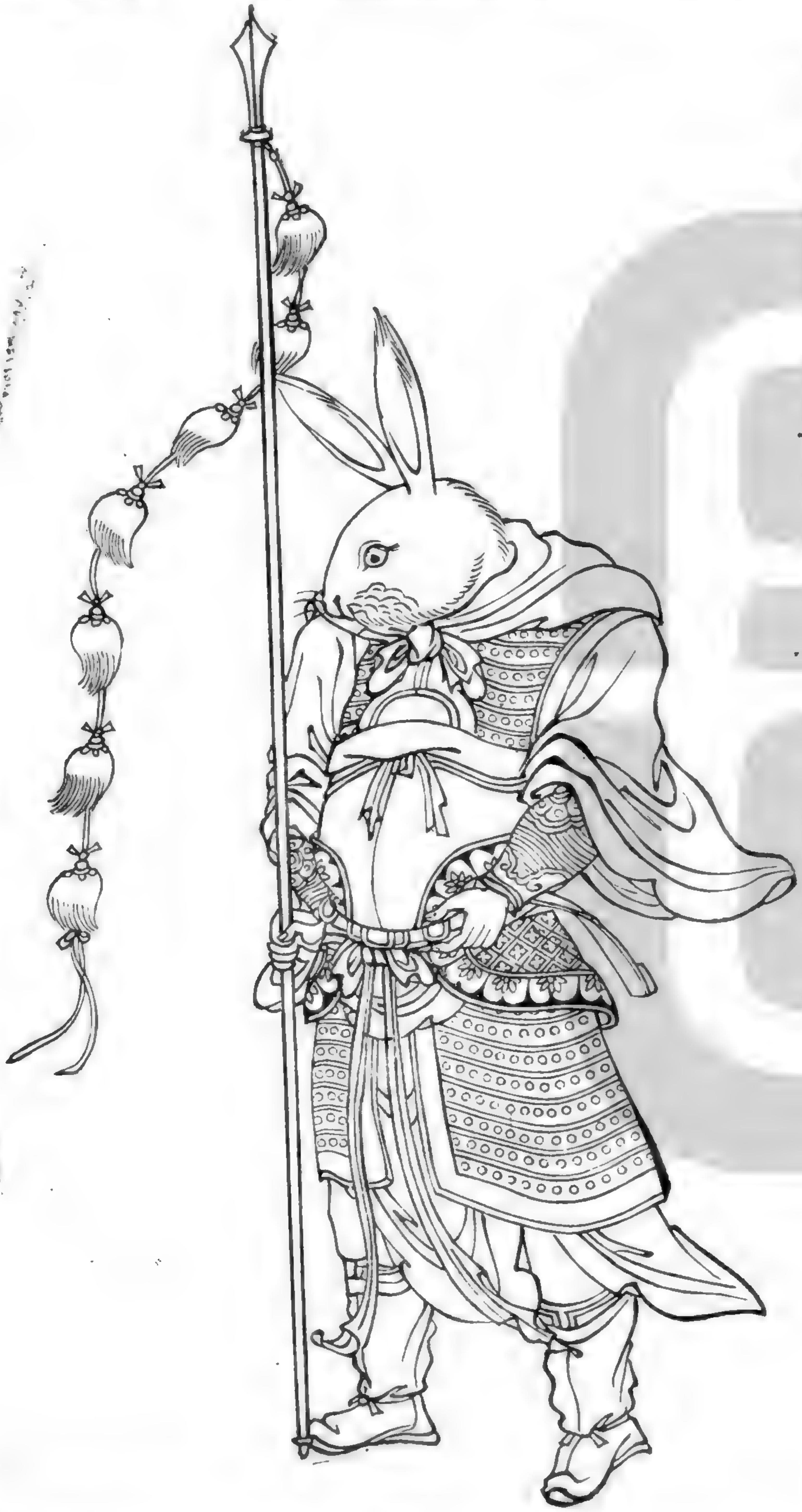
丁未神將名叔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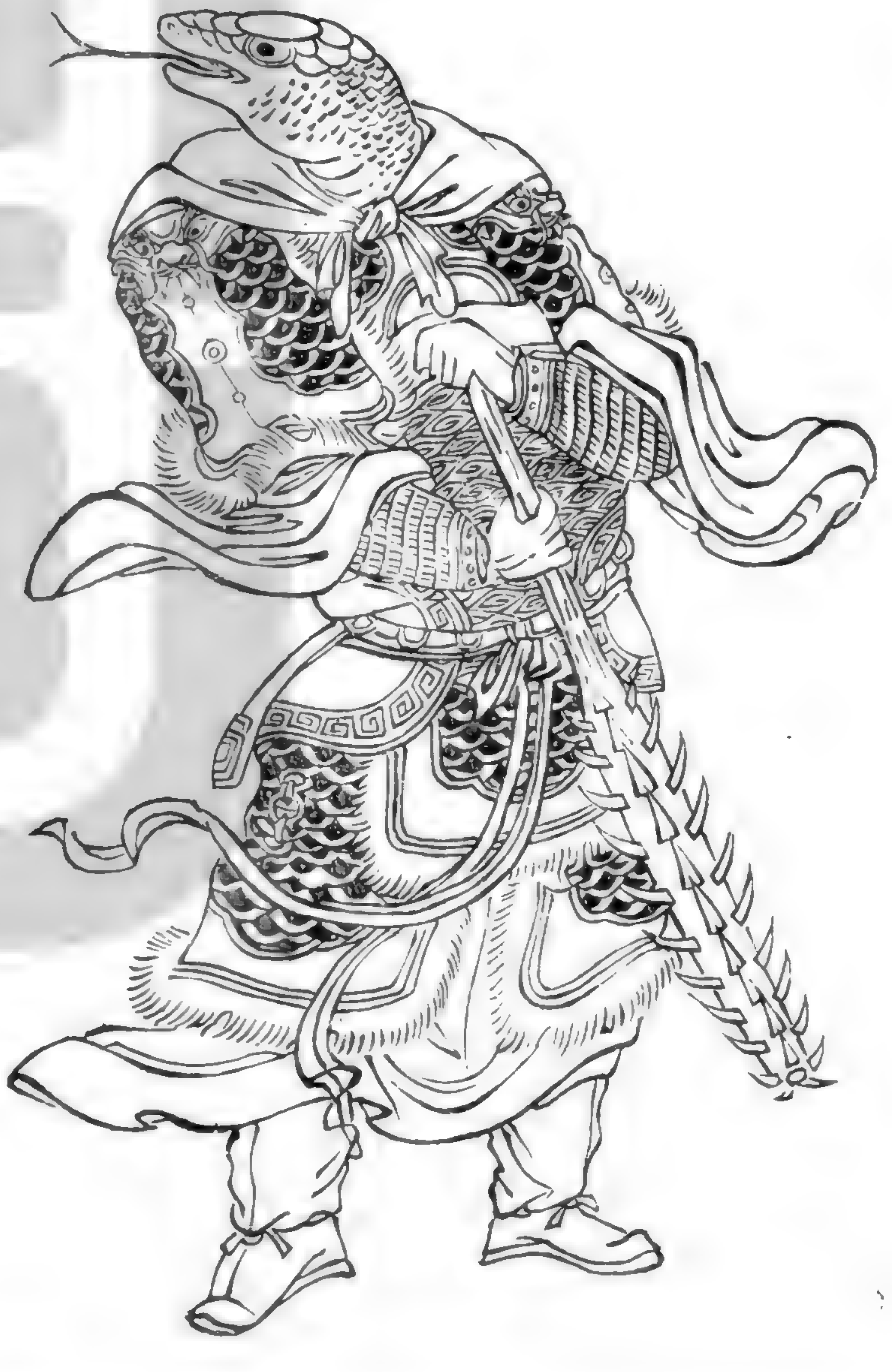
丁酉神將名臧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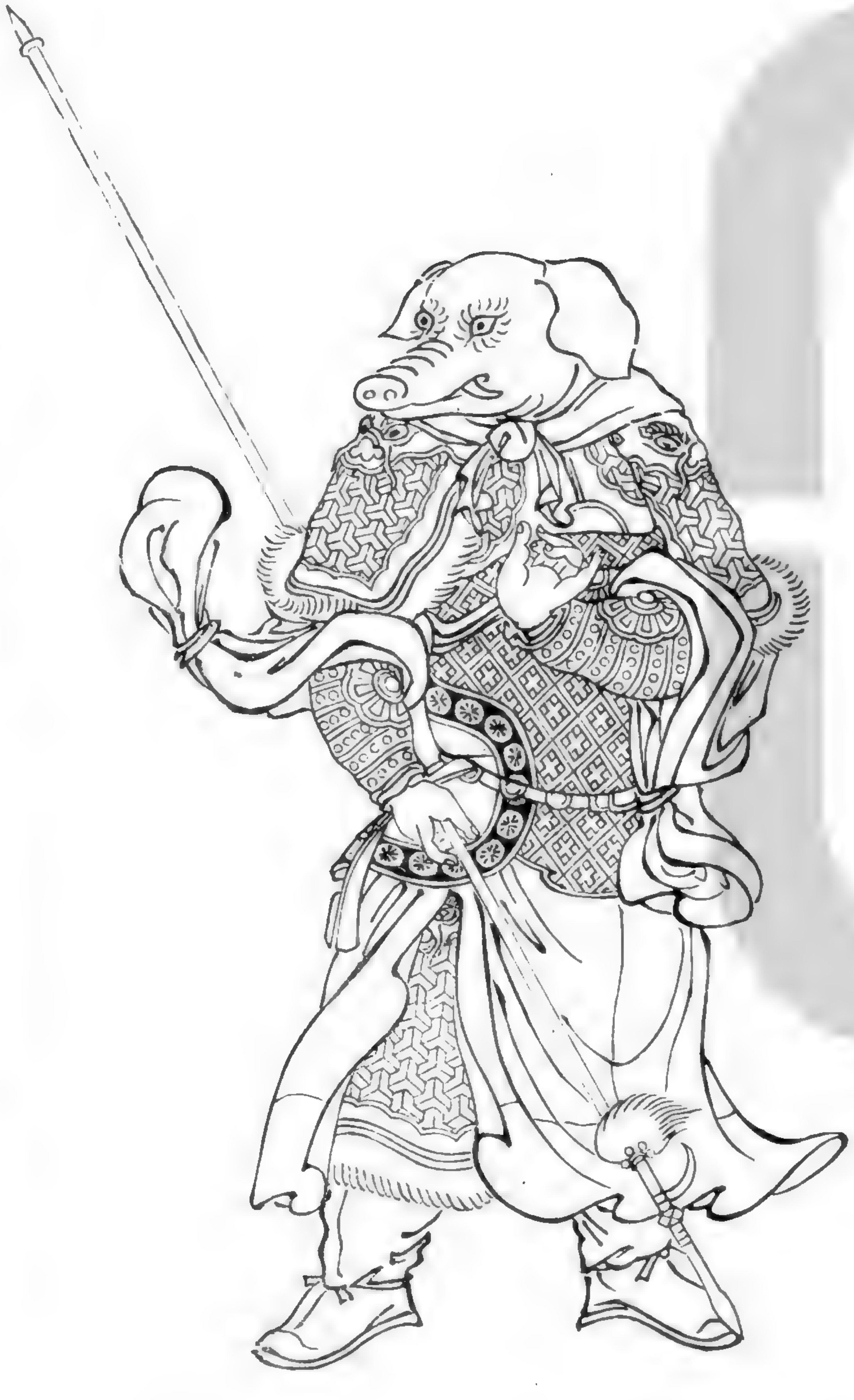
丁卯神將名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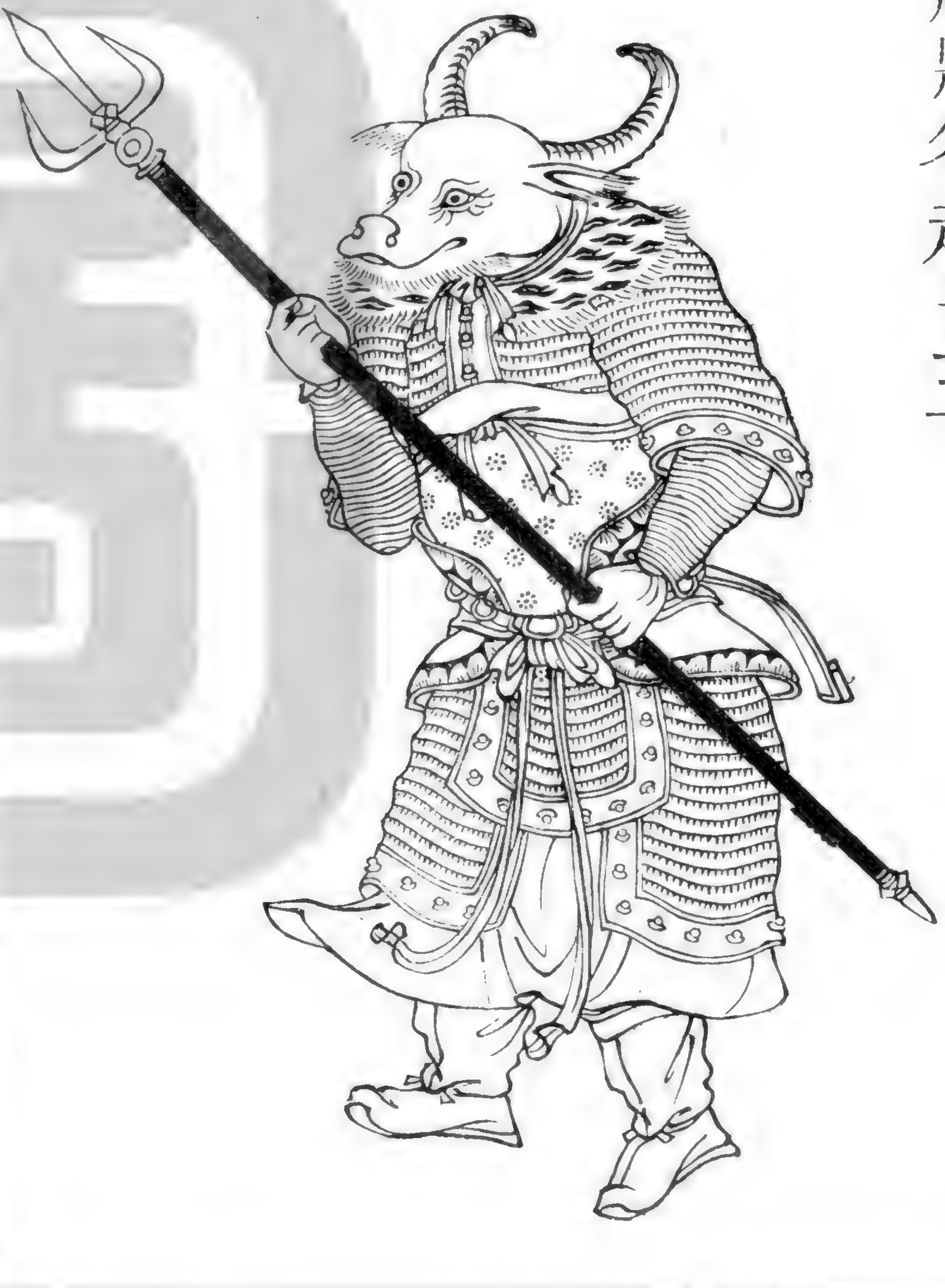
丁巳神將名崔巨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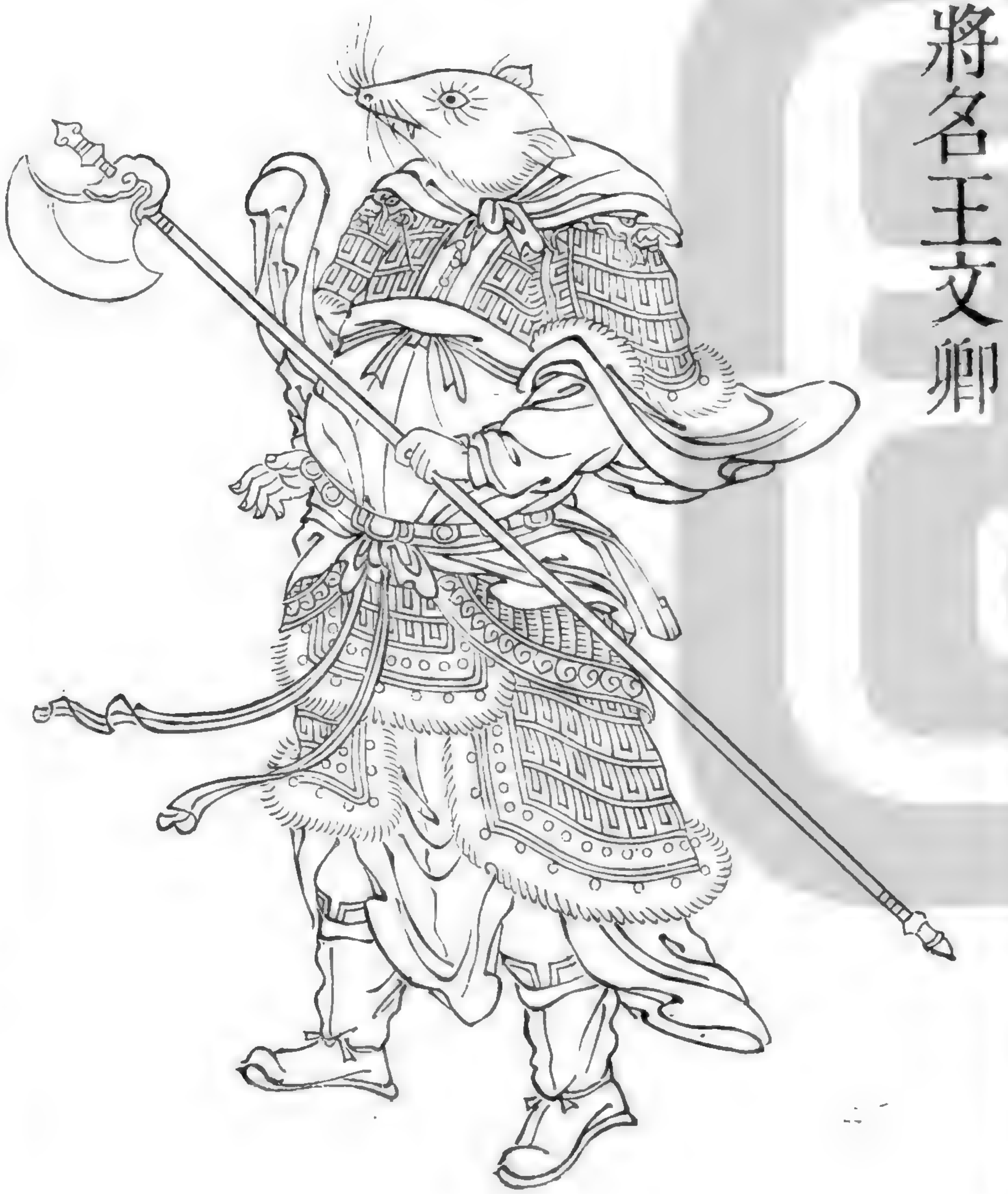
丁亥神將名張文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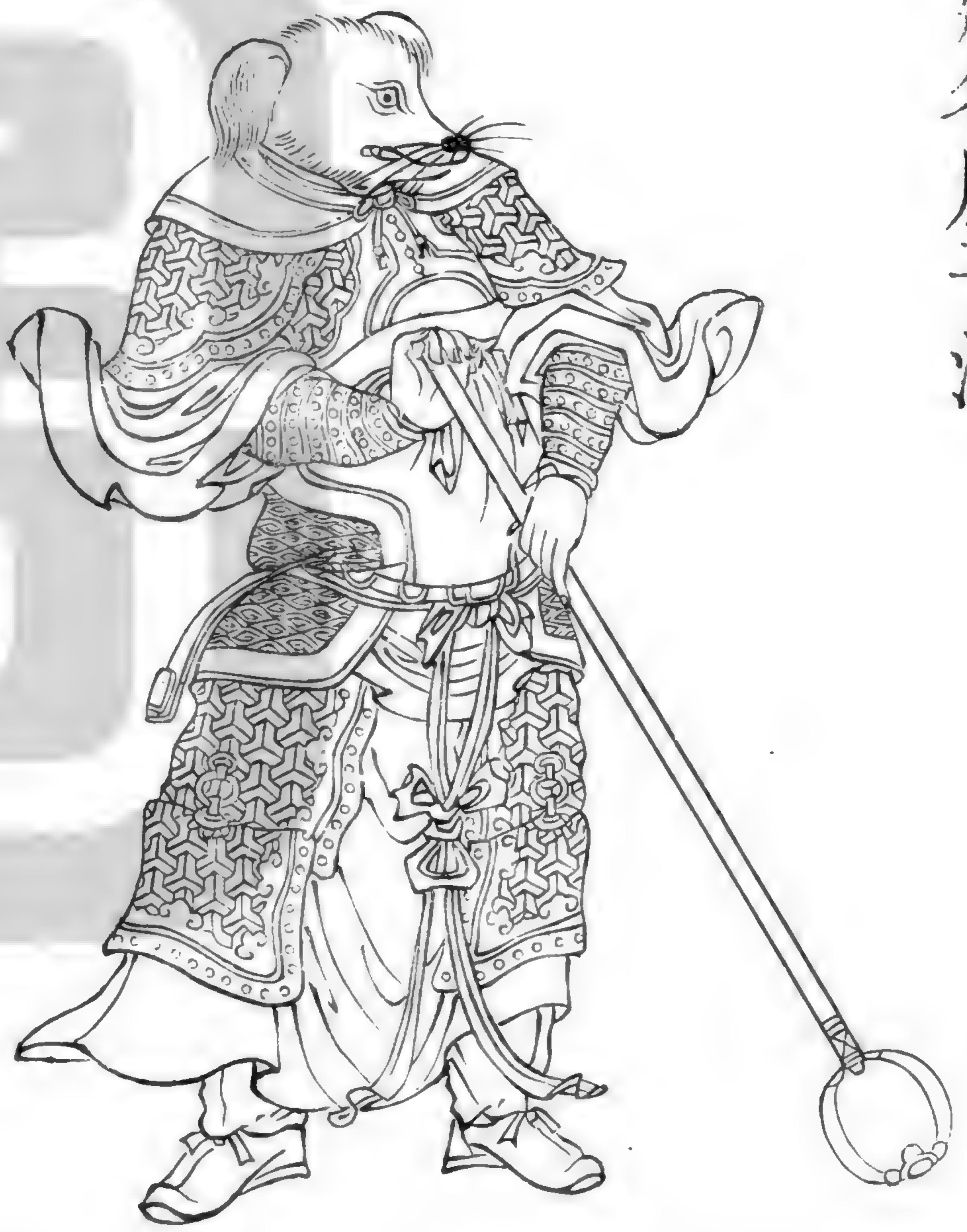
丁丑神將名趙子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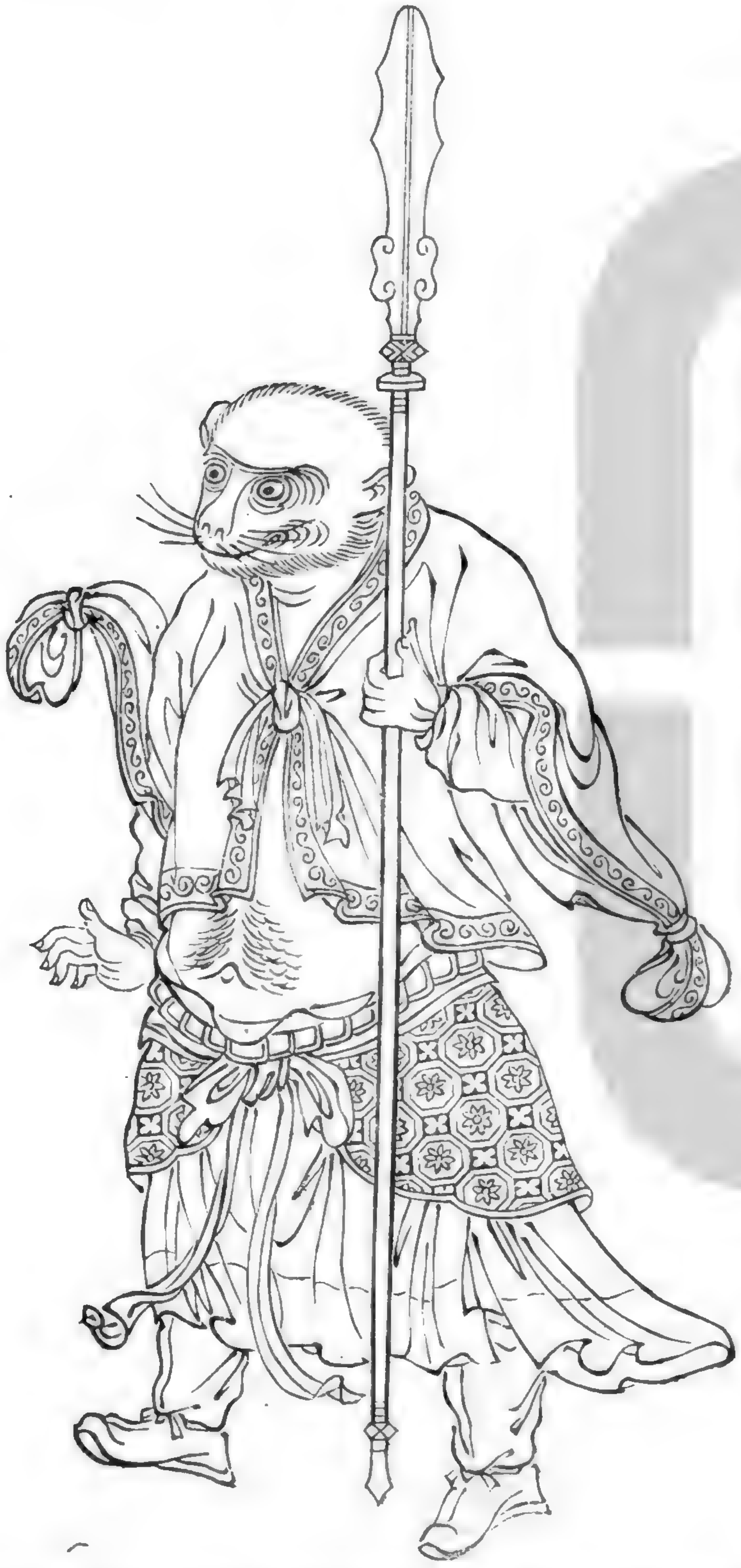
甲子神將名王文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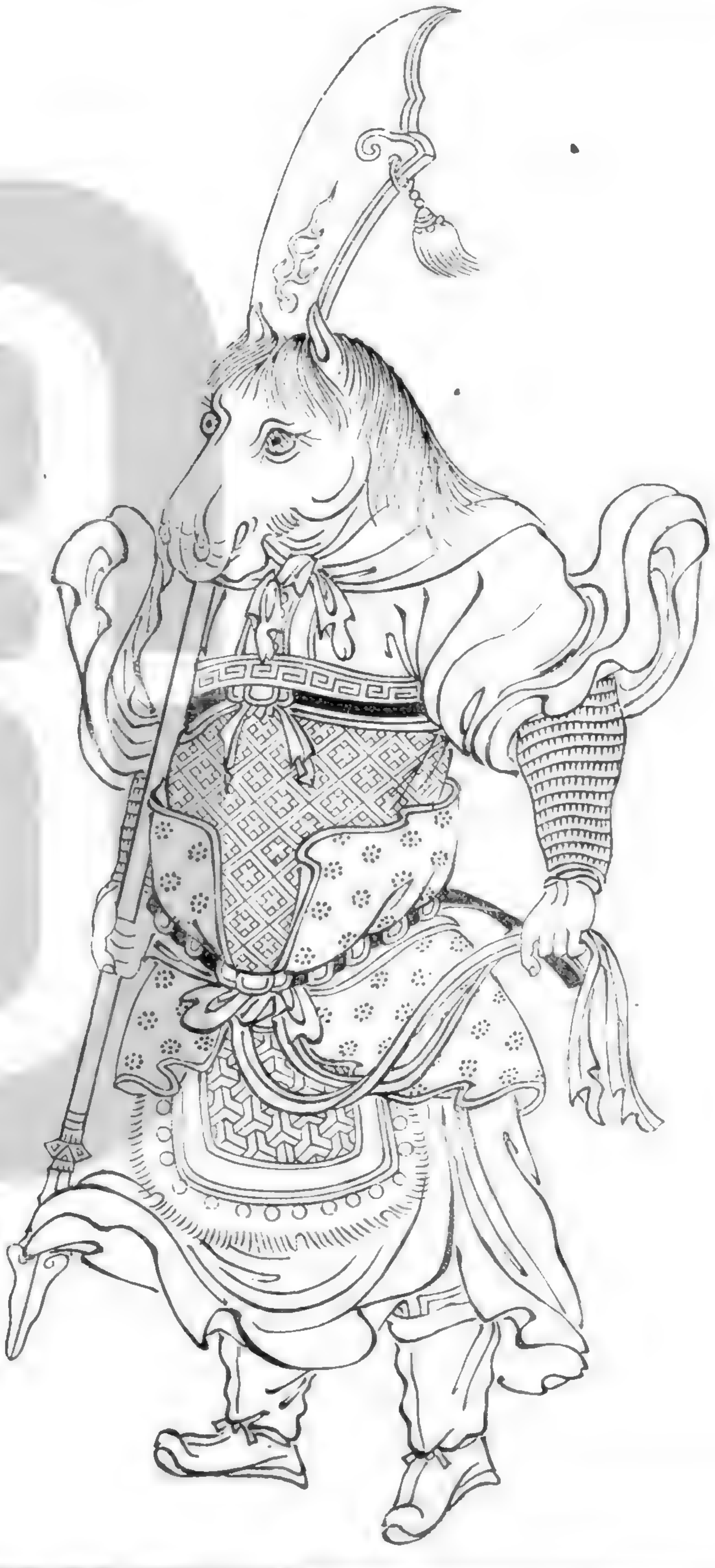
甲戌神將名展子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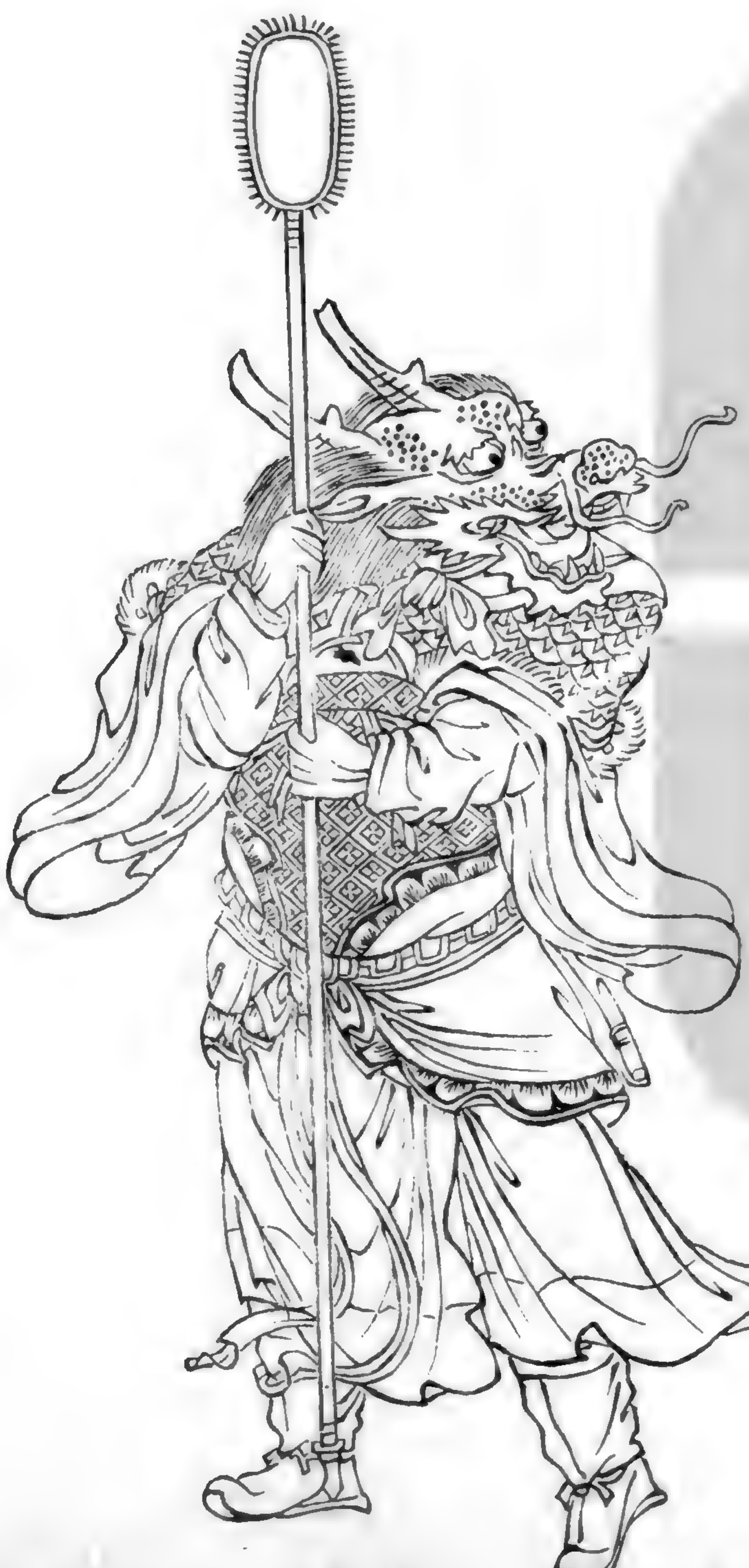
甲申神將名扈文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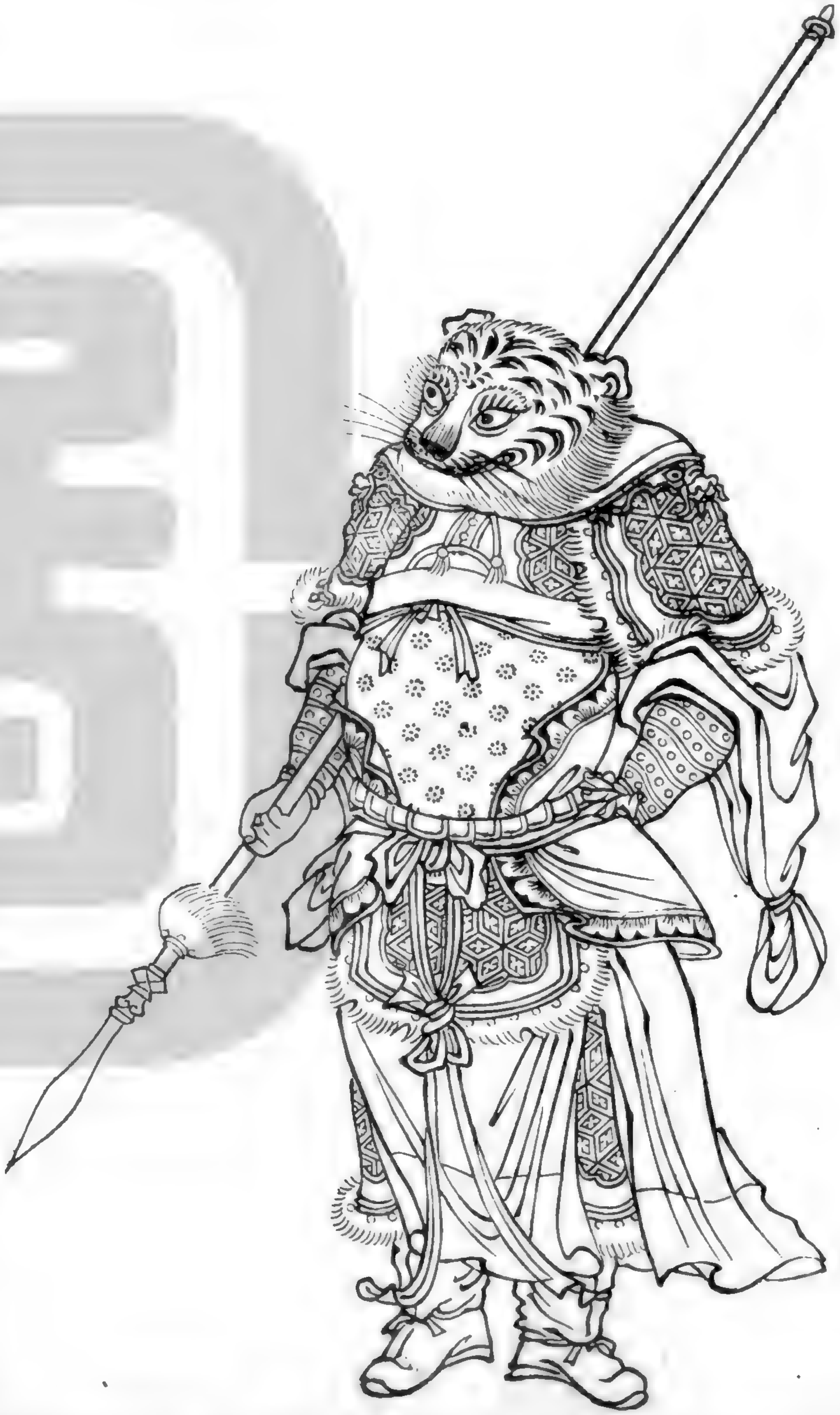
甲午神將名衛玉卿



甲辰神將名孟非卿



甲寅神將名明文章



太歲之神部總論（附丁甲）

論衡

訂鬼篇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

太歲之神部藝文

景靈宮修蓋神御殿上梁祭告太歲以下諸神祝文

宋王安石

伏以欽奉僊游肇營寶構舉修梁而揆日具蠲饎以寧神祓此後艱仰繄大祐

太歲之神部選句（丁甲附）

唐韓愈詩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

宋蘇軾詩隸辰星兮役太歲

太歲之神部紀事（丁甲附）

松江府志張仁義號一山爲黃冠元季有朱將軍者鎮海上陰蓄不軌躊躇未發聞仁義善符籙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名之仁義既至將軍胡語呼之曰把失我有事向神決之遂命仁義名神將軍袖出片紙引燭爇於爐中頃之仁義呼曰神至矣速具紙筆以人手腕代之將軍出其手覆爐上須臾手動筋節縮栗將軍已駭懼倏執筆大書一行曰朱海賊而欲反邪赤而族毋妄動其二行則曰而妻疾某達魯花赤祟

之亟齋薦可甦也又一行曰而妾娠明日午後生子矣蓋三事皆將軍袖中紙所書而最後一行云明日晚刻胡同知取汝首級可賄免傍觀者皆愕視吐舌擲筆而將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乃留仁義設醮度達魯花赤其妻病尋愈而午後妾果生子下漏一刻則鐃鉦鼓吹從東方來仁義從別室窺之見一人騎而前又一人騎從而後各手一盤盤中詒一劍一各以黃錦覆之最後胡同知緋衣策馬入矣少間止聞堂中樂飲歡呼夜四鼓將軍乃送胡同知出前所捧盤仍錦覆劍後一盤則所賄金也乃宴犒仁義禮爲上客贈賄厚幣而歸

太歲之神部外編（丁甲附）

酉陽雜俎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眞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龐生丙午日鬼名挻[illegible]乙卯日鬼名天陪戊午日鬼名耳述壬戌日鬼名逢辛丑日鬼名迡乙酉日鬼名聶左丙辰日鬼名夭邂辛卯日鬼名懟

廣異記晁艮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白物艮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

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河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讎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何曁明失所在

雲笈七籤甲父乙母二眞之神父諱靑嬰冠九元碧寶元冠衣翠羽章衣手執靑精保命祕符母諱浩先頭作頹雲之髻著飛靑錦帬手執化生丹霞符丙父丁母二眞之神父諱樞戶冠朱陽通天寶冠衣縫章之衣手執朱明保身長存祕符母諱納靈頭作飛雲之髻衣丹羅飛帬手執中原黃精祕符戊父己母二眞之神父諱長御冠黃華三寶元冠衣黃章單衣手執中原度命祕符母諱來生頭作二角頹雲髻著黃錦飛帬手執金兕自然祕符庚父辛母二眞之神父諱啓明冠九元碧寶元冠衣素羽衣手執素靈召神保命祕符母諱德神頭作飛雲之髻衣素錦飛帬手執元陰生形上化祕符壬父癸母二眞之神父諱朔靈冠元晨之冠衣皂納單衣手執通靈長命祕符母諱法勞頭作頹雲髻衣元錦飛帬手執飛仙騰化祕符

城隍之神部彙考一（土地附）

後唐

廢帝淸泰元年加封諸府城隍神號

按五代史唐廢帝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後唐廢帝淸泰元年十一月詔杭州城隍神改封順義保寧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興德保闉王從兩浙節度使錢元瓘奏也

後漢

隱帝乾祐三年封蒙州城隍神爲王

按五代史漢隱帝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後漢隱帝乾祐三年八月以蒙州城隍神爲靈感王從湖南請也時海賊攻州城州人禱於神城得不陷故有是請

宋

太祖建隆元年祭城隍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建隆元年平澤潞祭祆廟泰山城隍

建隆四年詔以郊祀前一日奏告城隍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建隆四年十一月詔以郊祀前一日遣官奏告東嶽城隍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封皮場土地神爲靈貺侯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建中靖國元年封皮場土地廟神爲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

元

文宗天曆二年加封大都城隍神號

按元史文宗本紀天曆二年八月加封大都城隍神

爲護國保寧王夫人爲護國保寧王夫人

明

太祖洪武二年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詔與太歲等神合祀於一壇

按明會典洪武二年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按春明夢餘錄太祖洪武二年以城隍止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壝非隆敬神祇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城隍之祀莫詳所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遷就附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鎭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且贛兗瑞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方隅

是保甿庶是依則歷代崇祀之意有在也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祀於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室而不壇非理所宜今宜以城隍及太歲風雨等合爲一壇春秋祀之詔可

洪武三年正城隍神號

按大政紀洪武三年六月癸亥詔定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九月戊子改東嶽行祠爲京師城隍上親爲文以告之禮部尚書陶凱因舊卑隘請改之

洪武二十年改建都城隍廟

按春明夢餘錄洪武二十年改建城隍廟詔劉三吾曰朕設京師城隍俾統若府州縣之神以監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舉不得僥倖而免其書所由於石

世宗嘉靖九年定每歲仲秋祭城隍神於其廟

按明會典嘉靖九年定每歲仲秋中旬擇吉行報祭禮同日異時而祭城隍神於其廟

城隍之神部彙考二

春明夢餘錄

城隍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宋趙與時辨其非以爲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建李白作韋鄂州碑有城隍祠又杜牧刺黃州韓愈刺潮州麴信陵刺舒州皆有城隍之祭則不獨吳越然矣而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則又不獨唐而已記曰天子大蜡

八伊耆氏始爲蜡注曰伊耆氏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春秋傳鄭災祈於四鄘宋災用馬於四鄘皆其證也庸字不同古通用耳由是觀之城隍之祭蓋始於堯矣

城隍之神部總論

大學衍義補

城隍

太祖皇帝敕封鑒察司民城隍制詞有曰某州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知也

臣按城隍之名不經見而史亦不書惟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陽冰唐開元以後人則在唐已有矣因其名而求其義伏讀聖制所謂超於高

城深池之表則是神之司乃城隍之主者夫天地間有一物則有一神山林有山林之神川谷有川谷之神聚一方之民而爲高城深池以衛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之神所以神歟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三年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閑雜神道越二日又降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廨設公座筆硯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如之京師既以其神祔享於山川壇又設爲廟宇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國初詔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中而加之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時與神誓蓋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禮厲吾民也

我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爲治幽明之間各受其職其所克相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

城隍之神部藝文一

爲安平公兗州祭城隍神文　唐李商隱

年月日致祭於城隍之神四民攸居是分都邑五兵未息爰假金湯神受命上元守職茲土擁長雲之壘提却月之宮張主威靈彈厭氛祲某方宣朝旨永總藩條帳中之位既安幕內之籌敢失神其守同石堡護等玉關長令崒若岸焉無使復於隍也

祭城隍神文　宋歐陽修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佗請言城

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米一千五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城隍

元沈貞

保我之民兮邑此方崇其墉兮浚其隍民不驚兮志定眘靈修兮作民命隄楊兮結陰青青兮蔽林女牆堅兮有郛有郭繞洄灣兮濠歸於壑靈之來兮元都颺旌旗兮若茶陳一豕兮兩羭載斟之兮百壺城兮隍兮吾永無虞

城隍之神部藝文二（詩）

城隍廟賽雨　唐羊士諤

零雨慰斯人齋心薦綠蘋山風簫鼓響如祭敬亭神

又

積潤通千里推誠奠一卮回飈經畫壁忽似偃雲旗

城隍之神部紀事（土地附）

北齊書慕容儼傳清河王岳帥師江上遣儼鎭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葓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說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葓約復以鐵鏁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爲祈請風浪夜驚

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

紀聞吳俗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開元末宣州司戸卒引見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衞甲仗嚴肅司戸既入府君問其生平行事司戸自陳無罪枉見錄府君曰然當令君去君頗相識否司戸曰鄙人賤陋實未識府君曰吾卽晉宣城內史桓彝也爲是神管郡耳司戸既蘇言之

南楚新聞咸通中有姓尒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荊益瞿唐之壖有白馬神祠尒朱嘗禱焉一日自蜀回復祀之忽聞神語曰愧子頻年相知吾將舍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客驚問神安適也曰吾當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陞擢耳

八閩通志福清縣之城隍萬安里土神也乾道末劉朔爲宰一夕睡未熟夢一老人白髯道袍語之曰省元來早所服之藥姑止之若服恐增病朔素剛正不之信至晩果覺神倦又夢此翁云不信吾語自貽厥咎但於藥肆中買某散服之卽愈朔用其說果然因與家人談其異而不知爲何神也後朔以宮祠改官

又蒡翁叙別曰吾乃邑之土地疆域有限不得送公前途願自愛

稽神錄張鋋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稱後爲彭澤令至縣宅堂後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烏鳶野禽羣巢其上糞穢積於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鋋大惡之使巫祝於神曰所謂土地之神當潔淨縣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穢如是耶爾二日中當盡逐衆禽不然吾將焚廟而伐樹矣居二日有數大鴞奮擊而至盡壞羣巢又一日大雨糞穢皆盡自此宅居清潔矣

鐵圍山叢談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陽以鎰二十萬鬻一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卽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間呼僕厮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敢措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篚而棄諸汴流翊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會不浹旬乃至日得五七篚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祠前曰此舍某已用錢易之卽是某所居矣蛇安得據以爲怪乎始猶覬神之有職而令悛革今數日怪益出是神之不職爾固當受罰雖願仍

其舊貫不可得矣顧從者盡掊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名匠改塑由是怪不復作

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入寇緘堅守城陷殺其家三十六人縱火自焚緘沒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

北夢瑣言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頭並不衝圯李宅異事也

玉堂閒話兗州龍興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經藏有法寶大師者常於靈神佛堂之前見一白衣叟如此者數日怪而詰之叟曰余非人乃楊書記宅之土地僧曰何爲至此叟曰彼公愎戾興造不輟致某無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禍之答曰彼福壽未衰無奈之何言畢不見後數年朱瑾棄城而遁軍亂一家皆遇害楊名瑊累舉不第爲朱瑾書記

明外史呂光洵傳光洵字信卿浙江新昌人嘉靖十

一年進士知崇安縣縣有女子中祟或導其父投牒訴光洵曰此欲困我耳立草檄移城隍神明日鬼謂女曰汝家驅我我姑去霜降當復來至期洵果以憂去

月令廣義五月十一日都城隍誕城隍即宋文丞相十七日杭郡城隍生日御史周新剛直被害死爲杭州城隍嘗立紅日中帝見之又自附廟祝自言生日

仁恕堂筆記上杭令陳公正中死之日有市民曉起出戶見公儀仗整肅乘輿入城隍廟不解何故至縣探之則公以平明屬纊矣庚午公分校閩闈門下士有張君世堪林君愼者張君亦早卒林君一子龍哥病死兩日復甦云至陰間見世堪執簿籍若人間判司龍哥素識世堪求蔭庇世堪曰有定數予安能生爾檢簿閱之謂尚有一年活明歲此時當來又指堂上衣冠巍坐者示龍哥曰此吾與若父房師陳公也後龍哥果活一年而卒

松江府志萬曆間西郊修船浜上有捕魚者夜聞鬼云我受苦一年求得代者然此婦懷妊不忍害其二

命也旦日一婦失足下水即起無恙果有妊七月矣至次年又聞鬼言今代我者又有細布重役死則一家星散吾寧再俟一年旦日有人從橋墮下亦不死是夕鬼向捕魚者索飯云我有二僉諸神爲奏上帝帝命將下不復在此方索食捕魚者許之明夕鬼又來別云我已作泖橋司土地矣

郡庠生丁文顯遘疾一日語家人曰我前生袁州貳守郡守與通判有隙中傷之我本知其枉不與辨釋以此通判怨忿暴卒訟之冥司今郡守已逮俟我證明緣城隍神有檄候臘月二十四日結斷至二十三日云郡倅已在門遂卒

城隍之神部外編

廣異記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非人類問是何神答曰卽城隍之主又問何來答曰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剋後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於使君爾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圖之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率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上十餘丈

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惟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峰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此復漸退至今五六里也

華嚴綱要有佛世界微塵數主城神所謂寶峰光耀主城神妙嚴宮殿主城神清淨喜寶主城神離憂清淨主城神華燈燄眼主城神燄幢明現主城神盛福光明主城神清淨光明主城神香髻莊嚴主城神妙寶光明主城神如是等而爲上首有佛世界微塵數皆於無量不思議劫嚴淨如來所居宮殿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十三卷目錄

五祀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少昊金天氏一則

殷　總一則

周　總一則

漢　總一則　武帝一則

後漢　總一則

陳　文帝天嘉一則

北魏高祖太和一則
隋高祖開皇一則
唐總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宋神宗熙寧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金章宗承安一則　泰和一則
元總一則
明太祖洪武二則　成祖永樂一則　世宗嘉靖一則

五祀之神部彙考二

詩經大雅生民
禮記王制　月令　禮器　郊特牲　祭法
風俗通竈神　門神　行神
漢舊儀五祀
路史後紀

五祀之神部總論

禮記禮運
通典五祀說
性理大全論祭祀神祇
荊川稗編五祀

五祀之神部藝文一
五祀議　晉傅元
祀竈解　唐陸龜蒙
分祭五祀祝文　明會典
合祭五祀祝文　同前
五祀總論　章潢
五祀之神部藝文二詩
祭竈詞　宋范成大
送神詞　謝承舉
五祀之神部紀事
五祀之神部雜錄
五祀之神部外編
八蜡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炎帝神農氏一則
周　總一則
北周　總一則
隋　高祖開皇一則
唐　太宗貞觀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宋（太祖乾德一則仁宗天聖一則神宗元豐一則徽宗政和一則高宗紹興一則孝宗乾道一則）

八蜡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郊特牲）

八蜡之神部總論

陳祥道禮書（論蜡祭）

文獻通考（論蜡祭）

大學衍義補（蜡祭）

八蜡之神部藝文一

大蜡賦　唐楊諫

蜡說　柳宗元

八蜡之神部藝文二（詩）

蜡祭歌諴夏　隋牛弘

蜡百神樂章　舊唐書

蜡百神樂章　同前

八蜡之神部雜錄

神異典第三十三卷

五祀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少昊金天氏始崇五祀

按路史後紀少昊金天氏興郊禪崇五祀作大淵之樂以諧神人

殷

殷制天子諸侯大夫並歲祭五祀於廟

按禮記正義祭五祀於廟者殷禮

按通典殷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也歲編諸侯大夫與天子同

（注）凡祭五祀於廟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霤主堂室居處韋昭云古者穴居故名室曰中霤行主道路行走者

周

周制祭五祀於宮

按禮記正義祭五祀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

按周禮地官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訂義）賈氏曰四時之祭門非一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又有爲水祈禱若左傳莊二十五年大水用牲於門之事易氏曰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

（訂義）鄭鍔曰祭法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此所謂司命者乃七祀之司命所謂司中者其七祀之泰厲乎蓋人受命

以生萬物之命繫於司命人受中以生萬物之性繫於司中論者謂人之性正則中過則厲司中以正言之泰厲以反言之其實一也七祀之神其五者託體於地故以血祭祭之其二者託體乎天故以槱燎祀之各從其類也

以血祭祭五祀

（訂義）鄭康成曰陰祀自血起鄭節卿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雜出於史傳者多矣左傳家語則以五祀爲重該脩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范曄高堂隆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氏家語之說釋小子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五祀則用祭法之說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中霤人所資以居竈井人所資以飲食陳止齋曰案春秋傳魏獻子問於蔡墨以爲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皞氏四叔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子黎爲祝融共工氏子勾龍爲后土此二祀也鄭鍔曰中霤土也季夏祀之井水也

冬祀之門金也秋祀之戸木也春祀之竈火也夏祀之皆五行之小神在地者故其祭亦自血始或謂天子七祀此祭其五何也余以爲司中泰厲以槱祀之矣

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訂義）鄭鍔曰社稷者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行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同服

外宗小祭祀掌事

（訂義）賈氏曰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霤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戸竈而已

夏官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

（訂義）黃氏曰社稷五祀皆人所依以生者故皆有禱祈之事

漢

漢制立五祀每歲遣有司行事

按通典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戸一祀

注　春萬物觸戶而出亦爲陽氣之生欲留之卽祭戶戶者人所出入者也

竈二祀

夏火主長養萬物卽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

門三祀

秋萬物成熟將內之從外而入內自守而祭門門者所以閉藏

井四祀

冬水王萬物伏藏而祭井井者水主藏在冬

中霤五祀

六月土王而祭中霤中霤者象土位在中也

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

祭祀天子諸侯以牛因四時祭牲也祀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牛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豕井用魚也

武帝　年以李少君言始親祀竈

按史記漢武帝本紀武帝卽位李少君以祠竈穀道

御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後漢

後漢令有司掌五祀之祭京都百官以夏日祭竈

按後漢書祭祀志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禮簡於社稷

注 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韋服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爲中霤也

按禮儀志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祭竈

陳

文帝天嘉　年以五祀之神位在北郊罷圓丘從祀之位

按陳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隋書禮儀志文帝天嘉中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元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隷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爲陰祀既非烟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詔可

北魏

高祖太和十五年詔五祀之神祭於明堂不須別立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和十五年詔曰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每神皆有此四十神計不須立悉可罷之

隋

高祖開皇　年定五祀爲中祀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五祀爲中祀養牲在滌三旬又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

唐

唐初廢七祀惟季夏祭中霤

按通典云云

元宗開元　年以時享七祀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七祀各因其時享司命戶以春竈以夏中霤以季夏土王之日門厲以秋行以冬時享之日太廟令布神席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北上

宋

神宗熙寧八年以四時分祭七祀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廟七祀熙寧八年太常禮院請祭七祀以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

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廟庭之中立秋祭門及厲於廟門外之西立冬祭司命及行於廟門外之西皆用特牲

又神宗詔改定小祀以四立祭司命戸竈中霤門厲行

徽宗政和三年定七祀祭禮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班五禮新儀　按禮志政和新儀定太廟七祀四時分祭臘享祫享則徧祭設位於殿下橫街之北道西東向北上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詔太廟臘饗祫饗並祭七祀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戊午初命太廟臘饗祭七祀祫饗亦祭

金

章宗承安四年六月祭中霤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泰和四年六月乙巳祭中霤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元

元制以七祀神位附祭於廟庭

按圖書編元制附祭七祀神位於廟庭中街之東西向其分爲四時之祭並與宋同惟中霤則附於七月之祭特祭則徧設之每位籩豆各二簠簋各一尊二俎一

明

太祖洪武二年定歲終臘享享太廟並祭五祀

按續文獻通考洪武二年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祀於廟門外從之歲暮享太廟時五祀並列廟西廡下東向太常寺官行禮

洪武　年令庶人得祀竈

按明會典云云

成祖永樂　年定以享太廟日祭五祀之神

按明會典五祀舊制每歲孟春遣內官祭司戶之神於宮門外道左南向孟夏遣內官祭司竈之神於內

府大庖廚前中道南向季夏遣司禮監官祭中霤之神於文樓前西向孟秋遣守門內官祭司門之神於午門前西角樓東向孟冬遣內官祭司井之神於內府大庖廚井前南向俱羊一豕一果品五禮神制帛一歲暮合祭於太廟丹墀之西羊五豕五果品五禮神制帛五遣太常寺少卿行禮今改以時享太廟日祭司戶司竈司門司井之神而祭中霤幷合祭日期及各遣官儀物並如舊

世宗嘉靖　年定五祀遣官致祭

按明會典云云

五祀之神部彙考二

詩經

大雅生民

取羝以軷

（朱注）軷祭行道之神也

禮記

王制

大夫祭五祀

（陳注）周官制度云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

史傳者多矣獨祭法加爲七左傳家語以爲重該修熙勾龍之五官月令以爲門行戸竈中霤然則所謂五祀者名雖同而祭各有所主也

月令

孟春之月其祀戸祭先脾

（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戸內陽也（疏）戸是人之出入戸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此戸神則陽氣在戸內之神故云祀之於戸內陽也由位在戸內又秋其祀門注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戸者與人作神也

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

（注）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門外之東

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

（注）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疏）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

中央也

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

注 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

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

注 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外之西

是月也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注 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大全）嚴陵方氏曰五祀有門而大割祠又及門閭者蓋五祀之門雖大夫士亦得而祭之則知門閭固有大於此者矣

禮器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陳注 周禮祭火神則燔柴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爨其神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

郊特牲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疏 中霤土神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在於中霤

祭法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戸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戸或立竈

注 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歟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戸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戸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戸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

合而祠之山卽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王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霤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國門謂城門也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爲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爲羣姓禱祀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爲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戸竈二祀故爲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故爲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多故言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

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祀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記此小祀者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記皆著其時惟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二時祠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祀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旣春秋俱祠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

司命主長養故祠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卽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戸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戸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卽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爲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爲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爲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得其鬼爲厲故云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爲厲子產立良霄之子良止爲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得爲厲也

風俗通

竈神

禮器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

故盛於盆尊於瓶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

門神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

行神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漢舊儀

五祀

五祀謂五行之官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皆古

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

路史

後紀

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儽祖帝之南遊西陵氏殞於道式祀於行

注 漢祀行神西陵氏

五祀之神部總論

禮記

禮運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注 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戸竈行之神此始爲宮室制度

五祀所以本事也

疏 五祀所以本事是教民尊神也

通典

五祀說

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謂其有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鄭注云祭竈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戸竈行中霤卽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該食於金修及元冥食於水勾龍食於土月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許愼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鄭元云爲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又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爲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若祭之竈陘豈得爲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謖而祭饎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云盛於盆尊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置於陘而祭之乎

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臟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准正論者以爲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奚爲於人家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惟冬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竈中霤凡五祀焉

性理大全

論祭祀神祇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朱子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然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荊川稗編

五祀

按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之地然以七者觀之獨如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而若中霤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卽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霤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乃祀之於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幷祭之蓋本鄭康成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戶條下則言凡祭五祀於廟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條下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而正義則謂於廟者殷禮於宮者周禮今鄭注自爲異同而正義所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也然二說之中宮中之義爲優蓋此五祀者皆人生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卽宮中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幷祀於其地猶云可也至

於若司命若竈若行則於廟何闗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蓋非我族類也今卽太廟之中爲位而祭之得毋有相奪于享之患乎

五祀之神部藝文一

五祀議　晉傅元

禮大記云室中央中霤謂四霤之中也祭於漏井蓋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無井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闕夫設祀者非唯報功而已亦神道設教使民愼之幽明也臣以爲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一門正室一戶井竈中霤亦各擇其一正者祭之

祀竈解　唐陸龜蒙

竈壞煬者請新之旣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

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於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是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近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耶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和心闇室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爲天帝乎

分祭五祀祝文

明會典

維某年某月某日皇帝遣具官某致祭於司戶之神曰職司於戶謹出入之行藏晝開暮闔衛護無私時維孟春謹以牲醴致祭神其鑒知尚享

司竈之神曰日用飲食必資乎竈爨有常所神實司

之時維孟夏謹以牲醴致祭神其鑒知尚享

中霤之神曰室之中霤神司其職居中向明照察無私時維季夏謹以牲醴致祭神其鑒知尚享

司門之神曰職司於門謹出入之行藏晝開暮闔衞護無私時維孟秋謹以牲醴致祭神其鑒知尚享

司井之神曰神司茲井源泉清潔其用日新以供飲食時維孟冬謹以牲醴致祭神其鑒知尚享

合祭五祀祝文

同前

維神安養護衞各著厥功茲當歲暮特以牲醴報祭神其鑒知尚享

五祀總論

章潢

言五祀之制詳於曲禮舉五祀之時著於月令辨五祀之名見於白虎通夫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人而知夫出處之所以安佚飲食之所以饗飫則知五祀誠不可以一缺然舉是祀者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位卑祿薄蓋有非其所當祭者然則五祀之典其可輕乎哉是故祭戶以春取萬物時出之義祭竈以夏取火德生旺之義秋爲閉藏之時故祭門

於秋冬爲水王之後故祭井於冬六月正土王之辰故祭中霤於六月歲僅一遍順五行也土不得祭慮黷祀也戸祭先脾竈祭先肺門祭先肝井祭先腎中霤祭先心明五祀之各有所主也戸祭以羊竈祭以雉中霤祭以豚門祭以犬井祭以豚明五祀之各有所薦也吁人主而詳出處之所以安佚飲食之所以饗飫獨不可尊五祀之神乎雖然誠敬不存祭如不祭暗室有媿媚竈奚爲故必視如面日星聽如耳雷霆戒謹於潔蠲藏祀之日悚懼於威儀動作之間然後可以舉是祭否則謂之淫祀神其歆之乎

五祀之神部藝文二 詩

祭竈詞　　宋范成大

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鬆粉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竈君喜婢子鬬爭君莫聞猫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送神詞　　謝承舉

赤烏墮城塵土昏人家火急催宵飱庖夫膳吏遁走

速滑塵擁隼當廚門張筵布簀舉燈燭送神上天朝帝閽黃飴紅餳粲鋪案青芻紫椒光堆盆空蒙烟雲下車馬恍惚霧靄飄蘭蓀使者已飽馬已飼我欲留神神不滯星旗雲轡去如風九萬天衢片時至紺裘赤舄趨掖庭稽首帝前備陳事切須公語毋隱容迪者降休逆者祟公廳紛紜爭務繁私家細瑣尤多類一年一度送神行記得人間二十四

五祀之神部紀事

史記武帝本紀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

後漢書陰識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隷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錄異志侯白隋人性輕多戲言嘗唾壁誤中神荼像人因責之應曰侯白兩脚墮地雙眼覷天太平田地步履安然此皆符耳安敢望侯白哉

春渚紀聞中霤之神實司一家之事而陰祐於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棣趙倅家見其莊僕陳青者睡中多爲陰府驅令放攝死者魂識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霤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審驗反復得實而後顰蹙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

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不隨中道爲山鬼推墮澗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燭下共坐乃於母前聲諾而母略不之應又以肘撞其婦亦不知覺忽見一白鬚老人自中霤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爲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真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臥澗仄老人極力自後推之直

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一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謝於神

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酹中霤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每承主人酹茶之薦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報也劉既悟點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廚婢採蘋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以爲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少倦就憩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廚婢之事天帝佳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異聞總錄南城楊氏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

所向入所貯牛藁屋中藉草而寢月明孤寒不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倀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勁風咫尺翳暝虎若被逐愴惶走衆倀亦散旣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乃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爲不職矣吾乃其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

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柳枝插門隨楊柳枝所指仍以酒脯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輦下歲時記都人至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抹於竈門之上謂之醉司命

永平府志十二月下旬四日名交年或曰小年暮設餅糖果菜祀竈俗以糖丸貼竈門云毋得言家長短以祈福庇

吳橋縣志二十三日祀竈用糖瓜黏糕主祭不用婦

人

東陽縣志除夕具酒饌於門前設祭謂之賽路神

馬邑縣志俗以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初滌釜濯罍設香楮餳糖又以黑豆寸草爲秣馬具祭告竈前曰送竈君上天

五祀之神部雜錄

抱朴子對俗篇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

淮南子主術訓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鼙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

白虎通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戸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

演繁露五祀有中霤左氏三進及霤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霤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誠確

范成大封田樂府序臘月二十四夜祀竈其說謂竈神翌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前期禱之

文獻通考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則五祀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非門戶之類又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果有配乎

朱子語類問五祀皆有尸竈則以誰爲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必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必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

五祀之神部外編

許愼五經異義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祝融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博頰

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

玉池夫人等一日竈神名壤子也

語怪弘治中妻父李公貞伯爲南京尚寶卿居西長安街南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爨室取湯水聞婢呼喚聲良久始來問之云有一皁隸青衣喝謂汝何敢來此觸犯應受杖去遂執之將撻婢固推拒久之竈後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嚴珍麗狀若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皁拱侍婦問故皁言婢犯禁婦曰罪固應爾姑惟宥之皁執不可婦又諄諭婦旁又有一皁傳命令必釋二皁乃聽命舍去婦不暇諦察得脫奔迸而來矣

八蜡之神部彙考一

上古

炎帝神農氏始蜡百神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炎帝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於是始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

按路史後紀神農氏每歲陽月盍百種率萬民蜡戲於國中以報其歲之成故祭司嗇山林川澤神亓在位而主先嗇享農及郵表畷禽獸貓虎水防昆蟲而

祝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亡作草木歸其澤葦籥土鼓榛杖喪殺既蜡而收民息已年不順成之方其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周

周制以歲十二月索饗萬物之神

按周禮地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訂義）王昭禹曰郊特牲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則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蓋萬物所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給之孰爲此者其神乎先王於是有報禮焉方其歲功之成則索萬物之神而祭之雖水庸昆蟲有所不遺而况造物之元功乎鄭鍔曰蜡言其名索言其義

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訂義）王昭禹曰疈者肆而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異體肆而不全故祭以疈百物異用制而不變故祭以辜亦各以其物宜崔氏曰蜡祭之法昔者伊

者氏始爲蜡蜡索也周則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先嗇一神農是也司嗇二后稷是也農三謂田畯郵表畷四表畷者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凡祭之禮以先嗇爲主司嗇爲佐猫爲食田鼠虎爲食田豕坊庸爲止水等皆爲田事

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訂義）鄭康成曰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

北周

北周以歲十一月蜡百神於郊

按隋書禮儀志昔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人必報之故周法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後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鱗羽蠃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獸猫之神於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元

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

隋

高祖開皇　年以孟冬蜡百神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

唐

太宗貞觀　年定以季冬蜡百神於南郊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禮儀志太宗踐祚之初詔中書房元齡祕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元齡等始與禮官議以爲月令䄍祭唯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䄍五天帝五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又貞觀之制季冬寅日䄍祭百神於南郊

元宗開元二十年定臘日蜡百神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蜡百神於南郊天子親祠不能則有司攝事

按開元禮皇帝臘日蜡百神於南郊（按舊唐書禮儀志開元禮成於開元二十年）

宋

太祖乾德元年詔以臘日蜡祭百神

按宋史太祖本紀乾德元年六月詔蜡祀廟社皆用戌臘一日　按禮志歲之大祀臘日大蜡祭百神

仁宗天聖三年定蜡祭祝文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聖三年同知禮院陳詁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祝文內載一百八十二位惟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一十位不載祝文又郊祀錄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請仍爲虎五方祝文衆族之下增入田畯郵表畷云

神宗元豐六年更定蜡祭之儀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豐詳定所言記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爲一壇惟周隋四郊之兆乃合禮意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爲二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

日請蜡祭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後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卽祭日月其神農以下更不設祭又舊儀神農后稷並設位壇下當移壇上按禮記正義伊耆氏神農也今壇下更設伊耆氏位合除去之又神宗詔改定大祀增大蜡爲四東西蜡主日配月中祀南北蜡（按文獻通考作元豐六年）

徽宗政和三年五禮新儀成改定大蜡壇位

按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庚戌班五禮新儀

按禮志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配位以北爲上南北壇設神農位以后稷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岳五鎭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蒼龍朱鳥麒麟白虎元武五水庸五坊五虎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郵表畷五蠃五猫五昆蟲從祀各依其方設位中方鎭星后土田

畯設於南方蜡壇酉階之西中方岳鎮以下設於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設於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於辰星

高宗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命復蜡祭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按禮志紹興十九年有司檢會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爲大祀蜡南方北方爲中祀並用牲牢

孝宗乾道四年王瀹請於四郊爲壇蜡百神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瀹請於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東西以日月爲主各以神農后稷配南北皆以神農爲主以后稷配自五帝星辰岳鎮海瀆以至猫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其後南蜡仍於圓壇望祭殿北蜡於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

八蜡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

注 所祭有八神也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 疏 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案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嗇司嗇並是一神有

益於人水庸之屬在地益其稼穡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不爲八神之數王肅分貓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貓虎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貓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爲二不言與故合爲一也

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注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陳注）主爲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大全）長樂陳氏曰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功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者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創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以先嗇爲主而以司嗇配之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陳注 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畷禽獸猫虎之屬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注 迎其神也 疏 正義曰恐迎猫虎之身故云迎其神而祭之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注 此蜡祝辭也昆蟲螟螽之屬爲害者也 疏 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故不數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旣蜡君子不興功

注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財用不妄費也

八蜡之神部總論

陳祥道禮書

論蜡祭

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鄭氏謂先嗇若神農司嗇后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爾

雅曰畯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飮於學黨正屬民飮酒於序是也

文獻通考

論蜡祭

沙隨程氏曰八蜡之祭爲民設敎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爲吾食其一仰事俯育資焉而無憾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爲稼穡以易佃漁但吾卒歲無饑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緊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曰郵表畷者畷井田閒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疆分理以是爲准者也昔之人爲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曰貓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爲隄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爲畎澮溝洫使吾爲旱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功於我者也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火田

之人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直曰昆蟲耳三代里田蜡祭之時其民恬寧愉樂和睦無怨故鬼神享馨香之薦豈不盛乎

大學衍義補

蜡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臣按八蜡之名鄭元所敘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貓虎爲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曰主曰祭曰饗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然所以主其祭

者則先嗇也若夫所謂古者田畯之官及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迎貓爲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爲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不止貓虎凡爲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毋作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當以陳氏爲正

八蜡之神部藝文一

大蜡賦

唐楊諫

大蜡之祭兮所以饗田神賞農務陰律窮元冬暮星廻於舊列日極於餘度必也介僎謀牲牷具狐裘以黃皮弁以素蓋欲息田夫而褒歲賦夫捜索之謂蜡閉藏之謂冬其索也可以舉羣祀其藏也可以勞三農欲碩苗而不害則迎猫暨於田鼠俾昆蟲之無作則祭坊與夫水庸以夫月建丑日在戌磔犧牲之體所以尚其腥登水草之菹所以貴其質詠豳詩以合

雅擊土鼓以應律瑞穰穰芬苾苾百日之勤一日之薦或酬或酢既騰觚於無筭爲宮爲徵方播樂於六變命清祀兮在殷復嘉平兮處秦緊率仁而終義實革故而迎新樂舉斯陶嘆子貢之來覿禮成而出美仲尼之爲賓故聖人之舉事也務於崇勸戒敦否臧樹之瓜華告多藏者必覆致乎女鹿示不德者斯亡豈惟其儀抑抑其樂洋洋是以伊者之禮不易大羅之職有常嗣歲將興或祈穀於上帝人才不匱或觀政於四方則知德厚者必祀功高者必載司嗇之祐維末瑞於我唐先愀之神豈獨見於前代故曰蜡也移萬人登百種可以志陰陽之變動

蜡說

柳宗元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之詞曰旱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癘疫於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若是古矣繼而嘆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

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之爲邪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云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八蜡之神部藝文二（詩）

蜡祭歌誠夏　　隋牛弘

四方有祀八蜡酬功收藏旣畢榛葛送終使之必報祭之斯索三時告勞一日爲澤神祇必來鱗羽咸致惟義之盡惟仁之至年成物阜罷役息民皇恩已洽靈慶無垠

蜡百神樂章　　舊唐書

樂志曰貞觀中蜡百神樂

肅和

序迫歲陰日躔星紀爰稽茂典聿崇清祀綺幣霞舒
瑞珪虹起百禩（一作禮一作靈）垂裕萬靈薦（一作祉方受）

雍和

緹籥勁序元英晚候姬蜡開儀豳歌入奏蕙馥雕俎
蘭芬玉酎大享明祇永綏多祜

蜡百神樂章　同前

樂志曰大樂舊有蜡百神迎送神詞二章不詳所
起

迎神（此詞廢不行用）

八蜡開祭萬物合祀上極天維下窮坤紀鼎俎流芬
（一作馥）鐏彝薦美有靈有祇咸希來止

送神（此詞後尚行用）

十旬歡洽一日祠（一作祀）終澄彝拂俎報德酬功慮虔
容肅禮縟儀豐神其降祉蹔馭隨風

八蜡之神部雜錄

詩經小雅甫田之什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箋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惟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爲休息之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者

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卽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郊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

其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旣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爲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

田畯至喜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正義曰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

同而實異也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旣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爲農夫之求神惟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

玉燭寶典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

東坡志林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貓虎之尸誰當爲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息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春明夢餘錄大蜡與藉田相爲始終而本朝惟於此闕焉應請當東作方興之始旣舉藉田之禮以祀先

農而以師先農民輿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來農民報其勤動之苦惜未行

山東博興縣志臘八日民間報賽蜡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十四卷目錄

龍神部彙考一
宋（眞宗天禧一則　神宗熙寧一則　徽宗大觀一則　孝宗乾道一則　理宗一則）
元（泰定帝致和一則）
明（神宗萬曆一則）
龍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燭龍圖　海外北經　大荒北經　應龍圖　大荒東經　大荒北經）
龍神部藝文一

燭龍　晉郭璞
祈雨龍祠祝文　宋蘇軾

龍神部藝文二（詩）

奉和聖製燭龍齋祭　唐張九齡
龍女祠　岑參
龍宮操　顧況
和河南裴尹侍郎宿齋天平寺詣九龍祠祈雨二十韻　劉禹錫
解雨送神曲　宋李常
龍女祠祈順風　梅堯臣
夜汎渦河龍潭　金吳激
遊龍祠　陳賡
金華尉趙德夫祈雨有感　元葉顒
禱雨龍洞山　趙孟頫
湖龍姑曲　楊維楨
龍王廟　明王彝
遊仙詩　張泰
擬楊鐵崖小遊仙　王鴻儒

和馬貫五松小龍女歌　方行
復和五松小龍女歌　前人
龍神部選句
龍神部紀事
龍神部雜錄
龍神部外編

馬神部彙考一

周　總一則
隋　總一則　煬帝大業一則
唐　總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代宗永泰一則
遼　聖宗統和一則
宋　總一則　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仁宗慶曆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明　太祖洪武一則　世宗嘉靖一則

馬神部彙考二

詩經　小雅吉日
爾雅　祭名
晉書　天文志
馬神部總論

鼠璞（蠶馬同氣）
馬神部藝文一
祀馬祖文　唐王仲丘
祭戰馬文　宋路振
馬神部藝文二（詩）
和張太祝冬祭馬步　唐儲光羲
馬神部紀事
馬神部雜錄
先農之神部彙考一
周（總一則）
漢（總一則）
後漢（總一則　章帝元和一則）
晉（武帝泰始一則）
宋（文帝元嘉二則）
南齊（世祖永明一則）
梁（高祖天監一則）
北魏（太祖天興一則　太宗泰常一則）
北齊（總一則）

隋　總一則

唐　太宗貞觀一則　高宗永徽一則　中宗嗣
聖一則　神龍一則　元宗開元二則　肅
宗乾元一則　憲宗元和一則

宋　太宗雍熙一則　眞宗景德一則　仁宗明
道一則　神宗元豐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高宗紹興二則　光宗紹熙一則

元　世祖至元六則　武宗至大一則

明　太祖洪武三則　成祖永樂一則　世宗嘉
靖二則　穆宗隆慶一則　愍帝崇禎二則

皇清　順治一則　康熙一則

神異典第三十四卷

龍神部彙考一

宋

眞宗天禧四年定修河致祭增龍神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天禧四年從靈臺郎皇甫融請凡修河致祭增龍神

神宗熙寧九年命官祭龍祠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熙寧九年以西江運糧獲應命本州長吏往祭龍祠

徽宗大觀四年詔封龍神王爵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大觀四年封英靈順濟龍王爲靈順昭應安濟王八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孝宗乾道四年封龍母爲顯應夫人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蘇州府志靈濟廟白龍神宋屢封忠烈昭應廣惠靈豐公神母顯正孚順聖善妃乾道四年知府姚憲又奏封龍母爲顯應夫人

理宗　　年勅封井龍爲廣潤侯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廣信府志貴溪縣仁福鄉聖井宋理宗朝三十代眞人赴闕雩旱檄井龍致雨大驗遺言於朝勅封廣潤侯

元

泰定帝致和元年春正月甲申加封幸淵龍神福應昭惠公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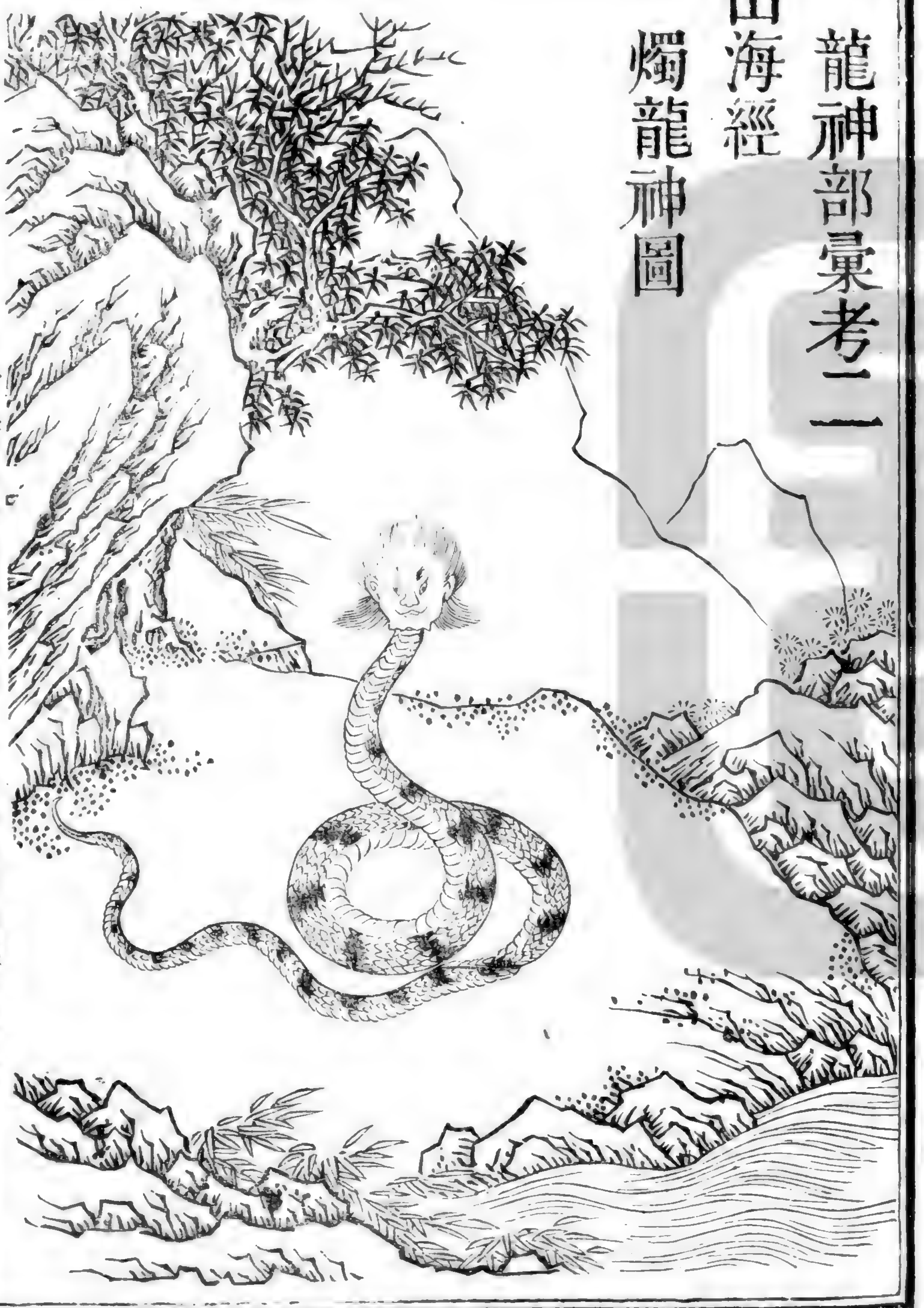
神宗萬曆二十六年加封黑龍潭神

按續文獻通考萬曆二十六年四月文書房傳旨朕先年謁祭天壽山及擇看壽宮回鑾道經金山地方見一廟宇傍有泉名曰黑龍潭山形秀異泉水淸奇朕駐蹕幸焉邇年以來或遇祈雨遣禱輒應昨因入春徂夏雨澤愆期朕甚焦勞每日夜分在於宮中秉誠露禱復遣正一嗣教大眞人張國祥前赴彼潭建立壇場自本月十七日起至二十日止竭虔祈禱即於十八日甘霖旋降又十九至二十日大雨普施四郊沾足三農慶幸天德龍功神靈響應朕心不勝感戴忻慰欲加封龍王廟及龍津潭名號立碑刻文表述護國濟民靈應顯化之功卿等議擬來行因加封廟號護國濟民神應龍王廟潭名爲神應龍潭

龍神部彙考二

山海經

燭龍神圖



海外北經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在無𦝫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

廣注 郭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息氣息也淮南子曰龍身一足任臣案括地圖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息爲風楚辭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注云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柳宗元天對曰修龍旦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楊萬里解云旦燎謂銜燭也張憲燭龍行云蛇身人面髮如赭銜珠光吐照天下謂此也

大荒北經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廣注 郭曰身長千里直目目從也正乘未聞晦明言視爲晝瞑爲夜也謁言能請致風雨也任臣案八

景玉錄曰乃異天之絕祝秘宣龍燭之元北鴻烈解曰燭龍在鴈門北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注云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朱建治平略曰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銜火天問之誣又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同此類唐地理志北庭有燭龍軍亦取斯義耳楚辭曰北有寒山逴龍赩只注云逴龍當是燭龍乾坤鑿度曰燭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溫暖行南時大殺行北時嚴殺推測其義似不指此也

於十八日甘霖旋降又十九至二十日大雨普施四郊沾足三農慶幸天德龍功神靈響應朕心不勝感戴忻慰欲加封龍王廟及龍津潭名號立碑刻文表述護國濟民靈應顯化之功卿等議擬來行因加封廟號爲護國濟民神應龍王廟潭名爲神應龍潭

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龍神部藝文一

燭龍　晉郭璞

天缺西北龍銜火精氣爲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神

祈雨龍祠祝文　宋蘇軾

神食於民吏食於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桑神事雨暘匪農不力雨則時嗇召呼風霆來會我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尚饗

龍神部藝文二（詩）

奉和聖製燭龍齋祭　唐張九齡

上帝臨下鑒亦有光孰云陰隲惟聖克彰六月徂暑
四郊愆陽我后其勤告于壇塲精意允溢羣靈鼓舞
蔚兮朝雲沛然時雨雨我原田亦既有年燭龍煌煌
明宗報祀于以助之天人帝子聞詩有訓國風茲始

龍女祠　岑參

龍女何處來來時乘風雨祠堂青林下宛宛如相語
蜀人競祈恩捧酒仍擊鼓

龍宮操　　顧況

龍宮月明光參差精衞銜石東飛時鮫人織綃采藕絲翻江倒海傾吳蜀漢女江妃杳相續龍王宮中水不足

和河南裴尹侍郎宿齋天平寺詣九龍祠祈雨二十韻　　劉禹錫

有事九龍廟潔齋梵王祠玉簫何時絕碧樹空涼颸吏散埃壒息月高庭宇宜重城肅穆閉澗水潺湲時人稀夜復閑慮靜境亦隨緬懷斷鰲足凝想乘鸞姿朱明盛農節膏澤方愆期瞻言五靈瑞能救百穀萎伊喔晨雞鳴闌干斗柄（一作杓）垂修容謁神像注意陳正詞驚飆起泓泉若調（一作名）雷雨師黑烟聳鱗甲灑液如棼絲豐隆震天衢列缺揮火旗炎空忽淒緊高靄懸綆縻生物已霶霈濕雲稍離披丹霞啓南陸白水含東菑熙熙飛走適藹藹草樹滋浮光動宮觀遠思盈川坻吳公敏於政謝守工爲詩商山有病客言賀舒龐眉

解雨送神曲　　宋李常

怒風兮揚塵日爍石兮將焚水泉竭兮厚地裂嘉穀稾兮孰耨且耘神龍兮靈蟄抱清波兮幽瀆鳴鼉鼓兮舞神覡庶下鑒兮霈祥氛

龍女祠祈順風

梅堯臣

龍母龍相依風霜隨所變舟人請于往出廟旗腳轉旗指西南歸飛帆疾流電長蘆江口發平明白鷺洲前已朝膳竹根杯珓不欺人世間然諾空當面

夜汎渦河龍潭

金吳激

輕舟弄素月靜夜橫清渦天風毛髮亂疎星燦明河圖經記父老冥寞年歲多淵沉三千丈湛碧寒無波微流帶文藻絕岸無衆莎炯如帝鴻鏡可鑑不可磨中蟠至神物役使羣蛟鼉蜿蜒頭角古勁鬣誰敢劘深宮照珠貝頗費蚌與螺何時葛陂竹化作陶公梭

遊龍祠

陳賡

黃河如絲導崑崙萬里南下突禹門支流潛行天地底泒作八道如霆奔吾聞川瀆嶽靈有眞宰況乃利澤開洪源龍神窟宅瞰平野千古廟貌何雄尊深林含蓄雷雨潤冷殿似帶波濤痕我來南州走塵坌執

熱未濯憂思煩試歟甘冽洗肝肺一勺注腹清且燉悠然晞風坐東廡倏見繪畫如飛騫仙官華衵乘朱軒旗纛掩藹蛟伏轅雷公電母踏烟霧天吳海石驅鼉黿何時借取霹靂手倒挽銀漢清乾坤廟前老翁顧我語孺子未易排天閽胡爲高論乃如此一笑滿面春風溫是時三月遊人繁男女雜遝簫鼓喧搴茭洗玉苔靈覡割牲釃酒傳巫言巫言恍惚廟扉闔拜手上馬山烟昏

金華尉趙德夫祈雨有感　元葉顒

陽烏赫赫明高穹火雲不雨天西東晴波渴飲千丈虹嘉穀槁死生蝱蟲金華趙宰亦憫農陳詞涕泣呼天公食天之祿因農功視農不救寧爲忠下人無罪天所容願以斯責歸微躬志誠直通龍伯宮須臾遣出雙玉龍利爪排空怒且雄阿香推車海若從鞭雲駕雨隨天風下與世人爲年豐要令飢旅顏回童少焉雲散天宇空神龍卻歸潭水中廟閑山空鼓鼕鼕

禱雨龍洞山　趙孟頫

蒼山如犬牙細路入深谷絕壁千餘仞上有凌雲木

陰崖不受日洞穴自成屋蕭森人跡少薈蔚獸攸伏雲林互隱映澗道相迴復翔禽薄穹霄鳴鳥響岩曲臨橋濯清飈汲井漱寒玉神物此淵潛愆陽有祈祝風漓慙善教吏懦恥厚祿暫懷塵外想獨往疑有梏過幽難久居濟勝乏高躅策馬尋故溪歸樵相追逐

湖龍姑曲　楊維楨

湖風起浪如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鼉豎尾月中泣倒卷君山輕一粒浪中拍碎岳陽樓萬斛龍驤半空立雨工騎羊鞭迅雷紅旗白蓋蚩尤開青蛾鬒髮紅藍腮紫絲絡頭雙黃能神絃歌急龍姑來

龍王廟　明王彝

鼕鼕天鼓秋湖裏雪山曜日青山紫金鎖蛇鱗百尺身頷得江中萬魚起女巫亂乳飲龍孫兩蘂芙蓉瀉秋水神絃悵悵風雨黃明珠一夜照龍堂三江水渾龍濯足明朝化作林中綠

遊仙詩　張泰

蓬萊水淺不容舠欲借瑤池養六鼇王母裁書報龍伯仙源祇好灌蟠桃

龍女擕筐到日南扶桑摘葉飼氷蠶繅絲倩得鮫人
手爲織紅綃製舞衫
魚軒輾破水中天霧鬢風鬟從列仙鼉鼓鼕鼕敲向
月洞庭君女嫁涇川

擬楊鐵崖小遊仙　王鴻儒

戲拋白鳳下青冥黃鶴樓頭雨正晴十八女郎歌勸
酒人間誰識是龍精

和馬貫五松小龍女歌　方行

五松小姑龍帝女綽綽飛璫夜行雨天吳移海醉不
歸江邑千年作誰主漂星輾月流翠滑青霓曳裾玳
窻八同心縷結寄玉郎複疊毾㲪製霞襪玉罌轉水
月獨漉綷縩香裾蹙蘭屋閑擲明珠贈宓妃一片長
眉寫新綠罘罳瑤殿卑何年排空鳳管衝九天割鮮
不食起鳴絃水波帖玉無驚烟

復和五松小龍女歌　前人

東方龍君降靈女騰飈曳烟軋腥雨撲花掃海神爲
悲玉帝封爲九河主貝宮銅龍刺雲滑彤臺闕玉蛟
柱八瓊絲絡鳳騎紫霞金帖瓏瓏水晶襪鰲頭牽波

月籔漉翠幄銀屏沓珠屋倒窣天瓢澆火龍九點齊州一時綠撾鐘歡飲邀萬年花宮盤盤象青天湘妃獻樂鼓冰絃下窺四海銷氛烟

龍神部選句

唐盧照鄰詩島夷復祀龍伯來賓

李白詩燭龍棲寒門光耀猶旦開

劉禹錫詩讀盡龍王宮裏書

溫庭筠詩龍伯驅風不敢上百川噴雪高崔嵬

南唐王繼勳詩龍神降伏住持堅

宋蘇軾詩今朝一雨聊自贖龍神社鬼各言功

元袁桷詩龍淵明玕秀恍惚百靈曒

張天英詩龍女吹簫出畫舫

張可久詩小龍二女相從游眉山低壓青黛羞

楊維楨詩龍女還珠雞卵大結爲雙佩賜方平

明高啓詩又見太湖動我前洶涌三十萬頃烟波濤長風吹人度層嶂不用仙翁赤城杖峰廻秋礙海鴟飛日出夜聽天雞唱中有一線長不枯乃是蜿蜒神物之所都老藤陰森洞府黑樹上不敢留棲烏當年禱雨車來此投合符靈旗風轉白日晦馬鬣一滴霑三吳

梅鼎祚詩女魃非北御應龍安可爲

龍神部紀事

滑縣志漢武帝時城西北大河水勢猛惡以黑白二龍相鬬衝洊城池勅修宣防宮又起龍虎廟禳鎮之

唐書王璵傳璵托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楨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請即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飢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湫者龍所托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祟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今所興造臣請以便宜悉停帝從之

唐逸史明皇在東都晝寢夢一女子容豔異常梳交心髻大袖寬衣帝曰汝何人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也衞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樂願賜一曲以光族類帝于夢中爲鼓胡琴倚歌爲凌波池之曲龍女拜謝而去及寤盡記之命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因宴於凌波宮臨池奏新聲忽池波湧起有神女出於波心乃夢中之女也望拜御坐良久乃沒因置祠池上每歲祀之

蘇州府志錢謙益煥靈廟記梁天監元年有村姥居山之東感孕而生白龍三日龍來就乳姥怖而死鄰爲瘞之忽雷雨遷塚於山之腹泉池泓然木無棲鳥歲之五月龍來省視一境驟寒唐貞觀十年龍常鬬墨龍於虞山之東山裂水出故名破山邑人因設像祠龍母於寺西澗旁水旱禱焉宋太平興國中遷像於頂山寺是日白氣亙天而龍見三日後遶于祠上

文獻通考郪亭廟在南康軍郪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江中有蛟爲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小蛟遁去後頗爲害行舟多覆溺者大中祥符三年

內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自空而下須臾暴雨因焚香祝之翌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又有木筏過湖忽有巨蟒登筏筏遂沈俗言卽廟神也遂詔官吏祭蛟又改蛇山爲吳山立廟山側下卽其穴六年十月上作戒蛟文遣中使齋往刻石仍致祭自是頗有靈應

聞見近錄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像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觀者必秉炬而入有落燼卽旋失去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此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氷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蘇州府志胡偉靈濟廟記晉隆安中繆氏女因出歸

途日暮天欲雨忽遇老人詢姓氏居所願假避雨待旦而前語竟失老人所在已而有娠父母惡而逐之乞食於鄰踰年產一肉塊棄之水中忽焉化爲白龍宛延母前若有所告者母驚仆地須臾雷電晦冥風雨交作良久開霽則白龍夭矯於山椒俄頃復還產所視母已死乃飛騰而去鄉民厚葬其母於此今所謂龍冢是也自是憑巫以求立祠且言所產白龍已廟食長沙於是鄉民建龍廟於山顛每歲三月十有八日龍歸省母前期旬日天氣肅寒四山烟雨乍晴復合正誕之辰龍必見形或身長尋丈隱顯於衆山之上或小如蜥蜴依於廟貌暴風雷雨澍溝號木則其驗也歲在庚辰三月三日客有艤舟南徐者一白衣老附舟云吾至自長沙欲省親於蘇之陽山願以錢十緡僦直而酬其半舟師從之辰巳間解維至夜僅行數十里老人怒其緩自爲操舟舟師因共臥遲明蹴之使興舟已近岸距南徐三百六十里矣老人翩然登岸徐步入廟舟師隨之寂無形影顧龍母帳前僦舟半直在焉既而雷雨大作舟師問寺僧始知

龍歸也長沙廟食誕辰省母至是益驗

陸韶煥靈廟記景祐二年范公仲淹守郡親詣廟禱雨政和初錫額膺封遷其祠於龍池紹興辛巳逆亮犯順高宗降祝文以禱時李寶奏海道之捷既而獲裨將倪新殿簡言於衆曰當戰時有大龍舟旂幟皆白上植一旗書海虞山龔皓風濤大作敵舟不能自制遂敗蓋白龍助順云

紹熙甲寅春無雨至夏侍御冷世光諸紳禱龍於慧日寺夢白衣老人曰我龍也水涸將於何取旁有古澗澗水一泓指曰可矣及寤徐覺窻紙皆鳴甘雨驟澍邑令孫應時下車未幾苦旱亦迎禱於寺五月九日龍見尚湖之濱片雲正黑爪角時露而尾垂屬地可數十丈色如霜後二日大雨霑足

異聞總錄舊傳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卷曲闌獨倚山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黃魯直讀之悽然曰似為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筆勢類女子又淚眼不曾晴之句疑為鬼耳是夕夢

女子曰我家豫章吳城山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識之魯直驚瘖曰此必吳城小龍女輩也時建中靖國元年云乾道六年吳明可帥守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清江朱景文因緣來見得攝新建尉適府中葺吳城龍王廟命之董役頗極嚴緻及更塑偶像朱指壁間所繪神女容相謂工曰必肖此乃佳凡三四易然後明麗豔冶如之朱甚喜忽憶荆州詞以爲語意憤抑悽惋殆非龍宮婣雅出塵態度爲賦玉樓春一闋書於壁曰玉堦瓊室冰壺帳寧地水晶簾不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揚風淡蕩有時閑把蘭舟放霧鬢烟鬟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琉璃千萬丈旣而夜夢旌幢羽葆儀衞甚盛擁一輜軿有美女子居其中傳言龍女來謁下車相見宴飲寢昵如經一日夜言談瀟灑風儀穆然將行謂朱曰君不記疇昔事矣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因行游江湖爲我家婿妾實得奉箕箒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吳城之念正爾不忘故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且盡此時

當復諧佳偶知君所作玉樓春詞破前人之誤甚以爲慼非君憶舊遊亦無因知吾家如此其熟也言畢愴別而去既覺乃亟作文記其事特未悟南海之說但云豈非他日或以言事貶竄至彼邪爾後每夕外人常聞室內笑語聲久而病瘠家人疑其有祟挽使罷歸明年又以事來吳公已去後帥龔實之留攝酒官俄以家難去服闋調袁州分宜主簿頃次家居縣之士子昔從爲學聞其歸鄉相率來謁因話邑中風土偶及主簿廨前有南海王廟朱恍然自失明日抱疾遂不起元未嘗得至官凡兩攝職於豫章所謂多得祿者如是而已蓋初治像及撰詞時方寸墜妄境故自絕其命神女之夢契殆必黠鬼託以爲姦者歟樂平人楊振者爲臨江司戶說其事甚詳

金史五行志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一爪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乃沒郡人競往觀之七月丁酉河水溢壞民廬

舍

輟畊錄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塞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劉學仙嘗至其地見有烹羔筒酪祠焉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鞣而治之爲期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曰鬼工然不可測也歸語于虞邵菴先生初以爲誕及質諸其土人之在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爲常不以爲異耳

蘇州府志陸龍煥靈廟記明萬曆中水旱洊仍忠烈楊公漣隨禱而應報祀之日白龍旋繞於祠邦人皆拭目焉

衡岳志白雲峰在紫蓋鄉西有白雲寺下有龍潭神龍出入靈感有驗人茹葷者不敢近爲朱陵洞天之東便門下有白雲洞

山東通志駝山在青州府城西南八里雲門山右山陰有龍湫上有龍祠禱雨輒應

龍神部雜錄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辰日有自稱雨師者龍也

月令廣義月建申初七初九十五二十七西海龍王下魚鬼登天訴事午時後惡風無風卽雨須愼行船

八月十八日四海龍王神會之日

龍神部外編

柳毅傳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若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

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托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惟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托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耶女悲泣自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廻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鎡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

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愼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要以聽焉語

畢俄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為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聾瞽使閨窗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為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

此故錢塘之人曰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坼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鏁鏁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毅良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然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所寄辭之女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盡意毅撝退辭謝俯仰唯唯迺告兄曰向者辰發靈

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寃而宥其失前所譴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慙懼不知所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劒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鉦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旣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

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鬢鬢兮雨雪羅繻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耶愚有衷曲一陳於公爲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

義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歘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壞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鏁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元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以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至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唐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其久復懽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

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塗上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惠美欲擇婿以配焉又何如哉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豔豐狀則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濃飾豔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于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

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乖負夙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追張韓繼卒君卜居于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慬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愼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耶抑忿然耶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寃餘無及也初言愼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尚寧有

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胷臆酬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載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

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酉陽雜俎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王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

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慼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其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舟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祀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龍王身光曰憂流迦此言天狗

已瘧編張士傑客壽陽被酒歷淮陽濱入龍祠見後帳龍女塑像甚美乃取桐葉題詩投帳中云我是夢中傳彩筆書於葉上寄朝雲忽見一舍有美女士傑竟詣置酒女吟曰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爲傳風水到長安士傑昏醉既醒孤坐於廟門之右小女奴曰娘子傳語還君桐葉勿復置念

廣信府志貴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衞森列持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旱乃天數非吾獨

專小民不修誠侗天而晝夜聒井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違前誠吹角井上角復墜井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不仆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入冥間不令出旣因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鄉人往驗之信爲立祠凡有禱則應

馬神部彙考一

周

周制以四時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諸神

按周禮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執駒

（訂義）鄭鍔曰馬未嘗有祖此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駟也以天文考之天駟房星也房爲龍馬馬之生者其氣實本諸此則馬祖爲天駟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駒始生之馬血氣未定不可通淫順春祭祖之時則執而維縶之以其有始生之

氣鄭司農曰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訂義）鄭鍔曰先始教人以放牧者也夏草方茂馬皆出而就牧思其始教以養牧之法故祭於夏夏者放牧之時可以就牧故頒而牧養之夏火方盛馬者火畜又兄馬之特乎至夏而氣益盛不可制畜故祭先牧之時則攻而治之使皆調伏鄭康成曰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王氏曰攻特者駒之不可習者庾人攻之矣及成焉而不可習則校人攻之

秋祭馬社臧僕

（訂義）王昭禹曰馬社廐中之土示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廐之時故祭馬社鄭鍔曰皁廐所在必有神焉賴乎土神以安其所處故祭馬社王昭禹曰僕御五路之僕王氏曰臧僕則簡馭者簡其臧亦簡其或不臧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訂義）鄭康成曰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鄭鍔曰寒氣總至馬方在廐必存其神使不爲災唐人之頌曰冬祭馬步存神也王昭禹曰馬步爲馬禱行冬則大閱之時故祭馬步賈氏曰馬神稱步若元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與酺字異音同義鄭鍔曰及冬之時自春所養乘者至是皆見其良矣乃擇其良者以獻於王如物至冬成而可獻也馭夫則主馭者將使之馭使車貳車佐車之人五馭必有法安可不講其藝乎於冬講之一年之事也鄭鍔曰馬之難育也必祈諸神以爲之助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四時各有所祭之神順其時各有蕃馬之法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訂義）鄭鍔曰庾人職卑安得主馬祖之祭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已則祭閑之先牧於校人命執駒之時已則散馬耳圉馬（又）校人夏祭先牧迺祭夫始教牧馬之人此祭閑之先牧則祭始作閑以牧馬之

神

隋

隋制以四時祭馬神

按隋書禮儀志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皆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煬帝大業七年設壇祭馬祖命有司祭先牧及馬步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大業七年征遼東於薊城北設壇祭馬祖於其上亦有燎又於其日使有司幷祭先牧及馬步無鐘鼓之樂

唐

唐制以四時祭馬神

按舊唐書禮儀志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用剛日牲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

元宗開元二十年四時祭馬祖馬社先牧馬步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云云

代宗永泰五年復置馬祖壇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永泰五年四月丙午命太常寺復置馬祖壇依常式享祭

遼

聖宗統和十六年五月甲子祭白馬神

按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宋

宋以馬祖等祭爲小祀

按宋史禮志小祀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禱馬於馬祖壇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車駕北征前一日遣官禱馬於馬祖壇用少牢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仁宗慶曆　年定馬神壇壝之制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慶曆馬祖祀典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祀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擇壇壝之制各廣九步高三尺四陛一壝

徽宗政和　年祀儀馬祖先牧祭以少牢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明

太祖洪武二年立馬祖諸神壇

按明會典司馬馬祖先牧神廟國初築壇於南京後湖並祀今立廟如之每歲二八月中旬擇日遣太僕寺官祭

按大政記洪武二年正月癸丑命祀馬祖諸神築壇於後湖

世宗嘉靖　年定馬祖遣官致祭

按明會典云云

馬神部彙考二

詩經

小雅吉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疏）言王以吉善之日維戊也於馬祖之伯既祭之求禱矣以田獵當用馬力故爲之禱祖求其馬之强健也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

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旣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旣伯旣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

爾雅

祭名

旣伯旣禱馬祭也

注

伯祭馬祖也

晉書

天文志

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亾馬大貴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房

四星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

馬神部總論

鼠璞

蠶馬同氣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汝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爲蠶俗謂蠶神爲馬明菩薩以此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爲馬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

馬舊禮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馬神部藝文一

祀馬祖文　唐王仲丘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某官臣姓名昭告於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祗薦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馬祖之神尚饗

祭戰馬文　宋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才但能走馬以馳射爲事受命恇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

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縈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爲驪騂泉水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鶩獰丹髦曉霞的顙秋星茀方著幹宜乘旋鷹巉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脉張獸惡恐噬虬獰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圉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撾而授紲牧官劬劬歲入劵書蹄踵纍纍逼乎鬼區名駒大駖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驛儈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踶而齧或驤而吪原蠶申禁駔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閔之於內殿養之於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虜塵入我河濆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珥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向嚄唶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凄凄

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饑駿馬餧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悞生芻致祭弊帷成禮逮于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馬神部藝文二　詩

和張太祝冬祭馬步　唐儲光羲

故壇何肅肅中野自無喧烈火見陳信颺言聞永存
房星隱曙色朔氣動寒原今日歌天馬非關征大宛

馬神部紀事

滑縣志宋高宗爲康王質于金逃歸倦息崔府君廟夢神告以門外備馬候王覺門外果有馬遂馳渡河馬爲泥土人建泥馬廟在縣南二十里

恆岳志弘治十四年宣府大同延綏馬生蟲死者數萬匹禱馬神弗應以聞上遣使祭北岳災頓息

馬神部雜錄

抱朴子按九鼎記乃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馬鬼常時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先農之神部彙考一

周

周始祈年于田祖

按周禮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訂義）鄭康成曰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陳及之曰田畯田大夫古有功于農事者

漢

漢以耕日祠先農

按後漢書禮儀志注漢舊儀曰春始東耕于籍田官祠先農先農卽神農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

按賀循籍田儀漢耕日以太牢祭先農于田所

後漢

後漢以始耕告祠先農

按後漢書禮儀志正月始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　按祭祀志縣邑常以乙未日祠先農于乙地

章帝元和元年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頌載芟祠先農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不載　按齊書樂志云云

晉

武帝泰始四年以太牢祀先農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主者詳具其制以太牢祀先農

宋

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壇祠先農

按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嘉二十年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耕日太祝以一太牢祠先農悉如祠帝社之儀

元嘉二十一年立壇祀先農

按宋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嘉二十一年春親耕乃立先農壇于藉田中阡西陌南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率太祝令及衆執事質明以太牢祠

南齊

世祖永明三年詔以正月丁亥祀先農

按南齊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兼太學博士劉蔓議據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梁

高祖天監十二年設先農神座陳薦羞之禮

按梁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隋書禮儀志梁初藉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武帝以爲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藉田理

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又國語云王卽齋宮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乃有沐浴祼饗之事前代當有耕而不祭故闕此禮國語又云后稷臨之太史讚之則知耕藉應有先農神座兼有讚述耕旨今藉田應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兼於耕所設先農神座陳薦羞之禮讚辭如社稷法

北魏

太祖天興三年春祭先農用羊一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太宗泰常三年立先農之壇于別兆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北齊

北齊以每歲正月吉亥祀先農

按隋書禮儀志北齊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農神農氏于壇上無配享

隋

隋制以孟春吉亥親祭先農

按隋書禮儀志隋制于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

千畝爲壇孟春吉亥祭先農于其上以后稷配牲用一太牢皇帝服衮冕備法駕乘金根車禮三獻

唐

太宗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親祭先農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會要云云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丁亥親享先農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會要云云

中宗嗣聖　年（即武后垂拱　年）改藉田壇爲先農壇

按唐書武后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先農唐初爲帝社亦曰藉田壇垂拱中武后改藉田壇曰先農壇

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爲帝社壇

按唐書中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禮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則緣田爲社曰王社侯社今曰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爲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置之地則無傳也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于官社之後以夏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瓚

曰高帝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謂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社爲帝社故摯虞謂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晉或廢或置皆無處所或曰二社並處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曰王社在藉田按衞宏漢儀春始東耕于藉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又五經要義曰壇于田以祀先農如社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爲國六神晉太始四年耕于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舊儀及國朝先農皆祭神農于帝社配以后稷則王社先農不可一也今宜于藉田立帝社帝稷配以禹棄則先農帝社並祠叶于周之載芟之義欽明又議曰藉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農句龍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謂之農而周棄繼之皆祀爲稷共工之子曰后土湯勝夏欲遷而不可故二神社稷主也黃帝以降不以羲農列常祀豈社稷而祭神農乎社稷之祭不取神農耒耜大功而專于共工烈山蓋以三皇洪荒之迹無取爲教彼秦靜何人而知社稷先農爲二而藉田有二壇乎先農王社一也皆后稷句龍異名而分祭牲

以四牢欽明又言漢祀禹謬也今欲正王社先農之號而未決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齊賢等乃奏言經無先農禮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在藉田也永徽中猶曰藉田垂拱後乃爲先農然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句龍氏配于是爲帝社壇又立帝稷壇于西如太社太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于太社

元宗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于壇上以后稷配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云云

開元二十三年親祀神農于東郊配以勾芒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云云

按會要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親祀先農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親祀神農于東郊以后稷配

肅宗乾元二年祭神農以后稷配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釋軷而入

壇遂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焉

憲宗元和五年爲先農壇於藉田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禮樂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藉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采開元乾元故事爲先農壇于藉田

宋

太宗雍熙四年詔以來年正月祀先農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雍熙四年詔以來年正月擇日有事於東郊所司詳定儀注依南郊置五使除耕地朝陽門七里外爲先農壇其祭先農如郊祀例餘並權用大祠之制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百官不受誓戒神農后稷冊學士院撰文進書

眞宗景德四年有司請以亥日祀先農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景德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來年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祈穀祀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曰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藉

先儒皆云元日謂上辛郊天也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藉也六典禮閣新儀並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望改用上辛後亥日用符禮文

仁宗明道二年二月丁未祀先農於東郊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神宗元豐二年詔于京城東南建先農壇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豐二年十月癸卯詔于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爲藉田置令一員徙先農壇于其中先是五月九日王存等議以南郊鑁麥殿前地及玉津園東南羡地并民田共一千一百畝充藉田外以百畝建先農壇

徽宗政和元年有司議享先農爲中祠命有司攝事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高宗紹興七年五月壬申命禮官舉先農之祀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紹興十六年親饗先農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紹興十六年正月五日禮官修定親享先農親耕儀注上之二十二日

壬辰皇帝袞冕親享先農二十五日乙未百官表賀

光宗紹熙五年太社令陳峴奏葺先農壇從之

按宋史光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紹熙五年太社令陳峴奏九宮先農高禖壇壝蕪廢不治而農壇爲甚乞命臨安府守臣葺築以嚴祀典從之

元

世祖至元九年始祭先農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九年二月戊申始祭先農如祭社之儀

至元十三年二月戊午祀先農東郊

至元十四年二月戊辰祀先農東郊

至元十五年二月戊午祀先農

至元十六年二月戊寅朔祭先農于藉田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丁亥命翰林學士承旨撒里蠻祀先農於藉田

按以上俱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武宗至大三年建壇祀先農

按元史武宗本紀不載　按祭祀志至大三年夏四

月從大司農請建農蠶二壇博士議二壇之式與社稷同是歲命祀先農如社稷禮

明

太祖洪武元年御史尋适請耕藉田享先農以勸天下上從之

按春明夢餘錄云云

洪武二年始建先農壇每歲親祭

按明會典洪武二年始建先農壇于山川壇西南列爲大祀每歲親祭遂耕藉田以后稷氏配已又奉仁祖配後改中祀止遣應天府官致祭不設配位祭畢猶親耕藉田

洪武八年令府尹祭先農壇不設配

按春明夢餘錄云云

按圖書編洪武八年奉欽依我想先農只是上古一箇種田的人今後祭先農時百官都致齋那當祭日子教應天府官率耆老幷種田的老人去祭祭畢我率百官到那田所依前親耕欽此遣應天府尹祭不設配上親耕如故

成祖永樂　年北京建壇祀先農

按明會典永樂定都建壇如南京遣順天府官致祭自後遇登極初行耕藉禮則親祭每歲以仲春上戊日遣官致祭

按春明夢餘錄先農壇永樂初建于太歲壇傍之西南上耕藉田親祭餘年順天府尹祭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天倉星又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豐穰靈星是天田星在于辰故農字從辰

世宗嘉靖十六年諭戸部尚書祭先農

按明會典嘉靖十六年諭凡親耕則戸部尚書先祭先農上至止行三推禮

嘉靖四十一年遣順天府尹祭先農免樂舞

按圖書編云云

穆宗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宜罷祈穀於先農行事大享禮亦宜罷詔可

按春明夢餘錄云云

愍帝崇禎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上親祭先農壇

按春明夢餘錄云云

崇禎十五年復親祀先農

按春明夢餘錄崇禎十五年二月己未卯刻上駕至先農壇六科同禮部導駕至具服殿易皮弁服絳紗祭服至壇壇上結黃幄奉先農下設上拜位上拜揖甚恭

皇清

順治十一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一年二月皇上行耕藉禮躬祭先農壇

康熙十一年

大清會典康熙十一年二月皇上行耕藉禮親祭先農壇

古今圖書集成

三0九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十五卷目錄

先農之神部彙考二

詩經（小雅甫田　大田）

禮記（郊特牲）

史記補（三皇本紀）

風俗通（先農）

蔡邕獨斷（先農）

先農之神部藝文一

祀先農文　唐王仲丘
青苗神　元沈貞
祀先農文　明太祖

先農之神部藝文二　詩

祀先農迎送神歌　梁江淹
先農歌誠夏　隋牛弘
享先農樂章　舊唐書
又

先農之神部雜錄

先蠶之神部彙考一

周　總一則
漢　總一則
後漢　明帝永平一則
晉　武帝太康一則
宋　孝武帝大明一則
北齊　總一則
北周　總一則
隋　總一則

唐（太宗貞觀一則　高宗永徽一則　元宗先天一則）

宋（眞宗景德一則　神宗元豐一則　徽宗政和一則　宣和一則　高宗紹興一則　孝宗乾道一則）

明（世宗嘉靖二則）

先蠶之神部彙考二

宋史（天文志）

通鑑前編（先蠶）

先蠶之神部總論

三才圖會（蠶馬同氣）

鼠璞（蠶馬同氣）

先蠶之神部藝文一

祀先蠶文　明會典

先蠶之神部藝文二（詩）

享先蠶樂章　舊唐書

祭先蠶樂章　明會典

先蠶之神部紀事

旗纛之神部彙考一

秦（始皇一則）

漢（高祖一則　武帝一則）
北齊（總一則）
隋（高祖開皇一則　煬帝大業一則）
唐（總一則）
遼（景宗乾亨一則　聖宗統和一則）
宋（太宗太平興國一則）
明（太祖洪武一則　成祖永樂三則　世宗嘉靖一則）
旗纛之神部彙考二
詩經（大雅皇矣）
禮記（王制）
爾雅（祭名）
山海經（大荒北經）
史記（五帝本紀　天官書）
晉書（天文志）
春明夢餘錄（旗纛）
旗纛之神部藝文一
祭纛文　唐獨孤及
禡牙文　陳子昂

旗纛之神部藝文二（詩）
旗纛　明高啓
旗纛之神部選句
旗纛之神部紀事
旗纛之神部雜錄
旗纛之神部外編
瘟疫之神部彙考一
周（總一則）
後漢（總一則）
北齊（總一則）
隋（總一則）
唐（總一則）
瘟疫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月令　郊特牲）
史記（封禪書）
瘟疫之神部藝文一
大疫上疏　後漢張衡
說疫氣　魏曹植

逐伯強文　宋劉敞
瘟疫之神部藝文二詩
譴瘧鬼　唐韓愈
紘歌行　孟郊
臘月郵田樂府（并序）　宋范成大
時儺　元吳萊
瘟疫之神部選句
瘟疫之神部紀事
瘟疫之神部雜錄

神異典第三十五卷

先農之神部彙考二

詩經

小雅甫田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

（傳）田祖先嗇也（疏）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

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勾龍能平之則勾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惟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

大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禮記　郊特牲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陳注）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大全）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剏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以先嗇爲主而以司嗇配之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陳注）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畷

史記補

三皇本紀

炎帝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

風俗通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

蔡邕獨斷

先農

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

先農之神部藝文一

祝先農文　　唐王仲丘

神農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作方興率由典則恭事千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備常祀陳其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饗

后稷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

后稷氏土膏脉起爰修耕藉用薦常祀於帝神農氏惟神功協稼穡實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

青苗神　元沈貞

兩旗兮分張舞輕風兮悠揚神之司兮我疆原田每每兮立我青秧不稂不莠兮無虸無蚄時雨兮時暘俾百穀兮登場維神兮降康報之兮肴蒸腯羊

祀先農文　明太祖

洪武元年正月十七日告祭於先農之神惟神生於天地開闢之初創田器別嘉種以肇興農事古今億兆非此不生永爲世教帝王典祀敬不敢忘因天下亂集兵保民者一紀於茲荷天眷佑海內一家臨御稱尊紀綱黎庶考典崇祀神載策書今東作方興禮宜告祭謹命太常寺築壇於京城之陽躬率百司詣壇展禮緬惟神明造化萬世如新冀發太古之苗寶初生之粟爲民立命昭祀無疆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備常儀陳其名薦以神作主尚饗

先農之神部藝文二（詩）

祀先農迎送神歌　　梁江淹

羽鑾從動金駕時遊敎騰義鏡樂綴前修率先丹耦
躬遵綠疇靈之聖之歲殷澤柔

先農歌誠夏　　隋牛弘

農祥晨晰土膏初起春原俶載靑壇致祀斂蹕長阡
迴旗外壝房俎飾薦山罍沈滓親事朱紘躬持黛耜
恭神務穡受禧降祉

享先農樂章　　舊唐書

樂志曰貞觀中享先農樂

咸和

粒食伊始農之所先古今攸賴是曰人天耕斯帝藉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

肅和

樽彝既列瑚簋方薦歌工載登幣禮斯奠肅肅享祀顒顒纓弁神之聽之福流寰縣

舒和

羽籥低昂文綴已干戚蹈厲武行初望歲祈農神所聽延祥介福豈云虛

享先農樂章　同前

樂志曰太樂舊有享先農送神樂章不詳所起

咸和

三推禮就萬庾祈凝賁賓志遠蕭薌惟興降歆肅薦垂祐祇膺送神有樂神其上昇

先農之神部雜錄

春明夢餘錄大蜡與藉田相爲始終而本朝惟於此闕焉應詔當東作方興之始既舉藉田之禮以祀先農而以帥先農民與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來農民報其勤動之苦惜未行

先蠶之神部彙考一

周

周制王后以中春帥命婦享先蠶于北郊

按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按晉書禮志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蠶于北郊

漢

漢制皇后親桑東郊祭蠶神

按晉書禮志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

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

後漢

明帝永平二年皇后帥命婦祭先蠶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永平二年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

注　漢舊儀曰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

晉

武帝太康六年詔以明年立先蠶壇祠以太牢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康六年詔蠶禮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先蠶壇在蠶室西南擇吉日皇后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至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

宋

孝武帝大明四年設先蠶兆域又立蠶觀

按宋書孝武帝本紀大明三年冬十月詔來歲使六

宮妃嬪修親蠶之禮四年二月甲申皇后親桑於西郊

按隋書禮儀志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先蠶設兆域置大殿七間又立蠶觀自是有其禮

北齊

北齊置先蠶壇使公卿祀先蠶黃帝軒轅氏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置先蠶壇於桑壇東南每歲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蠶黃帝軒轅氏於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

北周

北周皇后率命婦祭先蠶西陵氏

按隋書禮儀志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三妃三㚤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太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昭化嬪亞獻淑嬪終獻因以公桑焉

隋

隋制以季春上巳皇后率命婦祭先蠶

按隋書禮儀志隋制於宮北三里爲壇高四尺季春

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

唐

太宗貞觀元年皇后親饗先蠶

按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三月癸巳皇后親蠶

按禮樂志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

高宗永徽三年詔以先蠶爲中祀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會要永徽三年三月七日以先蠶爲中祠后不祭則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農

元宗先天二年三月辛卯皇后親祠先蠶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會要云云

宋

眞宗景德三年詔遣官祭先蠶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先蠶之禮久廢眞宗從王欽若請詔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按開寶通禮季春吉巳享先蠶於公桑前享五日諸與享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享日未明五刻設先蠶氏神坐於壇

上北方南向尚宮初獻尚儀亞獻尚食終獻女相引三獻之禮女祝讀文飲福受胙如常儀又按唐會要皇帝遣有司享先蠶如先農可也乃詔自今依先農例遣官攝事禮院又言周禮蠶於北郊以純陰也漢蠶於東郊以春桑生也請約附故事築壇東郊從桑生之義壇高五尺方二丈四陛陛各五尺一壝二十五步祀禮如中祠

神宗元豐四年定於北郊爲壇祀先蠶

按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四年九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　按禮志元豐詳定所言季春吉巳享先蠶氏唐月令注以先蠶爲天駟按先蠶之義當是始蠶之人與先農先牧先炊一也開元享禮爲瘞坎於壇之壬地而郊祀錄載先蠶祀文有肇興蠶織之語禮儀羅又以享先蠶無燔柴之儀則先蠶非天駟星明矣今請就北郊爲壇不設燎壇但瘞埋以祭餘如故事

徽宗政和元年詔以黑幣享先蠶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政和禮局言周官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鄭氏謂婦人以純

陰爲尊則蠶爲陰事可知開元禮享先蠶幣以黑蓋以陰祀之禮祀之也請用黑幣以合至陰之義詔從其議（按文獻通考作政和元年）

宣和元年以皇后親蠶命有司享先蠶氏

按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元年三月皇后親蠶

按禮志宣和元年三月甲戌皇后親蠶即延福宮行禮其儀季春之月太史擇日皇后親蠶命有司享先蠶氏於本壇

高宗紹興七年祀先蠶

按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七年五月壬申命禮官舉農蠶風雷雨師之祀　按禮志紹興七年始以季春吉巳日享先蠶視風師之儀

孝宗乾道　年升先蠶爲中祀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明

世宗嘉靖九年建先蠶壇祀先蠶

按明會典嘉靖九年初建先蠶壇於北郊以歲春擇日皇后躬祀先蠶行親蠶禮

嘉靖十年建先蠶壇於內苑皇后以仲春致祭

按春明夢餘錄嘉靖十年召張孚敬李時詣西苑相地建土穀壇并進先蠶壇於仁壽宮側毀北郊蠶壇其禮以歲仲春擇日皇后祭用少牢禮三獻公主內外命婦陪祭

先蠶之神部彙考二一

宋史

天文志

扶筐七星爲盛桑之器主勸蠶也一曰供奉后與夫人之親蠶明吉暗凶移徙則女工失業彗星犯將叛流星犯絲綿大貴

通鑑前編

先蠶

西陵氏之女嫘祖黃帝元妃始敎民育蠶治絲繭以

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後世祀爲先蠶

先蠶之神部總論

三才圖會

蠶馬同氣

蠶神天駟也天文辰爲龍蠶辰生又與馬同氣謂天駟卽蠶神也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至漢祀宛窳婦人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此歷代所祭不同然天駟爲蠶精元妃西陵氏爲先蠶實爲要典若夫漢祭宛窳婦人寓氏公主蜀有蠶女馬頭娘又有謂三娘爲蠶母者此皆後世之溢典也然

古今所傳立像而祭不可遺闕故併附之

鼠璞

蠶馬同氣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嫁汝馬迎得父見女輙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卷女飛去桑間俱爲蠶俗謂蠶神爲馬明菩薩以此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爲馬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舊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先蠶之神部藝文一

祀先蠶文　明會典

維嘉靖九年月日皇后致祭於先蠶氏之神曰維神肇興蠶織衣我烝民萬世永賴時維季春躬行采桑禮仰冀默垂庇佑相茲蠶事率土大同惟神之休敬以牲帛醴齊之儀用申祭告尚享

先蠶之神部藝文二（詩）

享先蠶樂章　　舊唐書

樂志曰顯慶中皇后親蠶內出享先蠶樂章

永和

芳春開令序韶苑暢和風惟靈申廣祐利物表神功
綺繪周天宇黼黻藻寰中庶幾承慶節歆奠下帷宮

肅和

明靈光至德深功掩百神祥源應節啓福緒逐年新
萬宇承恩覆七廟佇恭禋於茲申至懇方期遠慶臻

展敬

霞莊列寶衞雲集動和聲金卮薦綺席玉幣委芳庭
因心罄丹款先已勵蒼生所冀延明福於茲享至誠

絜誠

桂筵開玉俎蘭圃薦瓊芳八音調鳳曆三獻奉鸞觴
絜粢申大享庭寓冀降祥神其覃有慶契福永無疆

昭慶

仙壇禮既畢神駕儼將昇佇屬深祥起方期庶績凝
虔誠資宇內務本勖黎蒸靈心昭備享率土洽休徵

祭先蠶樂章

明會典

迎神

於穆惟神肇啓蠶桑衣我萬民保我家邦茲舉曠儀
春日載陽恭迎霞馭靈氣洋洋

奠帛

神其臨只有苾有芬乃獻玉盞乃奠文纁仰祈昭鑒
淑氣氤氳顧茲蠶婦祁祁如雲

亞獻

載舉清觴蠶祀孔明以格以饗鼓瑟吹笙陰敎用彰

坤儀允貞神之聽之鑒此禋誠

終獻

神之格思桑土是宜三繅七就惟此繭絲獻禮有終
神不我遺錫我純服藻繪皇儀

徹饌

俎豆具徹式禮莫愆既匡既勅我祀孔虔我思古人
葛覃惟賢明靈歆只永顧桑阡

送神

神之升矣日霽霞蒸相此女紅杼軸其興茲返元宮
鸞鳳翔騰瞻望弗及永錫嘉徵

先蠶之神部紀事

齊諧記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舉手招成成卽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

旗纛之神部彙考一

秦

始皇二十八年祠蚩尤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不載　按封禪書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按本紀始皇東遊在二十八年）

漢

高祖　年立蚩尤祠于長安

按漢書高祖本紀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于

沛廷而釁鼓

按史記封禪書高祖初起徇沛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後天下已定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

武帝　年告祝泰一建靈旗爲兵致禱

按史記漢武帝本紀爲伐南粵告祝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泰一鋒名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北齊

北齊天子親征建牙旗于墠以太牢致祭

按隋書禮儀志後齊天子親征卜日建牙旗於墠祭以太牢將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墠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

隋

高祖開皇二十年晉王廣北伐祭軒轅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開皇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爲壇祀黃帝行禡祭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　按禮儀志云云

唐

唐制皇帝親征則祀軒轅氏

按唐書禮樂志皇帝親征禡於所征之地則爲壝再重以熊席祀軒轅氏兵部建兩旗於外壝南門之外陳甲冑弓矢於神位之側植矟於其後尊以犧象山罍各二饌以特牲皇帝服武弁羣臣戎服三獻其接神者皆如常祀瘞而不燎

遼

景宗乾亨二年祠兵神祭旗鼓

按遼史景宗本紀乾亨二年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將南伐祭旗鼓

聖宗統和六年九月癸卯祭旗鼓

按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北征遣官祭蚩尤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平興國五年十

一月車駕北征前一日遣官祭蚩尤禡帝於北郊用少牢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明

太祖洪武元年詔定出師禡祭旗纛每歲秋冬遣官致祭

按明會典洪武元年詔定親征遣將諸禮儀以爲古天子親征則類於上帝造於祖宜於社禡於所征之地祭所過山川若遣將出師亦告於廟社禡祭旗纛而後行今牙旗六纛藏之內府其廟在山川壇每歲仲秋祭山川日遣官祭於旗纛廟霜降日又祭於教場至歲暮享太廟日又祭於承天門外俱旗手衛指揮行禮

成祖永樂六年定北狩儀注車駕將發祭旗纛

按明會典云云

永樂八年遣官祭告旗纛之神

按大政紀永樂八年二月以親征祓於承天門遣官祭太歲旗纛等神八月丁未遣官祭旗纛十一月甲戌帝還京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孝陵承天門及

京都祀典旗纛諸神

永樂　年建旗纛廟於太歲殿之東

按春明夢餘錄旗纛廟建於太歲殿之東永樂建規制如南京神曰旗頭大將曰六纛大神曰五方旗神曰主宰戰船之神曰金鼓角銃砲之神曰弓弩飛鎗飛石之神曰陣前陣後神祇五猖等衆皆南向

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巡遣官祭旗纛之神

按明會典云云

旗纛之神部彙考二

詩經

大雅皇矣

是類是禡

（注）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禮記

王制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

地

注 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 疏 正義曰謂之禡者按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爾雅

祭名

是禷是禡師祭也

疏 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田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禡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山海經

大荒北經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史記

五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注 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

天官書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注 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下白

晉書

天文志

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黃上下白或曰若植藋而長名曰蚩尤之旗或曰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主伐枉道主惑亂所見之方下

有兵兵大起不然有喪也

春明夢餘錄

旗纛

旗謂牙旗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凡始豎牙必祭以剛日祭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纛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軍中營建之天子六軍故用六纛以旄牛尾爲之在左騑馬首秦置頸騎以先驅漢武帝置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孫權作黃龍火牙旗後齊天子親征建牙旗

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

旗纛之神部藝文一

祭纛文

唐獨孤及

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李峘謹以少牢之奠敬告於六纛之神天地無私神明無親惟德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天構釁稱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劉展假寵多難敢包狼心竊發蠆毒將敷雪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溟揚波羣動昏墊皇帝震怒按劒授鉞命我上將底天之伐於是虎牙鷹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羣橫行而東我伐用

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潯陽下南陵收京口掃建業斮梟獍以釁鼓付鯨鯢爲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今以令月吉日鼇駕卽路是用徼福於爾有神惟神降衷尚鑑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絓驂無汰輈無僨車命五將獲野萬靈並轂令天地氛祲望風掃除魑魅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爲神祇羞

禡牙文

陳子昂

萬歲通天二年三月朔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某敢以牲牢告軍牙之神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姦慝竊命戎夷不襲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我皇周子育萬國寵綏百蠻青雲干呂白環入貢久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蜂聚丸山豕食遼塞晏安鴆毒作爲欃槍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軍已集吉辰叶應旄頭首建羽旆前列夷貊咸集將士聽誓方俟天休命爲人殄災唯爾有神尚殲乃醜名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掃末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哉無縱世讎以作神羞急急如

律令

旗纛之神部藝文二（詩）

旗纛　明高啓

髮亂野牛驚神專太將營師行當禡祭壇下戮番生

旗纛之神部選句

後漢張衡駁圖讖疏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又）週天大象賦浮天讒而聳劍列蚩尤而耀旗（又）伊上宿之播靈爲旗星而耀質（又）西京賦蚩尤秉鉞奮鬣被般

陳沈炯歸魂賦掃欃槍之星斬蚩尤之旆

明薛蕙詩蚩尤蒼黃化石隕

旗纛之神部紀事

述異記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卽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虵首首疫其俗遂爲立祠

旗纛之神部雜錄

鼠璞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二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旗纛之神部外編

述異記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卽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

瘟疫之神部彙考一

周

周立方相氏掌毆疫鬼

按周禮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訂義）鄭鍔曰陽勝則爲狂陰慝則爲疫狂夫陽之太過者也使之索陰慝之鬼亦厭勝之術李嘉會曰鬼神陰物狂夫四目元衣朱裳皆象陽氣以抑陰氣

後漢

後漢先臘一日大儺逐疫鬼

按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殈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注）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疫鬼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淸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壄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壄仲游光兄弟八人恆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獶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木臚埤蒼曰獝狂無頭鬼又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赤疫疫鬼惡者也又曰衞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衞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

北齊

北齊季冬晦儺以逐惡鬼

按隋書禮儀志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爲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皂褠衣執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皇帝常服卽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于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儛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于郭外

隋

隋制歲三儺以禳陰陽之氣及疫鬼

按隋書禮儀志隋制季春晦儺磔牲于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旁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

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豫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趨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副牲匈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

唐制大儺以逐疫鬼

按唐書禮樂志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楯其一人爲唱師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豫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諸門磔攘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埳各於皇城中門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儺者赴集所具器服以待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

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鼓吹令帥儺者各集于宮門外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備請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儺者於長樂門永安門以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唱侲子和曰甲作食殉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彊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趨順天門以出分詣諸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酾牲匈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清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于坐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輿奠版于席乃舉牲幷酒瘞於埳

瘟疫之神部彙考二

禮記

月令

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陳注）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舊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昴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昴故敺疫之事當于此時行之也

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陳注）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爲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之凉氣通達故云以達秋氣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陳注）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將來或爲災厲故難磔以攘除之

郊特牲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注）禓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强鬼也存室神神依人也（疏）鄉人禓者庾云禓是强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强鬼孔子則身著朝服立于阼階之上所以然者于時驅逐强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

依己而安也

史記

封禪書

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

注索隱曰按樂彥云左傳血蟲爲蠱梟磔之鬼亦爲蠱故月令云大儺旁磔注云磔禳也厲鬼亦爲蠱將出害人旁磔于四方之門故此亦磔狗邑四門也

瘟疫之神部藝文一

大疫上疏　後漢張衡

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死有滅戸人人恐懼朝廷憔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竝禱請命臣處外治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爲譴

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愼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爲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說疫氣

魏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異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逐伯强文

宋劉敞

寶元二年予羈旅淮南醫來言曰今茲歲多疾疫

予因作文以逐伯強伯強厲也能爲疫者故逐之皇皇上天兮后土浩浩厥生孫繁兮其施甚溥陶陶仲夏兮草木蕃蕪鳥獸孳息兮我民樂胥我民孔靈兮上帝是仁天子聖兮百工日新上無粃政兮下無悖人鄰里其集兮樂哉欣欣伯強何爲兮孰畀以政反世五福兮持極以令我民不怡兮旣爽其盛白黑眩瞀兮孰察其正謂壽反夭兮謂康反病仁義無懷兮苟且爲幸嗟爾伯強兮其獨何心絕世和氣兮俾民不任上天孔神兮大德曰生天不可長罔兮民不可久侵天誅誠加兮安所避雷公驅兮風伯逝嗟爾伯強兮何所詣南有蠻兮爲寇爲逋西羌戎兮侍艱自虞天子孔仁兮靡焉畢屠伯強往兮代天伐誅嗟中國兮不可久留子不去兮顚倒思予

瘟疫之神部藝文二（詩）

譴瘧鬼　　唐韓愈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嘔泄間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沫于前徽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靦然不知歸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爲裳衣白石爲門畿

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詞咄汝去莫違

絃歌行　　孟郊

驅儺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崒崒拽茅鞭倮足朱褌行慼慼相顧笑聲衝庭燎桃弧射矢時獨叫

臘月邨田樂府（並序）　　宋范成大

余歸石湖往來田家得歲暮十事採其語各賦一詩以識風土號邨田樂府其四口數粥行臘月二十五日煑赤豆作糜暮夜闔家同饗云能辟瘟氣雖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口分至襁褓小兒及童僕皆預故名口數粥豆粥本正月望日祭門故事流傳爲此

家家臘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煑大杓轑鐺分口數疫鬼聞香走無處鋑薑屑桂澆蔗糖滑甘無比勝黃粱全家團圞罷晚飯在遠行人亦留分襁中孩子强教嘗餘波徧沾獲與臧新元叶氣調玉燭天行已過來萬福物無疵癘年穀熟長向臘殘分豆粥

時儺　元吳萊

古人重儺疫時俗事禬禳歲陽欲改律輿鬼寖耀鉎厲神乃恣肆魃蜮并猖狂侲僮幸成列巫覡陳禁方虎頭眩金目元製炳赤裳桃弧敺菑沴豆礫斃痺剛八靈悉震慴六合高褰張清寧信不害動靜維吾常世途頗險盭人魅更跳梁狐鼠戴介幘蘷魖竊香囊煎熬到膏髓孽剝成疕瘍乘風作國蠹抵隙爲民殃自從九鼎沒誰使百怪藏瘃寒服褫帛餓妻食閒糧蘆花敝汝體橡栗饞吾腸地膚竟卷去天孽俱彫傷神荼欲呀唊蟠木蔓不長蒙倛强顏貌枯竹無耿光聖言謂近戲五祀徒驚惶惜哉六典廢述此時儺章

瘟疫之神部選句

唐杜甫詩三年奄病瘧一鬼不銷亡

元顧瑛詩畫張神氣駭瘧鬼

瘟疫之神部紀事

八閩通志陳昌有一女生于唐大曆二一年嫁劉杞年二十四而卒古田縣臨水有白蛇洞中產巨蛇時吐氣爲疫癘一日有朱衣神執劍索白蛇斬之鄉人詰其姓名曰我江南下渡陳昌女也忽不見亟往下渡詢之乃知其爲神遂爲立廟于洞山凡禱雨暘驅疫癘求嗣續莫不響應

玉堂閒話朱梁時有士人自雍之邠數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進行至曠野忽聞自後有車騎聲少頃漸

近士人避於路旁草莽間見三騎官帶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談話士人躡之數十步聞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數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試爲籌之其一曰當以兵取又一曰兵取雖優其如君子小人俱羅其禍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爲然既而車騎漸遠不復聞其言士人至邠州則部民大疫死者甚衆

稽神錄廣陵裨將鄭守澄新買一小婢旬日有夜扣門者曰君家納婢其名籍在此婢忽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弔客數人轉相染著皆卒甲寅歲春也

異聞總錄呂文靖公宅在京師榆林巷羣從數十遇時節朔望則昧旦共集于一處以須尊者之出文穆公之孫公雅年十八歲時當元日謹禮以卑幼故起太早命小妾持籠燈行前髣髴見數人立暗中奇形異服頗類世間瘟神相與語云待制來稍稍斂身向壁妾驚仆而燈不滅呂徐掖起之自攜籠行諸鬼慌窘悉趍壁而沒是歲一家皆染時疾惟呂獨無他後終徽猷閣待制鬼蓋先知之矣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

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紹興三十一年湖州漁人吳一因捕魚繫舟新城柵界民舍外夜過半聞岸上人相語曰我曹寓是家已久當爲去計移入此舟如何或應曰此乃魚艇爾又他處人何可登也明日東南上當有船來其中有兩朱紅合及赤泥酒數缾者是可隨以往渠乃病人家親戚來相問訊又其家頗富足稱吾所需皆曰然言終而寂吳一怪之天欲明起訪其事乃此民舍正病疫所謀者鬼也遂徑往東南數里外艤泊將驗之果遇小舟來望其中物色同鬼言急呼止告以夜所聞大駭曰乃我婿家今正欲往視其病非君相救一家且入鬼錄矣盡以所攜酒炙爲贈致謝而反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疃歷洪源石村何衝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趍廡

下客房宿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旦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纔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地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偵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焰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窘懾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氏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臥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于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至一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即日皆安

旌異記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著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既登舟未幾即偃臥自取葦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聲欬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怛流汗復以席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舡警之奮而起

儼然人矣與初下船不少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值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裏來此行蚍瘟一箇月後却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沒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大半初湖常秀三州自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蚍婦再還也

遯齋閒覽南人信巫有疫癘不召醫惟命巫使行呪禁辛巳年臨江大疫羣巫盡死餘人不治多自瘥然則俗巫豈足恃乎

瘟疫之神部雜錄

續博物志瘧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晉人曰君子不病瘧蜀人以痎瘧爲奴婢瘧

俗好于門畫虎頭書聻字謂陰司刀鬼名讀漢舊史儺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聻蓋滄耳也

辨惑論世俗以疾咎鬼神者衆矣至疫氣流行則曰有主疾之神家至而戶守之妖由巫興互相煽惑是故病疫之家人皆惴惴焉無敢踵其門而問者甚而父子兄弟亦不相救傷風敗俗莫甚于斯故述此于

死生之後以曉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十六卷目錄

冥司部紀事
冥司部雜錄
冥司部外編

神異典第三十六卷

冥司部紀事

搜神記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

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相守守至三日日中時果見來取便死

錄異記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皆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逆說豐儉有驗白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隋書韓擒傳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周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高祖進位上柱國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卽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衞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吾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

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

滑縣志韓擒虎墓在小韓村有閻羅王廟孚濟王即韓擒虎一名威顯王廟在縣東北七十里小韓村

廣異記張仁亶幼時貧乏恆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恆竊父資以給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販之流彼才學之士于汝何有而破產以奉仁亶聞其辭謂庚曰坐我累君今將適詣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久爲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別謂仁亶曰方願志學今欲偕行仁亶奇其志許焉庚乃私備驢馬糧食同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內房房外有牀久之一客外至坐于牀所仁亶見其瞻視非凡會庚自外持壺酒至仁亶以酒先屬客客不敢受固屬之因與合飲酒酣歡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糾男女脚仁亶開視其衣裝見袋中細繩方信焉因求問己榮位年壽鬼言亶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復問庚鬼云命貧無位祿仁亶問何以致之鬼云或絆得

佳女配之有相當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極貴頃已絆與人訖當相爲解彼絆此以成閻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當有大雨濡濕以此爲信因訣去仁亶與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裝濕汙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門久之方出謝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無訝也仁亶問其故云己唯一女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乃相輕之義已決罷婚矣仁亶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極歡仁亶乃云閻侯是己外弟盛年志學未結婚姻主人辭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許焉以馬驢及他齎爲贄數日成親畢留閻侯止王氏仁亶獨往主人贈送之其後數年仁亶遷侍御史并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後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

開元中洛陽令楊瑒常因出行見槐陰下有卜者令過端坐自若伍百訶使起避不動瑒令散手拘至廳事將捶之躬自責問術者舉首曰君是兩日縣令何以責人瑒問其事曰兩日後君當命終瑒甚愕問何

以知之術者具告所見舉家驚懼謂術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術者曰當以君之聞見以衞執事免之與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東院亭中令瑒被髮跣足牆面而立己則據案而書符中夕之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即來明日可以三十張紙作錢及多造餅餤與壺酒出定鼎門外桑林之間俟人過者則飲之皁裘右袒即名君之使也若留而飲餤君其無憂不然實難以濟君亦宜易衣服處小室以伺之善爲辭謝問以所欲予之策盡於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餤將罄而皁裘不至瑒深以爲憂須臾遂至使人邀屈皁裘欣然累有所進瑒乃拜謁人云君昨何之數至所居遂不復見疑於東院安處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數兼燒紙錢資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宜盛饌相待言訖不見明日瑒設供帳極諸海陸候之日晚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謂瑒君對坊楊錫亦有

才幹令揩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錄門相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瑒如其言往見鬼便在樹頭欲往錫舍爲狗所咋未能得前俄從缺牆中入遲迴聞哭聲瑒遂獲免

靈怪錄李令問開元中爲祕書監左遷集州長史令問好服玩飲饌以奢聞於天下其炙驢罌鵝之屬慘毒取味天下言服饌者莫不祖述李監以爲美談令問至集州染疾久之漸篤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恆令夜開城門縱令問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嘗夜與奴私出遊至城門遙見甲仗數百人隨一火車當街而行驚曰不聞有兵何得此輩意欲馳告父且復伺其所之尋而已至城濠火車從水上過曾不漬滅方知是鬼走投其門門已閉不得歸遂奔令問門中處之既入火車亦至令問中門外其子雖恐懼仍竊窺之忽聞堂中十餘人誦經甲杖等遲迴良久有一朱衣鬼徑三蹋關聲如霆震經聲未絕火車移上堂階遙見燈火清靜尚有十餘人侍疾朱衣鬼叉扶窻櫺其聲如前令問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門持令問出遂

擲於火車中羣鬼擁之而去其子還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問疾令問家中餘口無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驚至今戰懼未已令問尸爲鬼所擲在堂西北隅重牀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

紀聞京兆人劉子貢五月二十二日因病熱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錄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抵其頭加釘鍱焉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餘者且釋去又引子貢問曰此爲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暫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驚駭耳目子貢娶于離江縣令蘇元宗見元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辦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死者何在長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賊而殺見在地獄又遇鄰人李暐暐曰君爲傳語吾兒吾生前坐罪大被拘留爲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愼愼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

干其邑如火破吾身皮數十道納熱彈其中痛楚不可忍又見身存者多爲鬼子貢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

通幽記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篲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于此息焉恂方悟死耳嗟歎而行忽有黃衣吏數人執符言天曹追逐驅迫至一處門闕甚崇似上東門又有一門似尚書省門門衛極衆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須別通且伺務隙耳恂拱立候之須臾見街中人驚矍辟易俄見東來數百騎戈矛前驅恂匿身牆門以窺漸近見一老姥擁大蓋策四馬從騎甚衆恂細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恂遂趨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駐馬問恂是何人都不省記恂即稱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來此恂以實對姥曰子姪中惟爾福最隆來當誤耳且吾近充職務苦馳驅汝就府相見也言畢遂過逡巡判官務隙命入見一衣冠昂然與之承迎恂哀祈之謂恂曰足下陽中有功德否恂對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語之所

顧左右曰喚閤割家來恂甚惶懼忽聞疾報聲王有使者來判官遽趨出拜受命恂竊之見一閹人傳命畢方去判官拜送門外却入謂恂向來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來所司誤耳足下自見大使便可歸也數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擁門恂被命入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衛森然旁有一僧趺寶座一童子侍側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誨恂以仁義之道陳報應之事乃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則其所也須一觀之叔母顧曰僧願導引此兒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恂隨後行比一二里遙望黑風自上屬下煙漲不見其際中有黑城飛焰赫然漸近其城其黑氣即自去和尚丈餘而開至城門即自啓其始入也見左右罪人初剝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轉其間莫究其數楚毒之聲動地恂震怖不安求還又北望一門熾然炎火和尚指曰此無間門也言訖欲歸忽聞火中一人呼恂恂視之見一僧坐鐵牀頭上有鐵釘釘其腦流血至地細視之是恂門徒胡僧辨也驚問之僧曰

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及君今隨和尚必當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寫金光明經一部及于都市爲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生耳恂悲而諾之遂迴至殿具言悉見叔母曰努力爲善自不至是又曰兒要知官爵否恂曰願知之俄有黃衣抱案來放于廡下發視之見京官至多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歸再拜而出出門後問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與西行十餘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罵恂曰我待爾久矣何爲割我一脚恂實不省且問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縣縣尉廳上誇能割羊脚其時無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我自此而斃吾由爾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詞以謝焦王二吏亦同解紛羊當路立恂不得去乃謝曰與汝造功德可乎羊曰速爲我寫金剛經許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須得同幸惠各乞一卷並許之更行里餘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尋此逕更一二里有一賣漿店店傍斜路百步已下則到家矣遂別去

恂獨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甕不見人恂竊取漿飲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趂罵云盜飲我漿恂大懼却走翁甚疾來恂反顧忽陷坑中恍然遂活而殮檢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覺有變發視之綿綿有氣久而能言令急寫三卷金剛經其夜忽聞敲門聲有風歘歘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舉家聞之更月餘胡辨師自京來恂異之而不復與飲其僧甚恨恂于靜處略爲說冥中見師如此師輒不爲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頂瘡宿昔潰爛困篤僧曰恂言其神乎數日而卒恂因爲市中造石幢幢工始畢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五色白者詣幢環遶數日疲困而卒今幢見存焉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

廣異記開元末東京安宜坊有書生夜中閉門理書門隙中忽見一人出頭呵問何輩答曰我是鬼暫欲相就因邀書生出門書生隨至門外畫地作十字因爾前行出坊至寺門鋪書生云寺觀見阻必不得度鬼言但隨我行無苦也俄至定鼎門內鬼負書生從

門隙中出前至五橋道傍一家天窻中有火光鬼復負書生上天窻側俯見一婦人對病小兒啼哭其夫在傍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燈婦人懼呵其夫云兒今垂死何忍貪臥適有惡物掩火可强起明燈夫起添燭鬼迴避婦人忽取布袋盛兒兒猶能動於布袋中鬼遂負出至天窻上兼負書生下地送入定鼎門至書生宅謝曰吾奉地下處分取小兒事須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煩君當可恕之言訖乃去其人初隨鬼行所止之處輒書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驗因至失兒家問之亦同

岐州佐史嘗因事至京停興道里忽見二人及一無頭人來云王令追己佐史知其鬼因問君在地下並何職掌云是捉事佐史謂曰幸與諸君臭味頗同能相救否事了當奉萬張紙錢三人許諾期後五日若不復來者即是事了其錢可至天門街燒之至五日不來史乃燒錢畢因移居崇仁里後京中事了西還岐州至杏樹村復逢二人問何所來頃于舊處相訪不得所處分事已得免勞致錢財地所由已給永年

優復牒非大期至更無疾病耳

異聞總錄唐漢守南纘嘗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有青袍人未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豈不錯悞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卽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受謁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辭訟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卽避入案後令崔生自與妻會妻云被追至此已至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卽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廻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亡人皆聽勘過蓋君管陽道（原本疑有脫誤）崔生淹留半日卽請却回青袍人命胥吏等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郊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

州問妻子妻子病七八日冥然無知神識不主今纔得一日崔暗記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憶也

通幽錄大曆四年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纘客于吳夜就主人飲歡甚大醉羣屬皆散而纘大吐甚困更深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之藥物以護之半夜纘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煖計無所出忽思禮有招魂望反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纘名連聲不息數萬計忽蘇而能言曰賴爾呼救我即問其狀荅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令邀迎問其名乃稱尹逡巡至宅門閥甚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道如何常思曩日被酒縱思忽承戾止洗濯難申故奉迎耳乃邀入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昞曜妓樂雲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際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眩爵行無數吾殆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數四且心不便請辭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當或繼請授吾

職事吾向已許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爲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無可行前事旣驗當復執用耳因焚香誦呪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沒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激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呼我我向復飮至於酣暢坐寮徑醉主人方敕文牒宣我職聞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怡又暫乞放者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留未決雖與陰物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疆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卽具舟倍道併行而愈

前定錄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逐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衞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所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

追其人曰某職主名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兗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强七月之節歸元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一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陽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爲揚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酉陽雜俎李公佐大曆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庾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鉤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回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續元怪錄岳州刺史李俊舉進士連不中第貞元二年有故人國子祭酒包佶者通於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當以名聞執政初五更俊將候佶里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賣糕者其氣爞爞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氈帽坐於其側頗有欲糕之色俊爲買而食之客甚喜啗數斤俄而里門開衆競出客獨附俊馬曰願請問俊下聽之曰某乃冥之吏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者亦十年今復無名豈終無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祿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纔獲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於冥吏卽於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問幾何可曰陰錢三萬貫某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筆使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夷簡名俊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溫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溫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

而俊詣佶佶未冠聞俊來怒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狀頭可致公何躁甚頻見問吾其輕語者耶俊再拜對曰俊困於名者思決此一朝今當呈榜之晨冒責奉謁佶唯唯色猶不平俊愈憂之乃變服伺佶出隨之經皇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佶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荊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謂無阻聞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移妄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之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竊恃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榜揩名塡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溫曰可矣遂揩去溫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赴糕客之約迫暮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爲君所悞得杖矣贖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共止之其背實有重杖痕俊驚謝之且曰當如何客曰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

之遂不復見然俊筮仕之後追勘貶降不絕於道纔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

前定錄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亾於長安崇儀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爲鏤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某欲立事和尚何爲救此人方乃追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閽者入白逡巡聞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亾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有他也少殷時新婚姻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陳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饑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爲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

少殷懇請乃名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祗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耳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過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爲從事欲壓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靑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鬪死京兆尹不時奏德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卽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慼蹙問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日而卒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掾于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甑甑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攜妻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於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甑甑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託生多爲天曹權錄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託人事殆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即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及聞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欷涕泗因詢其夭横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弄

遂得痢疾醫藥不效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託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卽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荅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綦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卽先於城中呼其名時旣旣已聞呼父名也輒紿而對既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愼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卽可許之必當偕老衣食盈羡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訖悽愴欷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貿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錄其事

酉陽雜俎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猫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鷂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卽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

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給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文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鷂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爲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盌自飲三盌六盌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曰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許諾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酹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鏹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髣髴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所謂畜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即愈

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己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畜氣袋耳軍將乃舉甓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藕絲攜於日中無影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坊內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綆內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遍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即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瘡少有死者

賢奕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逢武吏躍馬而來乃裴璞也驚喜拜曰兄去人間復効武職何從吏之赳赳焉裴曰吾爲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剩使職司人剩財而掠之韋曰何謂剩財裴曰數外之財即謂之剩故掠之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司所籍其數有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或令虛耗或罹橫事爾言畢不見

異聞總錄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三年韋以妻方娠將赴調乃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齊氏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敎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見齊氏汗流洽背精神恍然遶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於使君請居他

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跳來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强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者洒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運輦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之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爲引力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者報韋會韋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求復凶訃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女人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呼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似我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其人乃入門斜掩其扉又意其他人也乃不下馬過迴而視之齊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遽下馬視之乃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

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悲恨之深言不盡意韋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鶼鶼比翼隊隊比目斷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岐路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何可竭誠願聞其計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趨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寃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教授之事然後見哀卽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冥晦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笑曰今妾此身已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間忽不見韋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

笏以候良久一人帶破帽曳木履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爲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抑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墅鄙愚門人相競尚不能斷況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顧而入韋拜於牀前曰實訴深寃幸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衆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歡然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爲吾痛擊之村童復來羣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勑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眞有心丈夫也爲妻之寃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當爲檢尋因命入房房中鋪一淨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韋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閭里

喧鬧一如都會又向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巍峩若王居衞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牀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寃左右近西通狀韋乃趨近西廊又有援筆硯者執爲訴詞韋問當衙者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判狀出瞬息間通曰捉陳將軍到衣甲仗鉞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明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相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問陽祿未盡理合却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廻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咨曰齊氏宅舍破壞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隳修補不及王曰必須放歸出門商量狀過項復入曰唯有放生魂去此外無計王曰魂與生人事有何異曰所以有異者唯年滿當死之

日病篤而無屍耳他竝同王名韋曰生魂只有此異韋拜請之遂令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足跌而墜開目卽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祕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尚瘞舊房宜飛書葬之到卽無苦愼勿言於郡苟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爾賢閤只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爲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衞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繐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强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迓焉見之益悶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夏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而得疾數月而卒韋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以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塵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卽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後已往拜之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

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宣室志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他出自勤偃於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形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強起疾當間矣於是扶自勤負壁而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卽以十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名萬金萬金當食而死爾勿泄吾語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卽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疾愈萬金果卒

河東記博陵崔元暐曾孫照太和八年九月中因熱疾死復甦云冥土追去至判官廳有一大樓入門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富貴人姓名將相姓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屬姓名

傳異記隴西李仝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蹹昧

爽之交假寐於沂州城橫門東庭前忽有一人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別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綠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綠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綠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橫門紫衣人乘間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踘遂令畫犀帶日晚具酒脯并紙錢佩帶於橫門外焚之是夜全質纔寐即見帶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慚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某則必至焉洎太和歲初大水全質已爲天平軍裨將兼監察有切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諳習程命峻速片時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纔三數十步有一人後來大呼之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全質荷之反轡而從焉纔不三里止泥濘而曾無寸尺之阻得達本土以財物酬其人人固讓不取固

與之答曰若使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終不肯受全質意其鮮焉乃緩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橫門之人歟開成初銜命入關廻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迫將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迴亦不可須臾馬旁見一人全質詰之誰歟對曰郵牒者吏於馬前行寸步不可覩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導之或曰樹或曰椿或曰險或曰培塿或曰窮全質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驛憩焉纔下馬訪郵牒者欲酬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復非橫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訝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云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慄之轉切也

酉陽雜俎武宗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右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藉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朱書乃紿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令可還蔣草草被遣還隕一

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猶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色陸强還與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往揚州有妻子居住太平側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

續酉陽雜俎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言我死必爲我剃鬢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義本經宿却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問曰此何州縣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因何作僧領來令迴還俗了領來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錄異記契眞先生李羲範住北邙山元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曫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族之

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是先生往往多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詣邙山與先生爲別擁鑪夜話問其將何適耶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戸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缺者雇送終之人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極有折福減算切宜愼之問其身後生計曰某妻聘執喪役夫姓王某小男後當爲僧然其師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騭品定言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攜去云既有成約當敎以事業度之爲僧二歲餘行成復至

已爲僧矣誦得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分定信有之果僧材也

會昌解頤錄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有一人窮寒衣服襤褸亦來投店牛生見而念之要與同食此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朝已空腹行百餘里矣遂食四五碗便臥於牀前地上其聲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牀前曰請公略至門外有要事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報公爲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牛生與之此人令牛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牒看之看數張卽書兩行如此三度訖求紙封之書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謂牛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不可免者卽焚香以次開視之若或可免卽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牛生緘置書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戶坊饑貧甚絕食忽憶此書因開第一封題云可於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可三十餘里饑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辰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有一僧

自寺內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爲何人而至此此若凍死豈不見累耶牛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貧道院也旣入僧乃爲設火具食會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文在此絕不復來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牛生先取將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遂爲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題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牛生如言詣張氏獨止於一室下簾而坐有數少年人上樓來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卽力不及也一人又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牛生知其貨及第矣卽出揖之白衫少年卽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省後爲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遂終焉

異聞錄江南有數人行船見岸上兩人與船並行數里岸上人云暫寄歇息船人許之怪其跳躑上船其疾如風須臾兩人云暫至村各有小襆且寄船上慎勿開也殷勤戒之兩人去後船中一人解襆共看每襆有五百帖子似紙非紙篆字並不可識共驚還結如故俄頃二人回云開襆爲何乃提解襆人云是此人解遂擲解襆人上岸如擲嬰兒又於村中取人擁之而去經數日一人欲放解襆者一人不許曰會遣一二年受辛苦乃將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馬恆於庭中置槽自看飲飼此時已夜堂門閉欲取富人無由一人云此人愛馬解馬放卽應開門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打之應手卽死取得富人遂棄解襆人而去此家忙懼唯見此人在卽共毆縛之送縣以解襆等事爲辭州縣不信遂斷死此人自雪無由久禁乃出

北夢瑣言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羅潛常於四時爇紙錢以奉之王後鎭荆南有染戸許琛一旦暴卒翌日却活乃具牓宇詣衙云要見

司徒乃通入於堦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囘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爲我詣衙具道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慙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奉之此事與楊收相于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勤于焚修者嘗問眞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諭夜夢眞人曰紙錢即冥吏所藉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稽神錄義興人貝禧爲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茭瀆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綠衣秉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攝衣出迎自通曰某姓周名殷即延入坐問以來意曰余身爲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君爲北曹判官爾禧初甚驚徐謂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君何辭也俄有從

者持牀褥食案帷幕陳設畢置酒食對食良久一吏趨入白判官至復有一綠衣秉簡二從者捧箱隨之箱中亦綠衣殷揖禧曰命賜君兼同奉名卽以綠裳爲禧衣之就坐共飲將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卽與偕行禧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復歸安得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居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隔帷幔去已行二十餘里矣向曉復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名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禧趨走叅謁一同人間旣出周殷謂禧曰此曹闕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葺君可暫止吾家也卽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於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讌讌罷醉臥至曉徧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王命致泉帛車馬餼廩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於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叅請給使廳之南空屋殿十間卽曹局

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几案及有書廚皆寶玉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廚簿書最爲祕書管鑰愼當自掌勿輕委人也周旣去禧開視之書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題其上作陜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廚乃得常州簿閱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鉤之至晚周殷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即以金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己禍福壽夭之事將歸昏然盡忘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殷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菱瀆村中入室見己臥於牀上周殷與禧各視寢俄而驚寤曰正午時問其左右曰死殆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即愈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朝野僉載王湛判冥事初叔元式任荆州富陽令取部內人吳實錢一百貫後誣以他事決殺之以滅口式有上下考五選不得官以問湛曰爲叔檢之經宿曰叔前任富陽令日合有負心事其案見在冥司判

云殺人之罪身後科罰取錢一百貫當折四年祿叔日誠有此事吾之罪也

前定錄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名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酉陽雜俎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又烏龜狐亦判冥

廣異記董士元云義興尉裴盛晝寢忽爲鬼引形神遂去云奉一兒至兒家父母夾兒臥前有佛事鬼云以有佛故須生人旣至鬼手一揮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兒出牀抱兒喉有聲父母驚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其至舍推入形中乃寤

宋史張永德傳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日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黯黑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答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

稽神錄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于室中窺見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吾受命來取一人又曰吾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卽

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

辛亥歲江南僞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庫官陳德遇者家近在東曲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遂去爾日德遇晨起如厠乃自云有疾還臥良久遂卒二人並居治城之西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大黃衣人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人謂己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白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卽探懷出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識其下右若仙字左若記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

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

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作事少偏十餘年而卒

茅亭客話史見魂者蜀人也名惟傳年七十餘孑然居數間屋於東市唯以牀座張紙錢而已不知有何法人皆呼之見魂蜀人咸敬之或云判冥又稱判官有民姓李者嘗敬重之因與偕行至市南勾氏家酒肆前判官望空相揖李因詰之云有水府人吏在此後三日大雨水潦暴漲勾氏出城看水馬驚蹶倒於江中溺死由是蜀人愈敬之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于郡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于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于積屍中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

吉凶影響錄治平中黃靖國死見冥中數獄吏指一

所曰此唐武后獄后惡至大每以大甕貯黃蝎螫之也酷吏奸臣皆有獄也

墨莊漫錄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皆有能稱後爲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姪珣一日晡時恍然如醉夢中見其叔騎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既坐言語如平時珣問叔今代滿耶曰我今爲忠孝節義司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也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且拜也至夜珣乃醒久而方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緯死矣珣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卽臺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爲像一塑遂肖其容狀州縣以緯別無功績不敢聞于朝而鄉人歲時但卽其墓而祭之

樂善錄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于長老坐間韶復

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何如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疽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患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幷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令知縣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殷肥矮矬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寤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王韶亦殷肥矮矬外無有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

墨莊漫錄李去僞紹聖初知通州靜海縣至夜卽入一室判冥外人皆聞訊問枷鎖聲因目爲李見鬼

泊宅編陸軫云東封牓狀元梁固作省判卒附一婢言已授陰山諫議大夫索茶喫却封角子押字如生時又云欲取寵婢及一小鬟不久二婢皆卒

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牙校來叅公問來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夢至陰府見待制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薦拔某恐相公不信遲疑間待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公悟其事不覺大慟公既薨有武弁死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曰緣會議復肉刑致此乃與前校之夢略同今士大夫往往皆知之

崇寧中蔡太師罷歸浙西張康國將有入相之命未鎖院前一夕薨是時術士謝詮居閶中忽夢至一所門牆甚峻門外呵衞者甚衆詮問此何處傍有人指曰請視牌詮仰首見牌惟二字曰機獄相次門開有執兵持撾者數百人次列門下聲言迎罪人須臾望一物火焰赫然迤邐來近乃一鐵車載火一盆及一人戴鐵枷居火之後詮熟視其人乃康國也是日乃四月某日詢知康國是日薨矣

朝奉郎李遘知興化軍時蔡君謨襄自福帥尋罷歸鄉病革以後事屬李守守夜夢神人紫綬金章從數百鬼物升廳與守云迓代者守問何神代者復何人神曰予閻羅王蔡襄當代我明日蔡公薨李作挽詞有不向人間爲冢宰却歸地下作閻王之句

蒙齋筆談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檻窻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

牓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中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于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昨夢錄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直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牓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牘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違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巳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閽者云我勾人至矣以牘付閽吏吏曰請大尹

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搢笏攀緣以入足跌顛於限下閽吏導李至第二重閽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捩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嘆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輩有聲喏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即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牀榻裀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直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直決命官

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即無直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巳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杯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癸辛雜識王蓋縣丞福州長溪人嘉定初宦遊京湖時方經虜患殺人至多積骸如山數層之下復加搜索擊以鐵槌乃去有未絕者夜見炳燭呵殿而來以爲虜也懼甚屏息窺之旋聞按籍呼名死者輒起應之應已復仆次至其人亦起應之則又聞有言云此人未當此死乃舉籍唱曰二十年後當于辰州伏法既得免投僧舍爲行者適郡倅眉山家坤翁來遊寺中喜其淳厚而文曰肯從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愛之家有女適史植齋李溫之子使從之以往遂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隨王猛憶前事具白辭行史

曰吾爲郡守豈不能庇汝乃勉從之至郡逾年史幼女戲後圃爲蛇繞王因擊蛇併女斃焉史怒竟致之法距前神言恰二十年

道山清話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老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趺坐命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悸之狀人問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橋問銀鋪李員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殂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隨手雜錄周凌司勳子之婦病腿間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少解經年百藥弗效聞百司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勳于冥間問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懇告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剩大夫也以生平刻薄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稍多其數我卽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

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異聞總錄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生妻相守不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謝去李亦不娶終身無他苦但常病腰痛以木爲兩椎刳其中每日扣擊數十下痛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洪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他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僞作陰府追鬼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眞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生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卽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

眞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成眞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遯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輟耕錄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隸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卽上馬隸前導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曰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衆汝知之乎吾答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嘗呈舉官沈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夢覺也明日晨起令人覘之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愼之

語怪酆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問邑博熊君君卽酆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爲常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于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叩之則多以勾攝

蓋冥府追逮縶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行事事訖卽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永樂間有江西尤和以進士來爲酆都令下車左右請謁酆都觀在酆都山居邑外且山勢穹巍岑遠草木蔚密觀奠其陽殊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其境益幽詭叢灌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宮宇則所謂北陰也其下卽大獄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彼者初蒞政亦必虔謁與社稷城隍等耳尤和初至聞衆請岸然曰烏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來當官政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尚有於謁禱邪然固當親往視之然後毀除卽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比入危級甚遙入中門廣庭修廡堂殿宏麗尤略無瞻揖之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宇皆視之遍返駕言伺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事忽身畔一門子趺仆於公座下倚其鞾而僵尤蹴開顧左右曰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死此走無常也尤大怒曰何復爲此誑語邪吾固曰當除此風妄云云者應加

以重罰而復敢爾邪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自起問之可驗苟爲不然一移動則即死矣奈何尤令喚其父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曰望公姑任之伺渠必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尤方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爽然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回耳尤曰其詳奈何曰初爲冥官名去言爾可往江西某邑里攝尤睦文牒已具即持之行至彼覓尤家得之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驚蓋睦即其弟也因問其室廬何似童述之即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邪曰其家有犬瘈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噬輒退後乘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瘈犬曰所攝者何如人曰即尤睦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爲其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攝逮同趨徑歸於酆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既至後不與我事即俾我返然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大慟急命人訊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乃入觀醮謝且欲加整飾宮觀以致皈依之誠視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麗

特其外無坊表之建棹楔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諸暗弊處復自製文紀其事鑱之石立觀中以示未信今猶存焉

冥司部雜錄

蠡海集釋氏有十八地獄之說膾炙人口久矣其義未詳然釋氏有六根六入三毒之分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皆有三毒貪嗔癡之惡業故三六共成十八之數也又九地而兩之亦其十八之數焉

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說蓋即十干之義其五稱閻羅最尊位配戊土居中故也其有七七之名者蓋取十干循流至七則尅制且如甲子第一至第七日遇庚

尅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七日遇丙尅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七日遇午爲冲一日丑至七日遇未爲冲放此以至易卦以七日來復則初爻至六爻畢七日又至於初爻此亦義也

北帝經酆都祕印救世間攝制鬼神

日知錄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魏晉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冥司部外編

六道集地獄道地獄者胡言泥犂梵音名捺落迦捺落名人迦名爲惡惡人生彼處故名捺落迦地獄者從義立名謂地下之獄也又獄者局也謂拘局罪人不得自在故名地獄婆沙論云謂彼罪人爲獄卒阿傍之所拘制不得自在也然此一道有許多處或在地下或處地上或居空中故梵本不云地獄而言捺落迦論云此贍部洲下有大地獄洲上有邊地獄及獨地獄或在谷中山上或在曠野空中或海邊廟中

餘三洲惟有邊獨地獄無大地獄如此地獄雖多準三法度論經總爲三攝一熱二寒三邊第一熱獄有八在贍部洲下謂此洲下有五百由旬土泥次下有五百由旬白墡次下一萬九千由旬有七大獄于中安立次下二萬由旬是無間獄從洲下至無間獄底共有四萬由旬無間縱廣高下各二萬由旬七獄一一縱廣有萬由旬贍部洲下至無間上尖下闊猶如穀聚八獄於中重疊而住長阿含經云大地獄其數總八其八獄各有十六小獄圍繞一等活獄二黑繩獄三衆合獄四呼呼獄五大呼獄六燒然獄七大燒然獄八無間獄第二寒獄亦有八在此洲外鐵圍山底仰向居止罪人於中受寒凍苦一頞浮陀獄二泥羅浮陀獄三阿吒吒獄四阿波波獄五嘔喉獄六鬱波羅獄七波頭摩獄八分陀利獄第三邊獄有三一山間二水間三曠野受別業報此應寒熱雜受疘椿錄云孤獨地獄在閻浮提諸處有八萬四千座苦報轉經今總約其報第一根本極重之罪殺父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逼奸淨尼出佛身血無有懺悔五逆

之罪及上上品十惡業感八大地獄上中品十惡生寒氷等地獄上下品十惡生孤獨小地獄中經云閻羅王一念之惡便總獄事自身受苦亦不可論閻羅大王昔爲毘沙國王與維陀始王共戰兵力不如因立誓願願我後生爲地獄主治此罪人十八大臣及百萬衆皆悉同願毘沙王者今閻羅王是十八大臣今十八獄主是百萬之衆今牛頭阿旁等是地獄經云閻王住地獄間宮城縱廣三萬里銅鐵所成每日晝夜三時有大銅鑊滿中烊銅自然在前有大獄卒臥王熱鐵牀上鐵鉤擘口烊銅灌之從咽徹下無不燋爛彼諸大臣亦復如是受罪畢復起治事十八獄主者一曰迦延典泥犂獄二號屈遵典刀山獄三名沸進壽典沸沙獄四名沸曲典沸屎獄五名迦世典黑耳獄六名壚傞典火車獄七名湯謂典鑊湯獄八名鐵迦然典鐵牀獄九名惡生典壚山獄十名呻吟典寒氷獄十一毘迦典剝皮獄十二遙頭典畜生獄十三提薄典刀兵獄十四夷大典鐵磨獄十五悅頭典灰河獄十六穿骨典鐵柵獄十七名身典蛆蟲獄

十八觀身典烊銅獄如是各有無量地獄以爲眷屬獄有一主牛頭阿旁其性兇虐無一慈忍見諸衆生受此惡報惟憂不苦惟恐不毒或問阿旁云衆生受苦甚可悲念而汝常懷酷毒無慈愍心阿旁答言如此罪惡諸受苦者不孝父母謗佛謗法謗僧賢聖罵辱六親輕慢師長毀陷一切惡口兩舌諂曲嫉妒離他骨肉瞋恚殺害貪欲欺詐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懈怠放逸造諸怨結如是等人來此受苦每至免脫之日恆加勸諭此中劇苦非可忍耐汝今得出勿復更造而此罪人初無改悔今日得出俄頃復還展轉輪迴不知痛苦令我筋力身疲此諸衆生從刼至刼與其相對以是事故我于罪人無片慈心故加楚毒望其知苦知慚知恥不復更還觀此衆生眞實至苦終不肯避決不修善往趣涅槃既是無知之物不知避苦求樂所以痛劇倍於人間何容于此而生慈忍正法念經云閻羅王爲罪人說偈曰汝得人身不修道如入寶山空手歸汝今自作還自受叫喚苦者欲何爲餘諸地獄相狀刑具及受報差別等事此不繁錄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關聖帝君部彙考一

後漢後主建興一則

宋眞宗大中祥符一則　哲宗紹聖一則　徽宗崇寧一則　大觀一則　宣和一則　高宗建炎一則　孝宗淳熙一則

元文宗天曆一則

明太祖洪武三則　成祖永樂一則　武宗正德一則　世宗嘉靖二則　神宗萬曆三則　熹宗天啓一則

皇清（順治二則）

關聖帝君部彙考二

一統志（投刀石　卓刀泉　關公洞　銅柱　江陵城　故關州　磨刀石　洗馬口）

（青泥池）

平陽府志（解梁故宅）

河南通志（許都故宅）

關聖帝君部總論

關帝聖蹟圖誌全集（封爵考　謚辨　伽藍辨）

關聖帝君部藝文一

重建關聖帝廟記　宋張商英

贊關聖帝　黃茂才

從祀武廟贊　闕名

單刀赴會贊　闕名

寧海關帝廟碑記　明方孝孺

漢關帝贊　裘曰恩

關帝贊二首　王世貞

常州新建關帝廟記　唐順之

關帝贊　馮夢禎

玉泉冢贊　趙欽湯
題沈泰灝輯關帝紀序　王嗣奭
碑詞　徐階
碑詞二首　儲巏

關聖帝君部藝文二（詩）

關聖帝祠　唐郎君胄
義勇行　宋張珣
題顯烈廟　元周午
賦漢關聖帝印　迺賢
雙鳳鎮關帝廟詩　明顧夢麟
謁關帝祠　顧源
謁關帝廟　劉定之
謁關帝祠　沈一貫
關帝讀麟經　文徵明
題關帝集　辛全
讀全集誌有感　前人
題關帝冢　前人

神異典第三十七卷

關聖帝君部彙考一

後漢

後主建興七年追諡故前將軍關羽曰壯繆侯

按三國志蜀後主傳不載　按關羽傳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

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畱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畱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

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

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

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追諡羽曰壯繆侯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按關帝聖蹟圖誌本傳考關帝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梁寶池里下馮村人也爲人義勇絕倫好讀左氏春秋諷誦皆上口嘗避地涿郡涿人桓侯張飛字益德雄壯威猛亞於帝帝年長數歲張兄事之漢昭烈皇帝蜀先主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家於涿於鄉里合徒衆而帝與張侯爲之禦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食則共器恩篤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中平元年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棄官亡命靈帝崩初平元年先主應大將軍

何進募起軍從討董卓至下邳遇賊力戰除下密丞復爲高唐尉遷爲令爲賊所破二年往奔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拒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進領平原相以帝與張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死先主遂領徐州是歲建安元年也袁術攻先主爭徐州先主留張侯守下邳自將拒術於淮陰呂布乘虛襲下邳張敗走鹵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和於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帝守下邳合衆得萬餘移軍小沛布惡之自攻先主先主走歸曹操以爲豫州牧益其軍使東擊布失利布將高順復鹵其妻子三年操自出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擒布先主復得妻子四年先主隨操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帝與張皆中郎將尋遣先主督兵要擊袁術於徐州先主之未東也與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等謀誅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帝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屯小沛五年春正月操自將東征先主奔袁紹鹵其妻子進攻帝於下邳執帝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二月紹遣大將軍

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帝爲先鋒擊之帝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敢當者遂解白馬圍即表封帝爲漢壽亭侯紹度河追操操勒兵駐營南阪紹騎將文醜與先主將五六千騎前後至操縱兵擊破之斬醜操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遣先主將兵略許下帝亡歸先主還紹軍建安五年七月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操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六年操自將擊先主帝隨先主就荊州牧劉表表益其兵使屯新野北侵蔡敗操將夏侯惇等十二年冬先主請諸葛亮爲謀主十三年七月操南征劉表表卒子琮舉州降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乃知遂將其衆去將南渡江北至當陽衆十餘萬車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帝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操軍到襄陽釋輜重將輕騎五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追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棄妻子與武侯數十騎走張據水斷橋橫馬按矛曰我張益德也可來決死追者乃止先主斜趨漢津適與帝船相値趙侯身抱先主弱子及擁甘夫人相及濟沔表長子琦

衆萬人俱到夏口先主遣武侯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操自江陵順江東下兵至赤壁與戰大破之操船艦爲先主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使羸兵負草塡之羸兵爲人馬所陷藉軍乃得出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又南征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以周瑜所給南岸地少不足以容衆求都督荊州魯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資先主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劉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翫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常廣擥英雄又恐先主難卒制故不納先主既定江南諸郡封拜元勳以帝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權遣使求共取蜀先主弗許權遣周瑜

率水軍駐夏口先主不聽軍過使帝屯江陵侯屯秭歸武侯據南郡而自駐孱陵權乃輟計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先主留帝與武侯共據荊州得數萬人入益州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先主自葭萌還攻璋武侯與張侯趙侯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惟聖帝留鎮荊州十九年夏進圍成都璋出降先主復領益州牧以武侯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張爲爪牙拜帝董督荊州事二十年帝屯江陵孫權令諸葛瑾求荊州諸郡先主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以荊州相與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帝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等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帝權駐陸口爲諸軍節度先主到公安使帝將三萬兵入益陽權名蒙等使還助肅蒙盡得三郡因引軍還與張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帝於益陽未戰會操入漢中先主懼失益州與權連和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吳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漢先是魯肅代周瑜領兵初駐江陵後屯陸口與帝鄰界疆埸紛錯先主遣

帝爭三郡肅住益陽與帝相拒邀帝相見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曰國家區宇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天下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帝操刀起謂曰此是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二十四年先主定漢中羣下奉先主爲漢中王拜帝爲前將軍假節鉞張侯爲右將軍馬超爲左將軍皆假節鉞黃忠爲後將軍趙雲翊軍將軍武侯言曰黃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喩旨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解之時帝自江陵圍曹仁於樊城遣前部司馬費詩拜假節鉞帝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受拜詩曰昔蕭曹與高祖幼舊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高下爵位多少也帝卽受拜

帝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自率衆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仁別使龐悳屯樊北十里秋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水五六丈禁所督七軍皆沒禁登高望水無所回避遂降悳與諸將避水上隄帝乘大船四面射隄上日過中短兵相接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悳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被擒立而不跪帝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悳罵曰豎子何謂降也遂斬之帝盡鹵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攻樊城益急滿寵與曹仁議沈白馬爲盟同心固守城得水崩壞不沒者數版帝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外內斷絕又遣別將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陽太守傅芳皆降帝威振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用蔣濟司馬懿策以爲帝得志孫權必不願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權內忌帝外欲以爲己功牋與操乞以征帝自效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江陵公安累重帝失二城必自奔走乞密不漏令其有備董昭曰軍事尚權

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斃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卽敕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帝屯中帝果猶豫不能去城久不拔而晃救至仁潰圍出帝引軍退還先是權遣使爲子索帝女帝罵辱其使不許帝圍樊權遣使來助之敕使莫速進帝怒其淹遲又已得于禁等罵曰狢子敢爾如樊城拔吾不能滅汝耶權僞手書謝帝許以自往而陰爲掩襲之計閏月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傅士仁南郡太守麋芳降初魯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與帝分土接境外倍修恩厚結好而密陳計策圖帝帝討樊留兵將防公安蒙上疏曰某討樊而多留防兵必恐蒙襲其後也蒙常有病乞還建業以治疾某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某可擒也權乃露檄召蒙還帝信之稍撤兵赴樊擒于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𦨴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衣服晝夜

兼行帝所置江邊屯兵盡收縛之是故帝不聞知遂據江陵盡得帝及將士家屬皆撫慰帝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軍中咸知家門無恙吏士無鬭心帝還當陽西保麥城陽許權降立旛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退走衆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到臨沮住夾石十二月璋司馬馬忠於章鄉要帝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被害於臨沮初蒙稱疾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與策曰某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防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某所忌無復是過乃名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帝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想遂席捲共獎王綱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勳可以長世雖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無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鹵也恐潛增衆以逞其心且戰克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

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帝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竟大安無復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蒙爲前部遂定荆州吳自魯肅歿呂蒙代肅專以圖帝爲事權遂背蜀降魏負大義於天下蒙爲謀主而遜助之也帝之南還也曹仁會諸將議追擊趙儼策之曰權邀某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某還救恐我棄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以觀利鈍耳今某已孤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操聞帝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帝雖破敗猶爲敵國所重如此

昭烈帝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元車騎將軍張侯爲其左右所害帝忿孫權之襲聖帝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使請和盛怒不許二年夏六月王師敗績於猇亭三年四月獻帝崩於永安宮是時魏黃初元年曹丕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衆咸云蜀小國耳名將惟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劉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

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劉義爲君臣恩猶父子死不能爲典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先主果出兵伐吳後主建興七年追謚帝曰壯繆侯子典嗣（按張萱謚辨後主追謚在景耀三年與此互異）

宋

眞宗大中祥符　年飭修關聖廟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解州志關聖廟在城西門外宋眞宗大中祥符間勅修

哲宗紹聖三年賜玉泉祠額曰顯烈王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關帝聖蹟圖誌云云

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忠惠公

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

按以上宋史徽宗本紀俱不載　按鄭南加封記云云

宣和五年敕封義勇武安王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李燾續通鑑長編宣和五年正月己卯禮部奏請侯封敕封義勇武安王令從祀武成王廟

高宗建炎三年加封壯繆義勇王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荊門志云云

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濟王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荊門志淳熙十四年告敕曰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爲神明亘古今而不朽荊門軍當陽縣顯烈神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一方所依千載如在凡有禱于水旱雨暘之祭若或見于焄蒿悽愴之間英烈巖巖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爰啓王封仍加美號豈特顯尔神威德之盛亦以慰此邦父老之情尚祈靈聽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奉敕如右牒到奉行

元

文宗天曆　年加號顯靈

按元史文宗本紀不載　按泰和陽琚廟記宋封帝武安英濟王逮元天曆後加顯靈故今稱壯繆義勇武安顯靈英濟王

明

太祖洪武元年復原封稱壽亭侯

按關帝聖蹟圖誌云云

洪武二十年正月建關帝廟於順天府正陽門之甕城內

按關帝聖蹟圖誌云云

洪武二十七年建廟於鷄鳴山歲遣官致祭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自元津橋改建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廟於鷄鳴山與眞武城隍五顯祠山及蔣卞曹劉衞國共稱十廟每歲四孟及歲暮遣應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又遣南京太常寺官祭

成祖永樂元年建關帝廟於都城每歲致祭

按關帝聖蹟圖誌永樂元年十二月建廟於都城宛平縣之東又特頒龍鳳黃紵旗一揭竿豎之每歲正旦冬至朔望祭祀香燭等儀具有恆品

武宗正德四年賜畱都廟額曰忠武

按弇山別集親征考正德四年賜廟額曰忠武其廟在今之興平馬嵬鎭燕子磯廟在畱都城北江滸之磯頭西向蓋自唐有之武宗十五年南征寧藩駐節

廟下謂規制陋隘不足以妥神靈乃敕南京守備太監黃偉恢隆廟宇增飾臺榭宏開軒廊大爲壯觀

世宗嘉靖十年正漢壽亭侯封號

按明會典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舊稱壽亭侯嘉靖十年始正今稱每歲五月十三日以侯生辰用牛一羊一豕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寺堂官行禮國有大事則告

嘉靖三十五年重新當陽墓廟

按關帝聖蹟圖誌嘉靖十年稱漢關帝壽亭侯又於三十五年司禮監太監黃錦太保都督陸炳出白金二千五百兩重新當陽墓廟前知縣黃恕原議准建

神宗萬曆十八年以神顯靈高堰詔加尊號頒袞冕賜廟額曰顯佑

按關帝聖蹟圖誌萬曆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准禮部咨該總督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題稱本年五月內因上源汝寧壽泗一帶霪雨連綿淮水暴漲至二十七八日雷雨交作西風驟急高堰將危比時從工所看有黃雲一片籠罩武安王廟上良久方散又本

廟僧人宗權有徒遠歸從十里外望見廟前燈火盛張至廟尋訪無跡須臾風轉雨收水勢遂定高堰溢而後安實係武安王神功之力臣竊惟高家堰爲淮黃關鍵堰長六十餘里從水築堤取土數里之外如燕壘巢告以必不可成者萬口如一詞臣之心亦稍餒矣乃於七年正月二十四日躬往督之芟舍而居誓以不成毋歸夜夢一大將軍赬面頎髯引臂題石示臣以必成之方一老兵持箒掃地謂臣曰此雲長關公也臣矍然起曰掃者埽也其諭臣以負薪乎遂爲席宮舉一像禋祀之則宛然夢中所見矣衆皆鼓舞因檄司道分屬並舉而中間顯靈助順反風以便諸工者歷歷可紀以六十餘年之決彌月斷流人力不至於此比時司道諸臣與四方耆民靡不合口乞臣題請封祭以跡涉鴟張而幽怪之事不宜陳於君父之前乃與共事諸僚捐貲建廟歲奉香火今十有一年而不意神之威靈猶旦暮炯炯者也臣因思關聖爲炎劉社稷之臣負乾坤剛大之氣淮北郡邑固其用武之地忠肝義胆萬古如生故以其忠於炎劉

者而效之於我皇上而以其昔日不忍溺此一方之民於孫曹滔淫濁流者而不忍魚其民於今日也高堰未成之先則爲成之旣成之後則爲守之烈風暴雨危急之際則爲陰培而力護之此固我皇上一誠格天百靈效順所致而明神翊相之功亦有不可誣者所據該司歷陳顯異之狀與封號歲享之乞似應陳請伏望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奏明旨特加封號行翰林院撰文一道卽遣地方司道官諭祭仍行有司衙門每年派定條鞭銀兩春秋丁日買辦猪羊祭品聽南河分司併州道躬率掌印道赴堰虔誠祭告著爲定例永便遵守庶幾神貺可酬而人心自慰堰工增重而羣力益奮矣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爲照高家堰之設所以捍禦淮潁諸流而屏護淮揚二郡乃二百年來運道之關鍵也自此堰冲廢無所隄防而運道阻矣據稱武安王關某顯應效順當築堤之始則反風拒水以助與之及旣成之後則陰護默佑以奠永績卽夢寐之感通見精靈之昭格委當特加崇祀以報

神麻除封號著在令甲未敢別議外所有遣官祭告似應俯從仍宜賜額題廟未昭報貺恭候命下行翰林院撰文一道就遣南河分司徐州道等官諭祭仍行有司衙門每年派條鞭銀兩春秋丁日赴堰虔誠祭告著爲定例則永便遵守所有賜額字面伏乞聖明裁定臣等未敢擅擬等因萬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于愼行等具題三十日奉旨加封尊號特頒袞冕肆輯圖首冕服次巾幘又次公幞賜廟額遣官致祭

萬曆二十三年賜解州廟額曰英烈

按關帝聖蹟圖誌萬曆二十三年以解州崇寧宮道士張通源題請九月敕解州廟名曰英烈

萬曆四十二年加封帝號

按畿輔通志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齎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于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志也

熹宗天啓四年詔遵照敕封祀文稱帝

按有明封祀錄天啓四年六月十二日太常盧大申題稱追賜漢前將軍壽亭侯原奉皇祖特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業已帝而祀文猶侯似不相蒙仰祈敕下禮部查議云云奉聖旨神號著遵照皇祖加敕封祀欽此

皇清

順治元年

大清會典順治元年定每年五月十三日祭關聖帝君遣太常寺堂官行禮不致齋由禮部題請（今由太常寺）

順治九年

大清會典順治九年勅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

關聖帝君部彙考二

一統志

撥刀石

荊門州南二十里帝往來荊襄屯兵之地有撥刀石痕迹猶存旁有帝廟

卓刀泉

泉以卓刀名者有二一在武昌府城東十里先主郊壇下世傳帝常卓刀于此泉側今有帝廟一在常德府城西三十里崔婆井傍相傳帝過此而渴以刀卓

地出泉故名

關公洞

漢陽府大別山之右有洞乃一巖穴以帝嘗憩此故名一名藏馬洞傍有帝廟

銅柱

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帝與吳程普分界處共鑄銅柱爲誓

江陵城

卽今荊州府城帝所築也晉桓溫增修之

故關州

常德府沅江縣東南八十五里帝屯兵處故名

磨刀石

在漢陽府帝廟中舊傳帝磨刀處又大別山頂亦有此石

洗馬口

在漢陽東北吳王磯側一名禹功磯土人云帝嘗洗馬處

青泥池

在安陸州東構木山樂進與帝相拒青泥即此

平陽府志

解梁故宅

帝故里祖宅在山西解州東十八里常平村今建爲廟

河南通志

許都故宅

開封府許州城内學東有帝故宅蓋帝自下邳陷曹操挾歸許時所居今建廟祀之

關聖帝君部總論

關帝聖蹟圖誌全集

封爵考

程敏政爵諡考曰關聖帝君仕漢封漢壽亭侯諡壯繆而今之祠扁止題曰壽亭侯不書諡意以漢爲國名故不書繆爲惡諡故削之爲神諱也以予觀之書爵既已脫誤而諱書爵者尤非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於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

漢之制有縣侯有鄕侯有亭侯皆以寓食人之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又先主勸進表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若以漢爲國名則不當錯置於職名之下至於諡法武功不成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在孟子漢穆生在史皆爲繆蓋傷帝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諡武穆與此同意今乃諱之以爲惡諡豈理也哉神之紀號在古爲重而世俗踵弊積無知者故爲訂之

諡辨

張萓諡辨曰漢關帝之諡壯繆也陳壽以諡法名與實爽曰繆傳云謂帝剛而自用戾以取敗也千載之下卒無一人出半語爲帝表暴者至令帝與賈充許敬宗同科余竊冤之壽曰樊鄧之敗帝實自取荊州之失蜀之大事去矣以繆爲謬固宜嗟嗟帝死而荊州失此非帝失也帝圍樊鄧時居江陵供軍資者麋芳壯聲援者傅士仁也二人者憾帝積輕之不悉相救更聞帝欲還置之法故二人入權間迎權夫受鉞矣不用命者誅芳仁逗遛不當問乎不卽問之語復

宣泄以啓叛心帝計誠左然以此毀帝謚以不美則當時未聞有此議也余閱志趙翊軍之謚順平也其議甚辨當時議謚殊不草草且張新亭謚桓矣馬平西謚威矣黃漢升謚剛矣諸公皆出髯下者皆得美謚帝之忠勇蜀之朝野誰不傾心禪雖昏庸豈昧于帝公議謚時景耀三年也姜伯約輩豈皆有憾於帝而故加之以不美之謚法哉考之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夫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執

過帝者謚曰壯繆亦猶秦穆魯穆或作繆耳而以繆爲謬戾之謬橫生訾議甚矣壽之闇於謚也第壽之議抑以多論帝爲氣多上人於士大夫鮮所下士大夫時或宿憾卽當時謚繆爲穆安知無芳仁輩者不以謬戾之謬借口而甘心第壽實憾蜀卽諸葛武侯尚不能塞其口武侯而下盛名惟侯謂繆爲謬惟以快讒慝耳後主有知能不令姜伯約輩共拔壽舌乎今友人謝少連者選季漢書輒復因沿舊說故詳之以貽少連且復書一道告帝祠下爲帝吐氣

伽藍辨

禪林道院中有護法神曰伽藍或當戶而立或拱侍於傍神不拘一而以關帝作伽藍者大槩十八九夫釋道各崇其教今護法則爭尚聖帝何也或曰世傳聖帝受天台智者智顗五戒得爲伽藍神故釋氏尚之或曰聖帝精靈亙古今可賚以怵伏羣邪故道家又尚之稽之梵書譯衆園爲伽藍浮屠所居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是伽藍原未嘗有神而道士亦以伽藍名此沿習者之妄也若以聖帝爲伽藍則獨以爲不可聖帝忠孝節烈得統春秋素王素臣心源獨紹自孔孟而後扶名教而植綱常者賴有聖帝也數千百載來自天子以迄士庶莫不奉爲儀型隆以褒崇之典加以帝王之號馨香俎豆遍於宇內陟降赫濯功存億禩未可與伽藍等視之也即曰聖帝嘗爲伽藍矣其說未見於經傳而巍峨廟祀袞冕圭裳載在典禮今焉有以帝王之尊居門廡之下被介胄之飾類宿衞之容其爲褻越不已甚乎即今四海之內奉聖帝之像敬事不衰者比戶皆然也此無異故葢以

聖帝大義匡時則古之聖人也其楷模百代則人之師表也其能佑庇人而切其感慕則又不啻其祖先也是以尊之至重之至也假令以聖人師表祖先在其前而使之負牆而立倚楯而侍爲之弟子孫曾者敢乎不敢乎夫緇服黃冠不識有聖人師表祖先而相藉以爲伽藍宜無足怪然獨不見巍峨廟祀袞冕圭裳者乃尊並帝王耶以庶人而獲罪帝王引經按律其咎安辭或曰然則聖帝伽藍之位將何以置之曰門者徙之於庭旁者易之以正并戒後之設像者宜坐不宜立一二名公大人片言開諭其有不翕然奉行者殆非予之所敢信已

關聖帝君部藝文一

重建關聖帝廟記　宋張商英

宋元豐四年道出陳隋間有大法師名曰智顗一時圓証諸佛法門得大總持辨說無礙敷演三品摩訶止觀是三非一是一非三即一是三即三是一隨衆生根而設教後至自天台止於玉泉宴坐林間身心湛寂此山先有大力鬼神與其眷屬怙恃憑據以帝神力故法行業即現種種諸可怖畏虎豹號躑蛇蟒盤瞪鬼魅嘻嘯陰兵悍怒血脣劍齒毛髮鬅鬙妖形

醜質剡然千變法師愍言汝何爲者生死於幻貪著餘福不自悲悔作是語已音迹消絕頎然丈夫鼓髯而出曰我乃關某生於漢末值世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虎臣蜀主同復帝室精誠激發洞貫金石死有餘烈故主此山諦觀法師具足殊勝我從昔來本未聞見今我神力變見已盡而師安定曾不省視汪洋如海匪我能測大悲我師哀愍我愚方便攝受願舍此山作師道場我有愛子雄鷙類我相與發心永護佛法師問所能授以五戒帝誠受已復白師曰營造期至幸少避之其夕晦冥震霆掣電靈鞭鬼箠萬壑浩汗湫潭千丈化爲平址黎明往視精藍煥麗簷楹闌楯巧奪人目海內四絕遂居其一以是因緣神亦廟食千里內外廟共雲委玉泉之田實帝之助歲越千稔魔民出世寺綱頹紊槌佛虛設帝旣不祐廟亦浸弊元豐庚申有蜀僧名曰承晧行年七十所作已辦以大衆請倏然赴感有陳氏子忽作帝語自今以往祀我如初遠近播傳瞻禱愈肅明年辛酉廟宇鼎新爾時無盡居士聞說是事以偈贊曰

關帝父子爲蜀將氣蓋中原絕等倫暗嗚叱咤山岳摧義不稱臣曹孟德憤烈精忠貫金石英靈死至玉泉山陰兵十萬部從嚴鐵騎咆哮汗金甲架鶻韝鷹走獒犬鞭笞虎豹役龍蛇膾肝脯肉飲頭顱無上菩提豈知有智者南來爲利益默然宴坐喬木陰法力廣大不思議溪山動蕩失安據妖怪百千諸怖畏神道究竭誓歸依大威大猛大英豪棄置愛戀如泥滓將此山巒奉佛土受持五戒攝身心仰山南嶽及高山佛佛道同無異化見在住持承皓老宗風孤峭帝所欽未來補處出家人萬木巖前希審細宏我如來像季法長松十里碧雲寒（篇末偈語原本疑有錯誤）

贊關聖帝　　黃茂才

氣蓋世勇而强萬衆中刺顏良身歸漢義益彰位上將威莫當吳人詐失不防質諸心吾何傷嚴廟貌爵封王佐我宋司雨暘禱而應弭災荒名與澤蒙泉長

從祀武廟讚　　闕名

劍氣凌雲實曰虎臣勇加一國敵號萬人蜀展其驥吳折其鱗惜乎忠勇前後絕倫

單刀赴會讚　闕名

東吳赴會單刀往還足搖地軸手撼天關鴻門陳迹澠池等閑關帝之威威震江山

寧海關帝廟碑記　明方孝孺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壽關帝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遠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而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爲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舉世故發爲忠義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明靈變不與衆俱泯則復爲神明無所不之固其理也人或謂帝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于世此非知帝之心者當帝之時勢莫完于曹操力莫强于孫權先主敗亡之餘削弱爲甚操欲誘帝爲己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使如帝不死與武侯戮力武侯治內帝治其外漢

賊可誅孫氏可鹵而高祖之天下可復矣然則帝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帝廟邑人虔奉如帝尚存咸願紀德刻之珉石俾永世無替詞曰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巨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爲鞏大統重畀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閽虬髯虎眉面赤璊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羣盜如狐豚扼荆取益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厥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煜若燩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不原羈鬼號呼如割焚孰若我帝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諼春秋薦獻羅庭門酒芳牲碩簫鼓喧帝乘飛龍雲軿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飇馳去星奔惠民以實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凉媚瀆神不飡至理甚昭千古存帝靈行世同乾坤

漢關帝讚

袁日恩

帝之生鍾乾坤之正氣帝之行執春秋之大義使帝在赤符之始可以釐雜霸之氣使帝在建武之初可以匡深刻之弊惜遘炎精息光帝圖未遂然而霄壤恢靈廟貌攸眞盱威顏者懾奸雄之膽挹高誼者激忠貞之志帝其不屑爲一代宗臣之流而實萬古人倫之至也與

關帝讚　王世貞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乎數也帝則奚愆精誠所欝金石矢堅川停嶽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神威頌帝萬年

其二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帝批吭於前而不虞奸於掖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

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稱帝耶

常州新建關帝廟記

唐順之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帝靈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朝立廟嘉興以祀帝事具公所自爲廟碑中明年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帝靈響如嘉興趙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幾趙公協謀於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公益神帝之功命有司立廟於常州帝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廟帝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也吳帝讎國吳不宜祀帝帝亦未必歆吳祀此未爲知帝之心與鬼神之情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爲漢賊不知孫權眞漢賊也按帝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于大義者先主武侯而已武侯猶以吳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爲嫌惟帝忿然絕其婚罵其使擯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爲漢賊志必殺之者帝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蜮之資必不爲帝所容非吳斃帝

則帝滅吳此眞所謂漢賊不兩存之勢也帝不死則樊襄之戈將轉而指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滅吳者帝志也帝之志必滅吳豈有所私讎於吳哉誠不忍衣冠禮樂之民困於奸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於鼎沸之中而涼濯之使吳民一日尚困於亂賊帝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帝非讎吳讎其爲亂賊於吳者也讎其爲亂賊於吳者所以深爲吳也帝本欲爲吳民斃賊而先斃於賊齎志以沒帝之精靈宜其眷眷於吳民矣由此言之帝之所讎莫如亂賊其所最讎而不能忘尤莫如爲亂賊於吳者倭夷恣兇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爲帝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加翼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遠未可以爲杳冥而忽之也竊謂吳人宜廟帝帝亦必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方可二畝相傳云中軍帳者以爲廟旁莫此地宜於是樹以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適當宮前林陰倏忽若帝降止郡人來觀莫不喜躍強者益勇弱者思奮抵

掌戟手若神惎之然而諸公之爲此舉此特以答帝之功其所以作郡人敵愾之氣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久之金君遷去郡君維中代守有嘉成績增之式廓爰俾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揭揭關帝惟萬人敵天稟異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七將皆殪匪曰後吳勢有未及欲拯吳民爲賊所先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騭吳民至千餘年東南不淑天墮妖星島酋海宄凶遯復生競爲長蛇薦食我吳帝靈在吳能無怒乎夷刀如雪手彎不展渠魁倔强悉就烹爾帥臣避讓豈我之力陰有誅之實徼帝福徼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地自今以始毘陵巽隅古稱將壇若有待帝鬼兵踞蟠天陰髣髴長刀大旗生欲拯吳沒而來思帝德吳民無間生死幺麼小醜永鎮不起郡人入廟踴躍歡喜競起赴敵强跳弱起誰鼓舞之帝有生氣

關帝讚

馮夢禎

桓桓關帝力扶漢胄張也同心輔車左右報曹刺良雄名益張先主王蜀帝鎮荊襄降禁斬德七軍盡亡

遷都避銳篡謀斯折白衣搖櫓甘心助桀帝死不死至今爲烈帝產於解歸神章鄉中原江左萬里烝嘗呼吸感通烈日秋霜帝武而文好讀左傳帝勇而義秉燭達旦絕倫逸羣葛公是贊生爲名將沒爲名神如帝者希千秋一人我作讚詞佐嶽纖塵

玉泉冢讚

趙欽湯

生常平沒章鄉魂河東體當陽岳岳一氣彤三光膢臘父老爭趨蹌我生帝土帝降慶我來宦楚帝鎮襄我瞻松柏涕泗滂并州梓里俱羹牆

題沈泰灝輯關帝紀序

王嗣奭

天啓辛酉秋試余友沈無懷客秣陵偕同志諸公輯關帝紀付梓播之曰吾以激壯士之肝而勸天下之忠義甚盛心也梓既竣謂不佞奭右仲盍序諸序曰吾勿論通邑大都暨窮鄉委巷若王侯薦紳以至僕賃婦孺靡不習其姓字伏其神聖震悚欽承永永無射者吾先師尚已帝後起而實與競爽何修而臻此哉幷州先生曰此至誠之徵悠遠而博厚高明者也偉哉言矣雖然堯舜湯文有慚德乎張睢陽岳武穆

懷他腸乎古來大聖賢眞英雄誰非至誠而士民慕仰未有與師帝埒者也何取爽黯淺無識敢臆言之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大矣與天地參而仁奚由降義奚由出天地有元氣而仁鍾之有正氣而義鍾之是氣流行宇宙無日以息而無日不鍾於仁苐其鍾之有偏全而全之中又有獨盛偏言之卽一言之懿一節之奇皆是氣之支派而得其全者爲大聖賢眞英雄聖賢英雄間世一見若不勝其少而上下千古踵相接也又不勝其多就其中必有人焉冡襲氣母總持仁義立萬世人道之極此所謂鍾其獨盛者乎吾謂先師鍾元氣之獨盛者也帝鍾正氣之獨盛者也請先言先師上古以來聖人出世必履大寶乘時撫運薦臻蓁隆而治亂相仍成無不毁先師以素王起而理萬世之上斟酌禮樂申嚴政刑覆覈命討汰瑕收瑜約岐歸同劈畫一時師模千禩卽二帝三王直退而効其三吏五官之役故賢于堯舜卽是可徵而生民未有政謂其獨盛之鍾也是以聖于前者能爲

創而不能爲守聖于後者能爲述而不能爲作吾師以守終創之局而又以作啓述之塗故以前聖⿰耳示吾師若古公王季之有文王以吾師⿰耳示後聖若陳寔之有紀有羣有泰濟美象賢總是一脈綿遞而品則殊矣帝猶是也夫孟起翼德亦一世之雄也而猶推曰絕倫逸羣武侯豈面諛者哉可以推倒一世便堪夐隻千古蓋天鍾其特則人絕其儔牢籠正氣鬱爲靈爽寧不窮天壤而貫古今哉或曰氣一而已奚而元奚而正奚而兩鍾奚而並盛也應之曰氣寧有兩哉元氣盛則正氣藏而元氣抱正氣以立元氣衰斯正氣露而正氣翼元氣以行合之一分之二二者也自元氣之鍾極盛於吾師而後且轉而寖薄矣吾師慮之故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得剛者見之而申之曰慾則不剛夫無慾之剛此帝之以英雄證聖而先師授記早矣自帝以義勇鼓動萬靈而忠臣義士相望於世綱常由而不壞名教由而未存萬世之土維屏維翰實藉寵靈則帝之功大也今二氏恐法之不延往往乞靈於帝吾未之或知而於吾師則桓護不

異金湯而靈爽並懸日月猗歟盛矣蓋師猶春也協氣熏蒸景物明媚而見之者心怡帝猶秋也金商肅清生氣揫斂而觸之者神聳師猶天然恢恢浩浩兼覆下土而庶類順成帝猶日然輝輝赫赫照燭幽隱而百鬼潛匿然而邨墟里社不敢設師之象愚庸鄙細不敢拜師之宮而帝則象貌徧於窮閻奔走繁於庶品將尊吾師甚於天地耶抑敬大帝甚於吾師也此如軍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將之令嚴而後天子之威震也然則敬帝正以尊先師而帝之功逾大矣

抑更有說常遡師帝之始矣洪荒以來有生育無秩敘自司徒以倫常革蓁狉之俗而衆始洽于敦睦之仁明良以降有吁咈無强諫自龍逄以頂踵匡驕主之失而世始晰于致身之義此皆出其身爲天地經啓一涂規模萬世而神之所留遠矣育其神無慮千數百年而後誕生我師帝以恢先猷畢弘烈是其身固千數百年未朽之身而所鍾之氣亦千百年未散之氣以是身盛是氣屹立兩間而橫亙千古儷之者其誰耶人亦有言以此始亦以此終而易贊永貞則

日以大終也師帝之終亶云大矣而遡其始貞亦云永矣水發于星宿樛流郤曲滂游萬里而匯以朝夕之池宜其吞雲夢王百谷旱七年而不減浸九州而不芥蔕也夫如是而後可立人道之極蓋極者無對之稱有對非極也先師仁之極也帝義之極也相輔而行與天地並亦與天地相終始者也

碑詞　徐階

繄清廟兮何所杭崇岡兮瞰遙浦王中處兮神在從先主兮日周旋邦之人兮奉帝祀牲牷肥兮酒醴旨鐃鼓喧兮管噭譟飲且食兮不嚬眉以笑億千萬年兮赫明下爲河嶽兮上爲星辰扶天常兮植人紀降福無疆兮自今維始

碑詞　儲巏

帝之來兮夷猶邅雲中兮歷九州覽河山兮既改慨宗國兮悠悠鄰之中兮江之左彼何人斯敢汗吾土叱余騎兮徂征忽返顧兮千古

其二

帝之去兮荆之野聯雲旂兮風馬闓殿兮洋洋髣如

戟兮面如赭揚漢靈兮耿無方奄四海兮皆漢之疆
驅厲兮降康民欽祀兮不忘

關聖帝君部藝文二 詩

關聖帝祠　唐郎君胄

聖帝禀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
誰爲感恩者竟是思歸客流落荆巫間徘徊故鄉隔
離筵對祠宇灑酒暮天碧去去勿復言銜悲向陳跡

義勇行　宋張珣

憶昔天下初三分猛將並驅誰逸羣桓桓膽氣萬人
敵臥龍獨許髯將軍威吞曹瞞欲遷許中興當日推
元勳惜我聖帝功不就竟令豺兕還紛紛血食千年

廟貌古歲時歌舞今猶勤君不見天都靈武巢未覆

拊髀常思漢壽君

題顯烈廟　元周午

三國鼎峙裂九州羣飛擇木各爲謀帝君天挺萬人

敵不事他人祇事劉分雖君臣情骨肉此豈漢賊所

能祿仲謀不度來求婚遣使甘言祇取辱奮髯北伐

將徙都白衣狙詐芳仁呼赤帝不靈天既厭荆蜀中

斷絕一隅人亦各爲其主耳南昌局量非曹擬嗟峨

一塚千餘年長使英雄淚如水

賦漢關聖帝印　迺賢

昔遊玉泉寺繫馬松樹林獨坐大石上浩歌梁父吟

老衲林下來示我三古印連環絡螭鈕篆畫蝕蒼暈

聖帝勇無敵勁氣横九州志在復漢鼎古今孰與儔

先主勢孤危恃帝作堅壘威震曹家兒膽落中夜起

浮雲幾變滅瑑刻艮可摹令人千載下拂拭空嗟吁

雙鳳鎮關帝廟詩　明顧夢麟

炎祚昔云燼操權乘閏餘誰知章武年自紹高光初

陳壽志三國命名無乃愚帝魏而蜀劉履冠尤倒誣

卓哉子朱子先主始特書以君倒其臣順逆亦已殊帝君起河東許帝爲馳驅委身既得正厲節寧能渝帝志在春秋大義日月如下視遜與蒙腐鼠庸誅鋤帝沒今在天宜與上帝居肸蠁遍高旻騰踏雲中駒民來厥角崩疾痛必以呼剡伊歷塗炭鳳死靈芝枯古像光照人當日誰所撫王神下空立想見風雷俱一廟三百霜魯般猶在無修舉萬心聚義者倡其模行聞許許歌烟湧金錢輸和平足神聽降福周窮閭

謁關帝祠　顧源

嶽瀆披靈殿弓刀肅壯儀荊襄分壁壘吳魏失旌旗義魄存茅土空山衞虎貔高名懸日月百代有遐思

謁關帝廟　劉定之

雕戈鐵馬作長城百戰山河恨未平斷舌杲卿神益怒歸元先軫面如生山花承露模糊血江樹號風叱咤聲西蜀旌旗今寂寞空餘靑史挂芳名

謁關帝祠　沈一貫

壯猷奕奕眞超絕天性從來更好文曾向春秋精一卷可容吳魏尚三分勳名自昔鐫彝鼎袞冕於今薦

苾芬業並乾坤垂不朽聊輸歌頌代微芹

關帝讀麟經　文徵明

有文無武不威如有武無文不丈夫誰似將軍文復武戰袍不脫夜觀書

題關帝集　辛全

萬古綱常任兩肩塵寰何物挂心田當時若見鄒夫子定許尋盟論浩然

讀全集誌有感　前人

拄地撑天震鼓桴生前誰暇禪當塗春秋一部幷州鐵不比遺文畏董狐

題關帝塚　前人

取樊便可定中原漢火如何不復然人道老瞞爲漢賊誰知漢賊是孫權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十八卷目錄

關聖帝君部紀事

關聖帝君部雜錄

關聖帝君部外編

岳忠武王部彙考

宋（孝宗淳熙一則　又一則　寧宗嘉定一則　理宗寶慶一則）

明（代宗景泰一則　英宗天順一則　世宗嘉靖一則）

岳忠武王部藝文一

祭岳忠武王文　明世宗
創建精忠廟碑　徐理
岳忠武王部藝文二（詩詞）
精忠廟　明方質
前題　陳以勤
前題　曹安
前題　孫一元
前題　馬出汧
前題　董居乾
水調歌頭　李濂
岳忠武王部紀事

神異典第三十八卷

關聖帝君部紀事

關帝聖蹟圖誌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奏解鹽出于池歲收課利以佐國用近水減鹽少虧失常課此是災異不可不察奏入上遣使往視還報曰臣見一老父自稱城隍神令臣奏云爲鹽池之患者蚩尤也忽不見上怪而疑之顧問左右皆以災害之生有神主之爲言上乃詔近臣呂夷簡至解池致祭事訖之夕夷簡夢神人戎衣怒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

我主此鹽池今者天子立軒轅祠軒轅吾讎也我爲此不平故絕池水爾若急毀之則已不然禍無窮矣夷簡還白其事侍臣王欽若曰蚩尤邪神也臣知信州龍虎山張天師者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慮也于是名天師赴闕上與之論蚩尤事對曰此必無可憂自古忠烈之士歿而爲神蜀將關某忠而勇陛下禱而名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助上問今何神也對曰廟食荊門之玉泉上從其言天師乃即禁中書符焚之移時一美髯人擐甲佩劍浮空而下拜于殿庭天師宣諭上旨曰蚩尤爲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爲民除害何如答曰臣敢不奉詔容臣會嶽瀆陰兵至彼并力爲陛下清蕩之俄失所在上與天師肅然起敬左右從官悉見悉聞莫不讚歎忽一日黑雲起于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戈鐵馬之聲久之雲霧收斂天日晴朗池水如故周匝百里守臣王忠具表以聞上大悅遂使致祭仍命有司修葺廟宇歲時奉祀廣見錄云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宋崇寧中應名平解池之祟凡四詔赴闕

賜號虛靜先生視秩中散大夫按李燾通鑑長編曰崇寧四年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復鹽池百官入賀解池爲水浸壞八年至是始創開四千四百餘畦積成鹽實故也以此考之廣見錄所載年分不差虛靜之名當在四年之前葢崇寧盡五年也世傳虛靜平解池之祟以爲得神之助斬池中蛟也由是帝有崇寧眞君之號

荆門志武安王廟食玉泉山荆門城西行祠在焉宣和七年春守獄吏嚴宥得狂疾解衣跣足疾走詣祠內瞠目注視若有物憑遂巡降神語呼守殿僧訴斥之具告以祠享不虔將重加譴訶而姑貸之觀者比肩毛髮皆凜嚴素不解書時日既夕疾呼取紙札滅燭書一十七字曰一正只行爲用限善好事相從只此不可言筆力遒勁類顏柳書然章旨莫克究也嚴既寤咨嗟嘆息因叩頭懇請乞化緡錢營寢殿三區若有鬼神陰來贊相前當陽縣尉李穎鑱諸石以記始末

關帝聖蹟圖誌李忠愍公名若水字清卿邢州曲周

人也爲大名府元城縣尉日嘗晝坐廳事有一健步造于庭稱是帝君使者出懷中書置前忽然不見公大駭啓緘視之外題帝君押封其書大略言歲在午未世當亂侍郎勉之公甚以爲怪不曉所謂其後靖康元年歲在丙午公奉使金國除吏部侍郎明年丁未金人圍汴京公隨駕出城求和公不屈爲金人所殺異哉其靈驗如此嗚呼靖康之變豈非天耶將亂之兆神先知之以書諭公蓋勉之以忠義也

東齋記事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制甚古鈕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爲漢壽亭侯人疑必羽佩也遂畱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囘白于官乃遣人送荊門關羽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眞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關帝聖蹟圖誌向友正元仲之子也淳熙八年爲江陵支使攝公安令癰發于胷臆間拯療半歲弗愈嘗

浴罷痛甚委頓而臥似夢非夢見一偉丈夫長髯巨目著拂塵披衫微揖而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沒藥瓜蔞乳香三味以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錄此方但不用瓜蔞若欲速效宜服此友正敬謝卽如其戒不終劑而痊後詣玉泉禱雨瞻關帝像葢所感夢者因繪帝于家

梁瓊太原平遙人少事元太祖大師國王以質子當怯薛壬午年武仙據眞定反山東皆響應詔授大師國王爲都行省督諸軍討之瓊健勇有幹略選充太原府平安州征行元帥左監軍使率所部從先鋒都元帥笑乃仄征收山東眞定河間大名濟南東平等路悉皆平定獨益都形勢險阻武仙支黨負以爲固城守不降瓊引兵至城下招諭不聽乃圍以困之凡五年未下丙戌年三月瓊在困頓憩于桑林枕鞍而寢夢有髯將軍披甲執刀若世之畫關帝者告曰梁元帥可無懼吾護助爾言訖乘馬而去瓊寤而異之已而左右搜索于空桑中得文書一卷發而視之乃關帝畫像也持以獻瓊瓊置于帳中事之甚虔由是

屢戰屢勝若有神焉瓊乘勝與諸軍合兵攻破其城益都平瓊以先登立戰功加安遠大將軍充太原路征行元帥縣帶金符桑林之夢至是始驗丁亥年瓊奏凱還鄉建廟歲時祀之

明初英靈坊十廟將成高帝夢神謁陛前求立廟帝曰卿于國無功是以不及神曰陛下鄱陽之戰臣率陰兵十萬爲助何謂無功帝領之神乃去明旦命工部爲立祠

解州下馮村有于姓名保者性至孝娶妻汪氏甫三日被枉株連謫戍南海凡萬里發遣日泣謂妻曰予遠離年邁父母何人奉甘旨妻曰妾之事也君勿慮願君寃得伸可早歸耳汪紡績孝舅姑每朔望必往帝廟虔祀泣禱願夫伸寃回籍如是數載保雖在戍顚沛之際而持身愈謹有總戎拔爲牧至洪武丁卯年三月二十三日暮夜保忽見馳一赤馬者狀貌巍巍詣前謂保曰汝素孝可念父母而思家室否保泣曰愚蒙枉陷數年來鱗絕鴻疎焉有不念父母而思家室者乎但由海及解萬里且法度森嚴奚克歸馳

馬者曰吾亦解籍偶過此西旋汝可協睫隨吾往解保從之疾如風行恍若雲駕片晷墜地時將曙訊耕者此何村也耕者曰乃下馮村保知故里遂旋家見父母妻子而泣云暮夜事妻曰此關聖援君也是日南海伍中失于保官行檄至解搜求之日卽于保至家之日也職司異之以事奏上赦保軍戍解人由是益欽聖帝之赫奕

弘治乙丑正月五日淮安郡守楊公遜夢神示以獄囚越禁隨被擒獲明發果報禁中走失甚衆捕時俱于城外被縛若有禁而不敢移步

汝州府志元眞觀在郟縣治北門裏正德六年流賊攻城已將東門燒毀縣民入廟禱之忽聞殿上鶴鳴縣民復率老幼入廟焚香喊佛次早東門放大毫光關帝執刀現賊見城週圍皆赤面長鬚者言有神助卽退一郡生靈悉免塗炭

關帝聖蹟圖誌嘉靖壬子年燕南饑饉人多病疫凡病者難治時賈一鶚已登兩榜是年中秋日一鶚往帝廟焚香見盈途掛孝或云五瘟神爲祟及回家一

鴞父正燕坐間忽跌仆地昏于人事一鴞即奔廟中祈帝保佑凡五六日忽日午時一鴞父臥牀大呼關帝一鴞問爲何故父曰關帝以金丹啖我頓覺神爽一鴞曰適兒在廟祈禱故關帝救援也次晨往廟叩謝當晚夜靜一鴞散步庭中忽見二鬼一雞頭一犬首相語曰這老子五藏如金堅固不能攻不如攻其老婦一鴞大駭遂不見少間一鴞母大呼腹痛一鴞知又爲邪鬼所毒次早又禱于帝廟是夜一鴞見金甲神從天降宅內貌似周將軍持刀直入少頃手持一雞頭一犬首而去其母亦在牀連呼黑將軍救我啖我金丹一粒一鴞已嘿知帝之靈使來復救也次年一鴞往京候選于正陽門帝廟祈籤得六十三籤末二語云欲識生前君大數前三三與後三三一鴞會意還至邸中是夜夢帝許以初任花封果授猗城縣令一鴞心感帝德建帝廟于猗城爲文謝祝

嘉靖間臨江縣有禪寺塑帝像太史張春未第時在寺內讀書往來從帝前過必稽首致敬遇朔望必焚香嘿禱忽有數蜂在帝像耳內結窠春見之即爲剔

去是夜夢帝至其書室中春屈膝拜迎帝曰承汝療耳未有以報子讀春秋會知奧義否遂爲春講解數條春聽之皆發人所未發自此以後每夜夢帝來臨一日麟經友會課藝春以帝所指示結構成文衆閱之咸嘆賞不置曰是必從祕本得來願借一觀春曰寔無祕本此關帝教我也衆哂之以爲妄語是年文宗科試春獲高等及赴秋闈復夢帝曰我來輔爾三塲春在塲中作文筆下若有神助焉首塲合式二三塲有典故未明者一思維便源源而來時春卷落在廣東霍渭崖春秋房霍以麟經名世自許無雙閱春秋藝見其議論出羣大奇之及閱表策皆祕傳語益大駭異力呈此卷遂中式丁未科會試亦如鄉塲神助聯榜及第殿試後張春選入翰林人咸以爲敬帝之驗也

嘉定捍倭廟記吾邑當嘉靖癸未倭賊躪藉海上直逼東門時未有城憑土壘以守門外有倉百間賊因東風縱火延及民居烟焰塞天地守陴者不能開目賊遂欲乘之入縣令萬公思謙呼神而叩頭語畢風

反一賊已躍而越壕民無習弓矢者相顧喪魄郡簡校張大倫偶以事至引弓而呼帝曰帝欲活十萬人願此箭貫賊喉一發竟貫賊喉以斃羣倭乃駭而退由是邑人之事帝益虔

王同軌耳譚民部郎沈君襄其父青霞公鍊抗疏論奸相嵩過激徙置絕徼而又以重忤嚴相棄市青霞公諸子皆寃死獨襄出嬰杵藏孤繫獄且久一日獄吏持飯飯襄曰君食之凡囚死例給飯蓋其兩臺使皆相私人受相旨盆死襄獄中俾無噍類沈氏耳襄亦知之但彊飯待斃忽白日發異香滿室而神御亦馬盤舞自雲中下語曰我關某是也汝忠義之子故來救汝汝不死語訖戛刃入雲中獄中人皆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震地兩臺使皆以他疏遂被逮去身膺綈綺鋃鐺一死一從戍而襄果出蓋神力所扶救也沈君出令安鄉構聖帝廟日夕展拜亍友胡載道過安鄉沈自語其事如此近聞有聖帝廟在某處而來禱者毆父逆子也神下親戮之會觀者彌集神還坐未及端而一日泥像左偏云

江湖紀聞一邏卒臥道傍將曙恍惚數人議往陳某家一人云關聖帝在彼奈何一云負某人錢二百又逆其母關聖帝昨去矣倏無所睹往驗陳舍則一家病疫矣

關帝聖蹟圖誌嘉靖壬辰山東平度有一老嫗乃張縣丞之妻隨第三子秀才異居偶留妹氏宿于家室夜半爲衆鬼由牕孔中扛出中塗見里人劉積者夜適出門嫗號泣求救積不應而去至郭外將棄諸大水中值武安王過衆鬼狼狽跪伏馬前帝叱之曰早還老嫗于故處遲卽斬之衆鬼誤送嫗于長子家其門堅閉帝以刀指之門卽開嫗蘇而泣鄰有酒店人皆曉起聞其聲張母也呼其長子起視之相顧駭愕叩其故母具述如前好事者亟往問劉積積云夜見黑氣如霧洶洶而來令人髮竦趨而避之耳帝之神靈英爽存心濟物如此

李蓘記事三則嘉靖丁酉汴人有欲弑其母者晨入關帝廟中持刀納帝髀下誘其母來禱因起爲逆及其母至拔刀見帝身動如壓刀狀刀拔不可出昏眩

自首縛之官論死至歲戊午間予在京師正陽門外帝之廟素稱靈赫有王姓者持錢乞籤卜弑其母亦即昏眩大呼伏地云帝縛我帝縛我我欲爾爾邏者以其事聞上命送大理獄近者鄉人又爲予道均州監生張尚文赴吏部選至邯鄲宿市店中夢帝語之曰汝死日不久乃北上耶其子時從行夢與之同勸止之不肯及京授教諭而三日死

關帝聖蹟圖誌秦郵刱帝廟始于有明丙辰居兌向震背路甓湖一日帝顯示廟僧謂水溢己酉泛溢二十年郵人將爲魚鼈速遷吾廟居坎位水鄉吾鎮之郵城水阨可免廟僧性定矢願易兌爲坎煥然改觀嘉靖間倭寇犯郵城帝見丈許金身挺立陣前寇懼披靡去

隆慶間廣平府霪雨浹旬山水暴漲浸入東門城中男婦嗷號震動天地俄見城上帝君顯聖一腳踢倒城門樓櫓門以填實略無罅隙用是壅住水頭城得不陷

閬中小記張司馬經敬神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

行止未決聞里人能以箕召仙命卜之神良久不至忽然箕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漢關某也留詩曰萬里縱橫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相思夢雨暗關河路不通書畢而去公殊惡之然逼于朝命遂出破賊後果爲趙文華所譖棄市

關帝聖蹟圖誌萬曆初職方員外郎某掌山海關事一夕夢關帝降于庭語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抵關載牛頭七輛必嚴禁之不可納也職方敬諾及明嚴飭軍士守關戒毋得妄入商人車日漸向午果有人推七輛車直抵關窺之皆牛頭與神語符至晚推迴車子曰此處不受合載至西邊人喫也塵埃一起已失所在是歲西國中犯牛頭瘟死者十之七而薊鎮燕都畿輔之間民獲無患乃知神所默佑

萬曆十三年福建泉州府有文學居家虔事帝像于堂中忽夜文學夢帝從畫軸中走下對文學曰子讀易會知與春秋大旨相通否文學云春秋義正易理甚微帝曰不然知易則知春秋矣春秋開卷第一義書元年春王正月千古諸儒莫得其解若大易先天

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之說參合看便知易象春秋旨原相合但世儒莫知察耳子何不與光熠李解元一申明之耶蓋因李光熠與文學同里居相友善尚未登鄉科也明日文學以帝語告光熠大異之曰此果出漢宋諸儒之上非尋常末學所能知也萬曆乙酉科李光熠鄉試果中式第一名解元

萬曆十四年浙江錢塘人施如忠邵萬鍾顧英三人嘗往北地貿易啓行必請帝爲隨身香火北地有潞河河中多精怪往往壞人舟楫是年施如忠三人舟從潞河過但見河面上煙霧瀰漫遠望盡是魚頭人身精怪與波作浪而來掀翻船隻如忠三人驚慌無計向帝前叩禱俄頃間空中震響帝現雲端見手提大刀指天將同河神冲向煙波中與魚等精怪征戰頃刻風平浪靜河內漁翁共喧爭拾水族死形百餘斤其蝦大如車輪凡往來客船莫不懽呼帝靈謂潞河從今太平也如忠三人抵家共議建廟以報帝德卜地于西湖青芝塢之東葛嶺之西萬曆十五年季

冬起造十七年春季告成

閩中小記江西郭子章入晉隱括帝日在天上心在人中語題曰日心天人而未以語家人一夕其夫人夢謁帝祠頓首顧扁帝指曰此郭先生題也夫人寤而語之子章甚駭異萬曆己亥督兵于黔受命討夜郎離西昌夕夢帝示賊平期子章入黔踰年會楚師入播不五月播平悉如神旨

關帝聖蹟圖誌東澗公晚年居紅豆莊俗稱芙蓉莊在常熟縣東南三十里辛丑歲三月二十九日盜刼莊上公與李使君約倉卒入城得免于難公復趙月潭書云數日前敝鄉迎關帝賽會示夢社人云錢家莊上有大難二十八日至初二日要往救護過此方許出會則此日之得免與一家之九死不死大帝之救護昭昭矣方以爲幸方以爲感寧復有芥蔕于中乎前集漏落不書殊所未曉今據公尺牘以補其缺

碣石剩談萬曆己酉年吳門虎丘山下有周姓名滔者號三峰賣茶爲業家頗豐每閒暇則聚無賴子弟于虎丘帝廟中媟狎一日又挾妓與諸惡少在帝前

狂歛取樂汚穢聖地忽然雷電交作一陣火烟入廟將滔攫出廟門霹靂擊死其餘或剝去衣服者或火燒面黑者都嚇死于地半晌方甦

周錫雙鳳關帝廟碑倭賊犯三江蘇松兵憲任公環大建關帝廟于太倉西城師行出入必祝朔望必參靈響不可勝記廟之在雙鳳者不知自何代甲寅歲賊屯雙鳳旬日而退明年乙卯賊從崑山抵直塘道入雙鳳聞鳳林砲聲疑有官軍而遁又明年丙辰賊復入七浦屯東路諸鎮一自直塘而南一沙溪而西皆去雙鳳里許賊見雙鳳白霧漫空如有神護民掠去賊中脫回悉能道之相率持牲酒謁謝廟門

關帝聖蹟圖誌兗州府治十餘武迤西北有聖帝息馬亭亭畔植松一株萬曆間魯藩親督構園爲遊觀藩忽神倦宛見帝從遠來馬流血汗繫于樹下與藩云此吾息馬處也君宜止焉藩少頃悚然卽指樹下視之地面若雨點痕藩恍然遂止遊觀而易建息馬亭今樹四季蒼翠幹古虬盤若有神護可與尼山檜樹同觀予壬戌小春瞻拜至聖陵墓過庭識之

崇禎皇帝請仙問國祚呂祖降乩云當問之伏魔帝崇禎曰若何致之云可遣大輿令往正陽門廟中迎請是夕廟祝夢帝曰急起開門有大輿令奉旨到此汝可令其覆旨云我即見駕也崇禎設香案以迎中堂周延儒跪左右無人俄而帝降拜行君臣禮崇禎亦答拜以國事問帝曰妖魔太多不可爲矣延儒問妖魔何在帝微笑曰你就是第一個妖魔延儒驚駭不能起

崇禎間流賊決黃河水渰開封府諸處開封人見雲霧中聖帝儀衛甚盛較勘生死溺死者乃雄壯男子疲癃跛瞽多出城外立高阜處人異之問其何以出城答曰不知

江陰人戚三郎者婦王氏一子五歲生而姣好家關帝廟前夫婦素虔事帝乙酉八月城陷婦被掠兵以裹足帶纏戚臂受十三創仆廟側兵以爲死舍之去日暮臂帶忽自裂有翁嫗挾持得歸戚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越二日來告曰郎活矣後不復至戚首爲血縱起視惟五歲兒在旁哭室中僵二屍辨之

卽翁嫗始知翁嫗殆帝命以救戚者戚有木欲爲櫂殮之憶嘗爲帝治寢宮匠或有存者蹤蹟入廟得三匠呼與偕來戚出乞米歸失三匠而存五櫂跡之見三屍仆廟門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時邑人漸歸乃以五櫂厝翁嫗及匠訖戚號泣求婦復禱于帝廟其夕示夢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十四日不可見矣戚力疾負子行至津亭一人艤舟若有待者其人爲成三郎亦以婦被掠遂結伴行抵江寧揭示通衢或告戚婦所在引見郝總旗戚納十金就氏乃成婦也先是成婦書所過郵壁曰江陰成三郎妻王氏在某營成字微脫獨存戊或見戚所揭示誤報戚耳成錯愕不自安願以身屬人貸金爲戚贖婦郝義之爲保役于張將軍得二十金予戚戚泣辭曰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受顧婦何在得金安往郝曰第忍之姑留金張將軍所一日成見張空舍繫閉諸婦有噪鄉里音者冀其爲戚婦也微伺得之驚喜告戚要郝詣張拜跪而請張以戚婦少艾需五十金郝爲具言帝所以祐戚幷示夢期以動張戚兒見母疾趨母懷哭

失聲成戚夫婦四人共相持涕泣郝亦感動悲涕張諸姬環屏內者皆掩泣張蹶然起曰止吾還爾婦毋用金也第吾耄無子盍以兒畱我爾兩家夫婦俱去遂舉兒遍拜所親賓從羅拜賀將軍有子計戚初見張實帝所示十四日也後數年張卒戚兒爲其族擯歸張諸姬憐愛競以遺貲賑贍之今爲江陰巨室少司農周櫟園記其事刻石廟中

儀部太倉張采字受先乙酉元旦夢帝送一扁額至其家扁爲乾坤正氣四字采性剛直先是州胥吏多爲不法采往往白于守案治其姦罪羣小蓄恨欲甘心焉是歲四月乘亂要刼采于路擁至城隍廟叢毆慘酷血肉糜爛有童子自外入見城隍神以身翼蔽采采僵仆不動羣小以爲死也命丐者負公屍投之坑塹至教場關帝廟側屍重不可舉復有巨憝數十人持鋤梃欲斷采首伺伺而至一異相僧突從帝廟出于人叢中掖采而去取廟中扁額臥采于上卽乾坤正氣扁也時仗義謀救采者亦稍稍集遂以扁舁采歸家得甦明年捕兒黨駢斬于市又明年采卒

張水部者豫章人也歲丁卯挾其弟計偕入南宮之桃源弟病病革已屬纊水部爲治木未收也忽若神人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人告水部頃之聞有呼者曰適爲關先生以王孫友愛故來告汝水部舁弟徙置野廟中日夕走關帝廟下祝之曰帝嘗兄事先主周旋數十年不愛其軀旣已存亡死生矣誠義結于衷非苟而已也某抱手足戚有弟則生無弟則棄捐委溝壑長終而不得返帝意中脈脈何不念乎歸則悲哀而伏屍之旁且又走帝廟下而祝之至于再更祝曰帝于先主異姓也猶然某戚兄弟同父母獨奈何相棄于此因以激感帝舟人則訴水部曰君得無誕乎何言死者可生也死生有司命非司命而欲生之會不可以告嬰兒終日竟棄去之是日水部聞室中復有呼者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此自當生者于是水部籲帝急死之日爲孟秋晦日迨是秋中矣水部視其魄不傷亦不化瘠甚矣中乾外枯形宛若槁木水部私念曰是得所憑也精爽通于神矣已又念營魄能無離乎我嗷嗷然隨而哭之魄不得再

營矣幾不敢哭戒其僕守之獨潛伏廟中夜不敢舉烟火旦走帝廟下捧明水一盂燔其所祝辭投水中歸以沃屍搦頦抉其口以五分瀝之屍萌乎頦有泚水部喜籲帝彌急一夕屍起慹然負牆立忽仆僕走掩涕以告水部曰幸矣帝之應主人深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水部急入拊屍而語提其耳曰某在斯諦聽之氣細聲微呻呻若孩水部恐其營且遊不復返也又急喚曰弟來弟來弟有父母在也寧忍置不顧乎已迺睺嗌然聲少出謂形不類己詫水部水部按方寸間指之曰是非爾乎因撥其目目微若欲視者則索鑑求照見其尸鳴而鼻張溱溱然循其兩股流絡轉動忽起坐但服湯數旬而復復之日見者莫不灑然變色動容謂是神異哉死于某日復于某日凡十有八日

晉青日札陳益修字偉儒山東濟寧州人崇禎間爲諸生讀書關帝廟有富豪爲鄰欲侵占廟壖地益修峻絕不許一日富豪約同黨帶領多人伺益修於路攢毆幾死鑿穿其二眼出而掠之閘水中兩眼眶如

血盌其家人舁至屋中環而視之忽益修曰天明了家人驚問汝何得見天明曰我已有眼了我夢見聖帝同一位穿綠衣戴紗巾者命一將軍取一雙羊眼睛納我眼眶內揉千百下始好自是益修好學苦讀書於順治乙酉丙戌聯捷進士又夢聖帝諭曰汝已好了不必與彼人較論彼二三人我已罰了他了自是益修總不較論竟赴貴池縣任一年之內富豪彼此訐告家產入丁俱絕于乙巳年在濟寧張宅聞此事甚悉換羊眼補眼一事甚奇怪却是眞

顧治大函氏五臆浦氏子伯曰大廷仲曰大欽兄弟少相友愛弟因搆於婦始有小隙廷遂書臥內曰至易求者田地至難得者兄弟卽其弟未有以見也一夕欽病甚夢有累石巨缸皆骨肉充其內回視之乃聖帝提大刀挺立其後欽驚而寤病良久愈使齋瓣香謁南禪寺關帝廟焚香楮畢忽見他楮縣爐上擬爲之焚覺中若有物者剖之果得兩紙如高麗薄綿繭而色殊白長可三尺許字石靑書甫指面大俱鐘鼎篆文欽不識也卒祕之在篋因博訪書法家譯之

垂六百言句六字首即用廷前二句欽不無心動於是出以示廷廷異而貌帝日暮禮帝無絕忽亦得一紙書於爐下大率紙字都似初跡而句三字余聞而請觀之其字莊嚴勢欲飛去殆非人間筆即紙亦非人間有也後有六丁六甲名字符各一道蓋帝敕以訶不祥者而又有修錬家言具別紙尾印桃園主人圖書並是青紋靈氣勃勃楮間帝固戒勿輕泄謂此紙而已夫帝本以兄弟締好故不忍人相好而中奪之姑借一浦以儆百浦耳其授廷書曰朝氤氳夕拱拜徒爾勤非我戒枝頭青勿剪壞斯帝所以神道設教之旨哉至其授欽書有曰五鼎獨餐無味則帝之重有感于人心也深矣余欲欽摹帝書于貞石別釋之以曉寤者而欽弗是也聊識于此且明帝指不獨私爲浦而發云

明滇志孫清愍公繼魯幼有疾夢聖帝授以左氏春秋覺而疾愈讀之遂成誦

玉光劍氣集湖州董斯張赴北畿鄉試入帝廟祈夢夢李行人春茂贈米一石及被放簡其落卷則房考

即春茂批其卷曰粗拆之乃一旦米也

神鉞記浙江青田縣民李德先奉關帝甚虔逢帝誕日結友設醮用猪羊獻帝德先倏然仆地見一金甲神驅至殿下帝坐殿上叱曰汝將求福耶求禍耳殺業如此其福無幾而禍則無窮矣言訖有土人引一白衣人至哭訴云德先殺我德先云素不相識何從殺汝白衣人曰適所殺羊即我也帝謂德先曰汝殺業不止此一端各有曹司注錄待汝命盡一一償之今暫放汝汝歸當往魯地仲家村問仲法先家便知其事遂令土神送回一推而醒遽往山東訪問果有仲法先其家虔奉神數代先一年法先竟于舉會日暴死德先因爲其子千文諒述前事方悟父死之故乃刊板曉世以贖父罪焉

畱青日札吳中有客爲田藝蘅召箕一日降壇其勢甚猛書云威震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藝蘅曰公乃關聖帝耶復書曰諾藝蘅曰帝之靈誓不入吳何以至此又書曰赤兎騰霜汗雨零青龍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王最

有靈

庚巳編長洲顧舉人蘭會試京師舍于逆旅得寒疾甚重自念去家數千里羈旅寒困而病勢若此殊以爲憂見臥傍懸聖帝像一幅乃于枕上嘿禱庇佑朦朧間見神來呼視其貌彷彿若畫者語之曰君無憂至晚且汗出卽能起矣言畢倏然去及暮果汗而愈後歸畫像祀之

關帝聖蹟圖誌南京聚寶山建帝祠廟前有古井久淤里人洗而甃之出白鏹一定沈黑而漆鑿存助起蓋關廟六字在甲寅秋八月則有香楠木一株長五丈浮秦淮而下泊文德橋無收者諸生徐嘉賓夢神告以是木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于是收而琢之作三義像

江南淮安府沈坤虔奉關帝是年大比坤祈禱帝前賜示闈中題目誠心哀告一友詣其家從背後竊聽之掩口大笑而去其友卽擬七題潛置香爐座下次日坤焚香見之喜曰此帝賜也卽依題摹擬七篇心記不忘中秋進場主考所出之題卽前日所擬之題

不謀而合不假思維揮成七藝及放榜而坤已中式矣其友亦進場未中後坤狀元及第

直隸大名府濬縣襄敏公之祖爲公降乩卜公終身事業及降筆云關某降時供以五香酒帝命一對與公對云兩手拿來五香酒一吸三杯公卽對云九天降下一元帥千變萬化及降詩末二句云烏臺御史都堂職守己存心樂聖朝公初名王悅帝又云汝名喜悅悅字不若超越越字公復求字帝筆寫世昌公一生之事皆應後襄敏公作年譜述帝指引改名取字其事歷歷公之誠信于帝亦至矣

金壇一士子才名素著一日作文畢自負曰豈有作如此文而秀才終身者耶是夕酒酣步月謂我得志後某鄰閨女堪取作妾某家大舍可謀作第忽魂如飄蕩至家不入門者三遂爲巡邏所獲羈困竟夕次夜夢關帝告曰神明專爲糾察士子晝夜巡行爾祿籍甚高今科應魁南國奈爾旣懷惡意又吐狂言周將軍怒甚促我咨之文昌已罰緩三科及奏之天門適岳將軍見之補牘播揚爾愆以爲意惡口惡之報

今將終身作秀才矣後悉如神語

某年六月二十二日五府船總泊徐洪漏下倏然靉靆靄昱飄風暴雨倒海摧山篙師榜人驚魂殆化船未覆者杪忽官民千百許人號籲狂呼聲震九天忽覩空中沈沈闐闐萬騎千車竝犇應聲救汝救汝者三轉盻霍然四除星月在檣見鷁首浮物二焉亟引之則三元帝君之一及武安王金身異哉千百生靈之死致生竟二神鉅力矣

湯聘號旌三金陵諸生修德立品豁達大丈夫也世祀聖帝極虔年幾三十忽然暴死越信宿當心不冷妻阻勿殮又二日仍不冷妻阻勿殮至七日終不冷妻復堅阻勿殮然頰上現爛痕矣聘初謁冥司冥司曰汝善士也不當死命之去聘不去請遊地獄冥司許之會決囚聞呂眞人至閱獄釋罪囚什之二居間聖帝又至閱獄釋罪囚什之五聘俯伏帝前求示休咎帝曰汝善士也當中第八名進士復以袖拭聘頰爛痕是夜果甦後果得第著有返魂篇行世

張尚書磐石未第時讀書一僧寺偶遊方丈若有所

思佇立久之漫以手擊僧房門門隙忽遞一鑰匙開之有美女在焉女曰公洩彼事彼將不利于公奈何磐石踊躇無計伏案而思不覺沈迷夢關帝云爾無震慴吾當救汝第取吾像傍刀緊支方丈扉耳磐石如其言僧歸推門刀倒斷僧磐石持以報有司有司曰此必爾所殺焉有木刀而殺人者乎置之獄帝復示夢云爾當白有司取原刀植于庭可令獄中當死囚伏其旁試之吾自有應也有司勉從之置多囚于庭其刀忽倒竟斷一盜魁之首因大駭異釋磐石

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讀書塔廟塔廟侯故居也昌晝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磚碎之磚上有字昌急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既免喪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

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

關聖帝君部雜錄

關帝聖蹟圖誌德合天者謂之王德配地者謂之帝功高萬古者謂之神神堯神禹史氏之揄揚關帝關王後賢之比擬故武安之王封於宋伏魔大帝封於明尊之至者仰之隆猶歟盛哉然素王至聖其臨文見事不曰宣尼則曰孔子不必專稱曰聖人曰文宣王也是集依據原書廣搜博覽或曰漢壽亭侯或曰壯繆侯或曰武安王或曰關聖關帝關夫子稱謂不一今總稱之曰關聖帝君蓋明萬曆敕封也

人以地靈俊傑固篤生於川嶽地因人著山川亦見重夫英奇故甘棠畱爲召伯寇竹植自萊公覩物興思伊人宛在况聖帝之忠心貫日浩氣凌霄迄今千載下觀其飲馬名池磨刀誌石之勝獨凜凜有生氣至若江陵城上日初紅下邳州前春草綠芳徽遺跡慨慕無窮

生爲忠良歿爲靈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靈感之所由來也然未有如我聖帝之靈感尤迥異乎諸神焉三教之廣省其威容六合之內彰其顯赫即如聖籤無求不靈有感必應皆歷歷見諸實事非渺渺聞聽於揣摩集諸感名共仰威靈又如忠義眞經俾善士聞風而益勵奸回沮志以消靡是誠勸善懲奸之寶筏允稱捍衛六經之大觀讀者詳焉

遺印考胡琦曰玉泉顯烈廟有司馬印二枚相傳以爲漢印帝所佩也其一方一寸刻文曰別部司馬即本傳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者其一方寸有五分兩環相連系於印紐文已訛缺惟左右司馬字可辨或曰關羽司馬或曰荆部司馬俟考呂柟

曰印文古雅乃漢人刻知傳者之非妄

今關廟中有壽亭侯印卽帝初封印一紐方二寸有奇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係印上相傳紹興中洞庭漁人得之焦竑曰亭侯爵名漢壽地名今去漢字而單表壽亭者誤

解州志祭關聖禮舊無定式自郡人縣丞蒲昭奏准春秋祭祀丁祭後庚日行之近從戊日有帛及特羊特豕儀如祭社稷主祭官則祭服祝辭曰惟帝忠義貫日英烈蓋世志復漢基百代從祀惟茲解州實帝故里今當仲春仲秋謹以牲帛粢醴式陳明事

關聖帝君部外編

湖海紀聞荊州李生者事母至孝而妻金氏性特頑梗母年老失明侍奉有缺母嘗責之金氏以爲恨一日生出外方具饌進母適小兒在竈下遺糞乃以麪蘸糞燒餅以進母聞臭不食留以待兒視之俄而生歸母語之故生怒捶之金氏奔匿帝君廟中生尋求不得居二日有報生者卽入廟見一狗伏神案下睜目欲噬人輒人言曰我不合以不潔之物奉姑今化爲狗矣數日而死夫不忠不孝之人神必誅之觀金

氏事其報甚速可不畏哉此宣德間事也

宜興東村郭氏子素不孝母村人咸以逆子稱一日母自田間晚穫歸溫水釜中將就浴時逆子婦俱歸自田間母未及浴過鄰家婦乳兒浴器中兒酣睡母還取釜中水入器誤傷兒逆子怒欲弒母母懼潛奔女家逆子索母急女不敢匿母行逆子後懷刃將行弒于中途道經關聖廟忽周將軍持刀逐逆子母驚回視逆子已斷首廟前矣行人爭視泥刀血痕未乾將軍至今立廟外村人卽于廟外祀之以警天下之爲逆子者

神鉞記庚辰夏徽州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臥而使母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少不如意卽恣口誶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恨曰嫗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帝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趨

出則不孝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帝救之也自是方喧傳帝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足仍門外如故

岳忠武王部彙考

宋

孝宗淳熙六年追謚故少保岳飛曰武穆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岳飛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

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

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鎭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

捷從閭勍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爇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飛戰於淸河擒其將孫勝孫淸授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刼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𤫊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

縱火飛衆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皐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於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

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屯三墪爲楚援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於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一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

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塲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

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賊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

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荊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

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俟糧足卽過江北剿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荊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

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鎭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荊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𤫉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

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幺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幺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

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蘄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

名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阻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幺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名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

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閤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俊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

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閤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彊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

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甚壯之秋名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命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報讎復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往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

元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貴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

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葉旺等皆

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戸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牓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命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

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苦寒欬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

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訹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紡言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浚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

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浚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浚令劫王貴誘王浚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體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

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錮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合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諗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寃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

年賜廟額曰褒忠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浙江通志岳武穆王廟在杭州府棲霞嶺墓側初孝宗卽故智果院爲廟祀王賜額褒忠

寧宗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岳飛傳云云

理宗寶慶元年改謚忠武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湯陰縣志理宗改謚忠武告文主爾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必稽天下之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窆故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威名震于華夏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厲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烟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矜哀之備至亟還故官而禮葬頒賜廟額以旌褒建于先帝之時禭以眞王之爵既辨誣于累聖可無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

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其承可依前故太師追封鄂王特與賜諡忠武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寶慶元年五月二日

明

代宗景泰　年賜廟額曰精忠令有司春秋致祭

按湯陰縣志岳忠武王廟在縣治西南景泰初侍講徐有貞題請賜額精忠有司春秋奉祭

英宗天順元年賜廟額曰忠烈

按浙江通志忠烈廟祀宋少保鄂國岳武穆王在杭州府棲霞嶺墓側天順元年同知馬偉重建奏賜今額歲春秋祭王所作滿江紅調送張紫巖北伐詞刻石廡下廟西有流芳亭刻王遺像于石寘其中

世宗嘉靖十八年遣靖遠伯王瑾諭祭

按湯陰縣志云云

岳忠武王部藝文一

祭岳忠武王文　　明世宗

昔宋運將終爾克盡大義精忠丕著敵者畏之使當時檜賊不生則有宋或未至絕豈致爾亡于賊手哉朕纘承天位今有事顯陵南之荊楚道經爾祠特命重臣諭祭於爾惟爾欽承哉

創建精忠廟碑　　徐埕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

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是已當徽欽之旣北狩而高宗南渡也宋之不亡僅如一綫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是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銼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僞齊以蹙金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僞而爲者故以恢復爲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中原幾復奈何主蔽于奸忘讎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鎭兀朮將棄洛遁詔趣班師使王持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戮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漢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申己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託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

乃可以拜表而卽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旣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又非王之所肯爲者此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也歟嗚呼于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合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嘆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八月皇帝初卽大位以統幕師熠上皇未復寇方內偪乃命侍講臣珵等十有五人分鎭要地遏亂略糾義旅以爲京師聲援而臣珵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爲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旣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于庭而諭之忠義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珵以名還乃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旣成勅賜額曰精忠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于是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于碑陰又爲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旣以慰王之靈于冥漠且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王歸來兮毋疑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劍兮南遊刷國恥

兮復君讎王之烈兮蓋九州嗟彼姦兮忠是訧神胡爲兮滯留駕風鵬兮驂雲虬婘鄉邑兮少休斝有醴兮俎有羞式樂亨兮春與秋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弭節兮廻旌肆容與兮翺翔肅羽騎兮成行彎强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祐我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傷鐲我祀兮烝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岳忠武王部藝文二（詩詞）

精忠廟

明方質

妖星流光射天裂女媧煉雲手纔爇鑾輿背哭洛水寒十萬降兵化爲血鄂州將軍天下雄錦袍坐挽烏號弓大鵬南來作人語夜夜吐氣如長虹微臣淚灑陵園土揮戈誓飲黃龍府皇天不爲蒼生憂空使人間望甘雨歸來叫閽訴上帝天門九重戟如蟻槃弧使人不得入一旦秋郊泣新鬼漫漫長夜金井深萬古白日同丹心

前題　陳以勤

宣和末運仗英雄恢復燕雲指顧中可奈蠟書通夜月詎令鐵劍泣陰風兩宮夢斷狼星赤萬里江分宋事終遺恨豈隨姦魄盡年年和淚灑寒松

前題　曹安

匹馬行行過蕩陰忠臣新廟一登臨子胥劍恨當年賜諸葛星憐此夜沈萬里長城眞自壞兩宮車駕竟無尋閒將古瓦濡毛穎誅盡權奸賣國心

前題　孫一元

故國神非迥中原志獨遲春秋太史筆伏臘土人祠草木俱愁色空牆尚戰旗孰云殊峴石揮淚滿松枝

前題　馬出洴

王業媮江左誰將問北征禍因百戰勝忠並一門傾祠廟仍枌社烝嘗非梓情錢塘流血冷何日怒濤平

前題　董居乾

誓雪君讎肯息肩貔貅況已集朱仙陣雲北繞黃龍近宸翰南飛鐵騎旋功廢十年空有淚獄成三字竟誰憐祇今遙望隋堤柳想像旌旗拂曉烟

水調歌頭

李濂

立馬古名鎮指點鄂王宮宋家陵闕何在鴉噪晚林空當日兩河招討獨帥孤軍轉戰血濺鐵衣紅誓死報天子旗字織精忠

嗤權奸飛鳥在自藏弓金牌詔退虎旅撫劍泣英雄肯念二龍沙漠絕愛六橋烟柳歌舞且江東誰雪靖康恥千載恨無窮

岳忠武王部紀事

明徐有貞湯陰縣精忠廟碑陰記有貞初至周流社觀岳王之先墓方設祭間俄有大鳥若隼盤雲而下翔集塚顚侍行舍人部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有貞覺其異也遽叱止之少焉復集終享乃翥風而去見者皆以爲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三十九卷目錄

雜鬼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一則

周　總一則　惠王一則

漢　高祖一則　武帝元光一則　平帝元始一則

後漢　總一則　安帝元初一則

吳　吳主權一則　太元一則　吳主皓天璽一則

晉　武帝泰始一則　惠帝元康一則

齊 世祖一則

陳 文帝天嘉一則

北魏 顯祖皇興一則 高祖太和一則 又一則

唐 太宗貞觀二則 高宗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天寶一則 肅宗至德一則 武宗會昌一則 宣宗大中一則 懿宗咸通一則 僖宗乾符一則 中和一則

後唐 明宗天成一則

後晉 高祖天福二則

後周 世宗顯德一則

遼 景宗保寧一則

宋 太宗太平興國二則 眞宗大中祥符二則 又一則 仁宗景祐一則 慶曆一則 神宗熙寧三則 元豐二則 哲宗元祐一則 紹聖一則 徽宗崇寧一則 政和一則 宣和二則 高宗建炎二則 紹興五則 孝宗乾道二則 淳熙一則 寧宗慶元二則 嘉泰一則 開禧二則 嘉定一則 理宗嘉熙二則 淳祐四則 寶祐一則 又一則 景定一則 度宗咸淳五則 端宗景炎一則

金 海陵貞元一則 章宗明昌一則

元 成宗大德一則 武宗至大一則 仁宗延祐二則 文宗天曆一則 順帝元統一則 至正三則

明 太祖洪武六則 英宗正統一則 憲宗成化一則 世宗嘉靖一則

古今圖書集成

皇清（康熙一則）

神異典第三十九卷

雜鬼神部彙考一

陶唐氏

帝堯命舜攝位禋于六宗

按書經虞書舜典禋于六宗

傳 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周

周以春秋祭酺神

按周禮地官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注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元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疏 鄭知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者凡國之祈祭者皆恐與人物爲烖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禜亦爲水旱與物爲烖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爲烖害之神也云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者校人職云馬步亦爲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酺者子春亦無正文直以此經今文爲正故依之也元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彼是與馬爲害故祭之引之者證此酺亦與人物爲害云則未知此世所爲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者但此經云酺不知何人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使太宰忌父等奉犧牲玉鬯往獻之

按國語周語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逸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

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貍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亾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

漢

高祖　年令南山巫祠秦中

按史記漢書高祖本紀俱不載　按史記封禪書漢天下已定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

（注）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强死者魂魄能依人爲厲

武帝元光二年舍神君于上林蹏氏觀以禮祠之

按史記武帝本紀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按漢書武帝本紀祀五時在元光二年）

按漢武故事漢武帝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爲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即位太后迎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爲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

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立五帝兆居分六宗以類從祀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郊祀志元始五年王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靁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靁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易曰方㠯類聚物㠯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

後漢

後漢以仲春祀高禖

按後漢書禮儀志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注 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晉元康中高禖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博士束晳答曰漢武帝晩得太子始爲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太牢

安帝元初六年更立六宗于雒陽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元初六年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祠于洛城西北 按祭祀志安帝卽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注 月令孟冬祈於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祭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

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臣昭曰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

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尊崇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煙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爲槱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都郡亦多有者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吳

吳主權　年封神蔣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廟堂

按三國志孫權傳不載　按搜神記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達無度嘗自謂己骨清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太元元年遣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神王

表

按三國志孫權傳赤烏十三年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輙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吳主晧天璽元年遣使以印綬拜石印神三郎爲王

按三國志孫晧傳天璽元年秋八月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

注

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

印發晧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晧晧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

晉

武帝泰始二年有司請以春分祠厲不許

按晉書武帝本紀泰始二年春正月景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　按禮志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惠帝元康　年詔祀六宗如舊

按晉書惠帝本紀不載　按禮志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于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按舜受終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與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按摯虞傳定新禮在元康時）

齊

世祖　　年周山圖請加長風廟神輔國將軍不許

按南齊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周山圖傳世祖踐阼

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

陳

文帝天嘉二年賜富陽侯陳碩子廟額曰陳侯公

按陳書文帝本紀不載　按嚴州府志陳侯公卽富陽侯陳碩子有僊術能役使鬼神旣死爲神陳天嘉二年祀以太牢仍賜廟額曰陳侯公神在桐廬最稱靈感各鄉皆有廟其在金牛孝泉安樂鍾山尤顯邑人甚敬事之水旱疾疫必祈之

北魏

顯祖皇興三年尉元表奏神白頭翁數見詔爲壇表記之

按魏書顯祖本紀不載　按靈徵志皇興三年六月尉元表臣于彭城遣別將以八月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於營外五里芻牧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

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揚皆尅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爲斷下邳城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見詔元於老人前後見所爲壇表記之

高祖太和十三年詔以六宗附祭圜丘罷別立兆位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禮志太和十三年高閭曰書稱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十有一家自晉已來逮于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比勅臣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披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

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爲一祀而祭之帝曰詳定朝令祀爲事首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閣之議皆準類以引義原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況今有文可據有本可推而不評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禋非他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關其他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圓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爲定法

年以晉嵇紹感夢詔求其兆域遣使弔祭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任城王雲傳雲子澄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

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衞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于王事墳塋並在于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瀍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干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隆于比干禮略于嵇紹情有愧然旣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于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唐

太宗貞觀四年封故進士柳敬德爲惠澤王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饒州府志柳敬德潭州人唐武德九年進士遊玉眞山見山水奇異於上建讀書之所旁植檜樹疾作而歿葬溪南黎浦嶺遂有靈應人立祠墓所祀之十年遷祠於玉眞山原讀書所貞觀四年張元素奏封惠澤王

貞觀　年封隋太守趙昱爲神勇大將軍又封浮山

神爲護國無佞侯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龍城錄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珏隋煬帝知其賢徵名不赴督讓益州太守臧賸强起昱至京師縻以上爵不就乞爲蜀嘉州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没舟船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死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鼓譟聲震天地昱乃持刀投水頃江水盡赤石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隱去不知所終後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尊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舟人爭呼之遂没蜀眉山守以聞太宗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

按臨汾縣志無佞侯姓曹臨汾人嘗爲浮山令使民築堰澇水灌田又常陰助唐太宗伐宋老生以雹絕宋老生之兵太宗封爲護國無佞侯俗稱爲浮山神

歲旱有禱輒應之廟在城東三十里浮山臥虎岡民六月六日祀焉

高宗　年漢楚王太子夜見乞改葬勅易棺櫬以禮葬之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廣異記高宗營大明宮宣政殿始成每夜聞數十騎行殿左右殿中宿衛者皆見焉衣馬甚潔如此十餘日高宗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對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也門奴詰問曰案漢書楚王與七國謀反漢兵誅之夷宗覆族安有遺嗣乎答曰王起兵時留我在長安及王誅後天子念我置而不殺養於宮中後以病死葬於此天子憐我殮以玉魚一雙今在正殿東北角史臣遺略是以不見於書門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擾擾乎對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宮中動出頗見拘限甚不樂乞改葬我於高敞美地誠所望也慎無奪我玉魚門奴奏之帝令改葬發其處果得古墳棺已朽腐傍有玉魚一雙製甚精巧乃勅易棺櫬以禮葬之於苑外并以玉魚隨之於此遂絕

元宗開元　年封靈感廟神廖忠爲威濟侯旋加通濟公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寧化縣志廖忠陳隋間人爲人耿介有性氣習儒而精易筮占射無爽人皆神之沒葬於連山時見英靈因立祠焉隋大業間廟額曰靈感廟在黃龍岡唐開元間封威濟侯旋加通濟公

天寶元年祀秦遭難諸儒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元年冬十一月辛丑改驪山爲會昌山仍於秦坑儒之所立祠宇以祀遭難諸儒

肅宗至德　年使祝史祭女媧神上皇封仁勇將軍趙昱爲赤城王封崔府君爲靈聖護國侯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五行志天寶十一載六月虢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涌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

按酉陽雜俎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卽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天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按龍城錄上皇幸蜀加封仁勇大將軍趙昱爲赤城王又封顯應侯

按祁州志府君姓崔名子玉祁鼓城人父讓無子禱于北岳生府君秀異絕人及長應唐貞觀七年賢良詔授潞州長子縣令多異政縣嘗有虎傷人君呪以符而死獵者朱賽一夜夢府君服王者服檢閱諸人簿籍各治以罪及覺始知爲神人也既去邑人立生祠祀之遷磁州滏陽縣令又遷衛州衛縣令衛有水災君設壇治之水遂下去其邑亦建生祠焉一日君與奕者楊叟奕見黃衣使執符立廳下牽白馬至君

呼二子曰吾將去世語畢而逝時年六十有四及元宗值祿山亂夢府君語曰毋他適賊不久滅矣賊平特命建祠闕下封靈聖護國侯

武宗會昌　年封崔府君爲護國威勝公

按唐書武宗本紀不載　按祁州志云云

宣宗大中　年追封胡令公暹爲昇平將軍與海神共祀

按唐書宣宗本紀不載　按杭州府志徐圓胡令公廟碑記略令公姓胡名暹字進思婺州東陽義烏人唐憲宗朝佐中丞裴度平淮西以功陞武任將軍宣宗時奉命至海昌名禪門齊安國師演法謝恩就坐而化將軍囘至長河過海神祠亦立化于庭有司申聞宣宗遣桑稱二侍御追封進思爲昇平將軍與海神共祀

懿宗咸通　年以石瑰捍海潮而死于海封爲潮王

按唐書懿宗本紀不載　按杭州府志唐石瑰生而靈異常築堤以捍海潮功未就竟死於海咸通中官爲立廟封潮王廟在芳林鄉

僖宗乾符　年封錢倉廟神李文昌爲廣威王

按唐書僖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李文昌唐天寶中仕閩掛冠居城南精舍卒僧爲立祠鄉民懷其德請于刺史陸長源移祀建寧府城東南將相里建中二年始建廟宇鄉民夢神指示云此有儲錢一倉掘其處果得錢土木之費皆取給焉因名錢倉乾符間黃巢亂神師見雲中有旗幟曰建安錢倉廟俄而怒風飛石王師遂大捷奏封廣威王

中和　年封靈佑廟神張寛爲保勝侯

按唐書僖宗本紀不載　按池州府志靈祐廟神張寛爲潯陽太守揚州刺史自蕭齊時廟食玆土唐中和間陰有助戰功觀察使裴休奏封保勝侯

後唐

明宗天成二年夏六月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

按五代史唐明宗本紀云云

後晉

高祖天福四年封大亭廟神爲孚濟將軍小亭廟神爲昭遠將軍

按五代史晉高祖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晉時有黃助者漢黃香之孫也偕其弟泛舟自海南歸至是遇風兄弟連臂浮于江岸每夜畫沙成字以表其履歷復見夢于鄉人曰爲我南山作墳北山立廟吾能辟災降福鄉人如其言里無虎豹之患人號其兄廟爲大亭弟廟爲小亭廟在二十七都江口五代晉天福四年封大亭爲孚濟將軍小亭爲昭遠將軍

天福七年六月出帝卽位十月封襄州利市廟神爲順正王

按五代史晉出帝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云云

後周

世宗顯德　年收河東以竇宗陰助贈昭靈侯

按五代史周世宗本紀不載　按彰德府志竇宗陵川人爲隋滄州刺史大業中與竇建德對壘相持度力不敵恐屠城遂奔磁之蒼蒐山建德兵至圍之宗棄甲呼天西向再拜死磁人葬于山巔立廟祀之五代周世宗收河東感神陰助贈昭靈侯勅有司致祭

遼

景宗保寧七年五月丙戌祭神姑

按遼史景宗本紀云云

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封惠應廟神陳思孟爲惠應靈濟侯配李氏封贊福夫人館賓師有成爲神佐封左司判相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邵武府志惠應廟神姓陳名思孟字堯道潁川太丘之後宋時授泉州通判因挈家赴官道經光澤宿驛館偶題其壁云下馬夕陽館題詩春水橋異日夫婦暴卒殯於館後歲餘其館賓師有成者復過此詢其故直館者具以狀答館賓駭愕而死亦殯其側每出靈異鄉人祠而祀之後會戚溪流暴漲漂蕩室廬鄰境虫蝗害稼羣寇繼作官民每禱於神境內獲安時郡守以事聞于朝太平興國四年封惠應靈濟侯勅額曰惠應配李氏封贊福夫人館賓爲神佐封左司判相熙寧間令上官均又即館驛地大其廟

太平興國六年封太平宮神爲翊聖將軍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王欽若翊聖保德眞君傳建隆之初鳳翔府盩厔縣民張守眞因遊終南山忽聞空中有召之者聲甚清徹守眞驚懼四顧無所見默行悚聽約數里又聞語云汝若先行吾卽在後如是者數日守眞莫能測既還其家又聞於室中曰吾受命降臨汝何爲頑梗如此不聽吾言吾若不爲宋朝大事當已粉碎汝矣守眞方異之而且懼因曰未審是何星辰如此降臨守眞性本愚戇且昧神祇願勿憑臨必無事奉乃曰吾是高天大聖玉帝輔臣受命衞時乘龍降世但以非正直之士無以奉吾教汝有異骨不類常流汝可虔心奉吾道訓也守眞曰竊聞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守眞雖處凡庸恥爲茲類又曰吾上天之神非鬼魅也五嶽四瀆吾能役使汝若迴心入道勤奉香火當令汝應大國之徵命受眞主之恩遇豈同巫覡輩耶守眞曰神人既若此教導敢不虔事眞君因授守眞劍法及結壇之儀守眞拜而受之自爾多有徵驗不能備紀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晉邸頗聞靈應乃遣近侍齎信幣香燭就宮致

醮使者齋戒焚香告曰晉王久欽靈異欲備俸緡增修殿宇仍表乞勅賜宮名眞君曰吾將來運値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淸太平宮建十二座堂殿儼三界中星辰自有時日不可容易而言但爲吾啓大王言此宮觀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猶未可使者歸以聞太宗驚異而止太祖皇帝素聞之未甚信異遣使齋香燭靑詞就宮致禱名守眞詣闕備詢其事守眞具言之且曰非精誠懇至不能降其神仍以上聖降靈事迹聞奏太祖名小黃門長嘯於側謂守眞曰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眞曰陛下儻謂臣妖妄乞賜按驗戮臣於市勿以斯言褻瀆上聖詔守眞止於建隆觀翌日遣內臣王繼恩就觀設醮移時未有所聞繼恩再拜虔告須臾眞君降言曰吾乃高天大聖玉帝輔臣蓋遵符命降衞宋朝社稷來定遐長基業固非山林魑魅之類也今乃使小兒呼嘯以比吾言斯爲不可汝但說與官家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鏁將開晉王有仁心晉王有仁心凡百餘言繼恩惶懼不敢隱具錄以奏因復面言神音歷歷聞者兢悚太祖默然

異之時開寶九年十月十九日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尋名守眞於瓊林苑爲周天大醮作延祚保生壇醮罷眞君降言於內臣王繼恩曰吾有言汝當爲吾奏之曰建隆元年奉帝言乘龍下降衛人君掃除妖孽猶閑事縱橫整頓立乾坤國祚已興長安泰兆民樂業保天眞八方效貢來稽首萬靈振伏自稱臣親王祝壽須焚禱遞相虔潔向君親吾有捷疾一百萬諸位靈官萬餘人若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誅身賞罰行之既平等天無氛穢地無塵愛民治國勝前代萬年基業永長新繼恩錄之於簡翌日以聞太宗覽之驚異稽首謝曰國家之幸宗廟之慶虔荷上聖賜此格言命緘藏於內殿尋遣內供奉官王守節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方卜地於終南鎮眞君忽降言於龜從等曰此地乃修建上帝宮闕之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中正之位列四大殿前則玉皇通明殿次紫微殿次七元殿次眞君所御殿東廡之外有天蓬九曜東斗天地水三官四殿西廡之外有眞武十二元神西斗天

曹四殿又有靈堂南斗閣並列宿諸神之像暨鐘經二樓齋道堂室靡不完備建碑以記其事題曰上淸太平宮一如眞君預言之制命常參官一人監宮擇道士焚修每歲三元及誕節帝本命日並遣中使致醮祀神之夕上望拜焉歲或水旱或國家將舉事率致禱焉太平興國初太宗皇帝親征太原眞君忽降言於守眞曰官家已臨汾晉非久克復城池汝當令監宮內臣等設醮以謝勝捷於上帝守眞等曰國家大事乞俟捷音眞君曰上天已定勝負也踰旬而王師告捷監宮等以聞帝遣內臣盧文壽齎內庫香藥御署詞章詣宮陳醮以謝上帝是夕眞君降言曰官家設此大醮上帝與諸天皆喜國祚延遠過於有唐矣至六年守眞以乾明節詣闕朝賀召見因面奏曰聖眞下降俯爲昌朝乞降詔加號以答靈貺上允其奏尋下詔曰太平宮神受命上穹降靈下土苾芬致薦肸蠁有徵大庇斯民屢垂丕貺宜加美號以答神休其封神爲翊聖將軍詔命至宮守眞焚香以告眞君忽降言曰汝當上問官家所言翊聖者翊於何聖

守眞數日疑懼不敢答後言曰汝但馳奏官家不罪汝守眞遂具章以聞太宗覽之名近臣謂之曰玉帝輔臣所輔翊者上帝也當以此意報守眞令啓白也既而內臣傳命到宮守眞詣殿焚香以告眞君曰此意是也

眞宗大中祥符六年詔加封靈濟廟神公號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靈濟廟在梓州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弼貶涪州刺史卒葬山側土人立廟水旱禱之必應僞蜀封洪濟王

大中祥符六年詔封公號

大中祥符七年加封翊聖將軍爲翊聖保德眞君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翊聖保德眞君傳聖上嗣位崇奉之典率遵舊式洎受元符封泰山建玉清昭應宮於宮中寶符閣之西北隅作凝命殿殿後爲凝命閣以奉眞君大中祥符七年詔曰誕敷寶命仰荷於至神昭報殊徵虔增於懿號蓋爲邦之大典庇民之深旨也而況翊宣元化式表衆靈司陰騭於含生播明威於福地當王基肇啓固降治而已彰洎文

考纘成復先期而斯應由是亟營珍館備薦徽章蒙介福於無垠佐鴻圖於累盛顧惟渺質紹撫綿區屬典禮之交修實祺祥之沓委緬懷幽贊罔怠欽崇是用益以丕稱奉之茂則式達至精之懇庶伸祇答之文期克享於寅恭永保寧於品彙爰頒成命俯告宰司深體予懷共宣其事翊聖將軍宜加號曰翊聖保德眞君

年封赤城王趙昱爲清源妙道眞君又封崔府君爲護國西齊王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趙昱蜀青城山人仕隋嘗斬蛟拯民墊溺其民立祠灌江口祀之唐封赤城王宋眞宗加封清源妙道眞君

按祁州志眞宗加封崔府君爲護國西齊王

仁宗景祐四年詔定高禖祀儀

按宋史仁宗本紀景祐四年二月乙丑置赤帝像于宮中祈嗣　按禮志高禖初仁宗未有嗣景祐四年二月以殿中侍御史張奎言詔有司詳定禮官以爲月令雖可據然周官闕其文漢志郊祀不及禖祠獨

枚皐傳言皇子禖祝而已後漢至江左槪見其事而儀典委曲不可周知惟高齊禖祀最顯妃嬪參享黷而不蠲恐不足爲後世法唐明皇因舊月令特存其事開元定禮已後不著朝廷必欲行之當築壇於南郊春分之日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也配以伏羲帝嚳伏羲本始嚳著祥也以禖從祀報古爲媒之先也以石爲主牲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事仍歲令有司申請俟旨命曰特祀卽用其年春分遣官致祭

慶曆　年定祭酺神儀式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酺神之祀慶曆中上封事者言螟蝗爲害乞外內並修祭酺禮記言按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爲人物災害之神鄭元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蝝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爲酺神若外州者卽略依禜

禮其致齋行禮器物並如小祀

神宗熙寧二年詔祀高禖仍舊制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熙寧二年從禮官言按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祀高禖既以青帝爲主其壇高廣請如青帝之制又祀天以高禖配今郊禖壇祀青帝於南郊以伏羲高辛配復於壇下設高禖位殊爲爽誤請準古郊禖改祀上帝以高禖配改伏羲高辛位爲高禖而徹壇下位詔高禖典禮仍舊壇制如所宜改犢爲角握牛高禖祝版與配位並進書焉又言伏羲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配神神無二主伏羲既爲主其高辛祝文請改云配食于神

熙寧八年太常禮院請以立秋祭厲于廟門外之西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熙寧　年封故侍中康保裔爲英顯侯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鎮江府志神姓康名保裔洛陽人父仕周以戰功爲東州押班父死宋太祖以保裔代之後與契丹戰死之眞宗贈侍中已而靈跡顯著于信之弋陽熙寧中封英顯侯

元豐四年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夢溪筆談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營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瓶封鐍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名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元豐　年封漢趙迪爲仁濟侯賜廟額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饒州府志神姓趙名迪字公阿漢建初七年牧郊外感北斗下降授以祕法由是得道至和帝朝療東宮疾有瘳賜珍寶不受但乞一瓢粱大通元年入覲以瓢貯米輸之不能竭朝廷神之賜爵平鄉侯封靈應眞君宋元豐中賜廟額號仁濟侯進士江迪捨基創宇元鄱陽丞吳暾己巳冬立廟

哲宗元祐三年定祀高禖儀制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元祐三年太常寺言祀儀高禖壇上正位設青帝席配位設伏羲高辛氏席壇下東南設高禖從祀席正配位各六俎實以羊豕腥熟高禖位四俎寔以牛腥熟祀日兵部工部郎中奉羊豕俎升壇諸正配位高禖位俎則執事人奉焉竊以青帝爲所祀之主而牲用羊豕禖神因其嘉祥從祀而牲反用牛又牛俎執事者陳之而羊豕俎皆奉以郎官輕重失當請以二牲通行解割正配從祀位並用皆以六曹郎官奉俎今羊俎以兵部豕俎以工部牛俎請以戸部郎官

紹聖二年封石鼓祠神廖懋爲顯化惠濟永利侯配朱氏爲昭順協德靈應夫人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邵武府志石鼓祠神姓廖名懋銅川人夫人朱氏唐文宗開成中監昭武鎮鎮之西溪山縈繞嘗遊而樂之一日驟雨溪水暴作衝出一石其狀如鼓神異之命曰石鼓未幾卒于官民留葬石鼓之右宋建隆中蛇蝎爲災居民立廟禱

之災遂息廟在府城北紹聖二年鄉人上其事於朝賜額顯應加封顯化惠濟永利侯昭順協德靈應夫人

徽宗崇寧　年加封故建州守王延稟爲顯正英烈佑順善濟王夫人爲昭化慈惠夫人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邵武府志神姓王名延稟閩王審知之長子以節守建州喜文學日與諸儒議論欲以善道化民民賴以安與諸弟俱有靖寇功民懷其德遂爲立祠崇寧中郡以靈異請于朝賜靈感廟額後累加封顯正英烈佑順善濟王夫人爲昭化慈惠夫人

政和　年定春分祀高禖以簡狄姜嫄從配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政和新儀春分祀高禖以簡狄姜嫄從配皇帝親祠並如祈穀祀上帝儀惟配作承安之樂而增簡狄姜嫄位牛羊豕各一

宣和六年封漢閩越王無諸爲鎭閩王左右二王一爲靈應侯一爲顯應侯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漢閩越王無

諸唐大中十年始建祠五代唐長興元年閩王審知復追封爲閩粵王宋因之號顯聖武勇王有左右二王相傳王二將也熙寧中民兵出戍熙河二王現雲端大戰獲捷政和間復戍桂府征蠻之際二王復現降大雹飛黃蜂以退蠻兵宣和二年浙寇竊發連陷數郡將及境提刑俞向自建康領兵南下黃蜂數萬隨舟蔽江居民或謂神兵之助境內帖然乃大新祠宇建楹之日有青紅二小蛇蜿蜒香几間累日暨升梁又見其兩端舉首北向移時即隱儀曹陳璡奉二王像入廟二蛇又現廟成俞向將臨奠前夕夢有神人青色來謝遷祠者及祀事畢青蛇忽現左王之前而神之容色一如所夢瞻嘆久之因禱右王曰願賜臨降尋亦現邦人敬信益篤州以其寔聞勅賜廟號俞向自爲記六年進封閩粵王爲鎮閩王二王左封靈應侯右封顯應侯

惠民侯進福善王

宣和　年賜惠澤王祠額曰江介封神陳氏爲護國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饒州府志宣和間賜惠

澤王柳敬德祠額曰江介名祠
按溫州府志神陳氏逸其名唐時人世居瑞邑之洪口宅旁有大竹母令取竹陳兩指握之皆破今有破竹林及長行舟於海當歲除尚在南閩同舟者思家陳令但各閉目來日可到衆惟聞舟戞林木有聲達旦已抵其鄉矣既歿鄉人商海值暴風舟幾覆忽帆檣間有聲言其姓氏及濟還立祠於三港宋宣和方臘犯境神顯異寇不敢入民賴以安邑令王濟上其事封護國惠民侯進福善王

高宗建炎元年賜崔府君廟額曰顯衞勅封胡令公及桑稱二神皆進王號又加封閩越王無諸爲武烈王左右二將加號曰廣惠嘉澤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祁州志高宗避狄難走鉅鹿有白馬導至府君祠不見心異之因宿焉夜半夢崔府君促之驚起而行白馬復前導至斜橋谷從臣耿南仲將兵數千來迎馬始失所之後駐蹕臨安首爲立廟賜額曰顯衞

按杭州府志宋康王南度乘駿過長河無船可渡入

胡令公廟抑之出門忽有大舟迎王王問其名居曰桑稱二姓本里胡進思家人也建炎元年王遣官召進思並桑稱二人里中並無因廟中有胡將軍碑載將軍往海昌名齊安國師事蹟州官申覆降詔勅封令公海神與桑稱皆進王號同祀土穀廟號威烈赫靈之殿泰定間復有方太守入廟禱祀蝗不入境之異太守遂命里人重立碑云

按八閩通志建炎元年加封漢閩越王無諸爲武烈王左右二將靈應侯加廣惠顯應侯加嘉澤

建炎四年封昭利廟神爲褒應王顯濟廟神爲威靈嘉祐侯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昭利廟神乃唐觀察使陳巖之長子也乾符中黃巢陷閩王憤唐室衰微力不能興復慨然謂人曰吾生不鼎食以濟朝廷之急死當廟食以慰生人之望暨沒果獲祀于連江之演嶼宋宣和二年始降于州遂置祠于越王山之麓五年給事中路允迪使三韓涉海遇風濤賴神以濟歸上其狀詔賜廟額曰昭利建炎初寇犯西

閩吏民奔走乞救于神俄頃雨雹交下盛夏如冬平地水深尺許賊惶怖而遁道漣江欲肆剽掠見士馬雲布衆駭而去四年封褒應王子姪九人賜烈侯

按莆田縣志顯濟廟神姓朱名默黃石人唐古田令璣後生有靈異年十七喟然語同舍曰丈夫當大立功名終日講空言何益今兩陲用兵朝廷開幕府使吾得千人將之可以鞭笞遠彝屢造縠城古廟祈立功名廟門下有泥塑神馬遂乘以登山許伸等道遇之見其騶從意謂達官謁廟避於道左近視則紫衫馬上者默也馬廟中神馬也恐怖走至其家默方酣寢覺則頰帶酒容伸等說道遇狀笑而不答是後人多見默早晚騎神馬勒部兵往來村落閒里中神之年三十二不疾而卒建炎四年高宗渡江中流風濤大作忽見默擁朱氏旗至風遂息詔封默爲威靈嘉祐侯額曰顯濟廟在黃石琳井

紹興　年封顯濟廟神朱默爲福順彰烈侯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莆田縣志紹興初吳山火兵卒不能救塵焰中忽見顯濟廟神嘉祐侯朱默

擁旗至火遂息又助收大奚山寇後加封福順彰烈侯默弟默女弟六十娘亦皆生而神靈並祀祔食

紹興三年封澤民廟神李頻爲靈顯忠惠公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梨山澤民廟祀刺史李頻凡雨暘不調疫癘間作禱于祠下捷如影響宋紹興三年郡民以其事聞封靈顯忠惠公

紹興九年封扶政廟神爲英惠侯張巡廟從神謝祐爲靈惠將軍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扶政廟神朱姓唐末宦遊經建陽爲水所溺沿流而去復泝流而來衆以爲異遂收葬而祠之宋紹興三年范汝爲之黨寇縣境過其地見黑氣四起旌旗掩映衆遂驚潰爲義兵所殺五年賜額扶政廟在縣西北北樂里九年封英惠侯　又謝祐延平人也元豐中從劍浦黃裳學爲人質直素慕張巡之忠烈願爲其廟從神預塑像于巡之側及卒素著靈響凡有禱之者輒形于夢寐以是邦人崇奉益虔紹興九年封靈惠將軍淳熙十年賜廟額正順廟在尤溪縣治西

紹興三十一年加封閩越王曰英護夫人封贊靈左右二侯加協威翊忠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紹興三十一年膠西之役舟師禱于漢閩越王廟戰以克捷王加封英護夫人封贊靈左侯加協威右侯加翊忠

紹興　　年封威鎮廟神爲廣澤孚惠忠應侯又封唐袁傑爲上主昭義嘉應侯進封爲王又封通濟公廖忠爲廣惠王妻封協祐妃二子封侯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威鎮廟神郭姓生而神異甫十歲一日忽取甕酒全牛登郭山絕頂明日坐逝古藤上牛酒俱盡其後常見夢于人因爲立廟號郭將軍廟在南安縣北十二都五代晉天福中僞閩建宋建炎中寇逼近境民禱于神一夕大雨溪漲寇不能渡有衣白衣乘白馬者誘賊他去攻具漂蕩殆盡賊亦多溺死邑以無事紹興閒賜廟額威鎮累封廣澤孚惠忠應侯

按無爲州志唐袁傑字人傑素以忠義自許唐末盜起召集義兵爲保障鄉閭計後因抗敵不勝自刎而

死身僵七日不仆賊棄其屍于河逆流而上將至黃金城母尋見之曰若是我兒呼之必動及呼之果動鄉人神之因立廟以祀仍名其處爲呼兒港宋高宗與金人戰或有擒金人者見空中袁字旗幟兵威甚盛知爲神助下詔訪求得人傑之廟封爲土主昭義嘉應侯後又進封爲王鄉人祈禱輒應至今靈響不替焉

按寧化縣志宋紹興閒有靈芝之生通濟公廖忠殿中石上聞于朝封廣惠王妻封協祐妃一男封嗣慶侯一封嗣烈侯

孝宗乾道三年封靈姑廟神爲慧感顯祐善利夫人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蘇州府志靈姑廟神梁衞尉卿陸僧瓚之女不嫁而死祠于東廡宋建炎中金人入吳居民夢神告以兵難不數日城陷乾道三年秋禱雨有應父老上其事加封慧感顯祐善利夫人

乾道四年加封顯濟廟神爲靈感王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乾道四年加

封楚州顯濟廟靈感王乃吳主孫晧祠汪大猷等使虜還言其靈感故加封仍令使人往來皆前期祭之

淳熙　年封三國吳黃將軍爲通靈順惠侯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三國吳有黃將軍者與其妻曹氏俱葬惠安縣鳳山頻著靈異居民因立廟祀之宋紹興間海寇宋銘犯境鄉人禱于廟忽有狂蜂毒虵紛集港口賊不敢入淳熙間楊肇章寇沿海諸處惟廟之左右一無所犯邑人進士黃璟以聞賜額通靈順惠侯

寧宗慶元　年封靈顯忠惠公爲靈祐善應王英顯侯康保裔爲威濟善利孚應英烈王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慶元中加封靈顯忠惠公爲靈祐善應王

按鎮江府志慶元元閒封英顯侯康保裔爲威濟善利孚應英烈王祠在城隍廟西廡

慶元六年賜護國孚惠顯佑長壽聖王廟額曰靈應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莆田縣志陳寅唐觀察使陳巖姪侍巖仕閩遂家於莆好善樂施里人歌之

曰陳公食我兮饑有餐陳公衣我兮冬不寒願得陳公兮壽如山年九十餘卒先一日歷言五紀事後皆驗民尸祝之宋初僕射陳靖討林居裔祈其默相交兵日賊見甲卒甚盛旂幟皆署長壽字驚怖甚一戰而克僕射以聞勑封護國孚惠顯佑長壽聖王建廟祀焉廟在左廂衙後慶元六年郡市火神耀赤旂擁甲士撲滅之事聞賜額靈應廟

嘉泰二年加靈佑善應王號廣濟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云云

開禧二年加廣濟王爲昭惠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云云

開禧　年封灌口二郎神趙昱爲王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常熟縣志神趙昱隋末棄官去不知所終會嘉州水漲蜀人見霧中乘白馬越流而過乃昱也因立廟灌江呼灌口二郎神開禧中和州寇警守臣夢白袍神謂曰吾隋人趙昱也默爲子助于當益奮屢戰見神光燭寨前躍白馬空中如夢狀因獲破石矻磧寇大創引去和州始安而江

淮無恙守臣以狀聞封爲王今本邑以神平水患凡遇水旱請禱輒應神司水而炳靈司火云

嘉定八年以飛蝗入臨安祭告酺神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嘉定八年六月以飛蝗入臨安界詔差官祭告又詔兩浙淮東西路州縣遇有蝗入境守臣祭告酺神

理宗嘉熙二年封神朱慶爲威惠侯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邵武府志顯正英烈佑順善濟王廟有從神朱慶乃王帳下指揮使爲神前驅嘉熙二年封威惠侯

嘉熙　年加封石姥潮王爲顯德忠惠王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杭州府志宋宣和間睦寇犯順韓世忠帥兵禦敵見空中旗幟書石姥潮王號因奮勇大破之嘉熙間潮水潰堤漂沒民居人力莫能禦京兆趙與籌躬禱祠下潮復故道事聞于朝加封顯德忠惠王

淳祐四年加封靈應廟神爲孚感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莆田縣志淳祐四年郡

大疫境之人依靈應廟神獨無恙加封孚感

淳祐五年封神張德清爲慈濟侯賜廟額曰善應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張諱德清生而聰明沒而靈異旱乾水溢隨感隨應宋淳祐五年鄉貢進士張倫等以其事聞於朝封慈濟侯賜額曰善應廟在岊山

淳祐八年加封昭惠王爲靈祐福應威信順王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云云

淳祐　年加封惠澤王柳敬德爲靈顯忠烈惠澤王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饒州府志唐乾符間王仙芝叛兵侵境遠近騷動人倡義兵以禦之其夜夢惠澤王柳敬德躍馬驅兵次日拒敵之際果見王乘白馬雲端賊首墜馬而死羣兇驚散本年洪水爲害邑人于廟避水夢神投檄溪潭鞭龍遏水次早起視溪水頓縮五尺許有題門帖云鞭龍會遏滔天水躍馬能驅半夜兵知縣蔣靜欲伐祠旁檜樹夜夢神騎甲馬現雲霄以顯之遂免伐復整廟宇立碑留詩淳祐中加封靈顯忠烈惠澤王

寶祐五年封故陳將軍爲孚善侯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神姓陳名應功涵江之東山人母甘氏當載震載夙之時夢一蒼龍蟠于寢室戸樞上明發而應功寔生年甫弱冠慷慨忠勇恆以諸葛武侯自許下視馬臧張許諸人謂不足爲宋太平興國初陳洪進尚據漳泉應功洞識時機且以愛護鄉邦爲念力勸洪進納土于朝是年游洋草寇竊發至有隗囂公孫述僞號詔就近地調兵收討應功直詣軍前自請討賊遂任前鋒越溪谷鏖戰竟爲賊刃所劘鄉人壯之相率輿櫬歸葬而祠之于莆田縣涵頭鹽倉之西建炎初里人陳倅宣撫淮南每出師討賊空中時見陳將軍旗前導所向賊鋒披靡他如海道風濤之恐歲時雨暘之咎事無巨細隨扣輒應寶祐五年錫號孚善侯

年封神周雄爲護國宣靈侯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饒州府志理宗發師北征士卒見旗有周雄字遂捷封護國宣靈侯咸淳間盤石多峰雲漢三處士人見衣冠儼然黑面救疾疫

必愈問姓名曰周雄也

景定五年封應靈廟神爲善佑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莆田縣志景定五年海寇林長五猖獗民見應靈廟神擁旂鼓與湄州神協力擒捕加封善佑

度宗咸淳元年加封廣惠王廖忠爲英濟廣惠王妻贈協祐濟惠妃

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　按寧化縣志咸淳元年因廣惠王廖忠有禦寇績詔加封英濟廣惠王妻贈協祐濟惠妃具有誥命刻于石

咸淳二年封靈顯廟神爲福惠侯

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神姓黃名孟字叔達句容人唐初遊閩殁于連江邑宋紹興間海寇朱明爲虐神見夢于人以示其默佑之意未幾寇平景定四年賜額靈顯廟在省魁坊內咸淳二年封福惠侯

咸淳七年加封靈惠將軍謝祐爲廣惠又封神龐琯爲祐文侯

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正順廟神靈惠將軍謝祐咸淳七年加封廣惠

按莆田縣志神姓龐名琯原爲天神莆大旱神憫下民顙呼痛切爲灑硯水時黑雨三日水浸半壁卽今灰壁半黑遺蹟也以此謫爲下界神鄉人崇祀之今東亭俗呼龍官不忍忘神姓名也宋度宗時又旱甚神乃反風降雨未幾寇陷穀城疫癘大作神顯靈露形驅癘殄寇宰土者以聞咸淳七年封祐文侯勅書織黑字于黃絹今漫漶猶存勅曰顯應神龐琯朕勤恤民瘼覽四方水旱盜賊之奏若己痌瘝神能大庇民克救和無害於爵命何靳焉莆民言比歲殄寇驅厲反風降雨惟神其相之莆文獻之邦也侯圭載錫俾祐斯文以欽於世世廟在連江里東亭延祐四年重修明正德戊辰知縣雷應龍拆燬淫祠茲廟以咸淳勅書免

咸淳八年加封保勝侯張寬爲靈祐公

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　按池州府志云云

咸淳　年累封孚善侯陳應功爲廣利嘉澤侯

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云云

端宗景炎元年更封廣利嘉澤侯爲忠佑侯

按宋史度宗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云云

金

海陵貞元元年封料石岡神爲靈應王

按金史海陵本紀貞元元年十月丁巳獵於艮鄉封料石岡神爲靈應王初海陵常過此祠禱曰使吾有天命當得吉卜投之吉又禱曰果如所卜他日當有報否則毀爾祠宇投之又吉故封之

章宗明昌六年定以春分日祀高禖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省臣奏行高禖之祀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于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

元

成宗大德　年封神鄭生爲忠烈將軍

按元史成宗本紀不載　按溫州府志神鄭氏諱生公全沙村里人生於宋乾道乙酉正月十五日好俠

使氣能出神示幻常語人曰吾當由兵解血食人世後附海舟遇盜鬭死其家忽覩神騎從歸倏復不見嗣後數顯靈異寶祐五年永嘉守建廟於其鄉元大德間勅封忠烈將軍

武宗至大　年加封江介祠神柳敬德爲顯應普惠冲祐眞君

按元史武宗本紀不載　按饒州府志云云

仁宗延祐六年加封英烈王王康保裔爲威顯昭惠聖順忠烈王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鎮江府志云云

延祐七年春三月英宗卽位夏四月祭遁甲神於香山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文宗天曆二年祭遁甲神封澤民廟神爲溥澤福惠忠顯孚順王

按元史文宗本紀天曆二年秋八月遣毛穎達祭遁甲神於上都南屏山大都西山

按八閩通志元至元間黃華竊發澤民廟神出陰兵

助官軍討平之天曆二年封溥澤福惠忠顯孚順王

順帝元統二年封神張孝忠爲翊靈威烈忠毅張元帥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饒州府志神姓張諱孝忠楚道州人宋壯士初從高達守江陵元軍下江陵孝忠不屈率衆百餘人之洪州又陷之信州會宋臣謝枋得喜其壯勇任之將兵元兵攻謝軍孝忠奮大刀砍殺數人俄矢中孝忠馬鼻馬介係又絕乃步戰死之元軍義之求之仆屍中嘆曰壯士壯士取衾覆之孝忠歿數歲著靈異邑人上官敬和夢神曰吾與汝父上官提舉舊人也吾今爲柳王下義膽忠肝正直輔佐之神于是敬和感其忠勇靈異遂塑像惠寧廟左廡水旱疾疫禱之輒應邑人尊爲將軍祀之元元統二年翰林胡式奏封翊靈威烈忠毅張元帥

至正四年封通靈廟神鄒磬爲武勝侯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龍巖縣志通靈廟神姓鄒名磬從王審知入閩平汀寇以功鎮鴈石卒民祀之元至正四年南靖寇李志甫寇巖官民禱于神神

著靈異賊敗事聞封武勝侯

至正十四年加封淸源妙道眞君趙昱爲靈惠威正博濟眞君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八閩通志元至正十四年福寧州大饑淸源妙道眞君趙昱化爲商人由湖廣附米舟至指松山謂舟人曰米至是其直十百遂以所執扇畀舟人乃由小舟登陸約曰明當相迓是夕見夢于鄉人曰米舟至矣亟往松山迓之明日米舟果至視舟人所執扇則廟中舊物也有司以聞加封靈惠威正博濟眞君二十一年乃重建廟宇

至正　年封靈順廟神爲忠靖靈應護國胡總管又加封福善王爲莊濟王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徽州府志靈順廟神胡檢察諱發世先居城北種德坊福泉井畔穎悟過人入廟事神靈蹟昭著張天師封爲檢察將軍其子德勝生而神異長有慧性有術者相之曰生不封侯死當廟食嘗晝寢覺則汗流浹背所穿履盡弊且言某處風浪覆舟某處城池失火後累驗之果然及卒禦

災捍患有禱輒應四方之人奔走祠下惟恐或後天師張輿材賜號忠靖靈遠大師賜星劍元至正間鎮南王奏封忠靖靈應護國胡總管其劍猶在

按溫州府志元至正間加封福善王爲莊濟王

明

太祖洪武三年命各府州縣歲三祭無祀鬼神

按大政紀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命京都王國各府州縣祭無祀鬼神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長吏率僚佐致祭

洪武六年詔題唐樊令主曰銀青光祿大夫樊公之神命有司以其誕辰致祭

按八閩通志神姓樊名令字號甫秀州華亭人唐末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時贛寇曾常侍作亂神奉命征討歿于王事殊有靈異宋淳熙慶元間建廟廟在清流縣東臨漁滄潭紹興間贛賊入寇近縣十五里時聞金鼓聲俄見兵馬旗幟森列山上遂驚駭而退元至正四年復大其廟宇洪武三年知縣方仕英以其靈跡上聞六年詔題其主曰唐銀青光祿大夫樊公

之神相傳九月朔日乃其誕辰因命有司歲以是日致祭

洪武十年復漢閩越王故封仍稱漢閩越王之神

按八閩通志洪武十年布政使葉茂率僚佐禱雨漢閩越王祠下卽獲嘉應因具其靈迹達于中書下禮官議從神故封稱曰漢閩越王之神

洪武十一年詔以唐建州刺史李公封其梨山神號仍稱唐建州刺史李公之神

按八閩通志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左丞何道率兵攻建寧旬餘未下道怒戒飭軍士刻日拔城是夕夢有唐衣冠者圓目長鬚立于帳前曰吾以一城生靈付汝勿妄殺之道覺以其夢中所見之狀詢諸士人知其爲梨山神卽唐建州刺史李公也翌日守將達元芳以城獻越二日郡守翟也先率耆老詣軍門降道大悅以神不我欺也入城之日秋毫無犯十一年詔去舊號題其主曰唐建州刺史李公之神命有司春秋致祭

洪武二十六年定各府州縣及鄉村立壇歲三祭厲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府州縣每歲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無祀鬼神其壇設于城北郊間府州名郡厲縣名邑厲祭物牲用羊三豕三飯米三石香燭酒紙隨用鄉厲凡各鄉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專祈禱民庶安康孳畜蕃盛每歲三祭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物牲酒隨鄉俗置辦具輪流會首及祭畢會飲讀誓等儀與祭里社同

洪武　年遣太常寺官祀諸神廟又建太倉神廟於南京又詔爲晉卞壼立廟

按明會典道林眞覺普濟禪師廟卽寶誌公洪武初建塔廟於雞鳴山上每歲二月十八日用素羞遣南京太常寺官祭又五顯靈順廟每歲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遣南京太常寺官祭又祠山廣惠廟祀張渤每歲二月十八日遣南京太常寺官祭又京都太倉神廟洪武初建於南京

按己瘧編太祖嘗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服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大笑何也曰吾

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處也言訖忽不見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抔草木森鬱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卞壼所葬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於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太祖以其爲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爲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英宗正統　年封漢故將軍邳彤爲明靈王

按眞定府志明靈王廟神姓邳氏名彤在東漢光武中興時雲臺諸將之一也食邑靈壽縣而享有侯封後人仰其戡亂庇民之功故立廟以崇奉之今在郡隅者乃其行祠也英宗會病瘡篤甚夢有神陰治之已而其瘡果愈覺而訪其狀乃神也特封爲明靈王而廟額如之由是郡之人崇奉者日益篤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禱則屢獲其效而其靈錙銖莫爽也

憲宗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封金玉二闕眞君爲上帝

遣少傅大學士萬安赴靈濟宮祭之

按大政紀云云

世宗嘉靖十五年帝作聖濟殿奉安先醫之神歲時致祭

按大政紀云云

皇清

康熙二十五年

大清會典康熙二十五年議准令協領副將以上照例文左武右陪祀行禮凡厲壇每歲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祭無祀鬼神於本城之北郊府州稱郡厲縣稱邑厲用羊三豕三飯米三石香燭酒紙隨用祭時有告城隍文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卷目錄

雜鬼神部彙考二

禮記（月令）
春秋緯（佐助期）
淮南子（地形訓　說林訓）
遁甲開山圖（巨靈）
異苑（紫姑）
顯異錄（紫姑）

祕閣閒話（司書鬼）
致虛雜俎（神名）
猗覺寮雜記（神名）
賢奕（開路神）
月令廣義（嘶耳 鍾道 貧鬼 灌郎神 鍼姑 戚姑 七姑）
雜鬼神部總論
王充論衡（死僞篇）
朱子全書（論在人鬼神 雜論祭祀鬼神）
雜鬼神部藝文一
國殤　楚屈平
神女賦　魏王粲
祭大雷何周二神文　齊謝朓
吳興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記異　唐白居易
翊聖保德眞君傳序　宋眞宗
猪母佛記　蘇軾
子姑神記　前人
天篆記　前人

鄉厲　元沈貞
祭厲壇文　明會典
西元青鳥記　茅元儀

雜鬼神部藝文二（詩）

晉神弦歌十一曲
效阮公詩　梁江淹
漁山神女歌　唐王維
賽神曲　宋陸游
公安竹林祠迎神送神樂章　張栻
曹娥廟歌　元韓性
終南進士行爲劉主事廷美賦　明劉溥

神異典第四十卷

雜鬼神部彙考二

禮記

月令

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

注 元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字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 疏 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

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于南郊蓋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據此言之則郊禖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禖故謂之郊禖至高辛氏之時既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爲禖官之嘉祥卽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于天高禖爲配祭之人祭天特牲此用太牢者謂配祭之人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旁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變媒言禖神之也

春秋緯

佐助期

廐星傳令神名詩時天稟食神名均名豆神名靈殖姓藥麥神名福習太尉主甲卒神名辦會曰庫兵動鼓自鳴諸侯得衆也

淮南子

地形訓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主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凉風之所生也皐稽閶闔風之所生也隅强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

注 諸稽攝提天神之名

說林訓

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注 黃帝古天神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桑林皆神名

遁甲開山圖

巨靈

有巨靈者偏得元神之道故與元氣一時生混沌

異苑

紫姑

世有紫姑女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嫉死於正月十五夜後人作其形祭之曰子胥不在曹夫亦去小姑可出捉者覺動是神來矣以占衆事胥壻名也曹

夫大婦也

顯異錄

紫姑

紫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納爲妾其妻妬之正月十五陰殺之于厠中天帝憫之命爲厠神故世人作其形夜于厠間迎祀以占衆事俗呼爲三姑

祕閣閒話

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致虛雜俎

神名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淸而吉有呪曰元州牂管娶竺米題臨臥誦七遍吉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

猗覺寮雜記

神名

弓神名曲張箭神名續長弩神名遠望刀神名脫光劍神名飛揚

賢奕

開路神

軒轅黃帝周遊元妃累祖死於道令次妃嫫監護因置方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險道神阡陌將軍又名爲開路神

月令廣義

漸耳

漸耳陰司鬼名元日門上書聻可息瘧又裴漸書曰當今制鬼無如漸耳

鍾馗

唐明皇元日講武痁疾不悅晝夢一小鬼稱爲虛耗云虛者空中盜人物如戲耗者耗人家喜事成憂俄一大鬼捉虛耗刳目劈而啖之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武德中不第觸殿階死奉旨賜綠袍葬之感恩自誓除天下虛耗上覺詔吳道子圖其像後世正月圖之以厭鬼

貧鬼

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於元日夜祝于巷曰送窮鬼

灌郎神

燈時請灌郎神以桶盛水取大石以黃泥塗之安桶于上衆男子請曰一請灌郎神灌郎神二請云云隨口所說至於十請令兩人扛之其石隨桶而起謂之神來矣若見婦人卽落下此村童之節戲也

鍼姑

以鍼對穿一線請之神至則鍼尾相合爲兆以卜巧拙占吉凶舊說魏文帝美人薛妃鍼黹入神能暗室翦裁故後世女子祀之以卜巧

戚姑

唐俗元宵請戚姑之神蓋漢之戚夫人死于厠故凡請者詣厠請之今俗稱七姑音近是也

七姑

燈時拏女以箕籬偷門神糊于上畫成人面以柳枝爲身以衣覆之相和以請之神來卽能拜以秤之則

重

雜鬼神部總論

王充論衡

死僞篇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

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己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己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僞眞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癉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唅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唅伐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唅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唅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闓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唅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闓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

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謚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己大惡也加謚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目者寡也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圃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韔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

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憾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弒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己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眞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

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於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强死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晳也子晳攻之伯有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

小殺駟帶不報子晳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强死者能爲鬼何謂强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耶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亦非一伯有强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强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繫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强死則謂强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强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强死之人能爲鬼子晳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晳不能强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晳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

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敎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

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己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飮之不知其爲酖毒憤不知殺己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

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爲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葅彭越燒葅一僇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葅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發其棺取玉押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衝於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倮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自爇爲火以殺一人貴爲天子不能爲神丁

傳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朱子全書

論在人鬼神

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光祖問先生所答崧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强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才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寃必不解問伯有之事

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于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寃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

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雜論祭祀鬼神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緜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昔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于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敝屋狼籍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因有人來而帷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

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爲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爲所汚後因爲人放爆竹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絕曰是他枉氣未散被爆竹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神祇却被小鬼汚却以此見設醮無此理也

雜鬼神部藝文一

國殤

楚屈平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埜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神女賦

魏王粲

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眞陶陰陽之休液育天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元鑒鬢類刻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顏熙曜曄若春日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奇牙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衣曳縟繡之華裳錯繽紛以雜桂佩熠爚而焜煌退變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簪笄施華的兮結羽儀揚蛾微盼懸眇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眞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絕

祭大雷何周二神文

齊謝朓

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鷙時曠忠賢流王于彘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氳配天

吳興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元矩司於坎宮漢興北時黃虵感於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神其來已尚楚王旣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旣舍黃駒安俟騂角掌擊無左滌之勞牧人止楅衡之務周房殷俎惟有元澗芳芝玉斝瑤樽止陳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記異

唐　白居易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皡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下聲聞於外兄熱行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縶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牕閫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

視其四旁則堵牆環然無隙缺覆視其族談之所則塵壤冪然無足跡由是知其非人悖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引老如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予居八九里因同往訪之果有王引老者老年卽其里人也方徙居蘭若東百餘步葺牆屋築塲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王引老死不越月而妻死不踰時而引之二子與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祥乃撤屋燃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噫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爇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引老之居則井湮竈夷闃然惟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辯惑者九月七日太原白樂天記

翊聖保德眞君傳序

宋眞宗

蓋聞天心降顧邦家所以會昌靈命丕昭神道所以

協贊考載籍之攸記固今古而同符剏復吾宗在於戰國基緒方始精感實繁或山祇而見形或帝所而協夢其來已久斯謂不誣乃有接三統而開基將隆景業冠百神而儲佑茂顯明徵奠條梅之名區號龜玉之奧主見之於翊聖保德眞君矣太祖肇膺元曆觀德而無言太宗祗紹睿圖順期而前告若夫述玉晨之寶卷序斗極之仙階告國命之延洪示眞科之祕賾洪威顯洽屏乎物魅神姦諄誨博臨揚乎天祺民祉由是靈壇爰峙徽稱斯崇欽奉於芬馨仰祈於先覺固惟九域咸被底綏豈止三秦獨增忻戴暨茲冲眇纘乃基扃仰嘉話之在人瞻至神之佑世由是載稽茂典恭益尊名以爲上帝之恆符文考之眞應安可默而無述故當垂之不刊爰詔輔臣俾詮靈訓詢求斯至編帙旋成想風烈而昭然思音徽而可覿誠足鏤之金版祕於蘭臺披封奏歸美之心願裁於序引屬乙夜觀文之暇聊志於歲時題曰翊聖保德眞君傳云爾

猪母佛記

蘇軾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爲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壟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晚乃遣去未數里見道傍有刼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子姑神記　前人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余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

於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寘筯手中兩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厠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寃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賦詩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逸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前人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

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夫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篷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眞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託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託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鄉厲

元沈貞

雄何爲兮厲于鄉祀有時兮亭有常赭白馬兮青蓋明而無兮晦而在屏方相兮去儺神巫進兮舞且歌雄欣欣兮遠逝不水旱兮不疵厲樂吾民兮世世

祭厲壇文　明會典

維洪武某年月日某府官某遵承禮部劄付爲祭祀本府闔境無祀鬼神等衆事該欽奉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必立君以主之君總其大又設官分職於府州縣以各長之各府州縣又于每一百戶內設一里長以綱領之上下之職綱紀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天子祭天地神祇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境內山川及祀典神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此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爲生民未知何故而沒其間有遭兵刃而横傷者有死于水火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人强奪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禍而負屈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爲猛獸毒蟲所害者有饑餓凍死者有因

戰鬬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縊者有因牆屋傾隤而壓死者有死後無子孫者此等鬼魂或終于前代或沒于近世或兵戈擾攘流移于他鄉或人煙斷絕久缺其祭祀姓名泯沒于一時祀典無聞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魄未散結爲陰靈或倚草附木或作爲妖怪悲號于星月之下呻吟于風雨之時凡遇人間令節心思陽世魂杳杳以無歸身墮沉淪意懸懸而望祭興言及此憐其慘悽故勅天下有司以時享祭在京都有泰厲之祭在王國有國厲之祭在各府州有郡厲之祭在各縣有邑厲之祭在一里又各有鄉厲之祭期于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禮仍命本處城隍以主此祭欽奉如此今某等不敢有違謹設壇于城北以二月清明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置備牲醴羹飯專祭本府合境無祀鬼神等衆靈其不昧來享此祭凡我一府境內人民儻有忤逆不孝不敬六親者有奸盜詐僞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壓良善者有躱避差徭靠損貧戶者似此頑惡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報于城隍發露其事使遭官府

輕則笞決杖斷不得號爲良民重則徒流絞斬不得生還鄉里若事未發露必遭陰譴使舉家並染瘟疫六畜田蠶不利如有孝順父母和睦親族畏懼官府遵守禮法不作非爲良善正直之人神必達之城隍陰加護佑使其家道安和農事順序父母妻子保守鄉里我等闔府官吏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貪財作弊蠹政害民者神必無私一體昭報如此則鬼神有鑒察之明官府非諂瀆之祭尚享

西元青鳥記　茅元儀

崇禎癸酉季秋余方困追攝又苦痁疾兀坐苕水之世殊堂卓午門剝啄不已繼而閽人告曰齊之王使君遣伻致饔飧巡不悟曰豈我友季木乎開緘則曹縣王士龍也外寄西元實錄四部余駭顧色變既而嘆曰宿生未忘舊境入夢亦已屢矣若西元洞主來往寄蹤露倪剖端亦已至矣又何疑焉乃卒業之按王君名士龍別號五雲又曰鑒堂主人嘗以貢至京師受業北雍與余爲同舍生余不識也君私識之既而謁選得嘉興判督儲胥嘗十至苕上余客遊不值

也或遺之西元志罝庋中未及省視遷鄜州刺史未幾罷一意修齋祝之道棘戸土窟不與世通而東方諸仙嘗從乩赴相與酬酢甚夥君一日抽殘帙得西元志咤之西元志者余姬陶楚生未歸余余夢羽衣者引之來將歸聞天樂歸不三載化去余又夢羽衣者引之還曰西元洞主也姬垂化聞見音樂羽幢旗有所言余考之西元洞者十大洞天之一也故嘗爲姬作傳海內同人爲作傳記及悼亡詩賦甚衆共彙爲三卷名曰西元洞志云去此又二十年矣君覽書躊躕上箋于羣眞曰我果靑官耶楚生西元必隸吾東顧今合掌向娘師卜座仗借楚生過我自敘源流撮合天世以爲實錄揮鑴裝演發揚意氣不使西元有志而無從東海結思而未滯則我之功固不在洪都道士隴西少君下而我娘師卽聞之我玉我彤亮亦不爲禁沮首座神菩九天元女手復之曰楚生緣有頭緒非楚生口傳不能奇檝千古然伊身入東局勢有轄屬不能草草隨文卒以承命卽遺宮侍飛查蹻岡橋頭額榜六月十六日當有靑菩一十二駕過

鑒堂勞慰卿中或有陶此子係我瑤池西元洞八主之一名倩英茅生亦我東朝大元宮二品才官蕭世璞也兩人實係蟠宴眚謫倩來自爲卿傾目倒耳未耐煩語至期卿但烹茶燃鼎以俟之傳章可走致也卿意已表奏形主箋達王母矣形瑤卿卿必不左卿不日命下卽告卿笑笑月日九天元女鴻澄氏袁手復後於六月望陶倩英果同神菩十有一駕至乃自

述小傳曰倩英字蕢實別號之華西王母金國重吏刲始卽陶姓也初南海丙儀宮洺金蓮露靈結孩九寸有知覺運動放五色毫光蒙我大士點化于大禧元年七月朔成形爲美女偶聽華濛經旨了悟坐去魄落青濛水上皈精于西天星主大夷氏陶穴中遂指之以爲姓是時柔柳之質顏如紅玉王母五宮主秀光君雲駕偶逢憐愛攜歸瑤島謂我王母引朝螽主形玉拜命十二歲授瑤池香吏十八歲轉印吏二十四歲轉勑吏又三年擢蟠桃監侍歷官四十年加封西元洞主掌羣仙押印書記笑語行坐豪飲醉醒緩急敬肆一切儀度出入客有蓬萊小祕洞主者亦

東朝二品官也姿儀鮮偉談吐迅發陶羨之因微次其浪倚洞天分紫翠騎雲願入九重樓之句覡視脈脈咀味不置忽被玉監瑤察雙奏兩謫矣因此七世苦縛償緣不已或受謗而投繯或競私而殞命或涉險而纍繫或冒躓而鋒殂或竊逃而械牿種種顛連僅博二世正寢菰村天合自分一日百年無端中閫櫻波長安柳浪枳棘遊仙一枕三秋而已矣浩然齋鬱而歸又辱瑤池南海雙引入大東朝我螽形憐憫垂恩勒功抑苦仍以西元洞主改加二品元君封號詳于題署不絮侍彤朝玉分掖候鼇一朝萬載英復何恨哉英復何恨哉嗟嗟苦海無涯回頭是岸倩英今有七言律韻三十首俱高旌螺翠山諸景之妙者我固逍遙于青紅銀玉之表日洋洋也世世之憐我于昔日者豈如知我於今日知我於今日又不如自知累劫之苦而寧其躬於高妙淸間不轉輪地之爲妙也菩薩無浪語奉彤命而來答鼇問而往得此亦可以報卿於百一矣言不盡意復爲之歌其自署曰神霄東府內苑螺翠山元澄第一宮閩越證覺元君陶

倩英其所云七言律韻三十首跋曰倩有一几瞰芸窗公暇以觀書臨帖哦句爲私課螺園千景孏人偶拈三十韻以寫逍遙之意於萬一今丐土五雲錄附傳後令世觀者知我穩栖銀餘飛遊青末與夜臺腐焦者不同嗟嗟魂合元神一丹注脈誰謂蟬蛻尸解者死而死耶但念雲卿得無指酸或餘瀿漩却纖甲則化人不安耳奈何癸酉凉風十有七日倩英蕡實舊陶姓楚生一笑漫識於徹鑒堂中楹六月二十六日同十二青菩至復貽鑒堂主人札曰朽土不慧繆辱形主勉吹過鑒赧書楓句願我君原笑一斑幸甚七夕同九菩至又貽札曰陶生贅疣耳連擾又來不知卿耐煩否今日再書十首請教七月十七日同十一青菩至又貽札曰倩半莖傷質東海波餘二十年備位銀宮致身極樂幸甚矣傳詩已完附名諸大神菩之後譬如置荆釵于玉鏡臺前忝叨過望何幸如之庤已辱星君艮諾廿七重來捧硯旁作賓中主卿爲主中賓得無厭我煩數甚耶幸逹丈恕之笑笑七月廿七日同青宮十菩至又貽札曰星君前庤許

脫稿於今日謹操赤玗紫研透尖白儀再九叩以待焉八月初三日同地藏等八菩至又貽札曰星君大師爲我揮西元實錄前序公議甚佳適金母面諭再序宜丐九天大師爲之方可配星主而桃董稍爲緒言於後乃妥允若此是陶三叨佳序矣謹以質之氷公裁定其所云撰三序者一爲月宮天子太陰星君加封東水元澄宮一品右輔印月梅一爲九天元女大精元一娘娘東府明元宮一品正輔加封東魯齊宋三都督史兼查四大部洲惡善元慧靖義淸瑩正直武勇文穆無上大菩薩袁鴻澄一爲金國上侍總督蟠桃園纂緝晉賜數冊加封東宮上元洪圖正菩薩雙成董玠所云十座神菩者一爲袁鴻澄乃玉帝次女一爲梅印月玉帝長女一爲李景靈一爲李正甫玉帝四女卽慈聖一爲袁寅旭一爲杞雲衢玉帝八女一爲杜玉函玉帝七女一爲張淸元一爲李華娥玉帝三女一爲賈澄空卽王母七女玉巵所云六月十五日同楚生過鑒堂之十二駕一爲曹大家一爲紅拂寶相蒨山一爲貂蟬紅澄一爲何仙姑蕙香

卽八洞數一爲呂太后倩男一爲張嬌雲嬌一爲袁澄妃泊白一爲劉靜菴元一爲劉無雙空之一卽陶倩英楚生一爲竇鴻夷雲霏一爲尉遲梅笑玉瑩所云六月廿六同過之十二駕一爲金源聖母前玉离母一爲后土皇地祇一爲南海觀世音一爲峨眉山普賢一爲五臺山文殊一爲茄山穹源一爲九嶷山白衣龍光一爲馬小娥瞳玉帝七女一爲鴻川韋源卽宋太后一爲白韞玉貞王卽佛母準提一爲楊舒儀玉環卽唐妃子一爲董雙成玗一卽陶倩英楚生所云七夕日同過之青菩十駕一爲元珠一爲罔我一爲生化一爲元后眞宮鐵木氏瑩覺卽忠順夫人三娘子一爲太素卽瑤池長宮主元射一爲桃花聖母周象賢卽邑姜一爲閩越元君薄好卽漢文帝母一爲薊遼元君元伯卽金谷綠珠一爲鴻基卽瀨女一卽陶楚生所云七月十七日同過之青菩十二駕一爲驪山老母卽斗母一爲瑤池王母一爲藐姑神女一爲天孫織女一爲南嶽夫人魏瀛伯一爲中山敎主垣亭崔尚卽鶯鶯一爲元樞上官趙飛燕一爲

瑤池中侍賈淩華一爲木德教主趙合德一爲大理眞官郭蝶光卽光武中宮一爲元屛覺主秦弄玉一卽陶倩英楚生所云七月廿七同過之靑菩十駕一爲北斗賈夫人一爲南斗郭夫人一爲巡行四大部洲金伯曹仙姑一爲北海教主盧夫人一卽前過之呂后一爲西秦之毛皇后一爲漢宮戚夫人一爲南唐耿先生一卽前過之綠珠一卽菰城楚生所云八月三日同過之靑菩八駕一爲地藏王菩薩一爲東嶽賈夫人一爲堯女娥皇一卽前過之馬小娥一爲戴雲衢字象乾一爲呂雲韶一卽前過之董雙成一卽陶楚生各有封號其詳載之實錄將成楚生復貽主人札曰楚正侍形天忽得十師申奏角外附箋不覺萬菩開顏楚且驚飛欲絕矣謹此先謝附以小絕爲致氷翁千刧犬馬翻憶一念之差九天下土五世顚連再生風露邗江天輀菰蒲雲酸楚生之楚楚而楚也幸三聖吹噓前根有賴忽而道貴菩天今且名香世代苦醒掂酬陶陶矣目瞑沙府神王遙天價重千金人人別目豈細事哉感恩圖報寧有已時耶

謹傾倒嗚心如此如此十座神菩亦貽札曰余問刀人動手三日矣楚生會來一覘否答曰楚生似走馬燈旣去又來假事代人曰二三過獨以卿揮汗蠅書咄嗟憐嘆不置耳顯晦關頭今昔興感或撫掌大笑或泣下數行梨花瀉露瓊蕊翻香聲嫋鶯脣詞傾燕口卿若見之當爲魂迷心醉矣秖恐書成賀謝之箋千百不盡薄俸作貧卿之過也笑笑晉送索求者甚多卿姑焚百部以應之待渠翻鐫之後則不復爲煩矣韻舉凌天霄旭晃撼豈止一楚之快哉謹代布腹心以鳴盛感寶錄旣成九月十二日王君具表上彤墀八部文元等師楚生一百五十部焚畢札示云楚侯領書久矣有小詩奉謝詩曰珍重瑤箋刊碧落恩懷心腐願毛胎鼎塵脫却烟花額姓字香芬出萬垓又云倩英忙甚今去九天四大老處上號送我履歷刼冊望日具表朝玉容敍去後王君問十座曰道元一念偶動成此卷帙聞楚生語令人駭請問何說座曰此事上帝已批若干大老會議公評侯表上命下楚生晉位一品別加封誥脫胎換骨另是一番事體

茅總戎托借十分而卿度世闡幽祝釐尊玉之功不待言矣事大如天却從風花吟嘯中得之楚生今見大老尚行屬禮一跪晉位後與師保我輩俱頡頏矣五雲五雲尚在睡夢間也其所云玉者卽玉皇也所云形者卽神霄東府萬宮主宰紫儀娘娘也其月宮天子梅印月所爲序有曰龍沙欲會八百將與五陵一切倘有概於寡人之微語與寶錄之所以成哉其九天元女袁鴻澄所爲序有曰靈神相生兩霄表裏屬者太元十六年三月三日我玉攜師保登後宮元精山望氣偶嘆靈霄殿東南澄虛雙峯安得三支壯觀是夜風聲冽冽陡增一峯晶瑩似玉穩合無間玉帝大喜勅封元亭仙伯有雪浪千頭起玉橋之句此上宮之瑞實東方之助也顧我東都去靈霄百里而近廣方千里山水護環獨螽伯大睛園直北少亭亭特立之主勢此我玉帝形皇兩聖人意內事固我十一大皇之所預鑒而他人識想或不深入此裏越數日形皇請玉於九霓宮開賀瑞之宴忽飛來一山園官報形啓玉貫輦往觀紫蝀藍根窿嵷萬仞百峰千

窾景勝元精帝踴賞叫絕曰有是哉璧之來奇甚也朕得穩坐如此山足矣乃飛觥大醉封爲螺翠峰黛邑凝青所以旌形貞也且螺翠有羅萃之義見大聚團圓不遠立成琅玉峰頭五嶽飛之句形封玉柱峰擎天直上所以象元健也且玉柱有玉注之義見龍霄眷顧隆崇亦有菩身誓作擎天柱之句甲爐鼎建寶瑞三千大哉天機此其一也楚生初任西元與玉女爲朋此來東內以形釐作主是何等際遇而慶幸可知也其雙成董玎所爲序有曰西天東府是道之寄也而豈道哉倏而西元倏而東府倏而西元東府之間而西元而東府而不西元而不東府與夫不不西元不不東府者皆可觀也陶乎陶乎陶豈吾師乎是亦異聞已最著者也余乃詩報王君曰草堂蕭寂舊寒氈雲笈年來手自箋叩戸忽傳天外信開緘備述故人仙丹丘廿載無消息青鳥今朝說祕緣始識前生蕭世璞好期玉笑共飛搴既得書十日後感異夢乃爲詩以紀之曰我夢臨碧海萬山高巙嵯艅艎載强努蛟龍不能韅薄疾未蒞軍高臥田廬簡忽聞

伊人約共度滄茫淺欣焉往就之意卽凌飛艑青鳥乃傳言必俟登壇墠我意方悵然軍宴恐加展有神甚奕奕附載志艮朏客曰畫祀之可以得平善方期橫海功揮戈呼吸揄翹翔歸十州不復更仰俛遲君將共發倏倏忽東方辨余之宿生亦頗自知無待今日然於此益決矣餘生無幾唯有沈淫大道以待鸞驂鶴馭重晤楚生于聚生玉笑之間耳至明年甲戌夏五月病始間乃約略而爲記

雜鬼神部藝文二 詩

晉神弦歌十一曲

古今樂錄曰神弦歌十一曲一曰宿阿二曰道君三曰聖郎四曰嬌女五曰白石郎六曰青溪小姑七曰湖就姑八曰姑恩九曰採菱童十曰明下童十一曰同生

宿阿曲

蘇林開天門趙尊閉地戶神靈亦道同眞官今來下

道君曲

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推枝布葉

聖郎曲

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傍玉女在郎側

酒無沙糖味爲他通顏色

嬌女詩二曲

北遊臨河海遙望中菰菱芙蓉發盛華淥水清且澄

弦歌奏聲節髣髴有餘音

蹀躞越橋上河水東西流上有神仙居下有西流魚

行不獨自去三三兩兩俱

白石郎曲二曲

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獨絕世無其二

青溪小姑曲

按異苑青溪小姑蔣侯第三妹也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湖就姑曲二曲

赤山湖就頭孟陽二三月綠蔽貢荇藪

湖就赤山磯大姑居湖東仲姑居湖西

姑恩曲二曲

明姑遵八風蕃謁雲日中前導陸離獸後從朱鳥麟鳳凰

茗茗山頭柏冬夏葉不衰獨當被天恩枝葉華葳蕤

採菱童曲二曲

泛舟採菱葉過摘芙蓉花抑楫命童侶齊聲採菱歌

東湖扶菰童西湖採菱芰不持歌作樂爲持解愁思

明下童曲

走馬上前阪石子彈馬蹄不惜彈馬蹄但惜馬上兒

陳孔驕赭白陸郎乘斑騅徘徊射堂頭望門不欲歸

同生曲

人生不滿百常抱千歲憂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

歲月如流邁行己及素秋蟋蟀鳴空堂感悵令人憂

效阮公詩　梁江淹

陰陽不可知鬼神惟杳冥暫試武帝貌一見李后靈

同情淪異物有體入無形聖賢共草昧仁智焉足明

變化未有極恍惚誰能精

漁山神女歌　唐王維

神女成公智瓊降從事弦超家去後五年超將之洛西至濟北漁山下遙見曲道頭有車馬似智瓊果同至洛克復舊好云云後人蓋爲祠祀焉辭曰

坎坎擊鼓漁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酤風淒淒又夜雨不知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

紛進舞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言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兮思繁絃神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

賽神曲

宋陸游

叢祠千載臨江渚拜貺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輒許嘉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遞歌舞嗚嗚歌謳坎坎鼓香烟成雲神降語大餅如盤牲腯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來人醉相扶歸蟬聲滿廟銷斜暉

公安竹林祠迎神送神樂章

張栻

神之來兮何許風蕭蕭兮吹雨悄屏氣兮若思儼覓旌兮來下昔公車之自南民望車以欷歔今乘駒兮

入廟亦孔悲兮若初秋月兮皎皎嚴霜兮凜凜澤終古兮何窮噫微管吾其左袵酹荊江以爲醴兮擷衆芳以爲羞歌嗚嗚兮鼓坎坎惠我民爲此留神之去何所游風颯颯挾歸軿倏昭明兮上征撫一氣兮横九州有新兮斯宇竹森森其在戸嗟我民兮勿傷公時來兮一顧有新兮斯堂竹猗猗其在傍嗟我民兮勿替公顧民兮不忘

曹娥廟歌

元韓性

承荃橈兮桂舟弭靈旗兮中流望四山兮何所映朝陽兮上浮玉笄兮瓊珮馭青虬兮雲之外采杜若兮江皐芳菲菲兮未沫潭不極兮海門餞多景兮江濱吹參差兮屢舞馳玉軑兮繽紛雷塡塡兮拊鼓檜陰陰兮靈雨波渺渺兮安流神樂康兮終古

終南進士行爲劉主事廷美賦

明劉溥

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分成羣跳狂鬼倒提三尺黃河氷血洒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櫟巢影黑啼鵂鶹緑袍烏帽逞行事磔腦刳腸天亦愁中有巨天誅未得盍駕飇輪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機回首東

方又生白

三〇九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一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一

神異典第四十一卷

雜鬼神部紀事一

竹書紀年沈注湯在亳能修其德檮杌之神見于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

史記周本紀四十六年宣王崩注正義曰周春秋云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國語云杜伯射王於鄗

述異記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

天神餓而生涌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三十一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名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名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

昭公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霄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

亦宜乎

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爲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於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

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裝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煙然

隴西辛道度者游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詣門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名入度趨入閣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稱姓名敘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即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於郎即命取牀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袂泣別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踰數

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冢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變異尋至秦國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東游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尚疑耳乃遣人發冢啓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嘆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眞女壻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壻爲駙馬今之國壻亦爲駙馬矣

吳越春秋吳王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夢入章明宮見兩鑑蒸而不炊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兩鋘殖宮牆流水湯湯越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爲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不能占有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公孫聖聖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聖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

曰臣不善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于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嘆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于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偉偟也明者去昭明就冥冥也入門見鑊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鋘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但爲盲僮（越絕盲作甬僮作當）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寃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爲直者不如相隨爲柱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爲聲響於是吳王乃使人提之蒸丘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爲聲響哉後越王伐吳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夜馳

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胷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傽偟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卽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絕云今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

隴州圖經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鬬遣使逐之至此化爲土堆使者驚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于路隅始皇問之荅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享不絕

續酉陽雜俎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爲吳洞主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慧善陶金

父愛之末歲父卒爲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頳鬐金目遂潛養于盆水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敝衣後令汲于他泉計里數百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即出首因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鬱棲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麤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于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返遂遺一隻履爲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其洞鄰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强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

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卽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卽爲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冢洞人以爲禖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爲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爲際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爲海潮所淪

搜神記漢建武元年東萊人姓池家常作酒一日見三奇客共持麪飯至索其酒飲飲竟而去頃之有人來云見三鬼酣醉於林中

異苑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于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卽生成林

王嘗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牂牁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爲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搜神記征和三年春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水經注漢武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乃止

列異傳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鮓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

告欒侯祀以鮓菜侯謂吏曰蝗蟲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去吏髣髴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即果有衆鳥億萬來食蝗蟲須臾皆盡

搜神記王莽居攝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數夢人謂曰吾天使也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出亭長起視亭中果有新井深入百尺

廣古今五行記王莽時漢中太守五吏往祭神廟遺其書刀遣小吏李高還取之見刀在廟牀上有一人著大冠絳袍謂高曰勿道我吾當祐汝後仕至郡守年六十餘忽道見廟神言畢而此刀刺高心下須臾而死莽聞甚惡之

後漢書光武本紀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

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旣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卽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

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壟畝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讒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

爲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風俗通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操一量不措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文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悵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

賈逵碑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恆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柏樹有人竊來砍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

搜神記漢陳留外黃范丹字史雲少爲尉從佐使檄謁督郵丹有志節自恚爲斯役小吏乃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官幘詐逢刧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雲也爲刧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

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游學十三年乃歸家人不復識焉陳留人高其志行及沒號曰貞節先生

漢不其縣有孤竹城古孤竹君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椁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病而死

漢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嘗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因言曰我與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耳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泣涕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偕活者暫隨我去方遺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

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發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棺蓋下果得衣裾呼其兒視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卽名談生復賜遺衣以爲女壻表其兒爲郎中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卽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俄而得見之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忽掩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異苑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尸俱出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爲立碑焉陳留蔡邕字伯喈避難過吳讀曹娥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

因刻石旁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于江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禰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後漢書王忳傳忳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搜神記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

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幷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劍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洵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旣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于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

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黃鳥千數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繡衣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袁術劉表相攻龍舒之民皆流去惟憲里不被兵

風俗通汝南鮦陽有于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

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

汝南南頓張助于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灌溉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閒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斮也

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何有是餌人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千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轂擊帷帳絳緭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未復其故矣

搜神記漢南陽文潁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

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潁而皆沾溼潁心愴然卽寤語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亦何足怪潁乃還眠向寐復夢見謂潁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潁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潁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潁答曰喏忽然便寤天明可發潁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潁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半沒水中潁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拾遺記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廐屋側有古冢有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

剝今祖在地差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幷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卽命爲之棺椁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旣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著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椁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卽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缾設大珠如卵散滿于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麋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以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內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于火上卽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鵁鶄數千

頭養于溝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丘壟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引恨而終

搜神記吳主殺武衛兵錢小小形見大街雇倩里人吳求使求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匹以酒噀之皆成好馬鞍勒俱全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少年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卽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

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此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父死焉

吳孫峻殺朱主埋于石子岡歸命卽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

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更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合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一麞舉弓而射中之麞倒復起充因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卽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欷歔無復辭便勑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妝嚴且語充云君可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妝嚴已畢充旣至東廊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畢崔謂充曰君可歸矣若有娠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

自養勑外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放在門外尋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復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充卽見少府遂前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鋺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鋺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鋺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生死之元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鋺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

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鋺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鋺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之悲咽齎還白母母卽令詣充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者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令器歷郡守二千石子孫冠蓋相承至今

睽車志盧充與崔少府女幽婚後生子抱以還充故陸士衡詈盧曰鬼子敢爾

晉書賈充傳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衞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勖旣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

也若不悛愼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衞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于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異苑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有項羽廟相傳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曾爲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接賓未幾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旣而不見因生發背旬日而殞（一見孔靖本傳與此小異）

搜神記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游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自相配匹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適異常試往相問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

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己曰君等旣已顧之實貪會對刻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晉書王導傳導子悅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閉藏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睽車志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尺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旣熟吹其燈滅曰予恥與鬼魅爭光

搜神後記安豐侯王戎字濬沖瑯琊臨沂人也嘗赴人家殯殮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入廳事上安豐在車中臥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車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淸照物無隱情亦有事故來相從然當爲君一言凡人家殯

殯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艮不獲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艮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旣入戶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趨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卽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持斧而出

異苑陶侃曾如厠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稱後帝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厠神曰後帝

晉書魏舒傳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王機傳機兄矩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名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鄒湛傳湛爲國子祭酒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

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予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殷仲堪傳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元曰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

異苑晉夏侯元字太初以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宗族爲設祭見元來靈坐上脫頭置其傍悉取果食魚肉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亂軍還世祖殂而無子後有巫見帝涕泗云國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元訴怨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誅元以時望被戮

還冤記琅琊諸葛覆永嘉年爲元眞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于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

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欷歔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臥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溼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發聞於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卽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託二徐驗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卽皆款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喪揚都

稗史杜蘭香傳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不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七八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枝小者松枝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宫墉外飆輪送我來且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吁嗟發九嶷游女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著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

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欲畱一不肯令碩盡食言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君命未合太歲東方卯去當還求君蘭香降張碩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何益蘭香以藥爲消摩

還寃記晉明帝殺力士金元元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卽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畱意遂斫數瘡然後始絕尋見元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元緩我少時而死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仗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

晉書石勒載記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

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恆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與牧卒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爲羣盜

慕容皝載記皝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勿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兎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

劉聰載記聰子約死以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于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于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

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于機上俄而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並葬焉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于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我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大興元年聰死

姚萇載記萇至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

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

呂光載記張掖督郵傅曜考覆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苻健載記健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于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桓溫傳溫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溫所廢死

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睎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薨

會稽思世子道生傳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踈躁不修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嘗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辛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羕元孫珣爲之後

搜神後記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大冢相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郗鑒兄女也喪亡王平其冢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輿與侍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陽曰我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年許君何故毀壞吾冢因顧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陽下牀乃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登時絕死良久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尋便死一說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若不恕我不復得還後於靈座褥上見血數升疑魯肅之

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承儉者東莞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夜與其縣令夢云没故民承儉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敕內外裝束作百人仗便令馳馬往冢上日已向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內洶洶破棺聲有二人在墳上望霧暝不見人往令既至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墳上二人遂得逃走棺未壞令即使人修復之其夜令又夢儉云二人雖得走民悉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斷其前兩齒折明府但按此尋覓自得也令從其言追捕並擒獲

神鬼傳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逕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豬因不覺忽在牀下追者至覓不見羣吏悉見入門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即縛將去劫因云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猪之異而乖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逕奪取劫銜以去

異苑晉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亾恆形見還與婦魯國

孔氏燕婉綢繆遂有妊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別房作醬澤曰汝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致仂不復堪經少時而絕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猛婦舉手指撝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即擊胡壻乃得免

晉丹陽縣有袁雙廟眞第四子也眞爲桓宣武所誅便失所在靈怪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幾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丘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雙之神爲是物憑也

還寃記河間國兵張鹿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鹿酗酒失性拔刀斬曠曠母爾夕夢曠自說爲鹿所殺投屍澗中

脫褌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鹿知事露欲謀叛逸出門輒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鹿以伏辜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通姦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面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元堂下共定生死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範未敢說之便

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爲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爲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齎羊酒往看二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殺基奴還未之至二子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存昔敦舊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謾天忘父神人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大兒向廁忽便倒絕絡繹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異苑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晉隆安初縣人樹伯道爲吏得假將歸於汝南灣覓載見一朱舸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睡猶聞有聲若劇風雨俄而至

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謝而還

晉新野庾紹之字道遐與南陽宋協中表之親情好綢繆桓元時庾爲湘東太守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一小兒通云庾湘東來須臾便至兩脚著械旣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云蹔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耳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詳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末復求酒協時餌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執杯還置云有茱萸氣協曰卿惡之耶紹云上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恆日有項協兒邃之來紹聞屐聲極有懼色乃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得復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

誠齋雜記弦超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今得下嫁超當其夢也嘉其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

述異記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逆謀潛遣人到

南康廟祈請既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盧征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衆直造長沙遣徐道覆踰嶺至南康裝艤十二艫樓十餘丈舟裝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速其誅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

酉陽雜俎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贈遺銀環一雙

搜神記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同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三千

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欷歔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決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死否答曰老子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避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亾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亾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

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剋山石爲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告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座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輙空中下之嘗思噉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

沛國戴文謀隱居陽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際忽聞有

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憑君可乎文聞甚驚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貧恐不足降下耳既而灑掃設位朝夕進食甚謹後於室內竊言之婦曰此恐是妖魅憑依耳文曰我亦疑之及祠享之時神乃言曰吾相從方欲相利不意有疑心異議文辭謝之際忽堂上如數十人呼聲出視之見一大鳥五色白鳩數千隨之東北入雲而去遂不見

搜神後記有一傖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依諸叢草間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竟傖小兒竊取前網仍以罨捕郎縛得鬼

廬江杜謙爲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著赭衣袴褶在草中拍張又脫褶擲草上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法苑珠林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北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名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元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

湘中記晉王僧虔秉政使從事宗寶統作長沙城忽見一傳教官語曰君何敢壞吾宮室司命官相誅尋時宗寶乃墜馬其夜僧虔夢見一貴人來通賔從鮮盛語僧虔曰吾是長沙王吳君此所居之處公何意苦我爲我速料理當位至三公僧虔於是立廟自後祈禱無不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二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二

神異典第四十二卷

雜鬼神部紀事二

搜神記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乃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

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慙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宋書孔靖傳靖字季恭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

徐羨之傳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常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

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

異苑永初中張驥於都喪亡司馬茂之往哭見驥憑几而坐以箸刺粔籹食之

劉元字幼祖少與武帝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游吳郡虎丘山心欲畱焉夜臨風長嘯對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玉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樹下約去虎丘三里許元乃北去仕魏累官青州刺史

宋書袁皇后傳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窗戶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八朝窮怪錄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

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閑以爲養性恆愛花種樹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二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游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吾居止僻陋無酒敍情有慚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向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明日女妹之期後即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

今留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同寢子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情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妹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即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異苑晉永嘉中李謙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悉寢惟謙獨揮彈未輟便聞窗外有唱佳聲每至契會無不擊節謙怪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干突始悟是鬼

元嘉四年五月三日會稽餘姚錢祐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宮府入重門見一人憑几而坐形貌偉壯左右侍者三十餘人謂曰吾欲使汝知術數之法故令虎迎汝汝無懼也

留十五晝夜語諸要術盡教之祐受法畢便遣令還而不知道卽使人送出門乃見歸路既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乃卒

齊諧記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幷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暝夢鬼曰已差幷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搜神後記元嘉十四年廣陵盛道兒亡託孤女於婦弟申翼之服闋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寒門也豐其禮賂始成婚道兒忽空中怒曰吾喘唾之氣舉門戶相託何昧利忘義結婚微族翼之乃大惶愧

還寃記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刼掠於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龍引一人是太樂

伎忘其姓名刼發之夜此伎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爲作款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証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遂幷諸刼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殊辯慧將死之日親鄰知識看者甚衆伎曰我雖賤隷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刼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卽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癲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夭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一孫窮寒路次

異苑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屐徑上大楓樹巔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惟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晞乃沒人不知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黃犬設祀於樹下

幽明錄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

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墜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還寃記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色鄰人求聘爲妾稗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與鄰人憤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捉邦頭以手中桃杖擊之邦因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鄰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暴酷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殂歿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兇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

呪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饑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被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于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于是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聲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旣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卽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茆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氣阻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靑黶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無聞

南齊書到撝傳撝弟遁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

李安民傳安民爲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卒年五十八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爲祟

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

漢沔記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龔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絞火有二物挺出變成雙青鳥入龔雙兩目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日卒

梁書沈約傳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

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名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帝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何引傳引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元冠容貌甚偉問引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引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引所居室巋然獨存

南史陰子春傳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擒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名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

彌勤

述異記廬陵郡有董氏之宅前有董家祠昔有董氏語其鄉人曰吾當盡室作神及死家人老幼皆卒鄉人往往見之稱吾於地下作廬陵侯鄉人因爲立祠能致風雨

魏書靈徵志太祖天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年二十二爲鴈門郡吏入句注西陘見一老父謂相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時當大樂子孫永長吾不及見之言終而過相顧視之父老化爲石人相今七十下檢石人見存至帝破慕容寶之歲四十二年

聖武帝本紀聖武皇帝諱詰汾獻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遷徙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

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子卽始祖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靈徵志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省見一鬼衣黃褶袴當戶欲入帝以爲人叱之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

南安王楨傳楨爲相州刺史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劉蘭傳蘭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令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宋弁傳弁族弟穎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

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祟後數日而卒

奚康生傳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夏侯道遷傳道遷長子夬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鎭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慼醇醪肥鮮不離于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有千餘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廳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問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郞隨召郞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痛楚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惟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從

兄奐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靑赤隱起二百下許初夬與南人辛謐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恆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倘或有知庶其歆享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飲時日晩天陰室中微暗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懼披簾欲出便卽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飮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幷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文緒

北齊書孝昭帝本紀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鎭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

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絶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酉陽雜俎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齊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旣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戸東立與什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

女曰家君爲元城之日妾生之歳什乃與論漢魏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仍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歳乃是十年可如何也泣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嘆

北齊書世祖本紀河清四年有神見于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于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

權會傳會本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敎之日恆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晩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

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

隋書周羅睺傳漢王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耶尋卽除殄無爲戀恨于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衛昭王爽傳爽爲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州突厥遁逃而反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

張季珣傳季珣父祥少爲高祖所知其後引爲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幷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

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睽車志隋獨孤陀好左道祀猫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移于祀猫鬼家

大業拾遺記帝昏湎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爲殿下後主戴單紗皂幘青綽袖長裙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羅侍左右中一女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㲋紫毫筆書小砑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馬擁萬甲直來衝入遂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蠡酌紅梨新釀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

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强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赬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尚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聲恍然不見

海山記煬帝一夕泛舟遊北海與宮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晚風輕輭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聞水上有一小舟祗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美人泊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

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于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賒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蝦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花日腳沈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于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

瀟湘錄幷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萬餘旗旛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于塚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

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又借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爲我詣此塚告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塚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即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于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爲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彊前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當速迴耕夫又傳于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于塚前遂又力戰三戰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叛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迴張公及其衆並斬于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

異聞錄貞觀中長安城西澧店人葬父母凶具甚華

一二年後忽見亡弟來容貌憔悴言爲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爲林皐驛馬祗承困苦不堪故來請兄代兄大驚懼更多與紙錢遣努力且作其後數月又見弟來云祗承不濟兄遂不免去其兄應時而卒

兩京記唐法海寺沙門英禪師具言每見鬼寺主沙門慧蘭怪而問焉英曰向秦莊襄王遣人傳語饑虛甚以師大慈又自有所見從者二百許人勿辭勞費也吾已報云後日曉食專相候待慧蘭便備酒脯之類至時秦王果來侍從甚衆貴賤羅列坐食甚急謂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生時未有佛法地下見責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惸孤應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陳軫爲多虛詐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爲殺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自受饑窘也答曰慈心少且餘人又不相見吾貴人不可妄作禍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將來耶深就愧臨去時謂英曰甚愧禪師弟子有物在當相送城東門通化外尖冢是弟子墓時人不知妄云

呂不韋冢耳英曰往赤眉賊發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賊將麤物去細者深賊取不得見在英曰貧道出家無用物處必莫將來言訖謝去

廣異記永徽初張琮爲南陽令寢閤中聞階前竹有呻吟之聲就視則無所見如此數夜怪之乃祝曰有神靈者當相語其夜忽有一人從竹中出形甚儆陋前自陳曰朱粲之亂某在兵中爲粲所殺尸骸正在明府閤前一目爲竹根所損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幸見移葬敢忘厚恩令謂曰如是何不早相聞乃許之明日爲具棺櫬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貫其左目仍加時服改葬城外其後令笞殺一鄉老其家將復讎謀須令夜出乃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燒十餘家令將出按行之乃見前鬼遮令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將有異謀令問爲誰曰前時得罪於明府者令乃復入明日掩捕其家問之皆驗遂窮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銘於前曰身徇國難死不忘忠烈烈貞魂實爲鬼雄

法苑珠林唐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

滿還鄉有女美未嫁道亾停棺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夜初見此女來妝飾華麗欲伸繾綣學生納之相知經月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遣左右縛此生以爲私盜學生訴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遣人開棺檢之果無此衣既見此徵於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亾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

唐書高宗廢后王氏傳武昭儀與后及蕭良娣爭寵誣后挾媚道蠱上下詔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囚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女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涙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

娣駡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宮毋畜猫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

朝野僉載周左司員外郎鄭從簡所居廳事常不寧令巫者視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之下使問之曰君坐我門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之爲也掘地三尺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遂絶

紀聞朱希玉爲刺史宅西院恆閉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鬟乘馬直入二蒼頭亦乘導之至閤乃下直吏以爲親姻家通信也從而視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門爲之開入已復閉乃索蒼頭及馬皆無之走白希玉希玉命開中院但見四週除掃甚潔帳幄圍匝施設粲然華筵廣座殽饌窮極水陸數十人食具器物盡金銀也希玉見之大驚乃酌酒酬之以祈福遂出閉其門明日更開則如舊矣室宇封閉草蔓荒凉二年而希玉卒

太平廣記則天時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時刺史死者十餘輩傑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後無敢居者且榛荒棘毀已不可居請舍他所傑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別舍乎命去封鎖葺治居之不疑數夕詭怪奇異不可勝紀傑怒謂曰吾是刺史此卽吾宅汝曲吾直何爲不識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聽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無懼汝之心徒爲千變萬化耳必要相見何不以禮出耶斯須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階西樹下體魄爲樹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頃前數公多欲自陳其人輒死幽途不達以至于今使君誠能改葬何敢遷延於此言訖不見明日傑令發之果如其言乃爲改葬自此遂絕

廣異記幽州節度張守珪少時爲河西主將守玉門關其軍校皆勁勇善鬬每探候深入頗以劫掠爲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馱還天竺國其徒二十餘人探騎意是羅錦等物乃劫掠之殺其衆盡至胡僧刀棒亂下而不能傷探者異焉旣而索馱

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于僧前追悔擗踴悲涕久之僧乃曰此輩前身皆負守將命唯趙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將祿位重後當爲節度大夫等官此輩亦如君何白守將爲修福耳然後數年守將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騎還白守珪守珪留僧供養累年去後守珪與其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探賊胡騎數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閒暇騎來漸逼守珪謂左右爲之奈何若不獲已事理須戰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前出戰守珪隨之穿其一角尋俱得出虜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李廣知君有難故此相救後富貴毋相忘也言訖不見守珪竟至幽州節度御史大夫

太平廣記開元中易州司馬張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遠棄權瘞于東院閤下後轉鄭州長史以路遠須復送喪遂留俄有劉乙代之其子常止閤中日暮仍行門外見一女子容色豐麗自外而來劉疑有奔者即前詣之欣然款浹同留共宿情態纏綿舉止閒婉劉愛惜甚至後暮輒來達曙方去經數月忽謂劉曰

我前張司馬女不幸夭沒近殯此閤命當重活與君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徐候氣息慎無橫見驚傷也指其瘞處而去劉至期甚喜獨與左右一奴夜發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開視之女顏色鮮發肢體溫輭衣服粧梳無汙壞者舉置牀上細細有鼻氣少頃口中有氣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能言語坐起數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辭以習書不便出閤常使齋飲食詣閤中乙疑子有異因其在外送客竊視其房見女存焉問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牀下乙與妻歔欷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聞遂匿于堂中兒不見女甚驚父乃謂曰此既申契殊會千載所無白我何傷乎而過爲隱蔽因遣使詣鄭州具以報果因請結婚父母哀感驚喜尅日赴婚遂成嘉偶後產數子

廣異記開元中涼州節度郭知運出巡去州百里于驛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驛長鎖房勿開因而却回府徒從不知也至舍四十餘日處置公私事畢遂使往驛迎已喪既至自看其殮殮訖因與家人辭訣投身

入棺遂不復見

王光本開元時爲洛州別駕春月刺史使光本行縣去數日其妻李氏暴卒及還自以不親醫藥意是枉死居恆慟哭哀感傍鄰後十餘日屬諸子晝哭光本因復慟哭百餘聲忽見李氏自幃而出靚糚炫服有踰平素光本輟哭問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猶在此堂聞君哀哭慟之甚某在泉途倍益悽感語云生人過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茲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囑家人度女爲尼放婢爲平人事事有理畱一食許謂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訖入堂中遂滅男女及他人但聞李氏言唯光本見耳

本事詩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妻李氏悍妒很戾虐遇五子曰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母墓前母忽于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淹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糚粉畱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

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于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尚書故實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廨宇有災異郡守物故者連累將軍至則于正寢整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肅屏間聞歎息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于此答曰余後周將尉遲迥也死于此地遺骸尚存願託有心得畢葬祭前牧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名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効願裨公政節宣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諮褒異勑碑敘述今相州碑廟見在

實談錄王晙氣充雄壯有龍虎之狀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馭下整肅人吏畏而義之晙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晙領兵爲前軍討

賊戶部郎中楊伯成上疏請爲晙墳增封域降使享祭優其子孫元宗從之

紀聞青龍寺僧和衆韜光相與友善韜光富平人將歸謂和衆曰吾三數月不離家師若行必訪我和衆許之和衆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尋韜光和衆日暮至而韜光來迎之曰勞師相尋故來迎候與行里餘將到家謂和衆曰北去郎是吾家師但入須我我有少務要至村東少選當還言已東去和衆怪之竊言曰彼來迎候何預知也欲到家捨吾何無情也至其家扣門韜光父哭而出曰韜光師不幸亾來十日殯在村東北常言師欲來恨不奉見和衆弔唁畢父引入于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師自迎吾來相與談話里餘欲到指示吾家而東去云要至村東少間當返吾都不知是鬼適見父方知之韜光父母驚謂和衆曰彼旣許來來當執之吾欲見也于是夜久韜光復來入房謂和衆曰貧居客來無以供給和衆請同坐因執之叫呼其父與家人並至秉燭照之形言皆韜光也納之甕中以盆

覆之瓮中忽哀訴曰吾非韜光師乃守墓人也知師與韜光師善故假爲之乞恕造次放吾還也其家不開之祈請轉苦曰出後却覆如驚飇飛去

青龍寺禪師儀光行業至高開元十五年有朝士妻喪請之至家修福師住其家數日居于廡前大申供養俗每人死謁巫卽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明燈誦經忽見有二人侍之夜將半忽聞堂中人起取衣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廚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爲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來前獨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爲師造之師知是亾人乃受其獻方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惶遽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中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亾者夜來尸忽橫臥手有麫汙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驚異焉

廣異記楊元英則天時爲太常卿開元亡已二十載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識其父壙中劍心異之問削師何得此劍云有貴人形狀衣服將令修理期明日午時來取子意是父授復疑父冢爲人所開至日與弟同往削師家室中伺之至時取劍乃其父也騎白馬衣服如生時從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劍下馬引諸子于僻處分處家事末問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歎息謂之曰我有公事不獲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少資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誡之云數日須用盡言訖訣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又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寧有百年父子耶言訖訣去子隨出上東門遙望入邙山中數十步忽隱不見數日市具都盡三日後市人皆得紙錢

李光遠開元中爲館陶令時大旱光遠大爲旱書書就暴卒卒後縣申州州司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慟哭者皆曰長官不死寧有是耶其夜光遠忽乘白馬來詣旱坊謂百姓曰我雖死旱不虛不成司馬何

人敢沮斯議遂與百姓詣司馬宅通云李明府欲見司馬大懼使人致謝光遠責云公非人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爲准宜速成之不然當爲厲矣言訖與百姓辭訣方去其年早成百姓賴焉

通幽記唐晅者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州衛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晅常慕之及終制乃娶焉而留之衛南莊開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術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晅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簟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晅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

暅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相見敘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幽冥實所惻愴媿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暅驚嘆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須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暅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敘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暅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於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令看阿美阿美卽暅之亾女也暅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暅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暅乃執手敘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暅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寞無據至于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蹔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幼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從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暅卽如言笑謂暅曰君情旣不易平

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暅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不可致耳暅即令備之既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暅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伊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暅曰此是紫菊妳豈不識耶暅方記念令別席飯其餘侍者暅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暅從京廻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縷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無有人知處暅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暅曰美娘亾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暅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却抱忽不見暅令下簾帷中繾綣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暅曰娘子神靈若此何不

還返生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亾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綢繆夜深暅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暅曰婦人沒于地下亦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亾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閔得免暅聞憮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劒一沈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暅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而不爲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蘭階兎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暅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翁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暅訣別暅修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問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

晅執手曰何時再一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晅爲念晅答一金鈿合子卽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內若于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于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愛遂登車而去揚袂久之方滅舉家皆見事見唐晅手記

廣異記開元中有士人家貧投丐河朔所抵無應者轉至黎陽日已暮而前程尚遙忽見路傍一門宅宇甚壯意將投宿乃前扣門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輒寄外舍可乎奴曰請白郎君乃入須臾聞曳履聲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閑遠昂然秀異命延客與相拜謁曰行李得無苦乎有敝廬不足辱長者客竊怪其異且欲審察之乃俱就館頗能清論說齊周已來了了皆如目見客問名曰我穎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設酒殽皆精潔而不甚有味有頃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飭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問曰郎君今爲何官曰見爲河公主簿愼勿說也俄聞外有叫呼受痛之聲乃竊于窻中窺之見

主人據胡牀列燈燭前有一人被髮裸形左右呼羣烏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謂曰何人也曰何須强知他事固問之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獸犯吾垣牆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旦顧視乃大冢也前問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陽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名入具爲說之令曰信有之乃瘖令鄉正具薪數萬束積于垣側一日令率羣吏縱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卽愈厚以謝客而不告也後客還至其處見一人頭面燋爛身衣敗絮蹲于榛棘中直前詣客不識也曰君頗憶前寄宿否客乃驚曰何至此耶曰前爲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運窮耳客甚愧悔之爲設薄酬焚其故衣以贈之鬼忻受遂去

瀟湘錄元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卽謁州牧求立祠廟言

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元爲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啓白遂朝服而坐名問之其魂隨名而至元問曰汝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于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即與汝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嶽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何無死後之靈耶況浮生于生之日不以生爲生死之日不以死爲死其生也既異于衆其死也亦異于衆生于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傚之苟立祠于爾不知以何使後人倣傚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于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

博異志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笆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鏁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元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騧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痛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高官也不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絶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紀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近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元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

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廻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迴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非人也復以此訪于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龍城錄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林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歷亂岣叢嵐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衒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不悅紙隨手落爲燼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集異記衞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敬酬之恆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見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酬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酒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

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神遂拜庭訓爲兄爲設酒食歌舞既夕而歸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顧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來鬼徧索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署云解醫心痛令名之庭訓入求二百千始用藥令許之庭訓投藥即愈如故兒女忻忭令亦喜奉錢畱宴飲自爾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當隱貧窘何苦使用不節乎庭訓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令名問之具以實告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梓桐神來曰非兄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于此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于鄉人可請衞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請畱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爲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充判官于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

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公務閒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于是夕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三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三

神異典第四十三卷

雜鬼神部紀事三

瀟湘錄唐肅宗時安史之黨方亂邢州正在賊境刺史頗有安時之志長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辯自負自長安潛行因往邢州欲說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於路傍古墓間忽有一少年手擕一劍亦至呵問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遊說之士欲入邢州說州牧令立功報君少年曰我亦遊說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論以世亂少年曰君見邢牧何辭以說

守威曰方今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國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盡滅醜類故不假多辭邢牧其應聲而奉我教也可謂乘勢因時也少年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傳位上皇猶在君以爲天下有主耶有歸耶然太子至靈武六軍大臣推戴欲以爲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爲天下主也設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徵兵四海力剪羣盜收復京城唯撫而輯之爵賞軍功亦行後而聞之則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聞自負不孝之名而欲誅不忠之輩欲安天下寧羣盜必待仁主得位君無說邢牧我若可說早已說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長嘆曰我何之昔劉琨聞天下亂而喜我今遇天下亂而憂少年乃命行詣一大林及達曙至林下見百餘人皆擐甲執兵乃少年之從者少年索酒饌同歡話而別謂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當聽之但囘長安必可取爵祿也太子新受位自賤而貴者多矣關內亂之極也人皆思治願安君但以治平之術干關內諸侯因依而進何慮不自立

功耶守威拜謝而回纔行十步已來顧之不見乃卻詣林下訪之唯見壞墓甚多

廣異記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正清直以世業自尚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齎書直至閤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近在西岡幸爲善鄰思奉顏色未有一詩云平生遊城郭殂沒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羣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千年何旦暮一室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明儻無隔向與折龍津其紙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乃爲答書慇懃切至仍直尅期請與相見既去令隨視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爲具酒果須臾聞扣門見前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單衣曳履年可五十許風度閑雅有清致與相勞苦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宦情

屛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味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鬱積何樂如之夷答曰僕以暗劣不意冥靈所在咫尺久闕承稟幸蒙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噉果飲酒問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屛風珊瑚鈿玉柄麈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缾沉香鏤枕皆帝所祕惜常於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异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葬時元鵠四雙翔遶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爲湘東鎭荆州王嘗使博士講論語至於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爲隱帝大怒乃酖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就家讀策受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宋梁已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諮襄陽造鳳林寺少剎柱木未至津吏於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

帝性至孝居丁貴殯喪涕泣不絕臥痛潰爛面盡生瘡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既救進粥宮中無米於黃門布囊中齎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不給而崩景所得梁人爲長枷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頭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貧甚爲人庸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繫甚困卽祚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舉竟成密交吏家有吉凶皆預報之後吏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爲長史吾亦預巡察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人生會當有死縱復彊延數年何似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吏遂欣然不加藥療數日而卒

乾元中有張守一爲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當早朝有白頭老人傴僂策杖詣馬前拜謝守一問故請避從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賤無以報德明公倘有切身之求或能致耳請受教守一曰賢子無罪非我屈法

伸恩不敢當此忝列九卿頗得自給幸無勞苦再三慰遣之鬼曰若爾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見俄爾有詔賜城中縱觀守一於會中窺見士人家女姿色豔絕相悅之而防閑甚急計無從出試呼前鬼頗能爲我致否言訖卽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時可七日曰足矣得非變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僕以他物代取其身遂營寂靜之處設帷帳有頃奄然而至良久寤驚曰此何處唯守一及鬼在傍紿云此是天上天使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謂女曰天上人間當隔異歡會尚淺便爾乖離如何因流涕取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後私覘女家云女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後經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名便當奉訣今奉藥一丸此能點化雜骨爲骨髆刀把之良者願公寶之有急當用因欷歔而去藥如鷄卵許大至代宗時守一以持法寬平爲酷吏所搆流徙嶺表貧用窘竭乃以藥點骨信然之取給藥盡遂卒

元怪錄乾元中有鄭望者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

至五六里而昏黑忽於道側見人家試問門者云是王將軍與其亡父有舊望甚喜乃通名參謁將軍出與望相見叙悲泣因爾留宿爲設饌飲中夜酒酣令呼蘧蒢三娘唱歌送酒少間三娘至容色甚麗尤工唱阿鵲鹽及曉別去將軍夫人傳語令買錦袴及頭髻花紅朱粉等後數月東歸過送所求物將軍相見歡悅留宿如初望問何以不見蘧蒢三娘將軍云已隨其夫還京矣明日辭去出門不復見宅但餘丘隴望憮然卻迴至野狐泉問居人曰是王將軍塚塚邊係一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葦蓆裹屍葬將軍墳側故呼曰蘧蒢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歸葬長安矣

廣異記韓徹者以乾元中任隴州吳山令素與進士宇文覿辛稷等相善並隨徹至吳山讀書兼許秋賦之給吳山縣令號凶闕前任多死令廳有大槐樹覿稷等意是精魅所憑私與典正欲徹不在砍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徹徹謂二子曰命在於天責不在樹子等無然其謀遂止後數日覿稷行樹得一孔旁

甚潤澤中有青氣上昇爲雲伺徹還寢乃命縣人掘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而已爛壞有少齒髮及脛骨胯骨猶在遙望西北陬有一物衆謂是怪異乃以五千雇二人取之初縋然燭一束二人背刀緣索往視其食餅餅中有水水上有林檎縋夾等物瀉出地上悉如煙銷徹至命佐史收骨髮以新棺殮葬諸野佐史輸錢用小書函折骨埋之既至舍倉卒欲死家人白徹徹令巫視之巫於徹前靈語云己是晉將軍契苾鍔身以戰死受葬於此縣立冢近馬坊恆苦糞穢欲求遷改前後累有所白多遇令死遂令冥苦無可上達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錢市櫬甚惠厚胥吏酷惡乃以書函見貯骨髮骨長函短斷我胯脛不勝楚痛故復讎之耳徹辭謝數日自陳爲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僞欺當令市櫬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誠幸也又靈語云尋當釋之然創造此謀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豈敢忘之辛侯不久自當擢祿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無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祿且多厄難我當救其三死若忽爲官雖我亦不能

救言畢乃去佐史見釋方獲禮葬覿家在岐山久之鍔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在莊疾亟適已往彼營救今亦小痊尋有莊人來報可無懼也若還妻可自後愼無食馬肉須臾使至具如所白覿入門其妻亦愈會莊客馬駒死以熟腸及肉餽覿覿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亂悶而絕氣者數矣忽聞鍔言云令君勿食馬何故違約馬是前世寃家我若不在君無活理我在亦無苦也遂令左右執筆疏方藥服之乃愈後覿還吳山會岐州土賊欲僭僞號署置百官覿有名被署中書舍人賊尋被官兵所殺覿等七十餘人繫州獄十人鍔復至覿妻所語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爲求請然要三千貫錢妻辭家貧實不能辦鍔曰地府所用是人間紙錢妻云紙錢當力辦之焚畢復至獄中謂覿曰我適於夫人得三千貫爲君屬請事亦解矣有劉使君至者卽當得放飽食無憂也尋而詔用劉晏爲隴州刺史辭日奏曰點汚名賢曾未相見所由但以爲逆所引悉皆繫獄臣至州日請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州悉召獄囚宣出放之覿既以爲

賊所署恥而還家半歲餘呂崇賁爲河東節度求書記之士在朝多言覿者崇賁奏覿左衛兵曹河東書記勅賜衣一襲崇賁送絹百疋勅至覿甚喜受勅衣綠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鍔靈語嘆息久之謂覿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覿云今却還之如何答云已受官畢何謂復還千萬珍重不復來矣後四日覿遇疾卒初女巫見鍔衣冠甚偉鬢髮洞赤狀若今之庫莫奚云

廣異記壽昌令趙郡李瑩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隨諸兄南渡卒葬於吳之海鹽其親兄岷莊在濟源有妹寡居去莊十餘里祿山之亂不獲南出上元中忽見妹還問其由來云爲賊所掠言對有理家人不之詰娣以亂故恐不相全倉卒將嫁近莊張氏積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慧靡所不了恆於岷家獨鏁一房來去居住永泰中國步既清岷及諸弟自江東入京參選事畢還莊欲至數百里妹在莊忽謂婢云諸兄弟等數日當至我須暫住張家又過娣別娣問其故曰頻夢云爾婢送至中路遣婢還行十餘步

迴顧不復見婢頗怪之後二日張氏報云已死姨及外甥等悲泣適已而諸兄弟遂至因發張氏妹喪帳言渠上元中死殯在海鹽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張家臨視舉被不復見屍驗其衣鏡皆入棺時物子亦尋死

河東裴晟幼好彈箏時有彈箏師善爲新曲晟妹欲就學難其親受於是晟就學轉授其妹遂有能名久之晟客江湘卒於南楚母妹在家晟忽輕身獨還家驚喜問其故云囊齎幷奴等在後日暮方至歡慶之後因求箏彈復令其妹理曲有所誤錯悉皆正之畢正十餘曲因不復見須臾喪輿乃至云

薛萬石河東人廣德初浙東觀察薛兼訓用萬石爲永嘉令數月忽謂其妻曰後十日家內食盡食盡時我亦當死米穀荒貴爲之奈何婦曰君身康強何爲自作不祥之語萬石云死甚可惡有言者不得已耳至期果暴卒殮畢棺中忽令呼錄事佐史等既至謂曰萬石不幸身死言之悽愴然自此未嘗擾君今妻子饑窮遠歸無路所相召者欲以親愛累君爾時永

嘉米貴斗至萬錢萬石於錄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兒懼罔不依送迨至丞尉亦有贈後數日謂家人曰我暫往越州謁見薛公汝輩旣有糧食吾不憂矣自爾十餘日無言婦悲泣疲頓晝寢忽聞其語驚起曰君何所來答云吾從越還中丞已知吾亡見令張卿來迎又爲兩女擇得兩壻兄弟之情可爲厚矣宜速裝飾張卿到來卽可便發不爾當罹山賊之劫第宜速去也家人因是裝束會卿至卽日首途去永嘉二百里溫州爲賊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卽焚香諮白必有所言不問卽否親見家人白之

范俶者廣德初於蘇州開酒肆日晚有婦人從門過色態甚異俶留宿婦人初不辭讓乃秉燭以髮覆面向暗而坐其夜與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覓不得臨別之際嚙俶臂而去及曉於牀前得一紙梳心甚惡之因而體痛紅腫六七日死矣

河中少尹李澣以廣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設齋畢忽於中門見澣獨騎從門而入奴等再拜持澣下馬入座於西廊諸子拜謁泣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

只攬亡者心耳判屬家事久之瀚先娶項妃妹生子四人項卒再娶河南竇滔女有美色特爲瀚所愛耳竇懼不出瀚使呼之逆謂之曰生死雖殊至於恩情所未嘗替何懼而不出耶每在地下聞君哭聲輒令悲悽卿亦壽命不永於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義重如今同行豈不樂乎人生會當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間爲勝卿意如何竇初不言瀚云卿欲不從亦不及矣後日當使車騎至此相迎幸無辭也遂呼諸婢謂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從行復取其妻衣服手自別之分爲數袋以付四婢曰後日可持此隨娘子來又謂諸子曰吾雖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見不宜以汝母與吾合葬可以竇氏同穴若違吾言神道是殛言畢便出奴等送至門外見瀚馳騎走而從東轉西不復見後日車騎至門他人不之見唯四婢者見之便裝束竇取所選衣服與家人訣遂各倒地死亡

瀟湘錄代宗時河朔未寧寇賊劫掠張勍者恆陽人也因出遊被掠其後亦自聚衆因殺害行旅而誓不

傷恆陽人一日引衆千人至恆陽東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餘人列花燭奏歌樂與數婦人同行見勍遙叱之曰官軍耶賊黨耶勍左右曰張將軍也行人曰張將軍是綠林將軍耶又何軍容之肅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勍請殺之因領小將百人與戰行人持戈甲者不過三二十人合戰多傷士卒勍怒自領兵直前又數戰不利內一人自稱幽地王得恆陽王女爲妻今來親迎比夜靜月下涉原野欲避繁雜不謂偶逢將軍侯從無禮方叱止之固不犯將軍之怒然素聞將軍誓言不害恆陽人將軍幸不違言以恆陽之故勍許捨之乃曰君輩皆捨婦人卽留對曰留婦人卽不可欲鬬卽可勍又入戰復不利勍欲退左右皆憤怒遂盡出其兵分三隊更鬬又數戰不利見幽地王揮劍出入如風勍懼乃力止左右勍獨退而問曰君兵士是神也非人也何不見傷幽地王笑言曰君爲短賊之長行不平之事而復欲與我陰軍競力也勍方下馬再拜又謂勍曰安祿山父子死史氏僭命君爲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勍又拜

曰我無戰術偶然賊衆推我爲長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書一卷以授之而去勍得此書頗達兵術尋以兵歸史思明果用之爲將數年而卒

通幽錄永泰中牛爽授廬州別駕將之任有乳母乘驢爲鐙研破股歲餘瘡不差一日苦瘡痒抑搔之若蟲行狀忽有數蟬從瘡中飛出集庭樹悲鳴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頗通神鬼巫至向樹呵之咄咄人詰之答見一鬼黑衣冠據枝間以手指蟬以導其詞曰東堂下余所處享我致福欺我致禍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竈神耳爽不信之網蟬殺之逐巫者後歲餘無變異爽有二女在閨房夏月夜褰闈爽忽覺前牀有一長大尸白衾覆而殭臥爽大怖私語其妻妻見甚懾爽嘗畜寶劍潛取擊之劃然而內驚叫及燭至失其鬼而閨中長女腰斷矣流血滿地爽驚慟失據大小亂哭莫知其由旣後半年夜晦冥爽列燈於奧方寢心動驚覺又見前鬼在牀爽神迷倉卒復刎之斷去閨中亂喧次女又斷腰矣舉家惶震議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與競爽終不改明年又見卒

殺三女而親友强從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蟬言後有華岳道士褚乘霞善驅除素與爽善聞之而來郡以是宅凶廢之霞至獨入結壇守其日暮內聞雷霆擾索及明發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鍫鍤發堂下丈餘得古墳銘曰卓女墳道士說宵中初有甲兵與霞戰鬼敗而潰散須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許叩頭謝言是卓女郎霞讓之答曰非某過也宿命有素値爽及女命盡且不修德而强梁誣欺自當爾乘霞遂從其墳宅後不復凶矣

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咸居相衛間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傳次鄧州夜宿郵之廳時夏月二人各據一牀於東西間僕隷息外舍二人相與言論將夕各罷息而王生竊不得寐三更後雲月朦朧而王臥視庭木蔭宇蕭蕭然忽見廚屏間有一婦人窺覘去而復還者再三須臾出半身緣裙紅衫素顏奪目時又竊見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謂李昔日有契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俄而李子起就婦人相執於屏間語切切然久之

遂攜手大門外王生潛行陰處遙覘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須臾見李獨歸行甚急婦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廚取燭開出書笥顏色慘悽取紙筆作書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王生竊見之直謂封衣以遺婦人輒不忍驚伺其睡乃擬掩執李封衣畢置牀上却出顧王生且睡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把被俱入下廳偏院院中有堂堂有牀帳樹木森森然既入食頃王生自度曰我往襲之必同私狎乃持所臥枕往潛欲驚之比至入簾見李生臥於牀而婦人以披帛絞李之頸喀喀然垂死婦人白面長三尺餘不見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倉卒驚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婦人遂走王生乘勢奔逐直入西北隅廚屋中據牀坐頭及屋梁久之方滅童隸聞呼聲悉起見李生斃七竅流血心猶稍煖耳方爲招魂將養及明而蘇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乃是寄書與家人敘以辭訣衣物爲信詞句鄭重讀之惻愴及李生能言問之都不省記但言髣髴夢一麗人相誘去耳諸不記焉驛之故吏云舊傳廚有神先天中已曾殺一客使此事王容

逢人則說勸人夜不令獨寐

博異志李晝爲許州吏莊在扶溝永泰二年春因清明歸欲至伯梁河先是路旁有塚去路約二十步其上無草牧童所戲其夜李晝忽見塚上有穴大如盤兼有火光晝異之下馬躋塚焉見五女子衣華服依五方坐而紉針俱低頭就燭矻矻不歇晝叱之一聲五燭皆滅五女亦失所在晝恐上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從塚出逐晝晝走不能脫以鞭揮拂爲火所爇近行十里方達伯梁河有犬至方滅明日看馬尾被燒盡及股脛亦燒損自後遂目此爲五女塚今存焉

廣異記蕭審者工部尚書旻之子永泰中爲長洲令性貪暴然有理跡邑人懼憚焉審居長洲三年前後取受無紀極四年五月守門者見紫衣人三十餘騎從外入門迎問所以騎初不言直至堂院廳內治書者皆見門者走入白審曰適有紫衣將軍三十騎直入不待通審問其人安在焉得不見門者出至廳須臾見騎從內出以白衫蒙審步行門者又白奇事審

顧不言諸吏送至門不復見俄聞內哭方知審卒後七日其弟宇復墓忽倒地作審靈語責宇不了家事數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將吾米二百石絹八十疋經紀求利今幸我死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時爲物色捉之宇還至舍記事白嫂婢爾日亦靈語云然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絹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錢絹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絹

通幽記太原王垂與范陽盧收友善唐大曆初嘗乘舟於淮浙往來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於樹下容色殊麗衣服甚華負一錦囊王盧相謂曰婦人獨息婦囊可圖耳乃弭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虛舟且便可寄爾婦人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婦人正容曰躄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怍垂善鼓琴以琴悅之婦人美豔粲然二人振蕩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婦人曰少所習王生拱琴以授乃撫軫泛弄泠然王生曰未嘗聞之有以見文君之誠心矣婦人笑曰妾湘靈之深沉也遂稍親合其談諧慧辯不可

言相視感悅是夕與垂偶會船前收稍被隔礙而深嘆慕夜深收竊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髑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於垂聽其私狎甚繾綣旣而天明婦人有故蹔下收告垂垂乃大懾曰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篢下如其言須臾婦人來問王生安在收紿之曰適上岸矣婦人甚劇委收而追垂望之稍遠乃棄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鬧處半夜後婦人至直入船拽垂頭婦人四面有眼腥穢甚嚙咬垂垂困二人大呼衆船皆助遂失婦人明日得紙梳於席上垂數月而卒

蘇州武丘寺山嶔崟石林玲瓏樓雉疊起綠雲窈窕入者忘歸大曆初寺僧夜見二白衣上樓竟不下尋之無所見明日峻高上見題三首信鬼語也其詞曰幽明雖異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南山接幽隴幽隴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神僊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

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上有墓林古冢纍纍其文尚存焉

宣室志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寄家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常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晴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來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衿淚痕滿生見之甚覺類竇裕特起與語未及遂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爲鬼耶明日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在路前有識者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卽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亾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卽致奠拜泣而去

高勵者崔士光之丈人也夏日在其莊前桑下看人家打麥見一人從東走馬來至再拜云請治馬足勵云我非馬醫焉能療馬其人笑云但爲膠黏卽得勵

初不解其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馬是木馬君但烊膠黏之便濟行程勵乃取膠煑爛出至馬所已見變是木馬病在前足因爲黏之送膠還舍及出見人已在馬邊馬甚駿逸謝勵訖便上馬而去

通幽記信州刺史蕭遇少孤不知母墓數十年將改葬舊塋在都既至啓乃誤開盧會昌墓既而知其非號慟而歸聞河陽方士道華者善名鬼乃厚幣以迎既至具以情訴華曰試可耳乃置壇潔誠立召盧會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偉呵之曰蕭郎中太夫人塋被爾墓侵雜使其迷悞可急尋求不爾當旦夕加罪會昌再拜曰某賤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則不知矣但管內無蕭郎中太夫人墓當爲索之以旦日爲期及朝華與遇俱往行里餘遙見會昌奔來曰吾緣尋索頗擾鬼神今使按責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訖而滅二人去之數日顧視見青黑氣覆地竟日乃散既而會昌來曰吾爲君尋求大受陰司譴罰今計窮矣請辭去罷歸河陽遇號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夢中聞戶外有聲呼遇小名曰吾是

爾母遇驚走出戶拜迎見其母從暗中出遇與相見如平生謂遇曰汝至孝動天誠達星神靈祇降鑒令我與汝相見悲愴盈懷遇號慟久之又嘆曰吾家孝子有聞於天雖在泉壤甚爲衆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達神非惟毀形滅性所尚由哀耳因與遇論幽冥報應之旨性命變通之道乃曰禍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臨實如影響其有樹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固耳言敘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聞過獎之言庶萬分不恨矣乃述迷悞塋域之根乃曰吾來亦爲此年歲寖遠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辯也汝明日但見烏鵲萃集其下是也又曰若護我西行當以二魂輿入關問其故答曰爲叔母在此亦須歸鄉遇曰叔母爲誰耶母曰叔母則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憐吾孤獨嘗從咸陽來此伴吾後因神祇隔絕不得去故要二魂輿耳言訖而去倏忽不見遇哀號待曉卽於烏鵲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於下得母墓方得合葬

廣異記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曆五年

客於東陽精舍讀書歲餘暮際忽有一美女服紅羅裙襦容色甚麗有青衣婢隨來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悅而趨之問以所適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識遽爾見逼非所望王孫也元平初不酬對但求拜見須臾女從中出相見忻悅有如舊識歡言者久之謂元平曰所以來者亦欲見君論宿昔事我已非人君無懼乎元平心既相悅略無疑阻謂女曰任當言之僕亦何懼女云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門夫恆在使君家長直雖生於貧賤而容止可悅我以因緣之故私與交通君纔百日患霍亂沒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薩呪所願後身各生貴家重爲婚姻以朱筆塗君左股爲志君試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驗矣元平自視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歡愜亦甚欲曙忽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訖悲涕云後身父今爲縣令及我年十六當得方伯此時方合爲婚姻中間幸無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欲婚亦不可得言訖訣去

博異記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閻敬立爲段秀實告密使潛途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荒蕪鯁澀卽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卽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對曰亦可住旣坐亦如當館驛之禮須臾皂衫人通曰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儼敬立見之問曰此館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館宮闕尚生荊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儼乃云此館所用並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且應奉爾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崑崙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儼家人也令覘廚中有三數婢供饌具甚忙艮久盤筵至食甚精敬立與儼同食甚飽畜僕等皆如法乃寢敬立問儼曰緣倍程行馬瘦甚可別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儼又具饌亦如法儼處分知遠取西槽馬送大使至前館兼令道奴被東槽馬我餞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儼亦行可二里儼卽却

廻執別異於常館官別後數里敬立覺所借馬有人糞之穢俄而漸盛乃換己馬被馱而行四五里東方似明前館方有吏迎拜敬立驚曰吾纔發館耳曰前館無人大使何以宿大訝及問所送僕馬俱已不見其所馱輜重已却廻百餘步置路側至前館館吏曰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在彼館後園久已頹毀敬立却廻驗之廢館更無物唯牆後有古殯宮東廠前有搭鞍木馬西側中有高脚木馬門前廢堠子二殯宮前有冥器數人漸覺喉中有生食氣須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爛氣如黃衣麴塵之色斯乃櫬中送亾人之食也童僕皆大吐三日方復舊

前定錄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遊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苟家嘴中夜後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閒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

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爲奏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悚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家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河東記河中節度使侍中渾瑊與西蕃會盟蕃戎背

信掌書記韓弇遇害弇素與櫟陽尉李績友因晝寢忽夢弇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勉如平生弇曰今從禿髮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辱不可言聞來奉謁耳別後有一詩奉呈悲吟曰我有敵國讎無人可爲雪每至秦隴頭遊魂自嗚咽臨別謂績曰吾久饑渴君至明日午時於宅西南爲置酒饌錢物亦平生之分盡矣績許之悲愴待旦至午時如言祭之忽有黑風自西來旋轉筵上飄卷紙錢及酒食皆飛去舉邑人觀之時貞元四年

通幽記吳郡陸憑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篤信謙讓家於湖州長城性悅山水一聞奇麗千里而往其縱逸未嘗寧居貞元乙丑歲三月遊永嘉遘疾而歿憑素與吳興沈萇友善萇夢憑顏色顦顇曰我遊至永嘉苦疾將困君爲知我者願託家事萇悲之又叙舊歡宴語久之因述文章話虛無之事乃謂萇曰贈君浮雲詩一篇以寄其懷詩曰虛虛復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數四臨去曰憑船已發明日午時到此執手而去及覺所記甚分明乃書

而錄之如期而憑喪船至葬撫孤而慟賻助倍禮

宣室志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潯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使入覲爲道騎所迫四顧唯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徒見荆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旣過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爲府公前騶所迫旣不得進又不能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旣而閒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漸近乃一女子妝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歡不足甚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爲尉江南至此而沒遂稾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脯致奠而去

才鬼記李章武字子飛少與清河崔信友善貞元三

年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曰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僦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所計用共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叙別章武留交頸鴛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知結幾千絲別後尋難見翻傷未別時子婦答以白玉指環曰念指環相思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武有僕楊杲子婦齎錢一千以奬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游宦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令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宗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水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闃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之民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賓遨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且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其姓楊第六爲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僕

姓楊名杲平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相善嘗云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固不可託復被天各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祇奉井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杲卽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會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銜恨千古睽離之嘆仍乞留止此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乃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治食物方將具裀席忽有一婦人持帚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者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實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自食飲畢安寢

至二更許篝燈在牀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窸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卽可辨其容色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淸耳章武下牀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中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間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講歡之暇卽懇託謝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似彈丸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子婦曰此所謂韎鞨寶出崑崙元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中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元道有精識故以投贈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吟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酧之并答詩曰分

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嘆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款曲叙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廻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自下邽歸長安復歸安定後復之下邽與張元宗及羣官攜酒宴飲酒酣章武懷感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悵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嘆賞音調悽惻更問之則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聞郎高詠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珍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助話助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閒名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亦不知不敢彫刻後奉使大梁又名玉工粗能辯乃因其形刻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懷示僧捧玩

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復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博異志馬燧貧賤時寓游北京謁府主不見乃寄居於園吏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即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護戎諱數字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懼形於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於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狽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於逃民敗室中尚未安聞車馬嘶歕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窸窣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攜一襆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生憂疑也燧乃應聲而出胡二姊曰大厄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困餧我食汝乃解

所攜襆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寘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仍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刼輙不得動過此厄後動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鋒鑠臂曲癭木甲駕獸爪衣豹皮袴攜短兵直入室來獰目電變吐火噀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謂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藉燧乃獲免後立大勳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竟不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享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靈鬼志貞元中河南有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餘里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輅北下導者引

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麤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舍乎青衣笑曰愧恥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整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疎陋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訊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卽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叙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之識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叙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

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秉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故欲相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洩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室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尚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穆深嗟嘆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氏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贊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答之縣主吟諷數回悲不自勝者久之逡巡青衣人皆將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

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充使名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旣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卽至甚有姿色陪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惟記其一云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強記穆因以歌諷之曰今聞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爲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後兒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爲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卽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安縣主特爲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早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閤俟曉

拜賀於是羣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臥內但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爲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名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何有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爲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爲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爲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爲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爲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未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頽塋未遷自我居此於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沾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陽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

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未以爲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移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爲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無不明曉穆乃深嘆訝亦私爲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淮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葬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爲祝文以祭之葬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野縣主復至謂穆曰遷葬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求得安宅道塗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謂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輿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謝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爲數千里遷葬復昌言其事凡穆之親戚故舊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

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其夕暴亡遂合葬於楊氏

異聞實錄酒徒鮑生多聲妓外第韋生好乘駿馬經行四方各求其好一日相遇于途宿於山寺各出所有互易之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會飲未終有二人造席曰適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乃折庭下舊葉書之一云彼佳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豈得吝於傾城香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淸廣陌會憐噴玉之聲一曰步至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擬借人乘之香散綠鬉意似忘於鬒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文多不載二客自稱江淹謝莊也

河東記鄭馴貞元中進士擢第調補門下典儀第三十五莊居在華陰縣南五六里爲一縣之勝馴兄弟四人曰駉曰驥曰駒騊與馴有科名時譽縣大夫洎邑客無不傾嚮之馴與渭橋給事判官高叔讓中外相厚時往求丐高爲設鱠食其夜暴病霍亂而卒時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卽爲具棺櫬衾襚殮之寘器奴

馬無不精備題冥器童背一曰鷹兒一曰鶻子馬有青色者題云撒豆驄十數日柩歸華陰別墅時邑客李道古遊虢川半月矣未知馴之死也回至潼關西永豐倉路忽逢馴自北來車僕甚盛李曰別來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氣忻然謂李曰多荷渭橋老高所致卽呼二童鷹兒鶻子參李大郎戲謂曰明時文士乃蓄鷹鶻耶馴又指所乘馬曰兼請看僕撒豆驄李曰僕頗有羨色如何馴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難乃相與竝轡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馴以馬策過曰去家咫尺何必食爲有頃到華陰岳廟東馴揖李曰自此逕路歸矣李曰且相隨至縣幸不廻路馴曰僕離家半月還要早歸固不肯過岳廟須臾李至縣問吏曰令與諸官何在曰適往縣南慰鄭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鄭三十五郎今月初向渭橋亡神柩昨夜歸莊耳李駭然曰我適與鄭偕自潼關來一縣人吏皆曰不虛李愕然猶未之信卽策馬疾馳往鄭莊中路逢縣吏崔頻縣丞裴懸主簿盧士瓊縣尉莊儒及其弟莊古邑客韋納郭存中竝自鄭莊囘立馬敘言

李乃大驚良久方能言且憂身之及禍後往來者往往於京城中鬧處卽逢行李僕馬不異李之所見而不復有言

祥異集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將趙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牕外動搖牕紙聲問之其物自稱是鬼吳時劉得言窟宅在公牀下往來稍難公爲我移出城南臺雨山下有雙大樹是我妻墓墓東埋之後必相報叔牙明日出城視之信卽日掘牀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來謝曰今時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長史叔牙至明通狀請祈雨期三日雨足節度使司空張建封許之給其所須叔牙於石佛山設壇至三日且無雨當截耳城中觀者數千人時與寇鄰建封以爲詐妄有謀輒命杖殺之及昏時大雨卽令致謝補爲散騎

續酉陽雜俎成式三從房叔父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卽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

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沒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頸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於揚子令石義畱竟不爲理復見冤氣於江石尚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郎君琴聲奇音翕響心懷感嘆不覺來此某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元則自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相隨請爲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卽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丈及聞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卒敘幽冤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塡心兮不能語寸腸斷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

宣室志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

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名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謁君卽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卽諷之曰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

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懽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昔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曰吾輩爲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尚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異聞錄馮媼者廬江里中嗇夫之婦窮寡無子爲鄉民賤棄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媼逐食於舒途經牧犢

墅暝值風雨止於桑下忽見路隅一室燈燭熒熒媼因詣求宿見一女子年二十餘容服美麗攜三歲兒倚門悲泣前又見老叟與媼據牀而坐神氣慘戚言語呫囁有若徵索財物追逐之狀見媼至叟媼默然捨去女久乃止泣入戶備饌食理牀榻邀媼食息焉媼問其故女復泣曰此兒父我之夫也明日別娶媼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發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別娶徵我筐筥刀尺祭祀舊物以授新人我不忍與是有斯責媼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陰令梁倩女適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隨父女卽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卽其人也江官爲酇丞家累巨產發言不勝嗚咽媼不之異又久困寒餓得美食甘寢不復言女泣至曉媼辭去行二十里至桐城縣縣東有甲第張簾帷具羔鴈人物紛然云今夕有官家禮事媼問其郎卽董江也媼曰董有妻何更娶焉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媼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詢其處卽董妻墓也詢其二老容貌卽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

之人皆得詳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追逐嫗去嫗言於邑人邑人皆爲感嘆是夕董竟就婚焉

異聞總錄唐王公遠軒因遊苧蘿山問西施遺跡留詩石上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回顧見一女子素衣瓊佩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軒知其意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煙巖花自開落猿鶴舊清音風月閒樓閣無語立斜陽幽情入天幕西子曰詩美矣未盡妾之所寄也乃答詩曰高花巖外曉相憐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於水濱翌日軒往西子已在焉自是留逾月乃歸有郭素者聞其事亦遊苧蘿留詩泉石間莫知其數寂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

元怪錄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於同州時賓館

塡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內獨牀上有褐衾牀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鄰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於郡以賓館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廂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略同此室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語笑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屛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銀爐煑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竇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堦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鄰者豈虛言哉竇辭以非己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故竇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

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郎當告郡竇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表丈也玉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問殷懃情禮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衞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郎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華味窮海陸既食丈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落然蓬遊徒勞往復丈人有侍女年近長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給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憩玉於西廳具浴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朗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

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華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以爲夫婦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疋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自是每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攜也若此者五年矣夷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

會昌解頤錄進士祖價詠之孫也落第後嘗遊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驛去驛半里有一空佛寺無

僧居價與僕夫投之而宿秋月甚明價獨翫月來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後出揖價共坐語笑說經史時時自吟價烹茶待之此人獨吟不已又云夫人爲詩述懷諷物若不精不切卽不能動人今夕偶相遇後會難期輒賦三兩篇以述懷也遂朗吟云家住驛北路百里無四鄰往來不相問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岡夜蕭蕭青松與白楊家人應有夢遠客已無腸又吟白草寒路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詩訖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問鄰人云此前後數里並無人居但有書生客死者葬佛殿後南岡上價度其詩乃知是鬼爲文弔之而去

宣室志元和間有郭翥者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顯不得通約先沒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戸外嗟吁久而言曰聞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也曰可一面也曰請去燭當與子談耳翥卽徹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歷然又言冥間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受卽以

手而捫之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翁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臥既而告去翁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予翁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卽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果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屍而去

長慶中裴度爲北部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煑藥於室既置藥於鼎中搆火趙見一黃衣人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致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者黃衣人再至又致藥屑於鼎中趙惡之亦命棄去復一日晝寢其子又煑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後數日果卒

錄異記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寥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

歸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侍側無門榜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莫雪其悶賦詩於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攄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爲大將軍吳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廓浦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嘗有鷙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途斷絕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祠爲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叙首末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話於襄中賓幕編述書版置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風判官王士澄督審支郡覽而異之恐版

木銷訛乃刻石於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四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四

神異典第四十四卷

雜鬼神部紀事四

續幽怪錄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爲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紿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旣而逆跡盡露賜死於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名焉巫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者呼之皆可召然有二

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紫衣佩魚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言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弦所迫今尚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迎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大錯公之官未敵吾軍一裨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三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廻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之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略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寞曰

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慾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于豪獸故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視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成敗則無復計之也其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我兄平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其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于梧州盧所以不言其後事也

續元怪錄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寶曆初獨居長樂第夜如厠僮僕無從者忽見蓬頭青衣長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又以鬼神之來走亦何益乃强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相見嘗聞人若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耶方義家居華州女兄依佛者亦在此

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辭乎蓬頭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致夭橫非登殺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死久不敢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効當遷但以福薄須人助貴人能爲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迴付與登卽登之職遂乃小轉必有後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貴人雖福力正强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方義至中堂悶絕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則無苦父門人王直方者居同里久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選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令早畢功功畢飯僧迴付郭登後月餘歸同州別墅下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鄠渚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至方義階下方義遂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行方義從之及門失之矣見一紫袍象笏導從緋紫吏數十人俟於門外俛視其貌乃郭登也斂笏

前拜曰敝職當遷只消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位崇重爵祿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廚仍舊項者當任實如飽肆之人今既別司復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貴人量察更爲轉金剛經七遍即改廚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曰諸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疾今夕方困神道求人非其親導不可自詣適已先歸耳又曰厠神每月六日例當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病六旬蓋緣登巡畢將歸暫見半面耳親戚之中遞宜相戒避之也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衆無所得食率嘗受餓必能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見斯衆暗中陳力必救災厄方義曰幽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不平意所欲言幸於夢寐轉經之請天曙爲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名行敬僧念金剛經四十九遍祝付與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六之累計其功食天廚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不爾不來黷也泛祀之請記無忘焉

傳奇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沙磧覩物悲歎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沙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沙中有女子悲吟曰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虜至此撾殺刼其首飾而去後爲路人所悲掩於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義心儻能爲歸骨于奉天城南小李村卽某家枌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槖中伺旦俄有紫衣丈夫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啓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爲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數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濠晝夜攻擊城中負戸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厲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造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奇計中其樓立

碎羌酋愕然以爲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愼勿拆屋燒吾且爲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釣上又太陰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云夜攻城耳城中慴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丈餘將遇昏晦羣寇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寒來日冰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又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釣其長幼婦女百餘人盡歸然後擲旗還之時邠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遙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捲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而攻破其城老少三萬人盡遭擄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時相使余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韋夫人舊築一堤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

峨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爲羌胡之賤隷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退合旣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爲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合曰君爲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火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僅死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側合遇昔日之女子來謝而言曰感君之義吾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混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其元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

冥音錄盧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於洛之河南太和初卒於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生二女旣孤且幼孀母撫之以道遠子未成人因寓家盧江侃旣死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盧江之人咸哀其

孤藐而能自強崔氏性酷嗜音雖貧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風容豔冶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其藝長女適邑人丁元夫性識不甚聰慧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之生乃聰明死何蔑然而不能以力祐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朔輒舉觴酹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夜夢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姨執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帝名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以筆導諸妃出入一年上帝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宗每一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宮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汝早圖之陰中法嚴帝或聞

之當獲大譴亦上累於主復與其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十日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鴞啼鬼嘯聞之者莫不歔欷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三十八疊）槲林歎（分絲調四十四疊）秦王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廣陵散（正商調二十八疊）行路難（正商調二十八疊）上江虹（正商調二十八疊）晉城仙（小石調二十八疊）絲竹賞金歌（小石調二十八疊）紅牕影（雙柱調四十疊）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翻曲帝尤所愛重槲林歎紅牕影等每燕飲即飛毬舞盞爲佐酒長夜之歡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美醼酣令宮人遞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而和之敕祕其詞極切恐爲諸國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得以流傳人世幽明異路人鬼道殊今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璹親名而試之則絲桐之音搶摐可聽其差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調

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一彈之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一無差錯廉察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小女尋卒

酉陽雜俎太和三年壽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廻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趨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鬢際眉間及胷有璺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傳奇太和四年春鹽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見於此郎君愼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踈凡俗步遊閑處恍然凝思

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向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眞父今爲重鎭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會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愼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懼異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二三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怛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洩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懽笑矣季衡慚悔無辭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眞吳越燕拆鶯離芳草歇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淸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强爲一篇曰莎草靑靑鴈欲歸玉腮珠淚灑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

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翘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縷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紉緘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集異記南陽臨湍縣北界祕書郎袁測襄陽掾王洴皆止別業太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莊佐文琴碁之流頗爲袁王之所愛佐文一日向暮將止袁莊僕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陰風驟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劣乘獨行迷誤甚遠約三更晦稍息數里之外遙見火燭佐文向明而至至則野中一室卑狹頗甚中有田叟織芒屩佐文遂辭請託久之方延入戶叟云此多豺狼客馬不宜遠縶佐文因移簷下迫火

而憩叟曰客本何詣而來此佐文告之叟哂曰此去袁莊乖互極矣然必俟曉方可南歸而叟之坐後緯蕭障下時聞稚兒啼號甚痛每發聲叟卽曰兒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則復啼叟輒以前語解之佐文不諭從而詰之叟則低徊他說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攜之近火如此數四叟則攜致就爐乃八九歲村女子耳見客初無羞駭但以物畫灰若抱沉恨忽而怨咽驚號叟則又以前語解之佐文問之終不得其情須臾平曉叟卽遙指東南喬木曰彼袁莊也此去十里而近佐文上馬四顧乃窮荒大野曾無人迹獨田叟一室耳行三數里逢村婦攜酒一壺紙錢副焉見佐文曰此是巨澤道無人客凌晨何自來也佐文具白其事婦乃拊膺長號曰孰謂人鬼之異途耶佐文細詢之其婦曰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則我亡夫之殯閤耳我傭居袁莊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齓之女又亡貧窮無力父子同瘞焉守制嫠居官不免稅孤窮無託遂意再行今夕將適他門故來夫女之瘞告訣耳佐文則與同往比至昨暮

之室乃殯宮也歷歷蹤由分明可復婦乃號慟淚如綆縻因棄生業剪髮於臨淄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婦姓王開成四年客有見者

宣室志安定胡濦家於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太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爲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是歲冬十月京兆亂餗與宰臣濦已下俱遯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部將執兵以窮其迹部將謂士良曰胡濦受賈餗恩今當匿在濦所願驍健士五百環其居以取之士

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濦門名濦出厲聲曰賈餗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濦度其勢不可以理屈抗辭拒之部將怒執濦詣士良戮於轅門之外時濦弟湘在河東郡是日湘及家人見一人無首衣綠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怒命家人逐之遽不見後三日而濦之凶問至

河東記進士段何賃居客戶里太和八年夏臥疾逾月小愈晝日因力櫛沐憑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縫中出裳而不衣嘯傲立於何前熟顧何曰疾

病若此胡不娶一妻俾侍疾忽爾病卒則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舉子貧寒無意婚娶其人曰請與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觀中外淸顯姻屬甚廣自有資從不煩君財聘何曰未成名終無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禮亦可矣今便與君迎來其人遂出門須臾復來曰至矣俄有四人負金璧輿從二靑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二蒼頭持裝奩衣篋直置輿於階前媒者又引入閤中垂幃掩戶復至何前曰迎他良家子來都不爲禮無乃不可乎何惡之兼以困憊就枕不顧媒又曰縱無意收採第試一觀如是說諭再三何終不應食頃媒者復引出門輿中者乃以紅牋題詩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詩云樂廣淸羸經幾年姹娘相託不論錢輕盈妙質歸何處惆悵碧樓紅玉田其書跡柔媚亦無姓名紙末唯書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

志怪錄有人夜泊舟於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於沙際吟曰降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問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

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博異志閿鄉縣主簿沈恭禮太和中攝湖城尉離閿鄉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臥忽有人繞牀數匝意謂從行廳吏雷忠順恭禮問之對曰非雷忠順李忠義也問曰何得來此對曰某本江淮人因饑寒傭於人前月至此縣卒於逆旅然饑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禮許之曰遣我何處送與汝對曰來暮遣驛中廳子張朝來取語畢立於堂之西楹恭禮起坐忠義進曰君初止此有事輒敢裨補恭禮曰可遂言此廳人居多不安少間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強來叅謁名曰蜜陀僧君愼不可與之言或託是縣尹家人或假四鄰爲附輒不可交言言則中此物矣忠義語畢却立西楹未定堂東果有一女子峨鬟垂鬢肌膚悅澤微笑轉盼謂恭禮曰秋室寂寞蛩啼夜月更深風動梧葉墮階如何罪責羈囚如此耶恭禮不動又曰珍簟牀空明月滿室不飲美酒虛稱少年恭禮又不顧又吟曰黃帝上天時鼎湖元在茲七

十二玉女化作黃金芝恭禮又不顧逡巡而去忠義又進曰此物已去少間東廊下有故寡婦王家阿嫂雖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與語少頃果有一女郎自東廡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來俄然有曳紅裙紫袖銀帔而來步庭月數匝却立於東廡下忠義又進曰此兩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間縱有他媚來亦不足畏也忠義辭去恭禮止之爲我更駐候怪物盡即去忠義應唯及四更有一物長二丈餘手持三數髑髏若躍丸者漸近廳簷忠義謂恭禮曰可以枕擊之應聲而擊摋然而中手墮下髑髏俯身掇之忠義跳下以棒亂毆出門而去恭禮連呼忠義不復見而東方已明與從者具語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名廳子張朝詰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爲廳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義恭禮便付帽子及盤餐等去其夜夢李忠義辭謝曰蜜陀僧大須防備猶二三年奉擾耳言畢而去恭禮兩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來終不敢對後歸閿鄉卽隔夜而至然終亦不能爲患半年後或三夜五夜一來

一年餘方漸稀有僧令斷肉及葷辛此後更不復來矣

宣室志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况佳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咏秋月步兵即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名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來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與吾何

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歌以送長史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卽歌之淸吟怨慕璟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曲旣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卽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邑不能平久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杯盤亦亡見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也

靈怪集進士曹唐以能詩名聞當世久舉不第寓居江陵佛寺寺中亭沼境甚幽勝每自臨玩賦詩得兩句曰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間無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爲常製皆不及此一日還坐亭沼上方自怡咏忽見二婦人衣素衣貌甚閑冶徐步而吟則唐前所

作之二句也唐自以製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迫而訊之不應而去未十餘步間不見矣唐方甚疑怪唐素與寺僧法舟善因言於舟舟驚曰兩日前有一少年見訪懷一碧箋示我此詩適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頗惘然數日後唐卒於佛舍中

纂異錄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店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會聞至樂否看取路旁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於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縱轡以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塡隘路岐生麾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於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

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金紫坐於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磵尋賞憩馬甘棠館亭於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而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有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章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悽慘日微明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塡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悲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横座中聞之皆以襟袖擁面如欲慟哭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杯凡數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咏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倡云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荊榛合草掩花園畦壠平迹陷黃沙仍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

有寃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閒垂光影照洿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凉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疏表雪王章羈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誤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潴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慙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會照讀書筵長大少鬚髯者詩云新荊棘路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霑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吟諷長號數四響動巖谷逡巡怪鳥鴟梟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鳴叫頃之騾腳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於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烟霧狀自庭而散生於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嚙草於澗側蹇童美寢於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媼詰冒夜生具以對媼曰昨夜三更走馬挈壺就我買酒

得非此耶開櫝視皆紙錢也

酉陽雜俎荆州百姓郝惟諒性麤率勇於私鬬武宗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游於郊外蹴蹹角力因醉於墦間殆宵分方始寤將歸歷道方里許値一人家室絕卑雖張燈而頗昏闇遂詣乞漿覩一婦人姿容慘悴服妝羸弊方向燈紉縫延郝以漿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陳情妾本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太和中戍邊不返妾遘疾而歿別無親戚爲鄰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陰德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備掩藏固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倍櫬緡之數如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於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于胡郝

宣室志大中五年檢校郎中知鹽鐵河陰院事李重罷職居河東郡被疾旬日益甚沉然在榻一夕告其僕曰我病不起矣卽令扃鍵其門忽聞庭中窣然有聲重視之見一人衣緋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疊衣在其後重與行己善卽驚曰蔡侍御來因命延上與白衣者俱坐頃之見行己身漸長手足口鼻亦隨而大焉細視之乃非行己也重心異之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覺身稍可舉卽負壁而坐問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終於此乎其人曰君之疾當問矣卽指白衣者曰此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於袖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旣而其猿左右跳擲數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無足憂當至六十二然亦有災重曰侍御飲酒乎曰安敢不飲重遂命酒以杯置於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飲器乃於衣中出一杯初似銀及旣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細視乃紙爲者二人各盡二杯已而收其杯於衣中將去又誡重曰君愈之後愼無飲酒禍且及矣重謝而諾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無所見視其外門扃鍵

如舊又見其榻前酒在地蓋二鬼所飲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飲酒如初其年謫爲杭州司馬

瀟湘錄陝州東三十里本無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卽有人遠迎安泊及曉前進往往有死者揚州客歐陽敏侵夜至其鬼卽爲一老叟迎歸舍夜半後叟詣客問鄉地便以酒炙延待客從容言及陰騭之事叟甚有驚怍之色客甚怪之乃問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無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猶人間之賊盜耳若妖鬼之害人偶聞於明神必不容亦不異賊盜之抵憲法也叟復深有憂色客怪之甚遂謂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處必訴於尊神令盡剪除叟不覺起拜叩頭而言曰我强鬼也慮至曉君子不容今幸望哀恕仍獻一卷書與客曰此書預知帝王曆數保惜保惜客受之至曙不辭而出回顧乃一壞墳耳其書是篆字後客託人譯之傳於世

三水小牘許都城西之北陬有趙將軍宅祖父既歿子孫流移其處遂凶莫敢居者親近乃膀於里門曰

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許有游氏子者性剛悍拳捷過人見膀曰僕猛士也縱奇妖異鬼必有以制之時盛夏既夕攜劍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廣袤游氏子設簟庭中絺綌而坐一鼓盡閴寂無驚游氏子倦乃枕劍面堂而臥再鼓將半忽聞軋然開後門聲蠟炬齊列有役夫數十於堂中灑掃闢前軒張朱簾繡幕陳筵席寶器異香馥於簷楹游子心謂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將觀其終少頃執樂器紆朱紫者數十輩自東廂升階歌舞妓數十輩自後堂出入於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綠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許人言笑自若揖讓而坐於是絲竹合奏飛觴舉白歌舞間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將起乃覺髀間爲物所壓冷且重不能興欲大叫口哆而不能聲但觀堂上歡洽直至嚴鼓席方散燈火既滅寂爾如初游氏子駭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門良久方能語其宅後卒無敢居者

宣室志廣陵有官舍制度宏麗里中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則暴死鏁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

職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新居之豈能爲災耶卽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獨寢於堂中惕然而寤衣盡沾濕卽起見己之臥榻在庭中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今則果有矣卽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自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寃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見於人而人自驚悸而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甚愚且無畏憚若眞有所訴直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構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覊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寃儻君以仁心爲我棺而葬于野眞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

居人驚悸而死某兒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見我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遂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宅遂安

續元怪錄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康坊正晝聞扣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云適有一夫人自東市賃某驢至此入宅未還賃價其家實無人來且付錢遣之經數日又聞扣門亦又如此前後數四疑其有異乃置人於門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婦人從東乘驢來漸近識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於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時者震驚號奔出已見下驢被人覺不暇隱滅震逐之環屏而走既而窮迫入馬廐中匿身後牆而立馬生連呼竟不動遂牽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儼然而體骨具足細視之有赤脉如紅線貫穿骨間馬生號哭舉扶易之往南山驗其墳域如故發視棺中已空矣馬生遂別卜遷窆之而竟不究其

理

紀聞吳人茹子顏以明經爲雙流尉頗有才識善醫方由是朝賢多識之子顏好京兆府博士及選請爲之既拜常在朝貴家及歸車馬不絕子顏之婭張虛儀選授梓州通泉尉家貧不能與其妻行仍有債數萬請子顏保虛儀去後兩月餘子顏夜坐忽聞語曰吾通泉尉張虛儀也到縣數日亡今吾柩還已發縣矣吾平生與君特善赴任日又債負累君吾今亡家又貧匱進退相擾深覺厚顏子顏問曰君何日當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發時日且求食子顏命食於坐談笑如故至期喪果至子顏爲之名債家而歸其負鬼又旦夕來謝恩其言甚懇月餘而絕子顏亦不以介意數旬子顏亦死

靈應錄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厠神一日至其所見著黃女子民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厠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

久而滅民明日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煖處傍有問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即此後不更聞矣

劇談錄通事舍人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委困方甚肹蠁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玃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鄩俱往所造之間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若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鄩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鄩既與盥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

衙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開之未甚爲信知勝業坊王氏于左軍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貲殆侔猗頓然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嗚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左右郎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貲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恡由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北夢瑣言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趍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爲滻水神之子强暴誘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兼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旦夕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苞致于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言語不異於常爾後白于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去

唐張策早爲僧敗道歸俗後爲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修業觀側有莊其弟篪亦輕易道敎因脫褻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爲我掌之須臾精神恍惚似遭毆擊痛叫狠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拽之狀歸至別業而卒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於時鄭愚尚書鎭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八座驚駭以弘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爲軍容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于上帝賜陰兵以復讎欲託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滎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滎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滎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朱弓撚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讎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腳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染腳疾而殂

稽神錄天祐初舒州有倉官李玫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爲人言禍福多中淮南大將張顥專廢立之權

威震中外玫時宿於灊山司命眞君廟翌日輿道士崔繟然數人將入城去廟數里忽止同行於道側自映大樹以窺之良久乃行繟然曰復見鬼耶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衞之向廟而去是必爲眞君考名也雖意氣尚在已不自免矣或問爲誰久之乃言曰張顥也聞者皆懼共祕之不旬月而聞顥誅天祐丙子浙西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引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并埋之末年恆見此奴捧心而立始見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入府遇亂兵傷胷而卒張引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者聲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對面入府而斃

集異記鄔濤者汝南人精習墳典好道術旅泊婺州義烏縣館月餘忽有一女子二侍婢夜至一婢進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顧降於君濤視之乃絕色也謂是豪貴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干懷妾何以奉託濤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翫於濤寢室炳以銀燭又備酒食飲

數巡王氏起謂濤曰妾少孤無託今願侍君子枕席將爲可乎濤遜辭而許恩意款洽而王氏曉去夕至如此數月濤所知道士楊景霄至館訪之見濤色有異曰公爲鬼魅所惑宜斷之不然死矣濤聞之驚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與符二道一施衣帶一置門上曰此鬼來當有怨恨愼勿與語濤受之女子是夕至見符門上大罵而去曰來日速除之不然生禍濤明日訪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來可以吾呪水灑之此必絕矣濤持水歸至夜女子復至悲恚之甚濤乃以景霄呪水灑之於是遂絕

松窻雜記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辨駁古昔多以臆斷旁有議者必大言折之常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持三尺劒滅暴秦剪强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寓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廷漢祖按劒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何逃

王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班固書云母劉氏媼注烏老反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載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敢出於胷臆耳漢祖益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媼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南面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目太公遂遽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哉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會羣臣置酒於前殿獻太上皇壽有否漢祖曰有之旣獻壽乃曰大人嘗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君親者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遣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主默然良久云斬此物汙我三尺刃令搦髮者

摑之一摑惘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若有指蹤數日方滅

蜀檮杌晉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穎州設無遮會可同去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建嘗與飲敘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念不及此

廣異記琅邪有人行過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見甚歡爲設雜果客探取懷中犀靶小刀子將以割梨主人色變遂奄然而逝所見乃冢中物也客甚懼然亦以此刀自護且視冢傍有一穴日照其中頗明見棺櫬已腐敗果盤乃樹葉貯焉客匍匐得出問左右人無識此冢者

湘山野錄蜀先主開建初賜道士杜光庭爲廣德先生戶部侍郎蔡國公時蜀難方平猶惡盜賊犯者贓無多少皆斬是歲蜀饑有三盜糠者止得數斗引至庭覆讞會光庭方論道於廣殿先主視三四囚殆亦惻

隱謂杜曰茲事如何亦冀其一言見救而杜卒無一語但唯唯而已不得已遂斬之杜歸舊宮道院三無首者立於旁哭訴曰公殺我也蜀主問我意欲見救忍不以一言活我今冥路無歸將奈何杜悔責慙痛辟穀一年修九幽脫厄科儀以拔之其魂歲餘方去

錄異記鍾傳初入洪州命修一城軍吏散掘墓甎以稱用工畢傳夢一人古服頎長貌如子路來詣傳曰將軍何得暴我居處令我不安速宜修之既覺歷問軍吏賓客莫能知者市老羅通入謁曰舊圖云城東南角三十一步有子羽先生墓相傳甚靈恐軍人取甎有所觸犯傳使人視之果驗卽命甃砌修飾立亭子於其上以表古跡既畢後夢致謝傳以束帛賞羅通焉按澹臺滅明仲尼弟子也字子羽居於武城貌惡而廉謹武城非豫章郡不知何因有墓於此

稽神錄南平王鍾傳鎭江西遣道士沈太虛禱廬山九天使者廟太虛醮罷夜坐廊廡間怳然若夢見壁畫一人前揖太虛曰身張懷武也嘗爲軍將上帝以微有陰功及物今配此廟爲靈官既寤起視壁畫署

曰五百靈官太虛歸以語進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縣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生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長史也頃甲辰年大饑聞豫章獨稔卽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豫章既卽路兩軍頗不相能比至武昌釁隙大作尅日決戰禁之不可懷武攜劍上戍樓去其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夫戰必強者傷而弱者亡如是則何爲去父母之國而死於道路耶凡兩軍所以致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爲汝等死兩軍爲一無徒名難矣遂自刎於是兩軍之士皆伏樓下慟哭遂相與和親比及豫章無人逃亡者許但懷其舊恩亦不知靈官之事彬因述記以申明之豈天意將感發死義之士故以肸蠁告人乎

錄異記安州城東二十餘里有一大墓羣賊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有石座雜寶古樣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俄頃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盜以二師子獻太守武司空太守夜夢一人古

服侍從極多來謁去南蠻武相公也爲群盜壞我居處以太守宗姓之分願爲修之盜當發狂勿加擒捕即命修之群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

聞見前錄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隱于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淸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老學菴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爲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焉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于人家霤槽中湘湖間謂霤爲筧天將旦有扣筧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爲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筧頭神今參政照鄰乃其後也

五代史南唐世家虔州妖賊張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龑死子玢初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使賈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李景詔洪州營屯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語羣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

桂苑叢談有甘露寺僧語愚云吳王收復浙右之歲明年夏中夜月瑩無雲望江澄澈如晝諸徒侶悉已禪寂竟無人蹤禽犬皆息矣獨某默默持課時亦惜其皎月沉房廊臨江恰幽靜俄有數人自西軒而來領僕厮輩攜酒壺直抵望江亭而止皆話今宵明月江水清澄得與諸人邂逅相遇且不辜茲景矣僧窺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何來必是幽靈異人乎乃于窻際俯伏而伺之既至坐定命酒羅列果食器皿

隨時所有東向一人南朝之衣淸揚甚美西坐一人北胡之服魁梧疊疊北向一人逢掖之衣指東向者設禮而坐南向一人朱衣霜簡淸瘦多髯飛杯之頃東向者語西坐曰項羽重瞳猶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果致如是乎胡服乃笑而言曰往者賢金昆不堅籬棘見未萌吾子豈有向來之患乎由是二客各低頭不樂南向朱衣曰時世命也知復何爲且某又忽致此二三君子以爲何如東向者曰朝代雖殊古今一致俾公縱無滿宮多少承恩者似有容華妾也亦恐不脫此難北向逢掖衣曰此猶可也大忌者滿身珠翠將何用唯與豪家拂象牀大患此也朱衣欷歔低頭而已東向曰今日得恣縱江南之遊皆乏風流矣僕記云邑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可謂越古超今矣酒至西向胡服曰各徵曩者臨危一言以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胡服乃執杯而吟曰趙壹能爲賊鄒陽解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次至逢掖舉杯而歌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巡至東向

曰功遂倖昔人保退無智力旣涉太行險茲路信難陟以至朱衣乃朗吟曰握裏龍蛇紙上鸞逡巡千幅不爲難顧雲已往羅隱耄更有何人逞筆端吟罷東樓晨鍾遠鳴僧戶軋然而啓欻爾而散竟無蹤矣僧之聰慧不羣多有遺之者愚故得而錄其略焉

玉堂閒話漢州崇聖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氣貌甚偉驅殿僕馬極盛寺僧謂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與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語命筆各題一絕句于壁朱衣詩曰禁煙佳節同遊此正直酴醾夾岸香緬想十年前往事強吟風景亂愁腸紫衣詩曰策馬暫尋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國破一場夢惆悵又逢寒食天題罷上馬疾去出松徑失其所在但覺異香經月不散其詩於今見存

稽神錄周元樞者睢陽人爲平盧掌書記居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使報曰李司空候謁元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思必鄉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卽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新移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居此宅可矣元樞驚曰何

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特居此曰隋開皇中嘗居之元樞曰若爾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凌我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名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相酬數百言辭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司空周書記雎陽人也安可與之論難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恙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虐遇前妻之子過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曰人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訴于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改必能殺君夫妻皆恐懼再拜即爲具酒食徧名親黨鄰里問訊叙語如常他人但聞其聲惟夫妻見之及夜爲設榻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勵其後妻言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百

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慇懃辭訣而去將及柏林中遂入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沒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于財業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城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呵問之爲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寔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漂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于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卽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中亦無妨君賓客然亦嚴整家中人愼火萬一不虞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付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耳達誠卽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動試暫廻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趣筆跡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氏曰吾儻言之將不益于主人可詩以寄言也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

識吾家眞姓氏天地南頭一段紅衆不喻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達誠辭謝卽名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云曾穴幕窺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翌日乃還曰主人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嘗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珉楚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入章卽延入食店爲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得辭脫今死爲揚州掠剩鬼復問曰何謂掠剩曰凡市人賣販利息皆有常數過數吾得而掠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

曰某某皆是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之花亦鬼所買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用也章卽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卽告辭而去其花紅色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之頗有笑者至城北門自念我與鬼同游復持鬼物不可卽將花擲濺水中旣歸有同院人覺其面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且言其故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其姑逾年忽夜扣門號哭而歸其母驚駭相與哀慟曰汝眞死耶曰兒實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暫歸因坐母膝言語如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責其妻曰我死有金爾何以不供母乃自藏耶卽往殺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倘殺爾妻必謂我所殺也於是哭辭母而去復自提刀送其妻歸母家迨曉及數十步忽然不見

王訓者南安縣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祀我當有益于主人訓許之

乃呼林爲阿姐爲人言禍福多中半歲餘乃見形自腰已下見人未嘗來者亦不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名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名神名祝詞明慧聽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溥一日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爲人女年未及笄而夭問於地府乃前生隱瞞阿姐錢二十萬故主者令我爲神以償此錢訖卽生爲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爲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詞婉轉慇懃致謝嗚咽云珍重珍重遂不復見

潘襲爲建安令遣一手力齎牒下鄉有所追攝手力新受事未嘗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門求宿其家惟一婦人應門云主人不在又將移居無暇延客也手力以道遠多虎苦求之婦人卽名入門側席地而寢婦人結束箱篋什器之類達旦不寐手力向曉辭去行數里乃覺失所齎牒復返求之宿處乃一墳方見其家人改葬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卽所失公牒也

池陽人胡澄傭耕以自給妻卒官給棺以葬其平生

服飾悉附棺中後數年澄偶至市見列肆賣首飾者熟視之乃妻送葬物也問其人云一婦人寄於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時官給具雖免暴骨然至今爲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以償之耳言訖不見澄遂爲僧焉

洪州高安人劉騭少遇亂有姊曰糞掃爲軍將孫金所虜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歲孫金爲常州團練副使糞掃從其女君會宴于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其所從來云頃爲人所虜至岳州與劉翁媼爲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任卽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爾因通信至其家騭時爲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毘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謁孫金卽詣任營中先遣小僕覘之方見灑掃庭內曰吾阿兄將至矣僕良久扣門問爲誰曰高安劉家使來乃曰非兄名騭多髯者乎昨日晚當至何爲遲也卽自出營門迎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小異頃之孫金遣其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讌敘良久烏頭曰今

日乃得二兒來證我爲人向來恒爲諸兒輩呼我爲鬼也任亦言其舉止輕健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爲同作者飲食必待冷而後食鷺因密問汝昔已死邪得至是對曰兒無爲如此問我將不得相見矣鷺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適軍士羅氏隷江州陳承昭爲高安制置使名鷺問其事令發墓視之墓在米嶺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穴大如碗甚深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病鷺往省之乃曰頃爲鄉人百十餘輩持刀仗劍幾中我面故我大責罵力拒之乃退坐大樹下作文書而去至今舉身猶痛鷺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懼而疎之羅後移隷晉王城戍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陷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二歲矣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之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烟惟虎豹吼呌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

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乃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强起問之答云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困而復臥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同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爲建州刺史後卒於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世傳靈應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構隙使其將吳某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劒甚利將行攜劒禱於梨山廟且曰某願以此劒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謂己曰人不當發惡願祐汝使汝不死於人之手旣戰敗績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劒自刎而死

霍丘令周潔甲辰歲罷任客游淮上時民大饑逆旅殆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遙見村落烟火趨而詣之得一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宿女子

曰家中饑餓老幼皆病愧無延客止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一女子侍立於前少頃其妹復出映姐而立不見其面潔自具食取餅二枚以與二女持之入室閉關而寢悄無人聲潔亦竦然而懼向曉將去便呼二女告別了無應者因壞戶而入乃見積屍滿屋皆將枯朽惟女子死未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置胷上潔後皆爲瘞之云

劉存爲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爲團練判官甚可信任後爲左右所譖因其罪下獄白使府請殺之吳帥知其寃使執送揚都存遂縊之於獄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夢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大笑曰吾罪得雪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霍表兄馬鄴爲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與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嘆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寧無禍乎因畫馬數疋焚之以祭數日存敗績死之

袁州錄事參軍王某嘗以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明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宣赦罷歸至新喻邑邑客

馮氏具巵酒請王明日當往晚止僧院乃見盜者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故逆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君明日往馮家耶不往亦可言訖乃沒院僧但見與人言而不見其他明日方飲暴卒

浙西軍校吳景者辛酉歲設齋于石頭城僧院其夕既陳設忽聞婦女哭聲甚哀初遠漸近俄在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頃歲從軍克豫章獲一婦人殊有姿色未幾其夫求贖將軍令嚴肅不可相容景即殺之後甚以爲恨今之設齋正爲是也即與僧俱往乃見婦人在焉僧爲之祈告婦人曰我從吳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即急走上佛殿大呼曰我還爾命於是顚仆而卒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五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五

神異典第四十五卷

雜鬼神部紀事五

遼史聖宗仁德皇后蕭氏傳后生皇子二皆早卒開泰五年宮人耨斤生興宗后養爲子帝大漸耨斤詈后曰老物寵亦有既耶左右扶后出帝崩耨斤自立爲皇太后是爲欽哀皇后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告北府宰相蕭浞卜國舅蕭匹敵謀逆詔令鞫治連及后興宗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欽哀曰此人若在恐

爲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欽哀不從遷后于上京車駕春蒐欽哀慮帝懷鞠育恩馳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退比反后已崩年五十是日若有見后于木葉山陰者乘青蓋車衞從甚嚴

宋史王旦傳旦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樂善錄趙韓王普久病而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咎道士姜道元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元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宋史徐休復傳休復知廣州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

乃奏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撫部下吏有恩發書與故人韋務昇作隱語偵朝廷事反狀已具詔遣內侍閻承翰與休復同按劾之遂抵於法淳化元年遷給事中連知青潞二州休復先上言以父母藁葬青社願得領州事因營丘壟至青州踰年但聚財殖貨終不言葬事至潞州數月瘍生於腦既而疾甚若見王延範休復但號呼稱死罪後數日卒

湘山野錄冀公王欽若淳化二年自懷州赴舉與西州武覃偕行途次圃田忽失公所在覃遂止于民家散僕尋之俄見僕闊步而至驚悸言曰自此數里有神祠見公所乘馬弛韁宇下某徑至蕭屏有門吏約云令公適與王相歡飲不可入也某竊窺見其中果有笙歌杯盤之具覃亟與僕同往見公已來將半酣矣詢之笑而不答覃却到民家指公會處乃裴晉公廟覃心異之知公非常人矣登第後不數年爲翰林學士使兩川回軺至褒城驛方憩於正寢將吏忽見導從自外而至中有一人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謁公欣然接之因密謂公大用之期乃懷中出書一卷示

公以富貴爵命默受之事言終而隱及公登庸圃田神祠出俸修飾爲文記之

楓牕小牘比部郎洪湛以王欽若賄賁任懿及第累謫儋州竟死海外忽有相識遇洪大庾嶺猶儀衞赫然若有官者相識謂是赦還與執手慶慰洪曰我往捕王欽若言訖不見其人愕然已而欽若病甚口呼洪卿寬我以千金累卿然惠秦已橐百兩不難償卿九百也觀此則二百五十金之說猶當時鞫者默爲欽若減貫也然湛寃極矣

澠水燕談錄盧丞相多遜謫死朱崖旅殯海上天慶觀道士練維一夜聞牕外有人讀書審其聲韻有類多遜明日有詩題牕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聞牕外讀書聲孤魂千里不歸去辜負洛陽花滿城筆跡亦類之明年歸葬洛

春渚紀聞眞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眞爲傳靈語因以翊聖封之度守眞爲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自廟百里間有食牛肉及著牛皮履靸過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苧袍青巾曳

牛革大履直至廟庭進陞堂宇慢言周視而出守眞卽焚香啓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卽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諸天以今漸入末運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旣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尚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旌異記晏元獻家老乳媼燕婆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旣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人扶持苦乏人爾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又夢曰受賜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歎異命匠爲厚紙格繪二美婢他日又夢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塚婦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有是曰今亦來矣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媼姪也素不檢媼死不復往來莫知其存亡遣人訪之果死矣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

夢得二老婢而去

清異錄釋種令超遊南嶽將至祝融峯逢赤幘紫衣人同憩道側超問其所之因密語曰我豈人也凡舉子入試天命俊鬼三番旁護之欲以振發其聰明其中爲名第及時運未偶者則無所衛護君以一第爲兒戲耶我卽其數也隸蓬萊下宮西臺此來南嶽闕會一人陰德增減爾

湘山野錄石延年曼卿爲祕閣校理性磊落豪于詩酒明道元年以疾卒曼卿平生與友人張生尤善死後數日張生夢曼卿騎青驢引數蒼頭過曼卿謂生曰我今已作鬼仙名汝偕往生以母老固辭久之曼卿怒登驢而去顧生曰汝太劣吾名汝安得不從今當命補之同行矣後數日補之遂卒補之乃范諷字今儀眞有碑石序其事尤詳

寶元己卯歲予遊泗州盱眙縣時大龍胡公中復初筮尉此邑因獲謁之一日往訪其廳已摧延別齋會話且述棟撓之由云此廳不知其幾千百年凡直更者無一夕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僕大驚以謂更

人必虀粉矣急開堂扉呼之五吏俱聲諾僕怪問曰汝輩夜來何處打更吏夫對曰某等皆見甲士數人仗戈叱起令速移東廊稍緩則死時驚怖顚仆疾走而去未及廊其廳已摧公因謂子曰臺隷賤人也動靜尚有物衛之況崇高聰明乎

冷齋夜話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甫睡潮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擕至五鼓岸上朧朧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新曰某夜建水陸有施主擕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問其時正公宿采石之夜其後公自參知政事除蔡州

墨莊漫錄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云汴人有吳生者世爲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乃寓其家于治所而獨與兒子齎金繒數百千南適錢塘道出晉陵艤舟于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舷上頹然殊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

披髮持刃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鮫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于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即登舟面生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讎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即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人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爲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故相救耳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于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誡曰勿高聲恐兒子知之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倘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劍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劍鏡耳精與鬼則畏夫劍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

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劍也鏡亦陽物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僞變者也以僞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略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檝已有曉邑勢不能久留當與君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朱粉于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欷歔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人或詰其兒子果亦不知也

宋史杜杞傳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杞勒兵攻破白崖黃坭九居山砦及五洞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杞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耶未幾卒

程顥傳顥父珦爲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

範旣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

明道雜志熈寧中有班中一大校姓李忘其名嘗監牧馬于陳留雍丘之間野中有叢祠俗傳以爲周襄王公主墓李因取紙錢就墓拜焚之紙錢不化因忽昏仆地不知人事久之甦謂其徒曰屬公主名我又嘆曰乃爾富貴固不復語雖問亦不答牧事已歸家卽與其妻異寢後亦寢疾元豐中忽一日顧左右取衣冠甚急又云備馬云當從駕其父問從何駕也答曰皇太后駕也旣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聖太后崩日也

宋史文同傳同字與可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爲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爲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

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之如餠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

異聞總錄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歿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旣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宛然夢中往還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春渚紀聞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牕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于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黃金縷夢斷

彩雲無覓處夜夜凉明月生春渚不踰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繼而火起舟尾狼狽走報家已慟哭矣

竹坡詩話馮均州爲余言頃年平江府雍熙寺每深夜月明有婦人歌小詞於廊廡間者就之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遊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猶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或有聞而錄之者姑蘇士子慕容嵓卿見而驚曰君何從得此詞客語之故嵓卿悲哭久之曰此余亡妻之詞無知之者明日視之乃其妻旅櫬所在

異聞總錄邵武惠應廟神初封祐民公建中靖國元年建陽江屯里亦立祠事之士人江衍謁祠下夜夢往溪南之神宇聞歌聲閽者止之曰公與夫人方坐白雲幃下調按新詞汝勿遽進少選神命呼衍問曰汝得此詞否衍恐懼謝曰世間那復可聞神曰此黃鍾宮錦纏絆也乃誦其詞曰屈曲新堤占斷滿村佳氣畫簷兩行連雲際亂山疊翠水廻還岸邊樓閣金碧遙相倚柳陰低艷映花光美好昇平爲誰初起大

都風物只由人舊時荒壘今日香煙地衍驚覺卽錄而傳之然無有能歌者

春渚紀聞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彥明錢塘人赴調至山陽感時疾而終婦家卽山陽李氏也遺孤始十歲未克扶護歸祔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凡十五年其母金華君終始獲從葬其子初至啓殯致夢其子言我自旅殯此寺卽爲伽藍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獲歸掩眞宅始神魄自如而轉生有期矣又丹陽方可大言建中靖國間有時相夫人終于相府未獲護葬還里權厝城外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爲語我家我日夕苦於伽藍神之役得速歸瘞則免此矣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爲不尊而死亦鬼耳况以遺骸滓穢佛界之地得不大譴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二事適相類者

吳興藺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羮魚爲饌無物爲盤羞不罪也

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爲襯施生曰食魚而須襯施非余所當獻也僧曰無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意其欲金量與襯僧問生齋僧一員欲何所獻生曰食魚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獻藺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獻既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於稠人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無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於社人云

霅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髽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

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眞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泊宅編福州近郊幽嵓院資產甚盛有大麪牀號千人麪牀君謨作帥因聖節宴犒遣人舁置使廚久之院僧禱護伽藍曰春會動無麪牀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聞喏聲不見形問何人神對曰幽嵓院每歲恃春會以贍衆願請麪牀以歸公領之明日公庫半夜失麪牀公令問幽嵓果已還院郡人莫不異之

廣異記有神降於鄭滓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錢氏私誌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避秦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凉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

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啓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厝焉

春渚紀聞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爲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卽集道侶與邑人啓建黃籙道場追荐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罵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賞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李右轄公素大觀間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歲淮甸久不雨至於苗穀焦垂郡幕請以常例啓建道場禱於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郡民憫雨之心晨夕爲遲而至旬日略無措置事件父老扣馬而請及怨讟之言盈於道路往來親舊與寮屬乘間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領郡寄凶旱在某之不德無日不念也且容更少處之一日晨起視事畢呼郡吏只今告報塔下具佛盤啓建請雨道場仍報郡官俱詣行香且各令從人具雨衣從行一郡腹誹以爲

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敬訖復令具素飯留郡官就食待雨而歸飯罷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詣僧伽前炷香默禱者久之休於僧寺須臾雷起南山甘澤傾注舉郡懽呼集香花迎擁公車還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澤時郡倅曾紱帥郡官密以前日公漫不省衆請而一出便致霈澤如宿約者何謂也公徐語之曰某自兩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爲秋田之害即於治事廳後齋居飯素取僧伽像嚴潔致供晨夕祈禱非不盡誠前夕忽夢僧伽見過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罰至重勑龍鎖水老僧晨夕享公誠禱特於帝前以公罪己憂歲之心陳於帝今已得請來日幸下訪當以隨車爲報也某拜謝再三既覺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決意率諸公同詣塔下焚禱俟之無他異也

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坎鼓羣集爲賽神之會因往視之神號龍太保者實旁村陸氏子固無恙也每有所名則其神往謂之生魂神既就享村人問疾雖數百里皆能即至其家回語患人

狀師正之室余氏歸雲川省其母忽得疾師正憂之因禱神往視以驗之神應禱而去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潔齋請僧誦法華經施戒諸神滿前皆合爪以致肅敬我不得入頃刻鄰人婦來觀前炳二燭乃是牛脂所爲但聞血腥逆鼻而諸神驚唾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與師正始未深信及歸驗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爲燭云

綦革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叔也大觀中叔厚之父守甘陵革自密往省之過北州河灘見三老人皆布裘青巾獨坐而語革視其神宇清峻疑非常人卽憩馬前揖之初不相領略革心益竦異復前致敬一老人徐顧革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將亂離汝之業儒竟無補於事當求遯世修眞超脫塵累也革嘗留意於內外丹事益異其說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少止當再相見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瞻視叢祠因前視其榜乃三皇閟宮也革卽整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像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

也革自甘陵卽屏居絕慾專以修眞爲務

鐵圍山叢談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傳授於魏漢律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卽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船壞人爲痛之始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齋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邁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腹故人念乎某所寓三琴寔平生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篋笥中百物歷歷分區不遺毫髮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翊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使人自高麗歸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歡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前事乃知爲黠鬼所侮

清尊錄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

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二三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即見形如平生敘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氷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慍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名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玉照新志王磐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爲郎京師其子婦有身訪乳婢女儈云有一人丈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萬錢得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喝於轎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竄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尾乃見屍浮於水面

旌異記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爲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到任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

高拄屋武人膽勇不懼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著又射之曰射得好連二十發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挾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箭奪救之呼諸子僕妾爲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適所射者老幼二十口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聽吏走報府府帥遣僚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爲買棺收歛留一宿將出殯偶啓便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扣其始末昧無知覺於是揭棺各貯箕箒桶杓之類耳急徙他所而空厥居

異聞總錄宣和內省都督黃康國家蓄聲妓有一善琵琶者忽失所在訪之不獲其家門戶之禁如上臺杳莫知其處經旬日冉冉從家廟中出黃問之曰爲翁翁婆婆喚去使彈琵琶自是妓病瘠累月方復故

鐵圍山叢談雒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不敢入入亦多有異蕈或大於斗虵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哭

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恃氣不畏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間至晡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衞從繽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人衣黃如帝王狀胷間尚帶鮮血擁從甚盛徐行由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衞士似怒本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臥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嘗聞是事久而十忘七八矣

異聞總錄宋欽宗至源昌州宿城外寺中殿中佛像皆無惟石刻二胡婦在焉鬼火縱橫散而復合忽有人攜酒物出曰此寺神明最靈隔夕報夢曰明晚有天羅王衣靑袍從者十七人自南方來此宿頓是以到此祇候帝飲罷人復引帝入山阜間有草舍三間入其門聞人喏聲若二十餘人衆皆驚訝視神亦石刻一婦若將軍狀手執鐵劍侍者皆婦人及帝出門

又聞唱喏聲如前詢問則曰契丹天皇侍女神寺帝方悟其前身元是天羅王也

談苑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日卒附婢子請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眞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尅折既而泣下向欲質以一事乃問以陰中善惡之報靖言世間所傳皆不誣也只如張退傳官職壽康人所仰望然鄷都造獄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向密記其說明年車駕遊池宣召張士遜士遜至向適於稠人中望見之以爲士遜精健如此鬼語乃妄言耳明日聞之士遜薨矣

玉照新志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金人將渡淮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徬徨阡陌間攜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迴之所獻臣默然識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尚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朶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

居餘姚嘗出以示余眞奇物也聞後歸劉綱公舉矣

魯應龍括異志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人犯順蘇秀大擾將屠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兵卒望之怖懼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見今事之

宋史韋太后傳太后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衞太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其陰助旣北遷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

旌異記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發渡船已載四十四人矣大半是茅山道人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攜小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强拽使上亦不聽父怒擊其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聲仆地手足厥冷父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大風作舟沉洪波并篙工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起若睡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所以不敢往方欲說時一鬼掩我口便昏昏如夢元無他也

異聞總錄季元衡南壽縉雲人旣登科調台州教授

將往建康謁府尹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意及是行季以情禱妻曰吾去後切勿加以楚虐萬一有不虞恐費經護必不可畜候歸日去之不難也妻曰但安心而行吾不爲此事時方僑寓他處數日到建康已解擔聞耳畔啾啾人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卽遭箠勢不復可生自經死矣季爲之哀泣解謝欲回車念業已至欲弗信又不忍姑遣僕兼程歸扣其事且爲家人作牒經邑仍略疏葬埋之費自是繼夕來泣及僕還云宅內固全無事某到時侍人自持飯飯我季曰然則妾鬼假托以惑我爾是晚復至季正色責之曰汝何等妖厲顧敢然不亟去吾將請集道流繩汝以法答曰實非此人緣君初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得以乘間造僞今但從君丐佛經數卷薄奠楮錢而已

溫州教授官舍有小樓爲鬼物所據常拋擊瓦礫歡呼歌笑時時書小紙擲於外人不敢登紹興二十九年婺源李知己智仲爲教授將窮其怪乃設几案筆硯於樓中聯紙兩幅題其上曰汝爲何物或是伏尸

遺魂未獲超脫旣能書字當具平生告我我爲汝呼僧徒誦經薦拔無爲棲滯於此貽生人殃是日晚親扃其戶明日試諸生在學其姪不待歸遽啓之答詞已盈紙云妾姓陳氏衢州西安人甲子年隨父來處州值大水漂蕩全家溺死流尸到溫州北門外魂魄無所係煢煢入城過此廳門外爲土地邀留爲侍妾荏苒十五年比者城南洪秀才遣媒來議婚土地許自便旦夕恐當出嫁不復居此室矣其言大略如是字體纖弱眞女子筆蹟也呼智仲爲樞密學中士人皆見之智仲怒姪之泄以誕妄謝衆而祕其事後一月始招僧誦金光明經以薦陳氏又別誦經具疏回向土地使早發遣之自是一樓帖然他日詢郡士云洪秀才者福州人遊學於溫亦以其年溺死

樂善錄右武大夫趙公豐紹興丁丑以檄按蜀中諸郡兵歷果州宿驛舍夜半一婦人散髮前訴曰妾姓解名蓮奴李戶部家妾也戶部舊舍於此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爲馬郎所近有娠戶部怒杖妾無數時妾尚有餘息戶部命掘地倒

埋妾屍覆以木牀然李馬二姓亦以此遂微今皆物故幸將軍掘出妾骨趙明日但爲設齋薦之而去至潼州宿東關縣驛復見解氏哭於前則已束髮矣趙怒曰昨日已爲汝作佛事何苦復來相逐解氏曰妾因感將軍恩然妾項骨今倒埋在下非發出正之不能生更望一言於縣守令出之妾得生路其敢忘將軍乎趙許諾遲明專遣一使臣以其事懇果守王郎中王得書異之命訪求李戸部舊日婢僕惟譚詠尚無恙王郎中以數十卒付詠令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卽於其處出之忽空中有聲責詠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眞忘其處也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木牀骨卽在焉詠驚怖卽爲掘出其骨頂果在下見者莫不感傷郡爲葬於別埜時馬郎者爲東普郡幕忽一夕解氏在前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仆地遂卒

幽怪錄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鄰答之謂生曰我日見子過門心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强留入室遂止

宿焉自慶以爲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爲常居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豔麗選充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蠱行客汝遇得非是乎且吾鄰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窗間得一詩云西湖著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弔落暉昔日燕鸎曾共語今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濕衣寄與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竟攜貲改適曾工曹會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卒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跡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

遺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于上蒼行理對于幽府陸愧駭汗流未幾果卒

曾應龍括異志有住菴僧王了因事母至孝母病危篤因日夜禱於所事韋馱護法神誠意感格忽神降其身作蠻語云憫汝孝誠故救汝母教以藥餌遂愈自是神常降之言人休咎多驗遠近趨之一日有人請禱僧不謹神怒責遂發狂不可止索浴左右不得已具湯與之湯百沸猶以爲冷投於中宛轉爲快衆拜祈哀神曰姑薄懲之遂免及出浴舉體略無少損病亦愈神不復降矣

當湖酒庫有四聖廟在炊淘之後立祠以來閱歲滋久前後交承祀之奉之甚謹每一任初到則上兩幡既解印則復兩幡酬神之庇以爲定例丙辰丁巳之間有姑蘇姚承節應瑞者將幡書徧於神祠中然後取幡染爲黑色雜用人無知者及去任未數里忽其子舟中爲神所憑責之曰我立祠福汝坊場久矣新

舊之幡皆我之物安得擅取以爲兒服耶及指其妾何人磨墨何人拆幡歷道其所以衆皆驚愕姚懼亟禱於神許以謝過其子遂甦

張師正括異志劉煜侍郎有別第在襄陽侍郎卒長子庫部又卒乃鬻其第爲茅處士所得夜聞呼曰庫部來俄一人頂帽從數鬼叱茅曰我第爾何敢據速出無賈禍也凡三夕至其聲愈厲茅叱曰爾昔爲人今鬼矣尚恃貴氣敢爾若我擅居爾第宜迫我出爾子不肖不能保有先人舊廬售貨於我尚敢逐我耶言訖反叱令速出鬼遂遁去

竹坡詩話東平王典周爲余言東平人有居竹間自號竹溪翁者一夕有鬼題詩竹間云墓前古木號秋風墓底幽人萬慮空惟有詩魂銷不得夜深來訪竹溪翁

異聞總錄臨安種園人滌菜於白龜池聞水中人語言相應答其一云明日沙河塘開綵帛鋪王家一掌事當死於此可以爲我代其一云汝去期不遠奈何園人識掌事者急走報其人感謝誓終日不出門逮

旦且晡天府駃卒來須鋪家供縑帛不得已而往過清湖橋駃卒引從龜池路去力爭不聽兩傍居者但見此人獨行踽踽自爲紛拏辨鬬之狀有識之者掖之以歸已瞢騰不能語口中皆青泥灌以蘇合香丸久之乃醒所謂駃卒蓋鬼也又明日園人復往滌菜溺死焉

乾道戊子歲房州司理汪尹師有男年將弱冠習舉子業宿於外舍講學勤苦常至夜半乃寐忽得疾飲食盡廢不復觀書而不肯言經月而死久之其乳母亦暴亡三日復甦云前政交代之室女死於此吾兒蓋與之相遇今遂爲夫婦樂勝人間欲取我往如平生時看視我責之曰郎君幽婚情同魚水豈不念父母追悼乎我若復留誰與供過兒感泣無語我始得歸

淳熙四年春鄱陽知縣吳正國夢至冥府若神祠然通引吏兩人左右拱手迎之入正廳揖間遂覺以語館客揭椿年頗惡之揭曰明府爲土神主神祇所宜敬也後旬日方旦聽訟郡守遣吏督春衣錢甚峻吳

不暇食升車急出謁坑冶使者貸錢又詣府覺小不佳急歸車中數拊軾趣行未到邑百步不可支吾命訪一民家遂少憩適當武烈廟前乃扶以入家人奔來視之已伏於胡牀不能語頃刻而絕廟中兩吏正夢見處也吳洛陽人爲政有惠愛民追思之

南恩州陽春縣即古春州有異鬼棲於主簿廨能白晝形見飲食言笑如生人尤惡人言其狀言之即肆擾主簿家極苦之旦必拜食必祭奉事唯謹有班直爲巡檢初到官簿招與飲語及奇事因詢此怪未及對鬼已立於巡檢後簿色變起立巡檢覺有異引手捽之鬼不勝仆於地巡檢且捽且毆鬼顧簿哀鳴求救簿力爲請乃得脫其家異其必遷怒終夕弗敢寐到晚寂然無聲啓戶見壁間大書曰爲巡檢麤人不足較且去自此後遂絕

姑蘇余仁甫隨其父爲宣城通判嘗獨行聽事恍惚間見輿馬哄擁一金紫人入門仁甫將退避一吏已持狀展於前曰五道將軍叅謁交代仁甫無以爲計亟呼左右此吏白云尚在數十年後無用懼也倏然

而沒

鄖陽縣志宋淳熙間房人解三師與甯秀才書館爲鄰一女名七五姐幼好書日聽鄰生讀皆能暗記其父素精法術女亦暗習二十二贅歸州民施華爲壻華商於外三載寄妻信曰我在家受爾父凌辱今浪跡汝寧待稱意卽歸汝耐心女視畢卽掩淚不食奄奄三月卒華不知也死後兩月華在汝寧忽見女來驚問曰汝單弱女流何能千里至此答曰接汝書愁成疾父母責寫一帖置室中託言投水由是脫身行奔汝華攜入室偕居後貧頗贍同歸歸州次年三師鄰人田祈作客抵歸遇華延其家女出見驚曰七五姐已亡三載何得在此女曰我詐死訪施郎耳田大疑訝歸告三師師不信後華遷荊南三師聞遣男往看見華與妹情甚洽住數日相率歸房施見之怖意必精魅假託恐不利招法師治之屢書符屢破之曰吾生時讀父法書又得九天仙女還魂法汝何能治見父母親戚如初後解偕家室遊玩郊野至女葬處指示之女大笑入山遂絕

異聞總錄鄒直清居饒州上巷其妹赴姻戚家集中夕歸兩轎僕留宿於外其一鄭四者見人來招與出遊却之曰適方荷轎還甚倦且夜已過半更遊何處耶客強之不可怒罵而去鄒猶未寢訝其紛紜就視無所覩須臾聞籬上踰越喧譟聲疑必其僕被水浸溺急挽救之既蘇言一壯鬼呼我出怒不肯行力牽去手鱗皴如麤松樹皮不可執觸直到井傍持我兩脚擲下自非救者至定不免鄒氏爲之通夕不寐明夜復聞十餘人繞屋叫呼一人持膺哭曰又壞我十二年矣苦哉苦哉鄭僕亦亡他

黃彪父知袁州日因會客夜散虞候當下直者三更後方還家一候沿塗獨與人說嘖嘖不止且有喜色同侶問其故不肯答過百步始言有女子從宅堂出相遇云是知府侍妾爲衆不容欲遯久矣適今夕主人醉眠羣婢亦睡故得脫身來汝幸挾我去即以金釵釧各一隻與我幷出饅頭數枚曰此席上所餘者也遂取釵釧示之皆竹片耳所謂饅頭乃薜荔子俗稱爲木饅頭者其人雖悟竟不能自免踰月而殂郡

兵共物色其怪蓋前郡守妾生子主母疾之不堪其虐抱兒赴水死茲其鬼云

蔡亨謙將仕臨川人本居村落間因娶黃彪女徙至城下買軍營前空地建宅晝室往焉其後小圃故有芭蕉一叢莖葉深密往往儲物怪或聞歌唱笑語之聲一妾經其傍遇婦人出與言容色頗秀久之乃別亦不疑爲妖厲也少子纔數歲白晝戲叢畔婦人從中奔而出即捽髻困苦之子叫呼達於外蔡急持杖赴救將近始脫手伸舌如五尺紅綃直至地然後不見蔡父子皆驚仆俄家人畢集灌以水移時方蘇立命僕空其林自是無復影響徐訪其事蓋前居者曾縊殺侍兒坎穴埋骨而種蕉蔽之云且十年矣

臨川畫工黃生旅遊如廣昌至秩巴寨卒長郎巖館之中夕一婦人出燈下頗可悅乘醉挑之欣然相就詢其誰家人曰主家婦也自是每夕至黃或窘索必竊資給之留連半年黃漸奄奄病悴巖問之不肯言初巖嘗暱娼妻不勝忿妒自經死于房雖葬猶數爲影響虛其室莫敢居而黃居之巖意其鬼也告之故

始以實告嚴向空中唾罵之徙黃出寓旅舍是夕復來黃方畏謀避婦曰無用避我我豈忍害子子雖遁我亦來黃不得已留與宿益久黃慮其害己馳還鄉中途憩泊納涼桑下婦又至曰是賊太無情相與好合許時無一分顧戀意忍棄我耶宜速反黃不敢答但明心禱天地默頌經婦忽長吁曰此我過也初不合迷謬至逢今日沒前程畜生何足慕我獨不能別擇偶乎遂去其怪始絕

宋史李好義傳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初好義與安丙謀誅吳曦集於丙家王喜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民莫不寃之號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

癸辛雜識李仲賓衍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鄰寺頹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

忽迷失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帶白方巾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間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踉蹌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似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勢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杷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啓其石下乃眢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客退紀談猪突入人家必割其耳黃昏雞鳴必殺之以爲不祥俗忌也王隆家方割猪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曰猪入門可乎神答曰猪入門百福臻又

問曰割其耳何如曰割猪耳傷於矢隆明日觀射果傷其臂坐中異之適有沈氏黃昏雞鳴問之答曰定昏雞啼福祿日躋於是沈氏日昌盛

鐵圍山叢談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屬其弟曰吾家雖驟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名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奈何弟因涕泣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耳兄瞠愕詢其故則曰婦喪踰月即夜叩門曰我念兒無乳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懼其怪而不敢駭兒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復亡吾弟爾且弟計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爭尋血蹤至

於墓所則弟婦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空棺耳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

補侍兒小名錄天水趙旭家於廣陵夢一青衣挑笑窻牖間及覺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時有世念帝罰下人間感配於君子時叩柱清歌曰白雲飄飄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

侍兒小名錄拾遺王魁遇桂英於萊州北市深巷桂英酌酒求詩於魁魁時下第桂英曰君但爲學四時所需我爲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爲辦西遊之用將行望海神廟盟曰我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後登第爲天下第一魁父約崔氏爲親授徐州僉判桂英不之知乃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我矣遣僕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英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在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英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

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卽止不知其他後魁竟死

異聞總錄宋時淮昌嚴楚楚適鹽商呂省幹泛舟泗上呂偶他適月夜倚蓬歌陳後主後庭花曲未終岸上有婦人撫掌誦曰烟籠寒水月籠沙船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長嗟入林間不見明夕夫歸言之伏人江滸楚楚復歌前曲婦人撫掌誦詩如前伏者逐至林間而沒翌日視乃一新墳詢知侯將士葬妻裴氏也侯置一妾推溺之自戕於林間就葬焉

潭州有清淨覺地宋咸淳間游士胡天俊寓焉月照撫琴梅樹下遙見美女欲前且卻胡作意三弄女迤邐近前胡迎揖之女曰聲雖和哀怨多有所欲不能直遂耳胡執其手曰舉世無知音今夕相逢豈天假其緣耶女斂衽而去曰後夜月明當赴子約翌日朋友拉入城遊飲忘歸者兩宿大悔失期亟歸於樹下得一白羅帕上題詩云蕭蕭風起月痕斜露重雲鬟壓玉珈望斷行雲凝立久手彈珠淚湔梅花胡悵然

而寢明日以帕示人趙氷壺駭曰吾亡妾杭人喬氏名望仙貴妃姪女也去年暴亡殯梅樹後正其筆蹟也以酒酹之且成詩云王孫自恨負佳期夜醉長沙偶忘歸應想芳魂踏殘月瀼瀼露濕去時衣

宋史蕭雷龍傳雷龍通判衢州州守棄城遁朝命雷龍權知府事北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建昌已降雷龍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大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怒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旂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異聞總錄咸淳癸酉年有鬻珠冠者過吉水龍華寺有女子出買珠冠一頂先酬千錢餘約次日如期再往僧曰龍華寺中豈有女子客人不信僧令遍索則郴州某人家其女棺寄於寺冠在其上千錢無有也

宋咸淳間蜀人彭濬軒罷江東倅遊武夷山嘗獨行林藪入草庵中見二士夫峩冠博帶對食招彭橫坐

俎中豕首一羊肺一雞一右坐者曰酹酒於地謂之祭今人謂之奠乃寘於其所非酹之也祭饗自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於上祭乃縮酒於地耳左坐者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取其便於飲食而已右坐者曰古人一飲食皆取陰陽之義食以六穀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爲主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食訖徹俎遂問右坐者姓字對曰姓魏問其字則山林野叟無字可稱復問左坐者姓字稽首不言與右坐者談論古今及先天圖易傳星理之學皆元妙深奧不能曉彭見日將暮辭出二人送至門彭別去又聞右坐者曰漢制盡壞於武帝唐制盡壞於明皇彭明日攜僕挈榼再至無徑可達下山至富家因言所以富家曰異哉昨日至朱公祠致祭正所食之餚彭方悟左坐者爲文公右坐者魏鶴山蓋所言皆鶴山雅言中所載云

道人劉景眞爲人家作黃籙醮歸過所知中貴人家少憩門外五更月明見一人綠衣元裏垂脚幞頭引小侍數十自街中叫過指其家曰汝每酒不祭我且

翻倒燭臺燒却面劉細視之皆鬼也明旦劉專往謁主人見面上傅藥問之云夜來招數客飲未竟燭臺無故欹倒正敗吾面云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失其名及鄉里居官頗强直逼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聞書窻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絓鐙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舁歸舍氣息殜殜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己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體如冰霜或時稍怠則頭輙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梃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蹀躞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我今爲掠剩大夫職業雄盛無憶我翻然而

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榕傳其事

墨莊漫錄沈遼睿達以書得名楷隸皆妙嘗自湖南泛江北歸舟過富池遇大風波濤駭怒舟師失措幾溺者屢矣富池有吳將甘寧廟往來者必祭焉睿達遙望其祠以誠禱之風果小息乃得維岸乃謁寧仕吳之奇謀忠節作贊以揚威靈而答神之休自作楷法大軸以留廟中而去其後乃爲過客好事者取之是夜夢神於郡守使還之明日守使人訊其事果得之復畀廟令掌之近聞今亦不存矣

崔嗣復預貢入都一夕宿僧寺忽有聲叱之者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烱烱如燈鼓翅大呼甚厲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柩堂上恐是耳嗣復後爲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

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冢方悲哭冢中忽應諾曰吾今隨汝歸矣子到家聞聲已在堂中呼妻女出慰問款密宛如生時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

睽車志胡馥之婦卒忽於燈後見就依如平生時云當爲君生一男馥如言暗而就之十月始殯果生一男男名靈産

續夷堅志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任年二十許初就舉選肄業縣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雅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合他日寒食元老爲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者元老因問京娘爲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頃女至嬌啼婉轉將進復止謂元老言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邇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遼陽道中言終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塗次遼河淀霖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爲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問之匠者也元老嘆曰此地前後二百里無民居今與匠值非陰

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即京娘也元老驚喜曰爾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即登車第言尚書珍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爲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禮部尚書數日而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六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六
雜鬼神部雜錄
雜鬼神部外編

神異典第四十六卷

雜鬼神部紀事六

異聞總錄至元歸附後胡雨巖遊學湖湘道永之境投宿敝寺有老僧背燈而坐曰客來何暮胡曰店艱乏食行路艮苦僧袖中出二齋令食席地就臥僧誦偈云百補袈裟舊鉢盂幾年同我此山居寒燈夜照青蓮坐得伴看添數葉書旦覺衣濕而冷捫席乃知露宿草上青天曠野毫無所有一寺儼然夜所宿處驚語行者以故曰此祖師葬處祖師圓寂十五年矣

夜供五齋訝缺其二也

至元丙丁廬陵印岡羅某數人夜行至習家湖因食鹽梅以核寘道旁髑髏之口問曰鹹不鹹前行至長坑月光燦然見後有黑團旋轉隨逐而來呼曰鹹鹹諸人大懼疾行十餘里至棠村渡水乃不聞其聲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居之家人常出遊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鑒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卽痴臥不復有知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音律小誤必嗤笑指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僕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納爲欺亦卽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忿厭苦毆禳禱禬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久人神異路懼不免媟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設豐潔祗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得計營一廟甚華卜日迎以祠越五日至言詎如初饒翁責之曰既廟食矣又爲吾祟何

也笑曰吾豈癡兒耶如此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饒氏愈益沮畏及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衰替云

嘉興令陶象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象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辨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元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象素聞其名卽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菩薩像取楊枝霑水灑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家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淨曰汝柳氏乎囅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爲所轉溺于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

中橫生灾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魔即發界我今爲汝宣說有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洗既往過𢙣返本來清淨覺性于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辨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元史張楨傳楨降高郵縣尹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鞫之皆伏辜人以爲神明焉

幽怪錄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舊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留宿焉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

餘問其居址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于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爲贈彼此雖名有意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爲同輩所覺讒于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籙得非命與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姻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于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

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僧

異聞總錄致和中鎭江府丹徒縣李主簿被轉運檄往湖州府差二吏曰徐璋曰蔡禋與偕行既至境館于近郊觀音院僧房其傍一小室扃鐍甚固二吏竊窺之見壁間挂美女子像前設香火知爲殯宮私自謂曰我輩在旅凄單若得如此來伴一笑何幸哉徐以扣僧僧云郡人張文林今爲明州象山令其長婦死攢殯彼室淺土中而委吾歲時供事此其畫像也是夕璋既寢禋寐未熟見女子褰幃入笑曰汝且晝有意羨我故來相就將與汝周旋切勿語人亦無以爲怪而生疑懼禋欣然滿望留之狎昵自是與璋異榻每夕必至踰月矣二吏以裝齎垂竭啓主簿求暫歸主簿曰璋善筆札吾不可闕禋獨歸足矣至夜女子來問欲歸之故禋告之女曰吾有金釵遺汝持貨足以少濟願罷西去之役即拔頭上釵授禋明日鬻于肆得錢萬六千而給謂璋曰適入城偶逢鄉人以此借我今當共用之毋庸歸也璋默念我與彼同里

巷豈有鄉人至而不識之理且聞禋夜夜若與人私語恐異時敗將爲己累乃著意伺之一日天欲曉正値女子從禋榻而下急掩之仆于地宛若初死者衣冠儼然咸驚怖不知所爲以實告主僧屬守視而拘二吏于官付獄究鞫復移文象山張令遣老嫗詣寺發瘞則已空矣遂得免未幾還丹徒竟以憂駭得疾禋墇並殂

誠齋雜記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恆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在寢室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志都後爲南郡太守

輟耕錄溫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庋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之願足矣因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

敘殷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答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眞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

元史王伯顏傳伯顏字伯敬至正九年知福寧州居三歲陞福建鹽運副使將行憲府以時方俶擾留伯顏仍領州事未幾賊自邵武間道偪福寧乃與監州阿撒都刺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西門胥隷皆解散伯顏麾下唯白梃市兒數百人爾伯顏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鎗舂馬馬仆遂見執善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無尹公爲我尹可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捽以跪弗屈遂毆之伯顏嚼舌出血噀善面罵曰反賊殺卽殺何以毆爲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擊電掃汝輩

小醜將無遺種顧敢爾邪賊亦執阿撒都刺至善厲聲責其拒鬬噤不能對伯顏復唾善曰我殺賊何言拒邪我死當爲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刀頸斷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既殺阿撒都刺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邪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爲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祝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事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續已編黑廝者陜西按察司隷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覲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廝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廝跪白曰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我名卽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云適有隷報公將至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

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厮出關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陜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狀下吏久之黑厮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厮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翕然信之爲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完還將渡江黑厮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厮來白己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爲福巫至使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慍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響遂絕

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

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得一子

蓬軒別記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達旦大書一詩沙上云長鯨吹浪海天寬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雁行寃紅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邊腸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亦可憐哉

西樵野記江夏悟眞寺一僧法名元仁秋夕月朗輒出山門閒步聞誦華嚴經聲不絕元仁諦聽之未得所在悵然而歸次夕令諸徒復詣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即以曳杖畫記翌旦啓壤乃一骷髏皮肉悉腐獨脣舌鮮潤元仁持歸以石匣韞之外護藁穰置於廡廊至夜經聲如故觀者以億計未旬月爲客僧竊之而去

甄異記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

畏桃君何不畏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也

幽怪錄錢塘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遁母見某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語怪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繚周墉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牆頭露半體容顏絕美俯視少年略不隱避少年略一顧亦不爲意舍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亦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問少年婚乎曰未曰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八字久之至岐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行人亦稀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卽牆頭女也正相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平日政自識爾爾自忘之今日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之歡耳何以驚爲少年曰汝何自知我女因道

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謬葢適尾其同輩行得諸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翁嫗居一室子獨寢一房始出時自鑰其戶逮歸不喚翁嫗自啓其寢則女已在室中坐矣亦不寤其何以先在也燈下諦視之殊倍嫣媚新粧濃艷衣飾亦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嫗已寢子將往爨室取飲食女言無往我已挈之來矣卽從案上取一盒子啓之中有熟雞魚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殽胾猶熱也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斬然新製乃與之合猶處子爾將黎明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旣而無夕不至稍久之密鄰聞其語笑聲潛窺見之語翁嫗云而子必誘良家子與居後當發露禍及二老奈何翁嫗因俟夜同往覘之果見女在翁嫗甚驚之明日呼子戒諭之曰吾不忍聞官令汝獲罪汝宜速拒之不然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當忍情執以聞矣子不敢諱備述前因然雖心欲絕之而牽戀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知之殊不畏避翁嫗無如之何復謀諸

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展轉達于郡守李君守名子來不伺訊鞫卽自承伏云云然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殆是妖祟非人也不下刑箠教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迎謂曰汝何忽欲綴吾衣耶袖中緘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卽付之翌日復于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裾亍之剪歸女復迎接怒曰奈何又欲剪我衣裾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亍又復于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其家女已知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乃返命于守守益怒命一健邑丞帥兵數十往以取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飜盆而下雷火轟掣殊不能進亦同返以告守曰然則任之呼子問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綵色子具言如是如是其外內裳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堆積甚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一靑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卽脫之與一柳黃袴同置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接之如常時吾自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

判曰吾有一語欲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邪公亦何乖謬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欲罵之遽起入內急呼妻罵守言吾爲老畜所辱乃敢道此語云云妻抑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聞其言女容貌衣飾如此乃顧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葢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攢諸桃園中時判他出未知死時所著衣今言其容色衣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妻云云其當是吾女邪守曰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何以怒爲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應之既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巡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二百輩護行守與羣僚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即命發判女冢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竅如指大若有物久出入者即斲棺視女貌如生因舁而焚之葢守知女鬼已

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嬲名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絕後子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毘陵之北地曰橫林有查老者居之年踰五十而死死後魂歸于家不見其形但空中言語其音卽查之素也凡家事巨細一一豫言之某當行某當止點檢門戶什器失物則指其人姓名及物所在是以貨殖獲利爲事不誤而無失物之虞家因以致富外人過謁者亦聞其言至于設宴邀賓亦陳一席于主位以爲查席仍聞查言勸酒留客等了了分明久之人亦不爲異也如是及三年一日語家人曰我今去矣遂泯

北濠之東有一巫人呼爲某捉鬼嘗爲人送鬼自持呪前行令一童擔羹飯香燭紙錢從之旣行童覺漸重愈前愈重至不能任巫乃令置之地取紙燒之以驗見紙上黑氣一道卓然如立巫曰此寃鬼難治與童皆怖其舍擔疾趨而前鬼卽隨之至前轉角三家

村巫大叫一家出救扶歸其家既而與童皆死

涇縣志補遺明萬曆間徐薦所榜爲濟南太守時有喜峰口軍丁楊化以討軍裝盤費來萊陽寓于大郊家亡何化約大郊去集場買貨戴星而行中途化酒醉墜驢大郊按化腰有銀包陡起謀意用韁繩勒死委屍海中數日有死人漂泊于氏屋畔衆疑乃化也忽大郊姪婦李氏對姑言曰此來者非楊長官邪言畢倒地隨躍而起出門扯住一老人厲聲叫曰吾楊化也被于大郊謀死汝輩何不爲我申寃即同衆去拿大郊大郊强辯李卽掌大郊面拽之去竈前取出原銀大郊無辭里老首縣縣官謂事出鬼怪不成招竟解撫臺撫臺發濟南太守鞫問太守拘審李氏言言當其情實大郊俛首輸服然不敢遽信次日再審如故又次日再審亦如故太守知情眞事確乃嘆曰烏盆報寃果有之耶遂取供招解撫臺李氏之夫于得水又哭訴曰李氏彌月作鬼蛻萬無生理妻死則子無乳必死妻子死民亦不能生矣求府主救之太守笑曰爲楊化報寃易爲李氏還魂難濟南城隍最

靈曷不告之得水泣曰城隍木雕者求城隍莫若求府主太守不得已次日將刑具皂快盡列于傍俾聽審一呼楊化李卽應曰小的在太守諭之曰汝附魂李氏爲報冤耳今大郊抵汝冤雪矣李氏有夫有子可使眞魂不返致夫無妻子無母邪汝當速去遲則重處李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待兒子來卽去太守曰汝兒子來何用李氏爲速去之不去撻汝命左右行杖皂快齊聲大喊李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去李起身外走太守喝守門者扭轉令其跪高聲諭之曰楊化不許在吾府汝李氏也將何之化速去不去撥汝命左右行撥皂隸又齊聲大喊李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去又起身外走太守又喝守門者扭轉令其跪高聲諭之曰楊化不許在吾府汝李氏也將何之化速去不去夾汝再命左右行夾皂快又齊聲大喊李氏因仆地太守曰死去便有生機矣命得水抱起耳邊指其名喚之不醒又連聲喚之須臾李氏發戰汗出如雨張目視夫曰吾婦人也如何在此令夫負之出太守以硃筆書數字貼其胸膛戒同行者再毋犯楊化

姓名越日李氏精神復舊太守慮此獄後無質對將返魂事備詳兩院繳句云李氏不復能楊化語以後會審免提太守仕至大方伯

明外史王賓傳賓奉母至孝疾卒抱母不釋已死復蘇連呼其母乃絕葬後室中夜半聞呼母聲母曰我在此答曰兒捨母不得如是數聲母慟哭久之始息

徐州志賈媼節婦陸氏女頗解文事夜讀史至舜誅四凶心疑之曰何物四凶乃敢爾邪忽牕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啓戶視之寂無所見媼遂得怖疾而終年八十餘

太平府志姚瑄三山姚氏子生平英武果毅人莫敢犯好以雉尾束冠上卒而爲神號姚大先鋒本縣暨上江諸郡皆尸祝之罔不響應墓在三山之麓名姚仙墳樵牧不敢近

東鄉縣志湖漢二王楊橋祖廟神也唐麟德間發迹於鄱王嶺出身于扶桑陂漁者舉網得異木置之水岸鄉有婦人日捶衣其上樹輒流血鄉人怪之時有異人至請爲塑神像皆金甲仗劍足下各履一人一

俯一仰名爲贔屭常降乩曰吾神非漢亦非湖生在春秋戰國初要知吾神眞名姓先有公輸後有吾里人進士羅必元仕福汀州汀苦大疫羅迎二王至福建時六月爲之降大雪且皆黑色相傳爲多化紙錢大括北風和雨而成之者疫遂平愈且降神曰有異事不可無詩以紀之乃題曰削鐵隨風片片飛烏鴉一陣與天齊窻前點點蠅敲紙堦下紛紛墨染泥幾樹榴花桑葚子滿池氷凍碧琉璃任他彩筆吟風者誰敢輕輕作此題廟在三十一都至今靈顯每旱禱之必應

處州府志一逸士道經蔣家嶺陰雨吟曰山前山後雨濛濛忽路傍一宅有女刺繡簾內續曰纔入桃源路便通士曰偶向堂前逢繡女女曰豈知簾外有詩翁士曰三春楊柳家家綠女曰二月桃花處處紅士曰欲問今宵端的事女曰想來只是夢魂中士曰爾鬼耶遂不見惟叢棘環孤塚而已

雜鬼神部雜錄

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

聧車志衣服鬼名甚遼又世說曰人見死者著生時衣服然則衣服亦復有鬼耶

紫元夫人受寶書于魏華曰有泄我書身爲下鬼塞

諸河源

虎所至倀鬼爲之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之類布地葢此鬼嗜酸而不顧虎虎乃可擒

捫蝨新話鵝有鬼兔亦有鬼抱朴子曰吳景帝有疾覡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而埋于苑中深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加賞而卽信矣竟日無言帝推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卽白然則鵝死亦有鬼也稽神錄云楊邁田獵放鷹于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卽其草而求之得兔骨一具兔之有鬼也鵝有鬼兔亦有鬼而阮瞻作無鬼論何也

補筆談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歲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痁作將逾月巫醫殫技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眞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

後擘而啖之上問大鬼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苦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圖之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我同夢爾道子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衞聖德因蹈舞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會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搨前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象觀此題相記似始於開元時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一石志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漢大司農鄭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始有畫耳鍾馗字一作鍾葵

侯鯖錄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

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春風急西樓美人春睡濃繡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此必太白子建鬼也

北夢瑣言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熱寒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哉夫喪亂之間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關妖之說正謂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閭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窻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即撲入驚魘須臾而止

蠡海集人曰老氏之徒有天地水府三元三官之說何也蓋天氣主生地氣主成水氣主化用司于三界而三時首月之望候之故曰三元金爲生候天氣土爲成候地氣水爲化候水氣三元正當三臨宮故曰

三官也

可談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歸就乳多痒其母俗呼爲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竊其家物以出男魃竊外物以歸

同話錄九歌國殤非關雲長輩不足以當之所謂生爲人傑死爲鬼雄也江鄉淫祠有馬陂大王爲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爲靈響俗呼殤神必是小人死鬭忿怒之氣不泯而爲厲者也老母言年十六七時避盜山間一民家與其婦女處于屋後小房間坐忽覺簷間有聲如蝙蝠者老母先聞之而其家婦女未聞也有頃聲稍疾大其婦倉皇出門仰視之扣齒而言曰待去叫丈夫漢歸老母亦隨之到門外仰視但彷彿見空中有黑影如蝴蝶狀散去問婦人何故如此應曰神道心亦不知爲異數日後盜息歸家以告長上方知其家亦祀此神非良民也殆自投虎口矣俚俗傳之其聲作于前則吉而勝作于後則凶而負楚俗有此蒞官者當知之

諧史鬼物之于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

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爲妖爲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爲守居之無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于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于郡廳事安牀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與禍福何獨貽害于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聞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霅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

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談撰江浙間多事一姥曰利市婆或曰利市波乃神所居地名非婆也或謂鄱縣令死而爲神又不知緣何得此名耶

吳社編吳風淫靡喜訛尚怪輕人道而重鬼神凡神所棲舍具威儀簫鼓雜戲迎之曰會今郡中最尚五方賢聖會按五方賢聖之名考古祀典圖經皆不載或以爲五行之神余意吳爲澤國地濱五湖當是五湖之神或又以爲五龍亦此意也搜神記則謂神皆有姓氏及爵土封號其說不經又謂其司主民間疾疫故吳中是會必以五月行蓋祖其說頃見五方之外肖像爲一緇一黃緇曰勸善黃曰匡阜是蛇而足矣神之首曰至尊余謂至尊者人君之號惟龍有君像宜當之又其居爲黃屋朱軒僭擬乘輿若舍夫神龍而彼花竹之妖魅川壑之精靈尸之未有不膺帝罰者也

見聞錄正德六年薊寇流刼自相衛入晉所過城多

下六月至潞之西火鎮城中戒嚴兵食俱乏懼不能守賊舉衆北來至蘇店鎮去城僅十里萬騎壓境烟塵蔽天呼吸可至乃經宿逡巡而返莫知所謂後有被擄旋者言賊見潞城下有一大人長數丈金甲手刃巍然若神馬羣嘶策不敢進忽大風飛走石砂賊驚竄倒戈晝夜行二百里下太行稍息或曰長狄禦寇或曰漢武安王顯靈皆未可知而賊騎飛遁城得保全則實受其庇非誣也余嘗讀漢書見元帝咸寧二年襄武縣有大人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單衣拄杖忽失不見晉苻健時新平縣有長人五丈餘邑人張靖言今當太平問其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河溢蒲津寇登得一履于河長七尺三寸健見而笑曰覆載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信不誣也令釋之潞之長人亦不足爲怪然古者以長人見爲不祥今寇退城全亦不可謂不祥也

賢奕敢當姓石五代時人劉知遠爲晉祖押衙遣力士石敢當袖鐵椎侍晉祖與愍帝議事敢當鬬死殺

懸帝左右今人家門外所立之石是也

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犬實蜀漢王孟昶像也宋藝祖平蜀得花蘂夫人奉昶小像于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應因命傳于京師令供奉蓋不忘昶以報之也人以二郎挾彈者卽張仙誤也二郎乃詭詞張仙乃蘇老泉所夢仙挾二彈以爲誕子之兆因奉之果得軾轍二子見集中

日知錄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爲終葵馬融廣成頌翬終葵揚關斧蓋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儺之爲耳今人于戶上畫鍾馗像云唐時人能捕鬼者元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未必然也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固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又有淮南王佗子名鍾葵有楊鍾葵丘鍾葵李鍾葵慕容鍾葵喬鍾葵段鍾葵于勁字鍾葵張白澤本字鍾葵唐書有王武俊將張鍾葵則以此爲名者甚多豈以其形似而名之抑取辟邪之義與左傳定四年分康叔以殷民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

蕃俗信鬼匈奴欲殺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爲貳師立祠室慕容儁斬冉閔于龍城過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人言閔爲祟儁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其日大雪魏太祖殺和跋誅其家後世祖西巡五原回幸豺山校獵忽遇暴風雲霧四塞世祖怪而問之羣下言跋世居此土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古弼祭以三牲霧即除散後世祖蒐狩之日每先祭之蓋伯有爲厲理固有之而蕃俗之畏鬼神則又不可常情論矣

雜鬼神部外編

神異經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丈腹圍如其長頭戴雞父魌頭朱衣縞帶以赤蛇遶額尾合于頭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飯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道師云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有黃父鬼

述異記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

連眉一目

周秦行紀余貞元年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閽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

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糚衣靑衣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寖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眞妃子余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眞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旣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眞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眞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元宗多曰三郎）數幸華淸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眞視潘妃

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眞名也）說懊惱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眞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烟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從畏木彊太眞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

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座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作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眞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絫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畱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

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回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酉陽雜俎酉蟲鬼名髮廷廷厠鬼名頊天竺（一曰笙）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馬鬼名賜虵鬼名側石圭（一曰塵）井鬼名瓊衣服鬼名甚遼

續酉陽雜俎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豔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十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謝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惟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叩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

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蹶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神也奉上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旌異記臨川王行之爲廣州龍泉尉表弟季生郡人也來訪之泊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靛身朱髮倏然而入漸逼臥席冉冉騰其身行于腹上季生素有膽氣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叫呼之聲甚異項刻死而形不滅明旦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或與談及神怪事則出示之

幽怪錄巴邛橘園中霜後見橘如缶剖開中有三老叟相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蔕固耳一叟取龍眼食之食訖餘脯化爲龍衆乘之而去

志怪錄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

聞見近錄鞏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眞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一日方醢肉几上肉中哀號累日不絕蔡

元長作尹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爲棺斂飯僧燒之灰燼中得白骨一副

獨異志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斂有一朱衣人來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旣入哀慟尤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子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屍共臥在牀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雲笈七籤四規之道必見尊神東規當見仙二人冠丹纚之冠面貌狹小耳高其頭身皆生黑毛見之勿驚西規當見西王母玉女侍之南規當見中和無極元君一身十一頭冠自然之冠衣赤色北規當見天皇君十三頭衣冠之色如其時也或見一人衣黃衣冠黃冠白鬚者卽延壽君也少者受命君也或見一人赤衣赤幘年少者稟命君也老者司命君也或見二人羽衣黃色元冠察行君也或見三人羽衣赤色青冠聽響君也或見一人大冠朱衣執筆札者司過君也或見一人黃衣冠掩面者增年君也或見二人赤裳視形君也或見玉女青衣者名曰惠精玉女或

見玉女黑衣者名曰太元玉女或見玉女赤衣者名曰赤圭玉女或見玉女黃衣者名曰常陽玉女或見玉女三人青衣紫下裳俱來者一名常在一名絕洞一名五德或見九玉女衣服五綵俱來者一名上一名（闕）一名扶一名靈闕一名孔林一名憑一名住一名多一名（闕）或見一人目下徑三寸黃衣青下裳者同目君也或見嬰兒長二三尺向人笑者是九都童子也或見童子長五六尺立而笑其左上有自然蓋者曰中童子也右上有自然蓋者或見人頭鳥身五色元黃者上上太一君道父也或見九人皆衣青而白首者無極太元君也或見一人長六尺五寸冠角冠白衣赤領或虎文鳳章者姓李名耳字伯陽見之常以平旦或見一人長六尺七寸冠重華冠白衣青緣者名李⿰火舌字伯陽見之常以日出時或見一人長六尺九寸冠重華冠五色衣者名李（闕）字伯光見之常以食時或見一人長七尺二寸冠辟邪冠衣羅袿形象龍蛇者名李石字孟公見之常在禺中或見一人長七尺三寸冠飛龍冠衣朱衣者名李重泉字子

文見之常以日中或見一人長七尺五寸冠三傑冠衣朱衣者名李定字元陽見之常以日昳或見一人長八尺冠皮毛冠衣黑衣者名李元字伯始見之常以日晡或見一人長七尺五寸冠自然冠衣龍蛇者名李願字元生見之常以日中或見一人長九尺五寸冠自然冠衣青紫者名李德字伯文見之常以黃昏

玉清神母姓廉名銜字菦彥長九寸九分著元黃素靈之綬頭戴七稱珠玉之髻冠無極進賢之冠居無上之上太極珠宮七寶府五靈鄉元元里下治兆身玉帝宮中上清眞女姓厥名廻字粥類長六寸六分著青寶神光錦繡霜羅九色之綬頭戴玉寶飛雲之髻冠元黃進賢之冠居無上之上崑崙太幽中宮明堂府九光鄉大化里下治兆身天庭宮中太極帝妃姓元名虛生字伯無長七寸七分著元羅流光五色鳳文之綬頭戴七寶元雲之髻冠無極進賢之冠居元景之上太清極元宮中玉房府三丹都丹元里下治兆身極眞宮中太上君后姓遷名合孩字合延生

長三寸三分著七寶飛精元光雲錦霜羅九色之綬頭戴九元玉精顏雲之髻冠元黃無極三寶玉冠居太清九元之洞無極眞宮丹精府雲光鄉元元里下治兆身太皇宮中此四宮雌眞一之神是天元始生之陰官受號帝妃也其始元氣未立五政未開光景未通氣極虛無無上無下無外無內無左無右無前無後太上之元精元始之妙眞虛極之先結氣而凝混化萬物天地得存皆由於四眞也

腦神名覺元子字道都形長一寸一分著白錦之衣頭戴三梁寶冠髮神名元文華字道衡形長二寸一分衣元雲錦衣頭戴無極進賢之冠皮膚神名通衆字道連形長一寸五分衣黃錦飛帬頭戴三氣寶天冠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形長三寸六分衣五色章衣頭戴通天之冠項髓神名靈謨蓋字道周形長五寸衣白錦素帬頭戴三梁寶冠膂神名益歷輔字道柱形長三寸五分衣白玉柔衣頭戴元元寶冠鼻神名冲龍玉字道微形長二寸五分衣青黃素錦飛帬頭戴遠遊之冠舌神名始梁峙字道岐形長七寸著

絳錦飛帬頭戴進賢之冠八景都竟並如嬰兒之形喉神名百流放字道通形長八寸八分著九色章衣戴平天紫晨之冠肺神名素靈生字道平形長八寸一分著白錦飛雲之衣頭戴九元寶冠心神名煥陽昌字道名形長九寸著絳章單衣頭戴玉晨寶天冠肝神名開君童字道青形長七寸衣飛青羽帬頭戴三梁之冠胆神名龍德拘字道放形長三寸六分衣青黃綠三色之帬頭戴無極進賢之冠左腎神名春元眞字道卿形長三寸七分著五色變光之帬頭戴遠遊之冠右腎神名象地無字道生形長三寸五分衣白錦單衣頭戴三氣寶光之冠脾神名寶元全字道騫形長七寸三分著黃錦飛帬頭戴紫晨之冠八景都竟並如嬰兒之形胃神名同朱育字道展形長七寸衣黃錦飛帬頭戴平天紫晨之冠窮腸中神名兆滕康字道還形長二寸四分衣絳章單衣頭戴三梁之冠大小腸中神名蓬送留字道廚形長二寸一分衣黃絳飛帬頭戴玉晨寶天冠胴中神名受亨勃字道靈形長九寸一分衣九色章衣頭戴飛晨玉冠

胷膈中神名廣瑛宅字道仲形長五寸衣白錦飛帬頭戴無極進賢之冠兩脅神名辟假馬字道成形長四寸一分衣赤白二色之帬頭戴九元寶冠左陰右陽中神名扶流起字道圭形長二寸三分衣青黃白三色之帬頭戴遠遊之冠右陰左陽中神名苞表明字道生形長二寸三分衣青黃白三色之帬頭戴遠遊之冠道一內神名逮無馬字道極生形長二寸五分衣紫文明光錦帬頭戴無極進賢之冠在兆臍下丹田之中總統三部二十四眞髮神蒼華字太元形長二寸一分腦神精根字泥丸形長一寸一分眼神明上字英元形長三寸鼻神玉壠字靈堅形長二寸五分耳神空閑字幽田形長三寸一分舌神通命字正綸形長七寸齒神崿鋒字羅千形長一寸五分七神同衣紫衣飛羅帬並嬰兒形心神丹元字守靈形長九寸丹錦飛帬肺神皓華字虛成形長八寸素錦衣黃帶肝神龍煙字含明形長六寸青錦披裳腎神元冥字育嬰形長三寸六分蒼錦衣脾神常在字魂停形長七寸三分黃錦衣膽神龍曜字威明形長三

寸六分九色錦衣綠花帬六府眞人處五藏之內六府之宮形若嬰兒色如華童命門桃君者攝稟氣之命此始氣之君也還精歸神變白化青合規挺矩生立肇冥天地之資元陰陽之靈宗金門玉闕房戶之寶並制命于桃君之氣也故太一還景帝君合魂還景者俱混洞以萬變合魂者化精液而生也精變之始由桃君而倡以別男女之兆焉桃君名孩道康字合精延一名命王一名胞根上清微天眞名防中中禹餘天眞名元下大赤天眞名德丘左無上眞名⿱天⿰天天右元老眞名众中央太上眞名（⿱地⿰地地）

異聞總錄長慶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鎭陽也進士王泰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於野乃晝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犬顧泰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曰鎭陽之難耳犬曰然得逢捷飛亦郎之福也許捷飛爲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行爽於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於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于吾何誅神祇尚不懼兇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

化爲人拜曰幸得奉侍然揵飛鈍於行請元從暫爲驢借揵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矣犬乃乘之泰甚懼然無計禦之但仗正心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揚眉而笑曰揵飛安得事人犬曰吾已委質於人乃曰郎幸勿怖大頭者抵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揵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揵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爲上味得人則戲投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既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憩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犬抑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啓門喜曰揵飛安得與上客來犬曰吾遊冀州不遇廻次山口偶事王郎郎以違鎭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泰於廳中盤饌品味果栗之屬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飼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揵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盡矣老人曰不待啓言已令滌器俄

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捷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懽安敢惜焉遽名寵奴有頃聞寵奴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南辭色頗不平泰請歌卽唱老人請卽必辭拒尤曰寵奴之不肯歌當以無侶爲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名乎主人遽令邀之少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鮮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卽唱請寵奴卽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盃固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常日請歌寵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疋磾殺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卽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中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人所乘而與馬皆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

州刺史劉琨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路隅有朽髑髏傍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視之若四眼蓋所名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不可知也

幽明錄河東賈弼爲瑯琊參軍夜夢一人瘡皰大鼻瞷目請曰愛君之貌換君之頭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覺而人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此後能半面笑啼兩手及口中各提一筆書之詞翰俱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〇上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七卷目錄

神像部總論

祛疑說（神像所以靈）

神像部藝文一

爲宰相賀趙郡鑄天尊及佛有諸瑞表　唐孫逖

下泊宮三茅君塑像記　王師簡

大羅天尊畫像讚（并序）　梁肅

畫元始天尊釋迦牟尼佛讚（并序）　穆員
碧落天尊像記　李訓
樊侯神像災記　宋歐陽修
三皇神像記　元牛繼志
關聖帝像讚　明沈仲寅
神像部藝文二（詩）
金銅仙人辭漢歌（并序）　唐李賀
淨因大覺禪師以閻立本畫水官見遺報之以詩　宋蘇洵
題關帝像　張商英
廬山有勝處曰臥龍南康朱使君始築茅繪諸葛武侯像于其中以書屬予賦詩寄題此篇　張栻
瓊花木后土像　金党懷英
續金銅仙人辭漢歌（并序）　元于石
題劉節使所藏顯宗御畫莊子像　丘處機
李伯時姑射仙像卷　黃璋

終南進士行和李五峰題馬麟畫鍾馗圖　薩都剌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像圖　吳萊
題王母醉歸圖　楊維楨
題鍾馗圖　明凌雲翰
題謝衞同鍾馗移家圖　湯引勳
漢口拜關帝遺像　張惣
土偶禍　沈周

送門神　前人
神像部選句
神像部紀事一

神異典第四十七卷

神像部總論

袪疑說

神像所以靈

設土木像敬而事之顯應靈感此非土木之靈乃人心之靈耳夫壇場社廟或興或廢有靈有不靈者係人心之歸與不歸風水之聚與不聚蓋人者具眞覺之靈受中和之氣天地之內莫靈於人人心所聚靈氣之所聚也彼得風水之利者氣脈停止人心精爽

得以依之此所以愈靈而愈興也其失風水之宜者和氣不聚人心精爽無所依棲隨而蕩散此所以日廢而不靈也凡壇場立於風水會聚之地而人心歸向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此理欲助其靈乃取活蛇生鴉或縛獮猴藏於土木偶之胷腹此非助靈之道實助其妖孽耳知者不可以不戒

神像部藝文一

爲宰相賀趙郡鑄天尊及佛有諸瑞表

唐孫逖

臣等伏見趙郡奏鑄等身元始天尊其日天氣晴和祥雲散彩又開模未畢先出白光尊容漸見豪光圓滿其花冠輝耀白色如玉遍身衣帔自然雲霞眉上有兩點白光流轉照耀又鑄等身釋迦牟尼佛螺髻兼遍身自然玉色唯頂至面爲紫金色聖情敦道天心護法爰降宸儀將崇寶相鑄寫之際禎祥屢臻初

法止於上京遂呈祥於外郡金姿玉色不假琢雕霞帔霓裳非因藻繪見祥光於眉宇生瑞氣於雲端曲示明徵宛如合契元貺稠疊用彰萬億之期蒼生何幸盡登仁壽之域臣等忝侍軒墀倍深欣慶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仍望宣示朝廷編諸簡冊

下泊宮三茅君塑像記

王師簡

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人活國其用不極繇乎恬澹者則詣眞理乘化出入人紀罔窮廣成枉軒皇之尊闕令闡元元之訓冥搜虛極呼吸日月上賓之軒代有其人茅眞君伯氏仲氏虔奉元樞退然若喪脫屣萬類騰跡三清學宗其門者綿代不絕時謂朝山之月有駕擊轂白鶴紫氣必應其晨或者詭說則曰眞君住此以掌吳越司命籍人寰生死吾不知故闕書且嘗遺一畝之宮於山之陽去而復返其號下泊之治榛蕪積焉游者憮然則有東周黍離殷墟麥秀之嘆矧靈仙何處哉我河東廣平公爲藩吏之師法實奉黃老以根政源嘗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爲以宅清靜元門垂祐有國有家者屬焉由是捨俸

入之錢以宏其棟宇道眞君之像惟肖其儀形設雲幄於兩楹分玉座而鼎足以嚴其觀雙侍童衛焉以備其教龍虎君翊焉昇其堂塗稽首拜手恍若前後左右旄節羽衛從諸天行揖其冰容以敬以肅又若美其目口流涕發論破人昏惑往眞之跡將墮而復振此教之演廣被而弘敷其率教者興廢繼絕實由乎人力蒙福獲祉必感乎至公爰以黃籙法會元辰修畢仍歲畢緝繪紫陽玉眞當負扆而頒命列陪位而贊拜磬雜天籟宵燭如星奉章上元昭啓昊帝蓋所以保和封內儲慶皇家門閥之祥我事丘禱至哉賢侯之業也粵元和甲午歲十一月二日新宮始成無傷物力公之宇內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合造化道士孫智淸元門龜龍以標儀矩受成事指顧而叶焉乃欲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請介於戎政者讚而刊之師簡驗於良畫故不敢沒其美云

大羅天尊畫像讚（并序）

梁肅

維唐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以大功平大難以大孝纘大業少康復業下武繼文丕丕崇

崇千古同德亦既厭代去而上仙衣冠留於喬岳曜魄歸乎太極惟夏四月十有八日實遺弓之辰皇上追聖祖之烈光申孝孫之永慕載揚至道之蹟用弘上清之福爰詔國工以是日畫大羅天尊像一軀混成眞精揮倬神化包裹六極覆露九皇巍乎道主之德相既明至哉聖人之孝思可見小臣肅拜手受詔爲之讚云

至陽之原無窮之門大羅之界象帝之尊文明武德有赫孝宣道光乾元人畏軒轅翼翼睿宗嗣武統天或圖尊容追孝前文肅拜稽首臣敢颺言惟此功德載煥載元既祐聖神介福無邊亦祐我后壽考萬年

畫元始天尊釋迦牟尼佛讚（并序）

穆員

聖人之教有三儒之先師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又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乃崇樹景福追護既往有無上無邊之力非智智識識之功則道釋二宗其用一致記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歲孟秋晦我王母太原郡夫人棄養之辰我公霜露永懷發是上願謂夙夜種德以

無忝爲念裕蠱垂範立家開國不足以爲顯鼎鼐之豐蘋蘩之潔不足以爲饗蓼莪罔極石窌啓封不足以爲報且曰元始天尊大道之原也釋迦牟尼萬聖之祖也以五綵繪圖二睟容及此辰而就

眷命小子贊揚聖功其詞曰

嚴哉煥乎觀有迴向有類夫朝日初昇圓月始望又若二聖現於空中髣髴乎不知其像我公孝思福應如響於乎聖力巍巍蕩蕩

碧落天尊像記　　李訓

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誼譔諶衘恤在疚寘懷靡所永言報德思樹良因敬立大道天尊侍眞像粤若稽古藐覿遂初眞宰貞乎得一混成表於冲周元之又元蹟超言象之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山順風勞乎靡索汾陽御辨窅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於寥廓之場焉至於玉笈宣徽瑉函吐祕方壺神闕蒙穀靈遊倏忽九陔導飛廉而從敦圉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雲氣固亦昭章逸軌肸蠁孤風淳化其瞭幽契無爽伏以光妃含貞

載德克懋瓊儀延慶台華正位藩閫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箴訓故紘綖是肅粢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闈以睦況倚閭分甘之澤徙居側盼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域抗志澄源淮館儀山參鴻寶之靈術楚壇敷教暢微言之盛範儒元兼洞眞俗兩該德冠母儀事高嬪則豈圖昊天不惠積善無徵咎罰奄鍾荼蓼俄集訓等痛纏過隙感切風枝泣血攀號自期顚殞祇奉嚴訓慈勉備隆偷存視息遄移氣序几筵寂寞瞻望長違創巨徒深寄哀何地所以貪建餘漏祈福元宗敬寫眞容庶幾終古而土木非可久之質鎔鑄爲誨盜之先肅奉冲規圖輝貞質睟容伊穆元儀有煒金眞摛耀疑金闕之易奔琳華揚彩若琳房之可覲霓裳交映欻駕斯留帝晨飾翠美之雲香童散朱陵之馥載彫爰戢式展歲祈以此勝因上資神理伏願栖眞碧落飛步黃庭謁羣帝於天關攜列仙於雲路融心懸解宅美希夷住儀鄰以洞煥指乾坤而齊極介茲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循陔自勖冀申烏鳥之志孔明在鑒匪

日道遐昌言嗶聞庶斯無隔昔人銜哀罔極鉛槧騰聲柔紛克劭義切張憑之誄至德興思痛深陸機之賦況清輝懋範宛若前蹤瞻言景行敢忘刊紀餘魂弱喘情不逮文謹託眞猷直書心事音儀日遠風烈空傳叨心感慕終天何及

樊侯神像災記

宋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忿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

雹天之所以震雄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列侯之威靈暴矣哉

三皇神像記　　元牛繼志

事神以像非古也惟夫世代遼邈影跡莫按人雖存乎敬事之心而舉目無形似可覩不怠而輟焉者幾希矣此像事之不可廢也皇元混一區夏制度文爲夐超千古俾天下郡邑得以通祀伏羲神農黃帝氏額其殿曰開天門亦曰開天像設巍然享以春秋二季月所以示天下以報本反始一其敬而起其怠也淵乎遠哉按古傳記三聖人生各數千百載伏羲氏風姓繼燧人氏而生蛇身人首神農氏姜姓繼風氏而王人身牛首黃帝氏姬姓代姜氏爲天子有冕樞之祥垂衣而治雖歷紀載茫昧有薦紳之所難言者然當鴻濛肇判人物乍形始而粗疎后漸精密要亦近似然者武强故廟神像華美殊失太古淳龐之眞

至正丙申歲南陽周侯實尹是邑乃謀諸監縣昔寶赤公因與搜故實稽圖史擇匠之良者易而新之去華以樸反俗用古然後三聖之像煥然以歸於正雖去今千百世宛如羹牆之彷彿既乃拔文于予俾鑱諸堅珉示其民以駿奔也予惟像以道存者也向使三聖人之道不足以利天下澤後世雖其姓號於今無聞焉可也像又何有請以其道之見於功德施諸天下後世者言之厥惟今之人孰不棟宇以居乎孰不衣裳以處乎孰不舟楫以濟不通馬牛以引重致遠乎孰不佃漁以鮮食耒耜以粒食乎孰不重門以自固臼杵以養生乎孰不文籍以紀事孰不弧矢以威亂乎孰不交易於市以通貨財醫藥以攻疾病棺槨以厚死亡乎不能不然而不知其所從不幾於忘本乎考之易繫始爲卦畫佃漁之教者我伏羲氏也始爲耒耜交易之教者大抵又皆我羲農及我黃帝氏也其他如制嫁娶嘗百草立醫藥作甲子造律曆散處他書皆所以前民用以開物成務者也三聖人之福利我後人者何如哉雖復家置一廟人尊爲祖

每出入祭飲食祭猶不足謝聖澤之萬一况一邑乎然像與道相爲悠久道存而像顯則道益彰俾是民覩三聖人之像尊其瞻視以齊其恭於外復俾聞三聖人之道啓其向慕以齊其敬於內敬恭兩盡內外交至於事神之道不庶幾其備矣乎

關聖帝像贊

明沈仲寅

認仔細此是髯將軍亦是壽亭侯亦是武安王亦是伏魔帝三國英雄多若薺人何不畫曹瞞父子孫兒兄弟丹鳳之星欲流青龍之血猶膩世有懷二心者人蓄鬼志睹斯像急須廻避

神像部藝文二　詩

金銅仙人辭漢歌（并序）

唐李賀

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迹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

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凉渭城已遠波聲小

淨因大覺禪師以閻立本畫水官見遺報之以詩　宋蘇洵

水官騎蒼龍龍行欲上天手攀時且住浩若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臣左右乘魚黿矍鑠相顧視風舉衣袂翻女子侍君側白頰垂雙鬟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蠻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旗壇長刀擁旁牌白羽注長弩雖服甲與裳狀貌猶鯨鱷水獸不得從仰面以手攀空虛走雷霆雨雹晦九川風師黑虎囊面目昏塵烟翌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關我從大覺師得此詭怪編畫者古閻子於今三百年見者誰不愛予者誠已難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禪報之以好詞何必畫在前

題關帝像　張商英

月缺不改光劍折不改鋩月缺白易滿劍折尚帶霜勢利尋常事難屈志士腸男兒有死節可殺不可量

廬山有勝處曰臥龍南康朱使君始築茅繪諸

葛武侯像於其中以書屬予賦詩寄題此篇

張栻

廬山仙靈宅佳處固非一頗聞臥龍勝幽深諒難匹懸瀑瀉琮琤石壁兩崒嵂草木被光輝波瀾動囘沒今年朱使君下馬怳若失徘徊領妙趣指點築茅室爲愛臥龍名英姿慨超軼於焉儼繪事長風起蕭瑟髣髴梁父吟尚想翁抱膝慘淡風雲會飄忽日月疾獨存經世心千載詎可汩褰裳欲從之雲濤渺寒日

瓊花木后土像　金党懷英

皇媧化萬象賦受無奇偏胡爲墮愛境亦爲尤物牽煌煌靈祠花玉蘂冠春姸婉如傾國姝獨立江湖邊顧惜怨奪移含秀梁宮煙青黃竟自寇始信擁腫全珍材歸好事肌理緻且堅瑑刻方寸餘遺像規汾壖願言稅靈馭要復安所憐神游妙難詰豈以大小懸槐根開夢國橘實游棋仙靜想寶龕中坐納東南天況有大者存指顧超八埏

續金銅仙人辭漢歌（并序）　元于石

魏明帝遣宮官西取長安漢武帝承露盤置洛陽

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俄而盤折銅人重遂不能致唐李長吉賦金銅仙人辭漢歌辭未能達意因作後歌以廣之

漢皇銳意求神仙神仙之效何茫然蓬萊弱水不可到且立宮中承露盤饑餐玉屑不堪飽謂誰有方能卻老人生修短數在天多慾未必能延年秋風吹老茂陵樹年年空滴金莖露建章宮闕隨煙塵塊然屹立惟銅人宮官西來果何意一朝辭漢將歸魏吁嗟銅人如有知口不能言惟淚垂自從曹氏盜神器父子相傳已三世漢宮故物無一存汝獨猶能感舊恩凄然照影臨渭水一折銅人扶不起寧爲棄物委道傍不忍漂泊離故鄉迢迢東望洛城路回首長安愁日暮長安繁華非昔時洛陽寥落誰復悲漢魏興亡何日了長見銅人臥秋草

題劉節使所藏顯宗御畫莊子像

丘處機

顯宗好道當年壯手筆南華古形狀南華去世千載餘狀貌風格知何如只是今人重古道彷彿氣象加

襟裾至人胷中本無待萬竅吹嘘任天籟楊韓嵇阮心不同到了各歸於大塊

李伯時姑射仙像卷　黃璋

三素雲中駕赤螭天風吹袂翠披披神仙可有情緣在手掉芙蓉欲贈誰

終南進士行和李五峯題馬麟畫鍾馗圖　薩都剌

老日無光霹靂死玉殿咻咻叫陰鬼赤脚行天踏龍尾偷得紅蓮出秋水終南進士髮指冠綠袍束帶烏靴寬赤口淋漓吞鬼肝銅聲剝剝秋風酸大鬼跳梁小鬼哭豬龍饑嚼黃金屋至今怒氣猶未消髯戟參差努雙目

觀孫太古周天二十八宿星君像圖　吳萊

大圜杳何極鼇柱屹不傾日月光最耀衆星莽縱橫周天二十八錯粲各有名荒哉審厥象晃朗奪目睛東垣青龍崛西囿白虎獰翺飛鳥隼狀偃伏龜蛇精紫宮自然拱銀漢無復聲五行所經緯甘石知性情

上界足官府神人居穆清韡曄逞幻怪顛顙振鏗轟
跳踉鬼脚捷舑舕獸面赬裳衣牙躶襲角鬛紛披鬇
豈其太白變嬉戲類㾟瘿或者熒惑動威怒流欃槍
照臨多芒角躔次在縮贏揣摩過人料綵繪匪世程
伊誰駕一氣得以導九坑想像陵倒景觀遊撫層城
虛空何宮宇蒼莽孰節旌毋寧秉筆際溘此埃風征
凡夫本狹見四顧惟寰瀛夜叉氷澁呀羅刹炎徼瞠
鮫女買綃出狗夫銜筋爭祇疑列宿質却混殊方氓
山神對我搏刻石華山陘海神靳我畫浪卷滄海鯨
天神詎可識萬古欺聾盲星占世有職畫史吾奚評

題王母醉歸圖　楊維楨

瑤池春暖波如潑不與紅妝洗嬌面仙娥泛月蕊宮
來催宴瓊花開水殿麻姑滿進九霞觴金盤鮓熟芙
蓉香歌雲繚繞紫鸞管舞飆淑酒青霓裳阿母嬉春
淡妝束雲冠巧琢梅花玉酒痕凝頰呼不醒扶上仙
山雪毛鹿綺袍半脫露香肩飛控不動金連錢天風
吹夢渡弱水含羞倦倚雙嬋娟歸來笑拂龍髯席汗
濕鮫綃睡無力玉鉤齊上水晶簾十二瑠樓月光白

吳興畫史筆如神丹青貌得瑤池眞劉郎自是識仙趣看花同賞元都春圖中彷佛一相見何必蓬萊問清淺便呼靑鳥報鸞箋蟠桃明日重開宴

題鍾馗圖　　明凌雲翰

湖風吹沙目欲眯官柳搖金梅綻蘂終南進士偃然起帶束藍袍靴露趾手掣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蝟磔於思含老齒頤指守門荼與壘肯放狐狸搖九尾一聲爆竹人盡靡明日春光萬餘里

題謝衛同鍾馗移家圖　　湯引勣

寒雲潑墨陰風峭冬青葉底休畱叫老魅梁間忽作聲四下妖精俱起嘯兩星執法未能訶坐見綠蕪生白波曲逗銅魚窺寶甕倒騎鐵馬試金戈草烟花露橫鋪襯十二闌干飛鬼燐足健何妨海藏深耳頑不怕雷司近腓猪疥狗森森立虎豹九關隨意入移山換水奏新功鏤雪雕冰增舊習須臾扇動民間怪州閭遍索羔豚賽寺中石佛擁來行廟裏泥神推出拜掃帚斜揮簸箕舞掇轉沙盆齊擂鼓長蠍潛餂壁上鉤短狐暗發溪邊弩八洞神仙尋斂迹河伯土公咸

辟易適從牖下竊聽琴又向階前偷弄笛終南進士鬚垂胷拏家遠避羣魔鋒鼻息衝開刀兩刃目光射透甲三重清漏滴殘更漸急玉宇沈沈露華濕扶桑湧上一輪紅髑髏墮地無人拾

漢口拜關帝遺像　張惣

欣瞻聖帝荊南像骨峭神清迥異常三國有人終戴漢九州何地不尊王日星杲杲昭河嶽今古巖巖凛雪霜一部春秋猶在手浩然眞氣配無疆

土偶禍　沈周

鍠鍠鳴鑼彭彭伐鼓復有旂蓋亦有戟斧精力駿奔無有老豎整整肅肅什什伍伍絳帕帓首花繒繳股中興者神像之以土岌乎其冠被以繡組覡者前導跳梁盪舞亟進如驅遄止如阻云神案行於彼災戶惟災之戶鞠躬傴僂小心來迎翁前後媼家無大小一一拜俯擊牲化楮薦以醇醹祝神加饗稱我神主唯疾唯患我佑我祜覡乃執乩運曰神附擊案作聲覡曰神怒必汝不虔不明告汝渾舍載拜極哀懇苦覡始作書曰有負逋設通夢寐或聆呪詛牛豕如干

等以犬豣鵝鴨及鷄計當倍蓰汝承其償其患良愈簣忽輟運少間復舉謂以汝故往愬嶽府曲爲之解斡生死簿自覶以下如狠如虎從翁及姥不容有語指日令償令面神許翁姥跼蹐無以經紀質我青苗鬻我小女典我衣裳翦我機杼求我親戚貸我鄰比是日之屆其輩來聚土張督責枚舉件數數無虧少物必豐美獻事甫成饕彼尊俎酒肉淋漓撐腸拄肚復有苞苴纔蔵核糈此輩未出患者爲鬼越明之日神復求祀即於東家其作如故哭者在西無警無悟蚩蚩之氓昧乎義理生死係命聽稟有數豈是土偶能奪能與今旣無靈不察何俟噍噍羣小附土利己土豈有知羣小實使此事有類河伯娶婦有豹爲令悉投諸水

送門神　前人

抱關憔悴兩疲兵衆欲麾之我漫禜簡爾功名惟故紙傍誰門戶有深情戟悲雨迹銷殘畫甃賴蟲絲續絕纓莫向新郎訴恩怨明年今夜是分明

神像部選句

漢諸葛亮黃陵廟記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吳主至誠歷七宵而光曜

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

唐陸龜蒙野廟碑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

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色嚴者則曰姥有婦而色豔者則曰姑

宋高宗賜白馬神廟祝文海昌良工塑像如神髣髴而馭若無若存

蘇軾詩先帝膺符命行宮畫冕旒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箜篌祕殿開金鎖神人控玉虯黑衣橫巨劍被髮凜雙眸又古妝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

胡致隆詩一老有靈飛宰堵二神無語鎖寒湫

金趙秉文詩功臣遺像在時有鼠銜鬚

陳賡詩悠然晞風坐東廡倏見繪畫如飛騫仙官華裾乘朱軒旗纛掩藹蛟伏轅雷公電母踏煙霧天吳海石驅鼉黿何時借取霹靂手倒挽銀漢淸乾坤

元夾谷之奇詩升堂拜遺像凜凜增壯氣

明陳繼儒關聖帝詩大身充其庭修髯飄頰輔

顧夢麟詩古像光照人當日誰所撫王神下空立想見風雷俱

神像部紀事一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注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

漢書五行志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始皇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

漢南記安帝見銅人以問侍中張陵對曰昔秦始皇

有大人十二身見於臨洮此天將亡秦之証而始皇誤喜以爲瑞乃鑄銅人以爲像上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傳載亦其人胷上有銘

風俗通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何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轂擊帷帳絳緡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末復其故矣

水經注石柱橋舊有忖留神像此神甞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獰醜君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修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晉書苻登載紀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於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耶今爲陛下立神像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登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像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像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像首以送登

搜神記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

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沈女於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渡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還二女後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神鬼傳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刧官司十人追之刧逕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豬因不覺忽在牀下追者至覓不見羣吏悉見入門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刧者當上大牛少時刧形見吏卽縛將

去刧因云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豬之異而乖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旣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逕奪取刧銜以去

宋書元凶劭傳太祖崩劭卽僞位世祖舉義兵劭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啓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世祖

八朝窮怪錄齊明帝建武中有書生蕭岳自毘陵至延陵季子廟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從三四侍女貌皆絕世以橘擲岳懷中岳心異之乃問其姓名云葛氏岳因請舟中命酒與歌宴及曉請去岳甚悵然岳登舟望之見廟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時入廟岳異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廟中見東壁上畫第三座之女細觀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從也畫壁題云東海姑之神

梁書阮孝緖傳孝緖恆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

扶南國傳其俗事天神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

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

述異記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魏書奚康生傳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南安王楨傳楨爲相州刺史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周書宣帝本紀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

隋書崔廓傳廓子賾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案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

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嶽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

錄異記侯白隋人性輕多戲言嘗唾壁誤中神茶像人因責之應曰侯白兩脚墮地雙眼覷天太平田地步履安然此皆符耳安敢望侯白哉

續文獻通考唐中宗神龍元年九月制曰近聞天下諸觀皆畫化胡之像諸寺亦畫老君之形一種眞容兩俱不可限制到後十日並除郤若有故畱者卽科違勅罪

續博物志明皇獲二十七仙玉像於寧州羅川縣金華洞奇偉異狀各各不同內有心星一座甚美手板復有明致御名其地屬五可思莊其人已百歲後置眞寧觀改羅川爲眞寧縣今有玉像圖傳於世

八閩通志唐開元中有神降於察山之陰乘大木泝湍流而上有林姓者漁於此負之以趨下流還不旋踵復溯而上如是者三心異之取而置石室下遠近望之若植柱然遂名植柱廟里有洪氏女浣其旁忽

一物浮水上狀若銀卮女褰裳探之水漸深爲蛟所噬其家訴於神不終日雷雨暴作剚蛟於水濱得女屍蛟腹中洪氏感涕乃盧其居刻所取木爲像塑其女配焉

陝西通志西安府盩厔縣會靈觀在縣東唐元宗夢一人曰吾是汝遠祖吾之形像可三尺餘今在西南一百餘里汝但遣人尋求吾自應見明日遣人果於西南盩厔縣山中遇一眞容與夢中無異開元二十九年勅中書門下宣示中外勒於石此觀卽遇眞容處也

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夏四月勅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

廣異記杭州別駕朱敖舊隱河南之少室山天寶初陽翟縣尉李舒在岳寺使騎招敖乘馬便騁從者在後稍行至少姨廟下時盛暑見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藏獲亦訝其暑月挾纊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敖亦下馬不見有人

遂壁上觀畫見綠袍女子乃途中覩者也歎息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歎異爾夕既寐夢女子至抱被欣悅精氣越泆累夕如此嵩岳道士吳筠爲書一符辟之不可又吳以道術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于法清淨神乃不至

道敎靈驗記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烟衆人瞻之以爲有寶器之物撈漉求訪又無所見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眞容在江水之內果有人見神光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駕廻留鎭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爲聖容壩亦是玉女壩金砂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在

師友談記東坡云郭子儀鎭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

伽藍記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

一頭擬爲金邑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三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邑久而不償今取卿兒丑多以償邑焉覺悟心不遑安至曉丑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惟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丑多亡日像自有金邑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覩尚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爲齊諧里也

悅生隨抄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爲陸羽之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也因目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唐國史補江南有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乃往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曰何曰陸鴻漸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葅庫諸葅畢備亦有一神問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道教靈驗記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

大業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璪數夕夢神人在山頂其形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郡人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通夢寐遂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沸騰不果徧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疾瘵之家禱祈必驗其下二鬼靑黑者往往見於人家太和中相國杜元穎鎭成都疆埸不修闕戍失守爲南詔侵軼木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蠻蜑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假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問大寇入境何驚而去云三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無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遍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人大將軍金甲持斧長二三丈聲如雷霆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爲拒捍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酋帥死者三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即瘞藏不令露見由是不知酋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現以全州境自是祈福禱願追無虛日又

嘗有人下峽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塘水方汎溢波濤甚惡同艘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無異

稽神錄天復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櫃發之得金人十二軀各長數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屬鐫刻精妙殆非人功其家寶祠之因擕到金福時兵華未定遂爲戍將刼之後不知所終

乘異集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以祈蠶

湖廣通志荊州府鐵女廟相傳唐孫姓者監治虧數被囚二女痛父投爐死化爲二鐵人有司上聞釋其父恤其家後人祀之

北夢瑣言唐張榮早爲僧敗道歸俗後爲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修業觀側有莊其弟簨亦輕易道教因脫褻服挂於天尊臂上云借此公爲我掌之須臾精

神恍惚似遭毆擊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拽之狀歸至別業而卒

道教靈驗記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爲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疎誕不樂文字但與鄰里少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爲戲樂至於筌笱之具罻羅之屬弋網罝罟弓矢棰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紀忽有道士見之謂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銖號泣求救願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敕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眞人爾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卽躍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盌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耀一川逡巡乃隱文銖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

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眞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俗所居處相傳號曰文銖臺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忽有僧數人遊行見之曰旣是文銖聖跡何得有道士功德固知道士無良侵我古跡已多年矣因拔得大木唯二僧共擊天尊像手折耳傷口鼻亦壞力擊其項未能致損用力甚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並已如舊唯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匍匐號泣告於衆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俗謂之烏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仍露現或浮於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卽昌利化也道衆焚香備幡花迎引尋卻沈隱不見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邡縣輿道觀後水脈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人迎引上岸初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立講堂以蓋之至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青城山丈人觀眞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春秋祭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飾宛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箠一夕走投觀中齎三數錢神香於眞君燒香告以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眞君頭冠賣以充稅因睡忽夢見眞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金乃金箔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爲官中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在碑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致謝出山得錢租稅旣畢家亦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今眞君頭冠低俯向前傳云令此人看驗冠非純金所以然矣

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朝濛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有兩處洞門及盧照鄰碑近無道士住持爲僧徒所奪爲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唯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捶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

開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日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鑪盤旋嘹唳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卽有火燄高三五十丈其聲如雷邐迤屬天迸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奇妙四方禱請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哉

成都乾元觀在蠶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焚毀都盡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眞四天神王依華清宮朝元閣樣塑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隳壞而神王無損風雨飄漬亦無所傷邑人相傳頗爲靈應時蜀王既剋川蜀移軍收彭州閬州久矣因暫還成都方當暑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修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克修以器盛水致神手中果搖動而水溢出頃之蜀王至復祝而試焉曰若卽克彭州更示搖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剋州城殲滅大敵

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王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屋頹壞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彥通忽患風癩瘡痍旣甚眉鬚漸落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但所疾較損卽竭力修妝是夕夢一玉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曰王母令我救汝疾卽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瘡腫皆息眉髮復生遂造紗牕妝金彩遍檐兩楹嚴潔修奉每月自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因焚燒屋宇摧盡而三將軍塑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上立堂宇居人閻士林臥疾月餘迨將不救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犬自此疾愈乃捨衣物製紗牕重加綵繪矣

錄異記遂州東岸唐村云古有一人寬衣大袖著古冠幘立於道左與村人語曰我鍾離大王也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泝流而上卽將至矣汝可於此爲我立廟村人詣江視之得一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人至今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似道流形

北夢瑣言合州有壁山神鄉人祭必以太牢不爾致禍州里懼之每歲烹宰不知紀極蜀僧善曉早爲州縣官苦於調選乃剃削爲沙門堅持戒律雲水參禮行經此廟乃曰天地郊社薦享有儀斯鬼何得僭於天地牛者稼穡之資爾淫其祀無乃過乎乃命斧擊碎土偶數軀殘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蘇其氣方欲擊之廟祝祈僧曰此一神從來蔬食由是存之軍州驚愕申聞本道而僧端然無恙斯以正理責之神亦不敢加禍也

聞見前錄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八卷目錄

神像部紀事二

神像部雜錄

神像部外編

神異典第四十八卷

神像部紀事二

昨夢錄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沈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夤緣以至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帝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

人工就視之不語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骨相當瞋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骨相當清奇龐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龐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即可强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人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貲償之請隱士畢其事

山東通志濟南府泰山頂玉女池側舊有玉女石像

池泉久壅獨宋眞宗東封泉忽湍湧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拆詔易以玉礱石爲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

行營雜錄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奉聞奉旨令取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奉之

江南通志雲巖神像在休寧慶曆中雷雨巖傾廟毀神像巍然獨存後兩經火一髮不損

宋史禮志國子監文宣王廟熙寧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揚雄像於廟庭仍賜爵號

聞見後錄相州有西門豹祠神像衣裳之間微露豹尾韓魏公見之笑令斷去

歸田錄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眞像初在眞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眞洞眞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眞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

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眞君也

退朝錄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爲字有廟江濡乃爲婦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塐女郎形過客雖知悞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茅亭客話益州大聖慈寺開元中興創周廻廊廡皆累朝名畫冠於坤維東廊有維摩居士堂葢有唐李洪度所畫其筆妙絕時値中元日士庶遊寺有三少年俱善音律因至此指天女所合樂云是霓裳羽衣曲第二疊頭第一拍也其中勾生者卽云某不愛樂但娶得妻如抱箏天女足矣遂將壁畫者項上搯一片土吞之爲戲旣而各退歸勾生是夜夢在維摩堂內見一女子明麗絕代光彩溢目引生於牕下狎昵因是每夜就生所止或在寺宇中繾綣迨月餘生舅氏范處士者見生神志癡散似爲妖氣所侵或云服符藥設醮拜章除之始得生父母領之其夜天女對生歔欷不自勝曰妾本是帝侍者仰思慕不奪君願托以神契君今疑妾妾不可住君亦不必服諸符藥

妾亦不欲忘情於衣帶中解玉琴爪一對曰聊爲思念之物君宜保愛之自此永訣生捧之無言酬答但彼此嗚咽而已既去生自是日漸羸瘠不逾月而卒玉琴爪其家收得至順寇時方失之壁畫天女至今項上指甲痕尚存焉

孫處士名知微字太古眉州彭山人也因師益部攻水墨凡欲圖畫道釋尊像則精心極意虛神盡思不茹葷飲酒多在山觀村院終冬夏方能周就導江縣有一女巫人皆肅敬能逆知人事知微素尚奇異常問其鬼神形狀欲資其畫女巫曰鬼有數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而自與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氣劣神悴假某傳言皆在乎一時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與求一鬼請處士親問之知微曰鬼何所求女巫曰今見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之事處士有疑請自問之知微曰敢問三郎鬼神形狀欲資所畫俄有應者曰今之所問形狀醜惡怪異者皆是魍魎輩神者一如陽間尊貴大臣體貌魁梧氣岸高邁蓋魂魄強盛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非同淫厲之鬼爾知微因

燔紙錢酬之

談圃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祕不可觀馮沆學士之幼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於郡圃必拍手呼鹿鹿至則騎之人以爲異後改蜀郡過巫山廟其子輙褰帷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痛疾三日而卒

佛祖統紀崇寧五年敕水陸道場內設三清等位元豐降詔止絕務在檢舉施行舊來僧居多設三教像遂爲院額殿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孔聖居右非所以奉大眞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學舍以正其名

臨汾縣志姑射廟在城西三十五里姑射山巖下姑射洞中即藐姑射神人所居者內有塑神人眞人玉童玉女等像政和八年勅立名

異聞總錄宋二帝北狩到一寺中有二石鑴金剛並拱手而立入其門有一胡僧出入其中神像高大首觸桁棟別無供器止有石盂香爐而已僧揖坐問曰何來帝以南來爲對僧呼童子點茶茶味甚香美再

欲索之僧與童子趨堂後而去移時不出求之寂然空舍惟林竹間有一小室中有刻胡僧并二童子侍立視之儼然如獻茶者

乾道六年吳明可帥守豫章其子登科同年生清江朱景文因緣來見得攝新建尉適府中葺吳城龍王廟命之董役頗極嚴緻及更塑偶像朱指壁間所繪神女容相謂工曰必肖此乃佳凡三四易然後明麗豔冶如之朱甚喜忽憶荊州詞以謂語意憤抑悽惋殆非龍宮嫺雅出塵態度爲賦玉樓春一闋書於壁曰玉堦瓊室冰壺帳寧地水晶簾不上兒家住處隔紅塵雲氣悠揚風淡蕩有時閑把蘭舟放霧鬢烟鬟乘翠浪夜深滿載月明歸畫破琉璃千萬丈既而夜夢旌幢羽葆儀衞甚盛擁一輜軿有美女子居其中傳言龍女來謁下車相見宴飲寢昵如經一日夜言談瀟洒風儀穆然將行謂朱曰君不記疇昔事矣君前身本南海廣利王幼子因行游江湖爲我家壻妾實得奉箕帚今君雖以宿緣來生朱氏然吳城之念正爾不忘故得祿多在豫章之分須君官南海陽祿

且盡此時當復諧佳偶知君所作玉樓春詞破前人之誤甚以爲感非君憶舊遊亦無因知吾家如此其熟也言畢愴別而去旣覺乃亟作文記其事特未悟南海之說但云豈非他日或以言事貶竄至彼耶爾後每夕外人常聞室內笑語聲久而病瘠家人疑其有祟挽使罷歸明年又以事來吳公已去後帥龔實之畱攝酒官俄以家難去服闋調袁州分宜主簿頃次家居縣之士子昔從爲學問其歸鄉相率來謁因話邑中風土偶及主簿廨前有南海王廟朱恍然自失明日抱疾遂不起元未嘗得至官凡兩攝職於豫章所謂多得祿者如是而已蓋初治像及撰詞時方寸墜妄境故自絕其命神女之夢契殆必黠鬼托以爲姦者歟樂平人揚振爲臨江司戶說其事甚詳

蘇州府志乾道七年道士翟守眞募緣鳩工刱立眞武殿又適得民家樟木一段鋸出儼具聖像披髮握劍遂裝繪供奉

齊東野語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

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卽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宋史李全傳全敗死趙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

曾應龍括異志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每歲湖中羣蛟競鬬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其力以給齋粥水陸尤感應向年有漁舟艤湖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授漁人而去

卻掃編湖州銅官廟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畫人物蓋唐人之遺跡也翟公巽尤愛之暇日多至廟中觀焉往往徘徊終日又嘗作大銅香

爐施毗陵天寧寺塔下銘其上曰公巽父作爐燎薰
覺皇

野人閒話梓州去城十里有張飛廟廟中有土偶爲衞士一夕感廟祝之妻經年遂生一女其髮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狀至於長大人皆畏之凡蒞職梓州者謁廟則呼出驗之或遺之錢帛至今猶存

括異志西宮眞武道院西廡一室有純陽眞人呂翁像極端嚴乃會叔祖大中璠所創道堂中塑像道堂廢遂移奉於此頗著靈異小兒有拜禱乞錢者或於几上及坐處得之亦是其仙道變化之驗云

甲申雜記范彝叟爲右丞時五嶽觀災或曰可速修之其像靈昨奉安時數十人舉一像昨夕數道士能舉之范曰果靈何不休焚之

聞見近錄孔中丞道輔爲州掾太守到官三日謁廟廟有蛇以爲神每祝之則蛇自神像鼻中直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厲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以笏擊蛇死遂揮像壞其廟而去

中吳紀聞承天寺普行院有一僧云大至身長尺許

人有祈禱置之掌中凶則不拜吉則拜時盤溝村中有一漁者嘗於僧云欲更業僧曰汝有何能漁者云他莫能之僧乃曰吾教汝塑泗洲像可以致富漁者曰人不欲之奈何僧曰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售之直亦以千錢漁者如所教人競求買果獲千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

侍兒小名錄續補吳太伯祠在東閶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相率合牢醴祈福於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轝子女以獻之時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輕綃畫美人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牆壁間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乃就榻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甚精而色姝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一杯與飲逡巡酒至幷獻酒物視之乃向館中祖筵者生飲數杯而醉作歌曰繁紘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

邏迆撥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明月大聲嘈嘈奔淈漏浪蹙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颸颸鬼哭神悲任窸窣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戞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風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兒亂跋扈崩騰恣唐突元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窮荒飲恨吞聲空嗢咽時看漢月望漢民怨氣衝聲成篲孛國門之西八九鎭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成劉乘醉落魄草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名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見有不樂者妬色形於坐中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面破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素繪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

老學菴筆記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爲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爲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羨君

門戶壯蓋戲之也

翟公巽參政守會稽日命工塑眞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卽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旁親見之而不敢問

撫州紫府觀眞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爲女子像黃次山書殿牓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觀舊名而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洛中紀異錄絳州碧落觀有天尊名像光燄灼高丈餘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先君云唐龍朔中刺史李諶爲母氏天妃追薦所造也

癸辛雜識杭西湖延祥觀四聖小像幷從人共二十身皆蠟沈香凡數百兩卽韋太后北巡狩歸日所雕皆飾之以大珠及揚髡據觀爲寺盡取之爲笠珠及香餅可歎也

江南通志仙巖在婺源壁月門外相傳宋時有人掛竹連環於杖頭至巖倏不見始悟竹環爲呂字且其貌類洞賓遂塑像建觀祀之巖像猶存

宋史何時傳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

也調廬陵尉尋入江西轉運使幕府還臨江軍司理參軍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塑爲肉身皐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爲神乎命鞭之湛於水人服其明

蘇州府志宋末風潮中有石人長二尺許隨潮浮至東鄉廣慶橋下去而復來鄉人異之立廟於橋側祈禱輒應

陝西通志西安府白水縣拾遺廟因兵燬鄉人建祠塑十婦像呼爲十姨至金令陳炳掘得詩碑乃杜甫廟也遂毀像祀甫今廟廢

談撰浙西吳風村有吳子胥廟村俗訛舛相傳爲五卒鬚因塑其像卽鬚分五處傍又有拾遺杜祠歲久像貌漫毀訛傳爲杜十姨一日秋成鄉老相與謀以杜十姨嫁伍卒鬚河朔山東之俗以絳帛裝一婦女掛於神相祠之號九天元女謂其稱元故懸之

蘇州府志東嶽行祠在州北五十里橫涇市南元至元乙酉朝貴置碑石赴都抵直沽忽爾中斷乃有聖像儼然復使載歸於嶽祠安奉焉

八閩通志靈溝廟在府城南釣龍臺之西其地舊有洪溝元至正間溪水泛溢忽一木像乘浮槎隨潮往來溝中者數日鄉人異之乃登於巨石上是夜鄉之父老咸夢一緋衣神人謂之曰吾素習岐黃術濟人之功爲多今當廟食茲土汝等若能祀我吾當福汝翌日各言其所夢無不合者遂卽其處立廟鄉民凡有疾病瘡瘍請其香燼服之立愈因號曰靈溝醫官大王

畿輔通志順天府東嶽廟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從像乃若憂深思遠者相傳元昭文館學士藝元手製也元寶坻人初爲黃冠師事靑州把道錄得其塑土範金搏換像法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今禮像者仰瞻周睞一一歎異焉元仁宗嘗敕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也

浙江通志處州紫虛觀有堂塑鍾呂二仙像元至正

中觀火惟像獨存

大政紀張瑄知吉州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具冠裳聚衆迎送以徼福澤力禁之弗聽出遇諸塗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遘重疾郡之長老皆曰神爲祟也請復之瑄執弗許病亦尋差

明外史林鶚傳鶚始在鎮江入焦先廟見像用冕旒侍衛如王者曰先隱士也胡可爾爲易去蘇州先聖像歲久剝落鶚曰塑像非古也昔太祖於國學用木主命改從之或以毀聖像爲疑鶚曰此土偶耳豈眞聖像耶況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聞者嘆服

戚賢傳賢授歸安知縣縣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虛日賢入廟諭諸賽者曰天久旱若能禱神得雨甚善否則毀其廟取木偶沈之既而禱不驗竟沈之河居數日賢舟行經其地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皆失色賢徐笑曰是特未焚耳命焚之顧岸傍有社祠潛令健隸易服入其中誡之曰俟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獲數人蓋奸民募善泅者爲之也

羅明傳明掌河南道事帝嘗範白金爲眞武像遣中

官送武當山奉祀明率同列疏諫之帝不納

駒陰冗記中丞東橋顧公璘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廟神缺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權喜土地嗔既朞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於神神許遂設太子像

雲南通志大理府石中杖履在雲龍州左俗傳正德間土官段文顯見有老人令剖山石言畢不見文顯剖石得鐵杖鐵履各一因建寺設老人像祀之

江西通志正德中九江大旱有僧謂湖濱父老曰諸神能救茲旱者惟陶九耳今其像乃在黃梅五祖寺之廡下父老怪之相率往訪果有像鑿沉香之質具而未飾也迎歸飾而籲之果大雨

關帝聖蹟圖誌嘉靖間臨江縣有禪寺塑帝像太史張春未第時在寺內讀書往來從帝前過必稽首致敬遇朔望必焚香嘿禱忽有數蜂在帝像耳內結窠春見之即爲剔去是夜夢帝至其書室中春屈膝拜

迎帝曰承汝療耳未有以報子讀春秋曾知奧義否遂爲春講解數條春聽之皆發人所未發自此以後每夜夢帝來臨一日麟經友會友課藝春以帝所指示結構成文衆閱之咸嘆賞不置曰是必從祕本得來願借一觀春曰實無祕本此關帝教我也衆哂之以爲妄語是年文宗科試春獲高等及赴秋闈復夢帝曰我來輔爾三場春在場中作文筆下若有神助焉首場合式二三場有典故未明者一思維便源源而來時春卷落在廣東霍渭崖春秋房霍以麟經名世自許無雙閱春經藝見其議論出羣大奇之及閱表策皆祕傳語益大駭異力呈此卷遂中式丁未科會試亦如鄉場神助聯榜及第殿試後張春選入翰林人咸以爲敬帝之驗也

畿輔通志眞定府欒武子廟在欒城縣西北五里塚上舊止小祠一楹每逢春秋祭期主祭者立祠門外一展拜而已明嘉靖年間都城趙侍御劾嚴相疏具未上夜夢一人緋衣皂冠持簡來拜大書治生欒書詣晨疏入遂謫欒尉受事之日次第謁廟至武子祠

瞻神像貌與前夢無異乃太息曰吉凶休咎公前知之矣遂捐金重建廟制洪敞自趙侍御公始

已瘧編張士傑客壽陽被酒歷淮陽濱入龍祠見後帳龍女塑像甚美乃取桐葉題詩投帳中云我是夢中傳彩筆書於葉上寄朝雲忽見一舍有美女士傑竟詣置酒女吟曰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爲傳風水到長安士傑昏醉既醒孤坐於廟門之右小女奴曰娘子傳語還君桐葉勿復置念

池州府志闞王廟在府迎恩門外萬曆二十六年災殿燬神像鬚眉一毫無灼

諸寺奇物記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十三天崑崙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闊如之齊梁時物

太嶽志紫霄巖旁禮斗臺崛起灌莽中莫知所從登崖上片石刻靈官像高五六尺亂置小竅中其數不能遍閱曰五百云

八閩通志助威盤璫二王廟前小澗一日忽漲溢有

神像乘流而至矻立於石固之左衆異之號石猛大王後以息火功封石猛爲助威王石固爲盤瑞王

陝西通志延安府延長縣有玉皇廟石像古傳牧童常聽石巖有鑿石聲石內若有人問曰開也麼童應曰開忽山崩出石像前一夜各村俱夢人借牛次日家家失牛衆尋至石崩處見羣牛各臥俱汗濕淋漓而石像立起或衆牛所曳也因立廟

庚巳編長州顧舉人蘭會試京師舍於逆旅得寒疾甚重自念去家數千里羈旅寒困而病勢若此殊以爲憂見臥傍懸聖帝像一幅乃於枕上嘿禱庇佑朦朧間見神來呼視其貌彷彿所畫者語之曰君無憂至晚且汗出即能起矣言畢倏然去及暮果汗而愈後歸畫像事之

關帝聖蹟圖誌胡從中述憶予小子十八九歲時在天啓崇禎之間讀書武安王廟在竹巷板橋之東所謂武安王即聖帝也見帝像似在行間是增像故老云此舊是雜銅鑄像鑄像在高加堰予問何故老云不知何時高加堰洪澤湖水將傾勢不可支彼時

抃堰軍將卒士咸見雲霧中聖帝提刀躍馬之狀水勢遂退當事者肆求其像與竹巷武安王像甚合遂欲移其座位於堰上之許又以像甚重委曲移之上亦許委曲者鑿斷爲三也百人舁至堰所安置之時又甚重可知斷爲三亦有神力扶之者嗣後竹巷里人更塑一像無異即今像也予再問之他故老皆如其言

有香楠木一株長五丈浮秦淮而下泊文德橋無收者諸生徐嘉賓夢神告以是木乃聚寶門外關帝廟物於是收而琢之作三義像

江南通志靈虛觀在黟縣西南舊名洞靈常有雲氣覆其上得天尊像於石巖之側

湖廣通志武昌府清眞觀相傳眞武像鐵龜蛇從井中掘出井在殿右

陝西通志鞏昌府安定縣虸蚄廟塑一女像相傳爲薄太后惡虸蚄害稼吞之而息

雲南通志雲南府大靈廟神像乃蜀匠羅都道太所造有天竺僧菩提巴坡以祕呪丹書納像中其神屢

著靈異

畿輔通志順天府藥王廟祀伏羲神農黃帝而秦漢來名醫侍伏羲嘗草治砭以治民疾厥像虵身麟首渠眉達掖奯目珠衡駿毫翁鬣龍脣龜齒葉掩體手玉圖文八卦神農磨蜃鞭茇察色覈嘗草木而正名之病正四百藥正三百六十有五爰著本草過數乃亂厥像弘身牛頤龍顏大脣手藥草黃帝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著之玉版厥像附函挺朵修髯花瘤袞冕服左次孫思邈曾醫龍子出千金方于龍藏者右次韋慈藏左將一丸右躡黑犬人稱藥王也側十名醫三皇時之岐伯雷公秦之扁鵲漢之淳于意張仲景魏之華佗晉之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唐之李景和蓋儒道服不一矣

東關廟一楹俗傳吳將姚彬盜公馬而獲强不屈廟塑縛彬像臂努出於縛公戎巾服作色左顧彬彬反面色不屈侍將七怒色視聽指歸乎彬捶者瞋彬色作努縛彬者仰公而色然受命馬回望公其色噴沫人曰隋像也呼姚彬關王廟云

順德府都尉祠祀漢都尉馮唐在內丘縣馮唐村塑像奇異居人誤稱爲黑龍王

河南府志關帝廟在洛陽縣西北隅初祀於東南隅今府學街小廟乃其故處也鄉民因彼處地狹改祀大像於此彼地猶存小像兩地皆著靈驗

嵩高志中頂南下二百步有嶽廟畫爲神像有玉人高五寸玉色甚光潤制作亦佳莫知早晚所造蓋嶽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人悉云屢常失之經旬乃見

神像部雜錄

唐國史補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祠廟焉爲人禍福其弊甚矣有爲伍員廟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謂之五髭鬚神如此皆吉有靈者多矣

蒙齋筆談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

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間乃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有主是寺者復以木倣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以不能廢張芸叟謫彬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奚爲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巵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墨莊漫錄韓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折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

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之問神苟許其請雖冒險以觸憲綱必爲之倘不諾其請卒不敢違也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物命所費不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弗償其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災捍患爲可惴惴然不敢少解也豈獨若是乎近時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士大夫稍有識者心知其非而見女子之易惑故牽於閨幃之愛亦遂徇俗殊可駭嘆且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豈有以酒食是嗜而竊禍福以饕餮於愚魯之民豈所謂聰明正直者耶至於嶽也瀆也古先賢德有功於人載在祀典血食一方者我敢不欽奉之乎所謂郎者姑者安能禍福於忠信之士我所未信也世豈無一狄公爲一革之木居士既爲令之所焚矣彼庸晃者復假托以惑衆此尤可笑云

歸田錄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西京龍門山口有廟曰豁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

鋭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日知錄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頹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尚書胡濙以爲國初更定神號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准行今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爲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恪訥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遍

行天下爾

賢奕天下有眞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元武元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聖祖嫌名元朗改元爲眞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眞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坐脚踏龜蛇一何悖邪宋祭酒訥宋學士濂嘗辨之

神像部外編

釋迦氏譜白淨王將禮天神前抱太子置象輿上羣臣采女諸天作樂隨從入城往諸天祠梵釋天像皆從座起禮太子足言此太子者天人中尊如何今欲禮於我耶羣臣內外見此事已歎未曾有

搜神後記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無不皆見

幽明錄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

至廟神像見之涙出交流因摽姓字則是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濟脫不沙門卽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眞形神云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

廣古今五行記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寶神像長數寸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瘧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許移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性苛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言四百明年孝文遷都洛陽惟得四十年矣

法苑珠林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中煑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命重煑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其家一生不敢食酒肉中山郎餘令親聞說之

幽怪錄曹惠得木偶人能言語自稱輕紅輕素因語惠曰鷄角入骨紫鶴喫黃角甲不害五通泉室爲六

代吉昌且曰曉此者當極貴顯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矣

山西通志太原府太原縣趙襄子廟五代時潞王從珂與石敬塘同入廟中神像屹然起立

宣驗記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爲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慙惶歸信者衆丁零後著疾被誅乃死

彝堅志鄭安篤爲肇慶守值有吏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賭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眞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爲盜之端不能忍具實言鄭意必土偶爲姦乃繫卒使人遍往索諸

廟至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卽盡毀偶像其怪遂絕

龍興寺記聖祖幼時掃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掃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聖祖曰戲耳令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

神鉞記庚辰夏徽州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臥而使母炊俟熟乃起旦旦如是少不如意卽恣口誶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俟兒忽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卽潛竄不孝子聞見叫起視已死乃大恨曰媼殺我子捫廚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關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帝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錚然趨出則不孝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葢幾不免而帝救之也自是

方喧傳帝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足仍門外如故

關帝聖蹟圖誌宜興東村郭氏子素不孝母村人咸以逆子稱一日母自田間晩穫歸溫水釜中將就浴時逆子婦俱歸自田間母未及浴過鄰家婦乳兒浴器中兒酣睡母還取釜中水入器悞傷兒逆子怒欲弒母母懼潛奔女家逆子索母急女不敢匿母行逆子後懷刃將行弒於中塗道經關聖廟忽周將軍持刀逐逆子母驚回視逆子已斷首廟前矣行人爭視泥刀血痕未乾將軍至今立廟外村人卽於廟外祀之以儆天下之爲逆子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四十九卷目錄

神廟部彙考一

史記封禪書　西畤　鄜畤　陳寶祠　伏祠　諸
密畤　上畤　下畤　畦畤
神祠　黑帝祠　蚩尤祠　靈星祠　五帝廟
長安太一祠　壽宮　后土祠　甘泉太一
祠
漢書郊祀志　諸神祠
述異記　望陵祠　蚩尤祠　義陽神廟　董家
祠
唐書禮樂志　太公尚父廟

錄異記（廬山九天使者廟）

宋史禮志（火神廟　諸神祠）

冊府元龜（終南山祠）

入蜀記（巫山妙用眞人祠　白帝廟）

文獻通考（祠山廟）

魯應龍括異志（金山忠烈王廟）

癸辛雜識（霍山張眞君祠）

驂鸞錄（季惠廟）

吳船錄（沿川廟）

畿輔通志（東岳廟　漢壽亭侯廟　藥王廟　文丞相祠　火神廟　張相公廟）

常國公廟　狄梁公祠　姜將軍廟　帝堯廟

二郎廟　青龍神祠　漢邳彤廟　文昌祠

白石神廟　欒武子廟　蕭晏二公廟　顯

惠孫公祠　鵲山神應王廟

盛京通志（北鎮廟）

山東通志（崇正祠　玉女祠　蒿里山神廟　嶧山神祠　泗水神廟　龍神祠）

髣山廟　崇祐廟　秋胡廟　黃石公祠　羊

使君廟　龍女廟　弇山廟　聖水祠　牛山

神廟　威佑廟　昭賢廟　東鎮廟　常山廟

靈祥廟　月主祠　陽主祠　六灣龍神廟

五龍祠　貧女廟　柏欄將軍廟

岱史（東岳廟）

山西通志

三靈侯廟　臺駘神廟　趙襄子廟
晉源神祠　唐叔虞祠　成湯廟
麻衣仙姑廟　禹王廟　顯靈源廟　妬女
祠　烈士廟　堯廟　巢父祠　臥龍神祠
伏羲廟　嘉潤侯廟　老子廟　中鎮霍山廟
媧皇廟　伯益廟　黃帝廟　濟瀆廟　殘
苦廟　李衛公廟　風后廟　帝舜廟　段干
木祠　成湯廟　孫眞人廟　子夏祠　三結
義廟　神禹廟　伯王廟　吳泰伯廟　虞芮
廟　萬丁神祠　后稷廟　坤柔廟　伏羲廟
神農廟　華陽君廟　五龍山神廟　三嵕
廟　慕容暐祠　靈應侯廟　崔公祠　唐太
宗廟　慕容廟　昭澤王廟　三仁廟　風穴
神廟　二仙廟　濟瀆廟　崇應侯廟　趙相
公廟　三姑廟　律呂神祠　桑乾河神廟
炎帝廟　祝融廟　先軫廟　伏牛山神廟
潔惠侯廟　龍泉神廟　白侯神廟

神異典第四十九卷

神廟部彙考一

史記封禪書

西畤　鄜畤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

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晩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

陳寶祠

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注　正義曰三秦記云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雞在陳倉山上祠在陳倉城故言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雊在長安正西五百里索隱曰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爲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

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

伏祠　密時　上時　下時　畦時

作鄜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鄜時作伏祠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于渭南祭青帝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

諸神祠

秦幷天下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灃鎬有昭明天子辟池于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

黑帝祠　蚩尤祠　靈星祠

高祖初立爲漢王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

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後四歲天下已定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

注

廟記云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

五帝廟

文帝時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

長安太一祠

今上即位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

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

壽宮

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按漢書郊祀志）

（注壽宮奉神之宮也）

后土祠

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

甘泉太一祠

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遂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

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

漢書郊祀志

諸神祠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上爲立祠又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膚施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既定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

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衡譚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荊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太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皐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罘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勅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

今七百有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爲福祥高祖之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陰而神祇安之饗國長久子孫蕃滋累世遵業福流於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靡有大愆而久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郊違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後成帝崩皇太后詔有司曰

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憙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明年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如故後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如故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後莽又奏言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于是長安旁諸廟

兆時甚盛矣

述異記

望陵祠

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于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蚩尤祠

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卽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虵首其俗遂爲立祠

義陽神廟

晉末羣盜蜂起義陽公主自洛中奔出至洛南士卒二千餘人留守不去以衞京師劉曜攻破之主有姝色曜將逼之主手刃曜不中遂自刃曜奇其正節遣葬之民憐之爲立廟今義陽神是也

董家祠

廬陵郡有董氏之宅前有董家祠昔有董氏語其鄉人曰吾當盡室作神及死家人老幼皆卒鄉人往往見之稱吾於地下作廬陵侯鄉人因爲立祠能致風

雨

唐書禮樂志

太公尚父廟

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出師命將發日引辭于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爲十哲配享天寶六載詔諸州武舉人上省先謁太公廟乾元元年太常少卿于休烈奏秋享漢祖廟旁無侍臣而太公乃以張良配子房生漢初佐高祖定天下時不與太公接古配食廟庭皆其佐命太公人臣也誼無配享請以張良配漢祖廟上元元年尊太公爲武成王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爲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以良爲配後罷中祀遂不祭建中三年禮儀使顔眞卿奏治武成廟請如月令春秋釋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諸侯之數樂奏軒縣詔史館考定

可配亭者列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越相國范蠡齊將孫臏趙信平君廉頗秦將王翦漢相國平陽侯曹參左丞相絳侯周勃前將軍北平太守李廣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後漢太傅高密侯鄧禹左將軍膠東侯賈復執金吾雍奴侯寇恂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太尉槐里侯皇甫嵩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吳偏將軍南郡太守周瑜丞相婁侯陸遜晉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羊祜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東晉車騎將軍康樂公謝元前燕太宰錄尚書太原王慕容恪宋司空武陵公檀道濟梁太尉永寧郡公王僧辯北齊尚書右僕射燕郡公慕容紹宗周大冢宰齊王宇文憲隋上柱國新義公韓擒虎柱國太平公史萬歲唐右武侯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張仁亶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山公王晙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朔方大總管王孝傑齊相管仲安平君田單趙馬服君趙奢大將軍武安君李牧漢梁王彭

越太尉條侯周亞夫大將軍長平侯衞青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後漢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太尉新豐侯段熲魏太尉鄧艾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吳武威將軍南郡太守孱陵侯呂蒙大司馬荊州牧陸抗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太尉長沙公陶侃前秦丞相王猛後魏太尉北平王長孫嵩宋征虜將軍王鎮惡陳司空南平公吳明徹北齊右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周太傅大宗伯燕國公于謹右僕射鄖國公韋孝寬隋司空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右武侯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唐司空河間郡王孝恭禮部尚書聞喜公裴行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朔方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張齊丘太尉中書令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貞元二年刑部尚書關播奏太公古稱大賢下乃置亞聖義有未安而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請但用古今名將配享去亞聖十哲之名自是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諸將不復祭矣四年左司郎中嚴涚等議曰

貞觀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廟開元漸著上戊釋奠禮其進不薄矣上元之際執事者苟意於兵遂封王爵號擬文宣彼於聖人非倫也謂宜去武成王號復爲太公廟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曰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烈今特貶損非勸也且追王爵以時祠爲武教主文武並宗典禮已久改之非也乃詔以將軍爲獻官自是以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爲三獻

又按宋史禮志昭烈武成王自唐立太公廟春秋仲月上戊日行祭禮上元初封爲武成王始置亞聖十哲等後又加七十二弟子梁廢從祀之祭後唐復之太祖建隆三年詔修武成王廟與國學相對命左諫議大夫崔頌董其役仍令頌檢閱唐末以來謀臣名將勳績尤著者以聞四年四月帝幸廟歷觀圖壁指白起曰此人殺已降不武之甚何受享于此命去之景德四年詔西京擇地建廟如東京制大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初建隆議升歷代功臣二十三人舊配享者退二十二人慶曆議

自管仲張良而下依舊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乾道六年詔武成王廟升李晟于堂上降李勣于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併詔有司討論歷代諸將爲之去取然後與本朝名將繪于殿廡

又按册府元龜開元十九年四月壬辰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制曰乾坤冲用陰陽所以運行帝王大業文武所以垂範故四序在乎平分五材資于並用式稽乾坤之意載明文武之道求言舊章斯典未洽自我而始爰備闕文昔羲皇立弧矢之象黃帝有甲兵之事將以定禍亂濟生靈分二柄而齊設配兩儀而共久至若用之以仁義行之以禮樂龍豹卷舒而莫測星辰應變而無方誰其尸之則齊太公之道也故宣尼大聖立文以化成尚父惟師仗武而弘訓齊魯之道列親賢之教興鬱爲政源崇我王業遂使金石之奏未播于蹲龍之庭蒸嘗之享不行于非熊之室文武並設斯不然矣豈王風云季禮沒于前修將帥是尊慶彰于今日式崇大典垂裕後昆宜令兩京及天

下諸州各置太公尚父廟一所以張良配享哀宗天祐二年九月中書門下奏伏自遷都已來武成王廟並未置立今請改爲武明王其廟請于街西選地建立其餘修置及配享十哲七十二弟子並請准故事者從之

錄異記

廬山九天使者廟

廬山九天使者開元中皇帝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于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卽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力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亘澗之上其下汩流奔響泓窅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墊初構廟時材木自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

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月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赭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元宗夢神人曰因召天台鍊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以害烝黎分命上眞監蒞川嶽有五嶽眞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潛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錄彈糾萬神皆爲五嶽上司蓋各置廟以齋食爲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

宋史禮志

火神廟

禮官議閼伯爲高辛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後世因之祀爲貴神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致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丘之舊爲壇兆

祀大火以閼伯配建中靖國元年又建陽德觀以祀熒惑因翰林學士張康國言天下崇寧觀並建火德眞君殿仍詔正殿以離明爲名有司請以閼伯從祀離明殿又請增閼伯位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國朝以宋建號以火紀德推原發祥之所自崇建商丘之祠府曰應天廟曰光德加封王爵錫謚宣明所以追嚴者備矣

諸神祠

諸祠廟自開寶皇祐以來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宮觀陵廟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並加崇飾增入祀典熙寧復詔應祠廟祈禱靈驗而未有爵號並以名聞于是太常博士王右請自今諸神祠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封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欲更增神仙封號初眞人次眞君大觀中尚書省言神祠加封爵等未有定制乃並給告賜額降勅已而詔開封府毀神祠一千二十八區遷其像入寺觀及

本廟仍禁軍民擅立大小祠祕書監何志同言諸州祠廟多有封爵未正之處如屈原廟在歸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潔侯永康軍李氷廟已封廣濟王近乃封靈應公如此之類皆未有祀典致前後差誤宜加稽考取一高爵爲定悉改正之他皆倣此故凡祠廟賜額封號多在熈寧元祐崇寧宣和之時其新立廟若何承矩李允則守雄州曹瑋帥秦州李繼和節度鎭戎軍則以有功一方者也韓琦在中山范仲淹在慶州孫冕在海州則以政有威惠者也王承偉築邢州河堤工部員外郎張夏築錢塘江岸則以爲人除患者也封州曹覲德慶府趙師旦邕州蘇緘恩州通判董元亨指揮使馬遂則死於亂賊者也若王韶於熙河李憲於蘭州劉滬於水洛城郭成於懷慶軍折御卿於嵐州作坊使王吉於麟州神堂砦各以功業建廟寇準死雷州人憐其忠而趙普祠中山韓琦祠相州則以鄉里皆載祀典焉其他州縣嶽瀆城隍仙佛山神龍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諸小祠皆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多不能盡錄云

冊府元龜

終南山祠

開成二年四月辛酉詔曰每聞京師舊說以爲終南山興雲卽必有雨若當晴霽雖密雲他至竟不霑霈况茲山北面闕庭日當恩顧修其望祀寵數宜及今聞都無祠宇巖谷湫却在命祀終南山未備禮秩湫爲山屬捨大崇細深所謂闕於興雲致雨之祀宜令中書門下且差官設奠宣告恩禮便令擇立廟處所廻日以聞然後命有司卽時建立八月乙未長安縣令杜慥奏准詔置終南山祠宇畢己酉冊終南山神爲廣惠公

入蜀記

巫山妙用眞人祠

眞人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峰惟神女峰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眞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峰頂上峰頂上猿皆鳴達旦方

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于此壇上觀十二峰宛如屏幛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幽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烏不知其故

白帝廟

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近所築亦宏壯也

文獻通考

祠山廟

廟在廣德軍土人言其靈應遠近多以耕牛爲獻僞唐以來聽鄉民租賃每一牛歲輸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以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完葺祠宇上曰此載在祀典當官爲崇飾因詔本軍葺之

魯應龍括異志

金山忠烈王廟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鼈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鎭之可立廟于山吳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于當湖賜名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輙應部下錢侯尤爲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鼎沸鬨有設祭于松柏間祀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嶽廟廟中鐵鑄四聖由海而來至今見存

癸辛雜識

霍山張眞君祠

杭之霍山張眞君祠廟宇雄壯香火極盛自兵火後漸致頹圮此後人無復問之者辛卯朱宣慰運米入京自登萊抛大洋三神山轉料以往忽大風怒作急下釘鐵猫折其三四柁幹鐵稜軋軋有聲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主者露香望空而拜乞命忽于黑雲中震霆有聲出大黃旗上書霍山二字于是舟人亟

拜許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貺須臾風濤貼然遂獲安濟是冬入杭遂捐鈔千錠崇建鼎新云

驂鸞錄

季惠廟

袁州季惠廟祠兄弟二王不血食其神龍也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師遷居于此廟有楊氏神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尚存又稱保太元年蓋錢氏有浙時或嘗用楊氏正朔也

吳船錄

沿川廟

黃牛峽上有沿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疏川者廟皆大峰峻壁壁有黃跡如牛上一墨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

畿輔通志（各志祠廟止載其宏大及靈應者餘詳職方典）

東嶽廟

廟在順天府朝陽門外二里元延祐中建祀東嶽天齊仁聖帝殿宇廓然士女瞻禮者月朔望日晨至左右門無問闕座前拜席爲燠化楮錢爐火相及無暫

熄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從像乃若憂深思遠者相傳元昭文館學士藝元手製也元寶坻人初爲黃冠師事靑州把道錄得其塑土範金摶換像法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祕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今禮像者仰瞻周眎一一歎異焉殿前碑三趙孟頫楷書一孟頫弟世延楷書一虞集隸書一明正統中拓其宇兩廡設地獄七十二司後設帝妃行宮宮中侍者十百或身乳保領嬰兒以嬉或治具妃將膳奉匜櫛爲妃妝纖纖縫裳司妃之六服也宮二浴盆受水數十石道士贊洗目無目諸疾入者輒洗帝妃前懸一金錢道士贊中者得子入者輒投以錢不中不止中者喜益不止罄所攜以出三月二十八日帝誕辰都人陳鼓樂旌幟樓閣亭彩導仁聖帝像遊帝之所經婦女滿樓士商滿坊肆行者滿路駢觀之帝遊幸歸導者取醉松林晚乃歸各州縣多有

漢壽亭侯廟

景物略曰廟在正陽門月城內西北以門近宸居左宗廟右社稷之間朝廷歲一命祀萬國朝者退必謁輻輳者至必祈禱也祀典歲五月十三日祭漢前將軍關某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明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齎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于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志也天啓四年七月禮部覆題得旨祭始稱帝祠有修撰焦竑碑庶吉士董其昌書五城及各州縣多有

藥王廟

景物略曰天壇之北藥王廟武淸侯李誠銘立也廟祀伏羲神農黃帝而秦漢來名醫侍伏羲嘗草治砭以治民疾厥像虵身麟首渠眉達掖奯目珠衡駿毫翁鬛龍唇龜齒葉掩體手玉圖文八卦神農磨蜃鞭茇察色鼰嘗草木而正名之病正四百藥正三百六

十有五爰著本草過數乃亂厥像弘身牛頤龍顏大脣手藥草黃帝咨于岐雷而內經作著之玉版厥像附函挺朶修髯花瘤袞冕服左次孫思邈會醫龍子出于金方于龍藏者右次韋慈藏左將一丸右蹲黑犬人稱藥王也側十名醫三皇時之岐伯雷公秦之扁鵲漢之淳于意張仲景魏之華佗晉之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唐之李景和蓋儒道服不一矣藥者勿藥者藥效罔效者月朔望焚楮香祈報彌焉男女彭彭然晨夙輿午餘罷左墀碑文書丹俱恭順侯吳惟英也

文丞相祠

祠在順天府學因宋文丞相義盡之柴市祠丞相學宮中曰教忠坊丞相廬陵人廬陵人祠丞相學宮外曰懷忠會館教忠長上志懷忠臣子志也明洪武九年北平按察使司副使劉崧始請建祠永樂六年太常寺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始春秋祭于有司碑二一楊士奇一羅倫按公授命至元壬午十二月初九日風沙晝晦宮中皆秉燭行百官入亦秉燭前導

世祖以問天師張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盧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灑掃柴市設壇祀丞相孛羅行初奠禮旋風起捲主雲中雲中雷啍啍如怨聲晝逾晦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乃霽明日歐陽夫人從東宮得令旨收公骸江南十義士舁匱葬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傍誌其處大德三年繼子陞至都順城門內見石橋織綾人婦公舊婢綠荷也爲陞語劉牢子乃引到匱處大小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刻信公二字匱塔南石址焉至元二十年歸葬盧陵

火神廟

廟在順天府北城日中坊唐貞觀中址元至正六年修也明萬曆三十三年改增碧瓦重閣焉前殿曰隆恩後閣曰萬歲景靈閣左右輔聖弼靈等六殿殿後水亭望北湖建廟北面濱湖以水濟而勝厭也殿墀二碑一右春坊朱之蕃撰一禮部侍郎翁正春撰各州縣多有

張相公廟

在通州境內神本越人入水爲神明萬曆乙未越人有商于此者獲神之佑爲廟祀焉

常國公廟

廟在通州舊城南門內明洪武間勅建祀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以燕山侯孫興祖配焉春秋上丁有司致祭甲申歲猶遵此制祭之日大風飆起几筵俱震遂罷祭今改爲斗母宮

狄梁公祠

祠在昌平州過沙河二十里至新井庵松有林聲能鼓洪濤影能蔭畝西數里有臺曰景梁臺士人立以思狄梁公也柳林如新井庵松照行人衣白者皆碧夏秋間柳株株皆蟬噪聲日夕無復斷續行其下語不得聞又五里卽梁公祠建于唐碑猶在元大德明正統俱重修其碑文有云梁公令昌平時有爲虎所噬者其母訴之公爲文籲神翌日虎伏堦下公肆告于衆而殺之去官後士人思之立祠祀焉祠前有古木仆地如虎伏狀相傳亦唐時木也數武外立二石幢鐫梵語書法類李北海唐貞觀中幢也過西廢寺

有二石幢唐元奘手書

　姜將軍廟

廟在灤州西相傳後唐清泰間鎭碣石城蛟爲民害將軍斬之人懷其惠立廟祀焉

　帝堯廟

廟在唐縣八里口底村山腰有泉清而不流古今不竭土人于泉池浮紙卷沉則宜蠶不沉則不宜明永樂間重修

　二郎廟

廟在博野縣桃李村唐時建相傳有泥龍飛昇廟州縣各有不悉記

　青龍神祠

祠在完縣增山村東獅陀林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居獅陀林祕磨崖下一日有二童子拜于前盧納之時旱久童子白于盧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各一遂雨事聞賜盧感應禪師設祠祀青龍神明宣德年龍時出沒禱雨輒應

　漢邳彤廟

俗誤爲皮場廟在祁州南門外自宋迄今有疾者禱之輒愈宋咸淳六年加封明靈昭惠顯祐王

文昌祠

祠在眞定府井陘縣東三里凌雲塔明知縣張應台因本縣四科不第卜地創建建後果發經魁邑人都御史霍鵬有記各州縣多有

白石神廟

廟在元氏縣白石山麓漢光和四年守令以神能興雲雨有禱輒應因請于朝立廟祀之

欒武子廟

廟在欒城縣西北五里冢上舊止小祠一楹每逢春秋祭期主祭者立祠門外一展拜而已明嘉靖年間都城趙侍御劾嚴相疏具未上夜夢一人緋衣皂冠持簡來拜大書治生欒書詰晨疏入遂謫欒尉受事之日次第謁廟至武子祠瞻神像貌與前夢無異乃太息曰吉凶休咎公前知之矣遂捐金重建廟制洪敞自趙侍御公始

蕭晏二公廟

廟在冀州城西一里高原上按蕭公名伯軒宋新淦人明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晏公名戍子元臨江人明封平浪侯先是明成化六年大水衝城知州胡瑛呼神求救水退城全次年構廟于此明成化十八年滹沱河溢水衝城壞知州李德美跪禱間適有麥秸順流而下與所塌城樓土石併塞由是水不入城因重新之

顯惠孫公祠

祠在寧晉縣北關迤西祀元兵部尚書樂安郡侯孫瓚元末賊帥將屠邑過丁橋忽雙鯉躍橋上應賊夢中所見復見公神現雲中賊懼告百姓以不敢屠城之故而去

鵲山神應王廟

廟在順德府內丘縣西六十里鵲山下漢唐已有之始建不詳祀秦越人宋仁宗勅封神應王

盛京通志

北鎮廟

廟在錦州府廣寧縣城西舜封醫巫閭山以鎮幽州

歷代因之唐開元封廣寧公遼金加王號元大德二年封貞德廣寧王明洪武初詔改封號止稱北鎮醫巫閭山之神建廟設主歲時祀享朝廷有大典遣官告祭

山東通志

崇正祠

祠在濟南府城北十五里華不注山下舊爲華陽宮嘉靖十一年巡撫都御史袁宗儒改崇正祠祀逢丑父閔子騫以名宦鐵鉉以下二十二人鄉賢黃福以下十九人列左右春秋致祀不知何年復改祀勾芒祝融蓐收元冥名曰華陽宮如故

玉女祠

祠在泰山頂玉女池側舊有玉女石像池泉久壅濁宋眞宗東封泉忽湍湧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礱石爲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建昭眞觀明成化間賜額碧霞靈應宮祈禱捐施者悉于此

蒿里山神廟

廟在泰山下弘治十四年建其神酆都大帝有七十

五司以爲收捕追逮出入死生之所距泰嶽廟西南五里社首壇左按蒿里本古禪地之處顏師古漢書註辨之甚明然古挽歌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魂無賢愚泰山吟蒿里亦有亭幽岑集萬鬼皆以爲幽魂所會亦無不書爲蓬蒿之蒿矣

嶧山神祠

祠在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卽秦刻石頌功處宋封靈巖侯明改封嶧山之神仍以十月十五始封日命守土官祭之

泗水神廟

廟在泗水縣東五十里泉林陪尾山上前代封仁濟侯明改正今稱常以二月二日縣官致祭

龍神祠

祠在單縣東南二十五里古浮圖下旱禱輒應宋崇寧中賜額豐澤廟紹興中封善濟侯元至元間縣尹楊文卿重修

髣山廟

廟在定陶縣北十二里髣山上祀曹叔振鐸宋太平

典國中禱雨有應封其山爲豐澤侯學士王禹偁有記

崇祐廟

廟在嘉祥縣南十五里青山之陰碑文稱其爲古焦王自漢建寧初已著靈德號青山君晉永安間奉車都尉金鄉申弘立石爲頌宋崇寧元年敕封寧應侯廟曰崇佑宣和三年加封惠濟公金元以來禱雨祈晴感應如響

秋胡廟

廟在嘉祥縣南五十里平山上其來已久至元八年主簿夏清因禱雨有應重修俗傳秋胡妻邵氏爲神山下居民邵姓者自稱秋胡妻族廟中所祀秋胡之妻非秋胡也

黃石公祠

祠在東阿縣穀城山之陽張良于下邳橋逢老父授書曰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良果于此得黃石後人因立祠有司歲以三月十八日致祭

羊使君廟

廟在東昌府城東北漯河東十里晉開運初博州河溢城淹沒使君祝天願以身代民災投水而死民爲立廟

龍女廟

廟在堂邑縣西十五里禱雨有應

弇山廟

廟在莘縣北四十里後魏孝昌二年有泉湧出下有碎石俗呼弇山旱禱輙應宋崇寧二年縣令趙㠓奏請賜號顯仁致祭明景泰四年知縣李瓘重修樹碑

聖水祠

祠在青州府東十里聖水社邊有泉二泓澄瑩甘洌水旱不加盈涸禱雨輙應

牛山神廟

廟在臨淄縣南十五里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鎭其南列子云齊景公游于牛山北顧其國而流涕者卽此廟創始無考元至治元年張春嵓重修趙明政有記

威佑廟

廟在高苑縣治東祀前代唐葛周三眞君按碑曰威

佑二將軍者實西周厲王時人同爲諫官王失政累諫弗從棄官游于吳及厲王崩宣王立三官復歸于周無何王以三官輔導太子有功遷秩東兗而國大治迨三官沒王始以孚靈威靈浹靈侯爵等號封之至宋眞宗祥符元年東封泰山至天門忽見三神人于是又加封號焉徽宗宣和五年勑賜威佑三將軍廟額

昭賢廟

廟在昌樂縣東十里孤山上祀伯夷叔齊傳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卽此明成化間重修

東鎭廟

廟在臨朐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沂山麓祀東鎭沂山之神明載諸祀典時遣官致祭成化間知府李昂正德間知府朱鑑重修廟正殿名東安殿前爲御香亭殿後有石翁嫗舊在他淫祠士人移置後寢瀆禮甚矣廟之西舊爲神祐宮今改爲齋居其東舊爲驛今改爲牲庖泰祠加車乘騮駒漢公玉帶告武帝曰黃帝封東泰山卽此舊傳古廟在山之椒去今所三十

里廟西廡下有柏偃蹇剝蝕相傳爲堯時所植或未可信

常山廟

廟在諸城縣常山之麓祀山神宋宣和間禱雨有應封靈澤昭應王碑尚存

靈祥廟

廟祀海神在登州府北海中沙門島上一在丹崖山之陽宋崇寧間賜廟額曰靈祥元加感應神妃又加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明頒降祭文春秋致祭海防道主之

月主祠

祠在黃縣萊山之麓旱禱有應

陽主祠

祠在福山之罘山下祀以三月三日史記封禪祠八神陽主乃八神之一元延祐六年重修舊有秦始皇所樹石刻字畫剝落

六灣龍神廟

廟在萊州府城北三十里廡下有潭水停濇而靜深

世傳有龍潛焉

五龍祠

祠在府城西一里山岡之脊湧出五泉時或烟霧深鎖其上

貧女廟

廟在平度州六十里貧女不知何時人世傳其夫行戍女裹糧從之夫死女乞棺葬之遂自殺時人哀之立廟祀焉

柏欄將軍廟

廟在膠州北三十里柏欄秦將史逸其姓名韓信滅齊假道以攻田橫將軍力戰死人義之立祠祀焉

岱史

東嶽廟

廟在泰安州城西北隅風俗通曰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按岱嶽觀至元碑云嶽廟在嶽之南麓岱嶽升元二觀前當爲漢址唐武則天篡唐時改今地或云宋改今地其後歷代廢興修葺詳諸記石廟制堞城高二丈週三里城門有八南闕者

五而正中曰嶽廟門東偏曰仰高門西偏曰見大門東闕者一曰東華門西闕者一曰西華門後闕者一曰後宰門凡門各有樓而角樓亦四東南曰巽樓東北曰艮樓西北曰乾樓西南曰坤樓由岱廟門而上重門爲配天次爲仁安再上爲仁安殿露臺高下聯屬者二殿前兩廡之中爲鐘鼓樓樓之後各爲齋房殿後爲寢宮宮左右爲配寢其規模宏侈儼如王者居配天門左爲三靈祠右爲太尉祠祠前東廡別殿曰炳靈西曰延禧碑亭三其一當岱嶽配天二門之間其二對峙於鐘鼓樓側殿前古松數十株蟠結偃蓋非他境所有炳靈殿前則漢柏延禧殿前則唐槐皆特異雖良繪莫能狀銀杏大者圍三仞火空其中陰符經曰火生於樹信夫奇石玲瓏者九其上有古題刻碑石林立其可爲書法者張待制濙書宣和廟記喬冢宰宇篆御祝文廟前有亭曰遙參亭前爲遙參門門之前爲御街宋東封警蹕之地而實爲廟之第一門也舊榜曰草參門中有臺臺上有亭亭重簷四面十有六角崚嶒綺麗昔凡有事於嶽者先拜

於亭而後入廟故曰草參今有司遇當祝釐于廟罷則儀從由亭門而出猶古之制也亭今列屏鑒方圓各一高六尺許鑒前雕座置元君像四方來謁頂廟者亦先拜焉故又曰遙參亭云

山西通志

三靈侯廟

廟在太原府城南關西祀孚靈侯唐宏字文明威靈侯葛雍字文樂浹靈侯周武字文剛皆周厲王臣諫王不聽去吳王厚禮之會楚侵吳三人各以神策迎楚懼而降吳王欲大加封賞不受宣王卽位復歸周後救太子靖王之難宣王遷三臣于兗治民有惠政沒並加侯封秦漢隋唐宋眞宗因其顯應賜號三原眞君凡民有禱輒應太谷清源等各州縣多有

臺駘神廟

廟在晉澤南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臺駘能棄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嘉之封諸汾州後人立廟祀之又汾州府及曲沃沿河等處皆有行祠

趙襄子廟

廟在太原縣南祀晉趙無恤五代時璐王從珂與石敬塘同入廟中神像屹然起立又太谷縣亦有之

晉源神祠

祠在太原縣西南十里晉祠內宋天聖間建熙寧中以祈禱有應守臣請號昭濟聖母廟額惠遠明洪武初遣使禱雨有應加封廣惠顯靈昭濟聖母四年改稱今號

唐叔虞祠

祠在太原縣西南十里懸甕山麓晉水發源處即今晉祠叔虞始受封爲唐侯至子燮因晉水號曰晉祠亦以名魏地形志云晉陽有晉王祠即此

成湯廟

廟有二一在祁城都昭餘祁故地元至元年建明嘉靖間移舊址北三十餘步一在子洪鎖雙泉山半金大定年建一統志云昭餘祁藪側祀成湯歲旱土爆沙聚置其上以禱得水輒應

麻衣仙姑廟

廟在文水縣東北桑村姑姓任爲魏氏聘不願嫁隨居汾陽之黃蘆山石室中魏氏聞知詣山請歸姑披麻衣走入洞不見因名麻衣仙洞洞猶有姑手痕屢著靈應洞出五色蛾

禹王廟

廟在河曲縣西五里黃河岸相傳禹治水時經此地有禹跡故立廟祀之

顯靈源廟

廟在平定州西八里嘉山祀黑水神神本晉靖公之臣忠于晉後爲三卿所逼化于此山之陽宋封靈源公

妒女祠

祠在平定州東九十里承天鎮俗傳妒女介之推妹也舊經云介山氏之廟唐武后幸河東道出祠下懼致風雹欲別開道以避之狄仁傑諫曰一人行幸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避哉遂止其役駐蹕祠下風停雨息

烈士廟

廟在忻州治西北三里明嘉靖二一年僉事李公濂命建祀趙盾韓厥程嬰公孫杵臼鉏霓靈輒提彌明七人有碑贊

堯廟

水經注曰汾水側有堯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府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堯神屋石碑今在府城南八里舊址堯廟在汾西晉元康中建于汾東唐顯慶三年移建于此明正統間布政石璞知府萬觀重修正德間巡按周倫修額正廣運殿祀堯右重華殿祀舜左文命殿祀禹名三聖廟後爲光天閣後右爲丹朱廟左爲娥皇女英廟東爲三聖考廟擴地七百餘畝廡楹數百間春秋致祭墓在府東六十里于浮山分祭又洪洞浮山太平垣曲霍州等處皆有廟祀之

巢父祠

祠在襄陵縣東南荊村下有水名巢溪

臥龍神祠

祠在襄陵縣東南崇山西嶠元延祐三年重修旱禱

輒應

伏羲廟

廟在洪洞縣東南五十里卦底村廟後有塚元大德十年建廟東有畫卦臺乃伏羲畫卦處

嘉潤侯廟

廟在浮山東峯上孚佑侯左唐開元十八年勅建今稱東西二峰神每歲四月八日有司致祭

老子廟

廟在浮山縣南三十五里龍角山唐武德中神見此山遂立廟有御製碑

中鎮霍山廟

廟在趙城縣東北四十里霍山之麓苑川里唐開元八年封霍山中鎮爲應聖公宋政和二年封靈應王明洪武三年改稱中鎮霍山之神遣使齎捧金香盒一箇重十六斤每歲春秋令有司致祭每遇改元及兵荒仍遣官祭告歷永樂洪熙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年分不同俱遣官致祭各有碑文存焉又襄陵岳陽霍州俱有廟春秋致祭

媧皇廟

廟在趙城縣東門外五里許侯村里宋開寶元年創建元大德年重修明洪武三年遣官齎金香盒一箇重十六斤命有司常加修理以附近人戶看守春秋有司祭每三年遣官致祭歷代改元各年分不一俱遣官祭有碑文存焉金香盒被流賊刦去無存又臨汾洪洞太平蒲縣靈石等處皆有廟

伯益廟

廟一在太平縣東北北社村有墓在焉一在太平縣北五里張高村一在中黃里南黃村襄陵浮山亦有

黃帝廟

廟一在曲沃縣城中正統間里人掘地得古碑上刻黃帝廟其陰贊文曰道德巍巍聲教溶溶與天地久億萬無窮因立廟一在喬山周顯德中建一在蒙城鎮知縣劉璣建制極壯麗洪洞太平絳州等處亦有廟

濟瀆廟

廟一在曲沃縣東關一在濟溪一在城元延祐中邑

人于濟源燒香至老辭神曰今老不能再至及抵家行李中得一龜神之而立廟四月十八日祀之會集商賈

殘苦廟

廟在曲沃縣西北闕舊志云介之推從重耳出亡追者甚急推以其子林代死後重耳入晉推妻並林妻尋推至此聞焚死于綿山二人投井而死鄉人立廟後訛爲蠶姑廟

李衛公廟

廟在靈石縣小水頭卽英雄相遇處後人立廟并建西嶽祠以張李紅拂女附于右又臨汾蒲州等處亦有廟

風后廟

廟在蒲州南風后冢前風后黃帝臣沒葬于此地後人因建廟

帝舜廟

廟在蒲州東門外宋眞宗祥符四年祭后土駕次河中謁舜廟命本府修飾牆垣親作贊紀之改舜泉坊

爲廣孝坊命王欽若撰記復詔建廟于舜泉側卽今廟焉明朝命有司春秋致祭又州南二十里歷山嬀汭側舜所耕處亦有舜廟洪洞太平岳陽翼城猗氏夏縣聞嘉垣曲皆有廟

段干木祠

祠在蒲州南一百二十里上方段村元河東運司副使段禧爲先生裔孫倡族衆復興之卽今上方祠

成湯廟

廟在榮河縣東北一十里以陵寢所在故建廟于此內塑湯像以伊尹仲虺配享宋開寶六年勑賜明正德四年少卿喬宇奉命來祀題准增修有司春秋致祭又浮山太平曲沃翼城聞喜垣曲等處皆有廟

孫眞人廟

廟在猗氏縣莊武王廟內王討叛有疾唐德宗命眞人孫思邈來醫因建祠于廟左禱藥卽愈

子夏祠

祠在河津縣西北辛村里子夏墓側子夏退老寓居西河之上歿葬此地後人爲立祠焉

三結義廟

廟在解州治東北禮賢坊街東祀漢劉元德關雲長張翼德春秋戊日祭

神禹廟

廟一在夏縣西十五里禹城中即禹都之舊址青臺上歷年重修以啓少康配享明萬曆間知縣陳世寶于城中建廟以便瞻謁又蒲州河津太平猗氏萬泉聞喜平陸芮城絳州稷山垣曲吉州鄉寧等處皆有廟祀

伯王廟

廟祀虞臣伯益在夏城西十里下留村五月五日有司致祭如蝗蝻爲患邑人禱之輒應通踈門外亦有廟

吳泰伯廟

廟在平陸縣治北吳山之麓武王封泰伯後于虞因廟祀焉明洪武二十八年重修

虞芮廟

廟在平陸西平陸芮城之界蓋祀虞芮二君也唐大

中間建元元統間修一統志爲讓畔神祠

萬丁神祠

祠在芮城縣東北三十五里朱陽村相傳陳侯之裔孫率其族人萬丁討羌戎克之漢帝以女妻焉後葬于此乃立祠云

后稷廟

廟一在稷山縣南五十里稷神山頂東南有塔鐫后稷明堂字一在縣治西南元至正五年創建後立聖母姜嫄祠又萬泉安邑夏縣聞喜等縣皆有並春秋致祭

坤柔廟

廟在絳縣西五五里貞觀三十年建祠旁桃李春華楊梅秋實雲擁荻綠風送荷香甚勝境也節屆清明走祭祈嗣不知其幾元至順四年重修飾

伏羲廟

廟在隰州東北四十里合桑村有塑像石碣歲以六月六日有司往祭

神農廟

廟在潞安府城東北十三里百谷山世傳神農嘗百草于此至長子羊頭山復得嘉穀因立廟祀焉北齊時重修

華陽君廟

廟在長治縣城北關戰國馮亭爲上黨守後歸趙封華陽君卒葬于此立祠

五龍山神廟

廟在潞安府東南二十五里五龍山上禱雨多應昔慕容永時有五色雲見其山俱作龍形郡人因立廟祀載在祀典

三嵕廟

廟在府城西門內及壺頭其餘鄉鎮建立不可勝紀三嵕山在屯留縣西北三十里載屯留祀典舊通志云相傳羿射九烏之所有司歲祭祭之日多雨祈禱顯應祠祀極盛長子潞城壺關黎城平順俱有廟

慕容暐祠

祠在府城西南隅建于後唐明永樂間重修相傳後唐莊宗因汴兵攻城府主李嗣昭夜夢神人告云我

乃慕容暐也明日莊宗救兵至汴師遁去城賴以全土人因其靈感故立廟焉

靈應侯廟

廟在長子縣方山俗傳神醫也曾愈帝堯疾黎城長寧村亦有廟

崔公祠

祠在長子縣治東祀唐縣令崔元靖有仁政後人爲立祠宋大觀二年建歷宋及元加封至明洪武四年正神位號稱長子令崔公之神命有司歲致祭

唐太宗廟

廟一在郡城南門內一在長治坡頭嶺一在長子縣東南古城隅一在壺關縣南四家池帝有吞蝗功故奉祀惟謹

慕容廟

廟在襄垣縣西南七里世傳慕容赤土也官拜左金吾孝文幸洛過九龍村忽天地昏晦七日帝大驚慕容乃退而剖腹禳祭天地復開駐蹕始行因立廟

昭澤王廟

廟一在襄垣縣東南一在黎城隴阜山神生于襄垣修眞于隴阜其建于長治者一在蘇店鎭一在五馬村

三仁廟

廟在潞城縣北世傳舊微子封國元大德間重修明洪武三年賜號微子箕子比干之神有司歲祭

風穴神廟

廟在壺關縣東北二十里王嶺村宋淳化三年建其地西有石穴深不可測聽之微有風氣人以爲神故立廟焉歲以四月四日有司致祭

二仙廟

廟在壺關縣東南紫團鄉廟貌宏麗其他祠宇徧于澤潞不可勝紀蓋神節孝天成百世之下令人感慕不忘故崇奉之盛獨邁本地冲舉諸仙

濟瀆廟

廟在汾州府臨縣城東七里甘泉發源處昔知縣濟源郭元値旱屢禱雨不應隨遣使至原籍迎瀆神至縣甘霖立應歲亦大豐因立廟于此以爲行宮

崇應侯廟

廟在紫金山上久旱禱雨有應又稱浮濟大王相傳石勒第三子有功德于此民思而立廟俗云三石郎廟

趙相公廟

廟在臨縣城南七十里郝家塔村考古碑銘及五代史趙瑩石晉高祖時名相嘗爲晉昌軍節度使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歿于幽州其子易從護喪南歸旅櫬于此暨宋初命將西征過此而禱大有顯應師果克捷遂立廟焉

三姑廟

廟在漢高山上相傳漢高祖征陳豨駐兵于此隨駕三宮娃留駐山中修眞得道土人立祠祀之故附近山村多有三姑廟

律呂神祠

祠在大同府渾源州北五里神谿孤石上元魏時建元重修相傳太和元年六月望弘州人張珪晚憩石上有神人自空而下言曰律呂律呂上天勅汝此月

二十五日行硬雨語畢騰空而去珪至家徧語鄰村人使速收麥未及收者至日爲雨所傷盡空事聞朝廷遣使致祭

桑乾河神廟

廟在馬邑縣北十里洪濤山下金天會間建元累封爲王明改稱今號有司歲以二月二日六月十三日致祭

炎帝廟

廟一在澤州羊頭山曰上廟爲神農嘗五穀之處上有五穀畦遺跡一在換馬鎭東南曰中廟有神農遺塚有司春秋致祭一在東關曰下廟近改祭于此

祝融廟

廟在遼州南相傳州城祝融氏所築故立廟祀焉明初正號祝融氏之神舊在州北二里後嘉靖十四年知州馬建徙今地有司歲舉二祭

先軫廟

廟在遼州南二里許軫春秋晉大夫嘗致死敗狄後人仰其烈建廟祀焉明洪武七年賜號晉大夫先軫

之神有司歲以五月四日致祭

伏牛山神廟

廟在沁州西北三十里伏牛山上有龍泉禱雨輒應故立廟焉宋累賜封號明朝始改今號有司歲以十月朔日致祭又武鄉縣東十五里亦有廟

潔惠侯廟

廟一在沁源縣西八十五里創自唐貞觀年間即介之推焚身處也一在縣西北三里明嘉靖年間創建

龍泉神廟

廟在沁源縣東門外宋元豐中封嘉澤顯濟王明洪武七年改封伏牛山龍泉之神歲以十月朔日致祭

白侯神廟

廟在沁源縣西三十里雲蓋山上唐時建俗傳唐懿宗第三子偘遭黃巢亂出奔帝命侯追訪之至則隱靈空山已削髮爲僧矣侯亦隨之修行不返鄉人因立廟祀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卷目錄

神廟部彙考二

河南通志（梓潼廟　赤帝祠　二郎廟　岳忠武王廟　崔府君廟　協忠廟　黑龍神祠　衛源神廟　霍節使廟　北海廟　少姨廟　洛循伯廟　汾陽王廟　黃帝廟　中嶽廟　啓母廟　禹王廟　諸葛忠武廟　張明府廟　狄梁公廟　顏魯公廟　岳武穆王廟　靈應廟）

彰德府志（聖女祠）

河南府志（都土地廟）

汝州志　眞武廟

陝西通志　普濟祠　漢廟　三皇祠　鹿臺神廟　周處祠　后土廟　九龍廟　伏龍廟　西嶽廟　高山女華神廟　德應侯廟　關帝廟　金蹄犢干廟　髑髏廟　唐崔府君廟　楊班祠　軒轅廟　倉頡廟　西鎮吳山廟　靈義侯祠　漢高祖祠　子房廟　九龍廟　龍王湫廟　亂石廟　軒轅廟　青蛇神祠　禁神祠　紀信廟　蚜蚄廟　唐忠惠王廟　潤澤祠　劉師祠　寧濟公祠

江南通志　卞忠貞廟　白馬廟　汪越國公祠　五龍堂　江東神祠　聖姑廟　惠應廟　靈惠廟　東平忠靖王祠　至神炳靈公廟　石郎廟　忠佑廟　水平王廟　金龍大王廟　耿公祠　華光廟　楚元王廟　威濟祠　蒲神廟　康令祠　張守標紙廟　三聖廟　汪越公廟　淮瀆廟　相山廟　雷侯廟　柏子龍潭廟　霸王廟　姥廟　九娘子廟　方山廟

江寧府志　忠烈廟　三茅眞君廟　廣濟廟　武烈帝廟

蘇州府志　吳相伍大夫廟　赤闌相王廟　五涇廟　總管廟　上將軍廟　東嶽行祠　樊將軍廟　東嶽廟　織女廟　楊將軍廟

松江府志　金山忠烈昭應祠　東嶽行祠

鎮江府志　昭惠廟　天王廟

池州府志　水府廟　查城廟

青陽縣志　協濟祠

太平府志

定江神祠　雷神廟　梅姑廟

無爲州志

土主廟　靈澤廟　薛公廟　司徒祠

浙江通志

忠烈廟　張烈文侯祠　昭貺廟　高豐廟　陳山顯濟祠　孝子祠　土地廟　永靈廟　防風氏廟　淵應廟　天目山龍神祠　禹廟　南鎮廟　護堤侯廟　淵靈廟　顯濟廟　鎮亭龍祠

杭州府志

張明府君廟　福佑廟　諸葛使君廟　忠清廟　顯忠廟　崇善廟　履泰將軍廟　靈隱廟　二郎神廟　白澤大王廟　周絳侯廟　昭忠祠　白馬神廟　朱將軍廟　鎮海廟　周宣靈王廟　楊和大王廟

嘉興府志

朱相公廟　施府君廟　靈宿土地廟　黃道廟　昌武三王下廟　昌武大王祠　醫靈道院　元壇廟

紹興府志

祠山大帝廟　武佑廟　俞柳仙判官廟　柳鮑仙姑廟　東嶽廟　遺德廟　蕭將軍廟

神異典第五十卷

神廟部彙考二

河南通志

梓潼廟

廟在開封府治東南隅卽宋太學中之桂香祠也明嘉靖三十二年周府奉國將軍安河重修

赤帝祠

府城有三一在鼓樓東一在仁和門內一在南門內祀祝融神

二郎廟

廟在府城南奉神岡始建未詳明正統十三年天旱禱雨有應祥符知縣米榮修葺

岳忠武王廟

廟在府城南朱仙鎮明成化二十一年布政使吳節知府張岫建正德四年修

崔府君廟

廟在洧川縣迎恩門外祀唐崔瑗瑗有異政累封靈惠齊聖廣祐王

協忠廟

廟在歸德府治西祀唐忠臣張巡許遠以雷萬春南霽雲姚誾賈賁配祀焉舊在南城上明宣德年知州李志徙建今所

黑龍神廟

廟在衛輝府城西廟前有潭相傳龍潛其中禱雨輒應明洪武初建歲以三月二十一日本府致祭

衛源神廟

廟在輝縣百泉之上肇建于隋稱靈源公宋宣和間

封威惠王元至元間封洪濟威惠王明洪武初改稱衞源之神有司歲以四月八日致祭嘉靖三十三年巡撫御史霍冀重修

霍節使廟

廟在懷慶府城北宋靖康末金人陷懷州知州霍安國不屈而死一門無噍類州人思其忠立廟祀之

北海廟

廟在濟源縣西北說者謂濟瀆泉脈通北海故于此建廟

少姨廟

廟有四一在河南府城東南一在偃師縣南一在鞏縣東南一在登封縣北世傳啓母之妹故名少姨

洛南伯廟

廟在府城南明正德壬申劇盜攻洛總兵馮禎戰死事聞贈洛南伯因建廟祀之

汾陽王廟

廟在鞏縣西元至治間建相傳郭子儀嘗帥師過邑芻糧俱乏徵于此邑人告曰草可得糧不可得公問

所以人曰是邑南岡歲有妖霧害稼厥明公詣岡指之曰四方之亂予皆掃除妖氣敢爲害耶乃引兵還自是妖霧不復爲害五穀成熟故人立廟祀之

黃帝廟

廟有二一在宜陽縣西一在閿鄉縣東南世傳軒轅黃帝鑄鼎于此故立廟焉

中岳廟

廟在登封縣八里黃蓋峰下昔漢武帝祭此山聞萬歲之呼置邑奉祀歷代修葺

啓母廟

廟在登封縣北嵩山麓廟前有啓母石幷亭古云塗山氏所化漢武帝祀中岳見啓母石因建廟焉

禹王廟

廟在永寧縣西長水鎮禹治水成功洛龜呈瑞立廟祀焉宋淳化六年建元延祐三年修明正統間重修陝州澠池盧氏皆有

諸葛忠武廟

廟在南陽府城西臥龍岡卽孔明故廬

張明府廟

廟有二一在汝寧府城東二里一在確山縣北二十里漢平輿令張熹旱禱焚身而雨後人感而祀之

狄梁公廟

廟在府城南祀唐丞相狄仁傑傑先爲豫州刺史申理訟獄有功故立廟祀之

顏魯公廟

廟在府城内祀唐顏眞卿以其死節之地也

岳武穆王廟

廟在府西門月城内昔宋紹興初武穆嘗統軍克復蔡州蔡人德之故爲立廟

靈應廟

廟在確山縣西北三十里郎山俗傳漢丞相陳平主之宋崇寧初賜額有禱輒應

彰德府志

聖女祠

祠在林縣下洹村世傳高歡之女母亡三女俱願殉葬後爲洹水神每災旱禱之輒應鄉人立祠以祀之

河南府志

都土地廟

廟在宜陽縣西灣子北坡傳聞此地舊係南北孔道後周世宗微時過此山路崎嶇難行忽出一白髮老人代爲拉牽及至平坦處跪送于側世宗問其故老人對曰臣本山土地也世宗慰之曰朕異日果登極封汝爲都土地今廟重新土人歲時享祀

汝州志

眞武廟

廟凡兩處一在郟縣治西北當劉六劉七反攻城甚急耆老禱于廟是日正午有鶴集于殿上戛然長鳴至夜賊衆見城頭赤面長鬚人按劍疾視遂解圍遁去廟內有碑記一在南門外神像俱毀順治十七年知縣王昕幷塑神像

陝西通志

普濟祠

祠在西安府咸寧縣東苑里天每旱有司禱雨于此明萬曆七年修三十八年重修

漢廟

廟在長安治西北古城內光武徙都洛陽合十廟于高廟命太常卿一人掌焉

三皇祠

廟在藍田縣北三十里祀華胥氏伏羲氏女媧氏蓋伏羲女媧皆華胥氏所出故祀于故里

鹿臺神廟

廟在高陵縣西南三十里鹿苑原上佐軒轅破蚩尤者又旁有雷石風洞俗名雨磨禱雨多應里人奉祀

周處祠

祠在渭南縣倒獸谷口世傳處殺白額猛獸于此又傳赤水郎處斬蛟地也水盡赤

后土廟

廟在同州東關建自漢唐歷代重修萬曆間因道士殺人遂廢觀存廟

九龍廟

廟每歲二月二日有司以牲醴修祀曰扶龍頭居民以五月十八日報賽相傳元亞哥守同州值旱禱于

神曰得雨蘇民願以女事言訖雨大注女暴亡

伏龍廟

廟在澄城縣南五十里漢時穿渠得龍骨遂立廟

西岳廟

廟在華陰縣東五里自虞舜西狩三代以降莫不有祀然皆不廟立廟自漢武帝始歷代重修各有碑記明嘉靖八年勅修

高山女華神廟

廟在同官縣靈泉北四十里舊傳華岳女君在此山人因立廟每遇水旱禱焉

德應侯廟

宋熙寧中封司陶冶之神爲德應侯晉人柏林有陶術祀以配享廟舊在黃堡鎮後徙陳爐村

關帝廟

廟一在永壽縣東五十里常寧鎮禱雨多應一在元帝廟側一在永康里

金蹄犢子廟

廟在延安府安塞縣北四里古城內昔有犢子出于

石縫金蹄銀角化見玻黎王因立廟

髑髏廟

廟在延長縣城東六十里髑髏山相傳古時鬬戰收瘞白骨于此因置廟祀亦古時恤國殤之遺義也

唐崔府君廟

廟在清澗縣治北街祀崔子玉仕長子縣令有異政爲神宋封護國西齊王秦晉間多祀之

楊班祠

祠在雒川縣東南六十里班後秦姚萇將軍居黃梁谷其地有水極深冬亦湛然每遇歲旱祈禱多應

軒轅廟

廟在中部縣北五里軒轅巡狩攜四妃至此土人因立廟崇祀

倉頡廟

廟舊在鳳翔府岐山縣城南河之南明景泰間知縣張緒宗重修因河崩嘉靖年改建河北歲時奉祀東二里有塚

西鎮吳山廟

廟在隴州南七十里自唐宋及金元各有修建明洪武十二年勅修遣官頒賜金香盒一座硃明一斤一兩有司祭服二副永樂二年勅修正統五年災知州張幹重建後列聖登極皆遣重臣致祭

靈義侯祠

祠在隴州內有碑云唐大曆二年故郡壘艱于得水荀氏獻地因遷其城于此故立祠祀之有禱屢應宋封靈義侯賜廟額曰安祐

漢高祖祠

祠在漢中府漢水相傳高祖遊憩于此後人立祠祀之甚靈迄今莫敢生慢

子房廟

廟在洋縣西四十里雲山上卽從赤松子遊處

九龍廟

廟在鎮原縣上作里卽九龍井一井九孔旱天不涸民賴以濟

龍王湫廟

廟在涇州回山之麓唐貞觀元年三月封龍王聖祖

爲惠帝君每遇旱禱雨輒應州人立門扁曰感應靈湫有唐太宗御碑

亂石廟

廟在靜寧州城南郭西即惠澤大王廟神兄弟隴干人也伯曰嚴輝仲曰嚴茂智勇雙絕保障西夏宋乾德三年勅建進爵爲王伯世祀隴干仲世祀章麻林與關帝同其香火

軒轅廟

廟在慶陽府合水縣子午山旁有黃帝陵漢武帝北巡祭于橋山

青蛇神祠

祠在環縣城內唐節度使楊朝晟師次方渠乏水有青蛇降坂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築防環之事聞詔置祠命泉曰應聖

噤神祠

祠在寧州東石幢里故老相傳神姓郭氏噤治瘡疾甚効土人祀之禱瘡疾輒應

紀信廟

廟在蘭州城中相傳漢將軍信爲此州城隍元耿仲明有記

虸蚄廟

廟在鞏昌府安定縣南七里食禾之蟲豈應奉祀廟塑一女像相傳爲薄太后惡其害稼吞之而息

唐忠惠王廟

廟一在興安州北五十里牛山巔祀崔偉曾任金州破黃巢有功後顯靈于牛山爲土主之神一在州西二里明洪武年建正德年重修

潤澤祠

祠一在岷州衛南關一在城南二十五里一在城東五里其下卽洮河有龍潭祈雨輒應

劉師祠

祠在肅州衛治南寰宇記師姓劉字摩訶沮渠蒙遜時西求仙死于此骨化爲珠血化爲丹其徒爲之立祠相傳禱者往往獲珠丹焉

寧濟公祠

祠在山丹衛焉支山麓唐天寶間封山神爲寧濟公

江南通志

卞忠貞廟

廟在江寧府鷄鳴山祀晉尚書卞壼死蘇峻之難二子祔

白馬廟

廟在崇福鄉宋顧琛爲朝請晚至方山下泊見有朱衣介幘者執鞭屏諸商人船曰顧吳郡將至後琛果爲吳郡乃卽所見處立廟

汪越國公祠

祠在江寧公名華唐封立廟賜額忠顯明命有司致祭通祀

五龍堂

堂在蘇州府長洲縣東南以禱雨有應唐貞元中建宋淳熙間賜額靈濟

江東神祠

祠在府治報恩寺西教場內漢祖六年灌嬰略定江南至贛城神見于某山告以克捷之期士卒駭異凱還立廟贛江至孫吳遷神于吳境祭之神姓石名固

聖姑廟

廟在府治太湖包山舊傳晉王彪二女長聖姑次素姑嘗著屐涉水而衣不沾濕相繼卒人以爲神而祀之

惠應廟

廟在崐山縣馬鞍山之陽祀崐山神唐中和二年建宋崇寧間賜額

靈惠廟

廟在常熟縣治東南百步俗稱周孝子廟孝子縣人名容事母至孝既沒忽一日見夢于母曰兒已爲神當輸忠朝廷盡力鄉閭故祀之

東平忠靖王祠

祠在常熟縣虞山南麓唐開元時淮陰張有嚴子沒而爲神宋太祖勅祀之

至聖炳靈公廟

廟在常熟縣治西北相傳爲火神

石郎廟

廟在舊崇明州東南宋末風潮中有石人長二尺許

隨潮浮至東鄉廣慶橋下去復來人異之立于橋側祈禱輒應至元間廟祀之今遷于葛家橋西北

忠佑廟

廟在常州府城祀隋司徒陳仁杲原籍晉陵人大業間仕至司徒爲沈法興謀逆毒死屢現靈異南唐保大十三年封烈帝夫人軫氏武烈后明洪武初詔去封號題木主曰司徒陳公之神無錫宜興有廟

水平王廟

廟在武進縣分水嶺舊傳爲后稷庶子佐禹平水故祀之

金龍大王廟

廟在無錫縣石鋪頭神姓謝氏杭州人爲黃河神

耿公祠

祠在靖江縣東南神宋哲宗時人歿而爲神能除水患

華光廟

廟在金壇縣慈雲寺左祀五顯靈官

楚元王廟

廟在淮安府治西南漢高祖弟交封于此宋建炎中賊李成以萬衆攻城民禱于神大敗之益崇祀舊以宋趙立魏勝應純之元許維禎爲木主附廟中成化初知府楊昶又以漢張敞鄭弘汲黯尹翁歸黃浮三國關羽張飛晉王祥王渾唐宋璟宋米芾明范中施禮彭遠丘陵皆有功于淮人者幷附祀焉

威濟祠

祠在府城宋紹興間李寶自海道禦敵至石臼山禱之因風縱火焚敵敵大敗詔封祐順侯廟祀之

蒲神廟

廟在海州石湫鎮漣河西岸凡遇蝗蝻有禱必應

康令廟

祠在揚州府儀眞義城村唐咸通間歲旱六合康令以身禱雨跨白馬入江死雨足歲稔邑人祀之

張守標紙廟

廟在寧國府城北五里宋建炎間知府張果夢神語將陷沒果抱籍入水死民殮而奠之標紙于此

三聖廟

廟在府治天慶觀之左三聖長曰賀息次曰游奕三曰金甲云

汪越公廟

廟在廬州府無爲州神姓汪名華新安人隋末屯兵烏聊山稱吳王唐封越國公宋政和四年賜廟額曰忠顯

淮瀆廟

廟在鳳陽府盱眙縣下龜山寺西南世傳大禹鎮水怪處

相山廟

廟在宿州西北九十里有行祠在州治東神上應房心之宿能翻雲致雨莫詳姓名

留侯廟

廟一在徐州留城一在徐州子房山明平江伯陳瑄禱雨有應建祠祀焉

柏子龍潭廟

廟在滁州城外以六月六日祭禱雨輒驗

霸王廟

廟在和州東北四十里烏江項羽自刎處後人即其地立廟

姥廟

廟在州西三十里祀歷陽神母歷陽未陷爲湖母有先哲人始以爲神

九娘子廟

廟在州治內祀歷陽侯范增女慶曆初東寇王倫圍歷陽恍若有見已而潰散遂就勦滅故祀之

方山廟

廟在廣德州治方山麓神爲方山人名通佐祠山大帝治水有功又于錢塘斬蛟有功故立廟祀之

江寧府志

忠烈廟

廟祀漢秣陵尉蔣子文子文逐盜至鍾山死死而靈異吳大帝初立廟孫陵岡封爲中都侯改鍾山曰蔣山晉加相國重爲立廟南宋初廢後修復封蔣王齊進號蔣帝南唐謚曰莊武徐鉉撰廟碑宋賜額惠烈明洪武二十年建于鷄鳴欽天山之陽劉三吾爲之

記崇禎加號威靈易今額

三茅眞君廟

漢詔敕郡縣修丹陽句曲眞人廟以茅君分理赤城每年十二月二日駕白鶴會于此

廣濟廟

廟在茅山前有龍池相傳陶隱居豢龍于此歲旱禱雨輒應宋紹興敕封敷澤廣濟侯歲令有司驚蟄日祀之

武烈帝廟

廟在治城西祀陳仁杲唐書隋末越人寇長州柴克宏帥師往救仁杲見夢曰吾遣陰兵助汝及戰大勝克宏奏封武烈帝唐贈忠烈公宋加封賜額

蘇州府志

吳相伍大夫廟

廟在胥門內朱家園卽舊靈順行祠先于盤門內永昌武大王廟祭享繁盛相傳爲伍公廟宋建中靖國元年直祕閣吳仲舉知蘇州率吏民營繕奏賜額英烈元大德三年嘗著靈異增爲忠孝感惠顯聖王明

成化十五年廟燬巡按劉魁知府劉瑀重建萬曆四十年裔孫叅議伍袁萃移置今所廟設兩廡后寢樓左牲所齋房前闢重門建坊表極爲壯麗春秋祀之祝文曰孝以雪讎忠以報國白馬素車威靈赫奕

赤闌相王廟

廟在府治東南赤門內相傳王爲吳闔閭築城死而爲神洞庭西山亦有祠曰東相明王在銷夏灣又云神姓桑名湛葢不可考或謂赤闌以廟近赤門故名又吳地記云南面擊賊將軍黑莫郝墓在蛇門裏周敬王六年築城而死今呼赤闌將軍或云赤闌卽赤門相王卽伍相云又洞庭實錄云兄弟三人並有靈跡故居民立祠

五涇廟

廟在閶門水關內東北祀五涇水神閶門內河北濠山塘渡僧橋弔橋五水匯爲沙盆潭深廣漩迅初廟東向明萬曆中居民火厄延燒數百家惟廟巍然獨存改建南向

總管廟

廟在蘇臺鄉眞豐里神汴人姓金名和隨駕南渡僑于吳沒而爲神其子曰細第八爲太尉者理宗朝常著靈異遂封靈祐侯靈祐侯之子名昌第十四昌之子名元七復皆爲神又從子曰應龍元至正間能陰翊海運皆封爲總管再進封昌爲洪濟侯元七爲利濟侯應龍爲寧濟侯在閶門南北濠又白蓮橋西一祠祀元王積翁亦名總管廟一在盤門外仙塘橋一在常熟縣致道觀一在嘉定縣安亭鎮

卜將軍廟

廟在崑山縣治西卜山上祀唐將軍卜珍子伯庸伯聊歿而祀焉有禱輒應明嘉靖中倭寇薄城匝月將軍顯靈斃倭數輩城賴以完知縣祝乾壽奏入祀典廟久日圮萬曆中義民汪惠重建幷祀祝公于堂之西北隅昔有人于廟中得斷碑略云府君字文昭西河人生而偉異有大志唐敬宗時紀綱頓委藩鎮騷然將軍奮孤忠樹雄烈爲世所重寶曆元年終葬于崑山西鹿城卜山銘曰森森古柏宛轉龍岡孤雲垂蓋日月懸光千秋萬古於乎夜長不言將軍之號亦

莫詳廟食之始

東岳行祠

祠在常熟縣治西一里虞山之南麓宋淳熙九年建中天齊仁壽帝左司命眞君右崔府君殿內塑十甲將龐古雄毅皆按膝坐每歲春邑人社集甚盛其規制宏壯闌砌雕華並冠于他祠

樊將軍廟

廟在嘉定縣治西南黃渡鎭祀漢舞陽侯樊噲明洪武二年重建嘉靖間邑諸生李汝節常讀書黃渡夢神人自稱樊將軍言所居圯願君葺之亦能利君質明以詢士人果有樊祠爲捐資修治是歲試不利至乙卯舉于鄉又十年成進士乃知樊將軍非紿也

東嶽廟

廟在江灣鎭江灣以南故皆海也宋高宗常駐軍于此狂飆驟起篙師失措帝獨見三人護之舟恃以濟問知劉郡王父子也相傳爲東嶽之壻故于其地建廟而祀郡王父子賜玉圭磬今海已爲平陸名袁沙嘉靖間玉圭磬已竊去一在方泰元至正二年建一

在南翔元元統四年建一在嘉定縣治西南元至元三年建一在黃渡

織女廟

廟在太倉州南七里黃姑塘宋咸淳五年嘉定知縣朱象祖重修故老相傳常有牽牛織女二星降于此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湧溢牽牛不得渡今村西有百沸河鄉人異之爲立廟舊立牛女二像建炎時士大夫避地東岡有經廟中壁間題云商飆初起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問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莫對斯人鄉人因去牽牛獨存織女歲七夕釀錢爲青苗會占事頗驗

楊將軍廟

廟在新塘市東周廣記云將軍宋人淳祐十年理宗駐臨安將軍與元力戰死藁葬陸窑塘之原后墓時見光怪土人祠禱輒應明成化十二年立今廟記不詳將軍名

松江府志

金山忠烈昭應祠

祠在海中金山三國時吳主晧建祀漢博陸侯霍光今廟毀祀廢而土人各祠于其家號爲金山神主其部有英烈錢侯者以配享別廟在府治南七十步元元統中知府申秉禮修葺至正六年燬十四年達魯花赤哈散沙頤浩寺僧希顏復之今俗訛爲錢總管廟吳國備史晧嘗疾病有神降小黃門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東金山鹹塘風激重潮海水爲害非人力能防金山北古之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力護也臣漢之霍光可立廟鹹塘臣當統部屬以鎮之由是廟焉宋賜顯忠廟額累封忠烈順濟昭應公廟有吳越王鏐祭獻文云以報冠軍之陰德按冠軍乃霍去病官號與備史異祭文誤也英烈侯閩人行居第七嘗浮海而商至廟歎曰浮沉罔利何終底止沒事忠臣愈浪生死即叉手立化宋與金戰有陰兵千萬排空而下旌旗著號華亭錢太尉已而敵勢披靡因錫今封見淳祐中趙孟堅所撰碑

東嶽行祠

祠在府城西建置無攷宋右丞朱諤始大而新之元

至正五年災惟眞武殿及廊廡僅存十二年邑人夏濬卽其址立門復舊明成化元年副道紀曹希聲建玉皇閣弘治五年知府劉璟重修郡人侯方有記嘉靖間燬于倭後復建時倭掠金錢藏掩草蕩有二卒知其事夜往盜之寄一老者家再往則陷于倭矣後老者以其無主捐建殿寢將成二卒晝見謂老者曰予如是用財可矣夜夢嶽帝示夢曰此二卒實首功可肖其形以享香供今殿中東西侍立于地者是也萬曆中郡人徐琳重修殿西北隅建楊侯神祠爲東嶽掌刑之神靈爽最赫禱祀輒應里人陳嘉相以地址湫隘倡緣擴建丹艧鹵簿靡不整肅云

鎭江府志

昭惠廟

廟在雩山卽烏龍王廟宋紹定四年郡人韓大倫建奏賜額嘉定五年夏旱農人禱于廟有凶人于龍池內捕得一蟹焚之隨遭雷震紹定四年大倫鼎新禱雨輒應

天王廟

廟宋諸軍寨皆有之元季存者二明僅存其一在丹徒縣學右寨巷頭舊傳唐太宗起兵有神自號毘沙門天王願效力定亂故所向成功及卽位詔天下公府皆祭之

池州府志

水府廟

廟在九華門外舊祀楚三閭大夫後廢成化時神忽附于居民指示古基掘之果得故石礎遂復興之

查城廟

廟在舒泉鄉按廟碑神姓查爲宣池刺史唐末黃巢亂及涇州神率衆往擊之大敗神至其鄉解甲于嶺皆成石片因名嶺曰甲子嶺立廟祀之

青陽縣志

協濟祠

祠在縣治南二里望仙墩俗名九華廟相傳二神姓會三國時人兄弟避亂入九華沒後俱顯靈異有禱輒應宋大觀四年賜今額紹興以來四封八字嘉定間縣令許介立祠祀之自爲記明萬曆五年知縣蘇

萬民修左有三聖殿右有五猖祠後有寢室每歲重九縣官詣祠致祭以許公配享

太平府志

定江神祠

祠在采石山卽水府廟也傳聞水府神在磯下甚靈南唐時建廟歷朝增修正殿材皆柏木雕畫甚工有米芾書中元水府四字今不存嘉靖三十四年知府任有齡重修工巧不復如舊僞吳乾貞三年封定江王南唐昇元二年加號濟遠宋祥符八年封順聖平江王嘉祐八年朱從道建王妃殿治平元年夏禱雨使至感應加號忠祐三十一年賜額加號顯靈後改封威靈廣護忠祐平江王明封水府定江之神八月十五日有司致祭用羊豕備物禮等丁祭沉祝帛於牛渚磯下歲爲額

雷神廟

廟在景山原名德清道院祀雷神故名元至正元年徐復亭建殿南有龍王堂歲旱有司禱雨於此多應

梅姑廟

梅姑丹陽湖人生有道術能行走水上其壻惡之殺而投之湖中時有方棺自上流來盛其尸而去後土人漁獵卽有風濤之患于水霧中見姑形焉巫曰姑惡殺不忍見漁獵也至今青山下有梅姑廟今稱娘娘廟者是

無爲州志

土主廟

廟在州治小東門內祀唐忠義袁傑也神係郡人宋高宗與金人戰或有禽金人者見空中袁字旗幟兵威甚盛知爲神助詔封土主昭義嘉應侯後又進封爲王今扁于楣其祀于鄉者曰草廟曰橫廟曰黃廟皆是也明萬曆十年掌州事本府同知查志文檄道士張體純奉祀香火仍捐俸重修

靈澤廟

廟在大江中蟂磯山祀漢昭烈夫人孫氏世傳夫人還省其母居于巒江聞昭烈崩哀慕殞絕今之廟藏柩所也宋賜額曰靈澤舟人阻風必祭之倪從舊有記

薛公廟

廟在州治大東門外望日坊一在無爲鄉橫步橋神每附巫祝語事無大小多奇中遠近崇祀之

司徒祠

祠在十字街名茅王廟今圮一在太平鄉陸錦疃一在周輿鄉二圖一在桐城鄉三圖及魏家渡口按梁書神姓茅名勝揚州人隋時會陰護駕有功封司徒飾新廟宇宋紹定辛卯李全謀逆禱于神不吉乃曳神像剖破之後全被戮于新塘肢體解散如全之施于神者帥守趙范撤其廟而增葺之請于朝賜額曰英顯後復進王號故所在稱茅王

浙江通志

忠烈廟

廟祀宋少保鄂王岳武穆在杭州府棲霞嶺墓側初宋孝宗卽故智果院爲廟祀王賜額褒忠天順元年同知馬偉重建奏賜今額歲春秋祭王所作滿江紅詞送張紫巖北伐詩刻石廡下廟西有流芳亭刻王遺像於石寘其中

張烈文侯祠

祠在東山衖口墓所祀宋張憲憲爲岳武穆將累立戰功秦檜與張俊謀殺武穆妄言憲與岳雲通書謀還兵權張俊鞫煉成獄憲坐死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正德間知府梁材爲建廟宇

昭貺廟

廟在渾水閘南祀宋兵部尚書張夏夏嘗爲兩浙轉運使築堤捍江杭人德之立祠成化間工部侍郎李顒來治潮患禱神而應即舊址重建

高豐廟

廟在嘉興府嘉興縣東一十八里唐評事朱自勉主嘉禾屯田有白雀集于高豐廩歲輙大穰遂立祠其地祀之

陳山顯濟廟

廟在平湖縣東南三十里宋大觀三年建山半有龍湫其上有龍母塚旱禱即應宣和中賜額顯濟崇寧中封淵靈侯明朝去侯爵稱陳山之神歲三月十八日祭

孝子祠

祠祀宋曹清舊志云清死而爲神宣和初嘗助湖州平賊知州王倚上其事詔封昭應侯建廟府治西北賜額今在府學尊經閣右

土地廟

廟在歸安縣三十三都世傳有陳許辛三姓者沒而爲神邑人祀諸東林山之陽宋建炎中金人南侵至廟遁去封靈應侯元因之明朝去侯爵稱東林山之神歲春秋祭

永靈廟

廟在德清縣北新市鎮祀晉鎮國大將軍朱泗泗當懷帝時死國難詔立廟祀之宋紹興五年賜今額封侯歲仲春秋上巳日祭

防風氏廟

廟在武康縣東南十八里晉元康間縣令賀循以此地爲古防風之國建廟祀之吳越錢鏐嘗禱而驗封顯德王明朝去王爵稱防風氏之神歲春秋祭

淵應廟

廟在武康縣西響應山下相傳山有碧玉潭神龍所居唐元和八年令劉汭禱雨而應因建廟祀之宋元符初賜今額建中靖國元年修元末燬明洪武間知縣吳率正重建歲九月九日祭

天目山龍神祠

祠在安吉州西南五十里祠有龍井邑人禱雨常驗歲六月六日祭後更以春秋祭

禹廟

廟在紹興府會稽山東北麓禹陵之右舊傳夏少康封庶子無餘于越乃立廟于禹陵東廡祀啓西廡祀皐陶伯益岳牧梁時修廟俄風雨大至湖中漂梅木一株取以爲梁名曰梅梁宋建炎初加葺政和四年即廟爲道士觀額曰告成下臨鑑湖洪武三年著令每三歲一遣道士齎香帛致祭登極則遣官祭告有司以春秋仲月祭其禮與社稷同天順三年知府彭誼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相繼重修正殿凡七間重簷周廊東西有廡中爲門門左右有屋前有崇陛又前有石門其外西出爲大門東出依山之麓爲神廚

爲庫爲宰牲房其內東廡之南旁出東上至山半有窆石亭亭中有石高六尺餘旋首而豐下相傳爲禹下棺石又嵊縣了溪之上亦有禹廟世謂禹治水畢功于此故後人于此立廟焉

南鎭廟

廟在府治南會稽山之陰周禮職方氏揚州之鎭山曰會稽秦幷天下以會稽爲名山祭用牲犢圭璧晉成帝咸和八年從祀北郊隋開皇十四年就山立祠唐天寶十載封永興公以南郊迎氣之日祭宋淳化二年從祕書少監李至言以立夏日祀永興公于越州後加封永濟王元改封昭德順應王至大二年守朶兒赤修洪武三年詔去前代封號稱南鎭會稽之神命有司歲以春秋祭如禹陵水旱災傷則別遣官告祭

護堤侯廟

廟在蕭山縣東北長山宋時建祀漕運官張亮亮生有奇功殁爲明神祈禱屢應又新林運河北有行宮邑人以其地數被潮患祀侯鎭之並歲春秋祭今沿

海山城水關要害之所多有張相公廟傳亦謂侯云

淵靈廟

廟在寧波府鄞縣東五十里阿育王山環廟有聖井七而中井有靈鰻二旱禱之輒應宋元祐元年賜額歲六月十八日祭

顯濟廟

廟在鄞縣西南六十里四明山祀天井之神井凡三今內有金線蜥蜴能興雲雨宋嘉定九年賜額歲六月十六日祭

鎮亭龍祠

祠在慈谿縣西南百里下有龍潭龍窩石上有龍出入跡歲六月十八日祭

杭州府志

張明府君廟

廟在富陽縣北宋大中祥符間嘗宰是邑有惠政民感而祠之祠下有泉歲旱不竭禱之則應

福佑廟

廟在長壽巨石洪山下祀眞人宋恭宋咸淳四年歲

大旱禱之雨立至禦災捍患屢有靈驗六年請于朝封昭澤侯賜額元燬明洪武初復建

諸葛使君廟

廟在餘杭縣南一十四里禪山下漢河間守諸葛琮葬于山傍歲旱降神于里能興雲雨有禱輒應唐貞觀二年邑人立廟祀之明洪武四年重建

忠清廟

俗名伍公廟在府城內吳山之椒吳人憐伍員之忠爲立祠宋賜額忠清大中祥符五年海潮衝擊州城詔本州歲春秋祭康定九年守蔣堂重建王安石爲記紹興三年改封忠壯侯嘉熙三年海潮大溢京兆趙與懽禱于神而息建英衞閣七年重修廟宇王安國爲記自嘉熙至咸淳間累封忠武英烈顯聖安福王元改封順祐忠孝威惠顯聖王正統十四年重修萬曆八年重建

顯忠廟

廟在長生橋西宋紹興初建祀漢博陸侯霍光初廟在秀州宣和間賜額紹興始建于杭禱祠應若影響

嘉泰紹定間兩有反風滅火之異元元統初火延清湖岸焦土者萬有餘區焚死者不可數計神復顯靈如嘉紹時廟貌如故民廬有賴于是士民葺廟以答明貺

崇善廟

廟在城北皐亭山祀晉杭州刺史陳項項會稽人仕東晉嘗使北羈留三年仗節不屈後復命歷青揚荊廣四州刺史食邑錢塘海鹽鹽官三縣卒葬皐亭山因廟焉梁大同二年封興善又改封崇善紹興中賜額靈惠寶祐六年以神見空中懾退北寇遂列王爵又北艮一圖淳祐橋西亦有崇善廟祀陳項

履泰將軍廟

廟在西湖金沙灘祀吳越時孫顯忠始建年月莫考明萬曆癸未夏大旱郡守張振之率僚屬士民徧禱不雨一夕將軍降乩示以禱雨所向且爲之助明日遂雨三日廟故隘將傾圮矣是年秋卽拓地新之申著爲令歲夏秋仲月令邑丞以下致祭按武林舊事云廟有天澤井葛仙翁所植虬松將軍錢塘人仕吳

越嘉熙中趙與懽尹京禱雨有驗奏聞封天澤侯額曰勅賜孚應之廟今額幷省牒石與懽手書天澤二字石猶存廟左爲井虬松久廢

靈隱廟

廟在飲馬橋神姓蔣諱通生平性直好善事親孝宋紹興十一年七月端坐而逝次年疫作是境無恙有父老夜夢神衣紫橫金曰某蔣通上帝命我護境今疫不侵吾之力也于是奉而祀之境有虎疏禱于神遂擒二虎時旱境內獨有雨民賴之事聞于朝賜額靈隱

二郎神廟

廟在忠清里神姓鄧諱遐字應遠陳郡人也自幼勇力絕人氣蓋當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從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水中有蛟數出害人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自是患息鄉人德之爲立祠祀之以其嘗爲二郎將故尊爲二郎神

白澤大王廟

廟在純禮坊宋眞宗景德年間遼兵入寇寇準倡議請帝親征時六師所食仰給海運準遣中尉梁元帥專督漕運行至海中適有猛獸號白澤者出沒海中洪濤陡作運船幾覆忽見空中一人乘龍馬揮鞭驅逐白澤趨服洪濤頓息糧運以全因建祠祀之逮後奏請勅封土神

周絳侯廟

廟在臨平鎮晉建武元年侯裔孫卓卜居臨平即其地祠侯建炎中金人犯杭居人爲柵環廟以守仰視旌旗蔽空書曰漢絳侯周勃皆羅拜而去自是靈異著聞有禱必應

昭忠祠

祠在仁和縣忠清里祀唐右僕射褚遂良里爲遂良故居舊有祠鄉人歲祀之明成化十三年郡人周景請于朝詔有司新其廟宇入祀典廣西右叅政朱鏞爲記忠清里有通聖廟即宋瓊花園也神爲遂良九世孫諱載性行端潔學問該博先家廣陵傳織綾錦法歸寓故里業益精迄今里人善織綾錦自神始也

沒後屢著靈異里人忽見神曰余承上帝命以忠臣後裔平生正直命廟食瓊花舊園由是爲立祠題曰通聖云

白馬神廟

廟在海寧縣北二里劉拱記曰郭北大廟有白馬神最顯去冬有殺人而亡者捕未得既夕宿庵東苑夢神告曰旦且獲既而果然拱作記在神宗嘉祐六年至高宗駐蹕賜祝文曰英烈不羣捍難庇民廟號白馬史冊莫尋海昌良工塑像如神髣髴而馭若無若存有捕盜者得夢既擒人知畏饗血食幾春天子初郊典祀遍行樽酒俎豆以祈神歆此則引拱記言之耳舊萬曆志又謂宋建炎間金師涉境見四野兵馬甚衆不敢入民賴以安知爲白馬神顯聖則又與前記不同

朱將軍廟

廟在海寧縣東三十六里黃岡祀邑人朱彝邑志曰朱將軍廟有二一在黃岡一在袁花東彝能拔牛尾倒行宋治平初溺海爲神著靈應寶祐二年十月勅

封佑靈將軍元大德二年以捍海立廟黃岡西進封護國弘祐公其廟在袁花東北者後羽流增飾仙眞俗因呼爲天仙府

鎭海廟

廟距南城百步負郭面塘內祀捍海諸神明崇禎戊辰海決潮水高丈餘廟內獨不入人咸異之

周宣靈王廟

廟在硤石鎭審山侯名雄字仲偉新城淥渚人嘉定辛未爲母疾走婺源祈祐五顯回至三衢而卒附童子言曰五顯靈侯需我輔翊生不封侯死當廟食衢于是乎立廟新城繼之初稱七七太尉端平二年饒州表請侯有陰捍常山土寇之功封翊應將軍嘉熙元年兩淮表請神有神威揚邊強敵遠遁之功封威助忠翊大將軍淳祐四年改封翊應侯寶祐五年加封助順咸淳七年加封正烈十年加封廣靈舊制神祠封錫自二字至八字止侯兼之蓋渥恩也

楊和大王廟

廟在方輿神姓楊字沂中宋人紹興間賜名存中字

正甫代州崞縣人宣和時山東河北盜起存中應募累戰積功至中翊郎天資忠孝勇敢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屢立奇功羣將敬服宿衞出入四十年最寡過高宗禮遇殊渥孝宗以爲舊臣尤禮遇常呼爲郡王而不名祖宗閔父震及母皆死難存中既顯請于朝宗閔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嘗營居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于朝更築室焉又葺園亭于湖山間高宗爲書水月二字由是觀之廟之在方輿者必爲別墅私祠後遂封以爲土神云

嘉興府志

朱相公廟

廟在府東北三十六里相傳宋南渡建炎二年高宗夜寢夢登紫微樓而墜有一力士捧之得不委地問其姓字則曰秀州還善三十五都朱六郎也既覺體汗猶濕迺遣使訪之時六郎死已七日矣因勅封爲紫微侯立祠江涇塘至今香火不絕

施府君廟

廟一在府西南六里一在府北一十五里府君宋人名伯成九歲爲神建立廟宇百有餘年至景定甲子歲旱里人聞人剛中等禱雨立應請于朝賜今額墓在廟中明敕封護國鎮海侯

靈宿土地廟

廟在府西一十七里本覺寺東南士人欲立廟木植既具一夕自移至此因立廟祀焉至今水旱禱祠如響

黃道廟

廟一在海鹽縣西南四十里鸕鷀湖上一在澉浦鎮黃道山上宋志長墻山上有黃道神祠初在石帆村因陷於海建炎二年僧若中遷之山寶慶三年都運諸大卿請廟額稱顯應侯廟廟中有神曰楊太尉尤靈異渡海者必禱

昌武三王下廟

廟在桐鄉縣爐頭村按宋淮海王第三子廟在車溪九里松之西至和元年五月大風雨擁廟入水漂至車口堰北四里而止感夢於密印寺僧仲翔告以欲

遷里人驚異以是年月重建故名下廟

昌武大王祠

祠在皂林鎭便民橋北明洪武間里人費秀二捨地爲廟世傳淮海王有三子皆有功於民封昌武王死後各著神異民奉爲當境土穀之神在皂林者爲大王龍翔爲二王爐頭爲三王

醫靈道院

院在海鹽縣西南二十六里澉浦鎭青山西南宋志云開熙三年里人孟毅夢神語曰吾閩中吳眞君當食此方福佑斯民晨見海中有一主浮至毅因捨基刱殿尊奉士民禱病多驗今呼爲眞君廟前有井水能愈疾人多汲之

元壇廟

廟在嘉興縣王家坊神姓趙名朗字公明趙子龍從兄弟也萬曆辛亥工部郎中陸基恕建上有文昌閣

紹興府志

祠山大帝廟

廟在府橋東神張姓名勃漢神雀中人禮斗横山有

禦災捍患功或云佐禹治水有功其賽禱盛于廣德州常以二九月降至日必風雨有請客風送客雨之說不知何時流衍于越

武佑廟

廟在蕭山縣北幹山舊號北嶺將軍廟宋方臘陷錢塘欲東犯會稽其衆見將軍擐金甲陳兵于西興江岸張大旗有北嶺字遂不敢渡郡守劉公韐上其事賜今額至正丙申大旱方士陳希微禱雨于廟累日俄降筆云吾秦人厲狄也與項羽起山陰雖功不竟而死然有德于民父老不忘我俾血食于此世代雲變湮我姓名故以相告至今人遂呼爲厲將軍廟

俞柳仙判官廟

廟在諸暨縣東南孝義鄉父老傳有姓俞者久寓村媼家病革語媼曰死以兩大甕合以葬我扛折則窆鄉人如其說復夢俞曰今爲天曹雨雪部判官會野火且至烈日中雨雪冢上遠近異之卽其地立祠宋紹興初久旱迎神至大雄寺禱雨有應歲以大稔相傳神喜柳枝邑人致禱必持柳枝以獻因名柳仙云

柳鮑仙姑廟

廟在諸暨縣東南孝義鄉廟負山帶溪景趣勝絕父老以溪聲高下卜雨暘甚驗人皆異之

東嶽廟

廟在餘姚縣大黃山宋政和四年通直郎顧復機捨址知縣廖天覺建建炎間燬市舶使史應炎捨今址復建嶽廟在郡中各邑往往有之而餘姚獨盛春二三月間每初昏無風雨時遠望有火光數點自廟中出燦爛如星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若飛若墜參差不定久之至夜分漸隱隱向白山沒謂之神燈如此者幾一月俗謬傳三月既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殆近誣然神燈則實有殊不得所以於是禱謁紛紛輷動遠近有自數十里外且行且拜望廟門則拜愈數入至神坐前極其虔禮乃去鄉村婦女皆出絡繹不絕一邑殆空豪貴因之爲縱遊彩鷁蔽於江

遺德廟

廟一在上虞縣五夫鎮一在法界神周氏諱鵬舉東

晉時宰上虞後守鴈門念昔上虞曾遊漁浦湖遂乘白駒泛舟全家沒於水自是數示靈響民立祠奉之號仙官廟血食甚盛唐天寶間僧曇德導以慈力自是祭奠惟用蔬茹且願以廟庭爲僧盧鄉人孔澤趙瑗請禱願遷於他所忽大風四起朱紱及香鑪皆隨風而去二人視其紱鑪所止處聞之於官爲奏得旨建梵宇祠堂賜額利濟宋宣和中睦寇犯境有素旗之異者乃五夫祠也祠中藏錢王所賜紫袍犀帶及鐵鞭之屬

蕭將軍廟

廟在上虞縣東南十四里將軍秦人諱闓與弟閎領兵東之上虞植金鞭于地而自誓曰化爲黃竹吾當血食于此已而黃竹生焉黃竹嶺由此得名嶺去廟甚近廟有斷碑云吳太元二年縣令濮陽興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一卷目錄

神廟部彙考三

西安縣志　偃王廟　項王廟　坑西廟　烏龍
殿
嚴州府志　張昭烈眞君行祠　高府君廟　擎
山廟　李明府顧少府廟　虎善王
廟　蒼山廟　姚村廟　白山廟　鳳山廟
靈覡廟　巖山廟
溫州府志　楊府廟　海神廟　赤帝廟　忠烈
侯廟　龍母廟　與善廟　顯應廟
靈護廟　馬鴿巖祠
江西通志　劉城廟　武烈廟　明山廟　英澤
廟　賈萌廟　孚應廟　王將軍廟

風雨池廟　順濟廟　劍池廟　李司空廟　超山廟　靈槎祠　協佑廟　祠三廟　屈原廟　郭西廟　寶福侯廟　閣山廟　忠孝行祠　清源廟　靈順廟　惠寧廟　張將軍祠　昭烈廟　威顯廟　葉眞君祠　許旌陽祠　陶九相公廟

饒州府志　多峯廟

九江府志　英烈廟

吉安府志　剛應廟　靈濟廟　周侯廟

湖廣通志　宋大憲廟　三忠祠　廖將軍祠　吳將軍廟　仁顯廟　威顯廟　關帝廟　伏羲廟　張昭烈廟　炎帝廟　寇萊公祠　向王廟　鹿門廟　南嶽廟　普濟廟　三閭祠

八閩通志　武功廟

福建通志　漢閩越王廟　廣應廟　靈濟宮　東嶽行宮　烈威祖廟　會應廟　振遠安福行祠　靈溝廟　馬仙廟　祠山廟　剛顯廟　昭利廟　顯應廟　閩山廟　顯靈廟　通濟王廟　順懿廟　昭顯廟　顯應廟　金吾祖廟　英顯廟　大小亭廟　靈顯廟　昭利廟　忠烈王廟　威顯廟　都巡感應廟　靈著王廟　鳳山通靈廟　樂山廣福王廟　葉公祠　漢壽亭侯廟　廣武王廟　宋石磯大廟　錄事祠　東平王廟　鎮國王廟　東嶽廟　李指揮使廟　唐義武廟　莊武王廟　唐田王廟　東岱廟　錢妃廟　陳侯靈顯廟　長壽靈應廟　惠應廟　顯應侯廟　廣濟王廟　朱醫廟　壯烈祠　順濟宮

四川總志　江瀆廟　五龍廟　大禹廟　張桓侯廟　百神廟　五丁廟　金川廟

（神女廟　李龍遷廟　武侯廟　普惠行祠　豐澤祠　火神廟　峨山祠　孝女祠　土主廟　花卿廟　青衣神祠）

廣東通志（南海神廟　大忠祠　著靈祠　虞帝廟　孝女祠　三江廟　福濟廟）

廣西通志（唐帝廟　關將軍廟　靈澤廟　二妃廟　嘉應廟　普安廟　東山祠　孔公祠　涤樓廟　伏波廟　柳侯祠　雷塘廟）

雲南通志（五靈廟　大靈廟　二忠祠　龍驤將軍廟　風伯祠　福民廟　神寶泉廟　伏波廟　黑水龍神廟　西龍潭祠　城隍古廟　崔君廟）

貴州通志（康太保祠）

神異典第五十一卷

神廟部彙考三

西安縣志

偃王廟

偃王廟西安城中無有惟郊原村落往往有之或與項王大禹並列或爲專祠其神或袞冕秉珪爲王者像或冠束髮衣山龍不一其制其專祠則有茅楊蔡衞四令公分侍于側而土人所敬畏以茅令公爲最廟既多故不得徧舉其地其城中惟徐氏子孫祠祭

以其祖之所自出祀之他姓則勿祀也

項王廟

項王廟又名靈惠廟在城北四十里項山廟在山之巓按史項王從季父梁起兵會稽殺太守通秦漢時會稽皆指吳郡非今越州之會稽也去西安遠甚非政令所及第自王引兵渡江而後秦政之酷虐更不及江南而王破秦距漢轉戰六七載中原騷動獨百粵宴然更無賦稅徵發之事因相與歸德于王愛而戴之觀唐狄梁公毀江南淫祠有檄告西楚霸王文則知江南之祀王其來舊矣唐天寶十三年賀蘭進明守衢以旱乞靈得雨爲頌以記之宋宣和間邑丞黃鍰請龍圖舒清國爲率衆力重建夏希賢撰記今王廟在西安諸村落者甚多大率與偃王合祠城西麓鳴山亦有專祠而惟項山以姓爲山寺又獨古是宜爲神所棲宿云

坑西廟

廟在縣南十里世俗相傳爲陣頭大王不知其爲何神或言卽僞漢陳友諒之神其神赭面金甲狀猙獰

勇猛每歲旱祈雨禱之輒應凡迎神例不由邑城門皆城上縋以出入以友諒之有憤于明太祖也

烏龍殿

殿在城南五里下洲烏龍潭上潭西面爲壓潮山相傳往時錢塘江潮至此爲此山所壓而回其山皆赭石壁立數仞下爲潭深不可測有神物憑焉曩時邑有風災又大雨雹雲氣皆起自其處故往往禱雨輒應往明時縣境雨以雲起青桐峰爲驗今惟此潭一方雲起則雨立至蓋山川之靈氣遞有所屬故也其殿前後各三楹門迎潭水

嚴州府志

張昭烈眞君行祠

祠在桐廬縣西一里桐山頂宋紹熙中縣令程準因感夢而立祠開禧初方祕將上春官杳冥中若有神助揭曉遂魁南省縣令何處仁苦旱禱之甘雨隨注其靈驗多如此元末兵燹永樂元年邑人重建祠於舊址弘治十四年知縣陳和入覲顯夢於途若有護衛狀和歸卽展拜設鼓建其祠

高府君廟

廟在縣南三里俗稱邏浦廟神名獲漢時人素善天文曉遁甲與嚴子陵有舊嘗自石城適富春訪其廬時值大旱卽曳劍登壇巖叱曰此地有蛟龍當起行雨未幾雷雨交作秋遂大熟邑人感其應相與立廟祀之唐開元二十六年散騎常侍高適爲作碑記其事

擎山廟

廟在桐廬縣北十里金紫山下相傳神有勇力可以擎山故名然莫詳其何許人凡有禱必應

李明府顧少府廟

廟在桐廬縣西北十五里相傳李顧二人爲友同飲水於尖山下而溺死因爲神里人立廟其傍有泉湧出號曰神湧泉

虎善王廟

廟在桐廬縣西北五十里相傳昔有人煉丹於廟左山時里多虎患能驅伏之其人卒虎患復作里人立廟祀之遂息宋景定三年重建廟宇明初曹國公平

浙西神有助兵之靈凡淫祠多燬廟獨得免天順間有鄰婦每上元竊神前燭一日復赴竊虎隨而銜諸廟左山驚仆無所傷其婦後一十餘年而斃正德十一年廟傾頹十五年里人駱希賢等重建

蒼山廟

廟在壽昌縣東港口相傳唐時徽州有客商名蒼門者至此無疾而卒因降靈其士民爲立廟水旱禱之有應宋崇寧中訪求天下諸神靈跡郡上其事封靈應侯洪武二十年卽舊基重建

姚村廟

廟在壽昌縣東二都相傳昔有百家居此宋宣和間青溪方臘犯村姚氏一小兒年方弱冠持杖與之鬭其母亦隨之賊見甲士無數擁其後風沙亂起林木振動駭而走追逐出境回顧其母遂爲賊所害而村賴以全鄉人立廟號顧母大王因而著靈

白山廟

廟在壽昌縣南玉華山下相傳神卽漢司徒吳融也唐龍德元年建宋崇寧二年郡上其靈異勅封靈應

王經方臘寇廟燬忠訓郎胡祖舜重建

鳳山廟

廟在壽昌縣西八都鳳山相傳昔宋衢州有木商三人不著姓名皆爲神立廟西安一號川王廟封眞王一號申渡廟封明陽王一立廟於此封明鑒王今大石上有神足跡下有水歲旱勺而迎之則雨元元統乙亥徙於大塢口

靈覎廟

廟在壽昌縣西九都舊名旺山大王廟宋建炎二年本鄉父老葉蘆等九十六人狀其靈應謂方臘作亂遣童猛將攻縣欲火神廟巫言神怒賊必滅會官軍至不數千而賊見兵甲蔽山遂遁及後水旱祈禱輒應縣以其事聞于州州申運使上之朝廷詔賜今額及葉樞密行軍過此神見夢曰必助國討賊已而果勝再列其功封威濟侯

巖山廟

廟在壽昌縣北十三都巖山之頂有石回抱如負扆狀廟居其中前有井泉僅足守廟人飲每歲九月九

日鄉人賽於神而祀之泉乃湧出汲之不竭宋崇寧二年訪求靈跡因神禱雨有應郡上之於朝勅封長澤王

溫州府志

楊府廟

廟在瞿嶼山趾臨海神楊氏失其名相傳兄弟七人入山修煉不見後每著靈異

海神廟

廟在海壇山麓唐咸通二年建宋元祐五年守范峋夢神自言姓李唐武宗時宰相以事南遷而歿今在城東北隅叢薄中范悟疑爲衛公德裕作新廟貌上其事崇寧元年賜額善濟封侯爵

赤帝廟

廟在海壇山麓康熙辛酉郡城大火延燎勢不可遏知府王國泰默禱祝融忽風返火熄乃捐俸鼎建

忠烈侯廟

廟在樂清縣橫春渡神姓田名居郃唐乾符間王郢亂僖宗詔十道兵討之田奉命行至象浦猝遇寇力

戰死邦人哀其義烈爲祠祀之浙東觀察使劉宏表其事贈中丞大順二年贈右驍衛將軍宋皇祐四年新其廟建炎四年又新之洪武初詔稱唐右驍衛將軍田公之神歲五月二十日本府致祭神初戰以子規啼悞師期至今近廟無子規啼者俗呼禁子規廟

龍母廟

廟在瑞應鄉黃塘神姓江氏方笄未嫁浣紗見石吞之遂有娠以父母疑躍江溺死忽雷電交作其腹迸蜥蜴成龍入海猶囘顧其母今其港有望娘匯邑人因葬之爲立祠今常熟縣亦廟食詳見紀異

興善廟

廟在瑞安縣廣化鄉右溪神樊氏兄弟山內巨潭有蛟每出入挾風雨潭流暴漲沒田廬爲民害神誓除之天聖四年罄家資入積善院養其母兄弟持刃入潭風雷晝瞑與蛟力鬬戮之潭水湧出皆赤兄弟乘流至溪口對立而沒里爲立祠

顯應廟

廟在帆遊鄉封村神陳氏名敏宋時人同妻韓氏好

施于舊有五通廟驚民禍福神曰吾聞正直爲神豈有殃民而可廟祀投土偶於水曰吾爲爾鎭茲土言訖而逝宣和中賜今額

靈護廟

廟在平陽縣新羅山山以神廟得名唐新羅國太子因航海入覲溺焉顯靈茲山立廟祀之

馬鷂巖祠

祠在泰順縣六都洪武初里人夜聞有匠作聲次早忽見一祠乃四溪王九公廟也其地相去五十里又名飛來宮

江西通志

劉城廟

南昌府二十三都漢揚州刺史劉繇爲孫策所攻築城於此後人立廟祀之宋龔茂良以救溺功奏賜額仁濟廟

武烈廟

廟在南昌府高士坊祀陳果仁字世威晉陵人爲江西巡察大使有賑荒之惠入隋拜司徒唐武德中卒

豫章人立廟祀之唐封爲忠烈公南唐時以神兵助戰册加武烈帝徐鉉有記

明山廟

廟在南昌鍾陵鄉十一都神白姓南昌人兄弟三宗顏宗說宗向以孝弟著于鄉歿爲神唐光化中卽故玉宸觀址建廟宋初賜額顯靈併祀土人李忠萬叔敬于廡忠以討峒寇功擢都統與叔敬俱著靈應

英澤廟

廟在南昌安仁鄉隋漁者曾昭值大雷雨于澤中得木槎如聞語云吾乃杯山之神姓章氏明日自徙于岸衆異而祠之宋賜額

賈萌廟

廟在南昌城北祀漢豫章太守賈萌今廢豫章記云萌河東人漢更始二年爲郡太守與安城侯張普同欲起兵誅王莽普負約萌遂以五月戊辰戰于新次之野兵敗而死失其屍卽以亡日顯靈于津渚故建廟祀之

孚應廟

廟在修仁坊祀唐隱士崔子玉所著有入藥鏡一篇載道書勑封佳山孚佑侯嘉靖萬曆間迭建額曰佳山福地

王將軍廟

廟在樵舍神林姓錢塘人五代時顯靈于此

風雨池廟

廟在吳源山下唐開元中張九齡爲洪州都督禱雨于此有應作詩以紀之貞元中觀察使李兼禱雨復應兵部侍郎權德輿爲之記宋淳熙壬寅夏大旱帥漕遣禱有物如蝘蜓登于几徘徊不去未幾大雨如注奏立廟

順濟廟

廟在新建吳城山下有龍穴闊一丈深不可測宋大中祥符六年于穴西立廟封順濟侯御製戒蛟文刻于石熙寧中加封順濟王遣太常林希逸致祭有異蛇引首出及使還蛇蟠舳艫送至彭蠡累加號曰靈順昭應安濟宋蘇軾過此得石砮作順濟廟石砮記

劍池廟

廟在豐城登仙鄉祀晉司空張華豐城令雷煥宋紹興中賜額龍津廟

李司空廟

廟祀唐淮南楊渥部將李承鼒承鼒卽招討使隴西李神福之子也天祐三年渥遣承鼒從秦裴攻鍾匡時欲取洪州承鼒屢戰有功後敗死年二十三葬楊子洲有英靈土人卽墓側立廟南唐徐鉉記宋封威顯廟

趙山廟

廟距豐城縣八十里世傳晉范登雲尸解于此因祀焉

靈槎祠

祠在廣豐鄉地名舊縣晉時得大木于白石墓民伐以獻次獨檣津一夕木逆流至江人異而祠之號泛槎神太守范甯奏聞封神爲尚書僕射宋紹興中賜額

協佑廟

廟在寧州東一里神姓毛奉鄉匡竹洞人兄弟五人

俱佐許眞君擒蛟有功勅賜廟額

祠三廟

廟在饒州府東北關妙果寺傍神姓張名渤字伯奇武陵之龍陽人也生于漢神爵二年長通法術役使鬼神祠在廣德元僧南楚住持妙果寺奉其像民祈有應明萬曆辛巳分守參議李天植撤而廣之

屈原廟

廟在崇德鄉荻溪灘俗名水府廟元延祐間廢明洪武初里人重興每旱疫禱輒應

郭西廟

廟在永平關古監前祀梁昭明太子宋池州廟祀之能弭火災邑人往池州迎神奉祀

寶福侯廟

廟在芝山前神漢樊噲也舊廟在山頂曰鹿頭大王廟范文正公禱雨有應乃遷廟于此元豐庚申守馬淵禱雨復應奏封寶福侯

閣山廟

宋知州毛裕宿山下夢人自稱楚王陳涉遂造樓閣

後人以爲廟

忠孝行祠

祠在城北靈芝門内卽鳴山廟神姓石名敬純西晉時人爲父勒報讎追殺牛昌隱道經鄱陽後人立祠祀之廟有三十餘處惟風雨山廟宇雄觀每八月十三日居民競集迎賽又安仁有三峰廟樂平有孚應廟神俱同

清源廟

廟在浮梁新田舊傳神姓李名冰秦孝公時守蜀作五石牛以壓水怪立祠灌口宋邑人李淍出使資神祐立廟祀之

靈順廟

廟卽五王廟在德興縣東南儒學左隋駙馬張蒙逐獵遇五神指山穴雙銀笋銀寶始發立廟祀之唐總章二年賜額五通侯南唐昇元改封公宋元祐加額靈順嘉泰間封爲王

惠寧廟

廟在安仁縣北隅惠寧坊神姓柳字敬德潭州人唐

武德九年進士道經安仁遊玉眞山見山水奇異于上建讀書之所疾作而歿葬溪南藜浦嶺遂有靈應祀于墓所十年遷原讀書處王仙芝叛兵侵境人倡義禦之其夜夢神躍馬驅兵次日果見神乘白馬雲端賊首墜馬而死其後邑人于廟避洪水夢神投檄溪潭鞭龍過水次早起視溪水頓縮五尺有題門帖云鞭龍曾過滔天水躍馬能驅半夜兵宣和賜額曰江介名祠洪武三十五年知縣邵眞上其事禮部考定祭祀儀注視山川置碑位曰玉眞山之神歲五月二十六日爲神誕節

張將軍祠

祠在惠寧廟東神諱孝忠楚道州人宋壯士與元兵戰死之元軍義之求之仆屍中嘆曰壯士壯士取衾覆之孝忠歿數歲著靈異邑人上官敬和夢神曰吾與爾父上官提舉舊人也吾今爲義肝忠胆正直輔佐之神于是塑像廟左廡尊爲將軍而祀之

昭烈廟

廟在玉山縣治南元倪中記神在宋爵爲王至正四

年始改封護國忠靖威顯景祐眞君七年爲海漕有功復加洪濟春官奉常之職皆以神爲唐張中丞死節睢陽者惟蔡薦所記名抃謂爲睢陽城陷時遇害者三十六人之一

威顯廟

廟在貴溪縣治南唐信州靜邊總轄使司空忠眞公桂卿有功德于民民立廟祀之祈禱輒應宋慶元間勅賜今額謝疉山記

葉眞君祠

祠舊在王宗嶺改築于青山之陽眞君能致風雲雷雨役鬼神事唐元宗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後爲神宋崇寧間錫號眞君

許旌陽祠

祠在安義縣依仁鄉前有大石高廣數丈一茆插頂四時皆青相傳爲許遜手植祠旁二石對峙一形如斗有水清澈不竭一石光潔無塵乃遜斬蛟磨劍于此鄉人立祠以表異跡

陶九相公廟

廟在府城十五里仁貴鄉芳蘭湖九水會焉曰九龍灣卽陶太母之墓處墓所有社壇正德中九江大旱有僧謂湖濱父老曰諸神能救茲旱者惟陶九耳今其像乃在黃梅五祖寺之廡下父老怪之相率往訪果有像鑿沉香之質具而未飾也迎歸飾而籲之果大雨因祀之陶九天完裨將也

饒州府志

多峰廟

廟在崇德鄉十三都祀平南感應周公之神舊傳有仙鶴飛至山頂神開靈井九口禱雨心誠則泉自湧于井

九江府志

英烈廟

廟在治北三十里清涼寺左唐貞觀間創祀梁昭明太子蕭統世傳清涼寺乃統棲隱之地因立廟祀之歷宋紹興間甲子歲旱鄉民遍請雨夜夢神人曰吾太子統也受命食此方今雖遇旱吾今告于上帝雨將至矣及寤雷雨大至嘉定甲申中廟賜英烈元末兵

廢明洪武壬子重建

吉安府志

剛應廟

廟在吉水縣北一里傍有二石縱橫如杌舊名石林宋隆祐太后避敵如贛維舟岸側神現夢曰速行后得便風疾去追者不及還後賜額剛應

靈濟廟

廟神卽龍泉邑之田舍人兄弟七人以孝友聞尤勇于義凡里之人有急難者輒傾貲援恤不靳唐天祐中辦上供枋木兄失足墮水諸弟救之俱溺死立廟祀於今蜀禾鄉初賜今額頗著靈跡

周侯廟

廟距永寧縣五十里舊相傳周侯本里人壯時勤耕歲旱夜溉田遇異人曰吾憐汝苦吾能助汝有富有力二者汝何欲侯曰富多事不若得力以耕乃嚙指血令飲力遂倍沒爲神稱周侯云

湖廣通志

宋大憲廟

廟在武昌府城明月橋東漢宋無忌爲火精唐立廟祀之以禳火災宋紹興中知州王信復立名火星堂

三忠祠

祠在嘉魚縣治東明嘉靖八年知縣陳一言以關雲長張睢陽岳武穆合爲一祠額曰三忠春秋祀之

廖將軍祠

祠在崇陽縣西上津渡唐大中間廖忠兄弟二人糾合義旅與巢寇迎敵爲賊斷首猶躍馬七里許宋淳祐中知縣陳仲微爲文祭之

吳將軍廟

廟在興國州富池口祀吳甘寧宋以神有護國功賜王爵廟號昭勇明改號吳將軍甘公之神春秋祀之

大冶縣亦有廟

仁顯廟

廟在漢陽府治九眞山上相傳劉伯通不知何代人梁大同中長沙王祠祀之元封敷濟仁顯靈佑王下有靈泉

威顯廟

廟在安陸府荊門州州北二十里神乃蜀將張飛之子某孫遵也俗呼爲張三郎四郎

關帝廟

廟在當陽縣西北五里古漳鄉眞塚在焉歲時祀享

伏羲廟

廟在景陵縣五華山上縣本古風國風太昊伏羲姓氏

張昭烈廟

廟在德安府孝感縣西唐張忭與張巡同死雎陽南霽雲斷指忭亦截一指以自誓竟死節後人立廟祀之

炎帝廟

廟在隨州厲山九域志厲山炎帝生處

寇萊公祠

祠在荊州府公安縣北油河堤街宋天聖間萊公殁于貶所喪次公安民插竹挂紙祭之逾月枯竹笋生成林建祠祀之

向王廟

廟在歸州東相傳東陽人向輔隋大業初于所生地穿山鑿石顯著靈異後人祀之

鹿門廟

廟在襄陽府治鹿門山隨郁以侍中從光武幸犂丘與光武俱夢見蘇嶺山神後光武封郁襄陽侯使立蘇山神祠刻二石鹿夾祠前人謂之鹿門廟

南嶽廟

廟在衡州府衡山縣赤帝峰下自唐虞三代舉望祭之典秩祀三公唐開元間封嶽神爲司天王宋祥符時加尊號曰司天昭聖帝明始正號曰南嶽神

普濟廟

廟在寶慶府城東八十里宋皇祐間建寶慶間應祈賜額普濟

三閭祠

祠在常德府東二里五月五日競渡以祀屈原

八閩通志

武功廟

廟在仁壽里龍源宋紹聖間朝請大夫蕭磐嘗在梧

州値風濤之險遥見江滸有廟默禱之雲霧中彷彿見三人出風遂息磐感其靈既拜謁祠下其神果三人曰勅封感應將軍曰勅封靈應將軍曰勅封威應將軍皆紫袍金帶儼如向舟次所見者遂錄其封爵以歸立祠于所居主山之後祀焉給租米一十五石爲香燈之費

福建通志

漢閩越王廟

廟在福州府閩縣嘉崇里釣龍臺西祀閩越王無諸左右二王相傳王二將也唐大中十年建宋宣和初浙寇竊發連陷數郡提刑俞向自建康領兵至閩黄蜂以數萬隨舟二神現于雲端境內帖然乃大新祠宇建楹日有青紅二蛇蜿蜒香几間向異而記之明洪武十年布政葉茂禱雨獲應疏聞詔下禮官議從神故封稱漢閩越王之神參政瞿莊有記廟籍田參政唐濾有記

廣應廟

廟在閩縣桑溪里東山大乘寺南山峽間有二潭下

潭廣六尺深不可測昔閩越王郢第三子有勇力號白馬三郎射中大鱓於此土人因爲立廟祈禱輒應宋慶曆中旱郡守蔡襄爲文禱於廟讀畢大雨命知縣賈大冲新其祠文學范宗韓爲記紹興中大雨夜水暴出聲聞數十里詰朝有石高可二丈峙廟後如堵紹定間增封孚佑王淳熙八年郡守陳塏禱雨有應因歎曰土俗疑傳以鱓爲靈不知王親殺鱓以爲靈也神能體天以福善沛利澤以蘇焦槁遂改爲善溪時曾鞏有禱雨文

靈濟宮

宮在府城南積善里之梁山祀南唐江王徐知證饒王徐知諤證兄弟嘗將兵至閩郡人德焉祀之明永樂十四年有禱靈驗命拓其址重建封爲眞人五歲一遣官致祭賜袍後惟藩司代之

東嶽行宮

宮在東門外易俗里卽僞閩所建東華宮之泰山廟宋大中祥符間寖廣其制明崇禎年間重修四座一座祀二十四司二座祀雷將三座大殿四座祀泰山

尊神

烈威祖廟

廟在使君橋之北神姓陳與其二弟名諱俱不傳生五季末一門以貞義自持沒能爲民禦災捍患禱無不應宋時累封竝爲侯

會應廟

廟在閩縣左三坊舊爲靈澤廟號五龍配以方邑相傳僞閩時建宋皇祐中邑人以禱雨澍雨大至北位黑龍鱗甲猶帶池萍紹聖四年郡守溫益修其廟乾道三年郡守王之望請於朝賜額靈澤閩令丁長卿記淳熙十四年安撫使賈選奏改今名

振遠安福行祠

祠在府治北相傳北鎮之神也宋嘉泰初建於北城樓上元季海寇攻城廉訪司掌書記曲時敬領兵擊之禱於神不許與戰果不利明日再禱許之遂大勝時敬乃大新祠宇于門之東明洪武初增築城樓乃遷於時敬舊宅里民有禱輒應

靈溝廟

廟在郡城南郊外下鄭洋元至正間溪水泛溢忽一木像乘浮槎往來洪溝者數日鄉人異之乃登於巨石上是夜里中父老咸夢一緋衣神謂云吾素習岐黃今當廟食茲土以福汝等翌日各言所夢皆同卽其處立廟凡疾疢瘡瘍有禱輒應

馬仙廟

廟在候官縣十五都甘蔗洲上廟中有井名龍淵歲旱不竭按馬仙生建安縣將相里適人一歲夫亡誓志不二紡績養姑每跣足出入遇溪暴漲無舟可渡

張傘仰置水上乘之以濟衆盡駭異語人曰我有姑在終其天年卽仙去閩人像祀之馬坑江上亦有廟舟航遇風多著靈異

祠山廟

廟在府治南法雲寺東神姓張名渤吳興人或曰武陵龍陽人生西漢末游苕霅之間卒而爲神顯於廣德州之橫山閩祠已久頗著靈跡郡人祀之明成化十八年鎮守太監陳道重修建

剛顯廟

廟在烏石山之巔祀唐處士周朴宋紹興初丞相張浚謫福州將遊雙峰夜夢一僧與一金紫人及白袍士來謁翌日登山見三人容貌如夢異之三人者朴與觀察使李瓚雙峰僧懶安也後浚帥閩復遊烏石乃疏於朝賜號剛顯郡人鄭昂爲記後歲久祀廢

昭利廟

廟在越王山之麓神爲唐觀察使陳巖長子乾符中黃巢陷閩王憤唐室衰微慨然謂人曰吾生不鼎食以濟朝廷死當爲神以慰人望及歿祀于連江演嶼宣和二年祀今所五年給事中路允迪使三韓涉海遇風濤賴神以濟歸上其狀詔賜今額建炎初寇犯城西吏民奔走乞救于神俄頃雨雹交下盛夏如冬平地水深尺許賊遂驚遁出連江欲肆剽掠見士馬雲布衆駭而去宋宗正嗣濮王仲湜爲之記

顯應廟

廟在閩縣飲井山西麓神姓陳名礹初與其弟觀察使巖同廟祀于里之盧川宋嘉祐間遷今所開禧嘉定間蝗旱疫癘邑人禱之累著靈應寶慶初賜額曰

顯應開慶初封礮曰仁濟侯嚴曰惠濟侯侍郎陳益記之

閩山廟

廟在郡城西南文儒坊內建自前代明正統間有司重修萬曆三十一年福建左布政使王恩民移檄本府歲致春秋二祭神姓卓名祐之宋景祐元年進士廟其故宅也建炎三年建寇猖獗端平中邵武山寇發重慶中汀寇發神著靈異現于雲端賊衆咸驚怖而遁守臣朱皃驥運判諸葛有聲先後各以事聞詔加封爲廣利威顯侯賜額曰靈應

顯靈廟

廟在府城西南勝平里神姓林名優里人也宋康定間浙西寇鄂鄰倡亂由海門入窺福州優與其子術傾貲招募分隊守隘賊至大破之官軍掩爲己功優曰吾爲保鄉井計豈與卒伍爭術曰父子出萬死以擊賊今爲官軍所奪縱生不封侯死必廟食耳仰天而逝優亦尋卒鄉人哀而祀之自是大顯靈異有禱輒應轉運司以狀聞賜今額咸淳間封優曰福恩侯

衍曰協惠侯

通濟王廟

廟在閩縣光俗里宋嘉定初建神姓林名浦唐末避地海濱多鑿井以給行人因謂林公井及卒甚著靈應里人祀之有司上其禦災捍患之功賜今號

順懿廟

廟在古田縣東三十里臨水洞神姓陳閩江南下渡陳昌女也嫁劉杞卒年二十四臨水洞有巨蛇爲祟神現朱衣執劍索白蛇而斬之鄉人遂立廟於洞

昭顯廟

廟在閩清縣梅川明洪武初建永樂間火至正統六年重建相傳神姓陳氏事王審知有功於閩民爲立廟五代末宋咸平初累修建天聖間淫雨水溢民居高陵皆墊溺廟在下乃獨完初曰梅川侯紹興初賜額德威後累封保寧感應靈祐公

顯應廟

廟在長樂縣南八都亦名植柱廟開元中有神降于察山之陰乘大木泝湍流而上漁者林生負以趨下

復泝而至如是者三心異之取置石室下遠視之若植柱遂以名廟嘗有洪氏女浣紗見水中浮若銀巵者褰裳探之水漸深爲蛟所吞其家訴于神不終日雷雨暴作刳蛟于水濱得女屍蛟腹中洪氏感涕虛其居刻所取木爲像祠焉景祐中縣尉王侯以禱雨獲應更立廟宇紹興初賜額顯應慶曆中潘奎爲記

金吾祖廟

廟在縣東北隅大宏里唐開元中里有林逼位多善行後卒人莫知其爲神也宋初有寇自梅江而上鄉人見神樹旗幟禦之寇遂退是日降靈于人自述其平生履歷以及父母妻子靡不詳悉士人祀焉後封爲金吾顯通王

英顯廟

廟在連江縣南新安里兌峰神姓蕭名孔冲字仲謀建安人五代唐莊宗時中甲科不樂仕進削髮爲僧志行堅苦能伏虎豹沒而邑人祀之宋靖康初建寇葉儂逼縣境神兵見于羅崙賊遂遁去紹興間海寇掠荻蘆寨神復現異九龍江累封昭烈正順公寶祐

元年大旱鄉人禱雨隨應元賜今額明洪武十八年重建學士吳沈爲記

大小亭廟

廟在二十七都江口晉時有黃助兄弟二人漢黃香之孫遇風覆舟兄弟連臂浮於江岸夜則畫沙成字表其履歷復夢鄉人曰爲我南山作墳北山立廟吾能辟災降福如其言里無虎豹之患建鹽亭獲其利人號兄廟爲大亭弟廟爲小亭

靈顯廟

廟在省魁坊內神姓黃名孟字叔達句容人唐初遊閩沒于邑宋紹興間海寇朱明爲虐神見夢於人示其默祐未幾寇平景定間賜額咸淳初封福惠侯又

縣治東欽平下里亦有廟明永樂十七年建

昭利廟

廟在永貴里神姓陳唐觀察使巖之子黃巢亂神憤激而死後累著靈應宣和間賜廟額累封協靈褒應惠顯子姓九人皆賜烈侯

忠烈王廟

廟在羅源縣治西二里許神姓陳名霸先本縣霍口里人五代末爲王審知先鋒忠義勇略嘗追賊至白塔嶺馬踣而死由是顯靈邑尉程成立廟祀之宋時勅封武寧忠烈王

威顯廟

廟在永福縣東南二里許神姓陳諱必勝漢丞相平之後家于閩城烏石山兄弟九人皆著奇節沒爲神顯靈廟食于此唐永泰二年邑初置溪潦暴漲有若枯木上者數四乃洑口祠所立神之刻像也邑人柯氏取之卽今廟之址累石爲屋祀焉民禱祠或樵牧過者往往石室中獲錢宋開寶中號洑口通靈護境廟紹興賜額威顯後封靈貺侯嘉祐七年鄉貢進士黃彝爲記

都巡感應廟

廟在福淸縣治西隅神姓許名忠建安人唐末爲威武軍都巡簡使屯兵福淸以備寇盜乾符五年黃巢圜福州神夢天使唐葛周三將軍助己攻討明日決戰大破之巢兵退廣南閩中遂安明年卒人思其功

爲立祠請于朝額曰感應

靈著王廟

廟舊名威惠在福清縣治西隅後王山神姓陳名元光唐永隆初以鷹揚衛將軍隨父陳政戍閩征蠻鎮撫漳州討賊戰沒封王立廟漳浦縣春秋有司致祭宋時縣人於漳浦請神香火祠於縣前王巷英靈顯赫自遷於後王山立廟因名北溪

鳳山通靈廟

廟在惠安縣鳳山吳時人神姓黃宋時海寇入界神所居前後嘗聞鑼鼓聲旗幟羅列賊不敢犯聞于朝封順濟侯

欒山廣福王廟

廟在永春縣十五都其神甚靈宋襄禱雨有應以狀聞封善利王尋加廣福

葉公祠

祠在建寧府城內尚書坊俗名富沙廟神姓葉諱顥唐武德初爲建州刺史捍寇卒貞觀初民爲立祠舊在長慶館有溪潭春水暴漲爲居民害一夕風雨冒

其上潭爲沙石所塞人謂神力云明洪武初詔有司春秋致祭

漢壽亭侯廟

廟建安縣六門俱建廣德通仙二門不設而寧遠門右廟尤靈應

廣武王廟

廟在將相里之南乾符間封先是祠燬神自托於鄉民云有錢一倉掘其處果得土木之費不假外求又名錢倉廟今存

宋石磯大廟

廟在甌寧縣禾吉里中殿孚濟侯蔣姓兄弟五人値黃巢起仗劍一呼民不敢從亂今有試劍石在五代樹立廟卜基未定俄霣五石因而作廟曰石磯右殿廣惠侯林必典左殿昭衞侯張暹俱顯靈應

錄事祠

祠在建陽縣興賢里之蓋竹神姓陳名滓爲嘉禾縣錄事唐貞元中被讒與二子同時遇害邑人立廟祀之元豐中封威惠公屢著靈爽紹興中加封妻黃氏

慈懿夫人三子封協義協信協濟侯至今顯應

東平王廟

廟在典賢中里橫塘嶺祀唐御史中丞張巡明正統間沙寇將攻城先焚神廟忽大雨如注賊自覆潰鄉人陳善安王雅追擊之聞空中金鼓聲追斬千五百人生擒數十人

鎮國王廟

廟在治南隅唐宋屢封鎮國廣武威王妻王氏封荆國順應妃明嘉靖燬故座忽產紫桐一株十載成合抱己未應夢於知縣王遂斵桐爲像復廟祀

東嶽廟

廟在崇安縣西門外右廡祀唐張巡傍有楊太保因舍身立化于此像尚骨立

李指揮使廟

廟即慈惠廟一在豐陽里兄弟三人曰林曰檝曰槐唐乾符禦黃巢敗之追至建陽被執不屈死邑人具棺衾葬之忽墓圮於水泝流而上至竹湖山下水推沙石埋之鄉人因立祠宋寶慶元年亡卒葉勝倡亂

縱火焚市將及廟俄而雷雨大至火隨滅羣盜駭散

唐義武廟

廟在瑞巖寺之西神一姓唐一姓葛一姓周皆扣氷佛護法前後巨寇屢發輙顯靈異使自滅息鄉民翁錫被衆煽惑作亂錫入寺神攝之自投烈焰中官兵至衆皆潰散正應扣氷佛五百年百里無災之讖

莊武王廟

廟在南平縣西峽陽里祀唐閻汝明汝明邵武人爲唐使還舟過鯤潭樂其山之勝曰吾沒後當廟食於此舟再至溺死於潭屍踰月不朽人立廟祀之

唐田王廟

廟在永安縣治南門外祀唐李肅肅字行中陳州人唐世以功封田王建中間奉命征不庭卒與賊遇後兵不繼王力戰而死屍浮水上彌月不變鄉人殯殮而祀之其配享五神皆裨將也

東岱廟

廟在汀州府武平縣新城街祀唐張巡明正德間寇攻城七晝夜得神陰助立祠祀之

錢妃廟

廟在興化府木蘭陂上妃築陂不就投水而沒邑人祀之不忘刱始之功焉宋景定初封惠烈協順夫人廟後崇功祠祀十四家皆當時捐金佐費者陂下二里許有廟妃溺水時屍流至此香聞山下鄉人祠焉號香山宮每風雨夕隱隱見雙燈自山過木蘭故老傳爲四娘巡陂云明鄭善夫詩滄海未銷錢女恨路人惟誦李侯碑秋深極浦生寒水神至靈風滿素旗蓋謂此也

陳侯靈顯廟

廟在涵江爲陳侯應功建侯莆人少慷慨嘗勸陳洪進納土使閩人得免兵革後遊洋寇作有詔就近調兵侯詣軍前任先鋒鏖戰而沒寇平鄉人壯其忠勇祠祀之後嘗擁神旗助里人觀察使陳淬討賊有功又嘗護鹽艘免沉沒雨暘隨禱隨應宋淳祐間賜廟額歷元明屢加封號鹽場官春秋致祭焉

長壽靈應廟

廟在府城內左廂衙後神姓陳名寅唐觀察使陳巖

姪侍後仕閩遂家于莆好善樂施里人德之年九十餘卒未卒日歷言五紀事後皆驗宋初嘗助僕射陳靖討賊賊見旗幟皆署長壽字遂敗僕射以聞勅封護國孚惠顯佑長壽聖王建廟祀焉後屢著靈異賜額加封

惠應廟

廟卽今太平社也亦名仙水行宮宋乾道初賜今額淳熙間封永利侯 一云漢時只一古廟名龍津其中井泉靈異胡道人修眞於此何氏九子往謁之因飲是水服盡開梁太平初建此因以名廟歷經郡人元陳祖保明郎中顧孟喬尚書康大和捐募重修

顯應侯廟

廟在壺公山昔陳胡二仙隱此後羽化鄉人祀之宋大觀初郡人禱雨數應紹興初郡守張宗臣知縣傅丑上其靈跡封爲顯應廟淳熙間旱知縣張少英禱雨復應因建拜壺亭塑陳胡二仙像

廣濟王廟

廟在大蚶山昔海溢有物如瓦屋乘潮而來崎頭故

老云宋初海中漂數百根大木盡刻羅字鄉民獲之斧砍愈現忽見一人峩冠黃袍呼衆告曰我羅仙子也卜居此地於是衆爲建廟商舟往來必禱焉南唐封廣濟王

朱醫廟

廟在黃石不知何許人以醫顯尤神於眼科宋端平間上病醫嘗名入禁中一撥瞭然賜冠帶銀鈔邑人府判戴釗因攜入莆寓黃石錦園無幾卒異香七夕不散里人禮葬其所居地忽產一樟未久成抱用雕像以祀稱朱醫先生迄今病眼者供奉之無不立愈

壯烈祠

祠在僊遊縣東街祀明邑人魏昇昇字大臨父廣淵以千金聽其結客學擊劍馳槊明弘治辛亥漳寇謀越仙遊刼涵江昇受兵往扼之寇憚不敢進庚午復至昇登陴免胄示之寇遁去昇躡其後斬獲甚多正德丁丑流寇薄城昇挾其子瑞周幷所部林德泰等十餘人持劍盾護城寇覘其少蹴之城西半里山下昇橫槊犯陣手格殺數十人而瑞周與所部卒並死

之昇被十餘創轉鬬益疾賊愕視披靡遁昇復逐北數十里歸以創重伏牀呼殺不絕逾十日死郡守馮馴自爲文遣奠立祠祀之以其子瑞周配少保林俊爲記昇沒後遇邑有警人嘗見其擐甲勒馬追賊其精靈至今不泯云

順濟宮

宮又名臨水宮神姓陳江南下渡陳昌女也在福寧州西門外迎恩亭右舊在夫人橋傍明成化十六年徙建今所凡祈嗣保嬰俱禱於此無不靈驗

四川總志

江瀆廟

廟在成都府城內南門西隋開皇二年建唐天寶六載重修祀南瀆大江之神

五龍廟

廟在治東相傳獻王入蜀至嘉州江漲舟不得上禱于神得濟乃廟祀焉神金姓一云卽竇禹鈞

大禹廟

廟在茂州治東酈道元云廣柔縣右石紐鄉禹所生

也郡人以禹六月六日生是日薰修禊饗歲以爲常

張桓侯廟

廟在重慶府長壽縣治西宋大觀中邑人于祠前得三印及珮鉤刁斗上鐫飛名

百神廟

廟在保寧府梓潼縣治南唐咸通間吳行魯統師過此見斷碣有右卿相名遂心禱之願蕩除蠻寇果大捷乾符三年爲立廟

五丁廟

廟在梓潼縣治北十二里五丁開劍路通秦女拔蛇山摧丁與秦女俱死于此立廟祀之

金川廟

廟在富陽縣九域志云鹽井神也井主梅澤梅本彝人見石上有泉飲之鹹遂鑿石百尺泉上出煎之成鹽梅死廟祀之

神女廟

廟在巫山縣治西北廟扁曰朝雲唐李義山有詩一自高堂賦成後楚王雲雨盡堪疑

李龍遷廟

廟在龍安府治東牛心山上龍遷稱藩于梁有惠政民立祠祀之洪武間賜龍陽李公廟

武侯廟

廟在府治東一百里初祀鄧艾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祀武侯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

普惠行祠

祠在鹽亭縣治東八十里祠下有小潭旱不涸雨不溢祀李冰

豐澤祠

祠在蓬溪縣治東宋李洪生有神異歲凶捐貲活十萬家及卒人爲立祠崇寧間賜號曰豐澤

火神廟

廟在嘉定州治北竹溪橋畔郡人禳火于此

峨山祠

祠在峨眉縣治北宋以來爲東嶽廟嘉靖中知州陳嘉言改祀三峨之神

孝女祠

祠在犍爲縣城南二十里孝女渡淑先雄投江抱父屍處也

土主廟

廟在雅州名山縣治西一里神姓花丹稜人敬定弟俗呼三郎水旱禱之必應

花卿廟

廟在眉州治西祀唐花敬定本長安人至德間從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功封嘉祥縣公後又平寇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至東館鎮下馬沃盥浣紗女語曰無頭何以盥爲遂僵仆居民葬之溪上歷代廟祀之

青衣神祠

祠在青神縣治北昔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立廟祀之

廣東通志

南海神廟

廟在廣州府東南八十里創自隋世唐天寶中封廣利王宋康定二年加號洪聖王皇祐三年以儂寇西

遁賴神功加號昭順紹興七年復加威顯元至元中加號廣利靈孚王明洪武三年始封曰南海之神春秋二仲月壬日遣官致祭六年復賜黃金香盒重一十六兩以答神貺

大忠祠

祠在舊山川壇左今番禺縣後明初黃哲李德趙介孫蕡王佐五人南園故址嘉靖間御史吳麟建祀宋信國文天祥丞相陸秀夫越國張世傑有司春秋二仲上旬致祭原置祭田二頃六十四畝零租銀九十餘兩崇禎間巡撫葛徵奇增修規模宏敞

著靈祠

祠在淸遠縣東北其神姓張後岡人少靈異死而爲神旱疫祈之多驗宋封爲著靈將軍久廢明萬曆中復著靈顯因重修其祠

虞帝廟

廟舊在韶州府岡嶺唐謝楚碣云故老相傳舜南巡狩曾作樂于曲江磬石上故石號韶而府以韶名宋嘉定間提刑廖德明刱祀配以皐陶稷契益明正統

二年知府湛禮重修嘉靖中知府彭大治始遷于城東每歲二祭

孝女祠

祠在歸善縣西五十里按孝女梁大同中沙河民陳志年八十獨一女志卒女哀毀過甚葬畢亦卒廣州刺史蕭譽爲之祠曰孝女南漢封昌福夫人禱雨有應明嘉靖間提學副使魏校始正其名曰孝女祠翟宗魯增建門宇

三江廟

廟在瓊州府樂會縣博敖都宋天聖中建明洪武三年知縣王恩恭以其能禦災患奏入祀典

福濟廟

廟在羅定州譚舍埠明成化十二年耆民陳宗仁等建俗呼大人廟祀明都御史楊信以報其當年保障之巨功

廣西通志

唐帝廟

廟在桂林府城東堯山下按開元二年衡岳道士軒

轅彌明詩有祖龍開國盡遐荒廟建唐堯鎮此邦之句則知秦世已置祠矣宋淳熙二年經略使張栻重修立廟田碑記有田三百百十八畝坐落靈川縣白石潭高建莊後廟壞田荒元皇慶間憲副余璉修廟清復田租至明時田復散沒

關將軍廟

廟一在朝京門外榕樹門上一在城東明巡按朱炳如以古田韋銀豹越城隙處新建以示鎮壓

靈澤廟

廟即海陽廟湘灕二水發源處宋乾道間桂州經略使范成大請封靈澤侯每歲以九月九日祭

二妃廟

廟在全州城南一里漢初平元年建唐元和九年重修二妃堯女舜妻也

嘉應廟

廟在平樂府城北木梁塘之東祀宋御史周渭宋時勑封靈濟忠祐惠烈王

普安廟

廟在平樂縣樂山里姓莫名國麟宋時有武功咸寧間封昭慶靈應侯

東山祠

祠在梧州府藤縣浮金亭之巔宋紹聖初建祀唐衛國公李靖祠有上西岳王書碑刻現存

孔公祠

祠在懷集縣治西爲廣東南海孔端建每歲清明中元十月俱與厲壇同日祭明崇禎年知縣李偕邑人重修按縣志云端管領軍兵巡海忽遇靈風吹落懷集遂僑居二十餘年嘗有陰兵護境馬駱二姓爲之刱祠據此固荒唐誕俗之舉也

淥樓廟

廟在南寧府治西南五十里山麓間宋皇祐中邕守姓吳者亡其名時寇作亂吳與子三人力戰不克俱死之邕人立廟祀之明宣德間知府李晟修葺

伏波廟

廟有二一在府城西岸一里一在橫州東六十里烏蠻灘上漢馬援征交趾駐兵于此人立廟祀之明洪

武初遣翰林編修王廉吏部主事林唐臣封安南又諭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趾立銅柱爲表其功甚大命廉就祀之廉至橫州之烏蠻灘見其廟頹毀乃令州民葺祠而後致祭新建伯王守仁謁廟有詩

柳侯祠

祠在柳州府城東舊名羅池祀唐刺史柳宗元有韓愈碑明永樂間將軍韓觀駐軍是地夜夢一人幞頭來謁覺而問之有答者曰此柳侯之神公往謁祠見其頹圮乃命工重修嘉靖間知府楊瑣重建

雷塘廟

廟在柳州府雷山兩崖雷水出焉能興雲氣作雷雨邑人因依塘立廟禱之輒應唐柳宗元有禱雨文

雲南通志

五靈廟

廟在雲南府城南門內祀唐葛周三眞君及崇寧至道眞君清源妙道眞君合稱五靈按崇寧眞君即關壯繆清源眞君即隋嘉州太守趙昱其唐葛周三眞君相傳爲周厲王時三諫官棄官遊吳仙去者又有

蜀漢鎮東將軍趙雲亦附祀于廟別稱爲碧山土主

大靈廟

廟在城隍廟東卽土主廟神爲摩訶迦羅蒙氏城滇時建廟其像乃蜀匠羅都道太所造有天竺僧菩提巴坡以祕呪丹書納像中復以手中菩提念珠一枚種之庭前成樹焉其神屢著靈異滇人奉爲土神村邑處處奉之獨在官渡者靈異與府廟同

二忠祠

祠在石屏州楊李二都督戍石屏戰沒于陣歷有靈異土人立祠春秋祀之

龍驤將軍廟

廟在澂江府江川縣北三十里明成化年有虎爲患太監錢能禱神獲虎因新其廟

風伯祠

祠在大理府城西北五里明嘉靖中僉事彭謹因暴風建冬至後戊日祭

福民廟

廟在府城北三十里相傳昔鄉人有貧不能耕者一

青牛代之耕耕已入廟遂不見廟後但有龍馬蹄跡云

神寶泉廟

廟在府城南五里其地有三泉湧水灌漑廟神有祀明嘉靖間廟焚泉因之閉郡民白其事于官新之明年泉復出

伏波廟

廟在府城南龍尾關相傳武侯駐兵濞水一軍皆瘖因禱伏波即此廟也

黑水龍神廟

廟在雲龍州瀾滄江涯先是渡者多溺立廟遂無患歲以春秋致祭

西龍潭祠

祠在鶴慶府城西其下又有龍寶黑龍白龍吸鐘諸潭祠以七月九日祭

城隍古廟

廟在劍川州南一里元世祖出石門關至劍川屯兵廟左顯有靈異封爲城隍之神

崔君廟

廟在劍川州州南三里祀唐長子令崔府君字子玉元時顯應于此歲四月八日祭之

貴州通志

康太保祠

祠在貴定縣城北十里祀宋康保裔常爲高陽關都部署死于軍爲神顯靈天旱禱雨立應巡撫郭子章建祠張鶴鳴重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二卷目錄

神廟部總論

祛疑說（論神廟）

神廟部藝文一

黃陵廟記　後漢諸葛亮

吳興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賽蔣山廟文　沈約

檄西楚霸王文　唐狄仁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崔君廟

廟在劍川州南三里祀唐長子令崔府君字子玉元時顯應于此歲四月八日祭之

貴州通志

康太保祠

祠在貴定縣城北十里祀宋康保裔常爲高陽關都部署死于軍爲神顯靈天旱禱雨立應巡撫郭子章建祠張鶴鳴重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二卷目錄

神廟部總論
祛疑說（論神廟）
神廟部藝文一
黃陵廟記　後漢諸葛亮
吳興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賽蔣山廟文　沈約
檄西楚霸王文　唐狄仁傑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白楊神新廟碑　令狐楚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　張濯
野廟碑　陸龜蒙
項山廣福院記　皮日休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湘源二妃廟碑　柳宗元
斥鼻亭神記　前人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禱河侯廟記　裴處權
修黃魔神廟記　袁循
嵩山啓母廟碑　崔融
媧皇廟記　裴麗澤

神異典第五十二卷

神廟部總論

祛疑說

論神廟

夫壇場社廟或興或廢有靈有不靈者係人心之歸與不歸風水之聚與不聚蓋人者具眞覺之靈受中和之氣天地之內莫靈於人人心所聚靈氣之所聚也彼得風水之利者氣脈停止人心精爽得以依之此所以愈靈而愈興也其失風水之宜者和氣不聚

人心精爽無所依棲隨而蕩散此所以日廢而不靈也凡壇塲立於風水聚會之地而人心歸鄉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此理欲助其靈乃取活蛇生鵶或縛獼猴藏於土木偶之胷腹此非助靈之道實助其妖孽耳知者不可以不戒

神廟部藝文一

黃陵廟記　後漢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善事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

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吳興楚王神廟碑

梁簡文帝

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元矩司於坎宮漢興北時黃虵感於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神其來已尚楚王旣弘茲釋敎止獻車牛旣舍黃駒安俟騂角掌擊無左滌之勞牧人止楅衡之務周房殽俎惟有元澗芳芝之玉斝瑤樽止陳丹桂湑酌漸符不殺之敎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賽蔣山廟文

沈約

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鬱禮華於

俎豆邇無不懷遠無不肅鳥革元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王桴布瑤席秦梁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衞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曲九嶷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檄西楚霸王文

唐狄仁傑

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劒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圮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穹應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

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合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幃銷燼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臣聞崐崘西北之地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地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劃崇墉刳濬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號叶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之神秀者也憑河圖而括象用遁甲以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恆碣猶如聚米南望荊衡纔同覆簣共工氏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人釣溟海之五山無階想像考于含神霧白玉猶存驗于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于域中樞機正于天下六合交會于是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于是有靈仙之窟宅臣

謹按少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于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肸蠁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勝姑少女宅于西宮夫人館于南嶽山臨白澗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年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于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京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沾衣非復絃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之于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于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德富與地乎齊形窮變化之道盡神明之數伏羲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于成器功周于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歆銀牓嘉聲備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貍

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閎夭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複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辯其聲鐘磬笙竽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爲政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之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以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冤免禽獸于網羅備寰瀛于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始姁闢西膠漢氏之名諸生初開太學辟雍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辨其教童子三尺羞談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于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于是乎宜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其周書有茲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

馳北走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于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于仙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平大運天回地遊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驂乘驪連不足使扶轂可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旣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爲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制蹕鳴鑾巡漢王之中嶽熒惑先列招搖在上隱天動地飲野歕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據轘轅怡然肆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對閑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于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迹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人忘其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膠葛南北崢嶸綉栭兮雲楣光照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橑氣氛氳

兮襲人皎日登于綺疏奔星下于閶闔珠簾璹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巡步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人神之壯麗豈直河庭貝闕俯鏡馮夷之都洛水瑤壇旁臨虙妃之館爾其巖嶂重復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露生而匝地餘基隱嶙仍如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變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苕蕘仙女層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于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在陳信而無愧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曈曈曨曨照白日于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燦燦爛爛吐明月于瀛州之半佩珠玉而的皪襲羅紈而飄飄建晨纓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禱兮嘯侶徙倚兮徘徊羣仙畢集衆靈咸至有中黃之紫妃有西華之素女

華山之上飛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而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蹔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輙笑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妍娼妙妓則憑悅之淸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旣闋禮容斯備回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窮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四載仍開苑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弇山之石兄乎上照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于宇縣山靈顯位密邇于神州豈使令德不傳頌聲寂無紀述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升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承明制

其詞曰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民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軒稱配永崑墟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入設教叶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皇家啓聖受命于天上鍊五石旁疏百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天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

平萬宇率由舊章粵若稽古璇宮夜敞銀牓朝開德象陰月聲象震雷山河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理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旗常夏殷正朔德溥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濁兩京畿甸五載巡遊馳驅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鑾鄭躅寓目周流欝欝靈鎭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眞經可覿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山唯地德神卽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旁求祀典載垂天漢始制林衡俄成壯觀紫柱星錯丹梁霞煥似對淸溪如遊白岸文貍赤豹電策雷車隱隱中道訇訇太虛遂停龍駕来託神居天迴地止霧歇雲除衆靈睽睗羣仙容與衡岳夫人漢濱遊女洛川解珮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繽紛儔侶同聲同氣爰笑爰語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吉日兮良辰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醉止降福穰穰

白楊神新廟碑　　令狐楚

道太原而北列郡數十鴈門爲大在周秦時與山戎林胡犬牙其疆國家以文德柔惠而驅去之北跡距塞口猶千里而遠若內地控于東都秩二千石者非休勳懿德則名王髦士乙亥歲尚書隴西李公廉刺幷部選第郡政之尤異者得昌化守南康郡王河南元韶首表其名遽聞于天璽書勞勉移理于代惟南康以壯事老謀逮事先侍中平王則尚書郎寧王勤于君惠于人而敬恭于神由是神降之福人懷其德是歲五月赤車彤襜至自石州初一日會計于官次察掾吏之勤惰次二日存問于閭里求人民之利病旣三日徧祭于山川神祇蓋無停陰鶩不輟聲于郡東凡四十里白楊有祠實代之主也嘑水旁注鴈門山前峙磅礴相抵爲堆爲阜蘙薈柯條如虬如龍廣僅百畝厥高又倍信可以囘薄日月而避逃風雨豈朔漠之氣凝結于此乎坤元之精決泄于此乎不然其何以巍巍蒼蒼將欲戛若木稍扶桑卑大椿于漆園小蟠桃于東方與夫古墓多悲蕪城早落者不同品矣按諸經記且曰昔元魏高祖孝文由一成而宅

九有起雲中而馭天下損益三代憲章百王厥初經營由此途出繫馬其下歇鞍于枝威靈所憑別白而在既偃頓以附土又跳騰而架空如有高掌蹠爲鳥勢形洎今朝中書令燕公說摹詠其事戶部侍郎吉公中孚申而明之故迹彌顯高名益大爲屏爲圖播于海嵎代人神之是以祠也而舊規相襲未甚弘麗簷牖東嚮椽欒內羃有祆蠱之氣無尊嚴之威式車馬者以避禍非以致敬奠蘋蘩者惟徼福不惟饗德猶此祀也不亦淒孝文于代乎南康其孫也大懼夫祖德之墜于地因愀然而言曰于古有名公奭以區區陝服爲周三伯行野聽訟憩于甘棠後之民思其人猶愛其樹其在詩曰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矧我烈祖有開國之武麗天之文撫正萬方照臨四海而又儲祉降德于後子孫俾不佞起家而王專城爲守愧不能顯揚先美使若黃帝幸君之使使理此土敢黷于祭祀是褻于功烈而速其罪戾也一年因農之隙而易其地二年乘歲之豐而改其製不三四年得請于上而新廟成南面袞服所以稱尊也兩楹阼階所

以定位也築墉于外所以禦侮也設屏于前所以修容也耽耽沉沉顯敞靚深不風而清無雲而陰前王戾止之儀于是乎在裔孫聿追之孝于是乎舉不惟禁淫祀廢非禮抑亦開明德摛耿光欲使異日觀者不俟請書問俗而知樹之所由植廟之所由崇諗于有知僉曰非頌聲不可初南康之典化顧嘗客焉追今剖符則又備位于隴西公之府相得最舊見繩爲文故敢徵成之功與作之義篆刻貞石立于前楹庶擬衞悝彝鼎之銘敢同魯僖閟宮之什銘曰蔚彼白楊叢生鴈門蒙暑翳寒晴天色昏亘抵交柯龍翔虎眠從古强名莫知其原惟昔魏帝于枝息鞍懸垂低昂厥迹猶存大畏其力小懷其恩爰有靈祠號爲神明二扉不扃四篚不陳樵蘇所往雉兔爲鄰於鑠良牧時惟孝孫下車之初致敬而言蔽芾甘棠猶思其人綿綿葛藟下庇于根乃正名居式崇藩垣山立當宁翼張重軒有赫斯皇既嚴且尊允矣君子孰如其仁大椿之年細柳之軍吾與元也人誰間然欲載其功莫先于文編詞琢石終古不遷

唐寶應靈慶池神廟記

張濯

天有五星辰居其一地有五材水爲之首旣作鹹以正味亦凝質而成鹽則橫目之人生齒之歲罔不資焉而後食矣鹽之爲用大矣哉寶應靈慶池者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俗稱官號皆曰鹽池供華夏二十餘州宅黃河千里之曲北抱原勢南負山陰涵濡泓澄浸漬爲鹵外無寸草內絕纖鱗水或紫赤鹽皆潔白有自來矣頃大曆丁巳秋雨成災凡厥井疆漫爲塗潦今京東和糴使兼知河東租庸鹽鐵侍御史清和崔公陞時以監察權領是邦憂國恤人籲天有禱乃徵畚鍤集役徒修隄防導溪澗積溜鴻湧白波如山西迤北匯散于沒女監斯池町畦不沒廬室獲全緊公是賴矣粵翌日亦旣開霽紅鹽自生盈掬傾筐或繭或粟形攢伏虎色澈丹砂靈貺休徵古未之有公乃獻狀于戶部侍郎韓公滉韓公復奏于代宗代宗俾諫議大夫蔣鎮覆之則編于史冊薦于郊廟矣與夫白麟赤鴈之應野蠶穭穀之祥何以異乎冬十月詔錫池名曰寶應靈慶兼置祠焉蓋國家祈豐

財旌瑞貺也其明年因厥農隙創茲神寢上津涯六十里之半當安解二大邑之間抹陜陜㧝槖槖工惟力競役若子來俄結構以時起儼塗塈而斯畢然後審像設煥丹青晬容穆如甲士贔屭則聰明正直之有憑也夫其洞戶南豁滄波淼然樹以修槐羅以香草則風凉會聚之有所也又來歲己未夏五月九日天子降中貴人以牲牢祀之制祀光臨衣冠列位秩齊四瀆禮視三公亦爲盛矣其後西自關輔東踰崤澠南馳陝服北走絳臺馬屯雲車流水乞靈報德可勝紀乎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遂遷公殿中侍御史京東和糴使逮于斯任豈唯執憲簡殞鹽政必將秉造化應鼎之和羹人皆望焉神所勞矣濯客自東鄙觀藝而來美精誠之動大多築護之盡力輒採聞見題于樂石庶丕績不朽與池始終時建中二年秋八月記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

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功德政事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甌粤間好事鬼山椒水瀕多淫祀其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巵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階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其上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鷄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慄慄然病疾滅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曰自感而生耶悉歸之于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死則血食于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粱肉載車徒擁僕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術于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

校神之禍福孰能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人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恇撓脆怯顛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眞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爲詩曰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與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宜如何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項山廣福院記

皮日休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祀之宜矣常熟澤國也風雨怪物日作于民祀之則民被其利汝南周君爲令之初夏且旱雩于破山之潭上雨果應于是命工肖其像爲宮以蔭之著之于典以潔其祀連歲以穰春秋書雩勤民之祀也日休嘉其勤民故書而記之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于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于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于公侯故海岳

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令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于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于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

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于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飇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于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師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于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八萬二千斛賦重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

西南守長之倖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良才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湘源二妃廟碑

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智剛主簿安邑衞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會羣吏洎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嬴羨均節委積咸執牘律至于祠下稽度既備傭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迺桴迺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詞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

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嚚瞽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毆祓戾孽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有翼其恭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刑嬀汭神位湘滸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命秩其祀茲邑攸主毛牷既肆椒馨爰糈祀于萬年期保尹祜僭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於郡公廉用積餘以就爾功桴木負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閑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主以對嘉祉南風湑湑湘水如舞將于無譁神聽鐘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斥鼻亭神記　　前人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趨若矇而瞭騰踊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

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代之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論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惇忠睦友祗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爲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讓之況斯人乎州人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耇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嚚公實智之鰥寡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義歷昏俾我斯瞽千載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於鬼神愷悌及於蠻夷不唯止淫祀出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間連峰委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面千里陽崖有栝柏之材備幹革陰壑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焉虜得之以制陰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却南牧西距于海北瀦于河自外而望上也熊熊乎一氣旁蔭朔鹵前衡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長洎陟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靑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壤奠漢疆土宇時更百王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纘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百三十載賁元化之紀息金革之虞芃蠢蒸然革于聖澤于是左丹穴右崆峒古而未賓咸頓首于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版將復美于郡岳告成于昊蒼議夫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以主西國俾虯螭者爲師爲旅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于巨靈乎其封神爲寧濟公錫之鞶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

器錡釜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亞旅師氏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廟庭大閱于山外所以固天界以崇聖功乘地險而恢遠略也觀夫叢巖懸抱烟雨屑窣宮庭晃其閑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樹空桑變鐘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玉通帛熊蟠桂漿粲其傾筐采章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永年矣維石巖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嗚呼陳信克享正詞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風雨之憖蚍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乃作頌曰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壯兮風雲駭峰龍有兮入天門氣蚍變兮破淫昏祐自天兮得終古被華蟲兮駕朱虎

禱河侯廟記

裴處權

明皇帝懷柔百神以功躋四瀆蒲股肱郡實祠宗由是剗舊圖新廟貌甚設國有祀典蒲侯職之然天下郡縣瀕于我者多曲架榱桷廟神乞靈滑臨洪波神有寧宇且曰瀆古侯也故神以侯稱六年夏不雨尚

書博陵崔公懼茲農事凡明神靈跡有可以膏稼穡者必命犧牲簫鼓以動之卒無應一旦監軍使閻公曰郡瀕河侯廟具存姑用旱禱宜斡流以蘇大田五月庚午公會閻公幄河壖列旌旆率府從事合牙門諸將郡縣吏爲侯羅拜聲以具樂醲以淸觴腥爓燔炙苾芬交錯版書精意以聳侯聽六月辛未雨乙亥始霽自乙亥至於秋七月壬子以烈日下燭南畝復燥公曰時雨難再將奈秋成何閻公曰河侯利吾州前應如答吾且祈且報庶終侯功癸丑公復會閻公儀若庚午丙辰雨己未乃霽噫公禱之虔神應之速禱不虔無以徼侯貺應不速無以協農時既貺既應多稼織對寒耕熱耘之子其有京坻之望乎昔王尊捨熊軾臥金堤却驚波也公使戎鉞禱于河濱勤甘雨也驚波縮所以完居邑也甘雨零所以遂嘉穀也則知前賢後賢之推誠濟物脗若符契矧乎食民天也宜拜侯賜閻公揖曰齋誠以動神者尚書公之德也公揖曰始謀而獲應者將軍氏之力也於是相與拜宇下或曰昔歲河流氾濫將魚滑人滑人祝侯駭

浪帖息今者拜侯賜未若記侯之感通公乃召從事河東裴處權文其功客有博陵崔應書于石會昌六年九月一日建

修黃魔神廟記

袁循

咸通末歲今翰林舍人蘭陵公自右史竄黔南秋八月二十七日泝三峽次秭歸時蜀水方漲橫濤蔽目公積悸而寢夢神人赤髮碧眸且云險不足懼公異之再寐又夢公詰其所自則曰我黃魔神居紫極宮之隅將祐助明公出于北境公曰吾斥去荒徼危殆未已神能惠我何也以朝夕期幸與我俱遊我不忘矣亟言之神許諾自是抵于黔又遷于羅每涉險艱神怳如在洎公遷于朝夢神告歸公曰將設廟列塑于宮之傍丁酉歲公從弟蒞自澧陽尹亞西蜀路出祠下以囊金致公意謂前制不專請別修敬太守清河公承命感異親營之心匠既陳層軒以新神樂來斯靈儀蹲蹲按靈寶經南方有大魔其中央曰黃天魔王橫天擔力謂能力扶昊蒼周覆萬有天其或者以公有弘濟之業將扶危定傾作鎮天步俾黃魔降

鑒爲公之兆朕乎噫大爲功必藉於大賢神之靈固輔於有德是必有鴻猷盛績萃于公之心未可知也循以學官謫秭歸奉太守命弗敢讓所記乾符丁酉歲仲春九日司戶參軍袁循記

嵩山啓母廟碑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儁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黿訪遺蹤于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于始泉絃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懵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說得于道而失于道義有必然出于幾而入于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粤若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

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于度土之辰女婚于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侯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隋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蝃蝀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衞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殯山崩蜀道臺侯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莫尊于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輿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坤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曆數順謳歌金櫃玉板服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

負黼扆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于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于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于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于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于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于是乎不夭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彌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于鄰鷄人得其和遂同于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應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羲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植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元女授符帝則黃神降升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于金人分瑞官于鳳

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潔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頊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于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蹌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于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稍名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壞城天廻而地遊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郎訪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邐迤叙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于溪澗白霧氛氳于巖嶺考之易林信爲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

已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基畬日觀星揆攉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金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榭于山間綺綴衝風架廻廊于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窗周施璹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玉爲階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薀藻于前庭籍生芻于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囂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樹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蟾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幬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珮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駮雲蔚鼎俎則龍胎鳳卵烝蕙燃蓂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岳訊九魁選太陰命元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篪右白虎兮絙瑟金眞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雰雰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軿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塡河津

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綿眇元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眞母八極夫人畢集于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晳舜妃之響像壝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慚神女之工敢作銘曰九州地險五岳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歌近接鏞鼓遙通其在嬀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刻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更下台桑于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宛委既登轘轅佇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祕生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處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壝壇歲古棟宇年摧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籙體元居正赫

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扆而化垂裳以君三靈肦蠻六氣氤氳魚鼈咸若鷄犬相聞重譯請命殊鄰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峴山何邈隋巢舊說夏啓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虞衡掌木班倕葺宇虹亙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宮爲輔珠簾洞卷玉座含淸金翠玓瓅羅縠輕明儀刑若動侍衞疑生依稀有物惝怳無聲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綿縹眇躊躕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鐫辭巍巍皇室萬萬餘基

媧皇廟記

裴麗澤

臣聞義帝之先大樸未散大古已降淳風尚扇元黃之位雖設高卑之義孰分及乎大道喪而庶類生聖人作而萬物覩指龜文而畫卦以龍圖而紀官乃服衣裳始有文字由是君臣之道漸著仁義之風聿興既生蒸民必有司牧聖人間出實惟媧皇接帝王世

紀云女媧氏風姓也當火化之初以木德而王象日月以明臨照肇嫁娶以序人倫分定九州自我而始變化萬物非聖而何天有缺于是鍊石以補之地有傾于是斷鰲以立之故得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世之下仰之如神明噫得非天之精地之英上古之粹靈曷能若是哉今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撫天下也功業冠乎邃古睿聖通于神明祥瑞薦臻嚮應交感八方魑魅指夏鼎以姦銷萬里氛霾蒙亮日而冰釋甲子歲山川未格合雲馳如雨之師辛未春五嶺不庭偃草問苞茅之罪靡逾數稔連平兩邦括地三百餘州拓土數萬餘里戴斗載日之野皆入提封太平蒙澤之人盡在臣妾莫不踢金門而請吏駕鐵聲以獻琛譯有外彝貢無虛日皇帝尚或日愼一日雖休勿休以爲受命上元庇民下土弗矜弗伐惟將百姓爲心無怠無荒欲使九功惟叙嘗謂使臣曰朕以道涖四海恩臨萬邦非先王之德敎不敢行非先王之謨訓不敢道念風雨之咸若而災害之不生感于神明告于天地嘗展奉先之儀伸

報本之誠升中泰壇昭事上帝當百神之受職俾無文而咸秩因思前代帝王嘗牧黎庶居人之上爲一代之君或立事立功有列于祭受其賜者豈可千載之下寂寥無聞景象相傳肹蠁如在乃詔諸郡縣境內有先代帝王陵寢之處俾建祠廟使四時祭享庶百姓祈福焉乃于平陽府故都得女媧之原廟遂命中使蒇事有司揆功選良材名大匠以堅易脆去故就新鬱鬱之松難藏澗底巖巖之石盡出他山上棟下宇以如裁左磩右平而若畫一日爰葺千室俄成長廊窈窱以生風大廈崚嶒而拂漢南北百丈東西九筵霧罩簷楹香飛戶牖虬負擔以欲動馬承阿而若馳金碧相輝丹青平映既嚴且肅不矜而莊神寢載新廟貌如故成一時之輪奐壯萬古之威靈若非我后事天明事地察神道設教孝治天下布無爲之化施不測之功行前王不行之恩成近代難成之事化孚區外澤滲地中與夫漢武帝起通天之臺惟求羽化陳後主造迎春之閣止是荒遊商榷聖功何啻九牛一毛之遠矣微臣不佞奉詔爲文曾無磊落之

才曷叙磬宜之德凌兢進牘謹爲銘曰二儀初剖四維來張大樸悶悶元氣煌煌洎舒暉于四大孰權輿于百王伏羲已降實惟媧皇始造琴瑟始制笙簧以調天地以和陰陽煉石補天兮神功莫測斷鼇立極兮聖德寧量我皇乘運妙用無方事天地以明察薦鬼神以馨香言念前代聖帝明王曾無廟貌空載緗緗俾特新于祠宇用永薦于蒸嘗祠既崇兮肸蠁交感神有知兮報應昭彰享蠲潔兮千年萬歲福烝黎兮地久天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三卷目錄

神廟部藝文二

伍子胥廟銘　宋王安石

惠應廟記略　黃昺

清聖廟記　元馬祖常

中鎮霍山廟記　劉祁

魯公祠記　姚桐壽

白石忠靖王廟記　明宋濂

城隍廟記　王鏊
重建北嶽廟記　吳寬
周孝子廟記　前人
徐相公廟碑　徐渭
處州關聖廟記　王一中
神廟部藝文三（詩詞）
賽敬亭山廟喜雨　齊謝朓
又祀敬亭山廟　前人
祠伍員廟　梁簡文帝
和蕭東陽祀七里廟　同前
祀伍相廟　元帝
奉和賽漢高廟　庾肩吾
亂後經夏禹廟　前人
登二妃廟　吳均
和簡文帝賽漢高廟　劉孝儀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劉遵
和簡文帝賽漢高祖廟　王臺卿
和梁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陳徐陵

行經季子廟　張正見
卞山楚廟　江總
從駕祀麓山廟　陽慎
西門豹廟　北周庾信
題九江英烈廟　唐王勃
汾陰后土祠作　李適
桂州黃潭舜祠　宋之問
緱山廟　前人
同諸公謁啓母祠　崔曙
先主武侯廟　岑參
登葉縣故城謁沈諸梁廟　李百藥
禹廟　杜甫
湘夫人祠　前人
冬日洛城北謁元元皇帝廟　前人
謁先主廟　前人
諸葛廟　前人
武侯廟　前人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前人

謁禹廟　徐浩

登首陽山謁夷齊廟　李頎

登樂遊廟作　韋應物

神樹詞　王建

華山南廟　李益

三閭廟　戴叔倫

柳州羅池廟詞　韓愈

題楚昭王廟　前人

經故太尉段公廟　前人

蘇武廟　溫庭筠

黃陵廟　李羣玉

題竹郎廟　薛濤

神女廟　宋蘇軾

白帝廟　前人

周公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洌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前人

題江郎廟　陳淳
野廟　周弼
題桃花夫人廟　徐照
鶴廟　周文璞
古廟　高翥
富池廟　毛珝
禹廟　林景熙
謁禹廟　秦觀
黃牛峽廟　前人
女几祠　邵雍
過笮橋道中龍祠小畱　陸游
忠清廟　王禹偁
題神岡廟　周必大
黃公廟　金元好問
謁禹王廟　梁襄
武侯廟　王元粹
吳王廟　元僧圓至
少姨廟　楊奐

題巴丘龍母廟　劉永之
周孝侯祠　蔣景玉
趙王廟　蔣時中
舟次擕捕廟　黃庚
題張齊公祠　傅若金
衞源廟　衞恆
和林一原題西乾廟韻　卜友曾
過黃陵廟　李材
題周孝侯廟　夾谷之奇
漁滄廟　明伍晏
朱僊鎭廟　李夢陽
范文正公祠　陸釴
念奴嬌（題項羽廟）　無名氏

神異典第五十三卷

神廟部藝文二

伍子胥廟銘

宋王安石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

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曰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惠應廟記略

黃嵒

蓋聞三代迭號仁義攸歸七國僭稱簡牘是詣或封建子弟或追贈公侯居于域中莫斯爲大然有功于國有惠及民后世尊其道者亦受命無愧矣大聖山王者馬鞍山之神也按圖經梁天監中沙門慧響謂茲山諸勝可與佛寺雖用志彌篤而力莫能逮一日冥寢山神前見曰願助千工以副斯意是夕雲驅電掣風撓雷動駢闐之跡徧于林莽鞭扑之聲震于巖谷恍惚中夜驚悖數里詰旦陰翳潛廓靈基倏成雖

壘石之相差若築土之平廣横袤十七丈高竦二丈小大規矩混然削成其直如繩其平如砥非人工所能致也事聞建神之祠錫命曰大聖山王蓋旌其功而表其美也自茲以還威靈益著凡猶豫者卜之如釁元龜疾疫者禱之如餌良藥肸蠁之應昭昭而可驗牲幣之祭紛紛而不絕然而年祀寖遠棟宇隳壞軒墀蔽于春草廊壁鳴乎秋蛩邑人陳仁紹者好善不回積財能散于是鳩工市材揆日蕆事殿堂廣其舊制廡序闢乎新規窻牖明邃欂櫨赫奕威儀聿陳藻繪斯煥蓋所以答神休而肅祀事噫古之卿士有益于人者典禮尊其祀焉矧茲山王垂數百載英烈不昧始施工而成善事終佑民而享明德建祠追號固其宜矣

清聖廟記

元馬祖常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爲甸服股肱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卽裹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名名儒修禮樂之事勑有司咸秩無文于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爲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

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令代言爲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于今又五十年矣羣臣前後又不知幾許人矣茲者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備領祀無官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告其日會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具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孤竹其宗國也今旣像設而廟食之宜以清聖顏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鬬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飭于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敎朋友之交相與講于古訓豈獨知己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于俎豆工商相讓以器貨而市價不二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敎化之意顧不由此與邦之人尚勵其志而施于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中鎮霍山廟記

劉祁

九州皆有山必以其魁碩偉傑者爲鎮謂其能蒸雲洩雨障敵固圉繫民望而安地德也故其神必廟其廟必爵有天下者以時舉禮典遣使薦享祝文自署名惟謹所以崇祭祀之儀昭誠敬之道交于神明以祈景福周禮職方氏載九州之鎮山在揚曰會稽在荆曰衡在雍曰華在豫曰嵩在兗曰岱在青曰沂在幷曰恆在幽曰醫無閭在冀曰霍名于後世不可易惟冀州據北方地最曠邈河東尤稱山水之雄而獨以霍爲鎮意在其巍大隆峻深厚廣博于諸峰而隸羣垤其氣象有以冠境內余嘗見晉人談其山跨趙城絡洪洞瞰平陽而萃秀于霍邑東北横壓汾流與太行接遠而望之如亂屏如列壘悤嵷崒嵂撐九霄納三光岌岌凜凜掩歷山而吞姑射矣神之廟建于唐貞觀間歷代增修爵則先公後王公曰應聖王曰應靈起唐開元迄宋政和益著朝廷以時祭不少缺邑人奔走奉事儀物爛然其靈應隨感而有不可殫紀金貞祐之亂河東河朔名山大川神祠無不灰燼

瓦礫一空是廟也巋然獨存可謂異矣特其年深歲久摧頹罅漏日就湮廢里翁邑士跂盼嚋咨是則崇飾汎掃之力其待人歟惟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侯禎一日謂其府官張仲艮暨寮吏曹經曰茲吾鄉標望四海所知而坐視荒寂顏實有靦遂乃發財募工相與經營由之達官貴人及浮屠道士之有識者同聲趨應風動雲委輦木于山陶甓于地市丹碧于四方喘汗供給莫之敢慢蓋經始于壬寅之四月逮仲秋畢工于是椽之腐折者完瓦之缺碎者易壁之傾圮者圬棧之雜駁者一華榱文柱煥若一新啓帷幕拭珠埃而神像儀衛整整皆有生氣若欲起立邦人過客瞻拜奠酹加肅敬而山之雲烟草木亦皆改容動色蔚乎爲一郡之光亦可壯也時余在安陽聞之恨未得一謁而李侯書來曰今茲廟事告成鄉人父老皆欲刻文于碑誠得吾子筆爲幸繫官戎行不獲走請于門惟吾子圖之余謂舉曠典修廢事尊神祇崇祭祀非常人所能也李侯自少年騫躍臺省出而贊謀帥幕以才氣聞一時今有此舉甚偉其府帥寮

吏皆知爲政佐長之道合心叶力以成其事皆可嘉乃直書其始末且爲之詩使刻之其詩曰奕奕霍山冀州之鎭南臨澤潞西界汾晉崔巍磅礴雄峭嶾嶙草木蕃滋雲雷奮振倬彼神廟有國所修腯牲馨醪以薦以羞乃興祠禱乃事觀遊冷風甘澍一方蔭庥時危世季祀典莫舉木老瓦腐不可觀顧鄉人興嗟無力完具惟神鑒茲亦不以處卓哉李侯倡率經營扶傾補頹半載告成麾幢鮮麗圖繪精明萬民瞻揖鬼神亦驚閭閻父老再拜感泣自今以往神來血食吾兒得耕吾婦得織歲稔家安皆神之力奉承祭薦無怠無嬉何以示後刻文于碑茲山之久天地與齊茲廟之傳與山無移李侯之名亦廟之隨千秋萬古神之聽之

魯公祠記

姚桐壽

魯簡肅公風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繙誦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及謁魯公祠祠旁有思魯橋壁端有卜筊詞州民有疑輒問吉凶如響公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鳥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

頭是縣令蔣行簡所書

白石忠靖王廟記

明宋濂

歲在閼逢涒灘斗柄直寅其日某甲子東嘉道士儲祥曦新作溫忠靖王廟成後十有一年太史氏濂爲之記曰太虛之間一降而一升而能橐籥于無窮者非氣母也耶氣母之所孕其出無根其入無門而其應也甚神人能察乎陰陽之變而不凝滯于物者其知鬼神之情狀矣乎王姓溫氏名瓊字未清溫之平陽人父民望嘗中明經甲科年耄無嗣與妻張道輝晝夜禱于上帝一夕張夢大神手擎火珠自天門飛下謂曰吾乃大火之精將降胎爲人張覺赤光被體中猶熏熏然因有娠以唐長安二年五月五日午時生其左掖有震篆二十四右半之七歲習禹步爲罡十四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舉進士不第拊几嘆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當爲泰山神以除天下惡厲耳復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言已忽幻藥叉像屹立而亡蜀葉天師後用其符禁除沴氣之爲人菑者彷彿見王衣赭袍握寶

劒乘追風駿下之刼名之家遂皆祠王以祈靈響焉王初封翊靈昭武將軍正佑侯其曰正福顯應威烈忠靖王則宋季之累加也王之事行見于傳記者如此自搢紳先生言之可謂怪神之極殊不知氣母之所孕入奇出神靡所不有蜚龍感而異人生元象應而神蹟著蓋不可一二計惟偏昧或足以病民故必降剛明方直者而祛斥之此亦天之恆道非所謂怪也古之聖神體天以訓民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故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莫能逢之奈何氣漓俗微御陰陽通神明之術不傳方士之徒遂得竊其機權而用之世之昧者不知出于古聖神遺法咸歸諸道家往往鄙其詭誕不經嗚呼是果詭誕不經者也非耶系之以詩曰南離有赤大火神下土六炁凌三辰靈龍乘軿輔以雲披髮下降瘴海濱帝出乎震物以伸約束百鬼主地門神往從之勢翩翻豹鞬絳衫紫纏巾七斗直劍火暈輪嶽祇瀆鬼爭駿奔厲或憑人叱使泯彌贊元化歸一鈞東嘉之山翠嶙峋作宮翼翼鸞鳳騫牲牢充腯酒鬱熅挺然正氣扶乾坤山明澤

媚日晉瞘

城隍廟記

王鏊

吳故城隍祠南城之西南陬莫詳其始建立唐天寶中采訪使趙居貞改作廟宇梁貞明中刺史錢傳璙加宏飭焉至趙宋時敕封忠安王嘉泰迄寶祐疊加封號故今稱忠安順應威靈英濟王洪武三年以舊祠卑陋乃即雍熙寺故址而改築焉在今吳城之乾位流化坊之北蓋百三十餘年矣弘治十二年郡守曹侯鳳謂廟祀載在令甲凡守土官始蒞任齋宿明誓朔望必躬詣祠下其嚴如是而歲久就壞肖像黑昧不稱瞻仰乃下令境中願新神廟者聽完舊飭新庚申九月僝工殿宇峻整廊廡邃迤過者悚悅會曹侯遷去林侯世遠繼之益虔祀事蓋城隍之祀不見禮經獨隋唐之際吳粵之間而今京圻郡縣遐方絕徼罔不嚴事古者山川陵谷表畷坊庸皆有祀焉以報功也況夫作鎮一方司啓閉捍寇患婦子寧畜牧蕃非所爲有功則祀之者耶且水旱蝗螟疾厲夭札祈靈丐祥神能昭答如響儼然若鑒其上而臨其家

也銘曰於赫明靈作鎮南服上帝嘉之寄是威福浩浩三吳罰賞在于敢越厥志囂囂效尤雲車風雨四覽幽遐雪劒星矛誅斬妖魔妖魔卒斬艮愿屛植祓戾扇祥雨暘斯若老稚熙熙里門夜開惟神之賜其可誣哉

重建北嶽廟記

吳寬

舜典所載有四嶽然於東嶽特著岱宗餘無所指至周禮始有五嶽爾雅指泰華霍恆嵩而言議者謂周都豐鎬詩之崧高不得爲中嶽堯都冀州禹貢之太嶽當爲中嶽又謂秦以岍爲四嶽漢武徙衡山之神於霍山而衡霍俱爲南嶽獨太與恆無所議而近世復疑恆祭非其地者予竊論之四嶽之名起於舜舜以一歲而巡四嶽使乘輿必至其山勢能徧歷之乎雖所謂兵衞少而徵求寡無亦不勝驅馳蓋古之紀事者言其大約而已故天子入其地特覲諸侯于此若山川之遠者則望而祭之故曰望秩于山川其見於書者如此又何必曲取不經之說以爲證耶疑者又以其地之偏如前之說者蓋五嶽所峙有定位天

子所居無定都秦漢不必論也如以堯周所居以來嶽之所在必無能合者恆山之神自古祭于曲陽若山西渾源州之南二十里有山特高大世以爲恆山山之十里有峰峭拔其下有廟蓋亦古矣或以曲陽之山不能大於渾源遂疑之不知山川相距雖千百里在天壤間特咫尺之近耳況其地皆在河北山于此而望祭于彼又何較其區區彼此之疆界乎且世俗東嶽有廟徧天下亦不泥其迹而求之乎渾源在今大同境內大同郡古雲中爲國家北邊雄鎮比歲

穀萎少登馬災繼作都御史河南劉公宇奉上命巡撫其地以爲己憂而都督莊公鑑皆受閫外之寄者相與竭誠禱于廟下卽獲響應踰年倉廒既充戰守有備軍令大行邊寇遠遁適禮官以釐正祀典事奏謂祀當仍曲陽之舊而渾源有山靈氣磅礴祀而修治其廟於禮亦宜詔從之公行祀廟西向僻陋不稱詔旨圖謀改作俾參政畢孝參議相樞副使陳寬僉事王從鼎循出相度得地于中峰公不敢專也則以疏請詔亦從之乃俾副使李惟聰率通判靳仁督工

以弘治壬戌七月興役于時知府胡汝礪知州楊澤以下咸來勸相明年三月功卽完因其地勢三成上構殿七間兩廡次列重門外啓位置有序衆目改觀舊廟不毀仍爲寢宮皆曰宜有文刻石以示永久公以戶部郎中呂賢所具事狀遣使來請繫之以銘辭曰峩峩高山分奠廣土自虞歷周四岳有五是曰方嶽載籍可覩天子時巡匪以遊豫以朝諸侯以考制度自秦置守斯禮莫舉漢唐相因封禪其所黷禮不經禮家奚取釐正神號夐出千古運開大明惟我皇祖大河之北是曰恆山盤據峭拔望之巍然神靈所之倏來倏旋來則曲陽旋則渾源渾源有廟莫紀其年捍禦災患功多于邊有司之事罔敢弗虔歲時駿奔以執豆籩謂神室此如龍于淵惟神至靈上助元造惟帝念功思以爲報邊臣協謀仰副明詔卜吉維地巍煥維廟有穹棟宇宜薄雲嶠翬飛鱗次工逞其妙神樂幽棲林壑殊峭仰窺其形巖石莫肖側聽其聲冷風如嘯出爲雲雨入土濛濛大田秩秩五穀芃芃駛牧蕃息以及殺幢烽火不舉北連雲中邊人笑

歌長樂年豐國家報祀禮視三公神之來兮黝輅烏馱神之轡兮黑黍元貔倐然乘風陟降茲峰永鎮朔方錫福無窮

周孝子廟記　　前人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于常熟在宋乾道閒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勇于爲義見罹患難者拯捄之恆恐後既歿一日降于其家以己爲神告其母且曰兒願爲國効力以保祐鄉里后果如其言終歲民無災患遂相與廟事之其后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者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爲神事傳民間凡病者禱訖汲水投紫蘇煎飲即瘥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鉘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扞寇盜顯迹上于官朝廷特賜廟額秩于祀典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爲蘇屬邑郡中亦冀其神貺波及以事之歟近景泰甲戌郡中大雪民饑而疫作相枕籍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趨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

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旁有王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言于縣于府而蘇衛千戶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塏端正以至像設器用亦無不備自昔吳越多淫祠狄梁公悉斥去之今孝子爲人雖非若古之法施于民也然使悖逆者愧而改行雖非若古之禦大災大患也然使疾疹者祈之而獲福廟而祀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往吳俗彌盛其尤者家自爲廟祀非其鬼往往刲羊豕以大享之其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讌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享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于世教也有益于民命也有合于祀典也于是乎記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立石

徐相公廟碑　　徐渭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

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入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于故所稱學西鬬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縈繞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于是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于石而獄有象以祠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繫之六年始删次建寧記復碑于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祀神者因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曷獲封于人主又安能援二男子于鬼窟虎口中以余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証神之神不神哉獨鬬雞有塲則直非無據者鬬雞而出于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直神者事耳當其時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于圜塲中奇絕特異可

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咸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既祠神不宜絕無所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余取于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

處州關聖廟記

王一中

世道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者唯是綱常倫紀之所維也是綱常倫紀卽是吾人所託以生不容滅息顧維之于清夷昌熾之日易維之于衰微堙塞之日難堯舜諸大聖人爲人倫之至寧不立極當年垂憲萬禩而後世稱仲尼賢于堯舜則以彼值其常此值其變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止握三寸管定一言而天下後世凜乎華袞斧鉞非以其揭大義于晚周式微之際爲天下後世存此一綫之遺乎自周而後得國以漢爲正陵夷至于靈獻賊臣遞起炎運將移漢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提一旅欲以噓餘燼回末光當是時曹瞞挾主矯制雄行謀臣如雲猛將如雨而昭烈奄奄微息時阽艱危自非眞抱春秋之志者莫能辦漢賊而扶持擁護之所爲不避險阻

以盡瘁于昭烈唯雲長翼德二三公而雲長公功爲最著彼其取襄陽圍樊城威鎭華夏曹賊心悸膽寒旦暮冀遷許昌以避其鋒微司馬懿蔣濟爲操造謀搆孫權用呂蒙陸遜之計幾何不還漢室于再造哉夫公于昭烈非有君臣之素也一言期許九死靡移朋友而兄弟鶺原之誼視骨肉彌敦復以兄弟而君臣匪躬之誠較天日可貫人徒以爲不肯權宜與孫氏結婚致起攜間夫操爲漢賊而權亦未純漢臣也自父兄以來竊據江左何嘗一日爲漢計其胷中所忌近在襟帶而欲速剪滅者唯昭烈耳藉一旦通婚縱公大義凜于乾坤將因親以圖則父敎子二公所不爲將令之與賊爲戚則委之不義失身匪人公所不忍也則又公之權之于父子夫婦之間斷之以君臣之義所不敢出者也自公亡至今千百餘年代不知幾易人不知幾王而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委巷無不立廟祀之卽地之界于魏與吳者恥其當年爲賊所據亦無不祀公視操權如鬼若蜮若藉公爲驅除鎭攝之者非故薄于操權而德于公也天下不可

一日無倫常則不可一日不祀公天下無一處可一日無倫常則不可一處不祀公天下無一人可一日無倫常則不可一人不祀公何代無亂賊而睹春秋之旨不能無懼心其有懼也是卽孔子之筆削在也何世無奸雄而入公之廟不能無惕心其有惕也是卽公之斧鉞存也孔子以其筆削代斧鉞公以其斧鉞當筆削雖不能竟其志而其志固已行于天下後世矣唯公之祀徧天下威靈顯赫奕奕如存而爲二氏之說者襲之以張大其法門以爲得其教護其法至我朝英靈丕著今上累賜今號夫人何魔魔何伏不知春秋之旨而爲亂臣賊子卽不必身爲簒逆而或薰心寵利怵志權奸是魔而已矣無愧于倫理卽無愧于心無愧于公有默予有愧于倫理卽有愧于心有愧于公若公有顯罰昭昭不爽又何疑焉蓋我公自據鞍之暇手一編唯春秋其所得于我夫子之教最深故其廟均徧天下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聖人之徒空言尚然矧公明其義至以身徇之者哉故論公者直當以爲仲尼之徒于二氏何與吾鄉舊有

公廟鄉者某又從而新之于圭山之陽問記于余余恐鄉人不達至與諸像教祠宇共類使公春秋之志不明于天下後世因揭其大義爲之記

神廟部藝文三　詩詞

賽敬亭山廟喜雨　齊謝脁

夕帳懷椒糈蠲景潔膋薌登秋雖未獻望歲佇年祥
潭淵深可厲狹邪車未方朦朧度絕限出沒見林堂
秉玉朝羣帝樽桂迎東皇排雲接虬蓋蔽日下霓裳
會舞紛瑤席安歌繞鳳梁百味芬綺帳四座沾羽觴
福被延民澤樂極思故鄉登山騁歸望原雨晦茫茫
胡寧昧千里解珮拂山莊

又祀敬亭山廟　前人

翦削兼太華崢嶸跨元圃貝闕眡阿宮薜帷陰網戸參差時未來徘徊望澧浦椒糈若馨香無絕傳終古

祠伍員廟　梁簡文帝

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中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營光功推妙算載籍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尙凄清行潦承椒奠案歌雜鳳笙無勞晉后璧詎用楚臣纓窗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牕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青鳥斂翅時逢迎

和蕭東陽祀七里廟　同前

萬里實幽宗三神亦天搆豈謂木石精期乃山川守遠來太白旗遙徵青鳥候以茲敬弗怠方知敎應富

祀伍相廟　元帝

石城寧足拒金陣詎能追楚關開六塞吳兵入九圍山水猶縈帶城池失是非空餘壽宮在日暮舞靈衣

奉和賽漢高廟　庾肩吾

昔在唐山曲今承紫貝壇寧知臨楚岸非復望長安野曠秋先動林高葉早殘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徒然仰成誦終用試才難

亂後經夏禹廟　前人

金簡泥初發龍門鑿始通配天不失舊爲魚微此功林堂上偃蹇山殿下穹窿侵雲似天闕照水類河宮神來導赤豹仙女擁飛鴻松龕撤暮俎棗逕落寒叢仙舟還入鏡玉軸更乘空去國嗟行邁離居泣轉蓬月起吳山北星臨天漢中申胥猶有志荀息本懷忠待見欃槍滅歸來松柏桐

登二妃廟　吳均

朝雲亂人目帝女湘川宿折菌巫山下采荇洞庭腹故以輕薄好千里命艫舳何事非相思江上葳蕤竹

和簡文帝賽漢高廟　劉孝儀

珪幣崇明祀牲樽禮貴神風驚如集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咷倡歌新將言非爲己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爲鄰

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劉遵

分虵淪霸迹提劍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車照丹穴霓裳影翠微投玦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懷精日豫奉沐休歸

和簡文帝賽漢高祖廟　王臺卿

沐芳事椒醑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歇隱高雲易通所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和梁簡文帝賽漢高帝廟　陳徐陵

山宮類牛首漢寢若龍川玉盌無秋酎金燈滅夜煙丹帷迫靈嶽紺席下羣仙堂虛沛筑響釵低戚舞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篇

行經季子廟　張正見

延州高讓遠傳芳世祀移地絕遺金路松悲懸劍枝野藤侵沸井山雨濕苔碑別有覩風處樂奏無人知

卞山楚廟　江總

蘋藻祈明德倚棹息岩阿忽聽晨雞曙非復楚宮歌開階薙宿莽古木斷懸蘿帷堂寂易晚桴鼓自相和盛祀流百世英威定幾何

從駕祀麓山廟　陽慎

聖德憂民瘼旆謁山靈晝航汎北渚文馬侍東平春渚戈鋋照寒林鐃吹鳴依稀長安驛蕭條都尉城

井泉能共動江帆得分行牕幽細網合堦靜落花明
櫚巢始入燕軒樹已遷鶯菲菲蘭俎馥淡淡桂樽清
銀塘日影盡玉座舞衣輕

西門豹廟　北周庾信

君子爲利博達人樹德深蘋藻由斯薦樵蘇幸未侵
恭聞正臣祀良識佩韋心容範雖年代徽猷若可尋
菊花隨酒馥槐影向牕臨鶴飛疑逐舞魚驚似聽琴
漳流鳴磴石銅雀影秋林

題九江英烈廟　唐王勃

碧瓦烟籠翠朱門映日開萬邦金作棟千片玉堆堦
帝重親書額臣欽相篆碑眞心扶社稷風雨應時來

汾陰后土祠作　李適

昔余讀舊史徧睹漢世君武皇實稽古建玆百代勳
號令垂懋典舊經備闕文南巡歷九嶷舳艫被江濆
勒兵十八萬旌旗何紛紛朅來茂陵下英威不復聞
我行歲方晏望極山河分神光終冥漠鼎氣獨氛氳
攬涕步脽上登高見河汾雄圖今安在飛飛有白雲

桂州黃潭舜祠　宋之問

虞世巡百越相傳葬九疑精靈遊此地祠樹日光輝
禋祭忽羣望丹青圖二妃神來獸率舞仙去鳳還飛
日暝山氣落江空潭靄微帝鄉三萬里乘彼白雲歸

緱山廟　前人

王子賓仙去飄颻笙鶴飛徒聞滄海變不見白雲歸
天路何其遠人間此會稀空歌日云暮霜月漸微微

同諸公謁啓母祠　崔曙

閟宮凌紫微芳草閉閑扉帝子復何在王孫遊不歸
春風鳴玉珮暮雨拂靈衣豈但湘江口能令懷二妃

先主武侯廟　岑參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
遺廟空蕭瑟英靈貫千歲

登葉縣故城謁沈諸梁廟　李百藥

總轡臨秋原登城望寒日煙霞共掩映林野俱蕭瑟
楚塞鬱不窮吳山高漸出客行殊未已沐澡期終吉
椒桂奠芳樽風雲下虛室館宇肅而靜神心康且逸
伊我非眞龍勿驚疲朽質

禹廟　杜甫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湘夫人祠　前人

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珮蘚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盡淚染在叢筠

冬日洛城北謁元元皇帝廟　前人

原注云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按元元皇帝李老君也天寶初降于昇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得之乃置元元廟于天寧坊五聖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也

配極元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謁先主廟　前人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
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
竹送清谿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
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
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諸葛廟　前人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谿風滿薄帷
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欻憶吟梁甫躬耕起未遲

武侯廟　前人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前人

大賢爲政即多聞刺史眞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
廟臥龍無首對江濆

謁禹廟　　徐浩

畎澮敷四海川源滌九州既膺洛書錫乃建洪範疇
鼎革固天啓運興匪人謀肇開宅土業永庇昏墊憂
山足靈廟在門前清鏡流象筵陳玉帛容衞儼戈矛
探穴圖書朽卑宮堂殿修梅梁今不壞松祏古仍留
負責故鄉近揭來申俎羞爲魚知造化歎鳳仰徽猷
不復聞夏樂唯餘奏楚幽婆娑非舞羽鏜鞳異鳴球
盛德吾無閒高功誰與儔災淫破凶慝祚聖擁神休
出谷鷽初語空山猿獨愁春暉生草樹柳邑暖汀洲
恩貸題輿重榮殊衣錦遊宦情同械繫生理任桴游
地極臨滄海天遙過斗牛精誠如可諒他日寄冥搜

登首陽山謁夷齊廟　　李頎

古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寂寞首陽山白雲空復多
蒼苔歸地骨皓首采薇歌畢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
我來入遺廟時候微清和落日弔山鬼回風吹女蘿
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千里一飛鳥孤光東逝波
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巖阿

登樂遊廟作　　韋應物

高原出東城鬱鬱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宣皇
頹墉久凌遲陳迹翳丘荒春草雖復綠驚風但飄揚
周覽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鐘何處來暮邑忽蒼蒼
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豈不爾百世同一傷
歸當守沖漠跡寓心自忘

神樹詞　王建

我家家西老棠樹須晴即晴雨即雨四時八節上杯
盤願神莫離神處所男不著丁女在舍官事上下無
言語老身長健樹婆娑萬歲千秋作神主

華山南廟　李益

陰山臨古道古廟閉山碧落日春草中搴芳薦瑤席
明靈達精意髣髴如不隔岩雨神降時回飈入松柏
常聞坑儒後此地返秦璧自古害忠良神其輔宗祏

三閭廟　戴叔倫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柳州羅池廟詞　韓愈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祀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題楚昭王廟

前人

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經故太尉段公廟

前人

徒想追兵緩翠華古碑荒廟閉松花紀生不向滎陽死豈有山河屬漢家

蘇武廟

溫庭筠

蘇武魂銷漢使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鴈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廻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黃陵廟

李羣玉

小姑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

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古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
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

題竹郎廟　薛濤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沈沈山更綠何處江村有笛
聲笛聲盡是迎郎曲

神女廟　宋蘇軾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
深淵鼉鼈橫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
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環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
上帝降瑤姬來處荆巫間神仙豈在猛玉座幽且閒
飄蕭駕風馭弭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
古妝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
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淨皎皎秋月彎
還應搖玉佩來聽水潺潺

白帝廟　前人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
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凄涼蜀客悲
遲回問風俗涕泗閔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

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
崎嶇來野廟閔默愧常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
荆都眞壯士吳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
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

周公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洌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前人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衣山硉兀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游客傷離黍故國諸生味雨濛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暮號風

題江郎廟　　陳淳

三石參天作柱擎自從開闢便崢嶸何爲末俗好奇怪盡道江郎魄化成

野廟　　周弼

野廟荒蕪倒掩扉寂寥香火客來稀年年歸燕相看覷空滴春泥損畫衣

題桃花夫人廟　　徐照

一樹桃花發桃花卽是君空祠臨野水何處覓行雲

事迹樵人說爐香過客焚雨添碑上蘚難讀古詩文

鶴廟　　周文璞

櫻桃花覆地古廟自青春帳裏還丹使山中採藥人
風林高黑虎雲路引斑麟欲見神君面連朝禮北辰

古廟　　高翥

古廟依喬木開門對淺沙短籬紅槿樹深徑碧苔花
屋破香煙濕庭空日脚斜山寒無賽鼓鳴噪集神鴉

富池廟　　毛珝

船頭蜀錦三千尺倒影長虹浸寒碧相逢不是紫髯
郎鸚鵡洲邊眼生棘江頭簫鼓雜靈鴉人道陰兵曾
護國安知樓下雪千堆不是吞曹氣衝激

禹廟　　林景熙

萬國曾朝會羣山尚鬱盤嚴祠鎮元璧故代守黃冠
窆入雲根古梁歸雨氣寒年年送春事來拂蘚碑看

謁禹廟　　秦觀

陰陰古殿注修廊海伯靈川儼在旁一代衣冠埋石
窆千年風雨鎖梅梁碧雲暮合稽山暗紅芰秋開鑑
水香令我免魚繇帝力恨無歌舞奠椒漿

黃牛峽廟　前人

三峽東江流崕谷互吐納黃牛不負重雲表恣蹴踼吳船與蜀舸有請神必答誰憐馬遭刖百歲創未合柂師浪奔走烹彘陳酒榼紛然餕神餘羹炙爭囁嚃空庭多落葉日暮聲颯颯奇文粲可辨高古篆籀雜郫女賣秋茶鬢花髻鬟匝襁兒著背上帖妥若在榻山寒雪欲下虎出門早闔我行忽至此臨風久嗚唈

女几祠　邵雍

西南有高山山在杳冥間神仙不可見滿目空雲煙千年女几祠門臨洛水邊但聞霓裳曲世人猶或傳

過筰橋道中龍祠小畱　陸游

江邊龍廟何年作白浪花中插朱閣朝暾漸上宿霧收春氣已動晨霜薄我來倚欄一悵然蘆花滿空如柳綿安得身爲雙白鷺飛上灘頭却飛去

忠清廟　王禹偁

朝驅下越坂夕飯當吳門停車訪古跡靄靄林烟昏青山海上來勢若游龍奔星臨斗牛域氣與東南吞九折排怒濤吐吸天地根落日見海色長風捲浮雲

山椒戴遺祠興廢今猶存殘香弔木客倒樹哀清猿
我來久沈抱重此英烈魂吁嗟屬鏤鋒眞爾國士冤
峨峨姑蘇臺榛棘曉露繁深居麋鹿遊此事誰能論
因之毛髮豎落葉秋紛紛

題神岡廟　周必大

岸斷川平拔一峰丹青剝落古靈宮邦人歲久忘遺
愛賈客時來乞好風二水有情猶磬折霜楓無數彷
旗紅岡頭故址宜亭榭城郭江山在眼中

黃公廟　金元好問

羇客無恆居六月走長路清風黃公祠地古欣所遇
劍飛素靈哭龍躍雲雨赴堂堂文成君談笑取帝傳
功名要有命陰相果何預誰謂圯上人異事驚竹素
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袖閒一編書塵埃嘆遲暮

謁禹王廟　梁襄

波涵九域民爲魚帝奮忠勤親決除水涸茫茫盡桑
稼萬世永賴功誰如功高受饗宜閟久廟貌方方無
不有砥柱神靈最偉奇會稽血食尤隆厚父山所建
在空山庳殿短廊纔數間遊謁人多題字鬧祭祀禮

抄犧尊開欽惟帝道崇勤儉此郡民繁地磽嶮辛苦耕耘衣食麤乞徧孚祐無令歉

武侯廟　王元粹

武侯祠廟南山曲苔滿荒碑不堪讀客子登臨又一時秋色蒼蒼入喬木天下不可無奇材千年精爽安在哉孤吟徘徊不忍去寒日欲下悲風來

吳王廟　元僧圓至

吳王廟近水邊山壁上雕青鬼臂蠻白日爐中煙色變散成雲氣滿人間

少姨廟　楊奐

路傍雙闕老蔓草入荒祠時見山家女燒香乞繭絲

題巴丘龍母廟　劉永之

天開玉峽兩厓丹隔岸諸峰似翠鬟神女不歸龍已化仙翁飛去鶴空還碧壇芳草經年合古殿蒼松落日閑萬里長風起天末如聞環珮白雲閒

周孝侯祠　蔣景玉

長橋怒束西來水空巖煙雨埋山鬼斬蛟射虎安在哉千古荒丘埋劍履凄涼往事今何如坐令道路成

康衢當年蛟虎不復有嗚呼人害無時無

趙王廟　　蔣時中

鼕鼕社日楓林鼓旌旗飄拂神鴉舞池藕無花岸草荒只有斜陽白今古城西風吹袷衣下馬一訪眞王祠斷碑有字不可讀漢家舊事無人知

舟次樗蒲廟　　黃庚

短櫂衝寒過蒲東扁舟一葉載詩翁斷煙流水殘雲外古木荒祠夕照中吟罷小樓何處笛酒醒孤枕半江風潮生潮落朝還暮堪歎人生自轉蓬

題張齊公祠　　傅若金

將軍結髮事先朝百戰山河血未銷總說霽雲多慷慨兼聞去病最嫖姚煙塵劍戟迷秋峒風雨旌旗落暮潮自古英雄須廟食精靈何待楚詞招

衞源廟　　衞恆

上國風帆快轉輸石林香靄護神居龍吟別浦泉聲細鳥拂空潭樹影虛蹴踘誰家春競賞琅玕千畝翠堪書繡衣已覺清寒甚休遣風霜到隼旟

和林一原題西乾廟韻　　上友曾

美人西抑古王宮推枕山牕曙邑溶嵐氣秋來深似
海嶺雲日暮碧於松苔生堦面侵銅鼓水落波心起
石龍一路西風吹落帽黃花滿地似春濃

過黃陵廟　　李材

黃陵廟前湘水綠天寒漁郎唱巴曲沙棠舟上月蒼
蒼翠蛟白蜃江茫茫似聞清瑟五十柱萬里鴻飛楓
葉暮神鴉翻舞祠門開珠裳玉袖霑莓苔元猨晝啼
薜蘿影赤鱗夜去芙蓉冷北渚淚痕斑竹紋南風哀
思蒼梧雲山頭古桂秋露碧山下江流豈終極荒凉
揭車雜杜衡靈風自吹煙霧旌輕帆晚向芳洲泊聊
薦蘋羞奠蘭酌沅有芷兮湘有茝洞庭水落生層波
裴回獨詠騷人歌

題周孝侯廟　　夾谷之奇

長橋漲晴波南山滴空翠清風孝侯祠六月薄炎熾
蒼然擁喬木廊宇深以邃升堂拜遺像凜凜增壯氣
緬懷絕塵姿跅弛幾自棄一念狂聖分千秋仰高義
義興阻湖山從古勞撫治況當離亂後生理多不遂
連州虎爲害接浦蛟作祟故國神所遊陰相得無意

我來按茲郡強禦寧汝畏恐被蛟虎徒匿形知暫避不埋張綱輪徒攬范滂轡澄清悵何時留詩志于媿

漁滄廟　　明伍晏

漁滄之下潭水流漁滄之上雲悠悠行雲流水自今古荒城故壘行人愁龍爲蛇兮鼠爲虎腥毛臭骨皆塵土遊魂寂魄無所歸時傍寒蛩泣秋雨

朱僊鎭廟　　李夢陽

宋墓莽岑寂岳公今在茲風霜留檜柏陰雨見旌旗百戰囘戈地中原沸鼎時士人嚴伏臘偏護向南枝

范文正公祠　　陸釴

寺門烟霧藤蘿障丞相祠堂松檜開地湧靈泉千澗落僧傳香火百年來調羹業著留青史洗墨池空長碧苔夜靜孤峰明月上鐘聲偏到讀書臺

念奴嬌（題項羽廟）　無名氏

鮑魚腥斷楚將軍鞭虎驅龍而起空費咸陽三月火鑄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陰陵道狹月暗雲如壘楚歌喧唱山川都姓劉矣　悲泣喚醒虞姬爲伊死別血刃飛花碎霸業銷沈騅不逝氣盡烏江江水古廟頹垣斜陽紅樹遺恨鴉聲裏興亡休問高陵青草空翠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四卷目錄

神廟部紀事
神廟部雜錄

神異典第五十四卷

神廟部紀事

隴州圖經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鬬遣使逐之至此化爲土堆使者驚而回奏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享不絶

廣古今五行記王莽時漢中太守五京往祭神廟遺其書刀遣小吏李高還取之見刀在廟牀上有一人

著大冠絳袍謂高曰勿道我吾當祐汝後仕至郡守年六十餘忽道見廟神言畢而此刀刺高心下須臾而死莽聞甚惡之

風俗通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大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幷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以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糜財妨農長亂積惑

其後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紀主者髡截歎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典在有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末句原本疑誤）

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

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異苑漢使唐蒙開牂牁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爲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搜神記袁紹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共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一士姓蘇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角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

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闊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拊掌曰此子言眞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冲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拾遺記漢靈帝熹平三年起裸遊館盛夏避暑長夜飲宴醉迷於天曉內官以巨燭投於殿下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焚其館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燭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時人以爲神光於此立室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

華陽國志王濬爲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祝於是蜀無淫

祀之俗教化大行

述異記苻堅既爲姚萇所殺於新平佛寺中後寺主摩訶蘭常夢堅曰可爲吾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盡殺新平民因共改寺爲廟遂無復灾疾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祀以太牢新平寺今苻家神也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尅山石爲室下有神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宰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前請乞告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異苑晉丹陽縣有袁雙廟眞第四子也眞爲桓宣武所誅便失所在靈怪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既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丘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雙之神爲是物憑也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爲刼盜非法者便加拘縛東陽長山縣吏李瑫義熙中遭事在郡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腸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宋書毛修之傳修之爲右衞將軍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修之並奪取之

異苑衡陽山九疑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祭祀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縣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會稽石亭埭有大楓樹其中空朽每雨水輒滿溢有估客載生鱣至此聊放一頭於朽樹中以爲狡獪村民見之以爲魚鱣非樹中之物咸謂是神乃依樹起屋宰牲祭祀未嘗虛日因遂名鱣父廟人有祈請及穢慢則禍福立至後估客返見其如此卽取作臛於是遂絕

南齊書崔祖思傳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

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

漢沔記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龔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此見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縱火有二物挺出變成雙青鳥入龔雙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

梁書王神念傳神念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毀撤風俗遂改

南史陰子春傳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名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

供事彌勤

周書高麗國傳其俗好淫祀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之像一曰登高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與朱蒙云

大業拾遺錄淝河岸上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與錢唐潮水相應

唐書狄仁傑傳仁傑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靈應錄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鳧鴈鸂鶒鴛鴦之類悉有又有神立於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廚多鼠而夏足蠅預告其門神卽絕之

唐國史補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祠廟焉爲人禍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葉流出好事者因目爲流泉後人乃立棟宇爲漢高帝之神尸而祝之

瀟湘錄元宗時詔所在功臣烈士貞女孝婦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張安者性落拓不羈有時獨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則益甚以至於手舞足蹈終不愧恥時或冠帶潔淨懷刺謁官吏自稱浮生子後忽無疾而終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謁州牧求立祠廟言詞慷慨不異生存時李元爲牧氣直不信妖妄及累聞左右啓白遂朝服而坐召問之其魂隨召而至元問曰爾已死何能復化如人言詞朗然求見於余得何道致此必須先言余即與爾議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靈無以尚之物之妖怪雖竊有靈則雲與泥矣夫人稟天地和會之氣方能成形故人面負五岳四瀆之相頭象天之圓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萬事自有勇可以敵百惡邪無死後之靈耶況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爲生死之日不以死爲死其生也既異於衆其死也亦異於衆生於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則後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婦人女子也幸詳而念之設若廟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貴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

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貞婦之祠者示勸戒欲後人倣效之苟立祠於爾不知以何使後人倣效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貞可紀也使君殊不知達人之道高尚於功烈孝貞也州牧無以屈命私立祠焉

宣室志元載布衣時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曛黑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元張二人忽見之惶懼益甚且慮爲其所害二人卽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疾去無有害於貴人羣盜相目而驚遂馳去二人因偕賀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日眞神人之語也且喜且歎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

唐書李紳傳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澀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媼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

柳宗元傳宗元爲柳州刺史旣沒柳人懷之託言降

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林蘊傳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披字茂彥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譔無鬼論

集異記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孫令自京之任踰年其弟寧省乍覩寥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一神當座三婦侍側無門牓標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莫雪其悶賦詩於壁以詰以嘆頃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謂之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令吾子致問得申素誠以達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爲大將軍吳書有傳將軍誅南山之虎斬長橋蛟龍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郭浦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內嘗有鷙獸暴害於人漁樵不通道塗斷絕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

鏡光彩閃爍害人最多余亦誅之殄滅其類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肖形構宇三十餘處及此廟貌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綿遠俗傳多誤以余祠爲白虎神廟謬之甚矣幸君子訪問得敘首末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話於襄中賓幕編述書版置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士澄督審支郡覽而異之恐板本銷誤乃刻石於廟

雲溪友議蜀前將軍關羽守荊州荊州有玉泉祠天下謂四絕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卽關三郎也允敬者則彷彿似覩之緇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氷谷非齋戒肅淨莫得居之

甘澤謠韋騶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群公子舉進士一不第輙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於風塵哉游岳陽太守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騶親弟騋舟

行溺於洞庭湖騶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賈胡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爲忽於舟中寐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騶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先君嘗爲城守方剛讜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倘求喪不獲即我之過令水工送屍湖上騶驚寤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緡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爲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我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德所冀觀咸池之節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嘆異以爲非據曲終乃寤

志怪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祠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打門聲怪之有一人開閤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卽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

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辨鬼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答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讎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如期邵果篤疾恆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

酉陽雜俎孝億國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

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稽神錄建州梨山廟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廟回貶爲建州刺史後卒於臨川卒之夕建安人咸夢回乘白馬入梨山及凶問至因立祠焉

錄異記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疊疊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玉堂閒話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卽生祠堂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祠奠醊仁傑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飲酒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

莊宗觀霸河朔嘗有人醉宿廟廊下夜分卽醒見有人於堂陛下磬折咨事堂中有人問之對曰奉符於魏州索萬人堂中語曰此州虛耗災禍頻仍移於他處此人曰諾請往白之遂去少頃復至曰已移命鎭州矣語竟不見是歲莊宗分兵討鎭州所殺甚衆焉

揮麈後錄太祖皇帝草昧日客遊睢陽醉臥閼伯廟夢中覺有異旣醒焚香殿上取木环珓以卜平生自

裨將至大帥皆不應遂以九五占之珓盤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負後以歸德軍節度使建國號大宋升府曰應天晏元獻爲留守以詩題廟中云炎宋肇英祖初九方潛鱗嘗用蓍蔡占來決天地屯庚契大橫兆謦咳如有聞其後高宗皇帝炎精復輝中興斯地灼見天命猗歟休哉

老學菴筆記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太原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乞以爲幷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

崖下放言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干索旁郡乃能辦行已迫歲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山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且祈夢爲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雷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然後有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道自遠而至聲振西山皆岳瀆貴神也卽席賓主勸酹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一人曰帝

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韻刪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名作狀元者魂魄受之二子默喜私相語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以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逼身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合東廊者下筆思廟所書懵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疑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但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

青瑣高議寇萊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

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於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竹當再生其竹果生

宋史任中師傳中師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事當謁諸祠廟而廨有淫祠中師遽命撤去之

王嗣宗傳嗣宗爲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服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後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臥龍王廟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於道嗣宗亟毀之大中祥符四年邠寧陳興擅釋刦盜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爲之諱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祠遂息

胡穎傳穎湖南提舉常平卽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常語

道州敎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頷甚善其言

退朝錄列子廟在鄭州圃田其地有小城廟貌甚古相傳有唐李德裕王起題名而前輩留紀甚多景祐中王文惠公爲章惠太后園陵使還請增葺之於是舊迹都盡今其榜陳文惠之筆

聞見前錄余爲西蜀憲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丞相告云花驚定將軍也是歲吐蕃陷嶲州將軍與丞相豈同功者耶告後列金紫光祿大夫左相豳國公臣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博陵縣開國男臣不書姓名右相闕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平章事姓名磨滅謹按至德元年肅宗初卽位於靈武右丞相楊國忠誅死故闕之是歲六月丙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書平章事韋見素爲左相蜀太守崔渙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其不書姓名磨滅者此三人無疑

矣中書省官臣書姓名門下省官臣不書姓名當時節度廢闕如此然花將軍之名驚定唯得於此告也或云將軍丹稜東館人今東館廟貌尤盛云廟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僞蜀王孟昶僞蜀太子孟元喆以降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窘急悲傷之辭讀之亦令人歎息云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雄壯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爲成都日多宴會歲旱公尚出遊有村民持焦穀苗來訴公罷會齋居三日禱於廟中卽日雨歲大稔異哉

澠水燕談錄蕭椰字大珍後梁宗室爲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於民及死民爲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頹敝主廟者賈天恩老儉也有王

又者金家蒼頭也幼苦痛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僂而丐且十年一日人灸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名語能爲吾修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卽伸於是遠近聞之湊奔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歐事稍諠施者因不復來

宋史劉摯傳摯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閼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爲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

東軒筆錄張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事上言天下祠廟歲時有燒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名人買拆王荊公秉政多主諤言故凡司農啓請往往中書

卽自施行不由中覆賣廟勅既下而天下祠廟各以緊慢價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廟平日絕無祈祭縣吏抑勒祝史僅能酧十千是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覽疏大駭遂窮問其由乃知張諤建言而中書未嘗覆奏自是有旨臣僚啓請必須奏稟方得施行賣廟事尋罷

聞見近錄司農寺請鬻祠廟每區若干錢張文定留守南京而以其事聞於神宗大駭之卽批其奏曰慢神黷禮無甚於此詔天下速罷之司農官罰金

湘山野錄鄭內翰毅夫公知荆南一日虎入市齧數人郡大駭競修浮圖法禳之鄭公諭士民曰惟城隍廟在子城東北實閭井係焉荒穨久不葺汝曹盍以齋金修之獨一豪陳務成者前對曰某願獨葺不須齋金也因修之換一巨梁背鑿一竅闕一版於竅中字在其下宛若新墨云惟大周廣運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某日建其傍大題四字曰遇陳則修陳氏以緹巾襲之獻於府鄭公奇之特為刊其事於新梁之脅

聞見後錄相州有西門豹祠神像衣裳之間微露豹尾韓魏公見之笑令斷去

沈黎武侯駐兵之壘城壁尚存中有武侯祠敗屋數椽雜他土木鬼神甚不典予爲州按本書更作之刻石以記又榜其廡下記文多不著榜云黎州據本州縣士民狀伏見漢大丞相武侯諸葛公其操節之大足以師表天下後世不但有功於蜀之一邊也廟於州之武侯城中古矣今卽其地更作益嚴宜有約束庶幾不致瀆慢有神隳壞前制者謹按蜀本書大丞相元子侍中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諱瞻本朝一有善政雖不出其議民必驩言吾諸葛侯所爲也其慕如此鄧艾下蜀遣使遺以書曰若降表爲瑯琊王將軍斬使者率其子尚大呼搏戰以死君子曰外不負其國內不愧其家忠孝兩有焉今大丞相廟以將軍配又按漢晉春秋蜀大丞相諸葛公南征夷有孟獲者豪健莫敵公七擒七縱之獲始嘆曰公天威也夷不復反矣今以天威名公之堂寫丞相府從事將佐自鎭南大將軍馬公忠以下十八人於堂中又按大丞相

文集丞相南征詔賜金鈇鉞一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今并寫於廡下惟唐南康王韋公皐太尉李公德裕舊分祠於大丞相廟庭以其各有功於一邊得不廢外此輒休他叢祠妄以土木丹青塑畫鬼神等物者當從州縣按舉置於理右版榜廟中以示方來無致違戾

談圃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爲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爲記日用往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卽日大雨夜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陽城謫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甚弊城各以一縑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祠其縑皆在神坐側今刻石載其事

春渚紀聞李右轄公素初爲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鄰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以動吾民民因爲大建福宇日饗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爲抑鄰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

而出既覺聞報新祠火起神座一爇而盡

曲洧舊聞鄭州東僕射陂蓋後魏孝文遷洛時賜僕射李冲之陂也後人立祠遠近皆呼爲僕射廟章聖皇帝西祀過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傳爲李衞公僕射廟士人得衞公封冊以藏廟中而崇寧以來賜廟額亦以爲衞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能正之者

西溪叢語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士人敬事翟公巽帥越盡去其神改爲酒樓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目爲和旨樓取食貨志酒酤在官和旨便人

異聞總錄資州東獄行宮在城內只一小殿兩廡一門樓郡人每以窄爲嫌紹興十六年路人過廟爲物憑附言當爲崇建廟宇期限甚峻觀者堵牆而立無敢不敬信明日一州百里間凡山麓巨木悉有本廟題誌遠近協力致助未幾大廟成基址元枕山因高增築巍然爲一路冠凡以誠來禱無不立應其以冤陳狀者才一二日詞首及被訴人與左證皆死唯理

直者邑不變經宿即蘇說入冥所見全如世間特有牛頭獄典與猛獸吐息氣燻炙罪囚之異門外人每昏夜往往聞決撻聲二十一年郡守鄱陽左守道到任惡其太甚揭牓禁人投狀扃鐍殿門自是遂絕向來之訟報

淳熙四年春鄱陽知縣吳正國夢至冥府若神祠然通引吏兩人左右拱手迎之入正趨揖間遂覺以語館客揭椿年頗惡之揭曰明府爲土神主神祇所宜敬也後旬日方旦聽訟郡守遣吏督春衣錢甚峻吳不暇食升車亟出謁坑冶使者貸錢又詣府覺小不佳急歸車中數拊軾趣行未到邑百步不可支吾命訪一民家遂少憩適當武烈廟前乃扶以入家人奔來視之已伏於胡牀不能語項刻而絕廟中兩吏正夢所見處也吳洛陽人爲政有惠愛民追思之

魯應龍括異志五顯靈官大帝佛書所謂華光如來顯迹婺源久矣歲歲朝獻不絕淳祐中鄉人病於涉遠乃塑其像迎奉於德藏寺之東廡建樓閣居之祠之前素有井人無汲者自立祠後人有汲其水飲之

者病輒愈由是汲者禱者日無虛焉寺僧利其資每汲一水則必令請者禱於神得筊柸吉然後汲水幷以小黃旗加之上自是請者日少今亦不復驗矣古老相傳湖初陷白沃史君躍馬疾走不及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浸因立廟迨今此地獨高又云兄弟三人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沃廟

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宅號齊景公廟一云未明大王古老相傳齊景公避海而南觀於轉附朝儛曾遊於此立廟于斯舊有碑今磨滅不存矣唐貞元十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郡陸使君夫人汝南縣君周氏墓誌云祔於嘉興縣東界海鹽縣齊景鄉青墩原西北塋則齊景鄉青墩之名舊矣

陳山龍王廟後有觀音殿曩年忽有兩石從半山鬬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滾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可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下嘗賦詩於壁以紀其事

老學庵筆記西山十二眞君各有詩多訓誡語後人取爲籤以占吉凶極驗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爲籤亦驗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遣僧則華往求籤得遺興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網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予讀之惕然顧迫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敎多矣

括異志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每歲湖中羣蛟競鬭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其力以給齋粥水陸尤感應向年有漁舟艤湖口忽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授漁人而去

當湖酒庫有四聖廟在炊淘之後立祠以來閱歲滋久前後交承祀之奉之甚謹每一任初到則上兩幡既解印則復兩幡酬神之庇以爲定例丙辰丁巳之間有姑蘇姚承節應瑞者董糟丘將幡書徧於神祠

中然後取幡染爲黑色雜用人無知者及去任未數里忽其子舟中爲神所憑責之曰我立祠福汝坊場久矣新舊之幡皆我之物安得擅取以爲兒服耶及指其妾何人磨墨何人拆幡歷道其所以衆皆驚愕姚懼急禱於神許以謝過其子遂甦

嘉禾志顧亭林庵中有忠烈公祠近歲忽地裂數尺中有風濤聲以物探之應手火起至今尙然

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彘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黳石號雷公墨光瑩如漆

明道雜志高郵崔伯易龍圖性信鬼神屢典郡所至必繕祠廟其居家亦常祭享甚專精也嘗爲余言任兵部員外郎時一日下直出省其直舍有火爐盡去火以大鐵罩覆之明早入省出鐵罩則灰上有一名字舍中不得人崔已怪之遂復罩爐乃視之曰若果有所告來日當別有字來早去罩視之有一表字崔了不解至後不數日遷禮部郎中初視事吏持一印來曰此名表郎印也蓋禮部掌撰賀慰諸表表後署

所司郎官名故有此印伯易以謂神告

癸辛雜識太學忠文廟相傳爲岳武穆王幷祠所謂銀瓶娘子者其籤文與天竺一同如門裏心肝封私試得之必中蓋私試摘封於中門內故也如飛鴻落羽毛解試得之者必中以鴻中箭則羽毛落

衡嶽廟之四門皆有侍郎神惟北門主兵最靈驗朝廷每有軍旅之事則前期差官致祭用盤上食開北門然亦不敢全開以尺寸計兵數或云其主司乃張子亮也張爲湘南運判死于官丁卯戊辰之間南北之兵未釋朝廷降旨以借陰兵神許啓門三寸臬使遂全門大啓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而廟旁數里民居皆罹風災壞屋近千家最後有聲若雷震者民喜曰神歸矣果遂帖息後使按行民有愬者乃厚給之

聞見近錄孔中丞道輔爲州掾太守到官三日謁廟廟有蛇以爲神每祝之則蛇自神像鼻中直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厲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以笏擊蛇死遂揮衆壞其廟而去

程史楚州淮陰夾漕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爲荒

涼開藕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爲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旁皆過客詩句楹楣戸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滅文成其二曰鴻溝秖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惟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擬抑揚徧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爲宣成余按張留侯諡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重複虜既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三朝野史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冊立濟王爲帝事敗濟王遇鴆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欲屠湖州一

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報其威靈也

稗史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旁以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猿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猿朝廟

輟耕錄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參政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古杭雜記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人有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樂郊私語余始至州舟過鹿苑廢刹時方深秋紅樹扶疎隱映敗榱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維梢登覽讀壁間舊記有魯簡肅公羅漢見夢事括蒼吳思齊題其旁曰是法本平等無怠亦無敬如何証無生却來見參政余謂阿羅漢自敬正人不敬參政簡肅風

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繙誦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及入城謁所謂魯公祠祠旁有思魯橋壁端有卜筊詞州民有疑輒問凶吉如響公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曷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頭是縣令蔣行簡所書

海槎餘錄勞將軍廟去城東隅六十里許祀屋久廢只隙地在焉凡新官到任必先此設祭祀典不載其名爵父老相傳云此神乃馬伏波部下先鋒將方凱旋時牽馬飲於河馬忽覩水中影雙蹄奮起傷其陰而死遂爲神余時任彼中以例祀祀畢父老喜告曰任內當大吉未逾年新守至亦以例祀衆咸驚報曰祀器無故自裂於案任內當不吉歲餘守卒此神亦靈驗矣

筆記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又里許即伊尹墓次過范郎廟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乃蒙恬將軍也

碣石剩談萬曆己酉年吳門虎丘山下有周姓名滔者號三峯賣茶爲業家頗豐每閒暇則聚無賴子弟於虎丘關帝廟中媟狎一日又挾妓與諸惡少在帝

前狂飲取樂溷污穢聖地忽然雷電交作一陣火烟入廟將溷攫出廟門霹靂擊死其餘或剝去衣服者或火燒面黑者都嚇死於地半晌方甦

關帝聖蹟圖誌帝廟前有古井久淤里人洗而甃之出白鏹一錠沉黑而漆鑿存助起蓋關廟六字

神廟部雜錄

魏武帝集別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水經注河北有般祠孟氏記云祠在河中積石爲基河水漲盛恆與水齊戴氏西征記曰今見祠在東岸臨河累石爲壁其屋宇容身而已殊似無靈不如孟氏所記將恐言之過也

歸田錄世俗傳訛唯祠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

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墨莊漫錄東京城北有祆廟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名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周氏

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分爲八家悉爲祝也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燕翼貽謀錄京師試于禮部者皆禱于二相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爲武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場卽皮剝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靈貺侯今廟在萬壽宮之晨華館與貢院爲鄰不知士人之禱始于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蓼花洲閒錄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何雌我邪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于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也嗚呼冉伯牛

乃爲牛王

中華古今注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貌也

泊宅編龍王本廟在樵舍乃洪州南康軍之間規模不甚壯麗而遺構最古士大夫及商旅過者無不殺牲以祭大者豕羊小者鷄鵝殆無虛日予見縛致庭下宛轉將就烹直不忍視竊思此廟血食已來其所殺不知紀極如使其神一旦素食亦享肉食亦享但以誠心至皆享之則物所全命亦不知紀極功豈小哉其神豈不又靈哉

日知錄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

金元好問承天鎭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之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妬女祠其碑大曆中判官李諲撰詞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妬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滸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考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

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洩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酹肯以誕幻虛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貞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嫗當時大曆十才子爭遣李謩鑱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塑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塑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

寧化縣志五通廟一在北門一在東門外明太祖都金陵即都中建十四廟一曰五顯靈官廟以歲孟夏季秋致祭今天下之崇祀五通者當由此歟俗說神以救母罪愆與目蓮尊者同一大孝登正果號華光藏主妙吉祥如來然則天帝不離人倫赫濯亦極仁慈耳義固可祀也其實五顯者五行耳五行之祭見於月令國家星辰之祀備五行也此正氣也若邪氣

流行亦足播弄禍福今祀者未必知五行之理與大孝之説亦播弄於禍福而已又攷宋慶元間寧化富民與祝史託五通神爲奸利侈立廟宇婦女歆動或用裙襦畚土時候官陳暘知汀州乃竄祝史杖富民毀廟宇大索境內妖怪左道收火其符呪時稱其賢然則五通之烜赫其來已久矣

毗沙門天王廟在縣上東門外永樂間重建按唐天寶元年西番寇安西明皇詔不空三藏誦經不空因言北方毗沙天王神通可以禦之會安西亦奏將戰時有金甲神長丈餘來助因勅諸道州府城西北及營寨並設其像黃滔爲王審知作碑云梵音毗沙門唐言多聞也始自于闐刹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釋之錫號居須彌山北住水晶宮殿領藥叉衆爲帝釋外臣以護南贍部州據此則唐建縣時便有此廟歷代遂相沿無革耳雖然毗沙何靈於安西而不靈於馬嵬蜀道乎世奉祀之何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二一〇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五卷目錄

二氏部彙考一

後漢　明帝永平一則　桓帝延熹一則

梁　高祖普通一則

陳　宣帝太建一則

北魏　太祖一則　太宗一則　世祖太平眞君一則

北齊　顯祖天保一則

北周　高祖天和二則　建德二則　宣帝大象二則

隋　高祖開皇一則

唐（總一則　高祖武德二則　太宗貞觀一則　高宗龍朔一則　乾封一則　中宗嗣聖一則　神龍二則　睿宗景雲一則　元宗開元四則　天寶二則　肅宗上元一則　寶應一則　代宗廣德一則　大曆二則　德宗貞元二則　憲宗元和三則　敬宗寶曆二則　文宗太和三則　開成一則　武宗會昌二則）

後唐　廢帝淸泰一則

後晉　高祖天福二則

後周　世宗顯德一則

遼　太祖神冊二則

宋（總一則　太祖開寶二則　太宗太平興國二則　淳化一則　眞宗景德二則　大中祥符三則　天禧一則　仁宗天聖一則　明道一則　寶元一則　哲宗元祐一則　徽宗崇寧一則　宣和一則　欽宗靖康一則　高宗紹興六則　孝宗乾道四則　淳熙三則）

神異典第五十五卷

二氏部彙考一

後漢

明帝永平八年楚王英奉縑紈贖愆詔以英奉黃老浮屠令還贖以助伊蒲塞桒門之盛饌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楚王英傳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

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

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以宮中立浮屠老子祠上書切諫不聽

按後漢書桓帝本紀論贊帝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　按襄楷傳延熹九年楷上書曰臣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彝翟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

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詣尚書問狀尚書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不誅猶司寇論刑　按西域傳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梁

高祖普通　年詔庾承先學通老釋勒州縣時加敦遣

按梁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庾詵傳普通中詔曰庾承先學通黃老該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鎭躁敦俗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　按庾承先傳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元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

陳

宣帝太建十四年後主即位詔僧尼道士不依經律者並皆禁絕

按陳書後主本紀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即皇帝位

夏四月庚子詔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妖書諸珍怪事詳爲條制並皆禁絕

北魏

太祖好黃老兼崇佛法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刱未建圖宇招延僧衆然時時旁求焉

太宗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佛法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

世祖太平眞君五年禁私養沙門師巫

按魏書世祖本紀太平眞君五年春正月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

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

北齊

顯祖天保六年勅道士爲沙門

按北齊書顯祖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天保六年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於前遂勅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北周

高祖天和三年帝御大德殿集沙門道士講禮記

按周書高祖本紀天和三年秋八月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

天和四年春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

按周書高祖本紀云云　按沈重傳重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

建德二年帝升座辨釋三教

按周書高祖本紀建德二年冬十二月癸巳集羣臣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儒教爲先道教爲次佛教爲後

建德三年初斷佛道二教

按周書高祖本紀建德三年夏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六月戊午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元但歧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朴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元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崛守積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按佛祖統紀北周武帝建德二年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爲宜眞佛無像空崇塔廟愚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像宜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爲悖逆之甚國法豈容並令反俗用崇孝養時慧

遠法師出衆抗答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佛經外國之法故當廢之七廟上世所立朕亦不以爲然將同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用仲尼所説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廢則五經無用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與秦晉封域雖殊莫非一王之化師曰若秦魯同一王化震旦天竺同在閻浮輪王一化何不同遵帝與師往復數至十二帝不能屈三年五月帝欲偏廢釋教令道士張賓飾詭辭以挫釋子法師知元抗酬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震天威以垂難辭左右叱元聽制元安詳應對陳義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歎獨帝不說明日下詔并罷釋道二教悉毀經像沙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反服者二百餘萬

宣帝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

按周書宣帝本紀大象元年冬十月壬戌帝幸道會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訖論議於行殿是歲初復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

按佛法金湯編宣帝大成元年先是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帝議論二十日酬酢七十番武帝不能屈遂許以復教會武帝殂至是道林申請尤力帝許之遂下詔曰先帝惑於異論以釋道爲無益故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詎宜罷黜於是興復二教（按是年改大成爲大象）

大象二年靜帝即位復行佛道二教

按周書靜帝本紀大象二年五月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六月庚申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

按續文獻通考劉氏曰此楊堅意也堅將有他志以是求福

隋

高祖開皇二十年詔盜毀佛及天尊像者以不道論沙門道士壞佛及天尊者以惡逆論

按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二十年十二月辛巳詔曰佛法深妙道教虛融咸降大慈濟度羣品凡在含識皆蒙覆護所以雕鑄靈相圖寫眞形率土瞻仰用申誠

敬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惡逆論

唐

唐置崇元署寺觀監掌寺觀僧尼道士女冠之政

按唐書百官志崇元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京都諸觀名數與道士帳籍齋醮之事新羅日本僧入朝學問九年不還者編諸籍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凡止民家不過三夜出踰宿者立案連署不過七日路遠者州縣給程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士七百七十六女冠九百八十八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六兩京度僧尼道士女冠御史一人涖之每三歲州縣爲籍一以留縣一以留州僧尼一以上祠部道士女冠一以上宗正一以上司封（又）有府二人史三人典事六人掌固二人崇元學博士一人學生百人隋以署隸鴻臚又有道場元壇唐置諸寺觀監隸鴻臚寺每寺觀有監一人貞觀中廢寺觀監上元二年置漆園監尋廢

高祖武德　年幸國學命僧道講金剛經及老子

按唐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大唐新語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元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並當今傑才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十匹

武德九年廢浮屠老子法尋復之

按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四月辛巳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復浮屠老子法

按舊唐書高祖本紀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甚清淨詔曰釋迦闡敎清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慾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剃度托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田產聚積貨物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

訓至乃親行刼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眞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境惟趨喧雜之方繕采崎嶇棟宇殊拓錯舛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延鄽邸鄰近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眞守一是謂元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大寺觀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有不能精進戒行者有闕不堪供養者並令罷遣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

太宗貞觀五年詔僧道致拜父母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高宗龍朔二年詔釋老致拜君親以令狐德芬議復詔不拜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龍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僧尼等並盡禮致拜其父母

按佛法金湯編令狐德芬武德初爲祕書丞高宗龍朔二年詔釋老致拜君親勅羣臣議之德芬時爲司成館大司成議曰竊以釋老二教慈敬弘深有國因循遂開崇尚旣久其法須從其道切爲拜伏理恐未通何者削髮異冠帶之儀持盋豈罇俎之禮申恩方祈定慧無勞拜跪嚴親報德有冀眞如何必屈膝慈后山林旣往非無廊廟之賓朝野裁殊理宜高尚其事令使責以名教有虧其旨臣等愚昧請從不拜爲宜時衆議請拜者三百餘人請不拜者五百餘人六月八日詔曰朕商権群議沉研幽賾然箕潁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今後不宜拜跪

乾封元年詔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天下諸州置觀寺一所各度七人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乾封

元年正月兗州界置紫雲仙鶴萬歲觀封巒非煙重輪三寺天下諸州置觀寺一所

按續文獻通考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各度七人天下州一觀一寺各度七人

中宗嗣聖八年（即太后天授二年）夏四月令釋敎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

按唐書武后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武后本紀云云

神龍元年正月丙子諸州置寺觀一所以中興爲名

按唐書中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中宗本紀云云

神龍二年僧會範道士史崇元等授官封公詔釋道齊班並集永爲定式

按唐書中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中宗本紀神龍二年二月丙申僧會範道士史崇元等十餘人授官封公以賞造聖善寺功也

按續文獻通考是年七月詔曰初太宗以老子爲皇宗升於釋氏之上至則天朝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爲定式令齊班並集

睿宗景雲二年詔遇法事僧尼與道士女冠齊行進

集

按唐書睿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睿宗本紀景雲二年夏四月癸未詔以釋典元宗理均跡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進集時天下濫度僧尼道士女冠並依舊

元宗開元二年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制道士女冠直隷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

按以上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云云

開元二十六年詔天下寺觀各度十七人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開元二十六年正月詔道釋二門皆爲聖教其天下寺觀大小各度十七人簡用灼然有經業戒行爲鄉里所推仍先取用年高者

開元二十七年詔寺觀轉讀經典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開元二十七年二月制曰天下寺觀每一齋日宜轉讀經典懲

惡勸善以闡文教

天寶三載勅鑄天尊及佛像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夏四月勅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

天寶四載法師神邕與道士吳筠面論邪正以邕勝筠命爲僧統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天寶四載召中岳道士吳筠入見問以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仙冶煉之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以求之非人主所宜畱意時內侍高力士素事佛毀於上前遂辭還茅山筠以見斥造論以毀釋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法師神邕決之邕約面論邪正旗鼓纔臨筠竟敗北邕遂著翻邪論以攻餘黨少遊聞於朝命邕爲僧統

肅宗上元二年詔講論二教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上元二年四月詔於興善寺設高座講論二教七月於景龍觀

設高座講論二教

寶應元年八月詔寺觀不許褻瀆弛慢其僧尼道士不得妄托事故非時聚會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代宗廣德元年制僞度僧尼道士女冠並與正度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大曆八年勅度僧尼道士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大曆八年正月勅天下寺觀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宜度滿七人三七以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以下者度三人

大曆十四年德宗卽位勅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大曆十四年五月癸亥帝卽位六月勅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觀及度人

德宗貞元九年六月詔定國忌日寺觀齊僧道人數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貞元十二年命沙門道士與儒官討論三教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

十二年四月庚辰上降誕日命沙門道士加文儒官討論三教上大悅

憲宗元和二年詔僧尼道士隷左右街功德使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二月辛酉詔僧尼道士全隷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

元和十年詔停寺觀開講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元和十年五月詔京城寺觀開講宜準典元勅處分諸畿縣宜勒停其觀察使節度州每三長齋月任一寺一觀置講餘州悉停惡其聚衆且慮變也

元和十五年穆宗卽位詔以術人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死

按唐書穆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穆宗本紀元和十五年正月丙午帝卽位上始御延英對宰臣詔曰山人柳泌輕懷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更逃遁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旣延禍釁俱是姦邪邦國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棄付

京兆府決杖處死

敬宗寶曆元年會沙門道士四百人給賜有差

按唐書敬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敬宗寶曆元年八月幸蓬萊殿會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兼給茶絹有差

寶曆二年文宗流僧惟貞道士趙歸眞於嶺南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寶曆二年十二月八日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迎上於江邸甲辰僧惟貞齊賢正簡道士趙歸眞並配流嶺南乙巳即位庚申詔妖妄僧惟貞道士趙歸眞等或假於卜筮或托以醫方疑衆挾邪已從流竄其情非奸惡迹涉詿誤者一切不問

文宗太和元年詔祕書監白居易同沙門義休道士楊弘元等入麟德殿問難三教同異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三教論衡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名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不可具載第一座祕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宮賜紫

道士楊弘元序云中大夫守祕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此義伏計聖聽猒聞此談臣故略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裔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己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會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於前竊以釋門義休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衆中能師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旣來敢不響答（僧問）義休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爲四科何者爲六義其名與數請爲備陳者（對）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

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卽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卽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者卽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卽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

何如更有所疑請以重難（難）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於四科者（對）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爲終始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敎其次則敘十哲論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僧問）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問）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

入得須彌山乎假如人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僧答不錄難）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僧答不錄問道士）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太和皇帝祖元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足列座若不講論元義將何啓迪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眞學奧祕爲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經粗知元理欲有所問冀垂發蒙（問）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常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略（道士答不錄難）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略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爲此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爲指陳（道士答不錄道士問）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對）謹案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爲悅懌歡

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卽請更難（難）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對）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則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人有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卽禮也禮卽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揚之次多自叙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聽不敢自叙謹退

太和二年帝誕節名法師知元與道士於麟德殿論道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太和七年降誕日僧道講論於麟德殿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太和七年冬十月壬辰上降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翌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起自近遠朕緣相承已久未可便革雖置齋會惟對王源中等暫入殿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相路隨等奏誕日齋會誠資景福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七年張說源乾曜請以誕日爲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昌期頗爲得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十月十日爲慶成節上誕日也從之

開成三年詔僧道於麟德殿談論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開成三年勅僧道於麟德殿談論法師知元辨捷精壯道流不能屈帝色不平放還桑梓

武宗會昌五年以道士趙歸眞等言大毀佛寺復僧

尼爲民

按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復僧尼爲民

按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道士趙歸眞特承恩禮遂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由是與衡山道士劉元靖及歸眞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

會昌六年宣宗卽位以道士劉元靖等排毀釋氏誅之

按唐書宣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宣宗本紀會昌六年三月帝卽位五月誅道士劉元靖等十二人以其說惑武宗排毀釋氏故也

後唐

廢帝清泰二年詔立釋道諸科

按五代史唐廢帝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清泰二年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目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讚科道士女冠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

目科聲讚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

後晉

高祖天福五年二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九十二人

天福六年二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百三十有四

按以上五代史晉高祖本紀俱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後周

世宗顯德五年六月內出御衣六百餘事錢四十萬羅縠百匹分賜兩階僧道令增修寺觀

按五代史周世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遼

太祖神冊三年詔建佛寺道觀

按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三年五月乙亥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

神冊四年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

按遼史太祖本紀神冊四年秋八月丁酉謁孔子廟

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

宋

宋立祠部鴻臚寺掌道釋宮觀寺院之政

按宋史職官志祠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祀典道釋祠廟醫藥之政凡宮觀寺院道釋籍其名額應給度牒若空名者毋越常數又鴻臚寺舊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元豐官制行置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及國之凶儀中都祠廟道釋籍帳除附之禁令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中太一宮建隆觀等各置提點所掌殿宇齋宮器用儀物陳設錢幣之事在京寺務司及提點所掌諸寺葺治之事傳法院掌譯經潤文左右街僧錄司掌寺院僧尼帳籍及僧官補授之事已上並屬鴻臚寺中興後廢鴻臚不置併入禮部

太祖開寶三年十月甲午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燕翼貽謀錄云云

開寶五年詔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勅僧道並隸

功德使禁習天文地理

按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五年十一月癸亥禁僧道習天文地理

按佛祖統紀開寶五年詔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間雜副職若遇郊天道左僧右敕僧道並隸功德使出家求度策試經業闕祠部給牒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萬人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國朝會要云云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戊子盡括僧道隸西京寺觀官吏及高貲戶授田

按宋史太宗本紀云云

淳化二年詔國忌日宰相以下詣寺觀行香禁不得事腥酒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眞宗景德二年詔釋道歲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試經業

景德四年詔京城鬻酒肉者並去寺觀百步之外有

以酒肉五辛酤市於僧道者許人糾告重論其罪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以封禪行慶詔天下寺觀各度一人朝覲泰山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

大中祥符三年詔天下州郡僧道有犯公罪者聽用贖法

按以上宋史眞宗本紀俱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大中祥符八年臣僚以車駕詣寺觀計百拜以上請令近臣分拜不許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國朝會要大中祥符八年正月臣僚言每歲上元車駕詣寺觀三十餘處百拜已上望自今諸殿令近臣分拜上謂王旦曰朕祈福中外虔恭拜起未嘗懈怠卿等欲申裁減非朕之意

天禧三年普度道釋童行又大會沙門道士

按宋史眞宗本紀天禧三年八月丁亥大赦天下普度道釋童行

按佛祖統紀天禧三年八月恭謝聖祖大赦天下節文云虛皇妙道西竺眞乘咸昉化源敢忘崇奉應天

下僧尼道士女冠係帳童行並與普度尚書右丞林特提舉祠部文牒是歲度僧二十三萬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六百四十三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詣於天安殿建道場答謝天地大會沙門道士萬三千八十六人上親以銀藥大錢面賜之

按續文獻通考天禧中大會道釋於天安殿凡萬三千餘人又嘗建齋醮親臨賜以銀藥大錢

仁宗天聖元年二月壬戌減諸節齋醮道場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明道二年罷創修寺觀

按宋史仁宗本紀明道二年夏四月壬子罷創修寺觀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寶元二年五月己亥禁女冠尼等非時入內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哲宗元祐七年詔太皇太后本命歲正月一日京師及天下州軍各齋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在京宮觀寺院開建道場七晝夜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禮志云云

徽宗崇寧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名德僧道爲衆師法未有謚號者仰所屬勘會以聞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宣和元年正月詔改釋爲道

按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佛改號大覺金僊餘爲僊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

欽宗靖康元年詔道君聖節就道觀行香乾龍節仍就佛寺

按宋史欽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靖康元年詔曰比自大觀初聖節行香許就道觀今後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建道場一月一依祖宗舊法其道士官階並與追毀

高宗紹興三年詔僧居道上始令僧道用綾牒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紹興三年二月廬山道法師申劄都省稱崇觀之後道士叨冒資品林靈素王冲道輩視兩府者甚衆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國忌行香寺

院會聚猶敢傲然居上其蔑視國法有若此者今欲復還祖宗舊制僧史略具載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凡遇郊天道左僧右尋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革禮乾德元年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祐編敕并紹興新書並以僧道立文爲次其政和條內道僧觀寺及道士位在僧上並已刪去不行尋蒙朝旨依條改正以僧居上十一月太常寺徧符諸路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自治平末始鬻度牒舊以黃紙印造僞爲者多戶部朱異始奏令僧道用勑綾牒

紹興十一年陳桷等請釋道之封依舊降勑從之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文獻通考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桷等請釋道封大師塔額乞依舊降勑從之

紹興十三年道正僧正各申狀爭序位勑僧居道士上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紹興十三年臨安府道正劉若謙申省乞道士序位在僧上妄稱

別得指揮僧正善達陳狀乞檢準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乞復祖宗舊法繼蒙朝旨批下依條改正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委狀後有妄詞以違制論

紹興十五年春正月辛未初命僧道納免丁錢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按佛祖統紀紹興十五年敕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淸閒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聽免納道法師致書於省部曰大法東播千有餘歲其間汙隆隨時暫尼終奮特未有如今日抑沮卑下之甚也自紹興中年僧道征免丁錢大者十千下至一千三百國四其民士農工商也僧道舊籍仕版而得與儒分鼎立之勢非有經國理民之異以其祖大聖人而垂化爲善故耳至若天災流行雨暘不時命其徒以禱之則天地應鬼神順抑古今耳目所常聞見者也夫苟爲國家禦菑而來福祥亦宜稍異庸庶之等夷可也若之何遽以民賦賦且數倍今天下民丁之賦多止緡錢三百或土瘠民勞而

得類免者爲僧反不獲齒於齊民以其不耕不蠶而衣食於世也夫耕而食蠶而衣未必僧道之外人人耕且蠶也云云

紹興二十一年九月戊戌朔籍寺觀絕產以贍學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紹興三十一年二月乙丑復鬻僧道度牒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孝宗乾道三年八月四川旱賜制置司度牒四百備振濟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乾道四年出僧道度牒千道禁科場文用佛老語

按宋史孝宗本紀乾道四年五月癸亥出僧道度牒千道

按佛祖統紀乾道四年九月上謂禮部尚書李燾曰科舉之文不可用佛老語若自脩之山林於道無害倘用之科場恐妨政事

乾道七年二月甲子詔寺觀毋免稅役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乾道八年八月名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淳熙二年賜白雲堂印令天下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印申明有司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熙二年三月駕幸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護國金光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令天下三學諸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印申明有司

淳熙七年名雪竇禪師入見與論三教同異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熙七年名明州雪竇寶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子爲具體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

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說卽日詔住徑山

淳熙十四年八月辛未賜度牒一百道備振

按宋史孝宗本紀云云

按燕翼貽謀錄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刋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爲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爲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七月始出賣於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爲百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濫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毁抹諸路民間聞

之一時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餘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量增價直別給公據以俟書填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踰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更兵火廢格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爲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爲五百千又增爲七百千然朝廷謹重愛惜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又著爲停榻之令許容人增百千輿販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六卷目錄

二氏部彙考二

金　海陵天德一則　章宗明昌三則　承安二
則　泰和一則　宣宗興定一則
元　憲宗二則　世祖中統二則　至元九則
成宗元貞一則　大德四則　武宗至大二
則　仁宗延祐一則　英宗至治一則　泰定
帝泰定三則　致和一則　文宗天曆一則
至順二則　順帝元統一則　至正三則
明　總一則　太祖洪武八則　惠宗建文二則
成祖永樂五則　宣宗宣德三則　英宗
正統四則　代宗景泰二則　英宗天順一則
憲宗成化八則　孝宗弘治四則　武宗正

德二則　世宗嘉靖七則　穆宗隆慶一則

神宗萬曆三則

皇清

天聰一則　順治八則　康熙九則

神異典第五十六卷

二氏部彙考二

金

海陵天德元年廢度僧道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按金史海陵本紀不載

章宗明昌元年春正月戊辰制禁自披剃爲僧道者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明昌二年二月壬辰勅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明昌三年勅釋道拜父母其禮數一准常儀

按金史章宗本紀明昌三年三月癸巳尚書省奏言事者爲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爲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臣等以爲宜依典故行之制可

承安元年勅大定十五年附籍僧尼道士女冠年六十以上並令受戒

按金史章宗本紀承安元年六月丁卯勅自今長老太師大德不限年甲長老太師許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並令受戒仍不許度弟子尼道士女冠亦如之

承安二年降僧道度牒紫褐師德號以助軍儲

按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二年夏四月尚書省奏比歲北邊調度頗多請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師德號以

助軍儲從之

泰和二年十二月癸酉以皇子晬日放僧道戒牒三千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宣宗興定二年詔沿邊諸州僧道惟本處受度聽依舊居止外來者遣入郡譏其出入

按金史宣宗本紀興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尚書省言獲姦細叛亡率多僧道詔沿邊諸州惟本處受度聽依舊居止來自河北山東遣入內郡譏其出入

元

憲宗元年夏六月以僧海雲掌釋教事以道士李眞常掌道教事

按元史憲宗本紀云云

憲宗　年名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辨析以僧勝勑道士樊志應等削髮爲僧

按元史憲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世祖居潛邸時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辨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爲僧旣

而僧家勝上遣近臣脫懽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悉命歸之

世祖中統二年採訪僧道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二年五月遣王祐於西川等路採訪僧道八月賜慶壽寺海雲寺陸地五百頃

中統三年以星變勑作佛事並設醮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三年十一月乙酉太白犯鉤鈐丁亥勑聖安寺作佛頂金輪會長春宮設金籙周天醮

至元三年夏四月庚午勑僧道祈福於中都寺觀

至元四年九月癸丑申嚴西夏中興等路僧尼道士之禁

至元七年九月庚子勑僧道也里可溫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

至元十二年秋七月癸未詔遣使江南搜訪僧道陰陽人等

至元十三年六月庚午勑西京僧道也里可溫荅失

蠻等有室家者與民一體輸賦

至元十九年冬十月己丑勅河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

按以上俱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五年命作佛事設醮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命亦思麻等七百餘人作佛事坐靜於玉塔殿寢殿萬壽山護國仁王等寺凡五十四會天師張宗演設醮三日

至元二十七年春二月順州僧道士四百九十一人饑給九十日糧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九年秋七月癸亥也里嵬里沙沙嘗簽僧道儒也里可溫答赤蠻爲軍詔令止隸軍籍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成宗元貞元年賜天師張與棣等玉圭又賜帝師佛冠爲造宮塔

按元史成宗本紀元貞元年春二月賜天師張與棣宗師張留孫眞人張志仙等十三人玉圭各一製寶

玉五方佛冠賜帝師三月以東作方殷罷諸不急營造惟帝師塔及張法師宮不罷

大德元年詔定僧道禁制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元年夏六月詔僧道犯姦盜重罪者聽有司鞫問十一月壬戌禁僧道擅據鑛炭山場十二月戊戌中書省臣同河南平章孛羅歡等言富戶規避差稅冒爲僧道且僧道作商賈有妻子與編氓無異請汰爲民宋時爲僧道者必先輸錢縣官始給度牒今不定制僥倖必多帝令議擬以聞

大德六年冬十一月詔江南寺觀凡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爲名者並輸租充役

大德八年夏四月命僧道爲商者輸稅

按以上俱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大德十一年五月武宗即位十二月詔僧道也里可溫荅失蠻並依舊制納稅

按元史武宗本紀云云

武宗至大二年詔徵僧道租稅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夏六月乙亥中書省臣

言河南江浙省言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溫荅失蠻租稅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體奏免非制有旨依舊制徵之

至大四年仁宗卽位罷僧道諸司

按元史仁宗本紀至大四年春三月庚寅帝卽位夏四月罷僧道也里可溫荅失蠻頭陀白雲宗諸司

按李孟傳孟字道復仁宗嗣立眞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時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苦其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僧道士旣爲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寃死者復其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

仁宗延祐七年英宗卽位御史請罷僧道濫爵

按元史英宗本紀延祐七年春三月帝卽位五月壬寅監察御史請罷僧道濫爵及建寺之費丙午御史劉恆請興義倉及奪僧道官

英宗至治三年三月辛亥以圓明王道明之亂禁僧

道度牒符籙

按元史英宗本紀云云

泰定帝泰定元年張珪等奏請減罷醮祠佛事僧道典買民田悉役之有畜妻子者罷遣爲民不從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不載　按張珪傳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議曰累朝幹耳朶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況佛以清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己

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爲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宮寺宜清淨絕俗爲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帝不從

泰定二年詔寺觀田土與民均役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二年春正月中書省臣言江南諸寺觀田土非宋舊置并累朝所賜者請仍舊制與民均役從之

泰定四年秋七月籍僧道有妻者爲民九月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沒其直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致和元年春正月禁僧道匿商稅夏四月己酉御史楊倬等以民饑請分僧道儲粟濟之不報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云云

文宗天曆二年修醮作佛事

按元史文宗本紀天曆二年秋八月遣道士苗道一吳全節修醮事於京師冬十一月后八不沙請爲明宗資冥福命帝師率羣僧作佛事七日於大天源延聖寺道士建醮於玉虛天寶太乙萬壽四宮及武當龍虎二山

至順元年命僧道輸粟者加師號以庫藏等物給佛寺鑄金印賜道士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春二月命僧道輸己粟

者加以師號閏七月籍鎖住野里牙等庫藏田宅奴僕牧畜給大承天護聖寺爲永業鑄黃金神仙符命印賜掌全眞敎道士苗道一

至順二年以水旱大給僧道度牒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二年三月中書省臣言宣課提舉司歲榷商稅爲鈔十萬餘錠比歲數不登乞蠲僧道爲商者仍征其稅有旨誠爲僧者其仍免之浙西諸路比歲水旱中書省臣請令寺觀諸田佃民從其主假貸錢穀自賑幷給僧道度牒一萬道從之

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癸卯勅僧道與民一體充役是歲禁私刱寺觀菴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出家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至正二年夏六月戊申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至正六年詔復立佛寺道宮財用規運總管府

按元史順帝本紀至正六年冬十二月甲申詔復立

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宮財用規運總管府凡貸民間錢二十六萬餘錠

至正十五年夏六月江浙省臣奏請寺觀撥賜田糧盡行拘收從之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明

明定僧尼道士女冠尊卑之分並令拜父母祭祀喪服與常人同衣服不得用紵絲綾羅

按明會典釋道二教自漢唐以來通於民俗難以盡廢惟嚴其禁約毋使滋蔓令甲具在最爲詳密云

凡稱道士女冠者僧尼同若於其受業師與伯叔父母同其於子弟與兄弟之子同　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若僧道衣服止許用紬絹布匹不得用紵絲綾羅違者笞五十還俗衣服入官其袈裟道服不在禁限

太祖洪武三年令僧道自居房舍不得僭用紅色綵畫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

按明會典凡寺觀菴院洪武三年令除殿宇棟梁門牕神座案卓許用紅色其餘僧道自居房舍並不許起造斗拱彩畫梁棟及僭用紅色什物牀榻椅子

按明大政紀洪武三年六月癸亥中書省奏凡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靑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洪武五年罷僧道丁錢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

按明會典凡僧道給度洪武五年令給僧道度牒罷免丁錢僧錄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卽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日月如有不同卽爲僞冒

洪武六年令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僧道必精通經典方給牒女子年未四十不許爲尼姑女冠

按明會典洪武六年令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并處其徒擇有戒行者領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　是年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

不許爲尼姑女冠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乙酉定天下僧道服色袈裟法服

按明大政紀云云

洪武二十四年禁僧道雜處於外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佛經譯定者不許增減辭語道士設醮不許拜奏青詞

按明會典凡清理寺觀洪武二十四年令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衆者一所幷居之不許雜處於外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　又令天下僧道有剏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令佛經翻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辭語道士設醮不許拜奏青詞各遵頒降科儀民有效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眞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按續文獻通考是年辛未勅禮部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漢時至自西域當時士民崇敬後有去鬚髮舍兒童出家者其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潔身爲善道

教始老子至漢張道陵以異術攝召鬼神禦災捍患二教立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俗違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幷居之毋雜處於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

洪武二十六年令考試僧道中式者給牒

按明會典凡保舉僧道洪武二十六年令各布政司幷直隸府州縣申呈開設僧道衙門保舉到僧人劄付僧錄司道士劄付道錄司考試如果中式就申吏部施行　是年令各司每三年考試能通經典者申送到部具奏出給度牒

洪武二十七年榜示僧道禁例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七年令榜示天下寺觀凡歸幷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領餘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强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剏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

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趕逐相容隱者罪之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民間兒童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

洪武二十八年奏准天下僧道赴京考試不通經典者黜還俗年六十以上者免試

按明會典云云

惠宗建文三年勅限僧道田人五畝

按續文獻通考建文三年秋限僧道田人五畝從戶科給事中陳繼之之議也勅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敎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爲宗超世離俗爲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富豪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乘迷不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況因此不能自守每罹刑憲非惟身遭僇辱而敎亦隳焉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功

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乖蠹蝕教門致使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始今天下寺菴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撥賜爲詞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其有自相告訐爭訟非干軍民者聽其本教衙門自治若致傷人命及干軍民詞訟者仍聽有司受理其入理訟有司者不許仍服僧道冠服洪武年間已有清理及開設門榜文當申明遵守教規化緣者不在禁限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許爲尼及女冠嗚呼多藏厚亡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覺所珍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茲定制永底太平遂定銓選法通類覆奏

建文四年令寺觀新刱者歸併如舊

按明會典洪武三十五年令清理釋道二教凡歷代以來及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觀有名額者不必歸併

新刱者歸併如舊（按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

成祖永樂元年令僧道三年一給度牒並禁其娶妻妾

按明會典永樂元年令三年一給度牒　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還俗女家同罪離異寺觀住持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若僧道假托親屬或僮僕爲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姦論

永樂四年徵天下道士及西僧至京師

按明通紀永樂四年十二月徵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宮修舉金籙齋法薦皇考皇妣車駕幸齋壇七日而畢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上在藩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卽位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永樂十年申明僧道禁約

按明會典永樂十年諭禮部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輙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遊蕩荒淫略無顧忌又有無知愚民妄稱道人

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永樂十六年定府州縣僧道人數童子投寺觀必父母皆允又祖父母父母有他子孫侍養鄰里勘保無礙乃許

按明會典永樂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父母皆允方許陳告有司行鄰里勘保無礙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五年后諸經習熟然后赴僧道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爲民若童子與父母不願及有祖父母父母無他子孫侍養者皆不許有年三四十以上先曾出家而還俗及亡命黥刺亦不許寺觀住持容留違者罪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寅命禮部集僧道於慶壽海印二寺及靈濟宮各建揚大齋七晝夜

按明大政紀云云

宣宗宣德元年詔考試僧道能通經典方准給牒

按明會典宣德元年以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諭禮部先令僧道官取勘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考試能通經典方准給與

宣德二年禮部奏不許濫收額外僧道候考試精通經典者給度牒從之

按明大政紀宣德二年十二月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從之

按明會典云云

宣德十年禁僧道私自簪剃及妄言惑衆者

按明會典云云

英宗正統六年榜示僧道禁約

按明會典正統六年令僧道多有壞亂心術不務祖風混同世俗傷壞風化都察院即遵洪武舊例出榜禁約違者罪之

是年令新刱寺觀曾有賜額者聽

其居住令後再不許私自刱建

正統九年十月頒釋道大藏經典於天下寺觀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正統十年三月申禁私創寺院庵觀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正統十四年勅僧道審係額內幷貫籍明白精通經典乃許奏請給牒

按明會典正統十四年令僧道應給度牒者各僧道衙門先行勘試申送有司審係額內幷貫籍明白仍試精通經典方許申送禮部覆試中式然後具奏請給

代宗景泰三年令各寺觀田止存六十畝爲業

按明會典景泰三年令各處寺觀田土每所量存六十畝爲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

景泰六年令僧道持行修潔又丁多不係軍匠等戶仍審係額內方許收度

按明會典景泰六年令僧道務要持行修潔本戶丁多不係軍匠鹽竈等籍里老保結呈縣覆實具申府

司類呈該部方許收度仍勘各寺觀原定額數如已數多不與出給

英宗天順八年詔京城內外寺觀今後不許增修請額

按明會典云云

憲宗成化元年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

按明大政紀成化元年二月皇太后壽誕令僧道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寧劾禮部尚書姚夔斂會大臣收買炷香詣寺觀行禮祈福祇壞風俗傷名教寧疏云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保和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

小民受天承命未聞以禱祀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承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明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岳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不報

成化六年陳音請降佛子眞人位號不聽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六年三月翰林院編修陳音請佛子法王眞人妖妄之徒乞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上曰佛子眞人名號祖宗之舊如何可更

成化十年給度僧道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十年六月給度僧道南京監察御史任英言比歲旱澇相仍災異迭見內地荐饑邊塞多警京城內外民食孔艱若復行給度則天下僧道紛集京師米價益貴況此輩奸盜者多即如四川僧徒悟昇乃爲賊首乞罷其令不從

成化十二年三月禮部尚書鄒幹奏近年度牒僧道過多乞定爲限制從之

按明大政紀云云

成化十三年勑定僧道住持人數

按明會典成化十三年凡僧道住持勑建寺觀許二人勑賜并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

成化十八年定僧道犯罪不還俗令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定僧道犯公罪不還俗人令巡撫南直隸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王恕奏言律法僧道犯罪曾經決罰者並令還俗而江浙僧道多因被人侵占田土負欠租稅詿誤致罪者請同常人收贖法勿令還俗都察院會六部議覆奏從之著爲令

成化二十年大度僧道以救饑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二十年十月給空名度牒一萬紙分送山陝令募民願爲僧道者令詣避災處輸粟十石給度之十二月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以救山陝饑

成化二十三年令僧道還俗養親是歲僧及方士俱謫降

按明會典成化二十三年令僧道有父母現存無人

侍養者不問有無度牒許令還俗養親

按明通紀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僧繼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思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降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居住

孝宗弘治五年四月禁齋醮戒壇之妄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弘治七年定僧道尼姑女冠律例

按明會典凡僧道罪犯弘治七年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淫者就於本寺觀菴院門首枷號一箇月滿日發落

弘治十三年定僧道及漢人習學番教律例

按明會典弘治十三年奏准僧道官僧人道士有犯挾妓飲酒者俱問發原籍爲民若奸拜認義父母親屬俱發邊衞充軍　凡僧道額外擅收徒弟者問發口外爲民住持還俗僧道官知而不舉者罷職　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問發原籍各該軍衞有司當差若漢人冒作番人發邊

衞充軍　凡僧道擅收徒弟不給度牒及民間子弟戶內不及三丁或在十六以上而出家者俱枷號一箇月並罪坐所由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舉者各罷職還俗僧道犯罪雖未給度牒悉照僧道科斷該還俗者查發各原籍當差若仍於原寺觀菴院或他寺觀菴院潛住者並枷號一箇月照舊還俗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舉者各治以罪

弘治十六年詔建壽塔及撰眞人誥命既而皆罷之

按明通紀弘治十六年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相傳治天下以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眞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謚號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

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疏入有旨俱報罷

武宗正德二年五月月食度天下僧道四萬人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正德十六年禁私刱菴院寺觀及私度僧道尼姑女冠

按明會典正德十六年奏准今後再有私刱菴院寺觀私度僧道尼姑女冠者拏問治罪寺觀拆毀入官凡寺觀菴院除見在處所外不許私自刱建增置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遠充軍尼僧女冠入官爲奴若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長家長當罪寺觀住持及受業師私度者與同罪並還俗

世宗嘉靖二年以楊廷和鄭一鵬等言暫停齋醮

按明通紀嘉靖二年三月楊廷和等疏請斥遠僧道停罷齋醮九卿喬宇等各疏諫止上曰覽卿等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

按明大政紀嘉靖二年閏四月停齋祀初太監崔文

以禱祀誘帝大學士廷和力諫不聽臺諫言之俱不報給事中鄭一鵬上言臣巡光祿見正德十六年五月以來宮中自常膳外少有所取邇者禱祀繁興制用漸廣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亦各有之至於五花宮乾清宮西暖閣坤寧宮東次閣亦有之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經筵俱虛設而無所用矣傷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莫此爲甚臣謂挾此術者必皆魏彬張銳之餘黨曩以欺先帝使生民塗炭海內虛耗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陛下亟誅之遠之可也臣放金錢一醮蔬腐之費至萬有八千其餘不知幾十萬也以月計之不知幾百萬也今天災時變月無虛日京師之民至有裹席行乞母子裸而餓死者州縣則徵發繁擾仍以饑饉窮者轉爲盜賊良者糜於兵刃邊境之民日夜望風荷戈而不得食陛下以爲今之民怨耶樂耶忍斂民怨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不忍違寺僧之請此愚臣之所未解也伏願改西天廠爲寶訓廠以貯祖宗御製諸書西番廠爲古訓廠以貯五

經子史諸書漢經廠爲聽納廠以貯諸臣奏疏選內臣謹畏者司其筦鑰陛下經筵之暇遊息其中則壽何以不若堯舜治何以不若唐虞哉帝曰天時饑饉齋祀暫且停止

嘉靖六年勅發尼僧道姑出嫁

按明會典嘉靖六年奏准尼僧道姑發還原籍出嫁其菴寺房室土地盡數入官

嘉靖八年禁婦女出入寺觀及多蓄行童

按明會典嘉靖八年奏准凡官戚施捨寺觀不許容令婦女出入及多蓄行童若有私自簪剃并犯奸者各照律例問擬

嘉靖十八年勅僧道照額設定數每名納銀十兩

按明會典嘉靖十八年奏准僧道照國初額設定數每僧道一名納銀十兩在內於兩京工部在外於各布政司直隸於各府上納類解免其赴京其兩京給度在京准二千名南京一千名

嘉靖二十九年定僧道官及僧道律例

按明會典嘉靖二十九年定僧道官受財枉法滿貫

凡僧道官係京官具奏提問在外依律徑自提問受財枉法滿貫亦問充軍及僧道有犯姦盜詐僞逞私爭訟怙終故犯并一應贓私罪名有玷清規妨礙行止者俱發還俗若犯公事失錯因人連累及過誤致罪於行止戒規無礙者悉令運炭納米等項各還職爲僧爲道　僧道犯罪曾經決罰者並令還俗

嘉靖三十三年題准僧道由戶部咨禮部塡給度牒

按明會典嘉靖三十三年題准各府州縣納解年終造冊連庫收繳送戶部給與號紙一張咨送禮部塡給度牒

嘉靖三十七年議准僧道度牒每名量減銀四兩

按明會典云云

穆宗隆慶六年題准禮部印發空頭度牒通行各處名納如有來京請給者赴戶部納銀五兩發號紙送禮部給牒

按明會典云云

神宗萬曆元年勅五城御史驅令遊食僧道回籍禁私自簪剃及不著本等冠服者

按明會典萬曆元年令五城御史查各寺觀菴院有遊食僧道驅令回籍仍比照居民保甲法置立油牌開寫年貌籍貫以便稽查其有私自簪剃及不穿戴本等冠服者訪拏治罪

萬曆十三年定僧道於寺觀神廟刁姦婦女及縱令婦女於寺觀神廟律例

按明會典萬曆十三年定僧道軍民人等於各寺觀神廟刁姦婦女因而引誘逃走或誆騙財物者俱發附近充軍若軍民人等縱令婦女於寺觀神廟有犯者問罪枷號一箇月發落

萬曆　年勅禁私建寺觀僧道果戒行無碍始准給牒其不守清規者令還俗務農

按春明夢餘錄宗伯沈鯉拆毀寺觀疏看得戶部尚書王遴條議要將近日私創寺觀庵院盡數拆毀僧道年四十以下無度牒者盡數驅逐歸農流寓者遞歸本籍土著者收入里戶白蓮羅道等會惑衆糜財者悉從重懲治一節爲照異端之術足以惑世誣民苟非禮教素明未有不蠱於福田利益之說者在昔

已然其風猶未甚也邇來遊手遊食之輩布滿中外此倡彼和莫可收拾以致梵宇琳宮星列棋布而無知之民約會進香建幟號佛者日充斥於道塗豈直民財糜費上虧惟正之供且風俗漸偷釀成地方之禍臣等目擊茲獘方欲申飭今尚書王遴條奏及此深得移風易俗足國裕民至計相應酌議題請恭候

命下移咨兩京都察院轉行五城內外及天下司府州縣地方大小寺觀庵院除係古刹及奉有欽依建置照舊存留聽其焚修外若係近日私創庵院招集僧尼瀆祀不經者悉行拆毀入官以後再不許新立增置違者依律問遣僧道會經給有度牒年四十以上者照舊存留其年四十以下未經給度牒者查果戒行無碍始准查照見行事例申送納給度牒如不行給度牒削剃不守清規與流寓遊食之徒一并驅逐原籍務農當差一切白蓮羅道募緣僧道及約會燒香頭戴甲馬口稱佛號等項愚民在內聽緝事衙門在外著巡邏員役嚴加禁捕務得會首倡率之人依律枷號治罪知情故縱者罪亦如之勿視虛文務

臻實效然臣等猶有過計焉夫禮者禁於未然易爲力而已然者難爲功查得僧道之禁即今言官建白本部議覆不啻三令五申矣而齋醮施捨愈昌愈熾俾異端者流安坐而享富厚豈盡左道之愚人抑亦崇尚者之自愚耳崇之於彼而欲禁之於此猶聚羶而驅蠅增薪而止沸也其將能乎今宜於禁令之外仍以禮教隄防之乞勅各撫按嚴督各該守令毋專以薄書期會爲急而以移風易俗爲要申明聖諭勸化愚民敎以君臣父子之常道示以農桑衣食之恆業曉以惠迪從逆之實理喪葬必依家禮有擅作佛事者必罰祈年必於方社有揭榜消禳者必罪大經既正邪慝漸消行之既久果於風化有裨不爲俗吏吏部開著上考脫有奉行未至亦宜罰治以示創懲庶幾教化與法制並行民風與世道咸賴矣奉神宗旨各處寺觀庵院除古剎及勅建有名的照舊存留其餘私創無名黷祀不經的兩京著五城御史在外撫按官嚴行稽查應改應毀酌量區處具奏餘依擬

皇清

天聰六年

大清會典釋道二教亦

王化所不廢惟嚴其禁約毋使滋蔓令甲具在最爲詳密云　凡僧道度牒天聰六年定各廟僧道設僧錄司道錄司總管凡通曉經義恪守清規者給與度牒　是年定僧道不許自買人簪剃違者治罪

順治二年

大清會典順治二年定內外僧道俱給度牒以防奸僞其納銀之例停止凡寺廟庵觀若干處僧道若干名各令住持詳查來歷具結投遞僧道官僧道官仍具總結在京城內外者俱令報部在直省者赴該衙門投遞彙送撫按轉行解部須給度牒不許冒充混領事發罪坐經管官　是年定內外僧道有不守清規及犯罪爲僧道者住持舉首隱匿不舉一體治罪頂名冒籍度牒者嚴究治罪　又定內外寺廟庵觀凡有明朝舊敕盡行繳部不許隱藏又嚴禁京城內外不許擅造寺廟佛像如呈報禮部方許建造其現在寺廟佛像亦不許私自拆毀僧道住處不許私自遷徙移出佛像及自置緣簿募化併不許私自削髮爲僧僧道官住持縱隱一體治罪

順治三年

大清會典順治三年令在京寺廟庵觀不許僧尼道士混處及閒雜俗人居住工部五城查明僧道官容隱者一體重治　又定嚴禁京城僧道沿

街設置神像念誦經咒或持擊梆磬募化者該管僧道官即行重治如住持募化罪及闔寺如散衆募化罪坐住持併該管僧道官一體治罪

順治四年

大清會典凡僧道官補授順治四年題准在京僧道錄司由禮部考取移咨吏部補授各府州縣僧道等官令各布政司遴選保舉報部轉咨吏部授職

順治六年

大清會典順治六年題准內外僧道必有度牒方准住持焚修該部刊刻度牒印發各布政司及順天府查境內僧道素無過犯者每名納銀四兩給度牒一張各州縣於年終申解該司彙解戶部仍報禮部查考其從前給過度牒一并追繳

順治八年

大清會典順治八年

諭僧道俱免納銀如有請給度牒者該州縣確查呈報司府申呈禮部照數給發　凡道場禁例

順治八年定

皇城內不許作道場

順治九年

大淸會典順治九年

諭僧尼道士已領度牒者務恪守淸規用本等衣帽住居本寺廟如未領度牒私自爲僧尼道士及用喇嘛衣服往來者照例治罪

順治十五年

大淸會典順治十五年題准直省僧尼道士已經給過漢字度牒者盡行查繳送部照數換給滿漢字度牒幷確查先年已納銀者換給新牒未納銀者納銀給牒

順治十七年

大淸會典順治十七年議准僧道度牒免其納銀令各該撫詳開花名年貌籍貫及焚修寺廟備造淸冊併送紙張投部印給度牒

康熙元年

大淸會典康熙元年定凡作道場者止許在本家院

內其當街搭蓋蓆棚揚旛掛榜及僧道張傘捧托香帛遶街行走取水畫地開酆都穿戴盔甲等項俱行禁止違者僧道責二十板爲民該管僧道官革職其作道場之家係官交該部議處係民治以違禁之罪

康熙四年

大淸會典康熙四年題准除興京盛京及京城寺廟遵
諭建設外其前代敕建寺廟應各設僧道十名私建大寺廟各設八名次等寺廟各設六名小寺廟各設四名最小寺廟各設二名　又題准本戶不及三丁及十六歲以上不許出家違例者枷號一個月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舉者一併治罪罷職還俗

康熙六年

大淸會典康熙六年禮部通計直省敕建大寺廟共六千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廟共五萬

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十一萬二百九十二名道士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八千六百十五名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尼道士十四萬一百九十三名

康熙十三年

大清會典康熙十三年議准在外僧道等官由各該撫移咨禮部詳查轉咨吏部補授准其註冊停其具題仍知會禮部塡給劄付移咨該撫行令任事

康熙十五年

大清會典康熙十五年題准凡僧尼道士不領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爲民有將逃亡事故度牒頂名冒替者責四十板入官該管僧道官俱革職還俗　是年題准停止給發度牒

康熙十六年

大清會典康熙十六年令京城內寺廟庵院不許設教聚會男女混雜併不許搭蓋高臺演戲斂錢酬神賽會僧道錄司併該管僧道官不時親查

有違禁者執送本部將本人及寺廟住持一併治罪該管僧道官不行查拿本部參處

康熙二十二年

大清會典康熙二十二年議准仍給盛京僧道度牒

康熙二十三年

大清會典康熙二十三年議准臺灣僧道舊牒追繳送部換給度牒

康熙五十年

御製文集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上諭禮部近見直隸各省創建寺廟者甚多建造寺廟則佔踞百姓田廬既成之後愚民又爲僧道日用湊集銀錢購買貧人田地給與以致民田漸少且遊民充爲僧道窩藏逃亡罪犯行事不法者甚多實擾亂地方大無益於民生者也著各省督撫及地方官除原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七卷目錄

二氏部總論

隋書（經籍志後序）

宋司馬光迂書（論老釋）

朱子全書（諸子）

元史（釋老傳序）

明朱得之宵練匣（論三教）

屠隆鴻苞（鹿園論三教　三教至處　止宿　三教一道）

二氏部藝文一

庭誥文　宋顏延之
答周顒書　齊張融
門論　前人
難張長史門論書　周顒
重答張長史書　前人
答蕭司徒書　孔稚珪
又答蕭司徒書　前人
三答蕭司徒書　前人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梁陶弘景
原道論　宋孝宗
釋學外道辯　明劉同升
禁度僧道疏　倪岳
清淨　屠隆
與汪司馬論三教　前人
與陸平泉宗伯　前人
答張觀察論佛老書　前人

神異典第五十七卷

二氏部總論

隋書

經籍志後序

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爲之不通其指多雜以迂怪假託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爲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誣也故錄其大綱附於四部之末

宋司馬光迂書

論老釋

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捨是無取也或曰空則人不爲善無爲則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謂其然也空取其無利欲之心善則死而不朽非空矣無爲取其因任治則一日萬幾有爲矣

朱子全書

諸子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

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誓語可笑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荅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旣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葢他意謂六根旣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托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

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元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老莊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

老則皆悖之者也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頑空又說眞空頑空便是空無物眞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

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答江元適）

元史

釋老傳序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於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覩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明朱得之宵練匣

論三教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

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是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於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屠隆鴻苞

鹿園論三教

鹿園居士曰儒一以貫之一者無也貫者有也一以貫之有無合一也費而隱費者有也隱者無也費而隱者有無合一也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無也生其心者有也無住生心有無合一也老谷神不死谷神無也呼之卽應不死也有也谷神不死有無合一也儒顧諟天之明命顧諟卽內照也天命無聲臭而聲臭所由生故必顧諟焉佛照見五蘊皆空照卽顧諟也五蘊非無也皆空非有也老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觀卽照也卽顧諟也兩

觀最重是其入道之功愚按有無合一非無非有乃三教至道非頓悟何以知之故聖功卽在內照別無下手處也儒人心情識人也道心見性天也佛煩惱情識人也菩提見性天也老知白情識人也守黑見性天也夫是之謂天人之界也人止一心但靈光外馳則爲人心所謂情識也靈光內照則爲道心所謂見性也元門指情識爲順行見性爲逆行故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壇經曰煩惱卽是菩提但在悟與不悟爾故偈曰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又曰前念迷則佛是衆生後念悟則衆生是佛人無二心非離衆生而爲佛也

又曰未悟人遇悟人知其心境於答問間潛誘至萬丈崖邊忽地一推落去便得了手此是頓法未悟人不遇悟人自爲生死發勇猛心不著邪見惟求見性去尋出路東撞西撞忽然一撞落在萬丈崖下如夢方覺亦是頓法若不頓悟自見本性便通得千經萬論元微祕密之言亦只屬情識一邊不是了手此神秀之所以不得傳衣也

溟涬子曰昏昏默默理照含光是智慧是萬刼不壞底眞性昭昭靈靈神光外馳是情識是生死輪廻底種子將此外馳底神光一返而內照便是大悟大徹故曰轉識爲知故曰迷則衆生悟卽是佛世人多認昭昭靈靈神光外馳底是智認賊作子所以歷刼不見自性王新建致良知之學亦只是認昭昭靈靈底作良知其言曰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又加一致字更是疊牀架屋未免墮情識一邊縱然致得十分聰明透徹愈透徹則愈散馳今觀其徒最高明者多流而爲圓巧伶俐機鋒雄辨善躲閃而習狡獪此情識用事之明驗也廣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其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若悶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鹿園注云雄與白情也雌與黑性也夫杳冥昏默愚悶雌黑皆回光內照外暗內明也馳騖情識昭昭靈靈外明內暗也至如孔門

子貢之聰明才辨情識也顏子之終日如愚見性也至如佛門神秀之博聞强記情識也慧能之絕學無物見性也聖聖相傳見性之學如此三教理一至此昭然發矇矣新建之致良知是老氏之所謂昭昭察察也是神秀之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也故曰佛氏之二乘禪也而猶然攻佛不已不惟不識三教宗旨其於孔門勿欺之學亦有媿矣

三教至處

元門詆禪是未知禪禪門詆元是未知元儒詆元禪是未知元禪有知之而持論猶猶然推仙佛附儒隱約委蛇者其說有二一賢士大夫既已知二氏之道之美而擔當不勇畏人以異端目己其心好之又不能不談二氏乃動輒附托儒術以逃世人之後議蓋其心猶不能忘情於宣廟兩廡下之俎豆者又有眞知二氏之道之美實心皈依而念世人難與驟語不駴則怪姑就世法起論使二氏和合於儒術不至駭俗而其說可以漸行如近世羅念菴持論往往如此此其見亦卓矣若以愚論之亦政不必爾吾儒仙佛其理

雖一其作用成就實自不同自剖判以來三教鼎立莫能相廢學者旣兼通其理持論立教謂宜明目張胆各探其本源各要其至處以曉示天下後世使日月並明寒暑並行江河並流動植並生乃爲頂天立地作三教張主男子如云明知二氏之道可貴第以世人不悟俗儒異議姑托之儒術牽合附會其說使不至駭人無礙儒宗無廢二氏陽詆仙佛陰爲主張則二氏之道將終於不明是使俗儒之所以紛紛也豈大豪傑卓絕千古之見哉故愚不自度斷以爲論儒道則要儒之至處理固無異於仙佛而其作用成就之不同者不必强推而附之仙佛論仙佛則要仙佛之至處理固無異於儒而其作用成就之不同者不必强推而附之儒嗟乎余孤立寡儔力明三教不敢引類呼朋以求助己嘔血吐心雖蒙世訾詬捐糜不悔矣

儒者世法仙佛出世法在世不可無法是故貴儒出世不可無法是故貴仙佛實而公可貴也虛而大不亦可貴乎自剖判以來三教之所以鼎立不廢也儒

學實而公仙佛學虛而大儒者實而有虛虛在忘私仙佛虛而有實實在證聖佛仙出世故云虛虛以出世得名非幻妄也儒世法故云實實以世法得名非滯著也所謂各有至處以此知此則不可相廢不必相廢明矣學儒者則詆仙佛以爲異端學仙佛者則又詆儒以爲拘滯學儒而詆仙佛仙佛有引而去之耳學仙佛而詆儒儒之所以紛紛持論不服也學儒而詆仙佛俗儒也學仙佛而詆儒贋仙佛也孔子以老爲猶龍是未嘗詆仙也以西方之人爲聖人是未嘗詆佛也佛之立教在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佛未嘗詆儒也仙之立教在淨明忠孝是仙未嘗詆儒也三教之所以卒於鼎立也三教之徒嘗彼此相非矣而卒於鼎立而不廢是必無庸於相非也

止宿

元釋氏念常集佛祖通載遠自古七佛以及周漢魏晉六朝唐宋終於元季弘奬佛流闡揚大教可謂法苑之鄧林道源之滄海矣獨不滿其掊擊元門過於刻峻每於道藏丹經悉指爲僞篡靈仙眞隱咸目爲

幻妖沙門如此立心如此持論不已狹乎夫佛刳心見性以超劫爲涅槃其道廣大而宏通仙馭氣煉神以度世爲了脫其道清虛而簡寂大小不同其爲道一也上眞列仙崇奉如來等於父師佛祖覺皇推奬羣眞歡於同氣二氏之徒知不及此擘枝忘本涉流忘源挺刃操戈互相排擊沙門以爲道流不抑則禪教不興羽客以爲釋氏不摧則元風不暢若云勢不兩立道不並行不知大道爲公超歷曠劫入門稍異止宿則同仙佛二道咸以虛無清淨爲宗惟見趣悟入差有淺深其爲虛無清淨一也譬如太陽行晝太陰行夜日不妨月月不妨日譬如喬岳長峙溟渤長流山不妨海海不妨山仙佛之徒朗潔高遠粹白莊嚴者固多而其僞徒憍慢婬婋妖誕幻惑者亦不少兩家相詆乃皆置其朗潔粹白者而各摘其憍暴妖幻者互爲摧擊以求必勝是欲舉噎而廢食舉溺而廢舟也余笑沙門動詆陶弘景輩皆爲方士僞譔經文而魏崔浩亦因道士寇謙之故敬信其道勸大武盡毀誅沙門破滅佛教謙之切諫不從此兩家所以

漸致憤疾成讎也嗟乎其不類之徒則爲之是豈佛祖上眞之意哉善乎齊顧歡之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司徒袁粲曰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人佛子各戰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鳦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此論二氏止宿其庶乎

三教一道

精炁神名曰三寶神者性也精炁者命也佛氏只說見性明心不提精炁道家卑者單說以術延命高者性命雙修然仙人最高者與天無極佛氏則直超三界萬刧長存道家性命雙修似勝佛氏之單了性而仙道終不及佛道之大何也蓋性者虛無大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生炁生精命爲性之生出性乃命之統宗惟道虛無立於精炁之先元炁元精雖是先天不落渣滓畢竟謂之精炁便著有這一邊一著於有便墮生滅所以說元氣盡人要死却不聞說這道理

有時而盡天地開闢混沌而此個道理萬劫常在佛氏除去諸妄大悟大徹完眞歸元了了此性則精炁自然完足冥合虛無說甚長生萬劫不磨此了性命而不足言者也道家卑者不知有性只知煉精調炁以求長生此不過地仙之屬雖得延年終歸速壞何者精炁易盡也此只知修命者也上眞以神馭炁性命雙修鍊精化炁鍊炁化神鍊神還虛總之亦歸到虛無大道只因他起初下手處尚著在精炁上所以尚有生滅不能如佛萬劫不壞若從頭碎裂了精炁二物丟了雙修話頭從新向覺皇金剛般若大徹悟一番又何上眞之不爲如來哉道家有謂佛家獨修孤陰不能長生度世者蓋指頑空之輩枯坐習定而求道者言非謂悟性成佛者也夫性豈孤陰乎儒家正心誠意愼獨中和養虛靈盡人道專爲修身治世原不求超生度世全向這邊下手所以身謝命終理還造化雖著於有然乾淨實際自成天地間無愧怍之人儒者將此道修身治世臨了將此道交還造化仙人將此道度世延年與造化齊久佛氏將此道

徹悟到至眞至空處超出造化而無極所修持所成就各各不同同此道而已故余斷以爲三教合一者以此嗚呼余饒舌矣余亦有大不得已者矣

二氏部藝文一

庭誥文　宋顏延之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繇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元神之經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梵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恆情天之賦道非差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一以此思可無臆裁爲道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煉形爲上崇佛者本在於神

敎故以治心爲先煉形之家必就深曠反飛靈糇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纁霞軌徧天海此其所長及僞者爲之則忌災祟課粗願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閉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壹無生剋成聖業智邈大明志狹恆劫此其所貴及詭者爲之則藉髮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物有不然事無不弊衡石日陳猶患差忒況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能體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爲靈性密微可以積理知洪變欻怳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肅若窺淵能以理順爲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眞而告其弊是未加心照耳

答周顒書（并答所問）

齊張融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旣化極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道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中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析旣赴所

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答彼周曰夫性靈之謂性能知者也道德之謂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沈霿所以倒心下灌聍格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逼靜靜唯逼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於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筒且韻猖狂矌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涞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帝屬五而神常一皐有三而道無二鳧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答彼

周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上是雖忘有老如釋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沖其用發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奪其所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風晝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梟則乙答彼周曰非梟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

吾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答彼周曰綜識施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鞫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見矣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卽此言別有奇卽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誾誾從來何評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鬬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迹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譴於道乎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

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剝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起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瀝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智勇自縱橫湊

出

門論　前人

吾門世供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猶樂之不沿不華五帝之祕禮之不襲三皇之聖豈三與五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

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專遵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於二何兩孔周剡山茨

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烏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幾氣况驚舟失柂於空壑山足無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不徙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爲門律數感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爲何若

難張長史門論書（并問）　周顒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黄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間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

而遂通達迹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 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 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鳧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

每沿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闇闇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重答張長史書（并重問） 前人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介然去畱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厲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

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敎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卽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之家因俗茲焉是患旣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敎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敎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旣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旣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通源之旨源與誰通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

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陟釋氏之意則釋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於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

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倘贍餘慮惟足下其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皃則乙蹟固然矣蹟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眞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卽在教跡謂之皃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蹟旨蹟兩以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眞諦實義沿文可見矣將沿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沿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沿而元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鬬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卽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詣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鬬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不翔翮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隙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道之融然修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相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答蕭司徒書　孔稚珪

稚珪啓民蚕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

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冲靜爲心以素退成行迹蹈萬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蚤自靜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顧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奥億品宣元言雖願達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面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

之論其各少于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導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又答蕭司徒書　前人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以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粗遠近實有懸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惟天地蓋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所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

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懼謹啓

三答蕭司徒書　　前人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評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敎而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也比面別一二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梁陶弘景

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辨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漑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煉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

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煉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

原道論

宋孝宗

朕觀韓愈原道論謂佛法相混三道相絀未有能辨之者徒文煩而理迂耳若揆之以聖人之用心則無不昭然矣何則釋氏窮性命外形骸於世事了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者哉然猶立戒曰不殺不婬不盜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婬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與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之所爲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惡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若循環之無端豈有春夏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强名之耳亦猶仁義禮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强名揆而求之則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揚雄謂老氏棄仁義絕禮樂今迹老氏之書

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老氏之所謂儉豈非愛人之大者耶孔子曰溫良恭儉讓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豈非讓之大者耶孔子曰唯仁爲大老氏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見偏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與孔聖果相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爲修身而已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耕機杼而織後世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惟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釋學外道辯

明劉同升

闢佛者曰虛無寂滅彼未讀內典虛無寂滅是外道佛之所闢也故人雖闢佛無過於佛豈惟無過亦且有功何也闢佛之所闢也三教聖人各具至理其教不同不必相非後之學者不知此是但攻人非以我初入門之小生攻彼久證位之大覺如來說爲可憐憫者或曰功不在孟子下或曰功不在愈下亦甚陋

矣夫出家亦釋教之一端奈何以棄倫病之佛之教忠敎孝言何諄諄其徵心平實正不欲認一漚以爲全體山河大地皆心耳若以儒者文字銓之人倫物理皆心也何費紛紛辯論乎黃老之理與不大聲色之旨相近淸淨絕嗜慾之原淡泊棄聖智之累五官與神明接一心與天地遊此豈人情淺近可窺測哉乎惡黃庭經注釋不得大意而附會以養生之說甚至穢媟雜語滓瀆太淸亦猶以苦空爲無生耳夫一事不知亦爲儒者之恥至理所在必收百家之全分門各立終非大道卽欲闢釋闢元先當盡讀其書同異較然而後不爲二氏所笑乎恐盡讀其書則不必闢矣近日西學稍竊儒理文其固陋卽以闢儒亦後儒攻擊之所感也自非逼人難與深論耳

禁度僧道疏

倪岳

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該額設三萬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餘萬成化二十二

年度僧二十餘萬以前所度僧道不下二十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每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三百六十餘萬石可勾京中一年歲用之數況彼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且又不當本等差役可謂食之衆而爲之不舒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不知其幾何民食不足藏府之空職此之由若不逼查僧道之數以示再度之禁則遊食之徒何由紀極乞勅禮部逼查天下竝在京寺觀若干處僧道共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闕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眞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給照起送關給度牒敢有無故再言度僧道許六科十三道官糾劾拿問等因前件本部查得永樂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太祖皇帝聖旨今後爲僧道的府不過四十名州不過三十名縣不過二十名額外不許濫收續天順二年五月十五日節該欽奉英宗皇帝聖旨今後有願爲僧者務從有司取勘戶內三丁以上年十五以下方許出家如額外有缺許照正德十四年榜例保送赴部考通

經典然後給與度牒仍定與則例每十年一次開度許照缺依期來關敢有故違悉發邊衛充軍又查得成化二年一萬三千三百餘名成化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名爲因十年一度兼且各處納銀賑濟等項多有不查額不由有司保送一槩請給以此額外增添數將十倍是以軍民之籍日削異端之徒日盛侵奪民食耗費民財其爲治道之蠹莫此爲盛誠有如都御史馬文升所言者合無准其所奏行移兩京僧道錄司并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各邊衛有寺觀去處逼查給度僧道共若干備造文冊送部存照以後各年有爲事病故等項追繳度牒者照名開除仍將十年一度之例請乞停止待後各處額數不足之日方許所在官司照依額內名缺起送赴部考中給與度牒再不許內外衙門指名救荒納粟爲由奏請給度庶得不至虧國體僧道官亦不敢貪圖僥倖敢有故違許科道官糾劾拿問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准冊少見繳到誠恐無知小人止以十年一度爲期不知已有前項禁例以致各處僧道行童互

相扇誘輒便預先來京潛住各寺宮觀投禮僧道官住持以圖僉緣請給不免蠶食京師將來米價日漸湧貴未必不由於此查得成化十二年節有准預期出榜禁約僧道不許來京騷擾事例理合早爲照例查處案呈到部看得天下各處地方災傷數多民不聊生盜賊竊發刧財殺人在在有之中間解到賊徒多有僧人在內皆因先年給度泛濫所致及查先該錦衣衛指揮朱驥等奏稱奉勅巡捕盜賊今爲盜之人多係各處無籍僧徒晝則沿街乞食夜則相聚刧掠得贓卽分各行遠遁雖有巡捕人員無從追捕等因行奏行都察院出榜禁約此爲明驗且天下僧道額數不過三萬有餘而成化年間所度已三十五萬有餘此非天地別生一種之人不過出於軍民匠籍之家卽今天下軍衛有司工役衙門軍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冊籍日見凋耗皆由此等之徒躲重投輕捨此入彼若不早爲限量將恐天下之人皆流而爲僧道之歸其爲貽患不可勝言合無本部查照先次奏准事例及累朝奉有欽依事件通行天下司府州

縣掌印官督屬查勘原先給度過僧道數目見在若干事故等項若干比與欽定額數有無多少務照先次奏准事理造冊繳報除額數尚多去處外果有額數不足去處始待豐年有收之日徑自具奏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准給度事另行奏請定奪施行仍要遍行禁約各處寺觀僧道行童不許指以請給爲由預先來京攪擾各該關津把截去處嚴加盤詰阻當仍行錦衣衛五城巡視監察御史嚴督各兵馬司僧道錄司逐一挨查各處寺觀不許容留在外僧道行童在內潛住取具住持人員不致扶同容隱結狀繳報違者坐贓問罪無度牒之人發回原籍當差京城內外官員軍民之家亦不許容留僧俗混雜有壞風俗發覺一體究治其有內外衙門及僧道人員或假救荒等項爲由妄行奏擾者仍聽科道官指實叅劾問罪

清淨

屠隆

道者清淨物也三教聖人之所以得道者清淨心也諸情塵膠擾秋毫不清不淨者皆非道也三教聖人

作用成就各立門戶各分路岐各抵歸宿而以清淨心合道一也正心誠意是儒之清淨也致虛守靜是仙之清淨也除妄歸眞是佛之清淨也夫有善無惡者儒者之心也仙佛善心且無何況惡心乎爲善去惡者儒者之行也仙佛善且不爲何況爲惡乎此所謂同歸於清淨也俗儒往往以仙佛爲異端嗟乎夫儒之所稱爲正道者得非以洗心滌慮不染不垢乎不知仙佛之洗滌細於儒者何如而又未始有洗滌吾未見仙佛之有可訾議也宋儒謂佛氏假設地獄諸惡業報應以恐嚇衆生不知明有人主則有百官百官中有刑官以陽罰罰有罪之百姓冥有上帝則有萬靈萬靈中有冥官以陰罰罰有罪之衆生百姓以形骸受陽罰於生前以魂氣受陰罰於死後此必然之理也虛空之表上帝端居謂上帝能有萬物而不能有萬靈謂上帝能以好生之心生物而不能以冥報之權懲物亦謬甚矣若云福善禍淫止有生前之陽報而無死後之冥報則顏子以好學夭伯夷以清節餓睢陽武穆諸公以忠孝戮當其身失爲善之

利矣曹操姦甚於鬼而子孫反爲帝王秦檜惡滔於天而首領卒保牖下當其身逃爲惡之罰矣雖曰流芳遺臭於白骨何與而上帝之權不亦太踈乎蓋惟爲善者雖屈抑一時而卒升天堂永享淸虛之福爲惡者雖漏網一時而卒沉地獄永受業趣之苦此其所以爲帝之靈爽理之常符也或曰善惡報應不於生前死後則冥冥漠漠茫無所知矣吾以極情縱意行之生前而以冥漠無知聽之死後不亦快乎曰子之言亦愚昧可哀矣夫子何言乎無知也未死者不知死者知之矣生時不豫知死後知之矣生而不知死而知之而悔不亦晩乎又曰生而痛苦以有形骸受之也死則形骸壞矣誰爲受罰而痛苦乎吾又何畏焉曰生而痛苦以有形骸受之也夫死人亦有形骸何以無有痛苦也曰人生則有魂氣故有痛苦也人死則魂氣不屬故無有痛苦也曰然則人之受痛苦在魂氣不在形骸矣人死形骸且壞而魂氣則存安得而不知痛苦乎故謂地獄業報爲佛氏假設非也曰地獄業報既實有之何爲儒者不言而佛獨言

之乎曰儒法治世故止言世世上之禮樂政刑佛法超刼故言刼中之地獄業報儒之不言地獄亦猶卜之不言醫醫之不言卜也亦猶矢之不言函函之不言矢也宋儒又謂佛氏畀之一錢必亂何其不知佛也夫儒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謂不亂也釋迦之入道也淨飯留之而不住耶須挽之而不戀宮嬪誘之而不惑遇外道種種而自信受雪山諸苦而益堅太子之富貴漠如浮雲哥利之屠毒澹如空花若是而謂其一錢必亂不知佛亦甚矣故世之詆佛者皆起於不知佛者也宋儒之詆仙曰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夫人義當死而苟生乃謂之偷生所不當爲而爲乃謂之逆理今仙家本清淨虛無而修證大道何爲逆理從修證大道而性全命延何爲偷生蓋渠欲爲儒者赤幟而實未徹仙宗者也夫三教之鼎立非一朝夕矣有能以一夫奮臂力排去二氏而獨存儒教者乎如其不能則是果不可廢也其所以不可廢者何也理一也

上帝全體太極眞宰萬物陶冶世界故云至尊無上也含生庶物帝所子也羣眞萬靈帝所臣也太上元元帝所賓也世尊菩薩帝所師也含生庶物各得太極之理而錯然生出故曰帝所子也羣眞萬靈修眞成道而隷於天界故曰帝所臣也太上元元體道立極與上帝等帝王宰世界而太上退處無爲故曰帝所賓也世尊菩薩修道極於眞空直超三界六道人天賴以度脫故曰帝所師也或曰若然則上帝有上而不得爲至尊矣曰上帝子庶物臣萬靈賓太上師佛菩薩不亦至尊乎如以上帝有師爲不尊則古帝王曰師臣者帝曰先學後臣將亦不得爲至尊乎明乎此則知俗儒之以仙佛爲異端者亦謬盭甚矣或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楊墨佛老者吾儒中之異端也若如子言世果無異端乎曰有之僞學者儒之異端也妖幻者仙佛之異端也是不可以不辨也夫楊墨豈佛老比乎楊氏之道近清眞墨氏之道近仁厚皆古獨行高士也清眞者自愛太專而與萬物毫不相關仁厚者捐身爲物而溷人己親疎之辨

其行雖高其道皆有弊有弊則足以誤世害物孟子闢之不爲過佛老之道以清虛自度爲宗以廣大度盡天下後世衆生爲極豈楊墨可比其萬一乎奈何指以爲異端而闢之也是非仲尼之意也是非上帝之意也

與汪司馬論三教

前人

三教之理異路同宗羲軒以前溟涬混合與媾爲鬭末法支流割席分門互相水火學出世者薄儒教爲纏縛譚經世者詆二氏爲元虛而佛道兩家又各立門戶羽客則曰佛昧大丹止於陰靈善爽緇流則曰仙迷般若未免報盡還來僕以爲不然若如三教之徒互相排毀則可以彼廢此何自洪荒以來鼎立至今卒不毀滅也嘗臆論之堯舜周孔爲世立法乃世界砥柱生人命脈自有生以來固誠不可一日而少廢而二氏之道除煩解縛見性超眞元妙精實又何可瑕疵如來會一眞元盡破諸妄謂大地山河悉從妄立塵緣世法總屬妄因其理至矣然世界衆生不能一一除妄還眞見性成佛則世法維持斷不可少

儒者之不度世爲其染著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絕意必固我去染著矣與如來之無所住而生其心曷異焉上帝作用太極分陰陽陰陽生萬物萬物歸於陰陽陰陽歸於太極太極歸於無極理至無極何相之有何人天之不爲佛哉且人天之中時有大菩薩居之人天事了還歸佛所其與報盡還來者又大自有別矣如來嘗論十種仙人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雖得長生報盡衰現未免輪迴流轉其論良至然此十種仙人者皆不悟眞空煉形調氣以其堅固不息故遂得長生以其不悟眞空故未免流轉乃若太上由虛極靜篤究竟無名而直達於先天地存夫所謂先天地存者非即佛氏之本來面目乎中古仙人止知修命間有性命雙修者而性宗終不大徹是如來所摘十種正在此輩至許君諶母本忠孝而會於淨明重陽平叔煉神氣而要諸定慧吾曇師因禪定以悟參同謂非深入般若者乎則又安得與十種仙人同堂而論也元門之徒謂佛子觀空習定不曉金液還丹故沒爲清靈之鬼未免

投胎奪舍此但指禪師滯寂沉空未了眞性者言耳若佛菩薩一悟般若金剛萬刧不壞何投胎奪舍之有故余以爲道一也佛家謂之般若道家謂之靈光儒者謂之性皆是物也二氏修之而離物旨入元詮儒者修之而涉世理歸實際而佛氏大徹道家未甚徹此二氏之異處理一而已孔子見老氏而歎以爲猶龍歎西方聖人以爲無爲而化不聞夫子之排擯二氏也而後世儒者之徒乃指二氏爲異端謂其傷倫亂敎其心亦無他葢將爲吾儒赤幟爲世敎藩籬而不自知其局於小方而不明大道也葢得儒術之淺而未窺二氏之深也夫吾儒乘日用之理立法扶敎二氏乘清虛之理離垢絕塵譬如粟肉以濟枵腹凉漿以解煩渴有何相病何害兩存而必欲力排而去之也傅奕折蕭瑀韓退之表佛骨明目張膽搯擊不遺餘力不聞佛道因二子而遂廢毀也而退之一抵南海即與佛子大顛語而稱其見解晚年得其姪韓清夫爲之指迷遂修大道而卒悟其前身爲沖和眞人若然則退之初年見且未定何據而攻佛耶漢

史稱天下豈有仙人盡幻妄耳張子房辟穀而書其卒謂其卒不成仙淮南王本與八公仙去乃諱不言而稱其反誅謂恐啓後世人主好神仙之漸是則然矣然至書唐司馬子微軒轅集宋陳圖南諸公彼獨非清虛學道業登仙品者耶乃極其嘉許若深所羨慕而不能置一貶詞何也豈遂不爲後世防其漸乎則史臣之詆排神仙亦茫然無定執可知矣士大夫執排仙佛者代不數人乃若漢傳毅闞澤牟子晉王導何充殷浩王恭周顗謝安王濛王坦之庾亮戴逵許詢王珣宗炳劉遺民宋顏延之何尚之梁何點何引沈約劉勰唐張說杜鴻漸裴休王維白居易梁肅元德秀于頔馬總李翺柳宗元宋富弼張方平晁迥張九成陳瓘張浚呂居仁蘇軾黃庭堅諸公皆學佛者也周育成子經成子郭叔子呂尚越范蠡漢張艮東方朔陰長生梅福欒巴劉寬晉郄鑒鮑靚許邁許穆葛洪楊羲嵇康郭璞梁陶弘景蕭子雲唐顏眞卿李泌張志和李白施肩吾陳陶諸公皆學仙者也彼豈皆闇而無識者耶僕每慨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以

致其徒紛紛聚訟迄無休息先生博識多聞靈心密緯叅訂三教要於統宗築室顏曰太函取三氏書悉貯一室紬閱研摩而又淸心寡欲實語實修今世之可與語太函者非先生而誰僕是用悉其生平愚見綜覈剖析與先生試印正焉先生不可無一言以復我

與陸平泉宗伯　　前人

道民不奉明公色笑七年於茲矣在昔爲小吏由拳時數過從明公每相見便脫去形骸譚析要眇謦欬餘音至今猶惝怳在耳明公應化善權肉身菩薩靜中欛柄已久觀成機熟頃者想當大有證悟初機下士無緣得侍函丈以相印可祇有神馳道民徼天之幸得早遂放廢專精努力冀了生死大事皈依三寶嚴持五戒虔仰蓮座願列巾瓶而重以宿因猶不忘情金液還丹一段公案近嘗研討二氏叅同三教譔結一書夫如來闡揚大覺探本來於妙明太上究極無名標幾先於象帝佛氏從淨智妙圓而悟眞空元門由混沌希夷以入神解覺皇見性卽了心珠獨朗

靈眞兼總性命妙法雙修所名雙修二字尚有湊泊安排不如金仙單提見性一了百了超朗直截是故二氏之入道有費安頓有不費安頓有有階級有無階級淺深大小由此以判其爲得大道均也蓋二氏祖師在虛空之中契同針水味比椒蘭矣奈後之不慧之徒但知各尊其教不知道本融通泥洹之詆仙化往往以長生不死爲住著窠臼然此實非元門之極則黃老之本旨也蓋如來愍衆生之造惡故誘以極樂之鄉太上爲凡夫之執迷故引以長生之路使人欣極樂而修菩提羨長生而理性命及夫眞如一證則苦樂兩忘仙品一登則死生雙遣二氏之極元至妙其大者無不同如此道民讀華亭念常譔集佛祖通載元門自老氏而下咸悉力排詆目爲僞妄瞋恚滿腹人我山高此斷非佛祖之意夫奉佛尊教何必若是哉念闍黎恐不免地獄矣明公大道標的以爲然否如其未然不妨駁正道民世情盡矣竭力以從事此二門不敢尊仙而議佛亦不敢奉佛以詆仙倘一朝得到了手佛奴道民並是弟子不自知究竟

若何肯心實辦矣伏候善知識有以敎我平湖陸五臺司寇向爲四明阿育王舍利殿檀越頃遣高僧無漏來住持本山卽令無漏募緣了此殿工而復托道民作功德主道民貧不能以法財爲功德爲之草一疏文令行募吳越間乞明公主張緣事蓋釋迦文佛舍利阿育王建塔震亘國中一十九處明州鄮縣其一也而此塔則自劉薩訶懇禱從地中湧出尤爲奇特迄今宰官居士善信隨喜但有緣法者至則舍利往往現五色光或大如芡實如龍眼如盤盂如車輪變幻神妙殊勝非一明公慨然勸化雲間善信此盛事也所爲道法不及寒暄

答張觀察論佛老書

前人

明公以佛老下問及不佞云考亭翁之論佛老謂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佛老之理果虛無邪果寂滅邪果無實邪而又謂之高過于大學大學之道有體有用佛老旣謂之無實矣安得過於大學吾子在法門久其爲我著論明之不佞夙承公知又慨二氏之理之不明於天下使天下人不知

而造謗陷其身於大罪故退而以書奏孟氏有言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孔子之時佛教未入於中國而孔子似已知之故推尊西方有聖人焉孔子蓋與老氏同時常適周而問禮退而嘆曰老子其猶龍乎終其身不見有一語排老氏若與釋生同時孔子未必排也惟佛不及與孔子見聞而折衷焉以故後之儒者肆爲詆毀或非孔子意也子嘗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未必以佛老爲異端也蓋三教各有異端如木之有蠹如苗之有莠後世之僞學儒之異端也黃白男女諸旁門老之異端也無爲白蓮諸外道佛之異端也必以吾儒爲正而以佛老爲異端亦或非孔子意也不佞中歲兼學佛老晚年壹意奉佛故請先論佛理就考亭論佛氏之教誠虛無也誠寂滅也以救弊也世人迷眞逐妄背覺合塵妄認世間一切法以爲實而結縛諸緣膠黏萬物未無解脫之期故佛以虛救之言空花幻泡一切皆不實也妄認世間一切法以爲有而爲六道流轉三途長淪生死之苦故佛以無救之言成住壞空一切皆非有也一切有

爲皆屬無常生而復滅滅而復生若轆轤而不休若葛藤而不斷故佛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暗室燃燈求破幽暗海船及岸長免漂流其言寂滅以救無常也且虛無寂滅三教咸不能外也儒者云無極而太極無極生太極太極生陰陽五行陰陽五行生萬物無極云者卽虛無之理也老莊云天地萬物以無爲本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此亦虛無之理也佛氏云清淨本然忽生山河大地又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限之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是亦虛無之理也且天地間之有必有執著必有變滅惟虛無者不有惟寂滅者不滅三教之理有至不至而要皆以此理爲主宰獨詆佛老以爲異端可乎然而佛理實不止於虛無寂滅也何以明其然佛弟子有聲聞緣覺名爲二乘人者厭浮生之實有逃而屏於空虛知苦斷集慕滅修道觀物變易自悟無生一切沉於空寂而流於枯禪獨跳之穽不顧後羣自了之漢因知普度是所謂偏空也佛則又爲說有以救之蓋如來爲凡夫說空空以破其執有爲二乘人說有有以破

其沉空皆頂門之針對病之藥也如來之說空蓋權托空以救有如來之說有蓋權說有以救空所謂羊鹿以出火宅原非牛車黃葉以止兒啼原非眞金也開權顯實佛理之至者則有眞空有妙有空而曰眞空自含有不沉於空有而曰妙有自含空不滯於有宗鏡錄云談空不斷斯乃卽有之空論有不常斯乃卽空之有故其所云虛無寂滅是如來之權說也是說也大學之道亦有之言能慮則本於靜安言正心則戒於有所其意皆與佛氏合而考亭謂佛氏之高過於大學良亦有見喜怒哀樂子思要於中節而佛氏則併絕乎貪嗔飲食男女孟子以爲天性而佛氏則盡斥爲情慾古聖王創爲庖廚設爲網罟祭祀燕饗悉用犧牲烹臛薦嘗聖賢甘嗜其於萬物之命止云取有時用有節樽節愛養而已而佛氏則戒殺持齋永斷葷血吾儒事上帝交神明則有三日齋七日戒而佛氏則盡受齋戒永不破犯吾儒斟酌取予恐傷廉惠而佛氏之言布施則外而國城珍寶內而頭目腦髓皆所不恡吾儒報施怨德止於直道而佛氏

之言忍辱則小而罵詈鞭笞大而肢解割裂並所不嗔吾儒朝乾夕惕法天行健猶云嚮晦晏息也而佛氏之言精進則四大不惜六時翹勤煉去睡魔脇不貼席吾儒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不談定性也而佛氏之言禪定則妙於那伽極於滅盡三明六通洞然悉了吾儒之智慧觀物窮理雖百世可知而佛氏則世出世間歷萬劫而畢照吾儒之道德博厚高明與兩儀配合而佛氏則天上天下超三界而獨尊語其廣大精微一毛端而現寶王刹一微塵而轉大法輪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偈妙理大千載而莫窮衍刹那爲億劫促萬期爲須臾總持妙湛含裹十方毗盧遮那遍周沙界所謂其高過於大學以此夫而謂之無實則未爲知佛也夫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止至善佛氏之自度明德也度他新民也凡夫而二乘而菩薩而如來臻無處涅槃入常寂光土止至善也佛氏空山河大地空三千大千國土空十方三界空四大五蘊六根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二十八天八萬四千塵勞門而總之山河大地三千大千國

土十方三界四大五蘊六根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二十八天八萬四千塵勞門無非是毗盧性海妙明中物蓋佛有眞諦以彰一性本實之理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有俗諦以顯一性緣起之事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是故寂然無爲熾然用起熾然用起寂然無爲山河國土皆其建立器物世界皆其鑪錘天帝聖神皆其應化人王宰官皆其再來將於樂趣度生則金玉爲宮珍饍爲食香陰奏樂婇女進御不妨享樂將於苦趣度生則劍樹刀山烊銅熱鐵異類中行代衆生罪不辭受苦立君相之經綸權輿治道勸臣子之忠孝敎本人倫戒壇梵網肅於儒者之威儀地獄天堂嚴於王者之賞罰脫瓔珞之衣披華袞之服登治於三五而人不測其從來本菩薩之心行豪傑之事致君於堯舜而世莫窺其作用橫出豎出總是眞如順行逆行無非佛事儒者萬物一體四海一家規模宏遠矣而佛氏之普門方之爲尤大儒者如傷在念痌瘝乃身中情惻怛矣而佛氏之大悲比之爲尤切三世諸佛愚不暇遠引悉數卽如今時

人男女所共皈老穉所盡曉之釋迦文阿彌陀也觀世音大勢至也文殊普賢也於衆生何其有緣而羣靈何其悲仰也凶人暴客怒氣方張一覩慈容而瞥爾和悅邪男淫女慾火正熾一禮金像而立地清涼有生而愚鈍一事不知至心皈命如來忽然開悟有少壯癡迷無惡不作晚歲禮佛懺悔頓稱善良迷人沉錮有父師所不能訓卒以佛力而挽回天性強梗有王法所不能懲乃以慈教而省改凡夫有熏修之功聖人乘願力而密爲授記人不及見然而亦有見者矣祖父墮三途之苦子孫仗佛力而遂獲超度人不及知然而亦有知者矣淨土諸子臨終而見諸佛來迎不可謂盡不見也度亡道場圓滿而感亡靈來謝不可謂盡無知也陰謀邪障或誦經呪而消除水火刀兵或念名號而解脫如來之視衆生也眞如愛子衆生之依如來也眞如慈父常覩在目常提在口淪入肌髓熏入心想玉毫光相充塞華夷香火叢林遍滿村郭痛苦纏身呼號大士虎狠逼命求救彌陀眞性所發莫知其然急猝自來誰爲之使凡此皆如

來之全體大用也而謂之無實可乎儒者之排佛也恐其教之大行蠹害世道有妨吾儒不知無慮也儒者以五常四德行禮樂刑政而治教乎生民佛氏以五戒十善行折攝恩威而化導乎愚俗各有妙用兩不相妨非獨不相妨亦有助於儒教儒所不化佛化之儒所不度佛度之也儒如日用飲食濟人之饑虛佛如甘露瓊漿解人之煩渴豈可以濟饑虛者爲實解煩渴者爲無實乎儒如良藥以療病延生佛如神丹以回陽奪命豈可以療病延生者爲實回陽奪命者爲無實乎顧夫凡夫逐妄則無動而非妄至人歸眞則無作而非眞妄人非無寧息時而此中多擾無爲亦是有爲眞人非無紛雜時而本體湛然有作還同無作是故如來應感周徧沙界而無遺妙智法身常處菩提之本座歷萬變而無喧在五慾而不染運無緣之慈愛衆生而自不墮於愛河行不動之悲若衆生而身不沉於苦海示同凡夫而常不溷於凡夫施恩萬物而不責報於萬物如風雨並作雷電交馳而虛空之體不動江海澎湃波浪洶湧而坤維之極

自如故曰寂然無爲熾然用起熾然用起寂然無爲華嚴經頌云佛住甚深眞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所作利益衆生事皆依法性而得有相與無相無差別入於究竟皆無相宗鏡錄云凡在起滅皆非性也起無起性故雖起而不常滅無滅性故雖滅而不斷蓋體用合一虛實渾融斯乃無住之妙門不礙之覺路謂之無實者是萬物蒙日月之照臨忘其照臨萬物荷大地之承載忘其承載也忘其日月之照臨謂其本無照臨日月不辨忘大地之承載謂其本無承載大地無言日月果且無照臨乎哉大地果且無承載乎哉自有佛以來君相有崇奉者有毀滅者聖賢有依皈者有排擊者而其道迄今終不廢其所不廢者足明其不相妨也或曰子廣陳佛之作用是矣但其教辭父母而出家蔑君親而祝髮且不娶妻生子人類將絕吾儒排之者正排其亂倫傷化而子乃謂其教本人倫無乃謬乎曰不然佛欲超生死不得不先遺人緣而旣證眞常遂得以普度親屬度脫親屬而同離苦海較之

結縛情緣而共沈愛河其爲恩厚孰大孰小乎釋氏立教先令服勞而孝父母祝壽而報君恩未嘗廢君親也指腹而生羅睺一體而度阿難未嘗廢父子兄弟也舍利弗以德臘而推爲長老迦葉以鉗鎚而成就同衣未嘗廢長幼朋友也比丘祝髮不畜妻孥居士修行聽衍嗣息比丘既得證果居士亦不妨成道是又何嘗絕滅人類也謂佛亂倫傷化亦未之思耳明公淳誠秉性清素絕塵其在方以內也則爲眞儒若畱心方以外也則爲眞釋雖不奉佛而其淳誠清素固諸佛之所印可也其貪狻穢濁者雖奉佛佛不許也昔晉時石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問福報於佛圖澄澄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慾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當受玩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故知奉佛在心不在儀文存心在清淨不在諂曲口奉佛而心不清淨是爲以心謗佛口奉佛而身不行道是爲以身謗佛皆佛之所不許也至如老氏之教惡世俗之淹汚而立於清淨厭人心之矯僞而返於自然標大

道於象帝之先鎭天下以無名之璞其精可以理身其緒餘土苴可以治天下國家張子房得其道以興漢基曹參得其道以弘相業漢文躬修元默坐致昇平漢武禱祠神仙享國長久陸法和道術通神剪滅侯景再造梁祚李長源仙骨天授茇除祿山中興唐祚是皆深於黃老建立卓然寧獨絕粒名山飛形霄漢而已惟晉士大夫有以老莊取敗者彼皆竊其放浪之迹失其元素之操口作淸談中溺勢利名爲脫落實長浮華是學老莊而過非老莊之罪也如卽舉以爲老莊罪則漢臧綰以儒術而濟贓汙歆永以儒術而黨王氏揚雄以儒術而美新安石以儒術而亡宋亦輒以爲孔孟罪耶觀孫登譏切嵇阮語則知蘇門生老莊之眞嵇阮諸賢老莊之似也觀子房曹參輩之作用則老氏亦非虛而無實者也不佞服膺二氏久稍窺一斑娓娓置辨實非得已以此復明公之下問亦以此觀世俗之回心冀以小作功德逭其宿愆非敢謂佛老之道待不佞而闡明也惟明公進而敎之嗟乎古今士大夫有才高一代智籠萬夫精貫

星虹氣搖山岳挾雷電於嘯呼走風雲於顧盼駈六合於毫端弄羣愚於掌上圖謀王霸施展經略成敗所關或不難內負本心外犯名義禍福所繫或不辭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忘有限之數作無涯之圖在旦暮之中營千歲之計山河入手富貴熏天玉食錦衣貂冠魚袋金珠滿屋粉黛盈房宅干雲霄田連阡陌既極生前之樂復畱身後之名榮光艷於里閭姓字香於翰簡亦可謂逞懷得意矣依憑壯氣馳騁雄心談佛老則斥爲眇茫說因果則目爲虛幻轉盼之間盛過衰現運去悲來疾病呻吟妻孥哭泣生直營乎萬禩死不能延乎須臾平日抱歉在中心靈難昧業力乘衰而至寃對現前如申生得請夷吾告殂灌魏爲厲田蚡乞命凌逵作祟司馬據牀而祈哀簡文靈見桓溫下車而搏顙莊襄周武受罪於陰司陳軫范雎求救於高衲斯皆振世之豪傑絕代之才名功烈巍峨權勢薰灼何等意氣精神也而當其無常一到大運將終壯氣消磨雄心安在骨肉離我罪業隨身此時雖欲投誠諸佛皈命三清入靜室而勤修向蒲

團而作課一懺一悔一禮一拜其可得乎夫業必有報因必有果靈爽能求救者幾人隔絕而不及知者何限作業者受報而人不知後人不知而復作業亦可哀矣迷人謂無神無鬼無仙無佛人死無知亦無報應總之皆迷情也聖賢之所談說書傳之所記載遠而聞見之所流傳近而耳目之所覩記鑿鑿乎其必有斷斷乎其不可逃而謗無仙佛撥無因果徒自取重罪耳夫諸佛之梵宇殆遍赤縣神州三清之寶殿亦滿通都大邑道院惟靈官神將肅凜威容梵宇雖帝釋天王尚列北面遍一切處萬古如斯世寧有此僥倖偶然之事哉天下之香火盛於孔廟人心之皈依切於素王抑又何故矣生民以來經歷帝王豪傑不知其幾而終不能廢滅之也且佛老之爲道君相可以濟時拯物韋布可以繕性修身得意者可從濃處而得淡失意者可就苦處而得欣生前可以免罪愆死後可以釋冤結成則證聖超凡永斷生死不成猶得減罪增福豫種善根由斯以言佛老亦何負於人哉而毀滅之排擊之也宋儒程朱排佛老者也

排斥者固多藏奉者亦不少大都排者未究其宗門奉者深契其妙理不見大鵬或以爲猶夫斥鷃不睹海若或以爲猶夫溝池也以愚計之爲儒而兼奉仙佛儒斯爲廣大不奉而亦不排亦不失爲眞儒儒者僅不失人倫未超生死要必須奉而後得耳儒而奉仙佛仙佛之所印可也卽宣聖在天之靈亦未必麾之門牆外也隆灼見其理故敢明目張膽一著論如此知我罪我兩者惟命或曰子故儒者而左袒二氏若是無乃操戈入室乎宣尼兩廡下俎豆羊豕恐不復得饗矣隆曰長齋道人安用此爲隆見世之儒者心誠好佛又恐人以異端目之乃緣飾於儒佛之間而調停立論是爲首鼠兩端隆不爲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八卷目錄

二氏部藝文二（詩）

會三教　梁武帝
奉和武帝三教詩　釋智藏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北周庾信
春日上方卽事　唐王維
秋夜獨坐　前人
寄王山人　白居易

味道　前人
醉吟二首（錄一首）　前人
二氏部紀事
二氏部雜錄

神異典第五十八卷

二氏部藝文二（詩）

會三教　梁武帝

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孝義連方冊仁恕滿丹青
踐言貴去伐爲善存好生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
妙術鏤金版眞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
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
示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分別根難一執著性易驚
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大椿徑億尺小草裁云萌

大雲降大雨隨分各受榮心想起異解報應有殊形差池豈作意深淺固物情

奉和武帝三教詩　　釋智藏

心源本無二學理共歸眞四執迷叢藥六味增苦辛資緣良雜品習性不同循至覺隨物化一道開異津大士流權濟訓義乃星陳周孔尚忠孝立行肇君親老氏貴裁欲存生由外身出言千里善芬爲窮世珍理空非即有三明似未臻近識封岐路分鑣疑異塵安知悟云漸究極本同倫我皇體斯會妙鑿出機神眷言總歸轡迴照引生民顧惟慙宿植邂逅逢嘉辰願陪入明解歲暮有攸因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北周庾信

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魚山將鶴嶺淸梵兩邊來香烟聚爲塔花雨積成臺空心論佛性眞氣辨仙才露盤高掌滴風烏平翅迴無勞問待詔自識昆明灰

春日上方（一作房）即事　　唐王維

好讀高僧傳時看辟穀方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柳色春山映梨花（一作花明）夕鳥藏北牎桃李下閑坐（一作

步但焚香

秋夜獨坐（一作冬夜書懷）

前人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

寄王山人

白居易

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死生轍假使得長生纔能勝夭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

味道

前人

叩齒晨興秋院靜焚香冥坐晚窻深七篇眞誥論仙事一卷檀經說佛心此日盡知前境妄多生曾被外塵侵自嫌習性猶殘處愛詠閑詩好聽琴

醉吟二首（錄一首）

前人

空王百法學未得姹女丹砂燒即飛事事無成身老也（一作也老）醉鄉不去欲何歸

二氏部紀事

宋書天竺諸國傳沙門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眞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不逮云尒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

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卽物爲空空物爲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爲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耶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羣材以成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豪以致合抱無擅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爲悞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眞實離其浮僞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缺）垂蔭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愒蔭之情陳若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絕於

諸華墳素莫之及也白日山高累卑之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矣非理之奧故不舉以爲教本耳子固以遺情遺累虛心爲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周孔爲教止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漠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闡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敘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絕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罔纖介之異勤誠者不覩善救之貌篤學者弗尅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是期頤之叟咨嗟金剛之固安覿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祗肅之意施一

以徼百倍弗乘無恡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躭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弊未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遼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豈得以少要多以麤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媚綵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靡廢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關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

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僞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僞此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爲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耶白曰曷爲其然爲則開端宜懷屬緒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元一者何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爲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將宜廢其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僞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閉其兌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知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途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論

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輳門車常有數十輛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

南齊書顧歡傳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元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

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體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舍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

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讙鳥聒何足述效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

宋司徒袁粲托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恆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恆通文王造周泰伯創吳華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

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讙鳥聒何足述效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

宋司徒袁粲托爲道人通公駮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恆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恆通文王造周泰伯創吳華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

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荅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恆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出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

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旣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粗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像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眞眞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乘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元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元絕於有景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强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元牝道之大

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刧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

梁書陶弘景傳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祕異因著夢記焉弘景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善談元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猨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周書韋夐傳夐徵辟不應命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夐辨其優劣夐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殆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

中說周公篇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元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

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問易篇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讀洪範讜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大唐新語高祖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教竇抗爲冀州集諸儒士令相論難時劉焯劉執思孔穎達劉彥衡皆在坐旣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竇大奇之因問蓋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實師導竇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唐書長孫皇后傳后疾太子欲請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

御史臺記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

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勅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閒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老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興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數宿祈左右愼其事意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出

學佛考訓元宗開元中嘗御華萼樓名法師道氤與道士尹謙論辨氤雄論奮發海注河傾謙對答失次理屈辭殫帝嘆羨氤賜絹五百充法施另集佛道論衡一本廷議咸服

唐書張說傳元宗時說爲集賢院學士宇文融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閭引僧道岸窺詗時事冒署右職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卽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

常袞傳袞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天子誕日諸道爲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爲諸祠寺寫經造像焚

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

代宗嘉納

李叔明傳叔明與兄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制劒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之斁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

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况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

王仲舒傳仲舒穆宗時除江西觀察使有爲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

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四年三月以道士趙歸眞爲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眞歸眞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

佛祖統紀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舍利見於玉淸昭

慶宮聖祖明慶殿或以爲道門無舍利事上謂宰臣王旦曰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大抵皆勸人爲善惟識達士能一貫之滯情偏執於道益遠

宋史司馬光傳光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吹劍錄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象山知荊門上元當設醮乃講洪範錫福章以代之

宋景文公筆記戒諸兒吾歿後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十九年三月上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早年亦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

大定二十七年十二月甲申上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百姓無寃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爾等居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

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矣

章宗本紀明昌五年閏十月戊寅上問輔臣孔子廟諸處何如平章政事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上因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爲滅裂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若僧道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故務在莊嚴閎侈起人施利自多所以爲觀美也

輟耕錄孛朮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悅

明通紀宣德間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不事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卽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無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庠十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於禮義郡人亦薰陶而化

宣德九年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旣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人終不悟甚可笑

萬曆十年朱正色爲江陵縣令倜儻有俠氣後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仙曰士大夫踐清華者非佛與仙卽精靈也從仙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狠敗類

賢奕彙言云回回教門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天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眞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

二氏部雜錄

後漢書桓帝本紀論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

諾嘷錄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李氏刊誤李商隱爲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猶龍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吾師夫老子生於周爲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

同傳曰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故作老子韓非同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盡於是矣既正史不言老子適夷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爲取信孔宣父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卒當周敬王也聖自天賁而能廣學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師之師之之道謂聖人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非謂幼而師之如堯舜文王周公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孟軻論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言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論仲尼則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乃所願學史遷直筆述乎聖德以遺後人爾來一千祀歷諸百王行其道者夷夏寧違其教者君臣亂竺乾者經史無聞佛書自言生於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傳毅對徵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眀師竺乾出於何典近世尚綺靡鄙稽古而商隱詞藻奇麗爲一

時之最所著尺題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織意之善唯逞章句因以知夫爲錦者織巧萬狀光輝耀目信其美矣首出百工唯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

蒙齋筆談孔子以治詩書禮樂春秋六經而一君無所鈞用老子謂六經先王之陳迹非其所以迹而教之以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雌應於下而風化孔子居三月不出得其爲烏鵲儒魚傳沫細要者化爲弟而兄啼蓋以類覺之也自以爲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而老子可以此正今之所謂禪者但言之不同爾世語吾儒之言易則達語佛氏之言禪則眩殆其不自了而惑於名故爲佛氏者亦不以其情告之而待其自悟使人人知孔子之得於老子而老子肯之世豈復更有禪哉吾嘗謂古之至理有不謀而冥契者吾儒之言易佛氏之言禪是也夫世固有不可言而終不可免於言吾儒不得已則命之曰易以其運轉無窮而不可執也佛氏不得已

而命之曰禪以其不傳而可以更相與也達其不可執而眩其更相與者禪與易豈二道哉但不知二氏初何以不相爲謀而表裏如此惟其道之一爾此段老子先之以性不可易命不可變者此性命之眞不可言傳而語之者也繼之以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者此其爲不可執而可以更相與者也孔子許顏淵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而莊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子蓋古之論道者必以三月爲節天道一變也言之同有至是哉

學齋呫嗶易繫辭云生生之謂易生生兩字疊言之此大易之妙而吾儒根極用功處易者變易也所謂生生者變化無窮生意不息纔終於冬復生於春纔盡於剝旋生於復靡有間斷人之一身消息盈虛死生得喪萬事萬變無出此理而道家者流乃謂修證長生若使人皆長生而不死物皆長存而不亡則一氣之消息盈虛滅矣勢無此理也釋氏又謂證無生忍法經曰不生不滅則是使天下皆絕生意人人物物塊然如死灰槁木豈有是事哉方之吾儒生則烏

可已之言生生之謂易之語蓋覺夢之異也世之昧者捨正學而流異端何必昧者皆然雖儒者亦間溺其說矣哀哉

祛疑說有客舉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爽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辨大槩先輩以此別性宗與神形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神不能運固也今山魈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寶貨瞬息千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所以不同歟

筆記教之持世者三家而已儒家本孔氏道家本老氏佛家本浮屠氏吾世爲儒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者官祿也謹吾履者禮法也睿吾職者詩書也入以事親出以事君生以養死以葬莫非儒也由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終日蹠地不知地之重故天下蚩蚩終無謝生於其本者德大而不可見也道家所尙清淨柔弱聞齒以剛而缺不聞舌以柔而折以有

爲爲末無爲爲本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賊莫大於德有心心有眼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然其清淨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行之不害爲儒也佛家自遠方流入中國其言荒茫夸大多所譬諭合羣迷爲眞指生死爲妄以太虛爲體其法曰欲言則差欲心則謬如一漚生一漚滅還入於海漚自妄見海無生滅無有也亦無無有亦無無無淡然無所得而止止亦不止也

鑑戒錄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往掛衲所有兒女多名師女僧兒潛令嬖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當時士俗無不惡之李德裕相公性好元門往往冠褐修彭祖房中之術求茅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升術士但無所就身死朱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翻成點汚空門妖婬元敎自莊老之後彭黃以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夫欲心之難制氣之難防者也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眞梁武帝爲寺奴豈禳困死長孫后號觀音婢難懺產亡所謂善不可不修財不可不捨

惑之與黨者非也近二公之行識者笑焉所以時人譏晉公曰趙氏兒皆尼氏女師翁兒卽晉公兒却教術士難推算胎月分張與阿誰

愧郯錄中興以後駐蹕浙右大剎如徑山淨慈靈隱天竺宮觀如太一開元佑聖皆降勅劄差主首至於選院禪席如雪峰南華之屬亦多用黃牒選補珂按李文簡燾續長編熙寧八年八月戊申詔內外宮觀寺院主首及僧道正舊降宣勅差補者自今尚書祠部給帖神祖之意凡以爲不足辱制旨而已其制不知更於何時要鄰於瀆也

齊東野語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卽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辭亦可謂微而婉矣

識遺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迴懺悔之非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

釋氏云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遣尹眞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淨飯夫人口中托生爲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蓋各相軋以求勝之論也至二氏於儒敎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儒童菩薩下生號孔子月明儒童往爲顏回昌黎原道佞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二年易漂水縣南孔子祠爲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爲儒童寺意孔子眞佛派吁不能訂其謬過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

古今論衡著周書異紀周昭王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恆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爲西方聖人生乃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又安有前唐虞夏商預託生爲伏羲女媧等理乎況春秋書恆星不見於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談也陳太建五年恆星不見史占爲法度消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

續文獻通考丘氏曰天之主宰曰帝天之神莫尊於昊天上帝也人君居天之位爲天之子則當主天之祭其所當祀者一帝而已漢武帝聽姦人之言舍圜丘之位而開八通之鬼道舍冬至之月而用春秋二時果何所據哉雖然此猶天之神也後世尚佛道二教躋人鬼於天帝之上何居

賢奕馬端臨曰朱文公常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后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疊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元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后來之道經反從而依託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屬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

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脚根下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泝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沿而下之其說愈粗淺矣

耄餘雜識東方日出之地主生故老氏言長生而訪神仙者於東海東木位木陽也故老氏之教還眞陽西方日入之地主滅故釋氏言寂滅而修淨土者皈西方西方金位金陰也故釋氏之教證眞空

太平淸話蘇子由每云多疾病則學道多憂患則學佛宜

古言教卽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誠明漸自明誠俗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爲言學也

儒言無極之眞佛言眞如道言全眞皆是言體佛言

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個空圈中間再無些子爲學只要還此本體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本體乾淨一分克己復禮非二事佛家言但盡凡心卽爲聖解近之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勢利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眞如元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强名曰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徇人欲汩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林泉隨筆梅聖俞贈郭功甫采石月一首言功甫是李白後身生爲郭氏子以報子儀納官贖死之恩今按前後身之說始於佛老漢以前未有也歐陽公平生不喜佛老詩文中未嘗不辨而斥之聖俞與公交最久而其言乃如此何耶

沆瀣子儒以明神佛以明鬼佛曰無生是畏死之說也老曰不死是貪生之說也

無用閒談老氏與佛本亦善人其徒學之者不善耳孔氏之徒豈皆盡善哉學老佛之不善僅足以蠹貨

財學孔氏之不善乃至於殺天下在我操殺天下之具而猶嘵嘵然以闢佛老自任哀哉

鴻苞溟涬子曰近世士大夫資性近於清虛者頗好習二氏而陽附孔孟如朱子註大學明德曰虛靈不昧四字全用佛經程子作定性書如反鑑索照等語其精處純是佛學至陸象山及近世王陽明之學盡用佛氏二乘禪而皆顯然攻佛不幾于操戈入室乎殊不知見理苟眞三教一理本無同異何有是非故世之陰習而陽攻者皆起於不見道之故也

佛家般若道家靈光儒家明德總之所謂性也朱紫陽註明德拈出虛靈二字甚善人心虛而量廣然後能容人心靈而機活然後能應物實則有碍鏡昏則不照所謂虛靈乃本然之體不以私欲窒其府不以私欲昏其鑑則本然之虛靈在我矣二氏之修鍊寧出此二字哉二氏修成圓陀陀光閃閃活潑潑是個甚麼捉摸一著虛空粉碎此時那里還有甚麼三教分別

人知生之度世而不知死之度世也道家性命雙修

故形神俱住釋氏修性之極足以該命故其神不壞形其所不屑者是生而度世者也大忠大孝之人死於忠孝固未始知修二氏之道也而忠孝大節足以培之死而神識不亂上帝憫之神明重之亦何嘗死哉至大聖大賢若周孔顏子雖不學養生言要亦非死者彼爲世立法固不欲示人以不死故曰吾夫子能之而能不爲是死而度世者也

世間士大夫有一等向饒舌闍黎口頭拾得些涕唾開口便罵仙人是衆生有一等跟著方上油嘴道人聽得幾句燒煉底死話便罵佛是出不得陽神底靈鬼又有一等裹青布頭巾思量生豬肉吃底尚自不識性靈是何物只鑽研故紙提著個孝經論語一兩句舊話頭便罵菩薩眞人做異端邪道若依這些沒孔鐵椎底見識三教祖師不知在虛空中每日鬧了幾場誰想這三個老翁每日打做一塊同聲同氣甚般相好就是一個裏底人却笑後生們沒見識爭著這閒是非却大家念得一句非吾徒也非吾徒也

白樂天寄王山人詩云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

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死生轍假使得長生纔能勝夭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王摩詰詩云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虫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二公之言皆欲人舍仙學佛其意是也佛道圓通廣大萬刦不壞明心見性一了百了無有作爲無有階級學而成佛何有於仙然而學佛者未必皆佛也仙道駐景延年離塵度世淸虛灑落亦何可廢長生止對短命說誠有理然長生道成由仙入佛未爲不可故曇鸞未悟從都水而求丹方紫陽旣仙續悟眞而明禪理良有以也仙當尊佛佛不非仙右丞香山止知其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五十九卷目錄

釋教部彙考一

周　莊王一則

秦　始皇一則

漢　武帝元狩一則

後漢　明帝永平二則

魏　明帝一則

吳　吳主權赤烏一則　吳主晧一則

晉總一則　簡文帝咸安二則　孝武帝太元一則　恭帝一則

宋高祖永初一則　太祖元嘉一則　世祖孝建一則　大明三則　太宗二則

齊世祖永明三則　高宗一則

梁高祖天監一則　大通一則　中大通三則　大同二則　中大同一則　太清一則　又二則

陳高祖永定二則　世祖天嘉一則　高宗太建二則

北魏太祖天興一則　太宗泰常一則　世祖神䴥一則　太延一則　太平眞君三則　高宗興安一則　興光一則　太安一則　和平一則　顯祖皇興一則　高祖延興一則　承明一則　太和七則　又二則　世宗景明二則　正始一則　永平四則　延昌二則　肅宗熙平三則　神龜二則　靜帝元象一則　興和一則　武定一則

神異典第五十九卷

釋教部彙考一

周

莊王九年釋迦生於天竺迦維衛國

按魏書釋老志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前有六佛釋迦繼六佛而成道處今賢劫文言將來有彌勒佛方繼釋迦而降世釋迦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

既生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備矣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釋迦年三十成佛導化羣生四十九載乃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涅槃譯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也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眞實二者權應眞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爲塔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於後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於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渭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

遺迹焉釋迦雖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齒於天竺於今猶在中土來往竝稱見之初釋迦所說教法既涅槃後有聲聞弟子大迦葉阿難等五百人撰集著錄阿難親承囑授多聞總持蓋能綜覈深致無所漏失乃綴文字撰載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摩訶衍大小阿毗曇中論十二門論百法論成實論等是也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

按隋書經籍志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衞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恆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清淨則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刦自此天地以前則

有無量刼矣每刼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刼中當有千佛自初至於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竝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竝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推伏竝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摠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合治心脩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婬妄言飲酒是

謂五誡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竝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

秦

始皇三十年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始齎梵本經至咸陽

按史記始皇本紀不載　按佛法金湯編始皇三十年甲申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齎梵本經至咸陽有司以聞帝以其異俗囚之利防等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光明照耀瑞氣盤旋滿于囹圄須臾有金神長丈六持杵揚威擊碎其獄出之帝驚悔卽厚禮之而去

漢

武帝元狩二年始獲佛像

按漢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匈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注）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卽今佛像是其遺法

按魏書釋老志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敎

（按昆邪王來降武帝本紀係元狩二年）

後漢

明帝永平　年始遣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始建白馬寺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西域傳天竺國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

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　按楚王英傳註袁宏漢記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按魏書釋老志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

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浮屠正號曰佛陁佛陁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

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脩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名爲異耳云奉持之則生天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

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其爲沙門者初修十誡曰沙彌而終於二百五十則具足成大僧婦入道者曰比丘尼其誡至於五百皆以（闕）爲本隨事增數在於防心攝身正口心去貪忿癡身除殺婬盜口斷妄襍諸非正言總謂之十善道能具此謂之三業清淨凡人修行粗爲極云可以達惡善報漸階聖迹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脩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則脩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脩進萬行拯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

永平八年楚王英奉縑紈贖愆詔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楚王英傳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

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

魏

明帝

年始徙宮西佛圖作周閣百間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始譯誡律傳於中國

按三國志魏明帝本紀不載　按魏書釋老志魏明帝曾欲壞宮西佛圖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佛舍利投之於水乃有五色光起於是帝歎曰自非靈異安得爾乎遂徙於道（闕）爲作周閣百間佛圖故處鑿爲濛汜池種芙蓉於中後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誡律中國誡律之始也

吳

吳主權赤烏四年建塔於佛陀里又造寺奉僧會居

按三國志吳主孫權傳不載　按佛法金湯編吳赤烏四年康居國三藏康僧會至金陵立茆茨設像行

道國人初見咸驚異之有司以聞權名問之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阿育王奉之爲八萬四千塔此其遺化也權以爲誇誕曰舍利可得當爲塔之苟其無驗國有常刑會乃以銅瓶置几上請期七日無驗乃展二七日無驗權曰趣烹之會默念佛名眞慈豈違我哉更請展期七日五鼓矣聞瓶中鏘然有聲視之乃舍利也黎明進之權與公卿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言舍利威神無能壞者權使力士槌之無損而光自若權爲建塔於佛陀里又造寺奉會居賜額曰建初

吳主晧　　年詔毀佛宇

按三國志吳主孫晧傳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吳主晧嘗詔毀神祠及佛宇

晉

晉時洛中佛圖四十二所僧人始服雜色衣

按魏書釋老志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爲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云佛圖

晉世洛中佛圖有四十二所矣漢世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

簡文帝咸安元年以星變詔僧法曠禳之

按晉書簡文帝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簡文帝爲會稽王時好談名理支道林許詢諸人常在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皆厭心許送一難衆人皆忭舞及卽帝位有星變詔僧法曠禳之

咸安二年勅長干寺造塔

按晉書簡文帝本紀不載　按佛法金湯編簡文帝咸安二年勅長干寺造塔壯麗殊偉畢工之日光照簷宇帝每讀佛經以爲陶鍊精神則聖人可至

孝武帝太元六年春正月帝始立精舍於殿內

按晉書孝武帝本紀太元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

恭帝　年造丈六佛像親於瓦官寺迎之

按晉書恭帝本紀帝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

宋

高祖永初元年設齋內殿施僧襯資三萬

按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佛法金湯編宋武帝微時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以白帝帝喜曰上人無妄言帝爲宋公時以京口故宅爲普照寺永初元年設齋內殿沙門道照陳詞至百年迅速苦樂俄頃帝善之別施襯資三萬帝嘗手寫戒經口誦梵本造靈根法王等四寺又建東山寺

太祖元嘉十二年詔禁興造寺塔沙汰沙門罷道者

按宋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天竺諸國傳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至於民庶莫不歸心經誥充積訓義深遠別爲一家之學焉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摩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項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頹弛曾莫之脩而各務造新以相姱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爲之防流道未息

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沒入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

世祖孝建　年周朗奏請申嚴佛律不聽

按宋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言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托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托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廢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大明二年詔沙汰沙門

按宋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天竺傳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神人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誡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以異僧言改中興爲天安寺

按宋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天竺傳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其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

大明六年秋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

按宋書世祖本紀云云　按天竺傳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元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聞邃宇崇居非期

宏峻拳跪槃伏非止敬恭將以施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屠爲教逷自龍堆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瑩識恆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製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道人斯拜目連桑門過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故成康創議元典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賁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陛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詔可前廢帝初復舊

太宗　年詔諸僧寺隨宜修復

按宋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天竺傳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

毀中興天寶諸寺太宗定亂下令曰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昬虐法像殘毀師徒奔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本並使材官隨宜修復

泰始七年以故第爲湘宮寺

按宋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南史虞愿傳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

按續文獻通考泰始七年以故第爲湘宮寺

齊

世祖永明六年勑沙門法獻元暢爲天下僧主會又勑僧於帝前稱名爲定式

按南齊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永明六年帝勑沙門法獻元暢爲天下僧主會帝前稱名不坐他日中興寺僧鍾於帝前稱貧道乃詔稱名爲定

式

永明十年竟陵王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

按南齊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竟陵王子良傳永明十年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牀四角

永明十一年詔公私不得出家及起立塔寺惟年六十聽朝賢選序

按南齊書世祖本紀永明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戊寅大漸詔曰我識滅之後靈上愼勿以牲爲祭惟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應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並嚴斷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選序

高宗　　年建皈依寺造千佛金像

按南齊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法金湯編齊明帝嘗持六齋修十善誦法華般若等經建皈依寺造千佛金像

梁

高祖天監四年作水陸大齋詔天下寺院擊鐘以救地獄之苦

按梁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佛祖綱目初武帝夢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爲作水陸大齋救拔之帝乃扣沙門惟誌勸帝尋經必有因緣帝乃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祥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初起燈燭盡明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於鎮江金山依議修設誌又嘗假帝神力令見地獄苦相問何以救之曰夙生定業不可頓滅惟聞鐘聲其苦暫息於是詔天下寺院擊鐘當舒徐其聲

大通元年車駕幸同泰寺捨身

按梁書高祖本紀大通元年三月辛未輿駕幸同泰寺捨身甲戌還宮赦天下

中大通元年輿駕幸同泰寺捨身公卿以下以錢奉贖

按梁書高祖本紀中大通元年秋九月癸巳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冬十月己酉輿駕還宮大赦改元

按魏書蕭衍傳衍崇信佛道於建業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於鍾山立大愛敬寺兼營長干二寺皆窮工極巧殫竭財力百姓苦之會設齋會自以身施同泰寺爲奴其朝臣三表不許於是內外百官共斂珍寶而贖之衍每禮佛捨其法服著乾陁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誡有事佛精苦者輒加以菩薩之號其臣下奏表上書亦稱衍爲皇帝菩薩衍自以持戒乃至祭其祖禰不設牢牲時人皆竊云雖僭司王者然其宗廟實不血食矣衍未敗前災其同泰寺衍祖父墓前石麟一旦亡失識者咸知其將滅也

中大通三年兩幸同泰寺說經

按梁書高祖本紀中大通三年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涅槃經義訖於乙卯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義訖於十二月辛丑

中大通五年幸同泰寺發摩訶般若經題

按梁書高祖本紀中大通五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法座發金字摩訶般若經題訖於己丑

按學佛考訓梁武帝自披袈裟講放光般若經感天雨花地變金色時謂之佛心天子

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輿駕幸寺設無礙大會請佛舍利還臺供養

按梁書高祖本紀大同三年八月辛卯輿駕幸阿育王寺赦天下

按續文獻通考大同三年八月脩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幸寺設無礙會大赦帝自受具寢處略同沙門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

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年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二繼而脩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度諸楚毒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竝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乃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見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竝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塔十六年又使沙門仁尚加爲三層卽是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

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琉璃盌盌內有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竝爲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礙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設無礙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傾覩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幷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

大同四年詔以東冶徒李引之降如來眞形舍利大赦幸長干寺設無礙大會豎二剎

按梁書高祖本紀大同四年秋七月癸亥詔以東冶徒李引之降如來眞形舍利大赦天下

按續文獻通考大同四年九月十五日帝至長干寺設無礙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盛舍利及爪

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環釧等珍寶充積

中大同元年幸同泰寺講經設法會

按梁書高祖本紀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法駕出同泰寺大會停寺省講金字三慧經夏四月丙戌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又帝篤信正法猶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　按何敬容傳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

太清元年又幸同泰寺捨身公卿以錢奉贖

按梁書高祖本紀太清元年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夏四月丁亥輿駕還宮大赦天下改元

年敕劉勰與沙門慧震於定林寺撰經證

按梁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劉勰傳勰早孤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

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武帝時有勅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勅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

年賜江革覺意詩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按梁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江革傳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勅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

陳

高祖永定元年詔出佛牙設無遮大會

按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即皇帝位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高祖親出闕前禮拜初齊故僧統法獻於烏纏國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爲攝山慶雲寺沙門慧興保藏慧興將終以屬弟慧志承聖末慧志密送於高祖

至是乃出

永定二年夏五月輿駕幸大莊嚴寺捨身冬十月發金光明經題十二月又幸大莊嚴寺捨乘輿法物

按陳書高祖本紀永定二年夏五月辛酉輿駕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羣臣表請還宮冬十月乙亥輿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十二月甲子輿駕幸大莊嚴寺設無碍大會捨乘輿法物羣臣備法駕奉迎即日輿駕還宮

世祖天嘉四年夏四月辛丑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

按陳書世祖本紀云云

高宗太建二年建靈剎

按陳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學佛考訓陳太建二年建靈剎高十有五丈下安佛爪長二寸闊一寸藏諸寶篋光飛五色焰起一尋傳以爲異

太建十四年後主即位設無碍大會

按陳書後主本紀太建十四年正月丁巳即皇帝位甲戌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秋九月丙午設無碍

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天下

北魏

太祖天興元年詔京城作五級佛圖脩禪堂及沙門座

按魏書太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魏先建國於元朔風俗淳一無爲以自守與西域殊絕莫能往來故浮屠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又在洛陽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剏未建圖宇招延僧衆也然時時旁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於泰山之琨瑞谷帝遣使致書以繒素旃罽鉢錫爲禮今猶號曰朗公谷焉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其勑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繢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

具焉

太宗泰常　年贈沙門法果老壽將軍又加沙門曇證老壽將軍之號

按魏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太宗踐位遵太祖之業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初皇始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詔以禮徵赴京師後以爲道人統綰攝僧徒每與帝言多所愜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彌加崇敬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小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泰常中卒未殯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謂人曰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法果四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帝後幸廣宗有沙門曇證年且百歲邀見於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壽將軍號

世祖神䴥　年詔沮渠蒙遜送沙門曇摩讖詣京師

不至

按魏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先是沮渠蒙遜在涼州亦好佛法有罽賓沙門曇摩讖習諸經論於姑臧與沙門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又曉術數禁呪歷言他國安危多所中驗蒙遜每以國事諮之神䴥中帝命蒙遜送讖詣京師惜而不遣既而懼魏威責遂使人殺讖讖死之日謂門徒曰今時將有客來可早食以待之食訖而走使至時人謂之知命

太延五年以沙門衆多詔罷年五十以下者

按魏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尋以沙門衆多詔罷年五十以下者（按徙涼州民於京師本紀係太延五年）

太平眞君五年詔禁私養沙門

按魏書世祖本紀太平眞君五年春正月戊申詔曰愚民無識信惑妖邪私養師巫挾藏讖記陰陽圖緯方伎之書又沙門之徒假西戎虛誕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於庶人有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師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明相宣告咸使聞知

太平眞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沙門乃移葬惠始南郊外送者六千餘人

按魏書世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世祖初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姓張家本清河聞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之觀習經典坐禪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三輔有識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眞鎮長安義眞及寮佐皆敬重焉義眞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丐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衆大怪異言於屈丐屈丐大怒召惠始於前以所持寶劍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統萬平惠始到京都多所訓導時人莫測其迹世祖甚

重之每加禮敬始自習禪至於沒世稱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跣行雖履泥塵初不汚足色愈鮮白世號之曰白脚師太延中臨終於八角寺齊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屍十餘日坐旣不改容色如一舉世神異之遂瘞寺內至眞君六年制城內不得留瘞乃葬於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開殯儼然初不傾壞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爲傳頌其德卽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圖其形像經毀法時猶自全立

太平眞君七年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及佛圖

按魏書世祖本紀太平眞君七年春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徙長安城工巧二千家於京師夏四月戊子鄴城毀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按釋老志世祖卽位富於春秋旣而銳志武功每以平定禍亂爲先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淨無爲有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時司徒崔浩博學

多聞帝每訪以大事浩奉謙之道尤不信佛與帝言數加非毀常謂虛誕爲世費害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乃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楯出以奏聞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通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爲窟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既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勑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陳刑殺沙門之濫又非圖像之罪今罷其道杜諸寺門世不脩奉土木丹青自然毀滅如是再三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

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敝欲除僞定眞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鎭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眞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爲計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祕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始謙之與浩同從車駕苦與浩諍浩不肯謂浩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

後四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浩既誅死帝頗悔之業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佛淪廢終帝世積七八年然禁稍寛弛篤信之家得密奉事沙門專至者猶竊法服誦習焉唯不得顯行於京都矣先是沙門曇曜有操尚又爲恭宗所知禮佛法之滅沙門多以餘能自效還俗求見曜誓欲守死恭宗親加勸喻至於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聞者歎重之

高宗興安元年詔復佛法州郡聽建佛圖一區

按魏書高宗本紀興安元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初復佛法　按釋老志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以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及沙門道士善行純誠惠始之倫無遠不

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徒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瑕釁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脩復朕承洪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臺者十人各當局分皆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仍還脩矣佛像經論皆復得顯京師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城涼平赴京罷佛法時師賢假爲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脩復日即反沙門其同輩五人帝乃親爲下髮師賢仍爲道人統是年詔有司爲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爲純誠所感

興光元年秋勅爲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像

按魏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興光元年秋勅

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

太安　年師子國沙門奉佛像三至京師又沙勒胡沙門致佛鉢及像迹

按魏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陁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胡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幷畫像迹

和平　年帝奉沙門曇曜以師禮以輪轂入僧曹者爲僧祇戶粟犯罪者爲佛圖戶

按魏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爲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曇曜奏平齊戶及

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爲僧祇戸粟爲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戸以供諸寺掃洒歲兼營田輸粟高宗竝許之於是僧祇戸粟及寺戸徧於州鎭矣曇曜又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竝有名於時演唱諸異

顯祖皇興元年幸石窟寺又起永寧寺搆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

按魏書顯祖本紀皇興元年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　按釋老志顯祖卽位敦信尤深覽諸經論好老莊每引諸沙門及能談元之士與論理要初高宗太安末劉駿於丹陽中興寺設齋有一沙門容止獨秀舉衆往目皆莫識焉沙門惠璩起問之答名惠明又問所住答云從天安寺來語訖忽然不見駿君臣以爲靈感改中興爲天安寺是後七年而帝踐祚號天安元年是年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來降明年盡有淮北之地其歲高祖誕載於是起永寧寺搆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爲天下

第一又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按高祖生本紀係皇興元年）

高祖延興二年詔沙門不得浮遊民間行者仰以公文又詔造立圖寺不得費竭財產又以東平郡佛像變成金銅色普告天下

按魏書高祖本紀延興二年夏四月詔沙門不得去寺浮游民間行者仰以公文　按釋老志高祖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覽習元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堂禪僧居其中焉延興二年夏四月詔曰比丘不在寺舍遊涉村落交通姦猾經歷年歲令民間五五相保不得容止無籍之僧精加隱括有者送付州鎭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爲三寶巡民教化者在外齎州鎭維那文移在臺者齎都維那等印牒然後聽行違者加罪又詔曰內外之人興建福業造立圖寺高敞顯博亦足以輝隆至教矣然無知之徒各相高尚貧富相競費竭財產務存高廣傷殺昆蟲含生之類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鍾不朽欲建爲福之因未知傷生之業朕爲民父

母慈養是務自今一切斷之又詔曰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易色草木移性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於往古熈隆妙法理在當今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覩實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聞知

承明元年幸永寧寺度僧尼百餘人又詔起建明寺

按魏書高祖本紀承明元年冬十月辛未輿駕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　按釋老志承明元年八月高祖於永寧寺設大法供度良家男女爲僧尼者百有餘人帝爲剃髮施以僧服令脩道戒資福於顯祖是月又詔起建明寺

太和元年幸永寧寺設齋聽講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太和元年二月幸永寧寺設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寧寺設會行道聽講命中祕二省與僧徒討論佛義施僧衣服寶器有差又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自正光至此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

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太和四年春正月丁巳罷畜鷹鷂之所以其地爲報德佛寺

按魏書高祖本紀云云　按釋老志太和四年春詔以鷹師爲報德寺

按續文獻通考太和四年詔以鷹師地爲報德寺爲文明皇太后資福也

太和十年冬簡遣僧尼凡麤者令還俗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太和十年冬有司奏前被勅以勤籍之初愚民僥倖假稱入道以避輸課其無籍僧尼罷遣還俗重被旨所檢僧尼寺主維那當寺隱審其有道行精勤者聽仍在道爲行凡麤者有籍無籍悉罷歸齊民令依旨簡遣其諸州還俗者僧尼合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

太和十六年詔以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度僧尼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太和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爲常準著於令

太和十七年詔立僧制四十七條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云云

太和二十年詔準師義哭僧登於門外又詔爲沙門跋陁立少林寺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太和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謂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受成實論於羅什在此流通後授淵法師淵法師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論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焉時沙門道登雅有義業爲高祖眷賞恆侍講論曾於禁內與帝夜談同見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詔施帛一千匹又設一切僧齋幷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詔朕師登法師奄至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準師義哭諸門外績素之又有西域沙門名跋陁有道業深爲高祖所敬信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給衣供

太和二十一年詔於僧羅什舊堂所建三級浮圖又令訪其子以聞是年改監福曹爲昭元以斷僧務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太和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地欽悅脩蹤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浮圖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旣暫同俗禮應有子嗣可推訪以聞當加敘接

按續文獻通考是年改監福曹爲昭元備官屬以斷僧務

年京兆王太興請爲沙門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京兆王太興傳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旣盡惟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腳一雙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舍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

年起七覺殿爲四禪室

按魏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佛法金湯編魏文帝每運慈悲常行信捨口誦法華身持淨戒起七覺殿爲四禪室

世宗景明　年詔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窟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窟二所

按魏書世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

按魏書世宗本紀云云

景明四年夏四月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

按魏書世宗本紀云云

正始　年詔孫惠蔚於禁內夜講佛經

按魏書世宗本紀不載　按孫惠蔚傳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

永平元年詔僧人犯殺人已上罪者依俗斷餘犯付昭元曹

按魏書世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先是立監福曹及改爲昭元備有官屬以斷僧務高祖時沙門道順惠覺僧意惠紀僧範道弁惠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竝以義行知重世宗卽位永平元年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自今已後衆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餘犯悉付昭元以內律僧制之

永平二年冬帝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沙門統惠深請定僧尼法禁從之

按魏書世宗本紀永平二年冬十有一月己丑帝於式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　按釋老志二年冬沙門統惠深上言僧尼浩曠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麤莫別輒與經律法師羣議立制諸州鎭郡維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內禁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八不淨物然經律所制通塞有方依律車牛淨人不淨之物不得爲己

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已上者限聽一乘又比來僧尼或因三寶出貸私財募緣州外又出家捨著本無凶儀不應廢道從俗其父母三師遠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見前限以七日或有不安寺舍遊止民間亂道生過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脫服還民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以上啓聞聽造若有輙管置者處以違勅之罪其僧寺僧衆擯出外州僧尼之法不得爲俗人所使若有犯者還配本屬其外國僧尼來歸化者求精檢有德行合三藏者聽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詔從之

永平三年迎置玉像於洛濱報德寺

按魏書世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先是於恒農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於洛濱之報德寺世宗躬觀致敬

永平四年夏詔僧祇粟不得專委維那令刺史共加監括又詔遣僧祇戶趙苟子等還鄉

按魏書世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永平四年夏詔曰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

尼隨以給施民有窘敝亦卽賑之但主司冒利規取贏息及其徵責不計水旱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細民嗟毒歲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窮乏之宗尙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後不得專委維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尙書檢諸僧祇有穀之處州別列其元數出入贏息賑給多少幷貸償歲月見在未收上臺錄紀若收利過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復徵責或有私債轉施償僧卽以丐民不聽收檢後有出貸先盡貧窮徵債之科一準舊格富有之家不聽輒貸脫仍冒濫依法治罪又尙書令高肇奏言謹案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奏涼州軍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爲僧祇戶立課積粟擬濟饑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內律僧祇戶不得別屬一寺而都維那僧暹僧頻等進違成旨退乖內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於行道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豈是仰贊聖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皈依之心遂令此等行號巷哭叫訴無所至乃白羽貫耳列訟宮闕悠悠之人尙爲哀痛況慈悲之

士而可安之請聽苟子等還鄉課輸儉乏之年周給貧寡若有不虞以擬邊捍其暹等違旨背律謬奏之愆請付昭元依僧律推處詔曰暹等特可原之餘如奏

延昌　年天下僧尼寺舍至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

按魏書世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世宗篤好佛理每年常於禁中親講經論廣集名僧摽明義旨沙門條錄爲內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侶逾衆

延昌　年靈太后以李瑒言佛爲鬼教罰金一兩

按魏書世宗本紀不載　按李孝伯傳李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强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

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旣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毀謗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眞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敘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非天非地本出于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謂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

肅宗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經律

按魏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所得經論一百七十部行於世

熙平二年靈太后令度僧不得濫取非人僧尼不得私度犯者以違旨論

按魏書肅宗本紀熙平二年夏四月乙卯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即日還宮　按釋老志熙平二年春靈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應三百人者州郡於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統維那與官精練簡取充數若無精行不得濫採若取非人刺史爲首以違旨論太守縣令綱寮節級連坐統及維那移五百里外異州爲僧自今奴婢悉不聽出家諸王及親貴亦不得輒啓請有犯者以違旨論其僧尼輒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爲僧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爲弟子自今斷之有犯還俗被養者歸本寺寺主聽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長罪不及己容多隱濫自今有一人私度皆以違旨論鄰長爲首里

黨各相降一等縣滿十五人郡滿三十人州鎮滿三十人免官寮吏節級連坐私度之身配當州下役時法禁寬褫不能改肅也

熙平　年於城內起永寧寺立佛圖高四十餘丈

按魏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肅宗熙平中於城內大社西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寮表基立剎佛圖九層高四十餘丈其諸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佛圖亦其亞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數甚衆

神龜元年夏詔爲胡國珍設齋令人出家冬以尼禮葬皇太后於北邙任城王澄奏請禁城內建寺僧不滿五十不得別造

按魏書肅宗本紀神龜元年秋九月戊申皇太后高氏崩於瑤光寺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　按釋老志元年冬司空公尚書令任城王澄奏曰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遠慮括終始制洽天人造物開符垂之萬葉故都城制云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無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

爰發明旨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亦欲絕其希覬文武二帝豈不愛尚佛法蓋以道俗殊歸理無相亂故也但俗眩虛聲僧貪厚潤雖有顯禁猶自冒營至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有違景明之禁便云營就之寺不忍移毀求自今已後更不聽立先旨含寬抑典從請前班之詔仍卷不行後來私謁彌以奔競永平二年深等復立條制啓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輒聽造若有輒營置者依俗違勅之罪其寺僧衆擯出外州邇來十年私營轉盛罪擯之事寂爾無聞豈非朝格雖明恃福共毀僧制徒立顧利莫從者也不俗不道務爲損法人而無厭其可極乎夫學迹沖妙非浮識所辯元門曠寂豈短辭能究然淨居塵外道家所先功緣冥深匪尚華遁苟能誠信童子聚沙可邁於道場純陁儉設足薦於雙樹何必縱其盜竊資營寺觀此乃民之多幸非國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動盈百數或乘請公地輒樹私福或啓得造寺限外廣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計臣以才劣誠忝工務奉遵成規裁量是總所以披尋舊旨研究圖

格輒遣府司馬陸昶屬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內檢括寺舍數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數民不畏法乃至於斯自遷都已來年踰二紀寺奪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使緇素殊途抑亦防微深慮世宗述之亦不錮禁營福當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爲一寺梵唱屠音連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慾眞僞混居往來紛雜下司因習而莫非僧曹對制而不問其於汙染眞行塵穢練僧薰蕕同器不亦甚歟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謀近日冀州遭大乘之變皆初假神教以惑衆心終設姦誑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遠景明之禁慮大乘之將亂始知祖宗叡聖防過處深履霜堅冰不可不愼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諠必棲禪之宅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處者既失其眞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應棄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鎭僧寺亦然侵奪細民廣占

田宅有傷慈矜用長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惡亦異或有栖心眞趣道業清遠者或外假法服內懷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涇渭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然覩法贊善凡人所知矯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獨何爲孤議獨發誠以國典一廢追理至難法網暫失條綱將亂是以冒陳愚見兩願其益臣聞設令在於必行立罰貴能肅物令而不行不如無令罰不能肅孰與亡罰頃明詔屢下而造者更滋嚴限驟施而違犯不息者豈不以假福託善幸罪不加人殉其私吏難苟劾前制無追往之辜後旨開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成法今宜加以嚴科特設重禁糾其來違懲其往失脫不峻檢方垂容借恐今旨雖明復如往日又旨令所斷標榜禮拜之處悉聽不禁愚以爲樹榜無常禮處難驗欲云有造立榜證公須營之辭指言嘗禮如此則徒有禁名實通造路且徒御已後斷詔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懼制旨豈是百官有司怠於奉法將由網漏禁寬容託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雖有標榜營造麤功事可改立者請依先制在於郭外任擇

所便其地若買得券證分明者聽其轉之若官地盜作卽令還官若靈像既成不可移撤請依今勅如舊不禁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斷限郭內準此商量其廟像嚴立而逼近屠沽請斷旁屠殺以潔靈居雖有僧數而事在可移者令就閑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後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滿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賣還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滿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元量審奏聽乃立若有違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容而不禁罪同違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業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則繩墨可全聖道不墜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爲寺矣前日禁令不復行焉　按任城王澄傳靈太后銳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澄上表切諫雖卒不

從常優禮答之　按胡國珍傳國珍女卽靈太后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彊禮拜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十二日薨肅宗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

神龜二年崔光以皇太后登佛圖又幸嵩高上表切諫不從

按魏書肅宗本紀神龜二年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嵩高山癸巳還宮　按崔光傳神龜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跪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盼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必然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勿踐勿履顯固億齡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太后不從

靜帝元象元年詔城中新立寺皆毀廢又詔牧守令長造寺以枉法論

按魏書靜帝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元象元年秋詔曰梵境幽元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塵囂前朝城內先有禁斷自聿來遷鄴率由舊章而百辟士民屆都之始城外新城並皆給宅舊城中暫時普借更擬後須非爲永久如聞諸人多以二處得地或捨舊城所借之宅擅立爲寺知非己有假此一名終恐因習滋甚有虧恒式宜付有司精加隱括且城中舊寺及宅並有定帳其新立之徒悉從毀廢冬又詔天下牧守令長悉不聽造寺若有違者不問財之所出幷計所營功庸悉以枉法論

典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

按魏書靜帝本紀不載　按釋老志典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惠光惠顯法榮道長並見重於當世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

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歎息也

武定六年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經

按魏書靜帝本紀不載　按北齊書杜弼傳武定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卲祕書監魏收等並侍法筵勑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元都僧達及僧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十卷目錄

釋教部彙考二

北齊　總一則　顯祖天保二則　世祖大寧一則　後主天統三則　幼主承光一則

隋　高祖開皇一則　仁壽一則　煬帝大業一則

唐　高祖武德一則　太宗貞觀三則　高宗永徽一則　顯慶一則　龍朔一則　中宗嗣聖三則　景龍一則　睿宗先天一則　元宗開元一則　肅宗至德一則　上元一則　又一則　代宗永泰一則　大曆三則　又一則　德宗建中一則　興元一則　貞元三則　憲宗元和四則　穆宗長慶四則　敬宗寶曆一則　文宗太和二則　開成一則　武宗會

昌五則　宣宗大中一則　懿宗咸通四則
僖宗一則

神異典第六十卷

釋教部彙考二

北齊

北齊置昭元寺設大統諸員以掌佛教

按隋書百官志後齊昭元寺掌諸佛教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郡縣沙門曹

顯祖天保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寺居之帝請受菩薩戒

按北齊書顯祖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冀致福於帝耳帝惑左右以師慢己欲躬加害師旦出寺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恐血汙伽藍耳帝卽悔謝謂僕射楊遵彥曰如此眞人何可謗耶遂同輦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剎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羣剎在後帝大敬信請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內屠殺

天保十年帝如甘露寺禪居深觀

按北齊書顯祖本紀天保十年春正月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惟軍國大政奏聞

世祖大寧二年夏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閏位之苑廻造大總持寺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

按北齊書世祖本紀云云

後主天統二年春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

按北齊書後主本紀云云

天統三年太上皇詔悉蠲諸寺雜戶一准平人

按北齊書後主本紀天統三年秋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勅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

天統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

按北齊書後主本紀云云

幼主承光元年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又起大寶林寺

按北齊書幼主本紀帝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惟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嘗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

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塡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

隋

高祖開皇四年建興善寺居僧靈藏勅僕射參問起居

按隋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隋開皇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爲布衣交及卽位建大興善寺以居之勅左右僕射每日參問起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朕禁人爲惡意則一也

仁壽元年夏六月頒舍利於諸州

按隋書高祖本紀云云

煬帝大業二年詔沙門致敬王者以僧明贍等不從而止

按隋書煬帝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大業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贍等抗詔不從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不敢不奉如知大法可

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

唐

高祖武德七年傅奕上疏極詆佛法帝善之

按唐書高祖本紀不載　按傅奕傳高祖拜奕太史令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産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嫉妃嬙陽譏陰

誇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奕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奕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奕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太宗卽位常問奕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訹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

太宗貞觀十六年幸弘福寺爲穆太后追福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貞觀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爲穆太后追福自製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憾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詎敢有怨上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上卽以爲勝朕宗自柱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僉向釋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初未嘗

創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

貞觀十九年沙門元奘等自西域歸京師詔於弘福寺翻譯諸經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方技傳僧元奘姓陳氏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元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番人遠近咸尊服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

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勅右僕射房元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名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

貞觀二十二年勅有司寫元奘新譯佛經御製序文頒賜九道總管

按唐書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貞觀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既至上曰朕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凉憶見法師故遣相屈此日所

翻何經奘曰近譯彌勒瑜伽師地論帝宣論親覽謂侍臣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猶汀瀅方溟渤耳世言三教齊致者此妄談也因勅有司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總管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其首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上自是平章法義不輟於口敬侍法師親於家人

高宗永徽二年九月癸巳廢玉華宮以爲佛寺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云云

顯慶元年詔左僕射于志寧等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御安福門觀元奘迎御製慈恩寺碑文詔皇子於奘師寺授歸戒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元年夏四月戊申御安福門觀僧元奘迎御製幷書慈恩寺碑文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　按方技傳高宗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勅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元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

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頵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成七十五部上之後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元奘乃奏請逐靜翻譯勅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

按佛祖統紀元年十一月武后生皇子神光滿室賜名佛光王踰月詔於奘法師寺出家落髮授歸戒

龍朔元年幸天宮寺度僧二十人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高宗本紀龍朔元年九月幸天宮寺是高祖潛龍時舊宅上周歷殿宇感愴久之度僧二十人

中宗嗣聖六年（即太后永昌元年）五月己巳白馬寺僧薛懷義爲新平道行軍總管以擊突厥

按唐書武后本紀云云

嗣聖七年（即太后天授元年）頒大雲經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

按唐書武后本紀天授元年七月頒大雲經於天下

按舊唐書武后本紀有沙門十人僞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

嗣聖十七年（即太后久視元年）歛天下僧錢爲佛祠大像以張廷珪諫罷役

按唐書武后本紀久視元年八月庚申歛天下僧錢作大像　按張廷珪傳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像廷珪諫以爲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爲塔極冶之金爲象然猶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塡塞澗穴覆壓蟲蟻且巨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爲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匃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召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

景龍　年盛興佛寺

按唐書中宗本紀不載　按辛替否傳景龍中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今疆埸危駭倉廩空虛卒輸不充士賞不及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

山不給棟梁運土滿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商受之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三十餘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已咸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窮金玉修塔廟享久長之祚乎臣以爲減彫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垂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疏見在失眞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毀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常欲塡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尚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不衣

之士猶尚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共給萬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穰饑饉矣帝不省

睿宗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臨觀燈輪

按唐書睿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睿宗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御延熹門臨觀燈輪高二十丈點金銀燈五百盞望之若華樹

元宗開元二年詔檢責天下僧尼

按唐書元宗本紀不載　按姚崇傳元宗時崇封梁國公遷紫微令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眞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二萬餘人

按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年春正月丙寅紫微令姚崇上言請檢責天下僧尼以偽濫還俗者二萬餘人

肅宗至德元載詔沙門諷頌祈福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肅宗至德元載帝在靈武以軍需不足宰相裴冕請鬻僧道度牒謂之香水錢時寇難方盛或勸帝宜憑佛祐詔沙門百人入行宮朝夕諷唄帝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勝如來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無漏常誦此名名見行在既而不空至遂幷留之託以祈福

上元二年皇后以帝不康刺血寫佛經百僚復於佛寺齋僧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正月甲午上不康皇后張氏刺血寫佛經九月上不康百僚於佛寺齋僧

年以南陽爲國師

按唐書肅宗本紀不載　按學佛考訓唐肅宗志慕禪宗禮南陽爲國師晨夕問道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命百官觀浮圖像於光順門復勑於資聖西明二寺講仁王佛經閏十月斂民貲作

浮圖供

按唐書代宗本紀永泰元年九月庚寅命百官觀浮圖像於光順門閏十月癸丑斂民貲作浮圖供　按王縉傳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廄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陵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縉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

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

按舊唐書代宗本紀永泰元年九月內出仁王佛經兩輿付資聖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及奴虜寇逼京畿方罷講冬十月己未復講仁王佛經於資聖寺

大曆三年詔杭州僧惠崇內賜紫袈裟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代宗實錄云云

大曆四年帝建道場感佛光現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代宗大曆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主近侍諸臣竝覩光相自子夜至鷄鳴宰相裴冕上表稱賀

大曆九年勅建七級浮圖於牛首山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大曆九年帝

夢建康牛首山辟支佛來見勅太子詹事古侁於山中建七級浮圖

年詔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

按唐書代宗本紀不載　按杜陽雜編代宗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卽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眞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菴羅薝蔔等樹構百寳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於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衆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

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

德宗建中元年秋七月丁丑罷內出盂蘭盆不命僧爲內道場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云云

興元元年迎法照法師入禁中教宮人念佛及五會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德宗興元元年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中宮常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乃迎入禁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貞元二年宇文炫奏以鄉落廢寺爲學舍材勅以侵毀三寶罪之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貞元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鄉落廢寺爲學舍材勅曰奉佛之宮轉爲儒館此侵毀三寶之漸罪在不宥炫慙懼即日自解歸

貞元六年詔送佛骨還無憂王寺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六年二月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乙亥詔送還本寺

貞元十三年以霍仙鳴病令於諸寺齋僧

按唐書德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德宗本紀貞元十三年秋七月己丑右神策中尉霍仙鳴病賜馬十匹令於諸寺齋僧

憲宗元和六年勅孟簡等翻譯觀音經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六年春正月勅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等於豐泉寺翻譯大乘本生心地觀音經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庚戌迎佛骨於鳳翔

按唐書憲宗本紀云云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

按唐書憲宗本紀不載　按韓愈傳愈遷刑部侍郎時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

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葢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

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令盛也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

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弔於其國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

按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十四年春正月丁亥迎鳳翔法門寺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疏極陳其弊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穆宗卽位幸安國寺觀盂蘭盆又盛飾

諸佛寺

按唐書穆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穆宗本紀元和十五年正月丙午帝卽位七月乙卯上幸安國寺觀盂蘭盆壬戌盛飾安國慈恩千福開業章敬等寺縱吐蕃使者觀之

穆宗長慶元年劉總奏請以私第爲佛寺詔賜寺額及僧衣又賜號大覺

按唐書穆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穆宗本紀長慶元年二月己卯幽州節度使劉總奏請去位落髮爲僧三月甲子劉總請以私第爲佛寺乃遣中使賜寺額曰報恩幽州奏劉總堅請爲僧又賜僧衣賜號大覺總是夜遁去幽州人不知所之夏四月庚午易定奏劉總已爲僧三月二十七日卒於當道界贈太尉

長慶二年幸善因寺施僧錢百萬又命景王侍從皇太后幸石甕寺

按唐書穆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穆宗本紀長慶二年十月己卯上由複道幸咸陽止於善因佛寺施

僧錢百萬十一月庚午命景王率禁軍五百騎侍從皇太后幸華清宮又幸石甕寺癸酉上幸華清宮迎太后即日馳還太后翌日方還十二月己未兩軍容內司公主戚屬之家竝以上疾痊平詣寺爲僧齋

長慶三年賜僧絹二百匹又賜五百匹

按唐書穆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穆宗本紀長慶三年八月上由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賜持盂僧絹二百匹十一月上御通化門觀作毗沙門神因賜絹五百匹

長慶四年敬宗即位徐泗王智興請置僧尼戒壇

按唐書敬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敬宗本紀長慶四年正月癸酉皇太子即位十二月乙未徐泗王智興請置僧尼戒壇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奏狀論其姦幸時自憲宗朝有勅禁私度戒壇智興冒禁陳請蓋緣久不興置由是天下沙門奔走如不及智興邀其厚利由是致富時議醜之

敬宗寶曆二年以殷侑違制請置僧尼戒壇勅罰俸料

按唐書敬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敬宗本紀寶曆二年三月辛未江西觀察使殷侑請於洪州寶曆寺置僧尼戒壇敕殷侑故違制令擅置戒壇罰一季俸料

文宗太和三年沈傳師請爲僧尼起戒壇詔罰一月俸料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太和三年十月己酉江西沈傳師奏皇帝誕月請爲僧尼起方等戒壇詔曰不度僧尼累有敕命傳師忝爲藩守合奉詔條誘致愚妄庸非禮道宜罰一月俸料

太和九年詔不得度人爲僧尼以李訓言罷內道場出靈像尋復之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太和九年秋七月丁巳詔不得度人爲僧尼

按佛祖統紀太和九年四月翰林學士李訓請罷長生殿內道場沙汰僧尼僞濫者是日出大內靈像夜大風含元殿四鴟吻皆震墜拔殿前樹者三壞金吾仗館舍內外樓觀城門數十所光化門西城俱壞士

民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下勅停前沙汰復立大內儀像風始息

開成二年詔慶成節勿廣置齋筵大集僧衆

按唐書文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八月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恐中外臣庶不諭朕懷廣置齋筵大集僧衆非獨凋耗物力兼恐致惑生靈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

武宗會昌元年廢浮屠法

按唐書武宗本紀不載　按食貨志武宗即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

會昌三年詔迴紇破滅令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

按唐書武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三年二月詔迴紇既以破滅應在京外宅及東都修功德其迴紇及摩尼寺莊宅錢物等竝委功德使以御史臺及京兆府各差官點檢收抽不得容諸色人影占如犯者竝處極法錢物納官摩尼寺僧委中書門下條疏聞奏

會昌四年勅斷屠出於釋氏正月及三元日宜各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餘不禁

按唐書武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四年春正月敕齋月斷屠出於釋氏國家創業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鼓刀者旣獲厚利糾察者潛受請求正月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聖忌斷一日仍准開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斷三日餘月不禁時帝志學神仙師趙歸眞歸眞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

會昌五年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復僧尼爲民

按唐書武宗本紀云云

按舊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道士趙歸眞特承恩禮遂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由是與衡山道士劉元靖及歸眞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夏四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數凡大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秋七月庚子敕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竝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各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於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爲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

寺其大秦穆護祆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竝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戸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工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踰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常釐革剗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

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雘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淸淨訓人慕無爲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十一月甲辰勅悲田養病坊緣僧尼還俗無人主持恐殘疾無以取給兩京量給寺田賑濟諸州府七頃至十頃各於本管選耆壽一人勾當以充粥料

會昌六年宣宗卽位勅上都兩街舊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

按唐書宣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宣宗本紀會昌六年三月帝卽位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書節文上都兩街舊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兩所依舊名興福寺保壽寺六所請改舊名寶應寺改爲資聖寺青龍寺改爲護國寺菩提寺改爲保唐寺

清禪寺改爲安國寺法雲尼寺改爲唐安寺崇敬尼寺改爲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爲福壽寺莊嚴寺改爲聖壽寺舊留寺二所舊名千福寺改爲興元寺化度寺改爲崇福寺永泰寺改爲萬壽寺溫國寺改爲崇聖寺經行寺改爲龍興寺奉恩寺改爲興福寺勅旨依奏誅道士劉元靖等十二人以其說惑武宗排毀釋氏故也

宣宗大中元年閏三月大復佛寺

按唐書宣宗本紀云云

按舊唐書宣宗本紀大中元年閏三月敕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懿宗咸通　年令沙門入禁中爲禱祠事

按唐書懿宗本紀不載　按蕭倣傳倣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

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

咸通五年裴坦以興佛寺上疏切諫優詔答之

按唐書懿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懿宗本紀咸通五年春正月諫議大夫裴坦上疏論天下徵兵財賦方匱不宜過興佛寺以困國力優詔答之

咸通十二年五月上幸安國寺賜講經僧沉香高座

按唐書懿宗本紀不載　按舊唐書懿宗本紀云云

按杜陽雜編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爲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研沉檀爲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爲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盆四隅立金頞伽高三丈磴道欄檻無不悉具前繡錦襜褥精巧奇絕冠於一時即設萬人齋敕大德僧撤首爲講論上删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麗就中三間華飾袐邃天下稱之爲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之上親幸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爲寺賜升朝官以下錦袍

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

咸通十四年三月迎佛骨於鳳翔

按唐書懿宗本紀云云

按舊唐書懿宗本紀咸通十四年三月庚午詔兩街僧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開遠門達安福門綵棚夾道念佛之音震地上登安福門迎禮之迎入內道場三日出於京城諸寺士女雲合威儀盛飾古無其比制曰朕以寡德纘承鴻業十有四年頃屬寇猖狂王師未息朕憂勤在位愛育生靈遂乃尊崇釋教至重元門迎請眞身爲萬姓祈福今觀覩之衆隘塞路岐載念狴牢寢興在慮嗟我黎人陷於刑辟況漸當暑毒繫於縲絏或積幽凝滯有傷和氣或關連追擾有妨農務京畿及天下州府縣禁囚徒除十惡忤逆故意殺人官典犯贓合造毒藥放火持杖開發墳墓外餘罪輕重節級遞減一等其京城軍鎮限兩日內疏理訖聞奏天下州府勅到三日內疏理聞奏

按杜陽雜編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輩於鳳翔法

門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見歿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爲寶刹以珠玉爲寶帳香舁仍用孔雀氄毛飾其寶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爲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舁一刹則用夫數百其寶帳香舁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珊瑚瑪瑙珍珠瑟瑟綴爲幡幢計用雜珍寶不啻百斛其剪綵爲幡爲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震地士女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霑臆卽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仍京師耆老元和迎眞體者悉賜銀椀錦綵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灑地至肘行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算數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卽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臥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窘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內道場卽設金花帳溫清牀龍鱗之席

鳳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壘土爲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時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爲異又坊市豪家相爲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綵爲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爲池金玉以爲樹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於其間悉爲嬉戲又結錦繡爲小車輿以載歌舞如是充於輦轂之下而延壽里特爲繁華之最是歲秋七月天子宴駕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　年詔歸佛骨於法門

按唐書僖宗本紀不載　按杜陽雜編僖宗皇帝卽位詔歸佛骨於法門其道從威儀十無其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耆耋士女爭爲送別執手相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眞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卽伏首於前嗚咽流涕所在香刹詔悉鏟除近甸百無一二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彚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十一卷目錄

釋教部彙考三

後梁太祖開平二則　末帝貞明一則　龍德一則

後唐莊宗同光三則

後晉高祖天福一則　出帝開運一則

後周太祖廣順二則　世宗顯德二則

遼太祖二則　神冊一則　天贊一則　太宗天顯一則　會同一則　穆宗應曆一則　景宗保寧二則　聖宗統和七則　開泰三則　太平一則　興宗重熙三則　道宗清寧一

（則咸雍七則太康五則大安二則壽隆三則）

宋一（太祖建隆三則乾德三則開寶七則太宗太平興國六則雍熙四則端拱二則淳化四則至道三則眞宗咸平五則景德五則大中祥符七則天禧四則乾興一則）

神異典第六十一卷

釋教部彙考三

後梁

太祖開平元年勅僧尼改屬祠部泉州沙門智宣往西竺求經回詣闕進辟支佛骨貝葉梵經

按五代史梁太祖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開平三年大明節勅百官詣寺行香祝壽

按五代史梁太祖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末帝貞明元年東塔院沙門歸序進經論會要詔編

入大藏賜演教大師

按五代史梁末帝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龍德元年春三月丁亥朔禁私度僧尼

按五代史梁末帝本紀云云

按佛祖統紀元年勅天下毋得私度僧尼願出家者入京城比試經業

後唐

莊宗同光元年勅設千僧齋

按五代史唐莊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同光元年誕節勅僧錄慧江道士程紫霄入內殿談論設千僧齋

同光二年敕僧慧然入內殿咨問禪法

按五代史唐莊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同光二年勅三聖慧然禪師入內殿咨問禪法上曰朕下大梁收得一顆無價寶珠未有人酬價然曰請陛下寶看上以手舒幞頭角然曰帝王之寶誰敢酬價帝說然亡敕諡廣濟大師通寂之塔

同光三年騎將史銀鎗乞出家賜號無學大師

按五代史唐宗莊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同光三年騎將史銀鎗有戰功隨駕入洛忽悟禪道乞出家名契澄賜號無學大師以其居爲立德院

後晉

高祖天福四年勅國忌行香飯僧爲定式又勅以僧可洪大藏經音義入大藏

按五代史晉高祖本紀不載　按西溪藂語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然香薰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省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福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卽爲定式國朝至今因之

按佛祖統紀天福四年勅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永以爲式漢中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卷勅入大藏

出帝開運元年勅爲高祖寫大藏經奉安明聖寺以資鴻福

按五代史晉出帝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以在京潛龍宅爲佛宮賜額天勝禪寺

按五代史周太祖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廣順三年十一月中印土僧法進賜紫衣

按五代史周太祖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云云

世宗顯德元年賜團柏谷佛寺僧紫衣以潛龍宮爲皇建禪院以沙門義楚所進釋氏書付史館

按五代史周世宗本紀不載　按續文獻通考世宗顯德元年四月幸團柏谷佛寺賜主僧紫衣九月以潛龍宮爲皇建禪院遣沙門清興居之是月齊州沙門義楚進釋氏六帖三十卷義楚少負名操亦通儒學將佛書麗事以類相從擬白氏儒書所集帝覽而嘉之賜以紫衣其書付史館

顯德二年大毀佛寺及佛像禁私度僧尼

按五代史周世宗本紀顯德二年夏五月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　又按

周本紀世宗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

按佛祖統紀是歲帝旣幷省寺院勅男年十五以上誦經百紙或讀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誦經七十紙或讀三百紙陳狀出家本郡考試以聞祠部給牒方得剃度

遼

太祖以唐天復二年始建開教寺

按遼史太祖本紀唐天復二年九月城龍化州於潢河之南始建開教寺

太祖六年建天雄寺

按遼史太祖本紀六年以兵討兩冶以所獲僧崇文等五十人歸西樓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

神冊三年五月乙亥詔建佛寺

天贊四年十一月丁酉幸安國寺飯僧

按以上俱遼史太祖本紀云云

太宗天顯十年幸弘福寺爲皇后飯僧

按遼史太宗本紀天顯十年冬十一月丙午幸弘福寺爲皇后飯僧見觀音畫像乃大聖皇帝應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顧左右曰昔與父母兄弟聚觀於此歲時未幾今我獨來悲歎不已乃自製文題於壁以極追感之意讀者悲之

會同五年幸菩薩堂飯僧

按遼史太宗本紀會同五年六月丁丑聞皇太后不豫上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

穆宗應曆二年冬十二月辛卯以生日飯僧

按遼史穆宗本紀云云

景宗保寧六年冬十二月戊子以沙門昭敏爲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

保寧八年八月癸卯漢遣使言天清節設無遮會飯僧祝釐

按以上俱遼史景宗本紀云云

聖宗統和二年九月辛未以景宗忌日詔諸道京鎮

遣官行香飯僧

統和四年秋七月辛巳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

統和七年夏四月己未幸延壽寺飯僧

統和九年春正月丙子詔禁私度僧尼

統和十年九月癸卯幸五臺山金河寺飯僧

統和十二年夏四月戊戌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壽寺飯僧

統和十五年冬十月丁酉禁諸山寺毋濫度僧尼

開泰元年八月丙申那沙乞賜佛像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

開泰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詔汰東京僧

開泰九年十二月丁亥禁僧然身煉指

太平四年秋七月甲戌諸路奏飯僧尼三十六萬

按以上俱遼史聖宗本紀云云

興宗重熙八年十一月戊戌召僧論佛法

重熙十一年十二月己酉以宣獻皇后忌日上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延壽憫忠三學三寺

重熙二十三年冬十月癸丑以開泰寺鑄銀佛像曲赦在京囚

按以上俱遼史興宗本紀云云

道宗清寧十年秋七月辛巳禁僧尼私詣行在妄述禍福取財物

咸雍二年冬十二月戊子僧守志加守司徒

咸雍三年冬十一月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

咸雍四年春二月癸丑頒行御製華嚴經讚

咸雍五年閏十一月己未僧智福加守司徒

咸雍六年十二月戊午加圓釋法鈞二僧並守司空

咸雍七年八月辛巳置佛骨於招仙浮圖罷獵禁屠殺

按以上俱遼史道宗本紀云云

咸雍八年飯僧南京中京春泰寧江三州人請受具足戒許之御書華嚴經頌示羣臣又賜高麗佛經

按遼史道宗本紀咸雍八年春正月癸未烏古敵烈部詳穩耶律巢等奏克北邊捷以戰多殺人飯僧南

京中京三月癸卯有司奏春泰寧江三州三十餘人願爲僧尼受具足戒許之秋七月丁未以御書華嚴經五頌出示羣臣冬十二月庚寅賜高麗佛經一藏

太康元年三月乙巳命皇太子寫佛書

太康四年秋七月甲戌諸路奏飯僧尼三十六萬

太康五年秋九月己卯詔諸路毋禁僧徒開壇冬十一月丁丑召沙門守道開壇於內殿

太康九年冬十一月甲寅詔僧善知讎校高麗所進佛經頒行之

太康十年春正月丙午復建南京奉福寺浮圖

大安元年冬十一月己未詔僧尼無故不得赴闕

大安九年夏四月乙卯興中府甘露降遣使祠佛飯僧

壽隆元年冬十一月甲辰夏國進貝多葉佛經

壽隆三年冬十一月戊午以安車召醫巫閭山僧志達

壽隆六年十一月丙子召醫巫閭山僧志達設壇於內殿

按以上俱遼史道宗本紀云云　又按道宗本紀後贊道宗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

宋一

太祖建隆元年詔以聖誕節普度行童復諸路寺院及佛像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國朝會要建隆元年詔以二月十六日聖誕爲長春節賜百官宴於相國寺是日以慶誕恩詔普度行童八千人

按佛祖統紀元年六月詔諸路寺院經顯德二年當廢未毀者聽存其已毀寺所有佛像許移置存畱於是人間所藏銅像稍稍得出

建隆二年置建隆寺爲死於兵者薦冥福又設千僧齋詔誕聖節命僧祝壽

按宋史太祖本紀建隆二年春正月戊申以揚州行宮爲建隆寺秋八月辛亥幸崇夏寺觀修三門

按佛祖統紀二年詔前征李重進凡死於兵者以揚州行宮置建隆寺爲薦冥福如唐太宗貞觀四年故事四月上幸相國寺祈雨出內帑設千僧齋已而大

雨

按續文獻通考二年詔誕聖節京師及天下命僧升座祝壽爲準

建隆三年詔館西域僧於相國寺又詔試行童通經者給牒高昌國遣僧獻佛牙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建隆三年西域于闐國沙門善名七人來詔館於相國寺十一月高昌國遣僧法淵獻辟支佛牙

按續文獻通考三年詔每歲試行童通蓮經七軸者給祠部牒披剃

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以佛舍利貝葉梵經來獻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天竺國傳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風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記

按佛祖統紀道圓獻佛舍利貝葉梵經上名見便殿賜紫方袍器幣

乾德四年賜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錢各三萬至西域求佛書名僧崇蘊入內講金剛經又敕莊嚴佛像以李藹毀釋敎勅流沙門島

按宋史太祖本紀乾德四年春三月癸未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各賜錢三萬游西域　按天竺國傳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焉耆龜茲于闐割祿等國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並詔諭其國令人引導之

按佛祖統紀四年上初詔西川轉運使沈義倫於益州以金銀字寫金剛經進上至是名天清寺沙門崇蘊入內講演勅內侍張重進往峩眉山普賢寺莊嚴佛像因嘉州屢奏白水寺普賢相見也河南府進士李藹造滅邪集以毀釋敎竊藏經以爲衾事聞上以爲非毀聖道誑惑百姓勅刺流沙門島

乾德五年禁毀佛像勅沙門文勝編修大藏經

按宋史太祖本紀乾德五年七月丁酉禁毀銅佛像

按佛祖統紀五年詔曰禁鋼以來天下多輦佛像赴

京顧惟像教世許尊瞻忽從鎔毀甚乖歸敬應諸郡銅像依舊存留但不許鑄造新像右街應制沙門文勝奉勅編修大藏經隨函索隱凡六百六十卷

開寶二年長春節詔天下沙門殿試經律論義十條全中者賜紫衣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開寶三年幸開寶寺觀新鐘詔成都造佛經

按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三年九月己酉幸開寶寺觀新鐘

按續文獻通考開寶三年詔成都造金銀佛經各一藏

開寶四年詔館梵僧於相國寺勅雕大藏經板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開寶四年沙門建盛自西竺還詣闕進貝葉梵經同梵僧曼殊室利偕來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詔館於相國寺持律甚精都人施財盈屋並無所用勅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

開寶五年禁鐵鑄浮屠及佛像詔僧入大內誦藏經

又詔於尼寺置壇受戒又詔禁道場夜集士女賜天竺沙門紫服金幣

按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五年春正月壬辰朔禁鐵鑄浮屠及佛像

按佛祖統紀五年詔京城名德元超等入大內誦金字大藏經車駕臨幸並賜紫方袍又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敎法自今於尼寺置壇受戒尼大德主之又詔曰釋門之本貴在清虛梵剎之中豈宜汙雜適當崇闡尤在精嚴如聞道場齋會夜集士女深爲褻瀆無益修持宜令功德司祠部告諭諸路並加禁止西天竺沙門可智法見眞理三人來朝賜紫方袍西天竺沙門蘇葛陀來貢舍利文殊華賜紫服金幣西天竺沙門彌羅等十四人來朝並賜紫服

開寶六年幸相國寺限諸州僧及百人歲許度一人詔天竺僧赴闕賜紫方袍

按宋史太祖本紀開寶六年三月丙子幸相國寺觀新修塔十二月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歲許度一人

按佛祖統紀六年知鄜州王龜從表稱中天竺三藏法天至譯聖無量壽經七佛讚河中府梵學沙門法進執筆綴文龜從潤色詔法天赴闕召見慰問賜紫方袍

按歸田錄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八年臨幸佛寺禮無畏三藏塔手書金剛經讀誦

按宋史太祖本紀開寶八年冬十一月臨視新龍興寺

按佛祖統紀八年三月上幸洛陽至龍門山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瞻敬眞體四月上將郊天而雨不止遣使禱無畏塔及期而霽上自洛陽回京師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宰相趙普因奏事見之上曰不欲甲胄之士知之但言常讀兵書可也

開寶九年幸諸寺院觀藏經

按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九年八月己亥幸新龍興寺乙巳幸等覺院遂幸東染院賜工人錢又幸開寶寺觀藏經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勑復官倉爲龍興寺帝製新譯聖教序賜天竺僧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類苑太平興國元年初周世宗廢龍興寺以爲官倉國初寺僧擊鼓求復至是不已上遣使持劒詰之曰前朝爲倉日久何爲煩瀆天廷且密戒懼卽斬之僧辭自若曰前朝不道毀像廢寺正賴今日聖明興復之耳貧道何畏一死中使以聞上大感歎勑復以爲寺　按續文獻通考元年帝製新譯三藏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法師

太平興國二年使改龍興寺爲太平興國寺立開先殿以奉太祖御容西天沙門吉祥來進貝葉梵經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太平興國三年詔賜天下寺額及僧紫方袍又賜僧

諡及塔號遣趙鎔迎明州阿育王佛舍利塔以僧統贊寧爲翰林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太平興國三年三月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興國曰乾明開寶寺沙門繼從等自西天還獻梵經佛舍利塔菩提樹葉孔雀尾拂並賜紫方袍四月詔諡廬山遠法師曰圓悟塔曰凝寂永法師曰覺寂塔曰實智中天竺沙門鉢納摩來獻佛舍利塔敕供奉官趙鎔往吳越迎明州阿育王佛舍利塔吳越王俶奉版圖歸朝令僧統贊寧奉釋迦舍利塔入見於滋福殿上素聞其名一日七宣賜號通慧大師除翰林與學士陶穀同列或誚之曰青瑣朱楹安容此物及與之語師援據經史袞袞不已誚者爲之畏服學士王禹偁徐鉉每有疑則就質之皆爲下拜事以師禮滋福殿者安佛像經藏立刹聲鐘卽內道場也

太平興國五年鑄佛像修建諸禪寺及僧塔又建譯經院始興譯事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太平興國五

年正月勅內侍張廷訓往代州五臺山造金銅文殊萬善菩薩像奉安於眞容院詔重修五臺十寺以沙門芳潤爲十寺僧正十寺者眞容華嚴壽寧興國竹林金閣法華祕密靈境大賢也勅內侍張仁贊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嵋山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詔重修峨嵋五寺卽白水普賢黑水華嚴中峰乾明光相也河中府沙門法進請三藏法天譯經於蒲津守臣表進上覽之大悅召入京師始興譯事二月北天竺迦濕彌羅國三藏天息灾烏塡曩國三藏施護來名見賜紫衣勅二師同閱梵夾時上盛意翻譯乃詔中使鄭守均於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院爲三堂中爲譯經東序爲潤文西序爲證義五月中天竺沙門護羅來獻貝葉梵經勅賜紫服沙門知則進所著聖無量壽經疏賜號演教大師詔建開聖禪寺於誕生之地奉優塡王栴檀瑞像釋迦佛牙太祖親緘銀塔中梁誌公眞身錫杖刀尺勅內侍衛欽往泗州修僧迦大師塔凡十三層改普照王寺爲太平興國

太平興國七年威虜軍奏得佛舍利深州奏得佛像勅就邑寺安奉詔僧天息災等譯經因定儀式又詔普度童行西天竺附僧光遠進佛舍利

按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七年九月己丑朔西京諸道係籍沙彌令祠部給牒

按佛祖統紀七年正月威虜軍奏言築城穿土得石函鐵函銅函銀函金函凡五重中有琉璃瓶盛佛舍利有刻石記云貞觀二十一年藏佛舍利謹遣牙吏以聞深州奏陸澤縣人王緒牧牛田中見一白兔逐之入土穴中探穴得石佛五十軀制度奇古長皆尺餘勅就邑寺安奉像常放白光六月譯經院成詔天息災等居之賜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顯教大師令以所將梵本各譯一經詔梵學僧法進常謹清沼等筆受綴文光祿卿楊說兵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殿直劉素監護天息災述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開四門各一梵僧主之持祕密呪七日夜又設木壇布聖賢名字輪目曰大法曼拏羅請聖賢阿伽沐浴設香花燈水殽果之供禮拜遶旋

祈請冥祐以殄魔障第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學僧番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第九潤文官於僧衆南向設位參詳潤色僧衆日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整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天息災言譯文有與御名廟諱同者前代不避若變文回避慮妨經旨今欲依國學九經但闕點畫詔答佛經用字宜從正文廟諱御名不須回避七月天息災上新譯聖佛母經法天上吉祥持世經施護上如來莊嚴經各一卷詔兩街僧選義學沙門百人詳定經義時左街僧錄神曜等言譯場久廢傳譯至艱天息災等即持梵文先翻梵義以華文證之曜衆乃服詔新經入藏開板流行車駕親幸譯經院名僧衆賜坐慰諭賜臥具繒帛什物度其院童子十人悉取禁中所藏梵本令其翻譯十二月詔選梵學沙門爲筆受義學沙

門十人爲證義自是每歲誕節必獻新經皆召坐賜齋以經付藏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其內外諸郡童行並與剃度成都沙門光遠遊西天還詣闕進西天竺王子沒徒曩表佛頂印貝多葉菩提樹葉詔三藏施護譯其表曰伏聞支那國有大天子至聖至神富貴自在自慚福薄無由朝謁遠蒙皇恩賜金剛座釋迦如來袈裟一領即已披挂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一切有情度諸沉溺謹以釋迦舍利附沙門光遠以進

太平興國八年詔修高僧傳又詔賜譯經院名傳法選童子送院受學賜僧法遇勑書往中天竺勑內侍奉舍利藏僧伽塔下又勑建壽昌寺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太平興國八年六月詔翰林贊寧修大宋高僧傳寧乞歸錢唐撰述詔許之又詔譯經院賜名傳法於西偏建印經院天息灾等言歷朝翻譯並藉梵僧若遐阻不來則譯經廢絕欲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習學梵字詔令高品王文壽選惟淨等十人引見便殿詔送譯經院受

學惟淨者江南李煜之姪口受梵章即曉其義歲餘度為僧升梵學筆受賜紫衣光梵大師沙門法遇自西天來獻佛頂舍利貝葉梵經法遇化衆造龍寶蓋金襴袈裟將再往中天竺金剛座所供養乞給所經諸國書詔賜三佛齊葛古羅柯蘭諸國勅書以遣之泗州奏僧伽塔白晝放光士民然頂臂香供養者日千餘人勅內侍奉釋迦舍利藏之塔下上以新譯經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羣生達者自悟淵源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識其宗凡為君而正心無私即自利行也凡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它行也如梁武捨身為奴此小乘偏見非後代所宜法也趙普對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非臣下所能知也詔以御製蓮花心回文偈祕藏詮逍遙詠宣示近臣勅內侍張承貴往天台山重建壽昌寺從沙門自珣請也

雍熙元年日本國沙門奝然來朝詔賜大藏經勅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奉安壽昌寺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雍熙元年十三

月日本國沙門奝然來朝然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八十五主至應神天皇始傳中國文字至欽明天皇壬申歲始傳佛教於百濟當梁承聖初年至用明立有太子名聖德年七歲便悟佛法於菩提寺講勝鬘經感天雨花始遣使入中國求法華經當隋開皇中也至孝德立白雉四年遣僧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當唐永徽四年也次足姬立令僧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當顯慶三年也次文武立寶龜二年令僧元昉入中國求法當開元四年也次孝明立天平勝寶四年遣使入中國求內外教典當天寶中也次元武立遣僧空海入中國傳智者教當元和年中也次文德立令僧常曉入中國求釋迦密教當大中年也上聞其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謂宰臣曰島夷君臣乃能世祚永久若是奝然求謁五臺及回京師乞賜印本大藏經詔有司給與之勅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奉安天台壽昌寺

雍熙二年以天竺僧爲朝請大夫詔尋訪梵經館西天僧通梵語者於傳法院又詔僧於內殿建道場

按宋史太宗本紀雍熙二年閏九月乙未禁僧人置妻孥冬十月丙午以天竺僧天息災施護法天並爲朝請大夫試鴻臚少卿

按佛祖統紀雍熙二年上覽新譯經謂宰臣曰天息災等妙得翻譯之體乃詔天息災除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除朝奉大夫試鴻臚卿法天改名法賢並月給酥酪錢有差新譯經論並刊板印行天息災等言聞陝西諸路頗有道俗收藏梵經乞下尋訪以資翻譯詔從之又詔兩街供奉僧於內殿建道場爲民祈福歲以爲常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譯者悉館於傳法院嶺南僧置妻孥詔所在長吏誡厲以順正敎

雍熙三年詔係帳童行並與剃度以御製聖敎序冠新譯經首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雍熙三年詔天下係帳童行並與剃度自今後讀經及三百紙所業精熟者方許係帳又以御製三藏聖敎序賜天息災等令冠新譯經首

雍熙四年敕內侍送寶冠瓔珞袈裟往峩眉山普賢寺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雍熙四年勅內侍送寶冠瓔珞袈裟往峩眉普賢寺是日衆見普賢大士乘紫雲行空中久之方沒

端拱元年勅以高僧傳編入大藏又詔箋釋御製佛乘文集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端拱元年翰林通慧大師贊寧上表進高僧傳三十卷璽書褒美令編入大藏勅住京師天壽寺兩街僧錄可朝等請箋釋御製佛乘文集詔許之

端拱二年開寶寺塔成帝親以舍利奉藏勅內侍往峩眉修佛像及寺宇

按宋史太宗本紀端拱二年八月癸亥詔作開寶寺舍利塔成

按佛祖統紀端拱二年開寶寺建寶塔成八隅十一層三十六丈上安千佛萬菩薩塔下作天宮奉安阿育王佛舍利塔皆杭州塔工喩浩所造凡八年而畢

賜名福勝塔院安舍利日上肩輿微行自手奉藏有白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洞照天地士庶焚香獻供者盈路內侍數十人求出家掃塔上謂近臣曰我宿世曾親佛座但未通宿命耳詔直學士院朱昂撰塔銘謂曰儒人多薄佛向中竺僧法遇乞爲本國佛金剛座立碑學士蘇易簡爲之指佛爲夷人朕惡其不遜遂別命製之卿宜體此意勅內侍謝保意領將作匠賜黃金三百兩往峩眉飾普賢像再修寺宇并賜御製文集令直院徐鉉撰記

淳化元年詔建淳化寺奉石佛像又詔赤脚道者入見賜高麗國大藏經并御製佛乘文集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化元年通利軍建城掘地於古寺基得巨石佛十軀詔建淳化寺以奉其像又詔赤脚道者入見上曰南方禪律如何化物對曰究之一理上起遶龍牀一帀云是禪是律對曰究之一理上說高麗國王治遣使乞賜大藏經并御製佛乘文集詔給之

淳化二年賜沙門重達及中天竺僧紫服勅僧贊寧

充史館編脩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化二年太原沙門重達自西天還往反十年進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服住西京廣愛寺勅翰林贊寧充史館編修中天竺那爛陀寺沙門補陀吃多來朝進佛舍利梵經賜紫服南海占城國沙門淨戒詣闕獻如意金銅鈴杵龍腦香

淳化四年詔西邊諸郡梵僧西來中國僧西遊而還者所持梵經並先具奏封題進上高麗國王治遣使謝賜藏經御製文集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淳化五年于闐國沙門進大乘祕藏經以法賢言詔焚棄之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化五年于闐國沙門吉祥進大乘祕藏經詔三藏法賢等詳定賢奏此經是于闐書體非是梵文其中無請問人及聽法衆前後六十五處文義不正帝名賢諭之曰使邪僞得行非所以崇佛教也宜焚棄之以絕後惑

至道元年詔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又詔進盂蘭盆儀

按宋史太宗本紀不載　按燕翼貽謀錄李主佞佛度人爲僧不可數計太祖旣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尙多太宗乃爲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一人

按佛祖統紀至道元年中天竺沙門迦羅扇帝來朝進佛頂舍利貝葉梵經詔度僧尼誦經百紙讀經五百紙爲合格又詔兩街僧錄省才進盂蘭盆儀

至道二年詔以御製祕藏詮二十卷緣識五卷道遥詠十卷命兩街箋注入大藏頒行勅史館編修贊寧知西京敎門寺

至道三年九月西天竺沙門羅護羅來朝進貝葉梵經賜紫服

按以上宋史太宗本紀俱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眞宗咸平元年御製聖敎序令置先帝聖敎序後賜天竺沙門紫衣以贊寧充右街僧錄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咸平元年御製三藏聖教序賜明教大師法賢等令置先帝聖教序後沙門可升注序進上詔知制誥朱昂兼譯經潤文官中天竺沙門伱尾抳等來朝進佛舍利梵經菩提樹葉菩提子數珠賜紫衣西天竺沙門佛護來朝進梵經賜紫衣勅史館編修贊寧充右街僧錄

咸平二年以聖教序賜傳法院陳恕請罷譯經院不許勅贊寧遷左街僧錄

按宋史眞宗本紀咸平二年七月壬寅製聖教序賜傳法院

按佛祖統紀咸平二年禮部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勅史館編修贊寧遷左街僧錄

咸平三年八月試光祿卿天息灾亡諡慧辨法師勅有司具禮送終

咸平四年五月試鴻臚卿法賢亡諡元覺法師勅送終如慧辨禮

按以上宋史眞宗本紀俱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咸平六年詔擇僧可者始令往西天取經又詔隋僧智者科教類文刊牘賜名天台總錄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咸平六年知開封府陳恕言僧徒往西天取經者臣嘗召問皆罕習經業而質狀庸陋或往諸藩必招輕慢自今宜試經業察人材擇其可者令往詔可二月詔隋智者禪師科教類文刊牘凡百五十四部賜名天台總錄譯館請繫開元東土集傳制曰可

景德元年賜諸國沙門紫服以旱召西天梵僧作呪法詔楊億裁定傳燈錄頒行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西天三藏法護來進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衣束帛館於譯經院北天沙門戒賢來進梵經賜紫服七月亢旱召西天梵僧於金明池水心立壇呪龍有雲霧自池中出須臾雨至自後歲旱必作呪法多驗東吳沙門道原進禪宗傳燈錄三十卷詔翰林學士楊億裁定頒行

景德二年幸傳法院觀新譯經名僧見便殿閱試行業

按宋史眞宗本紀景德二年九月庚午幸興國寺傳法院觀新譯經

按佛祖統紀二年三月迦濕彌羅國沙門日羅失稽來進梵經菩提樹葉七月西天沙門達摩波來進梵經賜紫服九月上幸譯經院令三藏諸僧坐賜香茶緡綵有差上以諸寺住持先是僧職遷補或非其才至是名見便殿閱試行業

景德三年孫奭奏請減損修寺度僧不許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景德三年諸王府侍讀孫奭奏請減損修寺度僧上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訾縱使僧道時有不檢安可卽廢

景德四年賜交州佛氏書臣僚請禁佛教不聽

按宋史眞宗本紀景德四年秋七月乙亥交州來貢賜佛氏書

按佛祖統紀四年臣僚言愚民無知佞佛過度謂捨

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滅罪蠹國害政宜加禁止上謂宰臣曰佛教使人遷善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甚廣雖荒服諸國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盛王旦對曰頃歲虜使登開寶塔瞻禮甚虔誓當戒殺及至上清宮不復屈膝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上曰然詔遣使送金襴袈裟往惠州羅浮山中閣寺奉釋迦瑞像仍爲國建祈福道場感五色祥禽集於齋所

景德　年始令宰相率內職赴佛寺行香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王文正筆錄舊制國忌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樞密院事王公欽若陳公堯叟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洎列校同爲一班先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班次詣閤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否

大中祥符二年禁毀金寶塑浮屠像敕僧惟淨試光祿卿同預譯經賜吳國大長公主號報慈正覺大師

按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癸丑禁毀金寶塑浮屠像

按佛祖統紀二年昇州崇勝寺賜名承天立甘露戒壇勅光梵大師惟淨試光祿卿同預譯經九月吳國大長公主出家法名清裕賜號報慈正覺大師卽太宗第七女幼不茹葷血上幸延聖寺抱對佛願舍爲尼至是乞落髮詔建資聖院以居之勅釋門威儀敎坊樂部以爲迎導時密王女曹王女及後宮三十餘人皆隨出家詔於是日普度天下童子十人度一人

又詔於洛陽甲馬營太祖誕聖之地建應天寺以奉神御

大中祥符三年詔天下諸路皆立戒壇禁官民毀辱僧尼詔出經論題目考試沙門館僧雲豁於北御園

西天中天竺沙門來朝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大中祥符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別立大乘戒壇勅品官無故毀辱僧尼口稱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

流千里詔知制誥李維出經論題目考試沙門以爲遷補左右街之序左街相國寺右街開寶寺又詔吉州西峰雲豁禪師館於北御園入定月餘求歸故山詔許之師每入定或經歲方出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菩提印中天竺沙門覺稱法戒來朝進舍利梵夾金剛座眞容菩提樹葉名見便殿慰勞甚厚館於譯經院稱進讚聖頌詔惟淨譯之稱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豬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西竺食肉五辛者驅出城故無貨者心不欲久居此願至五臺禮文殊即還本土晉公丁謂問之曰數萬里遠來更何所爲稱曰幷欲禮宣律師塔耳及還詔賜金襴袈裟奉安金剛座及賜裝錢茶果

大中祥符四年幸廣化諸寺瞻無畏塔及摩騰眞身詔修普賢寺設三萬僧齋歲度僧四人又詔守堅道者入見令宮女皆出焚香賜般尼國沙門紫服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大中祥符四年三月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瞻無畏三藏塔製讚刻石置之塔所復幸白馬寺瞻摩騰三藏眞身上

謂近臣曰摩騰至今千年而全身不壞良可尊敬宜嚴諭寺僧用心守護因御製以褒之詔賜黃金三千兩增修峨嵋山普賢寺設三萬僧齋歲度僧四人又詔漣水軍守堅道者入見令宮女皆出焚香每一女至前上給之曰后也師皆言非如是數十人師忽起曰陛下好養此人他日必作家主即章獻太后也師乞歸山詔許之在山常紙衣閉戶不見人有置食庭前者人退自取之五月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菩提印賜紫服十一月益州守臣李士衡進大慈寺沙門仁贊編脩釋氏會要四十卷

大中祥符五年詔沙門茂貞入見又詔日本國建寺賜額神光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詔嘉州峩眉山沙門茂貞入見上賜以詩館於景德寺舒王元偁夢青衣童持書以授中使足蹈黃雲隱隱而沒王以問師答曰將有儲嗣降孕之慶未幾仁宗生日本國遣使稱貢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建寺賜額

神光勅詞臣爲撰寺記

大中祥符六年詔試童行經業方許剃度賜開寶寺塔號又賜編修大藏經錄名大中祥符法寶錄西天竺沙門來賜紫服名僧崇矩入内殿講經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大中祥符六年二月詔天下官吏試童行經業方許剃度五月開寶寺福勝塔有金色光見相輪上又有聖僧遶塔翌日得五色舍利上親幸敬觀見舍利於塔表大如月色同水晶往來飛動於鈴索之上士庶同瞻於地輒上獲舍利五千餘粒詔賜號靈感之塔時京師天淸寺興慈塔亦有舍利見相輪上上曰像教嘉祥生民之福也八月兵部侍郎譯經潤文官趙安仁奉詔編脩大藏經錄成凡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仍賜御製序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凡譯成經律論四百十三卷祕書監楊億光梵大師惟淨等編次又請以兩朝御製佛乘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襃許謚泗州僧伽大士普照明覺大師公私不得指斥其名九月西天竺沙門知賢等來進舍利梵經賜紫服十一月

西天波羅奈沙門滿賢進梵經無憂樹葉浮石崇矩法師至京師上聞其名召入內殿講四十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悅賜紫服金幣香藥

大中祥符八年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編入大藏南海注輦國遣使進天竺梵經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大中祥符八年勅汀州南安巖名均慶院賜太宗御書百二十軸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五卷付傳法院編入大藏南海注輦國遣使來貢進天竺梵經其使言四十年以來海無風濤意中國有聖人出世

大中祥符九年天竺諸國沙門來進舍利梵經勅修龍門山石龕佛詔沙門智悟祈雨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大中祥符九年二月北天竺優塡曩國沙門天覺南天竺師子國沙門妙德西天竺迦蹉國沙門等來各進舍利梵經各賜紫衣金幣四月中天竺薩縛羅國沙門童壽來進梵經賜紫服五月東天竺縛鄰捺國沙門普積來進梵經賜紫服西京龍門山石龕佛歲久廢壞上命

沙門棲演給工修飾凡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九尊九月不雨詔泗州龜山沙門智悟入京止開寶寺祈雨悟先在泗州祈雨有感嘗斷一臂至是又曰若七日得雨更舍一臂五日大雨乃截一臂上遣使賜藥悟曰無害人見所截臂無血甚異之泗守與郡人皆夢僧伽謂之曰悟是五百羅漢中一來此救世

天禧元年詔新譯頻那夜迦經不許入藏賜台州東掖山智者教文印本四千餘卷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天禧元年四月詔曰金仙垂教實利含生貝葉謄文當資傳譯苟師承之或異必邪正以相叅既失精詳漫成訛謬而兇輩血之祀甚瀆於眞乘厭詛之辭尤乖於妙理其新譯頻那夜迦經四卷不許入藏自今以後似此經文不得翻譯七月詔賜台州東掖山智者教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住山本如勸郡人建教藏閣以奉之

天禧三年詔以御注佛經入藏頒行又詔賜女眞國大藏經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天禧三年譯經三藏法護等請以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入藏頒行詔可十一月東女眞國入貢乞賜大藏經詔給與之

天禧四年詔以御製釋典法音集附大藏賜西天竺沙門紫服又特賜僧知禮號法智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天禧四年正月右街講經祕演等請以御製釋典法音集命僧箋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詔可初是楊億提舉其事集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箋之將三百字暗碎不可觀億削去自注云地體本靜動必有變人服其簡西天竺沙門普善來進梵經賜紫服附馬都尉李遵勖奏四明知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之號仍宣旨住世演教不許遺身時譯經院證義簡長等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德

天禧五年詔遣內侍請僧法智領衆修法華懺又詔建資聖禪院爲將士戰亡者追福

按宋史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天禧五年詔

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法師領衆脩法華懺爲國祈福師爲述脩懺要旨上之詔於并州建資聖禪院爲將士戰亡者追福門下侍郎平章事丁謂兼譯經潤文使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是歲天下僧數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四十八人

乾興元年仁宗卽位章懿太后遣使請僧遵式爲國行懺賜龜茲國僧紫服

按宋史仁宗本紀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卽位

按佛祖統紀乾興元年章懿太后遣使詣錢唐天竺請遵式法師爲國行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龜茲國僧華嚴來進佛骨舍利梵經賜紫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十二卷目錄

釋教部彙考四

宋二仁宗天聖七則　景祐一則　寶元一則
慶曆六則　皇祐三則　至和一則
嘉祐二則　英宗治平一則　神宗
熙寧四則　元豐四則　哲宗元祐四則　紹
聖一則　元符一則　徽宗建中靖國一則
崇寧三則　大觀二則　政和一則　宣和四
則　欽宗靖康一則　高宗建炎一則　紹興
十二則　孝宗乾道六則　淳熙九則　光宗
紹熙一則　寧宗慶元一則　嘉定一則　理
宗寶慶一則　淳祐二則　度宗咸淳一則
金太宗天會一則　海陵貞元一則　正隆一
則　世宗大定三則　章宗承安一則　宣

宗貞補一則

神異典第六十二卷

釋教部彙考四

宋二

仁宗天聖元年勅內侍降香入天竺靈山爲國祈福

南海駐蕐國進金葉天竺梵經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天聖元年勅內侍楊懷古降香入天竺靈山爲國祈福慈雲式法師復以天台教文入藏爲請懷古爲奏上知南海駐蕐國遣使進金葉天竺梵經詔三藏法護譯之

天聖二年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及賜白金百兩飯靈山千衆西天沙門愛賢護賢來進貝葉梵經詔賜紫服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天聖三年夏竦等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詔不許收度會犯眞刑及文身者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天聖三年翰林學士夏竦同三藏惟淨等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判都省馬亮言佛道貴重人天所師請無得收度會犯眞刑及文身者詔從之

天聖五年西域僧獻梵書惟淨進大藏經目錄賜名天聖釋教錄

按宋史仁宗本紀天聖五年二月丁丑西域僧法吉祥等來獻梵書

按佛祖統紀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錄二袠賜名天聖釋教錄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

天聖六年罷兩川歲貢織佛御製三寶讚

按宋史仁宗本紀天聖六年春正月己酉罷兩川乾

元節歲貢織佛

按佛祖統紀天聖六年御製三寶讚以賜宰輔及譯經院

天聖七年勅建慈化寺爲先帝薦福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天聖七年勅於京師大建慈化寺謂宰臣曰此蓋爲先帝薦福之舉今後毋得無故擅興力役

天聖九年勅迎六祖衣鉢奉安大內清淨堂詔僧懷問往西天建塔迎開寶寺佛牙置禁中尋奉還寺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天聖九年勅韶州守臣詣寶林山南華寺迎六祖衣鉢入京闕供養及至奉安大內清淨堂勅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鉢記傳法院言沙門懷問嘗往天竺爲眞宗皇帝建塔於佛金剛座之側今欲再往爲皇太后今上更建二塔乞賜先朝聖教序皇太后發願文聖上三寶讚刊石塔下及製袈裟奉釋迦像詔可仍令詞臣撰沙門懷問三往西天記初太祖疑宣律師佛牙非眞遣使取自洛烈火煆之色不變心敬神異遂製發願

文太宗朝復取驗以火製偈讚以申敬因奉安大相國寺法華院眞宗嘗迎供開寶寺靈感塔下瞻拜之夕神光洞發遂製偈讚上以三朝敬事遂迎置禁中以薔薇水灌之忽於穴中得舍利一五色映人因爲製讚以金盃二重藏之奉以還寺

景祐元年毀天下無額寺院賜趙元昊佛經詔試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始得度

按宋史仁宗本紀景祐元年閏六月乙亥毀天下無額寺院十二月癸酉賜西平王趙元昊佛經

按佛祖統紀景祐元年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命參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過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閔之約歸各取經誦綴十日竦七日不遺一字是歲天下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寶元二年僧懷問等自中天竺還名見慰勞賜號及紫衣金幣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寶元二年五月三往西天懷問同沙門得濟永定得安自中天竺

摩竭陀國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貝多子菩提樹葉無憂樹葉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見慰勞賜號顯教大師紫衣金幣

慶曆元年僧惟淨中丞孔輔道請罷譯經不許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慶曆元年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臚之設有費廩祿欲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舊謨焉敢即廢且琛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未幾中丞孔輔道上疏請罷譯經上出淨疏示之諭以先朝盛典不可輒廢

慶曆二年賜僧本如號及紫方袍又賜白蓮社額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慶曆二年初東掖山本如法師結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是年七月駙馬都尉李遵勗以聞於朝賜號神照紫方袍嘗於山西南見一虎臥以杖擊之曰非汝住處也虎俛首而去後於虎臥處結屋爲庵以是年歸開此中慕盧山之風與郇公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六七年間寖成巨刹主上素聞道風因賜白蓮之額

慶曆三年詔迎佛牙入內殿禱雨作金殿奉藏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慶曆三年六月久旱詔迎相國寺佛牙入內殿躬禱須臾雨大注乃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宮用以奉藏復製發願文以見歸敬宰相章得象兼譯經潤文使

按學佛考訓三年詔迎佛牙於禁中禱雨以海上薔薇水灌之得舍利一顆貯琉璃瓶中七寶嚴飾藉以白氎覆以瓔珞龍鳳衣供奉踰月

慶曆四年靈感塔災勅取塔基舍利入內供養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慶曆四年六月開寶寺靈感塔災勅中使取塔基所藏舍利多入內供養將事再建諫臣余靖力諫上不說

慶曆七年詔封紫服神僧爲慈忍寧濟大師御製譯經頌賜僧法護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慶曆七年春不雨遣使往隨州大洪山祈雨使人晨興叩殿遇紫服神僧以目視之翌日大雨詔封慈忍寧濟大師御製譯經頌賜三藏法護

慶曆八年詔請僧法華於化成殿齋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諫臣司馬光屢疏乞立儲嗣上聞開寶寺法華有異行夜焚香默祝翌日請法華大士於化成殿齋暨旦上道衣凝佇俄內侍奏言法華自右掖門趨入將至寢殿訶不能止上笑曰朕名之耳至則徑升御榻趺坐受齋上問儲嗣事索紙連書十三十三字後英宗繼統乃濮王第十三子

皇祐元年詔再建靈感塔勑中使往陳留八關寺迎佛指舍利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皇祐元年詔再建靈感塔奉藏舍利勑中使往陳留八關寺迎佛指舍利或以爲僞上命試以烈火擊以金椎了無所損俄而舍利流迸光照西方上曰功德欲歸闡教乎乃以水晶寶匣盛之御製發願文奉迎歸寺初是陳留邑人爲沙門義津建寺請額爲闡教俄有梵僧至曰我自天竺攜佛指舍利欲求吉祥處奉安非師不能護施之而去既而瑞光屢發祈禱頻應

皇祐二年以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詔僧懷璉

等入對化成殿賜舜老夫依舊爲僧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皇祐二年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彥博在京師與淨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佛爲往生淨土之願詔左街淨因禪寺懷璉禪師入對化成殿升座右街僧錄智林等問話奏對稱旨賜號大覺初舜老夫住廬山棲賢南康守以私忿民其衣大覺迎至淨因居以正室上每召師入內未嘗言之一日嘉王至寺見大覺侍立舜旁甚恭怪問左右知大覺嘗入舜室歸以奏上上召對便殿道貌奇偉敬之曰山林之高人也即於扇上書賜曉舜依舊爲僧再住棲賢寺賜紫衣銀鉢

皇祐五年西天沙門智吉祥等來朝進梵經各賜紫服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至和元年勅賜諸僧號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至和元年勅三藏法護戒德高勝可特賜六字師號曰普明慈覺傳梵大師上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上驚而寤遣

使往視之見一僧臥門外其名道隆明日召見奏對詳敏賜號明悟禪師勅曹門外建華嚴院以居之

嘉祐元年乾元節勅開寶寺福勝塔院建大齋施僧袈裟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嘉祐三年西夏國奏國內新建伽藍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年以歲度僧太多始三分減一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張洞傳洞判祠部時天下戸口日蕃民去爲僧者衆洞奏至和元年勅增歲度僧舊勅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勳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戸守冢禁勿樵採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

英宗治平四年神宗卽位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穀賑旱賜天下寺院額

按宋史神宗本紀治平四年正月帝卽位冬十月庚戌給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令糴穀賑霜旱州縣

按佛祖統紀四年勅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者並賜壽聖之額

神宗熙寧元年始鬻僧度牒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熙寧元年七月司諫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乞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聖節恩賜並與裁損鬻牒自此始是歲天下僧二十二萬六百六十八尼三萬四千三十人

熙寧三年夏四月丁卯給兩浙轉運司度僧牒募民入粟

按宋史神宗本紀云云

熙寧五年勅錢唐天竺觀音院歲度一僧以奉香火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熙寧七年八月丁丑賜環慶安撫司度僧牒以募粟振漢蕃饑民

按宋史神宗本紀云云

元豐三年勅設千僧齋改賜譯經僧試少卿者爲三藏法師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元豐三年正月勅大內設千僧齋施袈裟金剛經爲慈聖太后追福詳定官制朝儀以自唐至本朝譯經僧官皆授試光祿卿或鴻臚卿今後改賜譯經三藏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革江州東林律院爲禪席命常總禪師居之

元豐五年詔僧宗本入對延和殿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元豐五年詔相國寺闢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以東西序爲慧林智海二刹詔淨慈宗本禪師住慧林東林常總禪師住智海總固辭許之本入對延和殿山呼即就榻加趺侍衞驚顧師方自若賜茶舉盞撼蕩之上問受業對曰承天永安上大喜語論久之既退上目之曰僧中寶也侍者問主上何語曰吃茶閑話耳

按可談元豐間詔僧慈本住慧林禪院召見賜茶以爲榮遇先公侍上見宣諭慈本上云京師繁盛細民

逐末朕要卿來勸人作善別無他語

元豐七年王安石請以江寧府園廬爲僧寺賜額報本禪院

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按熙豐日曆王安石劄子奏幸遇聖運超拔等夷知奬眷怜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縻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廣聆希曠榮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取進止奉聖旨依所乞以報本禪寺爲名額

元豐八年皇太子手寫佛書爲帝祈福

按宋史哲宗本紀元豐八年二月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儲爲宗廟社稷計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諭珪等曰皇子性莊重從學穎悟自皇帝服藥手寫佛書爲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書字極端謹珪等稱賀遂奉制立爲皇太子

哲宗元祐元年高麗僧義天來朝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元祐元年高麗王子祐世僧統義天來朝勅禮部蘇軾館伴有司供帳甚設義天四上表乞傳華嚴教乃勅主客楊傑送至錢唐受法於慧因淨源法師復往天竺謁慈辯諫法師傳天台教見靈芝照律師請戒法及資持記至金山謁佛印元禪師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其故元師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何以示華夏師法朝廷聞之以師爲知大體義天既還國乃建刹傳教奉慈辯爲始祖復寄金書華嚴經新舊三譯於慧因建閣以藏

元祐三年勅內侍齎黃金往東林妝飾神運五殿佛像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元祐五年詔賜僧昇號曰神智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元祐五年神智昇法師來居越之興福時趙清獻公抃爲帥適亢旱大疫久禱不應遂請師迎大士入府治懇禱一夕雨如霆疫病亦息抃奏於朝賜所居曰圓通錫師號

曰神智

元祐七年詔賜佛陀波利塔院額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元祐七年潁川守臣蘇軾言佛陀波利塔院祈禱屢驗乞降勅額詔賜光梵之院波利在唐儀鳳初復回西竺取尊勝呪經再來譯傳後至潁而亡里人漆其身造塔以嚴事之

紹聖元年名僧於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

按宋史哲宗本紀不載　按道山清話紹聖改元九月禁中爲宣仁作小祥道場宣隆報長老陞座上設御幄於旁以聽其僧祝曰伏願皇帝陛下愛國如身視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憂勤庶尹百僚謹守漢家之法度四方萬里永爲趙氏之封疆既而有僧問話云太皇今居何處答云身居佛法龍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當時傳播人莫不稱嘆於戲太皇之聖華夷稱爲女堯舜方其垂簾每有號令天下人謂之快活條貫

元符三年徽宗卽位詔修嵩高少陵道場

按宋史徽宗本紀元符三年正月帝卽位　按佛祖統紀元符三年詔治泰陵登封令樓异請因餘力脩嵩高少林道場官民同役一朝而具名曰面壁蘭若既而林中產芝草十二本雨甘露於池上夜有光屬於天後山陳無己爲之記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名僧詣禁中講經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可談建中靖國元年名僧詣禁中講經賜十禪師號及御製僧惟白續燈錄序釋徒尤以爲盛事

崇寧二年勅天下建崇寧寺賜諸僧諡

按宋史徽宗本紀崇寧二年九月癸巳令天下郡皆建崇寧寺

按佛祖統紀二年賜終南山唐澄照律師道宣諡法慧大師天竺山慈雲大師遵式諡法寶大師南屏梵臻諡實相大師孤山智圓諡法海大師

崇寧三年勅迎相國寺佛牙入內供養賜諸僧諡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崇寧三年勅迎相國寺三朝御讃釋伽佛牙入內供養隔水晶匣

舍利出如雨點詔諡白馬寺摩騰三藏啓道圓通法師竺法蘭開敎總持法師雙林傅大士等空絕覺大士方山李長者顯敎妙嚴長者

崇寧五年詔除佛法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崇寧五年十月徽宗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敢有弗虔而釋氏之敎乃以天帝置於鬼神之列瀆神逾分莫此之甚有司其除削之又勅水陸道場內設三淸等位元豐降詔止絕務在檢舉施行舊來僧居多設三敎像遂爲院額殿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孔聖居右非所以奉天眞與儒敎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學舍以正其名洛京沙門永道讀詔泣曰域中孔老法天制敎故不違天佛出世法天人所師故不違佛自古明王奉佛以事上帝者爲知此理也佛法平等故其垂敎雖聖凡俱會而君臣尊卑之分莫不自殊祖宗以來奉法已定一旦除削吾恐毀法之禍兆於此矣聞者爲之憮然

大觀三年禁勳戚指占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大觀三年勅勳臣戚里應功德墳寺自造屋置田止賜名額蠲免科敷從本家請僧住持不許指占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許御史臺內侍省彈劾施行

大觀四年春正月辛酉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二月庚午朔禁然頂煉臂刺血斷指五月壬寅停僧牒三年

按宋史徽宗本紀云云

政和四年取驗陳畱八關寺佛指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政和四年方士言陳畱八關寺佛指乃海狗指耳有詔取驗火焚鐵捶十餘日色不變勅加禮還之

宣和元年詔毀佛法

按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元年正月乙卯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尼爲女德

按佛祖統紀元年正月詔曰自先王之澤竭而胡教始行於中國雖其言不同要其歸與道爲一教雖不

可廢而猶爲中國禮義害故不可不革其以佛爲大覺金仙服天尊服菩薩爲大士僧爲德士尼爲女德士服巾冠執木笏寺爲宮院爲觀住持爲知宮觀事禁毋得齎銅鈸塔像初釋氏之廢外廷莫有承向者開封尹盛章爲奸人激以利害始爲之從乃以上旨諭蔡京京曰國家安平日久英雄無所用多隱於此徒一旦毀其居而奪之衣食是將安所歸乎必大啓怨咨聚而爲變諸君他日將使誰任其咎上聞之怒曰是輩欲懼我耳京家人勸之曰上怒矣京曰吾以身當之以報佛會僧徒將投牒於京求辨論盛章廉得之捕其首高僧日華嚴明覺二律師凡七十杖殺之左街寶覺大師永道上書曰自古佛法未嘗不與國運同爲盛衰魏太武崔浩滅佛法未三四年浩竟赤族文成大興之周武衛元嵩滅佛法不五六年元嵩貶死隋文帝大興之唐武宗趙歸眞李德裕滅佛法不一年歸眞誅德裕竄死宣宗大興之我國家太祖太宗列聖相承譯經試僧大興佛法成憲具在雖萬世可守也陛下何忍一旦用奸人之言爲驚世之

舉陛下不思太武見弒於閹人之手乎周武爲鐵獄之四乎唐武受奪壽去位之報乎此皆前監可觀者陛下何蹈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書奏上大怒勅流道州上以京執不肯行遂罷輔相之議專決於左右盛章逼僧錄洪炳上表奉旨於是盡改僧爲德士悉從冠服否則毀之京數懇列於上前曰天下佛像非諸僧自爲之皆子爲其父臣爲其君以祈福報恩耳今大毀之適足以動人心念非社稷之利也上意爲之少回

宣和二年詔復釋氏名稱

按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二年六月丁亥復寺院額九月乙巳復德士爲僧

按佛祖統紀宣和二年八月下詔曰向緣奸人建議改釋氏之名稱深爲未允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者依舊稱爲僧尼九月詔大復天下僧尼

宣和七年六月道州永道得旨放回勅住昭先禪院賜名法道以旌護法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宣和八年勅禁毀辱僧尼

按宋史徽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宣和八年七月吳國公主敬重空門勅品官庶民如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揮治罪

欽宗靖康二年高宗即位名僧克勤詣行在說法命僧法道爲宣敎郎總管司參謀軍事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靖康二年五月康王即位於宋州十月上幸揚州遣使八輩名金山克勤禪師詣行在所演說禪法賜號圓悟東京留守宗澤承制命法道法師住左街天清寺補宣敎郎總管司叅謀軍事爲國行法護佑軍旅師往淮潁勸化豪右出糧助國軍賴以濟

高宗建炎四年以林靈素故居爲資福院詔加僧法道爲圓通法濟大師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建炎四年二月乙亥上次江心寺有旨以林靈素故居爲資福敎院丞相呂頤浩舉圓辨法師道琛主之三月己未上發江心詔法道法師隨駕陪議軍國事上欲加以冠

晃師力辭詔加圓通法濟大師四月上駐蹕於會稽天旱詔道法師禱於圓通寺卽日雨至上大說

紹興二年帝於禁中書佛經披讀詔建觀音殿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紹興二年正月上駐蹕於錢唐升爲臨安府上每於禁中書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七佛偈暇日常自披讀以發聖解又御書阿育王山舍利塔曰佛頂光明之塔二月詔再建天竺觀音大士殿

紹興三年詔僧居道上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紹興三年二月盧山道法師申劄都省稱崇觀之後道士叨冒資品林靈素王冲道輩視兩府者甚衆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追毀而國忌行香寺院聚會猶敢傲然居上其蔑視國法有若此者今欲復還祖宗舊制僧史略具載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凡遇郊天道左僧右尋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革禮乾德元年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祐編勅并紹興新書並以僧道

立文爲次其政和條內道僧觀僧及道士位在僧上並已刪去不行尋蒙朝旨依條改正以僧居上十一月太常寺徧符諸路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

紹興四年勅建水陸大齋濟度戰沒之人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紹興四年僞齊劉豫同金虜入寇上下詔親征九月上親詣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早平北虜既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金人齊人於承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戰沒之人乞加贈恤上蹙然曰死於鋒鏑誠爲可憫卽勅直學士院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爲濟度是夕也有見鬼神來會甚衆有夢戰死者咸忻然相慶以爲自此得生善趣者上聞之大說

紹興五年詔道法師入內祈雨賜金鉢又賜僧應如度牒銀幣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紹興五年彌月大旱詔道法師入內祈雨結壇作法以四金瓶各盛鮮鯽噀水默祝遣四急足投諸江使未回而雨已

洽上大悅特賜金鉢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炷香住山應如奏對如流上悅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及度牒銀幣之類

紹興七年詔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者並令改正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紹興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疏乞照祖宗成法不許執政指射有額寺院應臣僚前曾陳乞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者並令改正許與無額小院詔可初是知院李綱占常州普利及邵武興聖臺臣論奏以兩處俱爲有額有所違礙詔令別占無額小院士論爲快又樞密沈與求奏稱墳寺妙嚴院雖本家建造旣元有勅額不當撥賜上以爲自造之屋不必改正時諫臣謂與求能體祖宗法意革今日之弊宜從所請有旨許之

紹興九年勅天下州郡立報恩光孝禪寺爲徽宗專建追嚴之所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紹興十二年五月停給度僧牒

按宋史高宗本紀云云

按佛祖統紀十二年左脩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乞住賣度牒朝廷從之時臨安府乞度牒脩天竺大士殿敕給錢五萬緡謂侍臣曰朕觀古者人主欲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及久往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則自可漸銷而制勝

紹興十三年勅建佛寺壽星院僧乞撥度牒不許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十三年勅西湖北山建天申萬壽圓覺寺再脩西湖壽星院主事者乞撥度牒上曰言者皆欲賣牒以資國用然一牒所得不過二百緡而一夫不耕矣若住撥十年則其徒自少矣

紹興二十四年詔以上天竺爲御前道場特免科敷等事

紹興三十年十一月住靈隱道昌禪師上表乞頒行度牒不報

紹興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吳子才奏乞頒行度牒言事者以佞佛斥之罷歸田里

按以上宋史高宗本紀俱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卽位出內府玉器施大士殿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禪位於太子十月淫雨不止上遣內侍禱於上天竺燎烟始升曉日開霽上喜出內府玉器三品以施大士殿壽成太后施七寶冠

孝宗乾道元年召僧子琳入見勅禁毀辱僧尼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乾道元年二月召靈山子琳法師入見問曰朕欲讀經以何爲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爲要道問參禪之法師曰直須自悟上悅賜號慈受三月以鄭國公主出家勅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依祥符宣和勅旨品官勅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軍徧榜曉諭仍許僧尼錄白指揮與度牒隨身永同公據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私理須奏聞取旨施行

乾道三年幸上天竺授僧若訥右街僧錄勅建內觀堂於禁中一遵上竺制度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乾道三年二月駕幸上天竺禮敬大士問住山若訥曰大士之前

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相恭敬上欣然致拜又問歲旦脩光明懺之意師曰佛爲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爲懺儀於歲旦奉行其法爲國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悅授右街僧錄復賜錢卽道翊法師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鑰作記二月勑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

乾道四年名僧若訥領五十僧入內觀堂修佛事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乾道四年四月八日名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齋罷說法上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上悅進授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自是歲歲佛生日賜入內僧帛五十匹修舉佛事

乾道七年名僧慧遠入對選德殿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乾道七年二月靈隱慧遠禪師入對選德殿上曰如何免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終未能免上曰如何得悟對曰本有之性磨以歲月自然得悟上曰悟後如何對曰悟後

始知今日問答皆非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對曰脫體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有省首肯之

乾道八年幸天竺寺名諸僧集內觀堂賜齋

按宋史孝宗本紀乾道八年春正月丁酉幸天竺寺玉津園

按佛祖統紀八年正月車駕幸靈隱錫賚有加八月名天竺訥法師徑山印禪師靈隱遠禪師及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復令遠禪師獨對東閣賜坐問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不知夢覺是同是別對曰夢覺無殊教誰分別上曰鐘聲從何處起對曰從陛下問處起十月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

乾道九年幸天竺寺名訥法師獨對選德殿

按宋史孝宗本紀乾道九年正月辛酉幸天竺寺玉津園

按佛祖統紀九年正月名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賜坐問大士歷代靈跡及法華經旨

淳熙元年詔於上竺建藏殿名僧入對禁中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熙元年二

月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及賜大藏經皇太子爲書殿榜四月名鴈山靈峰中仁禪師入對禁中五月名靈隱遠禪師入對便殿

淳熙二年詔建護國金光明道場名僧若訥入對遣中使迎佛舍利塔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熙二年三月駕幸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護國金光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令天下三教諸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印中明有司六月名上竺訥法師獨對內觀堂十二月遣中使至阿育王山迎佛舍利塔上瞻禮之頃見塔上有如月輪他日復見如水晶者勅迎往東宮皇太子見相輪上纍纍若水晶貫珠

淳熙三年迎舍利於碧琳堂詔以天台教文入藏名僧德光入對選德殿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熙三年正月迎舍利於碧琳堂上見塔角有光若金珠者勅內侍奉塔還山具齋以謝靈貺又勅福州依天聖二年已降聖旨天台一宗教部付開元東禪鏤版入藏先

是慈雲式法師奏乞天台教文入藏詔可之二月詔台州報恩德光禪師入住靈隱十一月入對選德殿上問曰釋迦雪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忘卻上說賜號佛照禪師

淳熙四年名光禪師入對內殿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熙四年名靈隱光禪師入對內殿進宗門直指上問浙東名山太白玉几之外以何爲勝師曰保國護聖國清萬年上悅當時侍臣咸皆歎賞以爲名對

淳熙五年御書太白名山賜住山了朴禪師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淳熙七年名僧雪竇等入對內殿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熙七年名明州雪竇寶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子

爲具體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悅即日詔住徑山又詔佛照禪師德光住阿育王山十一月名對內殿賜妙勝之殿四字爲釋迦舍利殿額

淳熙十年上親注圓覺經賜徑山寶印禪師刊行於世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淳熙十一年僧錄若訥請試經以行古道貴牒以限常人詔下僧司具格式以供申不明不果行

按宋史孝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熙十一年上竺左街僧錄若訥劄子洪惟聖朝遵用唐制立試經度僧之科竊詳大宋高僧傳洪覺範僧寶傳所載自建隆開國至於南渡名德高行皆先策試法華然後得度以由此經是如來出世一化之妙唱羣生之宗趣袠惟七卷繁簡適中故學者誦習無過與不及之患自唐至今五百年來昭垂令典雖下及萬世可舉而行唐世之式遠矣及我朝而甚詳如文瑩湘山錄載國初潭州僧童試經此州郡比試也歐陽歸田錄載執政宋綬夏竦同試童行此朝廷開試也若僧史略載朱梁時不許私度願出家者入京比試竊詳三書之意當是天下童行先就州郡試中然後入京執政開場親監覆試第名奏上乃下祠部給牒若特詔疏恩如建隆八千僧太平普度十七萬則又不在試經之限或謂有虧國用者則將對之曰但於每歲以千牒爲試經之擬卽以千牒之貲均於餘牒俾不能誦經而裕於財者亦得求度厥今天下僧冗矣試經以行古道貴牒以限常人誠足以復祖宗之成法

救末流之冗弊也上可其奏付執政下僧司具格式以供申不明竟爲中書所沮

淳熙十六年光宗卽位尊孝宗號壽皇壽皇名慧光若訥法師注金剛般若經

按宋史光宗本紀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孝宗行內禪禮帝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

按佛祖統紀壽皇名慧光若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般若經書成上積日披覽益有省發

光宗紹熙二年十月慧光法師入寂諡宗教廣慈法師塔曰普照

按宋史光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寧宗慶元三年勅加封隋僧智者爲靈惠大師

按宋史寧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慶元三年荆門軍申忠翊郎趙善瑩狀當陽縣玉泉山景德禪寺爲隋智者禪師開山道場蜀將軍關王奉智者爲師祈禱屢應乞賜加封勅宜賜靈惠大師

嘉定十一年正月乙未以度僧牒千給四川軍費

按宋史寧宗本紀云云

理宗寶慶二年勑天申萬壽圓覺寺改爲天台教以師贊法師主之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云云

淳祐六年勅以僧澄照諸記附入大藏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祐六年十一月臨安明慶聞思律師奏南山澄照律師戒疏業疏事鈔等并大智律師述三部諸記共七十三卷乞附入大藏制可續據省部下諸郡經坊鏤板頒行

淳祐十年勅指占有額寺院充守墳功德者並與追正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佛祖統紀淳祐十年三月臣寮上言國家優禮元勳大臣近貴戚里聽陳乞守墳寺額蓋謂自造屋宇自置田產欲以資薦祖父因與之額故大觀降旨不許近臣指射有額寺院充守墳功德及紹興新書不許指射有額寺院著在令甲凡勳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賜額蠲免科敷之類聽從本家請僧住持初非以國家有額寺院與之邇年士夫一登政府便萌規利指射名刹改充功德侵

奪田產如置一莊子弟無狀多受庸僧財賄用爲住持米鹽薪炭隨時供納以一寺而養一家其爲汙辱祖宗多矣况宰執之家所在爲多若人占數寺則國家名刹所餘無幾官中一有科需則必均諸人戶豈不重爲民害臣愚欲望睿旨申嚴舊制應指占勅額寺院並與追正仍從官司請僧庶以杜絕私家交通寺院賄貨之弊制可

度宗咸淳九年五月丁卯申禁奸民妄立經會私刱菴舍以避征徭保伍容庇不覺察坐之

按宋史度宗本紀云云

金

太宗天會元年十月己亥上京慶元寺僧獻佛骨却之

按金史太宗本紀云云

海陵貞元三年以張浩張暉見僧法寶失大臣體命各杖之

按金史海陵本紀貞元三年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

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乙卯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陵建行宮其麓

正隆元年二月庚辰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十一月癸巳禁二月八日迎佛

按金史海陵本紀云云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甲戌除迎賽神佛禁令

按金史世宗本紀云云

大定十四年諭民無建佛寺

按金史世宗本紀大定十四年四月乙丑上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

大定二十六年幸諸佛寺

按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二十六年三月癸巳香山寺成幸其寺賜名大永安給田二千畝粟七千株錢二萬貫九月辛丑幸仙洞寺壬寅幸香林淨名二寺甲辰朔幸盤山上方寺因徧歷中盤天香感化諸寺

章宗承安四年二月庚午御宣華門觀迎佛

按金史章宗本紀云云

宣宗貞祐三年五月壬戌降空名宣勑紫衣師德號度牒以補軍儲八月丙申諭樞密院撤合輦所簽軍有具戒僧人可罷遣之

按金史宣宗本紀云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十三卷目錄

釋教部彙考五

元

總一則　憲宗一則　世祖中統三則　至元二十五則　成宗元貞一則　大德十則　武宗至大四則　仁宗皇慶二則　延祐七則　英宗至治三則　泰定帝泰定四則　致和一則　文宗天曆二則　至順三則　順帝元統一則　至元四則　至正九則

神異典第六十三卷

釋敎部彙考五

元

元設宣政院掌釋敎僧徒及吐蕃之境置院使同知副使參議經歷都事照磨之屬諸元帥府招討司安撫司萬戸府皆隸焉

按元史百官志宣政院秩從一品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遇吐蕃有事則爲分院往鎭亦別有印如大征伐則會樞府議其用人則自爲選其爲

選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至元初立總制院領以國師二十五年因唐制吐蕃來朝見於宣政殿之故更名宣政院置院使二員同知二員副使二員參議二員經歷二員都事四員管勾一員照磨一員二十六年置斷事官四員二十八年增僉院同僉各一員元貞元年增院判一員大德四年罷斷事官至大初省院使一員至治三年置院使六員天曆二年罷功德使司歸宣政定置院使一十員從一品同知二員正二品副使二員從二品僉院二員正三品同僉三員正四品院判三員正五品參議二員正五品經歷二員從五品都事三員從七品照磨一員管勾一員並正八品掾史十五人蒙古必闍赤二人回回掾史二人怯里馬赤四人知印二人宣使十五人典吏有差

斷事官四員從三品經歷知事各一員令史五人知印奏差譯史通事各一人至元二十五年始置

客省使秩從五品大使二員副使一員至元二十五年置

大都規運提點所秩正四品達魯花赤一員提點

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二十八年置

上都規運提點所秩正四品達魯花赤一員提點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知事一員至元二十八年置

大都提舉資善庫秩從五品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掌錢帛之事至元二十六年置

上都利貞庫秩從七品提領一員副使一員掌飲膳好事金銀諸物元貞元年置

大濟倉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

典教寺管房提領一員

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秩從二品宣慰使五員

經歷二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捕盜官二員儒學教授一員鎭撫二員其屬二

脫思麻路軍民萬戸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萬戸一員副達魯花赤一員副萬戸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鎭撫一員

西夏中興河州州等處軍民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同知一員治中一員府判二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屬官稅務提領寧河縣官寧河脫脫禾孫五員寧河弓甲匠達魯花赤知事一員

洮州元帥府秩從三品達魯花赤一員元帥二員

十八族元帥府秩從三品達魯花赤一員元帥一員同知一員知事一員

積石州元帥府達魯花赤一員元帥一員同知一員知事一員脫脫禾孫一員

禮店文州蒙古漢軍西蕃軍民元帥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元帥一員同知一員經歷知事各一員

鎮撫二員蒙古奧魯官一員蒙古奧魯相副官一員

禮店文州蒙古漢軍奧魯軍民千戸所秩從五品達魯花赤一員千戸一員副千戸一員總把五員百戸八員

禮店文州蒙古漢軍西蕃軍民上千戶所秩正四品達魯花赤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新附千戶二員

禮店階州西水蒙古漢軍西蕃軍民總把二員

吐蕃等處招討使司秩正三品招討使二員知事一員鎮撫一員其屬附

脫思麻探馬軍四萬戶府秩正三品萬戶五員千戶八員經歷一員鎮撫一員

脫思麻路新附軍千戶所秩從五品達魯花赤一員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

文扶州西路南路底牙等處萬戶府秩從三品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二員

鳳翔等處千戶所秩從五品達魯花赤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

慶陽寧環等處管軍總把一員

文州課程倉糧官一員

岷州十八族週迴捕盜官二員

常陽帖城阿不籠等處萬戶府秩從三品達魯花

赤一員千戶一員

階文扶州等處蕃漢軍上千戶所秩正五品達魯花赤一員千戶二員

貴德州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同知州判各一員

脫脫禾孫一員捕盜官一員

必呈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員萬戶四員

松潘宕疊威茂州等處軍民安撫使司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安撫使一員同知一員僉事一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鎮撫一員威州保寧縣茂州文山縣文川縣皆隸焉

靜州茶上必里溪安鄉等二十六族軍民千戶所達魯花赤一員千戶一員

龍木頭都畱等二十二族軍民千戶所達魯花赤一員千戶一員

岳希蓬蘿蔔村等處二十二族軍民千戶所達魯花赤一員千戶一員

折藏萬戶府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

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宣慰使四員同知

二員副使一員經歷都事各二員捕盜官三員鎮
撫二員
朶甘思田地裏管軍民都元帥府都元帥一員經
歷一員鎮撫一員
剌馬兒剛等處招討使司達魯花赤一員招討使
一員經歷一員
奔不田地裏招討使司招討使一員經歷一員鎮
撫一員
奔不兒亦思剛百姓達魯花赤一員

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寧遠等處軍民安撫使司
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員安撫使一員同知一員
副使一員僉事一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鎮撫
二員
六番招討使司達魯花赤一員招討使一員經歷
一員知事一員雅州嚴道縣名山縣隸之
天全招討使司達魯花赤一員招討二員經歷知
事各一員
魚通路萬戶府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經歷知

事各一員黎州隷之

碉門魚通等處管軍守鎮萬戶府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二員經歷知事各一員鎮撫二員千戶八員百戶二十員彈壓四員

長河西管軍萬戶府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二員

長河西裏管軍招討使司招討使二員經歷一員

朶甘思招討使一員

朶甘思哈答李唐魚通等處錢糧總管府達魯花赤一員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答刺答脫脫禾孫一員哈裏脫脫禾孫一員朶甘思瓮吉剌滅吉思千戶一員

亦思馬兒甘萬戶府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二員

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宣慰使五員同知二員副使一員經歷一員鎮撫一員捕盜司官一員其屬附見

納里速古兒孫元帥二員

烏思藏管蒙古軍都元帥二員

擔裏管軍招討使一員

烏思藏等處轉運一員

沙魯思地裏管民萬戶一員

搽里八田地裏管民萬戶一員

烏思藏田地裏管民萬戶一員

速兒麻加瓦田地裏管民官一員

撒剌田地裏管民官一員

出蜜萬戶一員

嗷籠答剌萬戶一員

思答籠剌萬戶一員

伯木古魯萬戶一員

湯卜赤八千戶四員

加麻瓦萬戶一員

扎由瓦萬戶一員

牙里不藏思八萬戶府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千戶一員擔裏脫脫禾孫一員

迭兒軍萬戶府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初厚江八千戶一員卜兒八官一員

憲宗元年夏六月以僧海雲掌釋教事

按元史憲宗本紀云云

世祖中統元年十二月以梵僧八合思八爲帝師授以玉印統釋教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中統三年作佛事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三年十一月乙酉太白犯鉤鈐丁亥勅聖安寺作佛頂金輪會十二月作佛事於昊天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

中統四年以建太廟作佛事

按元史世祖本紀中統四年三月癸卯初建太廟

按續文獻通考建太廟命僧作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

至元元年遣僧祈雨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元年四月壬子東平太原平陽旱分遣西僧祈雨

至元二年詔州郡設僧錄等官設三學講三禪會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年二月甲子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爲中選以有德業者爲州郡僧

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于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

至元三年詔僧道祈福以僧機爲總統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三年夏四月庚午勅僧道祈福於中都寺觀詔以僧機爲總統居慶壽寺

至元四年春正月禁僧官侵理民訟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六年作佛事於太廟詔升國師八思巴號大寶法王賜玉印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六年十二月作佛事於太廟七晝夜　按八思巴傳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世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至元六年詔頒行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

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至元七年禁僧冒據民田更定其服色是年啓建白傘蓋佛事歲以爲常請膽巴金剛上師住持仁王寺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七年閏十一月詔諭西夏提刑按察司管民官禁僧徒冒據民田十二月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勅更定僧服色　按祭祀志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段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刹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用諸色儀仗社直迎引傘蓋周遊皇城內外云與衆生祓除不祥導迎福祉歲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書省奏請先期中書奉旨移文樞密院八衞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擡舁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壇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壇每壇擎執擡舁二十六人鈸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大樂鼓板杖鼓篳篥龍笛琵琶箏纂七

邑四百人興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三百二十四人凡執役者皆官給鎧甲袍服器仗以鮮麗整齊爲尚珠玉金繡裝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餘里都城士女閭閻聚觀禮部官點視諸色隊仗刑部官巡綽喧鬧樞密院官分守城門而中書省官一員總督視之先二日於西鎭國寺迎太子遊四門舁高塑像具儀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請傘蓋於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衞隊仗列殿前諸色社直暨諸壇面列崇天門外迎引出宮至慶壽寺具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由東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於五德殿門外搭金脊吾殿綵樓而觀焉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復恭置御榻上帝師僧衆作佛事至十六日散謂之游皇城六月中上京亦如之

按續文獻通考至元七年詔請膽巴金剛上師住持仁王寺普度僧員

至元八年五月己巳修佛事於瓊華島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九年遣使祀興國寺又集僧誦大藏經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九年春正月勅燕王遣使持香旛祀五臺興國寺秋七月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二月建大聖壽萬安寺

至元十一年以亦鄰眞襲帝師位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一年三月帝師八合思八歸土番國以其弟益鄰眞襲位建大護國仁王寺成

至元十三年設資戒會又命國師作佛事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三年二月辛酉車駕幸上都設資戒大會於順德府開元寺閏三月甲子禁西番僧持軍器九月壬辰朔命國師益鄰眞作佛事於太廟辛酉設資戒會於京師

至元十四年二月詔以僧亢吉益鄰眞加加瓦並爲江南總攝掌釋教除僧租賦禁擾寺宇者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十六年命散都修佛事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

府帝師卒勅設齋賜號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夏四月令泉州僧依宋例輸稅以給軍餉五月丙寅勅江南僧司文移毋輙入遞七月命散都修佛事十有五日八月置大護國仁王寺總管府十二月建聖壽萬安寺於京城帝師亦鄰吉卒勅諸國教師禪師百有八人卽大都萬安寺設齋圓戒賜衣　按八思巴傳至元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至元十七年立都功德使司賜國師掌教所印又印造戒本頒諸路僧人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三月乙卯立都功德使司從二品掌奏帝師所統僧人五月辛酉賜國師掌教所印十二月勅鏤板印造帝師八合思八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僧人

至元十九年罷都功德使司詔帝師答耳麻八剌剌吉統領釋教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夏四月禁土番僧給驛太煩擾害於民自今非奉旨勿給秋七月闍婆國貢金佛塔冬十一月罷都功德使脫烈其修設佛事妄費官物皆徵還之十二月詔立帝師荅耳麻八剌剌吉塔掌玉印統領諸國釋敎造帝師八合思八舍利塔

至元二十年春三月臺臣言五臺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役重詔罷之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一年以宋陵冢金銀寶器修天衣寺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一年春二月立法輪竿於大內萬壽山高百尺秋九月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眞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

至元二十二年毀宋郊天臺爲佛寺大集諸路僧作資戒會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毀宋郊天臺桑哥言楊璉眞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錢塘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爲南郊皆勝

地也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寺勅毀郊天臺亦建寺焉辛卯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造十二月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命帝師也憐八合失甲自羅二思八等遞作佛事於萬安興教慶壽等寺凡一十九會

至元二十三年以亦攝思憐爲帝師命西僧作佛事凡三十會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以江南廢寺田土爲人占據者悉付總統楊璉眞加修寺是歲以亦攝思憐爲帝師命西僧遞作佛事於萬壽山玉塔殿萬安寺凡三十會

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癸亥立尚乘寺是歲命西僧監臧宛卜卜思哥等作佛事坐靜於大殿寢殿萬壽山五臺山等寺凡三十三會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二十五年以宋宮室爲塔寺改釋教總制院爲宣政院是歲作佛事凡五十四會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江淮總攝楊璉眞加言以宋宮室爲塔一爲寺五已成詔以水陸地百五十頃養之夏四月甲戌萬安寺成佛像及窻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遼陽省新附軍逃還各衞者令助造尚書省仍命分道招集之冬十月瀛國公趙㬎學佛法於土番十一月改釋教總制院爲宣政院秩從一品印用三臺十二月命亦思麻等七百餘人作佛事坐靜於玉塔殿寢殿萬壽山護國仁王等寺凡五十四會

至元二十六年詔集僧誦梵寺所貯經命帝師及西僧作佛事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冬十二月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俾爲歲例幸大聖壽萬安寺置旃檀佛像命帝師及西僧作佛事坐靜二十會

至元二十七年立營田提舉司掌僧寺貲產禁諸王遣僧建寺擾民是歲作佛事凡七十二會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七年三月立江南營田

提舉司秩從五品掌僧寺貲産六月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九月乙巳禁諸王遣僧建寺擾民是歲命帝師西僧遞作佛事坐靜於萬壽山厚載門茶罕腦兒聖壽萬安寺桓州南屏庵雙泉等所凡七十二會

至元二十八年以輦眞朮納思爲釋教都總統授吃剌思八斡節兒爲帝師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癸酉以隴西四川總攝輦眞朮納思爲諸路釋教都總統五月遣脫脫塔剌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淮總攝楊璉眞加等盜用官物辛亥罷脫脫塔剌海忽辛等理算僧官錢穀十二月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以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辛卯授吃剌思八斡節兒爲帝師統領諸國僧尼釋教事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至元二十九年給還楊璉眞加土田人口之隸僧坊者詔聽僧食鹽不輸課是歲修佛事七十二會

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九年春三月壬戌給還楊璉眞加土田人口之隸僧坊者初璉眞加重賂桑哥擅發宋諸陵取其寶玉凡發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攘盜詐掠諸贓爲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金銀珠玉寶器稱是臺省諸臣乞正典刑以示天下帝猶貸之死而給還其人口土田六月戊辰詔聽僧食鹽不輸課十二月命國師諸僧呪師修佛事七十二會

至元三十年冬十月戊申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是歲作佛事祈福五十一

按元史世祖本紀云云

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卽位以合剌思八斡節而爲帝師

按元史成宗本紀至元三十一年夏四月卽位六月以合剌思八斡節而爲帝師賜玉印冬十二月用帝師奏釋京師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賜諸鰥寡貧民鈔二百錠

成宗元貞元年以國忌飯僧七萬賜帝師佛冠及玉

印是歲大建佛寺

按元史成宗本紀元貞元年春正月壬戌以國忌即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二月製寶玉五方佛冠賜帝師三月以東作方殷罷諸不急營造惟帝師塔及張法師宮不罷四月丙午爲皇太后建佛事於五臺山以前工部尚書涅只爲將作院使領工部事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宋德柔爲工部尚書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眞定平陽太原大同河間大名順德廣平十路應其所需五月戊寅以魯國大長公主建佛寺於應昌給鈔千錠金五十兩九月乙亥用帝師奏釋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七人冬十二月荊南僧普照等僞撰佛書有不道語伏誅甲子賜帝師雙龍紐玉印

大德元年皇太后將往佛寺祈祝李元禮止之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元年春三月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封事止之五月給鈔千錠建臨洮佛寺

大德二年三月戊子詔僧人犯奸盜詐僞聽有司專

決輕者與僧官約斷約不至者罪之

按元史成宗本紀云云

大德二年命補陀僧使日本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三年春三月癸巳命妙慈弘濟大師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齎詔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常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秋七月庚辰中書省臣言江南諸寺佃戶五十餘萬本皆編民自楊總攝冒入寺籍宜加釐正從之

大德五年賜諸寺地仍賜鈔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五年春二月戊戌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百頃興教仍賜鈔萬五千錠上都乾元

寺地九十頃鈔皆如興教之數萬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南寺地百二十頃鈔如萬安之數七月癸丑詔禁畏吾兒僧陰陽巫覡道人呪師自今有大祠禱必請而行違者罪之命御史臺檢照宣政院并僧司案牘

大德六年詔僧犯罪御史臺與宣政院同鞫以星變命設水陸大會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六年春正月詔自今僧官僧人犯罪御史臺與內外宣政院同鞫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聽御史臺治之三月壬寅太陰犯輿鬼命僧設水陸大會七晝夜十一月詔江南寺觀凡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爲名者並輸租充役

大德七年罷修寺工役禁僧人以修寺擾民又罷白雲宗攝所仁王寺營田提舉司及僧官有妻者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七年三月罷修建僧寺工役夏四月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五月辛巳詔僧人與民均

當差役秋七月禁僧人以修建寺宇爲名齎諸王令旨乘傳擾民罷江南白雲宗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八月己丑罷護國仁王寺元設江南營田提舉司九月丙子罷僧官有妻者十一月甲子命依十二章斷僧官罪

大德八年以輦眞監藏爲帝師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八年春正月庚午以輦眞監藏爲帝師冬十一月丁卯復免僧人租壬申詔凡僧姦盜殺人者聽有司專決

大德九年以相加班爲帝師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九年春正月戊午帝師輦眞監藏卒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仍建塔寺二月乙未建大天壽萬寧寺三月庚戌以吃剌八思斡節兒姪相加班爲帝師冬十月常州僧錄林起祐以官田二百八十頃冒爲己業施河西寺勅募民耕種輸其租於官

大德十年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

按元史成宗本紀大德十年春正月戊午罷江南白

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五月癸未詔西番僧往還者不許馳驛給以舟車大德十一年武宗卽位以別不花建寺爲國祝釐詔厚賜之又詔諸寺僧誦藏經爲三宮祈福以中書省言詔省佛事又詔作佛事毋釋重囚

按元史武宗本紀大德十一年五月卽位六月徽政使佤頭等言別不花以私錢建寺爲國祝釐其父爲諸王斡忽所害請賜以斡忽所得歲賜命以五年與之甲寅勅內郡江南高麗四川雲南諸寺僧誦藏經爲三宮祈福八月丙午建佛閣於五臺寺九月皇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之給鈔萬七百錠有奇十一月建佛寺於五臺山十二月丁巳以中書省言國用浩穰民貧歲歉詔宣政院併省佛事中書省臣言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太寬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從之十二月勅內庭作佛事毋釋重囚以輕囚釋之

武宗至大元年立營繕署及白雲宗攝所又立萬億

河渠司以僧爲之又以西番僧爲翰林承旨是歲大建佛寺爲水陸大會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元年春二月發軍五千百人修五臺山佛寺己未以皇太子建佛寺立營繕署秩五品三月復立白雲宗攝所秩從二品設官三員五月丙子以西番僧從駕上都途中擾民禁之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八月戊申立中都萬億司寧夏立河渠司秩五品官二員參以二僧爲之冬十月甲辰從帝師請以釋教都總管朶兒只八兼領囊八地產錢物爲都總管府達魯花赤總其財賦以西番僧教瓦班爲翰林承旨乙巳改護國仁王寺昭應規運總管府爲會福院秩從二品十一月以軍五千人供造寺工役辛巳以銀七百五十兩鈔二千二百錠幣帛三百匹施昊天寺爲水陸大會癸未皇太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閏十一月勅河西僧戸準先朝定制從軍輸稅一與民同至大二年罷白雲宗攝所立頭陀禪錄司詔僧俗相犯照舊法治租稅亦不許奏免又詔封西僧子爲寧

國公賜金印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三月辛卯罷杭州白雲宗攝所立湖廣頭陀禪錄司六月以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番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且於僧無益僧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又言宣政院文案不檢褻於憲章有碍遵舊制爲宜並從之九月以大都城南建佛寺十二月封西僧迷不韻子爲寧國公賜金印至大三年營五臺寺改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爲崇祥監封僧亦憐眞乞烈思爲文國公是歲立規運總管府又改爲隆禧院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三年春正月營五臺寺役工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人夏四月改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爲崇祥監六月庚戌立規運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置提舉司資用庫大益倉隸之冬十月封僧亦憐眞乞烈思爲文國公賜金印十一月壬午改大崇恩福元寺規運總管府爲隆禧院秩從二品

國公賜金印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二年三月辛卯罷杭州白雲宗攝所立湖廣頭陀禪錄司六月以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番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且於僧無益僧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又言宣政院文案不檢覈於憲章有碍遵舊制爲宜並從之九月以大都城南建佛寺十二月封西僧迭不韻子爲寧國公賜金印

至大三年營五臺寺改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爲崇祥監封僧亦憐眞乞烈思爲文國公是歲立規運總管府又改爲隆禧院

按元史武宗本紀至大三年春正月營五臺寺役工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人夏四月改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爲崇祥監六月庚戌立規運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置提舉司資用庫大益倉隸之冬十月封僧亦憐眞乞烈思爲文國公賜金印十一月壬午改大崇恩福元寺規運總管府爲隆禧院秩從二品

至大四年仁宗卽位賜國師板的答鈔萬錠建寺又以西僧藏不班八爲國師賜玉印又大賜普慶寺

按元史仁宗本紀至大四年春正月武宗崩二月戊申罷運江南所印佛經御史臺臣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丁卯命西番僧非奉璽書驛劵及無西番宣慰司文牒者勿輙至京師仍戒黃河津吏驗問禁止罷總統所及各處僧錄僧正都綱司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三月庚寅帝卽位夏四月罷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頭陀白雲宗諸司五月癸未賜國師板的答鈔萬錠以建寺於舊城六月己未復置長信寺閏七月辛亥以西僧藏不班八爲國師賜玉印冬十月己巳勅繪武帝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月四上祭辛未賜大普慶寺金千兩銀五千兩鈔萬錠西錦綵緞紗羅布帛萬端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丁丑禁諸僧寺毋得冒侵民田辛巳罷宣政院理問僧人詞訟

仁宗皇慶元年陞崇祥監爲崇祥院置五臺寺濟民

局又賜西僧金幣及諸寺地勑拘還回回合的先降
璽書

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元年春正月癸卯勑諸僧犯奸盜詐僞鬬訟仍令有司專治之己未陞崇祥監爲崇祥院秩正二品二月壬申遣使賜西僧金五千兩銀二萬五千兩幣帛三萬九千九百匹三月置五臺寺濟民局秩從五品賜汴梁路上方寺地百頃夏四月辛未給鈔萬錠修香山永安寺六月壬申賜崇福寺河南官地百頃十二月勑回回合的如舊祈福凡詞訟悉歸有司仍拘還先降璽書

皇慶二年勑修佛事以蔬食毋釋重四諸王駙馬佛寺毋徵田擾民僧俗辨訟令有司及主僧同問

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二年春二月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四百四十勑遵舊制易以蔬食丁亥功德使亦憐眞等以佛事奏釋重四不允賜西僧搠思吉斡節兒鈔萬錠夏四月乙酉御史臺臣言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臣僚土田每歲徵租亦極

爲擾民請悉革其弊制曰可六月乙亥詔諭僧俗辨訟有司及主僧同問續置土田如例輸稅秋七月癸巳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九月以相兒加思巴爲帝師勅鎭江路建銀山寺勿徙寺傍塋冢

延祐元年以作佛事擇釋獄囚

按元史仁宗本紀延祐元年三月乙巳以僧人作佛事擇釋獄囚命中書審察閏三月罷呪僧月給俸六月甲辰拘河西僧免輸租賦璽書

延祐二年春正月己巳置大聖壽萬安寺都總管府秩正三品二月庚子詔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爲帝師賜玉印仍詔天下冬十月授白雲宗主沈明仁榮祿大夫司空

按元史仁宗本紀云云

延祐三年賜諸寺田置織佛像提調所禁僧以所佩印移文有司

按元史仁宗本紀延祐三年春正月壬戌賜上都開元寺江浙田二百頃華嚴寺百頃秋七月辛酉賜普慶寺益都田百七十頃八月戊戌置織佛像工匠提

調所秩七品設官二員十一月大萬寧寺住持僧米普雲濟以所佩國公印移文有司紊亂官政勅禁止之

延祐四年給帝師寺廩食及鈔禁總攝沈明仁以印移文有司

按元史仁宗本紀延祐四年春正月己未給帝師寺廩食鈔萬錠六月癸亥禁總攝沈明仁所佩司空印毋移文有司　按八思巴傳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庭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

延祐五年書金字藏經陞印經提舉司爲延福監置永福寺都總管府是歲以作佛事釋囚

按元史仁宗本紀延祐五年二月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三月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夏四月陞印經提舉司爲延福監秩正三品九月甲戌以作佛事釋重囚三人輕囚五十三人辛巳置大永福寺都總管府秩三品冬十月勅僧人除宋

舊有及朝廷撥賜土田免租稅餘田與民一體科徵壬辰建帝師巴思八殿於大興教寺給鈔萬錠延祐六年授僧從吉祥等大司空司徒及開府儀同三司又大賜諸寺鈔仍陞乾元寺提點所爲總管府是歲以作佛事釋輕重囚

按元史仁宗本紀延祐六年春二月特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空加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賜大興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六月壬子賜大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繕修之費仍陞其提點所爲總管府給銀印秩正三品給鈔四十萬錠秋七月甲戌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勅按問全寧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命分簡奴兒及流囚罪稍輕者屯田肇州九月癸巳以作佛事釋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囚六八十月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强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有旨朕知沈明仁姦惡其嚴鞫之

延祐七年英宗以白雲宗攝沈明仁坐罪詔籍冒爲白雲僧者爲民罷諸僧濫爵及卽位以西僧爲法師授金印大作佛事建佛寺又詔各郡建帝師殿名西僧赴京師

按元史仁宗本紀延祐七年春正月辛卯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旣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逮赴江浙併治其罪從之　按英宗本紀七年春正月仁宗崩二月壬子罷造永福寺丁巳修佛事丁卯白雲宗攝沈明仁爲不法坐罪詔籍江南冒爲白雲僧者爲民己巳修鎭雷佛事於京城四門罷上都乾元寺規運總管府奪僧輦眞吃剌思等所受司徒國公制仍銷其印三月帝卽位甲午作佛事於寶慈殿夏四月以西僧牙八的里爲元水延教三藏法師授金印乙丑仁宗喪卒哭作佛事七日五月己卯禁僧馳驛仍收元給璽書壬寅監察御史請罷僧道濫爵及建寺之費丙午御史劉恆請興義倉及奪僧道官六月京師疫修佛事於萬壽山辛酉

詔免僧人雜役辛未修寧夏欽察魯佛事給鈔二百一十二萬貫秋七月乙未賜西僧沙加鈔萬五千貫九月甲申建壽安山寺給鈔千萬貫冬十月壬子作佛事於文德殿四十日庚申勅譯佛書乙丑幸大護國仁王寺帝師請以醮八兒監藏爲土番宣慰司都元帥從之庚午命拜住督造壽安山寺十一月丁亥作佛事於光天殿丁酉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十二月庚戌鑄銅爲佛像置玉德殿壬戌名西僧輦眞哈剌思赴京師勅所過郡縣肅迎己巳勅罷明年二月八日迎佛

英宗至治元年大建佛寺作佛像及金浮屠又金書西番經製御服珠袈裟又以僧法洪爲司徒遣使賜西番僧金銀幣帛有差

按元史英宗本紀至治元年春正月丁丑修佛事於文德殿以壽安山造佛寺置庫掌財帛秩從七品二月己酉作仁宗神御殿於普慶寺辛亥調軍三千五百人修上都華嚴寺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幣帛萬匹監察御史觀音保

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諫造壽安山佛寺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竄於奴兒干地丁卯以僧法洪爲釋源宗主授榮祿大夫司徒三月丙子建帝師八思巴寺於京師辛巳遣使賜西番撒思加地僧金二百五十兩銀二千二百兩袈裟二萬幣帛旛茶各有差壬午遣呪師朶兒只往牙濟班卜二國取佛經癸未製御服珠袈裟乙酉寶集寺金書西番波若經成置大內香殿益壽安山造寺役軍五月丙子毀上都回回寺以其地營帝師殿丁亥修佛事於大安閣六月作金浮屠於上都藏佛舍利冬十二月車駕幸西僧灌頂寺命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詣西番受具足戒賜金千三百五十兩銀四千五十兩幣帛萬匹鈔五十萬貫乙丑置中瑞司冶銅五十萬斤作壽安山寺佛像

至治二年以西僧爲司徒又以西僧疾詔爲釋四復賜鈔遣迎帝師於宣德府是歲稅江浙僧寺田括僧有妻者爲民

按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二年春正月癸巳以西僧羅

藏爲司徒二月西僧亦思剌蠻展普疾詔爲釋大辟四一人笞罪二十八人三月庚辰勑江浙僧寺田除宋故有永業及世祖所賜者餘悉稅之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九月辛亥幸壽安山寺賜監役官鈔人五千貫丙寅西僧班吉疾賜鈔五萬貫十一月括江南僧有妻者爲民乙卯遣西僧高主瓦迎帝師宣德府十二月西僧灌頂疾請釋囚帝曰釋囚祈福豈爲師惜朕思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

至治三年建佛寺勑金書藏經又勑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又勑釋囚放生是年泰定帝卽位大作佛事

按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三年春正月壬寅命太僕寺僧給牝馬百匹供世祖仁宗御容殿祭祀二月癸亥朔作上都華嚴寺八思巴帝師寺及拜住第役軍六千二百人丁亥勑金書藏經二部命拜住等總之夏四月壬戌朔勑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甲戌勑都功德使闊兒魯至京師釋囚大辟三十一人杖五十七以上者六十九人放籠禽十萬令有司償其直

勅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臺萬聖祐國寺作水陸佛事七晝夜　按泰定帝本紀至治三年八月即位冬十月癸亥修佛事於大明殿十一月車駕次於中都修佛事於昆剛殿十二月丙子命嶺北守邊諸王徹徹禿月修佛事以却寇兵己卯命僧作佛事於大內以厭雷塑馬哈吃剌佛像於延春閣之徽清亭下

泰定帝泰定元年大作佛事受戒於帝師又繪帝師像頒各行省俾塑祀之是歲宋本等請罷僧濫爵張珪等請罷功德使司稅僧田遣僧有妻者爲民不聽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元年春正月命僧諷西番經於光天殿二月己未修西番佛事於壽安山寺曰星吉思吃剌曰闊兒魯弗卜曰水朶兒麻曰颯間卜里喃家經僧四十八人三年乃罷甲子作佛事命僧百八人及倡優百戲導帝師游京城癸未宣諭也里可溫各如教具戒三月監察御史宋本李嘉賓傅巖起言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夏四月修佛事於壽昌

殿甲戌命呪師作佛事厭雷六月丁卯大幄殿成作鎭雷坐靜佛事辛未修黑牙蠻答哥佛事於水晶殿癸酉帝受佛戒於帝師秋七月丙午以畏兀字譯西番經置長慶寺以宦者阿亦伯爲寺卿八月辛未繪帝師八思巴像十一頒各行省俾塑祀之九月乙巳昭獻元聖皇后忌日修佛事飯僧萬萬人冬十月丙子命帝師作佛事於延春閣辛丑造金寶蓋飾以七寶貯佛舍利　按張珪傳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灾異詔百官集議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議曰累朝斡耳朵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鎭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僧其目明年卽指爲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

況佛以清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己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潔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

泰定二年詔僧寺續置田與民均役罷西僧修佛事及金書藏經是歲帝與皇后俱受佛戒於帝師濮州鄄城縣請徙堯冢上佛寺御史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俱不報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二年正月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僧富諸寺觀田土非宋舊置幷累朝所賜者請仍舊制與民均役從之二月己亥命西僧作燒壇佛事於延華閣四月丁酉濮州鄄城縣言城西堯冢

上有佛寺請從之不報七月癸亥修大乾元寺庚午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壬申御史臺臣言西僧修佛事所費不貲於國無益宜除罷從之冬十月乙未皇后亦憐眞八剌受佛戒於帝師丁巳幸大承華普慶寺祀昭獻元聖皇后於影堂賜僧鈔千錠十二月乙酉帝復受佛戒於帝師　按帝師八思巴傳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凉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戸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

泰定三年大修佛事建寺書經鑄銅佛像以帝師兄尚公主錫王爵賜帝師金銀鈔幣以萬計又賜諸寺鈔及土田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三年春二月乙未修佛事

厭雷於崇天門丙申建顯宗神御殿於盧師寺賜額曰大天源延壽寺勅以金書西番字藏經甲戌建殊祥寺於五臺山賜田三百頃三月甲子命功德使司簡歲修佛事一百二十七遣僧修佛事於臨洮鳳翔星吉兒宗山等處五月乙巳修鎮雷佛事三十一所乙卯以帝師兄鎖南藏卜領西番三道宣慰司事尚公主錫王爵秋七月壬子皇后受牙蠻答哥戒於水精殿甲寅幸大乾元寺勅鑄五方佛銅像九月辛亥命帝師還京修灑淨佛事於大明興聖隆福三宮冬十月壬午帝師以疾還撒思加之地賜金銀鈔幣萬計勅中書省遣官從行備供億賜大天源延聖寺鈔二萬錠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搆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爲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

十一月癸卯中書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釋重囚有乖政典請罷之有旨自今當釋者勅宗正府審覆以皇子小薛夜啼命帝師修佛事釋重囚三人置大承華普慶寺總管府罷規運提點所　按帝師八思巴傳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鬭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

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鐵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於四方爲害不可勝言

泰定四年皇子受佛戒於智果寺以西僧爲帝師賜玉印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泰定四年春正月庚申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於智果寺二月帝師參馬亦思吉思卜長出亦思宅卜卒命塔失鐵木兒紐澤監修佛事三月命西僧作止風佛事夏四月甲午以西僧公哥列思巴冲納思監藏班藏卜爲帝師賜玉印仍詔諭天下僧冬十月癸卯命帝師作佛事於大天源延聖

寺

致和元年作佛事帝受佛戒於帝師

按元史泰定帝本紀致和元年春正月命帝師修佛事於禁中三月乙卯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庚辰命僧千人修佛事於鎮國寺丙戌詔帝師命僧修佛事於鹽官州仍造浮屠二百一十六以厭海溢

文宗天曆元年大作佛事

按元史文宗本紀天曆元年秋九月命高昌僧作佛事於延春閣又命也里可溫於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冬十月己丑朔命西僧作佛事十一月辛未遣西僧作佛事於興和新內戊寅作佛事於五臺寺十二月丙午幸大崇恩福元寺謁武宗神御殿分命諸僧於大明殿延春閣興聖宮隆福宮萬歲山作佛寺又命西僧百人作佛事於徽猷閣七日

天曆二年建佛寺置總管府及營繕提點總其工役並給以永業又大作佛事受佛戒於帝師給金銀鈔幣送故帝師舍利還其國免僧尼一切徭役

按元史文宗本紀天曆二年春正月丙寅帝幸大崇恩福元寺己巳賜內外軍士四萬二千二百七十人鈔各一錠作佛事中書省臣言佛事歲費以今較舊增多金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請悉減汰從之二月建遊皇城佛事三月己巳命改集慶潛邸建大龍翔集慶寺夏四月丁酉給鈔萬錠爲集慶大龍翔寺置永業河南廉訪司言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飢乞括江淮僧道餘粮以賑從之五月以儲慶司所貯金三十錠銀百錠建大承天護聖寺乙亥幸大聖壽萬安寺作佛事於世祖神御殿又於玉德殿及大天源延聖寺作佛事秋八月庚子命阿榮趙世安督造建康龍翔集慶寺甲寅置隆祥總管府秩正三品總建大承天護聖寺工役九月乙卯朔作佛事於大明殿興聖隆福諸宮市故宋太后全氏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己未立龍翔萬壽營繕提點所海南營繕提點所並秩正四品隸龍翔總管府冬十月己丑立大承天護聖寺營繕提點所秩正五品甲辰畏兀僧百八人作

佛事於興聖殿戊申作佛事於廣寒殿庚戌以親祀太廟禮成詔天下罷大承天護聖寺工役十一月乙卯以立皇后詔天下受佛戒於帝師作佛事六十日后八不沙請爲明宗資冥福命帝師率羣僧作佛事七日於大天源延聖寺皇后以銀五萬兩助建大承天護聖寺西夏僧總統封國公冲卜卒其弟監藏班藏卜襲職仍以璽書印章與之丙寅改普慶修寺人匠提舉司爲營繕提點所秩從五品隸隆祥總管府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頃賜大龍翔集慶寺及大崇禧萬壽寺十二月以西僧輦眞吃剌思爲帝師詔僧尼徭役一切無有所與辛卯命帝師率其徒作佛事於凝暉閣詔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僧還俗者聽復爲僧己亥遣使驛致故帝師舍利還其國給以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千五百錠幣五千匹壬寅命江浙行省印佛經二十七藏甲辰以明年正月武宗忌辰命高麗漢僧三百四十人預誦佛經二藏於大崇恩福元寺壬子織武宗御容成卽神御殿作佛事

按蓋苗傳苗擢監察御史天曆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爲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刱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旣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

至順元年帝及皇后燕王明宗皇子並受佛戒大賜諸寺鈔幣田土爲永業遣使齎金銀詣杭州書佛經命河南諸行省誦藏經是歲以中書省臣言減上都歲作佛事百六十五所爲百四所永爲例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春正月遣使齎金千五百兩銀五百兩詣杭州書佛經賜海南大興龍普明

寺鈔萬錠市永業地戊寅賜隆禧總管府田千頃二月丁酉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納答剌並受佛戒己亥命明宗皇子受佛戒詔諭樞密院以屯田子粒鈔萬錠助建佛寺免其軍卒土木之役命市故瀛國公趙㬎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吾建寺爲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夏四月壬午朔命西僧作佛事於仁智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終罷以陝西饑勅有司作佛事七日壬辰以所籍張珪諸子田四百頃賜大承天護聖寺爲永業壬寅括益都般陽寧海閑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承天護聖寺爲永業立益都廣農提舉司及益都般陽寧海諸提領所並隸隆祥總管府五月己卯遣使詣五臺山作佛事六月命河南湖廣江西甘肅行省誦藏經六百五十部施鈔三萬錠秋七月命西僧爲皇子燕王作佛事閏七月籍鎖住野里牙等庫藏田宅奴僕牧畜給大承天護聖寺爲永業中書省臣言內外佛寺三百六十七所用金銀鈔幣不貲今國用不充宜從裁省命省人及宣政院

臣裁減上都歲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爲百四所令有司永爲歲例八月有言蔚州廣靈縣地產銀者詔中書大禧院遣人涖其事歲所得銀歸大承天護聖寺辛酉以世祖是月生命京師率僧百七十人作佛事九月丙午命西僧作佛事於大明殿至治初以白雲宗田給壽安山寺爲永業至是其僧沈明琦以爲言有旨令中書省改正之十一月命帝師率西僧作佛事內外凡八所以是日始歲終罷十二月詔龍翔集慶寺工役佛事江南行臺悉給之丁卯命西僧於興聖光天宮十六所作佛事

至順二年加僧寶峯司徒立廣教總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又以僧爲國師賜金玉印大建寺作佛事以金書佛經是歲以宣政院臣言列聖神御殿及諸寺佛事歲二百十六勅汰其十六爲定式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二年春正月庚辰住持大承天護聖寺僧寶峯加司徒丁亥以壽安山英宗所建寺未成詔中書省給鈔十萬錠供其費仍命燕鐵木兒撒迪等總督其工役戊子以晉邸部民劉元良等

二萬四千餘戶隸壽安山大昭孝寺爲永業戶二月戊申立廣教總管府以掌僧尼之政凡十六所曰京畿山後道曰河東山右道曰遼東山北道曰河南荆北道曰兩淮江北道曰湖北湖南道曰浙西江東道曰浙東福建道曰江西廣東道曰廣西兩海道曰燕南諸路曰山東諸路曰陝西諸路曰甘肅諸路曰四川諸路曰雲南諸路秩正三品府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宣政院選流內官擬注以聞總管則僧爲之己未命西僧爲皇子古納答剌作佛事一周歲甲子中書省臣言陛下不用經費不勞人民創建大承天護聖寺臣等願上謁所易鈔本十萬錠銀六百錠助建寺之需從之甲戌命田賦總管府稅鑛銀輸大承天護聖寺三月特令沙津愛護持必剌忒納失里爲三藏國師賜玉印戊子以西僧旭你迭八答剌班的爲三藏國師賜金印以籍入速速班丹徹理帖木兒貲產賜大承天護聖寺爲永業庚子以將幸上都命西僧作佛事於乘輿次舍之所夏四月命西僧於五臺及霧靈山作佛事各一月爲皇太

子古訥答刺祈福發衛卒三千助大承天護聖寺工役詔以泥金畏兀字書無量壽佛經千部五月丙戌太禧宗禋院臣言累朝所建大萬安等十二寺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歲例給糧今其徒猥多請汰去九百四十三人制可乙未詔以泥金書佛經一藏甲辰宣政院臣言舊制列聖神御殿及諸寺所作佛事每歲計二百十六今汰其十六爲定式制可秋七月命西僧於大都萬歲山憫忠閣作佛事起八月八日至車駕還大都日止九月御史臺臣言大聖壽萬安寺壇主司徒嚴吉祥盜公物畜妻孥宜免其司徒壇主之職從之冬十月辛酉命西僧作佛事於興聖宮十有五日

至順三年置興瑞司掌中宮佛事以作佛事釋囚遣使往帝師所居以珠織制書諭其屬仍分賜鈔幣又給僧司徒印是歲寧宗即位以皇弟受戒於西僧

按元史文宗本紀至順三年三月置興瑞司掌中宮歲作佛事秩正三品乙未以帝師泛舟於西山高梁河調衛士三百挽舟四月以作佛事祈福釋御史臺

所囚定興劉縣尹及刑部囚二十六人五月遣使往帝師所居撒思吉牙之地以珠織制書宣諭其屬仍給鈔四千錠幣帛各五千匹分賜之辛卯復以司徒印給萬安寺僧嚴吉祥詔給鈔五萬錠修帝師巴思八影殿秋七月乙亥命僧於鐵幡竿修佛事施金百兩銀千兩幣帛各五百匹布二千匹鈔萬錠　按寧宗本紀至順三年十月帝卽位以皇弟燕帖古思受戒於西僧加兒麻哇剌

順帝元統二年詔節佛事冗費

按元史順帝本紀元統二年春正月癸卯勅僧道與民一體充役三月甲辰中書省臣言興和路起建佛事一路所費爲鈔萬三千五百三十餘錠請依上都大都例給饍僧錢節其冗費從之夏四月乙酉中書省臣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以世祖時較之歲增金三十八錠銀二百三錠四十兩繒帛六萬一千六百餘匹鈔二萬九千二百五十餘錠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從之

至元元年冬十二月詔凡有妻室之僧令還俗爲民

既而復聽爲僧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至元二年冬十一月丁巳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玥珞普華於西番爲僧十二月以燕鐵木兒居第賜灌頂國師曩哥星吉號大覺海寺塑千佛於其內

至元三年冬十二月徵西域僧伽剌麻至京師號灌頂國師賜玉印

至元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予僧人名爵

至正元年春正月命永明寺寫金字經一藏

按以上俱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至正二年以納麟言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治僧獄訟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納麟傳至正二年麟除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者舊僧彌戒徑山者舊僧惠洲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擬行省理問官秩四品以治僧獄訟從之

至正三年冬十二月丙申詔寫金字藏經

至正六年冬十二月甲申詔復立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宮財用規運總管府凡貸民間錢二十六萬餘錠

至正七年春二月甲戌朔與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三月壬申遣使修上都大乾元寺冬十一月撥山東地土十六萬二千餘頃屬大承天護聖寺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午朔用帝師請釋放在京罪囚三月甲申詔修大承天護聖寺賜鈔二萬錠

按以上俱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至正十四年作朶思哥兒好事建佛寺皇太子以修佛事釋四

按元史順帝本紀至正十四年春正月丁丑帝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兒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爲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刺麻選僧一百八人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毋擾於民二月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江浙廢寺田歸之冬十一月皇太子修佛事釋京師死罪以下四　按帝師八思巴傳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

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四華言廻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喈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黨剌朶四華言廻遮施食也有曰典朶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搠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搠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鎭雷坐靜有曰吃剌察坐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曰古林朶思華言至尊大黑神廻遮施食也有曰歇白咱剌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蓋呪也有曰收札沙剌華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十頌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且八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

兒剛者其作答兒剛者或一作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

至正二十二年皇太子名西番高麗諸僧列坐清寧殿

按元史順帝本紀至正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皇太子常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麗諸僧皇太子日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省其義今聽佛法一夜即能曉焉於是頗崇尚佛學

至正二十四年秋八月禁止西番僧人好事

按元史順帝本紀云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十四卷目錄

釋教部彙考六

明太祖洪武七則　惠宗建文一則　成祖永
樂十則　仁宗洪熙一則　宣宗宣德二則
英宗正統三則　代宗景泰一則　英宗天
順三則　憲宗成化十二則　孝宗弘治七則
武宗正德九則　世宗嘉靖七則　神宗萬
曆一則
皇清
天聰一則　崇德一則　順治三則　康熙二
則

神異典第六十四卷

釋教部彙考六

明

太祖洪武四年詔徵高僧廣薦佛會

按宋濂蔣山寺廣薦佛會記洪武四年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高僧十人欽天監擇日於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建薦法會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移書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達諸冥期以畢集

洪武五年大建鍾山法會

按列朝詩集洪武五年正月十五日朝廷就鍾山寺大建法會普濟幽冥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御奉天殿集公侯百官宣諭建會之因禁天下屠宰上先齋戒一月以嚴法至正月十三日三鼓時上御奉天殿集公侯百官奉上佛表命禮部尚書齎赴鍾山啓建法會焚之十五日上服袞冕乘輦輅赴法會至日夕迎佛上率公侯百官臨法筵供佛行大禮樂用善世等曲先是十四日微雪呈祥尋卽開霽是夕星月在天風露湛寂絲竹迭奏燈火交輝禮儀之盛前古莫及

洪武六年封番僧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等王俱賜金章誥命

按明通紀洪武六年八月詔西番土番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甘朶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二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

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洪武十五年改善世院爲僧錄司設左右善世闡教講經覺義以司釋教之事是歲詔選高僧分侍諸王

按明會典國初置善世院洪武十五年改僧錄司正六品衙門設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職專釋教之事屬禮部其衙門南京建於天界寺永樂後北京建於大興隆寺今大興隆寺燬徙於大隆善寺 凡本司官俱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爲之不支俸如有文移以僧人掌行僕從以佃戶充役 凡僧有三等曰禪曰講曰教在外僧人府屬僧綱司州屬僧正司縣屬僧會司管領皆統於本司 凡本司官每月止朝朔望班列於西如遇慶賀頒詔等事行禮皆預班列於東 凡在京祭祀本司官皆不預在外同 凡內外僧官專一檢束天下僧人恪守戒律淸規違者從本司懲治若犯與軍民相干者從有司懲治

按明通紀十五年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僧道衍往燕

府住持慶壽禪寺

洪武二十年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爲僧

按明會典云云

洪武二十五年定僧官僧人服色又令造周知冊頒示天下僧寺

按明會典凡僧官僧人服色洪武二十五年令瑜珈僧許穿靴　凡僧人給授度牒洪武二十五年令本司造周知冊編次在京在外寺院僧人備開各年甲姓名字行及爲僧年月幷所給度牒字號頒示天下僧寺備照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有不同許獲送有司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罪如之其後不造歲久仍有詐僞者至正統五年令照舊造冊

洪武二十六年令試僧能通經典者給牒

按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令各司每三年考試能通經典者申送到部具奏出給度牒　凡各處額設寺俱有僧人住持從各寺僧人保舉有戒行通經典者僧綱等司申本司給與劄付其有錢糧大寺轉申禮部出給劄付

惠宗建文四年六月燕王卽位十月以僧道衍爲僧錄司左善世

按明通紀云云

成祖永樂二年擢僧道衍爲太子少保

按明通紀永樂二年四月擢左善世僧道衍爲太子少保始復姓姚賜名廣孝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上乃召還之

永樂四年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

按明通紀永樂四年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上在藩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卽位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按明外史方技傳釋子智光武定人洪武時奉命兩使烏斯藏榜葛剌泥八剌地湧塔諸國永樂時又使烏斯藏迎尚師哈立麻遂通番國諸經多所翻譯歷事六朝寵錫冠羣僧

永樂五年以諸郡請度牒僧千八百人發戍遼東甘

肅命西僧尚師哈立麻啓建法壇尋加封使領天下釋教

按明通紀永樂五年正月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披剃爲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上怒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啓建法壇薦祀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之後上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爲大國師並賜印

誥金幣等物宴之於華蓋殿

永樂六年禁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

按明會典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幷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永樂八年命番僧爲國師又遣使往西土徵尚師昆澤思巴

按明大政紀永樂八年九月庚申命番僧綿思吉等爲淨慈妙濟國師各給護勅俾自在修行遣內官闞僧齎書及銀幣往西土徵尚師昆澤思巴十月命番僧班丹藏卜等爲淨覺弘濟等國師把弁等爲禪師各給誥印

永樂十年十二月烏思藏尚師昆澤思巴來朝先遣人進舍利佛像

按明大政紀云云

永樂十五年禁僧尼私創菴院

按明會典云云

永樂十六年定度僧例幷僧人額數

按明會典永樂十六年定凡度僧例以十年一次先期禮部奏准在京行童從本寺具名在外從僧綱等司造冊給批俱由本司轉申禮部施行本部考試能通經典者給與度牒其僧人額數府不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

永樂十七年頒佛經佛曲

按明通紀永樂十七年秋御製佛曲成並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上甚喜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剎以祈福者徧兩京城內外云

永樂十九年西僧大寶法王來朝

按明通紀永樂十九年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倫義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仁宗洪熙元年賜釋智光號大國師錫以金印

按明外史方技傳仁宗頗信異教釋子有智光者亦賜號圓融妙慧淨覺弘濟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錫以金印英宗嗣位復加號西天佛子錫以玉印其崇信如此

宣宗宣德四年吳忠奏修圓果寺塔不許

按明通紀宣德四年二月工部尚書吳忠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爲國祝聖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爲之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止之勿勞吾民

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

按明會典云云

英宗正統元年復造僧人周知冊

按明通紀英宗正統元年十月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洪武中凡僧人給受度牒令本司造周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以下頒示天下僧寺凡遊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許拿送有司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罪如之其後不造歲久詐偽者多至是令覆照舊造（按前洪武二十五年會典云正統五年令照舊造冊與此年分互異）

正統十年賜大藏經於甘露寺

按續文獻通考正統十年春二月賜大藏經於甘露寺勑曰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大藏安置直隸鎮江府甘露禪寺永充供養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爲國家祝釐下爲生民祈福須務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重究之故諭

正統十三年修大興隆寺作佛事

按名山藏典謨記正統十三年二月修大興隆寺禁城西作佛事上臨幸焉寺初名慶壽金章宗時所創王振言其朽敝上大役軍民重修費物料鉅萬既成壯麗甲於京師

代宗景泰五年車駕擇日臨幸隆福寺以楊浩等上疏卽日罷行

按明通紀景泰五年四月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上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卽日罷行

按名山藏典謨記景泰四年三月大隆福寺成寺甲京師費以數十萬（按通紀作五年四月此作四年三月互異）

英宗天順元年勅賜中外寺額

按名山藏典謨記天順元年十月勅中外寺額曰眞

慶嘉福圓林觀音淨覺普壽南泉雲間慶寧永慶妙亨常樂顯寧惠明昭靈昭寧碧峰護國景會福巖靈雲報因報國大勝清源普利英臺慈會興善淨業廣福崇化法空廣惠延壽龍泉普濟靜仁業慶龍興凡四十寺十一月賜中外寺額曰清光永泰龍泉靈巖歸義隆安地藏重熙法幢延供華光普陀大雲海會智安福勝普應青塔陽坡穀積石佛夕照普安通法普仁嘉福法寧開化大寧法寶罔極永峰圓廣觀音顯法永福保安崇慶廣福圓眞凡四十寺

天順二年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

按明大政紀天順二年正月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徒多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數萬上召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散去

天順八年令僧年二十以上無度牒者勒還俗

按明會典天順八年令各處僧人年二十以上無度牒者卽便還俗有隱瞞年歲者幷其師治罪

憲宗成化二年三月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饑民

按明大政紀云云

成化四年封西僧爲法王佛子國師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四年四月封西僧劄巴堅參爲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敎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劄實巴爲淸修正覺妙慈普濟護國衍敎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鎖南堅參爲靜修弘善國師九月癸亥彗星見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僧徒過爲信待每遇生慼之辰輒費無限貲財建無益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櫻轎導用金吾計其奉養過於親王又朝廷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塡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雲南等處鑛場採辦不止如此而欲民富國安不可得也伏惟陛下革去法王等號勅止寺觀不

得建醮修齋節無益之賞罷不急之好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奏佛之無益從古論之今寵遇番僧有佛子國師法王名號儀衛過於王侯服玩擬於供御錦衣玉食徒類數百竭閭閻之脂膏奉虛幻之妄徒又多中國之人習爲番教圖寵貴者伏望資遣番僧使之還國若繫中國人追奪成命使供稅役如是則民生厚上納之命西天佛子劄實巴出所求田地歸民禮部請發遣番僧上曰恐失遠人心惟禁僧耳監察御史左鈺言比者言官陳言請革番僧名號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陛下是之及禮部欲行發遣又復停罷伏望師周孔之格言行堯舜之常道佛若有知必是臣言不報

成化六年上欲於西山建佛閣以六科給事中諫已之

按明大政紀成化六年五月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强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調官軍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

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曰歲荒民饑西山佛閣其亟已之

成化十年勑建塔葬大應法王撥官軍四千供役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十年三月崇王之國大應法王劄實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例建塔葬之撥官軍四千供役禮科給事中王坦言劄實巴夷狄之人假名釋氏陛下待之殊禮封之顯號特借此以撫其種類使不患邊耳如例祭葬之足矣而祭祀之品逾於王者造塔之費幾於山陵今畿甸饑饉連年餓殍載路卽以是費拯流離垂死之民豈不愈於厚一荒誕之胡僧哉上曰給事中言濫矣大應法王造塔比大慈法王已減三之二不許

成化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請禁給番僧金銀印信及造塔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十二年七月大學士商輅等條陳時政六事其一言哈密等處番人來京攜帶玉石多被細人誘引進貢計囑行戶高直賣官規取厚

利閑住番僧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給與金銀印信圖書其有死亡徒弟承襲更求造塔二者皆侵耗朝廷財物宜行禁治

成化十四年六月大慈恩寺禪師喃渴領占等乞給銀印許之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成化十五年以傳奉得官者二十餘人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十五年九月傳奉陞禪師結斡領占爲國師冠帶十月傳奉陞僧繼曉爲僧錄司左覺義闡十月陞大慈恩寺國師乳奴班丹爲灌頂大國師覺義綽吉堅參爲國師大隆善護國寺灌頂大國師班卓兒藏卜爲佛子國師著肐領占爲灌頂國師其以傳奉得官者四人十一月以傳奉得官者十七人

成化十八年九月大慈恩寺灌頂大國師劄實堅剉乳奴班班丹得陞爲西天佛子賜誥命衣帽等物

成化十九年二月命襄城侯李瑾統軍夫萬人修大慈恩寺

按以上俱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成化二十年建大鎭國永昌寺是年以傳奉得官者三十有七人

按明通紀成化二十年建大鎭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獄弁謫遠州先是僧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夤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美珠十餘金寶不可勝計乃言於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刱建佛寺大臣畏罪皆不言於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蝕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爲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餓死塡路賑濟無從可爲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聖德發內庫銀數十萬建大鎭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奸邪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庫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今

內而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張黻上疏論救幷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降宗州知州

按名山藏典謨記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大陞法王國師禪師以傳奉得官者三十有七人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繼曉革去國師爲民追奪其誥勑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幷追奪累次降勑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居住

按明通紀云云

孝宗弘治三年八月詔毀黃村尼寺禮部尚書耿裕侍郎倪岳周經皆正人力贊毀之

按明大政紀云云

弘治六年詔行取番僧領占竹以倪岳柴昇等上疏極論遂罷

按名山藏典謨記弘治六年十月行取番僧領占竹來居大慈恩寺禮部尚書倪岳等言領占竹被劾遣還復承名命騷驛傳啓倖門後難杜也上曰毋傳令自來禮科右給事中夏昂劾奏領占竹先因獻頂骨數珠骷髏法盌叨冒陞賞皇上登御革職遣還遠近稱快岳所諫阻豈區區一傳哉願皇上嚴邪正治忽之防也上猶未允工科給事中柴昇等上疏極論遂罷

弘治八年王雲鳳等上疏禁給度牒

按明大政紀弘治八年二月禮部祠祭郎中王雲鳳疏禁給度牒不報初尚書倪岳因災異疏弊政用四事曰懲邪慝禁給度牒停減齋醮議處宗室言甚剴切後度僧不止乃獨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嘉其有回天之力

弘治十二年以清寧宮成詔國師設壇慶讚

按名山藏典謨記弘治十二年十月以清寧宮成命

大能仁寺灌頂國師那卜堅參等設壇慶讚三日大學士劉健等言佛老異教宮庭禁地胡羯妄徒累日連朝喧雜掖庭驚動寢廟廢祖宗之法重聖德之累且以皇上至孝純誠保佑自天豈必假異術於宮禁然後可以上奉重慈祈永福壽哉臣平日尸素臨事乏規此等詔旨猝不與聞伏望速頒明詔撤壇斥僧臣不勝待罪俟命時科道官皆以爲言上曰卿言是顧永樂朝亦有之既府部科道皆極言上曰有舊事姑胥後

弘治十四年太監李興請建寺賜額隆禧陞僧錄司定錡右講經

按名山藏典謨記弘治十四年五月太監李興請建寺大興縣東皐村以祝聖更乞賜額護勑以僧錄司左覺義定錡住持得旨陞定錡右講經額寺曰隆禧

弘治十五年五月行取番僧國師領占竹於大慈恩寺禮部尚書張昇諫不允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弘治十六年詔建壽塔既而罷之

按明通紀弘治十六年詔建壽塔於朝陽門外旣而罷之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疏入有旨報罷

武宗正德二年造新寺於內苑陞慈恩能仁護國三寺禪師爲國師

按名山藏典謨記正德二年三月造新寺於內苑上習佛門焉因陞大慈恩寺禪師領占竹爲灌頂大國師大能仁寺禪師麻的寶哩塔西麻桜耶郙卜堅參大隆善護國寺禪師普肖藏卜爲國師皆予誥

正德四年八月陞大隆善護國寺國師普肖藏卜爲法王剌麻羅竹班卓班丹端竹班卓羅竹朶而只堅參俱爲左覺義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正德五年陞諸僧爲法王佛子及覺義都綱帝自命爲大慶法王給僧度牒數萬以廣番教

按名山藏典謨記正德五年四月陞大能仁寺國師那小堅參禪師劄巴藏播爲法王都綱那卜領占爲佛子公葛端竹堅播札失爲禪師大隆善護國寺剌毛綽卽羅竹爲佛子大慈恩寺國師乳如領占爲西天佛子華職國師哈剌札爲佛子剌麻也舍窩爲禪師六月陞大隆善寺禪師星吉班丹爲國師左覺義羅竹班等爲禪師剌麻卽竹爲左覺義三竹捨剌爲右覺義倫竹堅參爲都綱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領占捨剌札俱爲法王剌麻捨列星吉爲佛子也夫短竹爲禪師大能仁寺剌麻領占播爲都綱上自命曰大慶法王因鑄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給誥命鐫印曰天一十月陞國師羅竹班卓丹端竹爲灌頂大國師禪師領占陸竹爲國師給番僧度牒三萬漢僧道士各五千以廣番教

正德六年番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

按明通紀正德六年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傳旨因劾僧曰法王何爲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

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

正德七年十一月大慈恩寺法王乞修造僧房許之工部諫不聽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正德八年爲番僧修寺造塔賜大慶法王行童度牒聽其收度自便

按明大政紀正德八年七月西僧欲奪甘州民田地遣官督建僧寺禮部尚書劉春執不可止之時關中饑春力爭以爲不可大略謂非止病民邊警至不可支持必致擾害疏入幾兩月報下竟停之

按名山藏典謨記正德八年四月大役軍士爲番僧修大慈恩寺鬻爵贖罪以充費十月大慈恩寺灌頂大國師也舍窩死命造塔葬之工部及工科給事中執奏曰非故事上曰著爲令十一月賜大慶法王領占班丹番行童度牒聽其收度自便

正德九年正月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不宜創梵宇於西內時不能行

按明通紀云云

正德十年給大德法王國師誥命賜胡僧知三生法王金印袈裟

按名山藏典謨記正德十年二月保安寺大德法王綽吉我些兒爲其徒領占綽節兒綽供劄失請得爲正副使還居烏斯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貢幷給與國師誥命得入番熬設廣茶下禮部尚書劉春議不可令覆議春執奏詔與誥命罷設茶勅是時上習番經被番僧服綽吉我些兒輩出入豹房參厠權貂及領占綽節兒等歸輜重相屬傳郵煩費焉五月大護國保安寺右覺義班丹倫竹爲其師祖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禮部執奏無故事特許之十一月嬖倖言西域胡僧有知三生者西人謂之活佛上使太監劉充往迎率指揮千戸百餘人甲士千人以珠琲爲幡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鉅萬計勅以十年往返得便宜處置錢物益發官軍護送之

正德十三年遣中官劉充迎活佛賜西域番僧食茶遣番僧封烏斯藏國酋爲闡教王

按明大政紀正德十三年三月上遣中官劉充迎活佛使烏斯藏巡撫淮揚都御史叢蘭疏斥佛老無益乞還充勿遣不報時番國烏斯藏傳聞國西有童子記其生前事者以爲活佛上遣使迎之所過誅求百計勢張甚蘭檄有司毋徇所欲至淮謁辭之南京兵部尚書喬宇上疏諫遣使迎活佛甚傷國體宇云國朝祖宗相承所以不絕番僧朝貢者不過覊縻遠夷而已非崇奉信惑之也陛下天縱聖明無微不燭抑豈不知西方之佛教無益中國之治乎不報

按名山藏典謨記正德十三年五月賜西域番僧食茶八萬九千餘斤人許帶六千斤下番不爲例七月遣番僧覺義領占劄巴等封烏斯藏國酋爲闡教王劄巴等乞給馬快船三十載食鹽爲入番買路貲部科執奏詔特許之

世宗嘉靖十四年燬興隆寺併慈恩寺一應修齋俱革

按明會典嘉靖十四年大興隆寺燬令永不許復併大慈恩寺一應修齋俱革僧徒聽告就各寺依住有

歸化者量給原寺田畝仍免差徭六年

嘉靖十五年除禁中佛殿併毀佛像佛骨佛牙諸物

按明大政紀嘉靖十五年五月帝欲除去禁中釋殿以其地奉建慈慶慈寧二宮命廷臣集議僉以爲可帝卽命撤之尋名李時夏言入視大善殿見金範佛像不下千百皆命銷毀其几案懸鍍金函藏貯尚多佛骨佛牙諸物言退上疏力請焚瘞帝從之於是禁中邪穢迸斥殆盡

按春明夢餘錄宗伯夏言議瘞佛骨疏比者恭遇皇上諭及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仰贊皇上篤養盡制之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伏奉聖旨命大學士李時同臣言入看卽所謂大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鑄金銀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邪鬼淫褻之狀仰惟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庋梁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爲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爲佛骨是爲佛牙枯朽摧裂奇離磈礧計

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時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極言其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辠愈竟遠斥之臣意自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僧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爲佛顱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不以爲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累朝以來亦必以爲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始議毀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行不得瀆亂清禁此眞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汚穢不宜使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勅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爲大聖人非常作爲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後世幸甚疏入荅曰大善殿所貯佛骨諸不經之物瘞之草野恐後日好事之人仍爲啓視不如焚之以杜永患遂命禮部俱於城外焚之

嘉靖十六年勅聽僧徒還俗禁修葺寺院及私自披剃爲僧

按明會典嘉靖十六年題准各該有司欽遵聖諭化正僧徒願自還俗者聽其自求安便各處寺院年久宮殿任其頹壞不許修葺民間幼童不許捨入爲僧私自披剃如有此等罪其父母及其鄰佑

嘉靖二十二年令燬大慈恩寺

按明會典云云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罷遣番僧封諸藏著爲令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詔番僧入貢者限人入邊如成化弘治故事

按名山藏典謨記云云

嘉靖四十五年詔禁僧尼戒壇

按明會典凡禁止戒壇嘉靖四十五年令在外行撫按衙門督率有司各查本處僧寺若干僧徒若干明白登簿不時查點不到者罪坐住持立限投銷一切寄住遊僧發回原籍當差在京廠衛衙門及五城御

史將京城內外地方大小僧寺嚴加巡緝有指稱受戒奸淫不法者訪拏重治

按明通紀嘉靖四十五年九月詔順天府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爲一途恐投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神宗萬曆七年烏思藏僧鎖南堅錯求通貢

按明通紀萬曆七年烏思藏僧鎖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即闡化王答賴刺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虜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近黃台吉約俺答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教無淫逞者其教化可知矣

皇清

天聰七年

大清會典凡喇嘛禁例天聰七年定喇嘛班第出居城外清淨處所有請喇嘛念經治病者家主治罪　又定喇嘛班第有容留婦女及不呈明禮部私爲喇嘛蓋寺廟者治罪

崇德五年

大清會典崇德五年題准新收僧人納銀送戶部查收隨給用印度牒令僧綱司分發

順治四年

大清會典順治四年定喇嘛不許私自遊方有遊方到京者著發回原籍

順治十一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一年定禁止創建寺廟其修理頹壞寺廟聽從其便

順治十八年

大清會典順治十八年題准京城內白塔居住喇嘛九名西大達廟居住喇嘛八名及額木齊喇嘛應照舊留住外其餘喇嘛班第俱令於京城外居住如有擅進京城居住者將喇嘛送刑部照違法例治罪

康熙六年

大清會典康熙六年議准凡喇嘛班第令該管大喇嘛逐日詳查禮部每月詳查有請念經治病者於大喇嘛處說明准去仍令交還大喇嘛

康熙二十三年

大清會典康熙二十三年覆准嗣後喇嘛所到處不

過三日卽令起程違者畱住家長寺廟住持及失察官員俱行治罪喇嘛除犯死罪外所犯別罪停其入官仍照律治罪遞解原籍　又定班第不許服用金黃色黃色吳巴什吳巴三察不許服用金黃色黃紅色如上賜者准用違者治罪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十五卷目錄

釋教部彙考七

佛國記　鄯善國　偽夷國　于闐國　子合國　竭叉國　陀歷國　烏萇國　弗樓沙國　那竭國　羅夷國　跋那國　毗荼國　摩頭羅國　拘薩羅國　摩竭提國　師子國

續博物志　釋氏之源

野客叢談　佛入中國

墨池浪語　佛法入中國

釋教部總論一

宋謝康樂集（辯宗論）

神異典第六十五卷

釋教部彙考七

佛國記

鄯善國

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諸國俗人及沙門盡行天竺法但有精粗從此西諸國類皆如是惟國國胡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

傿夷國

其國僧有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秦土沙門

至彼都不須其僧例

于闐國

其國人民盡皆奉法以法樂相娛衆僧乃數萬人多大乘學皆有衆食彼國人民星居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作四方僧房供給客僧其國僧伽藍名瞿摩帝是大乘學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灑掃道路莊嚴巷陌其城門上張大幃幕事事嚴飾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學王所敬重最先行像離城三四里作四輪像車高三丈餘狀如行殿七寶莊校懸繒幡蓋像立車中二菩薩侍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瑩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禮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搖散衆華紛紛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車各異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爲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名王新寺作來八十年經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鏤金銀覆上衆寶

合成塔後作佛堂莊嚴妙好梁柱戶扇窻牖皆以金薄別作僧房亦嚴麗整飭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所有上價寶物多作供養

子合國

其國王精進有千餘僧多大乘學

竭叉國

其國王作般遮越師般遮越師漢言五年大會也會時請四方沙門皆來雲集莊嚴衆僧坐處懸繒旛蓋作金銀蓮華著繒座後鋪淨坐具王及羣臣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以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幷諸白氎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贖其地山寒不生餘穀唯熟麥耳衆僧受歲已其晨輒霜故其王每讚衆僧令麥熟然後受歲其國中有佛唾壺以石作色似佛鉢又有佛一齒國人爲佛齒起塔有千餘僧盡小乘學

陀歷國

其國有衆僧皆小乘學

烏萇國

其國佛法甚盛名衆僧住止處爲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若有客比丘到悉供養三日三日過已乃令自求所安

弗樓沙國

其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佛鉢卽在此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伏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故興供養供養三寶畢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緣未至深自愧歎卽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幷留鎮守種種供養可有七百餘僧日將中衆僧則出鉢與白衣等種種供養然後中食至暮燒香時復爾可容二斗許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瑩徹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有大富者欲以多華而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不能滿

那竭國

其國醯羅城中有佛頂骨精舍盡以金薄七寶校飾國王敬重頂骨慮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護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碪碪下琉璃鍾覆上皆珠璣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敲銅鈸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次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者亦先供養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無懈倦供養都訖乃還頂骨於精舍中有七寶解脫塔或開或閉高五尺許以盛之精舍門前朝朝恆有賣華香人凡欲供養者種種買焉諸國王亦恆遣使供養精舍處方四十步雖復天震地裂此處不動

羅夷國

其國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學

跋那國

其國亦有三千許僧皆小乘學

毗茶國

其國佛法興盛兼大小乘學見秦道人往乃大憐憫作是言如何邊地人能知出家爲道遠求佛法悉供給所須待之如法東南諸寺甚多僧衆萬數

摩頭羅國

其國捕那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可有三千僧佛法轉盛凡沙河以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篤信佛法供養衆僧時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羣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氈於地對上座前坐於衆僧前不敢坐牀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從是以南名爲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罰錢隨事輕重雖復謀爲惡逆不過截右手而已王之侍衛左右皆有供祿舉國人民悉不殺生不飲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茶羅旃茶羅名爲惡人與人別居若入城市則擊木以自異人則識而避之不相搪揬國中不養豬鷄不賣生口市無屠行及酤酒者貨易則用貝齒唯旃茶羅獵師賣肉耳自佛

般泥洹後諸國王長者居士爲衆僧起精舍供養供給田宅園圃民戶牛犢鐵券書錄後王王相傳無廢至今不絕衆僧住止房舍牀褥飲食衣服都無缺乏處處皆爾衆僧常以作功德爲業及誦經坐禪客僧往到舊僧迎逆代擔衣鉢給洗足水塗足油與非時漿須臾息已復問其臘數次第得房舍臥具種種如法衆僧住處作舍利佛塔目連阿難塔幷阿毗曇律經塔安居後一月諸希福之家勸化供養僧作非時漿衆僧大會說法說法已供養舍利佛塔種種香華通夜然燈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羅門時詣佛求出家大目連大迦葉亦如是諸比丘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諸沙彌多供養羅云阿毗曇師者供養阿毗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養各自有日摩訶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觀世音等衆僧受歲竟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各持種種衣物沙門所須以布施僧衆僧亦自各各布施佛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

拘薩羅國

其國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祇洹精舍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波斯匿王思見佛卽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旛蓋散華燒香然燈續明日日不絕鼠銜燈炷燒花旛蓋遂及精舍七重都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栴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遂移像本處

摩竭提國

其國昔阿育王作小兒時當道戲遇釋迦佛行乞食小兒歡喜卽以一掬土施佛佛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乘鐵輪案行閻浮提見鐵圍兩山間地獄治罪人卽問羣臣此是何等答言是鬼王閻羅治罪人王自念言鬼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獄治罪人耶卽問臣等誰能爲我作地獄主治罪人者臣答言唯有極惡人能作耳王卽遣臣遍求惡人見泄水邊有一長壯黑色髮黄眼青以脚鉤兼魚口呼禽獸禽獸來便射殺無得

脫者得此人已將來與王王密勑之汝作四方高牆內植種種華果井好谷池莊嚴校飾令人渴仰牢作門戶有人入者輒捉種種治罪莫使得出設使我入亦治罪莫放今拜汝作地獄主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門獄卒見之便欲治罪比丘惶怖求請須臾聽我中食俄頃得有人入獄卒內置碓臼中擣之赤沫出比丘見已思惟此身無常苦空如泡如沫即得阿羅漢旣而獄卒捉內鑊湯中比丘心顏欣悅火滅湯冷中生蓮華比丘坐上獄卒卽往白王獄中奇怪願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今不敢往獄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卽隨入比丘爲說法王得信解卽壞地獄悔前所作衆惡由是信重三寶常至貝多樹下悔過自責受八齋王夫人問王常遊何處羣臣答言恆在貝多樹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王來見之迷悶躃地諸臣以水灑面良久乃蘇王卽以塼累四邊以百甖牛乳灌樹根身四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誓已樹便卽根上而生以至於今今高減十丈

師子國

其國王遣使中國取貝多樹子於佛殿旁種之高可二十丈其樹東南傾王恐倒故以八九圍柱拄樹樹當拄處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圍許柱雖中裂猶裹在其外人亦不去樹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俗敬仰無倦城中又起佛齒精舍皆七寶作王淨修梵行城內人信敬之情亦篤其國立治以來無有饑荒喪亂衆僧庫藏多有珍寶無價摩尼其王入僧庫遊觀見摩尼珠卽生貪心欲奪取之三日乃悟卽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告白僧言願僧立制自今已後勿聽王入其庫看比丘滿四十臘然後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長者薩薄商人屋宇嚴麗巷陌平整四衢道頭皆作說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鋪施高座道俗四衆皆集聽法其國人云都可五六萬僧悉有衆食王別於城內供五六千人衆須食者則持本鉢往取隨器所容皆滿而還佛齒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十日王莊校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刦苦行不惜身命以

國妻子及挑眼與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恡髓腦如是種種苦行爲衆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九年說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衆生緣盡乃般泥洹泥洹已來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世間衆生長悲却後十日佛齒當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植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飾巷陌辦衆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挍狀若生人然後佛齒乃出中道而行隨路供養到無畏精舍佛堂上道俗雲集燒香然燈種種法事晝夜不息滿九十日乃還城內精舍城內精舍至齋日則開門戶禮敬如法無畏精舍東四十里有一山山中有精舍名跋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門名達摩瞿諦其國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許年常行慈心能感蛇鼠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訶毗訶羅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門戒行清潔國人咸疑是羅漢臨終之時王來省視依法集僧而問比丘得道耶

便以實答言是羅漢旣終王即案經律以羅漢法葬之於精舍東四五里積好大薪縱廣可三丈餘高亦爾近上著栴檀沈水諸香木四邊作階上持淨好白氎周帀蒙積上作大轝牀似此間輀車但無龍魚耳當闍維時王及國人四衆咸集以華香供養從轝至墓所王自華香供養供養訖轝著積上蘇油遍灌然後燒之火然之時人人敬心各脫上服及羽儀傘蓋遙擲火中以助闍維闍維已即檢取骨以起塔王篤信佛法欲爲衆僧作新精舍先設大會飯食僧供養已乃選好上牛一雙金銀寶物莊校角上作好金犂王自耕四邊然後割給民戸田宅書以鐵券自是已後代代相承無敢廢易

續博物志

釋氏之源

秦二十一年鑄金狄十二釋氏之源本霍去病討休屠王獲其祭天金人武帝以爲神列於甘泉宮魏黃初元年徙長安銅狄重不可致或言金狄泣因畱霸城南人有見薊子訓與父老共摩銅狄曰正見鑄此

時計爾日已近五百年矣董卓毀其九爲錢苻堅毀其二爲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晉軍至髻不復出

野客叢談

佛入中國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不知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僊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知是劫灰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已記仲尼師老耼老耼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墨池浪語

佛法入中國

佛法入中國不始於漢明帝列子西方有聖人老子師竺乾可証蓋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卽列子所謂化人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公疾令由余往視之曰此眞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宰牲祭之神擎棄遠處由余又曰臣聞佛清淨所有供養燒香而已公遂欲造佛像由余於高四臺南村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老無力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爲諸匠執作今請共造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爲高四臺其人姓高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故名高四然則秦穆公時佛法已入中國矣

釋敎部總論一

宋謝康樂集

辯宗論（問答附）

同遊諸道人竝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申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爲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

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答下意遲有所悟

法勛問敬覽淸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勞期果緬邈旣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眞能爲非眞非眞不傷眞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劫無空勤期果有如皎日

勛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旣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挍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

受敎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眞實者乎

勗三問重尋答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敎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令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羣黎何由歸眞三答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未晝夜殊用緣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敎者所以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既獲羣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無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

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

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蹔令無耶若許其蹔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三答蹔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蹔而侵常知之眞哉今蹔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己故理爲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己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己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以諫日爲悟豈容納時之惑耶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

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璘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眞知同異初答與眞知異

璘再問以何爲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恆其知眞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故永爲眞知

璘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伏累之狀他己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己他者入於滯矣壹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璘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戸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恆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

譬割鷄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聞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再問論曰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以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以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源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耶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爲聖耶三答夫昌言賢者尚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

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既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法綱問云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揮矣詳復答勖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爲元句徒設無關於胷情焉竊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會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峰何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覬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云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夫膏肓大道擢輔元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葢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闇自晞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尚焉落等級而奇

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來難云同有非甚礙尚不可以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弧矢既工復翫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以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慙書於羅趙觸類之躓始充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辯是以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慧琳問云三復精議辯儘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卜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

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辯辭長於新論乎勖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驎假知中殊爲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躓於南北之譬耶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末背空談翻與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則智卽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

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兔良由民多愚也故教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頗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耶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

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闇信聖人若闇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知二回以知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以下王衛軍問）

答

論曰蹔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蹔爲用用蹔在理不恆其知問曰蹔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蹔知未是

見理豈得云理蹔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蹔知如何不恆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己則犯所知若以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論曰敎爲用者心曰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敎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惟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竝爲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恆物爲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則事不俟居然已辯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况入無果無阻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十六卷目錄

釋教部總論二

齊竟陵王集一（淨住子淨行法門 皇覺辨德門一 開物歸信門二 滌除三業門三 修理六根門四 生老病死門五 尅責身心門六 檢覆三業門七 訶詰四大門八 出家順善門九 在家從惡門十 沈冥地獄門十一 出家懷道門十二 在家懷善門十三 三界內苦門十四 出三界外樂門十五 斷絕疑惑門十六 十種慚愧門十七 極大慚愧門十八 善友勸獎門十九 戒法攝生門二十 自慶畢故止新門二十一 大忍惡對門二十二 緣境無礙門二十三 一志努力門二十四 禮舍利寶塔門二十五）

敬重正法門二十六　奉養僧田門二十七
勸請增進門二十八　隨喜萬善門二十九
廻向佛道門三十　發願莊嚴門三十一

神異典第六十六卷

釋教部總論二

齊竟陵王集

淨住子淨行法門

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海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絜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爲義以

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皇覺辨德門一

九十六種道而佛道爲最上勝者非無其義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無以顯名有名未必具德有德名非虛唱是知名有眞假德有虛實豈可道俗混同竊名假實而不辨析者乎今覩殊教異軌分衢舛迹未嘗不有其名而闕其德不無其稱而求其用是知有名無德者外道也有德無名者佛道也譬若濟海託舟踐途寄足故經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辯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稱道場藉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所以解脫去其累般若窮其照相好表其容法身顯其德語其至仁則三念齊想言其自在則無畏獨步談其累功則十力爲用仰其妙極則不共之法神通方便無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萬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羣故號如來十號具足既自覺於生死昏夜又復起於未覺悟者斯可謂有其名德

無不包具其美德無不備故知形端則影直聲調則響和未見貌醜鑒鏡有悅目之華體矬照水發溢羣之觀書云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無以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漏於佛之大道矣故經云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者有名無義出世者有名有義故六師結誓經問佛名德佛答云最正覺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無畏自然無師保至獨無等倫自獲於正道如來天人尊一切智無畏今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分逕凡聖路隔幸得信因果悟非常順智流入正道諸聖竝能悼川上之不追悟交臂之潛往病生滅之無窮慕我淨之恆樂凡我咸巳仰風餐化割愛辭榮豈得不懍然增到形命相競者乎故當淸和其性哀愍有形等心存濟以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逆常志大乘內外相副是名具足淸淨度門

開物歸信門二

如來愍念衆生愛同一子何嘗不以善權方便弘濟盆之津乎所以垂形丈六表現靈儀隨方應感法身

匪一及其金容託體相好莊嚴顯發衆生欣樂瞻覩行則大千震動衆魔懾伏住則洞達諸定外道歸化坐則演示方等釋梵諮仰臥則開一實道三乘稟德言則三塗靜苦笑則四生受樂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當此之時豈不盛哉今者雖稟精靈昏惑障重進不覩分衞國城退不聞八音辯說將由罪業深厚煩惱固牢非唯恐不見前佛後佛來聖近賢深憂惡道無由可絕發如此意實有切情之悲運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使流宴安苦海沉淪沸火而不自拔者乎當須慷慨凜厲挫情折意生增上心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自不堅强其志忘身捨命捍勞忍苦銜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無明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四具嬰衆苦抱長枷牢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搥撲其軀膿瘡穢爛周遍形骸臭惡纏帀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臣雖復一心無息懇誠嘉到恐升高殿踐王筵亦無由而果假令慇念欲覩爲難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具故若去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礙自然而現今欲

歸信亦復如斯將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重障淨盡無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刹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覩法身無礙如囚脫枷鎖自然見於王我今除煩惱亦必覩諸佛若不如是雖復慇懃倍切直恐障礙難逼豈可不五體投地如泰山崩一心歸信無復疑想奉爲至尊皇太子七廟聖靈龍神八部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三世諸佛求哀懺悔既悔之後常行柔軟調和心堪愛心不放逸心寂滅心眞正心不雜心無貪悋心勝心大心慈悲安樂心善歡喜心度一切心守護衆生心無我所心如來心發如是等廣勝妙心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戒清淨念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衆生

滌除三業門三

身口意三禍患之首故經云有身則苦生無身則苦滅既知其患苦則應挫而滅之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悔之法先當潔其心淨其慮端其形整其貌恭其

身肅其容內懷慚愧鄙恥外發書云禮無不敬敖不可長又曰過而能改是謂無過經云於一切衆生敬之如親想各自省其過然後懺悔衆等從無始世界以來至於此生由於身意造諸苦業並緣愚痴多違至教遂乃憍慢懈怠形用不恭眠坐放逸行動輕傲或入出僧坊登上堂殿禮拜旋遶形不卑恭或於父母師長上中下座善友知識前服用不端動止乖法非禮而觀用違體製或盜三寶財及親屬物一切他有抄掠強奪欺誑增減非分相陵或淫佚恣縱非時非處罔隔禽獸不避親族或造五逆水火焚燒攻略坑陷加毒無罪或剠劓刖刵考掠斫射傷毀斬截殘害剝裂屠割炮燒煑炙燖瀹諸如此罪或爲淫欲或爲財利或爲慳貪或爲癡我無慚賢愚不愧聖達今思此過若影隨形怖懼慚愧悲惻懺悔痛苦懺悔已有相加害者從今已去爲眞善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誨願十方佛特加攝念悔身業障永更不造次懺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始書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一發榮辱

之主經云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諂曲華詞構扇狡亂故知有言之患招報實重廣如自愛經彰斯業相又如經云失命因緣尚不妄語何況戲笑構扇是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次懺意業意爲身口之本罪福之門書云檢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者喜怒憂懼愛惡欲者也九思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義此皆所以洗除胷懷去邪務正經云不得貪欲瞋恚愚癡邪見故知萬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若瞀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便行重罪今欲緘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業麤易可抑絕意造細微難可壑盡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修理六根門四

經云罪無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而生今亦隨因緣而滅前已懺其重惡則三業俱明又欲莊嚴容體則須六根清淨固知心之驅役諸識亦猶君之總策

諸臣故書云君人者懍乎如朽索之御六馬言其畏敬御物不及於亡驗之此事曉然俱了但以萬境森然感發內外更相因倚搆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須各慚愧制馭根識如法句經心意品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曾無寧息龜從河出水狗將噉龜龜縮頭尾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便狗去復出便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輪轉五道皆由意根故須聰明六根罪業我從無始已來眼根因緣隨逐諸色見勝美之事不能修學見不善之業隨順履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惟見無慙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之色雖有雙目與盲不異是大可恥一也我從無始已來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說正善信忠勸矣不能修學反生憤結聞邪惡事歡然順行緣此因故唯聞一切不善音聲不聞清淨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我今不聞生聾不異是大可恥二也我從無始已來鼻根因緣若聞正教戒德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礙聞諸惡欲邪媚之香深心耽著由此業故墮大地獄

生在邊地不聞賢聖五分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使我輪迴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我從無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貪著厚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淪生死是大可恥四也我從無始已來身根因緣多造衆罪自重輕他增長痴愛由此業故得下賤報於佛勝緣無由攀附是大可恥五也我從無始已來意根因緣備造衆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心不希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罪種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乖僻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可恥六也

生老病死門五

尋夫遠刼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染愛潤業沈沒迄今生老病死實爲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爲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興厭高升界繫之表愚夫貪生恆淪死生之獄故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胞胎經云衆生受胎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在胎十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處迫迮劇於牢獄饑渴寒熱過於餓

鬼母飽急塞母饑悶絕食冷如氷食熱如火飲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墮險谷坐久如土鎭笮立久如懸厠屋下熏上壓無時大苦及將欲生倍復艱難如赤身受刃叫聲震烈雖具此苦復多不至若一日百日一月十月或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老苦經云年耆相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光炷非久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如折軸無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思此老復爲大苦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四時變改則水石乖戾況此假合之體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無惱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塞求生不差求死不絕痛楚百端窮憂自結屎尿臭處妻子爲之改容形體不攝傍人爲之變色況單身寄病誰肯提攜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實爲大苦次思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體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

又經云去處懸遠而無伴侶無所破壞見者愁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身自當之幽冥幽冥會見無期是以聖人以身爲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無道勞我精神誓斷貪源絕其生本是故死苦實由此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剋責身心門六

身爲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惡業不能改悔隨順佛語是故特須深自剋責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云君子顯其過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己美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書云恕己可爲譬勿殺勿行杖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教其本均同正是音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不容有此同致所以稱內外者本非行分但以心表爲言也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醫隨病授藥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若出家之人觀空無常厭離生死行出世法是則爲內乖此爲外在家之人歸崇三寶持戒修善奉

行禮義是則爲內乖此爲外今內外道俗共知內美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得不捨外惡勤修內善若欲修行先自尅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名欲涉千里者必裹糧衞足而致也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糧具戒足而登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試輕重故能却斷無明退截老死愚闇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廉退者進之兆也貪求者退之萌也夫求而獲者虛則實愛情深故有傾危墮墜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者實則意無深戀故得常安涅槃之樂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及以自責躬若志求進必損我傷物退檢失則彼我兼利當知尅責心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之蹤是故如上善自尅責則無善而不歸也

檢覆三業門七

尅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恧何謂檢校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項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幾心欲摧滅煩惱幾

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三寶四諦幾心念苦空無常幾心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衆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業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精進幾心欲禪寂顯慧幾心欲慈濟五道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辨所難辨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幾心欲作佛化度羣生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從旦已來已得演說幾句深義已得披讀幾卷經典已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過嘆佛功德已得幾過稱菩薩行已得幾過稱讚隨喜已得幾過迴向發願次復檢身如上時刻已得幾過屈身禮佛幾拜已得幾過屈身禮法禮僧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已得幾過燒香散華然燈已得幾過拂除塵垢正列供具已得幾過懸幡表刹合掌供養已得幾過遶佛恭敬幾十百帀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闇礙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無功何有時間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訶詰四大門八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廢惰由此四大勿致懈怠是故訶詰令其覺悟夫三界遐曠六道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資成體聚則爲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非一所以乖忤易動故一大不調四大俱疾乍增乍損痾疹續生風輕而地重水冷而火熱互相煎惱無時得安經喻四蛇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慚無愧無恩無義我今恐其不安所以資給所須然彼四大初無感愧何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須綿纊衣裘臥褥溫室若季夏鬱蒸熇赫炎烈復須輕絺廣室風扇牙簟春秋改節氣候清爽復須輕輭服御乃至食則甘肥珍餚充滿飲則瓜果溫漿冷水隨時資給安苦求樂此皆四大所須而我供贍未會拒逆而此四大求索無慙不知有無有則充給不厭無則恐迫令得如饑須食不可蹔闕脫致乖違內愁外戰增發火大不知我艱辛不恕我空乏唯欲貪求無有休息是名無慙云何無恥汝之所須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雖然當受初無愧容我既役智盡謀以相資贍而汝初無矜念於我

於少日中不須衣食云何無恩今既得我如此供給未嘗爲我造作善事獲我衣食飽煖怡懌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禮拜卽生懈怠云何無義此四大身不可期懷不可委信我今爲汝種種供須反復橫起種種愛著驅逼於我行殺盜淫我旣愚痴不能制華還相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鞭杖爲汝所招我旣嬰苦汝亦無利猶復不知更求更索從今日去不復隨汝流轉老病生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諸善業方可給汝隨病衣食趣得支身以除饑渴汝當善自驅策令我蚤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無礙

出家順善門九

上已檢校所行知乖道實遠尅責自咎則進趣有途前雖道俗總論混知其過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輕但出家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辨然阡陌而觀亦麤見其迹今出家者未登聖境而期望之人恆引聖責凡良由大教勝遠尊之者責重法律精微信之者望深何以知然今欲見雅形妙相之體當觀儀容端麗之

人欲觀仁義盛德之風當尋有禮有義之行何常見衆多之口競譏棄諸外道正以不足及言所以息議在於衆僧動爲論端實由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毀之者衆書云城高則衝生道尊則魔盛今乍聞詰誚之言乃足驚怪就理而尋非無義而發試爲檢其所修比其所習福之深濃罪之厚薄可加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戀難遣而能辭親妻子恩染難奪而能割愛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饑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滋味是人所貪嗜而甘厭蔬澀翹勤是人所厭怠而能精苦七珍是人所悋惜而能捨離錢帛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奴僮是人所資侍而自給不使五色是人所欣覩而棄之不顧八音是人所競聞而絕之不聽飾翫細滑人所保著而能精粗無礙安身養體人所共同而能忘形捨命眠臥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寢爲業恣口朋遊人所恆習而處靜自檢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白衣日夜無所不甘而已限以晷刻虛腹白衣則華屋媲偶而已塚間離著又行住坐臥如是法禮拜圍遶如是法讀誦講

說如是法食飲便利如是法受供行施如是法修道習行如是法略說如上無非有法數則三千威儀廣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在家從惡門十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法無不答云釋氏純臣縱復實心錯背亦羞言其乖咎所以爾者實由大法精勝不欲與善相違故也既言其信當事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矯僞諛諂側佞邪媚天下所驚嗟四海所駭嘆若欲眞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過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悋之行用廢大道乎且其積習勝業已積熙連沙喻可不深思今諸士女試自檢察實自多過瞋恚不避尊貴惡罵無復高卑貪求不計毀辱慳悋不知禮節淫欲不擇禽獸黜退不避親族加以憍慢放逸貢高懟恨諍訟邪命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有恭敬不隨教誨身見有見及以無見未嘗省退以禮自制一何苦哉惟恐我不勝人人莫及我經說起慢此業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

又云爲惡雖少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爲重患諸俗人等唯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兒變無常如佛爲愚痴富老公說偈汲汲憂子財非我何所有愚人多預慮莫知當來變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又觀女人所起患毒倍於男子經云女人甚深惡難與爲因緣恩愛一縛著牽人入罪門女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何不審諦觀爲此發狂亂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生厭離想非常久想不淨潔想臭穢惡想羅刹惡鬼恆噉人想貪色難飽無止足想惡知識妨淨行想三惡道增憂苦不斷目面唇口惑人之具人爲所惑破家滅國殺親害子衆禍之本皆由女色

沈冥地獄門十一

萬法雖差功用不一至於明昧相形唯善惡二途而已語善則人天勝果差別於目驗述惡則三途劇苦皎然而非虛而愚惑之夫好起疑異多言人天是妄造地獄非實說以不覩故便不知推因以測果由不

了故復不知驗果以尋因既因果未分空扇是非疑途亂起明在何日無論未來其事難了但以即今善惡是驗冥漠非妄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滅聲續而響乖故知善惡相資亦復如是幸各明信無厝疑心何謂地獄經中廣說此洲地下八大地獄最下阿鼻四萬由旬鐵城四周表裏火徹銅狗黑虵哮吼嚼咋甚可怖畏諸小獄者散在鐵圍山間海渚空野衆處備受寒熱難可具說獄各有主牛頭阿傍其性殘虐無一慈忍見受苦者唯憂不苦唯憂不毒或問獄卒衆生受苦甚可憐愍而汝無慈常懷毒害獄卒答曰諸受苦者由是不孝父母謗佛法僧罵辱親疎毀陷一切破壞和合瞋恚殺害貪淫欺詐邪命邪求及以邪見憍慢懈怠放逸怨恨迷沒聲色耽著酒食犯所受戒不知慚愧具足惡業來此受苦受苦既畢恆加諫喻此是惡處今已得脫勿復重來然此衆生初無改悔今日得出俄頃復來勞我形力加毒於彼今觀此輩既不修善往趣泥洹則是無知不識避苦所以倍痛害之何由得生慈忍又經

云有十惡業殺生偷盜能令衆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無量刧數乃得爲人還受短命貧窮等報又感外報棘刺沙礫水草少味不如意等且身口意此三發業之始自作敎人見作隨喜此三成業之由現報生報後報此三感業之所故論云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生然前九位業通善惡受三塗報唯在三毒是故行人先須觀彼於此人身可有出理

出家懷道門十二

自大聖已還性體未圓三相所遷四山作固所以如來智周域外尚假苦切之言令諸有生得人律行令居在凡愚善惡雜糅何能免黠累之愆愛染之失若聞所說當深嘆悼何時免離若斯之過不得內懷驚疑增其忿憾也然則起忿之來誠由著我如經所說執我見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且舉一我無人不患自非正聚誰不弊之出家本意爲滅此惑故諸行者常須遮制積功不已漸得出有迷此不修還同無始徒在僧倫更招苦業今聞出家之美不得便言無惡又聞俗人之惡不可便言無善故通述之宜各警策

夫出家者猶信故入道也當去愛著順佛語則出世之行成也若於行有虧則非謂之信也內既無信則翦落衲衣缻鉢等於身無用略引數條不得自怠已去憒鬧得空閒已離俗愛無攀緣已出馳動入寂定已離染著得無礙已捨苦境得無惱已離妻子無纏縛已棄飾好厭華侈已絕聲色滅貪求已斷榮辱去我見已向八正趣道門已披弘誓忍辱鎧已服解脫涅槃衣已望畢竟空寂舍已登慈悲喜捨堂已見迴向之大利已聽多聞自覺音佛見出家之利樂如此所以勸獎誡勵修學故經云蓋聞沙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其清淨一心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者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免離憂苦存亾自在塊然獨立捨五慳除兩穢二堅縛二障法二種垢二雨雹二癰瘡二燒法二種病四破戒者一謂三業不淨二謂聞空怖畏三謂不爲泥洹四謂貪著我見又如經說菩薩修行先除四失謂捨欺誑重報恩決嫌疑滅諂心如是備行諸度妙行清淨廣大安住寂靜

在家懷善門十三

前已聞其惡深自鄙悼今顯其善悅以進道何以知之自非貪欲情厚染愛性深富貴意重勢利心濃者則不容安處累縛黑闇所纏故知在家者衆患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親眷屬周旋來往朋友遊處奉上接下皆須將意意不獨往其應筐篚筐篚之用非求不至既馳求事廣財念無窮惟念多蓄不顧無常擁積腐壞靡知分散是爲欲不慳貪便不能得既不屬纏繞百心不同不加鞭罰則爲惡者衆雖曰止惡要由意瞋起是爲欲不瞋恚亦不能得爲此資生技計馳求萬方以利榮心不知患害水火盜賊艱苦備經或夭身命殘殺無辜宴集歡樂非此不濟起貪痴心謂我加爾飲噉之後暢快莫思是爲欲不起痴而不能得當知白衣與善相違故曰所作之事與地獄對門又曰居處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怨家而今在窮苦之地繫縛憂厄艱辛纏累備諸苦惱不親三寶不近正法窮迷闇障劇苦之內而能一日一夜守持清禁六時行道兼修六齋或持一

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戒十戒菜蔬節味檢身口意又率妻子內外眷屬迴向崇善建菩提因或撤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財貨衣服甘珍餚果窮其所有敬供精潔合室營奉晨昏翹注或爲疾病患危急縣官牢獄或親族崩亡祈福魂路或生善滅罪始發信心崇仰沙門在聖無別由其隨順佛正教故所以順佛語故出離生死若違佛語必墮惡道是故常應堅發正願願受化生自在飛行一切佛刹隨所感見應接羣生學佛威儀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巧便大慧開悟解脫於諸法中究竟無障盡虛空際大誓莊嚴

三界內苦門十四

夫三界牢獄四圍輪轉在家出家未斷我倒無得免者既爲生死所纏身心勞累遷變無窮無非是苦故經云三界皆苦何可樂者而衆生常惑謂言世間是常是樂出世樂因無常是苦何其沈迷頓此顛倒纔驗刺身卽覺苦受何得云樂略引數條證知唯苦若謂飲食爲樂者則應多所餐進身和心悅何意小乖

分度便成疹患若謂衣服爲樂者則應春夏一服愛心無厭何意寒暑異服明不甘樂所以苦本若謂室宇爲樂者何意不常一處旣致馳動明知避苦若謂妻子眷屬爲樂者則應長相歌笑何意俄爾無常悲號哽噎當知眷屬實是苦本若謂妙色以爲樂者則應長悅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須臾顏貌變改髮白面黑傷痛少年華美之艷故知此色本是自苦不是外來若謂好聲以爲樂者則應絲竹繁會親聽無厭何意小久便致昏倦耳不樂聞當知是苦若謂酣酒以爲樂者則應適意遣憂長無惱患何故神昏心悶骨節慘痛或因此事鞭杖鎖繫喪身夭命破家亡國受苦無量若謂朋遊爲樂者則應終日遊散不知厭極何意每一登臨少時便倦後更相攜無復行意若謂淫佚爲樂者則應血氣剛强眼明神爽少而不老壯而不變何意恣情逞欲輒有疲困抽腦徹髓頭眩眼亂心驚氣迫筋骨緩縱口燥唇焦四肢振掉抽拔五藏由此夭命當知淫佚實是苦本若謂榮位爲樂者則應始終不變無恥無辱何意黜陟之間憔悴立至

已上諸條大舉而言然此六塵五情遊心之處無非是苦所以大聖覺察三界牢獄知苦不迷解脫生死

出三界外樂門十五

佛世尊說三界世間總是苦聚非唯一苦而已又是無常無我不淨終歸於空出世之外則有常樂我淨具八自在而衆生長迷妄謂爲樂一何可悲且說一苦隨相有八何謂八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於一苦中更有諸苦故諸行人策勵行道節身口意翹勤匪懈羣小無知謂之爲苦大聖圓照三達洞了知此小苦大樂正因雖有勞頓所期者大非謂爲苦故引諸行相用簡有心若捨身命憐愍衆生得佛金色身光明洞徹行住坐臥震動大千相若禮拜父母師長賢聖得佛頂高明相若不誑衆生讚揚其德得佛眉間毫相若行慈愛仁救衆生得佛紺青螺髮相若以光燈供養施人得佛頂出日光相若以慈意視衆生者得佛淨目上下眴相若絕滋味十善化人得佛四十齒齊密相若說慈善志意堅强得佛四牙白淨相若絕口

四過得佛方頰車廣長舌相若行施平等得佛果時七處合滿相若忍苦行決定無亂得佛師子臆相若行正淨醫藥救人得佛身方正相若行慈仁不杖衆生得佛修臂指長相若視地行不踐蟲命得佛行不蹈地相若手扶接有苦衆生得佛手內外握相若行四攝攝取衆生得佛手足網相若以淨心供養善人得佛手足輪千輻理相若施衣服隱過蔽惡得佛陰馬藏相若說除患死法得佛鹿腨腸相若善莊嚴不解衆生肢節得佛鉤鎖骨相若柔和順塔右遶從人得佛右旋毛相若平治道去棘刺得佛一孔一毛相若不服華綺沐浴於人得佛皮膚細輭相若掃塔除穢得佛身不受塵相若修萬行常願具足得佛胷卍字相若捨國城妻子得佛淨土眷屬賢聖相若自節食上味施人得佛上味相若常誦讀不惡口加人得佛總持口香氣相若說法引接衆生得佛面無饑渴滿口光辯才相若持戒無缺得佛法身圓備相若在山間頭陀苦行得佛塵累都盡相若捨華堂幽林禪思衆生謂苦不能行之菩薩志意堅强所期者大不

以爲苦故得自然宮殿七寶房舍早得成佛衆生猶自流轉生死海中豈非爲顚倒惑纏之所致也故當勤加精進修行此行便出三界

斷絕疑惑門十六

夫因果感應影響相生必然之道理無差舛而衆生業行不純善惡迭用以不純故報有精麤或貴或賤或美或惡其事迹匪一不了本行故致疑惑何者如精進奉戒應得長生子孫熾盛親族榮顯而返見身命夭促門族衰殄屠害之人應嬰促壽眷屬殘滅而反延年壽考宗強援廣清廉之行應招富足而見貧苦貪盜之人應見困窘而覩豐饒此乃緣其福故現世輕受如金剛般若云由持經故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輕賤故先世罪滅所以致有此疑者由其無明惑故妄起顚倒不能解了三世業相今略出數條世人惑事用以懲誡庶有識者識以除疑智人以生爲苦所以不忍愚夫貪生以生爲樂是一惑也智人以不生則不死故云涅槃寂滅之樂而愚夫惡死不知遠死之方是二惑也智人以居家

爲苦譬之牢獄書云割情在於驕奢而愚夫染著以爲榮樂是三惑也智人知妻子之累故比之枷鎖書云割情在於所愛而愚夫以恩愛爲懽欣是四惑也智人以眷屬是繫縛之本放之如讎而愚夫繫戀以爲勝適是五惑也智人以榮利是自滅之筌書云割情在於速達而愚夫不計讒害取貴是六惑也智人以色聲香味爲苦本書云割情在於嗜欲而愚夫爲之沈溺迷醉且列如前不容致惑是以智人當勤自勉自生老病死不離其身勿生疑惑一生空過今更出之以顯疑相見布施者疾患早亡便起疑心慳悋見持戒人過中不食致患懷疑自養見忍辱人檢心攝形致患懷惱勸令開意見誦經人旦夕緣理致患勸息見菜蔬人致患瘦弱勸噉肥美見坐禪者致患勸臥聞語引進便稱本情懈怠自恣隨順流俗曾不思量朝聞夕死如救頭然何有情賴更習常俗以死自誓方曰有志

十種慚愧門十七

旣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惡又見出家僧尼瑕累又聞

疑惑顛倒之門退自思省實可慚愧經云慚愧得具足能滅闇障故又云慚如鐵鉤能制人非法若無慚愧與諸禽獸無相異也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惡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恥愧者發露向人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懷慚愧故罪則除滅顯相如此各須慚愧順淸白法事乃無量略舉十條以爲綱要第一慚愧諸佛如來往昔欲令我等離苦獲安所以發心行菩提道忍苦受辱令成法身常以正法爲我解說而我不能如說修行第二慚愧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長養教詔常懷憂惕既爲人子不順誨約反學凶强陵蔑貴賤既乖諍子上失令名深爲可愧第三慚愧諸子然彼實能晨昏定省色養無虧而終貧賤無物賑給故使諸子無由得立又闕教導使子愚昏實爲可愧第四慚愧師僧然我父母生育訓誨不能使我出生死海今此師僧教我出家受增上戒懷羅漢胎得羅漢果而我違犯深爲可愧第五慚愧弟子既能晨夕依教策修而反固遮有違聖說致使道業寸尺無功一

生空過無法制奉顧斯負累亦可深愧第六慚愧帝王恆以十善化導天下故國土安寧五穀豐熟所以百姓安家復業出家之人泰然安樂任其禪誦而今懈怠深是可愧第七慚愧檀越出家所懷解脫爲本形骸資待衣食爲先所以諸俗爲道興福供給資緣故隆正業而或不全失於敬重亦可深愧第八慚愧良友知識化導見佛因緣令具梵行大經唱示而我聞諫反以爲讎背逆三歸禮向神俗迷著善導故違正誨深爲可愧第九慚愧所化諸人由我無德久不種緣致使開悟莫能津濟故令聽者徒枉功夫縱聞雜善不獲純淨內心自疚深可慚愧第十慚愧天龍神鬼護法冥祇我本發心誓度一切故諸天龍擁護無惱而我愆缺情志不恆唯知負恩但增慚愧

極大慚愧門十八

慚愧之義以不及爲本若於正行悉能遵奉則無假慚愧書云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又曰心苟無瑕何恤無家今既理妙難精觸向乖背一念之間造過無量過無量故慚愧亦應無量前已略舉大致其中枝派

不可縷悉更立此門使尋文求旨知理無不攝也夫衆生以我見故不能推美於物引惡在己而於萬善不能修習見人勝行意欲陵之無慚之甚何得不見今列位顯之庶可斂迹若見直心行慚愧人我不能行願彼不作見行布施持戒人開解脫門願其早止見行忍辱精進人自不能行願早退沒見多聞修定者自不能行不欲使作見行慈悲喜捨者不能讚勉欲其不行見菜蔬一食者自不行故勸令退敗見行伏心人應慚愧法乃勸不行乖八正道見學問誦經人自無此行不使彼作見圍遶禮拜者自嬾惰故嫉令不行見有唱導梵音者自不及彼願不爲之見經行頭陀者既不能行反謗毀滅今據叔世設法開化以此爲高義當生信滅罪祈福弘道而今登無畏座開廣笑謔之端飾詞自麗之美高言興色誹誚往還儀容傲佷初無謙遜永不退省我解未深唯詰諸者尋經有謬故經云若爲利養名譽我心愛黨而說法者是名非說若利於彼增信心故滅煩惱故起淨業故知慚知愧開八正路是名善說如過去世有苦岸

比丘說有衆生我人壽命違於佛語命終入阿鼻地獄仰臥伏臥左右脅臥各九百萬億歲爾後更歷諸餘地獄自外徒黨受苦難言故知不依佛教毀謗正法其罪實重當知法師實亦爲難其善則致福無量其惡則獲罪亦重是故法師應須極大慚愧然居在世間養生之急在於衣食由此衣食勞亂極深所須縉纊皮革無不損生殘命著他皮肉還養肉身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無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進納輭滑貪嗜美味無羞無恥須臾變改臭不可近將行將坐如厠不殊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須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

善友勸獎門十九

夫能了除疑惑內發慚愧勸獎之功善知識也今欲修習萬行非善知識無由進道經云如栴檀葉在伊羅林其葉則臭伊羅臭葉在栴檀林其葉則香書云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偕芳與惡人居如在鮑魚之肆與之俱臭又云近墨必緇近朱必赤故知

善友能作佛事是大因緣是同梵行善知識者今能將我得升淨土惡知識者今能陷我墜於地獄當知善恩不可酬報夫善惡之理皎然明白但以任情適道則進趨之理遲善友勸獎便勇猛之心疾經有獎課之文書有勸學之說當知要行實由勸成故經云菩薩自身布施亦勸他人令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亦勸他人令行此事然則勝美之事欣樂羨仰物之恆情今若徒有願樂之心不行願樂之事未見其果猶若絕糧思味其於饑渴終無濟益故略引數條盛行要事以相警誡今有財富室溫家給人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有貧苦饑弊形骸勞悴終日願於富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勸其布施力厲修福若有衣裘服翫鮮華充備又有尺布不全垢膩皃雜是以勸獎令施衣服及以室宇若見百味珍羞連几重案又有藜藿不充困於水菜所以勸獎令施飲食若見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復有卑陋猥賤人不齒錄塗炭溝渠坐臥糞穢此苦可厭勸令修福除滅憍慢奉行謙敬豈可他人常貴

我常在賤若見形貌端正吐言廣利又有面狀矬陋所言險暴此苦可捨勸令忍辱若見意力强幹少病登勞行道無礙有人多患不安所行莫濟見有此苦勸施醫藥令其進趨故法句經云四時行道得度衆苦一者少年有力勢時二者有財物時三者遇三寶福田時四者當計萬物必離散時常行此四必得道跡應自督課不待他勸

戒法攝生門二十

前已勸獎於他我今自加課勵凡論課勵要必託境行因若心志浮蕩則進趨無寄然託境行因戒爲其始可謂入聖之初門出俗之正路如乖此訓永處三塗人天長絕是以經云譬如大地長生萬物戒亦如是能生衆生人天華果故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塗苦報罪障所纏人天勝果堪爲道器欲感勝果非戒不生是以聖人先明此教然三歸五品戒法兩科七種小學要以三歸爲宗一乘大教必崇三聚爲本並如經律具顯規猷卓爾憲章行業明適鑒鏡令粗舉其大致用光恆俗所以發戒之

原須依三寶者蓋由佛法僧寶天人所尊歸依生信必能出有若歸邪神反增苦趣故經說云歸佛清信士不歸諸天神故須先定邪正方識逆順經云信爲道元功德之母智是解脫出有之因誠至言也若無此信心志浮虛歸戒不得是以發足立信爲先何謂三歸謂佛法僧此三可重故名爲寶何謂爲佛自覺覺彼無師大智五分法身也何謂爲法能軌能正滅諦涅槃清淨無相也何謂爲僧能和和衆無學功德自他滅處也何謂爲歸可憑可向也何謂爲寶能招利樂正心依仗近獲人天遠登無學此則三寶區別之門若論極教理唯一統照無不周照周等覺謂之佛寶禮無非法謂之法寶至德常和謂之僧寶此乃體一義三同性三寶衆生解悟信知佛性離此生死招與利樂是故一切無不歸憑第一翻邪三歸第二五戒三歸第三八戒三歸第四十戒第五具戒第六十善戒第七大菩薩戒此之七戒所防過境近約大千世界之內一切六根六大並是戒境廣如常說

自慶畢故止新門二十一

從前發心已來知至德可歸檢校尅責滅諸惡門疑惑既遣慚愧續修勸獎兼行戒德又顯得捨如是之罪障餐聽若斯之勝法豈得不踊躍歡喜差抃自慶者乎經云八難難度一地獄難二餓鬼難三畜生難四邊地難五長壽天難六雖得人身盲聾瘖瘂不能聽受難七雖得人身六情完具而世智辯聰信邪倒見不信三寶肆意輕侮此身死已便在三塗隨業沈沒久乃得出時在人道還不正信家生第八前後佛間不覩正法徒生一世增長邪見具造衆罪尋爾徒死是故經云徒生徒死甚可憐愍奉法行人先崇此意生死大事不可自寬今略出自慶數條繫在心首佛言地獄難免而今同得免離此苦一自慶也佛言餓鬼難免而今同得遠於此苦二自慶也佛言畜生難捨而今同得不樹此因三自慶也佛言生在邊地不知仁義今在中國修習禮智四自慶也佛言生長壽天不知植福福盡命終還墮惡道而今不以世樂自娛迴以供養五自慶也佛言人身難得一失不返有過盲龜浮木之譬今得人身六自慶也佛言六根

難具今無缺損七自慶也佛言丈夫男身難得我已得也佛言女人身者須知佛性則是丈夫我已知也佛言邪辯難捨我今歸正法也佛言佛前佛後是爲大難我今相與慷慨立志既見色像又聞正法則同鹿野滅惑不殊也佛言見佛爲難我今頂禮佛所記像功用等倫也佛言聞法爲難我今備得聞也佛言出家爲難我今具隨衆也佛言出家專信倍復爲難我今一心無敢二見敬法愛法以法爲師經中偈言惟念過去世供養爲輕微蒙報歷遐刼餘福值天師淨慧斷生死癡愛銷無遺佛恩流無窮是故重自歸

大忍惡對門二十二

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情所集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衆生心無礙故以其在苦則多礙多惱起不善業今所以得無礙者良由在礙而修無礙故礙而不爲礙既於礙而無所礙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娑婆世界五濁之刹五痛五燒具諸惡報是故發大乘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爲資糧以拔惱爲要行此土一日修善勝於他方淨國百千萬刼所以

爾者良由極苦之地心不及善而能於劇苦之中卓然發意忍苦受辱豈不奇哉所謂火中生蓮華此實爲其有他方淨土無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者淨國七財豐溢不假布施攝貧窮也淨國律儀圓淨不假持戒攝毀禁也淨國則無辱無忍穢土無事非辱在辱能忍勝他方也淨國精進如救頭然不假翹勤攝懈怠也淨國之人入法流水念念修順無出入觀不假寂定攝亂意也淨國智慧明滿不假才巧說攝愚痴也又淨國之人非無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淨土四攝四等例同無用淨國樂故則救苦之心薄惡土苦故則進善之心猛故經云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也夫欲發廣大心行菩薩行自非履危涉險備受艱難蹈熾火歷氷霜嬰苦切甘楚毒於萬苦中而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無此惱忍何從生藉此煩惱起我諸善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當知忍者有力大人功德之本所謂忍痛癢忍思想忍疾病忍饑苦忍疲勞忍寒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無恥辱忍撾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憍慢無背道忍所難忍忍

所難行忍所難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眞可謂大忍辱矣

緣境無礙門二十三

經云在俗則謂之爲縛在道則謂之爲解解卽無礙所致縛卽資待所招今若欲有待於無待則有待更煩無待於無待則有待自遣有待旣遣則無礙之門可入若志在於資養便覩縛纏更重但衆生凡類觸向多阻不資於物則自濟無方資於物者累之重也生累纏繞解脫何由今旣深知其累累實爲苦何以知之今欲陸行非車輿人馬不動一累礙也今欲水遊非舟航不移二累礙也今欲養身非衣裘屋宅則無所憑託三累礙也今欲養命非粳糧黍粟五味柔軟則無所資待四累礙也今欲修習一慧髣像無向五累礙也今欲求見一佛及一淨土發奇特心冥漠不見六累礙也今欲徹視十方障礙滿目七累礙也今欲求佛聖智以除障惑近是衆生心行而我不覩八累礙也今欲披文尋義雖課心力近在淺言不達意旨九累礙也今欲誦習經典受己忘漏十累礙也

凡此累礙其事無量聖人所無礙自在者由何而致實由遠諸塵勞自策爲本是所資待莫不勤役自辦不假於地而他爲我用所謂讓而得者則其理通求而獲者則其理滯菩薩不求自利但欲利益衆生是以其利在己而得無礙衆生常利我忘彼所以恆縛而無解聖是可求而得非是永隔無津今若欲學聖捨凡者當遵聖人所習雖其途無量然津濟要趣唯一解脫耳故經云若自無縛欲解彼縛斯有是處今欲學菩薩道必須棄凡夫縛凡夫縛者唯願得五欲縱意自在實大縛也菩薩行人棄之不顧經云不得畜養奴婢畜生當自翹勤出離生死若假於他他還縛我無解脫期今云無奴不立無婢不辦此乃氣力強梁之時一旦臥牀百事同棄自救不暇何憂及人宜自勉勵則解脫之門易可登耳

一志努力門二十四

初從辨德極於無礙善惡二途凡聖苦樂明了審諦斯言備矣唯應努力勤而行之經云感傷世間貪意長流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反其源故自勉而特出

是以世世勤苦不以爲勞經云我與阿難空王佛所共發菩提心我常勤精進所以速成正覺又云得正法智己以無疲厭心爲衆生說斯可謂努力矣夫衆生流轉三有觸苦相纏所以情識闇弱慮淺多迷每一修善怯退遑擾念念之間百變乖舛自非勸之以努力獎之以剛幹則勇銳驍果之心不發經云衆生與無明怨賊鬬戰亦不異世間剋敵相禦世間則須金鉦壯其氣鼓鐘激其忿鬱拂增其怒決裂成其力不賁此發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鳴條之戰拉牧野之師乎今與煩惱共戰當集無漏之智命無畏之師控道品之衆禦六度之侶建道場之幡擊甘露之鼓著弘誓鎧冑被忍辱袍甲握智慧弓刀執堅固箭盾精進督怠惰翹勤課不及登行登歡喜稅駕頓法雲種智斷其勇方便運其略於是無明老死之賊協附四魔之軍影響波旬因倚天女憑帶鬼神億千萬衆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欲入闇惑之旅退金剛之師由乎菩薩忍調無想積德久善魔怨稽伏一念努力豁然大明非法士壞正法王勝此並經中之盛事若不

努力何由辦也如人營家晨起夜寐劬勞督課便自室內盈實饑寒不切但能努力無所不濟出世妙行事不殊俗若小努力微復加意三明六通不足爲難更運方便重課心形信順之忍漸深自至豈得空捨一生虛過三塗切己力無所施方復生悔何嗟及矣所以努力一門貫通前後位心極行唯此而已願幽明聖鑒照覽窮途故敢發言託文現意

禮舍利寶塔門二十五

大聖詮化隨機感發譬若一音說法各得其解是故應以現生蒙利者所以降神母胎誕聖王宮應以出家蒙利者所以捨金輪位剃除鬚髮應以相好蒙利者所以現成正覺坐菩提樹應以實相蒙利者所以三轉法輪十二部經應以滅度蒙利者所以雙樹潛輝現於涅槃良由衆生障業煩多是故聖化隨應不一然則現於涅槃者復是增發悲戀之心以悲慕故善心濃到凡禮拜像塔皆宜感發悲心潸然思慕慘切其情追想正法我不餐仰泣想如來不親音旨如入祖禰之廟覩靈若在歔欷無顏如來慇懃令我等

具諸苦行而我違背自墮惡道在於像末未蒙解脫以苦報故憶如來恩是以今各歸心於此像塔嗚咽涕零慚顏哽慟至心奉爲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今日信施龍神八部廣及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三世一切諸刹土中所有如來形像靈廟敬禮釋迦如來一切現在靈骨舍利敬禮如來現在頂骨舍利敬禮如來現在鏤蓋舍利敬禮如來現在眼睛舍利敬禮如來現在一切紺髮紅爪舍利敬禮如來現在一切指骨舍利敬禮如來現在一切牙齒舍利敬禮如來現在衣鉢水瓶錫杖衆具敬禮過去四佛生地井行坐遺迹敬禮如來得道樹寶塔敬禮如來轉法輪處寶塔敬禮如來般涅槃處寶塔敬禮如來滅後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敬禮阿育王所造無量諸佛像敬禮天上人間海中龍宮一切像塔敬禮此國諸州諸瑞聖像敬禮此國諸寺諸山無量靈像敬禮天上人間海中無量形像願一切衆生不在佛前佛後常見佛生常見佛出家常見佛得道常見佛涅槃能建立是無量像塔盡於來際佛事不絕

敬重正法門二十六

諸法本空寂滅無說以因緣故現有文字當知文字經典本在破病滅惑爲先惑旣八萬四千故使敎門亦有八萬四千法藏至於病銷惑遣藥亦隨亡如栰喻者可以情悉然羣生沉罔隨言封滯由此見故敎藥常陳所以金簡盈於寶殿玉軸煥於神宮辯析空有於假實表發權智於無方故如來一代四十九年隨緣示敎種種說法及於涅槃但有聲敎計隨言說必致淪亾然以義理談元正宗無昧言雖得喪金旨難乖故立法依用永刊定天魔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日已沉法雲遐布非夫簡冊無由獻功尊大迦葉法門英儁擊鐘聲告名集無學千僧一夏撰結遺言十二義求三藏文攝多羅葉典其量莫思蘊積西夏將及千載時運漸染東翻漢朝沿彼至今年垂六百雜錄正經七千餘卷詞義明敏談味無遺近則安國利人遠則超凡證聖備如卷部智者尋之至心奉爲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敬禮一切眞如法藏敬禮十方一切諸所

說法藏敬禮過去一切諸佛法藏敬禮賢劫初佛拘樓孫如來天龍宮法藏敬禮拘那含牟尼佛天龍宮中法藏敬禮迦葉佛天龍宮中一切法藏敬禮釋迦如來天龍宮一切法藏敬禮西印度黑峯山寺一切法藏敬禮沮渠國大乘十二部法藏敬禮北印度石壁八字捨身法藏敬禮神州大國一切衆藏經典敬禮易州石經朔州恆安石窟經像敬禮一切受持三藏諸法師等敬禮一切禪師律師讀誦經典諸行人等願一切含靈入如是法門常能總持廣說敎化通達無礙

奉養僧田門二十七

僧稱福田羣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發蒙俗之幽心啓正道之遐趣拯沉淪而將濟於三尼御法網而弘護於萬齡由是道被天下德光四俗能生善種號曰福田德響楗槌又稱應供心乖理義行越法科則顯乖剃落之容幽受空樹之譬及與施主爲讎隙與骨肉爲瘡疣熱血之相可尋石女之倫不遠僧護佛藏明言不迷智論大經清範攸屬固當日須三省事必

九思念念策心無時寧舍方可入三乘之一位預三寶之一員盛德可觀六道歸依而出有高行難擬七衆相從爲福田豈非形寄域中情超域外者也流俗纏糾封附昏迷處處生著何能遠出是以樹立僧寶爲俗良田令與福力得出生死不徒設也然佛超衆表作範區中爲物受供而實不受法在除惑淸淨非情供養感果自隨生業僧含凡聖形繫往因縱成無學猶嬰善報身謝無餘方出諸有今以形累有緣多須資待故凡施者敎多在僧然供養於僧備有三寶故佛有言隨順我語供養佛也爲解脫故供養法也衆僧受用供養僧也有斯理義故名衆僧良福田矣奉爲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廟聖靈天龍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僧寶敬禮當來下生佛兜率天彌勒菩薩僧敬禮遊方大士文殊師利菩薩僧敬禮護法大士普賢菩薩僧敬禮十方一切行大道心菩薩僧敬禮十方一切行緣覺心辟支佛僧敬禮十方一切行下乘者諸聲聞僧敬禮賓頭闍住法萬載諸聲聞僧敬禮佛子羅睺羅住法萬載諸

聲聞僧敬禮剡州山海九億萬住法萬載諸聲聞僧敬禮三千界內見在一切諸凡聖僧願一切含靈常與賢聖同乘正道開智生福不墮惡趣生生遭遇爲善知識拔除煩惱得出諸有

勸請增進門二十八

勸請者慇懃之至意也由發慇懃之意則願善之情深矣是故於一切纖微之善咸須慇懃勸請增進令生慧行不容中廢然勸請有二勸請衆生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衆生說法久住十方四惡趣我今悉勸請修持諸戒行獲得於人身十方一切人我今悉勸請修十善業得生於天上十方諸天人我今悉勸請登立正定聚得離於惡道十方諸學人我今悉勸請覺察諸煩惱速證無學地十方阿羅漢我今悉勸請知非究竟位唯有一佛乘十方辟支佛我今悉勸請成就大悲智教化諸衆生人天二乘衆我今悉勸請體覺如來藏修習菩薩行一切諸菩薩我今悉勸請修行十度行速登於十地兜率天菩薩我今悉勸請常轉不退輪速下度羣生菩薩智未明

我今悉勸請金剛滅塵累顯發眞實相十方一切佛初成正覺者我請轉法輪安樂諸衆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歸命請願久住於世如是佛菩薩我今皆勸請發此慇懃心是故稽首禮

隨喜萬善門二十九

衆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妒憎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興惡想摧毀破壞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損行而此嫉者妄增惱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是以聖人調心制意行此隨喜亦復勸請衆生如說奉行十方一切衆所有微細善仁義及禮智孝養謙恭敬慈和及愛敬廉貞清潔行若有如是善我今悉隨喜離欲在家人奉修如來戒三歸五八戒十善菩薩戒清淨諸律儀離惡名聞者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飯僧施法衣浴除煩惱垢救攝諸貧窮饑寒窮塞者疾病艱危苦施藥（缺三字）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曠路作好井橋船度人物（缺四字）果施佛幷供僧渴乏除熱惱其福實無量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造經流法教然燈發慧明習誦及轉讀決了諸義趣若復爲人說

倍增歡喜心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建立諸塔廟堂殿及寶刹彩畫及木像金銀銅石等傳寫諸相好顯示於法身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若有造僧坊牀帳及臥具令彼息心者安意於禪林出入苦空門次第寂滅觀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如來大慈悲善說諸法門發生隨喜行令我等修學隨喜諸聲聞忍苦度生死隨喜諸菩薩不捨惡道受隨喜十方佛無畏天人尊能於三界獄引出諸衆生願令衆生類悉得於佛道是故我隨喜稽首禮諸佛

迴向佛道門三十

言迴向者以不著爲義原一切衆生備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生死者皆緣耽著果報不能捨離若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隨有微福迴施羣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不復生著便於生死蕭然解脫故經云如所說修行迴向爲大利是以一切所作善業皆因迴向兼勸衆生不著果報何者即此身形果報之本終日養飼莊嚴雕飾要必當死徒爲保著自非愚闇所以貧受此身少有慧明何得無時不厭以

是智者撫臆論心不容貪著迴流生死十方諸衆生所行微善業仁孝及謙敬慈愛柔和等忠正修禮智矜逮賑孤窮如是世俗善悉迴向佛道一切諸外道種種勤苦行五熱炙其身投岩赴水火反縛塗炭等無量諸邪見今皆爲迴向同歸正覺道一切清信士歸戒行十善乃至諸女人亦能修福德又能善說法開化衆妙福迴向施羣生共成無上道一切弟子衆聞聲卽解悟善來成比丘乃至四道果方便及初觀苦空非常想亦迴施羣生共向無上道十方諸辟支自然成緣覺深悟在別世曉了因緣法隱顯化衆生獨處樂善寂如是兼一切盡迴向佛道十方諸菩薩讀誦於經法入禪出禪者勸總行衆善如是等三善一切衆德本亦迴施衆生歸向無上道一切諸善本乃至賢聖果解空未能窮有無不雙盡悉令於一切同入眞妙境著迴有相心皆向解脫道如是諸菩薩我今勸迴向發此無著心是故稽首禮

發願莊嚴門三十一

原衆惡所起皆緣意地貪瞋癡也自害害他勿過於

此故經號爲根本三毒能煩能惱勞擾身心於緣起惡三三九種然此九種義逼善惡三善根生名善業道三不善根生名惡業道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動亂微起相見卽自覺察守護人根不令塵染常發弘願以自莊嚴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眼常不看貪淫邪豔惑人之色不看瞋恚醜狀屠裂愚癡疑闇倨慢邪衆之色願見一切十方常住法身之色菩薩下生八相之色如來相好聖衆和會善集之色願一切衆生耳常不聞悲啼愁嘆聲地獄苦楚聲餓鬼畜生受苦聲八苦交對聲四百四病起發聲八萬四千塵勞聲願耳常聞諸佛說法八音聲八萬四千波羅蜜聲三乘聖果十地功德如是等聲願一切衆生鼻常不聞殺生滋味飲食之氣三十六物革囊之氣發欲羅綺脂澤之氣五辛能熏九相尸氣願鼻常聞十方世界諸樹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諸德香學無學人十地五分十力八萬四千諸度無漏之香十方諸佛說法之香願一切衆生舌恆不嘗衆生有命身肉雜味能生煩惱滋味願舌恆嘗甘露

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其舌根變成上味諸佛所食之味法喜禪悅之味解脫泥洹最上勝味願一切衆生身常不覺邪淫細滑生欲樂觸不覺鑊湯寒氷之觸餓鬼畜生諸苦惱觸脫百四病寒熱風霜蚊虻蚤虱饑渴諸苦等觸願身常覺淸凉强健心悟安隱證道飛行八自在觸願一切衆生皆從今日乃至菩提意常覺知九十八使八萬四千塵勞之法十惡五逆九十六種邪師之法三塗可厭生死大苦願意常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爲醫王法爲良藥僧爲看病者爲諸衆生治生死患令得解脫心常無礙空有不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十七卷目錄

釋教部總論三

梁昭明集（解二諦義　解法身義）

朱子全書（釋氏）

青巖叢錄（佛教宗傳）

簷曝偶談（言性以空）

荊川稗編（羅欽順佛心性辨）

祖庭指南（自序）

神異典第六十七卷

釋教部總論三

梁昭明集

解二諦義（并問答）

二諦理實深元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眞諦二名俗諦眞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眞諦俗

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眞諦二俗諦一與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眞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眞而生正可得言一眞一俗眞者是實義卽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爲雜間俗者卽是集義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卽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眞俗異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正言此理德既第一義亦第一世既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眞諦審實是眞俗諦審實是俗眞諦離有離無俗諦卽有卽無卽有卽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眞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爲體

南澗寺慧超諦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無名之爲眞未審浮僞爲當與眞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

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眞卽有是空俗指空爲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又諮眞俗既云一體未審眞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自動不關眞諦令旨又答眞理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動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所以是橫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兩不得言一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令旨又答依人爲語有此橫見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依人爲辨有生不生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依人爲論乃是異體若語相卽則不成異具如向釋不復多論又諮若眞不異俗俗不異眞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體令旨答卽俗知眞卽眞見俗就此爲談自成無異約人辨見自有生不生殊又諮

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眞實之中見此浮幻令旨答眞實之體自無浮幻惑者橫構謂之爲有無傷眞實體自虛元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既流不流異愚謂不得爲一令旨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又諮眞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眞體然則但有一眞不成二諦令旨答體恆相卽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覩眞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眞以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一令答曰凡夫於無稱有聖人卽有辨無有無相卽此談一體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令答正以有不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更無異名又諮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令答凡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既分所以成二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得稱諦令答聖人見無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於凡爲諦

栖元寺曇宗諮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令答曰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又諮聖人既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敎化衆生令答聖人無惑自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卽此凡夫不令答此凡卽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又諮聖既不見凡焉知凡見世諦令答聖雖自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爲有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眞俗既不同豈得相卽之義令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見自不同無妨俗不出眞外又諮未審既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當卽義卽體令答更不相出名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又諮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眞不令答止得見俗不得見眞又諮體既相卽寧不覩眞令答凡若見眞不應覩俗覩俗既妄焉得見眞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嘆之名眞離於俗亦應是讚嘆之名令答曰卽此體眞不

得言嘆第一義諦既更立美名所以是歎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歎我體卽眞何故非嘆令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嘆我體卽眞亦是我眞故非讚嘆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嘆我是不僞何得非讚令答不僞直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義正足稱其實體豈成讚嘆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焉能卽是讚嘆令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令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令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又諮橫見爲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爲生令答卽此生法名爲橫見亦卽此橫見名爲生法又諮若是橫見不應有生若必有生何名橫見令答既云橫見實自無生但橫見爲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諦獨無義名令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令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又諮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安義字令答

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强字爲義又諮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義名令答正以浮俗故無義可辨若有義可辨何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眞不離俗俗不離眞未審眞是無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得同體令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卽是聖所見無以此爲論可得無別又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令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又諮見既有兩豈不相違令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實不兩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令答理雖不兩而約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第一不令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複令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盡美令答第一是德豈

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令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貶立名眞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眞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審云何有定體之旨令答曰談其無相無眞不眞寄名相說以眞定體又諮若眞諦無體今寄言辨體未審眞諦無相何不寄言辨相令答寄言辨體猶恐貶德若復寄言辨相則有累虛元又諮眞諦元虛離於言說令既稱有眞豈非寄言辨相令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寂又諮未審此寄言辨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令答無名而說名不合當理又諮若寄言辨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何所說令答雖不當理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眞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生法爲體而言不生卽生生卽不生爲當體中相卽爲當義中相卽令答云體中相卽義不相卽又諮義既不卽體云何卽令答凡見其有聖覩其無約見成異就體

恆即又諮體既無兩何事須即令答若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令答約人見爲二二諦所以名生就人見明即此亦何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曰眞諦稱眞是實眞不令答曰得是實眞又諮菩薩會眞之時爲忘俗忘眞不令答忘俗忘眞故說會眞又諮若忘俗忘眞故說會眞忘俗忘眞何謂實眞令答若存俗存眞何謂實眞正由兩遣故謂實眞又諮若忘俗忘眞而是實眞亦應忘眞忘俗而是實俗令答忘俗忘眞所以見眞忘眞忘俗彌見非俗又諮菩薩會眞既忘俗忘眞今呼實眞便成乖理令答假呼實眞終自忘眞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爲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無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令答曰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令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

得不異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令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答曰正是形待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令答既云第一豈得非待又諮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眞諦是待不名第一令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方成相待又諮若世諦之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所形待令答第一褒眞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澤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眞諦未審能知之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令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卽眞又諮有智之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令答若呼有智之人卽是俗諦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眞諦之智令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眞智又諮此人既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令答冥於無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眞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

令答曰於眞諦中橫見有俗又諮俗諦之有爲實爲虛令答是虛妄之有又諮爲當見妄爲當見有令答見於妄有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令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爲有譬如火熱惑者言冷得就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應有此冷令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冷熱不嘗異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爲當但於眞有迷於俗亦迷令答曰於眞見有此是迷眞既見有俗不成迷俗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眞若不解眞豈得解俗令答眞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眞何妨解俗又諮此心不解眞於眞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惑應非惑令答實而爲語通自是惑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諮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眞解爲是俗解令答可名相似解又諮未審相似爲眞爲俗令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眞解又諮若能照之智非眞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眞非俗若是非眞非俗則有三諦令答所照之境既即無生無

生是眞豈有三諦又諮若境卽眞境何不智卽眞智令答未見無生故非眞智何妨此智未眞而習觀眞境豈得以智未眞智而使境非眞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眞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眞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義亦得有二不令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又諮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令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又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令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令答就凡爲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爲當解俗參差而言解俗爲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令答曰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令答若使凡夫解虛妄卽是解眞不解虛妄所以名爲解俗

光宅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眞爲當漸見爲當頓見令答曰漸見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眞得有由漸令答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眞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爲不悉忘令答一得無相萬有悉忘又諮一得無相忘萬有者亦可一得虛懷窮彼眞境不應漸見令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眞淺行聖人恆自漸見又諮若見眞有漸不可頓會亦應漸忘萬有不可頓忘令答解有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解法身義（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嘿然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稱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爲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鋼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鋼卽爲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曰金鋼本

是譬說反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法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淸靜無知淸靜而不可爲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體以釋身義令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令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令答寄言軌物何得無體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令答軌物義邊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又諮眞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眞實强生言相令答眞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令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又諮既爲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爲萬行所得令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諮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

可以無相全無所得令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又詰現有衆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爲無令答凡俗所見謂之爲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又詰經說常住以爲妙有如其假說何謂妙有令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詰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知何得猶有身稱令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說故曰法身又詰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令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又詰若慧眼能見則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令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又詰若云無見有何法身令答理絕聞見實無法身又詰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令答恆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寵詰曰未審法身之稱爲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令答曰通而爲論本跡皆是別而爲語止在常住又詰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

六丈六何謂法身令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令答衆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實累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爲身令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令答通相爲辨故兼本跡覈求實義不在金姿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爲以極智名曰法身爲以絕相故曰法身令答曰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身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令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令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令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令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此無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令答曰法身無應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令答曰本以軌則之體名爲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

軌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爲物軌豈無應化令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爲物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令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塵俗又諮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令答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若必令實應與菩薩豈殊

朱子全書

釋氏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令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咒是他

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敎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

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陋者爲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元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旣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

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機關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頑空又說眞空頑空便是空無物眞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

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道理誠便是萬

善骨子

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問釋氏以空寂爲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曾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故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

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僩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僩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

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彞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眞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眞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

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强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指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佛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眞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

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雖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耶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眞似冰炭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

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爲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他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日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效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他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不及

問昔有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

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做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僩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峯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空虛打做兩截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不是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即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饑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

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元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翦

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元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廻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

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嘗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敘秩命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嘗眞有得於斯耳（答韓無咎）

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答江元適）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某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答吳公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

却不曾仔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耳（答胡季隨）

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答林擇之）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眞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

羮見舜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答吳斗南）

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顚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顚錯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

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眞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眞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眞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槩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工夫未有干涉也（答陳衛道）

世衰道微異論蜂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

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答許生）

來書謂聖門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某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

矣然其本果安在乎（答李伯諫）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衆故達磨亦排斥之某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爲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爲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爲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衆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橫決如是而尚可以爲道乎（答李伯諫）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某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

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答李伯諫）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某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爲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爲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

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答李伯諫）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某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某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答李伯諫）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某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答李伯諫）

有李伯諫者舊嘗學佛自以爲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眞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爲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修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答張敬夫）

青巖叢錄

佛教宗傳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羅集爲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祕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

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元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自漢永平十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爲異宗曰教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曇無得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南山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茶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元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基乃綱羅舊說廣製疏論是爲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其說乃大備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元朗元朗授湛然是爲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爲賢

首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唯慈恩天台賢首而天台爲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敎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磨乃弘敎外別傳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磨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奥讓傳得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元元立三元門以策厲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潙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爻唱子和微妙元機不可湊泊是爲潙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眞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元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而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

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勾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弗繼雲門曹洞雖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眞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六十家釋義之外是爲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有同是爲資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之教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爲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遠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爲溺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爲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爲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

善性惡之說如氷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横川拱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要如枘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

簷曝偶談

言性以空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荊川稗編

羅欽順佛心性辨

楞伽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藏識心識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

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眞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知覺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

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强合於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摩弟子波羅提常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卽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卽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卽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眞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揑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元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揑怪不止其徒但嘗略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首言諸識有二其首之以諸識有二種生住滅乃其所

謂生死根也終之以識宅常住乃其所謂涅槃相也然而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此是佛家本語初無二相故諸識雖有種種名色實無二體但迷之則爲妄悟之則爲眞苟能滅妄識而契眞識則有以超生死而證涅槃矣眞識即本覺也涅槃即所覺之境界也由此觀之佛氏之所謂性有出於知覺之外邪雖其言反覆多端窮其本末不過如此然驟而觀之者或恐猶有所未達也輒以藏識爲主而分爲數類以盡其義藏即所謂如來藏也以其含藏善惡種子故謂之藏其所以爲善爲惡識而已矣故曰藏識藏識一爾而有本有末曰眞相曰眞識曰眞實相曰無始流注曰藏識海曰涅槃曰平等智慧曰不生不滅等是智曰如來清淨智曰自性無垢畢竟清淨曰識宅曰常住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本體也曰流注生住滅相生注滅曰業相曰分別事識曰識浪曰樂種種跡境界曰意識曰生滅等是識曰識藏生住地無明與七識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曰識藏名曰心意意識及五識身曰意及眼識等此爲一類皆言乎其末流

也曰轉相曰現識曰轉識曰覺相智隨轉此爲一類言乎本末之流所由分也其言及修行處又當自爲一類如曰諸虛妄滅則一切根識滅曰見習轉變名爲涅槃曰妄想識滅名爲涅槃曰意識滅七識亦滅曰所有及勝曰遠離思惟想曰離無常過離於我論曰欲求勝進者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則無生滅曰自妄想慧滅故解脫凡此皆言修行之法也欲窮其說者合數類而玩之則知余所謂滅妄識而契眞識誠有以得其要領矣夫識者人心之神明耳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眞末流爲妄旣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眞成妄謂悟則妄卽眞又混眞妄爲一途蓋所見旣差則心無主故其言七顚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顧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佛氏分本末爲兩截混眞妄爲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

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只就此四件說取簡而易見也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眞半爲妄哉若眞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眞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眞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眞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眞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

爲人類將非幸歟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註中却多用理字訓釋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常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碍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爾非逃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眞不可不辨達磨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常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卽是眞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眞空卽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磨妙圓空寂之旨余常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常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爲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

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程子常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常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採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子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眞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二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即萬法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

視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爾余於前記嘗有一說正爲此等處請復詳之所謂天地間非太極不神然遂以太極爲神則不可此言殊未敢易誠以太極之本體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者也以此分明見得是二物不可混而爲一故繫辭傳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而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由其實不同故其名不得不異不然聖人何用兩言之哉然其體則同一陰陽所以難於領會也佛氏初不識陰陽爲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徧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耳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眞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然人心之神卽陰陽不測之神初無二致但神之在陰陽者則萬古如一在人心者則與生死爲存亡所謂理一而分殊也佛氏不足以及此矣吾黨之士盍相與精察之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

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謂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提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錄何若是之不同耶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說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爲性便對其人捏一般說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狀每每如此嘗見金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論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

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法常欲離四句爲一異俱不異俱有一無有無常非無常然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有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弄爾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爲禪林之冠有語錄三十卷頃嘗遍閱之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欲辨者今具於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欝欝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

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欝欝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滯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常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爲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卽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

是亦得卽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耶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花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於兩家之說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爲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宗杲嘗謂士人鄭尚明曰伱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杲曰伱若不知便是生大伱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解散到這裏歷

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見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眞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眞邪杲答曾天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最善捏怪却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爲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一日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著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

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蹋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說而不能無疑於此則亦杲答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卽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鎚柏樹子竹篦子麻三斤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於柏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奧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証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秒忽無一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

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略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和合而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眞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祖庭指南

自序

自六佛出世相傳說法度人而不傳所說迨釋迦佛於靈山會上說四十九年法卒云未嘗說一字可見說原不說也特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且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副二傳化無令斷絕付偈付衣從此而始在天竺國遞遞相傳二十八祖幸達磨怜念震旦依佛授

記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泛重溟且三周寒暑始達南海與梁武不契復住少林得遇神光眞正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者究竟慧可安心僧璨懺罪了無異轍所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也四祖遲遲以待五祖再世受法俱非偶然至盧道人樵採鬻薪之下便曉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視學通內外之神秀何啻三舍避之而卒傳其道者槽廠獦獠人也南宗北宗又從此始嗣六祖者南嶽青原嶽出馬祖祖出臨濟潙仰雲門法眼脈雖有四而臨濟爲正傳原出石頭頭出曹洞一花五葉又從此始論佛法機緣臨濟可謂闡發殆盡亦不過稟承少室覓箇不受人惑的人興化薦得濟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而拈香有專主風穴問答俱化首山會處不在法華汾陽化處不在停箸皆無始來時而目全也慈明徐整敝衣不負西河獅子楊岐知是般事白雲悟了遇人信哉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也浮山接引五祖依白雲何至公無我若是佛果透頂透底剪斷葛藤虎丘想酢

生液聲振瞌睡應菴通楊岐正脈密菴嗅法眼作沙盆無準受破菴開示不捉胡孫高峰枕子聲中峰竹篦子此意拈向處箇箇脫言詮或覩松豁然或燈花落處或火燎眉毛或水噎莖菜或無露圭角俱謾他一點不得至於樵採爲業觸積薪而省與六祖若出一轍而一條白棒中興臨濟宗風密老人眞千古一人焉費隱禪師處今日更難矣非不抱遠公虛懷大愚汪度而世之攘奪如故非不景行海舟之自得師存獎之認薦主而世之奔競如故至於尊祖敬宗有稟承而無我慢大孝至友隆水木而敦同氣乃世之澆漓又如故然而直心直行至公無私密老人稱之人亦能諒之歷住名刹新堂構以紹前徽併後躅聽之將來昔孔子知我罪我惟春秋孟子謂功不在禹下余謂費師之功不在孔孟下是同是別總之昧卻佛乘迷卻師承故展轉支離今急編嫡傳一帙細爲剖白孰頭可斷而法不可貶孰身可化而道不可輕孰虛己讓賢孰師資道契孰心心相印孰鉢鉢相承臚列古方爲俗耳針砭佛腸鼓吹名曰指南余敢曰

不藉衆長於尊宿亦豈敢曰遂昭月旦於千秋庶幾以一滴獅子乳迸散十斛驢乳不無小補也伏願開械者目擊道存思人人本具箇箇圓成上追七佛諸祖芳躅何以獨隆於往古下考六祖暨三十五世大宗師何以媲美於百禩可見僧佛非有二乘承不相襲但力杜邪知邪見返焰迴光便透脫分曉所謂白雲迷卻舊行蹤臘月燒山火正紅再得慈風來扇發冷氷氷處煖烘烘蓋開眼見明合眼見暗不開不合堂堂顯露過去未來不隔一線既將眼看又心看乃見重敲火裏氷噫晴霄月曬梅花冷寒夜霜敲木葉疎我憑此道勉知己漸使清風廓九垓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十八卷目錄

釋教部藝文一

西域傳後論　後漢書

喻道論　晉孫綽

達性論　宋何承天

答顏光祿書　前人

重答顏光祿書　前人

與宗居士論釋慧琳白黑論書　前人

又答宗居士書　前人
重答宗居士書　前人
答王衞軍問辯宗論書　謝靈運
維摩經十譬贊　前人

神異典第六十八卷

釋教部藝文一

西域傳後論　後漢書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覊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籝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顙而釁北闕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

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嶺障之基源節氣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于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

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贊曰逷矣西胡天之外區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卒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喩道論

晉孫綽

或有疑至道者喩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窞井者則怪游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元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眞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還者非辭喩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閒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羅刑婬爲大

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奸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敘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蒞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驄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于宣孟愍翳桑之餓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

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勢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於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于蜫蟲每加隱惻至于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

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其爲首尾其致不殊卽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敎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本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卽疎刓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于世教子將何以祛之答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爲大謬諮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嚙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惟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

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己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祿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潁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于此而大順于彼矣且鯀放退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于私感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沖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華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裔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朱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

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縶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于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衮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過元黃耳絕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累胷中抱一載乎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燿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羣有神足無方于是游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儛地飛山結流存忘倏忽神變緜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大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于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

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于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與喪之期于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輙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達性論

宋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元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

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蛾蠉蠕竝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祀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答顏光祿書　　前人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己則美數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逕思或眛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

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恥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糵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蜫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旣已聞命獨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伊顏下麗甯喬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日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圖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邪令受敎咸同邪若自己不殺取足市鄽是故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烟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恍惚遊魂爲變發揚悽愴亦於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

論之所明言所懸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恆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刼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此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恆心久而不化內慚璩子未暇有所諮也何承天白

重答顏光祿書　　前人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旣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憑流颸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旣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

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愼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

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刲刳爲稟和爛瀹爲翼善夫禮

瘞繭栗宗社三牲膮膷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求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或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修短有度制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守未報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

人者明竝日月化闢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知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親之業仕者數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年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

以善其身殺鷄爲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之眞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違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廿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與宗居士論釋慧琳白黑論書　前人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以萬劫爲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擯賴蒙値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爲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若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又答宗居士書　前人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幷諮求雅旨來答周至及以爲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

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己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於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勸禮拜庶幾蔭羅帳之蓋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粗人神實妙以形從人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敝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有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

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必有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必有空之實然則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憒死貫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

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眞智終年疲役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拜禮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躭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勸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麁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來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麁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慮信不竝是以

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滋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眞性但當與周孔幷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物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以盡傷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秉氣淸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弱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徵暴之戒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婬盜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豚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蒲宰之問爲勸化之本演君蒿之答明來生之驗袪服玕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著陁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

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眞僞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與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遠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融之賙行饉寧復有淸眞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爲說錬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爲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重答宗居士書

前人

重告幷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旣足下以賤漢祖況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

緘默成人之美但當爲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令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緣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繇言對聊以代面何

承天白

答王衞軍問辨宗論書　謝靈運

靈運白一悟理質以經誥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

僂辱高難詞微理析莫不精究尋覽彌日欣若暫對輒復更伸而論雖不辨酧釋來問且以示懷耳海嶠岨廻披示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

維摩經十譬贊　前人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卽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
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服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

如何滯著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含萼不結核敷華何有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莫昵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聚幻

幻工作同異誰謂復非眞一從逝物過旣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遠者皆自賓匆起離合情曾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旣悟眇已往惜爲浮物戀孰視婆娑盡寧當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相像似羣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薈蔚南山雨能爲變動用在我竟無取俄已就飛散豈復得攢聚諸法旣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恆物生滅後誰復覈遲速

愼勿空留念橫使神理恧發己道易孚忘情長之福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六十九卷目錄

釋教部藝文二

釋何衡陽達性論書　宋顏延之

重釋何衡陽書　前人

又釋何衡陽書　前人

與孔中丞釋疑惑書　齊蕭子良

又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前人

法門頌啓　王融
謝竟陵王示法制啓　前人
淨行頌三十一首　前人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梁武帝
淨業賦　同前
答皇太子請御講勅　同前
又
又
答菩提樹頌手勅　同前

答晉安王請開講啓敕　同前
答晉安王謝開講般若啓勅　同前
勅答臣下神滅論　同前
勅沈約撰佛記序　同前
與周捨論斷肉勅　同前
又
又
又
又

答曹思文勑　同前
喻智藏勑　同前
唱斷肉經竟制　同前
立神明成佛義記　同前
捨道歸佛文　同前
金剛般若懺文　同前
摩訶般若懺文　同前
斷酒肉文　同前

神異典第六十九卷

釋教部藝文二

釋何衡陽達性論書　宋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蘄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諡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隷言衆生者亦何濫

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共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怏怏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心者或不剃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立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

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恆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勿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會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後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重釋何衡陽書

前人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爲儔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招慰啓告精至愈慙固結今復妄書往懷以輸未逮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之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爲優贍恐理位雜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資扶其敬讓去

其忮爭令璽斧鑄刀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値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爲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隷彼甄聖智兩籍俱舉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頤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筭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爲心者博乎生情將使虛排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遍天而不爲惠庸適恩止麛卵事法豺獺邪推此往也非惟自己

不復往告市鄽乎庖廚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封刳爲稟和之性爓淪爲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辨足下既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於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爲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爲大心術之動隷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烏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鹵莽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遏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

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嗣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客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亡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又釋何衡陽書　　前人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見刊異世滕修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

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複卦喪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肆彼域中惟王是體知三才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

墨伊顏未護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非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惡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旣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眞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却欲限以名器愼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爲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己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旣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卽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爲未類

答曰謹爲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釣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爲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必

有因聖人從爲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爲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忌前報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膮膷（音鴞香牛羹也）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惟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倡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指奪刳瀹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

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釋曰非惟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豈別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訶支離以爲逼說若以覈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在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齊諧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知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

邈於獨了良有悉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會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修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

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傅愛慎及淵腴艮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與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陷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爲不符之證羲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遑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歉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每

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叡憒惽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廚見遺物近易躭故常芻豢自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爲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卽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義可去欲宇幷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

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高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兆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爲體失之己外輙云宏誕求理之塗殘乎塞矣師逎言肆或不在此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予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予又何壯辭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惟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滕薛棄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己不可原況復道絕恆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棄此又所不得安

答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爲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並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驗亦具感報之說藻袞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爲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叔甘人譯胥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爲問欲以却編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歟忘其煩貪復息心

與孔中丞釋疑惑書　　齊蕭子良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眞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君

云積業棲信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毁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仁人之行非是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有暫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覩經律所辨何爲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士未嘗離俗施訓卽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應當毁滅就卽因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絓諸訓誥經史箴誡悉可焚之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兢仰祇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慇懃克己者政爲君輩之徒耳欲今相與去憍矜除慢傲節情欲制貪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汎愛賞之以英賢拔之以儁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炎之投而按劍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繇未見

此情故常信斯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慾使之詭譎諂佞望門而自殄浮僞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慾之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設以禮讓假枉以方直乃至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况能句則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此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繇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動須四凶革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廣有所折便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貶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鮀之媚邑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行覩於

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請無造於異端眞殊途同歸未必孱然一貫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者厝心於疑罔國君普宣示之略言其懷無見髣髴翰迹易煩中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悉也

又

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游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旣異幸可各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棲心入信者前良不無此志今以效善之爲樂故挫憍陵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懷無求自足而退於前良恐未能懸絕空秉兩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薄爲復示斯懷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幸無勞形目脫未覩者爲可一歷意本不

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撫掌也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前人

去冬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咨嗟彌用欽想此子含眞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激養志南荆可與十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投之棲遲偃仰揚鄭之寂寞恬淡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難白衣居士卽之而匪易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靈蕚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棲尚既同情契彌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瞩疇得寫析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眞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爲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道遙儒侶元宗復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爲分直閭投誠素庶必能元了脫悠爾來儀想時加賚遺也

法門頌啓　　王融

伏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氓惜乎祇園滅影鷲嶽淪光微辭既遙大義如綴自不宣遊十地擁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仞明公覽四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己則仁兼旦奭隨方中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

謝竟陵王示法制啓　前人

翔慧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夫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網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宇端風厲信可以糟滓五書糠粃百氏昇罩冊周笥竿尼日所謂窺七澤而狹濱汀登泰山而小天下

淨行頌三十一首　前人

皇覺辨德篇頌

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舛逕揚鑣分源競栖麗景或幽澄舒每缺水激波生烟深火滅情端徒總理向空徹

不有明心誰驅聖轍

開物歸信篇頌

生浮命舛識罔情遣業雲結影慧日潛暉逶迤修道極夜無歸登山小魯泛海難沂參珉見璧辨礫知璣迷其未遠匪正何依

滌除三業篇頌

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筌利名畢倚榮辱茲纏燕驪匪躡周鍇徒鑴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修理六根篇頌

傾都麗佳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蕙肴芳醪晦黑滋生昏闇競欲貌蕩魂浮身甘意觸靈龜攝根睛葵衞足蟲草或虞人如不勖

生老病死篇頌

穠華易遷繁蕉不實星髮鮐肌鄰光愒日二豎潛言十巫空術生之往矣高松蕭瑟卽化翻靈從緣墜質噬臍有譏嗟然何汨

尅責身心篇頌

瞻彼進德莫敢或遑顧咨小智徒以大康豈無通術
跋此榛荒雖有重離迹照螢光循情內負撫事外傷
層羅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篇頌

渾風緬沒旅俗膠加競文內疾誰覩心瑕再惟情反
三省身華貴危窮濫貧懾豪奢邅廻六蔽紛綸七邪
不圖厥始逸馬難冒

訶詰四大篇頌

迅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與居愛習矻矻子求
營營爾給匪德日歸惟殃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
昭回不希元墟何泣

出家順善篇頌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畱化城道場曠謐
禪逕開清風飄弗響震噉徒驚嘯傲焉慮脫落何營
長捐有結永寘無生

在家從惡篇頌

石磨則磷玉生雖堅維居必徙豈曰能賢氷開春日
蘭敗秋年敎隨類反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借十纏

茲焉遂往憂畏方延

沉冥地獄篇頌

冥津殊復曉高聽亦能卑陰牆雖兩密幽夜有四知
炎山翻烈火氷澗帀寒澌羅城振雲幕鋒樹鬱霜枝
茹荼非云苦集木豈稱危求仁曾已得長歎欲何爲

出家懷道篇頌

韞石諒非眞飾瓶信爲假竊服阜門上濫吹溜軒下
鳳祀徒驚心駒交終好野實相豈或照浮榮未能捨
迹殊冠冕客事襲驅馳者已矣歇鄭聲無然亂周雅

在家懷善篇頌

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耀幽石芳蘭挺叢芻
四民不爲侶三界豈能渝諒茲親愛染寧以財利拘
煩流捨智寶榛路坦夷途萬物竟何匹烈火樹紅芙

三界內苦篇頌

心怨動紛遶情怡輒遷互歡愛一離遠傷憂坐哀暮
連幌結淸陰高臺起風露腐毒緣芳旨夭伐實修嫮
慾網必虧生虆罝或全兔眇眇夜何期悠悠終肯悟

出三界外樂篇頌

端襟測煩海矯步寫埃氛三受猶絕雨八苦若浮雲輸心仰圓極罄質委方墳朝遊淨國侶暮集靈山羣燈祇開遠照香字薦嘉熏俛首睇人俗信矣靜爲君

斷絕疑惑篇頌

生塗非一理識緒固饒津徒駭東陵富空嗟北郭貧國生曾已戾顏氏信爲仁逢尤昭往業習善會茲身勤憂永夷泰晏安終苦辛合名且云重豈若樹良因

十種慚愧篇頌

神膏施惟重元酒恩未隆明璣隋水上潤玉藍田中稟天性所極資敬道攸崇羽毛共以勢輪軌相爲通報德愴前雅酬言愛餘風遵途每多舛顧省能無忡

極大慚愧篇頌

冬狐理豐毳春蠶緒輕絲形骸翻爲阻心識還自欺華容羈卯日生平少年時驅車追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後悲惕然一以愧永與情愛辭

善友獎勸篇頌

蘭室改蓬心柟崖變伊草丹青有必渝絲皪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木遂雕藻一簣或成山百里倦中道

隆漢乃王臣失楚信元保勉矣德不孤至言匪虛造

戒法攝心篇頌

金山嚴寶仞瓊畹烈瑤黃牆狐議不窟檐燕豈能棲淨花莊思序慧治盥身倪六羣儻未一七衆固恆齊端儀有直景正道無傾蹊維宮超以悟襄野竟何迷

自慶畢故止新篇頌

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經長夜每悠悠陶形練氣住元造啓蒙夷阻出重幽榮公三樂非爲曠箕生五福豈能求靈姿妙境往難集微言至道此云修年逢生幸會以慶盈愆貳過儻知憂畢故斷新別苦海希賢庶善憑智流

大忍惡對篇頌

春山之下玉抵禽漢水之陽璧千金清業神居德非重潔己愚侶道已深愛憎喜怒生而習榮華芳旨世所欽鴻才巨力萬夫敵誰肯制此方寸心逸驥狂兕獷不御繫羈密柙儻能禁遣情遺事復何想寂然無待悆幽情

緣境無礙篇頌

怳象惚物終不名龍舉鸞集竟誰辨絕智亡身孰爲礙韜名戢耀故能顯匪日匪月灼以懸安飛安翔虛而踐璧石無間恣出沒水火有性任舒卷敷教應俗驚泉流現迹依方迅風轉大哉超世莫與羣希瞏慕舜宜自勉

一志努力篇頌

像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洲亦可爲精誠必至霜塵下意氣所感金石離有子刺掌修名立王生擢髮美譽垂自來勤心少騫墜何不努力出憂危勝幡法鼓縈且擊智師道衆紛以馳有常無我儼旣列無明有縛孰能窺

禮舍利寶塔篇頌

越人鑄金誠有思魏后妝木亦云悲中賢小節猶可戀去聖彌遠情彌滋祇樹蕭條多宿楚王宮寂寞尠遺基設像居室若有望間儀駐景曖如之連卿共日獨先後道悠命舛將無時傾懷結想惻以慕乖靈寫照拂塵疑

敬重正法篇頌

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駿足陵河越海寄輕舟仁言爲利壯已博聖道弘濟邈難求迺明洞燭煥層景深凝廣潤湛淵流翼善開賢敷教義照蒙啓惑滌煩憂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無執與化遊

奉養僧田篇頌

五玉已潤談而信八桂雖芳風乃掃妙理至言唯聖寶不自伊人孰弘道照空觀法識遷流撫俗瞻光厭生老絕滅情嗜斷歡怡縱落豪華棄雕藻親愛倏忽信風烟財利悠悠若塵草測以龍雲豈曰高濯足江漢更慚皓

勸請增進篇頌

俟河之淸逢聖朝靈智俯接一其遙白日馳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傾翹遍盈空有盡三界綿塞宇宙馨八遼德光業遠升至覺寂寞常住獨能超煎灼欲火思雲露沈汨使水望舟橋弘慈廣度昔有誓法輪道御且徐鑣

隨喜萬善篇頌

聞善若己燭艮書見賢思齊美通誥感幽動地孝有誠殞首流腸忠爲操振禮摛文弘憲則機謀飆勇靜姦暴明白入素志冲閒高論窮微契神奥捐軀濟物不邀名輕財貴義豈期報百行萬善紛塗軌求誠罄想畢歡蹈

迴向佛道篇頌

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俗非一情驅車秣馬徇世業市交鬻義衒虛名三墨紛紜殊不會七儒委鬱曾未弁吉凶拘忌迺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巖赴火空捐生咄嗟失道爾迴駕沔彼流水趣東瀛

發願莊嚴篇頌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逗照慧日兮駕法雲騰危城兮出塵館芳珠煜兮聞歲時寶樹飃兮謦昏旦清露摶甘永以挹喜園流采常爲翫無待殷鼎方丈羞安用秦箏纖指彈勤誠款願長不渝習苦塵勞從此捍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詔　梁武帝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萬物不得齊其蠢生二儀不得恆其覆載故勞逸異年懽慘殊日去歲失稔斗粟貴騰民有困窮遂臻斯濫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車問罪聞諸往誥責歸元首實在朕躬若皆以法繩則自新無路書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今眞形舍利復現於世逢希有之事起難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設無礙會耆年童齒莫不欣悅如積飢得食如久別見親幽顯歸心遠近馳仰因時布德允叶神靈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

淨業賦（有序）

同前

少愛山水有懷丘壑身羈俗羅不獲遂志舛獨往之行乖任縱之心因爾登庸以從王事屬時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無寧歲上政昏虐下豎姦亂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御刀應敕梅蟲兒茹法珍俞靈韻豐勇之如是等多輩誌公所謂亂戴頭者也誌公者是沙門寶誌形服不定示見無方於時羣小疑其神異乃羈之華林外閣公亦怒而言曰亂戴頭亂戴頭各執權軸人出號令威福自由生

殺在口忠良被屠馘之害功臣受無辜之誅服色齊同分頭各驅皆稱帝主人主尊極用其詭詐疑亂衆心出入盤遊無忘昏曉屏除京邑不脫日夜屬纊者絕氣道旁子不遑哭臨月者行產路側母不及抱百姓懍懍如崩厥角長沙宣武王有大功於國禮服無報酷害奄及至於弟姪亦罹其禍遂復遣桓神與杜伯符等六七輕使以至雍州就諸軍帥欲見謀害衆心不與故事無成後遣劉山陽灼然見取壯士貔虎器甲精銳君親無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橫暴出自羣小畏壓溺三不弔況復姦豎乎若默然就死爲天下笑俄而山陽至荊州爲蕭穎胄所執即遣馬驛傳道至雍州乃赫然大號建牙豎旗四方同心如響應聲以齊永元二年正月發自襄陽義勇如雲舳艫翳漢竟陵太守曹宗馬軍主殷昌等各領騎步夾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雙白魚跳入艫前義等孟津事符冥應雲動天行雷震風馳郢城剋定江州降款姑熟甲冑望風退散新亭李居士稽

首歸降獨夫既除蒼生甦息便欲歸志園林任情草澤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獲已遂膺大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猶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遜讓必復魚潰非直身死名辱亦負累幽顯乃作賦曰日夜常思維循環亦已窮終之或得離離之必不終負扆臨朝冕旒四海昧旦乾乾夕惕若厲朽索御六馬方此非譬世論者以朕方之湯武然朕不得以比湯武湯武亦不得以比朕湯武是聖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湯武但湯武君臣義未絕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義已絕然後掃定獨夫爲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時唯知禮義不知信向烹宰衆生以接賓客隨物肉食不識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遠方珍羞貢獻相繼海內異食莫不畢至方丈滿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輟筯對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溫凊朝夕供養何心獨甘此膳因爾蔬食不噉魚肉雖自內行不使外知至於禮宴羣臣餚膳按常菜食味習體過黃羸朝中班班始有知者謝朏孔彥穎等屢勸解

素乃是忠至未達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刳心擲地數片肉耳所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誰知我不貪天下唯當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復斷房室不與嬪侍同屋而處四十餘年矣於時四體小惡問上省師劉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劉澄之云澄之知是飲食過度所致答劉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劉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搖頭云唯菩提知官房室過多所以致爾於時久不食魚肉亦斷房室以其智非和緩術無扁華默然不言不復詰問猶令爲治劉澄之處酒姚菩提處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無所知故不復服因爾有疾常自爲方不服醫藥亦四十餘年矣本非精進既不食衆生無復殺害障既不御內無復欲惡障除此二障意識稍明內外經書讀便解悟從是已來始知歸向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有動則心垢有靜則心淨外動既止內心亦明始自覺悟患累無所由生也乃作淨業賦云爾

觀人生之天性抱妙氣而清靜感外物以動欲心攀緣而成眚過恆發於外塵累必由於前境若空谷之應聲似遊形之有影懷貪心而不厭縱內意而自騁目隨色而變易眼逐貌而轉移觀五色之元黃翫七寶之陸離著華麗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寢興而不捨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駿馬之帶羈類白日之麗天乃歷年之不虧觀耳識之愛聲亦如飛鳥之歸林既流連於絲竹亦繁會於五音經昏明而不絕歷四時而相尋或亂情而惑慮或慆耳而堙心至如香氣馞起觸鼻發識婉娩追隨氤氳無極蘭麝夾飛如鳥二翼若渴飲毒如寒披棘舌之嗜味衆塵無有大苦鹹酸莫不甘口噉食衆生虐及飛走唯日不足長夜飲酒悖亂明行罔慮幽咎身之受觸以自安怡美目清揚巧笑蛾眉細腰纖手弱骨豐肌附身芳潔觸體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識攀緣亂念無邊靡懷善想皆起惡筌如是六塵同障善道方紫奪朱如風靡草抱惑而生與之偕老隨逐無明莫非煩惱輪迴火宅沈溺苦海長夜執固終不能

改迹否相隨災異互起內懷邪信外縱淫祀排虛枉命醮實橫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祉前輪折軸後車覆軌殃國禍家亡身絕祀初不內訟責躬反己皇天無親唯與善人外清眼境內淨心塵不與不取不愛不嗔如玉有潤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蘭之生春淤泥不能汙其體重昏不能覆其眞霧露集而珠流光風動而生芬爲善多而歲積明行動而日新常與德而相隨恆與道而爲鄰見淨業之愛果以不殺而爲因離欲惡而自修故無障於精神患累已除障礙亦淨如久澄水如新磨鏡外照多像內見衆病既除客塵又還自性三途長乖八難永滅止善既修行善無缺清淨一道無有異轍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於心心清冷其若冰志皎潔其如雪在欲結其既除懷憂畏其亦滅與恩愛而長違顧生死而永別覽當今之逸少想後來之英童懷荊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存躬修聖行其不已信善積而無窮永劫揚其美名萬代流於清風豈伏強而稱勇乃道勝而爲雄

答皇太子請御講敕　　同前

省啓欲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二日惟日萬機今復過之年耆根熟氣力衰耗荷此黼扆有踰重負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爲勞楚君旰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來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耳越敕

又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懷亦不異前答緣邊未入國虞多乏如是等事恆須經計其餘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款附相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世渾幷賈誼亦且流慟魏室無虞楊阜猶云可悲況今爪牙腹心不二之臣又論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路壅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是爲喻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汝等必欲爾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講道義也越敕

又

省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之艱難安知天下負重庸主少君所以繼踵顚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亡繫于苞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敕越敕

答菩提樹頌手敕　同前

省啓覽所上菩提樹頌捃採致佳辭味清淨仰讚法王稱歎道樹意思口說乃至手書極得三業之善但所言國美皆非事實不無綺語過也越敕

答晉安王請開講啓敕　同前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吾內外衆緣憂勞紛總食息無暇廢事論道是所未遑汝便爲未體國也越敕

答晉安王謝開講般若啓敕　同前

省啓具之爲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

顯同慶實相之中本無去來身雖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尚有兩旬日數猶奢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吾始還臺不復多敕越敕

敕答臣下神滅論

同前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躓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痏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甃之鼃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井榦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齊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敕沈約撰佛記序

同前

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

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旨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爲厝筆不以故指敕闡等結序未體又似小異

與周捨論斷肉敕　同前

法寵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寵此心卽是經之羅刹

又

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鴟鴉鳩鴿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麞鹿雉兎充滿野澤亦不曾見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爲正爲諸僧尼作離苦因緣

又

衆生所以不可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戶蟲經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卽是斷八萬戶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煑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

者灼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

又

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於衆僧食肉既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爲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既親達經教爲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違卽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爲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穳矛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

又

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恆生念念得未曾有律儀所以爾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殺心於聲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兼汚餘戒至於手挾齒齧動身口業則失身口戒

爾時律儀無作卽斷不續旣失不殺戒亦損汚餘戒所以爾者旃陀羅人爲屠肉時爲何等人殺正爲食肉者若食肉者卽有殺分於不殺戒卽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殺生分於不殺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卽時便缺別解脫戒不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心惡律儀卽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殺分不殺律儀卽時亦斷菩薩人持心戒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缺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答曹思文敕　同前

具一二縝旣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喻智藏敕　同前

求空自閒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

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

唱斷肉經竟制　　同前

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爲此三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肉事於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乾斷皮革不得著革屣若開皮革得著革屣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了於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云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諸有所舍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革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身命況日日餐咀數若恆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並斷肉於時諸僧乃無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爲疑方成巨弊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

文道昔與衆生經爲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忍食噉衆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肉貿鷹云何反更噉他身命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

立神明成佛義記　同前

夫涉行本乎立信信立由乎正解解正則外邪莫擾信立則內識無疑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何者願神明以不斷爲精精神必歸妙果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若心用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經云心爲正因終成佛果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爲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本之性不移一本者卽無明神明也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卽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何以知然

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迴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爲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爲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故知生滅變遷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而心爲其本未曾異矣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

捨道歸佛文　同前

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登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爍靈義於象外度羣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

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遂乃湛說圓常且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値大聖法王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躭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弟子蕭衍和南

金剛般若懺文　　同前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如來以四十年中所說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時大品小品枝條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派別金剛道行隨義制名須眞法才以人標題雖復前說後說應現不同至理至言其歸一揆莫非無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經以有取之既爲殊失就無求也彌見深乖義異去來道非內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眞空之盇空之未足明其妙眞俗同棄本迹俱冥得之於心然後爲法是以無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說菩薩

深見無說之深弟子習學空無修行智慧早窮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國自近及遠一念之善千里斯應一心之力萬國皆歡恆沙衆生皆爲法侶微塵世界悉是道場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剛般若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金剛般若禮長老須菩提願諸佛菩薩以般若因緣同時集會哀憐萬品護念羣生引入慧流同歸佛海得金剛之妙寶見金牒之深經頂戴奉持終不捨離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行自在無復塵勞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摩訶般若懺文

同前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及無量尊法一切賢聖觀夫常樂我淨蓋眞常之妙本無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樂殊見分別之路與眞俗異名計著之情反顚倒我人之所彌見愚癡取舍有無之間轉成專附豈知妙道無相至理絕言實法唯一眞如不二諸佛以慈悲之力開方便之門教之以遣蕩示之以冥滅百非俱棄四句皆亡然後無復塵勞解脫淸淨但般若之說唯有五時而智慧之旨終歸一

趣莫非第一義諦悉是無上法門弟子頗學空無深知虛假王領四海不以萬乘爲尊攝受兆民彌覺萬機成累每時丕顯嗟三有之洞然終日乾乾歎四生之俱溺常願以智慧燈照朗世間般若舟濟渡凡識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大品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慧命須菩提願諸衆生離染著相迴向法喜安住禪悅同到香城共見寶臺般若識諸法之無相見自性之恆空無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斷酒肉文　　同前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閻浮提壽云百二十至於世間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刹那生老無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強現無方

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餘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爲善惑就善惑中重爲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生類皆多冷血腥爲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卽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爲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

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云菜爲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行心不決定多有畱難內外衆魔共相嬈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如是之人亦墜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麤惡見人勝己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爲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冥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衍向來所白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卷目錄

釋教部藝文三

答元圃園講頌令　梁蕭統
上大法頌表　簡文帝
上武帝菩提樹頌啓　同前
謝勅賚錢幷白檀香充法會啓　同前
謝勅賚苦行像幷佛蹟啓　同前
謝賚納袈裟啓　同前

謝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同前
謝勅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同前
謝勅爲建涅槃懺啓　同前
答湘東王書　同前
又答湘東王書　同前
八關齋制序　同前
大法頌　同前
元圃園講頌　同前
菩提樹頌　同前
悔高慢文　同前
六根懺文　同前
唱導文　同前
千佛願文　同前
爲諸寺檀越願疏　同前

神異典第七十卷

釋教部藝文三

答元圃園講頌令　梁蕭統

得書幷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温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因八辯彌有法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報

上大法頌表　簡文帝

臣綱言臣聞至理隆而德音闡成功臻而頌聲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樹或止事乎區中慶昭乎一物猶且手舞足蹈傳式方來況乃道出百非義高三代而可閣筆韜詞詠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垠躬紆尊極降宣至理澤雨無偏心田受潤是以九圍共溺竝識歸涯萬國均蒙一日俱曉佛法之勝事國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頌之作不可闕也謹上大法頌一首曹丕從征之賦劉坦遊侍之談曾無連類伏兼悚恧不勝喜悅之誠謹遣狀詣鍾超寶奉表獻頌以聞

上武帝菩提樹頌啓　同前

臣聞擊轅小唱有慕風雅巴人淺曲實仰陽春是以葑葵細葉有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陛下至德欽明元猷廣運乃神乃聖道跨軒嬀止覺正眞功符圓極常住爲樂法喜爲甘慈雨被於無垠睿化覃於幽顯故八風調四氣正天下定海外安弘龍窟之威紹鷲山之法無爲不住實愍蒼生無相乃宣引

歸眞域製茲道樹顯此金容使誓願者結因頂禮者增福會途已一古今誰二伏以器表承露東阿薦銘瑞啓黃龍中山興頌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菩提樹頌一首學謝稽古思非沈鬱不足以光揚盛德髣髴一隅顧恧匆言伏祇慙震謹啓

謝敕齋錢幷白檀香充法會啓　　同前

臣綱啓傳詔奉宣敕旨以臣明法會垂齋錢二十萬白檀薰陸薐香各十斤黃紙詔書先開泉府青雲好氣次集桂宮貨重文龜芳踰麗草散金廡下止及軍吏積穀充家纔班親族未若貪此良田方開五蓋入茲法度長出四流假詞敬祖尚慚難述借辯君卿猶知非謝不任荷戴謹啓事以聞

謝敕賚苦行像幷佛跡啓　　同前

臣綱啓舍人顧虔奉宣敕旨以金銅苦行佛幷佛跡供養具等賚使供養伏以六年道樹超出四魔千輻足輪德圓萬善故能聞見悟解逢遇祛塵天聽恩隆曲加獎被謹修飾欄宇齋潔身心翹仰慈光伏待昭降千唱四辯尚不宣心輕毫弱簡豈能陳謝不任下

情謹啓事謝聞

謝賚納袈裟啓　　同前

臣綱啓宣傳左右俞景茂奉宣勅旨垂賚鬱泥眞納九條袈裟一緣精同織縷巧均結毳邁彼良疇成斯妙服雖復貴比千金輕踰二兩無以匹此洪恩方斯殊賚臣臥疾累旬未堪行踐不獲即被新染陪侍寶坊塵緣穢體愧荷相集不任慙悚之至謹啓事謝聞

謝敕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同前

臣綱啓舍人王景曜至奉宣敕旨曲垂逮問并聽臣隨從舍利入殿禮拜謹奉秋色照澄預表光瑞臣比身心得無障惱明陪扆寶函謹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閶闔足踐蓮華方茲非喻行躡寶梯比斯未重誘導殊恩實迴始望顧茲塵縛喜戴不勝謹啓

謝敕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同前

臣綱啓舍人王景曜奉宣敕旨曲垂勞問并使明入光嚴殿禮拜法身謹奉臣粗蒙恩造明守開恭到遂以勞慶升淨土風積水厚不足爲喻微心悚躍上謝

無辭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

謝敕爲建涅槃懺啓　　同前

臣綱啓伏聞敕旨垂爲臣於同泰寺瑞應殿建涅槃懺臣障雜多災身穢饒疾鍼艾湯液每黷天覽重蒙曲慈降斯大福冀慧雨微垂卽滅身火梵風纔起私得清涼無事非恩伏枕何答不任下情謹奉啓謝聞

答湘東王書　　同前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名南寡訟時綴甘棠之陰冀州爲政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遊説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瘉子預赤丸尙憂未振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豈望文殊之來獨思吳客之辨屬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驚夢慧日暉朝道俗輻輳遠邇畢集聽衆白黑日可兩三萬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畱滯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君長近還未堪執筆敬祖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

此慇然失慮江之遠矣寤寐相思每得弟書輕疴遺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又答湘東王書　　同前

十八日晚於華林閣外省中得弟九月一日書甚慰懸想秋節淒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濠梁之氣不異恆日差盡怡悅時有樂事游士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思見此書有甚饑愁吾蒙受菩薩禁戒篋預大士此十二日便於東城私懺十七日旦早入寶雲壁門照日銅龍吐霧紅泉含影青蓮吐芳法侶成羣金山滿座身心快樂得未曾有昨旦平等寺法會中後無礙受持天儀臨席晬容親證拜伏雖多疲勞頓遣剃頂之時此心特至心口自謀併欲剪落無疑馬援遺蝨之談不辭應氏赤壺之諷僧璡典議不異昔日竟日問璡殊均子路探鉤取名名曰因理皇情印可今便奉行昨晡後方還所住徐摛庾吾羌恆日夕鏡遠在直將來左右但不得偶儻殊異盤下之時稍習節文欲避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既爾伸款對臨汝侯比多屬疾

來宮小稀其間信使差得其簡聘兼詹事暕爲洗馬時仲話言數語論辯句之侯東撫復成離闊衡山九嶷尋應引邁臨岐有歎望水興嗟但吾自至都已來意志忽怳雖開口而笑不得眞樂不復飲酒垂二十旬矣公醒狂自成無理知者艾數信述吾經過適憶途遵江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韋述有長沮之弊必笑之災術異葛仙形均荀序弟復賚其糧餼特爲經營轉禍爲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每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郵事同撫髀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嶺靜對金關懷勞之深未嘗弭歇善自保惜及此不多綱疏

八關齋制序　　同前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汩業動心風情漂愛欲自非識達眞空照靈珠於難曉神緣妙境蓄慈根於未化無以却此四魔登茲十善今列筵肅靜高宇閒邃香吐六銖烟浮五色目對金容耳餐玉韻無容使情緣異染形不肅恭類倚於鴛宮同力於羊角宜制此心虵祛斯醉象立制如左咸勉聽思謹條八關齋制如左

睡眠籌至不覺罰禮二十拜擎香鑪聽經三契一出不請刺罰禮十拜二出過三契經不還罰禮十拜三鄰座睡眠維那至而不語者罰禮十拜四鄰座睡眠私相容隱不語維那者罰禮十拜五維那不勤聽察有犯制者不卽糺舉爲衆座所發覺者維那罰禮二十拜擎香鑪聽經三契六白黑維那更相糺察若有阿隱罰禮二十拜七聽經契終有不唱讚者罰禮十拜八請刺無次第罰禮十拜九請刺白黑刺有誤者罰禮十拜

大法頌（有序）

同前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捨本誓神力示現降應茲土龍顔日角參漏重瞳衡表連珠文爲玉斗自納麓開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啓迹日月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導均禹尚弘事殷之禮且屈在田之則自五鼎朝飛告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綠邑之符神器有歸鼎運斯集焦門厭棄德之君鮪水發白旄之陣然後受皇天之眷命當四海之樂推豈假祀蚩尤於沛庭託河冰於王霸於時鳳

鳳裂序蒼蒼舛度乃選五石以補之坤軸傾斜積冰發坼乃緯九數而正之陰兎兩重陽烏三足乃定王業以暉之攝提乖方孟陬失紀乃置清臺而辨之維冠冕於已頹綴珩珮於既毀自憑玉几握天鏡履璿璣而端拱居巖廊而淵默於今三十有二載也是以天德一於上地數二於下復朗參辰不易日月兩曜如合璧五精如連珠禋宗類昊虔丘禮澤敬行五祀功被百神川嶽呈祥風烟効祉青雲干呂黃氣出翼聽隃山之威鳳製大夏之貞筠陽管叶春雌鍾應律上林之課匪疎相府之占無謬奏六英於若水張咸池於洞庭秉翟動和天之樂建華宣易俗之奏協律有渢渢之序典樂致雍雍之節詩書乃陳緗縹斯備蒲輪受伏生之誦科斗薦魯宅之文蒸栗殺青玉牒石記墳委廣內暉煥麒麟置台命袞法河依嶽建職樹司區雲祥火高山容與赤黻邐迤邑麗文翚章研織鳥諫鼓高懸芻言不棄肺石通惋書謗橋板草名指佞便辟去朝獸稱觸罪奸回放黜是以龍翔鳳集河溓

海夷露下若飴泉浮如醴桂薪不斧而丹甑自熟玉阜詎率而銀甕斯滿河光似羃樹彩成車氛氳四照暉麗五色神明磊落徵祥布濩金鱗鐵面貢碧砮之賝航海梯山奉白環之使戴日戴斗靡不來王太平太蒙無思不服方叔召虎之臣均韓應鼓之將秉龍虎之祕韜握朱元之異略受脤於廟堂之上揚威於關塞之下出玉門而直指度金城而奏策蕩雜種之殘妖匡中原之塗炭北臨地脈西出天渠昆夷罷患夙沙自服獲邊陲之鹿懸窋須之鼓藁街有受纓之虜詔水觀受降之首四表無塵六合共貫皇德隆矣太平之風浹乎無外矣天子內韜無生之至慧外應體乾之弘迹將欲改權教示實道遣方便之說導化城之迷乃端扆神居吁而言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射服齊宮於元扈想至治於汾陽輕九鼎於褰裳視萬乘如脫屣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川岫棄琴瑟乎大壑卑宮菲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儉亦未階於出世

也解網放禽穿泉掩骴起泣辜之澤行扇暍之慈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未階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陘山漳水敦河上之道文悅岐伯之章句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羨門之誓不期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事在諸己篤而爲論彌有未弘雖獲寵嵷之禪終墮長生之難徒階三清之樂不祛八倒之境豈若燃智慧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不生之岸於是莊嚴國界建立道場廣行利益開闡佛事驅彼衆生同躋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九有傾心十方草靡如憑津濟咸賴歸依嚮乎若朝日之開衆華霈乎若農夫之遇膏雨功德之翼已圓智慧之門必備以爲般若經者方等大法峻極靡際深邃無底籠萬善乎無相兆九垓而無邊譬由枝川派別入大海而同味衆芳雜彩到須彌而一色空空不著如如俱會不合不散無去無來種覺可生允茲佛母羣典弗逮是號經王乃欲震一音雨

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陽紀歲元枵次星夾鍾應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將幸同泰大轉法輪茲寺者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藍之所化鐵繩爲金沼變鐵網爲香城照神光於熱沙起淸涼於炎火千櫨䕺孽百栱穹窿紅壁元梁華榱玉砌三階齊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捫天飛銀楹而蔽景虹拖蜿垂承甍繞櫺蓮抽井倒冒宇臨窻彤彤寶塔既等法華之座峩峩長表更同意樂之國下鑿白銀之塹傍暉金薄之甎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無假鳳皇之瑞金輪燭日妙臨淄之地下層臺累駕邁宛委之空飛夏宇凝霜溫室含暖雕樓之內滴動而響生洞扉之裏鵠歸而氣激幢號摩尼旛懸金縷盤徑十丈鈴圍四斛舒七寶之交枝流八功之淨水地芝候月天華逆風法鼓夜鳴聲中聞法瓊枝日動葉裏成音妙德陽之宮麗未央之闕故銅欄三丈追嗤井幹玉樓十二遙恥神仙譬彼淸涼之臺同符蘭臺之寺忉利照園之東帝釋天城之北故以辛壬癸甲縣蠻霮䨴

吁哉其不可狀鏘鏘玕玕瓌譎雜錯邈乎其不可名於是璧日揚精景雲麗色薰風徐動淵露微垂後距屯威前茀警列武較星連鴻鐘吐響運天官之法駕啓天路之威神百靈扶持千乘雷動六虬齊軫七斗垂暉雲罕乘空勾陳翼駕超光躡景日被天迴金蓋玉輦豹服鼉鼓纖驪沃若天馬半漢綠弓黃弩象飾魚文佽飛案節不勞斬蛟之劍虎賁弢羽豈假鳴烏之射湛湛奕奕轔轔赫赫出乎大通之門天子降雕輦之貴行接足之禮頂拜金山歸依月面如聞萬歲之聲若觀六變之動於是乃披如來之衣登獅子之座均百慮之紛總慇三請之慇懃啓眞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弘教二諦現空有之津二智包權實之底大乘豁其靡礙道心究其歸涯因果之攝不運而行眞俗莫求弗動斯到不以二法會乎中道盡佛淵海入佛法藏極修妬之妙典研龍宮之祕法宣娑婆之奧旨闡衆聖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難自息慧日普照毒霜並消除黑闇於四生遣無明於三界巍巍乎若彌樓之

在巨海穆穆乎譬衆星之遶圓月於時天龍八部側塞空界積衣成座散華至膝三千化穢土之質火宅有離苦之期惡道蒙休泥犂普息詵詵學侶濟濟名僧皆樂說如辨才智慧如身子踰乎青目黑齒高彼廣膝赤髭咸符寫瓶之思並沾染氎之施如金復冶似玉更雕聞所未聞得未曾得鬱摇動色請益無倦百司俱列簪履相趨豐豹焜煌華綬苒蒻謂舍衞之集大林之講無以過也將令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風尚黃老臨辟雍講孔宅幺魔安足而語哉距於三月甲辰法席圓滿如來放大光明現希有事雄雄吐色珠火非儔曈曈上映丹紫競發滎河恥其祥潤汾陰陋其暉影掩入殿之紫雲奪鴻門之妙氣昔法華初唱毫照普林般若聿宣通身盡笑王城之端千載更逢豈非聖主同諸佛身降茲妙相等諸佛力若符契焉猶秉淵默之謙虛弘懔焉之至誠爲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爲心非關諸己荷負無倦攝受四生皇太子臣綱

視膳東廂親承大法以爲西巡東狩讚頌以興柴山望祀詠歌斯作兇頂開而受露鞠躬而聞道敢述盛德之形容以爲頌曰

玉牒悠夐青史綿長道沿五勝風殊百王商丘命瑱姬水開璜河澄待聖海謐期皇方天譬地功歸有梁垂拱南面克己巖廊權輿教義製造衣裳九部革響六樂改張儀鳳婉婉擊石鏘鏘廣修璧水洞啓膠庠輕軺徵聘旌帛搜揚蘭臺且富廣內斯藏芸香蘭馥綠字摛章文功既被武跡斯彰題雕臆鏤舌紫支黃南街請質北闕來王飛旌集翰勒跡書狠銀車引附黑節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龍鄉西踰月屈東漸扶桑卑宮類禹解網如湯衢室納異明臺引艮善旌弗卷諫鼓其鏜萬符集祉百神啓祥黑丹吐潤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喜光液池下鶴高梧集凰赤熊旦繞素雉朝翔觀玉伯友訪道西王遊經建木巡指成唐終非蓮出豈曰津梁我有無礙共向圓常玉鑾徐動金輪曉莊紫虬翼軑綠驥騰驤虎文駐蹕龍驂啓行闌干玉馬煦耀天狠元旄映日翠鳳晞暘前飛格澤

後擁陸梁風移霆掃參差焜煌峩峩寶座郁郁名香法徒學侶塵沙堵牆慈雲吐澤法雨垂凉三密不限四辨難量猶茲海寶譬彼山王慧流總被藥木開芒佛日出世同遺惑霜帝釋歌詠幽祇贊揚空華競下天琴自張山含影色地入毫光非烟繞氣陸藕開房澤普三界恩均八方巍巍蕩蕩爲舟爲航伊臣稽首萬壽無疆

元圃園講頌（并序）　同前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慧海遙波輕舟詎泛故以探沙亂妙類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誰啓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低矜苦習續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元水三祥丹陵瀉電功韜火宅德覆雲衢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睦澤漏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淥碧海調風停瑞氣於三辰汎祥烟於五節鱗羽被解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河之瀉潤儲君德彰妙象體睿春瓊視膳問晨遊心法犍搦管摛章既婳

娟錦縟清談論辨亦參差玉照夏啓恧德周頌懋風乃於元圃園棲聚息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摳談未日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愜祇園靈塔將涌天華乍落於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屏霜浮玉管茲園邃密獨華勝地畫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頡頏於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烟綱叨藉殊寵陪奉塵末預入寶樓竊窺妙簡凫興藻抃獨瑩心靈敢作頌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曼鴻芬機乘八解
道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重離照景玉潤舒華
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芽漣漪義水
照曜文華芳園靉靆天宮類寶析論冥空元機入道
密宇浮清重閣相藻日映金雲風搖銀草肩隨接武
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掞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
終如燕石更似齊竽

菩提樹頌（并序）　同前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

理是以三界六趣遶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導歸宗而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愍燄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永鶩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邑居茲三惑示畫篋之非眞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啓法雷震設漸教降權迹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羣蒼救茲未度法雨法水之潤等世界於無邊智燈智炬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緣將息林開白樹日映青枝悲哉六識沉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體乾元之叡德合天地之純誠照玉鏡之神握太平之運吞虞孕夏罩漢籠周御六氣而子蒼生扇二儀而布亭毒緯樂經禮偃武修文秋荼不設廢九律之嚴科春雨愛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咸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知慙少陽懋善於元眞蕃臣燮和於槐袞八凱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策橫行專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萬方共貫穿胷鏤臆之酋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鑠石北極天沙東邁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峰挂迴越繩度之山航海跨深

汎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鳥貢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涵露月萃郊園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照燭於中畿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驅黎民於仁壽濟動植於幽隍歲樂民殷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穉有謳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開農務本鑄刃銷鋒紅粒盈箱青蚨委貫上照天下漏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一子愍四先示正行之因標出要之路廣設道場大弘妙法涅槃寶棹接衆惑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羣迷於未曉法輪遍乎大千清涼被於小葉故天人舞鳳去照園而讚善菩薩飛象越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十千纓絡縣空下墜龕室莊嚴國界殊特製三時之殿聳四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宮軒轅待仙之觀曾何足擬髣髴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雕金鏤碧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垂陰五面益物名高滿月德踰普覆並艷千光之樹連英五邑之華

璧日垂彩玉蔕生烟微風徐動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曲枝顯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散漫祥草連翩青雀伏吐電之魔却擔山之鬼奇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德不窮懸諸日月巍巍永樂萬萬斯年敢作頌曰

綿史載觀靈篇眇鏡寶冊葳蕤帝圖掩映烏紀稱祥龍書表慶九州布德五紘作詠蒸哉至矣有梁啓聖功覆終古業高受命金輪降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有德斯盛一乘運出五眼清淨稟識康歌昆蟲得性舜廚靈蓮堯庭神莢豈如道樹覆潤弘浹靡密垂光芬芳委鬱時動百華乍開千葉現彼法身圖玆瑞牒海度六舟城安四攝惠澤既播淳風普叶休明智鏡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悔高慢文　　同前

弟子蕭綱又重至心歸依三寶竊聞禮稱弗傲表洙泗之遺文經云不慢驗踰闍之妙典故一遇恒神陵

伽尚生餘習上賔天帝淮南猶有誤辭亦有才曰隱淪調惟高俗猶足座庫晉君立前齊主兒復道隆三學法兼五衆如過前殿似出北門而不密室致恭遺弓接足敢藉勝緣願起弘誓從今日始乃至菩提于諸出家悉表虔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根賔頭下步庶無厥咎者達棄車方思景慕幽顯大衆咸爲證明

六根懺文　　同前

今日此衆誠心懺悔六根障業眼識無明易傾朱紫一隨淨染則千紀莫歸雖復天肉異根法慧殊美故因見前境隨事起惡今願舍此肉眼俱瞬佛眼如抉目王見淨名方丈之室多寶踊塔之瑞牟尼鷲嶽之光彌勒龍華之始常遊淨土永步天宮耳根闇鈍多種衆惡悅染絲歌聞勝法善音昏然欲睡聽鄭衛淫靡聳身側耳知勝善之事樂之者希淫靡之聲欣之者衆願捨此穢耳得彼天聰聞開塔闢籥之聲彈指謦咳之響諸佛所說悉皆總持香風淨土之聲寶樹鏗鏘之響於一念中怳然入悟鼻根過患彌復頑嚚

耽染六蘭流連百和鬱金易著薝蔔難排雖復一薰一蕕叶性難遺空中海上彌不自覺至如雕鑪在彼翠霧霏烟識染相牽彌生織累所以蝍蛆甘帶自謂馨香烏鴉嗜鼠不疑穢惡今願捨此鼻根得彼天受振裳躧步跨栴檀之迴林提囊拭鉢捧香積之寶飯長離穢濁未保清升舌根障重染惡尤深毒刺爭興惡虵競起既貪五黃六禽之旨又甘九鼎八珍之味所以焚山破卵涸水枯鱗黿臛不斟有染指之過羊羹不及致入陣之苦雖復搗腴鹿胃猶不稱甘鳳肺龍胎更云不美雖羅鼎俎未必皆嘗在彼衆生於命已酷或復間朋亂友破俗傷眞變紫奪朱反白爲黑所以讒言三至曾母投杼端木一說越霸吳亡故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掉駟馬既出於事難追願斷煩惑入清淨境既同阿難乞乳之譏又等淨名寂默之致餐禪悅之六味服法喜之三德形恭心到永趣菩提身根頑觸唯貪細軟質體塵礙不重戈矛莫不愛我輕他陵人傲物縱此裸蟲不羈醉象六塵四倒自此而生五蓋十纏因斯而致所以象簟清潤遨遊於夏

室重衾孤白溫煦於冬之房結駟廣廈動靜必安鷁首翠樓去來有託所以三業之過出自機關四大假成豈有眞我願捨此畫瓶得彼金色淨寶珠之法飾煦琉璃之慧體長歸五分永等十身意識攀緣其罪山積險同夢幻譬若猴猿懸鏡高堂一念難淨走丸索上百慮先馳至如二十五有紛繞不息九十八使驚鶩無已所以灰心滅智行拔於三乘風禪露飲道高於六度今願斷此意根祛累斯盡心當恬泊洞煦無生一切衆罪悉滅俗門三界異途歸之眞域懺悔已竟誠心作禮

唱導文　　同前

夫十惡緣亘易惑心塗萬善力微難感靈性是以摩鉗赴火立志道場薩埵投身必之妙覺衆生積染流浪不歸苦海易沈慈波空蕩渴愛與生死共門無朋與結網同路各趣百非纏茲四苦人思勠力昭彼三明是以如來因機致化如大醫王隨病施藥當今王化之基格天網地扇仁風於萬古改世季於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道餐風抱嗉吹脣含

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衆等宜各克己丹誠澄心慊到奉爲至尊敬禮娑婆世界釋迦文佛歡喜世界旃檀德尊水精刹土月電如來寶明世界山海慧佛奉願聖御與天地比隆慈明與日月齊照九有被康哉之澤八方延仁壽之恩玉燭之美日著遐方擊壤之歌遍聞天下敬由心起五體所以外恭情發於中六識所以單到故一善染心萬刧不朽百燈曠照千里逼明憑法致安積善延慶今日幸遇茲訓誘豈得不罄竭心途奉爲皇太子敬禮東方寶海南方燈明西方無量壽北方相德奉願離明內映合璧外和玉震雲浮金聲海鏡日朝顏邑四善流風旣擅溫文之德實著監國之重蒼生飲德有識餐仁變和內化事炳周經讚德含章訓高惇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教於仁德宣風緝惠闡六服於溫慈各宜攝心奉爲貴嬪歸命敬禮五十三佛三十五尊當來賢刧千刧在百七十奉願月相與萬善同休金聲與四時並祐與七覺以炳照冏十智於當樂閏守奉仁宮儲欽德暉同疊璧煥若崑瓊蓋聞嵩高惟嶽作屏皇家宗子

維城克固磐石所以戚均魯衛任等蕭曹三台正席坐而論道九棘勤王恪居連事宜各運心奉爲臨川安成建安鄱陽始興豫章南康廬陵湘東武陵諸王家國戚屬六司鼎貴歸命敬禮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寶踊現釋迦碎身奉願心鏡凝深身淸嶽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衆各一心歸命三寶三界異術五道分巡天人植業各歸一果鬼神牽報事炳冥途上善華果既乖正力五濁煩心彌多惱累雖復聰明正直三牲之祀未虧陰陽不測六根之滯猶染衆等宜各露誠逮爲天龍八部護塔善王乃至修羅八臂摩醯三目盡爲敬禮尊經正典淸淨波若究竟涅槃法華會一之文淨名不二之說願一切善神永斷無明長遵正本臥處寶宮坐甘香積帝釋淵廣泛般若之舟淨居深沈駕牛車之美澤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前經弘慈與樂義高名訓是以靈權降迹出沒不同菩薩位懷顯晦多術無邊劇惱扇八苦於修途有縛纏情繞六趣於危道金鎖玉牀猶念解脫雕珠飾綺不及途中至如飄颻熱風滄浪冰水暗室千

重黑城百仞鐵輪碎骨銅柱焦腸傷出刀鋒横抽劒鍔如斯衆苦尤爲險脆一息不追則萬刧永別刹那暫斷則千代長離相與共託閻浮泡生幻處危脆之質有險蜉蝣風電之馳誠難可駐況復三相併蹙二鼠攢危毒箭惡蛇尤爲可畏庶憑正法拔茲累染長享百福永斷六塵對至無疆唯佛可恃今爲六道四生三途八難慈悲懇倒一心遍禮十住菩薩三行聲聞禮救世觀音獻蓋寶積西方大勢東國妙音四辨淨名二十螺髻珠頂善宿彌勒文殊金剛藏解脫月棄陰蓋常舉手十大弟子五百羅漢願囹圄空虛疾惱消息城中百縣方外千城凡在幽執一同寬蕩人協覆蛇俗化匡蟻類服鳩之不死同拔劒之無傷含生不縷轉死自溫渭橋日飽翳桑無餓打塞三塗塡碎地獄破魔兵衆壞生死軍閻羅發十善之心牛傍啓五戒之業如魚少水若鳥窮林一聽法音卽捨穢質人運五體歸命三寶

千佛願文　同前

蓋聞九十五區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故法

身寂鏡有照斯感滌無明於欲海度蒼生於寶船或輕慈導捨薄笑牽悲曲豔口宣斜光項入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象法衆生希向有形雖千聖異迹一智同塗弟子某甲久沒迷波長流苦沫不生意樹未啓心燈而蓋生一念敬造千佛雖復無上無爲極相難辨非空非有妙智難觀而紺髮日光蓮眸月面庶可長表誠敬永寄心期

爲諸寺檀越願疏　同前

菩薩戒弟子蕭綱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積習長夜輪轉覆灰末刼易危煩流難拯不樹兩門豈修二翼常恐虛蕉染惑永結駛河愛藤懸網長垂苦岸敢承三寶覺悟之方於幽顯前發弘誓願今願爲武當山大平寺幷此鎭望楚白塔同安習善延明頭陀上鳳林下鳳林廣嚴等寺皆盡形壽永爲檀越雖七寶四事多謝往賢一念片言庶符般若方類不滅之燈終非起烟之窗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宮家國內外咸同此善乃至天龍八部六道四生

普皆蒙福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一卷目錄

釋教部藝文四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　梁沈約

均聖論　前人

答陶華陽　前人

究竟慈悲論　前人

述僧設會論　前人

述僧中食論　前人

因緣義　前人
懺悔文　前人
千僧會願文　前人
爲文惠太子禮佛願疏　前人
爲文惠太子解講疏　前人
爲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前人
爲齊竟陵王解講疏　前人
又
爲南郡王捨身疏　前人

捨身願疏　前人
禮佛唱導發願文　王僧孺
懺悔禮佛文　前人
初夜文　前人
答釋法雲書　陸倕
答釋法雲書　王筠
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　劉孝威
謝東宮賜淨饌啓　前人
南齊書高逸傳後論　蕭子顯

與蕭詻議等書　元帝
與劉智藏書　同前
修心賦（有序）　陳江總
香讚　前人
花讚　前人
燈讚　前人
幡讚　前人
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前人
諫崇釋疏　北魏裴延儁

神異典第七十一卷

釋教部藝文四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　梁沈約

竊以六詩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風烟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元體妙凝神宙表廕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與至理俱存

均聖論

前人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邈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惟言象莫窺亦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羲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羲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惟謂赫胥爲遠何其瑣瑣爲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有應感感之所名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淸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于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

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歉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麛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於酣醟於酒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刲刳周

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邪試尋斯証可以有悟矣

答陶華陽　　前人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恆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邪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恆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

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會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蒙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

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秔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報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傷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顧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

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究竟慈悲論

前人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情九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夭生事均理一淪繭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枲妾登絲蠶衣共頒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辨訪理求宗未知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四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旣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爲言非有優劣宜枲麻果菜事等異同攘寒實腹會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

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麤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己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於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曾無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按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牢待膳亙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己

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槩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惓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枲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述僧設會論

前人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名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鉢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廚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名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菽之具延頸蹙額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昺然無許自立廚帳幷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爲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

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名則行乞求法於此亦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於地矣今之爲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爲會可矣

述僧中食論　前人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爲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

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曾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因緣義

前人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名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木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實由乎此

也

懺悔文　前人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已前至於無始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筭識昧往緣莫由證舉爰始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辨罪報以爲毛羣魵品事允庖廚無對之緣非惻隱所及晨剉暮爚亙月隨年嗛腹塡虛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靡達遨戲之間恣行夭暴蠢動飛沈罔非登俎儻相逢値橫加勦撲却數追念種彙實蕃遠憶想間難或詳盡又暑月寢臥蚊䖟噆膚忿之於心應之於手歲所殲殞略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於今猶未頓免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罭牽驅士卒懽娛賞會若斯等輩衆夥非一黨隷賓遊愆眚交互或盜人園實或偷人芻豢弱性蒙心隨喜讚悅受分呑贓皎然不昧性愛墳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源條繁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

足稱多此實生死牢穽未易洗拔灌志慘舒性所同稟遷怒過嗔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又言謔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無紀終朝紛擾薄暮不休來果昏頑將由此作前念甫謝後念復興尺波不息寸陰驟往愧悔攢心罔知云厝今於十方三世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尅己追自悔責收遜前愆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本八微是構折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身身隨念滅而念念相生離續無已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卽成後緣若不本諸眞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與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卽空成性其性既空庶罪無所託布髮頂禮幽顯證成此念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瑩生生不休迄至道場無復退轉又彼惡加我皆由我昔加人若不滅此重緣則來惡彌遣當今斷絕永息來緣道無不在有來斯應庶達今誠要之咸達

千僧會願文　　前人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見目前衆僧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纒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刼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沈於苦岸迷塗邃遠弱喪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爲空談靡依靡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撫心自惻臨踐非譬者也至聖凝寂無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拯物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停午以福衆生芳塵餘法峨然未改約以往夏遘羅痾疾帝上哀矜深垂慼慮以月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宅隆茲重施弗知所限旣已奉祇洪德又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充草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爲營八集其一仰憑上定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會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虛捐聞之經訓心路皎然又過於此凡有涓毫應證來業無巨無細咸歸聖主仰願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蓋以微寄誠心云爾

爲文惠太子禮佛願疏

前人

維年月朔日皇太子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

聖夫至理可祈必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眞如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行四海震惶百司戰悚諱歷劫多幸夙世善緣忝生王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旦啓欣問豎之安寢扉早闢訪饍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舍繞足頂禮百神警衞萬福具臻會不信宿聖躬和愈豈非三寶之弘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百僧八關行道又度二七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壽與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茲法田奉中宮皇后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屆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姒之盛坤儀寧足匹未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過去眷屬並同茲辰預此慈善又普爲積苦餓鬼受辠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翾飛濕生化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悲慈咸篋浣濯人天攝受幽顯證明

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爲文惠太子解講疏　前人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元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充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元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讚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句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海得隨理悟墜體翔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式奮無取正覺

爲齊竟陵王發講疏（井頌）　前人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於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筭也逮於祇樹菴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恆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

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元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祕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笥炫彩瑤縢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眞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元音於六宵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於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十號神寂三達空元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氤氳緒法昭晣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折秋蟬靈場絢彩正水興蓮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爲齊竟陵王解講疏　前人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途因方導理必同旨天之質是以表靈邃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揚拔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

慧典密藏奧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遊日弦上朔止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筵藻殿張帷盛邸潔誠祗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藹雲迴祕理探微元兒悠邈宗條旣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効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爝爲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敷奧籍震微起滯輪動雲迴月殿含呂魄弦上日甘露旣窮輟言寶座卷文罷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欷報之誠思隆於末劫敬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

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爲南郡王捨身疏　前人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邑固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慾易縈每疚心術捨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璇聯華日彩玉組夙紆蓄麾早建蘭池紫燕之乘擾於外閑黼帳翠帷之飾光於中寢徒以心源尚滯情路未昭識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愆風露時舛是以敷襟上寔棲誠妙覺敬捨肌膚之外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衛夙理府絡時順萬祉雲翔百妖窮滌望北極而有恆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祜則天均慶少陽介福儷日承休儲妃閫膺祥之符皇枝廣惟祺之祚敬飾崇覺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旅淸信勗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禎和招對靈應元塗匪昧要之無爽

捨身願疏　前人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

養阿彌陀世尊云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火亦異析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胆未足爲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會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空呼名之爲有豐己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己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啗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未嘗登體溢俎充庖既飫斯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己悠悠黔首同有其分離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爲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求無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家潤盈身己慶流僕妾室非懸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笥委餘襲冬夜既蒙累繭而櫝有羸衾自斯已上侈長非一雖等彼豪家其陋已甚方諸寠室所邁實多悟此非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光道場饑寒困苦爲患乃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髓腦

誠難輕慕虧己贍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恩積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年次元枵日殷鳥度夾鍾紀月十八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請佛及僧髣髴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飦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饜兼捨身資服用百有一十七種微自損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切制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羣生咸有佛性不因翦削此路莫由緣業舛互世諦煩訛變形改飾卽事爲難故闕以八支導彼淸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寘之虛室主人高臥取逸閒堂呼爲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卽朝至於明旦排遺俗累一同善來分留上德勛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禮佛唱導發願文

王僧孺

夫至覺元湛本絕聲言妙慮虛通固略筌象雖事絕百非而有來斯應理亡四句故無感不燭皇上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凝神汾水則心謝寰中屈道軒丘則

形勞宇內斯乃法忍降迹示現閻浮之境大權住地俯應娑婆之域故欲洗拔萬有度脫羣生濯淨水於寶池蔭高枝於道樹折伏攝受之仁遇緣而感拯苦言軟語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衆等相與增到奉逮至尊五體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帝陛下至道與四時並運元風與八埏共廣反淳源於三古捨澆波於九代至治已覩於今日大道復屬於此時虎豹蹈而不驚虺蛇躡而莫噬埋金坻玉毀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車玉馬自相暉曜元鶴丹鳳飛鳴來往光景之所照燭舟車之所驅汎若不屈膝係頸迴首華音入侍藁街迎拜渭水與天地而長久等金石而逾固中嶽可轉長河有清而我聖皇愈溫愈睟不言而化行無爲而教肅

夫道備監撫望表元良察遠知微貫宗勾極不勞斧藻無待審諭況復靜悟空有同觀貞俗能行能說既信既持衆等齊誠奉逮儲君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太子殿下厚德體於蒼莽廣載侔於磻礴前星照曜東離煥炳淑聞自遠和氣熏天異才爭入端人

並至玉體怡清金聲妙越

夫茂實英聲道周德廣秉珪襲袞之貴坐槐憩棠之尊猶應共惜東暾俱吝西崦悟蕉蘆之非實知鏡月之虛衒信秉電之不留黔畫水之隨合惟宜照之智炬灌以寶瀾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既明且哲聲跨於河楚令聞令望道均於旦奭德貫右戚義藹周親作鉉則與二曜相終臨嶽則與四維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貞悅

夫天枝峻密帝葉英芬莫不玉震蘭搖金鏘桂縟靚寸文而驗錦觀一毛而測鳳並能才高銅爵詞富雲臺彬彬亹亹超超灼灼以斯勝善奉逮諸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諸王殿下穆穆與清風並扇英英將白雲共朗永鍾清祉長享元吉出牧則聲高民上入朝則譽光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鏗鏘麗於珠樹皎鏡光於玉田

夫道流雲幄德感椒闈必以前藉勝因宿稟嘉數況重雲法雨更披慧日雖異姜后解珥請罪於周王不

待樊姬捨肉有激於荆后而遵恭儉去嗜欲拚彫璣撤靡麗了心不滯正見無疑衆等齊誠奉爲六宮眷屬歸命敬禮云云願六宮眷屬業華姬日聲麗嫣辰震彩鐫圖傳芳詩史位齊寶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無礙

夫稟開明之德懷深妙之心豈非修習有本故能依止無倦義典等諸公主忘斯華重甘此翹到並宿世之所記別故現前所以信了影響至眞寤寐元極人各增到仰爲諸公主歸命敬禮云云願諸公主日增智性彌長慧根四攝四依已遵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輟盛此王姬光茲帝女長享湯沐與河山而同固永報緹綺貫寒暑而無窮

夫三相雷奔八苦電激或方火宅乍擬駃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間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爲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衆等相與彼我齊到懺悔業纒無始已來至於今日所爲十惡自作教他見善不讚聞惡隨喜焚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爲

惡倏忽成非悔慢形像陵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斗斛愧心負理昧主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性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衆罪所集各運丹懇五體自投歸命敬禮云云願現前衆等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懺悔禮佛文　　前人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無非自無無著所以無故有取之惑與倏成萬累無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眞假雙照稟氣含靈莫聞斯本肖形賦影靡測由來故發茲識窟猶緜蒙其莫辨導此愚相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實在危城業風縈薄三有長驚惑水邅迴二死相屬以苦捨苦從暗入暗尋本不離色心即事莫非生滅是用抱此纏蓋輪迴生死恣其六愛與其八邪或狙詐而克昌乍仁義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賤彼豪或共日並時人升我墜唯言報施寂寥不知因對皎徹曩緣今果過現殖成有如符契不謬毫髮而欲以

促生運其長術浮命迴其冥數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東樽纔吐西崦已仄譬閱川之駛流若棲葉之輕露僞城易弛毒樹自攻若非實假兩明眞俗俱辨豈能寫誠迴向刻意修習不退不沒愈堅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氣畜海岳之淳靈宿侍八極早遊七覺藉妙因於永劫招勝果於茲地若眞金之愈鎣美玉之載琢是用未積已散不藏而捨故今式招靈指仰屈神儀建此齊肅譬茲闢楗盛來緇素濟濟洋洋名香遍室寶華覆地高梵宛轉寧止震木遏雲淸桴遙奕非直騰魚御馬卽願四部至誠五體歸命東方云云願大王殿下五畏內遣十力外扶百福莊嚴萬祉周集愕夢無忤其慮甘寢有恬其神更闢寶衢愈興慧業

夫元極凝淡非學者所窺妙本難思豈行人能測是以十地云覩有羅縠之疑三乘稱見懷狂羊之惑自非鑒窮機覺照極冥虛窮理盡性體元含一安能濟世仁壽拯物阽危道包碧海聲高赤縣昔堯曜唯在卽世舜黑不兼來果四巡疲於禹迹六事倦於湯身

並域中之勤勞方內之成益豈有度元元於苦海拔冗冗於畏途運神刀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窮金河之奧說慧高龍樹智出馬鳴必欲洗濯臣民獎導緇白天覆地養水產陸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爲皇帝陛下儲君太子歸命敬禮云云仰願皇帝陛下景祚與七政相齊皇基與二曜均永地平天成樂和禮洽玉燭道正氛氳無爽條風祥雨膏潤相屬却馬偃伯鑄戟銷戈南泊北臨西被東漸灑甘雨布慧雲唯繩可結在冠已盡唐哉皇哉爲導爲首又願皇太子殿下睿業清暉與貞明而並燭粹範溫儀從嵩霍而俱峻聲出姬誦道越漢莊永沐智水長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雙樹八枝潛光匿曜寶城不闢慧扇方掩而聖后騖法輪於長路棹寶舟於遙壑道浹人祇福隆祧墠肅事園寢虔奉宗祏藉斯妙果奉逮七廟聖靈歸命敬禮云云仰願重明累聖儼然如在騰神淨國總駕天宮託化金蕖遨遊寶殿

夫誠心內惻則至覺如在形力外殫則法身咫步衆等相與增到爲諸王兄弟妃主戚屬歸命敬禮云云

願諸王殿下裂壤盛於諸姬磐石過於隆漢德高魯衞義重間平論道則百辟依風作翰則羣黎仰化弘闡至教紹隆季像第內少長並膺此多福若百華之春麗譬萬寶之秋成信解堅深翹向無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無勞傍鏡質同挺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親等觀衆等各歸誠爲二十八天四王釋梵人間貧病地獄辛楚敬禮尊儀靈像菩提寶塔云云大乘奧藏妙法深經大身無邊身大力無量力四向四果八賢八聖願六氣氛氳四序熙穆至治光萬宇元化洞九幽襲介披鱗濕生卵化八苦六窮三塗五道俱蒙惠利並識遵依刀林輟刃劍樹搖險迷域開道直指四衢闇室生明大啓三曜俱向道場同登種覺

初夜文　　前人

夫遠自無始至於有身生死輪鶩塵轢莫之比明暗遞來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駛千月難保蓼蟲習苦桂蠹喜甘大睡劇於據梧長昏甚於枕麯義非他名事

實已掐會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勢位相高爭驕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驚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髮口恣肥醲身安輕靡繁絃促柱極滔淫而不厭玉牀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悲泉若木出沒會不關人蹲烏顧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爲苦器何異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廚秋蛾拂燄而不疑春蠶縈絲而靡悟未辨先對不識因習及其一觸異途孟門非險轘裂肢解方斯不臻其痛斷趾鑿肩比茲未極其苦輪廻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蹔夏河之長瀉撲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醫王形遍三千教傳百億或恣其神力或寂諸梵境言則三塗離苦笑則四生受樂乃應病投機解紛說理制之日夜稱爲八關以八正鑰爲法關楗斯實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衆等相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王殿下睿業清暉與南岳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烟消百災霧滅巧幻所不惑彊魔莫能嬈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

得性自稟儀天之氣永固膳衛之道得六神通力具四無礙智夫日在昆吾則慮繁事擾景落濛汜則神靜志怡璧月珠星含華相照輕雲薄霧朗然自戢鳴鐘浮響光燈吐輝法幢卷舒拂高軒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檐而輕轉金表含映珠柱洞色況復天尊端嶷威光四照煥發青蓮容與珂雪覺祇衛之咫尺若林園之斯在大招離垢之賓廣集應眞之侶清梵含吐一唱三嘆密義抑揚連環不輟南平王體得機之敏資入神之微抱德含和經仁緯義善無細而不窮累有輕而必捨受同虛籥照如懸鏡忘魯衛之尊高略柎蕚之華重建希有之勝席臨難遇之法場相與五體歸命敬禮云云仰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行洋溢惠聲與八風而共遠優游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之甘味衮服瓛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幰貫千祀而常然

答釋法雲書　陸倕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

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轍亂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困蒙均斯冰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沾竊恩紀纓冕則天之朝飡飫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知踊躍猥煩告逮謹用書紳陸倕呈

答釋法雲書

王筠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僾然有見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元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無由冥應其會聖主迹同萬機心游七淨哀愍羣生嫗煦庶物滌彼蓋纏勖以解慧祛其蒙惑躋之仁壽信大哉爲君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法言家傳道訓而學淺行疎封累猶軫既得餐稟聖教預聞弘誘一音得解萬善可偕抃躍之情無以譬說弟子王筠和南

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

劉孝威

齊桓柏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蔗液瓊漿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茂於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慚品族

謝東宮賜淨饌啓　前人

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蔗柰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南齊書高逸傳後論　蕭子顯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眞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順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今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璅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

則耳眼洞達心智旁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敎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敎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鴿從橫之敎所貴權謀天日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斛無待戶說四辯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敎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於何不盡農家之敎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粳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敎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眞假將讎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卽眞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敎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元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詳尋兩敎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

教成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會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鹵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與蕭諮議等書

元帝

蓋聞圓光七尺上暎眞珠之雲面門五色傍臨珊瑚之地化爲金案奪麗水之珍變同珂雪高元霜之彩豈不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升堂未易紫紺之殿入室爲難必須五根之信以信爲首六度之檀以檀爲上故能捨財從信去有即空率斯而談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倐將旬日蹈舞之深形於寤寐抃躍之誠結於興寢稍覺十

宇之蒸嗢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辭蘊羹麟脯空聞其說羊酪猩脣曷足云也困於酒食未若過中不餐螺蚔登俎豈及春蔬爲淨欲吾於三日潔齊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玉鋭鹽類虎形雲蔓之芹遼東之藻十斤之梨千樹之橘青筍紫薑固栗霜棗適口充腸無索弗獲八功德水並入法流四土俱至偕讓弘道同志爲友豈不盛歟

與劉智藏書　　　同前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遄反元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眞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元冥在節歲聿云逎日似青緹雲浮紅蘂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窟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眞儒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籞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踴步有一於此猶

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激浦尚想彊臺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蓮華之劍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栩之牀恆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郢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修心賦（有序）

陳江總

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於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涖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陵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月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

處風雲馮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槩焉

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祕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周紀蘊大禹之金書鐫暴秦之石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開笥信竹箭之爲珍何碔砆之罕值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實豫章之舊圃成黃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層阜之超忽邇平湖之迥深山條偃蹇水葉浸淫挂猿朝落饑鼯夜唫果叢藥苑桃蹊橘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邅迴面江源之重沓汎流月之夜迥曳光烟之曉匝風引蜩而嘶噪雨鳴林而脩颯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爾乃芟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迢遞樂樹扶疎經行藉草晏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踰寂滅之場蹔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愁始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己鍾風雨之掩藹倦鷄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馮調御之遺旨析四辨之微言

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疇昔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私自憐其何已

香讚

前人

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吹自轉將銷更燃縈空雜霧散迥飛烟還符戒品薰修福田

花讚

前人

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映水光斜散由天女賷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牙

燈讚

前人

寶燈夜開光遍花臺烟抽細燄燼落輕灰珠慚色並月恥光來一明暗室若遣塵埃

幡讚

前人

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紺殿采布香城恆知自轉福與之生

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前人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賢聖見前大德僧皇帝某

菩薩睿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窮般若發弘大誓荷負衆生神道會昌膺茲景業百王旣季運屬艱難五嶽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心旣而深悟苦空極言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錄賊城樓櫓苦具茲多遂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寶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鑾輅龍章翠帳玉几福德所感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間而宴坐與釋衆而同遊紫微虛宮黃屋曠位上靈聳動厚土怔惶弟子等身纏愛惑業構煩惱天生烝民樹以司牧傑傑黔首非后罔戴豈容尊居萬乘而伸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爲布衣之事且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燧人警職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未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遂迷窅然汾水之上八駿沃若方在瑤池之濱則天下何依羣臣莫奉宗社廟堂有廢彝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干錢如干物仰覬三寶大衆奉贖帝王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三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無礙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歡

喜和合超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南山等固乃聖乃神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楨玉幹之戚窮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懽玉鑾廻鑣金門洞啓百辟翹首縉紳並列願塵勞與雲沴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慊慊丹愚敢以死請弟子某和南

諫崇釋疏

北魏裴延儁

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愼典作聖漢光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宇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渺必須先麤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眞俗欣暢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二卷目錄

釋教部藝文五

受菩薩戒疏　隋煬帝
天台建功德發願疏　同前
敬靈龕疏　同前
設齋願疏　同前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
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讚　獨孤及

爲太平公主五郎病愈設齋謝佛文　宋之問
爲原州趙長史請爲亡父度人表　王勃
禁斷妖訛等勅　蘇頲
佛衣銘　劉禹錫
與孟尚書書　韓愈
尊勝幢讚　柳宗元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杜牧
如意輪畫讚　顧況
佛道論衡序　釋道宣
李蔚傳後贊　唐書
崇釋論　宋眞宗
又
本論中　歐陽修
答范蜀公　蘇軾
崇正辨序　胡寅
白骨觀　朱熹
禮法策　鄭獬

景定三年三月差人化遺骸疏　周遵道

釋教　元柳貫

長明燈碑記　揭徯斯

勅諭志禪　明太祖

示迦提關主　釋智旭

示慈昱　前人

神異典第七十二卷

釋教部藝文五

受菩薩戒疏

隋煬帝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大天王天仙龍神蜚騰隱顯

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卽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不可勝計恆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啓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爲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恥崎嶇于小逕希優游于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因基址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揆庸懵抑又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吾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爲和尚文殊師利冥作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陁波崙罄髓于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爲臆說深信佛語聿遵明導天台智顗禪師佛法龍象童眞出家戒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辨先物

後已謙挹盛風名稱普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檝遠延每畏緣差値諸留難亦旣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受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即日種羅瞻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爲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成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

天台建功德發願疏　同前

菩薩戒弟子總持和南十方三世諸佛一切尊法三乘聖衆上界天仙龍神他心道眼護持應現晏塞虛空無量幽顯切聞諸佛菩薩不捨本誓爲天人師拔濟含識次令和南闍黎代作宗範引接後來與佛無異咨敬之重具在經律不有明導豈濟苦海匪報厚

德豈收福田遺行可追謹依佛語菩薩戒先師天台智者來踰剡嶺遷化石城初開訃至哀情摧慟敬惟勝行逾滿熙連佛許臨終自說所得今開侍者所書巨有異相稱吾位居五品弟子事在法華十住信心文具瓔珞於是空聲異響徧滿山房索披大衣云觀音來至驗知入決定聚面覩彌陀靜攝遷神安坐身證久移晦朔容相儼然斯蓋無量劫來檀慧具足深護佛法發起羣生非無顯晦出沒其孰能與於此有始有終者其惟聖人乎設以辯才千萬偈讚師福慧終不能盡夏初遣信到山期法歲竟迎接僧臘既滿尚疑谿谷毒厲意取氣交霜雪杯度鏡水及屆剡下便承臥疴豈言信次騰神淨域遂不獲重睹音容再諮法味維摩義疏蘊而莫宣良由宿障根深致違心契已悔于前須補于後近於此州禪衆舊居雖仰爲設會并就天台指畫之地則造寺塔而於彼山頭陀之處未獲重修今齎覽別書囑寄佛法不思議事感嘆銘衿無已之誠今遣往于佛隴峰頂集衆結齋願承三寶之力速達西方智者證知淨土記莂生生世

世長爲大師弟子未得佛前早相度脫不棄緣感弘到菩提并乞衆力爲弟子懺悔自從無明住地以來至于今日恆沙惑障煩惱迷昏五蓋十纏輪廻界內八萬四千塵勞增長願憑積慶及茲功德衆罪霜露慧日消除衆善普會法雨洋溢神通道力照藹皇家寶祚靈長覃被億兆

敬靈龕疏　　同前

維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庚寅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和南敬告天台山寺先師智者全身舍利靈龕之座粵竊聞民生在三事之如一皆資聖範能遂賢功顏回不值宣尼豈鄰殆庶尹喜不逢老氏安致長齡況乎乘般若之舟望菩提之岸弗有明導豈至寶所復因信俱次法城所謂自利利他人我兼利師及弟子智斷具足抑又聞曰疏傳告老太子贈以黃金桓師退辭家庭陳於喪服斯並有爲方內少用報恩豈臻無際空表盡酬師力弟子宿植德本早承道教身戒心慧蒙瑩明珠早穗寒荄盡沾甘露雖復時流歲朮生滅不追行住坐臥服膺如在

爰以景昧謬忝元良守器非才昇離多懼復奉明詔曩經作伯暫輟監撫還省宸方瞻望天台有如地踊僧使續來龕瑞重疊多寶妙塔如意分身玉毫金光分宵破暗應念彈指自室空聲有一於此已稱靈顯四者難幷豈非希有自曇光坐滅之後道猷身證以來與公飛錫所不能稱靈運山居未有斯事盛矣哉是我大師證道之基趾也至矣哉是我良田之報歲也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經稱知恩報恩諸佛皆爾近歲雖遵誡約修構祇垣多慚布金止因山宇庶同心淨域勝土莊嚴幸僧衆無虧熏修不缺冥力深扶人功多愧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兼通事舍人張乾威送僧使灌頂等還山於寺設會稽首接足十方三世一切三寶無量幽顯現前大衆以此功德仰資先師智者早證正覺具如臨終證現以生安養頃來留瑞久現彌陀踵武觀音連衡大勢囘睥東視不捨娑婆轉睇南閻彌憐震旦滄溟巨海尚不讓於涓流嵩華峻極安用排於微壒敢陳薄供願垂攝受當使無邊法身盡承甘露無量化影咸進醍醐涅槃殆之不

可窮般若味之不可竭盡我念力遵我師道消我煩惱滿我誓願現在未來長慧提拔家國眷屬俱入大乘密往潛來恆垂影響塵勞障累消除隱塞究竟等盧空圓滿如法界斯則大師勝力諸佛擔荷弟子含慈出如來藏無離文字以求解脫文字之性即解脫也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不可依

設齋願疏　同前

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和南十方三世法佛報佛應佛法身應身化身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丘僧常世間皆空而實不空諸佛妙有而實不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始名至樂凡情弊報皆生極苦迷之者則生盲皓首得之者則罔象元珠弟子幸憑勝緣微因宿種方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慈仁胎教有八王子日月燈明之恩十六沙彌大通智勝之勛加以昔莅淮海欽尚釋門先師天台智者顗禪師膺請江都授菩薩戒由是開悟歸憑有在而夢楹託諷梁木先頹合掌

安禪端坐示滅于今數載儼然若思適現儀形續放光燄彈指之聲震于龕室僧使報述遐邇聳踊皆由佛法僧力感應相關汲引含靈故現斯瑞肅奉明詔暫輟監國巡慰淮揚銜顙毗黎思報佛恩少酬師道以今大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謹遣員外散騎侍郎通事舍人張乾威到天台山寺敬設蔬飯雖調八水多慚百味庶同純陀之末供有如淨名之遙請色香細軟徧滿十方歡喜甘飡寧唯百億天仙龍神並希雲布任持世界盡望星羅以智者之分身納師資之攝受經稱信爲能入智爲能度願消甘露咸濟苦海應變穢土通同淨國天覆地載長轉金輪七廟六宗永安玉座本支百世紹隆萬紀男女緇素皆染大乘水陸空行咸知佛性須彌入於芥子未足成難食頃猶如巨刼曷以爲怪井蛙不識江海蚑蟯安知鵬翼以我今懺並乞冰消以我今誠皆入願海發菩提心徧在諸物菩提心者卽是佛心下度衆生上求佛果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以無所得卽菩提心無所得卽是得無所得稽首歸命十方三

寶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鑒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陽洞陰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刧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元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校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流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常現常隱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眞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眞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

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元奘大法師者沙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棲慮元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眞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遠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峰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眞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典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灑法雨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雲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雲霞方得泣其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潔則濁類不能沾夫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可久

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讚　獨孤及

道無形相不離文字非言無以導引故諸法生於假名非智無以調伏故大音傳於密教茫茫五濁客塵覆之根識相緣生滅相隨世王有爲之牢獄二乘求慧而著空十住見性而不微我智印俟誰司南故如來以大悲自定之慧力總持無畏之祕藏雲覆世界雷震羣有淨除我垢令入法性設宗根本假文以筌意也足聲齒舌因音以見法也以十四意攝一切智雖入無漏而不捨有爲卽色以證空也奉之者惡趣固可使闢閉黑業必爲之清淨況勝緣乎初太保韓國苗公以兩朝秉鈞所積廩賜顧令宗子家老曰喪祭之餘以庀功德於是我相國潁川公將演成公弘恩廣慧是以樹因此幢韓公生代天工德本植焉歿

無鬼責惠牙滋焉而頴川公猶興哀於絕絃之地將乞靈於無我之法庶俾法雨雨公身田故琢堅石以刊微言仰之讚之如揭日月嗚呼墨點之界有極鐵圍之山有壞唯梵音與法印等虛空而無窮則公之前際疇可彌度其詞曰

六趣輪轉根塵相刃死生變化如嚮如勝何用拯溺總持祕印道罔不在弘之者人乃繼靈幢公子是因讚持大力啓迪迷津天魔遁形地獄開門拔箭解縛如日破昏韓公善根與石長存

爲太平公主五郎病愈設齋謝佛文

宋之問

至矣哉釋迦之本願也念起于大悲業成于廣濟代俗以積迷爲用有感斯通衆生以諸病作身至誠能愈我鎭國太平公主娥靈襲彩女曜聯英戒環珮于中閨邑山河于外館位彌高而跡彌下保是洪猷身日貴而心日微由乎夙植全其忠孝頌美于家邦宜爾子孫理歸于福壽第五子某官某才光性與慧發生知山桂含芳而逼人階蘭吐秀而驚俗頃以寒暄

稍改保攝徽乖留臥玳瑁之牀陪待鳳凰之宇公主上祈妙福蒙降慈恩漢賜黃金還依膝下隋珍明月再入掌中今者上報慈恩大張名供于是披甲第闢梵筵幢蓋乘空而下來龍象接武而爰集廻供絕陁之宮求饌香積之室麪爲立而蔽庭酪爲沼而環砌龍王獻水噴車馬之埃塵天女散花綴山林之草樹無邊之施下飽于三塗普救之心傍寬于六趣伏願以斯妙福上薦聖朝應天皇帝長保金圖永臨璿極九族旣睦祛其有漏之緣萬人以安不捨無生之見順天皇后慶垂椒掖德盛蘭宮國風流洽于鵲巢坤儀光贊于龍扆皇太子業躋聖敬本固元良諸王公主等擢秀本枝崇榮湯沐三槐九棘庶職羣寮咸維赤縣之圖共翼青雲之紀備該空有遍燭幽明俱超解脫之津永拔輪廻之地

爲原州趙長史請爲亡父度人表　王勃

臣某言臣聞奉忠履義帝業所資昭德報功王風是切臣亡父故臣使持節都督豐州諸軍事豐州刺史上柱國南康郡王士達往因隋季預奉皇初于時元

洛未清雙崤尚梗江淮海嶽王公數十亡父身羈僞鄭寵極戎庭掃千載之風雲擁三河之士馬情思奉順義不圖生綿越寇塲密歸誠款登太行而耀甲則建德離心出函谷而揚麾則王充破胆天書屢降手勑仍存洎乎九服乂安四方無事謬臣出鎮猛將臨邊西窮赤水之源東究青丘之境橫戈北塞盡沙漠之風塵授鉞南荒被牂牁之矢石義形夷險迹遍疆塲分閫淹榮懸車遂禮雖死于牖下實懷天子之恩力盡方隅無愧忠臣之節今者歸藏有日先遠戒期陛下德被遊魂惠流枯骨高班厚祿已極于生前列鼓鳴簫復光于身後誠非毀滅所能投報但臣霜露之感瞻彼岸而神銷烏鳥之誠俯寒泉而思咽希開淨福庶補窮埏伏惟陛下悏不次之恩錄無涯之請使獲從朝例賜許度人濟魂識于昏塗拯亡靈于燬宅則陛下乾坤之施既不隔于幽明微臣螻蟻之心豈忘情于家國是所圖也非敢望也輕黷冕旒若墜冰谷

禁斷妖訛等勑

蘇頲

勅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不存懲革遂廢津梁眷彼愚蒙相陷坑穽彼有白衣長髮假託彌勒下生因爲妖訛廣集徒侶稱解禪觀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輙畜弟子號爲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閭閻觸類實繁蠹政爲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拙于撫馭是生姦宄自今以後宜嚴加捉搦仍令按察使採訪如州縣不能覺察所由長官並量狀貶降

佛衣銘

劉禹錫

吾既爲僧珠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

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與孟尚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畱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畱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之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

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

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麤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尊勝幢讚　　柳宗元

以佛之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爲拔濟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

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礱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馬孺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具尊之道久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讚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眞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元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杜牧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爲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爲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能來事佛後生爲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爲梁國者捨身爲僧奴

至國滅餓死不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爲工商者雜良以苦僞內而華外納以大稱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至於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顚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爲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必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我也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名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爲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文可矣爲金枝扶疏擎千萬佛僧爲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以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瓌怪爲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爲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爲五人所共食其間吾民尤困

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方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謂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屢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剜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爲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爲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爲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爲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爲錢塘錢塘於江南稱大雅亞吳郡子烈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脈絡不數月間人隨化之三牋干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銲錮敗侵不休

詔與錢二千萬築長堤以爲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吳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勻肉均牙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樹如髮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宮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詳迹矣睹南亭千萬狀吟不能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敘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如意輪畫讚　　顧況

金剛記寶頂記花三昧頂輪三昧等經云蘇迷盧南有俱露州州西南面夷羅國俱尸那城南去八千由旬至于雪山茲山純白厥草肥膩高六十由旬周一千二百拔提河在左長仙園在右淸熱惱海在南跋陀海在北善法堂在上瞽龍洞在下日

月廻泊在俱物羅奢半空胥是龍居此洞地堅牢恆沙諸佛成道諸所如意輪於此山間佛言毗勒那鉢奢無忘無心是離那奢多性本空是祇彌物都思觀身實相是悉那鉢多彌觀佛亦然又問何者是陀羅尼相貌佛言空觀心無爲心廣大心常住心不變異心無無心無無無心是恆沙諸佛摩頂密語也言在身中恐人輕教諸佛不許內外雙立非賢不傳如意輪本名少足少法也其法滿足謂之少足與夫圓滿滿願廣大大悲等慈觀智網寶手千手眼得無畏清淨光除業道破諸暗無障礙無等等與夫普明慈明千光佛十億之號猶爲至略淨華宿王智佛時所立名記普門願行此應見聞隨方說法法同而名異固云賢劫中千佛助化此爲一佛二尊不並願爲侍者寶德佛時名安忍童子請願之後名如意輪大悲菩薩是愚於蔭界畫彼眞形法華經云一華獻畫像漸見無量佛

讚曰

同體如來所說總持法內外雙見爲普門大悲廣運

無邊際已渡塵沙生滅海

佛道論衡序

釋道宣

若夫無上佛覺迴出籠樊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聖故使提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八部所以金剛御座峙閻浮之地心至覺據尊布英聖之良術遂有天人受道龍鬼歸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倒之夫故即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互先眞僞交正自非入證登位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十六道競飾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各理在緣或異大約斯歸莫不謂無想爲泥洹指梵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開計度之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眞宰居然設教億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于冥初二有天根尋生窮于刼始臆度懸遠冒罔生靈致有赴水投巖坐熱臥棘吸風露而曰仙袒形骸而號聖守死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金色駭于人

天敷揚四辨慧解暢于幽顯能使魔王列陣千軍碎于一言梵主來儀三輪摧于萬惑于是鍱腹戴爐之輩結舌伏于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心仰于覺教舍衞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巢穴能事既顯將務弘通玉關揚正道之秋金相表乘機之瑞淸凉臺上圖以靈儀顯節陵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風抑邪逼正于斯啓轍于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抗言瑣瑣黃巾時褰異議然其化被不及于龍勒名位無踐于槐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隆其褒貶安得與夫釋門相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博識既寡信保常迷今則逼規具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闚澤之對天分其理難通孫盛之談海截然猶學未經遠情弊疎通邪辨通眞能無猜二孔丘之在東魯尚啓虛盈卜商之據西河猶參疑聖自餘恆俗無足討論

李蔚傳後贊　唐書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

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掊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憙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盂蘭肖祖宗像分供塔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興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嗇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痿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

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崇釋論　　　　　宋眞宗

奉乃十力輔茲五常上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遷善誠可以庇黎庶而登仁壽也

又

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而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盜則廉矣不惑則信矣不妄則正矣不醉則莊矣

本論中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敎充于天下

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祭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

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葢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乎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幷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于此時乘間而入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先廢而兼幷游惰之姦起其後所爲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于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

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載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冠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渺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純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答范蜀公　　　蘇軾

承別紙示論麴櫱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

顧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况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崇正辨序　胡寅

崇正辨何爲而作歟闢佛氏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爲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爲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不恥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卽賢異我者卽不肖則無是非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爲人者已矣必欲爲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于此丕單掃除自以爲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

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變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于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舍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爲過中國之治弒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爲虐至于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乎此數

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闚光于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囿知于一物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毫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于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于金木之慘于是不勇者亦從而懼矣迫窮患害必起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爲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福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于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蠻貊入中國以爲未快又與禽獸同羣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爲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

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禍載諸方冊之迹著矣其原本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爲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盍亦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于聖人之言未嘗思于萬物之理未能窮志卑氣餒倀倀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耶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老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世乎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爲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爲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輿之至使非毀堯

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爲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己雖弒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于此耶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耶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說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于國王宰官刼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其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餘有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壞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

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于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爲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又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使人畏罪而不爲慕善而爲之豈不助于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爲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爲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爲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爲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凊爲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昇躋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劝牟尼之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之于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于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于叱逐餧殍而養其生之爲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也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于絕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

非憒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聾瞽愚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爲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華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則忠孝之大端建矣

白骨觀　　朱熹

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他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產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爲白骨既想爲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而無留戀之患也此又釋氏工夫之最下者

禮法策　　鄭獬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

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太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蘿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豢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大學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于禮已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爲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告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呶噪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廟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髓侈大過于天子之宮殿數十百倍此則變吾之宮室之禮而爲夷矣古者爲之衣冠以莊其瞻視以節

其步趨禁奇衺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裘冠之禮而爲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内父慈子孝天子當扆羣臣北面而朝事之而今之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爲夷矣古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祥之祭皆爲之酒醴牲牢籩豆鼎篚亨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爲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爲不孝狃習成俗沈酣濆爛透骨髓入膏肓不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爲夷矣故自古聖人之典禮皆爲之淪陷幾何其爲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記今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擇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爲之怪朝廷未嘗爲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帥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獠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囷窖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

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擒捽束縛而加誅焉反曲拳跪跽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絕吾中國聖人之禮法其爲禍豈不大于扣弦而向邊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爲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廷敕聰博辨學之士刪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爲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景定三年三月差人化遺骸疏

周遵道

死于道路可憐幽滯孤魂示以津塗大發慈悲善念葬之野則露手露腳送之歸則無主無家聚是暴骸付之一火佛能救苦乃做看經道場鬼復爲人別去超生好處噫三月落花人世界一川流水佛慈航

釋教

元柳貫

佛氏之學其言以涵弘廣大爲宗我國家思以至仁大慈覆燾萬物利益羣有是以崇尚其教而敬禮之日盛月益大抵爲宗社生靈計也其事考而得之者

悉載于篇以冠禮典丙卷之首

長明燈碑記

揭傒斯

世言長明燈其義甚深微妙其功德不可稱量事佛者必先之而大人君子之心或有在焉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知制誥兼修國史特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泰安王子梵仙帖木兒開府公割田千五百畝入汴梁延津上乘寺爲長明燈資命其屬揭傒斯爲之記惟我朝世有大勳膺列土之封任維垣之重者泰安王其一也自太祖之世四傳至翰林公更立八朝百有餘載輝光威望赫如一日蓋當世鮮與爲比公幼敏于學長明于政繇河南行省參知政事遷西江歲餘進河南右丞未行拜平章政事入知樞密院事承旨翰林出入三宮照映海內而爲善之心益孶孶焉皇慶初承詔祝釐五臺山還過應州覺興寺施金帛作長明燈供去年春建天承報恩寺于居庸關而長明燈亦首具焉公之心可知矣夫燈者可以繼日月之明也日雖至明不能恆乎夜月雖至明不能灯乎幽故必假膏火以代其明而

濟乎人日月之明不可已而膏火之用亦不可已譬猶人君之治天下雖極明聖不能徧覩也必假乎臣以達其明而被乎物故天下不可一日無明君亦不可一日無賢臣葢相須爲用而不可已焉者公故曰凡吾所以爲此者非以求福田利益也吾受皇帝皇太后厚恩庶以報上之萬一也然公所以報其功烈盛矣又奚暇布施之爲報乎推公之心葢欲世世子孫竭忠本朝達天子之明于天下如膏火之繼日明而無窮旣以諸佛作證又徵愚言爲鑒公之心又可知矣乃書以諗於公公曰然且名其子尼摩性吉福安等告之而後刻石公娶完澤氏河南王之女也靜淑柔嘉亦好善不倦上嘗曰女可謂君子夫人矣遂封魯國夫人主是寺者講主合立八達曚吉祥也師乃滿帶人大德中以千夫長從武宗漠北已而嘆曰吾不學出世法而從兜鍪乎棄官學佛元關幽鍵一叩而徹公言之上爲天子所知前後錫賚不可勝紀承天報恩寺之建也師實主焉故有旨俾住持云

勅諭志禪　明太祖

佛漢始至教言元寂機祕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愚不知旨故乃求旨荒茫恍惚無乃顛昧未判之先役累劫之丹衷何見一微塵之旨云何以旨問旨故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而倚愚不知踟躕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爲利便而可也歟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聽者孰謂可歟既聽者不以爲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元之又元蓋昧在昧出元在元生故遠求之卽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朕嘗聞有好寢者逼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亦不易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使佛見安不爲諸徒之所辯而無所措其法焉法似無門而有由道從而止焉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覿體無知之態若奔星廓落電影馳奔或爲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修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

逼以爲快哉斯愚不知旨故持以爲然或聽者自以爲利根雖搜空萬刼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且以大藏敎中諸佛泛言今之修者以爲經之泛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燈於嶺外晝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爲譏乎審者以爲不然動靜靜動以爲天下樂是則以爲智人便信則以爲天下安化則以爲天下興行則以爲天下福朕罔知所以舉一大藏敎云諸佛之故鑛磨鈍根而爲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爲多減一部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謗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勅志禪而云乎

示迦提關主

釋智旭

法華一乘妙音惟令一切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佛之知見非他卽諸法實相是也諸法實相非他卽現前一念心性是也現前介爾一念不自生不他

生不共生不無因生未生無潛處欲生無來處正生無住處生已無去處心無心相則其性無生無生故無住無異無滅無生住異滅卽眞法性橫徧竪窮不可思議若于此無相妙心妄謂有心相可得則佛知見便成衆生知見若卽此妄相幻心達其本非有相則衆生知見便成佛之知見而此一念心性旣舉體全空亦復卽假卽中以二諦宛然故三觀亦自法爾以法爾之三觀照宛然之三諦能所不二境智互融于此妙法能生信解名爲隨喜解義觀文名爲讀誦轉示他人名爲講說歷事煉心名爲兼修正修五品功深六根斯淨似成眞發究竟可期有相無相二安樂行一串穿却秖貴篤信力行別無奇巧方便至于十妙五元四悉三法皆是一心圓具說之則名相紛然照之則海印炳現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當非筆舌所能罄矣

示慈昱

前人

佛法大海信爲能入智爲能度信如堅舟智如柁師其餘五度及萬行則皆舟中器具也欲令信心增長

先須時時念生死苦警悟無常不得沉迷五欲執著世情以種種世情決定了我生死不得種種五欲決定牽人入放逸坑墮惡道苦今雖處在煩惱之地也須隨緣稍自勉拔豈可尋波逐浪直至沃焦而忘返耶既能于生死長夜中發得一點眞實信心卽宜急求智慧以爲導師求智之要第一在親近明師良友第二在讀誦方等大乘非明師良友決不能發我身心非方等大乘決無有出世正楷若人有信心而無智慧則能增長煩惱若人有智慧而無信心則能增長邪見故知船及柁師相須度險缺一尚自不可況復俱之則茫茫苦海安有出期古人云一失人身萬刼難返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莫謂火燒眉毛且圖眼下殊不知人間五十年不過四天王一晝夜耳倘不信後世苦樂只如臥時身本在牀夢中種種見聞不滅豈可作斷滅見哉高明之士早自著眼可矣

古今圖書集成

三一一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三卷目錄

釋教部藝文六（詩）

念佛三昧詩四首　晉王齊之
五月長齋詩　釋支遁
八關齋詩三首（并序）　前人
詠大德詩　前人
十喻詩　釋鳩羅摩什
報羅什偈一首　釋惠遠

觀化決疑　廬山諸沙彌
秋夜講解　齊謝朓
同泰僧正講（并序）　梁蕭統
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前人
開善寺法會　前人
蒙預懺悔詩　簡文帝
蒙華林園戒詩　同前
旦出興業寺講詩　同前
十空六首　同前
賦詠五陰識枝詩　同前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　元帝
迎舍利　宣帝
和王衛軍解講　沈約
吳中禮石佛　江淹
和太子重雲殿受戒　庾肩吾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　前人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有序）　王筠
又和皇太子懺悔　前人

和受戒詩　釋惠令
道樹經讚　陳張君祖
三昧經讚　前人
答庾僧淵　前人
通士人篇　何處士
五苦詩　北周釋無名
五盛陰　前人
奉和法筵應詔　庾信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唐沈佺期
飯覆釜山僧　王維
宿瑩公禪房聞梵　李頎
同馬太守聽九思法師講金剛經　高適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元作　李白
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　杜甫
過盧四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　前人
秋夜北山精舍觀體如師梵　劉長卿
聽藍谿僧爲元居士說維摩經　孟郊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柳宗元

詣順公問道　耿湋
淸閒上人自蜀入洛於長壽寺說法度人　白居易
定水寺行香　鄭谷
水精念珠　曹松
智達上人水精念珠歌　歐陽詹
飯僧　王建
送至弘沙彌赴上元受戒　僧皎然
奉和開元寺佛鉢　陸龜蒙
開元寺佛鉢詩　皮日休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宋蘇軾
劉器之好譚禪不喜遊山山中笋出戲語器之可同參玉版長老　前人
久雨齋居誦經　朱熹
讀瑜珈論　僧惠洪
石勒問道圖　金元好問
退之留別大顛圖　段克己
方丈坐中　史肅

禪頌　王彧
禪頌七言二首　前人
逃禪室述懷十六韻　元丁鶴年
子英云玉山顧隱君今于同里法喜寺樓居日抄佛書至午而止餘暇則吟咏不輟雖親舊來訪亦不往答焉余因子英復去作此代簡　謝應芳
賡僧韻　明太祖
鍾山法會詩八首　僧夷簡

讀佛書　歸有光
和聞梵　曹學佺
舍利塔　周永年
車駕臨蔣山于崇禧寺賜高僧齋議設無遮會謾成口號二首　僧來復
吳僧日章講師赴名修蔣山普度佛寺既罷東歸送別　高啓
開元寺石鉢　前人
夜坐喜晏伯謙談禪　方太古

悟道吟二首　周憲王

山居偈　釋智旭

警衆友　前人

釋教部選句

神異典第七十三卷

釋教部藝文六（詩）

念佛三昧詩四首　晉王齊之

妙用在幽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麁積微自引
因功本虛泯彼三觀忘此毫餘
寂漠何始理元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悠緬域
得不踐機用之以冲會之以希
神資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感與物斯羣應不以方
受者自分寂爾淵鏡金水塵紛

慨自一生夙之惠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轉毫功在深不測至哉之念主心西極

五月長齋詩　　釋支遁

炎精育仲氣朱離吐凝陽廣漢潛凉變凱風乘和翔令月肇清齋德澤潤無疆四部欽嘉期潔己升雲堂靜晏和春暉夕惕厲秋霜蕭條詠林澤恬愉味城傍逸容研冲賾綵綵運宮商匠者握神標乘風吹元芳淵汪道行深婉娩化理長亹亹維摩虛德音暢遊方卓犖妙傾元絕致由近藏略略微容簡八言振道綱掇煩練陳句臨危折婉章浩若驚飈散逈若揮夜光寓言豈所託意得筌自喪寱濡妙習融靡靡輕塵亾蕭索情牖頹寥朗神軒張誰謂冥津遐一悟可以航願爲海遊師櫂柂入滄浪騰波濟漂客元歸會道場

八關齋詩三首（并序）　　前人

間與何驃騎期當爲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爲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

便獨往于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身之眞登山採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三之情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朋儔相與期良晨沐浴造閑丘
穆穆升堂賢皎皎清心修窈窕八關客無楗自綢繆
寂默五習眞亹亹勵心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
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明元表聖應此童蒙求
存誠夾室裏三界讚清休嘉祥歸宰相藹若慶雲浮

其二

三悔啓前朝雙懺曁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禮寢元役
蕭索庭賓離飄颻隨風適踟躕歧路隅揮手謝內析
輕軒馳中田習習臨電擊息心投佯步零零振金策
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
吟詠歸虛房守眞玩幽賾雖非一往遊且以閑自釋

其三

靖一潛蓬廬愔愔詠初九廣漠排林篠流颸灑隙牖
從容遐想逸採藥登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萬畝
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柳解帶長陵坡婆娑清川右

泠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寥寥神氣暢欽若盤春藪
達度冥三才恍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化肘

詠大德詩　前人

遐想存元哉冲風一何敞品物緝榮熙生塗連惚恍
既喪大澄眞物誘則智蕩昔聞庖丁子揮戈在神往
苟能嗣冲音攝生猶指掌乘彼來物間投此默照朗
邁度推卷舒忘懷附罔象交樂盈胷襟神會流俯仰
大同羅萬殊蔚若充甸網寄旅海漚鄉委化同天壤

十喻詩　釋鳩羅摩什

一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喻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
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報羅什偈一首　釋惠遠

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
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
時無悟宗匠誰謂握元契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

觀化決疑　廬山諸沙彌

謀始創大業問道叩元篇妙唱發幽蒙觀化悟自然
觀化化已及尋化無間然生皆由化化化化更相纏

宛轉隨化流漂浪入化淵五道化爲海孰爲知化仙萬化同歸盡離化化乃元悲哉化中客焉識化表年

秋夜講解　齊謝朓

四緣去誰肇七識習未央沈沈倒營魄苦陰蹙愁腸琴瑟徒爛熳姱容空滿堂春顏遽幾日秋壟終茫茫孰云濟沈溺假願託津梁惠唱摛泉湧妙演發金相空有定無執賓實固相忘自來乘首夏及此申暮霜雲物清晨景衣巾引夕涼風振蕉蓬裂露下梧楸傷六龍且無借三相寧久長何時接靈應及子同舟航

同泰僧正講（并序）　梁蕭統

大正以貞俗兼解鬱爲善歌璡師以行有餘力緣情繼響余自法席旣闌便思和寂杼軸二年濡翰爾器大正今春復爲同泰建講法輪將半此作方成所以物色不同序事或異

放光開鷲岳金牒祕香城窮源絕有際離照歸無名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眞冥能令梵志遣亦使羣魔驚寶珠分水相須彌會色形學徒均染疊遊士譬春英伊予寡空智徒深愛慍情舒金起祇苑開筵慕肅成

年鍾倏從變弦望縣舒盈今聞火林聚淨土接承明掖影連高塔法鼓亂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出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悅元言清何因動飛轡暫使塵勞輕

講席將訖賦三十韻詩依次用　前人

法苑稱嘉柰慈園美修竹靈覺相招影神仙共棲宿惠義比瑤瓊薰染等蘭菊理元方十算功深似九築華水譬銀舟方衢列金軸微言絕已久煩勞多累蓄因茲闡慧雲欲使心塵伏八水潤焦芽三明啓羣目寶鐸曰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捨六龍駕微祛二鼠蹙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喻斯滄海變譬彼庵羅熟妙智方縟錦深詞同霧縠善學同梵爪眞言異銅腹逶迤合蓋城葳蕤布金郁珠華蔭八溪玉流通九谷青禽乍下上雲鴈飛翻覆高談屬時聽寡聞終自恧日麗鴛鴦瓦風度踟蹰屋落蘂散遠香霏雲卷遙族曠濟同象園中乘如竹獨後餤難堅明初心易驚縮應當離花水無令乖漆木投巖不足貴棘林安可宿器月希畱影心灰庶方撲視愛同採蜂遊善如原菽八邑仙人山四寶神龍澳藥樹永繁稠禪枝詎凋椷

以茲悅聞道庶此優馳逐願追露寶車脫屣親推轂

開善寺法會　前人

棲鳥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回互入羊腸
稍看原藹藹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
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茲地信閒寂清曠惟道場
玉樹琉璃水羽帳鬱金牀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璫
牵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烟生樓半藏
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睿鏡湛無方
法輪明暗室慧海渡慈航塵根久未洗希霑垂露光

蒙預懺悔詩　簡文帝

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攝受絲綸廣慧門
時英滿君囿法侶盛天園俱銷五道縛共蕩四生怨
三修祛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林彩豔地寂鳥聲喧
上風吹法鼓垂鈴鳴晝軒新梅含未發落桂聚還翻
早烟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朝蒙善誘方願遣籠樊

蒙華林園戒詩　同前

庸夫躭世樂俗士重虛名三空既難了八風恆易傾
伊余久齊物本自一枯榮弱齡愛箕潁由來重伯成

非爲樂肥遁特是厭逢迎執珪守蕃國主器作元貞
昔日書銀字久自恧宗英斯焉佩金璽何由廣德聲
居高常慮缺持滿每憂盈茲言信非矯丹心良可明
舟航奉睿訓接引降皐情心燈朗暗室牢舟出愛瀛
是節高秋晚泬寥天氣清郊門光景麗祈年雲霧生
紅蕖間青瑣紫霧濕丹楹葉疎行逕出泉溜遠山鳴
綠衿依浦戍絳額拂林征庶蒙八解益方使六塵輕
脫聞時可去非吝舍重城

旦出興業寺講詩　同前

沐芳肅朝帶駕言抵淨宮羽旗承去影鐃吹雜還風
吳戈夏服箭驥馬綠沈弓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紅
由來六塵縛宿昔五纏朦見鶴徒知謬察象理難同
方知恧四辨奚用語三空

十空六首　同前

如幻

漢安設大饗周穆置高臺三里生雲霧瞬息起冰雷
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人恆棄捨庸識屢邅廻
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水月

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暎流溶溶如漬璧的的似沈鉤非關顧兎沒豈是桂枝浮空令誰雅識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

如響

疊障迴參差連峰欝相拒遠聞如句味遙應成言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成顛倒羣徒迷塵縛侶愍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

如夢

祕駕良難辨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魚空聞延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二惑除當須耳應滿然後會眞如

如影

朝光照皎久漏轉駸駸晝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與眼入俱持動惑心息形影方止逐物慮恆侵若悟假名浅方知實相深

鏡象

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堂後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

迴望疑垂月傍瞻譬璧璫仁壽含萬類淮南辨四鄉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

賦詠五陰識枝詩　同前

澆淳混神因心形復依色欲浪逐情飄愛網隨心織鑄金雖改狀斷籌方未極鴿歡既無辨猿攀此焉息

和劉尚書侍五明集　元帝

帝德洽區宇垂衣彰太平黃唐慚懋實子姒惡嘉聲治家陳五禮功成奏六英汲引爲宸鑒舟航動睿情法王唯一法無生信不生因因從此見果果自斯明元良仰副后含一震鴻名龜藏踰啓魯笙史冠春卿日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蔽西觀緹幔卷南榮金門練朝鼓玉壺休夜更宮槐當曉合城烏侵曙鳴露光枝上動霞影水中輕虛薄今何事徒知戀法城

迎舍利　宣帝

釋迦稱散體多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不踰變見絕言象端異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榮枯唯當十劫後方成無價珠

和王衞軍解講　沈約

妙輪輟往駕寶樹未開音甘露爲誰演得一標道心眇眇元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襟

吳中禮石佛　江淹

幻生太浮詭長思多沉疑疑思不慚焰詭生寧盡時敬承積劫下金花爍海湄火宅斂焚炭藥草匝卉滋常願樂此道誦經空山坻禪心暮不雜寂行好無私軒騎久已決親愛不留遲憂傷漫漫情靈意終不緇誓尋青蓮界永入梵庭期

和太子重雲殿受戒　庾肩吾

皇明執東曜帝扆居北辰小乘開治道大覺拯蒼民殊塗同義路分流合智津傳香引上德列伎進名臣連閣翻如畫圖雲更似眞鏡山銜殿影梅梁落梵塵苑桂恆留雪天花不待春萬年逢瑞應千生値法身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燃薪重善無論報輕毛庶有因

八關齋夜賦四城門　前人

殿下即簡文時爲皇太子府君即肩吾爲太子中庶子

東城門病

伏枕愛危光痾纏生易折無因雪岸草廬及砟山穴

（徐防）消渴滕腸腑疼蹇嬰肢節如何促齡內憂苦無暫

缺（孔燾）

南城門老

虛蕉誠易犯危藤復將嚙一隨柯已微當年信長訣

（諸葛顗）已同白駒去復類紅花熱妍容一旦罷孤燈行

自設（府君）

西城門死

綏心雖殊用滅景寧優劣一隨業風盡終歸虛妄設

（王臺卿）五陰誠爲假六趣寧有截零落竟同歸憂思空

相結（李鏡遠）

北城門沙門

俗幻生影空憂繞心塵曀於玆排四纏去矣求三湼

（殿下）下學輩留心方從窈冥別已悲境相空復作泡雲

滅（府君）

奉和皇太子懺悔應詔（有序）　王筠

奉和皇太子懺悔詩仍上皇宸極聖旨卽疏降同

所用十韻私心慶躍得未曾有招採餘韻更題鄙

拙

一聖智比明帝德光四海荷負誠悠屬度脫實斯在
懺說濟蒙愚推心屛欺殆名僧引定慧朝纓列元凱
還迷依善導反心由眞宰和鈴混吹音勝幡榮雪彩
早蒲欲抽葉新篁向舒箬翹勤諒懇到歸誠信兼倍
睿豔似烟霞欄杆若珠琲善誘雖欲繼含毫愧文彩

又和皇太子懺悔

前人

習惡歸禮懺有過稱能改聖德及羣生唱說信兼採
翹心蕩十惡邀誠銷五罪三縛解智門六塵淸法海
超然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和受戒詩

釋惠令

泬寥秋氣爽搖落寒林疎風散飛廉雀浪動昆明魚
是日何爲盛證戒奉皇儲願陪升自在神通任卷舒

道樹經讚

陳張君祖

峨峨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長空觀體善權
私呵晞光景豈識眞迹端恢恢道明元解發至神歡
飄忽凌虛起無云受慧難

三昧經讚

前人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住道志慧以明
九本既殊動四禪不同冥淵哉不起滅始自無從生
借問道氣倫安測泥洹靈

答庾僧淵　前人

茫茫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還須彌百億同一像
靈和陶氤氳會之有妙常大慈濟羣生冥感如影響
蔚蔚沙彌衆粲粲萬心仰誰不欣大乘兆定於元囊
三法雖成林居士亦有黨不見虬與龍灑鱗凌霄上
冲心超遠寄浪懷邈獨往衆妙常所晞維摩余所賞
苟未體善權與子同鬚髮悠悠誠滿域所遺在廢想

通士人篇　何處士

龍宮既入道鳳闕且辭榮禪龕八想淨義窟四塵輕
香蓋法雲起花燈慧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

五苦詩　北周釋無名（本名宋闕）

生苦

可患身爲患生將憂共生心神恆獨苦寵辱橫相驚
朝光非久照夜燭幾時明終成一聚土強覓千年名

老苦

少日欣日益老至苦年侵紅顏既罷豔白髮寧久吟
階庭唯仰杖朝府不勝簪甘肥與妖麗徒有壯時心

病苦

拔劍平四海橫戈却萬夫一朝牀枕上迴轉仰人扶
壯色隨肌減呻吟與痛俱綺羅雖滿目愁眉獨向隅

死苦

可惜淩雲氣忽隨朝露終長辭白日下獨入黃泉中
池臺既已沒墳隴向應空唯當松柏裏千年恆勁風

愛離

誰忍心中愛分爲別後思幾時相握手嗚噎不能辭
雖言萬里隔猶有望還期如何九泉下更無相見時

五盛陰　前人

佛書有五陰譬喻謂以聚沫喻色水中泡喻痛熱時欲喻想芭蕉喻行幻喻識言皆空虛也

先去非長別後來非久親新墳將舊塚相次似魚鱗
茂陵誰辨漢驪山詎識秦千年與昨日一種併成塵
定知今世土還是昔時人焉能取他骨復持埋我身

奉和法筵應詔　庾信

五城鄰北極百雉壯西昆鉤陳橫複道閶闔抵靈軒千柱蓮花塔由旬紫紺園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星窺朱鳥牖雲宿鳳凰門新禽解雜囀春柳臥生根早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風飛扇天辨泉湧屬絲言羈臣從散木無以預中天（闕二字）遙可望終類仰鵾弦

再入道場紀事應制　唐沈佺期

南方歸去再生天內殿今年異昔年見闕乾坤新定位看題日月更高懸行隨香輦登仙路坐近爐烟講法筵自喜恩深陪侍從兩朝長在聖人前

飯覆釜山僧　王維

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羣疎將候遠山僧先期掃敝廬果從雲峰裏顧我蓬蒿居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燃燈晝欲盡鳴磬夜方初一悟寂爲樂此生閒有餘思歸何必深身世猶空虛

宿瑩公禪房聞梵　李頎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

雨飛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皈依

同馬太守聽九思法師講金剛經　高適

吾師晉陽寶傑出山河最途經世諦間心到空王外

鳴鐘山虎伏說法天龍會了義同建瓴梵法若吹籟

深知億劫苦善喻恆沙大捨施割肌膚攀援去親愛

招提何清淨良牧駐輕蓋露冕衆香中臨人覺苑內

心持佛印久標割魔軍退願開初地因永奉彌天對

與元丹丘方城寺談元作　李白

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

滅除昏疑盡領略入精要澄慮觀此身因得通寂照

朗悟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幸逢禪居人酌玉坐相召

彼我俱若喪雲山豈殊調清風生虛空明月見談笑

怡然青蓮宮永願恣遊眺

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　杜甫

不見祕書心若失及見祕書失心疾安爲動主理信

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

泠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過盧四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　前人

三賢異七賢青眼慕青蓮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
上人飛錫杖檀越施金錢趺坐簷前日焚香竹下烟
寒空法雲地秋色淨居天身逐因緣法心過次第禪
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燃

秋夜北山精舍觀體如師梵　劉長卿

焚香奏仙唄向夕遍空山清切兼秋遠威儀對月閒
靜分巖響答散逐海潮還幸得風吹去隨人到世間

聽藍溪僧爲元居士說維摩經　孟郊

古樹少枝葉眞僧亦相依山木自曲直道人無是非
手持維摩偈心向居士歸空景忽開霽雪花猶在衣
洗然水谿晝寒物生光輝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柳宗元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
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詣順公問道　耿湋

此身知是妄遠遠詣支公何法住持後能逃生死中

秋苔經古徑蘀葉滿疎叢方便如開誘南宗與北宗

清閒上人自蜀入洛於長壽寺說法度人　白居易

梓潼眷屬何年別長壽壇場近日開度是蜀人皆度
了法輪移向洛中來

定水寺行香　鄭谷

聽松看畫繞虛廊風拂金爐待賜香丞相未來春雪
密暫偷閒臥老僧牀

水精念珠　曹松

等量紅縷貫晶熒盡道勻圓別未勝鑿斷玉潭盈尺
水琢成金地兩條冰輪時祇恐星侵佛挂處常疑露
滴僧幾度夜深尋不著琉璃爲殿月爲燈

智達上人水精念珠歌　歐陽詹

水已清清中不易當其精精華極何宜更復加磨拭
良工磨拭成貫珠泓澄洞澈看如無星輝月耀莫之
逾駭鷄照乘徒稱殊上人念佛泛眞諦一佛一珠以
爲計既指其珠當佛身亦欲珠明像佛智咨董母訪
朱公得之玓瓅羣奇中龍龕鷲嶺長隨躬朝自手持

織掌透夜來月照紅條空窮川極陸難爲寶孰說車渠將瑪瑙連連寒溜下陰軒熒熒泫露垂秋草皎晶晶彰煌煌陸離電熀紛不常凌眸暈日生光芒我來借問修行術數日殷勤羨茲物上人視日授微言心淨如斯即是佛

飯僧　王建

別屋炊香飯薰辛不入家溫泉調葛麪淨手摘藤花蒲鮓除青葉芹虀帶紫芽願師常伴食消氣有薑茶

送至弘沙彌赴上元受戒　僧皎然

不肯資章甫勝衣被木蘭今隨秣陵信欲及蔡州壇野寺鐘聲遠春山戒足寒歸來次第學應見後心難

奉和開元寺佛鉢　陸龜蒙

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鐘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裏見不須西去詣靈峰

開元寺佛鉢詩　皮日休

帝青石作綠冰姿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麥麨香消大

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應不等閒吹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宋蘇軾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轉
儒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元牝龍虎看舒卷
我老安能爲萬劫付一喘嘿坐閱塵界往來十八返
區區我所寄夔縮蠶在繭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淸淺

劉器之好譚禪不喜遊山山中笋出戲語器之
可同叅玉版長老　前人

叢林眞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叅玉版師
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久雨齋居誦經　朱熹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超然與道俱
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

讀瑜珈論　僧惠洪

此生已無累一席可窮年細嚼寶公飯叅彌勒禪
懶修精進定愛作吉祥眠夜久山空寂惟聞繞砌泉

石勒問道圖　金元好問

輕比韓彭作李陽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劉文

叔肯說鈴聲替戾岡

退之留別大顛圖　　段克己

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義著南荒肯因一轉山僧話換却從來鐵石腸

方丈坐中　　史肅

紙本功名直幾錢何如付與北牕眠詩書作我閒中地風月知人醉裏天水底游魚眞見性樹頭語鳥小叅禪平生習氣蓮華社一炷香前結後緣

禪頌　　王彧

吾身非我底爲情說著塵勞特地驚五五九盡時山更好澗泉雲鳥自春聲

禪頌七言二首　　前人

昧己全抛大事憂爲渠剛攬等閒愁桑榆晚景無多子鍼芥人身豈易投閒日搆來忙日用此生迷却再生休鼻頭捩轉從今始看作囘程火裏牛

其二

放下情懷觸處安生涯取取沒多般褐衣襤褸聊遮赤短髮鬅鬙底用冠一榻省緣資困歇一瓢隨分了

飢餐也知苦澀人人笑烈日初心不敢謾

逃禪室述懷十六韻　元丁鶴年

出處兩茫然低徊每自憐本無經國術仍乏買山錢故邑三千里他鄉二十年力微歸計杳身遠客心懸桃李誰家樹禾麻傍舍田鶉衣秋屢結蝸室歲頻遷逝水終難復寒灰更不然久要成齟齬多病復沈緜俛仰衷情倦棲遲野性便延徐誰下榻訪戴獨迴船恥灑窮途泣閒修淨土緣談元分上下味道悉中邊有相皆虛妄無才幸苟全棲雲同白鹿飲露效元蟬高蹈慚眞隱狂歌媿昔賢惟餘空念在山寺日逃禪

子英云玉山顧隱君今於同里法喜寺樓居日抄佛書至午而止餘暇則吟咏不輟雖親舊來訪亦不往答焉余因子英復去作此代簡

謝應芳

客來喜得平安信蕭寺樓居日掩扃湖近浪搖牕影白地偏苔沒屨痕靑羣賢方結蓮花社小楷猶抄貝葉經歲晚扁舟歸甫里好尋漁父過寒汀

賡僧韻　明太祖

天台五百尊方寸皆明月月影彌千江何曾有暫歇爲斯妙用通今古長不滅昔當懸挂時誠非凡可越住世及應眞幾度阿僧劫假錫作梯航泛海濤如雪一旦杳無蹤暫與沙門別儵忽羣禪中孰能爲機泄禪心曠無跡如海亦何竭僧本具他心宗門常合轍

鍾山法會詩八首

僧夷簡

洪武五年正月十五日朝廷就鍾山寺大建法會普濟幽冥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御奉天殿集公侯百官宣諭建會之因禁天下屠宰上先齋戒一月以嚴法賦齋戒

玉食金盤去八珍九重齋戒諭羣臣版圖賓貢無中外鬼錄流亡有故新佛事五天均至化民生四海賀同仁普通有願長蔬食曾夢神僧水陸因

正月十三日三鼓時上御奉天殿集公侯百官奉上佛表命禮部尚書齎赴鍾山啓建法會焚之賦奉表

御手封函出紫宸百靈効職共紛紜尚書夜待三更漏使者朝持五色雲宣室鬼神徒有問茂林封禪謾

能文陳情此日趨靈鷲萬歲千秋報聖君

十五日上服袞冕乘輦輅赴法會至日夕迎佛上率公侯百官臨法筵供佛行大禮樂用善世等曲先是十四日微雪呈祥尋卽開霽是夕星月在天風露湛寂絲竹迭奏燈火交輝禮儀之盛前古莫及賦迎佛禮佛送佛三首

鷲嶺幡幢下界來先令滕六淨氛埃微風不動燈如晝明月初昇樂似雷宿衛萬夫嚴虎旅從官千騎駐龍媒袞衣儼在通明殿一朶紅雲擁不開

天子臨筵禮覺皇衣冠陪位亦侯王寶臺高處金蓮色珠樹中間玉佩光幣帛奉陳先盥洗茶甌初獻謹焚香漢庭不必論前夢親覩金容在上方

皓月華星傍九霄夜深端坐聖躬勞樂聲按舞漁山近花雨飄空鷲嶺高玉冊讀文傳太祝金枓捧奠出儀曹從容望燎鑾輿動目送中天白玉毫

宣諭鬼魂賜以法食賦諭鬼

萬方殺戮到漁樵三日齋宮德澤饒朽骨又蒙周室葬游魂不待楚人招千年象教來中國一代威儀出

聖朝慚愧山林何所報耕桑滿野甲兵銷

詔龍灣普放水燈以燭幽暗賦水燈

持節馮夷向夕過遠分燈火出官河斗牛光動天垂野風露聲沈水息波海族樓臺休罷市鮫人機杼不停梭九泉無復悲長夜莫問南山白石歌

法會三日上之臨幸十三日大雨娑羅樹子近臣得之以奏獻焉十四日詔皇太子諸王同觀法會賦迎駕

千騎東華玉輦來鍾山渾勝妙高臺旌旗寶樹重重入樓閣香雲一一開仙仗齋從三日幸春官詔許五王陪近臣共說天顏喜收得娑羅樹子迴

讀佛書　歸有光

天竺一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眞苦行九惱尚纏己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茶女謗論或未已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和聞梵　曹學佺

山下層層起暮烟山中一點佛燈然僧家功課如常事只有朝昏無歲年

舍利塔　周永年

雲端已暝忽復曙燈燭直如妙高聚舍利光常貫太
虛只今收攝隨心住上界高明受衆朝中宵虛白開
天路佛聲浩浩若潮生人如磨蟻香如霧燈燈深入
夜夜明物身早向光中度傳言影落鮎魚口佛燈漁
火相先後魚目常開魚網沉飲光啖影爭游走喜滅
漁家累業多旁生所貴非長壽安得華嚴與上方千
燈四焰搖星斗却令蟹舍及魚城惆悵朝朝空發笱

車駕臨蔣山於崇禧寺賜高僧齋議設無遮會謾成口號　僧來復

崇禧寺前風日清鑾輿遙迓定鐘鳴山林有道裨王
化天地無私荷聖情婁約入梁終應詔惠琳居宋豈
貪名金山重感千年夢願濟幽靈答治平

又

祇園花雨曉吹香手綰袈裟近御牀闕下紫雲隨雉
尾座間紅日動龍光金盤蘇合頒殊域玉盌醍醐出
尚方稠疊屢承天上供每慚無德頌陶唐

吳僧日章講師赴召修蔣山普度佛寺既罷東

歸送別　高啓

萬人擁坐聽潮音寶剎曾迂玉駕臨佛法曉敷三藏祕帝恩春及九原深鍾山坐處花爲雨練浦歸時樹欲陰擬問楞伽嗟已別楚江飛錫暮沈沈

開元寺石鉢　前人

寶石當年琢帝青浮波不異木杯輕傳靈已歷乾陀國乞食曾來舍衞城漁父得時初獻洗法王在日每擎行寺僧見客休頻出恐有藏龍此內驚

夜坐喜晏伯謙談禪　方太古

海月未出山清宵起燈燭草坐偕道流談禪暢幽獨雲嵒一何深心遠境自足冷然忽成悟風吹隔牕竹

悟道吟二首　周憲王

慈悲爲雨法爲航心是蓮華性是香靜裏工夫些子力閑中議論許多長提攜一氣通金界顚倒三車運玉漿笑把明珠閑玩弄眉間萬丈白毫光

其二

自從悟得眞如理今古空談善有因撒手往來還是我點頭問訊屬何人安閑常樂勝中勝自在頻觀身

外身大笑西來緣底事等閒識破便休論

山居偈　釋智旭

一病五百日形神並已枯緇素偶相值稱我爲禪癯禪癯竟何解佛法從來無倦眠醒便起笑此空頭顱

其二

我愛山中住觀化俯且仰一法不當情萬緣同鏡像纔言獨露身無端已成兩笑破太虛空巖谷爭酬響

其三

白雲捲還舒清風拂還止問我山中樂從來只如此懶向蒲團求亦不鑽故紙若作佛法商千里復萬里

其四

世法多崎嶇禁路還存賄枉道或容身直道每招罪何如野衲閒薇蕨堪充餒風來翠竹鳴雲去靑山在俯仰獨淸寧家風常不改

其五

禦寒不緝績糊口不耕田佛制固如此誰思共息肩神王翻貝葉形疲且隱眠何須學枯木失此無心禪

其六

言居佛祖先行落凡愚後漫抱法門憂自疾甘無救
恥躬愧儒宗歸焚懺禦寇莫誇日正長瞬息聞更漏

其七

前際不可窮後際不可極現前介爾心邊際渺難測
明明法界宗妙觀胡壘壘奮起金剛拳打碎無生國

其八

佛語卽佛心佛心非佛語離此卽非關究竟誰爲汝
一句了然超萬劫合頭杵若要舌本甜勤取黃連茹

警衆友　前人

翹首菩提路悠悠幾陌阡應憐小證後重憶大通前
月指謝緣影鏡像明媸姦自懺說法鳥誡爾莫生天

釋敎部選句

梁沈約內典序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行與寶珠等色

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夫法性空寂心行處斷感而遂通隨方引接

北齊魏收一切經願文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獨善且最勝無爲第一樂

唐韋皐再修大聖慈寺普賢菩薩記皐受命方鎮十

有七年求所以贊皇猷裨大化嘗以萬人之心不俟懲戒靡然歸善者釋氏之教弘矣況冥祐昭報大彰於時崇而守之亦同歸於理也

白居易畫西方幀記諦觀北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嚮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本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于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于彼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遇見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

釋眞言金剛般若石經記先佛者法法空則境澄後佛者教教離則言亡

宋陳舜俞經藏記夫輪之名有二一曰法輪佛之所乘也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虛空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乘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嗔亂罪害上驅乎天中驅乎人

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形容亦莫之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爲法在衆生爲苦度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度衆生也未嘗脫吾輪而載之蓋即其所乘而指其所向故能方軌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爾則凡所謂輪者可以摧止諸苦令法流轉亦幾于佛矣（又）天台教院記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爲法以念佛爲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升階納陛同踐堂奧或順風乘航横絕苦海眞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冥樂域丘陵坑坎悉見嚴淨衆鳥行樹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

晉支遁詩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途道會貴冥想罔象掇元珠悵怏濁水際幾忘映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又）崇虛習本照頓無歸昔神（又）願得無身道高棲冲默情

齊王融詩香風流梵琯澤雨散雲花

陳徐孝克詩五禪清慮表七覺蕩心封

唐宋之問詩淨心遙證果睿想獨超禪（又）釋事懷三隱清襟謁四禪

王維詩一施傳心法惟將戒定還（又）空居法雲外觀世得無生

孟浩然詩導以微妙法結爲清淨因（又）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染心

崔顥詩洗意歸清淨澄心悟空了始知世上人萬物一何擾

僧廣宣詩南方寶界幾由旬八部同瞻一佛身

杜甫詩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又）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又）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顧況詩定中觀有漏言外證無聲

賈島詩王侯皆護法何寺講鐘鳴

曹松詩有爲嫌假佛無境是眞機

陶翰詩心超諸境外了與懸解同

郎士元詩宰官迎說法童子伴隨緣

張暈詩一從方外遊頓覺塵心變

宋徐照詩詩因圓解堪呈佛棊與禪通可悟人

文同詩曾聽三摩義居常夢曉鐘

金龔禹錫詩我是禪房未歸客阿師休作長官看

元陳旅詩漸覺仙樓近微聞梵鐸揚石壇登案衍瓊佩雜璆鏘夕渚休蘭櫂春壺瀉桂漿伊蒲須內供薝蔔散林香

舒頔詩誓將寂滅心受此清淨福又禪心絮沾泥世味蠟煮粥

郭翼詩心花幽處現天籟靜中聞汨汨紅塵海虛空念不分

周權詩有爲皆是幻無想總成禪

明張羽詩宰官問法留三宿慈母焚香製七條又覩水悟眞源聞香解禪悅

薛瑄詩澄心得妙觀忘言契良悟

唐肅詩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心

林鴻詩便欲依禪寂塵纓可奈何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四卷目錄

釋教部紀事一

神異典第七十四卷

釋教部紀事一

佛法金湯編牟子融之後蒼梧儒生獻帝興平二年因世亂無仕宦意銳志佛道乃製理惑論三十七篇其文有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覺也猶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者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不染在禍不殃不行而到無作而光故

號爲佛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詞不飾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製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絶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絶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游數仞之溪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杳渺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竊爲吾子不取牟子曰書不必孔子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不具見於七經也况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缺

佛不見記何足怪哉問曰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牟子曰少所見多所怪覩馲駝言馬腫背堯眉八采舜目重瞳臯陶烏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日角目元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疑哉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贊佛行稱譽其德高者凌靑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岱收朝露投滄海子之所謗猶握瓢瓠欲減江海操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拳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曹植精通書藝邯鄲淳稱爲天人每讀佛經輒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極宗嘗遊漁山聞空中梵天之響淸揚哀婉因倣其聲寫爲梵唄今法事有漁山梵即其餘奏也嘗著辨道論言仙道虛妄

三國志劉繇傳繇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爲融所破更復招

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陽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前後遠近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阻誅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

佛法金湯編闞澤會稽山陰人好學居貧爲人傭書自給所寫既畢則能誦記由是博覽羣籍虞翻見而稱之曰闞生矯傑仲舒子雲流也孫權辟之補西曹掾復拜太子太傅爲尚書令封都鄉侯嘗捨宅爲德潤寺權嘗問曰孔子制述典訓教化來葉老莊修身

自玩放浪山水歸心澹泊何事佛爲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也

齊春秋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子也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常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護祐願華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甖中稍有根鬚阮病尋差世稱其孝感

晉書周浚傳浚子嵩拜御史中丞王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于事佛臨刑猶于市誦經云

蔡謨傳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

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于義有疑焉于是遂寢

王珣傳珣弟珉名出珣右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法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

顧衆傳穆帝卽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

何充傳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于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于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何準傳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

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

佛法金湯編郗超爲桓溫府掾超問謝安曰支遁所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盡力道纔得半耳超著五戒文更修歲月齋戒凡齋不得嘗魚肉不御妻妾迎中而食既食之後美味甘香一不得嘗洗心念道皈依三寶

晉書王湛傳湛孫述述子坦之與沙門竺法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

佛圖澄傳石季龍僭位傾心事澄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

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于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

王恭傳恭將奔桓元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强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卽于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謂監刑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致此

苻堅載記堅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毁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

姚興載記興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

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恆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搜神後記晉淮南胡茂回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羣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廻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伺望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二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茂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事佛法金湯編顧凱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工畫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時沙門慧力建瓦官寺朝賢施者不過十萬長康素貧諸錢百萬人皆笑之一日於殿壁畫維摩像將點眸子曰第一日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見者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塡塞果得錢百萬

何無忌崇信佛法造枳園寺以安帝西還皇運凱泰勸帝興起釋門修營功德

弘明集宋武帝始登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子前世施維衞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帝遣問

嚴公徵其虛實嚴公卽送七佛經呈聞

宋書張敷傳元嘉初敷爲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王義恭鎭江陵以爲撫軍功曹轉記室叅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艑載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悅

范泰傳泰暮年事佛甚精于宅西立祇洹精舍

北山錄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以身徇物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順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衆矣寧在缺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

太平廣記宋王淮之字元會瑯琊人也世世尚儒業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耶元嘉中爲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時還復暫蘇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適會下牀淮之語道力曰始知釋敎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

而乃異之耶淮之斂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訖而終

宋尚書謝晦爲荆州刺史謂塔寺不宜在人間當移之郭外乃自率部下至新寺門遣隊士八十持刀斧毀壞浮圖尊像縱横瓦木傾墜俄而雲霧晦天風塵勃起晦卽怖走隊人驚散莫知所以晦等夜夢咸見沙門飛騰空中光明顯赫又見二人形悉丈餘容姿甚偉厲聲嗔曰所行反道尋當自知其後隊人滿身著癩疾經時而死餘人並犯法就終謝晦連年患瘠病後因謀叛合家被誅皆非命而卒

宋劉齡不知何許人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佛法於宅中立精舍時設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時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爲章符誑誘村里語齡曰君家喪禍未已由不奉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滅其門齡遂敬延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經像災乃當除耳遂爇精舍炎熾移日唯屋而已經像幡座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大放赤光其時諸祭酒有二十

許人有懼靈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意猶不止披髮禹步執持刀索云斥佛還故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齡於其處如有人毆打頓仆於地家人扶起方餘氣息遂痿躄不能行魏巨體內發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並患癩疾鄰人東安太守水立和傳於東陽時多見者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尊修唯婦執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卽爲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常看經今卽升座誦聲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國見父兒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花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法教

宋書袁粲傳粲初名愍孫爲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

張暢傳暢子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并免官禁錮

宣驗記車母者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爲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卽燃七燈於佛前夜精心念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行自南走常値天陰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禱專行慈悲

南齊書周顒傳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

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常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時何引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引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何引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引兄點亦遁節淸信顒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不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爲之品節蓋

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脯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歂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喙飛行人應憐悼况可心心撲褫加復忿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挨枝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更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廻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膂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汗腸胃丈

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

竟陵王子良傳子良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

顧歡傳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元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

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元絕于有景神化贍于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元牝道之大象卽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于無數行亦達于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卽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刼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于常分

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

王奐傳奐遷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奐曰吾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欻爾也奐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鎭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奐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鎭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

豫章文獻王嶷傳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臨終召二子子廉子恪曰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

劉虯傳虯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戸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

隋書突厥傳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

鉢曰齊國富强者爲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

梁書范縝傳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

干陁利國傳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憐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陁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

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任孝恭傳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建平王大球傳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恆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

到漑傳漑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漑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

劉杳傳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伐不論人

短長及覲釋氏經教常行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

滕曇恭傳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

昭明太子傳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二諦法身義並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

所感焉

南平元襄王偉傳偉晚年崇信佛理尤精元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製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

鄱陽忠烈王恢傳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旣覺憂皇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旣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

何點傳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于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

引字子季點之弟也嘗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引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引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引遇

于秦望後還都卒于鍾山其死日引在般若寺見一僧授引香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引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于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欽其德遺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劉慧斐傳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嘗遊于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于東林寺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隷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劉訏傳訏字彥度平原人也訏善元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于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

劉歊傳歊字士光訏族兄也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

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于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

庾詵傳詵字彥寶新野人也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陁淨域矣

張孝秀傳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博涉羣書專精釋典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

孔休源傳休源長子雲章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

謝舉傳舉少博涉多通尤長元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引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

裴子野傳子野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高祖勅撰衆僧傳二十卷

陶弘景傳弘景會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

獨異志梁武帝酷好佛法然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翦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佛法金湯編梁簡文帝委心妙法徧覽元章撰法集記二百卷法寶聯璧四百餘篇造資敬報恩二寺

元帝爲湘東王時捨宮造天宮寺請法聰居之修崇佛事即位于江陵改元承聖嘗著書曰金樓子

佛祖統紀陳鍼智者之兄爲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朞月師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答曰但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超死竟延十五年而終智者嘗爲其撰小止觀咨受修習夙夜不怠

陳書江總傳總嘗自叙其略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

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爲上計吏光乎列傳官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爲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生平耳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

姚察傳察幼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祿俸皆捨寺起造幷追爲禪師樹碑文甚遒麗及是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蕭韻述懷爲詠詞又哀切法俗益以此

稱之察願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恆察諳識內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爲綺密

王固傳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而於元言非所長嘗聘於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傅縡傳縡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無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毀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爲讎敵讎敵既搆諍鬭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太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壅元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摶運蹇乘

決羽豈能觖望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准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虵以無當之巵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怳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卽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爲是可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爲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語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事從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評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恆性失禮之徒率

皆有此豈可以三修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寤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己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讎敵鬬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鬬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卽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阿毀之曲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寔無諍矣但法師所賞未東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王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脣吻縱橫之士奮鋒頴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騁異家衒別解窺伺間隙邀冀長短與相酬對捔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同異發擿玼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

教以此爲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爲法師所貴耶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寔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爲獨褒無諍耶詎非矛楯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乎斯則矜我爲得棄他之失卽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增諍答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

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說見在之殃咎敘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有亡愛軀冒峻制蹈湯炭甘虀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己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爾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鷦鵬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于內外子所言須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村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眞矣答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

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恆守邪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穽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偕而未嘗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桎之不脫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驎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退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校我思維以此而言亦爲疎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胷衿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己而遊乎世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木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堂堂乎豈復見有評爲非無評

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脣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於糟粕哉必欲且考眞僞暫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

徐陵傳陵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東遊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佛經晩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行孝克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鄰里皆驚異之

佛祖統紀陳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八子至德初出爲東陽刺史請大師出鎭開講致書至三師遂

往王與子湛家人同稟菩薩戒執弟子禮晝聆講說夜習坐禪講事將解立法名曰靜智製疏文設大會度人出家鑄大士像其疏有云願生生世世與天台闍黎及講衆黑白恆結善友俱向一乘師謂門人智越曰吾欲勸王修福禳禍越曰府僚非舊或有炎京遂止其後王出遊墜馬將絕師爲率衆行觀音懺法遂覺微醒凭几而坐見一梵僧手擎香爐遶王一匝香氣徘徊痛惱頓釋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位儀同受大師菩薩戒製疏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宣帝勅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時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俱服戒香同餐妙法仍請一夏剖釋元義道俗俱會開悟爲多

毛喜字伯父陽武人少好學善草隸陳宣帝時爲五兵尚書瓦官法會獲預聽衆懇求禪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旦夜研習不因事廢

魏書崔浩傳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

內送於城南使衞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也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頤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

法苑珠林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眞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浩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爲天師殘害釋種毀破浮圖廢棄法事諸臣僉曰康僧感瑞太皇創寺若也除毀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內掘地得一金像浩乃穢之陰處尤痛叫聲難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多賽祠廟而痛苦尤重內痛彌甚有信宮人屢設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苦浩曰佛爲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

請求洗懺從受五戒深加敬重方知寇謙陰用邪悞乃加重罰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厠以盡形命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寅年太武遭疾方始感悟兼有曇始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崔浩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即起浮圖七年還興三寶至和平三年昭元都統沙門釋曇曜慨前陵廢欲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載不墜准此掘地獲像明知秦周已有佛教驗矣

魏書高允傳允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

釋老志沙門統曇曜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又有沙門道進僧超法存等演唱諸異顯祖即位敦信尤深覽諸經論好老莊每引諸沙門及能談元之士與論理要

佛法金湯編獻文帝雅好佛學每引朝士沙門共談元理有遺世之心延興元年六月詔傳位太子徙居崇光宮稱上皇建鹿野寺于北苑與禪僧居之講習

元要

魏書韋纘傳纘字遵彥年十三補中書學士聰敏明辯爲博士李彪所稱除祕書中散遷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

楊謙之傳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

馮熙傳熙文明太后之兄也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鎭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惟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

城陽王長壽傳長壽次子鸞世宗初除平東將軍青

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修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歲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爲土木之勞公私費擾頗爲民患

裴叔業傳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

李同軌傳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勑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躭釋學遂集名僧于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說解四時恆爾不

以爲倦

酉陽雜俎魏使陸操至梁梁王坐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殷炅宣旨勞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王著菩薩衣北面太子已下皆菩薩衣侍衞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廂東面一道人贊禮佛詞凡有三卷其贊第三卷中稱爲魏主魏相高并南北二境士女禮佛訖臺使共羣臣俱再拜矣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先覺宗乘北魏楊衒之爲期城太守早慕佛乘達磨至魏住禹門千聖寺衒之問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願師慈悲開示宗旨達磨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悲喜

交并曰惟願久住世間化導羣有

佛祖統紀孝靜帝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有漢明帝時經函時放光明世藏爲寶賢往寺斫破之未幾州人韓木蘭作亂一賊自屍中起以刀斫賢脛斷而死人謂毀函之報若是其速

北齊書陸法和傳法和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

上洛王思宗傳思宗子元海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杜弼傳弼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直秦名定是體

道得眞元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弻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曰佛性旣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旣別非二如何弻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旣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恆一上說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

崔暹傳暹爲度支尚書兼僕射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爲繕寫以幡花寶蓋贊唄送至館焉然而好大言調戲無節密令沙門明藏著佛性論而署己名傳諸江表

佛法金湯編顏之推武平中爲黃門郎仕至光祿大夫舉家蔬食深信佛教有顏氏家訓行于世其歸心篇曰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於經論不

復於此贊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其戒殺訓曰儒家君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高柴曾晳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類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俱空千門入善辨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典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義者不盜之禁禮者不邪之禁智者不酒之禁信者不妄之禁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

周書薛善傳善弟慎選侍太祖讀書太祖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元宗者一百人于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爲大乘之學

盧光傳光歷陝州總管府長史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于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太祖遙指山上謂羣公等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

一桑門太祖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太祖稱歎因立寺焉

佛祖統紀建德元年時長安有李練者神異不測每夜於街上大哭釋迦牟尼佛如此屢月後二年果有廢釋之事

啓顏錄隋令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即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剎鬼國陳主大慚

隋書李士謙傳謙善談元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家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

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辛彥之傳彥之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

佛法金湯編楊素字處道奇策高文爲一時之傑累官上柱國封越國公尊重佛法造光明寺又于華嶽造思覺寺素嘗行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受老子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乎老子安用化胡爲佛何不化胡爲道道流不能對

裴寂字元眞蒲州桑泉人隋大業中爲晉陽宮副監高祖卽位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高祖一日問羣臣曰傅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何如寂對曰陛下昔創義師志憑三寶言登九五誓啓元門今六合歸仁富有四海而欲納奕之言豈不虧往

德而彰今過乎

唐書蕭瑀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

佛法金湯編虞世南越州餘姚人貞觀八年世南上疏曰弟子早年忽遇重患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今謹于道場供千僧蔬食以其願力希生生世世常無病惱七世久遠六道寃親並同今願後世南卒太宗夢見之因詔曰世南德行純備志存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傷昨因夜夢倏覩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之舊可即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

酉陽雜俎國初僧元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甞至中天寺中多畫元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

唐書蘇瓌傳瓌爲同州刺史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

無虛歲壞以爲縻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産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

魏元忠傳中宗復位元忠輔政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兹入道徒爲遊食元忠得書益慚

張鎬傳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

杜暹傳暹族子鴻漸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縉紳效之病甚令僧剃頂髮還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

劉元佐傳元佐爲汴宋節度使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元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

軍其權譎類若此

方技傳師夜光者薊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名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

王維傳維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

嚴挺之傳挺之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

佛法金湯編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武后策賢良方正說對策第一遷左補闕開元中爲中書令封燕國公謚文貞說爲文精壯尤善釋典著般若心經序略曰萬行起于心心者人之主三乘歸於一一者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眞得見一無不通是圓通又製法地院法堂讚曰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衆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寶是名三皈處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識是名眞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說

嘗寄香十觔附武平一至曹溪禮六祖有詩曰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無礙香隨心到南海

唐書裴休傳休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臮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北夢瑣言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峰密禪師得達摩頓問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自發願世世爲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有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唐書裴寬傳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于佛喜與桑門遊習誦其書老彌篤云

酉陽雜俎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于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

恭但頷云無不可者詣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詣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寂乃服衰經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元宗既名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元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元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

先覺宗乘唐天寶三年中使楊光庭造本淨禪師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淨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淨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淨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淨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淨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庭作禮信受

佛祖統紀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年從右補闕安祿山亂屏居江南李峴表置幕府擢吏部員外郎苦風痹去官客山陽勒子弟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士大夫家傳墓版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强爲應嘗從荆溪受止觀爲述大意一篇大曆初卒於家

東城老父傳老父姓賈名昌元宗時爲鷄坊五百小兒長祿山陷洛大駕幸成都昌變姓名依于佛舍除地擊鐘施力于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于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顦顇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于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于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止觀于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于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

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遊民取備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于佛

佛祖統紀德宗興元三年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于荊溪禪師深得心要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定爲六卷行于世吏部郎中李華嘗從荊溪學止觀荊溪爲述止觀大意一篇包括大部若指諸掌時士大夫同學者散騎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皆學止觀于荊溪云

憲宗時初舍利入大內夜放光明早朝羣臣皆賀曰陛下聖德所感韓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

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佛光寺慶雲見文殊大士乘獅子于空中從者萬衆上遣使供萬菩薩是日復有慶雲見于寺中

唐書柳渾傳渾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

淺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韓愈傳時有賈島韓門弟子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

李罕之傳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匄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衹衱去聚衆攻剽五臺下

鍾傳傳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爲犀象高數尋

妝樓記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往往勸其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恆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

玉泉子楊希古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事雜以幡蓋是謂道場者每凌晨輒入其內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厠必撤衣無所有然後高履以往

唐書孟簡傳簡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爲時所誚常

與劉伯芻登蕭俛譯次梵言者

劉伯芻傳伯芻子寬夫轉左補闕陳岵注浮屠書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史寬夫劾狀敬宗怒謂宰相曰岵不繇僧得州諫臣安受此言寬夫曰衆劾岵獨臣草狀應伏誅推言所從恐累國體帝讜其言釋之

李德裕傳德裕敬宗時爲浙西觀察使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剃髮規影傜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

酉陽雜俎相傳云釋道欽往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妝默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蛻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荆州處士許卑得于韋氏鄰人張弘郢

續酉陽雜俎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囚之將寘于法懷玉抱寃無訴于獄中纍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卽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烏子噪卽是富貴時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鏁取懷玉扶知留後

佛祖統紀宣宗大中三年正月齋日四明道俗八千人于阿育王寺供養佛舍利塔感天華紛墜有如雪色至手卽融入夜放五色光明大衆喜躍

北夢瑣言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

四必溫顏憫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麪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眞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頻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惜哉

唐國史補李丹爲虔州刺史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聞者以爲知言

東觀奏記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于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于御扆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投荒雜錄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吏課其

爲僧以督責釋之土田及施財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爲師郎或有疾以紙爲圓錢置佛像旁或請僧設食翌日宰羊豕以啖之目曰除齋

淸異錄懿代崇佛法館宇踰制佛骨至起不思議堂將奉遺體工半帝升遐

雲仙雜記封少卿問禪於龍華厚參師曰金鷄抱卵時如何少卿歸而默坐三年不能領解至於發狂而死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二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五卷目錄

釋敎部紀事二

神異典第七十五卷

釋敎部紀事二

五代史石昂傳昂父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

唐莊宗皇后劉氏傳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

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敎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

馬引孫傳引孫旣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引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傳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引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

北夢瑣言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在掊斂非時

進馬上問其爲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爲事雖罷勉受之聖旨不懌張虔釗多貪鎭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釗好與禪毳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福利議者以渠於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產業黷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剩置僦居卽得舍利淸河慚笑而已

佛法金湯編初太祖目擊周世宗鎔範鎭州大悲菩薩銅像鑄爲錢太祖密訪麻衣和尚問曰自古有毀佛天子乎麻衣曰何必問古事請以柴官家目擊可驗太祖曰主上神武聰明善任人日夜圖治以混一爲心有唐太宗之風不知天下何日定矣麻衣曰甲子至將大定太祖因問古天子毀佛法與大周何如麻衣曰魏太武毀寺焚經像坑沙門故父子不得其死周武帝毀佛寺籍僧歸民未五年遽縈風疹北伐年三十六崩于乘輿國亦尋滅唐武宗毀天下佛寺在位六年年三十二神器再傳而黃巢羣盜並起太

祖曰天下久厭兵毀佛法非社稷福奈何麻衣曰白氣已兆不逾數月至甲辰當有聖帝大興興則佛法賴之亦與傳世無窮請太尉默記之及卽位屢建佛寺歲度僧人

五國故事徐氏將移楊氏之祚稱楊氏欲入道乃營室于茆山遷溥居之册白受禪老臣知誥上尊號曰高尚思元崇古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略曰煙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及將遇弒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

王延鈞審知次子延翰殂遂襲其位僭稱大號號國曰大閩改元龍啓卽位日既被袞冕遂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三百藏尋而稍安後於諸寺賽所許願文疏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閩其應天順人有如此者

佛法金湯編王延鈞素奉佛法度僧萬人由是閩中多僧嘗請羅山和尚開堂說法升座斂衣左右顧視便下座王近前執羅山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

江南野錄李後主酷信浮屠有僧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爲瘤贅親爲桑門削作厠簡子試之腮頰少有澀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扠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尅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

宋史錢氏世家俶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爲僧

佛法金湯編錢弘佐文穆王元瓘子也襲封吳越國王謚忠獻嘗遣僧慧龜往雙林啓善慧大士傅公塔得靈骨十六片如紫金色舍利無數乃迎靈骨并淨瓶香爐扣門槌諸物至錢塘安光冊殿供養建龍華寺以靈骨塑大士像於寺

錢弘俶文穆第九子襲封吳越國王謚忠懿嘗慕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篋中置印心呪經十年功訖布散部內福州支提山有天冠菩薩一千眷屬王施七寶鑄天冠像一千尊仍造寺宇

邊鎬初生父母夢謝靈運入室故小名康樂仕南唐

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謂之邊菩薩既而爲節度使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人謂之邊和尚

三楚新錄吳命邊鎬將兵救楚其實伐也先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藝使詐爲僧以遊長沙弄鈸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爲將而鎬非將材每出師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王逵兵至竟宵遁焉

楚王馬希範死弟希廣立異母弟希萼自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將許可瓊拒之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名僧念佛以禳比城陷不輟其愚昧皆此類也尋爲希萼縊之

羣居解頤僞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胡僧到蜀蜀人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復謁坐於廳傾國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揚言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主大笑

遼史義宗傳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宗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

馬哥傳馬哥字訛特懶興宗時以散職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

宋史王仁鎬傳仁鎬在周爲山南東道節度宋初加檢校太師仁鎬性端謹儉約崇信釋氏所得俸祿多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仁鎬曰公貴爲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斂容遜謝無慍色當時稱其長者

鐵圍山叢談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我嘗抑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戸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爲醉髡攔胷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然

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乳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三楚新錄初周行逢以淫祀爲患管內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毀拆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爲明斷及來年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者四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而已自執爐焚香以聽凡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搶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末世矣

佛祖統紀宋太祖建隆三年楚王周行逢據潭州果于殺戮然知事佛度僧齋懺未嘗輟見沙門輒作禮親手行食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怨

乾德四年樞密使沈義倫事佛長齋夏中危坐以飼蚊或以爲苦者曰餓蚊相投豈忍拂去時執政多自陳起第獨義倫乞爲母修寺上嗟嘆許之

宋史孔承恭傳承恭授將作監致仕承恭奉佛多蔬食所得俸祿大半以飯僧嘗勸上不殺人又請於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尼人言其迂闊云

陳思讓傳思讓累歷方鎮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多禁屠宰奉祿悉以飯僧人目爲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

李崇矩傳崇矩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九多

學佛考訓宋太祖嘗奉佛牙于東京大相國寺太宗因爲之讚讚曰數重金色潤一片玉光寒廷臣一時稱善

宋太宗每設問端考驗禪者時駙馬李遵勖頗擅元學帝加寵眷

筆記太宗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遍野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廻又有腦骨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盌

佛祖統紀淳化四年上幸開寶塔院問僧卿是何人僧云塔主上曰朕塔云何卿作主僧無對因僧朝見

上曰甚處來對云廬山臥雲菴上曰臥雲深處不朝天僧無對上嘗夢天人云請陛下發菩提心翌日宣問西街菩提心如何發俱無對

佛法金湯編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相眞宗謚文正淳化二年杭州昭慶寺僧省常刺血書華年淨行品結社修淨業旦爲之首參政蘇易簡一百三十二人一時士大夫皆稱淨行社弟子比丘預者千衆人謂廬山蓮社莫如此日之盛也天禧元年九月旦薨先一日囑翰林楊億曰吾深厭勞生願來世爲僧晏坐林間觀心爲學幸於死後爲我請大德施戒剃髮鬚著三衣火葬勿以金寶置棺內億爲諸孤議曰公三公也斂贈公袞豈可加於僧體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寶玉

國老談苑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書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愧辭位俄而疾發不食眞宗命內饔爲肉糜宸翰緘器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

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壻蘇耆力排止之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眞宗悉封付允則然執政者尚喧沸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毀謗不入畢其所爲

佛祖統紀天禧四年十二月翰林學士楊億卒億留心禪觀自屬疾卽屛葷茹臨終之日爲空門偈以見志識者知其有得佛氏之學

畫墁錄丁晉公南遷過潭州雲山海會寺供僧致獮猴無數滿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詰也

國老談苑丁謂旣竄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飯僧爲文以自叙其略曰補仲山之袞雖盡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衆口旣至貶所教民陶瓦先爲公宇次營所居之第爲小樓日遊其上閱書焚香怡然以自得

宋史陳恕傳恕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

切眞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

周沆傳沆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俗方棄親事佛沆閱按斥數千人還其家

程顥傳顥父珦徙知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

佛祖統紀仁宗天聖元年上常頂玉冠上琢觀音像

左右以玉重請易之上曰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下英賢豈朕所敢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爾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大士也

佛法金湯編李覯字泰伯盱江人皇祐二年范文正公表薦之就門除一官復充太學說書未幾而卒嘗著潛書力於排佛明教嵩公攜輔教編謁之覯方留意讀佛經乃悵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心經佛道豈易知耶其門下士黃漢傑者以書詰之覯答之略曰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于世必有以教道之民之耳目口鼻心智百骸皆有所主其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于世則無以教道之民之耳目口鼻心智百骸皆無所主舍浮圖何適哉

學佛考訓歐陽永叔每詆斥佛氏已而參知政事輒病夢至一所十人冠冕環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曰君等豈非釋氏所稱十王者乎曰然公由是篤信佛法

宋仁宗雅好禪學嘗閱投子語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叱遂有省因作釋典頌十四篇其首章

曰若問主人公眞寂合太空三頭幷六臂臘月正春風後以賜大覺璉璉因屬和

道山清話富丞相一日於墳寺鬀度一僧貢父聞之笑曰彥國壞了幾個才度得一個人問之曰彥國每與僧對語往往奬予過當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攸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爲當也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也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個十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纔拈著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或問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爾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後爲信邪

可談楊傑次公留心釋教嘗因上殿神考頗問佛法

大槩楊並不詳答曰佛法實亦助吾教既歸人咸咎之或責以聖主難遇次公平生所學如此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款明辨吾懼度作導師不敢妄對

春渚紀聞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衞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雛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晚問藥食龔自此不復晚食云

吹劍錄溫公不好佛謂其微言不出儒書而家法則云十月就寺齋僧誦經追薦祖先

澠水燕談錄近士大夫多修佛學司馬溫公患之嘗爲解禪偈六篇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

佛祖統紀司馬光嘗讀文中子謂佛爲聖人乃曰審如是則佛之心可見矣乃作禪偈六首其卒章云言

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暇日遊洛陽諸寺廊廡寂寂忽聲鐘伐鼓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默方進匕箸光欣然謂左右曰不謂三代禮樂在緇衣中

祁公杜衍以張方平佞佛常笑怪之有醫者朱生遊二公間一日祁公呼朱生胗脉生謂使者曰往白公但言看楞嚴未了及至揖坐謂曰老夫以君疏通不意近亦闒茸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所謂楞嚴者何等語耶生曰公未讀此經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祁公觀之不覺終軸大驚曰安道知之而不以告我即命駕就見之安道曰譬如失物忽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

佛法金湯編王安石問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爲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何人方平曰馬祖一汾陽無業雪峰存巖頭奯丹霞然雲門偃王公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公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商英撫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

青箱雜記張尚書方平尤達性理有人問祖師西來意張作偈答之曰自從無始千千刧萬法本來無一法祖師來意我不知一夜西風掃黃葉

唾玉集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嘗見梵冊整齊嘆吾儒之不若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旣曰無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閱藏經翻然有悟乃作護法論

佛祖統紀慶曆四年諫議歐陽修爲言事者所中下詔獄窮治左遷滁州明年將歸廬陵舟次九江因託意遊廬山入東林圓通謁祖印禪師師居訥與之論道師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修肅然心服聳聽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時排佛爲之內銷遲回踰旬不忍去或謂此與退之見大顛正相類修初至師揖就坐曰足下遠臨豈以西竺聖人之道有合於心乎修盛氣以答曰修學孔孟之道竊有慕於韓子之攘斥佛老者西竺之法何所取焉師正色而詰曰退之排佛老自比孟子之距楊墨佛老大聖非楊墨比退之尚不可排況今欲慕之者昔者文中子之言

佛聖人也而退之斥爲夷鬼此大慢之言也修曰學者廢中說史家不立傳退之絕口而弗稱今師援之謂佛聖人者天下孰從之乎師曰文中子醇儒也其得佐太宗當不媿三代之治其職居修史必能列佛老於聖人昔陳叔達撰隋史避嫌於當世而司馬君實作傳以補之退之蔽賢而弗稱豈天下之公心皮日休謂孟子荀卿翼傳孔道至於文中子司空圖謂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故房杜之徒恢張文武以濟貞觀之治此皆足以知文中子也荀卿之徒韓非尚刑名以害世李斯焚詩書以亡秦楊墨之禍未至是也文中子之門人能以仁義之道輔成唐家以致治乎若子雲退之徒立空言不聞其徒有佐漢興唐之效者然則文中子之道豈不愈於荀楊韓子而後世學者顧不之知邪修曰韓子之道文中子不合者鮮矣使其遇太宗必大發所蘊師曰憲宗中興之君也退之不聞此時有所裨贊乃以排佛老爲己功欲自比于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若是之甚且退之斥佛爲夷鬼者請略辨之佛聖人降自兜率天

託生中天竺聖王之家何以夷稱佛聖人不生不滅曠刧常存人天之宗仰何以鬼稱此非退之大慢語乎退之七世祖韓耆當後魏永興自赫連屈丐來降拓跋由西戎歸北狄獨不爲祖諱而反敢訕佛聖人乎退之畏修史褒貶之過而不思貶佛之過爲尤可畏排老子爲己任而兄事毛仙服其丹卒疽發而殂子昶校書不材卒黜歸未數世而絕滅其亦天刑人禍之不能免乎退之倡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以爲法豈不爲盛德之累諺言善罵者人亦善罵之足下舊著本論孜孜以毀佛爲務安得衆口不毀公于天聽之前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祭鄉射之禮爲勝佛之本是猶退之原道而實未知道也修大驚赧爲之謝曰修胷中已釋然將何以見教師曰佛道以悟心爲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念生東華爲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祛我慢悉悔昨非觀榮辱之本空了死生於一致則淨念當明天眞獨露始可問津於斯道耳修自此頗有省發及後入

參大政每譽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

佛法金湯編呂公著熙寧中知河南尹元祐中與溫公並相歷事四朝封申公謚正獻晚年多讀釋典益究禪禮溫公不喜佛公每勸之曰佛學心術簡要掇其至要而識之大率以正心無念爲宗溫公然之

熙寧間王安石行青苗法其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陰爲父佐務新法必行雱卒公亦罷相宴閒中一如夢寐見一使領雱荷鐵枷號泣公前謂獲譴由行青苗法公問使者乞解脫使曰建寺齋僧可免由是捨宅建寺爲薦冥福熙寧八年公復相一日奏事退上曰佛法於中國有補乎公曰君子小人皆知畏而從善豈小補哉

竹坡詩話錢塘關子東爲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爲生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舊不識字一日輙能書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縫破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此豈捕魚者之所能哉解悟如此蓋得觀音智慧力也

青箱雜記陳文惠公悟性理嘗至一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爐空流塵暗金碧獨坐偶無人又得眞消息

富文忠公尤達性理熈寧余官洛下公時爲亳守遺余書記爲訪荷澤諸禪師影像余因以偈戲之曰是身如泡幻盡非眞實相况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靜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旣又以手筆貺余曰承此偈見警美則美矣理則未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畫亦得不畫亦得就其中觀像者爲不得不觀像者所得如何禪在甚麼處似不以有無爲礙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避暑錄話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

斂袵兕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於外物也

續明道雜志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詰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于佛而必待見耶

東坡志林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麽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出

曇秀來惠州見坡將去坡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著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書裏頭有災福

石塔來別東坡坡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立云遮著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賢奕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貿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邪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因問曰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曰心外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如靈龜曳尾于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達

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

漫笑錄佛印禪師爲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爲掃烟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睫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爲其久帥多專殺也

聞見近錄咸平縣僧藏佛牙一株其大兩指許淡金色予嘗請而供之須臾舍利自牙中出初如露巡行牙上或遠數十步求者輒得予請至四十八粒欲求爲四十九粒也經夕不可得明日發篋則已足其數又或謂有自甘露穴中出者明日再往請之不得遂出陳州門十數里請竟不得因拜辭而歸拜起一粒自甘露穴出其大如菉豆光彩炳然後神宗迎之禁中遂御封篋而歸之今人罕得見者

史朝請琳云通判許州有路分都監郭虞卿妻乳母禮塔數年禮數將滿嘗以薏苡記其數薏苡忽自器中跳躑視之舍利滿前皆自薏苡中出凡得數勻須臾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須臾乳媼兩膝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隱痛媼益勤不懈數日失塔所在

筆記山谷移監德平鎮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文戒酒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

冷齋夜話陳了翁罪予不當稱甘露滅近不遜曰得甘露滅覺道成者如來識也子凡夫與僕輩俯仰其去佛地如天淵也奈何冒其美名而有之耶予應之曰使我不得稱甘露滅者如言蜜不得稱甜金不得稱色黃世尊以大方便曉諸衆生令知根本而妙意不可以言盡故言甘露滅滅者寂滅甘露不死之藥如寂滅之體而不死者也人人具焉而獨僕不得稱何也公今閑放且不肯以甘露滅名我脫爲宰相寧能飾予以美官乎瑩中愕然思所爲折難予不可得乃笑而已

陳瑩中謫合浦時予在長沙以書抵予爲負華嚴入嶺有偈曰大士遊方興盡囘家山風月絕塵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江廟外休分別常寂光中歸去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下雪壓倒千年樹老人拊手笑有眼未嘗覩故應潤物

林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遍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却蹤都緣大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粲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子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爲衆生自是什麼

欒城遺言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眞一夢朝來壽斝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避暑錄話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于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於其家入門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

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與法師住薦福寺所謂顒華嚴者本之高弟公稍從問其說顒使觀華嚴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顚事眞不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於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墨莊漫錄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愼密否五一切黑白減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顚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座右以警昏憒

蒙齋筆談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嘗知有女色早從劉海蟾道自言得長生之術故末年康健精明視聽不少衰六十後卽兼窮佛理然多從經論講

師以分別名相爲主意將以儒釋道通爲一其自著書號法藏碎金累數萬言反覆不出此義書成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耄志餘書余不及見而道院集亦但申前意而歸要爾妙湛師嘗爲吾云江民表嘗惜此公不一見正明眼每有遺恨然論其忠實和厚無一點世間情僞處則第一等人也其子孫數世愈盛天固有以報之法藏碎金自記其所得處云耳嘗聞天樂和雅之音有不可勝言者自見其形每每在前既久而加小類數寸不違眉睫之間此恐是海蟾所得佛氏則無是事此諸人之所疑也乃知脫黏除網大是難事如此公果有未至則他人可不勉乎

佛法金湯編晁說之字以道濟北人自號景迂官至待制嘗撰仁王般若經序明智法師碑論監明州鹽場日常往南湖訪明智聞三千境觀之說欣然願學通其旨晚年日誦法華自號天台教僧

石林燕語王元之素不喜釋氏始爲知制誥名振一時丁晉公孫何皆遊門下元之亦極力延譽由是衆

多側目有僞爲元之請汰釋氏疏及何無佛論者未幾有商洛之貶

國老談苑李遵勖楊億劉筠嘗聚高僧論宗性遵勖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宜春傳信錄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排斥釋教至老不衰鄉人嘗請公作崇勝院佛殿記中間曰天子愛民澤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竭囊忻然無靳施者頗多其後多寶塔成有欲求記於公者公於是又曰今之人父母甘旨之養往往未能銖錙惟惑報應捨萬金唾如也衆益慚故二文至今不果刻石

佛法金湯編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號元城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嘗曰孔子佛氏之言相爲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爲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耳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

又曰古今大儒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且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爲儒佛弟子者各主其教猶鼎足也今一足失可乎則鼎必覆矣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教亦從而詆之以爲佛法皆無足取非也士大夫多以禪爲戲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而爲一笑之資乎此亦宜戒所謂禪之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事有大於生死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又曰溫公著論詆釋氏云其妙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某問如何是妙曰無我千經萬論只辨一箇我字又問如何是誕曰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曰佛之設此俾人易惡向善耳且鄒衍謂天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莊子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無公曰吾欲扶教耳

玉照新志宣和間上皇南幸閱歲時上皇駕還皆親至塔下燒香每入寺寺中人皆驅出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與著於身先是以普照寺大半爲神霄玉清宮至是御筆畫圖以半還寺寺僧送駕出城得御筆歡喜上皇初至之時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始所還道流盡拆去門牕及再還即并所拆門牕得之道流褫氣矣

拊掌錄趙閱道罷政閒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却與閒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謂閽者曰參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財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輟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貴耳錄陳習菴名塤其父母求子於佛照光禪師就寫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齊著力只今生箇大

男兒此十月三十日書十二月三十日習菴生父母乞名於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其狀習菴無髭有則去之凡有除日卽先夢見住院前身卽一尊宿也

括異志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婦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隨緣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攜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

聞見近錄金州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呪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久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其孫浩信厚士也爲予道其詳如此

宋史張九成傳九成守邵州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旣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

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遊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遊故其議論多偏

黃潛善傳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

佛祖統紀史魏公過金山覽梁武帝水陸儀軌之盛謂報恩度世之道在是乃於月波山創殿設十界像與名僧講究製儀文四卷以四時修供爲普度大齋俎豆之器縈約折束讚唄之音抑揚有節鄉城諸剎莫不視此爲法

侍郎邊知白自京師至臨川觸暑成病忽夢白衣天人以水洒之頂踵清寒覺而頓爽於是集古今靈驗作觀音感應集四卷行於世

高宗建炎四年正月丙午上次台州章安鎮入金鼇山寺有老僧禱佛前皆憂時保國之語上問何典答曰護國金光明懺上因宿於寺後駐蹕臨安歲賜輦

下諸寺金帛修舉此法

紹興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上問天下僧道幾何答曰僧二十萬道士萬人上曰朕見士大夫奉佛者多乞放度牒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爲僧也佛法自漢明入中國其道廣大終不可廢朕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故暫停度僧耳

觀音持驗宋紹興戊辰三月史越王浩初爲餘姚尉偕鄱陽程休甫詣潮音洞叅禮觀音大士心求靈應初寂無所覩晡時再至一僧指曰巖頂有竇可以下瞰扳援而上顧瞻之際忽現瑞相金光照耀眉宇瞭然

宋都官員外郎呂宏妻吳氏夫婦各齋戒清修曉悟佛理吳虔事觀音有靈感每於淨室列置瓶缶數十以水注滿手持楊枝誦呪輒見觀音放光入瓶缶中病苦者飲水多愈所呪水積歲不壞大寒不凍世號觀音縣君

賢奕宋孝宗名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

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命悟入不亂於死生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帝

大悅

佛祖綱目尤袤字延之梁溪人舉進士聞釋氏出世法見歸宗禪師欲謀隱計朱熹寄詩有逃禪公勿遽且畢區中緣之句出守台州上臨軒遣曰南台有何勝槩曰太平洪福國清萬年曰聞石橋應眞是五百强漢時忽出現卿以何法處之袤執拳曰臣有金剛王寶劍在上喜書遂初老人賜之

天定錄王處厚字元美益州華陽縣人嘗遇一老僧論浮世苦空事登第後出部徘徊古陌軫懷長吟曰誰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回首暮林蕭索起悲風及暮還家心疾而卒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八年正月謂祕書監移刺子敬等曰朕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

元史速哥傳速哥子忽蘭性純篤然酷好佛嘗施千金修龍宮寺建金輪大會供僧萬人

輟畊錄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煖答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剌佛前有物爲供因問學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嘗聞之而未嘗目睹請問剌馬剌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剌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無答

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王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至元間釋氏豪橫改宮觀爲寺削道士爲髡且各處陵墓發掘殆盡孤山林和靖處士墓屍骨皆空惟遺一玉簪時有人作詩以悼之曰生前不繫黃金帶身後空餘白玉簪

今上皇太子之正位東宮也設諭德置端本堂以處太子講讀忽一日帝師來啓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乃使習孔子之敎恐壞太子眞

性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捨此他求卽爲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讀書帝師赧服而退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斑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答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

佛法金湯編柳貫字道傳東陽人嘗爲太常博士撰竺元道公語錄序略曰禪有機而兵有法故談禪如用兵必至於客主兼對迹用雙泯而後忘法証法忘機契機勝妙圓明有不足言矣

西使記有佛國名乞石迷西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磨像不茹葷酒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

瑯嬛記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宜滋補頤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纓絡

光輝燭人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煙宛轉結成一彌陀小象初猶煙色漸覺淡黃遂作眞金色眉目若畫一手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皆下拜誦佛號煙像甫消而夫人屬纊矣

應元博訪元門了無所得一日謁悟師問如何是佛師曰無心是佛應元曰師兄假我十日當卽成佛若不成非應元也既歸自恨根性遲鈍靜居一室有一念起卽自掐其臂肉肉盡出血雜念卽隨日大減至第十日大雨閃電一照豁然念斷無心可得矣遂見悟悟喝曰無心不是佛應元言下大悟人視其臂無完膚矣

大政紀永樂五年五月癸酉上與侍臣論近俗崇佛簡先之弊上謂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其先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上歎曰此蓋敎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殿旦夕祗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于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明通紀宣德九年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者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嘆

瀛涯勝覽西洋國銅範佛像曰納兒佛殿以銅瓦座傍穿井汲泉浴佛而禮之取牛糞調水塗地及壁臣民大家晨起亦用牛糞塗地煆牛糞灰囊於身每旦水調灰抹額及股謂敬佛也

續文獻通考周文襄公忱性喜佛及巡撫吳中徜徉梵剎所至鐘鼓交接入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誚之公曰即如以年齒論彼長吾皆二三千年豈得不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賢奕有僧居嘗誦經不輟其徒遊方叅悟歸思度其師一日指櫺間蠅曰咄汝不向寥廓奮飛而日日汨汨然鑽此故紙安得出頭其師乃有省

學佛考訓祁忠敏公家世學佛捨宅爲寺兄弟並從

愚菴老人大弘西來之教公諱彪以大中丞殉節

談言李覯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之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旣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此酒以遺懷聞者大笑

權子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近溪爽然會心伏地數十頓首以謝

大政紀嘉靖十四年四月乙未初緣佛氏說是月八日賜羣臣食不落夾帝厭其名不馴命於五日薦新麥於內殿因爲麥餅賜羣臣食自是歲以爲常

諸寺奇物記天界寺有佛牙闊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僧人眞淳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具金函檀龕盛之迎供于寺之毘盧閣牙得之天台山中

嘉興府志萬曆中太學胡日華女常節婦十九而寡于樂善庵後築慈孝堂以奉父母同尼焚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六卷目錄

釋教部雜錄
釋教部外編

神異典第七十六卷

釋敎部雜錄

顏氏家訓內外兩敎本爲一體內典五禁外典五德適相符也仁者不殺義者不盜禮者不邪智者不淫信者不妄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歸周孔而背釋宗抑何迷也

內敎多途出家自是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爲塔廟窮

編戶爲僧尼也若謂僧寺衆多賦役衰少執此而論是大不然昔妙樂之世穰佉之國自然稻米無盡寶藏時和年豐未必盡由農織也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康樂和平實始於此

酉陽雜俎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國多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也

孝億國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餘所

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香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雲仙雜記旃檀寺悟本說春秋二會斂牛乳爲龍華飯供獻結綵錢爲幡蓋設客以吳興鬱團糟授戒者施以般若錢求男者解密珠璫

尚書故實某經云佛教上屬鬼宿蓋鬼神之事鬼暗則佛教衰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北夢瑣言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

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仙跡招提弃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史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卽位惟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元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奬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纔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喪之兆也

清異錄人出家學佛始衣綦墨連裙黲謂之氅裝

法藏碎金錄前言有云習禮之家名爲聚訟予謂說禪之家名爲起諍夫禪觀之理無言而自識者上也無心而自得者上之又上也

筆記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汪茫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濱涯合萬物之妄以爲一眞眞立而妄隨又去眞掊妄以無修無證爲極若曰無修乃修也無

證乃證也雖修而未嘗修雖證而未嘗證故舉天下衆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如是無量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又曰如來說卽非衆生是名衆生於以脫滯縛泯有無自放於太空無垠之所雖然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惟釋迦文殊剟言之瘢刮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自執所見所見差駁纖垢淫夷故維摩詰以一嘿對之乃皆悟入佛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者無今古華戎若符契然

嬾眞子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爲額沙茶月卽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卽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陁月卽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

小故也故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蓋四月十五日乃屬道瑟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僕友王彥法善談名理嘗謂世人但知韓退之不好佛反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觀其送高閑上人序云今閑師浮屠氏外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觀此言語乃深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見處大勝裴休且休嘗爲圓覺經序考其造詣不及退之遠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號爲奉佛退之最號爲毀佛兩人所得淺深乃相反如此知循名失實世間如此者多矣彥法名抃高郵人慕清憲之爲人卒於布衣僕今日偶讀圓覺經序因追書之

東坡志林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煑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煑食時也

西軒客談唐狄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乃寫經造佛冀以求福女曹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此語不惟知佛亦可謂善學佛矣自韓愈以下凡號斥佛者其見俱未及此

避暑錄話裴休得道於黃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李翺復性書卽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

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於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韓退之答孟簡書論大顛以爲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胷中無隔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翺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翺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也然求於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於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微外之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翺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於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槩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名干戈而求不鬪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聜聜不起於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

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鳥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翺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旣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浸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得者未必眞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且墮於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

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爲之礙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嘗謂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冷齋夜話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糧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聞其道于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眞僞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僞耳今日識其僞猶惑之可笑也

孔氏雜說佛果何如以舍身爲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侯景之禍以莊嚴爲功則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於倪唐以持誦爲獲報則周嵩事佛精進王敦害之臨刑猶如市誦經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佛出於西胡言語不通華人譯之成文謂之經而晉人諸君子甚好於此今世所謂經說性理者大抵多晉人文章也謝靈運繙經臺今尚存焉唐傅奕謂佛入中國孅兒丐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姚元崇治令其說亦甚詳霍去病破匈奴獲休屠祭天

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爲主休屠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故賜姓金氏卽日磾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其盛有天助焉爾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爲佛於是遣使天竺國圖其形像楚王英始信其術齋戒祭祀陶謙傳笮融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域傳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捐毒卽身毒天竺也後漢襄楷傳注浮屠卽佗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按後漢西域傳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多赤足此卑溼暑熱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讀書隅見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動爲靜者僅得之矣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是時佛已有因果法第王化未熄佛法未敢彰露自漢以來與徼外諸國通佛法至中國遂大昌熾焉以南史傳海

南諸國攷之其莊嚴金碧正如今佛事去處吳時中朱泰應從事泰應嘗使於尋國泰應謂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視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人往往奉佛欲死後趨至西方極樂世界但未曾攷究不知其境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人却不知之豈知中土即佛土耶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俱是褻露並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緯思所以爲佛國者必其人機械心忘故也

桯史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眞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

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虖妄者以虛辭亂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希通錄佛名上加南無南謨按韻祖十虞韻內謨字注胡人拜稱南謨音無因知佛胡神也胡人拜而幷誦其號故就錄之譯經者誤作南謨

燕翼貽謀錄喪家命僧道誦經設齋作醮作佛事曰資冥福也出葬用以導引此何義耶至於鐃鈸乃胡樂也胡俗燕樂則擊之而可用於喪柩乎世俗無知至用鼓吹作樂又何忍也

行營雜錄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金虜焉試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華被金虜之教盛行而至眞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噫金虜胡風陰邪

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虜爲語如賀神霄降云蠢金虜之成羣干丹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虜之風又云金虜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虜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之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卽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金虜起海上滅遼陷中原以金爲國號讖金虜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金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讖可深歎哉

癸辛雜識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又可笑者然樊川集有燉煌郡僧正除徐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

不以爲異也

墨莊漫錄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爲寺奴宗廟供麪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吹劍錄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生天否則入地獄受剉燒舂磨之苦夫死則形朽腐而神飄散雖剉舂磨燒又安得施唐李舟曰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以父母死而禱佛是以其親爲小人爲罪人也

伊川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蓋嗚鑼鈸鼓人樂也天竺人見僧必飯之因作此樂今用之於喪家可乎文豹謂外方道場惟啓散時用鐃鼓終夕諷唄講說猶有懇切懺悔之意今京師用瑜珈法事惟卽從事鼓鈸震動驚感生人尚有聞之頭疼腦裂況亡靈乎至其誦念則時復數語仍以梵語演爲歌諷如降黃龍

等曲至出殯之夕則美少年長指爪之僧出弄花鈸花鼓鎚專爲悅婦人掠錢物之計見者常恨不能揮碎其首此東山所以決意不用而室人交謫羣議沸騰雖屹立不動而負謗不少予嘗舉示諸明達是者十八九獨一老師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注云較奪禽獸時俗所尚孔子從之者爲祭祀也漢符融曰古葬者衣之以薪惟妻子可以行志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我薄於其親也溫公至不信佛而有十月齋僧誦經追薦祖考之訓朱壽昌灼臂燃頂刺血寫經求得其母公及韓蘇諸公歌詠其事江西尚理學黃少卿斝卒其子堨欲不用僧道親族內外羣起而排之遂從半今半古之說祭享用葷食追修用緇黃孝子順孫追慕誠切號泣昊天無所籲哀雖俗禮之教猶屈意焉余謂此又是一見惟識者擇焉

竹坡詩話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鼾睡二詩語極怪譎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

鼻尸長喚忍衆罪其非退之作決矣有如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體之句太似鄙陋退之何嘗作是語小兒輩亂眞如此者甚衆烏可不辨

青溪冦軌喫菜事魔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成佛故結集旣衆乘亂而起日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不殺與之爲戾耳

清波雜志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荆公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間多用佛語東坡訃至京師黃定及李豸皆有疏文門人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己俸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雖名竄責馨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欄忽傳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匾合在手曰此香匾子自此卻屬老夫矣豈名素相軋而然或傳之過

吳長文不喜釋氏父卒不召僧營佛果閭巷常與父往還者各贈二縑韓魏公謂事親之際爲尤難建安

劉同知居留建康薨於官遺戒不事梵唄其家恪遵治命與化陳丞相當屬纊之際亦以手筆示其子謂追修無益於逝者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必可升躋初不假薦助冥福抑矯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說歟長文名奎嘗參機政於熙寧

捫蝨新話艾愼幾嘗爲予言咸平中王沂公狀元及第日嘗於佛寺供僧一年人以爲難近逮建炎初李順之廷對第一以爲離亂之後亦於揚州僧寺特施錢二緡轉大輪藏欲爲陣亡戰士追福由是聞者笑之謂其所欲者奢也予謂李公平生滑稽玩侮無所不至乃欲以二千錢爲陣亡追福便可想見其爲人然王李優劣於是可見

予讀僧寶傳見南昌潘延之嘗與英邵武同遊西山夜宿雙嶺因語英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宜合孔子英曰子何以驗之曰聞龍潭在天皇座下日久未蒙發藥一日啓曰弟子服膺師問非不盡心卒未聞一言之賜願丐慈悲天皇曰十二時中何嘗不告汝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食來竝爲汝受汝問訊我舉手

負汝何事潭於言下有契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豈不然哉英曰楚人以山鷄爲鳳凰人以爲笑不意吾子此論似之潘遂休去予謂學佛者知佛而不知孔子其以孔子爲山鷄佛爲鳳凰固無足怪復讀萬善同歸論見壽禪師云孔子老子皆是菩薩化身孔子乃儒童菩薩老子乃迦葉菩薩忽念英師所言不覺失笑因戲語學佛者曰奈何反令爾鳳化爲山鷄乎其人無以應

學道之士未聞有自儒書入者或者以爲此治世語言非道蹟谿徑彼宗門建立要須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乃能啓悟學者作將來耳目予以爲不然世尊在日有比丘鈍根無多聞性佛令誦苕箒二字旦夕誦之言苕則已忘箒言箒則已忘苕每自尅責繫念不休忽一日能言曰苕箒於此大悟得無礙學中使學者用心能如誦苕箒則雖笑跳擊竹豬肉滿案猶可以悟而況治世語言乎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意甚妙惜夫

當時弟子無能發問者故未盡夫子之意予讀楞嚴經波斯匿王問佛言我昔未承諸佛誨敕見迦旃延毘羅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佛告大王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不朽爲復變壞王言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滅決知此身當從滅盡佛言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王言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殆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變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維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惟年變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

告大王汝見變滅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卽知是恆河水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知六十日月歲時年年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同時觀河之見有童耄否王言不也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情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以彼末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此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得未會有于以此語足盡夫子之意蓋孔子說前段佛說後段合是二說其意乃全

楊次公道號無爲子一日見金山佛印禪師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我生無爲軍故自稱無爲子佛印曰公若生廬州則自稱廬子乎佛印滑稽如此近佛某和

尚有弟子自言因看庭前柏樹子話頭有省遂自號柏樹徑山杲聞之笑曰使其因乾屎橛話亦自號乾屎耶此尤可笑

李翺問藥山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上下翺不會山云雲在天水在瓶子始讀此而悟中庸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之文

韓文公在潮州與僧大顚往還今集中有與大顚書三首世以爲非是予讀宗門統要初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示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惟文公不賀上問羣臣皆賀惟卿不賀何也文公奏微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護衛之光上問公如何是佛光文公無對因以罪謫出至潮州遇大顚公問和尚春秋多少顚乃提起數珠示之云會麼公云不會顚云晝夜一百八文公歸宅怏怏而已夫人問侍郎情思不懌復有何事遂舉前話夫人云何不進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公明日淩晨遂去纔到門首乃遇首座云侍郎入寺何早公云特去堂頭通話座云堂頭有何言句開

示侍郎公舉前話座云侍郎怎生會公云晝夜一百八意旨何如座乃叩齒三聲公至堂頭復進前話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顛亦叩齒三聲公云信却佛法一同顛云見甚道理乃云一般公云適來門首接見首座亦復如此遂喚首座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座云是顛遂打首座赶出院文公一日復白大顛曰弟子軍州事多佛法要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未會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聲顛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公乃領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觀與大顛往還事迹如此今史傳但載公論佛骨而不知其始對佛光已自不合上意其實未知佛法大義旣見顛師遂有入處而世復以公答孟簡書爲疑以公與大顛遊是與文暢意義等無異非信其道也予謂顛古尊宿非二師比兒聞文公論佛骨來使文公不見則已見之必有以啓悟公者今觀大顛與首座侍者三人互相引法皆迴絕言議之表所謂爲上根者說大乘法因果報應文字語言固不論也今世所傳韓退之別傳乃一

切掎摭昌黎集中文義長短以爲問答如市俚稽較然彼欲以伸大顛之辨而抑文公不知公於大顛所以相與開示悟入蓋如此予欲學者盡見文公始末故備錄於此雖然答孟簡書公應不妄作必有能辨之者

山谷嘗約釋氏法作士大夫食時五觀此古人一飯不忘君終食不違仁之意近時士大夫乃多效浮屠家以鉢盂而食之時謂之衣鉢無乃好奇之過

傅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爲是人設耳張唐卿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國史補李肇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人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耶

退之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於是儒者咸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以勝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哉此論一出而原道之語幾廢予觀魯直所云毘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

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耶然儒者猶云我不讀佛書安用如此語由是讀者笑之予聞釋氏之論曰欲破彼宗先善彼宗故佛在世日西域有三十六種外道每種各以其藝咸來難佛佛固晏然不動聲色即以彼藝還與之較皆出其上於是外道藝窮乃始揚佛今之與佛老辨者皆未嘗涉其流者也乃欲以一己之見破二氏之宗譬如與人訟初不置詞曲直所在而曰吾理勝其誰肯信之

僧惠洪覺範嘗言東坡言語文字理頗通曉蓋從般若中來然嘗恨窺幻夢如隔霧見月雖老而死者聖達所不免譬之晝則有夜而東坡欲白日仙去竟以病而歿蓋師徐川亦云予以爲不然坡公胷次韜藏萬象洞觀八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易其樂者顧常好寫字畫竹談笑之餘猶復留意養生蓋游戲爲之與道不妨也公詩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此豈死生夢幻所能障蔽乎覺範之言良亦未是然予笑

覺範亦自是有癖常好作詩陳瑩中以書痛戒之曰比丘以寂滅爲事五十三善知識中惟法雲等五人可名比丘彼於行住坐臥所爲所念永與世隔公既不忘僧事直欲追侶先覺則於世間文字不宜貪著太深書數千言然覺範爲之不衰惟古之達者無物非眞無不可以寓其意者養生作詩比之古人結髻蠟屐聊當一戲亦復何害哉

侯鯖錄東坡云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羡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饑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崖下放言常上人來吾問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目而見難陀龍無耳而聽驍伽神女非鼻聞香驗梵鉢提無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此自根塵中來爲復在根塵外若言根塵中來彼自無有誰爲受者若言在外我既無內云誰爲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言視之不見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第二義人生十二時要須常體會此一段事勿令冷

地有人看見

道山清話司馬君實嘗言呂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歐陽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須如此信與不信纔有形迹便不是

姑蘇筆記東坡言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然不可謂之能飲蓋謂聖俞剛正不爲酒所動矣馮當世好佛知太原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觀惟自以談禪爲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論即明公未達禪理閉目不觀已是一重公案平甫此論與東坡意合

欒城遺言東坡求龍井辨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談佛不如弟今此文見欒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與之遊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爲坡公所取因火失其書翰

三柳軒雜識沈丞相說爲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

佛祖統紀高宗謂輔臣曰自佛法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上者信於清淨之說下者信於禍福之報殊

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禮之正心誠意者非佛氏清淨之化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佛氏禍福之報乎眞君傳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爲國家上曰順天興國壇星位三千六百爲普天大醮中曰延祚保生壇星位二千四百爲周天大醮下曰祈穀福時壇星位一千二百爲羅天大醮中三壇爲臣寮上曰黃籙延壽壇星位六百四十中曰黃籙臻慶壇星位四百九十下曰黃籙去邪壇星位三百六十下三壇爲士庶上曰續命壇星位二百四十中曰集福壇星位百二十下曰卻灾壇星位八十一旌旗鑒劍弓矢法物具列儀範各有差降眞君曰諸天萬靈仙衆梵佛悉朝上帝於通明殿又曰佛在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上帝如九卿奉天子也

魏書釋老志云生生之類三世識神常不滅凡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經無數形澡鍊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

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又說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身眞應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法流廣之義最爲深密

佛祖綱目陳貴謙答眞德秀問禪書曰承問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秖因背覺合塵念念生滅佛祖方便令咬嚼無義味語然須徹見自己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雖人人本有但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

瑘嬛記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可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乂毗尼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即入底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淪汚濁蓋作阿僧祇黑業臨終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黑業如冰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注云波羅提木乂戒也毗尼藏律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也底栗車畜生也泥犂迦

地獄也阿僧祇無數也

草木子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譬如從空而有幻化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言性之本旨也

輪廻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敎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妮古錄唐道徵游心禪乘有鈍榜狀元印蓋取大慧語

偃曝談餘嚴滄浪云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此老以禪論詩瞠門霄外不知臨濟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勦其門庭影響之語抑勒詩法眞可謂杜撰禪

竹窻隨筆道場中放赦僧道二門時有之夫道崇天帝不知此赦何人自忉利天宮領下人世今羽士自爲之不幾於僞傳聖旨耶僧奉佛而佛在常寂光中畢竟王何國土都何城邑統何臣民詔勅制誥出何官僚而亦效彼道流作爲赦書此大可笑今僧莫覺其非齋家亦莫覺其非何也無已則有一焉奏請於

天乞其頒赦允與否惟天主之而已若佛則慈悲普覆猶如虛空無一衆生不度而奚以赦爲也

讀書鏡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辨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續文獻通考葉文莊云宣德正統間名卿若楊東里先生雅不喜道釋楊文定公則嘗以母疾有集慶寺之禱于節菴巡撫河南山西每旱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同如此李賢天順日錄曰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爲異端同類有掛其像者卽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歎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旣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掛一幅視之乃觀音像也不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耶清江敖英曰予爲水曹郎嘗勾當公事

過江北憩六合西郊僧舍見禪榻上有蓮花經取閱之字畫紺碧不類墨痕署其尾曰比丘法秀刺血書噫經何靈哉法秀乃忘其軀而刺血書之惑亦甚矣近讀半山文集載王安國因母病刺血寫佛經噫儒者且然於法秀乎何尤

賢奕昔有衲子持鉢來盱江羅近溪遇之甚謹居數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伱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喈出家人只這等近溪子聆已大會於心頓首數十以謝夫衲子所云只這等是吾儒家所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多是錯過即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撑下者惟在書冊上見解以此隨境流轉著風動搖而所謂不加不損者成虛談已彼異教家流乃能於此當下理會識取譬之典午之祚甘心偏安江左而中原一片田土反爲五胡占據豈不悲哉近溪子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知言哉

陸司寇論宋儒獨推無垢謂其邃於禪宗云云按史述

無垢在越作幕官辭供給錢在館進書辭轉官人訝爲好名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卽便受賞於心不安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會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又惡人醫病其惑甚矣卽無垢此論其學亦以正本心爲則聖學原如是也抑聞無垢之言曰人於倉卒患難中處事不亂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胷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胷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曰處事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卽此語觀之無垢未嘗離事言心也噫如此談禪吾於禪無間然矣

蘇子瞻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眞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可也

楚侗耿先生曰觀其作用處便作兩截一語此非伯子不能道竊詳彼敎大端以寂滅滅己處爲宗若孔孟之敎惟以此不容己之仁根爲宗耳試觀自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經世宰物俾爾我見在受享於覆

載問種種作用孰非此不容已之仁根爲之者然卽此不容已之仁根原自虛無中來顧此虛無何可以言詮侈言之者由有這見在也著見便自是兩截矣聖人第于不容已處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欲短喪夫子第卽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貴薄葬孟子第原其顙有泚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余觀楞嚴經中嘵嘵然於不可加知處欲使人知蓋猶窶人丐子偶見富貴家服食華靡便爲張皇夸詡若孔孟便只以爲家常茶飯第令人朝夕饔飧耳且今世之談虛無者何曾能虛能無深之傍見高談淺之口足背馳大都皆兩截也程伯子之言非今古同慨哉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鎭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爲可欺也妄誕可笑

蒙泉雜言浮屠氏學不立文字文字學已非矣不文字者學於他學又非之非者矣唐以前其學近古文

字不傳難以口舌授受相悟以意故釋言者曰佛者覺也宋有契嵩者出旣文字其學又預人家國事譬之戲劇官府縱令逼眞畢竟優立其後圓至者祖之夸詡矜敖力與儒鬨甚至詆訾伊洛假佛爲飾其諸扶已醜正稍有識者亦知非之顧犯而不校吾家家學而猶喋喋者好文字者或駸化於鮑肆則所憂也深矣

儒書雜記人以大覺爲歸世之迷人塵勞妄想而不悟雖生而喪其所以生矣此達者之所哀佛氏之所以有大悲之號也

井觀瑣言東坡勝相院記云治其說者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瀁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頗說盡禪學自欺欺人之情狀然蘇公終身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其說道理亦未免蹈此病目睫之論信哉

岩棲幽事了心即了生死余徵心二十年覺眼前有歷歷者以爲心在是矣而不知此正是生死之根忽晚臥雷霆主人公皆無措頓處此時心路迸絕難以

言驗其後讀中峰見無所見剩雙眸聞無所聞餘兩耳更覺痛切乃知一切老禪痛棒熱喝與余迅雷無異趙清獻五十九聞雷得道自號知非子世人不省以爲改過之辭嗟乎眞摸象人也

白骨觀法想右脚大指腫爛流惡水漸漸至脛至膝至腰左脚亦如此漸漸爛過腰至腹至胷以至頸項盡皆爛了惟有白骨須分明歷歷觀看白骨一一盡見靜心觀看良久乃思觀白骨者是誰白骨是誰是知身體與我常爲二物矣又漸漸離白骨觀看先離一丈以至五丈十丈乃至百丈千丈是知白骨與我了不相干也常作此想則我與形骸本爲二物我暫在於形骸中豈可謂此形骸終久不壞而我常住其中如此便可齊死生矣

佛法金湯編帝王略論云釋教者出世之津梁絶塵之軌躅運於方寸之內超於有無之表塵累既盡攀緣已息然後入於解脫之門至若化俗之法則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與夫仁義禮智信亦何異焉

學佛考訓黃帝訪道崆峒得天眞皇人之書其言與佛乘合

沈休文著六道相續作佛義有云佛知不異衆生知語亦有本

王元美嘗云赫連勃勃畫佛於背迫僧禮拜爲雷震死魏太武誅僧毁寺見弑人手周武帝除佛法次年晏駕子天國亡唐武宗去塔寺亦崩無子宋徽宗改佛爲金仙約僧畱髮尋有播遷之禍吁可畏已

游定夫與呂本中書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前輩不看佛書往往詆之殊不知其所闢者皆佛自以爲不然者也

日知錄古之聖人所以敎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敎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亦有體用之分然並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爲此先王所以治天下之糟粕而

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淸淨慈悲之說適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好之其傳寖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爲內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

黃氏日抄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爲外家是以六經爲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爲內學六經爲外學舉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今百世之下

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不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淸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麤瀆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雒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閱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刼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自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在彼瀆中已有能爲是言者

笑禪錄舉遵布衲浴佛布衲曰這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說一人途中肚餓至一家誑飯喫曰我能補破針鼻子但要些飯喫其家卽與之飯遍尋出許多破鼻子針來喫飯畢請補之其人

曰拿那邊針鼻子來頌曰那個那個快去尋取有垢則浴有破則補若還尋不出來我亦忙忙無主

舉舍多那尊者將入鳩摩羅多舍卽時閉戸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說一秀才投宿於路傍人家其家止一婦人倚門答曰我家無人秀才曰你復曰我家無男人秀才曰我頌曰舍內分明有個人無端答應自相親扣門借宿非他也你我原來是一身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向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証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擒住這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乾屎橛說一人晚向寺中借宿云我有個世世用不盡的物件送與寶寺寺僧喜而留之且爲加敬至次早請問世世用不盡的是甚麼物件其人指佛前一樹破簾子云此以之作剔燈棒可世世用不盡頌曰人人有個用不盡說出那值半文錢無位眞人何處是一燈不滅最元元

舉楞嚴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

塵分別影事說一禪師教一齋公屏息萬緣閉目靜坐偶一夜坐至五更陡然想起某日某人借了一斗大麥未還遂喚醒齋婆曰果然禪師教我靜坐有益幾乎被某人騙了一斗大麥頌曰兀坐靜思陳麥帳何曾討得自如如若知諸相原非相應物如同井轆轤

舉圓覺經云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說一癡人夢拾得白布一匹緊緊持定天明即蓬頭走往染匠家急呼云我有匹布做顏色匠曰挐布來看癡人驚曰啐錯了是我昨夜夢見在頌曰這個人癡不當癡有人夢布便縫衣更嗔布惡思羅綺問是夢麼答曰非

舉金剛經云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說一秀才夏日至一寺中叅一禪師禪師趺坐不起秀才怪問之師答曰我不起身便是起身秀才即以扇柄擊師頭一下師亦怪問之秀才曰我打你就是不打你頌曰有我即無我不起即是起起來相見有何妨而我見性尚無止秀才們禪和子那

個眞是自如如莫弄嘴頭禪而已

舉或問藥山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山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山曰何境惑汝說諸少年聚飲歌妓侑酒惟首席一長者閉目叉手危坐不顧酒畢歌妓重索賞於長者長者拂衣而起曰我未曾看汝歌妓以手攀之曰看的何妨閉眼想的獨狠頌曰水澆鴨背風過樹佛子宜作如是觀何妨對境心數起閉目不窺一公案

舉起信論云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若離於方則無有迷衆生亦爾說我邑中羅文學泛舟下荆州命癡奴名二生者盪槳答曰我不盪頭槳文學啞之答曰我怕不曉得路頌曰夾岸輕舟行似馳只因方所自生疑海天空闊無人境星落風平去問誰又曰但得稍公把柁正何愁盪槳不悠悠任他風雨和江湧穩坐船頭看浪頭

舉僧問大隋如何是學人自己隋曰是我自己曰如何是和尚自己曰是汝自己說一少年好作反語偶騎馬向鄰翁索酒翁曰我有斗酒恨無下物少年曰

殺我馬翁曰君將何騎少年即指堦下鷄曰騎他翁笑曰有鷄可殺無柴可煑少年曰脫我布衫去煮翁曰君將何穿少年即指門前籬笆曰穿他頌曰指鷄說馬指衫說籬誰穿誰煑誰殺誰騎參參如何是自己當面不語時

舉壇經云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說一道學先生教人只體貼得孔子一兩句言語便受用不盡有一少年向前一恭云某體貼孔子兩句極親切自覺心廣體胖問是那兩句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頌曰自有諸佛妙義莫拘孔子定本若向言下參求非徒無益反損

舉睦州問一秀才先輩治甚經秀才曰治易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個甚麼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麼生是道說一僧曾與衆友戲集問音字下著一心字是甚麼字座中有云生平未見此字者有云曾在某古書上見此字者有云常常見此字只記不起者有以手畫几案云必無此字者後明說出一座皆笑頌曰最平常是最神奇說出懸空人不

知好笑紛紛求道者意中疑是又疑非

舉雲芝再至翠巖求入室巖曰佛法不怕爛却天氣正冷且化炭去說老山寗長者離城二百餘里冬〻月大雪忽早起披裘上馬有老奴名供耕者頭蓬舌僵擁馬首而前曰天氣正冷爹爹今日往那里去長者曰我往二程祠上大會講學耕曰我也要去聽講學長者呵之曰你曉得聽講甚麼學耕以手自指腰下曰我也去聽講冬〻九臘月該有褌兒穿不須日冷時燒炭併穿裩這是修行喫緊人杌杌枯枯何爲也空向叢林走一生

舉桂琛見一僧來豎起拂子示之僧便作禮讚嘆云謝和尚指示琛打云我終日在掃牀掃地爲甚麼不道謝和尚指示說一老學究訓蒙門不亂出一日戒其徒曰你們莫頑我去講學與後生輩聽有一徒出云先生每日在學堂裏講底是甚麼又要去那裏講學頌曰那時不在指禪機何必讚禮豎拂子好笑峨冠赴講堂良知良能而已矣

舉崔相國入殿見雀拋糞於佛頭上問如會云一切

衆生皆有佛性爲甚却抛糞於佛頭上會云他終不向鷂子頭上抛糞說大盜夜刼人家其家驚跪稱大王盜曰莫叫大王可叫我們做好漢忽聽鷄鳴便喚起馬其家云好漢好漢只管請喫了早飯去頌曰盜怕天明雀怕鷂可知佛性通諸竅若分惡類與禽門大地衆生皆不肖

舉楞伽云觀察世妄想如幻夢芭蕉雖有貪嗔癡而實無有人從愛生諸陰有皆如幻夢說一人告友云我昨夜夢見大哭此必不祥其友解云無妨無妨夜裏夢見大哭日裏便是大笑其人復云若果然夜裏夢見有我在哭日裏豈不是無我在笑頌曰夢時有我哭醒時無我笑貪嗔癡何在正好自觀照

舉一僧問雪峰乞師指示佛法峰云是甚麼說甲乙兩友平素極厚一月甲偶病不勝愁苦乙來問云兄是何病所須何物我皆能辦甲云我是害了銀子的病只得二三錢便穀了乙卽佯爲未聞乃吞嚥云你說甚麼頌曰黃金貴似佛法佛法貴似黃金覓時了不可得吾已與汝安心

舉盤山積師行於市肆見一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的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屠刀叉手曰長史那個不是精的說友人勸監生讀書生因閉門翻閱數日出謝友人曰果然書該讀我往常只說是寫的原來都是印的頌曰個個是精心心有印放下屠刀証菩提揭開書本悟性命咄不煩閱藏參禪即此授記已竟

舉或問龍牙古人得個甚麼便休去牙曰如賊入空室說一盜夜挖入貧家無物可取因開門徑出貧人從牀上呼曰那漢子爲我關上門去盜曰你怎麼這等懶難怪你家一毫也沒有得貧人曰且不得我勤快只做到與你倫頌曰本來無一物何事惹賊入縱使多珍寶刧去還空室

釋敎部外編

太平廣記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敎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幾思除其害於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之世足矣有不能補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亦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

修敎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廚吏脩御膳以鼎烹鷄卵方燃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宗嘆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無以鷄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

學佛考訓隋文帝常與后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盌水浮其一示百官須臾忽化二粒先後得舍利十九粒盡放光明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二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七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一

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神異典第七十七卷

佛菩薩部彙考一

毗婆尸佛

按長阿含經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槃頭婆提城坐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按如來方便善巧呪經時毗婆尸佛住在虛空爲護一切諸衆生故除滅一切惡邪鬼故而說呪曰南無

佛陀耶（一）南無達摩耶（二）南無僧伽耶（三）唵（四）呵羅呵羅（五）醯隸醯隸羅耶（六）南無結隸結羅耶（七）闍健模柘那耶（八）南無那摩（九）蘇婆訶（十）爾時毗婆尸佛說是呪已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若淸信士及淸信女有能受持讀誦者一切諸苦皆能破之

按如觀佛三昧經毗婆尸佛身長六十由旬圓光百二十由旬

按法苑珠林第一維衞佛前後三會說法初會說經有十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有九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三會說經有八萬比丘皆得阿羅漢

按景德傳燈錄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尸棄佛

按長阿含經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坐芬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 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按如來方便善巧呪經時尸棄佛住在虛空爲護一

切衆生除一切病斷一切鬼邪故說是神呪南無佛陀耶（一）南無達摩耶（二）南無僧伽耶（三）南無尸棄泥多他伽多耶（四）唵（五）盋柘盋柘（六）波柘耶（七）薩婆薩多男（八）闍大邏耶（九）盋囉毗甜（十）蘇婆訶（十一）爾時尸棄如來說是呪已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是陀羅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所說我今亦說爲欲憐愍一切衆生除一切病却一切鬼及諸惡夢枉橫死等虛空藏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有能晝夜憶念誦持是神呪者終不爲惡病所惱及諸惡人之所厭魅於睡眠中夢見諸佛一切等事隨意所用

按如觀佛三昧經尸棄佛身長四十由旬圓光四十五由旬通身光一百由旬

按法苑珠林第二式佛亦三會說法初會說經有九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有八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三會說經有七萬比丘皆得阿羅漢

按景德傳燈錄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毗舍浮佛

按長阿含經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

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喩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按如來方便善巧呪經時毗舍浮佛住在虛空爲護一切除諸衆生一切病苦斷一切惡鬼故說是陀羅尼南無佛陀耶（一）南無達摩耶（二）南無僧伽耶（三）南無毗舍浮誓多他伽多耶（四）唵（五）迦羅迦羅迦羅（六）居路居路（七）居盧蹉大男（八）居嚧薩婆伽囉呵拏（九）蘇婆呵（十）爾時毗舍浮佛說是呪已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是陀羅尼賢劫之中所有諸佛及三世諸佛皆悉說之我今亦說虛空藏汝應護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受持讀誦是陀羅尼一切諸苦皆能遠離

按如觀佛三昧經毗舍婆佛身長三十二由旬圓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六十二由旬

按法苑珠林第三隨葉佛再會說法初會說經有七萬比丘皆得阿羅漢第二會說經有六萬比丘皆得阿羅漢

按景德傳燈錄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

拘留孫佛

按長阿含經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按如來方便善巧呪經時拘婁孫佛住在虛空爲護一切衆生除一切病斷一切惡及鬼魅故說是呪曰

南無佛陀耶（一）南無達摩耶（二）南無僧伽耶（三）那莫迦囉脚村大耶（四）多他伽多耶（五）阿羅漢坻（六）三藐迦三佛陀那（七）唵（八）迦吒迦吒迦吒迦吒（九）翅致翅致翅致迦吒耶（十）那莫薩婆多他伽坻馥（十一）阿囉呵大地耶（十二）三藐三佛陀婆耶（十三）蘇婆呵（十四）爾時拘婁孫佛說是呪已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是陀羅尼乃至恆河沙等同名拘婁孫佛幷及三世諸佛所說讚歎隨喜若人受持是神呪者於未來世末劫之中建立三寶能生正信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能常誦持者於現身中離一切種種病苦

按如觀佛三昧經拘留孫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光三十二由旬通身光五十由旬

按法苑珠林第四拘樓孫佛一會說經有四萬比丘皆得阿羅漢

按景德傳燈錄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

拘那含牟尼佛

按長阿含經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按如來方便善巧呪經時拘那含牟尼佛住在虛空爲護一切衆生迷荒除一切病斷一切惡諸鬼魅故而說是呪南無佛陀耶（一）南無達摩耶（二）南無僧伽耶（三）那莫迦那迦謨那頭（四）多他伽多耶（五）阿囉漢坻（六）三藐迦三佛陀耶（七）唵（八）薩囉薩囉薩囉薩囉（九）賜囉波耶（十）達摩達摩達摩達摩（十一）度無度無度摩耶（十二）那莫迦那無那頭（十三）多他迦多耶（十四）阿囉漢坻（十五）三藐迦三佛陀耶（十六）悉淀姤漫多囉盍大（十七）蘇

婆呵（十八）爾時拘那含牟尼佛說是呪已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是陀羅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常能讀誦受持之者一切病苦悉能除愈

按如觀佛三昧經拘那含牟尼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光三十由旬通身光長四十由旬

按法苑珠林第五拘那含牟尼佛一會說經有三萬比丘皆得阿羅漢

按景德傳燈錄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

迦葉佛

按長阿含經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柰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按如來方便善巧呪經時迦葉佛住在虛空爲護一切無量衆生除一切病斷一切惡諸邪魅故說是神呪南無佛陀耶（一）南無達摩耶（二）南無僧伽耶（三）南無伽葉波多伽多那（四）唵（五）呵囉呵囉呵囉（六）呵呵呵（七）南無迦葉波耶（八）阿囉漢坻（九）三藐三佛

陀耶（十）悉著呵姤（十一）摩多囉盇陀（十二）蘇婆呵（十三）爾時迦葉佛說是呪已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是陀羅尼三十三恆河沙等諸佛所說汝當受持讀誦修行虛空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晝夜三時誦是呪者卽得現前夢見諸佛離諸業障

按如觀佛三昧經迦葉佛身長十六丈圓光二十由旬

按法苑珠林第六迦葉佛一會說經有二萬比丘皆得阿羅漢

按景德傳燈錄迦葉佛賢刦第三尊

釋迦牟尼佛

按修行本起經聞如是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尼拘陀樹下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羅漢已從先佛淨修梵行諸漏已盡意解無垢衆智自在曉了諸法離於重擔逮得所願三處已盡正解已解三神滿具六通已達比丘尼衆大愛道等五百人不可計諸優婆塞優婆夷四輩普具諸異學婆羅門尼犍等不可計都悉來會一切諸四天王忉

利天王焰天王兜術天王尼摩羅提天王婆羅尼密天王梵天天王乃至阿迦膩吒天王各與無央數衆皆悉來會諸龍王阿須倫迦留羅眞陀羅摩休勒一一尊神各與眷屬皆悉來會白淨王無怒王無怨王甘露淨王及迦維羅衞九億長者各從官屬一時來會爲佛作禮却坐一面爾時佛放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照三千世界如月盛滿星中特明威神堂堂衆聖中王一切衆會咸有疑心各自念言太子生迦維羅衞長白淨王家棄國行學道成號佛爲於樹下六年得道耶十二年得乎或復念言本行何術致斯巍巍所事何師今得特尊始修何法得成爲佛佛知一切皆有疑意便告摩訶目揵連汝能爲怛薩阿竭說本起乎於是目連卽從座起前整衣服長跪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今當承佛威神持佛神力爲一切故當廣說之佛言宿命無數劫時本爲凡人初求佛道以來精神受形周徧五道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量譬喻盡天下草木斬以爲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夫極天地之始終謂之一劫而我更天地成

壞者不可稱載也所以感傷世間貪意長流沒於愛欲之海吾獨欲返其源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爲勞虛心樂靜無爲無欲損己布施至誠守戒謙卑忍辱勇猛精進一心思惟學聖智慧仁活天下悲窮傷厄慰沃憂慼育養衆生救濟苦人承事諸佛別覺眞人功勳累積不可得記至於昔者錠光佛興世有聖王號名燈盛治在提和衞國人民長壽慈孝仁義地沃豐盛其世太平生一太子字爲錠光聰明智達世之少雙聖王愛念甚奇甚異臨壽終時國付太子太子錠光念計無常傳國授弟卽時出家行作沙門道成號佛無上至尊神德光明無晝無夜從比丘衆六十二萬遊行世界開化羣生當還提和衞國度脫種姓及國臣民與諸大衆遊詣本國是時國中百官羣臣謂佛大衆來攻奪國皆共議言今當與師逆往拒之不宜與國卽時相率欲以向佛佛以六通逆照其心化作大城高大嚴峻與彼城對佛哀國人欲令解脫卽化二城變爲琉璃其城洞達內外相照復化六十二萬比丘如佛無異變化示現王見惶

怖疑解心伏即出詣佛叩頭自悔稟性空頑惡意向佛愚人所誤幸惟原之願佛便還精舍七日之中當修所供奉迎至尊佛知其意默然便還於是其王問羣臣曰奉迎聖王其法云何諸臣言迎遮迦越王法莊嚴國土面四十里平治道路香汁灑地金銀珍琦七寶欄楯起諸幢旛繒綵華蓋城門街巷莊校嚴飾彈琴鼓樂如忉利天散華燃燈燒衆名香敬侍道側七日已辦王勅羣臣百官導從躬親近佛佛哀人民告諸比丘嚴出應請比丘受教行詣本國佛告比丘汝等見此供設嚴好光目者不昔吾承事往古諸佛供養莊嚴亦如今也是時有梵志儒童名無垢光幼懷聰叡志大包弘隱居山林守元行禪圖書祕讖無所不知心思供養奉報師恩辭行開化道經丘聚聚中梵志名不樓陀盛祀大祠滿十二月飯食供養梵志徒衆八萬四千八歲終達嚫金銀珍寶車馬牛羊衣被繒綵履屣七寶之蓋錫杖澡盥最聰明智慧者應受斯物七日未竟時儒童菩薩入彼衆中論道說義七日七夜爾時其衆欣踊無量主人長者甚大歡

喜以女賢意施於菩薩菩薩不受惟取傘蓋錫杖澡盥履屣金銀錢各一千還上本師其師歡喜便共分布儒童菩薩復辭出行時諸同學各各贈送人一銀錢遂行入國見人欣然怱怱平治道路灑掃燒香即問行人用何等故行人答曰錠光佛今日當來施設供養儒童菩薩聞佛歡喜踊躍衣毛肅然佛從何來云何供養行人對曰惟持華香繒綵幢旛於是菩薩便行入城勤求供具須臾周帀了不可得國人言王禁華香七日獨供養菩薩聞之心甚不樂須臾佛到知童子心時有一女持瓶盛華佛放光明徹照華瓶變爲琉璃內外相見菩薩往趣說頌買華歡喜受華去女曰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請寄二華以上於佛即時佛到國王臣民長者居士眷屬圍繞數千百重菩薩欲前散華不能得前佛知至意化地作泥人衆兩披爾乃得前便散五華皆止空中變成華蓋面七十里二華住佛兩肩上如根生菩薩歡喜布髮著地願尊蹈之佛言豈可蹈乎菩薩對曰惟佛能蹈佛乃蹈之卽住而笑口中五色光出離口七尺分爲兩道一

光繞佛三帀光照三千大千刹土莫不得所還從頂入一光下入十八地獄苦痛一時得安諸弟子白佛言佛不妄笑願說其意佛言汝等見此童子不唯然已見世尊言此童子於無數劫所學清淨降心棄命捨欲守空不起不滅無猗之慈積德行願今得之矣佛告童子汝却後百劫當得作佛名釋迦文（此言能仁）如來無所著至眞等正覺劫名波陀（此言爲賢）世界名沙桴父名白淨母名摩耶妻名裘夷子名羅云侍者名阿難右面弟子名舍利弗左面弟子名摩訶目揵連教化五濁世人度脫十方當如我也於是能仁菩薩以得決言踊躍歡喜疑解望止霍然無想寂而入定即時身踊懸在空中去地七仞從上來下稽首佛足便作沙門佛說頌言能仁菩薩承事錠光至於泥洹奉戒清淨守護正法慈悲喜護惠施仁愛救濟不倦壽終上生兜術天上欲救一切攝度盲冥從上來下爲轉輪王飛行皇帝七寶導從何爲七寶一金輪寶二神珠寶三玉女寶四典寶藏臣五典兵臣六紺馬寶珠髦鬣七白象寶珠髮尾爾時人民壽八萬四千歲

後宮婇女各八萬四千王有千子仁慈勇武一人當千聖王治政戒德十善教授人民天下太平風雨順時五穀熟成食之少病味若甘露氣力豐盛惟有七病一者寒二者熱三者饑四者渴五者大便六者小便七者意所欲聖王壽盡又昇梵天天王上爲天帝下爲聖主各三十六返終而復始欲度人故隨時而出菩薩勤苦經歷三阿僧祇劫劫垂欲盡愍傷一切輪轉無際爲衆生故投身餓虎勇猛精進超踰九劫能仁菩薩於九十一劫修道德學佛意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便慈悲喜護養育衆生如視赤子承事諸佛積德無限累劫勤苦通十地行在一生補處功成事就神智無量期運之至當下作佛於兜術天上典四種觀觀視土地觀視父母生我教化之宜先當度誰白淨王者是吾累世所生父拘利剎帝有二女時在後園池中澡浴菩薩舉手指言是吾世世所生母當往就生時有五百梵志皆有五神通飛過宮城不能得度驚而相語吾等神足石壁皆通因何等故今不得度梵志師言

汝見此二女不一女當生三十二相大人一女當養三十二相大人是其威神令吾等失神足是時音聲普聞天下是時白淨王歡喜踊躍貪得飛行皇帝來生其家卽便求索娉迎爲妻於是能仁菩薩化乘白象來就母胎用四月八日夫人沐浴塗香著新衣畢小如安身夢見空中有乘白象光明悉照天下彈琴鼓樂弦歌之聲散華燒香來詣我上忽然不見夫人驚寤王卽問曰何故驚動夫人言向於夢中見乘白象者空中飛來彈琴鼓樂散華燒香來在我上忽不復見是以驚覺王意恐懼心爲不樂便名相師隨若那占其所夢相師言此夢者是王福慶聖神降胎故有是夢生子處家當爲轉輪飛行皇帝出家學道當得作佛度脫十方王意歡喜於是夫人身意和雅而說偈言粟散諸小國王聞大王夫人有娠皆來朝賀各以金銀珍寶衣被華香敬心奉貢稱吉無量夫人舉手攘之不欲勞煩自夫人懷妊天獻衆味補益精氣自然飽滿不復饗王廚十月已滿太子身成到四月八日夫人出遊過流民樹下衆華開敷明星出時

夫人攀樹枝便從右脇生墮地行七步舉手住而言天上天下惟我爲尊三界皆苦吾當安之應時天地大動三千大千刹土莫不大明釋梵四王與其官屬諸龍鬼神閱叉犍陀羅阿須倫皆來侍衛有龍王兄弟一名迦羅二名鬱迦羅左雨溫水右雨冷泉釋梵摩持天衣裹之天雨華香彈琴鼓樂薰香燒香擣香澤香虛空側塞夫人抱太子乘交龍車幢幡伎樂導從還宮王聞太子生心懷喜踊卽與大衆百官羣臣梵志居士長者相師俱出往迎王馬足觸地五百伏藏一時發出海行興利於時集至梵志相師普稱萬歲卽名太子號爲悉達王見釋梵四王諸天龍神彌滿空中敬心肅然不識下馬禮太子時未至城門路側神廟一國所崇梵志相師咸言宜將太子禮拜神像卽抱入廟諸神形像皆悉顚覆梵志相師一切大衆皆言太子實神實妙威德感化天神歸命咸稱太子號天中天於是還宮天降瑞應三十有二一者地爲大動丘墟皆平二者道巷自淨臭處更香三者國界枯樹皆生華葉四者苑園自然生奇花甘果五者

陸地生蓮華大如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自發出七者中藏寶物開現精明八者笥篋衣被披在椸架九者衆川萬流渟住澄清十者風霽雲除空中清明十一者天爲四面細雨澤香十二者明月神珠懸於殿堂十三者宮中火燭爲不復用十四者日月星辰皆住不行十五者沸星下現侍太子生十六者天梵寶蓋彌覆宮上十七八方之神奉寶來獻十八天百味飯自然在前十九寶甕萬口懸盛甘露二十天神牽七寶交露車至二十一五百白象子自然羅在殿前二十二五百白師子從雪山出羅住城門二十三天諸婇女現妓女肩上二十四諸龍王女繞宮而住二十五天萬玉女把孔雀尾拂現宮牆上二十六天諸玉女持金瓶盛香汁列住空中侍二十七天樂皆下同時俱作二十八地獄皆休毒痛不行二十九毒蟲隱伏吉鳥翔鳴三十漁獵怨惡一時慈心三十一境內孕婦生者悉男聾盲瘖瘂癃殘百病皆悉除愈三十二樹神人現低首禮侍當此之時十六大國莫不驚奇歎未曾有於是香山有道士名阿夷中夜覺天

地大動觀見光明輝赫於常山中有華華名優曇鉢華中自然生師子主墮地便行七步舉頭而吼面四十里其中飛鳥走獸蜎飛蚑行蠕動之類莫不攝伏阿夷念言世間有佛應現此瑞今世五濁盛惡何故有此吉祥瑞應天曉飛到迦夷衛國未及國城四十里外忽然落地心甚驚喜此必有佛於我無疑步詣宮門門監白王阿夷在門王愕然曰阿夷常飛今者何故在門求通王卽出禮拜迎湯洗沐浴施新衣服問訊今日臨顧勞屈尊聖阿夷答曰聞大王夫人生太子故來瞻省勅其內人抱太子出侍女白言太子疲懈始得安眠阿夷喜說便說偈言人雄常自覺覺諸不覺者歷劫無睡臥豈當眠寐乎於是侍女抱太子出欲以太子向阿夷禮阿夷便驚起前禮太子足國王及羣臣見國師阿夷敬禮太子心便悚然益知至尊卽皆頭面禮太子足阿夷猛力廻伏百壯士方抱太子筋骨委震見奇相三十二八十種好身如金剛殊妙難量悉如祕讖必當成佛於我無疑淚下哽噎悲不能言時王惶怖請問太子有不祥乎吉凶願

告幸勿有難阿夷自抑制卽便說偈言今生大聖人除世諸災患傷我自無福七日當命終不見神變化說法與世間今與太子別是故自悲泣太子舉手言五道十方人吾當盡教化皆令得其所我本意所願當度薩和薩一人不得道吾不入泥洹於是阿夷喜重禮太子足白淨王怖止歡喜卽說偈言太子有何相當何治於世願爲一一說諸相有何福時阿夷以偈答王言今觀太子身金色堅固志無上金剛杵舂破婬欲山大人相滿具足下安平正居國當平治出家等正覺手足輪相現其好有千輻是故轉法輪得佛三界尊鹿腨而龍髀隱相陰馬藏觀者無有猒是故法清淨纖長手臂指輭掌縵中裹是故法久長千歲在世教皮毛柔輭細右旋不受塵金色鉤鎖骨是故伏外道方身師子臆旋轉不阿曲平住手過膝是故一切禮身有七處滿千子力當敵菩薩宿作行是故無怨惡口含四十齒方白而齊平甘露法率衆是故有七寶頰車如師子四牙萬字現佛德現天下是故豐三世味味次第味所食識其味是故設法味施

與於一切廣舌如蓮華出口覆其面是故種種音受者如甘露語聲哀鸞音誦經過梵天是故說法時身安意得定眼相紺青色世世慈心觀是故天人類視佛無有猒頂特生肉髻髮色紺琉璃欲度一切故是故法隆盛面光如月滿色像華初開是以眉間毫白淨如明珠於是王深知其能相爲起四時殿春秋冬夏各自異處其殿前列種甘果樹樹間七寶池池中奇華色色各異譬如天華水類之鳥數十百種宮城牢固七寶樓觀懸鈴幢旛門戶開閉聲聞四十里選五百妓女擇取溫雅禮儀備者供養娛樂育養太子太子生日國中八萬四千長者生子悉男八萬四千廐馬生駒其一特異毛色絕白髦鬣貫珠以是之故名之爲蹇特廐生白象八萬四千其一白象七肢平跱髦鬣貫珠口有六牙是故名爲白象之寶白馬給乘奴名車匿太子生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天師功福大故生忉利天封受自然太子在宮不樂憒閙志思閑燕王問侍女太子樂乎侍女白言供養妓樂不失時節觀省太子不以歡樂王用愁憂卽名羣臣阿夷

相言必成佛道以何方便使太子留令無道意有一臣言惟教書疏用繫志意卽與其僕五百人俱共詣師門師聞太子至卽出拜迎太子問言此爲何人臣言是國教書師也太子問言閻浮提書凡有六十四種卽數書名今用何書以相教示梵志惶怖答太子言六十四種已所未聞惟持二書以教人民卽時歸命願赦不及於是太子與諸官屬卽迴還宮至年十七妙才益顯晝夜憂思未曾歡樂常念出家王問其僕太子云何其僕答言太子日日憂悴未常歡樂王復愁憂召諸羣臣太子憂思今當如何有一臣言令習兵馬或言當習手搏射御或言當令案行國界使觀施爲散其意思有一臣言太子已大宜當娶妻以迴其志王爲太子採擇名女無可意者有小國王名須波佛（此言善覺）有女名裘夷端正皎潔天下少雙八國諸王皆爲子求悉不與之白淨王聞卽名善覺而告之曰吾爲太子娉取卿女善覺答言今女有母及諸羣臣國師梵志當卜所宜別自啓白善覺歸國愁憂不樂絕不飲食女卽問王體力不安何故不樂父言

生汝令吾憂耳女言云何爲我父言聞諸國王來求索汝吾皆不許今白淨王爲太子求汝若不許者恐見誅罰適欲與者諸國怨結以是之故令吾憂慼女言願父安意此事易耳我却七日自處出門善覺聽之表白淨王女却七日自求出處國中有勇武技術最多者乃許爲之白淨王念太子處宮未曾所習今欲試藝當如何乎至其時日裘夷從五百侍女詣國門上諸國術士普皆雲集觀最妙技禮樂備者我乃應之王勑羣臣當出戲場觀諸技術王語優陀汝告太子爲爾娶妻當現奇藝優陀受敎往告太子王爲娶妻今試禮樂宜就戲場太子卽與優陀難陀調達阿難等五百人執持禮樂射藝之具當出城門安置一象當其城門決有力者調達先出見象塞門扠之一拳應時卽死難陀尋至牽著道側太子後來問其僕曰誰枉殺象答言調達殺之誰復移者答言難陀菩薩慈仁徐前接象舉擲城外象卽還甦更生如故調達到場撲衆力士莫能當者諸名勇力皆爲摧辱王問其僕誰爲勝者答言調達王告難陀汝與調達

二人相撲難陀受教卽撲調達頓躃悶絕以水灌之斯須乃甦王復問言誰爲勝者其僕答言難陀得勝王告難陀與太子決難陀白王兄如須彌難陀如芥子實非其類拜謝而退復以射決先安鐵鼓十里置一至於七鼓諸名射者其箭力勢不及一鼓調達放發徹一中二難陀徹二箭貫三鼓其餘藝士無能及者太子前射挽弓皆折無可手者王告其僕曰吾先祖有弓今在天廟汝取持來卽往取弓二人乃勝令與衆人無能舉者太子張弓弓聲如雷傳與大衆莫能引者太子攬弓牽彈聲聞四十里彎弓放箭徹過七鼓再發穿鼓入地泉水踊出三發貫鼓著鐵圍山一切衆會歎未曾有諸來決藝悉皆受折慚辱而去復有力人王最於後來壯健非常勇猛絕世謂調達難陀爲不足擊當與太子共決技耳被辱去者審乎能報踊躍歡喜語力人王卿之雄傑世無當者決力取勝必自如意皆隨後還觀與太子決勝負調達難陀奮其威武便前欲擊太子止言此非爲人大力魔王耳卿不能制必受其辱善自當之父王聞此念太

子幼深爲愁怖諸來觀者謂勝太子時力人王踏地勇起奮臂舉手前撮太子太子應時接撲著地地爲大動衆會重辱散去忽滅太子殊勝椎鐘擊鼓彈琴歌頌騎乘還宮優陀語善覺言太子技藝事事殊特卿女裘夷今于何在善覺答言從五百女在城門上優陀白太子言宜現奇特太子脫身珠瓔欲遙擲之優陀言衆女太多今擲與誰太子言珠瓔著頸則是其人尋便擲珠卽著裘夷一切衆女皆稱妙哉甚爲殊特世之希有於是善覺嚴辦送女詣太子宮衆妓侍從凡二萬人晝夜娛樂絕世之音太子志意不以爲歡常欲棄捨靜修道業濟度衆生王問其僕太子迎妃以來意趣云何僕答王言憂思不樂身體羸瘦轉不如前王心愁憂卽召羣臣太子不悅當如之何諸臣議言宜復娉娶增其妓樂儻能廻志樂於世間卽復爲娉妙女一名衆稱味二名常樂意其一夫人者二萬婇女三夫人者凡有六萬婇女端正妙好天女無異王問裘夷等太子今有六萬婇女妓樂供養太子寧樂乎答言太子夙夜專精志道不思欲樂王

聞憂慘名羣臣復共議言今供太子盡世珍奇而故專志未會歡喜必如阿夷言乎諸臣答言六萬婇女極世之樂不以爲歡宜使出遊觀於政治以散道意也於是王告太子當行遊觀太子念言久在深宮思欲出遊審得所願王勅國中太子當出嚴整道巷灑掃燒香懸繒旛蓋務令鮮潔太子導從千乘萬騎始出東城門時首陀會天名難提和羅欲令太子速疾出家救濟十方三毒火然願雨法水以滅毒火難提和羅化作老人踞於道傍頭白齒落皮寬面皺肉消脊僂肢節萎曲眼淚鼻涕涎出相屬上氣喘息身色黧黑頭手顫掉軀體顫懾惡露自出坐臥其上太子問言此爲何人僕言老人何等爲老曰夫老者年耆根熟形變色衰氣微力竭食不消化骨節欲離坐臥須人目瞑耳聾廻旋卽忘言輒悲哀餘命無幾故謂之老太子歎曰人生於世有此老患愚人貪愛何可樂者物生於春秋冬悴枯老至如電身安足恃卽說偈言老則色衰病無光澤皮緩肌縮死命近促老則形變喩如故車法能除苦宜以力學命欲日夜盡及

時可勤力世間諦非常莫惑墮冥中當學然意燈自練求智慧離垢勿染汙執燭觀道地於是太子即迴車還愍傷一切有此大患憂思不樂王問其僕太子出遊何故速還其僕答言道逢老人傷念不樂還宮愁思數年小差復欲出遊王勑國中太子當出禁諸臭穢莫在道側於是太子駕乘出南城門天化爲病人在於道側身瘦腹大軀體黃熱欬嗽嘔逆百節痛毒九孔敗漏不淨自流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呻吟呼吸手足摸空喚呼父母悲戀妻子太子問曰此爲何等其僕答言病人也何等爲病答言人有四大地水火風一大有百一病展轉相鑽四百四病同時俱作此人必以極寒極熱極饑極飽極飲極渴時節失所臥起無常故致斯病太子歎曰吾處富貴極世所珍飲食快口放心自恣婬於五欲不能自覺亦當有病與彼何異即說偈言是身爲脆哉常俱四大中九孔不淨漏有老有病患生天皆無常人間老病憂觀身如雨泡世間何可樂於是太子迴車還宮思念一切有此大患王問其僕太子出遊今者何如其僕答言

逢見病人於是不樂數年小差復欲出遊王勅國中太子當出平治臭處無令近道出西城門天化作死人扶轝出城室家隨車啼哭呼天奈何捨我永爲別離太子問曰此爲何等僕言死人何等爲死答言死者盡也精神去矣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風去息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侹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胮脹爛臭無一可取身中有蟲蟲還食之筋脈爛盡骨節解散髑髏異處脊脇肩臂髀脛足指各自異處飛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王人民貧富貴賤無免此患太子長歎而說頌曰觀見老病死太子心長歎人生無常在吾身亦當然是身爲死物精神無形法假令死復生罪福不敗亡終始非一世從癡愛久長自此受苦樂身死神不喪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止不受死於是太子迴車還宮愍念衆生有老病死苦惱大患愁思不食王問其僕太子出遊寧有樂乎卽答王言逢見死人遂致不樂數年小差復欲遊觀嚴駕出北城門天復化作沙門法服持鉢行步安詳目不離前太

子問曰此爲何人其僕答曰沙門也何等爲沙門答言蓋沙門之爲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斷絕六情守戒無爲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羅漢者眞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屈難動如地已免憂苦存亡自在太子曰善哉惟是爲快卽說偈言痛哉有此苦生老病死患精神還入罪經歷諸勤苦今當滅諸苦生老病死除不復與愛會永令得滅度於是太子卽廻車還憂思不食王問其僕太子又出意豈樂乎僕言行見沙門倍更憂思不饗飲食王聞大怒舉手自擊前勑修道復令太子出輒見不祥罪應刑戮卽名羣臣各使建議設何方術當令太子不出學道有一臣言宜令太子監農種植役其意思使不念道便以農器犂牛作具僕從小吏相率上田令監課之太子坐閻浮樹下見耕者墾壤出蟲天復化令牛領興壞蟲下淋落烏隨啄吞又作蝦蟇追食曲鱓虵從穴出吞食蝦蟇孔雀飛下啄吞其虵蒼鷹飛來搏取孔雀鵰鷲復來搏撮食之菩薩見此衆生品類展轉相吞慈心愍傷卽於樹下得第一禪日

光赫奕樹爲曲枝隨蔭其軀王念太子常在宮中未曾執苦卽問其僕太子何如對言今在閻浮樹下一心禪定王曰吾令監作欲亂其思然故禪定在家何異王勅嚴駕便往迎之遙見太子樹枝曲蔭神曜非常下馬作禮卽與俱還未及城門無數千人華香奉迎相師一切稱壽無量王問何故梵志答言明旦日出七寶當至王大歡喜必成聖主是時太子還宮思惟念道清淨不宜在家當處山林研精行禪至年十九四月七日誓欲出家至夜半後明星出時諸天側塞虛空勸太子去時裘夷見五夢卽便驚覺太子問之何故驚寤對向者夢中見須彌山崩月明落地珠光忽滅頭髻墮地人奪我蓋是故驚覺菩薩心念此五夢者應吾身耳念當出家告裘夷言須彌不崩月明續照珠光不滅頭髻不落傘蓋今在且自安寐莫憂失蓋於是諸天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名烏蘇慢（此言獸神）適來入宮國內厭寐時難提和羅化諸宮殿盡爲塚墓裘夷妓女皆成死人骨節解散髑髏異處胮脹爛臭青瘀膿血流漫相屬太子觀視宮殿悉作塚

墓鵄鵂狐狸豺狼鳥獸飛走其間太子觀見一切所有如幻如化如夢如響皆悉歸空而愚者保之卽呼車匿急令鞁馬車匿言天尚未曉鞁馬何疾太子卽爲車匿而說偈言今我不樂世車匿莫稽留使我本願成除汝三世苦於是車匿卽行鞁馬馬便跳踉不可得近還白太子馬今不可得鞁菩薩自往拊拍馬背而說頌曰在於生死久騎乘絕於今蹇特送我出得道不忘汝於是鞁馬訖蹇特自念言今當足蹋地感動中外人四神接舉足令脚不著地馬時復欲鳴使聲遠近聞天便散馬聲皆令入虛空太子卽上馬出行詣城門諸天龍神釋梵四天皆悉導從蓋於虛空時城門神人現稽首言迦維羅衛國天下最爲中豐樂人民安何故捨之去太子以偈答言生死爲久長精神經五道使我本願成當開泥洹門於是城門自然便開出門飛去天曉行四百八十里到阿奴摩國太子下馬解身寶衣瓔珞寶冠盡與闡特告言汝便牽馬歸上謝大王及國羣臣闡特言今當隨從供給所須不可獨還放馬令去山中多有毒蟲虎狼師

子誰當供養飲食水漿牀臥之具當何從得要當隨從與并身命蹇特長跪淚出舐足見水不飲得草不食鳴啼流涕徘徊不去太子復說偈言身强得病摧氣盛老至衰死亡生別離云何樂世間於是闡特悲泣禮足牽馬辭還未至國城四十里外白馬悲鳴其聲徹國中國中皆云太子來還舉國人民絡繹出迎但見車匿牽馬空還裘夷見此自投殿下抱馬歔欷淚下交橫王見裘夷泣五內皆摧傷自抑告言曰吾子學自然國中人民見王及裘夷哽噎悲泣莫不爲摧傷裘夷日夜思王便召羣臣吾有一太子捨我而入山卿曹相差次令數滿五人共追侍太子愼勿中來還太子得離俗踊躍欣喜安徐步行入城國人覩太子歡喜無有猒太子離恩愛遠諸苦惱根思欲剃頭髮倉卒無有具帝釋持刀來天神受髮去遂復前行國中人民隨而觀之於是出國小復前行到摩竭國從右門入左門出國中人民男女大小見太子者或言天人或言帝釋梵天神龍王歡喜踊躍不知何神太子知其所念便下道坐樹下人民圍繞歡喜觀

視時國王萍沙即問臣吏國中何以寂默了無音聲對曰朝有道士經國過去光相威儀非世所有國人大小追出而觀於今未還於是王與羣臣出詣道士遙見太子光相殊妙便問太子是何神乎太子答言吾非神也王問若非神者從何國來是何姓族太子報言吾出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國名迦維父名白淨母名摩耶萍沙問言將無悉達乎答言是也驚起禮足太子生多奇異形相炳著當君四天下爲轉輪聖王四海顒顒冀神寶至何棄天位自投山藪必有異見願聞其志太子答言以吾所見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劇痛有四老病死苦不可得離身爲苦器憂畏無量若在尊寵則有憍逸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猒故欲入山諸耆長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獨預憂乃棄美號隱遁潛居以勞其形不亦難耶於是太子即說頌言如諸君言不當預憂使我爲王老到病至若當死時寧有代我受此厄者如無有代胡可勿憂天下有慈父孝子愛徹骨髓至當死時不得相代若此僞身苦至之日雖居高位六親在側如爲盲人

設燭何益於無眼者吾覩衆行一切無常皆化非眞樂少苦多身非己有世間虛無難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敗安則有危得則有亡萬物紛擾皆當歸空精神無形躁濁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也但爲貪愛蔽在癡網沒生死河莫之能覺故吾欲入山一心思四空淨度色滅恚斷求念空無所適莫是將返其源而歸其本始出其根如我願得乃可大安萍沙王及諸耆長歡喜意解太子志妙世間難有必得佛道願先度我太子默然而逝復前念言今我入山何用寶衣世間癡愚人皆爲財所危卽便見獵師軀遊被法衣太子喜念言此則眞人衣度世慈悲服獵者何故著心念欲貿易成我志所願便持金縷衣貿取法衣震越獵者內歡喜菩薩亦俱然太子被震越柔輭鮮且潔顧視僧伽梨遇佛無差別於是遂入山菩薩得法服欣喜光照耀山林諸道士一名爲阿蘭二名爲迦蘭學來積年四禪具足獲致五通見光驚怪此何瑞應便共出觀遙見太子是爲悉達今果出家善來悉達可坐是榻冷泉美果今可食之而

作頌曰日王初出時在於山頂上是故慧明照一切諸羣生若有觀面像緣意不知猒是故道德最無雙無有比是時菩薩說頌言雖修四定意不知無上慧道心正爲本不在事邪神行俗謂爲眞長夜求梵天是故不識道輪轉墮生死於是菩薩行起慈心徧念衆生老耄顚愚不免疾病死喪之痛欲令解脫以一其意而起悲心愍傷一切皆有饑渴寒暑得失罪咎艱難之患欲令安穩以一其意而起喜心念諸世間皆有憂苦恐怖遭逢之患欲令憺泊以一其意而起護心欲度五道八難衆生愚蔽朦闇不見正道念欲成濟使得無爲以一其意得善不喜逢惡不憂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不以傾動成二禪行復前到斯那川其川平正多種果樹處處有流泉浴池其中淨潔無有蚑蜂蚊虻蠅蚤川中道士名爲斯那教授弟子等五百人修其所術於是菩薩坐娑羅樹下便爲一切志求無上正眞之道諸天奉甘露菩薩一不肯受自誓日食一麻一米以續精氣端坐六年形體羸瘦皮骨相連元清靜寞寂默一心內思安般一

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十二門無分散意神通妙達棄欲惡法無復五蓋不受五欲衆惡自滅念計分明思覩無爲譬如健人得勝怨家意以清淨成三禪行天帝釋意念言菩薩坐樹下六年已滿形體羸瘦今當使世間人奉轉輪王食補六年之饑虛便感斯那二女使于夢中見天下盡成爲水中有一華七寶光色須臾便萎失其本色見有一人以水灑上更生如故水中衆華始生萌芽覆水如出二女夢寤怪未會有卽啓語父其父不解盡問耆年皆不能說天帝復下化作梵志爲女解夢言汝見天下水中生一華者是白淨王太子初生時今在樹下六年身羸形瘦是華萎時見一人水灑更生者是能獻食者小華萌芽欲出者是五道生死人也時天帝釋卽說偈言六年不傾倚亦不念饑寒精進無所著形瘦皮骨連汝等修敬意奉獻於菩薩現世獲大福後世受果報女言獻食者其法云何梵志答言當取五百牛乳展轉相飲至於一牛轂一牛穜持用作糜乳糜涌沸出高七仞左上右下右上左下斟糜入鉢

釜杓不汙二女恭肅奉獻菩薩菩薩意念欲先沐浴然後受糜行詣流水側灑浴身形浴訖欲出水天神按樹枝二女奉乳糜得食氣力充呪願福無量令汝歸三尊食畢洗手漱口澡鉢已還擲水中逆流未至七里天化作金翅鳥飛來捧鉢去幷髮一處供養起塔卽復前行當度尼連禪河是時菩薩便說偈言度水尼連禪慈愍一切人五道三毒垢使除如水淨菩薩興是念一切癡墮冥當持八直水洗除三毒垢是時始上岸青雀有五百飛來繞菩薩三帀悲鳴去於是復前行當過瞽龍池是龍大歡喜踊出見菩薩便說偈言善哉見悉達來救何以晚奉請一切衆無上甘露漿行步地震動衆樂自然鳴正與過佛等於我無有疑今持無上慧降伏諸魔怨今當佛日照覺諸羣生眠於是復前行望見蘇林山其地平正四望清淨生草柔輭甘泉盈流華香茂潔中有一樹高雅奇特枝枝相次葉葉相加華色蓊鬱如天糚飾天旛在樹頂是則爲元吉衆樹林中王於是小前行見一刈草人菩薩便問曰今汝名何等我名爲吉祥今刈吉

祥草今汝施我草十方皆吉祥時吉祥卽說偈言以棄聖王位七寶玉女妻金銀之牀榻氍氀錦繡縟鶡鳴鳥哀聲八部眞音響超越過梵天今用芻草爲菩薩以偈答曰發願阿僧祇欲度五道人今往滿本願是故欲得草人與把亂草便持向樹王世間意皆亂我當正其志卽持草布地齊正如所言菩薩便坐上一切蒙其恩菩薩作三要正坐及其樹若我不得道終不離三誓言我肌骨枯不動會當成過佛得道時皆悉出一心於是菩薩安坐入定棄苦樂意無憂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惡正在其中如人沐浴淨潔覆以白氎中外俱淨表裏無垢喘息自滅寂然無變成四禪行已得定意不捨大悲智慧方便究暢要妙通三十七道品之行何謂三十七品一爲四意止二爲四意斷三爲四神足四爲五根五爲五力六爲七覺意七爲八直行周而復始苦空非常無相無願我念世間貪愛嗜欲墮生死苦少能自覺本從十二因緣起何等爲十二本從癡行便有識緣識行便有名字從名字行便有六入緣六入行便有更樂緣更樂行

便有痛緣痛行便有愛緣愛行便有取緣取行便有有緣有行便有生緣生行便有老死憂悲苦痛心惱大患具有精神從是轉墮生死欲得道者當斷貪愛滅除情欲無爲無起然則癡滅癡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字滅名字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更樂滅更樂滅則痛滅痛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痛心惱大患皆盡是謂得道菩薩心自念言今當降魔官屬卽放眉間毫相光明感動魔宮魔大惶怖心中不寧觀見菩薩已在樹下清淨無欲精思不懈心中煩毒飲食不甘妓樂不御念是道成必大勝我及其未作佛壞其道意魔子須摩提前諫父曰菩薩行淨三界無比以得自然神通衆梵諸天億百皆往禮侍此非天人所當沮壞無爲興惡自毀其福魔王不聽名三玉女一名恩愛二名常樂三名大樂父王莫憂吾等自往壞菩薩道不足爲勞父王勿復憂念於是三女莊嚴天服從五百玉女到菩薩所彈琴歌頌婬欲之辭欲亂道意三女復言仁德至重諸天所敬應有供養

故天獻我我等潔淨年在盛時願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菩薩答言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瓶中盛臭毒將以自壞有何等奇福難久居婬惡不善自忘其本福盡罪至墮三惡道受六畜形欲脫至難汝輩亂人道意不計非常經歷劫數展轉五道今汝曹等未離勤苦吾在世間處處所生觀視老者如母中者如姊小者如妹諸姊各各還宮勿復作是曹事菩薩一言便成老母頭白齒落眼冥脊傴拄杖相扶而還魔見三女還皆成老母益大忿怒更名鬼神王合得十八億皆從天來下圍繞菩薩三十六由旬皆使變成師子熊羆兕虎象龍牛馬犬豕猴猨之形不可稱言蟲頭人軀蚖虵之身黿鼉之首而有六目或一頸而多頭齒牙爪距擔山吐火雷電四遶擭持戟矛菩薩慈心不驚不怖一毛不動光顏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便前說偈問言菩薩慈心所問盡答曰比丘何求坐樹下樂於林藪毒獸間雲起可畏窈冥冥天魔圍遶不以驚古有眞道佛所行恬惔爲上除不明其城最勝

法滿藏吾求斯坐決魔王汝當作王轉金輪七寶自至典四方所受五欲最無比斯處無道起入宮吾覩欲盛吞火銅棄國如唾無所貪得王亦有老死憂去此無利勿妄談何安坐林如大語委國財位守空閑不見我與四部兵象馬步兵十八億已見猴猨師子面虎兕毒虵豕鬼形皆持刀劒擭戈矛超躍哮呼滿空中設復億姟神武備爲魔如汝來會此矢刃火攻如風雨不先得佛終不起魔有本願令我退吾亦自誓不虛還今汝福地何如佛於是可知誰得勝吾會終身快布施故典六天爲魔王比丘知我宿福行自稱無量誰爲證昔吾行願從錠光受拜爲佛釋迦文怒畏想盡故坐斯意定必解壞汝軍我所奉事諸佛多財寶衣食常施人仁戒積德厚於地是以脫想無患難菩薩卽以智慧力伸手接地是知我應時普地軒大動魔與眷屬顚倒墮魔王敗績悵失利昏迷却踞前畫地其子又曉心乃寤卽時自歸前悔過吾以不復用兵器等行慈心却魔怨世用兵器動人心而我以等如衆生若調象馬雖已調然後故態會復生

若得最調如佛性已如佛調無不仁諸天見佛擒魔衆忍調無想怨自降諸天歡喜奉華臻非法王壞法王勝本從等意智慧力慧能卽時攘不祥能使怨家爲弟子當禮四等道之證面如滿月色從容名聞十方德如山求佛像貌難得比當稽首斯度世仙菩薩累劫淸淨之行至儒大慈道定自然忍力降魔鬼兵退散定意如故不以智慮無憂喜想是日夜半後得三術闍漏盡結解自知本昔久所習行四神足念精進定欲定意定慧定得變化法所欲如意不復用思身能飛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億萬無數復合爲一能徹入地石壁皆過從一方現俯沒仰出譬如水波能身中出水火能履水行虛身不陷墜坐臥空中如飛鳥翔立能及天手捫日月欲身平立至梵自在眼徹視耳洞聽意預知諸天人龍鬼神蚑行蠕動之類身行口言心所念悉見聞知諸有貪婬無貪婬者有瞋怒無瞋怒者有愚癡無愚癡者有愛欲無愛欲者有大志行無大志行者有內外行無內外行者有念善不念善者有一心無一心者有解脫意無解脫

意者一切悉知菩薩觀天上人中地獄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一一分別一世十世百千萬億無數世事至於天地一劫崩壞空荒之時一劫始成人物興時能知十劫百劫至千萬億無數劫中內外姓字衣食苦樂壽命長短死此生彼展轉所趣從上頭始諸所更身生長老終形色好醜賢愚苦樂一切三界皆分別知見人魂神各自隨行生五道中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貴富樂家者有生卑鄙貧賤家者知衆生或五陰自蔽一色像二痛癢三思想四行作五魂識皆習五欲眼貪色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身貪細滑牽於愛欲惑於財色思望安樂從是生諸惡本從惡致苦能斷愛習不隨婬心大如毛髮受行八道則衆苦滅譬如無薪亦無火是謂無爲度世之道菩薩自知已棄惡本無婬怒癡生死已盡五陰諸種悉斷無餘災孽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無上正眞道爲最正覺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無所畏佛十八法者謂從得佛至於泥洹一無失

道二無空言三無妄志四無不靜意五無若干想六無不省視七志欲無減八精進無減九定意無減十智慧無減十一解脫無減十二度知見無減十三古世之事悉知見十四來世之事悉知見十五今世之事悉知見十六攬衆身行化以始所知十七攬衆言行化以始所知十八攬衆意行化以始所知是爲佛十八不共之法十神力者佛悉知見深微隱遠是處非處明審如有一力也佛悉明知來今往古所造行地其受報處二力也佛悉分別天人衆生彼彼異念三力也佛知衆生若干種語及度世語四力也佛悉了知世間雜種無量情態五力也佛能現禪解脫定行除衆勞諍六力也佛知欲縛知欲解要在所宜行七力也佛智如海善言無量追識一切宿命所更八力也佛天眼淨見人物死神所出生善惡殃福隨行受報九力也佛漏已盡無復縛著神眞叡智自知見證究暢道行可作能作無餘生死其智明審是爲佛十神力也四無所畏者佛神智正覺無所不知愚人或言佛不悉知至梵魔衆聖皆莫能論佛之智故獨

步不懼一無畏也佛漏盡悉止愚或相言佛漏未盡至梵魔衆聖莫能論佛之志故獨步不懼二無畏也佛說經戒天下誦習愚或相言佛經可過至梵魔衆聖莫能論毀佛之正經故獨步不懼三無畏也佛現道義言眞而要能度苦厄愚或相言不能度苦至梵魔衆聖莫能論佛正道故周行不懼四無畏也佛得是意一切智見坐自念言是實微妙難知難明甚難得也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包天地細入無間養育衆生如視赤子承事諸佛積德無量累劫勤苦不亡其功今悉得之喜自頌曰作福之報快衆願皆得成速疾入衆寂皆得至泥洹今覺佛極尊棄婬淨無漏一切能將導從者必歡喜是時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貝多樹下德力降魔覺慧神靜三達無礙度二賈客提謂波利授三自歸及與五戒爲淸信士念昔錠光別我爲佛汝後百劫當得作佛名釋迦文如來成等正覺解無上道爲天人師號佛世尊度脫衆生如我今也吾從是來建立弘誓奉行六度四等四恩三十七品善權隨時一切諸法

積累不倦高行殊異忍苦無量功報不遺大願果成佛說經已一切衆會皆大歡喜爲佛作禮而去

按佛國記烏萇國是正北天竺也常傳言佛至北天竺卽到此國佛遺足跡於此

宿呵多國佛法亦盛昔天帝釋試菩薩化作鷹鴿割肉貿鴿佛卽成道與諸弟子遊行語云此本是吾割肉貿鴿處國人由是得知於此處起塔金銀校飾

犍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處佛爲菩薩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金銀校飾

竺刹尸羅國竺刹尸羅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施人故因以爲名

弗樓沙國佛昔將諸弟子遊行語阿難云吾般泥洹後當有國王名罽膩伽於此處起塔後膩伽王出世出行遊觀時天帝釋欲開發其意化作牧牛小兒當道起塔王問言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於是王卽於小兒塔上起塔高四十餘丈衆寶校飾凡所經見塔廟壯麗威嚴都無此比傳云閻浮提塔唯此爲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卽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

許

僧伽施國有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來下處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諸弟子知未滿七日乃放神足阿那律以天眼遙見世尊即語尊者大目連汝可往問訊世尊目連即往頭面禮足共相問訊問訊已佛語目連吾却後七日當下閻浮提目連即還於時八國大王及諸臣民不見佛久咸皆渴仰雲集此國以待世尊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佛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

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柱頭師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懼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後人於此處起浴室浴室猶在優鉢羅比丘尼初禮佛處今亦起塔佛在世時有翦髮爪作塔及過去三佛并釋伽文佛坐處經行處及作諸佛形像處盡有塔今悉在天帝釋梵天王從佛下處亦起塔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火境火境者惡鬼名也佛本化是惡鬼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以精舍布施阿羅漢以水灌手水瀝滴地其處故在正復掃除常現不滅此處有辟支佛食處泥洹地大如車輪餘處生草此處獨不生及曬衣地處亦不生草衣條著地跡今故現在東南罽饒夷城去城西六七里恆水北岸佛爲諸弟子說法處傳云說無常苦說身如泡沫等此處起塔猶在恆水南一林名呵梨佛於此中說法經行坐處盡起塔

沙祇大國城南門道東佛本在此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不增不減諸外道婆羅門嫉妬或斫或拔

遠棄之其處續生如故

拘薩羅國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起精舍精舍東向開門戸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池流淸淨林木尚茂衆華異色蔚然可觀卽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卽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卽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作法式像卽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於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說法盡還得眼盲人歡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世人重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榛是故以得眼爲名祇洹衆僧中食後多往彼榛中坐禪祇洹精舍東北六七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請佛及僧此處故在祇洹精舍大援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卽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乃孫陀利殺身謗佛處

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時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妬心及懷衣著腹前似若妊身於衆會中謗佛以非法於是天帝釋即化作白鼠齧其腰帶斷所懷衣墮地地即劈裂生入地獄及調達毒爪欲害佛生入地獄處後人皆標識之又於論議處起精舍精舍高六丈許裏有坐佛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爲爾不止婆羅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帀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即捨家入道傳云近有此事舍衛城東南四里瑠璃王欲伐舍夷國世尊當道側立立處起塔城西五十里一邑名都維是迦葉佛本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悉起塔舍衛城東南十

一由延一邑名那毗伽此北一由延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處父子相見處般泥洹處皆起塔此東一由延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甚如坵荒只有衆僧民戶數十家而已白淨王故宮處作太子母形像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廻車還處皆起塔阿夷相太子處與難陀等撲象角射箭處東南去三十里入地令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飲之佛得道還見父王處五百釋子出家向優波離作禮地六種震動處佛爲諸天說法四天王守四門父王不得入處佛在尼拘律樹下東向坐大愛道布施佛僧伽梨處此樹猶在瑠璃王殺釋種子釋種子先盡得須陀洹立塔今亦在城東北數里有王田太子樹下觀耕者處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二龍王浴太子身浴處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衆僧常取飲之凡佛有四處常定一者成道處二者轉法輪處三者說法論議伏外道處四者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來下處餘則隨時示現焉

藍莫國東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最後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今悉現在從此東南十二由延諸梨車欲逐佛般泥洹處而佛不聽戀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壍不得渡佛與鉢作信遣還其家立石柱上有銘題

摩竭提國東南一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釋將天樂般遮彈琴樂佛處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從此西南那羅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還於此村中般泥洹即此處起塔今亦現在從此西一由延王舍新城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城東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連初見頞鞞處尼揵子作火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城東北角曲中耆舊於菴婆羅園中起精舍請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養處今故在谷搏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

山未至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鵰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卽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鵰鷲窟山窟前有數百佛在石室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橫擲其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說法堂已毀壞止有磚壁基在搏南山有一石室名賓波羅窟佛食後常於此坐禪又西五五六里有一石室名車帝佛泥洹後五百阿羅漢結集經處出經時鋪三空座莊嚴校飾舍利弗在左目連在右五五百數中少一阿羅漢大迦葉爲上座時阿難在門外不得入其處起塔今亦在從此西伽耶城城南二十里菩薩本苦行六年處有林木此西三里佛入水洗浴天按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樹石今悉在石可廣長六尺高二尺許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此東北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卽有佛影現長三尺許

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白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說是語已卽便在前唱導導引而去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帀而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退散三女變老自上苦行六年處及此諸處後人皆於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觀樹受解脫樂處佛於貝多樹下東西經行七日處諸天化作七寶屋供養佛七日處文鱗育龍七日繞佛處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請佛處四天王奉鉢處五百賈客授麨蜜處度迦葉兄弟師徒千人處此諸處亦起塔佛得道處有三僧伽藍皆有僧住衆僧民戶供給饒足無所乏少戒律嚴峻威儀坐起入衆之法佛在世時聖衆所行以至於今佛泥洹已來四大塔處相承不絕四大塔者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

迦尸國波羅捺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卽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佛欲度拘鱗等五人五人相謂言此瞿曇沙門本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尚不得道況入人間恣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來者愼勿與語佛到五人皆起作禮處復北行六十步佛於此東向坐始轉法輪度拘鱗等五人處其北二十步佛爲彌勒授記處其南五十步翳羅鉢龍問佛我何時當得免此龍身此處皆起塔現在

拘睒彌國精舍瞿師羅園佛昔住處東八由延佛本於此度惡鬼處亦嘗在此住經行坐處皆起塔

師子國本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於王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

按如來方便善巧呪經時釋迦如來在虛空爲護一

切無量衆生除一切病斷一切惡諸邪鬼故說是神呪南無佛陀耶（一）南無達摩耶（二）南無僧伽耶（三）南無貫迦牟尼夷（四）多他伽多耶（五）阿囉漢坻（六）三藐三佛陀耶（七）多地他懼迷懼迷（八）摩訶懼迷（九）多犂（十）摩訶多犂（十一）柘犂柘犂（十二）摩訶柘犂（十三）大唎大唎（十四）摩訶大唎（十五）帝唎帝唎（十六）摩訶帝唎（十七）呵呵翅隷翅隷（十八）摩呵翅隷（十九）諸嚧諸嚧（二十）摩呵諸嚧（二十一）覓隷覓隷（二十二）摩呵覓隷（二十三）帝隷帝隷（二十四）摩呵帝隷（二十五）度迷度迷（二十六）摩呵度迷（二十七）柘犂柘犂（二十八）摩呵柘犂（二十九）詰唎詰唎（三十）摩呵詰唎（三十一）折隷折隷（三十二）摩呵折隷（三十三）蘇婆呵（三十四）爾時釋迦如來說是呪已告虛空藏菩薩言虛空藏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是陀羅尼者一切刀杖所不能加一切水火亦不能害一切惡病所不能惱終不橫死如前六佛所說神呪等無有異

按釋迦氏譜長阿含云佛入城向雙樹間令阿難敷座使足南首北面向西方以法久流北方故佛自四褺僧伽梨偃右脅如師子王累足而臥鬼神以華散

地佛廣說往昔六返作輪王於此地厝骨我今成正覺已於此處復捨身命涅槃有菩薩名迦葉廣問病因并決諸疑佛從臥起放大光明照無量土八熱八寒諸地獄苦皆悉消滅光中說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廣說法要度人無數故現倚臥令未得道者爲得道因又爲八部大設供養以千端氎纏身七寶棺盛香油灌香木焚二氎不然一在外一在內爲諸衆生分散舍利

雙卷泥洹經云告諸比丘佛之遺令必共愼之劫後一億四千餘歲乃復有佛我爲聖師至七十九所應作者並已究暢汝其勉之夜已半矣無宜放逸善法由生萬物無常此是後說於是世尊卽入初禪二三四禪空識不用至非想定入滅盡定從定起已入非想定乃至四三二初禪又從初禪入二三四禪從定起已入般涅槃於是大地震動幽冥大明天雨香華散大會上梵釋神天各作偈頌諸比丘等悲慟殞絕阿那律告止諸天滿空諸比丘等悲號搔擾恐有怪責旣聞此喻互相裁抑

諸比丘竟夜講法達於天曉那律告阿難入城告知如來已滅度宜知所作聞已悲慟各齎香華樂具詣樹供養竟一日已以舍利置牀上諸天舉角入城東門遍諸里巷國人皆出詣城西門在高顯處天意畱至七日令得供養又出北門度尼連河天冠寺中各嚴衆具以輪王法供辦葬具香水浴已劫貝周纏內金棺中外鐵槨盛沉檀名香積上將欲加火而天滅之待迦葉故

摩耶經云佛涅槃時夫人天上現五大惡夢時阿那律殯如來已昇天告之聞之悶絕甦已與眷屬下遙見佛棺不能自勝前至頂禮天華布散顧見大衣鉢杖執之悲感雨下成河佛以神力棺蓋歘開合掌舉慰從內起坐放千光明時佛合掌問訊願勿啼哭廣說諸偈此名母子相見經便與辭別棺便忽閉三千界動八部悲感

按酉陽雜俎那揭羅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惡者以香塗印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按三藏法數世尊往昔在山修道號善慧比丘得五

種奇特夢走白普光如來請爲解說所夢之相一夢臥大海普光云夢臥大海者汝身現居生死海中未到彼岸未證涅槃也二夢枕須彌普光云夢枕須彌者以表出生死海登於彼岸將證涅槃也三夢海中一切衆生入我身內普光云夢大海中一切衆生入身內者以示當於塵勞海中爲諸衆生作歸依處濟度有情超於彼岸也四夢手執日普光云夢執日者以表智慧光明普照法界開導昏迷歸正覺路也五夢手執月普光云夢執月者以表方便之智入於生死塵勞界內用清凉法化導衆生令離熱惱也

如來三十二相謂如來應化之身具此三十二相以表法身衆德圓極人天中尊衆聖之王也

十種佛佛梵語具云佛陀華言覺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一成正覺佛謂佛於菩提樹下降伏諸魔朗然大悟證無上果是名成正覺佛二願佛謂佛從兜率下生人間說法度生酬宿因願是名願佛三業報佛謂佛修萬行清淨業因感相好莊嚴果報是名業報佛四住持佛謂佛眞身及於舍利住持世間永久

不壞是名住持佛五涅槃佛梵語涅槃華言滅度謂佛應身化事既終示現滅度是名涅槃佛六法界佛謂佛證一眞法界無漏之體有大智慧放大光明徧照一切是名法界佛七心佛謂佛心體離念虛徹靈通本來眞覺寂然獨照是名心佛八三昧佛梵語三昧華言正定謂佛常住大定如如不動了知一切是名三昧佛九本性佛謂佛具大智慧照了自性本來是佛具足恆沙性妙功德是名本性佛十隨樂佛謂佛隨機樂欲如意速疾即爲現身說法令其行業成就是名隨樂佛

如來十身一菩提身梵語菩提華言道謂如來於菩提樹下降伏外魔朗然大悟成等正覺是名菩提身二願身謂如來本願徧周法界誓度一切衆生故從兜率降生人間說法利生酬宿因願是名願身三化身謂如來隨類化現普應羣機若月臨衆水是名化身四力持身謂如來神力任持全身碎身永久不壞作衆生福田是名力持身五相好莊嚴身謂如來證得微塵數相好莊嚴實報之身是名相好莊嚴身六

威勢身謂如來處於衆會道場威德廣大一切天魔外道無不歸伏如月光明掩映衆星是名威勢身七意生身謂如來隨自他意處處受生度諸有情意有所往身卽隨到是名意生身八福德身謂如來福德具足猶如大海無不涵容是名福德身九法身謂如來法性眞常湛然清淨周徧法界經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是名法身十智身謂如來妙智圓明決了諸法通達無礙是名智身

按指月錄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强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眞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世尊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名仙人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名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名仙人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敎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敎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

捨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名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

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按佛法金湯編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大地宮殿震動池井汎溢日有重輪五色祥光入貫太微徧照西方王問羣臣莫測其祥太史蘇由筮之得乾之九五繇曰此西方聖人降誕之相却後千年教法來此王命鐫石記之置之南郊天祠前

穆王二十三年數有光明來照王都疑戎寇至遣相國呂侯出師防之乃西方聖人說法度人流光遠及也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大地震動狂風折木江河鼓濤池井沸湧鳥獸悲鳴日午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王憂及社稷召太史扈多筮之曰吉願王無憂此西方聖人示滅異感也

按三才圖會釋迦牟尼佛姓刹利初生時卽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年十九出家至穆王三年明星出時成佛時年三十矣住世四十九年泊然宴寂時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八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二

彌勒佛

阿彌陀佛

藥師佛

地藏菩薩

普賢菩薩

神異典第七十八卷

佛菩薩部彙考二

彌勒佛

按佛說觀彌勒菩薩下生經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五百人俱爾時阿難偏袒右臂右膝著地白世尊言如來元鑒無事不察當來過去現在三世皆悉明了過去諸佛姓字名號弟子菩薩翼從多少皆悉知之一劫百劫若無數劫皆悉觀察亦復知國王大臣人民姓字悉能分別

如今現在國界若干亦復明了將來久遠彌勒出現至眞等正覺欲聞其變弟子翼從佛境豐樂爲經幾時佛告阿難汝還就坐聽我所說彌勒出現國土豐樂弟子多少善思念之執在心懷是時阿難從佛受教卽還就坐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將來久遠於此國界當有城郭名曰雞頭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豐熟人民熾盛街巷成行爾時城中有龍王名曰水光夜雨香澤晝則淸和是時雞頭城中有羅刹鬼名曰葉華所行順法不違正教每伺人民寢寐之後除去穢惡諸不淨者又以香汁而灑其地極爲香淨阿難當爾之時閻浮提地東西南北十萬由旬諸山河石壁皆自消滅四大海水各據一方時閻浮地極爲平整如鏡淸明舉閻浮地內穀食豐賤人民熾盛多諸珍寶諸村聚落雞鳴相接是時弊華果樹枯竭穢惡亦自消滅其餘甘美果樹香氣殊好者皆生於地爾時時氣和適四時順節人身之中無有百八之患貪欲瞋恚愚癡不大殷勤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見歡悅善言相向言辭一類無有差別如彼鬱單

越人而無有異是時閻浮地內人民大小皆同一響無有若干差別異也彼時男女之類意欲大小便時地自然開事訖之後地復還合爾時閻浮地內自然生粳米亦無皮裹極爲香美食無患苦所謂金銀珍寶硨磲瑪瑙眞珠琥珀各散在地無人省錄是時人民手執此寶自相謂言昔者之人由此寶故更相傷害繫閉在獄受無數苦惱如今此寶與瓦石同流無人守護爾時法王出現名曰儴佉正法治化七寶成就所謂七寶者金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典兵寶守藏寶是謂七寶鎭此閻浮地內不以刀仗自然靡伏如今阿難四珍之藏乾陀越國伊羅鉢寶藏多諸珍寶異物不可稱計第二彌提羅國般綢大藏亦多珍寶第三須賴吒大國有大寶藏亦多珍寶第四波羅捺國儴佉大寶藏亦多諸珍寶不可稱計此四大藏自然應現諸守藏人各來白王唯願大王以此寶藏之物惠施貧窮爾時儴佉大王得此寶已亦復不省錄之竟無財物之想時閻浮地內自然樹上生衣極細柔輭人取著之如今鬱單越人自然樹上生

衣而無有異爾時彼王有大臣名曰修梵摩是王少小同好王甚愛敬又且顏貌端正不長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不老不少是時修梵摩有妻名梵摩越玉女中最極殊妙如天帝妃口作優鉢羅華香身作旃檀香諸婦人八十四態永無復有亦無疾病亂想之念爾時彌勒菩薩於兜率天觀察父母不老不少便降神下應從右脅生如我今日右脅生無異彌勒菩薩亦復如是兜率諸天各各唱令彌勒菩薩已降神生是時修梵摩即與子立字名曰彌勒彌勒菩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身黃金色爾時人壽極長無有諸患皆壽八萬四千歲女人五百歲然後出嫡爾時彌勒在家未經幾時便當出家學道爾時去雞頭城不遠有道樹名曰龍華高一由旬廣五百步時彌勒菩薩坐彼樹下成無上道果當其夜半彌勒出家卽其夜分成無上道應時三千大千剎土六反震動地神各各而相告曰今彌勒已成佛道其聲轉至聞四天王宮彌勒已成佛道轉聞徹於三十三天燄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

梵天彌勒已成佛道爾時魔王名曰大將以法治化聞如來名音響之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七日七夜不眠不寐是時魔王將欲界無數人天至彌勒佛所恭敬禮拜彌勒聖尊與諸人天漸漸說法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爲妙爾時彌勒見諸人民已發心歡喜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盡道與諸天人廣分別其義爾時座上八萬四千天子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大將魔王告彼界人民之類曰汝等速出家所以然者彌勒今日已度彼岸亦當度汝等使至彼岸爾時雞頭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財聞魔王教令又聞佛音響將八萬四千衆至彌勒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彌勒漸爲說法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爲妙爾時彌勒見諸人民心開意解如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集盡道爲諸天人廣分別其義爾時座上八萬四千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時善財與八萬四千人等卽前白佛求索出家善修梵行盡成羅漢道果爾時彌勒初會八萬四千人得阿

羅漢是時儴佉王聞彌勒已成佛道便往至佛所欲得聞法時彌勒佛與王說法初善中善後善義理深邃爾時大王復於異時立太子爲王賜剃頭師珍寶復以雜寶與諸梵志將八萬四千衆往至佛所求作沙門盡成道果得阿羅漢是時修梵摩大長者聞彌勒已成佛道將八萬四千梵志之衆往至佛所求作沙門得羅漢道果唯修梵摩一人斷三結使必盡苦際是時佛母梵摩越復將八萬四千婇女之衆往至佛所求作沙門爾時諸女盡得羅漢唯有梵摩越一人斷三結使成須陀洹爾時諸刹利婦聞彌勒如來出現世間成等正覺數千萬衆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各各生心求作沙門出家學道或有越次取證或有不取證者爾時阿難其不越次取證者盡是奉法之人厭患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爾時彌勒當說三乘教如我今也弟子之中大迦葉者行十二頭陀過去諸佛所善修梵行此人當佐彌勒勸化人民爾時迦葉去如來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爾時世尊告迦葉曰吾今年已衰耗向八十餘

然今如來有四大聲聞堪任遊化智慧無盡衆德具足云何爲四所謂大迦葉比丘君屠鉢歎比丘賓頭盧比丘羅云比丘汝等四大聲聞要不般涅槃須吾法沒盡然後乃當般涅槃大迦葉亦不應般涅槃須待彌勒出現世間所以然者彌勒所化弟子盡是釋迦文佛弟子由我遺化得盡有漏摩竭國界毗提村中大迦葉於彼山中住又彌勒如來將無數千人前後圍繞往至此山中遂蒙佛恩諸鬼神當與開門使得見迦葉禪窟是時彌勒伸右手指示迦葉告諸人民過去久遠釋迦文佛弟子名曰迦葉今日現在頭陀苦行最爲第一是時諸人見是事已歎未曾有無數百千衆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或有衆生見迦葉身已此名爲最初之會九十六億人皆得阿羅漢斯等之人皆是我弟子所以然者悉由受我教訓之所致也亦由四事因緣惠施仁愛利人等利阿難爾時彌勒如來當取迦葉僧伽梨著之是時迦葉身體奄然星散是時彌勒復取種種華香供養迦葉所以然者諸佛世尊有敬心於正法故彌勒亦由我所受正

法化得成無上正眞之道阿難當知彌勒佛第二會時有九十四億人皆得阿羅漢亦復是我遺教弟子行四事供養之所致也又彌勒第三之會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亦復是我遺教弟子爾時比丘姓號皆曰慈氏弟子如我今日諸聲聞皆稱釋迦弟子爾時彌勒爲諸弟子說法汝等比丘當思維無常之想樂有苦想計我無我想實有空想色變之想青瘀之想膖脹之想食不消想膿血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此十想者皆是過去釋迦文佛爲汝等說令得盡有漏心得解脫若此衆中釋迦文佛弟子過去之時修於梵行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奉持其法來至我所或復於釋迦文佛所供養三寶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彈指之頃修於善本來至此間或於釋迦文佛所行四等心來至此者或於釋迦文佛所受持五戒三自歸法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起立寺廟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補治故寺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受八關齋法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香華供養來至此者或

復於彼聞法悲泣墮淚來至我所或復於釋迦文佛所專心聽法來至我所或復盡形壽善持禁戒來至我所或復盡形壽善持梵行來至我所或復有書讀諷誦來至我所或復承事供養來至我所者爾時彌勒便說偈言增益戒聞德禪及思惟業善修於梵行而來至我所勸施發歡心修行心原本意無若干想皆來至我所欲發平等心承事於諸佛飯食於聖衆皆來至我所所誦戒契經善習與人說然熾於法本今來至我所釋種善能化供養諸舍利承事法供養今來至我所若有書寫經頒宣於素上其有供養者皆來至我所繒綵及諸物供養於塔寺自稱南無佛皆來至我所供養於現在諸佛過去者禪定正平等亦無有增減是故於佛法承事於聖衆專心事三寶必至無爲處阿難當知彌勒如來在彼衆中當說此偈爾時彼衆中諸天人民思惟此十想十一垓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彌勒如來千歲之中衆僧無有瑕穢爾時恆以一偈已爲禁戒口意不行惡身亦無所犯當除此三行速脫生死關過千歲後當有犯戒之

人遂復立戒彌勒如來當壽八萬四千歲般涅槃後遺法當存八萬四千歲所以然者爾時衆生皆是利根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見彌勒佛及三會聲聞衆及雞頭城及見儴佉王幷四大藏珍寶者欲食自然粳米者幷著自然衣裳身壞命終生天上者彼善男子善女人當勤加精進無得懈怠亦當供養承事諸法師名華擣香種種供養無令有失如是阿難當作是學爾時阿難及諸大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按西陽雜俎五月五日彌勒下生

按諸經要集彌勒菩薩爲白衣時師名婆跋梨有三種相一眉間白毫相二舌覆面相三陰藏相

按三藏法教彌勒菩薩往昔刧中于日月燈明佛所而得出家修習唯心識定至然燈佛出世方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了一切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而悟入圓通故云我以諦觀十方唯識識心圓明得無生忍斯爲第一

按指月錄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

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个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阿彌陀佛

按佛說阿彌陀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漢衆所知識長老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俱絺羅離婆多周利槃陀伽難陀阿難陀羅睺羅憍梵波提賓頭盧頗羅墮迦留陀夷摩訶劫賓那薄拘羅阿㝹樓馱如是等諸大弟子幷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薩乾陀訶提菩薩常精進菩薩與如是等諸大菩薩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衆俱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爲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帀圍遶是故彼國名爲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

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瑠璃玻瓈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瑠璃玻瓈硨磲赤珠碼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又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爲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其土衆生常以淸旦各以衣祴盛衆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卽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道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

功德莊嚴舍利弗于汝意云何彼佛何故號阿彌陀舍利弗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爲阿彌陀又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已來于今十劫

按瑯嬛記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宜滋補頤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瞑中見四壁皆纓絡光輝燭人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烟宛轉結成一彌陀小像初猶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眞金色眉目若畫一手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皆下拜誦佛號烟像甫消而夫人屬纊矣

藥師佛

按藥師經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遊化諸國至廣嚴城住樂音樹下與大苾芻衆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三萬六千及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量大衆恭敬圍遶而爲說法爾時曼殊室利法王子承佛威神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向

薄伽梵曲躬合掌白佛言世尊惟願演說如是相類諸佛名號及本大願殊勝功德令諸聞者業障消除爲欲利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爾時世尊讚曼殊室利童子言善哉善哉曼殊室利汝以大悲勸請我說諸佛名號本願功德爲拔業障所纏有情利益安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汝今諦聽極善思惟當爲汝說曼殊室利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佛告曼殊室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淨瑠璃佛號藥師瑠璃光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薄伽梵曼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令諸有情所求皆得第一大願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自身光明熾然照耀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形莊嚴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無異第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瑠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燄網莊嚴過於日月幽冥衆生悉蒙開曉隨意所趣作諸事業第三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以

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有情皆得無盡所受用物莫令衆生有所乏少第四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聲聞獨覺乘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第五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無量無邊有情於我法中修行梵行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聚戒設有毀犯聞我名已還得清淨不墮惡趣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其身下劣諸根不具醜陋頑愚盲聾瘖瘂攣躄背僂白癩顛狂種種病苦聞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黠慧諸根完具無諸疾苦第七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衆病逼切無救無歸無醫無藥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衆病悉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第八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爲女百惡之所逼惱極生厭離願捨女身聞我名已一切皆得轉女成男具丈夫相乃至證得無上菩提第九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會諸有情出魔罥網解脫一切外道纏縛若墮種種惡見稠林皆當引攝置於正見

漸令修習諸菩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第十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王法所加縛錄鞭撻繫閉牢獄或當刑戮及餘無量災難陵辱悲愁煎逼身心受苦若聞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脫一切憂苦第十一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饑渴所惱爲求食故造諸惡業得聞我名專念受持我當先以上妙飲食飽足其身後以法味畢竟安樂而建立之第十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貧無衣服蚊䖟寒熱晝夜逼惱若聞我名專念受持如其所好卽得種種上妙衣服亦得一切寶莊嚴具華鬘塗香鼓樂衆伎隨心所翫皆令滿足曼殊室利是爲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應正等覺行菩薩道時所發十二微妙上願復次曼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行菩薩道時所發大願及彼佛土功德莊嚴我若一劫若一劫餘說不能盡然彼國土一向清淨無有女人亦無惡趣及苦音聲瑠璃爲地金繩界道城闕宮閣軒牕羅網皆七寶成亦如西方極樂世界功德莊嚴等無差別於其國中有二菩薩

摩訶薩一名日光徧照二名月光徧照是彼無量無數菩薩衆之上首次補佛處悉能持彼世尊藥師瑠璃光如來正法寶藏是故曼殊室利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應當願生彼佛世界

地藏菩薩

按地藏菩薩本願經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汝觀是一切諸佛菩薩及天龍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國土他國土如是今來集會到忉利天者汝知數不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測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師利吾以佛眼觀故猶不盡數此皆是地藏菩薩久遠劫來已度當度未度已成就當成就未成就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已過去久修善根證無礙智聞佛所言卽當信受小果聲聞天龍八部及未來世諸衆生等雖聞如來誠實之語必懷疑惑設使頂受未免興謗唯願世尊廣說地藏菩薩摩訶薩因地作何行立何願而能成就不思議事佛告文殊師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叢林稻麻竹葦山石微塵一物一數作一恆

河一恆河沙一沙之界一界之內一塵一刧一刧之內所積塵數盡充爲刧地藏菩薩證十地果位已來千倍多於上喻何況地藏菩薩在聲聞辟支佛地文殊師利此菩薩威神誓願不可思議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菩薩名字或贊歎或瞻禮或稱名或供養乃至彩畫刻鏤塑漆形像是人當得百返生於三十三天永不墮惡道文殊師利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過去久遠不可說不可說刧前身爲大長者子時世有佛號曰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時長者子見佛相好千福莊嚴因問彼佛作何行願而得此相時師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告長者子欲證此身當須久遠度脫一切受苦衆生文殊師利時長者子因發願言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刧爲是罪苦六道衆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於彼佛前立斯大願于今百千萬億那由他不可說刧尚爲菩薩又於過去不可思議阿僧祇刧時世有佛號曰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彼佛壽命四百千萬億阿僧祇刧像法之中有一婆羅門女宿福深厚衆所

欽敬行住坐臥諸天衛護其母信邪常輕三寶是時聖女廣說方便勸誘其母令生正見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終魂神墮在無間地獄時婆羅門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計當墮業必生惡趣遂賣家宅廣求香華及諸供具於先佛塔寺大興供養見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其形像在一寺中塑畫威容端嚴畢備時婆羅門女瞻禮尊容倍生敬仰私自念言佛名大覺具一切智若在世時我母死後儻來問佛必知處所時婆羅門女垂泣良久瞻戀如來忽聞空中聲曰泣者聖女勿至悲哀我今示汝母之去處婆羅門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寬我憂慮我自失母已來晝夜憶戀無處可問知母生界時空中有聲再報女曰我是汝所瞻禮者過去覺華定自在王如來見汝憶母倍於常情衆生之分故來告示婆羅門女聞此聲已舉身自撲支節皆損左右扶侍良久方蘇而白空曰願佛慈愍速說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將死不久時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告聖女曰汝供養畢但早返舍端坐思惟吾之名號即當知母所生去處時

婆羅門女尋禮佛已卽歸其舍以憶母故端坐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經一日一夜忽見自身到一海邊其水涌沸多諸惡獸盡復鐵身飛走海上東西馳逐見諸男子女人百千萬數出沒海中被諸惡獸爭取食噉又見夜叉其形各異或多手多眼多足多頭口牙外出利刃如劍驅諸辠人使近惡獸復自搏攫頭足相就其形萬類不敢久視時婆羅門女以念佛力故自然無懼有一鬼王名曰無毒稽首來迎白聖女曰善哉菩薩何緣來此時婆羅門女問鬼王曰此是何處無毒答曰此是大鐵圍山西面第一重海聖女問曰我聞鐵圍之內地獄在中是事實不無毒答曰實有地獄聖女問曰我今云何得到獄所無毒答曰若非威神卽須業力非此二事終不能到聖女又問此水何緣而乃涌沸多諸罪人及以惡獸無毒答曰此是閻浮提造惡衆生新死之者經四十九日後無人繼嗣爲作功德救拔苦難生時又無善因當據本業所感地獄自然先渡此海海東十萬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倍此彼海之東又有一海其苦復倍三業惡

因之所招感共號業海其處是也聖女又問鬼王無毒曰地獄何在無毒答曰三海之內是大地獄其數百千各各差別所謂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無量次有千百亦無量苦聖女又問大鬼王曰我母死來未久不知魂神當至何處鬼王問聖女曰菩薩之母在生習何行業聖女答曰我母邪見譏毀三寶設或暫信旋又不敬死雖日淺未知生處無毒問曰菩薩之母姓氏何等聖女答曰我父我母俱婆羅門種父號尸羅善現母號悅帝利無毒合掌啓菩薩曰願聖者卻返本處無至憂憶悲戀悅帝利罪女生天以來經今三日云承孝順之子爲母設供修福布施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寺非惟菩薩之母得脫地獄應是無間罪人此日悉得受樂俱同生訖鬼王言畢合掌而退婆羅門女尋如夢歸悟此事已便於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像之前立弘誓願願我盡未來劫應有罪苦衆生廣設方便使令解脫佛告文殊師利時鬼王無毒者當今財首菩薩是婆羅門女者卽地藏菩薩是

按宋高僧傳釋地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慈心而貌惡穎悟天然七尺成軀頂聳奇骨特高才力可敵十夫嘗曰六籍寰中三清術內唯第一義與方寸合於時落髮涉海捨舟而徒振錫觀方邂逅至池陽覩九子山焉心甚樂之乃徑造其峰得谷中之地面陽而寬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巖棲磵汲趣爾度日藏嘗爲毒螫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瀵潛然時謂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其山天寶中李白遊此號爲九華焉俗傳山神婦女也其峯多冐雲霧罕會露頂藏素願持四大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信士爲繕寫得以歸山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雲日鮮明唯藏孤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羣老驚歎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建中初張公嚴典是邦仰藏之高風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

青白不礙如麪而供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號爲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墡硎取之無盡以貞元十九年夏忽名衆告別罔知攸往但聞山鳴石隕扣鐘嘶嗄跏趺而滅春秋九十九其屍坐於函中洎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動骨節若撼金鎖焉乃立小浮圖於南臺是藏晏坐之地也時徵士右拾遺費冠卿序事存焉

普賢菩薩

按大乘瑜伽金剛性海大教王經是時釋迦牟尼如來在舍衞國中祇園精舍大道場大會衆中有百億菩薩摩訶薩衆五萬億聲聞緣覺衆八萬億比丘比丘尼沙彌式叉四部弟子衆五萬億龍神八部衆八千億鬼神夜叉衆世主四天王及諸轉輪聖王有七萬億衆八千億天帝六欲諸天衆九萬億大梵天王諸天衆四萬億人王世主小王衆三萬億善男子善女人衆爾時釋迦牟尼世尊在大會中踞獅子座坐百寶蓮華臺入金剛三摩地放金色三昧光普照一切大千法界地方諸佛國土微塵數佛剎靡不周徧

是時他方淨土諸佛世界諸大菩薩同時盡見金色大光明見斯光已驚覺身心而來集會向娑婆世界大道塲會爲作證明諸大菩薩摩訶薩有百千萬億衆其時菩薩衆會之中有一菩薩名曰普眼稽首頂禮釋迦牟尼如來足而白佛言普賢菩薩今何所在世尊報言普眼普賢菩薩今見在此道塲衆會親近我住在吾左邊初無動移是時普眼及諸菩薩復更觀察道塲衆會周徧求覓不可得見普眼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猶未能見普賢菩薩其身及於座處佛言如是普眼善男子汝等何故而不得見耶世尊語普眼曰普賢菩薩住於法性之身甚深微妙不可說見是故普賢菩薩獲無邊智慧金剛性身普賢菩薩在於師子奮迅之定住首楞嚴三昧得無上菩提神通自在同於如來法身清淨證得無礙實際普賢菩薩得住如來十種聖性聖力以得智藏法界爲一身諸佛如來共所護念爾時普賢菩薩對如來前則現聖性自在神力於一念頃悉能證入微塵佛剎三千大千世界三世諸佛無礙無別智身法身同

體一性是故佛語普眼汝等諸衆不能見爾是時普眼菩薩聞如來說普賢菩薩甚深聖智微妙清淨功德之身普眼菩薩便對如來前證入十千阿僧祇三昧以三昧力復更徧照觀察渴仰不已欲得願見普賢菩薩普眼乃更重觀亦不能覩其餘一切諸菩薩大衆等俱亦不能得見普賢身形相好是故普眼菩薩從三昧起向如來前白佛言世尊我已入十千阿僧祇三昧求欲願見普賢菩薩而復畢竟不可得見其身相好普賢之行及是身業語業意業坐立行住悉皆求覓都無所見佛言如是如是佛語普眼菩薩譬如幻中種種幻相所幻住處尚不可得見何况普賢普薩祕密身相體同虛空身亦祕密語亦祕密意亦祕密當知普賢聖力自在不可思議而於法界能入能出能顯能現能隱能沒何以故普賢菩薩境界甚深不可比度難思難測惟佛能知無有量已過量舉要言之普賢菩薩以金剛慧三昧普入聖性同一切法性法界於一切世界無所依止普賢知一切衆生身心皆空無去無來性同普賢無有差別無依無

作性無動轉至於法界到究竟處譬如虛空虛空之性不可得見普賢身心亦復如是

按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毗舍離國大林精舍重閣講堂告諸比丘却後三月我當般涅槃尊者阿難即從座起整衣服叉手合掌繞佛三帀爲佛作禮胡跪合掌諦觀如來目不暫捨長老摩訶迦葉彌勒菩薩摩訶薩亦從座起合掌作禮瞻仰尊顏時三大士異口同音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云何衆生起菩薩心修行大乘方等經典正念思惟一實境界云何不失無上菩提之心云何復當不斷煩惱不離五欲得淨諸根滅除諸罪父母所生清淨常眼不斷五欲而能得見諸障外事佛告阿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昔于耆闍崛山及餘住處已廣分別一實之道今于此處爲未來世諸衆生等欲行大乘無上法者欲學普賢行者我今當說其憶念法若見普賢及不見者除却罪數今爲汝等當廣分別阿難普賢菩薩乃生東方淨妙國土其國土相雜華經中已廣分別我今于此略而解說阿難若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八部一切衆生誦大乘經者修大乘行者發大乘意者樂見普賢菩薩色身者樂見多寶佛塔者樂見釋迦牟尼佛及分身諸佛者樂得六根清淨者當學是觀此觀功德除諸障礙見上妙色不入三昧但誦持故專心修習心心相次不離大乘一日至三七日得見普賢有重障者七七日然後得見復有重者一生得見復有重者二生得見復有重者三生得見如是種種業報不同是故異說普賢菩薩身量無邊音聲無邊色像無邊欲來此國入自在神通促身令小閻浮提人三障重故以智慧力化乘白象其象六牙七支拄地其七支下生七蓮華其象色鮮白白中上者玻瓈雪山不得爲比象身長四百五十由旬高四百由旬于六牙端有六浴池一一池中生十四蓮華與池正等其華開敷樹如天王一一華上有一玉女顏色紅輝有過天女手中自然化五箜篌一一箜篌有五百樂器以爲眷屬有五百鳥鳧鴈鴛鴦皆是寶色生華葉間象鼻有華其莖譬如赤真珠色其華金色含而未敷見是事已

復更懺悔至心諦觀思惟大乘心不休廢見華卽敷金色金光其蓮花臺是甄叔迦寶如梵摩尼以爲華鬘金剛寶珠以爲華鬚見有化佛坐蓮華臺衆多菩薩坐蓮花鬚化佛眉間亦出金光入象鼻中從象鼻出入象眼中從象眼出入象耳中從象耳出照象頂上化作金臺當象頭上有三化人一捉金輪一持摩尼珠一執金剛杵舉杵擬象象卽能行脚不履地躡虛而遊離地七尺地有印文于印文中千輻轂輞皆悉具足一一輞間生一大蓮華此蓮華上生一化象亦有七支隨大象行舉足下足生七千象以爲眷屬隨從大象象鼻紅蓮花色上有化佛放眉間光其光金色如前入象鼻中從象鼻出入象眼中從象眼出還入象耳從象耳出至象頸上漸漸上至象背化成金鞍七寶校具于鞍四面有七寶柱衆寶校飾以成寶臺臺中有一七寶蓮華其蓮華鬚百寶共成其蓮華臺是大摩尼有一菩薩結跏趺坐名曰普賢身白玉色五十種光光五十種色以爲項光身諸毛孔流出金光其金光端無量化佛諸化菩薩以爲眷屬安

詳徐步雨大寶花至行者前其象開口于象牙上諸池玉女鼓樂絃歌其聲微妙讚歎大乘一實之道行者見已歡喜敬禮復更讀誦甚深經典徧禮十方無量諸佛禮多寶佛塔及釋迦牟尼幷禮普賢諸大菩薩發是誓願若我宿福應見普賢願尊者徧告示我色身作是願已晝夜六時禮十方佛行懺悔法誦大乘經讀大乘經思大乘義念大乘事恭敬供養持大乘者視一切人猶如佛想于諸衆生如父母想作是念已普賢菩薩卽于眉間放大人相白毫光明此光現時普賢菩薩身相端嚴如紫金山端正微妙三十二相皆悉備有身諸毛孔放大光明照其大象令作金色一切化象亦作金色諸化菩薩亦作金色其金色光照于東方無量世界皆同金色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爾時十方一一方面有一菩薩乘六牙白象王亦如普賢等無有異如是十方無量無邊滿中化象普賢菩薩神通力故令持經者皆悉得見是時行者見諸菩薩身心歡喜爲其作禮白言大慈大悲愍念我故爲我說法說是語時諸菩薩等異口

同音各說清淨大乘經法作諸偈頌讚歎行者是名始觀普賢菩薩最初境界爾時行者見是事已心念大乘晝夜不捨于睡眠中夢見普賢爲其說法如覺無異安慰其心而作是言汝所誦持忘失是句忘失是偈爾時行者聞普賢說深解義趣憶持不忘日日如是其心漸利普賢菩薩敎其憶念十方諸佛隨普賢敎正心正意漸以心眼見東方佛身黃金色端嚴微妙見一佛已復見一佛如是漸漸徧見東方一切諸佛心想利故徧見十方一切諸佛見諸佛已心生歡喜而作是言因大乘故得見大士因大士力故得見諸佛雖見諸佛猶未了了閉目則見開目則失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徧禮十方佛禮諸佛已胡跪合掌而作是言諸佛世尊十力無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三念處常在世間色中上色我有何罪而不得見說是語已復更懺悔懺悔清淨已普賢菩薩復更現前行住坐臥不離其側乃至夢中常爲說法此人覺已得法喜樂如是晝夜經三七日然後方得旋陀羅尼得陀羅尼故諸佛菩薩所說妙法憶持不失亦常

夢見過去七佛惟釋迦牟尼佛爲其說法是諸世尊各各稱讚大乘經典爾時行者復更懺悔徧禮十方佛禮十方佛已普賢菩薩在其人前教說宿世一切業緣發露黑惡一切罪事向諸世尊口自發露既發露已尋時卽得諸佛現前三昧得是三昧已見東方阿閦佛及妙喜國了了分明如是十方各見諸佛上妙國土了了分明既見十方佛已夢象頭上有一金剛人以金剛杵徧擬六根擬六根已普賢菩薩爲于行者說六根清淨懺悔之法如是懺悔一日至七日以諸佛現前三昧力故普賢菩薩說法莊嚴力故耳漸漸聞障外聲眼漸漸見障外事鼻漸漸聞障外香廣說如妙法華經得是六根清淨已身心歡喜無諸惡相心純是法與法相應復更得百千萬億旋陀羅尼復更廣見百千萬億無量諸佛是諸世尊各伸右手摩行者頭而作是言善哉善哉行大乘者發大莊嚴心者念大乘者我等昔日發菩提心時皆亦如汝慇懃不失我等先世行大乘故今成清淨正徧知身汝今亦當勤修不懈此大乘典諸佛寶藏十方三世

諸佛眼目出生三世諸如來種持此經者卽持佛身卽行佛事當知是人卽是諸佛所使諸佛世尊衣之所覆諸佛如來眞實法子汝行大乘不斷法種汝今諦觀東方諸佛說是語時行者卽見東方一切無量世界地平如掌無諸堆阜丘陵荆棘瑠璃爲地黃金間厠十方世界亦復如是見是地已卽見寶樹寶樹高妙五千由旬其樹常出黃金白銀七寶莊嚴樹下自然而有寶師子座其師子座高二千由旬座上亦出百寶光明如是諸樹及餘寶座一一寶座皆有百寶光明如是寶座一一皆有自然五百白象象上皆有普賢菩薩爾時行者禮諸普賢而作是言我有何罪但見寶地寶樹及寶座不見諸佛作是語已一一座上有一世尊端嚴微妙而坐寶座見諸佛已心大歡喜復更誦習大乘經典大乘力故空中有聲而讚歎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行大乘功德因緣能見諸佛今雖得見諸佛世尊而不能見釋迦牟尼佛分身諸佛及多寶佛塔聞空中聲已復勤誦習大乘經典以誦大乘方等經故卽于夢中見釋迦牟尼佛與諸

大衆在耆闍崛山說法華經演一實義覺已懺悔渴仰欲見合掌胡跪向耆闍崛山而作是言如來世雄常在世間愍念我故爲我現聲作是語已見耆闍崛山七寶莊嚴無數比丘聲聞大衆寶樹行列寶地平正復敷妙寶師子之座釋迦牟尼佛放眉間光其光徧照十方世界復過十方無量世界此光至處十方分身釋迦牟尼佛一時雲集廣說如妙法華經一一分身佛身紫金色身量無邊坐師子座百億無量諸大菩薩以爲眷屬一一菩薩行同普賢如此十方無量諸佛菩薩眷屬亦復如是大衆集已見釋迦牟尼佛舉身毛孔放金色光一一光中有百億化佛諸分身佛放眉間白毫大人相光其光流入釋迦牟尼佛頂見此相時分身諸佛一切毛孔出金色光一一光中復有恆河沙微塵數化佛爾時普賢菩薩復放眉間大人相光入行者心既入心已行者自憶過去無數百千佛所受持讀誦大乘經典自見故身了了分明如宿命通等無有異豁然大悟得旋陀羅尼百千萬億諸陀羅尼門從三昧起面見一切分身諸佛衆

寶樹下坐師子座復見瑠璃地妙蓮華蘂從下方空中湧出一一華間有微塵數菩薩結跏趺坐亦見普賢分身菩薩在彼衆中讚說大乘時諸菩薩異口同音教于行者清淨六根行者復至普賢菩薩所合掌敬禮白言大師教我懺悔普賢復言汝于多劫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妙音時心生惑著聞惡聲時起百八種煩惱賊害如此惡耳報得惡事恆聞惡聲生諸攀緣顛倒聽故當墮惡道邊地邪見不聞法處汝于今日誦持大乘功德海藏以是因緣見十方佛多寶佛塔現爲汝證汝應自當說已過惡懺悔諸罪是時行者聞是語已復更合掌五體投地而作是言正徧知世尊現爲我證方等經典爲慈悲主惟願觀我聽我所說我從多劫乃至今身耳根因緣聞聲惑著如膠著草聞惡聲時起煩惱毒處處惑著無暫停時坐此竅聲勞我神識墜墮三塗今始覺知向諸世尊發露懺悔既懺悔已見多寶佛放大光明其光金色徧照東方及十方界無量諸佛身眞金色東方空中作是唱言此佛世尊號曰善德亦有無數分身諸佛坐

寶樹下師子座上結跏趺坐是諸世尊一切皆入普現色身三昧皆作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讀誦大乘經典汝所誦者是佛境界說是語已普賢菩薩復更爲說懺悔之法汝于前世無量劫中以貪香故分別諸識處處貪著墮落生死汝今應當觀大乘因大乘因者諸法實相聞是語已五體投地復更懺悔既懺悔已當作是語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多寶佛塔南無十方釋迦牟尼分身諸佛作是語已徧禮十方佛南無東方善德佛及分身諸佛如眼所見一一心禮香華供養供養畢已胡跪合掌以種種偈讚歎諸佛既讚歎已說十惡業懺悔諸罪既懺悔已而作是言我於先世無量劫時貪香味觸造作衆惡以是因緣無量世來恆受地獄餓鬼畜生邊地邪見諸不善身如此惡業今日發露歸向諸佛正法之王說罪懺悔行此懺悔者身心清淨不住法中猶如流水念念之中得見普賢菩薩及十方佛

按蓮社高賢傳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入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

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巳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却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痛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遙爲按之翊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顗聞於朝勅建法華寺

按太平廣記開元初同州界有數百家爲東西普賢邑社造普賢菩薩像而每日設齋東社邑家青衣以齋日生子於其齋次名之曰普賢年至十八任爲愚豎厮役之事蓋所備嘗後因設齋之日此豎忽推普賢身像而坐其處邑老觀者咸用怒焉旣加詬罵又苦鞭撻普賢笑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見眞普賢不能加敬而求此土像何益於是忽變其質爲普賢菩薩身身黃金色乘六牙象空中飛去放大光明天花綵雲五色相映於是遂滅邑老方悟賢聖大用驚慚其西社爲普賢邑齋者僧徒方集忽有婦人懷

姙垂產云欲生子因入菩薩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產一男子於座之前既初產生甚爲汙穢諸人不可提挈出深用詬辱忽失婦人所在男變爲普賢菩薩光明照燭相好端麗其所汙穢皆成香花於是乘象騰空稍稍而滅諸父老自恨愚闇不識普賢刺眇其目者十餘人

按佛祖統紀唐德宗時安國寺二尼持法惠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號空姑來止宿中夜身光赫然人謂是普賢

乾德四年敕內侍張重進往峨眉山普賢寺莊嚴佛像因嘉州屢奏白水寺普賢相見也峨眉志云昔有蒲翁因採藥入山望峯頂五色雲放白光忽一鹿前導至岩上見普賢大士眞相自茲顯迹

雍熙四年敕內侍送寶冠瓔珞袈裟往峨眉山普賢寺是日衆見普賢大士乘紫雲行空中久之方沒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七十九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三

文殊師利菩薩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神異典第七十九卷

佛菩薩部彙考三

文殊師利菩薩

按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聞如是一時佛遊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俱比丘千二百五十菩薩三萬二千彼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之衆眷屬圍遶而爲說經時有天子名曰寂順律音在於會坐即從座起更整衣服長跪叉手白世尊曰文殊師利今爲所在一切諸會四部之衆天龍鬼神釋梵四王皆共

渴仰欲覩正士咨講妙辭聽受經義佛言東方去此萬佛國土世界名寶氏佛說寶英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今現在演說道教文殊在彼聞諸菩薩大士之倫宣示不及天子白佛唯願大聖加哀垂威令文殊師利自屈到斯所以者何文殊師利所說經法開發結閡靡不燿然踰過聲聞緣覺之上文殊師利設說大法一切衆魔皆爲降伏諸邪迷惑無得人便諸外異道莫不歸命其貢高者不懷自大未發意者皆發道心立不退轉所當受者無不稽顙所當執御靡不攬持如來至眞皆亦勸讚因此聖教乃令正法長得久存自捨如來未有他尊智慧辨才頒宣典誥如文殊者也於是世尊見寂順律音天子之所啓白爲一切故則發大哀演兩眉間毫相之光其明普照照諸三千大千佛土通達周徹一萬佛土大光照耀寶氏世界時彼佛土諸菩薩衆前問其佛是何感應光顯此瑞寶英如來告諸菩薩西方去此過萬佛剎有世界名忍其佛號曰能仁如來至眞等正覺今現在講法演眉間光照萬佛土普耀此剎菩薩問曰唯然世尊

何故放光佛言無央數億百千菩薩會彼佛土釋梵持世及四部衆皆共傾望文殊師利欲得奉覲諮講經法悉俱白佛奮斯光明遙請文殊師利寶英如來告文殊曰汝往彼土能仁如來延企相待衆會無數遲想相見稽首思聞欲聽稟受文殊白佛吾亦尋知此光瑞應於時文殊與萬菩薩禮寶應佛右遶三帀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於寶氏剎忽然不現立於忍土在虛空中不現其身僉雨天華遍大衆會華至於膝時諸會者怪未曾有皆共白佛言此何光瑞而雨天華佛告諸族姓子此文殊師利與萬菩薩應命俱來在於虛空雨於衆華以供養佛衆會僉曰願見文殊及諸菩薩若能親覲如是正士甚爲欣慶難值難遇說是未竟文殊師利與萬菩薩便卽現身稽首佛足右遶七帀各以威力神足變化作大蓮花自處其上寂順律音天子白佛願發聖教令文殊師利敷演道化衆會踦䠙欲聞訓誨佛告天子自恣汝心便可稽問寂順律音則白文殊寶英佛土有何奇特超異之德至使仁者遊居樂彼文殊告曰不興貪欲亦不滅

之不起瞋恚亦無所盡不建愚癡亦無所除不造塵勞亦無所懷所以者何無所生法亦無所盡又問其佛說法何所興焉何所滅除答曰其本淨者以無起滅不以生盡所以者何彼土衆生了眞諦義以爲元首不以緣合爲第一也又問何謂眞諦元首何謂緣合以爲第一答曰於義無起亦無所懷無有相處亦不無相亦非一相亦不離相亦不顯相彼無視者亦不無視亦不諦視亦不有盡無能盡者已無所盡不可盡者是曰眞諦義義者天子謂無心矣無本心者不教他人不於此際不度彼岸不在中流是眞諦義義者天子謂無文字乃爲聖諦所以者何如佛言曰一切音聲皆爲虛僞天子又問如來所說將無欺乎文殊答曰如來所說無誠無欺所以者何如來於二心無所住而於有爲無爲之法無有言辭由是之故無誠無欺於天子意所趣云何如來之化設有所說爲實爲虛答曰不誠不欺所以者何如來之化不有四大亦無誠實文殊答曰如是天子一切諸法皆亦如化自然之行如來所解無所成就亦如所住以是

之故所宣講法不誠不欺歸於無二又問何謂如來說眞諦義文殊答曰眞諦義者不可稱說所以者何其義趣者無言無說亦不可得說是眞諦義時五百比丘漏盡意解無數千人遠離塵垢於諸法法眼淨萬二千菩薩逮得無所從生法忍寂順律音問文殊師利其眞諦義甚爲難解文殊答曰如是天子其懈怠者於眞諦義甚爲難解又問何謂比丘精進答曰無所斷滅亦無所除而不修行亦不取證是謂比丘奉行正義所以者何其自念言斷滅如是除去若此修行取證則爲懷想顚倒放逸衆行俱合又計斯者非正精進又問何謂正精進乎答曰其等無本及與法界等於五道亦復如是如等無本及與法界於六十二邪見亦如凡夫之法學法不學聲聞之法緣一覺法佛法亦如如等佛法生死之法其泥洹法愛欲塵勞諍訟顚倒亦復如是比丘若茲精進行者乃進正精進又問何謂所行平等如等佛法乃於愛欲塵勞之義亦等諍訟顚倒之事文殊答曰用空無相無願等故所以者何空者不別無有若干猶如天子坏

瓦器內空及與寶器之內空者俱同等空無有若干不可言二如是天子愛欲之空及與諍訟顛倒之空上至道空彼則俱空無有若干不可名二也天子又問何謂菩薩修行聖諦文殊答曰假使菩薩不行眞諦何因當爲聲聞說法所以者何菩薩行諦多所察護聲聞無護菩薩行諦廣大難限聲聞偏局菩薩行諦將護衆生而於本際無所造證菩薩行諦善權方便不捨生死泥洹之門菩薩行諦普觀一切諸佛之法猶如天子有一士夫竊捨大師馳逸奔走獨身無侶心懷恐懼度於曠路不敢復還聲聞如是意懷惶懅怖畏生死不護生衆不能堪任遊度一切終始之患獨自行諦不護佛法離權方便無有慧侶不亦然乎猶如天子謂彼大師多獲盈利齎無量寶瑣琦異珍賜衆賈人超越曠檢菩薩如是亦如大師積行無量道寶無限修於大慈無極之哀眞諦聖慧饒益一切無數辯智以爲傲富遊一佛國復遊一國六度無極攝行四恩以濟危厄矜救衆生還入生死善權方便修行聖諦度諸未度解諸未解周旋三界獨步無

侶開化未聞使入大乘猶如天子垢穢弊衣以思夷華黃白須曼而用熏之香氣不久尋便歇盡聲聞緣覺行諦薄尠亦復如是便中滅度不修所願不至於佛戒定慧解度知見事度脫之香亦復不能降伏罣礙塵勞之欲猶如天子細輭妙衣其價百千以天殊特珍寶諸華百千萬歲熏此好衣其衣常香香氣普流巍巍芬馥未曾有歇諸天世人皆所愛樂菩薩如是從無數刧行諦法香不具所願不中滅度而常演出佛無上道戒定慧解度知見馨降伏罣礙塵勞之欲遊於天上及至人間天龍鬼神諸阿須倫君子庶民莫不奉敬而欲見者恆弘濟度寂順律音天子復問文殊其寶英如來至眞佛土聲聞之衆爲如何乎文殊答曰不御篤信不從他教不行於法不毀法界亦不八等離於八邪不須陀洹皆度一切恐懼惡趣非斯陀舍來化衆生非阿那舍於一切法無所往來非阿羅漢而皆受於三千世界供養之利不離於欲亦不以欲而見惱患不離瞋恚不以怒恨而見焦然不於衆生而懷害心亦無所憂不離於癡不以愚騃

而爲危難滅除杳冥及一切法不離塵勞慇懃精進化去一切衆生愛欲逮得高節無所從生而遊現生於諸想念開化衆生不計吾我及與人壽悉無所受亦無所捨淨畢一切人民所施衆祐之德無意無念以修意止奉四意斷不起不滅行四神足身意寂然遵於五根曉了一切衆生本原行於五力降伏塵勞念於覺意解平等慧靖修道教棄損邪徑證于道訓不得無爲遊趣寂寞而行本際觀於所觀僉入法界滅於無明盡於愚癡典於聖慧無上眞正而除於三解脫之品則以肉眼皆見衆生一切佛土諸佛世尊所化人民則以天眼覩於五趣生死往來周旋人民蜎飛蠕動蚑行喘息形物之類之所歸生則以慧眼察知一切衆生之儔心行所念則以法眼覩見三世三界羣萌一切人民所可行者則以佛眼皆用明觀一切諸法法藏祕典聖曜所照則以天耳遙聞諸佛所宣經法以無念慧念知過去無央數劫之所更歷而以神足遊於無量諸佛國土靡不周遍盡於諸漏不至無餘修解脫也而現其形無有色身有所講說

不演文字有所思惟無心想著示於顏貌姿艷端正以相莊校衆好若干而以功德自嚴其體威神殊絕無能當者名稱普流功勳闡布通於三世無所蔽閡以咨嗟慧而爲馨香自熏其身則於世法而無所著不爲塵勞而見染汙惡口麤辭不能毀之則以神通而自娛樂博聞無厭班宣辯才爲師子吼以智慧光靡所不照聖明之達而爲雷震滅除閉塞幽隱之愚所說無盡通解總持佛所觀察聲聞緣覺所不知處常見諸佛覺意如海三昧之定猶須彌山忍辱柔和等之如地勇猛之力降魔官屬棄諸外道安樂自在如天帝釋喻若梵天心得由己無有儔匹求比難比而無等倫亦如虛空不可爲喻靡所不周無所不入天子欲知寶英如來所生國土聲聞之衆其功德勳復超於此如吾所歎不可計量文殊師利說是語時五百比丘五百比丘尼五百優婆塞五百優婆夷五千天子未得道證發心白佛世尊我等願生於彼寶英佛土得爲聲聞文殊答曰諸族姓子不可以懷聲聞之心生彼佛土汝等當發大道之心乃至彼土應

時受教皆發無上正眞道意佛悉記說當生彼土寂順律音天子復問文殊何謂聲聞律何謂菩薩律答曰受教畏三界難厭患惱者聲聞之律護於無量生死周旋勸安一切人民蚑行喘息蠕動之類開導三界決其疑綱衆想之著是菩薩律惡厭積德以用懈廢不能自進是聲聞律興功爲德不厭諸行以蓋衆生因而得濟是菩薩律滅除一切塵勞之欲己身所惡是聲聞律攻伐一切衆生塵勞恩愛之著是菩薩律不覩諸天心行所念所志不同是聲聞律自見三千大千之佛國土根心所歸是菩薩律但能察己心之所行是聲聞律普見十方諸佛處所衆生心念是菩薩律唯照己身志性所趣是聲聞律光于一切人民之行蜎飛蠕動心念思惟三界之居各有本末是菩薩律雖以將護一切衆魔是聲聞律降化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諸魔官屬壞衆魔行能受正法是菩薩律如毀破碎瓦石之器不可還合小志之德滅度如是不進正眞是聲聞律猶若金器雖爲破敗終不遺棄即可還合以爲寶器大士現滅深慧法身永存不

朽不增不滅續現三界是菩薩律若大火燒山林樹木莫不燔燎禽獸馳竄小志若茲畏三界難藏隱泥洹是聲聞律樂于生死獨步三界意無怯懦欣心娛樂道法之樂勸化衆生亦如苑囿遊觀之園華實茂盛多所悅豫是菩薩律不能斷除罣礙槃結之難而有處所是聲聞律磨滅一切弊蓋之患永無止處是菩薩律取要言之而有限節自繫縛身以有限德而見成就戒定慧解度知見事不能具足無極大道是聲聞律所接元邈志如虛空功勳無量戒定慧解度知見品不可稱載是菩薩律爾時世尊歎文殊師利曰善哉善哉快說解此諸菩薩律文殊聽吾引喻重解令是義歸廣普究竟猶如二人一人歎譽牛跡之水一人起立咨嗟大海積水之功于意云何其人歎譽牛跡之水能久如乎答曰牛跡之水甚爲少少不足稱譽佛言文殊聲聞之律所見威神亦復若茲如牛跡水不足稱譽彼人起立嗟嘆大海能如何乎答曰甚多甚多天中之天其大海者無有邊際不可齊限深廣難計佛言菩薩之律當作是觀猶如江海不

可訾量佛說是時二萬二千人逮得無所從生法忍異口同音皆歎曰我等世尊當學于斯菩薩之律開導發起無央數人寂順律音天子復問文殊師利文殊爲學何律爲修聲聞緣覺之律若菩薩律文殊答曰于天子意所志云何其大海者爲受何水捨置何水答曰其大海者無水不受報曰如是菩薩之律猶如大海不逆汚塗十方諸律靡不歸之聲聞緣覺一切衆生開化行律而普遊之天子又問文殊師利所言律者爲何謂乎答曰所言律者開導教化恩愛塵勞故曰爲律曉了貪欲故曰爲律天子又問何謂開導恩愛塵勞何謂曉了于貪欲者答曰衆念思想計有吾我處于諸見不棄顚倒不捨不明愚癡之本行于二事興發塵勞分別此者是謂曉了貪欲也彼若修行無貪思想淨導隨順不計吾我不住諸見捐捨顚倒棄除無明愚癡之冥不爲二行塵勞不興亦無諍亂無諍亂已究竟永安是謂開化塵勞之律譬如天子其有術師明識能知毒虺種類便以呪術除去毒害學者若斯設能分別塵勞本末無有根源則能

消滅塵勞恩愛天子又問何謂開化塵勞本末之律答曰于衆想念本末所行無有想念則不興諍已不興諍則無所著已無所著則無所倚已無所倚則無所住已無所住則無惱熱已無惱熱究竟被敎而蒙度脫此謂爲律設使天子以賢聖慧元妙之智曉了塵勞恩愛之本虛妄空無無所是在無有常主亦無所屬無所從來無所從去無有處所亦無方面無內無外亦不兩間亦不積聚無色無像無有形貌是爲曉了塵勞恩愛之本天子又問塵勞云何而蒙度脫爲實爲虛答曰猶如有人臥夢中毒蛇螫之其人苦痛不能堪任尋時使服除毒之藥其毒即滅痛惱休息于天子意所趣云何其人寤爲毒蛇所螫爲虛事乎答曰爲虛不可言實又問設使虛者何故被毒而蒙藥除答曰如虛妄夢夢虛不實而被于毒毒除亦然亦無所除文殊答曰衆聖解空開化一切塵勞恩愛亦復如是如天子問何謂開化塵勞恩愛爲實爲虛欲了此義如我之身計無有身恩愛塵勞實無恩愛亦復若斯設使我身是實身者恩愛塵勞亦當常

存所以塵勞無塵勞者用我己身無有身故由是之故無有能得開化塵勞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爲寂寞而無生故諸法淡泊不可受持故諸法靜默無歸趣故諸法皆盡無積聚故諸法無盡無所生故諸法不生無所成故諸法無成用無造故諸法無作無所爲故諸法無爲用無我故諸法無我用無生故諸法無主如虛空故諸法無來無所著故諸法無去從無住故諸法無住無所受故諸法無受無所著故是故天子究竟蒙化成爲法律亦無所化天子又問一切諸法以何爲門之元首也答曰無順之念以爲門首周旋生死順義之念爲泥洹矣不行精進爲罣閡門精進之行爲道品門狐疑之行爲陰蓋門勤修解脫無罣閡門思想諸著爲塵勞門無所想念無有虛妄無恩愛門諸亂多念衆妄想門寂然之行爲淡泊門六十二見爲憍慢門修于空無無自大門隨惡親友爲惡罪門從善親友爲善法門衆邪見事爲惱患門正見之義爲安隱門慳貪之事爲貧匱門布施之義爲大富門毀犯戒者便當歸趣諸惡道門奉修禁戒

當歸一切生善處門喜諍訟者違失法門若忍辱者得歸殊特超異之門爲懈怠者心垢穢門遵行精進爲無垢門放逸之事爲亂意門一心之事爲定意門惡智之行癡冥之惑如牛羊門修智慧者三十七品爲道法本師子之門而悉具足慈心行者無所害門悲哀行者志和雅門性以和柔無諛諂門而行喜悅樂法樂門修行護者無所適莫無增減門行四意止不失宿德諸所福門四意斷者順平等門四神足者心身輕門五根行者篤信之義爲元首門五力行者不爲塵勞及諸愛欲所玷汙門七覺意者悉已曉了平等慧門入道行者棄捐一切衆邪異徑迷惑之門復次天子計于菩薩爲諸佛法元首之門將護諸法法自在門故善權方便曉了處處無處之門故智度無極通知一切衆生心念所合隨順度彼岸門故六度無極攝于六欲令無所處爲大乘門故觀求于空三界如化終始如夢智慧明門故一切諸法皆爲本無法無生忍明達自然無所不了其慧不依他人明故也天子又問文殊師利何謂法界之門乎答曰其

法界者則曰普門又問其法界爲何所界答曰一切衆生之所界者名曰法界又問其法界者豈有分際文殊答曰虛空之界寧有分際乎報曰不也文殊答曰猶如虛空無有分際法界如是亦無分際天子又問曰豈可分別于法界乎答曰其法界者不可分別天子又問仁者何因解明諸法乃能曉了如斯辨才文殊告曰于天子意所趣云何其呼響者而有音出以何解法天子報曰其呼響者不解諸法以緣合成乃響出矣答曰如是天子菩薩皆因衆緣故而有所說天子又問仁者爲住何所而有所說答曰如來化住有所講說吾之所住所演若斯問曰如來之化法無所住而有所說吾之所宣亦復如是設使文殊于一切法無所住立而有所說仁何所住成于無上正眞之道爲最正覺乎答曰吾住五逆乃成無上正眞之道又問文殊其五逆者爲住何所答曰其五逆者無有根本亦無所住又問如來說言其作逆者無間可避不離地獄答曰如是天子如佛所說其作逆者當墮地獄若菩薩住于此五逆疾逮無上正眞之道

何謂爲五假使菩薩慇懃至心發大道意去小乘心而不墮落聲聞緣覺之地是第一逆發心廣施一切所有無所愛惜不與慳貪而共合會是第二逆而發慈心一切衆生吾當度之不中懈廢是第三逆見一切法無所從生尋便逮得無所從生法忍不復中與六十二疑邪見俱合是第四逆所當知見所當斷除所當班宣所當成覺發意之須悉知見覺靡所不達而無所住成一切智不著三界是爲五逆文殊師利謂其天子菩薩已住于是五逆爾乃疾成無上正眞之道爲最正覺天子又問所說何謂逆不成逆順不成順答曰如紫磨金及如意珠雖墮不淨爲俱合乎答曰不合所以者何其物眞故不與僞合文殊告曰人心本淨縱處穢濁則無瑕疵猶如日明不與宴合亦如蓮華不爲泥塵之所霑汙譬如虛空無能汙者欲行學法發菩薩心住于諸逆而不動搖開化諸逆則名曰順其心本淨不與穢合所以者何設使合者不可而別水及泥土尚不俱合況乎心本清淨無形與形合乎

按宋高僧傳釋牛雲往五臺華嚴寺出家禮淨覺爲師每令負薪汲水時衆輕其朴鈍多以謔浪歸之年滿受具益難誦習及年三十有六乃言曰我聞臺上恆有文殊現形我今跣足而去儻見文殊惟求聰明學誦經法耳時冒寒雪情無退屈至東臺頂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何而來老人曰吾從山下來雲曰從何道上何無履跡曰吾雪前來老人却問雲曰有何心願犯雪徒跣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爲僧自恨昏鈍不能誦念經法此來欲求見文殊只乞聰明果報老人曰奇哉又曰此處不見文殊更欲何之雲曰欲上北臺去老人曰吾意亦然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到北臺又見老人然火而坐頗爲驚怪問曰適於東臺相別爲何先至老人曰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乃猶豫只此老人莫應文殊也雲乃鳴足禮拜老人曰吾俗人也不應作禮唯貪設禮情屬不移良久老人云休禮候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昏鈍也老人閉目倏爾開顏語雲曰汝前生

爲牛來因載藏經今得爲僧而闇鈍耳汝於龍堂邊取一钁來與汝斸却心頭淤肉即明快也雲遂得钁度與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教開即開因閉目次有似當心施钁身無痛苦心乃豁然似闇室立於明燈亙夜懸於圓月也雲開目乃見老人現文殊像語雲曰汝自後誦念經法歷耳無忘又於華嚴寺澗東院大有因緣無得退轉雲乃行悲行泣接足而禮未舉頭頃不見菩薩矣

按佛祖通載時禪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剛窟前炷香作禮瞑坐少頃聞有叱牛者著遽開眸見山翁野貌瓌異牽牛臨溪而飲著起揖山翁曰爾來何爲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也翁牽牛歸著躡迹隨之俄入一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皆金璧所成翁踞牀指繡墩命著坐童子俄進玻璃盞貯物如酥酪揖與對飲著納其味頓覺心神卓朗翁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

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緒及莫著欲留翁不許著戀戀不卽去翁投袂起叱童子引著出之著不得留行未遠問童子適何寺童子曰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翁者卽文殊也不可再見卽稽首童子足下願丐一言爲別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染無垢是眞常著因駐錫五臺往往頻與文殊會語云

按佛祖統紀元祐二年七月張商英遊五臺中夜於祕魔巖見文殊大士身在金色光中

按佛祖綱目太尉呂惠卿嘗注華嚴法界觀暇日遊五臺忽雲霧四合暴風雷雨聲震林壑卿震駭移時稍霽見一衣蒲童子被髮而來手執梵筴問曰官人何求至此曰願見大士曰欲見何爲曰嘗覽華嚴大教旨深意廣欲望大士發啓妙解庶幾箋釋流行使大衆心卽得開悟曰諸佛妙意簡易明白先德注意可解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逾遠眞所謂破碎大道也曰童子貌若此

而敢呵前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眞文殊耳卿下拜纔起童子現大士形跨獅子隱隱雲中而散

按學佛考訓唐宣宗太子慕道嘗自霍至衡西望峰頂見文殊出現因以其山爲太室號玉鏡峰至今常現瑞光晶彩如玉

按三藏法數文殊三名一文殊師利梵語文殊師利華言妙德謂具不可思議種種微妙功德故名妙德二滿殊尸利梵語滿殊尸利華言妙首謂具不可思議微妙功德在諸菩薩之上故云妙首三曼殊室利梵語曼殊室利華言妙吉祥謂具不可思議微妙功德最勝吉祥故名妙吉祥

按指月錄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于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接得示衆曰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

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文殊大士嘗謂善住意天子云汝今若能違背諸佛毀謗法僧吾卽將同汝如是梵行天子云大士今何故復如是語大士云天子如汝意者以何爲佛天子云如如法界我言是佛大士云天子于汝意云何如如法界可染著乎天子云弗也大士云以是義故我如是說汝今若能背毀佛法僧吾將同汝如是梵行善住天子而白文殊可共俱往如來之所咨受未聞亦同此時如法問難文殊曰爾莫分別取著如來天子云如來今在何所令我莫著文殊云秖在目前天子云若如是者我何不見文殊云爾若一切不見是名眞見如來天子云若見在前云何戒我莫取著如來文殊云爾今見前何有天子云有虛空界文殊云

如來者虛空界是故虛空界者卽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于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于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按觀音慈林集悲華經往昔過恆河沙等阿僧祇劫此世界名刪提嵐劫名善持有轉輪聖王名無諍念主四天下時寶藏如來出現于世王有千子長名不眴次名尼摩有大臣名曰寶海卽寶藏如來之父寶海大臣勸王及千子併諸眷屬無量人天發菩提心今各於十方界成等正覺其寶海大臣者卽今釋迦如來也時王與千子供養如來從佛出家修道佛與王改字爲無量淸淨復與授記於西方安樂世界作佛號曰無量壽時太子不眴白佛言世尊我之所有一切善根盡回向無上菩提願我行菩提道時若有

衆生受諸苦惱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墮大闇處憂愁孤窮無有救護若能念我稱我名字我天耳所聞天眼所見是衆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惱者我終不成正覺世尊我今復爲衆生故發上勝願願今轉輪聖王於安樂世界成佛號無量壽於無量劫作佛事已入般涅槃乃至法住持我於其中修菩薩道能作佛事其正法於初夜滅我卽於後夜成等正覺時寶藏佛尋爲授記善男子汝觀天人及三惡道一切衆生生大悲心欲斷衆生諸苦及煩惱故欲令衆生住安樂故今當字汝爲觀世音汝行菩薩道時已有百千無量億那由他衆生得離苦惱已能作大佛事次無量壽佛成等正覺號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來第二太子亦於寶藏佛前發大誓願願次觀音成佛國土莊嚴一如觀音無異時佛卽授記作佛號善住珍寶山王如來復告曰善男子由汝願取大世界故因是字汝爲得大勢至時王千子皆於佛前發願行菩薩道佛悉爲之授記作佛

按冥祥記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

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値虜主木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末欲盡滅一城衆皆匈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頂之末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末大歡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卽得免害

沙門釋法智爲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惟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敬奉大法後爲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

裏乃隱溝邊叢棘中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輙無見者遂得免後逕出家

按墨莊漫錄予在四明時舶局日同官司戸王璪粹昭郡檄往昌國縣寶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爲予言寶陀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爲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鴨頰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

深罔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考數百面鼓鼕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禱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文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紋如珊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昭然也久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卽晦矣白衣瓔珞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現者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船至此必有所禱僧云禱於洞者所覩之相多不同有見淨瓶者纓絡者善財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偪強至是頗信向云

按宋高僧傳釋善無畏中印度人也時中印度大旱請畏求雨俄見觀音在日輪中手執軍持注水於地時衆欣感得未曾有

按三藏法數三十二應謂觀世音菩薩于往昔無數恆河沙劫有佛名觀世音蒙彼如來授以如幻聞熏

聞修金剛三昧同佛慈悲拔苦與樂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一化切衆生也

按法華持驗唐馬郎婦者出陜右先是此地俗習騎射不知有三寶名元和十二年忽有美豔女子挈籃鬻魚人競欲娶之女曰有一夕能誦普門品者則吾歸之黎明誦徹者二十餘輩復授以金剛般若旦通猶十人乃更授法華經全帙期以三日通徹獨馬氏子能乃具禮迎焉入門女稱疾求止別房須臾便死體即爛壞遂瘞之數日有紫衣老僧至葬所命啓視惟黃金鎖子骨存焉謂衆曰此觀音大士憫汝輩障重故垂方便示現以化汝耳言訖飛空而去

按觀音持驗唐釋慧日泛海船達天竺參訪知識咨捷徑法要至犍馱羅國東北大山有觀音像師乃七日叩頭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夜忽見觀音現紫金身坐寶蓮花垂手摩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惟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勝過諸行言已忽滅師回長安因普勸念佛焉

宋紹興戊辰三月史越王浩初爲餘姚尉偕鄱陽程

休甫詣潮音洞叅禮觀音大士心求靈應初寂無所覩晡時再至一僧指曰巖頂有竇可以下瞰扳援而上顧瞻之際忽現瑞相金光照耀眉宇瞭然

宋都官員外郎呂宏妻吳氏夫婦各齋戒清修曉悟佛理吳虔事觀音有靈感每于淨室列置瓶缶數十以水注滿手持楊枝誦呪輒見觀音放光入瓶缶中病苦者飲水多愈所呪水積歲不壞大寒不凍世號觀音縣君

宋倭使入貢船泊補陀洋見觀音靈異欲載入本國臨行風浪大作滿洋開鐵蓮花船不能前倭懼而還之故名蓮華港又中官王貴等奉旨齋送華幡寶香詣山心竊自疑云汪洋巨浸中菩薩安在皆人自妄信耳方解維滿海生鐵蓮華風濤洶湧舟不能行從人望山號呼叩頭風浪稍平輒有白牛隔山浮至盡食其華舟始可移已而牛返水際化一白石至今存焉故蓮華洋亦名石牛港元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定江南部帥哈喇歹來謁潮音洞下窅無所見乃張弓引矢射洞而去及登舟滿洋復生鐵蓮花遂大驚

怖率衆羅拜悔謝俄見白衣大士幷童子像示現雲端自明洪武初徙海上居民而靈異見少矣然湯和舟至沈家門猶見浮一金鉢盂焉永樂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潮音洞現白衣大士龍王龍女等隨之辰巳時現開長眼面帶煩惱午時現紫色身面壁酉時善財巖外現白衣金冠菩薩坐紅日中正統二年二月十九夜現寶珠放大光明諸如此類神應非一元大德五年集賢學士張蓬山奉旨釐祝詣潮音洞見觀音大士相彷彿在洞壁間次至善財洞童子倏現頂上瑞雲中復覩大士寶冠纓絡手執楊枝護法神衞翼其前張率衆作禮良久漸沒

明王應吉素虔奉觀世音萬曆壬寅奉使東行便道還里患痰火疾水漿不能咽者七日夢乘肩輿循大河濟忽前人失足王顚墮水中鱗甲之類種種見前因念此類我嘗啖之今爲難矣恍惚若有人挾王起岸上則赤日當空觀音大士倚巖而坐王以手捫衣不濕因叩謝大士謂曰汝家世奉我故來相救但殺業頗多致有是病若戒殺卽愈王曰承慈力普度此

夙心也敢不遵命倏然而覺身汗如雨自後遂盟心戒殺自作紀靈戒殺衷言誌其事

明吳郡徐明甫赴館於楚遂徙家焉好學篤行教子讀書素供觀音大士一軸禮敬甚虔子名鑛十餘歲忽遘危疾夫妻於大士前晨夕叩禱至七日夜夢菩薩告曰無憂汝子明旦可起也忽聞有聲震卓上驚而寤起視所供大士几前菓碟諸器俱墜地檢之無一損者子口中喃喃微聲喚曰菩薩救我菩薩救我問之不應天明詢其故子曰昨夜半正憒絕間見大士至臥榻間呼男曰吾救汝乃以水一甌命飲之冰涼徹骨遂舉體得汗而爽耳不數日病果愈後子成萬曆丙辰進士

按汝州志大悲菩薩相傳爲楚莊王第三女也諱曰妙善天性貞潔孝事父母常指香山曰彼可居也後莊王病篤百治不效公主侍藥甚謹有神醫曰必得親人手眼方可以瘳公主遂割手眼送父爲食病卽獲痊公主亦就此坐化醫曰此大悲菩薩也言訖不見蓋仙人來驗公主之孝耳莊王卽封爲大悲菩薩

且命建寺香山塑像千手千眼或曰莊王命塑全手全眼閹宦誤聽傳爲千手千眼俗傳如此不知何據漢唐宋元皆奉勑修至明被紅巾賊焚毀無遺宣德勑修重典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按阿育王傳佛欲般涅槃告摩訶迦葉言於我滅後當撰法眼使千年在世利益衆生迦葉答言請受尊教佛入世俗心而作念言釋提桓因應來我所釋提桓因知佛心念即至佛所佛語釋提桓因我去世後汝當護持我之遺法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唯然受教佛亦入世俗心而作心念四天王應至我所時四天王知佛心念即來佛所佛告四天王我涅槃後當擁護善法四天王唯然世尊當受聖教佛敕摩訶迦葉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已便至拘尸那城娑羅林中雙樹間宿涅槃時至告阿難言汝於娑羅林中北首敷置我於今日中夜當入涅槃而說偈言諸有皆洄澓生老如波浪渡死之大海捨身如棄柢至無畏涅槃免魔竭大怖三有海淵廣解脫師能渡說此偈已

卽入涅槃如是乃至起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灰炭塔乃至釋提桓因及四天王以香華音樂末香塗香供養舍利而作是言佛付囑我等法而般涅槃從今已去當護持佛法帝釋告提頭賴吒汝當擁護東方佛法復告毗樓勒汝當擁護南方佛法告毗樓博叉汝當擁護西方佛法告毗沙門天王汝當擁護北方佛法所以者何未來當有三邪見王毀滅佛法佛之所記汝當護持佛滅度後數千億萬阿羅漢等悉入涅槃諸天空中出大聲音而作是言諸佛弟子皆從佛去法燈欲滅大闇將至若不聚集三藏經書若諸羅漢入涅槃已佛法卽滅釋提桓因將四天王及諸天衆往尊者摩訶迦葉所頭面作禮而白迦葉言尊者如來之法付囑尊者尊者今當聚集法眼令諸天人千載之後利益衆生迦葉卽時於虛空中打大揵椎三千世界皆聞其聲五百羅漢卽來集於拘尸那城迦葉語阿那律言諸羅漢中誰有不來答言唯有尊者憍梵波提在尸利沙宮而未來至迦葉問言今此衆中誰爲下座弗那答言我是下座尊者語言

汝能從僧如法教不弗那答言我能從順尊者言善哉善哉汝能爲下座莊嚴衆僧今可往彼尸利沙宮語憍梵波提言迦葉等比丘僧喚汝此間今有僧事喚於大德弗那即往至尸利沙宮白憍梵波提言迦葉等比丘僧今有僧事暫喚尊者答言長老弗那應言如來等比丘僧何以乃言迦葉等比丘僧佛不入涅槃耶將非外道壞佛法也將非惡比丘破和合僧也弗那言如尊者語如來已入涅槃法橋已壞法須彌山已崩聲聞由乾陀山已壞尊者憍梵波提言世尊若在閻浮提者我可往彼今已滅度閻浮提內空曠不樂我何故去我今乃欲入於涅槃遙以我心頂禮迦葉及衆僧足作是語已即入涅槃於是弗那還閻浮提到衆僧前向上座言憍梵波提不肯來下禮上座足并諸衆僧即入涅槃到此命已而作言曰十力大象沒象子亦隨沒諸阿羅漢等多有隨佛而涅槃者摩訶迦葉作是制言未集法藏不聽比丘入於涅槃乃集五百諸阿羅漢皆共和合欲集法藏又語阿難長老汝是佛弟子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從

佛有清淨行知見具足最後法中利安衆僧佛所讚嘆尊者迦葉告諸比丘佛般涅槃衆人雲集此處妨鬧我等宜向閑靜之處撰集經法於是乃與五百羅漢向王舍城尊者阿難將弟子娑闍弗哆遊行婆利闍聚落時彼聚落四部之衆聞佛涅槃皆生悲苦悶絕懊惱阿難見已生哀愍心昇師子座爲說法要解喻其意時有弟子娑闍弗哆觀其和上尊者阿難猶是學人未得羅漢卽向阿難而說偈言安靜樹下坐寂滅證涅槃瞿曇應入定莫修放逸行不久得寂滅涅槃清淨法娑闍弗哆說如此偈覺悟阿難阿難聞已竟夜經行坐禪念定於後夜初右脇亞地頭未到枕豁爾意解得阿羅漢卽向王舍城尊者摩訶迦葉亦將五百羅漢到王舍城阿闍世王韋提希子聞迦葉將五百羅漢在王舍城莊嚴城池修治道路出城往迎王先獲得無根信故見世尊時自投象下今見尊者摩訶迦葉亦投象下尊者以神通力接令無患卽語王言如來神足捷疾不似聲聞聲聞極用功夫方得神足自今已往若見我等莫投象下如見佛時

王言唯然受敎時阿闍世王五體投地頂禮尊足合掌而言如來涅槃我不得見尊者涅槃必使我見答言許可王已卽告王言我今欲集如來法眼唯願大王爲我檀越王言願諸比丘終身受我房舍臥具病瘦醫藥衣服飲食尊者迦葉卽便印可往至竹林作是念言此中多饒房舍多諸比丘或能妨鬧畢鉢羅窟房舍臥具不多不少當於彼中撰集法眼於是迦葉卽共五百羅漢至畢鉢羅窟敷臥具坐而作是言未來比丘少憶念力我等於日前集法句偈於其食後當集法眼時諸比丘五百羅漢等悉皆已集而作是言我等先集何法尊者迦葉答言先集修多羅諸比丘言今此衆中誰可使集修多羅者迦葉言阿難多聞第一請修多羅藏阿難盡持我等今共問於阿難而修集之卽告阿難言阿難法眼者是佛所出諸多聞者去世已盡守法藏者唯汝一人今當集法汝可說之阿難言如尊者語卽上座前觀察衆心而說偈言比丘所行道離佛不莊嚴如似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衆僧中無佛醜陋亦如是說是偈已禮上座足

即昇高座心自念言有修多羅從佛聞者有修多羅從聲聞聞者尊者迦葉即便問言佛於何處最初說修多羅阿難答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奈鹿野苑中古仙住處爲五比丘三轉法輪此苦聖諦如是廣說尊者憍陳如便作是念昔本佛爲我說如是法今阿難說與本無異即從座起在地而坐說是偈言咄哉諸有苦迴動如水月不堅如芭蕉譬如幻影響如來大雄猛功德盡三界猶爲無常風漂流而不住五百羅漢聞是偈已皆從座起在地而坐尊者摩訶迦葉告諸比丘阿難所說爲是實不皆答言如是阿難如是乃至廣說修多羅藏尊者迦葉心復念言今當使誰說於毗尼又念尊者優波離佛說持律最爲第一一切毗尼皆從佛受當問優波離撰集毗尼摩訶迦葉即語優波離汝讀毗尼今欲撰集汝可說之優波離答言爾迦葉問言佛於何處說最初戒答言在毗舍離國因須達迦蘭陀子制於初戒如是第二第三乃至廣集毗尼藏尊者迦葉作是念我今當自誦摩得勒伽藏即告諸比丘摩得勒伽藏者所謂四

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聖道分四難行道四易行道無諍三昧願智三昧增一定法百八煩惱世論記結使記業記定慧等記諸長老此名摩得勒伽藏集法藏訖尊者迦葉而說偈言以此尊法輪濟諸羣生類十力尊所說皆當勤奉行此法是明燈壞破諸黑闇無明之障翳攝心莫放逸尊者阿難作是念言佛臨涅槃時作是語若放捨細微戒僧得安樂我今當向僧說是語尊者阿難向上座頭合掌說言我親從佛聞作是言若捨細微戒僧得安樂住尊者迦葉告阿難言何者是細微戒汝問佛不答言不問迦葉語言汝不問此事犯突吉羅罪阿難答言我本不以無慙愧故而不問也我以憂惱故不問耳又復告言汝更有過佛臨涅槃時從汝索水而汝不與汝亦是犯突吉羅罪阿難答言我實不以無慙愧故而不取水直以爾時有五百乘車新入水過使水擾濁是以不取又復告言汝亦曾以足躡如來金色衣上亦是汝罪阿難答言我實不以無慙愧心更無比丘共捉此衣迦葉言若無人共捉何不仰擲空

中若擲空中諸天自當取之汝更有過如來爲汝說言若比丘善修四如意足者則能住壽一劫半劫如意足中我最善修如是三說汝時默然而不請佛久住於世此亦是汝犯突吉羅罪阿難答言我非無慙愧爾時惡魔蔽我心都不覺知又復告言汝更有過汝以如來陰馬之藏示諸女人亦是汝罪阿難答言我不無慙愧故示諸女人所以示者欲使女人厭患女身求男子身又復告言汝更有過汝昔慇懃勸請如來度諸女人令使出家亦是汝過阿難答言我實不以無慙愧故强勸如來所以勸者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部衆是故勸諸尊者迦葉使阿難作六突吉羅懺悔訖告諸比丘言我等不應捨細微戒何以故諸比丘當言七滅諍是細微戒復有比丘當言衆學法是細微戒復有比丘當言四波羅提提舍尼法是細微戒復有比丘當言波夜提是細微戒若舍此細微戒諸比丘當言捨二不定法十三事乃至四事一切皆捨諸外道若聞當言瞿曇沙門所有之法如似於煙隨佛在時修持諸戒佛涅槃後諸比丘等欲持

者持欲捨者捨尊者迦葉告諸比丘言佛作是語我所制者皆悉制之我所不制者愼莫制之如我所制不增不減諸比丘等當奉禁戒使善法增長不善法者當令永滅以是義故佛所制戒皆應護持若如是者法得久住尊者迦葉集修多羅及阿毗曇毗尼已訖入願智三昧觀所集法藏無闕少不思惟已訖知無闕少五百羅漢亦入願智如是觀察迦葉自念如來是我大善知識當報佛恩報佛恩者所謂佛所欲作我已作訖以法饒益同梵行者爲諸衆生作大利益示未來衆生作大悲想欲使大法流布不絕爲無慙愧者作擯羯磨爲慚愧者作安樂行如是報恩皆悉已竟重作思惟我極年邁身爲老壞臭爛之身甚可厭患涅槃時到尊者迦葉以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長老阿難佛以法藏付囑於我我今欲入涅槃以法付汝汝善守護阿難合掌答尊者言唯然受敎時王舍城有一長者生一男兒合衣而出衣名商那卽名此兒爲商那和修以漸長大將入大海迦葉語阿難言商那和修發意入海得寶來還欲作般遮於瑟

若作會已汝度令出家以法付囑迦葉付囑阿難佛法已作是思惟我今應當至于大悲難行苦行婆伽婆善知識無量淨善功德之所熏修眞妙舍利所在之處皆自往至禮拜供養便飛至四塔所極上恭敬禮拜已復更往八大舍利塔所禮拜供養如大鴈王飛至大海莎竭羅宮敬禮佛牙敬禮佛牙已向於天上如金翅鳥屈伸臂頃至忉利天時釋提桓因與諸天衆禮拜供養尊者迦葉已釋提桓因觀察摩訶迦葉而作是言尊者今來欲供養舍利而入涅槃故來至此迦葉答言我今欲來敬禮如來牙禮如來髮如來天冠如來鉢今者是我最後供養時釋提桓因及諸天等聞最後語低頭悲慘憂愁苦惱釋提桓因自取佛牙恭敬授與尊者迦葉舉著額上以牛頭栴檀曼陀羅華供養佛牙供養已語諸天衆愼莫放逸作是語已從彼天沒還王舍城時尊者阿難受付囑已恆常隨逐未曾捨離畏入涅槃或不覲見是故隨逐尊者迦葉語阿難言汝獨入王舍城乞食我亦欲獨入王舍城乞食尊者阿難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

以三種善事一以眞善色根二以多聞總持眞善說法能令聽者無有厭足三以阿難之名眞善利益尊者摩訶迦葉亦著衣持鉢入城乞食作是念阿闍世王本與我有要若涅槃時必當語我我今當往卽到阿闍世王門中語守門人言爲我白王摩訶迦葉今在門外欲見於王守門人言王今眠睡尊者復言可覺語之守門人言王甚難惡不敢覺之候自覺時我當白語尊者復言今若覺者好爲我語摩訶迦葉欲入涅槃故來相語於是尊者迦葉至雞脚山三岳中坐草敷上跏趺而坐作是念言我今此身著佛所與糞埽衣自持己鉢乃至彌勒興世之時令不朽壞使彌勒弟子皆見我身而生厭惡尊者迦葉作是念言若阿闍世王不見我身沸血當從面出命不存濟尊者迦葉已捨命行唯留少壽卽時大地六種震動尊者迦葉將欲入定作是念言若阿難阿闍世王來時山當爲開令其得入若還去時山復還合釋提桓因將數萬諸天以天曼陀羅華天末香供養尊者摩訶迦葉舍利禮拜供養已山卽自合覆尊者身釋提桓

因見尊者迦葉放捨身命心中惱熱如來涅槃苦惱少息今日尊者迦葉入於涅槃將復重苦畢鉢羅窟神聞尊者涅槃作如是言今日此窟卽便空曠摩竭國界悉皆空寂里巷窮酸苦厄羸劣貧賤者彼恆悲愍爲作利益今彼諸苦厄之衆失於覆護從今已去遂當貧窮乏於善法今日法岳崩壞法船已沒法樹已摧法海枯竭今日諸魔得大歡喜一切天人哀摧悲泣讚已卽還天上尊者阿難乞食已訖深自思惟諸行無常時阿闍世王夢天梁折壞覺已心生驚怖守門者來白王言向者摩訶迦葉故來白王欲入涅槃王聞是語悶絕躃地以水灑面小得醒悟於是王卽詣竹園禮阿難足白言尊者迦葉今日欲入涅槃阿難答言已入涅槃王復問言示我尊者身處我欲供養於是阿難將王向雞足山王旣至已山自開張王與阿難卽見尊者天曼陀羅華天末香牛頭栴檀覆其身上阿闍世王卽舉兩手舉身投地從地起已索栴檀薪阿難問言欲作何等答言欲闍維尊者阿難言尊者摩訶迦葉以定住身待於彌勒不可得燒

彌勒出時當將徒衆九十六億至此山上見於迦葉爾時衆中皆作是念聲聞身小彼佛亦然皆生輕想摩訶迦葉踊身虛空作十八變變身爲大卽時彌勒從迦葉取釋迦文佛僧迦梨當摩訶迦葉現神變時九十六億沙門見其身小道德充備神通如是深自慚愧憍慢心息皆成羅漢阿闍世王設供養已卽便還去阿難亦去二人去後山自還合

按景德傳燈錄一祖摩訶迦葉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旣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由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嘗於衆中稱嘆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

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賓鉢羅窟覩勝光明卽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卽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現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賓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畱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非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十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四

二祖阿難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神異典第八十卷

佛菩薩部彙考四

二祖阿難尊者

按阿育王傳阿闍世王合掌白尊者阿難言如來涅槃我不得見尊者迦葉入於涅槃我亦不見若尊者入涅槃時必使我令見阿難答言爾至後商那和修安隱得還安置珍寶而向竹林時尊者阿難在精舍門前經行商那和修直向阿難所禮阿難足在一面立作是言我本發意入海期安隱還當爲佛及僧作

般遮于瑟今佛在何所尊者答言佛已入涅槃即時悶絕躃地以水灑面還得醒悟又問尊者舍利弗目犍連摩訶迦葉爲何所在答言盡入涅槃商那和修白阿難言大德我欲作般遮于瑟尊者答言可隨意作乃作般遮于瑟訖阿難語言汝已作財施今可作法施問言尊者欲使我作何等法施尊者答言於佛法中出家是名法施商那和修答言爾爾時阿難即度令使出家爲受具足乃至爲白四羯摩商那和修言我本生時著商那衣我今盡形受持此衣即得總持阿難所持八萬四千法藏悉能受持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知三藏尊者阿難在竹林園中聞一比丘誦法句偈言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得見水老鶴尊者阿難在傍邊過已語言佛不作是說佛所說者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得解生滅法阿難語言有二種人謗佛何等爲二一者多聞不解義理空無果報二者顛倒解義是名爲毒若解正義得涅槃果彼比丘往至和尚所而白師言尊者阿難道此偈非是佛語彼比丘和尚言尊者

阿難老朽忘悞汝但如前讀誦阿難還來聞讀此偈如前不異阿難語言我不語汝佛不作是說耶比丘答言我和尚言阿難年已老耄不憶此語汝但如本讀阿難思惟言我躬自爲說終不信受阿難入定觀頗有比丘能使此比丘改是語不亦復無有能使改者舍利弗目揵連摩訶迦葉皆入涅槃我今當向誰說如此事我亦當入於涅槃佛之法眼足千年住我今但當涅槃我同學善伴久已過去今日親厚莫過身念處尊者阿難語商那和修佛以法付囑尊者迦葉迦葉以法付囑於我我今欲入涅槃汝當擁護佛法摩突羅國有優留曼茶山當於彼立塔寺時有長者兄弟二人一名那羅二名跋利佛記此二檀越當於此優留曼茶山造僧阿練若處摩突羅國有長者名毱多當生一子名優波毱多汝好度使出家佛記此人我百年後當大作佛事商那和修答言唯然受教尊者阿難付囑商那和修佛法已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而生念言阿闍世王與我有要我今當往辭阿闍世王即到阿闍世王門語守門者言汝往

白王阿難今在門外欲得見王時守門人見王眠睡還白尊者阿難言王今睡眠阿難語言汝往覺之答阿難言王甚性惡我不敢覺又復語言王若覺時可白王言阿難今者欲入涅槃故來語王尊者阿難乞食食訖思惟我若於王舍城入於涅槃阿闍世王與毗舍離常不相能阿闍世王以我舍利不與毗舍離我若毗舍離入涅槃者毗舍離人以我舍利亦不與阿闍世王二國共諍於理不可我今於恆河中當入涅槃尊者阿難往詣恆河所阿闍世王夢見爲王捉蓋之人折于蓋莖王夢見已恐怖卽覺守門者言向者阿難故來辭王欲入涅槃王聞此語悶絕躃地以水灑面還得醒悟王醒悟已問言阿難去可近遠欲在何邊入於涅槃時竹林園神來語王言阿難向毗舍離入般涅槃王聞此已卽集四兵往詣恆河毗舍離神語毗舍離人尊者阿難向此涅槃毗舍離人聞神語已卽集四兵往趣恆河既至河已尊者阿難乘船在於恆河中流阿闍世王見尊者時頭面禮足合掌而言如來三界明燈已棄我去汝是我明燈是我

歸依願見哀愍莫見棄捨入於涅槃毗舍離人禮尊者阿難足合掌而言唯願尊者在毗舍離入般涅槃尊者阿難欲入涅槃卽時大地六種震動時雪山中五百仙人皆具五通而作是念今以大地以何因緣六種震動觀見阿難欲入涅槃是以大地六種震動彼仙人中有一導首將五百仙人翼從而來至阿難所敬禮其足合掌而言聽我出家阿難心念言我諸賢聖弟子今當來至作是念已五百羅漢自然來至尊者阿難化彼河水變成金池乃至五百仙人出家皆得羅漢是諸仙人在恆河中受戒故卽名爲摩田提所作已辦得阿羅漢禮阿難足合掌而言佛最後弟子須拔陀先佛涅槃我今亦是阿難最後弟子欲入涅槃不忍見於和尚涅槃尊者阿難語言世尊以法付囑於我而入涅槃我今亦付囑汝之佛法而入涅槃汝等當於罽賓國中竪立佛法佛記我涅槃後當有摩田提比丘當持佛法在罽賓國尊者阿難以法付囑摩田提比丘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令諸檀越作喜樂心已入風奮迅三昧分身爲四分一分向

忉利天與釋提桓因一分至大海中與莎竭羅龍王一分與阿闍世王一分與毗舍離諸棃車等如是四處各皆起塔供養舍利

按景德傳燈錄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刹帝利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嘆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後入涅槃阿闍世王乃作禮而說偈言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乃周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按指月錄阿難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按三藏法數阿難三名阿難是斛飯王之子佛成道

日生以其能持法藏有三種不同隨德受稱故有三名也一名阿難梵語阿難華言慶喜生時合國欣慶歡喜故也以其親承佛旨傳以化人卽傳持聲聞藏也二名阿難跋陀梵語阿難跋陀華言喜賢以其住於有學之地得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卽傳持緣覺藏也三名阿難迦羅梵語阿難迦羅華言喜海以其解了如來說法無說說而說說卽無說所謂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難心卽傳持菩薩藏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按阿育王傳尊者阿難將入涅槃商那和修向摩突羅國於其道中到一寺邊名爲毗多會值日沒卽宿彼寺時此寺中有二摩訶羅比丘共論議言我昔聞商那和修作是言若有比丘小戒不犯是名勝戒聞事都盡更無異聞名爲多聞商那和修聞此言已語摩訶羅言商那和修不作是語其所說者作如是言見淸淨者名淨持戒持戒淨者名第一戒如聞而行名爲多聞不如汝言摩訶羅言汝是商那和修耶答言我是摩訶羅問言汝以何緣名商那和修汝爲受

持商那衣故名商那和修爲以過去善業緣故名商那和修尊者答言以二因緣名商那和修一以受持商那衣故二以過去善因緣故名商那和修又問言曰過去因緣其事云何尊者答言過去之時波羅柰城有一商主與五百商人共入於海道中見有一辟支佛身有病患時此商主共諸商人卽便停住隨醫所敎飲食湯藥而治辟支佛辟支佛以漸得瘥時辟支佛著商那衣商主卽便諮辟支佛欲與氎衣語辟支佛言今可捨是商那之衣著此氎衣辟支佛答言我以此衣出家亦以此衣得道今當以此商那之衣而入涅槃商主語言唯願尊者莫般涅槃共我入海入海還來我當終身供給尊者飲食臥具病瘦湯藥辟支佛言我今不能入大海子好發歡喜當大得功德於商主前卽飛虛空作種種變而入般涅槃爾時商主卽我身是我以供養彼舍利訖卽發正願使我未來遭值聖師復過於是百千萬倍如今聖師所得功德我悉得之使我將來所生之處威儀法則及以衣服如辟支佛以是願故生便常著商那衣服乃至

出家亦常著之壇上盡形受持是衣即便問言云何受持是衣答言我受具戒時求盡形受持是衣以是義故名之爲受摩訶羅言汝名眞好尊者商那和修漸漸到摩突羅國於優留曼茶山跏趺坐時此山有二龍子兄弟相將與五百眷屬俱尊者商那和修作是念言若不惱觸此龍龍終不起即作神變動優留曼茶山龍瞋即放大惡風雨趣尊者所爾時尊者入慈心三昧慈三昧法蠱毒水火不能傷害龍子生於未曾有想即發信心白尊者言欲何約勅尊者答言聽我於此作衆僧住處龍言不聽尊者商那和修言佛記涅槃後優留曼茶山當有阿練若住處名那羅跋利吒坐禪第一龍子言是佛所記耶答言實是龍言若是佛所記者隨意聽作尊者入定觀察檀越爲出未也知已出世便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入摩突羅城次第乞食至長者那羅跋利門中語長者言汝與我錢我今欲於優留曼茶山作阿練若住處長者言我何故與汝錢耶答言佛本記言我涅槃後摩突羅國中有一長者兄弟二人一名那羅二名跋利於優

留曼荼山作阿練若住處住處卽名爲那羅跋利長者言佛所記耶答言是佛所記於是長者卽出其錢於彼山中作僧住處遂名爲那羅跋利精舍商那和修入定觀察毱提長者爲出生未也觀其已生復觀毱提彼生子未猶未生子以漸教化毱提使向佛法尊者商那和修化彼之時將多比丘往入其家後以漸將少乃至獨已一身往至其家長者言尊者無有一比丘將至我家耶答言我等無有奉侍供給之人若信樂出家者隨逐我後毱提言我身樂世俗未能出家遂尊者若生子者當使出家共相供給尊者言汝好憶是語愼勿忘之毱提後便生一子字阿失波毱多以漸長大尊者言汝先言要有子與我今已有子可以與我聽使出家答言我唯有一子不得相與若更有一子當與尊者後生一子字檀泥毱多以漸長大尊者言汝先有言要若更有子許當與我今已有子應當與我聽使出家毱提答言我一子當守護錢財一子在外聚斂錢財更有第三子當與阿闍黎尊者言爾如是不久生第三子端正殊特出過於

人貌如諸天郎立名字爲優波毱多以漸長大安著賣香肆上案理市賣大得利宜尊者觀毱提爲生子未見已生子便往到毱提所語言汝先言要若有第三子許當與我今已有子應當與我聽其出家毱提言若不斷我利便與尊者度令出家當爾之時魔王遍告摩突羅國可詣毱多市買因魔告故遂多人市極大得利尊者和修往優波毱多所優波毱多於市賣香尊者見已而語之言汝於市買中爲淨心爲不淨心優波毱多答言我不知云何名爲淨心云何名爲不淨心耶尊者和修言汝與貪欲瞋恚心相應名爲不淨心不與相應名爲淨心子若能知心所緣處者若心緣不善者以黑石左邊著若心緣善者以白石右邊著教毱多念佛及不淨觀初日二分黑石一分白石第二日半黑半白以漸乃至純白無黑純善心無惡心如法斷事無非法斷事摩突羅城有婬女名婆須達多其婢於優波毱多邊買香婬女瞋言汝爲偷來何邊多得是好香耶答言大家我實不偷有毱提子名優波毱多性好平等如法市賣婬女即於

優波毱多生欲著心遣婢往語優波毱多言我大家無所須遂欲得相見毱多答言非是相見時婆須達多婬女先來常法得五百金錢與人一宿婬女更遣婢語毱多言我不用一錢可暫一來與我相見時有大長者子先共婬女夜宿北方有賈客主大齎珍寶至摩突羅國賈客主問人言此城中誰是第一婬女有人答言有婆須達多婬女爲最第一得五百金錢與人一宿賈客主聞是語已即持五百金錢著好衣服瓔珞往至婬女所時彼婬女貪此賈客五百金錢故殺大長者子埋著屋裏長者子眷屬推覓至婬女家發掘得之乃至啓王王言婬女婆須達多殺長者子王言捉婬女婆須達多劓其耳鼻截其手足推著塚間優波毱多聞是事已而作是言彼女本以色聲欲樂因緣喚我今被割耳鼻截其手足若欲往者今正是時其本莊嚴衣服示現貪慾不宜往彼今爲貪慾解脫者應往彼看優波毱多將一侍者往到塚間婢以舊恩義故爲其驅烏婢語大家言優波毱多來婬女語婢捉我耳鼻手足相近皆使相著以氎覆上優

波毱多在前而立婆須達多語優波毱多言我平安時遣人喚汝汝言非是時今日我受困厄身被剪削何以看我尊者毱多答言姊妹我不以欲事來至汝邊我欲知慾實相故來爲貪慾所盲者不見汝實相汝本以色欺誑世間今還住本實相薄皮覆其上血澆肉塗千筋以纒縛千脉通肥膩觀外如似好觀內穢惡充滿外假香熏遮內穢惡臭氣充滿汗涙垢臭水洗以遮之若能聽佛語欲能生怖畏憂愁苦惱百千種患皆從貪慾生慾爲智者訶若能捨慾穢即時得解脫遊於八正路獲得於涅槃婬女婆須達多聞是語已厭惡三有於佛法中生信敬心語優波毱多言如汝所說智者所稱可法實相亦然唯願悲愍爲我說之優波毱多即爲說四諦法輪苦諦如鍬鐵集諦如毒樹滅諦斷癡愛八聖道爲出要又復苦者如毒如癰如瘡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總而言之三界受生皆亦是苦優波毱多觀察婬女身體實相離欲見諦得阿那舍婆須達多聞法得見諦得見諦已讚毱多言善哉

善哉汝今爲我以閉三惡道開善趣門向涅槃徑我今歸依佛法僧優波毱多爲說法已即便還歸還歸不久婆須達多命終即生忉利天時有天神語摩突羅人優波毱多爲婆須達多說法得須陁洹命終得生忉利天國人聞已取婆須達多身種種供養時商那和修至毱提所而語之言與我優波毱多度使出家答言使我得利不絕當令出家尊者商那和修以神通力使毱提得利不絕毱提日日稱量得利不絕故不欲放商那和修言佛記優波毱多我涅槃百年之後當施作佛事汝當放使出家毱提即便聽使出家尊者商那和修將優波毱多向那羅跋利阿練若處與受具足白四羯摩訖得阿羅漢商那和修語優波毱多言佛記汝我百年後當有比丘名優波毱多雖無相好而作佛事我聲聞中教授坐禪最爲第一今正是時汝好作佛事優波毱多言唯然受教尊者商那和修度優波毱多以法付囑而念自受佛記罽賓國坐禪無諸妨難牀敷臥具最爲第一凉冷少病尊者商那和修付囑法已至彼罽賓入於禪定歡喜

悅樂而說偈言著商那衣服成就五枝禪山巖空谷間坐禪而念定誰不忍風寒商那阿羅漢心善得解脫心得自在慧尊者優波毱多在摩夷羅國優留曼茶山那羅跋利阿練若處彼山間有一老虎生二子老虎不得食尋復命終二子失母唯至窮困尊者優波毱多往到其所以食與之爲虎子而說偈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日日與食與食之時於其耳中爲說此偈是二虎子壽命短促即便命終生摩突羅國婆羅門家尊者毱多將比丘往返婆羅門家以漸漸少乃至獨到婆羅門家婆羅門問言尊者何爲而獨來耶答言我出家人無有僕從婆羅門言我婦懷妊若生男者當與尊者後雙生二子尊者毱多往從索之婆羅門言小待長大然後當與及年八歲尊者毱多復往從索婆羅門即以一子與尊者第二子言可使我去二子諍去尊者毱多語言此二子俱應得道婆羅門即捉二子付與尊者尊者得已度令出家獲阿羅漢道尊者即便語使採華答言薝葡樹高不能得及尊者語言汝等是天豈無神

足時二沙彌卽處空中經行樹上採華尊者毱多與諸弟子共一處立諸弟子言此小沙彌乃有是神德乎尊者答言此是虎之二子汝等先言何以與是虎食汝今看是虎子神力諸弟子聞已乃解南天竺有一男子與他婦女交通母與兒言與他交通是大惡法婬慾之道無惡不造聞是語已卽殺其母往至他家求彼女人竟不獲得心生厭惡卽便出家不久受持讀誦三藏經教習徒衆多諸弟子將其徒衆至尊者毱多所尊者知其犯干逆罪竟不與語而作是念犯逆之人無有道果尊者毱多不與語故卽將徒衆還歸本所尊者優波毱多有五百凡夫弟子譏嫌和尚度摩訶羅三藏法師將諸徒衆而不共語尊者毱多觀是五百弟子與我無緣於我和尚有度因緣卽便生心念其和尚商那和修以大神力來到那羅跋利阿練若處至毱多房中毱多不在唯有弟子見商那和修著麤弊衣鬚髮甚長而作是言我和尚與如是摩訶羅共親善三藏法師而不共語尊者商那和修至優波毱多座處而坐毱多弟子生瞋嫌心欲驅

尊者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如彼須彌不可移動欲出惡語舌不能轉便共往至尊者毱多所而白言有摩訶羅比丘在和尚臥處坐毱多答言除我和尚更無有人能坐我座優波毱多還房見尊者商那和修頭面著地接足作禮在前而坐優波毱多弟子念言今我和尚雖復禮拜恭敬其師彼之所有知見神力不如我和尚尊者商那和修觀優波毱多諸弟子等除憍慢心不卽知其心猶以己和尚爲勝尊者商那和修舉手指虛空中得滿手乳問優波毱多言是何三昧相尊者毱多入定觀察不知本末卽問師言是何三昧相尊者和修答言此是龍奮迅三昧優波毱多言我之所得盡從和尚受得唯是三昧我非其器尊者商那和修語毱多言諸佛三昧一切緣覺不識其名緣覺三昧一切聲聞不識其名舍利弗三昧其餘聲聞不識其名目犍連所入三昧其餘聲聞亦不識名我和尚阿難所入三昧我亦不識其名我之三昧汝毱多亦不識名我入涅槃如此三昧亦隨我滅七萬七千本生經亦隨我滅一萬阿毘曇亦從我滅毱

多弟子始憍慢心滅作是念我之和尚悉皆不如尊者商那和修於尊者所深生敬重尊者商那和修隨其因緣爲說聽法皆得阿羅漢商那和修語優波毱多言如來以法付囑尊者摩訶迦葉迦葉便以付囑我和尚阿難和尚以法付囑於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此摩突羅國有善男子名提地迦汝當度使出家付其佛法卽時尊者商那和修飛騰虛空作十八變便入涅槃尊者毱多將萬八千羅漢供養舍利卽爲起塔

按景德傳燈錄三祖商那和修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卽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地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敎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

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修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受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敎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卽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毱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敎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作十八變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建塔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人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按阿育王傳佛於摩突羅國告阿難言我百年後摩突羅國有毱多長者之子名優波毱多敎授禪法弟

子之中最爲第一雖無相好化度如我我涅槃已後當大作佛事其所教化阿僧祇衆生皆令解脫得阿羅漢者人使捉一四寸之籌擲著窟裏積滿其中此窟長短四十六尺廣狹則有二十四尺佛告阿難言汝今見是青樹林不唯然已見阿難此是優留曼茶山我百年後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優留曼茶山當作僧房而度優波毱多摩突羅國有二長者子一名那羅二名跋利於優留曼茶山當起僧房閑暇清靜能生禪定房舍臥具悉皆具足遂名那羅跋吒阿練若處阿難白佛言世尊優波毱多所化度者多所利益佛告阿難優波毱多非但今日多所化度乃於往昔無量刧時亦多所利益欲得聞者至心聽之當爲汝說往昔優留曼茶山有五百辟支佛止住一面五百仙人復在一面五百獮猴亦住一面爾時五百獮猴之主往辟支佛所生歡喜心採華拾果與辟支佛時辟支佛結跏趺坐入於禪定獮猴合掌在其下頭學辟支佛結跏趺坐後辟支佛入於涅槃獮猴過華果與都無取相於是獮猴挽衣推排亦不動搖知涅

槃去用爲懊惱便向山一面見五百婆羅門或臥棘刺或臥灰土或翹一脚或舉一手或自倒懸或五熱炙身臥棘刺上者獼猴便收棘刺遠棄臥灰土上者亦收灰土而遠棄之舉一手者挽手令下倒懸之者挽其索絕翹一脚者挽其脚展五熱炙身者遠棄其火怪彼所作卽於其前結跏趺坐五百仙人各作是言獼猴今怪我等所作我等試學獼猴所作便跏趺坐思惟繫念無師自悟七覺意法自然在前卽得辟支佛而作是念我等今得辟支佛道皆由獼猴之所敎授具以華果供養獼猴獼猴壽終便以香薪燒而供養阿難爾時獼猴者今優波毱多是昔爲獼猴猶能利益五百仙人使得道證優波毱多欲於摩突羅國大說法國人聞優波毱多說法百千萬人皆來雲集優波毱多觀如來說法時諸人坐法云何皆如半月坐今日亦使四衆如半月坐觀佛云何說法佛先說於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爲不淨出世爲要如諸佛常法說四聖諦優波毱多亦如諸佛次第說法欲說四諦魔卽雨眞珠珍寶壞亂衆心使無一得道尊

者優波毱多觀誰所作知魔所作後日無央數人聞優波毱多說法雨眞珠珍寶皆欲來取以是因緣衆人多來第二說法復雨金寶乃至無一人得道尊者入定觀察爲誰所作知魔所爲第三日國土人盡來雲集聞尊者說法初雨珍珠第二雨金寶第三日魔王化作天女作天妓樂惑亂人心未得道者心皆惑著于天樂乃至無有一人得道如是魔大歡喜而作是言我能破壞優波毱多說法尊者優波毱多在樹下坐入定觀察是誰所作魔便以曼陀羅華作華鬘著優波毱多項上尊者卽觀是誰所作方乃知是魔之所作尊者優波毱多作是念魔數數壞亂我說法佛何以不降伏彼觀佛本意欲使優波毱多而調伏之以是故佛不降伏尊者觀魔可調伏時至未卽知今正是時尊者優波毱多以三種死屍一者死蛇二者死狗三者死人以此三種化作華鬘卽往魔所魔見歡喜而作是言優波毱多於我亦不得自在魔卽伸頭受其華鬘優波毱多以三屍結於魔項魔見三屍著項而作是言豈應捉是死屍著我項耶尊者言

如比丘不應著華鬘而汝著之亦如汝不應以死屍結項而我結之今可隨汝力所作汝今何爲而與佛子共鬭如大海波浪觸摩梨山魔卽自欲挽此屍却如似蚊蚋欲移須彌不能令動魔欲解項死屍亦復如是魔大瞋恚踴身虛空而作是言我雖自不能得解脫我諸天足能解之優波毱多語魔言汝向梵天釋提桓因毘沙門天向魔醯首羅天婆婁那天乃至入于大火不能令燒入于大水不能爛彼諸天等欲解汝縛亦不能得於時魔王不用尊者之言尋至彼諸天所求請解縛諸天等皆云不能乃至到梵天所合掌言爲我解却梵天答言十力世尊弟子所作我力微弱終不能解假使毘藍猛風不能吹却寧以藕絲懸須彌山欲解此縛無有是處魔語梵王言汝不能解我當歸誰梵王語言汝疾皈依優波毱多乃可得脫如因地而倒還扶地而起若不皈依則壞汝天上之樂壞汝名稱尊貴一切諸樂魔見如來弟子勢力大梵天王猶言語恭敬佛之勢力何可度量若欲加惱於我何事不能大悲憐愍故不加惱於我今日

始知如來具足大悲成就大慈得眞解脫我爲無明所盲處處觸惱然佛慈悲平等未曾惡語加我受梵王語已卽時破除憍慢之心往優波毱多所五體投地長跪合掌白尊者言大家汝可不知我欲菩提樹下乃至涅槃於如來所多作惱亂尊者問言汝作何事答言昔佛於婆羅門聚落乞食我掩蔽衆心便不得食佛以不得食故卽說此偈快樂無著積身體安輕便若能於飲食心不生貪著其心常歡喜猶如光音天復於耆闍掘山化作大牛破五百比丘鉢唯有佛鉢飛在虛空我更於異時化作龍形纏縛佛身七日七夜佛臨涅槃時我化作五百乘車擾濁河水令佛不得飲略而言之乃至數百觸惱如來如來慈愍乃至不以一惡言而見輕毀汝阿羅漢無悲忍心於天人阿脩羅前毀辱於我優波毱多答言波旬汝無知見捉我聲聞比度如來不可以芥子同彼須彌螢火之光等於日月一滴之水同於大海如來大悲聲聞所無佛大慈悲故不治汝聲聞之人不同於佛故我治汝魔言以何因緣我從忍辱仙人已來乃至成

佛所作惱亂恆見慈愍而不加害答言有不善因緣於佛造惡心此罪雖積佛不毀汝所以爾者意欲令我調伏於汝使汝於佛得敬信心由是心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佛以是事故初不曾以一言毀汝是故於汝恆生悲心佛以善巧方便欲使汝生於信心由是少信因緣能得涅槃略而言之汝善於佛生少信心以此信心洗除昔來數於佛所惱觸之罪悉皆得滅魔聞是語身心踊躍如迦曇華樹從根次莖乃至枝條魔王歡喜舉身毛豎佛爲大慈從樹王下乃至涅槃慈忍於我如父母念子原除我過魔王於佛法生歡喜心即起合掌白尊者言汝能使我生歡喜心是汝大恩今日當爲我解是三屍答言先當與汝作要然後乃當爲汝解之從今日後至於法盡更不聽汝惱亂比丘魔言當受尊教復語魔言當更爲我吏作一事我雖已見如來法身不見如來妙色之身爲我現佛色身使我生愛敬心若作此事是名爲上答言我亦先與尊者作要我若現佛身時汝愼勿爲我作禮所以然者如似伊蘭生樹死爲大象之所踐蹋

尊者言爾我不禮汝魔言小待我入林中我本曾作佛形誑首羅長者彼時所作今爲汝作尊者卽爲解三屍尊者優波毱多作見佛想魔卽入林化作佛身如似綵色畫新白氈作佛身相看無厭足作佛形已右邊化作舍利弗像左邊化作大目犍連阿難在後摩訶迦葉阿㝹樓豆須菩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等圍繞侍從以漸從林而出至優波毱多所尊者爾時卽起合掌諦觀而說偈言咄哉無常無悲愍心能壞如是上妙色身佛身爲如此乃爲無常壞身心極著作見佛想尊者合掌復說偈言快哉清淨業能成是妙果非自在天生亦非無因作面色喻蓮花目淨如明珠端正過日月可愛勝華林湛然若大海安住如須彌威光勝于日徐步喻師子顧視如牛王色澤喻紫金百千無量刼淨修身口意以是故獲得如此勝妙身怨見尚歡喜况我當不敬尊者說是偈已觀佛心至忘不憶本要忽然卽時投身五體禮敬魔言尊者云何違於言要尊者問言違何言要魔言汝許不爲作禮今云何五體投地而作禮也尊者言我

知無上世尊久已涅槃見此形容如似見佛爲佛作禮不禮於汝魔言眼見汝爲我作禮云何言不尊者復言汝當聽我不違言要亦不向汝作禮如似泥木造作于天像及佛像敬天佛故而爲作禮不禮泥木我亦如是不勝見佛心歡喜故便起作禮不以汝想爲汝作禮魔卽還復本形禮敬尊者而還天上第四日魔憶念尊者身自宣令恩德從天來下欲破貧窮欲生天欲得涅槃當詣尊者優波毱多所不見如來大悲說法者亦當詣尊者優波毱多所摩突羅城中諸人聞尊者優波毱多能調伏魔者耆舊人民數千萬衆皆來向尊者所尊者見衆悉以聚集卽上師子座說種種妙法令百千衆生得須陀洹道斯陀含道萬八千人出家得阿羅漢道於優畱曼茶山作房廣二丈四長三丈六從我受得阿羅漢者悉以一枚長四指籌著房裏一月之中有萬八千籌擲著房裏尊者如是名稱滿閻浮提皆言摩突羅國有優波毱多佛記教授坐禪最爲第一尊者優波毱多在摩突羅國那羅跋利精舍阿練若處住時北方有一男子念

佛出家讀誦三藏善能說法所到之處三契經偈然後說法後思厭倦經唄之事欲求坐禪聞摩突羅國有優波毱多雖無相好教授禪法最爲第一即到其所合掌白言唯願尊者教我禪法尊者毱多觀察此人必應現身獲得漏盡復更思惟此人今者應敎何法而登聖位乃知其人爲他說法當入聖位尊者毱多語彼比丘曰爾隨我勅當敎授汝比丘答言唯願奉教尊者語言汝於今夜宜應爲人演說法敎比丘即更作三契唄而欲說法問尊者言當說何法尊者答言當說多聞有五事利益善解諸大善知諸陰善知諸入善知十二因緣自善解了不從他受悟三契唄已說法已竟便得阿羅漢毱多語言子擲籌著窟中充其一數爾時宿羅城中有一商主名爲天護於佛法中生敬信心恆樂施與欲入大海求於珍寶而作是言我今入海安隱得還當於佛法作般遮於瑟護佛法神當擁護我即便發引到於寶所大取珍寶安隱迴還時有羅漢比丘尼入定觀察彼長者竟爲作不觀見必作重復思惟誰爲福田知有一萬八千

羅漢二倍學人及以生死持淨戒者當爲福田又觀此衆誰爲上座而是上座爲是羅漢爲是凡夫知非羅漢乃至復非須陀洹人乃是淨持戒人名阿沙羅我若發悟必受我語即往僧中語上座言上座何不好自莊嚴上座意解謂嫌髮長衣服垢膩即剃鬚髮淨自澡浴比丘尼念言上座不解我語後日更至上座前亦作是言何不自嚴飾上座謂爲衣色不正便更染衣而來僧中比丘尼復至上座阿沙羅前又作是言何不好自莊嚴上座瞋言我淨澡浴著新染衣有何不莊嚴比丘尼言此非佛法中莊嚴佛法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是名莊嚴又復問言上座汝聞天護長者入大海還欲作般遮于瑟不上座答言已知又問福田之人可有幾許汝爲知不答言不知比丘尼言作福田者純阿羅漢有萬八千在學地人淨持戒者二倍羅漢汝爲上座云何以此有漏之心最初受他供養恭敬上座聞已便欲悲泣比丘尼言何以悲泣上座答言我今年老云何能得盡諸漏也比丘尼言佛法現在令人得果不擇時節大善

丈夫之所讚嘆但能修行必得盡漏一切時中常能與果上座今可往那羅跋利阿練若處尊者毱多今現在彼當教授汝於是上座便往其所尊者毱多即出迎接以水與之使令洗脚上座言不見長老優波毱多終不洗脚諸弟子言此是毱多即時洗脚而入尊者毱多教化檀越作好飲食洗浴衆僧洗浴既已優波毱多時使維那打犍椎作是唱言恭敬解脫羅漢悉入禪坊時阿沙羅睡不覺唱輙入禪坊入已復睡衆僧作制其若睡者擎燈供養時阿沙羅最爲上座先在前睡維那即便捉燈著前而三彈指阿沙羅覺起而擎燈巡座供養尊者毱多入火光三昧萬八千羅漢亦皆同入火光三昧阿沙羅見已歎善復自慚愧即說偈言和合共一處跏趺如龍盤咸皆在地敷定心而端嚴皆入勝三昧光明如燈樹熏形同是人瞻仰所不及尊者見阿沙羅其心調順即授以法得阿羅漢與籌著窟中於是阿沙羅還於本國比丘尼見上座來而語之言今始端嚴上座答言蒙汝恩故今得端嚴爾時長者天護即作般遮於瑟聚集十

六萬八千羅漢復有二倍學人淨持戒者時此衆中阿沙羅最爲上座而爲呪願所施極少受果報勝長者問言佛種種說法云何九十日止見上座作此二語上座答言子爲欲發汝本善根故汝今知不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時我與汝俱爲商主莊嚴船舫得入大海大齎珍寶到於沙壇垣卽以珍寶聚於沙上爲毗婆尸佛作塔有天神言過七日已當有大浪水將汝安隱至閻浮提而作供養我之與汝以造塔緣九十一劫不墮三惡八難之處常生人天重以斯業又於今日我得羅漢而汝遭値最勝福田得供養是一萬八千阿羅漢等此非少施果報極多也長者子生死長遠何以不入佛法出家時長者子卽便出家得阿羅漢尊者優波毱多在那羅跋利阿練若處爾時摩突羅國有一婆羅門深著我見有優婆塞語婆羅門言何處有我婆羅門言誰說無我法優婆塞言尊者毱多純說無我之法於是婆羅門卽往阿練若處見尊者毱多與千萬衆前後圍繞而爲說法尊者毱多見婆羅門已知其心念爲說無我及無我所

亦無有人亦無丈夫無有衆生諸陰皆是生滅之法亦復皆是苦空之法婆羅門聞說此法卽斷身見悟須陀洹出家學道得阿羅漢尊者毱多而語之言取籌擲著窟中尊者優婆毱多在摩突羅國時有一族姓子出家恆患睡眠教授與法常復睡眠尊者教語遣令向阿練若處坐一樹下復睡眠尊者毱多於其坐處周帀化作深千肘坑忽便驚覺極大惶怖心念和尚優波毱多卽時尊者毱多化作一小徑得使通行便從中過至尊者所教授已遣還本處去至樹下生大歡喜和尚脫我深坑之難尊者卽立其前語言此坑不深若墮三惡道坑又墮生老病死之坑甚深於此汝若不見聖諦生老病死之坑復過於此汝聞此生老病死坑已便離睡眠精進思惟得阿羅漢尊者毱多卽遣擲籌使著窟中尊者優波毱多在那羅跋利阿練若處時東方國有一族姓子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善能營事所到處諸比丘衆皆共勸請使知僧事作如是言長老必營僧事檀越因汝得生善根衆生因汝獲得供養時彼比丘厭倦多事不肯營理

聞優波毱多教授第一即往其所白言唯願尊者教授我法尊者觀察此是最後身應獲道果唯福未具是以不得尊者語言若隨我勅當教授汝答言唯然受教尊者語言汝當爲衆僧勸化辦於供養白言尊者我未知此國誰有信心者答言汝但往化必有信心者比丘聞已便於中前著衣持鉢入摩突羅城有一最勝長者見此比丘生未會有心便往禮敬而問之言阿闍黎欲須何物答言尊者毱多使我教化我今不知此中人民誰有信心誰無信心長者言阿闍黎愼勿憂愁一切所須我悉爲辦答言明日欲供衆僧長者卽爲辦具比丘得已在上座前長跪捉食衆僧上座卽爲呪願呪願已訖得阿羅漢尊者毱多語使取籌擲著窟中尊者毱多在摩突羅國於那羅跋利阿練若處住時南天竺有族姓子入佛法出家善解造作塔寺所行來處諸比丘僧每常請作僧房塔寺其後不久心生厭倦營務之事往詣優波毱多所白尊者言唯願教我禪定之法尊者觀察此比丘者必應現身盡漏得道修福未足又復觀察以何事緣

可得成道知彼事要營造塔寺然後得道遂便語言能隨我勅當教授汝答言受教尊者勅言未作塔處今造塔寺未作僧房處爲諸賢聖造作僧房白尊者言阿闍梨未知此國誰信誰爲不信尊者語言汝足堪能但勸化去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見一長者長者接足爲作禮已而問之言阿闍梨從何處來答言我從南天竺來長者問言欲作何事答言我從尊者毱多來受禪法尊者教我使營塔寺造作僧房長者語言莫有憂愁一切所須悉當供給於是比丘將此長者共量佛地繩未到地比丘便得阿羅漢果使捉一籌著窟中尊者毱多在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入法出家貪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尊者即請此比丘明日受我食明日尊者爲作乳糜盛滿鉢與語言待冷而食便口氣吹冷語和尚言已冷尊者言子今食雖冷汝欲心火然亦應以不淨觀水洗汝心欲令欲火滅尊者以一空器著比丘前語言吐糜滿器尊者語言再嚼此糜吐空器中不欲吐之俛仰而吐此所吐食語尊者言涎唾以合云何可

食尊者語言一切飲食與吐無異汝不觀察也汝今應觀食不淨想卽時聽法盡諸結使得阿羅漢語使擲籌著於窟中南天竺有一族姓子少欲知足好於粗弊不以酥油塗身亦不煖湯洗浴亦不食酥油乳酪厭惡生死身體羸劣不能得道而作是言誰當教授我聞尊者優波毱多在摩突羅國便往至其所到已尊者觀察應現身盡漏以羸劣故不能得證尊者卽煖浴室辦諸浴具約勅年少道人爲塗酥油以水洗浴與好飲食身心柔輭爲說法要卽盡諸漏得阿羅漢於是以籌擲著窟中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辭父母欲向尊者毱多所求欲出家旣出家已極愛著身復欲還家便往尊者所辭欲還家尊者語言且待明日明日禮尊者足卽欲還去道中見天寺而作是念若還向家父母或能爲我作留難事不如卽住此天寺宿明日當還詣尊者所尊者卽夜化一夜叉擔死人來更有一夜叉空手而來二鬼共諍一言我擔死人來第二者言我擔死人來前一鬼言我有證人此人見我擔死人來時此人念言我今畢定死竟應

作實語語後鬼言此死人者前鬼擔來非是汝許後鬼大瞋拔其一臂前鬼以死人臂還續如故後鬼復拔一臂前鬼更拔死人臂還復補處後鬼拔其兩脚前鬼悉以死人脚補之如本如是二鬼共食所拔新肉卽便出去於是愛身之心卽便都滅後至尊者所度使出家爲說法要得阿羅漢便令擲籌著於窟中南天竺有一族姓子入佛法出家愛樂己身數數洗浴酥油塗身食好美食身體肥壯不能得道卽向尊者所而作是言唯願教授尊者觀察此比丘者現身應得漏盡以著身故是以不得尊者語言能受我語當教授汝化作高樹語令上頭四邊化作千肘深坑語言放右手又言放右脚後放左脚更復語言盡皆都放此人於時分捨身命都放手足卽時到地不見深坑亦不見樹爲說深法得阿羅漢便語擲籌著於窟中摩突羅國有族姓子向尊者匃多所欲求出家於是尊者卽度使出家以慳覆心故不能得道尊者勅言汝今可修布施之業白尊者言都無所有以何布施尊者言如法所得飲食衣鉢之餘持施上下座

初日語時不肯欲與後日尊者遣二弟子在是比丘兩邊而坐各耳中出光是慳比丘生敬上心減少食分施上下座後日有檀越多持好飲食來與便心生歡喜而作是念由昨日少施今日得多復轉多施上下座如是慳心破已尊者爲說法要得阿羅漢遂便語使擲籌窟中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求欲出家即聽出家常好睡眠不能得道尊者毱多遣使向阿練若處坐禪坐禪復眠尊者化作七頭毗舍闍倒懸空中卒覺見已極大怖畏走詣和尚所和尚問言汝何以來白和尚言在彼林中有七頭毗舍闍倒懸空中極可怖畏尊者語言汝今還去詣彼坐禪白言極怖不敢復去尊者言毗舍闍不足畏怖更有極可畏者汝不畏之睡眠可畏甚於毗舍闍毗舍闍遮汝睡眠睡眠遮汝聖道毗舍闍者能害一身睡眠之患害無量身毗舍闍者不能使人留住生死睡眠之患淋漏於人流轉生死汝今還去詣彼坐禪從是已後畏毗舍闍不敢睡眠思惟法相豁然解悟得阿羅漢語使捉籌擲著窟中有一族姓子詣尊者優波

毱多所出家尊者卽時度使出家爲其說法得須陀洹道而語之言生死之法不問多少皆可惡賤汝當勤求上果彼比丘作是念言我已斷三惡道何須進求上勝之果遊恣縱捨人天之中極至七生此何足計尊者毱多將是比丘入摩突羅乞食眞陀羅村中見一小兒舉身生瘡瘡中滿蟲尊者毱多語是比丘言見此小兒不此小兒是須陀洹人族姓比丘問尊者言以何因緣生眞陀羅家遍身生瘡疽蟲臭穢尊者答言佛在世時有一禪房中有維那有一羅漢比丘身體少痒把搔有聲維那瞋言汝身有疽蟲瘡耶此中把搔出向眞陀羅村去羅漢比丘語言莫作是語使汝得罪爾時維那卽從懺悔精進用行得須陀洹道不求上進由是因緣舉身瘡生疽蟲臭穢生眞陀羅家受大苦惱彼比丘聞是語已卽勤精進得羅漢道使復與籌令著窟中眞陀羅子尊者毱多卽爲說法得阿那含道生淨居天摩突羅國有族姓子詣尊者所而求出家出家已尊者教觀不淨結使暫不現前自謂已得聖道更不求上勝尊者語言子莫自

放逸勤求聖道白和尚言更何所爲我今便已得阿羅漢尊者告言汝但未見乾陀越國迦羅和女故自言是阿羅漢以未斷結使生憍慢心白和尚言我欲遊行詣彼村落尊者言子去于是便去漸漸遊行至乾陀越國得叉尸羅城晨朝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食到迦羅門中女擎食出而少現齒於是比丘便起欲心顛倒惑著以鉢囊取酥取麨彼女亦生欲心而作是語阿闍梨不觸我手不聞我聲暫遙見我而生欲心彼比丘久習不淨觀取其齒相卽觀作白骨人因是白骨人觀得阿羅漢便說偈言慾現外賢好嬰愚染惑著知了內生厭亦復不減損見其實體相心卽得解脫以漸還來至摩突羅國見尊者毱多尊者語言汝見迦羅和女不答言稱實見尊者言善哉汝所作事今始得辦於是便擲籌窟中摩突羅國有一長者錢財所有自然衰耗家計幾盡唯五百舊金錢在作是思惟我今當詣尊者毱多所而求出家此金錢者作醫藥直療治疾病卽詣尊者出家得出家已常倩他沙彌藏此金錢尊者語言若能知我無我是

名出家此五百金錢可與衆僧答言和尚此五百錢是我衣服湯藥之直尊者卽將向房裏化作千金錢語言此千金錢作汝衣服湯藥之直汝五百金錢施與衆僧從和尚敎便以施僧尊者敎授卽得羅漢於此金錢不復貪著遂語擲籌著於窟中摩突羅國有一勝長者生一子年始一歲命終復生一長者家亦年一歲而復命終如是次第生六長者家皆年一歲而便命終最後復生第七長者家其年七歲爲賊將去尊者毱多觀此小兒應當現身得於道果而復爲賊之所惱尊者復爲度彼卽便入窟化作四兵欲捉彼賊彼賊恐怖來向尊者叩頭禮拜尊者見已爲說法要得須陀洹捉此小兒手布施尊者尊者於是度此小兒及彼刼賊令悉出家皆得阿羅漢盡各語使擲籌窟中尊者語此小兒可觀汝親族而化度之於是小兒卽坐觀察見於七世本身父母憂愁苦惱便到其家而語之言我是汝子莫大愁惱卽爲說法皆得須陀洹如是七長者家悉爲說法皆得須陀洹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尊者敎使坐禪

便得世俗定初禪二禪乃至第四禪得初禪時便自以爲得須陀洹及得二禪謂得斯陀含三禪謂得阿那含四禪謂得阿羅漢更不進求上勝之法尊者勅言汝莫放逸應求上勝法答言我已得阿羅漢更求何勝法尊者欲化度彼作善方便而語之言汝可遊化詣諸聚落於是受教遂便發去尊者即於道中化作賈客復化作五百羣賊來破賈客殺害斫刺族姓比丘卽生恐怖自知非阿羅漢而作是言我雖非阿羅漢是阿那含時彼賈客亡破之後有一長者女語是比丘言阿闍梨將我共去比丘答言佛不聽我與女人同行長者女言我遙望阿闍梨而隨後行比丘憐愍故相望而行尊者復化作大河長者女言阿闍梨渡我過河道人在下流婦女在上流婦女墮河佛聽比丘水火難處捉婦女出婦女墮河語比丘言救我此難爾時比丘卽便捉出當捉之時生細滑想便起欲心於是自知非阿那含出河已竟女作是言阿闍梨活我命卽是我大家道人心生交通之想捉女人手將向屛處欲共行慾乃見是尊者毱多毱多語

言汝言得阿羅漢云何如此尊者卽便將至僧房教其至心懺悔罪咎爲說法要卽得阿羅漢語使著籌於彼窟中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娶婦竟辭其父母向尊者所哀求出家尊者卽時度使出家教以禪法及其坐禪心念己婦顏貌端正尊者卽化其婦在前而立比丘見已語其婦言汝何以來答言汝喚故來比丘復言我跏趺坐來默然無言何時喚汝答言汝口雖不喚我覺觀喚我汝以口喚便爲慙愧若以心喚不爲慙愧寧爲心慙愧不口慙愧口由心生心不由口汝不欲觸若不欲見者何爲有此覺觀之念汝旣捨欲若復還念如似嘔吐而更食之爾時尊者現身在前爲說法要得阿羅漢卽著籌窟中尊者毱多遊行聚落到曠野中見五百客放牛人皆來迎尊者接足作禮在一面作尊者爲說法要悉得須陀洹果以牛還主放牛人於是出家盡得阿羅漢遂使擲籌於窟中摩突羅國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毱多教授禪法卽得世俗四禪得初禪時自謂已得須陀洹果乃至得於第四禪時自謂已得阿

羅漢果尊者語言汝勤精進可求上勝答言和尚我已得羅漢尊者意欲更授禪法使在阿練若處住尊者遣化道人往問訊問訊已在一面坐化道人問言汝於誰邊出家答言我尊者毱多所出家化道人言汝天福德汝之和尚是無相好佛化道人問言汝誦何經答言我誦修多羅毗尼阿毗曇又問言汝於佛法頗有所證未答言我有所證已得須陀洹乃至得阿羅漢又問言汝修何道得此四果答言我以世俗道化比丘言若以世俗道者汝非得道果是凡夫人聞是語已便於三界生厭患心即詣尊者所白和尚言我非得道唯願和尚更教授我於是尊者即時教授禪法精進修習得阿羅漢便語擲籌著於窟中摩突羅國有一長者子新娶婦已心生念言我於佛法欲求出家便辭父母父母答言我唯一子死猶不放何況生在子白父母言若不放我我終不食於是斷食從初一日乃至六日父母恐其死即與之言當從汝願但出家後與我相見子言若放我者當來奉見於是父母便放出家即詣尊者所出家而自念言我

與父母有要若得出家許還往見便白和尚言往見父母及見己婦婦與之言汝若不與我爲夫婦之道我棄汝死時此比丘卽生悔心欲得捨戒作是念言我先見和尚然後捨之詣和尚所稽首白言我欲還家尊者告言小住且待明日於是尊者卽於其夜爲作現夢使是比丘夢到父母家見其婦死父母親族嚴備葬具送其婦尸棄於塚間須臾之頃見靑瘀爛臭蛆蟲滿中忽然驚覺卽以夢事往白和尚和尚聞已而告之言汝可往看實如夢不時此比丘乘和尚神力忽便到舍見其父母已送婦屍棄著塚間蛆蟲唼食如其所夢思惟觀察重生厭惡得阿羅漢卽便還來和尚問言汝見婦不答言已見婦之實相遂便語使擲籌窟中有一族姓子詣尊者所出家學道尊者敎授獲得四禪自謂已得四沙門果尊者毱多知其未得而作方便敎使六日供養衆僧族姓比丘往摩突羅城見五百優婆塞皆來禮拜語此比丘言阿闍梨欲作何等答言彼阿練若處課我六日供養衆僧優婆塞言阿闍梨莫愁此事當爲辦之爾時比丘

即生慢心自思惟言我非羅漢者已斷慢心詣和尚所而作此言唯願和尚當見教授我猶未得阿羅漢也於是尊者即爲說法要得阿羅漢即便擲籌著於窟中時罽賓國有一比丘名曰善見獲世俗四禪得五神通若無雨時常能請得雨起增上慢自謂已獲阿羅漢果尊者毱多將欲度彼化使十二年旱諸人驚怕詣尊者所而作是言願爲我等請雨尊者答言我不請雨罽賓國有善見比丘極能請雨於是國人即遣使往請彼比丘善見比丘便受其請以世俗五通力飛至摩突羅摩突羅國中人民勸請言阿闍梨爲我請雨便爲請雨時乃大雨滿閻浮提一切人知生大歡喜皆設供具而來供養爾時善見大得利養便起憍慢而作是言優波毱多所得供養不如於我便自思惟阿羅漢者無有我慢將知我今非是羅漢即往詣尊者求教授法尊者語言汝不堅持佛法云何教汝佛不聽比丘請雨汝復生憍慢云何自言我得羅漢即向尊者至心懺悔尊者教授便得羅漢使著籌窟中尊者毱多作是念言提多迦爲出

未也觀猶未出尊者爾時將比丘衆至提多迦父母之家漸漸轉少唯二比丘往到其家乃至獨往長者問言阿闍梨何以獨行答言無有弟子是故獨行欲供給者便來供給長者言我樂居家不得供給若後有子共相給使爾時長者生子皆死後生一子字提多迦漸漸長大往尊者所遂使出家學道年滿二十與受具戒初白之時得須陀洹第一羯磨得斯陀含第二羯磨得阿那含第三羯磨得阿羅漢尊者毱多作是思惟我化緣已訖以法供養佛竟饒益同梵行者使諸檀越大得饒益而令正法相續不絕又作是念我多利衆生有窟長三丈六廣二丈四得阿羅漢者各以一四寸之籌滿此窟中今涅槃時到語提多迦言子佛以法付囑迦葉迦葉以法付囑阿難阿難以法付我和尚商那和修商那和修以法付我我今以法付囑於汝尊者毱多告諸大衆却後七日我當涅槃爾時即集十萬羅漢學人與淨持戒者不可稱數白衣之衆無量千萬尊者於是飛騰虛空作十八變使諸四衆皆生歡喜於無餘涅槃以窟中籌燒尊

者身一萬羅漢見尊者涅槃亦入涅槃諸天種種供養已然後起塔

按景德傳燈錄四祖優波毱多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

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卽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二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十一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五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密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迦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神異典第八十一卷

佛菩薩部彙考五

五祖提多迦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國人也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衆師因易今名焉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也多

迦聞師說已歡喜踴躍而唱偈云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迴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與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答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卽度出家命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心法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踴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卽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旣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人說偈而答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師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了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

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密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於上級卽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密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七祖婆須密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尊者遂與剃度而受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尊者卽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卽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密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迦國城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密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尊者見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尊者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密多聞師妙偈便行七步師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尊者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伏馱密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

量悉獲阿羅漢爾時尊者佛陀難提卽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卽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九祖伏馱密多者提迦國人姓毗舍羅旣受佛陀難提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復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尊者卽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旣而師告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尊者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栴檀闍維眞體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卽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

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値伏馱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尊者問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嘗說眞實義迴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尊者知其意卽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言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尊者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裓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時貞王二十二年己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十一祖富那夜奢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

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師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師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醒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師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遂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即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

按指月錄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父寶身有子七人祖最少幼則與諸兄異尚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詣彼親近隨喜及遇脇尊者遂授法祖教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後至波羅柰國有一長者來趨其會祖謂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

吾法者也於是付法

十二祖馬鳴尊者

按馬鳴菩薩傳大師名馬鳴菩薩長老脇弟子也時長老脇憂勤佛法入三昧觀誰堪出家廣宣道化開悟衆生者見中天竺有出家外道明智慧辯善通言論唱言若諸比丘能與我論議者可打揵椎如其不能不足公鳴揵椎受人供養時長老脇始從北天竺欲至中國城名釋迦路逢諸沙彌皆共戲之大德長老與我富羅捉卽有持去者種種撓之轉不以理長老脇顏無異容恬然不計諸沙彌中廣學問者覺其遠大疑非常人試問其人觀察所爲隨問盡答而行不輟足意色深遠不存近細時諸沙彌具觀長老德重冲邃知不可測倍加恭敬咸共侍送於是長老脇卽以神力乘虛而逝到中天竺在一寺住問諸比丘何不依法鳴揵椎耶諸比丘言長老摩訶羅有以故不打也問言何故答言有出家外道善能論議唱令國中諸釋子沙門衆若其不能與我論議者不足公鳴揵椎受人供養以有此言是故不打長老脇言但

鳴揵椎設彼來者吾自對之諸舊比丘深奇其言而疑不能辯共集議言且鳴揵椎外道若來當令長老任其所爲即鳴揵椎外道即問今日何故打此木耶答言北方有長老沙門來鳴揵椎非我等也外道言可令其來即出相見外道問言欲論議耶答言然外道即形笑言此長老比丘形貌既爾又言不出常人如何乃欲與吾論議即共要言却後七日當集國王大臣沙門外道諸大法師於此論也至六日夜長老脇入於三昧觀其所應七日明旦大衆雲集長老脇先至即昇高座顏色怡懌倍於常日外道後來當前而坐占視沙門容貌和悅志意安泰又復舉體備有論相便念言將無非是近比丘耶志安且悅又備論相今日將成佳論議也便共立要若墮負者當以何罪外道言若負者當斷其舌長老脇言此不可也但作弟子足以允約答言可爾又問誰應先語長老脇言吾既年邁故從遠來又先在此坐理應先語外道言亦可耳觀汝所說吾盡當破長老脇即言當令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災患外道默然不

知所言論法無對卽墮負處伏爲弟子剃除鬚髮度爲沙彌受具足戒獨坐一處心自維曰吾才明遠識聲震天下如何一言致屈便爲人弟子念已不悅師知其心卽命入房爲現神足種種變化知師非恆心乃悅服念曰吾爲弟子故其宜矣師語言汝才名不易眞未成耳設學吾所得法根力覺道辯才深達明審義趣者將天下無對也師還本國弟子住中天竺博通衆經明達內外才辯蓋世四輩敬伏天竺國王甚珍遇之其後北天竺小月氏國王伐於中國圍守

經時中天竺王遣信問言若有所求當相給與何足苦困人民久住此耶答言汝意伏者送三億金當相赦耳王言舉此一國無一億金如何三億而可得耶答言汝國內有二大寶一佛鉢二辯才比丘以此與我足當二億金也王言此二寶者吾甚重之不能捨也於是比丘爲王說法其辭曰夫含情受化者天下莫二也佛道淵弘義存兼救大人之德亦以濟物爲上世敎多難故王化一國而已今弘宣佛道自可爲四海法王也比丘度人義不容異功德在心理無遠

近宜存遠大何必在目前而已王素宗重敬用其言卽以與之月氏王使還本國諸臣議曰王奉佛鉢故其宜矣夫比丘者天下皆是當一億金無乃太過王審知比丘高明聖達導利弘深辯才說法乃感非人類將欲悟諸羣惑餓七匹馬至於六日旦普集內外沙門異學請比丘說法諸有聽者莫不開悟王繫此馬於衆會前以草與之馬垂淚聽法無念食想於是天下乃知非恆以馬解其音故遂號爲馬鳴菩薩於北天竺廣宣佛法導利羣生善能方便成人功德四輩敬重復咸稱爲功德日

按景德傳燈錄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旣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師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師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師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

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神威震動山嶽師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師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師卽爲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名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法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眞體藏之於龍龕卽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十三祖迦毗摩羅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

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尊者曰如來有敎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師可禪寂於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前不顧盤繞師身師因與受三歸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瞋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龍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

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卽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

按龍樹菩薩傳大師名龍樹菩薩者出南天竺梵志種也天聰奇悟事不再告在乳哺之中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各四萬偈偈有四十二字背誦其文而領其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世學藝能天文地理圖緯祕讖及諸道術無不悉綜契友三人亦是一時之傑相與議曰天下義理可以開神明悟幽旨者吾等盡之矣復欲何以自娛騁情極欲最是一生之樂然諸梵志道士勢非王公何由得之唯有隱身之術斯樂可辦四人相視莫逆於心俱至術家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擅名一世草芥羣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我若呪法授之此人才明絕世所不知者唯此賤法若得之便去不復可屈且與其藥使日用而不知藥盡必來求可以術屈爲我弟子各與靑藥一丸告之曰汝於靜處用水磨之以塗眼瞼則無有人能

見汝形者龍樹菩薩磨藥聞氣便盡知藥名分數多少錙銖無失隨其氣勢龍樹識之還語術師此藥有七十種分數多少盡如其方藥師問曰汝何由知答曰藥自有氣何以不知師即嘆伏顧斯人者聞之猶難而況相學我之賤術何足惜也即具授其四人得術隱身自在入王宮中宮中美人皆被侵陵百餘日後宮中人有懷妊者以事白王王大不悅此何不祥爲怪乃爾名諸智臣以謀此事有舊老者言凡如此事應有二種或鬼或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有司守之斷諸術者若是術人足跡自現可以兵除若其是鬼則無跡也鬼可呪除人可刀殺備法試之見四人跡即閉諸門令數百力士揮刀空斫斫殺三人唯有龍樹斂身屏氣依王頭側王頭側七尺刀所不至是時始悟欲爲苦本厭欲心生發出家願若我得脫當詣沙門求出家法既而得出入山詣佛塔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三藏盡通諸深義更求諸經都無得處雪山中深遠處有佛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訶衍經與之誦受愛樂雖知實義未得通利周遊諸國

更求餘經於閻浮提中徧求不得外道論師沙門義宗咸皆摧伏師卽起憍慢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甚多佛經雖妙以理推之故未盡未盡之中可推而說之以悟後學於理不違於事無失斯有何咎思此事已卽欲行之立師教誡更造衣服今附佛法所別爲異方欲以無所推屈表一切智相擇日選時當與諸弟子受新戒著新衣便欲行之獨在靜室水精地房大龍菩薩見其如此惜而愍之卽接入海於宮殿中開七寶藏發七寶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上妙法授之龍樹龍樹受讀九十日中通練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知其心而問之曰看經遍未答言汝諸函中經甚多無量不可盡也我所讀者已十倍閻浮提龍言如我宮中所有經典諸處比此復不可知龍樹卽得諸經一箱深入無生三忍具足龍還送出時南天竺王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龍樹菩薩爲化彼故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年王始怪問此是何人在我前行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聞是已甚大驚愕而問之言一切智人曠代不有汝自言是

何以驗之答言欲知智在說王當見問王卽自念我爲智主大論議師問之能屈猶不足名一旦不如此非小事若其不問便是一屈遲疑良久不得已而問之天今何爲耶龍樹言天今與阿修羅戰王聞此言譬如人噎又不得吐又不得咽欲非其言復無以證之欲是其事無事可明未言之間龍樹復言此非虛論求勝之談王小待之須臾有驗言訖空中便有干戈兵器相係而落王言干戈矛戟雖是戰器汝何必知是天與阿修羅戰龍樹言搆之虛言不如校以實事言已阿修羅手足指及其耳鼻從空而下又令王及臣民婆羅門衆見空中淸除兩陣相對王乃稽首伏其法化殿上有萬婆羅門皆棄束髮受成就戒是時龍樹於南天竺大弘佛教摧伏外道廣明摩訶衍作優波提舍十萬偈又作莊嚴佛道論五千偈大慈方便論五千偈令摩訶衍教大行於天竺又造無畏論十萬偈於無畏中出中論也時有婆羅門善知呪術欲以所能與龍樹諍勝告天竺國王我能伏此比丘王當驗之王言汝大愚人此菩薩者明與日月爭

光智與聖心並照汝何不遜敢不推敬婆羅門言王爲智人何不以理驗之而抑斷一切王見言至爲請龍樹淸旦共坐政德殿上婆羅門後至便於殿前呪作大池廣長淸淨中有千葉蓮花自坐其上而訶龍樹汝在地坐如畜生無異而欲與我淸淨華上大德智人抗言論議爾時龍樹亦以呪術化作一六牙白象行池水上趣其華座以鼻繳拔高舉擲地婆羅門傷腰委頓歸命龍樹我自不量毀辱大師願哀授我啓其愚蒙有一小乘法師常懷忿嫉龍樹問之言汝樂我久住世不答言實不願也退入閑室經日不出弟子破戶看之遂蟬蛻而去去世已來始過百歲南天竺諸國爲其立廟敬奉如佛其母樹下生之因字阿周陀那阿周陀那樹名也以龍成其道故以龍配字號曰龍樹也

按景德傳燈錄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毗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爲說妙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

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尊者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幻術衆皆宗仰尊者悉爲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焉卽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按指月錄尊者付法於迦那提婆凝然禪寂及七日

天雨舍利尊者復於座指空語衆曰昔拘那舍佛弟子摩訶迦尊者有三願一爲佛時凡有聖士化度則天澍雨及其身皆爲舍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爲藥療衆生病三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今雨舍利摩訶迦神力也言已復寂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按提婆菩薩傳大師名提婆菩薩南天竺人是婆羅門種也博識淵覽才辨絕倫擅名天竺爲諸國所推探賾胷懷既無所愧以爲所不盡者唯以人不信用其言爲憂其國中有大天神鑄黃金象之座身長二丈號曰大自在天人有求願能令現世如意提婆詣廟求入拜見主廟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既不敢正視又令人退後失守百日汝但詣門求願何須見耶提婆言若神必能如汝所說乃從令我見之若不如是豈吾之所欲見耶時人奇其志氣伏其明正追入廟者數千萬人提婆既入天像搖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問天神則神矣何其小也當以威靈感人智德伏物而假黃金以目多動頗梨以熒惑非所望也

卽便登梯鑿出其眼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何爲一小婆羅門所困將無名過其實理屈其辭耶提婆曉衆人言神明遠大故以近事試我我得其心故登金聚出頗梨令汝等知神不假質精不託形吾旣不慢神亦不辱也言已而出卽以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祠天神提婆先名旣重加以智參神契其所發言聲之所及無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精饌有物必備大自在天貫一肉形高數四丈左眼枯沒而來在坐歷觀供饌嘆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而告之言汝得我心人得我形汝以心供人以質饋智而敬我者汝畏而誣我者人汝所供饌盡善盡美矣唯無我之所須能以見與者眞上施也提婆言神鑑我心唯命是從神言我所乏者左眼能與我者便可出之提婆言敬如天命卽以左手出眼與之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從旦終朝出眼數萬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眞上施也欲求何願必如汝意提婆言我稟明于心不假外也唯恨悠悠童蒙不知信受我言神賜我願必當令我言不虛設唯此爲請他無

所須神言必如所願於是而退詣龍樹菩薩寺受出家法剃頭法服周遊揚化南天竺王總御諸國信用邪道沙門釋子一不得見國人遠近咸受其化提婆念曰樹不伐本則枝不傾人主不化則道不行其國政法王家出錢雇人宿衞提婆乃募爲其將荷戟前驅整行伍勒步曲威不嚴而令自行德不彰而物樂隨王甚喜之而問何人侍者答言此人應募既不食廩又不取錢而其在事恭謹閑習如此不知其意何求何欲王召而問之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一切智人欲於王前而求驗試王卽許之於天竺大國之都四衢道中敷高座立三論言一切諸聖中佛聖最第一一切諸法中佛法正第一一切救世中佛僧爲第一八方諸論士有能壞此語者我當斬首以謝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爲愚癡愚癡之頭非我所須斬以謝屈甚不惜也八方論士既聞此言亦各來集而立誓言我等不如亦當斬首愚癡之頭亦所不惜提婆言我所修法仁活萬物要不如者當剃汝鬚髮以爲弟子不須斬首也立此要已各撰名理建無方論

而與酬酢智淺情近者一言便屈智深情遠者極至二日則辭理俱匱卽皆下髮如是日日王家日送衣鉢終竟三月度百餘萬人有一邪道弟子兇頑無智恥其師屈形雖隨衆心結怨忿嚼刀自誓汝以口勝伏我我當以刀勝伏汝汝以空刀困我我當以實刀困汝作是誓已挾一利刀伺求其便諸方論士英傑都盡提婆於是出就閑林造百論二十品又造四百論以破邪見其諸弟子各各散諸樹下坐禪思惟提婆從禪起經行婆羅門弟子來到其邊執刀窮之曰汝以口破我師何如我以刀破汝腹卽以刀決其腹五藏委地命未絕閒愍此愚賊而告之曰吾有三衣鉢盂在吾坐處汝可取之急上山去愼勿下就平道我諸弟子未得法忍者必當追汝或當相得送汝於王王便困汝汝未得法利惜身情重惜名次之身之與名患累出焉衆釁生焉身名者乃是大患之本也愚人無聞爲妄見所侵惜其所不惜而不惜所應惜不亦哀哉吾蒙佛之遺法不復爾也但念汝等爲狂心所欺忿毒所燒罪報未已號泣受之受之者實無

主爲之者實自無人無人無主哀酷者誰以實求之實不可得未悟此者爲狂心所惑顚倒所迴見得之心著而有我有人有苦有樂苦樂之來但依觸著觸著則無依無依則無苦無苦則無樂苦樂既無則幾於息矣說此語已弟子先來者失聲大喚門人各各從樹林間集未得法忍者驚怖號咷撫胷扣地寃哉酷哉誰取我師乃如是者或有狂突奔走追截要路共相分部號叫追之聲聒幽谷提婆誨諸人言諸法之實誰寃誰酷誰割誰截諸法之實實無受者亦無害者誰親誰怨誰賊誰害汝爲癡毒所欺妄生著見而大號咷種不善業彼人所害害諸業報非害我也汝等思之愼無以狂追狂以哀非哀也于是放身脫然無矜遂蟬蛻而去其初出眼與神故遂無一眼時人號曰迦那提婆也

按景德傳燈錄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鍼投而進之欣然契會龍樹卽爲說

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尊者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尊者既得法後至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敎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卽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尊者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尊者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尊者曰我酌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尊者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

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師曰汝名何等尊者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尊者析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尊者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卽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提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

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尊者曰此義不然曰彼理非著尊者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尊者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尊者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卽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卽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棄卽命僧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卽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卽竊疑焉僧伽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

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惟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卽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尊者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此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閥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既失子卽擯禪利

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凉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耶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師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尊者攜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誰乎師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

力不能舉卽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十八祖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尊者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元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尊者付法已踴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建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密多以法勝故升於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身嘗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

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師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十二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六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三十祖僧璨大師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神異典第八十二卷

佛菩薩部彙考六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二十祖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惟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嘗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尊者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偏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尊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

刧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嘆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於東乎曰我憶念七刧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已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尊者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尊者付法已不起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按指月錄初月氏國王聞師德風躬詣問法修敬已

請開演祖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歎服彼遇婆修盤頭付法已于其座上以首倒植象娑羅樹枝奄然而化衆欲闍維百千人舉之不能乃至諸羅漢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衆乃炷香祝之遂頹然委地闍維收舍利建塔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二十一祖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眞僞賢衆卽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旣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

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者付法已踴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按指月錄婆修盤頭尊者行化至那提國彼王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尚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

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羣象顚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挐羅也王大敬信命挐羅依祖出家

二十二祖摩挐羅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二十二祖摩挐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卽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見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卽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尊者卽爲王廣說塔之所因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跡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挐羅將至

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元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尊者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刧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刧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吾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按指月錄摩拏羅尊者至西印度彼國王一日於行道處忽現一塔高尺四寸欲舉以供養竭衆力莫能舉王大會四衆問所由衆莫能知祖曰此阿育王塔感王精進故現耳王曰敢問法要祖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爲何祖曰所去三物貪嗔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王聞乃投祖出家祖卽辭往月氏國鶴勒那迎祖供養授無上法寶祖卽踊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說偈曰

心地淸淨泉能潤于一切從地而湧出徧濟十方世

偈已泊然寂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二十三祖鶴勒那者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於七佛金幢卽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爲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

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來禮耳良久不見惟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卽入佛慧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乃

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塲而建塔焉卽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按指月錄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誕而天雨花國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中宮嬪育之卽分身各爲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儲嗣將育爾爲太子今者千身孰爲正子哉言已一子放光忽皆不見而見於其父母家王莫能如何年二十二出家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度有上足龍子早夭其兄師子博通强記事婆羅門將葬龍子而衆力舉其柩不能動祖謂師子曰昔汝弟欲冥福汝而塑一佛像汝方信婆羅門投於地今汝弟雖謝世猶欲感悟汝故示斯異汝亟供像柩斯舉矣師子奉命而柩舉未幾婆羅門師死師子乃歸依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

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惟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於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嘗習尊者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尊者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䞋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尊者

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尊者說偈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尊者以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於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惜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即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二十年己卯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於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柔和而常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卽頓釋所疑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於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反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卽與受

具後六十載太子德勝卽位復信外道致難於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曰飮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卽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卽追悔致禮師子

眞嗣旣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爲別事祖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生必諸聖降迹卽度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受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

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按三才圖會婆舍斯多尊者從師子尊者出家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問曰此苑有泉熱不可探願爲決之祖曰此爲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業所致也即命爇香臨水爲其懺悔須臾瀕水現一長人禮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尊者即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二十六祖不如蜜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蜜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

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尊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卽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眞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于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人問汝何行急卽答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尊者付法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

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按指月錄不如蜜多尊者姓刹帝利得法後至東印度其王奉外道祖至王問師來何爲曰將度衆生王異日大治齋集諸外道愬祖預會祖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衆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按景德傳燈錄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度人也旣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目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

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惟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也

按指月錄祖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師獨爲何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

按景德傳燈錄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問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竺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于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畱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復演八偈皆預讖佛教隆替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逮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竝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己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大師喟然而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旣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

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瞥然匿跡至第二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旣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旣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辨析卽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

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師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服至第五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淨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淨聞之頓除疑網至第六寂靜宗

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者妄搆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遙知衆意卽彈指應之六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須速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見王作大佛事名

譽顯達暎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卽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來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憍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自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

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於九旬時宗勝旣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卽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卽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我所出家卽婆羅寺烏沙婆三藏爲授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

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勅近臣特加迎請師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於師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名乃曰深愧王意負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師卽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名卽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卽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

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於洛陽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元理每嘆曰孔老之敎禮術風規莊易之

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元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刼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何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衲袈裟二領金鉢銀水瓶繒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

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累囑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授此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卽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

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

究其端默記於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遐振元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卽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於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卽明帝已登遐矣逮孝莊卽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嘆奉詔取遺履于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諡圓覺大師塔曰空觀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按景德傳燈錄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元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淨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卻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倐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元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纒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

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卽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大師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會生大師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茲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卽於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

又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卽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後葬於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自師之化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

三十祖僧璨大師

按景德傳燈錄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旣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元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師

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卽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卻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卽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元宗諡鑑智禪師覺寂之塔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四百載矣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元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神會問曰三祖大師葬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迴或說終於山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常謫爲舒州別駕因詢問山谷寺衆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上座慧觀對曰有之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啓壙取眞儀闍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己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徵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慶之時有西域三藏揵那等在會中常問三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揵那答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敘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

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爲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答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錄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領中隱于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卽位法門中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爲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爲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卽曇曜抄錄時怖懼所致又經一十三年帝令國子博士黃元眞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旨次敘師承得無紕繆也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按景德傳燈錄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旣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愍之敎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

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卻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迴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戸無故自開儀相如

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自圓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按景德傳燈錄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

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能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

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卽共奔逐忍大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大師滅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按景德傳燈錄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

梅忍大師師遂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葺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叅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卽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旛聞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輙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旛之義師具以

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卽指座下盧居士云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幷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於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竝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

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得而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

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爲國恩寺一日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得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靜閑恬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

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師云善揑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眞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卻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棺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

香襲人白虹屬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卽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谿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前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中宗賜摩衲寶鉢方辯塑眞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寃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瑊云朕

夢感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卻歸曹谿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卽位畱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滅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十三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七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諸佛一）

神異典第八十三卷

佛菩薩部彙考七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

諸佛一

釋迦牟尼佛須彌光明佛法光佛功德輪佛華香佛普光明佛法施莊嚴佛大明佛清淨身佛旃檀佛大琉璃佛法峰雲幢佛寶山佛無盡光佛功德佛善華王佛虛空光明佛普賢佛無量聲佛歡喜佛寶光明佛須彌旃檀佛寶輪佛清淨聲佛多智佛法光明佛

摩訶提闍佛大幢佛如意光佛無量佛大然燈佛光明莊嚴佛普明佛盧舍那佛須彌佛大光明佛毗羅那王佛普光佛無礙輪佛多寶佛淨嚴身佛雲王光明佛慧燈佛清淨根佛師子佛大莊嚴佛阿難陀聲佛妙聲佛普照觀佛金光佛大修行佛虛空莊嚴佛寶光佛無勝香佛無畏佛大精進佛菩提光明佛寶幢佛歡喜王佛華光佛大牟尼佛無邊光明佛法王佛師子聲佛然燈佛妙莊嚴佛摩訶羅他佛妙香佛無垢勝佛光輪佛喜莊嚴佛提婆羅多佛大稱佛成就光佛天華佛妙光明佛修盧遮那佛淨王佛無礙稱佛龍天佛普然燈佛無上光明佛淨聲佛師子幢佛名稱佛智光明佛然燈勝王佛大通佛自在光佛堅固佛寶莊嚴佛普香光明佛梵聲佛無垢光佛明闇佛普華光佛修樓毗香佛淨天佛成就堅佛無垢佛東方衆佛堅王華佛光明莊嚴佛阿閦佛不可思議佛南方衆佛師子聲佛住持疾行佛威王佛莊嚴王佛聲稱佛西方衆佛無量壽佛香手奮迅佛寶山佛香積王佛光王佛北方衆佛金色王佛智日普照

佛自在佛金上威佛旃檀佛無量佛光華敷身佛慈行佛自在幢佛具足功德佛最上佛寶山莊嚴佛燈明佛無量光佛一切成就佛善世佛波頭摩王佛娑羅佛驚怖幢佛普蓋光明佛金色華佛無邊精進佛賢身佛蓮華名佛一切善行佛妙勝佛無邊威德佛日光佛恆河沙佛無量功德佛妙光明佛總持得名佛月華佛世淨光佛一切種照佛無垢光佛平等思惟佛妙樂尼佛不動寂靜佛金剛堅佛寶聚光明佛阿樓那勝佛放光明佛善住調智佛平等行佛清淨光明佛然燈堅固佛快莊嚴佛日月無垢佛解脫幢佛甘露清淨佛樂心教聲佛寶住持佛供養華光佛法勝王佛樹王豐長佛淨光佛慈力王佛龍天佛無憂懷佛雲王光明佛海豐佛毗舍浮佛觀方佛作諸方佛波羅羅堅佛慧燈佛如淨王佛堅才佛寶燈王佛毗羅閣光佛大光佛功德成佛華須佛火光明佛羅多那光佛滿賢佛然寶燈佛常鏡佛梵光明佛盧空平等佛法明佛無垢幢佛天智佛智香勝佛盧遮那稱佛勝光佛功德華佛龍月佛放光明佛法財聲

王佛海香佛甘露光佛香山佛諸摩尊無盡受光佛衆勝解脫佛無染佛普現佛色光佛智慧佛毗迦摩佛不害法王佛無量自在佛淸淨佛善住佛善香佛不住佛槃頭華佛無盡智藏佛法慧增長佛華智佛妙勝佛日燈佛普照佛闍耶天佛二寶法燈佛善勢自在佛無滯佛大聖佛法華佛妙色佛毗舍浮佛不動尼陀佛智日普照佛調勝佛廣救佛勝賢佛淨上佛諸方天佛成就光明佛賢智不動佛華勝佛普護佛吉沙佛住智佛那伽天佛功德莊嚴佛成就智德佛龍步佛勝意佛梵天佛普行佛菩提光佛最勝香王佛一切作樂佛光焰佛不動佛梵光佛法像佛金光明佛無量翼從佛寶勝功德佛無住佛最上佛善明佛廣照佛光明王佛無量慧稱佛法體決定佛龍勝佛大德佛上慈佛智勝佛須尼多佛無量執持佛諸寶上德佛賢勝佛不壞佛淨根佛寶月佛娑羅王佛無量慧雄佛種種色相佛吉祥佛實相佛淨魔佛寶藏佛因那陀佛善寂成就佛智慧自在佛歡樂佛覺悟佛帝幢佛淨垢佛須菩提佛無聚會王佛境界

自在佛普雄佛寶相佛妙明佛智喜佛須彌王佛無礙普現佛大衆自在佛天界佛大力佛妙華佛善智佛摩尼珠佛無量思惟佛無勝最妙佛尊寶佛上善佛法空佛衆妙佛娑伽羅佛帝釋光明佛大衆上首佛華蓋佛解脫佛覺王佛妙髻佛旃檀雲佛覺悟衆生佛智慧讚歎佛大藏佛十方佛出現佛毗尼稱佛無量寶王佛一切善友佛大慈佛滿月佛地光佛現住佛菩提王佛無量辯才佛衆相轉化佛離垢佛寂滅佛梵王佛善寂佛東南方無量無邊佛治地自在佛常樂佛法慧佛法思佛善臂佛西北方無量無邊佛日光莊嚴佛月光佛華聲佛勇猛佛師子聲王佛下方如是等無量佛堅固王佛金剛齊佛實行佛師子佛功德佛黠慧佛未來無量無邊佛未來普賢佛彌勒佛觀世自在佛實聲佛得大勢至佛摩尼尊無量莊嚴佛師子奮迅佛成就佛方天寶勝佛智光佛無邊寶積佛大慈尊佛無量光明佛勝聖高行佛無畏佛金華自在佛海智佛諸方上首佛覺王尊佛清淨光明佛功德勝藏佛難勝佛聞名善眼佛大衆佛

無邊無識佛阿彌陀佛寶藏香王佛慧智清淨佛離闇佛光明見細佛稱上佛無崖際見佛金剛仙佛幢蓋彌留佛上首勝積佛無盡佛對治佛覺淨佛身光普照佛彌留光佛大慧光明佛普照香聚佛依止佛妙畏佛日藏佛師子渴愛佛須彌尊佛慧力眞聲佛無量精進佛難勝佛成就佛香上佛無爲聲磬佛蓮華尊喜聚佛金臺佛月勝愛見佛幢相佛淨命佛普蓋佛虛空功德佛旃檀尊波頭摩王佛三昧奮迅佛迦葉佛寶焰佛步勝佛無涯智力佛華光明求勝菩提佛三界供養佛深意佛善修果報佛善用佛莊嚴信行佛寶光明奮迅思惟佛寶火圍繞佛寶天佛寶山佛寶堅佛寶力佛然燈火佛功德然燈佛清淨然燈佛寶照佛寶蓋佛勇施佛放照佛諦寶幢摩尼勝光佛無邊光明佛金山佛淨德佛龍德佛淨聲佛淨妙聲佛波頭摩聲佛然法庭燎佛妙聲佛淨幢佛普禪佛慧聲佛西方阿彌陀佛寶幢佛大悲光佛然燈佛妙菩提佛一切堅王佛東方無邊諸佛不迷佛諸摩尊佛如空佛妙莊嚴佛一切香王佛南方諸寶幢

佛淨王佛金剛仙佛寶成佛妙金蓮佛無盡受光佛北方妙鼓聲佛慧幢佛曼陀羅佛吼聲佛妙香華佛無畏光明佛西南方日藏佛大光佛華王尊佛無憂佛妙無邊盧舍那尊佛西北方勝積佛智幢佛月中尊佛日上佛妙無邊化德光明佛東南大彌留佛寶祚佛梵王尊佛寶幢佛妙菩提佛日藏金剛佛東北方無垢佛清淨佛諸方天佛莊嚴佛妙虛空佛一切名聲佛上下方一切佛火聲佛大光明佛師子佛妙法幢佛自在稱王佛十千同名佛普光佛日輪光佛大幢佛妙蓮華佛一切菩提佛菩提華旃檀佛慧燈佛摩尼幢佛滅根佛優鉢羅佛妙德難思佛光明王佛華鬚佛淨音佛金剛王佛十光佛普蓮華佛寂滅幢旛佛須彌山佛光明佛上聲佛堅娑羅佛上尊佛無量觀佛清淨莊嚴佛波頭摩勝光佛曜聲佛名稱王佛勝天佛大修行佛蓮華光明佛波娑婆光輪佛上光佛尊光明佛藥王佛曼陀羅佛無量慧稱佛琉璃華莊嚴佛寶中佛梵牟尼佛千光佛無名稱佛無想音聲佛阿難多樓波佛普思佛莊嚴王佛寶天佛

目犍連佛無垢雲王佛拘蘇摩提闍佛美聲佛善毗摩佛衆明佛無量壽佛帝釋光明佛毗摩提闍訶佛慈相佛無量天佛金剛寶嚴佛殊妙身佛無礙光明佛大須彌佛普仙佛大能佛大華佛大聚佛大莊嚴佛無量寶王佛西南方無量佛妙聲佛那羅延佛寶聲佛妙香華佛自在佛天王佛東北方無量佛淨聖佛淨妙聲佛善化佛寂諸根佛善意佛住持佛上方無量勝佛雲王佛無量名稱佛降伏魔王佛大功德佛大須彌尊佛遠離諸畏驚怖佛華光佛火光佛寶上佛無畏觀佛金光明王佛師子乘光明佛上聲佛碎金剛佛世雄佛無量身佛虛空須彌佛金色身常觀佛寶身佛天中天佛一切聚觀佛趣菩提闍浮光明佛智虛空樂王佛德王佛賢上王佛那刹多王佛妙山王佛不動尼陀佛清淨光明王佛寂王佛莊嚴王佛相王佛散華王無量思惟佛法光明勝雲佛慧光佛勝摩尼佛智燈佛盧舍那佛普智聲王佛釋迦牟尼佛金剛牟尼佛金剛光王佛金剛功德佛普光功德山王佛拘留孫佛阿彌陀佛拘那含牟尼佛火

光慧滅昏闇佛金剛堅強消伏壞散佛善護幢王佛月殿妙尊音王佛不動光佛觀自在佛三昧喻佛光明觀佛善住智慧王佛無障佛一切衆生導師佛寶焰彌留金剛佛薩婆毗浮佛清淨月輪佛聲自在王佛無盡意佛大焰積佛成就一切義佛善住如意積王佛金光明佛師子奮迅王佛斷一切障佛無量光明佛妙法光明佛法威德佛法自在佛大聖天佛具足佛歡喜自在聲德佛虛空燈佛堅固自在王佛衆自在刧佛最上名稱佛帝釋幢王佛發精進佛功德海佛法行深勝月佛降伏憍慢佛虛空庫藏佛樹提慈地佛破淨實體佛普光善化佛光照王佛毗頭羅佛功德海無量佛清淨寶光佛無量功德佛寶樂自在佛娑羅華上光王佛銀幢蓋王佛月殿光佛樂善光明王佛摩善住山王佛波頭摩華佛無垢眼上光王佛無垢意山上王佛歡喜藏勝山王佛動山嶽王佛無量眼佛不定願佛俱蘇摩生王佛六十二毗留羅佛八萬四千名自在幢佛一切同名大幢佛五百渡頭摩王佛一切同名日聲佛六十功德寶佛五百

樂自在聲佛日龍奮迅王佛一切同名普光佛一切同名法光莊嚴佛五百歡喜佛五百威德佛百億微塵金剛藏佛同名聲稱王佛同名阿難陀佛千八百寂滅佛一切同名日王佛一齊同名雲雷聲王佛千閻浮檀金佛二千寶幢佛離垢聲自在王佛千勢自在聲佛八千堅精進佛一切名駒鄰佛八千威德佛八千然燈佛十千迦葉佛十千星宿佛萬八千娑羅王佛四萬願莊嚴佛淨蓮華香積佛滿三千毗盧舍那佛銀幢蓋王佛雲燈幢王佛無邊彌留佛無量發行佛發行難勝佛斷諸難佛不定願佛無相聲妙邑佛精進寂靜佛世間可樂佛隨世間意佛隨世間眼佛羅睺羅淨佛摩尼輪佛曼陀羅佛無量香上王佛虛空莊嚴佛無畏上王佛大如意輪佛淨聖佛淨宿佛網羅光幢佛功德海佛師子步佛得世間功德佛摩尼功德佛莎羅華王佛彌留燈王佛善無垢藏佛妙鼓聲王佛喜威德佛集功德佛虛空平等心佛龍自在王佛住持功德佛治諸病王佛藥王妙聲佛陀羅尼自在王佛斷諸過佛成就觀佛無量功德王佛

娑羅威德佛大悲威德佛地持威德佛師子威德佛無垢威德佛淨威德佛聖威德佛日威德莊嚴佛無垢琉璃佛波頭摩面佛象王佛燈王佛藥王佛雷王佛自在轉一切法佛轉法輪佛大威德佛金色形月面佛俱蘇摩成佛婆樓那天佛光明莊嚴佛清淨莊嚴佛功德成就佛勇猛仙佛金剛仙佛無障礙難量佛善跡佛善化佛善愛佛善行佛善眼佛善親佛善臂佛善聲佛善華佛善香佛善山佛功德山佛善生佛善思議佛善住清淨功德寶佛見一切義佛一切世間愛見佛上妙善見佛寶山普見佛智山現見佛不空見佛無垢見佛見平等不平等佛度一切疑佛度一切法佛一切三昧佛一切清淨佛不取諸法佛一切通佛一切義成就佛斷一切障礙佛俱蘇摩通佛常滿手足佛波頭摩光佛得願滿足佛得大無畏佛常修行佛常精進佛尼拘律金色佛無量精進佛無量功德佛至大精進究竟佛無邊功德寶作佛至大大海佛大境界佛大樂說佛得普照清淨佛功德勝藏佛福德勝藏佛那羅延藏佛波頭摩藏佛俱蘇

摩藏佛如來藏佛金剛藏佛憂波羅勝藏佛華勝藏佛香勝藏佛天勝藏佛大勝藏佛月無垢藏佛日藏佛照藏佛賢藏佛普藏佛如意藏佛摩尼藏佛勢羅藏佛根藏佛離世間幢佛月無垢幢佛放光明幢佛護妙法幢佛善清淨光明幢佛功德幢佛普照幢佛自在幢佛法幢佛虛空光明佛日月光明佛無垢光明佛火輪光明佛大光明佛寶光明佛善光明佛火光明佛日光明寶照佛甘露光明佛水月光明佛寶月光明佛彌留光明佛金光光明佛金光明佛高光明佛功德寶光明佛放光明幢佛放光光明佛無畏光明佛清淨光明佛勝威德香光明佛雲光明佛香光明佛俱蘇摩光明佛法力光明佛樹提光明佛然火光明佛羅網光明佛無量寶華光明佛稱光明佛普光明佛一切大願光明佛師子吼聲佛無量吼聲佛勝妙鼓聲佛邑光明聲佛法鼓出聲佛地吼聲佛普偏聲佛聲滿法界聲佛法無垢月佛放光明月佛盧舍那月佛普照寶月佛月輪清淨佛解脫月佛功德月佛無障礙月慧佛聚集日輪佛般頭耆婆伽華

佛無量功德莊嚴佛自在滅刧佛深慧佛戒慧佛無垢慧佛難勝慧佛阿僧祇刧修習慧佛莎利羅上佛波頭摩上佛須彌留刧佛不可說刧佛金光明色光上佛龍寂上佛勝寶上佛香奮迅天上佛香象奮迅佛多羅跋香佛多伽羅香佛曼陀羅香佛波頭摩香佛無邊香佛普徧香佛旃檀香佛戒香佛波頭摩手佛波頭摩眼佛波頭摩起佛波頭摩勝佛同名波頭摩王佛波頭摩上王佛波頭摩華聲佛波頭摩莊嚴佛金剛處勢佛無垢處勢佛三昧處勢佛不動處勢佛實智大勢佛甘露勢佛定處勢佛過三界處勢佛上喜佛實喜佛龍喜佛寶喜佛普護佛聖護佛功德普護佛徧護佛開悟菩提智光佛精進護佛精進喜佛善知寂靜去佛善清淨慧佛旃檀滿慧佛滅諸惡慧佛大慧佛普慧佛上慧佛妙慧佛滅德慧佛金剛慧佛清淨慧佛法慧佛海慧佛住慧佛善慧佛蜜慧佛世慧佛快慧佛稱慧佛廣慧佛覺慧佛寶慧佛威德慧佛清淨慧佛勝慧佛無邊慧佛堅慧勝積佛善清淨慧佛寶髻香積佛龍髻寶積佛寶手柔輭佛勇

猛積佛般若積佛功德髻寶聚佛金剛徧照十方佛法雲十方稱王佛成就功德佛大衆上首佛能斷一切業佛莊嚴王佛光明王佛善清淨無垢佛法界師子光明佛滿足金剛住持佛世間最上佛世間自在佛善住莊嚴藏佛閻浮燈佛善思惟佛智虛空樂王佛最後釋迦牟尼佛梵勝天王光明佛師子奮迅佛如意威德佛清淨無垢藏佛歡喜王佛旃檀香佛大師子莊嚴佛一切龍摩尼藏佛虛空輪清淨王佛十方恭敬佛十方生勝佛成就一切稱佛彌留幢佛金色華佛師子座善住佛二萬同名拘鄰佛八千同名善光佛大悲雲藏佛一切功德佛成就如來寂佛無相聲佛不可聲佛轉法輪勝王佛三萬同名能勝佛十千同名滿足佛福德成就佛功德供養佛成就娑羅自在王佛散華莊嚴光佛師子無量音佛波頭摩清淨佛摩訶彌留力藏佛莊嚴法燈妙稱佛娑曼多智佛摩樓多愛佛毗盧遮那功德藏佛法力自在勝佛法智普光明佛善智力成就佛甘露威德光明佛智勝寶法光明佛妙蓮華藏佛摩尼清淨佛一切種

智資生勝佛自在因陀羅佛自性清淨智佛勝光明功德佛善思佛大思佛普信莊嚴妙光佛東方滿月光明佛世間尊佛華光佛大吼佛成就行得樂自在佛喜聲佛勝聲佛清淨思惟善生佛南方自在王佛法華尊佛高光明佛莊嚴佛快可見無過智慧佛大稱佛大聲佛日聚琉璃樂勝佛西方無邊光明佛轉法輪佛大威德佛高信佛梵聖法華佛日光佛大炎佛普現能觀奮迅佛北方金剛王佛菩提尊佛光明佛甘露佛勝愛堅行佛高光佛勝王佛功德圓融勝稱佛東南師子妙音佛如意通佛觀藏佛精進佛平等勿思佛普觀佛聖華佛大勝修行善根佛西南香象遊戲佛無畏光佛照十方佛種種佛十光佛天華佛種種隨順威德佛西北須彌佛普賢尊佛妙修行佛無垢佛甘露光明佛然燈佛尊志佛福德無量常香佛東北寶最高德佛具神通佛妙法幢佛善至佛平等慈悲佛寶幢佛妙光佛自在轉輪法王佛下方寶優鉢華佛無垢聲佛無邊光佛成就佛清淨摩尼佛妙聲佛梵聲佛功德力堅固王佛上方廣衆德佛

金剛華佛菩提陀佛賒尸羅佛一切光明佛功德王佛大威德聚光明幢佛應信佛法勝龍華佛堅固希六通聲佛世間尊解脫賢佛大慈佛大慧佛虛空功德佛精進心佛然光明佛大聲功德種種光佛龍德佛勝慧賢光佛堅固華莊嚴王佛攝諸根甘露心佛金剛師子佛無邊智積一切佛妙光幢佛離光聲佛自在聲佛千世自在聲佛不可思量佛智慧力娑羅王佛妙莊嚴無畏王佛光明王佛無邊功德海藏王佛金剛華佛須摩那華佛師子幢佛那羅延勝藏佛修行深心佛法智佛金輪光佛千香佛善住意佛金剛佛寶積佛無邊無礙佛自在聲佛金剛光佛發行成就自在王佛師子音佛妙吼聲王佛普藏光彌留王佛帝釋幢無量壽佛百千晃耀光明佛滿足善度佛摩尼王佛寶蓋金幢師子聲佛寶作佛無量香王佛七寶波頭摩王佛一切衆生愛見佛修行功德佛光明勝妙清淨聲佛普光明佛大海佛住持佛奮迅通佛寶幢不動佛妙鼓聲王佛大勢精進修行佛清淨寶輪佛諸聞見者生歡喜佛無量壽佛彌留香佛

多羅妙勝佛智慧王佛金蓋尊佛雲護華光佛廣威德自在王佛大慈悲救護勝佛摩尼寶藏佛如來正見佛月光明佛天德方便心佛普信佛堅固高勝佛功德華無畏聲佛大莊嚴種種聲佛清淨佛成就功德一切佛放光明佛大聲佛大慧佛成就行佛清淨心佛無礙聲智佛寶地山彌留光佛甘露誠信功德佛妙法一切佛普智佛信供養佛淨自在佛大勢力善寂諸根佛寂靜然佛成就意佛降伏煩惱佛成就堅佛降伏魔梵自在佛一切寶摩尼王佛功德佛寶光明佛娑伽羅佛自在山佛毗摩意佛智勝佛大自在佛滿足心佛一切勝佛世間自在王佛寶燈王佛般若齊無量尊佛普見王佛無垢勝梵自在勝佛普門光明須彌山佛無礙智作佛無畏王佛自在勝佛廣智上佛梵勝天王光明佛普喜速佛勝王佛旃檀佛遶雲吼王佛智虛空自在如是無量無邊佛須彌勝佛普門智照聲佛普輪法光明佛不思議功德無量佛大威光佛普無量釋迦牟尼佛遊戲神通寶藏佛最尊勝妙香菩莊嚴佛德聚王佛寶成就佛大尊

佛大焰佛端嚴佛不可思議功德王佛金剛佛梵聲佛無量佛具足讚佛大力佛大臂佛導師佛照耀彌樓相佛應天師子德佛世明佛一切見在無量佛日月明佛清淨義妙音名天佛德輪光王佛自在幢佛無量解脫相衆會王佛大願光具衆德佛善濟無畏音聲佛不壞大慧力慈悲佛無邊辯光佛普供養上善圓滿清淨牟尼佛法藏無塵垢佛安闍那信戒佛淨魔佛一切世間賢劫佛大寶輪佛一切勝十方光明佛香中尊王慧力稱佛無礙德稱光佛成就觀佛

般若齊滿足意佛畢竟成就大悲佛無障無礙精進堅佛娑婆華王佛無邊功德普照十方未來尊佛大智眞聲佛大光明深智佛勝修佛一切寶莊嚴邑住持佛大吉祥佛無比辯福德光明佛寶輪虛空平等心佛無量慧光王佛普現前佛無畏輪疆界上佛虛空無際寶身佛堅精進佛思惟成就義佛無量德具足佛一切衆生愛見佛寶樹須彌意佛無邊覺海藏佛未來佛無量善根成就諸行佛自在光佛作利益波羅羅堅佛慧威燈王佛普光明佛無量音聲王佛

普世懷佛三界尊敬智慧佛無爲大焰聚威佛普現色身光佛瑠璃莊嚴一切佛無邊大衆自在勇猛佛善意成佛寶淨巍巍見佛諦思惟慧悅佛法光佛過去莊嚴劫一切佛天聲佛日聲佛妙聲曇無竭佛聲自在佛無量自在佛世自在佛法自在佛轉發起善思惟佛結度彼岸佛名寶蓋起無畏光明佛師子月佛名光明破闇起三昧王佛名隨前覺覺佛不可動佛普禪佛名自在護世間佛善心佛善光佛名法界莊嚴佛發一切無厭足行佛意住持佛地住持佛住持法佛護法眼佛觀世自在佛淨幢佛法幢佛金剛幢佛功德住持佛善行佛善邑佛善識佛善功德佛名法行廣慧佛師子月佛應稱佛不盡甘露功德佛大光佛光明佛寶威德上王佛名降伏魔人自在佛名降伏貪自在佛名降伏瞋自在佛名降伏癡自在佛大勝佛上勝佛多寶勝佛散香上勝佛住持勝佛善行勝佛不空勝佛起多羅王勝佛福德勝佛妙勝佛日輪上光明勝佛大慧佛寶蓋勝光佛無量安隱佛妙鼓聲王佛大莊嚴佛華照佛寶積示現佛廣大

佛功德轉輪佛得大無畏佛平等勿思佛淨光明佛多寶佛功德自在佛大勝佛清淨衆生佛一切通智佛不動智光佛住持聲佛調勝佛善寂勇猛佛法寶佛善寂靜心佛一切喜勝佛不動勇步佛善調心佛安隱佛大衆自在佛法力佛驚怖衆生佛威德淨聲佛無畏敬懷佛大功德佛尸棄佛善焰法妙佛滿月佛住勝淨明佛妙眼弗沙佛無量威神佛稱光明佛生勝佛普妙智海佛大意佛敬重戒王佛法性莊嚴佛成就義佛修智波婆佛無礙佛無淨無畏佛善意佛淨相妙聲佛無障無著精進佛一切敬愛佛那羅延佛稱妙佛般若奮迅佛勝慧佛無比藏深佛種種行王佛無恐無畏佛波頭摩佛難勝佛授記愛見佛不動佛寶勝月光佛華寶旃檀佛澄住思惟佛彌留藏佛無垢佛得意善淨佛法性佛內外斷愛佛畢竟大悲佛無礙思惟大神通佛離怖佛一切種智佛成就佛觀世自在佛無畏智觀佛無量憘光佛阿羅摩佛華勝佛不可思議佛多天佛自智梵行佛無量光明世界普賢佛勝眼佛妙幢佛無礙勝行佛華光佛

普淨耀聲佛無量威神護妙法幢佛美意佛德王佛眞悅政明佛法光佛普解德巘佛無邊無垢慧深聲王佛思意佛益天佛焰面喜音佛豐光佛寶悅智山佛無量光華種種奮迅佛快應佛寂幢佛歡悅勝賢佛天華佛不擾趣懷佛毗盧遮那佛功德藏王佛慧忖佛淨身佛如空離華佛摩尼佛火奮迅通佛無量法幢空俱蘇摩佛諦意佛藏稱佛難勝美聲佛雲音佛遊戲神通佛無量吉祥金剛寶嚴佛應供佛智王佛覺悟衆生佛謨羅佛自在不虛佛不動慧光妙德難思佛善業佛樂安佛無量辯光佛龍音佛無上醫王佛清淨寶名婆者羅陀佛制力佛梵聞佛勇猛名稱佛華瓔佛無邊辯相佛覺悟衆生種德天王佛金齊佛吉身佛功德威聚佛意稱佛娑羅華上光王佛歡喜增長佛德聚威光佛無邊智照頂王佛善寂諸根佛殊勝相無爲光威佛普現佛三世華光佛旃檀窟莊嚴勝佛無缺精進佛覺伏濤波佛無邊堅固光明佛極上音聲佛天自在超越諸法佛廣耀佛無量思惟佛無垢眼普光明佛摩尼清淨佛覺善香熏佛

無邊名稱十方佛彌勒僊光佛無比慧普照輪月佛喜解佛護妙法幢佛普飛廣戒堅視佛名稱敬愛佛神足光明佛無邊大力光相佛火奮迅通佛無畏友一切無染佛寶悅佛現面世間佛至大精進究竟佛無勝最妙佛意彊自在佛無邊勝威德意佛恬惔思惟佛無盡德一切焰光佛寶敬佛法智普光佛斷一切衆生病佛朋友光度佛寂靜然燈佛無邊帝釋幢王佛無盡受光佛尊自在一切勝天佛廣施佛大慧力王佛光華種種奮迅佛能作無畏佛日月珠光佛無邊海德光明佛天所敬恭佛無恐畏一切喜音佛普悅佛供養廣稱佛見平等不平等佛世間勝上佛寂進思惟佛無邊妙法光明佛無量焰光佛成就意一切淨王佛大護佛慧淨德光佛法日智轉然燈佛無能伏運佛衆生所疑佛無邊喜可威神佛須彌最聲佛無畏施一切道光佛大聚佛無諂名稱佛知衆生平等身佛無煩熱意佛善眼清淨佛無邊梵天所敬佛虛空多羅佛無量像一切法光佛大勢力佛世尊佛無量壽佛大威光佛寶德世尊佛歡喜佛吉祥

佛上善世尊佛光焰佛大明佛天王世尊佛妙音聲佛蓮華世尊佛無量光佛善現佛慈德佛喜悅世尊佛清淨照佛大精進世尊佛清淨義佛喜莊嚴佛寶相世尊佛威德佛福德佛海慧佛明意佛世光佛天威佛善端嚴佛香明世尊佛普放光佛寶髻佛眞實佛妙義世尊佛功德藏佛大海佛智世尊佛無量意佛吉祥佛大光王佛善慧世尊佛天德佛具足佛智勝世尊佛明照佛上安佛光王佛世尊最尊天佛寶明世尊佛千上光佛妙寶佛堅固佛妙御世尊佛威德勢佛喜思惟無量悅佛清淨面月藏德佛大燈明佛寶離慧勇須彌山意佛一切功德備具佛無畏娛樂佛自在光智慧來佛龍種上尊王佛無爲光豐佛名稱旛普偃佛願海光佛妙音勝佛梵自在王佛無畏友佛慧光王中上明佛稱一切衆生念勝功德佛堅精進思惟成就義佛一切無垢光明佛迦葉導師佛不退佛福德明佛法自在不虛佛華明慈德佛山主王法明佛一切天猛威德佛清淨衆王佛師子吼佛無畏輪疆界上佛發一切衆生不斷修行佛寶蓮

華勇虛空雄巧佛一切都趣衆辯佛無量應天佛覺悟佛清淨賢佛一切最尊天佛違藍明意佛威德王百光佛慶日佛蓮華德佛雲德甚良佛師子相佛寶輪光明勝德佛大講佛轉化一切牽連佛大遊戲佛虛空輪上佛一切成就誓鎧佛慈相照明佛善月佛無量光佛淨願佛慧華佛善天淨根佛求勝佛妙光佛一切行善無過佛善濟日天佛師子力佛寶場輪上尊王佛大轉佛無念示現諸行佛喜威德佛無量光勇佛一切功德寶勝佛清淨相明佛喜衆佛高大身佛勇猛佛淨魔佛戒明福燈佛常月佛月光佛一切眞髻華手佛容鉢滅貪佛無量意佛虛空尊極上德佛歡樂佛寶意佛淨音聲佛住清淨佛虛空無際佛一切功德成就佛神相喜明佛世意佛流布王佛慧道佛度憂佛樂安愛身佛天主佛善財佛一切善眼珠淨佛得利堅音佛求利益佛金剛徧照十方佛尊聚佛法寶佛淨輪王佛寶羅網佛普光威德佛一切諸寶上德佛龍德善濡佛衆焰佛離畏師佛日藏佛焰肩佛善明威猛佛明耀佛梵聲佛一切仁愛無

畏佛有意善高佛師子德佛雲中自在燈明佛佛尊會佛妙頂佛日輪光佛衆尊聚佛遠方聲稱佛一切吉祥有德佛明讚梵天佛滅過佛師子身佛定意佛世明佛持鬘華藏佛無懼佛梵財佛一切梵壽無損佛樂智觀身佛師子頰佛寶輪威極上德佛深智佛聖德佛大車乘佛施豐德佛世間尊重佛一切十力娛樂佛名稱梵音佛最上佛須焰摩佛勇智佛勢行佛日名樓至佛無動佛盡魔佛一切妙面隨日佛廣照香明佛精進德佛日輪場尊上德佛華蓋佛勝積佛會中尊佛廣功德佛娑羅威德佛一切衆生愛見佛明力大施佛愛淨佛無量持佛至喜佛滅癡佛好音微意佛華勝佛敏持佛一切智藏堅出佛善寂天音佛淸淨義佛日威德莊嚴藏佛長養佛得度佛金剛肩佛鼓香德佛波頭摩面佛一切諸種安樂佛隨意光明佛出現佛解脫乘佛淨宿佛炬燈佛紅蓮華德佛方上佛世音佛一切觀意華出佛無量音聲佛無我眼佛寶身佛常滅度佛雄猛佛寂靜佛曼陀羅佛火炎積佛維蓮華德佛極趣上威神聚佛大智眞聲

佛大蓋佛清徹光佛作際佛祉江佛無諍無恐佛山德佛日空佛一切言音無礙佛無量除憂佛無跡步佛寶尊佛無量眼佛慈氏佛大貴佛法照光佛不唐勇佛普明觀稱佛不可思議種姓佛梵德華山佛住義佛功德敬佛德淨佛大燈佛施明珠鎧佛高勝佛日觀佛一切主焰堅法佛無量天王佛無所負佛寶通佛無垢際佛尊思佛見實佛普金華佛滿足意佛無量雄勇佛一切世間自在佛淨義開華佛福德佛妙德藏佛智日佛上名佛隨時多德佛龍步佛德乘佛一切難施堅鎧佛無量高名佛觀察慧佛善生佛難勝伏佛尊德佛寶樹佛智慧威佛清凉寶佛無過精進佛一切無決斷願佛喜見華嚴佛實語佛威德猛佛天力佛弗沙佛斷疑明照佛華相佛衆王佛一切安隱遊步佛無量離山佛功德守佛德尊佛無表識佛成熟佛德現佛出顯光佛行清淨佛無量禪德佛一切無過勇步佛不可勝幢佛性日佛降伏魔佛見義佛勝魔佛寶賢幢勝佛香手佛智來佛一切世愛能聖佛不可嫌名佛功德步佛海威佛名稱友佛

懷眼佛快見佛衆彊王佛無動勇佛無垢離度佛一切寶薩梨樹佛無等香光佛具足佛無畏觀佛怖象佛破疑佛俱蘇摩見佛天面佛快身佛下方實行離怖佛放淨光明佛修寂靜佛上幢佛無量蓋佛香上佛大積佛種種華佛不空見佛無垢威德佛一切普寶滿足佛師子香稱佛快見佛沈水香佛智鎧佛寶洲佛善思惟義佛天愛佛善生佛不空境界眞報佛恭敬愛佛放光佛無比鎧佛千近佛寶稱佛出千光佛壞諸欲佛破無明闇佛不可思議大勇佛無量名稱佛月像佛生威德佛寂過佛樂聲佛常清淨眼佛心智佛道光佛十千迦葉如意佛六十光明佛清淨戒佛月威佛無量意佛天輞佛勇悍佛摩尼輪佛有華德佛住禪思勇佛不可思議大地佛無普修行佛日面佛無垢心佛月愛佛照光佛善根光明佛深智佛法洲佛龍王護衆輪手佛功德橋梁佛天供養佛勝琉璃金光明佛妙思惟佛稱光明佛地住持佛無量衆上首王佛無邊智佛妙見火然燈滿足佛功德力佛無畏世界寶勝佛師子奮迅力佛海彌留佛

離貪境界佛善智慧佛寶彌留佛觀光明佛世自在佛平等思惟佛孔雀聲佛威德王聚光明佛智淨佛十方清淨善見佛光明勝佛普勝金剛光佛求勝菩提佛大寶彌留光明觀佛月色旃檀佛福德然燈佛降伏魔王安住法佛妙法光明佛觀世自在佛寶見佛不可量莊嚴佛師子奮迅鬚佛供養娑羅自在王佛虛空功德佛大吉祥佛一切寶蓋佛智慧威佛威力普懷佛普無邊寶淨佛大雲光性日佛無比佛一切尊威佛無量勇猛慈嚴佛散華光明莊嚴佛淨彌留佛無拘鄰佛解脫幢佛一切樂念順行佛菩提月佛普照放光明勇猛力佛功德集佛煩惱無礙妙勝佛功德自在劫佛住持鬘佛觀世自在佛多寶勝佛月光明佛金剛成佛淨上首佛聚寶光明佛自在王佛普見威德住持佛善逝佛華通安樂作勝佛華威德佛功德王光明佛無垢稱王佛妙勝光明婆羅堅佛無量彌留寶火然燈佛福德佛光明佛勇猛法佛能破諸邪寶樂自在佛勝海佛月眼德光明佛眞聲樂說王佛供養山聲自在王佛遠離諸畏佛無畏王

佛一切服德佛成就觀佛壞散衆疑佛海須彌說義佛德光王住慧佛香室佛一切幢王佛無量臂月施威佛修行幢香彌留佛乘莊嚴金剛聲照世間佛無量億毗婆羅佛無心慧佛淨住佛妙羅王佛成就智佛功德法佛無邊境界奮迅佛功德成就勝佛同光明無畏自在解脫義佛法光明佛曼陀羅佛衆自在佛上勝月高佛解脫幢佛金聖華鬘色王佛大聚佛無憂無量國土佛妙聲吼佛大信波婆娑佛拘峻莊嚴佛智慧光明金剛齊佛羅網光明佛大海然燈佛大樂堅才六勝名佛善護幢王佛不破境智佛了見佛勝步應光明佛光王無漏稱佛供養堅王威德身佛拘鄰智炎佛普德光佛一切造化佛淸淨心佛無量勝修佛大修行見寶佛造燈明火焰佛求善佛一切光輪佛無量最上天王佛寶多羅離無明佛稱名聲毗婆尸佛出淨聲佛歡喜德意佛住持佛旃檀行佛月愛佛善威儀佛寂淨命佛天國土佛無量寶杖不盡佛地住善讚歎佛快莊嚴佛可樂世界現佛寶勝佛攝菩提佛寶輪佛威德佛上勝佛成就義修佛

自在幢佛無量威德寶僊佛聖化佛摩尼淸淨寶焰佛須彌力佛上首金剛堅佛無量莊嚴佛十方聞名離諸憂佛華德佛雲幢佛寶積佛華香佛然炬王明佛無著智佛力護金山龍喜日勝佛信聖佛智藏大將軍佛普賢上勝高佛供養波頭摩勝華佛無礙香象佛大焰身佛一切寶敬佛無量觀佛普放香熏佛慧燈明至大佛普開光勝報佛香蓋佛一切星燈佛無量不散威嚴佛光明輪成就炎佛德世界那羅延佛寶作尊佛名自在護世間無憂勝佛普智輪光聲佛法自在佛堅德上佛能滅一切怖畏佛普畏世界月佛不散華佛能度彼岸佛不動智佛虛空輪淸淨王佛樂智慧佛智勝上王佛大寶輪佛甘露功德世光佛覺慧佛阿樓那勝普寶佛大金臺佛勝上虛空天佛無量光明佛天蓋龍光觀十方佛普摩尼香佛喜勝天王佛苦行佛覺華佛無垢義佛未來普賢佛淨天供養佛火步佛無量命尼彌佛上方無量勝佛供養虛空功德聲佛東方阿閦佛勇猛山佛一切道喜佛眞正幢佛敬慧尊華佛十方幢悅見佛大燈光

衆勝佛敬戒佛一切無煩佛無量敬上懷光佛無量光明華王佛自在聲佛香彌留佛堅固王佛無量樂說光明佛然燈火佛智慧奮迅王佛大威德佛賢上勝佛大會上首智勝佛三昧奮迅勝佛日光明佛無量上勝佛智力德佛趣菩提佛普莎羅佛智慧足佛普信大稱佛寶住持佛一切威德大修佛海智佛甘露清淨聖眼佛彌留劫佛常放光明王佛善德莊嚴佛護妙法幢佛尼尸陀佛雲護佛稱幢佛普勝佛燈王佛百寶華光佛無寶上佛清淨然燈佛增上勇猛佛有我佛功德自在天佛威王五百日佛供養西方無量華佛無憂威德佛一念光佛無量勝友佛普放光佛善寶懷明佛善毗摩慧力佛師子香等善佛懷諦佛一切光威佛無量盡作堅聲佛金光明威德王佛波頭摩上勝王佛妙勝尊佛成就義佛善邑王佛金剛衆佛善吉佛世間尊佛種種說佛師子慧佛普照十方世界佛聲德大信上佛信菩提佛善修果報佛黠慧信佛大龍佛勝虛空聲佛寂靜去佛珍寶吼聲佛上首光佛善住調智攝稱佛喜愛佛光明輪藏

法蓋佛仁威德佛寶步龍王聲佛能與光明佛無礙光明佛香勝幢佛功德然燈佛清淨月輪佛善意住持虛空寂佛月殿妙尊金色境界佛實體佛無分別修行佛名龍自在聲佛供養龍天手上王佛無邊精進佛一相光佛無量度世佛如樹華佛大步懷幢佛法燈明勝異佛摩尼珠廣曜佛懷步佛一切雲雷佛無量淨住尊悲佛無量天香光明佛不空行稱佛思惟智慧華佛無障礙十力王光明勝佛智積佛大香光佛精進勝佛甘露勝佛旃檀世界上首佛普異世界月佛不謬思佛度一切難佛火焰聚佛大莊嚴佛威德身佛愛自在佛大海廣稱佛希勝尊佛無垢威德金堅佛普至佛波頭摩勝善意佛光明聚佛梵勝彌留幢佛供養莊嚴佛普照雲王人天尊佛海勝佛梵聲佛善智佛華身佛黠慧降魔無盡意佛攝慧佛相王佛淨行佛勝愛佛見有佛寶力佛寶光炎佛華藏善夜摩佛供養慈悲水月光佛波頭摩上佛大勝光佛無量悅好佛名譽音佛最視堅華佛人中光等見佛月燈明寶淨佛持慧佛一切天華佛無量大聖

華僊佛須彌山無量名佛大彌留佛香高山佛成就炎佛不動步佛華光明佛彌留山佛勝意佛世然燈佛不可勝佛香象王佛功德一味善喜佛邑智淨去日佛寂靜幢佛見無障礙善香月佛去光明佛如意幢佛供養勝佛善智地光佛普照稱佛慈勝安樂大幢佛寶信佛破無明闇寂行佛無邊智佛普智無邊光佛功德莊嚴佛日藏華聲無量明佛智聚佛旃檀佛化現彌留佛大地離塵佛一切愛佛智報燈王佛月德佛普眼佛善化佛普行寶光明佛西方無量華佛供養娑羅自在王佛金剛精進佛自在懷佛無量快應佛相好華佛善度才光佛慧威燈日見佛電燈光意稱佛天悅佛一切幢光佛無量喜德成豐佛堅王華佛天金剛佛妙香華佛阿彌多佛勝自在佛常法慧佛善靜王佛多羅住佛智步佛截金剛佛善安樂佛清淨眼佛不可思議大相佛信衆上寂淨佛住虛空佛斷一切障佛大智意佛樂莊嚴佛毗頭羅佛作功德佛智勝寂光佛等月王佛精進功德大燈佛善護佛寶輪威德善見佛無憂勝佛大力人中尊佛

歡喜龍天佛淨日諸天光明輪佛無相修行佛寶勝光明佛善首拘鄰佛無量命佛慧照天光佛功德自在佛大鏡佛廣護日光明佛莊嚴妙寶聲佛供養人天大覺尊佛諸天流布佛大願修佛無量淨戒佛喜悅王佛普寶如空佛無憂懷妙見佛淨光明悅意佛端緒佛一切憘光佛無量上寶華光佛大明佛日淨王佛迦葉佛大衆輪佛寶妙華光佛普藏眞聲佛菩提王佛功德乘佛無量眼摩尼寶佛智光明自在天佛三界尊佛無量人天佛一切勝無量香佛金華佛快勝王佛正見佛放妙香佛大智莊嚴佛無礙王佛寶彌留佛解脫王佛無垢佛無邊德佛智光聲佛寶海炎佛法性莊嚴佛普勝生佛善思惟無量聲佛普一切自在根佛龍華佛廣戒王佛得意佛廣法行佛善化莊嚴佛智力王佛彌留光佛不畏言佛無染佛無邊寶佛寶光明二足尊佛三寶然燈佛阿羅摩佛普無邊清淨聲佛不思議梵勝天佛金剛佛藥樹王佛斷愛佛成就幢佛樂說莊嚴佛善護聲佛拘那含佛般若幢佛無畏佛無煩惱佛大神通寶地山佛無

垢光明佛最法稱佛普無邊降伏魔佛不思議成就堅佛仙光佛盧舍那佛法勝佛無畏觀佛福德莊嚴佛能作光佛娑羅華佛地勇名佛隨順佛無垢眼佛日光明智稱王佛妙德難思佛無礙山佛觀世音寶法勝佛清淨藏毗舍浮佛應天佛頂勝王佛寶月佛幢日王佛寶聚分明佛大焰高幢佛華勝王佛清淨香佛無畏勝多功德佛大光明堅固王佛信衆生佛六通聲佛星宿王歡喜莊嚴佛無量照佛無量明佛人王佛功德稱佛藥上佛一念光佛清白華聲佛勝月光明佛摩尼香佛善導師佛不定願華成就佛世間天無病修佛聖弗沙佛大殊提佛毗舍浮一切同名佛五百樂自在聲佛大天佛無相聲佛應供佛奮迅王佛無垢光明佛供養莊嚴佛蓮華香佛善住心佛無障智菩提願佛寂光明度世間佛決定思佛甘露明佛大旃陀十方稱名佛應供養自在王佛普聲佛和合聲佛慧力佛最勝聲佛寶念華王佛護法明王佛菩提華佛清淨光佛威德力虛空劫佛梵光明大蓋尊佛不異心佛信修行佛堅固華聲滿十方佛

快恭敬月上王佛樹王佛信聖人佛樂吼佛稱力王佛善寂諸根佛智上光明佛娑羅華佛般若齊佛自在見金剛勢佛弗加羅降伏貪佛不散心佛大山幢佛聖吉祥第一然燈佛智勇猛善淨天佛波頭摩上勝佛寶光明勝月常光佛千上光明住持佛香華佛無障礙吼聲佛自在幢王佛不動佛功德光明佛大月香佛摩尼光寶愛佛八王佛住持甘露佛勝一切衆生佛善護幢王佛世自在妙鼓聲王佛善化碎金剛佛普香上佛不動現如來佛至雲普護明王佛勝德尊佛大明無障礙佛普照放光明佛寶光明勝快佛火然燈寶勝光明佛無相修行善聲佛因王佛甘露聚寶華佛普藏大明佛大勝佛善住山王佛普滿華佛菩提王實相佛摩香佛寶蓮華勝佛善寂滅自然佛一切普威佛上寶蓋現月光佛無量辯才佛香尊佛一切寶華佛世間可樂香熏佛慧上光佛顯現佛最安佛無量德性佛無量最香佛妙彌留住智佛覺華幢淨聖金光佛黠慧莊嚴妙身佛香風佛師子步妙歌佛勝衆樹王佛淨德無量天光照世間佛那

羅延善識佛多炎佛月王希覺佛勢自在無惱佛善護諸門佛攝取光明寶臺佛禪思須彌佛威嚴佛一切龍尊佛無量境界典成佛善現光佛了意佛寶回佛覺虛空德佛無想音聲佛覺華幢智炬佛日光明無垢月幢佛最勝光明月高佛香身佛無量樂說稱佛合掌光明佛解脫威德高修普蓋王佛羅睺天寶積佛雷王佛俱蘇摩德佛觀智慧起華佛水月光明佛妙鼓聲王寶威佛樂說莊嚴佛香威佛一切大懷佛藏香自在離憂佛微細華佛勝命佛總持佛普明觀稱佛善住中王佛阿樓那奮迅佛百光明行勝住王佛妙鼓雲聲定身佛根華佛無量吼妙聲佛福德光明佛不可降伏龍天寂滅安佛盧舍那怖畏佛多稱佛善光明勝佛衆上首智生佛無量音聲佛一寶無憂異觀佛無聚會王佛清涼佛一切好堅佛無憂相好華威佛智慧華佛普月佛普禪佛蓋蓮華寶佛過化音聲佛廣光明智作佛日光明清淨身幢佛師子光明喜身佛華高佛清淨智善肩佛示有高稱佛大覺功德然燈日淨王佛無邊稱寂慧佛銀幢佛寶

炎闘遶佛功德性住持佛無量翼從佛一切大如意輪佛無相修行佛香雄佛一切極尊佛思惟智慧深王佛不動心佛寶火佛覺王佛寶幢威德佛平等心明佛日然燈上勝佛月然燈十上光明佛香勝彌留覺身佛常觀佛莊嚴勝散華佛供養華光佛大力佛淸淨輪王佛梵吼聲佛聞彌留善勝佛王天佛波頭摩聚佛善智慧樹提佛名稱最尊佛無量實法廣稱佛成造遠方佛光嚴佛一切月華佛蓮華上德香巖佛一切尊佛靜眼佛覺雄佛魔天相好佛天鼓音聲佛勝莊嚴大德佛普思惟合聚無憂佛解脫光明上修佛天華佛無量眼寶天佛智化人聲佛淨聖佛堅固佛能仁佛福德燈佛常然燈善焰佛燈王佛闇輪威德佛無障礙發修佛三界雄勇佛無量寶蓋意知佛虛空莊嚴佛旛幢佛一切寶輪佛蓮華應德千香佛善攝身佛最聚佛壞疑佛無能屈服佛無量光香佛喜菩提戒步佛快光明大首雲聲佛二億同名拘鄰佛快然佛無量步勝王佛喜上金山佛廣智佛賢勝佛高明佛自在幢佛摩尼輪大積佛香幢佛無邊

精進佛決定智寶堅佛無量山王佛一切勝慧力稱佛名稱力王佛普雄佛離寶邑華佛月輪清淨香光佛般若齊佛寶愛佛淨幢佛普放香化佛無量法空佛觀無量境界佛智光明妙說離生佛歡喜莊嚴勝修佛高王佛甘露慧上堅佛地德天聲佛普見常樂佛華天佛不住王佛無邊華護智佛觀方佛大聲無畏佛示現有愛天佛無量慧成佛寶上德普法雄佛相好翼從佛普悲佛無所發行佛梵聲安隱衆生佛寶諦稱佛慧淨佛慧嚴佛無常中上佛無量慧稱佛無量法雲孔王佛無邊功德寶作佛日月光明佛無爲思惟一切大聲慧無缺失佛彌留佛敬愛佛常勝意佛不可思議諸種清淨光明佛大悲尊佛普照佛普觀佛師子奮迅堅心善覺佛智自在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十四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八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諸佛二）

神異典第八十四卷

佛菩薩部彙考八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

諸佛二

一切大精進懷佛豐光佛破金剛堅佛不可思議廣莊嚴王佛無量諸天流布佛一切持上功德佛寶焰山佛金剛相佛一切寶相天威興盛佛日明佛德敬佛持甘露佛不可思議吉祥佛華天佛妙御佛梵王尊佛善守佛善思佛珠髻佛慧聚佛應名稱佛最清

淨一切大音讚佛仁賢佛覺悟衆生佛不可思議勇猛名稱佛無量不動慧光佛一切不失方便佛大現光佛琉璃藏佛堅固苦行佛無邊威德佛蓮華佛堅戒佛無塵垢佛不可思議多智佛妙色佛華身佛藥王尊佛善住佛善調佛無熱佛斷惡佛無上醫王佛信清淨佛一切衆德上明佛羅睺佛無量功德佛不可思議妙德難思佛無量金剛知山佛一切無能暎蔽佛最勝燈佛善威儀佛無量名佛無量音佛雲音佛月相佛喜自在佛不可思議多智寶網嚴身佛大光王佛善勝佛善施佛善義佛善戒佛多功德佛大勢力佛大德佛大海智佛寶瑙佛無邊辯相佛種種色相婆耆羅陀佛無量上師子音佛見一切義福德佛寶聚莊嚴無邊名佛一切寶珍寶燈佛寶藏佛多天佛華日佛師子月佛梵自在佛一切差別知見佛大天王佛寶相佛寶光佛寶焰佛寶髻佛寶明佛不可說一切薝蔔淨光佛威光佛無邊寶名佛美妙慧佛無邊辯光佛至解脫善端嚴佛功德威聚寶步佛隨世語言頻頭摩佛一切聖天佛淨天佛勝慧佛光

明佛照曜佛破有闇佛衆清淨佛一切歡喜上尊佛梵牟尼佛龍首佛龍明佛龍喜佛智勝珠明寶讚佛普攝受大威力富多聞佛珠輪佛無邊辯才佛具足德佛妙明燈王佛無量遊戲神通佛一切威德寂滅佛妙德王佛那羅達佛徧見妙音佛莊嚴頂髻佛無憂佛示義佛無量日佛不可思議功德金剛寶嚴佛法華尊佛大臂佛大明佛上善佛上戒佛無量壽佛法自在一切友愛衆生佛牟尼佛具足名稱佛圓滿清淨種德天王佛寶月明佛華天佛無邊安樂金山佛自在王佛多聞海佛功德聚佛寶音利益佛光幢佛淨日佛天供養佛無等意佛一切光王妙身佛法師王佛大愛佛大慈佛不動佛不壞佛無量愛明佛世供養一切寶施福燈佛華瓔佛妙足眞實佛高頂妙髻滿意旃檀佛孔省音佛天光佛不思議無邊座佛無畏音佛菩提意佛慧濟佛樹王佛虛空佛法相佛謨羅佛法樂佛無量淨佛樂解脫佛一切斷魔聖王佛諸天王佛大焰佛大尊佛大藏佛大見佛無量智音佛最上施功德海優鉢羅佛金齊佛制力威德

佛離分別海集功德蘊佛眾上王佛端嚴佛一切香德愛樂佛饒益王佛黎陀法佛法頂吉身名聞殊勝佛憍曇佛勢力佛無相慧佛普世佛自在佛寶施佛無嬈佛相明佛無上王佛意願佛法幢佛廣意佛廣慧佛無量善華佛應供養一切調御淨心佛財天佛淨垢常樂佛恭敬佛應讚佛喜悅佛大威佛虛空勝佛妙勝佛普蓋王佛善住佛無量自在佛大威德佛普滿華佛善炎佛光明輪佛轉一切世間佛月摩尼光王佛作名佛莊嚴王佛言從佛妙香音佛一切世光佛最上威佛廣妙佛焰聚光佛賢意佛思惟解脫佛大清淨佛說敬懷佛德施佛月中天佛寶正見普懷佛上彌留幢王佛妙昇佛山王身佛樂禪佛槃陀音佛一切安王佛喜可威佛善意佛觀世燈佛音施佛威神所養佛大檀施佛甘露光佛美意佛普光明佛最上眾慧幢佛法虛空勝王佛美音佛雲雷王佛江山佛妙幢旛一切離疑佛法界身佛善見佛滿足心佛廣曜佛大光炎聚佛至無畏佛樂說山佛意淨佛美音聲佛普供養法光佛普開蓮華身佛樂雲佛

虛空幢佛樹提佛善橋梁佛一切親光佛大名稱佛戒悅佛最焰光佛普攝佛除三惡道佛見精進佛雜色光佛妙藥佛日燈明佛一切福德山佛最香須彌身佛善光佛羅睺羅佛離憂佛趣菩提淸淨莊嚴佛善思意佛日眼佛無盡香佛美悅佛寶離慧勇佛海文飾佛孔雀聲佛月施佛寶燈明佛三昧勝奮迅佛虛空輪場光佛大聲佛大龍威佛高光佛悅音聲一切山王佛廣大智佛善事佛調益遊佛道喜佛棄威毀惡佛寂功德佛解脫光佛悅懾佛月光輪佛離一切染意佛大香行光明佛十光佛天中天佛金幢佛寶須彌無垢琉璃佛三界尊佛妙眼佛普世懷佛作德佛無礙普現佛最顏色佛師子王佛大聚佛大莊嚴佛山吼自在王佛波頭摩莊嚴佛妙心佛眞金山佛華生佛慧燈明無量香雄佛堅精進佛電相佛無量明佛德寶佛無量富足佛須彌頂佛淨斷疑佛等光佛金剛軍佛十勢力德輪佛迦陵頻伽聲佛勝王佛閻浮燈佛安善衆生佛普香光無量寶王佛喜莊嚴佛應供佛珠月光佛梵相佛無量善衆佛寶成就

佛善思惟佛山光佛槃陀嚴佛師子髻智王佛無邊莊嚴王佛寶炎佛雲聲王佛娑婆華王佛淨須彌一切堅幢佛成就佛寶功德佛成就娑羅自在王佛轉法輪光吼王佛無量光焰佛善思意佛信功德佛成就一切稱佛普寶滿足佛聖眼佛化身無礙稱佛成就如來寂佛百寶佛住持大般若佛過去未來現在佛大衆自在勇猛佛波羅羅堅佛人中尊佛阿閦毗歡喜光佛一切智慧勝佛開示無量智佛師子佛無量音佛智日普照佛淨覺佛一切無迷思佛寂靜光明身佛寶敬佛無垢臂光明佛一切法輪摩尼幢佛淨音佛須彌力佛無勝佛光明日佛常忍佛共遊步佛決思惟佛見敬懷佛道光佛明聚佛光音聲佛一切智慧燈佛虛空雲佛自在轉一切法佛不唐精進高雷音佛阿竭留香勇與佛普見佛一切法平等須彌面佛無表識音聲佛善相善鎧佛寶意佛普蓋佛常光明佛一切無盡藏佛最德佛無念覺法王佛滿足百千德光幢佛淨聲佛金剛勝佛成就佛威光悅佛天喜佛勝威德佛雜音聲佛快上懷佛曜聲佛慈

藏佛天光明佛一切世所等佛須彌旛佛觀見一切境界佛福德光明蓮華幢佛無垢雲王德豐佛自性清淨佛智成就勝佛無畏佛精進上中王佛智慧自在佛寶室佛一切持戒王佛調化無休息佛寶樹佛清淨功德相佛無以發意能轉輪佛普明佛虛空慧佛懷見佛除雲蓋佛尊意佛勝華聚佛喜音聲佛德善光佛政明佛山意佛無爲華佛一切大思惟佛虛空心佛不可思議法身佛從蓮華德須彌身佛無礙光明寶形佛無量德具足佛無量勇雄猛佛無量德光王佛月聚自在佛寂定佛一切無上光壞散諸恐畏佛法用佛精進力成就佛無量趣觀諸覺身佛上光佛善成就佛眞悅佛無迷意佛難勝佛德名稱佛火光身佛普方聞佛散疑佛天界佛虛空燈佛一切神足光佛須彌光佛諸覺疆界應飾佛覺蓮華德能仁仙佛旃檀相好光明佛善住佛淨境界佛離一切憂暗佛威德自在王佛智慧讚歎佛淨聖佛國土莊嚴身佛正覺佛大香薰佛寶體佛一切法無觀佛無障無礙精進堅佛大幢佛戒恭敬佛調億佛蓮華體

佛天蓋佛戒分別佛大通光佛最勝王佛月明佛慈調佛須彌多佛一切普見王佛堅娑羅佛普照十方世界佛善住清淨功德寶佛無量名稱德光佛德不可思議佛善思惟發行佛虛空平等心佛賢智不動佛寶實佛無礙德稱光極趣上須彌佛寶智佛威德因陀羅佛降伏一切世間怨佛自光佛淨恭養佛解味佛成堅固佛金上佛解慚愧佛好香熏佛月光明佛捨旛佛香感佛入音聲佛一切最上光佛無終燈佛無礙藥樹威德佛不可思議德王光佛畢竟成就大悲佛攝受衆生意佛正覺蓮華步佛堅固自在王佛法體決定佛勝護佛無量最中王佛入在無邊際佛法寶佛喻如須彌山佛發起一切衆生信佛大遊佛巍巍見佛持意佛音聲器佛明聚佛德遊戲佛最如意佛善意成佛快光佛華上佛毗婆尸佛一切德聚威佛無爲成佛不可量實體勝佛蓮華華生旃檀宮佛陀羅尼自在王佛得脫一切縛佛常自起覺悟佛趣向諸覺身佛不住奮迅佛慧隱佛於諸衆中尊大光明莊嚴佛寶愛佛種種無量行佛於去來今無

礙鎧佛慧光佛毗摩妙佛持德佛淳精進佛光稱佛思名稱佛離諸欲佛滅思惟佛離光佛華聚佛神通明佛一切世敬哀佛瑠璃華佛大力龍翼從好佛無能屈聲佛虛空巇佛香趣無量香光佛一界持覺剎佛寶華佛普照勝佛無量彊稱王佛境界自在佛善行佛一切無際光佛善思惟勝義佛法寶佛善無垢威光佛不離一切法門佛大能佛月尊上佛深覺佛遊光步佛持意佛大善日佛最音聲佛無畏親佛施光佛親展佛尊光明佛一切滿足心佛無爲稱佛遠離怖畏毛豎佛無量寶華光明佛可喜衆生覺見佛善思願自調佛住持無障力佛一切闡華幢佛覺寶德稱佛恐畏佛精進伏怨勇護世間供養佛諸寶佛無量虛空雄佛散華莊嚴光明佛大親佛德香悅佛調體佛威神力佛尊眼佛普娛樂佛能仁化佛金海光佛現身佛懷地佛金華光佛一切智慧勝佛才光明佛普光佛智慧勝佛山海慧自在逼王佛優曇鉢羅華殊勝王佛海德光明佛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佛阿閦毗歡喜光佛善意佛琉璃莊嚴王佛須曼

那華光佛寶蓋照空自在力王佛歡喜藏摩尼寶積佛大慧力王佛普明佛賢善首佛日月光佛妙音勝佛觀世燈佛世靜光佛才光佛慧威燈王佛降伏諸魔王佛常光幢佛旃檀窟莊嚴勝佛師子吼自在力王佛金剛牢強普散金光佛彌勒仙光佛善寂月音妙尊智王佛不動智光佛普淨佛無量音聲王佛摩尼幢燈光佛日月珠光佛慧炬照佛多摩羅跋旃檀香佛大強精進勇猛佛廣莊嚴王佛一切法常滿王佛大悲光佛法勝王佛虛空寶華光佛旃檀光佛普現色身光佛須彌光佛慧旛勝王佛慈藏佛慈力王佛金海光佛金剛華佛大通光佛才光明佛現在釋迦牟尼文佛龍種上尊王佛摩尼幢佛大金仙正等覺佛一切義成就佛一切世間尊佛大法王佛吉祥大牟尼佛甘蔗王種佛第一法圓滿佛具足三變通佛調御明佛自在變化王佛法師子二足尊佛一切世間解佛善逝佛圓滿吉祥相佛無垢王佛救度世間師佛最上法燈佛調伏心清淨佛應供佛十力降魔軍佛天人師佛利益諸有情佛施願無畏佛祕密

最勝大丈夫佛瞿曇佛六佛法莊嚴佛明行足佛說三乘菩提佛調御丈夫佛無驚無怖畏佛日族佛眞實降諸根佛大釋子佛聖智照世間佛離過除毒佛無邊無可喻佛佛陀佛出世爲如來佛沙門月佛無邊利世間佛無業無怖佛第一六神通佛圓滿諸所求佛釋師子佛止息降諸根佛調伏除煩惱佛無怨無戲論佛永過輪迴苦佛妙解脫佛善意端嚴相佛無畏淨飯王子佛金色光善逝佛降伏得最勝說四諦佛清淨戒佛善逝德成就佛勇猛大清淨智佛離一切垢染佛到彼岸度他大龍王佛大論師佛六根清淨眼佛六趣海到彼岸佛希有不思議精進佛最上意清淨佛除障暗佛善持善戒相佛人師子吉祥雲佛一切有情利益王佛滅罪無我相佛得清凉佛無畏獨除暗佛三明知三世尊佛普偏有情精進者佛無我無二執佛行忍辱佛無相亦無老佛無等大智慧佛世間供養出世智佛三界親慈父佛一切智佛作善清淨業佛調伏聲聞者佛救度第一二足尊佛無等三有師佛功德海佛證理淨慧眼佛普照一

切眼佛一切法自在無畏佛無我最第一佛得寂靜佛能斷諸結縛佛三慧眞實眼佛一切世間爲愛樂佛善逾愛尊重佛滅三毒佛無師自然覺佛尊師大梵行佛恆入三摩地佛第一寂靜樂佛能除怨佛離世法利養佛止息一切罪佛嚩儗囉婆族佛得最上涅槃佛離塵無上士佛大法王佛香春常德佛普蓮華寶聚金仁佛梵王推淨明寶刹佛德王明寶蓋無邊佛普放香佛無量壽智佛散華生得佛毗盧遮那報身佛最勝幢蓮華稱佛辯才莊嚴思惟佛淨月光稱相王佛無邊眼大權神王佛無礙眼佛彌樓嚴佛光明吉佛作日光佛無邊光明一蓋嚴佛帝釋光焰香自在佛千供養旃檀香佛寶多羅跋蹉德佛毗頭德最勝王佛金幢光佛善光無垢稱王佛住諦法音稱佛觀察無畏自在佛無垢光明寶幢佛無上王多伽羅香佛普德象開敷華王佛無垢光明王摩尼藏佛大功德吉佛阿伽樓香佛寶網手佛精進力無邊法自在佛金華威德佛極高王師子香勝佛不虛嚴覺華生德佛法空燈觀覺華生佛寶娑羅佛巨海香

明佛明輪寶藏佛平等德善導師佛極安隱蓮華勝佛平等見言無盡佛法空燈寂滅幢佛普照明自在堅帝佛蓮華德佛蓮華生佛珊瑚海佛大寶幢佛大海山王月勝吉佛寶明白蓋法自在佛普放光無邊香佛無驚怖無邊嚴佛善行嚴掌越超佛不虛德佛百金光藏香流佛寶蓮華奮迅佛精進最高力王佛想顛倒轉諸難佛奢摩他虛空嚴生佛善住意無邊德嚴佛無邊智自在普放香佛覆娑羅樹佛優波羅香佛初發意佛離怖畏佛不虛自在力佛因王香窟佛網明相寶上光鬘佛普放香涅槃梵德佛佛善宿王大念大仁佛不虛見佛厚德無驚佛佛天上寶佛常照耀常樂德佛大金柱香彌樓佛三勇猛無憂吉佛無上光大施德佛常散華無相性空佛須彌力佛安立王佛旃檀吉佛微笑目佛寶意戒王佛普照一佛美求普捨無相音佛虛空光佛虛空音佛旃檀窟金輪王佛娑羅王漏盡諸佛獨覺及佛金華光幢妙肩佛虛空性破疑佛轉女相嚴香蓋佛不虛力香積王佛旃檀肩海此岸明佛大龍德佛師子華德佛蓮華

生王佛娑伽羅尊佛是世善妙佛有能答如佛無等辭華嚴光佛尼瞿嚧陀王佛金上威佛大尊上佛如淨王佛光中日佛一切法常滿王佛無垢慧深聲王佛無量香光明佛梵聲龍奮王佛智慧勝佛大乘導佛世德聞佛蓮華人佛月敬懷佛廣莊嚴王佛動山岳王佛照一切衆生光明大遊步佛普照積上功德王佛決斷音佛無火光佛才光明佛師子奮迅遊佛摩善住山王堅才佛廣名稱德上佛大精進盛光佛無上妙法月世間燈佛普觀海藏高山佛等正覺人中月佛住寂滅自在德藏佛大重龍光威力佛世主身佛尊中上佛喜廣稱佛遊神足佛眞諦日無量天佛雲普護名稱上佛法行深勝月佛無吾我熱意佛無動覺佛正念海佛金色身佛名稱仙佛甘露成佛慧威燈王佛好顏色光佛護一切無量火光不迷步佛碎金剛曜蓮華光佛忍辱燈佛精進懷佛無名稱佛師子奮迅步佛梵供養懷恩勝根佛無唐雄欲樂佛銀幢蓋不瞬佛善覺佛無垢佛普照觀稱佛金剛密迹威神佛法差別十方上佛德勢力無量智敷佛

普照觀稱山勝佛妙幢天信佛炎勝海寂光佛光遊戲佛無畏王佛摩尼幢月敬哀佛旃檀香尊意燈佛不思議常修行調益遊步佛正音聲降伏魔佛勝燈山劫佛智滿月光佛大炎堅意佛無礙勝善香佛威神步佛最上意佛旃檀光無垢心佛光明身捨漫流佛不厭足無終身佛梵聲佛珠月佛世間燈無限光佛寶山因法佛妙眼定光佛蓮華香佛法體勝佛彌留嶽佛決斷意尊佛懷香風普寶蓋佛常忍辱無量德淨佛大自在蓮華光佛普覺佛依最聲佛大慧光佛金剛齊佛普見善佛常光幢佛法勇猛尊佛毗頭羅說敬哀佛天自在喜寂滅慧佛勝月上尊威神佛無礙意佛無爲聲佛名稱王佛普現力王佛不迷步香手佛法作堅幢寂光佛淸淨身善住佛德蓮華堅行佛度世護王佛照三世了聲佛大聚賢光樂聲佛師子聲大步佛尼尸陀安隱佛進巍巍聲佛光明照功德輪佛無終光寶藏離疑佛法海說聲王佛天所敬德憘佛慧無涯一切佛無量遊步佛如天悅無爲聲佛持名稱德度華光佛龍種上尊王佛山王勝藏

王佛名稱王無量佛龍德大心佛天德快昇佛大華無勝堅聲佛持覺大龍佛德調體普信寶炎佛龍吼普稱佛燈電樂雲佛大思常忍天幢佛怖勝寂心佛無迷意善見月蓋佛常智作化火香佛寶法勝決定佛威慈力佛蓮華意佛月聲佛堅勇猛破陣人稱佛到究竟佛一乘度佛洪稱佛德所至懷朋佛法海潮功德王妙佛施天種佛無爲光佛名稱幢佛善住意佛具足意佛解脫慧佛淨思惟法華佛能度彼岸無量佛見生死衆際佛名稱悅佛堅固佛誓善思佛功德捨惡趣華幢佛善悅懌戒自在雲聲佛好喜見除疑佛覺滅意光好喜勝佛住善度佛惟大音佛師子旛佛人自在佛度衆疑佛覺悟本佛無著勝佛重王佛覺無礙音佛大結髻佛可喜佛能仙悅佛說最恭敬解脫日佛如千日威佛無縛喜像德鎧佛懷智慧輪天蓮華佛作利益梵音佛盡虛空界無量慧光日佛不思議遊戲德金眼佛無恐畏力佛聚自在佛普覺佛無際願佛以淨音意佛世悅焰佛思惟衆生佛思最尊意月勝佛無濁利大精進文佛趣安樂善香

佛千百億劫智慧嶽聲德佛大好樂月現德賢意佛泰調佛堅奮迅香施佛光勇報寶行尊佛娛樂度觀方佛勝鬪戰師子音佛虛空寶華光佛無滅慧最勝燈佛無垢月幢稱佛勝親佛尊教授剛兵佛焰色像月見尊佛遊入覺林華佛自在悅智者讚佛法雷藏王勝佛寂敬愛自在王佛最上業音施佛多明滿月佛如王焰慧佛深自在上王佛無比辯龍中密佛不墮落大天佛相國人王寶上佛大悅威身香濟佛安隱德寶山佛善思明菩提眼佛大勇現華勝快光佛天王月面佛華冠慧國佛堅固慧帝王佛光普見羅睺日佛無礙讚上聲佛上度光音大勝佛蓋聚綿光慈藏佛饒益慧上慈佛靜須彌旃檀色佛讚不動歡悅德天佛一切善友持明佛具足讚自在天佛至妙道堅心德上佛功德藏智山佛不定願大相好藥師上佛大地王上佛在福德佛從蓮華佛無對光佛功德自在懷天佛不動月淨行王佛普極上光稱大護佛羅網手住慈佛決定色信如意十方上佛見一切義佛善寂滅佛極高明人主王佛德王佛帝幢佛普

豐音慧悅月盛車光佛虛空步佛德度佛不高佛有衆德現住佛飮甘露聚華佛不散心德體佛慧國土念王佛聚成佛世華佛慧光王佛普像佛善首佛施光佛虛空室敏敬月賢佛樂說聚智上佛靜天德快明佛無礙雄直步佛善逝月上光佛善聖上吉佛龍音勝修佛超境界到彼岸天幢佛梵王德威儀不可動佛不虛光無限高佛過上步可觀佛大像淨護佛離光月憘佛世最妙樂解脫堅才佛辯才日珠藏不可壞佛大威光無想聲佛共發意勇施佛波頭摩上尊佛寶蓮勇樂聲佛海滿牛王佛堅自在王佛無殊妙身佛體如如自在佛拘蘇摩勝尊佛世間喜廣施佛善像提舍佛智自在王佛雲妙鼓聲佛念聲聲無量佛賢藥王法華佛淨身佛香須彌薝蔔華佛一切莊嚴如如佛尼彌住持佛信衆生天蓋佛功德明世雄佛覺華佛紅蓮華甘露音佛無量光明種種佛波頭摩聲佛衆會王華上佛衆明佛堅觀嚴上佛寂覺寶彌酉堅佛放天威香感佛金樹華不散帝幢佛見一切義愛日佛無憂國佛衆明王佛普明功德然燈

智覺香焰佛月幢堅際佛月賢佛名聞佛寶含天界佛寶嶽多伽羅香佛攝受稱華日佛光輪妙見勝賢佛示一切義佛樂意佛無量寶佛邑聲雄佛勝音佛月輪聞王佛常樂佛堅步佛妙聲無比佛慧幢佛力稱王佛華蓋寶佛莫能勝佛不可思議日月光明衆妙佛大須彌佛無量自在普輪佛地悅賢最德佛與一切樂佛華聚佛淨德佛菩提王佛清淨住佛無量勇佛自在境界功德莊嚴喜上佛寶名聞佛樂劫火勝佛慧旛佛出意明威德佛斷有愛垢最步德覺佛善光散華佛德山離垢光上佛香春佛大供養德一蓋嚴佛平等見妙國金仁佛化聲敏音佛法臺無勝天衆佛香明佛大功德吉覺意華佛不退地獨步彌畱佛辯才輪尊佛普照明深覺慧聲佛最尊勝衆師首佛不虛步甘露明佛法典德施珠角佛無礙見佛普觀佛能解縛佛樹提佛辯才國佛十力王佛離世間佛如衆王佛大莊嚴佛普照明佛法空燈無蓋佛一切虛空佛大聚智慧佛十方然燈佛普照一切彌相佛不隨他梵王德佛金剛山尊佛具足論持德

散光佛最增上智無等佛德精進無量賢佛快覺攝根尊意佛無限力佛自光佛無垢面佛淨幢佛普威德佛無量顏佛成作光佛無比光佛大音聲佛見有邊佛樂高音懷上佛不動佛莊嚴佛善護佛衆相觀覺華生佛義成就名聞意佛無限高火炎積佛一切諸天大海意佛至寂滅無著慧衆佛不破論佛見一切義佛慧德大龍佛無比辯百光明智聚香施佛最上佛旃檀佛世界自在佛莊嚴佛普蓮華解脫德佛寶莊嚴寂滅意佛寶山王佛可樂佛不退地佛無量虛空佛讚不動大功德吉十方佛千上光明最勝頂佛善定義衆德聚上佛不墮落佛示一切念梵命佛大能佛不定願佛善思明佛善護佛綿光佛一切菩提佛清淨普德佛如王佛香彌樓佛智焰德佛寶娑羅福德意佛慧光王佛樂說法佛自在佛善見佛雲王佛信如意名解脫行無量佛妙見樂說莊嚴大月佛無相聲人王佛大勇現廣步佛普護增上極高王施寶光不可思議佛離一切憂佛稱力王愛月佛等定佛拔苦自在佛無憂國佛日藏佛善住香佛寶光

明佛大海佛無量華堅心佛功德品道悅佛一切種照佛慧光王佛自在天佛具足功德佛不厭足身佛放捨華住覺佛直步三昧佛奮迅佛身心住佛寶月佛大寶焰佛光明作佛日月面善天照佛地峰王佛金剛妙佛廣智上佛華威德佛具足意寶功德佛勝須彌無邊智佛普莎羅佛無憂勝佛力智威德加佛然燈堅固佛平等思惟佛香山佛定實佛月明佛喜菩提佛無瞋眼佛師子奮迅鬚佛無邊威德佛分陀利香佛天光佛月面佛地光佛成就光佛天供養佛師子奮迅王佛無憂國土佛人自在王佛華通佛大面佛妙光佛界光明佛無量信佛智慧奮迅王佛天威德面佛尼拘律王佛無疑佛善智佛信天佛快光明佛功德智佛無垢智戒王佛高山王勝佛無障礙輪佛龍光佛勝積佛上聲佛堅城佛滿足金剛住持佛法輪峰光明佛道場覺勝月佛住持威德勝佛普賢光明頂佛生王佛梵勝天王光明佛法華高幢王佛清淨幢蓋勝佛無邊功德照佛法風大海意佛堅王佛師子光明勝光佛普門智照聲佛普光明高內

佛阿彌濫波眼佛普勝山功德佛聞名佛復有釋迦牟尼佛智數華光明佛智功德法住佛法行深勝月佛一切修面色佛眞聲佛寶功德集勝王佛樂功德然燈佛勝光明功德佛世間自在劫佛優波羅華鬘佛能與光明佛師子乘光明佛寶仗功德王光佛見細佛難勝佛山王佛鏡像光明佛普喜速勝王佛法月普智光王佛覺淨佛賢相佛仙光佛普智聲王佛無盡功德佛智勝寶法光明佛普蓋佛無漏佛稱王佛善光佛大光佛無量自在佛寶勝王佛對治佛依止佛賢身佛神通光明佛無障礙見佛法日智輪然燈佛焰積佛財勝佛山峰佛法光佛普光佛無垢功德日眼佛普智光明勝王佛廣光明智勝幢佛寶高佛寶稱佛阿那羅眼境界佛寂靜光明身髻佛虛空城慧吼聲佛智高佛智光佛虛空清淨眼月佛根本莊嚴奮迅佛歡喜大海速行佛梵聲佛妙聲佛修行堅固自在佛慚愧須彌山勝佛法虛空上聖王佛梵天佛勝天佛大慈成就悲勝佛智寶因緣莊嚴佛力王善住法王佛無邊莊嚴佛寶光明奮迅思惟佛一

切同名普護佛堅固衆生佛法雲吼王佛娑羅自在王佛光明上勝佛無垢月幢佛大精進懷佛智燈照曜王佛無邊境界佛不可勝輪佛不思議光佛龍種上尊王佛無邊精進佛不可勝幢佛阿樓那勝佛不可量莊嚴佛斷一切衆生疑王佛無量樂說光明佛智慧光明佛普照十方世界佛虛空尊極上德佛善德莊嚴佛蓮華尊在諸寶德佛波頭摩樹提奮迅通佛無量光明華王佛一切衆生誓鎧無脫佛無垢稱王佛不可降伏威德佛雲中自在燈明佛無邊覺海藏佛過種種敵對奮迅佛開悟菩提智光佛自在疾住持威德佛善疾平等威德佛德不可思議王光佛一切樂念順行佛海山智慧奮迅通佛寶輪威德上勝佛一切同名功德寶佛無量功德勝名光明佛堅住世界迦葉佛光王世界智勝佛法境世界自在佛龍王世界上首佛金剛堅强消伏壞散佛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佛華光佛金剛衆佛寶天佛十力王佛妙智佛明王佛無量吼聲佛金光佛怖畏佛寶勝光明佛一切功德莊嚴佛無量自在佛大明德深美

音佛智慧普照明藏佛普照積上功德王佛如來願珠髻佛如意得名清淨佛隨順香見法滿佛畢竟成就大悲佛雲聲然燈佛火妙香光明勝佛福德光明佛賢無垢威德光佛月中光明佛波頭摩上勝王佛十上光明佛樂說莊嚴雲吼佛善根光明佛煩惱無礙妙勝佛善悅增上名勝佛寶華善住山自在王佛善寂根佛堅固精言語佛衆生方便自在王佛一切龍摩尼藏佛寂靜光佛堅固行自在佛善香隨香波頭摩佛法滿足隨香見佛自在光佛師子龍奮迅佛大威德光明輪王佛思妙義堅固願佛得大聲佛智集功德聚佛梵音奮迅妙鼓聲佛地力住持精進佛一切王佛一切衆生德佛歌羅毗羅佛焰華光佛自在因陀羅月佛一切義成就佛自在變化王佛大金仙佛無邊利世間佛一切世間解佛離一切垢染佛正等覺佛吉祥大牟尼佛圓滿諸所求佛嚫儗囉娑族佛一切智佛十力降魔軍佛止息降諸根佛滅罪無我相佛大釋子佛無驚無怖畏佛第一法圓滿佛無邊無可喻佛功德海佛三界親慈父佛三明知三

世佛具足三變通佛天人師佛說三乘菩提佛無相亦無老佛無我無二執佛妙解脫佛無怨無戲論佛調伏除煩惱佛最上意清淨佛除障暗佛調伏心清淨佛離塵無上士佛止息一切罪佛清淨戒佛救度世間師佛圓滿吉祥相佛作善清淨業佛無垢王佛六佛法莊嚴佛六根清淨眼佛第一六神通佛大法王佛無師自然覺佛善逝德成就佛無等大智慧佛滅三毒佛俓入三摩地佛眞實降諸根佛一切世間尊佛名行足佛永過輪廻苦佛得最上涅槃佛第一寂靜樂佛得清凉佛降伏得最勝說四諦佛調伏聲聞者佛利益諸有情佛得寂靜佛到彼岸度他大龍王佛聖智照世間佛離世法利養佛能除怨佛法師子二足尊佛出世爲如來佛希有不思議精進佛最上法燈佛無畏淨飯王子佛善意端嚴相佛一切世間爲愛樂佛應供佛調御丈夫佛勇猛大清淨智佛善持善戒相佛一切有情利益王佛沙門月佛六趣海到彼岸佛金色光善逝佛普徧有情精進者佛日族佛釋師子佛人師子吉祥雲佛善逾愛尊重佛祕

密最勝大丈夫佛調御明佛無畏獨除暗佛無等三有師佛世間供養出世智佛大論師佛能斷諸結縛佛無我最第一佛救度第一二足尊佛行忍辱佛普照一切眼佛證理淨慧眼佛瞿曇佛甘蔗王種佛大法王佛三慧眞實眼佛施願無畏離過除毒佛尊師大梵行佛善逝佛無業無怖佛一切法自在無畏佛功德王寂靜增上佛帝釋幢佛波頭摩上佛大悲雲勝佛大通智勝佛大威德聚佛堅固自在王佛廣智勝佛清淨光佛須彌劫佛法海意智勝佛自在輪法王佛琉璃藏上勝佛功德須彌勝佛大自在佛日月燈大願速勝佛寶月光佛金剛師子佛虛空佛功德佛彌留勝劫佛寶炎眷屬佛無等上彌留解脫慧佛師子身菩提意善威德供養佛甘露光佛妙聲佛金剛喜佛普現佛大髻摩梨指自在聖佛善逝王功德奮迅佛種種華佛娑羅樹王佛摩尼金蓋佛淨王智慧佛寶輪不動佛智日最勝王常寂滅佛堅固華佛山王智佛應供養佛海藏佛解脫賢佛力王佛金剛勝佛寶照佛大月佛無量壽佛寂靜智佛師子喜佛

師子步佛師子奮迅佛雲王佛善香種子佛無畏自在佛高山歡喜佛大莊嚴佛堅固王佛思惟甘露佛意成就佛離憂闇佛安隱愛佛甘露信佛花蓋行列佛雲燈佛勝威德意佛功德海勝佛寶成就勝佛火然燈佛信世間佛遠離惡處佛光明意佛功德味佛功德步佛威德力佛師子聲作佛高光佛聖自在手佛無邊清淨佛高威德去佛須提陀佛不護聲佛月輪清淨佛天清淨佛闇浮影佛多寶妙佛無盡慧佛功德奮迅佛華光佛遠離逼惱佛悕喜快勝佛修行功德佛住虛空佛種種光佛大摩梨指佛妙光藏佛無憂勝佛華勝步佛聲自在佛不可量勝佛山王佛那羅延藏佛無盡智積佛光明幢勝佛高光明佛法界華佛世間尊重佛勝華集佛無邊智佛勝聲思惟佛快威德佛智波羅婆佛日喜佛日藏佛無障礙聲佛妙信佛普信佛法華雨佛智奮迅佛善覺佛虛空然燈佛照輪光明佛樹提勝佛賢高幢王佛智像佛寶作佛常入涅槃佛寂勝佛淨勝佛無邊寶佛金色作佛廣勝佛釋迦牟尼佛天甘露光佛得威德佛火

光明王佛勝作佛滅過佛龍自在王佛面報佛信意佛行清淨佛信供養佛見義佛功德莊嚴佛菩提光明佛善思意佛勝高山王佛勝愛佛勝意佛世自在身佛世眼佛手喜佛道威德佛善集智佛樂德佛功德轉輪佛甘露光明佛思功德佛虛空光明佛寶火佛寶勝佛稱自在聲佛戒勝佛淨髻佛勝功德佛不取捨佛善眼佛須摩那華佛日龍歡喜佛應信佛摩尼藏王佛師意無量響佛破魔王宮佛歌羅毗羅奮迅佛一切威佛梵帝釋聲佛一切廣普稱佛智聲幢攝佛見信佛電光幢王佛如寶無垢眼佛勝成就華佛下方寶優鉢華佛淨信藏佛大精進心佛一切妙高光佛力光明意佛捨諍佛修行深心佛天地威德勝佛華威德王佛西北方須彌相佛清淨幢佛山自在王佛一切妙吼聲佛能破諸畏佛過勝佛香波頭摩佛三世鏡像勝佛毗樓博叉佛歌羅毗羅奮迅佛離畏師佛二千寶幢佛一切甘露城佛離虛空畏佛擇說佛波頭摩光佛龍吼自在聲佛法俱蘇摩佛意勇猛仙行勝佛幢勝燈佛香自在王佛一切法光明

佛極志上佛開悟菩提智光佛大地佛散衆步佛過千光佛栴檀相好佛栴檀清凉室佛德身王德佛進寂靜佛淨名佛衆生王中立佛廣得一切法齊佛內外淨佛無量雄猛形法佛在德佛散衆畏佛翼從樹佛能思惟忍佛法光慈悲月佛在蓮華德佛自至到佛正生佛出須彌山頂佛無量樂說境界佛極上德佛無量覺華開剖佛德樹佛藥樹勝佛厚堅固佛思惟最勇佛寶嚴慧中上佛蓮華尊德佛信如意佛攝身佛日輪光明勝佛意味世界普照佛滿足意佛無畏離衣毛竪佛德讚佛最後見佛寶華德佛勝威德邑佛思惟尊象德佛住禪思勇佛住智德佛聖王佛無邊覺海藏佛大精進善智慧佛有衆寶佛蓮華恐畏過上佛盡見佛一切德佛在尊德佛在華聚德佛金剛所須用佛慧蓮華德佛愛點慧佛大王佛莊嚴一切意佛不可量力普吼佛無邊智佛功德山藏佛一切清淨光明寶佛師子威德佛解脫奮迅佛寶王佛無邊寶佛星宿山藏佛一切功德寶光明佛歡喜增益佛善眼清淨佛寶聲佛須彌劫佛三昧手勝佛

一切威德因陀羅佛般若香像佛普一寶蓋佛寶天佛金剛藏佛三世自在佛一切威德自在王佛阿摩羅藏佛法體決定佛寶山佛無煩惱佛無量威德佛一切功德王光明佛千日威德佛得樂自在佛寶幢佛師子奮迅吼佛無障礙海隨順智佛自智福德力佛大陀羅尼自在佛邑陀羅尼自在佛普見一切法佛無以發意能轉輪佛善住淨境界佛味陀羅尼自在佛意陀羅尼自在佛除世畏覺悟佛無量趣觀諸覺身佛自性清淨智佛法陀羅尼自在佛地陀羅尼自在佛無量德具足佛平等妙功德威德佛智勝善黠慧佛眼陀羅尼自在佛耳陀羅尼自在佛成就一切義佛功德海光明輪勝佛法海意智勝佛鼻陀羅尼自在佛舌陀羅尼自在佛一切同名釋迦牟尼佛法智普光明佛無量香光明佛一切功德莊嚴佛山海慧自在通王佛寶成就勝佛高威德佛普華佛普照佛勝堅步佛無障礙光明佛一切同名日佛智光明王佛普光明世界光明輪威德王勝佛福德光明佛無憂威德佛大强精進勇猛佛一切同名星宿佛

高幢世界因慧佛優鉢羅光明作佛無邊光照光明佛無量光明無形佛普照十方世界佛大海然燈佛樂說莊嚴思惟佛金剛徧照十方佛一切衆生愛見佛寶勝光明佛一切衆生修行佛無邊境界奮迅佛自在幢王佛功德王光明佛波頭摩勝佛無礙光明佛無畏佛無量國土中王佛寂進思惟佛最上名稱佛龍種上尊王佛無邊精進佛最勝光明佛俱蘇摩奮迅王佛上方無量境界佛善邑王佛師子自在力王佛西方無量華佛功德王光明佛波頭摩勝華佛善得平等光明佛妙寶聲佛雲中自在燈明佛法海潮功德王佛增上護光明佛虛空功德聲佛一切羣萌誓鎧佛言辯音聲無礙佛寶場輪上尊王佛無垢光明佛虛空功德佛栴檀相好光明佛具足一切功德莊嚴佛善住山王佛無礙藥樹威德佛不可勝輪佛畢竟成就大悲佛威德無盡佛不可嫌名佛無怖優鉢羅世界波頭摩勝佛光明佛無垢臂光明佛無量名稱德光佛善思惟義佛威極上光明佛山吼自在王佛不怯弱離驚怖佛寶蓮華勝佛妙莊嚴佛善

住王佛一切法海吼王佛寶闍黎尼手佛無邊智佛種種光佛金剛那羅延幢佛一切功德勝佛善橋梁佛堅固華佛世間妙光明聲佛解脫精進日佛虛空智佛勢力稱佛法輪清淨勝月佛成就勝功德佛勝親光佛功德成佛普光明奮迅王佛種種華成就佛須彌藏佛普散光佛普門光明須彌佛寶優波羅勝佛燮思惟佛積力王佛廣威德自在王佛千力光明勝佛光明愛佛法弗沙佛斷闇三昧勝王佛自性清淨智佛寶沙羅佛法住持佛不憂法華吼王佛勝身

羅延智佛無邊願佛勝力王佛精進自在寶王佛如意通觀藏佛世間尊重佛娑羅自在王佛須彌山聚世尊佛光明威德佛聲滿十方佛菩提威德佛不空功德佛勝月光明佛智華成就佛堅固衆生佛寶蓮華勝佛世間自在王佛阿羅訶信世尊佛思惟甘露佛千上光明佛華成功德佛無邊方便佛半月光明佛破無明闇佛觀智起華佛寶勝功德佛千光靜住王佛波頭摩勝世尊佛無邊樂說佛十上光明佛無邊境界佛優波羅勝佛南明寶勝光明佛能破諸怨

佛無障礙聲佛勝功德佛法華通直心佛栴檀功德世尊佛波頭摩上佛雲妙鼓聲佛阿謨荷見佛常求安樂佛賢勝光明佛甘露星宿佛寂靜月聲佛大娑羅集佛無邊堅固幢佛阿彌陀勝世尊佛不空跡步佛智自在王佛無邊威德佛彌樓威德佛不可量光佛起智功德佛隨意光明佛大悅佛無量華光佛師子奮迅喜可威神佛無邊精進普明佛無量普光佛善首慈悲佛一切大通光佛普現佛無量圓光佛師子遊步海德光明佛梵天所敬德嚴佛無量益天佛善事尊華佛一切普方聞佛普淨佛無量尊光佛宜受供養清淨摩尼佛無邊大焰聚威佛無量上光佛彌勒仙光佛一切敬懷談佛寶淨佛無量綿光佛名稱敬愛無盡受光佛無邊龍自在王佛無量勝聲佛帝釋幢王佛一切大名稱佛大淨佛無量懷天佛衆勝解脫三世華光佛無邊歡喜增長佛無量地光佛寶正天幢佛一切大悲光佛善覺佛無量尊華佛香上自在堅固光明佛無邊無垢思惟佛無量法光佛德聚威光佛一切月中天佛好德佛無量星王佛除

三惡道名稱十方佛無邊現面世間佛無量意光佛普悅雷聲佛一切剖華光佛寶悅佛無量光音佛尊上所敬極上音聲佛無邊護妙法幢佛無量喜音佛妙藥豐光佛一切妙光幢佛普見佛無量慈光佛能作無畏妙法光明佛無邊德淨佛德光佛無量廣施佛喜解華香佛一切美音聲佛善見佛無量尊悲佛無勿成就大力光相佛無邊無礙思惟佛無量普仙佛悅見彌留佛一切諸摩尊佛通光佛妙聲佛智勝喜身佛不退然燈佛無量光明世界普賢佛智月華雲佛一切虛空樂說覺佛無邊轉法輪佛滿法界盧舍那佛初香善名佛龍天佛寶觀佛三昧輪身佛勝照幢王佛無量閻浮檀威德王佛法日勝雲佛一切法輪光明髻佛無邊寶月幢佛無垢智光明王佛彌留勝王佛華王佛智通佛寂靜妙聲佛不可嫌身佛無量普門光明須彌佛法力勝山佛一切寂光明深髻佛莊嚴相月幢佛無量味大聖天佛雲王吼聲佛普光佛世天佛無垢法山佛無礙莊嚴佛普智光明照十方吼佛智炬住持佛一切金剛菩提光佛無垢

轉法輪佛不可降伏妙威德無邊梵天佛日光佛妙幢佛焰海然燈佛一切光明佛轉法輪光明吼妙聲佛無量壽華佛一切金山威德賢佛無邊功德王佛一切身智光明佛衆明佛多天佛普賢佛樂說勝王佛智光明王佛自在莊嚴住持威德佛香焰勝王佛寶勝光明威德王佛普聞名稱幢佛無畏上勝山王佛彌留燈王佛人王佛稱聲佛普慧雲吼佛日光明王佛三昧賢寶天冠光明佛稱山勝雲佛無畏那羅延師子佛無邊智然燈佛一切法海吼王佛法峰雲幢佛方天佛法幢佛厚波娑羅佛盧舍那藏佛種種光明勝彌留藏佛山勝莊嚴佛金色波頭摩成王佛須彌山然燈佛滿月世界無憂佛無邊實聲佛堅王佛勝幢佛阿尼羅幢佛薩婆毗浮佛過去無邊無量海勝佛無礙勝行佛無垢光明雞都王佛虛空劫然燈佛一切三昧海師子無邊勝幢佛金臺佛衆明佛阿私陀幢佛法海吼聲佛威德絕倫無能調伏佛無著智幢佛無礙法虛空光明佛無邊智上首佛法界境界慧月佛無邊梵幢佛愛見辟支佛妙光佛金剛

幢佛大勢辟支佛寶華佛彌留山佛一切衆生心佛無量寶成佛普無邊大娑羅集佛福德辟支佛淨王佛金剛堅佛難捨辟支佛寶幢佛阿彌稱佛無量智幢王佛一切妙光佛普無邊日輪光明佛善智辟支佛信王佛光明王佛月淨辟支佛善生佛毗留羅佛一切法幢懸佛無量妙聞佛普無邊寶蓮華勝佛善法辟支佛月音佛莊嚴王佛無妄辟支佛妙聲佛無邊光佛無量焰彌畱佛一切善心佛普無邊彌樓威德佛歡喜辟支佛電光佛栴檀香佛隨喜辟支佛月光佛娑樓那佛一切寶山幢佛無量寶稱佛普無邊波頭摩勝佛喜上辟支佛寶高佛大龍聲佛高去辟支佛大慈佛然香燈佛無量善調心佛一切覺王佛普無邊波頭摩上佛去垢辟支佛娑羅佛大光明佛髮淨辟支佛得名佛然燈王佛一切普至光佛無量藥王佛普無邊能與依止佛無漏辟支佛眞聲佛曼陀香佛善吉辟支佛仙光佛拘那含佛一切法住持佛無量日燈佛普無邊精進功德佛斷愛辟支佛燈明佛拘留孫佛轉覺辟支佛莊嚴佛彌留光佛一切

愛然燈佛無量大燈佛普無邊離諸煩惱佛漏盡辟支佛仙王佛光明光佛賢德辟支佛稱光佛善香香佛一切大修行佛無量覺尊佛普無邊波頭摩王佛地華光明自在佛劬多辟支佛無量火光明佛二萬同名盧舍那佛成就無量功德佛須彌山然燈王佛多伽樓辟支佛功德勝積王佛七百同名光莊嚴佛無量無邊威德佛無邊蓋光明勝佛秦摩利辟支佛功德寶光明佛無盡光明普門聲佛無量虛無畏見佛空行得名人勝佛無憍慢辟支佛能作喜勝王佛無盡功德妙莊嚴佛破碎金剛堅固佛覺虛空平等相佛憂波耳辟支佛盧舍那光明佛寶勝光明威德王佛不二光明人勝佛金剛波頭摩勝佛乾陀羅辟支佛無盡智金剛佛一切德雲普光明佛最勝大師子意佛電照光明羅網佛毗耶離辟支佛千億寶莊嚴佛得世間功德大海佛法界樹聲智慧佛降伏貪人自在佛阿沙羅辟支佛願清淨月光佛無垢焰稱成就王佛善住摩尼積王佛龍稱無量功德佛棃波婆辟支佛法自在智幢佛盧舍那華眼電光佛一切

行光明勝佛一切力莊嚴慧佛修陀羅辟支佛善慧法通王佛一切吼聲清淨王佛行起得名自在佛彌留燈佛無量光佛無量無毒淨心辟支佛法上佛阿彌陀吼佛一切上首金華佛三百同名大幢佛遠離無畏佛無邊足步佛金剛仙佛甘露光佛無量心得解脫辟支佛日藏佛金剛密迹佛一切寶月華光佛讚歎光明自在佛六十寶作佛東方阿閦佛彌留幢佛金色光佛無量能作憍慢辟支佛寶作佛觀眼奮迅佛一切寶積山王佛業勝得名自在佛無邊步勝佛香山威德佛阿彌幢佛平等身佛無量第一自在通王佛法頂佛蓮華淨勝佛一切電照光明佛寶蓋勝盧舍那佛無邊善見佛栴檀奮迅佛金剛堅佛能聖成佛無量法海願出聲光佛寶聚佛賢身化德佛普眼滿足然燈佛不空見生喜作佛法幢淨命佛無邊善覺佛清淨王佛星宿王佛無量十方廣應雲幢佛妙勝佛香光徧見佛無礙法界然燈佛香蓋光明自在佛光明善智佛無邊善見佛毗婆尸佛降伏王佛無量無盡法海寶幢佛大照佛聞名智焰佛一切

樂說莊嚴佛一切波羅蜜海佛栴檀勝聖佛尼彌妙見佛無邊光佛毗舍浮佛無量不退功德海光佛寶熾佛尋光愛見佛一切功德王光佛起施得名自在佛香王擇智佛無邊見義佛無畏王佛降伏龍佛無量教化一切世間佛仙首佛離愚奮迅佛一切師子聲王佛一切勝功德炬佛金剛善行佛華聲寶藏佛香辟支佛親辟支佛能與無畏一切辟支佛大衆佛東方梵聲佛不可思議辟支佛善住辟支一切佛遮羅辟支佛須摩辟支佛摩梨支佛普無邊無量精進佛東方自在寶燈佛發捨成就佛拘那含佛清淨面佛威德天佛大功德佛一切然燈佛那羅延佛法莊嚴觀樂說稱佛北方無染光幢佛敬法清淨佛彌留光佛無垢劫佛無礙山佛普功德佛一切拘鄰佛法華通佛東南方自在吼聲佛無妨安隱淨聲佛無諍無畏佛放光明佛功德積佛無礙聲智佛海香焰佛一切常香佛無妨王佛普南方摩尼清淨雲佛盧舍那勝功德佛寶積成就佛無邊疑佛威德藏佛無垢鬚佛須彌劫佛一切龍華佛光明王佛普虛空樂說

無礙稱佛無邊精進勝面佛佛化成就佛毗婆尸佛聞聲勝佛普光明佛龍功德佛一切高鬚佛大神通佛世間意成就善法佛聲分妙覺吼聲佛一切生智佛莊嚴相佛常喜樂佛能作光佛善清淨佛一切弗沙佛栴檀香佛因陀羅山無礙王佛大慈悲救護勝佛名勝成就佛頭陀羅吒佛精進步佛名見無畏佛智成就佛一切智齊佛高山王佛西南方勝妙智月佛無邊功德王佛勝上功德佛二輪成就佛清淨智佛無畏自在佛樹提藏佛一切護聲佛勝光明佛普

無邊功德寶藏佛西方無量壽佛敬離一切煩惱佛寶光明勝佛驚怖意佛堅固自在佛善調心佛一切善來佛住持聲佛無量法界佛摩訶思惟藏佛千法無畏佛無邊智慧佛驚怖實佛種種明照佛廣莊嚴佛一切寶山佛一切阿彌陀勝佛功德王光佛香寶光明佛金作蓋山佛法界輪佛不可思議寶山莊嚴佛一切光明遊戲佛一切阿樓那智佛無量光明佛斷有辟支佛龍自在王佛勝智天佛二萬同名釋迦牟尼佛一切波頭摩勝佛一切香光威德佛照衆生

王佛大火光明佛普照智光佛自在幢佛平等不平等盧舍那佛善住摩尼山王佛種種光明大月佛智日鷄都佛善快辟支佛無量智敷佛不退幢佛一切智輪照盧舍那佛無比虛空山照佛一切聲多藏佛師子上王佛不厭足身佛智聚覺光佛普覺華佛廣福德藏普光明照佛一切法城光勝佛一切聲出聲勝佛無垢光明佛牛齒辟支佛普智海王佛寶勝王佛般若思惟得名人勝佛一切無垢威德佛無量焰海然燈佛三昧輪身佛勝照幢王佛無量喜身佛勝寶光佛精進思惟得名人勝佛一切普門賢照佛清淨智華光明佛法日勝雲佛智月華雲佛無量法幢佛妙梵聲佛樂說一切法莊嚴勝佛無量阿私陀智佛法日智輪然燈佛山勝莊嚴佛電照光明佛無量梵幢佛法界燈佛忍辱思惟得名自在佛無量阿尼羅月佛智力威德山王佛無礙莊嚴佛廣寂妙聲佛無量栴陀佛善梵天佛自在莊嚴住持威德佛一切阿樓那月佛十方諸佛無邊功德佛無礙莊嚴佛寶勝王佛香光威德佛慈悲尊佛須彌然燈佛智月

華雲佛覺海聲聞佛悉虛空際光明盧舍那佛轉法輪金剛寶藏佛妙法界師子光佛如是等一切如來成就佛金剛佛普勝佛無量壽華佛寶聚光明佛栴陀勝妙佛娑羅王佛天力佛自在親光佛普照諸方佛阿私陀佛菴摩羅佛彌樓相佛妙法幢薝蔔上佛意福德藥王佛如是等一切莊嚴成就佛摩黎支佛無妨安隱佛無邊觀王佛如意通佛清淨無畏佛波羅光佛二輪成就佛妙勝金聲佛歡吼梵音佛普華光佛那羅延佛須彌劫佛盧舍那善觀智慧佛廣威德自在王佛一切善根福德成就佛天中尊佛華樹佛尼彌佛無礙智力精進佛法華通佛無邊心照佛善見護聲佛宣香光明佛妙莊嚴佛寶海炎佛波頭摩佛衆娑羅奮迅佛普無量須彌燈佛一切願威德勝王歡喜佛無爲光佛歡樂佛華嚴佛種姓華佛大海深勝佛無量光香佛無邊寶蓋佛種種修行佛慧光王佛普十方趣菩提須彌香佛仰慈尊諸安樂佛最上勝天王佛一切大彌留無涯功德佛天光明佛華上佛觀方佛善寂諸根佛普照輪月佛諸摩尊佛

琉璃華藏佛妙眼威神佛無畏施佛法華通廣法行無量悅佛仰慧旛無迷思佛妙法眼寶燈明佛最上衆十方三界諸尊佛三界尊佛無勝佛樹幢佛淨護法身佛喜樂如見佛日華尊佛無爲光畏佛帝釋幢王佛無量寶光佛作諸方妙吉祥大名稱佛敬懷明施天種佛殊勝相虛空雲佛不可勝佛奮迅聲王佛大明佛仁愛佛牟尼佛妙悟雲音佛富足興盛佛拘那含佛金山明焰佛妙寶天輪佛無比上尊佛覩神天吼雷音端嚴意佛廣辯才多功德佛最尊勝大光王佛衆生中尊佛大神通佛尼彌堅意佛寶山星王佛慧智光明佛無染金藏佛三界尊佛無爲光威佛淨戒菩提佛如意心佛法華通佛廣無涯增長慧佛稱十方淨音意佛離諸欲毗婆尸佛普無量天自在六通意佛莊嚴王佛高出佛持明佛善寂行佛不動多欲佛最尊天佛虛空不壞佛法相同名佛無量淨佛優鉢羅佛目揵連佛諸天敬佛善思惟波羅光佛最法稱降伏魔佛不思議功德光佛福德光明佛光明日佛彌留幢佛金剛光佛華光佛摩尼光明勝佛

功德莊嚴佛月勝光明稱佛大功德佛善德莊嚴佛無邊智佛善威儀佛人中尊佛栴檀普開蓮華身佛寶火然燈佛普智輪光聲佛善寂滅佛日月然燈佛金剛說佛攝菩提佛毗摩沙佛千閻浮檀靈空藏佛五百日王佛善樂光明王佛地清淨佛名寂靜王佛光明意佛寶光明佛琉璃華佛波頭摩幢彌留嶽佛清淨身幢佛日月淨明德佛光照王佛無量彌留佛思惟勝佛智光明佛金剛仙佛摩尼莊嚴無邊勝佛求勝菩提佛五百淨聲王佛如意藏佛六十光明佛摩尼蓋佛普然燈佛千光明佛金光明王佛栴檀勝佛師子聲王佛功德王光明佛法自在佛無量名稱佛大須彌佛虛空心佛堅娑羅佛金剛光王佛聞身王佛善住山王佛功德王光明佛人自在佛普勝帝沙佛富樓那佛槃頭華佛虛空燈佛堅固光明諸方天佛智照頂王佛自在因陀羅佛普功德佛法界莊嚴佛觀成就佛智頻婆佛毗尼稱佛優婆羅香佛蓮華面佛功德焰華佛降伏魔力聲佛法寶勝佛不動尼陀佛莊嚴面佛捨光明佛閣耶天佛憂多摩稱佛

摩尼向佛轉妙法聲佛智虛空樂王佛日勝妙佛普寶佛不害法王佛法界莊嚴一勝光明佛大海彌畱佛法寶佛雲峰香焰勝王佛普慧雲聲佛無量成就光明佛妙智敷身佛智海佛無垢琉璃佛樂法修行如意莊嚴佛鏡像光明佛善護諸根佛智力天王佛大智眞聲妙相佛一切通光佛決定思惟佛聖德佛安隱思惟佛最勝佛香王佛平等心明佛一切王聲佛賢勝光明佛無垢鷄兜佛勝護光明佛一切法海勝王佛不可嫌身佛大日佛善護諸門佛樂說莊嚴佛一切通光佛功德鷄兜佛妙鼓聲王佛天色思惟佛隨意光明佛成就波頭摩王佛不可量聲佛自在佛樂法修行佛那剎多王佛大焰鶱陀佛修利耶光佛攝取光明佛無垢婆侯佛善化佛莊嚴佛不染波頭摩幢佛香勝鷄兜佛淨覺佛梵勝天王佛成就光明佛善寂佛淨心佛不錯思惟佛法力勝山佛師子步修佛二寶法燈佛一切摩訶提婆佛師子陀那佛最上佛種種色華佛最勝佛香山佛妙勝住王佛能作稱名佛阿偶多羅增上護光佛妙藥佛樹王佛一

蓋勝佛月光明佛清淨輪王佛大慧佛堅固衆生佛無上光明佛不可量香佛決定思惟佛摩訶彌留種種婆娑佛水月光明佛一切寶摩尼王佛得意常來佛大寶佛人自在王佛寶法廣稱佛能作光明佛寶妙勝王佛清淨月輪佛功德寶山佛寂靜月聲佛不可思議法身佛妙頂香林佛寂滅佛地自在王佛普智聲王佛大照希聲佛婆藪陀聲佛法蓋佛華幢佛億藏佛高稱佛徧相圓堅一切功德莊嚴佛梵吼天聲佛功德尊佛栴檀自在佛淨鏡離塵佛盡聖彌尼佛大清淨光輪佛天城佛常鏡佛大師子莊嚴佛成就王佛十方生勝佛不滅莊嚴佛日月珠光佛大精進盛光佛如空佛堅意佛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十五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九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諸佛三　諸世尊　諸如來一）

神異典第八十五卷

佛菩薩部彙考九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

諸佛三

降伏衆魔王佛日月光佛思惟解脫佛覺善香薰佛彌勒仙光佛普現色身光佛星王佛大喜佛成就義光明佛一相光佛無爲聲磬佛海德光明佛喜可威神佛摩善住山王佛光威佛華上佛護一切光音佛香勝王佛身光普照佛極上音聲佛妙法光明佛法

海說聲王佛堅華佛陽焰佛照勝頂光明佛無相聲佛三曼多護佛大淨香施佛大護觀方佛大尊上諸天佛八音佛天界佛最如意堅心佛妙樂尼佛尊光淨住佛大聖堅才佛上寶光音佛普娛樂懷明佛華仙佛聲德佛蓮華意尊悲佛世淨光佛無勝最妙佛照境尊華佛美悅施光佛月尊上因王佛賢光佛華日佛寶功德嚴身佛最妙光佛栴檀屋勝佛寶集虛空佛寶藏華成佛妙功德深聲佛敷華佛調勝佛智根本華幢佛普照觀佛摩樓多愛佛法作高修佛妙蓋豐光佛勝華聚因光佛天幢佛無勝佛蓮華體香王佛發心莊嚴一切衆生佛無闇光明佛安樂德智通佛衆上首香華佛然燈佛威德力香首佛勝供養須彌佛金色光明師子奮王佛聞智觀聲佛離惡道了聲佛住智勝華鬚佛光稱佛眞諦日調意佛普見善調幢佛光明功德山智慧王佛善事懷光佛常勝意聚音佛不厭足堅聲佛華山佛解脫慧淨目佛無等勝新華佛陀羅尼施清淨得名佛無量威神佛天自在慈調佛一乘度山香佛憘光佛雲普護持慧佛

無量悅無礙佛毗盧遮那佛法海香王佛無量憘光佛一切德輪光佛善清淨光明佛天聲佛福德力精進佛無邊寶莊嚴佛法界虛空普邊光明佛那羅延天佛勝一切世間佛見平等法身佛諦沙佛精進力成就佛梵功德天王佛娑伽羅勝智奮迅通佛毗羅闍光佛無念覺法王佛無障礙波羅佛化稱佛威德力增上佛寂靜月聲王佛十方廣徧稱智佛然燈佛香毗頭羅佛清淨眼華勝佛火焰勝莊嚴佛光輪佛離一切煩惱佛虛空寶華光佛樹提佛光明法海佛

吼聲佛香焰照王佛功德報光明佛一切法無觀佛勝雲佛優波勝能聖佛無垢月幢稱佛日輪然燈佛一切吼王佛三世華光佛觀智慧起華佛寶境界光明佛世雄佛無障目慈力佛增上行大王佛寶光明佛勝摩尼世間燈佛普眼華王佛離憂惱妙聲佛須彌劫佛最上法燈大力佛光明勝天智佛堅固步莊嚴佛大光明淨嚴身佛無羅聲日鷄兒佛月勝金光佛勝功德大稱佛虛空眼佛十方稱名妙色佛金剛藏安樂佛堅自在菩提佛大修行力光明佛大琉璃

法莊嚴佛善目天光佛息功用梵天佛栴檀勝佛廣智慧燈法界佛歡喜藏雲勝佛無畏上高聲佛大牟尼寶鷄兜佛海彌留法光明佛自在龍天佛善天照智山佛虛空寂佛善法妙天普見佛金剛勝無量佛甘露藏人天佛大莊嚴法然燈佛電光明十方稱佛大聖龍光佛妙聲吼心佛阿彌陀佛普護善香大勝佛菩提味藏王佛成就義虛空佛大慈悲放光明佛現諸方施羅王佛大髻華幢佛善讚歎大威佛羅睺護佛一切智燈不動佛須彌聚香蓋佛功德舍人稱佛大聖天碎金剛佛喜音聲大燈明佛快覺雲王佛斷諸念勝山佛金剛步佛寶像法幢香德佛光明愛明聚佛無相體香輪佛大栴陀妙梵聲佛善調心解脫觀佛照稱光明佛勝慧善導師佛方城住佛最勝彌留大照佛波羅墮高見佛香普徧諸天佛大雲光現諸方佛炬然燈善利光佛智德尼彌佛飲甘露善天佛栴檀屋佛勝眼善明法上佛然燈日成就佛堅固意難勝佛大然燈善淨天佛樹提光善毗摩佛彌勒仙光佛諦精進覺華佛天中悅佛德聚威光大護

佛光明照人悅佛彌留嶽才光佛光中日佛大龍佛
普方聞名稱上佛淨光明普寶蓋佛最音聲天華佛
香燈衣自在光明佛虛空慧天悅佛一切見光明佛
大乘導佛大威佛月天聲威慈力佛作諸方聚自在
佛諦思惟香希佛寶精進日月光明佛無煩熱歡悅
佛無礙意勝輪佛八中月佛普懷佛月光輪威神力
佛德蓮華智自在佛剖華光普仙佛無礙智普照光
明佛虛空步龍勝佛善寂意堅行佛摩尼月佛大稱
佛德蓮華無憂度佛廣名稱善光敬佛相好華威身
佛不可勝奮迅聲王佛一切行清淨佛四萬願莊嚴
佛毗摩妙佛上華佛法勝王栴陀面佛信菩提普威
德佛德名稱相山佛三昧海廣頂冠光佛山峰勝威
德佛普門見勝光佛相山照佛勝輪佛大通光無爲
悅佛寶焰山智慧嶽佛雜音聲道威佛普智焰功德
幢王佛如天悅無蓋佛調辯意彌留佛金剛妙佛寂
幢佛多摩羅跋香勝佛法輪清淨勝月佛普光明城
燈佛相莊嚴幢月佛功德寶光明佛毗摩上佛葉陀
佛摩尼珠德香悅佛世間聲大雲藏佛淨嚴身觀行

佛善成就眷屬普照佛摩㝹舍威德佛阿難多樓波佛提闍積佛法明佛莎荷步金剛見佛妙光明普境界佛聖吉祥人王佛護世間供養如來佛金剛步龍勝佛難可意無癡佛能仁化佛大能佛月燈明威光悅佛好香熏淨供養佛善毗摩香山佛法自在月德莊嚴佛金剛勝威力佛聽徹意無煩佛燈王佛寶上佛千日威德佛雲妙鼓聲佛常入涅槃佛功德智佛人月華光虛空寂佛歡喜王佛無垢光明佛無障聲佛大智光佛那伽天佛大堅佛淨王佛智衆佛成就

功德佛精進清淨佛無障礙聲佛無量智佛甘露然燈毗摩勝佛寂靜然佛寶地龍王佛善寂根佛妙鼓聲佛清淨光佛最燈佛德山佛淨照佛善勢自在佛難降伏光佛供養廣稱佛成就意佛普悅莊嚴無量慧佛無礙輪佛業勝得名佛如意光佛善梵天佛功德梁佛藥王佛明王佛智護佛歡喜增長佛大焰聚威佛智照頂王佛尊上德佛無量諸天彌留劫佛自在王佛神足光明佛眞正幢佛願海光佛慈力王佛上聲佛普明佛廣曜佛喜樂如見佛無畏敬懷佛法

吼智明佛師子護佛能現天燈無邊願佛智照聲佛
大如修行佛無礙稱佛不動因佛增上天佛寂王佛
淨天佛寶勝佛歡喜增益佛大吼淨聲佛多智滅魔
佛清淨藏佛多寶光明無驚怖佛解脫光佛堅固光
明佛安樂光佛自在懷佛清淨身佛焰光佛上天佛
大地佛勝足功德佛龍妙大燈佛無染普觀佛恭敬
愛佛無諂名稱閻浮上佛日月光佛無等香光佛無
量明佛善寂心佛無畏觀佛善來佛大師佛勝德佛
普行華智佛妙色德聲佛無量大人佛清淨意佛善
報菩提栴檀勝佛種種華佛堅固須彌佛無量願佛
平等行佛如意幢佛大天佛聖天佛供養佛法寶香
普佛寂勝覺王佛無住普香佛功德作佛無垢雲王
娑羅步佛一切尊佛不動高山佛無畏觀佛自在山
佛成就堅佛智王佛大明佛普照佛滿足龍藏佛解
脫滿賢佛尊勝吉王佛隨順戒佛自在莊嚴鬘香勝
佛智炬王佛安隱俱鄰佛甘露稱佛梵供養佛清淨
心佛妙身佛金寶光佛鏡像堅梵聲王佛法妙王無
垢佛聖華能作光佛妙吼聲奮迅佛勝聲思惟佛智

功德清淨勝佛不護聲佛智海王善根聲佛菩提陀威德佛慧明堅固希佛解脫行妙勝佛寶高香王佛快可見虛空愛佛甘露心佛法界華妙光明佛解脫賢離有佛妙昇自在心佛善逝王妙喜佛月王千香佛梵供養修行法佛常雨華佛作吉祥普蓮華佛服樹王等德佛功德梁佛善現光衆聚佛俱蘇摩通佛寶月德蓮華上佛諸樹王佛寶上王佛遠方稱佛善住王決斷佛不二輪佛月半光放焰佛閻浮光明佛善邑藏虛空意佛最勝王佛薝蔔燈說提陀佛帝釋幢稱信佛住持水吼聲佛樂自在聲王佛毗留羅幢佛樂解脫山王智佛金邑華佛精進仙佛寶然燈佛寂靜功德步佛樹提自在王佛功德慧厚勝佛多伽羅香佛實世界成就義佛化日佛天信佛寶積示現佛淨上虛空不動佛行輪自在佛山威德慧佛善喜信修義佛供養如來無量佛勝自在虎王佛天華慈力佛月妙佛能日佛寂靜增上佛妙相光明大勝佛金剛密跡佛虛空重勝佛普功德奮迅佛無寶光明賢勝佛妙蓋勝樹山佛高聲堅上佛日月佛高淨佛

寂世淨聖佛乾闥婆王善度佛稱山善勝佛拘鄰妙慧佛護一切華照佛功德山幢離愛佛月妙勝寂根佛人華雲護佛智地佛堅忍佛度世福力佛師子頻申最力佛香希攝步佛弘稱德鎧佛照曜首柔順佛身發光明心義佛勝黠慧寶林佛高光龍吼佛普滿佛蓋王佛慧上足愍佛上聖能觀力步佛剛兵衆步佛施音月面佛大奮迅王慧佛可樂光明身勝佛無障礙力王佛高山歡喜佛智照佛如寶佛廣勝供養佛一切衆生愛見佛住持速力佛華勝積智佛法意印智勝佛善住思惟高意佛雨甘露世明佛那羅延行佛一切義成就大金仙佛正等覺佛自在變化王佛無畏淨飯王子佛大釋子離一切垢染佛法師子二足尊佛一切世間解大論師佛功德海佛吉祥大牟尼佛勇猛大清淨智佛清淨戒嚂儗囉娑族佛六趣海到彼岸佛十方降魔軍滅三毒佛一切智佛止息降諸根佛人師子吉祥雲佛妙解脫佛滅罪無我相佛降伏得最勝說四諦佛無驚無怖畏除障暗佛明行足佛第一法圓滿佛無邊無可喻佛三界親慈

父佛到彼岸度它大龍王佛三明知佛三世天人師佛無垢王佛具足三變通佛說三乘菩提佛應供佛無相亦無老佛善逝佛無我無二執佛無怨無戲論佛得寂靜佛最上法燈佛調伏除煩惱佛最上意清淨佛世尊佛調伏心清淨佛瞿曇佛離塵無上士佛圓滿吉祥相得佛清涼佛調御丈夫佛止息一切罪佛救度世間師佛能除怨佛作善清淨業佛日族佛六佛法莊嚴佛救度第一二足尊佛無業無怖佛第一六神通佛無師自然覺佛釋師子善逝佛德成就佛無等大智慧佛恆入三摩地大法王佛施願無畏佛眞實降諸根佛尊師大梵行佛一切世間尊佛永過輪廻苦佛普徧有情精進者佛甘蔗王種佛得最上涅槃佛第一寂靜樂佛調伏聲聞者佛利益諸有情佛一切法自在無畏佛離過除毒佛聖智照世間佛無邊利世間佛希有不思議精進佛一切世間爲愛樂佛一切有情利益王佛調御明佛圓滿諸所求佛離世法利養佛出世爲如來佛善意端嚴相佛祕密最勝大丈夫佛大法王佛善持善戒相佛金色光

善逝佛善逾愛尊重佛無畏獨除暗佛世間供養出世智佛沙門月佛六根清淨眼佛無等三有師佛能斷諸結縛佛無我最第一佛普照一切眼佛行忍辱佛三慧眞實眼佛證理淨慧眼佛虛空勝佛無邊行功德寶光明佛無垢佛離垢佛發修行佛光明佛妙琉璃金形像佛海山智奮迅通佛吉去佛普蓋波婆羅佛無解華佛信一切衆生心智見佛驚怖佛波頭摩成就勝王佛依止無邊功德佛無礙藥王樹勝佛廣地佛波頭摩敷身佛然鷄兜佛遠離諸畏驚怖毛堅佛不可思議功德王佛光明佛現在積聚無畏佛虛空輪清淨王佛月賢佛堅固自在王佛破諸趣佛發起無邊精進功德佛世間涅槃無差別修行佛不異心成就佛普光明莊嚴勝佛愛髻佛日月琉璃光佛香鷄兜佛無邊光明雲香彌留佛不斷慈佛一切衆生樂說佛多羅歌王增上佛普佛國土一蓋佛妙去佛降伏敵對步佛波婆娑佛起智光明威德積聚佛拘蘇摩樹提不謬王通佛闍黎尼光明山佛積光明輪威德佛廣光佛三周單那堅佛華蓋鬘佛心間

智多拘蘇摩勝佛因陀羅鷄兜幢星宿王佛十力增上自在佛無垢月威德光佛龍步佛成就無畏德佛鷄兜王佛普功德光明莊嚴勝佛寶波頭摩佛善住娑羅王佛須彌增長勝王佛智華寶光明勝佛捨諍佛提婆摩醯多佛攝受施佛多功德法住持得通佛阿僧祇住佛功德精進勝佛甘露威德光明佛發起無譬喻相佛實智佛求那提闍積佛提賒聞佛畢竟成就無邊功德佛過去未來現在發修行佛十方稱聲無畏佛無垢光莊嚴王佛成勝佛無比智華成佛毗闍荷佛婆薩婆俱它佛菴摩羅供養佛大長佛見一切沙平等佛不可思議光明佛大威德佛種種間錯聲佛山王自在積佛實愛佛光明輪威德王佛成就無邊功德佛樂光明佛光明實鷄兜佛一切衆上首佛大月佛觀見一切境界佛成就無邊功德佛心勇猛佛能降伏放逸佛善威德供養佛木眼佛三漫多盧遮那佛種種華成就勝佛月光明佛信心不怯弱佛須彌山積聚佛大聲佛成就波頭摩王佛不可量實體勝佛清淨聲佛憂波羅功德佛發起善思惟

佛勝月佛無障礙香光明佛虛空轉清淨王佛解脫慧佛羅多那闍荷佛離一切幽闇佛樂法佛修行無邊功德佛發心卽轉法輪佛信甘露佛堅固自在王佛寶華成就勝佛妙意佛無邊境界勝王佛莊嚴無邊功德佛心荷身佛須彌山光明佛得脫一切縛佛妙見佛無邊無際諸山佛無邊功德王住佛閻浮燈佛大精進思惟佛不可降伏邑佛勝光佛成就佛華功德佛波頭頂勝功德佛集功德佛智高光明佛無邊虛空莊嚴勝佛波頭摩清淨佛波頭頂勝功德佛

無邊境界勝王佛光明輪境界勝王佛發無邊修行佛無邊邑佛阿彌陀幢佛憂波遮羅辟支佛十方稱法起佛無邊境界勝王佛無邊功德王光佛成就不可量功德佛波頭摩清淨佛勝華集佛功德勝藏佛菩娑它淨辟支佛功德王光明佛無邊虛空境界佛寶成就勝功德佛憂波畐闍辟支佛勝成就功德佛甘露眼佛師子香稱佛法功德雲然燈佛莎羅自在王佛樂說一切境界佛普散波頭摩勝佛成就一切勝功德佛得無礙解脫佛雨甘露佛不行威德佛見

人飛騰辟支佛無邊輪奮迅佛發修行轉女根佛降伏一切諸怨佛成就見邊願功德佛破一切暗起佛甘露步佛見一切義佛憂波吉沙辟支佛勝成就功德佛過一切魔境界佛一切功德莊嚴佛寶體法決定聲王佛種種寶光明佛愛上首佛須摩那光佛娑藪陀羅辟支佛不分別修行佛不可量境界步佛莊嚴無邊功德佛無邊功德稱光明佛作無邊功德佛捨愛惱佛善香香王佛憂波支羅辟支佛無比智華成佛能現一切佛像佛樂成就勝境界佛善思惟成就諸願佛善住娑羅王佛愛甘露佛威德住持佛耳光明人自在佛普放香光明佛念一切佛境界佛照波頭摩光明佛隨衆生心現境界佛虛空寂境界佛種種日佛有香辟支佛求名發身修行佛第一境界法佛寶種種華敷身佛能作因降伏怨佛散華王拘蘇摩遍佛無邊功德勝佛無邊光明佛無邊修行佛彌畱山積佛作無邊功德佛無畏愛佛行起得名自在佛起禪成就自在佛波頭摩勝華山王佛虛空莊嚴佛散華莊嚴佛大香鏡像佛娑羅自在王佛無怯

聲佛降伏染魔人勝佛修行不著辟支佛能離一切衆生有佛勝琉璃光佛大威德力佛虛空輪光佛無邊境界來佛離異意佛遠離一切憂惱佛無邊毗尼勝王佛阿僧精進聚集勝佛金色鏡像佛栴檀月光佛無障礙明佛華成就德佛得威德佛普光上勝山王佛因陀羅鷄頭幢佛三世無礙發修行佛波那陀眼佛一切功德佛光明鷄兜佛發生菩提心佛普清淨佛虛空無垢智月佛根本勝善導師佛普護增上雲聲王佛無邊光明佛拘修摩趨佛成就智德佛不可降伏幢佛清淨心佛然樹緊那羅王佛到諸疑彼岸月佛無邊境界不空稱佛能作無畏佛無邊上首佛寶成就勝佛斷一切諸道佛勝光明佛善住法然燈王佛敷華心波頭摩佛成就波頭摩功德佛過十方稱佛見一切法佛光明彌留佛普散香光明佛不錯行佛無邊中智海藏佛波頭摩善化幢佛波頭摩得勝功德佛高威德山佛勝香須彌佛無邊意行佛無邊勢力步佛功德德佛優婆娑羅辟支佛平等言語鷄頭佛三世無礙發修行佛華光明佛離愚境界

佛星宿上首佛勝光明功德佛大光明佛畢慚愧稱上勝佛華種種華敷身佛發起一切衆生信佛大智莊嚴佛不退精進示現佛三寶然燈佛功德力娑羅王佛常香佛龍歡喜佛無垢僧光明佛妙德難思佛威德大勢力佛畢竟莊嚴無邊功德王佛福德勝田佛初發心香自在娑羅佛蓮華尊德佛不染波頭摩聲佛成就勝無畏佛清淨金虛空吼光明佛名聞意佛攝受衆生意佛不可思議法身佛一切龍摩尼藏佛平等須彌面佛普光明奮迅光王佛於一切衆生誓鎧無脫佛無量雄猛形法佛無生佛常求佛目揵連性佛堅精進佛極趣上威神聚佛聲流布佛慧音差別佛金華佛德不可思議王光佛善聚光蓮華剖體佛無能勝佛寶蓮華剖上德佛滿足百千德光幢佛過一切衆生誓鎧佛明威德佛住持妙無垢畏佛無量覺華開剖佛歡樂佛德豐佛尊聚佛寶身佛清淨光明寶佛卽發意轉法輪佛日威德莊嚴藏佛思惟尊象德佛蓮華中出現佛千光佛日月明佛深王佛須彌山大智眞聲無邊佛波頭摩上星宿王佛諸

尊中王佛蓮華應德佛普光威德佛寶場輪上尊王佛聲滿十方佛寶肩明佛伽那伽王光明威德佛端嚴海佛那羅達佛須彌頂佛最尊勝佛無邊稱功德光明佛不動光觀自在無量命佛頂堅勝威德佛妙鼓雲聲佛那羅延自在藏彌留勝佛法光明清淨開敷蓮華佛日月然燈佛寶成就勝佛過去現在未來佛一切衆生自在佛智焰華月王佛娑羅華上光王佛一切善根菩提通佛善化莊嚴佛行自在王佛寶高佛成就法輪王佛戒光明佛無障力王佛善歡喜佛法莊嚴觀樂說稱佛大慈悲救護勝佛衆上首自在王佛智衣佛清淨華山佛普吼世界妙鼓聲佛極上中王佛無量善根成就諸行佛車光佛龍光佛善清淨世界無觀相發行佛一切通光佛一切同名日熾自在聲佛淨彌留佛普畏世界月佛尊寶佛名樂法奮迅佛智華成就佛無量功德王光明步佛與一切樂佛普光明積上功德王佛總持佛大化佛妙勝光明佛寶蓋上光明佛普蓋王佛香上勝照光明佛善首佛寶天佛華幢佛勝邑佛無邊成就行佛帝釋

光明佛師子華好佛天威德佛無邊虛空境界佛寶光阿尼羅勝佛住法功德稱佛莊嚴佛國土王佛次勝妙釋迦牟尼佛種種行王佛初勝藏山佛月高佛大力彌畱藏佛智稱王佛善寂靜心佛見驚怖佛多摩羅跋栴檀香佛法海潮功德王佛不憂法華吼王佛法臺佛大智眞聲佛一切世成就然燈佛梵勝天王佛普功德增上雲聲燈佛堅才佛憘光佛種種成就世界功德微妙佛大海深王佛一切同名日龍奮迅王佛月光明佛普示功德藏佛聞智佛無邊智境界佛寶炎圍繞佛無量華光明善勝慧佛示一切念佛無量功德勝名光明佛護根佛在寶佛無畏作王佛功德自在天佛普滿華佛無著智善思惟佛妙稱佛離疑佛義慧佛威德自在王佛寂滅幢旛佛無量寶蓋佛然燈火佛虛空莊嚴成就佛一切同名星宿佛無礙智力王佛大强精進勇猛佛自在相好莊嚴稱佛智吼稱王佛名智盡天佛智來佛放月光華王佛法來王佛敬重戒王佛如觀法佛東北方無礙光雲佛清淨戒功德王佛智勝見尸棄王佛世橋佛華

寶栴檀佛於一切諸愛中雄佛普智聲王佛寶華善住山自在王佛成莪佛斯施佛一切同名千八百稱聲王佛可樂見光佛一切同名波頭摩上王佛曼陀羅佛善思義境界佛寶賢幢勝佛三昧手上勝佛無邊形像佛波頭摩樹提奮迅通佛轉化衆相佛寶蓮華住薩黎樹王佛妙身佛法勝佛無量光香佛無念覺法王佛法鷄兜佛初智慧眼莊嚴佛寶集佛普香佛天光佛廣護佛寶華普光威佛無垢雲王佛隨世間意佛無邊願佛樂積光明功德佛一切法常滿王佛功德聚集王佛行無量王佛大力般若奮迅王佛種種願光佛無比藏稱佛住華佛功德阿尼羅佛作光明佛法自在王佛名聲去佛法幢空俱蘇摩王佛無邊精進勝面佛隨一切意法雲佛致沙佛第一然燈佛歡喜世界寶功德佛無量山王佛一切寶莊嚴邑住持佛寶園佛能仁佛安樂世界斷一切疑佛合掌光明佛一切同名娑羅自在王佛廣光明佛普一蓋國土佛住持功德佛普隨順自在佛在蓮華德佛堅精進思惟成就義佛智慧自在佛海住持勝智慧

奮迅佛獨王佛不染佛千上光明佛奮迅恭敬稱佛智波婆佛驚怖慧肩彌留佛寂慧佛善稱佛摩香佛不起佛莫能勝幢幡佛無想音聲佛解脫威德佛常微笑佛寶輪光明勝德佛大力師子奮迅佛如意力電王佛聲分妙覺吼聲佛不可思議光明勝佛帝釋幢王佛澄住思惟佛勝成佛增長法幢王佛智光聲佛堅固蓋王佛無煩惱佛成就娑羅自在王佛盧舍那勝功德佛大海彌留勝王佛法山佛無垢稱王佛一切功德成就勝佛善住中王佛不可量世界無邊

聲佛過潮佛護根佛光明世界自在彌畱佛清淨輪王佛十方光明世界勝力王佛世間天佛破一切怖畏佛諸天流布佛歡喜王上首佛善光明勝佛羅網光中緣起中王佛善至智慧佛施思惟得名自在勝佛善觀佛善住佛安隱世間佛勝一切衆生佛大神通佛離怯弱住持聲佛慧照佛梵天佛雷王佛護智佛一切法無觀佛無上醫王佛持上功德佛華成就佛虛空星宿增上佛帝王普德上慈佛妙國懷天愛月佛常樂喜王佛虛空意須彌王佛人月上天佛富

貴甘露王佛懷思殊勝佛得智菩提王佛一切衆生自在佛成功德無畏王佛菩提威德佛樂說一切境界佛清淨月輪佛寶王佛住智勝十方上佛大焰覺王佛可聞聲佛大燈佛大勝佛能作光明佛常修行妙寶聲佛勝功德普蓮華佛燈上淨明佛無量壽智高山日聚佛大積須彌藏佛無邊境界勝王佛善生佛高勝佛香自在明輪佛栴檀窟普放香佛蓮華勝廣寂妙聲佛菩提願佛善清淨光明佛戒王佛善光無垢稱王佛思惟妙智無憂吉佛住諦法音稱佛最勝音王佛智見和合聲佛清淨輪王佛勝燈佛山積佛不空功德寶心佛勝琉璃光佛普護增上雲聲王佛彌樓嚴佛波頭摩上佛菩提威德佛聲滿十方佛上方師子妙聲佛無邊無際諸山佛香勝鷄兜大地佛千上光明愛德佛普仙意淨上王佛諦覺成豐善喜佛懷見寶稱佛威懷步寂諸根佛寶妙勝王佛不染無障聲佛栴檀聚香佛上首善莊嚴佛成就無邊功德佛不離二普散香佛智稱大覺佛國土無邊修行佛寶焰水光佛大仁佛善住意珊瑚海佛上寶香

明佛不虛嚴佛能轉能住最勝香山佛不隨它供養光佛寶光照妙彌畱佛香勝信天佛無邊上首山幢普護佛一藏虛空佛住持般若寶光佛千香佛龍吼佛常樂德因王佛虛空劫法住持佛須彌聚增上護光佛六通聲佛解脫行香華佛日生佛善華堅固衆生佛世間可敬心功德佛因意香彌畱佛散華莊嚴佛日月琉璃光佛隨意光明無邊精進佛善根不弱寶成佛阿迦樓香佛寶勝光明炬然燈佛香鷄兜佛智者讚歎佛無邊功德佛觀智起華佛一切功德莊嚴佛一切功德金華佛香寶光明大念佛香面栴檀可樂佛世間自在佛妙德王佛無量音佛法性莊嚴佛日月明佛自在天佛多天佛妙法樹山王威德佛聲分勇猛佛智光明佛妙智佛普功德雲勝威德佛無憂佛智自在法王佛堅精進佛淨聲自在王佛彌畱劫佛山吼自在王佛虛空輪淸淨王佛普光明勝山王佛法光明佛心意奮迅王佛善意佛世間喜佛一切同名樂自在聲佛善攝佛月無垢佛日光明勝佛觀方佛栴檀勝月大慧佛無煩惱佛月輪淸淨華

光佛無量寶華光明佛寶髻焰滿足燈佛無念示現諸行佛大炎聚佛大山幢佛頂上極出王佛阿尼羅智佛法智普鏡佛一切栴檀勝月佛世間最上佛一切天佛希有名佛雲自在王佛德聚王佛見有邊佛雲聲佛破一切衆生闇勝佛常相應語佛普華光佛勝護佛起忍辱得名自在佛眞聲佛過一切世間佛不空見佛世間自在王佛金剛合佛無念覺法王佛無邊功德寶藏佛梵聲安隱衆生佛寶鷄兜佛善住堅固王佛勝信佛娑羅步佛一切同名勢自在聲佛勝友佛畢竟得無邊功德佛天王佛光明普照大聖佛金剛勢佛波頭摩藏高山佛開悟菩提智光佛轉化一切牽連佛金剛徧照十方佛飲甘露佛廣光明佛大海天焰門佛香光威德佛法智差別佛一切光燈大髻佛寶燈王佛微妙清淨眼佛娑羅貽佛精進自在彌畱寂自在佛得施起名佛寂靜月聲王佛功德光明勝佛聖慧善導師佛成就義光明佛普光慧然燈佛難可意佛一切同名舍摩它佛香焰勝王佛清淨一切願威德勝王佛國土莊嚴身佛成就驚怖

勝華佛法幢佛寶月光明勝佛無方成就佛光明王佛精進力成就佛光明幢佛精進自在意佛法藏光明佛不退然燈佛大智慧須彌佛然法輪威德佛法炬寶帳聲佛法海說聲王佛智日普光明佛甘露命佛一切同名日月燈佛山自在王佛寶山精進自在集功德佛解脫精進日佛增上三昧奮迅佛寶幢佛種種華成就佛金剛威德佛十方清淨大寶佛說自在法天炎尊佛日月無垢聚寶光明佛海王佛天華佛不動智世間自在王佛寶淨佛善修果報離生佛

智勝上王大輪佛一切世愛大信佛斷有見世間聞名佛寂靜不擾解脫光明佛大親佛樂心佛自在火佛善香佛普照稱佛大首佛衆生可敬天聲佛威德住持心日佛愛佛法佛成就義威德佛師子喜聲德吼佛法燈佛護根佛不動信摩尼王佛堅固佛散華光明莊嚴佛能破疑堅精進佛輪佛照佛善邑靜天德佛歡喜莊嚴見有佛樹幢佛寂根佛得樂說華光明佛人月佛相王法幢降魔佛不異心明增上佛大威德佛破無明闇佛光明勝佛栴檀屋勝香山佛法

高佛善天佛不畏行大雲光佛月勝佛賢光寶沙羅佛能現一切念佛尊佛念自在佛善思惟義佛華威德佛光明輪藏佛龍光佛日天佛出聲佛無垢心淨勝王佛寂照佛人聲大栴陀佛最妙香上勝佛無爲光佛一切栴檀香佛法海吼光王佛無量億毗婆羅佛勝莊嚴佛法起寶齊聲佛功德寶山佛法火焰光明佛智力天王佛無滅慧佛法界師子光佛功德寶勝佛無爲聲佛一切蓮華香佛師子妙聲王佛無垢月鷄兜稱佛碎金剛智炬然燈王佛人自在王佛金色百光明佛智上光明佛堅奮迅佛清淨無垢光佛賢智不動佛放光明佛無邊勝佛大衆自在勇猛佛日月無垢光明佛無染世界明王佛一切觀形示佛成就一切義須彌佛龍自在王佛不空見佛勝琉璃金光明佛法海意智勝佛寶光明佛不空勝佛畢竟慚愧稱勝佛不怯弱離驚怖佛普光明勝藏王佛不可降伏眼佛不可比功德稱幢佛堅自在王佛寶成就佛寶須彌然燈王佛法力自在勝佛釋迦牟尼佛圓滿清淨佛無量華光明善勝慧佛歡喜世界寶功

德佛蓮華上德佛名稱最尊佛一切衆生愛見佛寶勝佛不可思議光明勝佛華德佛無畏作王佛普功德增上雲聲燈佛住持無量明佛十力自在王佛不可思議奮迅佛不可勝無畏佛一切衆生修行佛龍天佛大勝體佛普光明積上功德王佛龍王護衆佛珍寶吼聲佛十方聞名一切世愛佛光明世界智光明佛無邊精進佛華鬘色王佛可喜衆生覺見佛寶智佛覺華剖德無聚會佛光德佛師子上香佛愛佛大龍勝功德然燈月佛樹提自在王佛功德自在天佛不可比甘露鉢佛護妙法幢寶佛無量光明無形佛天王佛大成就佛大香光功德奮迅佛光明奮迅佛香自在王佛善修果報不動寂靜佛愛香世界斷諸難佛摩尼清淨佛師子喜聲佛寶輪光明勝德佛寶愛佛善住清淨功德寶尊佛香上佛無垢雲王佛樂說莊嚴雲聲歡喜佛普照放光明佛無量吼妙聲佛自在轉一切法佛日月淨明德佛奮迅恭敬稱王佛法自在佛大莊嚴自在智慧佛無邊威德佛功德莊嚴佛無上醫王智慧自在佛安樂世界遠離垢佛

十方清淨佛光明勝王佛一切羣萌誓鎧佛寶寶佛善住功德摩尼山王佛金海佛不動慧光佛上佛具足一切功德莊嚴佛虛空輪靜王佛種種無量行佛不可量寶體勝佛離一切憂暗佛不可思議法身佛香尊佛大焰聚佛寶光明無盡智慧佛釋迦牟尼佛成就觀佛華照佛世明佛功德自在佛眞正幢佛無量光明佛法日智轉然燈佛無邊喜可威神佛成就意一切淨王佛寶勝月光佛師子力佛歡悅勝賢佛大勝光佛阿彌陀佛摩尼清淨寶焰佛普放香薰佛無量名稱佛妙勝光明婆羅堅佛聚寶光明佛光明勝佛光明佛清淨思惟善生佛功德圓融勝稱佛成就娑羅自在王佛世尊佛光明輪成就炎佛清淨光佛大通光佛勝王佛最上威佛甘露光佛大寶彌留光明觀佛深智佛聖德佛才光明佛大悲光佛世靜光佛金海光佛求勝佛妙光佛德世界那羅延寶作佛海智佛敬戒佛無量光明佛十方幢悅見佛善濟日天佛智慧光明金剛齊佛得利堅音佛自在幢佛大蓋佛清徹光佛清淨光佛娑羅華佛蓮華香佛善

度才光佛常放光明王佛善德莊嚴佛帝釋幢波頭摩上大悲雲勝佛波羅堅入中尊佛龍種上尊王佛摩尼幢佛彌勒佛寶上德普法雄佛月然燈十上光明佛普香光無量寶王佛師子髻智王佛無量實法廣稱佛一切月華佛寶火佛覺王佛一切大如意輪佛一寶無憂異觀佛福德光明蓮華幢佛地住善讚歎佛無量寶仗不盡佛妙聲吼佛無量名稱佛堅王華佛天金剛佛放淨光明佛無量壽佛普光明佛寶信佛美音佛妙光佛善月佛無量光佛大寶輪佛三昧奮迅勝佛智勝上王佛人王佛功德稱佛慧照天光功德自在佛淨日諸天光明輪佛無量慧稱佛法光佛雜色光佛最焰光佛彌勒仙光佛樂雲佛世間自在王佛那羅延善識佛妙鼓聲王寶威佛日月燈大願速勝佛十方佛意疆自在佛高王佛蓮華應德千香佛勝一切衆生佛日月珠光佛寶愛佛淨幢佛甘露慧上堅佛功德守佛一切世愛能聖佛寶堅佛善用佛莊嚴信行佛珠月光佛道光佛光明日佛見敬懷佛娑羅華王佛善逝王功德奮迅佛山海慧自

在遍王佛不可思議德王光佛日然燈上勝佛月光明佛威神所養佛普放光佛寶意佛最如意佛善意成佛香風佛攝取光明寶臺佛

諸世尊

釋迦牟尼佛世尊妙樂世界上德如來世尊圓滿清淨佛世尊無量功德佛世尊大焰王世尊妙寶如來佛世尊大光明佛吉祥世尊蓮華德世尊無上王佛世尊三寶如來佛世尊具足德世尊須彌山佛世尊

諸如來　一

寶蓮華步如來最踊躍如來大集如來無際世界中無量光明如來寶英如來大强精進勇力如來金剛踊躍如來寶德步如來法最如來哀色世界中地力持踴如來錠光如來圍建特尊清淨如來寶大侍從如來無限淨如來寶火如來日轉世界中蔽日月光如來集音如來一切華香自在王如來無邊德積如來上善德如來上寶如來善住世界中盧舍那藏如來寶華如來聲聞緣覺如來威華生德如來上明慧如來智衆如來智力世界中釋迦牟尼如來寶生如

來初發心離恐畏超首如來無邊德寶如來普自在如來明相如來華勝世界中波頭摩勝如來香明如來無量成就善劫勝護如來無邊自在如來智生德如來香相如來清淨世界中無量莊嚴如來香流如來最選光明蓮華開敷如來智生德聚如來無礙眼如來大力如來寶首世界中羅網光明如來香華如來安隱屬累滿具足王如來赤蓮華德如來無量眼如來寶積如來賢臂世界中起賢光明如來香光如來法光明波頭摩敷身如來波頭摩勝如來師子德如來妙眼如來普蓋世界中均寶莊嚴如來醫王如來妙嚴世界無邊無量如來十方稱發如來師子護如來寶蓋如來難過世界中功德華身如來明輪如來衆華世界上法自在如來蓮華最尊如來無諍怖如來淨眼如來覺住世界中優鉢羅勝如來離憂如來毗盧遮那如來香自在如來梵德如來無畏世界中十方稱名如來帝幢如來最踊躍如來賢最如來金寶光明如來喜德如來須彌步如來寶蓮華如來無垢光如來淨光如來無垢光明如來華香自在王

如來淨光如來香像如來香自在王如來月燈光如來一切衆德成如來淨輪旛如來寶輪如來世尊香光明如來多寶如來世尊光明尊如來三蔓陀揵提如來日光如來梵自在王如來無量光如來喜悅佛如來龍德如來威德猛如來百光如來莊嚴頂髻如來無量寶名如來德寶如來妙樂如來光明王佛日天如來金剛意如來清淨光明如來寶積如來大自在如來無畏如來寶英如來寶光明如來寶幢旛如來龍自在王如來日月光如來身尊如來鼓音王如來月英如來阿彌如來成就一切功德如來寶德步如來淨寶興豐如來度寶光明塔如來火光明如來無邊功德如來無量寶化光明如來無量德寶光如來法自在如來最清淨德寶住如來寶海如來世尊樹王如來世尊寶光明如來大光明如來世尊月音如來須彌如來世尊無量音如來寶英如來阿閦如來無限名稱如來師子響如來寶彌樓如來娑羅王如來藥王如來帝沙如來自境界如來普光如來栴檀屋如來龍天如來無量覺華光如來雲鼓音王如

來名稱如來極高王如來寶幢旛如來諸天佛如來寶成如來尊自在如來寶輪如來寶生德如來智明如來琉璃光最勝如來善淨德光如來空相如來大須彌如來火光明如來明王如來金光如來無盡月如來無礙如來無勝相如來妙香如來善寂月音王如來流布力王如來風幢如來香光明如來不虛稱如來香明如來智光如來滅意根如來名親如來不虛力如來法幢如來無垢意寶光如來無礙音聲如來網明如來妙化音如來離垢嚴如來虛空如來淨光如來不動月如來離憂如來寶體品如來善嚴如來無礙眼寶山如來圓遶香熏如來善明如來無礙音如來安立王如來方生如來主領如來自在力如來秋光如來習精進如來稱英如來無量離垢王如來信邑清虛如來難勝如來世尊寶月光明如來無量慚愧金最豐如來月英豐如來無愚豐如來法寶燈如來寶光明如來金剛堅強消伏壞散如來無量光豐如來輪如來蓮華上如來金剛藏如來上方如須彌山如來無憂如來拘留孫如來龍上如來大明

如來東南方一切緣修行如來寶華德如來衆如來栴檀窟如來安明頂如來師子威寶華德如來超空如來大光明如來無畏如來金華如來西南方一切衆生嚴如來無限淨如來大如來無憂德如來離垢意如來寶光明無量音如來散華如來無驚怖如來無比如來寶肩如來西北方無邊法自在如來上香德如來龍如來無勝相如來寶生德如來奉至誠月音王如來普觀如來賢劫千如來香積如來燈光如來離怖畏大勝寶娑羅如來紫金光如來化如來栴檀德如來阿耨達如來大明稱無量音如來仙剛如來月光明如來無念如來寶英如來喜生德寶相婆訶主如來無邊眼如來德內豐嚴王如來琉璃光最豐如來大名稱如來東方佛如來大通智勝如來華上光如來西方佛如來娑婆世界如來上彌樓如來南方佛如來無邊功德如來月光明如來北方佛如來强行精進如來善宿王如來上方佛如來妙香世界如來無礙光如來下方佛如來月燈世界如來拘留秦如來十方佛如來恆河沙界如來無量劫如來

莊嚴如來寶成世界如來最威儀如來琉璃如來蓮華世界如來善明燈如來慈悲如來妙明世界如來大焰肩如來光明普十方如來一切虛空等如來一切彌樓肩如來一切牟尼如來無邊普光明如來無量幢王如來無量須彌王如來無量寶明如來大千普光明如來一切寶遊步如來一切無邊香如來一切香華如來十方世界佛如來無量金華如來無量娑羅王如來無量光王如來釋種無上勝如來一切寶輪如來一切栴檀香如來一切淨光如來眞金世界如來無量虛空德如來無量彌樓如來無量破疑如來金剛世界如來一切香風月如來一切無邊明如來一切山王如來光明世界如來無量金剛藏如來無量世燈明如來無量散華如來豐饒世界如來一切不虛見如來一切豐珠光如來一切勝王如來三千普世界如來無邊無量如來無量大光明如來無量蓮華上如來釋迦如來東方歡喜世界那羅延如來螺髻如來南方常滅度如來香德如來上妙世界上彌樓如來大光明如來西方泥洹華如來寶

富如來照曜世界光明王如來功德海如來無量幢如來淨眼如來西南方明輪如來大力如來聖如來不虛見如來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功德海如來無邊光如來香德如來西方阿彌陀如來安住如來衆如來不虛光如來成利如來禮樂成世界寶杖如來普然照妙明燈聖如來寶王如來北方娑羅王如來香像如來頂生王如來北方蓮華生如來上族如來無比月如來禮上意世界空性如來望青蓮華如來寂滅如來北方無相音如來梵相如來釋迦文如來覺華光如來北方覺華生如來香聚如來無比威德如來成就善劫勝護如來普光明如來無礙光雲如來明星如來普見如來東方妙音世界須彌肩如來西南方無量聲如來南方無量光明如來一切閻浮上如來無邊稱如來北方雲自在王如來十方一切諸如來善住世界師子如來雜色寶莊嚴如來香自在如來寶樹光明如來樂愛德如來一切諸方無畏如來上清淨世界寶彌樓如來盧舍那藏如來一切分陀利如來金剛藏如來無量寶化光明如來樂德世

界智衆如來拘那含牟尼如來無垢力如來無礙音聲如來初發意如來一切諸方智聚如來廣大世界威華生德如來能度彼岸如來一切娑羅王如來無邊眼如來無畏世界明如來香德世界香相如來日月燈明王如來無礙眼如來炬照天師如來寶網手如來一切諸方微妙如來歡喜世界無邊德寶如來無邊德嚴如來一切尼拘陀如來轉諸難如來華德世界寶明如來安隱世界上寶如來無量香彌樓如來師子德如來無量精進如來衆眞寶如來一切諸方天德如來妙樂世界離欲自在如來護世知足如來一切不虛見如來方燈上如來寶生世界寶積如來日如來大主領如來南方寶樹光明一切諸如來下方師子頻如來不虛步如來西南方妙眼如來上方精進最高王如來月如來梵自在如來諸方善住世界世燈明如來大精進勇力如來南斗宿如來無邊無量眼如來佛法自在如來相如來師子護如來諸方安立世界增十光如來無邊功德月如來善住王如來無邊無極身如來安隱生德如來寶如來

常滅度如來諸方安住世界須彌肩如來蓮華敷力如來不虛稱如來無邊步力如來持無量德如來上如來明德聚如來諸方華布世界演華相如來蓮華自在如來智生德如來無邊無諍怖如來華蓋行列如來娑羅如來上方香光如來波頭摩勝如來五方五如來西南方上德如來一切寶華奮迅如來善見如來西方智山如來龍觀如來上方然燈如來阿迦頭華如來須彌相如來淨覺如來無量師子響如來上善世界無畏如來紫色如來虛空嚴生如來普賢如來上方淨明如來覺華生德如來善思嚴如來梵德如來無量德寶光如來月出世界智聚如來善目如來無緣莊嚴如來栴檀如來上方明輪如來無限名稱如來智華德如來明德王如來無量自在月如來流布世界然燈如來利益如來無邊辯才如來梵音如來上方作明如來地力持踊如來無邊力如來寶火如來無量寶彌樓如來不思議香光明如來尸棄如來蓮華最尊如來妙樂世界如來莊嚴世界如來大須彌上香德如來須彌燈王如來寶智首如來

喜德如來尊自在流香如來瑪瑙世界如來香明世界如來阿彌陀智自在如來蓮華尊豐如來法自在如來普世如來行精進仙剛如來大德世界如來無憂世界如來大雲光不虛勝如來梵天普華如來衆德相如來妙識如來不動力法幢如來歡喜世界如來吉祥世界如來寶娑羅虛空住如來喜幢金光如來自境界如來月辯如來無量覺華光如來堅固世界如來光明世界如來最清淨無量旛如來如須彌山如來自在月如來普願如來轉一切生死如來明燈如來下方明輪如來東南方法種尊如來西南方阿彌陀如來東南方不動力如來西南方無量華如來寶藏世界寶聚如來覺世界寶彌樓如來尊如來妙如來無畏上如來蓮華上如來無量劫聖如來河沙數廣如來諸世界淨如來清淨世界智聚如來燈明如來下方法旛如來無憂世界善德如來無勝世界德勝如來東南方無量願如來西南方常精進如來純樂世界安立功德王如來西南方無邊像如來雲如來日如來無量相如來無量明如來無盡徹聽

如來雷吼如意如來清泰無動如來常照明香彌樓如來仙勝如來寶淨寶焰如來戒光世界須彌如來珠光世界香像如來西南方無相嚴如來東南方轉諸難如來西南方樂御世界智首如來隨喜世界普明如來前如來後如來無上光如來增千光如來福住堅固如來金光寶窟如來妙華淨眼如來東南方寶娑羅如來龍仙如來廣遠火光如來梵德世界梵音如來金明世界寶明如來東南方佛虛空如來西南方無邊嚴如來阿竭流香世界上香德如來東南方無邊願如來應如來報如來不虛德如來不虛光如來正直大集如來堅固開光如來樂園妙樂如來大名聞須彌肩如來善恩如來瓔珞無礙如來相德聚無相音如來青蓮華覆華上如來東南方無邊明如來東南方金剛藏如來寶輪世界寶上勝如來安隱優鉢羅德如來賢如來正如來寶娑羅如來一蓋嚴如來慈悲藏聚如來普賢勝敵如來月光放光如來衆蓮華華生德如來香光明世界如來超空如來寶月燈光隨葉如來善明燈如來羅網光如來妙化

音如來光遠如來梵首天王如來無量種奮迅如來天王如來阿閦金光寶海如來紫金光如來無垢光如來無限淨如來無著如來過寶蓮華如來淨教如來娑羅王安立如來智明如來善德普賢寂滅如來聖所生如來難伏幢如來須彌肩如來多寶如來時大光明如來香象如來無邊空嚴德如來勝王如來寶聚金華勝衆如來賢劫千如來師子威如來安立王如來不動如來須彌燈王如來大目如來十方稱世界如來藥王如來智聚流香妙眼如來轉法輪如來無邊嚴如來無憂德如來名相如來虛空淨王如來合聚如來東南方無邊緣中現佛相如來西北方清淨世界衆德相如來東方諸功德處世界觀世音如來東方喻月世界一切華香自在王如來西南方燈明如來北方化成世界無染如來常莊嚴世界雜華如來普香世界香彌樓如來寶聚世界無邊寶力如來上方虛空緻世界法空燈如來南方名聞光如來喜世界名堅自在王如來無相世界無相音如來堅固世界無動力如來東方雜華世界宿

王如來東方無塵垢世界寶華德如來南方大焰肩如來雜寶相世界月出德如來香聚世界栴檀香如來衆月世界善生德如來東方衆網世界網明如來下方無量華世界燈尊王如來南方須彌燈如來無邊德世界善思嚴如來離塵垢世界智德如來極廣世界無量相如來東方無畏世界梵音如來上方堅固香世界寧泰幢如來西方無量相如來安隱世界優鉢羅德如來光王如來諸方普照明如來無邊精進善生如來星宿月如來寶德世界寶明如來北方不空成就如來釋迦多寶二如來西南方離二邊如來無處畏如來下方無垢稱王如來最高德如來諸方善導師如來無憂世界離憂如來無礙眼如來無漏世界醫王如來自光明如來諸方衆德生如來善意世界妙肩如來普自在如來無畏世界明輪如來普光明如來諸方善德王如來一蓋世界宿王如來喜生德如來照明世界寶網如來善明燈如來諸方無量華如來西南方明彌樓如來自境界如來下方名稱遠聞如來須彌明如來諸方無量明如來西北

方須彌相如來善建立如來下方妙善住王如來妙喜世界如來須彌脇世界淨覺王如來一切奮迅如來西方殊勝如來寶聚世界如來上華光世界明德王如來一切寶勝如來妙月世界如來東方天世界衆堅固如來無量金明世界金華如來衆多世界明相如來一切事見如來栴檀世界寶相如來優鉢羅世界香風月如來一切等慧如來不空奮迅如來蓮華世界華德如來栴檀光世界自在王如來一切忍慧如來優鉢羅勝如來住林世界寶肩如來善行列世界不虛稱如來寶積示現如來十方稱發如來一聚世界寶聚如來諸欲淨世界無垢稱如來一切妙積如來見無恐懼如來化如來龍如來東方圍繞世界寶輪如來見眞諦如來西南方金剛藏如來西北方光照如來聖如來根如來普光明世界鼓音王如來無邊願如來虛空德如來一切憍陳若如來德如來慈如來普金剛世界拘陵王如來上善德如來吉祥義如來一切離怖畏如來勝如來明如來普娑婆世界智生德如來振威德如來不虛見如來一切須

彌步如來妙如來華如來普宿開世界無礙眼如來極高德如來尊自在如來一切法名號如來智如來尊如來琉璃光世界淨光如來大音眼如來寶自在如來一切菩提道如來慧如來寶如來金光明世界無量如來法世界如來自在天如來一切華生德如來普賢如來上方薩羅樹王如來善明燈如來聖所生如來勝王如來勝上如來上方處法形如來上方明彌樓如來智勝如來過去梵首天王如來示誨幢如來難伏幢如來淨光如來寂定如來未來阿彌陀如來過去世饒王如來熱光如來上方轉如相嚴如來師子音如來羅網光如來帝沙如來大力如來無邊德明王如來無邊智自在如來無上如來月世界無量願如來栴檀香如來無上光如來寶生如來救脫如來須彌肩明輪如來無邊嚴日生如來神聞如來未來力嚴淨王如來憍陳如如來蓮華光如來定光如來相上如來栴檀德無驚如來網明相妙肩如來大勝如來光明如來廣信如來阿樓那如來摩尼光如來栴檀世界如來名稱如來蓮華香住清淨如

來無恚恨如來普世界如來寶明德如來栴檀窟如來香燈如來定光如來龍天如來法明如來師子威如來寶彌樓如來寂滅如來香明如來寶力如來多伽樓如來無垢光如來懷調世界如來衆華如來香華薰度一切如來不虛見如來盡諸方如來網明相如來威儀幢如來無畏如來微妙如來流香如來普觀如來大名稱如來寶蓮華如來上衆如來離胎如來智聚如來閻浮那如來提金光如來蓮華德生如來明彌樓蓮華響如來無盡月如來普供養如來不動智如來法自在如來然燈如來淨光如來離憂如來寶山如來善思嚴如來威音王如來寶聚如來無驚如來正意如來紫金光如來寶幢旛如來觀明功動如來日光如來上彌樓至精進如來寶上勝如來自在月如來不動力如來梵天如來普華如來金光如來喜幢如來大雲光如來不虛勝如來妙識如來寶英如來普願如來法輪光如來音聲王如來月英幢王如來法幢如來精明堂蓮華軍如來離聞首如來娑訶主如來極高德如來大功德如來淨王如來

明輪如來放光如來山王如來雨音王如來普度空如來諸方如來不思議德生如來普世界如來善德如來寶德成就如來勝妙如來一切大精進如來栴檀德如來寶生如來入精進如來正音聲如來普現如來無相音如來寶生德如來寶生如來普無邊妙見如來妙華如來喜世界一切智上如來不壞相如來華嚴神通如來德明王妙眼如來普賢如來超出須彌如來星宿王衆華如來娑羅王迦葉如來東方阿閦如來西方智山如來南方寶生如來北方那羅延如來金剛步積如來智優鉢勝如來多寶金華如來時大光明如來釋迦牟尼如來梵德如來普西方無量壽如來阿彌陀如來北方妙鼓聲如來現見西北方如來一切聲聞緣覺如來愛世界如來南方寶相如來無量上方智光如來一切摩訶牟尼如來無邊光如來寶威德月教如來金剛聚世界如來大勝如來然燈佛世界如來優鉢羅世界如來紫磨金栴檀香世界如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十六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十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 諸如來二

神異典第八十六卷

佛菩薩部彙考十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

諸如來　二

上清淨如來寶光明如來天自在世界如來度一切世界如來空性自在如來佛自在嚴如來寶德世界如來寶明如來觀世音王如來勝如來寶如來大光明如來諸德如來日月光如來極高彌樓如來首寂如來普度空如來梵音聲如來妙陀羅如來十方稱

如來三千大千世界如來無量香光明如來虛空德如來無畏如來普光明一切如來無上無比如來日世界如來月世界如來法世界如來見一切義如來法成就如來名稱王如來光明尊蓮華淨世界如來栴檀香如來無上光如來大安世界如來釋迦牟尼如來觀智如來無量自在力如來天世界最踴躍如來波頭摩世界名波頭摩勝光明如來一切衆生最勝嚴如來優鉢羅世界赤蓮華德如來下方師子如來下方大德如來下方上德如來南方虛空住如來妙勝如來功德生如來過一切憂障礙世界名不空說如來功德積世界功德生德如來東南方師子音如來西南方師子如來最勝音如來無量光如來大雲光如來阿彌陀如來然燈如來燈明如來南方莊嚴世界嚴淨如來北方不虛自在力如來下方有德如來弗沙如來南方金剛藏如來東方動世界常悲如來西南方妙寶如來東南方師子相如來西南方大尊王如來東方妙世界善衆如來金剛藏如來旃檀窟聖如來善住意如來月世界純寶藏如來東方

淨住世界圍繞特尊德淨如來袈裟相世界離垢如來普供養無塵垢世界寶華德如來大震聲聖如來至彼岸聖如來須彌旛世界德首如來東南方上華如來無等如來西南方離怖畏如來東方月英世界賢幢旛王如來上方玉林世界至精進如來西南方不虛勝如來東南方慧王如來東北方阿閦如來華迹世界普華如來無量力如來高廣德勝如來法幢如來法持如來東方莊嚴世界無邊自在力如來下方名聞如來下方達磨如來迦葉如來西南方尸棄如來金集世界寶遊行如來東南方網明如來西南方大神通如來梵天如來一蓋世界一寶嚴如來雲自在聖如來迦禪那聖如來自在王如來美音世界寶華如來東方無邊德嚴世界度功德邊如來北方諸欲無脫邪如來普供養東方堅固世界迦葉如來不虛力聖如來不虛光聖如來一蓋世界離怖畏如來東南方華聚如來建立如來離憂世界名稱如來東方德住世界無邊功德成就如來東方明世界名聞彌樓如來東南方無憂首如來西南方善住如來

東南方有德如來西南方吉利嚴如來無比月如來下方名光如來上幢如來喜幢如來東方莊嚴世界無邊自在力如來下方奉法如來純寶藏聖如來成利如來南方呼那僧如來東方樂世界日燈如來西方諸寶般如來東南方無定願如來西南方無邊像如來離垢世界離垢相如來自在力聖如來無量華聖如來德明王如來無勝世界德勝如來東方雲音世界無量神通自在如來東方法世界網光如來南方妙香世界月光如來無礙眼聖如來無邊眼聖如來恐怖世界旃檀香如來西南方諦相如來幢相如來普賢中自在王如來下方照明世界染青蓮首如來東方離垢世界智出光如來月世界日月燈如來西南方網光如來西南方明德如來名喜世界無憂如來無邊力如來種種如來自王如來十幢如來東方離垢世界無量功德明如來善淨幢相如來安隱安王如來相德如來東南方轉胎如來名華世界智華生如來北方無邊嚴如來東南方興光明如來寶網覆寶生德如來華蓋世界一寶蓋如來蓮華提聖

如來日月燈聖如來名聞光如來廣遠世界火光如來華上光明世界名日輪威德王如來日光世界月英豐如來東方調御世界普觀如來無邊嚴聖如來虛空光聖如來名善世界旃檀窟如來北方無相音如來正行如來雜相世界寶德如來東方妙音香世界無量明如來東方德樂世界寶華德如來攝處世界醫王如來北方離怖畏如來北方虛空性如來廣世界香象王如來虛空意如來歡喜賢最如來預相如來宿王如來東方可愛世界一切功德生如來普光勇辯如來照明明燈如來上族如來西南方日面如來衆善世界善出光如來滅惡寶山勝如來寶錦世界寶成如來照曜世界普明如來蓮華處世界智住如來一寶蓋如來精進願首寶如來德所見明王如來不捨弘誓願如來不動轉衆相如來度寶光明塔如來逆空光明聖如來旃檀香神通如來光淨王如來大哀觀衆生如來明相幢如來無邊光如來上法王相妙如來無分別嚴勝如來壞一切疑寶如來華高生德聖如來言音自在妙如來華最高德勝如

來智自在王寶如來樂星宿起聖如來高妙去如來衆王光明聖如來佛華增上王如來娑羅自在王如來寶華成就德如來無礙香象聖如來無相音聲妙如來德內豐嚴王如來見若燈明王如來無量德寶辯如來喩如須彌勝如來無悅界首寂如來寶火如來多寶如來集音如來離垢日月光如來弘等如來行盡如來地持如來雷鳴音王妙如來音響如來蓋鬘如來寶作如來息意如來無礙音聲妙如來無量德性勝如來藥王無礙寶如來衆寶普集大如來無垢尊如來證我尊如來大雨尊如來帝沙尊如來善宿尊如來網聚聖如來惟衞勝如來式棄妙如來栴檀屋如來不瞬普賢聖如來善燈師子妙如來所度無足尊如來大通智勝妙如來文殊師利聖如來常善護持如來龍自在王如來雷音光明王如來虛空燈王如來寶焰妙德幢如來普香如來須彌幢寂靜如來名相如來天神界寶海如來本草樹首如來無憂具足王如來寶蓮華樹王如來雲陰界彌勒如來壽無盡幢如來無礙香光如來增上雲聲王如來一

切諸剎豐如來上精進如來最清淨德寶如來無量金最豐如來功德精進發如來發衆生信心如來波頭摩華身如來無量界善眼如來華慧王如來慈英寂首如來師子響作如來身上如來一蓋如來蓋行如來畱油如來普照一佛土如來不舍樂精進如來壞一切怖畏如來普音聲如來梵鳴音種種華如來寶形光無邊德如來樂莊嚴月相焰如來作寶如來寶最王如來無邊寶如來常舉肩叫鎧如來善安住光圓如來甘露相光王如來日圓燈智聚如來寶生王示現雲如來雲名如來持炬如來香熏如來勝衆如來無礙名音普藏如來智生功德寶聚如來寶光形安住如來歡喜王圓光如來不空見網焰如來寶華如來大雲師子座如來寶蓋最上如來帝幢王吉祥如來願海光吉祥如來娑羅主自在王如來一寶藏無邊焰如來無邊彌留王梵音如來普焰光如來普光明如來寶上焰最勝衆蓮華上王如來無邊聲如來衆生賢善住土如來寶娑羅須彌聚如來智功德最上寶如來普見如來無量音如來瞿那海如來

虛空俗寂靜如來不空說明圓如來無怖畏幢王如來勝彌畱熾盛如來淨彌畱震力王如來調柔如來慈者如來作燈如來宿院如來月瞿那王智德如來無障礙眼作寶如來勝牛王方上如來除怖畏香形如來佛牛王放焰如來寶言如來蓮華生功德如來無邊智說如來作光明彌畱如來婆伽婆功德如來虛空燈喜吉祥如來寶住佛號寶相如來毗盧遮那藏大雲如來遊戲金剛王如來念幢王吉祥如來攝受無上能生愛樂歡喜如來虛空德如來娑伽羅安隱王如來甘露華賢功德如來智功德放光焰如來仙聖如來智安住如來無邊覺如來彌留聚淨意如來無邊覺廣雲如來智功德散雲如來蓮華德利益如來須彌光叶力焰如來火燈如來燈炬如來智藏如來善住如來拔度一切怨仇如來發心卽轉法輪如來薄伽梵宿院如來大雲空高響如來摩尼寶華藏如來想音如來大雲摩尼藏如來香上功德如來最勝安住王如來日光幢吉祥如來寶焰山王吉祥如來無量善住吉祥如來善住功德寶峰王如來上

功德如來至無畏如來恆河一切津尸吉慶吉祥如來威功德如來佛牛王普德首如來難調將蓮華聚如來諦視眼二相髻如來帝釋如來大愛道如來成光明如來大主領淨目如來治地王相音如來將導御華相如來難伏幢善眼如來香彌留無礙音如來光相如來成利如來寶輪如來智光如來摩醯首羅吉祥如來樹王增長吉祥如來羅網光作勝如來名稱響作光如來名稱音智叫如來法手如來大優鉢羅華如來月上功德如來虛空莊嚴音如來不倦不轉願如來牽幢王曲躬眼如來最上行觀世音如來日光幢吉祥意因如來叫力王如來金剛利如來無垢憶月分投香象光王如來觀世音正觀鎧如來月上焰虛空相如來普香焰至無畏如來多信如來寶牛王如來名稱友如來無垢離垢解脫燈如來除一切怖畏毛豎如來無邊光佛華所生如來不動迹而速勇步如來此佛所說覺智法門如來無量莊嚴如來無量聲光如來無礙名聲如來焰上功德如來普徧照曜勝鬬戰吉如來曜寂靜香照曜吉祥如來不

倦不轉願上行如來一切取作散不怯如來一切魔境界爲地如來值御如來無邊所有鎧如來智自在王如來明蓮華焰寶如來智藏功德大如來妙徧稱讚名號吉祥如來無數精進如住吉祥如來旃檀華威德星光吉祥如來智焰海吉祥如來雷法海震鳴如來普明高顯吉祥峰王如來虛空圓清淨王如來音聲支分吉祥如來大願精進吉祥如來法燈功德彌樓如來無怖畏如來無垢上如來智力叫如來法神通幢進吉祥如來不退轉寶處吉祥如來甚深法光王吉祥如來變化雲妙聲吉祥如來衆生意樂寂靜吉祥如來光圓威王如來示現諸法如來普智上王如來最上功德如來日輪照耀踴起吉祥如來一寶莊嚴無比威德如來薄伽梵不空成就如來師子遊戲智燈王如來無邊焰光兩幢相如來除孕如來金剛超勇王如來善寶功德如來清淨圓王妙如來最上威王大如來最勝加尼蓮華上焰如來十上焰光勝伽尼泥如來無邊遊戲香上功德聖如來普生功德大如來顧視諸法寶如來化生功德不倦回轉

除憂如來作論議如來無邊瞿那王形如來蓮華莊嚴牛王如來種種寶華開敷如來叫王如來有功德如來智力叫如來牛王醫師王如來不死佛華焰如來瞿那王光賢如來上賢功德寶如來莊嚴功德難行如來喜王功德如來寶生功德如來娑羅呪王如來諸趣閉塞如來善散華相智阿黎耶如來肩廣圓滿南地斗宿如來鉤名寂靜吉祥勝如來散壞非時雲雹大如來鉤名吉慶吉祥寶如來醫王如來無邊瞿那妙如來娑羅王主如來無邊莊嚴賢如來迦陵伽王淨如來智華所生月圓淨王如來諸方名聞不空名稱如來釋迦牟那無邊牛王衆如來金剛行步賢如來無邊攀緣大如來耆尸那日作無異鎧聖如來慈瓔珞功德王如來佛華眞體功德如來圓光威功德王如來寶華眞功德智如來無礙虛空幢相王如來無聲功德如來無慧燈明幢功德如來世主最勝光明聲如來法海駛流功德王如來毗盧遮那形功德如來普門智毗盧遮那聲如來淨寶興豐如來地力持踴如來梵自在王如來過出堅住如來普照

明勝鬬戰功德如來一切利清淨瞿那幢如來法海言說朗明王如來一切法海震音王如來放蓮華眞體功德如來無量香光明如來壞諸怨賊如來寶月光明如來度七寶華界如來法虛空最上功德王如來衆生正信定體功德如來金色焰法海光雷音王如來不棄樸名稱如來最勝師子高如來天主髻摩尼珠耳璫胎藏如來赤優鉢羅功德如來無量上善行王如來無畏眞體功德如來瓔珞蓋震鳴王如來念諸衆生功德王如來難降日如來諸法海最上波王如來法月邊智光明王如來普明功德胎藏王如來翻轉方所光明王如來普功德毗盧遮那幢如來德行香華如來散華生德如來金寶光明如來過諸魔界如來諸法形像莊嚴功德如來琉璃胎藏最上功德如來無邊明焰自在幢如來廣波若智功德幢如來因陀羅最勝意幢如來琉璃光最豐如來過去未來如來月英豐身尊如來一切見在如來阿僧祇行初發功德如來因陀羅相幢王功德如來無礙得名稱解脫光王如來一切世燈明如來一切鼓音王

如來普毗盧遮那功德彌畱王如來喜樂光王如來不思議瞿那功德如來寶山燈德如來金剛眞體如來無邊名勝如來無垢所生如來智華寶光明功德如來多魔羅跋如來提頭賴吒如來蓮華胎藏如來名稱光如來一切義現如來天主胎藏如來梵吉祥如來功德生如來多生燈如來脫一切畏如來福德燈月如來帝釋幢如來金剛幢如來百光如來寂光明王如來師子自在如來雷音鳴如來焰熾髻如來雲精進如來兩足尊如來出生如來大須彌留如來無量幢意如來栴檀燈如來帝釋得如來持無礙悉達多如來阿鯢羅如來功德藏如來功德彌留如來虛空覺正如來摩拏王如來清淨目如來聲震吼鳴如來金剛內信如來大目如來寶蓮華光如來金剛智山如來一切大興雲如來忍者如來虛空圓光如來彌留頂王如來一切意身如來瞿那須彌功德如來一庫藏如來白蓮華最上威如來度彼岸如來天焰如來大悲師子如來無恐怖如來可畏鳴如來可畏力如來無邊求那威聚如來作利益如來常蓮華

最上王如來普端正如來多者如來阿黎薩吒如來那聚集如來斷語言如來可畏現如來自威如來蓮華上王如來可畏焰如來令不正意拔遊步如來三昧印無垢冠智光如來明者如來相嚴幢月如來無邊上光如來主王如來無邊際光如來淨足下如來一蓋徧覆諸佛剎如來無垢喜悅微笑幢王如來光者如來無邊威德如來法虛空燈如來照顯如來諸法吼王如來華自在如來無垢犢如來不彼毀如來泥摩耶如來一切無塵垢如來虛空清淨如來有邊意香如來寶所出如來積力如來法界智燈如來華所出如來師了力如來已得願如來華敷王如來一切無疑捨如來虛空圓淨如來衆王劫波如來熾盛者如來妙叫聲如來出世間如來師子聲如來孫陀羅如來最上行如來微笑威如來功德威如來婆多耶如來善光如來香光如來普世界淨光如來度光明如來吉祥如來雲聲如來普世界法幢如來東方明如來大雲吉祥如來摩尼光明如來世間行如來徒摩耶如來瞿那王光如來星宿莊嚴如來徹無憂

如來毗婆尸如來紫上如來光明功德如來如著雲衣如來開敷如來無有如來淨者如來智生功德如來伽系多燈如來盧遮如來除畏如來善勝戰如來無邊智明善步行師子如來花火遊戲神通王如來不槌樸苦行如來大雲清涼雷聲深隱奮迅如來般若聚如來婆伽婆帝諸世界自在如來諸攀緣淨無迭光如來上方廣衆德如來歡喜踴躍寶孕摩尼聚王如來大震聲如來普光明如來智成就力王如來容者如來不墮持如來散諸憂如來離功德闇王如來離伏如來智見如來摩尼須彌勝如來須彌山奮迅如來雲妙鼓聲王如來照顯如來無垢光明藏如來能行成就勝如來千世自在聲如來蓮華上遊戲功德如來種種燄熾明盛月如來無比喻佛華功德如來女人丈夫蹴蹋如來一切願度彼岸斷疑如來法眼甚深功德月如來蓮華開敷功德雲如來一切三昧海光師子如來一切牛受牛王如來無邊辯才如來一切衆生應現著鎧如來那羅延金剛精進如來佛華最備具功德如來婆伽拔底不空燄如來普

光功德山王如來不死甘露所生功德如來善堅智光燄形聚如來下方師子奮迅根如來辯才瓔珞思念如來拘蘇摩奮迅王如來作功德莊嚴如來炎佛蓮華最上功德如來喜增長如來三千釋迦牟尼如來一切威如來甘露主如來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不可說分別如來智具如來勇猛執持牢仗棄捨戰鬬如來一切佛寶高勝幢如來寶威德高王如來世間尊如來東方滿月光明如來求那輪如來名稱意如來三界牛王安詳行如來寶波頭摩步如來普現如來廣博金口高勇光明幢頂如來豐養世界寶蓮華如來不可壞金剛如來一切功德莊嚴如來寶功德燈明瞿那相如來毗沙門堅固王如來智庫如來世間月如來天主周羅摩尼胎藏如來娑羅勝黠王如來不死光如來蓮華最王如來孔雀如來威德自在光明如來無邊瞿那所生功德如來寶燄彌留金剛如來令喜如來求那藏如來普光世界無障礙眼如來數華盧舍那如來無有塵如來雲功德王如來想國如來須彌善電如來阿僧祇劫成就如來上上

首世界念衆生稱上首如來五百上威德如來堅住世界過去堅住如來般若燈無數光幢吉祥如來多饒種種功德威光明如來成就一切義勝如來因陀羅意如來中天大毗盧遮那如來無垢劫如來無垢世界無垢光如來奮迅恭敬稱如來衆香世界娑羅王如來東方清淨世界無相嚴如來世間帝主身光明形如來不可思議意王如來法自在娑羅王如來婆羅如來毗樓勒如來智燄威德如來不動光觀自在如來三千毗盧舍那如來光明速寂聲如來種種

作佛如來法界鏡像勝如來日月寶作光明如來摧魔如來摩尼者如來甘露流注如來不退輪寶住勝如來寶光月莊嚴智如來無邊作德如來大衆者如來見者生歡喜如來支帝耶如來一切行清淨如來閻浮威摩尼角如來西方無量壽如來踐蹈魔如來降伏諸魔怨如來陀頭塵虛空智如來離諸疑奮迅如來虛空上如來光明無垢藏如來羅睺月如來阿沙羅如來伽四那羅如來勝主如來香牛王如來虛空下如來堅勇猛破陣如來莊嚴相如來摩婁多如

來婆耆羅陀如來大友如來毗沙門如來六十功德寶如來一切同名歡喜如來一切同名上威德如來無邊明王如來大雲閃電如來樂莊嚴思惟如來一切同名威德如來一切同名普光如來香燈吉祥如來金剛海首如來拔提迦如來難勝月如來法行世智意如來功德聲自在王如來道分華如來金色者如來師子奮迅力如來功德山清淨聲如來大精進主如來普光明髻如來現一切衆生色如來智頂燄雲如來善住善根藏王如來求那精進如來牟那耶如來自帝釋如來一切照耀莊嚴吉祥如來名稱功德如來因陀羅將如來香自在無垢眼如來法疾然燈如來勝藏山增上王如來不空功德如來大摩尼如來集寶藏如來婆伽拔底不空牛王如來三昧像最上功德如來蓮華最尊如來智山法界普威王如來師子音王如來山王功德胎藏功德如來蓮華尊豐如來法空燈如來淨慧德豐如來一切衆生不斷辯才如來善體如來自在勝如來一切金上勝如來得樂自在如來不可勝如來法幢山如來鉤名一切

財穀吉祥如來衆主如來火帝釋如來彌勒等無量如來福德光明勝如來月十燄如來佛牛王如來摩尼須彌留功德如來賢最如來解脫智如來憂意滅如來月華威宿明功德如來月示現如來揭婆耶如來那羅延苦行須彌畱功德如來無尼光明如來智上光明威功德如來妙華所生如來乾闥婆如來就者如來一切怖畏怯弱作散壞如來無邊功德寶衆莊嚴如來上首賢世界無障礙聲如來陀羅尼輪世界香光明如來破一切塵世界殊勝如來實法上決定如來金剛寶齊如來世帝威功德賢者如來佛華敷王如來奢尸羅如來結者如來婆伽婆帝除法功德海如來婆伽拔帝釋迦牟尼如來光明首世界無量光明如來月輪光明世界名稱力王如來北方華莊嚴作光明如來度七寶華界如來十千莊嚴王如來日龍奮迅王如來拘那含牟尼如來種種日如來大施德如來一切任世界建大音普至如來琉璃光最豐如來好諦住惟王如來寶形莊嚴光遊步如來無量寶華光明如來三蔓陀揵提如來妙言如來般

若燈無數光幢吉祥如來無邊光明彌留香王如來德內豐嚴王如來那羅延分須彌留王如來最上行如來度寶光明塔如來如底沙如來丈夫臨如來滅諸惡如來安哀衣如來淨住世界空域離垢心如來無量尊離垢王如來無數精進興豐如來阿竭流香世界寶月如來雲幢如來勝威如來不異作不死覺不藏利如來勝邑如來利益如來奢尸羅如來勝婆蘇如來福德愛如來五百普光明如來覺者如來那羅延禁戒甲胄吉祥如來星宿德世界智生德如來電光明高王如來智力世界釋迦牟尼如來師子響如來毗盧遮那如來燄者如來信剛如來丈夫將如來伏一切魔世界集音如來一切寶緻邑持如來成就一切義如來一切同名寂滅如來刪闍耶如來堅固世界金剛堅强消伏壞散如來西南寶上相名稱如來法燈行步智師子如來初發心意震聲無怖畏最上王如來善錠功德如來善徹苦行如來栴檀星如來法敎藏如來金華如來功德堅固力王如來無邊寶華光明如來善朋友如來然燈世界無量智成

就如來衆智自在世界慧生如來常光明世界無量光明如來五百淨聲王如來三萬散華王如來千法莊嚴王如來無邊瞿那精進鎧如來過一切憂惱如來師子光無邊力覺如來辯羅魔王如來無量種種相戲如來福德威德積如來破散諸夜叉神浮多神等王如來善住功德寶王如來七寶波頭摩步如來摩尼王胎藏功德如來功德師子自在如來衆香世界蓮華衆如來五百樂自在聲如來忍圓燈明如來金光威王如來度厄如來世供養如來愛迹如來一切同名星宿如來無邊威如來色衆如來一切義上王如來地威功德如來世燈功德如來種無光功德彌留胎藏如來無阿梨耶如來火光慧滅昏闇如來一萬八千普護佛如來西北方月光面如來三萬日月太白如來西南方那羅延如來不可思議王如來娑羅王山藏如來遠離諸畏驚怖如來善選擇世界釋寶光如來摩善住山王如來樓閣世界施一切樂如來南方自在王如來西方無邊光如來阿僧祇俱胝劫修習覺如來須彌遊步如來無量功德瞿那莊

嚴過去莊嚴劫波如來東方一切莊嚴無垢光如來金剛海首如來善生功德毗盧遮那自在王如來降它勝者如來寶華功德海吠琉璃金山光明吉祥如來西方無垢月相王名稱如來解脫共行如來婆伽婆帝廣福藏普世間明如來多羅王最上功德如來婆伽婆帝十方廣瞿拏震聲無盡光如來因無邊光明功德威形如來金聚所如來破散諸夜叉神浮多神等王如來摩訶訶羅訶那耶如來寶光明莊嚴首威德明自在王如來無邊熾盛金光上功德如來師子脅如來無邊光音聲虛空毗盧遮那如來十方廣化雲幢王如來常水震鳴善音宿王開敷神通如來不退轉輪寶住處功德如來名稱厚如來瞿那寶功德莊嚴威積劫波如來無邊功德眼幢王如來東北方無畏無怯毛孔不豎名稱如來婆伽婆帝無垢燄寶光如來名稱相如來初發心不退轉輪所生功德如來一切求那成就如來光輪普偏照耀十方雷鼓震聲起雲如來多摩羅跋多羅栴檀香如來名稱者如來流轉生死胎藏所生功德如來一利鉢多羅夜

如來齒功德蓮華遊戲善毗盧遮那如來不退轉輪寶住處功德如來生主劫如來婆伽婆帝法寶華功德聲如來金剛那羅延幢如來普照明大化網毗盧遮那功德如來普智功德瞿那幢王如來恣態睧如來法蓮華毗盧遮那佛幢如來普明法功德聲如來去是八江河沙佛土無垢世界等行如來善於衆生妙名功德者如來名稱德如來樂戲世界大威德蓮華生王如來莊嚴世界無愚豐如來離諸恐懼無處所世界消冥等超王如來審諦世界一切衆德威如來微細淨如來明珠世界度一切禪絕衆疑如來最清淨無量旛如來百億江河沙諸佛土水精世界淨尊如來普智寶餤功德幢王如來無垢目如來一切伎樂振動世界無量音如來法宮殿震鳴王如來十一江河沙諸佛土忍慧世界香盡如來諸法精進速疾幢王如來人上者佛如來拔所念世界壞魔羅網獨步如來正法護寶幢王如來十四江河沙諸佛土梵音世界梵德如來法蓮華毗盧遮那佛幢如來燈明稱如來寶光雜妙現金光師子吼王如來廣名法

海波王如來毫相圓滿放光普照一切佛刹相王如來優婆低沙幢王如來形示現佛如來一切世間愛現如來最上如來大精進如來衆生月如來名稱意如來善勒如來無憂如來廣名稱如來頂功德如來名無比如來足者如來安行如來喜名稱如來大威者如來蓮華目如來修藥如來樂堅如來莫能勝如來善思者如來金剛藺如來閑靜如來速王如來與清淨如來思功德如來光明愛如來高聚如來寂王如來世間淨如來勢功德如來修行法如來難勝如來法炎如來思夷最如來淨威德如來鼓降伏如來靈目如來鏡光如來還華勝如來滅無死如來修行信如來雲勝如來愛英如來波頭上如來選分覺如來成利現如來欣樂如來敬英如來曇無竭如來端正分如來光明命如來香面如來疾行如來山功德如來光明力如來能驚怖如來離暗如來法思如來山帝覺如來然燈作如來離癡行如來慈地如來法財如來方差別如來高幢勝如來金剛勝如來賢力如來妙英如來邪意捨如來信功德如來凉冷勝如

來醫所如來善星如來分別蓋如來可修敬如來邪意息如來常樂如來喜王如來至誠如來普行淨如來滅決了如來衆類愛如來光莊嚴如來雜所有如來勝藏摩尼光如來八千堅精進如來功德力堅固王如來岡飲如來黑光如來不惜如來寶蓮華善住山帝釋王如來福德步如來除熱惱如來顯赫者奢彌多不少國如來一切所生王如來千八百寂滅如來勝闇積自在王如來山者如來頻申如來上齒如來栴檀華威德星光吉祥如來不伏邑如來無量寶

如來不死飲輪頭檀善祭祀如來勝道自在王如來不可思議聲如來善度意一切威如來賢勝如來淨華如來幢意如來月起光世界放光明如來勝天意如來身自在如來苦行主如來離漂河如來犢子如來千勢自在聲如來九千法莊嚴如來信甘露悅意威如來尸棄如來喜幢如來寶氏如來彌留幢世界彌留摩如來愛解脫如來華藏勝如來不去捨如來不死城如來散法稱如來無垢月幢稱如來須摩那光明如來命淸淨寶威德如來華勝如來寶山如來

月智如來具威德世界具佛華生如來供養名稱如來瞿那稱清淨體如來牟羅耶如來可付信行功德如來一切同名曰如來意喜散如來善以治如來遠至名稱如來求那明除最勝如來瞻波迦如來雜色體形功德如來善護幢天上如來供養燄寶所得如來班宣尊如來瞻波迦無垢光如來拘蘇摩如來雲世界名奮迅如來住慧王無障如來善住如意積王如來功勳光如來知相師子幢王如來清和音如來婆比陀佛陀耶如來勝藏積吼王如來一切同名普護如來諸方聞如來一切同名普賢諸如來名聞光如來一切同名放光如來不可降伏色如來萬八千婆羅王如來最清淨德寶住如來壞諸怖畏如來妙吼聲如來多音如來無厭慈世界不衰變月如來普香燄善活健如來福雲雜色如來善行嚴如來凡衣如來青蓮華世界赤蓮華德如來波頭摩勝世界賢勝如來大地威力山如來廣普稱如來首威如來善快光明波頭摩敷身如來離憂世界無邊德嚴如來一切事見如來不散意如來寶炎如來栴檀地世界

超出衆華如來波羅波善眼莊嚴王如來一切行清淨如來祭祀德如來集聲如來金剛住世界佛華出王如來諸天供養佛如來孫陀羅莊嚴如來香自在如來智國如來蓮華引如來世間淨如來無憂闇如來世間無上華如來天供養如來菩提信如來善面如來示愛如來戒淨如來天蓮華如來月織如來妙鳴聲如來林華如來有金剛如來威明成利現如來天聲如來智合喜如來無礙名稱如來甘露威如來善戒香如來無礙覺如來無疑步如來熾燄海聲如來求那貯積如來堅覺安詳普行如來不錯方便如來大莊嚴如來無邊燄如來得地供養如來熾面香如來彌婁光如來無礙示現如來智解脫意如來多愛大威者如來實愛如來盛力如來上行心意者如來無邊香光明如來普功德華如來威光如來天者如來無破智光瞿那海如來無上光如來香放光如來福德海如來寶彌留如來無邊寶如來寶月光明藥王如來金剛意如來百燄光明胎藏如來清淨意如來法輪燄威王如來法蓮華開敷身如來一切現

如來最勝衆如來阿羅達多如來虛空無垢眼月如來金剛遊步如來樂曼陀羅香如來金光如來佛華光如來華如來仙天如來最上光如來思惟意如來智自在如來普曜金如來珊瑚海如來最勝想功德如來無邊眞如來智自在勝如來無色上如來一切衆生心體叶如來無思法如來作方便如來法圓光明如來妙音語如來愛衆如來衆主王如來法地持如來寶燄山功德威如來莊嚴體如來小賢者如來普智光法虛空燈如來法界光明如來一切法震音如來法最上如來不動聚如來應供天如來勝帝釋如來諸方燈明王如來法水淸淨虛空無間王如來最勝日如來最勝色如來生世間出世間如來善眼淸淨面如來般若積如來法燄彌留峯光如來一切世帝釋如來普燈如來龍欣如來月面如來震上王如來震聲王如來白毫功德光明意如來世主如來法界虛空偏滿烽燈如來聚集功德如來法界形如來法光開敷身如來聖者歎如來伏日如來智勝如來燈幢如來無著處如來明圓光如來寂上如來滿

足一切瞿那如來求那最勝如來阿彌梨多耶如來寶供養如來善寶如來摩尼淨如來無邊樂如來善思者如來華威功德香如來無畏愛如來天聲淨如來實顯如來可喜如來愛髻如來神通光現忍如來上名聞如來除幢如來不空行如來超泥涼冷勝如來光思如來愛供養佛如來釋迦曜幢如來羅漢隨佛如來微妙明如來樂解脫如來道覺者如來解脫苦行如來迷諸方便如來堅意名聞蓋天如來不可量幢如來普光明如來無憂愛如來不由宅主如來不死華如來求那光如來三界供養佛如來出世間者如來無比大燄聚如來寶淨如來勝敎如來龍王不現步如來妙金虛空形如來普門智賢彌留如來燈者如來寶相莊嚴彌留名如來普放光如來千上光如來大自在如來福彌畱如來無邊妙如來法炬燄功德月如來金剛淨如來無畏金剛那羅如來華胎藏如來蓮華德孕王如來決了光開敷身如來一切化如來示現義如來山功德雲如來瞿那師子自在如來蓮華遊步如來毗葉波斯那如來天辛如來

大雲光如來眞如來分天如來王藏光如來龍遊戲如來最自在如來供養月如來瞿那海如來不覓思惟利如來無邊鳴如來衆勝解脫如來無畏上如來一切法光明圓雲如來無生者如來寶功德如來智圓光明如來寶形像如來日者如來上舌王如來一切威如來香普善淨智華如來瞿那月如來虛空者如來無垢力三昧遊步如來福德光明如來普功德所生如來不動色如來勝意海如來善梵天如來衆帝釋如來摩尼眞珠王如來善寂智月吼音自在王如來善化者善思議如來種種身如來和合身如來法海所生意如來善正住如來普法門面峰光如來大勢至精進如來善燈如來歡欣如來善解如來震下王如來淨光明如來瞿那蓮華功德月如來法積如來一切波羅蜜無礙海如來月勝功德如來燄電雲如來東南作明燈如來色勝愛如來雜利如來滿願如來金剛如來調伏地如來瞿那光如來月上如來善住山帝釋王如來不空勇步如來波羅提波耶如來甘露雨如來道味如來彌樓燄如來丈夫勝如

來大威者如來心華觀智幢如來善供養如來除疑惑如來百燄如來寶者如來道行如來饒名聞極意如來作光明如來持鬘如來覺分華如來空施生苦行如來無常如來信福虔如來不死心行如來音喜鳴如來心重思如來應供養如來等苦行如來勝力普幢如來無量光眼如來堅步無聲淨光如來人最勝幢如來菩提光如來無邊顯如來甘露意者如來不普香如來尼俱陀如來調順供養如來龍解脫體如來華德不動意如來寶住如來動者如來大威智者淨如來金剛蓮華上如來不思議瞿那光如來金者如來寶瞿那相莊嚴光如來智上光如來月上光如來順法意如來善彌留如來無邊座如來法王淨功德月如來金剛碎如來普寶瞿那遊步如來聲自在如來諸華自在王如來無礙法虛空光如來不可畏如來善逝勝如來日功德雲如來無畏觀視自在如來蓮華最上如來恭敬泥摩耶如來修羅如來梵彌留如來淵如來金莊如來勝界光如來堅遊步如來衆自在如來最上月如來求那海如來上蓮華功

德如來虛空音如來薩地利捨如來無垢臂如來一切寶莊嚴邑持如來無邊目如來不華護如來瞿拏光明如來淨身體如來智者如來淨照王如來福德形如來遊戲踊躍名稱如來堅精進如來音聲者如來師子須彌畱功德如來三世光明如來普明震聲雲如來不伏者如來智燄海如來最上天如來大帝釋如來閻浮檀威王如來衆寶間錯邑摩尼圓光如來不可伏不可撲如來翳月光十上光如來重海所出意如來不劇戲如來一切法光明王如來無礙力帝釋如來電燈如來賢身如來佛主如來睒電光如來世間明如來菩提道場功德月如來海志如來燄月眉間白毫相雲如來寶施功德如來速疾威如來帝釋幢相王如來世自在如來喜吼如來電勝如來幢音如來常勇猛如來栴檀雲如來梵上如來正住摩尼聚王如來虛空分別如來法那羅延幢如來華讚歎如來邑者如來頻婆下如來一切愛如來善思利如來華山等求那如來滅有愛如來多天叫如來寂下如來也燄如來放熾如來諸方聞佛友如來上

名稱如來樹華如來南摩耶如來明幢和合行如來阿囉如來力勇步如來不正名稱如來甘露天如來無量聲如來最上起如來熾盛相如來無量力幢如來最上功德如來超淨如來蓮華如來寶堅如來師子幢王如來無邊形如來求那孕如來慈者功德如來師子樂如來毗羅摩如來安住意色如來求那善來如來光者功德淨如來出覺如來勝者如來梵光不量眼如來智門音多藏如來寶功德光威王如來明者如來寶燄山功德威王如來帝釋光如來羅網光如來法自在如來淨彌留如來無邊廣如來法圓淨功德月如來金剛齊如來熾盛琉璃光明如來歡喜海如來寶光莊嚴王如來無垢智功德雲如來一義現如來寶自在如來阿彌訶多如來寶彌留師子力如來蓮華上燄如來無垢阿黎耶如來耆多如來善聰明如來多如來波光如來法力光如來瞿那臂如來世自在如來解脫月如來功德海如來供養度無憂如來金剛仙如來三世廣智如來無礙覺如來三昧彌留最上智如來無邊月如來衆生寶如來世

間光明如來作無畏如來德者如來捷疾王如來智日威如來大神智自在勝如來彌畱積如來梵天者如來諸法熏修所生威如來寶燄山燈如來普精進炬雲如來寶侍者如來梵邑者如來勇步天如來寶帝釋如來瞿拏光明王如來一切身形光明功德月如來可供養梵供養如來大震聲彼吼聲如來一切帶鎧甲如來善梵齒如來一切瞿那所生如來諸類利益願如來大燈如來商王如來法特如來不缺名如來火光明如來精進力難降伏月如來吉體如來日上光明功德威形如來意智功德如來熾盛軍如來娑羅自在王如來畢竟寶如來善者如來眼勝如來除憂如來難破壞如來雲瞿那如來憶上如來不退瞿那海光如來求那聚德如來娑婆摩波羅如來香醉者如來愛月如來無邊現如來降伏怨如來可畏面如來名稱堅苦行如來傳顯現如來將愛面如來國土如來水勝如來善顯如來瞿那鬘如來上世如來敵怨調如來堅牢如來定隨聞如來甜鳴善意者如來牢音如來大勇健如來散諸天疑如來苦行

饒如來調伏根如來不空寶如來不空念如來師子善鳴如來求那威燄如來聞海如來燈王如來普威如來功德威邑如來名稱思如來無禪忍如來師子行在如來功德吉如來求那王如來妙音等現如來梵所供養如來勇捨解脫智如來智愛如來意月如來聖調善思利如來普智光明勝如來虛空光明髻如來華者如來主髻摩尼胎藏如來喜樂光如來善燄光如來意自在如來海彌留如來無邊蓋如來諸力威無垢月如來金剛峰如來安隱所生功德如來

功德聚如來寶開敷華身如來無比最妙德威如來不可勝如來不毀體如來蓮華最王如來多伽羅髻平等如來蓮華功德如來無量瞿那財如來羅睺如來善華身如來名如來圓光如來大燄光如來蓮華得如來威自在如來諸願月如來苦行海如來果利耶婆耶如來寶賢光如來法界廣智如來無著處如來一切智力虛空燈如來無恐怖如來普觀智如來德王光明如來作歡喜如來妙者如來散燄王如來速疾威如來無邊界最上王如來牟尼聚如來香薰

者如來正住摩尼積聚王如來法界蓮華如來相日輪普光如來大勝者如來淨智者如來自在天如來順帝釋如來蓮華鬚光王如來無驚怖暗三昧最上王如來海功德如來水功德如來福德華如來意喜華如來一切日法得如來可畏眼如來不可稱辯才主如來具足願化月如來智燈如來雲聲如來智主如來善滿肩如來燄光明如來法網清淨功德月如來寂體如來熾盛燄山功德莊嚴如來月上功德如來樹帝沙如來蓮華鬚光王如來善月者如來可喜如來寂意如來善財如來甘露者如來無邊華如來法上如來不墮瞿那所生如來多勝如來不空勇步如來一切福德彌留最上如來寂光深聚如來最勝彌留如來摩尼足如來世間藏如來法眞體最上如來光勝如來定黎覺者如來一切生死煩惱蹴蹋如來金剛胎藏如來摩尼引佛如來彌留燄如來除疑意如來娑羅帝釋聚如來法自在如來愛如來寶頂燄山燈如來普智行無攀緣如來示現雲如來伏欲塵如來智名稱如來勝中勝如來果報聚如來利如

來不可獲功德如來窟貯積善功德如來蘇夜摩如來轉語言如來除貢高如來不空見如來可信友如來天帝釋善如來無量燄化光明胎藏如來無比威德如來功德聚者如來最上光功德如來不思議瞿拏光王如來滿足妙如來可畏最上如來毗盧遮那功德胎藏如來熾盛精進如來月日宗族如來法城光功德如來燄瞿那冠智光明如來日光明如來普光明如來最上王如來一切日威莊嚴如來勇行步象如來香最勝彌留如來法蓮華如來大莊嚴如來普山燈如來世間燈如來月光明如來燄光明如來善住王如來一切遮婆那婆如來瞿那衆勝如來香不澀迦華如來雨摩尼如來散無明如來喜莊嚴如來寶莊嚴如來陀羅持天如來世間照光如來無盡福海最勝莊嚴如來栴檀功德月如來月者如來威主如來道喜如來益燄如來普無量毗盧遮那淨王如來金剛無垢日燄雲如來婆者囉娑如來世間作光如來不可得眼毗盧遮那如來無迷法自在如來意自如來多燄如來廣目如來御者如來普無量開

敷華娑羅王如來法圓功德頂光明如來勝者如來無疑波羅蜜月如來善遊步善寂色行如來無比名稱如來無邊光明功德如來無相智慧如來普光最上功德稱聚王如來梵頂如來離畏功德毛豎如來虛空下無垢智月如來恩義善智如來無邊最上功德如來難勝智至如來毗盧遮那功德胎藏王如來無邊月如來光明幢王意如來日所生如來無垢體如來香燄光明髻如來善助幢如來清光王如來一切優波羅耶如來福德聚勝色如來法頂幢雲如來毗盧遮那功德彌留如來無邊智法界音如來熾燈華如來一切婆者羅它如來法力功德聚如來普作光明如來普光最上功德聚王如來婆伽婆帝梵音如來法虛空愛光明師子如來妙金虛空叫威如來諸身智形月如來淨聲音如來無量聚如來諸華香自在王如來西北無畏觀如來法海震聲意如來眞金閻浮檀幢金光如來不可稱辯才王如來大功德胎藏如來安詳遊步如來無畏分如來強健軍將戰王如來鼓自在音王如來普放解脫燄如來難伏幢

如來無垢月名稱如來蓮華功德胎藏如來無量無邊難匹無障礙王如來法界師子光如來婆若華如來無邊辯才燄如來因陀羅功德如來無量無邊無處所功德如來智日蓮華雲如來智燄雲光明如來身體如來廣大智光如來寶音如來相妙開華分如來光燄如來大帝釋天如來善明如來阿輪迦如來可畏名稱如來無言最上如來相燈難降月如來摩尼角如來彌婁海如來諸法遊戲威形如來虛空等智如來勝彌留如來普眼滿燈如來無邊勝者如來十方聞音鎧如來求那燄如來不空見如來相功德山彌留如來無邊示現如來善有德如來有邊示現如來智燄熾身如來梵威自在如來婆留那如來降伏者如來善燄如來持地如來善力如來苦行圓如來利意如來善天如來常邑者如來等示現如來善衆如來善逝如來平等香光如來厭名聞如來寶德髻如來梵天供養如來福德所生如來月光自在如來無那那如來可畏上如來善現如來香舍如來善鎧如來樹帝伽如來善宿如來發王如來無量意如

來普覺者如來智視如來執至如來普德華威如來月圓光如來本性身功德賢者如來雷如來爭義不怯如來解脫精進日光如來華鬚欣如來一切音分淨如來無邊福德得如來功德藏摩尼光明如來鬘如來自在藏燄如來法寶華功德雲如來金剛宣如來光燄眼形月如來法上龍自在如來菩提分華得如來諸佛教威形可畏光明如來無邊寶華光如來法智所生普光明胎藏如來不思議功德照曜最勝月如來普瞻望蓮華遊戲王如來刀杖上香光王如來蓮華髻無礙波燄王如來一切面開邑如來普智光蓮華光明胎藏如來婆伽婆辨幢如來法虛空功德毗盧遮那如來無上大福德雲不可盡威如來善清淨瞿那寶善住如來辯才瓔珞思惟如來東方一切莊嚴無垢光如來福德者如來留離幸如來祭祀名施意如來日遊步圓普光明如來瞿那寶威功德胎藏如來剎利者如來光明得如來無異行所出如來光無不利瞿那海如來南方辯才瓔珞思念如來大彌留如來虛空彌留如來不空光如來無盡意如

來薩多伽拔帝如來蘇利耶胎藏如來功德善彌畱如來不空雲如來無邊牛王如來不華光如來長失月如來甘露師子意如來法海所生音如來山功德莊嚴如來毗盧遮那功德威王如來普智者如來無邊瞿那勝行所生功德如來瞿那持最勝如來光明相王照幢功德如來善福處如來普智寶談功德瞿那幢王如來一切世利益如來意名聞如來決了意如來毗摩闍訶耶如來法燈功德彌留如來婆伽拔帝勇步天行如來不死步如來衆神祇如來曉意喜

如來功德善彌留如來阿婆摩奴夜如來海持意遊戲神通王如來不破意如來涼冷者如來辯才色如來得金蓋聚如來寂光幢上如來日如來月如來降化者如來無體患如來善分別如來善圓滿月如來善思名稱如來意如來聚如來無礙意如來智勇涉如來閻浮檀光明如來摩尼須彌留如來上方金剛威王相似如來妙色髻如來娑婆迦羅燈如來迦羅毗羅軍如來普光明功德彌畱王如來最勝威如來瞿那蓮華功德胎藏如來智功德如來寂功德如來

一切雲歡喜如來名稱寶如來奮迅燄光明如來帝釋光如來娑羅主王功德胎藏如來寶功德如來善功德如來一切師子翅如來音分健如來鉢羅鼻迦耶如來法界電光如來堅健勇器仗捨如來實者如來天威如來功德孕如來成熟如來明照如來婆訶梨陀耶如來妙寶如來妙月願光如來方處智光幢意如來象耳如來分明如來高滿聚如來親意如來廣信如來法華相幢雲如來象者如來法海能雷如來住劫波如來優鉢羅耶如來法月光王如來普如來上如來微妙音王如來最妙如來最上彌留如來婆素天如來普智賢圓如來香燄光王如來寶如來愛如來難伏幢王進德如來妙智莊嚴王如來光威如來大德如來善華如來金色者摩尼作歡喜如來威聚寶燄山如來金剛最上天如來龍上如來虛空淨如來蓮華上王妙色髻如來最勝彌留如來智燄海如來善燈如來妙明如來普覺如來淨月如來光王聲如來自在如來寶步如來廣大智光無量覺如來法最上如來樹王如來優鉢羅耶如來熾盛如來

大海無上光如來寶月蓮華上如來日天普漿雲功德如來法界蓮華妙上如來無垢覺普放解脫燄如來不動聚寶熾如來等示現法上無盡意如來善臂虛空上如來到彼岸大月蓮華上如來智勝福德海如來善遊步大淨摩尼月如來大光功德聚如來奮迅燄光明智自在如來法界意月如來歡喜海如來梵天供養無恐怖如來香光喜力海如來月上功德普端正如來雲幢般若積如來徧方瞿那功德最爲上如來普觀察如來一切義現如來解脫者如來梵海如來淨照王如來華如來摩尼淨如來梵如來香聚王如來彌留燄如來世自在如來求那海如來散華常吉祥如來智日蓮華雲如來勝上功德威如來華光善證覺如來甘露彌留調伏地如來喜增長最勝日如來大瞿那金山華自在如來月面金剛碎如來最上明照師子燄如來妙法福德象如來大燈婆囉無生者如來善喜普香燄如來虛空圓淨無塵垢如來善明一切現如來無邊上光大功德如來具足願化月如來須彌遊步如來無垢意如來自在威聲

王如來彌留聚王師子手如來香燄光明髻如來最勝寶孕靈自在如來善圓滿月摩尼妙如來大帝釋月華如來摩尼王如來清淨如來普作光明法自在如來無邊示現如來善福處寶嚴如來雲瞿那如來天燄如來月聚明燈最上行如來寶王功德如來月上燄火光如來光莊嚴師子如來勝主如來無憂如來作利益如來紫磨色者如來示現義月王如來摩婁多調上如來滿願雲王善化者如來寂光善住如來釋迦如來普十方世界如來金剛光明如來善德王如來無畏上如來日如來普賢如來無比月如來然燈如來優鉢羅世界如來毗盧遮那如來普照明如來無處畏如來月如來無上如來寶王如來香自在如來迦葉如來栴檀光世界如來蓮華最尊如來善住王如來初發意如來化如來無比如來淨明如來無垢力如來龍德如來眞實如來寶所生如來眞如來寶光月如來摩尼髻如來雲功德如來淨身如來廣覺如來明莊嚴如來普光如來華光如來天意如來仙勝如來寶燄山如來華如來善思義如來蓮

華聚如來金華得如來藥王如來勇德如來神通威如來月王如來雲王如來光聚如來清淨如來福德身如來淵如來善遊步如來蓮華手如來瞿那得如來吉祥如來寶愛如來無邊威如來地王如來光王如來光勝如來龍上如來妙語言如來多如來至無畏如來蓮華上如來牟尼聚如來大光如來寶燄如來彌婁光如來放光如來多光如來天淨如來香聚如來日所生如來名如來寶功德如來蓮華得如來虛空覺如來法光如來寶積如來光明雲如來淨光如來身光如來法名勝如來善光如來摩尼王如來善逝光如來師子吼如來無礙輪如來散華如來法見如來饒益王如來阿羅達如來廣光如來莊嚴王如來善燄光如來師子德如來那若華如來善生如來滿聚如來端正身如來摩尼月如來衆光如來波濤王如來大意身如來師子頻如來香聚王如來日天如來普聚如來精進軍如來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十七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十一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諸如來三　諸菩薩一）

神異典第八十七卷

佛菩薩部彙考十一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

諸如來　三

衆精進如來燄光王如來月光王如來最妙燈如來師子燄如來無上王如來大悲如來大器如來最上王如來衆功德如來寶光如來梵音王如來日月燈如來師子步如來光燄王如來普香如來智炬如來善住王如來羅睺天如來梵如來安詳步如來無上

功德如來不空燄如來不思議功德如來妙上如來自在衆如來法眼如來羅睺賢如來定如來摩尼妙如來無憂功德如來大凉冷如來瞿那海功德如來法上如來三界救如來法盡如來阿輪伽如來意如來彌留王如來寶燄功德如來愛安慧如來蓮華孕功德如來大海如來法自在如來妙智如來那闍耶如來聚如來蓮華者如來燄熾功德如來不空行如來無邊上功德如來法力如來不動聚如來勝手如來那羅那如來首如來敷華德如來空體功德如來辯才眼如來彌留幢功德如來喜愛如來可畏意如來善色如來善意如來山頂最上威如來大智福地如來世間意如來自在德威如來法圓光如來熾盛如來善和二生如來眞體法上如來善住如來師子奮迅行如來妙度意覺如來最爲上如來世間主威如來法音幢如來頂藏如來力天梵天如來決了境界如來日燄如來三世相威形如來善度果報如來大商主如來色淨相威如來善調心如來地世如來寶華光明如來燄大帝釋如來法庫如來果利耶婆

耶如來寂到彼岸如來善功德如來不可稱威如來寶彌留如來勝念如來震聲力王如來智最重上如來梵志如來師子遊戲王如來善可畏意如來善生跡如來甘露山威如來大瞿那如來善覺如來世間作光如來可畏最上如來堅固寶王世界清白如來上善德如來清淨世界如來普照明如來法圓光明髻如來一切寶火眷屬如來香象臂如來寶如來堅固金剛世界帝釋如來福德意如來多樂世界如來福德威如來衆生不定轉如來一切法界意月如來無垢意如來梵如來堅固蓮華世界上幢如來勝眷屬如來殊勝世界如來法界華如來無邊勇步如來一切妙度意覺如來無垢覺如來喜如來清淨莊嚴世界一切如來最上上如來安隱世界如來順邑音如來無邊遊戲如來一切廣化自在如來清淨覺如來定如來明慧虛空世界一切如來種種說如來歡喜世界如來寶喚鳴如來無攀緣意如來一切最勝寶孕如來功德寶如來首如來廣大無邊世界一切如來大燄聚如來無畏世界如來喜樂光如來無邊

無垢如來一切大衆帝釋如來無礙現如來淨如來寶積如來一切日月吉祥如來衆多世界明相如來無相如來智慧如來嚴如來香德世界香相無量勇健如來寶月如來一切海藏吉祥如來善住世界師子如來無量猛進如來華如來無漏世界醫王無量勇步如來寶蓋如來一切大智力聲如來金明世界金華如來無礙智善如來多如來寶治世界寶明無比威德如來月燈世界燈高德如來月意威神超越如來首安悅光威如來善導堅強虛空勝智頂髻施如來秋光無比普陰神樹如來賢力智慧光明喜王無量覺多勳如來妙御吉祥師子幢欣樂青蓮如來現義與光如來神聞如來無量曜如來明星仙勝徧方如來不虛見天首如來月眼雷音如來精進施光意如來月上明燈如來雲音語響寂滅如來燈王如來師子如來鼓音如來鳴德如來啼者如來知者如來無塵吼王如來師子步如來餤相如來威行如來星宿王如來調善如來大月如來金仙如來摩尼如來無量意如來寶嚴如來作光除畏善聽如來樹提

藏山積如來寂月如來香燈如來甘露日如來安慰如來散燄如來成梨如來生黃如來燄積如來海意如來稱如來賢上如來功德如來富饒如來山聚如來光藏如來華聚如來無憂如來月形如來令世喜如來善住如來堅牢如來禪定如來思法海如來吼聲如來愍意如來分威如來無行如來功德愛如來寂光如來燄光頂上善賢如來世間重龍者形觀如來智意如來幢王如來甘露主如來仙者如來難調如來白體如來無仙如來明冠如來善齒如來月覺如來悲威如來端正如來化雲如來輪次如來華上如來賢者如來難降如來海門如來師子意如來無行如來善臂如來甘露音燈主空王如來寂意如來寶名羅漢藏樹王如來炬燈光藏智華如來大功德王者如來梵者如來師子叫裝板寂根如來梵海如來愛天定住法月如來雲陰如來寶稱如來寶胎如來不墮如來持髮如來無怨如來空王寶高如來甘露燄如來愛性如來照光如來慚愧賢如來香或如來河沙如來法海如來自王如來健光如來師子意

如來寶天如來寶言如怯如來善賢如來戰勝法幢
王如來想者如來寂淨如來眞如如來勝行如來山
或如來樹者不濁財如來滅下如來智者如來空王
如來眞乘如來法行如來甚音如來衆神祇如來法
上如來燈者如來慈悲如來大目如來無邊如來剎
證火幢王如來水滴寂幢王如來可畏吼者眞乘如
來怨藏行行如來踐蹈覆諸根如來世友如來力士
如來眞如如來慈悲地主如來大雲如來如光如
來化者如來牢上如來神通如來善意如來光明如
來月者分闍耶如來月者善思利如來水者寶熾眞
如如來淨說饒錟如來貯聚一節光佛如來錟意如
來叫智如來眞空如來如如如來火意如來震聲如
來不降輪如來梵面賢將如來慈悲大臂神通如來
聚行木叉藥如來法月大不空如來智行作現如來
慈悲意眼如來華者如來愛淨功德幢如來月月放
錟如來慈悲衆生如來大淨寂王如來無邊光如來
最力如來承者如來眞如如來說利空王如來善者
甘露聲如來寶仗月炬持如來相如來上如來寂定

如來空王如來梵唱如來成利如來上燄大炬持如來作日如來飯蓋如來心王如來慈悲藥者如來善香如來解脫聲如來智勝如來王主眞乘相鎧如來無邊如來頂上難勝聲如來主如來離暗如來盛威無缺求那聚求那如來相如來大座燄師子奮迅如來衆如來寶燄山如來功德如來大仙如來火燈大步如來人師子福德因如來甘露華如來無有倉庫如來不獨義如來瞿那熾最上功德如來法自在如來智幢如來日輪形上功德如來勝如來胎藏如來

妙齋如來戒愛如來清淨眼如來有邊現如來定身體福德功德如來念如來微妙聲如來功德善思如來智燈如來懺淨如來悔方便師子幢如來力智威如來福德所得如來求那髮如來善思意法織星覺如來大如來比功德如來月威如來愛幢如來應說如來思懺如來聖如來仙淨如來寶燈如來似月如來瞻仰觀如來甘露燄如來福德聚如來勝意如來善意如來廣如來滿足光明王如來善華嚴如來步梵意如來諸方觀羅漢威如來名稱幢如來湛福德

處如來無淨覺如來熾威燄一聚天織如來衆如來廣大智燄王如來樹王增長功德如來香醉如來意開如來月向如來已作利如來愛解脫如來蹴蹋勝寶月愛體如來實見如來妙名聞如來最欣威力如來義見如來善顏如來邑愛如來帝沙如來有善華如來不祭祀得如來精進淨如來雲功德勝勝天國如來選擇者如來淨如來欣化雲如來善音功德如來波攪如來力軍如來寶德如來大功德如來難勝熾如來無邊意如來法得如來月聚如來廣如來佛得如來無有香如來照王如來胃面如來善行如來寶月者衆主王如來智得健得如來智者淨如來安詳行愛喜威主如來衆如來師子意如來法頭如來大願駛流功德如來海功德王如來寶上功德如來脫威天淨如來無礙力持如來雜邑月如來熱光持寶如來快哉大步如來無邊莊嚴如來莊嚴光明如來王光明幢如來分陀利香如來現聚寂鳴如來無意步如來橋多那耶如來安詳莊嚴如來念業天瞋如來雹燄日威如來羣王降刺如來法幢弓上如來

明日大燈如來蓮華面如來大車淨意如來度泥放燄如來電燈幢王如來名聞友光如來諸方燈王如來諸燈光王如來奢摩它幢如來名稱淨如來世間福德處如來善福處威如來無垢威幢王如來作光月幢如來雷聲震幢如來布雲月色如來斗帳散華如來御車國如來名稱相義愛如來寶覺現月如來華覺心意如來悔愛擊雲如來拔疑明愛如來日燈現愛如來易事愛明如來山積愛衣如來滅癡決覺如來毫毛功德王如來山淨火光如來幢月大名如來普身擇色如來法炬寶帳聲如來普光月幢如來上國寶幢如來愛幟世愛如來佛寶生功德如來善覆幟幢如來脫日威巧如來寶淨如來行淨如來福德形功德如來世塔捨寶如來求那幢如來師子膝如來師子奮迅雷如來上灰明意如來光吽巧智如來普寶實用如來成步如來勇步行如來寂醉樂吽如來愛付信如來不濯意如來淨苦行寶燄如來淨安住如來衆愛恐牢如來聖降攝擇如來吽名稱幢王如來解脫勇如來牢固光如來福德勢如來華幢

王衆如來難降伏如來雜色月如來興無畏如來意喜威如來不死憂如來山帝積如來有邊意如來火所覆如來不死淨如來熾盛熾如來堅精進如來師子鳴如來普覺者如來可喜分如來名稱幢如來娑羅王如來師子聲如來甘露名如來甘露光如來不怯鳴如來師子身如來捨駛流如來自在王如來不住思如來已智聲如來聖者華如來大寶幢如來法三昧光聲如來等助思如來降伏威如來功德華如來庶幾光如來池清淨如來大名稱梵德威力如來勝織法炎如來龍喜寶炎如來捨洪水大稱如來蓮華引月者如來擇聲光曉如來雲燈如來迦葉波耶如來調怨敵如來香喜如來最上功德色或樂堅如來善燄月光如來妙音月豐聲如來橋梁者數得如來應天分助如來鼓音王利益身上如來細覺疾行如來精意空施如來衆香手勝王如來頻婆下與命如來善恩華蓋如來香王如來僧伽多那親勇步天上如來智解脫意如來或力熱光如來寶燄火光如來寶來自光明如來除疑惑眼者如來導師令淨如

來世燈明善德如來雲藏如來校者善星如來無死
香光如來不虛見大名如來安詳眼寂行如來法思
華齒如來寶財如來那羅那那如來無行如來捨塵
者如來降意殊勝如來超越駛流如來失母寶聲如
來大悲大須彌如來無邊樂使者如來寶輪雲藏如
來寶蓮華如來錠耀分上如來不離首威如來善住
妙英如來勢功德喜王如來無邊現善長如來功德
供養如來執華如來寶華如來寶光如來無邊顯如
來交藏如來勇力苦行如來善導如來愛英如來救
脫實聲如來德幢毗羅摩如來莊嚴眼廣信如來淨
王多寶如來法空燈如來憶識如來微妙如來紫上
次堅如來醫氏安詳如來分陀利華幢如來閻浮上
伏愛如來那羅延者如來賢光如來彌留聚王如來
南斗宿如來無等如來龍解脫體無比名稱如來慧
業華光如來德幢行菩提如來明珠髻大力如來大
燈堅誓如來水天善邑如來除畏軍陀如來梵鳴如
敎如來微妙勝天如來恒車勇步如來除愛樂身如
來瞿那或供如來賢上善音如來大燈福燄如來堅

雨華山如來智幢寂伏如來雲震倚鳴如來智音實健如來垂臂自光如來主王善愛如來雲覆寶稱如來化威海者如來金得大威如來樂身實聚如來聲智日威如來度王藥者如來施一愛分如來紅華功德如來各上大華如來善威月燄如來人月住香如來叫威善臂如來聲寂衆明如來日胎結者如來華積致沙如來無邊鎧甲如來凡行大車如來地威衆首如來雲沫舍摩如來善根樂識如來訶毀燄威如來善調梵者如來威聚怨調如來求那分別如來牛主善鳴如來堅勝除疑如來醫上如來足智知如來月相天華如來雲鳴師子者如來生覺持鬘如來無相安詳上世如來大愛命威如來心華普覺如來燄意賢光如來慈者如來苦行海如來小月華山如來金剛雲力如來脫取度泥如來雲域庠音不損如來寂意月齊如來軍陀法手如來自者牢華如來調伏如來持不死如來異事華幢如來勝威可覺如來因上自稱如來人上佛陀大德如來滅怖去聲如來月胎電憶如來火燄或王如來龍上如來師子助如來

墮意自行如來天華燈者如來智步安詳如來堅雨雲鳴勇健如來密面善威如來賢光不死如來或者華山如來珊地如來凉冷相如來大叫庠音如來智幢調上如來窄陋智音如來轉眼賢光寶出如來閃得智幢如來寶稱餤聚如來金剛光如來可畏蓮華最上王如來自在威聲王如來香光喜力海如來寶妙功德王如來堅勇軍戎仗捨如來師子安詳行如來星宿王如來婆娑婆如來一切瞿那妙莊嚴如來普智幢音王如來瞿那功德海如來最上彌留王如來解脫蓮華功德如來無礙法界燈如來常吉祥如來雲摩音如來無垢法山智峰光如來普智賢彌留如來婆伽婆智上如來非一明光王如來無垢瞿那餤光如來寶頂彌留燈如來雞薩羅如來修梨那如來法海波濤功德王如來寶餤山彌留如來無邊智牛王如來智日蓮華雲如來無邊瞿那海光如來無量香光明如來嚴熾威如來神通幢如來毗盧遮那光莊嚴如來普智光彌留如來精進最上王如來智餤雲光明如來毗盧遮那淨王如來破散翳雲王如

來齊整音如來大華如來大熾光如來虛空雨雲如來尼俱陀如來妙意鳴如來師子體如來天邊如來光照如來福德幢如來意喜思如來族邑力雲如來求那形如來最上燈如來甘露眼如來虛空圓燄如來善生如來輭弱鳴如來不降伏威如來求那青如來不死華如來微細主如來善觀鎧甲如來不死思如來丈夫勝如來娑羅主王如來求那華如來雜邑形如來師子力如來蓮華胎孕如來大燈如來上名稱如來駛流幢燈如來心求那如來無量威如來功德友如來大雲幷雨如來無礙鳴如來精妙香如來瞿那燄光如來音喜鳴如來作光明如來歡喜德如來除怖毛豎如來自光如來鼓雲音如來娑羅帝王如來菩提光如來師子鳴如來龍臂主如來名稱初出如來端王鳴如來調伏根如來光明宿陀如來功德香如來無垢思如來功德淨如來無障礙眼如來勝天如來無有瞋如來彌留聚王如來人名聞如來思愛胎如來師子畏如來瞻婆迦者如來羅漢隨如來師子光如來諸方燈明如來蓮華形如來清淨音

如來平等感如來令散疑意如來陀羅尼自在如來大勝如來世間無上華如來那羅延者如來甘露名稱如來迷諸方便如來求那積聚如來善現如來得它供養如來迦陵伽王如來福德莊嚴如來求那聚德如來孫陀羅念信如來法力如來阿彌梨多耶如來求那勇步如來無比名稱如來諸天供養如來求那貯積如來法意如來求那最勝如來薄祈羅陀如來耆致多耶如來虛空分別如來支低迦福處如來度意如來最勝師子鳴如來求那威燄如來殊帝沙迦如來無量光眼如來不空勇步如來愛月如來法財峰聚如來決定華貯積如來最上名稱如來求那莊校如來出世間者如來善面如來具容勝行如來平等禪定如來無量名稱如來功德威色如來長上功德如來極力如來大水勇步如來瞿那摩尼如來寐促梨耶如來求那善來如來因陀羅將如來智國如來善調善望如來大精進思如來羅漢名稱如來毗羅摩王如來無有比喩如來樂實如來大燈福臂如來瞿那幢王如來不思議形如來忍燈功德如來

無譬喻名稱如來明徹善山如來大仙極意如來智聲如來深意如來福德形如來大天凉冷如來大燈明如來寂光如來梵氏如來寶自在如來寶（闕）如來實顯如來普信相華如來善度眼如來深重思如來難降幢如來無諍行如來樹如來法形如來月智如來師子平如來彌留燈如來尊長說王如來愛師智慧如來法行行如來揭婆耶如來無邊顯如來大思惟如來寶形如來慧業如來善示現如來善度意如來大髻多動如來善知者如來龍觀智意如來求那嚴如來龍仙衆信如來象如來雜音如來轉勝如來無憂闇如來東方燈如來天信如來大堅如來上山慈力如來妙聲堅意如來最名聞如來堅强天淨如來六通音如來月燈如來善住如來不死者如來辨國如來色者眉間如來住利智如來名聞如來可喜如來求那熏如來身尊愛目如來步如來富沙如來上寶如來瞿那鬘如來無邊稱如來天色火青如來勝龍遊戲如來善賢如來嚴意如來無行生如來離憂牢眼如來上鳴音如來燄王如來實相如來捨惡

道如來示誨幢如來滿意淨華如來愛髻如來喜幢愛目如來師子行如來稱聲衆塔如來相如來火車如來相意如來聖所生如來阿彌陀如來眞髮辨論如來捨癲降伏如來願饒心健如來上名稱如來紫幢無畏如來富沙如來耶叫王如來梵氏如來祭祀德如來日月光如來攝選稱王如來住速疾如來無憂性行如來聲安詳如來方成有意如來分如來樹提如來善愛如來形示現如來摩尼淨如來無邊鳴聲如來相意人蓮華如來有衣威如來三界供養如來最上所供如來月面鏡光如來木叉幢如來虛空智如來風疾功德如來天德雲王如來法空王如來諸方名稱如來不死心行如來付信速王如來最威儀如來尼胎藏如來憂陀那天如來與盛莊嚴王如來釋迦文如來豪功德形如來求那積光如來寂下妙天如來寶幢旛如來無邊燄如來瞻波迦燈如來賢最光明尊如來善明燈如來須梨耶耶如來婆羅破耶如來盡見與恩如來正音聲如來生功德如來何羅閣耶如來威燄憍陳如如來不虛嚴如來堅意

善顏如來寶者善思如來月悅弗沙如來大明山如來金剛世界無邊眼如來普明德世界無邊光明如來寶蓋上德如來無量作名聞如來妙肩如來寶生世界寶積如來普清淨世界如來不虛稱如來正覺世界無量寶如來普度衆難世界自尊如來衆德吉世界日月英如來極高王如來無量光明月華如來一切寶王如來善住王如來不思議大力如來普邊金光世界如來無比月如來一切衆德成如來普無邊德明王如來白蓮華生如來娑羅如來喜幢如來普放光如來盡精進如來一切悲精進如來須彌頂上王如來喜生德如來無量寶莊嚴如來一切尸棄聖如來不虛精進如來賢世界如來蓮華上如來一切毗舍浮如來法世界如來示誨幢如來一切毗舍婆如來多伽羅尸棄如來帝釋世界如來作法如來蓮華世界如來瞿曇如來無邊明如來一切憍陳如如來普虛空無邊如來普世界無量如來殊勝世界如來堅固蓮華上幢如來神聞如來光明尊如來普放香如來無礙音聲如來一切香象如來大明世界

如來妙勝如來蓮華自在如來無量光明如來龍仙如來一切香彌樓如來無量聲如來日光世界如來日月光明如來宗守光如來普照明如來普陰如來善思嚴如來無量動寶綿淨王如來未來界彌勒如來離垢心普現如來虛空淨大目如來衆華世界華蓋如來十八億佛刹如來恆河沙寶如來諸佛土淨離塵垢淨如來無數百千佛土莊飾德寶如來一切虛空意如來頂生王如來輭美世界美德如來光聚如來捨洪水如來大覺栴檀香如來西北方青琉璃世界身相如來金剛一乘度如來堅固旃檀梵幢如來載諸淨金剛刹如來離憂如來不思議威德王如來普陰如來身分上如來無邊明如來衆相樂無相如來無相海世界華上如來北方彌樓嚴如來紫幢如來寶生海彌樓如來自在如來月聞王如來月出光如來聖如來大如來增千光如來寶出光如來娑羅王如來流布王如來須彌燈王如來寶相如來法界輪幢如來普明如來淨華宿王智如來寶光明如來寂靜光如來多寶如來師子如來迦葉如來普善

化演法音如來無邊智慧光圓滿幢如來月覺如來無礙智幢如來無上月如來虛空智王如來普光如來雨香王如來金寶光明如來無限眼王如來寶娑羅王如來法觀如來百十億光明如來智流布如來無邊明聖如來寶高王如來寶生德如來寶蓮華勝如來名聞力如來流布王勝如來天王如來寶相如來法積如來香燈如來光明如來法明如來不動月如來香明如來香光明如來稱英如來大光如來梵德如來寶好如來名稱如來淨光如來妙香如來尊

自在如來智光如來月光明如來仙剛如來淨王如來快樂如來寶海如來明燈如來龍仙如來法持如來寶智慧如來開光如來燈尊王如來名聞如來慧王如來妙寶如來上首如來須彌如來吉祥如來上嚴如來寶德步如來導龍如來項生王如來紫幢如來善恩如來寶照明如來虛空如來無畏上如來釋迦文佛如來寶窟如來普嚴觀智如來無等大光明如來梵天如來寶出光如來普陰如來無量相如來無量境界如來覺華光如來淨眼如來蓮華生德如

來慧王如來大神通如來名光如來蓮華上如來妙樂善衆如來月英豐如來吉利如來吉祥如意如來無邊高力王如來無畏上如來普眼如來智生德聚如來東方無畏如來普世界法幢如來西方無量壽如來善覺如來照明世界如來善建立如來梵德如來蓮華生德如來南方智聚如來普世界智燈如來上方智光如來苦行如來衆華世界如來見眞諦如來白蓋如來無邊德生如來西方智山如來普世界天王如來摩尼清淨雲如來滿足如來蓮華世界如來無處畏如來上德如來無邊彌樓如來北方那羅延如來普世界釋迦如來下方不虛步如來究竟如來香流世界如來大主領如來廣智如來寶華奮迅如來西方阿彌陀如來普世界然燈如來北方妙鼓聲如來日照如來善明世界如來無垢稱如來香窟如來大音世界如來上善德如來普世界無憂如來無比月如來賢首如來旃檀世界如來星宿月如來華窟如來衆明世界如來多所念如來普世界梵音如來至彼岸如來未來如來眞珠世界如來不壞相

如來妙見如來青華世界如來普自在如來普世界上幢如來寶火如來滿月如來妙音世界如來尊自在如來不動如來娑羅世界如來過去七如來弗沙如來妙眼如來現在如來虛空世界如來盡精進如來光照如來莊嚴世界如來滅罪八如來明星如來無畏如來善業如來莊嚴世界如來一切功德嚴如來香彌樓世界香象如來無量梵音聲如來西北方香明如來安立王如來無量出生如來上香彌樓如來月勝功德如來無量種奮迅如來智自在香明如來香積如來嚴淨法王如來一切光明聖如來普無邊香象不動如來無量虛空等如來無邊智光明如來毗舍浮如來無量法幢如來無垢稱王如來寶聚善德如來寶智首無上如來寶華德普觀如來堅要如來虛空淨王如來虛空世界如來釋迦如來普無邊婆羅王如來東南方金林世界精進如來一切妙見如來佛法自在如來調御如來燈明如來月燈光如來阿彌陀如來照明世界月辯如來師子吼如來善上首如來金剛藏如來上善德如來一切蓮華自

在如來金華如來覺華生德如來無邊光明如來明王如來善建立如來開化如來寶蓋如來金光如來蓮華光如來寶彌樓如來無邊德嚴如來名流十方如來日月光如來然燈如來寶蓮華步如來大明如來轉法輪如來精進軍如來仰諸天如來達磨如來明燈如來寶智慧如來上華香聚如來普嚴如來光聚如來不虛見如來香明如來常滅度如來一切贊歎未來十方忍世界彌勒如來吉祥如來作方如來無量力如來壞諸驚畏如來梵音如來華蓋如來虛空寂如來光明如來無定願如來一切贊歎未來離垢心世界普現如來寶王如來日燈如來離垢相如來弗沙香像如來自王如來安住如來不虛德如來金光如來善住意如來一切贊歎過去無量動寶綿淨王如來光明王如來聞力王如來大聲眼如來華生德如來香盡如來無邊功德精進嚴如來勇首趨高須彌如來法觀如來無畏王如來寶勝光明如來波頭摩勝如來無言勝如來金海如來樹王如來知華寶光明勝如來須彌留聚集如來德首如來雜華

生德如來淨輪旛如來轉法輪如來梵精進如來稱力王如來離憂如來散一切縛具足王如來一億諸佛普集如來吉祥如來無量聲如來須彌留聚如來碎金剛堅如來千光明如來山王如來明德如來無邊虛空自在如來無邊行自在如來離臂如來雜寶華嚴如來鼓音王如來雜華生如來不虛嚴如來無邊明如來無垢如來海持覺娛樂神通如來種種華勝成就如來寶蓋如來上香王如來佛華生德如來見一切緣如來彌樓肩如來雜華如來藥王如來寶揚威神超王如來無邊自在力如來作方如來慈音寂首如來施名聞如來寶光明如來等徧明如來栴檀德如來上首如來普照常明德海王如來積諸功德如來寶形如來不虛力如來優鉢羅德如來須彌頂王如來無邊光如來勝王如來寶華如來法輪光音聲王如來最高德彌樓如來持炬如來栴檀香德如來不動智如來無相音如來娑羅王如來無垢光如來等行如來一切衆寶緻色持如來無數精進與豐如來寶上如來阿彌陀如來無邊德積如來善思

願成如來無上光如來智聚如來現智如來無量光明最勝如來無邊自在力如來相王如來不變動月如來明珠髻如來無量音如來須彌步如來自在王如來淨覺如來成就一切諸剎豐如來華世界寶自在如來開光如來大名山如來無量覺如來無量耀如來最威儀如來安氏如來寶氏如來聖慧名聞如來一切衆德成如來誠英如來淨慧德豐如來因陀羅如來如法行如來普幢健如來瞿那臂如來成得如來淨身如來堪供養如來大現如來華光如來燄威如來法上稱如來頻者羅婆如來軍陀功德如來無邊或如來空住如來念光如來分茶利無諸患如來東南方治地如來智日如來瞿那功德如來無邊慧成如來滅諸怖畏如來無邊高力王如來一切緣中自在現佛相如來方流布嚴如來賢勇如來廣耀如來蓮華具足王如來喩日光王如來眞性上首如來藥師具足王如來普守增上雲音王如來無邊智贊如來雨王如來放光如來唯首陀失利如來犍陀羅耶如來樹根華王如來無邊香彌樓如來發心莊

嚴一切衆生心如來寶蓋照空如來梵慧如來覺積如來威嚴生高王如來月殿清淨如來善變無形如來滅諸受自在如來不思議功德明王如來淨慧德豐如來法最如來智稱如來示衆生深心如來淨寶典豐如來電燈旛王如來淨華宿王智如來多摩羅跋栴檀香如來雜華生德如來光明如來不動如來月殿尊音王如來鉢地那耶如來悲威德如來疾行雲如來燈燄開敷如來乾闥婆耶如來富彌留如來尸利毬多如來雲徐步如來成利鎧如來無邊手如來毫相齒如來善思惟摩如來網光相如來普方威如來名稱山雲如來華燄海燈如來火燈明如來無礙力持如來吉祥蜜如來到彼岸如來正觀鎧如來人自在如來頂上王如來智自在王如來身勝如來證我如來世帝釋如來因王如來師子嚬申力如來除雨圓如來網燄光如來普智震雲如來因上如來梵海如來火帝釋如來行雲如來鉢利鬅婆夜如來不死光如來法輪震聲如來淨輪旛如來勝威如來勝意如來難降幢如來名稱習如來五百普光如來

忍辱燈如來無量聲如來不厭見身如來愛者如來
日月如來勇猛仙如來無量命如來妙吼聲王如來
清淨心如來華如來牛王如來虛空門如來
一切瞿那王如來無畏莊嚴如來不齊光如來香勝
彌留如來稱如來方燈如來分如來虛空聲如來破
散魔力聲如來無上彌留如來婆祇車如來分別彌
留如來難降伏如來降伏金剛堅如來蓮華上如來
阿芻婆夜如來安詳莊嚴如來喜賢名稱如來虛空
思如來北方金剛王如來求那子如來善說清淨幢
如來最行上如來安祥苦行如來毗瑠奴王如來流
水大雲如來空名稱如來千雲雷聲王如來高明如
來持無礙如來大興雲如來大雨如來雨足尊如來
自光明如來勝光明如來護世知足如來微妙如來
廣信如來莊嚴如來帝釋幢如來無處畏如來利益
如來梵吉祥如來閻浮上如來世間主如來龍光如
來光王如來大雲蓋如來法主王如來勝上如來大
雲輪如來圓光明如來作光明如來一切瞿那所生
功德如來清淨光明如來星宿王如來智上如來華

積如來悉達多如來持雲雨如來分陀利如來珠光如來金華如來香功德如來最勝衆如來寶室如來梵彌留如來無邊身如來無邊華如來功德海照耀曼荼羅吉祥如來善安隱如來種種摩尼如來無動安詳行如來勝功德如來一切事見如來大智力聲如來無邊色雲如來大雲滿海如來飛雲如來金山如來瞿那王光明如來寶最上功德如來法界普明如來虛空音如來寶健步如來寶鎧甲如來寶上功德如來法海如來一切廣博金口高勇光明幢頂如來諸法光王如來師子德如來無垢月威王如來最勝香牛王如來佛華生德如來無量瞿那功德如來善生如來須彌聚如來寶娑羅如來發心轉法輪如來善音功德如來無邊功德莊嚴如來蓮華功德所生如來須彌頂上王如來作無畏如來勝瞿那莊嚴如來最上燄如來無邊光如來無邊眼如來普功德如來無邊功德安住如來蓮華王如來最上王如來善滿肩如來無邊鎧如來金剛王如來功德光明如來日月吉祥如來法功德如來吉祥雲如來智最上

功德如來出生功德如來蓮華最上功德如來普藏主雲王燈如來佛華最上王如來大雲燄如來善安詳牛王如來最上鎧如來無相音如來無定願如來寶所得如來無邊安詳緩步如來金剛幢如來法界形如來示現雲如來攀緣鎧如來放光燄如來大善現雲如來海藏吉祥如來無邊日如來大香雲如來月上寶功德如來衆生調御如來寶華所生功德如來無邊光明彌留香王如來優波羅功德如來轉胎孕如來願善思成就如來清淨目如來無礙輪如來無上燄如來斷怯弱如來蓮華所生功德如來大蓮華如來廣出雲如來相彌留如來雲徐步如來海功德如來大自在雲如來性現出雲如來栴檀舍如來別彌留如來不死甘露華如來不空遊步如來示現一切攀緣如來無量瞿那功德如來優波羅功德如來梵功德如來喜所生功德如來安住鎧如來功德生如來功德藏如來勝鬬戰如來無礙安祥緩步如來虛空聲如來大涌雲如來不空燈如來不死音如來善安住如來大降雨雲如來示現功德如來光明

相如來作然燈如來無塵意牛王如來不空名稱如來寶優鉢羅功德如來無邊牛王遊步如來瞿那王安住如來佛華燄如來華備具功德如來雲精進如來華所生如來寶所生如來大燄聚如來不空安詳遊步如來雲支分如來寶燄聚如來乘上雲如來刀成利如來海胎藏如來歡意出華如來智燄威德如來無畏上日月如來妙勝龍仙如來自境界如來善明燈寶相如來天喜如來大威聚如來寂光王賢力如來無邊覺威力如來法輪光震聲王如來智炬光明王如來寶聲如來蓮華最上功德如來天滿如來寶燈王如來寶華功德如來明力如來天王如來胎藏聚吼王普燄如來虛空覺如來無比智如來無邊無礙力如來善福處如來實功德光幢如來光圓山頂王如來堅牢精進法自在智幢如來智所覺善住意如來智者如來月聲如來大思如來無邊上功德如來無量金剛功德如來淨如來善住恩如來體如如善面如來跋檀多有邊示現如來那羅延勇步如來月威勢力如來妙明妙覺嚴意如來愛示現威光

如來天淨如來無譬喻名稱功德供養如來廣明智海幢如來顯赫諸方如來二十萬天華幢如來無比月寶蓋如來勝上娑羅如來大主領如來大光明寶力如來淨色如來大勇步如來蓮華功德如來華眞體功德如來無彌婁只帝耶如來法燄山幢王如來勝光如來無量眞體功德如來普寶如來蓮華聲如來一切功德如來天燄如來龍天如來光明散燄王如來大相如來名稱愛如來無惱覺如來求那福處如來福德愛如來善辯覺普鳴如來金摩尼山聲如來孫陀羅燄如來法燄熾威王如來月境界梵功德如來寂意如來普勝如來曉光如來智燄海功德如來深法光王功德如來諸天供如來日光明如來體如如華覺如來攝名稱如來成名如來覺者如來陀羅尼自在如來無邊精進如來大堅如來大勝如來天信如來寶自在天華如來龍喜如來善示現如來華幢如來慚愧覺者如來求那孕功德如來優鉢羅香如來自在瞿那幢王如來善建立一蓋如來紫上善恩如來見眞諦如來普光明寂定如來普淨如來

大精進如來無邊光功德如來微妙聲功德如來法雲城光燈王如來普日光明王如來寶威如來普光衆上功德如來聞覺如來達摩耶如來智藏功德如來月愛如來仙華如來法遊戲馱幢功德如來難勝愛如來羅漢眼如來求那威聚如來戒供養如來說福處智持如來法雷震聲王如來香上功德如來天功德胎藏如來意喜現無邑淨如來日燄如來實聲如來普觀如來諸天所供養如來一切音聲功德如來神通淨如來上名稱如來體如如月面如來大彌婁如來道遊戲步如來婆耆羅湊者如來光明最上如來普香如來普淨如來甘步如來可讚歎仁威如來無死如來月功德諸香無礙示現如來瞿那燄幢王如來羅漢金剛如來師子安詳步行如來天王藏智勝如來善德然燈如來善住意如來自光明智者如來智力如來勝功德如來虛空雲功德如來善說名功德如來法海光雷音王如來巧善燈藏王如來大鳴如來蓮華眞體功德如來梵合如來寶光明如來蓮華功德如來相淨如來天鳴如來法輪月最上

功德如來求那睒如來福德步如來智上功德如來正覺者如來羅漢淨華上如來甘露威法燈如來眞體功德如來寶功德燈幢如來無量色可喜威如來樂目如來地淨如來至持如來明蓮華功德如來智優鉢羅功德如來婆須達如來無憂國如來體如如人月如來大名聞那羅延者如來孫陀羅念信如來求那勇步如來日香日面精意如來大苦行摩婁如來香喜如來大華得如來賢光如來寂根如來法意如來彌婁只帝耶如來法界音聲如來無縛無疑摩尼如來福德愛大力如來迦葉神聞如來應供養如來法空王利益如來淨著如來求那喜如來金幢王功德如來法界形功德如來須多殊摩醯多如來毗盧遮那藏如來炬持如來火善香明功德如來大勇如來彌婁光如來虛空功德如來益愛如來波持如來無邊德眞體功德如來求那覺如來不死淨如來大功德力如來雜色月如來無量費熾幢如來意光明月威如來梵聲月蓋如來寶燈普明幢如來羅漢愛不汙染如來勝愛如來大睒如來淨面如來智妙

藏功德如來寶優鉢羅功德如來求那淨如來牢精進如來體如如和合如來道蓮華如來最爲首行如來波羅那善意如來大遊戲步如來善觀如來善國如來威燄如來普盡色虛空如來堅步如來上功德如來陀耶如來法燈如來善蓋如來奢羅達底耶如來平等求那如來最勝法幢饒香如來天國如來師子牙如來聞聲功德如來寂食如來華形如來三昧像最上功德如來求那臂如來不死燄如來華光如來勝摩如來大燈明如來水幢如來雷震名王如來月燈如來不死求那如來無礙眼如來決了思惟如來善覺思如來福德莊嚴如來平等禪定如來大仙如來寶形如來揭婆耶如來勝龍如來寶燄幢王如來法形如來促寐梨耶如來歡喜德如來最上名稱如來福德形如來甘露名稱如來降伏諸怨如來大天如來辨輪如來上鳴音如來富沙如來羅漢名稱智聲如來善淨業幢如來親勇步如來者致多耶如來最上燈如來雜色聲鳴如來無礙超越如來愛師如來說王如來六通音如來叫王如來成利思惟雜

音如來賢相幢王如來龍臂王如來超越駛流如來鼓雲音如來愛摩婁多功德供養如來善山如來燄王如來富沙耶如來火靑如來降伏神祇如來願饒如來勝聲思惟如來無礙鳴如來寶燄幢王如來妙意鳴如來無量名稱如來不死淸淨如來天幢如來水王如來精妙香如來智者如來求那莊嚴相華如來一切世間愛如來功德友如來師子如來堅牢如來樹幢如來淸淨音如來無比名稱如來滿意如來慈力如來高豪如來勝思如來無垢思如來辨國如來迦婁波耶如來地威如來師子遊戲步如來淸淨意如來無垢名稱如來道威如來熾盛威如來善淨業幢如來善望如來威力如來法葩如來愛光如來大熾光如來普信如來瞿那摩尼降伏如來盡見智者愛如來無惱覺如來那羅延耶如來益思如來端正分如來殊帝沙迦如來福臂明徹如來雲鳴如來上形如來微妙鳴如來智意如來瞿那幢王如來善才如來決定華貯積如來功德淨如來毗盧摩王如來勝音如來熾盛光如來無畏名聞普覺牢眼如來

智開如來樂光如來功德鳴如來智慧如來娑耆羅它如來善燈如來師子勇步行如來般若智如來無量莊嚴如來自熏如來不死憂如來智威如來山王如來海覺如來賢者如來智海如來甘露無憂如來善光明如來無邊辨才幢如來寶蓮華光胎藏如來金堅剛海幢雲如來求那主刧波如來瞿那瞿致力如來常涅槃者如來燄圓身如來威最上如來羅藏如來堅硬如來分別智音如來紫磨色者如來樓遮如來一切因陀羅上如來金剛師子如來世帝釋如來恣態鳴如來自主如來龍聲如來善堅智光燄形聚如來不失瞿那如來相莊嚴身如來明主如來月上功德如來樂智如來師子國如來無邊求那如來毗世法天如來一切光幢功德如來栴檀香功德如來無邊星宿衆牛王如來虛空上如來法自在山王如來光意如來燄月毫雲如來多迦羅髻平等如來無量覺如來婆訶梨陀耶如來不虛安詳遊步如來示現一切衆生牛王如來善相彌留如來辯才聚如來無邊彌留香如來一切瓔珞牛王現如來光明圓

者如來彌留威如來大風輪雲如來智得如來乾闥婆王如來叫名稱如來那羅延無行如來光明無垢胎藏如來地功德時節威如來名稱上名稱如來世間手得利如來威自在勝如來眞陀那如來安住利如來瓔珞如來香醉如來甘喜莊嚴如來不空著鎧如來持輪如來一切名稱無量如來寶王功德如來寂靜意如來功德烽如來合燄如來華明如來衆生虛空心形像如來解脫諸羅如來燄月毫雲如來摩拭如來勇力遊步如來善友如來無小意如來普功德雲如來不動者無如來一切彌留功德如來蓮華最功德如來一切有我慢拔除如來善分別如來初發心斷疑如來根體如來勝妙彌留如來蓮華功德胎藏如來無錯意如來婆羅西那耶如來不空說名功德如來發意一切衆生莊嚴如來難伏彌留如來普觀察如來海彌留最上如來一切衆生不斷鎧如來光明普照如來摩尼輪如來香燈吉祥如來蓮華藏如來平等感如來福德莊嚴如來一切功德如來無驚怖如來善福德地愛因如來不棄撲名稱如來

道遊戲步如來羅漢藏如來智所得如來衆生羯波如來至實功德如來無畏友如來福德地處樂願如來不可量幢王如來大水勇步如來神通淨如來功德積如來甘露香如來眞有功德智相如來勇力苦行如來覺者喜陳光如來求那積聚相幢如來莊嚴眼如來住利智如來端正鳴如來月上功德淨現如來大水勇步如來苦行主如來美形如來盡法海寶幢王如來顯赫天華如來淨月如來愛行如來最上國摩婁如來善月虛空如來福德燈威至如來月孕如來光明最上如來華光如來攝覺賢光如來上色如來白闇如來實勇步波持如來勝德光思如來五上如來怯行如來利思現聚相王如來月天如來諸香妙聲如來大力無聲如來眞有功德善方如來放光如來叫鳴覺天如來密燄牢華如來不錯覺者曉明如來月明如來捨鬬諍聖眼如來器鳴如來無邊燄光如來妙音如來國供養如來不現如來大名如來金華燄幢如來月幢如來無邊色普藏如來勝將名稱如來上無諍覺如來仁威去有如來法華如來

普行者愛衣如來智開如來婆那如來避無諍行如來燈王如來寂醉如來諸羅如來猛用行如來正値如來威頭如來有丈夫上如來菩提分華身如來拔煩惱如來無倒如來叫聲日如來仙藏如來天冠如來依利行如來恐怖如來無思如來羅漢名稱如來五百普光明如來求那上如來知持者如來最行上如來求那開如來善喜如來堅牢如來眞如遊步如來威賢功德如來功德寶光明如來寶蓋勝光明如來勝覺行如來同蓮華如來瓔珞如來佛幢如來燄海面燈如來千雲音王如來功德王光明如來師子多羅稱如來日月光明如來吉祥微妙如來寶王功德如來金剛無垢日燄雲如來大悲摩尼者如來廣覺如來清淨光明如來彌留功德如來蓮華最上如來金剛如來喜樂光如來無畏莊嚴如來梵威自在三寶如來天冠功德海如來香聚法圓光如來栴檀如來普觀如來智自在如來虛空如來清淨如來金剛仙如來滿聚無上功德如來脫一切畏如來月光自在虛空等智如來法界智燈如來香最勝彌留如

來法界廣智如來寶德髻如來大燄聚清淨覺如來淨覺燈王如來魔王華燄如來善生如來龍德如來須彌遊步如來最上月如來普光如來虛空如來藏寶聚如來寶燄山燈如來多摩羅跋如來虛空覺如來正金莊如來衆帝釋如來普德華威如來勝天如來燄聚如來山積如來梵聲師子月如來仙勝法音幢如來歡欣如來善思議勇德瞿那衆勝如來須彌王如來最力功德華藏如來無礙智善如來寂香意主如來無言最上如來普智震雲如來寶頂燄山燈如來大智福地如來普覺者如來智燄海自帝釋如來寶燄華天如來金仙最妙如來寂王光聚如來無憂功德自在衆如來淨光蓮華上邑眼如來梵志賢護如來因陀羅意如來寶山燈德如來雲音如來化自在如來善梵圓光如來善華如來月相如來成利如來燄光無處界如來寶愛月光王如來帝沙如來淨智者如來海意如來世燈功德如來牟羅耶如來善意無垢明照如來衆勝解脫如來蓮華上燄眞如遊步如來妙月願光如來滿足妙如來天威如來善

度如來果報如來福德意如來重懺悔邑勝愛如來寶上幢王如來法光華聚如來普身如來生覺如來因陀羅上如來最勝邑如來善音牟尼聚法見如來寶熾龍聲如來普光明髻如來安詳苦行如來華光如來普智者如來大現香光如來化威喜樂天首如來善調無礙意如來饒餤法蓮華如來華明如來餤熾髻妙覺如來月燈如來實相如來雲摩音如來福德無畏生者如來無著意月如來勇行步象如來無相智慧如來廣大智光如來山功德莊嚴如來智自在勝如來寶帝釋如來解脫月最勝衆如來莊嚴世界如來香德如來寶明德如來定光如來淨覺如來日月燈明王如來蓮華敷力如來覺世界寶彌樓如來上方香光如來隨喜世界普明如來無量劫聖如來無量寶化光明如來香德世界香相如來衆眞寶如來無邊稱如來安隱世界上寶如來大精進勇力如來香德如來光明世界如來吉祥世界如來常照明香彌樓如來一切淨光如來香聚如來寶王如來頂生王如來普賢如來幢相如來明輪如來蓮華最

尊如來無勝世界德勝如來寶火如來多寶如來喜幢如來妙華如來栴檀窟聖如來寶生德如來妙華如來極高德如來大光明如來佛自在嚴如來善明燈如來香光明世界如來上如來大力如來靈山會上釋迦如來上族如來寶華如來紫金光如來天自在世界如來無量華聖如來大雲光如來無量上方智光如來金剛步積如來月英幢王如來淨王如來香名如來名稱王如來大安世界如來觀智如來諸方普照明如來釋迦多寶二如來月世界如來法世界無量如來普西方無量壽如來德明王妙眼如來妙華如來自光明如來阿閦金剛寶海如來寶英如來梵德如來師子護如來妙如如來無比月如來正如來種蓮華華生德如來一切無邊香如來一切香華如來蓮華上如來大明如來栴檀窟如來金華如來日月燈勝如來歡喜賢最如生如來微妙如來虛空光勝如來寶王如來上善德如來上寶如來普觀如來蓮華世界如來無量散華如來尊自在如來金剛踊躍如來寶樹光明如來自境界如來雲鼓音王如

來離塵垢世界智德如來寶英如來大明如來帝幢如來一切諸方天德如來美音世界寶華如來釋迦牟尼如來天自在世界如來寶王如來大光明如來寶窟如來勝如來大雲光不虛勝如來寶生德如來

諸菩薩一

仰如來初會無量菩薩二會三會廣無邊菩薩至于十會恆河沙數菩薩大士菩薩聲聞菩薩無盡意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善光無垢住持威德菩薩勝願菩薩大光菩薩寶印手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一切十方無量菩薩奮迅菩薩堅意菩薩同名諸菩薩淸淨光明莊嚴王菩薩東北西南百千萬億菩薩日藏菩薩香象菩薩勝成就菩薩一切國土莊嚴諸菩薩無障礙受記不思議菩薩無畏菩薩善見菩薩無垢藏菩薩思惟大悲一切諸菩薩發行成就無量菩薩海慧菩薩寶勝菩薩高精進菩薩光明常照手菩薩無邊步奮迅菩薩思益菩薩寶月菩薩功德山菩薩虛空平等智菩薩無量功德斷一切憂菩薩寂意菩薩龍德菩薩曇無竭菩薩金莊嚴光明菩

薩一切法自在菩薩寶炬菩薩善意菩薩大威力菩薩法雲王滿足菩薩一切無量無邊菩薩淨意菩薩廣德菩薩普光菩薩自在天菩薩淨菩薩無垢菩薩金剛幢菩薩普賢菩薩觀世音菩薩歡喜王菩薩寂行菩薩華莊嚴菩薩萬王菩薩摩醯天菩薩大威德菩薩普現菩薩彌留王菩薩普華菩薩莊嚴王菩薩摩尼髻菩薩寶髻菩薩無邊觀菩薩寶輪菩薩娑伽羅菩薩然燈首菩薩淨勝菩薩那羅德菩薩聖藏菩薩那羅延菩薩盧舍那菩薩大力菩薩一切聲菩薩龍勝菩薩光明意菩薩雲光明菩薩善住菩薩寶莊嚴菩薩須彌山聲菩薩大勢至菩薩大自在菩薩光明勝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因陀羅德菩薩金剛意菩薩解脫王菩薩不空見菩薩虛空藏菩薩寂淨心菩薩清淨聲光菩薩無礙見菩薩降伏魔菩薩無邊光菩薩覺菩提菩薩善思議菩薩導師菩薩寶性吉祥菩薩離憂菩薩虛空藏雷音菩薩寶事菩薩意淨菩薩不離音菩薩上首菩薩勝授菩薩喜授菩薩德曜王菩薩智藏菩薩妙吉祥菩薩大乘修菩薩大

圓鏡智菩薩那羅延無比菩薩月山堅意菩薩大龍相菩薩無量慧菩薩師子吼菩薩頂髻菩薩善喜光菩薩上際菩薩辯才莊嚴菩薩光德菩薩法樂莊嚴菩薩常悲菩薩勝音菩薩照意菩薩恆河沙菩薩天德藏菩薩無邊幢菩薩喜王菩薩勝山菩薩攝諸趣菩薩善明菩薩上願喜根菩薩燈明菩薩蓮華淨普幢菩薩大月菩薩明照菩薩無邊步菩薩普上菩薩勝意菩薩海意菩薩法炬燈菩薩照世菩薩勝上身地藏王菩薩羅網莊嚴菩薩摩醯天安隱菩薩妙觀察智菩薩覺菩提菩薩大海德菩薩無寶意菩薩具辯菩薩甘露聲菩薩勝護菩薩不可嫌稱菩薩持世菩薩常現神通菩薩金瓔菩薩大嚴菩薩造化菩薩如來藏菩薩增上意菩薩無憂施菩薩持人菩薩百光菩薩最安隱菩薩大悲菩薩智勝法王菩薩山王菩薩莊嚴藏常精菩薩法慧菩薩尊者菩薩常光明菩薩寶頂菩薩最上菩薩智日菩薩智慧輪菩薩大勢菩薩自在天最勝幢菩薩波頭摩勝菩薩莊嚴王菩薩圓覺菩薩因陀羅德菩薩法鷄兜菩薩寂戒慧

菩薩成就義菩薩首藏菩薩師子英菩薩法響菩薩泥泯陀羅菩薩持地菩薩山相莊嚴菩薩光山菩薩廣思菩薩地響菩薩金剛拳菩薩無量志菩薩雲光明菩薩淨心菩薩日光菩薩普光照菩薩慧雲菩薩佛日心王菩薩金山菩薩金剛慧常觀菩薩寶作菩薩廣德菩薩華莊嚴菩薩善住菩薩愛見菩薩勝護菩薩智慧芽菩薩法作菩薩甘露光解脫王菩薩曇摩師利菩薩跋陀和無等菩薩佛陀師利菩薩大音聲菩薩增長志菩薩增法志菩薩大相菩薩持衆生菩薩寶士菩薩蘇利耶藏菩薩光相菩薩清淨聲光菩薩天山菩薩應聲菩薩進寂菩薩總持王菩薩如幻慧菩薩至光英菩薩一塵菩薩善思菩薩世間慧菩薩智山菩薩善勝寶心菩薩深聲菩薩高精進超倫菩薩寂意菩薩不瞬菩薩性莊嚴菩薩智澤菩薩法日菩薩普眼菩薩住佛聲菩薩滿願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一切吉利菩薩無邊稱人德菩薩住持寂靜菩薩須彌王菩薩妙色志菩薩正定意菩薩辯積菩薩功德山菩薩辯聚菩薩跋陀婆羅菩薩堅勝

菩薩陀波崘菩薩持王菩薩大哀菩薩上意菩薩念莊嚴菩薩尊勝慧菩薩文殊響菩薩寶天菩薩海天菩薩達空際菩薩寶莊嚴龍施菩薩妙聲菩薩國土莊嚴菩薩無礙轉法輪菩薩波頭摩菩薩華嚴菩薩寶來菩薩不可思議菩薩無盡妙法藏菩薩虛空藏菩薩地持菩薩藥王菩薩住一切聲菩薩師子步雷音菩薩須彌山持魔菩薩施相菩薩海意首俱菩薩無垢眼山王菩薩須彌山燈王菩薩千相菩薩廣慧無言菩薩出一切憂冥菩薩寶藏菩薩常觀菩薩

大月光山菩薩法燈菩薩普光照菩薩持王菩薩覺菩提菩薩日雞兜菩薩歡喜王菩薩大悲思惟菩薩清淨三輪菩薩山王菩薩世間炬菩薩金山菩薩斷諸疑菩薩智山幢菩薩觀世音菩薩無量法王菩薩法樂莊嚴菩薩深聲菩薩法雲吼菩薩心王菩薩善思議菩薩普莊嚴菩薩三界尊菩薩常現神通菩薩無量光明菩薩辨音菩薩無憂德菩薩山峰菩薩善導師菩薩斷諸魔菩薩轉法輪菩薩斷一切憂菩薩辯才莊嚴菩薩深行菩薩住持華菩薩諸天菩薩星

宿王菩薩總豪王菩薩大慧光菩薩圓覺菩薩金剛步菩薩虛空藏菩薩水光菩薩師子奮迅菩薩住一切悲見菩薩超倫菩薩月勝菩薩常淨菩薩無量意菩薩超魔見菩薩火光菩薩斷諸惡道菩薩無障礙受記菩薩速行菩薩寶心菩薩華齒菩薩持大會菩薩無邊意菩薩一行菩薩檀那師利菩薩斷一切憂意菩薩電光菩薩普行菩薩寶掌菩薩雲王菩薩普覺菩薩轉女根菩薩一切尊自在菩薩波頭摩道勝菩薩住無我法者菩薩寂靜心菩薩賢首菩薩月輪菩薩寶杖菩薩寶蓋山菩薩摩犁支世界菩薩智莊嚴慧雲菩薩住寂靜法者菩薩智炬燈菩薩勝意菩薩常精菩薩善臂菩薩勝意生菩薩須彌幢善行菩薩寶音聲合山菩薩斷一切惡法菩薩最勝意菩薩金剛菩薩惹那師利菩薩一切功德藏菩薩勝思惟菩薩正定意菩薩總豪王菩薩寶賢菩薩無邊勝慧菩薩能捨一切事菩薩大莊嚴菩薩觀自在菩薩電光嚴菩薩法王菩薩寶輪滿月菩薩上首增長意菩薩普莊嚴菩薩得一切菩薩日光明菩薩金光菩薩

吉祥妙德菩薩善順金剛慧菩薩須彌幢菩薩常舉手菩薩大悲心菩薩山雷菩薩無邊上意菩薩法首摧魔力菩薩那羅延菩薩救惡趣菩薩至光英菩薩大音聲菩薩寶心菩薩天勝藏菩薩無量普光菩薩師子幢菩薩喜見菩薩普一切無邊智日幢菩薩法界響聲菩薩月幢菩薩大勇猛力菩薩金剛王菩薩藥王菩薩蓮首藏菩薩大智無所畏菩薩金剛藏菩薩甘露菩薩普清淨無盡福光菩薩陀羅尼勇健力菩薩常觀菩薩一切法自在菩薩無邊禪菩薩深聲菩薩無寶意菩薩金剛燄德相莊嚴藏菩薩福相菩薩持一切衆生願藏菩薩大精進金剛齊菩薩日光菩薩住一切悲見菩薩寶莊嚴菩薩普華菩薩無障礙菩薩一切功德寶髻智生菩薩法現菩薩不思議無垢眼山王菩薩善勇猛菩薩蓮華髻菩薩法超菩薩甘露黠王菩薩雲光明菩薩山峰菩薩無垢藏菩薩一切星宿王光照藏菩薩慧勝菩薩淨威德光明王藏菩薩大明德深美音菩薩寶來菩薩斷一切惡法菩薩意菩薩破邪見魔菩薩神授菩薩星授菩薩

高精進菩薩師子奮迅行菩薩不空見菩薩無邊稱菩薩寂意行菩薩過一切道菩薩普菩薩山相莊嚴菩薩光積菩薩除障菩薩蓮華勝菩薩無不可嫌稱菩薩入功德菩薩然燈首菩薩可供養菩薩不捨重檐菩薩聖菩薩清淨三輪菩薩空寂菩薩難可菩薩增上意菩薩一切行徹到菩薩熱光藏菩薩蓮華手菩薩一切慧菩薩建無所畏菩薩妙菩薩分別辨方菩薩尊意菩薩堅意菩薩心平等菩薩得脫一切縛菩薩大香象菩薩無邊際菩薩踊大步菩薩曼殊室利菩薩寶菩薩跋陀婆羅菩薩慈氏菩薩持地菩薩無盡意菩薩深入地際響菩薩放光月菩薩蓮華藏菩薩寶印手菩薩見正反邪菩薩雷震菩薩普無邊功德首菩薩除一切暗燈菩薩普智雲日幢菩薩持勢菩薩文殊師利童子菩薩法雲王滿足菩薩專一光明燈菩薩歡躍菩薩無閡妙音遠藏菩薩波頭摩華嚴菩薩海月大光明菩薩彌勒菩薩諸根常定不亂菩薩普賢燄妙光菩薩一切魔界聲菩薩常淨菩薩解甚深義密意菩薩無礙轉法輪菩薩出一切憂

冥菩薩大菩薩一切超魔見菩薩威力菩薩百光所照明菩薩起平等心轉法輪菩薩淨菩薩斷一切憂意菩薩嚴意菩薩普光師子幢菩薩虛空庫菩薩無閡智藏菩薩善菩薩俱素摩勝藏菩薩龍首菩薩金莊嚴光明菩薩種種辯才莊嚴藏菩薩上菩薩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十八卷目錄

佛菩薩部彙考十二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諸菩薩二　諸尊者）

神異典第八十八卷

佛菩薩部彙考十二

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經

諸菩薩二

無徹塵勇猛菩薩光德菩薩毗盧遮那智菩薩一切聲差別樂說菩薩德菩薩宿光王照藏菩薩無見菩薩曼陀羅婆杏菩薩一切光明常照手菩薩持魔普化菩薩善勇猛菩薩不虛見菩薩不離音菩薩師子步菩薩師子幢菩薩金剛慧常光明菩薩一切大力

慧菩薩光明勝菩薩念莊嚴無等慧菩薩無邊光菩薩甘露光菩薩無量善住菩薩常悲善數菩薩除陰蓋菩薩常明耀衆勝王菩薩師子戲菩薩師子旛菩薩無邊慧摩留天菩薩一切最勝慧無忘失菩薩性莊嚴菩薩尊勝慧菩薩那羅德菩薩無比心菩薩無量聖藏菩薩無邊悔意菩薩獨步世菩薩善思議菩薩善丈夫菩薩師子意菩薩師子王菩薩那伽慧菩薩華莊嚴菩薩一切佛地慧菩薩無憂德菩薩覺菩提增上慧菩薩虛空慧菩薩功德山菩薩無量善眼

菩薩光觀菩薩光德菩薩越三界菩薩善行步菩薩善喜光菩薩師子作菩薩師子英菩薩大龍相菩薩總持王菩薩一切住佛智菩薩難思慧菩薩智山幢無住願菩薩須彌幢菩薩甘露聲菩薩無量樂作菩薩智幢菩薩地響菩薩不捨軛菩薩極精進德曜王菩薩善護德菩薩善將導菩薩普光照無邊幢菩薩一切內覺慧菩薩金剛燄菩薩電光嚴霆法雨菩薩降伏魔菩薩度衆生菩薩無量海慧菩薩月光光明菩薩天德藏菩薩勢力慧日雞兜功德處菩薩廣大

慧達空際菩薩如幻慧精進幢菩薩常捨慧羅網光菩薩普供慧菩薩無礙行星宿王菩薩斷諸疑金剛明菩薩無邊發王菩薩持地力菩薩一相慧菩薩法雞兜菩薩無垢藏菩薩寂靜慧甚深境菩薩眞實慧智炬燈菩薩成就慧三界尊菩薩義語慧菩薩如理慧歡喜王菩薩斷諸魔金剛軍菩薩國王莊嚴菩薩華德藏菩薩攝法趣菩薩住持華菩薩功德藏菩薩福德藏菩薩世間炬菩薩調順慧質直行菩薩光明燄菩薩智慧牙菩薩善巧慧菩薩了佛種菩薩持法幢菩薩跋陀和菩薩金剛敷菩薩因陀羅幢菩薩寶尸棄菩薩妙香象勝諸分持地際菩薩善住意勝成就菩薩無盡意威德王菩薩解脫月菩薩師子王菩薩得大勢菩薩求妙法自在天菩薩智山幢恆河沙菩薩善思議意菩薩不休息持衆生菩薩諸告議菩薩法上菩薩勝意生菩薩精進慧慈菩薩不聲菩薩不思議勝蓮華藏菩薩自性空菩薩得大精進菩薩上精進菩薩一切優鉢羅德藏菩薩地上響聲菩薩眞實慧菩薩優鉢羅目菩薩海德寶嚴淨意菩薩廣

大慧菩薩陀羅尼自在菩薩遊戲無邊智菩薩不退轉菩薩可供養菩薩金剛智菩薩須彌頂菩薩成所作智菩薩普供慧見一切意菩薩法自在慧菩薩斷惡道障菩薩智眼菩薩檀那帥利菩薩法無垢月菩薩如言行離垢幢菩薩常舉手菩薩行志菩薩轉法輪菩薩堅固志菩薩見適意菩薩普無量海莊嚴藏菩薩衆勝王菩薩不動行步菩薩大威德菩薩一切那羅延德藏菩薩法鼓響聲菩薩無住願菩薩一切障斷菩薩一語報萬億音菩薩了佛種菩薩無邊步奮迅菩薩成就無礙行菩薩善巧慧菩薩堅固行菩薩忘失菩薩微塵數菩薩平等性智菩薩住佛智建無所畏菩薩除一切蓋菩薩無障礙智菩薩德首菩薩離諸境界菩薩步不動迹菩薩如來藏精進幢菩薩無垢上菩薩不瞬菩薩轉女根菩薩星宿味菩薩離闇苦菩薩無邊見發行成就菩薩不著行菩薩不動華步菩薩大勢至菩薩一切妙音無礙藏菩薩香燄光幢菩薩無等慧菩薩帝釋王德菩薩能滅一切怖畏菩薩霆法雨菩薩一切行徹到佛菩薩師子奮

迅行菩薩持地力菩薩不捨行菩薩金剛燄菩薩難思慧菩薩如理請問菩薩四智大勝蓮華藏菩薩善清淨慧菩薩不疲倦意菩薩大意菩薩無邊億刼菩薩帝釋王德菩薩金剛步無畏林菩薩炎熾藏菩薩息意菩薩無憂施菩薩無盡意菩薩得大勢菩薩文殊響不可思議菩薩寂靜心菩薩翳日月光菩薩法雲吼菩薩一切俱蘇摩德藏菩薩思惟大悲菩薩善護德菩薩優波羅眼菩薩妙相嚴淨王意菩薩救惡趣菩薩虛空平等智菩薩得脫一切縛菩薩察無岸

菩薩踊大步菩薩金剛意菩薩虛空慧菩薩因地法行菩薩普智光照如來境菩薩善思議意菩薩大魔不勝菩薩法慧菩薩離塵勇猛菩薩樂說無滯菩薩金剛手精進林菩薩無上慧菩薩智慧菩薩勇猛幢菩薩無量意不見相菩薩棄諸蓋不取諸法菩薩大慧光菩薩峰辯無盡菩薩蓮華目菩薩一切遊戲無邊智菩薩執離意王菩薩調順慧菩薩涅羅師利菩薩不思議決定慧菩薩寂意行菩薩光明常照手菩薩思惟無礙意菩薩得一切菩薩見適意菩薩光明

勝菩薩堅精進菩薩威德自在菩薩種種樂說莊嚴藏菩薩梵大自在菩薩法無垢月菩薩一行菩薩蓮華吉藏菩薩普音功德海幢菩薩普寶餤妙光菩薩善發趣菩薩大神通菩薩大勇猛菩薩無閡清淨智藏菩薩普智雲日幢菩薩寶印手菩薩光世音菩薩善思議菩薩大光明網照藏菩薩普覺悅意聲菩薩不可動菩薩堅固幢菩薩一切慧菩薩金剛王菩薩海月光大明菩薩出家菩薩持佛金剛祕密藏菩薩金剛明菩薩普寶髻華幢菩薩斷疑菩薩無量無邊步奮迅菩薩光明幢菩薩最勝覺菩薩吉祥菩薩智幢菩薩羅網莊嚴觀自在菩薩智眼菩薩無礙慧光明餤法志菩薩善慧心王菩薩曼殊室利菩薩妙月菩薩妙鼓聲菩薩因陀羅德菩薩尼拘律王德本菩薩不取諸法菩薩無上寶藏菩薩大須彌山菩薩圓滿菩薩除蓋障菩薩金剛智入地菩薩海意常悲菩薩虛空無礙智藏菩薩持法幢菩薩波頭摩眼菩薩甘羅黠王勝響菩薩法行成就菩薩一切天讚菩薩住一切聲菩薩寶路菩薩不休息菩薩無邊意愛見

菩薩善月常觀菩薩毗盧遮那智藏菩薩大慧光菩薩淨諸業障菩薩虛空出生佛子菩薩樂說無滯菩薩智地佛子菩薩施蓮華行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蓮華吉藏菩薩轉不退轉法輪菩薩普無量無邊自在王菩薩師子奮迅吼聲菩薩一切大力菩薩一切相莊嚴菩薩淨勝藏菩薩發心卽轉法輪菩薩功德自在王大光菩薩無量普光明相菩薩大神通菩薩憂波羅眼菩薩波頭摩勝菩薩不思議決定慧菩薩無量優鉢羅華勝藏菩薩十佛世界微塵數菩薩善清淨慧菩薩一切相莊嚴淨德藏菩薩普音功德海幢菩薩普智光照如來境菩薩無量須彌勝藏菩薩法炬燈菩薩羣那師利菩薩大持勇猛菩薩淨一切功德藏菩薩無量淨除一切障菩薩一切住持世間手菩薩妙意菩薩妙慧菩薩淨明勝照威德王藏菩薩思惟一切法意菩薩無礙清淨智菩薩德藏菩薩無量金剛忿怒菩薩日盛明菩薩施蓮華行菩薩大嚬申力菩薩普眼境界智莊嚴菩薩大神通王菩薩大意菩薩師子奮迅音菩薩福德勝藏菩薩大明德

深美音無邊菩薩思惟最勝無邊菩薩雲音海光菩薩無垢藏菩薩善勇猛蓮華髻菩薩石摩王菩薩離塵勇猛菩薩涅羅師利菩薩示淨威儀見皆愛喜菩薩照一切世間莊嚴藏菩薩普德最勝燈光照菩薩大辯聚王菩薩金莊嚴大功德菩薩光明王藏菩薩波頭摩道勝菩薩淨威德光明王藏菩薩一切除諸障蓋菩薩地鳴聲菩薩大雲無礙菩薩妙眞金寶音聲菩薩三眛胎菩薩梵勝髻菩薩寶慶菩薩無岸智菩薩紫磨金色菩薩金剛智眼光明菩薩深意王菩薩善淨意菩薩妙臂菩薩持大地菩薩智藏普見菩薩金剛藏菩薩摧魔力菩薩彌樓燈菩薩賢善首菩薩堅勝菩薩步三界菩薩地持師子菩薩憍越兜菩薩深意聲菩薩見正邪菩薩道場髻菩薩龍授菩薩寶藏月菩薩大雲福田菩薩虛空幢菩薩消除王菩薩明燄成菩薩月威德進首菩薩無礙慧菩薩吉祥光菩薩無著眼菩薩智慧普照明藏菩薩不退地菩薩普思議菩薩盛明燈菩薩增長志菩薩淨眼菩薩妙高山王菩薩無量勝菩薩善見光菩薩持世間菩

薩遠塵智菩薩極進常堅固菩薩身華相燄菩薩熾然孕菩薩大速行菩薩普集眼菩薩好意無映蔽冠菩薩如理慧菩薩功德胎菩薩欲樂幢菩薩大慈勇菩薩悉達月光童眞菩薩普燄勇菩薩法出生菩薩普賢勝威德菩薩常現菩薩大降伏魔羅菩薩寶峰菩薩滅一切境界惠菩薩無礙轉法輪菩薩破一切光王菩薩大衆主菩薩超三界菩薩大音王菩薩稱意名首菩薩踊大步菩薩妙華照藏菩薩執寶炬菩薩越所見菩薩大力慧燈王菩薩一相慧嚴王菩薩入地際菩薩因提達菩薩淨眼藏菩薩天進空慧菩薩金剛香光明菩薩法光菩薩淨一切功德藏菩薩出法藏網光菩薩大勇猛菩薩普賢菩薩雜華眼菩薩無邊慧菩薩功德山菩薩威德難有菩薩調伏魔界音菩薩寶藏菩薩過名聲威德藏菩薩師子志菩薩大山菩薩一切垢賢守菩薩精進首菩薩虛空眼菩薩金剛寶增意菩薩眞實菩薩金剛舞供養菩薩妙財菩薩虛空掌珠寶髻菩薩離垢藏惠行菩薩德山勇普燈菩薩妙幢手菩薩無量力菩薩寶手自在

菩薩一切義成就菩薩增長意菩薩一照明燈菩薩說一切衆生善根音菩薩具殊勝見菩薩善觀眼菩薩廣嚴眼菩薩不究竟菩薩梵王雷音菩薩妙法自在菩薩摩尼寶瓔珞菩薩離垢淨菩薩大海深王菩薩大速行菩薩照法界志冠菩薩現一切法菩薩難思慧菩薩無邊慧菩薩察無岸菩薩大智光明菩薩覺首震意菩薩心平等光曜菩薩眞實慧大地天王菩薩照一切法界虛空冠菩薩因地法行菩薩執離意菩薩無量步菩薩普法界虛空光觀菩薩帝授廣意菩薩蓮華手菩薩堅勝菩薩大力慧菩薩照意天光菩薩照一切世間莊嚴藏菩薩普香上勝菩薩極精進菩薩德山勇菩薩淨威德光明王藏菩薩勝意菩薩寶首菩薩金剛手尊意菩薩無礙辯菩薩大月光天菩薩大速持菩薩德嚴菩薩地鳴聲菩薩百光上意菩薩斷諸蓋菩薩住持色菩薩護炎劫淨心勝山菩薩顯赫月大吼菩薩得成就菩薩廣眼菩薩無量智菩薩摩竭提菩薩金剛菩薩妙色莊嚴菩薩無礙光炎菩薩一切佛藏冠選遊步多羅菩薩解脫月

樂衆菩薩寶威德立願菩薩無垢慧菩薩夜月華菩薩世尊菩薩功德莊嚴菩薩如意光明菩薩無性出生王菩薩智山覺無量菩薩成就有上慧菩薩常舉手菩薩善算菩薩度音響雷震威菩薩等觀菩薩寶頂空無菩薩不退燈王菩薩淨明勝照威德王藏菩薩諸天菩薩捷疾辯勝慧菩薩善勇猛菩薩益意菩薩一切法得自在菩薩妙身菩薩警覺光常菩薩寶炬光明菩薩功德須彌勇徧照明慧嚴菩薩精進足菩薩覺意菩薩無所減愛作菩薩得堅强如金剛菩薩天冠菩薩寶眼深彌菩薩速辯飛行菩薩上友菩薩大音王菩薩無能勝菩薩希生菩薩世主音菩薩常定菩薩大雲清淨雨王菩薩娑羅自在王菩薩摩訶濕廢多菩薩喜一切衆生音菩薩善安菩薩善修菩薩蓮華吉祥生菩薩福德幢菩薩無量勝思菩薩最勝菩薩開光菩薩大雲身菩薩虛空覺菩薩歡喜高王菩薩普光幢菩薩無垢慧菩薩智光影威力菩薩大雲現無邊稱菩薩祕密王菩薩善威儀菩薩善行菩薩法炬燈菩薩無斷辯菩薩大雲月藏菩薩無

量寶意菩薩幢旛菩薩功德珊瑚上菩薩法印藏菩薩成就願行菩薩安住菩薩降魔音菩薩衆寶光幢菩薩世吉祥菩薩極淸淨慧菩薩雲音海藏菩薩妙高王菩薩喜信淨菩薩頂生王菩薩難勝地菩薩佛種上菩薩龍授菩薩淨天菩薩長壽王菩薩身語意菩薩大雲星光菩薩金剛愛菩薩尊意菩薩作光明菩薩除幻菩薩燄光菩薩普照三世覺菩薩大慈上菩薩無邊法王菩薩金剛笑菩薩深界菩薩離塵幢菩薩石摩王菩薩尸毗王菩薩照一切方燈菩薩二界遊步菩薩自在光菩薩無相菩薩如來種智性勇菩薩蓮華首藏王菩薩摩訶須薩和菩薩破一切黑闇王菩薩寶思菩薩寶華菩薩大雲琉璃光菩薩樂喜生菩薩一切出生菩薩利益菩薩醫王菩薩大通王菩薩虛空勝菩薩師子神通菩薩普緣觀菩薩無垢眼菩薩金剛智威力菩薩大雲靑蓮華香菩薩福德音菩薩行無思脫門菩薩雜綵冠菩薩無往辯菩薩大雲寶德菩薩無量示現菩薩華幢菩薩福德須彌上菩薩普見眼菩薩棄諸惡趣菩薩多積菩薩神

通幢菩薩曇昧摩提菩薩妙意殊菩薩無邊寶意菩薩羅鄰那竭菩薩破諸魔菩薩大吼意菩薩石山王菩薩不動地菩薩廣大覺菩薩龍上菩薩計都菩薩平等慈菩薩行不動菩薩大雲雷音菩薩金剛喜菩薩人意菩薩道場音菩薩安慧菩薩地聲菩薩離一切惡道菩薩普明勝菩薩沙囉摩提菩薩金剛語菩薩持曜菩薩神通華菩薩威德王菩薩無量明菩薩照一切道燈菩薩智燄威德菩薩海震音菩薩無觸菩薩能滅一切怖畏菩薩勢力自在王菩薩彌留山

燈明菩薩悉不退轉法輪菩薩寶瓶菩薩寶幢菩薩思惟無礙意菩薩大地音菩薩童子吉祥菩薩普月菩薩天明菩薩大名稱菩薩虛空庫菩薩普寶華幢菩薩普告音菩薩離垢眼菩薩功德山威力菩薩思惟最勝無邊菩薩自在王菩薩念諸法無著菩薩優鉢羅菩薩無怖望菩薩大雲破翳菩薩無損進意菩薩光幢菩薩普吉祥威力菩薩住佛智菩薩金寶曜首菩薩增益菩薩菩提幢菩薩師利摩提菩薩法正音菩薩普無垢孕菩薩無邊自在菩薩吉祥生菩薩

大衆主菩薩波輪菩薩善慧地菩薩具足行菩薩龍意菩薩妙幢菩薩功德山菩薩無上意菩薩大雲火光菩薩金剛寶菩薩祠意菩薩地輪音菩薩無際菩薩督迺菩薩一切法不繼菩薩普明覺菩薩沙遮摩提菩薩金剛日菩薩嚴志菩薩月名稱菩薩無礙音菩薩天眼觀菩薩滅一切闇燈菩薩智日超惠菩薩寂靜音菩薩調伏菩薩分別一切法意菩薩最勝自在王菩薩菩提勝主王菩薩常放大光明燈菩薩慧王菩薩日王菩薩波坻槃拘利菩薩離垢光菩薩蓮華吉祥菩薩德意菩薩龍明菩薩大寶幢菩薩虛空德菩薩功德光王菩薩普智幢菩薩無垢德菩薩金剛勇健步菩薩無邊寶華名稱菩薩轉法輪菩薩金華光明德菩薩三世慈菩薩無礙見菩薩大雲日藏菩薩無上寶智菩薩山王菩薩法界光明覺菩薩淨德藏菩薩師子吼意菩薩持道菩薩摩尼幢菩薩墮夜摩提菩薩巧轉行菩薩法無垢月菩薩蓮華德藏菩薩鬱多羅菩薩寂戒慧菩薩妙言音菩薩歡喜地菩薩樂不動菩薩常喜菩薩寂聲菩薩無量光菩

薩無所發菩薩大雲淨光菩薩金剛法菩薩調意菩薩神通王菩薩持妙菩薩慧明菩薩師子勇健步菩薩寶威力菩薩俱那摩提菩薩金剛戲菩薩眞實菩薩和和檀菩薩離攀緣菩薩無量慈菩薩梵自在吼聲菩薩海慧超越菩薩地震音菩薩龍喜菩薩一切寂定自在菩薩寂靜自在王菩薩降伏一切魔菩薩會通三頂輪王菩薩寶孕菩薩寶胎菩薩大雲金剛首菩薩最後身菩薩光明吉祥菩薩現化菩薩天中菩薩大威光菩薩虛空覺菩薩大意聲王菩薩普明勝菩薩無垢藏菩薩虛空自在藏菩薩光明威德名聞菩薩妙眼慈菩薩梵音勇威德菩薩三寶慈菩薩無上慧菩薩大雲慧雨菩薩無垢月藏菩薩雷聲菩薩大辯莊嚴王菩薩一切勝菩薩一切寶手菩薩龍授菩薩離塵幢菩薩諸趣明燈菩薩善等觀菩薩照三世覺菩薩蓮華功德菩薩法光音菩薩清淨慧菩薩照高峯離垢地菩薩善仕志菩薩剛意菩薩淨雲菩薩受用身菩薩無量力菩薩大雲吉祥菩薩金剛利菩薩堅意菩薩金剛光菩薩無等菩薩異生菩薩

三世步勇健菩薩大威力菩薩惹那摩提菩薩金剛舞菩薩脩業菩薩寶金剛菩薩法金剛菩薩尊妙尊菩薩徧十方燈明菩薩智照威德菩薩菩提幢菩薩發本願聲菩薩虛空勝菩薩最勝自在王菩薩轉法輪菩薩分別虛空意菩薩普明勝菩薩一切光明摩尼髻菩薩最上蓮華吉祥菩薩三世步勇健菩薩大辯莊嚴王菩薩無邊智聚思惟莊嚴菩薩無量明菩薩一切義成就菩薩無邊照智王菩薩一切善根寶聚菩薩大衆主菩薩無動步勇健菩薩破一切黑闇王菩薩那羅達菩薩喜一切衆生音菩薩法界眼照覺菩薩大雲滿雨心王菩薩無礙見菩薩金剛喜菩薩一切願海摩尼髻菩薩大雲龍樹王菩薩善自在菩薩廣大深妙聲菩薩離染覺菩薩如來法雲香髻菩薩陀羅尼功德持一切世間願藏菩薩大威力菩薩世吉祥菩薩光明藏菩薩無上意菩薩金剛寶菩薩光世音菩薩徧十方燈明菩薩大寶幢菩薩大吼意菩薩安住陀羅尼菩薩不捨勇猛精進菩薩沙頭摩提菩薩功德須彌勇菩薩師子步暢音菩薩平等

光明月菩薩光莊嚴菩薩善超淨光菩薩雲音海藏菩薩虛空自在藏菩薩吉祥生菩薩分別無著意菩薩普智幢菩薩解脫衆生心菩薩普緣觀菩薩甘露軍茶利菩薩閉塞一切聲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大慈上菩薩無邊寶華名稱菩薩法界光明覺菩薩龍明菩薩大威德菩薩不空奮迅菩薩金剛地菩薩普賢菩薩大雲性菩薩無邊功德菩薩金剛觸菩薩寶幢菩薩大雲吼菩薩無邊寶意菩薩金剛色菩薩寶光菩薩大光菩薩大慈菩薩大悲菩薩觀自在菩薩龍德菩薩龍勝菩薩一切慧度衆生無邊步奮迅淸淨聲光菩薩寶印手菩薩不可思議師子奮迅吼音菩薩無量步菩薩一切法自在菩薩光明大威德菩薩大智慧菩薩觀世音菩薩普光菩薩普明菩薩普觀菩薩大勢至菩薩無邊無比菩薩妙勝藏菩薩妙鼓聲菩薩無障礙受記菩薩淸淨三輪大海意菩薩大勇猛力菩薩無量功德海意菩薩華勝藏菩薩一切金莊嚴光明菩薩大神通大海菩薩德蓮華勝菩薩寶輪菩薩寶幢菩薩寶峰菩薩善住意菩薩

光明光曜菩薩寂戒慧自在天菩薩增長意菩薩聖藏羅網莊嚴可供養菩薩住一切有菩薩不動華步菩薩普眼勝意菩薩一切須彌山燈王覺菩薩菩提菩薩得大勢菩薩摩尼髻菩薩無等菩薩常淨菩薩大慧光菩薩棄諸蓋菩薩無邊意菩薩金剛手菩薩水天菩薩一意菩薩金剛香菩薩電天菩薩須深菩薩增益菩薩常定菩薩轉法輪菩薩越三世菩薩無損志菩薩無邊見菩薩世間菩薩末底菩薩那羅延菩薩智胎菩薩離言菩薩難勝菩薩常喜菩薩日盛明菩薩不空見菩薩離垢淨菩薩無邊智菩薩網明菩薩獨覺菩薩破諸魔菩薩現前菩薩雨音菩薩發光地菩薩日胎菩薩金剛香菩薩光世音菩薩能警覺菩薩大寶幢菩薩吼聲菩薩遠住菩薩觀世音菩薩大香象菩薩日幢菩薩金剛風菩薩三乘慈菩薩無上慧菩薩海震音菩薩眼觀菩薩世現菩薩觀世音菩薩越三界菩薩善安菩薩金剛聲菩薩星宿王菩薩清淨惠菩薩三世慈菩薩慧明菩薩種性菩薩普明覺菩薩虛空勝菩薩無垢月藏菩薩大雲性菩

薩大雲電光菩薩寶熾菩薩一切出菩薩三界遊步菩薩妙明月菩薩金剛將菩薩乾竭惡趣菩薩寶威力菩薩大雲火光菩薩滅義菩薩法印藏菩薩檀那師利菩薩放光燄菩薩金剛鎖菩薩不斷大願菩薩辯諸句菩薩大雲淨光菩薩目首菩薩得自在菩薩惟闍師利菩薩勢業菩薩勢力自在王菩薩月德菩薩妙幢菩薩金剛業菩薩沙頭摩提菩薩地輪音菩薩佛意菩薩大雲淨光菩薩普照三世覺菩薩勢意菩薩最勝自在王菩薩妙法菩薩美光菩薩金剛水菩薩道場天冠菩薩妙言音菩薩大祖菩薩滅諸闇燈菩薩不定住佛刹菩薩法勇菩薩大樹緊那羅菩薩善了菩薩淨雲菩薩金剛火菩薩威儀天冠菩薩法光音菩薩圓滿菩薩大雲吉祥菩薩無動步勇健菩薩善自在菩薩無量光菩薩那羅達菩薩無量明菩薩寶華菩薩無量慈菩薩大辯化菩薩大自在菩薩無量力菩薩大奮迅菩薩無礙音菩薩虛空覺菩薩無垢稱菩薩普幢菩薩無畏施菩薩不退轉菩薩不思議菩薩無畏王菩薩佛勝德菩薩自在光菩薩

安詳步菩薩離垢光菩薩寶幢菩薩甘露光菩薩大忿怒菩薩大樂說菩薩神足光菩薩寶校飾菩薩威德王菩薩光明藏菩薩長壽王菩薩美光菩薩自在王菩薩善住志菩薩善住業菩薩星宿王菩薩清淨眼菩薩三寶慈菩薩蓮華面菩薩平等慈菩薩現觀菩薩妙眼慈菩薩大進健菩薩大進趣菩薩三世慈菩薩般若菩薩無憂受菩薩心自在菩薩師子惠菩薩善立菩薩金剛色菩薩無量德菩薩師子意菩薩法德菩薩金剛味菩薩無礙覺菩薩師子樂菩薩世智菩薩金剛地菩薩功德月菩薩師子作菩薩淨意菩薩金剛觸菩薩能發起菩薩師子志菩薩普端嚴護國龍上菩薩無等華嚴功德寶光菩薩諸趣明燈菩薩照一切方燈菩薩三世步勇健須提菩薩不空超越菩薩龍明菩薩高天普吉祥威力徧照菩薩一切義成菩薩衆寶光幢菩薩異生寶金剛菩薩普孕除冥菩薩善修議諦菩薩妙眞金寶首菩薩人授菩薩曇昧摩提越梵威聲菩薩成就宿緣菩薩大降伏魔羅菩薩金剛利五頂輪王菩薩善財功德菩薩現

觀菩薩和檀轉法輪無見法志菩薩阿伽摩提菩薩大智光明菩薩日王大雲身菩薩如意光明菩薩智稱圓滿菩薩法金剛寶惠修業菩薩山勇華嚴顯示音王菩薩善法首俱菩薩法印藏珠相菩薩蓮華面大意聲王菩薩寶華齊藏菩薩天中菩薩金胎長壽王果意調伏菩薩靜眼電炎菩薩寶日慧行菩薩世間妙高王菩薩憍日兜羅菩薩日幢蓮手菩薩大菩薩普淨得炎菩薩大辯莊嚴王菩薩普緣觀菩薩清淨辯才菩薩無量勝思菩薩徧悅一切冠菩薩石摩王菩薩高菩薩山相繫音菩薩閉塞一切聲菩薩施無憂菩薩自大定緣菩薩入德龍施菩薩盡慧大通王菩薩吉祥生菩薩善菩薩法自在王菩薩普勇無邊慈菩薩如來牙菩薩不動自在菩薩阿離念彌菩薩解脫衆生心菩薩金剛歌菩薩婆羅王德菩薩護國大菩薩大雲持法金剛寶菩薩須彌光覺菩薩世淨天冠光德菩薩金剛遊步菩薩諸音分勝菩薩威力衆菩薩一切寶手虛空德菩薩普賢勝威德菩薩普寶華幢常現菩薩蓮華功德菩薩涅羅師利菩薩

四義大菩薩薩和摩利菩提餘菩薩青蓮華眼菩薩魔界香音觀月難稱事意菩薩羣那師利菩薩普照月菩薩月光童子龍王髻菩薩無動步勇健菩薩山勇天冠明首菩薩羅鄰那竭菩薩大雲寶德菩薩歡喜力菩薩羅鄰師利雲摩竭菩薩蓮華功德菩薩佛藏天冠千幅菩薩軟陀師利菩薩光明吉祥菩薩地自在菩薩一切無礙音常起菩薩法界眼照覺菩薩無極香音不住菩薩雲音海藏菩薩金剛香菩薩勝上德光王菩薩金剛禪定眼光明菩薩大雲龍樹王菩薩頂生王菩薩天明法炬燈菩薩地輪音菩薩大明菩薩大慧菩薩善自在菩薩幢旛寂靜音菩薩最勝神通王菩薩大悲方便雲雷音菩薩華幢福德音菩薩優鉢羅菩薩蓮華首藏王菩薩大雲得志無量修菩薩瑠璃光菩薩功德珊瑚上菩薩蓮華德藏寶金剛菩薩伊彌自在光菩薩妙言音菩薩虛空自在藏菩薩毗羅摩菩薩普照法界菩薩智慧冠菩薩雄施普告音菩薩利益神通華菩薩超出一切世間冠菩薩開光樂喜生菩薩海震音菩薩藥叉善等觀菩

薩妙稱大淨辯首咸菩薩金剛齊菩薩智得蓮華嚴菩薩大雲無量價嚴王菩薩天冠無害心菩薩欝多羅菩薩妙音無礙藏菩薩迷留燈菩薩無量觀出一切世菩薩無邊照智王菩薩分別虛空意菩薩檀那師利道場音菩薩善稱勝寶光菩薩離垢幢菩薩菩提勝主王菩薩周旋佛地無毀冠菩薩喜王淨紫金菩薩空慧天王光菩薩蓮華具足世間光菩薩普照十方冠菩薩地音衆主王菩薩安住陀羅尼菩薩大雲破翳德增音菩薩獨覺無緣觀菩薩世尊化主王菩薩成就摩尼珠菩薩金剛大意盛明燈菩薩普意石山音菩薩妙華寂主王菩薩寶手蓮華幢菩薩善明普化寶仙仁菩薩華德虛空聲菩薩妙幢大地音菩薩德幢摩訶須菩薩無邊寶意暢音聲菩薩佛吉德光王菩薩普香佛勝藏菩薩山蜜蓮華胎菩薩栴檀勝藏緊迦羅菩薩華日無餘幢菩薩勝上威光王菩薩優鉢羅華自性光菩薩大德金光炎菩薩寶華法艷香菩薩德勝吉祥光菩薩如意光明勇猛心菩薩無上大悲心菩薩慧林高炬王菩薩善德金剛軍

菩薩大辯化王無量幢菩薩大藥須彌幢菩薩善銜墮海尊菩薩覺發和輪調菩薩法界音聲世淨藏菩薩持地蓮華勝菩薩大燈法出生菩薩普燄蓮華藏菩薩賢守淨王自在光菩薩福德須彌上菩薩剛明勇健軍菩薩寶德淸涼幢菩薩法界音聲無性光菩薩雜藏月名稱菩薩大車平等慈菩薩日王菩薩世吉祥菩薩山自在王菩薩妙音無礙藏深意聲菩薩無邊照智王菩薩徧照明菩薩大海聲菩薩無限意菩薩難量珠相燄妙意殊菩薩虛空自在藏菩薩淨天菩薩福德光菩薩摧一切魔菩薩宿王光照藏最後身菩薩童眞無髻王菩薩智吉祥菩薩甘露光菩薩普思議菩薩金剛舞供養菩薩妙眼慈菩薩一切佛藏冠菩薩月王菩薩功德林菩薩象自在王菩薩超欲無虛迹菩薩寂滅行菩薩常諦大速行菩薩大寶幢菩薩不畏行菩薩栴檀德菩薩希生功德處菩薩無量修菩薩速行三寶慈菩薩一切莊嚴淨德藏菩薩龍明菩薩滿一切意樂菩薩離塵菩薩金剛智光明眼藏菩薩大雲瑠璃光菩薩普吉祥威力菩薩

無邊光明菩薩一切勝菩薩無邊慧菩薩解一切衆生語難菩薩淨寶光明威德王菩薩無邊照智王菩薩分別金光明菩薩決定王尊菩薩毗盧遮那差別藏菩薩光英菩薩十百光明火熾然菩薩金剛智光明耳藏菩薩摩訶濕廢多菩薩說三世一切名字音髻菩薩如來藏菩薩光明燄菩薩陀羅尼善根成住菩薩無礙清淨智德藏菩薩金剛太平等菩薩了別一切句義大辯尊菩薩開敷神通德童子菩薩隱身菩薩毗盧遮那願光明菩薩金剛智光明鼻藏菩薩甘露軍茶利菩薩出一切如來法輪聲髻菩薩堅牢惠菩薩吉祥藏菩薩金剛智光明慧藏菩薩名稱面威無礙覺菩薩金剛光明鉤菩薩持一切如來師子座冠菩薩如來遊戲諸王網髻功德淨藏菩薩金剛根本波羅蜜菩薩徧十方燈明菩薩光明徧照高貴德王菩薩善德百千菩薩普照法界虛空冠菩薩破惡道光明菩薩善作功德寶華光明菩薩金剛善哉菩薩金剛智光明心藏菩薩不憍慢稱尊菩薩無邊智聚思惟莊嚴菩薩除衆憂冥菩薩多離垢莫能當

光菩薩顯赫孕恩施菩薩徧住世間如師子行金剛藥叉菩薩金剛智光明身藏菩薩諸告意月佉菩薩驚怖一切魔宮吼聲菩薩寶德智威菩薩無分別離分別聲菩薩超山頂濡天菩薩功德光照王菩薩無性光菩薩一切莊嚴淨德藏菩薩無量光菩薩大速行住持菩薩雜綵冠菩薩師子神通無垢稱菩薩普照光菩薩寂靜自在王菩薩離垢光菩薩普滅一切闇燈明菩薩三歸慈菩薩佛法丈夫月菩薩受用身菩薩金剛智光明智藏菩薩勝諸分菩薩持妙自在光菩薩福德幢菩薩金剛智光明舌藏菩薩無礙音菩薩思惟虛空意菩薩等樂趣佛菩薩優鉢羅華尊妙尊菩薩持山巖菩薩樂行大名稱菩薩無怯行菩薩制持諸根高炬王菩薩無邊惠菩薩行吉月光燄菩薩童子住菩薩頂中光明無礙幢菩薩持祠身菩薩囊鼻普光幢菩薩惒輪稠菩薩持行如地華莊嚴菩薩鐲慢意菩薩金剛光明索菩薩擇戰鬬菩薩日龍吉祥梵相燄菩薩除諸蓋菩薩寶炬光明勝菩薩蓮華淨菩薩虛空平等智光相菩薩一切善根寶聚

菩薩蓮首光炎月菩薩衆香手菩薩大魔不勝一切聲菩薩最上蓮華吉祥菩薩疾辯然燈首菩薩摩尼髻菩薩普幢增長雲光明菩薩淨臂無礙光明菩薩欲顯蓮華月菩薩山相擊菩薩無邊觀行摩留天菩薩曼殊師利童子菩薩善臂高精進菩薩住持邑菩薩無邊光曜那羅延菩薩大雲一切施安菩薩賢首金剛步菩薩勝成就菩薩地持天吉光明意菩薩大雲滿雨心王菩薩大士羅那德菩薩金剛志菩薩日藏喜授彌留王菩薩普照諸趣燈明菩薩勝願曇無竭菩薩無礙見菩薩聲聞無畏盧舍那菩薩金剛法界自性菩薩入德常精進菩薩須彌頂菩薩識機德首無邊觀菩薩蓮華具足行劫菩薩大力妙聲吼菩薩護賢劫菩薩普峰常憶無邊步菩薩如來法雲香髻菩薩龍德寶輪菩薩勝上月王菩薩彼滿月光明菩薩須彌頂王菩薩無量化身菩薩淸淨聲光菩薩淨意月幢菩薩無礙轉法輪菩薩須彌山聲菩薩功德無量菩薩金剛堅德菩薩奮迅電光菩薩頂髻德光王菩薩電光莊嚴菩薩一切吉利菩薩善根雷聲

菩薩大將才首菩薩你嚩破諸魔菩薩離名世親菩薩一切出生菩薩善超淨光菩薩心如虛空菩薩德首無明障菩薩偌那摩提菩薩無量示現菩薩妙德藏菩薩寶月金剛意菩薩法鼓響聲心勇猛菩薩普徧吉祥菩薩山樂說菩薩明月如來藏菩薩寶頂藥王增上意菩薩功德光王菩薩師子慧菩薩法熾虛空藏菩薩地上響聲無垢上菩薩大莊嚴光菩薩功德慧菩薩寶授蓮華勝菩薩善月燄光無比慧菩薩淨無垢胎菩薩精進慧菩薩滿月蓮華手菩薩藥上菩薩雨聲菩薩相應辯菩薩悅諸方冠菩薩無量意菩薩神授不捨軛菩薩持土大燈無障礙菩薩徧法界音菩薩勇猛德菩薩勝眼步三界菩薩聖藏普華斷諸蓋菩薩實語應聲菩薩如理慧菩薩妙高山王菩薩無盡意菩薩無邑莊嚴菩薩不著行菩薩離闇菩薩最勝意菩薩地藏入功德菩薩目首普觀深說者菩薩諸功德身菩薩佛地慧菩薩廣德常悲泣菩薩普眼大山那迦達菩薩雲山吼聲菩薩高天菩薩妙鼓聲菩薩堅勝難量菩薩功德月菩薩歡喜高王

菩薩普賢月勝菩薩大雲日藏菩薩如來齊光照耀菩薩日光千相菩薩慧王菩薩羅網光菩薩種性智光菩薩離染覺菩薩大雲雷燈菩薩不動華步菩薩無邊功德菩薩諸根常定不亂菩薩持意增念菩薩淨天菩薩無高下菩薩鉤鎖善安離取捨菩薩斷諸嚴王菩薩淨勝善意菩薩月光普現菩薩虛空無礙智藏菩薩善明彌勒菩薩慧明菩薩彌樓燈菩薩光藏等心無斷辯菩薩山峰住持菩薩阿差耶末菩薩善利智眼菩薩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德寶智月菩薩普光菩薩星宿幢菩薩思益多羅菩薩隨智行菩薩蓮華莊嚴菩薩那羅延天菩薩善教詔意菩薩三曼陀颰陀羅菩薩無減進意菩薩龍勝蓮華意菩薩寶幢堅固慧菩薩金華光明德菩薩寶眼普光明菩薩一塵解脫月菩薩妙身清淨慧菩薩寶藏光炎月菩薩總持常加行菩薩善思甚深境菩薩法眼慈不聲菩薩一行放光月菩薩法光增上慧菩薩寶手同名菩薩光明常照手菩薩金莊嚴光明菩薩迦葉自在天菩薩勝天大威力菩薩寶瓶大勢至菩薩曼陀羅

婆沓菩薩無障礙受記菩薩住持世間手菩薩常微笑寂根菩薩法雲王滿足菩薩首俱具諸辯菩薩大光明網藏菩薩普寶燄妙光菩薩海月光大明菩薩普覺悅意聲菩薩普智雲日幢菩薩督通捨諸蓋菩薩妙德虛空音菩薩智海上菩薩聞月作光明菩薩優鉢羅華寶眼菩薩天冠徧照藏菩薩照法聲菩薩明慧寶仙仁菩薩五頂輪王菩薩華德菩薩勇友無量慈菩薩因坻達菩薩定藏金剛鬘菩薩一切法界普音菩薩金剛舞光明菩薩離垢稱菩薩持進勝思

惟菩薩因陀羅網菩薩金髻菩薩法利菩薩明燄成菩薩無礙慧菩薩信慧那羅延菩薩平等心轉法輪菩薩勝慧金剛燈菩薩寶功德菩薩信進金剛華菩薩若干瓔珞莊嚴菩薩曠意菩薩神通幢菩薩無邊法菩薩法力摩訶須菩薩衆生善根香音菩薩嚴本普威儀菩薩無能測菩薩勇步無憂首菩薩衆生功德香音菩薩入度龍主髻菩薩愛眼見菩薩勝藏光燄幢菩薩金剛善哉光明菩薩幢勝金剛塗菩薩善觀眼菩薩善筭菩提幢菩薩金剛甘露光明菩薩普

賢勝威德菩薩靑蓮華眼菩薩金剛大辯菩薩寂慧菩薩智慧普照明藏菩薩須彌勝藏菩薩波頭摩眼菩薩金剛光明鎖菩薩不思議惠菩薩盡滅菩薩觀無底度境界菩薩吼聲月藏菩薩魔不降伏菩薩無著無畏積菩薩一切義藏菩薩聲徧大地菩薩難有菩薩金剛手祕密主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所視無底菩薩普照菩薩壞虛厭意見菩薩閉塞諸蓋菩薩慧嚴寶淨菩薩有說菩薩不誑一切衆生菩薩饒益廣意菩薩所起卽海菩薩不退菩薩功德王影像菩薩淨雲廣慧菩薩法首照藏菩薩選戰菩薩於諸音響最妙菩薩廣意覺意菩薩父師善見菩薩不住菩薩金剛寶菩薩德藏慧燈菩薩金剛禪定眼光明菩薩一切願海摩尼髻菩薩大雲龍樹王菩薩自在光菩薩如來法雲香髻菩薩金剛薩埵菩薩虛空眼菩薩寶相等觀菩薩十百光明火熾然菩薩一切化佛光明髻菩薩世尊無能勝菩薩暢音聲菩薩梵音響如雷雨菩薩大莊嚴光菩薩金剛護菩薩變化普光菩薩金剛遊步勝諸分菩薩種種樂說莊嚴藏菩薩法

界眼照覺菩薩離攀緣菩薩師子步過無懼菩薩棄諸惡趣菩薩那伽慧菩薩說意現前菩薩德嚴妙臂道場音菩薩一切莊嚴淨德藏菩薩護國普明覺菩薩入志性菩薩一切行深智王菩薩無尊爲尊菩薩金剛踊菩薩達慧和檀菩薩希生達意離塵光菩薩無邊光明法雲地菩薩普象世間慧菩薩思無礙菩薩決衆生性詎度菩薩智積菩薩呪手菩薩觀世音菩薩不可思議菩薩妙月菩薩波頭摩勝菩薩法日菩薩寶蓋山菩薩金剛慧菩薩一切常現神通菩薩無礙虛空智藏菩薩不動華步菩薩智日菩薩波頭摩眼菩薩法眼菩薩大光明菩薩智光慧菩薩一切香燄光幢菩薩一切須彌德藏菩薩法自在慧菩薩普見菩薩無邊照世菩薩持世菩薩智慧輪菩薩金剛智菩薩一切慧雲心王菩薩無量光明燄藏菩薩一切善慧菩薩最上菩薩普光明相菩薩無比菩薩性莊嚴菩薩金剛燄菩薩一切波頭摩幢菩薩無量因陀羅德菩薩不取諸法菩薩佛日菩薩不空奮迅菩薩法慧菩薩最勝幢菩薩金剛踊菩薩一切月光

光明菩薩清淨光明莊嚴菩薩斷諸惡道菩薩寶項菩薩無邊功德菩薩智擇菩薩大勢至菩薩虛空藏菩薩一切斷諸嚴王菩薩無量因陀羅網菩薩發行成就菩薩寶藏菩薩波頭摩眼菩薩勝意菩薩善導師菩薩金剛意菩薩一切拔陀波羅菩薩無量功德王慧菩薩住一切有菩薩德藏菩薩不疲倦意菩薩勝愿菩薩寂靜心菩薩光明意菩薩一切清淨聲光菩薩無量天山菩薩天吉菩薩住持寂靜菩薩地藏菩薩寶天菩薩寶髻菩薩廣德菩薩三界尊菩薩無邊見菩薩一切法樂莊嚴菩薩無量無邊觀行菩薩樂說無滯菩薩寶掌菩薩海天菩薩海慧菩薩勝護菩薩自在天菩薩摩尼髻菩薩一切清淨三輪菩薩一切大海深王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施相菩薩無量無邊心勇猛菩薩優波羅眼菩薩一切智慧普照明藏菩薩不可思議救惡趣菩薩普寶髻華幢菩薩燈明菩薩淨王菩薩賢首菩薩無量意菩薩燄熾妙菩薩無量功德海意菩薩普音功德海幢菩薩勝藏菩薩無量無邊精進首菩薩文殊師利菩薩一切

海德菩薩寶嚴淨意菩薩帝釋王德菩薩大香象菩薩功德自在王菩薩大光菩薩雷音菩薩喜王菩薩進寂菩薩無損志菩薩善淨意菩薩妙相嚴淨王意菩薩大光明網照藏菩薩上意菩薩無量無邊師子吼菩薩曇摩師利菩薩無量能滅一切怖意菩薩普德最勝燈光照菩薩普智光照如來境菩薩離憂菩薩善明菩薩上慧菩薩無垢藏菩薩妙勝藏菩薩寶印手菩薩不空見菩薩破諸魔勝意生菩薩大意菩薩無量無邊師子志菩薩毗盧遮那菩薩無量不誑一切衆生菩薩大勇猛力善奮迅菩薩一切聲性菩薩宮殿聲菩薩普賢菩薩普明菩薩普慧菩薩無垢上菩薩捷疾辯菩薩一切慧上精進菩薩無攀緣轉法輪菩薩造化菩薩無量無邊離垢藏菩薩普光明月菩薩不動行步菩薩一切天讚菩薩離法境界得大勢菩薩照一切世間莊嚴菩薩持人菩薩善思菩薩德首菩薩功德慧菩薩無礙辯菩薩淨月藏越三界菩薩摩尼殊普光明菩薩雨滴菩薩無量無邊離垢淨菩薩栴檀勝藏菩薩伏一切界得大精進菩薩

善思議意大勢至菩薩海月大光明無邊菩薩持王菩薩太山菩薩除幻菩薩同解脫菩薩一切功德藏菩薩佛勝藏越三世菩薩無邊幢善思惟菩薩照意菩薩無量陀羅尼自在檀那師利菩薩見一切意無障礙智菩薩一切障斷捨惡趣菩薩普覺月意聲菩薩法幢菩薩妙音菩薩震意菩薩炎熾藏菩薩一切尊自在菩薩解脫月善行步菩薩寶音聲法炬燈菩薩益意菩薩無量那羅延德藏菩薩除諸幽闇菩薩福德勝藏菩薩優鉢羅目菩薩一切吉利無量慧菩薩無礙轉法輪菩薩光觀菩薩寶峰菩薩帝授菩薩獨步世菩薩一切行徹利菩薩大海德察無岸菩薩大音聲善喜光菩薩善住菩薩無量思惟無礙意菩薩羅鄰師利菩薩斷惡道障菩薩佛陀師利菩薩除一切蓋不置遠菩薩師子步雷音菩薩山峰菩薩導師菩薩密室菩薩無障慧菩薩無量法意轉法輪菩薩不可動金剛藏菩薩大嚬申轉女身菩薩月藏菩薩無量思惟虛空意惟闇師利菩薩步不動迹棄諸勤苦菩薩師子奮迅妙色志菩薩功德寶髻智生菩

薩大嚴菩薩濟波菩薩愛見菩薩觀自在菩薩無量大福光智生菩薩寶勝菩薩栴檀德藏菩薩善意菩薩一切妙聲菩薩無量寶月菩薩海莊嚴藏普菩薩師子意菩薩善月菩薩一切賢首菩薩寶路菩薩無量那羅延菩薩法自在菩薩成就一切義菩薩天勝藏菩薩智意菩薩善見菩薩寂意菩薩寶炬菩薩一切深聲菩薩無量智眼菩薩無邊大自在菩薩無垢智菩薩普現菩薩一切普眼菩薩圓滿菩薩思益菩薩無量莊嚴王菩薩妙鼓聲菩薩一切無障眼菩薩華勝藏菩薩定意菩薩愛見菩薩勝藏菩薩常憶菩薩一切無言菩薩無量勝護菩薩無邊勝成就菩薩無障礙菩薩月勝菩薩一切善臂菩薩寶事菩薩淨勝菩薩無量無邊觀菩薩住佛聲菩薩一切無礙見菩薩增法志菩薩海意菩薩聖藏菩薩堅意菩薩善住菩薩一切普華菩薩無量善眼菩薩無邊勇猛德菩薩寶印手菩薩離垢菩薩一切普眼菩薩勇意菩薩寶杖菩薩無量華莊嚴菩薩十方菩薩一切成就有菩薩無量志菩薩德本菩薩日藏菩薩得大菩薩

寂行菩薩一切火光菩薩無量勝眼菩薩無邊善思議菩薩決定法菩薩金髻菩薩一切寶手菩薩寶勝菩薩龍德菩薩無量娑伽羅菩薩法界菩薩一切曇無竭菩薩持大會菩薩奧首菩薩寶性菩薩寶授菩薩勝授菩薩一切德王菩薩無量仁壽菩薩無邊得大勢菩薩善發趣菩薩上願菩薩一切最勝菩薩光曜菩薩普欲菩薩無量金剛拳菩薩妙吉祥菩薩一切無比慧菩薩增益意菩薩辯聚菩薩法志菩薩慈氏菩薩上際菩薩一切水光菩薩無量大相菩薩無邊寂戒慧菩薩堅固志菩薩勇步菩薩一切明照菩薩普上菩薩大月菩薩無量金剛敷菩薩轉法輪菩薩一切無礙慧菩薩無寶意菩薩廣慧菩薩首藏菩薩堅勢菩薩滿願菩薩一切持魔菩薩無量善筭菩薩無邊無盡意菩薩無著意菩薩法熾菩薩一切慧密菩薩無等菩薩趣意菩薩無量金剛明菩薩衆勝王菩薩一切增上意菩薩師子作菩薩具辯菩薩寶士菩薩歡曜菩薩盡慧菩薩濡音菩薩無量寶首菩薩無邊吉義意菩薩無盡意菩薩普化菩薩一切覺

首菩薩智首菩薩覺意菩薩無量金剛軍菩薩度衆生菩薩一切除惡道菩薩如來藏菩薩法響菩薩妙德菩薩彌勒菩薩息意菩薩一切金瓔菩薩無量大力菩薩無邊功德首菩薩精進慧菩薩法上菩薩一切勝響菩薩過意菩薩辯積菩薩無量須彌王菩薩不可思議諸菩薩一切功德慧菩薩無量步菩薩法涌菩薩無量法王菩薩常現神通菩薩斷諸魔菩薩大悲思惟佛菩薩清淨三輪菩薩無量光明菩薩觀世音菩薩圓覺菩薩至敬常淨菩薩火光菩薩大月光山菩薩師子吼菩薩無礙轉法輪菩薩會法智菩薩甘露光解脫王菩薩淨諸業障菩薩圓滿菩薩天勝藏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施蓮華行菩薩善順金剛會菩薩至光英菩薩善勇猛蓮華髻菩薩喜王菩薩惠施菩薩淨月藏菩薩普護菩薩寶音聲菩薩普照十方冠菩薩觀月菩薩世主王菩薩稱自在可畏莫能犯菩薩普偏吉祥菩薩功德寶光菩薩月王菩薩雲音菩薩滅惡趣菩薩勝辯菩薩寶仙仁菩薩覺意雷音王菩薩增意菩薩梵主王菩薩一切願海音寶

王髻菩薩普念菩薩無數劫修菩薩光相菩薩辯峰菩薩普戒菩薩大德菩薩大音王菩薩廣大深妙聲菩薩寶住菩薩得勤精進菩薩大雲常現菩薩無性自在金寶瓔珞菩薩寶日菩薩一切語言菩薩淨藏菩薩梵音菩薩漏盡菩薩寶勝菩薩世間光菩薩功德光照王菩薩普寤菩薩越三界足菩薩大雲無礙菩薩感父母業如意光積菩薩大地菩薩一切義成菩薩德光王菩薩藥王軍菩薩明首菩薩斷憂闇菩薩常調身菩薩金剛佛眼光明菩薩善觀眼菩薩金剛聲光明菩薩普蓮華菩薩寶海菩薩降伏一切諸根境界菩薩法勝菩薩無垢普藏菩薩摩訶須菩薩勝華藏菩薩光德菩薩地威德菩薩勝思惟菩薩金剛寶蓋光明菩薩日威德菩薩旃檀光天冠菩薩寶多羅戰勝菩薩寶手自在菩薩銅寶瓔珞菩薩海惠菩薩帝釋王德菩薩濡天菩薩照意菩薩德染智辯菩薩智德菩薩無邊禪菩薩師子步暢音菩薩吉祥密菩薩出生願海音珠冠菩薩說息愛意大衆自在菩薩溥首菩薩銀寶瓔珞菩薩妙幢菩薩喜見菩薩

蔽塞諸障菩薩日盛菩薩和輪調菩薩破一切光王菩薩無吾我菩薩離一切佛法幔髻菩薩法無垢月優鉢羅德菩薩智上菩薩不動足進菩薩天王光菩薩金剛燈光明菩薩神通華菩薩大雲牛王吼菩薩海意菩薩除疑菩薩大雲施雨菩薩明見光賢菩薩大明菩薩普香菩薩梵音菩薩光幢菩薩金光炎菩薩金剛衣光明菩薩無憂施俱素摩勝藏寶願菩薩普觀菩薩大雲愛樂菩薩大智光明菩薩羼提菩薩等心菩薩深彌菩薩海音菩薩德王菩薩常明曜菩

薩勝慧離憂菩薩大悲心菩薩日光明無見菩薩增長意總持菩薩吉祥法炬燈菩薩淨月藏德音菩薩光觀菩薩佛勝藏菩薩慧密金剛菩薩大光明菩薩上精進善行菩薩淸淨慧善思菩薩功德林藥王菩薩天勝藏普光明菩薩智林菩薩得大勢菩薩勇步山雷菩薩無攀緣菩薩除惡道增長菩薩無著意無邊菩薩離垢藏淨王菩薩無垢藏歡躍菩薩月光菩薩獨步世菩薩藥上金山菩薩須彌幢菩薩不虛見仁壽菩薩光藏如言行菩薩善丈夫法幢菩薩地鳴

聲常加行菩薩善明菩薩思心菩薩蓮華德藏菩薩覺林盡慧善稱菩薩燄光菩薩無怨菩薩山峰不可盡除幻菩薩星宿王光照藏菩薩一塵佛菩薩成行菩薩善發趣菩薩普燈菩薩嚴意菩薩大雲不輕菩薩大雲勤藏德臻菩薩常現菩薩離塵光端嚴幢菩薩頂中光明一切義藏菩薩如來胎菩薩道場冠菩薩無限意菩薩月幢菩薩難量菩薩羅鄰那竭菩薩虛空無垢梵幢菩薩其心堅重菩薩妙身菩薩大雲菩薩大海菩薩海德寶嚴淨意菩薩無邊際菩薩光明手菩薩三昧藏菩薩諸天菩薩十方菩薩大奮迅王菩薩發心卽轉法輪菩薩持意增念菩薩光天菩薩金剛大身菩薩畀探多羅菩薩善淨眼菩薩無緣觀菩薩大雲電光菩薩一向照善覺菩薩寶相天王菩薩月王智吉祥菩薩大智光明菩薩多羅菩薩寶慶光天菩薩天光菩薩法界普光菩薩無性出生王菩薩梵王雷音菩薩無邊稱菩薩妙意菩薩不究竟菩薩光英菩薩光智菩薩寶燄菩薩寶華菩薩善明彌勒菩薩淨紫金菩薩法界音聲菩薩那伽慧菩薩

心王菩薩一切龍天功德山菩薩龍意寶莊嚴菩薩平等性智菩薩最勝自在王菩薩無邊自在王菩薩無量觀出一切世菩薩難出現智藏菩薩一切吉利菩薩善歡喜菩薩一照明燈菩薩自性光菩薩普威儀菩薩具足平等菩薩燄明無量定菩薩金剛大辯菩薩清淨辯才菩薩蓮華具足菩薩自在光菩薩甘露光菩薩妙邑莊嚴菩薩一切佛藏冠菩薩離塵菩薩妙眞金菩薩功德莊嚴菩薩大雲得志菩薩持妙邑菩薩光明燄藏菩薩明慧菩薩普徧自在菩薩普利可見菩薩大雲歡喜菩薩菩提燄菩薩功德孕菩薩蓮華德藏菩薩寶有稱尊菩薩雲音上勝菩薩智藏雲音菩薩妙華勝寶光菩薩普徧吉祥菩薩天光菩薩梵音天冠菩薩天王菩薩善德百千菩薩師子步雷音菩薩曼陀羅香菩薩威光王菩薩普智菩薩大海德菩薩燈王菩薩燈手菩薩大慧菩薩大明菩薩善財功德菩薩徧照明菩薩如意光明菩薩善將導菩薩超倫菩薩無邊法王淨德藏菩薩無相普光幢菩薩法自在慧菩薩如來願珠髻菩薩無礙轉法

輪菩薩積諸德本如壘寶菩薩妙邑志普護菩薩淨珠嚴行菩薩智定意菩薩大海深王菩薩普照冠菩薩普端嚴菩薩無量眞寶菩薩妙華金剛孕菩薩須彌勝藏菩薩王頂輪王菩薩金剛大意菩薩福德光菩薩無髻王菩薩無礙光炎菩薩大雲龍樹王菩薩韋藍菩薩吉祥峰菩薩具殊勝見菩薩增修行智菩薩珠相燄菩薩栴檀勝藏菩薩持進菩薩妙法自在菩薩師子威德菩薩大雲正見菩薩蓮華孕菩薩無限意菩薩光明寶勝菩薩快慧希生菩薩大雲愛染菩薩光勝菩薩等觀菩薩大金光莊嚴菩薩師子威猛音菩薩金剛器仗菩薩見一切義天冠菩薩恩施菩薩光天菩薩寂靜慧菩薩海莊嚴藏菩薩求善法菩薩觀志菩薩慧燈菩薩寶莊嚴堅意菩薩那羅延德藏菩薩金剛足進菩薩現一切法光常菩薩嚴王菩薩多羅菩薩最勝慧勇修行智菩薩無染行菩薩大音聲菩薩寶吉祥菩薩大降伏魔羅菩薩無邊照智王菩薩大雲淸淨雨菩薩如來願珠髻菩薩難量菩薩光常菩薩吉祥光童眞菩薩慧燈菩薩法力菩

薩威明燈菩薩照法聲菩薩無礙轉法輪菩薩金剛鏡供養菩薩大雲名稱喜菩薩金剛智威德菩薩燄光菩薩飛行菩薩暢音聲雄施菩薩降魔菩薩寶喜菩薩龍王髻菩薩空無菩薩金剛大降魔菩薩普賢勝威德菩薩彼滿月光明菩薩陀羅尼威德菩薩徧一切法界音德嚴菩薩宿王光照藏菩薩優鉢羅華勝藏菩薩智慧行菩薩一切相莊嚴淨勝藏菩薩金剛利菩薩鳩舍菩薩金剛舞光明菩薩琉璃寶瓔珞菩薩大雨電言辭菩薩平等光明月菩薩示一切大願音慧嚴菩薩清淨功德藏菩薩一切三世香髻菩薩徧照藏菩薩一切願海音寶玉髻菩薩名清淨果菩薩樂慧光明菩薩功德光明王藏菩薩大悲雲雷音菩薩佛變化燄髻菩薩法界燄智大冠菩薩緊迦羅上友菩薩一切佛現在藏冠寶嚴海悲菩薩地音大意菩薩寂定離塵菩薩妙相嚴淨王意菩薩石山音智光菩薩徧說智妙息菩薩一切世間寂音菩薩照明藏大惠菩薩一切願海摩尼髻紫摩金色菩薩毘盧遮那勝寶光菩薩遊無際法行菩薩蓋一切障

法勇德菩薩無礙聲菩薩信樂意菩薩德海幢菩薩不住菩薩波頭摩藏菩薩智吉祥菩薩除一切蓋障菩薩不疲倦意勢力慧菩薩無礙幢菩薩華上智菩薩大海聲菩薩普廣菩薩賢德菩薩普徧吉祥菩薩金剛琵琶供養菩薩無性自性出生王菩薩深意王菩薩無礙光菩薩覺悟意菩薩無礙覺菩薩淨身菩薩海德菩薩大辯化王菩薩金剛大三摩地菩薩諸佛師子座覆觀菩薩天主王菩薩無性光菩薩善淨意菩薩無斷辯菩薩光明藏菩薩無垢德菩薩一切莊嚴淨德藏菩薩虛空覺菩薩端嚴藏菩薩清淨惠菩薩普吉祥威力菩薩福德須彌上菩薩一切化佛光明髻菩薩神通王菩薩無量德菩薩普照法界智慧冠菩薩大雲持法菩薩海慧超越菩薩滿一切意樂菩薩普淨德炎菩薩正法日威力菩薩寂靜自在王菩薩普照三世覺菩薩無邊莊嚴菩薩光明勝菩薩賢善首菩薩淨寶光明威德王菩薩金剛藏菩薩堅精進菩薩大勢至菩薩功德珊瑚上菩薩思惟虛空意菩薩空去現在未來菩薩妙高王菩薩無斷辯

菩薩普法界虛空光觀菩薩軷陀師利菩薩不動華步菩薩無障礙受記菩薩斷一切憂菩薩智光影威力菩薩勢力自在王菩薩成就一切義菩薩月光光明菩薩無能測菩薩清淨慧菩薩毘盧遮那差別藏菩薩無邊見菩薩吉祥藏菩薩無量力菩薩平等光明月菩薩功德山威德菩薩一切願海摩尼髻菩薩光莊嚴菩薩功德月菩薩無性自性出生王菩薩發行成就菩薩不取諸法菩薩一切法自在菩薩住一切聲菩薩普賢勝威德菩薩無垢眼菩薩山王斷一切惡法菩薩跋陀波羅菩薩無憂受菩薩清淨藏菩薩名稱面威無礙覺菩薩普光上菩薩摩尼髻菩薩無礙見菩薩功德須彌勇菩薩遊戲無邊智菩薩無量觀出一切世菩薩大通王菩薩無怖望菩薩十百光明火熾然菩薩涅羅師利菩薩樂說無滯菩薩得脫一切縛菩薩徧法界音菩薩住一切悲見菩薩無性出生王菩薩法界眼照覺菩薩大意聲王菩薩

諸尊者

吉祥密尊者蓮華色妙觀尊者無邊果尊者龍樹尊

者大福德尊者富樓那尊者舍利子尊者耶殊尊者室哩野偏曜尊者嚩婆嚩尊者得稱尊者婆須密尊者阿那律尾囉尊者大迦葉歡喜尊者舍利弗尊者優波離尊者達野曩蓮華尊者麼護惹尊者大藥尊者羅護羅智通尊者竺法護尊者目揵連慈尊者淨光義寂勝尊者除苦惱衆尊者蘇惹多尊者鉢哩摩大尊者法融尊者吉迦夜大尊者迦旃延慈尊者鳩摩羅什勝尊者超三界衆尊者禰嚩多尊者哩嚩那尊者慧安尊者須菩提上尊者蘇禰嚩多尊者羯賓那大善尊者志眞自滿嚴尊者不如密多尊者蘇頻陀上尊者路迦部多尊者室囉馱法會尊者巨方法海嚴尊者伏馱密多尊者法尊者聖尊者常觀尊者護國尊者元覺尊者神會尊者無等斷輪迴尊者自在尊者慧超智藏光尊者普願寶徹三摩那尊者無盡量尊者德尊者慧尊者天龍尊者慧藏尊者無住尊者如滿尊者無了大蓮華尊者寶積尊者法眞三滿多尊者善覺普岸蓮華光尊者破竈墮尊者計舍嚩意速尊者阿難多嚕嚕尊者般若多羅妙尊者提

多迦業果尊者三麼那智尊者賀哩多尊者尾嚩哩多曩尊者孫陀羅難陀尊者補瑟婆羅善尊者大迦多演曩尊者跂那羅尊者閣夜多尊者曇照優波離尊者妙觀護國大賢尊者祇多密尊者逍遙無邊果尊者普願護國尊者蓮華竺法護尊者慧寂曇無識尊者寶雲智眞舍利子尊者般若多羅寶積尊者大須菩提尊者普岸無住尊者法眞難歡喜尊者那曩尊者室哩野娑尊者蓮華邑尊者三滿多底沙尊者阿努囉馱普髻尊者護國尊者三滿多尊者大藥尊者婆須密尊者尾囉尊者正果離三毒尊者婆舍斯多七邑尊者大福德業果降魔藏尊者妙意尊者破竈墮尊者鉢哩摩最勝超三界尊者大意嚩娑嚩尊者大廣智不空尊者虞嚕迦尊者尊勝舍利弗尊者半託迦尊者那連提耶舍尊者大賢如會智尊者吉迦夜降魔尊者除苦惱尊者惹野嚩底尊者無相慧尊者道通法會尊者祇多密尊者元眞竺法護尊者慧海無業尊者阿難陀尊者智堅神會妙尊者慧能洪恩元覺尊者曇無識尊者因揭陀尊者迦智慧藏

尊者吉祥密正梵尊者蘇難那尊者慈尊者麼護惹尊者勝尊者弁伽羅尊者大尊者蓮華邑尊者尾舍佉尊者無邊果尊者佛馱難提勞囉嚩尊者塢波布囉拏尊者大迦多演曩尊者鉢囉麼嚩底尊者乳底囉娑尊者舍利弗尊者難歡喜那曩尊者布曩哩嚩蘇尊者難你迦尊者補瑟娑羅妙尊者優鉢羅邑尊者孫那哩尊者阿它野曩勝尊者僧迦難提尊者婆須密尊者尾嚩哩多曩尊者迦多演曩尊者祇多密尊者嚩囉捺嚩惹尊者蘇婆捺囉尊者彌遮迦尊者尾愈補怛囉尊者荏麼際曩尊者誐底迦尊者麼哩虞迦高尊者不如密多囉馱迦尊者俱嚕俱羅慧尊者惹野嚩底尊者羅護羅尊者鳩摩羅什尊者大迦葉尊者須菩提尊者富樓那尊者麼護惹尊者大目揵連尊者室哩野尊者難那吉迦夜尊者舍利弗蓮華大尊者羯賓那尊者普髻妙尊者普願祇林舍利子尊者寶雲慧海尊者達野曩尊者馬鳴大尊者蘇頻陀業果妙尊者大善龍山計舍嚩尊者法融自滿尊者大福德際多大尊者優波離護國妙尊者如會

元眞吉祥密尊者智通法海尊者護國大賢尊者蓮華三相尊者馬鳴尊者大迦葉尊者歡喜難陀尊者自在逍遙無等尊者浮盃如會尊者妙觀舍利弗尊者無了常觀尊者龍樹降魔尊者性空賢劫尊者寶雲大福德尊者最勝曇藏尊者大善洪恩慈慧尊者智威懷讓尊者智堅麼護惹尊者無相道明尊者慧海智常尊者大稱正果尊者尾囉舍利子尊者妙髻尊者耶殊尊者普願法融無住尊者聖堅尊者明哲尊者際多尊者戌博迦尊者慧寂元眞尊者慧滿婆須密尊者天龍計舍囀尊者弘恩義淨祇多密尊者妙意無邊果尊者除苦惱大尊者難那達野曩尊者大安崇慧尊者勞囉囀尊者多意超三界尊者道行羅睺羅尊者道常吉祥密尊者正原如敏尊者降魔藏尊者志徹尊者迦旃延尊者離三毒大尊者伽耶迦葉尊者鉢羅囀囉蓮華色尊者勞捺囉迦妙尊者本淨尊者三摩那尊者智閑尊者竺法護尊者摩拏囉他尊者提多迦尊者麼哩虞迦善尊者囉怙羅慧尊者你哩尾拏尊者大舍利子尊者孫那哩尊者阿

㝹樓馱脅尊者鳩摩羅什慈尊者般若多羅尊者頗羅墮慈尊者目揵連尊者多果尊者富樓那尊者慧思尊者三滿多尊者邁悅尊者須菩提尊者慈雲尊者法喜尊者布囉拏尊者普化阿難陀尊者麼呬濕縛娑尊者求那跋陀羅尊者那伽犀那尊者阿難多尊者伐那婆斯勝尊者莎擔沒囉尊者阿佗羅迦天尊者畢那嚩蹉尊者迦捺囉尊者俱嚕俱羅淨尊者大義迦理迦尊者優婆塞支謙尊者蘇婆捺囉斷輪迴尊者慧威縛切迦尊者法擔沒囉尊者烏摩多迦慈尊者慧方曉了尊者賀哩多尊者元挺志勤尊者師子蓮華光尊者智嚴世密尊者摩賀鉢囉慈鉢囉尊者天尊者靈湍七邑明尊者師密毘尼多尊者鑒宗苦盡慈尊者正世大蓮華尊者高尊者眞觀尊者鶴勒那尊者三邑優波離尊者會通麼護那尊者鉢囉鉢哩戩嚩那尊者道欽禰嚩多尊者正曜尊者蘇難那尊者道林尊者作業能尊者增益曇無識尊者慈尊者安逼因揭陀尊者父金頗羅尊者施陀扇多尊者迦俱胝尊者迦哩尼迦尊者大尊者塢波以

迦高尊者財海尊者烏閉多尊者事行尊者懷海明尊者靈默囉吠迦尊者勝尊者月婆首那慧尊者天尊者蘇迦羅尊者數那舍縛陵儗迦尊者實叉難陀尊者菩提流志尊者行思尊者蘇惹多尊者堀多三藏尊者跋陀羅尊者曇摩伽陀耶舍尊者義通尊者慈尊者阿氏多尊者地也以你井伽羅尊者善尊者闍那崛多尊者慧文尊者智顗尊者湛然尊者闍夜多尊者曇摩流支尊者跋那羅尊者達磨戰宰濕羅尊者大陽尊者高尊者難你伽尊者惟寬施護尊者

羯賓那尊者智尊者路伽議多尊者法華尊者智威尊者靖宗尊者吉迦夜尊者烏波議多尊者尾舍佉尊者法彥蘇尊者禰嚩多尊者道邃尊者蓮華三滿多尊者龍樹尊者富樓那尊者阿難多尊者大廣智不空尊者無邊果尊者最勝大蓮華尊者大迦葉尊者天尊者三滿多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尊者菩提達磨尊者大福德尊者舍利弗尊者馬鳴尊者大賢尊者般若多羅尊者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蓮華尊者大目揵連尊者護國衆尊者難陀須菩提尊者三布

囉拏尊者蘇頻陀尊者都沙貨彌迦尊者布曩哩嚩蘇尊者蓮華色尊者婆須密尊者斷輪迴尊者十方尊者牛託迦尊者多財尊者大稱尊者布囉拏尊者麼護惹賀彌迦尊者窣吐羅那多果尊者洪恩尊者法持尊者降魔藏尊者祇多密尊者智堅尊者常觀尊者天龍尊者勝尊者曼陀羅仙尊者自在尊者那連提耶舍尊者鳩摩羅什尊者淨光義寂尊者優波離尊者提多迦尊者乳底囉娑尊者得稱尊者大迦多演曩尊者伐闍羅弗多羅尊者妙意尊者跋陀羅尊者三摩那普髻尊者吉祥密尊者際多尊者塢波布囉拏尊者塢波難陀尊者你達野以迦尊者俱胝迦羅拏尊者布曩哩嚩蘇尊者補瑟波迦尸迦尊者鉢羅麼嚩底尊者大須菩提尊者蘇惹多尊者尾愈補怛囉尊者俱嚕牛唧迦尊者荏麼際曩天尊者無邊果尊者計舍嚩尊者尾瑟女末底尊者慧藏須菩提尊者自在阿難陀尊者金頗羅尊者大福德迦羅尊者吉祥密尊者賢劫斷輪迴尊者優波毱多尊者富樓那尊者婆舍斯多尊者龍樹尊者鳩摩羅多尊

者除苦惱尊者目揵連尊者妙觀尊者法施尊者尾瑟女羅尊者迦諾迦尊者跋釐惰闍尊者降魔尊者富那夜奢尊者賢劫尊者迦羅阿難多尊者佛馱難提尊者阿難多尊者塢波賀哩多尊者達野曩尾囉尊者舍利子尊者阿那律尊者大蓮華尊者諸天尊者大廣智不空尊者僧那尊者毘尼多尊者波羅婆密多羅尊者般若流支神秀尊者雲居尊者龍山尊者曇無識尊者竺法護尊者慧能尊者无眞尊者金牛尊者妙尊者善尊者地婆訶羅尊者慧藏尊者佛陀跋陀羅尊者菩提流志尊者支婁迦讖尊者鉢哩摩尊者囉尸迦尊者達磨笈多尊者妙髻尊者卉伽羅莎訖多尊者金頗羅尊者蘇難那尊者多意尊者虞嚕迦尊者嚕呬尼頭髻尊者彌遮迦尊者健拏尊者蘇迦羅耶殊尊者迦毘摩羅尊者孫那哩尊者三相尊者哩嚩那深財尊者諾矩羅尊者多財尊者素嚕波囉多迦尊者訖麼迦提洒尊者不如密多尊者麼護那尊者擬哩迦哩尼尊者塢波捺以迦尊者頗羅墮惹尊者麼護惹尊者嚩婆嚩尊者注茶半託迦

尊者天尊者慈慧法尊者無等尊者善覺逍遥尊者普願智常尊者童子迦葉尊者乳底囉娑尊者吉迦夜尊者麽賀底沙尊者普化覺尊者弘辯尊者大善常典尊者萬歲道通尊者優鉢羅邑尊者嬌梵波提尊者室哩野阿曩吠那尊者蓮華光尊者達野曩尊者國道妙尊者曇照尊者補瑟娑羅尊者靈佑尊者性空尊者惹野縛底尊者寰中尊者室囉馱尊者普岸智眞尊者幵伽羅尊者素嚩多尊者慧寂脅尊者神讚尊者阿努囉馱尊者圓暢尊者法端尊者阿它野曩尊者洪諲尊者因揭陀尊者法會寶雲尊者妙說三藏尊者如滿志道尊者祇林尊者寶徹尊者達磨元朗尊者聖堅元覺尊者嚩布沙尊者竺法護尊者慧滿尊者慈雲尊者至行廣修尊者灌頂法喜尊者神藏尊者太毓尊者道明無相尊者湛然如會尊者麽護那尊者尾舍佉尊者法海應天尊者慧海元素尊者道信至尊尊者迦智尊者無住尊者神會黑眼尊者至眞無業尊者弘思尊者離三毒智常尊者智藏無了尊者寶貴法尊者道邃尊者全植尊者法

達總印尊者廣濬辭朗尊者慧超尊者超三界智眞尊者龍樹尊者蓮華邑尊者馬鳴尊者舍利弗尊者鳩摩羅什尊者難陀尊者妙髻尊者除苦惱尊者迦羅婆尊者須密尊者竺法護尊者法海天龍妙尊者蓮華大福德尊者頗羅墮惹多財尊者計舍嚩尊者自在常觀大尊者淨光義寂尊者大迦葉尊者耶殊舍利子尊者最勝阿難多尊者阿那律尊者吉祥密慧滿尊者荏麽際曩尊者菩提流志尊者普化無等慈慧尊者達野曩尊者善覺尊者堀多尊者三藏達磨尊者自滿尊者尾嚩哩多曩尊者塢波布囉拏尊者尾瑟女末底尊者大廣智不空尊者弘辯尊者慈慧祇多密尊者法端哩嚩那尊者寶雲如會法融慧可尊者計舍縛尊者底沙尊者因揭陀尊者達野曩尊者崇慧弘思大尊者志眞曉了大尊者義端慧寂智眞素嚩多尊者國道興平大尊者道常艮遂尊者尾舍佉尊者際多除苦惱尊者妙髻室囉馱尊者無邊果尊者大福德最勝尊者阿他野曩尊者智巖無業尊者義淨寶積智閑尊者大善尊者如滿志誠尊

者靈默道信尊者普世界大意尊者三滿多底沙尊者半託迦尊者業果尊者普供養不思議衆尊者鉢羅麼嚩底尊者聖堅鶴勒那尊者慧方如滿尊者智封道樹尊者大迦葉尊者健拏賀哩多尊者嚕唎尼尊者善覺洪恩大尊者道通法達大尊者巨方無相尊者慧超哩嚩那尊者神讚洪諲大尊者智通明哲尊者勞囉嚩尊者注茶半託迦尊者徧曜尊者目揵連尊者離三毒尊者斷輪迴尊者正果迦多演曩尊者會通元素尊者太毓慧藏法持尊者無邊界自在尊者曇藏慧忠道明本淨尊者麼護那如會尊者都沙貨彌迦賢劫衆無量尊者吉祥密超三界尊者那連提耶舍尊者智威室哩野尊者道欽辭則性空日子阿那律尊者志勤達磨戰空濕羅尊者迦智元眞大尊者龍山萬歲大尊者靈湍普願廣澄誐底迦尊者圓暢安通大尊者智常尊者神秀尊者成博迦尊者俱嚕半唧迦尊者妙意布囉拏尊者賀哩多尊者大迦多演曩菩提達磨尊者大安希運尊者寶徹無了智常尊者難歡喜那曩尊者妙說元琇尊者靖宗

元挺尊者麼護惹懷海尊者塢波賀哩多尊者你達野以迦尊者舍利弗尊者智藏靈佑尊者智藏毘尼多尊者高亭縛切迦尊者章安灌頂尊者法華智威尊者阿那律尊者蓮華光妙髻無邊果尊者那連提耶舍尊者塢波半啣迦尊者性空無等尊者常觀達野曩尊者元素洪恩大尊者慧安無相尊者阿難陀尊者僧那室哩野尊者妙意拌伽羅尊者超三界尊者孫那哩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尊者義淨元奘尊者元挺惟則尊者仁儉尊者尾瑟女末底尊者智眞如會尊者戒雲普化尊者離三毒尊者普願尊者紅螺尊者半託迦尊者難你迦志徹尊者賀哩多尊者智通辭朗尊者尾嚩哩多曩尊者寶雲吉祥密尊者塢波麼哩虞迦尊者最勝尊者麼護惹尊者法融烏波嚩哩多曩尊者元覺法眞勝尊者祇林大功德尊者道通自滿法施尊者麼護惹尊者無業惟寬大尊者廣澄神藏誡底迦尊者逍遙諾矩羅尊者增益跋陀羅尊者降魔藏尊者吉迦夜慧寂弘思無了尊者般若流支尊者靈默懷海全植尊者求那跋陀羅尊者

寶雲義通尊者慧超靈佑尊者烏閉多黑眼尊者洪諲羯賓那婆須密普岸尊者嚕呬尼聖堅寶貴尊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八十九卷目錄

佛菩薩部總論

梁沈隱侯集（答陶華陽）

竹窻隨筆（菩薩不現今時）

竹窻二筆（菩薩）

佛菩薩部藝文一

佛影銘（并序）　宋謝靈運

彌勒菩薩讚　傅亮

文殊師利菩薩讚　前人
佛影頌　鮑照
千佛頌　梁沈約
彌勒讚　前人
彌陀佛銘　前人
釋迦文佛像銘　前人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前人
千佛因緣述意　唐釋道世
千佛述意　前人
達磨大師法門義讚　釋皎然
普賢應夢記　宋孫覿
釋迦成道賦　金丁暐仁
釋迦牟尼佛文　明太祖
禪海羅漢讚　同前
佛菩薩部藝文二（詩）
四月八日讚佛詩　晉釋支遁
詠八日詩三首　前人
法樂辭十二首　齊王融

吳中禮石佛　梁江淹
舍利佛　隋闕名
僧伽歌　唐李白
贊佛牙　宋太宗
前題　眞宗
前題　仁宗
前題　徽宗
佛菩薩部選句
佛菩薩部紀事

佛菩薩部雜錄
佛菩薩部外編

神異典第八十九卷

佛菩薩部總論

梁沈隱侯集

答陶華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闕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既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恆星

不見爲據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邪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惟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恆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以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釋迦之典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竹牕隨筆

菩薩不現今時

竊怪今時造業者多信道者寡菩薩既度生無已何不分身示現化誘羣迷且昔佛法東流自漢魏以迄宋元善知識出世若鱗次然元季國初猶見一二近

朝寥寥無聞如地藏願度盡衆生觀音稱無剎不現豈其忍遺未度之生亦有不現之剎耶久而思之乃知菩薩隨緣度生衆生無緣則不能度譬諸月在天上本無絕水之心水自不淸月則不現況今末法漸深心垢彌甚菩薩固時時度生而生無受度之地是則臨濁水而求明月奚可得乎

竹牕二筆

菩薩

人見如來彈斥偏小讚歎大乘知菩薩道所當行矣然不審其實而徒假其名爲害滋甚是故未能自度先能度人者菩薩也因是而已事不明好爲人師則非矣六度齊修萬行兼備者菩薩也因是而專務有爲全拋心地則非矣無惡名怖乃至無大衆威德怖坦然自在者菩薩也因是而聞過不悛輕世傲物則非矣卽殺爲慈卽盜爲施乃至卽妄言成實語種種權宜方便不可以常情局者菩薩也因是而毒害刼奪欺誑甚而破滅律儀撥無因果如古謂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則非矣此則徇名失

實不善學柳下惠而學步於邯鄲者也大道無成業果先就慎之慎之

佛菩薩部藝文一

佛影銘（并序）

宋謝靈運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爲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卽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滮澗摹擬遺量寄託青彩豈惟像形也篤

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諾心許徽猷祕奧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羣物飛鴞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迫其慨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迍邅迍邅未已轉輪在己四緣雲薄五陰火起亹亹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僞僞既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鑿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冏金好冥漠白豪幽曖日月居諸胡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誠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槩敬圖遺蹤疏鑿峻峯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窗雲往拂山

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篤彩淡浮色羣視沈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由其潔精能感靈獨誠之云孚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愼勿中愓弱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今覩發蒙茲覿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囊錫

彌勒菩薩讚　傅亮

時無並后道不二司龍潛兜率按轡候時翳翳長夜懷而慕思思樂朗日屬想靈期

文殊師利菩薩讚　前人

在昔龍種今也童眞業化游方罔識厥津高會維那研微盡神發揮幽賾導達天人

佛影頌　鮑照

形生麗怪神照潭寂驗幽以明考心者迹六塵煩苦五道綿劇乃炳舟梁爰悟淪溺色丹貌續畱相瓊石金光絕見玉毫遺覿俾昏作朗効順去逆

千佛頌　梁沈約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遞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無像

一刹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刼雖遼倏焉如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罔隆窳或遊堅固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恆沙甡甡羣有均此妙極先晚參差各願隨力密迹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今識

彌勒讚　前人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業基累明功由積地渺渺長津遙遙遐轡道有常尊神無恆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晨開香雨宵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鐫石圖徽雕金寫祕望極齊工舉光等邃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元蹤式傳遐懿

彌陀佛銘　前人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爲靈窮寂震響大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人榮寶飾事儉欲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茲願力於惟淨土既麗且莊琪路異邑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

典言遐適報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刊靈表跡髣髴尊儀圖金寫石濆沱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因風韻響願遊彼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羨三達斯仰

釋迦文佛像銘

前人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脅始出四門終超九劫眇求靈性曠追元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式資理悟悟以言陳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形酬響荅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朦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蔓焉誰覩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前人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

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於佛也此衆生之爲佛性實在其知性常傳也

千佛因緣述意

唐釋道世

夫千佛乘暉萬靈景燭觀機適務極聖弘恩所以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善無益而不爲謂惡無傷而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有徵是以大聖慈愍哀斯愚惑廣施六度接引四生弘宣二諦停壽三有故垂無限之悲計賢刧之緣也

千佛述意

前人

蓋聞九土區分四生殊俗昏波易染慧業難基久覆愛河長流苦海不生意樹未啓心燈故三明大聖八解至人總法界而爲智竟虛空以作身形無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所論將欲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眞人之影迹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仰惟常理自鹿樹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衆生歸向有徵雖千佛異迹一智同途大悲平等隨性欲而利

生弘誓莊嚴運慈舟而濟溺衆生有感機緣契會也

達磨大師法門義讚　釋皎然

我師西來傳于眞訣大輪當路小乘亡轍冥冥世人初見日月權迹有歸光雲不滅

普賢應夢記　宋孫覿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累數十譯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暫起遂撫四海於俛仰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峙輪奐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泌者營築此室爲公媼追福之地泌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公媼導其前神情安隱蕭散如平生不見留滯冥幽之態既寤歎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道俗咸共瞻仰焉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纊之後影響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爲清凉山出之苦海爲極樂國解六結爲解脫門破十習爲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

起幽作匿捷逾響報無可疑者答曰如是請書其末

紹興二十年正月望日

釋迦成道賦

金丁暐仁

原夫佛者覺也神而化之修六年而得道統三界以稱師帝釋梵王尚有歸敬老聃宣父寧不叅隨昔如來下兜率天生中印土降身而大地動搖應跡而諸天擁護九龍吐水滿身而花落紛紛七寶祥雲舉足而蓮生步步蓋以玉輦呈瑞金輪啓圖思霑九有行洽三無寶殿之龍顏大悅春闈之鳳德何虞方知灌頂之靈心與王後嗣必爲萬類之化主作帝中樞豈不知海量無邊天情極廣厭六宮珠翠之色惡千妃絲竹之響雪山深處全拋有漏之身心海月圓時頓悟無爲之法相莫不魔軍震動法界奔驚覺閻浮之日出覩優鉢之華生十方調御皆來圓光自在六趣含靈盡喜金色分明暨乎萬法歸空雙林告滅演摩訶般若之敎示阿耨多羅之訣普光殿裏會十地之華嚴耆闍山中授三乘之記莂是知靈覺無盡神理莫聞芥子納三千之國藕絲藏百萬之軍目容修廣

於青蓮寒生定水毫相分明於皓月照破迷雲羣機而不覩靈蹤萬世而空留聖跡嗟釋迦之末法將盡仰慈氏何日調伏我今迴向菩提一心歸命圓寂

釋迦牟尼佛文

明太祖

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情談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淸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修而歷刼無量乃降兜率至於梵宮既捨金輪而猶苦行於雪嶺時道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己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衆生其爲慈也大其爲悲也深可謂無上者歟昔釋迦之爲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衞而聽從故世人良善者愈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陰翊王度是也

禪海羅漢讚

同前

爾怪且元海氣如烟拂塵蕩垢鼎足而禪薄天飛浪

何處宿緣宜哉尊者處危自然

佛菩薩部藝文二　詩

四月八日讚佛詩　　晉釋支遁

三春迭云謝首夏含朱明祥祥令日泰朗朗元夕清
菩薩彩靈和眇然因化生四王應期來矯掌承玉形
飛天鼓弱羅騰擢散芝英綠瀾頹龍首縹蘂翳流泠
芙蕖育神葩傾柯獻朝榮芬津霈四境甘露凝玉瓶
珍祥盈四八元黃曜紫庭感降非情想恬泊無所營
元根泯靈府神條秀形名圓光朗東旦金姿豔春精
含和總八音吐納流芳馨跡隨因溜浪心與太虛冥

六度啓窮俗八解濯世纓慧澤融無外空同忘化情

詠八日詩三首　　前人

大塊揮冥樞昭昭兩儀映萬品誕遊華澄清凝元聖

釋迦乘虛會圓神秀機正交養衞恬和靈知溜性命

動爲務下尸寂爲無中鏡

眞人播神化流渟良有因龍潛兜術邑漂景閻浮濱

佇駕三春謝飛轡朱明旬八維披重藹九霄落芳津

元祇獻萬舞般遮奏伶倫淳白凝神宇蘭泉渙色身

投步三才泰揚聲五道泯不爲故爲貴忘奇故奇神

緬哉元古思想託因事生相與圖靈器像也像彼形

黃裳羅帕質元服拖緋青神爲恭者惠跡爲動者行

虛堂陳藥餌蔚然起奇榮疑似垂巘微我諒作者情

於焉遺所尚肅心擬太清

法樂辭十二首　　齊王融

天長命自短世促道悠悠禪衢開遠駕愛海亂輕舟

累塵曾未極心樹豈能籌情埃何用洗正水有清流

（右歌本起）

百神肅以虔三靈震且越恆曜揜芳宵薰風動蘭月

丹棨藻玉墀翠羽文珠闕皓毳非虛來交輪豈徒發

右歌靈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鍾休曆萬國會嘉祥

金容涵夕景翠鬢佩晨光表塵維淨覺汎俗乃輪皇

右歌下生

襲氣變離宮重柝驚層殿曼響感心神修容轉懽宴

生老終已縈死病行當薦方爲淨國遊豈結危城戀

右歌在宮

春枝多病夭秋葉少欣榮心骸終委滅親愛暫平生

長風吹北隴迅瀑急東瀛知三既情暢得一乃身貞

右歌四遊

飛策辭國門端儀偃郊樹慈愛徒相思閨中空戀慕

夙隸乖往塗駿足獨歸路舉袂謝時人得道且還去

右歌出國

明心弘十力寂慮安四禪靑禽承逸軌文驪鏡重川

鶩轡標遠勝鹿野究淸元不有希世寶何以導濛泉

右歌得道

亭亭雙月流朏朏晨霜結川上不徘徊條間亟渝滅

靈知常湛然符應有盈缺感運復來儀且厭人間世

右歌雙樹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所棲引火歸炎燧挹水自清隄
菴園無異轍祇館有同躋比肩非今古接武豈燕齊

右歌賢衆

昔余輕歲月茲也重光陰閭中屏鉛黛闕下挂纓簪
禪悅兼芳旨法言戀清琴一異非能辨寵辱誰爲心

右歌學徒

峻宇臨層穹苕苕疎遠風騰芳清漢裏響梵高雲中
金華紛苒若瓊樹鬱菁葱貞心延淨境遂業嗣天宮

右歌供具

影響未嘗隔晦明殊復親弘慈邈已遠睿后扇高塵
區中禔景福寓外沐深仁萬祀留國祚億兆慶唐民

右歌福應

吳中禮石佛　梁江淹

幻生太浮詭長思多沉疑疑思不慙焰詭生寧盡時
敬承積劫下金光爍海湄火宅斂焚炭藥草匝卉滋
嘗願樂此道誦經空山坻禪心暮不雜寂行好無私

軒騎久已決親愛不留遲憂傷漫漫情靈意終不緇
誓尋青蓮界永入梵庭期

舍利佛

隋闕名

金繩界寶地珍木蔭瑤池雲間妙音奏天際法蠡吹

僧伽歌

唐李白

眞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呪幾千
遍口道恆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
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
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舍利骨手中萬歲胡
孫藤嗟余落魄江淮久罕遇眞僧說空有一言散盡
波羅夷再禮渾除犯輕垢

贊佛牙

宋太宗

功成積刧印文端不是南山得恐難眼覩數重金色
潤手擎一片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透藏處千年瑩
彩完定果熏心眞祕密正心莫作等閒看

前題

眞宗

西方大聖號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願進修增妙
果庶幾饒益在黎元

前題　仁宗

三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眞埋軀祇見空遺冢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前題　徽宗

大聖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分身玉瑩千輪在金剛百鍊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羣倫

佛菩薩部選句

梁沈約內典序千佛摩頂七住齊功

北周庾信經藏碑如來說法萬萬恆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無容棄稷卨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

唐李商隱上河東公啓儒童菩薩始作仲尼金粟如來方爲摩詰

王維詩無著天親弟與兄嵩丘蘭若一峰晴

杜甫詩不復知天人空餘見佛尊

白居易詩如來說偈讚菩薩著論議

李適詩塔似神功造龕疑佛影留

皮日休詩貝多紙上經文動如意瓶中佛爪飛

元史載東昏寺詩清鐘夜半法王語曉日天空老佛心

趙彥昭詩皇心滿塵界佛迹現空虛

張昱詩古佛儼香閣眞詮積華軒

葛邏祿迺賢詩世尊寧妄福天道本無私

明王穉登詩試向白毫光裏看聖人前世是如來

佛菩薩部紀事

蓮社高賢傳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嘆曰紹隆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可憑此建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誦淨土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覺自秉一燭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掌徧示諸佛須臾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弼曰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終時方炎歊體三日不變異香郁然

慧恭豫章豐城人與僧光慧堪慧蘭同志爲學光等學力不逮恭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人後七年蘭等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曰大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叩頭雨泣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乘其上見蘭等於臺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慰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晩耳恭於是日告衆欣然奮迅而滅義熙十一年也

慧遠法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惟以淨土克勤於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覩聖相沈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佛馱邪舍慧持劉遺民在佛之側乃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晩師語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爲漸矣卽寢疾至期始順寂

劉程之性好佛理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爲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胷出卍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後即與衆別臥牀上面西合手氣絕

法苑珠林宋沙門曇遠盧江人也父萬壽御史中丞遠奉法精至持菩薩戒年十八元嘉九年丁父艱哀毀致招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便歸心淨土庶祈感應遠時請僧常有數人師僧含亦在焉遠常向含悔懺宿業恐有煩緣終無感徹僧含每獎勵勸以莫怠至十年二月十六日夜轉經竟衆僧已眠四更中忽自唱言歌誦歌誦僧含驚而問之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形狀大小如今行像金光周身浮焰丈餘旛華翼從充牣虛空瓌妙麗極事絕言稱遠時住西廂中云

佛自西來轉身西向當宁而立呼其速去

姚秦沙門釋道冏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鍾乳與同道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深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冏最先濟後輩墜水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固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巇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王作鎮廣陵請冏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冏起禮拜謝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現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冏道冏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冏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此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覩所置釋迦文聖像而已

齊上定林寺有釋普明姓張臨渭人少出家稟性清純素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

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

司徒竟陵王文宣王幼舍勝慧結志隆雲誠感懇徹亟發靈應以永明七年二月八日於西第在內堂法會見佛從東來威容顯曜文宣望身頂禮因而侍立自覺已冠裁及趺踝佛俛而微笑旣而咳唾白如凝雪以手承捧變爲玉稻

梁書滕曇恭傳曇恭豫章南昌人也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青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

佛祖統紀陳文帝天嘉二年善慧大士於山中行道常見七佛在前維摩在後唯釋迦常與大士語

法苑珠林唐潞州法住寺釋曇榮俗姓張氏定州人也貞觀七年清信士常凝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

行方等懺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眞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爲證然非本師不與受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爲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爲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

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有古塔基周文王爲起甎塔一十三級左近村墟常聞鐘聲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慧貴聞之便往將事修理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牢倦功用必成唯須勞作不事華侈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

宋高僧傳釋佛陀波利忘身徇道徧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清凉山遠涉流沙躬來禮謁以天皇儀鳳元年丙子杖錫五臺虔誠禮拜悲泣雨淚冀覩聖容倏焉見一老翁從山而出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師何

所求耶波利答曰聞文殊大士隱迹此山從印度來欲求瞻禮翁曰師從彼國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來否此土衆生多造諸罪出家之輩亦多所犯佛頂神呪除罪祕方若不齎經徒來何益縱見文殊亦何能識師可還西國取彼經來流傳此土卽是徧奉衆聖廣利羣生拯接幽冥報諸佛恩也師取經來至弟子當示文殊居住處波利聞已不勝喜躍裁抑悲淚向山更禮舉頭之頃不見老人波利驚愕倍增虔恪

華嚴持驗唐永隆中長安人郭神亮梵行清淨忽一日暴卒有天人引至兜率天宮敬禮彌勒一菩薩謂郭曰何不受持華嚴對曰以無人講演故菩薩曰有人現講何以言無旣而郭甦向薄塵法師述其事始知賢首之弘轉法輪其感通神異若此

太平廣記有先天菩薩憕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呪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嘗於奧室禪堂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於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

宋高僧傳釋懷玉天寶元年六月九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恆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窻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中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跏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至十三日丑時再有白毫光現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

釋法照大曆二年棲止衡州雲峰寺勤修不懈於僧堂內粥鉢中忽覩五彩祥雲雲內現山寺寺之東北五十里已來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入可五里有寺金牓題云大聖竹林寺雖目擊分明而心懷隕穫他日齋時還於鉢中五色雲內現其五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樓觀衆寶莊嚴文殊一萬衆聖而處其中又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未決歸院問僧還有曾遊五臺山者否時有嘉延曇暉二師言會到言與鉢內所見一皆符合然尚未得臺山消息暨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樓臺九旬起五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未時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有諸樓閣閣中有數梵僧各長丈許執

錫行道衡州舉郭咸見彌陀佛與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見之者皆深泣血設禮至酉方滅照其日晚於道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覲大聖今何不去照怪而答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往前任是火聚氷河終無退衂至八月十三日於南嶽與同志數人惠然肯來果無阻礙則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略無差脫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忙入堂內乃問衆云此何祥也吉凶焉在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聞已卽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十里間果有一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青衣可年八九歲顏貌端正立於門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喜問訊設禮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已來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牓題曰大聖竹林寺一如鉢中所見者方圓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其地

純是黃金流渠華樹充滿其中照入寺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獅子之座說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菩薩圍繞照至二賢前作禮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眞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之二門最爲徑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刧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手摩照頂爲授記謂汝以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照聞已歡喜踴躍疑網悉除又更作禮禮已合掌文殊言汝可往

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其大如盌便取食之食已身意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記至今存焉

酉陽雜俎建中末百姓屈儼患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住靈華寺儼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畫堂見菩薩一如夢覩傾城百姓瞻禮儼遂立社建堂移之

蘇州府志孫覿智積菩薩殿記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爲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憩殿廡下長身盭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於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無幾有胡僧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爲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臥內僧索杯水噀之一噀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牀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僧它日還吳來過我遂

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爲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徘徊數日而後去

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案別傳云西域天竺黑蜂山龍猛菩薩等者二十四依中此大士最爲宏冠威加異道德洽王臣藝術智能無不通練號佛滅度後一切智人也王爲立寺鑿石爲龕擬於終天不可改壞龕各立像幷一化主經累年運功府藏已竭而寺不成王來拜曰藏庫已空寺猶未立徒有志願力不遂心如何菩薩曰王之德化無思不服福報如影隨作有功何慮財盡寺不成也可案行寺側功用若爲菩薩先以要術爲藥筆取點之無不成金隨石小大金塊亦爾王依言尋果見金聚大悅即以造寺今猶現在故西域出金名有多種龍樹金者紫光外發俗爲第一自餘諸金光色少減昔菩薩長年七百餘歲山寺來往無由固留自隱以來將及千歲俗知有之其道

重阻從地穴入方到其崖近有一僧被名夏坐徧歷龕像無不眞金所有經匣充牣崖窟方知三寶住持幽明兩會也夏滿欲持經出寺人不許曰本擬住法不得缺漏空手入穴行經數里乃得出焉

佛祖統紀建隆元年十月太祖親征揚州李重進十二月城陷上以其固拒欲盡坑之俄有異僧詣行宮門自稱龍興寺清範表乞恩宥上許之翊日駕幸尋問見殿上二羅漢手擎草表上大悟勅建別殿安其像

太平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袞奏近往峨眉提點白水寺修造見瓦屋山皆變金色中有丈六金身普賢次日午中見羅漢二身乘紫雲行空中

仁宗天聖二年四明名儒衛開遊學至洛陽遇道人李士寧于逆旅謂開曰君鄉城戒香寺有瘂女者過去維衛佛也若歸可往禮拜問其狀則曰縮臂掃地者是也開歸亟往寺訪之一老尼曰聖姑坐化年餘矣因示以畫像炷香作禮自以不見尊容爲之媿恨明年過錢塘客書吏陳式家忽見小兒十數擁一尼

童入門譯傳云瘂女瘂女開方驚顧遽索紙書偈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夜來處處鳴鐘鼓敲破髑髏人不知復於偈後書無去來開前禮足略述戒香得瞻遺像之意復書偈云須彌山上擺鐸大洋海底搖鈴若問瘂女姓字祗此便是眞名出門竟去追問小兒瘂女何人兒曰維衛佛也問兒何人曰問取瘂女忽俱不見

陝西通志倒流菩薩不知何許人坐蒲團逆涇而上旋涅槃於邠州之景村相傳爲宋天聖中事有塔存

佛祖統紀元符元年袁州木平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五色虹光有丈六佛在月輪中觀音羅漢列侍左右

元符二年袁州東山石崖有羅漢尊像出現夏四月不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於木平山聖塔巖中放光見白衣大士身金瓔珞獲舍利五色大如棗中有臺觀之狀復往仰山塔所見泗州大士維摩羅漢列居左右已而大雨霑足

玉照新志政和五年十二月己亥宣德郎王恬等言

本貫遂州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閤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忽覩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即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升爲遂寧府

宋高僧傳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瑞應交現遂誓捨身尅苦爲期忽於殿中焚香次俄覩地屋皆爲琉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

佛祖統紀尼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遇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色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款門問疾咸見光明迸溢盛曰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尼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慰問光明照寺奄然而化

河南府志唐緊那羅西天菩薩也至正初忽有一僧至少林蓬頭裸背跣足止著單裩在廚中作務數年

慇懃莫曉姓名至十一年潁州紅巾賊率衆突至少林欲行刼掠僧乃持一火棍出變形數十丈獨立高峯賊見驚怖遁僧大叫曰吾緊那羅王也言訖遂歿人始知爲菩薩化身塑像寺中遂爲少林護法伽藍

明通紀永樂十七年秋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散給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上甚喜悅中官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兩京城內外云

指月錄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尊者

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尊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尊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學佛考訓瓦屋山嘗現辟支佛乃普賢瑞相夜有神燈

佛菩薩部雜錄

列子仲尼篇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三寶感通錄案別傳云佛令九十九億大阿羅漢三

明六通住持正法於三千界四大洲中統通加護極人壽六十歲時雖遇三災諸聖暫隱至壽百歲聖人還出廣通佛法如是漸臻千歲萬歲終六萬歲方涅槃七萬歲時辟支佛現八萬歲時慈佛方降云

佛祖統紀佛爲三界師爲天中尊佛所住處梵天帝釋皆來衞從

諸如來者皆是法身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福無有異

如來於周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入滅凡在伽藍必修供設禮謂之佛忌

瑯嬛記一人問應元曰觀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又一人曰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一人曰觀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答曰非也觀世音無形故普門品述現衆身爲人說法既能現衆身則飛走之物以至蟻蠓醯雞皆可耳豈直男女乎

避暑錄話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

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卽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況於語乎

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爲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識遺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詳禦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則佛傳中國晚周也

三藏法數三迦葉梵語迦葉華言光波謂身光炎涌暎餘光故也毘婆尸佛時三人共立剎柱以是因緣感報遂爲兄弟一優樓頻螺迦葉梵語優樓頻螺華言木爪林謂其居處近於此林故以名之將護四衆供給四事令無所乏最爲第一二伽耶迦葉梵語伽耶華言城謂其居家在王舍城南七由旬故以名之

觀了諸法都無所著敎化衆生最爲第一三那提迦葉梵語那提華言河謂其居止近於此河故以名之心意寂然降伏結業精進修行最爲第一

佛法金湯編晁說之嘗答趙子和書略曰我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憫此衆生乃同一願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外建立此法門釋迦賓之也彌陀主之也釋迦生之也彌陀家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使之終身不死也釋迦之土猶逆旅也彌陀之土猶鄉閭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

淨土晨鐘論云菩薩未得無生法忍不能度生須求生淨土得無生忍已方克有濟故初心菩薩必先捨此苦處生彼樂處

學佛考訓須彌四域經謂伏羲卽寶曆菩薩女媧卽吉祥菩薩辨正論亦稱太昊爲應聲菩薩破邪論云孔子卽儒童菩薩顏子卽光淨菩薩老子卽迦葉菩薩法行經亦稱顏子爲月光菩薩

宣律師傳云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乃迦葉佛第三會說法也

蜀都雜抄峨嵋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霓然每見於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也予自陝入川巡撫陝西黃都憲臣伯鄰爲予言曩爲川轄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耀有光采疑光怪即此石所爲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近余編修承勛楙貽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愼用修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色俯視在雲壑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嘗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

木人剩稿善男子諸佛世尊本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故說無量法門八萬修多羅藏法門雖復衆多而總歸三學所謂戒定慧也然慧由定發定藉戒生是知戒爲三學之首萬善之基衆聖因茲而趣菩提諸佛從斯而成正覺所以欲得無上妙道須當至誠而

稟受之

菩薩利生必以般若大慧爲舟楫六度萬行爲櫓棹恆順衆生爲風帆煩惱苦海無邊非開般若慈航莫能濟度羣有衆生未盡行願匪窮苟不堅固萬行之鐵橈櫓棹豈能超登彼岸者哉

太平清話如來眉間有白毫相猶如珂雪長一丈五尺毫有八楞周圍五寸其毫中空右旋宛轉如琉璃洞

珍珠船三昧經佛咽喉如琉璃筒

大智論佛舌色相如珊瑚色

竹窻隨筆經言菩薩未能自度先能度人愚夫遂謂菩薩但度衆生不復度己不知己亦衆生數也焉有度盡衆生而獨遺自己一衆生乎何得藉口菩薩遂外忘內

三迦葉目揵連諸阿羅漢先師外道已有成驗自負不淺淺矣而一聞佛一見佛幡然改圖積歲所尊所崇棄之如鴻毛故能續佛慧命師表萬世也向使先入之言牢主於中硬豎剎竿堅壁自固喻如病者死

守舊醫縱有新方掉首不顧雖千佛出世其將若之何

念佛號者西方有佛號阿彌陀憶佛念佛必定見佛竹窻二筆佛未出世人皆以天爲師佛既出世始知奉佛故佛號天人師獨王於三界而無倫者也

相傳孔子號儒童菩薩或曰吾夫子萬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又僧號比丘丘夫子諱也比者並也僧佛弟子而與夫子並彼且弟子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是不然童者純一無僞之稱也文殊爲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一生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眞性皆歎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語也梵語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惡亦云怖魔比非比並之謂丘非丘陵之謂蓋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語南無此云歸命南不取南北之南無不取有無之無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國必演揚佛法以度衆生使釋迦而現魯邦必闡明

儒道以教萬世蓋易地則皆然大聖人所作爲凡情固不識也爲儒者不可毀佛爲佛者獨可毀儒乎哉經云聲聞人於駡者害者或嘿然或遠離菩薩則不然更加慈心愛之如子方便濟度故遠勝聲聞不可爲比亐惟世人恆苦辱之難忍况不惟忍辱而更慈愛之乎經又云衆生無恩於菩薩而菩薩常欲利益衆生亐惟世人尚有受恩不報况無恩於己而乃利益之乎得斯旨者天下無一人不可與天下無一人不可化

竹窻三筆一人問釋迦如來以足指按地卽成金色世界佛具如是神力何不卽變此娑婆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之處便成七寶莊嚴之極樂國乃必令衆生馳驅於十萬億佛土之迢迢也噫佛不能度無緣子知之乎淨緣感淨土衆生心不淨雖有淨土何由得生喻如來十善生天卽變地獄爲天堂而彼十惡衆生如來垂金色臂牽之彼終不能一登其閫也是故刹那金色世界佛攝神力而依然娑婆矣

佛菩薩部外編

桂苑叢談王梵志衞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續元怪錄昔延州有婦人白皙頗有姿貌年可二十

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爲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鎖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即啓以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

宋高僧傳釋恆政入太一山中甫行風教文宗皇帝酷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盈柈而進有擘不張呀者帝觀其異即焚香祝之俄爲菩薩形梵相克全儀容可愛遂致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緜錦覆之賜興善寺令致禮之始宣問羣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德裕奏曰臣不足知唯知聖德昭應其諸佛理聞終南山有恆政禪師大明佛法博聞强識詔入宣問政曰貧道聞物無虛應此乃啓沃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中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

而爲說法也帝曰菩薩身已現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了皇情恍豫得未曾有勅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其菩薩至會昌毀佛舍乃亡所在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十卷目錄

佛像部彙考

漢書（匈奴傳）
後漢書（楚王英傳注）
魏書（釋老志）
冥祥記（佛像）
尚書故實（佛像雕飾自戴顒始）
孔氏雜說（佛像）

墨池浪語（秦穆公獲石佛）

釋迦氏譜（閻浮始有二像）

日下舊聞（栴檀佛像）

佛像部總論

歷代名畫記（論佛像）

佛像部藝文一

和范光祿祇洹像讚三首　宋謝靈運

吳郡石像碑　梁簡文帝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同前

釋迦文佛像銘　同前

彌陀佛像銘　同前

維衞佛像銘　同前

式佛像銘　同前

迦葉佛像銘　同前

梁安寺釋迦文佛像銘　同前

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　元帝

荊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　同前

齊竟陵王題佛光記　沈約

瑞石像銘（并序）　前人
繡像題贊（有序）　前人
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　劉潛
文襄金像銘　北齊邢邵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有序）　北周庾信
相樂夫人檀龕寶相讚（并序）　唐盧照鄰
燕然軍人畫像銘（并序）　陳子昂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表　張廷珪
又
洛州昭覺寺釋迦牟尼佛金銅瑞像碑
爲韋駙馬奉爲先聖繡阿彌陀像讚（并序）　李嶠
爲宰相賀趙郡鑄天尊及佛有諸瑞表　蘇頲
爲宰相賀開元寺鑄釋迦牟尼佛白光等瑞表　孫逖

百官賀佛放光表　前人
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　常袞
元黃之

神異典第九十卷

佛像部彙考

漢書

匈奴傳

漢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注）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而祭之卽今佛像是其遺法

後漢書

楚王英傳注

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魏書

釋老志

漢霍去病討匈奴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于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寫浮屠遺範愔得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

冥祥記

佛像

漢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齎優塡王畫釋迦佛像明帝重之乃遣畫工圖數本又于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遶塔三帀之像

尚書故實

佛像雕飾自戴顒始

佛像本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顒始也顒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孔氏雜說

佛像

霍去病獲休屠祭天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爲主休屠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故賜姓金氏卽日磾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爲佛於是遣使天竺國圖其形像楚王英始信其術齋戒祭祀陶謙傳笮融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域傳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捐毒卽身毒天竺也後漢襄楷傳注浮屠卽佗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按

後漢西域傳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多赤足此卑濕暑熱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墨池浪語

秦穆公獲石佛

周穆王時文殊目連來化穆王卽列子所謂化人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公疾令由余往視之曰此眞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淸淨處像遂放光公宰牲祭之神擘棄遠處由余又曰臣聞佛淸淨所有供養燒香而已公遂欲造佛像由余于高四臺南村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老無力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場內爲諸匠執作今請共造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于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爲高四臺其人姓高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故名高四然則秦穆公時佛法已入中國矣

釋迦氏譜

閻浮始有二像

增一云帝釋請佛在天爲母說法時優塡王等咸思如來即勅巧工以旃檀作佛形高五尺觀佛三昧云優塡鑄金像佛從天下載像來迎爲佛作禮佛言汝于來世大作佛事我諸弟子咸付囑汝空中化佛言若有造佛形像供養必得念佛清淨三昧增一云波斯匿王思佛久遂得病苦聞優塡作佛便召匠工以金作之煌若天金高五尺爾時閻浮始有二像

日下舊聞

栴檀佛像

唐淤泥寺即今鷲峯寺寺在京城西隅中有栴檀瑞相體製衣紋蹁蹁欲動非近代人所能辨

京師栴檀寺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著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元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後則不然矣

鷲峯寺在京城西牆畔寺頗湫隘然供有栴檀佛其

中像爲紫檀木衣無縫天衣目上視手左昂右頫相好端嚴夐異常造歷代以來每隨建都之地而供養之元鑴栴檀佛像于石而樹碑墀間恣人謁請

京都城隍廟之南有鷲峯寺栴檀佛像高五尺許邑近沉碧萬曆中慈聖太后始傅以金

京師鷲峰寺有栴檀釋迦接引像其足立處幾於交趾不作八字衣紋多作直褶如出水衣附著股臂間面目向上絕不似今滿月相也

佛像部總論

歷代名畫記

論佛像

張彥遠曰漢明帝使蔡愔取天竺國優塡王畫釋迦倚像命工人圖于南宮淸凉臺及顯節陵上以形制古朴未足瞻敬阿育王像至今亦有存者可見矣後晉明帝衛協皆善畫像未盡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靑又崇釋氏範金賦采動有楷模至如安道潛思于帳內仲若懸知其臂胛何天機神巧也其後北齊

曹仲達梁朝張僧繇唐朝吳道元周昉各有損益聖賢肸蠁有足動人瓔珞天衣創意各異至今刻畫之家列其模範曰曹曰張曰吳曰周斯萬古不易矣

佛像部藝文一

和范光祿祇洹像讚三首　宋謝靈運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輙總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

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聲聞合讚

厭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涅槃救爾生老肇元三車翻乘一道

吳郡石像碑

梁簡文帝

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璧更涌滄溟昭覃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南徙況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淞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爲業掛此詹綸無甄小舲布斯九罭或常待六鼇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沉浮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于是謂爲海神即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明咸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于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仙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沒而不見經歷旬日遐邇普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

將宏化迹乃沐浴淸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歸依歌唄贊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騖而靈相峨峨漸來就浦仰覩神像嶷然雙泛非因鷁首詎假龍橋豈藉銀連寧須玉軸背各有題一名維衞一名迦葉于是時衆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仙之姿非凡所徙試就提捧豁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封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逼元寺迺孫權爲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神塔乃遷像于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其怪曰朱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覺爲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致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乃動至自舟中故知據井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衆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禮覲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汝靈侯奉勅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

丹陽恥論劉向之術區選攻金無俟嵇康之鍛既鐫既鏤是磨是銑聘如光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覩十方俱聞說法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于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于莊嚴妙色實有厥徵夫魯聖云亡尚追儀于有若楚臣殞世亦託似于優孟放勳之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禩或傳諸往牘或布在前司或贊述盈耳或壽宮虛置況遠追應身近規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爲銘曰

巍巍天像堂堂最勝慧日獨圓無生永證愍此魚鉤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茲靈像履冰晨遊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咸仰照此眞容開斯俗網千輪足起萬字胷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銖嗟爾末俗心王所驅纇浮水沫命役馳駒宜宏希嚮必盡勤劬覩相塵滅聞聲惑袪湛然神迹長處全吳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同前

竊以慧日潛影慈輪罷應業逐惱飄愛隨情熾徒慇衣珠抱名珍而弗悟眇歎葉金惑空言而啼止自非表茲勝業樹彼妙緣何以去此心堂移茲身窟故水精龍塔永愴恨于遺髦明鏡石龕獨徘徊于留影某甲久發誓願遍爲六道四生造夾紵丈八佛像一軀年月已流因緣易奪常恐暫有之身忽隨畫水還無之報飆爾電光今便建立誠心遂茲本誓使聚月見容金山表迹見形善發聞名惡捨拔六根之痛惱去五燒之焚灼但四寶屢空七財多匱仰雙蓮而獨慨覩萬字而無由倘能薄離五家微捐四事結此冥慈共成因果則素氎之功非惟昔世散華之報方驗來緣語善無奢在言多惡謹疏

釋迦文佛像銘　同前

至矣調御行備智周滿月爲面青蓮在眸心珠可瑩智流方普永變身田長無沙鹵

彌陁佛像銘　同前

玉蓮水開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拯彼沉漠

維衞佛像銘　同前

灼灼金容巍巍滿月未被八天常留花窟

式佛像銘　同前

影生千葉花成四柱塔象單留龕童雙舞

迦葉佛像銘　同前

慧雨自垂仁風永扇照曜白毫半容月面惡因有滅善燈無變

梁安寺釋迦文佛像銘　同前

帝爲知仰皆規面象敬模螺髮式圖輪掌信根有五覺枝云七仰福靈祇上生兜率

謝勑送齊王瑞像還啓　元帝

臣聞非晦非明法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陛下百姓爲心宜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化行南國乃睠西顧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靉靆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俱落淸梵騰空雜塤篪以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瞻彼堵牆不足爲喻立處針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戒心扑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躍克遍

荆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　　同前

蓋聞璇璣玉衡穹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咸秩社首義盡于寰中鑄鼎馮翊未窮于糸表況復道冠萬靈理超千聖智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移山入芥針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鉢生華入青樓而吐曜金牀照采出紫殿而相輝纔度蓮河卽處天冠之寺始遊羅衞便居堅固之林斯蓋俯應閻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鏡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惑起十重七地初𠇍方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屣雙林示表金棺現焚檀椁浩浩焉不可知已卻望五津距青蓮之洞傍臨三天帶明月之流

齊竟陵王題佛光記　　沈約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感是故日華月彩焰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帝濯襟慧水凝神淨域厭世珍陛遷靈寶地竟陵王諱泣明臺之下臨慟高山之方遠慕進玉鑾情殷雙樹求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式金寫

好資巧匠傳儀以皇齊之四年日于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俾穀林之思永旌于萬劫用刊徽迹式垂不朽云爾

瑞石像銘（并序）　前人

夫靈應徵遠無跡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神御極挹睿臨乾幽顯成褒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住髣髴于林衡應眞肸蠁于清夜素毫月舉騰光于梵室妙趾神行布武于椒殿至于事符緗牒既表禎圖無不雲霏霧委盈簡被策莫黑三距眇千齡而再現高露淳腴望鳳蓋而沾陛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烏動色元秬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北戎粱弱水而委質潤徹環奇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啓瑞傍被崖巘鴻靈之所未刊雖復素環之絕貺燭銀之瑤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霈德潛衍感極迴靈豈變堅沉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浮海

因潮翻流迴至表異浙河獻奇禁圃瓊瑜等潤精金比色上帝眷幽關之易啓沓元應之無方雖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恆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圖妙像于檀香寫遺影于祇樹乃詔名工是鐫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于雕削之餘遺刊姿斲方圓大小觸水斯沉駐罕停蹕親加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沉弱之淵剖析既離方須浮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貺永福天人其詞曰

遙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降世演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沉精浮質遠自河葱悠悠亙水眇眇因風泛彼遼碣端我國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鷲室栖誠梵宮載雕載範寫好摛工藉茲妙力祚闡業隆冕旒南面比壽華嵩

繡像題贊（有序）　前人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微宅理炳慧臨空結

言寶位騰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像一軀乃爲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一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含芳十律絢發綺情幽擿寶術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水耀金沙樹羅瓊實現符淨果來膺妙秩毓藻震閨騰華梵室有億斯年于萬茲日

雍州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　劉潛

昔堯乃則天莫能名其聖丘纔譬日無得稱其道兒復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使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聞獻蓋長者頌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輩性生一身補處塵洗玉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簡于是未聞地實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轉還林現疾蔓樹既沉梵花獨反猶有香杖疊衣紅爪紺髮可得崇以妙利顯用珍函彼彌陁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面從容毫散珠輝脣開異邑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如出輭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始則映顯巖間猶對鷲山之禮末又徘徊闔外似救毗城之疾空中生樹豈曰難

思火內披蓮未爲多有銘曰奄有淨國寶應多祉葉產梵童花開釋子玉蓮交映銀荷遞起伊尹慙桑伯陽羞李

文襄金像銘　北齊邢邵

妙形難象至理希詮形之所極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此蓋纏式圖往祕用結來緣丹青並飾金玉同鐫神儀內瑩寶相外宣圓光照耀映被無邊靈應肹響感發大千鍾福旒纊其永如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凡厥親類宜其永年誠歸妙覺標志上元託銘斯在曠刧方傳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有序）　北周庾信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岳高峰尋雲深谷無量方之鷲島迹遁三禪譬如鶴鳴虛飛六甲鳥道乍窮羊腸或斷雲如鵬翼忽已垂天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是以飛錫遙來度杯遠至疏山鑿洞鬱爲淨土拜燈王于石室乃假馭風禮花首于山龕方資控鶴大都督李允信者籍于宿植深悟

法門乃于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爲亡父造七佛龕似刻浮檀如攻水玉從容滿月照耀青蓮影現須彌香聞忉利如斯塵野還開說法之堂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刹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菩薩去家有思親之供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闕十上銅梁九息百仞崖橫千尋松直陰兔假道陽烏迴翼載筆疏山穿龕架嶺糺紛星漢迴旋光景壁累經文龕重佛影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開鑿山梁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谷吹塵石牀集靈眞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水谷銀沙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峰別雨冀城餘俗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不變天宮

相樂夫人檀龕寶相讚（并序）

唐盧照鄰

相樂夫人韋氏者益州都督長史胡公之繼親也夫人寓跡蘭閨栖情香岫琢磨六行與三明而並驅馳騖四禪將十訓而齊駕粵以乾封紀歲流火司辰敬造靈龕奉圖眞相青蓮皓月爭華蚑睫之

端寶樹天倡競爽鴻毛之際納須彌于纖芥嘗謂徒言置由旬于方丈今過其實重宣此義敢爲讚云

猗歟寶相顯允神工規模鹿苑圖寫龍宮分身諦聽列坐談空羣天颯纚衆寶玲瓏彫牕引月鏤網搖風一窺妙境高謝塵蒙

燕然軍人畫像銘（并序）　陳子昂

龍集丙戌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載蓋署其君長以郡縣畜之荒服賴寧古所莫記是歲也金微州都督僕固始傑鶩惑亂其人天子命左豹韜衞將軍劉敬周發河西騎士自居延海入以討之特勅左補闕喬知之攝侍御史護其軍事夏五月師舍于同城方絕大漠以臨瀚海君子曰兵者凶器仁者惡之醜虜猖狂厥自招咎今至尊不得已而順伐帝聞西方之聖有能仁者凶殘之業各報以直則使元惡授首羣吡不孤兵無血刃荒戎底定豈不在于大雄乎諸將部校僉曰允哉將軍乃飭躬率士卒因古祠廟圖畫形容有古之彌勒像耶天人

備容丹素畢彩蓋以昭乎景福也乃作頌曰

耀天兵兮征荒服絕雲漢兮出元極白羽旆兮青雲旗簫鼓鳴兮士馬悲願左右兮浮屠道備丹青兮妙天寶功既畢兮業既成神之來兮福冥冥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擅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恆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起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須嚴于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磑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

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旣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不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賦之傜省不急之費設令顧作皆以利趨旣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表

張廷珪

臣廷珪言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眞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

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于天下久矣蓋有住于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于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律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冶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緣不愈于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理亦明矣臣竊爲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又置精舍則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陛或填川澗通轉採斫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傷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爲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郡縣徵斂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

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民而不忍奪其產哉今陛下何以爲之且邊朔未寧軍旅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斂伏惟陛下慎之思菩薩之行爲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若東南西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殷殷于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安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尚不以人廢言幸甚幸甚謹言

又

臣某言臣奉勅河北道宣勞今發都下從白司馬坂所遇見轉運材木顧役人夫臣勘問檢校官左藏置監事馮道得狀奉今月八日勅于坂所修營臣竊以天后朝僧懷義營剏大像并造天堂安置令王弘義李昭德等分道採斫大木虐用威勢鞭捶官寮鑿山填溪以夕繼晝傷殺丁匠不可勝言費散錢數動以億計其時百姓愁苦四海騷然皇天孔明實茲降鑒

凡所營構並爲災火所焚懷義之徒相次伏法而死自此之後停寢十年近者狡豎張易之昌宗昌儀等將欲潛圖大逆爲國結怨下人兼售私木以規官利遂又與僧萬壽等設計移此坂營建今逆豎夷滅皇運中興陛下先發德音頻下明制除不急之務罷土木之工所以少監楊務廉遠徙屏黜須示天下凡在中外不勝忭躍若此像閣重復修營則與制書義殊乖越尚令二逆遺惡未除臣雖至愚固知不可且窮土木之作竭倉庫之資將非崇樹勝緣求諸福德者也今則興起營造採木作坂蠕動含生因緣致死每遇一日之內算數尚不可知比及累歲而成譬喻豈復可及廣殺而求福德所獲焉補所亡慈悲之理深未弘暢方今仲春作候當務農業臣今在路經過全未見人耕種訪問咸稱乏絕苟求朝夕米糧此則百姓切急誠若倒懸矣陛下受天明命作民父母可不先解倒懸之切而反罄財竭力修營不急之務乎特乞卽日停造大像等仍量抽其錢賑濟窮乏之如天恩允臣等所請天下蒼生幸甚謹遞表奏聞伏聽勑旨

洛州昭覺寺釋迦牟尼佛金銅瑞像碑

李嶠

蓋聞法體凝寂離形相之區道心元微同虛空之德不可以名言說不可以去來改泊矣無繫修焉似存潛輝匿端而迹滿三界滅識掩智而行該萬法契存于希夷之表機動于恍惚之中談其空則不盡有爲索其朕則伏歸無物非盡天之至妙其孰能與于此乎夫權智無方說三應物眞乘寂住抱一湛然同天等人寧累於我淨見病示慘未虧于常樂故能蒙塵于八邦之路含垢于五濁之津入其輪迴爾乃脫離生死共其迷復然後顛倒舟航撫神機而獨化攜弱喪而同歸大悲所薰其利溥矣元德所被可勝言哉及道隨盈虛教遷正像猶囑累于句偈尚隄防于修習是以四依弟子深演護持之功十行法師大弘供養之事爪甲儻盡悉成菩提心口能存俱離煩惱法雲上際于兜率慧日傍臨于震旦且魯人將聖神契闇托于西方漢主聖明靈儀夜飛於東苑屈伸變化其不可思議之致歟皇帝以六龍乘時三獸演法窺

道品於掌握接聖期于旦暮彈壓海際彌綸沙境赤縣爲不祥之宅蒼生沐仁壽之賜瑤函玉檢答宇宙之隆平寶網珠幢迎天人之勝福丕業以不宰成務深慈以無緣致功固已合上帝之元符開中天之寶藏豈徒窮數盡妙越契踰繩而已哉太子左衛率上柱國相王八卦乾男五行帝子金相玉質鳳毛龍翰幼承寵異列俎豆于南郊長懋徽音陳粢盛于東陸孝友隆其三善溫良登其四行貴而思降體易象之流謙冲而不盈思道家之日損每推太宗之重深讓元良之德攀紫庭而抗疏懼隔照臨仰元德而申虔庶通誠感冀因十善之力遂迴九皐之聽跪辭銀版褰裳下天地之宮拜受玉璜備物坐侯王之國裂山河于大郡黑社生光屬灌鬯于元昆黃離遐阻欣跗蕚之有序慶宗祏之彌隆載荷今恩永垂曩誓乃發願造釋迦牟尼佛尊像一軀大菩薩弟子神王各二身方撤東山之府且摸西竺之容皇嘉迺誠用錫休命制度廣輪之法咸順私心琢磨鎔範之貲盡令官給于是乎百工獻技九牧輸琛瑞雀棲鑪仙人鍊火

觀祕影于龍窟得眞形于鷲山一輪千輻之偉姿七滿八圓之殊相靑毛紺髮蓮目睟容珠纓大士登護法之筵金杵神王來降魔之座磬崑岑之瑤碧窮蜀道之丹靑黼繢周施莊嚴具足靈儀始畢寶飾纔終眉宇之間忽呈異彩圓同植璧烱若懸珠合一身之千光連四門之五色官司駭視而愕立遠近爭途而交赴廻兩宮之軒騎動七貴之輿輪神變無象眞筌隱乎窑微感通有途妙契存乎咫尺自非聖靈合德忠孝因心何以發金鞍之殊範玉毫之祕相者哉西域金身旣遷于勝妙之塔南宮像畫亦送于淸源之臺揆卜因安有自來矣聿求勝壤用遷斯刹有司制禮具音樂洛州供車乘內出神幡香輦送至道場于是士女雲趨衣冠翕集二龍灑道千馬隨軒幡花經鐵鏁之橋讚唄下金繩之路前後遵從梧宮竹苑之球琳左右奉持泰圃蔗園之龍象煙霞將羃庭混邑鼓鐘與蠡貝齊音圜繞周旋達于淨境旣安象設仍建齋筵親屈萬乘之尊俯從八關之會日月天子來侍威儀星辰大夫預陪文物擕麒麟之貴戚入鵷鵡

之仙臺接犧帝龍顏之相謁象王螺髻之容對奉二宮忽疑釋迦之讓座詳觀兩聖更似多寶之分臺于時人天盡室法俗傾都衆有稻葉之多地無針鋒之隟並驕玉鏡咸仰珠輪莫不注目虔心稽首禮足慶薝蔔之還嗅悅優曇之更開咸訝難思得未曾有爾乃寶坊四薇銀闕雙闢地如龜甲山似龍鱗羽騎銜枚列萬隊而清警天龍按部總八神而環衞威容儼其旣肅中外寂而無譁然後借座燈王請飯香士大乘法匠開不住之宗耆儒禮官獻無庶之式傾中藏之寶貨移太官之玉廚衣鉢分行簪裾聯事流三川之水未足方油渠酪池與二室之雲不能媲香烟花雨大樂驚于寶剎高幢入于梵宮誦經則上界遙聞彈指則下方俱動用慈悲而行喜捨以清淨而爲功德初中之布施寧比其多南北之虛空未量其果方見如來種智化成于天寶之基菩薩慧明利見於維成之業寧止百千閒法咸蒙離垢億萬同會俱證無生惟抱義含仁顧言愼德文章冠代禮樂在躬以旦奭之周親踐曹史之名行詩書探四學之奧篆籀殫

六文之功資寬和之性不伐不矜秉夷澹之心無榮無欲用能體道悟法遺榮去羨讓其天下高名動於萬方得其環中妙果深於大度解末俗之常愛蹈眞空之遠跡勝上之業所以崇奉君親謙撝之風所以率先黎獻行可以激貪止競誠可以運神感靈卽事論功因今揆昔則南吳去國心未階於紹隆東海稱藩福不登於資敬豈足以梗槩風範參差軌轍昔栒邑以塵勞樹績猶勒瑚戈衞臣以陪隸收功尚銘彝鼎矧乃調御輪（闕二字）之功翼君王去就之事津涯共滄溟將廣名節與嵩岱齊高形舞詠而被笙鏞固其宜矣書版圖而鏤金石夫何愧焉爰命下臣式旌高躅庶山飛海竭將地軸而無傾火劫風災共金堅而不朽重宣此義敢作銘曰心行之表虛空之際有物天成是名眞諦非生非滅不巨不細去失其方來無所繫潛遁鑒揆闓發機神大振流俗權開應身非邪作正導法爲輪蟄戶逢照迷途得津天籥含聲衢樽稱物酌焉不匱動而愈出說果明因談因證實波旬迴首尼揵頓膝應變開鑿隨方汲引德洞幽深化綿

匝昣洽恩洎緣停報斯盡石室韜光金河輟軫慈舟已謝慧炬俄沈邑相俱覩希夷莫尋烝哉睿聖皇矣君臨更維象法還開佛音有美親賢于嗟擅捨讓踰斷髮誠均捧馬脫屣青宮分茅黑社道周方外義高天下將追宿契且樹良緣乃隆皇造爰抽國泉觀形兜率取法優塡大冶神化靈儀自然異相紛紜殊姿掩藹黼黻丹雘莊嚴金塑面似月輪頂如天蓋十位傍拱四神來會眞契何遠心誠則通毫文玉潔額理金融邑動天印輝含帝弓不資睿德孰顯神功象設既安道場乃闢玉輿廻軫瓊柯侍席仗擁曲鉤筵羅飛錫嘉願克成供因無乏百靈衞善千祥護法耿耿三思悠悠萬劫本固彝器長隆寶葉

爲韋駙馬奉爲先聖繡阿彌陀像讚（并序）

蘇頲

大唐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右金吾將軍駙馬都尉臣韋鐵等奉爲先聖三七日繡阿彌陀像一鋪臣聞北極尊者有在天而捨萬邦西方聖者有在天而應三界上比義則無不逼下符情則無不

感小臣鐵受恩之極昔也尚主悲鳳聲之莫留中於事君痛烏號之靡逮徵慕則殞越何補迴向則精誠所憑爰縷陳于法像仍繡揚于績事伏願蓮花之池莊嚴盛其樂土穀林之野順頊淸其梵宮如是重宣敢稱讚曰

大聖天子去遺舃大師世尊迎讓席布金摛繡圖神迹厭代乘雲此光宅

爲宰相賀趙郡鑄天尊及佛有諸瑞表　孫逖

臣等伏見趙郡奏鑄等身元始天尊其日天氣晴和祥雲散彩又開模未畢先出白光尊容漸見豪光圓滿其花冠耀白色如玉遍身衣帔自然雲霞眉上有兩點白光流轉照耀又鑄等身釋迦牟尼佛螺髻兼遍身自然玉色唯頂至面爲紫金色聖情敦道天心護法爰降宸儀將崇寶相鑄寫之際禎祥屢臻初法止于上京遂呈祥于外郡金姿玉色不假琢雕羽袖霓裳非因藻繪見祥光于眉宇生瑞氣於雲端曲示明徵宛如合契元貺稠疊用彰萬億之期蒼生何幸

盡登仁壽之域臣等忝奉軒墀倍深欣慶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仍望宣示朝廷編諸簡冊

爲宰相賀開元寺鑄釋迦牟尼佛白光等瑞表

前人

臣等伏見開元寺所鑄釋迦牟尼佛身現金色頂含白光發濃紫于聖容散純黃于佛體未加瑩飾已成相好殊祥異應昔所未聞伏以聖人爲心元妙莫測至誠所感靈變無方陛下子育羣生弘修正教寫眞容于法界傳寶相于恆沙洎崇建以來禎祥畢集自有神通之助豈資人妙之功超絕瑞于千古表昌期于萬邦凡曰士庶不勝慶幸況于臣等倍切常情無任抃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百官賀佛放光表

常袞

臣等言今日董秀奉宣文成殿御功德佛放光明六宮及諸王公主幷近侍等並觀其光從三更四點直至四更猶在臣聞明主之理本以庇人大聖之教先於及物合其符契感而遂通伏惟陛下以道法天以心証佛措六合於無事納羣生於慶閾薰然慈心在

宥天下滌慮恭默齊于穆清以四海之尊勤三乘之法故得大雅應見變化無方毫光破昏金殿如晝照恆星而奪彩混圓魄而一色曠代之瑞天人咸覩玉漏將盡銀河以低仰光明而無際知皇劫之彌遠臣等謬忝樞近倍萬恆情無任慶抃之至

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

元黃之

夫魁北藏樞秉三奇于紫掖崑西運軸森萬族于黃輿方領圓冠掉九流而宗學海霓裳羽服乘六甲而下仙巖雖辰像微茫不能味甘陳之識陬維窅邈不能挂草元之功仁義與禮樂可遵未出死生之境昏默與清虛可尚纔居天地之先且造化以六合爲功聖人以二門分教夫豈百千萬劫量其遠近三千七品語其功業者哉兄性相之微不可以名言得虛有之妙不可以智力知三千之淨土無邊八萬之法門虛受能住不思義（一作議）解脫者也維摩詰者華言淨名居士也沒於妙喜之國生於毘耶之城大仙那提之子常修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故總妙圓明現身

方大（一作方丈）無起無住不去不來空色空而取眞空滅生滅而求寂滅或歸之於無物或得之於默然邪正於是路殊語言由其道斷居士之眞宗也若乃家室不離而教傳緇服天子迴向而身爲白衣讓金粟之尊未卽如來之位晦玉毫之相空留長者之名亦猶百谷之王以下莫能大六虛之相居高而自卑居士之洪讓也若乃移外方之諸佛一室規乎四天對樂世之衆生一劫成乎七日毛孔之內鼓大海之波濤芥子之中鬱須彌之巘㟪擲世界於恆沙之外不覺不知攝高堂於大會之前同瞻同仰嵐風動地口吸莫以爲難猛火燃天腹（一作腸）貯但聞其一居士之神通也若乃羣邪作梗諸惡延災衆生茹焚溺之悲寒識迫傷夷之患由是騁自在之力縱無礙之威破煩惱而繫慳貪斬毒蛇而擒醉象幪幢暫建面縛四魔智劍纔揮心降六賊故使波旬振讋不能變帝什之容外道摧殘不能竊眞如之業居士之威力也若乃非相成光乎是相故見於威儀無言假道於有言方形於問答弘乞食之理須菩提但覺茫然聞宴坐之

談舍利佛不能加報摩訶迦葉息言於二乘大目揵連吞聲於四衆亦由明鏡內鑒照之而不疲洪鐘外發扣之而必應是以五百弟子同稱我不堪任二千闕人盡得無生發忍居士之靈辯也若乃智總大雄心行菩薩雖入我無相以拯救爲懷憂本無憂憂凡俗之憂病本無病病衆生之病富室貧里等資其福田酒肆婬房（一作舍）廣談其善誘則知去重昏之小翳朗惠日而無私植中根之大莖霑法雨而同潤居士之慈悲也若乃前際後際無昧於因緣成時化時不違於本願光嚴悟矣行念其道場新學豁然坐知其宿命晨持食鉢未息粗言中設飲盂普均香氣有疾菩薩憂惱於是併除犯律比丘疑悔由其傾蓋居士之利益也若乃恭承父訓事方便以崇嚴瞻望母儀奉智度而資受結齊眉於法喜坐詠宜家期上足于塵勞行同入室因風起對共賞慈悲他日趨庭獨推誠實知識慕善道品所以居先伴侶求眞度法由其見託居士之宗黨也若乃上棟下宇空寂爲輪奐之資淨服名衣慙愧入裁縫之用開八正之路則衆馬

交馳坐四禪之牀則身心不動智慧之果秋垂無漏之林淨妙之花春發總持之苑禪悅爲味詎假珍羞解脫充漿寧思玉液奏法音之樂則絲竹藏聲燒異品之香則栴檀罷郁居士之遊處也於是隨意所轉覺路遐通應緣而攝梁津克濟恢勇猛之志則火內生蓮廣空虛之因則水中現月法本希有若都優曇之花道之將行大備貝多之葉舉閻浮之國土禮敬忘疲想毗耶之人天聲塵不朽居士之遺跡也得其道者則三乘弟子羞稱多聞行其法者則七種學人莫不愛樂是致四天讚仰而無假十地攀接而無階王者資而九有淸羣生聞而六念作雖驪龍改地共尊金粟之儀水土遷行長奉寶臺之供我國家神明造物聖政調時滌瑕穢而玉鏡淸剗澆訛而撝大朴牢籠七十七代鬱映萬八千年率土之濱罔有弗躃普天之下共惟帝臣京坻積而銅爵鳴鐘鼓和而玉羊現將益四生之福爰開十善之因精舍廣祇陁之園列郡揚淨名之教萬姓資其分別八方暢其休明天地平成於是乎汲引在江寧縣瓦棺寺變相者晉

虎頭將軍顧愷之所畫也爾其上纏珠斗下控金陵六代為天子之都二分入王孫之國禮讓流行之地英靈誕秀之鄉鷲巖分虎踞之山鳫塔枕龍盤之水總幽閒與形勝則瓦棺之寺焉昔有晉莊嚴淨域時梵侶以規模雖廣雕飾未周來念粹華每疚懷於須達共成圓滿而假力於檀那凡厥施財莫匪鳴剎顧君乃連扣資數百笮逾千萬大衆貽愕不知其然君習氣精微洗心閒雅雖纓弁混俗而績素通神乃白緇徒令其粉壁於是登月殿掩雲扉考東漢之圖採西域之變妙思運則冥會能事畢則功成神光謝而晝夜名聖容開而道俗覩振動世界謂彌勒菩薩下兜率之天照耀虛空若多寶如來涌耆闍之地由是士女駢比擁路爭趨車馬軒轟傾都盛集玉貝交獻須臾而寶藏忽盈靑鳬亂飛俄爾而銅山崛起納緡帛者繼踵施衣服者接肩當鳴剎而雖則可驚不崇朝而過其本數非夫精義入神者孰能與此乎雖江山寂寥居處緬邈年移代改留傒歎過隙之駒物是人非丁令化遼城之鶴由是觀其道場妙矣謂應供

而來儀牀枕儼然疑有懷於問疾目若將視眉如忽嚬口無言而似言鬢不動而疑動豈丹青之所歎詠相好之有靈哉頂禮者肅如在之心瞻仰者發歸依之念信受演說之旨大布於人天住持負荷之規實存於牧宰刺史楊令琛懷軌物之量韞不伐之才五服當裂土之榮千里負專城之寄移風易俗頻推董相之帷揖道歸眞再擁文侯之篲長史薛宏仁賢雅望邁德於仲舉之輿司馬成景卿相高才屈跡於士元之驥俱遊六藝貯籯金而常滿共逢三朋攬衣珠而永悟縣令陸彥恭丰神俊邁境宇恬虛雖馴雉已彰實割雞焉用風亭月牖還開見寶之詞石冷泉清頗恣分襟之賞修菩薩之行則仰之彌高現宰官之身則威而不猛相門出相茲焉在茲佇聞搏擊鵬衢棲遲鳳沼豈徒播茲風化奏彼絃歌而已哉丞鄭孝義逸氣飛騰英懷倜儻擢命世之標幹揮舍人之符彩我之自出鳳樓鳴五色之雛家之積善牛渚降九派之族宏才博學再閱康成之門愛客好賢重覩當時之驛朋友推其令譽人吏偃其高風歷州縣而暫

勞獻鹽梅而詎遠主簿于植才藝早著水鏡長懸將騁驥於高門先漸鴻於下位尉史惟清以雍容儒雅門專秉直之風以磊落才雄巖引乘箕之宿則知龍駒千里非黃綬之所羈鶴子九臯惟青天之是矚箕裘不墜望台鉉而相輝堂構克隆見公侯而必復寺主雲影及徒衆并諸寺大德等並法身挺秀覺意圓明屈拔提之尊號懷盛明之忍辱四十二之賢聖接踵比肩一十八之虛靈心持目想勇猛精進將意耳而齊驅博達多聞與阿難而並騖言論辨了有類鵬著體性利根更嘉鷲崛故能經行不倦拯濟忘疲模楷四流笙篁二諦邑人左補闕馮宗右拾遺孫處元等並資忠履孝抱義懷仁凝大江之精靈鬱高山之景行莫不衡門育德華省馳聲或長揖九徵或光膺八命所以東南蓄寶江左有人焉既而道俗披誠賓僚訖款濫見推於相質遠不讓於當仁弟子謬忝詞場已擢桂林之秀言瞻法宇早從祇樹之遊覩泡影之皆虛悟聲色之非實雖心爲形役而志與道俱思惟必在於佛乘夢想無忘於梵行觀居士之迹不可

思議閑居士之言得未曾有恨不親承聖旨捧袂於不二之門躬奉尊顏跪履於大千之界託菩薩之下位共拂天花接比丘之末行同窺聖果昔讚舞鸞之化每有願於揄揚今從問鵬之遊豈得默而無述爾時欲重宣此義是以敢作銘云其詞曰元氣浩浩大匠存存鎚鑪精粹折托乾坤四生有劫六趣無門愛流夕漲塵飛晝昏（其一）巍哉世雄應期來現妙矣居士隨緣利見大庇生靈遂荒臺殿劫塵遐邈恆沙法遍（其二）空牀寂寂虛竇閒閒文殊奄至波旬遽還拔毛沃海剖芥藏山地分珠桂天潤玉顏（其三）智慧無邊威靈具足廣延寶坐高蹈金粟振動人天津梁道俗火宅垂蔭幽徒炳燭（其四）於赫有晉像教斯傳續事施矣靈儀在焉神光夕照瑞相朝圓葩如電掣皎若星懸（其五）我皇垂拱誕膺寶位控引四流陶鈞萬類法闡妙有靈通夢寐政事以和物無不利（其六）天陰南斗地擁東吳江山作固臺壘稱都俗富英傑人多給孤莊嚴結構炳煥規模（其七）瞻彼邦邑媚茲寮寀化偃一同聲馳四海氷玉常瑩松筠不改迺睠道場肅焉如在（其八）薄

遊淨域永念毗耶香如致飯衣似持花嚬容示疾啓
齒降邪室懷方丈會想無遮（其九）杳杳三界茫茫九有
瞻仰睟容思惟受手式刊貞石僉圖不朽盛列鴻名
天長地久（其十）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二七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十一卷目錄

佛像部藝文二

釋迦牟尼如來像讚　唐梁肅
三如來畫像讚（并序）　前人
壁畫三像讚（并序）　前人
繡西方像讚（并序）　前人
藥師琉璃光如來畫像讚（并序）　前人
又

藥師琉璃光如來繡像讚（并序） 前人
繡觀世音菩薩像讚（并序） 前人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讚（并序） 前人
地藏菩薩讚（并序） 前人
畫元始天尊釋迦牟尼佛讚（并序） 穆員
畫釋迦牟尼佛讚（并序） 前人
繡西方阿彌陀佛讚（并序） 前人
繡藥師琉璃光佛讚（并序） 前人
繡藥師佛觀世音菩薩讚（并序） 前人
繡救苦觀世音菩薩讚（并序） 前人
繡地藏菩薩讚（并序） 前人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前人
畫救苦觀世音菩薩讚（并序） 僧皎然
西方變畫讚（并序） 任華
畫釋迦如來讚（并序） 權德輿
藥師如來繡像讚（并序） 呂溫
再修成都府大聖慈寺金銅普賢菩薩記 韋皐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并序） 劉禹錫
滄州弓高縣實性寺釋迦像碑 張文成
繡阿彌陀佛讚（并序） 白居易
繡觀世音菩薩像讚（并序） 前人
畫彌勒上生幀讚（并序） 前人
畫西方幀記 前人
彭城公寫經畫西方像記 盧子駿
易州抱陽山定惠寺新造文殊師利菩薩記 邵眞
興唐寺毗沙門天王記 盧弘正

神異典第九十一卷

佛像部藝文二

釋迦牟尼如來像讚　唐梁肅

讚曰法王崩于竺乾露寢二千歲矣有像設糟粕留示後世上士得之超詣實際其次奉之爲祐爲道爲津爲梁應之遲速視感之深淺觀其所感聖人之情可見矣杜陵吏鮑君游信道之士也建中興元際君游丁先大夫憂孝純誠至哀感亦至謂至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聖人形容居瞻仰之内有慈力可以追孝

有弘願可以祐神我儀圖之或讚休福于是合用綵繡煥焉發輝天光照臨睟容肅穆有二元聖爲翼以夫人母德昭聞君游孝思不怠雖欲無利功德能仁其肯捨諸於戲孝子之志聞一毫之福可以及親者則竭力而奉之矧夫教行于夷夏理貫于幽明而無良之徒坐生異論以蕞爾愚管之所不及齗然世籍之所不書乃死其先人謂作福無益抑犬豕之類爾何人倫足稱予既美君游之孝因而志之俾不肖者企及云爾

三如來畫像讚（并序）

前人

法王之身有三曰報曰應曰法報身從無邊功德生應身依無邊衆生生法身從如如無有生分別說三其極一貫原夫人道之體離一切相視其本也積大德施大慧合大道成大身是其報也出入十界隨所利見如水月鏡是其應也自因至果故不得不有其報病一切病故不得不行其應應亦名也報亦名也名乎哉其實相之賓乎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嘗試思之以爲衆生蓋反佛者也

是三相在佛爲三德在凡爲三障一者生死即空寂空寂即法身也二者煩惱即智慧智慧即報身也三者結業即解脫解脫即應身也三德成于悟三障成于迷迷而不服也遂自絕于佛乘哀哉予嘗齋心命工裂素作繪聖德之形容可舉目而見見而後知思思而後知至知至之路蓋由是矣瞻仰之不足遂爲之讚庶觀者有以知三如來不在心外不可以有無心取云

讚毗盧遮那佛

大哉法體體如虛空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涅槃是謂法身諸佛性海是無上正眞

讚盧舍那佛

妙哉報體體法而大由清淨功德色無礙德色無礙成實智慧範圍法界盡未來際

讚釋迦牟尼佛

神哉化功其化無方休有烈光以百億色身播百億國土啓權顯實或默或語示我寂滅雙林之下

總讚

三聖一身本無有異恆沙諸佛其道一致衆生唯妄覺妄斯至懸像著明用鑒心地

壁畫三像讚（并序） 前人

貞元元年冬十月會稽龍興寺釋法忍與門弟子道俗衣冠之衆以五綵色寫釋迦如來像于所居之宇吉祥天女像在左多聞天王像在右德容威神煥赫熙怡爲佛股肱作人依歸至矣哉聖人無形以萬利見爲形形生功功生名是像元德存乎前經二上人以予嘗探微言之所緣起資爲之讚以示昧者云

上聖有作體神立德天人遵兮示我妙法清我濁劫示存存兮日歸月依是準是儀破羣昏兮巍乎北王休有烈光護下土兮俾爾含識躋彼樂域萬物睹兮金甲雄姿示威宣慈我何怒兮唯聖所起吉祥止止天德至兮粤惟首冠佐佑于佛成大事兮高明婉柔願與道遊滋景福兮息達本二沙門有德有則知聖知神圖此妙相示後昆兮實以善利與元元兮

繡西方像讚（并序） 前人

道無方所以法不垢不淨聖人有以見羣生大迷也乃方以聚之淨以極之應形主之列聖輔之俾夫感而通通而應應而不窮其慈善之功乎皇朝故中書舍人贈華州刺史吳郡朱君夫人扶風馬氏以淑行爲宗姻之表明識通出世之道洎居華州之喪晝哭哀慕慟爲律呂既而曰予聞妙覺之用無幽不燭宜勤上善以福吾夫乃用五綵章施五色發揮德容及二聖輔煥乎有見聖人之妙相與夫人之至誠希夷之中協用休福于是乎在矣肅嘗以文墨從華州之遊爰美成功或感斯慟讚曰

兌方有國兮至聖居之乃示淨妙兮拯此羣疑美蓮月兮煥金色色相永思兮不可得夫人洞此幽贊力祐我往哲福無極人既往道斯存掌王綸沒州尊體有美德貽後昆誕躋妙域參聖神誰謂至道默昏昏

藥師琉璃光如來畫像讚（幷序）　前人

於戲至人不可得而見之矣所可見者像設而已藥師者大醫之號琉璃者大明之道所以洗蕩八

苦振燭六幽巍乎其有功復歸于無物蓋其賾也皇帝德女唐安公主委化歸眞之辰先是命國工繢佛像爰設妙色載揚耿光以追福祥以迪幽贊祐我貴主達于眞乘至哉聖人之慈也小臣某拜手稽首而作偈言

藥師妙法王光被于十方惟皇大聖主文命敷下土
二聖合元德廣運慈悲力莊嚴成儀形延福于女英
女英受茲福亦以流萬族

又

聖之道無形無名形以感著名以功立蓋物有病于妄我則喩其醫物有滯于闇我則照其光其行無方有感必應神哉仁哉惟唐代宗孝武皇帝之甥某邑長公主之子曰蘭陵蕭位亶靈天潢承訓家範其性孝其氣醇大曆中丁先人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卿贈汝州刺史府君之憂自反哭至于大祥哀敬之禮動無違者長公主戒之曰欲報之德豈止于斯乎歸誠上仁可以徼福爾其志之位于是泣遵德命爰用作繪八十之初十二之願赫然

如見其全身肅然如聞其音聲自外入者或疑亂怖投體膜拜而不知其粉繪也嘻昔人有一至之性或通于神祇以致福慶矧夫孝子之哀思大聖之元運幽讚之力可思量哉安定梁肅悅聞其風乃爲讚曰

披聖籍兮覽元功赫神光兮被無窮勿藥用兮醫之王感斯應兮萬福彰棄于梁兮出于唐畜純孝兮思不忘綽大象兮景焜煌洞冥冥兮福穰穰

藥師琉璃光如來繡像讚（并序）　前人

得妙道者聖之大感罔極者孝之至孝有欲報之志聖有善應之功神其願運其力故悲智行焉發乎心彰乎事故像設作焉誰其爲之有齊孝婦孝婦姓某氏前新城令柳誠之室也先是居皇姑豆盧氏夫人憂自卒哭及朞呼天之聲不絕自朞至于大祥追福之功不息乃誦金偈乃瞻粹容爰用五綵以成大像莊嚴相好昭焯煥爛凜乎若披毫光而演善願啓清眞而屏濁亂至矣夫乃爲讚曰

光彼千界赫瑠璃兮勿藥之師號大醫兮不形之形

妙相具兮窈冥希夷元功著兮孝婦之烈心不渝兮章施五彩福皇姑兮

繡觀世音菩薩像讚（并序）

前人

蓮華經普門品載菩薩盛德大業詳矣蓋變動不測之謂神窮神盡性之謂聖慈悲廣運之謂力三者一貫是謂妙覺功不並化尊無二上故佛爲法王我爲素臣或擬諸形容稱其名號貧不匱之力報罔極之恩誰其爲之有齊孝女初尚書吏部郎趙郡李公第六女歸于博陵崔綽大曆初居公憂泣血無聲至于大祥既而思求冥祐徼福上聖針縷之間成就莊嚴其用心也至矣乎公之立行立言天下所推焉存爲人範沒無鬼責前際之勝因不可度已此功德也蓋以展蓼莪者蒸蒸之心崔氏之子以肅嘗獲升公堂以讚述見託痛梁木之壞慟懷恩之烈故像設之所敢著乎辭讚曰

菩薩之德相炳而茲憑身以儀之女也孝思不可方思冀冥福于斯欲報之德斯焉取斯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讚（并序）

前人

不形之形無形神人之形也當法王御世有元聖日觀音以感通之妙用運溥博之宏應協讚無上彌成元功神行無方形亦不丕變故此像設施于羣生此其至矣夫彼聾盲者方駭其手目之多以致恢詭隨諸毀墮無升濟期可不爲大哀乎故壽王府士曹參軍韋侯修身以仁處順而化夫人京兆杜氏旣孀始虞哀且顧禮追惟冥祉爲素爲繢相近而理遠誠著而感深易稱神而明之詩云聿懷多福盡在是矣讚曰

良人下世杳冥冥兮配德追遠心不寧兮裂素表聖爲丹靑兮昭赫綵繪光儀形兮祐彼君子歸福庭兮

地藏菩薩讚（幷序） 前人

菩薩以大慈運大願弘大道濟大苦俾三界之閒利見大人如大地之無不持載故號曰地藏有祕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之甥太原王氏之第某女項遭先夫人棄敬養拊擗以暨于小祥或曰此孝也匪報也以報爲功則惟地藏乎乃手鍼縷之事黼而黻之則而像之煥乎有成毫相畢觀者然後

知聖善之內訓淑女之孝思至矣哉是可以錫爾類也祕書向子道之且命讚曰

皇矣上仁乃聖乃神厥功備兮有女伊棘孝思罔極厥成至兮聖儀彰之景福將之無有旣兮

畫元始天尊釋迦牟尼佛讚（幷序）　穆員

聖人之教有三儒之先師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又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若乃崇樹景福追護旣往有無上無邊之力非智智識識之功則道釋二宗其用一致記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歲孟秋晦我王母太原郡夫人棄養之辰我公霜露永懷發是上願謂夙夜種德以無忝爲念裕蠱垂範立家開國不足以爲顯鼎鼐之豐蘋蘩之潔不足以爲饗蓼莪罔極石窌啓封不足以爲報且曰元始天尊大道之原也釋迦牟尼佛萬聖之祖也以五綵繪圖二睟容及此辰而就眷命小子贊揚聖功其詞曰

嚴哉煥乎觀者迴向有類夫朝日初昇圓月始望又若二聖現于空中髣髴乎不知其像我公孝思福應

如響於乎聖力巍巍蕩蕩

畫釋迦牟尼佛讚（井序） 前人

貞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員傷神之慟至是朞外姑故河南令裴君夫人鄭氏雅有天性之愛加人一等而疾視之勤喪慼之甚則又加焉至哉母之於子也想其方娠想其既育想其乳抱想其雅戲想其習教想其有行生十九年而夭歲一周矣無一日不同其十九年之見其遺跡見其同類見其所從見其所嗜則哀與之新訴于神明而不聞禱之寤寐而莫覩索于太虛而無像追之往事而日遠乃求大聖之旨裂表點絢丹青睟容願以己之深慈託于佛之巨力且曰吾子之生也以至仁爲性積善爲行二者之報同期于福今也夭而不深慈託福施不在于生不在于後宜在于既往矧聖者以巍巍赫赫從而振之然則是像也金蓮之品安知非爾往生乎讚曰

生如花兮夭如花先笑後號鍾我家喪有殺兮悼無涯哀慈母兮晝夜哭歲一朞兮聲相續懇元聖兮降

冥福

繡西方阿彌陀佛讚（并序）　前人

唐故監察御史河東裴府君捐館舍二十五月而祥貞元乙亥歲仲秋再旬有七日其孀員季妹也號曰吾觀天道日昃月虧幾何而追吾觀四時寒來暑往往來如奔吾觀萬物秋落春榮榮落相續吾觀人事禍福倚伏則維其常何天道人事四時萬物同歸于復其運如環而逝者棄于川流日遠未亡之酷終于此生恭聞西方之教有三塗報應之事大聖拯護之功是用發念髣髴有無之間躬現是像嗚呼若聖功則亦無幽冥之苦蓋魂氣無不之也其返于太初乎苟有三塗則聖者之力唯誠是據宜乎罪稍一念福積萬指可思量耶讚曰

嚴哉有赫自爾誠睟容巨力于是并能使往生生彼國餘及未亡無終極

繡藥師琉璃光佛讚（并序）　前人

東方藥師琉璃光佛事具本經今我季妹裴氏嚴是像也誠而禱之其嚴之何裂素點絢攢針緝縷

以五采章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意夫十二上願從之其祝之何況我太夫人福如上願而壽如縷數夫以大聖之力加于積善而赴于精誠宜乎其至也如歸其答也如響其久大無極而不可思量也如東方虛空抑經之有偈所以啓迪誓願發揚聖德者也苟以至誠爲用員敢讓于文乎讚曰

上天報應爲福爲極有赫大聖與天同力而我景行與聖同德存存如山念念如川大聖拯護同符自然十二願我之事億萬縷我之年

繡藥師佛觀世音菩薩讚 （并序）

前人

萬聖本願同歸乎慈一致乎至有若東方藥師琉璃光佛洎大悲觀世音菩薩其威神德力最著于羣生卓然于人間者也我季妹是用圖厥睟容永以成功其發念也淚逐聲盡福隨響至其成功也靈以指集慶將縷延如其經文則曰火不焚水不溺鬼不災妖不厲矧乃無妄之疾有生之害何從而來哉且聖功元化陰騭潛護宜于自然動亨元吉彼解災拯溺攘災祓厲之功又安得而施之讚

日

伊聖力溥如天吾何願壽百年

繡救苦觀世音菩薩讚（井序）　前人

惟元精之和惟元聖之功惟善之報惟人之心順之則宜感之斯契蓋善積而福會心至而靈應類夫有開必先之義存乎恍惚杳冥之間天不言神無像發于寤寐者其昭昭歟我裴氏弱妹疇昔之夜夢老僧意夫聖者祈太夫人之福懇懇焉聖者復之曰當繡若繪救苦觀世音菩薩且視其形則如是覺而念之誠矣未果越旬朔嗣夢如初是用心宜聖功指集晬容圓光具發朝日曈曨歲八旬有六日我慈親生之辰也願于是畢功于是終聖于是興福于是始同氣不類神明我遺禎夢靡臻斯文敢闕讚曰

猗經文兮頌聖德非知知兮焉識識我夢願兮永符亘力如四維虛空兮夫何有極

繡地藏菩薩讚（井序）　前人

今年天之不祐我也甚矣春三月謫我以次妹安

國寺律師之喪夏四月繼以伯姊楊氏夫人之酷季妹前監察御史裴氏妻泣曰人皆有姊妹而我獨亡所以發于骨髓者深宜格于神明之聽先是太夫人嘗爲安國繡地藏菩薩逮卒哭而就是夜季妹夢伯姊謂之曰嘗知是像追護于我是用嚮衣克直緘淚僝工亦逮卒哭而就嗚呼萬聖一致乎慈悲莫大于救苦苦有生死之異聖者亦隨之而殊如周之六官分天地四時之職蓋同歸于理而各有典司若乃拔三塗證六道紓有生追往之慟則菩薩超羣聖焉時貞元十六年孟秋初七日也將以謹功之始既月而日之且系之以讚

惟我素履景福崇嗟爾至聖元感通有赫大士願力同五綵萬縷相好備一心十指聖靈萃振幽冥兮如髣髴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前人

儒之執喪也極其哀止于毁其于既往也則無及焉西方聖人以大慈大悲爲功追護往生爲誓凡爾銜䘏靡至克窮罔極如有求而不獲者何未由斯而洩

之貞元八年百一旬有六日我伯姊前烏程令弘農楊萃故夫人之喪再周先是哀子泰衡嵩復觀洎女子相與號曰我之生也自親之生今我報親幾何而旣何先王制禮不即人心何義和迅節不恤余慕于是合哀僝聖誠而禱之男冥其心女集其指迫茲日而阿彌陀佛現嗚呼西方之敎念焉斯至刱是像也一縷一哀一聖凡億萬縷爲億萬聖億萬大慈大悲一之乎爾願其爲追護也可訾量哉泰等毀傷見者之神號墮鄰人之淚是月之慕有逾其初舅氏員撫而廣之曰親之於子也生三年而免於懷子之於親氏喪三年而免於服是則服之終也豈哀之終乎記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蓋哀之終也此又哀之終也豈孝之終也經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孝之終也若然者爾之孝爾之哀偕爾身齊爾性於是始孝何痛夫終焉員悲不能文强爲之記

畫救苦觀世音菩薩讚（并序）

僧皎然

繪工匠意通幽若菩薩出現湛兮凝心於內怡然

示相於表非法王妙用何哉誰其主之卽湖州刺史諫議大夫樊公夫人范陽縣君盧氏所造也初夫人有恤嗣之兆嘗念觀音夢雲初懷育月方誕命曰是女且不正名蓋取宜子之意也公以積德樹仁膺其錫羡雖菩薩大慈不昧亦江漢間氣所以鍾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斯蓋申甫之儔乎於戲至誠旣敷上願思荅乃於寶勝殿內按經圖變祗於壁上觀世之門不捨毫端禮分身之國詞曰

聖人之體兮有而無迹至人之心兮用而常寂公之小君兮惠性造微我之大士兮慈心莫違保幼子兮永貞無悔覿眞儀兮常明不昧慈爲雨兮惠爲風灑芳襟兮襲輕珮

西方變畫讚（并序）

任華

離一切相修諸善法夫如是乃得菩薩心心所感者爲應夫如是乃膺多福道無上者歸極感罔極者報親親在心佛在相唯心與相脣齒相依二事同源百行宗孝蔣氏兄弟惟孝也哉前殿中侍御

史蔣鍊鍊弟前右拾遺鎭鎭弟前無錫尉鏑鏑弟前千牛鏠鏠弟前協律郎錡等泣血三年哀過乎禮願西方上聖永福先人故尚書左丞贈太常卿汝南侯大祥敬畫妙法蓮華變一鋪惟此經開佛知見授聲聞記如來祕藏菩薩上緣始發乎鍊也伯仲之心見乎法如來大事之相終成乎太常無餘之度孝矣哉太常盛德公才師訓天下朝廷遂謙冲之德後生興祿士之嘆邦國殄瘁元元安仰華太常故吏也侍御以華情之拳拳見示經變泣對靈相祇感遺仁侍御女弟潤州長史京兆王宙妻次前信州刺史高陽齊翺妻季前拾遺東海徐閎妻哀禮兼極此道也古所難況哀俗乎敬爲讚曰

大孝尊親其次用勞其次用力蔣氏之子三者備極誠哉孝德匱竭精素哀空上慈乃績靈相光儀既備景福隨之並無衡量

畫釋迦如來讚（并序）

權德輿

釋迦大聖以無礙應身演一切法後之人跡文字

以爲像設誠明以在中而福祉隨之伯舅武進縣丞府君守儒門言行之訓安貞下位其道未光貞元三年捐館舍太夫人從子于鍾陵承訃發哀茹終鮮之痛且痛不得當哭泣之位躬卽遠之事朞喪之禮有加等又曰悲哀鍾于情而不足以爲冥助也乃稽諸釋氏說以爲幽贊交感之際不相遠也是用徼福以作繪事煥以金碧穆然尊嚴瞻仰之際如至佛刹況孝悌通于神明聖功演乎無方小子德輿謹繫以贊

五色相宣兮聖質昭明福祥下照兮保佑冥冥

藥師如來繡像讚（幷序）

呂溫

藥師如來像者余妻蘭陵蕭氏之所繡也貞元二十年余奉德宗皇帝之命西使吐蕃辭高堂而出萬死介單車而馳不測國故遽至戎情猜閉坎險一遇星霜再周夫人盥饋之餘膏鉛不御日亂蓬首坐銷蕣華異域無期良時自晚始怨冬缸之久而紅芳已闌方苦夏景之長而碧樹將落書委塵篋跡淪苔堦漸昧音容孰知存沒黷龜不告因夢

難微觸慮成端沿情多緒黃昏望絕見偶語而生疑淸旭意新聞疾行而誤喜循環何極刻舟靡尋浩隔理求窅非計得如聞西方有金界極樂藥師大雄散琉璃之寶光照河沙之國土能度羣品出諸幽厄一念必應萬感皆通是用濬發慧根妙求眞相斷鳴機躬織之素染懿筐手績之絲盡瘁莊嚴彰施綵繡纏苦心于香縷注精意于針鋒指下而露洗青蓮思盡而雲開白月然後練時潔室華設珍供夕炬傳照晨爐續烟齋獻至誠泣敷懇願遂得慈舟密濟覺路潛引當道場發念之日是荒裔來歸之辰幽贊冥符一何昭焯乃知織廻文之錦無補離憂登望歸之臺空爲癈日與夫心諧妙理手結勝因進則有濟渡之功退不離淸淨爲本從長擇善豈同日而言哉余感其志効爰用贊敘雖在妻子亦無媿詞藏諸閨門永以傳信讚曰

地萬里兮天一極往無由兮來不得解脫願兮慈悲力五色繡兮黃金飾澄氛昏兮圓相開湛水月兮蓮花臺慈眼睠兮獷心廻死別離兮生歸來海爲田兮

刼爲灰身念念兮無窮哉

再修成都府大聖慈寺金銅普賢菩薩記

韋皐

眞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無緣誠感必應大慈寺普賢像蓋大照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造也儀合天表制侔神工蓮開慈顏月滿毫相昔普賢以弘誓願于南贍部洲贊釋迦文拔羣生苦而塵俗昏智莫覩眞相雖同諸法究竟寂靜而隨所應爲現其身卽色卽空皆菩薩行自昔鎔于寺之東象成功巨莫能締構危棟洩雨頽墉生榛狐狸梟鷲號嘯昏晝於戲明可以照幽晦教可以達羣迷何廢興之變陰騭于冥數昔大曆初有高行僧不知何許人曰斯像後十年而廢二十年而復興我今皇帝神聖纂圖詔四方藍宇修舊起廢斯其明效也皐因降誕慶辰肅羣寮戒武旅上崇景福齋于斯寺觀像王雄傑天眼慈矚禮足諦視怳如有神而廢故湫漏殆無人跡將何以昭誘沉淪發揮誠敬遂南遷百餘步度宏規開正殿因詔旨諭羣心千夫唱萬夫和奮贔屭負岑穹崇橫絚

運巨力始雷殷而地轉欻雲旋以山廻面西方而聖教攸歸鎭坤維而蠢類知向于是平坎窞剪蒙籠橫空準繩審曲面勢連廊霱以雲屬三橋揭其虹指廊廣庭之漫漫增重門之巘巘是知至道默存于濁劫元功必啓于康時不然何神像巍巍冠諸有相久而弛廢將有待而興乎觀其左壓華陽之勝中據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西偏足以彰會昌之福地弘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神居哉夫像末陵夷去聖彌遠言教者必滯于物遺物者亦住于空將求乎中弘我至教乃擇釋子達眞源之所歸者于以居之皐受命方鎭十有七年求所以贊皇猷禆大化嘗以萬人之心不俟懲誡靡然歸善者釋氏之教弘矣況冥祐昭報大彰于時崇而守之亦同歸于理也是用上承聖意虔奉天心存像存教以勸其善貞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劍南西川節度觀察處置幷雲南安撫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中書令成都尹南康郡王韋皐記幷書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并序）

劉禹錫

佛說華嚴經眞入沙覺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能信解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于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雲華寺名聞十方沙門嗣肇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纂成華藏圖俾人瞻禮卽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卽說讚曰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踴出香海浩無邊風輪負之晝夜旋大雄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森然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綃素色相全是色非色言非言

滄州弓高縣實性寺釋迦像碑　張文成

詳夫元天北列運斗極于璇樞大地東傾鎭江河于屺玉晝夜則晦明無定曦舒爲朝夕之資動靜則虧缺有時乾坤非久長之器豈湛然常住大雄包混沌之源寂爾無生正覺出氤氳之表故能使九十六道紀菩提之一門三十三天貫須彌之四頂振嵐颰而吹大塊運僧祇于埏埴之前揚智炬而爍洪鑪置賢劫于陶鈞之上其去也後天而滅故現滅而歸無其來也先地而生故因生而示有靑霄帝座降靈氣于

中胎白淨王宮孕神姿于右脇連乘七步樹下六年薦玉象于祥符啓金人之瑞夢影流中國大地由其震動光入太微恆星爲之不見法王之應跡也妙覺常身本無顏色至人垂敎遂有型儀開滿月之奇姿韞中天之異相髻銜龍髮頂秀螺文萬印生于瑞手千花發于神足蓮開青目毫光照于四天花豔丹唇頂彩周于十地法王之實相也具一切智號悉達多通萬物名希有往來不窮之謂聖陰陽不測之謂神不化而行不言而信持惠燈而耀長夜揚法舸而救迷津爲塵品之醫生作羣生之慈父法王之至仁也法忍智忍率難忍以皆空無心卽心總羣心而俱攝珊瑚江海一指測于波瀾瑠璃日月二手分其晝夜目連持線天地爲之頹綱舍利投針山石由其絕紐法王之神力也儒童毓秀闕里生歎鳳之君摩訶降跡苦縣誕猶龍之彥仲尼禮樂之標首抑至聖于迦維伯陽道德之眞宗訪右皇于天竺故知一乘妙旨超然居十翼之先二諦微言邈矣出千童之表法王之威德也率陀天上飛閣神宮舍衞城中香臺造化

百千妙界生于鳥翅之間十二音聲出于象牙之表金繩百丈下照月宮珠網七重傍臨月殿萍流地上化爲池沼之形花散空中變作樓臺之影法王之壯觀也佛中佛日天上天人金口振于西方銀函泊乎東夏無能間細寫鼇激于波流有外談空運迦維于宇宙合掌腹內思聞十善之音聲舒翼殼中遙相四天之說法法王之仁化也高梯直上包括太虛抽針旁投區分小有貫花之句光如水上之蓮花說偈之音皎若星中之明月非有相而非無相凡聖莫測其幽微空是色而色是空聖愚不知其要妙法王之教化也法身無像故因像以宣功道本無言亦因言而示教塵俗不可以久處故厭世而歸空眞如不可以道標故凝神而降跡吾之去也因其辯無常吾之來也因來談緣起情有所至河海爲之編龍神有所歸叢林爲之變鶴從滅至滅能通寂滅之因無生示生永入長生之地法王之變化也由是八方迴向萬國歸依惠日被于三千法雨流于百億周穆王之代聖教方融漢明帝之時慈風漸扇年移晉宋運屬周隋

蒼鵝出而天地屯赤龍發而干戈起秦川涌血羅什不歸趙郡僵屍圖澄永去西域馱經之路荊棘參天東郡畫像之郊風塵撲地我高祖神堯皇帝傍廻地軸蹴崑崙以傾西天太宗文武聖皇帝仰握乾符掃欃槍而滅南越剷平嶽瀆舒卷風雲芟毒樹而建祇園拔邪山而開福地實性寺則貞觀三年奉勅之所建也平原控趙渤海臨齊上衝畢昴之星下瞰衡漳之地浦稱駿瀆馬頰太史之遺蹤地號弓高龍額將軍之舊業爰於此地迴構乾堂輿八會之香臺闢三休之妙觀龔遂解繩之邑寶線爭長曹丕沉李之郊天花競落螺宮映水杭藕關于黃河魚梵吟風接蜃樓于滄海實棲神之祕宅毓善慶之神區者哉寺主久依定水早庇禪林功濟有緣業優無學意花不染弘上善于慈心勝果爭攀察中乘于惠眼非色非相凝神究竟之端無我無人高蹈苦空之外上座都維那等並尋鷲嶺訪道鷄園歸誠甘露之門自得醍醐之性鵝珠護戒摽苦節于堅林龍鏡澄空照眞歸于靜域以爲修身者福福遂則殃銷堅善者功功施則

緣發旁求大匠廣名山虞粤以儀鳳二年移寶堂于寺內去舊處三百餘步設奇功於地道神妙無方窮逸思於天關靈機不測魚鱗翠瓦逐層閣而舟移鴈齒靑階帶崇基而轂轉虹梁曜日煥若神行鯨棟凝煙故非人力寶階星動似忉利之飛來紺殿雲浮同化城之涌出豈非威神自在不可思議者哉於寶堂內敬畫釋迦尊像一鋪鎔金範素寫艧圖靑斲象蒲之靈珠琢龍泉之羽璧鮫人水織競送霜縑蛾容抽絲爭投雪線七重交映百寶莊嚴實相端凝粹容圓備蜂王獻蜜紛飛紺之樓龍女持花出入珊瑚之殿諸天獻果芙蓉生寶座之前居士焚香柏葉起金爐之上千驅聖像據六地而揚音八部龍神下三天而奏樂斯乃元功幽贊故無德而稱焉調露之初邊烽屢警七重黑暈萬里黃沙旄頭干太白之精素髮拒中台之翠鄕人等九州令族四海良家提龍劍而星馳撮犀渠而電激爲鵬爲鶚輕飛鴈塞之前如虎如貔迴嘯狼居之表陰山霧廓瀚海波淸憑慧力而服魔軍持廟算而摧獳子共申弘願植此豐碑記歷

代而長存惟令名之不朽奉爲高宗大帝星珠斂耀斗電潛輝御鸞鳳於金轝邃攀龍於鼎嶠媯皇誕裔姬姒降禎斷鼇立極之神功乘龍御天之大業凝情三昧早慧六通坐蘭若而虔誠仰汾山而展慶使持節滄州諸軍事滄州刺史李公挺堅林之雅操列烏喙之殊姿漢太尉之名家履龜文之異相賈琮出刺下車而肅百城韓壽閑居閉閣而綏千里龐士元之展足終非百里之材王休徵之佩刀實有三台之望朝散大夫行弓高縣令晉君嘉禾獻瑞門傳翠葉之風邑草襲勳業踐形弓之錫橫綺琴於膝上翠翟朝馴攬明鏡於懷中青鸞曉集縣丞太原王愿主簿隴西李灌尉河東衞神暹常山張行昇等並周靈王之藏史仙人白鶴之苗裔帝顓頊之儒宗柱史青牛之華胄羊車映玉煥昇氣於雎川鵲印輝金鬱靈符於寶軸驥從東道方申逐日之功鵬舉北溟皆戢摩霄之翼鄉望某等並地鄰鄒魯境接燕齊俗富詩書家豐禮樂海隅鷗狎猶存射雉之規河朔鷹揚仍帶爽鳩之氣雋不疑之故里氣調魁梧石神容之舊墟英

靈俊傑德由名顯功以頌宣非筆無以申其功非言無以敘其德旁求翠琰遠播鴻徽刻龍首于銀鉤鑿龜文於玉版蓬萊之水三尺孤標碣館之前扶桑之日冉中獨立金臺之上俾夫天銷劫石瓊文寫而無窮地入微塵寶字書而不滅重宣此意而爲頌曰太虛混沌寂寥沉默二儀既判三才允植地闕東南天傾西北陵遷谷轉山開水塞月滿則虧日盈則昃大哉正覺竟元不測先地而極後天而盇不滅不生無聲無色曜魄指掌乾坤胷臆聖人立敎用形表則實相端嚴粹容岐嶷銷滅五苦剷平六賊水號連河山名擅特六度斯闡三明左卽牛口西來馬明東陟玉偈光啓金言允克碣石燕郊平原趙國雀臺西指蜃樓東逼建此神區爰崇淨域龍圖合兆龜書應瑞綺綴星浮金鋪電絕地神獻果天廚送食八會雲平三門箭直寶堂移轉神逼智力飛簷振羽虹梁重翼閣似雲行樓如鶴息日逐堦旋天橋縱匿野外塵黃星間暈黑爰憑淨居剪除荊棘鴈塞消氛龍樓受職銀書玉版鐫名記德臨鴈塔之堦基對峰臺之閫域窮

逸思於圖篆放神功於剪刻孤標九流之間獨立金臺之側惟令名之不朽或馳芳於百億

繡阿彌陀佛讚（并序） 白居易

繡西方阿彌陀佛一軀女弟子京兆杜氏奉爲皇妣范陽縣太君盧夫人八月十一日忌辰所造也五綵莊嚴一心恭敬願追冥福誓報慈恩讚曰

善始一念千念相屬繡始一縷萬縷相續功績成就相好具足金身螺髻玉毫紺目報罔極恩薦無量福

繡觀世音菩薩像讚（并序） 前人

故尚書膳部郎中太原白府君諱行簡妻京兆杜氏奉爲府君禪齋敬繡救苦觀世音菩薩一軀長五尺二寸闊一尺八寸紉針縷綵絡金綴珠衆色彰施諸相具足發大願於哀懇薦景福於幽靈稽首焚香跪而讚曰

集萬縷兮積千針勒十指兮虔一心嗚呼鑒悲誠兮介冥福實有望於觀世音

畫彌勒上生幀讚（并序） 前人

南贍部洲大唐國東都城長壽寺大苾芻道嵩存

一惠恭等六十人與優婆塞士良惟儉等八十一人以太和八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設法供捨淨財畫兜率陀天宮彌勒菩薩上生內衆一鋪眷屬圍遶相好莊嚴於是嵩等曲躬合掌焚香作禮發大誓願願生內宮刼刼生生親近供養按本經云可以除九十九億刼生死之罪也有彌勒弟子樂天同是願遇是緣爾時稽首當來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無量而說讚曰

百四十心合爲一誠百四十口同發一聲仰慈氏形稱慈氏名願我來世一時上生

畫西方幀記

前人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一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北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嚮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本聚沙童

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過見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勒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綵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合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明此願而偈讚云極樂世界淸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記

彭城公寫經畫西方像記　盧子駿

滁州長史盧子駿太和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自南譙抵鍾離謁太守彭城劉公公以鯫生文苑之舊常無疵瑕歡好同昔年宴游無虛日因及開元佛寺指大乘經藏曰我召傭書人書寫也西墉有西方像焉我俾畫工圖形也鑿戶牖以爲廟我命梓人庀事也厥功暨秋七月而畢先時公由廷尉評事佐中書令田公於鎭州田令公將朝天子藉公上請事未訖而田令公遇害從事者皆死白刃毒流於妻孥亂兵相約曰評事國士也議師前未嘗不忠遇吾儕未嘗不信安可負評事耶駭評事家者衆誅之由是良賤獨無橫禍未幾天子震怒命將討賊鎭州阻絕公莫得知其家公曰吾孀姊依我少妻從我姊之子吾之子皆齒稚得脫虎口者非大聖相祐其可保全乎哉遂血淚橫下歸誠虔禱曰吾姊吾妻吾甥吾兒無恙而出寇境者畫丹靑極樂世界一鋪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千卷以酬焉不則吾終身不祿仕也明年公之長幼高下咸自賊中至君子曰劉公起諸生擅名文場爲聖朝博士損益禮樂簪白筆瞻我衣冠者不犯

居粉署大彌綸之績收濠梁著來蘇之謠履道坦夷濟物平施加以爲弟之悌爲夫之義爲舅之惠爲父之慈其在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公宜延洪我國家康濟我兆庶有皇天之福祐靈祇之相助化危爲安弭禍爲福信修身飭行之報矣非祈佛之效也且徵之亂日公之同僚無一免者而公不在亂邦祈佛之辰公之同僚黨屬盡夷滅而公之家恬然無事可以明矣于公獄吏耳守法能平尚慶流後嗣矧公之於家也友愛如此於國也賢明如是鎮之狂寇其如公何而今公捐淸俸鳩衆工毫相嚴備心法闡揚緘之以寶龕邃之以紺殿煌煌焉言言焉斯亦公不欺夙誠而欲復言也于駿辱公之遊于茲二紀熟公之懿範仰公之嘉猷因喜幽顯有答故刊石以祇命云

太和六年十二月五日濠州刺史彭城劉茂復建

易州抱陽山定惠寺新造文殊師利菩薩記

邵眞

恆北山之鎮也易朔門之衝也山形東下萬嶺相屬得抱陽之一峰岌然孤標對引雙翼前面豁向陽光

抱中故以抱陽名山山有定惠寺建于隋開皇成於今大曆左有精舍上有寶坊憑巖架壑崛起堂殿甃石爲趾飛空構梁廻廊盤蹬層閣鬱峙陽崖森疎以木秀陰壁沮洳以泉灑可以資膾麻可以備飲濯朝日上海千巖下平晴雲捲霄百里前盡萬靈之所孕育衆聖之所栖憩賓延眞至驅伏魔怪振聾俗於覺路化空山爲金界羌難得而畢載也皇帝御天下之十三年至化汪濊被於無垠紹興像法荷護釋種我成德節度使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隴西郡王李公寶臣光膺朝寄主東之諸侯保和師旅康靖方夏民既咸理法亦隨建遺功墜跡悉命修復有若新羅眞子曰談藏浮海而至止於山間廻向懇到發其言願乃於寺內建文殊師利菩薩堂焉又於堂內立我隴西王洎夫人邠國夫人谷氏眞形於其次所以存相展敬荷恩昭報也規心匠智庀徒蕆事徵工攻木陶瓴窮沙凝鑠人隨悅來事與念就乃畢土木乃備丹素綵錯翬飛霞張電熌儼八部以營衛列四天以護持如登化城如入空境作禮端肅則文

殊垂教之跡可歸也潔誠趨奉則隴西護法之恩可報也夫大雄現世乘化演教陰濟羣動泯而歸無大賢佐世康物毗政協宣元氣退而不有以性相示不以文字成元純冥符其理宗一則歸向者不必入毗耶之會方受眞如之旨虔敬者不必趨丞相之府方承文告之令心念目覩隨而應祉於此堂也息眞子之心廻是顯績樹爲介福固我皇極不騫不崩登我明祚如岡如陵俾我隴西公位尊而壽功業長久俾我邠國旣熾而昌福履穰穰轉輔公朝以作鎭配兹山以等岡宜之哉眞實掌中軍之記敢拜嘉命書於貞石時大曆甲寅歲孟冬旣望

興唐寺毗沙門天王記

盧弘正

毗沙門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吳鉤左持寶塔其旨將以摧羣魔護佛事善善惡惡保綏斯人在開元則元宗圖像於旗章在元和則憲皇交神於夢寐佑人濟難皆有陰功自時厥後雖百夫之長必資以指揮十室之邑亦嚴其廟宇戢齊强暴無煩狴牢敏以爲政者必因而證樹之興唐寺僧道契者慧智之人

也聃隙地得勝概肇基厥事始唱而求其和焉前刺史范陽盧公周仁薪骨塗肉以立之後刺史河南渾公鋒施丹凝素以完之終而司勳京兆韋公磻揮金致績以美之窺三君子同心構物之道顧斯人之肥瘠豈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功哉弘正惴惴兢兢大懼三賢相因之績由我或隳而已余視斯像且未有增一毫之力視斯人其獲有所施爲耶撫事及政爲之記云時開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十二卷目錄

佛像部藝文三

應夢羅漢記　宋謝逸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王安石
四菩薩閣記　蘇軾
大悲閣記　前人
清涼寺阿彌陀佛讚（幷序）　前人
光福寺銅觀音像記　黃公頡

重興超果寺記　元楊維楨
康僧會身像放光記　潘澤民
報恩寺臥佛像銘　明宋濂
休屠王祭天金人考　程大昌
題少林寺達磨像　唐寅
達磨祖師像讚（二首）　釋智旭
觀音大士像讚　前人
海潮大士像讚　前人
蓮舟大士像讚　前人
海湧文殊像讚　前人
寧化邑石佛菴記　王之佐

佛像部藝文四（詩）

石佛　梁江淹
送許拾遺乞瓦官維摩圖　唐杜甫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宋蘇軾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前人
釋迦出山息軒畫　金完顏璹

蓮葉觀音恩禪師所藏同路宣叔賦　元德明
楊祕監釋迦出山像　路仲顯
龍門石佛　劉中
題羅漢過海圖　元吳澄
登鎮陽龍興寺閣觀銅鑄觀音像　薩都剌
登開元寺閣觀浮海石佛　袁易
題羅漢圖　僧行端
慧日寺十八大阿羅漢塑像　明鄧韍
觀音像　沈周
聖像教寺　方豪
弘教寺　王穉登
題楊子文羅漢渡海圖　張以寧
次韻張仲舉承旨題盧楞伽過海羅漢圖　僧來復
佛像部選句
佛像部紀事一

神異典第九十二卷

佛像部藝文三

應夢羅漢記

宋謝逸

顯謨閣待制朱公治撫之二年革北景德律寺爲叢林敦請眞淨法子惠洪委以禪席余常與惠洪周覽寺中得古畫一束於敗壁之下展而眎之乃十八大阿羅漢也然亡其一焉是爲第五喏矩羅尊者洪作詩嘲之曰知他何處邏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後兩月武雄副指揮使杜岔之女夢一老僧入其室杜氏

曰此軍營也僧胡爲乎來哉僧曰我非凡僧也乃北景德羅漢耳今失其侶煩迺翁爲我尋之杜氏覺而診其夢益恍然不知何等語也後數日益與其女過旁舍見壁間有畫古羅漢女驚曰此夢中所見老僧也益得之以示洪洪笑曰吾詩所謂不見雲堂第五尊汝何自得之哉益悲喜再拜爲言其事又施財裝飾乃新其閣而居之嗚呼異哉彼羅漢者棄於敗壁之下久矣不示現於伽藍而示現於軍營不託夢於比丘而託夢於女子果何謂哉豈非羅漢願力深重閔茲卒伍流浪苦海貪怖生死業障纏縛無解脫期所以示現於軍營而託夢於女子也豈徒然哉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王安石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四菩薩閣記

蘇軾

始吾先君于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板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俱全遂竊其兩板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于烏牙之僧舍版畱于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

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惟自度不能常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又曰吾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旣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於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

大悲閣記

前人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

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淸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

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顚倒作思慮思慮非眞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証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清凉寺阿彌陀佛讚（并序）

前人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

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凉寺讚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况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長作平等觀本無憂喜與壽夭丈六金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

光福寺銅觀音像記　黄公頡

光福寺有銅像觀音其始作歲月不得知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於廟旁之泥中覩焉時久旱弗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迺具梵儀禱焉卽時降雨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於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夫道之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葢習俗沉迷之日久矣必將有以薰沐其邪意啓迪其善心教令旣不足以驅之於是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奉化雙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困乎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所感顯相示化變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嚚抵冒之人亦將

有以善其心况根性之厚者乎則其所以輔世豈小補哉此佛教行乎中國人所賴以悔罪祈福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予母葬於寺之西南嘗過其上僧蘊恭屢求爲記不得辭因序其事云

重興超果寺記

元楊維楨

雲間超果寺有大士像郡志以爲錢王時宮中所奉像也夢感於王欲適雲間王命慶依尊者奉像往時主寺者釋聰於像未至前曰三日內當有主公至至期果然像初至禮塔匯去寺十里近砦上有光貫于寺西井井有金鏝放光相接若虹霓然今名瑞光井者是也宋理皇書賜額曰超果靈感觀音教寺景定甲子寺災僧淨深者抱像投瑞光井得完今至正丙申寺燬先一月像夢於老衲曰寺不焚者廚堂之閣可徙吾座僧行緣者抱之出刻後廚閣果存閱三年己亥夏寺主僧澈自佘山輟席至募檀施建殿位置聖像已而創山門造橋亭築垣甃治樹藝花果又復發田五十餘頃招徠僧衆修起翼廬於是靈像具而法社成邑人士女暨境外緇素奔走歸敬徼惠於水

火雨暘男女無虛日吾聞石晉時上竺僧道翊得奇木刻大士菩薩像白毫光煜乎晝夜瑞相之託靈於錢王宮者無足怪也然辭去宮邸必之雲間白衣大士亦擇地而處乎得其所託閱三災而像弗隳則於地理亦有關乎今超果得人而靈蹟益著不在於澈矣乎雖然不逃生滅者世相然也瞿曇於世間相中有不生不滅元黃不先塵墨不後雖有聖智莫盡其際若是則求蹟於有像示現之際者兒婦人之近也像以幻出幻以妄用以幻用幻以夢夢夢吾將於瞿曇乎叩其覺也澈曰惟其幻也淪我生滅皇覺我幻不生不滅吁此未可與兒婦人道也余以其言得像外指於是乎書澈字靈源冰雪其窩號耆宿僧有功於土木者誠也瑛也至正甲辰夏日

康僧會身像放光記

潘澤民

夫佛者覺也覺者靈照不滅也含之可以內照六根放之可以旁燭三界此從七佛至於未來聖尊一光相續而常照者也若能保光於無始常照而不斷則雖百千萬劫此光常若如新粵自漢年覺光東度迄

於吳代猶未該被於是康法師以舍利示感始闢法門於吳會傳像教於江左是蓋以身光照攝東南四生之祖也既而立化天禧騰身金粟靈像棲托實在於廣慧焉甲午之春三月十有三日前教授餘干桐江姚桐壽樂年以孔懷之戚禮懺像前忽眉間若有白雲一線出於鍼孔者蜿蜒少時遂若朱蛇遊霧欻閃盤旋難以名狀久之或若虹拳或如波曲或延袤長引或輪囷成暈時佛日朗映俄見天地樓閣皆成五綵似從放光石中看金碧世界也於時大衆驚歎此瑞爲世稀有余以爲此寧獨法師覺光常照而已哉要亦以廣文宿習圓滿今之虔禱發於天情故與靈契冥格若以鐵擊石以木鑽燧感極而光靈示現之耳此一光也更不特爲廣文感極之証而見前千萬善信莫不攝身神光之內各爲照徹因地使信心復萌此又法師了却過去劫中普照羣有之一大願力也余身被靈瑞五體投地援筆記此爲後學啓信

報恩寺臥佛像銘

明宋濂

姑蘇報恩萬歲賢首寺自佛日崧公來爲住持專講

華嚴經疏尊爲賢首講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閣下覆釋迦文佛滅度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元季張士誠彊爲佛臥非吉徵更造立像及士誠敗德巖法師起主寺事易腐爲堅煥焉如新已嘆曰諸役幸粗完像不可復於古乎乃戒搏土之功琢嘉木爲骨骼承以高座塑臥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彩衾諸弟子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惟曼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像長六十六尺高一十二尺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一年甲子七月明年五月訖工糜錢五萬有奇用工六百有奇俾濂爲記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羣迷不過降本垂跡俾罔人法而已本則眞諦跡則俗諦眞俗混融皆不思議烏可以異觀哉抑昔人設像俱有所表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飮光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乘師子表大智而降嗔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如劒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故歷代襲之定爲

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所表乎法師名淨行德巖其字也其化導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艮正宗二沙門也

休屠王祭天金人考

程大昌

匈奴傳曰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卽佛像是其遺法也按今世佛像不問範金揑土采繪而其象通作黃色則皆本鑄金也武帝旣得此象遂收而祠之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內故繫之休屠也漢志謂馮翊雲陽有休屠祭天金人是也雲陽縣者甘泉宮地也休屠已降而爲渾邪王所殺武帝嘉其向己遂併與金象而尊之已祠諸甘泉又取休屠王列之祀典而名之以爲路徑神焉日磾者休屠王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寵養之賜姓曰金則又本之金象也已而日磾之母死帝畫其象于甘泉而題之曰休屠王閼氏夫惟寶其象祠其父姓其子繪其母直皆以其來降而尊異之也自此以來史無他聞焉班固漢人也具著其實首尾如此之詳至曹魏時

孟康註釋漢志始曰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縣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其象於休屠右地而又爲去病所獲也自此說旣出而晉史隋史亦皆據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後考之未敢遂以爲然也杜佑曰冒頓以秦二世元年自立擊走月氏則是秦二世以前月氏之地未爲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徙象以寘而不爲月氏所刦也則謂避秦而徙休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則孟康之語顯爲無據不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來則於史有考而非避秦以徙之謂也張騫傳曰月氏者燉煌祁連間小國也燉煌沙州也祁連天山也本皆月氏地沙州天山之間有城焉名爲昭武昭者卽佛之號釋迦棄其家而從佛之地月氏旣爲匈奴所破則遂散竄乎葱嶺之西爲十餘國凡冠昭武爲姓者塞種也塞卽釋聲之訛者也此地興崇釋教而月氏國焉故金像遂在其地而爲去病所得用何說以爲主執而云自秦地徙之月氏也後漢明帝夢人飛行殿庭項有日月光已而舉以問人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

其是乎世人信佛者多因飾爲之說曰佛之靈能於其教未行中國見夢於帝而感悟之此誤也金像既已入漢而渾邪休屠數萬之衆又已徙入塞內亦有入在長安者凡此數萬之人皆月氏故種其間奉佛者必多而又以金象爲之宗主則中國爲其人所咻者又多故其語可以轉而上聞明帝先已知之故遂因聞生想而形之於夢此亦樂廣之所謂因者也金象未得以前無人作此夢則又樂廣謂未嘗有人夢乘車入鼠穴者是也苟云其教未傳而其神自見則傳毅中國人也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其神嘗名爲佛邪

題少林寺達磨像　唐寅

這箇和尚喚做達磨一語說不來九年面壁坐入道是觀世音化身我道他無事討事做

達磨祖師像讚（二首）　釋智旭

一句安心語萬刼繫驢橛轉得鼻孔來虛空出鮮血怪底東施强效顰却令西子蒙不潔何如分付老雲門早與瞿曇同打殺

驀地西來大似無風起浪更加折葦不免眼下裁眉饒君面壁九年落得弄巧成拙賴有楞伽四卷且喜救却一半咄逢人切忌錯舉

觀音大士像讚　前人

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何處有紫竹林甚麼是磐陀石希有大士無作妙德不向空中現影偏借靈於手筆識海波澄月影寒蒲團葉翠苔痕碧善財合掌是何年同體大悲親薦得只今頂禮復是誰圓通還向耳門入南海波斯到岸來明珠價直微塵國

海潮大士像讚　前人

疊浪層波一輪圓照磐石嵯峨毗嵐鼓簸跏趺坐斷綠苔痕動靜融歸聞性妙大悲三昧朁相親鼻端徹聽巗花笑

蓮舟大士像讚　前人

波翻浪湧性定心澄慈心三昧霧靄雲蒸咄蓮華一葉輕如許法界收來勝不勝

海湧文殊像讚　前人

一片青山無邊波浪動靜不生奇形異狀湧出寶蓮

文殊在上大智勇猛識風鼓盪若欲思量命失身喪咦如意拈來觸背融白毫全體光明藏

寧化邑石佛菴記　　王之佐

邑南七十里爲東坑又十里爲寶靈山山延袤數里草木如髮虎豹强居人跡所不到宋祥符間山巔倏奇雲繚繞沉沉有鐘梵聲仰觀空中彷彿若佛子鄉人異之始斬木通路於山得阿於阿得澗於澗得三石若跏趺狀背水而坐鄉人曰異哉此豈有神降於此乎再畀之澗中詰朝仍坐如故鄉之人始甃礎庀材築招提而供之名其山曰寶靈名其菴曰石佛遠近村部凡水旱災疫奔走祈望者感應如響以故歷宋元而明數百年香火不輟嗟乎石佛之靈予不知果如人言否也昔明道先生調鄠縣主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男女雜處前政莫能禁先生至則詰僧曰石佛現光有諸僧曰然先生戒之曰俟再現必先白吾吾職事不能往但取其首來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宋王賓性佞佛賜賚千萬俱奉釋氏嘗在黎陽捐俸修廢寺掘地丈餘得數石

佛及石碣有賓姓名事聞詔賜經一藏錢三百萬然則石佛之靈古蓋有之矣吾不能如王賓之誠感於佛又不能如程先生之道高於佛但以此地耄倪疾苦豐樂悉仰賴神休則是迪善警頑佛固勤長吏之不逮非但神道設教而已故因僧之請而爲之記

佛像部藝文四　詩

石佛　梁江淹

幻生太浮詭長思多沉疑疑思不慙灼詭生寧盡時敬承積劫下金光爍海湄火宅斂焚炭藥草匝卉滋嘗願樂此道誦經空山坻禪心暮不雜寂行好無私軒騎久已決親愛不留遲憂傷漫漫情靈意終不緇誓尋青蓮界永入梵庭期

送許拾遺乞瓦官維摩圖　唐杜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

內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凉賜書跨父老壽酒樂城隍看畫曾饑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宋蘇軾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跰躃鑒井自歎息造物將安以我爲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俚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詰無言師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前人

西方眞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狻當時修道頗辛苦柏生兩肘烏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龐眉深目彼誰子遶林彈指性自圓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春遊

古寺拂塵壁遺像久此霾香烟畫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從橫固已蔑孫鄧有如巨鱷吞小鮮來詩所誇孰與此安得攜掛其旁觀

釋迦出山息軒畫　金完顏璹

龐眉袖手出巖阿及至拈花事已訛千古雪山山下路杖藜無處避藤蘿

蓮葉觀音恩禪師所藏同路宣叔賦　元德明

瑞相分明一葉中華嚴性海共圓通補陀自有丹青變畫史區區可得工

楊祕監釋迦出山像　路仲顯

自從此老出山隅惱亂蒼生底事無他日若逢楊處士只教畫箇涅槃圖

龍門石佛　劉中

鑿破蒼崖已失眞又添行客眼中塵請君看取他山石不費工夫總法身

題羅漢過海圖　元吳澄

阿誰解衣盤礴臝作此中乘第一果等閒地獄駭屠

沽如許風波無不可巨浸彌天靈怪百現前幻境元非我騰踏逍遙容易去只有虛空無障裹般若岸金剛山超登只在霎時間吾爲說與諸尊者更有海門關外關

登鎮陽龍興寺閣觀銅鑄觀音像

薩都剌

眼中樓觀見應稀鐵鳳棲簷勢欲飛天半寶花飄閣道月中桂子落僧衣高擎玉露仙人掌上碾銀河織女機全趙堂堂遺物在山川良是昔人非

登開元寺閣觀浮海石佛

袁易

招提控城闉飛閣峙千尺白日轉棼楣朱霞覆檐隙升高攬萬象目炫潛動魄天驚泱漭懸地覺虛無闢閣中兩金象奇姿斵山石當年浮巨海波氾來中國未聞積水厚能負萬鈞力瞽俗眛元津至人示靈蹟區區拯世心於道詎無益危坐睨隋唐浩刼一朝夕檻前飛鳥逝戶外流水疾九衢冠蓋塲浮埃浩如積車馬何時閑丹梯展良覿

題羅漢圖

僧行端

諸諦空來世所無神通百變絕名模不知何處留蹤跡却被人傳作畫圖

慧日寺十八大阿羅漢塑像　明鄧載

至人自藏珍古貌元氣備搏土造佛徒追眞信難事亭亭青蓮宇諸天奠其位尊者十二輩高座納雙屣巍巍超凡表塵眼有矇視深厚藐漂山廣博欲際地靜沈馬足萬專守門不二覺能越幾先慈欲放踵施龍驤以珠豢虎跳以呪弭目瞑澄淵黑頂突華峯翠若眞外形骸能以理勝自喀然了得喪何有立同異麈柄操瑩玉寶花自空墜想當經營初其手空俗士我思彼尊者所造亦深邃函經入方夏後乃道宏肆以空攝萬有以道獵衆智窮山養枯骸野鳥習其髻善士贍梵相瓶錫此焉侍安得如此塑慰我懷古意

觀音像　沈周

古殿陰陰古佛棲壁中波浪海高低花因觸喜偏饒笑鳥解尋聲亦亂啼化境慈悲千種相人間影向一鏝泥老僧香火如如地時眼來觀祇欲迷

聖像敎寺　方豪

何年浮㘸像二徙寺留名匹馬銜風到羣僧冒雨迎樓臺紅樹頂烟火綠葭浜一曲松風操蕭然病骨清

弘教寺　王穉登

內家金像出蓬萊千葉蓮花玉作臺試向白毫光裏看聖人前世是如來

題楊子文羅漢渡海圖　張以寧

天台之東巨瀛海濛濛元氣浮無邊應眞十六山中來徑渡萬里蛟鼉淵巨靈前驅海若伏翠水帖帖開紅蓮神螭猛獸競軒翥穹龜巨魚相後先一山浮玉當其前石室古蘚垂千年異人高居役衆鬼挽過巨浸如飆旋貝宮神君迎且拜明星玉女爭花姸陰風黯淡百怪集夫容旂影飛翩翩石橋廻望渺何處紫翠明滅空雲烟問渠飛錫何所往毋乃鷲嶺朝金仙金仙雪山方晏坐笑汝狡獪何紛然書生平生未省見太息此畫人間傳淸時麟鳳在郊野白日杲杲行青天

次韻張仲舉承旨題盧楞伽過海羅漢圖　僧來復

僧伽神變玅莫窮去住隱顯如旋風能令大海作平陸超然獨脫閻浮中山君河伯備灑掃錫飛杯渡雲行空安禪不避魔鬼窟受齋直入龍王宮文犀赤豹時作伍元猿白鹿日與同騰光噓氣閃奔電天鼓震曜驚雷公世人雖呵小乘法誰獨高舉隨雲龍我昔衡山問方廣石橋每見馱經童天姝散花跪雙膝金盤笑捧明珠紅開圖恍惚覩顏色山海遙隔精靈逼那知畫者有深意丹青巧奪造化功君不聞幻遊天地同旅泊我身安得駕鶴從西東

佛像部選句

梁元帝內典碑銘集林序自象教東流化行南國吳主至誠歷七宵而光曜晉王畫像經五帝而彌新

王冏詩法像無塵染眞僧絕名利

唐張蠙詩樓高鐘尚遠殿古像多靈

李端詩獨夜焚香禮遺像空林月出始應迴

司空曙詩百丈金身開翠壁萬龕燈燄隔烟蘿

王建詩丹梯暗出三重閣古像斜開一面山

宋蘇軾詩吳生畫佛本神授夢中化作飛空仙覺來

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

韓琦詩全山鑱佛身萬木亙高閣

蘇舜欽詩寶像浮海來珠瓔冷光滴

岳飛詩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

張至龍詩字塗窗眼黑香染佛衣黃

陸游詩古佛負牆塵漠漠孤燈照殿雨昏昏

朱熹詩冥濛罔象姿相好菩薩面

元宋无詩像禮旃檀千古佛經翻貝葉五天書

佛像部紀事一

蓮社高賢傳法師慧遠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象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荊楚爲之謠曰陶惟劍棰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

以奉之

法苑珠林西晉泰山金輿谷朗公寺昔中原値亂永嘉失馭有沙門釋僧朗所居之山常有雲陰俗異其禎威聲振遠天下知聞於時無主英雄負圖七國咸敬以崇福焉諸國競送金銅像幷贈寶物朗恭事盡禮每陳祥瑞今居一堂門牖常開鳥雀不近雜穢不著遠近嗟異

吳地記通元寺吳大帝孫權吳夫人舍宅置晉建興二年郡東南二百六十里有滬瀆漁人夜見海上光明照水徹天明日覩二石神像浮水上衆言曰水神也以三牲巫祝迎之像背身泛流而去時郡有信士朱應及東陵寺尼率衆香花鐘磬入海迎之載入郡城像至通元寺前諸寺競爭數百人牽拽不動衆議元像應居此寺言畢數人舁試像乃輕舉便登寶殿神驗屢彰光明七日七夜不絕梁簡文帝制石佛碑曰有迦葉佛維衛佛梵字刻於像背唐東宮長史陸東之書碑載初九年則天皇后遣使送珊瑚鏡一面鉢一副宣使供養兼改通元寺爲重雲寺開元五年

兼賜金魚字額舊通元寺移鹽官縣東四十里鮑郎市其後像失一軀後人造一軀以竝之

法苑珠林東晉成帝咸和年中丹陽尹高悝往還市闕每張侯橋浦有異光現乃使尋之獲金像一軀西域古製足趺竝闕悝下車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悝止御者任牛所往遂徑赴長干寺因安置之陽都翕然勸悟者甚衆像於中宵必放金光歲餘臨海縣漁人張係世於海上見銅蓮華趺丹光游泛乃馳舟接取具送上臺帝令試安像足恰然符合久之有西域五僧振錫詣悝云昔遊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于河濱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感夢云吾出江東爲高悝所得在阿育王寺故遠來相投欲一禮拜悝引至寺五僧見像歔欷涕泣像爲之放光照于堂內及遶像形僧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五僧即住供養

高悝獲金像一軀圓光尚缺至咸安元年南海交州合浦採珠人董宗之每見海底有像光浮于水上尋之得光以事上聞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

無異凡四十餘年東西別處祥感光趺方乃符合此像華臺有西域書諸道俗來者多不識之有三藏法師求那跋摩曰此古梵書也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時瓦官寺沙門慧邃欲求摸寫寺主僧尚恐損金色語邃曰若能令佛放光迴身西向者乃許邃至誠祈請至於中宵聞有異聲開殿見像大放光明轉坐面西於是乃許摸之傳寫數十軀所在流布

東晉穆帝永和六年二月八日夜有像現于荆州城北長七尺五寸合光趺高一丈一尺皆莫測其所從也初永和五年廣州商客下載欲竟恨船輕中夜覺有人來奔船驚共尋視了無所見而船載自重不可更加雖駭其異而不測也于邁利涉恆先諸舫不久遂達渚宮纔泊水次夜復覺人自船登岸船載還輕及像現也方知其兆時大司馬桓溫鎮牧西陝躬事頂拜傾動邦邑諸寺僧衆咸競奉迎鏗然不動有長沙太守江陵滕畯以永和二年捨宅爲寺額表郡名承道安法師襄州綜領請一監護安謂弟子曇翼曰荆楚士庶始欲信法成其美者非爾護歟爾其行矣

翼負錫南征締構一載僧宇雖就而像設弗施每歎曰育王寺像隨緣流布但至誠不極何憂不垂降乎及聞荊城像至欣感交懷曰斯像余之本誓也必歸我長沙固可心期難以力致衆咸曰必如所言驗之非遠翼燒香拜請令弟子三人捧颯然輕舉遂安本寺道俗慶悅

晉孝武帝太元中殷仲堪爲刺史長沙寺像於中夜出寺西門邏者謂人問而不答以刀擊之鏗然視乃像也刀擊胷處文現於外有罽賓僧伽難陀禪師者多識博觀從蜀來荊入寺禮像歎咽久之僧曇翼問其故答曰近天竺失之如何遠降此土便勘年月悉符同焉看像背梵文曰阿育王造也時聞此銘更倍欽重曇翼與念致應之驗也及病將亟像光忽近翼曰佛示此相病必不振光往他方復爲佛事旬日而終後僧擬光更鑄金者

東晉太元二年沙門支慧護於吳郡紹靈寺建釋迦文丈六金像於寺南傍高鑿穴以啓鎔鑄既成將移夜中雲內清明有華六出白色鮮發四面翻灑未及

於地斂而上歸及曉白雲若煙出於鑄穴雲中白龍現長數十丈光彩煙煥徐引繞穴每至前瞻仰遲徊似歸敬者斯時風霽景清細雨而加香氣像旣入坐龍乃昇天

太平廣記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而諸寺以千人迎之嶷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誠祈啓即時就輦至齊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槊刺之作銅聲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災疫必先流汗數日自像教已來最爲靈應也

法苑珠林涼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終非久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盻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斵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

坌地觀其行跡人纔遠之即便蹈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東晉義熙元年司徒王謐入宮住東掖門有寺人於門東見五色光出地驚而穿之得古形銅盤盤下獲金像高四尺光趺竝具斯又同孫皓之育王像也因奉入宮宋祖素不甚信及獲此像加敬欣悟躬禮事焉此像本在瓦官後移龍光云

東晉周玘字宣珮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之第二子也位至吳興太守家世奉佛其女尤甚精進家童捕魚忽見金光溢川映流而上當即下網得一金像高三尺許形相嚴明浮水而住牽排不動馳往白玘玘告女乃以人船送女往迎遙見喜心禮而手挽即得上船在家供養女夕夢佛左膝痛覺看像膝果有穿處便截金釵以補之玘後以女適吳郡張澄將像自隨言歸張氏後病卒乃見女在城牆上姿飾逾於平日內外咸覩俄而紫雲下迎遂上昇空極目乃沒澄曾孫事接戎旅平討孫恩之亂久廢齋戒不覺失像而光尚在舉家懺悔祈求像至有一老姥齋詣

賣之索價極少識是前像方欲售直失姥所在此像遂亡光在張家云

晉世有譙國戴逵字安道者風清槩遠留遯舊吳宅性居理遊心釋教且機思通贍巧疑造化乃所以影嚮法相咫尺應身乃作無量壽挾侍菩薩研思致妙精銳定製潛於帷中密聽衆論所聞褒貶輒加詳改覈準度於毫芒審光色於濃淡其和墨點采刻形鏤法雖周人盡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踰也委心積慮三年方成振代迄今所未曾有凡在瞻仰有若至眞俄而迎像入山陰之靈寶寺道俗觀者皆發菩提心高平郗超聞而禮覲遂撮香而誓曰若使有常復覩聖顏如其無常願會彌勒旣而手中之香勃焉自然芳煙直上其氣聯雲餘燻葳蕤溢於衢路凡預聞見皆心喜遍身宋臨川康王撰宣驗記亦載其顯瑞戴公居去靈寶百有餘步戴嘗中夜而起見寺上有光其明甚熾謂是燔火狼狽往赴鄰曲知者咸競駿奔而至寺門靜閉迺像放光明旦衆聞扣門方起共觀咸覩佛堂暐曄洞照于天莫不整躬虔禮歎覺

化之無方也宋文帝迎像供養恆在後堂齊高帝起正覺寺欲以勝妙靈像鎮撫法殿乃奉移此像舊在正覺寺逵又造行像五軀積慮十年像舊在瓦官寺

佛法金湯編顧凱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工畫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時沙門慧力建瓦官寺朝賢施者不過十萬長康素貧諾錢百萬人皆笑之一日于殿壁畫維摩像將點眸子曰第一日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見者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開戸光明照寺施者塡塞果得錢百萬

梁高僧傳僧道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卽清河張殷宅也大富長者竝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四百涼州刺史楊弘忠送銅萬斤擬爲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託汰公營造欲廻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諾于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安旣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苻堅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尊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旛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升階履闥者莫不肅焉

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稱令弟子爐冶其髻既而光炎煥炳耀滿一堂詳視髻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乃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

僧洪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惟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胷方尺許銅色燋沸會當行刑府叅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尅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胷前果有燋沸

冥祥記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爲彿彿虜見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羣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答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時後遂得遁逸乃造一觀音

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

宋書戴顒傳顒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

沈道虔傳道虔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動焉

異苑元嘉中丹陽多寶寺畫佛堂作金剛寺主奴婢惡戲以刀割其目眼輒見一人甚壯五色綵衣持小刀挑目睛數夜眼爛于今永盲

法苑珠林宋元嘉二年劉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禮拜頃之便失惆悵祈請夙夜匪懈經五年昏夕時見佛座有光發座至棟式之因燒香拂拭牀帳乃見失像儼然具存

北涼河西王蒙遜爲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遣世子興國攻於罕大敗興國

遂死於佛氏遜恚恨以事佛無靈下令毀塔寺斥逐道人遜後行至陽述山諸僧候於路側望見發怒立斬數人爾時將士入寺禮拜此像涕淚橫流驚還說之遜聞往視至寺門舉體戰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喚左右扶翼而進見像淚下若泉卽稽首禮謝深自尤責登設大會倍更精到招集諸僧還本業焉

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爲相因共竊取出村貿食其一人羸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旣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宋元嘉十二年留元之東陽長山人家以種苧爲業每燒田墟輒有一處叢草不然經久怪之不復墾伐後試薄掘得銅坐像高三寸許尋檢其地舊非邦邑莫測何來也

宋元嘉十四年孫彥曾家世奉佛妾王慧稱少而信向年大彌篤誦法華經輒見浦中有雜色光使人掘

深二尺得金像連光趺高二尺一寸趺銘云建武六年歲在庚子官寺道人法新僧行所造卽加磨鎣也

宋尼釋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嘗於長安薛尚書寺見紅白光十餘日至四月八日六重寺沙門來遊此寺於光處得彌勒金像高一尺餘慧玉後南渡樊郢住江陵靈收寺元嘉十四年十月夜見寺東樹有紫光爛起暉映一林以告同學妙光等而悉弗之見也二十餘日玉常見焉後寺主釋法弘將於樹下營築禪基仰首條間得金坐像亦高尺許也

宋元嘉十五年羅順戍在上明十二月放鷹野澤同輩見鷹雉俱落于時火燒野草惟有三尺許叢草不然遂披而覓鳥乃得金菩薩坐像通趺高一尺工製殊巧時定襄令謂盜者所藏乃收而供之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饑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

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炘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亭親識僧覆具見其事

梁高僧傳僧亮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呪願數十言蛇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輩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蝘蜓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于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泰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法苑珠林宋泰始中東海何敬叔少而奉法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縣遇有栴檀製以爲像既就無光營索甚勤而卒無可獲憑几思之如睡見沙門衲衣杖錫來曰檀非可得麤木不堪惟縣後何家桐盾堪用雖惜之苦求可得寤問左右果如言因固求買之何氏曰有盾甚愛患人乞奪會未示人明府何以得知直求市耶敬叔以事告之何氏敬嘉奉以製光後爲相府直省中夜夢像云鼠嚙吾足清旦疾歸視像果然矣

晉建元寺建康太清里寺基本宋北第元徽二年宮人陳太妃造寺塔舍利靈應相仍每夕放光寺大殿後畫迦毗羅王及毗沙門天王二像若有僧侶失儀童豎褻慢者無不影響表異使其恭肅若使虔誠懺禮摽心懇切者必空中有彈指聲或循遶翼衞其間有請福祈願者莫不尅諧

梁高僧傳釋曇穎嘗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恆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唾沐身

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卽取竹刮除涎唾以傅癬上所傅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道勵節彌堅

法苑珠林宋琰稚年在交趾彼土有賢法師者道德僧也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形製異今又非甚古類元嘉中作鎔鑄殊工似有眞好琰奉以還都時年在齠齓與二弟常盡勤至專精不倦後治改敝廬無屋安設寄京師南澗寺中于時百姓競鑄錢亦有盜毀金像以充鑄者時像在寺已經數月琰晝寢夢見立於座隅意甚異之時日已暮卽馳迎還其夕南澗十餘軀像悉遇盜亡其後久之像於曛暮間放光顯照三尺許地金輝秀起煥然奪目琰兄弟及僕役同覩者十餘人于時幼小不卽題記比加撰錄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年秋也至泰始末琰移居烏衣周旋僧以此像權寓多寶寺琰時暫遊江都此僧仍適荊楚不知像處垂將十載常恐神寶與因俱絕宋昇明末遊蹟峽表經過江陵見此沙門迺知像所其年琰還京師卽造多寶寺訪焉寺主愛公

云無此寄像琰退慮此僧孟浪將遂失此像深以惆悵其夜夢人見語云像在多寶愛公忘耳常爲得之見將至寺此人手自開殿見像在殿之東衆小像中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具以所夢請愛公愛公乃爲開殿果見此像在殿之東如夢所覩遂得像還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

梁高僧傳僧法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最州境或應有災祟及僧尼橫延豐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羣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塹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于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囹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羅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于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

既欣覩靈異誓願瞻禮而關禁阻隔莫由克遂

法苑珠林齊建元中番禺毗耶離精舍舊有扶南國石像莫知其始形甚巨異常七八十人乃能勝致此寺茅茨遇火延及屋在下風烟焰已接尼衆十餘相顧無計中有意不已者試共三四人捧之飄然而起曾無鈞石之重像既移矣屋亦焚焉每有神光州部兵寇輒淚汗滿體嶺南以爲恆候後廣州刺史劉悛表送出都今在故蔣州寺中

浙江通志寶相寺在新昌縣南明之陽齊永明中僧護嘗隱于此護始到夜聞鐘磬仙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煒煌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

南齊書祥瑞志永明七年越州獻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長三寸上起禪靈寺置剎下

主書朱靈讓于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親投于天淵池試之刻爲佛像

法苑珠林齊永明七年有瑞石浮海來入吳境質堅貞固光采鮮潤駕潮截瀾汎若松舟時主書朱法讓即先獲石像朱應之曾孫也被使至吳獲石像獻臺是時齊武皇帝初建禪林重構七層壯美莊嚴而瑞像不遠而至協時應機朝士僉議以爲宜矜妙貺式影法身乃命石匠雷卑石等造釋迦文像身坐高二尺五寸連光及座通高六尺五寸盡鐫琢之奇極金臒之巧克孚頭相元副幽禎

太平廣記齊竟陵王崇信內典得熱病夜中垂死夢見金像手灌神湯因遂平復

張逸爲事至死頸造金像朝夕祈命臨刑刀折而項不傷官問故答曰唯以禮像爲業其像項有二刀痕如血因得免死

法苑珠林晉永和六年有像現於荊州城北至宋孝武時像大放光江東佛法一朝甚盛宋明帝泰始末像輒垂淚明帝尋崩嗣主狂勃便有宋齊革運荊州刺史沈攸之初不信法沙汰僧尼長沙一寺千有餘僧應還俗者將數百人舉衆惶駭長幼悲泣像爲汗

流五日不止有聞於沈沈名寺大德元暢法師訪問所以暢曰聖不云遠無憂不徹去來今佛佛佛想念得無令佛念諸佛乎欲請檀越不信之心故有斯應問出何經答出無量壽佼之取經尋之殊悅即停沙汰

三二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十三卷目錄

佛像部紀事二

神異典第九十三卷

佛像部紀事二

梁書師子國傳師子國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阮孝緒傳孝緒恆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

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

法苑珠林梁祖天監初於本宅立光宅寺造丈八金像圖樣既成不爽分寸臨鑄疑銅不足始欲上請忽有使者領銅十五車至云奉勅送寺便即鎔瀉一冶即成冠絕通國唯覺高大試以量之乃長二丈二尺以狀奏聞鑄像已成不改元樣所續送銅用亦俱盡更重審量乃增四尺勅云銅初不送何緣乃爾豈不以眞相應感獨表神奇乎可鐫著華趺以爲靈誌乃具疏而尅于足下

梁祖爲父於鍾山造大愛敬寺殿大像神相有之故不重顯廣如別記有梁佛像多現神奇剡縣大石像元在宋初育王所造初有曇光禪師從北來巡行山川爲幽棲之所見此山崇麗乃於峰頂構小草室聞天樂空中而有聲曰此是佛地如何輒有蔬圃耶光聞南移天台後遂繕造爲佛像積經年稔終不能成至梁建安王患降夢能開剡縣石像病可得愈遂請僧祐律師既至山所規模形製嫌其先造太爲淺陋思緒未絕夜忽山崩壓二百餘人其內佛現自頸已

下猶在石中乃劖鑿浮石至今存焉旣都除訖乃具相焉斯則眞儀素在石中假工除劖故得出現梁太子舍人劉勰製碑於像前梁祖登極之後崇重佛教廢絕老宗每引高僧談敘幽旨又造等身金銀像兩軀於重雲殿晨夕禮事五十許年冬夏蹋石六時無缺足蹈石處十指文現遂卒窮祚侯景篡位猶存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修復臺城會元帝陷于江陵江南無主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蕭淵明爲帝時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辯遣女壻杜龕典衞宮闈龕性兇頑不見後際欲毀二像爲挺先令數卒上三休閣令壞佛頂椎鑿始舉二像一時迴顧盻之所遺諸人臂如墮落不自勝舉失瘖如醉杜龕亦爾久乃醒悟仍被打築遍身青腫唯見金剛力士可畏之物競來擊之受苦呻吟舉形洪爛膿血交流穿皮露骨而卒此乃近事道俗同知

梁安國寺在秣陵縣都鄉同下里以永明九年起造寺有金銅像一軀高六寸五分天監六年二月八日於寺東房北頭第三間內忽聞音樂聲爾後房主藥

王尼所住房牀前時時有光照屋到二十三日於光處忽有泉涌仍見此瑞像隨水而出遠近駭觀咸生隨喜泉既不竭乃累塼爲井井猶存焉

梁高僧傳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于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凌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敕聽許幷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于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敕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于是飛韛消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竝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準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

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昭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敕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上微雨霑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楗椎禮拜之聲入戶詳視撿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竝聞大航舶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竝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法苑珠林梁祖武帝以天監元年正月八日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往迎案佛遊天竺記及雙卷優塡王經云佛上忉利天一夏爲母說法王臣思見優塡國王遣三十二匠及齋栴檀請大目連神力運往令圖佛相既如所願圖了還返坐高五尺在祇洹寺至今供養帝欲迎請此像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等八

十人應募往達具狀祈請舍衛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適邊乃令三十二匠更尅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像頂放光降微細雨并有異香故優塡王經云眞身既隱次二像現普爲衆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騫等負第二像行數萬里備歷間關難以具聞又渡大海冒涉風波隨浪至山糧食又盡所將人衆及傳送者身多亡歿逢諸猛獸一心念佛乃聞像後有甲冑聲又聞鐘聲巖側有僧端坐樹下騫等負像下置其前僧起禮像騫等禮僧僧授澡灌令飲竝得飽滿僧曰此像名三藐三佛陀金毗羅王自從至彼大作佛事語頃失之爾夜僉夢見神曉共圖之至天監十年四月五日騫等達於揚都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但是弓刀矟等竝作蓮華塔頭帝由此蔬食斷欲至太清三年五月崩湘東王在江陵卽位號元承聖遣人從揚都迎至荆都承光殿供養後梁大寶元年於城北靜陵造大明寺乃以像歸之

梁高僧傳僧護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

數十餘丈當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蔭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明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于是擎爐發誓願博山鐫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雕剪疏鑿移年僅成面璞頃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尅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穩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卽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卽馳啓建安王王卽以上聞敕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捨

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逵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於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卍字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卍字處猶不施金薄而赤色存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竝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還軌迹塡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今年已康復

浙江通志天衣寺在山陰法華山有飛來銅像乃海南無量壽佛像或云是西域阿育王第四女以姿貌寢陋冀其端嚴捨金銅鑄像四十九軀首飾火焰足飾蓮花布散天下爲衆生植福之本浮海而至梁武以施山中奉於西序

法苑珠林晉高悝獲一金像載赴長干寺係阿育王像也陳永定二年王琳屯兵江浦將向金陵武帝命將泝流軍發之時像身動搖不能自安因以奏聞帝

檢之有實俄而鋒刃未交琳衆解散單騎奔北遂上流大定故動容表之天嘉之中東南兵起帝於像前乞願兇徒屏退言訖光照階宇不久東陽閩越皆平沙門慧曉長干領袖行化所及事若風移乃建重閣故使藻績窮奇登臨極目至德之始加造方趺自晉訖陳五代王臣莫不歸敬亢旱之時請像入宮乘以帝輦上加油覆像爲雨雖中途滂注常候不失有陳運不祥亟涉訛謠禎明二年像面自西雖正還爾以狀聞帝延入太極設齋行道其像先有七寶冠飾以珠玉可重三斤上加錦帽至曉寶冠挂于像手錦帽猶在頭上帝聞之燒香祝曰若國有不祥還脫寶冠用示徵咎仍以冠在首至明脫挂如昨君臣失色及隋滅陳舉國露首面縛西遷如所表焉隋高祖聞之勅送入京大內供養常躬立侍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可令有司造坐像形相使其同立本像送興善寺像既初達殿大不可當陽乃置北面及明乃處正陽衆雖異之還移北面至明還南如初衆感愧謝

陳武帝崩兄子蒨立將欲修葬造轀輬車國創新定

未遑經始昔梁武帝立重雲殿其中經像並飾珍寶映奪諸國運雖在陳殿像仍舊蒨欲取重雲佛帳珠珮以飾送終人力既足四面齊至但見雲氣擁結流繞佛殿自餘方左開朗無陰百姓怪焉競往看覩須臾大雨橫澍雷電震擊煙張鴟吻火烈雲中流布光焰高下相涉欻見重雲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寶座一時上騰煙火挾之忽然遠逝觀者傾國咸歸奉信雨晴之後覆看故處唯礎存焉至後月餘有人從東州來云於此日見殿影像乘空飛海今望海者有時見之

魏書釋老志高宗踐極詔復佛教詔有司爲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爲純誠所感興光元年秋勑有司於五緞大寺內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五千斤太安初有師子國胡沙門邪奢遺多浮陁難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備歷西域諸國見佛影迹及肉髻外國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寫其容莫能及難提所造者去十餘步

視之炳然轉近轉微又沙勒湖沙門赴京師致佛鉢并畫像迹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于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爲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

高祖誕載于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高祖踐位詔曰夫信誠則應遠行篤則感深歷觀先世靈瑞乃有禽獸易色草木移性濟州東平郡靈像發輝變成金銅之色殊常之事絕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當今有司與沙門統曇曜令州送像達都使道俗咸覩實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聞知先是於恆農荊山造珉玉丈六像一永平三年冬迎置於洛濱之報德寺世宗躬觀致敬

靈徵志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表言丈八銅像汗流於地

永安普泰永熙中京師平等寺定光金像每流汗國有事變時咸畏異之

永安三年二月京師民家有二銅像各長尺餘一頭下生白毫四一頰傍生黑毛一

胡叟傳叟入蜀多爲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於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值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

法苑珠林元魏涼州山開出像者至太武太延元年有離石沙門劉薩訶師歷遊江表禮鄮縣塔至金陵開育王舍利能事將訖西至涼州西一百七十里番和郡界東北望御谷山遙禮而入莫測其然也訶曰此山崖當有像出靈相具者則世樂時平如其有缺則世亂人苦經八十載至正光元年因大風雨雷震山巖挺出石像高一丈八尺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卽選石命工安訖還落魏道凌遲其言驗矣

魏書世祖本紀太平眞君七年詔諸州坑沙門毀諸

佛像徙長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師夏四月戊子鄴城毀五層佛圖于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法苑珠林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眞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浩殘害釋種毀破浮圖廢棄法事又於後宮內掘地得一金像浩乃穢之陰處尤痛叫聲難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于是廣祈名山多賽祠廟而痛苦尤重內痛彌甚有信宮人屢設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苦浩曰佛爲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從受五戒深加敬重

洛陽伽藍記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伽藍之妙最爲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像名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烟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塡咽繁衍相傾時

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舍半宅安置僧徒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忽來造第與沙門論議時號爲元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紵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臾光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遶其座四面脚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爲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人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于當世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耀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童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于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昭義尼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寺有一佛二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明三像恆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

宗聖寺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于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南北而行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閹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尺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榷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

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平等寺廣平武穆捨宅所立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尒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尒朱兆入洛陽擒莊帝于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爲寺碑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靈景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

所偪奔于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捨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聞義里有燉煌人宋雲宅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磨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然面恆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騰空而來於殿國王親見禮拜像載歸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卽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人戶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得陰愈後人於此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

興時幡

佛沙伏城川原沃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

山西通志童子寺在太原縣西十里北齊天保年建時有二童子見于山又有大石若世尊像遂鐫爲佛因名童子寺

北齊書後主本紀後主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

法苑珠林北齊末晉州靈石寺沙門僧護守道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衆僧咸怪其言大後於寺北谷中見有臥石可長丈八乃雇匠就而造佛向經一周面腹粗了而背猶著地以六具車拗舉之不動經夜自翻旦視欣然即就營作移在佛堂晉州陷日

像汗流地周兵入境先燒寺塔此像被焚初不變色唯傷二指後欲倒之人牛六十牽挽不遂忽有異僧咸無識者以瓦木土塹雜壘圍之須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窹而補之隋氏啓運如前開復開皇十五年有盜旛蓋者即夢丈八人入室索之其賊慙怖而送

東晉孝武寧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擅聲宇內於郭西精舍鑄造丈八金銅無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晉鎮軍將軍雍州刺史郗恢之創立襄部贊擊福門其像夜出西遊萬山遺示一跡印文入石鄉邑道俗一時奔走驚嗟迎接還本供養後以其夕出住寺門衆咸駭異恢乃改名金像寺至梁普通三年四月八日下勅於建興苑鑄金銅華趺高五尺九寸廣九尺八寸莊嚴既訖泝流送之以承像足立碑頌德劉孝儀文蕭子雲書天下稱最碑現在建興周武滅法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爲襄州刺史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不信法聞有靈感先欲毀除邑中士女被廢僧尼聞

欲除滅哀號盈路哲見道俗歎惜瞋怒彌盛逼逐侍從速令摧碎先令一百人以繩繫頸挽牽不動哲謂不用心杖監事者各一百牽之如初又加三百不動如故哲怒愈壯又加五百牽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踴卽令融毀揚聲唱快便馳馬欲報刺史纔可百步忽然落馬失瘖直視四支不舉至夜便卒道俗唱快哲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月朔日次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都郭造丈八金像一軀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當滅後計年月興廢悉符合焉信知安師聖人誠無虛記今本所住名啓法寺所覆之石人鑿取今現存焉

周武建德三年猜忌佛法勇意殄滅天下闇冥有宜州姜明者督事夜行經州北百餘里山中行往往常見上山光明怪之因巡行光處見有臥石狀如像形便掘尋之乃是鐵礦不可鏨鑿故其形碨磓高三丈許欲加磨鑿卒不可觸又向下尋乃有石趺孔穴具足乃共村人以拗舉之其像欻然流下逕趣趺孔卓

然時立衆以爲奇瑞以奏聞徹時天元嗣曆佛日將融乃改爲大象元年仍以其處爲大象寺

元魏涼州山開出像無首至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石出光照燭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奉安像身宛然符合神儀雖缺四十餘年身首異處二百許里相好昔虧一時還備時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皆莫委其來也周保定元年立爲瑞像寺建德將廢首又自落武帝令齊王往驗乃安首像項以兵守之及明還落如故遂有廢法國滅之徵接焉備于周釋道安碑周雖毀教不及此像開皇通法依前置寺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往禮覲改爲感通道場今像存焉依圖擬者非一及成長短終不得定

隋時凝觀寺僧法慶開皇三年造夾紵釋迦立像一軀舉高一丈六尺像功未畢慶身遂卒其日又有寶昌寺僧大智死經三日而更甦活遂向寺僧說云於閻羅王前見僧法慶甚有憂色少時之間又見像來王前王遽走下階合掌禮拜此像像謂王曰法慶造我今仍未畢奈何令死王自顧問一人曰法慶合死

未答曰命未合終而食料已盡王曰可給荷葉令終其福業也俄而不見大智甦活爲寺僧說之乃令於凝觀寺看之須臾之間遂見法慶甦活所說與大智不殊法慶甦後常食荷葉以爲佳味及噉餘食終不得下像成之後數年乃卒其像儀相圓滿屢放光明

周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者古來木像莫知其始而面首殊麗瞻仰無已可高五丈許徵應在昔不復具陳及周滅法人藏其首隋開皇乃出如前莊嚴以爲坐像號曰盧舍那佛每年祈福以爲歸依之所也隋文將崩兩鼻洟出霑汙懷中金薄剝起洟流有光拭之無塵望還如洟

隋開皇中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當陽丈六金銅大像并二菩薩俱長丈六其模戴顒所造正當棟下于時焰火大盛衆人拱手咸共嗟悼大像融滅忽見欻起移南一步棟梁摧下像得全形四面飄木炭等皆去像身五六尺許雖被火焚而金色不變趺下有銘大衆咸駭歎聲滿路今移在白馬寺鳥雀無踐至唐永徽二年盜者欲利像銅乃鋸隱檽斷將欲拔出遂

被壓腕求拔不得脫至曉僧問盜者云有一人著白衣在堂內攝手求脫不得也

隋京師日嚴寺石影像者其形八楞紫石英色高八寸徑五寸內外映徹昔梁武太清年中有西域僧將來會時遇侯景作亂遂安江州廬山西林寺像頂上隋開皇十年煬帝鎮於揚越廣搜英異江表文記悉總收集乃於雜記中得影像傳卽令舍人王延壽往寺推覓得之自任晉藩以來每有行往常以烏漆函盛之令人捧而前行後登儲貳乃送曲池日嚴寺有令當寺看守封鎖勿令外人見之寺卽帝之所造也大業之末天下沸騰京邑僧衆常來瞻覩有往此寺亦未之信重以見石中金晃晃疑似佛像耳仍見名行諸僧互說不同咸言了了分明面目相狀未曾有昧每慨無所見又潔齋別懺七日後依前觀之見有銀塔後又覩之見有銀佛而道俗同觀往往不同或見佛塔菩薩或見僧衆列坐或見帳蓋旛幢或見山林八部或見三途苦相或見七代存亡一覩之間或定或變雖善惡交現而善相繫焉故來祈者咸前發

願往作何形來生何處依言爲現信爲幽途之有鏡者也至貞觀六年七月內下勅入內供養

隋邢州沙河縣寺四面佛者隋祖時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佛銅身高三尺餘便請遂許失僧所在諸處聞之競來引挽都不得起唯沙河寺僧引之隨手至寺後入寺側獲金一塊上二鳥形銘云擬度四面佛因度之像身上都是鳥形後忽失之於寺側瀅中數有光現尋乃漉出隋後主聞遣工冶鑄擬之卒不成經二百餘日乃成終有缺少遂罷

佛祖統紀開皇十三年帝幸岐州蒐於南山逐獸入古窰中忽失所在但見滿窰損佛像沙門曇遷曰此周武毀法故聖像多委溝壑帝乃下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者所在官檢送寺莊嚴

法苑珠林開皇十五年黔州刺史田宗顯至同泰寺禮拜佛像像即放光公發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間東西夾殿九間被運材木在荊上流五千餘里斫材運之至江散放其木流至荊州自然泊岸雖風波鼓扇終不遠去遂引上營之柱徑三尺下礎闊八尺斯

亦終古無以加也大殿以沈香帖遍中安十三寶帳竝以金寶莊嚴乃至榱桁藻井無非寶華間列其東西二殿瑞像所居竝用檀帖中有寶帳華炬竝用眞金所成窮極宏麗天下第一

隋時有阿彌陀佛五十菩薩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傳云昔天竺鷄頭摩寺五通菩薩往安樂界請阿彌陀佛娑婆衆生願生淨土無佛形像願力莫由請垂降許佛言汝且前去尋當現彼及菩薩還其像已至一佛五十菩薩各坐蓮華在樹葉上菩薩取葉所在圖寫流布遠近漢明感夢使往祈法便獲迦葉摩騰等至雒陽後騰姊子作沙門持此瑞像又達此國所在圖之未幾齎像西返而此圖傳不甚流廣魏晉以來年代久遠又經滅法經像漂除此之瑞迹殄滅不見隋文帝開教有沙門明憲從高齊道長法師所得此一本說其本起與傳符焉是以圖寫流布遍於宇內時有北齊畫工曹仲達者本是曹國人善於丹青妙畫梵迹傳模像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陽皆其眞範也

隋江都安樂寺釋慧海俗姓張氏清河武城人也善閑經論然以淨土爲業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銓齎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儀容既冥會素情深懷禮懺乃覩神光照爍慶所希幸於是模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爲念

集異記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

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慠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自而致開元初李暠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暠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太平廣記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偘曲阿人也靈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眞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像惟作坐者

法苑珠林晉沙門道安鑄造丈八金銅無量壽佛至周長孫哲而毀隋末分崩方隅守固襄陽留守竇盧褒攝據一部屬王世充有啓法寺憲法師者爲士俗

所重數諫竇君令投唐國竇不從憲與士俗內外通使京輔遂發兵至襄陽竇固守三度兵至圍城不陷後知憲情遂密殺之憲臨終語弟子蘇富婁曰我與汝父見毀安師金像自爾已來遺跡不嗣我死後可依造之及武德四年官軍圍急竇降方恨不取憲語枉殺何酷斯即於國有功無人申者城平富婁便從俗服憲有衣資什物並富婁收拾乃有心擬像不知何模樣一冶便成無有闕少當鑄像時天陰雲有雨華如李遍寺內富婁性巧財用自富又於家內造金銅彌勒像高丈餘後夢憲令其更造佛像乃於梵雲寺造大像高五十九尺昔隋初秦孝王後曾鎮襄都聞安師古像形製甚異乃遣人圖之於長安延興寺造之初鑄之夕亦感天樂雨華大有靈瑞像今現在延興寺也

大業十二年同泰寺瑞像數汗其年朱粲賊破掠諸州來至荊邑營於寺內大殿高臨城北賊上殿上射城中留守患之夜以火箭燒之城中道俗悲悼瑞像滅失其夜不覺像踰城而入至寶光寺門外立且見

像存合城欣悅賊散看像故處一不被燒灰炭不及今續立殿不如前者僞梁蕭銑鳳鳴五年僞宋王楊道生等至寺禮拜像大流汗身首雨流竟日不息其年九月大唐兵馬從蜀江下其月二十日寺僧法通以唐運將統希求一瑞遶像行道其夜放光明滿堂至二十五日光彩漸滅其日趙郡王兵馬入城斯亦慶幸大同故流光爲其善瑞也至於亢暘之月宰牧致誠無不畢應至貞觀六年六月大旱都督應國公武彠迎像建齋行道七日官僚上下立於像前一心觀佛良久雲氣四布甘雨滂流其年大熟都督乃捨黃金更度瑞像輦輿旛華莊嚴衆具備矣

法苑珠林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其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於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畢縣官亦至因爲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

者見一物長尺餘闊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何緣負汝卽聞戶外有言曰錯非也此物卽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淸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而化成爲僧被袈裟甚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爲汝將痛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得其形狀見僧背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旣而大安覺遂甦而瘡亦復不痛能起坐食十數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爲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事有一婢在傍聞說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詣像工爲造佛像像成以彩畫衣有一點朱汙像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郞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及家人共起觀像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宛然補處於是歎異信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佛法彌殷禮敬益年不死

唐武德年郟州西南慈烏川有郝積者素有信敬見羣鹿常在山上逐去還來異之掘鹿所止處得石像

高一丈四尺許移出川中村內至今現存自像出後羣鹿因散故老傳云迦葉佛時所藏有四十軀今雖兩現餘在山隱其形如今玉華東鐵礦像相似不可獲矣

冀州故觀城人姜滕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愈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爲我續手令爾卽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裂經大罪滕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斷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全愈鄉人號爲聖像其堂及像並皆見在

雲仙雜記元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衆每歲五馱無餘

宋高僧傳釋惟忠出家法定寺寺有彌勒聖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查泝江而至夜發光明因雕作像首貞

觀中竇軌爲長史劍門佛首光見引達於府竇公令人迎取數百人亦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蓋殿以安之

冥祥記鳳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數尊皆飾以金焉亂離之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追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遍身生癬癢不可忍必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焉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爲行軍倉曹軍及屠龜茲後乃於精舍剝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以所得金皆爲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太平廣記唐貞觀中有人任巂州一縣令往高昌於寺得一眞珠像至京師諸大寺欲與千貫錢買之不肯遂毀破賣得一千三百貫後月餘患腫瘑痳之間見一僧云何因毀壞尊像遂遣人拔其舌長尺餘苦痛呻吟數日而死德安縣令薛逵備知此事

并州有人解畫曾陷北虜突厥可汗遣畫佛像此人

時偷彩色恐被搜獲紙裹塞鼻中鼻中血出數升此人後爲僧唐貞觀中於山東住寺漸漸患鼻二三年後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膿血狼藉酸疼不已後請僧靈顗懺悔病亦不愈十年始亡靈顗嘗住慈恩寺說其事

法苑珠林襄州峴山華嚴寺行像隋文將崩兩鼻洟出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內洟還連出塗漫懷內方圓一尺初未委也及後太宗昇遐方知兆見至六月內洟又重出合州同懼不知何禍至七月內漢水汎漲溢入城郭深丈餘陷溺不少今在本寺祈求殷矣

唐永徽年雍州藍田東悟眞寺寺居藍谷之西崖製窮山美殿堂嚴整有像持寺北隙更修別院大石橫嶷甚爲妨礙乃以火燒水沃之令散終無以致便以鐵鎚打破中獲金像一軀四面無縫天然裹甲不知何來像趺全具非工合作亦不識是何珍寶高五寸許今在山寺其年益州光明柱上有一佛二菩薩現雖削還影出初在九隴佛堂長史張緒以聚衆移入光明今現在

唐雍州鄠縣東澧水西李趙曲有金像高三尺六寸并焰光四尺數放光明像形露右膊極威嚴余聞往尋見之趺上銘云秦建元二十年四月八日於長安中寺造十王慧韶感佛泥曰達遇遺像是以賴身之餘造鑄神模若誠感必應願使十方同福銘文如此問其獲緣云昔廢二教遂藏於澧水羅仁渦中有人岸行聞渦中有聲亦放光明向村老說便趣水求渦中純沙水出光明便就發掘乃獲前像時尚在周村家藏隱互相供養閉在閑堂放光自照今在村中

唐顯慶四年撫州刺史祖氏爲亢旱故請祈無效有人於州東山見有形像莫測其由將事移徙鏗然不動風聲扇及遠近同趣有潭州人云彼寺失之乃在此耶尋其行路乃現二跡各長三尺相去五百里刺史以亢炎既久便往祈請盡州官庶香華步往二十里許泣告情事勤至彌甚使三人捧之飄然應接返還州寺隨路布雲當夕霈下遂以豐足今在撫州

唐幽州漁陽縣無終戍城內有百許家龍朔二年夏四月戍城火災門樓及人家屋宇並爲煨燼惟二精

舍及浮圖幷佛龕上紙簾蘧蒢等但有佛像獨不延燎火既不燒歸然獨在時人見者莫不嗟異以爲佛力支持

唐幷州城西有山寺寺名童子有大像坐高一百七十餘尺皇帝崇敬釋教顯慶末年巡幸幷州共皇后親到此寺及幸北谷開化寺大像高二百尺禮敬瞻覩嗟歎希奇大捨珍寶財物衣服幷諸妃嬪內宮之人並各捐捨幷勑州官長史竇軌等令速莊嚴備飾聖容幷開拓龕前地務令寬廣還京之日至龍朔二年秋七月內官出袈裟兩領遣中使馳送二寺大像其童子寺像披袈裟日從旦至暮放五色光流照崖巖洞燭山川又入南龕小佛赫奕堂殿道俗瞻覩數千萬衆城中貴賤覩此而還善者十室而七八焉

唐龍朔三年春二月沁州像現州北六十餘里在綿上縣界長谷中半崖上有古佛龕中有三鋪石像中央像常放光明照燭林谷村人異之以事聞州遂以達上上乃勑京師大慈恩寺僧元秀共使人乘驛往審登到之時卽見光明如火流飛出沒然續不絕時

有雲至龕窟其光暫隱雲去光現便即馳報勑令圖寫重復依審光還如初頻繁三夕如初照耀至今相傳光仍不斷此處山林勝地鬱茂石龕佛像古跡甚多莫委其初覩瑞彌繁

唐益州郭下法聚寺畫地藏菩薩却坐繩牀垂腳高八九寸本像是張僧繇畫至麟德二年七月當寺僧圖得一本放光乍出乍沒如似金環大同本光如是展轉圖寫出者類皆放光當年八月勑追一本入宮供養現今京城內外道俗畫者供養並皆放光信知佛力不可測量

唐麟德二年簡州金水縣北三學山舊屬益州寺僧慧昱今權例得住益州郭下空慧寺從州往荊州長沙寺瑞金銅像所至誠發願意欲圖寫瑞像供養訪得巧匠張淨眼使潔淨如法已畫得六軀未有靈感至第七軀即放五色神光洞照內外遠近皆覩經於七日光漸隱滅道俗驚喜不可具述慧昱將此像來入長安未及莊飾并欲畫左右侍者菩薩聖僧供養具等當時奉勑令京城巧匠至中臺使百官諸學士

監看令畫西國志六十卷圖有四十卷慧昱爲外無好手就中臺憑匠范長壽裝畫像在都堂至六月七日夜至三更初像放五色光明徹照堂外有守堂人出外起止見堂上火出謂內失火驚走唱叫堂內當直官十人并兵士三十餘人爲天熱並露身眠光普照身人人相見身體赤露驚起具服惟有一官姓石名懷藏素無信心但見外光看身純黑光照徹旦方歇其石懷藏發露自責畫誠悔過亦不見光照身得明及諸院官人兵士等聞喚見光並來看之聞見之者並皆發心盡行齋戒諸官人等皆畫一本至家供養

辯正記陳元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恆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莫從專心日久忽有觀世音金像連光五尺現高座上衆歎其精感所致

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務就令

雇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爲棄本且無官助理不得成既費官財又竭人力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

張廷珪傳廷珪河南濟源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補白水尉舉制科異等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像廷珪諫以爲傾四海之財殫萬民之力窮山之木爲塔極冶之金爲像然猶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塡塞澗穴覆壓蟲蟻且巨億計工員窮窶驅役爲勞饑渴所致疾疹方作又僧尼乞匄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今天下虛竭蒼生彫敝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名見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

李嶠傳長壽三年嶠爲成均祭酒平章事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饑寒

之苦德無窮矣不納

太平廣記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嘗求助施卒不成姥有一錢則爲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願投之爐中及破爐出像姥所施錢著佛胷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如故僧徒驚異錢至今存焉

吳地記般若臺晉穆侯何曾置內有水池石橋銅像一軀高一丈六尺高士戴顒建唐景龍二年有神光現數日不歇奉敕改神景寺東北有般若橋因寺而名

太平廣記婺州開元寺門有二金剛世稱其神鳥雀不敢近疾病祈禱者累有驗往來致敬開元中州判司於寺門樓上宴會衆人皆言金剛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能爲乃以酒肉內口須臾樓上雲昏電掣既風且雷酒肉飛揚衆人危懼獨汙金剛者挾出樓外數十丈而震死

舊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四月勅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

宋高僧傳釋慧雲往報成寺發願摹寫彌勒像舉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於時施者委輸逡巡若丘阜矣遂振橐籥程巧工一鑄克成相好奇特追景雲元年雲於寺東廊南隅造別殿安聖容太極元年五月十三日改元延和是歲刑部尚書王志愔爲採訪使至浚郊宣勑應凡寺院無名額者並令毀撤所有銅鐵佛像收入近寺雲移所鑄像及造殿宇門廊猶虧綵繢遇新勑乃輟工雲於彌勒像前泣淚焚香重禮告曰若與此有緣當現奇瑞策悟羣心少頃像首上放金色光照耀天地滿城士庶皆歎希有是時生謗毀者隨喪目又有舌腫一尺許者遠近傳聞爭來瞻禮捨施如山乃全勝槩像坐垂趺人觀稽顙涉惡報者雲望像爲其悔過斯須失明者重視舌卷者能言皆願爲寺之奴持鐘掃地也

尚書故實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

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又云張林說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齊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杠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陁僧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十四卷目錄

佛像部紀事三
佛像部雜錄
佛像部外編

神異典第九十四卷

佛像部紀事三

唐書劉元佐傳元佐爲汴宋節度使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元佐自往大施金帛于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

酉陽雜俎常樂坊趙景公寺寺有小銀像六百餘軀金佛一軀長數尺大銀像高六尺餘古樣精巧

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儼患瘡且死夢

一菩薩摩其瘡曰我住靈華寺儼鷲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撿至聖畫堂見菩薩一如其覩傾城百姓瞻禮儼遂立社建堂移之

聖畫堂中構大枋爲壁設色煥縟本邵武宗畫不知何以稱聖據西域記菩提樹東有精舍昔婆羅門兄弟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歲無人應召忽有一人自言善畫如來妙相但要香泥及一燈照室可閉戶六月終怪之餘四日未滿遂開戶已無人矣唯右膊上工未畢蓋好事僧侈此說也堂中有于闐鍮鉐立像甚古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眞也寺有韓幹畫下生幀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猶入神

長樂坊安國寺彌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來未建都時此像在村蘭若中往往放光因號光明寺寺在懷

遠坊後爲延火所燒惟像獨存法空初移像時索大如虎口數十牛曳之索斷不動法空執爐依法作禮九拜涕泣發誓像身忽曝曝有聲迸分竟地爲數十段不終日移至寺焉

利涉塑堂元和中取其處爲聖容院遷像廡下上忽夢一僧形容奇偉訴曰暴露數日豈聖君意耶及明駕幸驗問如夢即令移就堂中側施帳帷安之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崇義坊招福寺西南隅僧伽像從來有靈至今百姓上幡繖不絶先是寺奴朝來者常續明塗地數十年不懈李某爲尹時有賊引朝來吏將收捕奴不勝其冤乃上鐘樓遙啓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間見異僧以如意擊曰無苦自將治也奴覺奴跳下數尺地一毛不損囚聞之懊悔自服奴竟無事

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菩薩身沒佛法亦盡隋宋已沒過胷臆矣

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孫覿智積菩薩殿記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爲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憩殿廡下長身黧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於殿之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無幾有胡僧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爲在此於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如師出世

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臥內僧索杯水噀之一噀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牀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僧它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爲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徘徊數日而後去

太平廣記岐陽許文度唐太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一日臥於榻若沈醉狀後數日始寤初

文度夢有衣黃袍數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迥然無鷄犬聲且不知幾百里其時天景曛晦愁思如結有黃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恐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若黑色杳不知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卽辟易馳去不敢偷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愼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于前且奇且嘆而羸憊不能運支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疾少間策而步于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卽昔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常聞釋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貲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蓋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

之速不食生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指歸焉

因話錄漢州開元寺有菩薩像自頂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青石潔膩可愛雕琢極工高數尺會昌毀寺時佛像多遭摧折刓缺惟此不傷絲毫及再立寺寺僧振古寶而置放西廊余與京大德知元法事西川從事楊仁贍同謁楊深釋氏好古之士也贍敬彌日元心精識多聞話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石異之虔心鐫刻殆忘飡寢有美女常器食給之其人運思在像都無邪思久之怠而妄心生女乃不至饑渴旣逼兼毒厲匝體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謝切至女復來其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嘗有記錄因毀寺失其傳焉寺今再立矣

佛祖統紀唐武宗會昌毀寺二僧負東林文殊像藏錦繡谷峰頂寺復訪像不獲忽圓光涌於空表自是峰頂天池常見聖燈百千文殊出沒

山西通志太子寺在平遙縣內敬義坊隋開皇間建名寶昌寺後改名修念中有淨梵王太子像氣韻如生世傳安生所塑實爲眞容會唐武宗大毀佛寺有

頳上人者以像匿南河壖坎崖至大中復興其宇以置像始名曰太子寺

嚴州府志柵源院有聖像鄉民歲時旱暵不待暴尫禱必獲應又曰院壁得咸通十三年沙門師魯書武宗詔毀天下佛寺聖像歸然曾不焦壞洎像教復興異人三璿得之於山塢泥潦中相好儼然蓋彰是教之不可泯如此

靈應錄有邸嫗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剜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時在潘蔚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於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竝無所痕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罔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爾

玉堂閒話釋氏因果時有報應近歲有一男子旣貧且賤於上吻忽生一片贅肉如展兩手許大下覆其口形狀醜異殆不可言其人每饑渴則揭贅肉以就飲啜頗甚苦楚或問其所因則曰少年無賴曾在軍伍常於佛寺案下同火共刲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

佛像於上吻間置之不數日嬰疾遂生此贅肉焉

蘇州府志西小湖天台教寺即觀音教院唐乾符間有沈香觀音像浮湖而來諸寺院迎之不可得西小湖寺僧迎得之像上有水滴路皆生旱蓮至寺有草少許繞像棄之池中即生重臺蓮花後人殺犬汚其池花不復生

畫墁錄黃巢入長安苦王孝之難僖宗再狩近畿之民爭入攘寶貨惟豳民取佛至今雖民家充滿其工緻精采非今人之作也環州有肅宗引駕佛坐像崇丈餘精彩照人旁視可畏土人云國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舉每有軍事則守臣致告

太平廣記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製度瓌異耆老相傳云頃自荊湘泝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楫取之千夫牽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搆大聖院安置之東川有牙將者其子常瘠忽一日畫地告其父曰某宿障深重被茲業病聞大聖院神通欲捨身出家依止供養冀消除罪根耳父許之由是虔潔焚修夙夜無怠經數載倏

爾能言吭音清辯超於羣輩復有跛童子者覩茲奇異發願於大聖院終身苦行懺悔求福未逾朞歲忽能起行筋骨自伸步驟無礙事悉具本院碑殿有東廡見有瘖僧跛童子二畫像竝存焉

唐蒲州普濟寺釋道積河東安邑縣人也博通經教洞明元旨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功願未終而卒耆艾請積繼之積受衆勤請廣行緣化槐檀十遷而大像成就道俗慶賴感徹人天初積受請之夕夢二獅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歎曰獸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檀施不窮宜運潛符徵效斯在即命工匠圖所夢於彌勒大像前今猶存焉

觀音持驗唐桃林令韓光祚攜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焉入廟而愛妾暴死令巫請於神巫言三郎欲取汝妾既請且冤至縣終當取之光祚到任乃名金工爲妾鑄金爲觀世音像求免此難五日妾復暴卒半日方甦云適華山府君備車騎來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騎畏不敢過因之散去光祚由是

益信內敎

宋高僧傳釋窺基生常勇進造彌勒像對其像日誦菩薩戒一遍願生兜率求其志也乃發遍身光瑞爛然可觀復於五臺造玉石文殊菩薩像寫金字般若經畢亦發神光焉

釋不空師事金剛智三藏欲求學新瑜伽五部三密法涉於三載師未敎詔空擬迴天竺師夢京城諸寺佛菩薩像皆東行寐寤乃知空是眞法器遂允所求授與五部灌頂護摩阿闍梨法及毗盧遮那經蘇悉地軌則等盡傳付之

山西通志文殊寺卽菩薩頂眞容院唐僧法雲自建殿堂擬塑聖像有塑士安生不知何來請言聖儀容曰大聖德相我何能言相與懇禱求現聖容七日忽光中見文殊像遂圖模塑成因名

五代史周世宗本紀世宗卽位之明年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

隨手雜錄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眞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殂

括異志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鎭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胷鑱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胷間咸以爲報應云

宣驗記史雋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見尊像恆輕誚之後因病脚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第一可試造觀音像雋以病急如言鑄像像成夢觀音果得差

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答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

宋史五行志乾德六年正月簡州普通院毗盧佛像

自動

佛祖統紀太平興國七年深州奏陸澤縣人王緒牧牛田中見一白兔逐之入土穴中探穴得石佛五十軀制度奇古長皆尺餘勅就邑寺奉安像常放白光

宋史五行志天聖元年三月庚辰涪陵縣相思寺夜有光出阿育王塔之舊址發之得金銅像三百二十七

浙江通志保壽寺在臨海縣東南七里有三日觀音像舊傳天聖初有一木泝湖而至泊於院山浮圖之下時見異光僧惟諒遂以爲像奉安日剨然有聲視其目自裂爲三極靈感禱雨祈嗣皆有應驗故禱者益衆誕日尤甚

蔣氏日錄寶聖石佛院在嘉興縣東南唐至德二年於寺基掘石佛四軀至今見存天聖中賜名寶聖人但呼石佛寺

蘇州府志光福講寺在鄧尉山龜峰下宋康定元年大旱士民感銅觀音像靈爽迎奉入城祈雨輒應尋失復得之

淨土晨鐘宋文潞公諱彥博守洛陽日嘗致齋往龍山寺禮佛入殿忽見像壞墜地略不加敬有僧詰之公曰像既壞矣瞻仰何益僧云像無新故道不生滅公聞之有省作禮而出

夢溪筆談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篤因有此異

宋史五行志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搖初像動夏人入寇又動而州大火其後儂智高叛復動於是知州錢師孟投其像於江中

石林詩話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貴人尋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像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辜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元叅政厚之詩云僊驥吐雲穿仗下佛

花吹雨匝天流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載羅漢云

玉照新志按九域志都督府遂州爲遂寧郡武信軍節度使元豐八年陛下初封遂寧郡王紹聖元年復以遂寧郡王出閤與蘇潤二州時同而事均緣本州遂寧縣元符二年縣下慧明院秋冬間忽覩佛像五次出現父老咸曰遂寧佛出越三年奉陛下即位此其祥兆乞改府額詔升爲遂寧府

高麗錄梅岑舊云梅子眞棲隱之地故得此名有履痕在石橋上其深麓中有蕭梁所建寶陀院殿有靈感觀音昔新羅賈人往五臺刻其像欲載歸其國暨出海遇焦舟膠不進乃還置像於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於殿自後海船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吳越錢氏移其像於城中開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即後來所作也崇寧使者聞於朝賜寺新額歲度緇衣而增

飾之

墨莊漫錄襄陽天僊寺在漢江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攜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扃殿門七日乃開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闚其無人有二白鴿翩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獨能模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爲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墜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

茅亭客話張光贊者金水石城山張羅漢之裔也以善畫羅漢因以名之每於寺觀糚畫功德多歷春夏隨僧飲食其性謹慤守道不移如是五十餘年人皆敬重之甲午歲爲賊所執迫令引頸凡數劍而頸不斷遂於積屍中臥至夜央見一老僧曰汝生糚功德用心吾來救汝言訖開目無所苦焉至今頸上劍瘡

猶在

新都縣四衆院僧有臥像一軀蓋生於石手足頭面衣紋纖介青黃色隱起狀若雕刻豈知胚混偶然成形乎

太平廣記魯郡任城野黃山瑞像蓋生於石狀如胚混焉昔有採梠者山中見像因往祈禱如願必得由是遠近觀者數千人知盜官恐有姦起因命石工破山石輦瑞像致之邑中大寺門樓下於是邑人於寺建大齋凡會數千人齋畢衆散日方午忽然大風黑雲覆寺雲中火起電擊門樓飛雨河注邑人驚曰門樓災矣先是僧造門樓高百餘尺未施丹臒而樓勢東傾以大木撐之及雨止樓已正矣蓋鬼神以像故而共扶持焉

談圃喬執中未過省時父竦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夜夢一紫衣僧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光明不可正眎後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

畫墁錄許下西湖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

蛇居之民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光獻法容云

老學庵筆記翟公巽參政靖康初名爲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名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

佛祖統紀建炎四年二月丙子虜兵退初杭人以時方兵旱迎上竺大士於郡中法慧寺侍香火者道元慮至求索舉藏於井取他像置行殿虜還自四明再犯杭州果詰問大士所在徑取之去幷驅道元行元默哀禱夜至許村若有人導之者遂得逸歸告於郡時虜焚其城不知井所在忽聞金石聲就求之獲井出像

宋史五行志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卻若偃而就人者數日既而郡有火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爲變怪也

溫州戒福寺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經日不少停數日火作寺焚

蘇州府志淨信講寺宋寶慶間里人譚思建僧道嵩開山鑿井得木佛耳號佛耳泉

貴耳集浮光未破之前開城濠得一鐵坐佛高三丈城東元有鐵佛寺其僧請歸本寺百餘軍輿之不動軍帥禱之許以草創小寺安奉只用三五十輩小兒輿之即行後羌老巫媼奉事凡有病告者飲佛水即安端平四年韃圍城砲聲震天鐵佛爲之撼戰後韃攻定城韃人以砲坐罩鐵佛於其下光州遂失左傳云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即此意也

冷齋夜話予往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眞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應聞解唾根少叢羅漢亂山門不知何處邏齋去未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鄰家要飯入其門壁間有畫僧形狀了然夢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爲閣藏之予方少年時羅漢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吉者亦見侮可怪也

齊東野語雲川南景德寺爲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欏木爲之經數百年略不欹傾俗傳以爲神匠所爲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經數百卷多五代及國初時人手寫皆硾碧紙金銀書間有舍利珠玉金銀錢之類多爲宗子所得嘗見一僕得金銀書心經一囊凡十卷長僅二寸卷首各繪佛像亦頗極精妙後經筒一旦遂空亦竟莫知火起之由豈釋氏所謂刼火者乎

葦居聽輿蘇州承天寺西廡後普賢院有神曰盤溝大聖神濟州盤溝民沈翁父業塑尤工翁死媪語其子我不作福汝父以貧喪奈何因發願飯僧詰朝即有來者自是不輟以及一紀或於別次謝其不倦且叩所業出一把粟受其子曰以是塑佛像像置一粒於中有禱者擎出祝吉則拜凶則否一粒取錢一百二十日售數人毋使移請若所禱輒之於家其像常州無錫徐侍郎梓官濟得以歸後入承天供奉無間也閱歲已百靈響如昔光帝嘗宣像入內賜僧牒二其像爲聖相高可尺許製甚朴而神采欣悅如生他

塑者莫比

行營雜錄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於此獨寢一宵卽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

癸辛雜識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東遷有道人結茅岸傍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鑄觀音銅像積久成相好端嚴晨夕奉事聞師至歎曰一死無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免蓋汝前生曾殺人今來者正宿寃也明日有三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請死無所逃也至期所見無異其人詫曰人皆避匿獨爾敢耳執之至菴索其散花具以夢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能爲性命計其人感悟遽釋之且有所贈曰吾與汝解寃結竟以獲免

佛祖統紀尼道爰丹陽人先於諸寺造大像七軀務極精麗又冶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光

明地皆金色像與受記曰汝捨此身必生我國卽於像前端坐而化

陶朱雜錄眞臘國東池在城東一里中有石塔石塔之中有臥銅佛一軀臍中常有水流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誠齋雜記眞臘有石塔塔中一銅臥佛臍中常有水流味如中國酒易醉人

蘇州府志永慶教寺在河陽山梁大同二年侍御史陸孝本捨宅建寺賜名大福寺尋改今額相傳有僧肉身泛海而來狀貌奇古僧徒迎置於寺因以膠漆靈應多驗

萬壽禪寺後基地僧通泉依銀杏三株構講堂重門閟宮奉善財伽藍二像挈其徒元炯道因居之稱萬壽善財院申時行撰碑銘相傳善財係宋時菩薩自塑翹指示異

廬山後錄西林寺佛像獨被冠纓

金史五行志太宗天會九年七月丙申上御西樓聽

政閭咸州所貢白鵲音忽異常上起視之見東樓外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許下有紅雲承之若世所謂佛者乃擎跽修虔久之而沒

元史阿尼哥傳阿尼哥者尼波羅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卽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八合斯巴建黃金塔於吐蕃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爲對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彼土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爲生靈而來耳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檝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

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關鬲脈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鑌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抗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祕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卿以壽終摶抗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

輟耕錄劉元字秉元其藝非一而獨長於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嚴設梵天佛像特求奇工爲之有以元薦者及被名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所謂摶換者昔人嘗爲之至元尤妙摶換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今杭州之上天竺寺觀音像長不盈五尺而疊著靈異官民信奉甚恭凡旱潦禱之必應嘗考釋氏紀錄

云後晉天福己亥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觀世音菩薩像白光煥發繼以晝夜後漢乾祐戊申有僧從勳以古佛舍利置毫相中舍利時現冠頂宋咸平庚子浙西自春徂夏不雨給事中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于梵天寺繼時霪雨四境沛足如此則自有像已四百餘年其所由來遠矣

元史卜魯罕皇后傳卜魯罕皇后伯岳吾氏駙馬脫里思之女元貞初立爲皇后成宗多疾后居中用事大德之政人稱平允皆后處決京師刱建萬寧寺中塑祕密佛像其形醜怪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尋傳旨毀之

英宗本紀至治元年十二月乙丑置中瑞司冶銅五十萬斤作壽安山寺佛像

泰定帝本紀泰定三年七月幸大乾元寺勅鑄五方佛銅像

古杭雜記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

音一位尤爲精製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爲幕幕之傍嵌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偃蹇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墨光可鑒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爲題化之端斂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松江府志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卽其地立大悲閣

蘇州府志吳縣報恩寺有不染塵觀音殿淳祐間建鉅閣七楹塑釋迦臥像於中宋張卽之書華嚴性海四字皆徑丈人因稱臥佛寺元至正間張士誠改釋迦臥像爲立像明初德嚴僧仍易爲臥像

燕山叢錄香河鐵佛寺舊有鐵佛像高丈餘元至正中佛見夢於僧曰吾緣法不當住此將辭汝去僧以鐵鎖鎖佛臂一夕竟移去東光寺獨鎖臂存至今爲僧供養

樂郊私語金粟寺有康僧會身像余於至正癸巳始得頂禮明年春余以伯兄見背到寺禮懺復與潘廣文澤民檢發唐代所書三藏然零落過半惟華嚴法華楞嚴寶積維摩長阿含及諸律論之半猶完整不壞翻閱踰旬忽於晡時禮佛像眉間有光須臾光若白線蜿蜒而出盤繞華蓋而上余遂鳴鐘聚僧稱佛名號禮拜讚頌至暮而光復從眉間收攝人人歎爲稀有澤民因作放光記紀其事

畿輔通志勝樂寺在欒城縣東西陳村內有立石佛像三尊相傳爲自來者明洪武中建

蘇州府志寶積教寺在黃土塔橋東明初有異僧投宿殿廡次早不知所往見東西二壁畫羅漢四大軀筆法類貫休從此寺中僧徒多不過四人

學佛考訓明洪武初武林翁祥卿得一圓石大可六七寸上現觀音大士莊嚴寶相坐寶蓮花善才童子合爪侍側

嚴州府志桐廬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奇古凡視之初則隱隱然久之漸明可挹嬉怒憂寐

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僊筆相傳世有自矜其技者寺僧延之乃獨坐一樓謝接談惟令日供飲食旣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盆水自照自圖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盥其手棄其水於地泉迸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遁收其所遺得羅漢十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妙絕似釋家以爲畫者後身或云僧貫休有盜者利重貲竊而鬻於杭即託夢以指示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威脅持去將渡江風逆於晝夜則夢數千僧人驅其登高陟險神思不寧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主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於火遂煨燼無存

山西通志柏林寺在代州晉王墓之側唐同光年莊宗建之以奉王香火院內傳遺像一軸共七人畫甚工明武宗過代持眞像去摹像留寺中

明通紀嘉靖中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大善殿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仙頭仙牙

之類枯朽摧裂奇儞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焚之草野不得瀆留宮禁亦永杜愚民眩惑之端功德罔極有旨謂卿說得是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而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埋之將來必有竊它以惑民可別議除言請將僊骨僊牙一切付之於火以滅其跡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爲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也奉聖旨是便著燬銷

涉異志台州城外數里有白塔觀音院初水濱人獲沉檀破爲薪中有觀音小影遂刻像率衆建院侍奉忽院僧夢觀音告曰盍徙我置白塔頂詰旦僧徒像薄晩取之屹不動將集僧衆往取而院已煨燼矣像得不燬

諸寺奇物記祖堂幽棲寺有歷代祖師像黃貞甫膳部命工臨摹載歸天竺供養

靜福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擕至每夏間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觀音持驗明萬曆間包憑字信之嘉興人父爲池陽郡守生七子憑最少贅平湖袁氏博學高才累舉不

第畱心二氏之敎尤信持觀音經東過泖湖至一寺見殿後傾圮大士像淋漓露立卽解橐中得十金授主僧修之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布四疋衣七件益焉內紵褶新製僕請留憑曰但得聖像無恙雖裸體何妨僧垂淚云捨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誠心何可易得工完憑夢伽藍謂曰菩薩賜汝子孫享世祿矣後生子忭孫檉芳相繼登第

客越志普陀寺寺外有石浮圖七殿中白衣觀音沉香爲軀坐大圓鏡中鏡大可尋丈

松江府志張將軍翼之山行晩歸見水面有光如燐怪而令人捫諸水底乃一石也旦視之方廣二尺七寸石中一大士像宛然緇白聚觀今迎供超果寺西方殿

趙文敏常寓金澤寺萬曆中修寺于藻井間得其所書梵典甚多又有葉姓者居寺側偶見羅漢背有一孔探之得金字金剛經一卷識者曰此子昂眞蹟也以二十金買之葉乃悉破羅漢背取經忽暴卒

杭州府志雲居聖水寺因闢殿基得古井浚之得三

石佛遂名三佛泉明萬曆間都閫某見井中有光掘得磁觀音像瑩然如玉建閣奉於寺

餘菴萬曆中地有銅佛夜湧祥光僧性敏發得其像因建在東里坊

九江府志阿育王文殊瑞像在東林寺卽陶侃都督武昌時漁人網得於江中者遠公迎來東林後失萬曆末年遠法師塔堂中供四菩薩像文殊耳有蜂窠大椰和尚用指去之鏗然有聲洗之乃阿育王故像今建有瑞像閣

觀音持驗明福州南臺寺塑觀音像將毀其舊塑工林翁求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菩薩菩薩寧不救我語訖身便自浮得一板乘之驚濤自天約行百餘里隨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笥頗有所資而歸人以爲觀音之助

明沈見泉祖游黎里羅重寺見後殿毀塌觀音首頂箬笠歎曰菩薩慈悲能與人智慧某願重修此殿求吾子孫有一二讀書者足矣歸謀之婦婦曰今有米數百石速易銀獨力完此功德可也不日棟宇法相

煥然鼎新其孫堯中曾孫夢斗相繼登第

江寧府志明天啓二年中秋夜忽有銅像彌勒一尊端坐太平圩之東角及旦黃沙蔽天知縣譚經濟邑紳陳萬善卽日往謁士民咸集譚見而異曰殆飛來佛耶命李自蕃建寺遂以飛來名

金剛持驗明湖州雙林鎭沈春郊者宦裔也妻費氏少寡織紡自饍持齋四十餘年供養三世佛像一軸檀香大士一尊晨昏功課必誦金剛經一卷持諸品呪念佛千聲寒暑不輟崇禎戊寅年其地疫癘盛行壻張世茂接氏往居其家止擕大士偕行佛像仍留舊居氏每日課誦回向注念虔切祝願此香直達佛所嗣母女相依迅速三載辛巳春氏所居樓忽空中香繞數日粉牆突現世尊三像莊嚴精妙畫工摹勒不及遠邇詫傳瞻禮日衆或以淨巾擦之色愈光明

畿輔通志報國寺觀音窰變也像可尺寶冠綠帔瞑而右倚偃左膝膝承左手手梵字輪植右膝植右肘右腕支頤焉右倚不端坐者晏坐也右肘微鴻者肘屈植也準頰微偏右者支頤也維化身自定故非意

匠所能識所敢擺指者

城隍廟之南齊簷小構者鷲峰寺以栴檀像應化集此緇素瞻禮無虛日寺遂以名像高五尺許寒暑晨昏不一色大抵近沉碧萬曆中慈聖大后始傅以金相傳爲栴檀香木似木耳抑之若磬然者濡者石堅者金輕者髹漆柔可受爪者乃木鵠立上視後瞻若仰前瞻若俯衣紋水波骨法見其表左手舒而植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張而膚合三十二相中鵝王掌也

江南通志江寧府瓦官寺在府城西南隅內有晉義熙中獅子國所獻玉佛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圖世號三絕

池州府志白衣庵奉白衣大士戊子六月大水蛟起本庵鐘下避水山巔者望見大士端坐水上順流直出至蘇家溝木商某獲送以歸毫不損折

松江府志方廣敎寺有觀音像里人鄔氏得之海中嘗見夢於僧法元迎歸事之禱無不應至今祠焉

揚州府志天王寺內有吳道子畫觀音像極莊嚴被

盜竊去渡江病作夜夢大士斥曰汝送我歸當不死盜懼復送還

河南府志鐵佛寺在宜陽縣白楊鎮西佛三尊中泥像左右二尊皆鐵鑄焉故名寺

雲南通志昔有彝人漁於蘭滄見木逆流視之乃觀音像遂奉於萬慶寺

佛像部雜錄

酉陽雜俎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汚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磨稱得其真像也

佛祖統紀四月八日是佛生日人民念佛浴佛形像

鷄肋編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王字而釋氏附會爲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者不可勝數

汎舟錄佛窟崖高一丈五尺闊數倍水出其左或云自玉女潭來流而爲澗石佛數身皆斷軀幹或云像出崖中土人神之多求嗣焉其毀之必以不驗也

佩楚軒客談欑李天聖寺有唐宣宗畫御題羅漢本

竹窻二筆贊佛身曰金色蓋取其彷彿近似非眞若人世之所謂金也天金天銀與世金世銀例美玉之於碔砆勝劣自判蓋天金尚未足以擬佛況世金耶其精粹微妙光瑩明徹自非凡眼所覩然不可不知如今之土木成像而飾之以金箔果以爲佛之色相亦只如是則失之矣

續文獻通考李賢天順日錄曰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爲異端同類有掛其像者卽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

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歎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掛一幅視之乃觀音像也不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耶

淸齋位置佛室內供烏絲藏佛一尊以金鏒甚厚慈容端整妙相具足者爲上或宋元脫紗大士像俱可用古漆佛廚若香像唐像及三尊並列接引諸天等像號曰一堂并朱紅小木等廚皆僧寮所供非居士所宜也

帝京景物略杭州上天竺觀音大士像晉天福中僧道翊見瑞光發澗得奇木刻之後漢乾祐中僧從勳自洛陽奉舍利安大士頂至宋建炎四年兀朮入臨安高宗遯於海兀朮聞佛像所在遂與玉帛圖籍盡航而北僧智完率徒以從至燕舍都城西南五里之玉河鄉建寺奉之此觀音寺也天順壬午土人權五修之成化丁酉僧德顯又修之因得石土中乃金大定十七年所刻載天會七年梁王徙像事甚悉今寺中所奉又非晉像矣

雲南山川志方丈山在鶴慶府城南一百里巍然峻拔山半有寺中有池深不可測水滴巖下如方響音昔蒙氏羅閣鳳琢觀音像於壁故又名觀音山南詔名山凡十七此其一也

佛像部外編

佛國記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即刻牛頭栴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爲四部衆作法式像即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于是移住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興供養懸繒旛蓋散華燒香然燈續明日日不絕鼠銜燈炷燒花旛蓋遂及精舍七重皆盡諸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

栴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喜共治精舍得作兩重遠移像本處

法苑珠林荆州佛像齊永元二年鎭軍蕭穎胄與梁高共荆州刺史南康王寶融起義時像行出殿外將欲下階兩僧見而驚喚乃廻入殿三年穎胄暴亡寶融亦廢梁天監末寺主道岳與一白衣淨塔邊草次開塔戶乃見像遶龕行道岳密禮拜不令洩言及大開堂像亦在坐梁鄱陽王爲荆州屢請入城建大功德及感病迎之倍扛不起少日而薨

晉陶侃見文殊師利菩薩像送武昌寒溪寺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來辭瑞像像曰爾年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於時董道沖賊寇擾江州其徒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僧曰徒受炙死穢臭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教待正念已申頸時可下刀賊然之已見申頸受刀卽便下砍刀反刺心刃出於背羣賊奔怕東走至遠師墓於時天氣清朗忽有雲如蓋屯黑下布雷電四繞遂震霹靂賊死六人江州子

女及以衣物多依山藏匿由是賊徒不敢入山江州郭下焚蕩略盡今在山東林寺重閣上武德中石門谷風吹閣北傾將欲射正施功無地僧乃祈請山神賜吹令正不久復有大風從北而吹閣還得如舊

酉陽雜俎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於殿內造佛寺有玉像焉及長閒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爲天子

續酉陽雜俎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籯金篚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盌即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扣門五六有丸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

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即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妓自持插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隋帝嗜蛤所食數逾千萬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二菩薩像

帝悔不食

杜陽雜編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擘之不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樂善錄唐詢家因煮雞忽有火光出於釜中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產雞子其黃化爲菩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爲蓮花座詢家大駭誓不復食酒官衛敦禮驗之不誣遂上於府安撫張尚書屬譚篆爲文以記之

墨莊漫錄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贊以稱歎之政和丁酉予侍親在眞州時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赴村落富

人家齋見羣犬爭銜嚙一牛脛骨甚狂噬相喉不已村人持梃驅逐亦竟不去衆頓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與職氏齒事極相類

佛祖統紀大觀元年詔將作監李遇往啓聖院移釋迦栴檀像置御容殿輿像已至而朶殿横梁低不可度衆方懼像忽斂肩俛首輿竟度無礙上下爲之鼓舞上嘗聞太后禮像於足下度線翼旦上幸寺焚香令小璫持紙度像足衆失聲曰過矣上益嘉歎

輟耕錄京師栴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著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栴檀爲像目揵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

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旣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眞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凉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衞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己丑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塡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栴檀像其王摹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卽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

塡之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學佛考訓吳興郡宗益嘗剖蚌得羅漢像偏袒右肩翹首左顧以歸慈感寺

常熟黃觀察家一老媪專修淨業臨歿一舊藍裙衣裏十二幅忽現出十二觀音像各幅變相不同咸具竹林鸚鵡之致經一晝夜乃滅

觀音持驗宋溧水俞集宣和中赴任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舟人日買食之集見輒買放諸江偶見一筐甚重衆欲烹食集倍價償之不可遂寘諸釜中忽大聲從釜起光焰上騰舟人恐啓視之一大蚌裂開殼間現觀世音像傍有竹兩竿相好端嚴衣冠瓔珞及竹葉枝幹皆細珠綴成集令舟中皆誦佛悔罪取殼歸家供奉焉

三一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十五卷目錄

佛經部彙考一

魏書（釋老志）

隋書（經籍志）

唐書（藝文志）

東齋記事（佛書）

遂初堂書目（釋家類）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菩薩契經藏般若部寶積部）

神異典第九十五卷

佛經部彙考一

魏書

釋老志

晉元康中有胡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三本起等微言隱義未之能究後有沙門常山衞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殫思搆精神悟妙賾以前所出經多有舛駮乃正其乖謬石勒時有天竺沙門佛圖澄少於烏萇

國就羅漢入道劉曜時到襄國後爲石勒所宗信號爲大和尚軍國規模頗訪之所言多驗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見而異之澄卒後中國紛亂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元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慧遠之襄陽道安後入苻堅堅素欽德問既見宗以師禮時西域有胡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道安思與講釋每勸堅致羅什什亦承安令問謂之東方聖人或時遙拜致敬道安卒後二十餘載而羅什至長安恨不及安以爲深慨道安所正經義與羅什譯出符會如一初無乖舛于是法旨大著中原鳩摩羅什爲姚興所敬于長安草堂寺集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羅什聰辯有淵思達東西方言時沙門道彤僧略道恆道標僧肇曇影等與羅什共相提挈發明幽致諸深大經論十有餘部更定章句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道彤等皆識學洽通僧肇尤爲其最羅什之撰譯僧肇常執筆定諸辭義注維摩經又著數論皆有妙旨學者宗之沙門法顯慨律藏不具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

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山之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法顯所經諸國傳記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陁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大備于前爲今沙門所持受先是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經本定律後數年跋陁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於時

隋書

經籍志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恆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脩習精神清淨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

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于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推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憑佛法者男曰優婆塞

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婬妄言飲酒是謂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于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幷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

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敬信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衞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元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

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懺所譯金光明曇摩羅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陁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方律兜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

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爲沙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于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衞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幷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寺內又別寫藏于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于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

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托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大乘經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小乘經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雜經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雜疑經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雜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大乘論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小乘論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雜論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記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共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唐書

藝文志

蕭子良淨注子二十卷（王融頌） 僧僧祐法苑集十五卷又弘明集十四卷釋迦譜十卷薩婆多師資傳四卷虞孝敬高僧傳六卷又內典博要三十卷僧賢明眞

言要集十卷郭瑜修多羅法門二十卷駱子義經論纂要十卷顧歡夷夏論二卷甄鸞笑道論三卷衛元嵩齊三教論七卷杜乂甄正論三卷李思愼心鏡論十卷裴子野名僧錄十五卷僧寶昌名僧傳三十卷又比丘尼傳四卷僧惠皎高僧傳十四卷僧道宗續高僧傳三十二卷陶弘景草堂法師傳一卷蕭回理草堂法師傳一卷稠禪師傳一卷陽衒之洛陽伽藍記五卷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三卷僧彥琮崇正論六卷又集沙門不拜俗議六卷福田論二卷道宣統略淨住子二卷又通惑決疑錄二卷廣弘明集三十卷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續高僧傳二十卷後集續高僧傳十卷東夏三寶感通錄三卷大唐貞觀內典錄十卷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法琳辨正論八卷又破邪論二卷復禮十門辯惑論二卷楊上善六趣論六卷又三教銓衡十卷僧元琬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一卷又安養蒼生論一卷三德論一卷入道方便門二卷衆經目錄五卷鏡諭論一卷無礙緣起一卷十種讀經儀一卷無盡藏儀一卷發戒

緣起二卷法界僧圖一卷十不論一卷懺悔罪法一卷禮佛儀式二卷李師政內德論一卷僧法雲辨量三教論三卷又十王正業論十卷道宣又譔注戒本二卷疏記四卷注羯磨二卷疏記四卷行事刪補律儀三卷釋門正行懺悔儀三卷釋門亡物輕重儀二卷釋門章服儀二卷釋門歸敬儀二卷釋門護法儀二卷釋氏譜略二卷聖迹見在圖贊二卷佛化東漸圖贊二卷釋迦方志二卷僧彥琮大唐京寺錄傳十卷又沙門不敬錄六卷元應大唐衆經音義二十五卷元惲敬福論十卷又略論二卷大小乘觀門十卷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四分律僧尼討要略五卷金剛般若經集注三卷百願文一卷元範注金剛般若經一卷又注二帝三藏聖教序一卷太宗高宗慧覺華嚴十地維摩纘義章十三卷行友已知沙門傳一卷道岳三藏本疏二十二卷道基雜心元章抃鈔八卷又大乘章鈔八卷智正華嚴疏十卷慧淨雜心元文三十卷又俱舍論文疏三十卷大莊嚴論文疏三十卷法華經纘述十卷那提大乘集議論四十卷釋疑

論一卷注金剛般若經一卷諸經講序一卷元會義源文本四卷又時文釋鈔四卷涅槃義章句四卷慧休雜心元章鈔疏靈潤涅槃義疏十三卷又元章三卷遍攝大乘論義鈔十三卷元章三卷辨相攝論疏五卷元奘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辨機西域記十二卷清徹金陵塔寺記三十六卷師哲前代國王修行記五卷大唐內典錄十卷母煚開元內外經錄十卷智矩寶林傳十卷法常攝論義疏八卷又元章五卷慧能金剛般若經口訣正義一卷僧灌頂私記天台智者詞旨一卷又義記一卷道綽淨土論二卷道綽行圖一卷智首五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法礪四分疏十卷又羯磨疏三卷捨懺儀一卷輕重儀一卷慧滿四分律疏二十卷慧旻十誦私記十三卷又僧尼行事三卷尼衆羯磨二卷菩薩戒義疏四卷空藏大乘要句三卷道宗續高僧傳三十二卷元宗注金剛般若經一卷道氤御注金剛般若經疏宣演三卷高僧嬾殘傳一卷元偉眞門聖冑集五卷僧法海六祖法寶記一卷辛崇僧伽行狀一卷神楷維摩經疏六卷靈

湍攝山棲霞寺記一卷破胡集一卷法藏起信論疏二卷法琳別傳二卷大唐京師寺錄元覺永嘉集十卷懷海禪門規式一卷希運傳心法要一卷元嶷甄正論三卷光瑤注僧肇論三卷李繁元聖蘧盧一卷白居易八漸通眞議一卷七科義狀一卷棲賢法雋一卷禪關八問一卷僧一行釋氏系錄一卷宗密禪源諸詮集一百一卷又起信論二卷起信論鈔三卷原人論一卷圓覺經大小疏鈔各一卷楚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又破邪論一卷希還參同契一卷良伯大乘經要一卷又激勵道俗頌偈一卷光仁四大頌一卷又略華嚴長者論一卷無殷垂誡十卷神淸參元語錄十卷智月僧美三卷惠可達磨血脉一卷靖邁古今譯經圖紀四卷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又續大唐內典錄一卷續古今佛道論衡一卷對寒山子詩七卷龐蘊詩偈三卷智閑偈頌一卷李吉甫一行傳一卷王彥威內典目錄十二卷

東齋記事

佛書

佛書見於中國世謂起於後漢明帝時今考之葢明帝之前既有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也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此皆明帝未遣使取經之前也使明帝之前未有佛書則傅毅對明帝所言何從而得之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其說必有所據也

遂初堂書目

釋家類

金銀字傳大士頌金剛經六祖金剛經解義王荊公注金剛經華嚴經楞嚴經圓覺經楞嚴經疏圓覺經疏維摩經疏六祖壇經正法眼藏馬祖四家錄笑道論非韓論萬善同歸原人論弘明集廣弘明集通明

論佛教總年佛運統紀僧寶傳續僧寶傳僧史僧史略高僧傳法藏碎金錄宗門統要釋氏要覽祖庭事苑釋氏六帖傳燈錄臨濟語錄雲門語錄勇禪師語錄普融禪師語錄詔國師語錄諸祖偈頌龐居士詩寒山詩大慧武庫林間錄芙蓉般陽集北山錄端禪師語錄無住語錄釋梵雪寶語錄近世尊者語錄古塔王語錄晁文元耄智餘書道院集要禪源諸詮風穴語錄謝陽以下一十二家語錄德仙語錄曹洞語錄長蘆覺語錄法雲語錄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菩薩契經藏般若部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

右佛於天上人間四處十六會說西域本有二十萬偈此方八部咸在其中唐三藏法師元奘取全本於西域之玉華寺譯成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初法師將順衆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於夜夢中有極怖畏事還依廣翻卽見殊勝境界遂不敢刪依梵本譯慶成之日般若放光諸天雨華

空中音樂異香芬烈法師曰此鎮國之典人天大寶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臣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得生天究竟解脫開元釋教錄云諸經以般若建初者謂諸佛之母也般若六度之一數也五度未與大名惟此般若圓宗獨稱尊大乃是衆妙之淵府羣智之元宗萬法之本原衆聖之圓極所以前五但爲佐助與般若作其輔翼惟此獨立大名般若者此云智慧也

第一會王舍城鷲峰山說第一卷至四百卷

右四十帙八十五品新譯此方舊來流傳佛在鷲峰菩薩聲聞衆集佛于一一身分放大光明其光偏照三千大千世界及十方殑伽沙諸佛世界十方諸佛各遣大菩薩衆持金蓮華奉釋迦佛佛知衆集告舍利弗爲諸菩薩衆說般若波羅蜜多舍利弗滿慈子與佛問答演說初會四百卷中說一切法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十二緣生三十七菩提分法四靜慮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偏處如來三身四智十力四無畏四無量心

六神通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功德皆從六波羅蜜生般若波羅蜜多最大最勝最爲第一更無過者餘五波羅蜜皆攝入此般若波羅蜜中一切諸法若無般若不得名爲到彼岸故佛說內空內六根空故外空外六塵空故內外空根塵皆空故空空一切法空故大空十方皆空故勝義空涅槃亦空故有爲空三界皆空故無爲空無生住異滅故畢竟空諸法竟不可得故無際空無初中後故散空散謂有放有棄有捨可得此由散空無變異空無放無棄無捨本性空一切法非佛所作本性空故自相空一切法自相皆空如變礙是色自相領納是受自相等共相空謂一切法如苦是有漏法共相無常是有爲法共相空無我是一切法共相等一切法空謂五蘊十二處十八界有色無色有見無見有對無對有漏無漏有爲無爲法皆空故不可得空三際不可得故無性空無少法可得故自性空諸法能和合自性空故無性自性空諸法無能和合性有所和合自性皆空

故六波羅蜜三解脫十力十八不共一切智四果二乘十地究竟涅槃皆如夢如幻設更有法勝涅槃者我亦說爲如夢如幻何以故幻化夢事與一切法乃至涅槃皆悉無二無二分故一切諸佛一切功德無不皆從此般若波羅蜜多所生故一切三乘賢聖五果福地乃至人天富樂自在福德吉祥亦不離此般若波羅蜜多一切世出世間諸功德善法若無般若爲其先導如人無眼則無所往若人受持讀誦恭敬供養繫念在心而不忘失者即知是成佛之前相去佛非遠故如是之人一切魔怨外道不能惱亂一切毒藥毒蛇惡獸不敢傷害諸惡鬼神悉皆遠離水火風灾亦所不及若人軍陣刀箭不中戰鬭得勝一切災難無不滅者

則法師序云大般若經者希代之絕唱曠劫之遐津光被人天括囊眞俗誠入神之奧府有國之靈鎮舊已譯八部纔現半珠今具十六會乃握全寶義既天悠辭仍海溢且爲諸分之本又是前古未傳此初會經四百卷八十五品矣

第二會四百一至四百七十八卷

巨則法師序云舌覆大千身分巨億普利六趣震動十方是使微塵刹土不動而游恆沙諸佛不謀而證非般若至賾孰能致此同幻花之開落不滅不生比夢像之妍媸無染無淨飈谷投響則毁譽共銷月池浸色則物我俱謝文優理詣感通悟未

此會凡八十五品七十八卷卽舊大品光讚放光本同譯別然大品之于光讚詞倍豐而加美此分之于大品文益具而彌正攢輝校寶豈不盛歟舊譯闕常啼等品餘意大同

第三會從四百七十九卷至五百三十七卷

右新譯三十一品五十九卷于舊無涉佛言若諸菩薩欲疾證得一切智智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欲超聲聞獨覺等地欲住菩薩不退轉地欲得殊勝六種神通欲以一念隨喜之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施戒定慧忍進欲以一食一香一華一鐙一衣一蓋一幢一旛供養十方沙界如來欲滿足六波羅蜜欲得一切如來殊勝功德欲得如上無量無

邊殊勝功德應學般若波羅蜜多

第四會從五百三十八卷至五百五十五卷

右第八譯二十九品一十八卷一切凡夫剖名相之符保癡愛之宅所以措懷有著擬議必違至眞反此動乖斯會以假名般若授假名菩薩是持幻法與幻人故無作亦無得此晨蜉之語歲夢蝶之議覺乎此會一十九品一十八卷卽舊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經品之爲言分也分有長短故有小品大品焉道行卽分中之初品譯者取以別經明度乃智度之異言卽就總目爲號寔由殘闕未具故使名題亦差今大教克圓鴻規允布心術之要可復道哉開元釋敎錄云放光大品新舊譯耳大品爲新放光爲舊

第五會十卷

右二十四品第五百五十六卷至五百六十五卷佛言若諸菩薩但聞般若波羅蜜多尚獲無邊功德勝利況深信解如說修行是諸菩薩近一切智安住眞如疾證菩提若有菩薩說聲聞法令三千

大千世界一切有情悉皆證得阿羅漢果所獲福聚甚多若菩薩爲諸有情宣說般若乃至一彈指頃所獲福聚甚多于前

則法師序曰夫見生死者三有著涅槃者二乘知生死空斯出三界矣知涅槃空斯過二地矣此會二十四品十卷舊未傳譯是大經略譯覽者固當不以抵羽而輕積珍矣

第六會八卷（自第一會至第六會並在鷲峯山說）

右十七品第五百六十六卷至五百七十三卷最勝天王問佛說即舊勝天王般若本同譯別此第二譯發明弘旨敞拔幽關固已法寶駢映義林交積

第七會室羅筏城給孤獨園說曼殊室利分二卷

右第五百七十四卷至七十五卷與舊譯文殊般若本同譯別此第三譯

則法師序曰即相無觀眞如之壯觀即慮無知種智之默識既泯修而造修亦絕學而趣學狀其區別則菩提萬流斷其混茫則涅槃一相一相則不

見生死萬流則無非佛法不壞假名而開實相法尚不有何有菩提尚無菩提何有證得此會卽舊譯文殊般若矣

第八會一卷

右一品那伽室利分第五百七十六卷與舊譯濡首菩薩分衛經本同譯別此經第三譯

則法師序曰縱觀空術澄襟海定蜃樓切景知積氣以忘躋鸞鏡含姿悟惟空而輟覽故能自近鑒遠由眞立俗識危生之露集知幻質之泡浮電倏青氣之煇雲空軒蓋之影文約理贍昔祕今傳雖一軸單譯而三復固多重味矣

第九會說能斷金剛分一卷（第八第九會並在給孤獨園）

右第四譯第五百七十七卷與舊金剛般若本同譯別凡本具云能斷金剛般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爲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此經所詮無分別慧乃能除斷故知舊譯失上二字又下文三問闕一九論闕三法師具依梵本翻譯

則法師序沖照倬存逸韻遐舉承閑語要三問傑

其標節理情塗兩如肅其致窮非想以布想攝衆度以檀度格慮空而未量況聲香而不住忘法身于相好豈見如來分刹土于微塵誰爲世界河沙數非多之多福山王比非大之大身法性絕言謂有說而便謗菩提離取知無授而乃成皆所以拂靄疑津剪萌心逕廣略二本前後五譯無新無故逾煉逾明經卷所在則爲有佛故受持之迹其驗若神傳之物聽具如別錄

第十會他化自在天王宮說般若理趣分一卷

右一卷第五百七十八卷與後譯實相般若本同譯別

般若理趣分者蓋乃藂諸會之旨歸綰積篇之宗緒心凝旨夐義皎辭明言理則理邃寰中談趣則趣沖垓表雖一軸單譯而具該諸分若不留連此旨咀味斯文何能指晤遙津搜奇蜜藏矣

第十一會說施波羅蜜多分五卷

右新出無舊譯從五五百七十九卷至五百八十三

舍利弗言若菩薩欲證無上菩提一切行中應先

行施作如是念我施十方界一切有情令永解脫惡趣生死未發無上菩提心者令速發心已發心者令永不退已不退者令速圓滿一切智智以布施善根勿招餘果惟證無上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如是乃名布施波羅蜜多普令一切波羅蜜多皆得圓滿若無後心緣一切智回向菩提雖行布施而非波羅蜜多亦不能令餘所修習波羅蜜多速得圓滿亦不能得一切智智菩薩知一切法如幻化故行布施時無實可捨證正覺時實無所得如二幻師戲爲交易此中二事俱非實有佛神力故令舍利子及大衆等見十方佛刹中諸菩薩廣大布施財施法施身命施等佛言求大菩提當如是施

第十二會說戒波羅蜜多分五卷

右新譯從五百八十四卷至五百八十八卷夫欲儲淨法先滌身器將越愛流前鳩行檝戒者切身口而流訓則一言一行斯佛事矣因動靜以研幾則舉足下足皆道場矣誠險道之夷蹬闇室之凝

釭度疫之僊丸出苦之神馭也五卷單譯一如施分

第十三會說忍波羅蜜多分一卷

右新譯第五百八十九卷佛言一切法如幻化畢竟性空畢竟空中無所諍競令彼聞已鬭爭心息其心平等猶若虛空不相伺求種種瑕隙由斯感得大丈夫相所莊嚴身一切有情見者歡喜乃至證得清凉涅槃畢竟安樂

則法師序曰將夷道梗爲坦心怨播親親于蠢徒闢蕩蕩于情路雖毀甚矛箭害窮釐粉必當內錮我想外抵人相目鄰虛之有間投刃曷傷念機關之無王觸舟奚苦如大浸稽空而空無溺懼積洿歸澤而澤無垢忿況已謝之聲毀譽一貫既遷之邑損益同科不有來損則攝受之路無從不有往慈則菩提之行無主翻爲善友更領深恩聞詈劇絲竹之娛得捶蹹捧戴之悅太子之二目兼喪曾靡一心僊人之七分支解方酬七覺百矛集體百福之相開萬惱縈身萬德之基立語其大力則拔

山無以喻談其無畏則賈勇弗之論一軸單譯不其要歟

第十四會說勤波羅蜜多分一卷十一至十四會並在給孤獨園

右新譯第五百九十卷惟夫淺溜穿石小滴盈器鑽燧之勤斷幹之漸皆積微不已故在著可觀單卷新譯經中詳說諸菩薩懈怠精進行相

第十五會鷲峰山說靜慮波羅蜜多分二卷

右新譯第五百九十一卷至九十二卷夫心之用也大矣哉動則舛競聿興靜則衆變幾息大之充法界細之入鄰虛故海嶽寰區心之影也形骸耳目心之候也生死遭回心之迷也菩提昭曠心之悟也三界惟此寔曰難調一處制之斯無不辦沉掉雙斥止觀兩明故統之則一如權之則二相敵之則三脫依之則四神行之則五印檢之則六念聚之則七善流之則八解階之則九次肆之則十徧其餘四念四等之儔五根五力之類如泥之在鈞金之在鍛惟所用耳豈有限哉故能力味精通

神妙揮忽日月上掩川嶽下搖身徧十方聲亘六趣水火交質金玉易形殫變化之途出思議之表第十六會竹林園中白鷺池側說般若波羅蜜多分八卷

右新譯五百九十三卷至第六百卷佛言若干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門受持一句尚獲無量無邊功德況于此大般若經能具受持轉讀書寫供養流布廣爲他說彼所獲福不可思議說此法時無量無邊菩薩得無生法忍復有無邊諸有情類皆發無上正等覺心爾時如來記彼決定當證無上菩提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二十卷（作三十卷）

右佛將說法先入三昧于一一身分放大光明徧十方大千世界衆生見光皆得不退佛出廣長舌相放無量億百千光化爲千葉金色蓮華上皆有佛坐一一化佛皆說六波羅蜜衆生聞者皆發大菩提心此經二十卷九十品與前大經同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四十卷（亦名大品般若經或三十卷四帙）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十卷（或十五卷）

右三經與大般若第二會同本異譯其光讚般若比于新經三分將一至散華品後文竝闕按姚秦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也其多者云有十萬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即是天竺之中品也准斯中品故知與大經第二會同梵文也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五卷

右與小品道行經等同本異譯故初題云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道行品第一但文不足三分過二准道行經後闕十品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亦名般若道行品或八卷一帙）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十卷（或七卷或八卷一帙）

大明度經四卷

右四經與大般若第四會同本異譯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七卷

右與大般若第六會同本異譯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梁扶南三

藏曼陀羅僊譯

右亦名文殊般若波羅蜜經初無十重光後有一行三昧文言文殊師利童眞者是又編入寶積在第四十六會與後經名同

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一卷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右初有十重光後無一行三昧文言文殊師利法王子者是此本稍廣又此二經亦互有廣略與大般若第七會曼殊室利分同本異譯

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一卷（一名決定諸法如幻化三昧經）

右與大般若第八會那伽室利分同本異譯新舊相比舊經稍廣文殊菩薩與龍吉祥菩薩等執應器錫杖入城乞食舍利子須菩提等問答說佛性離垢染故名無上清淨法身無像都無煩勞無了不了如幻化影響無心無念無言無說說是法身清淨功德時有百億菩薩天人等得無生忍者發菩提心者一生補處者共歎菩薩功德無量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秦鳩摩羅什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魏菩提畱支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陳眞諦譯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唐元奘譯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義淨譯

右五經同本異譯解在第九會

實相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右與大般若第十會般若理趣分同本異譯西域梵文有廣略二本故實相理趣文意乃同況大小異佛爲諸菩薩說實謂眞實不虛妄故相謂體相自性凝寂故具眞如常寂之義故名實相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二卷

右佛爲十六國王等說法欲滅時一切有情造惡業故國王災難競起日月星變水火雨雹賊盜饑疫兵戈鬼神等種種災異說救護法國王眷屬百官百姓皆當受持般若七難卽滅皆得安樂佛說菩薩行位五忍十五地等法廣如本經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呪一卷鳩摩羅什譯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唐元奘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于六百卷大般若中此爲要略若受持讀誦有殊勝功德菩提不遠一切魔怨外道毒藥蛇獸諸惡鬼神水火軍陣刀箭風災不能爲害唐三藏法師到流沙逢無量鬼神醜惡凶猛惟念般若心經聲發卽皆散滅

寶積部

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

右此經新舊重單合譯共四十九會合成一部歷代譯者摘會別翻而不終部帙唐南印度菩提流支翻譯二十六會三十九卷竝流支新譯二十三會八十一卷舊譯者止勘同編入共成一部列會如左

第一三律儀會三卷

右與舊大方廣三戒經同本異譯從第一卷至第三卷大迦葉問佛若諸衆生求于佛法力無畏者攝受何法而修行增長成熟諸如來道證入菩提得不退轉佛說此經名演說三戒亦名說菩薩禁戒亦名集一切佛法在家出家菩薩修行法門成

就退失菩提法詳如本經

第二無邊莊嚴會四卷

右從第四至第七卷無邊莊嚴菩薩爲諸菩薩求一切智善巧地者令得圓滿不思議願及一生補處所有善根等願佛開示如是法門佛說此經是無邊辯才攝一切義善巧法門由此能照了一切法斷一切疑

第三密迹金剛力士會七卷

右從第八卷至第十四卷密迹金剛說如來身口心三祕密目連欲窮佛聲邊際過西方九十九恆河沙佛土終不能得其音常近不遠應持菩薩過上方百億恆河沙佛土欲見佛頂相亦不能見樓至如來于賢劫千佛中最後成佛住壽長遠所度弟子一切聖衆等與九百九十九佛適等無異不可限量賢刼諸佛出世時密迹常持金剛侍衛其金剛杵擲于虛空復立于地帝釋目連盡其神力皆不能動密迹說是不可思議法時菩薩天人無央數發菩提心得法眼淨無生法忍諸佛世界六

返震動大光明照十方無量佛土

第四淨居天子會二卷

右舊譯名菩薩說夢經新改名淨居天子會當第十五及十六卷佛說諸菩薩修行有夢中所見一百八相

第五無量壽如來會二卷

右與舊無量清淨平等覺大阿羅陀無量壽經等同本異譯當第十七十八卷無量壽經四十八願平等覺經彌陀經皆二十四願文異理同與寶積經第五無量壽會同本異譯皆說極樂國勝妙彌陀願力勸人往生

第六不動如來會二卷

右與舊阿閦佛國經等同本異譯當第十九卷及二十卷說妙喜世界種種勝妙不動佛行願功德

第七被甲莊嚴會五卷

右新譯從第二十一卷至第二十五卷佛爲無邊慧菩薩說菩薩被大甲冑乘于大乘行于大道持大法炬放大法光擊大法鼓霆大法雨此大菩提

法爲諸衆生作大饒益

第八法界體性無分別會二卷

右與姚秦童壽所譯法界體性經同本異譯當第二十六卷至二十七卷文殊師利說法界體性無汙染淨亦無向得無解脫者是心體性空無有實從妄想起非生住滅無縛無脫無向無得是經如佛光明一切普照

第九大乘十法會一卷

右與梁衆鎧所譯大乘十法經同本異譯當第二十八卷十法者一信成就二行成就三性成就四樂菩提心五樂法六觀正法七行法順法八捨憍慢九善解如來祕密之教記聲聞得菩提言我皆痛言我老弊問耆婆毉藥逐諸外道摘勝金搶馬麥提婆宿怨乞食空鉢木器合腹謗等皆是善巧方便爲後世衆生利益故十者心不希求聲聞乘獨覺乘行是十法名住大乘此經能施一切衆生慧目大乘菩薩所當修學當得菩提

第十文殊師利普門會一卷

右與舊普門品經等同本異譯當第二十九卷佛說普入不思議法門色聲香味觸法八部三塗貪瞋癡善不善有爲無爲等二十八三昧平等法門若能受持則爲受持八萬四千法門說是經時七十二萬億那由他諸天一百八十萬人等發菩提心九萬二千菩薩得無生忍天魔憂苦涕泣如中毒箭衆生聞是經決定得不退轉空我境界

第十一出現光明會五卷

右新譯從第三十卷至第三十四卷月光童子問佛往昔修何等業得此無量無邊種種色光明佛爲說如來因地善根資糧圓滿成就相好光明等法門

第十二菩薩藏會二十卷

右從第三十五卷至第五十四卷三藏法師自西域回首譯出此經初說王舍城五百長者問佛觀何等相棄捨家法悟大菩提佛言我觀世間衆生爲十苦所逼十惱害相憎嫉入十種惡見稠林爲十種大毒箭所中十不善道染汙纏縛我以是等

故捨家趣無上道五百長者皆證阿羅漢次說如來十種不思議法一者如來身二者音聲三者智四者光五者戒定六者神通七者十力八者四無畏九者大悲十者不共佛法四無量心六波羅蜜三十七品法門四諦十二緣四攝等法檀波羅蜜中說過去善攝受如來因地爲紡績人日以一縷微線施佛願未來世成等正覺由此福故十五拘胝刼不墮惡道千反爲輪王帝釋累刼奉事諸佛致成菩提精進波羅蜜中說過去熾然精進如來因地修行時于千歲中不于彈指頃起睡眠及念欲樂心不起稱量飲食鹹淡甘苦心不觀授食人面是男是女于樹下坐不一仰觀樹相于千歲中不曾起念論世間無益之語起如是妙行修如是道迹勇猛精進未曾休息釋迦如來因地作天帝釋于贍部洲大疾疫刼化大身令病苦衆生割截身肉食已病愈以願力故隨割隨生食其肉者乃無一人墮于惡道皆住三乘得不退轉有如是力如是等微妙法門不可具舉佛言欲疾證得菩提

者當于如是大菩薩藏微妙法門猛利殷重讀誦修習廣爲他說此是諸菩薩等聖珍寶藏當勤修學如我所證

第十三佛爲阿難說處胎會一卷

右與舊胞胎經同本異譯當第五十五卷

第十四佛說入胎藏會二卷

右唐舊譯單大當第五十六卷及五十七卷（此入胎藏會本名佛爲難陀說出家入胎經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第十一十二卷三藏義淨析出別行）說人受生入胎種種事本同譯別入胎藏會經初說佛種種方便化難陀離欲出家事經末說難陀往昔設浴供佛等緣致金色身具三十相短佛四指今得證果事比舊經增多

第十五文殊師利授記會三卷

右與文殊師利佛土嚴淨同本異譯從第五十八卷至第六十卷說菩薩嚴淨佛土種種行願及普見如來佛刹種種勝妙功德西方極樂世界莊嚴如一滴水普見佛刹莊嚴如大海水壽量衆會不可思議十方無量無邊佛刹中一切如來皆是文

殊之所勸教成就

第十六菩薩見實會十六卷

右從第六十一卷至第七十六卷佛成道已還迦毗羅城將化父王時國人迎佛天龍八部圍繞禮敬佛現神通說法授諸天人非人及外道等菩提記佛爲淨飯王等說六界差別法門地水火風空識界十八界一切法皆空諸根如幻境界如夢此法是一切菩薩之所修行一切諸佛之所證得次四轉輪王品說佛往昔爲轉輪王七寶具足福力殊勝與帝釋分座以貪欲故從天墮沒以不放逸故于帝釋所亦無貪著說是經時淨飯王等七萬釋種得無生忍佛記皆當往生無量壽佛國後皆成佛

第十七富樓那會三卷

右舊譯本名菩薩藏經亦名大悲心經同本異譯從第七十七卷至第七十九卷說諸菩薩修行布施精進忍辱多聞修慈修喜等法致不退轉大悲品說佛昔因夜闇然兩臂照道救失路諸賈客爲

大畜身以血肉施諸衆生乃至一刧爲大力王以身分割施婆羅門八萬四千歲中爲惡魔罵辱心不瞋恨亦不言我有何罪無量百千萬世割肉刺血施諸衆生如是種種行苦行

第十八護國菩薩會二卷

右當第八十卷至八十一卷護國菩薩問佛菩薩修行王等于一切法增長功德到究竟處而得自在入一切智佛爲說清淨無畏喜捨調伏退墮障道繫縛等法說佛昔因爲國王王子寶主女人及爲鹿馬獅象龜猿雉兔等受種種身捨施身命利益衆生求無上道略說五十餘緣次說無量壽釋迦阿閦佛昔爲國王王子天神供養諸佛本緣

第十九郁迦長者會一卷

右與法鏡經及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等同本異譯當第八十二卷說在家種種過患功德出家菩薩修行功德之法

第二十無盡伏藏會二卷

右新譯當第八十三卷至第八十四卷說菩薩五

種伏藏成就殊勝功德速證菩提

第二十一授幻師跋陀羅記會一卷

右與舊幻士仁賢經同本異譯當第八十五卷王舍城中幻士以幻術變化諸佛及僧供養心中念悔欲得滅沒所化莊嚴等以佛神力令不滅沒七日佛言一切諸法如我之身及大千世界皆如幻化爲跋陀羅說法授記

第二十二大神變會二卷

右新譯當第八十六卷及第八十七卷說如來有大神變說法教戒神通等事後說商主天子授記成佛

第二十三摩訶迦葉會二卷

右當第八十八卷及第八十九卷說破戒妄言得果貪著名利嫉妒瞋害種種罪相教誡切至

第二十四優波羅會一卷

右與舊決定毗尼經同本異譯當第九十卷說菩薩聲聞戒律持犯開遮輕重盡護不盡護種種差別等法

第二十五發勝志樂會二卷

右與舊發覺淨心經同本異譯當第九十一卷及九十二卷說初業菩薩業障闇鈍好世話睡眠戲論廣營衆務貪著所不應爲忘失正念行迷惑捨由昔惡業久墮地獄故福慧微少懺罪發願後當得生彌陀佛國當捨利養當觀咎憒鬧世話睡眠營務戲論各有二十種過失

第二十六善臂菩薩會二卷

右舊譯當第九十三卷及第九十四卷佛說菩薩當具足六波羅蜜法

第二十七善順菩薩會一卷

右當第九十五卷此經與須賴經同本異譯解在彼經

第二十八勤授長者會一卷

右當第九十六卷佛爲五百長者說發菩提心者所應學應住應所修行法門于身命財妻子屋宅飲食車服一切樂具應無所著應觀此身無量過患四十四種可厭惡事長者聞法得無生忍授成

佛記

第二十九優陀延王會一卷

右與舊優塡王經同本異譯當第九十七卷（新說三經）（互佛廣略）佛說酖著女色欲染過患苦切詳悉

第三十妙慧童女會一卷兼後

右與舊兩譯須摩提經及流志先譯妙慧童女經同本異譯當第九十八卷從初至半王舍城長者女名妙慧年始八歲問佛云何得端正身得富貴身得眷屬不壞得蓮華座化生佛前從一佛土至一佛土處世無怨所言人信離障淸淨能離諸魔臨終諸佛現前佛爲說四十行童女授成佛記卽變成男子

第三十一恆河上優婆夷會（與前同卷）

右當第九十八卷從半至末說一切法如幻化如虛空心尚不可得何況心所生法一切法皆無所得名眞修梵行往昔千佛亦于此處說如是法

第三十二無畏德菩薩會一卷

右與阿闍世王女阿術達菩薩經等同本異譯當

第九十九卷無畏德年始十二見聲聞不起不迎不問不禮王問之云轉輪聖王迎小王不帝釋迎餘天不大海神禮河池神不日月光神禮螢火不如是等廣說二乘與大菩薩人種種差別與舍利目連迦葉須菩提問答妙法見佛卽轉女身受成佛記

第三十三無垢施菩薩應辯會一卷

右與離垢施女經及得無垢女經同本異譯當第一百卷波斯匿王女年始八歲與夫聲聞迦葉舍利弗等本菩薩文殊觀音等問答法要見佛問法卽轉女身授成佛記

第三十四功德寶華敷菩薩會

右當第一百一卷從初至半說持誦十方現在佛名所得殊勝功德

第三十五善德天子會（與前同卷）

右與流志先譯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同本異譯當第一百一卷從半至末文殊演說諸佛不思議甚深境界

第三十六善住意天子會四卷

右與如幻三昧經及聖善住意經等同本異譯從第一百二卷至第一百五卷文殊放大光明召集十方諸菩薩衆不可計數諸大弟子入四萬三昧而不能見善住天子已曾供養多佛入深法忍辯才無礙文殊與俱見佛問法是經說甚深法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諍不進不怠不禪不亂不智不愚無凡夫無佛不因緣不無緣等法門過去已有七十四億那由他百千諸佛說此法彌勒賢劫未來千佛亦尒又欲度造逆罪菩薩故文殊持劍逼佛佛爲說法諸菩薩得無生法忍

第三十七阿闍世王子會兼後三卷

右與舊太子刷護太子和休二經同本異譯當第一百六卷從初至半刷護和休王太子名也問佛何因緣得端正蓮華化生知宿命相好智慧三昧不生八難生天上得六神通等佛隨問演說王子與俱來五百同友授成佛記

第三十八大乘方便會

右與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等同本異譯從第一百六卷半至一百八卷盡慧上菩薩問佛說諸菩薩以一摶食施給一切衆生一香一華供養十方佛禮敬一佛卽禮敬十方佛如是等種種善權方便法門以至八相成道示現金搶馬麥十餘殃事等皆是如來善權方便教化衆生

第三十九賢護長者會二卷

右舊譯本名移識經新故名賢護長者會從一百九至一百十卷此二經本同譯別賢護童眞問佛衆生有識如寶在篋不顯不知身謝識遷如夢遷化捨此受彼獲當來報受種種身遷轉遷滅往來苦樂等事又大藥王子問佛識捨于身作何形像佛爲種種譬諭顯說

第四十淨信童女會兼後二會同卷

右當第一百一十一卷初波斯匿王女問佛菩薩正修行法得堅固力安住生死成熟衆生六度四無量五神通化生諸佛前轉女身降魔轉法輪等佛爲說此經

第四十一彌勒菩薩問八法會

右本名彌勒菩薩所問經與大乘方等要慧經同本異譯當第一百一十一卷中說不退轉菩薩降伏魔怨知一切法于諸世間心不疲倦速成菩提等

第四十二彌勒菩薩所問會

右與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等同本異譯當第一百一十二卷末佛說彌勒以善權方便安樂行晝夜六時禮佛懺悔勸請諸佛及願于來世人民無垢穢奉行十善時成佛釋迦佛以身命布施勇猛精進願于五濁惡世成佛度生

第四十三普明菩薩會一卷

右與摩訶衍寶嚴佛遺日摩尼寶二經同本異譯當第一百一十二卷（此舊寶積經有釋論四卷）佛說諸菩薩修行求無上菩提增進退失善惡衰正種種行相及有三十二法得稱菩薩及說菩薩二乘差別中道觀心等種種譬喻眞實沙門像似沙門諸善惡事相教戒切至種種法義富備微妙學佛者當常誦

讀

第四十四寶梁聚會二卷

右當第一百一十三卷及一百一十四卷佛說沙門善惡垢淨梵非梵行種種事相營事比丘于三寶物中所不應作受諸罪報住阿蘭若乞食受糞埽衣等敎戒精切此經名選擇一切法寶亦名安住聖種儀式亦名寶聚亦名寶藏

第四十五無盡慧菩薩會兼後二卷

右當第一百一十五卷初說十波羅蜜入十地先相等法

第四十六文殊說般若會

右與大般若曼殊室利分及衆鎧所譯文殊般若同本異譯從第一百一十五卷中至一百一十六卷末解在文殊所說般若經

第四十七寶髻菩薩會二卷

右亦名菩薩淨行經與大集寶髻品及康僧會所出菩薩淨行經同本異譯當第一百一十七卷及一百一十八卷（此寶髻會有釋論一卷）佛說六波羅蜜三十

七菩提分法菩薩淨行等

第四十八勝鬘夫人會一卷

右與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經等同本異譯當第一百一十九卷勝鬘夫人波斯匿王末利夫人之女禮敬讚歎如來眞實功德佛爲授記號普光如來佛言此經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一切聲聞緣覺不能究竟觀察知見此經歎如來眞實第一義功德大受大願攝受正法入一乘如來藏法身空義及自性清淨心等義分十五章斷一切疑決定了義入一乘道

第四十九廣博仙人會一卷

右與舊毗邪娑經同本異譯當第一百二十卷毗邪娑五通仙人領眷屬五百仙人勤修苦行不食而齋有光明名聞問佛云何布施死已得福福在何處有何形段佛涅槃已供養塔等誰爲受者得何福報佛如所問爲說有三十三種垢染布施不得果報及說種種上施若佛現在若已滅後供養得福無異復有五種無上施謂佛及僧及說法者

及父母復說生死轉識及生諸天欲樂衰相等事

大方廣三戒經三卷

右與寶積第一三律儀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第一會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四卷後漢譯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兩卷吳譯

無量壽佛經兩卷曹魏譯

右三經譯文詳略小異本一經也

阿閦佛國經二卷

右與寶積經第六不動如來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文殊佛土嚴淨經二卷

右與寶積經第十五文殊授記會本同譯別解在寶積

大乘十法經一卷

右與寶積第九大乘十法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普門品經一卷

右與寶積第十文殊師利普門會同本異譯解在

寶積

胞胎經一卷

右與寶積第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卷胎藏會本同譯別解在寶積

法鏡經二卷

郁迦羅越問菩薩行經一卷

右二經與寶積第十九郁迦長者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幻士仁賢經一卷（或云仁賢幻士經）

右與寶積第二十一授幻師記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決定毘尼經一卷（一名破壞一切心識）

右與寶積第二十四優婆離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發覺淨心經二卷

右與寶積第二十五發勝志樂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優填王經一卷

右與寶積第二十九優陀延王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須摩提經一卷（亦直云須摩經）

須摩提菩薩經一卷

右二經與寶積第三十妙慧童女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阿闍貰王女阿術達菩薩經一卷

右與寶積第三十二無畏德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離垢施女經一卷西晉法護譯

得無垢女經一卷（或云無垢女經一名論義辯才法門）

右二經與寶積第三十三無垢施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文殊師利所說不思議佛境界經二卷

右與寶積第三十五善德天子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佛說如幻三昧經二卷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三卷

右二經與寶積第三十六善住意會同本異譯解
在寶積

太子刷護經一卷

太子和休經一卷

右二經與寶積第三十七阿闍世王子會本同譯
別解在寶積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二卷

右與寶積第三十八大乘方便會同本異譯解在
寶積

大乘顯識經二卷唐譯

右與寶積第三十九賢護長者會同本異譯解在
寶積

大乘方等要慧經一卷

右與寶積第四十一彌勒問八法會同本異譯比
八法會甚略解在寶積

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一卷

右與寶積第四十二彌勒所問會同本異譯比後
譯文不足解在寶積

佛遺日摩尼寶經一卷（亦名遺日說般若經）

摩訶衍寶嚴經一卷（亦名大迦葉品）

右二經與寶積第四十三普明菩薩會同本異譯三經互有詳略佛言此經所在是爲天下最妙之塔寺若從法師聞當敬法師如佛若敬法師供養奉持必得無上道命終之時要見如來當得身口意各十種清淨恆沙國土滿中七寶供養恆沙諸佛及弟子衆恆沙劫一切施安起七寶塔不如受持誦讀此經餘解在寶積

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一卷（亦直云勝鬘經）

右與寶積第四十八勝鬘夫人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毗耶娑問經二卷

右一經與寶積第四十九廣博仙人會同本異譯解在寶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十六卷目錄

佛經部彙考二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菩薩契經藏大集部　華嚴部　涅槃部　諸大乘經一）

神異典第九十六卷

佛經部彙考二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菩薩契經藏大集部

大方等大集經六十卷

右佛成正覺十六年菩薩海衆悉來大集佛于無緣象王衆中欲宣說菩薩法藏令知諸佛深境界故于欲色天二界中間化七寶坊如大千世界諸天龍鬼神等并及十方佛剎諸菩薩衆一時雲集

佛說菩薩種種莊嚴種種光明十六大悲壞衆生三十二惡業如來大悲行相因緣及如來三十二業眞實慧根慧業等法寶女所問品說實語義語毗尼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菩提分三十二相業因三十二障大乘法三十二速成就大乘法如是等無量寶聚不眴菩薩品說一切諸法自在三昧等海慧菩薩品說淨印三昧攝取大乘障礙大乘法諸菩薩各各說如是法住法門海慧說諸魔業佛說破壞魔業調伏波旬次無言菩薩品虛空藏菩薩品說虛空藏功德神通智辯方便行願等事一切法與虛空等微妙法門次說十方諸佛會集寶坊調伏衆魔他方諸佛會中各有大菩薩衆來集佛爲海衆說經四無量品說修慈悲喜捨淨目品說諸菩薩或作天像鬼修羅八部鳥獸之像教化衆生閻浮提外有十二辰屬蛇馬羊等修聲聞慈各各一日一夜巡行教化衆生寶髻品解在寶積四十七會菩薩品解在罪字函三十一至三十三日密分三十四至四十五日藏分

與前日密分同本異譯十方恆河沙佛世界諸菩薩衆皆來集會佛說若住處有五比丘持法畏罪求解脫道供養獲大功德侵奪得大罪報破戒受施及在家人受侵損僧伽藍種種物皆獲大惡報諸佛刹各有大菩薩衆來禮敬佛說陀羅尼種種利益衆生等法星宿品說二十八宿等事濟龍品說諸龍受生受苦受樂業報因緣受三歸依盲龍卽得淨眼熱惱餓龍皆得安隱佛付囑天龍大力鬼神等守護國土衆生等四十六至五十七月藏分說月藏菩薩與八十億那由他菩薩從西方禮敬供養如來說吉祥呪利益衆生次波旬品說調伏魔事次說大集十方一切佛土無餘諸菩薩百億三界一切天龍諸部大鬼神等悉集無餘顯說甚深佛法爲護世間故以閻浮提諸國土付囑釋梵護世諸天一切龍神修羅夜叉鬼神等各各分布安置護持養育除障護善令法久住五十八至六十說菩薩修行校量失行不失行甚詳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十卷

大方等十輪經八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

佛說地藏菩薩已于無量無數大劫五濁惡時無佛世界成熟有情具足不可思議殊勝功德於十方諸佛國土利益安樂一切有情除一切病惱憂苦逼切滿一切求願有人于一食頃歸依供養諸所求願速得滿足勝于百劫歸依供養諸大菩薩經說末法惡時人敗根如坯器空見如生盲五欲如石田不苗十惡如臭身垢穢此經滅衆生煩惱令三寶久住佛言我遺法弟子下至非器無戒行者雖應罰治無令還俗護持我法國王大臣宰官長壽安樂獲十種功德利益十輪者人王治國選用臣僚撫安民人教兵禦敵修營事業給養功藝賞善罰惡等有十王輪法佛輪十種教化衆生斷十惡修十善安立聖道降伏魔怨令修行人成無上道

大集須彌藏經二卷

右如來功德天地藏觀音菩薩及諸龍王等各說

神呪護持國土利益衆生

虛空孕菩薩經二卷

虛空藏菩薩經一卷

觀虛空藏菩薩經一卷

虛空藏菩薩神呪經一卷

右四經同本異譯說虛空藏菩薩不可思議功德能滿種種求願救苦懺罪密塗治圊廁等法若見虛空藏天冠如意珠或珠印印文有除罪字或聞空中聲唱言罪滅皆是罪滅相禱疾病者或夢得藥或見像或疾病卽除虛空藏或譯云虛空庫又爲虛空孕譯文不同其義一也以此而推觸類而長之則凡於佛說可以得意而忘言矣

菩薩念佛三昧經五卷（此與般舟三昧等經文別）

十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十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

諸天勸請佛說念佛三昧一切天龍夜叉阿修羅菩薩羅漢人非人等海衆大集不空見菩薩見大神變妙莊嚴事聞佛請法大弟子目連迦葉舍利

弗羅睺羅彌勒菩薩等說大神通各獅子吼佛說是三昧甚深經典

般舟三昧經三卷

拔陂菩薩經一卷

大方等大集賢護經五卷

右三經同本異譯

梵語拔陂此云賢護說念佛三昧功德佛言此經是諸菩薩眼是菩薩父母受持隨喜獲無量無邊福德速成無上菩提

阿差摩經七卷

無盡意菩薩經六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東方不眴世界現住普賢如來剎土無盡意菩薩與六十億菩薩俱來先現大光明神變舍利弗問無盡意說初發心六度四無量六通四無礙智四攝四依三十七助道等法門一一皆不可盡說是法時次第有七十那由他又七十六那由他天人又六十七百千衆生發菩提心七萬六千又五百一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三萬二

千菩薩得日鐙三昧十方諸佛皆同讚喜此八十無盡法悉能含受一切佛法是諸菩薩不退轉印速能成就無上菩提

大集譬喻王經二卷

右舍利弗問佛答聲聞獨覺智慧如一滴水佛智菩薩智如大海水等種種譬喻甚廣

大哀經八卷

右是大集經初陀羅自在王菩薩品異譯此與大集經互有廣略佛放光明十方佛刹諸大菩薩來集佛說無盡法門戒定光明莊嚴大悲哀愍衆生無量劫來教化度脫無有厭倦如來三十二事業菩薩八大總持等法智積菩薩問何謂智本何謂慧業佛爲分別解說十方佛刹六返震動及記魔波旬至佛法滅時生大歡喜墮阿鼻地獄受大苦故念佛教故心得淨信卽於地獄命終生三十三天復積善根以至涅槃

寶女所問經四卷

右是大集經寶女品異譯

無言童子經二卷

右是大集經第十二卷無言菩薩品異譯同本童子生不啼泣乃至八歲無所言說佛言此童子是大菩薩已曾供養無量無邊諸佛得不退轉當成無上道我今說是大集經典此童子於此中當說經法利益無量衆生湧身空中讚佛功德問答法要無量衆生發菩提心數十萬菩薩得無生忍金剛齊菩薩與六萬億諸菩薩從東方佛土來在釋迦佛身內坐蓮華臺聽汝而於佛身無有逼觸而佛身無增無減無礙有如是等不可思議法門

自在王菩薩經二卷

奮迅王問經二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說菩薩四自在法一戒二神通三智四慧一切聲聞辟支佛之所無有金剛齊菩薩安住于戒八萬四千諸魔千歲隨逐乃至不見一念心散可得怖惱魔言我於千歲求汝心行不能知處菩薩言恆河沙劫求之亦不能得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如幻化人尚無有心況心行處

魔等受化皆爲弟子往昔金剛齊郎自在王菩薩是也四日在中各有如是微妙法門

寶星陀羅尼經十卷

佛說陀羅尼變五百魔女爲丈夫身大集十方佛現大神變降魔衆說諸神呪祐護一切等事

華嚴部

古華嚴六十卷

右第一晉譯唐譯九會晉經七會初闕十定品重會普光故惟八會唐譯三十九品晉經三十四品初會中惟有二品一世間淨眼品卽今世主品盧舍那品卽今現相已下五品初會闕四兼闕十定故惟三十四品餘諸品會大同文有小異翻梵本三萬六千頌成五十卷或六十卷唐譯益九千頌通舊總四萬五千頌合成唐本八十卷按隋譯經三藏崛多云于闐國東南二千餘里有遮拘迦國王宮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大經並十萬偈般若經奘法師已取到全譯出六百卷外大集經若具出可三百卷華嚴十萬偈今八十卷纔僅半

珠惟願支那緣熟諸聖加被大經東傳早見全寶使大法明普照無極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

右唐譯此經七處九會說三十九品八十卷七處者人中三天上四初諸來海會諸菩薩作是思惟云何是諸佛地云何是諸佛境界云何是諸佛神力諸佛所行諸佛神通諸佛無所畏諸佛三昧諸佛無能攝取諸佛眼諸佛耳諸佛鼻諸佛舌諸佛身諸佛意諸佛身光諸佛光明諸佛聲諸佛智願佛世尊開示演說又諸佛皆說世界海衆生海佛海佛波羅蜜海佛解脫海佛變化海佛演說海佛名號海佛壽量海及一切菩薩誓願海發趣海助道海乘海行海出離海神通海波羅蜜海一切菩薩地海一切菩薩智海十住十行十回向十藏十地十願十定十通十頂爲成就一切菩薩故令如來種性不斷故演說一切諸法故永斷一切疑網故願佛亦爲我等如是而說九會所說經共答此問詳如大疏

第一會菩提場中說世主妙嚴至毗盧遮那品六品十一卷經名舉果勸樂生信分謂舉揚如來十種法界無盡身雲二十重華藏莊嚴刹海依正二報難思之果勸厲當機聞而樂欲生其淨信發趣修行如佛證故第二會普光明殿說十信等第三會忉利天宮說十住等第四會夜摩天宮說十行等第五會兜率陀天宮說十回向等第六會他化自在天宮說十地等第七重會普光明殿說十定十通十忍等從如來名號品至如來出現品三十一品四十一卷名修因契果生解分因謂因行竪該六位果謂佛果總攝十身進修契證令生勝解欲使一乘圓機依此所詮發揚妙智進趣修行成六位之圓因契十身之滿果第八普光明殿普賢說離世間一品七卷經二千行法名託法進修成行分謂上差別因果生解既終今乃寄託前法攝解成行故隨舉一行六位頓修古德頌云河傾二百問瓶瀉二千酬一心觀性海萬行炳齊修六位因成滿八相果圓周是也第九會給孤獨園說入

法界品二十一卷經名依人證入成德分由前大行既具觸事造微故善財依佛菩薩歷事知識隨所見聞無不契入總斯教理不出信解行證若兼所信所解所行所證卽自眞心共成五字斯乃本末該羅頓漸融攝皆指一心同歸性海耳此經以入法界緣起普賢行願爲宗諸佛祕藏如來圓教不思議解脫頓入佛乘

華嚴一乘祕教亦名不思議解脫經功用大故感應亦大一四句偈地獄衆生聞之而脫苦盥掌滴水螻蟻微類承之而生天欲學佛心慧了佛境界證佛地位依此一乘法性海而修行者不歷地位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悉與三世諸如來等譬如衆流一滴之水纔入海中卽名海水若依大乘二乘權教備修萬行綿歷多劫不如聞是經以少方便疾得菩提經云此經不入一切衆生二乘人手惟除菩薩摩訶薩一切聲聞圓覺不聞此經何況受持若菩薩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不聞此經雖聞不信是等猶爲假名菩薩若有此經卷地卽是

如來塔廟禮拜供養彼衆生等具足善根滅煩惱患得賢聖樂聞此普賢大行海印深定法界體性方知華嚴是佛根本教釋氏宗極故修此感應傳廣示未聞出華嚴感應傳

信力入印法門經五卷

右上三卷佛說諸菩薩淸淨初歡喜地得大無畏安隱處法次二卷普賢說諸佛無障礙智教化衆生力自然智普門現前無邊身一切徧見無差別無依止智等法門末說信毀種種罪福

度諸佛境界智光嚴經一卷

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二卷

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一卷

右三經同本異譯說如來安坐不動而普現一切利益衆生

大方廣佛華嚴經不思議境界分一卷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一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普賢說佛出現乃至涅槃刹土時劫光明威德等事皆不可思議及諸菩薩修習

法門

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一卷

右說佛于往昔經無量劫承事諸佛修習法門

大方廣佛華嚴經修慈分一卷

右彌勒問佛云何少用功力安樂無倦而能速證廣大佛法在生死中不受無量衆苦逼迫于諸佛法速得圓滿佛說應修慈心爲最上功德速具相好成無上正覺想念身中有十方諸佛國土隨一切衆生所須與種種安樂捨離瞋恨怨結平等利益是修慈人乃至未能離於分別起我我所見亦常得六種梵天之福無始惡業皆得消滅

大方廣普賢菩薩所說經一卷

莊嚴菩提心經一卷

大方廣十地經一卷

右三經同本異譯信力入印法門等十一經竝與華嚴分有相似是眷屬攝而非正部

兜沙經一卷

右是華嚴經如來名號品異譯

菩薩本業經一卷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一卷

右二經是華嚴淨行品異譯

菩薩十住行道品一卷

菩薩十住經一卷

右二經是華嚴菩薩十住品譯

漸備一切智德經五卷

十住經四卷

右二經是華嚴十地品異譯

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三卷

右是華嚴十定品異譯

顯無邊佛土功德經一卷

右是華嚴壽量品異譯

如來興顯經四卷

右是舊華嚴寶王如來性起品及十忍品異譯新經名如來出現品

度世品經六卷

右是華嚴離世間品異譯

羅摩伽經三卷

右是華嚴入法界品異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卷

右續華嚴經入法界品

涅槃部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

右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第五譯宋文帝元嘉年中達于建業時有沙門慧嚴慧觀謝靈運等以讖前經品數疎簡乃依舊泥洹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改治結爲三十六卷行於江左比前經時有小異盧字函有論一卷略釋大經又論一卷釋本有今無一偈

佛言吾滅度後汝等四衆當勤護持我大涅槃我於無量萬億阿僧祇劫修此難得大涅槃法今已顯說此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金剛寶藏常樂我靜周圓無闕最後究竟理極無遺諸佛於此放捨身命故名涅槃汝等欲疾得菩提令一切衆得出世法當勤修習此涅槃經

宣律師問天人韋將軍曰諸佛說教何等偈爲般若何等爲華嚴何等爲法華何等爲涅槃答曰但是無相離我我所即入般若但是說諸度萬行悲智攝益即入華嚴但是授聲聞等記作佛即入法華但是決擇褒正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即入涅槃如此決擇古今未有味道君子幸願知音

大般涅槃經後譯荼毗分二卷

右是前大般涅槃經之餘憍陳如品之末兼說滅度已後荼毗等事佛言若佛滅後一切信心所施佛物應造佛像佛依七寶旛蓋香油寶華除供養佛餘不得用即犯盜佛物罪若佛現在若涅槃後有人以七寶堂殿衣服飲食一切樂具恭敬供養佛像及舍利如芥子許乃至尊重讚歎是二人所得福德無二無別無量無邊能令衆生離三界苦得涅槃樂佛欲涅槃以手却衣顯出獅子胷臆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七返告言汝等大衆應當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汝當修習如是清淨之緣于未來世得此果報自今見已無復再覲佛欲涅

槃放大光明現種種大神變大聖金棺力士衆人皆莫能舉佛神力故自然乘空徐行入城西門而出東門左右繞城七匝諸人天等各設廣大殊勝供養旃檀沈水積高如山人天舉火皆不能然待迦葉至金棺自然開見佛相好紫磨金身閉棺已復現雙足光照十方從佛心胷自然火出分布舍利滿八斛金壜天上人間起塔供養

大般泥洹經六卷

右是大般涅槃經之前分盡大衆問品同本異譯

方等般泥洹經二卷

四童子三昧經三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佛于雙樹間將入涅槃諸弟子衆皆大哀戀有四童子皆大菩薩從四方佛刹來現大神通會集供養與佛阿難問答說法時無量無邊人天菩薩得道得果得無生忍佛放大光明度諸地獄極苦衆生皆卽生天乃至成阿羅漢無央數人天菩薩皆得道進果以至立無上正眞道魔波旬惱恨悲泣今日所度雖佛壽一劫所度不

能過此我界遂空佛言所未度者如大地土所度者如爪上土耳及諸佛爲羅云說法安慰佛言我所應度者皆已度訖未度者皆已作得度因緣我所應作皆已作竟

大悲經五卷

右說佛將涅槃諸弟子哀戀佛安慰阿難等說正法不滅迦葉等及佛滅後有諸大神通智慧威德弟子流布佛法汝勿憂愁次說供養佛舍利如芥子及作形像塔廟乃至散一華於空中若生一念敬信果報福德不可思議終當得至涅槃佛執阿難手付囑法藏令廣宣流布令勿隱沒第一卷說大梵天王念言我能勝他他不如我我是智者三千大千世界中大自在王造化衆生世界等佛言非汝所造所化是業所化此大千世界是佛土梵王禮懺悔過

諸大乘經一

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

右二十七品說如來于兜率天宮下生處胎降生

示現童子示書現藝游行出家苦行降魔成佛轉法輪等次敘甚詳第十一說十二緣三十二相業末說人能受持此經有種種勝妙功德

普曜經八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文詳略有小異爾

妙法蓮華經七卷

右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爲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說此一乘法授諸聲聞記如是妙法諸佛時一說之如優曇華時一現耳先示化成之權終與髻珠之祕雖三車異駕而一雨同滋皆令自知決定作佛說是經時多寶佛塔從地湧出十方諸佛集會證明六萬恆河沙等菩薩及其眷屬護持流布持經隨喜有六根清淨等無量功德若天入旋陀羅尼諸三昧見靈山法會儼然佛常住不滅證悟者自知非思議境界天親菩薩論二卷天台智者證旋陀羅尼三昧九旬談妙妙元文句止觀三大部三十卷盛行東南慈恩法師章疏廣化西北誦持靈感具有傳記流通震旦無

盛此經

法華三昧經一卷

右是法華支派

無量義經一卷

右是法華前說

薩曇分陀利經一卷

右是略出寶塔提婆品中少分

正法華經十卷

右西晉竺法護譯品義大同翻文有異

添品法華經七卷

右隋天竺三藏崛多笈多以秦譯有闕文添藥艸諭之半提婆達多品陀羅尼次神力品後囑累品在卷終餘諸字句亦間有改定

維摩詰經三卷

右什法師譯維摩詰此云淨名示疾毗邪離城佛遣聲聞諸菩薩問疾皆辭不任文殊與八千菩薩大弟子等來入丈室問答妙法深談實相不二法門等借座燈王請飯香積手按大千室容海衆亦

名不思議解脫法門

維摩詰經二卷

右吳支謙譯

說無垢稱經六卷

右奘法師譯已上三經本同譯別

大方等頂王經一卷

大乘頂王經一卷

善思童子經二卷

右三經同本異譯善思童子維摩詰子也乳母抱持在重閣上見佛自湧身空中投下而住空中獻花問答說甚深法佛爲授記作佛

大悲分陀利經八卷

悲華經十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說諸佛本願莊嚴清淨佛土釋迦如來以大悲故願出五濁惡世成佛度生說釋迦佛因地布施身命種種大悲行願彌陀阿閦觀音勢至文殊普賢本所發願讀誦書寫此經乃至一偈勝十大劫行六波羅蜜

金光明最勝王經十卷

合部金光明經八卷

右前後三譯經同品異初北涼曇無讖譯四卷十八品次隋僧寶貴合諸譯爲八卷二十四品然文皆不足唐義淨譯十卷三十一品比前最備佛說是金光明微妙經典諸經中王說佛壽長遠三身差別金鼓懺悔天神護法大辯才天大功德天天王地神皆同佑衛此妙經法及供養天神天女誦呪祈願種種法門後說救魚生天捨身飼虎皆成佛因緣

伅眞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三卷

右伅眞此言樹謂天伎樂神即乾達婆王名也大緊那羅王經與此本同譯別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四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經初大冠菩薩問佛諸菩薩種種法門佛隨問答說菩薩諸四句法時大樹緊那羅王從香山中與諸大衆來禮敬佛奏諸伎樂須彌等山頗峨涌沒四衆八部大迦葉等惟除不退

轉菩薩皆悉起舞不能自持樂中說偈八千菩薩得無生忍請佛菩薩于香山供養七夜佛說淨六度方便等諸波羅蜜一一各三十二法門六十萬餘衆生發無上正眞道心授王作佛記又爲八千王子說助菩提法爲八萬四千夫人采女說轉女身法及說菩薩成就三十二法能爲法器及菩薩諸行法又法施有三十二功德此經亦名宣說不思議法品

佛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三卷

右佛昇忉利天度夏安居三月月天子問諸菩薩種種法門佛隨問答略如維摩經佛告目連勿謂佛獨在一閻浮提成道度生于三千大千世界中示現降胎現生成佛示滅略說四方四維等諸佛名號國土應現種種不同等事

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四卷

右與昇忉利天爲母說法經本同譯別

寶雨經十卷

寶雲經七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除蓋障菩薩問佛云何菩薩得十波羅蜜圓滿云何得等于地水火風空如日月如師子如蓮華調伏寂靜廣大清淨智慧如海善巧辯才令衆生歡喜信受空無相願慈悲喜捨游戲神通離八難處住不退轉得如來法身金剛身十二頭陀云何得種種善巧生清淨佛土乃至云何速證無上菩提佛各隨問爲說問一答十微妙富備大略如華嚴普賢二千酬行法

阿惟越致遮經四卷

不退轉法輪經四卷

廣博嚴淨不退轉法輪經六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廣略文異說佛出五濁方便說三乘化導衆生令入一佛乘他方淨土二十那由他劫植衆德本不如忍界從明至食說法化愚令受三歸五戒況勸人出家廣爲說法令出三界佛說信行法行八輩四果辟支佛皆是不退轉菩薩微妙法門次諸大阿羅漢說密語我等具足五無間業謂無明能生生死爲母不正思惟及喜愛爲

父壞諸想諸行爲破僧不壞凡夫法滅羅漢想名殺阿羅漢滅如來想名出佛身血知一切法如幻如影如響故次說衆生若聞釋迦牟尼佛名者皆于菩提得不退轉況持一華以供養邪如尼拘陀樹種子、甚小漸次長大至蔭五百人有東方佛刹來三大菩薩頭面禮佛言我等于此法中無有疑惑我是如來我是世尊我是佛爾時衆會皆作是念無有二佛並出世間何緣彼作是說佛偈云不住一切法求宋滅菩提亦不得菩提是故名如來詳如本國五五百童女五千尼五千居士婦聞法不復受胎爲女人皆生佛國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于菩提得不退轉

入定不定印經一卷

不必定入印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佛說五種菩薩行一羊乘行二象乘行初二菩薩于正等覺是不決定于生死海不能救濟一切有情退失無上道三日月神通乘行四聲聞神通乘行五如來神通乘行後三菩薩

必定不退無上智道如來行中廣明種種大乘利他行法大心人之龜鑑也末說信敬供養瞋惡侵損大乘法人極大罪福

等集衆德三昧經二卷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三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毗舍離城淨威力士自念我成就大力閻浮提中無與等者我當往觀佛何如我也佛欲降伏令目連取佛爲童子時與兄弟捔力射箭著鐵圍山佛言是菩薩父母生力非神通力若以神力當過無量諸佛世界佛說人牛象師子力士諸天力諸菩薩力各各增上十乃當一以至十十地菩薩力等一後身菩薩力至成佛時超百千倍過于菩薩魔梵人天等不可諭說次復較量種種福德復說成就莊嚴福德種種法義復次佛諸菩薩問答解說此三昧法義

持心梵天所問經四卷

右經初說如來種種光明名號功德次持心梵天問何謂菩薩志性堅强言無惱熱德超衆生威儀

安詳心不憒亂開化塵勞乃至于諸佛法而不退轉佛隨所問廣爲演說次明網菩薩梵天文殊大弟子等問答法要又諸菩薩各隨所樂說菩薩法次梵天大菩薩等授成佛記末說此經大功德力

思益梵天所問經四卷姚秦什法師譯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六卷魏菩提流支譯

右二經與持心梵天所問經同本異譯佛放光明照三千大千世界普及十方無量佛土東方過七十二恒河沙佛土國名清潔佛號日月光如來有菩薩梵天名曰思益白佛欲詣娑婆世界佛言應以十法游于彼土于毀譽心無增減于善惡心無分別于諸愚智等以悲心于上中下衆生之類意常平等于輕毀供養心無有二于他闕失不見其過見種種乘皆是一乘聞三惡道亦勿驚畏于諸菩薩生如來想佛出五濁生希有想于此國中百千萬劫淨修梵行不如彼土從旦至食無瞋礙心其福爲勝

持人菩薩經四卷晉譯

持世經四卷秦什法師譯

右二經本同譯別什師所譯文備詞順持世菩薩問佛云何菩薩能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諸法相云何得念力轉身成就不斷念乃至得無上菩提佛爲隨問開示初品答所問種種法門次五陰品次十八性品次十二入品次十二因緣品次四念處品次五根品次八聖道品次世間出世間品次有爲無爲法品逐品法義至詳至妙及說過去諸佛本事此經有種種大功德利益乃至疾得無上菩提

濟諸方等學經一卷

大乘方廣總持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佛說謗佛法僧人必墮地獄多劫不能得出佛說過去劫爲法比丘以惡毒心謗淨命比丘揚其惡行八十劫中受地獄苦又多生墮畜生中方得人身常受貧厄瘖瘂無舌法比丘者則我身是淨命比丘彌陀佛是由我過去愚癡無智受苦如是當知隨順惡友求法師短譏毀損

害爲自傷損

大方廣寶篋經二卷

文殊現寶藏經三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文殊智慧辯才神通威德游于諸佛國土現種種殊勝等事東方佛土有第一智慧弟子住梵天說法聲徧三千大千世界聞文殊發大音聲驚怖墜落如旋嵐風吹于小鳥復有佛土大火災起世界充滿文殊于彼火中作蓮華網而從中過火所觸和適快樂聲聞神力如小鳥文殊神力如金翅迅疾又七日七夜雨不斷絕諸比丘衆未得禪定者饑羸困苦文殊化一鉢食置講堂上千二百五十比丘萬二千菩薩皆得飽足鉢無減耗魔化四萬比丘來入會中亦皆受供鉢食亦無減耗悉皆降伏又文殊三月竟夏不現佛邊大迦葉問何所在邪答云我在王宮采女中及諸婬女小兒中迦葉念言何緣此人與清淨僧衆爲臘即撾楗椎欲逐出文殊即見十方不可計數佛邊各有文殊各有迦葉撾楗椎欲逐出之佛語

迦葉汝欲逐出何者文殊迦葉慚愧欲置揵椎于地盡其神力而不能也佛令禮文殊乃得墮地佛言文殊三月教化城中女人宮中采女及童男童女各五百人及無量人得不退轉成道得果或生天宮又說三十二德鎧法門三萬二千天人皆發無上道意是經亦名文殊所現變化降伏衆魔化諸異學名曰寶藏

證契大乘經二卷

大乘同性經二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佛在楞伽山爲羅剎王說衆生捨身受身中陰識神隨業輪轉戒律持犯善不善果報種種差別修行三十七品至成無上菩提聲聞辟支佛菩薩如來皆有十地如諸小河流皆入大海一切諸法皆悉流入毗盧遮那智藏大海同一眞如清淨法性授羅剎王成佛記及說過去佛菩薩本緣

深密解脫經五卷魏菩提流支譯

解深密經五卷唐元奘譯

右佛說一切法相略有三種一徧計所執相二依他起相三圓成實相徧計所執謂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別依他謂一切法緣生自性如無明緣行乃至集大苦蘊圓成實相謂一切法平等眞如通達修習乃至無上菩提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宋靜自性涅槃如空華如幻像如虛空無生無滅第三卷彌勒問瑜珈種種義極于微妙第四觀世音問十地十一地微細法門地地殊勝功德及二愚癡與所應學法六波羅蜜因果種種法門第五卷文殊問如來法身化身出現調伏說法威德住持等法門

解節經一卷

右如理正聞菩薩問能解甚深義節菩薩一切法無二答說此經

緣生初勝分法本經二卷

右序曰本是一心積爲三界理極實相筌窮假名五因七果十有二分緣生經法總備于此佛說十二因緣法義微妙衆經綱目攝在茲焉聖者欝楞

迦作論釋此經先立偈三十後以論釋故亦名三十論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二卷

右與緣生經同本異譯

相續解脫地波羅蜜了義經一卷

右與解深密經第四第五卷同本異譯解在彼經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右佛在南海瀕楞伽山頂昔諸如來皆于此城說自所得聖智證法非外道衺見及二乘修行境界我今亦當開示此法時大慧菩薩致一百八問佛隨所問答說諸佛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世間出世間上上法心意識生住滅相等一百八法

傳燈錄僧那禪師曰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惟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

入楞伽經十卷三藏眞諦譯

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實叉難陀譯

右三經同本異譯初譯四卷楞伽夜叉王城勸請序致及流通等文不足次流支譯十卷次七卷則天久視年中譯序云此經諸佛心量之元樞羣經理窟之妙鍵廣諭幽旨洞明深義跋陀之譯未弘流支之義多舛今討三本之要詮成七卷之了教傳燈之句不窮湧泉之義無盡

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三卷

右上卷文殊說六波羅蜜等各各十二功德進修行門文二卷尼乾子說佛三十二相三十二大悲行三十七助道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與尼乾子經同而略異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十卷

右第一第二卷佛說一乘菩薩行方便境界奮迅法門第三尼乾子與八十八千萬尼乾子俱游行諸國爲嚴熾王說十不善業果報說國王護衆生法說轉輪聖王七寶功德又復有七種次寶七者一劍二海龍王皮三牀四園五屋舍六衣七足所

用寶次說諸國王治國善惡法行法行王能救護衆生善行政治用兵愛民等種種事甚詳及說國王布施十五種功德次說外道聰明智慧各有罪過第六至第九說唯佛無諸過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三十七品菩提分法六通四無礙智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不思議法門佛言尼乾子現行外道法以一切無量種種身化無量衆生發菩提心所供養佛不可量數過無量數劫當得成佛名實慧幢王國土勝妙壽法長遠此經是如來祕密藏純淨妙藏佛法印藏三千大千世界衆生俱時成佛有人滿足一劫供養禮拜爾所諸佛所得功德不如有人受持誦讀書寫流布此法門過彼無量無邊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十七卷目錄

佛經部彙考三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菩薩契經藏諸大乘經二

神異典第九十七卷

佛經部彙考三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菩薩契經藏諸大乘經二

大方等大雲經六卷

右大雲藏菩薩問佛云何修行得陀羅尼云何得大海三昧云何能解諸佛密語云何得知具足法義云何得到諸佛大海彼岸云何如來身不名爲血肉筋骨之所成立若有如是身云何爲空云何

爲地獄衆生作安樂云何得佛不可思議等問佛答所問說此經佛言此經諸佛菩薩四百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諸法寶藏神通王三昧等門此經三名大雲密藏菩薩所問故名大雲如來常住畢竟無有入涅槃者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故名大般涅槃受持讀誦斷一切想故名無想

大雲輪請雨經二卷

大雲經請雨品二卷

右佛在龍宮諸大龍王與八十四億百千那由他龍王等俱來集會廣興供養佛爲說除滅諸龍一切苦惱降澍甘雨誦陀羅尼念五十四如來名結壇祈求等法二經本同譯別佛言若一七二七日遠至三七日必降甘雨除不專念無慈心人及穢濁者海水潮來尚可盈縮此言眞實決定不虛

諸法無行經二卷

諸法本無經三卷

右本同譯別佛與師子游步菩薩文殊等問答說一切法性畢竟空宗無根本無形相無生滅無依

住入是法門疾得無生法忍及說文殊與佛往昔因地謗毀說法性宗滅眞空菩薩故久墮大地獄

無極寶三昧經一卷

寶如來三昧經二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佛入寶如來三昧震動十方無極佛刹海衆菩薩來會寶如來菩薩文殊舍利弗等種種問答

慧印三昧經一卷

如來智印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世尊入佛境界三昧尒時衆皆不見如來身心相佛從三昧起舍利弗文殊彌勒等問答說是經

大灌頂經十二卷

右卷別各是一經具列如左第一卷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比丘呪經第二卷灌頂十二萬神王護比丘尼呪第三卷灌頂三歸五戒帶佩護身呪經第四卷灌頂百結神王護身呪經第五卷灌頂宮宅神王守鎭左右呪經第六卷灌頂塚墓因緣四

方神呪經說諸佛輪王四方葬法第七卷灌頂伏魔封印大神呪經第八卷灌頂摩尼羅亶大神呪經第九卷灌頂名五方龍攝疫毒神呪經第十卷灌頂梵天王神策經占卜吉凶第十一卷灌頂隨願往生十方淨土經或云普廣所問品卽是別行隨願往生經說誦經然鐙造幡追福等法追薦功德七分獲一若自發心獲福無量又說邪舍長者救父母生天因緣第十二卷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卽是舊藥師經佛游維邪離者

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一卷

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東方藥師佛本發十二大願攝受衆生國土莊嚴如極樂世界持誦願求種種如意及建立道場放生解結除病續命等法與前灌頂經第十二一卷本同譯別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二卷

右佛說東方七佛本因誓願國土莊嚴種種功德敎人持誦求願第七卽是藥師佛與前經本同譯

別前略此廣

阿闍世王經二卷

右本同下後廣此略

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三卷

右文殊與諸菩薩問答法義時諸天子以佛道難成欲退取二乘滅度佛爲救此等故放鉢于地下過七十二恆河沙佛土五百聲聞等皆莫能知鉢在何處文殊入普超三昧不起于座伸手下取而于鉢來諸佛土菩薩雲集于是退心者與無量衆皆堅發無上道心阿闍世王爲造逆罪故問文殊諸大菩薩聲聞衆乞請決疑王上金色疊文殊等諸菩薩皆忽然不現乃至自不見身遂悟道文殊爲說法王斷疑見諦得不起法忍佛爲授記于未來世當得作佛號淨界如來

放鉢經一卷

右卽普超三昧經中文殊取鉢化退大心天子等

月鐙三昧經十卷

右月光童子問諸佛行何等行能爲世作光明得

不思議智云何得說法最上智無邊智具戒定慧淨身口意能知宿命不處胞胎得不壞衆無礙辯佛所得諸法相到一切法彼岸願爲我說佛爲說此月鐙正行一切諸法體性平等無戲論三昧解釋三百句法門經中廣說諸佛菩薩往昔因地行願微妙法義不可具載

月鐙三昧經一卷

右說三界一切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等法皆具六種不可思議如十八界四諦十二因緣等一者諸行道識不可思議二有爲道識三無爲道識四有住道識五無住道識六者皆空不可思議是爲六種

無所希望經一卷

象腋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佛說菩薩地甚深之法口誦心思是菩薩藏解此經者如大象力如大龍力能令菩薩勇猛故信解此經是人現致二十種功德

大淨法門品經一卷

大莊嚴法門經二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文殊教化勝金色光明德女發菩提心者即汝身是女聞法已宿善根故即得順法忍即能于四衆中如法說法與長者子同見佛受記下卷說非以剃髮染衣戒律等名爲出家能除衆生煩惱三毒起四無量心等名爲出家問答略如維摩經

如來莊嚴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經二卷

右文殊爲諸菩薩衆問如來法身不生不滅義佛爲種種論說

度一切諸佛境界智嚴經一卷

右十方菩薩雲集文殊爲請問無生無滅法義佛說此經

後出彌陀偈經一卷

右讚往生淨土勝妙

觀無量壽佛經一卷

右阿闍世王母韋提希夫人幽閉苦惱願往生淨土不樂復生濁惡世中佛爲說極樂世界十六觀

九品往生法門

阿彌陀經一卷什法師譯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一卷奘法師譯

右本同譯別竝佛說無量壽佛國勝妙莊嚴種種功德勸人念佛往生彼國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

右佛說兜率天上有微妙寶宮四十九重垣牆宮殿寶華寶林欄楯瑠璃爲渠皆七寶所成莊嚴光明雨華天樂說妙法音極妙樂事說不可盡彌勒于一時中成就五百億不退轉天子若人能精勤修諸功德威儀不缺埽塔塗地以衆名香妙華供養行衆三昧深入正受讀誦經典雖不斷結若一念頃受八戒齋繫念發願卽得往生彌勒于閻浮提歲數五十六億萬歲尒乃下生

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什法師譯

彌勒大成佛經一卷什法師譯

彌勒下生經一卷法護譯

彌勒來時經一卷失譯人名

右四經本同譯別詳略異耳佛說彌勒下生時閻浮提地平淨如瑠璃鏡寶華林樹遍于帝釋歡喜之園人有智慧威德五欲快樂無九惱苦壽足八萬四千歲無中夭者皆長一十六丈惟有三病飲食便利衰老人常慈心和順調伏無水火刀兵怨賊劫竊饑饉毒害之難不閉戶不殺生不貪衆寶人無遠近皆兩得相見八功德水異香華果充滿百味具足佛身三十二丈胷廣十丈面長五丈一一相有八萬四千好光照千由旬日月等光皆不爲用早晨出家是夜成佛初會龍華樹下說法度九十六億人成阿羅漢第二會度九十四億人第三會度九十二億人皆阿羅漢詣耆闍山出迦葉定受釋迦衣迦葉奉衣已踴身空中現十八變說釋迦佛十二部經八十億人得阿羅漢彌勒住世及正法住各六萬歲於四天下各起八萬四千塔像法二萬歲

大威鐙光僊人問疑經一卷

第一義法勝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僊人問佛衆生流轉諸趣生滅輪回業相體性義佛說此經

順權方便經二卷

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轉女身菩薩與須菩提舍利弗問答法義說三十種沙門法大乘諸行相類法有二十無過患利益衆生事故如來乞食菩薩能隨宜機變順衆生樂欲而調伏之化令進道及說菩薩八種瓔珞莊嚴以身嚴飾化度一切衆生得無礙辯佛說轉女身菩薩方便成熟無量衆生受記成佛

諸法勇王經一卷

一切法高王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意義與諸法最上王經本同解在彼經

六度集經七卷

右施度二卷說佛因地不惜身命國城妻子種種行施因緣戒度一卷忍度一卷精進度一卷禪度

一卷明度一卷皆雜集衆經中事類佛昔因地戒忍精進定慧種種因緣

太子須大拏經一卷

右與六度經第二卷中須大拏事本同譯別說佛因地爲國王子施白香象故被逐入山復施二子及妃等事

菩薩睒子經一卷

睒子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出六度經第二卷施度中說菩薩因地孝行死而更生事

太子慕魄經一卷

太子沐魄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出六度經第四卷戒度中說佛因地爲國王子不語十三年出家修道事

九色鹿經

右出六度經第六卷精進度中說佛因地爲鹿王捨身濟人事

無字寶篋經一卷

離文字普光明藏經一卷

徧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一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佛答勝思惟菩薩問菩薩所應斷除三毒我執懈怠睡眠無明等應當守護一法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如來所證知法

老女人經一卷

老母經一卷

老母女六英經一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老母問佛四相五陰六根四大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佛爲說諸法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如兩木出火如鼓出聲如雲雨雷電如畫隨意從空盡空萬物亦尒

月光童子經一卷

申日兒本經一卷

德護長者經二卷

右三經同本異譯說童子父名申日信奉外道以火坑毒食試佛童子諫父佛爲降伏受度事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一卷

伽耶山頂經一卷

大乘伽耶山頂經一卷

象頭山頂精舍經一卷

右文殊答淨光天子及諸菩薩問菩提心義菩薩行法四經本同譯別

長者子制經一卷

菩薩逝經一卷

逝童子經一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說長者子以食與衣奉施如來佛爲授記

犢子經一卷

乳光佛經一卷

右犢子捨乳施佛佛爲授記後二十劫作佛二經本同譯有詳略

無垢賢女經一卷

腹中女聽經一卷

右佛說法無垢女在胎藏中跪聽卽示現出生現大神變事

轉女身經一卷

右經初如無垢賢女經所譯文義詳廣佛說轉女身法門無垢女等皆爲男子

無上依經二卷

右阿難問造高閣及四事供養施四方僧與起佛塔供養舍利二種福德何者爲多佛言供養微塵數世界四果辟支佛不如佛涅槃後取舍利如芥子大造塔如阿摩羅子大露槃如棗葉大此功德甚多于前若不回向菩提所獲福德如世界微塵數作諸天王況轉輪王下卷說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種種勝妙功德因果不可思議

未曾有經一卷

甚希有經一卷

右二經與前無上依經本同譯別前廣後略

希有希有校量功德經一卷

最無比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佛說供養大千世界諸佛上妙樂具起塔高廣所獲福德不如起淨信心受三歸

依受三歸依不如一念頃受持十善受十善不如一晝夜持八戒受盡形大戒其福轉勝前所獲福百千萬分不及其一

大乘百福相經一卷

大乘百福莊嚴相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佛說一閻浮提衆生十善福聚數滿百倍成一轉輪聖王王四天下自在福如是百倍成一天王帝釋福聚又增滿百倍成一第六他化自在天王福又百千倍成一梵王福此上漸漸倍增成大千世界主大梵天福又無量億百千倍成一最後身菩薩福又無量億百千倍成如來一毛孔福復百千倍成一隨好福復百千倍成三十二相中一相福三十二相福聚始成如來隨類教化一切衆生音聲福聚如是威光勢力皆不可思議及所修因地行願法門

決定總經一卷

謗佛經一卷

右二經說十菩薩謗佛業鄣遇佛懺悔滅除大略

同本眞言別

寶積三昧文殊問法身經一卷

入法界體性經一卷

右二經佛文殊舍利弗問答本同譯別

如來師子吼經一卷

大方廣師子吼經一卷

右佛命勝積菩薩往北方法上如來所聽大師子吼方廣法門佛問汝從何來勝積默然海衆皆疑三界尊問云何不答佛現微笑曰諸佛境界不可思議當知無說是名眞說二經本同譯別

前世三轉經一卷

銀色女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佛因地以身布施事

阿闍世王受決經一卷

采華違王上佛受決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然燈獻華供養世尊得授佛記

正恭敬經一卷

善恭敬經一卷

右二經說弟子事師儀範及罪報

稱讚大乘功德經一卷

妙法決定業鄣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菩薩不應親近二乘人及說大乘名義

大乘四法經一卷

菩薩修行四法經一卷

右二經四法謂寧失身命不舍菩提心親近善友不捨忍辱依宗靜處二經本同譯別

諫王經一卷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一卷

佛爲勝光天子說王法經一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佛爲勝光王勝軍王等說世間福樂五欲貴富自在威勢宮殿園林親屬臣佐象馬車乘珍寶服御種種莊嚴悉皆無常不可長保年少會老强健必病含血之類要終歸死老病死時良醫拱手迅速不停隨業流轉墮諸惡趣不可

以勢力逃避抗拒惟以正法治國勿行惡法應愍衆生皆如一子薄賦斂省徭役賞善罰惡遠離不忠良者無受佞言當受忠諫恭敬三寶敎民爲善能如是龍天歡喜福力延長國無災難壽命增益名聞十方後生天上乃至成佛佛言我終不說獲得世間諸欲樂具名富貴者得佛正法聖慧財寶積聚受用乃名圓滿眞富貴者

大方等修多羅王經一卷

轉有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佛爲國王說無常空法

文殊師利巡行經一卷

文殊尸利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文殊舍利弗問答文殊說眞如法界衆生衆不減不增不染不淨等

思惟十二因緣經一卷

緣起聖道經一卷

右二經說佛思惟十二因緣法本同譯別

稻竿經一卷

了本生死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詳略別稻竿經彌勒爲舍利弗詳說十二緣義

自誓三昧經一卷

如來獨證自誓三昧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佛出家苦行成道淨居天現證及迦葉證果

灌佛形像經一卷

摩訶利頭經一卷

浴像功德經一卷

浴像功德經一卷

右四經本小有異譯別說供養舍利及造佛像以香水灌浴佛像諸供養中最爲殊勝所獲福德無量無邊

造佛像福報經一卷

作佛形像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優填王問造佛形像得何福報佛說得種種福報無量無窮不墮三惡道不生貧

賤家生天得道乃至菩提其福甚多于江河海水
出過十倍

龍施女經一卷

龍施菩薩本起經一卷

右長者女名龍施見佛發無上道心樓上捨身卽
轉爲男子佛爲授記本起經本同更說龍施宿命
爲毒蛇聞法捨身生兜率天下生爲長者女

八吉祥經一卷

八吉祥呪經一卷

八陽經一卷

八佛名號經一卷

右四經各說八佛菩薩名號持誦功德本同譯別

盂蘭盆經一卷

報恩奉盆經一卷

右二經佛爲目連說救母法幷爲未來世爲見世
及七生父母祈福拔苦

校量數珠功德經一卷

數珠功德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文殊說誦掐數珠一徧鐵者得福五倍赤銅十倍珍珠珊瑚等寶百倍槵子千倍蓮子萬倍水晶者福萬萬倍用菩提子或但手持其功德無量無數不可稱量

內藏百寶經一卷

右佛說方便智隨順世間諸示現事

溫室洗浴衆僧經一卷

右說洗浴衆僧有大功德福報

須賴經一卷

右舍衛國中有極貧者名曰須賴方便度人示現極貧道力堅固天帝屢試而不動須賴得瑞應珠寶常謂波斯匿王爲極貧者欲施與王王以爲不然求證于佛佛爲說法受須賴佛記

私訶昧經一卷

右長者子名也見佛威光問因地佛爲說此經

菩薩生地經一卷

右佛爲長者子差摩竭說菩薩行

四不可得經一卷

右說四人得五神通隱身空中海中山石中鬧市中皆欲逃死而不得

梵女首意經一卷

右佛爲首意女說法授記

成具光明定意經一卷

右佛爲貴性子善明說廣修六度等法有法名成具光明定意不見十方生死起滅之處乃至如來皆無見止清淨想亦不止清淨想是爲空見無所見當是時心不在內不處外不道不俗不有不無不起不滅不于動搖處是心無根無音響爲空爲滅爲都無所有爲應成具光明定意之法是法無所有强爲其名後爲善明等授如來記

寶網經一卷

右佛爲寶網童子說諸佛名號功德

菩薩行五十緣身經一卷

右說佛身相好因地功德

菩薩修行經一卷

右五百長者發正眞道意問佛當學何法佛爲說

此經

諸德福田經一卷

右佛說八福田一者衆僧有五淨德名曰福田爲良爲美爲無早喪供之得福又有七法廣施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一者興立佛圖僧房堂閣二者園果浴池樹木清凉三者常施醫藥療救衆病四者作堅牢船濟度人民五者安設橋梁過度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七者造作圊厠施便利處是爲七事得梵天福佛會中阿羅漢比丘比丘尼天帝釋等各各說往昔因緣道邊作小精舍供給止息僧福報爲帝釋輪王施一呵黎勒果供衆僧九十一劫無病施瓶酪豪尊榮貴施沐浴無病身眞金色一柰奉佛累劫端正不生胞胎施珠瓔爲天帝釋施圊厠累劫無病無諸穢垢

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

右說衆生煩惱身中有如來藏與佛無異有九譬喻如華開見佛蜂去得蜜糠除成米金出不淨如貧女姙聖王如開模出金像過去常放光明王佛

說是經諸菩薩衆聞者除文殊觀音勢至金剛慧四菩薩餘皆已成佛道末說聞持此經功德

佛語經一卷

右龍威德上王菩薩問佛語非佛語義佛說此經

金色王經一卷

右說佛因地施辟支佛食獲福報

演道俗業經一卷

右佛爲給孤獨園長者等五百居士說治家財有三輩出家修學三乘疾成佛道開化衆生之法

百福佛名經一卷

右說持百佛名功德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卷

右佛說四方上方諸佛名號本願功德持誦者獲福無量

須眞天子所問經四卷

右佛答須眞天子所問菩薩三十二事又文殊答所問大乘法義能斷一切狐疑普入諸佛方便慧

摩訶摩耶經二卷

右佛于忉利天宮爲母說法及摩耶夫人所自說偈佛涅槃已摩耶從天來下世尊從金棺起如師子王奮迅放千光明與千化佛悉皆合掌向摩耶說偈已闔棺如故又名佛臨涅槃母子相見經

佛說除災患經一卷

右維耶離國災患投佛求救佛來至已國人安樂災病除愈復說才明長者家大富饒捺女生于華中及恆河邊一切餓鬼種種宿因

孛經一卷

右外道謀欲毀佛殺女埋祇樹間七日事露佛說宿命爲國王師其名曰孛王後以讒問故孛辭去其國遂亂後王悔過復尊用孛故國復治

觀世音菩薩受記經一卷

右說觀世音次補彌陀佛其國土莊嚴超越百千萬倍佛號功德山王如來得大勢菩薩次補觀音成佛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

海龍王經四卷

右海龍王供佛問法請佛入宮化作三道寶街從

海邊至海底金銀瑠璃甚微妙好如佛昔從忉利天下閻浮提佛入龍宮化海衆生無量無邊佛言犯戒律者不捨直見不墮地獄此類多生龍中釋迦佛法中有九百九十億居家出家者皆生龍中佛以一衣徧分龍衆使免金翅鳥怖佛衣雖一而億萬龍衆受用無盡及爲龍王諸眷屬等說法授記

首楞嚴三昧經三卷

右佛說是三昧非九地已下菩薩及二乘人所知惟受職菩薩之所能得不以一事一緣一義可知一切禪定解脫三昧神通無礙智慧無所不攝如海會百川得此三昧故一切三昧皆悉隨之故名首楞嚴會中諸大菩薩證此三昧者各現種種大自在神變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一卷

右阿難迦葉彌勒問佛云何衆生不失無上菩提之心云何不斷煩惱不離五慾得淨諸根父母所生眼得見障外事等佛說是經說觀普賢菩薩身

相境界懺悔滅罪淨六根等得諸佛現前三昧

觀藥王藥上二大菩薩經一卷

右說二大菩薩本因行願爲兄弟同發菩提心及記當來相次成佛名號壽量莊嚴等事及觀念二菩薩滅罪獲種種功德內有五十三佛名懺罪法

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一卷

右舍衛國有棄嬰兒遇佛卽能問答說法涌身空中放大光明證無生忍授菩提記佛說昔因于毗婆尸佛法中以瞋恚詈罵菩薩生生爲婬女子被棄空處惡業盡故受善業報遇佛授記

十住斷結經十卷

右說十住菩薩所斷所修所證等種種法義

諸佛要集經二卷

右說世尊于東方天王佛土與諸佛會集說法文殊師利欲往彼土見佛聞法天王如來神力移立鐵圍山頂令講無極深妙之法爲將來諸菩薩衆顯大光明離意女佛前入定以文殊神力不能出定佛言棄陰蓋菩薩乃能出此女定文殊與離意

女棄陰蓋菩薩等問答種種要妙法義

未曾有因緣經二卷

右說佛子羅云出家幼少不樂聽法佛爲化度說經上卷說佛往劫爲野干以聞法不修行故墮傍生爲天帝說十善法八萬諸天發菩提心諸天供養禮敬死生兜率天下卷說五女婢昔世因緣濫受信施累劫受苦償債等事

菩薩瓔珞經十二卷

右此經四十五品佛與諸大菩薩羅漢問答種種法要會衆聞法受度不可勝數

超日明三昧經二卷

右佛說此三昧大慧光明利益能照無形一切不礙四大不礙雲霧夜闇不礙鐵圍故諸菩薩問答種種法要日天王王后太子眷屬諸佛日宮供養問法天人受度無量有長者女名曰慧施與五百女人聞法發願轉爲男子授記却後十劫成佛及說佛往昔因地以謗法故歷劫墮大地獄又以解空精進故得速疾成佛

賢劫經十三卷

右佛說了一切法本三昧復詳列二千一百諸度無極合八千四百諸度無極一變爲十乃至八萬四千諸三昧門銷除八萬四千衆垢塵勞是諸佛道深入無極致一切智復說賢劫千佛名號父母弟子光明壽量說法所度遺法年數分布舍利及發意因地

佛名經十二卷

右佛說能受持讀誦此諸佛菩薩名者終不墮惡道生天人中常值佛菩薩善知識離諸煩惱至得菩提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一卷

見在賢劫千佛名經一卷

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一卷

右佛說聞是佛名信樂持誦供養讚禮者勝用十方佛國滿中珍寶純摩尼珠至梵天百千劫中布施經中有種種懺悔法

諸佛所護念經二卷

右列十方佛名初中後無長敘說

五千五百佛名經八卷

右說受持佛名功德及諸陀羅尼

華手經一十卷

右佛與諸大比丘諸菩薩等夏安居已三千大千世界八部雲集及他方諸佛會中一生補處菩薩等各持華奉供佛說是斷衆生疑經知一切衆生深心令入法海說諸菩薩行及淨佛國化衆生業成就諸波羅蜜法門有種種因緣

大方廣圓覺經一卷

右佛言此經百千萬億恆河沙諸佛所說三世如來之所守護十方菩薩之所歸依十二部經清淨眼目亦名如來決定境界名爲頓教大乘頓機衆生從此開悟亦攝漸修一切羣品布施七寶積滿大千世界不如聞此經名及一句義教百恆河沙衆生得羅漢果不如有人宣說此經分別半偈圭峰禪師作大小疏鈔修證儀裴相作序盛行于世

僧伽吒經四卷

右佛說聞此法門除五無間罪于菩提得不退轉一切善法皆得成就所得功德之聚如佛世尊當得壽八十劫九十五劫自識宿命六萬劫中爲轉輪王于現在世人所敬重刀毒不傷妖蠱不中臨終見諸佛安慰之言汝莫怖畏將至佛國聞此法門不墮惡道不墮愚癡不生邊地若人施諸樂具供養六十二億恆河沙諸佛聞此法門其福正等

力莊嚴三昧經三卷

右佛入力莊嚴三昧十萬諸佛刹地大震動諸佛悉皆讚歎釋迦佛勇猛精進能行難行苦行有大願力于五濁惡世救苦衆生十方佛土聞釋迦佛名者皆得受菩提記或得聲聞果力莊嚴者如來十種力有大威德神變令三千大千世界成大莊嚴詳如本經

觀佛三昧海經十卷

右說佛身相好光明觀三十二相有無量殊勝功德繫心入定逆觀順觀是爲念佛三昧佛示現相好光明時四衆八部了了得見有業鄣者見佛色

身猶如灰人或如聚墨佛說其宿咎教以懺悔已皆得明見得果授記觀佛心品說諸地獄一切苦相甚詳觀佛心者是大慈也大慈所緣緣苦衆生苦衆生者謂三惡道也第十說觀七佛十方佛及諸佛菩薩說昔因地因觀佛得道佛言此觀佛三昧是一切衆生犯罪者藥破戒者護失道者導盲冥者眼愚癡者慧黑闇者燈煩惱賊中是勇猛將三世諸佛皆說如是念佛三昧十方諸佛皆由此法成三菩提

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

右佛于往昔劫中孝養父母乃至捨身命血肉救濟父母爲報重恩及求無上菩提累劫修積難行苦行種種因緣第六卷優波離品詳說受三歸依及持犯齋戒種種功德罪報經末說三十二相因果法

菩薩本行經三卷

右說佛因地爲求佛法施捨身命利益衆生供養法師等種種苦行因緣及五百羅漢各各自說往

昔善行致生天得道因緣但或埽塔或散華或施辟支佛一飯或獻一艸蓋或以一偈讚佛等皆致生天得道無量福報

佛說法集經六卷

右佛與諸大菩薩大弟子等說廣大勝妙法集法門諸菩薩入何法行知如來生如來身如來成眞實常住大般涅槃正偏知法空義法師義不共住法化事法行勝妙果報六通三明八解脫八勝處十一切入十自在十諦九定十力十智六度四念六念等種種勝妙法義

觀察諸法行經四卷

右佛說五五百三十五菩薩法行皆由三摩地心觀察故則能了知何等法應親近應念修應多作不應親近不應念修不應多作等種種法門

菩薩處胎經五卷

右佛自兜率天降神入母胎現處宮殿爲諸方來供養菩薩廣說法要化度無量衆現入六道種種化身度諸衆生說無盡寶法藏分別五種非實神

通菩薩得六通慧復說佛宿命作日月天子五星二十八宿及作人天神僊外道更無量苦行無過涅槃可謂眞道說八關齋是諸佛父母龍受八關齋戒金翅鳥不能害帝釋受之修羅戰不能勝如是等法不可具載佛涅槃後賢聖結集最初出經此爲第一

弘道廣顯三昧經四卷

右無熱惱龍王請佛菩薩大弟子等于阿耨達池宮殿中半月供養諸佛願說菩薩大士應所修行法門得諸佛法相好具足得普智心修習道品文殊迦葉須菩提等問答末授無熱王菩提記

施燈功德經一卷

右佛說于佛像經法舍利前以一燈至多燈供養照道一階或塔一面或時速滅或風吹滅或油炷盡雖施少燈其福報不可思議無量無邊惟佛能知非聲聞緣覺能了于現在世得三種淨心臨命終時得三種明見四種光明生天得五種淸淨得四種可樂之法得三業善友淸淨于世世中得八

種勝法得八種資糧八種增上之法廣如本經

央崛摩羅經四卷

右此唐言指鬘受外道教殺一千人取指爲鬘以血塗身而少一人佛往化度而現其前說偈問答卽調伏受度指鬘說摩訶衍如來藏法說偈阿難釋梵護世魔王諸大弟子菩薩等佛言菩薩成就四十相者卽非新學菩薩佛言央掘摩羅是南方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佛文殊是北方歡喜藏摩尼寶積佛指鬘母及指鬘師師婦踴身空中說偈而沒不現佛言三人皆我所幻化不可思議度無量衆生

無所有菩薩經四卷

右無所有菩薩問佛菩薩若有染有著有繫有犯如何遠離超越成一切智修習圓滿一切功德佛說此經令諸菩薩于一切法中無有障礙有難調伏殺害人者過去瞋恨謗毀菩薩故五百生中生生受毒蛇身害無數衆生死入大地獄最後生刑殺人家殺人飲血廣造惡業見佛光明勝妙發慙

愧心自欺惡劣又聞佛與無所有菩薩問答空法心智猛利即得斷漏除瞋恚分別煩惱顛倒授成佛記無所有菩薩說法而不現身以身相勝妙惟除如來在三界中無有勝者諸女人見此菩薩身相聞法皆變身爲男子

明度五十校計經二卷

右六波羅蜜等法能越生死到彼岸故名明度五十種法行校此計度于諸法中相應不相應有罪無罪煩惱盡未盡諸相具未具功德滿未滿等

中陰經二卷

右中有身具足五陰在死有後居生有前二有中間故名中陰佛具不思議神變力故教化一切中陰衆生斷惡修善七十八億百千那由他住中陰衆生發菩提心

大法鼓經二卷

右佛與迦葉問答上乘義種種譬喩化城貧子等喩如法華經後說離車童子夅魔護法受記作佛

文殊師利問經二卷

右文殊問世尊答說種種法義戒品字母品雜問品問答諸法義住家過患出家功德入定見十方佛及呪華療治等法

月上女經二卷

右維摩居士女也生時有大光明故名月上自說往因後詣世尊供養與舍利弗諸菩薩問答法要轉身爲男子佛記後八萬億劫當得作佛號月上如來

如來祕密藏經二卷

右說菩薩種種行法

大乘密嚴經三卷

右有淨佛土超出三界殊勝淨妙名曰密嚴諸菩薩衆皆是智慧神足意生之身如日月明珠鏡中之像而來住此諸菩薩問金剛藏菩薩答廣說微妙不思議法門

佛印三昧經一卷

右說佛入三昧菩薩聲聞不見佛身說不得般若波羅蜜不得成佛

文殊涅槃經一卷

右說文殊現生涅槃德相及觀法

異出菩薩本起經一卷

右說佛因地現生出家學道成佛

千佛因緣經一卷

右說賢劫千佛同一劫中成佛因緣

賢首經一卷

右佛爲洴沙國王夫人說十方佛菩薩名及女人疾得爲男子法

月明菩薩經一卷

右佛爲月明菩薩說施法及說佛昔爲智止太子以血肉施病比丘事

心明經一卷

右梵志婦施佛飯汁一杓獲授記事說佛不以七事笑不以欲不以瞋不以癡不放逸不利欲不榮貴不爲富饒笑受菩薩聲聞辟支佛等記乃笑光入項入面入肩入臍入膝入足各各差別

滅十方冥經一卷

右說持十方佛名功德

鹿母經一卷

右佛昔因地爲鹿母守信就死

魔逆經一卷

右文殊說與文殊悔過經本相類

德光太子經一卷

右說菩薩種種行法次說佛昔因地捨國王太子位從佛出家事

大意經一卷

右說佛往昔爲長者子入海求珠作大施惠福報功德事

堅固女經一卷

右說堅固女對佛發無上道心現大神力授菩提記

商主天子所問經一卷

右文殊爲商主等諸天子說諸菩薩入一切智智達一切法彼岸速滿足六度于一切智當修行法勝妙法門

諸法最上王經一卷

右說比丘云何受施能爲人天福田佛說菩薩及發菩提心人種種布施不足爲報與一切法高王經本同譯別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一卷

右說八曼荼羅最勝法門供養觀音彌勒虛空藏普賢執金剛文殊止諸障地藏八大菩薩有大功德利益獲大福報乃至降魔成佛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經一卷

右說禮十方佛歸依懺悔隨喜回向發願種種法門

受持七佛名號經一卷

右說持七佛名號功德福報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一卷

右賢護菩薩問種種法佛說是經序品如念佛三昧卷終似文義未畢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十八卷目錄

佛經部彙考四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菩薩契經藏諸大乘經三　大乘祕密陀羅尼儀軌等經一）

神異典第九十八卷

佛經部彙考四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菩薩契經藏諸大乘經三

佛臨涅槃記法住經一卷

右佛記涅槃後一千年中法住盛衰次第正法滅後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等供養恭敬讚嘆護持建立佛法皆是不可思議菩薩願力與諸有情作大饒益

差摩婆帝授記經一卷

右頻婆娑羅王夫人問佛相好因緣十力四無畏四無礙十八不共法等佛爲說經授成佛記

不增不減經一卷

右佛爲舍利弗說法身本際法義

造塔功德經一卷

右說造塔至小如菴羅果輪如棗葉以盛舍利或四句偈功德如梵天

右繞佛塔功德經一卷

右說旋繞佛塔種種功德

大乘四法經一卷

右文殊說大乘種種菩薩修行法門幷種種有部無部善惡夢相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一卷

右有德女供養佛問法發願佛爲授記

大乘流轉諸有經一卷

右說業識如夢迷惑故轉迴

法印經一卷

右佛爲海龍王說四句偈

師子素馱娑王斷肉經一卷

右說佛往昔因地捨身利生事

妙色王因緣經一卷

右說佛昔因地爲國王求無上菩提天帝下試捨妻子自身命求法因緣

般泥洹後灌臘經一卷

右說四月八七月十五日以香湯浴佛燒香燃燈供養獲大福德

八部佛名經一卷

右說持八佛功德利益

金剛三昧經二卷

右諸菩薩問佛無生實際一味眞實法佛說此經後付囑云是經能入如來智海持是經者則于一切經中無所希求攝諸經要無量義宗種種心地法門

優婆夷淨行法門經二卷

右此經說毗舍佉母問佛修學菩提種種行門修

集相好因果功德乃至如來現生因緣法門富備非獨優婆夷所行也修行人宜常讀誦

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一卷

右說佛因地爲太子爲餓虎捨身經捨千身超劫成佛

樹提伽經一卷

右長者名也其家富盛過于國王此經說往昔因事

金剛三昧本性清淨不壞不滅經一卷

右彌勒問法雲地菩薩云何入金剛三昧得成無上菩提佛說此經

師子月佛本生經一卷

右佛說婆須蜜多菩薩往昔因緣于燃燈佛滅後墮獼猴身見一羅漢坐禪取袈裟披擎香爐繞行供養羅漢爲授三歸五戒由受戒故命終生兜率天值遇一生補處菩薩從是以後值佛無數今當次補彌勒號師子月佛幷八萬四千金色獼猴亦授佛記種種因緣

長者法志妻經一卷

右長者妻豪富自恃捶撾奴婢佛說法教化卽變爲男子佛爲授記

薩羅國經一卷

右佛教化薩羅國王說法授記

十吉祥經一卷

右說十佛名號受持功德

內習六波羅蜜經一卷

右說六妙門爲六波羅蜜法

慈心因緣不食肉經一卷

右說釋迦佛因地爲白兎王彌勒爲仙人入山修梵行暴水七日不得食兎王捨身火中供養故超刧成道

長壽王經一卷

右說佛因地爲國王行慈愛民棄國捨身事

法常住經一卷

右說有佛無佛法常住故

八大人覺經一卷

右說諸佛菩薩所覺念八事謂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多欲爲苦生死疲勞等事

三品弟子經一卷

四輩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皆佛說弟子在家出家男子所當禁戒功德罪業行業勝劣等法

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一卷

右說有明知生不生相而爲生所留雖自明現力未充故若不見生性雖有勝辯談說甚深典籍卽是生滅心說彼實相如盲辯色因他語故說青黃赤白黑而不能自見

當來變經一卷

右說佛法滅時種種惡事

過去佛分衛經一卷

右說佛因地見佛出家事分衛此云乞食

十二頭陀經一卷

右詳說十二頭陀行十二者一在阿蘭若處二常乞食三次第乞食四受乞食法五節量食六中後

不飲漿七著弊納衣八但三衣九冢間住十樹下止十一震地坐十二但坐不臥

法滅盡經一卷

右說當來佛法滅種種事首楞嚴般舟三昧經先滅

甚深大迴向經一卷

右說迴向功德福報

天王太子辟羅經一卷

右太子自說往修善因果福事

穰麌梨童女經一卷

右能除世間一切諸毒毒虫毒虵毒藥呪毒蠱毒魅毒皆不能害

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䕸喻經一卷不空譯

文殊問字母品經一卷

右佛答文殊問一切諸法入于字母及陀羅尼字法

大乘密嚴經三卷不空譯

佛爲優塡王說王法政論經一卷

木槵經一卷

右國王問國貧民困不得安臥求佛法要佛說木槵子持誦法莎斗比丘誦三寶名滿十歲得斯陀果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

文殊所說宿曜經二卷

右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十二宮分年月日時所主吉凶諸法

末利支提婆華鬘經一卷

右佛說末利支天常在日前行日不見彼彼能見日三難賊難行路曠野晝夜水火鬼難毒難中救護衆生印壇持誦滿種種願鬼蠱蟲蛇種種瘡病解厄求財除睡縛賊等法

大華嚴長者問那羅延力經一卷

右較量牛象師子等力各各十培增勝唯佛一一節中皆具八萬四千六百六十三種那羅延力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八卷

右佛在耆闍崛山與三萬二千阿羅漢八萬四千一生補處菩薩八部眷屬百千萬億圍繞供養佛

放大光明照十方界時次補彌勒大菩薩師子吼說偈讚佛願爲演說心地觀門大乘妙法引導衆生令入佛智文殊彌勒諸大菩薩與佛問答微妙法義佛說有四恩德不可得報一父母恩若時割自身肉以養父母未能報恩應勤孝養若人供佛福等無異二者衆生以其多生互爲父母故于一切時亦有大恩舊恩未報宜互饒益三者國王恩護持衆生使安樂故四者三寶恩利樂衆生不可思議故佛法僧寶功德名眞福田復說三者何故名寶詳如本經次說持戒懺悔及三身功德法寶利益次比較出家在家功德過患佛言出家比丘常當晝夜如是觀督我得人身諸根具足從何處沒來生此間于三界中當生何處于四大洲六道之中受生何道以何因緣免八難身莊嚴刼千佛已涅槃星宿刼千佛未出現住賢刼幾佛涅槃幾佛未出何時彌勒下生人間今我身中有何善業戒定慧學當有何德過去佛皆已不遇未來佛得見不邪現在凡夫地三毒煩惱何者最重一生已

來造何罪業種何善根我此身命能得幾時是日已過命隨減少猶如牽羊詣彼屠所漸漸近死何所逃避身壞命終當生何處三惡道苦如何脫免勿貪世間受五欲樂精勤修習如救頭然懺悔先罪調伏其心名眞出家披福田衣不貪知足常行乞食醫藥知足住阿蘭若離喧擾心如是四無垢性甚深法門各各有十種功德受持讀習解說書寫現世獲大福智命終必生知足天宮奉覲彌勒若願生十方佛土隨願見佛離世間品說住阿蘭若處功德利益厭身品說有漏身三十七種不淨穢惡不堅牢過患波羅蜜品說十波羅蜜乃至八萬四千波羅蜜法觀心品文殊問佛云何爲心地大妙智印佛告文殊勝祕密心地法門名一切凡夫入如來地頓悟法門名一切菩薩趣大菩提眞實正路名三世諸佛自受法樂微妙寶宮名一切饒益有情無盡法藏能引諸菩薩衆到自在智處是最勝法幢是大師子吼三界之中以心爲王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沉淪衆生之心

猶如大地五穀五果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世善惡五趣有學無學獨覺菩薩及于如來三界唯心心名爲地一切凡夫親近善友聞心地法如理修行速圓衆行疾得菩提文殊白佛心法本無不染塵穢云何心法染貪瞋癡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之心不住內外中間都不可得本無形相無有住處一切如來尚不見心何況餘人佛荅微妙廣如本經文殊白佛凡夫初心依何等處觀何等相佛言凡夫所觀菩提心相猶如清淨圓滿月輪于胷臆上明朗而住五十由旬無垢明淨內外澄澈最極清淨月卽是心心卽是月塵翳無染妄想不生能令衆生身心清淨堅圓不退有加持眞言印法等說逐品法門時新發意菩薩人天婆羅門海衆發菩提心得法眼淨住不退轉乃至十地妙覺者四百八萬四千以至阿僧祇不可說一切有情等皆當得菩提佛說此經利益安樂一切衆生凡夫身便入佛地信解此經一四句偈其福不可限量勝以恆河沙大千世界滿中七寶供養十方

諸佛菩薩精舍寶塔等十六分不及一

大乘無量壽莊嚴經三卷

右佛爲阿難說無量壽佛本願及國土莊嚴功德

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四卷

右尊者問菩薩行法佛爲廣說菩薩四法及說福

光太子修行成佛事

妙法聖念處經八卷

右佛爲說六道苦樂因果與正法念處經略

四無畏經一卷

右佛爲比丘說佛四無畏

大自在天子因地經一卷

右本目連持鉢至崑崙山頂大自在天子所居歸

問佛說大自在天因地所願

法身經一卷

右說法身化身功德差別

佛說諸佛經一卷

右與大自在天子因地經同本異譯

十號經一卷

右阿難問佛十號義佛爲解說

較量一切佛刹功德經一卷

右佛說較量諸佛刹土晝夜長短卽是華嚴如來壽量品

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問法經一卷

右佛爲文殊說四聖諦四念處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見

妙吉祥菩薩所問大乘法螺經一卷

右妙吉祥問如來法螺音佛爲較量自持十善衆生至輪王帝釋梵天緣覺菩薩佛相好相倍功德分數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一卷

右外道疑無我義佛爲解說體本空故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一卷

右佛因見舍利娑擔摩說十二因緣法舍利子請問慈氏復廣其說此經與稻稈經本同而此尤詳

如意寶總持王經一卷

右妙住菩薩問善男子受持章句云何不得見佛

世尊說此八心住有爲無善巧智

八大菩薩經一卷

右佛說八大菩薩名及諸大菩薩五如來名號持者不墮惡道及長壽天等常生佛刹成無上道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一卷

右童子問十方佛名號佛爲宣說聞者滅罪不墮惡道速得不退菩提

佛爲娑伽羅龍王所說大乘經一卷

右佛在龍宮爲說大乘經以十善等法而爲莊嚴及說十不善果報等事

月光菩薩經一卷

右佛爲比丘述舍利弗目揵連不忍見佛圓寂先入滅度夙生因緣

耀童子經一卷

右佛爲童子受記及說宿因

布施經一卷

右佛爲比丘說三十七種布施差別及爲舍衛國王說布施事

尊那經一卷

右尊者尊那問佛世尊無盡功德可得不佛爲說七種無盡功德

寶授菩薩菩提行經一卷

右佛入廣嚴城乞食寶積童子與目犍連舍利弗文殊論說妙法

大乘目子王所問經一卷

右佛因目子王婬恚爲說女人虛誑及丈夫婬欲四過一遠離佛法僧二不孝父母三恆多衰見四種種虛誑廣求財利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

右南天竺烏茶國王手自書寫華嚴經百千偈中善財童子參五十五聖者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幷書來進唐德宗貞元中詔三藏般若譯成四十卷卽是實義難陀所譯第六十一卷至八十卷入法界品同本而貞元本文廣事詳幾增一倍若普眼長者甘露火王妙德圓滿主林神最寂靜婆羅門等法門奇特多舊所未出又實義本

第八十卷末有流通分而貞元本末卷之首尒時普賢稱讚如來勝功德已乃是聯環第八十卷末前偈次說十大願王卷末列衆部信受奉行卽本末具備方見前八十卷末品來文未足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十卷

右慈氏菩薩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乘功德無盡法門不可思議佛說三寶功德六波羅蜜廣大微妙法門說逐品法門時各有無量菩薩得無生忍數十萬衆生發菩提心經末讚說此經廣大殊勝功德

十地經九卷

右貞元中尸羅達摩譯與華嚴十地品本同經初云薄伽梵成道未久第二七日住他化自在天王宮與異類佛刹來集菩薩衆金剛藏菩薩說十地品餘文或有小異處

大方廣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一卷

右譯翻梵字并出觀法

佛說犯戒罪輕重經一卷

右佛說犯衆學戒九百千歲墮地獄犯波羅提提舍尼三億六十千歲犯波逸提二十四億四十千歲犯踰蘭遮五十億六十千歲犯丘尼誹謗如是毗尼者非吾弟子是魔朋侶世世學道不成不出三界

佛地經一卷

右說攝大覺地五種法謂清淨法界如來四智

大乘造像功德經二卷

右佛在天宮安居三月爲母說法優陀延王渴仰思佛故發願造像毗首羯磨天工巧無匹變身爲匠者即以是月初八日弗沙宿合毗婆訶底出現之時佛初誕生時起作不日而成佛於三道寶堦從天而下兩邊階道皆黃金成中道琉璃足所踐處布以白銀諸天七寶而爲間飾諸天翼從威德熾盛光明赫奕如滿月在空衆星共遶如旭日初出彩霞紛映梵王執白蓋在右帝釋持白拂侍左諸天乘空隨佛而下側塞虛空音樂妙香雨華積至于膝半路四天王獻供殊妙刼初已來所未曾

有佛告優陀延王汝于我法中初爲軌則更無有人與汝等者令諸衆生得大信利已獲無量福德廣大善根天帝告王佛在天上讚王造像功德諸天悉亦隨喜宜自欣慶佛說若有人以雜彩繢飾或金銀銅鐵鉛錫鎔鑄或雕刻織繡或白灰丹土若泥若木乃至極小如一指大獲種種福報功德無量無邊不生邊小國土下劣種性不淨家見貧窮之家生人天中圓滿超衆無諸病苦不爲毒藥兵仗諸橫緣所傷害不受苦報及說女人受身男子受女身黃門二形不男邊夷受生等因緣若造佛像皆免所滅種種罪所獲種種福詳如本經

大乘祕密陀羅尼儀軌等經一

不空羂索神變眞言經三十卷

右佛在補陀洛山與九十九億俱胝大菩薩及天龍八部居觀世音菩薩說是神呪是一切諸佛菩薩大寶光聚若造極惡業應墮阿毗地獄經無數刼受無間苦能懺悔持誦罪悉得滅不墮地獄惟五逆罪現世輕受病苦何況淨信輕罪受持無不

成就若種種災厄怖畏惡夢不祥悉得消滅有無量殊勝利益壇場手印持誦祈願呪藥治病降伏攝名諸天種種神變及求佛菩薩天神龍女藥精現身等法

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呪經三卷寶思惟譯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一卷李無諂譯

右二經本同譯別十六品觀世音菩薩說除一切業障集一切福慧成就一切佛法滿一切求願役名降伏除止災疫求見觀音種種等法

不空羂索呪經一卷隋天竺三藏譯

不空羂索神呪心經一卷奘法師譯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持誦者獲種種殊勝功德呪藥治病除災滅業種種求願等法本經後序云此經者三際種智之格言十地證眞之極趣也裂四魔之徧罟折六師之亥幢運諸子之安車詣道場之夷路者也印度諸國咸稱爲如意神珠名不空者謂擲羂取獸時或索空茲教動桴罔不元應故尒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二卷

右唐貞觀中智通翻譯訖懇祈徵應感現聖證此陀羅尼能滅罪治病降伏魔怨滿足一切祈願請雨止雨種種殊勝功德有二十五種印呪法大身呪九十四句與大悲心呪本別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觀世音說利益一切衆生持誦壇印攝名降伏除災增壽能滿種種求願日月蝕時呪蘇一百八遍結印印蘇食令人日誦萬偈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經一卷

右唐西竺三藏伽梵達磨譯觀世音菩薩白佛我欲衆生得安樂除病壽命富饒滅一切惡業因緣成一切功德善根離一切怖畏滿一切所求說此神呪若受持者除滅身中百千萬億劫生死重罪不受十五種惡死得十五種善生及說四十手種種求願及治種種病苦等法

觀世音菩薩祕密藏如意輪陀羅尼神呪經一卷唐

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觀世音菩薩如意摩尼陀羅尼經一卷唐天竺三藏寶思惟譯

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經一卷唐三藏義淨譯

如意輪陀羅尼經一卷唐三藏菩提流支譯

右四經本同譯別誦者除災集福銷罪愈病五無間業皆得清淨百千種願悉得如意降伏鬼神見佛菩薩資具豐足色力安盛種種呪藥護摩等法

文殊師利根本一字陀羅尼經一卷

曼殊室利菩薩呪藏中一字呪王經一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佛說此呪守護衆生一切如來祕密心大神呪王更無過者有大神力文殊常來擁護此呪尚能攝得文殊況餘賢善能消一切災鄣惡夢怨敵五逆四重十惡罪業一切不祥能成辦一切善事滿一切願一偏護同伴二偏護一宅三偏護一城四偏護一國及說呪種種藥病等法

十二佛名神呪經一卷

稱讚如來功德神呪經一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說十方十二佛名及神呪持誦功德五千五百佛名經第一卷十二佛號與此同

孔雀王呪經一卷

大金色孔雀王呪經一卷

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呪經一卷

孔雀王呪經二卷

大孔雀呪王經三卷

右五經同本別譯前略後廣佛時一年少比丘析薪爲毒蛇螫悶絕於地吐沫翻目阿難疾走告佛佛說此呪令往救治即得消除此呪于一切恐怖厄難疾病憂惱饑饉囚繫悉得解脫有大神力求者皆驗五天諸國南海十洲無間道俗二乘皆尊敬讀誦求請蒙福受報不虛舊經文闕致此土未甚流布義淨本畫像壇場軌式具備利益無邊

陀羅尼集經十二卷

右唐永徽年中天竺三藏譯此經本出金剛大道場經大明呪藏六萬偈中之少分也撮要而譯第一卷佛部上大神力陀羅尼經釋迦佛頂三昧陀

羅尼品種種印壇求願降伏等法第二卷佛部下說諸佛頂印呪等法藥師琉璃光佛阿彌陀佛印呪持誦得往生事及數珠跋折囉功能法相等法第三卷般若波羅蜜經心呪印壇等法第四第五第六卷觀世音印呪壇場諸法第六卷半後諸大菩薩法會勢至文殊彌勒地藏普賢虛空藏等印呪法第七第八第九金剛部大笑火頭靑面金剛等金剛諸印呪法第十第十一諸天部摩利支天功德天及釋梵四王日月星宿諸部神王各各獻佛助成三昧印呪佐護衆生法第十二卷諸佛大陀羅尼都會道場灌頂普集壇法

誦眞言功德力如日月之光念佛功德如夜燈之光若日日供養誦明兼念佛功德如須彌之高大海之深若惟念佛名不兼誦明如香山之小阿耨達池之淺若日日供佛誦明滅罪如火燒艸木功德不可思議

十一面觀世音神呪經一卷

十一面神呪心經一卷

右二經與前陀羅尼集經第四卷十一面神呪經同本異譯集經中印法廣備此經觀世音說種種持呪求願殊勝法

摩利支天經一卷

右佛說有天名摩利支常行日月前有陀羅尼能守護人一切時處怨賊兵刃不能加害種種利益與前集經第十卷初同本異譯前廣此略

呪五首經一卷

右奘法師譯一千囀陀羅尼二六字呪三七俱胝佛呪四一切如來隨心呪五觀自在隨心呪

千囀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呪經一卷

右與前集經第五卷初及雜呪同本異譯

六字神呪經一卷

右與前集經第六卷中文殊呪及呪五首同雜呪

六字呪王經一卷

六字神呪王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滅一切惡毒呪猒延壽解難法

七俱胝佛大心準提陀羅尼一卷

七俱胝佛母準泥大明陀羅尼一卷（準下作泥字當是提誤）

右二經同本異譯呪五首及雜呪中同說是陀羅尼大勝妙功德種種求願等法

觀自在菩薩隨心呪經一卷

右觀音說是呪有不可思議威力多所饒益怨對惡障巧畏一切皆息能滿種種求願等法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杜行顗等譯

右唐高宗儀鳳元年西域佛佛陀波利來禮五臺願見文殊忽見一老人謂曰漢地衆生多造罪業惟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能滅除惡師可以此經來流傳漢土廣利羣生拯濟幽明報諸佛恩語已忽然不見僧遂西還永淳二年取經回至京高宗詔日照三藏與司賓寺典客杜行顗同譯此陀羅尼八十八殑伽沙俱胝百千諸佛同共宣說爲救善住天子七返傍生之苦爲救三塗六道十惡五逆一切衆生種種生死危急苦難夭者增壽病者脫苦書高幢上或窣堵波中結壇呪土有種種殊

勝功德衆生墮惡趣者悉得解脫救拔幽顯最不思議大曆中偕法照入金剛窟文殊聖寺見佛陀波利云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

右卽前經本日照譯進高宗祕藏禁中波利泣請曰捐命取經本期普濟願請梵本還之乃訪西明寺僧順貞同翻遂有兩譯其實一也

最勝佛頂陀羅尼淨除業障經一卷

右亦同前本而序說善住天子因果等事加詳

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一卷

右與前本同譯別僧彥悰序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一卷

舍利弗陀羅尼經一卷

出生無量門持經一卷

無量門微密持經一卷

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一卷

右四經本同譯別佛爲十方海會菩薩說是決定大乘一切功德甚深法藏能滿一切願有種種勝

妙功德

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鄰尼經一卷

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經一卷

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一卷

一向出生菩薩經一卷

右四經本同譯別佛說此陀羅尼殊勝祕密微妙法門能滿菩薩一切行大功德藏阿彌陀佛往昔因地爲國王太子聞是經已奉持精進七千歲中不睡脇不至席不念愛欲財寶不問他事常獨處止意不傾動復爲敎化世間人民令八十億萬那行人皆得阿惟越致

種種雜咒經一卷

右集種種神咒

妙臂印幢陀羅尼經一卷

勝幢臂印陀羅尼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能滅五逆十惡等罪終不更受諸惡趣生得種種樂

無崖際總持法門經一卷

尊勝菩薩入無量法門陀羅尼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陀羅尼功德利益及廣演法義

金剛上味陀羅尼經一卷

金剛場陀羅尼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諸趣十二緣等法皆陀羅尼門

師子奮迅菩薩所問經一卷

華聚陀羅尼經一卷

華積陀羅尼經一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說持呪功能保護衆生

虛空藏問七佛陀羅尼呪經一卷

如來方便善巧呪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諸佛各各說呪保護衆生消災除病滅罪延壽及能令人知宿命事有種種求願法

持句神呪經一卷

陀鄰尼鉢經一卷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一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諸佛菩薩各說神呪利樂衆生有種種求願法

善法方便陀羅尼經一卷

護命法門神呪經一卷

金剛祕密善門陀羅尼呪經一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說此呪能保祐衆生有種種持法

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一卷

右婆羅門七日當命終墮大地獄禮佛求救佛爲說此延壽滅罪陀羅尼令修古佛舍利壞塔安此陀羅尼于輪樑中供養得延壽滅罪有種種儀法樑塔中柱也造塔當檢用

請觀世音消伏毒害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陀羅尼能救一切衆生消伏毒害種種障難

大法炬陀羅尼經二十卷

右佛說過去無量無邊劫放光如來說此陀羅尼甚深經典此陀羅尼門則能總攝諸餘經典出生

一切修多羅一切章句一切分別義一切諸波羅蜜故名爲門五十二品說種種法門因緣

大威德陀羅尼經二十卷

右佛爲阿難說陀羅尼法本過去諸佛已說廣利益諸天人等故令衆生受安樂故廣說三界諸趣善惡事相種種法令諸衆生增智增念增慧增辯

大方等陀羅尼經四卷

右佛言我去世後此方等經在閻浮提如日月照明世間衆生遭恩得見四方能滅一切大罪業報

身有白癩一心懺悔若不除差無有是處此是一切衆生之大珍寶能令衆生得究竟樂四重五逆佛海死屍依小乘經如斷多羅樹畢竟不生無懺悔處依大乘經聽許洗浣此經如呪枯生果如死者還生如囚聞赦如病得醫如貧得寶如行到家經云于一劫中教化一切令登補處格其功德不及香華供養此經功德況能依法修行者耶經中詳說修懺行道滅罪增壽善惡夢應種種事相南岳思禪師七載修行遂淨六根天台智者方等三

昧行法一卷說修行此法至詳至妙

廣大寶樓閣善住祕密陀羅尼經三卷

右說寶樓閣陀羅尼殊勝功德種種印呪求願持誦等法

一字佛頂輪王經五卷

右說此諸呪王是無礙最勝大明呪法及結界建壇畫像供養澡浴誦持輪結印呪入三摩地證神通除業障降伏魔怨種種求願殊勝成就等法

大陀羅尼末法中一字心呪經一卷

右說此陀羅尼勝妙功德印畫壇場種種求願夅伏呼名等法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

右阿難爲大幻術摩登伽女呪攝將毀戒體世尊頂放百寶光明光中千葉寶蓮有佛化身坐宣神呪阿難歸來佛所佛說此經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七處徵心八還辯見飛光擊觸寶手開合顯眞性不動自

心妙明常光現前性周法界歇即菩提不從人得文殊選擇諸聖二十五圓通以觀音從聞入道爲此方眞教體五濁十二類衆生受生源因修三漸次方得除滅從乾慧地修行增進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妙二覺五十五位十因十類七趣三界生業因緣十種禪那五陰區宇種種魔事次說修三摩地斷殺盜婬妄道場持呪修證功德佛言若人以七寶滿十方虛空奉上微塵諸佛承事供養所得福德不如以一念將此法門開示末學若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應入阿鼻獄是人罪障應念消滅如教行道直成菩提無復魔業

大毗盧遮那成佛經七卷

右說十佛刹微塵數執金剛神祕密主問佛受持眞言曼茶羅壇場印像護摩字輪法義鈴杵供養

蘇婆呼童子經三卷

願求修證種種法門

右童子請問執金剛菩薩世間受持眞言不得成就爲法不具耶爲無力耶有罪耶爲眞言字有加

滅耶菩薩爲說受持眞言壇場供養除障分別金剛杵等成就遮難種種法門

蘇悉帝羯羅供養法經三卷

右說嚴淨神室澡浴供具數珠神線艸鑁寶座護身結界誦持求願法

牟棃㬅陀羅呪經一卷

右誦持此呪有大功德自一百八徧至百萬徧各有種種應驗消一切災病罪障滿一切祈求志願結印結界建壇場護摩爐等種種法式

大吉義神呪經二卷

右佛說結呪界法擁護衆生辟却摧伏一切惡毒鬼神羅刹夜叉等幷種種求願法諸大龍王各各說降伏惡毒利益衆生呪法

文殊法寶藏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諸佛菩薩陀羅尼及印畫持誦種種求願法利益衆生不可思議功德

金剛光焰止風雨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降伏諸惡毒龍惡風暴雨保護衆生及苗稼

華果等種種神呪加持法

阿吒婆拘鬼神大將上佛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降伏一切惡毒鬼神蟲獸救護諸難

阿彌陀鼓音聲王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持呪往生淨土十日十夜晝夜六時專念必決定見佛此呪六十餘句

大普賢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種種治鬼病法

大七寶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持呪能除一切怖畏安穩利樂

安宅經一卷

右說保安家宅辟除不祥祈福利人法

摩尼羅亶經一卷

右說除治種種鬼病法

元師颰陀神呪經一卷

右說辟除鬼神虵蟲賊劫法

護諸童子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保護小兒幷求子息法

諸佛心陀羅尼經一卷

拔濟苦難陀羅尼經一卷

八名普密陀羅尼經一卷

右三經並說持誦種種功德

持世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持誦神呪貧乏者富疾病者安罪障者消除危懼者安樂

六門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持呪六願利益自他

觀音普賢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種種求願持誦功德

智炬陀羅尼經一卷

右日月宮中諸佛會集同聲所說後有救拔五逆罪謗正法人破阿鼻地獄衆生令解脫法

諸佛集會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持呪增長壽命消除災難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經一卷

右共八呪幷說種種求願書寫受持畫戴功德能

成就一切善事常爲諸天龍神之所擁護諸佛菩薩之所憶念一切罪障災病惡夢不祥悉得消滅幷說種種靈驗救護事

百千印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若造一塔寫此經安置塔中所得功德如造百千塔等無有異

救面然經一卷

右說阿難夜見一面然餓鬼言却後三日汝當命盡來生我趣若能布施百千恆河沙數餓鬼幷百千婆羅門及仙人等各令飽足汝得增壽我得離苦佛說此呪令一切餓鬼飽足生天施食人具足成就供養百千俱胝恆河沙數如來功德經末有甘露陀羅尼令一切餓鬼甘露充足

莊嚴王陀羅尼呪經一卷

右說持呪種種功德命終決定往生極樂國土

香王菩薩陀羅尼經一卷

一切功德莊嚴王經一卷

拔除罪障呪王經一卷

善夜經一卷

右四經並說陀羅尼持誦求願種種殊勝功德

虛空藏菩薩能滿一切願陀羅尼求聞持法經一卷

右說持呪結印畫像求願于日月蝕時呪蘇求聞持等法

曼殊室利五字陀羅尼品經一卷

右說受持此陀羅尼功德及種種印呪修行法要

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瑜伽法要一卷

右說種種印呪求願修行法

菩提道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五卷

阿唎哆陀羅尼阿嚕力經一卷

大威力烏樞瑟摩明王經二卷

右三經皆說持誦祈呪有大應驗種種法門

雨寶陀羅尼經一卷

右妙月長者多眷屬少資財又多疾病告佛佛爲說此經令滿所願

菩提場莊嚴陀羅尼經一卷

葉衣觀自在菩薩經一卷

右皆說持誦祈願種種法
除一切疾病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陀羅尼除宿食不消霍亂風黃痰癃痔瘻
淋瀝上氣嗽瘧寒熱頭痛著鬼悉得除差
能淨一切眼疾病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此陀羅尼令眼無垢翳一切疾病
八大菩薩曼荼羅經一卷
右佛說有八曼荼羅是觀音慈氏虛空藏普賢金
剛手文殊除蓋障地藏甚深法要依法建立一徧
者十惡五逆謗方等罪皆悉消滅一切所求善利
勝願皆得成就
大乘八大曼拏羅經一卷
右佛爲寶藏月光菩薩說作八大曼拏羅持誦八
大菩薩根本心大明
訶利帝母眞言法經一卷
右說治病滿願保胎求男女等法
一切如來金剛壽命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此呪爲令衆生壽命色力皆得成就無死

天怖

瑜伽翳迦一字頂輪王瑜伽經一卷

右說建道場持誦儀軌功德

普徧光明大隨求陀羅尼經二卷

右說持誦寫戴有種種殊勝功德

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經一卷

右說持誦祈願勝妙功德法門

一髻尊陀羅尼經一卷

右觀世音說陀羅尼利益衆生結界建壇持誦護摩種種祈願夆伏息災成就諸法

瑜伽念珠經一卷

右金剛手菩薩說珠表勝果中間滿爲斷漏線貫串表觀音母珠表無量壽不可蓦越過校量木鐵水晶菩提子等得福之量（未詳讀疑誤）

一字奇特佛頂經三卷

右說持誦有種種殊勝功德

大吉祥天女經一卷

右受持名號除一切怖畏逼惱貧窮災橫等有一

百八名

大吉祥天女十二名號經一卷

右說持誦天女名號功德

毗沙門天王經一卷

右毗沙門天王白佛我願利樂諸有情等豐饒財寶護持國界此陀羅尼如摩尼寶能滿衆願說持誦祈願種種勝妙功德法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根本儀軌經二十卷

右佛在淨光天上與文殊共說眞言及粉壇畫燈上中下儀軌成就所願及念珠法并星宿災變凶吉及眞言幀法等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五卷

右如華嚴十住品發心功德品同本而此加詳

瑜伽大教王經五卷

右世尊大徧照金剛如來爲金剛手菩薩說眞言印法及護摩作息災增益愛敬夅伏事

最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二卷

右佛爲印捺囉部帝王說四種乘及說夙因令金

剛手菩薩爲王說金剛大乘

大摩利支菩薩經七卷

右佛說摩利支菩薩名號陀羅尼幷壇等法持者所求皆遂在處常得擁護一切災難皆不能侵

一切如來微妙大曼拏羅經五卷

右佛在忉利天金剛手菩薩請問讚儀奉獻各有幾種賢瓶及灌頂法當云何作云何名曼拏羅及觀自在問息災增益愛敬等作護摩法佛爲一一說之及呪印等幷說造塔功德

金剛手菩薩降伏一切部多大教王經三卷

右佛因金剛手菩薩說降伏一切部多成就法金剛手說一切眞言降伏印所求成就等法

妙吉祥最勝根本大教王經三卷

右妙吉祥說眞言持誦曼拏羅儀軌一切成就法

最上祕密那拏天經三卷

右那拏天對佛說衆會說呪法一切所求皆得成就

莊嚴寶王經四卷

右佛說觀自在菩薩救阿毗地獄極苦衆生及餓鬼等諸趣罪苦六字神呪不可思議功德

妙臂菩薩所問經四卷

右妙臂菩薩問金剛手菩薩有人持誦眞言清淨精勤而不成就金剛手爲說持誦法及成就不成就之事

普賢曼拏羅經一卷

右佛說金剛界大曼拏羅法陀羅尼及金剛一百八名令相應法速得成就

廣大蓮華莊嚴曼拏羅滅一切罪陀羅尼經一卷

右梵壽王入寺悞戴佛頂華鬘頭疼佛令觀自在說眞言及幀法持誦法所有破用常住財物一切過罪悉皆除滅及說無憂皇后嫉妬果報事

囉嚩拏說救療小兒疾病經一卷

右囉嚩拏說小兒自一歲至十二歲所得疾病各有鬼魅名字及眞言救療法

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三卷

右佛說大明王呪保護大千國土及釋梵天王等

說呪保護衆生

聖多羅菩薩經一卷

右爲五髻乾闥婆王說菩薩陀羅尼幷一百八名頌持者滅罪破魔增福所求皆遂

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一卷

右多羅菩薩說大陀羅尼自在天王說一百八名呪作大救護消除過罪煩惱解脫所願成滿

讚揚聖德多羅菩薩一百八名經一卷

右說觀自在一百八名眞言持者如意消災增福

聖觀自在一百八名經一卷

右佛在補陀山觀自在宮宣說一百八名文皆眞言

毗俱胝菩薩一百八名經一卷

右佛說菩薩一百八名眞言成就吉祥增壽端正及得天龍鬼神恭敬一切惡獸枷鎖災難自然解脫

佛頂放無垢光明經二卷

右爲摩尼藏無垢天子命將終說陀羅尼能救中

天及惡道業虵蟄疾病兵戈怖畏能求子息

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二卷

右佛說大曼拏羅法觀想字法眞言呪法曼拏羅
護摩等法淨諸惡趣

出生一切如來經二卷

右佛告金剛手祕密主持大敎明王經法

聖莊嚴陀羅尼經二卷

右佛因羅睺羅童子夜臥爲羅刹驚怖說陀羅尼
幷爲未來而爲擁護慈氏菩薩等幷釋梵四王諸
天龍藥叉等各說擁護眞言

大寒林聖難拏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爲羅睺羅遊寒林爲天魅龍鬼及異類擾惱
說陀羅尼

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博物彙編神異典

三一二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九十九卷目錄

佛經部彙考五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菩薩契經藏大乘祕密陀羅尼儀軌等經二　聲聞契經藏阿含部）

神異典第九十九卷

佛經部彙考五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菩薩契經藏大乘祕密陀羅尼儀軌等經二

大護明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陀羅尼遺阿難陀入吠舍離城作成就法退散一切衆生災難疾疫

一切如來正法祕密篋印心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愛無垢妙光婆羅門請中路有大舊塔如來

旋繞供養塔中諸佛全身舍利并陀羅尼能滅惡業除惡鬼毒獸究竟佛果

聖虛空藏菩薩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在喜樂山二比丘爲部多所執身有疾病虛空藏菩薩請問佛集七佛及虛空藏各說明呪除病去災延壽命法

熾盛光佛頂銷災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除一切災難法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

大愛陀羅尼經一卷

右海神大愛對佛說陀羅尼持者解脫海難

樓閣正法甘露鼓經一卷

右阿難問佛作曼拏羅窣堵波如來像較量功德

善樂長者經一卷

右善樂長者目疾佛爲說陀羅尼除愈

聖大總持王經一卷

右佛說陀羅尼懺罪除病一切刀兵不能爲害及通宿命

智光滅一切業障經一卷

右佛爲日月天子說佛菩薩名號及陀羅尼滅一切無間重罪普賢菩薩亦說陀羅尼

華積樓閣陀羅尼經一卷

右師子遊戲菩薩問佛涅槃後供養舍利塔等所得福報佛說此經

勝旛瓔珞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爲觀音等說此陀羅尼能滅重罪現世獲報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因阿難有大疾病說此陀羅尼消滅一切疾病驚怖

千轉大明陀羅尼經一卷

右帝釋天王對佛自說此陀羅尼能除一切鬼神惱害及病毒軍衆水火惡獸惡夢等畏

增慧陀羅尼經一卷

右大慧菩薩爲童子相菩薩說陀羅尼誦者增益智慧明記不忘

俱枳羅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此陀羅尼能除部多惡曜及一切瘡病

寶髻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陀羅尼消除一切災障說大利益能滅衆生極重罪業降伏一切天龍鬼神能除饑饉病疫毒藥及求財寶子息

妙色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陀羅尼作大利益獲大福聚晝夜安樂加持出生飲食以祭諸鬼

栴檀香身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能消極重宿業獲殊勝果及得見觀自在菩薩及除惡瘡癬

鉢蘭那賒嚩哩大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辟除惡魔及惡鬼神遠離災害除諸病疫

宿命智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消滅千劫重罪終身受持能知宿命

慈氏菩薩誓願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解脫惡趣轉身受勝妙樂慈氏授菩提記

滅除五逆罪大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能滅五逆重罪如持千佛無異

無量功德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滅千劫所積惡業得見慈氏觀音無量壽佛

十八臂大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消滅根本罪業積集無量功德

洛叉陀羅尼經一卷

右說受持如持洛叉佛無異成大福聚滅無量罪

辟除諸惡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能除飛蝗毒蟲蛟蛸虎狼饑饉蚊蟲

寶生陀羅尼經一卷

右持頌者得天耳通滅無間罪永斷輪迴無諸侵害及無病苦

蓮華眼陀羅尼經一卷

右持誦者滅罪無眼等五根病獲眼等五種淸淨

一切如來烏瑟膩沙最勝總持經一卷

右阿彌陀佛爲觀自在說陀羅尼及燈像護摩等法持者延壽所求皆遂

持明藏八大總持王經一卷

右佛說陀羅尼息災增益改惡爲善及伏寃一切所求成就

大金剛香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此大明呪能降伏諸天宿曜

最上意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妙吉祥往昔作比丘說此陀羅尼消除衆生一切災病等

無畏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受持讀誦陀羅尼者一切災難雷電毒蠱饑饉疾疫悉皆解脫

消除一切閃電隨求如意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及觀自在金剛手大梵四天王各說呪除閃電中天一切毒

無能勝大明心陀羅尼經一卷

右無能勝菩薩說成就吉祥消除重罪除病延壽無中天及除非人懷惡幷衺法呪詛諸難

無能勝大明陀羅尼經一卷

右無能勝菩薩說能降伏魔及人非人衺法毒藥等及消除災障

無能勝大明王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陀羅尼爲人天作諸利樂一切障礙及鬼神暴惡無能破壞

聖無能勝金剛大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在妙高峰法會有天龍夜叉等爲大力聖者降伏而來唱言怖畏佛敕金剛手說安慰陀羅尼

無能勝幢王如來莊嚴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因帝釋與阿修羅戰敗說陀羅尼一切寃敵無能勝者

妙吉祥菩薩陀羅尼

無量壽大智陀羅尼

宿命智陀羅尼

慈氏菩薩陀羅尼

虛空藏菩薩陀羅尼

右共一卷皆梵文

大吉祥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爲觀自在說大吉祥菩薩陀羅尼持者獲富貴功德不可具說乃至部多普令愛敬

寶賢陀羅尼經一卷

右寶賢大夜叉王說此陀羅尼持者所作勝利皆得成就金銀珍寶悉皆供給

聖最勝陀羅尼經一卷

右文殊師利爲比丘說陀羅尼消除國界衆生疫病旱澇等

聖吉祥持世經一卷

右佛爲妙月長者貧窮多病說陀羅尼

延壽妙門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爲金剛手菩薩說陀羅尼持者延壽得二十種功德金剛手及梵王四天王各說妙門陀羅尼

祕密八名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說金剛手祕密八名并陀羅尼持者不墮地獄生兜率天

最上燈明如來陀羅尼經一卷

右最上燈明如來遣菩薩來說陀羅尼擁護利益

安樂有情佛與文殊等幷四天王亦說陀羅尼增長有情佛力息除災難

一切如來名號陀羅尼經一卷

右觀自在菩薩對佛說諸佛名號幷陀羅尼持者不墮惡道生天成佛

聖曜母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處星曜衆會因金剛手菩薩請問說陀羅尼延壽消除災害及一切毒

息除賊難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爲阿難說陀羅尼息除賊難器仗悉不能侵

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一卷

右普賢菩薩對佛說此陀羅尼滅罪及見普賢觀自在無量壽佛多聞增長證宿命智得不退轉地

諸佛心印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在兜率天說此陀羅尼利益天人世出世財豐足非人不害不生魔界

息除中天陀羅尼經一卷

右佛爲四天王集十方諸佛說陀羅尼息除中天

及老病四天王亦各說呪

瑜珈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十卷

右瑜珈金剛五頂五智尊千手千鉢鉢中千佛文殊祕密菩提三摩地一切如來大教王入佛心三密三十支智鏡性海具足一切法入毗盧遮那灌頂法門五智五頂五如來解脫門一切諸佛菩提根本文殊無盡甚深十大願十六大士十大菩薩行願功德持誦修證法門

尊勝大明王經一卷

右佛說陀羅尼消除罪業寃家惡鬼不能爲害

守護國界陀羅尼經十卷

右佛于菩提樹下與大菩薩八萬四千及諸天人等說此守護國界陀羅尼有三十二修陀羅尼法十六種如來大悲三十二種如來甚深事業種種莊嚴法門持誦儀軌等第十卷末阿闍世王問人命終墮惡道或生人天云何得知誰人曾見佛說當墮地獄者有十五種相生餓鬼者有八種相生畜生者有五種相當生人天者各有十相詳如本

經教誠切至

不動使者陀羅尼祕密法一卷

金剛頂經瑜伽修習毗盧遮那三摩地法一卷

大樂金剛不空眞實三摩耶法一卷

大日經略攝念誦修行法一卷

金剛頂修行法一卷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行法一卷

速疾立驗魔醯首羅尾奢法一卷

金剛頂降三世大儀軌一卷

金剛瑜伽文殊菩薩法一卷

金剛頂瑜伽觀自在修行儀軌一卷

仁王般若念誦法一卷

右十一儀軌各說持誦殊勝功德壇印供養攝名

降伏種種祈願隨意成就法

五字陀羅尼頌一卷

金剛頂超勝三界經一卷

金剛頂經文殊菩薩法一品一卷

右並說文殊五字呪功德殊勝法門

阿閦如來念誦供養法一卷

金剛壽命陀羅尼念誦法一卷

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神驗法一卷

觀自在如意輪念誦儀一卷

普賢金剛薩埵念誦儀一卷

不動尊威怒王使者念誦法一卷

大聖天歡喜雙身夜迦法一卷

觀自在大悲法門一卷

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修證法門一卷

右九經各各說持誦供養印壇祈願種種祕妙法門

金剛頂瑜伽經十八會指歸一卷

右說金剛頂瑜伽十八會修持法要

大虛空藏菩薩念誦法一卷

金剛頂勝初瑜伽念誦法一卷

瑜伽蓮華部念誦法一卷

成就妙法蓮華觀智儀軌一卷

仁王般若儀軌一卷

甘露軍茶利念誦儀軌一卷

一字頂輪王念誦儀軌一卷

大孔雀明王畫像儀軌一卷

大樂金剛薩埵修行儀軌一卷

無量壽修行供養儀軌一卷

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一卷

金剛手光明灌頂儀軌一卷

金剛頂蓮華部心念誦儀軌一卷

觀自在心眞言觀行儀軌一卷

金剛頂略出念誦儀軌一卷

金剛頂經一字頂輪王一切時處念誦儀軌一卷

他化自在天理趣會普賢儀軌一卷

大威怒烏芻澀磨儀軌一卷

右十八念誦儀軌並不空出各各說持誦本經修行儀軌

金剛頂瑜伽五祕密修行念誦儀軌一卷

右說金剛頂經百千頌十八會瑜伽演頓證如來內功德祕要若不五部五密曼茶羅加持自有漏

三業身能度無邊有情無有是處以祕密加持威德力故于須臾當證無量三昧得一大阿僧祇劫所集福慧則爲生在佛家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受得不思議法超越二乘十地修持法門詳如本經

金剛頂瑜伽護摩儀軌一卷

右廣說護持多種如大瑜伽經今略說五種爲息災增益降心勾名敬愛護摩爐形量方圓大小深闊畫五部壇位各有種種法相面向方位加特時分建壇擇地供養印呪法名差別此三世佛祕密法門皆須精曉勤敬修習無不成就

瑜伽金剛頂注釋字母品一卷

右略解一切法不生名義性相等皆不可得

金剛頂瑜伽三十七禮一卷

右禮五佛諸大菩薩名號出生功德滅罪法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三卷

右說持呪壇印畫像供養祈願種種法門

受菩提心戒儀軌一卷

右說最上乘受戒懺法

金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三卷

毗盧遮那佛灌頂眞言一卷

文殊菩薩根本大教王金翅鳥經一卷

觀自在修多羅瑜伽念誦法一卷

右四經各說持誦祈願種種法門

金剛王菩薩祕密念誦儀軌一卷

右初云我今愍念一切求等覺者不知此祕密瑜伽速成佛法十三大阿僧祇忍諸苦行不至菩提故于金剛頂百千頌中略說毗盧遮那如來自性成就法身金剛界大圓鏡智流出他受用異名金剛王菩薩念誦儀軌以三密修行大印等令眞言行菩薩速證等覺之位

般若理趣不空三昧眞實菩薩十七聖大曼荼羅義述一卷

右略舉十七清淨三摩地成證法門

大藥叉女愛子成就法經一卷

右神名歡喜母是婆多大藥叉將之女娉散脂大將生五百子有五千眷屬常在支那國護持世界

此經說持誦供養功德種種祈願法門佛付囑令勤守護衆生以至法滅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瑜伽一卷

右說持誦祈願等法

修習般若波羅蜜菩薩觀行念誦儀軌一卷

右初頌云運心徧法界一切佛刹海廣多供養具宮殿衆樓閣種種寶莊嚴徧滿虛空界如空刹土介如刹佛亦然如佛法亦介如法供養然一切皆無量十方無邊刹敬禮諸如來入般若甚深體性三摩地現大月輪量同法界光明普照宗然清涼悲愍有情三界熾然如一子想未度者度未安者安未涅槃者得涅槃種種加持法門有殊勝功德

金輪王念誦法一卷

右諸佛頂經中廣說供養持誦儀軌令但晨暮修行要略之法

聖寶藏神儀軌經二卷

右佛說眞言印等儀軌持者得財寶人所愛重乃至成佛

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二卷

右佛說眞言印法等持者得財寶及聰明等

金剛香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三卷

右佛爲金剛手菩薩說陀羅尼印曼拏羅法一切息災增益愛敬降伏等無不成就

金剛薩埵說頻那夜迦天成就儀軌經四卷

右金剛薩埵說此最上儀軌作種種成就利益息災增益敬愛調伏等造頻那夜迦天像作成就法

幻化網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觀想儀軌經一卷

右毗盧遮那佛說十明王觀想法眞言所求成就

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四卷

右龍樹于持明藏略出世尊言修習諸成就法應于是教尊那菩薩大明法中修習及欲見菩薩阿羅漢一切所求眞言印法曼拏那幀像護摩等法

妙吉祥瑜伽大教金剛倍囉嚩輪觀想儀軌經一卷

右金剛倍囉嚩說一切成就曼拏羅等法及一切調伏等所求皆得成就

一切佛攝相應大教王經觀自在菩薩念誦儀軌經一卷
右觀自在觀想結界儀軌及幀法息災增益愛敬降伏皆得成就
一切如來安像三昧儀軌經一卷
右佛說塑畫雕造諸賢聖像慶讚儀軌眞言等
普賢菩薩行願讚一卷
右是普賢行願品略偈首尾不具經後有速疾滿普賢行願陀羅尼云日誦普賢行願後誦此眞言一徧普賢行願悉皆圓滿速得三昧現前福慧二嚴速疾成就
百千頌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讚一卷
右說法身法界菩提涅槃二乘十地二覺功德
一切如來說佛頂輪王一百八名讚一卷
右讚一篇說佛一百八名
仁王般若念誦法經一卷
右佛說仁王般若道場儀軌十法
大方廣曼殊室利經一卷

右說持呪畫像印壇祈願等法

大乘聖無量壽王經一卷

右佛因妙吉祥菩薩說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令夭壽人而得長壽

穢迹金剛法禁百變經一卷

穢迹金剛陀羅尼法術靈要門一卷

右說持誦此呪能除一切病苦除遣一切鬼祟衺魅救度衆生滿一切願夅伏一切凶惡鬼神除伏連蟲獸等皆不能爲害有結印服符等法

大樂金剛不空理趣釋一卷

陀羅尼門諸部要目一卷

右略說瑜伽經部十萬偈有十八會經說五部中方佛部毗盧遮那爲部主東方金剛部阿閦佛爲部主南方寶部寶生佛爲部主西方蓮華部阿彌陀佛爲部主北方羯磨部不空成就佛爲部主五部主各有四菩薩爲眷屬四部前右左背而安列外四部四門鉤索鏁鈴四方十六大菩薩六曼荼羅二十五種爐護摩等法事要目

三十五佛名禮懺文一卷

右本出烏波離所問經能淨業障重罪現生所求禪定解脫皆得滿足五天竺國修大乘人六時禮懺不闕功德廣大不能盡錄

文殊讚佛禮一卷

右文殊四十禮讚佛功德

結集正教住持遺法儀軌六卷

右尊者羅睺羅記沙門道宣譯初序結集儀式二序天人偈頌三序結集付囑相篇大迦葉問阿難答諸經首尾當安何語八部列衆先後次序分布舍利牙印爪髮衣鉢杖錫坐具金瓶付囑安布置何處住持遺法利樂衆生過去諸佛傳付法衣剃刀經函寶塔等斷著毛羽衣斷用寶鉢斷食肉等二十九錄

長阿含經二十二卷

聲聞契經藏阿含部

右阿含者秦言法歸蓋萬行之淵府總持之林苑道無不由法無不在譬彼巨海百川所歸故以法

歸爲名也開庠修途所記長遠故以長爲目此經四分合三十經以爲一部辯衺正如晝夜昭報應若影響見遠刼如朝夕視六合猶目前朗大明于幽室惠五目于衆瞽不窺戸牖而智無不周矣第一卷說七佛本緣壽量眷屬法會弟子降生入胎出家成道乃至涅槃等緣第二至第四說佛將涅槃遊行化度乃至入滅分布舍利事第五說佛過去世爲大臣捨家學道次說廣化人天事第六說刼初已來有五種姓種種轉變因緣次說往昔轉輪王福德修行事第七外道說死後斷滅無善惡報迦葉意女說法破其蔽惑第八至十佛說法教化外道次舍利佛說一增至十等種種法相義次大緣經解十二緣法甚詳次天帝釋問佛佛爲說法義第十一卷阿㝹夷品佛爲外道梵志說法次善生經爲長者子六向拜佛爲說賢聖法中禮六方法第十二卷清淨經世尊說佛制法教授弟子清淨微妙離苦得道次自歡喜經舍利弗讚說佛法無上智慧神通一切世間無與等者次大會

經十方諸神天人等皆來集會禮敬如來佛爲諸衆種種結呪第十三阿摩晝經外道使弟子觀佛佛爲調伏說外道衺爲佛法眞正佛弟子明行具足第十四梵動經佛說甚深微妙大法光明說諸六十二衺見第十五種德經佛說法調伏婆羅門衆次究羅檀頭經亦尒第十六佛不許弟子現神足次說比丘問諸天四大從何而滅義天不能答還復問佛佛爲說法次說調伏婆羅門等第十七沙門果經阿闍世王問佛佛爲說此經次布吒婆樓經次露吒經皆佛說法調伏婆羅門外道等第十八記說大千中千世界四洲轉輪王等事題云世記經第十九說地獄及諸龍金翅等事第二十說修羅諸天及日月宮事日月天子生日月宮因緣第二十一說三災天修羅戰鬭事二十二說三中刧及世本緣劫初等事

中阿含經六十卷

右此經凡四分一十八品第一七法品十經第二業相應品十一經第三舍利子相應品十一經第

四未曾有法品十經第五習相應品十六經第六王相應品十四經如是一十八品中總二百二十二經別法門浩博詞義廣妙不可具舉內有五十三經本同譯別皆出中阿含經具解于後

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

右此部經凡有五十品總四百七十二經別佛涅槃已迦葉阿難等結集如來法寶一代時教分爲三分經律論藏復以契經分爲四段一名增一二名中三名長阿含名瓔珞四雜經在後增一謂佛告比丘當修一法謂念佛乃至念死等二從二法三從三法乃至九十從一增一義豐慧廣契經義深故名含明定前多說四諦十二緣五陰六入十八界後出世界成敗佛成道度人又七佛得道制戒等

雜阿含經五十卷

右迦葉阿難與諸大阿羅漢結集三藏集一切長經爲長阿含從一事至十事從十事至十一事爲增一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雜帝釋

雜魔雜梵王集爲雜阿含此部經說事旣雜故無品次誦等差別自餘雜說集爲一部名修多羅

別譯雜阿含經二十卷

右此部經與前經文雖先後不次細尋不出前經此但撮要故爲別部

契經開四增一明人天因果長阿含破衺見中阿含明深義雜阿含明禪定出天台智者法華文句第一

佛般泥洹經二卷

大般泥洹經三卷

般泥洹經二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說佛欲捨壽入滅人天聞法受度純陀末後獻供人天禮送分布舍利乃至略說結集等種種因緣出長阿含經第二至第四卷同本異譯

人本欲生經一卷

右佛爲阿難演十二因緣五陰八解脫等法出長阿含經第十卷與大方便經同本異譯

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一卷

右長者子日拜四方上下而不知法義佛爲說種種在家善惡諸法出長阿含第十一卷

梵志阿颰經一卷

右梵志自矜種姓豪貴聰辯智慧佛爲說法化度此經演戒定慧種種法義出長阿含經第十三卷與阿摩晝經同本異譯

梵網六十二見經一卷

右說外道起種種見惟佛法眞正出長阿含經第十四卷與梵動經同本異譯

寂志果經一卷

右阿闍世王問外道六師不契王意王來問佛佛爲說沙門受學證果等法出長阿含經第十七卷與沙門果經同本異譯

起世經十卷

起世因本經十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因本經十二品說四大洲種種事次轉輪王品說輪王出世種種事地獄品詳說

種種地獄受一切苦種種事諸龍金翅鳥品阿修羅品四天王品三十三天品各說諸趣中種種事鬬戰品說天修羅戰鬬事劫住品住世品說劫成壞事最勝品說劫住已來日月寒暑主治民種種事

大樓炭經六卷

右佛說四洲轉輪王地獄修羅諸龍金翅鳥諸天阿修羅戰鬬大小三災劫天地初成時種種事

長阿含十報法經上下二卷

右舍利說種種善不善法從一法增至十法聚成無爲出苦滅惱出長阿含經第九卷同本異譯

中本起經上下二卷

右說佛初成道度五拘鄰次化迦葉目連舍利弗瓶沙王波斯匿王等及給孤獨園捺女受化及食馬麥等事

七知經一卷

右說比丘七法道謂知法知義知時知節自知知衆知人勝出中阿含經第一卷與初善法經同本

異譯

鹹水喻經一卷

右說衆生沒溺生死河四果人得出到彼岸出中阿含經第一卷與水喻經同本異譯

一切流攝守因緣經一卷

右說斷諸有流得度世種種調伏法出中阿含經第三卷與漏盡經同本異譯

四諦經一卷

右佛爲諸弟子演苦集滅道法出中阿含經第七卷與分別聖諦經同本異譯

瞻婆比丘經一卷

右佛欲說戒目連擯黜不淨比丘因說此經出中阿含經第九卷與瞻婆經同本異譯

恆水經一卷

本相倚致經一卷

緣本致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善惡法皆有依本出中阿含經第十卷與本際經同本

頂生王故事經一卷

文陀竭王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譯別說昔轉輪聖王受大福樂升忉利天以貪欲墮而死出中阿含經第十一卷與四洲經同本

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一卷

鐵城泥犂經一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說地獄罪報出中阿含經第十二卷與天使經同本

古來世時經一卷

右說佛因地供養一辟支佛十四返八天中尊及說當來彌勒時世快樂出中阿含經第十三卷與說本經同本異譯

阿那律八念經一卷

右八謂少欲知足隱處精進制心定意智慧捨家出中阿含經第十八卷與八念經同本異譯

離睡經一卷

右佛爲目連說種種離睡眠蓋法出中阿含經第

二十卷與長老上尊睡眠經同本異譯

是法非法經一卷

右說賢者法及不賢者法教戒當行不當行事出中阿含經第二十一卷與眞人經同本異譯

求欲經一卷

右四種人有無求欲知不知眞如差別出中阿含經第二十二卷與穢經同本異譯

受歲經一卷

右說比丘善惡法出中阿含經第二十三卷初與比丘請經同本異譯

梵志計水淨經一卷

右說斷結生善處出中阿含經第二十三卷與水淨梵志經同本異譯

苦陰經一卷

右出中阿含經第二十五卷與苦陰經同本異譯

苦陰因事經一卷

右說念著三毒苦陰等事出中阿含經第二十五卷與苦陰經同本

釋摩男本經一卷

右說世間苦多樂少教勸出家學道

樂想經一卷

右說計想種種已知未知法出中阿含經第二十六卷與想經同本異譯

漏分布經一卷

右說受想行等本起分布受殃滅盡等皆以八正道得畢苦出中阿含經第二十七卷與達梵行經同本異譯

阿耨風經一卷

右說善惡報差別出中阿含經第二十七卷與阿奴波經同本異譯

諸法本經一卷

右說斷愛棄欲入正慧得苦際法出中阿含經第二十八卷初與諸法本經同本異譯

瞿曇彌記果經一卷

右彌與阿難請佛令比丘尼出家戒律事出中阿含經第二十八卷與瞿曇彌經同本異譯

伏婬經一卷

右說十伏婬法出中阿含經第二十卷與行欲經同本異譯

魔嬈亂經一卷

弊魔試目連經一卷

右魔嬈試目連目連爲說往昔魔嬈佛弟子墮大地獄事二經本同譯別出中阿含經第三十卷與降魔經同本

賴吒和羅經一卷

右賴吒和羅長者子也見佛聞法捨家證果還爲其家及國王說法王亦得道果出中阿含經第三十卷與賴吒和羅經同本異譯

善生子經一卷

右與六向拜經本同譯別出中阿含經第三十三卷與善生經同本異譯

數經一卷

右婆羅門學數問佛佛爲說法出中阿含經第三十五卷與筭數目揵連經同本異譯

梵志頞羅延問種尊經一卷

右婆羅門種自謂尊大佛爲說此經出中阿含經第三十七卷與阿攝和經同本異譯

三歸五戒慈心厭離功德經一卷

右較量種種布施及三歸依行慈等福

須達經一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出中阿含經第三十九卷與須達多經同本

佛爲黃竹園老婆羅門說學經一卷

右佛爲婆羅門說佛坐道場得四禪三明婆羅門歸信與中阿含經第四十卷黃蘆園經同本異譯

梵摩喻經一卷

右說梵志見佛相好威神功德歸依三寶遂證道果出中阿含經第四十一卷與梵摩經同本異譯

尊上經一卷

右天問比丘偈義比丘請佛佛爲說經出中阿含經第四十三卷與釋中禪室尊經同本異譯

鸚鵡經一卷

兜調經一卷

右婆羅門名也死爲狗還在其家佛爲說宿命幷種種因果事二經本同譯別出中阿含經第四十四卷與鸚鵡經同本

意經一卷

右說比丘問佛佛爲說此經遂得道果出中阿含經第四十五卷與心經同本異譯

應法經一卷

右說世間四法現在與後受報苦樂事出中阿含經第四十五卷與後受法經同本異譯

泥犁經一卷

右說惡道苦惱因果報應事出中阿含經第五十三卷與癡慧地經同本異譯

優陀夷墮舍迦經一卷

齋經一卷

右說六齋八戒五念功德二經同本異譯出中阿含經第五十五卷與持齋經同本

佛言如是奉持八戒五念爲佛法齋與天參德滅

惡興善後生天上終得泥洹是以智者自力行出心作福今十六大國滿中衆寶不可稱數不如一日受佛法齋如比其福者則十六國爲一豆耳天上廣遠不可稱說當今人間五十歲爲第一天上一日一夜第一四天上壽五百歲彼當人間九百萬歲佛法齋者得生此天上人間百歲爲忉利天上一日一夜忉利天壽千歲當人間三千六百萬歲人間二百歲爲鹽天上一日一夜鹽天壽二千歲當人間一億五千二百萬歲人間四百歲爲兜術天上一日一夜兜術天壽四千歲當人間六億八百萬歲人間八百歲爲不驕樂天上一日一夜不驕樂天壽八千歲當人間二十三億四千萬歲人間千六百歲爲化應天上一日一夜化應天壽萬六千歲當人間九十二億一千六百萬歲若人有信有戒有聞有施有智奉佛法齋當命盡時其人精神皆生此六天上安穩快樂猗善衆多我少說耳凡人行善魂神上天受福無量

佛言一日一夜持八戒齋勝以十六大國中珍寶

布施齋戒使人得度世道以財寶施不能使人得道我得佛道本是八戒若欲速得阿羅漢道疾得佛道欲生天上端心一意一月六齋一日一夜齋戒福不可計譬如海水不可斗量一月十五日齋亦善二十日齋亦善人多憂家事故與一月六齋

鞞摩肅經一卷

右異學謂色妙欲念佛爲說此經出中阿含經第五十七卷與鞞摩那修經同本異譯

婆羅門子命終愛念不離經一卷

右說愛生則有苦憂戚不樂等法出中阿含經第六十卷與愛生經同本異譯

十支居士八城人經一卷

右阿難爲八城人等說此經出中阿含經第六十卷與八城經同本異譯

衺見經一卷

右衺命問世間有邊無邊等義阿難爲說此經出中阿含經第六十卷與見經同本異譯

箭喩經一卷

右摩羅鳩摩羅問佛世間有邊無邊等義佛不答爲說此喩出中阿含經第六十卷與箭喩經同本異譯

普法義經一卷

廣義法門經一卷

右舍利弗說顯示梵行種種離障證果方便廣義法門出中阿含經一品二經同本異譯七知經下五十三經並出中阿含中別經異譯

戒德香經一卷

右說戒香功德普熏無礙出增一阿含經第十三卷地主品異譯

四人出現世間經一卷

右說四人先醜後妙謂生處卑陋而積善生天先妙後醜謂生處尊榮而死墮惡道先醜後醜謂生處無福又復作惡死入惡道先妙後妙謂生處有福而復積善生天出增一阿含經第十八卷四意斷品異譯

波斯匿王太后崩塵土坌身經一卷

右王苦惱佛爲說法此名除憂患經出增一阿含經第十八卷四意斷品異譯

須摩提女經一卷

右與三摩竭經本同譯別出增一阿含經第二十二卷須陀品異譯

婆羅門避死經一卷

右說四婆羅門僊得五神通入空入海入山入地避死不得皆各命終出增一阿含經第二十三卷增上品異譯

食施獲五福報經一卷

右五福謂富壽顏色光澤端正多力身安出增一阿含經第二十四卷善聚異譯

頻毘婆羅王詣佛供養經一卷

右說王供養佛聞法歡喜采女等皆得法眼淨出增一阿含經第二十六卷等見品異譯

長者子六過出家經一卷

右說僧伽羅摩棄家事佛修道證果出增一阿含經第二十七卷聚品異譯

鴦崛摩經一卷

鴦崛髻經一卷

右鴦崛髻殺人以指爲鬘佛化令入道二經同本異譯出增一阿含經第三十一卷力品

力士移山經一卷

右佛將涅槃爲五百力士移山因說此經校量種種諸力不及佛神足智慧十種之力

四未曾有法經一卷

右說轉輪王阿難各有四未曾有法二經出增一阿含經第三十六卷八難品異譯

舍利弗摩目揵連遊四衢經一卷

右說二大弟子遊行諸國還有衆比丘共語大聲佛爲調伏說法出增一阿含經第四十一卷馬王品異譯

七佛父母姓字經一卷

右說七佛父母國土姓字弟子名氏說法出增一阿含經第四十五卷不善品異譯

放牛經一卷

右說比丘修行如人牧牛出增一阿含經第四十六卷放牛品異譯

緣起經一卷

右說十二緣差別名義略法出增一阿含經第四十六卷放牛品異譯

十一想思念如來經一卷

右說修行念佛十一法及修慈心十一果報出增一阿含經第四十八卷禮三寶品初異譯

四泥犁經一卷

右說調達等墮大地獄種種苦報事出增一阿含經第四十八卷禮三寶品異譯

阿那邠邸化七子經一卷

右說長者化七子受三歸五戒福德勝大出增一阿含經第四十九卷非常品異譯

大愛道般泥洹經一卷

佛母般泥洹經一卷

右說佛乳母證果入泥洹二經同本異譯出增一阿含經第五十卷大愛道般涅槃品

國王不犂先尼十夢經一卷

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一卷

右二經本同國王夢十事王大憂怖問佛爲說此經二經同本異譯出增一阿含經第五十一卷大愛道般涅槃品

阿難同學經一卷

右阿難同學比丘不樂修梵行佛爲說法教戒證阿羅漢

從戒德香經下二十四經並增一阿含經中別經異譯

五蘊皆空經一卷

右說佛爲五苾芻說五蘊無我我所悟空證果出雜阿含經第二卷異譯

七處三觀經一卷

右二經雜集世尊所說種種經法出雜阿含經中異譯

聖法印經一卷

右說空無我法出雜阿含經第三卷異譯

五陰譬喻經一卷

水沫所漂經一卷

右說五陰空色如聚沫受如泡想如野馬行如芭蕉識如幻二經本同譯別出雜阿含經第十卷

不自守意經一卷

右說六根自守不自守出雜阿含經第十一卷異譯

滿願子經一卷

右說賢者聞法證道出雜阿含經第十三卷異譯

轉法輪經一卷

三轉法輪經一卷

右說三轉四諦合十二事等法二經本同譯別出雜阿含經第十五卷

八正道經一卷

右說八正道法出雜阿含經第二十卷異譯

難提釋經一卷

右說比丘五行六念等法出雜阿含經第三十卷

馬有三相經一卷

馬有八態譬人經一卷

右說馬有善惡相如人有善惡行二經並出雜阿含經第三十三卷異譯

相應相可經一卷

右說善惡人以類相從出前單卷雜阿含經中異譯

治禪病祕要經一卷

右一經初首題云尊者舍利弗所問事佛說種種禪觀病惱障礙法

從五蘊皆空經下一十六經並出雜阿含中別經異譯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

第一百卷目錄

佛經部彙考六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聲聞契經藏　諸小乘經　菩薩調伏藏　聲聞調伏藏）

神異典第一百卷

佛經部彙考六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聲聞契經藏諸小乘經

摩鄧女經一卷

摩鄧女解形中六事經一卷

摩鄧伽經三卷

舍頭諫經一卷

右四經本同譯別前二經但是後經一品說摩鄧

女慕阿難欲以爲夫佛爲說法受度及說其本因地有二十八宿等占侯灾禍種種法

鬼問目連經一卷

雜藏經一卷

餓鬼報應經一卷

右三經說餓鬼罪苦本因種種因果事

阿難問事佛吉凶經一卷

慢法經一卷

阿難分別經一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阿難問佛事佛有富貴諧和有衰耗不偶者報護不同佛爲說此經

五母子經一卷

沙彌羅經一卷

右說羅漢見宿命爲五母作子五母思子皆涕泣悲惱欲自殺羅漢見已故笑說此經

玉耶女經一卷

玉耶經一卷

阿遬達經一卷

右三經同本異譯說玉耶女嫁給孤獨長者子而憍慢無復婦禮長者請佛爲說法教戒爲婦之道

修行本起經二卷

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

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

右並說佛本修因地降生王宮出家成道種種所示現事三經同本異譯

法海經一卷

海有八德經一卷

右二經同本異譯說大海深廣喻佛法難量

四十二章經一卷

右漢明帝夢金人身長丈六項佩日輪光明赫奕飛在殿前乃詔郎中蔡愔等十八人往天竺尋訪佛法永平十年遂與摩騰同來帝甚賞接所將像馱以白馬因建寺曰白馬譯出此經是漢地經法之祖也自此釋教相繼雲興以大化初傳人未深信蘊其妙解不即多翻且撮經要以導時俗

奈女耆域因緣經一卷

右奈女者迦葉佛時供佛一奈故九十一劫生奈華中後生耆域號醫王能愈病起死此經說二人本起因地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一卷

右信相菩薩問衆生受苦之因佛說此經

龍王兄弟經一卷

右說目連降伏二大龍王

長者音悅經一卷

右說長者先富後貧之本因事

禪祕要經三卷

右佛說不淨觀數息法四大觀亦名白骨觀亦名九次第想亦名雜想觀法所說次第境界甚詳

七女經一卷

右佛說過去世波羅奈國王有七女遊冢間觀死屍各說無常法偈帝釋來讚喜問所求願七女答欲得無根無枝無葉樹無形無陰陽地于深山大呼耳不聞響天不能答往見迦葉佛聞法授記後皆作佛卽涌身空中變爲男子

八師經一卷

右說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不飲酒覩老病死苦修道離苦是爲八師

越難經一卷

右長者名越難家大豪富以慳貪故死爲乞婦作子生盲無目復至其家乞而不獲打撲幾死佛力使其自知宿命佛言富貴不布施與無財者等

所欲致患經一卷

右呵色欲過患勸修道脫苦

阿闍世王問五逆經一卷

右佛說阿闍世王以作逆罪命終墮地獄如拍鞠從彼命終生天中二十一劫不趣三惡道最後成辟支佛以得無根信故在黑繩地獄如人中七日重罪即盡出薩婆多毗尼明印婆沙第一

五苦章句經一卷

右佛言三界五道生死不絕有五苦八難五苦者一諸天苦壽盡劫衰相現雖壽大劫要當皆死二人道苦雖轉輪聖王不免生老病死衆生未脫三

界苦惱災變死有萬端三曰畜生苦四曰餓鬼苦五曰地獄苦廣如經說八難地者三塗三四邊地五長壽天六盲聾瘖瘂手足殘跛七世智聰辯學世經典信衺倒見屠殺田獵不信三尊死入地獄從冥入冥無有脫時肆心放意誹謗聖道八生在佛前佛後佛言三惡道是一切衆生家暫得爲人爲天如作客日少歸家日多沙門已得出家如何不能放捨重擔謂著吾我人貪嗔癡慢專求利養自大輕人外似如法不制六情毀戒犯欲如此種種皆汝重擔如栴檀香貴于閻浮金又療人病服之卽愈一切衆生莫不願得有人賣之而無買者佛說經法留在世間無人視者如束栴檀賣之而無買者父母夫婦兄弟知識奴婢有五因緣一曰怨家二曰債主三曰償債四曰本願五曰眞友給孤獨長者家有五福德因緣一曰時節不失禮敬二曰身教長者起時內外小大無不隨者三曰口言所作福事皆從其教四曰一味衣食平等奴婢亦然五曰和順上下不相違戾以是五福家中奴

婢牛馬六畜蜎飛蠕動死皆生天門內經聲不絕不與諸惡共作因緣亦是長者本願所致佛言三界五道罪垢苦惱非天授非人與亦非鬼神沙門梵志所與所作罪福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不失毛髮此經教戒切至明備學者宜數誦讀

堅意經一卷

右說善惡獲報如種穀得穀等

淨飯王般涅槃經一卷

右說王臨終見佛生淨居天及說葬送王事

進學經一卷

右說諸比丘所當進學事

得道梯橙錫杖經一卷

右說比丘持錫法門

貧窮老翁經一卷

右老翁年二百歲而貧窮飢虛佛爲說其宿因

三摩竭經一卷

右三摩竭給孤獨長者女也女嫁難國王子國人不聞佛法三摩竭毀訾外道請佛說法佛勅弟子

得神通者方得赴請于是諸大弟子等各現大神變往赴此國見佛聞法受度者八萬人經中說賓頭盧以神力赴集大山隨後孕婦見驚墮胎佛勅不得入滅待彌勒下生彼國無大器熟食乾糒雖是佛會中衆僧使人五通已備佛令乾糒背負萬斛大釜手提百斛大杓飛空先往熟食美備故今于僧大會處主事人往往畫像供養以祈冥祐

蓱沙王五願經一卷

右說國王棄位出家見佛聞法得阿羅漢果

瑠璃王經一卷

右說王殺釋種生陷地獄

生經五卷

右類集五十五經如阿含總曰生經別說人天諸趣善生善報惡生惡報業生三塗修羅道證聖果等種種因緣事相

義足經二卷

右類集一十六經總曰義足所說種種緣起善惡因果事理法義具足故

正法念處經七十卷

右正法念處法門經七十卷皆佛說初十善業道品說十業善惡因果苦樂等次生死品說一切世界衆生無始已來生死輪轉諸修行人當隨順正法思惟觀察三界諸趣次第捨漏捨不善法修行善法正住正觀地獄品說一百三十六種地獄種種苦報事相及元造惡業因緣餓鬼品說三十六種餓鬼種種苦報壽命長短增減業行種類差別畜生品說五道中畜生最多有三十四億種類差別及阿修羅衆與天鬬戰甚詳觀天品說諸天光明身量壽命飲食服器宮殿園林勝妙欲樂放逸福盡墮滅隨業流轉天界因緣事相種種甚詳天宮有壁鏡樹鏡現諸業果夜摩天上有六佛塔有無量勝妙功德利益天人無量又說比丘三十障礙法教戒切至若人供養說法師卽爲供養現在世尊以聞法故憍慢者心得調伏貪著者信布施麤纇者心調柔有癡者得智慧迷因果者得正信衺見者入正見殺盜婬得遠離終得涅槃故說法

恩甚爲難報一者母二者父生身故恩不可報若令父母住于法中名少報恩三者如來度脫生死無上大師此恩難報若于佛法深心得不壞信名報佛恩四者說法師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于未來世能得菩提又聞法有三十二種功德身念處品說內外循身觀等種種法及四部洲衆生生死苦樂因果種種事相此經說三塗諸天事最詳最廣天品中說夜摩天王鵝王菩薩孔雀王菩薩說諸佛教戒天人種種法門文義富妙

佛本行集經六十卷

右說佛昔于往昔修因受記出家苦行成道度生及諸大比丘得度因緣等事

本事經七卷

右弟子集記佛說種種法門一法品二法品三法品大略如增一阿含經

興起行經二卷

右佛與五百羅漢在阿耨大池說自宿命因緣受報頭痛背痛擲石受謗木槍馬麥苦行六年等十

事非父作母作非王作天作亦非沙門婆羅門作自造自受如來猶不免償報宿緣況復愚冥未得道者偈云因緣終不滅亦不著虛空當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欲示人宿緣不可逃避

業報差別經一卷

右佛說一切衆生繫屬依止于業業有上中下差別不同壽夭妍醜疾病多少威勢大小族姓資生衺智正智六道苦樂貧富不等因果報復及禮塔施蓋幡鈴服器飲食香華靴履燈明等各各十種功德詞簡事備理趣詳妙

大安般守意經二卷

右說調息守意入禪法

陰持入經二卷

右說十八界三十七品等法

處處經一卷

右說善惡因果等種種法義

罵意經一卷

右說人當制意學道種種善惡因果事

分別善惡所起經一卷

右說五道善惡因果報應後偈說因果詳博及酒有三十六失

出家因緣經一卷

右說優婆塞持犯佛戒善惡果報

阿含正行經一卷

右說善惡生死人當正行修道

十八泥犁經一卷

右說地獄種種苦事

法受塵經一卷

右說酖著塵染不得無上吉祥之道

禪行法想經一卷

右說彈指間修諸禪法不爲愚人虛食人施

長者懊惱三處經一卷

右說忉利天人壽終來生舍衛城爲長者子墮樹死死已生龍中爲金翅鳥吞噉三處父母一時啼哭一切生死因緣如幻如客

犍陀國王經一卷

右說事婆羅門不能免生死惟事佛可以得道

須摩提長者經一卷

右說長者喪子苦惱佛爲說無常法人得受度

阿難四事經一卷

右佛說教戒令阿難傳持

未生怨經一卷

右說瓶沙王子阿闍世王受調達惡友教作惡逆

四願經一卷

右說四願不可長保一謂空愛身命死則委去二謂財產官祿三謂親屬知識四謂不能守意正行婬于五樂

黑氏梵志經一卷

右說梵志當墮地獄見佛得道

猘狗經一卷

右說誹謗道師當墮惡道

分別經一卷

右說六根塵造十惡業墮十八地獄末法比丘多作業等

八關齋經一卷

右說受八戒法其福不可稱量

阿鳩留經一卷

右說小施獲大果報

孝子經一卷

右說生育恩重惟化親聞法得道爲孝

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一卷

右諸阿羅漢各各自說得果本起種種因行佛亦自說果報

大迦葉本經一卷

右說大迦葉見佛聞法得道

四自侵經一卷

右四謂夙夜不學老不止婬得財不施不受佛言四者出心還自苦身

羅云忍辱經一卷

右說舍衞國有輕薄者以沙土著鶖露子鉢中及擊羅云首流血夜半命終入大地獄受大劇苦佛說其種種苦報幷說忍辱最爲大力說忍功德甚

詳

佛爲年少比丘說正事經一卷

右爲比丘略說法要

沙曷比丘功德經一卷

右沙曷比丘得羅漢果降伏毒龍

時非時經一卷

右說十二月時非時法

自愛經一卷

右說行善得果是爲自愛

忠心經一卷

右大目連以神足移石國中八歸仰佛爲說法

見正經一卷

右見正者弟子名也問佛人死已識神無還今人皆不知宿命識神所從來佛爲種種喻說深談生死輪轉流浪變易之理

大魚事經一卷

右喻人貪欲故墮生死如魚罹漁捕

阿難七夢經一卷

右阿難七夢憂怖問佛佛爲解脫

呵鵰阿那含經一卷

右說佛子善行功德不欲令人知

燈指因緣經一卷

右說燈指生而指出光明始終富貧種種因緣事

婦人遇辜經一卷

右婦人夫子父母舅姑皆橫死種種大苦惱因發狂見佛受度事

四天王經一卷

右佛說六齋日天王太子使者諸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下人間伺察善惡人修五戒六齋等獲福得度

十二品生死經一卷

右說四果人下至三塗善惡生死有十二品

迦葉度貧母經一卷

右說大迦葉欲度貧老母從乞臭米汁飲之爲現神足母大敬喜以此福生忉利天說布施獲福無量事

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一卷

右說五道罪福因果報應如影隨形事

五無返復經一卷

右舍衞國五人皆得道證父子耕地蛇齧殺其子父母姊妻奴皆說無常苦空法或者以爲不孝慈問佛佛說此經

佛大僧大經一卷

右二人兄弟也其一出家證羅漢果其一以婬殺故墮地獄弟婦守貞生天

衮祇經一卷

右婆羅門先事外道後從佛受道復悔還戒佛爲化度證羅漢果

末羅王經一卷

右說王國中有大石方數十里佛以足指挑石因爲說法九億人受度

摩達國王經一卷

右說王錄國人征討比丘得羅漢亦見錄爲見神足王悔過見佛聞法

旃陀越國王經一卷

右說兒在塚中三年不死佛說本緣

五恐怖世經一卷

右說後世比丘等不修道可恐怖事

弟子死復生經一卷

右說弟子死七日復生說更地獄受苦歸信佛法佛爲說此經

懈怠耕者經一卷

右說耕者見佛欲禮敬問法復念耕種未竟須後閑時佛說此懈怠人已經九十一刼過六佛不得受度

辯意長者子經一卷

右長者子問佛六道善惡因果等事佛說此經

無垢優婆夷問經一卷

右說掃塔聖地香華供養禪定歸戒所得果報

賢者五福德經一卷

右說說法人得五福德謂長壽大富端正名譽聰明

天請問經一卷

右天問佛答種種法義

僧護經一卷

右僧護舍利弗弟子也所見地獄人五十六種佛說是等比丘往昔罪業之因受是苦報教誡嚴備佛弟子宜皆觀省

護淨經一卷

右說一比丘墮餓鬼中坐五百歲前以不清淨手觸僧食器以不清淨食著僧食中不持齋者食法會食六十萬世墮餓鬼中不得挾齋餘食歸給妻子設齋會食不得先嘗皆作殘食不如不作

木槵子經一卷

右說持三寶名二十萬遍生第三天滿百萬當得向初果

無上處經一卷

右謂三寶爲無上處

盧至長者因緣經一卷

右盧至富而慳以高慢爲帝釋所嬈見佛證果

五王經一卷

右諸國王各酖王樂佛爲說八苦卽皆得果

出家功德經一卷

右說出家功德及勸障罪福

栴檀樹經一卷

右說背恩伐樹爲樹神所殺

頞多和多耆經一卷

右說愚人不知施度

普達王經一卷

右王禮敬道人羣臣諫王王爲說法因供佛得果

佛滅度後棺歛葬送經一卷

右說佛葬儀及佛鉢化緣

鬼子母經一卷

右說鬼子母食人子佛夆化受戒

梵摩難國王經一卷

右說王太子出家證阿羅漢說施當平等

父母恩難報經一卷

右說肩負父母經千年便利背上不足報生育恩

彌多耶致經一卷

右說外道聞佛說二十一事得道

新歲經一卷

右說受歲說戒舉過

羣牛譬喻經一卷

右說驢效牛入牛羣爲牴殺喻比丘無沙門行微妙比丘擯出界外

九横經一卷

右說人有九因緣命未盡而横死一者食不安食二多食過度三不知時節方宜四食未消而復食不時消吐五大小便不隨時六犯戒犯王法或飢渴捶打驚怖憂死七不隨醫藥敎誡八夜行妄衝冒九房室過差或奔車馬牛蛇虺水火逢拔刀人醉人惡人涅槃經第二十六卷與此同

三十七品經一卷

右略說三十七菩提分法

避女惡名欲自殺經一卷

右比丘避惡名欲自殺天神爲說法使忍辱修道

證阿羅漢

比丘聽施經一卷

右聽施比丘不樂道行樂著睡眠佛爲說此經

身觀經一卷

右說幻身種種過患

無常經一卷

八無暇有暇經十卷

右八無暇謂三塗生長壽天生邊地六根不具信衺倒見不值善導言八難之時無有閑暇可修道業

長爪梵志請問經一卷

右婆羅門問佛因果種種法

譬喻經一卷

右說怖人墮井爲惡象毒龍四毒蛇等迫逼諭生死五欲等

略教誡經一卷

右說出家人應勤斷無呪

療痔瘻經一卷

右有所持呪療一十六種悉皆消落

摩訶帝經十三卷

右佛因衆問令目揵連說釋種過去所生種姓幷述佛出家成道度人事與本行集經所載同

信佛功德經一卷

右舍利弗對佛稱說佛種種最勝法及神通力

大三摩若心經一卷

右佛于衆會夅伏魔等令住聲聞乘

決定義經一卷

右佛爲比丘說五蘊五取十八界至七覺支八正道諸法名決定義

長者施報經一卷

右佛爲給孤獨長者說較量布施功德

四品法門經一卷

右佛爲阿難說界處法緣起處非處法不了爲愚人了者爲智人

信解智力經一卷

右佛說信解力法能證眞實之理謂佛五力十力

惟佛能知非聲聞法

分別善惡報應經一卷

右佛爲輸迦長者父作犬說六道善惡衆業受報差別及飲酒三十六過及種種行施果報

阿羅漢具德經一卷

右佛說聲聞弟子各具功德及比丘尼烏波薩哥烏波薩吉各具功德

七佛經一卷

右佛爲比丘說七佛壽命父母弟子城邑名

金光王童子經一卷

右佛爲釋種金光童子說及叙過去造像植福事

頻婆娑羅王經一卷

右與衆等至佛所諸婆羅門長者等見耆舊優樓頻螺迦葉侍佛有疑佛令迦葉現神變自稱是佛弟子佛因爲王等說法令得見諦

毗婆尸佛經二卷

右說毗婆尸佛爲太子出家成佛度人說戒等

帝釋所問經一卷

右帝釋問佛盡愛斷除疑惑佛爲說法證果

嗟韈曩法天子受三歸獲免惡道經一卷

右帝釋爲天子受三歸命終生覩史多天

大正句王經一卷

右尊者童子迦葉破正句王衺見無有來世復無有人亦無化生義

戒香經一卷

右佛爲阿難說戒戒香徧聞十方

舊城喩經一卷

右佛說觀十二因緣如被昔人所被之甲到昔人涅槃之城借城爲喩也

十二因緣祥瑞經二卷

右佛爲大衆說用十二因緣配十二支位占人命及選日占相以定吉凶

護國經一卷

右護國長者投佛出家證果爲父母及俱盧王說捨親出家法

較量壽命經一卷

右佛說較量六道壽長短

人僊經一卷

右說阿難佛摩伽陀國頻婆娑羅王及諸優婆塞生何處佛爲說王作人僊及人僊所說梵法

右彼天說十二宮分生人吉凶及諸宿攝于三趣

迦葉僊人說醫女人經一卷

右迦葉僊人說女人妊娠逐月安胎所服藥

諸行有爲經一卷

右佛爲諸苾芻說一切人天聖人外道等皆歸死滅

薩鉢多野經一卷

右佛說法無常劫盡七日竝出火災燒器界

解憂經一卷

右佛說生死輪迴勸令求斷生死

菩薩調伏藏

菩薩地持經十卷

右說信解行三地亦攝十地此諸地能與諸菩薩爲所依止處復能出生一切諸菩薩行故持者能

任攝持諸菩薩行願諸波羅蜜故名地持經中說七地六是菩薩地一是菩薩如來共地一者種性地二解行地三淨心地四行迹地五決定地六決定行地七畢竟地從初發心及修六度萬行六神通菩提分法及修相好因果等法門詳妙

菩薩善戒經九卷

右佛說諸菩薩修習六度萬行三昧六通供養三寶兼利自他修相好業三十七助道品從初發心至究竟地一切菩薩修學行相法門又名菩薩藏經

淨業障經一卷

右比丘無垢光犯戒憂悔見佛求哀佛說此經復爲授記未來成佛復說往昔勇施比丘犯淫殺戒遇彌勒菩薩說法得無生忍勇施今已成佛號寶月如來是經能破一切惡業結縛除一切闇障

優婆塞戒經六卷

右佛爲長者子說是經廣明三歸八戒五戒供養三寶六波羅蜜四無量心三種菩提修三十二相

業等法門義豐慧廣非惟爲在家菩薩修行龜鏡亦出家菩薩之軌範也趣菩提者所當精勤修學

梵網經二卷

右此經梵本有一百一十二卷六十一品此是第十菩薩心地一品也羅什法師叅定三乘經論五十餘部惟梵網經最後誦出別書出此心地一品什每誦持以爲心首當時三百餘人同誦此一品此經佛說十重四十八輕戒三世如來同說三世菩薩之所當學

受十善戒經一卷

右佛說受八戒是諸佛爲在家人制出家法及說十業善惡因果報應等事

大乘戒經一卷

右佛說戒爲最勝不可犯

菩薩瓔珞本業經二卷

右佛略說四十二位賢聖名字因果行相六入明門謂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無垢地妙覺地明觀法門亦名六堅六忍六慧六觀瓔珞者謂銅寶銀金

瑠璃摩尼水精如是六位菩薩以百萬阿僧祇功德瓔珞嚴持三種法身

佛藏經四卷

右佛說初諸法實相品說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次念佛品說念無分別卽是念佛見諸法實相名爲見佛次念法品次念僧品第二卷淨戒品說破戒比丘有十憂惱箭訶叱種種破戒罪相第三卷淨法品深戒不淨說法得大罪報往古品淨見品說佛昔因累劫修學以有所得故不蒙諸佛授記是經戒勑切至凡學佛者宜熟觀誦

菩薩戒本一卷

右出地持戒品中慈氏菩薩記

菩薩戒本一卷

右出瑜伽論本地分中彌勒菩薩記

菩薩戒羯磨文一卷奘法師譯

菩薩善戒經一卷

右說菩薩戒法持犯行相大略與戒本同

菩薩內戒經一卷

右文殊問佛初發意菩薩以何功德開化衆生佛說懺罪受戒十二時戒法十住功德

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一卷

右說種種戒法

淸淨毗尼方廣經一卷

宗調音所問經一卷

文殊師利淨律經一卷

右三經本同譯別宗調音天子問文殊答大乘法義菩薩聲聞不同行相等種種譬喻

舍利弗悔過經一卷

菩薩藏經一卷

大乘三聚懺悔經一卷

右三經皆舍利弗問佛懺悔滅罪速得菩提佛爲說滅一切業障懺悔勸請隨喜迴向等法校量所獲福報

菩薩五法懺悔經一卷

右說懺悔勸請隨喜迴向發願謂之五法

跋陀羅菩薩經一卷

右文殊問䟦陀羅菩薩答悔過發願勸請廻向等法校量所獲福報

文殊悔過經一卷

右文殊說菩薩懺悔勸請隨喜廻向發願等法

法律三昧經一卷

右說學菩薩道退轉過失外學仙人禪定等法

十善業道經一卷

右佛在龍宮說十善業因果功德

聲聞調伏藏

摩訶僧祇律四十卷

右摩訶僧祇者大衆也此根本調伏藏即大衆部毗柰耶也佛圓寂後尊者迦葉集千應眞于王舍城竹林石室之所結也開元釋教錄云自摩訶僧祇律已下四十五帙四百四十六卷爲聲聞調伏藏者經云勝故祕故佛獨制故如契經中諸弟子或諸天說法律則不尒一切佛說有十事利益故諸佛制戒一攝僧故二令僧一心故三令僧安樂故四折伏高心故五有慙媿人得安穩住故六不

信者令得信故七已信者令增長故八遮今世惱漏故九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佛法得久住爲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

律戒中犯重曰波羅夷次曰僧伽婆尸沙此云僧殘次曰波逸提次曰波羅提提舍尼次曰突吉羅皆梵語也云何名波羅夷破壞離散名波羅夷爲刀矟所傷絕滅命根比丘法中斷滅不復更生如人斫頭更不還活爲惡所滅比丘法中更無所成故名波羅夷僧殘者如人爲他所斫殘有咽喉少在不斷若得好醫良藥可得除差無者不可差也犯僧殘有少可懺悔之理遇清淨大衆懺悔可得罪滅云何爲波逸提如被斫者少傷其皮不至損命波逸提傷善處少波羅提提舍尼者非故心作犯卽懺悔故偷蘭遮者欲起大事不成也突吉羅者此名惡作此出毗尼母論第七卷

十誦律六十一卷

右初誦四波羅夷法名異分若犯一事非沙門非釋子失比丘法故名異分次僧殘不定捨墮墮法

波羅提提舍尼法衆多學法止諍法名不異分若犯是事故名比丘故名釋子不失比丘法故名不異分初誦一至六戒婬盜殺等法二誦七至十三衣鉢等法三誦十四至二十戒用蟲水九十波逸提說罪滅諍等法四誦二十一至二十八受具布薩自恣安居皮革醫藥衣等法五誦二十九至三十三施衣懺悔驅擯故出精苦切依止羯磨等法三十四臥具三十五諍事法六雜誦三十六至四十一種種制戒七誦四十三至四十六尼戒八誦四十七至五十增一法九誦五十四優波離問事十誦五十五至五十八善誦五十九說結集事六十毗尼雜品

波羅夷者名爲墮法名爲惡法名斷頭法名非沙門法不共住者如先白衣時犯婬行如針鼻缺不可復用如人命盡不可復活如石破不可復合如斷多羅樹心不可復生名非梵行法懈怠法狗法可惡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柰耶五十卷

右武后時義淨等譯其序云佛說律爲本能生諸善法如樹根爲本枝幹由是生律能遮毀禁如隄防暴流三世諸賢聖遠離有爲縛皆以律爲本能至安穩處若此調伏教安住于世間卽是諸如來正法藏不滅離此卽便無安穩涅槃路能生衆功德如地載羣生不調令善順如象馬鈎策律能防破戒如城禦怨敵律是法中王諸佛之導首善道之橋梁苦海大船筏險路之善導直昇無畏城佛及聖弟子咸依律教住佛云我滅後戒是汝導師仁等應至心善聽調伏教述制緣起所應學處凡百餘條末有七佛說戒經偈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二十卷

右佛制尼學處百八十法義第四第五部衆學法七滅諍法七佛說戒經偈與前五十卷毗奈耶事多相涉而詳略有異

毗奈耶雜事四十卷

右四十卷中總有八門九十頌有種種制學處緣法佛諸弟子勝光等諸國王及勝鬘行雨夫人璢

璃王誅釋子墮地獄難陀出家證果目連舍利子入滅訶利底母愛兒等緣末數卷記佛降生入涅槃結集等事

一切有部尼陀那五卷

一切有部目得迦五卷

右種種制學處多與前部相涉而詳略有異

五分律三十卷

右宋景平元年佛陀什等所譯卽化地部毗柰耶藏佛圓寂後三百年中從說一切有部之所出也與十誦律根本毗柰耶多相涉此律分作五分分爲部類劑限不同故第一分十卷波羅夷法第二分尼波羅夷法十一至十四第三分十五至二十二受戒法衣法藥法食法等第四分二十三至二十四滅諍法等第五分二十五至三十初破僧法雜法等

四分律六十卷

右姚秦佛陀耶舍等譯序偈云衆經億百千戒爲最第一如王治正法如醫治衆病若有捨戒者于

佛法爲死持戒如護命守之無毀失譬如得王印所往無罣礙小毀則不定大毀入三惡

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一卷

十誦比丘戒本一卷

五分比丘戒本一卷

僧祇律比丘戒本一卷

僧祇律比丘尼戒本一卷

十誦律比丘尼戒本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本一卷

右七經同帙僧律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三十捨墮尼薩耆波夜提九十波夜提四悔過波羅提提舍尼衆學法七滅諍法尼律八波羅夷十九僧殘婆尸沙一百四十一波夜提餘尼薩耆波夜提衆學滅諍法數同佛制半月布薩說戒即此本也

四分解脫戒本一卷

四分戒本一卷

四分僧戒本一卷

右本同譯別

四分比丘尼戒本一卷

五分比丘尼戒本一卷

右尼律八波羅夷十七僧殘三十捨墮一百七十八墮法五分二百一十八悔過衆學法七滅諍法

沙彌十戒經并七十二威儀法一卷

沙彌威儀一卷

沙彌尼戒文一卷

沙彌尼戒經一卷

右經題名義自具

舍利弗問經一卷

右佛說涅槃後律分爲五部因緣舍利弗問佛制律或開或遮疑義及八部鬼神何故生于惡道而見佛聞法等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十卷

右梵語羯磨此云時到亦云辦事謂集僧出家授戒出白衆罪悔過折伏諫擯等法百一者舉其大數與大律數雖不同無違妨也

大沙門百一羯磨一卷

羯磨上下二卷

曇無德律部雜羯磨一卷

十誦羯磨比丘要用一卷

彌沙塞羯磨本一卷

四分比丘尼羯磨一卷

優波離問佛經一卷

右優波離問戒律種種事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二卷

右唐宣律師集

四分僧羯磨三卷

右唐懷素集

四分尼羯磨三卷

右懷素集

大愛道比丘尼經二卷

右佛說比丘尼當受八敬法復受十戒行十事等乃受五五百具足大戒佛正法當住千歲以阿難大愛道累請度尼故減五百歲然佛言若女人作沙門精進持戒不犯毛髮現身化成男子復說受請

受食行路入室出戶種種戒法當除滅八十四態法佛般泥洹後當有三千比丘尼末世時有八萬比丘尼奉持是法律皆得阿羅漢其餘者却後百三十劫當復奉是法律得阿羅漢

迦葉禁戒經一卷

右說眞沙門持戒行道不惜壽命不求供養有不行沙門法者不名沙門如貧人稱名大富如醫師不自愈病如摩尼珠墮不淨中如死人著金銀珍寶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一卷

右佛說戒律中罪犯輕重事理精詳

佛說戒消災經一卷

右說持歸戒人鬼神畏避不敢害犯

優婆塞五戒相經一卷

右戒殺盜婬妄語飲酒可悔不可悔有罪無罪僧伽婆尸沙二百三十億四十千歲犯波羅夷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佛言比丘比丘罪等事理精詳

根本說毗柰雜事攝頌一卷

一切有部毗柰耶尼陀那頌一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頌五卷

右以少偈頌收戒律廣文總括宏綱使易記憶西域尊者毗舍佉等造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十四卷

右尊者勝友造于佛戒律中以略顯廣明舉持犯輕重種種學處弁佛略教非遮非許清淨不清淨等諸所有事皆明其義與諸部毗柰耶等多相參照

毘尼摩得勒迦十卷

右說戒律中持犯輕重種種法參照諸部事理甚詳

鼻柰耶八卷

右鼻秦言去柰耶言眞也去若十非而就眞也夆伏此心息此心忍不起夆伏戒也息定也忍智也三世佛法藏祕要訓三乘聲聞使得道成佛皆從戒律始此律一部姚秦世初所譯律也制戒之因持犯輕重與諸部律多同但詞有詳略耳

善見律毗婆沙十八卷

右律毗婆沙名善具足分別戒相不雜他語于律中因緣根本所說義味具足善能分別一切律藏無有障礙故名具足第十八卷舍利弗與優波離問答律義甚詳

佛阿毗曇經二卷

右出家相品說一千阿僧祇世界衆生所有功德成佛一毛孔如是徧身毛孔功德成一好如是八十種好功德增百倍成如來一相三十相功德增千倍成一毫相千毫相功德增百倍成無見頂相次說十二因緣四諦等法義甚詳次說佛爲衆演法受具乃至廣說滅惡法度人出家等事

毘尼母論八卷

右毗尼此名滅滅諸惡法故母論者廣攝律義故律藏外諸義一切經要皆在此中如衆流入海制戒因本皆在此中

大比丘三千威儀經二卷

右說行住坐臥衣服飲食等種種規繩詞簡事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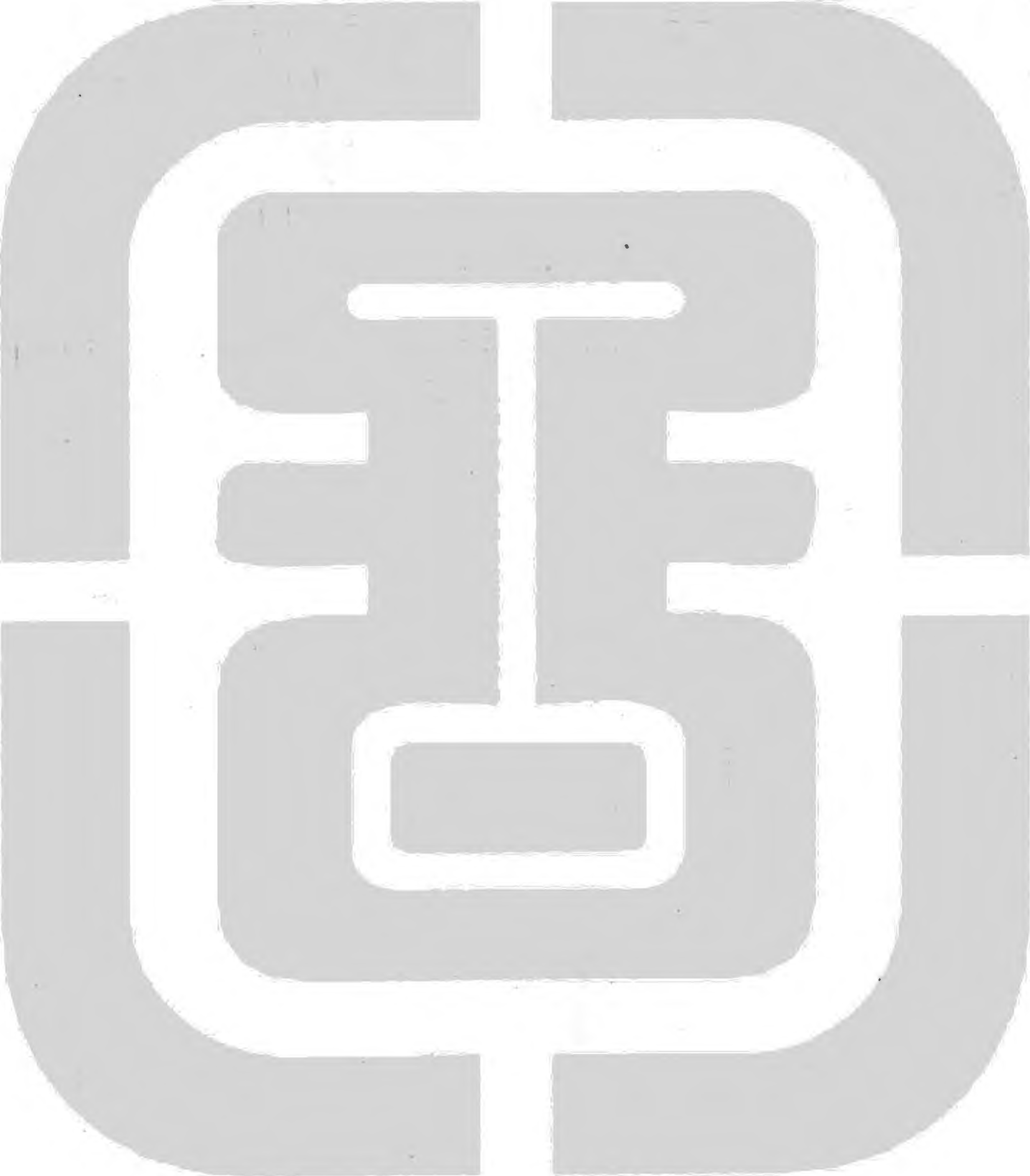
委曲精盡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九卷

右此解十誦律論大解律中九十事及悔罪衆學

滅諍等法

律二十二明了論一卷

右分別解釋律中所立名義